**《新国民杂志》例言（1919年10月6日）**

张叔耐

大概杂志一栏，是包罗万象，样样都可栏入的。因为样样都栏入，未免觉得散漫不稽，叫阅者眼光闪闪，捉不牢一个标准。对于这一栏，便没得个正经注意的所在。并且杂志一栏，大概是以有情趣助兴味为宗旨。所载的各种标目，准了这个宗旨，便都是没要紧的事了。一栏中间尽是没要紧的事，尽是极有情趣，极助兴味，也觉得太轻佻了。而这个实业界和教育界两种，却极有杂志的价值，是我们南洋同侨所极应注意的。这两界既不能归入国内要闻栏中，又不能归入世界要闻栏中，若要独开一栏，又嫌资料太少。所以归入于杂志栏中，作为本栏的一种紧要的标目，当家柱石。杂志中有此两种，亦可借以自重。而阅者于越看这些助兴趣文字之间，得此一二正经新闻，也可以换换眼光。便是这种标目，插在杂志栏中，也更觉得堂皇重要；比插在别栏内，尤其可以醒目些，惹得动人注意。

至于这些诗词小品、小说谐文，都不过用以补助余兴而已。但也不是胡乱拉扯的。第一是不背本报的主义；第二是补助学问和道德；第三是促社会的进化。虽则嬉笑寓言，却也含着正经道理。便是衍敷淳于东方，滑稽诙谐的意思。一则因为普通心理，忠言逆耳，科诨动听。一则因为文语难详，陋辞易解。总之报纸是开通风气的东西，自要使得人人能看、人人能懂才好。若满口之乎者也，说着经书上的话头，孔孟的道理，只讨好了旧派的人，新派的人便不赞成了。并且也太不合宜。若还只用些新名词，日日讲平等自由，贪图形式上好看，上等社会的人，是本来懂得的了，不消常常噪聒，而下等社会的人，又理会不来，并且也不是眼前着紧的要务。眼前我们报纸上应当讲的，是极要紧浅显的话头。因为国家已在实在危险的地位了，所以要讲爱国，将这两个字来唤醒民心。故对于下等社会，比上等社会更为注意。因此这些滑稽科诨，浅显的说话，越发少不来。便是本篇用着白话，也是这个意思了。

庆维新班改良剧本秉泉

中国的剧本，一向是很没讲究的，无论那个地方，都是演着那看不入眼的神怪戏，说不出口的淫秽剧本，难道不会看坏人吗？我还记得小孩子的时候，看看那些生离死别的剧本，心里就觉得十分畅快，按不住的笑到眼都花了。可见戏剧感人实在是深到了不得了。近来识者懂得戏剧在社会教育占最重要的位置，所以对于剧本改良的呼声几乎连嗓子都要喊破了。怎奈那旧剧界中人，任你千呼万唤，他们也是不理会，当做没听到一样，真真可恨的了。今幸庆维新班首先觉悟，能够把戏剧改良起来，我实在很佩服他，但是我还有两个希望，姑且说来听听。

（一） 就是希望该班从今以后，把那些有益社会的剧本，渐渐增多。把那些看坏人心的旧剧本，渐渐淘汰，不可如昙花一现才好。

（二） 就是希望各班勿让庆维新班专美于前，各各都要快些改良起来，合力辟一梨园的新纪元呢！

（载**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六日「新国民日报」**）

新剧的出现新国民日报

演剧，为社会教育之一，稍有识者所同公认，无如我国剧本，则反以导淫贱长迷信为世诟病，良可慨哉。迩来本坡庆维新班名角，如新亮新蛇仔利京仔恩等，翻然觉悟，深知改良剧本为促社会进化大之助力，业经悉心研究力求改良之方，故前有「就是我」之演出，举凡曾参观者莫不啧啧称羡，且优点久已在观者洞鉴之中。且本报日前亦有所纪，似无庸赘述。惟昨夕该班新亮新蛇仔利等名角所合演之「河伯娶妻」，比前尤为特色，其中所演匪独破迷信已也，且能于政治上风俗上尤有注意焉。至新亮之乔扮「西门豹」，其做作惟妙惟肖，几令观者有不觉西门豹复生之想。其结局处之演词，洋洋千言，亦甚得体观者鼓掌欢呼，声如雷动，良有以也。然吾于此深望南洋各班幸无使该班专美于前也可。按河伯娶妇事，见诸少孙补史记滑稽传：“魏文侯时，西门豹为邺令。问民所疾苦，长老曰，苦为河伯娶妇，以故贫。邺三老廷掾常岁歛（敛）百姓，收取其银得数百万，用其二三十万为河伯娶妇，与祝巫共分其余钱持归。几至河伯娶妇时，西门豹往会之，呼河伯妇视其奸丑，曰，是女子不好，烦大巫妪为入报河伯，得更求好女，后日送之，即使吏卒抱大巫妪投之河中。有顷，曰，巫妪何久也，复投其弟子、凡投三弟子，复投三老，良久复欲使廷掾与豪长者一人入。趋之，皆叩头且破，额血流地，邺吏民大惊恐。从是以后，不敢复言为河伯娶妇云。”

（载**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廿日「新国民日报」**）

辟顽固家之谬论（**1919年11月20日-27日新国民日报（社论栏）**）

痴鸠

某顽固家发表其女子万不能持放任主义的意见，看了这个题目，已是骇然，想不到共和国的国民，竟还有这样顽固的人。在言论机关里杂了这样的人，社会那得有进步。但是看了他这篇洋洋大著，却实在忍俊不禁，因为他腐败的头巾气，尚牢牢的印在脑内，所以他的意见，全然是弄错了，便是他这文内自相矛盾谬误差会的地方，也多得很，如今且一一指出来，请教请教。

先说全篇的误点。当知女子之“能自由”与“不能自由”，都属于女子的本身的，故即使要说女子万不可放任，也应该从女子的能力上满足的提一个证据出来，不应从其他方面的障碍及危害上立说。因为能自由与不能自由，是自己的问题；危害与不危害，是外来的问题。因为有外来的危害，便不许女子以自由，这不是因噎废食了吗？如他所说的全篇的意见一言以包括之，只曰女子必被浮滑男子所诱惑，故而万不能放任自由，却不想现在女界，已入何等程度，质言之，恐怕她的能力所及的，顽固家还万万梦想不到哩。这种话不但不知世界潮流，并且依旧是将女子无能为五个字认煞了。但因噎废食的道理，终竟说不过去。若必因此而不许女子自由，是做女子的人，虽历千万劫，乃至世界末日，终究无得自由的日了，天下有这个理么。

还有一说，世界上最危害人的，莫如盗贼了。譬如为父兄的，知道世界上有一种盗贼，是能危害于人，便永远不肯放子弟出门一步，这件事可行得通么？须知道做一个自由的人，便有自己尊重及方位的能力，浮滑男子的诱惑究竟非盗贼可比，只要自己能够尊重，见识能够窥破，便无不可防卫的道理，我因为知道现在的女界确已具此能力了，所以敢说这话。你当知现在的女子不是三十年前的女子了，依我看来比你还要厉害些咧。

凡欲驳斥人家的一种学说，也须有极充足的理由，极完备的证据，忖量着我的驳论，实在能胜过他，实在能将社会的信他的心夺过来，这才有趣味，这才有发表的价值。如今这顽固家的驳论，便是我不斥他，也当然没有人认为有价值的。他全篇的大意，已是并无充足的理由，而逐条的细辩起来，是可笑的紧。如第一节中所说“外国行之而无弊者，施之中国为害不可胜言，即如女子教育，殆其一也”云云，如其所言，是欲将中国之女学一律摧残也。但是我不解其所谓弊者系指定什么说的？今即统观全篇，而假定其所谓弊者为爱情自由，而此爱情自由之大弊，即从现在效法外国女学发达而来，果如所言，则与根本之放任主义，不相干涉也。因为现在的女学，固并未尝取放任主义，许女子以自由也。可见得便是依他的专制主见，处处将女子拘困着，于女子的堕落不堕落仍不相关。且看以前专制时代，防闲女子，何等厉害，而种种奸淫狗苟之事，闻不胜闻，到现在开通了，此等事虽则未尝绝无，然也不见得比从前厉害了去。我们中国的旧学，本来是好的，却是被这班作伪的东西弄坏了。便是孟子上也曾说知好色慕少艾，又说是食色性也，可见得爱情虽则称情，其实是性，性而不许他自由，这岂非戕贼人之性么！况且即如大著所言，亦不过无形无迹的嫌疑，而所成者却是将来家国种族前途的幸福。孟子又说男女仅管授受不亲，嫂溺仅管援之以手，若还因为瓜李嫌疑之小弊便欲将已成之女学全体推倒，这与嫂溺不援又何以异乎。

还有一句矛盾话，虽与本题不关，亦不妨指点明白。大著先前既说“外国行之而无弊”，后面却又说“欧俗文明，夫妇离异、视为常事”。究竟离婚算弊不算弊，算文明不算文明，这种过前不过后的文字，刊将出来，未免太看得南洋地方无人了。

女子的旧教育但可适用于闭关自守之时，而不能适用于现在的，如其所言，仍欲以三从四德种种的旧法约束女子。除非闭塞了女子的聪明，于世界女子的情状一概不见不闻，或者尚可由你做主，夺她的人格和自由。否则她也自有知识，那里瞒弄得她。她见别国的妇女这样自由，自己却连人格都失了。这不能够和男子对抗么。中国古书上所说：羞恶之心，人皆有之，顽固的人难道连圣经也忘了。女子既然也是一个人，那里可灭她羞恶之心呢。若依你主见，必要将现在的女子教育推翻，然后再去愚弄她们，岂不与秦始皇的焚坑差不多了么。

世上最可鄙的，便是伪道德。此种伪道德，影响所及，实可使社会相率而为伪，即如男女相悦，实是天性中本有的，作伪的风气既盛，而夫妇在人前相见，无异陌路，或有说一二句爱情话的，旁人即斥为无耻。你想爱情二字不是夫妻对语，更向谁言？等到谈到偷鸡摸狗问柳看花的事情则又手舞足蹈，虽曲尽隐微而不为愧。这种情形消灭他还来不及，那里可以再提倡它。如顽固家所说，无非仍是提倡作伪罢了。其最可笑者，谓“造出一个自由交点”等语，谓是诲淫之作，请问夫妇之道，究竟是为什么的？若还说这句话是诲淫，则易经上有男女媾精之说，更是誨淫。你们顽固家，自必读过，当时不知汗下几许？还要问你一句话，你若是石头缝里长出来的，我可以承认这句为淫秽之词，如你也是父母血肉所长养的，则也不必再将这种伪论来自欺欺人了。又如所言，“任其将无限女同胞陷之溺之杀之害之云云”，我又不解究竟谁是陷之溺之杀之害之的，谓欲夺其人格剥其自由者为陷溺杀害之欤？抑以欲还复其人格全与以自由者为陷溺杀害之欤？此种论调，总不知世上妇女的趋向，中国女界的程度。睡里梦里，还想将三十年前的手段来欺压女同胞，但可惜事实上终归做不到了。

自由两字，本来不懂的人多，在不曾受过教育的人，往往将它认做可以胡行乱做为所欲为的谓之自由，这却大误了。自由云者，其实是极不自由的，易言之，即自己尊重自己之意，又道是自由云者，以不侵犯人的自由为界限。动物中惟有牛马，一动一静，都受人的拘束不得自由的，至于女子，却也一般的顶天立地，同此身躯，同此感觉精神知识，那里可以将她同牛马一样的拘束呢？从前中国闭塞自守，那里行得通。并且像你所讲的种种危险，这都是他方面施诱过来的，并不关于女子本身的。因为他方面种种引诱之来不来，乃是他方面的主权；女子方面的受他与不受他的引诱，乃是女子自身的主权。女子既经能够自由，便自然能自己尊贵自己的人格，自己爱惜自己的爱情，对于这种引诱，自然能够拒绝。因为现在的女子，在社会上也有交际了，她们的学问也打了，见识也多了，自有判断的力量去却御这种引诱，所以我说现在的女子，着实是可以自由了。

如你所说，拘束女子之自由，乃是父母师长之爱其身而欲尊其人格谋幸福的，这话似是而非，究非推本之论。因为自由是人生必须之物，失自由了，已是没有人格了，还有什么幸福可言？若还说女子必定要有父母师长拘束，再说那三从的话头，难道这女子没有父母师长的，便一定是失其人格失其身体的么？这话又是讲不通的。并且三从的话头，在从前尚可勉强行了过去，但是理学家驳的也已经不少，如今是再也不通的了，从前历代相沿，把个女子拘束得和囚犯一般，于外界不得相交接，人也不见，事也不知，所以可将这句来欺负她，她却也因为受了长久的拘束，于人情世态一些不知，动不动受人欺负哄骗，故此确也失了她自由的能力。及至女学渐兴，女子也渐渐得和社会交际，她的自由能力，便也渐渐回复，到如今凡受过教育的女子，实是有自由的能力了。那里还可再欺负她。便是从前女子的不能自由，还要怪男子不肯放任她的不好，以至于几千年来害她们都不见天日，如今方因放任上得了极佳的结果，则对于放任，正是提倡之不暇，那里忍心再下毒手去压制她们呢！

大著又谓男女幼年，正如纯素之丝，投之以朱则朱，染之以黑则黑，故男女教育，均视此为初基，为人鬼头关之判，诫哉君之言也。君亦尝将教育两个字一审辨之乎，教育者乃教之以三育，并非诲之以淫恶无耻也。如君所言，岂不视今日男女学堂成诲淫染黑之地乎。所谓放任自由者，不过使女子身亦得享一般的自由之乐耳，并非绝对的作一种反背的教育，若老鸨之教妓女，导之以淫恶无耻也。至于染朱染黑之说，尤其知从前的教育是专制，染了专制的教育，便不能自由，现在的教育渐文明，染了文明的教育，便能够自由。所以能够自由者，因为她受了新教育之后，晓得尊重自己的人格，晓得宝贵自己高尚的爱情。如你所言放任后这一部分的危险，自然不会有的。因为她们尚能鉴察审辨的缘故。须知道越是放任自由，她自己的责任愈重，是自己的，自己岂不知顾惜。更如大著所谓“情窦初开”“挨肩磨发”“一男恋数女”“一女恋多男”这种话，真是谬甚，这才诚如尊论所谓“淫秽之词”，“诲淫之作猖狂无忌”了。大著中通篇无非是这个意思，我也无须多辩。总之这些话都是莫须有之事，不可陷人于罪，劫夺了她的自由，并且他太将现在的男女青年污蔑了，简直看得男女学校，只是个诲淫的教导所，男女青年尽是个肆行无忌不识羞耻的人。这种谬论，直是太谬了。这还不要论他，即使竟然如此，亦不过是前途一部分的危险，但当设法消灭这种危险，岂可因前途万一之危险，便将一片锦绣前程全体丢了。推此意旨，岂不要将莫须有三个字杀人了么。如君所云，都是舍本逐末因噎废食的话，不过又太将男女学校及青年污蔑了些。

再要讲到爱情二字，是极纯洁高尚的，两情相感，而后结合，这一结合，譬如磁石引针，自能常保其态度，不遇极大的外力，是不易脱离的。若遇厌故喜新，久而生厌的，这便不是爱情了。至于所谓“醉心自由，则彼此之爱情，势必转而他属，爱情既变，则离婚之案，当即立见于公庭”此等语，尤可诧异。推其语意，依然是认差了道路，将自由认为胡行乱做，任意欲为，将爱情认做纵欲淫奔，踰闲荡揀。这“自由”“爱情”四个字的主意，先闹糊涂了，何怪申发的意思，都支离了呢。自此以下的许多说话，在现在社会上确也未尝绝无，在上海且较多些，但是染这种任意的自由，和纵欲的爱情的，却另有两种人。一种男的是无职业的游民（俗所谓光棍），一种女的是妓女变的姨太太，他们本来没有受过教育，他们也本来没有身家社会的观念，不识不知，自轻自残，误解了自由和爱情，往往做出这样的行径来。但是这等人，本无人格，那有自由之可言，更那里可以将他们代表一般的社会说呢。至如后段所说的，“好狡之徒，专以欺骗无知女子为职业，以媚惑为专门科学”，这便是光棍所结合的团体，即上海之所谓“拆白党”是也。这党的人的情形，确如大著所云，无恶不作的，但是此种败风乱俗的团体，也是世人所共同愤嫉的。社会上虽则未尝绝无，但未见得社会上人尽是这种下流东西，更不可以将他代表一般社会。并且这种人所以能迷惑者，依旧是因女学不昌，女子不解自由，不重爱情，故容易被他骗了。如女界尽多是受过教育，解的自由的意义，晓得爱情的尊贵，她在社会上交际，见广识多，匪石不转，卓然自立，仅有这种蟊贼，也无奈他何。还有一说，仅有这等蟊贼害及女界，也应当绝对的设法消除这种蟊贼，不应当因为有了这种蟊贼便夺却女子的人格和自由，也不能够因为社会上略有几个蟊贼的男子和无耻的女人，便看得现在的青年男女一钱不值。千句拼作一句，这个道理依然是说不过去的。

洞房的新感想 双双

西乐悠扬，万头攒动，在春雷似的拍掌声中，走出一对玉人，傧相赞礼毕，送入洞房。众宾客都带着笑容，有跟去闹洞房的，有围着谈论新郎新妇的羞态的，还有那些女人，笑得前仰后台的，小孩子们学着行礼的，连那乞丐也满面堆着笑容，把冻饿都早忘却。

不料这喜气充盈的屋子里，却有一人向着壁角，低头长叹！从旁边又走过一人来，向他肩上一拍，笑道：“鹤朋，你又在此发什么呆呢？今天这样热闹，也应该跟着快乐一下子才是啊！难道你真个只有愁的工夫不成么？”一边说一边拉向新房走去。只听一阵笑声，新郎跑了出来，向他二人说道：“石声，你死命拉住鹤朋做什么？他面色很不好，你同他到新房去坐坐。他们不许我和新娘说话，把我赶了出来，此刻我是不能奉陪了。”说罢自去。

鹤朋说：“我们到楼上去坐如何？”石声见新房中人都挤满了，便依他走到书室里坐下，看看四下无人，便问道：“你常常说要离婚，到底怎么样了，我劝你还是将就些罢，现在吃这婚姻不自由的苦，像你一样的人，还多着呢！难道一个个都去离婚不成么？况且我们尚没有干一点事业，专从这小处着想，也是不应该的啊！”鹤朋道：“你的话何尝不是，但我总觉得做人毫无乐趣似的，将来倘能在社会上做点事业，把我爱情发泄在事业上去，或者可以得点乐趣，也未可知。至于离婚念头，我是早已打断的了。去年我为这椿事，同周静甫商量，他说：现在社会的风气这样闭塞，慢说父母亲族不许提这离婚二字；即提出去，那不相干的路人，不问青红皂白，先要痛骂一顿。法庭里准不准还是一个问题；即使是准了，你也应替女的一方面想一想才是啊！社会上一般人对于寡妇再嫁，还说她没廉耻——那男人再娶，以及三妻四妾的都还说是应该，此等事虽没有丝毫公理，但现在的女人哪里逃得出这恶习惯的圈子呢？离了婚的女子，是更不必说了，男的再娶，女的便要守一世的活寡——我们做男子的心已不安，万一女的寻了死，那时男的良心上觉得怎么样？我听静甫的话很有理，所以我这理想的室家之乐——算是绝望了！”

石声说：“静甫不是另娶了一个么？你既信他的话，何勿学他一学呢？”

鹤朋道：“你还不知道？静甫做了这件事，精神上也不免受了一种痛苦，他常常对我怨他自己志行薄弱，又说他以后便没有提倡女权的资格了。你想静甫做了十年的鳏夫，现在还是自怨自艾的，这些痛苦都是谁给他受的呢？我以后的大愿，便是打破社会的恶习惯，什么‘男尊女卑’啦；‘女子无才便是德’啦；‘婚姻听诸父母’啦；此等说话，还有一点儿理性么？但我此刻既不能离婚，又不肯另娶，要是为人道主义，勉强去做夫妻，我又装不出这虚伪的爱情，要说是独身主义，我却明明有了妻子，你看我成什么一个人呢？”

石声忽笑道：“你便像封神传姜子牙的坐骑四不相！”说得鹤朋也笑了。

石声道：“我和你到新房喝点酒解解愁，好么？”于是二人下楼，走到新房里，看见喝酒的大半都认得，众人也请他们坐下。鹤朋喝了几杯，精神一壮，看见众人都是兴致淋漓，便把满腔心事从新勾起，用眼向新房四壁去瞧，心中惦念道：“他们今日是喜气满门，和我当初新婚的那一天一样，但不知道一个月后，又将如何？咳！社会上的人也不管旧习惯成绩好坏，只顾盲从，为儿女忙嫁娶，却断送了毕生的幸福！”

（载**1919年12月23——26日《新国民杂志》）**转引自方修编《马华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第3页吉隆坡:星洲世界书局有限公司印行1970）

我看仁声白话戏林克谐

演戏本来是社会的教育，这话在世界上早已经承认了。但是所演的有些是教人类进步的，有些是教人类复古的。教人类进步的如欧西人所演的华盛顿拿破仑等的故事之类就是了；教人类复古的，如中国人所演的唐明皇游月殿，仙姬送子之类就是了。所以中国人的习惯的迷信重重累累，到了如今还不能消灭一二，这也未尝不是排演那唐明皇游月殿，仙姬送子者所赐的哪！现在吾国的社会不如人那么样文明，排演复古式剧本者未必无咎了。

昨晚听到白话剧团热心家有排演筹款助学之举，我就费了几点钟的工夫，到场看看，果然这剧团所演的通通都是改良的装扮，第三幕是「开花厅」，这虽然有碍观听一点，也是为现在社会的写真，做一般风流客的宝镜。旧式戏剧家，如果家家起来仿效这剧团这么样的改良，就不失社会教育的良师了。看起来，因有所感想，故此说出这几句话儿来，敬告敬告旧式戏剧家。

（载**一九二零年一月三曰「叻报」**）

@林稚生《学生界真是厄运么？》，1920

这几个月来，学生被祸者，真真是不少了。北京地方自与曹张陆辈的奸贼打闹以后，受伤的、送命的、停止上课的、有形无形的损失，真是屈指难数了。今略举其要的，就是广东被魏邦平的伤害，湖南被张敬尧的摧残，安徽被倪嗣冲军队的奸淫，近日江苏学生因元旦日演说，又被警察的殴伤。这真是学生界的厄运了！

咄咄！学生界真是厄运么？然我说并不是学生界的厄运，这正是助他们振起精神，唤醒他们的爱国心了。要知道，压力越重，其反激力越大。我还记得在满清的时候，袁世凯的时候，他们的势力不是很大呢？现在满清安在？袁世凯又安在呢？

所以我要告诉我的学生界诸君，不必慌,不必忙，不怕压力，就是威武，也不能屈的！这样做去，才算是个学生了，才算是个国民了。

(载**1920年1月20日叻报)**

痴鸠《评“猪仔”》1920

以作小说之法，作白话文，处处描写人情世故，处处含着一付热泪，欲吐不吐，到下半篇方尽情罄倒，却还用伦理的推测，研究无余，头头是道。此为白话文之特体，而最易领起阅者之兴味者也。

[附]猪仔在下

在下今夏由祖国南来，走了许多地方，会了不少朋友，现在对于人情世故，总算稍为摸着点头脑，见识阅历也略略的加一些了。前几天来到新加坡，觉得本地的景象变得很快，单就报纸上看，所载的言论思想，新颖发达，比在下初来的时候大不相同。在下觉得世界潮流，一泻千里，其快无比，吾们青年人要不竭力跟着潮流走，恐怕转眼也成一个陈物。诸位呀，中国的希望就在年青人，若是年青的人还是脑筋愚钝思想腐败不能合于新潮流，吾们中国还有生存在这新世界的希望吗？所以在下竭力再想到远一点地方，学一个专门实在的学问，将来能够自立自养，表面虽说是为己，其实暗底就少一个蠹食的害虫，国家社会间接却也受着利益，总算在下尽了青年人的一分责任。但是这次出来玩的时候很多，那神通广大的宝货也差不多要告罄了。要是向人借贷，漫说你默臭无闻一个年青小子，就是顶天立地的人物，恐怕还是受尽了腌臜，看遍了白眼，依然两手空空，垂头丧气的自怨。说到朋友一层更可笑了，有的时候便是同志知己，没的时候见了你好像仇人，恨不得还要打你几下，骂你几句才好。唉！这都是人情世故，自古到今就是如此，噜叨它作甚，况且在下生就一组麻木不仁的肢体，忸怩不灵的嘴脸，也不敢去向人家讨没趣。老老实实的写信去告诉高堂，请他老人家寄几个钱，使在下可以早早地离开此地，到那求学的目的地。唉，他老人家恩厚如天，儿子老远的写信去要钱，恐怕千方百计也要摒挡一点来。唉，当儿子的不能挣钱，叫他老人家安享几天快活日子，反使他老人家操劳担风火的，实在于心不过。唉，当儿子的拿形式上的供奉，是报答不尽的，只望争口气将来能在社会贡献一点，扬扬你老人家的名，略为报答万一罢。

在下因为等候款项，所以在本坡一个客寓三楼住下。有一天忽然底下乱哄哄的人生喧嚷，拥进一队约有三四十个人在四楼住下，但是他们每天除了饮食外，也不出去游玩散步，镇日的躺在地板上睡觉，一连几天都是如此，在下很觉得纳罕。有一天夜深，在下忽然睡醒了，起来到厕所去解手，推门尽推不动，拿灯一照，原来锁住了，就到四楼上去，只见云烟雾里黑黝黝躺着一个人，在那里蠕蠕的动弹，面前一点绿火萤然作光，照见那人面目黧黑，骨瘦如柴，令人可怕。就地躺着乌厭厭的一堆人，鼾梦作声。到与那人的吸烟声音相应。

后来在下转到三楼，就想方才所遇的景象，怎么平素那三楼上厕所的门不锁，现在忽然锁起来了。怎么拿人到夜深还不睡，突自守在众人面前睡觉，想想恍然明白了。莫非这一群就是所谓猪仔罢，所以每天除了饮食外，不许他们行动自由，到晚着人守住，连那三楼上厕所的门都锁住，恐怕他们有人想法出去，像防囚犯的一样。唉，那里如猪呢，那猪平常还可以在外边吸收些新鲜空气，寻找些野食，他们那讨着如此呢，唉，他们现在还是糊里糊涂的过去，不晓得送到船上的时候，那比待牛马还酷的手段都来了，真是令人可怜可叹。又想到这班贩猪仔的人，真是毫无天良，罪不容诛把自己的同胞，哄骗嚇诈的给外人当牛马，自己落几个钱。唉，你这钱也不是好受用的，终日里抽着大烟，费尽心思，神昏颠倒，昼夜煎熬，真是与自己性命作对，可恨你的行为，可怜你的愚蠢。在下从这里又想到一个问题，就是那班当猪仔而不知的人。

为什么不在中国故土谋生，反离乡背井的来在海外呢？这个问题有三个答案：一、中国故土缺少谋生活的机关；二、连年被兵匪扰乱抢劫不能存留生活；三、脑筋昏愚被人哄骗来的。从第一个答案里边，想到中国地大物博，为什么工厂这样的少，叫贫苦的人没处谋生呢？其中不外两个主因：一、人人都想作官，贪虚荣，触厚利，不劳不动，坐享安乐；二、有学识有资本者，不敢轻于投试。

从二主因想到所以致使如此者，一、政府不予提倡。不予专利，并且事事勒索、处处要挟。二、到处是兵是匪，到处骚扰掠劫毫无纪律。三、金融歧塞政府无信用。四、交通不便并且阻隔。从第二答案想到为什么这兵匪到处戕害，涂炭人民，这管兵的人是做甚的，其中也有两个主因。一、所招募之兵即从前之匪，二、管兵者先肆铲刮手段，暴乱行为，上行下效，以致任兵士之胡为。

从第二答案的主因——想到为什么要招兵呢？其中又有两个副因，一、有几个也心狠贼一面借口剿匪，一面借口护法，所以都发狂的招兵。二、现在只要有势力，有了势力，就天不怕地不管了，所以官兵者，自己任意招兵，拥兵自卫，可以保守他一世的虎皮交椅。那主因一、想到那管管兵的人甚做什么的，其中又有两个副因。一、管管兵的人就是管兵的把他凑上的。二、管管兵的人，自己就是私订条约盗卖国土的人，那里还敢说管兵过处，这不是自己伸手打自己耳爬吗？

这第三个答案就归到教育不普及的缘故了。唉，漫说中国地大物博，教育普及也不是几年的话，就是现有少数的教育机关，与论机关，还要极力铲除，极力箝制，还能望其普及吗。在下又想到国家是什么呢，是许多人民集成的。官呢，是替国民任事的军队呢，是保卫国家社会人民的治安的，教育呢，是启迪民智的机关，实业呢，是富国的大本营，议员呢，是人民的代表，民国是什么意义呢，是行政策要合全国的民心趋向。又想到现在中国人民的趋向是什么怎样呢，是不是要除卖国贼吗，要灭军队吗，要普及教育吗，要振兴实业吗，怎么一样都不行咧。又想到议员是不是人民的代表，军队是不是替国家社会人民保卫治安，官是不是替国民任事越发倒行逆施了，解散学校了，枪毙学生了，铲除与论了，私卖国土了，竟有到兵士来奸淫女学生了。一椿椿一件件，那里说得清楚，吾的头也昏脑也胀，心也酸了。原来吾们国民都是个猪仔罢了，被几个人贩卖给外人做牛马，自成天嘻嘻哈哈的过去。那楼下的猪仔他们还没有花一个钱，就做猪仔，已经便宜了，谁像吾们出了钱、拼了命，来卖猪仔哩。唉，吾们是在是最愚蠢，那里有资格笑人家呢？吾亦不很这班贩猪仔的人，因为还有比他们良心更黑的人把吾们当猪仔贩哩，唉，那里睡得着。唉，吾想到太虚去躲一躲。谁想越睡越睡不着，越躲越躲不去。唉，在下推窗来望望，只见乌沉沉的，天映着点星光，那同胞还是酣睡着呢。天呵，快些亮吧，好教他们醒醒，想一个不做猪仔的法子罢。

（载**一九二零年二月三——四日新国民日报「社论」栏）**

@挟山《冻死的老妇》，1920

我向人问道：这个老妇为什么要冻死……个个都答出一个「穷」字，这个老妇为什么要「穷」……许多人都不答那句话来。我说这个老妇本来不会冻死，也不会穷。她仍然要穷要冻死，就有一大大的原因。因为现在的时候，有许多富贵人家围炉酌酒，披着皮裘盖着鹤绒毡，他们就不会穷，就不会冻死，他们是人，老妇人也是一个人。五官百骸一些没有分别，何以一个丰衣足食，一个冻死街头，当真是上帝要分别开两方面的苦乐吗？

实在富贵人家享着过人的衣食，就是由老妇身上剥出来，口里挖出来。所以俗语说道「一家笑便是一路哭」，他们用着强盗的手段，把众人的幸福夺去，众人那得不要苦死冻死饿死呢？

还有人不服我说的话，我也不给他辩论，只问他一句，富贵人家的黄金既不是天上掉下来，而且富贵人家又未曾做过耕田织布的劳动，请问他的衣食从何人手上拿来。明白这句话，就可以不用辩论，就可以知道那个老妇冻死是为什么了。

(载**一九二零年二月十六日「新国民日报」)**

@林稚生《昨天的纪念》，1920

昨天的纪念，是什么纪念？昨天的纪念，是袁世凯、段祺瑞等得意的纪念，是孙中山、黄克强、黎元洪、谭延閤()，李烈钧、柏文蔚、胡汉民等大错误的纪念，是官吏议员开荷包口的纪念，是我们国民流泪的纪念。

怎么叫做袁世凯的纪念呢？因为他们筹思称帝的机谋，从昨天这个日子起，已经将就了，故此他得意，所以就叫做袁世凯等得意的纪念。

怎么叫做孙中山等大错误的纪念呢？因为他们听了与论，要讲人道主义，故此步步退让，不一直糟蹋了龙穴，就与他们讲和平，所以才弄出现在这样的现象来了。他们退让的手续，既然是在昨天才清楚的，所以昨天就可以叫做孙中山等大错误的纪念。

怎么叫做官吏议员开荷包口的纪念呢？因为当时南京的参议员通通是各省长官所派的，并不是民众所选出来的，这就叫做官吏议员。当时在议会里头，为议员者，要是没有赞成孙中山辞职，绝袁氏就任，那有弄出今日这样的七零八落呢？谁料这等议员，见了白白的金钱，眼睛就竖了，荷包口就开了，就受了袁氏运动了，就赞成了袁氏做总统了。赞成袁氏做了临时总统，既然是在昨天的日子，那么昨天也就可以叫做官吏议员开荷包口的纪念。

怎么叫做我们国民流泪的纪念呢？因为从前这二月十二日的时候，孙中山要是没有大错，官吏议员等要是没有贪心，没有开荷包口儿，则自民国以来，蒙古未必就要独立，袁世凯未必就能称帝，张勋未必就能复辟，外交未必就要失败，现在南北未必就是分裂了。这个应该流泪不流泪呢？所以昨天的纪念也可以叫做国民流泪的纪念。

有人说：昨天的纪念，是南北统一的纪念。然我说：也可以叫做袁世凯等得意的纪念，孙中山等大错误的纪念，官吏议员开荷包口的纪念，我们国民流泪的纪念了。请大家留心点想想啊，我这样说，究竟是不是呢？

(载**一九二零年二月十三日叻报)**

@林稚生《民气嚣张》，1920

现在中国的民气，已是九分死了，几乎没有生气了，还有一点生气的，只是一班学生，而叫做北政府的一个国务院，偏偏又要说是「民气嚣张」，所以就通电到各省去，责成地方长官，遇有民气嚣张、越轨举动的时侯，就要拿来按法惩治惩治了。

然而民气既然死了，怎么能够再嚣张起来呢？料着都是对着有生气的那班学生而说的了。记得从前湘省的那个张敬尧，在对待学生的时候，也有几句话说，大致是：「近来新思潮输入湘省，主张学生自动，一二号称教育大家者，复推波助澜，极力鼓吹，青年子弟，受其蛊惑，愈肆嚣张。」

据此看来，现在所叫做北京的一个国务院，所说的「嚣张」，料着和张氏所说的「嚣张」必定是先后一样的了。

哈哈！学生是出于爱国的行为，做有生气的举动，就说是越轨嚣张的举动，但不知张作霖、张勋等做复辟的举动，张敬尧等做私卖矿产的举动，章宗祥、曹汝霖等做密订卖国条约的举动，李厚基、杨以德、田中玉、马良等做残杀禁锢学生的举动，倪嗣冲的军队做奸淫女生的举动，是不是「越轨」？是不是「嚣张」呢？现在要惩治嚣张越轨者吗？请先自惩治这辈起了！

（载**1920年3月8日叻报**)

@挟山《放火图骗》，1920

大凡一件事。表面上是很有利益的，但弊害就暗藏在骨子里头了。好像火烛保险，照价值每年百分之一二保费，遇着火烛烧了，就可以照数赔偿。这是投保一方面，可以无意外的损失。受保一方面，因为收集多数的保费，年中不过发生少数的火烛，除赔偿外，也有许多剩余的钱好赚。所以两方面都是很有利益的。但放火图骗的弊害就暗蔵在里头。可知社会上没有一件是完善的事。无论怎样限制，法律怎样严格，总不能脱离罪恶的范围，这是什么原故呢？

我们想研究社会的现象，就该留心把这个原故考查出来。须知现在社会上极力称道的什么文明，什么进步，都是骗人的东西。经济独立竞争没停止一日，社会罪恶也没有停止一日，放火图骗的事情，就是用术的经济独立竞争。在法律制裁虽不容他存在，在经济私有就教他去干了。何故呢？放火图骗的人，一定是经济独立竞争失了阵地，不能和他方面对抗。或因为商务和别种谋利事业的失败，为经济现状所逼诱，不得不出于图骗的下策。想着消灭这种罪案，只有打破经济的竞争，除外并无别的方法了。

(载**1920年3月12日新国民日报「时评」栏)**

@林稚生《新旧问题》，1920新旧问题——在竞新学校的演词

今天贵校开周年纪念会，兄弟承蒙相招，得随在座的诸君子之后，躬逢其盛，已是喜欢得了不得；兄弟未尝学问，智慧有限，见闻未广，今又相招上来演说，这何敢当？况且凡是关于富强国家，改良社会，振兴教育各种要点，石韩张彭冯诸君已先我言之，因此，更难索得一个相当而不重复的题目来，以讲给诸君听听了。但是诸君有心相请，不得不勉强将老生所常谈的说出几句，以答谢诸君相请的盛意，如有未当，幸勿见笑！

今日兄弟要讲的题目是什么？是一个「新旧问题」。尝观西哲达尔文氏物竞天择的学说，谓大凡万物，适宜者存，不适宜者亡。这说为兄弟所深信，也是世界上所公认的。然据鄙见看来，何止万物要适宜乃能存在，即凡万种事象生活，也要适宜，乃能存在，堪致之用。然则事象生活中何者为适宜，何者不适宜呢？这又要费一番研究。照鄙见看来，大概都是新的乃能适宜于今日的潮流。譬如一个国家，在今日还能行君主专制否？若有的，则不知是如何危险，且并没有价值。请看近年以来，德意志、俄罗斯，和我们中国，因什么由君主国而变做民主国，由专制而变做共和呢？因为共和政体是新的，是适宜的，万不能由新的而反为旧的，由适宜的反为不适宜的。兄弟所说若有的，则不知如何危险者。即如吾国袁世凯要由民主反为君主，要由共和反为专制时，那危险之处，便可想而知了，由此看来，新的必胜于旧的，毫无可疑。但想吾国自从号称共和以来，不过表面上换了一个新招牌，其余万种生活事象都是旧的，间或改新也是如马蒙虎皮的样子，有名无实的、混沌的、矛盾的。请看复辟功臣，倒可以做总统，可以进内阁，做巡阅使，做督军。法律上既禁止重婚，为什么又许纳妾？什么嫡出之子，庶出之子，这是什么现象？今这不过是指其法律上、政治上混沌的矛盾的一二种大端。至若社会上混沌的、矛盾的、与守旧不变的种种生活，更非这短促时间所能毕举的。在社会上，那些食古不化的老东西不必论，最可怪的，就是一班青年男女，由表面上看起来，衣履装束，莫不整整可观，好像是新人物一样，然而叩其头脑，还甚于一班顽固者，改良社会责任的人，也是如此，如师范女学生，究其所学，原来是备做改良社会、改良家庭之母师，但偏偏出嫁的时候，又要坐红花桥。从前兄弟有几位同学在这里，常常对我说话，满口都是新名词，不是自由平等，就是改造解放，后来回去乡间，娶妻时，其礼仪莫不一一照旧，由三鞠躬而变做三跪九叩首。又有一个朋友，是热心改良社会的，在这里对于阳历很是遵奉的，到了后来回家去，在家里头寄给兄弟一封信，那信末了的地方,连阳历的日子都忘了写，只写下阴历某月某日的字样。兄弟说到这里,感触了这种现象，头脑中实觉不自在。可知道旧社会的实力如此可怕，论来应该做一句「呜呼嗟夫」的叹声，但低头一想，光光一味抱叹千万回「呜呼嗟夫」也是没有益处，所以今后很望吾辈对于社会上改革的事情，要努力奋勇做去，勿要学有如以上兄弟所说的诸位朋友那样子，因为社会愈混沌、愈腐败、愈守旧，而把我们的环境抱住，则愈能做吾们奋斗革新的资料。即如贵校定名曰竞新，顾名思义，也应该从新的那一条路上走，举凡不适宜的生活，应该屏除了他，才望有新社会；有了新社会，才望有真正共和的日子，愿诸君各自勉力勉力了。今天因为限于时间，不能做长段的说话，他时有了机会再讲讲罢。(载**1920年12月8日叻报**）

新国民日报《南洋青年励志学社演剧筹款纪盛》，1921

昨夕本坡南洋青年励志学社，假座小坡同乐园演剧筹款。到会参观者，颇形踊跃，八时开会，其秩序如下，①端蒙学校学生乐队奏国乐，②社长曾几生君宣布理由，③总理蓝伟烈君代表许复启君演说互助方法，④胡超球君演说社会教育的急务，⑤开演白话剧，⑥奏乐，⑦散会。按查是夕所演之剧本，为「谁之咎」，排演者为该社全体职员，共分八大幕，①逼婚，②求助，③遇害，④拘留，⑤养疴，⑥裁判，⑦探狱，⑧是谁之咎。剧中情节离奇，颇能针砭社会恶俗，而剧员亦能极力拍演云云。又闻今晚该社敦请养正学生校友会演剧一宵，剧名「同恶报」，共分七大幕。①家庭恶感，②姊弟为奸，③摆弄是非，④夫妻吵闹，⑤闻耗赴庵，⑥尼庵相会，⑦毒妇现形。兹将该剧情节纪录如下：“事由富翁张伯年，娶一再醮妇徐氏，其弟徐不肖，因借银不遂，怀恨在心。一日，伯年外出，交家中银两锁匙与其媳黄氏。事为徐氏所闻，遂生嫉忌，与其弟不肖，设计谋害，陷以不贞，适其子仲贤回家，徐氏即搬弄是非，伪造情书，以激其怒。仲贤不察，即持手枪逼其妻黄氏自裁，黄氏见事情未白，欲逃走出外，遗一书与锁匙，着其子仕荣转交其翁，遂去。幸中途与其弟黄东山相遇，说及情由，遂带往白莲庵为尼，后伯年返家，其孙仕荣即交其母之遗书及锁匙与伊，翁勃然大怒，同仲贤仕荣往庵，劝黄氏返家，黄氏不允。徐氏知事不了，遂同不肖挟带私逃，中途遇贼，将不肖击毙，徐氏大愚流为乞丐，时值隆冬大雪，冷毙徐氏，大愚在路旁，幸遇仲贤经过，带之归家而止。”并闻该剧为该校友会全体所合编，其桥段异常曲折，是与从前所演诸剧迥然不同者云。愿一般热心公益者，毋交臂失之也可。

（载**一九二一年三月卅日「新国民日报」**）

（一）

《卿云歌》好算国歌么？（载**1921年4月14日——23日《新国民杂志》**）

痴鸠

卿云烂兮，糺縵縵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北教部提出的新国歌……说是今年七月要实行的。

这是虞舜的卿云歌，在民国三年，袁逆野心勃勃的时候，他要想定国歌，他的定国歌，还是学着从前帝王制祀作乐的意思。那时就有章炳麟张骞钱恂汪荣宝这四个人，各拟了一首，那三个人，都是现做的，独有汪荣宝却直接提出者《卿云歌》来要当作国歌。这把卿云歌当作国歌，合不合，彀不彀，如今且慢讲，先讲他提出这歌的所以然来。

他的意思，以为唐虞三代，有传禅揖让的高风，那时卿云出现，帝舜作歌，以鸣其盛。他便想把这样的事情，硬做在袁逆身上，助长野心，逢迎逆志，把那逆贼抬起来，和虞舜比并，要叫众百姓唱了这歌，希慕着那时的风气，移易心性，好设法把逆贼用带出来。这是他私心不好出口的真意。什么卿云兼象国旗，光华隐寓国号的话（这都是汪氏的话），都是面子上骗人的。袁逆也知他真意的所在，他很望他这个歌的作用成就，所在赶快就把这卿云歌，交给中外精于音律的人制谱演唱，希望靠着这歌的魔力，成就他的大野心，这是提出这歌和赞成这歌的所以然，请大家注意以前的历史是这样。

如今袁贼已死久了，洪宪的妖氛也早消灭了，为什么死灰复燃，又要把他实行起来，这事却真奇怪，我们也不能不疑。我们如今就退一步，把这卿云歌的内容，再研究一下子，看看吧它当作国歌，适合不适合，够用不够用。

据我想来，一时代有一时代的现状，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思想，古时代的现状和思想，断不能代表。虞舜时代，虽说是揖让的时代，到底不是民选，到底是帝王，那么就如景星卿云等话头，也涉于迷信，只是对一个帝王歌功颂德纤纬符瑞的乱话，与现在民国什么相干，硬要把三千几年前帝王时代的歌功颂德来代表三千几百年后平民的思想和现状，合不合？

人的心术道德，或者时代，今人不及古人，那智慧文字，定然是进步的。就算也没有进步，但是这时代的人对于这时代的文字，毕竟容易理会，容易了解，那纯朴古厚的古文，那怕他怎样好，除了有学问的人，都不懂得。如今请看那卿云歌，寥寥只有四句，上面句两，都是说云，下面两句还只是一句，还只有日月光华复旦六个字。它的意义，到底在那里，休说平常人不懂，就是有学问人也只许乱猜罢了。那么再请看古书里头的左传，还不算是难解的，杜预是晋朝人，替他注解，时代相去，还不算是很远的，但是其中注不明了的与解差了的，已是很多。何况这种歌辞，最是简单，更其难解呢。国歌必定要国民人人解得来才好，把那人人解不了的古歌来当作国歌，就使唱成功了，也只有随口乱唱的份儿，断没有感动兴起的余地。并且现在的许多文学家音乐家竟不能作出一篇适用的国歌来吗？这样因陋就简的国歌，适不适合？

一个国歌必定应当说到这一国的历史地理民族性俗的大略，如今卿云歌里说的是什么？有没有和中国历史地理民族风俗相关的一些儿？它上两句只说的是云，云是不是中国特有外国没有的东西，日月两个字，也是这样。所有切合中国的，只有光华复旦四个字，若要简便，倒不如把这四个字颠来倒去唱他几遍好了。对于一国的特性，一些没有讲到，胡乱就好把它做国歌，够不够？

照这样看来，卿云歌的当作国歌，实在是——不合——不适——不够，实在不能当作国歌。并且云的意义，说它是文明之象也可，说它是世情变化之象亦可。与国歌什么相干。至于光华复旦四个字，虽有相干，究也太廓，要这样看来，古歌里头，可以当作国歌的多着哩。何必定要卿云歌。就照卿云歌的本文看来，也到底只是卿云歌，并不是国歌。如今北教部把它定了音调谱出来，说要赶今年七月初一起，叫国民通用，我们对于这种不成国歌的国歌，用不用？

至于现在所用的国歌，如那“中国雄立宇宙间”等三章，那本来不行，况且也是袁逆时代弄出来的，作的人是廕昌，他还作得出好的国歌来吗？这里头对于民治主义的精神，当然是一句没有的，他是意义也还是在老袁身上着想，鼓励他的野心。所以还把那尧天舜日的空话来趋媚他。他的立意既经这样的可恶，不要说词句和音调又不好，就使好他是不能用的了。那末现在的改国歌，实在是很正当很紧要的事情。

因为它不好，所以要改，既然要改，自然要改得好的，可是这卿云歌的好处，到底在那里。并且国歌是要通行全国的，必须要由正当的国会表决，正当的政府公布，那才能够通行全国，请问现在的北方非法政府有没有这资格，有没有这能力。况且我还听说这卿云歌的拟出只是经由伪国务会议决定，并没有经由伪国会通过的，怎样贸贸然说是定于今年七月一号起实行，叫谁去行呢？

从前还有一首国歌：“伟哉汉满蒙回藏五大民族建立民国勤勤恳恳，与吾实业，修吾武备，昌吾教育，立愿与全世界共享和平幸福。”这首歌，是在初开国临时政府时期用的，里头的话，也是开国时期的话，现在果然不相适，但是意义很是恳切，对于共和国民的责任说得很完备，比了廕昌的歌，已是简括诚实了好多。那么这歌不过因为时期的不适，尚然不可用，何况卿云歌蓄着反叛民国的阴谋，倒好用吗？

这样看来，从前的若干章国歌，都是不好用的了。因为国歌的关系重要，到得现在的时间，实在是急须改正了。国歌原是民性和国体的一种表现，对内有唤起人民爱国心的作用，对外有卖弄自国特性的可能，它的魔力和尊重，同国旗差不多，我们不能不把它当个重要的问题来研究，好让北伪政府随随便便乱弄过去吗？

所以我们承认卿云歌不能算做国歌，但是一方面也承认现行廕昌的国歌也万不能存在，所以改正是万不可缓的。前日本报也曾登载过司法部长徐谦的三章国歌，如今也把他列在下面，做个研究。他那国歌共三章，每章六句，道是：

1. 无色国旗兮飞扬，复我汉土兮日月重光，人民平等兮民族永昌。共和肇造兮基民本以为邦，洪惟民国兮人民共有共治共享，洪惟民国兮人民共有共治共享。
2. 五色国旗兮高标，还吾民权兮天日为昭，人民自由兮民族强哉矫，共和巩固兮顺民心而改造，洪惟民国兮人民共有共治共享，洪惟民国兮人民共有共治共享。
3. 五色国旗兮卓立，裕我民生兮土地日辟，人民相爱兮干戈戢。大同共登兮合世界以为一，洪惟民国兮人民共有共治共享，洪惟民国兮人民共有共治共享。

吾们如今把别的都丢开，先将这三章歌和廕昌的旧歌并卿云歌一起比较，到底是那一种能够适合应用，就可明白见出来了。

国歌不是现世纪的新创造。在中国也一向有的。十六国的国风，也近似了，不过从前是溥遍的，现在是专独的。他的紧要去处，总在文化的光明和政治的精神，请问卿云歌里对于这两个要点显得出一点吗？比如廕昌的歌也是欠了这里的一点，所以都不行。吾们中华民国的国民，如果爱护共和，培植国本，对外要发扬国光，对内要振作志气，那就对廕昌的旧歌，从今日止，绝口不唱，对于卿云歌，自今以后，立志不用。因为这两个歌，都与共和有抵触，都不好算是民国底国歌，吾们民国的国民，对它就没有一顾的价值。

在文义字句上，是这样的讲完，在音律上更有许多精微，廕昌这旧歌的音谱最不好，听过唱过的人也多了，不必更说他。现在那卿云歌谱的是姑洗宫，姑，故也。洗，洁也。在律正当夏正三月，有去故就新之意。民国国歌，用姑洗律，倒也无甚不合，只是对于卿云歌，却又抵触了。国歌的音律，本也是个很重要的问题，但是这不是容易讲得清楚的，况且徐谦新歌，还没有制出谱来，如今只得暂缓比论，不过吾们很希望他快快谱出来，待国内外的音律家研究，因为他的意义词句，已经是好了。只待那谱也制得恰合，就好由南方正式政府发表实行了。

总而言之，民国的国歌，要切于民治主义说的，也要使唱的听的，都能完全了解的，他的音节要堂皇正大，有趋进的效能的，这才是中华民国适合的应有的好国歌。现在还有一等人，持过高的论调，要想废除国歌和国旗，消灭国家的纪念，应顺大同的潮流，这时间正当不正当，我不敢评，这时势够不够做这样的事情，我却敢说的。我敢说现在实在没有到这时候，既然没到这时候，吾们眼下就说不得不要国歌，既然须要国歌，国歌应当怎样，卿云歌像不像个国歌，当然要把它批评，还请大众共同研究一下。

同德书报社庆祝援桂成功演「文明梦」

「文明」梦剧情——华人刘剑光，酷慕泰西文明，乃趣装航海，止于世界文明中心点之纽约，

入其都，但见舟车辐辏，宫阙巍峩，市场热闹，人马煊赫，遂叹羡不置。一日，游某公园，园有驻兵，遇衣服褴褛者，则挥之去，或高车驷马，则迎之入。名为公园，实金钱园也。刘方瞻眺间，突见一驼背白发之老丐，被压于一马车，凶狠之御者，竟冷笑视之。刘愤极，捉马首，力挈丐起，马倒退，御者怒，扬鞭击刘，刘还击之，御者伤焉，守岗巡士，将捕刘去。忽有绅士服者，向前缓颊，并导刘往其家，刘愕然，深诘之，始知绅士服者非他，盖即被拯之老丐也。丐名麦拔开，为彼都有名之辩士，且为XXX首领，性好乔装，是日扮老丐出游，苟非遇刘，则殆矣。马车之主人，为卡排奴公爵，本德人侨居纽约者，富甲一邑，声势赫赫，膝前娇美绝伦，有安琪儿之誉。公园肇事之车中人，即彼美也。御者归，白其状于公爵，公爵怒，登报悬重金购刘，盖欲得刘而甘心焉。彼都报馆，概属公爵势力圈，更为之推波助澜，指刘为行凶劫盗，金钱魔力，洵可畏已。麦闻讯，乃为刘乔装，并介绍入XXX，且参观各大工厂焉，盖视侦者蔑如也。然公爵不得刘益愤，侦之更密。一日竟被捕于某旅馆，半途适与麦值，麦力释之。刘至是知纽约不可久居，意欲归国，乃与麦谋，麦颇不愿刘去，然亦无法再使之留，卒设法脱险焉。刘遭此一番教训，始释然于世界之所谓文明者，盖即金钱之文明，而非社会国家政教风俗之文明。一场文明梦，遂告揭晓矣。

该剧中人及扮演者——剧中人林觉志（扮演者周炳炎），刘剑光（梁绍文），卡排奴公爵（吴慎修），旅店司理（许痴生），富家女瑶利（黄锡禧），麦伯军（张永福），麦拔开（黄汉民），车夫（李炳炎），警差（林春生王炳崇），卡排奴公爵工场工人（林春生，李炳炎，王炳崇），民生工厂工人（叶树动，柯逢春，彭俊诗，黄乾），仆人（柯逢春），工头（陈善恭），侦探（李淇芳），卫兵（轟崇基，陈思平），司幕者（叶德波）。迨该剧演毕，继续演一谐剧，剧名「乞丐拾黄金」，扮演者为该社书记员宋子夔君，做作与乔装，均维肖维妙，其中有警语曰：「我拾这些黄金，是没有用的，不如拿去报效（效（文中用字））正式政府罢……我就此拿这黄金往广东罢……」观者咸叹为虽舞台上著名丑角犹不及之云云。

（**一九二一年八月卅日——卅一日「新国民日报」）**

老人物骂新人物子淳

现在社会上一班老守旧的人，开口就说「这一班新人物是可恶呀！」但是我自己细想，什么新人物就有可恶，他们老人物就没有可恶呢？这个疑问在我胸中讨论了好久，才能约略的解决出来。我知道新人物所做的事体，都与老人物的时代相抵抗，不同他一味保守旧制，存心复古，所以就产生厌恶新人的念头来，我今敬吿恶新人物的人一下，你们可去读熟史书，看看自古以来，没有新人物，那有老守旧呢？一个时代能够愈光明、愈进化，群众所有的幸福安乐，没有新人物舍命出力去争取，那有给守旧的人享受呢，守旧的人只能随波逐浪，全无一点自动能力，可同人竞争。善做守财奴多生子就是他的专职，这样只是阻碍社会上的进化罢！他们不知自恶，还要恶人，这就是「明于责人，暗于责己」了，我最后再吿你，社会上假的人物许多,只要你有辨别力，有骂人的资格，然后才可批评啊！

(**一九二一年十月八日「新国民杂志」**)

@青民《腐败的报纸》，1921

陈久不换谓之腐败，食古不化谓之腐败。世界进化的速率是和时代正比例的逐淅增加，人们常常浏览日报，使思想智识，得和环境俱进，倘在这猛进时期中，偶和社会有几年的隔膜，则再出而看社会的形状，人们的心理，一定疑是前后两个。在这时候，知勉励而奋发前进的，还能追得上人，负已然的心理，而甘自暴自弃的，就是腐败而变成废物的了。可怜我国不化的人正多，真是进化前途的一大憾事！

但是不化的人们，还属应有的事，至于身居报馆而亦泥古不化，使所出报纸，都呈一种晚末气象，腐败不堪，令人作呕的，那就可奇怪可痛恨了，报纸负指导社会、灌输智识的责任，文明所赖以进化的是报纸，社会所赖以指导的是报纸，居报馆的，应如何鼓吹传播，使社会得到利益，乃天天惟从旧字鼓吹，文学则登那无病呻吟的真谬诗文，小说则登恣荒淫逸的肉麻小说，道德则登那二三千年前周公孔子所说不合现社会的旧道德，以社会国家所赖以鼓吹进化的报纸，其价值乃更如此，勿妨碍社会国家已算侥幸，还敢望其促进文明吗？此类腐败的报纸，现在触目俱是，而社会人士反趋之若鹜，不以为鄙，这可说我国社会还是黑暗，而腐败的报纸，其害人处实在很深。

(载**1921年十月十七日「新国民杂志」**)

笑一笑

林独步

载**1921年11月3日——12日《新国民杂志》**转引自方修编《马华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第3页吉隆坡:星洲世界书局有限公司印行1970

星洲的北部，有一旷地，其附近，有几间西人的屋子。旷地里，时常有佣妇，，带着西人的小孩子，在青草上游玩。有时，见十余英文学校的学生，流着汗，活活泼泼，在那里踢球。

南边，一条很清洁，又平坦的路，只是往来的人很少，常常叫不到人力车坐。

四面的青葱树木，栖着不知名的小鸟，咻咻不止。那夕阳已经降下热度，只残着微弱的光线。小山上，盛开着烂灼可爱的奇花，旁边，站着一个十六七岁的女郎，和一个男孩子，只听见女郎说：“唉！如松，是不是很可怜？刚刚飞到花上来，就要拿它做什么？放掉罢，好弟弟！”那小孩子听了，扭着头说：“我不，人家用了好多辛苦，才捕着的……”

“这不是很可怜吗？”

“有什么可怜？一个小小的昆虫儿，我们的先生说，美色的蝴蝶，是害虫的母亲呢！害虫的母亲！我要解剖，你来看一看。”

“真是残忍极了！”

“怎么是残忍，很有趣味咧，姊姊静些，我解剖给你看。”

那小孩子，一面说，一面探怀，拿出小刀子，一手按住蝴蝶的两翅，一手用白闪闪的小刀，要解剖蝴蝶，那女郎见蝴蝶颤动不止，忙走进小孩的身旁，一把拉住道：“如松，放他去罢，明儿我给你买多多好好的染色明信片，快快放掉罢……哪！”

“明信片有什么趣味？有什么研究的价值？”

“明信片怎么没有价值？你不曾说，要做美术家，常常要买彩色的明信片？现在，又说明信片没有价值了。”

“明信片，自然没有价值啦，因为有的是印的，有的是画的……东西，不能实地研究呢，姊姊因为没有实地研究，所以不懂得好多事物啦！”

“哼！真是……这个小孩子……”

“姊姊不要嚵斥乱讲，请到那边去哪！讨厌的阿姊！”

“如松，不要加灭讲没有道理的话！听姊姊的话罢，以后我也听你的话，你要怎么讲，不阻止你，只是今日，听我的话啦，好弟弟！”

“呸！姊姊专门这样来哄。”小孩子说了，尖着可爱的小嘴，推开女郎的手，要小刀解剖蝴蝶。女郎一面拦住，一面说：“可怜呀！蝴蝶要哭呢！”小孩子听了，哈哈笑说：

“姊姊又要哄我了，昆虫那里会哭呢？”

“人要杀你，你会哭不哭？昆虫爱惜自己的生命，不是和人一样吗？”

“人和昆虫不同呢！我们的先生说人是万物之灵啦!”

“你一定不肯把他放吗？”

“费了半天，就要他丢了吗？”

“这样的小孩子，就这样的固执？”

“姊姊固执啦！”

女郎叹个气说：“不放他也罢，但是不要解剖，不单是可怜，还是很腌臜的。”

“所以我告诉你，不要看，那边去呢！姊姊不要妨碍人家的研究呀！”

女郎听了，又气又好笑说：“那么今儿倒不听姊姊的话了？”

“噜苏！讨厌的阿姊啊！”

“将来不知道要成了怎样可怕的人？”

小孩子点着头说：“要做美术家呢！要做美术家呢！”

“唉！美术家！那里有这样残忍的美术家？”

“姊姊因为不知道实验的要紧，所以说这样话，前个礼拜，我们学校里的图画先生，拿了一只很大的蝴蝶，说要画图，应该拿真的实物来写生，实地解剖，才会进步呢！那时先生并且把蝴蝶的头啦，翅啦……足啦，一个一个拿给我们看，讲给我们听，告诉我们要在家里，自己实验，才有进步呢！姊姊天天叫我听先生的话，这不是先生的话吗？”女郎听了，登时竖起两眉，瞪着眼睛，咬着牙齿说：“如松！你说什么实地研究，实地研究，那么将来大了，要研究心理学和生理学，也要把活活的人来解剖吗？”

她愤然说了，要夺那小孩子的小刀，一不慎，把她雪白的指头割伤了，那点点滴滴的红血，流个不止，小孩子一时怕得两只眼直瞪瞪，连蝴蝶也不顾，放下小刀，手拉他姊姊的手，一手揉着眼泪说：“阿姊我不敢了，阿姊我不敢了，不要恼……”那女郎不独不恼，倒是嫣然说：“不，不……你以后不要这样就好了，我不怒你。”她说了，用草根扎着指头，把她弟弟衣上尘垢一拂，又把自己的手表一看，说：“快走罢，哥哥必定回来了，他早上找朋友去，我们同去看看。”说了姊弟两个就跑下来。

如松一路蹦蹦跳，拾着石子，击树上鸟，月霞则一面行，一面想道：“凡人作事，单单讲空话，是不中用的，连一个小孩子，我若不用武力来对他，牺牲一点血，他那里肯服从呢！可见今日好多女子，不想修养实力来奋斗，专靠纸上空言，要求平等，是不能成功，助己者，就是自己……这个事虽小，可做我的一个大教训……。”

一到家，见维珍已在里头看地图，如松把桌上的云形规，拿了一溜烟跑出去了。月霞问维珍说：“哥哥，可曾见你的朋友吗？”维珍一面卷地图，一面说：“还未见过，问了好多人都说不知道他的住址，后来才知道，他起初在客栈，现在移居他姑母的花园里头呢。”

“是个什么人？”

“旧日同窗，名叫刘振成，是个很有希望的青年……”

“你找他有什么要紧事？”

“没有什么事，不过想去和他叙谈叙谈。啊，是！我从前寄他给你的用器画和水彩画描法那两本书的时候，你没有见过他吗？”

“没有，那两本书，是转寄金钟兄来的。”维珍听了，待要再说，忽见他的妹妹指头扎了草根，他说：“你的手怎么样？”月霞摇着头说：“刚才给小刀割伤。”

“为什么割伤呢？”

她笑笑说：“如松捕了一只蝴蝶，说什么解剖喽，我要把他刀子夺过来，自己割伤的。”维珍忙把抽屉里的药水、棉絮、和布条都拿出来，代她换起草根说：“如松是不是很可爱？我知道你很疼他——是不是？”月霞点点头说：“是——只是我看如松，将来恐怕不像哥哥这样温雅呢！”

“怎么见得？”

“我看他很粗心呢！见了蝴蝶、水蛙，就要拿来解剖，说什么实地研究喽！”

“你安心……他并不是粗心，残忍，不过年幼，知识未发达，不知道杀害生物是坏事，又不理解生物的痛苦，同情心未发达。慢慢由妹妹教导他，就好了。”月霞听了，倾着头笑笑说：“那我可不能呢，他是不肯听呢！假如他越进步了，越看轻我们女子呢！”维珍听了，忍不住笑一声说：“你又怎么见得！”月霞瞅着她哥哥，含笑说：“难道哥哥忘掉了吗？去年你要到祖国去，他拼命要跟你去读书，你告诉他和我要在新加坡读，他不曾说：‘不要啦，不要啦，姊姊是个女子’？我那时听了心里很不爽快呢……这可证明他将来是个轻视女子的人了。”

“这又是妹妹误解了，他那里敢轻视女子，他是个小孩子，听了守旧的长者说了轻视女子的话，嘴里说些无意识的话，非出本心。将来年长，自然不是这么样，吾相信将来的少年，个个都是抱着男女平等的主义的！纵然男界不用平等来待遇女界，我也相信女界必定用力奋斗，获得平等的地位呢！

“不单是这样呢，有时为了小小的事，也和附近的小孩子打架，昨天做个手工，给人弄破了，就和人闹到翻江倒海，好像为了什么大事似的！”

“妹妹是个很有涵养的人，事事让人，自然是这样想，但是我们要同情小孩子的心理才好，他看自己所做之手工，和悭吝的人，看重金钱一样呢！可我们看重我们的学问一样呢！在我们看他的手工，是小事，在他却是大事呢！”月霞侧首想了一想，点点头，笑笑说：“是是是，但是我看他所读的那个学校，是靠不住的，专重形式，那成绩是不可信的。三个月前，那个学校开了什么学艺会，我看壁上的图画，手工，和桌上的作文……都很不错，也有如松作的，我很有点怀疑，问了如松，他说不是他自己做的，是先生写给他抄的！”

“南洋的教育，正在进行时代，横竖慢慢就好起来。只不要今日见这个不好，明日就换那个，跑来跑去，更为不妙。如松不是换了两个学校，都是这样吗？我想专重形式的学校，固然是伪教育，但是南洋的家庭教育的不好，也是不可掩的事实呢！如松得了像妹妹这样好家庭教师，自然日日可得进步了。”维珍说着，微笑瞧着他妹妹，他的妹妹也笑着说，：“嘻嘻，我自己还欠人教，那配……”

说到这里，猛听外面如松叫着：“阿姊！丽玉姊和瑞珠姊来了。”月霞听了，忙跑出来，三个人说说笑笑，摇头摆手，向月霞的房进去，一时又出来，在廊上说话。如松悄悄把瑞珠头上的牙梳拿去玩顽，故意掷来掷去，任她们央讨也不还。倒是丽玉用指头在脸上一划，羞他说：“不要……的东西……”她们三个看了，都抱膝摇头笑起来。维珍在里头听了，想起刚才他妹妹说他弟弟轻视女子，他笑了一笑。

两青年 林独步

（载**1921年11月14日——28日《新国民杂志》**）

早晨九点钟，维珍的妹妹，到英文女学校去了，他的弟弟也到国民学校去了，他的父亲也在BU坡还未出来，家中很寂寞，时时听见佣妇在自来水下洗衣的声音，他一时要找他的朋友刘振成，就从后门出去了。他坐人力车到了郊外，就下车步行。路的柅树，葱茏映入两眸，那翩翩小鸟，或在树枝上，或停在电信柱，嘤嘤乱叫，草下的露珠，受了朝阳，好像钻石似的，发着灿烂的光彩……

最危险的，是突然而来的摩托车，他们谨谨慎慎，走了半里，才到振成寄居的柅园，他见园内两个脸圆而黑的小孩子，在椰子树下挖土穴，他问了他们，知道振成在里面，就把名次托那年龄大的通知去。少顷振成出来，满面推笑，在数步前，就嚷道：“维珍兄！多早晚回来了？”

“来了三天了，好容易到今天才找到你！”

“我以为你和我绝交呢！因为你写三封信给我，我未曾答复你！你生气吗？但是你要和我绝交，我就不肯给你绝交呢！（方言？）”

“很生气啦，只是我和你绝交，岂不是连一个好朋友也没有？”

两个说了，你我一看，微微笑了。他们两个的人影，随着他们的步伐移动，只听远远吠着狗声，园中沉静如夜，一种幽寂的妙处，是街市中所无的！

到振成书斋，见他桌上的书桌，列着好多书籍，壁上挂着格兰斯顿、孔子、康德、耶稣、苏格拉底、嚣俄……各名人的肖像，中间插了三四张风景画，左边窗边的时计，唧唧响着整齐的拍子。振成开了后窗，把空气引入，就去倒茶，振成一面脱外衣，一面说：

“你壁上都是哲学家、宗教家、文豪、政治家……到底那一个是你的目的？”

“岂敢！我要把它收起来了。”

“我告诉你，你可做个格兰斯顿，你很果决，又很雄辩。”

“人们在年少气锐的时代都有一种野心，今天要做伟人，明天要做哲人，后来倒是成个庸庸俗物呢！我想还是做俗物较容易。”

维珍笑一笑看出窗外说：“此处很有些田舍的雅致，来修养读书很适宜。”

“是的，在星洲郊外，我可以住惯，若是在离星洲过远的地方，我就不行呢！我的脾气，动了，就好静；静了，就好动。一个礼拜，至少要一回下坡逛逛才快活呢！”

二人正在谈天，猛听有女子和男子的口角，杂着孩子的哭声，二人急跑出来，见守柅园的李福，和他老婆抖嘴，因为昨天在门前，晒了好多的柅片，晚上忘收起来，失了一半，两个你赖我，我赖你，就不和起来，李福大声说：

“也是你督责不严，所以到这样，你真是要我做乞食！”

“你不过赚了一点点的钱，给人死又不得，活又不得，比不上人，还要耀武扬威，打子骂妻。”

“……”

“……”

两人一往一来，一个攻击，一个防御，胜负未决。

又听见他的老婆转防御为攻击说：

“以前是到我母家，怎样说过？我本来知道你很会生气，永不能改！那时我说一定不来，你何等好嘴，哀求我母亲做主，督促我来，说你以后不敢生气！这时又闹起来……我此一去永不来了。”

她说了就要去摒挡她的衣服，李福害怕起来，牵她的衣裙，陪个笑说：“我一时糊涂……一点点的柅片，这当什么，又叫你费心，好人不要生气。”

振成在窗外见了，瞅着维珍，掩着鼻子，拼命要笑出来。

她又尖着嘴，吊着眼，气愤愤坐下，李福又百般的温言款话来劝她，两人始再结了和平条约，各自作事。

一时李福出来，振成嘲笑地说：

“李福兄又战败，李福嫂太厉害。”

李福听了，把镰刀一摇说：“将来你的先生娘……。”说到这里才要继续下去，见振成左边站着一个人，屈腰微笑，就紧用它语掩过去说：

“刘先生，今日下坡吗？”振成觉其意，带笑说：“停下去。”

李福去后，维珍说：

“了不得，我想这两个必定常常反目。”

“他们虽然时常拌嘴，但是两个都是保持对等的地位，和那中等以上人家，丈夫看老婆如奴隶的不同……你看，近日家庭的怪状，比从前更滑稽，有的单单把新郎新娘，拉到公共团体，举行个皮相的文明结婚式，就以为是完全的文明婚礼。其实有的两人未结婚以前，见过一次脸也没有，和旧式的凭媒人之言，捉迷藏的危险恶姻缘一样呢！有的男女两个是不同意的，没有感情的，这样文明结婚，可以叫做‘强迫的文明滑稽结婚’。像我的从妹秀华，和那畜子似的天赐结婚，也是两人同意吗？然而他们公然在××教会，举行文明结婚来骗骗人，戴个自由恋爱的假面具。”

“就是可叹，无论什么好的精神文明，跑到我国，倒成虚伪的形式，给恶人利用，可惜那端丽的姑娘，但嫁给那丑恶的浪子。”

“她的父母本来是老顽固的，那也没有话说，最奇怪的是那自任是文明的证婚人××，介绍人×××……他们明明知道是恶姻缘，也代他们弄个不自然的文明结婚。”

“我很希望，那些热心可敬的，代人举行文明结婚的先生们，以后对于结婚者的实际感情注意一点，才不致给恶人利用。”

“我想要得真正自由恋爱，健全的文明结婚，非从男女交际自由入手不可。”

“是的，这样形式的文明结婚，一定要得男女交际自由，得充实的互相理解，始可名实相符。”

“我初到春和伯家里，见秀华很憔悴，设使没有那两只聪明的眼睛，几乎使我不认识她，她真是个完全没有缺点的女子，若要说她有缺点，太温柔，就是她的缺点，她的父母也很反悔，决定要和天赐离婚。”

“振成兄，她在结婚以前，你怎么不警告她的父母？”

“那时我二哥，已经移家到槟城，我很少来星洲，况且我那时还未回家，你所知道的。”

“是是！所以造成这个恶姻缘啦。秀华说：当时反对的时候，她的母亲说，‘少年人，谁人没有放荡的事，一结婚，自然会改过，女子是有劝告丈夫的职务……。’你看，旧家庭都视女子为胰子，男人在外面，传染着淫溺秽亵不堪的不洁，叫自己妻妾代他洗濯呢！”

“天赐不但是个浪子，就是模样也配不上秀华。”

振成听了带笑说：“她自然也不喜欢那肥肿的天赐，然而她是年轻的中国女子，那敢像西方的女子，公然说她不喜欢呢！不过界借别方面反对就是了。那混账的天赐，昨天又来我春和伯家里，说要秀华讲话，秀华听了，怕得面如土色，叫着我：‘振成，和我一块去哪，我很怕。’我看她怪可怜，同她到客厅，她坐在我身旁，动也不敢动，那天赐说：‘秀华，你一定不到我家吗？’秀华好像老鼠怕猫子，看也不敢看他，后来把头抬起来看我，好像叫我代答似的。天赐见她不敢答应，又迫着说：‘为什么要和我说脱离开系？’我那时候禁不住说：‘她和你脱离开系的原因，大概你也知道的，就是和你作夫妇，没有幸福呢！’天赐睁起两眼说：‘我不是和你讲啦！’秀华见了说：‘现在我的事，都托我的振成兄主意了，他的话就是我的话。’天赐失望似的说：‘和我作夫妇，怎么没有幸福？’秀华又抬头看看我说：‘振成兄，请你再代我说哪。’哈哈！我那时不得不做个无代价的律师呢！我便代她说：‘因为性格不合，没有爱情，所以要和你离婚啦！’天赐听了，气得一身乱颤说：‘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振成教唆你和我脱离开系哪！怎么性格不合，没有爱情？你自己说——。’那时秀华一时勇敢起来说：‘要骂就骂，要打就打，天天到公馆、妓楼，嫖妓女，看我也像妓女……这也叫做爱情吗？难道你不知道和你结婚以前就很讨厌你，你和我结婚，是不自然的结婚。’嘿嘿，我知道那时候，假如在天赐的家里，必定饱她老拳，但是现在，他却垂头丧气站起来，一言不发悄然去了……。说到这里，我觉得李福夫妇俩幸福，他们两个虽然智识低一点，时常不合，却是夫妇都居在平等地位，我起初看他们不时拌嘴，以为他们夫妇是很苦的，后来见他们好像小孩子，一时口角，一时又相好如初，说说笑笑起来。后来我告诉李福：‘夫妇是平等的，女子不是比男子劣等，不过由生理上，先天是温柔软弱一点。女子有女子的特色，男子有男子的特色……。’他现在已经理解这个道理，有时还会用心理学的操纵法，来待遇他的老婆呢？当食酒的时候，就叫他的老婆说：‘阿环，你可吃一杯，我一个人吃很没有趣味！’有时他见他的老婆扫除，就说：‘阿环，我代你扫，你休息罢。’于是代她做工。这是他对我说的。他并且说：‘他的老婆，受他的褒奖，非常喜欢作事，而且越发尽力呢！’他们现在很幸福，李福这个东西，很会装诙谐，很好顽，他的老婆也很伶俐，嘻……嘻……”

维珍听了振成这篇长话，也微微笑说：“你这样论评很是，李福现在能够用这样的方法，得到家庭的幸福，大概是你指导的功绩了。但是我看今日的状况，必定时常拌嘴，你的义务，还是未尽到呢！”振成把头子摇摇说：“呵呵！你不晓的，夫妇有时要拌嘴，才有趣味，若是客客气气，反太寂寞了。”维珍听了，咈了一声带笑说：“岂有此理。”

两个一面谈论，一面行，又向屋子进去。

维珍把握成的稿子一抓说：“你近日有什么著作？”振成说：“维珍兄！我真失望，我自己调查数个月……及至看了外人的关于南洋及我华侨状况的著作，比我知的更详细……我真惭愧且失望！我前日已经把我的原稿抛弃了，我知道这个事不是我做得到的，纵然有时髦表一二意见，大抵人也视之为小书生的小见，或做‘纸上空谈’罢了。以后我不作此以拳击壁的浪费了。”维珍说：“你不要馁志，外人调查过的，你可以不必调查，你只调查外人所未调查的。”

“不，不，我知道一个人决无成效。”维珍又把原稿里的“未来之南洋共和国”看一看，笑笑说：

“这种理想很有趣，什么时起稿的？”

“从前的旧稿，我以为此稿可以暂且保存，后日慢慢再续……但是现在要变方针……”说了带着兴奋的神气，一面穿外衣一面说：“我们下坡去罢。”

两人闭了门，一同下坡……至下午，振成和维珍到黄家，刚要进入门，见里头走出一个女子，好像要出门的样子，见了振成忙把身子一转，又向里面去，手理着衣上的皱纹，再上楼去，维珍见了叫着说：“月霞月霞！”她置若罔闻，一步紧一步，早走上去了。

振成心里自想：“这个女子，这样怕生人，必定是个不活泼的怯怯羞羞，不惯见人的女子。”

一时又记忆，当维珍的父母，居住K坡的时候，他曾见维珍有一张影像，三个人，一是维珍，一是个三十七八岁的妇人，一是个十二三岁的女子，那女孩子，两眼直瞪瞪，好像受惊的样子。他问了维珍，知道那妇人是维珍的母亲，女孩子是他的妹妹，影像的下面写着：“母亲，阿哥，月霞”的六个字，其中“月霞”两个字，写的很清秀，维珍说是他的妹妹写的。这时振成听见维珍叫着“月霞月霞”，心中就断定这个女子，就是从前影像中的女孩子，心里暗笑说：“是了，就是这个了。”

一到客厅，佣妇端了茶来，并且递了一张明信片，说是礼拜日，在×××开同窗会，上午接到的，啊霞叫他拿来。维珍看了向振成说：“大概也有写给你，礼拜日我们一同去罢。”

“可以，几点钟开？”

“下午七时半。”

“那么我下午五时来找你。”

“很好。”

振成刚要辞归，只见一个小孩子，穿着黄色的学校制服，携着书包，背后跟着两个同学，手里各自拿着玻璃瓶，瓶中各有小鱼，小孩子把书包丢在桌上，叫着他的小朋友说：“喂，喂，我们一同到楼上玩罢。”他的小朋友——两个小孩子——说：“好！”刚要上去，那佣妇说：“如松不要在楼上玩啊！你的母亲回来会骂呢？”两个小孩子听了踌躇，不跟他上去，才上的小孩子见了说：“我们只管上去，不要怕。”佣妇又转向着两个小孩子说：“你们不要和他在楼上闹，他的母亲回来会骂。”两个小孩子听力，就不敢上去了。楼上的小孩子，见他的小朋友不敢上去，把鼻子一皴，向着佣妇说：“呸！讨厌。”自己走入去，端个箱子，里中蓄着玩具，要下来一时失手，都坠下来。佣妇见了，嘴里咕咕喷叱不住，小孩子也生气起来，变着脸看她，那两个小孩子见不是势，伸着舌头，都走了。维珍从客厅出来说：“如松，你不要闹了。”小孩子听了始寂然，也蹲下去，和佣妇收拾地上的玩具。振成看了微笑说：

“这是你的令弟吗？”

“是，顽劣的很，刚才上楼去，那个是我的妹妹。”

“是不是四五年前，影像里的那个两眼直瞪瞪的女孩？”维珍笑笑说：“正是”。振成把手一拍说：“啊！就是她。”

@精进《随感录》，1922

一般社会的寄生虫，衣食充裕，不干事情，那兽性就冲动得一天高一天了，就想法子欲去制制欲——于是就「三妻呀！四妾呀！」买得多多，在家里寻欢作乐。那知不幸，「妻妾太多，就起醋波。」家庭种种的惨剧就不免上演了，那美而强的却占了便宜，弱懦的，就得了好多悲苦和压恶了。于是自杀的事就不得不干了。——一旦就死去了！而那寄生虫，亦不过说「晦气，晦气又要多费我的钱」罢了！那里知他的悲惨，那有同他伸伸冤，唉！恶劣社会如此，罪恶岂不日深呢？

所以妇女受了这种压迫，就有「妇女解放」「自由恋爱」的声浪了。可怜一般瓮里虫，听了这个声浪，称奇道怪，欲来阻挠，就再说什么「贞节」「从一」「妇女万不能放任」的鬼话来迎合一般寄生虫心理，甚且拿那一般无教育、无知识的淫奔荡妇来做比较，来归咎于提倡妇女解放和自由恋爱者。唉！这种瓮里虫,真是可恶得很哩，那知持倡者，思想纯洁，酷爱平等，抱博爱的精神，谋人类的幸福啦！嗳哟，瓮里虫呀，你再听一听，阵阵悲苦的声，是不是妇女的呼救声呢？

(载**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二日「新国民杂志」**)

敬告我们的好女子桂芬

唉，我们的好女子啊。来，一二三，小子有一句良好的话儿告诉你们，我很望你们留心留心听我罢。什么事情呢？我想你们个个都很喜欢去听戏的，听戏原来是很有益的，若然看着那出好戏，我们的智识也增广些。若然看着那出淫戏呢，不特有坏我们，对于社会一层，更不必说了。我们应该不要去听XXX的戏。他在某戏院登台以来，所做的剧本，通通是有坏我们的，X字也不容讲了。但我们一班的好女子，不晓得什么东西，个个都好去听他。唉！我们的好女子啊！从今以后，去看戏要谨慎些，免被社会里有智识的见笑，这才可以叫做我们的好女子呢！

（载**1922年1月13日新国民日报**）

怡保中华女校演白话剧——自由之路

怡保中华女子学校，去岁十二月，复行开学，本届年假，该校组织白话剧，定一月十一日（该校五周年纪念日）在怡保戏院开演，剧题为「自由之路」，「断杼教子」，计分□幕。兹将其宣言录下：社会革新，以戏剧为最占优势，盖戏剧直接于人之眼帘，粉墨登场，推陈出新，唤醒人群，其结果足使社会之真理大明。本校学生身为女子，概女界之沉沦，愿现身而说法，亦庄亦谐，惟妙惟肖，本此意也。首出「自由之路」乃一奇妙女子庄亚珠，自参观某女校学生跳舞归来，悟读书之益，欲入校求学，因请于父母。父名金镕，素顽固，最恶读书，尤不愿其女入学，后得其妻柳氏之劝，且烟瘾大深，家贫，将视为奇货，许之。女容貌韶秀，聪明过人，又能留心读书，每试辄冠其曹，远近闻声争羡之。有大腹贾乔野生，六十余，慕女年少貌美，表表出群，知其父可以利诱，遂托蹇修三姑作成，与其父商婚事，行文定礼，女未之知也。逮女由校回来，得悉底蕴，以婚姻为终生大事，忽与一素不相识之老人订婚，孽海茫茫，饮恨何极，乃以恳挚凄切之词，请命退婚。奈其父之眼光，注在金钱，卒不听，亚珠受家庭之专训，了无人生之趣，初欲自缢，继念死亦徒然？不如离却家庭，另谋自立，

于是逃往他埠同学李玉清处，缕述来由，乃投身医院学医。毕业，充本院医生，遇乔野生患病，庸医无效，特往该院医治，亚珠一问姓名，知病者非他，即其未婚夫乔野生也，看护周至，与常人异。乔野生病愈，辞别回家，感谢不置。亚珠离家后，忽忽数年，思亲念切，自忖学医已成，谋生有道，此时回家，必得父母见谅，婚姻问题，可解决矣。于是检点行装，请假返家。父母弟妹，隔别多年，一日聚首，复述天伦乐事，快慰可知。乔野生闻风驰至，甫一接见，面赤耳热，汗流浃背，无地自容，初不料亚珠女子，即其再造之恩人也。亚珠慷慨激昂，将其聘金交还，其父母亦深悔前非，反加抚慰。从此以往，亚珠婚事得由自主，然亦禀命父母。其中加入「笑剧」一段，许多奥妙变幻无穷，亦非笔墨所能尽，不过举大略而已.「断杼教子」一出据孟母仇氏实事排演，俾知吾国良母，教子有方，奉为圭臬，不仅供观听已也。又蒙霹雳慈善社诸君拟奏乐助演，益增光彩，望我诸位姐妹，伯叔兄弟，惠然肯来，一开眼帘，本校同人，无任欢迎。

（载**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七日「新国民日报」）**

南华女校演剧筹款之成绩痴鸠

演剧难，学校演剧尤难：而女学校演剧更难，至于剧本之编制，动作之合节，说白之动人，处处须不离乎情理，洽合于改良社会，鼓动人心之宗旨，情节纯正，关目文明，是方合学校排演。然欲求其如此完美，如此精神，是虽令老于新剧之男学生尚难优为，而况于女学生临时偶习之技乎：兹不图竟于南华女校见之，叹观止矣。

此次南华女校因筹措校费，连演新剧两夜。剧本均出自编，然两夜比较，相差甚巨，如昨夜「女豪杰」一出，可谓极尽能事，在女学校演此，尤为当行，似此佳制出于学生（郑理庸）之手，诚足赞叹。其第三幕中演说一段，声调激越，慷慨悲凉，殊足令顽廉懦立，而全场关目：对于伪政府恶社会旧家庭的祸害，尤三致意焉。其感切人心，稗益民气，实非浅鲜。记者既佩编者之有此见解，尤佩演者之具此精神，至如国语之纯熟，举止之从容，又其余事耳。

学校连续演剧，实为南洋学界之创举，筹款成绩之佳，已足见侨胞对于公益之热心，而最后复得此完美之剧以为之殿，尤足见我侨女学之程度。助学诸君慷慨解囊，得观此剧以为酬报，当亦快然满足，不负热诚矣。

（载**一九二二年二月十一日「新国民日报」）**

@病夫《随感录》，1922

我生平最不喜欢的，是看我国的旧剧，因为他们不是排演神权迷信的剧本，就是排演诲淫诲盗底剧本，没有些儿裨益着社会的。所以我很厌恶他的，就是这个原因！

昨日我有一个亲属,是从埠仔里来，要和我观剧去，适这晚000演O0剧，孰料他老人家不甚愿意，我见他是个老前辈，不便和他争论，只得随他往O00逛逛去？

是晚所演的也是一种诲盗底旧剧，没有什么价值，那种陈旧的空气，几乎闷得我欲呕起来，我好好的宁静底头脑，被他弄到昏乱个了不得？

后来就有一个童子的剧员，竟在剧场里演讲，他说000会议失败呀，北廷代表媚外呀：我们国民誓死力争的000条件，不提在0会里，还要和00会交涉呀……这好好一个国家被他们弄遭了……这都是北廷卖国首领徐世昌所主使的……！山东亡即国亡了。我们是要救国的吗！如要救国的，就要澈底（彻底）觉悟……我们要知道北方的伪政府，是卖国政府，徐世昌是卖国首领！如系真正救国的，就要彻底改造北方政府，取消徐世昌伪总统资格？竭力拥护南方政府和孙中山大总统，反对北廷从前与列强所缔结一切密约，这样才有些希望。总要爱国同胞,认真做去，莫要口头禅救国的啊?他本来说得很长篇，不过初时没有注意他，不能完全的领略，真正抱憾得很。这样正谊的言论，差不多警钟一样，把我满肚子闷气，完全消灭去了。

咳！咳！现在认为言论机关的怪报，还没有这样正谊的言论，不期发现在旧剧场上，更不期出于童子剧员的口，这岂不是难能可贵吗？我想童子剧员也有这般见识，那班还要景仰北方政府和想托徐世昌底大脚的人，能不愧煞啊？

(载**一九二二年三月四日「新国民杂志」**)

叻报特别启事（有关“文艺栏”）**（1922年4月1日叻报）**

一、 本报总编辑一职，自阳历四月一日起，聘请新嘉坡中华总商会月报总编辑周君南先生兼任。

二、 本报自本月十八日期，增加一页，以便扩充篇幅。纸张印刷，一律改良，以求副读者诸君之雅望。

三、 本报今后宗旨，注重实业教育二项，凡论述记载，皆以二者为标的。

四、 本报现开一实业专栏，登载世界国内及南洋各处实业调查，以备同侨实业家之参考。

五、 本报文艺栏内，有现代人物月旦评一项，现所登载者，多国内人物。吾侨侨居此邦，业经数百年之久，其中奇杰之士，与成功之实业大家，为数极众，如有能将其生平事实，函告本报编辑部，本报当代撰成文发表，以使当代人物，得以表现于国人之前而为后进之模范也。若欲将其人之玉照刊入传记亦可，但镌版费与报纸中所占地位，当另取资。

六、 本报文艺栏中，拟另开“自由谈”一项，凡各种社会问题，如“促进华侨教育问题”“现时市场救济”“华侨恶习改良问题”“创设平民工厂问题”“女子剪发问题”“械斗制止问题”“废除妾制问题”等等，皆可自由讨论，以作社会之指南，但稿件以讨论本问题之学理，与记述其事实为限，凡有触犯当地政府法令，及涉私人之攻击，与其他本报视为无价值之稿件，概不发表。文字白话文言皆可，但文言浅显为好，以便社会一班之阅读。所载之稿，赠阅本报为酬，以感谢。

七、 当地政府重要法令，本报当逐日详确译出，登于本报本坡要闻栏内，以备同侨之参阅。

八、 凡有合约之广告、函信，及其他一切文件，欲从英文译中文或中文译为英文者，本报皆可代办，译资从廉，藉尽协助之谊。

@论艺术与道德之关系（载**1922年4月5日-6日《新国民杂志》**）

林独步

凡对于一事的批评，必要自己对于那个事，有相当的知识才好。

平常不道德的之事，是普通人所能判断的，固然可以随便批评之。——好比旧时的淫剧和淫书，人人知道是坏的，一见就可以断定他是不道德，而攻击之。至于不甚害道德的剧本小说是不可用道学者的眼光来看，说什么：“这个剧本教训很小，不行，那篇小说是恋爱小说也不行。”这是不知艺术为何物的人的谬见。他们以为艺术是道德的奴隶，开口便是“道德，道德”。挂着道德的招牌，好像道德是他们所专包办似的，要表明自己是个很有道德的人。他们那里知道艺术固然不能轻视道德，但是艺术有艺术的独立性，若要句句篇篇都做人的教训，那剧本小说就称为一种孔夫子讲道德说仁义的无趣味的学究训言了，那里有艺术的价值？那得感动人感化人？这样不如把曩昔圣人君子的道德名著，在公众面前宣读，较为快捷，何必再编新剧做新的小说呢？近日有一种人，不知文艺为何物，又喜欢批评文艺，不明白感情是艺术的重要分子，说什么“男女情剧，不可”，什么“这句话轻薄，那句话调戏，不可。”真是迂儒的遗毒。他们几乎要把情剧指为淫剧。说到情字，就想到淫字，那里知道情剧，和淫剧不通呢？况且在此淫剧毒流时代，是要用高尚的情剧的火，来烧此淫剧呢？情剧在艺术上是占重要的地位呢。——我这句话，不是说情剧以外没有好的戏剧，又希望挂道德招牌的人，不要吹毛求疵，——一言以蔽之，他们因为受了旧日的遗传，不明白艺术之特质。

我敬告他们，要知道“教训”是文艺间接的事，若直接的教训，是道学者，宗教家的任务，这就是艺术和宗教道德各不同点中之一不同点。

自古以来文艺之目的，常常往来于两个方向，一是快乐，一是利用。而其归结则在“美”之一字。再说一句，所谓快乐，所谓利用，都是“美”之要素，都是文艺之目的。所以戏剧若

是背了“美”的统一目的，单取其一要素为目的。那作品是没有文艺的价值的，是低下的文艺。因为若是极端视实利之有无，来论文艺之高下，而专事讲道德，求利用，就像上头所述，成为讲道德，说仁义的无趣味训言了。反之若是只观其快乐浓度之厚薄，以断文艺之高下，那文艺就成为放诞、诙谐、俚俗的滑稽笑谈了。……

安顺中华学校表演《傻儿福》

演剧筹款宣言

学校里面要怎样设施，是教师们的职务，学校的经费，要怎样筹集，是董事们的事情；我们做学生的，本来可以不必过问，一则我们在学的时候，不能分心去做功课以外的事，二则我们能力薄弱，就使出来帮忙，也是无济于事。但是我们现在当这个时候，所处的环境，又不同了。自从土产跌价商况衰落以来，各校经费都受了大大的影响，我们这个中华学校尤其穷到极点了，教师们非不热心教育，可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学童们非不极力筹款，可是「杯水难救车薪之火」，一天维持一天，到今天来，实在没有法子可以再维持了。更有一层，我们这个学校经费，一天一天的支绌，学生却一天一天的增加。——去年开学的时候，我们同学不过三几十人左右，现在差不多有一百人了——这学期又有几班国民科毕业，下学期少不得要增办高小，添聘教员，多开一班。这些经费从那里来呢？因此我们不能不想法出来，替学校筹款，这算是不得已的事情，不能说是「越俎代庖」呀。我们要替学校出来筹款，没有别的法子，我们自己能力所做得到的就是学生白话剧。这回演剧的动机，是在上学期末，我们见得学校经费，十分困难，恐怕下学期不能继续办去，所以趁着这暑假的时候，大家回校，组织一个剧团，编好剧本，天天练习，定期七月五日晚上，假座本埠东德剧园开演。学员们演剧的艺术，是初学的，不敢自信。但是我们这一番苦心总要求诸位原谅。简单说几句，我们这回如果筹不到经费，这个中华学校就要停办了，成百个青年男女，就要废学了，是不是千钧一发呢？诸位，我们也知道现在的时景，比不得从前；大家都是同样的艰难，不过我们这回筹款的用意，是靠着「集腋成裘」，多少不拘的，总求各位热心家尽各人的力量，帮助帮助，那就感激不尽了。

剧本

家庭戏剧「傻儿福」——第一幕「教子」，喻士仁有两个儿子，他的大儿子，才貌双全，可惜十六岁就死了，目下单剩下一个痴痴呆呆的儿子，名叫克兴。士仁想慢慢的教化他，所以先引他饱览山水的景致，放宽他的胸襟，然后才随时随地的引导，指教，使他容易领会。第二幕「遇救」，克兴因去钓鱼，失足下水，只向下沉，忽然一冲，冲到二三里路，岸边一只渔船，渔翁正待取火执炊，听得水响，以为是尾大鱼，伸头一望，看见一个人头露出水面，赶快下水，救他起来，他手里还拿紧一个蚌売——这渔翁向来是相识士仁的，因此就送他回家。第三幕「买宝」，克兴下水所得的蚌売，是只千年的老宝贝，脊梁上有一条骨，骨髓里有几颗珠，可以值得数千块钱，后来有一个美国领事的夫人，出五千块钱，向他买了去。第四幕「捐款助学」，士仁得了伍千元意外的钱，听说某某学校教师得人，办学很完善，因为经费困难，董事无力维持，几乎停办，士仁就捐款三千元，并送克兴入学，某校开会欢迎他，士仁演说「教育的价值」。第五幕「遭殃」，县知事莫能兴，贪财无厌，知道士仁疏财仗义，叫人拿名片请他见面，士仁素来知他的品行，不得已进城见他，莫能兴要士仁拿三千块钱出来，办地方公益的事情，士仁晓得他的意思，不肯答应，莫能兴要他一定拿出，冲突了几句，士仁就负气出来，莫能兴同劣绅符连城设计，暗放凶器在士仁家里，说他是凶手，几乎弄得士仁家破人亡。第六幕「侦探」，某学校校长保平，因为士仁慨捐巨款，维持该校，而且士仁品学兼优，令人佩服，后来知道遭难，假作乡人，从事侦探，探得案中原委，到省申诉，

几经审判员审讯，案情大白，士仁无辜被累，且为该县贤人，特由省长赠给急公好义匾额。第七幕「结婚」，克兴自进某校，很受良好教育，痴儿变了慧儿，从高小毕业进中学，光阴走得很快，中学毕业后，同学某女士，学问道德，和克兴差不多，他们俩因为学问上，大家能够互相指导，爱情一天天的热，一天天的浓，而且两人又得了家长的同意，就实行组织新家庭。

（载**一九二二年七月十日「新国民日报」）**

春园之演剧—灾黎泪

此次潮汕灾情重大，凡有人心者，罔不思设法赈济。兹闻有某君等，编组潮州白话新剧，剧名「灾黎泪」，定今晚假座牛车水梨春园开演，特将其说明书照录于下：

粤之汕头埠，在澄海县海滨，今岁夏六月，飓风发于南海、汕埠泽国矣，居民升屋骑危，呼声四澈，事后灾黎遍市，待哺嗷嗷，男妇老幼，颠连道左，赖红十字会、同济善堂、存心善堂等等，出而施济，稍拯饥溺。有富翁孔方璧者，家拥巨资，多行不仁，与其书记钱亦恶，幸灾渔利、贱偿贩囤，遇公益事业，一毛不拔。时汕埠，有潮汕风灾筹赈处，主其事者为黄柏栋郭然晤等，邀集官绅商学各界，筹认赈事，一时在座诸人慨捐至万数千元之多，翁亦派钱为代表列席会议，惟始终不发一言，但作冷笑，大众无奈他何。会后群商对付之法，佥以用好言劝翁为是，遂同抵其家，坐谈之下，忽见渠家女仆仓皇奔至，说主母现得急症，请主人入视，议遂中辍，盖绝妙之脱身计，逐客令也。众既出门，愤不可遏，一面先办赈济，以救难民；一面另行设法，以对付翁。于是有高义忿者，义侠人也，重履孔家中，私蔵利器，当两方因劝捐起争辩时，遽出手枪指翁，谓之曰：苟不如吾言，五步之内，请以毛瑟饱先生。翁坚不为动，碰然一声，而此守财奴长眠地下矣。时钱亦在座，见状缩瑟，高挟令出翁资始贷其命，岳曰：天下惟悭吝不舍者恒受祸辱，孔翁钱某其榜样也，

反之慨慷好施者，必得名美。郭黄诸人所以闻誉鹊起焉。今日在座诸公，类皆乐善为怀，值兹乡邦水难，定必慨解义束，不让郭黄辈俦，谁肯作孔钱之续哉。

其节次如下，第一幕「惨遭飓风」，第二幕「灾民饥饿」，第三幕「售子而食」，第四幕「为富不仁」第五幕「筹议赈济」，第六幕「拒绝求捐」，第七幕「灾黎得庆」，第八幕「惜财亡身」。

（载**一九二二年八月卅一日「新国民日报」）**

星洲筹贩潮汕风灾演剧第二、三晚

本月二号三号两晚，为星洲筹赈潮汕风灾演剧筹赈之第二晚与第三晩，到场参观及热心提捐者，比首夕更为踊跃，兹略情形如左。

第二晚，是晚八时开会，首由周献瑞君登合演说，雄词伟论，娓娓动听，继开演白话剧，头场为励志学社之「好儿子」，尾场为同德书报社之「轮回」（剧情已前报），均桥段曲折，拍演落力，故鼓掌之声，时起座间。然其中最特色者，则为该两社之笑剧，诙谐百出，令人捧腹，虽泰西影戏中，著名丑角，亦不多让焉。

第三晩，是晚登台演说者，有周献瑞张灵甫两君，既毕，续开幕演《沧桑感》新剧，该剧描写贫富循环之理，庄谐百出，议论风生，洵不愧为针砭社会之良剧也。兹将宣言及剧情录下。

（一）宣言

青年进德会、仁声社、养正校友会联合演剧筹赈潮汕风灾宣言云：嗟嗟，天不厌祸、灾患频仍，以声名文物之潮阳，中外通商之汕埠，骤然箕伯扬威，波臣肆虐，华屋悉成瓦砾，良田遽作坵墟，十万生灵，同遭惨祸，亿万财产，尽化泥沙，恶耗传来，畴弗痛悯，顾死者已矣，生者何如，同人等正思一效绵薄，藉尽天职，乃何幸同德书报社诸君子，先我而兴，振臂一呼，七团体即相应而起，爱组大会，共集剧团，接晚登台，藉演剧以代灾黎请命，连日沿门售券，已荷仁人君子慈悲慨发，踊跃解束。兹今第三夕为敝等三会社联合表演之期，借薄技以登台，代灾黎而申谢，还冀慈善大家，名门淑媛，欣然命驾，惠然肯来，再沛鸿施，以厚赈款，夫又岂惟灾区难民，感深再造，即同人等亦歌功颂德永矢弗谖矣。谨此宣言，统希慈鉴。

C一）《沧桑感》一剧情

是剧，共六幕。大旨，描写人事变更之易，与贫富循环之理，以寓沧海桑田之感。剧中有陈景荣者，家富豪，性吝啬，对于公益捐款，一毛不拔，会有小贩朱氏妇，遽失所天，贫无依倚，其子数龄，患病亦乏医药，讵景荣不特不加怜惜，反遣恶仆造门责债，妇无以应，仆竟攫子去以偿所负，妇求免不获，纠缠间，适有善翁胡深石过而见之，恻然为代缓颊，亦置不恤，卒由胡解束代偿所欠，事始罢休。未几，飓风怒号，水声澎湃，一时汹涌而至，景荣之华屋良田，悉变为坵墟泽国，其妻及子，亦随箕伯波臣以俱逝，所余者只景荣孑然一身，以待天谴，时则各善团发起急娠，沿门劝捐者有之，组织运动会筹配者有之，组织卖物会者有之，粉粉（纷纷？）奔走，不辞舌敝唇焦，以代灾民请命，讵景荣至此仍不悔过，竟与灾区军队，朋比为奸，侵吞赈款，盗卖赈粮，嗣被灾民向营长揭发，讯实即置诸重典，至于朱氏及子，当日得琛石援助得归后，竟庆生存，寻且显达，有如沧海之变桑田，而景荣却如桑田之变沧海云。

（载**一九二二年九月四日新国民日报）**

读「对于男女教员合同演剧之我见」林子融

学校演剧筹款，原为不得已之事，教员登台献艺，亦是不得已之举。男女教员与男女学生，不宜合同演剧，林鉴清君所说的理由，颇为充足，具见关心教育，不胜仰佩仰佩。但是鉴清君所防的是女生与男生合演时，饰为夫妇之情，扮出贞淫之态，恐怕贻害青年学生的思想，故不赞成此举。惟是现在，正值男女社交公开时代，似也不宜完全反对。不过排演时，男生与女生，须略有分别可已。譬如演夫妇情节的剧，女生切勿加入，以免惹人笑柄，倘演社会公益，豪侠慷慨的剧，男女同演，正得其宜。因为我人社交，现正幼稚时代，藉此亦可开通许多人的知识，拙见如此，鉴清君以为是吗？

（载**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廿七日「新国民杂志」）**

爱同学校演剧筹款盛

——「侠情」及「新芦花」剧情

〔侠情〕林玉英者，巨贾林甫卿之掌上珠也，巾帼须眉，柔肠侠骨，有中表兄陈俊秀，家贫好学，朴厚负远志，女素心许之，然女父势利中人，视财如命。俊秀以留学乏资，往求助，竟被拒绝。虽女从旁极力为之说项，亦终无效，且大受谴责。贾友有某银行经理李介胥者，年少翩翩，席丰履厚，甫卿重之，惟李素涎女常遭白眼，私恨陈为彼情敌，乘机设计，以假币陷之于狱。陈之寡母弱妹，幸有玉英为之卫护，得免流离沟壑。两年后刑满出狱，女以私蓄珍品助俊秀渡美习工程学，而李介胥亦于此时罪恶贯满，以私铸国币破案被囚，不久庾死囹圄中。女父甫卿观此始知李之非人，又四年女经在国内毕业医学，而俊秀亦已学成归国。并于途中受某铁路公司之聘任为总工程师。到家见母妹及甫卿父女，备述一切，各皆喜慰非常。俊秀乃邀甫卿父女往参观筑路工程，甫卿经俊秀说明筑路之必要，大喜，尽出其家产投资于创设铁路。无何，陈往从戎，女亦服务红十字会于弹林血雨中，陈竟负重伤扶往医院，刀圭无效，遂不起为国捐躯，陈俊秀诚不愧吾国之好男儿，而玉英为尘世中不可多得之女情侠，亦由此矢志欲为社会国家服务，而以处女奉父及陈母终矣。

〔新芦花〕朱德馨有子二，长伯琴，次仲琴。一日，伯琴戏庭园，以跳绳拍球赌胜负，未几，

伯琴胜，索斗值，致起争闹，告母不得直，反遭挞楚，其父朱德馨，适从外来，代求宽，得免。越日晨，伯琴读书室中，愁肠百结，深痛母氏之不平，遇弟厚而己薄，不禁悲从中来，泪涔涔下。先是德馨原配薛氏，生伯琴，后病故，德馨不忍薛氏长眠地下，乃以火化而藏其灰，伯琴不知也。伯琴哭时，乳媪顾三娘见而哀之，为述其母生平事。并促伯琴离家远行，以避后母之锋。伯琴哭母恸，德馨闻声自梦中醒，起视之，见伯琴方伏罐痛哭，赚得其情，亦大恸，乃送之陆军学校肆业焉。初伯姨有女曰彩霞，伯琴过之，拈花相斗，两小无猜，情苗已种，卿卿我我，誓偕白首，惟不及于乱耳。伯琴既出走，其后母翁氏，感于德馨之劝，时思伯琴，然无如何也。一日，翁氏语德馨曰，你我春秋高矣，何以娱晚景，伯琴不知何日归来，仲琴年已长，当为若速娶妇，含饴弄孙，其乐如何，德馨是之，且以姨氏女彩霞，才貌品德，堪偶仲琴，乃白姨氏请婚，一使即谐，西乐洋洋，仲琴已行文明结婚之礼矣。伯琴毕业后，见习陆军第一师第二旅部，闻彩霞为仲琴所得，星夜驰归，劫彩霞，以时黑，暂息于邻镇之旅舍，时方三鼓，梦母至，晓以大义，伯琴醒，深自痛悔。次晨，送彩霞归。当彩霞之被劫也，仲琴痛不欲生，拟自杀，德馨翁氏，从旁劝慰，正温语间，伯琴带霞入，痛陈己过，将彩霞还之仲琴，一团家庆如初矣。

（载**一九二二年九月十九日「新国民日报」**）

槟城援助侨工会演「望沙湾」新剧筹款

援助侨工会演剧筹款启事

本会应时势之必要，不揣绵薄，创平民工厂，以期实力援助一般失业之侨工，差幸成立以来，

一切设施，颇能循序进行，又承当地政府工部局本屿外埠中西各界慈善士女之益助与嘉许，同人等感愧之余，乃当奋勉从事，藉副各界之殷望。惟工厂经费浩繁，深恐周转为难，故昨特续请吴君顺清所组织之「望沙湾」出而演剧筹款，藉助经费，承蒙该剧团诸君慨然许诺，共里义务，特订于本月廿五、六（即星期五、六）两晚，在新街尾建安戏台开演。该剧团之声誉与价值，久己脍炙人口，似毋庸同人为之赞扬，届时深愿各界士女踊跃购票，拨驾惠临，既可里助慈善事业，又可一饱眼福，机会难逢，幸勿交臂失之，此启。

新编剧本

首晚——「峇乐瓦峇娄」

<，一）马力沙与其宰相在家。（二）马力沙与其仆人峇里，往游得吉失丹，访公主音米尼亚。（三）午沙知其情人峇娄偕马力沙往得吉失丹，遂往谒马力沙之副相沙林马打。（四）沙林马打致信与马力沙。（五）得吉失丹之苏丹亚森，欲以其子联腊，与丝的峇机结婚。（六）公主马利亚丝，知峇机黎渊三人往花园，太子联腊，其仪人随之。（七）太子联腊爱丝知峇机，欲与结婚，丝知峇机拒之而逃。（八）马力沙与峇娄至得吉失丹。（九）丝知峇机逃至峇乐家，被认为义女，适逢马力沙与峇娄路过其家，向之乞水止渴，其女子声明须待其父归时方能施与。（十）峇乐自市中归家，闻太子联腊等之言语，恐其害己，遂挈丝知峇机离其家。（十一）午那行数日后，至峇乐之家与太子联腊相遇，中心未免有情。（十二）盒娄惹亚华至吉得失丹。（十三）马力沙与峇娄丝知峇乐均至，在黑夜时不能见面，忽见影立于前。（十四）当惊惶时，致各四散，经数时久，方安然无事。（十五）马力沙误认峇乐为峇娄（盖彼等二人系孪生弟兄），以宝贵之手指，嘱其在买食物后，峇娄丝知峇机缓步归家。（十六）峇乐至一山岩竟遗失其手指。（十七）峇乐返时忽逢丝知峇机、相顾大惊而走。（十八）太子联丝腊被缚。（十九）马力沙为太子联腊所打。（二十）峇乐挈丝知峇机归家，峇娄与马力沙亦至，马力沙与丝知峇机相见面，遂结婚焉，至于午那至此误认峇乐为峇娄，而首相盒娄惹亚华至，遂设法偕彼等归家。（廿一）彼等路经得吉失丹。（廿三）得吉失丹苏丹宴之。

次晚——「峇笼因腊」

（一）甘偻邻与其后太子峇笼因腊在家。（二）太子请命欲往打腊。（三）峇笼因腊与加南迷路于大雨时。（四）峇笼因腊的随从者归而报告。（五）甘偻邻欲往寻太子。（六）甘偻邻往视太子情形。（七）太子与加南往深林中。（八）马腊惹仁昂牙满仔，及公主纳失根巴腊远三人，在石洞内。（九）太子与加南休息在马腊仁昂牙满仔之花园内，马腊惹仁昂牙满仔之公主，一见太子归家。〈十）腊惹仁昂牙满仔回家。（十一）公主与峇笼因腊到家，仁昂满仔怒而囚公主。（十二）加南往访太子峇笼因腊。〈十三）樵夫在小屋内。（十四）樵夫林中砍柴。（十五）其女。（十六）女往花园。（十七）仁峇文沙的与巴腊远在家中。<十八）仁峇文的沙出洞外。（十九）仁峇文的沙的在林中见峇笼因腊而示以公主之居处。（二十）峇笼因腊往访公主。（廿一）公主在洞中设法逃走。（廿二）仁昂牙满仔往视其女儿。（廿三）樵夫见纳失恨而纳之为义子。（廿四）峇笼因腊视纳失恨。（廿五）樵夫偕公主回家，已即外出，其兄挈公主而去。（廿六）加南往视其主人。（廿七）一人与其妻在林中，其妻以加南为义子，其夫归而大怒，其妻随加南而去。（廿八）仁昂牙满仔往花园。.（廿九）其人追加南及其妻。（卅）纳失恨及樵夫变为石头，另樵夫寻其兄。（卅一）仁峇文沙的往花园。（卅二）仁峇文沙救彼等还原后，在王、后前以女嫁与太子。

（载**一九二二年九月二日「新国民日报」**）

星洲筹赈潮汕风灾演剧第一晚

昨晩为星洲筹赈潮汕风灾演剧会演剧之第一晚，到场参观者，极为踊跃，首由该会会长何仲英君宣布开会理由毕，继开演「飓劫余生」及「穷汉」等新剧，演至惟妙惟肖处，拍掌之声，如雷贯耳，足见新剧感人之深也。至热心家之赞助者，计有源春公司张金荣君当场合捐二百元，王声世君十元，又场内各种食品，原定汽水雪糕每杯各一角，烟枝糖菓亦每碟一角，而热心家概格外加惠五百元，五十元，十元，五元不等，惜限于篇幅芳名不能一一录出。又该会场外，设有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之售烟处，发卖各款香烟，以助赈灾民，并派员陈述潮汕受灾后，饥溺之惨状，大声疾呼，不辞劳瘁，故各界人士争买者甚多云。兹将今晚所演之「好儿子」及「轮回」等剧情录下：

头场——好儿子：陆慎乡一中学毕业生，在上海经商，因先令倒价失业，生计上大受打击，母丁氏喜积私，且好打牌，家中用度不因其失业而稍俭，陆甚急于谋事，不得不与社会虚与委蛇，以至债台高累，房租房捐，且付不起，致有钉门之虞，环境压迫，一至如此，陆不得已，而欲自尽，幸其友胡重仁遇而救之，且劝其批销某外人之伪币，陆初以良心上的关系，决不肯为，后经胡多少怂恿，始允之。孰知法律森严，一张甫出，竟尔破案，数曰琅珰尽入囹圄，并其母之私蓄，全行抄去，至时母方悟，然已悔之不及矣。

尾场——轮回：世无不散之筵席，只有不朽之菜名，设使世间有富而无贫，何异天上有阳而无阴，可见天道轮回，报应不爽，是剧旨趣描绘轮回之理，于世人心不无少补。而排演曲折层出不穷，妙语环生，起人兴趣，又深得风世之旨，不仅以结构胜也。第一幕，「拯救穷寒」。第二幕，「乐天知命」。时世造英雄，有直接，有间接，剧中之承影与天然，盘根错节卒能成立，殆时势间接造就之英雄也。当夫童孩时代，佣工富室，终日辛勤，不得主人欢，驱逐如牛马，怆惶道上，风雪载途，设不遇慈祥恺恻之老翁，拯之穷途，收诸门下，且命不保，遑论事业。即此一节，善恶相形，已足令人起好厌之念。第三幕，「故义难忘」，日月不居，沧桑顿易，天然由寄人篱下，以至能自立行结婚礼，一种唱随之乐，享尽人间艳福，无奈老翁年逾古稀，溘然长逝，但天然承影等，富贵不忘贫贱，时念老翁生前挈提之恩，辄凭吊兴悲，以弗忘之意，以故老翁死后遗泽犹存，其身虽没，而灵魂终不灭也。第四幕，「风水肆虐」，波臣肆虐，风伯扬威，玉宇琼楼，变成荒岛，死者，悲惨难堪，生者，情尤可悯也，行见生息之地，即为被祸之区，谁无父母，谁无妻子，移步换形，其感痛又当何如。第五幕，「纨袴强横」。第六幕，「轮回结局」。承影遨游于外，适遇纨袴子恃强凌弱，怒骂灾民，不禁眦裂发指，代鸣不平，无何而纨袴子选色征歌，又遇天门令尹，祸变相乘，乃弃其娇妻美妾，向十字街头讨生活矣。嗟嗟，豪奴气焰逼人，厥归失败，卒致山穷水尽，王孙泣路，羞见江东，岂非轮回果报欤？此祸福无门，惟人自召，轮回之剧本，大旨亦告结束，演至承影向纨袴子演说轮回之原理，及剧中人拍演之桥段，尤得痛快淋漓之奥，亟盼关心世道者速来一观，方知言不之谬也。

（载**一九二二年九月二日新国民日报**）

1922年9月7日——10月11日《新国民杂志》

同窗会林独步

礼拜日，振成到黄家，招维珍赴同窗会。这时月霞正和他哥哥闲谈，一见振成进去，忙站起来，两颊微红，双眸带羞，好像躲避不及似的，慌慌张张。

维珍给她介绍了振成，她就轻轻行个点头礼，维珍叫他们坐下，她就把椅子移一移，低下头，偏着身子，侧着脸儿，畏畏怯怯的坐下，三个人成个三角点。

振成此时始详细见月霞的颜貌，很像维珍，若是把她男装起来，或者成个三四年前的维珍，不过那女性特有的柔美婀娜，与维珍不同就是了。

振成今日见了月霞，感觉了一种不安的，未曾经验的心境。

他平时和维珍好像兄弟，所以由伦理的观点，自觉当视她如妹子，然而由理论的理性的意识，

他是没有视她如自己的妹子的权利，此二种理智的感想以外，又感受一种性的感情，又见月霞那样处子娇羞状态，好像有什么神秘的第三者监视他，把平日的爽利言笑，都幽禁起来，失了自由行动，局局促促，坐了一刻，就招维珍出来赴同窗会去。

他们两个在会场，等到八时，来的人还是很少，维珍说:「我看今日来会的人，一定很少。」振成说:「慢慢就来，我们中国人所用的时计，本来比外国缓的。」维珍点着头表示同意的说:「是，或者停下就来，我们中国人，对于时间很不经济，也是恶习惯之一。」依时计的进行，果然如振成的话，来的人也渐渐多，众人围着桌子，自由谈着时事，互相问起现在的职业……。

其中一个由学校生活才出来，还未入实际社会生活的少年说:「怎么诸君这样年轻，都在社会上活动，有相当的职业了。」一个应着说:

「年纪也不算轻了，都在二十左右。」又一个说:

「人们常常把自己做标准，来观察他人，评判他人，从前我们同学时代是小孩子，现在年纪长了，自己还不知老，因为自己不知老，把自己来做标准，以为他人的年纪也很轻，这叫做自己的误谬。」又一个说：

「我看一本滑稽小说，说一个村庄里头的人，个个都是只有一个眼睛，一日那庄里有一个两眼完全的人进去，他们都害怕起来，说是妖怪呢！这也是自己来做中心标准的误谬了。」又一个很乐趣的人说:

「这个村庄可以譬喻社会一般眼光很小的守旧的人。」又一个说：

「像那班腐儒的用酸臭的书生见解，来争论古今志士人物，也是常常因为这种错误，以自己做中心标准。他们人物心理解剖愈细，愈把人物的真意误解，愈把人物的真面目抹煞。他们常欲胜败论英雄，他们的争论人物，好像拙劣画家的描像，他们的彩色抹得愈浓厚，愈把像的神态失却。苏东坡的诗说:『横着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卢山真面目，只因身在此山中』，也是说明以自己本位做标准的靠不住。所以我希望我们青年人，凡事要把眼光放大一点，把自己站在高处，观察事物才好，所谓『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呢！」众人听了，都拍掌起来。那个好挑趣的人又说：

「我听说英国文人瑞夫德曾写一首诗给他老情人说:『人说你满面皱纹颜色老衰，但是我只见你依然像从前的花容月貌呢！』——这大概也是以自己做标准的错误的原故。」众人听了一时哄堂起来。

青年人最喜欢谈的是恋爱的事，这个挑趣的谐谑，一时引出各人好多的恋爱趣话，振成也高兴起来说:

「我说个我们同窗中一个人的恋爱事实，给大家听听好吗？」众人听了都拍掌说:

「欢迎欢迎。」

振成说:「这个恋爱的事实，若不把内容详细说明，单单说有一个少女和一个少年恋爱，后来成了失恋的悲剧，那是没有趣味，不如不说好。若要详细说明，又没有时间。所以现在，只把紧要之点，摘起来说说罢了。况且这个恋爱是实事，不是小说，那人为的抒情叙景，和整齐的秩序，是没有的，你们不要用小说的眼光来褒贬。

「不消说的这个同窗朋友，是叻生的，若说起名来，你们一定认识他，但是我不告诉你们的真名字呢！

「这个人虽然是个叻生的人，但不是完全的峇峇。因为他不像那班欧化七分，中国化三分的

人，忘了祖，说什么你们支那人……

「他幼时受过英校教育，后来并且受中国的高等教育，十二岁的时候，他的老子送他到北京读书，因为他年轻，就托一个姓韩的，做他的保护人，寄居韩先生的家里，晚上韩先生还教他温习学校功课。

「经过四五年，他在中学第四学年的第一学期的一天，由学校要回家，途中碰见他的从兄，告诉他说二叔来京，叫他去会他，他一时听了喜欢的不得，就忘掉了通知他的保护人韩先生，一直跑到他二叔住的旅馆。

「那晚上他二叔和朋友到酒楼，他也跟他们去，到下午十一时，天暗才回韩家。

「那韩先生，看他平时很规矩，天天都很早回来，为什么那天那样的迟归，就恐慌起来，四处寻寻觅觅，总找不见他，及至他回去的时候，韩先生喝了酒，脸上红朴朴的一脸酒气，白瞪着双眼说:「你去那里？好胡涂，你近来胆子大了……』他向先生瞅了两三眼才说:『我二叔父来京叫我去会他呢！」那时先生已经酩酊的不得了，听也不明白，变了可怕的脸，推椅拍桌骂他。他一生没有受过这样的辱骂，越想越气，跑到自己住房哭起来，更深不睡，他的师母和她的女儿如玉入来劝慰他，他只是不作声，伏在几上泣……

「他的师母出去了，如玉又殷殷懃懃说:「猷哥，不要生气，我的爸爸看你很迟回来，又急着，又生气，又吃了酒，所以委屈你——我替他赔个不是……』

「『……』他听了依旧不应她，自己伤心。

「『咳啊，猷哥，怎么一句话也不说？连我你也气到了！』

「『……』

「『猷哥！你不曾说，我好像你的妹妹吗？』

「『……』

「『唉！我是你的妹妹，怎么这样劝你也不应！』

「『……』她双眼流泪，声带颤说——

「『又不作声，猷哥……我很怕呢！我很怕呢……』他听她那样酸恻呜呜的怨音，心中不忍，举头偷眼把她一看，见他平日亲之如妹妹的少女，满面是泪，嘤嘤啜泣，不觉目瞪口呆，很悔恨他刚才的态度很不是，忙装着假笑说:

「『了不得，姑娘下了雨了。』如玉听了禁不住嘿了一声，带泪笑出来说：

「『你自己下了雨，还说人家下了雨。』

「建猷见如玉笑了，心里很安，带着喜欢的笑脸说:

「『你的爸爸刚才大发雷，我那得不下雨！』如玉啐了一声，又笑起来。

「建猷握着如玉的手说：

「『这样很聪明，又美貌的小姑娘，哭了使人家的心坎上很难过！』她听了正色说:

『猷哥，不要混说？』

「『这些话是混说？』

「『混说呢，混说呢！』建猷很真诚的，瞧着如玉的眼，用比刚才较轻的声，珍重的说：

「『人家称你聪明，美貌，为什么是混说？……为什么不喜欢？又没有别人听见。』

「『虽然，这么……说……说……然而这样的话，是一个……少年……的……的男子，对着一个年轻的女子说的话吗？合着礼教吗？』

「『了不得，又来了，这么说有什么要紧，什么礼教！这样小小年纪的小姑娘就讲什么礼教！你不是很聪明，又……』他两只眼凝注她，她垂着头不答。

「『……』

「『你看，那样可爱！你自己也知道你是个很聪明，又美貌的人呢！』

「她听了不知道为什么酸心起来，泪如急雨，哽咽说——

「『好心呢!猷哥，好心呢！不要这样说……』

「『玉儿，为什么这样伤心？」她泪滚滚如断贯的珠，不答。

「他心里不安说:

「玉儿，不要这样哭，我冒昧气着你，饶我这遭儿罢，怎样？玉儿！』她抬起头子说：

「『没有什么事，但是……不要说这样的话哪！猷哥，我和你约定，好吗？』他已经明白她悲伤的原因，和她的意思，心里很喜欢，故意要嬉弄她笑，指着她的脸，说:『我知道了，好好，我听你的话，好吗？……嘻，嘻，玉儿笑了，你看，玉儿笑了，玉儿笑了，你看……。』她听了，又无心带泪，格格笑出来，建猷用手巾替她拭眼泪说:

『好了，好了，好孩子，好孩子，姑娘，我们大家来做好孩子。我八九岁的时侯，和我的妹妹打架，我们争气哭起来的时候，我们的祖母，摸着我们的头子，常常说:「好孩子，好孩子不要哭……」姑娘，这时我们也来做好孩子，不要哭！』

「如玉一面拭着泪，一面说了：

「『那么你在家里，必定常常和你的妹妹打架了！』

「『是呢！有时还和兄弟们擂来擂去，大打架啦！我们兄弟姐妹住在一块就不和，各人离别反而互相思念，久久才见脸，就很亲热！所以我们的父母，把我们的兄弟姐妹，一个抛到东，一个丢到西……我现在丢在北，和一个姓韩名如玉的、聪明的，小姑娘一块儿住，她肯做我的妹妹呢！还有一个小妹妹丢在南，像姑娘一样大啊。这是姑娘所知道的，哈哈！那个名叫如玉的聪明的小姑娘，肯做我的妹妹的人，就是姑娘——你啦！你肯做我的好妹妹？姑娘！』如玉听了微微笑说:

「『我不做你这个喜欢打架，粗暴可怕的人的妹妹呢！』

「『你不肯做我的妹妹，我就要打你。』

「『你若是打我，我就叫警察拿你！』」

振成说到这里，众人都笑起来，其中一个说:

「喂，振成，你说这个事，是事实吗？我明明知道，你自己无中生有的，说谎啦！」

「你怎么知道是谎话？」

「你何以知道得这样详细，连他们两人的私谈也知道？」众人听了又笑起来。振成也笑着说:

「哈哈！俗物，你那知道建猷一年写三四本日记，他的日记就是他的历史，他把他的重要日记，都拿给我看，其中关于她和他的事，又特别详细，况且我参考他所作的小说，所以我能这样明白呢。不消说，我所说的，是不能完全和事实一致，是大同小异啦！我自有我取舍之权，不受事实束缚呢！你若是个聪明的人，一定不发这种迂儒的疑问！你只半信半疑，听我的话就好，这样就可以得精神上的快乐。静静些，我要再说下去了，有疑问者，请等我完全说了才来啊！

「建猷正和如玉谈有趣的话，却听见师母从对面房叫着:『玉儿！叫你的猷哥睡，你也去睡罢！』她听了站起来，瞅他两瞅，笑着，把嘴子一掩，走去睡了。

「明日早饭的时候，韩先生如平时的雍容说:『昨夜委屈你了。』建猷笑笑低着头子，偷看如玉，见如玉也笑笑看他，师母也笑笑看他，他转过头子来，见先生也笑笑看他。

「他急忙忙食了早餐，拿了书包，上学去了。散课时又顺路问他叔父的『好』，早早回家。

「晚上，如玉和她妹妹美玉，到建猷的住房，看他温课，美玉把建猷的图画纸拿去，画一个头大、眼大、身子小的怪物。如玉拿给他看：『猷哥，你看美玉画一个好美的人呢！』那八九岁的美玉跳起来，咤咤叫，不肯给她姐姐拿去，建猷把那怪画一看，笑着说:『美玉不要生气，我画一张给你。』

「他把图画的用具，拿出来画个美人。如玉看了看说:

『嗳啊！好个美丽的美人啊！给我给我。』美玉以为她的姐姐要夺她的图画，『啊』了一声，把美人拿走，如玉故意又嚷着:『给我给我……』

「建猷向如玉说：

「『你坐好好，我替你描个Stetc工（写生）。』如玉说:

「『不要——你再画个美人给我。』

「『好姑娘！让我写个肖像，来做永久的纪念。』

「『不要啦！你再画个美人给我。』

「『那个那里是美人！她不是北京的女子。』

「『难道北京以外，没有美人吗？』

「『没有没有。』

「如玉一时快嘴脱口说：「『我不是北京的女子呢！』这句话是她心中秘密的话，其意思是说，你说北京以外没有美人，我不是北京生长的，由南部来的，怎么这样的美丽？这句话她是一定不说出的，妙哉她这时无意识的，不知不觉把她所抱负的秘密说出来，及至意识的、自觉的时候，已经不能收回掩密了，只是害羞，脸上发晕，低下头子。建猷听了她这句话，才觉得自己的话不对了，他本要证明如玉的美，越说越不美，所以紧急说:『啊！我说错了，北京以外还有很美丽的姑娘——如玉姑娘是从来少的，我几乎忘了。』如玉含羞不语，把刚才她妹妹画的那张头大身小的怪人加边，用铅笔写着字。建猷审视她的歈羞娇姿，不觉暗想着:『好个仪容崇高态度光艳的女郎！』他看她这时的风仪秀美，比平时又另是一种，就仔细把她写生起来。她晕生颐颊，俯首徐徐转侧，假作不知，偷眼看他描写。他那时真是如梦的快乐，他说那时他可谓真实活在女神的旁边，恭敬画着女神的像。她是默许他画她，忍着久久不敢激动，给他细绘。可惜那时他的艺术未精，不能十分传神。她见他画好了，就徐徐站起来出去。他把她刚才用铅笔所写的纸一看，见她写着：「……建猷，建猷哥，猷哥，猷哥，好，好，好……爱爱……不变呢……你你……来来去来去……我我……不不……久久……希望……高尚……聪明的……。」好多不成语，不联络的句子，他看了觉得一种神秘的、怀慕的情趣，好像纸中有什么微妙可爱的神品！他把她的笔迹字句看了又看，他把她刚才写字时的含羞态度，想了又想，他把她那张笔迹写着『这是那可爱的如玉姑娘的笔迹』，然后夹在教科书的里面，这张她的笔迹和那张他所画的她的像，他现在还是宝贝似的，保存做永久的纪念……」

振成说到这里说:「我说的太详细了，我现在要节略了——我要换方向，说到南洋来了——我起初会说这个恋爱的事实，是个失恋悲剧，那么这个失恋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恋爱与伦理之冲突」和「三角的恋爱」。世界上这样『恋爱与伦理之冲突』和『三角的恋爱』的事很多，所以小说家，常常用这样事来做题材，这也不能骂他们多用这种题材，因为世间这样的事，已然较多，实在是这样。闲话不说了——建猷有一个姑表妹，比如玉少两岁，建猷很爱她，她也很喜欢建猷。但是他的爱她是表兄妹的爱，不是情人的爱，因为他的表妹秀端的年纪，比他少四岁，他十八岁的时侯秀端才十四岁，不大懂得爱情的事。建猷以为后来秀端大了，自然会由她自己的自由意志，择她的意中人，所以他在秀端十四岁，如玉十六岁，他十八岁的时候，就私自和如玉定婚约了。他自和如玉暗定婚约以后，对秀端的态度更严正，不独爱情的话不敢和她说，就是平常的笑话，也不敢和她说了。可是秀端还不知道建猷已经和别个女子定了婚约，反一天一天注意她的表兄，对他的爱情一天深一天，因为她的年纪渐渐长大了。

「在建猷未和如玉私定婚约之时——建猷暑假回家的时候——秀端天天都要跑来和建猷说话，有时招建猷到她们家里，拿出她在学校的成绩，给他看。他若是称赞她的学问，她非常喜欢，建猷的日记中，写着关于他和秀端的事，很有趣味，很有拿来谈论的价值，可惜这时没有时间给我谈。

「秀端的好模样、好品性，和聪明的天真，是不让如玉的，不过秀端的家庭，不是智识阶级的家庭，家庭教育不及如玉，所以秀端学问不及如玉，也是自然之理。何况秀端的年纪，比如玉轻，所以秀端除英文以外，她的学问，不及如玉很多，其中就是国文，最不及如玉。她高小毕业，就转入英文学校——这是建猷教她这样的，因为处在今日之世，要求高深学理，不得不兼修外国文。但是她很自知她的国文不足，预算英文女学校毕业后，还要用心研究国文。当建猷回家的时候，她时时请建猷教她国文，她很聪明，很快明白，建猷有时称赞她说:『秀端，你很聪明！』秀端听了，脸上现出喜色，说：『建猷兄撒谎……』建猷带笑说:『实在呢，你很聪明。』秀端转向着她母亲说:『哪！妈妈！建猷兄说假话，说我聪明呢……他嘴里这样讲，心里没有这样——想。』

「她的母亲嘲弄她似的带笑说:『阿端聪明呀！你的建猷兄，背着你，时时对我称赞你呢！你加倍用心读哟！他必定更加称赞你呢！』她的母亲说了作了一个眼色，和建猷相顾而笑。秀端知道她母亲玩她，把身子一挽说:『哼！这个妈妈气死人。』就站起来，端着茶给她母亲和建猷喝，又把饼盒开起来，叫着建猷食。建猷嘴里应着:「好啦，感谢，感谢！』却不拿去食。她很亲切的，推着建猷说:『建猷兄，叫你食，怎么不食？食哟，食哟！』她的母亲看了，好笑说:「建猷食吧——你以后要常常称赞她聪明，她必定常买好饼给你食。』秀端听了，笑笑低下头子……。他自和如玉私定婚约，像这样天真烂漫的爱的幸福，也不敢对秀端享受了，反之秀端对他的爱情，日见浓厚，己不像从前，孩子气的表妹表兄之爱了——是异性的倾慕的爱了。他们的两家父母，又有意设了种种给他们聚首的机会，要使他们的关系更密切亲爱。看他们的父母的意思，是要他们两个将来成夫妇的，所以建猷很用心、很危惧，注意不敢接近秀端，然而秀端则和他相反，常常写信到学校给建猷——那时建猷已经在专门学校寄宿，不在如玉家里了。我曾记忆秀端寄给建猷的信中，写着：

建猷兄！我又要写信给你了……并不是有什么要紧事，不过恐怕你疼我的爱情冷去……建猷兄！我写的信，你一定要回复哟！你没有回信来，我很怕呢！不知道你的身体怎样？对我的感情怎样？虽然知道你疼我的爱情，是永久不变，但是恐怕万一……？唉！不这样想了！不这样想了！想了愈烦恼伤心啦。建猷兄！你知我的爱情，是永久不变呢！是不是？建猷兄……。』他看了他表妹这样的信，就知道将来必发生悲剧，心里叫着:『可怜的表妹呀！你错了，我们的爱是像兄妹的爱……我希望你不要误会，把我们将来陷入不幸的深渊！你的表兄已经和他人定了婚约了！……我希望你将来幸福……』

「他看了秀端这样多情，连暑假也托故不敢回家，秀端见他不回家很失望，又写信给他说:『建猷兄，你怎么不回家？我很失望！我近日常常梦见和你相聚讲话，眠中很喜欢呢！我天天白天自想着：今夜不知道能够做个梦，和我的建猷兄相聚谈话？……能够这样，我不知道怎样喜欢？……建猷兄，你可会梦见我和你谈话吗？……建猷兄，你怎么不回家，我要和你说的话很多……。』

「我想这个女子必定因为她的英文很好，常常看英文的恋爱小说，所以很会巧妙写恋爱的信

子。她所写的信，有的用英文，有的用白话文，她所写的语句、文法，很像英文法，有的写着爱情的话，非常的诗趣，使第三者看了，几乎要吃醋啦！她写给他的信很多，我不能一一说呀！

「我在这里要替建猷辩解一句，就是他不是薄情的人，不同情他的表妹，又不是因为他的表妹的学问不及如玉，所以舍他的表妹，专向如玉。

「他所要求的理想的妻有三个要件——『美貌』『聪明』『品性』。至于学问，他是不敢多求

的。他以为『品性』好，『模样』好，『聪明』了，那学问的事，只要有聪明的天资，后来夫妇慢慢互相研究，是很容易进步的。只要有国民学校程度的根底……。所以他舍表秀端，求如玉是要守他和如玉的约束，不是因为他的表妹的学问，不及如玉。至于何以早早就和如玉婚约；没有想及将来对不住表妹的事呢？其原因一由他那时年轻——所以我很不赞成人在年纪很轻的时候，就和人定婚约——而其最大原因，就是『恋爱受空间和时间所支配的法则』。「可怜的青年男女的恋爱，不能不受时间和空间法则所支配。所以谓恋爱是时间和空间的产物，也无不可。由空间说之，男女的意中人，都是发在近邻之异性。例如邻家的少年，爱着邻近少女；对面的少女，爱着对面的少年……路上常常互相遇见的青年男女，往往互相恋爱。这就是恋爱受空间法则所支配的一个明证。再说一句，恋爱多是发生于相接近之男女。

「由时间说来，一个少年，和一个少女起初未必十分互相恋爱，及至常常相见，或常常看着互相的言论，那爱情的热度，也依时深切了。这就是恋爱受时间所支配的一个例子。建猷的恋爱，也是不能不受这时间和空间法则所支配。他和如玉食同桌、游同伴、行同行、坐同坐，自小学至专门学校，数年间的感情，自然不是和秀端的感情所能比的。他和秀端幼时既是不知道爱情的事，及至知道爱情的事的时候，不过一年一个暑假时相见而已。况且秀端的年纪，又比如玉轻。自然和他谈说爱情的话，不如如玉。这就是他舍秀端，先和如玉定婚约的原因。及至秀端能够对他表现十分爱情的时候，他已经和如玉定了婚约两年了。

「当秀端十八岁的时候，他们两家的父母，叫他和秀端结婚，他才把已经和如玉私定婚约的

事，说给他们听。他的父母，并不是顽固守旧的人。若是他们两个——秀端和他都不同意结婚，或是秀端愿意和别人结婚，他的父母一定不强迫他的。无如建猷的父亲，见秀端时时怨啼，说着话就哭，说起结婚的事就带泪叫着建猷的父亲说:『阿舅呀，你要替我设法唠！阿舅呀，你要替我法唠！』把头子撞在她舅父身上哭，希望建猷转意。

「她的舅子见她这样的可怜，恨愤建猷的薄情，就不给建猷知道，写一封信给如玉的父亲说，他一定不承认建猷和如玉的私定婚约——并且把秀端的事说明。那建猷还是懵懵懂懂不知。他的母亲，也不知道，还是天天叫建猷要娶秀端，愤愤骂建猷说：『她自幼就建猷兄长，建猷兄短……何等爱你……这样的好女子，要那里去找？建猷！你的心能够过得去吗？她何等注念你！你未回时她天天来问着:「建猷兄来了吗？建猷兄来了吗？……她有什么配不上你？……』

「建猷那里有话可答！只是头低低任他母亲斥责就是了。他断不能放弃如玉的约，来和秀端结婚。他对秀端的爱，并不是不如如玉。不过爱的种类不同。一个是情人的爱，一个是表妹的爱。他虽然对他表妹很不住，这不过在『情』字的方面的不是。若是放弃了如玉的约，岂不是良心全无，『为道德上的罪人』吗？

「他见秀端的痛苦，时时用温语安慰她。他在她面前誓言为她谋幸福，他誓言除起和她结婚以外，无论什么事，他都要竭其力，听她的要求。他愿牺牲他的幸福，为她谋幸福。他为她介绍比他胜数倍的人物——以秀端这样的好女子何患无佳婿！然而她竟拒绝和别人结婚……

「无论男女。其最难堪的事，就是知道自己的意中人，很爱着自己，而其意中人，却因为特

殊的原因而不能遂其『自己和意中人之愿望』。秀端是知道她的表兄很爱她。而她的表兄，却因为和如玉的关系，不能遂其愿望！所以非常的苦痛——她是知道她的表兄很爱她，而竟不和她结婚，所以这样的苦痛。设使建猷是因为和她没有爱恋，终不肯和他结婚，她一定不如此痛苦。她也一定不强求和建猷结婚——她一定不如此厚颜，强求和自己没有爱情的男子结婚！她不是一个这样不自量、自己看轻自己的人！可怜哉！知道她的表兄很爱她，却不能和她结婚，所以很苦痛，很烦恼！

「建猷不安慰秀端还好，建猷愈安慰秀端，则秀端愈哭，愈用着情丝束缚他。一时险些背了如玉的约束，来从秀端的感情！他后来连安慰她也不敢了。

「及至建猷再回国读书，秀端就决意和他同行。他用好多的亲切话，婉辞她，不敢和她同伴。她听了还要和他同行，流泪说:『建猷兄！你怎么不像从前疼我？你以后都不和我好吗？我有对你不住的事，请你告诉我！我有不是的事，请你教训我。我是一定听你，一定改过。建猷兄——我一定改……请你给我和你同伴……』

「建猷听了也流着泪说:『秀端！我实在对你不住！你那有什么对我不住的事。我实在是个轻薄的人，我实在还欠你教呢……为什么那时全不想到你的事！我望你恕我的盲目行为……我那时梦也想不到有今日！我实在是个无理性的，极端利己者。所以那时不能预知你今日有这样的苦痛……你要同我去……是……可以……』」

振成说了饮一杯凉水笑说：

「我又要说到祖国去了——建猷和秀端，到祖国的翌日，就访如玉去。岂知如玉的影儿也没有了。他问了如玉的母亲，始知道他的父亲，写信给如玉的父亲，不承认建猷和如玉的婚约，又说及秀端可怜之事。如玉的父亲，已经数日前把如玉送到故乡去了。她的母亲流着泪说，如玉如何不肯取消婚约，如何怨伤！她的父亲如何婉劝她。她又寄语建猷不要悲观…….

「他听了这个不幸的话，好像天上下个霹雳来。如玉的母亲拿出一纸包，说是她向他借的书，

要还他。他那里有心检看！

「他扑了这个空。呆呆的走到如玉的住房，站了半日。觉得凄凉满目。失神似的，走到客厅，见如玉两个妹妹，在桌上翻阅儿童世界杂志。他伸手摸着碧云的头子说:『姊姊那里去，你知道吗？』两个孩子异口同声说:『姊姊和叔父到外边去。」他又向年纪大的美玉说:『姊姊有寄什么给我没有？』美玉说:『她有书要给你——在妈妈那里。』他听了，才觉着那书里一定有如玉的信了。他知道如玉决无这样一张信也没有的道理！他想了。走到师母那里。把书拿来展开。果然她有三封信夹在里头。一张最要紧的里头说:『亲爱的建猷君……我要和你取消婚约……当家父劝我和你取消婚约的时候，有几句话说:「为他人谋幸福利便。自己常常不得不受不幸福不利便。但是人若不这样做，而单单谋自己幸福利便，不同情他人的幸福利便，社会的伦理、道德，是不能成立。

人类必陷入悲惨状态……能够牺牲自己的幸福利便，为他人谋幸福利便之人，才是可敬的，高尚之苦！』不过运命使我们不得不失恋而已！建猷君，令表妹也是个不幸的女子。我是个女子。我是知道女子的苦痛的心……设使我们结婚而放弃她，她的苦痛是比我更大，她的年纪比我轻……你将来和她结婚，或不结婚，我是没有权利可说赞成与不赞成！也不忍说赞成或不赞成！

「『若是说赞成，是虚伪，是心非，反感情之话，若是说不赞成，是残忍之人——因为不同情令表妹的烦闷。但是我已经和你取消婚约了。你可以自由判断——你所做的事，我没有不赞成……

我们肉体虽然分离，精神是永久结合的。我们虽然不能得夫妇的成功，可以得柏拉图式恋爱的成功。我爱你的心，是永久不变。你是我灵的，永久的丈夫。我一定不把我的『灵』或『肉体』给你以外的男性——我一定不肯把我的爱情，给你以外的异性——你安心。我对于现在的境遇，没有什么不满足……你对于他人之同情——对于令表妹的同情，就是对我之同情。我看了令尊的信，知道你那样的爱我，甘受那样的攻击，已经感激你的深情——永不能忘去。不敢多求你了——已经心里想要牺牲一切幸福，为你谋幸福——你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了……我所希望你的是，以后你能够成个高尚的人，能做个好事业，能用一种好方法，来做我们两人这样知己，这样亲爱的纪念，永不能灭的纪念。……今日我们这样的「爱情事实」是我们一生中最宝贵、最有价值的一段私人历史，我虽然不才，也要用个方法来保留此「一生中最有价值的历史」。成功与否，虽然不能逆料，我却要尽我的力做……我以后至少要四五年不见你的脸。你不必回信，你的心就是我的心。你的心我很知道的。就是你要回信，也不知道我的住址……到后来……应该见你的时候，我自己自然跑去见你。我必时时暗注意你的状况……』

「他看了，心酸酸，足软软，泪簌簌，呆呆木立着。那女孩子碧玉，皱着眉，很奇异的看着建猷。叫着美玉说:『二姊姊，猷哥哭呢！』美玉看了，走近建猷身旁。牵着他的衣说:『猷哥不要哭姊姊告诉我叫你不要哭呢……』

「他听了更难过。那不知愁的碧玉，又用四个指头，作个圆形，给建猷看说:『姊姊那时也哭的两个眼睛红红这样大呢！」他不忍听，转着身向学校的路上走去。他想起如玉的好品性、模样，好学问……聪明……温柔的言动态度……真是悲痛冲胸，走平地好像登高山。他又想起他有时曾做过对如玉不住的事，给她烦恼，心里很反悔着。『那时应该不要那样做，给她烦恼。』他多想起一个对她不住的事，就多生一种苦痛，越可怜她。其实看他的日记，他所说对如玉不住的事，并不是真对她不住的事。这是他爱她，可怜她，由同情心发生，以为她的烦恼，就是他对她不住之故。

「如玉的父母，只有三个女儿。并没有男孩子。他们本想要在故乡，为如玉择个佳婿，照应他们夫妇较利便，不肯把如玉许给生长南洋的建猷。后来经了建猷和如玉的恳求，才许可他们。那里知道这时又受了这第二回的大打击！他以为先生这时必定实行他数年前的希望，把如玉在他故乡乱去配人！他虽然知道先生是个很文明很慈爱的人，必不至于强迫她的儿女。但是如玉已经和自己离婚了，论理先生是不得不把她配给别人。他数日前是替秀端烦恼，同情秀端。这时却完全把同情秀端的心，都同情如玉去了。他请先生夫妇指示如玉的住址。他们都不肯说，叫他看破！他到先生家不独没有趣味，反生烦恼，所以也不常去了。停一个月后去看，已经不在，邻居的人说是回乡了。

「他是个脑力很好的人，读书的趣味很浓。我想他除起和他意中人的谈话以外，没有胜过读书的趣味。但是自受了这个失恋的大打击，把头子弄昏了！这时他的聪明脑力，好像明镜在黑暗中，已经照没有明白的物体出来。他十分的注神，不能明白书中之意。只是一页又一页，茫茫然过去，随读随忘。把一本有组织有系统的政治原论读了，好像无秩序，不精确之文。他一方把书中之义忘去，却一方把如玉的口、耳、眼……笑容、忧颜、体态，不期然而然浮上脑际来！他自己责斥自己说:『唉！情痴者呵！你这样如何是好！忍耐呢，我的感情！我的理性那里去？这样不能自制！』

他时时唤起他的理性，要镇静他散乱的感情。可是效力很小，他愈读书，心绪愈乱。他没有法子，只有抛书。跑到外面走走就算了……

「他在课堂，先生的口授，他是随听随忘。所以他毕业时的成绩很不好！

「他要回家的时候，那C——省大商埠S——正在举行美术展览会。他顺路参观散愁散愁。忽见里头一个雕刻的女像，叫做『解放后的女子』。那雕刻的女像的容貌，活肖着如玉，他真是失意中得一安慰。他好像再见得他的意中人。在展览会期内，不管风风雨雨也走到「解放后的女子』像前眱眱熟视！

「哀哉！展览会一告终，他的第二爱人——第二如玉——雕刻物『解放后的女子』，不知道什么人买去了！他无异再失去了他的爱人如玉！哀哉！他东奔西走。探问『解放后的女子』的去处。费了三礼拜的精神，始知道给一个大腹贾用金钱买去！」

振成说到这句，一个很好挑趣的人说:

「解放后的女子给一个大腹贾用金钱买去吗？岂有此理！解放后的女子是有觉悟的女子，岂是用金钱所能买的吗？」

又一个少年，也是很喜欢挑趣的，就很流利的答他说:

「难道你不知道那个所谓解放后的女子，是个泥塑的刻雕吗？你不知道是名为解放，其实未解放吗？这样木偶的解放后的女子，现在很多呢！」

那年纪最轻的清泉听了，把挑趣的人瞋眼一看说..

「静静呵！打断人的话！」

振成也瞋着挑趣的人说:

「胡说！在这新旧过渡时代，固然不无少数一知半解，有名无实，只求虚名，不求实际的解放的女人。但是有自觉的，也很多呢！你看我们有须男子中，有自觉者有几人？何况女子教育未发达的今日，是不能把她们斥责的太甚呀！」一半的人听了振成的话，似冷笑，似嘲笑，又似赞喜他，拍着掌，啸啸的声，哈哈的声，呜呜的声……噪杂不已……

其中一个人问振成说:「后来建猷有见过买『解放后的女子』的人没有？」

振成一笑说:

「建猷听见人家说，那个买主把「解放后的女子』当做出品参加新嘉坡马婆展览会呢！」众人听了一齐喝采击掌声笑起来。那个清泉又很诚实的，问着振成说:

「后来建猷在马婆展览会，有看见『解放后的女子』没有？」

振成听了好笑说:

「你问你自己，在新嘉坡马婆展览会里头，有看过『解放后的女子』还是没有就知道。」

清泉把自己的头子一搔，自己笑着自己的蠢愚说

「我知道新加坡的马婆展览会，没有『解放后的女子』！但是他可曾来新嘉坡看过没有？」

振成又笑说:

「有唠！他听了就离开祖国的旅馆，急急归家，以赴马婆展览会，看有『解放后的女子』没有？」

清泉说:「他归家来怎样，你再说一说。』

振成又笑说:「是呵！我又要说到南洋来了——他离了旅馆，一到S码头，见岸上堆积着旅客的行李，满空腾起无数缕缕的轮船的煤烟。那上陆的人、登舟的人，络绎不绝。可是这样拥拥挤挤，杂杂踏踏的热闹中，他自己却觉的冷冷清清，孤孤寂寂，万感猬集，眼中无一物，可以慰藉他的怀思！

「这日不知道是什么官僚，要往别处去，那几个所谓名士，昂昂然聚在一处，要送他，个个都穿着时式的礼服，有的左手接右手，有的背着两手，有的一足直立，一足稍曲，用物理学的作用，安定着身体的重点，有的把礼服展开，好像要夸示他的大胸脯似的，有的从这边跑到那边，踱来踱去……

「一见轮船要起行了，那班所谓名士，就一时静肃起来，不敢动，其时若是一个人，出了咳嗽的声，那一般的人，就一齐视线射向那个人，使他不好意思起来。又若是一个人笑了一声，众人就和他笑着『哈哈……』。这样无关紧要的观察，是建猷在烦恼中，没有慰藉中得个稍慰藉的方法！

「轮船出发后的一天，云静波澄，海天相接，天空好像一个大碗的倒置。一艇舟在这倒置碗下的水平线上，摇来摇去。舷下的碧水，滔滔夺眼，急急滚向后面去。

「不知不觉，夕阳下去了，却又上起了明月来。那大的、小的星球，一颗一颗，依时愈出愈多，来和轮船的煤烟对照。那涛声和机械的转运声相和唱，好像劳倦汗水的宇宙之鼾息呻吟……于寂寞中，又觉得这种呜呜，嘶嘶，嘅嘅，啾啾……的如诉如怨的音响，凄凉沉郁！

「他见月华照满船，天空海阔，四顾茫茫，就生起一种似是而非的凄惋情绪。他对于这种壮美——非优美——自然美——天然美的凄惋，感慨他的处境。初无什么明确的具体意识，是一种不能形容的恍恍忽忽的沉郁。说是苦的，又非苦。说是乐呢，又非乐。好像在戏院中看了悲剧，悲愁而带美的——审美的艺术美感，而忘去实在生活的利害实感，及至经过多少时间，这抽象的心境，渐移到各个具象的心理状态。渐渐联想到家中的父母弟妹……交际的朋友……如玉，秀端，和自己有关系的人，不觉流出泪来！

「建猷正自对景生情，忽来了一个仪采轩豁的青年，爽爽快快，也没有一点拘束客气的态度，在建猷右侧站着数分钟，忽然向建猷说:『好月亮呵！』这个青年用这句话来打破了他们两个的寂寞，于是两个一时很亲密的谈话起来。我这时把建猷的日记和小说做参考，将他们的谈话来说一说——建猷对着那青年人说：

「『——最使人感慨的，就是自然和人生对比——李白的诗说:「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大概也是感慨人生不如自然的伟大！』建猷这句话，很引起那青年人的注意，把建猷的脸上精细一看，好像起初没有详细看过，看了又停一下，又好像要细想建猷是个什么样人物，然后说:『是呵，这样的感慨，在好思索的人——无论古今人——尤其艺术家、诗人，最有这种感慨，那张若虚的诗说:「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不知江月照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也是感慨人生比不上自然的伟大！因为他们看了悠久无穷的日月星球和壮大的山川海洋，其崇高雄伟不灭……胜过眇眇人类所作的人为事业万万。所谓名啦，利啦，得啦，失啦，悲啦，喜啦……若是聪明的人，闭眼一瞑想，就知道人生的活动，都是一个大自愚的——滑稽的、悲剧的、怪剧的、混合乱演的，不安定的杂戏场！这剧场的剧员，都是以空求空，到底归空……』

「这个青年说到这样问题，他的颜容，就不像起初的那样乐天的快活脸庞了！建猷这时，始知道这个青年，不是像刚才自己所想的完全乐天者了！建猷对于人生观，虽然有多少的意见，可是他心里，以为还是暂且自己不要说，居在请问地位来参考，就反问那个青年说:

「『——人都是以空求空，终归于空？照你的意思，人生是没有价值了——那么为什么个个人都想生存呢？我想你也想生存，因为你现在也保持生存……。』

「他这样问，很注意的，等着那青年的回答。那青年微微笑，好像也曾豫期建猷必定有这样的发问，从容说：

「『我说人人都以空求空，终归于空——人生的动作，都是一场自愚滑稽剧……这个理，好多人说过，不是我发明的-——但是我不是说人生没有价值，人生的价值是主观的，不是客观的，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自己若是以为人生有价值，那人生就是有价值了，自己若是以为人生是无价值的，那人生就是无价值了。自己的人生价值，是要个人自己定的，不是他人所能代定的——各个人有各个人的主观的人生观。』

「人生的活动，已经是自愚的……为什么要演此自愚的戏剧？为什么已经知道是自愚，又要自愚呢？』

「『人有时要自愚。若不自愚，反真自愚，有时自愚，反不自愚。」

「建猷听了装做不明白，笑一声说:

「『我不晓你的话是什么意思？』

「这个青年，一时又把带愁的脸庞，变为快活气色，哈哈笑，无客气的把建猷的肩膀一拍说：

「『你真不晓的？我不信——渐渐入了哲理的深远的兴味问题了——你吸烟吗？』

「『不——你呢？』

「『我不吸烟——你也不吸烟吗？——呵——我错了。有自觉的青年，一定不吸那毒物的纸烟——可惜现在我们旁边没有一个吸那毒物的纸烟的人——不然我们一面看他的口中出烟状态，一面谈此无价值的问题——不，不，不是无价值啦，大大有价值。但是醉生梦死的人，是以为没有价值的闲话！哈哈……』

「建猷听了这样机智的谈话，不觉精神爽然，郁气全消说:

「『艰深的问题且别说——我问你，人生要抱乐观，还是抱悲观？』

「『不要太乐观。太乐观，恐怕反成悲观！也不要太悲观，这是自惹烦恼！』

「『我知道了，你是说人生要抱达观，是不是？』

「「是的。但是我所谓达观，是积极的达观，不是消极的达观；是求「善」的达观，不是避「恶」的达观——是和环境奋斗的达观，不是甘为环境的奴隶的达观——但是我所谓奋斗，又不指那妄动的奋斗。』

「『那么你是以人生为有价值，还是无价值？请你用哲理一阐明！』

「『要用哲理证明人生的价值，是不能适用于极端人生观的人。再说一句，对于极端以人生为苦痛的厌世论者，无论你用如何哲理证明人生的价值，也不能救他的烦闷。反之，对于极乐天的人，他已经自认人生为很快乐，就不必对他证明人生的价值了。所以我只能对于理性和感情调和的人谈人生的价值。』

「『你的人生观，怎么样？你能够用个简明的具体的譬喻——不要用抽象的说理——指教我

罢？』

「『人生观，这个大问题，我不敢说，也不能说！但是我的主观的人生观，不过是程度的问题罢了。例如钱臭的人，则以金钱为唯一的人生观！再说一句，无论贤的人，或愚的人，都有各自的人生观，不过一是有意识的，一是无意识的，冲动的，无自觉的人生观罢了……依我想来，世界好比我们所乘这艘船，人们又像我们这群乘客舟中人，我们乘此洪涛万丈，波浪大作，动摇不定的孤舟，航此人生宇宙的大海，站此嘈嚣龌龊的船中——世界——现在我们凭此舟上的栏杆，见此船外的净水——超越人类的外界——何不把此渺小之躯跳越此栏杆，跳越此人间界，而入超人间界，而入大海，而脱出人间范围，免受种种的人间束缚呢？此无他！就是「死之恐怖」和「人生的欲望」罢了！再说一句，欲脱离束缚而到平等，自由，无差别的未知界去，便跃过栏杆，投入大洋，则转瞬化为鬼物！若是因为怕死，而抱生存的欲望，要留此小生命，则不得不受种种束缚的烦恼！此栏杆是防范人们的投入海中死的，是恐怕人的走出界外……。生存的欲望，和死之恐怖，就是人世界的栏杆！而今日社会上的不合理，不完全的制度，就是此栏杆内的束缚刑具！有的借了道德的假面具，为人类谋幸福，实为束缚人类的自由，妨害人类的幸福！人类在此生存栏杆内，不时呻呻吟吟，咒人人咒，都是为着此生存欲望！不然栏杆焉能范围我们！没有生存的欲望，就没有栏杆，没有栏杆，我们可以由自己的自由意志，脱离烦恼的世界！可是人类都有死的恐怖，和生存的本能欲望！我们既有欲望，自然不要怕烦恼！有欲望和死之恐怖，所以要生存！要生存所以要烦恼！人人希望生存，所以人人不得不甘受烦恼！但是烦恼是我们的敌人，不是我们的支配者，我们不要做烦恼之奴隶！我们若是退一步，烦恼必进一步，我们只得不退，站住和他奋斗，有时还可战胜烦恼！……人类就是时时自己创造烦恼来烦恼之动物，我们所自创造的烦恼，是要由我自己打破之！我们不要畏惧我们的所自创造的烦恼！我们要和烦恼奋斗，我们要和妨害大多数人类幸福的烦恼，恶制度奋鬪，才有积极的幸福……我们要『本出世间的精神而为人世间的事业』。本出世间的精神，则免受世间的烦恼束缚！为人世间的事业，则可以改良恶制度，谋自己和他人的幸福！满足生存的欲望！』

「『那么你的哲学，就是奋斗的哲学了，像我这样意志薄弱的人，可以做的到吗？」

「『你不要轻视自己呢！你要知道自己不以伟大自期，自己不能作伟大事业呢！以伟大自期，

不是骄傲的，你要知道，我们虽是地球的小小动物，然而我们可以把宇宙拉入脑里想一想呢！这不是人的伟大的一个大好的明证吗？这不是人比宇宙更大吗？不是很奇怪吗？我们的身子比地球小，地球又比宇宙小，宇宙是绝大的怪物！然而我们的头脑，可以包含宇宙！我们的身子比地球小，而身子的一部份的头脑，反比宇宙大！宇宙为大怪物！我们的脑力更为怪物！我一定不要把此神秘的、宝贵的、有用的头脑弄坏，滥用之，要利用之来利人利己呢！』」

振成说到这里，其中一个说:

「振成！你是不是要说恋爱的事？为什么把无关紧要的事来混说？到底如玉秀端和建猷的结果怎样？」

振成说：

「哈哈！俗物！我知道你一定看这样人生观的大问题为无关紧要！你说无关紧要，就当做无关紧要罢！我不说了——随便把恋爱的话结束罢——我也说乏了……

「那青年和建猷，后来互相问答了很多问题，建猷曾把失恋的事，说给那个人听。那个人也是个失恋的人，他也把曾受失恋的烦闷，说给建猷听，他的未婚妻，三年前死去！他的悲剧，是比建猷更悲！但是他不因悲剧的打击，而自暴自弃。建猷的日记，写着那青年的事，很详细，他们竟成了知己的朋友！那青年名叫竹青。建猷日记中，记着竹青的事，其中有几句说：「……竹青不因为悲剧的打击，自暴自弃……他觅得一条艺术的路。安慰他的不幸……他立志自己修养成个艺术家，他要用艺术安慰今日烦闷的青年们……他学绘画、学诗，又学小说……他日夜把中外诗歌……拿来读！他读多多，他多多读！中国的李杜……的诗，德国哥德……的诗，法国嚣俄……的诗-美国朗悲罗……的诗……。读他的诗可以安慰烦闷者，他的诗可以洗濯精神的污秽！他的诗可以把行邪路的人导向正路！他的诗可以光照黑暗！他的诗可以鼓舞志馁者！他的诗是无声的琴！他的诗是爱的精神！他的诗是和平的音！他的诗是为人生的艺术的诗！又不是浅薄的，庸俗均利的为人生艺术——是理想的，永远的，真善美融化的，为人生而艺术的艺术——认艺术有独立性，而又能为人生的艺术……他不独成个好诗人，他并且是个天才的画家！他的诗好像有声的画！他的画又像无言的诗！他的诗不独可用时间的声调朗诵，又好像能够看着空间的形色美景！他的画看了好像可以朗读的诗歌！他用了血泪，精神……画着他可怜，可惜，可爱的，已死的未婚妻的像……他做一本恋爱小说，用第三人称的写法，写着他和他的未婚妻的事……那小说中，各页都有他自画的插画。

「『全书中有二三百张的插画！他现在会作小说，诗歌，又会绘画！他成功了！当他未成功的时候，很怀疑自己的计划是空想！他用着第三者的口吻，做一首诗题叫「空想」说:

他正在空想，他正在空想；

他空想要做个不朽的艺术家。

他正在空想，他正在空想；

他空想要创作艺术品，

来安慰不幸的人们。

他正在空想，他正在空想；

他空想要做个诗人，

来赞美他的已死的未婚妻。

他正在空想，他正在空想；

他空想要做个小说家，

把他和她恋爱的事实，

做篇恋爱小说。

他正在空想，他正在空想

他空想要做画家，画他已死的未婚妻的肖像。

他正在空忆，他真真大空想；

他说要做艺术家，来安慰不幸的人们。

他说要做诗人，来赞美他已死的未婚妻，

他说要做画家，画他已死未婚妻的像，

他说要做小说家，把他和她的恋爱的事实来做篇小说。

他不是很空想吗？

他一个人也要做诗人，

他一个人也要做小说家，

他一个人也要做画家。

他说他的头子乱了，

他说他的头子乱了，

他知道他的计划是没有实现的一日！

他知道他的愿望是没有成功的可能性！

他知道他所怀的是「空想」；

不是「理想」！

「『但是现在，他的空想，已经成为事实了，他从前说是空想，其实是有成事实可能性的理想……』

「我们看建猷的日记，可以知道竹青的性格了，可以知道竹青是个能奋斗，不受命运所支配的人了……建猷受了竹青的感化，也不作无益的烦闷，也自己向艺术的路跑去，要做艺术家……他到马婆展览会，虽然没有看到『解放后的女子』的雕刻品，他却不烦闷。他也效竹青的法子，画个如玉的肖像，做一本和如玉恋爱的小说，来做纪念，他忆起如玉信里曾说:『……我所希望你的是以后你能够成个更高尚的人……用一种好方法，来做我们两人知己的亲爱的永远纪念……』。他想起如玉这句话，愈刻苦，愈奋勇的致力他意中人所希望的事……

「他所画的如玉的像的轮廓，是像『解放后的女子』雕刻品。那姿势是两手扱着衣，左足踏

地，右足尖端触着阶上，好像要行未行的状态，又像西洋女子的舞蹈！他有时看到入神，恍忽那纤腰瘦项的如玉，翩翩在他面前作霓裳舞！他看了觉得浑身飘飘然，好像自己和她在旋转。」

振成说到这里，饮了一口凉水说:「建猷的失恋的事，我说完了！」

清泉问着:「后来如玉怎么样？秀端怎么样？」

振成说:「如玉的现状还不知道怎么样。大概猷犹正在努力创作他们的纪念品！秀端正在拼命求她的学问！」

「建猷对秀端的爱情怎么样？」

「建猷依旧用爱表妹的爱，爱秀端。」

「建猷将来要和如玉结婚呢？还是和秀端结婚呢？」

振成听了，也不回答，走到黑板，用粉笔画着一个人，左手按天秤，右手拿大刀，笑笑指着黑板说:「请你们做这个人。」

众人不解其意，振成说:「这个法学者，就是你们，这个天秤，是叫你们用公平的心做标准，这个大刀，是判断——请你们，用公平的心，判断判断，到底建猷应该和那一个结婚？」

众人听了，哈哈笑，有的说要和秀端，有的说要和如玉，振成都说不可。其中一个说:

「最好的，是建猷等她们中一个先嫁了，然后和未嫁的结婚！」

振成微笑说:「说的好公平啊！我告诉建猷这样做就是了。」

又一个说:「但是她们两个，没有一个先嫁人家去，要怎样呢？」

振成说:「她们若是两个都不先嫁人家去，那我就告诉建猷永远不要娶老婆——若是建猷听我话，这样做，那他们的柏拉图式恋爱就成立！那浪漫主义的小说家，就有传奇小说的材料可写！」

参观爱同学校演剧筹款记郭乐仙

（附说通德夜校助演「村愚笑柄」的剧情）

九月之十六十七两晚，为爱同学校假座新舞台演剧筹款的时期，我老早购得十元的剧票，要到那台前参观一下。我生平不爱看戏的，然对于这种演剧筹款的剧，我却甚爱看的。因为筹款的剧，都是学界诸君的精神造作，配演文明，改良风俗，大有裨益于我们的，而且售票的钱，又是充作学校的经费，做一种公益的事业，稍为开通的人，那一个不喜欢去看呢？第一晚南庐学友会诸君助演，剧目系「侠情」，我因公事牵连，不克往观。第二晚为爱同学校和通德夜校诸君合演，我始邀二三朋友前往观焉。进座时，钟鸣十下，头场爱同学校演「新芦花」的剧，已演罄，次场由通德夜校继演「村愚笑柄」的剧，现在我把眼看「村愚笑柄」的剧情略说如下：村夫某甲，久慕上海胜景，思欲往游，因商其妻，妻许之焉，临行之前一夕，妻嘱甲到上海乘便买一木梳，即指天上之月谓甲曰，形似此也，君其记之，斯时月缺其半，正似梳形，及甲抵上海，月已蟾圆矣，甲因向上海店购妇人应用之物，指如天上月形，店主售之与镜，甲持归与其妻，妻窥镜中妇影，泫然曰，负心郎，妾待汝何薄，岂料汝到上海，舍妾迎人，另娶一妻回来，妾心难堪。甲闻言，心异之，搅镜自照，亦见镜中男影，发怒曰，原来我去上海之后，你放胆在这里私通一奸夫，如今我回来了，你并不生怕，反要骂我负心，我决不肯放你干休。因此夫妻猜疑，闹个不休。后幸邻居某女士，闻声趋至，将甲夫妻劝戒，且为释镜所以照人面的理由，镜中之人，即我影也。甲夫妻遂悟，疑始解，夫妻和好如前。结局。于此可见山陬僻处之愚夫愚妇，风气闭塞，坐井观天，向不识镜何作用，设无某女士好事代为劝释，则甲之夫妻不知闹到如何结局矣。演毕，闭幕，钟鸣十二下，我返店，体甚热，未便睡，故就案头灯下眦笔以记之。

（载**一九二二年九月廿二日「新国民日报」**

自然美与人工美（载**1922年10月19-20日《新国民杂志》**）

林独步

山水、风月、花木……的景色，不得人工自成的自然界的美，叫做自然美；用人力创作的艺术美，叫做人工美。

自然的风景，不是处处美的；其中如嫖客往来的花街柳巷，和污秽龌龊之区，不能说是“美的自然”。却把此“非美的自然”变为美的东西，则不得不赖人工艺术。

“非美的自然”的龌龊污秽之处，固然不是美的自然；可是用人工描成一幅绘画，那就成了一幅“人工美”的美术品。虽然宝贵看之很不快感，但是画成纸上的绘画，却很有美感。所以人工美可以补足自然美的缺憾。

人工美还会把自然的不美之点除去，择其美点，或于自然的景色上，加以人工的取舍增减配景，描写之、图绘之，成为人工美的佳景。好比一间很平凡的屋子，是人们不甚注意的没有趣味的“自然”；但是经一个艺术家把此屋子画到田舍去，旁边配以月色、白云、梅花、清溪……种种人工，那岂不是一幅幽妙诗趣的好图画？杜小山的诗说：“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是证明配景的妙用。但是自然的配景，是不能一定完全的；有窗前月，未必就有梅花。没有梅花我们可以人工配置之。所以自然美，是要赖人工来点缀之。因为人工美有增减之利便，又会把实景变为图画。……

康德在美术论中说：“美术家的创作物，要像自然所生，始能成为美。天然物，要生到好像人为的艺术，始为美。”这说的很有道理。好此一幅海景，画的很像自然，那画图自然是很美的艺术品，又海滨一个长大的巨石的自然物，生的好像人工创作之大剑。那真是好个自然的美了。此可证明人工美，和自然美之密切关系；人工模做自然，自然好像人工，真者假之，假者真之，反成美观真是奇妙！

画家只能画色，不能写声，只能画静的状态，不能写动的，连续的，时间事物，或事物的无形活动。要补画图所不能尽的事物，就是要用文字之艺术——美文——文艺家、诗人的文词来表现之。好比图画的山，虽然有色；可是图画的水，是无声，其时若得了文字的艺术家，用美文的文艺说：“流水潺潺”，就成了有声之水了。又画中的虫鸟是无声，若用“虫声唧唧”，“嘤嘤鸟鸣”，就有声了。其他如画中所不能尽的“风雨潇潇”“花香扑鼻”……亦是这个理。

艺术家所形容的情景，虽然是不及自然景色的真切、直接，可是有时形容得有自然以上的美！所以“自然的美”和“人工的美”互相辅助，成为完全的“人生美”，给人们无限的，精神的，高尚情感、美感、安慰、幸福！

自然的美，不是只生在一处；近在眼前，虽可以赏玩；远在千里，是不容易看见的。幸有人工的美，把远在千里的自然美，或用图画、或用文字描写，为艺术品，拿到眼前，给人看，好像近在眼前，把绿竹、红桃、梅花、柳叶、都会一时现在眼前，如临其景。

人在南洋，藉人工的美，可以看瑞士的风景画；桌上可以读记述瑞士风景的书，把山上的皑皑的白雪，湖上的船，溪间的铁桥，汽车，静幽的旅馆，游客的舞蹈，青草上的牛羊，在眼前朝夕随意玩赏、享乐，都是“自然美”和“人工美”相成的妙用！

**《南洋评论》出版宣言（****1922年11月9日《新国民日报》本坡新闻版）**

南洋有广义、狭义的分别，广义的南洋，缅甸、暹罗、婆罗洲、爪哇、苏门答腊都包括在内。本所指的南洋，乃广义的南洋。故凡在南洋生活的人们，都得读本，亦得尽买本。

世界上没有不变的真理，世界上没有不变的现象，社会的实质变了，无论任何真理，任何现象，都不能不有改变的倾向。本之出，就是担任指导这倾向的工作。

人类的历史，本来是进化的历史。生命力的伸张，本来是离心的（即向上的）伸张。在南洋栖息的人们，过的不过是物质生活，并且还有一大部分不能得到满足。至于精神生活，从来不曾梦到。因此在本的工作上，须有两项研究。

一、 什么是精神生活，怎样创造精神生活？

二、 怎样去普及物质生活，及保持全人类物质生活的寿命？

我们为着要从事上列两项工作，故对于教育、艺术、及各种科学问题，都不能不加以详确的、热烈的讨论和批评。——只要力之所能做得到的。

虽然，是非善恶，是没有标准的。但在一定假定的时间、空间内、都有一个标准，也不能不有一个标准。南洋社会的是非善恶，没有标准，已到极点了。我们要从当中建设一个标准来，必有一部分人和我们持反对论的。但我们决不因其反对，而放弃我们的主张。

看啊！西欧的“光明运动”，东亚的“文艺革新”。在文化幼稚——或竟无有的南洋，还不急起图之，在人类进化路上，也可能得到并驾驰驱的那一天么？

好朋友！现在的社会，好似一道危桥。我们现在的生活，正建设在这危桥之上。西岸火起了，洪水横流了，不能回去了；东岸风和日暖，山清水秀，还不快来！来来来，同它唱个离别歌！

中华女学校演剧筹款纪盛

第一晚——畸零人、燃犀照

本月十八号晚，为中华女学校演剧筹款之首夕，剧场假座余东旋街新舞台，八时开会，首由曾几生君登台宣布理由，次鲁士毅君演说，次中华女学校校长阮翘女士及学生致谢来宾与职员，次陈万安君代表南庐学友会致谢来宾，既毕，开演「崎零人」及「燃犀照」等新剧，兹将剧情录下。

〔畸零人〕——第一幕「求学」，余国栋素勤学笃行，在英某大学时，即与女士吴璧珍订白首之盟。第二幕「归国」，毕业后余与女士皆回国，余母病笃时，璧珍偕其父往探之，余母嘉其淑慧并为其子面订婚约，女亦笑许之。第三幕「怨耦」，未几，余母逝，女父涎某富室家财，竟背前约私以女许其子，女虽受新教育，然性孝，不得已屈志从之。第四幕「恶耗」，不料富室子沉溺烟赌，又目不识丁，蠢蠢然终日昏卧烟城花巷中，且常外宿不归，女愤竟服毒自尽。第五幕「矢志」。国栋闻此恶耗，几不欲生，奔往墓次痛哭，本拟自杀继之，为友劝阻，乃矢志不娶，专心研究电学，藉以福国利民。第六幕「助学」，数年后国栋于电学上大加研究，得新发明，获奖金百万，出其半以其母之名为倡设大学基本金，以造就青年。其余半数，则另立一高等女子师范，而以璧珍名之，藉为纪念。而此「畸零人」余国栋至此虽不虚生，然生趣已无。终以自杀为脱此人生苦海最后之解决矣。

〔燃犀照〕——贾仁骏，中学毕业生也。幼丧父，一母一妹，薄有遗产，母溺爱，略带纨袴气，偕妹留学法国。一年后，兄妹归，只习时髦，毫无实学，母年古稀，犹迫女入校，乡人慕之，延演讲爱国文明自由男女平权，社交公开，信口雌黄，适妻往告归宁，仁骏以其女子不得入公众会场，有失女德，扫尽体面挥拳殴之，妻羞归，哭诉诸父母，因以其提倡男女社交颇力，曾与女友时游公园，于是定计将妻妹扮男装，偕其妻携手游公园，故使遇之，仁骏一见怒甚，逐妻入岳家，责其岳教女无方，其岳令其妻妹出见，仁骏方知错认，哑口无言，其岳乃大加训斥，将其只习时髦，不求实际之谬误逐一纠正之。仁骏乃翻然悔悟。然最奇者，事真无独有偶，其妹在法与留学生甄清禅者，行自由恋爱，及归国，仁骏奉母命往探妹，到妹家，彼一对留学生夫妻正大闹反目时，先是其妹误认种种自由与仁骏初时相同也，结婚后，家中事无论洗一碗一箸，及拂桌扫地之小事，亦必实行通力合作主义，无如仅知华装美食之研究而已，凡经济上问题，则独责之于夫，稍不如意，则破碗擂桌之声，时达户外。且日以自由离婚回家，作口头禅。清禅不堪其扰，然实亦无如之何也。仁骏适来察知之，因将己之已悔悟者觉其妹，而一对男女方得越出时习之外，而入于正轨之中云。剧凡分六大幕。第一幕「荣归」，第二幕「斥妻」，第三幕「乔装」，第四幕「园遇」，第五幕「悔悟」，第六幕「觉妹」。

第二晚——模范女子

次晚（十九）八时开幕，诸剧员化装齐立台上，向来宾行一鞠躬礼，并唱歌一首，毕，开演一

「模范女子」新剧，其剧情如下：

〔模范女子〕第一幕「谈判留学」，华卓民是一个大富翁，他在前清的时候，曾经做过几年知县官，所以常常带些官僚习气，并且很顽固很迷信。他的妻黄氏，生了一子二女，子名君豪，年十七岁，毕业于中学校。卓民因为只有一子，非常的宝贵，所以到了中学毕业，就不给他再进学校，叫他在家里管理家产。君豪读了几年书，很知道世事，要想法升学，但是他的父亲不肯，君豪又不敢违背堂上的命令，所以没有法子，只好不出声。大女名帼英，年十九岁，少女名帼豪，年十五岁。帼英天资非常聪明，容貌也非常秀丽，她读书又很用功，所以进步很快，她的师长同学，都很看重她。虽是富家儿女，但是一些也不拿富贵来骄傲人家，并且她对待亲戚，不论穷富贵贱，一律平等，就是女仆丫头，也看得好像姐妹一样。她是毕业于国立高等女子师范的，但是她不愿意做先生，还要出洋留学，她常常慕美国教育的新，恨本国教育不振，所以一心要想到美国去研究教育，考察他国文化，学习他国教授的法子。帼英就和她父母商量，她父亲生得顽固，又是爱惜金钱，那里肯给她去外国留学呢？所以商量了好久，还是不成功。第二幕「筹备学费」，帼英见父亲不肯，她很烦恼，幸亏她母亲比她父亲开通一点，但是要做她父亲的主拿钱给她留学，也是不能够的，后来，就拿母女两人的首饰，和贵重的东西，兑换了金钱，做她的留学费。又有朋友钱权帮助她川资，那就留美的目的可以达到了。卓民见他女儿留学志向的坚定，并且不要他自己拿出钱来，那也就不禁止她的志向，随她自己做主。帼英就买了船票，别了父母弟妹亲戚朋友，趁那美国的邮船，乘风破浪的向前去了。第三幕「改良家庭」，她到了美国，专门考察教育，学习教授法，研究社会心理，普通心理，儿童心理，到觉得很有心得，她就著了一本书，名叫「新学潮」，寄到本国给国内教育家取法，并且时时写信到家里，劝她父亲不要这样顽固，叫他的弟妹用功求学，切不可因为家境富贵就贪快乐，荒了自己的学问。卓民看了女儿这封信，忽然就觉悟起来，仍旧叫君豪去读书，从此以后对于学校筹款，和慈善事业没有不乐助的。第四幕「归国办学」，帼英在美国不到四年，就得了文学博士的学位，那时候中外各报都赞羡她，文人学士都佩服她，她回国以后，钱权就请她到爱国女校去做校长。这个学校里，分高等师范本科师范高小科国民科幼稚园，规模很大，自从帼英接办之后，把这学校整顿得非常完备，进步很快，人人都信仰她的能力，她从此就做了教育界的明星。第五幕，「设进德会」。帼英看见中国社会的风俗很不好，那般青年的妇女都在家里，一些事情也不做，什么国家大事啦，社会情形啦，一些也不知道，只晓得吃得好、着得好，有客来，那就打扑克咧，斗麻将咧，拿宝贵的光阴，做这种无益的事情。帼英于是想到一个改良的法子，招集许多同志，组织一个女界进德会。那个会里有演讲团、倶乐部、体育会，给那般青年妇女，享些精神的快乐。有一天星期六，帼英同他父亲去参观爱国女校和女界进德会，参观以后，卓民非常满意，就捐给爱国女校五万元，又代他夫人捐给进德会五万元，帼英有了这些财力，于是她的事业，越发能够扩张了。第六幕「游新世界」。卓民正在那面捐得起紧，忽然来了一个朋友，名叫张鸿福，招他同到新世界去玩耍，卓民因为朋友的面情不能够推却，那就同他走出学校去游新世界。那新世界，都是表演笑剧的一类，后来卓民就和鸿福说道，那种事情虽可以引起人家的乐观，但是对于科学方面、道德方面，没有什么好，况且下流社会的人很多，什么拆白党啦，骗子啦都趁了这个地方来过日子。所以这种地方，无论男女，通通不去为妙。我希望社会上的热心诸公，快快组织几个俱乐部，间接替国家谋些幸福才好呢！

（载**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廿日「新国民日报」**）

男女教员不可合同演剧吗？董方域

阅廿三日新国民报研究栏林鉴清君「对于男女教员合同演剧之我见」一文，其忧心于教育的热情，殊令人钦服。惟立论点建筑在未确切的上面，故所得的结论也失真实。兹将林君错点举说于后，尚望阅者及原作者的更正，但文字间希不失研究的态度，而为事实与学理的讨论为盼，否则非我所敢闻命了。

第一错点，是林君将新剧亦看作有似旧剧诲盗诲淫之曲了。因此所以有「吾女与男生同校，研究学术，可也。增益智识，可也」的话出来，却不知新剧，正是文学的艺术。欧美文学家，鲜有不通戏剧的。而各演剧家，亦未尝非文学的创造者。设各男女教员与男女学生都能向此方努力，岂但增益智识吗？而学术界亦必更放一光明了！

第二错点，我在未说之先，可讲一段笑话以娱阅者。「在专制时代，有一位县堂大老爷做寿。于是即拉戏子的差（不给钱的），要他们做堂戏。那些戏子委实不愿意，但是又无奈县堂大老爷的威风何——只有没精打采的敷衍做下去。那位县堂大老爷看他们做得不切实，于是大发雷霆，击起升堂鼓，预备请戏子们吃冬笋。在那差人们将戏子抓来时，他们还是穿着做戏的衣服，立在大堂上面不动。那位县堂老爷于是更加大怒，即将案上的戒方一拍。骂道，混账忘八蛋，见着本县还不跪下吗？内中有一个着太守制服的戏子应道，你这一个小小的知县，见着堂堂的太守，还不下位来恭迓吗？那知县又斥说道，你是假的！戏子也就回说，大老爷既知道是假的，又何必『认真』呢？」

林君的「设一旦合同演剧，饰夫妇之情，扮出贞淫之态，则大不可也」几句说话，虽不像县堂大老爷忘却是假的一样，然而那「认真」的热度，正高出于彼。我知在此，林君及阅者或将说真假虽一，其目的各有不同，林君是在礼教方面立论的。果是，我随依礼教方面讨论下去。林君是不以腐败自居的。即我以林君的言行（既送己女入校读书，复提倡男女合校）观察，也不敢视林君为「阃言不出诸外」，「男女授受不亲」的那样腐败礼教者。所以我想林君对男教员演剧，当是不反对的。对女教员演剧也是不反对的。所反对的或竟男女教员合演一小部分是了。要知男女教员既可各自合其同性演剧，又何得不合呢？我们岂可能因性的不同，以一种特别眼光照顾女子，将伊们摈在人以外，而充满着性交神秘的观念于脑海中吗？林君第二错点，即在此处。再，男装女，女装男演剧的事，在世界上文明国中，除掉我们故步自封的贵国了，则将找不出第二个来——因男装女，女装男，既失其个中真相，又有侮辱人格之嫌。故各国不敢稍乱，而吾人反斥其不应男女合演，若被识华字外人看了，彼将捧腹笑个不止！我于此，更望侨胞发表言论时，务须慎重出之。

第三错点，即因闽粤人之头脑尚未开明，若以合演事相提倡，恐难得女生父母的同情，有影响于教育的前途。我们要知教育是负指导责任的，是促进文化的，是移转不良的社会而为良善的。若是不能转移社会，而倒去逢迎社会，那种教育当不足言了。我意果如林君所言，闽粤人头脑不明（我来星不久，不大知道），正宜以此种男女化装演讲去医治，引他们到人的路上走，显出教育无上的威力来！

我对林君文中要说的话，算只此了。不过我尚有难已于言者，就是对林君所说的演剧之某女士，尚望鼓起勇气，向前进去。所谓「行高于人，众必非之」。在这打冲锋的时候，是左顾右照不得的哩。

（载**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廿八日「新国民杂志」**）

研究中之研究许柏轩

阅星期六日新国民日报「研究」栏中，有「对于男女教员合同演剧之我见」一节。投稿者，为林君鉴清。总览其中语意，可谓慎之又慎。然度其情则未必如是，揆其理亦异想天开。在不佞愚见，万万不敢赞成。因不佞之眼界未立限量，所以不明其中管豹。夫演剧场中，无论谁处谁地，台之上下，岂仅一二之人乎。而能任其传情授意，种暧昧之根，萌钟恋之念，使无此舟，便难登岸耶。俗所谓真金不怕炼，树固岂惧风，人心若苟，虽深闺亦能导约。立质无欺，即并席有何嫌疑。昔木兰从军，淫行岂有。而玉环伴帝，赐浴胡为。我人作事，苦不从正大光明上着想，偏期执孤形只影中仅行，殊不解也。先哲有言，杀贼莫若恤贼，防奸未能断奸，此至语也。当今男女社交正开放时代，君竟颁此等高论，我不禁为社交上前途哀。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廿九日「新国民杂志」**）

胡鉴民《观中华女学校演剧》，1922

昨晚中华女学校所做的新剧，表演得十分美满：庄严，活泼，自由，娴稚，可歌，可舞，显示出无限的美和爱；真可算得是有益身心，有益社会的新剧了！

剧本是该校教职阮邵两女士合编的，颇含有改良旧社会的美意。剧中人「帼英」「君豪」的痛斥「和尚」是破除迷信；剧中人「卓民」受他女儿的感化，是振顽立儒；「倾英」的不避艰难，立志向学，是女青年的模范；「帼英」弟妹的入学是新家庭的气象；「幢英」之母，助女求学，劝导其夫，是贤母良妻；「帼英」的办女校进德会，和伊父亲的慨捐巨款，是社会的新气象；他如「叫化子」「新世界」等，也都惟妙惟肖，表演得十二分爽快，青年学生的活泼的天真，都流露出来了。

从前中华女学校本来是没有人知道的，直到今年春间开马婆展览会的时候，该校竟有很优越的成绩陈示于侨胞，真叫人叹服该校的可惊的进步不止这次演剧筹款，又有这样好的成绩，博得那见义勇为的热心家，挥金助学「三百！四百！……」的声浪，和鼓掌的声音混和起来，这是怎样的一件可欣可喜的盛事啊！

我看了这次学生新剧以后，知道我殷实侨胞，都是轻财好义的，不是吝啬鄙陋的；我又知道

南洋教育是很有进步很有希望的。我还期望该校永为侨界教育之花，期望侨胞努力向正当的道路进进进……」

（载**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廿日「新国民日报」**）

星洲的新剧家楚狂

近来星洲的新剧家，实在很多。大概演过一次白话剧的，便可消受这个新剧家的头衔。资格如何，却亦不管，只会说两句半白话就算合格了。

我记得有一次，参观某处的白话剧，觉得他们所演的，毫无新剧的意味。最奇的，有一个剧员，拿了一把刀，向空装撬门的手势，演出新剧中的旧剧来。座客没有一个不笑刺肚皮。但是这种错误，却不干剧员的事，须知剧员是被动的，皆因所谓剧务主任者，缺乏新剧的常识。

旧剧与新剧的分别，不过在「虚」「实」两个字而已。如果不然，新剧场上，如家底景，奚必陈设种种傢私器具。花园景，奚必摆列各色花卉。何不照旧剧式，由演员口中说出，省却许多手续。

简单的说一句，若真想做一个完全的新剧家。非先研究旧剧不可，因为新剧是要改革旧剧的不良处，设于旧剧一道，绝无所得，请问要从何处去改革呢？

至于编剧一节，也极须注意，万不能仗着一部小说或传记，以作资料。一、当考察地方上的风俗与习惯；二、以剧员的学识深浅，而定剧情；三、于法律上的关系。

上列三个问题，尤以第二条为最重要，倘剧员的资格稍低，叫他形容博士的态度，就不伦了。如旧剧黛玉葬花一出，现世除梅兰芳以外，能够演得维妙维肖的很少。

（载**一九二三年一月六曰「新国民杂志」**）

答林子融君林鉴清

子融君，对于鄙人以男女合同演剧，影响未安之处，设法解释，具见苦心，可佩可佩。惟鄙人所研究者，乃此次男女教员演剧之影响。男女教员合演，是已现之事实，是因。学生家属之不允男女同校，是未来之事实，是果。男女学生合演夫妇之情，是千百种疑虑中之一种疑虑。鄙人有此一种疑虑，君云，切要防此勿犯，他人之千百种疑虑，君亦将云，切要防之勿犯。则君所主张之男女社交公开，亦太不彻底矣。且君之所言，能否订为剧律，保将来行者必不敢犯乎。抑千百学生家属之千百种疑虑，即因君一言之保障，而遂焕然冰释乎。君又可一一探而解释之乎，既不能探而解释，则男女同校一层，其必生阻碍也，明矣。在君，未尝不以为此非男女教员合演之咎，咎在学生家属之不开通耳。然正唯其不开通，故不可以过高之调，致启其反感。必得以稳健之方法，徐引起其信仰。教员对质鲁学生之施教，必特别注意引起其兴味是也。且教员诸君，亦夫必彻底开通，试观西人每届令节，必有跳舞大会，男女欢聚，兴会淋漓，初无忸怩之色。今元旦已到，无妨开一跳舞会，请前演剧口操湘音之某女士，及其他之女教员，与男教货参合跳舞，以验诸君开通之程度。不然，则男女教员合同演剧，当计及影响之不佳，觉其初稍欠斟酌，而不当怪学生家属之不开通矣。明明一件好事，每因措置不安详，而生阻滞，男女同校，不犹是乎。庆升平戏班，男女合演，吾不虑之，以优人之身分，不至影响及于教育。若教员，则影响教育之前途甚巨，吾故期期以为不可耳。

（载**一九二三年一月八日「新国民杂志」**

答董方域君林鉴清

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新国民报，载董方域君「男女教员不可合同演剧吗」一文，批评我「对于男女教员合同演剧之我见」，痛下针砭，曷胜欣幸。惟董君所批评各点，都有讨论的余地，今特分别写在后面。

第一，董君的大意说，我把新剧看做旧剧诲盗诲淫之曲，所以只把学校当作研究学术之地，却不知新剧正是文学的艺术。又说，男女教员，男女学生，都能向此方努力，则学术界必放光明，云云。细释董君之意，旧剧是诲盗诲淫。我看旧剧乃古昔社会教育之一种，为传奇、戏曲、院本杂剧等，或庄严，或滑稽，皆有寓意，皆是文章。其价值初不逊于新剧。不过时代不同，材料与意境，有新旧之别耳。至诲盗诲淫，则非剧之过，乃观者心理不得其正，自讳之也。例如「尼姑私婚」一剧，似乎诲淫，其实独身制度，不适于普通人类之性欲，故不得不出以自由恋爱的结婚。乃此剧之神髓，何尝诲淫呢。苟心理不正，即观新剧之自由恋爱，文明结婚等，也未始不动邪念。足见剧之诲不诲，不在剧之新不新，而在观者心理正不正。而且演剧的这回事，究竟是一种游艺，不能放在学校里当作一项功课。前在友人处阅港报，见载有某省教育厅，通令禁止学生演剧，谓费时预习，有荒学业。此种官样文章，本不能当作金科玉律，然而从经验得来的规画，也不可抹煞。苟如董君之言，男女教员，男女学生，都向此方努力，那么，就可名新剧学校了。本不可以辞害意，但照董君所说，顶少也应当将新剧当作一项功课，列入表中，照表练习，才合。不然，就不算努力了。前似闻南通有艺伶学校之设，不知确否，彼铸造伶人可，若使所有学校，男女教员，男女学生都向此方努力，可乎不可。且吾侨教育，只重外观，不重实际，这种病症，已入骨肓。不知当用何法起死回生。今益以董君鼓吹男女教员学生，都向新剧努力，则吾侨教育的末日，就算到了，呜呼。

第二，我在未说先，也可以讲一段笑话，以娱阅者。「在某地方有演剧酬神的事，一日，所演是『岳飞升天』一剧，正演得有精彩之际，忽然有一『屠户』，手执杀猪刀，跳上台去，将饰秦桧的刺死。官执而问之，则答曰，杀的是奸臣秦桧，不知道是什么戏子。」论到认真，总算没有比这人更认真的。我们虽不可像此人这样认真，也不可当作一种「把戏」。演者能设身处地的做，观者能设身处地的想，才可见点功效，合乎社会教育的本旨。董君主张不可认真，然则，就是「把戏」了。（玩把戏的常说，「把戏把戏，玩的是假的」。演剧不认真，则与玩把戏何异。观剧不认真，则与观把戏何异。）董君喜欢看这把戏，男女教员，也喜欢玩这把戏，而吾侨女子，则不敢与男子合同演这把戏，给观者开心。吾非偏在将受淘汰的礼教方面立论，父母对于子女，若觉在此事上未安，亦不敢绝端放任。这正是保护女子，也是世界上凡为父母的普通的心理。董君说我以一特别的眼光照顾女子，将伊们摈在人以外，充满性交神秘之观念发于脑中，云云。这都是神经过敏之谈，也是一种「客观」的研究。男女合同演剧，就是人，不合同演剧，就在人以外。这那里来的道理。父母对女子的保护，比较一个无关系的旁人，不顾事实的研究，总要稳健一点。中国被外人笑的事很多，最大的就是，笑中国人不知耻，记得袁皇帝时代，丁义华着论一篇，登于京沪各报，标题，曰「中国人竟不知廉耻吗」，若因要求教员先生们，体恤社会的心理，暂勿男女合演新剧，以免防碍男女同校之新企图，这种言论，恐怕外人未必笑个不止。

第三，董君对于教育的理论，本是不错，方法就不大妥。要知吾侨教育之弱点，就在徒讲外观。今以男女教员合演新剧去提倡，正落在弱点里面去了。虽有一小部开心的人喜欢，而大多数人，心则非之，然亦不便干涉。只好如同董君以客观研究的心处耳。若是到了要女生与男生同演时候，则事属切己，恐怕起而反对的人，就很多了。吾侨头脑，只有这样开明，社会程度，只有如此进步，以我此次观男女教员合演的感想，就是一个证实。若不顾社会的心理，硬用此法去医治，滥使威力，将见治丝益棼而已。譬如有一多年之病夫，要他同健全的人竞走，必得慢慢养其精力，护其体躯，然后可达健全的地步，而能与健全者竞走了。吾人对于社会的改革，不当如此渐进吗？

我对董君的答复，已经写在上面，还有几句尾声，不能不写出来。前日有友人，阅看董君的文章，到抚慰演剧的某女士一段，不禁鼓掌曰：「此人必宅心口口。」余亦笑曰：爱护女子，是男子的天职。（其实我并未攻击某女士本人什么，也用不着抚慰。）你看他前段，甚么「引她到人的路上走」哪，甚么「显出教育无上的威权」哪，就觉得董君写到此时，热血沸腾，难怪他鼓励此女士打冲锋啊。但我愿有心改革的诸君，切勿抱着书生之见，只讲理论，不讲事实，就好。

（载**一九二三年一月十日「新国民杂志」**）

告研究者林鉴清

余「对于男女教员合同演剧之我见」登出后，引起多人的批评，做我知识界的良友，私衷欣幸莫名。却是诸君多未在我立论的本意上研究。所以不得不将我前文的本意，重新简约的写出，请阅者赐教，以免把文章太做泛了。我那篇文字的本意，就是，这次男女教员合同演剧，影响到男女同校上，生了阻碍。倒转来说，男女同校的事，受了这次男女教员合同演剧的打击，他的原因，就是，多数学生父母的头脑，尚未开明，骤然看见破天荒的男女教员合同演剧，不免要生一些疑虑。（男女学生合演夫妇之情，不过是众虑之一。）所以在男女同校的事上，就生了阻碍，这是一件事实。社会普通的心理是这样，不是一时所能挽回的。

我反对男女教员合同演剧，不是说，合演的这回事，在教育本人的身上，有甚么不好。也不是说，在新剧本体的事上，有甚么不合。乃是说，合演既有不佳的影响，如前节所述，就不如不合演的好。我说到这里，记起两件事来，所以写在下面，给大家看。「……有一天，我同王君，从说教的地方经过，王君要听一点神话，我本不愿，但他要听，只好从之，见讲者的标题，是『牺牲』。记得他有两句话说，『吃肉若令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以免弟兄跌倒。」我们看这吸烟、吃肉的事，并没有什么不合，然而因某学生和弟兄的缘故，情愿牺牲了也好。我们对于男女教员合同演剧，也是这个意思，因为教员负教育上的重责，若以合演发现不佳的影响，就暂且牺牲这合演也无妨。倘完全不顾社会上普通的心理，一意孤行，恐怕「凿柄不相入」，「欲速则不达」了。

（载**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二日「新国民杂志」**）

真相剧社确能负起改良社会之责鲍淑瑜

余尝谓剧本有改良社会，觉悟人群之能力，今证诸真相剧社社员连晚在星洲永乐戏园（小坡新街口）开演新剧，其剧本之巧妙，做作之传神，洵能负改良社会之责也，较诸一般旧优伶假「改良社会」之美名以惑世者，诚有霄坏之别，无怪该社员游艺各埠，均大受侨胞所欢迎，甚望一般旧优界中人急起力追，勿任该社剧员专美于前也。

（载**一九二三年一月十八日「新国民日报」**）

星洲新剧谈壁山

自读了楚狂君的「星洲的新剧家」那一篇短短的评论，我很佩服楚狂君的观察力，便引起我许多同样的感想来，禁不住来效颦的说几句。

楚狂君说：「旧剧是虚，新剧是实」，我想这话很对。因为旧剧没有配景，样样事都是由剧员的嘴里说出来，都是臆拟。新剧配景要很与事实切合，样样事要如身处其境。多半是由表演现出来，使人一看了然，不要费甚么臆想。然而新剧的好处，是能表演入里，留下很深刻的观感来。这岂不是旧剧是虚，新剧是实么？并且由此可以知道旧剧是重清唱，好在脆朗入乐。新剧是重描刻，好在维妙维肯。但是星洲的各新剧家，对于上面这些话，是否注意！

我记得某新剧，有一晩，台上布景，明明是一个大厅，门是在厅的两旁，是在景外了。然而外边来了两位客人，偏偏走到台的中间，打个回转，撩一撩脚，才进了去，后来出去，和送出的人，也是这样，这不是很可笑，毫不近理的么。还有一次，升上的景，也是在屋里，屋里坐了几个家人，为一件事，商量了一会，话说完时，幕应当下了。谁知左角上，又钻出了二人，装作在路上的模样，后竟钉在台心，讨论了一会，给屋里的人，痴痴的坐着，实在是难过极了。看众也摸不出他们是在何境地。这样布景，有等于无。唉！怎能胡涂到这样！再有一家某新剧，有一晩，演剧的人，觉得很要吃力、出神，演来倒也不错。谁料他们所管的，只是他们自己的一部份。到他们说完了，另一个起来，明明是说给他们听，他们却不要听，没有一点的表示，当真拿剧作儿戏了，且不合理的事，和不近情的话，层见累出，刺人眼帘和耳鼓，委实难过，竟不曾想到戏剧是一种最优美的艺术，所演的情节，不单是给观众知道天地间有这等事，博他们的欢乐，嬉笑，是贵乎能使观众得了深刻的观感，提醒了他们的迷惘。事虽是假，要当真的做，不要存一点假的观念。

编剧的，常常喜欢撰采新奇的数据，以耸观众的听闻为目的。不知扮演的人，对于这件事，毫无经验，连看都未看过，闻未闻过，想未想过，从何措手？虽然「人们常喜欢说己所不很知道的事」，但己所不很知道的事，实在是很难模拟哩！这也是一个错误罢！

所可原谅的，是星洲各新剧的年纪，都还很幼，还在练习时期，我们究不能希望孩子作学士语。但我希望各剧团，凡一举一动，一排演，一浅笑，都要当作一种最优美的艺术看，不可以作玩嬉的。

（载**一九二三年一月十八日「新国民杂志」**）

剧场的女招待员燕那女士

学校与其他的公益事，必先举定某某女校为招待员，登了十多天的报，表面上似乎场内的女招待员很多，招待必然极周到。但有一次，某校演剧筹款，吾去参观，甫七句钟到场，那里见有女招待员的影子，不过有几位男的招待员吧。

到九句钟，忽然有一队女学生，毎人带一个襟章，写着某某女校招待员的字样，精神奕奕，真不愧女学生的身份。其中有的捧着汽水、饼干、烟枝、雪茄、雪糕等食物；有的拿了一部册子和铅笔，哝哝唧唧的来到座中，挨次将食物摆在来宾的面前，停一下子，即挈一个四方的木箱，很忙的样子跑过来，把那一部册子拿在手中，向来宾说几句印板的口头禅，总不过是要钱的意思。倘遇有钱的来宾，就给他一元或五元十元不等，给五元以上的，就将给者的姓名写在册子里，如果没有带钱的来宾，逢着这种机会，一种难过的态度，吾亦替他着急。

吾前文不是说初莅场的时候，连女招待员的影子都没有么？观此吾便明白演剧筹款举女招待员的意思了。他们举女招待员，并不是预备招待来宾的，不过要女学生们去卖食物和劝捐。有一个朋友对吾说，购戏券的人，往往因此不想到场参观，那末，欲达到看戏的目的，非于买券后，再预带十元或八元去报效是不成的。时至今日，星洲号称觉悟的女界，实不乏人，怎样对于这个问题，没有下一个正确的研究。须知招待员变做贩卖员，名义上既不相符，实际上却含有些「利用」的性质。在平等阶级的当中，女学生可以被人利用否。吾知有识之士，必曰不可。然则时时被人利用的女学生们，应该有觉悟的表示，盲从是人生的污点。神圣的女学生，焉可有此污点呢？

（载**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日「新国民日报」**）

瘦石《逆耳的忠告》

任何一种艺术，必先有自己的创作，然后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注意，这里所说的生命，不是生物学家所说的生命，是我们所说的心象（MentalImage）——若处处都是崇拜，都受人的支配和压服，则他表现的，必不是自己的生命。最高尚的艺术家，必不受人的暗示，对于外界的批评，视之漠然。以为我的艺术，是我自己生命的表现。别人怎样可以见得我当时的情感怎样呢！我们研究艺术，应具有一主观的稳固的态度，不受别人的动摇！

何以创作艺术就能表现自己的生命呢？因为艺术是属于觉得。因觉而生情，才能产生艺术。譬如绘画，乃由吾人在现实世界的感觉所生的。个性强烈的人他就欢喜热烈的色调，性质沉默的人，他就欢喜冷静的色调。就两个性质不同的人，拿同一的对象去作画，他们所表现的色觉，也是绝对不相同的，万万不能强使划一。倘若强使他们划一了，那么就是强夺他们的生命。所以画人作画，皆因内部有必要表出的要求。自己觉不是这样表现出来，就不快活的，那么自己就这样去表现。倘若没有感觉而强作感觉，那就是虚伪的技巧化。技巧化的艺术，便是堕落的艺术，不但是艺术家的堕落，便是艺术家人格的堕落呵。甚至欲专以技巧来使人佩服，那么更在堕落以下了。

戏剧也是艺术的一种，但是较之绘画尤难。非精于戏剧艺术，熟悉人情世故者，不能创作剧本，也不能论及剧本。吾人对于一种剧本，眼光也各不相同。所以旁观者对于一种剧本之觉评，不论其为褒为贬，也未必尽是。至于当局者——创作者或采用的人——切不可闻誉则喜，受毁则怒，以喜怒为是非，那就未免入于浅量者之流了。

（二）（第二节缺失）

（三）

兹略述「车夫的婚姻」的本事如次：有笑凌者，为银行商李华南之女，慧而多情。幼丧母，父抚以成立，故甚溺爱之。华南有行员名吴约克者，态度翩翩，与笑凌年皆二十左右，并为华南信爱之人，颇有意笑凌，笑凌亦时垂青之。会某晚笑凌宴罢驱车归，中途旷野，车夫欲劫害之，时有一富有新知识之车夫杨志新在路边灯下读书，闻声出救，与之搏斗，笑凌以免，但志新因此受伤，遂送入医院调治，医药费均由李家担任，笑凌亦时往问讯，一则感救命之恩，一则感摄护之谊，心心相印，莫逆于衷，因相敬爱，遂及身世，晤谈之下，始悉志新亦大家子，徒因其母怀彼七日，始从父为良，父没，不为嫡出所容，而己复羞享遗产，遂脱离家底，拉车为生，以谋经济独立，工作之余，时往夜校补习，故学业得以未荒。笑凌既悉其身世，复嘉其抱负，遂移其向所爱约克者，以爱志新，约克既失恋，初欲枪杀志新，继思自杀。不幸之吴约克，就成了三角式恋爱中之摈弃人，为此剧之牺牲的悲角。

此剧为平民之人生艺术表现，其目的在传播「恋爱自由」与「劳工平等」之二义。创作者为陆家继，沪上某校曾排演过，一般观众赞美者有之，讥评者有之，讥评者以为此剧不脱离旧小说「公子落泊，小姐垂青」之旧窠臼，其情节亦属旧套。但创作者及排演者始终并未置喙，于此不得不佩服他们那种研究艺术的态度。

附录「工厂主」的本事

朱朋介，制丝厂主人也，子少朋，由大学毕业，因厂中女工韩明珠被机器轧伤手臂，管理人郭景福等求重给医药费，明介不允，发生冲突。少朋乃归家继任父职，出来调停，结果应景福等之要求，将明珠送至杨达甫医院诊治。少朋每日亲往医院看病，因此与明珠生了爱情，遂订婚于医院中。先是少朋表妹丁梅姑爱慕少朋，已非一日，朋介与其夫人亦欲少朋与梅姑结婚，及明珠与少朋配合，不免嫉视，加以明珠受伤时，曾往景福家，与景福验，为梅姑所觉，讪笑不已，但少朋由明珠告以实情，仍视之淡然，对于明珠备加安慰，且介绍其好友杨达甫与梅姑结婚，以慰其意，而杜其口。后来明珠深感少朋之恩，内不自安，乃于夜间独往景福家告以一切情形，旋离郭家趋伏铁道轨碾毙。

（载**一九二三年四月十一——十三日「新国民杂志」）**

研究中男女教员合同演剧古月心

近偶阅新国民日报，至研究中男女教员合同演剧，于林鉴清君答林子融一篇，至「试观西人每届令节，必有眺舞大会，男女欢聚，兴会淋漓，初无忸伲之色，今元旦已届，无妨开一跳舞会，请前演剧之湘籍女士，及其他之女教员与男教员一同跳舞，以验诸君开通之程度，不然……」一段，心中忽生一感触。夫我国当此男女解放，社交公开，发生萌芽之时，稍受新教育之男女，因被外界种种困难所拘束压迫，故趦趄不进，以致数年来盛倡之男女解放，社会公开，究其能实践此等主义者，有几个人乎。无他，风气闭塞，程度低浅，欲于一旦之间，而遽能与文明先进诸君，并驾齐驱，真难矣哉。彼外人男女跳舞，无忸怩之色，亦因已达其男女解放，社会公开之程度而已。盖习之已久，自觉自然。林君于吾国男女解放，社会公开，初萌芽之际，而立即欲使之效外人之举动，请湘籍之女教员，同男教员跳舞，性亦太急矣。予信吾国，必有一日能达得此等目的，惟时间之迟速，则尚不可得而知之，迟则恐吾自己不得见之，速则于林君自己之儿女或孙儿则能见其实行矣。至于林君谓因此次男女教员合同演剧，恐阻碍及男女同校之进行，予未敢信以为然。盖学生一观男女教员合同演剧后，则必印成一种男女教员，已敢合同演剧，吾辈学生，岂有不可男女同校之思想于脑中，是此次男女教员之粉墨登场，现身说法，合同演剧，作学生之先导，正男女同校前途之一大好气象，焉能反生阻碍乎。（载**一九二三年一月廿日「新国民杂志」**>

寄燕那女士女招待员一份子

燕那女士：

昨读女士发表的文章，措辞用意，对于我们女子的人格，和社会的进化，皆有妨害的可能。我为社会前途计，为我们女子人格计，不能不抽点时间和女士谈谈。（一）我们人类藉社会以生存，至少要在社会上做点事业。这句话，谁也不能否认的。在南洋的黑暗社会中，觉得我们的责任更重，服务的机会尤多，譬如毎次演剧筹款，或为教育经费不足，或因灾民待赈，有钱的就该出钱，没钱的就该出力。我根据这个道理，也就出来做招待。但是我们到会场中做招待员是我们自动的，心甘意愿的，并没有人到学校中，或家庭内，强迫我们去做。招待不周，或许有之，至讲到被人利用这层，这话从何说起。究竟谁人敢利用我们，我们怎能被人利用。哈哈，岂不是你吃了饭没有事做，故意从中挑拨，中伤我们女学生的人格吗？（二）中国四万万人中，就有二万万女子紧守深闺，一事不做，弄得社会偏枯，国家贫弱，差不多有几千年了。并且旧社会中，不承认女子是人，不承认女子在社会上有平等的地位。我们极欲努力做人，打破社会上历来的黑幕和恶习。所以每次演剧筹款，多往会场中服务，可是每到会一次，在家庭中必费许多唇舌，百般解释，方得许可。我以为女子服务社会中，必得你的同情，那晓得你忍着心肠，来摧残呵。燕那女士，你不是人类一份子吗？怎么蒙了社会的幸福，不同社会做事，反迎合一般保守者的心理来摧残我们呢？从今天起，是我们女子服务社会这件事，又要生出很大的阻力了。最后，我正式告诉你道，果如你所说，那末都被利用，谁也不愿意来干事了，弄到结果社会必然解体，文化必然灭绝，人类必逄绝灭的地步了。你不是摧残我们，也不是反对男子，实在是阻碍社会进化。以后我劝你该多看些书，少说些话，自己觉悟些吧。

（载**一九二三年一月廿四日「新国民日报」**）

男女教员合同演剧的一谈楚狂

林鉴清君，对于男女教员合同演剧的研究，他的意思，并不是反对男女教员合同演剧，是以现在社会的程度还幼稚，恐这种举动，过于极端，所以起而评论，林君才说几句反激的话：

「试观西人每届令节，必有跳舞大会，男女欢聚，兴会淋漓，初无杻怩之色。今元旦已届，无妨开一跳舞会，请前演剧之湘籍女士，及其他之女教员，与男教员一同跳舞，以验诸君开通之程度。」

这几句话发表后，就有一位古月心先生，起来覆辩，说：

「彼外人男女跳舞，无忸怩之色，亦因已达其男女解放，社会公开之程度而已。……林君于吾国男女解放，社会公开初萌芽之际，而立即欲使之效外人之举动，请湘籍女教员同男教员跳舞，性亦太急矣。」

古月心先生，处于覆辩者的地位，亦承认现在社会的程度幼稚，未克履行男女跳舞的事实，与林君的男女合同演剧的意思，互相吻合，所谓不觉的赞同。但是他下文又不自觉的附和林君反激的话。他说：

「盖学生一观男女教员合同演剧后，则必印成一种男女教员已敢合同演剧，吾辈学生，岂可不有男女同校之思想于脑中。」

演剧和跳舞，相差不远。若可以合同演剧，便可以合同跳舞。吾今把古月心先生演剧二字，更为跳舞二字，是不是成了附和林君反激的话吗，即如：

「盖学生一观男女教员合同跳舞后，则必印成一种男女教员已敢合同跳舞，吾辈学生，岂可不有男女同校之思想于脑中。」

古月心先生，既不自觉的赞同林君的主张，复不自觉的附和林君反激的话，前后矛盾，并不像有覆辩者的资格。如今说到无覆辩者的资格，吾便联想到黄庭华、郭邦治两君，因日前他们作了一篇大文章，请教许柏轩君，寻章摘句，斤斤于字义之中讨趣味，吾以为此种态度，殊非研究男女合同演剧的问题中所应有，因为「钟」与「钟」之争，到底是不能解决男女教员合同演剧的问题。

星洲的社会程度，尚在初进的阶段，守旧派十居八九。男女社交底目的，还未达到，遑论合同演剧。吾人负改造社会的责任，当然要极力破除男女的界限。但破除的手段，并不在男女合同演剧，盖合同演剧是已极端的解放了。譬诸孱弱身体，骤服剧烈的补剂，不特于身体上没有受着裨益，恐因此反生出许多危险。所以施不适宜，那里能够收效呢。

男女合同演剧，在于先进国，或母系制之下，自然不觉得什么稀奇。但照星洲现在的社会心理，是万不能行的。或者中国内地亦是一样。那几位主张男女合同演剧的先生们，读吾这篇文章，必定说楚狂是一个守旧派的健将，或骂为阻碍男女解放的罪人。其实楚狂主张男女解放的热度，比较诸位先生还要急切。但楚狂却不因急切而走极端，以召种种不相干的讥诮。凡事皆由远而近。故男女合同演剧这一层，今日似乎未可亟于执行。

如果诸位先生，有志转移风俗，何不向教育上关要的部分去努力。不客气的说一句，星洲各学校的办法缺点很多，诸位先生既具改良社会的眼光，怎么对于学校不去整顿到完全呢。吾这句话，并不是寻瑕抵隙，不过希望诸位先生，能够在根本上做工夫，那末，男女合同跳舞，或演剧底目的，亦可渐次达到。

试看国内的女子参政，运动得非常剧烈，耗了许多光阴，依然是争不到。这便是她们不在根本上做工夫的原因。最可笑的，就是前年邓蕙芳，同一班女同志，大闹议会，怒了议员先生们，不管三七廿一，拿起墨砚当面劈去。将邓蕙芳击破头颅，鲜血淋漓的跑出来，忍下一口气，向女同志们道了个没趣。

议员先生们敢如此猖狂，本无所恃，不过他们很知道，女子对于经济上未有把握，虽使出蛮横的手段，亦没什么相干。……

寰光先生说：「社会公开……太湖洸了」。这句话不知有何根据，「社会公开」四个字，是否已实行，我要请寰光先生去实地考察一下，才来作文。须知我们不敢遽然赞同男女教员合同演剧，就是因为社会公开底目的未达，照先生的意思，似乎社会公开已达目的了。那末未免抹煞了吾们一番研究的精神。

（载**一九二三年一月廿七日「新国民杂志」**）

覆“女招待员一份子”燕那女士

上星期五日，某报载有一位“女招待员一份子”，发表一篇痛快淋漓的言论。吾读了很疑惑，因为“女招待员”乃是一个临时所定的职名，你这位女士，究竟做几多次招待员，抑有一班人请你任长期招待员？不然，何至把「招待员」三字拿来做衔头呢？你说：「但是吾们到会场中做招待员，是吾们自动的，并没有人到学校中，或家庭内，强迫我们去做。」

惟同日新国民日报，冼玉贞女士所投的稿，则云：「届开演日期，我不到场，我的同学，忙忙的跑到我的茅舍，无理由的骂我一番。」

两说适成相反，冼玉贞女士以真名实姓负责。并且她的姓名，曾列在演剧筹款会的女招待员表里。所说的话，当然有可信的价值。但吾很希望「女招待员一份子」，亦把真名实姓写出来，证明所说的话为不虚。

至云：「燕那女士，你不是人类一份子吗？怎么蒙了社会的幸福，不同社会做事。」

这两句话，吾愈想愈好笑，盖燕那扪心自问，对于社会的义务，亦算做了不少，你这位女士，如此说法，未免认错人了。

（燕那按）吾此次以文字与各界周旋，原为研究事理，并非闹感情与谩骂C「女招待员一份子」加入讨论，本极欢迎，惟彼不近人情，一味讥诮，所谓「摧残吾们的罪啊」！「真该刳啊」！「并且劝劝你多读些书少说些话啊」——这些无价值的话？若与反驳，殊觉无谓。次如承政先生，彷佛一位很浮橾的青年，吾所答他的稿？新国民日报限于篇幅，未能即日尽行刊出，他竟在某报上，连登两稿，每篇不上一一百字，东拉西扯，无非谩骂之词，此种举动\*吾承认他无「辩论者」的资格，为格守主题计，以后凡属「无理取闹」的文章，恕不答复。

（载**一九二三年一月廿九日「新国民日报」**）

我亦来研究研究吉中

天下事理无穷，而一人之智识见闻有限，故不揣浅陋来研究一研究。然昨日鉴清君答子融君云：「男女教员合同演剧因影响男女同校」，于是鉴清非反对男女教员合同演剧，是反对男女同校无疑。以鄙见观之，男女教员合同演剧与男女同校，原为一件事，名虽异而事实相同，比若一盅咖啡焉，君饮盅面者，即赞盅面咖啡好，而谓盅底者不好，岂非令人味中寻味。况夫妇为人伦之大本，以之成一家，以之成一国。一家之盛衰，一国之强弱，皆以夫妇为系焉。夫妇既担此重责，顾欲与相结婚者，非择心性相合，体质相同，及相识者不可。虽心性、体质，相同合与相识，然有血族而无教育者亦不可与婚。若夫欲践上者之言，非从男女同校岂可得乎。换言之，男女同校在君主专制民智未开之时，似为笑柄。独自辛亥始，政体已为民主共和，而民智亦已进步。质言之，男女同校，则实行男女平等之精神，谁曰不可。不知鉴清君以为然，抑以为不然。

（载**一九二三年一月廿九日「新国民杂志」**）

纠正「女招员一份子」玉珍女士

“女招待员一份子”姐呀，姐自称「女招待员一份子」，想是一定曾做过招待员的，我来问问你，演剧筹款会里，有男招待员，有女招待员，怎么售物劝捐，不要男女招待员合同担任，独要女招待员担任呢？同是招待员，同是服务，怎么名称相同，而责任又各异呢？抑或招待员是有几种的吗？虽说服务是人人喜欢的，但人须要自重人格来去服务，不可自鄙人格来去服务，被人家利用哩。在这男女合作服务的演剧筹款会里，有这样的不平等，所以燕那姐就要出来作「不平则鸣」的警醒。姐姐看了不但没有觉悟，反说燕那姐是「与众不同」。我如今将「与众不同」这四个字转赠给姐姐，我的原因有二，第一，姐姐以警醒当作摧残，这就是姐姐自「与众不同」。第二，人人都有名字，独姐姐没有名字，这又是姐姐的「与众不同」。「女招待员一份子」姐呀，你据覆驳的资格来覆驳人家，就应该拿个名字出来负文字上的责任，怎么竟羞答答的，把大名匿藏起来，做出那俗话说“小鬼唔见得大神”的行为，不自觉其丑，还在那里自鸣得意。我如今劝姐姐你不要鄙弃自家的人格，早些觉悟吧。

（载**一九二三年一月廿九日「新国民日报」**）

男女教员合同演剧之我见翼之

世界一大舞台耳，大舞台中所演之真剧，是男女教员合同演假剧有何不可。男女教员合同演剧，牺牲精神，为公益效劳，吾人钦敬无暇，何訾之有。盖学校因筹款而演剧，决无排演淫剧之理，纵有扮相演家庭夫妇等剧，男饰女，女饰男，而又何妨。訾者恐生邪念，殆訾者自有千男可夫，千妇可妻之心也。訾者对于欧人男女嬲耍之跳舞又何为。况男女间之邪念，或相狎，原有应分与不应分。男女公开社交，止乎礼，行乎义，邪念何生。昔关云长投操，随带二嫂，并秉烛通宵之事，云长明白心地，不顾其他，惟有念兄，念汉而已，訾者徒枉訾耳。我生平独恨人类中有男女阶级之分，又恨男女中有女子装束之别。女子装束已别，弄出许多妖态惑人，此为世界古今来人类中之一大不幸事。苟得男女一样装束，世界淫风可减，男女之阶级可除。某晚光洋学校演剧，见某女士饰男装，其之志，真得慰我一时男女同样装束之希望。近世热心教育家，提倡男女平等，不遗余力，今有訾其男女教员合同演剧者，提倡男女平等将成之功，不又旋被消灭矣乎。

（载**一九二三年一月卅日「新国民杂志」**）

证明“利用”“帮忙”的区别演

昨天得阅新国民日报本坡栏内，载有燕那女士与承政君，笔墨交飞，研究「利用」、「帮忙」的区别。后来触了眼帘，想一想，突然之间，从脑海中感想了一种的辨断性，所以写出来，和大家谈谈，或是或非，以求进步。

「利用」这二字，就是利于便用，可以时常互助。比如这一个的东西，好像放在我们的手旁，可以任意遣使的样子，很利便于操作，这就是「利用」的大要。

「帮忙」二字，就是帮助忙碌的。比如吾侪住在社会里，无论干什么事情，极其忙碌，一个人不能够干到的，希望大家互相帮助的，这就是帮忙的道理。

（载**一九二三年一月卅一「新国民日报」**）

女学生之警告巧生女士

前几天我探同学回家，道过某街，见有售新国民日报，我乃买一张忙忙跑回家里，翻阅新闻，忽见有一可钦可敬之稿件，为演剧筹款之女招待员所作。我乃用足精神，留心细阅，文中语言，句句金石，字字觉悟。我亲爱之女学生，中有女学生可被人利用否一句，忽触我之脑海。因我为女学生之一，从前某种演剧筹款的时候，我也曾任招待一次，我初甚不愿往那里做招待员，转瞬间忽又自责曰：学校筹款，因为财政不足，故有演剧筹款之举，本坡热心教育之士各任其责，捐钱的捐钱，演剧的演剧，招待的招待，上门劝捐的，售票的，各任其帮助教育之趋向。我方学生时代，理应帮助社会。到开演的日期届了，我忙忙跑到剧场，时方七点多钟的时候，座中来宾甚稀，女招待员举目可数，时我身任招待，亦就忙忙跑来跑去，以尽招待之责。到了九点多钟的时候，来宾渐渐多些，场中女招待，有的跑到座中卖食物，有的手拿捐簿，恭恭敬敬向座客劝捐。时我远离座中，亦就忙走到那里帮助。一连二天，我实苦甚。恰恰前日在新国民日报，见燕那女士一稿，忽触起我之思想，糊胡涂涂写几句与我女学生来研究。我们学生，天天从家里跑到学堂，无非求学问智识，大则改良社会恶习，小则保存独立性质，何苦舍了学业，自寻烦恼，跑去剧场为招待员，得了一「利用」头衔。至演剧筹款，钱则有名誉会长担任，文牍员有学校教员，演剧有剧社人员，招待售票有任帮助教育之士。总之，剧场职任，所有人员都有了，那么我辈学生，不去学堂求学，小的一天必识几字，定爱舍了学业，来帮忙剧场，不但自己的学问失了，反得一警告之稿件。在小妹意思，将来如有演剧筹款，或别种事程，我甚希望我最亲爱之女学生，直前求学，余事都勿加入，岂不是一高尚之女学生么？

（载**一九二三年二月二日「新国民日报**」>

对于男女合同演剧的我见斜予

这几天吾读新国民杂志，见有几位先生在研究男女合同演剧的道理，所以吾也把我见写出，一供那几位先生研究。去年吾在国内琼州海口商埠，有与几位同志办国民X，因为经费不够，大家就商量起演白话剧来筹款，以维持X务。但是剧目编完了，剧务主任就命我们化装起来练习，那个时候化装为女的，仍不能从主任之命，因为他们口上生须了！剃须为女的，手续太繁，所以他们才不愿意去剃须化装为女的；或有愿意化装为女的，又因他的程度不够演白话剧，主任却不给他做的。后来商量许久，仍以此事商于某某几位女士，幸某某几位女士，深明大义，愿意和吾们男人合同演剧，否则不成演剧啦！演剧之后，社会上并没有人反对，且尤赞美。今本埠自某校男女合同演剧之后，赞成反对各持其说，皆有所见。但吾意男女品行端方，程度能够演剧，愿意合同演剧者，不妨男女合演。但品行不端与程度不够，吾意不合演最好。但是或有人要问吾品行和程度有得怎样才能做得，吾说能够编新剧的剧务主任，必有认识，非吾所知道的。吾见如此，质之阅者以为何如，望有以教焉。

（载**一九二三年二月三日「新国民杂志」**）

槟城真相剧社之行踪

槟城真相剧社，久已脍炙人口，该剧社社员俱皆热心之士，对于公益事业，赞助不遗余力，况夫所编之剧本，俱从时事中编成，其禆益于社会，实非浅鲜，如前在吉隆坡开演，均受各界欢迎，该剧社前月在星洲开演新剧，连续五宵，观者咸称赞不已，闻该剧社员已于前日赴轮回国云。

（载**一九二三年二月五日「新国民日报」**）

振群演剧之第一晚

昨晩为振群学校在小坡新街口永乐戏院演剧筹款之第一晚，戏院门口，敷设极为辉煌，时甫七句钟，各职员已接踵而至，秩序非常整齐，来宾到者亦络绎不绝，招待员招待来宾均极周到，首由副会长张志华君宣布筹款理由，次有梁君愚如，周君汉光，郑君兰璧，胡意诚女士，相继演说，演说词均痛快淋漓，娓娓动听。剧目为「革良兴学」，剧情已前报，兹不再述。査该剧系该校学生所演，演至精彩动人处，场内拍掌之声不绝于耳，是晚来宾非常拥挤，洵称一时之盛，再足令人钦佩者，即男女招待员，对于场内一切职务，共同合作，颇能显其互助精神，且场内不设劝捐，物品俱照原价，尤为别开生面云。又今晚剧目为「谁弄错了」，系振智学校助演者，兹将其剧情之如左。

剧情——张俊卿，省立某专门学生，与吴爱真女士有婚约，旅居省垣，数载未归，其父张翁，略知有故，特电催俊卿归，谓母病垂危，及俊卿抵家，父乃迫与李小姐结婚，并即日举行迎亲之礼，俊卿无可抗力，只得死也不入洞房，父母亦不准其返省，爱真闻知，抚刀自刎，终至俊卿历尽困苦，得逃离家庭，奔至吴宅，爱真已死，乃亦追芳魂而去矣。

（载**一九二三年二月五日「新国民日报」**）

承政君真不懂利用和帮忙吗公正

我阅新国民日报，见有燕那女士评论剧场的女招待员，则说她是含有被人「利用」的，这句话真是不错了。通来坡中演剧筹款事，莫不大家特书某某为女招待员，但到临事就不见女招待员，惟卖物时满目都是女卖物员啊。哈哈，我想「招待员」「卖物员」，各有专责，资本家到场观剧，是乐善济人的，那么「承政」君「我实不懂利用是什么」一篇大文章，说得天花乱坠，很好听的甚么帮忙不是利用的，我试请教「承政」君几句，那般男招待员和各办事职员，固然要各守其责，女招待员既要帮忙卖物，难道男职员就不能帮忙去卖物吗？照这样说来，显然校长教员们笼络女生虚做招待，实利用作卖物了，这样弄法承政君还诈作不懂利用是什么。虽然，承政君答燕那女士那篇文，是想维持筹款的事，必要词语应答便利的人来做卖物，才能够多得款项，若只利用幼年女生，言词都未明达，岂不是反碍筹款的发达吗？承政君我看你的文章，知君本是明达的人，你说「我实不懂利用是什么」，这句话实是扪着良心来说的，我很望承政君觉悟呵……。

（载**一九二三年二月六日「新国民日报」**>

振群学校演剧筹款第二晚

昨晩为振群学校在小坡永乐园演剧筹款之第二晩，剧目为「谁弄错了」，系振智夜校校友所助

演。是剧排演异常纯熟，故时甫七句，来宾到者已络绎而来，至七时半座位已满，后至者竟有不获座位之叹。是晚盛况，已可概见。首由副会长张君志华宣布理由，后振智校友代表白君瑜申明振智校友助演理由，并宣布该剧剧情。周君汉光，董君叔和，陈君伟基，暨饶君等，相继演说，旋即开幕，该剧共分五幕。第一幕为张俊卿与吴爱真自由订婚，落落大方，毫无旧家庭臭味，临别依依不舍，大有儿女情长英雄气短之慨。第二幕为强婚，张翁头脑腐败，强令俊卿与素不认识之李小姐结婚，旧家庭黑暗，父母专制，殊足令人指发，拜堂时一幕X人活剧，真真叫青年胆寒，俊卿垂头丧气，显出青年失志态度，坚持不进新房，足证立志之坚决，张翁怒而斥为不孝，俊卿以现在趋势不同，父母对于子女唯一责任即为教育，婚姻当由子女自主之，张翁始终不悟，俊卿无法，向母大哭，殊不失其天真烂漫也。第三幕为纯生在客店与店主设法送信，店主一举一动，一言一笑，演来非常滑稽，殊足令人捧腹，纯生举止端正，言语有序，不失学生本色，卖花女扮得毕妙毕肖，颇足令人注目。第四幕为俊卿发颠梦中惊醒，神经混乱，青年失志，闷闷不乐，使人观之下泪，俊卿误认卖花女为爱真，为李小姐，系思想过度所致，卖花女演来滑稽，殊足令人发笑，俊卿得信后精神顿时为之一畅，观信至吴母病逝，即放声大哭，真情所出，足见俊卿之情深矣。张翁索信一看，演得颇佳，张翁迫俊卿写退婚书，强之再三，俊卿始终不从，后俊卿忽然大悟，顿时一变其强硬态度，允许写退婚书，写至「你可改嫁别人」一句，俊卿几心痛欲哭，停笔不忍书。即台下观客，亦有为之落泪者。俊卿与阿三脱离黑暗家庭前，一番谈话，殊足为世人当头一棒。

（载**一九二三年二月七日「新国民日报」**

与燕那女士过路行脚僧

燕那女士：

你在报上，硬把那个没有头脑的承政先生压倒在石榴裙子，好不快意了吗？

「利用」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人生世上，那个能跳出「利用」的圈儿呢？或者为名利而受利用，或者为正谊而受利用。要而言之，莫不各有所为而受利用，不过利用含有正负的问题吧了。

你指定XX会的女招待员，名违其实，是不愿意的被人利用，倒像有几分不错。但是愿意不愿意，个中自有明白，局外人不能漫加臆断的。况且这处的利用，还该分清些。须知被人利用，是以我的一部份牺牲，教人家暗中造福，而不自觉，或觉之而无可奈何。若为社会机关慈善事业，而尽义务，纵然委屈一些，也算本着良心起见，不能因为招待员实际略变，就指为被人利用了。如说不叫男招待员去劝捐，偏要女招待员卖汽水，似有轻重的意思，但这也是办理上的经济问题，因为这些事完全是女员优为的，而且容易受人欢迎。比较男员经济的，自然要叫女员了。反是，自然要叫男员了。燕那君似可不用深怪，更可不用吹毛求疵，怕有神经过敏的女同胞误会大旨，将发生互助主义的窒碍。

（载**一九二三年二月七日「新国民日报」**）

侬为姐你抱汗宫容女士

我惯常看报纸，除要闻以外，如来件评论，没有什么喜欢读，不料这几天就有一桩好奇怪的事出来。我自知我是个女界的无乜有中用的人，但是，我读燕那阿滑二阿姐的言论，我实实口头不能发表心头的X。嗳！吾国当初，女权全无，无论做什事，完全是男人担任，渐渐女人亦派出外做事，谁料着当初的习惯到民国这时犹有啦。男女同生社会上，社会上所要应该做的事，实是两性的责任义务，男人能做得，女人亦做得，就是他们不能做得的，我因女们宜应该代彼做。剧场中卖汽水，他们未尝不有卖，不过不比我家卖多些。如果你说被人家利用，他们在XX上XX，代我家XX，保存我家生命，我家是利用他们很多了。

我女界们，少时依赖父母，嫁后寄食夫君，老时叫子女安饭，实是无形中的寄生。我问你读书的学校，是什么人的钱办的，缺款时有没有筹款？剧场中卖汽水什么人吃，什么人接济你的学校？办学是男人的钱，缺款筹款是利用男人的钱，我家是利用他，实不是他们利用我家。譬如一个小孩子，少时食父母饭，穿父母衣，疾时叫父母侍药，件件都父母是赖，一日父母叫出外牧牛，彼就大骂父母役待他，利用他，你想这话妥不妥？我想家中做工是他的责任，义务。如此看来，承政君说的服务是很妥当，而吾姐的言论，实是个女界的X。妹说这么多话，不觉妹的汗早流出来湿衣服了。（载**一九二三年年二月七日「新国民日报」**）

南洋女校演剧不收物价之感想方

学校乃制造人才之重地，金钱为维持学校之要需，稍有识者，类能言之。但际此工商凋零之秋，金融恐慌之时，侨中善长仁翁，富商巨贾，每逢各校沿门卖券之际，无不量力购买，以尽其助学之责，侨界学务之不衰落，均为此点热诚之所赐也。乃目前凡遇演剧时，各女生每届九时许，纷纷卖物，手持笔簿，令人给价，少给则不雅观，多给则力有未逮，致令购票不敢到场参观。虽剧本极为良善，亦只供职员之观赏而已。此岂演剧者之初志哉。惟咋晚南洋女学演剧筹款，则能力除此弊，开演时各女生殷勤招待，而两旁木柱，大书「食品随意饮用，不收物价」，男女招待员，亲送各种食品，于参观者之前，不需另给食品之费，故观者甚为满意，而热诚所邀之善士，亦不因此而阻其助学之心，即解束而作特别捐者，大不乏人。此足证侨胞之高义矣。余阅竟不禁有无限感想，乃书此以告后之演剧筹款者。

（载**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日「新国民日报」）**

南洋女学校演剧筹款——同德书报社助演

先演滑稽短剧「不平」。

次演侠情新剧「落花同梦」。情海多波，落花有梦，酖媒成敌，凤侣终凶，一树冬青，碑蚀小青之迹，三关烽火，地铭铜树之雄，红粉刀雠，天上原成眷属，青衫泪渍，人间未没芳踪，则有浣花女子，翡玉为神，磨砖郎君，琼花作骨，托宋玉于西家，坐羲子之东璧，誓言世世，灵鸾采凤之俦，私祝生生，并蒂合欢之叶，固已报李成章，包鹿（从面）有吉。尔乃煑豆燃萁，陈思膺其恶德，铤而走险，李渊起自嫌疑。赤帜竞登，苍头突起，危城夜半，拜檄星驰，边圻云垂，将军鼓死，郎原徇义，逅邂天亲，侬自多愁，崎岖入梦。遂令良夜奸锄，祭秦庭之剑，乱妆去国，绝太真之裾。风雨四山，泣孤鸾于万里，云天一角，识鸣凤于穷途。燕子三春，似曾相识，鸳鸯卅六，盟未尝渝，何期荒草残碑，孤坟三尺，新恩旧怨，惟予一人，昔谐鹣鲽，今比枭獍。天辟艳情之局，谁为圆缺之神，于是惨殉恩仇，同归亦忉。记遗事于残碑，结双魂于连理，鹤归千载，感娘士之松楸，鹃老三春，余野人之箪食已。

〔本事〕杜女慧君美而武，父官云南，女侍母家中，东邻少年刘天聪，才华风度，卓绝一时，

与女爱情弥笃，杜母择婿严，称我家慧儿，非向庸奴做灶下妇者，舍此翩翩少年，皆非我女偶也。顾仅有此语，而未倩媒说合焉。会天聪负笈海外，事遂缓议，天聪兄伯才，蠢而鳏，夙慕慧君色，欲娶之，奈杜母属意天聪，拒之不许，其仆唆伯才，以事诬弟，俾弟不得归，则女事可谐。伯才从之，迨某军谋取河口，天聪以才武被推为前敌部将，破清军，服其将，清将即女父连捷，戎马倥惚中，天聪固未之知也。时伯才仍未得杜母之允婚，见报载此耗，伪连捷逃死，朝旨将按治家族以告。杜氏母女，闻耗信之，母一恸而绝，女泫然曰，有女不能报父仇，生奚以为，遂决走天涯，以报父仇，计决未行，伯才逾垣调戏，女严拒之，是夜孤灯欲冥，女方支颐垂泪，忽一少年入，询为天聪，患难中骤道素心人，哀感欲绝，不知其为梦也。翌日女既行，中途遇盗，濒干危矣，为天聪所救，知女事，毅然以代女报仇自任。女感其义，与之订婚约焉。既偕至河口，有樵夫古老者，当连捷战死时，窆连捷于原上，至时与天聪慧君遇，备述一切，天聪始知服女父者即己，遂自戕以谢女，女痛父之死，感生之义，亦自戕于墓侧。樵夫又葬之，而树碑以之曰「落花同梦之碑」。幕次：共七幕，（一）话别、（二）诬弟、（三）赴敌、（四）闻耗、（五）诛奸、（六）遇盗、（七）同梦。

（载**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日「新国民日报」）**

剧本宜改良马武单

戏剧有指导社会的本能，所以是叫做一种社会教育，泰西文明各国，都是很注意的。但是我国则反是：为什么呢？因为我国的旧剧员对于剧本的排演，素不研究的。并且装奇作怪，演出种种引人「迷信」「偷盗」「淫亵」等事情，将剧本具有的精神，拿来颠倒混乱。什么神鬼呀，都是一般旧剧员必有的本色。完全对于社会方面，不独没有益处，反于败坏社会人心很大。近来本坡有等甚么唯一「出色当行」的旧日优伶，居然在街招上大书待书什么「哀情艳剧」，什么「艳情侠剧」的字样。这种剧本似乎有妨碍青年啦。现在欲力矫这种弊端，不能不希望编剧家和演剧员都要齐起来注意些。对于迷信神鬼的，固然要淘汰，对于「艳」字底剧本也要着实改良，使社会人心，知道趋向光明的路。

编剧家啊！旧剧员啊！改良！速起！

（载**一九二三年三月二日「新国民日报」**）

剧本宜改良马武单

戏剧有指导社会的本能，所以是叫做一种社会教育，泰西文明各国，都是很注意的。但是我国则反是：为什么呢？因为我国的旧剧员对于剧本的排演，素不研究的。并且装奇作怪，演出种种引人「迷信」「偷盗」「淫亵」等事情，将剧本具有的精神，拿来颠倒混乱。什么神鬼呀，都是一般旧剧员必有的本色。完全对于社会方面，不独没有益处，反于败坏社会人心很大。近来本坡有等甚么唯一「出色当行」的旧日优伶，居然在街招上大书待书什么「哀情艳剧」，什么「艳情侠剧」的字样。这种剧本似乎有妨碍青年啦。现在欲力矫这种弊端，不能不希望编剧家和演剧员都要齐起来注意些。对于迷信神鬼的，固然要淘汰，对于「艳」字底剧本也要着实改良，使社会人心，知道趋向光明的路。

编剧家啊！旧剧员啊！改良！速起！

（载**一九二三年三月二日「新国民日报」**）

戏剧和社会伤心

戏剧的地位，在今日的新潮流，是很重要的。因为戏剧有改良社会的能力，所以戏剧与社会，

自然也就有密切的关系。

剧本的情节；是能引人人胜；剧员的表演，也能够感化人们。比方排演侠剧的时候，观者自然生出一种豪侠的观念。排演哀剧的时候，也能够令观者叹惜。那末，可知编剧家的排演，剧员的表演，就不能不慎重从事了。啊呀！责任是这样重要，社会是这样关系，一举一动，都要留心些，才能符合现身说法的意思。

华人观剧的心理，多数重色不重艺，只要戏服新奇，剧员长得好，什么都可以。剧本的好坏，更非所计。我很希望同胞此后放大眼光，对「剧本」和「剧员」方面要生出特别的观念。

总之，戏剧和社会的关系既有这样密切，一般剧员啊！编剧家啊！你们还要快些起来改良剧本和表演吧！

（载**一九二三年三月三日「新国民日报」**）

戏剧和社会伤心

戏剧的地位，在今日的新潮流，是很重要的。因为戏剧有改良社会的能力，所以戏剧与社会，

自然也就有密切的关系。

剧本的情节；是能引人人胜；剧员的表演，也能够感化人们。比方排演侠剧的时候，观者自然生出一种豪侠的观念。排演哀剧的时候，也能够令观者叹惜。那末，可知编剧家的排演，剧员的表演，就不能不慎重从事了。啊呀！责任是这样重要，社会是这样关系，一举一动，都要留心些，才能符合现身说法的意思。

华人观剧的心理，多数重色不重艺，只要戏服新奇，剧员长得好，什么都可以。剧本的好坏，更非所计。我很希望同胞此后放大眼光，对「剧本」和「剧员」方面要生出特别的观念。

总之，戏剧和社会的关系既有这样密切，一般剧员啊！编剧家啊！你们还要快些起来改良剧本和表演吧！

（载**一九二三年三月三日「新国民日报」**）

〔附〕求人不如求己（梁亚珠女士）

你为什么要求人？

你为什么不求己！

人们欺负你不能自立，

你要知求人不如求己。

唉！

碧霞爱姐呀！

我读你自己警告的诗，

我实在觉得我没有志气？，

从前作事都求人，

果也被人们吐弃。

求人？

求己？

求人难，

求己易。

人类互助底能力很薄弱，

我今才知求人不如求己。

这篇诗，是我去年在学校里读书底时候，我友颜君碧霞，寄一首《求人不如求己》底诗给我，我答覆她做的。现在再写出来，是要为我青年的姐妹们转告，知所努力啊！

梁亚珠附白

（载**一九二三年三月七日「新国民杂志」**）

梁亚珠《答玉贞女士<求人不如求己>的质疑》1923

吾日前在新国民日报杂志新文艺栏，投登一首拙作，诗题叫做《求人不如求己》，想阅者读毕完篇，自知道这篇诗我是答复人家做的。诗的起首是说，“你为什么要求人？你为什么不求己！人们欺负你不能自立，你要知求人不如求己。”这是碧霞姐自警而警我的话，先做一首诗给我，她的意思以为我那时候正在学校里求学的时代，恐怕我没有用功，少壮不努力，老大徒悲伤，至学不成什么，日后做事都要求人。那篇诗，实在可以作我们女同胞的警醒钟呀！所以我感激她赐我金玉之言，就做一首诗答复她，首引他诗几句自己警告的语起来，而续她说，“唉！碧霞爱姐呀！我读你自己警告的诗，我实在觉得我没有志气，从前作事都求人，如今果也被人们吐弃。求人？求己？求人难、求己易，人类互助的能力很薄弱，我今才知，求人不如求己”。这是我表示自当努力的意思，也是做出这篇诗的理由。至于我这篇诗有投登报章的情节，因为诗语很有鍼砭社会的人心，和警告我姐妹们要努力。碧霞姐姐何惜自警而警我，我又何惜自警而警人，揣之人群博爱心理，大概也是这样。我在这篇诗末，也有附白，“现在再写出来，是要为我们青年的姐妹们转告，知所努力啊！”谅读者当能记忆哩！

我做这篇诗的理由，和投登报章的情节，前文已说得明明白白，但读者或问我，你“答玉贞女士‘求人不如求己’的质疑”，何以对我们讲得那么多话。我说，「我做诗的理由，和登报的情节，读者诸君虽能深知意味，怎奈烦谈了许多的话，这就是要使玉贞女士听见，得知自解，谓之打破玉贞女士的疑团，亦无不可。玉贞女士！你阅我「求人不如求己」的诗。并不知我诗中的意思，且未读完了我的诗，这样和你“阅完了‘求人不如求己’的我见”，实在背道而驰了。你未读完我的诗，所以单单把我的诗首段“你为什么要求人？你为什么不求己”说是“假使我们不要求人，那里得到饭吃、衣穿和屋住？”这样说法，你以为是有意思的话吗？我敢断定是完全没有意思的！别的休说，就如你说作首诗，所用的桌子、椅子、笔墨和纸等，难道不是我们求自己之实力，谋所得之金钱，然后用金钱向店铺买，他自然要贡给我的吗？不然，专事求人不事求己，其奈人家不给我何？那就是成了不中用的人了！“人们欺负你不能自立，你要知求人不如求己”，这是我和碧霞姐妹俩人，恐怕中人所料，愤激感作之词，承你厚意，叫我要发奋去求学一种生活，可是我所要求的生活，就是「求人不如求己」的一种生活了。然而你并未悉「求人不如求己」的意思，反妄说，「应该去创造全世界里的用品，才算是不要求人”，如此固执成见，殊令人无法可以解答。现在我只可取譬释给你听，比如有一个演讲家，讲我们青年人的要素，引起古话说：“事事可让人，惟行善不可以让人”，“但愿人有求我之日，不愿我有求人之时”的话，来训导我们青年人，那末玉贞女士听到，亦可驳问他“事事可以让人，人家无理要杀我，可让他吗？”“但愿人有求我之日，是不是要去创造全世界里的用品，供给人来求我的么”这样一说，几乎要驳倒演讲家无话可答了。但是反躬自问，我说的话，究竟有道理没？如果自知没有道理，那就知道人家不能答我的原因了。至于玉贞女士诗未读完，不知事的结果怎样？便说别人不对，这也是一种最大的毛病，好比玉贞女士初阅三字经，读得“人之初，性本善”之句，不顾下讲什么，便掷书落地，严责做书人说的不对，世界上为恶的人，那里来呢？若能耐气读下“……苟不教，性乃迁”之句，那就知道世界上为恶的人，乃是不受教育，没有智识，变其原性而为恶的！话多了，不说了，但祝你读了我这篇书，能平心静气，快去补习学识，为我们女界前途放一点光明，休要怪我言太直啊！

（载**一九二三年四月廿六日「新国民杂志」**）

@瞿桓《疯人日记》，**新加坡《新国民日报》副刊《新国民杂志》，1923年5月17、19日**。

吴仕祺是一个高等学校里的高才生，同学中个个敬羡他的品学。忽然间他神经恍惚，喜怒无常。医生说他患了神经病。校中便将他开除了。至于他所以致病的原因，即是他最好的朋友也是莫名其妙，过了几个月后，有人在乱纸堆中找出吴仕祺的一本日记薄，便足以表明他致病之原因和疯人的理想。我现在将他最近几天的日记摘要录出:——

十一月十二日，怀之说疯了，国华说我疯了，我们说同学都说我疯了，我真疯了吗？人生在世，就是这么一回事！归根一句话，要投胎为人，就入了疯人世界，要想不疯。除非不做人。哼！说我疯了！自己怎样？越是说人家疯的，自己的疯病越深，而尤有不自觉者，岂不大可哀哉！若我之疯于外面明于中者，真疯人中之独不疯者也！哈哈！……

十三日……蕙兰来信了我所朝夕渴望的灵魂，今天居然光临了。唉，该死！你猜伊说些什么？伊说我疯了！天上的安琪儿也说我疯了！「我真是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了！这么大偏世界。我真举目无亲了吗？伊莫非误会了我的意思吗？我记起我同伊所说的话，都是我心头上一点一滴的鲜血编和成的。伊信上说，「你莫非疯了么？」伊所说的疯是俗人所谓的疯，抑是我所说疯人世界人所避免的？伊或者是和我表同情的，或者伊误会了我的意思。天上的仙人何至与俗子同见！我今天晚上再详详细细写封信表明我的心迹，以免双方误会。我的灵魂呀，你要绝了我。我生命已矣！……

十四日。我昨天夜里起来小便，看见了一条黑影，知是巡夜的夜叉，我当时吓极了，后来一想，我是天上的真人怕鬼何为！我把精神一振，就近一看，原来就是我校的齐务长，要不是我真人到此，齐务长恐怕早被夜叉捉将去了。我一时高兴，。问他知道夜叉上郡里去。他骂我发疯，这种忘恩负义的小子，该死，该死！

十五日，蕙兰的回信为何还不到？我同蕙兰通信，向来来往只要三天，我那封信是前晚十二时髦的。到今晚十二时已经四十八时，每天自早到晚顶多十二时。这样算来，已经是四天整了，信为何还不来呢？我到邮政局去问，他说我日子算错了。这样简单的算学，我何至算错？我再同他理论，他说我疯了，将我逐出门外，我用砖头掷他，他叫巡警送我回校。大胆的奴才，敢与真人倒乱（捣乱），好，你看着真人的法宝罢！……

十六日，我在饭堂里吃饭，大家地和和气气的望着我笑，我快乐极了！独有孙杰——他本是我的好朋友——他不笑，哭丧着脸向著我。我看他目中一道青光，中间带着一股杀气，他看我的时候，杀气绕著我的颈般，身子颤个不住，我想再不动手，我的性命难保，即忙拿起碗饭当头给他一下，他当时鲜血淋漓，倒地而亡。忽然间走上几个听差要想捆我，我是真人，肉体上受点牺牲算个什么！他们把我关在一间房子里，不准我出去。大胆的小子，敢将真人监禁，不怕触犯天庭之怒吗？晚上大夫来同我闲谈，问我有什么心事。我说，「真人的心事，岂俗子所能□」！他还想同我麻烦，我大声一叱，他急忙鼠窜而出……

十七日，昨天夜里，我看见蕙兰立在池边看水为乐，碧绿的水映着绝世美人，好一幅天宫的美画呵！伊望着我笑，我问伊为何不回我信？伊说，「我们是地仙人，神来神往，用不着行那尘世的俗套……」我点头称是，我走近一步，伊走远一步，我跑伊亦跑，我跳伊亦跳，我用尽平生之力，总是追下上伊，我急得哭起来了。伊以手羞面，说，「真人还哭吗？」此时天空里飞过一群白雁，一双一双慢慢的飞过，好不爱煞人也！蕙兰看得出神，我窃窃的爬过去，一把将伊抱住，伊脑袋一回，原来就是那天处上去厕所遇见的晚鬼，我大吃一惊。眼睛一睁，还是卧在床上。好一出仙人的恶梦，几乎把我吓死！蕙兰，蕙兰，你这个母夜叉，想来迷我，到底给我捉住了！要不是我道法高深，真个给伊迷住了。哈哈……胜利！……胜利！……

答梁亚珠女士玉贞

梁亚珠女士，你讲我没有读完你那首《求人不如求己》诗，完全是胡说，实在你那首诗令读者不满意的。你说「从前作事都求人，果也被人们吐弃，求人？求己？求人难，求己易，人类互助的能力很薄弱，我今知求人不如求己」……我问你说：「假使我们不要求人，那里得到饭吃、衣穿，和屋住」？……可不是吗？你怎样可以讲我并不知你诗中的意思，且未读完你的诗呢？你声声说你那首诗“很有鍼砭社会的人心，和警告姐妹们要努力”，据我愚见它在十八世纪可以流行，但是现在觉得不通用了。那么你还要拿出来警醒人家吗？你还说“你用的桌子、椅子、笔墨和纸等，难道不是我们求自己之实力，谋所得之金钱，然后用钱向店铺买”等……我读到这里你的目的和主张一律知道了，也不必多说了。你把金钱作你的实力，你以为金钱能够买万物，所以有了钱就不要去求别人的意思。我试问问假使工人不创造店铺，不要卖给你，你的实力究竟在那里？从前袁世凯不是想做皇帝吗？试问他用了许多许多金钱，究竟得到一种什么结果？他的实力在那里？你还说，你所要求的生活就是“求人不如求己”的一种生活了，这也算你的胆子很大，昂昂然的说出来。我再问问你读的书和谋的生活是否要去求教员和别人教你，莫非一出母胎就会了吗？别的不讲，譬如你想和人家做工，你不要求人家，那个请你呢？或者你自己开一间店号，你不要求客人，那个来消你的货物？照这样看来你怎能说“求人不如求己”，你现在和我不过讨论“求人不如求己”的是非，为什么你突然提出“人之初性本善”和“苟不教性乃迁”的没意思的话来说呢？你祝我读了你那篇书，能平心静气，快去补习学识为我们女界前途放一点光明，难道你的学问够了吗？你不要再补习吗？你为我们女界前途放很大的光明了吗？不要你祝我，我自己早已经知道学问是无穷尽的，就是大学的校长和博士们也应该再去求求。我正直对你讲，我自从退了学校，每天也有补习三个钟头的学问，别的不要说了。

我们二个的学问不过在教育梯子的初级，我们所说的话谁是谁非，请阅者诸君决断，这是我所希望的。我的前稿有说，现在是文化趋进的时代，我们各个的理想应该拿出来互相讨论，我们种种的智识，都可算在讨论里面得到的。姐妹们！有什么话指教我吗？这是我前稿所要求的。

（载**一九二三年五月一日「新国民杂志」**）

覆情芳女士书梁亚珠1923

辱赐论余与玉贞女士之书，仰见关爱调和，劝息战争，余等无任钦佩，何敢以药石良言视同河汉。但尚有所质于高明者，故不敢不尽吾言，而与女士一有论之也。尊论谓余束管不答，讥余为辞穷，盖不知余不答玉贞女士，正以彼无理取闹，不屑与彼周旋也。然若稍具常识之人，则读余第一次答彼之书，可得事理明了，何用再二再三哉？第观玉贞女士初次质余之文，则曰：“桌子、椅子、笔墨和纸等，不是求别人供给你的吗？”余答曰：“求自己之实力，谋所得之金钱，然后用金钱向店舗买，他自然要供绐你的！”不然，事事求人，不事求己，其奈人家不给我何？此余第一次解答彼之事理明矣。然彼犹为未服，一见余论及金钱，即强指金钱作余之实力，而并不顾审余论谓求自己实力，谋所得之金钱，以易商店之用品耳。故彼再质问余曰：“你把金钱作你的实力，你以为金钱能够买万物，所以行了金钱，就不要去求别人的意思。从前袁世凯不是想做皇帝吗？试问他用了许多金钱究竟得到一种什么结果？”余又答曰：“至论金钱于世，是为吾人酬劳之物品。设有人焉，而欲聘玉贞女士，为某女校教员，然则玉贞女士必先议定酬薪金多少，而后在职也。但金钱之万物，善用之则益，不善用之则害，如此次南华女校演剧筹款，吾侨踊跃赞助之不倦，斯诚善用有益之金钱矣。若夫袁世凯用金钱运动做皇帝，卒至事败名裂者，非金钱受彼作弄也，直袁世凯自愚耳，吾人又焉可视金钱为无用之物耶？”此余第二次解答彼之事理明矣。乃彼犹不自觉，且谓余误会其意思，再三登报辩论，抑何可笑乃尔。彼不自觉，反以无理责人，文字犹存，自有公论。余与彼喋喋奚为者？故从早止笔不答彼之为愈也。聪明如女士，亦昧事理而言，取辞穷以讥余，余复何辞焉，不禁为女士叹息之也。

（载**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九日「新国民杂志」**）

南华女学校演剧筹款之第一晚

昨一号南华女学校演剧筹款会，假座大坡余东旋升平园演剧筹款，到场参观者甚众，首由何国基君宣布，周献瑞君演说，是晚剧务由仁声白话剧社担任，剧名「家庭恩怨记」。共分六大幕，其剧情如下：

剧引——自古盖世英雄，能驱雄兵十万，决胜于疆场，而不能驯服一女子于帏薄之内，是何故欤，非智力之不足也，实深入情魔，迷离颠倒，遂弗能摆脱耳。然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斯语也，诚为普天下之沉湎爱河沦溺情海者之当头棒。顾情之为用，与有生而具来，芸芸众生，又曷克若太上之忘情乎，呜呼，精卫难填恨海，娲皇莫补情天，舞袖歌衫之地，即败名裂身之基，吾述演斯剧不禁为之悚然，阅者勿作游戏三昧观可也。第一幕「沉湎」。花丛香国，真个魂消，酒绿灯红，最能丧志，一失足便成千古恨，吾人不禁为普天下之沉湎者恸，不意有王强其人者，年逾不惑，尚懵懵然自号风流佳士，妄蹈情高，其后身败名裂基于此。第二幕「密谋」。小柳自脱离香国，居然作王家之上炉香矣。顾野花难驯，虽盈庭婢仆，一呼而百诺，意弗足也，时与旧识李某往还，渐而谋及王某之资财，冀遂其双飞之愿。佛说财乃惹祸根苗信焉。第三幕「巧弄」。小柳阴谋不果，王虽有疑及，奈狡人善诈，益伪献殷勤，邀王之宠，而移祸于他人，果也，王某饱尝迷汤，以致言听计从，目子不肖，雷霆之下，置辩不容，家庭惨变，从此兆矣。第四幕「难瞒」。王某被谋虽幸早觉，毎欲澈底查究，苦无充足理由，徒唤奈何，迨由家人于无意捉获李某，斯时也，小柳之狡猾如照秦镜矣。第五幕「奸逃」。李某与小柳盗产之谋尽白当堂，王某怒火中烧，欲挥慧剑而斩情魔，怎奈情关最难逃过，以故反遭其毒手，竟获逃脱远扬，幸伤非要害，尚能指挥家人追凶。第六幕「追凶」。小柳自脱身后，与李某叙首，以为所得盗财可双宿双栖居温柔乡里矣。殊料王之媳梅仙跟踪而至，虚与委蛇，而李某利梅多金，竟置小柳于死，迨事毕而警兵已登门而来，互相决斗，卒死于梅之刀下，遂为全剧之归宿焉。

（载**一九二三年五月二日「新国民日报」**>

南华女学校演剧筹款第二晚

昨晩为南华女学校建校演剧筹款会演剧之第二晩。八时首由何国基先生宣布，次罗昌先生演说，该校校友会会员报告，毕，开演白话剧「沧桑变」（由该校校友会排演）。共分六幕，其剧情如下：第一幕「意外变」。苏翁逸民者，病老辞官，著书梓里，一日，家底集谈之余，夫人郭氏命老仆亚振，护送女儿志虹等到姑母许家探访，不意竟于志虹等离家之夜，忽来强盗数人将逸民夫妇及小儿杀死，迨老仆回来，贼始惊走，此时婢女瑞云与老仆亚振哀号无所措手，继由瑞云以电话通知警局，未几亚振在尸侧拾刀一柄，柄有字迹，乃嘱瑞云密收，己则奔告许家，而亚振去后，警局派来警士王可奇等，擅将死尸殓埋。第二幕「得耗」。苏志虹女士者，才德兼优，逸氏之长女也，到姑母家之明日，精神离乱，蹐跼不安，姑母及表妹许清等，设法解闷，而忧郁如故，未几老仆亚振奔来报知家中惨变事，志虹悲痛之后，即偕表妹等匆匆回里。第三幕「枉法」。瑞云慧而忠之女婢也，自受警士驱逼后，即往路上迎接女士哭述一切，未几，警士等亦至劫逼志虹后，有兄友刘秉刚赶到，乃叱退警士助志虹筹划一切，此时瑞云将贼所遗之刀，由衣内取出，始知杀父母者为仇犯秦霸，于是议决以起讼为是。后由贪官审问，乃将是非颠倒，定女士以误控反坐之罪，义仆亚振撞死公堂，以殉主难，又由义士刘秉刚将亚振之尸葬于逸民夫妇的坆侧。第四幕「起义」。苏志豪，才志高超，孝行尤笃，逸民之长子也，在美留学，不久回国，乃一电拍来，痛知父横惨死事，即时整装急欲回国，先同好友赵国华女士到码头候船，藉以话别。国华女士亦才德兼优，学通中西，与志豪学德论交，感情弥笃，故在此将离未离时有婚约之促成也，将登轮时，又接一电..更知胞妹志虹含冤事，一时悲忿交集，迫切登船，不意失足跌倒，折伤腿部，不能回国，国华女士遂壮辞相商代替回国。第五幕「探会」。苏女士之在狱也，狱吏张武心为不平，故凡探访女士者，皆引见之，姑母表妹等探访去后，又有义士秉刚之探视，未几，国华女士亦到，三人对面，互不相识，在此离奇疑问中，继知各人姓氏，国华秉刚二人均披肝露肺以伸冤为己任，于是三人计议，均以上诉为是，后乃互相订嘱行别去。第六幕「追悼」。苏志虹女士之冤狱，经刘秉刚与赵国华上诉后，即查实释放，此时志豪亦回国，乃由诸亲友在坟头开追悼会，而贪官与恶贼，正于是日被捕，往省押送时，亦由坟前经过，众目共睹，甚快其冤情平雪矣。其余尚有该校学生选手古装舞，单人舞，大连拳，少林拳，航空舞等游艺云云。

（载**一九二三年五月二日——三日「新国民日报」**

志坚女士《求人呢？求己呢？》1923

我是一个没有什么学问的人，日来看见新国民报，有许多女士投稿讨论“求人不如求己”的问题，可见我们女界，近来对于报纸上各种的事情，很爱研究的，这是我们女界一种极好的表现，也是我们女界藉此讨论交换知识的进益。志坚虽然没有什么学问，惟愿献我管见，参加讨论，一得之愚，难免为宏才唾弃，抛砖引玉，这是我冀诸女士赐教的意思。

大抵无论研究什么问题，我们首先要拿着题目和文章，切词意看到清楚，然后才不误会作者的意思。亚珠女士作那首“求人不如求己”的诗，完全是在“求人难，求己易，人类互助的能力很薄弱，我今才知求人不如求已。”这四句造成一首诗的。词意虽属过激，可见她平素读书和作事的用心，以此勤勉现今在校读书的姐妹们，并不算有什么不正当的。那知道玉贞女士，忽然以衣食住种种问题，质问亚珠女士是非求己得来等话，话虽说得有道理，总不免近于固执，而太不谅亚珠女士劝勉姐妹们的忠心。自此论发生辩驳起来，论者咸谓玉贞女士误会她的意思。怎么讲呢？我上文不是有说亚珠女士诗中，有“求人难，求己易，人类互助的能力很薄弱，我今才知求人不如求己”四句话吗？那就我们休可怪她作诗没有理由，讲话没有意思了。若是我们要做件事，「求人易，人类互助的能力很厚富」的，那末亚珠女士何有「求人不如求己」的感叹，何苦要以「求人不如求己」劝勉姐妹们呢？这一段理气，玉贞女士要看清楚想明白的，就是衣食住种种问题，也可算是求己，不单是求人，假使一个人没有自立的性质，衣食住种种都要仰求他人，难道人家都很方便送给她吗？“自立”两个字，就是“求己”呢！后来，看玉贞女士答丽筠女士要「求己不如求人」，这就是大错特错了，「求己不如求人」，便是做人不要有自立，随便可以依赖，到处被别人吐弃，那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少不得重男轻女的风俗，又要染到现在的世界了！咳！

（载**一九二三年六月廿一日新国民杂志**）

再答梁亚珠女士玉贞

……你说“儿童时代必要求人，长大了而有自立性质就不必去求人”，这句话其危险比鼠疫还厉害千倍万倍。我们中国人，差不多全体都是抱着“求人不如求己”的宗旨，后来渐渐受了它的感化，所以一天一天的衰弱，一时一时的退步，均由于此。

譬如现在有一般劳动者，他们的自立就是作工，若是他们抱着“求人不如求己”的主义，亦可一天到晚忙忙碌碌，但得区区的薪金，舒舒服服过日子，不必去求人，若是死了，就算如草木同朽，有什么相干？那么对于哲学，科学、文学、论理学、天文学、地理学、卫生学，等也不必去求人指教了。一个人这样说那个人就没希望了，全国人这样说，那个国家还有什么希望呢？我们去看国家的历史，就了然求人之益，不求人之害啊！七千年前之中国，常常命学生到印度去求学，故此，中国的医生的药材多数是由印度求学到的。所谓神农发明药材而治人们之病，都是一种无风扑影的话，没有真实的。后来印度就染着“求人不如求己”的主义，不去再求别人了，他们的国家一天一天的衰弱起来，我们中国一天一天的强了。后来罗马，立刻派学生到来中国求学，咳！可怜的中国亦染着了「求人不如求己」的主义，所以渐渐都变如印度似的。就是日本、德国、法国、英国、俄国等国家也是我求你，你求他的。总而言之，若是不要求人，那么中国的留学生，应该早日回国，

从今以后的奋志的学者也大失所望。你五月十五日的稿说：「……此次南华女校演剧筹款，吾侨胞踊跃赞助之不倦，斯诚有益之金钱矣。若夫袁世凯用金钱运动做皇帝卒至事败名裂者，非金钱受彼作弄也，直袁世凯自愚耳。」……你说这番文言，我实在捉不到你的意思。梁亚珠女士！我们的讨论是“求人不如求己”的是非，你四月廿六日的稿是把金钱做你不要求人的实力，你以为有了金钱就不要去求人的意思，我答你的稿说“从前袁世凯不是想做皇帝吗？试问他用了许多金钱究竟得到什么一种结果。”这是表示金钱决不能够做“求人不如求己”的实力，不是说金钱有益无益，这是你误会我的意思。

从今以后，我希望你不要用文言来讨论，因为用白话来发表个人的思想还清楚些。你说「惟玉贞女士坚持无理驳问。余前书曾取譬演讲一事以答彼者，言固尽于是矣」……。你前书说的是「比如有一个演讲家，讲我们青年人的要素，引起古说『事事可以让人，惟行善不可以让人』，『但愿人有求我之日，不愿我有求人之时』底话，来训导我们青年人，那末，玉贞女士，听到亦可驳问他『事事可以让人，人家无理要杀我可让他吗？』但愿人有求我之日，是不是要去创造全世界里用品，供给他人来求我的么？”以上的是你譬如演讲家，讲你代我答的话。我们要知道，古语有好的有不好的。现在我们讨论是「求人不如求己」这句古语，不是去讨论“事事可以让人”“惟行善不可以让人”“但愿我有求人之日”“不愿我有求人之时”这四句。梁女士啊！我对于这四句还有很多意思发表，不过，我觉得应先把「求人不如求己」解决了然后讨论这四句，不过你代我答那个演讲家的两句话，我现在草草批评一些有错的地方，还望你指教指教……比如演说家讲“事事可以让人”，你代我答：“大家无理要杀我可以让他吗？”你误会了演讲家的意思，人家无理杀我是一种无理的行为，或举动，不是一种事体，这是你误会文字的意思。你还代我答说：但愿人有求我之日，是不是要去创造全世界里的用品？我很感谢你代我答这句话，试问全世界的物体是否「大我」创造的？没多讲了。我希望你再和我讨论决要用白话，而且不要讲许多无聊的话，如以前的附白说“我这芜稿本月三日，就写好投邮寄去新国民日报，因为多天没有看见刊出“读者谈话”栏来，所以我就写信给编辑部先生，才知道该件邮便遗落，致有此误”……，这不是无聊的话吗？没多讲了，希望你们都好。

（载**一九二三年五月廿三——廿四日「新国民杂志」**）

再答梁亚珠女士玉贞

……你说“儿童时代必要求人，长大了而有自立性质就不必去求人”，这句话其危险比鼠疫还厉害千倍万倍。我们中国人，差不多全体都是抱着“求人不如求己”的宗旨，后来渐渐受了它的感化，所以一天一天的衰弱，一时一时的退步，均由于此。

譬如现在有一般劳动者，他们的自立就是作工，若是他们抱着“求人不如求己”的主义，亦可一天到晚忙忙碌碌，但得区区的薪金，舒舒服服过日子，不必去求人，若是死了，就算如草木同朽，有什么相干？那么对于哲学，科学、文学、论理学、天文学、地理学、卫生学，等也不必去求人指教了。一个人这样说那个人就没希望了，全国人这样说，那个国家还有什么希望呢？我们去看国家的历史，就了然求人之益，不求人之害啊！七千年前之中国，常常命学生到印度去求学，故此，中国的医生的药材多数是由印度求学到的。所谓神农发明药材而治人们之病，都是一种无风扑影的话，没有真实的。后来印度就染着“求人不如求己”的主义，不去再求别人了，他们的国家一天一天的衰弱起来，我们中国一天一天的强了。后来罗马，立刻派学生到来中国求学，咳！可怜的中国亦染着了「求人不如求己」的主义，所以渐渐都变如印度似的。就是日本、德国、法国、英国、俄国等国家也是我求你，你求他的。总而言之，若是不要求人，那么中国的留学生，应该早日回国，

从今以后的奋志的学者也大失所望。你五月十五日的稿说：「……此次南华女校演剧筹款，吾侨胞踊跃赞助之不倦，斯诚有益之金钱矣。若夫袁世凯用金钱运动做皇帝卒至事败名裂者，非金钱受彼作弄也，直袁世凯自愚耳。」……你说这番文言，我实在捉不到你的意思。梁亚珠女士！我们的讨论是“求人不如求己”的是非，你四月廿六日的稿是把金钱做你不要求人的实力，你以为有了金钱就不要去求人的意思，我答你的稿说“从前袁世凯不是想做皇帝吗？试问他用了许多金钱究竟得到什么一种结果。”这是表示金钱决不能够做“求人不如求己”的实力，不是说金钱有益无益，这是你误会我的意思。

从今以后，我希望你不要用文言来讨论，因为用白话来发表个人的思想还清楚些。你说「惟玉贞女士坚持无理驳问。余前书曾取譬演讲一事以答彼者，言固尽于是矣」……。你前书说的是「比如有一个演讲家，讲我们青年人的要素，引起古说『事事可以让人，惟行善不可以让人』，『但愿人有求我之日，不愿我有求人之时』底话，来训导我们青年人，那末，玉贞女士，听到亦可驳问他『事事可以让人，人家无理要杀我可让他吗？』但愿人有求我之日，是不是要去创造全世界里用品，供给他人来求我的么？”以上的是你譬如演讲家，讲你代我答的话。我们要知道，古语有好的有不好的。现在我们讨论是「求人不如求己」这句古语，不是去讨论“事事可以让人”“惟行善不可以让人”“但愿我有求人之日”“不愿我有求人之时”这四句。梁女士啊！我对于这四句还有很多意思发表，不过，我觉得应先把「求人不如求己」解决了然后讨论这四句，不过你代我答那个演讲家的两句话，我现在草草批评一些有错的地方，还望你指教指教……比如演说家讲“事事可以让人”，你代我答：“大家无理要杀我可以让他吗？”你误会了演讲家的意思，人家无理杀我是一种无理的行为，或举动，不是一种事体，这是你误会文字的意思。你还代我答说：但愿人有求我之日，是不是要去创造全世界里的用品？我很感谢你代我答这句话，试问全世界的物体是否「大我」创造的？没多讲了。我希望你再和我讨论决要用白话，而且不要讲许多无聊的话，如以前的附白说“我这芜稿本月三日，就写好投邮寄去新国民日报，因为多天没有看见刊出“读者谈话”栏来，所以我就写信给编辑部先生，才知道该件邮便遗落，致有此误”……，这不是无聊的话吗？没多讲了，希望你们都好。

（载**一九二三年五月廿三——廿四日「新国民杂志」**）

冼玉贞《答丽筠女士——并请教第三者》1923

我们人类生在于这个茫茫然的宇宙间，无时无地不要求人的。大凡儿子一出母胎底时候，必求父母养之、怀抱之，等到渐渐长大了，再求师长教之，训之、且该孩儿所用的书籍、笔墨、枱椅等，均是求别人供给的。

孩子回来了，伊们所行的长路或乘的车子，也是求别人做成而后伊们能得用的。忽然伊们染着病魔，伊们必求医家而治之，且医家所用的药材，也是求工人去山森野岭拿到来的。孩子长大了，或投入商界，但是伊所得种种商业的智识，也是求别人指教的。说到交通一层，天天的汽车、汽船，往来不绝，其结果都是你求我而我求你的。就是野蛮人，住于茂林之中，伊们把鱼而求得兽肉者，把兽肉而换布者，其结果不过是互相求酬而过生活的。假使一个人死了，他不要求人，那个去埋葬他呢？比如一个人在街上忽然跌折了他的脚，试问他是否要去求人互助的？假使他在这个时候「求人不如求己」他就没命了。我们再比如一个总统或皇帝他们是各要求官兵帮助的呢？这般官僚政客是否要求农夫木匠等工人的力济助他们呢？试问他们不要求人他吃什么？穿什么？住那里？从前那先生著作其中有那句「求人不如求己」的话，就是误会了说出来的。假使他现在还生存，我恐怕他自己还说是说错了的。我们活在这个文化趋进的世界，也要拿个人的理想和本能为创造或改造的东西，决不要向那许多古人所说的没意话来做自己的学问本能。我们要知道时代不同，学说和理想就不同了。古时是专制的时代，凡是有人说及自由平等的话，那个人的头恐怕没希望存在的。故此那时的学说就是“专制”的学说可以适用。但是现在呢？就是自由平等的时代，故此我们的学说，就是自由平等的学说，但是将来我们并没知道是什么世界，恐怕我和你现在说的话，将来的人们论我们所说的话背道而驰哩。没多讲了，总之我们天天所用的或看见的万物都是求人供给的，我们一时不要求人，我们就立刻死了。我说到这里，究竟「求人不如求己」好还是「求己不如求人」好，请你凭着良心上回答我一句罢！

……

从前美国大学开学生辩论会的时候，特请罗素氏为该会的评判员，辩论题目“兵与商”。罗素氏全评判辩论者的理由，亦没有说及他个人的主张，后来他决断：说兵者胜，说商者败。有一次英国辩论社也是把“兵与商”的题目而辩论之，该会评判员，亦是罗素君，其结果罗素君评断：说商者胜，说兵者败，这也可知道评判者所抱着的什么宗旨了。譬如现在足球比赛场中的公正人，全是看理由而判断，并没帮助那一方面的。你说“‘求人不如求己’者是指狭义的而言，社会底生活，全由利益的交换而来，人是绝对的不能脱离社会自为生活，『一身之所需，百工之所为备也』。但是人类应当各尽所能，为社会造一份利益，同时可得社会相当的报酬，藉以弥补生活，方云愉快满足，这就是利益的交换，也就是互助主义的反面，并不是单独的求人……。」第三者：你要知道我和梁女士是单单讨论「求人不如求己」，故此题目与「利益的交换」，「一身之所需，百工之所为备」等话，完全不相关，假使我们讨论医生，就不可说到药材那边的；假使我们讨论工人，就不必把物质来说。若不然，则发生很多枝枝节节的话啊！第三者先生；你的意思以为怎样呢？请你指教指教我罢！

编者按：所谓独立求己，和所谓依赖求人，不过是程度问题，无论什么人，不能完全孤立求己，亦不能完全依亲求人。要想求人，必定自己亦要修养能够援助他人之能力；要求独立，亦不得不多少受他人的援助；那么这样看起来，做人是要依赖中有独立；独立中有依赖了。比如一个人，以自己的能力成就了一个大事业，若是那个人是道德学问很好的，他一定知道自己所成功的非完全自己一人之力所成的——必定亦承认他是受了自身以外间接的援助的，这样算是求己之中有求人。

又有一个人，自己完全没有独立的能力，依赖他人，获得很好地位，那不算是成功——他无论如何富贵，亦不过是一只大寄生虫，所以凡人要想做一个人格高尚的人，一定要有自立自重的志气，同时亦要有互助之精神；要行世间危险的长路，人人都要独立同行，不能独立，一定不能和人同行；而独立独行，究竟不是完全可能的事。

近日玉贞女士和亚珠女士对于“求人不如求己”的诗，而发生一个主张自立的重要，一个主张互助的重要，其实此二主张是同存的，不是相反的；不能独立决不能互助，亦不能无限求人；不和人互助，决不能永久绝对独立。伊们的主张都是正当的。不过「人生」这个问题是很矛盾的，虽古今最有名的哲学家，亦不能以机械的死文字充分说破此矛盾的「人生」；只能一面《文字发表，一面求读者灵妙的直觉精神同情理解，不然只互相在不能完全达我们真心的文字上互相辩驳，很难解决。在我以为，两个女士的根本思想本是同一的，若是互相同情直觉理会，就知道不必再辩驳。亚珠女士的“求人不如求己”的著作是一首诗；诗是发表感情的，所以我不敢以理论评论其是非——若是要批评，只可批评其艺术之高低，或美感之有无；因为诗是感情的，不是要说明事理的；诗中之禽兽会说话，诗中之花草会喜笑，诗人还要问天骂地。我们若是不明白诗是想象的性质，要用理论说其不合理，岂不是太冤枉。

至于玉贞女士曾自声明要讨论，并不是绝对反对的，但是现在这个问题已经讨论好多回，其理亦已经明白，且亚珠女士亦以为不必再讨论，所以以后关于“求人不如求己”的问题的稿子，恕不再登，请诸君讨论别的问题罢。

（载**一九二三年七月十二日「新国民杂志」）**

刘寿山月夜

月姐姐慢慢的把脸上带的鸟网打开，雪白的脸儿四下里不住的探望，把她的光线竭力的放射出来，好像要叫人家看看那雪白美丽的脸儿，以此自己夸耀夸耀。江里忽起了一阵狂笑的水波声，豁啦啦啦啦，豁啦啦……的向江边的一个沙滩激荡过来，和那沙滩不住的接吻。水和沙滩交界的中间，有一块高而且大的怪石，巍巍然的立在那里。有的时候，江里的水激荡到那块石上，就渍起丈余高的雪白的浪花来，好像快乐到极点的狂笑。这种狂笑似乎是向那美丽可爱的月姐儿欢迎的表示。月姐儿也把那白而可爱的光一直射到水里去行那最亲爱的吻礼。月光映在江心中，远远看去，好像别有个天地一样。微微的海风，一阵一阵的向沙滩徐徐的吹过来，这种情景真要叫乐的人看了愈乐，悲的人看了愈悲呢！

这个时候在月姐儿下面照出两个苦工来，他们在沙滩上一块大而且平的青石上对坐着谈天。

「老林！这一场情景给欢乐天派看了，真真不知乐到怎样呢！可惜偏只印到我们两个苦而且愁的眼里，非特不觉得什么乐处，并且觉得更加愁一点。咳！清静的月夜，真是易起人愁呀！老林，你说对不对呢？」一个穿着粗而又破的衣服，嘴里含着像拇指般的雪加烟，一双粗而且大的足，穿着一双破碎的中国鞋的说。「你的话真不错，不知怎样，见到了这情景，也就引起我无穷的愁思！」一个打扮得不象样的，身上穿着一件东补西补的衣服，头发长长，脸儿黑黑的，颤巍巍从监牢中跑出来的囚犯一样，一边这样说，一边却把他两只圆而且大的眼睛，不住的向水波看。正看得出神，那一个又说:「老林！我们今天真侥幸呀！险些儿又要犯了小朝庭的法律，我的心里不住的在这里跳呢！」像监牢跑出来的老林又说:「你说的是呀！倘若我们今天不赶快完工，我想恐怕到现在还

不能出那监……。」

老林的话没说完，那一个便抢着说道:「对呀！或者我们慢一点，恐怕要被那铁面无私的钦差大臣工头大老爷打骂一顿呢！你没看今天那个孩子吗？他不过做得稍为慢一点，就被打了一顿，一个弱的孩子被他这样的打，你可怜不可怜呢？我们不是常常听见我们的厂主对我们演说吗？他常常说现在是文明世界，人人都是平等的，谁也不能欺谁，但是照我看起来，文明在那里？平等在那里呢？有钱有势的，可以享福、坐汽车、吃大菜、嫖堂子、打扑克、叉马雀，一天到晚什么也不做。讲到我们苦工的真真苦极了，一天到晚拼着性命，一个月不过拿了二十五块，还要养男活女，有时候不小心，还要受那钦差大臣工头老爷的恶骂和痛打。咳！老林呀！我想和他们也没有什么差别，不过我们家里穷一点，因为生活计，没法可想，去做那劳而且苦的工作罢了！并且我们又不是白拿他们的钱，我们做工换来的呀！我们既然拿劳力去换他们的钱，那么我们和他们又分什么高低呢？既无分高低，为什么他们总要是这样虐待我们呢？现在这个世界真不平等极了！」老林接着说:「阿生哥呀！最可恶的还是那钦差大臣似的工头，他们一天到晚在工厂里转，什么事不做，每日的薪水还比我们多几倍。他们只知道拍厂主的马屁，厂主放一个屁，他们便跑到工厂里来，当做大炮一个个放起来，拾了厂主的一根鸡毛，就当做令箭，跑到工厂里，专以欺压友们为能事。咳！真是阎王好见，小鬼难当呀！今天我们没有受他的恶气，真侥幸极了！」他们正谈得很出神，这时水波也不像先时的那样猛激荡了，好像表示很可怜的意思。这时阿生的雪加烟也差不多要吃完了，他们两人这时把眼睛只向波光看去，有时抬头来向月姐儿瞻望，好像受了催眠似的，一句话也不听见讲了。老林忽然跳起来说:「时候不早了，我们回去吧！」阿生被他这一叫，也就立起来说:「真的不早了，明天早晨五句钟，还要起来到工厂去做工的呀！」他们两个就一面谈着，一面一步一步慢慢的离开了这个沙滩去了。月姐儿也疲倦了，没精打彩的慢慢要去休息了，水波也无趣的退了，这时四围却格外的沉静，只听得江边钟楼上的钟铛……铛……的敲了十二下。

（载**一九二三年七月二十四——二十六日「新国民杂志」**）

@小髯《回忆》，1924

我很望日子快到如飞的一般过去；那末，年假可以早日光临，因为坐了半年的特别牢监，做了半年的高等奴隶，这种怨恨和苦恼，受得着实不少，肚子里自也不放进了，预想到了假期里，畅畅快快的游玩几天，好把胸中满到要溢出来的愁闷和不平之气，大大的发泄（发泄）一下，出出空些，以备明年源源不绝的袋输进去。但是不想年假倒也罢了，想起了年假，就要回忆到前八年的一段倒霉的事了。把他写出来，给读者诸君看看。民国五年十二月十五日，这个日子，我总是牢牢的记着，不忘记的，可算是我一个永久的纪念日哩！这天是我们校里放年假的第一天，我因为要搭上七点五十分的南京快车，所以黎明就到车站，那天的旅客格外多，还没有到开车的时间，各车厢里早已异常拥挤，没有容足之余地，尤其是三等车，我就站在门窗口,好在不久就要到的，汽笛一鸣，车轮轧轧的转动了，愈行愈急，风驰电掣，果然不到两小时，苏州到了，未待车完全停止，车轮还徐徐的转动着，我已经出了车门到了月台了！出了收票处，直奔到酒排间，喝酒取暖，虽是喝得一杯酒和一盆子炒蛋，因此却损失了三十多块钱，这杯酒的价值可谓大了。足足喝了二刻钟，身上果然觉得暖多了，但走出门来向马路上一瞧，不要说手车没有了，连那马车的影子也不见一辆，无法可施，只得振起精神，提了书囊，沿着马路走去。约莫走了一百多码，后面有人喊道：「先生！先生！」我回头一望，原来一位五六十岁的老年人！从他的装束上看起来，是一个乡下的农民，左手提了一网篮，右肩上负了一个青布衣包，急忙似的，追了上来，没有几分钟，已在我近身了；他便说道：「先生！谢谢你！我因为出车迟了，没有叫着车子，拿了这两件行李走，很觉苦恼，请先生帮我拿一件罢，谢谢你，对不起……」看他这样声嘶力竭的态度，煞是可怜，我暗忖道：「互助是人类的天职，而且我是一个童子军的队长，这条『随时随地扶助他人』的愿词，牢牢的记在脑筋里，现在正好到了实行的机会了。」于是，说道：「既是这样，那末，我来帮你拿一件罢！」他就把衣包递给我，又说了好多感谢的话，两人就并着肩向前进行一路上谈谈说说，倒很不寂寞。走不上百步。他忽然说道：「请先生先走，我实在疲乏得了不得，须在这里坐坐再走。」看他的神气确是很疲乏了。「那末我慢慢走，你坐坐就上来啊。」我这样对他说，他点了点头，也没有说话，表示很乏力了。我走了好久，回头望望，果然在后面跟上来了！但是，走得很慢的。又走了两支电杆木的路，再望望他，依旧跚跚的行着，我也故意步子放小些等他上来，正在那时，不防傍边的小路上来了一个警察，拦住我道：「你那里来的。」我答道：「上海来。」他听到「上海来」这三个字，很得意似的说道：「要检查。」我道：「现在也不是戒严，查什么呢？」他恶狠狠的道：「多说什么，戒严不戒严，那敢不给我查吗？」我看势头不对，就变口说道：「既然要查，那么就查，不过这个衣包并不是我的，是一位乡下老头儿的，他在后面，就要上来了。」我说完了这两句话，就把衣包交给他，向来路望去，老头儿却不见了！还以为又坐在那边休息哩。警察呢，翻衣倒袋的检查，我渴望的老头儿依然形影不见。忽然听到警察发着惊急的声说道：「这里什么，还不是烟土吗？哼！了得！」他拿着一包白纸包的东西，怒目的望着我，那时我很从容，对他说道：「烟土不烟」

仁声社演白话剧「尼姑还俗」「养不教」

本月五号六号两晚，仁声社假座豆腐街口昇平园开演白话剧，各情已前报，兹查首夕剧目为「尼姑还俗」，次夕为「养不教」，剧员表演娴熟，大博观者称赞不置，至于参观之众，约达千二百余云，兹将该两晚剧情录左：

尼姑还俗——杜翁富厚，性和蔼，子宗宏，禀赋愚直，有书呆气，娶妇萧氏，美而贤，精于书算，翁深重之，使之掌持家政，井井有条，媳以翁中年丧偶，寂寞寡欢，时思为翁续弦，俾晨昏侍奉有人，当较儿媳辈定省为良便，翁亦感媳诚意，从之。因凭媒撮合再醮妇倪氏为继室，讵知妇入门后，祸胎即基于此，杜家之不幸运与萧氏之不幸运，胥从兹开幕，今特串演成剧，俾世之老人喜纳再醮妇者，当以此为龟鉴焉。

第一幕「纳醮」，第二幕「远游」

第三幕「进谗」，第四幕「投骗\_」

第五幕「翁归」，第六幕「寻媳」

第七幕「截杀」

养不教——初有莫财主者，经商致富，悭吝成性，生有三子一女，家资虽裕，教育全无。前与翟某营业于美洲，附股后享林下优游之福，适因美洲地震，商业全行失败，莫忆恨金钱，致染膏肓重病，其子莫大莫二莫三，染乃父不良之性，中金银之毒，全无父子之情，终日作狎邪游，父死后因拆产不均，致有兄弟阋墙之变，甚至击亡父之齿，视庶母如路人，弃胞妹而不顾，伦常之变，莫甚于斯。莫妾与莫女迫得住翟氏家中，暂作枝栖之计，莫大莫二随将产业散尽，约同棍徒行骗其弟莫三。后来境况愈趋愈下，莫二卒因私设赌局，被缉捕追拿，跳墙而死，莫大自尽得救，兄弟卒之改过自新，依翟氏以居焉。观翟某到莫财主家祭奠时，慷慨悲歌，笃念故人情谊，洵为逝世交游得力之鉴，后翟某之子翟医生由外洋留学毕业返国，与莫女订为夫妇，才子佳人，占尽家庭幸福，则又令人钦羡者也，悲欢离合，各尽其妙。

第一幕「讨债」，第二幕「折产」

第三幕「吊孝」，第四幕「局骗」

第五幕「自戕」，第六幕「求婚」第七幕「忏悔」

又据某君函云，六日晚仁声白话剧社所演之「养不教」戏，其中冯星洲所饰莫财主，洪志坚所饰莫女，甚为肖妙，尤以新加入剧员梁灼卿（安福楼医生>所饰之歌妓为最神情，并打洋琴，唱打扫街，后唱小青吊影，为最脱俗。深望该社搜集人材，多编有益剧本，助社会教育之发达，俾风俗以正，人心日醇，其功不在学校下也。

（载**一九二四年三月八日「新国民日报」**）

今后的「晨星」 健盒

「晨星」与读者相见，已经将近两年，出版之初，篇幅只有三栏——即比现在少一半；当时原是想专门刊载清新隽永、幽默小品的文字；但不久读者就觉得篇幅太小，来函要求扩充篇幅，于是便扩充到四栏；之后，又再扩大一栏；现在竟成半版了。

在过去，「晨星」的取材，也无一定的标准；今后我们打算确定一个目标，与「繁星」分出两种性质来。那些无聊、低级的东西，我们绝对不要。读者能以下列各种文字惠寄晨星，无任欢迎：(一)短篇创作；(二)文艺理论；（三)作家传评；(四)读书杂记；(五)时事短评；(六)地方通讯；(七)杂感随笔等等。文字请勿过长，以便刊登。(文艺在一千五百字以内，其余稿件最好不超出七百字以外。文字一经发表，当酌奉现金，每千字由五角至一元。)

今后我们决定尽刊登外来投稿，请爱护本刊的读者，踊跃惠寄佳作。赛珍珠女士原著的小说「三个儿子」，则逐日在本栏发表，请读者注意。

(载**一九二四年六月十八日「晨星」**)

仁声社演白话剧「尼姑还俗」「养不教」

本月五号六号两晚，仁声社假座豆腐街口昇平园开演白话剧，各情已前报，兹查首夕剧目为「尼姑还俗」，次夕为「养不教」，剧员表演娴熟，大博观者称赞不置，至于参观之众，约达千二百余云，兹将该两晚剧情录左：

尼姑还俗——杜翁富厚，性和蔼，子宗宏，禀赋愚直，有书呆气，娶妇萧氏，美而贤，精于书算，翁深重之，使之掌持家政，井井有条，媳以翁中年丧偶，寂寞寡欢，时思为翁续弦，俾晨昏侍奉有人，当较儿媳辈定省为良便，翁亦感媳诚意，从之。因凭媒撮合再醮妇倪氏为继室，讵知妇入门后，祸胎即基于此，杜家之不幸运与萧氏之不幸运，胥从兹开幕，今特串演成剧，俾世之老人喜纳再醮妇者，当以此为龟鉴焉。

第一幕「纳醮」，第二幕「远游」

第三幕「进谗」，第四幕「投骗\_」

第五幕「翁归」，第六幕「寻媳」

第七幕「截杀」

养不教——初有莫财主者，经商致富，悭吝成性，生有三子一女，家资虽裕，教育全无。前与翟某营业于美洲，附股后享林下优游之福，适因美洲地震，商业全行失败，莫忆恨金钱，致染膏肓重病，其子莫大莫二莫三，染乃父不良之性，中金银之毒，全无父子之情，终日作狎邪游，父死后因拆产不均，致有兄弟阋墙之变，甚至击亡父之齿，视庶母如路人，弃胞妹而不顾，伦常之变，莫甚于斯。莫妾与莫女迫得住翟氏家中，暂作枝栖之计，莫大莫二随将产业散尽，约同棍徒行骗其弟莫三。后来境况愈趋愈下，莫二卒因私设赌局，被缉捕追拿，跳墙而死，莫大自尽得救，兄弟卒之改过自新，依翟氏以居焉。观翟某到莫财主家祭奠时，慷慨悲歌，笃念故人情谊，洵为逝世交游得力之鉴，后翟某之子翟医生由外洋留学毕业返国，与莫女订为夫妇，才子佳人，占尽家庭幸福，则又令人钦羡者也，悲欢离合，各尽其妙。

第一幕「讨债」，第二幕「折产」

第三幕「吊孝」，第四幕「局骗」

第五幕「自戕」，第六幕「求婚」第七幕「忏悔」

又据某君函云，六日晚仁声白话剧社所演之「养不教」戏，其中冯星洲所饰莫财主，洪志坚所饰莫女，甚为肖妙，尤以新加入剧员梁灼卿（安福楼医生>所饰之歌妓为最神情，并打洋琴，唱打扫街，后唱小青吊影，为最脱俗。深望该社搜集人材，多编有益剧本，助社会教育之发达，俾风俗以正，人心日醇，其功不在学校下也。（载**一九二四年三月八日「新国民日报」**）

亚片毒邱国基

人物胡为（时新洋货店东人，年纪约三十岁）

何适（胡为妻，年纪约廿五岁）

胡寄生（胡为之子，年约八岁）

谢之馥（胡为之友，是一个烟鬼）

A（银行收账员）

甲（商店收账员）

第一幕

洋货商店一间，置有玻璃架，玻璃水柜，藤椅，毛箒各物。

胡为

（站在玻璃水柜内面，手持毛箒，拂拭灰尘）一生之计在于勤，一日之计在于晨，我们清早起来，开了店门，应该把东西拂拭拂拭。

何适

（坐在藤椅上，一手弄手巾，一手按胡寄生的背膀）哼！终日昏昏聩聩的，如同街道上的一个醉汉，颠颠倒倒，脑袋一点清醒都没有，总不肯化几个钱，叫一个伙计，帮我们作事，我又要烧饭，要缝衣，要喂儿子，怎能分身来照顾店前的事。

胡为

（放下毛箒，双手扣在玻璃水柜上）何适！汝那儿知道我的事。我告诉你：当初仰祖先遗下薄产，及赖银行的经理是我的世伯，容易借一笔款子，来开张这时新字号。那时之意，只知道投好社会心理，顺着潮流，办进货物，不但要日日新又日新，还要二十四时，时时花样翻新的。其初还算应手，但是后来生理一日冷淡一日的下去，银根一日维艰一日，银行的经理死了，不能再借，换那新的，时常叫人来追利息，旧好的伙计，都辞去了一空，单剩我们夫、妻、子三个，其实是找不出银来请伙计。

何适

（缀开儿子，手巾收进袋里，胡寄生向他父亲一望，又向他的母亲一望，那么吃大烟怎么又有钱？！

胡为

那也是……也是迫不得已的。

胡寄生〔双手抱他母亲的腿子〕妈！邻店的娃娃，和我同年，现在他已经去上学啦，你怎不叫爸爸，给我和他同去？

何适（双手按伊儿子的两肩）说什么叫你父亲给你去上学？那只鸦片虫，实在不肯培养子弟啊!

胡为（手招他儿子）小宝宝你近来。（寄生似欲趋往，何适扯他的外衣，欲说-—不要过去。）

论起你的年纪，却刚是学年，但是爸爸的生理不好，又要吃两口大烟，希望上帝佑我，今年的生理好，明年定然送你上学去，后来还要给你去留学。

寄生

爸爸没有骗我吗？

何适

小宝宝，你不要梦想你的爸爸给你……

谢之馥

（走进店来，何适止口，之馥向胡为点头，胡为回礼）老友你好呀！

胡为

咳！祝什么好哪，好朋友！多天不见，今天什么风儿，吹得你到来，想你现状极好，今天到这里来，必定有什么照顾。

谢之馥

（何适和胡寄生母子两个，静悄悄的听他俩谈话）谈那儿话来，时常到贵处来的，说什么幸遇啦，今天也不过来看看老朋友就是。——老朋友！有那「鹰标」的新鲜烟膏没有？

何适（自己冷言〕这一群烟鬼。真是不得了啊！

胡为（手启橱屉）拿出一两重庄的烟膏一匣，递给谢之馥）好朋友！你看看这不是一匣鹰标的好膏吗？

谢之馥（一手接过来，一手摩自己的袋子去拿纸票）的确是好的，但不知道进本多少钱？兑出又要多少钱。

胡为

好朋友不值得说价钱，本钱是七块大洋，卖别人是八块五角，好朋友要买的，格外平宜一点，就算八块大洋罢。

谢之馥

实在平宜多少，这一匣买来去做办头，试试看，这儿七块钱请你收起来，短的一块，暂记我的账罢。

胡为（伸手拿钱〕拿去不要紧。

谢之馥请坐！

胡为慢走！

第二幕

布景一个旧式院子，对中铺一张旧床，床上置鸦片管一支，风灯一个，烟雾迷漫，钻子，剪子，及砚盘一方（大小由之），笔一支，旁置坏的沙发两块。

胡为（躺在床上，尽力的吹大烟，头顶戴帽，身穿棉袍黑裤子，一双鞋子，掉在床前，成个“八”字，一会儿团坐起来，自言自语。）我因为往年这病，吃起大烟来，吃烟的力量尽管大，来路却愈少，银行那笔钱，过期已久，倘若向我收起来，我这架子，是摆不成的，「咳！咳！」该到来。（睁眼看出去）

A（银行收账员上，身服西装，口含「555」烟枝，发咳嗽「咳！咳！」两声）胡先生，你在这里！（愤然）你欠我银行那笔款，母子合起来，要一万二千五百块大洋，这单你看！（丢过胡为身旁）

胡为（心里踌躇想着应付的法子）多劳你回去同经理说，宽限一个月，我一定照足来清偿的。

A（威迫要挟的态度）经理已经说过，如果没有钱偿，只好捉将官里去，老实对你说，这个国立的银行比别的是特别厉害的，我劝你如果不能维持下去，还是早把产业交割给银行，免得吃亏。

胡为（惊怕状）要我交割，就交割去罢，横直终无了日！（拿出纸笔，写交割字据：计店底九千余块，合老婆存在某钱庄的一千裙带钱，和知道伊的首饰约三四百块）写奸了，拿去罢。

A

（拿过字据，验有胡为的“愿”号）总是还要不敷几千块，看你祖上的面，我还可以向经理说情，明天就要办理交割手续。后天你就要搬出此地。

胡为知道。

A坐罢。（回头去了）

胡为哼！想我祖父在日，做商会会长的时候，在官场中，很有势力，我也是一个浊世佳公子，也常说起硬话来吓人家，人家便要和我说情，现在却要软化了。

甲（烟公司收账员，手拿折子进来）胡为兄！街上哄传贵生理明天要交割，我东人要我来讨那笔烟款。（打开手折）你看！第九帮去的烟膏，不是要一千二百五十块钱吗？

胡为不错！你何不早一点来，但是我这时没有钱可还，只好以后赚到钱来还，我的良心，决不肯亏负人家的，就是变牛马，也还要还报人家的。

甲南无阿弥陀佛？我不敢听你发那誓来？你也没有钱，我的东人没有儿子，他说，「如肯把儿子给我做儿子，那笔钱可以取消」。

胡为不行不行！（怀恨似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我家三代单丁，难道因为我的吸烟倒运，就能断祖宗的血脉吗？

甲你不知道我的东家，是和李督军合股营业的吗？你忘记了去年那王八该死的欠我东家八百银子，没有钱还，我的东人，要他的儿承继做儿子，那王八该死的不肯，后来不是因为别的小事拷死的。报纸都载他那小事没有致死之理由，说他瞎眼，得罪了大人，你想想！生死路由你择罢。

胡为儿子给了伊去罢！（毛骨悚然，写好过子书，画了号，递给甲，蹑足附耳）不必张声，（甲点头）适妹！你同寄生出来。

何适（手牵儿子出来，甲的视线，一直射过来）饭还没有烧好，你又要拉扯一餐食不成。

胡为不要乱说！烟公司的金买办的夫人，爱看我的儿子，伊叫这位来接过去。

何适你总是和这般狐群狗党来往，我才不给他（儿子）去哩。

寄生妈妈！金夫人很爱我，前月同我去吃酒，金夫人叫我进伊自己桌子，给我许多水果，糖饴饼干，还给我些裸体的美术画，我要去。

何适小宝宝（放开他的手），你要去就给你和来人去。（“拍拍”声〕饭烧了！……（走转进去）

甲（牵过寄生，抱在胸中）请！

寄生爸爸，你和我同去呀！（胡为眼泪直滚，说不出话，甲抱着走了）

谢之馥（窥首内视，摇摆进来，手轻轻的在胡为头上一拍）老朋友！垂头丧气得这般厉害。

胡为（仰首细看，把袖口一直的擦眼泪，嘴巴一直的伸张，连打几个喷嚏）好朋友！你真有心啊！（以下声音变低）我的产业变了，儿子也卖了，只剰夫妻两个，再过两天，就不能住在这里，（喷嚏！喷嚏！）好朋友！你有什么法子没有？

谢之馥法子却有，何恐你不肯听从罢了，说也无益，不说的好。

胡为试说罢！我苟可听从的，一千件一万件都可以听从，请说无妨。

谢之馥要我说吗！未必肯听从，——不说又对不住朋友，说罢！（反过来与胡为交头接耳〕老朋友！公烟总局的银买办，很见重你的——何适，他刚才对我说，你肯把你的何适嫁给他做小奶奶，膏精任你受用。

胡为那我一定办不到的，我们夫妻，虽然没有十分爱情，伊款待我也不算好，但是伊也没享用我的什么幸福，倒同我吃了许多苦，给我生下儿子，这件事……

谢之馥（掏出很多匣的烟膏，翻来覆去。）老朋友！你不想这个吗？……

胡为（瞥见烟膏，口沬直流。「喷嚏」——）不怨天，不尤人，既然吃了大烟，也顾不得什么，老婆子也嫁伊去罢。（反很兴奋的去写退婚书，写好，拿给谢之馥。}

谢之馥不行！不行！没有足模手模，谁敢给你受领？

胡为有了大烟吃，何惜两个足模手模，（脱去袜子，印个足模又印个手模，然后交付）

谢之馥（收起退婚书）此刻就叫何适出来。好叫伊同我坐车去银家，你明天好领烟。

胡为对的！我明天也好做清交割手续，搬开此地！何适！何适！

何适你又要叫我搬饭，给你们同喫，我就去搬。（欲返内状。）

胡为不是不是！（大声起来）。一百句做一句，说给你听罢！我俩的情苗到此要断了，我吃了大烟，现状难以维持，已经把时新生理交割给银行去了，你积在钱庄那款子，我也署你的名付给银行去了。儿子也给我卖官鬻给人家去了。（何适面色惨白）我感你和我做了多年夫妻，不甘你同我沦落。我明天就要离开此地。汝这时就可同谢先生去到银买办家，买办对他的前妻是很好的，你也时常说他「会做老婆的叩头虫」，你去他必定待你好。（何适面无人色）食好穿好，将来幸福，享受无穷，你去罢！（说时鼻涕交流，声泪俱下。）

何适你病那时候，我也坚持不要吸鸦片，你总轻听那医生的话，致有今日。（呜咽）事业败了，我也不怨，存款支了，我也不惜，儿子卖了，只有怨我，我情愿同你做乞丐，乞食道上，誓不作“下堂之妇”。（狂呼乱跳不止〕

谢之馥（挽何适的衣服，苦劝）事到这步田地，只好随我去罢，各寻各的生路。

何适（用头碰过去）我死在你这鬼前罢，不是你怂恿我的丈夫，也不致弄到这般田地（碰来碰去正在难解难分之际，幕闭）

第三幕

布景一条山路，远处竖立一个邮筒，旁边竖一贴广告处，贴上广告多张。

胡为（手持竹筐。一路行来，居然成乞丐。）唉！谢之馥那鬼害我了，他设计把我的适妹嫁给银买办。岂料我的适妹半途寻短见死了。津贴的亚片，不能给我，「喷嚏」！唉！我因为吃了亚片，事业失败，人格堕落，妻离子散，还有什么生趣！（草地上一张纸忽飞起来，胡为近前拾取。）呵！这是一张十万块钱的纸币，啊！咳！我这个日暮途穷的人拾到，又有什么利益？论来这十万块的款子，未尝不可以振旧业，或者还可以恢复前时的产业而过之，喝！咳！业可复，而妻子不可复，撕破了它，吊死去罢！是啊，前日的时报，登有一段的新闻，“闽省水灾，淹没数十乡，各处先后发起赈灾”。我就把这十万块捐去罢，死也死得有名。（扯下道路的广告二张，一张封好纸币在纸上写——拾道旁的黑炭炭碎写的）筹娠闽省水灾会升。（下写「胡为敬献」。走去路旁的信箱，把信投入）我现在觉悟了，觉悟就是我的末日了，未死之先，要向全人类下个忠告，大家看我的受「亚片毒」惨够了，我愿做一个吸亚片毒的牺牲者，我死能使大家觉悟到不吃亚片，我死胜于生了。（言毕拿自己的裤头带吊死。）

（载一九二四年七月卅日——八月四日「商余杂志」）

告「筹赈粤省水灾会」诸君老虎

千呼万唤，已出来了，居然组成「星洲华侨筹赈粤省水灾会」。好像是孕妇生产，呱呱坠地作英声，还不愧称为热心慈善的君子！

今晩，听说还要召集各界开一大会，讨论办法，这都是不错的。然而大会中的讨论办法，大家想想：这回粤灾，何时髦生？到现在经有几天了？我敢替说一句，前个月发生的，到现在有几十天了！

时到今日，才出来要筹赈，可说是缓而又缓了，设使灾民没有国内侨胞，先行打救；而希望我海外侨胞打救，差不多一个个都早赴鬼门关去挂号了。

可否再缓？万万不可再缓！这条道理，极其明显，所以我听到要开大会的消息，赶快出来写这一段，有几句顶要紧的话，就是：

先垫款！后筹款！

先汇款！后筹还！

诸君！这几句顶要紧的话，希望于开大会中提出讨论之！

（载**一九二四年八月十二日「新国民日报」**）

为粤闽灾民请命之「海天游艺会」

第一晚表演「妇道苦」

海天俱乐部筹赈闽粤水灾游艺会，自成立而后，月已一圆，诸务进行，极称得手。昨夕乃该游艺会开始表演之擘头第一晚，所配画景极佳，山林树木，大厦花园，靡不齐备，闻为广东最著名美术大家曾汉初君之手笔，绘事之工，堪称得未曾有，其价值不下万金云。有如此佳画景，更配以好角色，且属南省赈灾义举，其热闹情形，当可想见矣，爰将昨夕开演情形录左。

剧场门首点缀，备极堂皇，正中高悬一额颜曰「为闽粤省灾民请命」，配以一联文为「仿衣冠于优孟」，「赈闽粤之灾黎」，场内之横彩，多至更仆难数，舞台上长联有二，其一曰「海角天涯叹到处俱无乐土诸君子痌瘝在抱特假梨园旧馆重编菊部新词粉墨登场羡他银幕运筹一片婆心都为赈灾救溺」，「闽山粤峤问谁怜水后灾氓我侨胞桑梓关怀愿乘公暇闲情聊仿夜游韵事金钱来买座对此锦毹奏艺三宵义务是诚会友辅仁」，乃康研秋君之手笔，一曰「得君等軫念灾民看几许乘与临场鼎力出金钱布施两省」，「愧我辈未闻剧学说甚么登台献技空口讲白话敷衍三宵」，则为岑照临君所撰云。七时许，男女来宾，络续到场，招待员欢迎引导入座，未几养正音乐队奏乐，首由该会长陈君嘉庚登台宣布开会理由，而吴君胜鹏用粤音传述，贾文燕君、陆寅杰君，均有演说，语极中肯，甫至八时，铃声响动，而银幕旋开矣，剧目为「妇道苦」，计分六幕，表演至分妻一幕，观者多为之涔涔泪下，掌声震瓦，咸谓该游艺会诸君习剧时间无多，而竟有此良好成绩，洵属难能可贵云。兹将其剧情录下：第一幕，「赌骗」，纨袴子何颜，椿萱早谢，遗产颇丰，不事正业，滥交损友，结识沈中物、杨古、毛不为等，赌场征逐，屡战屡北，噫！其果有邓氏铜山，郭家金穴耶，何颜之家庭，从此多事矣。第二幕，「分妻」。何颜，上有庶母（陈氏），下有妻（苏氏）妹（柳青），目击其溺睹情形，莫不交相劝导。奈何当局者迷，虽舌灿莲花，都难为力。由是祸起非常，家庭凄惨。苏氏遇人不淑，见摈于当时，遂乃襁负幼子，哭别姑前，忍痛而去，妇道之苦，足见一二。第三幕「诱奸」。何颜逐妻之后，遂乃倾家荡产，曾几何时，只剩得一个寒酸二世祖之名耳，甚至一钱不名，两餐莫保，乃告贷于赌友沈中物，沈以何妹秀色可餐，垂涎三尺，乃以甘言煽惑，欲置柳青于小星之列。何颜只知为赌，不知其他，卖妹之举，遂以告成，柳青被逼，无路可逃，幸得沈之什役阿其，设法拯救，得免于辱。第四幕「教子」。苏氏离却何家之后，税屋而居，日事针黹，抚育娇儿，率阿牛入校攻读，以冀异日成材。阿牛年幼无知，嬉戏是图，竟至骗母逃学，嗣为母识破，戒勉一番，善言训导，于是苏氏又以慈母而兼严父之责矣。柳青为阿其拯救之后，查悉阿嫂所居，复遇阿母于途，母女二人，遂依苏氏。陈氏感阿其救女之恩，无可为报，遂以柳青妻之。

「妇道苦」剧情既如上述，综括特点有二。一、为配景之优美，二、为艺员之整齐。故表演纯出自然，其中尤以方诵清君之饰何颜，莫润棠君之饰沈中物，李朗天君之饰毛不为，陈瑞南君之饰何颜庶母陈氏，梅国良君之饰何妻苏氏，梁星南之饰何妹柳青，为最有艺术之天才云。

次夕表演「自由钟」

次晚（二号）观剧者比前更为热闹，华民政务司署英咸君、士多令君，亦莅场参观，剧终始归。至在场购物者甚夥，如会美楼购南洋烟草公司香烟一枝助银五十元，余如五元十元，不胜枚举，复有余东旋君购名誉券一张加惠五百元，系由李声余君通知该会者，此可见该会感人之深矣。查该晚剧目为「自由钟」，计分七幕，其剧情如下：第一幕「约会」。林翘楚其人者，肆业于某大学，结识女生陈醒同，一点灵犀，早已心心相印，金丝眼镜，文明裙，二人之翩翩倩影，时髦现于榆苑之间。是日也，彼二人复游乐于此，临别约再会于大东旅店，醒同先去，翘楚末行，适有冒充自由女学生之苏秀香，迎面而来，多方挑引，得与翘楚接洽，已而苏之情人李爵廷至，睹此情景，大起酸风，互相口角，弄出诸多笑柄。第二幕「订婚」。大东旅店，一对青年男女，我我卿卿，喁喁私语，彼人何斯，盖即林翘楚陈醒同也，热烈的爱情，共订三生之约，已而珍重一声，伊人暂别，醒同甫去，秀香又来，献尽丑态，以媚翘楚，翘楚鄙其人格卑污，略与周旋而已，不料爵廷又至，竟借旅店为舌战之场，翘楚经此一番教训，转念自由女之情状如斯，致疑醒同亦是此流人物，深悔冒昧订婚之非，差幸觉悟尚早，遂即函醒同，道达退婚之意。第三幕「逼婚」。林翘楚发函后，仍怏怏不已，正凝思间，醒同盛怒而至，追问退婚之由，翘楚以父命为口实，醒同见其言语支离，想必别有怀抱，于是不由分说，以炸弹恐吓，逼勒翘楚立回婚据，并索五千金而去。第四幕「索金」。醒同得翘楚之五千金，仍闷闷不乐，为消愁计，决意到沪一游，但恐五千之数，不敷汗漫之资，复谋诸兄，以裕旅费，乃兄陈固，盖老学究之流，而又孜孜为利者也，多金之与，未之肯承，醒同至是，复以恐吓翘楚之手段，转吓乃兄，侥幸炸弹有灵，乃兄又堕其术矣。第五幕「开厅」。醒同与秀香，固曾相识者，相见之下，告以行踪，秀香利其多金，步趋左右，已而藏香阁里，酒绿灯红，锦簇厅中，又发现一对自由雌之倩影矣。时则有妓女老耦三者，屡被鸨母苛虐，醒同怜伊堕溷，乃解束相赠，为渠脱出火坑，不知此种风流，几成毕生之玷。第六幕「救妹」。老耦三感酲同援救之恩，今睹醒同被辱，又岂能袖手旁观，遂乃思得一法，诱陈固远道而来，以救彼妹，陈固果至藏香阁里，忽睹乃妹，以为醒同作斯丑业，气愤填胸，昏几倒地，醒同乃向兄前认罪，剖白由来，事始得免。第七幕「结案」。陈固兄妹至警厅起诉，正值苏秀香又为警察所致，此一段伪自由之黑幕，原原本本揭破无遗，遂由厅长判决，鸨母罚款了事，醒同与翘楚成婚，陈固纳老耦三为偏房，把苏秀香枪决而止云云。剧中以陈孟仁陈孔振两君饰茶博士，方诵清饰林翘楚，梅国良君饰陈醒同，梁星如君饰苏秀香，李锦堂君饰李爵廷，罗承德吴康泰卢文锡钟泽泉等君饰游客，姚兆源君饰店伴，陆振铎陆振凯两君饰后生，岑照临君饰陈固，萧达章饰报差，莫润堂君饰林寿山，陈瑞南君饰鸨母，罗文显君饰佣妇，石霭云君饰老耦三，朱奇轩君饰亚杜，陈卓如梅少轩李朝天三君饰校医，吴胜鹏君饰警官，李王阶陈君俦向思观梅洛康鸣谦等五君饰警兵，卢捷卿君饰司书生，艺员身份酷肖，表演极其精彩，故每幕之终，掌声雷动，都叹观止云。

最后一夕「自作孽」

十月三日晚，为海天游艺会表演配景白话剧之最后一夕。参观者比前为众，华民政务司士多令君偕其夫人、日本领事、日本公会总理之夫人、三井洋行大班及其夫人等，均莅场参观，直至剧终始散，是晚剧目为「自作孽」，共分六大幕，其剧情如下：第一幕「设计」。剧中翠姐，佣妇而私娼者也，年华三七，性尚风骚，与其情夫毕自修，专做棍骗生涯，一般好色之徒，每入其彀。一日为其手帕姐妹阿三，介绍至程家佣工，自修侦悉，由是姘夫姘妇，又得一度图骗之机会焉。第二幕「佣工」。富翁程陇川者，老淫虫也，见阿翠风骚袅娜，竟至垂涎三尺，程子款吾亦欲一亲香泽，程女妙龄，洞悉个中，力劝乃父，不可用此少年仆妇，程翁不听，于是一出怪现象，由此而生。第三幕「入彀」。一夕款吾私至阿翠寝所，甜言蜜语，一见倾心，大有相见恨晚之慨，忽遇陇川敲门，亦为寻芳而至，阿翠先后匿程父子于大柜之中，毕自修得以乘机饱窃而去。第四幕「祈福」。程父子被藏柜中，家人四处寻觅不见，而阿翠又假作疯魔，致令程妻，仓惶失措，求计于佣妇阿三，延请南巫星等作法驱邪，妇女无知，万分迷信，星等遂得骗取其财物焉。第五幕「获匪」。毕自修得程家财物，径赴博场，无奈财星不降，竟至输干输净，后遇阿翠于途，彼此争斗，为警察所拘，已而南巫星等，又抬柜而至。警察见其形迹可疑，一同捉将官里去。第六幕「审判」。程氏姑娘起诉于警厅，而警察又拘匪齐到，一段不可思议之怪案，由是大白。结案将南巫星及毕自修阿翠等，按律惩办。深责程家父子，罚款免罪，以警将来，而斯剧亦以完场见告矣。该剧当剧者，则有陈瑞南君饰毕自修，梁星如君饰翠姐，罗文星君饰亚三，陈孔振陈孟仁两君饰咕哩，陆振铎君饰冬梅，方诵清君饰程陇川，吴胜鹏君饰陈氏，陈卓如君饰程黄氏，莫润棠君饰程款吾，梅国良君饰妙龄，岑照临君饰南巫星，石霭云君饰南巫君，梅少轩君饰巫大，卢捷卿君饰警长，何思观钟泽泉李玉阶朱奇轩等四君饰警兵，黄鸣谦君饰厅官，罗承德君饰录串云。

此剧纯为讽世谐剧，各艺员表演，绘形绘声，描摹尽致，观者频频鼓掌，良有以也。

又当第二幕下幕时，岑申记君登楼送花篮予「海天游艺会」，该会诸君曾宣布场内不售物，故虽不欲举行拍宝，乃以千金购之，用留纪念，洵可佩也。

（载**一九二四年十月二日——七日「新国民日报」**

@天木《夜市掮客》，1924

Towkay!要吗？Towkay!要吗？这是我昨晩独自在海滨散步所听得的一种呼声。

当昨晚我于月色朦胧中在海滨踱着，海风一阵阵吹来，拂去我心中一切的烦闷，欧洲大旅店中的凡哑林声听着尤使人心弦颤动，这是多么神秘之夜啊！

当我自欧洲大旅店面前，沿着草场徐徐踱到那Ca「maug工tD「ive时，那「Towkay!要吗？」的呼声，就送入我的耳鼓了，回头一看，原来是手车夫跟我招揽生意，当时我没有理他，也并不注意，走过纪念碑后，那种呼声又来了，当时我心中就不免奇怪，因为我那时明明在海滨散步，为何那班车夫时向我招揽生意呢？

！！大钟楼报着九下了，三分钟后，我又回头踱到那教堂前面了。奇怪！那车夫的呼声又来了。一回头，看见好像仍旧是跟着我的那个黑衣车夫，并且放下了手车，跑到我身旁，满脸笑容，向我几哩咕鲁，不知说些甚么。奇怪，而且有些恐慌，于是我停着脚，向他看着，那车夫身体很短小，黑衫黑袴,手里拿了半段吸剩的香烟，起初好像说潮州话，见我不答，又改说福建话，我对于潮州福建话，完全不懂，那时心中不知究竟是什么事，向我行乞吗？或者竟实行拉生意吗？……好了，最后他说广东话了，广东话我可听得,而且我可以半生带硬说几句，我明白了，那冒牌的车夫，原来是带了生财走路的一种掮客，是夜里做生意的掮客，他兜售的那种货色呢？老实说吧，是供人发泄性欲的机器。他问我有三个姑娘要不要，他说：那姑娘年纪很小，人又生得很漂亮，一夜本要十块钱，如老板要，他可同我去，八块钱好了，同时拿那手中的香烟头向嘴里一塞，做手势给我看，似乎说那姑娘只有这么高。

谢谢他的盛意，十块钱打了一个八折，真好算优待顾客，特别大廉价了。但是，我不要买那种机器，只向他微微一笑，说：姑娘吗？一夜八块钱吗？可惜我的广东话说得太不像样了，否则探探此中秘密，倒是怪有趣的事。当我拔脚走时，他仍跟着我，前面有人来了，他知道这笔生意，终于失望了，才不再跟上来。但是，他仍很失望似的望着我呢。唉！上帝，那里去讲人道……

(载**一九二四年十月十五日「新国民杂志」)、**

海外散仙「儿童世界」开场白

在下不是别人，海外一散仙是也。不详姓氏，无知年岁，莫辨寒暑，罔解春秋。惟有：尽我能，取我需，乐我真，行我事。

世界茫茫，色相空空，贫、富、利、名、悲、欢、离、合，不过一种假相，充满机械、虚伪、欺诈，一举手、一投足，稍有不慎，莫不坠落其中。那时，感觉苦海无边，何处是岸？

看呀：国家啦，社会啦，团体啦，个人啦，那一个不机械，虚伪，欺诈？尤其是海外的社会，分明机械场、虚伪厂、欺诈所，一切罪恶，接续不断地与人类而产生。嗳唷！处在这四面楚歌的当中，东冲西突，总杀不出一条血路，放一线光明来。

好了，新天地发现了。是处无机械、无虚伪、无欺诈；惟有诚恳地、纯洁地、天真烂漫地，处处充满着爱，多么光明可爱的呀！

在那里？在那里？

儿童世界！

来，来，来！小朋友们，大家跟我来！大家跟着海外散仙这一把旗帜向儿童世界来，观光无机械、无虚伪、无欺诈而诚恳的，纯洁的、天真烂漫的儿童，跳着活活泼泼之舞，唱着浪浪漫漫之歌。

（载**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八日「儿童世界」第一期**）

@新国民日报《筹赈闽省水灾会开游艺大会之详情》，1924

通俗白话剧团演「奈何天」

通俗白话剧团开演「奈何天」新剧（爱同学校军乐队在场助兴），每演一剧，必受一次欢迎，鼓掌之声，不绝于耳。全剧概用漳泉方言，吾非漳泉人，故无从得其奥妙，惟据旁观者言，某君饰泉州娘姨，庄谐杂出，洵为剧界特色之人物云。爱将邱志伟君对该剧评转录下，以供阅者参考。

第一幕「南渡」。爱华君是一个旧家庭官僚式的老夫，其妻建章君容色惨淡，其女世泽君系似新非新的女子，及其子肃丹君等四个剧员，在这幕中未经灾难，先显出其悲苦的态度，骨肉分离时，行踪太快，未免形容离情不真。交哉君初出台，举动言语，似滑稽非滑稽，这样表演，也算不错，但进去后台取东西复出来时，不及头次自然些。

第二幕「遇灾」。开幕时冲出一队男女老幼的灾民，带些欷歔的声音，显露凄惨的形状，使台下人肃然扫兴，面面相覩，感着一种不可思议的辛酸。爱华君由甜梦中走出，如痴如醉，建章君吊一箱子和杂物，各由内出复进去，在慌忙中随便拉些物件，争先恐后的乱奔，这样表演，令人知道天灾人祸的凶猛。……

第三慕「被逐」。满路的灾民，啼饥号寒，哀哀不绝，诸君看见这个光景，闭目一想我千万里飘渺的家乡，或是亲友，或是同族，惨遭这样的奇祸，叫苦连天……假使要是在那里同难，或是在那里亲眼睹此，不知要怎样？

第四幕「病殁」。爱华君临死时对于骨肉离分难舍，表现一种不可形容的凄凉，使台下人见之，似非在剧场发现的事。…建章君与世泽君出台依依相扶，跌来跌去，煞是痛苦，且将闭幕时，腔调凄楚，声声吹入观者的耳朵，尤为情景逼真……

第五幕「灾耗」。肃丹君看报见到灾耗时，可惜没有马上在这无形中，先表现其惊骇恐怖的形色，使人察觉其心里有万急的事，然后来告其两黄，这幕我以为扮演者的分数，只在平常。

第六幕「惊梦」。碧恭君为店主，坐在账柜里，右手执笔，左手打算盘，态度很好，就是和荣桂君接洽，手路语言，都很不错……肃丹君未睡时，坐床上脱去鞋子，在那里思索，中心感着无限愁苦似的，这些表情，形容透澈，却是我以为在床上惊醒时，似有不自然的样子。最好当时梦中要有传出梦中哀音，表现梦中看见他被灾惨死的双亲，使那贾善算由甜梦被哭惊醒，才起身过来探问肃丹，再谈到各省天灾。

第七幕「拿挑」。燃灼君扮做连长，当甲乙丙兵人，拿肃丹时，野蛮悍恶得像中国现在的队伍。肃丹君南归，途中被拿，兵人先用手摸身上的束子，有无银钱，并各人注视两箱行李，然后脱去他斯文的衣服，殴打捆缚，肃丹君的惊惶畏惧，最后的哀求释放，这点形容很自然很对的，后来背上东西苦走不上，并愿以一命牺牲，燃灼君马上发令枪毙。这幕也可说表现不错了！……

第八幕「吊打」。拔山君扮做轮船总巡，贻庵君扮做查票员，午桥君扮做水手，又甲乙扮做轮船里的剧员，形色口气，也都不错，最好就是世泽君与查票员诉起经历的凄惨，使阅者若看见，则似亲目其事，可见世泽君形容悲剧，很自然，很能引起阅者的伤感。

第九幕「寻兄」。云亭君，一鸣君，出现较前次自然些，世泽君向两黄诉起父母惨遭灾亡，噎噎抽抽，愈说愈感伤，他那一种自然的悲哀，可谓精神之极。

第十幕「筹赈」。到会者，甲团代表曼尼君等……主席者竭力宣布灾民的凄惨，不但台上人勾出慈心，而鼓勇气求赈济，就是台下阅者，心不酸而自酸，不慈而自慈。

同德书报社谐剧「皇帝梦」

第二晚之游艺会，同德书报社演谐剧，有二事堪足嘉许者。其一，为同德书报社员化装募捐队，随处向人募捐，参观者感其热忱，多解束相助者，成绩甚佳。其二，为南洋青年励志学社以翌晚表演之剧情，拍出照片，制成电版，印刷专书一册，由社员分任在场内发售，售资概充赈灾之用，成绩亦甚佳。其余学生之售国旗，各号之售「茶」与「汽水」等，亦为数不赀云。

第一剧台——第二晚第一剧台，表演者为同德书报社剧务部（爱同学校军乐队莅场助兴）八时开幕，首由蔡辉生宣布理由，继以次表演「皇帝梦」、「收枯账」、「殃及池鱼」等谐剧。爱将剧情分述于后。

「皇帝梦」。思想进步，骗术益奇。有陈亚再者，狡猾多谋，素以行骗为活，因涎某翁之富，伪谓某处有樵夫，乃当世真主，怂恿富翁，赘为佳婿，翁为所惑，竟坠术中。一日，陈以招兵为名，向翁取银二十万元，既达目的，尚不远扬，且扬言于外谓某翁蓄意复辟，事为省长所闻，饬警团拿，时樵夫竟披龙袍，坐镇金銮殿上，称孤道寡，富翁及某学究，服朝服，执朝笏，列坐两旁，居然成一小规模之朝廷矣。迨睹警至，以为陈某所招者，欢乎其容，旨传赐坐，及缧絏相加，始知不妙，被拘至高等审判厅讯鞠后，官以村愚无知，罪应从轻，讞甫定，陈某以私运鸦片逮案，冤家路窄，遽两相逢，至是始水落石出。陈某伏法，剧遂告终。是剧饰樵夫为黄君汉民，饰陈亚再为陈君瑞福，饰富翁为林君安邦，饰富翁之妻为张君芹生，饰富翁之女为何君建勋，饰老学究为蔡君辉生，饰仆为李君炳炎，饰省长为吴君金璧，饰参谋为柯君逢春，饰警察长为朱君耀辉，饰警察为杨君镇寰。笑剧员均能表演得体，诚可人意，惟黄君原非丑角，此次特初试耳。

「收枯账」。生活日高，谋食维难，而所谓新式女子者，不知稼穑艰难，日惟沾沾于衣饰之研究，务极时髦之华丽，初不度其夫之进款多寡，卒至左右支绌，应付乏术，诚可叹也。斯剧于现代社会背暗，绘影绘声，观者忘倦，未始非世道人心之良药也。剧中人，饰陈汉为陈瑞福君，饰其妻为何建勋君，饰其子为煜安君，饰收账员为柯逢春、李炳炎、蔡辉生、吴舍璧、林安邦诸君，饰抬棺材者为许日先杨镇寰两君，其上尤以何君之哭声，吴君之表情，许君之潮阳土谈最佳。演至假死一节，座无虚位，观者环之如堵，鼓掌之声，陆续不绝。

「殃及池鱼」。季常之流，往往受闺中人闷气，愤无可泄，遂迁怒于下人，至不惜以金钱系人于狱，吏治糊涂，殃及无辜，此剧为月入微资之什役呼冤，人道藉存，黑幕聊揭，岂特博人一笑而已。剧中人，饰康铜臭为蔡辉生君，饰其妻为吴舍璧君，饰康子为李炳炎君，饰什役为陈瑞福君，饰丁头为梁广佩君，饰审判官为黄汉民君，饰翻译为柯逢春君，饰警察为林安邦君。此出陈君表情谈吐维妙维肖，深得观者赞许，一般以什役为活而受人苛待者，能不同声一哭耶。

南洋青年励志社演「青春的悲哀」

第二剧台——第二剧台表演者为南洋青年励志社（该社弦乐队在场助兴），并有养正学生之「滑稽跳舞」，端蒙学生之「谐舞」等助演。八时开幕，首由曾几生宣布，继开演各剧，正剧为「青春的悲哀」，笑剧为「尔来了」及「羊语」，忽而凄楚，忽而闹堂，悲欢离合，形容尽致。每演一节，掌声如雷，自始至终，观者无倦。惟「尔来了」一剧，则因时间短促，竟致未演云。

（载**一九二四年八月十二——廿四日「新国民日报」）**

潮州白话剧「山穷水尽竟如何」

星洲华侨筹赈中国各省水灾会表演游艺第三剧台，第一晚助演者，系潮侨张来喜君等临时组织白话剧团，并弦乐队到场助兴。场内布置，正中有「水灾会第三剧台」之横额，两柱有长联，左「滔天浩刼劫）延残喘者二千万人咸仰首求苏敬颂华侨生佛」，右「遍地灾黎极哀号分南北万里幸解囊慷慨垂怜祖国同胞」。又有短额「救济灾民」「振刷精神」及台前之「饥溺由己」共三。四周亦环以生花作交叉形，七点钟时，先由弦乐队奏乐，参听者颇众，盖其乐声拍和合节，极其悠扬故也，拍和甚久，约近八点钟时，始开幕演剧。该剧名曰「山穷水尽竟如何」，共分六幕，闻系吕光鸿萧茂元二君合编，寓有警世深意，堪为一般一毛不拔之守财奴作当头棒。剧中约十余人，扮演者，则为郑则英、张芹生、许日光、李振隆，吕光鸿、周少梅、许志生、梁广培、陈侣方、萧茂元、林谦之诸君等，演来颇有精神，兹将其剧情列下，俾一般未曾寓目者知其大概，并愿拥巨资者留心一睨之，而放大眼光焉。

韩江张仁志者，英年有义气，生平对于有益人群之事业，莫不勉力为之，一日出游，遇流亡之灾民郑氏，携其幼子，凛饿于道，颇发不忍之情，取养于家，而彼任侠之心，仍以天灾流行，遭难者多，视此遍野哀鸿，嗷嗷待哺，纵有广厦万间，羹仓千所，亦未免顾此而失彼，况区区一身，愿宏力薄，于事庸有济乎，是以集合各同志，发起灾民栖留所，以抚恤一般流亡者，但施衣施粥，在在需款，不得不四出向富者效募，藉久维持，而易谋善后也。邑有许钱穿者，富而不仁，虽拥巨资，惟声色是娱，一切公益事，概不过问。仁志等登门向彼劝捐，彼一毛不拔，更以谰言秽语相加。仁志等愤而归，宣布于众，愿竭其力，从事慈善，又尽心教养郑氏之幼子，至于长成。钱穿谩藏诲盗，多行不义，衔之者多。一曰盗劫其家，罄其所有，家人离散，钱穿与其仆流为乞丐，偶遇郑氏之幼子，怜而施之以金。适仁志至，见之乃呼钱穿而语之，谓昔日彼等踵门求助，济此灾民，乃遭拒绝，且加非议，今日施金者即昔日之灾民，而今日之义士也，钱穿羞悔昔日之非理，跪倒请罪焉，噫，人于富有时，骄焰之气诚不可以抵拒者，至于「山穷水尽时竟何如乎」。

人于饱暖之时，每不知冻馁之痛苦，迄至山穷水尽，自身亦尝痛苦时，始觉悟之，然而侮已无及矣。是剧之主旨，完全描写一般财奴，在弦歌酒宴场中，则挥霍无度，若语以饥溺之事，则一毛不拔，不但无怜恤之情，且予以种种非理之嘲，势焰之烈，铜臭之气，殊令人退避三舍者也。星洲不乏此等人，愿细味斯篇。

（载**一九二四年九月廿七日「新国民日报」**）

@云樵《中夜哭声》，1924

这大约是数年前的事了！我几回要把笔记起；却写不成。然而，这是怪难忘的，怎可不勉写？横亘此事在胸，是何等难过的呢！我们的同窗，有名周桐的，平常和我们很接近，他家的妻小等，一切看来，都不似贫苦出身的。原来他的岳家本是富商，他被赘后数年，岳家因投机失败，破产，家亡，他自己才携眷来此租居，岳的老幼，也便跟来倚他，虽然现状甚困，他们夫妻俩，有时携了子女们于月夕良辰，欢游寓里的公共游憇（游憩）所——望海楼头，或碧椰边，那一种融融曳曳的有家之乐，却使人反觉身世大有羁旅之感！

有一回，时当中午，天气热得异样难堪——逼像傍火山喷口似的。我们的寓里，此会有一阵乱哄哄的嘈杂声，我正在午餐,也不去査察，后来周桐的岳母吿我说：他的婿儿因东家拟发额外勤劳奖金，他拼力的倍勤十余天，便于午间突然咯了几口血，坐了车归来，所以大家声嚷起来！

「呜呜……我的……你遗下我们，怎了，呜呜……！」这么悽切的声音，实在难闻吧！我自梦中惊起来说：「分明是周桐那边传出来的哭声，难道他便死了吗？记得半月前才病着！」语未毕。「呜呜……你遗下我们，怎了？……呜呜……。」这么凄切的声音，继续的又吹到我的耳鼓来，我听清了，赶跑向周桐那边去，睡眼模糊，还挨步揉着。

「周桐夫人，怎么了？不要哭呀！」我悲悯的在她的房门口这么说着。她抬起头，似听到我的慰问了，在要答未答之顷，便又呜呜地哭了一阵，才能悲酸万分地说：「先生，我的……。」呜呜……伊哭得再说不下去了。

我看了这种情形，知道周桐一定是活不成了，但是，哭声太酸楚难听了，我不敢再问，拔脚便要离开，那时，周桐的岳母，正搂着惊啼无端的两个孩子在床边，见我转身，赶着叫：「先生留步，容我相吿。」我听了，回身又要开口，她接着也拉出九分酸楚的语气说：「先生可怜我的婿儿已是一口气接不下来了！现在遗下一家这么多人，怎好的呀？」说到此，声音顿咽哽下来「他岳父在时，我们一家养惯，都不曾学做活，更有谁能自活呢？唉！苦呀！我们以为他岳父死，还有他可靠！呜呜……」哭声又放了，周桐夫人同时也纵声的哭了！我至此，几乎也要掉下泪。

一下，周桐的岳母抑了哭声，又说：「死便死了！可怜，一个人死下来，一缕都未备，又那里找钱？唉！不要说起钱了！」说到此句，语气便变愤怒下来。「昨天请大夫没了钱了，我们携了这两个孩子，向我婿儿的东家恳借些少，那知天杀的，扳起脸说：『没作工，不能够拿钱；有钱，不怕没有人作工，今天死了一个，明天我便找了个来。』唉！唉！天杀的……」说着拊心顿足，把两个孩子惊啼做一团。

「可怜我们的屋租，已是两个月不能缴了！」周桐的岳母，抚摸着两个惊啼无端的孩子，由怒而哀的继续说：「米店已经不给我们赊取了，灶下无薪，卖柴的也不肯来了！……唉！……」此时周桐夫人，多早哭得听不到声音了，房里面悲哀的空气，紧罩着一点如豆的煤油灯，明灭不定，阴森难看。(载**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四日「新国民日报」**)

齐民「戏剧世界」开场白

我们站在社会里，无昼无夜，无时无刻，都被虚伪的恶空气包围着，弄得人们大多数鸠形菜

色，要死不能，要活不得！可是要把这恶空气冲破，除非多产纯洁的出版物，赤裸裸地逐件来描写，使人们触目惊心，叫他们对于穷凶极恶的事，不敢尝试，那才有挽救的地步。

出版物中最有转移社会的能力的，厥为戏剧。戏剧概分二种，一是歌剧，一是话剧。歌剧短表情，远事实，演来流于板滞。话剧事实表情，均能体贴入微，演来流于活泼。所以历史上令人崇拜的歌剧大家莎士比亚，反不敌后来居上的一个话剧创造者易卜生。

易卜生的话剧，为什么人们欢迎呢？因为他描写社会虚伪，都能穷形尽相。大多数鸠形菜色者看了他，好像服贴清凉散，那歌剧就自然连带减色了。

我们创刊「戏剧世界」，就是为了这个缘故。虽然大家的作品，比不上易卜生，但是，时常赤裸裸地把社会虚伪写出来，指导人们进光明之路去，未必无影响社会现象——尤其是歌剧会一天天的减色。读者诸君，我们就在这小小篇幅的字里行间奋斗吧！

（载**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廿二日「戏剧世界」第一期**）

@云樵《中夜哭声》，1924

这大约是数年前的事了！我几回要把笔记起；却写不成。然而，这是怪难忘的，怎可不勉写？横亘此事在胸，是何等难过的呢！我们的同窗，有名周桐的，平常和我们很接近，他家的妻小等，一切看来，都不似贫苦出身的。原来他的岳家本是富商，他被赘后数年，岳家因投机失败，破产，家亡，他自己才携眷来此租居，岳的老幼，也便跟来倚他，虽然现状甚困，他们夫妻俩，有时携了子女们于月夕良辰，欢游寓里的公共游憇（游憩）所——望海楼头，或碧椰边，那一种融融曳曳的有家之乐，却使人反觉身世大有羁旅之感！

有一回，时当中午，天气热得异样难堪——逼像傍火山喷口似的。我们的寓里，此会有一阵乱哄哄的嘈杂声，我正在午餐,也不去査察，后来周桐的岳母吿我说：他的婿儿因东家拟发额外勤劳奖金，他拼力的倍勤十余天，便于午间突然咯了几口血，坐了车归来，所以大家声嚷起来！

「呜呜……我的……你遗下我们，怎了，呜呜……！」这么悽切的声音，实在难闻吧！我自梦中惊起来说：「分明是周桐那边传出来的哭声，难道他便死了吗？记得半月前才病着！」语未毕。「呜呜……你遗下我们，怎了？……呜呜……。」这么凄切的声音，继续的又吹到我的耳鼓来，我听清了，赶跑向周桐那边去，睡眼模糊，还挨步揉着。

「周桐夫人，怎么了？不要哭呀！」我悲悯的在她的房门口这么说着。她抬起头，似听到我的慰问了，在要答未答之顷，便又呜呜地哭了一阵，才能悲酸万分地说：「先生，我的……。」呜呜……伊哭得再说不下去了。

我看了这种情形，知道周桐一定是活不成了，但是，哭声太酸楚难听了，我不敢再问，拔脚便要离开，那时，周桐的岳母，正搂着惊啼无端的两个孩子在床边，见我转身，赶着叫：「先生留步，容我相吿。」我听了，回身又要开口，她接着也拉出九分酸楚的语气说：「先生可怜我的婿儿已是一口气接不下来了！现在遗下一家这么多人，怎好的呀？」说到此，声音顿咽哽下来「他岳父在时，我们一家养惯，都不曾学做活，更有谁能自活呢？唉！苦呀！我们以为他岳父死，还有他可靠！呜呜……」哭声又放了，周桐夫人同时也纵声的哭了！我至此，几乎也要掉下泪。

一下，周桐的岳母抑了哭声，又说：「死便死了！可怜，一个人死下来，一缕都未备，又那里找钱？唉！不要说起钱了！」说到此句，语气便变愤怒下来。「昨天请大夫没了钱了，我们携了这两个孩子，向我婿儿的东家恳借些少，那知天杀的，扳起脸说：『没作工，不能够拿钱；有钱，不怕没有人作工，今天死了一个，明天我便找了个来。』唉！唉！天杀的……」说着拊心顿足，把两个孩子惊啼做一团。

「可怜我们的屋租，已是两个月不能缴了！」周桐的岳母，抚摸着两个惊啼无端的孩子，由怒而哀的继续说：「米店已经不给我们赊取了，灶下无薪，卖柴的也不肯来了！……唉！……」此时周桐夫人，多早哭得听不到声音了，房里面悲哀的空气，紧罩着一点如豆的煤油灯，明灭不定，阴森难看。(载**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四日「新国民日报」**)

作者：陈桂芳苦

一片搀杂的声，和着几个人围着一家的房门口，你一言，我一语，只听着:「阿春的父亲，怎样会跌到这样的厉害啊！」

「我这方子是很好的，曾经医过几个人了，任你伤到怎样！药气一到就散瘀止痛了！」

又一人继续说道:「阿春！你父亲怎么会跌着。」阿春回答:「××要我父亲开夜工，我父亲回答道:『昨天已做了大半夜工夫，现在精神还没有回复过来！』只见××把鼻子哼了一下，说道:「工夫紧到这样，还推三推四，做不做你自己知……你愁没人做吗？』阿爸就不敢说下去了，怎知道，作工才只一小时，蓦地里壁间那块铁板躺下来，阿爸没有留意着，哟的一声，就跌倒在地了，脚侧还流下一大堆血。」

跟着又一个妇人说道:「三姑！配这方子的药费要多少？」

「三块钱！」那妇人随向一位妇人说道:「五姑，你身上有银便吗？请你借一块钱给我。」随转口唤阿春:『你把柜子的两块钱拿来，并拿这张方子，赶快向药店里配药。』

现在所说这间房子的故事，就是一个铁匠的住户，一妻二子，大的叫阿春，小的还没有离乳，一共四口子吃饭，都是靠铁匠那双手赚来的！那铁匠的年纪已近半百了，因为经济关系，还没有教儿子念书，就教他随着学工了。怎知道一年一年生活只有增加，那筋力倒一年一年的减退，因为柴账米账迫人，不能不拼命奋斗呢？

虽然每天有块多钱的工值，除了星期，歇工，每月总挣不上三十块钱的进款，支销之外，几乎个个月清仓！今又遇了变故，那有余资来做医药费呢？不得已就着阿春回到工厂，向经理人借支十块钱，以充药费。经过一会儿，阿春就拿着药包回来了，说道:「我放下方子在药店里，就去寻经理人，他道:厂里没规矩挂借的。遂在柜里拿两块钱出来，指着说:这是我借给你父亲的，你拿回去吧！」

霎时就满屋沉寂超来，只听着街上有人叫道:「苦！苦！苦！」再听真又像叫「芝麻糊」！

（原载**一九二五年一月三日「小说世界」**）

屈服作者：雪樵

丁钊得他东家的青眼，要把在闺的女儿招他为婿，此事在别人，真是弄尽手段，献尽殷勤，也找不到的。为什么？这个女儿是他东家的独子，要是结了婚，有好一份应得的家产，旁没人分，他尽着享用，一辈子可不用愁衣愁食了。可是丁钊别有隐衷，也正踌躇着，在他东家提起了婚事之后。

他醉也似的较想了两三个日夜，背人处輙梦呓一般，像有人对语似的喃喃着:窘杀我呀！秀妹，你虽富自食的能力，须知我负有个抛不脱的重担，难道你忘怀了？我不是常跟你谈到我的父母小妹——一家多口，都靠我过活的苦况吗？秀妹，好不谅人呀！赶着窘我这个问题——订婚。这事本不成问题，因为这也是我时刻想着，要向你提出的一个要求啊！他喃喃的这么自叹自道。爱之神，却掬着非常温存的笑脸，美丽的秋波向着他，好像说:好孩子，不要害怕；爱的结合，是永久的，没有危险的，但是他没主张极了，等思了好多时，不能够决可否。

现在这起意外的婚事，更袭着他来，他的神经差不多及于错乱，本来他在社会人的眼里，总算新人物！什么××主义呀，宗法制度呀……一切旧社会所因循不能革新的事，都在他痛恨，攻击之列。这样的婚姻，虽是东家的好意，岂不能一口拒绝？然而这其间，他又有个隐衷窘着，使他多了一层的踌躇！

好多好多的朋友，知他有秀女士要婚的事，正因他们俩平常太要好了，这回有这特别动人的东家招婚事，谁都要问问他处此的主意，真跺足无地呵！他至此已是一团脑乱，没了主意了，什么都不能答复了，他在绞想，用心的绞想，呆头呆脑着，呆头呆脑着。

绞想得苦了，两头亲事，他都要拒绝，然想到挤在经济支配的社会里挣扎的苦况，却有几分要违反良心，答应了他的东家。这么着甫甫想，他的爱人秀女士，好像跟着心弦的电报流星一般的飘到他的脑海，很失意的向他瞅着拥抱来；他的朋友及一般人的冷讥热讽，似乎都紧围着他攻击来。他实在受不起这么猛烈的刺激，而且同时联想到他的一个友人，为了例送岳家的甘旨不丰，全家变了脸，自己即要被撵出的故事。他怕极了，怕极了。

别的也没有什么可以婉全的方法了，自杀了吧！他想到左右不可的时候，这么坚决的下了这个消极的念头。一时包围着他的四面的景象，都阴森森现出很凄凉的样子。死之神，似乎伸着怪长的臂，远远的要向他握手。这当儿，他果有勇气，岂不一了百了！不，不，他在迟徊，在迟徊，他的爱人，仍是失意且惨伤的在他的脑海拥抱来。他的父母弟妹——一家人更是显现的在他的脑海，很表出失望的哀祈的神色，紧围着他——逼似一个「慈善者」，给众灾民缠扰着的光景，他心伤极了，心伤极了！继又想起挤在经济支配着的社会里，挣扎的苦况了！于是，他很不得已的叫了一声:「秀妹，原谅我吧＇，我屈服了！屈服于东家的好意了……」

此时如果有人看见，定必失声在喊:「爱之神，失败了！」很失意的看着经济魔王的傲脸，一步步去了！

（载**一九二五年一月三日「小说世界」）**

“妇女世界”开场白（载**1925年1月10日新国民日报“妇女世界”第一期**）

尚真

人们生在世间，初无分男尊女卑的，怎知后来天降灾殃，产出什么大圣大贤，硬把男女划出一道鸿沟来，说是这区属男，那区属女。属男的山明水秀，土坏膏腴；属女的山蛮水浊，土坏瘠薄。因此男的生活愈来愈好，女的愈弄愈坏。到了这个时候，简直女的不成人类！

我们想把女的超出苦海，脱离地狱，单单有条绝计，就是大家合作来填塞那道鸿沟，做到男女“共同生活”。

女同胞呀！你看那远处一座文明山，山上沙土，干洁松散，着实可用。我们快拿绳子、棍子

挑起畚箕、打个撸儿，一人一担沙土，合力来填塞那鸿沟。啊呀！那鸿沟是什么？就是伪道德！

其余的像绳子是纸，棍子是笔、畚箕是墨、沙土是思想、文明山是“妇女世界”！

@新晓《买婚书》，1925

剧中人物

辉耀约二十五岁，小学校长。

碧云约二十岁，女校教员（辉的未婚妻）

明星约三十岁，报馆主笔（辉的同学）

老二约五十多岁，店伙。

布景提要

一间印书馆：里面摆着几座书架，一张柜台，架里置好多书藉，和新旧式婚书；外面挂着一只招牌，一个店伙，坐在柜台上打睡。

开幕

辉和碧相携手，一面走，一面谈，慢步向书店进来。

辉我们俩经五年间的奋斗，战胜了种种阻力，我俩的爱情，才会像现在这样的浓厚呀！（喜）我俩已达到目的了，明天，是我俩奏凯歌的日子，好快乐啊！

碧我用赤裸裸甜蜜蜜的心爱你，你也很忠诚的，用着赤裸裸甜蜜蜜的心爱我；世界上，只有我俩是真正的恋爱，纯洁的结合，我每联想着结婚后家庭的生活，脑海里都是充满那快乐、美满的情潮！（无限的喜悦）

辉（拉碧住足）这里有间书店，我们可一齐进去买一张结婚证书，以备明天要用，好吗？

碧那是很好的，我对于婚书的格式，还不大清楚，你可顺便为我说明一下。

辉我想买了后，请你同到我家里去，把结婚时我俩应行的礼节，预先习仪一回；临场免得彷徨。

碧（娇羞）倒也可以……你看！（说着手指）那个老头子……

辉（笑）哈哈！有趣，有趣，让我把他喊醒：喂！伙友！买东西呵，喂！……

老（伸个懒腰）哦！是先生你们来，失迎得很；请坐，请坐！

辉你刚才做什么好梦？

老那有好梦可做，不过无聊极，偷困养神养神罢了！先生要用什么？

辉我要买婚书。

老是新式的还是旧式的？

辉现在谁要买旧式的婚书？店里若有存着，还是请你赶快搬到古物陈列所，去展览好。

老你嫌旧，我们店里的销路，旧的却比新的广。

辉旧的，任凭他怎样好，也只是买卖猪仔的契约，我们是新时代的人，我们的结婚，是建筑在恋爱上面的；应该采用文明结婚证书。

老我卖婚书卖到老，婚书里所载的文字，我都熟到会倒头念，新的和旧的，其用意都是一样，不过形式上改变罢了；真是“五十步笑百步”啊！

辉（稍怒）「形将就木」的人，知道什么？拿新的来，别多言！

老好！（向书架上拿婚书）这是最新的，顶好的，每组计价两块半。

辉亲爱的！（把婚书拿给碧看）这种好吗？

碧（喜容）很好，很好！

辉得啦，（拿还店伙）那末，把他包起来？

明（手里拿着几本书，和一幅恋爱之神的相，跳近辉前，和他握手。）辉先生！你来买什么？

辉哦！明先生！好久不相见了；近来好吗？

明托福！过平淡的生活就是了。

辉（介绍碧给他相识）这位就是我的爱人碧云女士。

明久仰！久仰！（握碧的手）

碧不用客套，先生未聆教……

辉他叫做明星先生，他是我多年的老同学，已在南大得着社会科学博士学位了，现任火花日报主笔。

碧高才，高才！

明过奖，过奖！

辉明先生？你到这里干吗？

明我刚在着手著一部「婚姻问题」，来这里看看有没有参考书可买。你呢？

辉我来买结婚证书。

明咦！你们定什么时候要结婚？

辉明天星期日，上午十点钟。前天，曾有请柬，请你来观礼；恐怕送柬人胡涂……。这几月来，因为预备婚事，忙得要命，甚至连学校里的功课，也把他荒废着；所以才没有亲身去请你，原谅，原谅！但我们算是老知己，必不会见怪的。

明唉！我事务忙煞，倒也把它忘记了；险失礼！

辉那末，到时望准拨驾增光！

明当然的——但……（微笑带讥）

辉（表示不满意）明先生！你是研究社会问题的学者，对于我俩的结婚，若有什么意见，请别客气，立说出来，也许能够给我们知道婚姻的真正意义，不要……

碧是的，我也赞成，我们不愿做一个不澈底觉悟的盲目者！

明（失意状）你们都是理想超绝的人，又是新文化运动的健将，应该会谅解我的唐突，请恕我就是！

辉我现在明了你刚才的微笑，必有深意藏在其中，不是随随便便的；别客气吧！（诚恳）

明好啦！老实不客气的，把我的意见，提出来和二位高明讨论。我刚才并不是嘲笑你们，也不是嫌你们的爱情，请不要误会。你们的爱情，是真正而纯洁的，这是我始终承认，哪有破坏的道理。我所最深恶痛绝，而永立在反对地位的，便是那种结婚的仪式；不意社会改造大家，竟也受社会的默化，甘做仪式的奴隶，可见社会同化力的强大呵！而我的笑，也就是这个缘故哩。

辉你要打破一切虚伪的仪式，我是极端赞成的，至于连结婚这种神圣的仪式，也要把他抹杀，我却不敢苟同，须知道，婚姻没有仪式，是断不能成立的。

明我想社会上一切的礼制，仪式，无论是古、是今、是新、是旧，都是虚伪的，都是桎梏人的。你以为婚礼是神圣的仪式，既然同是仪式，哪有神圣可言？至于废除仪式，恐怕婚姻不能够成立，先生未免太迷信婚姻了！婚姻，乃是家族制度底下嫁娶的产物；婚姻这个名词的意义，简直就是买卖，自有了宗法社会，便专用他来做为结合两姓的月老，这种恶制度，直遗留到现在，不知害了多少人哟！

碧你是反对买卖婚姻制度的，买卖婚姻的仪式，是旧的礼法。我们是实行自由婚姻，那末文明的结婚礼，确有存在的价值。旧礼尽管可废，新礼不妨暂存。

明呵！女士，你误解了！我不单反对买卖婚姻，一切婚姻制度，概反对无遗。婚姻和仪式，实有连带的关系，前者，属罪恶，后者，属虚伪；他们狼狈为奸，造出一种痛苦的牢狱，来囚禁人。自由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既是自由，便不应受任何的束搏。所以凡是能害人的制度，不管新的也罢，旧的也罢，都要把他打破才好。我且问你，假若有一对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买卖婚姻结合的男女，他们也趋时髦，行着新式结婚礼，你承认他们是有经过恋爱生活的自由婚姻吗？

碧那是盲目的，兽性的婚姻；我绝对不承认。

明那末，可见仪式，的确是虚伪的东西，不论什么，都可假藉的，这是无疑的了。现在让拢我再引一个例，更可显明他的虚伪，有许多男女恋人，他们是由自己相识的。并没有介绍人介绍着，但是一到结婚的时候，他们硬要去请个素无关系的绅士、阔老，来当男女家的介绍人，你想，好笑不好笑！现今通行的文明结婚礼，像这种笑话的，很多很多哟！我们已知道他的虚伪，何苦要牺牲了多大的精神、时间，和金钱；费了好多手续；起动了许多人；重演这出虚伪的把戏，来沾污（玷污）纯洁的恋爱，真无谓极了！（方修第五卷25页）

辉好了！虚伪的仪式，可以不必用着，然而结婚若无什么表示，没有一种证据，社会必当我们是偷的，法律便不容我们消遥自在了。所以别的都可取消，法律的手续，是定要照办的！结婚证书，是永远不能免的。

明哦！（声沉痛）我反对的焦点，就是这种东西呵！

辉（忿激）先生！你发疯是吗？我俩是光明正大的结合，你偏要教我们做暗偷的行为；你……

碧（微忿）先生未免太忍心了！你要置我们女子于何处？暗偷的行为，男的，只法律不许他这样做而己；女的，不但受法律的惩戒，还要受社会的制裁，且从此为人贱视，而不齿于人类了，你直是叫人往死啊！我……至死也不愿照你这种……做去。

明唉！（懊恼）你俩还不明白我的道理……又是误会了。……恕我吧！……我为拥护真理，爱你俩的天真起见，尽我的天职，就所知的，再为二位说明一下，求到澈底了解，那时也许不再当我是发疯啊！我并不是丧心病狂的人，必不致说出疯话来，——二位！你们是爱真理，勇于革新的人，一定能容纳我的意见！（诚恳）是的，你们恐怕连结婚证书也废掉，会得着暗偷的物议？但这是你们的小心，顾忌着恶社会之淫威的原故。什么叫做暗偷？老实告诉你们，在光明世界里，以恋爱为基础，而讨共同生活的男女，无所谓暗，亦无所谓偷的。唯有那些娼妓式的婚姻，不以感情为原素的男女，才是偷。虽然任凭他经尽了法律的手续，礼制的仪式，也不外是偷。二位！你们承认你们是没有发生爱情，通过恋爱的程序，而结婚的吗？

辉岂有此理？我俩费尽苦心，培养这恋爱之花，有了这五年的时间，果实才得成熟……哪里话？谁肯承认。

明我再试问女士，设若有个依法律的手续，用金钱的势力，而素无感情，向来不知个性的男子，要和你结婚，你愿意和他作终身的伴侣吗？

碧不管他用什么至高权威的法律，来束缚着；拿什么极重的铜臭，来压迫着；也都不甘愿的——宁死不愿……

明最后再设一个问题，请二位回答。但在未问以前，我要声明一下，这是假设的，不是真实的，希望你们不要误会是骂你们方好！比方：你们遵法律，用证书结婚了，但是，感情不能保永远不会消灭，恋爱的热度，不是升到沸点便不能再降下来了，却是会受气候的转移而高下的。万一不久，有一方，因为道德问题，感情问题、或种种环境上的特殊问题，恋爱的热度，己降到冰点了，非和对方，提出离婚，脱离开系，各做各的生活不可，要怎么办？

辉当然宣布离婚。

碧爱情既失，谁甘过那没趣的生活。

明然而，没有法律上的离婚条件，法律是不准你们离婚的；要叫你们，继续做那木偶的伴侣——但是，人是理性的动物，怎堪对此缺乏意味的生活呢！

辉、碧（齐正色，同时激昂发言）不自由，毋宁死，那末只有为主义而牺牲哟！

明（笑）哈哈！这便可见出恋爱是非常的神圣，无论什么都不可以侵犯的，断不是法律所能范围，证书所能包办，仪式所能支配着的。换句话说，婚姻，我说的婚姻这个名词，是作男女营共同生活解的——是建筑在恋爱上面;恋爱，是以道德和感情为原素；结婚——也就是开始做合伙生活的意思，要以良心为凭证，不该以法律为武器。再简捷的说，男女性的求配偶，不过是要满足个人内心的冲动，欲念的要求；并不是为他人而求配偶的。所以结合与分离，应有绝对自由的特权，不许第三者，或任何人的加以干涉，施以压迫。你们或者要驳我；结合若没有法律的规定，用着结婚证书，将来遗产问题，是不容易解决，呵——结婚证书的作用，也许专在这里……但是，财产是财产，婚姻是婚姻；婚姻而带着金钱的色彩，那种婚姻的意义，也可想了！还有什么恋爱可言？而且实行自由恋爱，必具有经济独立，子女公育，遗产废除这三要干，甚至连家底，也要打破，才能够称做真正的自由恋爱。老实不客气的说，遗产却是有产阶级的遗孽物，我们都居在无产阶级的地位，我们同是洁身自爱的人，对此恶制度，一定痛心疾首的，你们都是社会主义者，必不致染着这种思想。那末，结婚证书，除此以外，还有何用？直等于废纸罢了，何苦要用此废纸，来添印恋爱史的污迹？真莫名其妙！历史告诉我们，古今来，每年为这罪恶婚姻的甚么制度……而牺牲的，不知道要用哪种数目来计算啊！我最亲爱的青年恋爱者哟！你们快醒呀！（警饰）不要在那杀人不用刀的旧制度、旧道德、旧习惯……里甜睡；赶快醒来呀！走……向光明的大路走！……我们要澈底觉悟，恋爱是自由的，是何等神圣的呵！……这是我们自身的问题，不是什么礼制……所能束缚的。

辉：先生！（拜服状）你的言论，很激烈可嘉，但是话说得太长了，我虽听得津津有味，却不得要领。你对于结婚问题的主张，究竟怎样？请再说明一下，以便来指示我们应走的路。

明：很欢迎的，就使重述十遍，也所愿意的。我们大家，都曾经受过新思潮的洗礼，都是极端提倡自由恋爱的，恋爱的结晶，便是“灵肉一致”。换句话说，精神和肉体是一致的状态，不是相反的。精神既已得到十分快乐，肉体也应该有快乐.，精神既已密切结合，肉体也应该有结合，恋爱才能够巩固。说一句粗俗话，男女相悦，热至极强，而实行性交，这是灵肉一致的特征。由上边看来，精神的结合，和肉体的结合，乃恋爱的一物两面，那末，肉体的结合——就是从前所谓结婚——便是恋爱中的一段过程，可说是极平常的事。不像肉欲主义时代，单以肉欲为本的买卖婚姻制度里，因恐两只野兽，不易结合，或有反动，才有严酷的结婚礼式，来羁绊着他们。我们是人，我们不是木偶，或野兽，用不着什么……所以我主张：「废除婚姻制度，打破结婚仪式，无条件的结合，无条件的分离」——这也不是我自己独出心裁的，世界的先知者，早已立在巍峨的山峰顶，大声高呼好久，很热诚的教人们要这样做才对啊！不过世人，尤其是中国人的惰性太深，不肯去实现罢了。到那天，你们俩，肉体上开始发生关系的时候，你们便互相承认：（往后指辉和碧，但应对辉先指起）你就是他的终身伴侣了，讲白话，你们从那天起，便是同坐、同走、同吃、同睡、同……共同生活了，至于恐怕你们的亲友，不能周知你俩的关系，最好，请他们来聚集在一个场所，开一小小茶会，彼此互相介绍、叙谈。再不然，更无聊的办法，登报纸通知，那就算了事了——我很希望你们，做这种革命的先锋队！

辉先生说得有理，但是理想虽然是好，事实却不能做到，假使破例做去，而社会和家庭，也必不许，像这回我们俩的婚事，双方的家庭，都极端主张用古礼，不知费了多少口舌，经过几番交涉，几乎失了亲子间的感情，后来才勉强准我们行新式婚礼。然只是限着结婚时，准我们用新礼。至于两家往来的婚姻礼节，还要仍用旧礼。我们以为外面的形式，既是新的，里面的，便也由他。我们用着坚持到底的精神，起了家庭革命，才仅得这新旧合璧的婚礼；你看为难不为难？若再实行先生所主张的，那是更加难之又难了。

明我们都是否认现社会的，要顾忌什么？求自我能够实现就是了。我们凭着直觉做去，良心上，认为正当应该的，便毅然实行。凡事若心之所安，无论什么，都可以做的。而且一切道德，制度，……向来没有铁定的标准，也不是用铜𨯳成，乃是随环境以改变的。世界上，实没有一个「难」字；俗语说得好：「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你们尽管努力和恶势力奋斗，也许你们就是走向光明世界的向导者！

辉啊！现在我已澈底觉悟了，先生！（表示很敬意的，握明的手）你真是我们的救星呵！唤醒我们迷梦，拯救我们脱离黑暗地狱。如今我已经下了决心，（忠诚状）不管什么……矢志放弃一切，遵先生的话而行。（转向碧）亲爱的！你想好吧！

碧（中肯状）那是当然的。他费尽「苦口婆心」的精神，无非是为着我们，这是我们应该很敬虔的感激他的。我老早也已下决心了，我们就是这样做啊！

明嗳呀！（欢喜而痛快）钦佩得很！可取，可取！你们真是极天真烂漫，大澈大悟，知行合一的人啊——你们已解放你们自己了，从此恋爱世界里，又添上两盏明灯了，我谨随口祝你俩道：

这是恋爱底结晶！

是人生底幸福，

也是人生底安慰。

辉先生！碧女士！

前途是光亮无穷的，

并且极其平坦而广大的。

你俩尽管放着心，携着手，

向那条「真善美」的路走去

走到尽头处，

便知道世界上只有「爱」？

惟有你俩才是「爱」底天使！

最后，谨将我手里这幅恋爱之神的像（把他展开），赠给你俩做纪念的礼物；并请你俩拿着爱神的金箭，（指着画中的金箭）蘸你俩纯洁的热血，把他射透世界上一对对青年恋人的心。（画面向外，双手奉送。）

（辉和碧同时各出一手接着，接后各执画的一端，凝神注视，笑嘻嘻，相向表情；便把它卷起来，珍纳在碧的提箧里。）

辉（向明握手致谢）感谢！感谢！

碧（也向明握手道谢）谢谢你的盛意！

（载**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二——二月十三日「新国民杂志」**〕

觉悟郭乐仙

时间：中华民国十四年一月二十四曰（废历乙丑元旦）

地点：新加坡

人物：余忽明（新父）（年五十多岁）李氏（新母）（年四十多岁）

蔡指迷（新师）（年二十多岁）余从新（学生）（年十五六岁）

布景旧家庭式，厅中一方棹，棹之前系绣围，棹之上满排着红柑五个，茶点二盘，汽水十罐，香烟三盒，其他……

幕启（李氏执鸡毛扫按厅排各椅拂拭。忽明在厅之四周踱来踱去，厅壁间钟敲打八下，他两眼向李氏一瞧，还在拂拭不停，就不耐烦地说）

忽明可以了，拂过一次就可以了！再拂也不见清洁的，你去喊从新快起来，日上已三竽，还容他这样甜睡么？

李氏他么？他昨晩对我说过今天要放心大睡不起来呀！

忽明那还了得，他难道不知今天是元旦么？停一会儿，许多朋友带着儿子来我家拜年；下午，他是要跟我去朋友家回拜，断不容他什么放心大睡！

李氏是呀，我原是把这篇“拜年例话”告诉他，他倒说他的年过去二十四天了，还过什么年？他噜噜囌囌地一大堆话，要是你听见，又必同他吵一回嘴。

忽明（怒状）哼！这个我早明白，他近来举动变化了！头非洋帽戴，身非洋服不着，足非洋鞋不穿；现在越变越糟，年也非洋年（指阳历新年）不过了！总而言之，怪我们自己不好，要送他进学校读书，他一股洋气，都是由校里的校长教员们传染过……（语至此，骤见指迷手执报纸一份，走进门来，他起立改变语调说）蔡先生到来，请坐！请坐！

李氏（捧茶）先生饮茶！

指迷（忙接答说）有，有，不要客气！（坐下四面回观，问）从新那里去了呢？

忽明（面露笑容）他配得称做现代的好学生，睡还没有起来呵！但是先生，你找他做什么？

指迷因为校里上课，学生都已齐到，只缺令郎一个人；所以敝校校长特派我来府上叫令郎去！

忽明（怖状）什么话！今天新年元旦，贵校也有开课吗？

指迷是的，敝校的校规，不准学生无故停课的！要知我国政府颁令国民遵行阳历有十四年了；这个废历元旦，可不是为我们否认的，而且极端地反对有弊吗？

忽明话倒有听见说的，可是阳历没有真正的道理，和实用的利益，要叫人皆盲目而从，我想总不见得对吧！

指迷真正的理由么？实用的利益么？有的！有的！（取报给忽明看）请你看看这一份新国民日报「非旧历」特刊，就晓得遵行阳历真正的理由，和实用的利益；哈哈！

忽明（看报一会，作觉悟状）啊呀！旧历这样无理，阳历那样有理，旧历这样弊害，阳历那样利益……哦！我整天看古书，诗云子曰，坐井观天，不知世间一切事物的好坏，革故鼎新为如何？你们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真不愧为我国造化的好国民！

指迷岂敢，岂敢？责任所在，不得不如是的！

忽明（转向李氏）你去叫从新起来会蔡先生！李氏好！

从新（随李氏出，一见指迷鞠躬行礼）蔡先生，对不起得很，今天我爸爸要我跟他到处拜年去，我只好用消极抵抗方法，卧床装睡不起来，所以也没有到校读书，恕罪！恕罪！

指迷不用你抵抗，他自己觉悟过来，从此就是你家庭获着无量的快乐和幸福，现在时间还早，你快同我到学校上课才是！

从新好！我们就去。

忽明（与其妻送他们行）慢走！慢走！

指迷（偕从新出门，转身点首）多谢！多谢！（幕闭）

（载**一九二五年一月廿日「新国民日报」**

@李西浪《蛮花惨果》，1925

第一回

穷谷哀歌凄音发愁士

深宵啜茗细雨话奇闻

却说婆罗洲是南洋群岛中一个有名的海岛，幅员辽阔，山川雄峻，在水有鱼盐虾蛤之饶，在陆有煤铁五金之富，巨浸环天，海风四扇，深秋不到，地旷人稀；除了沿海一带稍事开辟外，余的尽是苍苍平野，郁郁崇岗，那深山大泽的里面，还不知窖藏着多少未辟的精华哩！只是统治权全给别人握着，由你有范蠡的操筹，亚丹的经济，也不过如此如此，这般这般，进不能战，退不能守。若不大众立一个决心，在这恶狠狠的环境里，别谋一条奋斗之策，则到底也必埋魂荒岛，委骨穷尘，成一个海外无名之鬼而已。但环顾同胞，那一个不是苟且偷安，隐忍过活的呢？是亦徒托空言罢了。唉，我们此日，真是无可奈何之时也。假使当那百年前，「罗大」经营之日，外人未到之时，能够台筑黄金，士延天下，力图振刷，发奋为雄，有诸葛外交之策，夷吾内政之谋，则今日必然都市喧阗，舟车辐辏，廛闰扑地，歌吹沸天，而成一才力雄富，士马精研的海岛了，又何至于现在受着这般无穷之气呢？这是闲话，按下不表。

如今且说婆罗洲之西面，有一座大山，叫做西瓜叶，因为这山形状，从远处望见，如同西瓜之叶一般，山势非常雄峻，一峰中座，万岭遥围，高入九霄，俯瞰八极。山的下面，是一块荡荡的平原，滚滚长河，曲曲绕着，环面居者约有数百家之多，尽皆皮肤棕黑的巫来由种。十号一亭，百步一屋，鸡声和犬声，镇日里闹得翻天动地，熙熙嚷嚷，大有城市的气象。虽则干乌蛮花，无甚趣处，然而也别有一种自然之美了。山的上面，也是一极阔的平地，所生树木，都高不过一丈，疏疏落落，飞鸟罕见，天气严寒，淫雨不止，终日皆为云所遮蔽，四时不辨。据土人说:里面有一数十里的大湖，湖水浸碧，非当清洌，湖中别无所有，只有数尾极大的白色水虎（即鳄鱼）时常在那水面上游泳觅食。以此人罕敢到，俨然上古的洪荒。但在那山左面半山里，有一极大瀑布，绝尘千仞，巨量之水，从险岩上倒撞直下，隆隆之声，远远数里，水花四射，景色非常壮丽。可是这般壮丽的奇景，除了少数土人晓得外，还不曾邀那些名人逸士来赏识赏识哩！岂不太可惜么？一天，著者因春气困人，情怀懊恼，独自在门前翘首遐观，向着西瓜叶默默的出了一回神，蓦然想起故人思藜先生，结庐穷谷之中，自丧父后，益觉穷愁潦倒，于悒寡欢，不知现在状况怎样？我这时既就闷着，何不来去安慰安慰他，一则可以壮观瀑布，藉拓胸怀，二则风雨椰林，自有一番说不尽的乐处。一举两得，主意既定，遂带了书童小戆，背上诗囊飘然而去。一路高的山，低的水，清溪碧涧，古木苍藤，流连赏览，好不快活。行行重行行，不觉来到山下，只见满山都是那苍皮滔雨数十围的古树，风声战树叶，像洪涛般汹汹涌涌地响着。山凹里面密叶里，隐隐露出一角草屋，一个樵子，正在草屋后半山上，持着小斧，貌悴神酣地伐木丁丁呢！我和小戆便跟着山路进去，一路山石砾砾，凉风拂面，精神愈觉飒爽。我这时把来时的闷气早已去了一半，喜欢得甚么似的，便对小戆道:「我今天若不是闷得慌，那里会走到这里来领略这般幽趣呢！我现在喜欢极了，尔喜欢不喜欢？」小戆道:「先生说喜欢，我也就喜欢，但可惜我这背上的诗囊，行了这半日，还空空负着呢！」说着自笑。我笑道:「尔忙什么？我现在才把来时的闷气去了一半，那里就会有诗兴呢？」正说着，忽然天气一变，云阴四医生，小戆慌着道:「不好了，不好了，你看那东北角上的云，一层一层涌起来了，黑得和墨一般，那云下一线一线吊下来的，不是雨吗？怎么是好！」我听了，急忙迥转头来一看，果然不错，呆呆的立了一刻，不觉笑问小戆道:「古人说:雨可催诗，我现在催出一首来了，有趣有趣，你听吧！」因念道

云涌天边聚不开，忽惊霹雳一声雷

岖崎步壑风吹面，笑指催诗急雨来

还没有念完，那雨早已挟着沙沙的声落下来了，我和小戆避无可避，遮手而走，给他打得一佛出世，但我这时不特不恼，而且越发精神十倍。一路扪萝狂笑，踏藓悲歌，观小戆时，颜色苍白，冻得二十六个牙齿，正在那儿很起劲的捉对儿厮打呢！我笑道:「你怕冻吗？不要怕，越恶的环境，我们就应当越发振起精神，来和他猛战，到底必能战胜他的。」小戆口发颤着应道:「是……是。」我见着这情形，便哈哈大笑道:「打得好，打得好。」即又高声念着坡公的诗道:

溪山愈好意无厌，上到巉巉第几尖，深谷野禽毛羽怪，上方仙子须眉织。不惭弄筝骑丹凤，应逐嫦娥骂老蟾，涧草丛花自无主，晚来蝴蝶入疏帘。

正念着，忽然路转一折，抬头望时，只见那草屋很显着的立在溪的对面，屋后一周遭都东倒西歪，卧着千奇百怪的大石。我和小戆便过了溪，走到门前看时，只见门前两边都生满了三寸余高的丁哥洛（小树名），开的花像古钱一般大，红艳得非常可爱，如同铺锦一样。一扇大门，门上写着「心静地天宽」五个大字。一个老人，手里拿着扫帚，弯着腰在屋里扫地呢！小戆便走入问道；「老伯，打这里去思藜先生的屋，从那条路去？还有几远？那老人抬起头来，扳着脸笑道:「什么？」小戆道:「你识思藜先生吗？」老人凑近一步，侧着耳朵道:「哈，地理先生，地理先生不在这里，尔寻他做什么？莫不是尔要做风水吗？」小戆啐道:「老不死的聋鬼，我不和尔说。」说着走了出来，向我笑道:「遇了个聋鬼，我们不要管他，且来去屋后看看。」于是两人便绕到屋后，一壁走，一壁听着屋内哈哈大笑，高声念道:

听道伤心处，何以两耳聋，谁怜鹖冠子，有愧杜陵翁，失礼君休笑，高歌我自恭，汹汹天下事，尽等马牛风。

我听了，不觉大惊道:「这聋鬼怎么会说出这些话来，正是非常之人呢！」说着，意欲回去问

问他端的姓甚名谁，因又转念:「他的性情既这般乖古，想来他必一定不肯说的，倒不要误了自己的时间。」于是两人便跟着那路而去。只见那路是一条极狭的羊肠小道，两面都夹满了荆棘，阴气森森，非常可怕。行了一程，只见适才所见的樵子，从刺斜里走了出来，小戆迎着问道:「老哥，请问去思藜先生的屋，从这条路去对吗？那樵子道:「不错，但到了路的尽头，那路便分而为二了，你们须从右边的那一条直下，下到那路将尽时，有一个大石栏住去路，从那石左边一折，便是谷口了，从谷口望到里面，只见松竹交翠的，便是思藜先生的屋哩！你们寻思藜先生做什么？他自他的父亲死后，不久他的母亲又死了，听说他镇日里都是痛哭哀歌，很不愿见人呢？」我听了不觉失声道:「嗳唷，他的老母又死了吗？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为何我没有听见？」那樵子道:「怎么不是真的？难道我好好的咒他吗！出殡的时候，我还亲去帮忙哩！」我便连连跌脚叹道:「唉！老天，老天，尔怎么这般残酷无情啊！」说着代他洒了两行痛泪，便和小戆别了樵子，低着头，鼓起勇气，飞也似的奔去。一路穿荆窜棘，不知历了多少苦处，那些山势风景，也无暇赏览了。因我这时欲见思藜的心，急切极了。行了许久，来到尽头，便依那樵子的话，打右边的路直下，下到将尽时，果然一个大石狠险怪的挡住去路，我们从石左面踅到右背看时，忽然精神一爽，另是一番风景，谷口正在面前，谷里的风，一阵一阵的吹到面上，吹得一身非常爽利。只见谷口竖着一座牌坊，上面写着「穷谷」两个大字，笔势奇险得很，两旁题着一对对子道:

穷心久作慈悲佛

谷口长存自在云

我看了，点头叹息，便入谷口，只见满谷里都是翠竹苍松，花光云影，一湾流水，掩映溪桥。我此时已疑置身图画中了，一会儿走到屋前，只见茅舍三间，竹篱掩护，扶疏绕屋，菊影参差。这时已近旁晚时候，雨已歇了，夕阳从云罅里射出来，那些花，衬了他的红光，格外显出一种幽媚之态。唉！似这般非常可爱的美景，倘使给那些日日处于十丈软红尘中的人们看见，不知要喜欢到什么地步哩！但是屋里的人恰成一个反比例，日惟躲在屋里，穷愁潦倒，独自向隅，由他外面有什么好景，他也熟视无覩了。我一面看，一面想，一面叹息，看了一会，便沿着竹篱行到门前，抬头看时，只见门上题着「穷谷桃源」四字，是思藜父亲的手笔，门的两旁，显着一联道:

花行环居秋不到，烟波深处地浮空

看完了，正想叫门，只听里面发着沉郁的悲声吟道:

乘风归去竟飘然，弃我心肠铁石坚，今日始知无父痛，愁中生趣泪中天。

廿四年来未解悲，而今一解药难医，伤心滚滚哀思泪，欲洒萧萧苦竹枝。

歇了一歇，又吟道:

可怜满腹卷愁肠，竟比旋风势更强，精力瘁时神徜恍，心花碎处泪淋浪。

日黄风冷云光暗，满眼凄清气不春，景物岂真竟如此，只缘惨遇可怜人。

吟到这里，只听得已经声嘶力竭，我想这时必然泪湿青衫了，便忍不住拍着门，高声喊道：「老友，老友，尔颠了吗？还不快快出来开门！」此语出后，不到一会，果然思藜从屋里走了出来，边幅不修，形容憔悴，开了门，我便和他握着手，不知怎的，此时两人竟一无所言，真合着古人说的，相对竟无语凝咽了。等了一会，我才勉强笑道:「老友，尔要保重身体才好，要知道忧能伤人，况且你我青年，处在这惨酷无情的世界里，还须格外振起精神来和他猛战才是，岂可因悲哀而遂郁郁以终老吗！」思藜点点头，导我们入了屋，取衣服给我们换过，方启齿问我道:「今日甚风吹到？」我笑道:「我今日因闷着无事，偶然想起老友，许久没见了，不知状况怎样？故特来谈谈哩！并且意欲请尔导我一游瀑布，不想行到这里，天已晚了。经游之事，已不成问题了，惟有待诸异日吧！」说着已叫晚饭。这夜吃完晚饭，他便叫小戆和他弟弟共睡，他自己却邀我到他房里，重新泡了一壶名茶，下了关，把窗打开，看窗外时，只见天气复变，黑漆漆的不辨一物，微雨霏霏檐花细滴。两人便啜茗长谈。因他一时兴发，向我絮絮叨叨说出一篇奇闻来，我因把他所述的编成这部「蛮花惨果」，给社会的人们看看。正是

惨刧半田情海幻

奇波都为怪风生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豪气化云烟名场失意离情悲雪夜蕙帐消魂

却说罗浮山是中国有数的名胜，云水之多，堪称第一，（赵云松先生游罗浮诗云:我行半天下，名山阅万里，若论云水多，未见有及此。）共有七十二溪，四百二十峰，峰峰有云，溪溪有水，山光一半，蓬鸟飞来，海色三更，石楼遥上，观日出于深夜，听泉响于铁桥，兼之五色之雀，鸣声啾唧，缤纷之蝶，舞影翩翩，古柏苍松，寒梅翠竹，其风物之多，真是数之不尽，言之不了，虽不能说是洞天福地，然而也可称是一所怡情悦性的名山了，无怪古往今来的隐士名流，要赏览不休哩。著者无缘，不能亲到一游，但心里的羡慕，真个到了十二分，现因这书出场的第一人，恰是这山的主人翁，故特地顺笔道及，以写其渴望之诚呢。且说这人是住在飞云峰栖鹤壑的一家寒士，姓范名通，表字秋明，年约四十左右，上无父母，下无儿女，只有一牛衣对泣的妻子。他的妻子是一个很温柔的妇人，也是书香寒族，生得颇有几分姿色，自嫁了范通以后，见范家蓬壁萧条，尘生灶突，其一种凄凉概况，较之家徒四壁之相如，实有过之而不及。但伊并不介意，很能守着妇道，常常勉励丈夫，奋志高举，努力读书。伊自己则打麦种豆，养鸡樵柴，举凡家里一切衣食住等等琐碎之事，都一身任之而不怨。像伊这种美德，倘使给史家记在书里，不是一举案齐眉的孟光么。至于秋明呢，十年攻苦，确也可以一鸣惊人了。但是他在前清科举时代，恰是一个落第的刘蕡，文场坎坷，抑郁无聊，幸他生得一个旷达的胸怀，不致弄成自杀的悲剧，不然，早已从那彭成屈子于滔滔波里了。及至民国反正，全国鼎革，那些督军省长议员参赞等，其出身历史，殊堪浩叹，有的是马夫，有的是船夫，有的是牧猪奴，有的是牵羊子，甚至偷鸡摸狗之辈，都一跃而为锦衣玉食之徒，富贵功名，如拾草芥。这时传到秋明耳边，他听了便喜形于色，慨然对着妻子嘱道:「我范秋明十载穷通，抱着一身本事，全没有一天发迹，现在若不趁着这个机会，来去碰一碰，侥幸得一位置，在那名利场中，与那竖子争一席地时，则此后必然头白空山，永无吐气之日了。」说着兴起，便叫妻子把罇里的茅柴白酒，取出来一连浮了数大白，把箸子击着桌，抗声吟着老杜的七歌道

男儿生不成名身已死，三年饥走荒山道。长安卿相多少年，富贵应须致身早。山中儒生旧相识，但话夙昔伤怀绝。鸣字七歌兮悄终曲，仰视皇天白日速。

歌毕，又连声大呼道:「老天，老天，尔今日若不放老范出一头地时，老范从此便死了名心，挈着妻子，远入云山深处，与豕鹿为伍，长斋绣佛，永不出人世间了。」唉！他果能如此，倒是好事，但环境驱人，有如强寇，那里能够像尔范秋明这般见解呢？明天一早起身，漱洗了，吃过早饭后，秋明便打叠了行李，带足盘费，很兴头的辞别妻子而去。一路兀自抱着很大希望，认为这次出山，必然要像苏季子般，见赵王于华屋之下，抵掌而谈的了。一天，来到省会，便投到一间客栈歇下，这时恰值全省土匪非常猖獗，那督军早已发出一道命令，叫全省的人们，凡有治匪善策的，都可草一条呈上，以便采择施行。秋明听见，更喜欢得手舞足蹈，打起精神，费去七日七夜工夫，草成一本治匪条呈，很得意持到邮局里，做了一个双挂号寄去，以为这次必然要一发如雷了。岂知这条呈上了十余天，直如石沉大海，踪影全无。秋明在旅店内，望得心焦，等得肉跳，耐不住，便又重写一套，那晓得又如前次一般，一连等了二十余日，依然咫尺天涯，徒劳盼影。刘郎已恨逢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秋明这才如梦被醒，看看使费，早已用尽，不得已把贵重的衣服典去，托完房租，捆了行李，打算还家，出了旅店，便顿足指天叫道:「范秋明此后仍要读书而复想在名场中讨活生的，便有如此日。」说着，气愤愤地去了。街上的人，看见他这种情形，都说他是一个颠子，莫不嘻嘻哈哈，指着他尔一言，我一语的笑着取乐。唉！以这般世风浇薄的社会里，以一个木讷的书生，而想在其间讨生活，真如古人说的: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了。然而秋明又那里晓得呢？

这日秋明离了客栈，惘惘独行，风波浩荡，历尽畏途，真是说不尽的苦处。及至到了家里，那一种沉寂之气，慷慨之容，早已化为无何有之乡了。他的妻子正在一丛绿竹影下，手里拿着一袋米，把米来撒在地上，口里咯咯咯的喂那天真烂漫的鸡呢！伊一眼接见伊的丈夫鸠形菜色地回来，不觉大惊，连忙放下米袋，接了进来，问道:「怎么？别来数日，便换来了一副面目回来，大丈夫处世，须认定潦倒风尘，是自己分内的事，岂可因一时的不遇，便把那些壮志销沉呢？枉费尔十载书城，连那些刺股读书，吹箫吴市的故事，都不曾记在心上来自己砥砺，我说尔真笨才啊！」秋明听了他妻子这般话，像晴空起了一个霹雳般，打昏闷中醒过来，不觉洒了两点泪，有些赧赧样子，奋然拍着胸脯，破涕笑道:「我范秋明今日衰到这般地步，黄金用尽，裘敝归来，还有这等的贤妻，用大道勉励，使我的心地如拨云见日一般，较之那父母不与言，妻不下袵，嫂不为炊的苏季子，真有天渊之别哩！从此后，若不奋力赚几钱来交给妻子享那华堂大厦之福的，便无颜立于人世而非丈夫了。」他妻子笑道:「你又来了，谁有这样的福呢？倒不如安贫度日，吃茅柴白酒下红肉山薯吧！秋明听了，又不觉哈哈大笑道:「好，好，还是吃茅柴白酒下红肉山薯好。」于是他的妻子真个走到灶前，把那镬里蒸着的山薯，盛了一大盘出来，给秋明吃。秋明因肚里的鸟气，给他妻子用好言荡尽，兼之数日来在路上忍饥忍渴，弄得非常困顿，现在见了山薯，便如狼似虎的大嚼起来，没有一会，早已把一盘吃得精光了，他的妻子看着倒也好笑。自此秋明便躲在家里，日间帮着妻子做事，夜间便把那些史公的货殖传哩，仲景的伤寒论哩，黄帝的本草哩，甚至于堪与卜封之书，也呀呀研读起来。那一种勇往直前，卧薪尝胆的苦志，真尽以使人感叹了。他如此这般的一连煞了三个余月，看看天气，已到了隆冬时候，彤云密布，北风怒吼，黄叶落尽，碧草全凋，那千山万壑，早经萧萧瑟瑟，呈着凄凉气象。一天早上，秋明独自在西窗卷帘静坐，对着那空中的乱琼碎玉，默默出神，看到深处，不觉凄然泪下，冷然吟道：

凄凉人处凄凉世，瑟瑟萧萧两袖风，碎玉乱琼虽满地，可怜难疗范穷通。

吟罢，叹了一口气，正欲出来，忽然他妻子笑嘻嘻的手里拿着一封信，走了入来，秋明一见.

便问道:「尔手里的信是谁寄的？」他妻子笑道:「机会到了，尔看吧！」说着把信交给秋明，秋明把来一看，原来是他妻子的弟弟杨楚碧从婆罗洲寄给他的，他这时真是不知是喜是悲，心里如撞小鹿一般，便赶忙把信打开，只见上面写道:

秋明兄尊鉴:一别数载，时有枨触，谅必近日身健气壮，学问进步，定符臆祝。弟自到此间后，作新客一年，展转流落，后至此地某君家作工，历尽苦恼，今日幸得娶妻养子，买屋经商，操什一利，以度吾自立之生活，亦有数焉。近年来因土产有价，赢利颇佳，此则差堪为吾兄告慰者。回忆出洋时，围一裤带，阮囊羞涩，只影肃然，以为到埠后，不至作猪仔，日惟为人担水养猪，谋一噉饭地足矣。自盼焉敢到此。今境裕心宽，时有鲈乡之忆，颇欲一归与吾兄一上飞云绝顶，摆酒于岩石上，荡胸生云，决眦入鸟，以一吐昔年抑郁无聊之气，奈为猬务所羁，未克遂愿。此间近日新组一学校，经费已筹，各事亦备，拟于明春聘请教员一位开办，弟以吾兄才学高人一等，故特极力举荐，且愿负责。如吾兄在家尚未际遇时，不妨一来，就暂此席，鄙意在此间谋生活较易也，未审吾兄以为然否。倘主意已定，则请作速启程前来，以免赴任不及，致此席为他人所夺。附上纸币若干，以作旅费，望风怀想，不尽依依，专此。起居佳胜不宜，家姊前并乞致意，弟杨楚碧上

秋明看毕，喜欢得笑不合口，把这信反复看了十数次，对着他的妻子笑道:「亚碧在家时，一

向浪岩，以致为乡人所不齿，今一去数年，竟有这般的境遇，未始不是尔家风水之暂罢！」他妻子听了。更为喜欢，笑吟吟道:「亚碧的老婆，不知现在几岁了？不知生得怎样？我的侄子，也不知几个了？他竟不会写出，真使人闷着啊。」秋明笑道:「尔别忙，我这一去，必然要详详细细写给尔知道的，而且叫他全家合撮一影寄给尔看，这样好不好？」他妻子笑道:「好极了！但尔何时起程呢？」秋明把指头一算，问道:「今日何日？」他妻子道:「今日初十了。」秋明惊道:「哎啊！了不得，此去只有二十余日了，好在我们没有甚么东西，行李简单，打叠是很容易的，一准明日动身。」说着便催伊去烧饭，自己便在书箱里取出一幅笺纸，疾忙写了一封覆信道：

楚碧弟鉴:昨接来书，如获异宝，捧读再三，情意真挚。吾弟远离乡士，今日能鹏飞天外，振翩云霄，诵子美蛟龙得云雨，鵰鸮在风尘句，真足为吾弟贺也。兄一生命途偃蹇，年来尤甚，幸得令姊贤达，时加勉励，不然早已遁入空门，学维摩而合掌矣。现已决定，拟于一二日内启程前来，以附吾弟之骥尾。令姊无恙，引领南望，无任神驰，即颂时祺。

秋明启

写完，取信封封好，贴好邮票，遂急急的投到路旁邮政箱里去。还家时，早已日落崦嵫，连云漠漠，朔风振瓦，雪花怒飞。他妻子已经把晚餐备好，杀了一只嫩鸡，把来蒸得气腾腾地香味扑鼻。论理，似这般吃肉的机会，在秋明看去，一年中除掉年节外，是绝无而仅有的了。若在平时把来下酒消塞，是何等愉快啊！怎奈他这时离情万种，对酒生愁，举着箸只是呆呆的苦难下咽。他妻子呢，更觉凄然无语，泪眼莹莹。于是这一席离筵，便胡乱吃过，秋明惨然语他妻子道:「我这一去后，尔可喊一个亲戚同住，清静度日。凡事务必谨慎审度，天可怜他日赚得几个钱，破浪归来，以洗今日凄凉苦况，也算我们造化了。只可恨我们俩年近半百，膝下犹虚呢！」说着不禁感喟酸鼻，他妻子听了，愈觉难忍，早已呜呜咽咽的哭起来了。

这夜他们俩一夜纒绵缱绻，难舍难分，泪湿罗衣，魂消蕙帐，不必细表。明天一早起身，吃过早饭，秋明换了一套半新不旧的棉袍，辞别了三邻四友，他妻子担着一担行李，同着几个邻妇相送到河干去。行李下了船，秋明转头来和他妻子等告别时，只见他妻子两眼的眼泪，像石下的流泉一般，泊泊不住也滚。他看了，愈生惘怅。这时雪势虽然稍杀，然犹像棉花般挟微雨而凄飞，塞风砭骨，只见上天下地，都是雪，举首一望，满目皑皑，如同银世界一般。秋明看着雪，既然对着他妻子道:「古人咏诗有云:

「填平世界嵌崎路，冷到人间富贵家。

「我只望此后的命途，要如这诗所说一样才好，一帆风顺，履险如夷，尔还家后，可把他盛了两埕，埋在屋侧的老梅下，等我他日回来，买了天上小龙团，起活火而烹之，以作今日之记念。」说着连声珍重珍重，遂下船相别而去。只见他妻子早已哭了出来，众邻妇便都好言相劝，扶着而返。一路兀自呜呜咽咽的叫苦连天，好像死别一般，读者早知为不祥之兆。正是

一别岂知成永诀

九泉相见更消魂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回

行万里苦恼因长途

染沉疴悲欢重见面

却说秋明的妻子还家后，犹是哀哀啼哭，好不伤心，众邻妇便用大道理正色劝道:「娘子，尔丈夫今日为饥寒交迫，万里长征，别了尔作最后之奋斗，而今他已近五十岁的人了，还有这等精神毅力，破浪乘风，入那蛮夷中去发财，我们平常时听得人说:那婆罗洲是出黄金出钻石的去处，异日他捆载归来，使娘子满头金钻，以一雪此日寒酸之耻，这是何等喜事！多么可贺啊！我们合该欢欢喜喜，祝他一路平安，吉人天相才是，岂可这样哭个不休，作此不祥之兆呢？」伊听了这些大道理，醒了过来，细细想那不祥二字，不觉毛发悚然，连忙止住，便感谢了众邻妇，请他们各归安歇，众邻妇不免又劝慰一番，才各归去。自此伊便依着秋明的话，接了伊母亲的妹妹来一同居住，依然勤力工作，度着寂寞凄清的生活，忍耐的等着，不在话下。

且说秋明自那日下了船，辞别妻子去后，真像江文通别赋里说的行子肠断，百感凄恻的了，镇日里卧在短蓬底下，闭目沉思，想起妻子临别，不免酸鼻，回想自己年将半百，一事无成，两鬓已皤，时乎不再，上不能效班定远飞而食肉，投笔从戎，在沙场上立下轰轰烈烈的功，把那些乱臣贼子，一廓而清。中不能厕身政界，在那恶浊浊的社会里，斧柯在手，造福民众。下不能畜牧种植，仿彼陶朱，谋一丰衣足食的生活，以赡养妻子。人生到此，天道宁伦。弄得我今日悲歌砍地，潦倒不堪，竟忽然弃了伊，掉头不顾，长天寥落，寂寞孤征。此去果然能够像楚碧所说，顺顺的做去，倒也吧了，万一差池，则又怎样呢？言念及此，心绪如麻，大有天地自来如许大，英雄无处可容身之概，便起身推蓬远眺，只见飞云峰早已不知去向了，惟有暮霭沉沉，垆烟直袅，那云天远处，数点鸦飞而已。他这时愈觉凄楚，暗然魂消，水一曲兮肠一曲，山一重兮悲一重，这两句诗可以为秋明写照呢！

船行数日，来到省会，略事摒挡，便转搭省港轮船直达香港，抵港后，投到一家客行歇下。他是从不曾到过这等地方的，今天看见那些街道之整洁，建筑物之伟大，电线到处，电杆林立，物质文明，殊堪骇目，真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秋明看了，不觉暗暗喝采，只是人地生疏，出游无侣，惟有独身自在船头凭栏极目，对景怀人。过了几天，往星洲的船期到了，秋明便点齐行李，跟着行里的行丁下艇上船，只见船是三枝烟筒的，其大无比，那船楼上的房间，从远处望去，如同峰窝一般。上了船，只见搭客如云，非常挤拥，那行丁便吩咐秋明等道:「你们各人须好好的守着自己的行李，待我去寻了好的舱位后来搬进。」行了几步，忽又回头说道:「注意啊！这时的盗贼，非常活动，一不小心，对象就要不翼而飞的。」秋明听了，暗吃一惊，连忙把自己置衣服的一只皮箱移出来，把身子一坐坐在箱上，坐了一会，又觉得有些不妥，于是又把手里执着的伞柄，一插插在箱耳下，这才放心。只见这时的搭客愈多了，上船的上船，下艇的下艇，尔拥我挤，把行李搬上搬落，秋明只是眼巴巴向那行丁的去处望着，正在等得不耐烦，只听得背后有人大声清洁喉咙的声音，忽然一个不相识的生客，走到面前道:「先生，尔看尔这背后新衣上，给那个唾了一口痰涎了。」秋明吓了一惊，急忙立起身来，回头看时，果然那近胁处粘着一堆又浓又腻的痰涎，他不看犹可，一见了那无明火高三千丈，便问道:「是那一个？是那一个？这人便指着远处一个道:「那着黄衫的便是。」秋明见说，便奋不顾身的追去，追还不到十余步，同伴里的人又高声乱嚷道:「先生，先生，不好了！尔的皮箱已给这人抢去了，还不快快追去！尔看尔看，那走近楼梯边负着箱的不是吗！」秋明听了，如焦雷震瓦，烈火烧心，好像一只在热锅里的蚂蚁，急回头四面乱望道:「在那里？在那里？」说时迟，那时快，那人早已下了楼梯，夹在人丛里去了。由尔秋明跑来跑去，喊得声嘶，跑到气绝，也无济于事了。只得徒呼荷荷的回到原处，坐在书箱上，有气出没气入的喘着发呆。这时寻舱位的行丁回来了，见看这般情形，因问何事，众人遂尔一言，我一语的诉他，他便问秋明道:「尔的银钱是放在箱里吗？」一语提醒了秋明，不觉脱口道:「哎啊！」急忙掀起外衣，低下头向腰际一看道:「有，有，好在放在这里，不然今天是要我的命了。」众人看时，只见他腰际紧紧缠着一条蓝色布带，想来银钱必是袋在那里面了，都暗暗叹他谨慎老练。可是这般谨慎老练的人，偏要上了窃贼的当，可见天下事不可以逆料呢。于是那行丁带了众人，把行李都搬到舱位上，作别自去。

且说秋明的皮箱已失，只剩下一只书箱和一个包袱了，倒也省却一个挂吊，便把包袱打开，布置就一所安适的卧位。这时日已落了，船也开了，秋明一生是从未乘大汽船，行大海的，起初船未出港口时，波平浪静，犹如平地一般，秋明暗暗喜道:「平时听那些出往的人说，汽船在大海里，给银涛雪浪打得怎样厉害，怎样难堪，如今看来，打什么紧呢？可见事非经过，是不可尽信的。」船行一程，快要出口了，忽听涌涌汹汹，如千军万马之腾奔似的，自远而近，众人都道:「不好了，这必是大海里的狂涛了！」一会出了口，果然那无情巨浪，便把船团团围住，两面夹攻，打得船摆来摆去，震荡不堪，但这船也好像是一个不怕强御的硬汉，把舱口封得铁桶般固，一味烧足汽力，在黑夜里向那南针指定的目的地驶去。此时夜色沉沉，全船寂静，只听得辘辘的机声，和澎湃的风水声相和答。那搭客的呕声早已纷然大作了；秋明更是唯一的先锋队，把那些肚里的油儿浆儿，都呕得不留余地，呕尽了，便继之胆汁，呕得他肠翻胃覆胆破神昏，由是在那儿惨叫嗳唷，也属枉然。秋明在昏闷中想起在家时的安闲逸乐，不觉凄怆悔气..唉，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大凡人在未经苦恼以前，那一种兴头希望，真是抬得像天般高，地般厚，及至一经磨折，则又焕然释了（按此乃指普通人）。所以有些出洋的人说:在未出洋时，满肚皮都抱搬金搬银的痴念，以为这一去不到一年功夫，便要把外洋的金银大搬而特搬的搬回来，安安逸逸地享受，岂知一到了茫茫无际的海里，受了惊涛恶浪的打击，这痴念便在无形中去了一半了。及至抵埠后，陌生生的走来走去，东又不着，西又不着，兼之人情如纸，白眼频加，一饱难求，一宿难借，穷途痛哭，长长何之，到这时这痴念还有半点的存在吗？以为能够挣扎得一条老命回去，已大幸了。看官，这话说来虽近无稽，细玩却有至味，我想凡是经过这些苦状的，一定要大大的表同情吧！唉！世界上无数无经历的人们，起初那一个不是抱着这般痴念呢？如今的秋明，正是这无数中之一人呢。

且说秋明挨了六七日苦痛，才到星洲，上船时早已颜色苍白，瘦骨崚崚，举步踉跄，非常困顿了，俨然像染了一场大病一般。一入客栈，便倒在床上，尤觉四壁摇摇不定，恍惚仍在大海里，足足睡了一日一夜，才能起身。吃了些饭，走到门前看时，只见气候全非，风物亦异，赤日当午，炎威迫人，自思那被抢衣箱，倘使无恙带来，也要无用了，因那些衣服都是棉袍棉袄呢！于是便同一个新认识的旅客，到旧衣店里买了数褶适体衣服回来。这旅客姓陈名伴，是婆罗洲一个本地土生，以赌为业的，和楚碧非常要好，每月总有一两次到楚碧家里谈谈笑笑。这次出星，楚碧曾经叮嘱他，如果遇着秋明，务须照顾照顾。所以他识了秋明，便也觉得亲热些，凡事都肯代为招呼，以此秋明十分喜悦，说他是一个仁人君子。但从外貌看去，倒又有些不像，只见他面肉横生，浓眉倒竖，鸟嘴而獠啄，眼光闪闪而好斜视。可惜秋明不曾学相，倘使会相，也许一见而却步吧！闲话少说，事归正文。且说秋明和陈伴在客行里住了几天，恰好航行婆罗洲的轮船快要开了，他们俩上船之后，秋明把眼一望，只见船上搭客寥寥无几，已不像由港来星时的拥挤，物事已无须担忧被窃抢了。开了船，虽不觉得甚么摇摆，然而秋明正像一个病久吃药的孩子，见了药，没有不皱眉作呕的，所以便又嗳声唷气的呕个不止，昏昏中只见船上的水手，黑面的也有，黄面的也有，没有一个不走到面前，眼光闪烁，像贼般东拐拐，西溜溜，四下里望来望去。秋明以为他们见自己晕船邻念自己，故特来看望呢！心里倒也非常感激。船行两日，早已到埠，便驱入港口，下了碇，只见两岸高

山环绕，木青苍，碧水一泓，欢波荡漾，清风入抱，爽脑凉襟。秋明见了这景象，喜形于色，连忙爬起来坐看，伸长脖子，左右乱望，正望着，忽然船尾发出喊声，那些搭客都一起拥去，秋明看了，不知何事，心里暗暗纳闷，正要问陈伴时，只见陈伴换过一身簇新的衣服，脚登靴鞋，头戴毡帽，浑身上下都穿得很整齐的，走在他面前，对他道:「尔还坐着做什么呢？还不快快穿好衣服跟我来去新客官那里缴钱问话呢！」（按:钱即指码头税）秋明听了，连忙的立起来寻鞋时，只见那鞋已不知去向了，秋明以为自己眼花，用手在眼上用力擦了几下，睁大眼睛，四下里乱找，只是找不到，口里喃喃道:「我确是放在我身傍的，怎么会不见呢？」这双鞋在新做时确是很精美的牛津式的（T工eOxfo「ds工ape），但现在呢？却已大大不同了，那鞋面已像人到老时般面额上起了重重的皱而且那鞋头上还开了一个窟隆，补上一块白布呢！秋明把来穿在足上，在他自己看去，已觉得十分满意的了，所以他认为宝贵。如今忽然不见，他心里要怎样难过呢！但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只得去枕边取帽子，岂知这帽子也不翼而飞了。弄得他面傻如醉，呆若木鸡，没奈何，只得赤脚光头，跟着陈伴去。只见那新客官鼻架金丝眼镜，很严肃的坐看，旁边也坐着一个华人书记，那书记低着头向秋明招了一招，道:「Namoapa？Umo「be「apaDa「imana？Tandamana？」秋明见他这样咭喇咕噜的说了一大堆，全然听不懂他是说些什么，心里便有些突突地跳，口里格格地应道：「什……什么……我唔……唔知。」那书记便怪眼圆睁，高声道：「Apa？」秋明这时心里焦乱，连忙声颤答道:「亚爸……我的……的亚爸死了。」这时陈伴在旁边搀声道:「尔不要弄错了，他是问尔姓什么？什么名？几多岁？打那来，尔的记号在那里呢？」秋明这才恍然大悟，便很恭敬地战战兢兢道:「我姓范，名秋明，四十八岁，打中国广东省来。」那书记便一一记在簿上，记到这里，见他又寂然无言了，便又高声道「Tadnamana？」秋明听了，连忙问陈伴道:「他说什么？」陈伴道:「他是问你身上记号在那里？」秋明道:「什么叫做记号呢？」陈伴道:「凡你身上，如果有异样的东西，不论什么？说出一个来给他记在簿子上，以便将来容易查出你的意思。」秋明道:「哦！原来如此，记号倒有一个，只是不好说出来。」陈伴道:「男子汉有什么不妤说出来的，不过胡乱叫做做个样吧了。」于是秋明便向新客官道:「我的记号是在精巴卵上你要不要看？」那书记便问陈伴道:「他说什么？」陈伴忍住笑道:「他说他没有记号呢！」说着旋转头向秋明目视一下道:「你胡乱指出身上一粒痣做个样吧。」秋明连忙卷起衫袖，指着手臂上一粒红痣道:「这个可以么？」那书记一声不响，看了一下，便写在簿上。于是陈伴依着出星时楚碧吩咐的话，代秋明缴了钱，雇了一只小艇，把两人的东西都搬到艇上，离开船，鼓棹而去。秋明万里长征，经过了千愁万苦，如今才算达到目的地，身上好像脱了无限的重负似的，吐了一口气欣然向陈伴道:「适才的书记，据我看来，倒像一个斯文华人，怎么他不说华语，是不是他听得懂我的话呢？」陈伴笑道:「咳，若是他听懂你的话，那吗，你这次一定要糟了，好在我和你敷衍下去，不然你又要倒返罗浮山去了。」秋明想起自己失了言，也有些不好意思，急忙乱以他语。那小艇行了一程，直向一条河口进去，只见一所税关矗立在那里。上了关，把东西统统给他看过了，才重复下艇驶去，只见河里面的水黄澄澄不辨一物，河之两旁，都生着翠盖幢幢的古树，这时恰当正午，太阳光耀得几乎睁不开眼来，全河都静悄悄地，不见一物。看官记着，这条河正是第一回讲的，源出西瓜叶，所以叫做西瓜叶河。他怎么会黄澄澄不辨深浅呢？原来是由于从深山大泽流出来的树叶所致呢。秋明在艇上给太阳晒得瞌睡，足足晒了两个钟头之久，方始到埠，只见这埠，不过百余间店面，非常狭隘，全埠都冷清清地。陈伴便叫艇夫担着行李，引秋明一直来楚碧店里，只见店里所卖的都是油盐柴米之类。一个妇人，坐在柜子上面，约有三十来岁左右，着了一件纱郎，赤着膊，口里烂嚼着一口像血一般的东西（按即槟榔叶，南洋妇女酷嗜之）秋明见了，倒吃一惊只见伊生得鼻钩毛皱，额突唇翻，两眼睛闪闪如岩下电。伊见秋明等入店时，便从柜子上下来，向着陈伴笑哈哈地把眼瞟了一瞟，说道:「死鸡（按此为下等社会男女惯用语），你怎么去了这多时才回来呢？」陈伴用眼扫向秋明一下，向伊努努嘴，才把手指着秋明对伊说道:「这是你丈夫的姊丈呀！是新从唐山来的，还不快叫楚碧出来相见？」秋明见说，便连忙向伊问了好，便道:「亚碧在那里呢？」伊道:「哦，原来是姑丈，可惜他（指楚碧）现在病着呢！」说着便大声呼道:「亚乌，亚乌，杂种，野杂种，尔在那里？」话犹未了，只见一个十岁左右的孩子，打店前跑来，生得肖楚碧，秋明问道:「这是亚碧的小儿么？」伊答道:「是啊。」秋明道:「长得很斯文呢。」便用手在那孩子头上摸了一摸，问道:「尔什么名？现在几岁了？爸爸有教你读书么？」问到这里，忽然想起一事道:「哎呀，姑丈（秋明自指）在星洲将下船时，买了两只又软又大的鸡蛋糕，本意是买来在船上吃的，岂知一到船上，半点也吃不得了，现在还放在行李篮里呢！」说着便走到竹篮前，打开竹篮乱翻，翻了许久，都翻不到，他自言自语道:「我明明是没有吃的，走那里去了呢？连承着的盘子都不见了，奇怪奇怪。」这时他倒不好意思起来，把手在衣袋，摸出十数个铜仙给他道:「姑丈今日新到，没甚东西给尔，那鸡蛋糕已不见了，这几个铜仙你权且去买食物，现在你且先导我去见你爸爸吧！」秋明回头对陈伴道:「我现在要见亚碧了，尔要同去么？」陈伴道:「我同楚碧是最好的，常常相会的，他现在既然病着，我不去扰他，烦尔代我问候一声吧！你若无事时，可到我家谈谈，我就隔这里很近呢！」秋明点头道:「很好。」便跟着亚乌进内，行不到十步，早已听得房里发出一种凄楚呻吟声来，秋明急忙的三步当一步走入房里去，只见楚碧在床上，伏着枕咳个不止，秋明连声喊道:「老弟，老弟！」楚碧听了，急举起头来一看，惊喜道:「尔是我的姊丈秋明吗？」秋明道:「是，是！」只见他形容大变，骨瘦如柴，较之十年前己判若两人了，不觉暗然无语。楚碧伸出一只手紧握住秋明的手不放，惊喜交集，啼笑两难，正是

望断烟波无限感，重逢蛮岛倍相亲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回话凄凉伤心提往事试文字校长难先生

却说楚碧与秋明相见后，又悲又喜，哽咽难言，等了好久，才惨说道:「通哥，我只道我不能与你相见了，今得相见，真是天幸啊！」秋明连忙道:「亚碧，你怎的说出这等不祥之话来？要知人生在世，疾病是不能免的，你不见那些鼎鼎大名的医生，有时也会病得面黄肌瘦，背曲头尖哩！你现在不过是一个小小灾患罢了，静养几天，自然就会好的，何必说这般短气话呢？你这时觉得怎样？」楚碧道:「我只是觉得终日昏昏沉沉，睁不开眼，胸部闷塞，唇焦而不渴，四肢无力，兼之日夜咳嗽不已，气喘难堪，一天苦似一天，如何是好？.」秋明道:「大小便怎样呢？吃量怎样呢？」楚碧道:「大便已有好多日不通了，小便则日夜频频，至于吃量，不过每日吃一二碗稀粥罢了。尔看我的血色怎样？我已经许久没有揽镜自照，觉得眼已落目，目神不定，不知已变成什么像了。」秋明听了楚碧所言，心里早已暗暗吃惊，因道:「尔的形状较之十年前，还是差不多，不过现在病着，稍为瘦些，尔千万不要胡思乱想，慢慢地养着，况且我已来了，也可以替你帮忙，待养好后，他日挈着他（指亚鸟）同我一齐回去，一洗昔年无衣磨之耻，给祖宗扬扬光，也算你出洋后十数年来、历尽万千苦恼之美果也。」楚碧点头叹道:「我何尝不是恁般想，只是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人力是不能胜天的，一切惟有待之于天哩！」说着对亚鸟道:「你可同姑丈把行李搬到隔壁房里去，把卧榻布置好后，可向尔妈取一块钱，带姑丈去饭店里吃饭。」秋明道:「不相干，不相干，人已到了，慢慢来吃还不迟；尔也倦了，我且同亚鸟先来去布置卧榻。」于是便和亚鸟出了房，把店里的行李，一件一件搬入去，足足布置了一个钟头，才算妥当，方跟着亚鸟去饭店里吃饭。吃完饭时，已点灯了，便重到楚碧房里，只见楚碧背靠着枕，精神比相见时觉得些好。秋明见了，心中自是欢喜，便问道:「你吃过粥没有？」楚碧道:「刚吃过一碗薏米粥，现在自觉胸部较开，而且精神也较有，尔且坐下来陪我谈谈心曲，散散闷罢。」秋明便坐在床沿上，问道:「亚鸟的妈妈在那里呢？怎么我没有见伊。」楚碧听了叹一口气道:「唉，我当初因一时肉欲的冲动，一念之差，便误娶这夜叉似的妻子，今日里来，悔之已晚，好在生了亚鸟，不然，真要大大上伊的当了。自我病缠，你见伊有一夜曾在我房里，守着我说说笑笑，开我心怀？镇日里都是在那男女丛中，抹牌调笑哩！现在一定又在陈伴那里了。」说着，感喟不已。秋明听了，证实初见时的那种印象，这才知道那婆娘不是好货，但也不好说什么，惟有心里默默的想着。只见楚碧又慨然叹道:「通哥，通哥，你要听我出洋后之一段伤心往事吗？」秋明点点头，于是楚碧便滔滔汩汩，旧恨重提，把那伤心往事，都倾筐倒箧似的一五一十说出来，忽而太息，忽而酸鼻。正是：

往事不堪重问讯，说来一字一辛酸

且说楚碧凄然说道:「我自那日（十年前事）与那些破落户盗了乡人的牛后，便把牠卖在磨面坊里，一共卖得十余块钱，平均每人不过分到两块，你想这两块钱在我手里，有什么可以挥霍，不到两日，早又弄得精光了。此时自己也觉得再也不能立于本乡了，深夜自思，汗颜无地，于是便打定主意，拼命出洋。但身边已无一文，出洋的旅费向那里讨呢？想到这里，又悔又恨，只得硬着头皮走到姊姊前，求伊宽恕，并告之悔意，罚誓立志。通哥，姊姊的为人，你是知道的；伊当时见了我这种可怜的情形，听了我这种可怜的说话，早已慈心发现，把前时恶我之心，都丢到九霄云外，不觉对我凄然下泪道:亚碧，你自父母死后，把一个书香子弟，弄成一个浪荡赌徒，以致给乡人起了一个无衣磨的绰号。如今呢，又快要变成一个偷鸡摸狗之流了，把祖宗的脸都丢掉了，你想你姊这时的心是何等悲痛啊！今日你能够翻新改过，未始不是祖宗之德，但你此去何之呢？我很惭愧的含着两泡眼泪道:赤条条来人无牵挂，此去惟有东飘西泊随遇而安，天可怜他日如果能够挣了性命，赚了些钱回来，恢复了名誉，奉侍姊姊到老，就算我的造化了。伊道:如此很好。说着便毅然把手上戴的一双银镯脱下来，交给我道:你姊姊是一个寒士之妻，别无所有，你权把这银镯拿去卖了做旅费罢。你千万要自己珍重，我也没话叮嘱了。说着便呜呜咽咽的哭起来。我拜受后，便点然辞别伊，挥泪而去。行了数十步，翘头看时，恍惚见伊兀自在草茅棚下，呆呆地站着洒泪向我呢。我一壁走，一壁想起自已破落到这般地步，还要赚姊姊的眼泪，为己伤心，真不肖极了。

「行到市头，即把这镯持到银店里卖，只卖得五块钱。明知这五块钱用作旅费，是断断不够

的，但我这时出洋的主意，非常坚决，抱着不计成败利钝，百折不回，到那时挂那旗的思想，天君镇定，恐念全无，便买了数件半旧衣服，打起一个小包袱，鼓起勇气，步行到汕（汕头），一路说不尽的艰难困苦。到汕时，恰巧一个水客要招人往南洋树厂里作工，旅费一概均由他包办。这消息传到我耳边，喜得我直跳起来，也不问所往的地方是南洋何处，树厂里的生活怎样，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旅费不须己出便了，那顾后事如何呢？便很兴头的自请加入。这时同伴共有三十余人，他们的环境思念，自然和我都是不谋而合的了。

「下船后，约历半月，早已到埠，经过种种手续，三十余人便给那水客像防贼般一齐带到乡下一间树厂里去。只见这树厂背靠深山，三面环海，水中浸着一排一排大树干。厂里架上，列着百数十辆锯木板的大手锯，有二三十人，正在那儿俯首力作，锯得浑身汗流如雨，气喘口开，还拼命似的不敢歇息。一个像鬼王的工头，手执一根又粗又大的藤鞭，不住在空中舞动得呼呼呼地响，走来走去。我见着这情形，吓得目瞪口呆，心惊肉跳，但事既到此，惟有唯唯诺诺随机应变而已。这夜吃完饭后，三十余人便同在一间暗沉沉像牢狱的房里卧下，一夜蚊如雷响，那里睡得着呢？只听得同伴里嗳声的也有，叹气的也有，呢呢喃喃相语的也有，鼾声大作的也有。兼之壁下虫声，乱鸣如雨，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使人听了，更觉忧心忡忡，展转反侧，一直到四更时候，刚要合眼，猛可里同伴都大惊小怪，乱腾腾的急忙起来，好像来了毒蛇猛虎似的。我也着了一惊，只见那鬼工头一手提火，一手执藤鞭，威风凛凛闯进来，睁大眼睛，恶狠狠地骂道:你们这些睡不够，不怕死的畜生——新客鬼，现在是什么时候了，还不快快起来冲凉消毒吗？再等一会，老爷手里的鞭子是无情的。大家都不敢作声，忍着气跟他到厂后一所清水池去。啊呀！夜色茫茫，寒林漠漠，海风虎虎，草露凄凄，我们从温暖的被窝里爬起来，那里禁得住这寒威呢？牙齿早已震震地作响了，更那堪如冰冷水，一泼全躯。唉！惨了惨了！一个个莫不缩头缩颈，对水生愁。不洗时，那鬼工头的鞭子，便真个要霍地落肉，耻辱何堪，只得闭着目，狠命把水斗提起，一连冲了百数十斗，力也竭了，皮也皱了，连忙穿上衣服，抖着而回。正要重到窝里去时，岂知房已下锁，那鬼工头便赶我们到厂里坐地，坐待天明。咳！通哥，你想我这般文弱之人，禁得住这般苦境吗？所以这时便觉得有些身热头痛，及至天明吃饭时，早已吃不得了。

「吃完饭后，大家都跳上架子，开始工作。我呢，在平日身健力壮时来拉这锯子，恐怕拉不到十下，也要气绝，何况现在病着。没奈何，只得上架，勉强把锯子一拉，那里拉得动呢？以是头重身轻，呆呆站着，忽然背后霍的一声，藤鞭落在臂上，吓得我几乎坠地。回首看时，只见那鬼工头怒气冲冲地道:你在架子上呆呆扶着锯子做什么，锯子并不害病，那里要你替他打脉，我买你来是要你拉锯，并不是要你做打锯脉的先生啊。快锯，快锯，不锯时，肉又会痛的。说着，把藤鞭又舞动了两下，鼻子里嗤嗤嗤的冷笑着。我这时又羞又恼，不得已向他讨饶道:老哥，可怜我罢，我因今早受了寒气，以致头痛难堪，委实拉锯是拉不动了，请你给我三天假，待我病好时，自然会加倍力作的。那工头把眼斜掠我一下道:咦，新客鬼也会诈病，你这手段在我手里是来不得的。锯不锯？不锯时把来打个半死，看尔怎样诈法。我听了那工头的话，知道他良心已死，无法可施，想起冤枉，不禁泪涔涔下。那工头见了，便又冷笑道:像你这狗样的，你道我要怜惜你吗？纵使你会死，我也不怕的。死了撺入大海里去，我这里已死过成千上万的人，那争你一人。

「这时厂里的旧工人看见我这情形，不禁起了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之意，有五七个有情面的便向工头道:你看我们的面，给他三数日假，看这人确是有病，等他病好后，教导他未迟，留下他一条命罢。那工头听了他们的话，把头望望天，又相相我，大声道:且看他众人之面，饶你吧，限你三天，便要起来工作，若仍是这么，我是不怕你死的。去去去，我看不惯这个狗样式。

「我这才如得了赦令一般，一路踉踉跄跄，跟着一个人到暗房里去，倒在自己的卧位上，愤恨交并。这时头愈痛了，体愈热了，欲喝一点茶，半点水，都不可得，只是呻吟反复，痛苦沉眠，天未晓时，又被那鬼工头赶去冲凉。唉，这一冲简直是要我命哩！回来时，病势愈重，捱到第五天已不能起身了。这天早上，那工头依然循例到来催我起身，催了两下，见我仍是直挺挺卧着不动，恍惚听他暴吼如雷，霍的一声，藤鞭又落在我胸部，觉得眼前一黑，早己晕了过去。

「顿然身子像木叶般轻，飘飘荡荡，把持不定，彷彷佛佛出了厂门，走到一处旷野去。只见这旷野荒凉凄寂，远不见物，天气阴惨，不辨星辰。我这时独行踽踽，四顾寂寥，颇有凄意，行到尽处，忽见长河滚滚，阴风怒吹，正在彷徨之际，只见远远一人，形态酷肖老友周自清，不觉喜出望外，连忙走到他面前看时，不是周自清是谁，便连声喊道，自清自清，尔怎地也走到这里，我今天因踽踽独行，以致迷失了路，这是什么地方？这般冷清清的叫人寂寞无欢，我们还家之路，究竟在那里呢？自清疾忙摇手道，楚碧，你走来这里做什么，这是你到的地方吗？还不快快回去，说着忽已不见。我吓得浑身冷汗，便回头举足疾走，走不上百余步，忽见前面又被一条黑水拦住了，水里倏地走出一条似鳄非鳄的怪物，张牙舞爪向我赶来，赶了一程，早被赶上，我大叫一声，忽然惊醒。

「睁眼看时，只见自己卧在海滩上，海涛汹涌，冷风飕飕，正是将晓时候，离身百尺，寒鸦密绕，细想起适才景况，原来自己是死过的人了。周自清早已出洋无返，死去已久。这时神智清醒，心里明白，意欲起身，但身弱已极，那里爬得起来呢，只得静静卧着。

「将近正午的时候，忽见离这沙滩约有二十余码之远，来了一只渔船。一个渔翁见了我，便走前来向我细看，问我怎的会弄到这般地步，我凄然把始末说给他听，他听了也为我伤感，便扶我下船，载回他家去。只见他家是一个小小茅屋，离海滩很近，屋中别无男妇，只有一个十四五岁的童子，后来问他才晓得是他的孙子。祖孙俩待我非常仁爱，所以不到一月，我便复原了。复原后，便帮着他们做事，倒也快乐。

「一连住了三个余月，因恐树厂里的人知道了要来追捕，梁园虽好，不是久恋之家，便把这情向渔翁细诉一番。渔翁道:既然如此，我也不便留你了。便取些旅费给我，导我到一条路去，指着这条路对我道:这里叫做北婆罗洲，你从这路沿海西去，就是西婆罗洲了，一路并无旅舍，只有渔寮可以寄宿，约莫要十余日，方得行到。听说彼处实业很发达，你到彼处后，务须从宝路上做去，或种植，或经商，克俭克勤，方可达到光明之路哩。我听了这些金玉良言，感激不尽，拜辞了他，作别而去。

「一路晓行夜宿，艰苦难言，行了十余日，始到这里。到这里后，因人地生疏，谋活艰难，展转流落，经过了不少折磨，方在某君店里，得一位置，作他记室。工资虽薄，每月倒有些积蓄，一连住上两年左右，创痕已平，身边也积了不少钱了，平居无事，荡念复生。这时间壁恰有一个卖水果的寡妇，见了我，便眉来眼去，媚态横生。唉！情人眼里出西施，须知我当时眼既不瞎，怎么会看中这夜叉呢？这不是五百年冤孽吗？这时我好像是吃了伊的药似的，懵懵懂懂把伊看得俨然一个活宝贝，把店中职务都旷弃了。不到一月，便搬到伊家同住，把身边所积的钱，都取出来尽数交给伊，共谋生意。近年来因土产有价，赢利颇佳，但银钱统统握在伊手里，以致我现在病着，要请一位高明的医生，都被伊所阻。唉！通哥，你想似这般如何得了呢？」说到这里，悲叹连声，倒在床上咳个不止。这时灯光吐碧，一室惨然，也好像替他伤感似的。秋明见他神志颓丧，便柔声劝他道:「亚碧，你现在须格外要保重自己的身体，放开胸怀，为第一要着。我虽不敏，在闲常时也曾把那些医书揣摩涉猎，待来日心地宁时，替你诊脉，看看如何？夜已深了，你的精神，也不要太过耗费了，我也倦了，大家且歇歇罢！」楚碧点头道:「尔明天吃过早饭，请即到我这里来，我叫亚鸟带你去见王校长，因学校不日就要开课了，校中各事，还须早日预备预备才好。」秋明道:「很好。」说着出了房门，自到房瑞安歇。

一宿无话，明天一早起身，吃完饭，换过衣服，便到楚碧房里。这时楚碧也已起身，坐在床上，颜色又不大好，他便叫亚乌吩咐道:「你可带姑丈到王校长家里去，说这是我爸爸的姊夫，是新从唐山来的，他便晓得。」又向秋明道:「尔这去千万要低心下气，凡事不可多说，因这里的头家们，气焰是可以吞人的，一有不慎，饭碗就要保不住的。」秋明听了，暗暗纳罕，口里应道:「好，——好。」于是便跟着亚乌一直到王校长家里来。这时王校长刚吃完饭，在店中叠股坐着喝茶呢！他一眼接见亚乌带着一个生客进来，便问亚鸟道:「亚鸟，尔来做什么？这人是谁？」亚乌答道:「这是我爸爸的姊夫，新从唐山来的，现在爸爸特叫我带他来拜谒头家哩！」那王校长听了，把秋明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便请秋明坐下，叫孩子倒上一杯茶。秋明这时，倒有些趄趦的样子，因他未见他时，心里想:凡做校长的，至少还有几分读书人的资格，和我相见，一定没有不气味相投的。岂知现在看来，早已吃惊不小，只见那王校长年约五十左右，高不逾五尺，一副能慢能媚的面孔，生上一张能甜能苦的嘴，两撇八字须，一双凶光横迸的眼，一个鹰嘴形歪而且曲的鼻，一个便便大腹，却和神庙里的弥陀石像相颉颃，使人看见，谁不知他那腹里所藏的，不是恶狠狠杀人不留颈的利剑呢？这时王校长便开口问道:「先生贵姓？何名？唐山何处？」秋明笑道:「敝姓范，贱字秋明，敝乡在广东省浮罗山飞云峰栖鹤壑里面。」王校长呈着似语非语的样子道:「哦，原来如此，栖鹤壑不是在罗浮山一上码头那里吗？」秋明听了，不觉好笑，连忙答道:「是，不错。」因转问:「先生贵姓，台甫，贵乡何处？」那王校长不慌不忙，很流利的笑道:「我贵姓王，台甫玉恒，至于贵乡呢？」说到这里，皱着眉头想了一想道:「这倒有些记不清楚，似乎听得祖公说在唐山某处的井背哩。」秋明这时几乎要笑出声，但一想到饭碗，便又惴惴起来，急的忍住装着呆像道:「是——是。」王校长又突问道:「伯夷叔齐是那一朝人呢？」秋明道:「伯夷叔齐是周朝的隐君子。」王校长露着很得意的样子道:「唉，错了错了，怕夷叔齐乃是明朝人也，他和明朝的黄天霸是最要好的。」秋明不敢作声，只见他又笑嘻嘻道:「梧州是在那里呢？」秋明道:「梧州是在广西省。」王校长摇摇头道:「嗄，尔又弄错了，梧州是在江西呢。」说着看看秋明道:「你不信吗？我且念几句诗歌作证，他于是便颠头摇脑念道:自从盘古开天地，一朝天子一朝臣，丢下闲文休要唱，开书且唱有名人……家在江西梧州府，梧州府内赵姓人……」

念毕，说道:「据这诗歌第五句看来，梧州府不是江西吗？」秋明这时给他弄得莫名其妙，要辩又不敢辩，惟有唯唯应是。这时王校长见连问二事，秋明都答不对，自己好不得意，又问道:「你念过诗歌么？」秋明道:「诗歌我是常念的。」「那吗，你且念一二首我听。」秋明因念道:「青山隐隐水迢迢，秋近江南草木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别梦依依到谢家，小廊回合曲栏斜，多情只有春庭月，犹为离人照落花」青山隐隐水迢迢，秋近江南草木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

王校长听了，又摇摇头道:「这些诗不好，音韵不协，据我说，还是念我念的好，尔以为怎样？」秋明只得点点头。这时王校长得意极了，把手抹了抹八字须，喝了口茶，又对秋明道:「你现在且在我家里，当着我写一封信给我看吧！」秋明道:「好。」王校长便叫孩子取笔砚来，秋明执着笔道:「写怎样的信呢？」王校长想一想道:「就写我寄给一位明友，叫他来我店里帮忙罢。」秋明于是提起笔，一挥而就，写道:

某某仁兄大人阁下:久未晤面，渴想殊深，定卜近日身体平安，百凡顺遂，为颂为慰。弟现因店中少一记室，因思吾兄才学颇优，且与弟亦志同道合，故特修寸楮，拟请吾兄屈就斯席，未审尊意如何？如蒙不弃，敬当扫榻以待，即颂文安

弟某某上

王校长一看，骇然道:「你颠了吗？怎么写得这般不通？」秋明吓了一跳，连忙凑前去问道；

「不通在那里？」王校长指着大人二字道:「你看我们写信，要写给父母亲的才称大人，你这写给朋友的，又称大人，朋友与双亲同称大人，这岂通吗？而且记室二字，更好笑，大凡老婆死了，续娶的老婆，才叫做继室，怎么才副你也称他做继室呢？末后的文安二字，也不好，还是换了财安二字好。」秋明听了，为之摇头咋舌，哑口无言。这时店里忽来了人，其人风尘仆仆，赤脚粘泥，王校长一见，便笑逐颜开道:「你几时来的？椰干载来了吗？」那人冷冷答道:「椰干倒载来了，但今天的价格怎样？」王校长用手在那人肩上轻轻一拍，低声道:「今天的大价是九元八钫，你不是别人，算高两点，十元罢。」那人嗤的一声:「岂有此理，我的朋友方才卖给对面某号的，还是十元二钫，照此看来，卖在你这里，不是别人，算高两点，还少二钫哩，我发誓也不卖给你了。」说着要走的样子，王校长哈哈大笑，又低声道:「真吗？就照你说的十元二钫如何？喝茶，吃烟，大家不是别人，慢慢坐着讲未迟。」秋明坐了许久，见王校长不睬自己，有些不耐，便起身告辞，王校长这才回首道:「明天下午三点左右，再到我这里来，我带你去校里布置一切，因加一二天要开课了，不要自误。」说毕略一点头，秋明方出店自回，正是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回何庸医愤念汤头诀王校长胡刍开幕词

却说秋明辞了王校长出来，吐了一口气，低着头慢慢踱回楚碧店里，一路肚里寻思道:「碰在这金钱势力下的大腹贾里头，将来一定要受气不少的，唉！这可惨了，早知如此，我范秋明又何必千辛万苦，离了甜蜜蜜的家庭，破浪南来呢？如果我当日不冀奢念，闲居无事，安贫度日，与妻子种豆南山，樵柴北麓，引壶觞以自酌，缅庭柯以怡颜，形骸放浪，笑傲空山，享那自然界之清福，这是何等快乐之事，那有今日的苦恼呢！想当日楚碧的信，写得天花乱坠，何等好听，现在却又怎样，细细思来，真正悔气，然而迟了。正想着，蓦听得有人喊道:「秋明先生，秋明先生。」举头一看，原来陈伴坐在赌床上，和那些男男女女，正在那儿抹牌哩！秋明把眼一瞧，只见楚碧的老婆，也在那里，头上梳得油滑滑的，身上穿着一件短露双臂的纱衫，见了秋明，连正眼也不瞧，毫不在意。这时伊把手里的牌抽出一张，望着对面一个胖大的老胡子笑笑道:「我手里这张牌，非常利市，你要不要？」那胡子把两只贼眼，刮起白底，斜看着伊笑迷迷道:「要——要，就是不利市的我也要。」伊便吃吃地笑着把牌一掷掷去，那胡子连忙接了一看，笑嘻嘻道:「好——好，我就受起来罢！」说着又从手里抽出一张，笑道:「我还敬尔一张。」陈伴笑道:「你们俩敬来敬去，敬得恁地亲热，再敬一下，不是要相敬如宾了么？」那胡子呵呵大笑道:「岂敢，岂敢。」这婆娘把手向陈伴拧了一把，佯怒道:「你这死鸡说什么？」陈伴把身一闪，笑道:「我没说什么！我说那胡子不要老藤来缠嫩花枝哩。」说着满赌床的男男女女都大笑起来，那胡子更笑得胡须笔直，不亦乐乎。秋明见了这情形，气得说不出什么，便不辞而去，陈伴见了，沟口很亲热似的道:「喔，先生，怎么不入店里坐坐？喝过茶了去，须知茶还没有喝，便这样急急地去。」秋明连头也不转的答道:「请了，请了，就一样。」一路连声叹气，寻思道:「我竟料不到楚碧的老婆，会淫荡到这地步，嗳唷，楚碧，楚碧，你现在虽然觉悟，已太迟了，无济于事了。你将来怎样处置伊呢？」想到这里，已到店门，只是全店都静悄悄地，惟有亚鸟一人，独自在柜子上呆呆坐着，秋明一见，便笑对他道:「亚鸟，我在王校长那里，怎么一转眼便不见了你，你何时离开我的，你莫非有遁术吗？」亚鸟道:「我那里有遁术，我因见你和王校长谈得高兴时候，便悄悄的离开你，独自回来。回来后，妈妈便叫我守店，不许我走出店门一步，伊自己却打扮得像戏台上的花旦般，去陈伴那里抹牌作戏。」秋明骇道:「伊会作戏吗？」雨鸟道:「怎么不会，有一次，我亲眼见伊在陈伴店里，和几个同伴扭着身体，口里拉拉哩哩的唱着马来歌哩！姑丈，你想伊三四十岁的人了，还要镇天游戏，我这般小小年纪，便叫我守店，不准我离开店门一步，假使我离开时，给伊看见，便要骂我杂种，而且取藤鞭给我一顿毒打，打到我皮开肉绽时，又要取一握辣椒，把来捣碎，向我全身乱擦，擦得我痛极难忍，呼天抢地，伊却吃吃地笑着，还要问我你还敢不敢。有时爸爸来救，伊便双眉倒竖，向爸爸大哭道:你来做什么，你怕打死这杂种吗？他横竖是我养的，干你屁事，都是你这死鬼平时纵惯他的。爸爸给伊一骂，便低下头一声不响地去了。」亚乌说到这里，两只小眼不觉流下泪来。秋明便走到他面前，用手摸他的头道:「好孩子，不要伤心，我看尔生得倒像尔爸爸，又聪明，又油气，将来一定能够替尔爸爸争气的，尔现在只跟尔爸爸和我好了，等学校开课时，我带尔到学校里去念书，你愿意吗？」亚乌破涕笑道:「很好很好，我很愿意，我还记得爸爸未病时教我念什么四面鸟，择离处，子不学，断机抒，又什么驾之大，贵于专。」秋明笑道:「哎呀，好孩子，你结舌哪！」亚乌道:「什么？难道我念的不是吗？」秋明道:「不错，不错，倒难为你记得着，将来学校里考试，我想尔一定要考第一的，说着鼻子里唔唔唔，把右手的大拇指伸出来，不住地摇动道:「第一，第一。」亚鸟给秋明说得心花怒放，一个小嘴，笑嘻嘻的合不拢来，秋明又道:「好孩子，尔现在好好守着店罢，我去看你爸爸怎样子。」一面说一面踏进楚碧房里来，只见楚碧在床上翻来覆去，状甚困苦，秋明唤一声道:「亚碧！」楚碧听了，如得异宝一般，急忙抬头装着笑容道:「见了王校长吗？怎么去了这半日！王校长曾说些什么？据尔看他的为人怎样？」秋明摇摇头叹口气道:「嗄，这王校长真好大胆，连他自己的家庭都不知道？还要说些什么伯夷叔齐来非难我。」楚碧连忙道:「怎么说？」秋明笑了笑，于是便将方才和王校长所谈的种种笑话，说了出来，楚碧也不觉好笑，慨然叹道:「通哥，尔有所不知，其实这里的怪象，就是这般，大家都不以为奇的，不过尔新到埠，骤然见了，便要惊奇哩。总之，在这里谋生活，第一要紧之事，就是把自己的胸襟志气，格外放低来和这等人周旋，而且多作些奉承话，那吗，饭碗遂可以长保了。你切要这样才好。」秋明道:「唉，可怜，可怜，我好好的胸襟志气，怎样要放低呢？我好好的口，怎么要强它说奉承话呢？罢了，罢了，倘然我能够赚了一副盘缠回家，咒鬼也不住此地的。」说着不住唏嘘太息，因问道:「你现在病体怎样，有请先生诊脉开方吃药吗？」楚碧道:「怎么没有，早上才请了本埠回春堂的何先生来，这何先生在本埠虽不是数一数二，但也颇有几分名的了。他店里挂着好几面赏匾，什么再世华陀哩，韩康遗术哩，万病回春哩，万家生佛哩，神乎其技哩，真是赞扬得这何先生如同神医一般。但这些赠匾的人名，却不是此处的，我一个也不认识。据这位何先生自己说，他的远祖，正是汉朝张仲景先生的女婿，所以他祖上十代相传，都是悬壶济世，而对于伤寒病，因为传了张先生的衣钵，更觉得精通，不论尔病得怎地利害，一经他诊，无不药到回春的。」秋明道:「据他看来，这病有妨碍没有妨碍？」楚碧道:「据他说，病是深了，但吃他的药，他可以担保绝无妨碍的。」秋明道:「他诊了这症后，曾说是什么症。」楚碧道:「病症他没有说，但他曾写下一张诊案，我因为没精神去看，所以叫他留在桌上，等你回来看看怎样。」秋明听了，便走到桌前看时，果然一张白纸，上面写着好多字，那些字写得如同不倒翁般，东倒西歪，煞是好看，只见那诊案写道：

诊是症，六脉红大如绳，又似乎甚滑，其滑如油，大有着手即溜之势，主胃府三焦，大热大实，乃阴水为阳火所煎，故热而头痛，是为火克水，非痧也，宜用大承气汤以攻之，因芒硝甚凉，见火即扑故也。

秋明看了，冷笑道:「这何先生真是医胆包天，不怕……」说到这里，连忙缩住，转口道:「

你看他满纸说的是些什么，我偏要问问他。」说着向楚碧道:「你吃了药后，觉得如何？」楚碧道:「我吃了他药后，只是觉得心房震动，肚里绞痛不堪，似乎更坏。但他说这是大承气汤，吃后一定会大泻的，等到肚里的热气泻尽时，病就好了，千万不要害怕。」秋明道:「你病到恁地虚弱了，还禁得住大泻吗？据我看来，你这病不像那里有什么大热大实，我现在且来诊诊尔脉看。」因行到床前，把楚碧两手静静地诊了好久，诊毕，叹了口气，又叫楚碧把口张开细看，楚碧问道:「你看了怎样？」秋明道:「据我看来，你病是少阴病，脉细血沉，而尔终日又昏昏嗜卧，这正是邪客于阴，但……」说着闭住双目，仰着头，皱了皱眉，那里自言自语道:「但少阴病，脉沉者，当不发热，而尔反而发热，这又是什么缘故呢？」想了好久，忽然跃起，面露笑容道:「得了，得了，这必是少阴的伤寒，兼有大阳之表热，这我可以断定了，那何先生既是十代相传的名医，而且对于伤寒病又这般精通，连少阴病都看不出，真好笑啊！唉！庸医，庸医，误人不浅，你此后须急急弃了他的药勿吃，等我另开一方，叫亚鸟去拈两剂来吃，看吃后怎样，再作计较。说了，便重到桌边提起笔写道:

麻黄五钱细辛五钱附子三钱水煎去滓温服日三次

写毕，交给楚碧看，楚碧问道:「这是何方呢？」秋明道:「这正是麻黄细辛附子汤，人凡少

阴病，脉沉是不可发汗的，因为兼了大阳病，所以病时即发热，又不得不发汗了，故以附子温经助阳，托住其气，使肠不至随汗而越，这样麻黄才可以合细辛来用哩。」说毕，笑了笑道:「这方倘使给何先生看见，一定要大惊小怪的。」岂知这话还没说完，忽然一人闯入房里来，秋明吃了一惊，只见那人约莫四十来岁，头尖体瘦，两肩扛起、满面烟油，光滑可鉴，望而知为抽大烟的英雄豪杰。秋明连忙起身让坐，只见那人傲慢非常，见了秋明，也不回礼相问，大有目空一世之概，秋明早已料定为何先生了，也不好说什么，惟有在旁冷眼看他的举动。那何先生大踏步走近楚碧床前，斜着头，把身躯摇来摇去相了一下，问楚碧道:「你吃过我药后，现在觉得好些吗？我看你的面色，比早上好得多了。」楚碧嗳气道:「何先生，我吃过你药后，只觉心房震动，肚里绞痛异常，已有些忍不住了，先生，如何是好？」那何先生道:「哦，不相干，这正是药性发作，和病魔衮战时候，是病者一定要经过的痛苦，你放心罢！我这药非常对症的。」一壁说，一壁叫楚碧伸出手来，放在枕上，他却侧着耳朵，坐在椅上，好像听脉跳的样子，把四个手指用力扪住楚碧的脉门，刚一下手，使色然而喜，露着骇异之容道:「咦，好得多了，比早上的脉已大大不同了，早上的又大又滑，确是可怕，现在呢，却已不大不滑，作中了，包管你再吃一剂药，无有不霍然而愈的。」秋明这时听见又胡说起来，早已忍不住，便冷然说道:「先生，我正要请教你，你早上写下的诊案，什么叫做六脉大如绳，又似乎甚滑，其滑如油，大有着手即溜之势，你从何得知？」那何先生听了，张目问楚碧道:「这人是谁？」楚碧道:「他是我姊夫，新从唐山来的，现正被聘为本埠新组织的学校教员哩。」何先生冷笑道:「原来如此，须知脉理微妙，是非常人轻易晓得的，你虽然识字，能作教员，但不会下死工夫去研读医书，怎能看出我诊案呢？」秋明道:「正是，我正想先生来打开茅塞。请问脉有五色吗？怎么叫做六脉红大如绳呢？滑脉是有的，但怎么知道他其滑如油，着手即溜呢？我虽不学，但各家医书，倒也看过不少，究竟不曾看见有这等脉理，先生高明，敬乞不吝赐教。」那何先生不觉红了脸，勃然怒道:「你既如此聪明，读了不少医书，我现在且念一首汤头出来，请你解释我听」只见他筋粗面赤，拉大喉咙，愤然念道

四阳救急用六涒，桂附干羌五味群，加麝三厘或胆汁，三阴寒厥见奇功。

念毕，问道:「这是何方？治何症的？」秋明冷笑道:「这不是六君汤么，是治三阴寒厥的。」何先生道:「什么叫做桂附呢？」秋明嗤的一声笑道:「咦，这药名我倒记不得了，请问先生。」那何先生歪一歪嘴，两眼斜掠一下，大有卑视之态，冷冷道:「桂附一药，温中下气，去痰嗽以定喘，懂得吗？」秋明因欲一观何先生腹中的败絮，便不非难他，笑道:「原来如此，这桂附之名，我今日才晓得呢！」那何先生并不打话，又口如悬河，滔滔不绝地连珠箭似的大念特念道：

小柴胡汤和解供，半夏人参甘草从，更用黄苓加羌枣，少阳百病此为宗，四逆散尽用柴胡，芍药枳实甘草须，此是阳邪成厥逆，敛阳滑热半剂扶，黄苓汤内用干羌，半夏人参甘草藏，更入桂枝兼大枣，寒热平调呕痛忌。

念到这里，只见何先生早已上气不接下气，停了好久，才大言道:「我何玉如祖上十代相传，悬壶济世，不知活了人命千千万万，及至传至于我，虽远不如祖上，但也还不差。汤头万首

熟记胸中，因少年时志气奋发，雅不欲穷居乡井，困守家园，遂慨然离弃亲戚，背负青囊，出游南岛。由三多祝而至于碣石，由碣石而至于香港，由香港乘风破浪而至于星洲，由星洲而至于芙蓉，吉隆坡，马六甲，怡保，由怡保而至于暹罗曼谷，由曼谷而至于苏门答腊，八打威，三巴冷，泗水，由泗水而至于这里。南洋各岛，足迹几遍，所过之处，无有不知我何玉如的名者，无有不受人尊敬者，赏区无算，那曾见你这先生，读了几本药书，壁角还不曾摸到，便要和何玉如高谈医理起来，真井底蛙啊！楚碧先生，尔千祈不可信这位先生的话，我的药你务必耐心再服，服后一定要见奇效的，我现在要回去了。」说声请，摆着身体，昂然而去。秋明见他走后，对楚碧叹道:「这烟精真是夜郎自大，俗语说得好，山中无老虎，猴哥称大王。他适才的一席话，你信他吗？」楚碧道:「我从来既不曾涉猎医书，对于医药一道，完全是一个门外汉，你现在已把他破绽看出，岂有不信尔而信他之理。」秋明道:「那吗，便决意用我的药了」楚碧道:「这何待说」说时气喘不已，大有神昏之势，秋明连忙把手在他背上慢慢摩擦，擦了一下，说道:「我一来便要费你之神，以致弄得你这般困顿，尔且静静安歇着，晚上叫亚鸟把药拈煎好温服，服后细细察验怎样，如果到明天早上好些时，便再服一剂，我现在也要回房略歇歇，预备上课时的手续了。」说毕，便自回房不提。

且说明天午后，秋明便遵着王校长之话，重到王校长家里来，侍候动静，只见王校长正在店里手持一枝大秤，在那儿忙个不了秤椰子呢！那卖主是一个少年乡人，手里执着一枝铅笔，在簿上刺刺地写。那王校长一手持杆，一手执锤，把秤使得如同打手花般，其疾无伦，口里不住地念道:「一百——一百零二——一百一百零三——一百……」那少年给他念得写也写不及，额汗交流地道：「头家，不要恁地速罢。」那王校长笑道:「不恁地速，这些椰干秤到何时呢？」及至秤完时，那少年把所写的总共一算，不觉面色变道:「哎唷，你这秤是什么秤？我这二十担椰子，一共秤失了五十余斤，这还了得！」那王校长装着没听见，拭拭额汗笑道:「阿康，我听尔爸爸说，尔已定了婚，真的吗？是何处人家的女儿？姓什么？今年几岁了？比尔高还是比尔低，生得靓不靓，我想经尔这割得布断的利眼，一定是靓得了，何时成婚？成婚时，必要请我，我也必来吃吃喜酒，看看新娘，凑凑热闹的，尔回去告尔爹爹，不要忘记，不请我。」那少年倒给他说得有些不好意思起来，红着脸道:「尔不要这样甜言蜜语的，我的椰干怎么会秤失这般多，请尔快快补还我吧！」王校长呵呵大笑道:「这倒奇了，你自秤不准，以致秤失了，翻要向我索赔，你想天下有这道理吗？而且我也没有这么大的身家来赔你哩。」把手向那少年肩上拍一拍道:「你还不知道我是很公平的吗？做生意的人，第一重要之事，便是公平信实，童叟无欺，才能取信于人，那可以奸诈枭横呢？纵使一时过手，到底必不能得好结果，你看那某某二号，因枭诈过度，现在他的子孙不是几乎要绝了么？

你说我这话对不对？」那少年给他粲花之舌说得无话可答，口里讷讷地道:「对是对的，但我的五十斤椰干，现在那里去了？归去被爹爹责备，如何是好？」王校长依然微微笑着，诈作不知，便开单取钱交给那少年，那少年无可奈何，徒乎荷荷，只得取了钱呆呆而去。这时王校长才抬头向秋明道:「你预备好吗？」秋明道:「预备好了，所以我先来侍候头家咧。」王校长听了这极脾胃之话，非常喜悦，面露笑容道:「来去，来去，就来去。」急忙向壁上取下外衣，穿在身上，吩咐了店里的人好些话，便带着秋明一直到学校里去。只见学校是在街的尾处，坐东向西，校外杂木丛生，蓬蒿续壁，校内桌椅黑板讲台之类，早已布置好了。王校长和秋明入了室，便使人把全埠的校董都叫齐来，开一个董事会。没一会人到齐了，王校长便指着秋明对众发言道:这位乃楚碧力荐的先生，新从唐山来的，现在先生既到，我们要商议一个进行方法了，我现在且举两件最紧要之事，请大家商议商议，应该如何？

一、本校的定名。

二、开幕时要举行何种仪式。

王校长说毕，那些校董，都你看我，我看你，面面相觑，等了好久，

一个董事中年纪最老，口齿最流利，而最好说话，绰号叫做破铜锣的，才首先发言道:「现在此学校要算是本埠破天荒第一次成立的，我们顾名思义，就取名第一学校如何？」众人便齐声和道:「好好，就叫第一学校吧。」王校长摇头道:「这第一二字，字眼忒生，而且有遮盖天下之意，未免太夸了。」众人一听，觉得有理，便又寂然了。一会，又一个董事，年约三十左右，面作紫黄色，说话极速，而且说时必用手大比而特比，绰号叫烂风车的道:「那吗，叫做启德学校如何？」众人问道:「是那一个启字呢？」那人疾忙伸出两只手，比作拆信的样子，口里疾道:「启信皮的启。」王校长又摇头道:「不好，我们的德行，那可以像启信皮般启他呢？」于是众人便转问王校长道:「据头家的意见若何？」只见王校长面露忸怩之色道:「我年少时候，在学堂里读三字经，记得那三字经里面，有四句道: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这四句正是说教子弟立身成名之意，说得很好，我们就定名为燕山学校何如？」众人便齐声拍掌和道:「好好，妙极，妙极，就这样吧。」便叫秋明磨墨作斗大字，王校长对秋明道:「你会写大字吗？」秋明笑了笑道:「笔墨乃读书人常习之事。我虽不敏，也还写得出。」一人道:「燕山头家的左手字，是最有名的。」秋明听了，这才明白王校长定名之意，暗暗叹息。于是众人便又商议开幕的仪式了，足足商议了点余钟，方由王校长决定，实行新旧合办的仪式，他所写的仪式如下:

一、摇铃开会

二、校长宣布开幕理由

三、向孔子像行三跪九叩礼

四、向国旗行三鞠躬

五、燃爆竹

六、摇铃散会

他写完后，非常得意，众人都啧啧称赞他能干，赞得他笑容满面，逸兴遄飞，遂和众人决定明天早上八点钟开幕。时已红日西沉，市灯早上，众人便各自散去，不提。

且语王校长回去吃过晚饭，呆呆坐在房里，筹思明天宣布理由时，仪式怎样？措辞如何？因他平日既少阅书报，对于此事，未免茫然，所以他想了一夜，才勉强起了一个稿底，默默背诵了数十次，一直弄到四更，始上床朦胧睡去。及至一觉醒来，早已日上三竽了，急的起身洗漱，草草用饭。用完饭后，穿上一身礼服，大踏步摆着八字脚向校里去。刚到校时，只见校门上已贴上秋明写的长公体的燕山学校四个大字，极其俊舞，他看了心中暗喜。入门后，只见秋明和众校董早已到齐了，济济一堂，非常热闹，众人见王校长入来，便一齐起身示敬，时已八点敲过，便摇铃开会，请王校长上台宣布开幕理由。这时全埠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因为不曾见过这等典礼，便一齐围拢来，站在门首，探头探脑，众目睽睽的向王校长不住地看。王校长见众人的视线，齐集自己一身，心头老早突突乱跳起来，待不上台前，便要出丑，不得已硬起头皮，鼓起勇气，奋然上台。一上台还没有站定，便把身向大众鞠了一躬，那掌声亦随着劈拍劈拍的雷动，那王校长给掌声一震，把昨夜所熟记的稿底，早已化作秋烟飞去了。他失了依靠，更觉恐慌，把手在台上放来放去，不知放在那里好，抓抓背痒，掀掀衣袖，弄得额汗淋漓，面红鼻赤，犹如在太阳下力作的农夫般，只见他两唇不住地噙动，动了好久，方开声道:

诸君，今日之天气极佳，惠风和畅，日色晴美，吾料出海之渔船，必满载鲳鱼而还，其获利必巨也。而吾人本埠破天荒之燕山学校，亦适于今日开幕，虽不能满载鲳鱼，然其获利，吾敢断言必与渔船等也。此为何等吉利之事乎，真真可贺者矣。

说到这里，众人便声声鼓掌，而王校长又不知怎样说了，在讲台上似乎很忙，从衣袋里抽出一条手巾，拭拭头汗，拭拭眼睛，那唇又不住地翕动，咳了一咳，讷讷道：

诸君，此为何等吉利之事乎，真真可贺者矣，可贺者何？乃贺本埠破天荒之燕山学校，亦适于今日开幕也。开幕者，以吾意猜之，譬如新娘焉，将出嫁时，必端坐于绣幕中，当其坐于绣幕中时，人必不知其貌打扮得如何秀丽？及至新郎用手一掀，则此如花似玉之新娘，入于吾人之眼帘矣，而吾人乃从而叹羡焉，评论焉，而吾人今日本埠破天荒之燕山学校，犹如一大幕也，而幕中之莘莘学生，即新娘也，而掀此幕之新郎，乃我校长与诸董事耳。

话没说完，门内门外的人，都哄然大笑起来，笑得声震屋瓦，那王校长面愈红，鼻愈赤，额上的汗珠儿一粒一粒地滴下，便仰面向着天花板，不管三七二十一，口里乱说道:总之，本埠破天荒之燕山学校，今日开幕，乃最有益之事，其利益实比满载鲳鱼之渔船，胜过十倍也，诸君以为然否，勉之，勉之。

说毕，一溜烟溜下台来，身上好像脱下一个重负，微微噫气，于是便和众人向孔子像行三跪九叩礼毕，正要向国旗行礼时，只见他店里的咕哩，走到他面前说道:「头家，店里来了一个山顶头家，自言载了百数十担胡椒甘密，要等你回去打价呢！」那王校长便向众人点头辞别道:「小弟现因店里有事，不克相陪了，请为原谅罢。」众人道:「礼还没有行举，怎可以就去呢？」王校长道:「现在已没有什么重要之事了，诸君在了就一样。」说着和咕哩匆匆自去，众人见他去后，便把其余各节，草草行过而散，不必细表。如今秋明便在校里咿唔教读，作舌耕之生活了。这天下午，将要摇铃下课时候，忽见亚乌飞也似的奔来，面色青白，气喘喘向着秋明，大有欲哭之状，秋明一见，不觉大惊道:「怎么了，好孩子，又是你妈打你吗？」问了好久，雨鸟才哇的一声哭出来道:「爸爸叫尔。」秋明听了，不知何事，便连忙摇铃下课，跟着亚乌速速出来，正是

把臂正难逢吉士，断肠先已丧知音。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回

风雨助辛酸魂归天国

云山悲寂寞泪洒西村

却说秋明跟着亚乌出了校门，一路思潮不定，肚里好像有三十六个吊桶似的，忽起忽落，急的心忙意乱，飞步而归。到店时，只见那何先生和陈伴正在店内，与楚碧的老婆说说笑笑，说得很高兴呢！秋明略一点头，便急向楚碧的老婆问道:「阿碧怎样了？昨天我看他吃了药，倒还不错，为什么今天倏的又变了呢？」那婆娘冷笑道:「正是姑丈高明，好好擅自开药他吃，吃得他把肠头要泻出来，如今呢，若不是换吃这先生（指何先生）的药，早已见了阎王了，现在他还是半生半死，卧在床上，你自己去看看他吧。」说着，把两只手打一个交叉，敛在胁下，灵出一种极妖的神气走在门坎边站着，面向街中，大有埋怨秋明之意。看官，你道伊真的这般么！不，其实伊心里已十二分的愿意哩，不过故意装出这样像来，以掩人之耳目罢了。当下秋明被伊没头没脑，无情无理的抢白一番，又气又恼，不觉红了脸道:「这是那里的话？请你不要乱说罢。」只见那何先生骄傲的阿片像，早已露出，听了这些话，非常得意，颇有幸灾乐祸之态，斜视秋明，微微地笑着。那陈伴呢，默无一语，面色微变，像是神明内疚似的。秋明看了，倒觉奇怪，暗暗纳罕，便不和他们打话，掉转头，径向里面而入。何先生见秋明行了数步，故意放大喉咙，载笑载言道:「这是他忒大胆了，医理还不曾参透，便公然敢开方医人，无怪楚碧兄吃了他的奇方，所以才能泻到恁般地步，以致一息奄奄哩。须知人命并不是儿戏的，那可以把来乱试药方呢？好在转吃我药吃得快，不然，还能捱到现在吗？这也算是楚碧兄的运气了。」说着，把鼻子用力吸了一下，唔的一声，「卡，唾！」唾出一口鼻水，接着把唾不尽的，重新吞下，润了润喉，又说道:「我何玉如出门临症，临了二三十载，现在方才自信确有把握咧。」秋明听了，又好笑，又好气，便装着没听见的样子，直入楚碧房里。只见楚碧卧在床上，情形和昨天已大大不同了，两目深陷，上唇缩起，那一种凄厉之状，令人看了，着实可怕。秋明走到他床前，握住他的手，含泪问道:「昨天我看你吃了药，精神还好，怎么见还未久，竟会变了这可怜的样子？」楚碧昏昏沉沉，两只眼睛闭不牢的睡着。秋明一连喊了几声，都没有反应。但见尿屎满床，臭不可当。秋明看了，好不伤心，正在设法，忽见楚碧大喊道:「妈妈，我可爱的妈妈，你在那里，我是要跟你的，死也要跟的。你怎么不肯带我呢？我小时候你是何等慈爱我的，现在却怎的这般……。妈妈你闪在那儿做什么？嗳唷，你看我背后一群牛头马面，正拿着铁索琅珰的追着我，要来捉我的，你怎不救一救我呢？」说着把手向空中乱爬乱把，秋明不觉大惊，心头突突地跳起来，正要再叫他时，又见他惨笑道:「你这没良心的婆娘，没良心的贼，我死也是不甘心的，我死了也必要重来惩治你的，我是要扼死你的，你怎么好好的把我弄死呢？没良心的贼，你好好记着吧！」说到这里，又寂寂无闻了。秋明愈觉害怕，连忙用手微撼他身道:「楚碧，楚碧，醒过来罢，醒过来罢。」摇了一会，又不见醒，只见他皱了眉头，惨哭着道:「嗳唷，姊丈，我害了你了，这是我作的孽呀，请你恕我，你快恕我。哎呀，姊姊，你怎会给那些掮枪的恶鬼，追在这里来，跳入白茫茫的浪花影里呢？嗳唷，上帝呀，你怎样这等不仁爱呀，你怎样不伸出一只手来，救救我姊姊呀？」不禁嚎啕大哭起来。秋明狠命把手摇他肩膀，用口凑近他的耳朵，大声喊道:「楚碧，楚碧，醒来罢，你做什么？快快醒来罢。」楚碧这才打开双目，默默无言的不住地看着秋明，看了好久，倏的把手攥着秋明的手，紧紧不放。秋明含泪道:「亚碧，你怎样了？」只见他两眼的泪如同抛珠似的流满面，颤声道:「通哥，我的病不能好了，我害了你了。」秋明凄然道:「不要说这些话罢，你究竟是吃我的药吃坏的吗？抑别有他故呢？但我昨天见你的精神，较之未吃我药前，确是好了些，而且脉息也略和平了些，怎么没一天工夫，便坏到这等地步？和昨天判若天渊了呢？这必有一原故。」楚碧喘声道:「正是奇怪，我煎吃了你药后，一夜安眠，并没觉得甚坏处，乃至昨天早上，精神自觉舒畅得多，我自己也暗自喜悦，以为药已对症，从此必能战胜病魔脱离苦境了，所以便叫亚鸟再煎一剂，那知这剂药吃时，竟和头一剂的药味，迥不相侔，一入口，苦如蛇胆，下咽维艰，我正自怀疑，为甚的我的口无缘无故，怎会变样，而且变得这般利害，真是莫明其故。但这时希望速愈的心，非常急切，不管如何，闭着目，尽命的一气吞下去。唉！这也是我的寿命合该绝了，不吃犹可，吃了后，不到一刻，肚子里竟像翻江倒峡似的，不住地滚动，动得五脏翻腾，痛如刀割，霎时间大泻不止，恨不得实时死去，脱此苦难，但……」说到这里，气已接不上来，闭了双目，汗出如沁，有气出没气入的喘着。秋明看看势头不好，便叫亚鸟帮着手，把楚碧身上的衣服都换过，只见他身上半点肉都没有了，只剩下一张重重叠叠的皱皮，包着峻岭可怕的硬骨，真使人不忍卒看。换了衣服，复把床上的污垢统统拭净，然后悄悄问亚鸟道:「亚乌，昨天早上的药，不是你一手拈的吗？」亚乌道:「拈是我一手拈的，但我起了炉炭，正在要煎的时候，却被妈妈取去给陈伴看，看了好久，才重复取回来给我煎，我当时并没把药看过，只觉得包头稍微大些。煎好后，仍是我亲自端给爸爸吃的，只见爸爸吃时，一入口，便皱着眉头，作一歪面，三番五次，几乎倒嗑出来，好在我急忙扶住他，慢慢卧下，方才勉强过去。」秋明很注意的听亚鸟说，猛吃一惊，连忙问道:「那药渣还存在吗？你快去取来给我看看。」亚鸟听了秋明的话，不知何意，两只小眼骨碌骨碌，对准秋明的面望着，望了一下，方启齿问道:「怎吗？煎过的药渣，还有用吗？你要他做什么？早已被妈妈取来倒在屋后的小沟里了。妈妈说：这衰绝的东西，要早些倒给鳄鱼吃哩！所以今天早上，伊又叫陈伴带了那吃阿片的何先生来。何先生诊脉后，说道:爸爸的病，是被姑丈弄坏的，已坏到极点了。但据他看来，现在吃他的药，尚不为迟，他仍可以十足包愈，因此又转服他的药。」秋明道:「他的药你认识么？和在先的相同么？他开的药方在那里？」亚乌道:「他不曾开药方，不就是在他店里拈的？据我看来，和在先的差不多，不过加了一种另包的，不知是什么东西？我听他对妈妈说，那药里有一种药，他的名字叫做什么野山人参，是磨山正命天子住的地方出产的，价钱很贵，有病的服之能够扶元益气，吊住命脉，无病的服之能够生精开胃，食饭日多。无论有病无病，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服之都极有益的。妈妈起初不要，后来给他说不过，竟拿了爸爸给我的金手表，同他换了。」秋明听了亚乌这一段话，心里早已明白了一半，不禁摇头太息，惨然说道：「亚鸟，我看你爸爸，是不……。」说到这里，忽地咽住，长叹一声道:「唉！无情的老天啊！我范秋明已经给你折磨够了，还要这般节外生枝，尽情摆弄，你是要置我于绝境吗？」说还未了，忽狂风大作，撼壁摇扉，似乎老天听了不愿意而震怒示威一般。顿时间，天地点惨变色，黑云罩空，凄雨随风至，沙沙震瓦，飒飒惊心，室中的景象更觉阴惨了。秋明急取火柴点了灯，和亚鸟寸步不离的守着，一会听听声息，一会诊诊跳脉，看那势头，知已绝望，不过捱捱时刻罢了。秋明心里像油煎一般，又急又痛。在这惨淡无光的灯下，对此临死的亲人，想起未来的身世，此时此景，情何以堪，悲心切处，早经泪湿青衫了。正在着急之际，忽见楚碧徐徐瞬开双目，四下里乱望，秋明急和亚鸟走近床前，忍着泪，低声问道:「亚碧，你现在如何？觉得心里怎样？」楚碧很柔弱的咳了一声，颤着道:「我心里没觉什么，请你把我扶起来靠着。」秋明道:「你病到恁地软弱，还坐得吗？依我说，不要坐罢，要说什么卧着说就是了。」楚碧摇了摇头，秋明没奈何，便把他扶起，靠在枕上。楚碧又叫亚鸟倒一杯茶喝，喝过后，流着眼泪对秋明道:「通哥，我因在这里住上数十年，还不曾结交得一个知心之人，说话说得投机的，共谈衷曲。所以平居无侣，寂寞寡欢，闲常时想起你，就恨不得生翼飞归，实时相见。因本埠新组学校的机会，故特写信回去，请你来担任教席。我的初心，请你来，一则在这里谋生较易，二则在这里可时常欢聚的意思。岂知天下事，不如意者十常八九，你一到埠，我已病着，以致说话都不能得个畅儿，而且使你常常委屈受气，局促不安。如今呢，我这病已入膏肓了，不知早晚，灵魂便要脱离这恶浊的世界了。唉！人有旦夕祸福，天有不测风云，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了。但我最痛心虽死而犹不安的，就是害着你离了姊姊，跋涉风波，不知历了多少苦处，万里而来，来到后，不曾得到半点好处，便和你人天分手，饮恨无穷，独使你在这撞莽萧萧烟波无际的蛮岛上，无依无靠，牢落伤怀，这是何等痛心啊！这是……」说着，又闭住目不住地喘，等了一会儿，复瞬目道:「通哥，我因一念之错，便结下这孽姻缘，使我终身蒙了这污点。唉！这污点虽倾西江之水，犹不能以濯去了。但这也是自作自受，没什么可以怨天尤人的。目前对你述的，不过其涯略而已，如果你欲知端的，可在我书箱里，翻出一本诗稿来，里面有一篇孽缘记，把我所经过的罪恶史，都详详细细记在那里，你看后，就可以洞悉无遗了。我现在除了一身之外，只存着一只书箱，书箱里也别无所有，不过藏着几本旧书，数首歪诗罢了。出洋十余年，经过了千辛万苦，钱虽过手不少，但今日看来，和出洋时有什么分别！所赢得的，只此孽种（指亚鸟）。我死之后，如果你看他可教则教之，如不可教，则惟有由天吩咐，随他自己的造化。」说着用手牵着亚鸟的手，摸着他头道:「亚鸟，你爸爸快要离你他去了，永不能相见了，但念你此后楚楚无依，谁为爱护，你妈是断靠不住的，只望你能够立志成人，一心一意跟着你姑丈。凡百诸事，都不可托大，都要听他的教训。你须知你姑丈的才学品德，比你爸爸，都胜十倍的。你跟着他，一定可以得到莫大的益处，将来成了人，帮着你姑丈做事，克勤克俭，赚了些钱，回唐山去见见姑姑的仪范，看看故乡之风物，也不枉你人生一世。再有本事，把你爸爸的骨头，带回去在祖父母的坟旁安葬。那吗，则你爸虽死，也含笑于九泉了。」说到这里，又有气出没有气入的喘着，面色大变，大有欲脱之状。秋明大惊，急的乱喊道：「楚碧，楚碧——」喊了很久，只见他狠命的断断续续说道：「通哥……我死……后，你……你可把我葬……在我自……己买的……山上，……切不……不可……在公共……的坟场上，那……书箱里……诗稿，请你……和我藏……起……。」说到起字，手足已经渐渐冷起来了，气也慢慢的不属了，只见他两眼一翻，喉咙里的痰一起涌上来，把足一伸，便一命呜呼了！正是

委骨穷尘长饮恨，

埋魂荒岛倍凄凉。

且说秋明见楚碧死后，不免哭了一场，那亚鸟更跪在床前，呼天抢地，大叫爸爸，哭得死去活来，好不利害。那婆娘从甜梦中给这可怕的哭声惊醒了，倒吓了一跳，便起身开了门，走到楚碧房里来看。亚鸟一见，便爬到伊跟前，伏地大哭道:「妈妈，爸爸死了，我的爸爸死了！」那婆娘睡眼惺忪，看见这情形，不觉呆了一会，才像蚯蚓叫一般，眼中无泪的，假意哭了几声，对秋明道：「姑丈，你和亚鸟守在这里吧！我去叫陈伴来帮手。」说毕径去，这时秋明和亚鸟真像个泪人儿似的，声嘶力竭。断肠深宵，兼之萧萧风雨，凄凄瑟瑟，更助辛酸，真是人愈可怜天愈妒，暗中嘲弄不留情。不言秋明等伤心，且说陈伴给那婆娘喊来后，便假向秋明劝道:「秋明先生，人已死了悲也无益，还是保重自己的身体才好，至于丧事这层，更无须先生劳神，自有我们一班朋友替他帮忙。想楚碧生前和我们非常要好，如今他去世，我们朋友自当格外尽力，方对得住他哩！」秋明点头称谢。时已荒鸡喔喔，东方已作鱼肚白的天色了。只见那陈伴兴高彩烈，忙碌得很，一会吩咐叫人抬棺材，一会叫人办丧物.，一会和那婆娘细细商量，取钱分接.，一会叫人请那讨老婆食鱼肉的和尚，封棺入殓.，一会叫人预备午饭，凡事都由他一人独断独行。居然是杨家的主事，引了一店都是那嗜赌的破落户，欢声雷动，热闹非常，俨然像做一桩大好事。及至吃饭时，有的是酒和肉，大碗饭，大块吃，那些破落户趁此机会，狼吞虎咽，大嚼特嚼，吃得嘻嘻哈哈，不亦乐乎，杯盘狼藉的声音，远达户外。吃得饱后，大家便摩拳擦掌，预备动手（指抬棺材），布置妥当后，呼的一声，那棺材便像蚁负螳蝇般被抬到一只小艇上，向着西瓜叶，溯河而上，锣声响处，鼓棹如飞，没一会早已驶到，大家便抬起来，呼呼荷荷，一直抬去楚碧自己购的山场去。秋明跟在棺后，代撒纸钱，只见一路两面稻田千亩，一望无际，草屋历落，散如棋子。那些巫人，不论是男是女，是老是少，赤膊的也有，光头的也有，莫不碌碌田中，力作不辍。行了一程，已到山下。看官，你道这山是什么山呢？原来正是西瓜叶哩！他的奇异之形，雄伟之状，在第一回里，早已表过了，兹不复述。且说秋明在家时，本已揣摩过那些堪与之书，阴阳之道，现在看了这山形势，心里倒也非常合意，于是审形度势，便在山凹里的斜坡上，点出一门风水，叫那讨老婆、吃鱼肉的和尚开庚，把坟位开定，众人便你一锄，我一插的，奋力合作，不消半个钟头，已把一口数尺深的坟穴掘好。只见那和尚披上袈裟，作起法来，手里持着小铜钹齐齐的用力鼓动，在这坟穴周围，打一个大圆圈绕着疾走，口里不住地乱念道:「东方甲乙木，西方庚辛金，南方丙丁火，北方土癸水，中央戊己土。」没头没脑，念了又念，手里的铜钹，无节无拍，打了又打，像弄猴戏似的，弄了一回，方叫众人把棺放好，预备落葬。秋明眼看着柩棺一霎，便入黄土，悲心濆涌，情不自禁，遂走近抚棺痛哭道:

唉！我可爱的楚碧啊！你现在已跳出这恶浊的世界，而得大解脱了。你弃了我，独自在这里青衫落拓，吊影蛮荒，寂寞寡欢，开颜无地，从此恐怕要变成一个托钵无门，屏营歧路的人了，较之在家时的蹭蹬痛苦，实过有多。唉！在家时，犹得你姊时常勉励，一豁胸怀，如今呢？除了风晨月夕，供我悲吟外，还有半点的人生乐趣吗？嗳唷！楚碧，我不因你是不到这

里，既到这里，你怎么又弃了我而不相维系。我不尤人，不怨你，只怨那苍苍者天，为什么这般痴碎？只怨我自己一生的命途，为什么百折而至此？人生原是隙中驹，石中火，梦中身，没有什么的可贵，不过行到此，做到此，行到彼，做到彼，随缘随分的过去罢了。我现在已决定了，如果将来能够挣条老命，重返家乡，见见你姊，倒是我的运气，倘使不能时，则惟有步尔后尘，在这日落蛮村，作一个凄凉寂寞的新鬼。

哭到这里，热泪交颐，大有昏昏欲倒之状，亚鸟也跟着痛哭不已，陈伴假意扶着劝道:「先生，先生，不要这等伤心了，楚碧哥已经伸了手，一瞑而万事不顾，倒是他的清福。古人说得好：人生七十古来稀，可见自古以来，寿到七十，是很不容易的。如今他安葬在这里，也就算是他的安乐之窝了，我想他的阴灵，一定是很安慰的。」那和尚早已挥退众人，走到棺前，口中念念有词，从衣袋取出两个金钱，抛在地上，乱掷道:「圣靠，圣靠，南无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南无佛，南无萨，……。」念毕，又重复取了铜钹，绕着墙穴，齐齐齐的尽力鼓动，只见愈鼓愈急，愈急愈精神，急到极点，忽然而止，大声喝道:「疾，众人得令。」遂七手八脚，把棺安于穴里，不消一刻，已经葬好，爆爆爆的几声爆竹，便呼啸而还了。秋明一路兀自唏嘘流涕，悲伤不已，那些破落户，有的嘲他为傻先生，有的笑他为呆新客，不必细表。回去后，只见那婆娘像无事的人儿似的，依然调脂抹粉，忌讳全无，不禁重触悲怀，独自太息。因思楚碧临终时，所说的孽缘记，对于这婆娘必有详细的记载，不知究竟怎样？我何不取出来看看他呢？这天下午，因饭碗关系，便依然到学校里上课，那些小朋友，见先生无精打彩，也乐得胡乱读过。下了课，秋明便一古脑儿跑回楚碧房里来，一入房，即把书箱打开，乱腾腾的翻着，翻了许久，才翻出那本诗稿，封面上题着「大末消魂集」五字。秋阴见了，又悲又喜，悲的是人亡物在，未免触物生情；喜的是这稿幸得落在自己手里，不至埋没无闻，化为乌有。这夜饭也不吃，把他拿到自己房里，悄悄剔灯细看，一开卷，只见第一页第一首的题目，便是怀姊丈秋明绝诗一首道:

可怜一别经三载，沦落南天大可哀，相见无期空怅望，鬓毛斑白已惊摧。

秋明看了，不知不觉，又流下泪来，释卷呆看，看了一会，才重复一页一页的翻下去，但一连翻了十数页，还不翻到那孽缘记，心里不免失望，只见那第二十三页上，题着钗头凤词两首道：

人围处，聊前覩，赌床骚扰精神注，浏览快，将钱买，喝龙呼虎，叫声雷噫，在在在。

喧哗住，银分付，一时云散嘻嗔去，谁日败，彩争大，那输赢者，尽断肠债，再再再。

穷城守，寻财苦，世人多半俱耽赌，钱神到，赢无了，故乡华屋，一时营造，好好好。

摇钱树，贫尤慕，得些儿个又奔去，明非道，缠到老，赌光如洗，一根绳吊，笑笑笑。

秋明看毕，不觉动了审美的观念，爱得不看不可了，便连看下去，只见接着的是南洋风情，写道：

盈盈谁家子，笑灿会镶齿，香帕手频挥，袅娜增风致。

儿子已成行，情犹上下狂，徐娘虽半老，还是念檀郎

母子其游河，划船荡绿波，鸾声惊乍啭，细细唱山歌。

与郎同抹牌，抹罢相调戏，佯怒扫郎钱，倩笑痴如醉。

邦之瑗，倚门半露春风面，不是盼郎归，芳心端为谁？

秋明看了，摇头叹息，肚里寻思道：「楚碧的诗境，为什么一别十载，便非吴下阿蒙了，其天才真足以使人佩服啊。」于是又复一首一首看下，看到将尽，那孽缘记居然现于眼帘了。秋明一看，血脉震动，便打起十二分精神来，注意看去，时而唏嘘，时而叹息，时而摇头，时而咋舌，正是

满纸伤心书罪恶，一篇恨史记蛮花。

欲如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回

烛影摇红残宵观恨史

鹊巢鸠占阴贼昧良心

却说秋明打起十二分精神，把那篇孽缘记从头细看，只见全篇的字写得非常清晰，写的是:

嗟乎！予今以最真挚最诚恳之笔，现身说法，将予一身经过之罪史，赤颗颗披写无余者何哉！盖欲将宇宙间之罪恶，得片面之贡献，使世之来者，知所警惕，不致茫茫然不觉，而蹈我故辙也，愿读者幸无何汉斯言，则予为不费此一番笔墨矣！

予书香寒族之子弟也，以不容于乡里故，遂乘长风，破万里浪，烟波浩渺，蛮岛遥来，作飘零之孤客，度险里之余生。此行时，因阮囊羞涩不名一文，慨然自置其身至北婆罗洲某属之树厂中，作苦力之生活。呜呼！此树厂一人间之地狱耳，入其中者，必无超拔之希望。予到未数日，即犯寒疾，病危时，为厂中人弃诸海滩，其不濒于死，为海涛冲去而果鱼腹者，亦不幸中之幸焉。后得老渔拯救，始免于难，居无何，恐复为厂人所知，遥来追捕，乃辞别老渔，飘然远引，一路风尘跋涉，困苦难言，历十余日，始适兹土。适兹土后，因人地生疏，展转流落，觅枝栖之不易，求一饱而困难，途穷痛哭，壮志消沉。于是为可恶之环境所迫，遂自投罗网而不惜，自入陷阱而不怨，而此一段孽缘，乃基乎是矣。噫！可恶之环境，其迫人魔力，诚可异哉！

始予初适于兹土也，以为能在商店中觅一位置，于愿已足，自思以己之才之学，处理商店之事务，实恢恢乎游刃必有余地，爱鼓其如簧之舌，效苏张之游说，作毛遂之自荐，岂知连问数家，频加白眼，且屡遭刻薄之尖语以交相讥讽曰:「新客，你何长？识巫话否？人情熟乎？你知否鸭卵为圆为扁乎？你知鳄鱼生子乎？抑或生蛋乎？噫！新客之臭味还不曾脱净，而欲过清闲之生活，真敢死极矣！不若往乡下投于无子之巫人家中，刻苦忍痛，自请割去棍皮，入其藉而被赘为婿之为愈也。」（按巫俗，凡入巫籍者，必将其人阴茎之皮，割去少许，方得许可云。即巫人之子，凡已长成至十三四岁者，亦是如此。举行时，必大宰牲畜，以宴亲友，认为一种极隆重之典礼。）读者诸君，其亦知予此时之耻辱为何如耶？较诸淮阴侯之负剑出胯，实无多让，又羞又恼，愤恨填膺，使在少年血气未定时，必奋臂舍命而与相搏矣。顾自思以渺渺一身，亡命南岛，原以努力赚钱为目的，兼之势力悬殊，彼众我寡，若一与之较，则徒见其受辱愈甚而已，不若忍一息气，保百年身之为得，遂面红耳赤，掉头忍辱而去。呜呼！予此时实一丐之不若也，盖丐者日而沿门托钵，夜而寄宿风檐，习惯已成，忝不知耻，而予则何如人哉！自顾堂堂一表，凛凛一躯，虽不能飞而食肉，亦足以立足人群，又安忍以书香之余绪，作此懒惰生涯自暴自弃乎！故遂自决定，有一息气，即当尽一息之智力，与恶魔奋斗，斗至无可奈何时，始自罢手，此亦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之意耳。

予已不得志于商店，乃不得不改其计划而之乡间，谋一噉饭地矣。于是背负小包，手撑纸伞，奋步向乡间之小路而去。一路独行踽踽，其苦况真难以笔墨形容也。时为某日之下午，夕阳西坠，海角霞红，风偃蘑芜，云栖岩岫，举凡耳所闻目所接者，无非为森森之草木，凄厉之虫声，其景象之岑寂，真使予神魂迷乱矣。盖予行经半日，尚困中途，腹已雷鸣，未获嗟来之食也。正在彷徨之际，忽声来路侧，宿鸟惊呼，予为之却步不前，迫而观之，则见一少年方与一女共坐草中，为状甚亵。予不觉一惊，心房突跳，默念此一对可怜虫，独自在此，果何事欤？人耶鬼耶？顾此二人，绝无耻态，目灼灼视予不辍。少焉，女始娇声曰:「死鸡，归乎？日下山矣。」少年曰:「归则归矣，怕鬼乎？」忽哨一声，双唇翕动，口中嘘哩嘘哩，遂起身挟女而行。予目送彼等去后，顿起慌心，因思已近黄昏，尚无着落，万一天黑，不将露宿，可奈何，踌躇良久，不得已，乃奋力跟之而走。时彼等已距予约有数十码之远矣，频频回首视予，正行间，忽少年大声长歌曰:「先生不怕赚无钱，只怕无妻相比肩，人到无钱犹且可，人到无妻真欲颠。」

唱毕，复引颈呼啸，忽一人从斜路而出，哈哈嘲笑曰:「陈伴，你歌声真好听极矣，唱得又滑又嫩，其如同行者，为你同姓之女，在礼你当呼之为妹，何以不怕做牛呼？」少年亦反唇相谑曰：「陈亚志，而你则何如者？犹忆风雨之夜，为索网所栏之时乎，在礼你当呼之为嫂，而你乃居然做牛矣！是你比我乃更有本领也。丕，不知羞，狐狸唔知尾下臊，哈哈！」说毕，路转一折，人不见，予急上前对此人曰:「老兄，请问此间何地？人口盛否？有工可觅乎？」其人微点其首曰：「此间地名施横沙，人口虽多，但大半为巫来由种，吾华人不过数家而已，你从何来？欲觅工做耶？」予急曰:「然然，予新从沙劳哇来，至此因人生地疏，觅食殊窘，望老兄怜其愚而收用之，或转荐他人，亦无不可，使小弟不致忍冻受饿，则没齿不忘矣。」其人闻吾言后，因向予上下细看一番，良久良久，始语予曰:「现在天已晚矣，夜色迷茫，想你新到此地，必无熟人可以寄宿，小舍距此不远，权且随吾归去，暂宿一宵何如？」予正苦无着落，骤闻斯语，如获异宝，急连声称谢曰:「承蒙老兄不弃，感激不尽。」遂随之而往，至则茅舍一间，谨可容膝，绳支萝补，风雨堪虞，屋中除炉灶床帐外，别无所有，一望而知其人必为一寂寞独居之孤老耳。然予以暂得驻足故，喜出望外，虽湫隘之茅舍，已不啻视同通都大邑之旅馆矣。晚餐时，环而食者，除予与屋主外，有一人，其人年可三十许，面目黝黑，愚戆堪怜，身上之污垢，虽尽一日之能事以洗涤之，恐尚不足以洗尽；头发葺葺，乱披肩际，俨然一上古之原始人焉。顾其人与余等同食，历时甚久，默无一言，惟双唇翕动不已，若诵符咒。噫！此诚一不可思议之奇人也。予当时因饥甚，未暇一详其故，只俯首大嚼而已。斯时也，虽山肴野菽，亦等奇珍，诵退之粗粝亦足饱我饥句，诚不我欺耳。

食既竟，乃与屋主人促膝谈心，屋主人之言曰:「余姓陈，名亚志，二十年前，固一斯文清俊之富家儿也。当父母在时，品行殊端正，绝无逸轨之行动，人咸在余父母前交口称誉曰:『此君家之千里驹也，他日定能做官做府，耀祖扬宗。』余父母于桑楡晚景，得此誉名，则亦老实不客气曰:「然然。」笑颜互展，老怀弥乐，凡百诸事，皆惟余意是从，遂养成余后此之种种恶果。呜呼！是爱我者适足以害我矣，人之于其子女可不慎欤！

「盖余年事已长，犹未受若何之教育，不过略识之无而已。余父尝曰:『教育教育，桎梏儿童之牢狱耳。子女善，则不教育亦胜予教育，子女不善，则虽教育亦等于无，譬诸犬，人虽为之教育，吾知纵历十年，亦不过适成其为犬耳，曾何教育之足贵予。』此寥寥数语，谬误实甚，而余一生之幸福，乃断送于是矣！「余十六时，余父母因渴想弄孙，急欲为余娶妻养子，以娱暮年，于是媒妁盈门，交相关说，或曰:『某之女，今年十五矣，比公子少一岁，生得梨涡双裔，艳夺西施。』或曰:『某之女，今年十六矣，正与小哥儿同年同貌，既娴烹饪，且擅神针。』余父母为彼辈说得天花乱坠，主见纷歧，竟不知何去何从？乃转而商诸余，便余自择，余以羞赧故，乃在父母前诈撒娇痴曰:『儿年幼，自己犹不能养活自己，安欲妻为。』遂一一屏绝，余父母无法，则亦听之。岂知天地不仁，不数年而余父母乃相继去世矣。

「余自父母去世后，因约束无人，遂为外界之物欲所诱，荡念随生，居无何，竟函隔邻咖啡店之女，作不解缘，订盟山约矣，明来暗往，忌讳全无。夫女之父母非不知也，知而特纵之耳，且暗嗾女用尽种种柔术，以攫我金钱，而己则从中侔利焉。夫余以一从未涉世之青年，堕此奸计，焉有不败之理，故为时未久，即已家业荡尽，化富而为贫，膏梁而囊食，然犹绝不回头，愈堕愈落。女父母见侔利之目的既达，遂授女以金蝉脱壳之计，曳残声而过别枝，嫁与此间之树胶园主陈德为妻，余无法，惟有跟踪相缠，自讨没趣，而苦尝今日落魄之滋味，不其痛哉！不其痛哉！」言至此，不禁唏嘘太息，良久复曰:「予亦知此人为谁乎，盖即顷间在途中与彼少年同行之母也。现彼在此间亦已生女数辈，与其夫仿其父母之故志，以诱惑青年作乌龟之生活，有钱者诱钱，无钱者诱之作工，不论华巫老少，均所欢迎，无知之辈，受之害者，已不知凡几矣……。」正言间，忽门外狂歌痛哭，声音怖人，予不觉骇而起，急询屋主人为何事？屋主人无言而微笑曰:「子欲一知其究竟乎？盖跟余出门外观之。」予颔首示可，乃跟之出门，时则清夜无尘，月色如银，灵华沁脑，微风吹衣，精神为之一爽，倏见晚餐共食之奇人，方在月下，踱来踱去，一手提裤，一手插入裤中，仰面向南大骂曰:「陈亚德，我唔杀绝你全家是唔甘心，可恶的奸贼，老狗，你慢慢看啦！」骂至此，忽又双膝跪下，向月乱叩其首大哭曰:「我的神父啊！你何唔给钱俾我讨老婆啊？嗳唷！我的.神父啊，救我哪，救我……。」忽又起而哈哈大笑，脱其裤，以手××而疾走。予此时方知其人为花癫，为之摇头叹息，因询屋主人彼胡为乎至此。屋主人慨然叹曰:「噫！此亦一情场失意之痴男子也，其人在两年前，因活泼矫健，如赛马场之马，力大无伦，雄纠纠有古代勇士之风，一有为之青年也。不幸为亚德所诱，竟堕情网，佣于其家，为其女所迷，日与其女行必同行，止必同止，大有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之概。而亚德之妻，每当彼倦作归来时，尝欣然微笑示意曰：「你夫妻俩，你夫妻俩。」彼闻言则心花怒放，呆笑望女，而女亦以一笑报之。呜呼！最难消受美人魂，试问一血气未定之少年，入此淫荡之局，岂有不死心塌地，俯首帖耳，愿效驱驰者乎！虽使之赴汤蹈火，亦所不辞。若有人焉，以危言耸听，大破其局，吾知其人必不特不信，且将反唇相辱耳。盖其人斯时方懵懵懂懂，如痴如醉，大发其爱情之化梦，如釜中游鱼，不知死日之将至也。噫！美人计之险毒，可不惧哉！此可怜之人，在亚德家佣工可年余矣，论其工资，亦已不少，乃以恋女故，竟未取一文。然彼因醉翁之意不在此，固不以为意也。而讵知人心险诈，有出人意料之外者乎，忽霹雳一声，亚德夫妇以捉奸为名，竟于某日之夕，诬之为偷奸，将扫帚将之大打特打，申申而詈驱之于门外。可怜之人，于酣梦中遭此意外，遂不得不抱头鼠窜，赤条条负手出门矣。吾闻彼被逐后，觅工不得，怅无所依，乃不得不向巫人而托钵，宿于田野间者数日。噫！此可怜之人，内怀愤恨之心，外遇饥寒之迫，餐风饮露，其何以堪，安得不痴哉。既痴，则时于田中裸逐巫女，以致复为巫人痛殴，几濒于死者数次，而巫人更相约勿施于食，于是并一饱而难求矣。余见而怜之，不得已，乃带之返家，使为粗重之工作。顾其人虽痴，绝无恶意，故与余共住年余，一向相安无事，不过每逢月白风清之际，则不能忘情于亚德，裸走月下，向南大骂耳。」言至此，太息不已时已荒鸡喔喔，月影移檐，不觉重露成涓滴矣，径相将入黑酣乡去。

予在陈亚志家，连住十余日，犹复光阴虚度，不能自食其力，颇有赖食之诮，正自焦虑，五内如煎。一日亚志竟出予不意，另换一面目，撞其饭后钟矣。予羞极，无法可施，乃愤而辞去，决然自投于亚德之家。夫予既已闻癫者之前尘往事于前，竟复蹈彼癫者之故辙于后，殊不知予当时实迫处此，因无可奈何而出此者也。予自思与其寄人篱下，受气于人，孰若佣工于人自食其力之无愧于心乎.，因予斯时志在于求得一宿一饱，意固不在佣值之有无也。呜呼！床头金尽，壮士无颜，人到穷途，真堪浩叹矣。

予既至亚德家，则见尔日路上相值之少年，正与女在绿阴影下，对斧劈柴，见予至，则吟吟然笑而视，一若出彼等之意中也者。一半老之人，坐门坎上，手持竹棍，杳杳然逐彼食谷之鸡，予料其人必为亚德无疑，乃行近其前，足恭言曰:「头家，有工可觅乎？」其人闻言，昂其首，目灼灼观予，柔声曰:「客从何来？欲觅工耶，此间唐人绝少，觅工殊不易也，但客欲觅工者，余家可暂容尔，惟佣值略低耳。」予急曰:「无妨，无妨。」其人遂起身导予入屋，屋中一中年妇，裸其上体，方坐地席上，以手抓饭乱食，口中发声施施不已，食辣椒也。见予入，向予上下打量一番，作巫语以询其人，其人亦以巫语答之。果予当日解巫语者，或亦将悚然而惧，作南郭先生之远遁，不入其彀中也，盖妇言曰:「此何人？来此为何？」其人曰:「此愚人也，欲寻死耳，吾人可用之。」此亦厥后陈伴语予者。

妇与其人言毕，则迥其首向予，满面笑容曰:「唐山亚叔，你远道而来，想必倦矣！请将包袱放下，冲凉，冲好回来食饭。」呼曰:「亚娇。」门外曼应声曰:「嗄！」声未歇而劈柴之女已木立门次矣。妇对女指予曰:「你可导此唐山亚叔至弗廊（即池）冲凉，因彼初至，不识门径也，凡事你可指导之。」言毕目女而微笑。予乐极，乃释包袱，随女至弗廊冲凉，至则见弗廊之水殊污浊，浮萍四合，若混浆然，倘在平日，则将绉眉不前矣，顾此时则不然，心花怒放，逸兴飘举，跃入水，水深没顶，予本不谙水性，惟此时因女故，则佯为熟识者，在水中劈拍劈拍，没其顶而咕噜咕噜焉。及出水仰视，女已不知何往，为之荅然若丧者久之，乃草草浴毕而返。此返，见彼妇已为予在屋角置一席地，作起卧之所，复殷懃响食，予感极，至不可名状。此后，俯首帖耳，努力工作，以求媚彼母女为事，早已将陈亚志之所言，抛之九霄云外矣。予在亚德家住未弥月，陈伴遂为亚德所逐，当彼被逐时，予不特不惧，且引为无限之愉快焉。夫予初至亚德之家，其目的以为能得一枝栖，已是天幸，安敢以望其他，及见彼母女之淫荡，为之色授魂与，心摇摇如悬旌，荡念油然而生，久而久之，则居然以毛遂自荐，而引陈伴为情敌矣。然彼为本地土生，既蛮且悍，予为初到新客，孑无无依，势已悬殊，自思固非其敌，则无可奈何，惟有祝其逸去之一法耳。今见彼骤然遭逐，焉有不雀跃三者乎？以是以为眼中钉既去，予可为所欲为矣！遂益加奋力，时或日之夕矣，牛羊下来，犹复作乎山岭水涯，间不自知其苦也，施施然如犬之乞怜其主，极其謟媚之能事。岂知烟

花过眼，乐极生悲，因身后忽逢敌手，又恨成擒。噫！此敌手为何如人乎，一可怜之石匠也，年过半百，貌愚而体笨，予初见其人蠢蠢若猪，绝不措意，讵知亚德夫妇则视为无上奇货乎。故不容月予遂步陈伴之后尘。

予胡为乎而被逐哉，盖以某日之夕，风雨凭床，予与女正巫山云雨枉断肠之际，忽声惊户外，

势汹汹如临大敌，一瞬间瞥见亚德偕石匠破门而入，棍影刀光，闪烁乎寒灯之下。予骇极，急向亚德叩首求饶，亚德厉声叱曰:「新客鬼，干得好事，我家并不曾刻薄待你，你何玷辱我门户？」石匠舞刀和曰:「然然，头家，此在唐山为偷奸，若按以偷奸之律，则将种鸡毛矣。种鸡毛云者，盖将其人双手捆住，以利锥遍体刺之，拔生鸡毛带血种孔内，待数日毛生牢后，复行拔出，则其人必全身鲜血淋漓，痛极而号，而喊不敢。」亚德闻言，复厉声曰:「吾若非念你数月之劳，必实行此法以试尔。」石匠复大声和曰:「然然，头家，纵不行此法，亦必将他衣服剥去，赤条条吊树上以警之。」言至此，作踌躇状，自语曰:「惜乎无辫，如有辫者，妙极矣。」予见彼石匠晓晓不休，似较亚德尤甚，忍无可忍，愤然破口骂曰:「干尔蠢猪屁事，是你妻乎？何劳你晓舌为。」骂未已，亚德突提予领至门前曰:「勿多言，速去，速去，须知余屋中今夜断不能再容你一刻也。」言毕，将余用力一推，推出门外，迥身紧闭双扉而入。时值深夜，猛雨倾檐，狂风拔树，予无奈，不得已蹲檐下，俟天明而行。一夜雨花扑面，寒气皱皮，齿震一展而作响，身栗栗而微颤，可怜哉，自取之咎也。

雨已停丝，风已断气，忽而鸦噪烟岚，悠悠明月西山杳，信鸡啼晓矣。予遂抖擞精神，趁屋中人犹未起，离去此罪恶之薮，破晓而走，向来时之路夺力奔去。一路冻云密布，苦雾迷漫，合路草长，（坡翁诗路失玉钩芳草合）沾衣露重，其艰难苦状，诚非笔墨之所能形容，惟个中人方知其滋味耳。

亭午，居然到埠，前度刘郎，往时崔护，今日重来，中心犹严，盖仍恐复遭昔日之辱也。幸此次上天有佑，不复如前次之蹭蹬，蒙某君青睐，慨然录用，在其家作粗重之工度日。因见予颇通文墨，大加赏识，竟擢升才库，于是予惊魂始定，心乃大慰，回首前尘，护心才季，遂屏绝杂念，立志成人，日为埋头店中，孜孜不倦，足不出门者年余，东主赞叹之余，薪金独增，予因是过佳境。桃红又见一年春，爆竹惊天，锣鼓动地，家家门首，喜气盎然，元旦至矣。予以新年无事，顾影萧然，早餐后，乃穿衣跋履，出店闲行，行未数武，忽心一震，如触猛电，奇哉！间壁店中之柜上，斜坐一少妇，涂脂抹纷，状甚娇娆，方与一巫少年互相调笑，忝不知耻。噫！彼何人斯，似曾相识别经年，予注视良久，为彼所觉，遂移其媚眼，浅笑向予，四目相对，脉脉含情，呜呼！不是冤家不对头，予不能不怨东风多事，摇柳吹花，又引起予之一缕幽情矣。

此晚，则踵门重访，一续前缘，始悉女自予出走后，为其父亚德迫媚石匠，女抗不承命，亚德遂将之嫁与一年将耳顺之种菜头者，未三日而博戞（离婚也）。博戞后，与一巫人同居，未两月而又博戞.，则与一做糕饼之老者共住，嫌老者忒老，不××，又不俊俏，居无何，则又博戞，而自粘于埠上抽大烟之撑渡者江东第一。江东第一者，一浪荡之赌徒也，以撑渡为业，尝在其浆上大书江东第一四字，故人咸以江东第一目之，撑渡十余年，竟撑得新店一间，女羡其产业，遂不博戞。不期年而江东第一竟以得恶疾去世，遂据其家产为己有，作卖水果之生活焉。

予与女相会后，此心不死，又作春蚕，荡念复生，明来暗去，店中职务，遂渐旷弃，而东主亦时有闲言矣，且也蜚声遐尔，嘲语频传，或曰某也幸，竟得江东第一之财产，或曰某也福不浅，竟得此粉头儿。予不论谁语，绝不介意，未匝月遂径辞店职，与女同居。同居后，将历年积蓄，尽数交女，初则如胶似膝，誓海盟山，次则日久情渝，琶琵别抱，终则恶言相向，视等仇人，以致予今日行不得也哥哥，病滞天南，归犹无望，骨埋荒岛，指日可期。嗟呼！孽由自作，何怨何尤？悔忏来生，无悲无恼，惟望阅者，作前车之鉴，惕然知警，则幸矣。

秋明看毕，才恍然明白楚碧的前尘影事，心里好生难受，慨然叹道:「唉！楚碧楚碧，你跑出外洋来，经过了不少艰难困苦，已是一个饱历风霜的人了，论理像你这般聪明的人，定能回头觉岸，偏会上那婆娘之当呢？」说着，又连连嗄声不已，便磨了墨，执起笔，在那孽缘记的篇末题着一首七绝道：

天生女色真堪恨，荡产倾家误少年，读罢孽缘心尚悸，可怜人堕罪之渊。

题毕，微吟一遍，不觉泪下，忽阴风一阵，烛影瑶红，秋明为之竦然掩卷。这时已月落黑梁蛩啼五夜了，便和衣而卧，不必细表。且说秋明一早起身，吃过饭，便带了亚乌到学校里去念书晚间回来，便叫亚乌搬到自己房里共睡，督着亚鸟温习日间之功课。亚乌倒也不躲懒，很能唯唯受教，勤读不辍。秋明这才心里非常喜悦，略减愁怀。他们俩如此这般的过了十余日，一天傍晚时候，秋明带督亚乌放学回来，刚入店门，只见那婆娘乌烟瘴气，手里执着一根藤鞭，牵了亚鸟便劈头劈脸的乱打，口大骂道:「你这野杂种，胆子愈大了，怎么把我钱柜里的钱，偷得干干净净！」亚乌滚地大哭道:「谁有偷你的钱，我每日都跟着姑丈去读书，书还没工夫读，那有工夫来偷钱，你自不见了，要来赖我。」一面说，一面哭。秋明便扶他起来，对那婆娘道:「舅母，不要生气，你的儿子宝不曾偷钱，他是一个温文规矩的孩子，那要做这等鼠窃狗偷的行为呢？」话没说完，那婆娘便怪眼圆睁，下劲向秋明啐了一口，指着骂道:「谁是你的舅母，谁是我的儿子，不知羞的新客鬼，在我这里赖了许久，还不算，还要嗾这野杂种来偷我的钱，偷了钱又要狡辩。」说着，大声呼道:「死鸡！」只见陈伴从屋里走了出来，那婆娘便对他道:「你快把这新客鬼的东西，统统搬了出来，我限他今夜便要和这杂种搬开去。」陈伴应声是，便回头对秋明笑道:「先生，大丈夫处世，岂可终久依人篱下，她如今已经不要你住了，依我说，便趁今夜人不知鬼不觉搬开罢，免得后来受辱不雅。而且这屋现已租了一半与我了，我不日要搬来哩！」秋明骤然遭了这意外的事，心忙意乱，无法可想，不觉红了脸，愤然道:「去则去矣，难道我范秋明除了你这屋，便不能求一宿吗？」一壁说，一壁吩咐亚乌道:「你可跟他把房里的东西一件一件的搬出来，待我回来后，再行搬去。」说着，便出了店门，大踏步一直向王校长家里来。那婆娘和陈伴却望着他不住地冷笑。正是

反脸乍成门外汉，更从何处觅枝栖。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回

寒士途穷豪门雪涕

将军天降老子吃亏

却说秋明因一时气愤，说了几句不平之话，便恨恨地出店门，一口气奔向王校长店里去。到店时，睁眼一看，只见王校长不在店里，问店伙时，说在里面用饭呢。秋明没法，不得已坐在一张竹椅上，呆呆等着。等了半个钟头，还不见出，心里好生着急，只得再央求店伙入去通一声儿，店伙似怒非怒，作不耐烦之色道:「先生，这是什么大事，又不是死了甲必丹或老大，值得这般冒冒失失的去惊动他老人家，他老人家虽然好嫖，却不曾嫖出什么乱予，以致给人家看见不雅，怕羞，不敢出来，横竖他吃过饭，一定要出来吸烟喝茶，招呼顾客的，何必恁地着急呢？我说你不要急，耐心些，再等一会儿罢。」说着，执起笔在草簿里面不住地写，时以眼角斜溜秋明，微笑不理。秋明这时真是等得五内如焚，走又不是，不走又不是，足足又等了半个钟头，才见王校长打里面摇摆出来，察其情形，正是睡醒初起，两眼眯着，似乎还有些睡意呢！秋明一见，如得了拱璧明珠似的，连忙立起来，弯着腰足恭问候。王校长连正眼也不瞧，显头晃脑走到正中的交椅上，一屁股坐下，伸一个懒腰，接着打一个长而且大的呵欠道:「舍。」然后取起烟筒，慢慢地吸烟，吸足烟后，方才启齿对秋明道:「你昨天死了吗？怎么我找你不见。」秋明见他出言不逊，知道有些不妙，连忙拱手道：「小人并不曾得罪头家，头家如有见责之处，务请爽爽直直说出来，使我……。」说到这里，急忙缩住，重说道:「使小人不致怀着闷葫芦，则幸矣。」王校长哼了一声，冷笑道:「昨天我因有事要吩咐你，所以特于子刻先降校中，那知一到校中，便吃了一惊，全校冷冷清清的像墓堂一般，寻不出一个死鬼的魂影，一直等得我坐至屁股滚热，才懊丧而返，真悔气极了。我想你教读未久，便恁地自主自张旷起课来，将来日久惯了，还了得吗？如果校董们有什么山高水低之处，我是不负责的。大凡教书的人，不比做老举的安安逸逸可以吃饭，第一要勤，盖勤则百利生，孟子曰:人而不勤，是禽兽也。俗语说:勤则白酒可醉，不勤则饭碗要碎。可见勤之一字，乃立国之本哩！譬如我校长，天天若不勤勤恳恳剔这副大算盘时，早已变成一个胼手胼足，镇日里真汗淋漓，做生做死的苦力了。不是我说一句卤莽之话，除非你不想食饭则已，如果想食饭时，便照我的话，切切实行，不得有误。至于那老举安安逸逸可以食饭的勾当，你做梦也做不到的了，这且不表。」说毕，板着很严肃的脸孔，冷笑。秋明听了他噜噜苏苏说出这一大堆不伦不类之话，早已抽了一口冷气，不觉半呆，连忙低下头答道:「是……是，头家的名言伟论，小子安敢不听，但昨天是星期日，所以我和学生们才不在校，头家如果不信，请看一看日历就可以知道了。」王校长举头看看壁上挂的日历，果然不错，这才无话可说，便一声不响，伸长脖子，重复吸烟，一面吸，一面昂头而吐，烟从口里鼻里缕缕

而出，似乎非此不足以表示其头家之气慨一般。秋明看见他这一副兀傲冰冷之容，不禁有些惧怕起来，把满肚里欲说之话，倒不知怎样说法才好了，三番两次欲说而嗫嚅，全身血脉都闭住了。唉！资本家慑人的神秘力真伟大啊！捱了许久，秋明无奈，只得鼓起气，颤着唇，把右手握住口，轻轻咳了一下，才柔声说道:「头家，小人不幸，灾祸横生，现……现在有一件紧要的……的事，须求头家大发慈悲，慨然玉诺。」王校长冷冷道:「什么玉诺？」秋明听了，以为王校长故意非难他，更加不安，心突突地跳个不止，真是急得难以为情了，不得已战战兢兢道:「头……家，楚碧的老婆……今天竟约同陈伴，公然把我和……楚碧的儿子亚鸟，驱逐出店，我……小人因突然给他迫得无家可归，一时寻不到着落之地，以安置箱笼床帐，所以特来求头家，拟请搬到校中暂住，不晓得头家尊意如何？我想头家身为校长，权力像天般大，说是即是，说非即非，断不致使小人有所失望，千……万请头家玉诺罢。」说毕，双手下垂，鹄立而待，好像是一个阶下囚，全凭裁判官最后的裁判似的。这等乞怜情形，要算秋明有生以来破题儿第一遭哩！在秋明肚里寻思，以为自己的话、说得这般周到，一定可以得王校长的玉诺，岂知王校长依然冷冷道:「什么玉诺，玉诺是什么？」秋明这才明白，王校长委实不晓得玉诺的意思，但他那里敢在王校长面前，如此这般的解释呢！便默然无言的苦想，想了许久，方才想得一个代替之语，遂急转口道:「千万请头家多郎罢。」（按多郎为巫语，即照拂之意也）王校长翘着足，把两眼向秋明飘了飘，点一点头，似笑非笑道:「哦，原来如此，但伊逐你出店，毕竟因何事干？是否你闲常时得罪了伊？而使伊含恨在心，故愤而出此。你须知南洋的妇女，是不好惹的，较之我们中国古代相传的烈女，如杨妃斑婕，聂政红娘之流，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好时，便和你三言两语，话短说长，如果你能够大解义囊，挥金如粪，伊便慷慨的给你一个优先权，和你打一个秘密交涉.，不好时，便蛾眉倒挂，怪眼圆睁，居然在当街大市，敢和你打架；打到落花流水时，纱郎笼面，给你一顿耻辱，然后陪你到公署里，去尝那铁窗滋味也不怕，这便是伊们的不好处，你想利害不利害呢？」秋明吐了一口气道:「利害是利害了，但我天天在校中教读，那里会得罪伊呢？纵使我得罪了伊，也应该单把我自已一人逐出才是，怎么连亚鸟也一同逐出呢？眼见得伊此等举动，显然是吹毛求疵，别有用心的。」王校长皱一绉眉道:「唔，我明白了，这必是陈伴和伊沾得分不开了，现在想出面做一对自由自在，双宿双栖的鸳鸯，恐怕你和亚鸟碍着他们的不便，所以才藉端想出这妙计来。但这也是极照常之事，并没什么奇怪，伊恁地待你，已是很便宜的了。倘使别人，必然要闹出新鲜笑话了，想他们还有点良心，尚能留些先生的面子给你哩。」说到这里，王校长似乎有些倦意，那便便的大腹像怒蛙般凸出来，把头昂着，靠在椅背上，打一个不自然之呵欠，慢慢从椅立起来，走到侧面的门边立着，手指不住地卷那八字须，卷得像牛角般弯，默默的向着西瓜叶河出神，不知者一定要说他正在欣赏那自然界的景色呢！

那晓得他正拉大了两只眼睛，注视河里的来帆哩！看官，你道他注视来帆做什么呢？著者没空来代他宣布，还是请各位自己去想想罢。且说秋明见王校长此种情形，竟像没事人似的，把自己所讲的事丢过，诈作不知，心里又急又气，若待不顾而去，这是万万做不得了，因悄悄的叹了一口乌气，心里自思道:「我范秋明昔日在家，因急切不得发达，以致时怨命蹇，奢望频生，一个念头竟奔到这儿来，想楚碧提挈提挈，挨过三年两载，赚得千把块钱回去，和老婆享那桑楡暮景，也不枉人生一世，那晓得无情的老天，竟不从人愿，把我弄到这般地步，如鼠入牛角，愈入愈狭，好像非把我范秋明弄至于绝地是不止的一般，茫茫后顾，正不知结局如何？而且回首故乡，正值漫天烽火，遍地狼烟，丘八横行，狐狸当道，河山破碎，鹤唳风惊，真使人魄震魂骇提心吊胆极了。不知老妻现在状况怎样？家书虽曾寄回数次，而覆信却依然无影无迹。唉！可怜可怜，我范秋明今日真变成一个驼子了，弄得两头不贴席，欲归不得，徒唤奈何。」想到这里，如千刀剐肉，万箭攒心，竟不知是咸是苦，是酸是辣，那一点伤心之泪，不觉滴了下来。这时恰被那店伙看见，便故意咳了一声，向秋明扮一个鬼脸，微笑道:「先生，你肚里如果有什么委屈之事，何不一齐倾箧倒筐的再向头家说一个畅快，再叫头家玉诺。我的头家，虽比不上周公孔子，卜式邓东（想系邓通之误），然而正是一个食言而肥的人哩！你不见……。」话犹未了，忽然门外来了一人，还没入店，那一种大烟气味，早已扑扑的刺入人的鼻孔里了。秋明举头一看，原来不是别人，正是那十代相传，悬壶济世的何先生。只见那何先生入店时，那黑鬼也似的阿片面，露着十足笑容，一入店后，见了秋明便大大的不同了，忽然一变，变得不愉快而愤怒之色了，好像和秋明有不共戴天之仇似的。秋明不便与他行礼作揖，拱手招呼，只得依旧呆呆的坐着。此时王校长因听了店伙之话，早已把头回转来了，与何先生恰好打一个对照，便笑吟吟的对着何先生。那何先生一见，急将手中执着的纸筒举起来笑道:「头家，写好了，你撰的对联，委实是云中孤鹤，侧目飞鸿，真是诗经里所谓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的了，真叫我越看越爱，越爱越不忍释手。有时兴起，把他念了出来，便觉得音同天笛，响止行云，引得隔壁的绝色的美人，在壁缝里不住的格格笑着偷看哩！」那店伙笑道:「何先生，你隔壁的不是卖面的吗？那里像个绝色美人，简直是一个猪头美人呀！」何先生的阿片面，微微一红，装做没听见的样子，依然接着说道:「就是联里的字，也有如海一般深，无人能识，好在是我，若是别人恐怕要写不出罢。你看！你看！」一壁说，一壁卷起两袖，兴高彩烈的把卷着的纸筒打开。王校长这时已老早给他赞得喜欢到几乎合不拢口，连忙接到手里，横着头端详细看，只见里面的字，写得像飞禽走兽一般（其实不像飞禽走兽，如果像飞禽走兽时，便好了，一笑），形形色色，无奇不有，东倒一撇，西歪一捺，王校长瞪了两目，不觉抽了一口冷气，摇一摇头，随即把口慢慢合将起来。何先生因为正在拿着另一端，低下头自己赏识，所以还不曾看见王校长的口已变了样，兀自口里啧啧啧连珠箭似的道:「头家，你道如何？好不好？飞舞不飞舞，不是我说一句大话，本埠除了头家的左手字不算外，如果想寻我何玉如这般的字，恐怕真是凤角龙毛呢！这西瓜叶一条水实在是没有人晓得捉笔。」他如此这般的絮絮叨叨，自己吹自己的牛皮，正自吹得非常高兴，但总没有听见王校长的赞叹声，急的抬头看时，吃了一惊，那两只深陷眶里的鸟珠，不住地转，好一会，倏的把王校长手中执的抢了过来，飞也似的走到大门前，一手举起，二手垂下的擎着，朝向里面大声道，「头家，你看，你看，我的字是利于远看而不利于近看的，好不好？飞舞不飞舞？」王校长负着手；好像一个急色儿大施其吊膀手段一般，很注意的上上下下看了一遍，口里喃喃吶吶念念有词，忽的嘻然一笑，几乎把那贴近喉咙的大齿都笑了出来。何先生正拉大了两只乌珠，大得非常可怕，把全副精神都注到王校长面上，忽见王校长这一笑，真是非同小可，便喜欢得全身耸动，色舞眉飞，把那三万六千个毛孔里捏着的汗，一齐排得泄出来，排泄通身爽利，似乎打了一个胜仗，随即鸣金收军，哈哈大笑道:「我这利于远看而不利于近看的话，并不是我何玉如凭空造出来的，早已声播暹罗，名驰爪亚了，不信可去问问哩。头家，如何如何？飞舞不飞舞？」那店伙自言自语道:「飞舞飞舞，笑坏了屋上的壁虎。」忽然露着很滑稽的面皮，扮一个鬼脸对着何先生道:「何先生，果然不错，但不晓得那说这利于远看而不利于近看的人，有载眼镜没有？」何先生听了，两只乌珠楞了一楞道:「吓，老哥，你这话奇极了，真是天外飞来的，怎么！载眼镜便怎地？不载眼镜又怎地？你且说一个透澈我听听。」那店伙扑哧一声笑道:「嗄唷！原来先生有所不知，其实这是极容易知道的，你且听我道来。」说着鼻子里瞿瞿的笑了几声道:「如果那说这利于远看而不利于近看的人是没有载眼镜的，那吗，我敢决他一定是一个近视眼哩。何先生，你道如何？是不是呢？」说毕，鼓起两腮，很正经的看着何先生，何先生回过味来，不觉满脸紧涨，勃然而起，用指指着那店伙，老羞成怒道:「你这……这爬灰的野猫，捉狭鬼，猪头三，竟敢这般捉狭来奚落我，我说你不要恁地得意罢，我问你……你……你究竟要命不要命？」揣何先生的意思，似乎说，除非你没有病则已，如果有病时，你的命确定是放在我何玉如手里了。王校长听了，回过头来，微微一笑，对那店伙使一个眼色道:「不要说了，你快把他一齐挂在壁上给我看吧！」说毕，把手在何先生背上拍一拍道:「不要和那野猫一般见识，那野猫镇天都是顽皮顽脸顽惯了，莫说阁下还有点斯文气，便是深山大泽里出来的山番野妇，他兀自红了脸和他们顽得非常起劲哩。不要紧，我们且再仔细看一遍，评一评。」何先生正在咬牙切齿，黑眼圆睁，兀自鼻里生烟，口中出火，恨得几乎把满肚里数十年积下的烟屎，都喷了出来，忽见王校长这般细言细意，不觉受宠若惊，那一团怒气，便轻轻地云散烟消了。随即喉咙一响，脸变笑容道:「我原不和那野猫一般见识的，不过那野猫说的话，使人听了十分难受，以致忍无可忍，所以才会和他碰一碰，好在是今日，若在年初一时，一定要和他拼一拼命，其实是错了，还是老兄智力高超，见识卓绝，胸有智多星之明，腹有武都头之胆。」王校长脸色一沉，何先生何等乖觉，马上转口道:「像这样的大头家，满口仁义礼智信，满腹诗书经子史，题诗作对，无所不晓.，诸子百家，无所不通，实实在在说，南洋各处的州府，我已经走遍了，却不曾见过有像头家这般——」说着把右手的指按着左手的指，一壁按，一壁说道:「才——智——勇都全的头家，有之，就是头家一人，这所谓花魁独占，无怪头家做了头家，又做校长呢！真合俗语说的荣膺五任，福有攸归啦！」王校长微微笑道:「过奬了，过奬了，愧弗敢当。」这时那店伙已把何先生的墨宝挂在壁上，笑嘻嘻道:「头家，你看好不好？如何如何？飞舞不飞舞？据我说，还要行远些，愈远愈好，远至看不清楚时，便好极了。」秋明听了不觉好笑，只见何先生毫不介意，似乎没有听见的样子，依然很起劲的大吹特吹王校长的牛皮道:「头家，不是我何玉如说奉承之话，实在像头家这对对子的手笔，在本埠寻不出一个能出头家之右的，不在话下，我想就是通南洋也寻不出一个能出头家之右的哩，就是通中国顶瓜瓜的琳生茂才，举人进士所撰的也不过如此。你看那头一联下句的句法，何等老练，而第二联下句的句法，又对得何等生姿，真俗语所谓两只水牛相斗角，互相劲敌呀！」

说毕，看一看王校长，知道话已投机，便装着不自然之笑道:「头家，我的批评如何？对不对？我想就是孔夫子复活起来批评，也差七不差八吧！」王校长正色道:「不错，我这对对子因为要悬在伯公庙，给万众传诵，所以确曾下死工夫做的，单就那赫赫两字来论，若在别人，便将不知怎样对才好了，我却轻轻以巍巍两字对之，这是何等……」何先生拍掌大声道:「对呀，这正是草蛇灰线之法哩！所谓欲擒先纵，未死先埋，好极好极，赛过施耐庵了。但是我写的字，头家实实在在批评，到底好不好？老实说，我写这字的时候，确已抽了五钱大烟呢！一钱三盾，五三一十五盾，这十五盾……。」王校长笑道：「嗳唷！我竟不料这对对子，竟累阁下破费了十五盾，感谢之至，想阁下近日必然财源广进，宾客如云。」店伙笑道:「头家，等到他宾客如云时，我们这些人还有救吗？」王校长道:「胡说。」接着道:「所以阁下才敢抽这笔大烟。但这乃是为公益之事，我费了三日三夜作这对对子，也是为公，你费了一十五盾写这对对子，也是为公，大家都为公，将来如果博得万众一声的喝彩说:王头家撰的对子撰得如何佳妙，何先生写的对子写得如何飞舞时，你我便心满意足，如愿以偿，虽死而无憾了。那吗，阁下这区区的抽烟费，不是抽得非常便宜了吗？因为古往今来的有钱人，要把千金去买名而买不到的正多着呢！」一席话说得何先生哑口无言，非常败兴，那阿片脸欲装笑也笑不出了，王校长便不和他打话，回转头对秋明道:「你也来评，评我这对对子，据你看来，到底可以留名千古么？你看那一句好。」何先生接口道:「通身都好。」王校长冷笑道:「不要你赞了，我又不是问你，与你何干？」何先生似乎面上突然落下一阵霜般，咬紧牙，抽了一口冷气，便讪讪的不好意思，悄然无语退坐椅上。秋明这时正在左思右想，悲念环生，好像一只木鸡呆呆坐着，听了王校长之话，连忙立起来恭恭敬敬道:「头家，可……可以。」王校长道:「那吗，那一句好呢？」秋明给他这一问，不觉有些答不出来，定着两目，呆了一会，才很不自然地答道:「据小人看来，是赫赫威灵千古在，巍巍福德万家施这两句吗？对不对呢？」王校长点点头道:「对了，正合孤意，你更把全对连眉头落款都一齐念出来我听，看看音节如何？」秋明不得已忙向那何先生写的墨宝，

大伯公公之灵位

大矣哉赫赫威灵千古在

伯公乎巍巍福德万家施

晚王燕山死罪死罪顿首百拜敬撰

王校长是耸起两只耳朵，凝神细听，如同听留声器的唱盘一般，听到那晚王燕山死罪死罪顿首百拜敬撰时，不禁鼻子里哼了一声道:「真好！」说着看看秋明，意欲秋明也吹一吹他的牛皮。但秋明是一个木讷的书生，也许心里有事，那里能够推测王校长的心事如何呢？所以念完之后，由你王校长怎样喝彩，他却依旧是垂手拱立，默默无语哩。王校长看了这情形，不免扫兴，又老早有些不悦起来，取了烟筒，重行装着那兀傲的气慨，一声不响地大刺刺吸烟。那何先生呢，他因坐了许久，早经把欲说之话，打了满腹腹稿了，正欲载笑载言，重和王校长谈判那五三一十五盾的公案，如今忽见王校长这般情形，他连忙缩回，也不敢作那发难先锋了，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便打定了一个因风转舵，相机而发的主意，因也缄默无言。此时屋里的空气，遂觉得非常沉寂了，等了一刻，还是秋明处于切肤之痛，不说是万万做不得的，没奈何行到王校长面前，深深地作了一个揖，对王校长低着声，很凄怆的说道:「头家，小人适才要求的事，你究竟准不准呢？请你应一个诺

字，便胜过七级浮屠了，千万多郎多郎。」王校长把口里鼻里的烟，慢慢吐了出来，吐尽之后，才绉一绉眉道:「这是不干我事，还有许多校董在，谅我一人那里可以自行作主呢？还是请你自行去求求各校董罢，等到各校董都准了时，再作计较，不要见怪。」说尽，意欲拂袖而入，但是何先生一见，那里肯放过，连忙起身阻住，接口道:「头家，是什么要紧的事，要我们校董来作主作主，请头家详详细细说一个明白，看小的何玉如有何低见（按低与高对称乃何先生自谦之词也）。」王校长不得已重复坐下，把秋明要求之事，说了一遍，只见何先生还没听完，早已鼻红眼赤，咬牙切齿，大声道:「胡说，放屁，那有此事，这是千做不得万做不得，虽太上老君，太上皇帝，亲生爷娘，也断断不可以为。一人做样，千人学样，将来日久了还了得？好在头家智识高超，见闻广大，能够毅然决然，预先绝了他的来路，这是最好不过的了，不然，一定要闹出天大的事来哩！」把手拍着腰肢道:「纵使那些校董们肯，我何玉如是断断不肯的，因为这风是不可打开的，我们为维持风化起见，便当铁面无私才好，我何玉如一生是慈悲为怀，忠孝为本的，头可断而身是不可辱的，即使闹上干都（即公署也），把我这顶名医纱帽闹掉了，我也是虽死而甘心的。」说时，忽看校长，忽看店伙，忽看店里的镜架，把那尖了的头，摇得像博浪鼓似的，正在口沫横飞，指手划脚，刺刺不休的发其牢骚，捏拳宣袖，颇有用武之状，忽然门外吆喝一声道:「是那只死鸡在店里大惊小怪的吵得恁般利害。」声还未止，早见一个气力雄伟的少年，赤着膊，肩上披着一条绒巾，大踏步走进来。秋明这时因见何先生这等推波助澜，落井下石的神气，早已知道绝望，不免洒了两点泪，那一种失望凄凉之态，真使我不忍以言语形容了。他正低头无语，慢慢出来，却和那少年打了一个对照，那少年相了相，柔声道:「秋明先生，你有何委曲之事，怎的这般没威风，你且说说我听，看我可以来替你作主不可以。」秋阴便把如何要求王校长而王校长不肯，及何先生如何大发其雷霆之怒的前因后果，述了一遍。只见那少年还没听完，把脸一沉，那额上的青筋，随即一条一条的暴露出来，那脸黑得和铁一般，回转头指着王校长破口骂道:「你这老不死的峇威（猪也），越老越坏了，连一点尊敬先生的良心都没有了，似这般要你做校长何用？是不是叫你挂着校长的头衔来吓人吗？像你这般没良心的行为，将来不是绝子，一定是绝孙的，你这峇威死了不足惜，害了子孙，那就罪通于天了。」说毕，声势汹汹，意欲动手。秋明忽的挡住劝道:「大少爷且请息怒，不要因为小人一点事，坏了你们父子的情义，那小人的罪才大哩。」那少年悻悻道:「什么父子，我简直看得他是一只峇威呢！你道我和他有半点父子的情义吗？老实说罢，我并不是他亲生的，是他用灭绝良心的鬼蜮手段诱来的。听说二十年前，他正是一个穿半截鞋的四脚蛇（即破落户也），镇天在赌场里讨钱混饭吃，恰当那年我爸爸患了病，因为家里无人，便叫他来做一个羊律屎（即侍仔之称也）。在他，无聊得可怜，如今忽然得了这职务，倒也可以在背地里偷笑而自慰了，岂知他竟是一个人面兽心的峇威，得陇望蜀，全不凭天地良心做事。不幸那一年我爸爸竟医药无灵，魂归天国。他见我爸爸死了之后，觊觎着我家的产业，欺侮我妈年少，便顿起兽心，请了一个专门善做降头（即邪神邪鬼之符咒也）的巫妇，叫她做了一个迷惑妇女的降头迷我妈，不想我妈竟着了他的道儿，给他弄得迷迷痴痴，把我立为他的独子还不算，而同时又把我爸遗下的家产，统统的交给他。如今呢，我妈因受邪太深，也于数年前跟我爸于地下了，那峇感却不特不悔，还背地里说那些大仁大义的话来欺人，似这般夺人妻子，占人家产，死绝了良心的峇威，我不知犹可，现在知道了，如何捺得这口气住，已老早要大兴挞伐，鸣鼓而攻，和他拼一个死活，我不把我的家产夺回来，是不住手的。」说着，睁大眼睛，对着王校长道:「峇威，你听见吗？我曾说错半句话吗？」那王校长早已满脸紧涨，瑟瑟缩缩地坐在椅子上，那牛角般弯的须，也似乎知情识趣，随也垂了下来，两旁笔直，口里的气，不敢透出半点儿，好像坐在针毡上似的，低下头，默默无语。那店伙也是鸦雀无声的立着呆着，还是何先生不知吃了什么老虎胆，竟摆起大名医的架子来，挺身而起，相貌堂堂的拉大喉咙道:「反——反——反了，天在那里了（即无天日之意），我活了五六十岁（其实何先生还是四十余岁，而他竟说是五六十岁，不是神经错乱，便是要说出这等大年纪吓那少年，好笑），走过百余州府，并不曾见过有这等野蛮忤道的人，竟自己打骂自己的老子的，这等子弑父，臣弑君的怪戏，我今日才亲眼看见，奇极了，怪极了，若在我们三多祝，必然处于不肖种子之罪，用猪笼笼住，入河里祭河神，不然，便盛入缸里，抬到人不知鬼不觉的山里去生埋，使他的魂魄永无超拔之日。」那少年听到这里，那一股无明的火，从丹田里一直冲到脑门上，把脑门冲的破，雷也似的大叫道:「你这借医药来讨饭吃，不怕医死人的老狗，将来也一定是绝子绝孙的。单就本埠看来，据老爷所知，除了给你医得求生不生，求死不死的不计其数外，那吃了你的药，便鸣乎哀哉，而且硬挺挺在床上，去见阎王老爷的，正不知多少，杨楚碧不是你医死的吗？像你老狗这般罪恶，实较那峇威只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现在竟敢大模大样的装腔作势，说出这些鬼话来触伤老爷，你这吃阿片的老狗，我想尔的心早己被烟熏黑了。老爷倒要看看究竟黑到怎样？须知天容得你，老爷是容不得你的，替天行道，是老爷一生的天职。」说时，两只眼睛，几乎凸了出来，狰狞可怖，顺手提起一张竹椅，猛力向何先生一掷掷去。何先生眼快，急忙一闪，闪了一个空，忽然哗琅一声，正中店里的镜橱，把那橱里嵌着的玻璃，都打成粉碎，那少年见打不中，又取了一罐店里架上摆着卖的罗敏白兰地，对准何先生尽力飞去。何先生扪头一闪，又闪了个空，那罐子却呼的一声从店伙的耳边飞过，那店伙啊呀一声，把头一缩，急的用两手遮着头，蹲在地上，吓得面如土色。这时何先生的阿片面，已吓成一个水精东瓜了，黄一阵，青一阵，全身好像是着了严冰冷雪似的，震战得非常利害，拱起背，缩走到王校长耳边，口里呼——呼——呼的颤着道:「头乎……头乎……头家乎……救乎……救命……救一救命……。」那知王校长这时也正是一个泥菩萨，自身难保，早经面白如纸，手足无措了，悄悄的把手腕撞着何先生的腰肢道:「你不要走近我身边，免连累着我，快行远些罢。」那少年见又打不中，便又伸手取第二罐白兰地，秋明见他如此动气，生怕酿成血案，便苦苦绑住那少年道:「大少爷，不要动怒了，且恕他这一次罢。」那少年怪叫一声道:「像这般死绝了良心的死狗，峇威，不打死留着做什么？早死一日，世上便早安静一日，趁着我今天性起，把他们双双杀掉，一则替那些枉死鬼报一报仇，二则替那些未受他害的人除害，倒也积下一种阴功。」说时，又暴跳着想动手，何先生和王校长一听这话，益发震战得须发都动，比那戏台上演的南天门走雪，还更好看。何先生情急智生，急的把双膝一跪跪在地上，向着秋明扑通扑通的叩头不迭，叩得如同捣蒜一般，一壁叩，一壁说道：「秋明……秋明先生……我可敬……可爱……的先生救……救一……救命，请先生恕……恕我的……不是，我此……后誓……死也永永……不敢得……得罪先生了，救……救命。」说也奇怪，王校长是两只贵膝，不知怎的，也不贵重起来了，不知不觉也跟何先生跪在地上，也向秋明求道:「先生，这……这都是小人……小人的不是，不……不敢了，恕我……吧，救一救命……那便功德无量，胜造……十二级浮屠……了，千万……多郎多……郎。」秋明看了这两只雄纠纠兀傲无比的峇威，没一刻工夫，忽然一变变成摇尾乞怜的丧家狗，不禁唏嘘噫气，窃叹世道人心竟有这般变化之速的。只见那少年听了这两只可怜的狗这种乞怜之话，不特不能打动他恻隐之心，而且越发激起他憎恶之意，两只眼睛，凶光四射，依然还想动手。秋明不得已也跪在地上，替那两只可怜的狗缓颊道:「大少爷，息怒罢，倘使闹成大事，都是小人之过了，且饶他这一次，给他一条自新之路。」何先生连忙叩头接口道:「不……不敢了。大老爷……饶我……这一次罢……小的此后一……一定发誓自新……的，我的衣服……原著的太旧。」秋明听了，不觉又好气，又好笑，因接着道:「如果少爷不听小人的话时，小人即请先死在少爷眼前，以明我一点清白的心迹。小人原是一个蹭蹬寒儒，青衫落拓，本是天生一副穷骨相，所以才贫穷到这里来，受愁受恼，沦落天涯。唉！这也是前孽注定的了，原无可怨天尤人的，我只望这点气早些断了才干净哩。」说着，不觉流下泪来。那少年看见秋明这般情态，便像牛呜秧中似的，叹了一口气，把秋明扶起，向着何先生大喝一声道:「今天老爷若不是看秋明先生的面子时，你这老狗的命，准定是放在我手里的，你道老爷怕你吗？丕！不知羞耻的老狗，适才何等威风，现在却又何等丧气，有本事便当和老爷硬到底，才算好汉。」挥手道:「爬出去！爬出去！」那何先生真个像狗一般，手当脚的伛偻着爬到门前。这时早已引动了一般人们围拢看着，看见何先生演出这幕怪剧，便一齐拍手哄然大笑，笑得何先生入地无缝，抱头鼠窜而去，自此便恨那少年入骨，不在话下。

且说王校长见何先生已脱了身，也意欲趁势跟着何先生的后尘，悄悄的逃之大吉，那少年一见，疾喝道:「你去不得！你去不得！」那王校长的头，随即像乌龟般一缩，连忙两手笔直，侧身而立，颤巍巍道，「大……大少爷；有……有何吩咐，校……小人都是无不依命而行的。」那少年笑了笑道:「那吗，果能如此，是最好不过的了。」便请秋明坐下，叫店伙取了一张印花纸，然后又回过头，睁大眼睛对着王校长道:「你的意思怎样？快说！快说！」王校长战战兢兢道:「好……好……我说，我……说，大……大少爷，……我我的意思，就……是……是你的意思，你怎样说，我就……怎样说，无论如何，你……大少爷说的话，我都千依万依的。」说毕，看看那少年，随又把头俯下，那少年却不慌不忙，叫店伙执起笔，自己一壁念，一壁看着他在那印花纸上写道:

我姓王，表字玉桓，是唐山人氏，住在本埠西瓜叶大河唇，是收买土货之大头家，亦是本埠燕山学校之大校长也。现在今日今时，因为燕山学校之唐山新来的老先生，名唤范秋明的，为其老婆之弟之老婆白沙（即欺侮也），无缘无故，将其赶出店面，不准其住在店中，以致突然被逐，无处可以安身乐命，暂宿一宵，东求无人答，西求无人应，因此特来请求本校长，欲搬到校中住下。本校长乃最奉信耶稣上帝者，每食饭必念我的耶稣上帝赐我食者数遍，故仁慈心极重，见范先生如此，颇怜情之，乃慨然应允。本校长现在为执行校长之权限及威风起见，故特通告各校董先生一律知之。此后范先生在校中住下，不论范先生欲住几久，即由其住几久；如范先生欲住一年，便由其住一年；欲住十年，便由其住十年；欲住到老，便由其住到老可也。棱长行善，校董先生亦行善，乃是正理，且亦可以对得良心住，请各校董先生均不得干涉，如有敢干涉者，则本校长断断不依，必为范先生出头，虽闹到身家干净，头破血流，亦所甘愿，死而瞑目，断不悔气，为此通告各校董先生知之。特此声明，以免后悔，本校长有厚望焉，恐口无凭，立印花纸字为据。

燕山学校校长王玉桓押

在见王石明（少年名）

朱阿四（店伙名）押

某年某月某日

王校长听他念完后，不觉目瞪口呆，悄悄地频频自抽冷气，吓得舌头伸也伸不出来。那少年一见，又喝道:「怎么！不愿意吗？究竟愿意不愿意？快快决决截截地说一句。」王校长急忙颤着应道:「我……我愿……意，十分愿……意，就这……这样吧！」那少年冷笑道:「你愿意，就画押罢。」说着，将店伙手里的笔取过来，交给他，叫他在他的名下画一个押。那王校长提起笔，向纸上写时，怎奈执笔的手，震战得十分利害，好像患了疟疾一般，在纸上刺刺不住地乱点，几乎把王玉桓三个字，糊糊涂涂的点成一只乌龟，那少年连忙喝道:「使不得，使不得。」疾把他手里的笔抢开，叫他打一个手印，这才自己尽了押，又叫店伙尽押。那店伙楞着两目，对那少年道:「这是不干我事，将来连累了我，如何是好？」那少年把手在桌上一拍，大声喝道:「你怕死吗？如果怕死，便跟我来去死。」店伙吓得面白唇青，连忙执起笔道:「好好，我画，我画。」便也画了，于是那少年便踌迹满志，把纸折好，很恭敬的交给秋明道:「秋明先生，这便是你唯一的凭据了，请你好好把他收藏吧！不要失掉，千万注意注意。你现在可以搬到校中去住了，如果他——」说时，指着王校长，「再敢中途变卦，你便把这纸取出来，我就带你到干突去，和他据理对质。他一定要吃官司的，那怕他奸刁。」秋明千恩万谢的接起来，口里应道:「是，是。」把眼看看王校长时，只见王校长很像一只丧家之狗，垂头丧气，似乎很懊悔的样子，于是乃向那少年鞠了一鞠，又向王校长也鞠了一鞠，然后才兴辞而出，一场千辛万苦，又痛又恨之事，至此始算得了一个结束，正是:

落井更堪还下石，

出头深幸得援军。

（载**一九二五年一月卅一——九月四日「新国民杂志」**）

育英学校演剧筹款——首晚演「劫后鸳鸯」、次晚演「莲出污泥」

育英学校演剧筹款，各情叠记报端，兹闻二月廿一号晚（星期六），演配景「劫后鸳鸯」，共分廿四节目，担任剧务者为永寿年班，地点则在小坡大马路永乐戏院；廿二号晚（星期日）演「莲出污泥」，共分二十节目，担任剧务者为琼汉年班，地点则在小坡二马路梨园，并有大力士陶君武氏临场献技云，兹将两晚剧情录左。

「劫后鸳鸯」——河南张世德富翁，有女二，长曰素兰，嫁与维扬，次曰素娥，许婚何天保，二女貌皆姣好，惟素兰性淫荡，不如素娥端贞，其时河南贼势猖獗，下乡抢掠，天保与兄天位，闻贼将至己乡，相议渡河避祸，乡人亦已同往，贼性狡黠，在河边假为船夫，天保兄弟与邻人，当渡河时，错搭贼船，被贼将兄及乡人杀死，推天保下河，幸天保善水性，泅登孤岛，得以不死。郑德琦为漳州镇台，奉调征剿，在河中见天保，救回军中，设计讨贼，遂歼其党。李秉干乃儒家子，偶往花园游玩，弹琴排遣，而张素兰已先到，骤聆琴音，知为风雅士，遂弹琴相和，二人视线接触时，其妹吴慧婵送茶到，素兰不知，竟打破茶杯，转怒其妹，返家后，迫令妹待请李秉干到来相会，妹无奈，假扮梅香往请。李秉干辞却，遂派书童随慧婵往见素兰，假言容日得暇来会，素兰以银赂书童，嘱促秉干速来，书童受银出门时，值吴维扬回遇见，深刻诧异，责骂素兰，素兰诡词以对。张世德探闻天保遇贼堕水死，遂许素娥与李秉干，迨何天保归访世德时，而李家派人迎亲日子到，世德大惊失措，与婿吴维扬设计，放火烧死何天保，梅香旁听，往告素娥，素娥随报天保，惊愧交并神情，大有可观。天保遂与素娥私逃，世德与维扬闻知，疑素娥逃往大女素兰处，与婿维扬探访，适书童来访素兰，而世德突至，素兰竟将书童藏在房柜中，世德疑素娥匿在其间，唤人将柜扛回来，开看乃一男尸，爱以该尸假做素娥，使人往李家报死。而天保素娥逃至李家，借室停宿，李家询及缘由，素娥将事直白，李父竟认素娥为义女，报死人到，李家父子同往验尸，知为假替，并悉书童死耗，扭世德报官。世德赔银二万元言和。何天保前往张家吊丧，李父言天保有情义，以女嫁天保，随唤女来与天保相遇。此场一做一唱，描尽悲欢离合之致，叹观止矣。后吴维扬送妹慧婵与李秉干结婚，局遂终。

「莲出污泥」——张生广才，顺德人，肆业广海书院，课余与学友数人往莲花院消遣。有妓珠三兰者，一见倾心，愿身事广才，广才以为得一知己，相结不解缘，遂留院与珠三兰同住。未久经济困乏，饱受鸨母词色，后有王国初亦到该院评花，见珠三兰丰姿袅娜，神为之夺。而珠三兰以身许广才，不愿接客，国初遂与鸨母商计用药酒迷醉珠三兰，俾获遂其所愿，乃为广才所闻，私告珠三兰商量对付，竟以该药酒转饮鸨母昏醉，扛往珠三兰床上，毕后二人寅夜逃走。而国初到珠三兰房中，未曾细看，以为珠三兰醉卧在房，竟XX焉。讵知过后乃系鸨母，羞怒交集，迫鸨母别选一妓以替珠三兰。而国初又为该妓所迷，恋爱不舍，返家与父母取银赎妓，父母不许，遂移怒其妻，且与之离异。其妻愤往自尽，途中遇其内兄郑贵卿，带回家中，贵卿遂往骂王国初，并代为设计，教国初假病，派人报其妻与妓，若谁先来探看者，则收为妻。然妻妓皆不到。又设计假死，派人往杀，其妻闻耗，遂回哭灵、守制，而妓置诸不理。国初因之觉悟，与妻和好如初。科举期到，张广才，王国初，郑贵卿，三人遂赴考试，三人均获选，挑选为广州县府道，珠三兰与广才离别后，无所依靠，与人洗衣渡日，途遇张广才，遂上前相认，广才恐失官箴，反目相视，珠三兰愤往觅死，适与国初贵卿相逢，询问缘由，珠三兰将事直诉，国初带珠三兰回衙，请广才同审，然后夫二人始行相认，遂结局。

（**载一九二五年二月廿一日「新国民日报**」）

一个车夫的梦李垂拱

王阿三终日汗流气喘的，拉着东洋车拼命的东跑西走。到晚总计，尚不敷家中的费用。所以每当月落鸡啼的时候，就拉着车子，在花街柳巷往来。

一晨拖着一位嫖客，从牛车水，弯向大马路直跑，迎面忽来一辆摩托卡，阿三避之不及，被牠辗倒地下。而这无人道的汽车夫，竟置之不顾，向前直驰。车上的坐客，从上翻下，弄得满身污秽，气忿忿的大骂，雇车而去。阿三倒在地下，目瞪瞪的，好像哑子吃了黄莲，不能说苦状，幸亏一位同途的李大哥，把他拖回去。

阿三呻吟在床上，他的母亲，和他的妻子，坐在床边啼着。他听了很伤心，竟向华胥国里去。

忽在吉宁街，遇了一位久年的故交林二哥。两人见了面，寒喧几句，林二就问阿三近状，阿三连声叹气道：「生活困难，命运乖蹇所得不敷所用，今天险一点儿，就被汽车……。」说这就问林二:「你好吗」？

林二道:「很好！很好！我近在离此处一天水路的极乐岛里。那岛是一班新青年所辟，大众都是平等、劳工，没有什么富贵贫贱的分别，真是个极乐世界呀！老三呀！你这里不好；何不同我到那极乐岛呢？」阿三道:「我正求之不得，你既肯和我介绍，这机会岂可错过呢？请你同我回到敞舍，带我娘亲妻子一路去。」阿三到家中，足还未踏入门，就大喊道:「阿香，快把贵重的东西，收拾捆起来，好到极乐岛去，享我这晚年的幸福。」他的娘莫明其妙，连问道:「是什么缘故？」阿三就把碰着林二的事情一五一十的说给她听。她也喜欢得很，就收拾得干干净净的，雇了一辆车。车到海滨，换了船，顺着风儿，挂起帆来，如飞的向极乐岛的方向驰去。船到极乐岛，林二就寻了一所清洁的屋，给他家人住，并带他去干事部那里报名。干事长雍铭，和颜的问道:「你会作什么工？」阿三道:「我会拖车。」雍铭道:「我们这文明所在，这无人道的职业，是不干的，请你随林二到东厂做一点工作」。阿三到厂里，看大家都是很勤的工作。他也坐下，和他们帮忙。到了四点钟，大众休息，他也回家去。

忽有人送来现成的菜饭，味素很好，是他生平第一遭所食的，就大食特食，把肚子装得满了。到了九点钟，也就上洋床睡着。忽听人喊道:「火呀！火呀！」他就跃起床来，连忙的喊道:「跑……跑……火烧起，火……烧起！」他的妻子从梦中被他惊醒，连问道:「好好的睡在床上，为什么这样大呼小叫？」阿三擦擦眼睛，静耳一听，原来是一只猫，在屋顶叫着，彷佛是「火呀！火呀！」

（原载**一九二五年三月四——六日「商余杂志」**）

互助医院演剧筹款

广州互助医院因兵燹之后，殷富遁迹，商业凋蔽，而医务又亟待扩充，故派员来叻劝募，经本坡各界赞成演剧筹款，日来沿门售票，颇著成绩，另名誉券送出甚多，将来可决结果必佳，已定期（今晚）廿一（明晩）廿二两晚，在余东旋街新舞台开演新剧。届时想必能感动群众，踊跃往观。闻报效演剧者，为青年励志社及仁声白话剧社云。兹将今明两晚剧情录下。

青春的悲哀：今晩南洋青年励志学社担任剧务，开演「青春的悲哀」——晓琴是受过中等教育的女子，而且是极富于新思想的，她的父母都不幸惨遭土匪的毒手，她自己更不幸为亲戚所驱，卖给贾正经做四太太。正经是个纯粹的腐败官僚，年纪很老，他的思想不用说是陈腐的。晓琴嫁了他，自然讲不上恋爱，正经的胞弟正纬却是个新人物，不像正经那般顽固守旧，所以有时和他哥哥讲起话来，总是谈论些新智识，目的无非是要使他能归于感化。但是正经的老旧思想已经根深蒂固了，他弟弟的话也就毫无效力，正经的孩子世杰为新思想所融化，是个醉心自由恋爱的少年，晓琴和他的学识性情都很相投，因此他们俩便发生了「精神上的恋爱」，他们的恋爱虽然是纯洁的，然而在一般头脑老旧的人看来，却是卑鄙的，所以他们恋爱的事是很秘密，家里除了仆人魏禄以外是没有人知道的。魏禄为人非常奸猾可恶，他有一次和丫环景儿在门口亲嘴，刚刚为正经所遇见，正经怒极，立刻就要将他斥退，他因为困于经济，将退出贾府时硬向世杰和晓琴勒索一千圆，以不宣布他们俩的秘事为条件。世杰和晓琴被迫，不能不设法私取正经图章将银行支票盖妥，交付魏禄，不料事后竟为正经所察觉，魏禄被擒，世杰和硗琴的秘事也由此尽情毕露。正经非常愤怒，当时便要结果他们的性命，好在正纬到场施救，得免于难。他们知道虽然一时遇救，日后一定不能为正经所容，便乘机出奔，这事的情节也就告一结果。（另加演笑剧「你来了」，「羊语」两出。）

秋扇感：明晚仁声社担任剧务，表演「秋扇感」——胡可惟，纨袴子也，性佻挞，喜渔色。幼时曾与涛莺女士同校共事，两小无猜，密谛婚约，盖女误解自由，以为爱我者，即可妻之，遂毅然许胡以终身，不知情根所种，即是祸胎所基。厥后胡竟贪新忘旧，与魏志游女士正式婚配，虽涛莺珠胎已孕，胡亦夷然不顾，等诸秋扇之捐，自是涛莺积恨成疾，神经错乱，而为一世界上最不幸之女儿矣。此剧描写女子误中自由之毒，与乎少年失足之惨，针针见血，棒棒留痕，情节离奇，最堪警世。剧共六幕，逐幕胪陈。第一幕「情妒」涛莺既与可惟订结婚约，方谓他们共偕伉俪，胶漆相投，欢同鱼水耳。一日，特以书约可惟同游公园，孰知可惟背约不至，转与自由女魏志游结合，志游又与无赖毕自量有染，双双携手邂逅涛莺于公园之中，涛莺与志游亦昔年同学，颇闻与可惟结婚事，因向诘责，互相龃龉。第二幕「求婚」。可惟之母胡太，不知可惟与涛莺之间此一段风流孽史也，径往魏家向志游之叔魏二，为两人求婚，正谈话间，涛莺忽飘然而至，欲向志游理论，竟为魏二所逐，扫兴而归。第三幕「遭火」。涛鹫被逐返家后则已瓜熟蒂落，呱呱者落地矣，乃正当懊恨间，忽接可惟贻书告以与志游婚期，请待观礼，涛莺得信益愤恨填胸，以为遇人不淑，造此孽根，胥由初时一念之失所误，由是积恨成疾，遽失常性，复遇回禄为灾，其子亦被乞丐误抢而去。第四幕「毙奸」可惟与志游结婚后，于旅店中共度蜜月，招幻术家大演戏法消遣，特别奇观，一日，胡适外出探友，志游竟招饰佣妇毕自量同温旧好。乃当我我卿卿两情眷恋之际，可惟忽翩然而返，目睹两人秘密私语，不觉忿火中烧，遽拔枪将一对野鸳鸯双双枪毙。第五幕「瞎骗」。可惟之父铁冷，以可惟不务正业，日事冶游，归咎其妇胡太之慈母败儿，妇亦反唇相稽，铁冷于愤忿之余，拂袖径出，尔时胡太以可惟久不回家，深兹系念，因招盲公至家卜卦，以判吉凶，盲公以胡太被捕，迷信可欺，即打蛇随棍上，大施欺骗手段，未几，可惟为警兵跟踪捕获。第六幕「偿命」。可惟官即开庭审讯，科以死罪，尔时女郎涛莺及可惟之父铁冷，志游之叔魏二，与乎携子还母之乞丐，毕集法场，痛哭淋漓，衷情互诉，所演所道，均足为一般纨袴子自由雌逾越常轨误解自由者作当头之棒喝。（载**一九二五年三月廿一日「新国民日报」）**

华中学生自治会二周纪念新剧汪家培

自郑正秋在上海创设新剧社以后，上海始有所谓新剧，风行一时，当时剧中人，多以普通官话表演，已觉新人耳目矣。今则不然，新剧界随时尚以转复，演剧运用各地方言，逼肖剧中情状，故学新剧者，须先习种种方言，学习新剧，于是不若从前之易为。然而较之中国旧剧，则又不然，盖旧剧生旦净丑之唱作，各有所宗，生如谭鑫培孙菊仙，旦如陈德霖梅兰芳，净如刘永奎，丑如小赶三；皆各自成家，名闻中外，为伶界推崇。其余如短靠武生，刀马武旦等，莫不有数十年之研究，始可粉墨登场，此旧剧界之所以叹才难也。新剧既少唱作，又无功架，比较旧剧，似乎易学，此年来学生兼习新剧之所由来也。日昨本坡华侨中学学生自治会员，演「做人难」新剧，以课余之时光，从事练习者仅百有半，而演来成绩独佳，生旦丑角，各尽其态，一若老于剧者然，是诚南洋学生之特色也。兹分别述之。

饰马升者，为四年级生陈谨庠，老态可掬，每发一语，令人捧腹，四年级生蓝惟专，饰李索兰，化装欠佳，女生欧化之发结，几如秋后之莲蓬头矣，如此女学生，亦何怪张人杰初见时之不留情也。一年级夏云光饰王妈，台步极佳，活画一女仆身份，可惜出言吐语中无憨态，实为美中不足。饰姨太太之王文顺，三年级生也，姿势妍薄，求之真女，亦不可多得，可惜一开口，不似姨太太口音，直一雌老虎耳。三年级沈渠清饰金生极伶俐，有仆如是，无怪张老爷之太阿倒也。苏瑞通饰姜巡长，蒋敬才饰刘贵，张文奎饰店主，陶明柳饰店伙，各尽其态，市侩本色，演来尚无大疵。独黄显锜饰杨婉珍，丰姿楚楚，我见犹怜，张人杰一见便留情，眼力殊不弱也。陈家清饰颜太太，沈国桢饰张太太，黄题榜饰春兰女仆，演来尚佳，吾独怪饰张人杰之麦福源，见素兰之吞金自尽时，一无惊骇之色，袖手旁观，若预知素兰之欲自尽者然，居心诚不可测，呜呼。凡为女学生者，可以鉴男子之薄幸，千古如出一辙，吾为女学生怜，吾尤为杨婉珍惜，恐伊日后之结果，亦素兰第二耳。统观全剧，无懈可击，学生逢场作戏，演来有此成绩，殊不易得，勖诸君学业前途，有如今次之演剧，放一异彩，为母校光，为社会福。余南来数月，未尝一作剧谈，盖旧剧演于南洋，知音者少，此间习尚武戏，不好唱工，喜看戏，不喜听戏。前次欢乐园演大轴天女散花，观者稀若晨星，足见文质彬彬之戏，不能叫座也明矣。然则平淡无奇之剧谈，更无论矣。

（载**一九二五年三月廿四日「商余杂志」**）

@新晓《回忆》，1925

今天晚上，月亮格外的明亮，那淡白的光线，直穿过窗槛，来窥探靠在书桌上时而出神时而沉默的飘泊者，使得我益兴起客中的悲感。这充满着愁绪的漫漫长夜，要如何过去呢！在「百无聊赖」之中，只好从书架里抽上几本古诗词，来乱翻乱诵，解闷。

偶读到杜甫的新婚别，那首诗中的：「……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暮婚晨告别，无乃太匆忙，……君今在死地，沉痛迫中肠……人事多错迁，与君永相望！」几句，顿忆着民七闽粤战争时代的一段故事，其中的情景，恰和这首诗大略相同，不觉再为之洒了同情的眼泪，而教我不得不旧事重提了。

N女士是个旧式的贤女子，芳姿、学问，可称双美、齐备。伊未曾受过学校教育，所有学问，都是从伊的父亲得来的。伊的父亲，是前清的秀才；所以伊的思想，便不免受着旧伦理的薰陶沾染，而甘作旧礼教的奴隶。

伊的父亲，不但思想不合时宜，而且有崇拜军阀的性癖；他以为若将嫁伊与军人，一旦占着地盘，出头的时候，那就极乐富贵，受荫无穷了。——伊刚十八岁的光景，竟然把伊许给邻居M君做妻；以酬他的夙愿。

M君是工营的营副；本驻闽北，战争方酣时，才调来厦门布防。——他们两家的主婚人，便趁这个机会，赶紧把婚事草草完成。

洞房花烛夜，还未满着，那司令部的动员令到了。——因为得着漳州的败讯，工营明晨清早,要赶抽往前线助战。——军令如山，M君就不免和一夜相见的N女士辞别，离开快乐的家庭,而仍旧再去睡在战壕里了。

光阴易过，日月如梭，N女士自从伊未通姓名的丈夫出征后，到现在已做了一个多月有名无实的新娘了。伊在旧家庭中的新娘生活，倒也「安之若素」；惟有两件使她最痛苦，而兼烦恼的：一、不得老姑的爱。二、她的丈夫,一去杳然，音问久绝,生死未卜。这两件事，却常常挂在伊的心头，甚至叫伊吃也吃不下咽，睡也睡不入眼。——后来多方调查，乃从一个新自战场负伤来厦门陆军医院治疗的工营的连长，探得消息；才知道M君已于初次接仗时，便已饮弹阵亡了。伊闻着这种哀耗，恸哭欲绝，几以身殉；蓋夜啼哭，不食不寝。

伊和M君虽只有名义上的夫妇，然伊的哀悼，却像百年夫妇之情。但这也是环境的刺激，要伊这样的。——伊的婆婆，自M君死了后，当伊是会吃人的妖魔，所以初入门，便死着儿子；且因死掉家里负担经济的人，致使贫困交集，比前益甚，于是大发牢骚，更加用了虐待的手段，来狠骂、鞭挞伊了。伊虽整日拼命的做鍼黹（针黹）、理家事，却也不能买得伊婆婆欢心，怎叫伊不冥日放声大哭呢！

一夜新娘终身寡妇的N女士，在这严酷的家庭里讨那冰冷的生活，真是痛苦难堪呵！兼受着「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空气压迫，伊一生的幸福，更是绝望，人生乐趣，简直免想，一身好像坠在苦海里，任凭那贫苦、哀痛的怒潮狂流漂泊。伊这时脑里所存的思想，只是死神的崇拜者，很热诚的赞美「死」，常常敬虔的求着死神早临。——伊认定唯有死才能够解脱伊的痛苦。「人生的真趣，既已剥落，仍活在世间，要做甚么？不如一死万事皆休，还可得着一个烈妇的虚荣」。伊就抱着这种观念，四处寻觅死的机会。

呀！伊死的热度，已升到沸点以上了；伊死的果，已种成熟了。哦！死的机会也到了！伊便于伊的丈夫死后百日，那天晚上的深夜，跑到屋后一眼古井旁边；抬头仰天，眼泪汪洋的哀哭道：「生我的父亲，母亲！我最亲爱的父母呵！女儿要和你俩永别了。唉！我的死是不得已的哟！是社会，环境……迫死我的哟！亲爱的父母亲呵！我决意离开万恶的世界……要……永别了！唉！我的死！……」忽地里哭声中止，澎湃一响，她却不知道飞到那里去了！只听着黑漆漆的古井里，仿佛微有水泡声；只看见明镜般的月亮，盖在井盘上。

可怜的N女士，当真牺牲一切，殉夫死了。但是他现在呢？已是「墓木高拱」；而我却空费了这场的回忆。

(载**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八日「新国民日报」**）

@周丕承《船中之一夜》，1925

沧海茫茫，一叶孤舟在其中荡着。夜阑人静的时候，舟中的旅客们，都入黑甜乡里，寻他们发财的好梦。多情的月姊，不怕寂寞，孤单的从那纱帐似的浮云里透出淡的清光来，普照着大千世界。浮云破处，现出几点不明不暗的残星，遥遥地作她的伴侣，可是他们那种无聊的冷静的没精彩的样儿，怎能慰安这月姊的寂寞呢？远远地水和天正互相搂抱着接吻，表示他俩浓厚热烈的爱情，幸亏有层冉冉的浮云把月姊罩着，不曾令她瞧见，不然那月姊不是羡慕牠们生活的甜蜜，便要伤感自己形影的孤零了。

这时风平浪静，万籁无声，惟那船中的机轮还在努力不息的工作，牠那隆隆的机声，竟能冲破这寂寂的长夜，并且惊醒了一位二十余岁的旅客的清梦。这位旅客是谁呢？让我先介绍给读者，他姓邹名守愚，原来在K省S县的一个乡村里居住，曾受过中等教育，当他读书的时候，蓄着满腔的热望，以为二十世纪的青年，对于社会，纵不能有所贡献，对于自己亦当要具充分的学识，才不致受天然的淘汰。他常常都是这么的想念着，所以还在中学的时候，就把进大学的一切都预备好了。又谁知天不作美，在他中学毕业的那一年，他慈祥的父亲，竟和这世界长辞了。他遭了这样的变故后，自然是万分痛苦，对于他的前途，已发生了一层障碍，可是他向学的雄心，一点儿都不灰。他贤淑的母亲，也不忍他的学业半途而废，便叫他预备行李，去受那高等的教育。在他呢，本想满足他素来的志愿，得着这样的命令是多么的快乐啊！于是毅然决然的别老母离乡党来到S镇上，恢复他学生的生活。不料他到镇未久，K省地方，便糜烂起来，兵匪横行，交通断绝，因此他留学的经费，也就没有来源了。在这进退两难的时候，便是他所求的学识的实验时候。从此他便暂抛弃了学生的生活。凭着自己的能力跑到海外，创造他的新生活了。

光阴荏冉，他从海外的粉条黑板里已过了两年的生活，他抱定惟教学半的宗旨进行，这两年里对于他的学识上，也许有些进步。现在是放年假的时候，他从S埠上采买书籍归来，所以也作了船中的旅客。

以上一段说话，不是作者附会之词，的确是由他和朋友的闲谈中采得来的。

当他醒来的时候，便从床中翻起身来，披上外衣，用手揉着他朦胧的睡眼，慢吞吞的走出舱外，倚定栏儿，领略这天然的美景。他又像有无限的心事，要向着这明月清风绿水吐诉吐诉一样。正在这个当儿，舱中又走出一位年事较高的人来，穿的衣服也和他的一样，可见他俩是意气相投的朋友，那人走近他的身旁，用手拍着他的肩膀说道:

「守愚，你怎么还不睡呢？」

「我本来是睡了，给这机声惊醒来，你呢？」他连答带问的说。

那人答道:「我也是和你一样哪！」

「你真是和我一样么？那就有人陪我消遣这长夜了。你看今晚的夜色这么美丽，月在船上，船在水上，水在月上，真是一幅天然的图画，可惜我不会做诗，若会做诗，这不是一篇很好的诗料么？」

「我们现在用不着谈诗，我想和你讨论一个问题，尤其是我们青年应该讨论的问题，可是我不能预先说明，还要请猜猜哩。」那人说了几句话，便很沉默的待他答复。他也聚精会神的猜想着，于是四围的空气又沉静下去了。这样约莫过了五六分钟，他才开口说道:

「我们应该讨论的问题多得很，就近而论，这风雨飘摇的中国，奄奄垂毙的黄种，将要亡灭了，怎样去救？文化不如人，怎样的振兴？科学不如人，怎样的去追求？体格不如人，怎样的锻炼？这不都是应该讨论的问题么？又如某君着的待解决的问题，更都是我们青年应该讨论的问题，但不知你要和我讨论的是那一项问题？我可猜不着，还是请你说明吧！」

「你既猜不着，我俩又是知已，我就不客气了。」那人笑着说了，又问道:「守愚，你的婚姻问题，打算怎样解决呢？」

「我的婚姻问题么，自然有个解决的方法；可是时间还没有到哩。」他一面说着，一面像感觉着什么似的。

那个很怀疑的说道:「你已二十多岁了，经济已算独立了，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我解决婚姻问题的时间，与我年龄上没有多大的关系，其实要看社交公开与否为转移，因为婚姻问题，是人生一件重要问题，惟其重要，所以要谨慎。论到婚姻，爱情结合为最要，想爱情结合，还是自由婚姻才行，要行自由婚姻，当然要在社交公开的时候了。」

「你这种主张很对，我是极端赞成的，不过在这家族主义制度之下，而欲达到这样的目的，恐怕有些困难啊！」

「那就要有忍受苦痛和牺牲的精神才能成功哩！俗语说得好，只要宗旨抱得定，铁柱也要磨成针，不达到目的，破釜沉舟也要行，因为不如是，则寻不着我理想的配偶，所以我就奉这话为圭臬了。」

「这话我很相信，但你理想中的配偶怎样呢？不妨说来听听吧！」

「我理想中的配偶，也没什么特别，只要对方有些普通的智识，能了解男人和女人在世界上的关系，有互爱互助的精神，最要紧的，在结婚之后，于经济上能分担一部份的责任。因为现在是个经济势力最膨胀的时代，若女子没有能力，专赖男子生活，那便不是双方的幸福。所以要谋双方的幸福，就要双方都能自立才行。其余只要有平常的品貌，温和的性情和强健的身体，也就满意了。」

「万一寻不着你理想中的配偶，你又打算怎么样呢？」

他坚决而愁忿的答道:「那只好作一个牺牲者罢了！横竖这个时代中，也要一些点缀品哪！」

「牺牲是句废话，为着理想不实现而牺牲，未免太不值得了！」

「我以为要这样才算值得，细想两性的爱情，多么高尚，多么的纯洁啊！以具有高尚的纯洁的爱情的人，作那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盲婚制度之下的傀儡，还算值得吗？所以与其糊胡涂涂的去当傀儡，倒不如痛痛快快的来作牺牲啊！」

「这么说来，你的理想不实现，你的婚姻问题便不求解决吗？」

「那是当然不成问题了！」他很坚决的答了这话，又说道:「好夜深了，睡吧！」

那人道:「不忙，我还有话问你呢！今假定有一个女子，她的品貌性情和其他一切，都与你的理想相合，反转来说，即是你的学问道德和其他一切也正与她的理想相合，因此曾由朋友把你的像片介绍给她看过，并取得她的同意，打算和你订婚，好么？」

他很惊喜的答道:「好是好的，怕没有这样凑巧的事实吧？」

「事实未尝没有，不过以空间关系，使她暂时不能和你会面，你如果愿意和她订婚，则相会之期，当不在远了，你的意思究竟怎样呢？」

「我不能说愿意，也不能说不愿意，你既是假定的女子，我也用假定的话来说，如果她的资格和我的理想相合，那么我就假定几个条件，她能够照办么？」

那人急急的问道:「什么条件呢？」

他从容的答道:「一要不带丝毫旧式婚姻的色彩，二对于聘金暨一切无谓之物，完全打消，三交换一张现时的像片，四须互相通信，作交换智识传达感情的媒介，五须俟女子于中学或中学同等的学校毕业，然后结婚，六结婚的仪式，须由男女自行规定，家长不得干涉，七结婚后如双方都愿意在社会上服务，家长不得阻滞。这些条件，不过在过渡时代中假定的一种变通的办法，但能否取得对方的同意，还是一个问题呢。」

「假定取得对方的同意时，你的婚姻问题，便可以解决了吗？」

「那是没有不可以的。但我并不希望就照这样的解决，因为我的理想和目的都不在此。」

「世间事，本来是无定的，我以为无论什么问题，怎样可以解决，便怎样解决罢了，何必顾全理想和目的？仔细想想，人生便是盲目的，其他的事，还有什么目的呢？守愚，你的婚姻问题，还是无目的的快些求解决吧！我看在女子未发达的中国，而欲实现你的理想，达到你的目的，那就……」那人很恳切的说到这里，他便抢着说道:「难道我的理想和目的，永远无实现的时候吗？世间与我同理想共目的而且有神圣的纯洁的爱情的青年，正不知有多少呢？他们不是都要变成失望者么？唉，可怜呵！」他不禁有些悲愤的样子，因说道:「好，还是去睡吧！不要再讨论这种无聊的问题，引起人的愁绪了。」

他俩的谈话告终了，月姐也慢慢地西斜了，惟那舟中的机轮，仍然努力不息的工作，伊伊隆隆的机声里似乎唱着赞美之歌，祝祷他的理想实现，又好像对着许许多多的失望者说:

「亲爱的朋友们啊，不要悲伤吧！这沉沉之夜，茫茫之海，将要过去了，你们不看那东北方已渐渐有红光了吗？那水天的尽处，已约约现出彼岸了，要知道沉沉之夜，茫茫之海，无论谁都要经历的，只要不灰心，努力打破夜的黑幕，航过海的幅员，一登彼岸，就见清朗和美丽的晨光，便是光明愉快的大道。朋友们呵！不要悲伤，努力猛进吧！」

鲜红的曦日，果然应着这机轮的呼声，先露出半面红颜，再从容涌出赤裸裸的全身来代月姐，

普照着大千世界，这沉沉之夜，顿成光明的白昼了。

「载**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五——五月五日「商余什志」**）

廖文彬《新文化运动中的毛病、误解、及应注意之点》1925

现在新文化运动中，有两种毛病；第一就是：放着很容易办到的事，不去实行，却去天天讨论。比如注音字母，本是很容易推行的东西，偏有许多的讨论，什么声韵古今的异同，字形的繁简，什么完全不完全，说来说去，终是空话，倒转把正当教授国音的时间都占去了。其实说来，文字者，不过代表言语之符号而已，只要定了一个符号，大家便遵守它就是了，这完全不完全的比较实无讨论之必要。想这样的事情，还多得很，此不过略举一例罢了。第二就是，大家只在枝叶上争论，不求根本的解决。比如一个人主张女子应该料理家事，另一个人主张女子应做职业.，本来没有什么不兼容的地方，只看各人的环境是怎么样呢？有些可以做职业，有些不得不料理家事，只要是女子真的解放了，那便不论做什么事，都可以的。却有许多人，天天在那里争论，难道没有别的问题可以讨论么？又如恋爱问题，一些人便把旧式婚姻来比娼妓，另一些人便拼命的攻击，这种辩论，真是消耗宝贵的时光，妨碍正当的发展。要想恋爱的满足和纯洁，非先把压迫中国的人打倒，把一切压迫的人打倒不可。要使人有吃饭，便要作工，做了工便有饭吃，吃饭问题解决了，然后男女恋爱的本性，才可以自由发展；不然，婚姻虽除去了父母的专制，却受了金钱的压迫，仍是不得自由呢。望大家快快起来求根本的解决，不要在枝叶上争论呀!倘大家再尽倒在枝叶争论，将来一定分裂的多。文化不待外人推翻，自己便推翻了，请看这是何等的危险呵，大家还不注意么！还不觉悟么！

从事新文化运动的人常常有许多的误解，第一关于知识的。新文化运动，应注意的，当然是常识；一个人没有常识，即有了特识，终是无用。比方有一个人，数学十分精深，说了一些关于数字的理论，难道便可以救国么？社会组织不良，任你有什么特长，总是显不出来的。要想改良社会，便不能不注意常识。又因各国的××家，××家利用科学做出了许多的罪恶，于是有一般人，便误解了，说科学是无用了。我们就说注重常识，不重特识，可是常识里面，还是离不了科学。如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都算是科学，也是我们应有的常识。须知科学之所以为科学，在其方法，而不在其实质。凡是用科学方法来研究说明的一切事都算是科学，就说利用科学，做出了罪恶来，但这不是科学本身的罪恶。科学无用这句话，从何说起，实在悖谬极了；并且是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个危机，我们不要再误解了。第二关于伦理的，我们不满意于旧理论，是因为孝悌的范围太狭了；其流弊使一般人只知有家，把社会、国家，和个人，都拿来做家庭的牺牲品。现在所提倡的新伦理，是要把家庭的孝悌，扩充到全社会的友爱；把本族的思想，扩充到民族主义上来；有一些人，却误解了新文化，他并不曾将他的爱情扩充到社会上来，他便打着新家庭的招牌，瓜分了父母的遗产，一个人独享安逸，抛去了他那慈爱而可怜的父母，不管得他那幼弱无能的弟妹；新文化是主张把爱情扩大，他却倒转把他缩小了，无怪那一般腐败的老先生们，要骂新文化运动的人。青年们以后万不要再误解了，不然，新文化运动，不待人家攻击，自己便会破产了。

新文化运动要注意之款有三。第一要注重美术。我们要想革除社会上种种恶习，一定要有好的，去替代恶的才行呢。如中国人好吸烟打牌的恶习，不是空言劝止他可以有效的。因为社会上、家庭里，各种运动娱乐，一点没有，若不去吸烟打牌，没有事的，便要闲死，劳动的人，便要闷死。要想革除这种恶习，非用美术去替代它不可；就是要破除迷信，不用宗教，也非用美术去替代他不可；因为美术可以引起人类最高的情感。中国现在没有美术，真个不了，种种东西，都是干枯无味的，那种能引起人的最高情感呢。一个个的人，差不多都成了枯木死灰。蔡孑民先生说：「新文化运动，莫忘了美术。」诚哉斯言！第二要注意团体的活动。没有团体，个人单独行动，那便一点力量没有了。有许多人，本来十分爱国，可是没有加入适当的团体，救国的工夫，便无从下手；天天只在那里说：“爱国呀！爱国呀！”终是空话，所以我很希望一些单独从事新文化运动的人，快快加入适当的团体，方才有用。既入团体后，则当去其自我之私，便守团体的规约，要有墨子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那样牺牲的精神，那么团体没有不坚固的，庶几可以收一点效果。我们中国人，最缺乏公共心，纯然是私欲用事；不论政学，工商各界，没有十人以上不冲突之，五年不涣散的团体。新文化运动，倘然不能发挥公共心，不能组织团体的活动，终久是一场失败。缺乏公共心的原因，就是家族主义太发达，为儿孙的心太切。俗语说得好：「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为儿孙作马牛。」望大家三复斯言！第三新文化运动要注重普遍的运动，不可限于局部的。我看从事新文化运动的人，只在学界上做工夫，或在都会地方上做工夫。以一省来说，一些人多喜在省城作事；以一县来说，一些人多喜在县里作事，代替作乡村的运动。这是什么缘故呢？下乡运动，要吃苦些，可是新文化运动，要运动乡下人才有用处，大家快快去做乡村的运动，不要怕吃苦呀！去运动的时候，总不要先就把许多新名词抬出来；恐怕大家一听着新名词，便要骇走了。总要就切身的利害向他们讲，久之自然知道新文化的好处，一定能和我们合作起来了。总之从事新文化运动的人，要学学传教的教士，有牺牲的精神，有很好的方法，那么新文化运动，一定可以收很大的效果。

（载**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二——十三日新国民杂志**）

@陈焕明《一个可怜的少年》，1925

火般的太阳，直射到地面上，把马路的黑油都晒起泡来了；店铺里的柜台、椅、桌，都自然而然的发起热来。行人道上走路的人都稀少了。二马路边的一间矮而窄的京果店，里面有一个赤足裸体穿着一件补了又补的灰布短裤子的少年，他年纪不过十三四岁，自进了这所生活之笼后，整日愁眉苦脸地，从没有一刻工夫的舒畅。而且那店东，还时时不住的噜噜唆唆，不知骂些什么？唉！这样的日子，可怜他——他曾在乡间的小学毕业，颇有些普通学识，不过因家计所迫，不能升学，才走到这生活的路上——可怜这少年！终日受着店东的走狗们的驱使，哑子吃黄连，暗地里不知流了多少泪。

『你在那里呆什么？——噜！赶快送一包面粉到马车街客人的面店里去，将钱收回来。——」

这严厉的命令，把他的脑海都震翻了！

他正在盘算着将来，忽听了这个命令，好似天翻地覆一样，赶忙走到放面粉的地方，用尽了平生之力，才把一包三四十斤的面粉包放在肩上，一步一步斜来斜去的走着，觉得连人亦要倒下去，急忙用手撑着腰，辈向着目的地走去。

这时将落的夕阳，发出一条一条的红刺，好像叫这少年朝着血路上走一样；那阵阵的归鸦，不住的「哑哑哑」的叫着，也好似可怜他一样。

他三步当作一步的走，走得周身大汗，面粉洒在面上，好似敷了粉的女郎一样，面目都看不清楚。走了好久，才走到大马路，这时他实在再也走不动了，他的身好像镰刀一样的弯，偶不留神，脚下踏着一块石子，身一歪，肩一侧，扑的一声，人和面粉卧倒在马路上。一时路尘和面粉相混着倒在地上的他，和雪人儿没有两样。许久他才爬起来，拍去了头面及身上的灰粉，连忙把地上的面粉包用两手抱起一步一步的送到主顾的店里去，把钱收了，依着原路没精打采的走着！

此时他觉得什么都没有了，只知朝着这条灰尘蔽目的路上走，他实在昏闷极了，头上两点般的汗流着，也不知擦去，他面上好像涂血一样，也顾不了。

到店了，他把钱交在柜上，自己偷偷的上楼，想去休息片刻，不料凶神般的伙伴又吼着：

「噜——你该死的东西，敢把钱偷一块去！」

「我那里有？」

「你来算算，是不是少了一块？」他——财库——说了，现出一种使人一见生畏的面孔来！

他呆呆的站着，说不出半句话来，只得从自己的箱里取出一块钱赔他。

此时他的热泪，又不知不觉从眼眶里直涌出来，和死人一般，躺在床上，最后只听得他长叹了一声:「唉……」

（载**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一11二十五日「商余杂志」**）

吉隆坡仁镜演剧筹款详

（一）筹款理由：吉隆坡仁镜慈善白话剧社，于五月十三十四十五一连三晚，在该社内演剧，自筹经费，兹将其宣言录下：「同志诸君，本社宗旨，端在救世，故不惜牺牲同志之精神物质，而为社会人群谋福利，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当为各界人士所熟知。溯自创立迄今，将垂五稔，综计为海内外慈善公益之事筹款不下十余万，涓滴归公，丝毫不苟。至于购剧具也、戏箱也、傢俬也、画景也，诸凡种种，均属社员所担负。而每次演剧，社中与社员之损失，尚属不赀（间有热心者，购助画景）。近以土产价平，商业呆滞，社员月捐，有不能依时交付，遂影响及于本社经济，是次自行演剧筹款，职是故耳。盖经济者，本社之幹槓，慈善者，本社之果实，欲致慈善之累累，不可不谋经济之充裕，爱护本社诸君，尚幸极力捐输，使本社同人，得以继续牺牲，为社会人群谋福利者，端在斯举，幸垂鑒旃。」

（二）销券方法：剧券分三种，甲种价目至少五元及以上，座位可留号，乙种弍元，丙种一元。销券方法，系由该社举定社员数十人分任，各向同志劝购，或自行购赠亲友，闻筹款结果，当不下千元。其社员对于持维该社之热诚，良可嘉也。至于社员中之亲友，慨然捐输者，亦复不少，足证该社平日对于社会，热心义务感人已深，宜乎有此应得之报酬也。

（三）白话新剧：十三晚演奇情新剧「真假相」上卷，分四幕；十四晚演下卷，分五幕。全剧共九幕，登大舞台，演新话剧者廿六人，中多斲轮老手，而新进者亦半，耍角当然责之老手，术精技良，大有可观。虽斯剧情节，胥赖语言达出，然剧员修辞简括明了，能令听众了了，足称满意，惜夫剧情属于侦探，而桥段颇长，因时间问题，分两晚开演。故观众有未自始至末，窥其全豹者，

恐或觉得闷葫芦一个耳。查斯剧系该社社员辛官政君所编，经黎耀聪君润饰，修辞简括，雅俗共赏，适合白话剧体裁。演诸舞台，不虞听众生厌。读该社剧刊本中黎君序言，便知剧旨梗概，有益社会之作也。爰录序言如下：「社员辛君官政，近编一白话新剧，既成，予快得先睹。该剧取材于小说『夺嫡奇冤』原著，辛君采其精华，弃其糟粕，组中桥段，改订情节，演为九大幕，复别开生面，中插滑稽言，盲公问道，舞马骝等做作，使增美的兴趣。然此犹其余事，非所语于该剧之真价值也。盖其描摹旧俗之弊端，宦海之黑暗，人心之险恶等，示社会以『足为殷鉴』之端，是消极的改良社会之意义也。其极写梁女士之情侠，杨伯爵之勇忠，陈夫人之大义，胡村夫之愚直等，晓社会以『可作模范』之点，是积极的改良社会之目的也。剧旨之用意如此，贡诸舞台，则真假是非，智愚贤不肖，举一切因果报应，历历影入『人镜』中，而于社会劝善惩恶，潜移默化之功，能勿大有影响乎，此斯剧之所以可贵也。爰本予个人读剧所留得之印象，为题其名曰『真假相』未知有当辛君之意否」。

（四）新剧情节：该社所制剧本，必经剧务参订，认为适合该社宗旨，且系有益社会之作，乃行选用，就「真假相」一剧言，剧旨既如上述，其价值已可概见，故任何一剧，经一次之开演，其于社会风化，不无影响也。斯剧情节离奇，桥段曲折，阅者如堕五里雾中，非至幕闭完场，疑团未释，妙处莫名，为录情节于左，以饷阅报诸君，想亦乐睹也。第一幕「索隐」。侯爵杨虎臣，少时与一平民女恋爱，奈格于贵族不许耦平民，乃营金屋，以藏阿娇。当时为掩饰计，更迫而正式娶贵女，然以非爱情之缔结，遂尔貌合神离，虽至举子，亦并其子而弗之爱。同时外妾亦已得男，情爱所钟，乃设计将其私子与嫡子互易，使入嗣爵位，以示殊宠。殆廿八年后，而此阶级制度所构成之罪案，始寝假而暴露于天下。第二幕「命案」。何寡妇，侯爵私子之乳媪也，曾与谋夺嫡事，长受供养，方谓食报不尽，讵意贪昧良之因，卒酿祸身死之果。何寡妇命案发生，警探相继亲临检验，当即查问也，侦察也，忖测也，讨论也，置辩也，纷纷各极所能，各逞所长。顾是耶、非耶，智耶、愚耶，真耶、假耶，犹是闷葫芦一个耳。第三幕「诡谋」。索徒包探卫国民者，律师陈炳明之养父也，卫以包探何寡妇命案，无意中与陈一席话，适与该案有关，益穷诘靡遗，以为对此奇案之所获，幸藉天假之缘，得迎刃而解之良机矣。岂知案出离奇，自有神奇不可思议之处，非区区包探之伎俩，侥幸于一时而得之。第四幕「冤抑」。侯爵虎臣之子伯爵杨祖光，忽为包探老卫捉将官里去，官似恭而拒，似诚而狡，声威赫赫，鞠讯多端，而伯爵应答如流，不肯认罪。当警官犹豫不决之际，老卫忽别有所悟，细研案情，恐妄入人罪，因请搁案缓办，愿为再出侦骑，务缉真凶而后已。孰意警官坚拒其请，嘘可慨也矣。第五幕「认嫡」。初虎臣侯爵外妾，忽遭不贞之嫌，致失恋侯爵，温柔乡未易终老，侯爵早与此薄命人决绝矣。侯爵因复疑换来之私子祖光，亦非己血脉，故顿萌厌弃之心，今藉祖光坐狱，复得警方处判，仍以弃嫡归之，正符私愿，所谓弃嫡者非他，即律师陈炳明也。父子重逢，不胜欣慰，当即别衙归府，快作长谈，则老父致嘱叮咛，促炳明收拾平民衣砵，来袭伯爵位，享富贵尊荣之幸福矣。时忽有梁国群女士者，祖光之爱人也，姗姗其来，闻祖光嫌疑案，雌威凛凛，挺身攘臂而往救之。第六幕「悔过」。炳明闻父命，匆匆料理律师手续，将外出，适老卫至，问侯爵所言，炳明略以告，并以救护祖光为当务之急，且引为己任，既出，侯爵突如其来，盖闻弃妾陈夫人病笃，感其抚育炳明之恩，未免有情，有此一顾也。陈夫人当弥留之际，向侯爵之前，释其前嫌，解其误会，奄奄一息，缕缕自白，复得介弟在场对质，使侯爵恍悟前非，致令陈夫人无辜见弃，几至抱恨终生，痛悔之余，泪涔涔下。而陈夫人冤情既雪，已无遗憾，死且瞑目矣。时炳明适归，夫人见之，怒目詈曰：「恶人恶人」，一声而绝。老卫于此，所见所闻，又添入其侦探材料中，不知几许新奇疑问矣。第七幕「情侠」。棠花最是贪酣睡，猛向园中击鼓催，此梁女士之于警长焉。女士见爱于警长，而有投梭之却者，此来为其情人祖光作辩护，谈何容易。然女士冰雪聪明，张苏雄辩，秉以至诚，责以大义，证诸事实，指其谬妄，破厥疑因，揭彼阴私，竟令警长瞪目结舌，俯首帖耳，纯然就范，一任其出祖光于黑暗地狱，还厥自由。一对玉人，得以从容以去，警长虽狡，无从快其一己之私。时政府探长与素徒，包探，复相继各以其证人证物，归报警长，而此奇妙莫测之案，行且水落石出矣。第八幕「缉凶」。先是，炳明于陈夫人秘匣中，得虎臣侯爵旧札数通，盖相商互换其私嫡两子之密函也。炳明热中富贵，竟欲援为铁证，起诉祖光夺嫡，冀谋恢复爵位，当时为陈夫人劝止，告以私嫡实未互换，有何寡妇在，可为证人也。陈夫人旋闻寡妇已被谋杀，默念我虽不杀伯仁，伯仁实由我而死，更恨不肖子之不法，徒弋虚荣，不殚行凶，由是抑郁病死，临终，遗书老卫，以明真相。老卫以侦探资格，非幸而得此，亦何由认此真凶，而夺嫡奇冤，或终无大白之一日，至是老卫禀报警长，奉命捕炳明，不图于把戏场邂逅遇之。夫世之为欺者多矣，不独庸官听讼之儿戏，劣探侦缉之虚谬也，奇哉弄把戏者，岂其愤世嫉俗邪者，而托于把戏以说耶，设局于此，非偶然矣。第九幕「果报」。神圣爱情，最足为拜金主义所破坏，黄金爱女士，固尝指天誓日，愿嫁炳明者也然以穷奢极侈之故，势必唯利是图，致系炳明之铜山，不足以填其欲壑，而炳明血气未定，迷恋娇挂，深虑利尽交疏，失恋所欢，断送艳福，乃不惜百端罗掘，应彼需求，竟致渐萌贪欲，垂涎祖光爵禄，见利忘义，铤而走险，冀侥幸而得之。此炳明之所以杀寡妇，而诡陷祖光于罪也。顾炳明狡谲足以玩老卫于掌上，掩罪于一时，其奈天网之难逃何，迨夫功败垂成，罪恶披露，警探穷追，患难临头，告急于此豸时，则陌路萧郎，骤遭白眼之加矣。炳明于此，计惟有与此薄幸人同归于尽而已。呜呼，毙金爱者，金爱也，非炳明毙之也，杀炳明者，亦金爱也，非炳明自杀也，完场。

（载**一九二五年六月二日「新国民日报」**）

「茉莉村」锣鼓新剧

本坡南华女学校，迩因经费支绌，迫而演剧筹款，各情叠记前报。兹查昨晚为演剧之首夕，剧场假座牛车水梨春园，此夜，各职员络绎莅临担任义务，各司其职，有条不紊。门首悬「南华演剧筹款会演剧筹款」，白布横额，旁衬以花篮。再前，高悬翻旗，临风招展，颇具乐观之象。剧台上悬之「热心助学」横衽，为南华演剧筹款会赠与普长春班剧员诸君者，场中四周点缀花串，芬香扑鼻，令人精神为之一爽。是晚来宾莅场参观者，有华民政务司西士君，偕其夫人与令妹，其余如贾文燕君，许公逢君，及各界名流，赴会极众。钟鸣八时，摇铃开会，首由何国基君宣布开会理由，次贾文燕君演说，雄词伟论，娓娓动听，演毕，开演「茉莉邨」锣鼓新剧（上卷），剧为崔伯海君所编，普长春班全体剧员拍演，配景、表情、唱白极有可观，兹将其绪言及剧情录下。

绪言

我国素习尚文不尚武之说，士林索索无生气，力不能胜一匹雏，甚者逞刁笔以事攻击，技劣而意险，愿奢而志短，行趄趦而言嗫嚅，为问有武士道之遗风乎。我国为寰球最古之国，技击之类，传之已久，及分南北两派，擅此者都抱去恶锄强之志，小则卫身家，健筋骨，甚且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大则仗剑请缨，立功异域，其浩然之气，充塞于宇宙间，而不能磨灭者，侠义使之也。自武器盛行以后，挟技者，都抱消极宗旨，殊不知临阵摧锋，短兵相接，全仗手足灵敏，器械之精利无用也。迩来学校营伍中，添入拳术一门，或可一洗柔靡之积习，一跃而为东亚强国，雄视全球，岂不快哉。是剧之编，写侠义之雄风，有尚武之精神，确令阅者立懦廉顽，于人心世道，不无少补焉。

上卷内容

第一幕，表姐妹居心迥异。第二幕，美郎君蔑理胡为。第三幕，小姑姑惨遇夭折。第四幕，老伯伯恩遇有加。第五幕，熊飞湖畔逢渔父。第六幕，兆惠水中救老翁。第七幕，双侠士酒楼察访。第八幕，二好人绣阁谈心。第九幕，西子湖老翁受赐。第十幕，高皇庙故友垂青。笫十一幕，侠士脱毬酬知己。第十二幕，佳人比剑定良缘。

下卷内容

第一节，义士锄强拯弱女。第二节，英雄怀恨难将军。第三节，失机宜库房验宝。第四节，施妙计公署传书。第五节，报失宝惊倒丞相。第六节，看来书气死英雄。第七节，劫美人匪徒献媚。第八节，寻义士卫使求情。第九节，设机关预排罟网。第十节，恃技术误入牢笼。第十一节，通天窟父女诉苦。第十二节，忠义堂豪杰争卫。第十三节，扮渔父兄弟斗技。第十四节，存友谊豪杰投诚。

昨夕所演者为该剧之上卷，今晚继演下卷。良宵有暇，热心教育者，祈往参观之。

更有一事，为各处演剧筹款所不同者，场内自始至终，绝不见有「捐款」「卖物」发现，后查悉该会职员早已主张如是者，兹录其特别启事如下，以见该筹款会之特色——场内不设劝捐，不设卖物。各茶水香烟等，概由园内茶枱照原价售出，以归简便。倘有临时热心捐助，由场内特别表扬之。

（载**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三日「新国民日报」**）

吴汉辉「虚荣累」之本事和登场人物

本事

虚荣，君子耻之，而不屑道者。然世人每陷溺其中，弗克自拔。噫！岂人情大抵如是耶？惟聪明之士，犯之益擘。剧中有顾氏者，即具斯弱点，致酿成祸端。以一个融和怡乐之家庭，应享尽人间幸福；何图恶耗传来，东三省病疫丛生，蔓延不已；氏以身任医职，济世救民，虽披发撄冠，义不容辞，遂有跋涉长途之壮举，造功荣归，名震遐迩，倾慕讴颂者，竟肩相摩而踵相接；彼虚荣之心，从兹生矣。家庭中之真爱，反因而渐弛，家政不收，于是夫也误入迷途，为污浊环境所渲染，儿女失却母教，为学校规章所不容，而氏尚仆仆风尘，虚荣之慕，所谓主妇天职，已泯泯无余矣。幸氏卒能觉悟，虽大错铸成，尚能弥盖前愆。虽然每经一番挫磨，即增一番阅历；惟人生斯世，韶光快逝，白发易悲，与其悔改于后，无宁先觉于前，是斯剧之所由编也。

登场人物

顾显扬（主角） 一个女医生

黎别卿 顾显扬之夫

黎教娘 顾显扬之长女

黎大诲 顾显扬之次子

亚尾 顾显扬之使妇

官医生 顾显扬之药剂师

官师奶 顾显扬之秘书

黄姑娘 顾显扬之书记

潘提美 女学校之校长

容先生 影片公司之摄影师

青年 摄影师之徒

郭遇祐 清季时被革之府官

此外：看护妇政界代表军人

工人学界代表病者

学生商界代表黎教娘之同学

邮差医界代表路上闲人

（载**一九二五年七月廿五日「新国民日报戏剧专号」**）

戏剧和社会名

戏剧在社会上所占的势力，真是大极了，差不多没有一个都市没有剧场的，而剧场的吸引力，照都市的情形，又没有一次不满座。即在乡下地方的农民，也往往有新年令节，搭台做戏的。可见人们酷爱戏剧的心理！不过照过去的情形看起来，演剧的成绩，不但不能改良社会，并且伤风败俗之事，也都因之而起。生硬单调而极不自然的老戏，简直使普通人民不能了解，妖魔鬼怪而卑陋粗鄙的新戏，差不多叫人们去做奸淫虏掠的导师，这种戏剧，都有打破的必要。

我们一方面要打破有害人生的不良戏剧，一方面就要建设切于人生引导人们向上的真戏剧。这就是戏剧家的使命。（载**一九二五年七月廿五日「戏剧世界」**）

拓哥《赤道上的吶喊》1925

现代的人生，只完全是苦闷的象征。随人、随时、随地、随事，都只是不得已而已，不得不然而然，干燥无味，没有一点乐趣可言。

尤以在作严峻的自我分析，自我责楚之稍有觉悟、稍有知识的青年人士。

社会太丑恶了；丑恶的势力太紧张了！

自杀的念头，遁世的思想，怎得不随之并出。

拿酒食等自戕其身体，被烦闷征服而甘心颓废，谁谓无由？

可怜一般自命为关心世道的冒牌学者，还不惜常加之以诋毁冷笑。

可怜的人哟；你终归是想把象鼻穿过针孔眼罢了！

不能做个所谓“赳赳的人生之战士”，不能忍受目前的贫贱之苦；而又贪生怕死，苟延残喘，肉体上不能卖淫而在作思想上的卖淫，滔滔皆是。

看！有人在向其卑躬屈膝了！

现世界弄成这个样子，是现世界上人类的不幸，然而试把“自作孽”的意自我扩大起来说，也还一定怪不到现世界以外去的。

一个男人有一个妻子不满足，也就还有别的女子情愿去满足他，而原来的妻子也还不知道「引咎自退」。

明知道娼妓不是人的正当生活，又依然穿好衣服搽好粉，点上胭脂戴上花，格外装出人的样子去做娼妓。

果果相因；因因相袭。

举凡现世界上的事，都可以由此类推，不分粗细大小，不问东西南北。

——唉；还有什么可说了！

郭沫若在「我们的文学新运动」上说得何等中肯痛快——

「我们的现状教我们不宜染于污泥，遁隐山林，与自然为友而作人生之逃避者。

「我们的精神不许我们退撄，我们的精神叫我们彻底奋斗，做个赳赳的人生之战士与丑恶的社会交织。」（参阅创造周报第三号）

人生好像是不得已似的！

不得已相亲

不得已相爱

不得已周旋

不得已谈笑

我们不过是一群可怜的戏子罢了！

枯燥的戏几时才得演完？

大权在握；演这幕「枯燥的剧」，既然仍是我们这「一群可怜的戏子」；「几时才得演完」？是不是仍只有由我自己来敲锣击鼓，呐喊摇旗，大开台，大扫除？让我们自己来回答。

苦闷的朋友们，我们的自作孽也作彀了！

悲壮的人们哟！我们不能叫人在神经与思想上卖淫！

与其不怕孤单、寂寥，踯躅荒榛古道，

既然什么也可以丢开，一切也甘心撇掉，

来罢！请与我来携手，要叫我们的前线奏出一番豪壮的热闹！

（载**一九二五年七月二十九日「南风」第二期**）

评养正校友会之「马介甫」陈桂芳

星洲养正校友会六周纪念，该会演剧以与侨人同乐，余亦在座观者之一也。剧「马介甫」，盖引蒲留仙所著之聊斋说部，是段之材料：有侠、有懦、有悍、有幻，有从容殉义，而背景实一篇盲婚写照。其中尤以笑材为多，诚一开心之剧本也。曩昔于粤中歌剧班，曾经浏览，其敏捷熟娴，虽为彼所擅长，而情表细腻，措词流利，婉转动人，则在话剧矣！

第一幕为一家庭景，厅之正端，黏字画数纸，两侧分陈酸木椅桌，幕甫揭；现杨氏父子谈话，化杨父为朱梦非君！老态龙钟，装颇入妙，言亦简洁清响。化长子杨万石，则为吴汉辉君，诙谐流露，戆态可掬；堪称剧才！惟相对诉苦时，其子袒妻虐父，改用骂词，更为贴切也！

谈际，次子冲上，化次子杨万钟，为彭俊诗君！手携食品以疗父饥，此点实不可少，吐词亦定，颇能自然。尤以去悍妇朱氏之黄锡禧君，神态变幻，疾徐有节，怒态如狂，喜态如媚，绝无矫强，当时加以叱翁骂夫，诟叔喝婢，俱能关到，殊能尽胭脂虎之肖妙也！其时扮杨万石之吴君，战慄有趣，化痴婢秋花之古从发，亦能细揣剧情，憨态可掬。第一幕遂以罚夫终。倘能倏忽落幕更佳也！

第二幕：从杨翁抢食起，将乏食之形态描画出来，编者何等心思也！此幕之景于堂景外，添一门槛照墙之景更佳，盖马为远客，初莅杨户者也，在户外见着杨瑟缩无聊之状，迨传声入户，万石出接，恐友知其父状；不好意思，急牵客入室，则接筍无痕矣！化马介甫之李乐明君，举止大方，演来极有侠态，当其寒暄时，声音雄健，大有惊座之概。而斯时杨底，堂有娇宾，室有悍妇，留宾必不为闰人所喜，欲去客则又友道有乖！良懦之情，跃现台上，继而悍妇当堂逐客，而马乃唤催眼术制止之，化悍妇之黄君，即瞪目木若呆鸡，遂任马施令其戴盆还跪！用意甚趣，毋怪引起哄堂也！

第三幕：配景为一客室，揭幕时马与其仆坐室内，化马仆阿福为谭伯南君，能口如春风，引人大噱。及后马介甫激杨万石用暗场，甚得意外回味之旨，惟扮惩恶妇之际，适杨万石正卧于床下，而竟不知床外挞人，未免近乎牵强，倘将此改为半园半室则善矣。

挞悍妇时，最为精彩！阅者感情为之引动，盖社会普通心理，新旧孱混，此种剧材，较易入脑，因势利导，为效专宏，且吴君天资活泼，仿若歌剧之男丑，含有天然滑稽，闻之多为绝倒！

第四幕：乃表演焊妇被吓，一时悍性大敛，往者狮凶，陡变羊顺，俄顷之间判若两人。继而懦夫为温柔陶醉，渐露其绽；以为见好之地。何来悍妇，机警过人，以言餂其夫，使吐其晔夕之怖景，当是时黄君一吞一吐，极其艺术之化，此场再：笞夫、虐翁、骂叔，既而其叔杨万钟，盛怒之下，拳击其嫂，后受父兄之怼，咕词侃侃，隐有以身相殉;剔除家难之概，乃隐约训谕妻儿，造辞酸辛，不忍卒听，嘱罢遂自杀以殉。

第五幕：幕揭现一孝堂\_，中悬祭帐一幅，用黑纸为地，黏排四字，而下一字为上灵牌所蔽。只读得青年不三字，其下一字；以意揣之，大概是幸字矣。桌上红烛高烧，次媳缞绖而上，匍匐于灵前，哭声凄怆，有若粤妇之喊七者！颇有广州市之风习焉。无何；家人引道者上超生咒。惟阅戏桥，化喃无佬者三，而陈炽南君居其一！及细辨面目，又无陈炽南其人，偶询之邻座，始知陈君因去年潮汕风灾事，该会与坡中各社团演剧赈灾，陈君因勇于干事，受车压之伤，血停膊下，今伤复发，患臂疾已两月余，故倩人代之云。余聆罢为之点然，因公得疾，其热心殊有可纪也。

扮道士之某君，杂吸满口，钤罄叮当，此节亦不可少。查化次媳王氏为王金华！闻该生在歌剧团已绰有声誉，毋怪其发辞静定。哭罢，痴婢卸上，暗报其妯，遂返父家，无何；童子玩火，火屑飞延，祝融税驾。

第六幕：幕开，现一乡村景，画色颇新，阅其题款，乃母校所送也！当时台上立一屠人，徘徊于路侧，若有待者，化屠人为候朝顺君！身肥胖，如见其人，其与媒者三姊口角，淡淡而出，艺亦可观也！谈次，朱氏夫妇上，斯时朱氏观屠者已有自荐之意，眉目间现出一种神气，

大有纵新人以制旧人之概，可谓自图眼前乐，不顾眼前人耳！殆能会心入微者乎，槌话间而幕骤落。

第七幕：用原画，而左侧增配一茅屋，门关处屠妇从屋中出，描出一种乡妇相，斯时之屠者，挞妻，惜未能做出十分怒气，而斯时之杨万石，已变成卖卜求生之江湖游客矣！措词滑稽，听者发笑！已而杨翁公孙，侠客马介甫，次笫出幕，剧遂告终！

（载**一九二五年七月卅日「戏剧世界」**）

演剧者的声明青年励志学社

中南学校为购置校舍，于本月十六、十七两晚，在新舞台演剧筹款。十六晚首场，是我们演的「好儿子」，成绩的好不好，我们自己不知道。「好儿子」剧本的著者，为汪仲贤君，剧情是以上海的社会为中心。从前东方杂志曾发表过一回，在国内各地学校团体演的很多。去年上海戏剧协社经过几次的试演，并微有修改。今年已与「少奶奶的扇子」和「泼妇」汇集成一单行本，由商务印书馆发行，名曰「戏剧汇刊」；在新加坡的商务印书馆，可以买得的。我们从前根据东方杂志发表的也曾演过了。

本月十七日，南洋商报本坡新闻栏有「中南学校演剧筹款会开会之盛况」的一段记载。前节只略记事，后面的「又一消息」，饭牛君除以他个人大驾贲临的经过和所得记载外，中间夹了些以批评者自许的「评语」。我们看了他的评语，都非常之留心；我们所以要留心的，一为要不辜负社会上人士对我们热忱的指导，二为我们也应当观察社会上人士对我们的所作所为，能否了解，或有没有误解的地方，使我们以后做事，有所参考，且设或不幸遇着误解太甚的地方，我们也还当有所解释，有所校正，有所研究，有所讨论的。真的，饭牛君指导我们的，实在不少，不过有几处实出于饭牛君的误解（或者说没有了解），并不合于批评者的态度。我们觉得有说话的必要，然恐在此一星期之内，尚有其他人对我们的批评，我们为经济时间和笔墨起见，当时就决定等到一星期之后，才说话；把要说的话，作一次说，免得零零碎碎，今天唠叨了，明天又要唠叨。好了，现在一星期终悄悄地过去了，除了饭牛君评语以外，我们终未看到第二位肯如饭牛君之热心批评我们，指导我们的人了，我们只好把我们对饭牛君，所要说的话，且说出来了。

是的，「吾人观新剧一为剧本之组织，二为表情之程度为评语之根据」。不过饭牛君虽这样的说来，只怕饭牛君就没有读过「好儿子」的剧本，即使读了「好儿子」的剧本，恐怕不免草率了。「剧本之组织」，「根据」饭牛君所把握的，就没有我们所把握稳确了。统观全剧，惟布景实为美中不足，金碧辉煌之堂前，下设一板桌，殊属不称，王氏即在此板桌上，大施其厨公手段，以致切菜断芹之间，好儿子只得大发其满腔牢骚之世态人情语矣。惜乎灶君老爷不在，不然一本奏天庭矣。」「金碧辉煌」四字的分量形容我们当时的台景，我们觉得饭牛君把这四字太看便易了一点，我们也觉得「殊属不称」，而外说什么「灶君老爷不在，不然一本奏天底矣」的轻笑冷嘲，饭牛君批评的态度未免太不庄重了。一个堂前摆一张平常的桌子，洗衣切菜，这是上海社会平常的事，我们布景，完全根据剧本，剧本的描写，以上海的情形而论，没有什么不合乎论理。国内许多团体学校以及戏剧协社自己试演，我们也还有人参观过。我们这次的舞台，除有地方出于不得已的情形而外，余与国内演时的布景相较，还相差无几，并没有所谓「美中不足」的。饭牛君在评「饰丁氏扮相极佳……演来似上海郑正秋」，言中郑正秋是上海一般游戏场有名的人物，上海滩上的人说他是新剧大家，也有说他是艺术大家，也有拿来与我们相比拟，我们倒度德量力愧不敢当。然饭牛君说话之间，似甚为熟上海社会情形者的神气，何以要故意轻笑冷嘲呢？饭牛君，这样说来，「评语最大之根据，一为剧本之组织」，这恐怕是饭牛君，「自己搬石头来打自己的脚了」。饭牛君又说，「力劝好儿子批售假币为致富快捷方式一段，剧情太晦。盖以知法犯法之事，非力劝所愿为也。」这不知道是对剧本方面，还是对演员表情方面说的。看后面两句似乎是批评剧本，然而看前面「剧情太晦」一句，似又说演员者。倘若是专说剧本，我们不好说话，因为我们是演的人，演员只要尽力忠于剧本演去，剧本乃另一问题。不过饭牛君所云，「知法犯法之事，非力劝所愿为」固是常情，然现社会有许多不好的事，由于环境逼迫出来的也太不少了。我们欢迎批评，我们感觉现在社会艺术的缺乏和不进步，我们很想在这上头，做点工作，我们为求我们工作的进步，所以我们欢迎正当的批评，而且我们欢迎的批评，并不是从前那些言不由衷，只说好，不说坏，隐恶扬善的批评。好也说，不好更要说，不过说好，要自己真觉得他好，说不好，自己也真觉得他不好，「真」字很要紧，要对事实各方面，都贯到。既然要这样认真，那末，冷嘲轻笑的态度，是用不得的。饭牛君对我们总算肯说话的人，我们希望饭牛君从此好好养成一种「批评者的态度」。

话说多了，暂止于此，我们说的这几句话，并不是护短。

（载**一九二五年八月「商余杂志」**）

观剧者的意见饭牛

剧学肤浅如饭牛，本不敢作剧谈，尤不敢作所谓新剧评话，顾十六晚所观之「好儿子」新剧，实有不得己于言，于是乎言。不谓抛砖引玉，竟得诸君子之教言，幸也何如。钦佩之余，谨答如下，非敢云好辩，聊申鄙意而己。吾尝谓剧本，非一成不变，故必适于时代，合于环境为转移，是以无论其为汪仲贤，为洪深，为陈大悲，为郑正秋等所编之剧本，吾人不能过于迷信，有不适于表演场所之人情习俗者，固可增删之，盖编者并无「只准老爷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之卷头语也。诸君崇拜仲贤，吾复何言。

剧情太晦，似指剧本发言，对于尽力于剧本之演员不言焉。总之诸君期望饭牛成一种「批评者的态度」，今而后知所以勉矣，敬谢诸君，言不尽意，书不候复。

（载**一九二五年八月「商余杂志」**）

「虚荣累」表演时的情形吴汉辉编述

——友人的一封信

余于十一日因公到芙蓉，蒙友人某君购坤华女学校入场券，嘱余即晚往陶园参观该校开游艺会。余虽八点钟始到，惟时来宾已满座济济跄跄，正在演新谐舞「寒鸦戏水」终结之时，远见特别装饰之演员约六七人而已，旋即幕下，座客鼓掌雷鸣。铜乐队奏乐后，即开始演歌剧「虚荣累」，兹特述之以为君告。

第一街幕

场内为外国马路，三人饰外国小学校中之中国女学生，唱一曲出场（此剧全用西乐谱制歌）。唱毕，由三人互相谈话之语句中表出此处系意大利地方，中国侨民甚少，得习中国文字机会甚难，再唱一曲，分道回家；此三人中一人，为主演之长女黎教娘；余为配角。旋又为邮差唱曲出场，其声音虽不及三人，惟装饰做手（另一派别，并无丝毫锣鼓戏之做手及台步），活泼自然，确似男子；唱毕入场，街幕即起。

第一幕

场内布一西式家庭，场左临窗，设一沙发床，饰黎卿者坐焉。中设圆桌，旁置三椅，面向台右坐者为主角饰顾显汤女医生，正面坐者，饰幼子黎大诲。母子圆桌教读中文，良好一个家庭教育模范。场右设镜台一具，侧置一摇椅。计算傢私只得六具，谨敷应用，乍然视之，如万物俱备之富有家庭，像一幅美丽西洋画。三人各唱一曲，唱时各具动作。顾氏教幼子读书，其夫正剃须（为下文笑剧之伏线），唱毕，言谈间，尽力描写家庭之融和怡乐。一人饰使妇亚尾，出场时，观其面貌装饰，先知其为诙谐能手，呆立片时，即唱一极离奇悦耳之曲。声音清爽，词句显露，加以一唱一做手，如「主人叫我嚟（来也），一步两楼梯，一步两楼梯，却因何所为，无非为着饭碗的问题」数句；余之坐位离剧台虽远，亦听得清楚。唱毕，长女教娘唱读书最乐一曲，由校放学回家。亚尾请主人齐登餐楼用膳，之后，独自一人演哑剧一场，诸多诙谐，雅而不俗，令观者鼓掌狂笑十余次，

真能有层出不穷之能事。其后邮差送信入室，被其吓去，尤为令人捧腹不止。主人膳毕，下楼唱一极长之曲，唱后用茶。幼子误认其父剃须后之碱为雪，和茶食之，观客大笑不已，旋又入内捕得一只慈鸟，母命纵之（为下文悲剧伏线），事毕，阅报得悉东三省时疫蔓延，不可收拾，清廷征求医家相议防疫。顾氏慨然应征，其夫女力行谏阻，不从，唱极悲惨之曲，离家而去。此段歌文显浅，拍节柔慢，做作传神，情节逼真；尤以顾氏所唱「吾身何故自愿牺牲，第一原因为导师训，（学医者之教员，函召之以任此责。）第二原因救世救民，第三原因科学研究，三大原因我死无恨。」其余别卿，教娘，唱时亦声泪俱下；无怪座客千人，声色俱静，口吁目视，性情之感不能自禁，为之下泪者十之七八。演至对夫唱：「我的夫君，我的夫君，我今日去，难料死生；临别纪念……」，以下数字为落幕声所盖，听不清楚。此幕终场，观客鼓掌雷鸣，无不称羡。

第二街幕

一生饰前清被革之府官，一生饰防疫医院中一个药剂师，二人均极活泼诙谐，口角春风，令庭客立即破涕为笑，故谓戏剧有左右社会之能力，余信焉耳。此段笑谈极多，尤以药剂师骗府官，送鲜花一札，跪向顾会长前求其签一保证时疫清肃，以期开复原饶府，官信以为然一事，为极饶兴味。二人各唱一曲，入口即起街幕。

第二幕

场内为临时防疫医院，场左设西式写字楼，转动椅，防疫会长顾女医生坐焉。场中为秘书长官师奶，场右为书记，另有数人饰看护妇、医生、药剂师、工人等，合唱一曲。唱后，顾氏宣布时疫去清，临时医院预备解散，各员役办理交代甚忙，无甚可纪之处，唱歌亦少，观客略有倦容，忽然生出府官拜会一段笑戏作收唱，运用极妙。盖顾氏一向侨居意大利，吸尽西风，深知男子跪于女子之前为不合，以为府官有意辱己，喝令逐去，其内地人民饱受官吏欺压，纷纷持长竹掘头扫把、竹鞭、鸡毛扫，等等挞之，秩序大乱，幕遂下焉。

第三街幕

某生饰女校校长，唱曲出场，此生发辞静定，举动儒雅，唱歌时之做手极像银幕上之动作，比别生不同，余谓全场人物能与主角并肩而立，只此一人。歌毕，一生饰欢迎会之商界代表，一生饰西医学会代表，二人合唱一曲出场；路遇校长，告以欢迎会举校长为主席，旋即军队鸣鼓号赴车站接顾氏，三人即赴会预备，遂入场，街幕即起。

第三幕

场内所有傢私半中西式，甚为轻简美观，一望而知为远处迁来暂时寄寓之家庭，顾氏子女掷环游戏，亚尾持电报入室，言语动作，诙谐百出，观者笑声连续。顾氏之夫出场，阅电方知其妻功竟荣归，四幕之中以此幕为极佳，令人绝倒之诙谐，指不胜屈：如使妇误击一蛋于少主头上，搬行李时误以笨重的杠压少主，姊弟两人误牵一人入室作为己母；久别乍会，顾氏与子女捉迷藏，开欢迎会，后姊弟使妇三人读开会秩序表各事，理本牵强，惟用语言一层一层说入，反觉非常自然，并无痕迹，有忽然做出来令观者莫名其妙，迨后慢慢解释，无远远伏线，费许多唇舌方演出来之弊。此外顾氏出防疫相片示人，自夸赠品之多，某校举其为名誉总理，某处欲悬其照像，某国要人通信恭维，某团体请其议会，某公司求其摄活动相；无一不以谐谈表演实事。此幕歌曲亦多涉滑稽，演至化装跳舞而幕下焉。

第四街幕

使妇亚尾门前洗衣，教娘唱曲出场，曲终有人在场内拍掌三声回头竟去，过门不入，亚尾呼之不应；迨后一官吏出场欲拜会顾氏，亚尾答云主妇数月前已往广东就公医学校行开学礼时演说之聘。遇别卿归，两人一见如故，结为密友，终日饮酒赌博，无所不为。其子又终日与巷里顽童戏弄，不愿读书；以上四件大事，用暗场在一街幕描写出来，令人叹编者何等心思。

第四幕

场内为一中西合璧式之家庭，其陈设与第三幕略同。顾氏由广东回家，见门扇大开，空无一人，以为有贼入内行窃（为下文自杀伏线），搜之再，不见有贼迹，正在呆坐思索时，使妇亚尾牵少主怆惶入室，顾氏急问其故？答曰：少主在外伤人，不暇顾及门户，急往救之归。顾又问伤者现在何处？答曰：现在公共医院就医，顾又问伤势重否？答曰：伤势极重恐有性命之虞，顾又谓，何处受伤？答曰：头部流血不止。顾又问：打伤何人，答曰：商店中之苦力，其人拳大如沙煲。言至此，余揣观客之心甚急，欲即知其究竟，何以一个幼童能致拳大如沙煲之商店苦力重伤头部，流血不止，有性命之虞，三人又偏偏不即说出;顾又问，何以不执之警局？答曰：已入警局，旋得一个和事老自愿担保偿伤者费四百元，双方了结，警官方准我带他回家。顾氏此时方问，用何物伤人？使妇又不直答，只云你搜搜他身上有何物？顾氏又不即搜，先将其子大骂一场，慢慢地由衣袋搜出一物示众，全场鼓掌不及，哄然一声振动屋瓦，原来幼子在大道上以顽童常弄之柴义及树乳条制成用以弹雀之“罅士忒”，打破某商店门前之大玻璃，由大玻璃碎片击破苦力之头，是以有如此重伤。正纷扰间，其夫大醉归来，旋校长又带教娘入，言其在校犯过被革，顾氏受此三大刺激，愤不欲生，拔枪自杀，幸使妇眼快救免。潘校长洋洋千言，申明虚荣之累，以大义谏之，卒得顾氏觉悟.，以后勤理家政，尽主妇之天职，不慕虚荣；其夫及子女亦为感动，而痛改前非，至此唱演十余首新颖歌曲，迨后以笑剧收场，时已午夜一点半钟。

（载**一九二五年九月廿五日「新国民日报戏剧专号」**）

云山这是什么（「星光」发刊词）

凡是一件新的事物，由我们感官注入我们的脑中，我们给他第一个反应，就是「这是什么」？这是很普通的心理，我们所以要研究宇宙间一切事物，就是由于这种心理。

小的荒而且孤的岛上，天日黑得看不见人了，人们睡得无声无息了，苟长此地黑下去，真是不知道「长夜漫漫何时旦」呢？在这黑暗无声无息的当中，忽然出现一点小小的「星光」；「星光」之下，还有几个小孩在喧嚷着，这自然是一件很新奇的事物，大家对于这新奇的第一个反应自然是「这是什么？」

大家要问「这是什么」，要明白「这是什么」，只有请大家来细心把他考察一下，把他研究一

下，大家若不把他考察研究，不细心地把他考察研究，是不能明白的。不过在大家去考察研究之先，我们略略地把他介绍一下，使大家脑筋中先有一个大概的观念，考察研究要容易明白些。

「这是什么」，这就是我们几个小小的人物，对于大家一点小小的贡献。我们几个小小的人物，因得好奇心的驱使，想看看南洋的所谓「黄金世界」，于是离开我们的故乡，跑一万多里路，来到这里。我们到了这里看看，所谓「黄金世界」，原来如此，原来「黄金」已变了「黑金」了。但是我们既到了这里，不论是「黄金世界」，还是「黑金世界」，我们暂时的已是「居于斯」「立于斯」「衣食于斯」了，我们就不能不尽点小小的暂时的责任，对于「斯」不能不有点暂时的小小贡献，也可说是报酬。我们虽然是已经拿了雪白的粉笔，作了一些比我们还小的朋友们的指导者，所谓「老师」，但是这一点贡献，我们觉得很小之中的很小的，并且我们以为我们暂时的「居于斯」「立于斯」「衣食于斯」，不尽是我们所指导的一些比我们还小的朋友们供给我们的，而是大家供给我们的，那末，我们对于大家也不能不有点小小的贡献——报酬。我们对于大家，要贡献——报酬一点小小的什么呢？诗云:「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玖。」但是，我们是平民，我们是赤裸裸的平民，我们无所谓「琼琚」，更无所谓「琼玖」。我们所有的，只有一颗小小的诚敬的「赤子之心」，仅仅只有一颗小小诚敬的「赤子之心」，那末，我们只好就以我们这颗小小的诚敬的「赤子之心」来贡献——报酬大家吧。

我们要怎样地，把我们这颗小小的诚敬的「赤子之心」，贡献——报酬与大家呢？诗序曰：「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我们只有把这诚敬的心，吐露出来，形诸言语，来向大家贡献。所以我们特于这个黑暗寂寥的当中燃了一点小小星光，在这小小的星光之下，来向大家喧嚷喧嚷着。

我们又要向大家喧嚷些什么呢？我们要向大家说的话很多很多，但是我们为着时间，职务及其他种种的限制，不能依情吐露，只可说我们可以说的，和大家最需要的。我们觉得大家很热心教育事业，小小的荒岛上，华侨学校也有六十余间，亦不可谓太少矣。所以我们要向大家来谈谈教育的话。我们又觉得大家也喜欢文艺，什么文会、诗社，好似听说很有响应，报纸上的诗、小说也是堆着一大批一大批的，所以我们要向大家来谈文艺的话。我们还觉得大家也很研究学问，所以我们还要向大家谈谈研究学问的话。专是谈教育文艺研究学问，又似乎未免太正经庄严了，所以我们还要向大家谈谈零碎的杂话。

我们要向大家说的话，若是把他分门别类，则可以编为四栏，一、教育，二、文艺，三、研究，四、杂谈。但是我们这点小小的星光的我们还不能限定每次都要把上面四栏的话一一说到，或只谈教育，或只谈文艺，或谈一二，不过我们所说的，总不出上面四栏内外。

我们所介绍给大家的，就是如此。但是，究竟是不是如此，还是要请大家自己把他来考察研究，自己细心地把他来考察研究。

复次，我们还要声明一句，我们是小孩子，我们是刚出学校门口的小孩子，我们对于世故，很少阅历，我们对于学问，很少研究，我们只不过是喧嚷。嚷得不是，还要请大家指教——嚷错了，要请大家原谅。（载**叻报「星光」副刊创刊号1925年10月9日**）

@周了因《赤道上的呼声——别辞》，1925

呵！我亲爱的朋友，我亲爱的生徒，以及一切相识与不相识的人，……我是走了，这样随随便便地走了！

在这里，我曾经看过无穷尽的椰林，我曾经喫过许多不知名的奇异的果子，我曾经在深林里看过马来妇人敲着铁板铜锣在月华凄静的沙滩上跳舞，我曾经跟着朋友在那灯红海绿的欢场做过彻夜的欢呼，我曾经喝过多量的苦酒醉倒在草上哭我的父亲与死亡的朋友，我曾经伤心流泪地送过了许多穷苦的行人……但这都成了已往的梦痕，而且烟一般的消、雾一般的散了，雁儿也曾在他那雪泥上留下指爪，至于我呢，一载半多的南洋，我曾留下什么，唉！这真惭愧，我就连一些也没有，只是白白地过了一载半多的南洋。

这真不成模样的别呵，无可留恋，谁要给你留恋，在万人如海的星洲，少了一个流泪的人儿，这算得什么，又何苦噜噜嗦嗦说了这么多的空话。但我的朋友，人毕竟是有情的，三宿空桑，尚有留恋之感，况是一年半的南洋，在这临走之前，忆着我艰难的伴侣，与幼小的生徒，唉！我这样飘来飘去，我的伤泪，ᅳ点一点的滴在这亲热的土地了。……

虽然言者眷眷，而听者藐藐，但我的朋友，希望之光，总在我心头闪耀，也许这些话,能够刺伤了你们欢乐的心灵吗。

现在，我是开始说了。

我长是记着王尔德这句话：

「在有些时候，我是不曾活着。」

这是多么伤情的话呵，我们总可以晓得这个王尔德是怎样的一个人，他生有奇异的天才，他身后的诗名，已震惊了一世，他享尽了人世所有的骄奢，他曾结交了一个有钱的朋友，他尽可以似我们的诗人李白那般的一掷千金，他曾经尝过那奢华的美馔，他的衣裳，曾经做过繁丽的都城中时髦的领袖，但他还说：

「在有些时候，我是不曾活着……」

至于我们呢，我的朋友，我是这样承认了：

「一年半的南洋，只是白白地过了一年半的南洋……」

在往日里，我也曾经同我的生徒说过这些话：

「母亲给他初生的孩子以一张白纸而且说：

「拿去吧，我的孩子，只有这一张了，你要在这张纸上，画些美丽的花纹，从你的初生以至于老死，但，你要小心留意地去画呵，这是不可更换的东西。」

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母亲，每个母亲都给他一张清洁无瑕的白纸，并且每个人都在无明无夜的画着。

有些人在这张纸上画些血一般红的花朵，他比那桃花还要美丽，比红霞还要鲜明……有些人却画上许多毒蛇猛兽，或者是狰狞可怖的恶鬼……

至于我呢，我画些什么，可怜呵，我只乱涂一些灰色的模糊的黑影。亲爱的生徒呵，你们要画些什么，母亲对你们说过了：

「这是一张不可更换的白纸呵……」

当我初来南洋的时候，我也曾有热烈的宣言，我说：「自今而后，我要改头换面来做个人，我不要似从前那般的颓唐，我要一步一步的做去，那是多么可以羡慕的南洋哟，有伟大的椰林，四时不谢的红花……我要努力去教我侨居海外的生徒，我要着手去读书作文，并且我要学习英语或法文，我要积些金钱再到欧美去读书……」

但，这都是错误，而且是一种虚想。

因为我不曾经过澈底的觉悟，我不曾想到我为什么来南洋，我为什么要去教我的生徒，我为什么要积钱去读书……

假使有人问我：「那里不可以读书作文，那里不可以教你的生徒，那里不可以勤俭积钱去读书！南洋的生活程度比任何地方还要高，积钱是一件极难的事，并且有事做与否还未可定卜！要改头换面做个人，那里不好给你做人，又何必定要南洋，至于什么伟大的椰林，什么四时不谢的红花，尤其是你们自称研究文学的人的门面语，我们自有美丽的河山，四时有四时的风味，春花秋月，夏树冬霜，那里不够你欣赏，又何必离家背井，而逃窜四时炎热的蛮荒？」那我就要哑口无言，自知错误了。

但我终于糊里糊涂地浮过海来了，并且我相信许多的青年都这样糊糊涂涂地浮过来了，大凡一种不澈底的觉悟，终似挣来的钱财，暂时轮到他们的手中，不久终归乌有。看呵，许多青年，都是感到这样了。

我们从前以为黄金那般最灿烂的南洋，如今都成做梦想，这么一天一天下去，真是如何得了，一切都没味，教书终是没有出头的希望，做生意又没有多量的金钱……这真是百无聊耐的人间。晓得这样，从前也不来了。在英属想去荷兰走一次，在荷兰又要去仰光安南走一次，他们只想另找一个地方，眼前的土地，于他总觉生厌。于是，有些似我一般的寂寂寞寞地归去了，有些因为种种的关系，虽然是百无聊耐，也只能暂时笑啼不得的住下去。

并且这是什么世界哟，一切都可以蒙蔽你的性灵，牛车水的灯光，欢乐园的歌舞，一看便可使你心醉，我们都是天涯孤苦的旅人，毎当黄昏人静，万种凄凉，稀薄的烟，淡淡的茶,终于敌不过一种强烈的要求。于是，你要踯躅在灯光灿烂之乡，或者歌声洋溢之地，更加着友朋的帮助，内心的冲动，你就会去看看戏，逛逛游戏场，谁知那灯红酒绿的家乡，是深深地埋蔵着旅人的忧虑，歌女的慢舞低吟，一声声动荡你的心灵，那你就不能不想喝点酒，你终于靡靡然醉了。于是，你将愈感到孤单，愈感到凄苦。因为一切都不足给你以安慰，那你就不能不想到那女人的身上来了。是的，一杯白汤，不如一盏苦水，何苦来呢，喝个大醉，把似花的美人，揾抱在心头，任情地歌哭，任情地欢笑，这不胜过平平淡淡地受苦吗？于是，一而再，再而三，你终于留连忘返，习为故然了。

但我们的金钱有限，娼女的欲壑无穷，一切的缠绵，总有时包不住给你看出无情的破绽，那你就要发现了一种人间绝对的悲哀，假使你能悬崖勒马，尚不失是一个勇于改过的男儿，否则，你的心愈苦，你的志气愈颓唐了。

这真是人间的地狱，你将要昏昏地睡，凄凄地想，你痛恨那黄金的魔力，但你又不能渴慕着黄金，你唾骂那无情的娼女，但你总想在无情中偶然找到有情……这就叫做醉生梦死，迷时无灵。这样下去，漫说是个南洋，就是找遍人间，也无乐土。

但有朋友要说我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在南洋，虽说不少似以上所说的人，安分守己，不曾堕落的青年，何曾没有？但话正长呢，我的朋友，请听我慢慢说来。

在这里固不少所谓安分守己的人，在学校里拿着书本，一个个字讲解给学生听，这便是学校里好教员，视事以后，不出校门半步，薪金一元一元的积起来寄给家中，这便是父母的好儿子，但我要问：我自己总算是读书了，但读书有什么用处呢，资本家与达官显宦，尽有壅字也不识的人，我们读书，只落得做一个穷者的教员，自己苦不够，要教人家再去读书，这不太滑稽而且没味吗？假使我们的生徒也似我们一样的一个读书人，一个个都似我们一样地去教书，洋博士去教大学生，大学生去教中学生，中学生去教小学生，这样轮流下去，我们总希望教育能够普及，但我正恐教育普及以后，教书的太多，学校太少了。否则中途废止，则寻事做，就读了几年书也只学得记账与算术，或再进一层能写得一张家书。这种人，充其量也不过做成现有的资本家，与官僚军阀，或工厂中机械式的技师，与刻薄无情的南洋买办……。难道我们教学的目的就是这样的吗？我时常说，一切教师，都晓得他自己职业的用处才去教人，缝工因为人不能不穿衣，才去传授弟子，剃头匠因为人不能不剃发，所以才去传授他的门人，只有我们自称为最高尚的教书先生，简直是莫名其妙的乱教乱学…… 这不大可怜吗。

上班是没味了，下班又何尝不是烦恼。

小小的书台，终不是安乐的家乡，父母妻子的眷恋，功名富贵的梦想，时常萦系他的头颅，他何曾不羡慕那尘世的繁华，不是无能，便是不敢罢了。自从发现了恋爱是神圣的生涯，于是，他再不去宿娼狎妓，以消耗他那宝贵的金钱与清高的名誉，他只能另辟途径，去找寻清白的女子——女学生或女教员！其实他何曾真正了解恋爱的真义！这不是我的武断，我曾经看过无数爱谈恋爱的朋友，只希望结婚一个多才美貌的佳人了！求之不得，那真是捣枕槌床，长吁短叹。幸而得之，也不过暂时的欢乐，终逃不出「结婚是埋葬爱情的坟墓」这句话语，况且如花的美眷，怎经得如水的流年，青春易老，红颜难住。时过境迁，只落得鸡皮白发，相对无聊，人生的空幻，又要凄苦他的心灵了！

那么，人生究竟是这样永远苦下去吗？漫天匝地的悲声，我们已经听得心惊胆碎了！但，我的朋友，我们毕竟是活在人间，我们总不能任他这样的永远悲伤下去吧！三个月寂寞无聊的客舍，我已经做过千千万万的虚思了，我曾思升天入地，做个不死的神仙，我曾思跑入红楼，做个花花的公子，我曾思拥资百万，做个任情挥霍的浪人，我曾思短刀快马，做一个燕市的健儿，我曾思斗酒百篇，做一个千秋不朽的青莲……但，百般思量，终成虚幻，梦醒黄梁，依然故我，憔悴头颅，欣然自笑。现在是雨止云收，天宇无尘，趁兹极好时机，与我天涯流浪的友朋，说这篇临歧的别语。

这虽不是哲学，并且我何曾是研究过哲学的人，但是，愚者千虑，或有一得，我的朋友，请你暂时抛下那上班的书本，或暂时停止那看花喝酒的宝贵时光，听我这愚人的告语。

「人生究竟为着什么呢？……」

许多人说，「人生有什么意义，百岁也总一死，一切都带不去，究竟落得赤手空拳，寂寞归山。」

但我觉得，愈是贪生恶死的人，愈是不肯爱惜他现有的生命，这好似有些人明知有限的金钱，还要去任意挥霍，要晓得生命不是一个整个的东西，天虽给我们以有限的生命，他总不能一下就夺回去，他是把我们的生命分做许多年，年又分做许多月，月又分做许多日……他是一日一日的把我们拿回去的。好似今天早上是一日的起头，我们就要预备在这一日中要干得什么，假使我们今天是确实地干了什么事，这一天的生命便给我们享受来了，就是给他拿去也算不得什么，我们毕竟是胜利的人，否则，我们空过了一日，便是浪费了一日的生命。由一日积成一月，一月积成一年；一年积成一生，这样一日一日的虚耗下去，就是给你活一千年一万年，究竟是个虚生,你是不曾有过你的生命，这整千整万的年岁，就是永远不死像石头那般的万古站在山巅,这于你有什么用呢？

但，我的朋友——红炎的太阳，又从我们的头上飞入西山，黄昏与黑夜，依旧似往日那般的来临。

我的朋友，我们要抚心自问呵。在这一日中我们干得什么。我们可曾辜负，这仅有的时光。

所以我说，只有我们的圣人大禹，他是最爱惜生命的人，他能三顾家门而不入，他能骈足裂指地去劳苦他的肉身，但他对于他的生命，却一分一分地不肯轻轻放过。此外还有我们的仲尼，他虽曾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这么慷慨的话，但这正是他的吝啬处，他是说不闻道的生不如闻道的死，所以他曾经把他的生命，一五一十的计算，「我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

我们好学他这个方法，我们要时常把我们的生命来计算，要晓得生与死两条路，我们还未走上死的路时，我们正应当爱惜现在的生，我们要记住王尔德的伤心的悔语：

「在有些时候，我是不会活着……」

但这尚是一个问题，我们要一日一日的活着，我们要怎样活着呢，朋友。

吕心吾先生说：「少年人只要想我现在干着什么事，到头成个什么人，这便有多少恨心，多少愧汗。如何放得自家过。」

那么，我们也应当照样来思量一下：

「我们现在做什么事呢：到头成个什么人……」

我曾经说过了：「灯绿酒红的家乡，是埋藏哀思的坟穴」，我们何苦到那里自寻苦恼，终日里说书识字，也终是无聊的生涯。……我们都是读过书的人，我们要做我们读书人做的事呵，在这里我要说些现代青年应有的精神。

在往日里，中国可以说是孔教的中国，一般中国人，都给一种「中庸之道」所包围着，一切都要平平常常，安分守己地做去！读者注意，我所说的是历代相传的孔教，不是孔子自身的学问！再加着宋儒理学的拘束，发展天理，强制人欲，所以往时中国人的思想是近于现实的，感情是要把礼来节制的，这看来固未尝不是，但流弊所及，遂使人奄无生意，终于变成一个给人嘲笑的老大中华。自从西洋的文化输入中土，旧有的文化，不能另换一番色彩，因为西洋的文化，是受了不少耶稣的影响，他那流血在十字架上烈火一般的热情，我们旧有文化的门墙给他烧着了，解放自由的呼声，雷一般的响着，这好似久困在监狱里的囚徒，初次跳到空旷的人寰，所以青年们也跟着跑上一条充满着热情的大路，更加着交通的便利，生活的艰难，青年们都离乡背井地在各处飘流，家庭的观念，逐地低减，朋友的爱怜，学生的苦恼，时常激荡你的心灵，于是青年的热情，便似火那般的烧着，一发而不可抑止了。所以我说，热情是现代青年体育的精神，也就是现代青年的生命，反过来说，热情是现代青年应有的精神，也就是现代青年的生命，反过来说，没有热情，便是垂死的人，也就是我前头所说的不曾活着。

我们要晓得，这种精神，也有一种无上的威权，他能使鬼怪遁形，豺狼缩爪，他能使儿女刚强，英雄堕泪，他似烈火的洪炉，把人间铁块一般的心肝溶成一起，他又似温暖的东风，使枯摧的万卉，抽起鲜嫩的萌芽，他又似滔天的洪水，能摆荡了一切陈腐的骸尸，他又似散花的天女，把清香红艳的花儿一片片洒人间，他又似中宵的皓月，惯把清辉照澈黑暗的尘寰。

总之，他是全人类的精神，他是宇宙永远的生命。

但，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精神，而且每个时代的精神，都是由小数预先觉醒的人为之提倡。现在，我们试图看这个枯寂的人间呵，我们所发的热情究竟在那里呢？强肉弱食的呼者，依旧是深埋在英雄的心府，杀人是无上的威荣，慈悲是无能的退萎，兵士的严威，金钱的势力，他真能移山倒海，震地惊天呵！但这不过是受着少数人欲望的支配，众生愚昧无灵，徒为虎狼作伥，但久而久之，本有的仁心，战不过外来的诱惑，不知其误，反谓当然，相率效尤，愈趋愈下。于是除了金钱武力以外，无所谓天理良心。兄弟之亲，尚且阋墙衅斗，陌路相逢，真是何堪举目。从此你慢我骄，彼欺此诈，虚伪丛生，忠诚道丧,人间的隔膜，如迭嶂层峦，谁也不能破了，尤其是我们天涯孤苦的人儿，无亲无戚，谁靠谁依，偶使时机一到，尚有许多笑语承欢的伴侣，一旦失业沉沦，则反面无情，反遭耻笑。亲爱的朋友，这已经够我们承受了！我们为着自己的要求，为着众生的苦恼，我们正当本着固有的热情，去冲破了这薄倖的严城。我们要一个一个地连络起来，冲锋陷阵，做这个时代的前趋，我们不要怕孤掌难鸣，我们每个人都有几位知心的朋友。而且最要紧的是要把我们的热情，去鼓舞我们现有的生徒，使未来的岁月中都成做我们最忠诚的伴侣！他们何论去做工人也好，去做商人也好，去做军士也好，……热情永远埋蔵在他的心中,他能比现在奄无生气的灵多一番见义勇为，爱人如己的精神。

但我的朋友，我们还要注意这一层：热情是近乎盲目的东西，他似水一般的能载舟，也能覆舟，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多玩赏富有热情的作品——文学，图画，与音乐——尤其西洋的产物，以发现我们心底永有的热情，一方面还要研究，我们中华的文化——这并不是复古,也不是折中，这是我们应有过程，从奄无生气的坟穴中走上热情的路，再加着那旧有的温文尔雅，含蓄不露的精神，替热情更辟一条广阔无碍的大路。并且我们还要记住一切经过的失败的伤痕，来做我们未来的成功的经验。总之，我们要把我们的热情，成做一种百炼的金刚，他正似石头一般的彼得。我们要在这块石头上筑起牢固的根基——然后我们再去谈一切破坏无建设的事。

范文正公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是多雄伟的话呵。「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我们固不曾想到什么将相，我们也不敢说尽人都可做惊天震地的英雄，不过我们要晓得，每一个伟大的事成功，并不是一个伟大的英雄所能只手独造，他要集合许多小小的英雄，和衷共济，才能成功。这好似一个大资本的公司，虽然我们只有一块钱的投资，我们也总算是这个公司里的股东，也可说没有这块钱这个公司就小了一块钱的资本，他的全部也将小了一块钱的力量。所以我只希望大家一点一滴的做去，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涓涓之水，可成江河，这只靠我们大家努力呵！朋友往者如此，来者可追，有志便从今日起。我的朋友，不要瞻前，不要顾后，一日一日的保守我们的生命，一点一滴的做我们的事功，何论是农的、工的、商的，大家都同心协力，一齐做去，尤其是我们教书的人呵，整千整万的未来的社会的中坚分子的生命，都揉握在我们的手中，这才叫做教育是神圣的事业。这一点弄不清楚，则一切都归没用，什么新学制旧学制……都是零枝碎叶，他只能帮助主干的坚固，但没有主干，这些枝叶，终无着处了。

总之，我们要从阴森惨黑的人间，找出一条光明的道路，认定一个伟大的目标，而一切艰辛困苦，都是玉汝于成。一切浊世浮华，都是浮云过眼，我的朋友，再不要胡思乱想，自寻苦恼，希望之光，似塔灯一般的在我们前途照引了。

唉，朋友，今何时，此何地，举目河山，也有新亭之泪吗，我常说，「南洋有这么多的椰树，正似有这么多的侨胞，但椰树都结起一个个伟大的果子，我们人呢，我们结得什么……」虽然我们都是离乡背井的行人，但我们要暂时抛下那可以眷恋的家乡，请来整顿这座荒凉的旅舍，我们且慢嗟叹那兵戈满地的中华，我们要留意这眼前陈尸杇腐的侨邦呵！

朋友，我是暂时归去了，但愿诸君，再不要似我这般的做一个寂寞的归人，也不要百无聊耐地勉强的迟延，我乡有高入云汉的蒲峰，我总要时常登上那个蒲峰的绝顶，我希望着不久就有一片的红霞，光华灿烂于这万里以外的南天……

唉，别了，我亲爱的朋友，亲爱的生徒，以及相识与不相识的人，这真无限的伤心，也是无限的兴奋呵！在未来的岁月中，我们或者有重会的机缘。然这难说呵！现在只能预祝阅者诸君，无论男的女的，老的幼的，同行的教书先生，报馆的记者，以及商家的伙计，工厂的工人……一切都平安康健，永远过我们欢乐的时光呵！——你们临别的了因！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九日起在「星光」**连载）

@谭云山《缠足与高跟鞋》，1925

缠足的不好，到现在谁也都知道了，无论是「三寸金莲」，就是「半寸金莲」，不但不好看，而且很丑闻，不但不能引起人底美感，而且令人讨厌，并且足愈缠得尖小，愈装得巧妙，丑陋和令人讨厌的程度愈高。至于讲到缠足者自身底妨害，更加是不消说的了。因此，凡是已缠足而觉悟的女子，大家都把足放起来，未缠足已觉悟的女子，就不再把足去缠了，这实在是一种很好的现象。

可是，事又奇怪了，一班放了足和缠足的女先生们，刚把鞋子去了一个尖嘴，而又要加上一个高跟，这尖嘴与高跟，恰好是数学一个这样的公式：A=B(高跟等于尖嘴)。他们学了外国人底榜样，以为这是顶漂亮时髦顶出色的花样，这风气在中国国内，还少一点，在星加坡更是流行，你看这里的她们,凡是赴会、见客，尤其结婚的时候，无论如何，这双高跟鞋，是必要穿上，万万不可少的，还不知外国人穿高跟鞋和中国缠足穿尖嘴鞋是一样的恶习，把好好足弄成一个弯弓式，足背凸起，足跟高竖，和短小的「金莲」，一样的丑陋，一样的令人讨厌。讲到穿高跟鞋者自身底妨害，也是和缠足者一样，走起路来，一样地倾斜。

有一回，一个由法国回来的朋友，打星加坡过,上岸走了一下，背后我们送他到船上，他穿着一双很漂亮的由法国带回来的高跟鞋，由船榥上上船去，足一倾，几几乎掉到海里去了，我说：「现在的缠足和从前不同，从前的缠足，是中国式的,现在的缠足是西洋式的，从前缠足是缠足尖，现在缠足，是缠足跟。」大家听了不由得笑了起来。

(载**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十三日「星光」**)

@谭云山《缠足的诗与高跟鞋的诗》，1925

上次的「编余杂话」，要说的本来是这一个小小的题目，但要说这一个小题目，不得不先把「缠足与高跟鞋」说明几句，不料先把「缠足与高底鞋」说明几句就说了那么多的话，于是缠足与高跟鞋就让他和前天报纸上所载的张宗昌李景独立了；这个小小的题目，只好留到这次来说。

世界上的事真是奇怪，真是奇怪到再奇怪没有了，「缠足与高底鞋」，不仅一班女先生们底足如此，一班男女先生们或者还是男女文学家们底诗亦然。

近来一般什么新诗人和什么旧诗人，把什么新诗和什么旧诗，争一个不得结局，一方面就说「诗定要有仄仄平平仄，或平平仄仄平平，又要合于东冬，否则就不是诗，至于什么呵，呀，咧，呢，简直更是一点诗气也没有……」一方面就说：「什么已死的平仄东冬，到现在已经不能算是诗了，现在的诗，是用呵，呀，咧，呢，的……」这正和女先生们的缠足与高跟鞋是一样的笑话。

一般旧诗人们，定要把诗弄成「仄仄平平仄」或「平平仄仄仄平平」，定要合于「东冬」，这正是章管齐先生所谓「削足适履」，恰如妇女缠足一样，我无以名之，名之为「缠足的诗」，这种诗，自然是要解放，自然是不可再缠。但是一般新诗人们，把这种诗解放了，不再缠了，却又定要加上几个，「呵呀咧呢」，这又正如妇女们穿髙跟鞋一样，我无以名之，名之为「髙跟鞋的诗」，亏了他们还在那里高谈雄辩，你笑我五十步，我笑你一百步，真是不怕令人喷饭捧腹。

诗完全要出于自然，不可加以丝毫勉强，写成什么样儿，就是什么样儿，在诗之本身上,只有好坏，并没有新旧，什么「古体诗」「近体诗」「新诗」「旧诗」，都是一班饱饭多事的人，勉强加的一些不通的名字。关于这层道理，古今中外的论者，说得很多很多，若要把他抄下来，这小小的星光，一两张怕是载不了的，在这个小小的题目内，可以不必多事引证，他日有暇，当另作一篇论诗的长长的文章，不过现在有一个好消息，顺便报告给大家，前几天予孟来信，说他要做一篇「诗学浅说」。他把大纲已开给我看了，我觉得很好。将来他那篇文章作出了，我这篇文章就不要做也未可知，他现在已开始在那里工作，说以两个月为期，想不久就可与大家见面的。

(载**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十九日「星光」**)

@谭云山《破天荒的郊外游乐会》，1925

一盘散沙的星岛华侨教育界，忽然有间养正学校校长何剑吴先生，发起一个教育界同人郊外游乐会，这实在是梦想不到的一回破天荒的事，通吿传来，不由得一阵高兴，于是我也出两块钱加入一个。

这是「开张大吉」第一回，时间是我们大中华民国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地点是在巴实班让一个富商底别墅，这房所是刚才新建筑的，修饰的工夫还没有完竣，前围是一座短短的半六角形的牌坊，上面写着这样的一排横字「盛昌——园陆——寅杰」，不知道是从左边认起，还是从右边认起，还是从中间认起。走牌坊，两边就是矮矮的直墙，上面排着异样的我不知道名字的花，正中是一座楼房，楼房前面围着一个半月形的池台，池台前面站立着两个塑成的「印警」的偶像，令人望之生畏，很能表现二十世纪的底富翁底气势。最后是一个游泳池,池是因海围成的，池后又有一座小房舍，完全是浮在海面上，我们底游乐会，就在这房舍里面。池两边有两个楼阁，一名「芸香阁」，一名「集贤馆」。海潮在我们底脚下，涌来涌去，恍如「乘长风破万里浪」，水光接天，一望无际，景致要算是好极了。

到会的游乐者，共有二十多个，以学校分,有养正学校、华侨中学校、工商学校、道南学较、育群学校等，以省籍分，有广东、福建、湖南、浙江、江苏、直隶、广西、山东等。

九时许早餐，吃的是果子饺子和稀饭，味是广东底，也颇合口。早餐后，大家随便到外面去游看，我和几位朋友，走到马来人底屋子中间，俨然身入太古社会，马来底妇人和孩子们，都黑着身体，望着我们作奇异状，这一大群「斯斯文文」的「文质彬彬」在他们底脑子中，我恐怕是第一个印象，我当时起了一个很大感觉——我们讲人类平等，还讲众生平等,这要什么时才能实现呢？

骄傲的赤阳，他底炎威，越来越厉害，我们又走到了一个小小的山上，身上底汗，如洒水似的点点滴滴地滴了下来，一个朋友说：「这里恐怕走不过去。」我说：「出路有路。」又有一个朋友说：「那里恐怕也没有什么好看。」我说：「柳暗花媚又一村。」于是再走向前去，不一会：果然是一个「此路不通」。我引用的两句话，通通失了效力了，大家由原路折转来，朋友们再要到旁的地方去，我已被太阳征服了，退回了我们底会所。

我在会所休息一会，看未出去走的朋友，下了两盘象棋，在外面走的人，也都回来了，这时海潮涨得正髙，游泳池里底水，已经满了，他们又安排着游泳，我因为上次游泳了一场恶病，几乎病死了，所以这回没有带游泳的衣服，他们一个一个的「扑通」，「扑通」地滚到水里了，我独自携带着一本新式标点的「楚辞」走到，「集贤馆」底楼上去读，我从头读起，直读到「远游」篇来。

「下峥嵘而无地兮，上寥廓而无天。

视倏忽是无见兮，听惝悦而无闻。

超无为以至清兮，与秦初而为邻。

不由地举目四望，口里唱道：

皇皇乎天之高兮，浩浩乎海之大哉。

渺渺乎余之身兮，怆怆乎余之怀！

众浮沉于海面兮，独跄踉以登台！

望故国兮何处，念众生兮悲哀！

天地何日兮以终古，世事几时兮了劫灰！

我还没有唱完，忽然「喂——吃饭，吃饭」的呼声，接二连三地刺入我底耳鼓，世界上只有这种呼声底力量是最大的，无论什么人，什么事，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要受他支配的。于是我不得不跑下来。

午餐吃的是鸡鸭鱼肉种种的好东西，先和之以汽水，后和之以白饭，口味说是上海的,一位广东朋友道：「从前牛车水有个上海楼，广东人喜欢到那里吃东西，因此学了上海的口味……。」吃的时候，大家谈谈笑笑，也颇有趣；有位福建朋友，还唱了好几曲京戏腔调很不错，有一位直隶朋友就千呼万唤，总不开口，害了何剑吴先生还敬了一满杯的汽水。我是没有说话的，虽然有几位朋友引了我好几次，这和生人不爱说话，或不愿意的时候总不说，是我生来的一个怪脾气，不知道的人，多误会我是客气，前次到吉隆坡初会着几位同乡朋友，也是这样，现在还留了一个「百二十分客气」的笑话在那里。

饭吃完了，时间已是三点多钟了，大家陆陆续续地走去了，这「开张大吉」第一回的郊外游乐会闭幕了。

在这一次的破天荒的郊外游乐会，我是很满意的，但也有几个缺点,自然，世界上的事，总没有完完全全好的。

(一)没有女先生，不知道是发起人没有通知，还是女先生们不来，据我推想，多半是女先生们不来，因为我们祖宗传下来的女性，是只可以在黑暗的影戏场中男女杂坐，在这样的「光天化日」之下，堂堂正正的集会，是很不成事体的。

(二)吃的东西太多，不适于卫生，最好每人只出一块钱，早上开一个茶会，吃点水果面包，或再吃点粥，午餐吃一顿茶饭，饭后吃点水菜，其余的零吃瓜子花生等等，都可不要，这样最合于卫生，又便于经济。

（三)娱乐的事情太少，不合于游乐，仅仅只有一盘围棋和一盘象棋，不足快乐，应该要多备点乐器。

(四)没有一个人谈谈教育和学问上的话，这个机会，很可借来谈谈学问和教育，一方面可以交换知识，一方面可以增加兴趣，一方面还可以改良学校，这是我们所看到的，希望下次的游乐会，能够改善，并希望男女教育界，多多加入，这实在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载**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星光」**)

@云山「星光」编辑余话

我们这个小小的刊物，是绝对的公开的，很欢迎大家合作，近来蒙读者诸君惠投稿件颇多，我们很是感激。但所投的都是诗，很少社会实际问题的文字，我们这个小小的刊物，原不是诗的专刊，加之篇幅又很小，所以对于所投来的诗，不能尽量发表，只好择尤登载，这点还要请投稿诸君原谅，以后希望大家多惠投一点关于社会实际问题的文字。

「嫉妒」，「自私」、「虚荣」，这是人类还没有完全消除的劣根性。这些劣根性，以文人学者为尤甚，请看古今中外的什么主义、什么学派、什么社团等等的关门闭户的见解，入主出奴的习气，就可知道。这些，在编者个人极不赞成，且深刻叹惜。所以我们这个小小的刊物，绝对不挟一点偏见，无论什么主张，只要不是胡闹的，都会替他发表。一般人多只喜欢人家说好话，不喜欢人家说坏话，这点，编者个人也极不赞同。白秋端有云:「谴吾过者是吾师，夸吾好者是吾贼」，我们也可说:「谴吾过者是吾师，夸吾好者是吾贼」，我们无论人家说好说坏，都是乐意接受。说好的，可以使我更加勉励，说坏的可以使我日进改善。所以，我们这个小小的刊物，极欢迎大家批评，尤欢迎大家指教，无论说好、说坏、说得是、说得不是，我们都表示感谢，绝对的不怀怨恶，绝对的不打笔墨官司，无谓的笔墨官司。

（载**一九二六年一月廿二日叻报「星光」**）

@谭云山《呜呼痛哉！》，1926

外国人谬称中国人为「和平宽大」，中国人也谬然以「和平宽大」自居，其实我们中国人，哪是「和平宽大」，哪能「和平宽大」，哪配称「和平宽大」呵。

他且不必说，远且不必论，只看近来国内的纷乱和战争，为的什么，争的什么，乱的什么，闹意见，报私仇，抢地盘，争权利。唉，这哪里是「和平」，这哪里是「宽大」，这哪里配称「和平宽大」。

哦，外国人之所以谬称中国人为「和平宽大」者，盖别有因也，原来我们中国人，只勇于私闹，而惧于公战，只会「兄弟阋墙」，而不能「外御其侮」。不看一班军阀，一班政客，在国内，哪一个不是耀武扬威，足智多谋，然而一有外患，则莫不抱头鼠窜，束手无策。比如，日俄为争中国底辽东，在中国开战，蹂躏我们底土地，扰乱我们底治安，且践踏我们底人民，我们不能制止，不能干涉，且不敢说话，反宣告中立。又如最近日本武力干涉我们底内政，助长张军阀杀害郭松龄等，行将引起日俄战争，我们也无可如何，什么执政府，还在那里计划着，阁员如何安置，地盘如何分配。稍有血性爱国的青年,要做一做爱国事业，动不动就要受军警鞭鞑，看作乱民，于是一点萤萤民气，给漫天撒地的冰雪，冷得雾消云散了。外国人看了这种情形，利用我们底虚荣心，加我们一个「和平宽大」的好名词，在外国人或别有用意，而中国人得了这个无上尊荣的徽号(？)，反不知自羞自省，且翩翩自得。噫，其可耻也孰甚，其可耻孰甚。

话说远去了，且回过头来，再看看我们华侨的私斗，这几天报纸上接连载着，新加坡的侨胞，不罢休地成群结队的自相残杀，自相鱼肉,给当地政府底印警，一百多个一百多个的捉将官里去，拍像、打手印、治罪，在这些像片手印上面，影现着我中华民族底「和平宽大」的字样，是特别地深刻的。唉，亲爱的侨胞，你们为的什么，你们争的什么，请你们想一想，我们在现在的世界里，是一种什么样式的人，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是一种什么样式的地位，请你们再想一想，我们现在的世界，是一个什么样式的世界，我们现在的国家，是一个什么样式的国家，我们这样的人，生在一个这样的国家，处在一个这样的世界，复居在一个这样的地位，应不应自相残杀？自相鱼肉？咳，侨胞呀，亲爱的侨胞呀！我们若不赶快觉悟，赶快自新，多大的危险是没有的(？)，我只怕我们将来死且无葬身之地呢，呜呼痛哉，呜呼痛哉。

(载**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五日「星光」**)

@谭云山《南洋教育之朕兆》(节选)，1926

「霹雳」一声，华侨中学底学生，发生风潮了，发生驱逐校长的风潮了,这一声「霹雳」不知道震动了多少人底耳鼓，轰荡了多少人底脑际。自然，南洋华侨自有学校以来，只听见教职员闹风潮，从没听见学生闹风潮，更从没听见学生敢闹驱逐校长的风潮。这次居然有学生闹起风潮来了，闹起驱逐校长的风潮来了，而且闹风潮的学生，是华侨中学，南洋华侨最高的学府，其引起一般人士底注意和议论，是当然的事。

这次的风潮，一般人士，注意是注意了，议论是议论了，但一般人士底注意和评论，因各人底关系和见解而各有所不同，大概可以分做是非与利害两类。是非利害两类，又各有正反两方面。正面，就是以这次学生底风潮为是，为有利益，反面就是以这次学生底风潮为非，为有损害。在是非里面，最容易混入私人底感情和意见，必如崔东璧先生所说，「无恩无怨」然后「公论乃见」，在这次风潮的是非议论，就各报纸上所载，已不少「无恩无怨」之公论，毋须乎我再来多舌。我现在且说几句这次风潮的利害。

由这次风潮的利害上立言，无论何方面的人，都以为这是一回大损害，没有人敢说，这是有利益的事，在衮衮校董诸公，简直以为这是败坏学风。在校长鲁士毅更以为「这是造反」。就是在中国校友会诸君也以为「这是母校不幸」，而在当事的学生们也以为这是牺牲。至于一般与论界，也以为这是不好的现象。唯我却以为不然，完全不然，我以为这实在是南洋华侨教育之朕兆，这并不是好为异论，更不是幸灾乐祸。因为南洋华侨的教育，太没有生气了，也可说太黑暗了。我们要知道：教育底效能，就国家方面讲，要养成一种隆盛的民气，就人生方面讲，要培植一种蓬勃的生机，而南洋华侨教育，办教育者多半是二千多年专制魔王的余毒，受教育者，更多半是专制压迫之下的遗民，无论办教育者教育办的如何黑暗，如何腐败，如何糊涂，受教育者总没有一点反抗的精神。以这种教育，培养这种人民，无论在国家，在人类，有什么用处。我前两年当学生，是一个「反抗」的学生，现在当教员，常常提倡学生要「反抗」，因为学生要有「反抗」，办教育者才能认真。(这是指大多数而言，并不是说办教育者个个要学生反抗才能认真，更不是说办教育者，定要学生反抗才认真。)况且在南洋华侨一般这样的糊涂腐败黑暗的办教育者，简直非要学生反抗，把他改革不可。这又不要误会，要学生反抗，并不是教学生们胡闹，反抗与胡闹，是绝对的不同的。至于学生胡闹，完全在办教育者指导好不好，指导得好，学生决不致胡闹的)所以我对于华侨中学学生们这次的风潮，这次的驱逐校长的风潮，以为实在是南徉华侨教育的一种好现象，实在是「南洋华侨教育之朕兆」。

(载**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九日「星光」副刊**)

@谭云山《教育者的感情与人格》，1926

现代人类之所以堕落，社会之所以糟糕，其原因固属多端，然而最重且要者，则为人们底感情和人格。但人们底感情和人格，要靠何人，用何方法，在何处培植呢？这不待说，个个都知道，自然是要靠教育者用教育的方法，在教育上培植。所以近来一般教育家，多提倡一种感情和人格的教育的，而对于办教育者，尤孜孜于感情人格之「求全责备」。至于讲到教育底效力，感情和人格，更加不可缺少，丝毫不可缺少。因为教育底效力，完全要受教育者对于办教育者有信仰，假使受教育者对于办教育者没有信仰，则教育等于虚设，精力经济，两者都枉费于无用之途。若乎无形陶冶，潜移默化，那又更进一层了。而受教育者对于办教育者之信仰，大半即在办教育者底感情和人格的有无。所以感情和人格，是办教育者必须具备的条件。

年来中国教育界上，暴发一种最大而且普遍的现象，就是学生的风潮，学生要逐办教育者的风潮。这种现象，一方面可说是中国教育腐败与教育者无感情人格的表现，一方面可说是由于学生的自觉，所以这种现象，一方面可以说是坏，一方面也可以说是好。惟令人最不懂解的，就是一个办教育者的昏迷不悟，他们受了学生的反对，不但不退思补想，反而怨恨学生，居然与学生取对敌的行动，甚至，往往借他种势力来压迫学生，硬好似要如军阀们争固地盘一般地来与学生争固他们底饭碗，不惜把学生底黄金似的学业光阴与他们自己底宝贵名誉，尽量地牺牲于不顾。这种行动，其卑下固极可鄙，其苦情又实在可怜。我们要知道，办教育，原来是直接为学生谋幸福，间接为社会谋幸福。为学生谋了幸福，学生只有感戴，断不致于仇视，所以感情人格富足，教育办得好的人，当他要不办的时候，学生总是不住地苦留，何至于要驱逐呢！今不能得学生底因感戴而苦留，反为学生因仇视而驱逐，其感情与人格和所赐给学生的幸福，也就可想而知了。到了这田地，教育上的信仰，已完全失掉，无论如何，都没有办法，只有自己退避贤路，以补前愆，否则，个人人格的牺牲其影响还小，神圣的教育事业的糟蹋，其影响实大。所以我希望一班办教育者，赶快觉悟到这一点，然后教育才有希望，也可说人类才有希望。

(载**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九日「星光」**)

@蝶影《对于各方「驱鲁」评论的评论——并为校董先生进一言》，1926

自彭女士发表一篇宣言以后，华侨中学的学生就发生罢课「驱鲁」的运动；自学生罢课的风潮激动后，社会上就有许多批评，大多数是助学生「驱鲁」的文字。从这一点看起来，可知「鲁士毅」颇有……。不然，怎样只有攻击的，而没有辩护的呢？岂其学生方面大有感情于批评诸君，而「鲁士毅」就没有感情于批评诸君吗？这是明眼人就可以看得到的。因此，我所以有了这篇「对于各方『驱鲁』评论的评论」之作，把我渺小的眼光，来观察着各方的批评，也是把我的意思写来讨论一下吧！

新国民日报二十一日有王崇岳君发表一篇「读『驱鲁』宣言以后」，在王君的措词，大意系抱着学生「驱鲁」应当以「办学不善」而驱于前，不应当以彼个人前在北京的行为，和最近「婚姻」问题而驱于后；这话敢谓王君的意思系指个人的人格堕落，是不应当攻击的了，这就未免不然哩！那么，大凡人格的堕落，无论那一个人，均有攻击的必要，倘该学校学生的宣言，照他说是真的，岂「堂堂乎」一个最高学府的中学校长，不应当管的吗？我想校长乃一校的长，尤其是为全校学生的师表，「苟己不正，何以正人」呢？这样说来，人格的堕落，比「办学不善」同是有过，同足以作「驱鲁」的很充分理由了。

至于他的婚姻问题，我等俱是站在第三人的地位，真相莫明，不过有了女士的宣言，所以学生们才得认定，这一说，也非无故拉扯而入彼以过的。若云不驱于前，而驱于后，和何钧君所说的同一论调。但是凡事必有一种潜伏性，俟导火线动时，自然爆发，此前后这一节，可以于学生诸君的宣言看出来。学生的宣言中不是有说：「生等数年以来，忍之又忍，屡次开会讨论补救方法，最后结果，议决将其吞款溺职及种种不端行为，修函禀知本校正副总理，恳求本学期撤换校长……」于此，可知学生早已要驱于前了。不过在校董一方面，不予以相当的答覆和解决，所以有「压力愈高，则反抗力愈坚」，而终至出于罢课的一途。此尤可见学生非毫无识见，而任其滥竽至是。诚如鸠君的批评所说的，学生不效其所为因而声其罪，以此责学生宣言之理由不充，学生岂心服哉。此无怪有中学一份子庐君的驳何王二君，并将「驱鲁」的动机，一一发表出来，这段算可明白了。

近还有泪痕君的一篇论文，彼显然是助桀为虐了。怎么呢？他的原文中意思是说：学生不得以「鲁」在北京个人的行为恶劣，且曾下狱的事，来作「驱鲁」的罪状。彼预要为「鲁」的辩护，而引出孙中山先生在苦干那革命事业的时候，那时若被清廷捉住，不但下狱，还要杀头呢？哈！哈！泪痕君！你的头脑太过无辨识了。你应想革命事业是孙中山先生个人的恶劣行为吗？他不是要为我积弱二千余年的中国国人唤醒迷梦吗？以这正大光明的举动，来比喻「鲁士毅」个人的行为，我想这未免不妥呢？泪痕君又说：「学生以鲁士毅公然带其未婚妻入校中宿舍，于其寝室弹琴作乐一节，这也未得为鲁的罪」，我又未免要笑泪痕君新之又新，新到无纪极了，泪痕君你说：「现在男女社交公开，倘得两性间有真爱，无论什么地方，都可作他的会晤场所，若要以在校弹琴作乐当不合法，就要算阻碍男女社交的公开了。」这样在泪痕君固是皇皇乎「自由恋爱，社交公开」的新口吻，惟是要从地方上立论，别的地方是可以的，学校就不能拢做一例了。因为学校是「神圣庄严」的机关，为学生一生品行的模范，设使学校可以任人带其「爱人」在夜里于其寝室中弹琴，认为正当的「自由恋爱」，不得干涉，那么学生的宿舍，就可以行其所行了。来！我请问泪痕君，学校是不是社交的场所？学校是不是自由恋爱的情室？这二个疑问，我就要请教泪痕君细加认清一点，方免失于发言太无思想啊！

临了，总观以上各方「驱鲁」的意见，大都主张「驱鲁」的占多数，再就楚狂君的「介绍『觉悟』上一篇通讯」所说的话，鲁士毅的人格……。但是最可笑的，就是校董先生们，不为学生援助，「另聘校长」以培植学生之学业，反开会议决挽留校长，我不知校董先生们根据何种理由，……岂其以学生比校长低下一级，不能作这以下驱上的事情吗？这就是李君民侣的反面批评所说的……不压迫学生，无以见办事贤明，不敷衍校长，无以见热心教育……实在是滑稽，说得不错的。校董先生们啊！何不想一想鸠君说的：「去一校长，尚可用其他方法以维持学校，若学生一哄而散，虽有校长复何用哉？」这寥寥数语，校董先生们就可以一想而明白了！且也，校董先生们之创办此中学，立意非为栽植学生求学起见吗？岂为校长饭碗问题而设，这就可见校董先生慈善为怀，恐一校长无饭吃，而不怕百数学生的学业饥荒，这岂是先生们的本心吗？校董先生们何不思之重思之——来勉从学生正义的请求，以符与论，较之挽留校长而抑学生为上算啊！

(载**一九二六年二月「新国民杂志」**)

@谭云山《教员学生与看影戏》，1926

看影戏，是南洋教员和学生一种特别的嗜好，差不多几岁的小朋友，就没有不曾看过影戏的，并且没有不喜欢看影戏的，年龄大一点的学生，更不待说，而且是男女学生都如此，教员亦然。

影戏：本是未尝不可看，看影戏的好处约有：

(一)艺术的欣赏，影戏底艺术好的，实在能予人以美的观感，使人快乐。

(二)道德的陶冶，有些教育性的影戏片，也实在能使人底德性感化，并得到许多知识。

虽然如此，但我总以为我们当教员和当学生的，以不看影戏为好，至不然，也要少看，我底理由，是：

(一)我们当教员和当学生底经济，总不是十二分充裕的，就是十二分充裕，不必把他消费在影戏上面，可以多买几部书及学艺上的用品，或做点旁的公益事。

(二)我们当教员和当学生的，对于艺术的欣赏和智德的陶冶，不必在影戏上去求，我们底书本，我们底音乐，我们底图画，我们底手工，以及我们底文艺的创作……等等，无不可以使我们得到艺术的欣赏，智德的陶冶。而且在这些上面所得到的艺术的欣赏，智德的陶冶，都要比在影戏上所得到的好些。

(三)况且现在的影戏场中，未见得是很好的地方，种种不正常的诱惑，和无意义的勾当，常常是要在影戏场中发现出来的。

(四)甚之还有教员因看影戏而无心教书，学生因看影戏而无心读书的。

(五)其他，时间的浪费，和精力的消耗……等等：都是所得不偿所失。

因此，我不赞成教员和学生看影戏，尤不赞成教员和学生多看影戏。

或者曰：「不看影戏，生活不是太枯燥吗？」不然，大大的不然，我上面第二项理由，已说明了，除上面第二项理由所说的之外，还有再好的使生活不枯燥的事，我们不看影戏场中底影戏，可以看别的影戏，那种影戏，比影戏场中底影戏呢，不知道要好几万倍。那种影戏，是什么影戏呢？哈哈，那种影戏，说出来，恐怕大家要鼓舞三百，那种影戏，是什么地方都有的，什么时候都可以看的，什么人都可以看的，又方便，又好，又不要钱。哈哈：是什么，就是自然界的景物，最好的，尤其是海。

我怕还是前年年尾南来，不久的时候，一位米斯请我看了一回影戏。那时看到十一点多钟才出来，出到街上电车已停了，等了很久，才等到一个Bus底空位坐了回来，回到学校，门已关得紧紧的，叫了很久，又才叫开，及躺在床上，还没有睡着，天就亮了。第二天上课，简直说不出的辛苦，当时我就立了一个誓，「以后再不看银幕。」一直到现在，还没违犯。但我底生活，并不枯燥，我除有特别事故以外，每次吃过晩饭，都要到海边去，看我底海的影戏，我一到海边，就好以睡在母亲底怀里，一种美丽的愉快，简直用言语说不出来，较之影戏场，简直是：一个是馨香的「芝兰之室」，一个是腐臭的「鲍鱼之肆」。

教员先生们！学生诸君！然乎，否乎。

(载**一九二六年二月一日「星光」**)

@谭云山《男女社交公开》，1926

「男女社交公开」，高唱天际。其实男女社交本来是公开的，只因为一般男性的下流，一面怀着一肚卑污龌龊的心理，一面暴露一种鄙贱丑陋的行动，于是，「礼教」出来了，「男女社交公开」也出来了。

这般男性的下流，是些什么人呢？在从前高张「礼教」时，就是一般高张「礼教」的假道学先生，在现在高唱「男女社交公开」时，就是一般高唱「男女社交公开」的假时髦文士，「礼教」与「男女社交公开」，其名义所在，都完全相反，其实际结果，则完全相同。

乡村的农人，工厂里的工人，佢们必不知道讲什么「礼教」，也不知道讲什么「男女社交公开」，但佢们底来往，很自然地公开了，佢们底行为，也很自然地中规中矩了。只有一般假道学先生，口谈「礼教」，实际则逾墙钻穴，无所不为，只有一般假时髦文士，口号「男女社交公开」，实际则看见一个女士，就舞媚作态，丑陋不堪。

呜乎，高张「礼教」者，即「礼教」之贼，高唱「男女社交公开」者，即「男女社交公开」之贼。高议「礼教」，而男女行动，反无「礼教」，高唱「男女社交公开」，而男女社交不公开，此何故耶，假其名而乱其实也。

现在「礼教」的牌坊，已经崩溃要完了，最可怕的，就是「男女社交公开」的招牌。高唱「男女社交公开」的文士们，且纯洁尔的心思，端方尔底耳目，庄敬尔底举动，切切实实地，堂堂正正地实行去，男女社交自然公开了，不要把「男女社交公开」的名词，唱得太美丽好听，供一般下流者之假借呵。

(载**一九二六年三月八日「星光」**)

@华国《寄云山》，1926

云山爱兄：

昭昭素明月，辉光烛我床，忧人不能寐，歌耿夜何长，微风吹闺阁，罗帷自飘扬，揽衣曳长带，屣履下高堂，东西安所之？徘徊以傍徨，春鸟(秋雁)翻南飞，翩翩独翱翔，悲声命俦匹，哀鸣伤我肠，感物怀归思，泣涕忽沾裳，伫立吐高吟，舒愤诉穹苍！

——伤歌行

云兄！你的情感说不出来，诗叙写不出来，因为是至高尚的，至圣洁的，至真诚的，至壮丽的，所以最好不说，不写。我也有很丰富的情绪，很深刻的怀人的诗意，但因我没有说的能力，写的能力，没法子，只得偷人家的话来说，来写了。上面这首诗确能够深切地表现我的情感，我离你以后在长沙客居的情感，一字一句都是在活画我这个孤寂的愁人，所以我把他全抄下来。这首诗曾使我生极大的感动呵！我本来没有入诗国的国籍，我是写不成诗的，纵算写好，千万也写不到这么好，所以我不敢下笔了，以后我想随时来写，并且要恳切地求你指教！

昨天晚上就想给你写信，没有写信给你已经有二十天了，但我提起笔来写下「云山爱兄」四个字以后，满肚子的话一句也说不出了，我也实在是累极了。在这个期间，我有一个同乡，又是小学的同学，他暑假后要回北京学校里去，在途中却患病了，到长沙病更沉重。他的老弟要赶武昌师大的学年考试，也忽忽地离他去了。十几天我朝夕不离他左右，所以没有时间写信，而且人也困乏。幸喜得他的病渐渐的好了，前天也赴学校里去了，我的心才得稍稍的安定，但拿起笔一句话也写不出来，不得已丢下笔蒙着被盖就睡下了，我睡得这样的沉熟，半夜里全屋子的人因为火警哄动起来，我竟没有被他们惊醒。

今天上午我到木商公所去拿钱，李从顺先生说：「云山来信，并且有信给你。」我听了十分欢喜，拿了你的信即到岳麓山去开房子，在筏子上我把你的信拆阅，我脸现笑容，心上如饮冰淇淋一样，我的心是这样的愉快，清凉。炎热的太阳晒在我的头上，我也没有觉到，因为我的凉爽的心实在能够抵抗太阳的炎威，同船的流着满脸的汗奇怪地望着我，他们或者猜想这是……。并且你的信也同你写的诗一样，我读了得到无限的安慰，我把他读了又读，专忱地读，兴奋地读，愈读愈快乐，愈快乐愈爱读。元兄：这也可以当作我们聚首时的深谈，呵！从岳麓山回城里来，一阵整齐稳健的脚步声引起我的注意，原来是百多个武装的兵士拥着一个犯人从街上经过，背后跟着几百个好奇的看热闹的闲人，他们混乱的足音和谈话叫笑的声音，充满这狭隘街道的空间，有的大声说：「又是一个亡国奴」(我觉得国没有亡，骂不爱国的不能说亡国)，「一个卖国贼，是拿来游街示众的」。我听了向那犯人一望，他背上插着一块木牌，写着黑字，用朱笔拖一直槓，「斩决敲诈……」，我只看到这四个字，我的车已风驰电掣地走过去了。这犯人满身突出，紧张的筋肉还在我脑中演映，我觉得他一定是个强健的青年，若是做农夫，定是个耐劳的农夫，若是做工,定是个得力的工人，若是做兵士，定是个勇敢的兵士，(你或者要反对兵士，但我以为就现在世界大势，中国时局看来，兵士现时还是不能不要的，不过现在的兵士都够不上称为兵士。)然而他为什么要敲诈？简单的答案或者可以说他不敲诈就没有饭吃。一个强健的青年弄到没有饭吃，这自然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了。滑稽者流也许这样说，现在湖南闹着旱荒，这种人多杀一个，可以减少一个饥民。但是社会上杀人，当然是社会不健全的铁证。云兄!望你努力吧!你多努一分力，可以多救一个人，我在这里祝你了。我从来没看见过杀人，就是把死犯这样牵出示众也没有看见过，我见了一个活活的人被他们这样牵出砍头，我的心跳得很厉害，我没有看见这犯人的脸子，我想他脸上的表情一定很值得我们注意的。

上面的话越说越远，不是我打算要在这信上说下去的了，现在还是说拢来。

云兄！在海船上我非常孤悽，孤悽得要死，对于回乡绝不引起我的快感。云兄！离开你，我把心思付与天上的浮云，任他飘渺地，飘渺地。云兄！离开你,我把心思给与大海的微波，任他荡漾地,浮云呵，海波呵，飘渺呵，荡漾呵，我似离根之草，似别枝之叶的心灵呵，我的客身也飘流得够了。而我的心灵之飘渺，无依，更使我痛苦呵！我对于茫茫的大海，奄忽的浮云和水天的相融和，相拥抱，常起瑰奇的幻想，我好像在浩渺的大海里看到莹洁、清凉、透明的水晶宫，里面有龟虾跳舞，陈设着稀奇的蚌珠和贝売，我觉得那层叠的间云（闲云）就是蓬莱仙岛，里面坐着安闲幽静的仙子，我以为这伟大无边的水和天，是无始无终一切生物的归宿，我是这样的幻想，我自己也想跳下海里去寻觅那莹洁透明的水晶宫了。但是我不能，我不能跳下去，看你的强有力的手在后面拖着呀！而且他们同我来，我也负着若干使命的，到长沙后我更加寂寞，每天看些不应看的事，听些不愿听的话，那些群众所资以为笑乐的，简直使我心作呕，所以我只是独往独来踉踉跄跄的独自徘徊在城垣马路上和城外的丘陵上，我觉得有许多话没地方说，我的弱小的心灵没地方放，我真是多余的一张嘴，和一个心了！在暮色苍茫里，孤单地坐在城垣的条石上，秋虫唧唧地在身边鸣着，晚风吹动我的头发，引起我无限的愁思、幻想。我想倘若有你！或者一个理想的他同在一起，我们握着手，或者挽着臂膀，在这神秘的黄昏万物中，徐步密谈，我的心灵将不知有怎样的感觉呵！那么当作一条深长的池沟，他可以当作星岛的大海了，我因此想起我们离别的前一晚在海边的畅谈了，那时我心上充满了悲哀，眼眶充满了泪珠，真是悲不自胜。我想人生就只有悲苦吗？现在想起来，这种舒怀的悲哀境遇已是宝贵而难得的了。因此我了悟世上惟有晶晶的泪珠是纯洁的，是神圣的，是高尚的，是难得可贵的，悲哀的对面是快乐，然而快乐，然而快乐总不免带了骄傲，矜夸的成分，悲哀则是含着忏悔的，谦虚的高尚情感了，所以Osca「Wilde(王尔德)说：

“T工e「ea「etimesw工enso「「owseemstomebet工eonlyt「ut工.”

(有时悲哀在我看来似乎是世间唯一的真理。)

在晨曦朦胧，晓雾迷濛里，我一个人跑到城外的山丘上去散步，墓碑纵横，坟堆累累,令我想起：古诗十九首里，「潜寐黄泉下，千载永不寤」两句诗，我从这个坟堆跳到那个坟堆，我又想起，魂如无知则已如有知，在这挤得转不过来的坟当中，不会有我这样的寂寞吧！我到长沙，是古历七月中旬，夜夜的明月照到我的卧榻上，使我发生无限的凄凉，无限的感慨，辗转床榻，心思烦乱，那时的情绪只有那首伤歌行能深切无遗地表现呵！

你说：「……有别离的痛苦，然后才觉得聚会的快乐。痛苦愈大，快乐便愈大……。」这是真的，我还觉得人生总是矛盾的，总是冲突的，然而人生的意义就在这矛盾和冲突上，如果没有矛盾和冲突，那末世界的一切都安静了，都是死了。我过的生活多是矛盾的、冲突的，但是显然的在这矛盾和冲突当中，我可以找出人生的意义了。人生的意义就在生活的矛盾和冲突里可以找出来，你以为怎样？你所见如何？将来的归宿，我不敢想，然而亦只好如是想：我意所谓将来的归宿或者就在这永远的矛盾和冲突里罢？我的意思请你不要误会，因为我们要努力的事业既定得这样伟大，救人类，救世界，那么我们的归宿，必定是在永远的矛盾和冲突里了。一个隐士，他的归宿想在山林的别墅里，他很容易求到。但耶稣要做的事业既这样伟大，十字架就是他的归宿了。我不是怕十字架，这于我无关系的，我现在所怕的是没有能力爬上十字架。呀！云兄，你说我的新生命是这样的伟大、长久、神圣、高尚、美丽，这可以说是你给我的祝词了，对于你的诚意的劝勉，恳切的督责，我当然要万分的感谢和遵从的。其实，你说的只有你自己才当得起，我现在就以你的瑰伟的祝词还祝你罢！真的，我们自星岛结识以后，你留给我的影响是永远不能磨灭的，任他海枯石烂，地球死亡，我觉得一举一动，以至生一个动机，起一个意念，都渗和着你的意志和情感来判断的。在社会上做一个人本是很难，尤其是目下中国的社会，目下中国的社会显然是一种特殊状态，人民受XX和军阀双重的压迫，弄得经济破产，生计困难，各人都用尽他们的心计、手段、奸脸（奸险？）、贪鄙地以探取一饱，所以目下中国的社会简直是溺人的漩涡了。如果我们的立足不稳，马上就要被这水势很大的漩涡漩到水底，我们就因此沉沦，万劫也不能超生了。这些日子有友人从家乡来，言及家乡社会的险恶，真令人寒心，我之决意不回，这也是一个原因，你希望我千千万万好好爱护享受我这新生的生命，你对我热烈的切望我是很感激的，而且愿以像你那样希望我的热情来爱护享受我的新生命，我现在一方面要修练（修炼）上十字架那样的本领，一方面又要在这滔滔中流当中立稳脚步，我以为易卜生给他的朋友的信说得最好：

「我所最期望于你的是一种真益纯粹的为我主义，要是你有时觉得天下只有关于我的事最要紧，其余的都算不得什么……你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塑造成器……有时候我真觉得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的船，最要紧的还是救出自己。」

最要紧的还是救出自己。云兄！我现在还是要努力救出我自己呀！云兄，我立誓，坚决地至诚地立誓，为着伟大的使命，要跟着你「努力」与「前进」。但你的努力到何种程度，随时告诉我，我总觉得自己的禀赋很薄弱，不过我对于未来有天真的信心和希望，虽然事情常逆我意，不免令我灰心，但天真的信心和希望至今还保存着，这是我近来自己发现的。云兄：这也许是能安慰我自己吧？

你的诗很好，深远浑含，即此数句已足表现你的心灵了，我是不懂诗的，你不要笑我信口胡说吗？「又淼淼海水，绝我心肝！」愚意「绝我心肝」酙改为「摧我心肝」或者还要好些，这不知是你一时误写，抑是这一绝字，另有好处？若是这字另有好意思，你又会要笑我诗国的外籍民的外行论了。其实这字也无关大体，总之你的诗我是最爱读的。

你想到印度国际大学去，并游历俄罗斯，我很赞成，极端赞成，我想以你的心灵和印度，俄罗斯两个民族伟大的心灵相接触，将来在社会上必有伟大的贡献。就是我也必定有无穷的领受的。但不知何时成行，请你一定要预先告诉我！

……略……

敬祝康乐！

弟永生一九二五年九月十日

(载**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五日「星光」**)

@南奎《流浪与幸福》，1926

道司托夫司基称俄国人为飘泊流浪的人，他说：「俄国的流浪人极需要普遍的幸福，以安其心，差一点他就不能平安。」其实何止俄国的流浪人呢？不论那一国的流浪人，他都极需要普遍的幸福呵。中国虽然是不长进的国家，然自五四运动以后，一班青年几乎全是道氏所指的流浪人了。他们极需要着幸福，却不是那自己个人的幸福，这是极广泛极普遍的全世界全人类的幸福。他们不能睁着眼睛，看那受砍受椎的人们的流血，如同残酷的观众看电影上滑稽的流血一般了。他们不能张着耳朵，听那含泪诉苦挥泪求救的哀声，如同医生用手术时骗那病人的惨声一般。他们固然爱惜自己，却当人们受砍时，他们不得不说：「请你们砍罢，一切弱者都受砍呵！」他们相信：「人生在世上，互相都是平等，大家全有肢体，大家全有理性和意志」。然而事实却违背他的理想，世界只是一座屠场，人类完全相砍，强者是贪欲无厌的野兽，弱者是供人宰割的小羊。强者将弱者的什么东西都夺去，所不能夺去的就是空气。「只不过是一种空气罢了，地面上的产物，面包和水；还有那光明都被夺去。」这就使流浪者不安，他们深深的不安。他们流同情之泪，以慰弱者，他们流鲜红的血以救弱者，当他们泪和血枯竭时，他们的不安去了，幸福的嫩芽却偷偷地逬发。(载**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九日「星光」**)

合群义学校连晚演剧筹款

合群义学校，于前昨两晚，假座新舞台演剧筹款，场之内外，陈设焕然，头门悬有白布横幅，书有「公立合群义学校演剧筹款」字样，两旁趁以白布长联曰：「合时势而造英雄，个个乘机足式，群众心以维教育，区区成绩何奇」。查前晚星期六，为开演首夕，其秩序如下：（一）宣布开会理由。（二）演说（敦请各界）。（三）唱校歌（本校学生）。（四）敦请青年励志学社助演醒世新剧「星洲一妇人」。（五）哑铃操（本校学生）。（六）工力拳。（七）蝴蝶舞（均本校女生）。此首夕情形也。昨星期为表演新剧，剧目曰「殉情」（山伯英台故事），兼有磁商公所同人表演京剧以助兴。今晩则属第三晚，其秩序预定，总理致谢词，昙花镜影剧社助演歌剧「父之过」云。

（载**一九二六年四月廿六日「商余杂志」**）

@周钧《痛心》,

语言和文字，是代表我们人类心愿的一种工具。故一国有一国的语言；一国有一国的文字：无论怎样飘流异域，决不能忘掉，这才不愧为那国的国民。

相信，我相信各国人，决没有不知道其本国的语言和文字的，他人之没有，中国人竟有之，这真是奇而又奇怪而又怪了。

号称古代文明民族的中国人，一出门，不独把文字遗忘,连中国话都抛弃不知说，这是多么痛心的事。一个人不懂得本国的文字，情犹可恕，不知道本国的语言，那末，就全失了人的本相,换一句话说，不是人了。

这种人，己身的人生固可怜；对于国家尤有莫大之影响。我们对于这种人，应设法援救，为父兄者，尤当加意，勿处之泰然呵！(载**一九二六年六月四日「星光」**)

@周钧《俱乐部》，1926

我们整天在喧哗纷扰的工场中，精神上有谁来安慰呢，只好组织一个适中的所在，美其名曰俱乐部，在工余的时候，大家集聚，谈天说地，互相安慰，这是多么有价值的一回事啊。

南洋工作的人特多，所以俱乐部亦遍地林立，在这些堂皇的俱乐部中，能有真正俱乐部的精神，我恐怕寥若晨星，大部份可以说是烟赌窟，宣淫所。尤其，尤其在黑色帷幕罩住的晚间，丑态百出，不堪入目，为着要寻求快乐，要抹掉良心，撇开情感，去摸那万恶的麻雀，这有什么快乐？为着要找安慰，反与那飘流无托可怜的神女，显映于眉睫之间，这又有什么安慰可言？呜呼！俱乐部，痛哉！倶乐部，(载**一九二六年「星光」**第六十二期)

段南奎《<星光>今后的态度》1926

这微弱的屋光，与诸位读者相见，不幸而幸竟有四十次——我愿加重这「不幸」二字到极严的度数。因为我们希望由星光而黎明而正午，不幸黑暗还是黑暗，星光仍然这般暗淡，而且将永远的这般暗淡。

我们深愿尽我们力之所能地扫除黑暗，创造光明。我们还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决不是登高一呼，万山响应的英雄，只不过在这赤道上的星光下，不甘寂寞，不愿寂寞、忍不住的呐喊几声「光明！光明！」倘若这微弱的呼声，不幸而惊醒了沉睡的人们的好梦，我们只要求他们不要唾骂，不要驱逐我们，沉睡者自沉睡，呐喊者自呐喊，各行所是。那就是我们惟一的祈求。然而事竟有出于意料之外者：当我们因声嘶口渴而议决：由两期缩至一期，以至于停刊时——也许是抱着黎明出现的奢望时，承各方面来函询问，来函责备、奖誉我们，鼓励我们，甚至于愿尽力予我们以精神上、文字上的援助。我们看着，我们读着、我们惭愧着、我们深悔着、这样点淡的星光，这样微弱的呼声，思想是这般的幼椎，文字是这般的粗率，竟能得到社会的如许的同情，我们那得不努力，那得不兴奋，那得不振作，那得不使这点淡的光，照澈这阴霾的宇宙，那得不使这微弱的呼声，惊醒鼾睡的人群？

南洋的社会是沉沦的，堕落的、静止的、停滞的、臃肿的、麻木不仁的、半身不遂的病社会。我们这流浪的一群，在无论何时何地都感觉着不满、尤其对于南洋这样的病社会，分外的觉得不满，有时还觉得不安。

在无论何种社会中，总有少数青年，少数社会的白血球，少数时代的先驱者，站在社会的面前，大声疾呼的暴露社会的谬误和指示改造的方法。然而在南洋，这种人到那里去找呢？

思想界闭塞得不能再闭塞了。消极的、消闲的、乐天的、复古的、不健全的、提倡迷信的、迷恋骸骨的思想，弥漫在号称维持社会理想之火花的智识阶级之人群中。

文坛上充满着在中国业已绝迹的「未求木之长者」的新八股文，「某生某处人也」的小说，依样葫芦的打油诗，那样浅薄、无聊，读了令人感到吃肥皂水的味道。

社会这般的黑暗，思想界这般的闭塞，文坛这般的消沉，我们怎能不急迫，怎能不急迫地喊「空气，空气！」「光明，光明！」

今而后，我们愿本着评判的态度，来重新估定南洋的一切的价值。

我们愿改造南洋的社会，我们愿澄清南洋的思想，我们愿刷新南洋的文坛，我们愿诅咒黑暗的旧时代快去，我们愿祈祷光明的新时代速临！我们的主张虽不尽同，但于黑暗的不满这一点却同。我们的能力虽薄弱，但我们愿竭我们力之所能与旧势力一战！

鸡声唱了，光明与黑暗的战争快开始了。爱好光明的朋友们，请来集合于星光下！

（载**一九二六年「星光」第四十五期**）

中华学校游艺会盛

廿六晚中华学校在欢乐园玩坡亭剧台开游艺会，七时半、（一）振铃开会，时来宾满座，已无空地可站，可知参观者之踊跃矣。（二）奏乐，万众在座，屏声静听，乐止，众望台上，急欲其马上启幕，觏其所欲贡献之技能。（三）某君宣布开会理由，声音宏亮。（四）该校学生唱国歌，与校歌，及纪念歌。开幕时男女学生百余，齐立合唱，高低快慢，丝毫不错。（五）欢迎舞，该校之女生六人，进退如春柳荡漾风中，步行手举，都按琴声调和，舞罢，台下赞美之声，几乎震破耳朵。（六）该校女生表演哑铃，手段纯熟。（七）小朋友，为小学生之表情操，小小的孩子，口唱手舞，无有错，台下观者，对此小学生赞赏不绝。其余续有表演之者，无一不受观者之赞赏，次续该校学生吟诗团合唱英文歌，弹琴者为该校高等班之一学生，全体所唱之调，高低无误，听者增兴。续有励志学社助演新剧「鸳鸯泪」，属于悲情剧，表演甚好，殊有批评之价值。第一幕订婚。饰林省非者，乃许三郎君，饰黄翠兰者为黄世泽君。开幕时，两人在淞园谈心，这幕表演男女爱情，许黄二君言语姿势甚好。第二幕，惊艳。甄恒为杨梦魂君饰，遇翠兰之呆状，很觉自然。第三幕，央媒。饰媒人桂嫂者，为顾永和君，这样一个似尴尬非尴尬的中年妇人一登台，观者就笑破肚皮矣。继有杨君央媒人之呆，更堪破口大笑一场。第四幕求婚。黄山河者为周莲爵君饰，其妻王氏者为林志伊饰，周林两君表现顽固人物，倒是很好。第五幕碎玉。黄世泽君因惨遭爱金钱主义之父母，不愿为守财奴之妾，无奈恶家庭势力之压迫，一生幸福，全为金钱主义侵夺，为爱情神圣观念，愿牺牲其躯売，而追随其精神之生命。林志伊为爱女，确表情不错。黄世泽君服毒之前，表演很好。黄君本极善表演悲剧，余观其所演，的确较前之表演进步矣。周君闻死后在慌忙中出台说几句话，很合剧情。如余之管见，比以下数幕更好。第六幕得意。开幕时，三郎君正收到爱人之手书，开了一看，并有小影一张，喜极玩不释手。可惜许君当时用握手指，作眼镜，看玉人之照。以下都是余深敬服之表演，许君读信两幕，声音忽变，再读更变，再则苦不成声之哀恸，涕泪满面，观者亦多心伤泪落，可知许君之表演，真哀真乐，尽善尽美。……全剧最好此幕。第八幕同尽。表演亦倒不错。余阅该剧后，受其引动，觉改造社会，可以分三种办法，（一）资本之万能。（二）婚姻制度之改良。（三）恋爱与物质。此系余观该剧后之感想，当代关心社会问题，对此作何感想，继绍表演笑剧，乃系星洲表演有名之流许嘉君，王肃丹君等，极受社会欢迎，十一时半散会。

（载**一九二六年六月廿八日「新国民日报」**）

@邹子孟《师长》

多好啊，看这个玩意儿多么有趣。啊，有趣！有趣！

喂！来，你也加入一个。这是多么有趣的玩意儿！只这样——这样的——看准，再把你的食指微微地向己身内弯？哈，就有很好很好听的传入你的耳鼓，很好很好看的映入你的眼帘。来，来，来！大家来玩这玩意儿。

什么？我不知道——玩意儿？我不知道。

蠢崽！嘿，你真是笨的，蠢东西！这样好的玩意，都不知道？

喂，不要骂人，你也太老学究气了。这样，这样，到底是怎样？好？够了，不要和我斗？？谜了，爽爽快快的说，你手上的玩意，到底是什么？

是什么？玩意儿！

是哟，我知道玩意儿，怎样玩法？

这样，这样——

唤，你真太无理了。

什么呀？我无理？你这蠢东西，亏你还读了书的。这玩意，现在那个不知道，那个不爱玩？并且能够得到大官，大财，同许多老婆。

哈哈！那个不知，那个不爱，好武断的话！我不是一个不知不玩吗？

谁像你这蠢东西！嗄，嘿，你看，你看：蠢东西，我的同伴——玩这玩意的同伴，通通来了！喂！不要骂人，你没有娘的吗？蠢东西，蠢东西，呀，不错，来了许多，同你一样的装束——灰的衣服，黄皮的靴子，鸭嘴似的帽儿，那也很好玩的.，在一块儿怪亲热的！

是呀！在一块儿怪亲热的。我们天天在一块儿吃，在一块儿喝，在一块儿玩，并且在一块儿睡觉。

好！是这样——我加入一个。

对！这才算得一个聪明人，不是蠢货了。走罢，走罢！同我走罢，找花姑娘去。

怎么好？有许多玩同样玩意的来了。他们要请我们睡觉；不，他们要打死我们！跑，跑，跑，各找各的生路去！

不！我要和他玩一玩，比比玩意儿看，看谁玩得有趣。喂！老李，你也和他们比比！

啵——啵——

啵——啵——哈，真好玩哟！他们都睡觉了，睡觉了，哈哈！

　　哈哈！呃，老李，为什么？我只转下身，你也睡觉了？无用的东西，瞌睡鬼。咦，不是，是吃多了酒——玫瑰酒。嗯，甚时候瞒着我，一个人吃得这样醉？嗐，可怜，吃这样多为什么？老李，李，你当真不答应我？对不起，我回去了。

哈哈!真好玩，这玩意儿真有趣。哦——昨天大家“啵啵”的玩了半天，有些兄弟们，东一个，西一个，横一个，竖一个，团团的鼾睡了。

可惜！可惜！将许多玫瑰酒，红鲜鲜的玫瑰酒，弄了一身一地，他们太不爱惜东西了。

哈哈……

哈哈……

笑什么？我和你很高兴哩！你真勇敢，昨天完全是你的功。恭喜你！现在总司令叫你。一定是升你的官。我们是好弟兄：你不忘记了我。

什么？升官？我不知道。嗄，昨天怪好玩。

快去！总司令叫你。

什么？总司令叫我？我不去！呵？昨天真是好玩。

龙标！你喜欢得发狂了吗？总司令叫你。是，总司令叫我。昨天煞是好玩。哦……天佑。

龙标，你真勇敢，勇敢！打死了许多敌人，真勇敢，勇敢，勇敢，是你一个人的功。

什么？你说的什么？我并没有打死敌人。谁是我的敌人？我不知道。

你欢喜得发狂了，龙标，你欢喜得胡涂了吗？

发狂？胡涂？没有的事，你不要咒人。哦……我哟，我昨天玩了一会很有趣的玩儿，那里打死人？没有，没有！不要冤枉好人。

你有功，现在升你作师长。

不，我叫龙标，不叫有功。没有读书，只读了三年，怎样当得人的师长，教得人的书呢？我不干，不，不！但是教人家玩这玩意，我却很欢喜。

好，勇敢的龙标！你即刻到师部办事去。

真晦气！前三十年就倒了霉的。勇敢，勇敢，那个勇敢？好，算了，算了，算了罢！到师部里当师长去，教书去。来，背书！怎么不读熟？打死你！加勤读呀！不要玩，写字！这些派头，我晓得，晓得的，子曰学而时而习之，不亦悦乎？我读过的。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也读过的。赵铁村里：狗偷白米……也晓得。

还有，还有，多得很呢！金沙滩，双龙会，你的母，教训你，那些有差……曹孟德，在马上，……都记得很熟。

吓，还要改良一下。要教学生唱歌——坐在牙床和衣靠，忽听门环有人敲，想必是我郎来了……双手摸在姐姐的……不背了，不背了，横竖记得很熟。无事胆放小，有事胆放大。去，去，怕谁？

立正！举枪！

咦，他们真会玩，越玩越出花样——蠢东西，管他作甚么，教你的书去，三十串一年，也可以养家，比没有事，总要好。

请师长的安！

什么？

请师长的治安？

报告师长！

干甚么？鬼头鬼脑。

请大人的安！.

奇乎怪哉，令人莫名其妙也矣！

来！学生呢？

报告师长，不是军官学校——弟兄们都在外面请大人的安。

什么大人？就是师长吗？

是，大人就是师长。

那吗，叫学生来念书，教书。

师长，不要念书，教书。只请师长阅操！

也好，先教教他们体操——向左转，六十度，向右转，七十度，八十度，向后转，我通通知道，知道，怕甚么？放心去干！

哈哈！这样快活！这样尊贵！这样威风！哈哈……

师长，师长太太，大姨太，二姨太，三姨太……真好玩！吃花酒，叉麻雀，兜风……好快乐，师长之乐乐无穷！

让！让！师长来了……多威风？多尊贵？师长之尊尊无穷！

八十万，一千万，一万万……修公馆，存银行……好富足！师长之富富无穷—

不必问，私蔵军火，造谣惑众，杀了就是。快！不必问！哈哈……

哈哈，快乐！尊贵！威风！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来，请二姨太！三姨太！哦——还有大姨太…：？

是。

来！叫黄得保快来烧烛。

是。

哦——来！收拾这里，把麻雀拿去来。

是。

哈哈——一呼百应，真尊贵！真威风！真快活——哈哈……

报告师长：前敌失利！

什么？

报告师长：左翼右翼同时溃败。

什么？

报告师长：后防军队，又被敌人抄袭包围。

哦！哟，糟糕了！这般没用的东西！下去，不要在这里——下去！不要再拿师长的派头，我自然会去的。

没用的东西——大姨太！二姨太！三姨太！为什么都不答应？那里去了？秋红！玉枝，金宝！奇怪，为什么都不在了？咳咳，糟糕了——糟糕了……

轰——轰——

怎么了？怎样得了——得保！得保！混账东西，那里去了？金标！金标！这般杂种，都不见了。

轰——轰——

啵——啵——

㗒哟……

你是谁？你是不是龙标？

不……不……不是龙标。

狗娘养的，你是他家里的什么人？

附爷——我——我是他……他家里的……厨子……

嗄——真阔，狗娘养的！师长家里的厨子，都有这样阔。

狗娘养的——龙标在那里？

我……我不……不知道……附爷，还是昨天出去的……没回……

好！狗娘养的，也赏你一点点儿滋味尝尝罢！啵——

（原载**1926年7月16日《星光》**）

感冒

作者：拓哥

原载**南风三——六期（1926或1927？未查证，不详**）

「美云！娘今晚身体不舒服，你今晚不要缠着我，且在你嫂嫂床上去睡一晚，美云」

一间很宽大的卧室，里面的陈设，完全是一种中古时代中产人家的气派而搀进了一点近代的文明:荸荠的漆色漆着的宽大的箱笼橱桌，黄栀底用巴利斯油髹着的整洁茶几；壁上挂的不是「海棠春睡图」而是平常纸烟公司，煤油公司，或别的洋行用以赠送人做广告的纸画.，桌上的陈设，不是文学家所收藏的中西书籍，不是政治家往来的电稿，法律，不是图画家所用的写生画箱，不是资本家所有的契据，账簿，不是宗教家所有的圣经宝典，而是如今妇女们所最欢迎的一种「西书装订式」的时式梳箱篦盒及其粉碗油碟等物。室的中央悬着的一盏「保险灯」没有点，却烧了一座锡制的古式高灯台……。美云的寡母这天晚上因为偶然的感冒，现在坐在床上紧拥了棉被，两手紧紧的交叉袖着，头是靠在床沿的床柱。因为看媳妇凤球和幼女美云陪坐得太久了，夜太深了，自己也想睡了，于是无精没神，缓缓地告诉了美云上面那几句话。美云听了也没作声，却是媳妇凤球听了，忽从床前自己坐的椅上站起来，跑到置灯的桌旁，一方面拨亮了灯光，一方面有意和美云开顽笑说:

「我可带她在床上睡！八九岁的小姑娘了，时常还会遗尿，把我都丑坏了。」说着，倚桌站了，注视坐在他婆婆床沿的美云的神色。

「好嫂嫂！自从哥哥从学堂里回来，你都没有带我睡了。你的床上怪香的。」

美云听了嫂嫂凤球的话，不以为意，乃从坐的床沿跑下来，挨到凤球的身边去了。

「怪香！有你再遗几回尿就好了。」

美云的嫂嫂凤球不理美云在自己身旁的态度，继续这样说。

「好嫂嫂!我不遗尿了。」美云说。

「说得倒好听，不遗尿了。前天夜里哭的是谁？」

「妈妈！妈妈！你看嫂嫂！」

「看嫂嫂！嫂嫂说的话那不是真的？——凤球！你也不要同伊取闹罢！伊是惹不得的东西。」

「我看人的屁股还没有洗得干净，且不必笑人！你在我这么大的时候，就不遗尿了吗？恐怕现在也未必……。」

「美云哪！你在那里学来了这一张尖嘴！还不快跟嫂嫂去好好地睡！——凤球！你们夜里多留一点心罢！」

凤球动身自己回房。美云又跑到凤球前面去了，并且还说:「那个要伊留什么心？」

慈和的阳光，晶洁的雪地，美云的嫂嫂凤球卧房窗外之小院墙内，此时煞是一片极佳的雪景。

时近傍午，墙檐上冒着饥寒而不得不出来觅食的小麻雀，因为看见阶前的雄鸡把头好像是对地一伸，牠不知道这是鸡的啼喔之前习惯上的动作，却早吓得簌簌的飞去了。美云手里抱了一个精巧的洋娃娃从别处走来，一手拍着那只手腕上作睡眠状态的洋娃娃，口里一边唱道:

啊哦啊！我的宝贝睡觉啊！

啊哦啊！我的宝贝睡觉啊！

啊哦啊！太阳照你睡觉啊！

啊哦啊！太阳照你睡觉啊！

白雪白，哥哥爱我生得白。

白雪白，我爱哥哥比我白。

白雪白，太阳太阳晒不得，

白雪白，不白哥哥不欢悦。

啊哦啊，我的宝贝睡觉啊！

啊哦啊！太阳照你睡觉啊

啊哦啊！太阳照你睡觉啊

啊哦啊！我的宝贝睡觉啊！

白雪白，你怎这般生得白！

白雪白，一切见你都变色！

白雪白，银子与你比不得！

白雪白，谁爱银子不爱雪！

啊哦啊！我的宝贝睡觉

啊哦啊！太阳照你睡觉！

啊哦啊！我的宝贝睡觉

啊哦啊！太阳照你睡觉！

白雪白，白雪不比太阳热。

白雪白，虫蛇见你都死灭。

白雪白，我怕虫蛇不怕雪。

白雪白，抓把雪儿捏一捏。

啊哦啊！我的宝贝睡觉啊！

啊哦啊！我的宝贝睡觉啊！

啊哦啊！……

美云唱到这里，本来还想继续向下唱，但是，忽然想出一段故事，又好像是什么时候作的梦里的事情来了。

「又来了！」

「……」

「有什么味道？」

「……」

「美云睡熟了没有？」

「小孩子怕什么？把被拉好了！」

「不晓得丑！小孩子！就是小孩子不管什么都说，有什么话说什么话——」

「那个人不知道这回事！说就听她说，管她作什么？」

「那是多么叫人不好意思的呢？」

「这是多么叫人难熬的呢？」

「……丑死了……」

「……」

「……」

这是美云昨夜在伊嫂嫂的床上睡了以后的深夜，好像是作梦又好像实实在在的是伊的哥哥和伊的嫂嫂低低地说的话。幼小的美云，当时又以为是平日睡的母亲床上，自猜自疑，朦朦胧胧，不知道究竟是自己作梦还是真的是伊哥哥和嫂嫂说话。后来，因为说话的声音太小，音浪模糊了，听不清楚说什么话了，不觉又融融睡去。但是，一会儿又好像继续有由喘吁而激出的较大的声音问答着：

「……你爱我吗？」

「我爱你的！——你呢？」

「……你爱我，我就爱你……你……」

听到这里，忽然有一声「哼……」的长叹以后，再也听不着什么了。美云也就一直睡去，一直睡到天明。

八岁的美云，穿着一身蓝底印着紫红色的条子西式衫袍，短发覆额，两眼圆黑，肌肉丰盈，一望而知其是个神情活泼的孩子。伊的两只小手，作出妇人紧捧孩提的状态捧着伊的洋娃娃，现在默默无语，如痴似呆的静立在伊的嫂嫂凤球卧房窗外的檐下。起初本是跳着呵着，拍着唱着，唱得歌喉娇转，辞句清明，伊的嫂嫂凤球坐在房里听了，一个人独自笑得什么似的，但是又总不肯笑出声音叫美云知道了。后来，只偷偷地跑到窗前不时的望着美云。美云唱到中间忽然不唱了，忙把手里的洋娃娃捧到自己的唇吻了几下，接续对洋娃娃问道:

「你爱我吗？」

停了一下，又接着轻轻地问道:

「你爱我吗？」

问一下，停下又问一下，照原来的字句接连问了好多回，后来娇小丰盈的面上，好像露出一点失望的态度了。伊的嫂嫂凤球这个时候有种要从心里笑出来的感觉，赶快静悄悄地移步到一只椅子上坐了。却是椅子还未坐稳，忽又听见美云换了一种失望，生气，怒恨的口气，大声道:

「你爱我吗？你爱我吗？」

「苍」的一声，凤球在房里听见窗外的院子里有一件甚么东西落在雪上了。但是因为看见美云刚才那些小小的举动太奇怪了，却还在椅子上坐着不理那究竟是甚么一回事。

「妈……妈……」

美云终放声哭了。哭的喉咙不知道是什么原故，太悲恸了，竟把隔两间房在卧房里烤火的伊的母亲都引出来了，才走到凤球卧房隔壁就大声问道:「凤球！你妹妹什么事这样哭起来？」凤球趁这个时候，赶快开了房门走了出来，一看美云手上洋娃娃已掉到雪里去了，于是先把那美云抛弃在雪里的洋娃娃拾了起来，忙走到美云身边，一方面俯身剔自己脚上的雪，一方面把手搭着美云的肩臂，口里说道:

「你那里学来了这些聪敏啊！不得了！不得了……」

美云的母亲此时已一步一步走来了，忙问道:

「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哭得这样伤心！」

此时凤球的脸上，不知怎样好好红了起来，正想把刚才在窗内所见的原委说出来，不料美云更哭得利害，并且又对凤球跺着脚说:

「不稀罕你说，不稀罕你说；哥哥爱你，你去爱哥哥，你不要管我——要你来对妈妈说个什么？」

美云的妈妈看见美云这个形景，实在可怜极了，心疼极了，忙挣扎起老病残躯，把美云抱了起来，向嘴边吻道:「我的宝啊！」

美云此时看见伊的母亲对伊如此，伊的嫂嫂凤球又在旁边似笑非笑的看着伊，不觉更哭得伤心「明哥！」

「什么事？」

「我们来唱『太阳红』好不好？」

娇小玲珑的美云，同隔邻陶家的明儿，现在伊家南向的门前，阳光照射人目不能直视的白粉墙之下的一张小沙发上坐着晒太阳。檐上被太阳晒化的雪水不时的滴沥着，他们的双颊晒得绯红了，又好像是兴奋，又好像是倦怠的光景。美云忽然从沙发上站了起来，把面正对着明儿这样地问着。

明儿见伊这么一问，他把俯着在玩弄那沙发的脸儿抬起来反问着美云；及至美云说要唱『太阳红』的歌儿的时候，也赶快点头，表示赞同的样儿！

「好的！好的！就由你先唱。」

美云此时看见明儿很表示同情，好像很愉快地两只肌肉圆润而洁白的小手一下的拍着唱了..

太阳红丢丢，

哥哥见我就含羞，

我见哥哥心欢喜，

爷娘把我关在房里头。

美云唱到这里，正想明儿接下一段，那知明儿只是呆呆的出神，把自己应该唱的都忘记了，美云于是催促兼带一点疑问地对着明儿道.「明哥:你为什么不唱呢？轮到你唱的了。」

「啊！好！好！我唱！我因为听见你唱得太好，我自己都忘记要唱了。我唱！我唱！」明儿有点不好意思了。「云姐！还是由你从头唱一回，我好接唱下去罢！」

「好！可是你不要又忘记了。」美云又开始唱了:

太阳红丢丢，

哥哥见我就含羞，

我见哥哥心欢喜，

爷娘把我关在房里头。

太阳红丢丢，

姐姐见我就低头，

我见姐姐忘记走，

别人笑我不晓得丑。

太阳红丢丢，

坐在房里愁又愁，

哥哥哥哥不要走.，

娘要杀鸡爷买酒。

太阳红丢丢，

姐姐姐姐不要愁，

我今回到家里去，

预备赶快接你去做皇太后。

太阳红丢丢。

哥哥犂田我放牛，

清茶淡饭夫妻好，

不闻「悔教夫婿觅封侯」？

太阳红丢丢，

我在田里把草锄，

姐在房中把花绣，

忘记何年何月何时候。

太阳红丢丢，

哥哥起床我梳头，

哥哥衣裳才穿好，

我替哥哥抹衣皱。

太阳红丢丢，

山色长青水长流，

我爱姐姐姐爱我，

我们相爱到白头，

「明哥！明哥！我哥哥买的这张椅子真好啊！」

美云和明儿，刚把歌儿唱完了，美云重又坐在椅上，把一只小手往椅的后面一架，和明儿这般说。

「真奇怪！做出这种床也不是床，凳也不是凳，椅也不像椅的怪东西出来了，是好坐得很啊！」明儿这样答着。

「是的！我的哥哥这回从学堂里回来，顺便买给我妈妈的。」美云说着停了一会儿，与明儿又接近了一点，突然对明儿说:「明哥明哥！你爱我吗？」

「这个好椅子我如何不爱呢？坐也好，睡也好，靠也好，只是我没有你那样的哥哥买……」

「你听错了！你听错了！我不是问你爱不爱这张椅子，我是问你爱不爱我。」

「什么『爱不爱我』？」

「不是这样说！」

「我不懂你说的话；我以为你问我喜欢这椅子啊。」

「你爱我吗？」

「什么『你爱我』？」

「这么一句话都不懂吗？」

「我不懂。」

「刚才「太阳红』的歌你怎么就会唱了呢？」

「那是你妈妈教我们的.，你不是你妈妈教了你，你就会唱了吗？」

「我告诉你，我问你可爱我，你就回答『我爱你』，你可以再问我说『你爱我吗？』我再回答你。」

「那么你怎样回答呢？」

「我问过了你，你答了我以后问我的时候，我再答你。」

「你现在就答出来，不是一样的吗？」

「你还没有问我，我怎么就答了呢？」

「美云！起来！起来让我坐一下罢！哼！年纪大了，天这样的冷啊！好！这里没有风，太阳好得很……哼！」

「三奶！三奶！我让你坐。」美云和明儿，正在叽叽咕咕说话的时候，美云的衰病的母亲一手持着拐杖，一手曲在背腰间，走一步，自行拳一下，颤巍巍的走来，咳咳哼哼，要坐在沙发椅上，于是把美云和明儿的说话打断了。

「我的宝啊！你怎能这般！你坐！让美云站起来罢！」

美云的母亲走来，见明儿让坐，不觉很嘉赏的对明儿这般说着就坐下了。

「三奶！云姊刚才问我爱不爱伊，我不懂这句话。」明儿说。

「妈！妈！我没有这样说。」美云也站了起来，抢着说。

「妈！坐在这里恐怕脚还冷的，把这只脚炉烤烤罢。毡毯也放在这里。是的！这里太阳很好！」

美云的母亲来了，美云的嫂嫂凤球随着拿了一个小铜脚炉，一条毡毯送来了。

「凤球！明儿说，美云刚才问他可爱伊。小孩在那里学来了这些话咧！」

「美云当真这样的问他吗？明儿怎样答了呢？」

「我说我不懂这句话。」明儿说着。大家「嘻嘻哈哈」的一阵笑起来了。明儿在阶前拾起一段由檐边掉下来的檐溜，一边呵着手一边飞也似的跑回去了。

「哼！今天又是腊月初八了！」这是美云的母亲，美云的嫂嫂凤球和美云这天晚上同坐在美

母亲的房里围炉时，美云的母亲好像很有什么感触似的说着。

「去年腊八有人做喜事，今年没有了。」美云的嫂嫂说着。

「是的！去年不过也就是你们咧！」美云的母亲又说。

「腊月初八日子好，多少大姑娘改大嫂。」美云坐在伊母亲身边，听母亲和嫂嫂说着，忽然想出这从别人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听了来的话，说了出来，又伏到母亲怀里去了。

美云的母亲和凤球听了美云说的话，狂笑了起来，美云的嫂嫂凤球又有意同美云顽笑，这样问着美云:「美云！什么叫做大姑娘？什么叫做大嫂？」

美云好像有点难于措辞回答了。「你自己还不晓得吗？要问我作什么呢？何必故意地问我。」

「你现在是姑娘还是嫂嫂了？」凤球再问。

「你现在是姑娘还是嫂嫂了？」美云照述凤球的话。

「你说。」

美云敌不住了，只有伏在伊母亲的怀里，又重述伊嫂嫂的话说:「你说！」

此时美云的母亲烤着火，眼看了小儿女们的顽笑，脸上露出一种老妇倦怠而又憔悴极了的微笑，暗暗地又对美云的嫂嫂凤球使眼色。

「美云，你可丑啊！好好地问人家可爱你，那知道人家又不答，哼！把我都丑坏了！」美云的嫂嫂凤球说着，伸手想去羞美云的脸。

「不晓得是那一个丑！」美云倒把头从母亲怀里抬起来，并且用手指在自己的脸腮上划了两下，又折向伊母亲的面说:

「妈！你那天晚上叫我在嫂嫂床上睡，我睡到夜里睡着了，哥哥是什么时候去睡的我都不知道。夜里我醒了，好像听见哥哥和嫂嫂说了多少话，还问我睡熟了没有，后来哥哥又问伊:『你爱我吗？』伊轻轻地说:『我爱你的！你呢？』哥哥也轻轻地并且彷佛还吭着气说:『你爱我，我就爱你。』后来，我睡着了，他们还讲没有讲什么话，我没有听见了。妈！她现在还来笑人，真是不晓得丑，不晓得是谁不晓丑咧。」美云一方面这样絮絮的说着，一方面还带了一点报复的声气，用手指着伊的嫂嫂凤球。最后，把脸又扭转了对着凤球把两只小眼睛一揪，又把鼻子向上一送。

「小丫头，乱说！还不是自己尿涨急了作梦，这样乱说？等你哥哥明天撕你的嘴。」

「不怕，不怕；我现在就到哥哥书房里告诉哥哥去，嫂嫂在这里乱说乱笑。」美云刚才说了，伊的母亲觉得美云的嫂嫂有点难为情，于是很从容地而且带一点笑貌想禁止美云再说下去，所以拿伊的哥哥来恐吓，那知道美云不但不怕，并且还提脚要跑到伊哥哥那里去的样子，弄得凤球真有点不好意思地了。美云的母亲急想拿别的话来阻止美云。

凤球此时的脸上两颊绯红，桌上有灯，地板上有火炉，这样也不是，那样也不是，究竟是炉火灸得太过了呢，还是另有原委呢？只好趁这个机会站了起来，跑到一个壁角拿炭去，预备添火炉里的炭了。

「妈！妈！我以后再也不跟嫂嫂去睡了，她床上一点都不香了。不但不香并且还臊.，比马桶还要臊些！」美云又回来坐在伊母亲身旁的椅上依旧烤火了。只是美云的嫂嫂凤球拿炭，多时也拿不好。

（原载**「南风」第三——六期**）

诗琳《戏剧的改良》，1926

我人所贵乎戏剧，从其能集千年事迹，世界物理，在一个戏台上面，令瞧的人，如亲历其境，其苦也，足为我忧；其乐也，足为我喜。同时又使我人感着艺术的高超，创作的奇妙，情理的恰合，一入其中，迷离惝彷，似我人身受一样，那才配为戏剧的本旨。徜一味敷衍了事，用几句半笔不通的歌唱，一出台便咿呵不止，看的人眼昏神倦，奄然欲睡。这样的戏剧，在我私人的管见，倒不如大家养养精神，预备明天各做各的工作为妙。因为这是无意识的浪废光阴，我人诚没有一顾的价值。

最好的戏剧，不是他的声色动人，不是他的武技出众，也不是他能用几个女剧员在台上横转秋波，千娇百媚，做种种肉麻的丑态，与青年男女以情欲的冲动。最要他能指出社会的恶劣，旧礼教的误人，同时又要把现代的新精神，表现出来，使人们受了一种暗示，向光明的路上行去，那才有给我们赏玩的价值。朋友！亲爱的青年朋友！你们对于旧剧的感觉如何？他所能赐给你们的，除了些神怪、邪恶、不合时的事物而外，怕一些也没有使你们得着好的感觉，是吗？唉！几许老先生们，以为这是旧礼教的保存物，是中国旧艺术的特点，到底他们是「顾曲周郎」，我求学小子，恕我不敢赞同。我觉旧戏剧的坏，有下列几点。

（1） 神怪不经——旧剧是坏的，便是犯了神怪二个字。他们因为受一部封神记、西游，征东，征西……的影响，自家又没有艺道的手腕，所以，不是丢他的捆仙绳，便是摇动落魂铃，不是飞天，便是遁地，甚且有时明明做一件悲欢离合的时剧，因为他们受了神的洗礼，在绝处偏要写出一个太白金星，一个白鹤童子，……结果把整个世界闹出许多神鬼仙佛出来，——神鬼仙佛，果有存在的价值吗？稍有现代精神的，都能明白的，但是这一点虽然不能欺受过智识的，最少也可以骗一班妇人孺子，又没有受过教育的。何以呢？他们台上所表演的，都是教人迷信神鬼的噱头，瞧的倘没有辨别的眼光，这种符咒神圣，法术厉害，神佛万能，无形中把这个信仰，移在他们心上，将一生事业，都委之于命了。这种阻碍新文化，贻害青年心理，我们非用法子把他改良起来，影响社会的进化甚大，此宜注意者一。

（二） 诲淫——在现在特质文明的发达，社会的心理腐败，旧道德破产，新道德没有建设的时候，青年们多陷不道徳行为，这是有心人每引为悲观。戏剧为调和性情，移化风俗的强有力者，其关系不尤更大？照现在粉墨登场的旧剧，他们所排演出来的，大为狎淫卑鄙，做出种种丑态，如：游湖，卖胭脂之类，令人一见要呕，青年血性未定，何堪受此诱惑，倘不及早改除，怕淫乱的风俗，日甚一日，终至于驱数百万侨民，入于万劫不回之地，此宜注意者二。

（三）重男轻女——清鼎既革，民国成立，不平等的事情，一律取消。女子为将来的母亲，关系甚为重大，买卖婚姻影响男女间个性，每以酿成不可救药的家庭悲剧，在在皆见，不意现在戏台上所演的种种不道德事，认为正确伦理，添出许多不好的结局，他们心理，我诚不知，究竟女子未能自由，父母应有强迫的权利吗？尚有这种风流才子（？），见人家的女子，便涎流唇颊，用几句不通的情诗函件，时相往来，结果演出私奔……等事，这样不合情理的胡闹，试问这便是男女自由吗？照恋爱过程，须有一度社交，尤其是长久社交，至于二人性情完全领解时，才有结婚的要求，断没有见女子流涎的，叫做才子，见男子动心的，叫做佳人。假如这样说来，天下几多不道德的男女，干出兽欲的事件，都是才子佳人了。这还罢了，他们所排演的，好像男子有多妻义务，尽管他娶了三妻四妾，不以为怪。如八美图，一笑缘等……的坏事。无怪资本家，大少爷们，都把奸淫的事，认为平常无足轻重的。在一般受教育的女子，也自认是男子的玩物，只能给老爷先生们调戏。称为社会改造家的先生们！你们如不要改造社会则已，倘要改造社会，这戏剧的改良运动，是不容缓的，此宜注意者三。

（四）无世界眼光——在世界上，不止心存家国，还要注意世上的物理，合现代的潮流，顺时势的需要，稍有常识的，都能公认的。剧场表演，所影响于群众心理甚大，最宜从新世界潮流着手，虽不能开导未来，也要迎合时代。何以现在的戏剧，求一稍合人心，颇有寻味的价值的，都不可得。神怪诲淫的表作，差不多都是十八世纪的作品，无怪外人以老大国号我。果然，冢中枯骨，资格最深，年期最老，而人视为废物者，以他没有生机哩！生机既失，任前此那么光荣，那么伟大，总敌不过眼前的黑暗。剧台上有此怪象，在国民为无益，或且有损。在外人则引为笑话而不可收拾了。譬如，现在是民主国了，他们演的尚是什么我主圣明，臣罪当诛。现在的世界，是男女社交的时候，他们演来往往还有“逆女不从父命……不晓得三从四德……”。现在的世界，是科学昌明的世界，无论鬼神的迷梦不能存在，即离奇不经的，也没有相当的价值。他们演来，不是真龙出现，便是太白金星搭救。这样愚笨，在数千年前尚说得去，在现在全无留存的可言了，是可注意者四。

（五）无艺术精神——简单的戏台上，藉种种布景的力量，来表现一切，已甚困难。新剧团所以能有现代的精神，也即能在这小小戏台上，求其圆满；表演、配景，无不力求工巧。然有时犹有不妥的病。旧剧要几句呆板的歌唱，二幅金绣的布幕，几个幼小无学的小孩，那能演得完美？登楼时，用手作势，用脚数步；骑马时，用鞭数拍，用脚作势；女子整理云鬓，极平庸的事，他们偏要两手横在胸前，打数个转圆，然后将伊的鬓毛轻轻拭抹。试问古时女子，果有这样作势吗？如杲是没有，何须作这丑态？遭兵遇贼，是最危险的时候，要是爹娘多生了两只脚，他还嫌太缓，这一定是情理的，旧剧往往在遇急逃亡时，唱了许多的曲子，推迟时刻，这不近情理，不合科学的表演，令人发笑，艺术方面，可不必说起了。

总上五点，我可以下一句断语:旧戏剧是不合时代的，是退化的，是伤风败俗的，是没艺术精神的，是种种新文化进行阻碍的。我们远在万里外，国内文化的进行，我们已不能步尘万一，所赖戏剧的改良特多，有心人倘任其苟延，怕鼓吹的尽鼓吹，退化的尽退化，将来侨民是不堪设想的。

旧戏剧的腐败，在编者与导演，虽然有相当责任，但他们大多没有资格，有的连字尚且不识，何能希望他造出好戏。一般知识阶级，毎以为卑卑不足道，不肯下一番研究工夫，所以愈降愈下，坐观剧场的失败，不大可悲吗？现在我大声呼唤我们年青者啊！改良戏剧这是我们应有的责任，关于改良之点：

（1） 破除歌曲，以白话为表情（间亦酌用歌曲）。

（2） 用新式布景以迎合新潮流。

（3） 扫除神怪、专制、不自由平等的戏剧。

（4） 排演新剧以促社会的感悟。

朋友们，你们能表同情吗？这样的运动，较你在训练学生的利益更大，因为这是社会改造的第一步。

〔附言〕这篇旧剧谈，取材于潮州戏剧独多，然其他地方戏剧，也有类似之点。

（载一九二六年七月三十日「戏剧世界」）

再向读者说几句话邹子孟

引语：

赠与各国受苦的，

奋斗的，

而将战胜的，

自由的灵魂。

－—罗曼罗兰

流浪的青年，

形成了流浪的社会。

但先有流浪的社会，

才造成流浪的青年。

那末，流浪的青年男女们

就请大声狂叫

东飘西荡

在流浪中努力的找寻不流浪的新社会！

祝福不流浪的青年男女们大家都流浪起来，

在流浪中去奋斗，才有不流浪的新社会！

我们是一群流浪儿，流在一起、流在一团，不自主地就是这样，这样地结婚，而且又产生了一个公共的儿子——星光。我们取得这父母的资格也快要一年了。在这一年中，我们这公共的儿子，他始终是寒号衣，饥叫食；始终只为着不满足而说话，为着要说话而说话。

南洋的社会是瘴气弥天的，南洋的人士是醉生梦死的，我们有这样的希望，要使瘴气弥天的南洋社会灿烂辉煌，要使醉生梦死的南洋人士出生入死。

南洋的社会，是麻木不仁，半身不遂的病社会。

南洋的思想界，是乐天复古，迷恋骨骸的「思想界」。

南洋的文坛，充满着依样葫芦的新八股文。

我们要尽我们的力量——大家集在星光之下，虽然是沙沙的嗓音，呐喊驱逐一切恶的魔，善的怪。至于我们的说话，是要说的就说，是为了说话。只是齐齐整整规规矩矩摆格式也好，是洋洋洒洒流流利利装悄皮也好，或者拉拉杂杂矛矛盾盾地瞎扯也好，总之，要说就说。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我则曰：非牢骚也，非骂人也，不过叹社科之恶浊，悲人生之堕落而已；不过有一片普渡众生之心，要把这众生都超渡出苦海。虽然所说的话，古今中外，西北东南，无所不有，却是我们一群对于社会不满意的共鸣。或许更会大大的引起我们这一群以外爱好光明的朋友们的共鸣，从而放出鲜艳的火花，绚烂的泡沫。

今后本刊的态度，是把南洋的社会，重新估定。

今后本刊的态度，是驱除黑暗，创造光明。

我要去创造些新的光明，

不能在这壁龛之中做神。

我要去创造些新的温热，

好同新造的光明相结。

新做的葡萄酒酱，

不能盛在那旧了的皮囊。

我为容受你们的新热的新光，

要去创造个新鲜的太阳。

——女神（载**一九二六年八月七日「星光」第七十五期**）

欢乐园新剧团之表演

欢乐园当局，为适合现代社会心理起见，特新组织马来歌剧团（团员有西人剧员五六人，马来剧员十余人）。昨夕为该团开演之首夕。钟届九时，幕启。全体剧员唱开幕词，继献鲜花，（由某女剧员分饷座客>，随演「扬州梦」新剧，表情与配景均佳。（闻画景为该团新置，绘者为马来由某氏），而尤以西剧某女士（花旦）及丑角为最特色。中间加插游艺，亦极可观，好研究马来艺术者，不可不参观也。兹将昨夕所演「扬州梦」剧情列下。（一）伊拉国王夏里文苏氏，有妃二，均孕，王以欲预知胎中儿女之贤否，乃问星相家，星相乃谓第一妃之孕为不祥物，当将该妃逐出国境之外。（二）妃于出亡后在林内茅屋产下一子，命名苏林巴。（三）次妃则宫内产生一女，命名伊沙氏。<四）十五年后，苏林巴之母不幸染病，未死前将伊出亡之事情告其子，其子乃决意找寻乃父，途次与樵夫遇，而得樵夫之助。（五）公主伊沙于御花园游玩之际，被妖魔据去，其父正于忧伤失女之际，乃与其子相会，并令其子往觅其妹。（六）苏林巴奉父王命出外找觅其妹，途中与一女仙相值，女仙给予仙扫一，以防途中危险，未久，乃与群魔相值于途。（七）群魔适首途往向天王之女求婚者，王子于探悉其故后，乃用仙扫屈服之，天王以报王子救其女之功，遂将其女嫁王子，王子结婚之后，仍继续找寻其妹，卒觅得其妹，并将妖魔刺毙。（八）王子与公主等回国，父子重逢，王子忽苦、忽乐、忽贱、忽荣，忽与父王相会、忽而出亡觅妹，如人之作梦，故曰「扬州梦」云，共八幕。又闻今晚演「花花公主」，此剧乃根据印度神话小说之一段编排，为印度著名之剧本云。

（载**一九二六年九月二日「新国民日报」**）

禾草「浩泽」开场白

朋友！千切勿要问，勿看倒可，如其定要问明白，办这报——「人」是何等人物，那末，我想反要使你们悲观，倒是我心里难过。

「人生」是漫无目的，尤其是这张「小报」，想得滚圆滚圆，突如其来的一阵变动，这是人间的常事，所以这张小报在出版以前，一直到现在付印的辰光，还弄不出什么的宗旨来。「愧则有余」！

出这张报的几个人物呢？经我一一盘问，尽是阿狗阿猫之类，不能如读者诸君的意，也是昭彰的事实，也是势所必然的。

有汽锅才有相附的一根汽管，否则，不免有爆裂之祸。

「人」末断断乎不可「穷」！穷则继之——「气」生！可是我们这几个阿狗阿猫，偏偏犯着了这种毛病，所以有此机会一出，这几个汉子也是心满意足。不过如是，决无别的崇高奢望，你们想到的——天国，我们总不来争夺，切望上升成名的几个，仍可安心上进，我们出刊的动机，断然你所理想不及，除了你奇怪之外，只有莫名其妙可说。

太阳一直由东而西，「人生」总无如意的一天。

朋友！你对于本刊的态度，在本刊诞生以前，就出我意料之内，能够如是：最好！人类的进化，也是必先有这样的心怀而才有进化，我所望的，就是在这点上。

凡穷汉有「气」要出，可来这里。

本刊原定是请新国民日报馆任印单独出版，因工务太忙，只好附在他们的报里，今后如其小姐公子们不来磨难，我想国家也易振兴，何况一张小报单独出版的事体。

同人们分赴四方；浩泽月刊继之停刊，迄今三月，三月中的周遭——狗叫、蛇咬、上当、遇拆白、斜视、看白眼、北冰洋上——「嘲」，南极之中有人骂，太空有灵，天不绝人，还有一点良心的新国民日报，总算替我们放出这口穷气。

（载**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六日新国民日报「浩泽」第一期**）

槐才《血泪》，1927

静悄悄的深夜里，阴沉沉的薄雾，把铅圆的天空满满的笼罩着，虽值圆盈盈的月儿和我们见面的日子，可是在这样的严重的气压底下，伊怎敢露了半点面庞。在S医院的二楼上的A字房里，尚有一盏未灭的电灯，乘着四周黑暗的机会而大放他的光芒，把小小的寝室射得水晶宫般的明亮。靠窗的地方，设着一张单铺的铁床，床上躺着一个约三十年纪的青年。他那血液枯竭的苍白的脸上，被电灯照得越发白得可怕。他的左边腿上，和右边臂上，正被那无情的弾丸穿了两个空洞，虽经医生把药品紧紧的裹着，但那腥红的鲜血，尚泉般的不住迸流。

这也是不幸中之幸吧！弹丸穿过处幸得不是致命的地方，所以他尚不致人事不省的昏晕过去——不过精神有点恍惚。他那对装满了眼泪的眼睛，呆呆地在那伤痕处瞪着，但他的神色一点都没有惊惶，尽管叽哩咕噜地叹着：「流吧！尽量的流吧！我愿你把那人间的一切冷酷罪恶洗涤得干干净净！流吧！尽量的流吧！我愿你浸入我那班冷血的同胞心窝里去，把他们变成一个个的热血的奋斗者……死了！死了！算甚么！宁奋斗而死，勿忍辱偷生！」这样的呻吟的腔调，我们一听就知道他一定是那天惨案的一个奋斗者了。

院中各房间的病人，大约皆已酣睡了，因为一些呻吟声都没有。他虽然断断续续地发出这低而颤动的哀音，但尚不能把这四周寂沉沉的空气打破。这妤像是暗示说：在这黑漆一团，同胞们个个都是醉生梦死的国度，尽管你个人怎样的吶喊，怎样的奋斗，都是枉然的呵！

「呀」的一声，房门展开了，从门缝中进来一位廿七八年纪的妇人，伊那素白的服装，一望就知道是看护妇了。

那医院看护妇的人数很多，每个看护妇服侍病人的时间因之也很少，每天不过四小时，余的皆在课室或实验室里消磨去。

A字房的这位病人，虽已是昨天下午二时入院的，但这看护妇到这房来服事他人，这还算是第一次吧。这病人患的是甚么病，及甚么人，伊完全没有知道，所以伊一进来就把那对黑溜溜的瞳子瞪在那病人的脸上。但倒也奇怪，伊尽量倚着门扉呆呆的瞪着，一步都不踏进去。伊这时的心头，似秋千般的狂跳，因为这病人好像是伊在甚么地方见过的，并且他的小影在伊的脑里印得很深，只是一时无论如何都不能忆起来。伊正要追索的举步走近去看看他的病症时，那位病人却转过身把那懒懒慵慵的眼儿瞪在伊的面上，跳起来喊一声「碧玉！碧玉！」伊被这一叫，心头里却迷迷离离的又在伊自己的回忆中找索他的姓名，但还是不能忆出来，虽然他的姓名和影子很熟。伊正在把前的故友一个个的追忆上去的时候，伊那视线却不知不觉的移在右边靠墙棹上那张病人挂号表的姓名格内「陈锡波」三字了。

「锡波！陈锡波吗？」伊很怪讶的心里这样的问着。同时八年前的事情，便一幕一幕地电影般在伊的脑间显现了。

那时他是一个二十一岁的青年了，他的家庭，虽不见得是大资产阶级，但在工村中却是首屈一指的了。他的父亲又是工村的一个老绅士，因为他曾经进过秀才。他处在这样的处境底下，所以得在M县立的中学校里读书。

他那聪颖的天资，英伟的体魄，端庄的品行，在这凡十里的附近的人们，无不异口同声的说：「不知那一座风水荫庇的。」碧玉的S村与他相距不过二十里的路程，所以这样的声浪伊常常在村中的伯母婶母处聆悉着，每当伊在人家面前听着这消息时，脸上便泛着微红的羞答答的走开，而伊的私心却觉得很欢喜很安慰；所以伊虽未曾和他见过面，但伊倾慕他的心却早已深深的藏在心坎里了。

这时伊才二十岁，但伊既然生长在女学未昌明的时候，又处在宗法思想大本营的乡村里面，尤其是伊的S村，因为伊村中出了好几位维持礼俗最力的甚么贡生廪生，所以伊不得不成为一个「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信条下的淑静的闺媛了。

那年的腊月，他俩便结了婚，伊虽然是一个不识字的女子，婚姻又是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结合的，但他俩闺房中爱情却很浓厚。

这时村中不论老的幼的无不羡慕他俩的艳福。锡波的母亲，见他俩和合亲爱，也喜不自胜。并且碧玉还能在伊老人家的面前，温言柔语的体贴伊，安慰伊，故伊也爱碧玉如宝贝一般。

然而“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不测之祸福。”伊俩结婚后的一个月，他那亲爱的母亲却忍心和他们长辞了！于是碧玉的痛苦的命运，便从此一幕一幕的开始了！

他的母亲死后，村中从前羡慕伊称赞伊的人们，现在却埋怨伊痛骂伊了。因为伊们说：他的母亲几十年来很健康，恰巧伊来即死，这可不是伊的贱命格克了家姑，早好为人滚蛋！这样的空气，在这工村实在风靡一时了。他的父亲又是一个信「命」的老古董，听到这消息，也很以为然。他和碧玉的情感因此也一天天的恶劣起来；甚至在碧玉的面前也这样说：「贱命的货，早好为人滚蛋。」可怜的碧玉，既受了村中人们的谩骂，又受了自己的家翁的埋怨，便无时无刻不在眼泪中过活了，可是幸得还能得到锡波的安慰，体恤，因为他是一个新潮流的青年，非常反对「命」的，所以这种辞语他一点都没有相信，而且他俩的爱情，不但没有减少，没有裂痕，且如胶似漆的增加巩固起来了。

（三）

舂光明媚，鸟语花香的舂天，把那冰天雪地的寒冬征服过来了，锡波的父亲也春心发动，在这时候娶了一房续弦来。他这位继母的年纪，与他父亲的也差不多。伊那双三角形的眼，和那副生了满面隆起的樯肉的脸，不待精于相术者的判断，我们早知是一个很凶恶的泼妇了。伊这位继母的手段很巧妙，伊初到锡波家里，对各人很好，尤其是花言巧语的体贴他的父亲和联络村中占了大势力的所谓批评家的婶婆伯母们，这可算是最好不过的策略了。

马不停蹄的光阴，跑得很快，瞬息间那风和日暖的春天，已在那蒸蒸的炎热间消失去了。锡波的继母到他家来，差不多四个月了。伊联络锡波父亲和村中各人的手段也成功了，碧玉因他母亲的死而被村中人们和伊的丈夫厌恶，事情也知之很详了，所以伊便在这时施起伊先天带来的毒辣的手段了。

伊不但只把这毒辣的手段施于碧玉，还施之于锡波呢。伊在他父亲的面前便说锡波怎样的不孝，怎样的看轻伊，怎样的和碧玉勾结要把伊滚蛋。他那主见不定的父亲，便以为是真确的，于是从前宝贝般的锡波，现在却变为他的眼中钉了！

本来从锡波的家庭的经济地位，和从前他父亲的主张看来，他的前途非常远大，他父亲想待他中学毕业后，送他到上海或外国去，在那时候锡波也自以为他前程很有希望，对于功课也越发努力用功，谁料天空突飞下了这样的横祸，把这位具了留学生资格的锡波从中学二年级摒出去而到南洋去做了呼吸不敢深的洋大人的Boy!

在他俩要分别的前一夜，他俩刚刚的哭了一夜没有瞌过眼，真是哭得声枯泪竭！

「碧玉！辍学也不要紧，可是和你离开而跑到那几万里远的南洋去，实在苦煞人呵!但我怎么不去，在这样的中国的社会里头，读了不三不四的书的我，能得到一个职业过活吗？呵！这是万二分的不得已呵！并不是我的寡情！我的心肝！原谅我吧！别了！别了！」

第二天的早晨，锡波走入房来，带着低而颤抖的声音叽叽咕咕的这样说了便去了。

锡波去后，碧玉要越加受苦，这是我们所料及的；但是要受苦到这样田地，我们都是梦想不到的呵！

碧玉的娘家，本来也是一个小康的家庭，伊的父亲虽然三年前因抗了驻扎K城的×师长的军饷，而被他枪毙去了，但伊父亲遗留下的家产，还有伊的母亲管理，在朴俭的乡下的生活中，尚没发生食饭问题，所以伊每当在锡波家中忍不住的时候，便跑回来也可以泄泄愤；并且伊的母亲只生了伊一人，所以也如宝贝般的爱疼伊，每当伊在锡波家中受辱回来，母女俩便咽咽呜呜的对泣一番。可是现在却不然了，锡波去后一月的时候，伊的母亲又染了时疫而死了！真所谓“祸不单行，福无双至”呵！

伊的母亲死后，那班所谓老富老界们——现在他们的头衔便是土豪劣绅，便受了伊的叔父的儿子孟京的贿赂，在甚么大宗里喊一声：“法律上女子没有承嗣权，学景（伊的父亲）的遗产应该即日拨给孟京管理。”在理固然是孟泰（伊伯母的儿子）的，可是他的年纪尚幼，没有管理的能力，也只由孟京管理去。这样的便把伊父亲辛苦经营的家产，供孟京挥霍去了！

孟京得伊父亲这末多的财产，不但不看在伊父亲的分上给伊一点情谊，还要骂伊说：「世伯在时，何止这末多财产，这完全是伯母私给你去了，你这贪婪的东西，今后不要来吧！」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伊回娘家这条路还去得通吗？每当在婆家忍不住时还能跑回来泄泄愤吗？呵！可怜的碧玉，怎能这样的吞声饮泪的忍耐着过去呢？

（四）

风驰电掣般的光阴，从锡波别伊去后，至今不知不觉地已过去了半年了。无情的锡波，始终没有片纸只字寄回家，所以他的下落谁都没有知道，因这事碧玉已罣得要疯，况且还要挨骂。伊那位狠毒的婆婆，还在伊的丈夫面前说：“这全是碧玉作祟，这是他在家时被伊间疏了的。……”

这时候的碧玉，一方面在锡波家无论如何都不能忍住下去了，一方面母亲死了外家无人可依，兼以寡情的锡波这么久没有消息，所以伊对于人生便渐渐的消极起来了！伊便打算过去县城的P庵里做尼姑了。

这是严冬的天气了，天空中因罩了一层蒙蒙的薄雾，看来好像低了好多，沿岸一带的疏疏落落的梧桐，早把叶儿落掉得干净了。碧盈的湖水，虽没有结了冰，但也被冷酷的严威袭服得冬眠般的不不敢动。濒湖的左边一片枯萎的草地上，坐了一位约廿一二年纪的妇人，和一位十八岁的姑娘。那位妇人的脸庞，虽然很瘦削和憔悴，但伊那秋水般的眼睛，和那湾湾的眉宇间，还能使我们想出伊前两年的肌肉丰满时的丰韵了。那位姑娘也很不错，细腻的头发，丰满的两颊，桃绽的樱唇，细长的睫毛，盈满秋水般的凤眼，湾环舂山般的蛾眉.，尤其神韵的还是笑时脸上微泛着两颗笑裔，和两道樱唇紧夹着石榴般的牙齿。但每当伊敛了笑容疑想着甚么似的时候，却露着一种忧悒的神气，所以一望就不难知道伊的心坎是满贮着千端恨万种愁的了。

“玉姐！我的事情你知道吗？这几天来实在把我闷煞要死，我几次想自杀，但想起来这样死都没价值，所以不果。你的命运虽然看来都是一样受苦，但到底较我却幸福多的。”那姑娘簌簌的流出泪来。

“莉青！林家那边的事和你哥哥对你的事情，我很知道，可是最近有甚么事情发生呢？说出来慢慢的磋商，不要过于伤心吧！”那妇人带着很恳切的态度这样的勤慰伊。

「下月十八，他们决定我到林家去做新嫁娘了……」说后呜咽的哭得更利害起来。

「十八吗？下月十八吗？今天是初十了，可不是快要到了吗？」那妇人很怪讶的这样问。

「快要到了，不过无论如何，我都是不屈的，我宁愿死。」

「那末，你到底决定怎么样呢？快要到了，可不是玩的，依我的意思，死是很懦弱的行为，不如到庵里做尼姑好吗？」

「好固然好，可是做尼姑未免又太懦弱太消极了。不如有一日就奋斗一日，到不得不做尼姑时才做也未晩。」

「莉青！这也很好，可是我们首先须逃到庵堂，暂时居住才可以。那末我们决定罢，决定到县城P庵里去罢，要是有机会我们就奋斗，否则削发为尼以终生，也是好的。莉青！我今天来找你，不过想向你辞别，怎料还能得到你的同行呢？唉，我的侣伴！」

「嗯嗯，你也要吗？为甚么你也要呢？」怪讶状。

「不要多嘴吧！你想我怎能忍过去？我们就决定……了吧。……」

一群群的乌鸦，从空间飞来在梧桐的枯枝，「哑！哑！」的噪起来了，湖岸边的田蛙也「哈！哈！」的更鼓般叫着，这就是告诉我们黑沉沉的夜之神要降临了。伊俩便懒懒恹恹的向家里去了。这位少妇，不待说就是碧玉了。可是这位姑娘却要介绍一下。

原来这位姑娘就是莉青，伊和碧玉是表姐妹的关系，碧玉的母亲就是伊的姨母，只是伊也像碧玉一般苦，伊的母亲已于三年前死了，伊的父亲又因生活所迫，在他三岁的时候到南洋去谋生，距今已十余年了，但始终消息杳然。虽然传闻说：他是卖身给××资本家到×埠去种鸦片，而于前几年因操劳过度死了。但还也不过传闻吧了，家人还是半信半疑。

伊家中除伊外还有一个哥哥和嫂嫂，伊的哥哥本来在未娶伊的嫂嫂以前，对伊也好，可是自从伊嫂嫂来后，他却变为另一样了，就和锡波的父亲一点都不差。

伊既成了伊哥哥的眼中钉了，当然巴不得把伊快些嫁出去，至于对方那边怎样都不管了，所以便于前此半年的时候，把伊和南「村的一个傻子林行南订婚。行南的家庭比锡波的黑暗得多，他的大村和大姓，在M县是数一数二的。村里有几位绅士是奔走衙门的，并且还是M县里维持世风最得力的呢。碧玉娘家的村，也是因「村人满分出来的，但甚么大宗啦，甚么小宗啦，都还是在「村，所以他对于行南的事情很知道。

莉青对于婚姻的不满和反抗的声浪，在这附近的乡村中已是家喻户晓的了，所以林家在结婚之前早准备在县署里请几名赳赳的壮丁队到伊家来以便施行硬抢的手段了，幸得这消息被伊知道，所以伊就早点预备了。

在「村林姓势力的范围底下的M县城里，你还能在那里匿迹吗？伊俩到P庵的第五日，便被「村县的绅士发觉了，于是那夜县署里派了几名壮丁队去把莉青拿回来了。

唉！可怜的莉青！你逃走的时候，岂不是说你的前途无限的光明吗？谁料到那光明却被天狗吞去了呢！

莉青拿回来便被几个绅士开庭审讯，结果是：

“莉青这种行为，不但只是行南一家的事情，实与我林姓全族体面攸关，在理应幽禁三年

以警效尤……”

唉！可怜的莉青，便在这样的环境底下于三年前自缢死了！

（五）

碧玉总算幸福，自那次脱险后，便跑到K城来，恰巧那年K城的L教会医院附设的看护学校招生，伊便在那里学了三年，毕业后便派去C医院服务二年，后又转到这S医院来。伊到S医院来差不多已二年了，对于锡波的消息还是杳然。南洋群岛又很广，锡波不知究竟住在那个埠头，或许已经不在人世了。如此的长久时间，锡波的影子在伊的脑里也模糊去了。

以前的结果和自己的遭遇，在碧玉的脑里一幕一幕的这样的映过去，伊的心如刀割般的难堪，何况现在伊目前的他又是一个垂危的病人呢！

“唉！锡波！你怎么到这里来？”碧玉说完后便伏在他身上咽咽呜呜起来。

锡波这时见着八年前的碧玉在自己的残废的身上呜咽着，他自己的眼泪也瀑布般的泛滥了。但他听着碧玉那哭声好像很怨恨他，责备他的寡情，责备他不该不给伊知道他的消息，于是便举起那苍白的手在伊的头部轻抚着，好像在上帝面前这样的忏悔道：

「碧玉！原谅我吧！这并不是我的寡情，我自离你到南洋来，我无时无刻不想多挣点钱把你接来同住，可是如此的社会里头，赤手空拳的我，能够挣着多少钱呢？不饿死已算幸运了！我既如此，写信回家去有甚么用，你又是不识字的，给他们知道我这消息，他们却欢喜不过啦！他们还要在你面前嘲笑你，那岂不是反教你伤心吗？我在这里被×××压迫得不能得过人的生活，所以便拼命的反抗，才得到无情的弹丸在我的臂部和腿部穿过。我是没希望的了，但我这样的死幸福得很，并且得到今日和你见一面，那真是幸福之至呵！可是在这死神未降临前的一个最短时间，希望你将你以前的遭遇和怎样漂泊到这里来的事情告诉我，那我死也酙瞑目矣！」

碧玉正要告诉他时，那悬壁间的时钟「铛！铛！铛！」的响了三下，伊怕他熬了这么久的时间精神疲乏另生出病来，所以只把他的伤痕细细的观察一下，便含着满眶眼泪跑出病室去了。

过了几天，C埠的K报上登载一段新闻。

「廿四日C埠的惨案，当场死三十名，伤十余名，皆在S医院医治，据医生云：或不致有性命之虞；但X君因精神疲惫，昨早七点毙命，闻他死后还有一看护归殉之云云！」

一九二七年十月一日脱稿

（载**「海丝」第廿七——卅五期**}

@禾草《最后的话》，1927

在第一期出版以前，仲青对我说了很多的话，「猎犬般的忙；校刊、编剧、日课，还有夜课。」假使不是我的地位，死都听不出他其中的要领来。

既然如此，只好如此！

我们的刊物既然出来，似乎好像已经看见过，这个大畸形的产儿我们也知道配不上说是——美，不过我们几个干这一回事的「心」都是尚还「洁白」，说的话虽然不中听的地方也不少，不过说的辰光都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的。

在现在的社会里做人无论如何没有「一流顺水的」，所以我们的「叠波」出去，自有那三折来的。

一、我们这几位穷兄弟真是穷，并不是寒暄，也并不是因穷而不想活了，因想活之故而免不了生活的迫切。因之，不得不为吃几口饭、穿几件衣，各自分飞寻门路，所以对于本刊「鞭长莫及」的地方很多很多！

二、我们这几个兄弟都是吃别人家的饭，「钱」当然也是拿别人家的，所以每天六分之五的辰光，也只好替别人家工作的！

三、我们总要想培养它好看一点，可是各方面都是一个月用完一个月钱的兄弟们，力量薄弱依然是力量薄弱，所以也没有意外的进益来装饰这穷苦的产儿。

现在的——社会，「名望」、「权势」是打在「资本主义」的基本上面，所以穷的吗——只有穷样子。

禾草记于巴盘湖畔

**（载一九二七年一月「浩泽」第二期）**

新兴的文艺（节选）永刚

真的文艺，是改革者用审美的形式，传出他的感情的表现，灌注人类的改革精神，绝对不是无聊的消闲品，虚描着幻想美丽的花园，和婉转玲珑的夜莺声，及男女间的蜜梦，细腻的玉手，柔软的沙发……为快乐的作品。这种作品，只好让那住高楼、吃大菜、拥姬抱妾的老爷们去欣赏。那些面庞黧黑，穿着破碎短褐的劳动者，是引不起丝毫的同情。

有人说：文艺是人生的表现，能够真真挚挚运用他骋驰的天才来表现人生的一切，便是文艺的真正使命无须用革命两字来限制，束缚文艺的本身。

文艺的确定是人生的表现，能用真情挚性描写人生深处，便是文艺的使命。可是人的生活，是随时代的背景而变异的。原始时代，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大同世界……各时代的生活不同，人的生活也就不同，那末，表现人生的文艺，亦自然是不同了！

所以另一方面说，文艺是时代的表现。在这时代的现象，反映到文艺作家的头脑里，于是灵通透彻的作家，综合客观的事实和主观的情绪，轻描淡写出来，就是新兴的文艺。

在现代，新兴勃起的文艺作家，是充满着红血轮与反抗性的。在这治人者压迫治于人者的时代，要激发民众，应该看那前者的残忍、无耻、淫荡，和穷奢极欲的罪恶生活。……汝看他们所喝的葡萄美酒，姨太太佩带的首饰，那一件不是劳动的血汗呢。文艺的作家，苟不站在这种观点上，去表现这畸形的人生，算是真文艺么？

总之新兴的文艺，是在一般文艺之外，是在一种有特别感动力的热情，作者还须彻底透入而追踪到时代真挚的人性，那才不至陷为特殊阶级的玩赏品啊！

（载**一九二七年一月四日「新国民杂志」**）

小心吧！——何釆菽君努力莫咏贤

近来新国民日报的杂志里，很少有笔战的文章得看，因为主观和客观发生情感，对于对象完全另一个主张。我是最好看讨论和研究的文章的一个，所以看了二月十六日新国民日报杂志栏里「我对于『荒岛』的建设和改造」篇之后，不觉有点情感发生，尤其是对于作者——何采菽——勗勉几句。

作者原是一个苦学生，竟敢批评人家的文章，须知道你是他们——指晨星周刊等——的劲敌吗？即使你有这样的批评精神，恐怕你马上就要被他们战败呢？你一个孤军，能战胜他们么？所以我替何采菽君担心得很，我还希望何采菽君打醒精神呀。小心吧！努力！

苦学生与评论界陈良宗

「言论自由」，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

昨阅莫君咏贤于新国民杂志上的研究栏发表一篇自谓勗勉何采菽君的「大文章」——标题为「小心吧」三个字。其中最使我们觉得愤愤不满的是：「……你是一个苦学生，竟敢批评人家的文章……」这句强词夺理的声调。

在这句之下，我们可以显明的看出莫君那种残欺评论界的平民（？）和蔑视青年界的苦学生的态度了。

由这一点，我们又可以推出莫君同时还以「非苦学生者」自认，暗示于一般读者之前。

莫君以「非苦学生者」自豪，与我是无干的；不过同时为提高自身的地位，而以无理的口气，谓「苦学生无权批评人家的文章」，对于我们一般苦学生，未免太表示骄傲了。

须知，评论界是以「真理」为根本的中心——无论谁都有言论自由权。既不能因贫富而分出阶级更不是「非苦学生者」所独有，是故，莫君在评论摆出「贵族」的架子，是不能发生效力的。

临了，我写了这几句话，实因莫君讲话太过冒昧；太看不起我们「苦学生」。所以除为何君提出质问外，再不烦的加以详细忠言，并非为何君辩护。

（载**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三日「新国民杂志」**）

@我对于「荒岛」的建设和改造何釆菽

观南洋华侨的文艺出版刊物真像凤毛麟角，除了星洲的新国民日报底杂志，世界，和专号及附刊外，简直是没有的——或许是有，也是不伦不类和没有系统的性质（这句话或许是说得太过火了）。

晨星——是道南学校学生的作品，内容除了几首的「的了么呢及，？！。」的新诗——或可名曰诗的诗（好的也不少）和几段小品文外，简直都不可以口的，尤其是除了几首悲哀的诗——像临死时的叫声——小学校里的小学生正年青活泼的时期，如果陷入悲哀的环境里，那末，岂不是危险么？

新月——是苏坡中华学校学生的作品，除了学生的作品外，其余有的是教员作的。

觉华——完全纯粹是南洋佛化青年社的鼓吹佛学的机关。处在现代的时期，佛学亦无讨论的必要。

沙漠田——是沙漠中的骆驼底呻吟声——他们自认是骆驼了——从枯燥沙漠中的骆驼底呻吟声还带着了悲哀，不免有些堕落的进程，现在我们的不幸的生命中带着堕落的气度，那末，一切仗我们去创造和施设的国家，总不免为堕落所牵累了。所以我对于沙漠田……希望沙漠中的骆驼快努力去寻觅些甘露——水——来调润枯燥的咽喉，或会唤出些不会令人听了像死人时的丧家主人的喊出「夫主啊……哎唉!……夫主呵!……」的堕泪声了。

浩泽——又是别开生面的半月刊，内容除了几篇通信和闹意见的文章——见第一期至第三期——外，以后内容怎样？后文再讨论。

人声——他们是人的声音，不知那里吹去了。

最近读了「荒岛」——至第三期——内容则别具体裁，在新国民日报的附刊上真难得的一种附刊物，就南洋群岛华侨出版物也少有的。——我不是替他们拍马屁，瞒不过阅者——其实，我再赘讲一句，真难得的一种刊物。

观「荒岛」第一期的「末谈」——

「这个荒岛，算是公共的岛，无论谁也都可以来帮忙开辟，所以我们欢迎投稿，关于文艺的讨论和社会建设的文字，更加特别欢迎！」

他们既然这样的向阅者声明欢迎投稿，那末，我便不客气地把我对于「荒岛」的建设和改造的意见写下，像画昃师画了一张屋昃或马路的昃给工人们去建筑，建筑得好不好完全是工人们自己去计划吧！

（一）建设

关于祖国的种种事情，如国事，文艺及出版物，像国货的运输南来给我们的应用。

关于华侨的生活宜提倡或改造。

关于文艺多注重于批评的文字——和讨论。

征求同志。（或者如此的建设范围太小罢！但是初开辟的「荒岛」的需要也够了）

（二）改造

破帆入水的木船，既然得到有修葺的机会，所有一切不足为用之木及其他一切都要改革除去，改造成可航行的木船。「荒岛」里的体裁及文字也是这样吧！

现在我对于本题已完全写了了，因本题而讲及上文的几种刊物——晨星、新月、觉华、沙漠田、浩泽、人声，不过是像科学家，如要研究者必要研究水蒸汽吧！对不起……

（载**一九二七年二月十六日「新国民杂志」**）

@发表了「我对于『荒岛』的建设和改造」后何釆菽

（一）答「荒岛」

「荒岛」第四期里的「余声」栏中对我道些感谢盛意的话，我特在此处答几声——

「不敢当了，容后再谈」。

（二）质问莫咏贤君

（一）是否苦学生就不许批评人家的文么？难道苦学生没有批评文字底自由权么？

除了这一条质问题外，顺便答谢一下——很费精神了，这样关心于苦学生——我，而且「你」还这样地加爱——「我还希望何采菽君打醒精神呀!小心吧，努力!」是的，我一定这样去干，即不说呢，我都会干的。「你」真小心得很了！

（载**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三日「新国民杂志」**）

我向何釆菽君进一言张浩

「观南洋华侨文艺出版界」里的「批评」，真像凤毛麟角，除了星洲新国民日报「十六年二月十六日何采菽君的「我对于『荒岛』的建设和改造」一文外，简直是没有的——或许是有，也是不伦不类和没有系统的性质（这句话或许是说得太过火了。）」

这个并不过火，还是太客气。

声明一句：第一段有抄袭的嫌疑，再补白一声，我认任是抄袭，而且增删了其中有系统的文意，特此道歉外，再不故意地客气了。

仍然是「说话」，并不是做批评家，写文章——想成名，于是我今天写这篇的时候，心中和气，没有意气，不挟私见，全然是「直道」，并没有一点儿——「巧言」。

兄弟近来的脾气，遇事往常是打譬喻的；火烧、贼偷、强盗枪，只当是家产不创，冷嘲、热骂、嫉妒声；只当是门外狗叫。不过，世事的离奇，真是无所不有，少开几声——口，也为有人当我是哑巴嘴的了。

于是，我对于何采菽君的一文哑巴子破题儿说几声话，也是照科学方法那么排下去：

照去年的好名姓，摆起教师架子儿批评呢，采菽君，你这篇文章太——「文不切题」。

照今年子的譬如人生观让步儿说话呢？你不应该「吃了对门谢隔壁。」

照风俗传下来众口同声说话呢？你不应该画条蛇儿添了好多的——足。

晨星——「是道南学校学生的作品」——是的，「诗」里有「的了么呢及、，！。」的字眼，是的，别的暂且去把关，就是像你自己这篇文章题目里先有个——「的」字，你末——也是常常做做文章的——人，这是大家得知得见文章里免不了用的——「字」，在你就以为「不可以口的」，别有见界，原是——例外。

「悲哀的诗里有像临死时的叫声」，我以为这是难得的作品。因为他是生命穷促迫切真率的表现，没有一点点儿虚伪喊出他内心直感的——「悲哀」，好像亲儿子在棺材板上哭他的亲娘一样有切肤之痛的显示，好像在战场上哭他亲兄弟被敌人残杀的惨痛，哭声里传出来的悲号有向敌人宣战不怕死的暗示，好像促成二十世纪俄罗斯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者——列宁，他十七岁在西姆比斯克中学时候，他的哥哥谋刺俄皇亚历山大未遂，而被惨杀，列宁受到这回激烈深刻沉痛的打击，反荡到他内部生命迫切的要求，在亡命欧西的辰光，在发刊上也有同样像临死时的叫声呐喊过。他在一刊物上说：「纵使我只有一个人了……最后笑的人，总算会笑的人么；我们不可不从此奋斗，我们试看，劳动者究竟服从谁呢？」

当时有许多同志和他背道而行，并猛力地向列宁破坏攻击，而且说：「他……已经是死了的人一样……。」采菽君！你想当时的辰光，他说：「我只有一个人了……」，还不算「悲哀」么？许多同志们而且说他「已经是死了的人一样……」，在这样苦闷环境威迫之下，他精神上感觉的悲哀，喊出来的声音，还不算迫切临死时样子的叫声么？可是，结果，俄罗斯革命的成功，说一声良心话，「功」到底要归于他呢。

再看，远去的真切话！

「我想诗人的社会化也不要紧，不一定要诗里有手枪炸弹，连写几百个革命的字样，才能配得上称真正的革命诗，把你真正的感情，无掩饰地吐露出来，把你的同火山似的热情喷发出来，使读你诗的人，也一样的可以和你悲啼喜笑，才是诗人的天职。革命事业的勃发，也贵在这一点热情。这一点热情的培养，要赖柔美圣洁的女性的爱。推而广之可以烧落专制帝王的宫殿，可以捣毁百斯底儿的囚狱。南欧的丹农雪奥，作纯粹抒情诗时，是象牙塔里的梦者，挺身入世，可以作飞艇上的战士。中古有一位但丁，逐放在外，不妨对故国的专制，施以热烈的攻击，然在作抒情诗时，正应该望理想中的皮阿曲利斯而遥拜。……」

还有，你看十九世纪英国的革命青年诗人——拜伦的一首诗：

生涯委黄叶，

爱果花无迹；

创痛和悲哀

伴我长不竭

（大意）——徐祖正

悲哀凄凉，在于你恐怕又——是「不可以口的」了么？

所以，我想着——「诗」「文」的价值不在乎悲哀不悲哀，也不在乎年青不年青，照通例所知道的，只要是——真率感情个性的表现，即使读者读了作品之后要抱头痛哭，正是作者伟大艺术表现的伟力。于是道南学校里的小学生的「小品」「诗」，使你读了甚至感觉悲哀到像「临死时的叫声」，他们能够表现到这样地步，虽无我上面约略例举的几个人物那么伟大，不过已经有了几分转性直感表现的艺术修养，不但不危险，而且在将来大有希望。

所以，所以，采菽君！你如其抱了文艺立脚点的态度来批评，我想，我想你总不至于这样性急——说道南学校的小学生因作诗「悲哀」而陷入危险吧。

新月——「是麻坡中华学校学生的作品」，是的，他们已在自己的刊物上说明过。

后面你又批评说：「除了学生的作品外，其余有的是教员作的。」

这段是——「说明书」，并不是——「批评」，也并不是「建设和改造」。「说明书」，好像戏馆里的说明书上说：「除了某某主角」外，其余有的是「配角」一样的有道理。

觉华——「完全纯粹是南洋佛化青年社的刊物」，是的，你下批评的口气太带乡下人砍柴武断的态度。

「佛学」也是宗教上的一把前椅，曾经在北京、上海等处梁、欧，二先生也和人郑重地讨论过来，各执证理的——「是」，「非」，这大有相对讨论的价值，并不可以说处在现代的时期绝无讨论的必要。没有理论的证明，只便当他——无稽之谈。

沙漠田——是沙漠中的骆驼底呻吟声——是的，他们自认还带着了悲哀，是的。

我想只要有「悲哀」而——「呻吟」，是——好的，好在不是——作伪，因死人时的丧家主人的喊出：「夫主呵！……哎唉！……夫主呵！……的堕泪声」，是有——因——为，有死了人不得不喊出精神上感到痛苦悲哀的声音来，于是喊了！而且他们自己也知道现在的不幸的生命中还带着堕落的气度，然他们在堕落的牵虑中依然是自任一切仗他们自己的能力去创造和施设的国家，所以你在旁观地位鼓励他们去努力，可说是在情理之中，不过堕泪声不堕泪声，你又是多饶舌了！

浩泽——浩泽！我是它的当家主人，有切肤痛痒之关，如有外来无端的——「评击」，我应负主人的责任，出来理涉！理涉！

在你的批评里第一句说：浩泽「是别开生面的半月刊」，「并不」！倒是几个流浪人流浪

生涯中体验得到的几句——「直道」，它的来历已缘起在上海、次在海南、又在广州，到这里，是它第四次的行踪了呢！采菽君！

第二句你说：「内容除了几篇通讯和闹意见的文章——见第一期至第三期——外……」

还要注明一句，「见第一期至第三期。……」真是太苦口婆心了！

采菽君！这三期的浩泽里（就你所谓第一至第三），恰巧和你听言的刚刚相反；「反」在那里？听我道来：

「通讯」——在第一至第三期的浩泽里铁证一篇——通讯——都没有，即使作者的文中有类乎——通讯——的格式，也是在文艺上常有的事实，这一点德意志十八世纪诗人——歌德，著有一书，现经郭沬若译出，即盛行于世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曾引起过全欧罗巴州爱慕的共鸣。

郭沫若先生的序中有一段说：「盖世雄才拿破仑一世远征埃及时，亦手此『少年维特之烦恼』一书以起卧于金字塔与『司芬克司』间古代文明之废墟……」

近一点……我们中国？有郭沫若先生近著的「落叶」，他们的体格，都是你以为无足轻重的——通讯。

其实通讯不通讯可以不说，好不好则在理论中，「由此观之」，又是你多言！

「闹意见」，「并无」，只有，为一个——国音代表——ㄓㄒ——无理取闹发过一阵大头眩，

好像蚊蝇飞过钉到我们兄弟们的身上，在当时伸起手来挥过一挥，已经——死了！至于你认乎其正隔着靴儿搔你的痒，言过其实地说我们。采菽君，真是罪恶呢？！

「以后内容怎样，后文再讨论。」

多谢你留我们一个「余地」！

人声！「他们是人的声音，不知那里吹去了。」这倒好像小姐们吃饱了饭无啥做坐在家里猜猜哑谜的玩意，亏你想得出，倒是有趣。

最近「你」读了「荒岛」——第三期，内容则别具体裁，在新国民日报的副刊上，真难得的一种刊物。就南洋群岛华侨出版物也少有的。

你还有要再三地声明「不是拍马屁！」而且「瞒不过阅者」，「其实」二字之后，你竟然敲钉转脚地「再赘讲一句」，「真难得的一种刊物。」

阿弥陀佛！真是徼天之幸。适值被你看到而引起你一腔热情，满怀好意，累你做一篇对于「荒岛」的建设和改造的文章，并且兴高采烈地抱了科学家的态度，连「简直都不可以口的」和「又是别开生面」的半月刊都关心到，科学家对于文艺坛上建设和改造用心之苦，实在使读者在五体投地之中不禁说一声——「差堪告慰」。

既然这样诚恳地不怕劳苦，用尽科学家的心计，「建设和改造」一文发表出了，那末，我便不客气把我对于何采菽君的建设和改造的意见写下：

「也是」——像画图师一样，我画了这张图是给大家看看而已，并不是「给工人们去建筑」来虚张声势的，所以看后的质问，作者也是负责任的。

全篇说的——话，上面已经讲过，心平气和，并不足故意的来开倒车，也并不是好奇心的驱使来挑拨！「是」「非」，也并不是要想出来较量较量！

不过仅仅是一点——「意见」，就是你所谓「闹意见」的——「意见」。

总之，一个人要想在文坛上出出风头也是——作兴。

一个有名的文艺创作家同时也是一个批评家世界上正多着哩，不过批评时所持的态度理应认清对方作者的「真」「伪」，同时也要认清自己是站在旁观地位的一个「批评者」，应该持着公正的判断了。如其作品中被你完全发现了虚伪造作的，「花把戏」一丝一缕地证明出来，好像科学家把——「水」——证明含有工2O——一样地严格，你当下猛力地不留情去攻击，言之有理，没有不应当的道理。

文艺上的见解本来是「莫衷一是」的，好像有时我们晓得里面表现的明明是「假」，如凭空楼台上的演戏，明知是没有这回事的，不过作者艺术修养的表现，也能使一个看客随之有——喜怒哀乐的同感，「这」也有艺术上的价值。我们批评时，还当留一余地细心地考虑过之后再当说话，这是文艺批评家应持的态度。

好像曹雪芹著的这部「红楼梦」，明知里边有许多是空中楼阁的描写，不过描写得若真有其事而和事实上使人看去有相关切近，势不可少的表现，那末，文艺家的批评不可因其有「假」的挟入而鄙视此书全无价值，这也是文艺批评家应持的态度。

有的辰光，一个作者的——「环境」反「个性」和别人不同，因环境的不同和个性的「玄异」，影响到内部生命直感出来的表现，所写下来的文气风格和别个作家当然势不并立，批评家不应因他体裁的独异而说他是无价值，这也是文艺批评家应持的态度。

还有，作者不在乎人之年龄之大小，只要能在创作时尽情地流露其真率的热情，不论在棺板上哭他亲娘一样的哀号，批评者不应该因作者年龄的大小而说他文质的悲哀就此——「不可以口的」，这也是文艺批评家应持的态度。

中国——人——多，于是什么都——多！所以我们在这个时代里做人，一方面要做个适应时代潮流所要求的——人，同时也要做个违抗时代潮流的——人。难就难在这一点。做不做，由各人的「自主」。

本文可告结束，总而言之，几个——「除了……除了……」、「之外……之外……」想成名，采菽君！我想不是这样一回容易的事体。

水蒸气倒不怕，如有绿气来时，我这里还有一瓶——阿麻呢亚。

附白：以上各种刊物，兄弟和他们都没有关系的（「浩泽」例外）。

兄弟是一个人的，在山芭里受累，忙个不了。

反响来时，恕我迟几天答复，因为这里的新国民报要很迟才到来。

如有谩骂的对嘴，恕不答复。

（载**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三日——三月四日「新国民杂志」**）

同敬一箭

——给与「画昃师」似的何釆菽君吴仲青

这回是何采菽君义形于色的，为新国民报许多附刊着急，大大的衡了一顿，接着便是对于「难得的『荒岛』」的期望，而提出自己的建设论和改造论，这使我十分佩服——佩服到怎样？下文再讨论。

为什么要建设呢？没有说。大概是旧的「不好」要建设新的才「好」。不好到怎样？好到如何？采菽君，他都知道，但不喜欢对你们说。

怎样改造法呢？也没有说。不过是新来的国货要报告，而国事要打听……国货怎样调查？国事如何打听？……采菽先生，他都知道，但也不喜欢对你们说。

如果单看他的「我对于『荒岛』的建设和改造」的题目，似乎就该有一篇「名言伟论」出来，指示我们应走的道路，然而他竟不指示。我固然料不到，但谁能料得到呢？我疑心或者采菽君自己也不很了然罢！

「晨屋」和「新月」都是小学生的作品，好坏且不说，而小学生的歌哭却是无常。歌唱固然好听，哭泣亦何尝不美丽呢？所以人们有时歌唱，却也不避哭泣，文艺是不是只许歌唱，不许哭泣的产物？采菽君也曾研究过来，也曾经做过小学生来的。因为「晨星」的作品，弥漫悲哀的气色就断定小学生将来要变坏，不知他根据那一种学说，有这荒唐的议论，不然，不是荒唐，倒是杞人之忧了。

说到「沙漠田」，却明明道出是沙漠中之田，意思是和「荒岛」中要垦出一块园地一样，明白显现，并不费解，而采菽君偏以为在沙漠中工作的都是骆驼，把田字撇开了不算，斤斤于呻吟声的太悲哀，以为灵魂就此堕落，国家就此减亡，委实有点离奇。人虽然有各式各样的眼睛，这我并不抗辩；但很吃惊于同是人，而眼睛竟有如是之不同，我很悚然！

「人的声音吹到那里去了。」我也要问，后来一想，不必问，不问的原因，就因为太近于讥笑而远于事实。「浩泽」现在已颇有些停滞状态，如果张浩一走，我又跑开，「浩泽」就难继续，那时终于免不了采菽君一问：「『浩泽』不知浩到那里去了？」那末，饭是可不吃的了，文章倒不可不做，如果有人告诉你：「咬文嚼字，可以充饥」，采菽君！你相信么？

「浩泽」于第二期上，果然说过一回话。是自己说自己要说的话，里头并没有欺人之意，自己也不以为文章因此也跌了价的。许多附刊在采菽君眼睛的位置，都以为不值一笑的。抹杀一切附刊，背着「荒岛」绝驰，这岂但闹闹意见而已哉！简直是欺人之意了！至于信札，是文学中特别有趣味的东西，因为比别的文章更鲜明的表出作者的个性，诗文小说戏曲都是做给第三者看的，所以艺术虽然更加精炼，也就多有一点做作的痕迹。信札只是写给第二人看的，自然更真实更天然了。但我们的采菽君看不起。这正是好人有各式各样的眼睛，也有各式各样的心思。

「浩泽」第三期以后，没有闹过意见，那末，「内容怎样呢？」据说「下文再讨论。」从此一直看到底，发见了「讨论」了，说：「晨星、新月、人声、觉华、沙漠田、浩泽，不过像科学家，如要研究者必要研究水蒸汽罢。对不起……」既非探讨，也无论及，而许多附刊，却等于科学家（有否语病），这样神秘而且奇妙的譬喻，也就是「讨论」罢？惭愧鄙人愚鲁，竟想不出。

「觉华」呢？觉华，据采菽君看来是「佛学无讨论之必要」，这回他不肯替「觉华」设法「建设和改造」了，偏又拉到「讨论佛学」上去。我却以为以研究学术的态度去研究佛学未始不可，谁知采菽君的意见又不同了呢？这也正好是人有各式各样的眼睛，也有各式各样的心思，所以也有各式各样的建设论和改造论。

总之，采菽君的这篇「建设和改造」的伟论，我不满足。「只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办法，也不赞成。对于「浩泽」第三期以后的作品，据说「内容怎样？下文再讨论。」而竟没有讨论，我尤其抱恨。这样的伟论，倘使非论不可，不觉得世上只有自己，那是都可以的，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也好，今日这么说，明日那么说也好。但最好是自己脑里想，在自己宅子里说；或者和情人谈谈也不妨，横竖伊总能以「阿呀」表示其佩服，而没有第三者与闻其事。只是，假使不自珍惜，定要发表出来，以「画昃师」自居，而称这些为「建设和改造」之类，却难免有许多刊物遭殃。

我本也站在十字街头，读了一篇「建设和改造」的伟论之后，也还站在十字街头。路途虽多，都可走走，而采菽君却没有指示我们怎样走法。

我所十分佩服何采菽君的，就只这一点，就是这种建设论和改造论，居然也会有发表的勇气（这段算讨论，学来的。）

（载**一九二七年三月「新国民杂志」**）

读「小心吧」后陈举

窃以为文字者，陶铸脑筋之窯治也。僧之、士之、佛之、侠之；振而奋发之、靡而衰颓之，乃至轻身若莩甘鼎镬之如饴，多文字之为成，而莫之能违也。彼于良窳社会，强弱国家。盖日旋乾坤之力而左右进退之也。我华钳制于异族二百余年之久，而恬不为怪者，文字之桎梏锢禁也。不羁之士之洪杨，卒败于所谓贤哲之士之曾左者，文字之麻醉蒙蔽也。满清之颠覆，民国之成立者，文字之颠之而成之也，谓余不信。试思海禁一开，演成种种怪剧者，非彼愚民八股，兴文字狱之罪过耶？谓余不信，请观今日革命区域之扩拓庞大……非文字之宣传之功果耶？盖文字且改换脑筋之本能，清帝知其然，利用之。竟使群众，乃至于所谓贤哲者之脑，成为八股之脑。孙中山先生知其然，利用之，卒使群众乃至于反对派之脑，成为革命之脑。其为力有如此者。不亦深可惊而可叹哉。夫然，生当过渡时代之我智识界，责任不更綦重耶，生当过渡时代之我智识界，笔下之英，又焉可不审慎出之耶。耳目之所接触，认为应行匡正者，舍我智识界其谁责之，舍我智识界之从事匡正而改造之，又安能望有新之局面，美之社会，乃至强之国家耶。然则我智识界固宜于文字之荟萃场中，加之意也。文字荟萃场中之言论，其可可否否，看得到，说得出者，固宜本谱良知，忠诚恳挚而扶掖或商榷之也。乃不谓意堪嘉善之「我对于荒岛的建设和改造」之反响「小心吧」中，竟有「作者原是一个苦学生，竟敢批评人家文字」者，盖亦未之思矣。夫天下之兴亡，匹夫有责，根诸前提，虽所谓鼎鼎大名之蔡元培胡适辈，其言论苟认属否定者，固亦在应有批评讨论之列也。项橐七岁，智胜仲尼，今而如此云云，岂理也哉？岂当兹人类平等，言论自由时所应说也哉？谓其为学生年小智识幼稚乎，七岁项橐，已如上述；谓其为苦学生贫贱乎，文人之价值，固在文而不在是也。且既知其为苦学生，则其境可悯，其志可嘉。曷若彼而批评得当也，发扬誉勉之个性，俾成国器，否则默而息焉可也。今不于其批评中批评之，而如此云云，衬以几个什「劲敌」「战败」「小心」之「恐吓」等字，不亦徒费华笔，贻观众莫名其妙乎？嗟乎，唯是语之为病，则张吴辈之祸国殃民，乃至于一般为虎作伥者，其地位势力，悬殊于我「老百姓」，将听其祸国殃民、为虎作伥矣……。

（载**一九二七年三月二日「新国民杂志」**）

读了「小心吧」之后——莫咏贤君大拍马屁导世

……星洲文艺界里很不肯来互相研究，比如A在报章上发表了一篇文章，B看见了，明知A文章里的破绽，B不敢向A下批评，A便以为自己的作品，很有价值了，可在文坛上占有地位露头角了。A自己的作品，既没有人指出优劣，拿来讨论，文艺那里会进步，那里会竞争？唉！如果照这样干下去，文艺界就变成不进不退了。

我最喜欢的是看报纸，尤其是新国民日报，它是我唯一的良伴，须臾都不能离的。……它有很多栏的文艺，有论坛的研究，种种的作品，还有出专号，刊登世界，和趣味的小品文字。有这栏之设，可算是星洲文艺界的交换智识总机关。可惜批评和讨论的文字很少，间有了亦不过是凤毛麟角，星洲文艺界一向没有进展，就是这个原因。

讨论是由批评产生出来的，双方讨论结果，是非才可以剖白。我读了二月二十一日「新国民杂志」里，「小心吧」一段话，我很替何采菽君不平。现在要向莫咏贤君说一句；莫咏贤君呵，你说「作者原是一个苦学生，竟敢批评人家的文章，须知你是他的劲敌吗？」这几句话在你个人说得太荒谬绝伦，而对于何采菽君，说得太欺负他了。我相信你一定想帮助「晨星周刊」那班作者，要向何采菽君下哀的美敦书吧！你说他是一个苦学生，唉哟，然则一个苦学生就不能批评人家的文章吗？你又没有看过他的面孔，怎样知道他没有精神来笔战呢？这句话说来很偏袒，委实拍「晨星周刊」的马屁了。你说他是孤军，不能战胜他们（指「晨星周刊」），你看，在亡清未倾覆以前，清廷看那班寥若晨星的革命军不在眼里，然而他们有良好宗旨，纯正主义，国民个个都趋向他，卒使清帝退位，建设共和，因为他们的主义好，任你清廷怎样的大，也不能敌得住他的。何采菽君持着正理来批评人家的文章，任你「晨星周刊」有五百个作者，还不是他的敌手，只要他有充分的理由就够了。莫咏贤君要替何采菽君担心，真笑话了，这样不关自己的小事，还要替人家担心吗？我恐怕你不久就要生痨病了。我请你安心莫要自寻烦恼，须知痨是很厉害和很易传染他人的疾病。莫咏贤君啊，听我的忠告吧，听我的忠告吧！

临死时的叫声甘受和自从何君「我对于『荒岛』的建设和改造」一文发表后，第一次的回声是莫君的「小心罢」，因为其中有「苦学生……」的意见，便惹起很多的不平鸣。晨星出版了，余声中对于「像临死时的叫声」底批评，提出抗议说：「我们不知那几首诗像……我们不承认」。张君的「我向何采菽进一言」呢，对于这一点便特别道地的发挥，引好些时代上的人物作为证据，说：「不但不危险，而且在将来大有希望。」客观和主观的表示，根本异趣，倒觉得有点研究的价值。要研究的约分两点。

一性情。临死时的叫声，据古话讲：「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但这恐不是「善」的旨趣；乃是「悲」的表示罢。若然，则养浩然之气者，得意淡然，失意泰然，处境困难，全仗忍耐，失败是毅力的试金石，怨天尤人，无有是处。但性情之不同，有如其面，诗是性情的表示，我不能强人以同，亦犹之人不能强我以同。何君！你曾自认为苦学生，自己欲陶冶性情，在苦的环境里，不欲作像临死时的叫声（「晨星」云不知道……是怎样的，或者你有点理会罢），那里能强人也学自己一样。那末，张君以景仰时代上的人物心，欲学临死时的叫声而不可得，或者也不能动你的观念吧!

二事业。「研究云者，必要研究水蒸汽」，就是「文不切题」的来由，但临死时的叫声，「晨星」既不承认，自然只谈论。大凡不得志或失败者，方有悲哀的直率表现，然因失败得来的经验，以致终获成功者，不在如泣如诉的叫声，而在坚忍深潜的毅力。应积极进展的我们，只可以实事求是去研究其成功之所以然，不在乎一步一趋来摹仿其死时感慨的唉声叹气。所以「荒岛」上的土木工程师（见该附刊第四期），当以春风风人，夏雨两人，以兴起开辟者的趣味，提高开辟者的程度，使之尽力工作，乐此不疲，若不是之图，而只知道一味的叫苦连天，去摹仿临死的叫声，以偿将来的「大希望」，那末现在的、乐观的、可以改造的、可以建设的「荒岛」，请谁来进行开辟的工作呢？那末，不但辜负了这荒岛，尤其是辜负了荒岛上的「材料」。

（载**一九二七年三月四日「新国民杂」**）

@燕《南洋与文艺》，1927

我虽然不是完全一个漂荡南洋有名的马六甲海峡的椰果，但是未学成时已在无野狗患的乡土「S埠」培植到胡子刻满嘴唇；黄河泥色的滔水，又虽未浸染过，但我的皮肤遗传着祖宗旧衣裳，而黄姜、咖哩，把我肠胃腌实了，因此我对于南洋的色彩浓厚过祖宗的五经，饮椰浆多过大禹治下的水了。

……獉狉的粗野无雅味的虫儿，我是，本来配不起；文艺多么经，史，诗，赋味的千钧重东西呢？若是加上南洋两个字，那么虽枯腹脊肠也拼命儿说两句大胆的话，因为上面我说饮椰浆多过大禹治下的水。

没有霜味寒气压逼的南洋，我们的宗祖也不过在元朝间算着明白有个另外特别不同周年都是春天的乐土，可惜三百多年绵绵不可胜数的时日，祖宗迫于衣食流浪而来的史迹，而没有甚么伟大像太史公那样人，把历来冒险尚勇的精神记载，留下虫儿赏鉴。到了现在又更可惜，没有看得上的文艺作品，描写我们现在南洋为食而来的奋斗的精神。或者说此地不是我们的家乡，何须挂齿里面的蠢虫呢？我说不然，我们祖宗一百多年的伟功，到底有些遗传下来他们的虫儿，试看下，爇脊的矿夫，榕头般腿儿的车夫，大腹的橡胶树，蠱涨的森木苦工，人肉市场的不幸女同胞们，等等，真好些背景和人生，做文艺的材料，或者是有些高贵的文人（自称罢）那些下流种实污了笔头。

我又试问下现代文艺还有分开卿卿我我的佳人才子，是文艺的材料吗？那些论调配不上说懂得文艺思想的人，现在碰头撞着的文人们，多数知道现在文艺的两大主干思潮，所谓艺术的艺术，人生的艺术；而在两主干思潮里才子佳人，没鼻梁的……等僵尸，也是它们的材料呀！由是观之，（一）描写僵尸不污笔头，降了文人的阶级；（二）在南洋所谓咕哩埠不去描写僵尸，还去描写某某等的臭铜东西吗？虽是他们都可以一种无用极了的狗儿，但到末不能达南洋我们祖宗具冒险、牺牲、忍耐的色彩和人生观，也可说人死观的文艺来。所以那些遍地如蒭的僵尸，我们拿来描写，然后可切实地喧哗着祖宗的不死精神于文艺界里。

甚么愚昧到这田地，我们大众的虫儿，捱更抵夜，用血汗输运多么的粮食来建筑多么学校，养多么肉厚脂高的蚜儿，来滋养未来的虫孙，那知随任拿各校的文艺成绩看（不是我谩骂，实在的情形，所说蚜儿静气吗），都铺满着异土的背景，人生，真是连多一二篇关于南洋的文艺也是罕见。唉！废了多么血汗，成绩不过如是，虫儿不是极端把虫孙退化马六甲海峡的浮椰，不过各校的文艺能写不常见的异地色彩和人生，那么美，甚么不去实地写常见实地的草儿雀儿，树儿的背景来呢？遍地的僵尸，碰头触脚都是，又甚么不去描写呢？哈哈，那些的指导必然未了了文艺的环境的重要，故死抱着严寒霜味，匪乱兵灾，把他们自己的环境来指导南洋的虫孙，未免是像白人涂上煤油啊。

我这么横语纵言必然开罪了多么蚜儿，实是不然，除非他们太自尊，恐怕没有气力像我祖宗为着饭的奋斗。

不信，我们可用心地把各校的图画来翻看，它们对南洋色彩的图画有多少张，可称得有艺术的美感存在，但为何文艺方面不赶上去呢？

南洋非是不可描写的肉坭，南洋是洪水后巴勒斯坦的民族所仰止的乐园，某美国地质学者在北京某学校说过，南洋的景色何等富美，前年南进某日，画家说过，并且它重要的殖民，我们的祖宗的伟迹也不下西班牙人的新大陆，唉！多么难得的实地描写的背景和人生，我们要看上它吗？努力的描写，大胆的描写，那南洋的文艺必在文艺界放出异彩，虽不到那田地，我们可以学小学生，现在可随便涂出几幅玩意儿的南洋色彩的画图，胜过描写不常见空洞的背景，我们的嗜文艺的同志们，努力吧！

（载**一九二七年四月一曰「荒岛」第十期**）

@黄振彝《给泉下的母亲》，1927

　　泉下的母亲呀！你离开人世，和我离开了你，那相隔的时间，恰然相等，过了十多年的寒暑，你在黄泉之下颇快乐么？但我仍活在阳间过人世的尸活，比不上你泉下的快活啊！

　　泉下的母亲呀！你亦想见见你的儿子的颜容么？当然不像那时你别我那般的小弱，当然不像那时给乳母饲奶般的孱弱，我已经胖肥了，高大了，你相信么？你的阴魂也会飞到阳间来会我面么？如果你来，来时请你在月黑星沉夜残灯灭时来，你来又不好给人们知道，恐怕被人们窥见，说我没有母亲，就来欺负我啊！倘若你不能来，不能来的时候，还望你在冥冥之中来引带我，指示那条是找寻你的路儿呵！

　　泉下的母亲呀！在人世实在没有意味了，除了生我的你，和爱我的伊确实没有人能够安慰我，而令我快活呵！你在泉下能够安慰我吗？伊在故国又能够安慰我吗？滔滔的泉下水，茫茫的故国土，又有谁来安慰我呢？除非我跑到泉下来，跳到你的怀里，你真的不能安慰我呵！阳间又不能给你上来，那么最好我来哩？然而故国的伊又如何处置呢？唉！同伊一齐来？不能，又不能，都是假话，倘若伊和我一齐来，那么，伊的母亲又有谁去安慰呢？呵！伊不来我就不来了，我来了，不是少我一个人去安慰伊吗？

　　泉下的母亲呀，你现在要泉下的儿子么？三房的亚正，那个堂弟弟，你在泉下有没有会他的面呢？又不妨，问问他吧！他是一个泉下无父母的孤儿，他在阴间的痛苦恐怕还比我要厉害啊！然而他的阳间底父母是很爱痛他，想和他娶个生人来守神主，来奉侍他的香灯，在名义上来传他的后裔。倘若能够生存在阳间，他的父母不知如何地痛爱他啊！可是，可是，我在阳间像这样贱狗的生存，比不上人家死了还好！死了还好么？你说是吗？请你在冥冥中来告诉我，那么我宁愿快死了呵!

　　泉下的母亲呀，阳间的人常想到极乐阴府里去，你们在阴间里，也想到阳世来么，来！来，来的就来，我得你在阴间的安慰，那么我就不愿到别处去了。我想到阴间去，切齿地想跑去，然又恐时运不齐，半途而返，逗留在不阴不阳的歧路上，那又怎么样打算呢？

　　泉下的母亲呀！我想对你说的话很多，很多悲痛的话，想写出来又怕留下许多的墨痕在人世，所以我想在黑夜之时，来对你尽说，请你每等到我盖着毡褥半睡的时候，坐近我的床前，听我一五一十诉给你听呀！但是又怕隔墙有耳，被人听觉了，说我和你私语，说我和鬼讲话，还怕诬你来陷害人，唉，难说了，我只好用笔墨淡浓地写下去，来和你纸上谈谈罢！

　　泉下的母亲呀！爸爸的颜容你还记着么？还印（志）在脑髓里么？他老了，头发斑白了，性情也都变了，自然是在你死了之后，但到现在变之又变了，你死的时候，爸爸有什么话对你说？你有什么话对他说呢？自然，自然很多，多得很。到了现在还记着吗？恐怕你还记着呵！然而他呢？我不敢说，阳间的男子那比阴间的妇人那样清节啦！就在阳间来计守寡的男子多，还是守节的女子多呢？男子到七十岁死了妻子还要续弦，娶十六岁的少女来继室，而且又有人肯嫁他，但女子呢?到了四十岁死了丈夫，就没有人过问了，还想再嫁一个青春漂亮的男子么？唉！阳间的婚姻制度多么的凌乱，是被一般贪欲的男女操纵了！

　　泉下的母亲呀！自你去世之后，爸爸自然娶了一位继室，生了几个孩子了，多么的幸福呵！你虽然没有见过他们的面，但他们都是声声「妈！妈！」的这样向着人称呼着你，我想你在冥冥之中，也会听见的，那么你承认他们是你的阳间的孩子们吗？你一定不会这样偏心，只是目中独我一个，但现在爸爸，他又不同你一样的心理了，他们固然是他的孩子们啦！而我呢，只似是你惟一的遗下的孩子，好像和他没有什么关系的。泉下的母亲啊！我要问问你，你是不是中国的圣玛利亚？何以爸爸这样的恹气我——当我不是他儿子看待呵！唉！你死了又有谁生口来证明,莫能证明的一件事呵！好在现在我已经长大能自立了，或者许是你在冥冥之中来庇佑我，否则何以能够生存得到今日，你庇佑我长大么？是你的罪恶，你因何生我出来？到你归去的时候，又不同时带我一齐去，而忍心舍弃我在阳间人世吃苦呢？或者汝

@法雨《荒芜了》，1927

　　我们先坐黄包车到芒果路，然后转搭汽车沿车房直路驶去；经过了西人坟场，直依往新山火车路之旁而行。两旁植树，高可蔽日；汽车开足马力沿着那条直路驶时，翻兜起林间晴阴吹送的凉风，几乎我的帽子都给他吹了去。

　　路上可望到坡督那所安乐宫，高耸于园林小山之巅，外观看来，建筑得非常壮皇；山坡之一草一木都铺整得很美丽，一定经过了许多时日和人工才弄成的。可惜那汽车飞驶得快，一剎间便过了，好像不该给我留恋鉴赏，可望而不可及，其实我又何常这样想呢？

　　转入植物路，只计十分钟便到，我们遂下车，望见有油以浅黄色的高若钟楼之洋房一座，巍立于山丘顶上，其旁相距不远另筑两层房一所；可是荒草丛生甚高，已遮蔽了房子的墙脚了，显示久无人居，才荒凉到这个样子。

　　M君指着告诉我说：

　　「那就是我们的母校了。」

　　「呵！建筑得那么巍峨壮丽，好一个读书的所在！」

「唉！回想去年此地之今日，正风潮之酝酿中；但而今事已而已了，还有什么讲之？」M君很悲伤地说。

　　「真的，这未免太可惜这样好的房子了！真是华侨教育罪人。」

　　「他还是其次,所谓大慈善家做公益的……正是我们华侨罪人呵！」M君十分愤恨的说。

　　唉！很累。无怪他们感触而生悲愤；就是我不是该校学生，也很替他表同情的。我们华侨经过许多困难,才做成这么好的校舍，乔迁不久，就发生风潮事，那固然是很不幸的，但倘无那胡涂校长和——那有弄到这步田地呢？

　　我和M君都不禁感叹几声了，M还垂头丧气地很悲感，一直和我沿着那条圆弯的路行上去，路口还有几枝将待枯残的椰树，吊着几个已干无人择的椰子。我想倘若那班学生还在此读书时，怕连这几个椰子都无了。在大洋房前那大半月形弯圆沙路，许久无人行迹，已生了无数短草，甚至校舍前面的球场，亦荒草成尺高了，如果没有这两座洋房，谁不说这是一个荒山呢？

　　照M告诉我，只是这条半月形的路，已花了几千块钱；那高若钟楼的洋房，约需十多万；另旁边宿舍，亦需三四万之多；一连地皮，共值三十多万。唉！如今的留存，又如何呢？除了几个看管的印差，已杳无人迹了。四围都是生满荒丛野草，呈现了无限凄零岑寂，使人看了，真不禁有今昔之感，同时又生了许多恨意呢！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希望他们早日复办的。

　　我们走到大洋房的前面，门前刻有「S、N、Y、C、工学校」等字，很是壮观，可惜看管人不在，礼堂门关上了，不能入内参观。M说那礼堂可容几千人，真的比戏院还大，我虽不能进去，但从其建筑上看察，确比我校好得多，大概和复旦的心理学院差不多。他是丁字形的，中有高若钟楼的望台一幢，非常巍峨，楼下除办公室外均是教室，物理化学室均在，且仪器多新设备；教室椅棹（桌）和布置，都合亮度，仿西式的?楼上有校长办公室和寝室。

　　M君指着那间寝室告诉我：

「那就是我们校长的寝室，他的新夫人从前也一同住在这边的，同学们都说『不得了』呢！」我也随着说：「不得了！不得了！」

　　从大洋房走到不远数十丈的一座宿舍，是两层的建筑，楼上正面还有一条很通爽的骑楼，每房前后皆窗，空气充足，光线亦适，闻M君说每房住八人，宿舍旁连通饭厅一座，及电气房工人住的平房数间，我们也一一参观过了。该校电火用水都便，交通亦不甚隔涉，完全离开尘俗的市场，另在一个空气清澄的山丘中，校前即开往」地之火车路，真像我校前之N车路呵！

　　今天来此，因又感触起我无限心潮，想到自己离S埠数月，跑到这荒岛来，都不知究竟为什么，大概也许是为着金钱啰。唉！我是个周身铜臭的金钱之奴隶！我为金钱就牺牲了我可贵的时光、有希望的前程了，那还算是世界上有作为青年么？不，不，我为前途远大计，不能不牺牲我的现在，我现在已被金钱征服了，也许我将来能征服了金钱罢！可是我不知何时何日才能返我亲爱之祖国，甜蜜的故乡去，前途茫茫，何堪设想？但每因事物而感触起，又不能不想的。

　　曾因S埠友来信，一读便伤心，想到人家蒸蒸曰上，而自己则不知消沉到何时何日；因此有时又不希望接外地来信，但那是我良心所驱驶，真的不希望吗?不,决不，接得信虽有时很悲伤自己，但又得那信来慰我寂寞不少。我曾将此接信事告诉好友黄君，而他则安慰我：

　　「如果你不想S埠有信来给你，请派信人交来给我呀？」他很滑稽地安慰我；因为他知我有时爱讲笑话的。

　　那又无怪他这样说，因他的家留住在那里，当然渴望着S埠有信来了。

我站在宿舍门前好久，痴想了一回，一方面感慨于该校风潮后之解散；而一方面联想我校和我自己前途，真的想到发了呆站在那里，M君说要下坡了，我才醒觉着。我们正起程行了几步，刚碰着一位该校旧茶房上来，他很欢迎招待我们到他那边去喝茶，但我们辞谢了。他告诉我们：C校董曾来此说过，想明春复办，而校长还未聘定何人,有说想请某先生，未知真假？他又告诉我们说，C校董谓如有人接收他的董事重职,他便不做了,但他们可捐钱云。

　　M君听了随声说：「阿弥陀佛……我们回去罢。」

　　我们就告别该校了，如我在工站告别CN学校搭火车到S埠去一样啊。

(载**一九二七年二月四日——十日「荒岛」**)

@LS女士《侥幸》，1927

「呜！鸣！呜」的汽笛声鸣了，把阿王两兄弟都吓得缩作一团，掩着双耳，惊异何等之怪声。

——古怪！为什叫得这么厉害——

旁边的同舱客，谁都笑他俩是「乡下老」的。

火船摆动了，自从离开码头，一直向大海洋驶去，海浪一高一低的荡着，船儿也左倾右倒，摇个不住。

没有坐过船的人多数是晕浪的，但他俩却是例外了，也许因他俩在田地里踏惯了水车，一上一落，都和坐船一般，不致晕浪也未定。所以船航行了几天了，他俩除在舱里睡眠食饭外，都整天伏在船边的铁栏，眼巴巴望着天连水、水连天，和追逐白头浪花的飞鱼，当然他俩不知道什么叫seasick。

在我们则觉很快，而在他俩倒觉得很慢，经过几天的工夫，那船忽停近在一个小岛，船上升起一片黄旗，他们见船没有动，欢喜得手舞足蹈叫着「到了，到了。」

但阿王兄弟看见一个高鼻子挂起眼镜的和一个唐人不像唐人，而像狐假虎威的一样入舱来，吓得他俩呆呆地望着，自然不敢作声了。

「滚蛋，快起来，迟的就踢死你」那两个说后就去了。

「快些呀！迟了还有火腿食呢。」

「该死了！」

「那边还有一个包袱呀！」

「我不去！」

这样嘈杂声不住闹着。

「怎么一回事，到了埠吗？」阿王睁圆了眼睛这样问着那个「骑客」。

那「骑客」一面执行李，一面催促地说：

「了不得，舱里有个人病倒，闻说全舱人都要押去对面山浴硫磺水呢，你俩还不去收拾行李，然后打听消息罢。」

在人丛里，左穿右转，那位「骑客」从船头跑到船尾去找他的同伴——亚四——来帮忙他预备转运行李，免得在山上要熏硫磺烟。

「喂！亚四！现在怎样？埋山不埋？」

那「骑客」一见阿四就说，还带着喘喘的气息。

「埋山有什么要紧，我做过几次山大王了；好一所洋楼，背山面水，风景不殊，空气又是很清爽的，还有很多人要来这里养病，可是想不得呢？」阿四这样回答。

「阿弥陀佛！我们不是来这里养病，我们是来这里赚钱的。」阿王的弟弟从旁插嘴说，引动得舱里的人们都大笑起来。

阿四却又快要下船去看他们的贵客。

　　忽然买办房里走出一位书记向大众说：「医生说不要埋山了！」于是满舱面色如土的人们都变回了平常的态度，笑容的坐着，默默地安慰。

阿四又跑回来说：

「买办真是能干了，他和医生讨情，说了几分钟就准我们上埠了，真是能干呵！」

「医生这样体顾我们，我们大家要集资来送给他一个礼物吗？」阿王的弟弟又问道。

「不，买办自然有个办法，你不要这样大口……」阿四低着答说。

「呜！呜！呜」的汽笛再三鸣了：船儿渐行渐近那烟雾㳽濛的孤岛了。

(载**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五日「荒岛」**)

「诗」题词（辣椒）

波涛，风暴，一息不停地流动，狂吹；

烈火，冰雹，渐次加增地炽盛，下坠。

枯叶，落花，随着风势在空中舞蹈；

明星，残月，贬着眼皮在暗中照耀。

莺歌，悦耳的莺歌在蓊郁的丛林里嘹唱；

泉水，幽雅的泉水，在浅水的山涧间作响。

心脏的跳动热情的汹涌.

微微地，壮伟地。

其他的一切，

在脑里？心底？

一概的情绪，倾泻出；

成什么东西？呵诗——「诗」！

地球能毁灭，人心能沉泯，

但诗也，诗也，你永生，永生！（载**一九二七年十月五日南洋时报「诗」创刊号**）

@黄振彝《诗人东来》，1927

　　泰戈尔是什么人？我想，对于诗学有兴趣的人也都看过伊的著作，伊是一个最和平底老诗人?伊想把诗的情绪、魔力，来改造世界一切，谋世界的和平，打破物质的文明，科学的人生。所以伊年前到上海游历，有一天跑到龙华去赏玩桃花，伊忽然看见附近宏伟的工厂，就不觉悲从中来，说了一句Ve「ySad的痛话。现在报载伊不久就卷土重游斯邦了。唉！七八十岁的老翁，还要东奔西走，来宣传伊底诗的人生观，究不若潜居恒河两岸，曲水流觞，吟风弄月，来赋天然的诗韵，唱唱归去来兮罢了。可是恒河两岸现在怕林立了烟囱累累的工厂呢，则又愁上加愁，Sad之又Sad吧！但是马来半岛，马六甲海峡，星洲沿岸，虽不若恒河工厂许多，然都是充染了欧洲物质文明的空气，更怕非诗人游玩得意的地方吧！唉！

(载**一九二七年五月六日「荒岛」**)

@蓉女《灵的觉醒》，1927

（一）

记得见过一张名画，画中一个时髦女郎，短发薄衫，斜倚在矮矮的土墙上，有一副憔悴的尖瘦面孔。伊的前面还有个大腹便便的商人，双目灼灼视着伊。

　　这其间充满了愉快，是情欲的愉快。

　　画家在下写了几个字：罗蜜欧与朱丽叶，(「omeoand」uliet)这真是太讽刺了。

　　我看了这画，发觉现代人的小天地，已被他完全刻画尽净；现代人可悲可痛的颓落生活，已被他完全刻画净尽。

　　我们当知，现代的人委实是自暴自弃的人，现代的社会委实是没有灵魂的社会。王阳明死时说：「此心光明，余复何言。」现代人能敢答人这话的不知还有没有？现代，委实是奇丑的现代。说到不幸的现代人底智慧，我们也承认较前世纪发达。只可惜所发达的智慧，不是上古真朴的智慧，也不是中古热情的智慧，只是古犹太文士祭司和法利赛人的智慧。

这智慧是蛇的智慧，只能引我们离开生命之树，只引我们从乐园到凡俗的人间。

我们不能得永生，亦是以此。

(二)

我十五岁时读了一部书，名「慧劫」，使我对智慧诅咒。那时我是一个生的破坏者。虽然，我后来便下了决心，我相信世间终究有光明，我为了寻我的光明，我开始我长期的艰苦跋涉，我的心永不是可怜的,因我为了光明,彷徨人间。

果然，我也经过了一些名山大川，我的光明仍是前途的微光，我的心更加孤独了。

如今，我也相信人间是有智慧的，可惜人间的智慧不是我的智慧。

在历史上，我寻出许多对人生怀疑的人，他们也是如我为了理想与现实的冲突，高溅起人生大海底浪花，他们要免除怀疑的痛苦，不是自杀，便是享乐；不是享乐，便是发狂。灰色马中佐治式的似醇酒似烈火的生活；杨朱的美厚声色的生活；屈原贾谊抱恨抑郁的生活；均为解答这生的哑谜。

但我的解答之道并不如是。

有人说：「狄卡坦派的颓落？在文艺上是鲜艳的名花，他们之颓落不是玩世之徒取巧的生活，自欺欺人的生活。他们是将生命之珠投入夜海，灿烂他最末的美光。」

但我的解答之道，亦不如是。

我们知灵肉惨斗，乃有人生；灵之战胜，生乃伟大。俄国名著「沙宁」描述一个罪恶青年的忏悔；「复活」描写一个使人堕落的纨袴子的忏悔，都是以他的灵燃他生命之火，他应以忏悔走出烦闷多罪的罪恶之渊，他的生，乃伟大。

若不然……

我们将到灭亡，亦是以此。

(三)

圣经上一段浪子归家的故事。浪子的父亲赦了他多罪的儿子，因他觉他的儿子忏悔了，这「赦了」是神的意旨。

有如莱赫里斯提的思潮，领我们到恐怕的世界去，我们应忏悔，我们方可被赦了，这「赦了」，是良心的意旨。

人总应该努力去救自己，因为良心是至大的，以良心为暗室之光。人总应该努力去救自己，因为良心是至善的，人当以自己的小天地,创造成幸福的乐园。

不过我们当留意恶魔的试探，这恶魔的名叫着「憎恨」，它可以使你获罪，它可以使你到烦苦之渊。

我们当知我们生活，不是为「憎恨」而生活。

Ni工ilist的人们是无憎无爱，我们应该无憎，但不应该无爱。

因为爱如由我们情人那儿来的使者，时时由远远传来福音，使我们知我们生活，不是孤独的生活，使人间的心，心心相印，使我们对人生肯定而热爱。

为了人生，我们当爱人；人间不爱我们，我们亦当爱人间。

我们灵底觉醒，亦是以此。

(载**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五日「洪荒」**)

@蓉女《情的世间》，1927

世间是情的世间。

遁世者从喧嚣的人丛，逃向寂寥去，在那儿他自创他的乐园，他静待着死神来临，他恭候着末日的裁判，他悄悄地等「自然」与他斟那杯与生永别的苦酒。

他如安坐于腐朽的棺中，他如安卧于长眠的墓里。

他高声道：「我是至善的，我安排一生的娱乐为了我。」他用手指示红尘万丈的人间，他笑了。

但是，爱友们，你看他苍白的面孔，早已如一个饿囚；你看他狡诈的颜色，早已如一个偷吃的狗；你听他果腹后的低吟，早已如野狐的微语；你想他的生命，早已如风的生命。

爱友们，这便是遁世者，似泥沟内一片落叶。他不是茫茫沙漠中战胜「痛苦」的勇狮，因为要茫茫沙漠中战胜「痛苦」的勇狮，才可达英雄之道。

爱友们，这便是遁世者，似泥沼中一片腐萍。他不是创造新生将进天国的孩子，因为要创造新生将进天国的孩子，才可达自由之道。

爱友们，说及遁世者，不常悲怜，只有叹息。因为他知道人生如梦的踯躅，而不知这梦是多情的梦。

爱友们，离开遁世者，让我们「开这暗室中的窗户，让那英雄的自由的灵气进来。」

我们当为情生，我们当为情死。

(二)

世间是有情的。

我们知日本传说谓：久米仙人腾空飞过，见人间浣衣女胫白，动了凡心，再入红尘。久米仙人忘不了世间，久米仙人是多情的仙人。

我们知道高德尚的法显三藏，在西梵见汉扇而悲，卧病时，忽思汉食，法显是何等富于「人情味」。他不离世间，他是多情的和尚。

我们知万古大圣孔子，因颜回之死，乃哭之恸，这是何等的情感，这世间真是情的世间。

我们知知行合一的阳明先生，曾在浙感动了一个遁世的和尚，使他起了思乡的浓情，重返到人间来。这是何等的情感，这世间真是情的世间。

爱友们，我们当为情的世间欢呼。相信人生只是真情之流。就是宇宙也不是物质，只是一团团热情火焰。你看最静的、不动的桌子，科学家告诉我们那由于无数力，在那儿发动，在那儿放射，爱友们，那力便是情之力。

爱友们，为了情的世间燃烧我们的真情罢。让我们「开这暗室中的窗户，让那英雄的自由的灵气进来。」

我们当为情生，我们当为情死。

(三)

世间是有情的。

有情人当不离世间，而救世间。佛家为一切苦恼众生,入六度大海求佛种智，如意宝珠，以救一切贫乏众生，假使经大劫，被诸众生以刀杖瓦石土块种种加害，但使须臾得存微命，犹欣庆作如是念，你看这是何等地多情。

世间是有情的。

有情人当不离世间，而救世间，耶稣基督为了情爱，创造上帝的国和他的义，有情的人方能为真理作见证。他不遁世，他要舍弃性命替众人赎罪。因为宝贵的只有「情」，情是人间永不破坏的囊袋。

爱友们！现世界何等冷酷无情！

我在银幕上见犹太古剧时，见巴勒斯坦城中十字街头往来的那伪善者，那些外披羊皮内具狼心的羊。我忽然想起我们的中国，我忽然想起我们的世间。爱友们，我真不胜骇惧，直到今日。

爱友们！我们快为情的世间燃我们青春之血。让我们「开这暗室中的窗户，让那英雄的自由的灵气进来。」

我们当为情生,我们当为情死。

(载**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洪荒」**)

给一般志在南洋文艺的朋友黄僧

亲爱的同志：

应该先此声明：这里所谓同志，其义至狭，仅限于我们大家这些志在南洋文艺的朋友。

论到文艺，我是最浅薄，丝毫没有途径之一人。我现在是徘徊于艺宫之外。可是，时代环境的象征，引起我热烈的渴望，使我愿意接受文艺的洗礼，努力来实现真正文艺的精神。然而我可不是甚么艺人，更不是有野心于甚么甚么的家与派。

朋友，尽管像吹破了的失声的喇叭，我终要这样不自量地的出丑。文艺的时代使命是什么呢？我们所处的环境又怎样？纳塞卡所说的生存欲望，现代的中国人，稍为受一点所谓教育的不是已经陷于绝望的深渊吗？稍具灵活一点的脑筋，又谁不是充满了无限的苦闷呢？青年人的头脑，为了时代生活的剧变，失却了平衡；衣食住的压迫，且不待言，思想精神上的束缚，更来得痛苦、忧伤！

世界的文明无限地推进，只有中国人的社会，停留而迟滞起来。时代各种的特征，形成了情调和形式，自然而然的跑了世纪末。虽然是封建的毒焰正在高张，虽然是许多年青的人屈服与投降，可是，真正文艺之创生，全在背起时代的使命。欧洲没有黑暗时代，不会产生文艺复兴的运动，成就近代欧洲的文明。虽然人类的欲望是怎样的无穷，对于生活，无论怎样改良革进，终没有满足的一日。但我们应当相信，人类社会是时时进步的，比较上总算一时代比一时代更好些。因为人这动物是富有向上性，喜新厌旧，无论现象怎样的美满，终敌不过理想的将来——新的生活、新的希望。因而，对于现状的咒诅、反抗和破坏，在人类进化史中，任何时代，都是不断地继续前进，从未为何种现状的压力所屈服而停止下来。

在人类进化的过程，文艺与哲学一样是时代思潮强有力底推进机。只要一般从事于文艺哲学的人们，肯负担起那个时代人类社会底十字架，这个推进便会如大海中的狂涛，澎湃波动。哲学的使命，是在遥遥的把未来的光明先示之人间；文艺呢，随时随地的来表现人生的活剧，一幕一幕的掀开，把这一个时代的人的真实性，呈于这个时代的一般人之前，暗示对于这个现有人间的苦闷和悲哀，应该怎样去努力奋斗，冀求未来的光明。

时代思潮的运动，是激起群众自觉的唯一方法。然而它——时代思潮运动的武器，最精锐的武器，还要以文艺为主。人类社会若没有先觉者的呼号，说不定我们今日正和我们的祖宗一样穴居野处，那里会有这样的文明？我们晓得法国大革命，文艺是其先锋，像卢梭就是这其中的健者。不要多举悠远的和别的国度，就是近代中国革命，一样是以文化运动为前驱。有理想然后有事实，这是不易的真理。倘使我们相信文艺者的呼号，至少足以代表一般生命的意识时，我们便可以明了文艺在人间的重要，特别是在这样中国人的社会，文艺的使命更为关切。

中国底文艺怎样呢？虽然进化的阻力尽量地高压，群众的大敌极端的钳制，然而以生命献之时代的战士，在地狱里、在黑暗中、在暴力的铁蹄下、在来福枪口，却本其大无畏的精神，负起时代的使命，积极地向这苦闷沉哀的世界反抗。这种行进的形状，我们仍然陆续可看得到的。自然，同时封建余孽的文艺，麻痹不仁的思想言论，亦大放其毒焰，而为最后之回光。

关于中国的且不去多说，我们睁开眼睛看看南洋文艺是成何种现象，所谓南洋的艺人们底决心是怎样，这里南洋文艺的使命是什么？要知道这一点，应当研究南洋时代的背景。

南洋时代的背景，已经自然而然的步着人家的后尘，流了千千万万人的血来造就富者的红宝石戒指，这亦是显然的事实。许多可怜的人们，茫然无知，在分些余沥之下，安乐地过着不像人的生活。在最近，各地失业的华人，更是充满了家家户户，大家在外面行走，衣服穿得很漂亮，而其实各人的中心，充满徬徨与忧虑。这亦是普遍的病症。正不知又有若干伤心的事给与我人。简直说起来，经济的暴力外，我们亦不过在这种情状之下过其呻吟的生活吧了！冤枉和暴力，散布在整个的华侨社会。痛心和违背真理的事，触目都有，街头巷尾劳苦者的号声，全没人理会。难道说这个时代是黄金的时代，是不应当无病呻吟吗？

我们看看南洋的先觉者，艺人名士对于南洋文艺负了何等使命呢？一种十足奴隶性的文艺，是依赖金钱、封建、和沉迷萎靡不振的精神，盲目的心理，占住这个南洋的象牙塔。他们依附于富者和可耻的暴力下，站在塔尖上向着时代之神——悲哀的无告者独笑。他们为着个人小小生活的问题，出卖了南洋文艺的精神，屈服妥协，而至于投降了。倘非我们坚决地背起时代的使命，创造了真正南洋文艺，很勇敢的向罪恶反抗，我们便这样的绝望！

许多朋友的中心，藏满凄凉怆绝的悲哀，怎的不敢鼓起勇气打起时代之钟呢？我们对于投降者宽恕退让，便是对于𨯳战奋斗者残酷；尽管是为着担起时代的十字架而至于支离破碎，可是一个战死沙场的勇士，岂不更较苟活偷生的降卒为光荣吗？

我是重新流浪到南洋的人，所谓私人的意气，大约可以避免的。请我们大家平心地的想一想，南洋文艺界所表现的精神是什么呢？会不会沉迷呢？会不会萎靡呢？会不会暮气沉沉呢？会不会充满了奴隶性呢？

「只有死于反抗和奋斗的大道上，不当回避退缩。」这是我在广州民国日报一九二七年的誓语。朋友！让我们一致奋勇来炸裂这贵族的象牙塔，创造我们民众的平民的贫苦的文艺，筑成我们新的道路。这条大道，就是时代背景的反映，就是真正南洋文艺应有的精神。

朋友，让我这个最丑劣者吹了破喇叭，先踏上这荒芜未辟的道路，虽然我的兵器不精利，而我的热血却奔腾了。文艺倘不能反抗现代的罪恶，人间亦无需这些最可耻的东西了。

朋友，倘使我们也惧怕起来，拜倒在封建的势力下，我们的生存还有什么意义呢？有志南洋文艺的朋友呵！世界今日只有两条大道了：一是上升，一是下降。我们要上升呢，还是要下降呢？这，只要我们自己认识清楚吧。朋友啊！我聆听你们的前进的号声呵！

（载**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四日叻报「椰林」**）

牛女（诗剧）陈晴山

天河之东有织女，天帝之子也。……许嫁于河西牵牛郎，嫁后，遂废织纴，天帝怒，责令归河东，唯毎年七月七日夜渡一会。——荆楚岁时记

牵牛织女，借天帝二万钱下聘，久不还，帝怒，驱于营室中，每年只一见——荆楚岁时记。

七夕，妇人结彩楼穿七孔针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荆楚岁时记。

七月六日有雨，谓之洗车雨；七日雨则云酒泪雨。——岁时广记。

景

一条如练的河流，流水淙淙的打破了孤寂的夜的世界，此时月娘已入梦，被秋风摇曳的河旁草木隐约袅动于闪烁的星芒中，更显得夜是异样幽静的。

牛郎（短衣戴笠，痴立东望，若有所思，牛儿饮水）

银河似练，

乌鹊无声.，

玉宇茫茫，

看不见伊人只影。

人间天上，

何处不是买卖婚姻？

富家儿三妻四妾，

似我——牧牛奴——只合长守孤衾。

怨自己清贫，

当初冒昧和她家行聘，

欠下了聘金二万，

辜负她直到如今！

织女（仙妆环佩，飘飘而来，停立河东）

终岁辛勤，

只有今宵闲隙，

听西风送到歌声，

知那人在叹息。

急攘攘出门来。

只见得银河一碧？

——淙淙溶溶，

都是侬家相思的泪债！

（忽望见牛郎）

那边站着的，

可人儿似曾相识，

不是他呢，

谁更向深宵伫立？

牛郎（望见织女）

望见了爱人，

巴不得立刻向前去——

恨乌鹊未填桥，

只把心儿先渡

准备着三百六十日的相思，

待到伊跟前从头诉。

（一阵乌鹊飞来，纷纷向河中落下，顷刻成一长桥。牛女相向渡河，会于桥之中心，相抱而哭）

牛郎

呀：爱人，我的心！

织女

我的……

（牛郎坐下，织女偎傍着坐）

牛郎

自去秋一别至今，

辜负了许多月夕花晨。

看人世男男女女双双对对蜜蜜甜甜，

只我俩朝朝暮暮孤孤零零寂寂沉沉；

这是谁的过错——

是我少了二万聘金。

悔不该开个新例，

构成这宗赊欠的婚姻，

怪不得你父竟拆散了我们两人。

爱人呀！

你且宽心，

我还剩得一只牛，

倘能够卖了二万来偿聘。

便和你永久相亲！

织女（微愠冷笑）

卖了牛儿娶了亲；

这价值倒也相称！

我们妇女原算不得一个人！

牛郎（现不安之状）

爱人呀！

别错会了我的心.，

我此时已是山穷水尽……（呜咽）

织女（为牛郎拭泪，悲愤满腔）

这不是你的罪过，

是几千年来因袭的婚姻！

人家养了女儿

一坠地就说是千金；

正如牛儿估了价，

那管得他们的终身！

说什么制度，

不过是一种变相的卖淫！

牛郎

爱人呀，

这话我倒有些不相信，

只怨着我自己家贫；

聘金是礼物，

怎可说得卖淫？

况且我们是双方合意，

天帝也不会包办婚姻。

织女（比前更愤激）

他的主义是拜金！

那管得我们甚么恋爱中心！

他也许把我嫁给那只牛，（指着河边饮水的）

徜使你牛儿会拿出了一万䋋！

牛郎（现惊疑状）

他若使一味的操奇计赢？

怎允许我俩一年一度一相亲？

织女（愤激不支，至于泣下>

这那里是他的鸿恩！

我为他无明无夜，

织就了三百六疋锦.，

他说扣下这份工资，

代偿了今宵的夜度金！

牛郎（与织女一同忿忿起立）

我只道修到神仙，

便脱离万恶金钱.，

谁知他的势力，

竟侵掠到了九天！

月老儿掌什么姻缘？

枉佩着一囊赤线。

快把他交给太白金星，

由着他一人行使全权，

倒免得许多痪男怨女，意惹情牵！

（侍女宫装出报道人间乞巧）

织女（待理不理的斜睨侍儿）

笑人间乞巧忙如许；

我自家还理得不清，

更何处把「巧」与人来应付？

牛郎（遥指西北方作狞笑）

你看那天钱十星，[[1]](#footnote-1)

向人间高高自负。

他在说有的是钱，

为什么人们不来求取？

妇女们呀！

要拜呵只合拜他；

他自有幸福给汝。

巧拙倒是没相干，

第一还须论贫富。

有钱的庸人每夸庸福多，

没钱的聪明转被聪明误！

你不见巧妻常伴拙夫，

这其间是什么缘故？

爱人呀，

叫他们向那处去吧，

别耽搁了我们正经工夫！

（霎时间白云蔽空，一切都不见了。云中隐隐透出两人合唱的歌声）

咱俩情话喁喁，

不觉到了星河欲曙。

似这般会少离多，

倒不如参商两处。

携手河梁，

一个东归一个西去。

从今后两地相思，

依然是朝朝暮暮。

让我们几点别离泪，

散作弥天雨，

更希望得化作珍珠

圆却人间爱情无数！

（风吹两点飘飘而下）

（闭幕〕

（注）星经云天钱十星在北落西北主财货所聚

（载**一九一二七年八月十八——廿三日「商余杂志」**）

无腔之笛树梧

近来的所谓「文艺刊物」，实在太多了。五光十色，把一座光明灿烂的艺林，闹得乌烟瘴气。这样的现象，令人对于文艺的前程真有不寒而栗之感！

甚且，有一个叫做什么名的刊物，不知在那里抄来的几句拳术的口号，也堂而皇之的把它发刊出来。

这一层，我们不能不佩服人家的天才——真不愧为文学家的球形发展的天才。

可是，出版「八段锦」这本书的老板却倒霉了。「八段锦」这本书的生意却有些靠不住了。

（二）

我不敢谈文学，不但不会谈，也是不配谈；然而我敢肯定一句对于文学有一点关系的话，就是国人做中国文字，至少一个「通」字是不能抹煞得去。

近来不通的打油诗，越出越多了。文艺界有这种奇形怪状的东西，怎叫人对于文艺界的前程，不抱无限的悲观呢？

如下面几句诗：

「………………

「我把书看得精神疲倦，正在上床要睡。

「………………

「乃是受着贫魔的使命。」（下略）

不但无诗的意义，而且连字面也说通不过。本来「我」字是代名词，「把」字，和「看」字是动词，「书」字是名词。但是他把这些名词和动词通通用错了。这样的句法：「我把书看得精神疲倦」，照字面解释起来，就是说书给我看得精神疲倦。这么一来，书是有官能和感觉的了；岂不咄咄怪事。「上床要睡——忽然呀……」这一句连「主句」和「动词」也分别不出来；它的意思：就是说在上床要睡的时候，忽然听得一阵单调的声音。可是他偏偏把「时候」二字删掉。这种有助词无主句的文字，却未曾见过。那个老贩在做买卖，是受着贫魔的使命，可是贫魔的使命，是叫人家赚钱的哩。

够了，这样的东西，我也无工夫批评了，最好把它列入小学部的成绩栏里，贴堂三天就算了。

（三）

是的，现在犯不着谈恋爱，可是我敢相信说这句话的人，大概是情场的失意者；否则，必是一个厌世者。

朋友！你说：爱情的代价是痛苦。我说痛苦就是爱的刑罚。可是爱情若没有刑罚，那会和嚼蜡一般的乏味呵。做人的工具固然要找，然而爱情占有人生的一部分，假如人生没有爱情来点缀，那尽管你的生活怎样丰美，终会和美丽的玫瑰花而无绿叶扶持一般的煞风景呵！

同志们！来，现在正是我们青春的黄金时期，莫灰心吧！红艳艳的葡萄酒，喝酒醉吧！短衣匹马，恋爱场上，杀开一条血路来。

（**一九二七•十一•六作。载「八月」第十期**）

@张金燕《南洋华侨的祖家观念》，1927

　　本文所说的祖家，是普通南洋华侨口头说的唐山。

　　溯起年前，曾一度回去祖家，航海时，每期在舱里和甲板上，都听着同舟人的流行语，「州府的树有横干，没有总根的」骤然触着这类话，兄弟不知其意思的所在。到了家乡，一晚在槐树下，蠢钝的听觉也触着「州府的树有横干，没有总根的话」。继后有个婆子的口音说：「是，不错！州府的水无情的，有去没有还的。」那时节，才明白了这类话的意义。

　　及后上都会，在K埠旋歇时，耳鼓还不停敲着这类话。甚么「金山丁，南洋伯。」里居的婆子的口嘴是赞扬「金山丁」的有良心，有钱就回来祖家置产业，起房屋，光宗耀祖；甚么某某大公司是他们的钱办的，某某织造局也是他们的钱发掘来的。说到「南洋伯」，伊们到底没有半句赞扬，只是说：「南洋伯，衣服不怕会多了一件呀！」

　　里居有个李某，他是个老「南洋伯」，回来祖家已多年了，而每次我相逢他，总是垂头丧气的，初以为他年岁老迈，后来得知道他是个「过番」的落伍者，里中的婆子的皱皮擘唇没有一天不把他来做话柄。一日，我遇着他，请他上茶楼来消水壶，喝了一盏茶，他就开言问我道：「……在什么州府做生意呢？——稳当吗？——现下州府世境好吗？……」我顺着他的问来答。嗣后探知他在过去三十多年都是在P埠掘锡米的。因运程不就,正所谓「年望年好，年年割山草」的原故，在最后几年弄到「人老钱无」，及周身病魔缠绕，他又不愿做「番邦地主」，故此不得不垂头丧气兀回唐山见邻里，可是乡里不甚悦意他。不是他品格不好，因为空囊而返，既然回来，勉强也招呼他。至于那些婆子，虽然他回来多年，犹是耻笑他，甚么「人过番，你过番，甚么无钱番。」伊们的利害心肠还暗地咒诅他:「有钱不见人，无钱想累人。」大概是恐怕他死，至微也要花费伊们几枚买山票的铜片来买对丧家烛的原故。

　　「早知这样，我宁愿在州府饿死，也不愿回来的。」这是李某最后对我说的痛语。

　　再说一次，在南洋某埠，兄弟曾访一个有钱的商人。在谈话里偶涉及华侨对于祖家的观念，他或者是有些听错的话，于是信口就说，「祖家我很想去看一看，听外人讲他比S埠宏丽几十倍，可是船费太贵些的。」我听完愕然疑问他起来，「……回唐山祖家船费，先生你嫌太贵……」那商人不待我说完，很不快意地截来说，「……唐山祖家，贴钱我也不去！」于是才明白他所讲的祖家的祖家了。

　　以上是个人所感受着的状况，自然与别人所见所闻有殊，不过兄弟在南洋已有二十多年的州府化，到底靠着个人的观察不至于说坏啦！大概以多数的批评，所得的结果，也是说南洋华侨的祖家观念很薄弱，比之美洲的唐人有天渊之别，而在州府的唐人回国办学，与实业不是没有，是有的，不过凤毛麟角吧了。说到钱，有堂堂一个糖王发现出来。何以敝乡的婆子总看上「南洋伯」呢？理由是伊们整年都见「金山丁」「满载荣归」的，至于「南洋伯」总不见一个有钱回来的，这不怪伊们的厌恶，不过伊们不懂得「金山丁」和「南洋伯」在外的环境不同的原故所在的。

　　我们要知道「金山丁」在美洲，倘若他们不嫖、不赌、不吹、不饮，然则所找的钱放那里去了呢？他们在美洲可以置土地么？买房子么？至于那些商人，他只可扩充贸易而已，对于产业仍不能在美洲置手一下。为代代子孙计，那么他们不得不一代就要回去祖家，不得不一代就要「锦衣昼行」，至于他们的远跨太平洋的劳苦又怎样显出光荣来呢？所以美洲的华侨对于祖家的观念不得不厚了。若移他们在南洋，则他们的观念莫不被环境吸化而变迁了。

　　南洋的环境怎样呢？我们老州府的人，那个都知道在州府可以置土地，无论多少；可以买房屋，无论大小，就是「亚荅」寮，也可以为子子孙孙久留之策。我们所得的钱不必一代就要「衣锦还乡」，所以南洋华侨对祖家的观念不得不差之了。

　　我们又知「金山丁」也好，「南洋伯」也好，多数的份子不是像外人有了殖民政策而来移殖他处，他们不过迫于衣食住而抛离祖家的，起初各人的心志都是依着父母、妻子、兄弟、朋友的叮咛，一有钱在手，就要赶回祖家去。可是，「南洋伯」对于初衷总是变换枪头「乐不思蜀」。快些的，竟有「番邦招驸马」而丢弃妻儿父母不顾的。这些我们不要怪责他们甚，回想下祖家百年来的情形，岂不给那些「乐不思蜀」的州府客讨厌憎恶吧！但有些想回去，有钱自然有人拥戴，没了钱回祖家有甚味道呢？至于钱，不是伸出手就有「拿督」，「大伯公」从天降下来的，是捱苦受难挣来的，有时任你吃尽苦中苦也不闻一钱，既到穷途，乡里又不瞅睬，怪不着许多「南洋伯」一提起祖家，就算不会听错，他们厌恶的情油然而生了。那些有钱的，更有甚于此者多呀！

　　有些人说：现在的华侨已溶化些了，就是唐山新来的客也不以「唐人」，「新客」为可耻了，这虽是表面上、形色上，华侨的祖家观念「今年不比往日」,倘若我们在最近的时期仔细观察，他们憎厌之情，仍牢牢未消。在州府化的「南洋伯」有几个觉着自己的祖家怎样的宝贵，怎样的可爱。他们不咒骂已经算他们有国民的资格了，兄弟十分愿望南洋的华侨对于祖家，任他怎样的天崩地裂，我们也要慈母疼爱儿女那样爱他，我们可以看到四散无归宿的犹太人，虽遭人家的屠杀、欺凌，他们也热诚的希望，并且相信新耶路撒冷会一日重建在一块永固的磐石上。由此而观，我们还不至无家可归的猪狗，为甚不疼爱还有碎瓦破砖的祖家呢！

(载**1927年9月27日「荒岛」**>

说说南洋的文艺热撕狮

我们不是群百灵鸟，至于「丑死鸭」也千万配不得称上，不外乎在「改组词」说过——「……植非是蓬莱仙草，是平淡椰底浮藻……」，那么我们不得不旷谈些关于本地的问题，就算人家讥说：「荒唐」，但不怕荒唐不荒唐，最怕是血凉的血凉。

在今日南洋的社会里的华侨发现了一股热的活动，说他是潮流所吹，兄弟不敢说完全的是；说他是一种的觉悟，也没有胆斗定他非是。而靠着鄙见观察那热的动力，未免太跑不出变石为饼的诱惑的途径里，然则那热是甚么的大名呢？就是本篇的题目文艺哩。讲到变石为饼的魔术，或者荒岛里的人也难免自己网罗自己了，就算是蚕蛹师爷，兄弟也恐那热不久会退冷。像「反正」后，白话剧的表演热，有这样的病入膏肓的症，故此不得不费九牛二虎的力，也要说一说来自勉自励；间接贡献些非驴非马的一知半解的成见于现在南洋文艺热的火炭红红的铁炉里，正着猛进冲锋的将士。若是下面陈出的神功没有什的用处，就求铁炉里的备战的将士掩耳诈聋，遮眼装盲吧！

在未画符念咒之前，先介绍一下南北女作家德莱纳尔的「艺术家的秘密」来做个题旨：

昔时有一位艺术家，他画了一幅图画，别的艺术家都有丰富而珍奇的颜料，画了许多贵重的画片，他只用了一种颜色画他的，但是有异常赤烈的光华，来往的人们都说，「我们喜欢这幅画，我们喜欢这种光华。」

别的艺术家走来说：「他的颜色从那里来的呢？」他们就问他，他笑着说：「我不能告诉你们。」于是，低下头去继续工作。

有人到远东，去买贵的颜料，制成一种珍奇的颜色来绘画，但过了几时，画便褪色了。有人读了古书，制成一种丰富，而稀有的颜色，放到画上时，便死版版的了。

但是这位艺术家继续绘画，常是作品越来越鲜红，这位艺术家，越变越灰白，后来有一天他们发见他死在画前了，于是他们搂起他，要去埋葬他，有人在所有颜料的缸里密看，但是他们找不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

当他们脱下他的便服穿上寿衣时，他们发见他胸的左部有一块伤痕——那是一块很老的老伤痕，必定终身在那里的，因为伤痕的边是老而且硬了，但死是封缄一切事情的，他拉拢了边缘，将伤处封起了。

他们把他埋葬了，人们依然都说，「他的颜料从那里找来的？」

过了许久，这位艺术家是被忘了——但这作品是不朽的。

上段的文是抄CF女士译的梦中的一篇的，不过看得他里面所默示的，对于荒岛里的人，有莫大的指导，并且可做工作上的绳墨，故敢胆把它来饰兄弟劣之又劣的篇幅。

看了上文之后，于是乎明白了，倘若我们踏上象牙塔的一尘不染的梯级时，必先要敲下密底的算盘，飞归下自己的五脏是喜欢吃，合胃口吃这样单调的菜不？又自己问下是不是借他来装璜自己的雅气文风，抑或探见国内多么大名鼎鼎的学者，依赖他攫到「荣华富贵」、「妻财子禄」、「福寿康宁」，因有这么有名有利的上路，我们扒上，扒上看下里面有甚么巫女、精灵、巨人和怪龙，便手扪下捉只来当古董的玩玩，并且藉来使盲从的民众瞎说自己有什么盘古真传的喃巫化的法宝，指天画地掩人家的耳目，弄弄几片迎风飘舞的青蚨么？不然，我们就要赤裸裸像犹太人燔祭的羔羊那样，献给无上伟大的艺术大神，倘若我们不愿做这样的牺牲，这岂不污了象牙塔的梯级吗？自己又岂不强奸自己吗？

艺术不是一个穴洞的瓦枕，可以随便你枕我枕的，它是无度量的，只是我们的心血结晶的形相和度量。不信再翻看上面的「艺术家的秘密」就了然了。

文艺是艺术宫里幅员最广的园地，而说到南洋今日的文艺热，似乎有「狂飚突进时候」的活动？是故有些人说华侨的思想比之往昔进步了，有些说是一种好的现象，更有些说是把夷蛮之域化为诗书礼义之邦。若是诚他们听见的说法，那么华侨的前后的地位有莫大的变换了。这不是艺术的艺术所招来的果，而在人生的艺术还是有些地方说得过去，但可是现在南洋文艺发出芽儿，只有给我们失去而已。因十居其八，除了退伍、游戏、喃巫、饭碗、勤诈、广告、谩骂、瞎说、私怨、报复……等式样花般的文章，就找不出明见的人们所说的说法，至于纯正艺术的就不必讲了。

现在南洋的文艺热已像火山的爆发，把所有地心的古灵精怪，应有尽有的溶液尽量的高出云表的吐喷，还有些像万籁齐发般的独奏。若然兄弟所说的不对，什么不上半载，触目都是呢？但最可责怪的是，既然自己的心愿不是赤裸裸做一个燔祭，那么不该拿艺术招牌抬高自己的……等等的文章，来瞒骗普通的民众，硬把把说自己的作品是艺术无上的主义，就是有成就的会有艺术的作品，也不该尽地高呐夸大。因艺术成就，有「圣于时者也」的，而他的成功不是一朝一夕的，并且他给人家的赏鉴认识，有时在千百年后的，更有的费尽心血，直到世纪末也无人家瞅睐过眼的。我们要有清醒的头脑把好好解说讲出来，万不能马马虎虎的过去，使民众对未来的艺术的观念怀疑恐惧起来，，和呈示拒绝的厌恶呀。一只害群的马有什的意趣呢？以上所讲的不能拢统随便破坏人家的心血，不过切实实在目下的南洋自己所谓文艺界的猛进前哨的将士，十分之七是兄弟所说的蒙昧。而竟有自己的明知自是广告式的扩充招徕的月饼文章，硬硬的要说是文艺的色彩。明明自己是退伍，游戏、喃巫、报复的文字，也要加上新潮流、新思想，新！新！等名词，以为这样的手腕可以博得人家观止惊叹。兄弟以为这些招徕赚钱的文字，至妙的是注意扩大他们所经营的贸易，并且努力介绍些无人知道的关于所做的破天荒的生意的招股式、市情式；……等文件，还有益己利人的奇效。万不可把文艺界与他们无关系的诗歌、小说、韵文……等插入。若是喜欢半大腹贾化、半文艺化，何以不辟开门径呢？免至鱼目混珠。再若是「醉翁不在酒」，来迎合好粉饰的民众，兄弟以为把张竞生博士的性的文章尽量的描写更为大菜中的大菜了。

最大的毛病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况且文艺不是句易言谈的「之乎者也」，又不是句易认识的「的底么吗」。就算晓得言谈和认识，也没有什么高超人家一等，也没有摆架子的必要。什么「我我卿卿」的才子佳人，什么智识阶级，他们终底是班蛀米大虫，吃人的木风而己，是兄弟恳求文艺里的前哨猛进的将士不可再作那些过去腐败的儒家的人上人的梦想，只管尝试燔祭的生活，尽我们心性的嗜好，又只管再尽毕生的力踏上象牙塔的一尘不染的梯级，表演下身手，可否做点功夫的呀！倘若单独靠着现在所谓文艺的流行热，则我们有诚心的前哨，偶有不健全的缺憾，就会给那狂热的黑死病吞去了，做他的毒菌。所以兄弟再三所望现在南洋文艺幼稚的时代中的有志愿把赤裸裸的身躯像羊羔献祭艺术大神的将士们，千万不要把他当一股的热，我们要跟正那篇「艺术家的秘密」里的画家吧。

成功不成功这是后话，不过我们表表清白无疵的心情于我们礼拜的象牙塔。

（载**一九二七年十月十八日「荒岛」第二十九期**）

与《浩泽》的当家师谈谈甘受和

浩泽的当家师请了，你俩，一个「采菽！……采菽！……」的自大，一个「采菽君……采菽君……」的自卑，还是两种口气，却是一鼻孔出「气」。这个气，不是人们需要的新鲜空气，乃是个人心坎里排出来的「绿气」。然这绿气不但不能伤人，反足以自伤。

一方面说，「不一定要诗里有手枪炸弹」，一方面又要弄些玄虚，说什么「阿麻呢亚」「回敬一箭」。余以为研究学术，当以「诚」相见，不当粗暴用事。吾们以人口的移殖，任学运之劳工，上受居留之管辖，远怀桑梓之废墟。虽疾首痛心，通力合作，共谋一是，希挽桑榆，报端纪载，秘密械斗……互相仇视智识阶级，开道不遑，焉得从而提倡之。

「冷嘲热骂，嫉妒声，只当是门外狗叫……写文章，想成名，采菽君！不是一回容易。……

谩骂的对嘴，恕不答复。」盖嫉妒谩骂人者，必怕人嫉妒谩骂；以小人之心，测君子之量，毋乃自鄙乎。古人云，道吾好者是吾贼，道吾恶者是吾师，是则又与当家时之言趣相反也。啼笑怒骂，惟求得其当耳。

文之所贵，在主脑，不在皮毛。「给第二者」，「给第三者」，同一理也。如越乎此种，兜着没趣的圈子，连篇累积，虽多亦奚为。至于闹意见的答复，尤其荒唐。盖既已变相的承认，而犹自侪于蚊蝇也，岂不深可叹哉。

文字之灌输学识，犹钱币之中介货材也。若舍学识而谈文字，非欲舍货材而衣食钱币乎。譬之读外国文字，而不能取其所长，以补我之所短，则不过为外国人多造成一个奴隶，又焉取焉。今吴君竟谓莫衷一是，等之优孟衣冠，不可因其有假的挟入，而鄙视到全无价值，呜呼哀哉，斯文扫地尽矣。蠹鱼式的学者，其有所警惕乎。

（载**一九二七，三，十.「新国民杂志**」）

信两通梁画，中

（一）

中兄：

记得儒林外史里，范进的一篇文章，周学道看了三次过，才拍案叫绝道：「此天地间之至文也！真一字一珠！」不图于今之世，竟也让我碰着了这样的文章。不过看的次数已是不止三次，而拍案叫绝仍未能做到。愧甚憾甚！弟思无周进之才，何必自苦，爱特录寄与老兄。又于难懂的地方，附加圈点，祈为指示，借释疑怀：

1.「不外乎在『改组词』说过——『植非是蓬莱仙草，是平淡椰底浮藻』。……但不怕荒唐不荒唐，最怕是血凉的血凉」音调响亮，但意义难明。读此文时，真觉得一字一珠（注：珠是汗珠）。

2.「在今日南洋的社会里的华侨发现了一股热的活动，说他是潮流所吹……」「潮流」大概是新发现的一种什么风了，故能吹；而此风却又能吹起了「热」，倒也神奇！你我不幸，适流落在此酷热的岛上，还须谨避此风为要。

「就算是蚕蛹师爷，兄弟也恐那热不久会退冷像『反正』后的白话剧的表演热。」苦矣哉！我又为这两句的字流了整整三十颗的汗珠了。

「间接贡献些非驴非马的一知半解的成见于现在南洋文艺的火炭红红的铁炉里，正着猛进冲锋的将士，若是下面陈出的神功没有什的用处，就求铁炉里的备战的勇士掩耳诈聋……。」这里一共就有两个火炉吧——一是「火炭红红的」，里面有「正着猛进冲锋的将士」，一是「铁炉」罢了，里面却是「备战的将士」。也有「猛进冲锋的将士」，也有「备战的将士」，读文至此，杂闹极了。又仿佛就是见着孙猴子被收在八卦炉里面挣扎的时候的光景。但「神功」是可以「陈出」的，真觉费解了。

3.「我们扒上，扒上看下里面有什么巫女、精灵、巨人和怪龙，便手扪下捉只来当古董的玩玩。」呜呼，我实在不能不惊作者的「手」之不可思议正如其文也！

4.「现在南洋的文艺热心像火山的爆发，把所有地心的古灵精怪，应有尽有的溶液尽量的高出云表的吐喷，还有些像万籁齐发的独奏。」地心的溶液，高出云表的吐喷，其热力之大可知矣，而犹有「古灵精怪」者存焉，是诚「古灵精怪」也哉了！「万籁齐发」，又称「独奏」，其口技之谓欤！

呜呼！天下文章，竟变到如此之深奥，我真有愧作文之浅显如话也。老兄亦可以教我乎？

且住，险些忘记告你一句要紧的话；上面之文，都是从新国民日报附刊「荒岛」之第二十九期「撕狮」君所作的「说说南洋的文艺热」的那篇文章里摘录出来的。为篇幅有限，而割爱的尚很多。合并告明。

弟梁画十月二十七日

（二）

画兄：

你也太恶作剧了。晚上十二点，要我笺释这篇新体的「绛守园池记」；我没有赵、吴辈的天才，那知道「绛即东雍」是怎末解呢？

这篇奇文，当你没有介绍给我的时候，我好像已经在那里约略见过，自然也是因为深奥难懂的缘故，所以不曾十分领教。现在承你提醒了，我便从头至尾，重新读过几回，但仍然是深奥，仍然是难懂。然而深奥难懂，不是作者之过，乃是读者之过。画兄！你以为文章是要人人共懂的吗？苟人人共懂，则人人可为，象牙之塔中，不是太拥挤了吗？盖不深奥则无以使人难懂，不使人难懂，则不成其为文艺，此文艺家之秘诀也。

然而，我们不可不于难懂之中而力求其懂。这样，方无负作者的苦心。现在，我便照你所提出的，逐条解释。虽然未免强作解人，却也可以在「南洋的文艺热」里，效些添油加炭的微劳。

1.「植非是蓬莱仙草，是平淡椰底浮藻。」植，自然是作植物解；仙草，椰，浮藻，这些难道还是动物，矿物吗？椰底现着浮藻，大概那株椰树是临水的吧。好在他这两句是重述以前的「改组词」，算是过去的，我们可不用深求了。「血凉的血凉」，虽不成话，但是因为要对着上句的「荒唐不荒唐」，却也不得不然。

2.「潮流所吹」，骤看似乎不通，然而我们如果想及「海啸」两个字，便不至于诧异了。海既会啸，潮断无不会吹之理。且潮虽非风，而潮起的时候，一定有风；有风便会吹了。至于风能吹起了热，也不算神奇。人家烹茶的时候，拿着一把蒲葵扇，在火炉口不住地乱煽，不是要使它吹起了热吗？承嘱谨避此风，这倒不错。这也是风吹起了热的一个证据。

「蚕蛹师爷」，未详所出，要非无所本而云。「反正」两字，原文既加括号，我们自当特别注意。按左传：「文反正为乏」，那末「反正」两字，就是「乏」字的隐文了。「乏」的意义是疲劳。演剧到疲劳之后，自然什末热都退了。

铁炉究竟几个，这不是我们可以知道的。但「神功」可否「陈出」的问题，这个却要研究。我以为「功」而可「陈出」，虽然有些费解，但他明明说是「神功」，神的，自然与人不同，总含有神祕的意思，不可以寻常论了。

3.他要是没有那样的怪手，怎末会做这样的奇文!这个自然是不用惊奇的。不过「扒上扒下」那样的「扒」不知是否用手。如果是用手的，那就再好也没有了，因为扒手本来是一个现成的名词。

4.你既知道八卦炉中有孙猴子，那「地心」的「古灵精怪」，也便不足为奇了。他们是不会被烧死的，放心！你既知道一个火炉里有冲锋的，又有备战的，这便不用疑心到「万籁齐发」的「独奏」了。

够了够了，你说还有许多因限于篇幅而割爱的，我也不想要窥全豹了。请免再续为幸。

中谨复十月二十八日

（载**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八日「荔」第三十二期**）

几段关于文艺的感想树梧

……今天一个朋友拿着一张「玫瑰周刊」对我说道：

——老李，日本人亦做起新诗在我们中国的文艺刊物上面发表了。

真的，幽野山松四个具体而微的字，跃入我的视线里面了。

喝！中国人的文艺刊物，难道亦值得日本人来通力合作么？真是令人不可思议！

中国人双姓的原是很多，然而我却未曾看过有姓「幽野」的，这或许是我尠见多怪也未可知。可是幽野山松这四个字，无论给谁看见，都会认做是日本人的姓名的。

我不敢自诩我的日文渊博，然而日本现代几个作家，如新潮社、交兰社、骚人社……里面的芥川龙之介、厨川白村、有岛、武者、夏目、菊池……的作品，倒也读过几本。什么唯美派、人道派、享乐派、花柳派……各作家的作品，倒也见识见识过，却没有见着这位幽野的文学家哩。说了许多废话，管他妈的，日本人与中国人横竖都有很好的文学作品，而且登在文艺周刊的作品总是文艺的作品吧，那何妨把它的内容读一读呢！

哦！原来是这么「辞高旨远」的二首「莫名其祖宗」的诗（？），真是令人「百读而未能通其大意」啦。现在且把原诗（？）抄下，请大家赏鉴赏鉴。

悒郁

孤独的一只小鸟，

宿在秃枝上；

转头四下顾盼，

没有同类的影子出现。

乌云填满了太空，

电（？）声隐约地鸣了：

雨水将大泻下来了！

一二悲惨的微弱的鸣声：

心里悒郁极了！

世界太阴沉了。

鸟叫

湿透衣裳的小鸟颤颤地叫：「羽毛，只是羽毛，虽然是它被打湿了，有甚要紧呢！我心是温，血还热的呵！」

上面这两首诗（？），我们不但发觉出他的许多语病——如雨水大泻，一只，影子出现，虽然是它……——而且，不要说诗的情操、节奏，都没有一点显示出来，即连形式亦不成诗的样子。假如他不登在这末「大名鼎鼎」的玫瑰周刊上，并且没有题「诗二首」及分行的写出，那我就会认做是小学生的造句了！好在我还没有误认是小学生的造句，不然，便未免对这位大诗人，失敬多多了！

朋友！我以为与其做出这样无聊的诗——无宁创作些有系统的文章吧！否则，也请他下一番功夫去把诗的外形和内容研究一下，再则把诗人的人格、诗人的想像、诗人的情操，修养一下然后才来持笔写诗吧！

说话或许说得过火了，然而为文艺的前途计，为文艺的真理计，「唐突」非所顾也。

在这暗无天日的充满了人肉与铜钱臭气的南洋社会里，要找一两篇比较清通的中国文字已不是易事，何况文艺的创作，那不是到尼姑庵里去要奶吃吗？树梧君，你这篇文章发表了出来，假若也能够得到一点点的回响，那么教士们也可以到马厩向牛群说教了。

——秀屏

（载**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八月」第九期**）

质「批评家」（？）树梧君志新

「八月」有个什么树捂君，他在「八月」第十期登了一篇「无腔之笛」底大文章（？），是对于本刊而发的。我以为他那篇文字，没有一驳的价值，本欲一笑置之；但是恐怕他「夜郎自大」，更加放肆，所以不得不费点时间，把他谬误之点，略加纠正。

现在把他原文，节录如下：

「近来的所谓『文艺刊物』，实在太多了，五光十色，把一座光明灿烂的艺林，闹得乌烟瘴气。」

我记得鲁迅先生，本年去到广州，他因为看见广东的文艺界太寂寞了，所以他在中大学生会欢迎席上演讲，有这样说：「文艺这个东西大不可少，究竟我们还有意思，有声音，有了这些，我们便要叫出来，我们有灵魂，也得让他叫出来使大家知道。虽然有的是旧的意思，有的是新的意思，但无论新旧，也当一齐叫出来」。我想鲁迅先生这些话，是不会错的；他的奖励人家努力文艺，是多么的热诚呀！树梧君对于后进作家，既不肯诱掖指导，却一味加以阻遏嘲笑，这种态度，实无足取。他所谓「文艺刊物太多」，多到怎么程度？应当到怎么程度的文字（不是抄袭人家的）才可发表？请语我来！

「甚且，有一个叫做什么名的刊物，不知在那里抄来的几句拳术口号，也堂而皇之的把它发刊出来。……可是，出版『八段锦』这本书的老板，却倒霉了。『八段锦』这本书的生意，却有些靠不住了。」

这里我可做两层辩驳：

（一）本刊是什么性质的刊物，在创刊号已经说得明明白白了；不知树梧君的尊眼曾瞧过否？我们刊载拳术底文字，是不可以的吗？或者树梧君是存着「重文轻武」的观念，所以才这样底排斥吧？

（二）那篇「绵掌拳」，是元亨君所撰的；他把他学习最有心得的发刊报端，也不过是寓提倡体育的意思，想要引起侨界的注重祖国的体操罢了！这是一种正常底行为，而树梧君竟妄加侮蔑排斥！中国的关于体育的出版物，姑置不论；只把近的来讲，星加坡新国民日报副刊「剑光」，是一种专载体育文字底刊物，我想若被树梧君瞧着（可不知有瞧着否），恐怕也要大排斥而特排斥了？不佞虽孤陋寡闻，拳术的书，看得不多，但这里我敢武断一句：「绵掌拳」这门拳术的书，还未曾有人印行于世。树梧君！照你这般口气，当然是对于拳术，很有研究的了？但我要请问你：什么叫八段锦？什么叫绵掌拳？你说：「不知在那里抄来的几句拳术口号」，你既说他是「抄袭」的，你应当指出它的证据才是。若是你还「不知那里抄来的」，你怎么可以信口雌黄，妄说人家是「抄袭」的呢？（这一层元亨君已驳得很痛快了）。像你这些「毫无根据」、「缺乏常识」的话，亏你说得出来，不怕人家齿冷！

树梧君动辄讥诮人家的文字有「语病」，他既会指摘人家底短处，他的文章，一定是很通顺了吧？待我把它抄下一二句给阅者眼福眼福。

「就是中国人做中国文字，至少一个『通』字是不能抹然得去的。」

「不但无诗的意义，而且连字面也说通不过」。

「够了，这样的东西，我也无工夫」（借用原句）去抄录了。他这等妙文章有没有语病，社会上不乏通人，一定有公平的月旦，也无须我来赘说了。

照上面那些话归纳起来，我们可以得着一个结论：树梧君是个极端轻浮的好作大言的人；像他这等的人，竟敢在「有目共睹」底报纸上出风头，摆着「批评家」（？）的架子，发挥妙评妙论？这种胆量，怎不令人叹服！

最后，我要正告树梧君一句：「是非愈辩而愈明」，树梧君如能守着辩论的态度，对于我这篇「歪文」，有不服的地方，请你起来反驳，我是十二分欢迎的！

（载**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南洋时报「微光」**）

批评呢？胡说呢？元亨

世界上无论那种事情，都逃不了人家的批评。但是批评者对于一种事情，第一要有相当的了解，第二要下分析工夫，那才配说批评，才有批评的价值，才能够折服人家。倘是信口开河，任意讥笑，那简直是轻举妄动，已失了批评的尊严，而为识者所讪笑了。「八月」有个批评家（？）树梧君，在他的第九期，批评「玫瑰」的文字不好；第十期就批评到本刊来了。他说我那篇「绵掌拳」，是「从那里抄来的几句拳术的口号，也堂而皇之，把它发刊出来。」树梧君你说这话，未免太可笑了！你以为我那篇「绵掌拳」只有几个口号，只有几个动作吗？本刊这几期，因为限于篇幅，所以把我那篇暂停起来，先登别项稿件。本刊编后，经有声明，而我那篇的行尾，也有写着「未完」两个字，你怎不戴个眼镜看个详细呢？但这些我也不要和你多费口舌。现在我只要问你几句：树梧君！你既然说我那篇「绵掌拳」，是抄袭的，你一定是知其底蕴的，究竟那本书，著作者是什么人？出版者是那个书局？什么年间？你既敢指摘人家，应当逐件详细的答复出来，叫阅者诸君也可以知道你是个「文武兼修」（？）的批评大家；倘若只会讲一二句「八段锦」的空名词，有甚么用处呢？我想你或者不会如此无聊吧？

要写一套的「绵掌拳」，总也要费了不少的工夫，才能完竣。我的本意，那篇若发表完了，就是要请你这批评大家（？）将一切谬误之点，统统指摘出来；并请你把这套拳术的动作及发展筋肉理由，解释出来！我不是不喜欢人家的批评，我实在是很欢迎人家批评，只可惜你是个不懂拳术的人，所以你那种胡乱的批评，我们实不敢领教。

末了，我要打着树梧君的腔调说：「咳！我那篇绵掌拳，才登了两期，就逢着一个不懂拳术的树梧君，胡乱批评了几句不伦不类的话，绵掌拳，你真是倒霉呵！」

（载**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廿日「微光」**）

仲平《李树梧终不失为一个批评家——如果从此加功》

这一次，李树梧先生在第十期的「八月」中，批评幼青君的一首「夜声」，便与前期批评幽野山松君的作品，大不相同了。前者是谩骂、是胡说，完全不是一个批评家或是一个稍懂得批评的人的说话（予另有评论投稿于「荔」）；这次，却切切实实，就幼青君的原（？）诗一字一句的挑剔，而且是按着文法的。

以上不过说批评的方法是应该这样的，至于他那批评得当否，还是另一问题。好在他已拿了一部文法典出来，给我们容易讨论，不像从前只空空泛泛总评几句「不通」、「语病」、「不成诗的样子」，教人家摸不着头脑，要驳也无从去驳的。现在我所要说的就是李先生批评得当否，……与幼青君的原诗仍是无干的。因为我此刻不想批评幼青君的诗，大胆说一句，是要批评李先生的批评。李先生应该会相信：批评家不是至高无上的；批评家也是可以供人家批评的。

批评家第一应该要忠实吧。将人家的作品改攛了，或是将人家作品中的符号、句读，变更了，然后肆其攻击，这何异文致他人于罪。好在这回幼青君的原诗，登在第二期的「微光」中，还可以找得到的；不然，几乎我也上了李先生的大当了。可是，李先生说话，素来是不客气的。这回何以不肯直指这一首诗见于某刊某期某人作的，只说有一个叫什末名的刊物登了「如下面几句诗」，而所谓下面几句诗，便是：

「………………

「我把书看得精神疲倦，正在上床要睡。

「………………

「乃是受着贫魔的使命。」（下略）

接着，他就在下面大骂人家不通了。尤其使我注意的，他说：

「上床要睡——忽然听……」这一句连「主句」和「助词」分别不出来；它的意思：就是说在上床要睡的时候，忽然听得一种单调的声音，可是他偏把「时候」二字删掉，有助词无主句的文字，却未曾见过。

他把「上床要睡——忽然听……」加了引号起来，谁都以为这一定是原诗的句子；——至少那「忽然听」一定是李先生所引的第二个「……」中的起首的三个字了。谁知翻了旧存的「微光」，一看原诗，大大不然。他的原诗是：

壁上的自鸣钟，不断地响，却是报到午夜了；

我把书看得精神疲倦，正在上床要睡；

忽然一种单调的声音，进了我的耳朵里。

（中略）

乃是受着贫魔的使命哩！（全诗完，没有什末「下略」了）

李先生第一的刁狡就是把第二句的支点（；）改作句点（。）笔给他截断了，使上下不能一气。其次就是下文的句子，在引的时候，只用「……」，却于自己的批评中伪造一个「上床要睡——忽然听……」出来，先把原诗改成了：

「忽然听得一种单调的声音。」然后说它有助词无主句，这是何等阴险可怕的啊！

李先生所说的有助词无主句，大概就是有表词（p「edicate）无主格（Sub」ect）罢。「忽然听得一种单调的声音」这一句，自然是没有主格的，况且上文的「我」，又被李君一个句点截住了。然而「一种单调的声音进了我的耳朵里」这一句，分明「声音」就是本句的「主格」了。李先生如果没有一些文法的常识，那犹可恕；如果懂得这一句是合文法的，故意把他改成了不合文法的，这便太欠忠实了。还有一件可笑的，就是李君既把原诗末句照抄了，却偏略去一个「哩」字，情愿舍简就繁，附注「下略」两字，这个我不知道他的含意，且不去理论。

看李先生说出许多什末动词、名词、主词、助词，好像真个研究过文法学的，可是，他自己原来也不大懂得。他说「我把书看」的「把」字也是动词，这不知「出于何典」？他说「它的意思就是说正在上床要睡的时候，忽然听得一种单调的声音，可是他偏把『时候』二字删掉」，所以成为有助词无主句的文字。我请问他：如果照幼青君的原句和原有的标点，那「时候」两个字，要插入何处去？又倘照李先生所改攛的句子和标点，即使加入了一百个「时候」，也是没有主格的。况且李君之意以为凡是「正在……忽然……」这一类的句，是决不可省去「时候」两个字的，这更为少见多怪了。我且举两个例：

「正在沉吟，长班又送进一个手本。」（儒林外史第七回）

「袭人正在阶下倚槛迎风，忽见湘云来了。」（红楼梦第十一回）

像这样的例，是举不胜举的，因不在本文讨论范围，恕不多谈了。

话虽是这样说，李先生的勇敢，终是令人佩服。他敢随便说——自己知道的，固然要说；自己不知道的，他也要说。这是何等勇敢的啊！不过此后他还要努力加功，谨慎一些.，虽然在这乌烟瘴气的南洋文艺界里。此外我的希望就是李先生须努力做一个忠实的批评家，给我们为师，不要以瞽相瞽，真的把大家都拖入「马厩」里变「牛」。

（载**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玫瑰》第八期**）

第三者言放生

自从树梧君在本刊第九期上面发表了那篇「几段关于文艺的感想」以后，我们这个素来冷静的文艺界忽然就热闹起来，许多关于「几段文艺界的感想」的反响的文章，接连地一篇篇跃入我们的眼帘里来了，这情形全然非我们所曾逆料到的，我们不意一篇叙述自己的感想的文字竟会引起如许人的反响。其实，树梧君那两篇作物并不是什么批评，而只能称是感想的文字。这个，作者自己在题目也很明显的标着「……感想」二字。可是，我们现在平心静气的说话，他那两篇感想实在写得放肆，完全凭着一时激发着的感情，而无加以理智的约束，而且态度也似乎矜持了一点。这都是因为树梧君是个少年气盛的人的缘故。而大批反响的文字的爆发，似乎也是势所必至，然而却非我们所曾料得到。可是这些反响的文字对于我们非但没有激怒我们，反而使我们起了一种很自欣慰的感情。因为这些反响的文字表示出南洋新兴的文艺界的精神——生气勃勃的精神。虽说我们这个新兴的文艺界是很幼椎，大家对于文艺界的爱护，却是这般热烈，则南洋的文艺界的将来其必然灿烂光明已隐隐的可以窥见了。但是在这些反响之中，我们发觉出一个对于文艺界很有恶影响的情形，那便是我们这些文艺创作者太不谦虚了，大家都患着夸大狂的病症，以为自己所创作的东西都是至善至美的作品，先不先就存了偏狭的成见，于是人家对于自己的作品的谈评即令是很不错的，也一概置之不理。比方自己的诗原是充满了打油和浅薄的气味，人家把它指摘出来，他非但不折服，反而搬出什么名人的话来做护身符，以证自己的诗是至善至美，而这所谓名人的话到底对不对，他却全不想一想。这样迷信他人、盲从他人，不啻是欺人自欺，实在对于我们这个新兴的文艺界不无恶影响。我们很希望大家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超，应该谦逊一点；人家说我的坏处，不对的固然要反驳，对的却要低首领教才是。

末了，我们以诚恳的态度请幽野山松君把他所迷信于周作人先生说的那句「诗不必求人懂」的话细想一想，到底那句话对不对？还请仲平君费点时间去翻一翻辞源，看看「把」字是否可以算是动词？至于我们的话说得不对的，请诸君不吝指教乃幸。

（载**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五日「八月」第十二期**）

南洋天气热一工

真的，南洋天气热。四个人（妻以外）打做一床睡，排挤一个给他床下去，觉得是必须的；不然，我就不爽快。

以此类推，事事大抵相同。甚至文艺界也不免如此了。

近来各报副刊，如春草般地易长易生，其为数之多（？），正可以表示文艺界拥挤的情形，那好像是种好现象。但究竟南洋天气是热的。如此拥挤，就挤得一二特出的文学家觉得太热了，不爽快了，许多应该，而且必须，将有的排挤下去，就好让自己横伸直展地大爽其快了。

于是乎，这一二特出的文学家一变就变为批评家了。他们本排拆拥挤，消止热气的宗旨，以冀使「南洋的文艺热」复归于冷静为职志，苦心苦脑，严格批评，虽深文周纳，伪造证据，亦有所不惜焉，其勇敢之气，有若是令人大可警者，我不能不为南洋的文艺界的将来，预祝其如人迹稀疏的南冰洋！倘能做到这个地步，则所谓一二特出的文学家将益见其特出，而批评家之功伟矣！

这是诚实的话。举凡创作奇功，或建设什末的什末，得力的只要一二人就够了，多数至多是加热、加闹、加纷乱罢了，反正于事无补。假如世界科学，专归一二聪明者包办，其发达之盛，必非今日所可比（？）。又打个假如吧：假如我们中国，此时还是独裁政体，夫复何至于纷乱之有如今日也（？）。我们许多的嗜好文学的青年们，索性「收旗罢喊」，趁此远在希望成功的路途上，好让那一二垄断独登的，在凉凉爽爽地创作他们的至高的创作于艺术之宫里。倘有意摇旗呐喊，拥挤而入，则反适阻碍他们的成功了。因为南洋的艺术之宫是狭窄的，而南洋的气候又是热的。

（载**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六日「荔」**）

翻了辞源后与放生君谈「把」字仲平

第十二期的「八月」周刊，登了放生君的一篇「第三者言」，我读了很满意。尤其是他很诚恳的指示我治学的路径，叫我费点时间去翻一翻辞源，看看「把」字是否可以算是「动词」？虽然国语的词性，要从辞源中去寻讨，是会上当的（说详后文）；然而他肯把自己治学的方法，老老实实的告诉我，并且很谦逊的说「我们的话说得不对的，请诸君不吝指教乃幸」，这便与李先生「唯吾独尊」的气概，完全不同了。他是没有把大家看做「牛群」的，他并允许我也可以再来讨论，如果我去翻了辞源以后。

现在我翻了辞源，看过了，我们的讨论要开始了！但是在未讨论之前，我们应该把这回讨论的论点，揭出明白:

“我把书看”这是一个例（Example）。

「『我』字是代名词，『把』字，和「看』字是动词，『书』字是名词。」这是树梧君把它逐字分析出来的词性。（参看「八月」第十期）

「他说『我把书看』的『把』字也是动词，这不知出于何典？」这是仲平的疑问，也就是仲平的反驳。（参看「玫瑰」第八期）

「请仲平君费点时间去翻一翻辞源，看看『把』字是否可以算是动词？」这是放生君指示仲平的，意思就是说从辞源中去看，这「把」字是可以算是动词的。（参看「八月」第十二期）

现在的论点是：

「我把书看」的「把」字是否动词？

假如上面所揭的论点，放生君认为不错的，我就有话说了。

放生君！我们所论的「把」字，是「我把书看」的「把」字，不是辞源中的「把」字啊！如果照辞源「把」字条下所列的来说，那「把」字简直就是动词，何止「可以算是」……「握也」、「持也」、「看守也」，谁都知这些是作动词用的；并且也可作名词用，如「器物之柄曰把」；（假如树梧君说错了「把」字是名词，这一条就用得着了。）然而都不是「我把书看」的「把」。

那末「我把书看」的「把」字，究竟是什末词呢？可惜我现在手里没有什末关于国语文法参考书，只有一本崇文书局发行的国语文典，一本商务书馆出版的国语虚字用法，如果放生君不嫌陈旧和粗浅，我们不妨举出来作为谈料。

介词用在句子当中，有「介副格」「介宾格」「介所有格」三种：一，介副格……二，介宾格，前置介词的……「将」「把」等字，都可用来介他。例：

我「将」文法做好——我做好文法

〔X〕「把」水泼去——〔X〕泼去水

以上是国语文典第七章第一节第二类「介词的用法」中的一段。它告诉我，「X」「把」水泼去」的「把」字是介宾格的前置介词，不是动词。自然，「我把书看」的「把」字也就不在例外了。

前置介词的位置，大都在动词前面；……请看下面的例子

位动辞前——浦郎把锁捵开。（儒林外史）

——表介词，表动词，「把」字位置在捵开前面……

前置介辞的作用，有的介副格—司辞—有的介宾格，——止辞……

介宾格的例子：

把例：X把手垂下。（儒林外史）

…………

「手」是倒装的宾格，……

「把」是介绍这倒装的宾格的。

以上是国语虚字用法第五章「介辞性的虚字」中的一段。它又告诉我：「浦郎把锁捵开」（c工en1）和「又把手垂下」的「把」字都是介宾格的前置介辞，不是动辞。所以我就大胆说那「我把书看」的「把」字不是动词，是介辞。

原来这「把」字的功用，是可以提前宾语的。凡是宾语倒装的，少不得要用它。「我把书看」的宾语是「书」，应该在动词「看」字后面的，现在要倒装在「看」字前面，就照著习惯要用一个前置介词的「把」字了，这是极初步的文法，谁都知道的，只有树梧君因为年太少、气太盛了，所以不曾留心，就不免有一番瞎说。放生君也并非不知道树梧君是说错了，因为要替他护短，不得不拿辞源出来说「把」字也「可以算是动词」。「可以算是」云者，本来不是而权以为是之谓也。这句说话，何等巧妙！如果放生君真的像我所揣度的，那末我这以上所说的许多话，皆为浪费，因为他自己早已明白了，何用我说！如果放生君是笃信了李先生（李树梧）之说，必以为「我把书看」的「把」字是动词，只有请放生君把新出的较有价值的国语文法书介绍一二部出来，证明李先生的话是不错的；或者自己能够把充分的理由说明那「把」字不是介词，是动词，也是我所愿听的。反正国语文法学现在还是在研究的时候，我们不应拘于成见，或信任任何一部文典就自以为是的。

关于「把」字辞性的问题，我所要说的，就是这些话了；而且这些话是翻辞源看后说的；现在也只有请放生君「不吝指教乃幸」。以下我所说的，算都是题外的。放生君倘不厌烦凟，容我多谈几句，那就不胜感激了。

我在上文不是说过从辞源中去寻讨国语的词性是会上当的吗？放生君叫我去翻一翻辞源的话，如果是和我开玩笑的，这便不用说了；如果放生君真的是从辞源中去研究国语的词性的，这样治学，就劳而无功了。辞源不是适用于国语的，尤其是不能作国语词典用。许多国语习用的词，它都没有收入，甚至字的意义都收得不完全，这个介词性的「把」字，就不必说了。此外如「拏」字条下，它只有牵引「纷拏」和拘捕罪人两意义，都是动词；那末「还要我去拏话吓他」（儒林外史）的「拏」字是纷拏还是拘捕呢？是动词还是介词呢？又如「给」字条下，它只有「足也」、「供也」、「以物与人曰给」、「言语便捷也」几个意义。那末国语中常用作「被」字解的如「中国给日本欺够了」（国语文典引例）的「给」字是属于那一义？什末词性呢？此外像这样的例子还很多，也应该请放生君费些时间去翻一翻看。

放生君以第三者的资格出来说，「不意一篇叙述自己的感想的文字，竟会引起如许大的反响。」放生君以为「作者自己在题目上很显明的标着『感想』二字」，就「不是什末批评」，我们便应该由他感想，由他叙述他的感想，不该过问吗？自然，没为感想，是没有文字发表的。感想到政治、谈教育、谈实业、谈……了。感想到南洋的文艺界都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又感想到某人某篇的作品，那一句语病，那一字不通，摘发无遗，登在一周刊上，这不是批评，究竟是什么？本来批评不是一回什末大不得了的事，李君何必谦逊不遑，放生君亦何必替他掩饰！如因为他那篇文字，没有标着批评的题目，只标著「感想」二字，便不能叫做批评，那末只好请李君自己改个题目吧了。我们要知道：「挂羊头卖狗肉」的，我们不能承认那是羊肉店；反之，挂狗头卖羊肉的，我们也不能承认那是狗肉店；我们只要看那店里所卖的是什末肉，不管他挂的是什末头呀！

放生君说：「许多……反响的文章，接连地一篇篇跃入我们眼帘里来了。这情形全非『我们』（引号是仲平加的，下同）曾逆料到的。」他又说：「一大批反响的文字的爆发似乎也是势所必至的，然而却非『我们』所曾意料得到。」放生君实在极会说话了，看他一擒一纵，若即若离，旋转得何等圆活！（放生君勿怪！我们谈一个枯燥无味的「把」字的词性，谈了大半天了，正该说些笑话，以为余兴，反正你我都是第三者，丝毫用不著意气的。）但是，我要问一句：放生君所说「非我们逆料得到」，非我们所曾意料得到的「我们」，是否皆属第三者像放生君自己这样的？我以为这「我们」的里面，至少有一位秀屏君搀入吧。何以见得呢？他（秀屏）自己曾这样说:

树梧君，你这篇文章发表了出去，假若也能够得到一点点的回响，那么教士们也可以到马厩去向牛群说教了。

——「八月」第九期

这就是他「逆料」没有反响的证据。若然，放生君第三者的地位就不稳固了。因为秀屏君我实在不能承认他是第三者。光就「批评」论，树梧君是主角，秀屏不过是摇旗呐喊的一人，这话我曾经说过啦。若说到「谩骂」，秀屏实在是「第一者」，树梧君倒不见得怎样，树梧君虽然少年气盛（照着放生君说的），还不至此，所以我始终希望他做个纯正的批评家，为我们将来的导师，不要给秀屏引坏了。放生君！如果你当时的「逆料」，也像秀屏那样的「逆料」，我们从此可以不再辩论了。如果你是别有见解，逆料那两篇文字是一定没有反响的，那末我惟有向你道歉，我不该因为「八月」里面有一个秀屏，遂疑心到「八月」里面都是秀屏一类的人物呀！

（载**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八日「微光」**）

我的话幽野山松

放生君很客气。他虽然对着我说话，但不指出我的名，只泛泛地说。我觉得，实在的，我的作品很幼稚，不是成熟的；我也不先存「至善至美」的「偏狭的成见」。倘使我的作品是「至善至美」的我何必登在南洋时报的副刊上，而且又是小学生编辑的「玫瑰」？我可以收集起来去印成单行本去卖钱了。

「这些文艺创作者太不谦虚了，大家都患着夸大狂的病症。」放生君说得好，说得对！自己的文章还做得「也说通不过」，就会批评人家的诗文了；创作者兼起批评家来了。这不是夸大狂是什么呢？

我很感谢放生君，他诚恳的请我细想那句「诗不必求人懂」话究竟对不对。当我读到那句时，我也细想过，觉得很有道理，所以我相信它。现在听了放生君的劝告，再细想了一次，还觉得那句有道理，所以现在我还是相信它。

「诗不必求人懂」，是说人家懂了也好，不懂也吧，满不在乎；不因人家不懂而作者必去改削他的作品去迁就阅者，到了人家看得懂才休。这里是「不必」，并非「不」或「必不」也。

「请别人评诗，是不甚可靠的。往往同是一首诗，给两位先生看了得了两个绝对相反的评语，而这两位先生的学问技术，却不妨一样的高明，一样的可敬。例如集中『铁匠』一诗，尹默启明都说很好，适之便说坏得很；『牧羊儿的悲哀』启明也说很好，孟真便说『完全不知说些什么！』」——刘半农先生在扬鞭集自序里这样说。

「……例如『江上』，鲁迅与平伯都主张删，我因为当时的印象太深了，舍不得删去。又如『礼』一首鲁迅主张删去，我因为这诗虽是发议论，却不是抽象的发议论，所以把它保留了。…」——胡适之先生在尝试集四版自序里这样说。

上面两段名人的文字，足以证明「诗不必求人懂」这句话是不错的。

英娥女士说：「决不能说『诗是不求人懂的』。」我借来说的是「诗不必求人懂」，英娥女士以为是「诗不必求人懂」；难道「诗不必求人懂」可以等于「诗是不求人懂的」？奇怪极了！最后，我希望放生君和英娥女士将「诗不必求人懂的」不能说的理由与证据写出。说得好，有理、有证据，我就愿「低首领教」了。

（载**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六曰「玫瑰」**）

演剧和教育余革心

我国近几年来，人心还是守旧，思想多半卑污，以致社会日趋黑暗，几有「江河日下」之概。那末，要开通社会，启发人心，促进思想，不能不从教育入手。教育是神圣的事业，也是造就人才唯一工具。有使国家达到光明的领域，光华灿烂宇宙之可能。此教育的设施多矣，若问应该注意那一样，我敢大声疾呼一句，应先提倡「学生白话剧」。进一步说，「即发挥社会教育的主义，使群众日进于文明。」

我现在且把白话剧对于国家社会的利益，和学生个人文学的进步，略略说出来，使社会人们勿看做是学生来做「把戏」罢。

（一）新剧是一种化装演说，其中含有文学的性质，纯正的宗旨，和鼓吹新思想的可能，打破旧风俗的本领。所以伊——白话剧——是能够补助教育发达的。

（二）剧本完全是探取关于「社会教育」的资料。这句话，是人人公认的。所以演剧直接可以感化人心，间接可以研究文艺，补助教育力量之所不及。

照这两方面看来，学生演剧，不但可以使自己学业进步，还可以做改良社会的环境，使国家能达强盛的地步。那么，演剧和教育，实在有密切的关系。我很盼望热心教育的先生们，把戏剧——白话剧——看成一种好好的社会教育！

（载**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七日新国民日报「戏剧世界」**）

编剧取材的我见仲德

思想落伍的我，配不上谈这个问题；可是我的心弦，却弹得十分起劲儿，我的脑袋，也在那里作怪，好像硬要追着我拿起这枝秃笔，乱七八糟的东涂西抹起来。「班门弄斧」啊！我是不管这么多了。

我虽曾充了好几回编剧和导演，伹可说是一种勉强的、滥竽的、敷衍的，绝对亦不会有什么成绩，说起来好不惭愧呀！然我觉得新剧的作用，虽是改造的生力军，治恶病的猛剂，随时要注意磨利缺口的，预备向恶劣方面作最后的冲锋武器，不可专向美感和笑话。因为只顾在诙谐悦目上表演，便和无意识地一起儿翻着讲古有什么两样，反使他固有的价值，完全失掉，便不是庐山真面目了；呆板板的疏状，也觉得太干燥无味，难引起观众的注意，和给以永远的浪痕。所以总要借诙谐来寓讽刺，既不失于呆板，又不失于胡闹，那才可说名副其实啦！说到这里，让我来说一说连带关系的南洋华侨。

在交通很不便利的当儿，最先渡海到这个天涯海角所在的华侨，我们后到的人，不能不钦佩他的冒险精神，忍耐性格。但到了现在，因为人种、时间、风俗、习惯等等的关系，说不定已经同化起来了。这个同化的好坏，却和我们有大大的影响。值得注意，最显著的，就是言语、装饰二件事。我们能稍留心全体的生活上去，便可知道了许多自然而然地成了的家庭，对于一家人说话，偏不说本国话，简直用番话替代了。因此，乡音全然不懂的便日多一日了。这不是语言的同化么？至于装饰方面，男的虽没有甚么异同，女的却吃槟榔、长其衣了。这不是装饰的同化么？像这样同化起来，许多人反都不关心，这不能不使我怀疑了。我可是神经过敏或太钝，我绝对主张处在这个社会里头，除家庭自动改革外，非用新剧来改造不可。编剧的取材，应极端描写说话、装饰二件关系团体的重大的事，和变成流氓的容易和羞耻。这样表演起来，收效或不至如疾风吹马耳哪！

（载**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七日《戏剧世界》**）

何谓有谓为无谓？无喟

近来文艺界真也太有趣，许许多多的人们，在争执甚末文章通不通；文法错不错。这些「无谓的争执」，亏得我始终不敢参加一语，只好低头过去。

但是，「无谓」和「有谓」的分野，也很难辨别得清楚，这里只好设个粗浅的譬喻：例如甲、乙、丙、丁四人，甲骂乙说，你是一只牛。——这叫做「有谓」的；乙答说，你为甚末骂我？这便「无谓」了；丙、丁在旁听着不平说，甲君，你何故骂他？——这也是叫做「无谓」的。简言之，就是：州官放火是「有谓」的，百姓点灯是「无谓」的。

上面这譬喻，如果列位还不能明了，试申论之：夫甲之骂乙何以叫做「有谓」的呢？这是因为甲的话是由乙的不是起了感想而发的；感想是不得不发的，谁也不能说它是「无谓」。如果甲之骂乙是「无谓」的，则甲之感想，早已无发表之价值，何至引起乙之反响，而更惹起丙，丁之不平。由此便知甲之骂乙，乃是完全的、纯粹的「有谓」了。至于乙是被骂的，被骂而要反抗，这便是「争执」……「争执」就是「无谓」的，此理甚明。丙、丁以局外人而要出来干预，其当「无谓」更不待言了。

那末，甲受了乙的反诘，及丙、丁的干涉以后，可再说话否？曰，此亦大可不必。因为甲再说话，便是和乙、丙、丁等「争执」了。「争执」是「无谓」的，上文已经说过了。乙、丙、丁等之言既为「无谓」，从而与之「争执」，是亦「无谓」而已矣。州官放火，本来是「有谓」的，如果州官因为百姓点灯而放火，那也就变为「无谓」的了。

伟哉「八月」，一连两期登了两篇「有谓」的文字，后来经了许多人反驳，它便轻轻说句「此类无谓的争执的文字」以了事了。无谓曰：「八月」可谓知「有谓」与「无谓」者矣。

（载**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廿日「荔」**）

答中君梁画

中君：错的是你，你现在以为我「讨厌」，「太恶作剧」，又骗你去笺注那篇「绛即东雍」的奇文。又，又只管介绍……天书一样的文，像密咒一般的诗，灾梨祸枣而并「殃荔」，你当初就不该向我握手，通姓名，称我做朋友，又把我介绍给「荔」。今是悔之不及的了。——长兹以往，我老要介绍怪物去扰乱你的，假如我忍耐不住的时候。虽然你一再和我约过「请免再续为幸」。

但是，中君，究竟我不是个好事者，只以性情急劣，便觉得「大言不惭」的，就好似怪物一样地在扰乱我了。你是我的朋友，甜苦当分。我觉得扰乱我的都应该由我介绍它去扰乱你，犹之昨天（本月二十四日）我贡了八粒甜的「红毛丹」就分了给你四粒。你喜欢领受我的甜的「红毛丹」，你厌恶接纳我给你的苦的扰乱，中君，不可以的，无论如何，我准要你勉强的。

来，让你再勉强一次吧。我介绍这一小段文章给你看：

「近来的所谓『文艺刊物』，实在太多了。五光十色，把一座光明灿烂的艺林，闹得乌烟瘴气。」

以「五光十色」的「文艺刊物」，闹若「一座光明灿烂的艺林」，倒「闹得乌烟瘴气」起来（！）。这文章是从「八月」第十期里「无腔之笛」中抄取出来的。至于「无腔之笛」这篇文章，却是最近批评「玫瑰」的作品的树梧君做的。现此处仅抄出它的第一段而已，其余的只好让它去了：一则怕你「讨厌」，二则我也没有空间。

（载**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六日「荔」**）

@温志新「微光」创刊词

我们这个小小的刋物，居然也于今天出版了。它——微光——既出来和社会相见，应当表明它的来历，和它的态度，否则，它忽然地跑到社会上来，又要藏头匿脑，没有表示态度，人家虽则不讥骂它、痛斥它，然而至少，恐怕也要怀疑起来，说它是什么「灰色怪东西」呢！

人生目的，大概不能脱掉「快乐」两个字，不外求心灵的安慰。古今一些哲学家，不少昭示我们的途径，是人生享受真正快乐的途径——当然是要多数人都能够得着快乐。可恨恶劣的环境，每每和人生为敌，每每要引诱、威迫人们到「非人生活」的地方去，因之造成虚伪的痛苦的人生，而真正的快乐的人生，终未实现于社会！

人类原是不能脱掉物质的关系的。资本家有钱有势，那么，精神上或者可以得着充份（充分）的快乐吧！但是我们试看他们除了住洋楼、坐汽车、吃大菜、拥娇妻，抱美妾这些肉体上的快乐外，精神上所享受的快乐，究竟还有些什么呢？闲来的时间，他们便想去抽大烟、打牌、逛窑子——有的不在此例——这些在他们看来，自然是认做求快乐最好的法子。可是在我们看来，不但不认这些快乐，简直当它是一种「不正当」的「堕落」的行为；是社会上一种很不良的现象。——我们决不肯去寻求这种「不正当」的「堕落」的快乐。在这资产制度的社会，我们对于物质上的享受，虽然不及那些资本阶级的丰富，而且有时也会感到物质上的痛苦；然而我们的心灵，还能够表现着「微微」的一线的「曙光」，还可以向着我们所要走的路，一步一步的慢慢前进，将来或许会走到很光明的大路，享受最后的幸福呵！

我们是「作工食饭」，而不依靠人家的人，同时我们也敢大胆说一句:是社会上「安份守己」

的份子。所以我们要互相勉励，要保有「工作之暇」的时间，一切向着正当的地方去跑跑——就是修养有益身心的正当的技能。我们虽则「志同道合」的同在修养身心的正当的业务，可是有的是喜欢研究体育；有的是喜欢研究哲学，社会学；有的却喜欢研究文学——诗歌小说剧本……这是各人的个性不同，进展自然各异，我们可不必相强，我们应该选择个人所喜欢的去研究，把看得到想得着的，不要粉饰，照着自己的良心赤裸裸地表露出来就是了！这就是我们的渴求快乐的方法，也就是它——微光——刋行的最大原因。

它——微光——的态度算已表明了，它自然不敢妄自尊大，要做什么「社会的明星」——不但没有这么大的力量，实是不敢存着此念，它就使有说些什么「刍荛之言」，（自认是幼稚的，但我们希望不要卖老就够了！）也不过想和社会商榷商榷罢了。

（载**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廿七日南洋时报「微光」创刊号**）

@冼凡《资本万能》，1927

当这个社会组织未完全的时代，虽然经一般人极力提倡女权运动，使妇女得与男子同立于平等自由的地位，可是，妇女的生活未得到完全独立。理论上固然说得十分圆满，实际上却不能不叫伊们仍徬徨于生活的十字街头，而莫知所往。因此，有的就坠落于皮肉生涯的黑洞，有的也屈伏于奴隶之低阶，牺牲一切自由而莫可如何。所以，现身说法,而放下济世的救生艇，我倒要崇拜那有产阶级的人们。他们不尚虚无的理论，而尚实际的设施。看吧！头家们左右拥抱着三两的姨太太们，个个不都是嘻嘻称快吗？有的更慈悲一点的，还由三两个而至十几个或几十个。呵！真是「资本万能」！

但有人说，你不能说提倡女权的人就无功于世。这个我们却要晓得，救济社会上的事业，大声疾呼算是一种；入水捞人，也算是一种，法虽有别，道乃无殊。

看吧！无数的汽车曾在你们眼前打旋，里面不尽是许多太太们？多幸福呀！伊们已出了生活的恶涛中，登上「极乐园」去了。

看吧！那尚在颠覆于其中者，不久也要同登彼岸了。无产阶级的人们，你们多惭愧呀！

注意！那不是汽车，那是妇女们的「救生艇」！要是我这话不对，伊们不是得救，而是被压迫的，伊们至少也要扑落几点红泪，滴在那浸渍着香水的手帕上，何以绝不见有这回事呢？

(载**一九二七年十月四日「荔」**)

@一工《听讲之后》(节选)，1927

日子记不清了。大约距今已是半个月头的，有一天，我曾赴了P校成立庆典之会。

秩序起始了，就有贵人名士，接三连四继十五六地演着其说。一般意思，极为诚恳。总纳起来，约是——钦羡着该董事们的热忱创办；希望该校兴旺发达，将来造就人材，为国栋樑。当下我都很能首肯他们的话，而且并不认为虚妄。但后来再四思维，便觉得有些不对了！(这里应请贵人名士原谅。)盖我们践人之土，食人之「谷」，(这句话有语病，但得钱以饱腹，且喜亦说过得去也)家财园地，均置于斯，受皇家保护隆恩，并非不厚，虽云侨居，但年久亦大可以忘籍了！籍既可忘，文焉不能？乃者，该董事们热忱创办，分明是所读中文的学校。意或耿耿此心，还未忘情于「中」吗？则未免负恩者甚了。——有何值得钦羡！然却言之，既钦羡之，便聊当见面礼罢了，为甚还祝其校之兴旺和发达，既祝其兴旺发达，而再祝其造就人材，为国之樑。唉！唉！我不懂贵人名士会亦没尽天良到如此厉害的田地来！爰敢掬至诚之心，贡一得之愚，曰：我们不宜丧没斯良，当念皇恩，多多慷助，或多多遣送子女进入那所谓甚么文的学校，使它兴旺，发达，造就忠实的皇家的臣民焉！

但这理由原也浅显，倘有些人以为难悟，仍愿爰为申说之。就是，读着所谓甚么文的学校者，就没有读得方块字，再加以师长的实训，课本的材料，薰陶灌输，浸渐而长得「我的『祖家』是在大西洋一角落里」的幼芽来了，纵使有着先占的色彩，亦浸渐而糢糊（模糊）淡退了。到这时候，就会成做忠实的臣民啰！

晨夕工闲，楼廊俯视，见得一辆辆的汽车,载着幼童少女,到所谓甚么文的学校里去。我不禁喟然叹曰：难得有此「贤明」的学生父兄也！吁！时中华民国十六年九月一日写于一个「ISay化」的岛上。

(载**一九二七年十月四日「荔」**)

「海丝」仝人的话（一）

「有的以为怕人家骂，这也不要紧，若是没有人骂，反而觉得无聊得很。好比唱戏，台下的拍掌喝采，固然唱下去，就是喝倒采，也要唱下去。不管她怎样，我们只要，只尽管唱，唱下去，唱完了，才算。」这段话也是鲁迅先生说的，你看他对于青年们底希望底情绪，是何等的热烈啊。朋友！你们读了这段话，你们的心弦，也曾起了共鸣吗？

（载**一九二七年十月一日南洋时报「海丝」**第廿五期

「海丝」仝人的话（二）

我们站在这个小小的园地，灌溉栽培，居然已经达到了半年了。这半年的中间，所有培植的一切，不但是很幼稚，而且都是平凡，毫不值得人们的鉴赏，人们的系恋。可是因此而得着一些同情的朋友，愿意参加工作的，已经有十多人了，这也算不至于十分失望罢！

现在我们依然抱着公开的态度。如果感着兴趣的朋友，都可以来这里跑一跑、逛一逛，乘兴而来，兴尽而去，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并没有严限你与我呢。

（载**槟城南洋时报「海丝」第廿六期**）

「海丝」仝人的话（三）

无尽的时间，无限的空间，无时没有天籁，无地没有天籁，比如：破梦的马声；唧唧的虫声；淅沥的风声；飒飒的雨声；湍湃的涛声.；潺湲的泉声；滴答的钟声；类长笛的风篁声；当鸭琴的流水声；以至一切一切的什末声，都是自然的天籁。

文艺是发泄自己的情感，也就是人类的天籁；所以它的条件，是自己表现；它的世界，是绝对自由。

（载**南洋时报「海丝」第廿七期**）

「海丝」仝人的话（四）

现在国人似有一种很显著的现象，这种现象，随处都可以见得到，便是「夸大狂」。因为「夸大狂」发作，便是「出风头」；但是作品幼稚，或是浅薄，或是半生不熟，还不失作者自己的真面目。但最可痛恨的，便是一辈子东剽西窃的人们，胡乱成篇，好像「僧衣百衲」，也要顶冒做创作，瞒着良心，拿来灾梨祸枣，出出风头，这么一来，文艺界那得不闹得一塌糊涂呢！

（载**南洋时报「海丝」第廿八期**）

若萍「海丝」编后话

应承L君负责编海丝，已经很久了，许多朋友也很热情地催促，使我这忙懒交缠的人，终于勉强负担起来了。但是老实地说，我对于文艺是门外汉的，虽有倾向的热情，却乏深长的研究，并且受了生活的鞭策，把全部的精神都丧于无可如何的事情中，对于固所嗜好的文艺，不觉地疏开了。

有时虽兴致勃勃的写几篇，但有时几个月都停顿起来，这都是无可如何，和颇觉懊丧的。近来工作又是加倍忙碌，所以这次也只是勉负其责的。

不过，一般爱好文艺的朋友，我们要把责任负担起来，把南洋的文艺园地整顿一下，一洗幼稚和无病呻吟的气习，在此荒凉的境域中，植些较为可观的花木来，在此沉醉寂静的南洋社会中，造出一点声浪来，吐出我们内心已酝酿着的热情，愤怒，和不平，引起人民的共鸣，认识这个畸形的社会，这是大家的责任，是要靠着大家共同努力的，我只能尽力的来作个护花的园丁就是了。

现在已把这一期编好了。蒙冷霜、狂涛、秋生诸君惠稿是难得的，我现在不欲加以介绍，让阅者诸君自己鉴赏就是了。

本副刊对于新鲜的，有深刻时代意义的作品，不论是论文、小说、戏剧、诗歌，都一律欢迎

——尤其是严正的批评。但是最好篇幅不要太长，预算最多不必续发至三次以上，以免读者感到没趣。

（载**一九二九年十月十五日「海丝」一■一期**）

何堪读了第六十九期「海丝」以后

一个天涯孤客，厄于溽暑的荒岛中，受尽酷毒的空气，黑暗的环境，迫得喘息短促，心绪燎乱时，百无聊赖而来翻旧报纸，竭力睁开着眩眩的眼，藉以定一定神，恰巧标题是:「飘泊后」「哭诉」和「献诗」，这便是紧接着第六十八期的「海丝」。前的不忍回忆，后的是两字「不知」，今天巧遇，特地来向作者表点谢意，莫说我呆痴。呆痴（即：呆痴）是一刀两断了，清醒刚唤起。

若萍！你飘泊的余音是「……发出的信，真像泥牛入海，怀着热情访友，总是怅怅归来……寄食于冷酷的市侩，嗫嚅地向人家摇尾贴耳……」

公人！你哭诉的悲音是：「……死气沉沉，虚有其表的母校……我为了要恢复你固有的精神……可是那施黑暗之神呀，却在燃起嫉火，急急于把我害……」

天游！你献诗的苦音是:「……如果光明永不再见，如果真理永不复现，朋友啊！就让地球毁

灭吧！」

公人，若萍，亲爱的同情者！真的，是为我写飘泊、为我哭诉的。

因此，忍不住良心的驱使，特地来表一点感谢的意思！

委实么，像我一样沈溺苦海，彼岸无期？

那末，我们就呼着天游的口号:「朋友啊，就让地球毁灭吧！」

那里，地球何尝有毁灭？越增着浓重的昏黑，满布着利刺的荆棘，是运神继续努力？是我们不加认识？

我们在异时异地，会发现着相等的形成。

一定的，往古今来，无量生灵，是一样哭诉飘零：

过去的，是已经坠入枉死城，

再来的，是我们现在的责任，

责任，放大着光明，

责任，开辟着平坦。

团结吧！团结着普天下飘泊哭诉的同情，

进攻吧！进攻着满世间残酷毒害的运神，

进！进！进！

我们的利器是：

自由的神剑，

真理的热光——

海丝！希望你做我们连络的线索，

海丝，祝福你延长到最后的目的。

（载**一九二九年三月廿三日「海丝」第七十二期**）

@冷笑《热闹人间》，1927

——从热闹人间被迫出来的我呵！想不到能飘泊到这南天岛国——繁华的岛国来，我以为从此永被弃于人间，不为沙漠的骷髅，当为大海的波臣，谁知又不然呢。然而我曾梦想变为一只大大的驼鸟，在浩浩无垠的沙漠，振翮腾空；也曾梦想化为一条小小的飞鱼，在茫茫无际的汪洋，拼命飞跃。但现在事实告诉我已混迹在热闹的人间呵！过去了的梦想，成了真正的幻想，幸吗？不幸吗？

——热闹的人间哟！你这整年是夏的岛国，真名实相符，人事的繁华，加上天然的长夏，无论谁都觉得热闹。但我呢，仍旧包围在层层苦闷的心情，常发出冷清清的呼声，并不觉得热闹。有时事实告诉我所谓热闹的社会，也无异冷酷的人间!

——冷笑逢熟闹，幸福成双料。这是他们给我的俏皮话。幸福吗？不要妄想，过去事实为谁呢，若幸福与我有缘，则不应使我孤身只影飘流到这里来，我是幸福的被弃者呵！……

冰心一早起来，就对着窗外的椰树出神，呆呆地这样想着，连冲凉都忘记了。同房的T君从梦里醒过来，看他在发呆，呼他一声：「冰心！你又在发什么呆，还不去冲凉，过了一会你又叫头痛呵！」他始伸直懒腰，慢慢走到冲凉房去。原来他从国内到来不久，南洋通例，凡新客每天要于一早冲凉，不然轻则头痛，重则火攻心，甚为危险。

冰心过去数月都是过流浪生活，至最近始飘泊到南洋P埠来，萍水一般的生活，暂时似乎得到安定。然孤身只影，人地生疏，身世的飘零，常使他感到一种凄凉的滋味。加以南洋社会有种特别情形，贯旧轻新，凡是新客，如无赫赫者为之介绍，必遭社会白眼，冰心当然难免这个不幸，所以他竟从热闹的社会，吶喊出：「冷酷的人间」。

冰心从冲凉室走出来，落水鸡一般，浑身都是水滴，原来他「心不在焉」，去冲凉时忘记带了干毛巾。他擦干了身，取出一套刚从洗衣店拿回的洋服，准备穿着出街去。

——我天天生活，都是印板一样，冲凉跑街，饮水，食饭，睡觉……唉！人们往常以为固定的生活，始觉得机械，现在我连无聊的生活都套入机械去了。这样环境支配下的我，怎样地过下去呵！他一方面穿衣一方面又这样想。

他的寓所是高等人类（？）——世人这样说——的行台。是的，从外观看来，的确不错，高耸的洋房，摆出法兰西艺术的架子，疏疏落落的椰树环绕着，从微弱的晨风里，发出嗽嗽的音响，对人有种萎靡的诱惑，说他「自然的雅洁」，无宁是「人巧夺天工」比较确切，可是内容呢，卖柑者言两句「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也写得极尽致。冰心从内踱出来，门口一架人力车拦着。车夫以不自然的笑容和希望的眼光欢迎着。可怜他也和他的寓所一样，秀外腐中，身上没有一文铜臭，车夫从失望中放下车来的时候，他也三步两脚跑到街上去了。不料街上游离的车夫，看他走得这样快，还以为他是顾客，争先恐后跑到他的跟前，那时冰心有苦无处说，除了乱摇他的手，吐不出半句话。

如是他变疾行为散步，以防再为车夫所苦，马路上熙来攘往的行人，与风驰电掣的市虎，不顾地在他眼里瞥过，种种喧闹的音浪，也不绝地在耳孔震荡。「人家的热闹，益形自己的凄凉」。这时候的冰心，差不多变了一个神游病者了。

——热闹的人间呵！是的，人们真正热闹。有闪电一般的风车代步，有天生尤物的异性相陪，甚么都不怕呵！只怕时光流得太快。即熙来攘往的行人，最低限度都有他谋生的工具——职业，或劳心，或劳力，总不为社会白白消费之一员。但我有什么呵！只有这凄然一身！恐怕连那黄包车夫我都比不上了……唉！我也莫名其妙，同是人类，为什么有这样划然的鸿沟？因智力不同吗？抑因金钱的多少？……这样一条鸿沟，难道再能够永久保持下去！

他又气又恼这样想着，不留意和一个人撞个满怀，定神一看，原来是个黑人，乃华人所谓「吉宁人」的印度民族侨民。

说来也奇怪，他们——吉宁人——的生活，总是特殊的式样，身已黑，而穿彩衣，尤好围着与他们肉色相反的白布，从他们的感觉，这样总算做美，所谓『美是主观的，直觉的』，这也是个例证。他们的生活真可怜，竟和牛马没有两样，而工作率又极小，整天辛劳，所做的寥寥无几，加以他们毫无蓄积，日中所得工值，尽消费于饮食中，尤以椰酒一门，是他们大宗的消费。酒醉后常逞气相打骂。世界上最苦最贫而最乏团结力的民族，恐怕无过于他们。

冰心的心这样想，他的眼自然而然，也注意到路旁他们的住宅了。一个围了彩裙，穿了淡黄线衣的怪物，盘坐在门口的地上，锅底般的脸，挂着混浊而带呆板的眼，微弯的鼻头，横贯着一条金属的针作为装饰，下露着血盆似的口，若他微笑的时候，露出金鱼黄的牙齿，这就是吉宁人的妇女。从门口望进去，黑沉沉若地狱一般，还有许多老的少的，在那里坐着卧着。

唉！这就是他们衰弱的症结吗？古语有云：「木朽而后虫生之」，难道衰弱之民，也有其致亡之病？「我欲怜人还自怜」，现在我们的国家又怎样？从故国的风云，而推想到世界末来的祸患，我真不知怎样处置我这恐怖的心灵。

正在道旁徘徊，忽从后面来了L君，拍他肩膊一下说道：「早饭时候差不多了，你还不回去吃饭。」

——飘零身世感浮萍，人海流连客此生，运舛虽逢青眼顾，风尘辜负白头人。唉！现在就是这食客一般在人门下寄食，虽急公好义的L君，不致下逐客令，但是多么的卑鄙呵！明明一个社会寄生虫，早早结束了他，还胜于偷生苟活。世人有所谓「大解脱」，为什么我总乏于他的勇气？……冰心饭后静静坐在C校教务室又这样想。

种种悲愤，羞惭，厌世……的思想，不断地向他明攻暗袭，他愈加觉得自己生活之无聊。「炎炎长日，怎样过去？」他看看坐在教务室的教师们，正在那里阅学生的试卷，准备暑期的结束。「唉！人们都各有各的责任，各有各的工作，谁和你这流氓，食客的混蛋东西敷衍？」他想到这里，两只脚又自然抬出他「枉有生命的僵尸」到校门外去了。

「到那里去？」正涌起这个问题的时候，忽然一架电掣风驰的汽车在他身旁驶过，「唔，险些作车下鬼！」他的下意识，自然而然地驱他向西南的人家的小巷走，经过一条马路，遂踉跄走入巷去了。他看看巷里似乎有几分跷蹊，乃慢慢行，缓缓看。「嗳！又别有一个洞天！」不高不矮，似唐似洋的住屋，栉比一般在两旁排着，门额悬着写有「西河」「颖川」「沛国」……一类字的牌扁，似商店，又似中国的「官秩第」。门的两旁，垂直两块长方的木对，写着什么「青山光甲第……秀水绕门楣」，「……祥光满户，……瑞气盈门」一类的好话头，恍惚国内新春时节的春联一样呢。呵！这又是一个人间憧憬，可不是文明进步的象征吗？

冰心正在那里咬文嚼字，忽然一个「锦添花」的堂号摄入他的眼帘，「呵！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这岂不是我正要找的郝爱热君的家吗？这样凑巧，也许是命运给我的曙光亦未可料。」他在心里一边说着，一边在袋里摸出一张名片，走上门口去。却遇着郝某正要出街，冰心一见笑着说：「哈，真重重的凑巧，……想不到在这里找着你。」他也客气的应着：「甚么风儿吹你到这里来。」接着他俩在厅心一张圆桌边相对坐下。

开首相谈，用不着说都是「你从那里来，到了多久？」那一类的寒暄话，渐渐谈到工作问题，郝某一句道：「现在你在那里工作？」冰心听了这话，似乎觉得特别响亮，心里不由得一跳，一股热气冲到面上来，方才给他弄乱了，不知怎样答复好。郝某似乎知道他的秘密，用白眼瞟了他一下，他愈觉难过起来，最后始嗫嚅地说：「我尚在赋闲，你近来的生活，听说很好呀！名利都顺手……。」他不俟冰心说完，又用白眼再瞟他一下，接着说：「那里话，甚么也没有，甚么……」音尾叽哩咕噜，听不清说些什么，且一方面注意着桌上的报纸。

这明迫暗袭的冷落态度，比甚么的逐客令还要利害。冰心知道了，知道他已被人认为高等骗子，不是来求工作即想来借钱。「打秋风！白撞！」耳朵里似乎微微有这些音浪，他心不由得喊出「雪中无人送炭，锦上有人添花」来了。这样的冷遇，他怎能够再忍受呢？所以他拿起了帽子，点了一下首，一溜烟的跑出来，虽耳尾还听着「再坐一会儿！……食了饭才去啦！……得空来坐呀……」但这类虚伪的幌子，益迫他头也不敢回顾。

——呵？这就是所谓高等华人！不错，他有丰裕的生活，有优越的地位，「姨太充下阶，朱门酒肉臭。」他的一切物质的享有，都高我们小百姓千百十级。换言之，我们千百十的小百姓所享有，还不及他一人的享有。哼！他又那里来的？无非采用强盗，地痞，市侩那种卑劣手段，向我们小百姓勒诈抢骗得来的罢了。可怜世人还在大梦中，特别绐他以社会优越权，「一经品题，便作佳士」凡得他的青眼，无不风行雷厉。如是拍他的马屁，仰他的鼻息者日多，而他的势力亦日厚，党羽满布，顺之者昌，逆之者死。

唉！我也不明其妙，为什么我这样倒霉，偏偏受人鄙弃？难道我能力不及人？抑人格太卑鄙？不是的，大约是没有多资，又生成一副傲骨，懒拍人家马屁。现在的世上，比不得前时，受尊敬的不是勤苦之人，却是悠悠活着的僵尸，人们并非为人做事，乃为钱做事，所以富有者便得尊敬，穷人只能忍受轻视。这不是尊敬人，只是尊敬钱罢了，也就是所谓金钱万能时代，只要有钱，便无论到那一国里，都可摆出架子，拿这国的穷人，当他的奴隶。日本武者小路实笃说过：「金钱的价值，全世界都通行，金钱的要紧，人们都澈骨的感着，过度的感着。」这又何怪我要受人鄙弃。

他一路行一路想，愈想愈恼，愈恼愈加想得起劲，迫得他那里都不敢去了，一直跑回他的寓所来。「哼！难道我就不是处在高等人类的大厦吗？」入寓时，他心里这样想。

他的房内蕴着一种午后的静寂，一切都呈睡态，他心慵意懒，躺在床上，望着粉白的四壁，都似有睡神在那里张口，愈张愈大，结果冰心也给吞下去了。

「喂！冰心！你这样好睡，快起来冲凉，到C校晚膳。」L回寓，拍醒冰心这样说。

「唔！我头痛得真利害，怎能起来！」冰心坐起来两手扶着头沉重地说。

「冲凉就好了。南洋的冷水，是愈头痛的良药。此后你勿盹日觉为妙。」L说了，一手扶冰心起来到冲凉房去。

果然，冰心冲了凉回来，精神已十分爽快，他笑着说：「永保我冷静的头脑呵。」

「我看你取名冰心，就怕是这个意义，但你同时不忘掉热烈的情感！」L也笑着说了，遂到C校晚饭去。

饭后L提议到海滨趁热闹去，同行除冰心外还有C校的教员Y和C两君。P岛的晩景，另有一番气象，除了司空见惯的马龙车水外，还有白衣的使者，也触目皆是，从他们的装束看来，好似是学界，其实多是劳动者，到此时工作已完，个个都穿着白洋服，或步行或踏脚车走向海边来逛逛。「工作八小时」，他们也许已得享这种权利，回想国内工人，终日若牛马一般劳动，有些尚难求一饱，其劳逸与报酬的比较，真不知相去几千里，怪不得每年南来谋生者，以万数千计呢。至白衣使者的名称，原由多穿白洋服而来，南洋终年是夏，白洋最为适用，价格亦廉，气候又合，在夕阳下晃晃地闪到人们眼帘，无论谁都感到一种纯洁朴素的好处。

但海滨也给人一种意外刺激，就是车上的妇女服装，谁都不相信，数千年的妇女装束，还能在今日的社会看见。南洋的妇女，——富家的妇女，居然可给你赏识，头顶结着似云非云的髻，金钗玉管，点缀盘龙，充耳的琇瑱，束手的金钏，发出瑯珰铿锵的声响，粉白黛绿的花貌，曳着袅袅的衣裳，这就是她们惨淡的写真。——固没有尽其百一。所不解的有许多施粉，故意使他厚薄不匀，骤眼看去，有时不禁吓了一跳。

穿过两条行人如蚁的马路，海滨也快要到了，忽有一架人力车，从后边赶上来，从冰心身旁窜过，一阵香风扑鼻，冰心不由得转移他视线到车上的坐客。原来两个都是异性，一是油头粉面的姑娘，一是满面横肉的妪妇，他的好奇心又打开了，乃拉着L的手私私问他：「这是谁家小姑？」

「嗳哟！这花丛的货色，你都看不出来吗？这是鸨母和妓女，没生意的时候，伊就要出来勾搭，所谓兜圈子，也名曰兜风。」L怀着一种解释的态度说。

冰心听了，又卷入神游病的沉想生活去了。

我冰心入世二十余年，还未尝过这种风流滋味，「自古风流多名士」，我已非名士，固然谈不上风流，然我的友人常以什么「流浪诗人」的称号给我，事实我是流浪者固然不错，但诗人的高帽子，我那里戴得起，不谈别的，就风流而论我已配不上了。古代诗人如杜牧之的扬州梦，白居易的长恨歌，李白的戏娼，苏东坡的狎妓，都成了脍炙后世的风流韵事，我完全是门外汉呵！固然我并不以狎妓为光荣；进一步说，我不但不以为光荣，而且以为不忍。我曾替伊们不知流过多少泪！我想到伊们在皮肉生活下挣扎，同是人类，而有这非人道的悲剧，不但愿流泪，而且愿流血呵！这是谁之过，金钱吗？道德吗？一言以蔽之，社会的罪恶！

「虎」的一声，一架摩托车，由冰心身旁驰过，他毛根都竖起来了。「当心着！不要作车下鬼，这条是叫富贵路呵！结束了不少穷人的生命。穷人的生命，是灰尘一样的呵！」L正色对冰心说。原来这条海边的大马路，最多阔人的汽车在那里疾驶，过此就是海滨；一条长堤的海滨了。碧绿的海水，在堤前汪洋地开展，一阵阵吹来的晚风，鼓起鱼唇似的潮浪向堤岸撞去，「橄榄」一声，水花飞溅若雪舞一般，颇为奇观。堤为微有凹凸的曲径；傍海栏杆，许多人已倚在那里看潮涨了。对入有草场，草儿嫩绿，若铺了青绿的天鹅绒地毯一样，中有音乐亭，巍然矗立，有许多乐师正在那里准备奏乐，冰心欢乐极了，微微喊出：「真不愧热闹的人间呵！」

L提议在傍海的露天茶馆饮冰，可听音乐，又可观海景，大家赞成，遂走去拣了一张四人位的桌，相对坐下。堂倌走来，操起闽语「ㄓㄚ，ㄏㄚ，ㄇ一？」L也以闽语答他：「ㄙㄨㄥ，ㄙㄟ……」冰心茫然，后来看他捧出四盅牛奶雪，始知他们谈话的意旨。南洋华侨，以福建人为最多，闽语成了南洋的普通话，凡老客都是懂得。

迷茫的夜色，从迷茫的海上涌出来，一会儿，甚么都消沉到黑暗里去了。冰心拿起冰水喝了一口，有意无意地说：「冰水同冰冷。」

L接着说：「添水不添冰。」

C说：「不冰我不吃。」

Y也说：「太冰又不成。」

冰心拍掌笑起来：「哈！你们居然联起鸟诗句了。」接着又一阵叮叮冬冬的洋乐声，随晓风送来，大家都沉默地静静听着。冰心又微微喊出：「热闹的人间呵！」

「冷人逢热闹，幸福成双料，」L听着冰心沉吟出「热闹的人间呵」，乃以这两句做他的腹联。适那时冰心呷第二口冰水，似乎一枝冷箭穿入他燃着焰的心房，全身毛骨都悚然。——呵！热闹哟！幸福哟！可怜我是你们的牺牲者；遗弃者！你们的园地我虽涉足不多，但我已发觉你们的归藏，内在的归藏，无非金钱，虚伪，欲焰……和一切罪恶的渊薮。热闹人间是你们的假面，冷酷社会是你们的真容……唉！够了，我忍受够了，……茫茫人海，人生过去、现在、未来，都好似这漫漫长夜一样！唉……

悲哀伤感的传染性，似乎特别锐利，一瞬间已钻入三位伴侣的心坎，大家默默仰望无限神秘的天空，游丝般吐着阴沉的叹气，一切都给这阴沉的叹气捉着了，音乐已断绝了他的声息，喧器的热闹，也随着茫茫的静夜给黑暗吞去。只有「橄榄」的涛声，似一阵大似一阵应着一声「归去」，他们的身影，也在黝色的马路上消失。

**一九二七年十月十六日**脱稿

（原载**「海丝」第卅一——卅八期**）

@冼凡《眷房》，1927

倘是没有老婆的，要去找一间房子，定碰着「楼上眷房出赁」的大钉子。不瞒列位，在下也曾碰过这一钉。当我看见他门前贴着这条红纸签时，我确实没有注意到那眷房的「眷」字。我以为他要招来顾客，这「眷」字不过是表示一点名贵的意思，像通常的「吉房」「吉屋」一样，所以毫不迟疑的跨上楼去，竟忘记了自己是没有老婆的。当主人出来接我时，第一句便问「你有家眷没有？」我自然照实说句「没有。」哈！这「没有」的尾音传还未尽，他已经不睬我了，回头不屑地应一声「租不得。」我看他完全不是招来的声调，想要发问，偶然门帘开处，露出一个年青的姑娘的脸，于是我立时觉得原来是如此，便不辞而去。

当然，以如虎似狼(？)之处男，闯入羊群里，受人家怀疑，那是难怪的，因为虎狼是有凶猛的爪牙和勃勃的淫威，人家那里知道你会不会噬人的，我只有自责一句「活该如此」。

但是，我踱到门外，睹着街上的光景时，我又要反驳我刚才自责的话了。是呀，没老婆的人，或许像某某主义者，时想侵略他邦，然而有了一个老婆的人，就可说是守了门罗主义吗？那也不见得，得陇望蜀，人之常情。男性之于女性，更是要想日新月异的，许多钻穴踰墙，偷香窃玉的男子，并不都是没有老婆的呀！

照这样看来，有了一个老婆的人，就不想去侵略，也是靠不住的。假如我当着屋主的地位，定不敢以此相天下士。倒不如租给无妻阶级的人们，希望他万一是个天阉。

(载**一九二七年十月十八日「荔」**

@一工《旺相可风》，1927

报载：十月十日，本殖民地议政局开会，总督克利佛爵士为主席，未开议前，爵士因英皇生辰曾颁给议员宋君旺相之勋章，特在议场，代给与宋君，并说：宋君学问湛深，经验宏富，诚殖民地华人社会中最有名望的领袖，华人咸受其恩惠。君不但才高，且饶胆量，于一九二一年左右，曾因提出公论，以致接到恐吓信件，但卒无损害，堪羡奇才云云。

按，议政局系本殖民地政府命选的，就是所谓代表侨民全体的几个议员先生们构造而成的。这当然要有「华人社会中最有名望的领袖」的资格才配，诚如爵士所言，「宋君不但才高，且饶胆量。」一似从母胎里就打定骨相的；再加之「学问湛深，经验宏富，」早邀青睐，委任议员，夫岂不当然也哉！

果然，于一九二一年履任之后,便「实践其职，毫不畏惧，提出公论」，建立伟勋，大概就是碰着华校注册争执的事情吧？果尔，则侨胞公意，卒赖宋君之力至打消之，诚哉「华人咸受其恩惠」了。是故吉人天相，恫吓不侵，众口烁金，乃公无恙，此固政府之所愿，亦侨胞之所望也！勋章之赐，勉其加力，又岂不当然也哉！

果然，这里的确应该再用一个「果然」的，因为宋旺相宋议员，于接受勋章了后，其答词就是这样：「此次获兹荣典，深望爵士，将卑职诚恳之谢忱，转达英皇，此后更当竭忠英国云。」猗欤休哉，妙不可言了，所谓全体华人民意的代表宋君旺相者，真真「不但才高且饶胆量」的了。呜呼！宋君无论已，我愿许多我们华人的议员先生们，各宜以宋为型，庶几勋章之赐，指日可待。

(载**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一曰「荔」**)

@一工《仍是说凉话》，1927

当真无可自讳的，我是个有种族成见的人，在国内如此，在国外更其如此，而且于今也还是如此，虽然年事是一年年地加长着。

记得未践斯土时，心曾具着不安，就是侨居此地的华冑，必无畅适之可言，待到既践斯土后，始知大谬不然了。原来X家隆恩，比海更深，大够足沉浸其中，乐而忘蜀了！倘若不信，容举一例，这个例就是我感到种族受人优待的最荣耀的一件事。

大约我们都还记得，在昔国内未行禁烟之前，请客请到烟床上，就是待他以上宾之礼的。只因烟香趣浓，不久大都成癖，有如木仙——这后来便被政府禁止了，以故犯此癖者，便不能堂而皇地得到这种烟香趣浓的自由幸福了。但此地X家，体贴入微，既怜成癖之难改，复重侨胞之幸福，颁旨允准各埠，设烟铺，颜曰「X家开灯」，使成癖的得以恢复其自由的幸福，而未成癖的也可以登此幸福之域了！呜呼！皇恩隆重，诚非我们自己国家之所能及也！而其优待之至意，又焉可忽视哉！

写罢此文，我自己读一遍，觉得仍是说凉话，便引为题，虽然，我近来极想不说什么凉话了。

（载**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荔」**)

@冷笑《关于婚姻问题的一点感想》，1927

婚姻这件事，是人生的一个重大的问题，也是社会的一个重大问题，如果没有圆满底解决，便是对于社会前途，有极大的妨碍。但是这个问题，是很广大的；要详细讨论起来，自非短篇文字所能尽。今且缩小范围，只把结婚的早晩问题，略加论列。

中国人们,结婚底年龄，没有一个标准，有的是很早，有的是很晚。其原因虽非一端，但其比较重大的原因，大概是以经济为转移。

（一)早婚——中国社会的家长制度，还未破除，婚姻事件，仍归家长一手包办；而家长又有一种「娶媳抱孙」的狂热，以为儿子愈早结婚，愈是体面，愈是值得夸耀乡里的一回事。他若是个资产阶级，衣食没什忧虑，到他的儿子，才十岁，他便很忙急地央媒托妁，替他择亲。但是他的儿子，对于经济方面，能否独立？对于卫生方面，有无妨碍？他却没有详细的考虑。这么一来，有的损及身体，有的因为家道中落，而自己又没有负担经济的能力，产生子女，不能叫他受着相当底教育，造成许多不健全底国民成为社会的赘疣；这是直接妨害自己，间接影响社会，你想危险不危险呢？

(二)晚婚——早婚之弊，既如上述，所以主张晩婚主义者，以为要求国强，必先求种强，求种强，那末，结婚的年龄，非待他的身体上各部完全发达不可(自然智识能力亦较丰富)。这实在可以扫除早婚种种的弊害，这是很可以遵行的呀！

然而有许多人，到了结婚的时期，为什么他还不结婚呢？他们是守着什么晚婚主义，想要「强国强种吗」？据我们浅陋的观察，他们实在是因为经济的关系。

处此资产制度的社会，经济底势力，足以支配一切。好多无产阶级，因为入息甚微，而生活程度甚高，若要结婚(指男子)，第一层：结婚费就要若干，有的已是做不到了；第二层：女子自己多是不能独立，专赖男子为生，结婚后男子又要加了一层经济底负担，无论男子能否负担，是一问题，一旦不幸而失业，那时便有极大的危险，所以他们不敢轻于结婚了！(而资产阶级因此反可享受三妻五妾的权利了。)于是能禁欲的，便是独宿空房；不会制欲的，自然不能不去逛窑子打野鸡了！

同是人类，为什么有的能享着结婚的权利，有的却不能享着？(虽然恋爱不一定要结婚，然而照现社会的情况，非结婚是不能达到灵肉一致的目的。)这不是很不平等的事吗？这也可以暴露现社会的劣点啊！

(载**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三十日「杭育」**)

@陈晴山《乘桴》，1927

近几年来，孔二先生委实有些倒霉了。他自从卫国回到鲁国之后，除在无聊中整理一些国故外，简直没有干什么事。学生方面，自行束修以上的，不用说是没有一个了；就是那原有的七十二人，也大半风流云散，各走各的路去，剩得寥寥无几了。一个热闹的杏坛，变成一座冷清清的古庙，真令人不胜今昔之感！吃粗饭、饮清水的生活，他老人家是过得惯的：可是这样一天一天的过去，怕将来连粗饭、清水，都要没有了。听说端木赐最近在海外经商，发了一注洋财，他老人家情动乎中，不觉喟然叹道：“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这时，恰巧公西赤，仲由两人侍坐。公西赤素来沉默寡言，只倾耳静听着：可是仲由性急，不等老师说完，便说着：

“夫子，要谁跟着去呢？”

“从我者其由欤！”孔二先生说了，莞尔而笑。

“赤！你如何？”孔二先生又掉转头觑了公西赤问。

“假如夫子要赤同伴的，自然赤也愿为小相焉。”公西赤避席而答。

“但是，我们要到什么地方去，从那里走呢？那茫茫大海，不比陆地，如是没有先期计划定了，临时要我去问津，是不行的。”仲由像很有经验的说。

“赐也现在何处，：三子谁知道呢？”孔二先生左右顾着问。

“这个要问宰予了。他们俩往来最密，说话最多：见面的时候，两个人总是唧唧咕咕，说个不了：当然子贡的消息，只有他知道的。”仲由接着说。

“宰予！宰予！……”

“噫！想又是昼寝去了。”孔二先生连唤了几声，不见答应，只这末叹息了一句。

性急的仲由，不等老师命令，便恶狠狠的走入寝室里，不说一声，一只手把宰予从午梦沉酣中拉了起来，一直拉到老师跟前：吓得宰予不知什么祸事临身，战战兢兢只是发抖。后来倒是公西赤过意不去，站了起来，把刚才老师呼唤的意思，慢慢的替他说明了。他才知道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哦！子贡吗？他在什么地方，我也不大懂得。记得那回他来这里收买茧绸，说要贩到一个地方叫做‘尼格力森美兰’去卖，大概就在那里吧。”宰予揉一揉眼睛，伸一伸懒腰，想了一会，才这样的对老师说。

“尼格力森美兰！这种咕哩咕噜的声音，谁懂得它？我的女婿公冶长又不在这里，只好叫人间他去。”

“不必，我曾和子贡研究过各国的言语，知道这‘森美兰’的意义是九，尼格力森美兰，译做诸夏的话，就是九州岛。”

“九州岛，我们的诸夏就是九州岛，难道九州岛以外，还有九州岛吗？”

“赤也不敏，以为他们所说的九州岛，大概是夫子欲居的九夷吧。”公西赤说。

“起予者赤也！我几乎把自己说过的话都忘了。但是，宰予，你曾听过赐说九夷究竟在那里吗？我老早就想去了，就因为道路不熟，所以只得托诸空言。”

“是的，子贡曾和我说过，从东海出去，看准了指南针，直向南航行，经过了我周盛时重礼来朝的裳越国，不久便到了。”宰予说着，公西赤一句一句的把它记在自己腰间所束的带子上面。

“宰予，你也要跟着我们同去吗？”仲由问。

“不，我怕了。我的手臂给你拧得痛还没好哩！你们去了，让我一个人安安稳稳在这里睡个满足，好不快活！”宰予说了，对仲由笑了笑，便向老师告退，攒入寝室里继续他的午梦去了。

“夫子！我们到那边去，靠着什么生活呢？那回在陈国饿了几天，又挨了一顿骂，我可怕了。”仲由忽然忆起当时绝粮的事情，似乎还有余愠。

“小人哉仲由！君子食无求饱，你总是这样的怕饿，放心哪，这次我们交着幸运了。你想端木赐有何才干，只凭着他一张利口，到那边去便创成‘一天世界’，何况我们？我现在是无可无不可的了，年纪一年老一年，阅厉一年深一年，从前的怪脾气，早以消除净尽了。反正这四海之内己没有我的立足地了，到那边去随机应变，如有用我者，你们二三子何患乎无君？假如天之终丧斯文，我随便什么都做得来，虽执鞭之士，也无不可为了。不过你们也得各自为谋吧。”孔二先生满腹牢骚，趁这机会都发泄出来了。

“我！我还怕什么！实在到不得己的时候，打起拳头卖膏药，也不至于绝粮。”仲由说时，坐了一匹马，使起手势，像有万夫莫当之勇。

“由也好勇过我了。赤你如何？我倒替你这个绅士担忧呢。”孔二先生笑着说。

“夫子，无妨！我把那只肥马卖了，那件裘当了，自己凑些盘缠，跟着你们去游历一番，倒不相干。”

他们师生三个，商议定了，仲由就去斩了许多竹木，造成一只很坚固的桴。孑」二先生带弓矢和钓竽，预备在桴上钓游鱼，射些飞鸟，以为粮食。此外还有三部书，一部周易，一部春秋，一部论语。临行的时候，仲由想起从前负米的那一个布袋，特地把它找出来，装些行李随身，而且叮以做纪念母亲用的。因为要出洋了，少不得布袋上要写一个洋文的记号，便央求宰予替他写上。宰予想了一会，替他把仲由两字译了洋文C工ungYou，又照外国人的习惯，只简单写了两个C-Y．算便完了这一桩事。一切摒挡清楚，他们就乘桴浮于海了。

桴行了不知若干昼夜，经过了越裳国，始抵一个S岛：所谓九夷的，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这个S岛的岛王，闻知有只木筏来自诸夏的，便派了一个通晓夏语夏文的关吏，到码头去查验。那关吏到了桴上，看见孑」二先生，身躯高大，满面胡须，不像夏人，倒有些像莫斯科来的怪物：仲由鸡冠剑佩，雄赳赳的，也觉得可怕；惟有公西赤束带立于桴上，态度雍和，却不失为一个缙绅先生。

“子为谁？”关吏操着很纯正的夏语向孔二先生问。

“我鲁孔丘也。”孑」二先生也很留神的答。

“将何之？”

“道大莫能容，故乘桴浮于海，欲居九夷焉。”

“何谓道？”

“道在斯。”孔二先生把带来的三部书，双手递上。

“原来是一位卜卦先生。”关吏先把周易看了说。

“又是一个专记流水帐簿的‘财库’先生。”他又看了春秋说。

“这部书倒有些意思：待我同你去见我们的国王。”他最后看到论语，才知道原来“道”在这里。

“夫鸡冠剑佩者为谁？”

“仲由，鲁孔丘之徒也。”仲由等得不耐烦了，巴不得答应一声，就要跳上岸去。

“子亦有道乎？”仲由见关吏问他要“道”，便把自己带来的…个布袋献马华文学文本解读上。谁知关吏一见那布袋上的洋文字母，便连声喝道：“不得」，！不得了！你，你那布袋上写的是什么字呀？你是什么人呀？请你赶快离开我们的国土。”仲由此时莫名其妙，气得怒发冲冠，刚要发作起来，给孔二先生瞅了一眼，便不敢了。他到底还不知为着什么事，只以为上了宰予的当。

“夫束带者为谁？”关吏又问。

“公西赤，亦丘之徒也。”孔二先生恐怕又有什么事情发生，只得先替他答应一句。

“西！又不是好货，都给我滚罢。”关吏说了，只带着孔二先生上岸去，吩咐他们两个，在十一小时内，即须离开本岛。

后来，孔二先生便只是自己一个人同关吏去见岛王，上了一个什么“天下有道，庶人不议”，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条陈，岛王大悦。因为这个岛原有许多夏人侨居，正少一个“甲必丹”，就派去孔二去充任。从此，孔二先生心满意足，再也不想到九夷跟着子贡卖山东绸去了。他有感于岛王知遇之恩，对人总说：

“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

（**1927年12月6日，《荔》副刊**，后收入1972年，方修编《马华新文学大系（三）：小说一集》）

代序（「绿漪」发刊词）

春水池塘，熏风拂着，微波荡漾着飘零的落花，鹭鹚不时拨起白色的波沫，这是何等自然呀！

（载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廿日新国民日报「绿漪」创刊号）

@《<洪荒>同人恭贺新禧》，1927

新的光呵，

引导我从恶到至善去，

引导我从伪到真宰去，

引导我从死亡到无尽去——

「洪荒」的同人、读者，以及世界上在过新年的全生灵，都同声同志的歌颂我们的「新的光」的来到；

新的光啊

我的力——

世界呵

伟大起来罢，为着新的光！

（载**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卅一日南洋商报「洪荒」**）

答放生君仲平

放生君的代表阿生君，在「八月」第十四、十五两期上发表了一篇「凑热闹」，自然是对我说的。本来对于这个问题，我是不想再说什么了的；况且「八月」的编者君谷，已经说过从前所登那两篇文章，是「过火而燎原」的，用不着我再多嘴了。但是，这里还有个「尾声」，不是因为阿生君的说话不对，我要驳他，是因为阿生君不曾看清我的文字——这许是我的辞不达意的过错——不免有许多误会之处，现在是要声明的。不妨旧事重提，且把我以前所说的和阿生君说的话，并举于下，作个对照：

（1）现在我所要说的就是李先生批评得当否，与幼青君的原诗仍是无干的，因为我此刻不想批评幼青君的诗，大胆说一句，是要批评李先生的批评。

——仲平说。见（民）十六年十一月廿五日「玫瑰」。

（2）这一回争论由于树梧君说「我把书看得精神疲倦」这一句诗不通，而仲平君出而为这一句诗辩护而发生的。

——阿生说。见十六年十二月十九日「八月」。

（3）我们所论的「把」字，是「我把书看的把」字，不是辞源中的「把」字啊！如果照辞源「把」字条下所列的来说，那把字简直就是动词，何止「可以算是」……并且也可作名词用，如「器物之柄曰把」；然而都不是「我把书看」的「把」。

——仲平说。见十六年十二月八日「微光」。

（4）「如果照辞源『把』字条下所列的来说，那『把』字简直就是动词。」这是仲平君翻了

辞源后答放生君的话。……仲平君翻了辞源以后居然答说，「把」字简直是动词；…

便没有多费笔墨的必要。

——阿生说。见十六年十二月十九日「八月」。

观（1）（2）两条，可知阿生君把我的意思误会了，以为我是要替幼青君辩护的；观（3）（4）两条，可知阿生君不曾看清我那一段文字的上文，断章取义，似乎我也承认那「我把书看」的「把」字是动词，又似乎我们所讨论的，不是「我把书看」的「把」而是辞源中的「把」了。如果阿生故意要这样说的，我便不管；只恐因为我的辞不达意，致引起了他的误会。过错在我，那便不得不自行检举了。

末了，我要正正当当的向「八月」同人——放生、阿生、君谷道歉，并告结束。我以前对于贵同人的意思，也多所误会，以为你们是不要讲理，一味谩骂的。最近看了几篇文字，觉得很有条理，而且讨论的态度也很从容，没有「不可嚮迩」的气焰；虽然有一二凑趣的笑话，那是彼此都不能免的，也不算得什么。过去的我们可以不谈了。就是李树梧先生，也不要因此灰心，应该仍旧去努力自己的工作，俟有较有价值的问题，我们再讨论吧。

（载**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二日「微光」）**

@一工《阻之可也》，1928

晚近我们支那人，欧风美化，吸之不遗余力。「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实行自由恋爱，那犹不足，且进而效颦男女同学了。好在这原因也还简单，便为之谓：人心不古，冀欲趋新。但究竟还是不安本分的恶根性的发作罢。盖支那位于亚洲之东，与埃及齐名，立国古了，纵幸免与埃及偕亡，亦奚得而想跟欧美之后驰驱。万一「黄忠」老将，齐到虎辈，事情岂非不妙么？所以「老当益壮」，计较起来，便是不安本分。自居于老，等待腐化，这才是理应如此哩！

然而支那的一部分人偏有恶根性。这恶根性偏又是不安本分的。于是在国内，外力欲加，脱口不得，不安本份，有时尚没有谁来计较也。若于外力治内，便宜便占不成了。——铁蹄之下，焉有新花？是故严分性别，同学有究，究自二六年纪始；口头还是谨遵贵国之古诫的。

不安本分，而好革新：阻之可也！阻之可也！(载**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四日「荔」**)

@一工《阻之可也》，1928

晚近我们支那人，欧风美化，吸之不遗余力。「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实行自由恋爱，那犹不足，且进而效颦男女同学了。好在这原因也还简单，便为之谓：人心不古，冀欲趋新。但究竟还是不安本分的恶根性的发作罢。盖支那位于亚洲之东，与埃及齐名，立国古了，纵幸免与埃及偕亡，亦奚得而想跟欧美之后驰驱。万一「黄忠」老将，齐到虎辈，事情岂非不妙么？所以「老当益壮」，计较起来，便是不安本分。自居于老，等待腐化，这才是理应如此哩！

然而支那的一部分人偏有恶根性。这恶根性偏又是不安本分的。于是在国内，外力欲加，脱口不得，不安本份，有时尚没有谁来计较也。若于外力治内，便宜便占不成了。——铁蹄之下，焉有新花？是故严分性别，同学有究，究自二六年纪始；口头还是谨遵贵国之古诫的。

不安本分，而好革新：阻之可也！阻之可也！(载**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四日「荔」**)

@金燕漫浪南洋一年的「荒岛」，1928

「荒岛」，瞬忽之间，漫浪南洋一年了。而在过去的岁月，它自己也相信自己，不过是马路

上一粒的尘萨那般，没有什么重要的历史给人家过目，没有甚么特异的印象深刻人家的脑海；虽是这样低能，「荒岛」——自己也知道自己。至于现在为甚么做纪念呢？贤慧的阅者，不过靠住「荒岛」的我们，实不相瞒对你们说，要出风头的原故，来利用它一下；要找点便宜些口粮，把它铺张一下，诸如此类的原因！我们不得不竖起纪念的招牌来，「荒岛」的幸与不幸，它也如马路上的尘沙，不会对着我们一骂。有此「相宜及大秤」的机会，我们尽量向阅者开诚公布它在南洋一年的漫浪——就是说我们在南洋一年的漫浪也不会至于惭愧吧？

去年一月初的某日，就是废历丙寅年的岁暮中某日，兄弟正坐在「星家」缝衣车前，密密的脚踏来赶缝他人过新年的衣裳，偶然来了老友振彝。

「甚么的事情？不是想我为你做套新衣过废历年吗？」停了工作的我向老友振彝一问。

「不是！」

「然则为什么呢？」

「昨日法雨到我的店来，他说很想纠合一班知己，组织一个文艺附刊在新国民报里。」

「这样！」我说。

「是，他叫我来征求你的意思，并且叫你加入。」

「叫我加入？」

「是。」

「这样我那能担当，你也知道我多年跑入劳动界，久与文艺脱离开系，况且我是本地姜，从来未受北风的。」

「这样！法雨说你早年对于文艺有些兴趣，想你在现在文艺狂飙的时代，对于文艺的兴趣浓厚过早年，所以请你来加入。」

「……」

「……我们现在打算专把南洋的色彩，放入文艺界里去，来玩些意趣吧了。」振彝说。

「打算专把南洋的色彩放入文艺里去，来玩些意趣，若是这样玩些兴趣，我也敢胆加入。」

「我们没有什么的阀，自然不配说成熟的作品，不过本方才所说的意思来消遣空闲的时间的。」

「老友，这样的意思，极合我的脾胃——当着一本宿课的课本好吗？」

「这样更妙，当着一本宿课的课本罢……」

于是「荒岛」在谈话间得了孕，乃于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八日出世了。

始初的主干——振彝是个刚出大学投入商界没有笑容的汉子，他主「时评」及「瞎三话四栏」。

法雨是个中级学生，他主「杂感」和「诗歌」。兄弟是个臭汗气工人，主「小说」。LS女士始终是我们唯一的同志，并且是一个极恳勤的负责稿件者。那时有俊生曾帮忙「荒岛」一下，不久，因生活问题与我们分手。再次帝奴君，他是南洋多年前在新闻界的辩论界老将，亦因经济的问题，早在「荒岛」怀胎时分手。

如是的「荒岛」，看来根基本浅，不能受飓风一吹。不外乎我们抱着一本宿课的念头，来玩些意趣，免将空闲的时间来虚费，和拿金钱尽地去吃「啰也」和「沙爹」哩。至于文字自然不成样了，如小学生的不上大人们的「老夫」眼睛的文字，也少不免了。是故某小报在某期曾发表这样的批评（？），可是那作者所赞许的孤雁杂记所写的某君，犹何常不是一个完全对于中等以上的教育的珍馐百味未置嚼过的缝衣匠，一个小学生呢？我们不是「老鼠跌落天秤」说有什么成就，既说玩些意趣，当做一本宿课，不过求阅者切不可以门阀然后嫁娶，这不是赏鉴艺术的眼光。谁都知安徒生是个未入过学校的有名的童话作家，易卜生的处女作；是在药材店当徒弟的时候写的.，莎士比亚又何常不是个当时不上眼的聋子呢？我们不是要来辩护，人家看与不看，我们也当然不改前态，又至它出版不久，外界的人因批评它的原故，遂惹起一场笔墨官司，至于我们素抱「镇静」主义，到底不致卷入旋涡。

十期后，外投的稿件似乎多一些，但可惜投者多不明了我们的主义所在，是故到底不甚热闹，

亦因我们未敢宣言我们的怀抱故。于是有某君（隐其名）特函请索我们的真相和真的名姓来告曰；可恨那时我们不能如他的愿。现在已有一年的生命了！请他现在认清「荒岛」的真相，和各位女士的真姓名。

它没有大事可记，而二十期前也如是。不过一件值得下笔的就是编辑的稿件的「瓜田李下」的事宜。因伊在二十期增刊发表一篇「怎么样的南洋女学生」，谁想知伊的饭碗就因此而打得粉碎难堪——由此我们更加觉着华侨的社会，不论「百爷公」的骨头里，抑或青年的温柔乡，无不黑幕重重——于是我们就感觉着廿期前「荒岛」的篇幅，关于华侨社会的玩些意趣的容量太少，有不可不改组之势了。它对于福编所遭的不幸，也奈不来那些黑暗势力的何，只有给伊一个不能了忘的敬意而已。再次同期，LS女士所发表的「甚么样的南洋教员」，亦遭同样的刧数，但我们万不会因这些时代过渡的时期所哼出的毒气，而停止我们玩些意趣所吐出的火焰呀。

当此多事的二十期，法雨也忽然而去，要和我们分手，剩下振彝和我主理「荒岛」，而幸得当时得小弹帮忙，并且得着外埠如吉隆坡、砂朥越、太平等处的阅者，和国内的同志帮忙，把「荒岛」达到安全的地步。小弹是「知音」的作者，他多时没了影迹，而在二十期后他复一心一意帮助他的耕锄。

「荒岛」乃于二十四期实行改组，其原因上头已经说过，不必赘说了。要说的就是字数每月增多五千字，对于稿件可一期登完五千字以上的译文、小说等。改组后最抱歉的事，就是不能定期出版。你们要知道，它不能与国内有声有色的文艺刊物比较，因他们的作家，不是教授，就是小说家，空闲时间比我们多，况且他们多数以刊物来吃「吗拿」，下笔就成章的，不比我们早是含着宿课的念头，并且不是在商场跑来，就是在工界跑出，整天都为着与文艺不相干的职业来为口奔驰。有时因生活问题太解不了，而刊期又跑过已久，不得不匆匆的付印。到出版之日，计算起来的日子，与前期差之多天了。至于字句的错漏在所难免，我们常感着这点缺憾，每想弥补，可是非赶着出版，就懒执起笔来写的。这是我们的通病，望阅者原谅。

再者多谢南洋时报附刊「茘」，因它对于「说说南洋的文艺热」和三十期「卷头语」的批评

（这些告发是由吉隆坡某君来函通知的），是说那两篇词句上有大大不通之处（？），犹以那卷头语，万分难以解索。不错，有时我们太偏激于玩些意趣，每每把古人所定下的字句和意义，任意摆弄，任意制多量难索解的句语。这样得罪古人和不通有什么的紧要的？我们最可怕和最可耻的，就是做副留声机器哩。「拿古来一切的建筑踢下沟渠去」，这是我们「荒岛」的粗野之夫素来的主张呀。

至于它不肖的文章，我们现在知道不是尽去伴「臭咸鱼的」，也有外埠及国内的报纸为之转载。我们以耳做眼，由新国民记者得知的，有些论文和小说，曾经福州某报，菲律宾某报和安南某报为之转载，而得目见的有香港晚报载过LS女士的「忆别」上半篇，小弹的「一个女子的心理」和兄弟的「泥河哀籁」。这虽不是光荣，来塞人家的篇幅，不过荒岛由这样看来不算太荒了。

现在结束我们用的假名和所得的篇目:

假名的结束——

法雨——化夷，禹，雨，YS，新昌，佛如，俊士，MAD，夷，和工Y。

振彝——梅郎，岩，CZ，酷，EE，伊伊，武，和依依。

撕狮——金燕..CC，斯师，V，系言，子某，和燕。

LS女士——DAM女士，和TT女士。

小弹——筱檀，彦瑛。

曙光——光。

一年所得的篇目——

论文：

振彝的——商人也谈革命么？南洋的华侨商业观，我也来谈谈南洋的教员，商人与文学，南洋双十的尾声，为南洋教员仔的销路担心。

撕狮的——国内吹来的性交风，南洋与文艺，南洋的妇女观，南洋职工的概况，南洋华侨的国家观念，南洋华侨的畛域毒，说说南洋的文艺热，从公开的崇拜说到南洋华侨的忠义和南洋的文人现在的愿望。

法雨的——怎样的华侨教育。

LS女士的——甚么样的南洋的教员和南洋社会女子的地位在那里。

福编的——怎样的南洋女学生。

小说：

撕狮的——香姑，三姨，七页半的孤雁杂记，圣经的性诱，曲路头，「吾！哼！」，悲其遇，日前的夜，亚凤的歪史，几封公开的信，观刑，泥河哀籁，零碎，和以利！以利！啦吗撤驳大呢！

法雨的——首途归国，童心，独身者，我侣，未死的吶喊，短命话，送程，琴娇，和亚M遗书。

LS女士——除夕，牺牲，侥幸，鸽子，伊的幸福，回首，赴会，「啰吔」女王，狂笑，夜

半，戒的小朋友，榴莲，忆别，离亲后的日记。

小弹的——知音，海上的侣伴，漂泊，素芬的恐怖，

YS女士的——到丧家里去。

曙光的——莲好，咖啡店，和碎了的芳心。

振彝的——给泉下的母亲，和给瀛哥的一封信。

小诗：

法雨的——赠C弟的恋歌集，无题，园丁悔录之一，蛙鸣，纪念我的亡父，小妹妹，微笑。振彝的——电车里，可怜的花儿，荒凉的荒岛，和静坐者。

LS女士的——建设，苦闷，蜘蛛网，蚊儿，错采伊了，忙碌，无题，忆，我是小孩。

SK女士的——荒岛之滨，同胞，夜月。

KS女士的——别离，春天的美景，爱，可爱的女孩，雨后的宇宙。

M女士的——梦里。

竞豪的——深夜，月色朦胧。

EN的——四月十一夜。

作雄的——哀我爱。

连城的——风雨之夜。

毓新的——小诗一首，琴声。

俊民的——祝「荒岛」，沉没。

UW的——悼亡友。

鹦哥的——海傍吟，工、梦。

小弹的——致亡父的灵前。

蒙蒙的——哭罢。

瑞琼的——荒野。

英伦的——生命的哀歌。

汉郎的——我愿。

撕狮的——无题（二首），给旅粤岭星社同学，老怨，雨后回忆，晚了。

长诗：

撕狮的——未来的创造，前锋，毁灭，泣昆仑，不要捣碎的梦心。

陶女士的——给一个女友。

旧诗..

GS女士的——时事四则。

振彝的——思家，纳凉，雨后，捣链子（词），木兰花（词）。

LS女士的——红毛丹，榴莲，国庆有感。

译诗..

新昌的——孤云。

LS女士的——我的心跳了。

振彝的——马来歌一首，和KAMA之园。

小品文..

法雨的——到荒岛里去，岛中艺杂，祷文，我的小东西，没奈何，和狂者的歌。

福编的——母亲。

影的——月下的回忆。

乡愚的——但愿汝记着。

杂感：

法雨的——荒芜了。

撕狮的——拉多两句。

振彝的——谁无父母，禁娼实行后的女子教育，诗谈。

道齐的——旧礼教下的一个女子，一首乞儿诗。

LS女士的——上学校的生活。

时评：

振彝的——南北统一与统一南北，纪念孙中山先生，哀国会，纪念黄花岗先烈，云南起义纪念后的感言，新年的感想。

译文:

振彝的——马来的黄梨业，苏俄自由恋爱的纷乱，中国结婚的新仪式，马来的岩洞，纪念日，俄国革命中道德的改变，马来的商业。

金的——C工APITOLOGY（慈学）。

「瞎三话四」和「小感录」等完全振彝一人担任。

「荒岛」中的耕锄所培植的花朵，不外乎上头所摘出的劣作，虽然没有大大的贡献于华侨的跟前，但我们在将来的耕锄，甚愿完成我们各人的目的，把重重的黑幕尽地高揭，务使「荒岛」成为一个柳媚花明的园堡。

阅者诸君，我们已大略把「荒岛」一年的漫浪说完了。虽没有十七世纪时的漫浪，那样使你们发一个游仙的梦，到底「荒岛」在过去的一年，我们相信它也会给你们少许的吗啡，使你们头晕眼花呢。无论如何荒岛现在依然一个「荒岛」，它只望你们在十二分的空闲时，不妨把眼角向它一盼，它就诚心所愿了。

（载**一九二八年二月二日「荒岛」**）

@在「荒岛」里一周年的经过LS女士1928

我在「荒岛」的作品，多是做思忆着母亲的文字，这或许是我的个性。我以为不但是我的个性，但凡女子的作品，都差不多是离不了慈母之怀的。「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或是这个缘故吧！

但是我忙赶去做荒岛的工作，往往会令我忘了慈母的爱；我记得有一次因为要催促「荒岛」的稿件，在夜间万籁俱寂的时候，我以为母亲熟睡了，于是开了电灯，「得」一声，伊就由梦里醒起，咳了一声，随着嚷道:「阿琼，为什么这样深夜还起来，又是做『荒岛』的稿件了，你日间读书，晚上温习功课，夜深常常还兼做什么工作，日夜这样忙！」似乎是不爱我的这样说！

我听了撒谎着说:「妈妈！你不是睡了吗？我不是赶『荒岛』的稿件。今天收了姊姊由上海寄来的信，我想写几个字去回覆伊。那末我写完一定去睡了！」

因为妈妈是爱姊姊比我还甚！平常一讲到姊姊两个字，伊就微笑着声声赞美姊姊了。故此我说写信给姊姊，伊就不再作声！其实我不是写信给姊姊，又是因为要赶荒岛的稿件啊！

妈妈也常对我说:「你在求学的时期，不好分心去做投稿的工作，至弄到这样忙！」但是「荒

岛」是我的宿课，我的消遣物，我又是其中一个赞成人，我又不能不爱护它，更不能任它灭亡夭逝！所以我在没有空的时候，还抽出些空闲来做「荒岛」的稿件！若是舍己田而耘人之田，我是不会的。至于借人裙来遮自己的脚，更不应该的！因之我对于其他的小报，我没有半只字的投稿。自从始首做了「荒岛」的工作之后，常常都这样的答母亲！

因为「荒岛」的作品，我不知受了多少人的埋怨，多少人的诟骂！最容易见得的是那篇「什么样南洋的教员」一文，竟会惹起我和伊们的恶感，最亲爱的师谊都变成了仇敌的看待，同窗共砚的校友都变了互生意见！但在当初那篇文发表后一天，回校时伊们和我都是谈笑如常。其中有的学姊还大声鼓掌赞着那篇文说得痛快流利，可作教育界的当头棒！就是我们的校长还含笑地对我说:「LS！你这样大胆！教员都敢骂！」我还答伊:「何尝是骂，不过说了两句闲话罢了！」伊仍然是和我平日一样的谈笑着，我就以为得了同学们的同情、师长的谅解，就不会发生别的事情了！谁料不知道被什么人的煽惑，伊们竟把我为难，要我认过。唉！其实我何尝是有错？而且我说的话伊们何尝不表同情，这一副假面具被我看破了。什么同学之情、师生之谊，都被那篇文所牺牲了！我是不会见怪人的。伊们是一时误会，我只是痛恨那什么人的离间拨动的手段底厉害而已！但今同学们都和我谅解而好感情了！那末从前的事情自然是一笔勾消了！

到了「荒岛」刚正半岁大的时期我因为求学的问题要离开了「荒岛」而到K埠去！是时我很想把一切的工作丢却了，不闻不问。后来想一想，「荒岛」正在没有一岁大的时候，幼稚得很，柔弱得很，倘我不来爱护它，谁来爱护它呢？我若放弃了职责，那末谁也会放弃的。不要虎头蛇尾中途畏缩，所以我要负责应允「荒岛」的同志仍继续地投稿，又谁料事有凑巧，刚在我离开了「荒岛」不久，就有一封公开求爱的信「向LS女士求爱的信」在某报上，又有一位同名的LS女士答应了他的要求。本来同名同姓的人，地球这样大，何止有两个LS的名字，不算是奇怪。但是「阿奇阿妈生阿奇」，而世上不少好奇的人，偏偏又来问我LP是否我相识的，所以迫于无奈，只好投稿往新国民报向「荒岛」的同志们，和戚友们声明，以息群凝。这本是天公地道的事情，又谁料给了小报记者做他的补白材料，来说我不应辩明，这不过是想出风头的，哈哈！领教了！原来想保全自己的名誉，就叫做出风头，这出风头的机会原是你——小报记者给来的，只好敬谢不敏吧！

有很多朋友要知道「荒岛」的LS究竟是不是女子，为什么要用假名。这本是不成问题，在外作品随便可以假托的，不过我是女界不妨任编辑先生加女士的名称，至于加上了女士两个字何尝不可以？要放开眼光来看看外国的著述家，倘若是女子的作品常常都加上madam。或是miss的名称，所以分别是女界的作品，且在通常所用的咭片上往往都有加上了madam或miss的，不过少见多怪吧了，常识也要懂得一点呢！至于我所书给新国民日报的函件，本来签名下有「女士」的字样，那括号是表明我是女士，不是LS男士，这一点我要声明，倘若都不明白，我更没声明的必要，要称声明是声明给那些会明白的人看的，「牛皮灯笼」是我不敢领教！总之我在「荒岛」做了一年的工作，都是我的宿课，常常拿来温习，随便写来，好的坏的，都是由它的好坏，我高兴时就写出来了。「荒岛」有一天的存在，我仍然要温习我的宿课来帮忙「荒岛」的稿件。至于外界的怎样批评，又候至明年「荒岛」的二周年纪念的今天才来说话啦！但是不晓得「荒岛」的命运如何？可否继续到明年呢？「荒岛」的同志们努力吧！

（载**一九二八年二月二日「荒岛」**）

@振彝「荒岛」周年纪念号刊首语

「爆竹一声除旧，桃符万户更新。」这两句废话，一提起来，又是废历的新年了；也是「荒岛」出世一周年的时候了。但我们在「荒岛」里，无论什么样的新年，都是看作平常的日子循着地球的轨道，周而复始地过去，没有特别的表示，更没有什么的庆祝。「荒岛」在它出版的第一期，就有发表过积极反对废历的新年的文字了。所以到了「荒岛」的一周年的纪念，又可算是我们反对废历新年的纪念吧！

光阴跑得很快，经过了一年三百六十六日的光景，「荒岛」出了三十四期的刊物了。今天来纪念它，不算是嚣张，也不是荒唐。不过「荒岛」的稿件，我们相信是对于社会没有什么贡献，况且不是成熟的作品，非特会令阅者失望，就是我们都很不满意。但因为不满的缘故，就会令「荒岛」延长到今天的一周年的历史，又是因为不满意，才会越加努力奋斗做去，这似乎有纪念它的一点价值呢。

做一个刊物可真是难能不易办的事情，要是不要一时的兴趣，来出了一阵风头，像病人的冒感了风寒而疏散，一旦发烧后，那病体就难于支持了；所以最怕热忱有余而忍耐不足，热度一散，就到了寒度，这叫做五分钟的热度。我们到不满意的时候，有时会这样感想，可是我们不因为一时的不满意而灰心，仍是继续我们的工作。

把一个刊物来做宣传品是不中用的，最怕是会被人利用，因之变了贵族化、资本化，以至腐化，所应说的话而不敢说，不应说的话就说个无聊，这似乎是个很可怜的样子。其实不然，不是可怜，摇尾乞怜吧了。「荒岛」的文字，是平民化，无产阶级的，自然不会「托大脚」，自然不合一部份涧人的脾胃，应说的话不怕说，有时还瞎说瞎话，都是把酒谈天，虽然没有「千里马」、「五花裘」，所换的不是美酒，但是一套「企领衫，西斜裤」，都可换得一壶「水酒」，实行我们「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主义，仍是继续我们的工作。

我们曾说过「『荒岛』是公开的岛，无论谁也可以来帮忙开辟的。这可以见得我们不是门罗主义闭关的政策；但开埠到现在，仍是一个荒凉的小岛，还没现成灿烂的的大埠，虽是爱护「荒岛」的阅者的热烈地投稿，但不知为什么只是收了多是诗的稿件，因之我们晓得南洋的文人是专长于作小诗。可惜「荒岛」因为篇幅的关系，没能够把它尽量发表；而在南洋的出版界中，也不能另组织一种诗的小刊物，专来研究诗的文学，也是一种憾事。「荒岛」的材料不专为文艺一方面的，而连带有社会的评论。然或许因为涉及社会的问题，因之那一班人们，对于现在社会的制度是满意的，自然不会加入来讨论社会改造的工作，所以关于这种的投稿是很少很少的。

我们为要讨论社会的问题，不满意现在社会的组织，常常有开罪人家，或者就是我们的亲友，

真是很对不住了！但是我们没有诛心的定论，不过他们的心燥，太过虚心，太过疑心。倘是泛论的，当然不要「负荆请罪」，只可见面解释；倘若仍没有解释的余地，只好听其自然罢了。

「荒岛」开垦到现在，遇了不少的毒蛇猛兽，尤其是在狂风暴雨的黑漆漆的夜里，来袭击暗攻，可是荒岛的同志是负着开垦的使命来，百折不回的勇气，任它们暂时的凶猛，等到斩巴开路的成功，即小妖们灭迹于无形了。我们不是示弱，更不是怕惧，要知信口骂人，是我们不应取的手段，勉人为善是我们的宗旨；至于能否做到，只好听其自然了。

趁着这个小小刊物的一周年纪念，我们开心见诚地说几句话，来向阅者诸君布告一下；至于

「荒岛」今后的工作如何，只好听其自然，而我们仍是继续进行我们的工作。

最末，我们应该致谢为这期纪念刊投稿的诸君。并且热诚的为一周年内荒岛撰述的朋友，实在使我们找不出适当的字句来表示我们的谢忱，因为他们的慷慨的帮忙投撰稿件是没有酬金的，是义务的，实在是使我们非常的感谢！

（载一九二八年二月二日新国民日报「荒岛」）

@一工《并不是矛盾》，1928

而今我晓悟年岁的价值之高大了，就如这回事，去年我还未之知，今年就知道了，并且也还可以这样说，未之知的前时虽未之知，加一刻我就知道了。

那是大前天，同朋友们找到个寺里去，寺里面除只白公鸡外，有的就是佛祖和尚；然而禅房也有一所呢，橙红帘横上像煞有介事地标着「清静禅房」四个字。这它给我相信无论如何是个寺。但一移开，就是眼睛从「清静」的那里移开去，就再有「还春纳福」的直条一张；又，又有的就是「常悟号住空」的恭贺新禧的名片飘逸地黏住在「春」字之旁的了。

是的，「常悟号住空」的眼中，居然有新禧这种俗事在，那就十分必须他去恭贺了，正如禅房是必须「清静」的，同时也必须「春」到。「春」到禅房，才不负出家人一片迎望之心也。但这大都与事实没有矛盾的。

盖夫为人之道，尤其是当今的为人之道，大抵不如此，——不像那和尚的一面名为「常悟」，号曰「住空」，而一面认新禧是多少必须恭贺的，和禅房的一面挂上「清静」，而一面却必须「春」到的——便是时代退伍者。何则？原因就是此时代是事实的时代，并不是理论的时代，要理论的尽管在理论，而事实却仍然是事实。不合事实，终归落伍。显而明之，浅而言之这就是招牌不妨挂得冠冕堂皇些，内容只管由你去设施，能够愈圆滑的，愈可作多面观的则更妙。比方在南洋，你拟发一注洋财，便不妨挂着某件慈善事业的招牌去劝捐，然后「逃之夭夭」，则其易就如弄法戏了。比方在国内，你想出风头做新人物，便不妨入党，说是党员了，则不但风头出得十足，而新人物也配称得上了。又比方为性欲冲动，可不说出，而只以自由恋爱为招牌可也。又比方要灌输奴隶的学识，便不妨在他人国内设学校，招牌就挂是为贵国子弟失学起见之故。不，又不对了，多得很，只要你留心事实，依法泡制，自是灵验逾神。虽然与理论是乖违的，究竟与事实并不是矛盾的。

那末我与和尚，有何言哉！(载**一九二八年二月十日「荔」**)

@大吉《<洪荒>宝号迁移广告》，1928

（一）序

「洪荒」周刊自脱离星城N报关系以来，匆匆的便是三个星期，乌烟瘴气的天老是下雨，

「洪荒」的伙计们，大都在黑的梦里伏着。黑的梦呢，随着长流的夜光飘着飘着，「洪荒」之灵，于是无所凭借，一路悠悠荡荡的来到了槟榔之城。

宜乎:星洲之人，喟然而叹曰，「洪荒」寿终正寝了，宜乎，N报的肥脑袋的，格格的露着黄牙微笑了。

槟城的朋友们，「洪荒」的新交，让我们来相信——

「洪荒之灵尚健在。」

让我们来祝福，在星城的肥脑袋的笑声中

「凤凰自焚而再生！」

（二）广告

「洪荒」今欲莫名其妙的大登一下广告，莫名其妙云者，「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之词

也。「洪荒」之所以能够荣迁槟城，不消说是肥脑袋之功。但推厥所以致此之由，肥脑袋的则声称大功乃在排字房的手民先生（盖「洪荒」脱离N报事实上主因乃N报的肥脑袋擅改版样）。他说，不是他敢于擅自改版，乃是「排字房」不肯照做，故不得不从权改用四号字云尔。有心人听着，肥脑袋的威权，已不能在「排字房」中使用了！诚冤天下之大枉也，诚冤天下之大枉也。

可是，反过来说，我人如果要求再深刻些理会这段趣闻，那末，就请听我说一个故事。

本故事之开端是这样：

「洪荒」者，星城N报之附刊也，初，「洪荒」刊物每期纳给N报刊费数元，肥脑袋者，该报之当事者也，当「洪荒」付印之时，肥脑袋宣言:「一定要钱，无钱就不刊。」

过了数月之久，「洪荒」同人，谋刊半月刊，议决将周刊停附。

肥脑袋的陡然听到这个消息。

肥脑袋的惶惶对人发表意见，希望「洪荒」续刊N报，刊费可以商量。

「洪荒」的小伙计们陡然听到这个消息，大宣佛号，以为肥脑袋的已经发下宏愿:「拥护文

学。」于是受宠若惊的前去接洽，约成，肥脑袋的答应「洪荒」附刊不必纳费，另外附送该刊百分。本故事尾巴是:

光阴迅速，匆匆的过了数周，「洪荒」伙计们，因本钱不足，自刊事业未能照预定期限出版，

肥脑袋的陡然听到这个消息。

肥脑袋的嗒然若有所失，深信上了「洪荒」的小子们的当，他似乎看穿了半月刊出版无期，大大的后悔为要破除「成约」，故将「洪荒」刊物五号字体，改排四号字，以激「洪荒」小子们之怒，以为索纳刊费之第一个通牒。结果，「洪荒」伙计们果然大怒。不过，大怒之下，事实上竟没有像肥脑袋的所想之如意，不特没有缴刊费，而且，敢于宣布停刊了！

于是乎——

中华民国年月日洪荒周刊寿终正寝星城了。肥脑袋的，陡然的得到这个消息之下，也只好露着黄烂牙齿，格格的苦笑罢了。

（三）本号荣迁槟椰屿

槟榔的人，「洪荒」的新友，让我们来祝福。

「凤凰自焚而再生！」

让我们来祝福罢！

「『洪荒』字号，荣迁大吉！」

迁到槟榔，未必就会大吉，总之，因为已经决定迁了，迁到大吉，固是求之不得的，而不吉，也就由他去罢。我们目前的大欲，也止于要给目前的「洪荒」灌溉一碗续命汤，省给肥脑袋的一点烂牙的苦笑而已。

去罢「洪荒」！——槟榔丛菁之内，山间之魑魅，与夫水泽之精灵，或将给你以同情与慰藉罢。

（载**一九二八年二月廿日槟城南洋时报「洪荒」副**

敬领「多谢」中

「荒岛」三十五期内，题为「漫浪南洋一年的荒岛」的作者撕狮先生，于该篇里头，曾致「多谢」给「荔」。据说，原因就是「荔」曾在本栏谈了两次关于他的作品的凉话。第一次的「登在子本刊第三十二期」，就是这位撕狮先生的「谈谈南洋的文艺热」，别的一次「本刊第三十三期」，却是子某先生的「卷首语」。但子某又就是撕狮先生（他们用的假名的披露表，亦详载于该篇之内），的确令人呆煞了！好在「荔」并不是说他不通，仅是觉其奥妙罢了，虽然他自己说是「是说」他的「那两篇词句上有大大不通之处」；并且他自己又于「处」字底下，放着一个（），那（）内就装进一个「？」的疑问号。

但按上面情由，撕狮被说于「荔」既然是有的，而撕狮之致「谢」于「荔」，也大概就免不得了。然则撕狮先生其知礼乎，「盖」焉敢辞却之哉！

撕狮大鉴：

敬领「多谢」。

说凉话主编顿首二月十一日

（载**一九二八年二月廿一日「荔」**）

@育南与但米王探1928

因为父亲严紧禁止，近来育南益离不得但米同玩了。偷偷地一射，正如箭般快，射到但米身旁去。这很像活活的鸟，要是被禁于笼，自然对它，就骤增其迷醉的力量了。

「育南。」，

　　「但米。」

当他如箭般射到但米身旁时，往往就这样互相叫应着。然后笑笑，跳跳，呢呢，喃喃，一任友情的所好，活泼泼地极其和爱而悦乐的。

死般沉寂的世界，便由他们俩给予许多的生气了。

「育南。」新近但米只敢在窗下，声音轻微，几乎像叹息一般。然而他能够听到了，并且以为，那正是适当的，可以不让父亲听见，他自己才得设辞脱身。这方法，起初是但米的本能，以为叫声粗大，入了他父亲之耳，就发为驱逐但米的举动，已不止一次了。后来，就变为他们俩合行同样的方法了。

橡林里，小河沿，轨道旁，是他们玩的处所。但但米家里，育南也觉得很可玩，最近几乎是唯一的地方了。一则秘密，可以避去父亲的视线；二则但米的家人都熟识他的，而且以贵客看他，很喜悦他来到。他也以为，他们的卑微的生活，过得很可怜，小小的心就同情于他们，就都爱上他们了。

但米的父亲好喝酒，在他这一民族，喝酒是当地政府的禁例，但他却常常不能自制，偷偷地，喝个颠颠倒倒回家来。啊都律地，叫喊连天。这时就常常吃了主人的耳光，或皮鞋踢。有时，索性让他更加哀叫苦喊了一会。虽然这位主人，本也有下药解酒的能力，只要是肯发慈心的话。然而主人终归是文明国的人，为保持自己的地位，和民族的地位计，对于如但米的这一民族，的确不该去怜悯，只有踢，打，似乎是法有固然的。像我们看待不驯实的牛马一样。不过这事情，如是碰着育南看见了，就使他暗暗伤心。他曾致问于但米。

「我小子可喝得酒，为什么你父亲倒喝不得？」

「主人打着你父亲，你怎么静静呀？」

原来但米的父亲，是在一个英国医生的家里做工。月薪低而微；于是母亲便只得想法补贴，就是带了一口小釜似的榴榔，沿途找锡米。而育南的父亲是巨商，与医生是至交，都有别墅在这临近火车站的一条小河之旁。距离是这般近的，夜里灯光可以相辉映，皮耶娜的叮当互相可以打动耳鼓。同样，但米的父亲，醉了酒而吃了医生的耳光或皮鞋踢的苦叫的声音，使育南的家里，也显能听得到。于是他就偷偷地跑去看看，看了就伤心。伤心就再问：

.「我小子可喝得酒，为什么你父亲倒喝不得？」

「医生打你父亲，你怎的静呀静？」

今天，已是下午了。太阳，苛人够的，射其最后的，残喘的光辉于西天，血般地红。就是这个时候，小河之旁的这几个小子，在踢球，踢得脸红与残晖一样，就休息了。各坐在草场上，喘着各的喘。但詹姆——医生的儿子，却骑上了但米肩头，要他驮着走，像骑马兜风般。但米不敢抵抗地竭其筋力，一步一颠，被他骑着慢慢走，以手巾当鞭似的打赶着。这时候，一个骑得哈哈笑，一个驮得脚儿抖，一个却看得怒忿忿。终于，育南怒忿忿地赶上去，一手拉下了笑哈哈的詹姆，一手扶住喘气吁吁的但米。同时，又要詹姆驮着但米走。他便带着羞辱地回家里去，连球都不顾了。

这事就由医生之妻告诉去。

育南的父亲，着实不喜欢了。晚上，他召他到面前，很正经地说：「顽皮的东西！我警戒你不知多少次了，还要天天同但米在一起，而且同他好。像他那样卑贱的，同他要好，就会灭煞了你的体面。谁也看不起你，他老子是佣奴，他大了也不过佣奴之类罢了。他身子像屎一般臭，土一般黑，又没有读书，和猪一样，同他在一起，简直一点利益也没有。我真猜不出你这顽皮小子的意思，偏要同着那一个卑贱的做朋友！詹姆，多末髙尚的，一相处就不和起来。贱骨相！贱骨相！你有没有知道，但米是可耻的卑贱的弱小的民族！」

真的，他自忖，人应该与香的，聪明的，高尚的，强大的，相处在一起，那才是幸福呢。然而臭的，愚笨的，卑贱的，弱小的，就永远任其如斯了吗？于是，怎么可以化臭为香的，愚笨的为聪明的，卑贱的为高尚的，弱小的为强大的呢？由着他的那一点怜悯之情，就也发生了这些疑问，使他一时自答不睱，竟随口脱出一句：

「……所以应引为朋友，而援助他。」

这算是答复他的父亲了。

**一九二八年三月**（原载**「荔」第五十三期**）

@笑《茘下独语》，1928

茘！你是干大枝高的植物，不幸给植在人家矮篱下，天下苦痛之事，孰有过于斯者乎？然而你却不因此以自馁！

茘！你的本家原在闽粤.，偶然移植热带来，土质之不适宜，这是不消说的。然而你却能够生存，究是幸事！

茘！你的香，如果来自宋蔡家的，的确也不错。据说香可避秽，那末，现社会上空气的恶浊，

秽也算秽够了，不知道你的香，果能应验否？

茘！你的色，幸似丹砂，外皮又界之以龟甲纹，再美丽也没有了。然而，丹砂能够避邪，龟甲也能够先知，这些的，你终究能不？

茘！你的味，也许，也许是酸的涩的苦的。为什末许多人偏爱吃呢？，这实在是人之嗜好不同，我终不信你的味道真好！

荔！无论什末东西，凡经过佳人赏鉴了，便即价重连城起来，即如岭南的鲜茘，也是给玉环赏鉴而名贵的。你到底有没有受了什么佳人顾盼？

荔！佳人似乎也难逢，然而得些名士青便算交了好运，你不闻苏学士的名句:「日啖茘枝三百颗」，至今播为美谈呢？你到底曾受了什末名士垂青不？

荔！听说红毛丹，就是你的化身，确吗？但是，我相信你的外形虽变，而你的品格长存，终胜于那些连本质都改变的了！

（载**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三日「茘」第五十期增刊**）

姚细华给「怒涛」的祝福

如万马之奔腾，如激战的呼号般，一阵又一阵，海风跟着卷起，树叶跟着呼啸，山禽野兽都惊奇的奔散，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呵！呵！这是负有重大使命，一如日月的光辉普照宇宙的伟大的「怒涛」呢！是的，「怒涛」的声浪，比狮吼更厉害，比洪钟也来得动听。它有奋斗的勇气，铲除恶魔的可能。「怒涛」在负着这伟大的使命，于是毫无顾忌地前进，前进复前进。妖魔匿迹，虎豹变形，在茫茫人海中，「怒涛」将如清道夫的给它扫除一新。它一方面毁灭尘世认为当毁灭的一切，一方面建设现实社会上应该建设的一切。呵！伟大的「怒涛」，听，让我们诚恳地给你祝福：

在这炙酷的槟岛中，你带着习习的凉风而俱来；

在这纷扰的人世中，你白浪滔天的给人们彻底认识。

在这是非颠倒的社会中，你毫无顾忌地前进，前进！

祝福那一般站在岸边等候「怒涛」的朋友们，永远和它——「怒涛」——这般的勇敢，牺牲！

（载**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九日南洋时报「怒涛」第三期**）

@何釆菽《剖心哀嗷——王渡“C工inaSea”杂记之十》，1928

病后衰颓的我，更兼频遭失业的厄遇，自出医院后饥寒又要鞭着瘦弱孱躯，徘徊瞻顾于生计的歧途，丝毫勇敢都聚于饥不能食寒不能衣的书籍中去了；所以目前的困苦，谁也不能超我于智识的渊薮。唉！日本典押铺的老板似乎有点熟识的亲热，衣服典尽了，随我在人海漂流七年的破皮箧也卖掉了，书籍值得卖的也卖了，这因为续医这半死不去的残躯的原故。

　　大概是病后缺补养之故吧？旧病未除，疟症又发，医治本没有宽裕的金钱，朋友也借贷无门，重重惨痛罹陷于无家可归的贫士。身心依然是颠动下去，寒气的侵袭，节节进攻，唉，「前生干下什么冤孽事，偿尽今生痛苦灾。」

　　在新交的寒谷的寓所，日昨又典去亡母遗下的一条半破红毡，来调治这饭不能吃水不进口的废躯。想疟疾仍是纠缠着，那我就闭目而逝了。

(载**一九二八年五月九日「绿漪」**)

@一工《博士敬进教育言》，1928

光华日报新闻栏，五月一日，华英合作「未完」一节内，载称叻坡前晚设宴于中华俱乐部，欢迎殖民部次长奥氏，主席者为林文庆博士……云。林博士前(？)长厦门大学，因风潮而名闻一时，其学识高超，自不待言。但据此次报称，他又善作诙谐语，有如，「自觉已成老朽骨董，若非出于素抱兼爱主义之朋辈(大约厦大校主也在内)之谬爱，则已到荒岛上与古生物为伍矣。」并且，对胶业问题，也曾作了怎样一回的趣语，可是未及备载，心殊怅惘，——然而差幸有此一段，尚足聊堪解人也。

所谓『有此一段」者，就是——

彼(林博士)敬向次长进一言：夫教育者，善用之则其利无穷；否则必遭其祸，盖教育似乎双锋锐利之剑。阅报章所载，次长尝赞羡本地各国人之和谐友爱，此诚足引以为乐，此本殖民地，马来联邦政府所以不可不建设其教育系统于心理学之上。夫(精采来了)人固能更变其环境，惟须知环境亦足以移人，失此良箴，必入歧途。英政府放其光明于黑暗之区域中，(当然没有别具心肠的！)但吾人应知以治人民族之教育，施之于被治民族系一难题。(倘若在场，定当鼓掌！）

要将上文引线，无非如是，夫人固能改善其环境，但环境亦足以移人，被治民族既居于被治民族的环境之中，虽教育亦无能为力了，于是应适合其环境而教育之为妙，所以，「以治人民族之教育，施之于被治民族，系一难题」。

骤观斯言，似是林博士在诙谐的，但细心思考，却是至理名论，值得主该晚席也。盖教育固以改善环境为目的，然而于必要时，却确有适合环境之必要；否则，对牛弹琴，欲使其懂者难了。正如现有个人，对林博士而以教育能改善环境为说，想亦戞戞乎难使其明白罢。并且，教育既是「似乎双锋锐利之剑」，更更须要小心从事，因为剑本来就是一种凶器，而况乃「双锋锐利」的呢！害己害人，都无不可。而治人民族与被治民族的现状安乎？而本殖民地和马来联邦的现状安乎？这原故是，苟以治人教育，教育被治民族，处境不同，则至少自由人权，平等待遇这些话头，就将使受之者头大如缸，教之者声嘶力竭了，岂不「系一难题」吗？况且，教育所沐，万一被治民族也起了一个兴头，想尝其自由，平等的滋味，争求着新的环境，到这时，治人的不允呢，则利锋之剑在前，「必遭其祸」了；允罢允罢，则又无以被治的了。那末，以治人民族之教育，施之于被治民族，真岂不「系一难题」吗？噫，何苦来哉！何苦来哉！

但是，本殖民地及马来联邦固是被治民族，当用被治民族的教育教之也，这可不必再论了。然而我们中国,素称是近世的半殖民地，大约一半地是属于被治民族的了，不知林博士在长厦大时，对于那个半此半彼的中国的环境，究竟系用「治人民族的教育」，抑系「被治民族的教育」呢？敢特附此恳询。

(载**一九二八年五月十五日「荔」**)

@浪花《写在「涛声」刊前的几句话——汪洋大海中的一片涛声》，1928

我们站在满路荆棘的人生旅途上，一切人世间的威权与苦闷，都是张牙舞爪，要活活的把我们困死了？唉！回顾茫茫的命途，怎不教我们凄凉悲痛呢！

哦，椰林的线影，蕉树的阴凉，以及那茫无涯际的海景，都值得我们消闲沉醉呀！我们还是消闲沉醉在这自然的怀抱吧！哦，不啊，这是骚人的韵事，这是雅士的风流，太过无聊和怯懦了。

看呀，深林的野兽，已一群群的咆哮在海棠叶样的地方，屠杀了许多弱小的羔羊的生命了。还有许多死于威权之下的幽魂骷髅，一个个都引颈长号于通衢大道中，纪念他们的三周忌辰。唉！一幕幕过去的悲哀，一阵阵眼前的耻辱，弱小的羔羊，可怜的弱小的羔羊啊！

哦，朋友，我们赶快鼓起精神，从威权与苦闷当中挣扎出来，载着小舟到汪洋大海中去与涛声为侣吧！因为涛声有悲壮的歌音，因为涛声有热烈的情感，它可以鼓励我们的智力，它能够把我们从梦中叫醒，来呀，来呀，我们的朋友。

波涛汹涌，狂风怒吼，涛声，涛声——「涛声」从此要与亲爱的读者相见了。

我很希望「涛声」在茫茫尘世中，好比初生的婴孩，能够康强活泼的长大起来，肩负它的使命，破除我们的悲哀与苦闷！

我更希望「涛声」在广漠的南天，能够博得亲爱的读者们的一点忠诚的微笑！

（载**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六日南洋时报「涛声」创刊号**）

@TW《五月》，1928

「又放假！」

不意的这一吓，金娥的仰视的眼睛立刻䀹了䀹，脚也跺开了一步，好似母亲口中还会吐出什么东西来，要使伊惊恐的。究竟母亲真怒了，伊为侧重那句话的语气故，至于头之点动到这般厉害，几乎动松了菠莉花串，在伊头顶的团髻之周围的；接着,翻转背上的手，向下把沙裙（纱裙）一按，顺近就坐在一只矮櫈（凳）上面——的确是并且有这样的。但金娥终于似乎极有自己剖白的必需的大着勇气说：

「今天是国耻纪念，五月九日。」

「什么纪念东，纪念西，日日都纪念不了的，五月这个月，曾几天了，纪念去四天了——一日，四日，五日，今天再一日。」两肘支着膝上，同时翘起的左手五指，被右手逐渐抑下，一二三四,正如打着算盘子一样，至剩有尾指微曲待着。这是，究竟只有这四天，伊确没有抑它加入的理由，除非礼拜日要凑算，然而自己正是基督徒，分明知道礼拜日是要休息的。

「先生是这样通知我们的。」金娥又似乎再为自己剖白了一回。

「先生：他苦不得再有一百日，一个月学费两元，真真抢人家的……。」声音忽然隔断了，伊掉转头儿去证实刚才听见的熟悉的鞋底声，既而，黄衣，白帽，纸烟，较妥当说是挂了伊眼梢之后，便被其收住来攻击了，正如闪见着敌垒一样兴奋，伊即将话瞄准，从金娥那里移开，先是，仅暗射说：

「大人与小孩一样，事情纯由小孩子的意思，倘使真个如此，为父母的都不用主意了。」

「为什么？」刚从外面回来，在他的确有些莫名其妙。

「一个月学费两元，读不上半个月书，读一日，放假一日，九日应四日了——一日，四日,五日，今天再一日。」伊重新再数了一回，在他面前。但他并没有如伊所期地信然而点首；失望就微微现在伊眼前。他并且说是：

「今天是『唐山』国耻日子，『唐人』学堂应该放假纪念的，这也说得。」

「要是不在那里读，不也就不给放着了？」

「那个学堂没有纪念国耻的？」

「哼，玉娥，康恩，这时候已上课了，并且，我也进得了学堂，教过了书，我只知道，只有『祖家』王生日是应该纪念的，没有这什么叫做国耻纪念的。」

「那是『红毛』学堂。」

「所以我就是说，你怎不把伊一同送到那里去？」

「伊自己既要读『唐人』书，自然就要让伊读。」

「所以我也就是说你大人与小孩一样，一点没主意，事事要顺着小孩子的意思，哼！」鄙夷透出伊的鼻孔，作了差不多响的这一声。

「三个，分一个读『唐人』书，这样做也是好的。」

「是呀，没有读『唐人』书，就活不成了！」说着，伊跟前仿佛是涌现一身伊自己颇丰的当今「头家娘」的影像来。

「但至少总不认得『唐人』字。……」

「通通『红毛』都不认得『唐人』字，他们比谁都要强。」伊插口说。

「但我们是『唐人』，就不是『红毛』。」

「夸口，『唐人』要不变做了『红毛』，永远做示众的『唐人』，真是不胜羞辱的！」

「我们是我们，他们是他们，非但没谁肯变做，而且也那里能够变做的？」他不禁笑了。

「我吿诉你，除了不顾脸皮，不肯变做的不消说，其余的都是可能，圣经云：『求则得之。』难道要求变做『红毛』的，还变不成吗？」

「只要你，」伊接续着，「把小孩子从幼就送去读了『红毛』书，使他常常看见书本上的插图描写『唐人』的低陋的状况，和男人梳着辫子，赤手赤足的拉车的车夫，谁也厌恶的了。同时，又读着『红毛』是这世界上如何荣耀的民族，谁也要羡慕的了，崇拜的了，心跃跃然要变化的了。久而久之，既认得『红毛』字，又会说『红毛』话，简直就变做的了。自然，不是同他们同种的我们，能够变到这地步，也就够足了，比做『唐人』要荣耀了。

「现在我简直看『唐人』同『吉宁仔』是一样轻贱而厌恶的，能使我崇拜的就是授我以『红毛』教育的『红毛』，所以我们的子女，除非使他们将来成得和我一样之外，我决不让他们去读那『唐人』书。」

由着历史的经验，他知道争也伤和气，像对伊这样根深蒂固的一个妇人，于是他只得让步了，退出去了。

第二天，金娥被夹于姐姐和哥哥之间，背着书包，已不向旧路走了。同时，在门口，留着他们的母亲，手里倒拿着一把鸡毛拂。

这情形就是，「唐人」学堂里忽然失少了一个学生；但同时，谁也不能不想到明年的五月还再新加一个三日的纪念假期呢。

(载**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七日「荔」**)

与读者相见（关于「光华杂志」）文子慧

看完了报而还能够满意到报纸的副刊的人，至少总是新闻之外还想得些什么的人，而看定了光华日报，还能够注意到「光华杂志」的人，更至少总是想取得近代知护的人。因为「光华杂志」，就他过去的历史看，都是注意运输学艺而很不同于只以逗趣打笑为事的「报屁股」之类的。

一种刊物，既以「杂志」命名，则顾名思义，宜乎其内容不单纯了。不过这种所谓杂，当然不是凌乱的意思，一堆打碎了的荷兰水瓶，算是有凌乱之极之致了。但就其质量言，仍只是碰玻璃块一种，又那里说得上品汇繁赜呢，所以今后的本刊，很想一方面在内容上冀求复杂，一方面在编制上冀求系统。灌输近代知识的刊物，总是供给近代青年（生理的或心理的）阅读的。供给近代青年的读物在去年以来的中国，又似「五四」之后般的怒涨起来了。试一检阅上海各报第一二版的广告栏，几乎全是这一些小刊物的广告，它们分量既多，派别也很分歧，的确是文化上的一些好现象，然而却都有个很大的歉缺，便是他们的内容太偏枯了——大多数都是些文艺刊物。

大多数的兴趣，皆偏注于文艺，这的确是最近中国青年界普遍的现象，文学几乎可以概括自然科学以外的一切知识，读小说便算是读书求学，能够写些短篇小说便算是有学问，诸如此类的意见差不多每处都可听着和看着，这种情形与其谓为偏注，毋宁谓为固陋。学问自然贵专精，但是这个「专」的意义决不是固陋，专门知识，是建筑于高等常识之上而绝对不是对于其他一切皆不懂的单独谈专门。

无论一个人所专门的是什么，他总离不掉是个人，他总离不掉过人的生活。人的生活，虽然千殊万别，但其普遍的基本Unive「salFoundationAut工o「ize上总不能少三个要件——哲学的意味、科学的意味、艺术的意味。

哲学是使人浚思明识的知识（我用知识与能力同义），有之可使人对于其生活（我用生活与行为同义）深一层认识、多一番肯定；科学是使人缜密着实的知识，有之可使人生活多趋于纪律化，多具现实性；艺术是使人浩旷和兴感的智识，有之，可使人的生活超脱而多风韵。总之，一个人的生活，具有哲学的意味，才可以不瞥感；具有科学的意味，才可以不空疏；具有艺术的意味，才可以不枯滞。三方面皆有相当的素养，然后才能形成活泼泼的一个人生。

以上的话，自然是我个人的意见，不过要是我的意见还不错的话，则只属于艺术一项的文艺之不足以解决整个的人生问题便显然无疑了。艺术对于人生诚然是重要，但其他两项也有同样的重要。对于此三方面无比较高度的平均发展的专门家，决不能算健全的专门家，未到专门程度而先抱残守阙起来，那可简直危险。据我个人的经验，畸形的知识发展，在中国一般青年中，可算是最普遍不过的现象，中学生不用说，即是大学生中，学理科的，可以写不来文章，学文科的可以解释不来寻常的物理化学的现象，比初等数学稍进一步的方程理论，更是看着便要命；而同是学文科的，又有学社会科学和学文学之别。前者可以一点艺术的修养也没有，后者可以对于社会人事尽管说外行话。然而他们对于这些缺憾，却一点也不感觉，有人问着时，还好意思老着脸说这不是我所专门的。唉！我们所感觉的和所住在的宇宙，它何尝肯因为我们的智识薄弱，不能了解其灵块，而以扮相示我们呢？人的智能既这样的浅薄，宜乎其不能认识，不认推理，更不能判断，而中国青年的心理状态，这不得不沦于洪荒世界了。

上文所述的人生，虽是我个人的主观，然而我对于这个势必变化Aut工o「ize的主观，始终愿

加以相对的尊重。我也是现代中国青年之一员，我深愿同一般青年同胞携手共登健全的人生之途。在这个刊物里我诚然不敢说有什么校正世俗的作用，但是可能的流露我的态度却是心理过程上所必不能免的事。至此我前文所说今后的本刊要在内容上冀求复杂，编制上冀求有

系统的话，其意义和根据便统通说明了。

我尊重主观，同时也尊重客观——我以为它俩是各有其分野并行而不相妨的，所以上文所说的只是我个人对于本刊的性质和搜集材料的种类的意见，而不是要拿我的意见去决择一切材料。譬如有一篇文艺作品，尽管可以缺乏科学的或哲学的态度，只要它有片面的值价，我们都愿意把来供献于读者。所谓内容复杂，原来便是说内容不一致，凡是正负相反的东西，我们都等量的交给读者去比较、分析、综合、演绎；参考丰富了，读者自然会发生一种自发的判断，正用不着我们去持一孔之见，蔽人聪明。

复杂的东西，每每难于善理，为使读者易于比较起见，所以我们又有需求有系统的建议，不过要在一种问题的内容上去求系统，这是学术专著的事，绝非简短的日刊所能。短简日刊之所能作的，只是求粗略的种类上之系统罢了。好在种类这个概念，是包括性质形式而兼有之，在这上面有了大略的线索，外观既整饬，内容也不会流于散漫，于读者总有若干补益的。

关于种类的粗略系统，我有如次的拟定：

（1）批评包含评判、短论、杂感、漫画、讨论事项。

（2）研究凡论述各种比较专门问题的文章，皆属此类。

（2）创作包含诗歌、小说、戏剧及其他记叙文的文艺作品等。

以上的分划，原是个大概，如遇必要的时候，还可以加添特载、调查、通讯等项或另出专号，总要求其活动，不致削足适履。又关于第一项的文章以短简而饶有文学意味者为主，以便与本报的论坛评论有别；关于第二项拟相当的介绍一点普通科学。

计划是粗定了，但是在这个蕞荒的异域，搜集材料之不易，也是一件公开的事实，企图的结

果，是否能如企图者之初愿，正是难于说定。大概天下的事情，只要能够鼓起兴趣的作去，结局总不会过于空漠；不过兴趣不是个人之力所能提高的，必得有待于一群人的合作，一群人能够合作，合作的分子才能够感着兴趣，他们的成绩，才可以日进不已。因此我既自愿本着我上述的计划和主张尽力为本刊工作，但同时我更深愿爱读本刊的诸君，惠然给我以合作的鼓励。

（载**一九二八年八月八日「光华杂志」**）

@孙艺文《混沌初开》，1928

大概就是混沌罢。我们没有否定环境征服的自信与力量，我们还是混沌的现在社会掌中玩具的「混沌」，在无意中而没有孕熟产生「混沌」，哟！混沌的「混沌」！

我们在混沌中产生「混沌」，固然没有什么伟大的主张，或有什么远大的野心企图！同时没有什么充分的客观要求，好像可说无甚主观动机！啊，好一个混沌的「混沌」呀！

不过，说话总不能这样含糊不负责任的滑稽，若果真要归根的盘问「混沌」，只好说：「混沌」是混沌不孝儿孙的「混沌」罢，或者又可以说，混沌是逆子不肖孙的逃逋薮呀！

唯其是这样的「混沌」，保不住混沌大人先生们不大声嚷着：「反了，反了，时代不古，儿孙反起爸爸祖父来！」不要紧，大概它已有这样的预觉和做大逆不道(？)罪人的决心，而且它还赤裸裸忠实地报吿我们关于它们爸爸祖父一件隐事的秘密。

它爸爸祖父是双姓！叫着「混沌」；「旧礼教」是祖父的尊号，父亲台甫是「恶势力」。毕竟老耄的祖父总不如壮年父亲干得起劲，来得大威大势！

——祖父身为欺骗虚伪团的首领！

——父亲是杀人不眨眼的摩天岭寨王！

祖父对团众这样的宣言——

「……你们总不要忘记本团生命的寄托，即不能忘记你们本身所负的使命！你们能对妇女的欺骗，对初生孩子的虚伪洗礼，对青年男女麻醉压迫底工作努力，即能完成你们本身的使命，亦即确定团的基碍！至能编造悲惨哀痛的环境，自有格外厚赏；然其中或有冥顽不灵者，你们可格杀毋论!……」

父亲对喽啰严重的训示——

「现准金钱军师的建议，要图本寨永恒的生存，永恒的发展，必须努力于以少数人牺牲大多数人利益的白色恐怖政策,而达到自私的黑化主义的实现！然要使政策主义的实现，总不能忘记利用「贫者愈贫，富者愈富」与「劳而不得食，不劳而丰食」作过渡的手段！资产者可尊，无产者可杀，尤为不能放弃的主张！因是恐怖政策得以实现，黑化主义亦得完成，血汗脂肪吮之不竭，压迫残杀在所不禁也。你们勉之……」

读完了上述两段骇人听闻的秘密文件，当知道我们所崇拜的是什么人。而我们地位是怎样地危险！假使我们还是混沌不自觉，永劫便无由自拔！

其次我们看到它俩离开老家的宣言——

「儿孙们不是不知爸爸祖父的辛苦养育而要孝敬，我们这样行径要使你们老人家伤心，或要悔生此大逆不道的儿孙；然我们人性尚存，良心还在。我固爱我爸爸祖父，但我不能忘记亲爱的民众朋友！所以我挥泪忍痛不敢因袭你们的基业。我们要从你们白色恐怖政策黑化主义当中，救出在血泊中残喘的朋友！这样，我自很知道做了受人唾骂的不孝不肖之儿孙；但在别方面：我们算对人，良心有相当的了解。……」

这样，我们更因此而肯定我们所崇拜的是什么人，我们地位是怎样危险！同时我们又可看出我们朋友「混沌」的人格与志趣！

最后我们又看它俩对我们的说话——

「朋友！我们要尽所知道报告关于不仁而凶暴的家长的阴谋计划，给我亲爱的你们！同时我们以至诚的态度希望你们得了这些报告后有相当的防御与充分的进攻的勇气和决心！……」

呵，它们是一个消息的传递者，前进的喇叭！

好哟！叛逆的「混沌」开始了！

不孝的「混沌」开始了！

(载**一九二八年九月六日「混沌」创刊号**)

刘科盈《两个劳动者的谈话》1928

时：夏天下午夕阳将坠的时光。

地：一个小村庄的郊外。

剧中人物：

邓半农——年三十五、六岁——半耕田半做工。

林厚田——年二十一、二岁——富有进步思想，好谈理论，以农为业。

布景：

村庄郊外中的一片草地，牛粪一堆一堆布满着草地上，旁边有杂树数株，凉风萧飒，树叶横飞，太阳光自舞台左面树林中射入，夕阳光光赤赤现着金黄的颜色，小鸟吱吱啁啁唱着唱着归巢的歌儿，远远的炊烟一缕一缕丝丝四起，一望而知是日将暮的时候。

开幕时：

邓半农坐在草上休息，伸手拔出烟管抽烟，旁放着锄头粪箕，数分钟后，林厚田肩背着锄头，头戴着草笠，缓吞吞地自舞台右上，好像耕田罢了疲倦的样子。

半农

（用眼睛回顾一会，举手招呼）老林，老林呀。来，来，来这里坐，这时太阳将要下山了，天气也很凉了。这里（手指草地）坐一坐吧！

厚田

（也放锄放笠坐下，见邓抽烟，也从袋里摸出一包中山牌香烟来抽。）

半农

今天天气很热，我们耕田的人，个个都是汗如雨下，是何等辛苦呵！

厚田

（一面抽烟，一面说话。）这是当然的事情，岂敢比那些阿爷阿舍，终日在家，吃好茶、抽好烟，全没有劳动，全没有工作，而且是住着的高耸的楼台，华丽的大厦，日常所食的是山珍海味的美品，日常所穿的是锦绣绫缎的衣裳，足衣足食，快乐无比。

半农

唉！社会上为什么这样的不平呢？有贫富之分，苦乐之别，贫的无立锥之地，富的有万贯之资，苦的大大劳力作工，还住破烂的茅屋，而饥不得食，寒不得衣；乐的天天都是沉溺于娇妻美妾，使唤的是婢仆满门，这是何等不平等哪！

厚田

不特这样的不平，而且我们天天耕田，劳劳苦苦血汗所得来的金钱，还再被他们——阿爷，资本家——种种的剥削，层层的掠夺，使我们岁无宁日，苦无已时！

半农

老林，这样看起来，他们富的因之而愈富，我们贫的因之而愈贫，他们快乐的太快乐了，我们劳苦的太辛苦了。唉！究竟我们无产阶级的劳动者，是应该永远受痛苦吗？是应该永远无快乐的时候吗？

厚田

河水定有澄清的日子，人们岂无快乐的时候！要我们痛苦脱离，我们桎梏解放，而达到自由快乐，免做他们——资本家——支配之奴隶，非改革不可。

半农

老林，这个问题，已经是嚷得甚嚣尘上，也呼得天花乱坠了，究竟什么叫改革，我还是莫名其妙呢！

厚田

我也是不大明了的，书籍，我没有看过一本，这也是和孔方兄没有感情的缘故，不过我常常好跑到我家里前面的阅报处，去看看报纸，论著上，评论上，时时看见讨论改革的问题，所以，也就明白了多多少少！

半农

那末，就请你替我解释吧，费神，费神些！

厚田

我只是一知半解而已，若是要详详细细解释，那不胜其繁，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现在我把它的梗概，说出来和你研究，讨论吧。

半农

甚好，甚好！林兄，说吧，此刻还有一点时候，回家还早！

厚田

你要明白，无论是国家，无论是社会，如果是没有压迫阶级与被压迫阶级，掠夺和被掠的事情发生，人人快活，处处安乐，大家都能得着自由平等的幸福。那末，就无改革的必要了！

半农

呀！呀！免改革就能得着自由平等的幸福吗？你怎么刚才说「要求我们的痛苦脱离，非改革不可」呢？

厚田

不是，不是，你听错了！不是免改革就能脱离了桎梏的痛苦，而得自由快乐的幸福。若是没有受不平等的待遇，那就无须改革了！现在有了压迫和被压迫的阶级，掠夺和被掠夺的事实

发生，就应该起来改革哪！

半农（点头）

厚田（手指天划地，神气颇潇洒）睁开眼睛看一看，看着那些国际资本主义的侵略，及一切的走狗——大军阀、小军阀、政客、土豪、劣绅……——他们不管四七二十八，只顾自身的福

利，而不顾大多数民众的惨状，民众的痛苦，任意搜刮，有的出尽他的力量，压迫呀！掠夺呀！有的趁他的高兴，摧残呀！剥削呀！所以我们被压迫的劳动阶级，就只好去受着这种压迫、掠夺、摧残、剥削，种种的痛苦，如陷于水深火热的境地，耳朵听着的是憔悴凄怆的声调，眼睛看着的是悲哀痛苦的状况，于是要忍不能，要耐不得，一腔热血，沸涌上来，愿意将自己的痛苦，解除同胞的痛苦，不怕危险，不怕牺牲，坚心决意，准备向敌人进攻，而联合起来，共同携手去到改革的战线上，去打倒万恶滔滔的野心家，去打倒「助纣为虐」「为虎作伥」的一切魔物，来谋人类共同的出路——共同的幸福，这就叫做改革。而不然者，就是反改革了！

（下半篇缺）

（载**一九二八年九月十八日「野马」**）

@半阑《遯往「椰林」间去》，1928（「椰林」发刊词）（dun4遁）

这样的社会，谁都愿意遯逸，这样的人生，谁都愿意超脱，我们就介绍给阅者们遯往那椰林下这几舍的茅茨去。

这里：在太阳落山的时候：有桃花色的余晖:浮在那丛绿的梢头；在明月的夜间.：有银白色的蟾光，挂着那疏散的叶边。

啊！那矮小几舍茅茨：真是阅者们涵养娱乐的所在。

阅者们：愿意么？我们就从今天起把我们的俱乐部迁往那幽寂的林间矮小的茅茨！

（载**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廿日「椰林」**）

@半阑《昨夜》，1928

因为羡慕那椰林间的清闲幽寂，我们的俱乐部已从昨日搬到了这新的园田。

昨夜二更时分，半规的残月出来了，拥读我们俱乐部的兄弟姊妹们，坐在椰下，受那明洁的月光的洗礼，这时候大家都倒在萧疏的椰影之中。

我们想：人生终是太无聊呀，放大些眼四面一看，祖国是黑烟瘴气，弥漫得十分严重，杀人的陷窟，就在你前后左右，是好不危险。海外，终究不是我们自己的家乡，人生终是无聊罢；因无聊而造成个这样的祖国，因无聊而我们远涉重洋，更是，因为无聊，我们又避到这椰林间来，啊！太无聊了。

然而，既是做了人，又不得不这样的生着，虽是无聊，我们也该在无聊之中，求一些眼前的欢乐。

半规的残月，从椰树的叶边，移到树的梢头。地面的影的痕迹，格外显明如画。四周除了虫声和树叶的淅飒之声，大地和死的一样的沉寂，也不觉无聊，也不觉欢乐。

（载**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廿一日「椰林」副刊**）

@半阑《自由的乐园》，1928

（一）在S海峡的尽头，一角大约有十英亩面积的山坡，突出在P洋的西北岸。从洋面上远远望过去，仅乎一丛葱茏的椰林，在骄阳之下，闪闪烁烁的放出眩目的光芒。后面围着是削立的崖壁，也有几丛椰树，疏疏散散很高傲的矗立着，跳出在山坡的椰林的梢头。这一角山坡，和大陆上好似被这崖壁的屏风所隔绝，只有很少人知道在椰林的西隅，有一条羊肠小路可以通达那到城市去的大道。

椰林的主人，本是一位年老的诗人，他就住在那里，据说有十几年了。他虽有薄薄一些财产，

但他真也孤独，没有儿子，也没有女儿，在他将死的时候，只有他唯一的一位青年朋友，去和他永诀，他就把这一些遗产，都赠给了那位青年。

几个月以后，那个椰林的新主人，就搬来住在这所在，从此就有许多青年的男女，来那里会

集。新主人说:「我愿公开了这园田，任青年的同志们，自由的来我这里作乐。」

（二）

在椰林的丛中，有一宅玲珑精巧的马来式平房，朝南是二丈长一丈深的游廊，缘着万字堆栈成的一行栏干，侧面一道小门。走落白石的步梯，就是黄金般沙地。彼此距离五尺左右，种

着挺直的椰树。那房子的内部结构，说也简单，正面是大厅，右边开着很宽大的窗门，左边侧门进去，前面是书房，后面是卧室，用一种日本式的围屏隔断在中间。

夜深了，淡湖色的电灯光，照见那全屋里浮白色的粉壁，发出皎洁的光，照见那一切古雅而不华丽的器具在整齐不紊的布置着，以及面沿上放置的盆景，书橱里的书籍，和屋外的椰树的巨干，主人和他的同志们，在那里消磨了那流水般的岁月，于是就点缀成一幅万人爱煞的乐园的画图。

在海涛有几株椰树，横出在海的悬空，奋力的斜响着，好像要超过那海的中央似的，却又感到它们是不能达到目的，仅乎愤怒地在微风的当儿摇着他们的头盔。这里又有个小小的水榭，一株横出的椰树，刚刚遮没了西窗的阳光，使得坐在这水榭中的人们，整天不感到炎热的苦闷。

海国的天气，真变幻不测，有时刚好是火盆般的太阳，面上除了不息底吹出水泡，仰视空际，也辨不清是雾是雨。

一霎间就乌云四合，下起大雨来。看海水榭里是新主人最近设备的音乐室，有西洋女人爱弹的钢琴，有能使小孩子听了哈哈大笑的留声机，和一切应有的乐器。每每夕阳明月的当儿，海面的渔舟上，终可以听得见一阵阵被风吹来的幽悦的乐声，也断断续续，夹染着清脆的歌调。哦！他们，这时候，大致已是逃出了人世间以外的世界了

（载**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廿七——廿八日「椰林」**）

@陈炼青《献给泰戈尔先生》，1929

泰戈尔先生又来星架坡了，这位冥目探索宇宙的神秘，迷离似的只会赞美大自然的老诗人，几年来总是栖栖然在风尘上跑路，到处努力宣传他自己之所谓精神文明。这回他不知又为着什么，顺道经过这个精神文明者所深恶而痛绝之都市。物质文明是他先生所诅咒的，在幽静的菩提树下俯仰着那萧萧的落叶，他总觉得有无上的乐趣，再坐在那里像阿弥陀佛似的姿势，一边从空虚飘渺的立脚点去看人生的现实，一边默想一些玄之又玄的真谛，于是就生他那美丽而无物的诗歌。然而他的诗歌，那些时代错误的人们尚还分外崇拜，尚还竭力替他宣扬，而他老先生之所以能享盛名，就是世间那班喜欢贵族的文艺的人们太多了，像他那样贵族化的色彩十分浓厚的艺术，怪难投合一般人的味品。

泰戈尔先生也尝到了中国几次。忆起第一次是受了中国许多什么学者名流热烈的欢迎。他的思想，在一般传统性根深蒂固的中国人心眼中，正是愉适胃口的佳餐；他们自以为这是旱天的甘霖。精神上无妨聊以自娱般的寄托在这个如意梦里去寻求一点安慰。而且，泰戈尔先生又口口声声赞美我们的精神文明，歌颂得很可以，更加增高一部份中国人的骄傲与自满，同时也愈提高钦敬和欢迎之衷心。所以他老先生的作品，在当时便充满了一个盘根错节的市场，青年们几乎人人喜欢读了的。事实既是这样，周遭都是遍布着喝采之声，他老先生亲眼看到这种情形，自然会感觉到快乐而歌唱，于是连名字也要有点表示，文便是「竺震旦」之由来。这个影响确不少，中国之所以有「诗哲」，也在那时产生的。

可是，泰戈尔先生总是一个爱人类的说教者，他总为全世界的资产阶级所欢迎。他老先生的精神里贮满了「梵天」的思想，外表上再穿了西式的衣裳，负了一个生命的十字架，向全人类撒播他那涅槃的境界的快乐。他无限制地扩充他的同情心，以为这是解脱现代人类的福音，探索生命源泉之极致者。他的使命确是伟大了。然而可惜！他的意识只是空虚，他的主张只是幻想，没有现实，结果如我国宋元的理学家一样的只有寂灭。印度本来是神话最多的国度，也是一个神秘的国度。泰戈尔先生的思想是受了环境的支配，而且还紧紧地把印度的传统精神藏在他的生命的核心里。他生长于贵族，所以他显现于作品上也就能够充分代表他自己的阶级。我们不需要贵族的艺术，更加不需要玄之又玄的思想之传播。我们此刻的艺术底意识，是建筑在我们所需要的另一个阶级上面。他的喇叭我们不愿意倾听，因为我们处此时代委实没有多么闲情逸致去倾听他赞美空中楼阁的清商。他的艺术我们不愿意赏鉴，因为我们不是有闲阶级中人，实无多大工夫去赏鉴他雕镂一只金镶玉嵌的酒杯。

　　两年前泰戈尔先生来新架坡的时候，本坡一部分侨胞开会欢迎，并请他在中华戏院演讲。这位老诗人的风采，在那时便使我们得有瞻仰的机会。他说出来的英语像音乐似的，然而他一开口便以精神来替代物质，以空虚来替代现实。人们献花的献花，献辞的献辞，但我只有沉默。报上对他歌颂之声，虽则十分起劲，但我只深深感到他的思想之可怕。对于泰戈尔先生个人，我极端的尊重，可是他的思想我不能不反对，尤其是他要说教似的传播他自以为的福音给那班头脑不清楚的华侨，我愈不能不反对。我反对的是他的思想，并不是他个人，更不是他的人格。不过那时我却沉默了，纵他怎样戴起颜色眼镜来武断宇宙的一切，我也悄悄地没有表示。

　　这回他又来星架坡了，我总要献给他老先生一点礼物。然而这里没有花，没有草，也没有歌；泰戈尔先生，我献给你，只有这这一束刺——蔷薇的刺！

(**一九二九年。载叻报「椰林」副刊**)

@球《最后的几句话》，1929

是二年前的一个时候，怪热闹的。你抒你的意见，我表我的情思，一班朋友们都很努力于文字的工作，一点欣欣向荣的景象，虽然比不得国内言论界那样的名言伟论，却也能把内脏的蕴蓄，痛痛快快的尽量发泄出来。

我以为二年许的进步，必与岁月俱增，满足一般观众的欲望，那知竟大谬不然！大胆说一句，

已经不是昔日的各尽所知，各抒所能的一个时候了！朋友们，迫于生活的困难，怕把饭碗打翻，不得不处沉默的态度，置是非于不问，有的则以太出风头，站脚不住，跑到别的地方去了！从此，喏大的槟城，遂噤若寒蝉，一些声浪都没有听着，虽然有几个强顽的未曾认识的朋友们，很大胆的高着嗓子说几句不平话，大人先生们便相率詈骂，群起反对，却以为大逆不道，不与同中国而屏诸四夷哩。其实这几位强顽的朋友们，未免太不识时务，不去趋奉那班特殊阶级，求个饭碗稳固，偏要说出许多是非，致使人家的讨厌，惹起后面的危险。然而这班大人先生也未免戴着五色玻璃的眼镜，不辨黑白了！

「杭育」停刋了！「海丝」的命运，且随之而倾殒了，最后的挣扎中，这几句废话，姑且做我的临别赠言。

爱护的朋友呵！

哭吧！哭吧！

将你们的眼泪泛成大河，把伊的遗骸，一丝一丝地浮到大海里去！

诅咒的朋友呵！

骂吧！骂吧！

将你们的怒火变成燎原

把伊的殭尸，一缕一缕的散在太空上去！

亲爱的海丝呵！

别了，莫留恋吧！

我们的乐土，

原在那人烟不到的另一个天国。

（载**一九二九年「海丝」第一■五期**）

@圣提「文艺周刊」的志愿1929

这个刊物并无特别使命，它只想在万里炎阳的热国里寻找一些土产土制的粮料。它虽不想找寻钻石与珠子，以饰云石之宫，但它却情愿招募它的同情者，同在高椰胶树之下，以血与汗铸造南洋文艺的铁塔。

（载一**九二九年一月十一日南洋商报「文艺周刊」创刊号**）

短短几句（关于「瀑布」）云彩

第一期的「瀑布」出版以后，我便因事业离星来隆，听说外间的读者对本刊有许多过份的评

赏，这是我们不敢希望而且臆测不到的事，虽是也有不少轻贬本刊的话，但浅昧的我们，却始终认为一种「有爱的成份」的雅意。

前期因排版关系，一篇例所必然的「创刊宣言」终于不能堂乎其皇地注销来，甚至连几行短短的「编后话」也无容纳之地。为省下一点篇幅以多容朋友们所赐惠佳作起见，前期的「宣言」和「编后话」，恕不补登。因为这些无可无不可的闲话，说出来固然悠悠自得，但弃之也不觉得可惜。

本刊也是「绿漪文艺社」的一个刊物，因读者和朋友们，每期赐来的稿作多得美不胜收……所以便乘读者爱护的热忱，多出了这个「附刊」来凑凑热闹。外乎此，没有其他的希求。再，以后读者投稿本刊，请照通讯处寄交华侨书局转。

（载**一九二九年一月十七日新国民日报「瀑布」**）

醒醒吧，星城的艺人圣提

旧世界已好像水上的浮烟，漠漠的，消逝了。牠的宝殿已被拆毁。牠，好像一条无家可归的癞狗，在大时代里暂停徘徊着。但，已像水上的浮烟，鲜丽的光明在新世界的怀里出来的时候，漠漠的，消逝了。

不要悼叹牠：聪明的艺人，你要欢笑，你要歌，在新时代的怀里。过去的，忘掉罢，新的光明，领导着我们！牠不是扎着荆棘之冠的耶稣，亦不是在心树之下入定的释迦，更不是割不正则不食的孔丘：牠是光明，牠是火；牠是火，把旧世界的一切，以及我们的祖宗卖身契约焚殿了。牠是火，牠是熊的力，牠是崇高的智慧。你要欢笑，你要歌，牠已在你的脚底燃烧了。

旧世界已经完了，聪明的艺人，不要女人似的眷恋牠。巴比伦只有断砖与瓦块，古罗马的斗兽场，只给我们以残酷的印象！阿房宫的灰烬已寒，雷锋塔已倒掉，已经无可凭吊了。听罢，有一个夜，你将听见喜马拉雅的最高峰在雪中崩摧！看罢，你将有一日看见恒河的圣水变成溲溺。因他们的灵魂已经污秽，古歌者的唾沬与夫哲人的谀词，沾污了他们的清白。

醒醒吧，星城的艺人！请你不要回顾，不要追怀，不要踌躇，青春领着你，时光的马已在你的胯下，只要你鞭，牠便前进了。穿过了椰子的长林，走上沥青的马路，驰进黑烟漫天的工厂，缒入暗无天日的矿洞，你将看见，真理在那里徘徊。

你须晓得，新的世界，无花，无鸟，无美女，更无芳香的酒杯！那里只有烈日，只有烧红的铁，只有火；虽然你亦可以说牠只有黑雾，只有没有月亮的夜；你要晓得呵，光明与黑暗，本来是同住在一个国度里。

醒醒吧，星城的艺人！我们已舍弃了芰荷之底与芝兰之珮！我们已舍弃阔袖与长裘，我们鄙夷王尔德之儇蓐，我们亦腾笑泰戈尔之身为人奴，口颂神德。我们更唾弃今日之自号自召，竞以刀、枪、血、泪等敷浅字面表现他们的所谓革命文学的浅夫。我们更唾弃一切恋爱呀、自杀呀、等等自传式的无聊的贻误人类之子的堕落文人！因为他们，都是时代的残余者，时代已更新，他们都漠漠的，好像过岫的浮烟，跟着旧世界消逝了。

星城的艺人，让我们来罢，在这美丽的开辟未久的星城，牠尚无历史的遗秽，牠从未经过古代歌人的歌扬或咒詈，让我们在这片干净的土上，集团的、严肃而又雄浑的，建筑我们的新时代的艺术的铁塔！

新的时代里无天才，她只有平庸的匠人，所以我们不找珠与宝石，我们不高兴风与月砌成的宝座，我们只顾育忠实的匠人的毅力，一槌又一槌的、一层又一层的筑造我们的铁塔。

醒醒罢，星城的艺人！旧世界在烈日之下消融了，百咫高椰可以飘挂我们的旗，万里无云的长空表示我们的坦白；大象象征我们的巩固，长绿的叶子宣告我们的新鲜，海助我们呐喊，我们的新鲜的环境，供给我们无穷的材料！让我们来罢，一槌又一槌的、一层又一层的筑造我们的艺术的铁。

醒醒罢，星城的艺人，醒醒罢，星城的艺人！

（载**一九二九年一月十八日「文艺周刊」第三期）**

我与「椰林」的关系陈鼎

我对于南洋椰林的关系，只发生过一次。那是三年前的事了。我的一个朋友的兄弟，因为患了肺病，医生叫他搬到「加东」的地方去住，我那时为了生活上的苦恼，常想借着海滨的地方去逛逛，但事实上不能做到，因此，恨恨于心。

一天，我坐在斗室里，正感到无聊时候，我的一个朋友来了，驶着风车来了，我问他有何贵干，他不待我敬烟就逼我赶快穿衣服出门，那是再好没有的事。于是，我便用最敏捷的手段，于最短时间内把我的衣服穿好，陪他出门。

呜呜呜……一声汽笛，我那朋友就载送我到加东去了，不到二十分钟，那广漠无际的椰林就展开在我眼前了。多好呀，椰林里可以放情地唱歌，可以任性地踢键子，要捉迷藏就捉迷藏，要学上树就学上树。总之，在椰林里，什么都叫人舒服，可是到了现在我还没有缘份再来与椰林发生第二次的关系了，多么可悲的一回事呀。

上面就是我与椰林第一次发生关系的记载，还有第二次的关系，那就不是山巅水涯的椰林，而是叻报副刊的「椰林」了。虽然叻报副刊的「椰林」不能给我有上回所述的玩意，其实它天天给我精神上的快慰，却又非山巓水涯的椰林可比咧。椰林，我爱你.，「椰林」，我同样爱你。

（**一九二九年二月七日爆竹声中写——载「椰林」副刊**）

@巨鳄《在建筑工场》，1929

工头们忙碌地监督指挥每天八小时的工作。

黑色黄色白色棕色四色的工人，集合了，加紧地为工程师的一张图样而忙碌，新建筑的轮廊，已粗具了。

跑出后门，从槐树影下折向左方，我便站在矮的围木一边不能再进的地方，看看苦力们工作。

一个爱尔兰人工头跑过来，刚从指挥工人用三合土做深入地中六七尺的地基，在浮满铁锈的水里净过了手上的泥浆，爬起来。

「A「eyouateac工e「工e「e?」眼望着我所执教的学校。

「yes.」我给他呆了一下。

「Iamve「yso「「y……t工atis……」指手划脚微笑对着我说话。

我见他酒醉着的红而且带白的脸孔,稀疏的胡子旁边，染上了米般大的一粒土泥，钉在皱纹的中央，恰像一个苍蝇。

他说下去，没有停止。

我听不大懂爱尔兰腔的英语，便用手式替代我「领会了」的回话。

「这不是一所有着围墙的大厦？」

「这是长了草的荒地！」

「这是一平方尺要值六块钱的……」

「这是……咦！半年的光景，拆毁的已经拆毁,建筑的又在建筑……」

我不肯打断我的思索，给他呆了一下之后，稍为应酬，便又奇怪我平时毎天要往槐树影下去而从来没有留意到这巨大的建筑。

那个工头大约知道我不大懂他的讲话，脚一溜，走了。

「大嫂,慢些吧，红毛鬼跑到那边了。」在下层工作的一个男工，伸了个懒腰。用染满三合土浆的手，握了拳头，向腰部轻槌着，再打一个哈欠。

「倦了吗？工头会给你一个利害！他可以扣你的工资……」汗泻到鼻梁的女工，顶上了一铅桶的三合土，正预备给下层的男工接去。

「等一会吧。请你拿一杯茶我喝喝，喉子干了！」

「好吧，不过请快些？我们要使工头儿喜欢。」

「喉子干极了！」男的脸色青白而且焦黑，额间刻着无数的横痕，表示他的青春,已在劳苦的工作之下解决了。

于是，女的用代茶杯用的空牛奶罐，向一个汲水的铅桶内一搯（掏），热气飞出。

递了下去。

男的牛饮着，同时搥着胸。「还要吗？」女的手背叉腰，诚恳地问，微笑着。

我恍惚看见站在我相距二丈远近那位女苦力，颈上藏了珠珞，身上是绿色庄严而又柔和的外敞，骑在昂颈的白马上，散布着浓烈的香气，她是上帝座旁的一位，是有着圣人的灵魂的。我找不出比她仁慈的人了。

沙土垒成的小山，城濠般的土坑环绕着，铁条的柱子竖下去又用木板夹好，四条木板跨在土坑上，铁锈溶化在地底七八尺深浅的水面。

沙土的小山在中央，像一个岛，又像雄壮的坟墓，蚁般的苦工，嗅着土的血腥，不息地勤作着。

靠十字马路的两面，已竖起了像平台般的底层建筑物，用斜着的阔木板拦在平台的底层的建筑物的上面，工人蚁聚着，不息地在动作。

穿灰绿衣的爱尔兰工头拿着曲尺，量着在上面，正在预备第二层的建筑，一个黄衣的华人工头也拿了曲尺，另外加一枝铅笔，一本小册子。

轧碎石子的机器，拍拍地响着，轻烟吹回蚁聚的平台上的底层的建筑物上面，因为来了一阵风，蚁聚的苦力于是就好像站在云端：

「这里叫他们动手。」爱尔兰工头的声音。

「喂，这里来动手工作！」华人工头命令工人。

「荷荷……」

「砰砰……」

「铁柱架！」云端来了一声！

「铁柱架！」

黑色工人们便飞般走过去。

「三合土架！」又是一个命令。

「三合土架！」下面用海南的土话。

阔脚趾牛掌般的女工们飞般走过去。

「水平！」

「水平！」

「荷荷！荷荷！」

「杭育……杭育！」

斜阔木板上拥挤着上上下下的工人。

靠近操场那面是建筑工场的办公室，白粉写在两块横木上：「office」壁上。爱尔兰种的总工头吸着卷烟，一手撑在木板钉成的「office」壁上，左脚摇荡着，真是神气。

棕色的工人，持了警棍笔挺的在十字马路那面的木栅口，那里有屏障似的广告画十多幅，他似乎有什么紧要的接待，须借重他的仪表。

咕噜咕噜不休地谈着或唱着的四个黑色工人，像要倒下般地在使用二架抽水架，城濠般的土坑，坑里有铁锈浮着的水，从机口吐出冲入水沟——直到海。

「老哥，你的婆娘真会做，我觉她一息不停的，力大……」

被一个矮小的称为「老哥」的瘦削身体的工人听到了，但没有理会。

「可不是吗？沙砾会变轻的，只要上她的肩头……」偷偷打着脊梁的一个满身脏腻的工人插嘴。

「别提吧？提起便要使他伤心。」他的邻人急忙地说：「抽一支香烟吗？」立刻转向那位老哥。

「还没有到休息的时间，给红色工头看见，那就窘了……」老哥凄然地回答。

于是默然，大家加劲地工作。

被称为老哥的，被调下去帮助黑色工人照管轧碎石子的机器。从平台式的底层的建筑物上面跑下。低垂着头，苍白到青色的鱼肚般的脸，显然在吞泪……

是的，工头中的一位是他的亲戚，所以……

「讲吧，他为甚么这样？」

「唉！」那个邻居似乎兴奋起来。

工人们热烈地紧催着，于是他陆续讲下去。

屏息了好一会。

那个邻人于是续着。

「现在这个？是他的妻子的妹子，他的妻是一个更会做更力大的，某一年在某建筑物高高的五层楼顶上掉下来了……」

「掉死了吗？……」矮小的工人尖锐的眼睛望着她。

「正是，砰的一声，你知道，血浆飞去二丈外呢！瞬间不是活跃的人呀！……」

「啊！啊！可……怕……可……怕……」其余的工人停止了工作，好像木偶，眼睛都望到地面去，好像在找什么东西。

成群的女工，拿水的，拿三合土的，和黑色工人拿铁柱的，络绎着，加紧的工作。

「正像方才的情形，那时我也在五层屋顶做工，我向下望时，我不觉几乎也掉下去！那时，有人去告诉她的丈夫，他正在二楼的室内做工，一听便晕过去。

「后来，料想不到的，不想他们平淡的夫妇，感情有这样好，他，那个我的朋友，忽然飞下楼去，紧紧地抱住撞破了头鲜血淋漓肉浆四逬的妻，灰白的脸接着血肉模糊的脸……啊！怕人！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的朋友便这样死去了，紧抱着他血肉模糊的婆娘……」。

「瞎说，他不是活着吗？」

「听着，真的死了，于是我们中间流泪的颇多，众情集中二具死尸；一具是血肉模糊，一具是糊着血肉的。工头也可怜他们，马上打了一个电话给医生，医生说不妨事，那个男的一会儿便会活的，我的朋友便抬进医院去了，他的妻，由红十字会抬去安葬，以后他是不饮不食，每天哭着……这位现在的，也真好，她看姐夫这样，便自动献身给他做妻……咳！咳！那样的女人，至上的啊！你知道他是不愿再有第二个女人，藉以免掉第二次悲剧的重现……但她请求一定要做他的妻，她要为她姐姐抚养遗下的两幼孩。……大家啊！这便是他只要有人说起妻这个字便要流泪的缘故了，因此，我要阻止你们……」

工人们中有几个哭了，有几个咽住唾沫。将没的阳光异常灿烂着，工人们加紧地工作。

那位邻人补足一句：

「你们如果能够正确地了解，你们会悟出我们苦力们的命运，决不及一只猫的。」

堂皇又庄严的建筑物，在我眼中现出，拥挤的大礼服和舞衣，放光的皮鞋和肉色长袜在旋转着，他们的心是硬而且僵死了的，我只见坟墓中的骷髅，没有看见一个人。

雪白的墙角，印上了百十个黑到看不见的黑影，劳工们的黑影……

放光的鞋和肉色长袜的下面，涌出了鲜红的血痕……

单这黑影溅出的鲜红的血是活跃而有生气，有灵魂的东西。

我定神的看。

工人们不停的加紧工作着，从壮健的妇女们觉察出理想中含有现实的生命力，是伟大的，在建筑中工场。

(载**一九二九年三月八日「文艺」周刊)**

炼青《编者第一次的献词》，1929

从今天起，我正式开始编辑这「椰林」。因为自己从前也曾经一度为了兴趣的冲动，和思想的鞭策，应了朋友的要求，于本报工余之暇，兼担任编辑过在雨后春笋般的南洋刊物当中的一根才发苍翠的新芽而不幸中途枯萎死去了的「晓天」的时候，也经已在其中发表过许多关于所谓文章之类的见解与主张，并屡次申明自己对于人生的态度。虽然那个刊物早已当故国的春风吹送到海外的俄顷而宣告灭亡，而且也惭愧无一些甜美的收获可供人们眷恋与回味；但我自己，却觉那是我在生低徊之际，总不免对它的夭折起了一点留恋而惋惜似的心情。这些浮淡的痕迹一天洗不清，我那留恋与惋惜的心情仍不能弃掉。以故现在第一天接手编辑「椰林」，我颇费了几度踌躇与思虑，眼见着这个思想极凌乱，花草极荒芜的园地，做园丁的总有

点吃亏而费力。

我可能以编辑「晓天」的态度来编辑「椰林」么？我这样的想着。然而「椰林」和「晓天」的性质是隔了一道鸿沟，在事实上决不容我这样的做，且也没有多大精神与才力可来任我恣意驱驰。为避免不可能的工作计，我不得不暂把原有编辑刊物的态度，与我对于时代的思想之见解与主张很无聊似的贮在自己的心灵深处，此刻也无妨抱着玩玩的情怀，来充当「椰林」的园丁，把这块荒芜凌乱的园地遍栽各种不同的花草。因恐昔时尝读过我的文字的朋友们难免见「椰林」的取材而以矛盾讥我，所以我应预先表白一下，希冀识与不识的朋友们能够理解我、原谅我。

「椰林」是天天出版的东西，它不是特殊的刊物，它只是供给普通一般人看的消遣品。忙碌于生活的人们，一天做了八小时的工作，把筋力弄得疲倦极了，剩下的时间就是需要一点陶冶性情娱心眼的粮食；那么，躺在床上口衔香烟翻着天天出版的新鲜的「椰林」，正适合倦了的人们寻求精神上的慰安。为此，它的取材，在可能的范围内，断不容迎合一部份的读者的胃口，自然也不容迎合编者个人很浓厚的爱憎之见的胃口。它只许调和好多不同的读者的嗜好，像百货摊似的摆下了各样各式的玩艺儿，任顾客们游目骋怀的拣夺。然而它，在复杂的调和中，总有一个共同嗜好的标准，这标准就是趣味——微笑谈真理使人省念爱人类的德性之永恒的趣味。不过这趣味非是低级的趣味，它应该在野马的身上安下了理性的鞍索。

有幽默，有警句，有反语，有冷嘲，絮絮地像村媪讲话的气概，也还不失随笔的风致者，算是这个园地里一种恣态招展的奇葩。我知道大家很欢迎这类东西，即本栏的中心也建筑在这方面上。其它各样各式的花草只不过点缀园篱的景致罢了。但是这材料的来源，在编者个人的心力是有限的，涸塞的，纵我拼命的努力，一天也写不得许多。所以此非读者多多帮助断难办到。我想，如果读者与编者能共同努力来培植这园地，大概总不致触目都是滋蔓着屈曲的藤萝罢？我的衷心总以为读者或许不会使我失望，而感到这类稿件之寂寞。可是谁能够武断似的预想呢，当读者们的稿件未尝源源而来的时候？

为了南洋的文化尚未臻于开通的地位，一般人看书的程度平均总有些低能，所以在赏鉴作品上，各各很大地起了甚异其趣的味品。本栏既声明以普遍化为依归，那么当然不能纯粹一律以白话文为正鹄，总要渗些文言的作品来迎合一般人的胃口。因此，鸳鸯蝴蝶派的小说，春风秋月派的诗词，以及且乎然则派的断片零星，也不便拒绝，且还酌量择其尤者登载。即如白话文一方面，和我个人的思想最冲突的作品，例如咀嚼唯美的创作，爱情呀花呀月呀的诗歌，空虚飘渺的唯心派哲学，这些如有来稿，我也不惜牺牲一己的意要给它们一小角园地栽植。像这样，才活跃的显示出一个杂货摊，才会供给各样嗜好的主顾们的需要。矛盾固然只得任它矛盾，假如不矛盾而求思想一致的作品，终于使光顾者寥寥无几，那还有什么意义呢？如其我编辑它的目的，专凭我个人自信为正确的思想以定弃取，不仅天天需要的材料的来源无从找觅，即看者必很多人感到老大的不愉快。

在以前，我何尝看得起那些无聊的作品，何尝承认现社会一切低级的嗜好和所谓与论者的评价，也何尝不毅然主张编辑刊物应定一个站在时代前头的正确的标准，然后根据这标准以权衡稿件。此虽不受社会那般缺乏高贵的味品者的欢迎，但荷负着一个十字架在荒野上呼喊，也聊以自娱般的足为自己精神上的安慰瓣。可是后来碰着壁了！我由幽静的书房里跑出来十字街头，在社会上做事，到现在尚不满一年；这一年中，在书本上得着的智识我不承认有若何进步，然在人事上的经验讲去，我确承认增长了许多新的知识。例如以上那种主张，我已经深悟，此刻是做不到的，尤其是非力斯丁充满于市上的南洋社会。这就是自我以为得到的新知识之一。我年来对于社会的态度，实在太不认真了，我总是对它播扬嘴角微笑着，冷嘲着，一些儿同情心也飘渺摇荡。但我一息尚存之际，对于此刻这个支离的人生，还肯沉静观察地，需要看一个真，看一个正。

最后，我怀着十二分诚恳之至想，谨以此文恭献于读者之前。

（载**一九二九年六月十七日「椰林」**）

承礼《关于新兴文艺》1929

提倡新兴文艺，如在枯燥无味的人生，努力实现于高尚的创造，如广大的沙漠，忽然新春之到来，美丽之花，歌唱之鸟，点缀伟大之自然，使广漠之荒原，变成快乐之园，毁灭人生黑暗之牢狱，引导物质生活之奴隶，与旧社会之死囚，组织于新兴战线，与封建魔力，与物质生活之支配者，奋斗，创造自由平等之艺术文明，促进社会之进步。文学家站在时代前面，放射新时代的曙光，孕育新生命，他所负的使命可谓重大了，当此新兴文艺的产儿，呱呱坠地之时，继续于新文艺的创作，必能获得最大之成功，吾谓新兴文艺今后应行致力之途径，与重要之原则有数点。

（一）艺术的民主化

资产阶级的偏见，和宗教的偏见的艺术，都是统治者的艺术；浪漫的超然派，和颓废派或享乐主义者，都是特殊阶级的利益的偏见，和宗教的统治者的艺术，而非民众的艺术。新兴文艺者，则不然，艺术家的新道德，在为民众而创造艺术，使艺术为民众所有、非为艺术家和特殊阶级的享乐，而使艺术的创造，为集体意志的社会民众所享有。故新兴文艺家，不创造贵族式的作品，而创造平民化的作品。

（2）艺术的生活化

文艺作品要与社会生活接近，文艺家要以热烈的情感，冷静的头脑，去描写人生。痛苦者、悲哀者、弱者，文艺家将以热烈的呼声，唤起彼等为正义的奋斗。罪恶者，忏悔者，文艺家将以热烈的同情，为等安慰。强暴者、残忍者、蠢懦者，文艺家将以神灵之火，照澈彼等的心灵，扫除其阻碍人类进化的劣根性。世界上的一切一切，社会上的各种各样的类型，人类社会各种各样的生活，文艺家都应以科学的分析综合的方法，一一为之描写尽致，使人类因真理之宣传，对于现实生活得以渐渐改进。「贫困」、「罪恶」、「无知」都是不良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所致造成的，新兴文艺者，要冀图改进社会的生活。

（三）艺术的劳动化

科学的发明，为物质的进化；艺术的创造，为精神的进化。科学的技术文明，为支配者所占有所利用。故欲改良社会，必须使科学技术，脱离支配阶级的偏见，而得充分的发展，使人类有无限役制自然的权威。而艺术的精神，亦必使脱离阶级支配者之偏见，而建立于人类集体意志之社会民之众基础之上，创造人类劳动之新文化。须知人生一日不劳动，即为一日削剥他人的生产结果与生存权利。人类必须共同劳动，社会即为集体意志之组织，分工互助之团体，即如艺术家，亦不过为社会劳动之一份子，与产业工人与农人同其性质，不过职务上之不同；劳动者用其体力，为人类生产生活之需要，以汗血增加社会之富，其物质的享受虽然很薄，而其精神上则能得安慰，故劳动生活，至为神圣。故吾人若欲建设艺术的文明——爱与互助之社会文明——则必须提倡劳动文化；要提倡劳动文化，必须文艺作家为之先导，歌颂与赞美劳动生活。

陈词冗长，就此作为结论，鄙意谓新兴文艺家，要使创作成功，不可徒袭外表，应使作品内容充实，结构精当，作品风格，犹需注意。

（载**一九二九年三月一曰「椰林」**）

@巨鳄《在建筑工场》，1929

工头们忙碌地监督指挥每天八小时的工作。

黑色黄色白色棕色四色的工人，集合了，加紧地为工程师的一张图样而忙碌，新建筑的轮廊，已粗具了。

跑出后门，从槐树影下折向左方，我便站在矮的围木一边不能再进的地方，看看苦力们工作。

一个爱尔兰人工头跑过来，刚从指挥工人用三合土做深入地中六七尺的地基，在浮满铁锈的水里净过了手上的泥浆，爬起来。

「A「eyouateac工e「工e「e?」眼望着我所执教的学校。

「yes.」我给他呆了一下。

「Iamve「yso「「y……t工atis……」指手划脚微笑对着我说话。

我见他酒醉着的红而且带白的脸孔,稀疏的胡子旁边，染上了米般大的一粒土泥，钉在皱纹的中央，恰像一个苍蝇。

他说下去，没有停止。

我听不大懂爱尔兰腔的英语，便用手式替代我「领会了」的回话。

「这不是一所有着围墙的大厦？」

「这是长了草的荒地！」

「这是一平方尺要值六块钱的……」

「这是……咦！半年的光景，拆毁的已经拆毁,建筑的又在建筑……」

我不肯打断我的思索，给他呆了一下之后，稍为应酬，便又奇怪我平时毎天要往槐树影下去而从来没有留意到这巨大的建筑。

那个工头大约知道我不大懂他的讲话，脚一溜，走了。

「大嫂,慢些吧，红毛鬼跑到那边了。」在下层工作的一个男工，伸了个懒腰。用染满三合土浆的手，握了拳头，向腰部轻槌着，再打一个哈欠。

「倦了吗？工头会给你一个利害！他可以扣你的工资……」汗泻到鼻梁的女工，顶上了一铅桶的三合土，正预备给下层的男工接去。

「等一会吧。请你拿一杯茶我喝喝，喉子干了！」

「好吧，不过请快些？我们要使工头儿喜欢。」

「喉子干极了！」男的脸色青白而且焦黑，额间刻着无数的横痕，表示他的青春,已在劳苦的工作之下解决了。

于是，女的用代茶杯用的空牛奶罐，向一个汲水的铅桶内一搯（掏），热气飞出。

递了下去。

男的牛饮着，同时搥着胸。「还要吗？」女的手背叉腰，诚恳地问，微笑着。

我恍惚看见站在我相距二丈远近那位女苦力，颈上藏了珠珞，身上是绿色庄严而又柔和的外敞，骑在昂颈的白马上，散布着浓烈的香气，她是上帝座旁的一位，是有着圣人的灵魂的。我找不出比她仁慈的人了。

沙土垒成的小山，城濠般的土坑环绕着，铁条的柱子竖下去又用木板夹好，四条木板跨在土坑上，铁锈溶化在地底七八尺深浅的水面。

沙土的小山在中央，像一个岛，又像雄壮的坟墓，蚁般的苦工，嗅着土的血腥，不息地勤作着。

靠十字马路的两面，已竖起了像平台般的底层建筑物，用斜着的阔木板拦在平台的底层的建筑物的上面，工人蚁聚着，不息地在动作。

穿灰绿衣的爱尔兰工头拿着曲尺，量着在上面，正在预备第二层的建筑，一个黄衣的华人工头也拿了曲尺，另外加一枝铅笔，一本小册子。

轧碎石子的机器，拍拍地响着，轻烟吹回蚁聚的平台上的底层的建筑物上面，因为来了一阵风，蚁聚的苦力于是就好像站在云端：

「这里叫他们动手。」爱尔兰工头的声音。

「喂，这里来动手工作！」华人工头命令工人。

「荷荷……」

「砰砰……」

「铁柱架！」云端来了一声！

「铁柱架！」

黑色工人们便飞般走过去。

「三合土架！」又是一个命令。

「三合土架！」下面用海南的土话。

阔脚趾牛掌般的女工们飞般走过去。

「水平！」

「水平！」

「荷荷！荷荷！」

「杭育……杭育！」

斜阔木板上拥挤着上上下下的工人。

靠近操场那面是建筑工场的办公室，白粉写在两块横木上：「office」壁上。爱尔兰种的总工头吸着卷烟，一手撑在木板钉成的「office」壁上，左脚摇荡着，真是神气。

棕色的工人，持了警棍笔挺的在十字马路那面的木栅口，那里有屏障似的广告画十多幅，他似乎有什么紧要的接待，须借重他的仪表。

咕噜咕噜不休地谈着或唱着的四个黑色工人，像要倒下般地在使用二架抽水架，城濠般的土坑，坑里有铁锈浮着的水，从机口吐出冲入水沟——直到海。

「老哥，你的婆娘真会做，我觉她一息不停的，力大……」

被一个矮小的称为「老哥」的瘦削身体的工人听到了，但没有理会。

「可不是吗？沙砾会变轻的，只要上她的肩头……」偷偷打着脊梁的一个满身脏腻的工人插嘴。

「别提吧？提起便要使他伤心。」他的邻人急忙地说：「抽一支香烟吗？」立刻转向那位老哥。

「还没有到休息的时间，给红色工头看见，那就窘了……」老哥凄然地回答。

于是默然，大家加劲地工作。

被称为老哥的，被调下去帮助黑色工人照管轧碎石子的机器。从平台式的底层的建筑物上面跑下。低垂着头，苍白到青色的鱼肚般的脸，显然在吞泪……

是的，工头中的一位是他的亲戚，所以……

「讲吧，他为甚么这样？」

「唉！」那个邻居似乎兴奋起来。

工人们热烈地紧催着，于是他陆续讲下去。

屏息了好一会。

那个邻人于是续着。

「现在这个？是他的妻子的妹子，他的妻是一个更会做更力大的，某一年在某建筑物高高的五层楼顶上掉下来了……」

「掉死了吗？……」矮小的工人尖锐的眼睛望着她。

「正是，砰的一声，你知道，血浆飞去二丈外呢！瞬间不是活跃的人呀！……」

「啊！啊！可……怕……可……怕……」其余的工人停止了工作，好像木偶，眼睛都望到地面去，好像在找什么东西。

成群的女工，拿水的，拿三合土的，和黑色工人拿铁柱的，络绎着，加紧的工作。

「正像方才的情形，那时我也在五层屋顶做工，我向下望时，我不觉几乎也掉下去！那时，有人去告诉她的丈夫，他正在二楼的室内做工，一听便晕过去。

「后来，料想不到的，不想他们平淡的夫妇，感情有这样好，他，那个我的朋友，忽然飞下楼去，紧紧地抱住撞破了头鲜血淋漓肉浆四逬的妻，灰白的脸接着血肉模糊的脸……啊！怕人！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的朋友便这样死去了，紧抱着他血肉模糊的婆娘……」。

「瞎说，他不是活着吗？」

「听着，真的死了，于是我们中间流泪的颇多，众情集中二具死尸；一具是血肉模糊，一具是糊着血肉的。工头也可怜他们，马上打了一个电话给医生，医生说不妨事，那个男的一会儿便会活的，我的朋友便抬进医院去了，他的妻，由红十字会抬去安葬，以后他是不饮不食，每天哭着……这位现在的，也真好，她看姐夫这样，便自动献身给他做妻……咳！咳！那样的女人，至上的啊！你知道他是不愿再有第二个女人，藉以免掉第二次悲剧的重现……但她请求一定要做他的妻，她要为她姐姐抚养遗下的两幼孩。……大家啊！这便是他只要有人说起妻这个字便要流泪的缘故了，因此，我要阻止你们……」

工人们中有几个哭了，有几个咽住唾沫。将没的阳光异常灿烂着，工人们加紧地工作。

那位邻人补足一句：

「你们如果能够正确地了解，你们会悟出我们苦力们的命运，决不及一只猫的。」

堂皇又庄严的建筑物，在我眼中现出，拥挤的大礼服和舞衣，放光的皮鞋和肉色长袜在旋转着，他们的心是硬而且僵死了的，我只见坟墓中的骷髅，没有看见一个人。

雪白的墙角，印上了百十个黑到看不见的黑影，劳工们的黑影……

放光的鞋和肉色长袜的下面，涌出了鲜红的血痕……

单这黑影溅出的鲜红的血是活跃而有生气，有灵魂的东西。

我定神的看。

工人们不停的加紧工作着，从壮健的妇女们觉察出理想中含有现实的生命力，是伟大的，在建筑中工场。

(载**一九二九年三月八日「文艺」周刊**)

@陈炼青《警告一般头脑不清楚的人们》，1929

　　时来常常接到外面那些大大小小的先生们骂我们对于国事的批评的函件，大概归纳起来，不外威吓我们对于党国要人的行为，应该绝对的恭维，不应该反对。我们看后，只有付之一笑，觉得这样盲目的乱捧，在记者的地位讲，是十分不对的。所以愈遭那些所谓「忠实同志」之流的函件之威吓，记者尚不因此而改变态度。昨天早上，更接到一封措辞非常厉害的函件，里头还有要将记者的生命来儿戏的话，心里觉得很不以为然，现在先把原函一字不易录之如下：——

叻报主笔炼先生鉴：启者，君身为主笔，何无礼之甚?言论之间，往往有诋及蒋主席，岂君置身海外，中央便无如君何耶？嗣后，尚见有此等无礼之言论，则君之生命，殊属危险，祈慎之！

国民党侨外纠察团

民十八年三月二十四日

　　我们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对于蒋中正不客气的批评便是什么「无礼」！我们要问「国民党侨外纠察团」，诸君是否以蒋氏便能代表中央？为什么言论之间应该恭维蒋氏，而不应该「诋及」他？这样一味盲目祟拜英雄思想与领袖万能，那是时代错误的人们的思想，不是二十世纪的人们所应如是的，更不是真正的国民党员所应如是的。我们不禁为「国民党侨外纠察团」诸君惜，诸君既身许党国，当然对于时代的思想很了解，怎么发出如斯之谬论？我们除了说诸君是时代之落伍者之外，别的话也不必说罢！

　　但是，我们在这里，又要发生一个疑问：国民党在星嘉坡是否有这一个机关？如果有，则这些人是否是这个什么「纠察团」里头的人员？我们希望本坡的国民党的正式党部，对这些随便藉贵党部的令名以作威吓言论界的工具的，应该纠察一下才好。不然，鱼目混珠，以光明正大的党部，而做这种黑暗的行为，难免使人误会而致有损贵党之令名。这是一种诚恳而善意的忠告。

　　还有，也是同类的信，不过署名却是「福建旅星同志」罢了。我们接到这个名下的信，截至此刻为止，已有二封。信中措辞完全失却了理性，只有一味对我们施以猛烈之谩骂，例如，「帝国主义之走狗」等等诬蔑我们的话，格外骂得淋漓痛快。这种话，我们觉得根本就不值一驳。稍知我们的思想者，便可知记者对于时局之批评，是不是如他们说的要做帝国主义之走狗？站在民众的立场上批评时事，就会变做帝国主义之走狗，那么这个逻辑，是根据那一本书？「旅星福建同志」诸君，记者是要请你们再读一读三民主义，然后才可出来说话的。.

　　末了，再说几句：我们知道，凡是真正的国民党员，是为信仰主义而入党，不是为信仰要人而入党.，所以他们的头脑非常清醒，思想非常纯正，所发言论，也必定非常合理。假如他们——国民党侨外纠察团及福建旅星同志，果是真的国民党员，断不会有这样态度的。况威吓与论的勾当，是卑鄙的、龊龌的，压根儿就不足为训，也就是难以对得住三民主义。社会之能健全，全藉自由的言论所造成；如果言论有不对的地方,尽可光明正大的反驳，不应该施之黑暗的龌龊的行为。记者敢以此言警告一般头脑不清楚的人们！

(载**一九二九年三月廿七日「叻报」**)

@何釆菽《乡音》，1929

　　日来狂飙怒作，惹起C工inaSea里无限的波涛，滔滔狂浪拼命向孤舟撼击，无力抵抗的船舷，只有摇摆着、颠簸着。最难堪的，是不惯于航行者的晕着浪啊！疴呕谵语，像身到医院时闻到患病者发出那种悲凄底呻吟声一样！

　　为饥寒的交逼而致抛离故乡的游客远流于海外，这是为环境支配底人类，为资本阶级如牛似马的工作的人类。为甚么这样不平啊？

青青的海，

苍苍的山；

乘风片帆，

天外飞鸟。

　　一千四百余海里的航线，今天下午约莫行尽了，黑蓝色的海水渐变为淡绿色了，令人清爽的海风，回忆甚嚣尘上的洋场十里底星洲，又别有天地了！

南渡后才是一百五十多天，大半消磨于浪漫生涯里，身世依然萧条，志气何尝不是淡泊，这次倥偬的北还，厥是擢发去请缨的机会……

（二）

　　重雾把香港岛完全掩没。而且风雨相逼的海上，迷蒙遮盖了一切，缓进的船只乱鸣呼号，抵九龙时才隐约分辨出香港山，然天空还是阴沉灰暗，像死人的面孔一样。

　　这是抵香港那一夜，时候约莫晚上十一时，风雨还是撼窗作响，斜对孤灯检点行装，偶然听来悲切的歌声。

愧我半生潦倒兮！一事无成。

枉我七尺昂藏兮！无路请缨。

我有倚闾白发兮！孤苦零仃。

奈三岁的孩儿兮！还赖贤荆。

恨苍天之愦愦兮！在天之灵。

　　何人深夜还这样的哀诉呢！虽未和这歌者相逢，这一曲的伤心事早已镌刻着人们的脑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不期在旅邸中遇了同情者呢！我为他可怜，为他生敬，我更为他喜跃，如非这更深风雨之夕，必一识知音的面孔了！

(三)

闻道归来争问讯，

异乡富贵有几人？

满耳带着秋虫的悲音时离别广州——一九二六年九月十一日，曾几何时，桃花开的时候，又返故里了。双袖带得春风回，零落的门底已点上青苔，破落的窗，依旧布着蛛网,桁角尘封，嫂发斑斑白了！海外归来的游子，又淡泊归回故里，不像富贵而返故乡呢！

「你是发财返来么？」

老嫂这样的问我，幼侄也这样问我，隔邻王儿还笑着问我，萧条寒贫的游子只有勉强答一声——「不！」

两耳所听的都是诮语?两目所视的都是冷笑，毎次走出巷门时，那群小孩都环着我走来笑我——

「好子又回来了?发财呢……」

每个字都像有一千磅重压在头上，又似千万叶刀乱插在心坎里，只有垂头任他们冷笑！

富贵是制造阶级的基础，现在充塞着铁蒺藜的万恶世界上，只有金钱可以生存么？

(载**一九二九年三月三十日「新国民杂志」**)

@朱女《在厂中》，1929

他，终于达到希望的顶点了。——匆匆地，忙忙地，做着工作，在那厂中。那厂就是制造橡胶的一个厂，建筑在」街末端一片广场上。规模还不大壮大，但两条烟囱却不住地在吐出遮天的煤烟，和机器轧轧声一同厌人耳目。因为这烟、这声似乎是合拢来压搾（压榨）工人的血和肉的，纵然从它们里面所制造出来的正是一张一张的橡胶。

他工作的场所，便是在那个厂的东北隅，阴暗而臭湿。十多架压搾器，受着汽机的鞭策，不住地转动着；二十多个同伴，受着饥饿的威吓，无声地，把压搾器对面的黑堆里的橡胶塞进机器里去；倘连喘急的气息都听不见了，那真辨不出他们是人或是机械了。

他也正如他们一样地无声地在工作着，不过，他的一对比较灵活的眼睛，却时时瞟到他们的身上去，使他们确在暗里为他担心着，说不定那工头的籐条将因他而弄出骇人的声音。但他却不介意似地仍然瞟著，瞟着。

于是，被他瞟着的，是他们的裸着的上半身，苍黄而全无血色的，他们的排着的胸肋骨，隆现而可指数的，他们的弯着的背脊骨，起伏而正如山脉一样的；和他们的睁着的眼睛，无神而凝定地只注在那转动不住的压榨器上的。

于是，他接着叹息了！一个人的身体，如果真是壮健的，来做像这一种必须弯腰曲背的粗重的工作，那食料的滋补，无论如何，就会抵不过身体的消耗，而只有向着原有的血肉去支取了。那末，其皮肤之苍黄而全无血色的，其胸肋骨之隆现而可指数的，其背脊骨之起伏而正如山脉一样的，和睁着的眼睛是无神而凝定的，怎又不是当然而又当然的现象呢？……

工头的籐条，竟如他们所担心的对他响动着。他，便不得不中断了这个叹息之下的瞑想，而把橡胶继续地塞进压搾器里去。然而不久，似乎刚刚受打的疼痛是消失了，籐条的凶威，也立即跟着被其丢下来了。他又沉入他瞑想的境界了。一个人的身体，是既然这般受着激烈的摧残的，那他的代价应是如何贵重的哩。但他们所收到的仅是每天六角的报酬。厚意还算是尽够了呵！便退一步罢，眼前排列着的压搾器，每条总值数千元。计它受用的时间，至多不过十年八年的，但一个工人的报酬，十年只有千余元。这，就比得买来一架压搾器还要平宜得多了；况且，这弯腰曲背的，尽日在水湿之中的工作，还能够摧残到你不上十年，就得一息不延，归入黄土底下去了呢！……

工头的籐条，这回竟是在他们的不意中对他响动了。于是他，又不得不中断了这个叹息之下的瞑想后的瞑想，而继续地把橡胶塞进，塞进。然而他的血是热着了，正如他的被打的背板的那一部分之烧热着。

「原来也要带买人的心思的放纵吗？身体、精神都要一同消灭于资本家的荷包里吗？哼！走狗！」他喃喃地出声了。

工头便这样的悻悻然：烟斗插进裤袋里，双眉与胡须齐竖，动手动脚，一再向他身上落下。他斜睨工头一下，脑里便好似起了什么把握了的。但同伴仍是照常地工作，除了在这回热闹之后的沉静空气中的叹息，或者是可以觉得更大一些罢。(载**一九二九年四月十日「荔」**)

@步梯《祝<星火>出世》，1929

像这样恶浊的社会，像这样抑郁的天气，我们的青年人，尤其是含有反抗性的青年，真的，将要窒死了。

我们有满怀的悲愤！我们有满怀的怒恨！我们正在苦于无处发泄、无处高呼的时候，急地里轰然一声——「星火」出世了。

「星火」是我们被压迫的青年的喉舌；是我们被压迫者的武器。

它要唤醒起一般尚在梦中酣睡的群众，它还要引导我们向前去，勇敢地，陷阵！冲锋！

它是在广漠的沙漠中的清泉，它是在莽莽的荒原中的鲜草。它更是当我们正在歧路中徘徊时的明灯。

我们一方自然是要热烈地爱护这枝刚刚萌芽的鲜草，他方更是要努力铲除四周的荆棘。

爱花的人，不愿眼睁睁地，任自己心爱的花，在荆棘丛中窒死。我希望个个爱护「星火」的人们，也是这样。使它能够在这个黑暗的社会中，恶劣的环境内，发达、茂盛起来。

我们是从事改革的青年，我们应该不顾一切地，说出我们应当要说的话。

我们只有愤怒！没有悲哀！

我们只有吶喊，没有呻吟！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二条路：一条是投降旧社会，做反改革者。一条是反抗现社会，打破一切现制度，在奋斗中求出路，在奋斗中创造出我们的新生活！

我们不要为生活而生活，我们应该为生活而生存，生存是没有意义的，要从奋斗中创造出有趣味的生活来，然后生存才有意义。我们不愿过非人的生活，应当打破经济组织不良的社会。

我们下愿受压迫，应当打倒高居人上的统治者。

改革社会的同志们！请站过来！否则，请站开去！

赶快竖起我们的鲜明旗帜！赶快加紧我们的步伐！

现在是时候了！同志们！努力罢，努力前进罢！

（载**一九二九年四月廿日南洋时报「星火」**第11期）

@乾乾《<星火>闪光——通讯节录》，1929

我们最期望的「星火」已出来和世人会面。在「星火」的开场，它的态度已表白得十分明显，这我相信总会激起了南洋文艺界的微波，给那些在象牙之塔里做美梦的人们作霹雳的警钟。我们是壮着胆、跨大步踏向前，去追求、去探讨。如说走上象牙之塔的高层，这并不是我们所愿。总之，我们的「星火」是离不开时代的，更是离不开时代的经济的背景，它是发着时代的呼声，它的口号，已是坦白的叫出了——「建设南洋文学」「介绍新文化思想」。呵！我们的「星火」是负了这重大的使命而产生，毫不迟疑地把「星火」燃烧起来（虽然这是很多友人的催促）。继续燃烧着呀！使它给南洋文坛发一些光彩。这里尚要请我们「星火」的友人都站在一起来。

朋友！勿将你的灵魂毁灭罢，要将你生命之火去燃起你灵魂中高超的情绪，去完成你现在所负着的使命，与那未来重大的任务，我相信你灵魂无论怎样，都不致毁灭的。

（载**一九二九年四月廿六日「星火」**）

充实南洋文坛问题依夫

南洋文坛的荒芜空虚，是谁都不否认的。因为，这是事实很明了的告诉我们。

因此，我们现在要解决的，不是南洋文坛是否空虚的问题，而是要怎样充实南洋文坛的问题。

要充实南洋文坛究竟是用怎样方法去使他充实起来。这点，是我们要讨论。

有人说，南洋的文学应问故纸堆中去发现有价值的作品，而且这种工作，是有趣味的。

有人说，南洋的文学作品太少的缘故，因此挑选不出充实文坛的作品来。

有人说，是因政治环境的问题使南洋文学没有进步。

有人说，南洋的社会意识，都趋向于谋利一方面，因此，南洋的文学便不被人重视，而没落了。

总约起来是这样，在或种人的意识里的南洋文坛问题，第一，向故纸堆中去寻求；第二，应大量地产出文学作品来；第三，先改造社会环境；第四，先使一般的目光注意到文学本身上来。

以上各个问题里似乎都涵有深刻的意义，但，都是没有充足立论的唯心论者。若以社会科学的眼光来观察，是一些没有可能成立的谬论。

关于第一点，我们要先问及文艺作者一句，南洋文学的作者们，你们是否专抱发展南洋文学的宏愿而来吗？你们为了趣味起见而想把南洋文坛充广起来。倘若这样，那末，你便是个没有认清文艺是什么、文艺的任务是什么、文艺的作者所负担的是什么使命的玄学家，在你的大前提弄错以后，便不能怪你会错误到如此进步。

社会和文艺是不离渝而定必密切联合的关系的。文艺是社会的反映；社会的基础有了变动，那文艺便跟着变动的。而且在社会未曾变动的时候，在文艺的领域内便先感受社会之必变动而变动了。倘若先驱的文艺作品产生，即能使社会全般的上层机构发生莫大的影响。例如革命前的俄国文学，与中国文学便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其给于变革社会的助力。

文学是有浓厚阶级性和时代性的，他和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制度是连系在一起跟着经济制度律动的，这种律动是在不断地进展着。所以，在或时代的文坛便应适合或时代的文学来主持文坛，他是不能假借地把不和时代发生关系的文学来充实文坛的。

在故纸堆中的好的文学已成为过去的了，他没有能力可以补充现代的文坛的，因为时代的批判已把它装点成一种历史陈迹了。好像十八世纪时是古典主义的文学，十九世纪是浪漫主义的文学，十九世纪末期是资本主义的文学，在现在的二十世纪是新写实主义的无产阶级的文学。在中国，在封建时代是有封建思想的文学，在新文化初期是恋爱主义的文学，现在是无产阶级文学了。这种事象，很明显排在文艺作者之前，我们高喊一句，古代的文艺是不能充实现代文坛的呵。

我们再看，中国以前——已标示出革命文学的时期——有人曾在北新书店登一段广告：李义山之银矿底发见——恋爱事迹——但，无论他是银矿或金铜石矿都同样地在时代之前到他命运终了之期了。

并且，从事文艺运动的青年成年们，你们是负担了群众底智识的变革的任务.，文化也给予你们的使命是要你们做时代的先驱，指示出文化的目标，绝不是因受不过社会的洪炉，政治的涡流的侮辱拘逐的避难所，和离开世界的离群叛众的在高空孤独地绝唱的百灵鸟，也不是呼冤殉情的唱台。

文艺场所不是一个月白风清陶情遣乐的为趣味而聚集的，慷慨怀古，使人莫测的布尔乔亚的俱乐部了。文艺的作品不是歌功颂德和发幻着奇幻的妙梦底记载表，而是群众步伐前进的笛号，在现在这个伟大的大时代里。

至于说，这种工作是有趣味的，去向故纸堆中发现名篇，这简直是小布尔乔亚的意识，资产阶级教养的一种心理表现。真正为文艺运动的作者，他是有充分地获取时代的意识来代替他底教养的。不然，他是老体中的一个细胞，那个细胞是跟着他的本体跑到博物馆中做陈列品了。

故纸堆中的名篇已不能充实文坛，那末我们第二点来检讨。

这一个论断，更加使人觉到或种人对于文艺的认识的眼光的浅薄，和滑稽而使人要窃笑这种无意义的空泛。

朋友们，好的文学，终是好的，在他的文艺本身上，他的价值，是不会被磨灭的。

好的文学，是要充分地有它时代的任务，就是说，要做个时代的先驱者。在它的内在的本体上，其他考据问题，还是次要的。无论某时代主持文坛的作品，它的内容终是有实在的实，没有一点虚浮、夸燥的。就是说，他的作品适应他时代的要求。

在这里，我们更要认清，如果现在只有一篇作品，而那篇作品，是好的，那，文坛上就有他这一篇作品来充实。其他的问题，乃是丰歉的收获底问题，对于文坛底空虚是不成问题了。

倘若现在就有了把所有的纸张都印成文学的作品，但，这些作品，都是不合时代的，那就多量的产生后也不能依据比较的拿取作品来充实文坛。而且，这些作品都没有存在的价值。因为是在时代之前是不需要的呵！

虽然，好的作品是从对立体的法则去评划。但，他是有严密的定律，不是这般的空浮。并且也不是这般皮毛的，表面的方法可解决的。他的根源，应从基本的改建始有希望。

究竟基本的方法是什么呢？那待把第三和第四这两个问题解剖了以后再说。

第三和第四都切近于社会问题方面，这可以作一个文学和社会底关系的解答。

社会的进化，不是社会制度可以束缚得住的，社会制度不能使社会不进化，而且，更能使社会向前飞跃的。我们摊开一部人类文化史来看，就可以知道每次社会变革底突变的记载和旧制度之力谋恢复原日状态，而对新生体系之横暴摧残。但后来，旧制度终在它已注定的历史车轮转动中告终它的寿命，而诞育新制度来代替它的职权。但，在社会仍在极矛盾的对立着时代，文艺便活跃着它生动的色彩。它不但在大时代下指示未来和尽它的「文艺是时代先驱者」的任务，并在社会一有了矛盾的状态表现着时便风雨满台的在文艺境界里反应着时代给与它的不安。

社会制度不能束缚社会进化，更不能阻止文艺的前进。我们看，浪漫主义的诗人对于自由的美名狂热地呼喊，农奴时代的高呼解放，和受鞑靼蒙古人的蹂躏，波兰日耳曼人的倾轧而表现伟大的、深刻的民族性的光芒的文学，未来主义在俄罗斯革命初期用他动荡的勇敢的破坏的精神极力为革命而呼喊……都是先社会制度变革而突进的，它不但不受社会制度的圈囿，反而见它的光芒在世界闪耀着。

对于提出这两条问题底人，表面上看去，似是有许多理由，但，我们深刻点研究社会问题，便会发生这种矛盾的所在，和未认识文艺是什么东西的或种人的意见之错误。

现在的少数阶级的德模克拉西独裁之中的布尔乔亚，是从封建宗主国获得了他的政权，但，在他未有执政时，仍是处在被压迫的地位而拘泥于宗主国的范围内。浪漫主义的文学，便是要夺取他的自由的先声，而反抗虚伪的古典主义文学，造成了他时代的光芒的文学，在他的时代内的收获。

由这点证明，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在没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的时代下，是一片怎样的伟大而丰富的材料在我们面前应去开拓呵！理应有良好的作品在此时期内发现，不但主持现代的文坛，还要去争得自己的应得的利益，然而，这里却不是这样。

我们不是没有作者去从事文学的创作，不外，没有去制创自己需要的文学罢了。

时代已暴风雨地震撼着我们，矛盾现象已制裁着我们，我们的作者呵！你应完成你的任务呢！

第四点，更是表现这个香艳的桂林，美丽温柔的玫瑰，清丽的夜莺，是少数的司文艺的女神给予金字塔上层的少数支配者享受的，其他的饥饿的大众，得来都无用。所以，他便无顾惜地唾弃了。并且，我们的作者不把它人生化的给大众瞻仰，仍望保存着为自己的私有，给自己赏玩，而不斫去这些桂林……改种马铃薯去给饥饿的人们做美好的食粮。所以，会弄到人们和文学不相关连。我们的作者，你们的心灵所感应的仍是你自己的飘渺的幻梦，而没有捉住人们的心灵来充实你们的心灵，那么，你们所需要的，便成为人们不甚迫切的需要了。

我们的作者呀，你先改变你自己的意识而去接近大众，使大众变成你们的氛围，然后去变革群众的智，使他能接受你们给他所需要的东西吧。不然，以你的意识，终不能够使大众有融洽在你的情调的可能，并且还会有摒弃你的倾向。在十一月的革命后的俄国，是很好的一个证明，因为一班旧有的特殊阶级的作家都流浪着过他侨民的生活。

在上边的各解语中可以找到对于现代南洋文坛所需要的文学了，但，现在仍没有这类的作品发现，更说不到有多少的收获的奢望。

连丝毫收获都没有的南洋文坛，究竟从怎样的方法去着手呢？

时代的指针已从个人主义的文学移向大众方面去了，大众文学的任务是如何去完成它的工作？这样，就要作者认清时代而用他的创作的材能了。

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做一件无论什么事都好，非先有一个充分完好的准备，那末，那件事情一定是办来不妥当的。做一篇作品也是这样，他须先把他所要写的创作，先选择了所欲描写的材料，搜集和甄别，及加以意识的判断，就是说对于描写的对象应当审慎的选择，注入时代的精神去；对于篇中的背景应明晰，不能模糊；不单对于时代的环境要提出显明的写作，更应该注意到时代的意识；作品中对于人的性格也应当有相当的严格，但不能太过于理想。因为，要侧重社会的活力的缘故.，一切的取材，都要有目的和意识才好，不能有一句或一段的浮夸不实在；无论是说话或描写，宁可丢弃，不要使作品有瑕疵，有做坏事的意识占领着。再其次便对于编排应有一贯性，使人们不会感到生拉活凑的硬生生的写作。适应了上面的条件，才能够生产出一篇好的作品来。不然，只有使人不能共鸣的不好的作品堆砌着。

上面的一段，便已过撾住了的作品应当具备的条件。南洋的文学有没有上面已经完备的作品呢？呵！没有。那我们所需要主持文坛的作品，便是有完好的具台上面的条件才能够，不然，南洋的文坛，只有永远的空虚和荒芜。

要适应上面条件的作品，不是一说便能够做到的，是要经过多少时间的修养才能够实现的，所以，对于目前的充实南洋文坛问题的急务，便是注意到作家的修养。

我大胆的喊一声，南洋的文艺作家，你们注意修养罢！

我们决不要以为修养是可耻的，是退步和降低身价的东西。我们可以看，新俄的作家伊凡诺夫，他作成二十篇小说，这种篇数是很大的了，倘若不是一个有敏锐的才能底人，是决不能作成的。但，高尔基对他说，还得去求学；他不但不以为可耻，反而两年不作东西而勤奋地求学。这伟大的精神，我们须得学习的。在新俄的文艺领域对于「纳巴斯徒」和「玛茨普」的作家，他们的党还标出「学习吧」的口号，并且他们曾经有了「一周间」和「铁之流」作品的收获呢！

南洋的文艺作家们，为了要抓住时代的精神，我们需得先注意到社会科学的理论。先求强健自己的本身，然后才能产出适合时代需求的作品来充实文坛。

关心南洋文艺的人们，大家努力参加这种运动吧！

（载**一九二九年五月三十一——六月十四日南洋商报「曼陀罗」**）

呆伯《偷生日记》，1929

六日，日曜，雨

今日，星期日也，所谓「又得浮生一日闲」之星期日也；本欲邀新病初愈的昌弟去C地逛逛——走到风车头始知车费增加了——往常每人三角，现在加了一角，遂索然的回来，相对悄然。

为什么，偷懒的人儿尚未醒，

正拥着锦被睡眠，你不看那劳苦的工人农人，

已挣得满身淋漓的热汗。

我摇着这儿的警钟，惊破你们痴顽的迷梦，

无论你们亚洲的奴隶。或欧美被压迫的农工！

……

这诗写得处处周到，我爱极了，诚恐忘记，故把他抄在这里。晚上九点响了才开始看书，看不上二十页便睡觉了。

如是乎，睡觉啦！睡觉啦！

七日，中历十月十四日也

昌弟是今天出埠，因为手边的钱太干枯了，只得给他六元车费！唉……六元的车费怎么会够呢——这真是我意料不到的，这一个月的薪水——又支了二十五元了！然而，手袋内存下的，已够不上一角了，……八仙！

前一个月的薪水——180元，东花西花，竟致莫名一文，真要叫人痛哭了。那知道这一月的又是依然！唉！金钱！金钱！普天之下给它蹂躏践踏的不知几许人。

「金钱是赃物！」的确！

这又奇了，怪令人猜测的！

前个月二十外吧？杨永言娶新妇，萧子光娶新妇，余乃明娶新妇，朱交生嫁次女……毎次送「贺仪」都很有「规矩」的——二元，为什么这次程广田嫁阿妹便要送四元？像呆如这样的我，着实不敢苟同，况且穷得见骨的我，更不敢赞里斯举。

讲人面：朱是T校的副总理；余是本校的财政老爷，杨是书报社的社长，萧是本校的董事，程先生呢，不过只是一个董事部的职员——他就要送四元，（虽然他们不敢勉强我出四元，但他们三个人的确实共同包在一起，我自己的另外一包了。）奇哉！怪哉！

要托人的大脚，要在平日下工夫，或者可以发生多少效力，不然，临崖勒马，定无补于事。

他们——此三人者，平日嘴里很是清淡爱骂人家「利势之徒」的，今曰这样容易变节，啊，唉——我的人虽穷，骨头是硬的，资本家是我们弱者的敌对，我想设法打倒它呢！我又喊了：

「被压迫的奴隶们，起来吧！」

写了一信给兰。

大概因为风雨的时候，这样死一般的夜气里，却又勾起心中的旧恨与新愁。

啊啊，这可怕的风雨之夜：

风不停的吹，

雨不住的下，

但，总吹不掉无限的哀丝，

总洗不了创伤的污血！

可怜的无产者呵，

恐怕是——

满身瑟缩，

破絮儿盖了上截没下截！

你这可怕的风雨！

尽管的下哟！

何时才停歇？

八日

「年怕中秋月怕半」，今日也，又是旧历十月十五日了！

屈指ᅳ捏，我脚踏番地，四个月加十八天了。吾将归欤？抑将老死于此！

啊！断不容再在此地偷生了！断不能再在此地偷生了！归呀！归呀！归去看看死友们坟墓上的草儿，生长了几许。这才是正经事。

近来看书十分不起劲，一本XXX上编，足足看了一个月，从今后，我想发奋。

黄昏时候，好几个小孩子邀去逛「红毛桥」，（注：这桥是红毛人出资建筑的，所以这般娃娃有这样的称呼）一路上感不到甚么兴趣，虽然不能说索然，但是，已觉得精疲力倦了。

回来后，和田心在「趣乐园」吃了两杯牛奶水，总共花不上三角钱。真便宜呵！我以为：…自己打算：今晚要把XX上编看完。

……从今后，振作些！

今夜的月亮，惨淡无光……。

九日，（中历十月十六日）晴。

想不到TT这山地方，一个月内有两次文明（？）结婚礼出现.，这不能不说是此地文明的进步了。在今日这次的行礼时，「唱礼」人引长着颈脖请来宾演说的时候；「纠仪」人的嘴巴忽然开动起来道：「请呆鸟先生演说——发挥议论！」

似乎今天的婚礼含了几分的滑稽：所谓新郎是个老郎——三十五岁了，新妇呢，也有二十三岁的年纪。并且有人这样说他——新郎在唐山已娶了老婆，生了一个儿子已十六岁了，把唐山的老婆赶回家去还不上一月呢！诚如此，不但含有滑稽意味，而且是违反了人道。

又一说新妇的生母是因梦见了一个男子——就是今日的新郎，说要讨她的女子；去问了什么菩萨也主张嫁那男子，所以不惜以一个女儿断送在一个违反了人道的男子手上了。

自己站在演讲台上时，听众却很注意似的要听我讲，不过我的怪脾气十分不好，看见今天的不伦不类的结婚式，心头却老不欢喜了，那能再髙兴「发挥议论」？所以只马马虎虎地讲些「近几十年来婚姻制度之不良」敷衍塞责。

似乎还有许多话，要对听众们说的，但，站在一个颈上缠了六尺多长的金链和脚上钉了一对又粗又大的脚环的新人之前，话到了嘴唇了又滚回肚里去了。

今日接了武兄在唐山原乡来的信一封，得知家里的一切，心头舒服的多。因为天天盼望大哥们来信都等不到，今日得了武大哥的，自然欢喜也。

十日

头痛的利害，什么事都不想做，无奈何的按照时间表敷衍，敷衍。

「人心难测」夫复何言！我万料不到每日口口声声「对朋友何必太过刻薄，相处一年才一年，半年才半年呢！何必……」这类高调的校长，今日也想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这实在令我费解的事呵！

离这里五英里的地方——C坡有个K工学校，本月内要出「文艺汇刊」。除了叫我们替他作序题词外，还要叫学生们替他捧场，他们的风头主义，可谓出尽了。

本校决定学生三个作序文（三个都是五年生），我本来可以「除了自己事，不管其他的一切」的，与我无涉也。乃事偏不然，三个学生中两个早早缴券了，其他一个的材料，聪明的校长竟叫他来向我寻求，叫我替他改作，总而言之，叫我负那一个的全责吧了。

这是什么居心呀，试试我的工夫吧？大概是走不了这一着，于是乎，人心险恶，我又认识加一点了。

「小礼物——献给K工学校学友」

在遍地充满着奴隶性变态底生活的空气里，我们——住在居留地的同胞们，确实感觉着生活太单调了，太无意义了，然而，然而呵！我们只有叹息，悲愤，可怜……

好了，现在好了！C虽然不能说充分的好，但是霹雳一声，C坡K工学校，学生文艺汇刊出现了！这不单是开我辈之先河，如黑暗的死一般的空气里放一线光明；实在含有无穷的使命与光荣。用不着我们来赞许，称道。

不过，K工学友们呵！你们这一点成绩——文艺汇刊，算是你们过去努力的结果，你们目前和将来的成绩，尚未有厘毫的表示.，你们不能自满自足放下你们的责任来偷闲。

学友们呵！努力吧！

在遍地充满着奴隶性变态的空气生活的空气里，努力向前！努力奋斗！努力……

这样，就代了一篇序言，自己也着实好笑，着实可怜。

好了！不再谈那些了！再谈就打自己的嘴巴！

近几天邮件十分稀疏，心焦极了。

八点将近大，雨如注。

「你这狂暴的两点哟！

阵阵地打在可怜的漂泊者心上，

在这人鬼地方倍加恐怖与凄凉！」

十一日（十月十八日，中历）

这两天来邮件太孤零了，自己真不知要怎样来安慰自己。

前天武兄的信又太简单了，天涯游子怪他太吝笔墨，这样言简意长的！

「伟弟在港，安好；其余各人，多在港闲住，秀兄生意失败后，现正方筹别策，大约不久，便可成功；吾家不幸，屡遭扼难，何天之不厚吾也！

「南天遥望，尚祈珍重！」

这是它最末的一段话。

下午三时许，被姓程的邀去他家里吃酒，足足饮了点多钟，回来已酩酊大醉了。醒了后，什么也忘记了。就是连帐子是谁替自己放下来的，也模糊记不清了，大概总离不了田心吧？

酒醒了，写了两信：一是给兰，一是给元友。

再也想不出什么材料了。糊糊妈妈拉倒啦！……拉倒！

「我们应该努力去做有益事业，只有说明现在社会里已有的毛病，建设最近的将来比较善良的社会；倘若迷信很远的将来，及终极的理想社会才算彻底，而对于现在及最近的将来之改造以为不彻底不去努力，这种人只算是「候补改造者」。可惜他来到这世界上太早了一点。」（见社会讨论集二三页）

啊啊！我若长此住在这里，恐怕离「候补」之期不远了，他们有什么理智和血性！明天是D先生的诞日，他们也想妈妈糊糊，随随便便过去呢！唉！南洋的智识界！

在此住久了，不会给他们软化，也难免他们的硬化！

十三日（中历十月二十日也）

近两天来，性欲似乎高涨了些，昨夜竟致动起手来了！排泄了一次后，身子似觉畅快些.，但是，今天起床后，臂部疼痛的很，在镜子里照了照，自已己吓得目瞪口呆：两只眼睛的下唇，都现露出两道青根，粗而且大！

啊啊！这怎样办呢！

女性，在以前的我，——没有来南洋以前的我，确实引不起我的恋爱；英友时常来谈及。「男女社交」「男女性欲」的问题，因为那时工作甚忙，终于没一次有详细的探讨，实在对她不住。

现在呢！觉得须要了吗？并不是！并不是！不过「乐极思淫」，间或有之！

写了三封信。

给真的信上说：「我万想不到现在还在这遍地充满着奴隶性变态的生活的空气里再过鬼混的生活！不过，现在是决定了，无论如何，我都得归来看看；不然，将成为『候补改造者』——「我住在鬼地方，比在中国做反革命的工作还更可耻些！所以，我决计归来呀——」

十四日（中历十月二十一日也，阴历）

国府要人介石先生自下野后，言托「游美」，声言今后不复重登政治舞台——至少十年后才重登政治台上！在国民革命的立场上说，确系去掉一个物，可以额手相贺的；在国民党的立场说，他走了似乎只有……而无……。从此可以提高党权，及党的权威而无阻。但也说不定。

睽前日来信询问灼星友的死状，和他致死的原因。看了他的信，自己不值钱的眼泪，如夏雨般的迸溅。

随便作了个答覆。不料今天又接了他的回信：

「灼星兄的责任已尽，他已对得住世人了！他已对得住自己了！同时他已可少受人世的痛苦，

多享些乐国的风光。

「他放下一切责任和着许多许多的同志，跑向那快乐的国度里去，享受那无尊卑，贵贱，男女老少之别的自由自在的幸福！

「他实没有死！他实在已永生！

「己死的已惨死的只有我们所天天眼见的一个一个的走尸，他们满身缠满了枷锁，他们四周布满了恶魔，他们是无生气地只是一具一具蠕蠕地变更变更位置吧了！朋友！努力吧。」

这令我十分愉快，想不到睽友的思想，竟也变得这样利害了。或许充满奴隶性变态底生活的空气，加速了他的思想的进度吧！

末尾，他还附了ᅳ首诗：

耕牛无宿草，仓鼠有余粮，

不平如此事，人世以为常！

实在的，世上的人，那几个能体贴到无产者的可怜？他们的人生观是：穷者应该吃粥，富者自然眠铁床。我不知他们能体贴到连粥汤都没得吃的人，作何感想。

十五日（中历十月二十二日也）

不知为什么，我们四个同事凑拢在一起，闲闲地谈到各个人的「个性」。

本来我们四个人（校里的同事先生们）因为思想的关系，很少「促膝谈心」的时候，今天算是第一遭，虽然平日曾有过非驴非马的谈话。

他们三个，着实可笑，已无什么思想，复无远一点的眼光：一个（林）绝口不谈政治，连报纸都不看一张；一个（张）报纸虽然天天有看，却满脑壳涨满了金钱思想，——富翁发财主义；七辛八苦积了多少孽钱，现在有五格树胶山了。最怕人家谈社会制度。那一个（章）满脑壳是封建思想，没大进取心，得过且过，无所谓主义。举一个例：他看见汪精卫重行在广东召集中央国民党第四次执监委员会解决国是，他竟跳起来拍桌骂道：『真是死不到的汪精卫！现在又来作妖了！』像这样无意识的表示，时时都可得见，只要你能留心。同时他也是个无主义者，人们诅咒社会主义，他也小孩子学说话一般的喊着、叫着；人家说蒋介石是中国第一个伟人，他便举起双手称是；人家视陈友仁确实是开中国外交生涯的一个瓜瓜叫的外交官，他也媳妇给家婆骂了般垂头默认。

总而言之，他们三个都是一具活尸，在国内若碰见了阿拉，马上有卫生丸吃。

我们谈论了许多话，老林忽然改腔变调：突兀的说道：「老张是个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四字用来妥不妥再来研究）者；老章呢？是家族主义者；阿呆是『野蛮的进步者』，我自己是无主义者，不是，不是，是个『爱妻主义』者！哈哈！」

开口主义，闭口主义，他的主义真比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更为普遍，及时！

「剩余价值」和「劳动价值」从前是不很明白，现在在这里——社会问题讨论集——才能清楚。「剩余价值所指的价值，是自然价格所表现的抽象价值，不是市场价格所表现的具体价值。

「劳动价值也有分二种：（一）劳动力自身之价值，即是劳动者每月拿若干工钱把劳动力卖给资本家之价值；（二）劳动生产品之价值，即是劳动者每月做出若干生产品之价值」。

剩余价值究竟是什么呢？乃是货物的价值与制造这货物所费的价值（兼生的劳动之价值及死的劳动之价值而言）之差额：例如费一万元生产一万五千元的货物，在这货物一万五千元的价值中，除去生产这货物所费一万元的价值，所剩余的价值五千元就是剩余价值。

十六日（中历十月十三日）

「我现在已穷到见骨了！前一个月的薪水已一文无存，料不到本月（十一月），又过支二十多元了！况且新加坡催款的信又急如星火，我真没法应付了！嗟乎！吾何苦命至如此极耶？倘若你不快给点西江之水来，救救待死之鱼，吾命休矣！嗟嗟！吾确已陷入经济恐慌之绝域了！奈何！奈何？」

这是给妙请救兵的信上的话，或者是苦吟的哀音！

今天接了他——妙——的信，夹了一张五元的害人的纸！同时又接了言的五元。谢谢他们，我已拜领了。

读了妙的信，（或许可以说「挽歌」）那不值钱的眼泪又不知流了多少！

呆伯！

我好久没接到你的信了，前四天你的信骤然由邮差手内递给我时，就喜得恰如在沙漠旅途中发现了甘霖一般。

我看了，我把你的信看了，我周身的血脉又在沸腾，啊！呆哥，以一个在漂泊途中周身的细胞都归了「悲哀」的殖民地的我，骤然听见路旁同病者的呼寒叫饿声，这是多么难过的事呀！咳！救主何处去了？

……现在寄来五块钱给你，虽然我知道这一点水是不甚济事的，但……

我已经把你的痛苦告诉了老蓝，叫他帮忙你一把。他说：前几天已经寄了去五元，等他回去尚再寄五元给你。并且叫我先写信把你安稳。

这一次我和蓝，陈，李跑到吉隆坡去，多认识了三个同事，一个是新从中国来的；一个在吉隆坡做机器工头七八年；一个已由中国内来了二年多。我们七个人找了一块地方谈了很久，我们很想借一点钱在吉隆坡做一点生意，陈，李也很决意加进去做一做股东。……

咳！想不到我的短促的生命，已备尝了漂泊的滋味了，又复再尝尝金钱压迫的痛苦！

「我觉得在这块地方再住，十分可耻；倒不如跑回国去做了方兄的第二也还痛快，有价值的多！」

我是这样的覆妙弟！

言的信，也是在这当儿写就。

觉得头有点痛，停了笔，准备睡觉。但是，外面做寿辰的箫管，更清亮的射进耳膜来。我讨厌他！

十八日（中历十月二十五日，晴）

晚饭罢，足足写了五封信，——五封很长的信，写完了，头有点儿昏，这也不知什么缘故，自来南洋以后，如果整整的用二个点钟脑力，就有这种毛病，大概怕是热地方精神容易耗损吧！

言友来信云：「我们不致做候补的『南洋伯』了，因为已得了……多几天就可开始做生意（妙现下由本号派往某处摆摊子。也未答覆）。东家明日往叻办货，回来时，我可以尽量和你说个畅快。」

多么令人愉快的消息啊！

我欢欣，我庆祝，祝他早日开张大吉！

九点时分，街道上忽然很清亮的有人在唱歌；声带颤动的利害，由悽惨的音调里，我敢决定他是一个生活失了平衡的人。

「果然！」当我踏出了校门时，心头便默喊了一声。——这个可怜虫，手托着一个缺了一大片的坭钵，钵里盛着半钵的『拉杂菜』和饭，面庞瘦得惊人，头毛森森地似茅草一样，露着上半截父母给他的皮骨，下截穿着黄泥色的裤……一边走，一边吃，一边唱。

「自别家乡八九年，

未曾挣得一文钱！

父母情断，

妻子缘悭，

啊啊！潦倒颠连！

人们说他前几天都还好好的，会替人家割树乳，铲树胶草，今天不知为什么这样呢——「他并没有疯狂。」

「他大概是赌博输了吧！」

不是，他的头家娘说他做事不大起劲，每日铲草不上十格地，又很会吃，所以把他辞了。现在已七天了，尚找不到工做，故此发了狂。如果有工作了，他定会好的。」

啊啊！这就是了！世界，卖了劳动力得不到吃的，恐怕数不清楚，况且，他又是有劳动力而无人要呢！生活失了平均……社会上的不平事，资本家坐着得利润，工人得不到吃，……工友们，努力谋你们的幸福！把你们自身的痛苦赶快除掉吧！

听了他的哀歌之后，心头起了无限的悲哀和愤激，给了他三毛钱后，使跑了回来。街坊上人们批评的话，是无心去听了。

呀！可怜的人儿！可怜的人儿哟！

十九日（中历十月二十六日也）

新加坡的学友来信云。

「今天接到国内大哥的来信说：门市生意颇好，近日因外货充斥，不得不转而注意内盘；表面上似乎已经零落，实际上胜券可操，我们的兄弟，在外应当竭力营谋，使生意一天发达一天，不好好嫖好赌游荡过日，否则……。内面情形如何？外面的情形差不多：现有本三千多元，伙计几百个，分号十多间，『鞋』价颇好，贃了不少的钱。其他的事容后谈……」

这么，我心头的烦闷，悲哀，不快，自然的消失了不少，不过自己要记好：不要自暴自弃呀！「忆归期，

叹归期，

梦见虽多相见稀，

相逢知几时？」

这首古词，真个把我近来的肺腑写出来了。啊啊！多么悲哀的「忆归期，叹归期」呀！呀！

「去也如何去

住也如何住？

住也应难去也难，

此际难分付。」

唉！「此际难分付」！等大哥们的信不来，「住也如何住」？这算是近来心头最苦的事。然而，「去也如何去？」袋里莫名一文呀！

「将来社会的经济组织必归着于社会主义，我想无论何人部当承认的。中国生产事业虽十分幼稚，远不如欧美日本，然在稍远的将来，中国的社会组织，必有追从欧美日本的一日。据现时趋势观察起来，欧美日本的社会改造运动，已显然向着社会主义进行，中国要想追从欧美和日本，势不得不于此时开始准备实行社会主义」（讨论社会问题并质梁任公）。

然而！现在中国社会上的人们，尤其是华侨们，一谈着社会主义，便如谈虎色变，这岂是受了梁先生的言论的影响，抑是正觉不到自己痛苦的来源？

同胞们终日里劬劳，犹得不到温饱，岂是甘心为人奴隶，怨艾自己命不如人！

二十日（中历十月二十九日也）

华侨住在此地，受经济束缚，已七八十年了，（同胞来南洋各岛住处，自明朝成祖派郑和来了之后，才逐渐繁多，然在那时算起，至少也有五百年的历史，不过，以前自由贸易，自然在那时南洋各岛还未并入任何国的版图以内）然而，尚还大梦未觉，高唱「南洋是我们第二的故乡」的赞词！世界自它们唱「公理战胜」的和平曲以来，也就如艾之灼肤渐迫渐近了。南洋唯一的出产物，厥惟树胶，但是，这些胶树多半为华侨之私产，若任这里的树乳无限制的生产，他们自己的树乳，便无从销售，他们的工厂，马上便闭门……（即是每人不能任意搾收）也就低首下心，唯唯听命；殊不知道就是一种……

看啊！我现在有一辆汽车；

但是，臂上的车牌忘记套上了，我忘记带来了，啊！「阿公」（就是罚的意思）四元七角！车尾上的灯忘记点火，或机器坏了，然而，又要「阿公」三元七角！此亦维持社会秩序应有的条例。驶一辆牛车，要车牌费六元五角。

养雄狗一匹，毎年要一元牌金，牝狗一匹，要牌金五元！

担果两箧到街上去卖，（不管你卖得去卖不去，）每月至少一元牌金！

人不幸死了，每人缴「验尸」费五角！

仅仅卖雪水几樽，每月一元牌金！

……

二十三日（中历十月三十日）

这几天委实觉得太不振作，书不用说少看；事，也ᅳ点无做，连朋友的信，都少写了，其他的一切又何尝有多大的成绩？唉！将何以自拔？将何以自拔！

唉！……

一本社会问题讨论集，屈指算了一算，十天有奇了，才看到二三二页！

二十四日（中历十一月初一日）

啊啊！过无味的生活，足足五个月了！我将怎样来回忆呀！然而啊！我那敢回首去忆往事？往事深锁在我脑海的深处。

当眼睛痛得利害的那刻儿，心上陡然触着一件往事，突然室内的空气全变了。方兄惨切的形像，灼星狂叫的声浪，……一切触入眼帘的都是悽惨，恐惧的表示。啊！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啊啊！只有天知道吧！只有天知道吧！唉！…唉…！

二十五日（中历十一月初二日）

给一封信铁弟，信文如下：

「亲爱的铁弟呀，亲爱的铁弟，这封信儿你阅后，

切莫再把信儿向南洋投寄；

因为呵，

我的行止本如萍踪靡定。

不过，你要切记：

在他人之前哟，切莫提起！

冬至到了，便是我们会晤之期。

……

「出了监门赴战场，

鲜红的热心，并未丝毫损伤！

钢铁般的意志，愈磨愈光！

我们要不断的努力，奋斗，

光明的旗，才能到处飞扬！」

写到这里，似乎还有许多话要说，不过，一时想不起怎样措词，所以便把它的命运完结了。

铁弟看了它，不知作何感想。

十六日（中历十一月初三日）

有一件事在脑子里头或在心湖里，大概回旋了几十次，几百次了，终于在今朝吃了早饭后决定了。

这是什么事？……

现在是坐在汽车上了，在早饭之后八点半吧。这是我第二次去M地。

汽车在路上因为机器坏了的关系，停顿了好几次，每次停顿的时间，总花二十分钟以上。到M地时，是下午一点二十分。

妙言秋娘他们已经先到了好久，正谈着呆老还没有到呢！

「越穷越见鬼」，这句俗话，是含有点真理在其间；这回去M地，便碰上了鬼，倒霉！

在汽车上兀坐了二点多钟，真苦闷极了！太阳火一般蒸着，热风一阵阵的吹来，只有添加行人的不快。

每辆的汽车，是要足了人数——五人——方开行，如今呢？唉！除自己和自己以外，第二个搭客在那里呢！没有！没有！一个也没有！

「啊啊！叫人怎样办呢——」

后来好了，来了两位搭客，同时他也是急于要到M地去。他愿多出五角车费。——到M地去每人一元二角——自己负担三块五角大洋！如是乎，车行啦！

甚安静的坐在车中。

二十七日（中历十一月初四日也）

四点三十分又由M地趁火车返芙蓉，到芙蓉时，已满街灯火了！

无亲无戚，过漂泊的生活，是十分难堪而且是烦闷的；前几次到芙蓉都是打扰一个同乡，设若此次又去呢，无缘无故，常去人家店里头吃、宿，头家是过意不去的，所以决定了过一次浪漫的生活。「找旅馆去！」

「华安」旅店头等房一号位，每天租金二元三角！食饭在外。

自己摸了摸衣袋，只剩一张印有老虎的模型的五元票在袋这。

已踏入人家的店门，怎好没声息的跑回头就走？只得住下了！只得住下了！

假使长此浪漫无羁下去，恐怕又难自拔了！

唉！我之前途！

二十八日（中历十一月初五日也，晴）

今天九点半出了华生旅馆趁来TT的汽车返校。

这一次去吉隆坡来回共花去十六块钱！这是出了我预算之外的事！

剑豪不听大家的劝，偏要跑到吉隆坡去，我很替他担忧，因为身边无一文钱，痛苦的滋味，岂可以笔墨形容！

得了洪涛的信，心头的旧恨又重提起；你看他：

「——想想过去，想想现在，想想将来，前途渺渺，后路茫茫，在此岔路徬徨中，只有青山绿水为我伤心丨

「——青山呵！绿水呵——」

这些，这些，住在荒山古塚旁边的孤客，自然处处可触动情愫，感伤不已！

……

「你是那时到南国来的？你们的几个同侪，现在在什么地方工作？呆君！我觉得过去你们很有心助助我和我的学校，一切的进行，这种好意，我时常都暗自感激！我回想起往事，我更不住地痛哭廖同志了！」

这是在上半年唐山潮安城里一个初中校长的来信，我读了，很觉心酸！

十二月三日（中历十一月初十日，晴）

接了柳君的信，自己也想不出妥当的办法来安置自己！「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妙又来了一封带泪写成的信：

「我返吧后，心房深处骤然受着一椿绝大的打击，啊！呆哥——我现在任想也想不出生的趣味了，我只觉得全社会上的人都已摒弃着我，整天在压迫我，欺侮我、鄙视我、好像不准我再在社会上勾留！

「这也大概是我的命运吧！」

他的感情用事，依然深如南海，难怪他时时唱悲哀之曲！

这一次因为什么事，他并没有说明，我自己摸他不出是什么一回事；总之，啊！在漂泊的旅途中，自然随处可以发现仇人，障碍……。

这只算是偶然的事，不是寻常的；我们的命运，谁都不能决定结果怎样，我是不愿意去计算的！——死在死气充遍了的南洋，死在军阀的枪下，死在某主义者手里，或和群众们一处流血，——血流出来聚在一处，……谁都不敢自下判断。

「……已经把自己的坟坑掘好了」。我们大概要送你们去坟坑，或者在这里争斗中死去也不

定！

「……千金一刻的光阴，只应努力实行，岂可清谈误事。否则，若当战事进行之中而犹高谈闲论，贻误戎机，这便是故意在裂……」话是全对。

四日（十一月十一日）

现代教育的精髓，全负着促进社会的使命。若违着这使命，便是盲目的教育！学生便是学死！我们很明白的知道现在社会混乱已极；支配阶级无时无日的不压迫被支配阶级，生活已呈现着十二分不安的状态，呻吟声，叫痛声……已把整个的社会，给少数分子弄糟了。

负教育责任者，当明白这一层，指导学生认清楚现代的社会已发生病菌了，而且也就是将死崩溃的社会了。未来的新社会，就在目前，只要我们诚心诚意地去招他，他就会来的。所以学生是负有绝大的责任，断不容糊糊涂涂的去学奴隶们过活的常识！

目前学生的绝大的责任：一、把已生了病的社会医好来。二、创造新社会。假使明知此人会死了，（现在还没有死，不过是时间问题）而仍不设法去医治他，一定要等到他病亏元气了，才来请医生，这还来得及吗？势不至此人死的可怜不已！

这是谁之罪呀！

是看护人的失职！学生是社会的医生，教员是学生的先生，所以为先生的人们，应该尽量地把医社会的方式和社会的现症，及将来的状况，详详细细的告诉学生们。断不能闭着眼睛一味来敷衍和骗拐他们。糊涂做去！

人生了病，应该吃药，纵使他要反对吃药，说药味太苦不好吃，那么，便能因为他反对药不好便不叫他吃药吗？社会的病又何尝不是如此？倘因为有些部份的人们，反对我们去医社会上多数人的病，我们便也同一鼻孔出气举手赞成，这样下去新社会再等一万年也还不能出现。

我们聪明的校长禁止学生看关于社会方面的书籍，说是地方上人大多数反对，这和小孩子生了病不肯吃药，又不设法诱他吃，眼睁睁地看着他病死，有何分别！

啊！身为指导者尚且如此，怎叫ᅳ般权力阶级不大反对、特反对呢！这种使命都不明白（也就是他的顽固），难怪称他为聪明人。怪道能三年连任，长此文英！

买奖品给学生，偏偏要买书籍，这种立意是很对的；不过不要儿童文学，偏要成年（？）文

学，不买少年作家文字——如小说等，偏偏要买神秘派的诗歌；颓废派、令人肉麻头痛的小说，——这毛病又越利害了。

我主张买创造社出版的蒋君光慈著的「鸭绿江上」和「少年漂泊者」给学生。然而，聪明的校长却说它带了「赤化」的嫌疑，社会上的人——大概指学校董事一定会反对，与其给人反对，不如不买较为妥当。

啊啊！教育！教育！校长！校长！校长……

五日（中历十一月十二日）

晚上月亮很亮，如是乎游兴起啦！葡萄仙子，两点仙姑，雪花仙子，这些是游伴。

天上的浮云一点也不知躲到那里去了，无数的繁星露着笑眼偷看人们的秘密似的闪闪灼灼，夜衣重重地罩着宇宙，地面上除了我们的步履声以外，悄然，一切无有也。

我们在一座城桥上徜徉着，微风吹来，很能令人沉醉。

孩子们的把戏很多：一样弄完了又是一样，直玩得月亮离西山约莫差一丈了，他们还不大愿意归去。

那时候，自己心房虽然无喜无悲，已成了一个呆人，但是，不，不转下去了，叨孩子们的福，让我的日记，今天得少了一个「哀」字。

孩子们散了，左右四顾，形单影只，只妤和衣倒在床上，就此入了梦乡。

六日（十一月十三日）

校长出了一张堂堂皇皇的布告，说在学校里不论何时何地都不得抽陀螺。这事的近因是因为五年级有好几个不守规则的学生在阅报的地方抽起陀螺来，惹了看报人的厌恶，云云。……

校长是天字第一号会逢迎人家，地字第一号会做表面工夫的人，所以一听人们说了两句话，便大发雷霆，不深究，不细想，采用高压手段了，学生们不敢做声。

这事的原委，我是不知道。

下午散了学，我拿着陀螺，邀他们运动去——运动是我做指导员，他们说：「你还不知道吗？校长先生出了布吿呀！」

「哦！这样……」

当我去问他的理由时，他照上面的近因说了一说。我再问他「为什么无论何地都不许」的理由，他的妙对，真令我笑死！

他说：「抽陀螺是有碍地土，董事们说这样下去，要常常买红毛灰补地面呀！所以……。」

这是他禁止学生抽陀螺十足的理由。

我真气极了！便对他很不客气地说：「那么，赶快把课程表里的『体健』科涂掉它，免得多请一位体操教员！休息的地方都不许抽陀螺，要保护地面，这和『因噎废食』有什么两样？总而言之，休息的地方，我允许学生抽陀螺；你禁你的，我做我的！」

他没好说：「是！是！是！」是他表示出哀怜的叹息！

自已也想不到，这席话，得了胜利，布告改了一段：

「各教室和礼堂及报社都不许抽陀螺。」

哈哈！……聪明的校长！

七日（中历十一月十四日也）

这一天却辛苦挨了！

「中国最近混乱的原因，归纳起来为三个要素：

「一是因为中国这社会各部局相互间的进化程度太不一致，而发生的剧烈的同化和淘汰作用的表现。

「二是因为中国与世界的进化程度悬殊太远，而发生的剧烈的同化和淘汰作用底表现。」

「三是因为中国底资本阶级与世界资本阶级争夺中国这市场的表现。

「这三种要素混合起来的表现，就是中国最近过去的混乱。」

可惜现在一般人士，不明了这种底蕴，只归罪于×××作乱，这真睁开眼睛疴尿水，盲目的论调。

九日（中历十一月十六日也）

今天又是不生不死的糊涂过去了！

不知为什么，凄凉的观念只是牢不可破的盘在心窝深处，不能摆脱！死又不得死，活又得不到愿意工作的有意味的生活。这种糊涂的工作，虽然近来生了动摇了，但，能早点给他进地窖，多末的有意思有意义呀！

「一跌苦来涯头穷，

无领新衫做招牌；

睡到三更目汁出，

又无妻子勤解涯！

「二跌苦来涯头巫：

巫头蕃薯巫头禾；

三个石子决个灶，

命巫亲人怎奈何！

「五跌苦来人唔知，

一筒白米食三墟；

煮到饭汤吞落肚，

巫粒饭屑粘岳基。」

这些歌词。虽然有许多滑稽的口吻，但的确可以说他是一幅「贫人写真图」——现在真不忍再念它了！

十日（中历十一月十七日）

言，今日的来信太蹊跷了，令人失望的很。

他那校的风潮，不幸形成，现在似乎很没把握，胜利恐难希望了，他的食饭问题，又费踌躇啊！「昨曰接叻店表叔来函，介绍我去吉隆坡找表兄，找不着，呆哥！树深林密叫樵夫从何下手！啊！天啊！」

这种无可奈何的事，何尝不是山头林密处难下手，但是，不如此，现社会是否能够允许我们自由？是否能够允许我们便宜下手？这些都是今日目前最困难最困难的事啊！唉！

格言：我们要使中国的混乱赶快终止，自然非努力使中国赶快走上社会改革的路不可了。

十二日（中历十一月十九日）

不知为什么，近几天来已死的哥哥们的影子，常常在眼底出现！

第三时学生自习了，兀坐在椅上，烦忧一涌上了心头，如是乎拿出笔在纸上写上「忆慧生」三字。

「茸茸的青草铺遍满地，

芬芳的花香随风四起；

笑语盈盈，欢乐无己！

如今呵！如今呵！

啊啊！梦里也难寻觅！」

刚写了这一节，邮差递过一张妙弟的明片，「……呆哥！那已死的哥哥正带着满面血痕在监视我们的行动哩！」啊啊！哥哥呵！你们是死了，你们为社会牺牲了！你们的责任尽矣！尽矣！蔑以加矣！可怜你的呆弟，生又不生，死又不死，眼睁睁地只有吞声饮泣！除了墙角边的鸣虫，和昏黄的孤灯外，谁为替我伤情！啊啊！哥哥！我已死了的哥哥！我已决计归来看看你们坟上的青草了！穷苦者挥挥鲜红的血泪！

读完了明片，诗也不想写了，午饭也不想吃，昏昏沉沉地倒在床上睡了五十分。

十三日（中历十一月二十日）

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归期也跟着愈迫近了！（原定的日子是十五号）学生们的一种离情别恨，愈明显地在他们幼嫩的面庞上表现着。

今日的下午，他们——五年级生为倡首——组织了一个欢送会，定出办法十二条，要求他班的同学加入。同时他们的宣言，也堂哉皇也的在揭示牌上大现神通。

全校的学生（从二年级起码）顿时喧嚷「加进去！」的呼声。这是他们公拟的一封公函；在下午一时便送到手里。

「我们最亲爱的呆先生！

「先生把从祖国带来的礼物送给我们，可见先生爱我们之心了，在先生要离开我们而去时，受了恩惠的我们，当然不允许先生冷静静底走的。所以我们小朋友曾在迫促的时间里，组织了一个欢送会。开会的时期是在下午六时，我们抱着十二分的热情，希望先生届时贲临。「满腔离绪的我们，写不出好听的话，请先生原谅吧！

欢送会同人。」

这样！这样！他们煞是有情！

但是，他们只看见将要和他们分别的人面上的笑纹；却不知道和他们分别的人心头的痛苦——这种痛苦，并不是离情惜别，深邃难测的痛苦，是被金钱压迫，连气都透不来呢！

十四日（中历十一月二十一日也）

想不到的事，今天爆发了！

「亲爱的小朋友们！」

「我们亲爱的呆先生快要离开我们他去！

「呆先生把从祖国带来的一副热烈的精神，在我们麻木了的脑筋注射了不少兴奋剂。我们满望他能够和我们久住一点，我们是何等的希望着呢！

「但是，他现在不能再留了，因为他有要事要离开我们而去了，我们固然不愿意呆先生别去，然而有何法子可挽回？

「我们容许他冷静静地别去吗？不然，我们决定十四号晚六时开一个『欢送会』，聊尽我们一点爱忱！

「亲爱的朋友们，其速来加入吧！」

「欢送会同人启

十三日十二月」

就是这样，聪明的校长便认为不满意，他的意思，认为学生们做事不应该和教员商量，不和他们校长——商酌，这样便是造反！学生便要革退！自己还大发了几回的「张飞式」的唱霸陵桥的喊声！

指导学生作欢送会的工作的是余姓的，他认为校长看他不起，他也发了一次「李逵式」的呐喊。

于是乎，校长辞职啦！教员——姓余的教员——辞职啦！校董着慌啦！开会挽留啦！学生开会啦！决议罢课了！当欢送会未开以前是这样闹了半天！

但是，晚上的会终于开了！自己含着眼泪和学生们说了许多话。

十五日

「坏坏的汽笛，我们的离情震动，寄语先生，前途珍重！时间经济，还望书信时付邮筒。珍重！珍重！」

一种幽郁的歌声，顿时把快乐的大地打破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一行行的排列在校门前——送行了！

那时没好话对他们说，只见ᅳ个个的手拿着ᅳ大朵鲜花，含着泪跑到我面前不会交给我——说不出ᅳ句话呢！自己呢！唉！不别离，那知别离苦？啊啊！离恨千端，闲愁万种的当时，怎样能弹出好听的曲调来！

把他们的鲜花接起后，火车也就渐渐的震动起来，行了！行了！他们的泪痕糊模了！他们的一种诚挚的爱只在脑里乱滚。

在爱窟里浸了一百四十二天，一旦离开了，心头感受的打击，自然不能避免，在车上是十分的无聊与烦闷。

火车震动的利害，一夜差不多睡不上二点钟久觉。无聊时便想做诗，我虽不是诗人，但这时的无聊，真不能言说。

于是乎做诗啦！

寄文英学生

吥吥的汽笛，我们的离情震动！

你们那时的离情呀震动，

啊！亲爱的朋友哟！

我那时的眼眶呀，如花一种红！

你们的诚意你们的热情，

我已深深地受领；

但是哟！我创伤未复的心苗，

又频添了无限的伤痕！

送别的歌声凄其，

这其中含蓄着你们的深情，美意；

只这点已经令我疼心，

更何况还赠了鲜花无数——在我手里！

我那时呀，又悲伤，又欢喜，

所以含着眼泪和你们接起。

你们赠我的这些鲜花，

是花呀，还是你们自己？

临别时是那么的呀心跳，

分别后又这般的呀，无聊！

乐园在一瞬之间坍倒掉！

啊！这是我心头的烦恼！

点点的疏星挂在天上，

带着香来的晚风，阵阵清凉；

蓝静的海呀，微微有点白光，

我在海岸上徜徉！

我抬头望着天上

西北方有一道霞光，

啊啊！那儿就是TT港，

那儿有一座文英学堂。

那儿有许多活泼的小儿郎，

他们的书声琅琅，

他们的歌声悠扬，

他们有如炬的眼光！

啊啊！你们这些可爱的小娃娃！

你们有你们的伟大；

你们的前程如花！

努力呀！努力呀！

努力培养你们那朵璀璨的自由花！

诗写完了，偷生日记，也从此时起，宣告「死刑！」

（**载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八——八月十六曰「星火」**）

「椰林」编后的话（一）

今天也凑了一些稿子付印了。因为外面的投稿颇不寂寞的缘故，所以我自己只写了一点短文，聊以充数而已。我每天看看各位相识与不相识的朋友们的文稿，我总感到一点欣慰，以为这都是各人的脑筋运用下来的东西，无论运用深与浅，只要是自己持笔抒写的，总对它用过一点心力。我看一篇稿件的时间，比较我自己写点短文的时间还久些，单就改正新式标点一场，就占了许多光阴。但我却很愿意而且很愉快的这样做，因为这是我的责任。我很希望读者能够常常惠投稿件，不管诗歌随笔以及论文小说，皆一概欢迎。

编者个人的生活本来颇为忙碌，担任编辑本栏，原系兼任的工作，并不是专门干「椰林」而

已。如果有不周的地方，读者不妨率直来函指示，使我能够知道并加以改良，这就是我所切望的。倘读者不弃，要和我讨论各项问题，除开了自然科学如物理化医学等等之外，其他我总愿意抽些余暇来和大家谈谈，只要有讨论的价值的。

本栏也很欢迎论文，最要的是关于社会问题和文学的理论。编者截至此刻为止，尚不见有读者投来这类的稿件。我的朋友谢立横君，他尝答应要时以稿件帮助我，并说他要草几篇关于社会与经济之类的文章给「椰林」，我很感谢他。还有许多答应我常为「椰林」撰稿的友朋，我都同样地感谢他们。

（载**一九二九年六月十九日「椰林」**）

「椰林」编后的话（二）炼青

写好了稿子，仔细逐篇翻看一下，在疲倦的身体中，不禁又自感愉快。这样不依赖剪刀的稿件，又纯粹地出过了六次了。也尝屡次听了朋友们的报告，说外边的与论都说「椰林」好，但我总以为这是朋友恭维的话，委实是难以相信的。不过，自家却还觉得如果长是这样的继续下去，仅没依赖剪刀一层，也足堪告慰；至于其他诸文字，那是胃口问题，编者未便后台喝采。但我自己，自担任「椰林」编务之后，觉得每天比平常忙碌了许多，抽闲看书的时间，只有晚上一两点钟罢了。我以为倘若只顾弄「椰林」，那么说不定我的学识会一天一天地退步下去。然而这还须试看如何，也许将来它会得到多少人帮助，使我得稍有充裕的光阴可来读书作文。

尝特约了好几位朋友常为「椰林」撰稿，有的已经实行，有的答应后等到现在他们的稿子没有一篇送到。我很渴望他们的稿件赶快送来，否则那我一定愈忙碌了。一经忙碌，镇静作文的心情便没有，结果难免糊里胡涂地随便写了一些东西以凑篇幅，那就太对不住读者，而且也对不住自己。

（载**一九二九年六月廿六日「椰林」**）

个女性林姗姗

秀清今年已是二十岁了，伊对自己的婚事，的确非常之关心。

伊的家庭是贫苦的，伊的父亲，于伊不上十岁时即已去世，现在操持家政的，即是伊的母亲和伊的大兄。伊的母亲的头脑，自然是很旧的；但伊的大兄，亦并不是一个什么新式的具有新思想的人物。关于秀清的婚姻大事，不用说还是要在母命与兄命之下，无条件的服从着。这在秀清自然不免有所耽心（躭）了。

秀清是一个受过小学教育的女子，在工县的女界，受过小学教育者能有几人。所谓县立女子小学校，不是刚刚有过一班毕业，而这一班的毕业，又刚刚是九人。秀清还是这一班的毕业生，并且在一班毕业九人之中，要算做翘楚的份子哩。

当秀清在女子小学肄业的时候，虽然感到婚姻问题之迫切，虽然急要找得一个爱人；但第一，因为未曾毕业；第二，因为尚未有一个能为伊看得上的男性；第三，因为在旧礼教旧家庭压迫底下，行动不能绝对自由，在这几个条件之下，秀清的婚事，便这样的被耽搁（躭）着了。

然而时间毕竟很快，秀清在十九岁那年已毕了业，而且那时候所谓社交公开，妇女解放，婚姻自主等声浪，又复高唱入云，由通商大埠，影响至穷乡僻坏，在蕴蓄着情爱之火的秀清，便有点支持不牢了。

（二）

松秋是工县县立初级中学的二年级生，他是一个活泼的青年，他的姿脸也长得颇有一点英俊，他很热爱改革社会工作，他在学生运动方面，尤为卖力。这在秀清的眼中看起来，松秋委实是一个可爱的青年，堪做伊的爱人，伊的配偶。

长到二十岁的秀清，小学经已毕了业，并且有了一个可爱的男性，可以做伊求爱的对象，生理上的要求，又使伊蕴蓄的情苗，愈为滋长得快。现在伊的问题，便是如何能使对方这男性，驯伏的接受伊的爱；伊的家庭，能依着伊意思，由她去选择求爱，不要强迫着伊，盲目的将伊拍卖。

伊看着伊的同学韵如，幼小的时候，便给伊的父母很随便的许配给一个在某乡间什货店的儿子。听人家说，他（韵如的未婚夫）不独长得难看，而且一丁不识，韵如曾为自已的终身大事，抱着无穷的隐痛。但第一，伊的父亲是一个专制魔王；第二，伊还没有勇气敢于提出离婚二字。所以伊只有暗自伤心饮泣。这便不免使秀清引为前鉴了！

和秀清一起毕业的伊们，有的已考入工县的中学，从学业方面去努力；有的经已有了爱侣，随伊的爱侣到汕岛去度甜蜜的生活。独有秀清，既因着家贫不能继续求学，即两性生活，亦未能获得正当的解决，伊的灵魂，还没有寄托的地方。它彷徨了！

秀清经过几度考虑之后，终于这样的决定，伊想：「不如再在学问方面做工夫，入中学校念书去吧。况我的心爱的，亦在中学念书，要获得他的爱，应得设法和他一起，和他亲近点，熟习点，由亲近熟习所得到的感情，自非冷冷的倩人介绍者可比。而且，再读一点书，在学问方面能得着进益，亦是获得他的爱的一种助力。」伊经过这样的决定后，便提出这个问题和他伊母亲商量，并要求伊的大兄予以经济上的帮助。伊家虽穷，伊的母亲的头脑虽然顽旧，但总敌不过她死命的请求，所以亦终于勉强的答应了。

（二）

秀清自从入工县的初级中学堂后，因着学生会种种进行的事，与松秋便非常亲近。但伊们俩除谈谈学生会的事外，并没有谈到别的事情。松秋对于秀清并不因熟习而亲呢，他的表示，总是淡淡的。因着他的态度冷然，顿使秀清心内非常之悒郁。

在决定了对松秋进一步拉拢以后，秀清终于在一个日曜日午前十点钟的时候，前往访问松秋。那时娇阳晒满中天，正是旧历四月中旬的时候，阵阵南风吹来，终不能减去身上的燥热。秀清捏着一柄遮阳伞，穿着一件白色而带有花纹的柳条布上衣，紧系着一条黑黑的羽纱的裙，踏着陈嘉庚的树胶底鞋，翩然走至松秋的住室。

在一间旧式建筑祠宇，从大门进去的右间房屋，便是松秋寄宿的地方。和祠门相对着有一个池，池旁种满绿竹，临风披拂。像此僻静幽雅的地方，颇适宜于养心读书之所。松秋对于秀清之来，当然表示欢迎，因为他和伊是同学，在学堂中，在会议席上，把唔过，接谈过。至在社交公开的现代，一个女性往访一个男性，是交际场中一种普通而应有的现象，和松秋一同住着的人们，亦不用着惊奇了。

「呵！是秀清女士呀！请坐。」

「不用客气，今天是礼拜日，你一个人躲在这里做什么？」

「没有什么，在看看最近新出版的一本书。」

「是什么书？」

「XX主义铁蹄下的中国，是一本很好的书。」

「是什么人著的？」

「漆黑本。」

「你真是关心中国政治的人呀，像你这样富有革命性的青年，在我们的学堂是少见的。」「这并不算做什么，青年人都是富有革命的热诚的，像目前中国这样的现状，不革命，还有什么办法可以解除痛苦？秀清！你亦同情于革命么？你看着XX主义在我们的地方，任意屠杀我们的同胞，你能忍受么？」

「当然……」

「所以我们目前的任务，」松秋不等秀清回答完接着又说：『并不止是单纯的读书，单纯记住几个算术的公式，科学的名词，以及熟念着AB经而已。我们主要的任务，是在于宣传民众，组织民众，使民众起来，打倒XX主义：并拆它的走狗——军阀的台。因此，我们一方面虽在学堂读书，而另一方面，仍要从事于民众运动的工作。这并不是我们分了求学的心，实在是我们为着要解除痛苦计，不得不如此。」

『对呀！目前的时代，是大转变的时代，革命的火花在我们青年的心目中燃烧着呀！」是秀清的回答。

他们谈论一会后，接着便谈着关于学生会的事。他很慨叹他们的同学，除掉少数热心以外，其余的只知闹着意见，全不想整顿着会务，学生所应得的利益，结果还是有等于零。他们俩谈得格外有味，直至秀清辞别松秋出来的时候，已是午后一点钟了。

（四）

秀清自从往访松秋后，爱他的念，愈为热烈，因为伊已知道他不仅是一个努力求学的漂亮少年，他是一个具有一颗赤热的能为被压迫者奋斗的心。他喜欢参加革命运动，努力革命工作，伊以前虽亦明白；可是在这俄顷接谈间，从他的谈锋，他所表现的态度所得到的启示，愈感觉到他对于工作，确实有坚强的信仰，对于人类社会制度之不平，他确实具有铲除的决心的。

赤热的太阳，已沉落西山了，幕色陡然拢合，蝉声突自有气无力的唱着，大大小小的蚊虫，成群结队发出嗡嗡的声音，报告夜已降临，这正是它们的世界。月姊露着脸偷偷的出来窥人，一两片黑云在空中驰荡着，显现出一幅混合的复杂的夜之图画。

秀清和伊的母亲晚餐后，当着这酷暑的天气，想消除这一天的工作的烦劳，便搬取几张椅子，在户外空旷的地方，稍事纳凉休息，并话话家当。自然今晩的秀清，和伊的母亲叙话，不止是「家常」而已，伊觉得松秋是伊所恋着的唯一的人，于未向他表示爱以前，不妨征询母亲的意见，就是试探伊老人家的口气，究竟伊老人家心目中的松秋是怎样。

「妈！你识得松秋么？」在闲谈一会后，秀清便这样问着。

「谁？松秋是谁？」

「文德巷王秀才的儿子。妈，可会识得？」

「呵！是王秀才的儿子么？倒也有点识得，你问他做甚？」

「他，他，妈！你觉得他怎样？」

「听说这孩子很乖张，他的妈被他气得半死，他不好好的读书，偏要革命，和他的母亲闹得很厉害呢。唉！这个孩子。」

「革命是时代的产物，他原是跟着时代前进呀；他是一个青年，他看不惯现社会的黑暗，所以要革命。这是未可厚非的。」秀清辩解的说。

「革命，革什么鬼！招横祸，惹是非，都是革命所致，秀清，难道这会好么？实在的说，我不愿有像松秋这样的儿子，来活活气死我；我亦不愿有这样的女婿！」伊末一句说得很郑重。

当秀清听到伊的母亲因说着松秋，而并涉及伊的时候，伊赧然了。伊没有说什么，伊不能再说什么，接着便是个片刻的沉默。

（五）

暑假到了，秀清的生活，便开了一个新的方式。

工县的妇女解放协会，在工县的妇女部指导之下，已于七月二十日成立了，秀清便是该会的执行委员之一，伊现在居然亦在革命的机关奔走，服务了。

秀清为什么不利用暑假的期间，多读一点书，或习习些女红呢？为什么想干妇女运动的工作，革起命来呢；与其说是受着新环境的刺激，毋宁说是受着松秋的影响。因为伊觉得他是一个革命战线上的勇士，伊如果欲配上他，当然是应跟他去革命。一个革命者，无论如何是与一个时代落伍的女子合不拢的，至于只知读书与恋爱的姨太太式的女子，愈是在唾弃之列。秀清为着爱他，要获着他，自然应走革命一条路了。至于他是否亦爱着伊，如伊对于他一样爱着伊，只有等以后的事实去证明了。

在不久以前，秀清的确过着非常之烦闷的生活，为了松秋，为了伊的母亲，伊的内心曾经过很剧烈的战斗。伊想：那晚和母亲谈起松秋，为什么伊对于他，起了那么极嫌恶的表示，究竟松秋有什么对不住人的地方？母亲以为他不能谨守先训，驯伏如牛羊，受着恶劣社会的裁制，一点不敢表示反抗，这样的恭顺么？在「以顺为正」的母性心理，自然或许如此；但是现在的时代，已不是从前的时代了，拿旧时代的眼光，来衡量现在新人物，是多么蠢！然而一个年纪将近五十岁的旧式妇人，伊那里知道现代的趋势，自然只有伊的自己的旧见解是对的。母亲之不满意松秋，当然就是这样，当然是不满意于松秋之好革命。如果和松秋接近些，干起民众工作起来，乃至和他恋爱起来，是如何伤母亲的心，使母亲对于自己宣告绝望。但假定要事事服从母亲，不，即仅对于松秋一事吧，从此断绝爱他的心头，看他是危险的媒介，和他远绝，而另外由母亲物色相当的人物，来做终身的伴侣，以安母亲之心，而慰母亲之望，这又如何不可能的事呀！因为自己的整个灵魂，已紧紧的附在松秋身上，没有了他，自己的灵魂，将永远得不着归宿呀！

「母子的爱，爱人的爱，这是不能两全的。」伊的内心经过了剧烈的斗争后，便这样的说着。因为伊与其曲从母命，不敢向松秋表示着爱，致使终生陷于痛苦的深渊，这无异宣布了伊的死刑。反之，倘伊能爱上松秋，松秋如能接受着伊的爱，使伊孤寂的灵魂，有了安慰，则在人生的旅途上，自不至度着凄楚落寞的生活。虽然因此不免要受母亲之怪责，或者母亲要大加阻挠与破坏，但总可缓缓设法以磨平母亲的气愤，而转回母亲的心。在母性慈厚及母女素日感情极为浓挚上推论起来，一定有谅解之可能的。

秀清经了反复沉思而得到结论以后，这问题便有了着落。伊顾不着母亲之谴责与反对，便勇往踏上革命的旅途，伊为着了松秋，从此革命的舞台上，便有了秀清的踪影了。

（六）

窗外有一阵琐碎的喜雀（喜鹊）声，挟着吊桶打水的音波，送入秀清的耳鼓。晨曦缓缓的从窗棂射入，落在前一张大红的椅上；时候已经秋天，秋风习习吹来，卷了蚊帐睡着的秀清，便觉有点凉爽的意味。几天来，秀清没有一夜能好好的安睡过，昨夜自从九点三十分钟熄灯就寝后，只是辗转反侧，时辰钟响了十下十一下以至响了三下，秀清眼虽闭着，内心兀自非常清楚，伊虽要努力驱除杂念，结果所驱除的竟是睡魔。伊焦急了，一阵燥热的感觉，迫得伊不能再睡在塌上。伊瞿然坐起，卷上青赤色的略带粗硬的蚊帐，点亮洋灯，翩然走出房门。见嫦娥微笑着很自在地播她的清辉，似不了解人间有什么伤心愁苦事。院中的雄鸡正啼得十分起劲，四周寂寂伴着伊者，只有伊的孤影。伊又感到无聊，旋转身躯，迅速的走入房内，闭上房门，颓然倒在榻上……

伊今早为喜雀声和吊桶打水声所惊醒后，感到周身异常之疲倦，好像一个运动员经过了几天很剧烈的运动似的。伊睡在榻上无目的地望着房内的四周，椅棹、梳妆台、脸盆架、衫钩、壁灯，一切一切，很显着的没有什么变更，不知伊的心为什么如此的悒郁？伊想今天是礼拜六，下午学校没有什么功课，妇协亦没有什么会议，不如索性不起身，今天一整天让身体在榻上躺着吧。

伊的上体，盖着一条白柳布被单，从伊的失神的眼珠，即可知道伊还是在想着伊那难解决的事。伊想起母亲近来对伊的态度完全改变，有时说话冷冷然，有时竟完全不理伊。这种冷冷不理的态度比之盛气责骂，更为难受。当然母亲是以伊近来努力于妇女运动工作，如开会呀，宣传呀，忙个不了的缘故。松秋的行动，是母亲所反对的，伊现在亦学起松秋来，这母亲又何能看的惯！伊想着母亲憔怅的脸孔，枯瘦的胴体，眼珠滞涩，头发斑白，说话时咯嗽的病状来，恨不得跪在母亲的面前，自行忏悔，请求母亲谅解。但松秋那一对奕奕有神的眼珠，丰润的面庞，活泼而带有雄辩的气概，又紧紧包围着伊，使伊对于向母亲求恕的勇气，消去一半。伊举目望着积满尘垢的屋瓦，呆呆出神。

（七）

当妇协会开成立会那一天，松秋尝以学联会筹备委员会代表的资格，前往参加，他登台演讲，很热烈的表示同情；他很希望协会的负责人，能够切实地去工作，为工县全县的妇女谋解放。秀清当时静听着他的演讲，内心委实非常兴奋，暗喜伊的努力，并非徒劳。

所以秀清现在除读书外，便是妇协会工作。时间过得真快，转瞬已是桂子香残，篱菊初开的深秋了。然则秀清虽然尽力读书，尽力工作，但伊的处女的心田，依然非常之空虚，伊所要得着的「爱」，还是非常之缥渺。伊与松秋，虽然有过好多次的接谈；但所谈者，都不外是工作问题，或其泛泛的话而已，从未曾谈到所谓爱之一字。固然所谓爱，并不是一谈之所能解决，然不谈又何能知道松秋的意思。「爽快的向松秋表示吧！」秀清这样的自问着：「不向他宣泄出来，将久久蕴积在心么？蕴积在心，多么苦！」这么一比较伊已决定了。伊要照着伊所决定的去进行，以观伊的前途的命运。

工县城北有一座庵寺，地颇幽胜，寺旁有几株榕树矗立着，拔地参天，颇为壮美。秋风吹着，发出沙沙的音响，有如老人之叹息。榕树边的大石上，坐着一对青年男女，喁喁私语，便是秀清与松秋。

秀清以讨论妇运进行的问题，函约松秋到这僻静的所在，要解决她的终身大事。松秋应约而至，他们俩便在松荫下大石上，作亲密的谈话了。

「你这样的努力工作及读书，会不会感到枯燥呢？」在谈了一会妇运之后，秀清便突然这样问松秋。

「枯燥？单纯的读书，有时或者感到。如果抽出了读书一点的时间，来做一些革命有关的事，是会使你觉到兴奋。能努力工作的人，并不感到枯燥。」

「固然，松秋！但我要问你，革命的人，是不是即不需要谈恋爱？恋爱能不能补益于革命之进行？你说呀，松秋！」秀清进一步问。

「这，各人的见解，就有不同。就我的意见，在工作紧张之时，如果高谈着恋爱，或且尽力追求着，是对于革命有妨碍的。在某种时间，恋爱固不妨革命，然而毕竟因着恋爱，对革命因之分心者多。」松秋坚定的答。

「这亦未必呀，有了爱人一起地做着工作，不是比较上更来得努力，而且有兴味么？」秀清笑睨着松秋说。

「爱人一起做工作，是的！生活多么时髦而充实，这是谁都渴望着的。可是我根本即不敢希望，因为我的学业未成，家庭又十分困苦，现在不配谈着恋爱。假定这不成问题，但我总以为有比恋爱更重要的使命在。秀清！确实的说，革命未成功以前，什么恋爱，总是假的，因为恋爱的根本条件，便是经济。秀清！现代社会的经济制度怎样？」

秀清万不料到他竟会因了恋爱，而谈到什么经济制度的大问题来，这几乎使秀清呆了。她正要想答复，便又听得松秋说：

「这是我的恋爱观，亦可以说是我的人生观，或许你的见解不和我一样；这我亦希望你不至和我一样。」

「今天你约我来到这里，」松秋继续着说：「从你的谈话中，我是明白你是一个很富于感情的女人，而你的意思，我亦很看得清楚，但你自己观察，总不及我自己观察得对。我是一个配不上人爱的人，而且我自己原有一个绝对信仰的『爱』存在，我决意把我整个的身心献给革命，我决没有工夫再来爱什么人！」

阵阵秋风吹得木叶簌簌地不住下落，在榕树打战声中，他们俩便离开了这个庵寺。

（八）

秀清回后，独自一人冷清清地坐在房中，回味适才和松秋所谈的话，弥觉松秋人格之伟大。但伊想起伊的终身大事，现在，或许永远都不能得到解决时，伊不禁失声痛哭起来。

时候已初冬，傍晚的时候，风声呼呼的，觉得寒栗而凄厉，秀清在妇协会归来，己是掌灯的时候，伊的大嫂拿着一封用钢笔写着道劲的字给伊，信是这样的写着：

秀姊：本县的革命空气，虽然来得浓厚；但牢不可破的封建势力，兀自顽强反抗，凡致力革命工作的人，是应如何奋斗，以消灭此反革命的营垒呀！我因团体关系已决定辍学，前往某师担任宣传工作，出发前方，此间革命任务，只得暂请同志们任劳。我姊为女界中坚人物，对于妇协会务，请努力整顿，使全县妇女，在不久的时间，得以超出泥犁地狱，不胜企盼！匆促起程，不及面辞。敬祝努力松秋秀清看完了这一封简短的信后便决定把全身的生命力为事业而牺牲。松秋的「爱人」是革命，伊亦决定爱着松秋的「爱人」，永远地追随着伊的唯一的憧憬，再没有其他恋爱的企望了。

（载**一九二九年七月十二日——廿六曰「星火」**

@何釆菽《雁声》，1929

　　自在星岛和你分手之后，我便踏上F.W.S.「.夜车而跑到吉隆坡来了。你呢,在我别后的几天之间，想亦乘着海轮而到了槟榔屿了。同在这炎荒的异域漂流的人已无所谓离情的凄切，但是同一样感到这人生旅路的孤单，焉有不同样洒着热泪呢？！

　　光阴如流水一般的迅逝，在这像卵石似的隆埠中，又度了个把月了。这里既没波涛澎湃一望蓝净的海滨，又没有青翠秀茂的园地，只有盈耳的汽车的怪叫，和豪富的奢品，老实说来，简直是富有者享受的安乐窝……唉！清夜更深，常落着凄凉之泪，沉迷于尘垢中的心辄感悲哀的创痛。

　　今晩失眠之后，起床倚窗小立，默默愁视沉静的街上，此时夜已深了。大约两足的动物早已憩息于他们的淫乐了，去寻那温柔美满的梦境了。从远处传来几声幽怨的虫鸣，和微风吹动街灯的寒影，怎不令孤独的浪人，倍增凄绝的悲哀呢？低头沉思，半年前的影像又翻映上眼帘来。

　　那时我因为失业的结果，而且病后的负弱，一点积蓄都给医生攫掠尽了，所以当出了医院之后，生活的枷锁便加上肩上来了，以举目无亲朋友寥落的穷途中，更遇到这一回最悲惨的遭逢，只有典了衣服来维持这饥寒的微躯，两餐一宿的短小要求都不能够支持下去，当衣服毡条典尽时，还幸有二三落魄知交的施惠，这一口才不致饿死，勉强生存在混混的人海中。

虽然我饿死于沟壑，也是意中的幸事，傲骨嶙峋而且懦怯的文人,怎能在这社会找碗饭吃呢？

何况南侨那样重视金钱而鄙薄文人啊！

当余庆此龌龊的生活时，每天于晨曦之前，拖了一双破了的革屐，挟了一本诗集，便跑到行人灭迹的荒林，或绿波荡漾的海滨，望望晴空里悠悠的白云，听着波涛的细语，总觉得无限慡快（爽快）和慰藉，有时随夕流达于荒郊，有时露宿于椰园，这些却是泊浪人的陋习，是悲哀幻象中享乐的楼阁。漂流人的鸿爪，于今变成了烟消云散了，一切过去的事情，都和年龄增加起来，在风霜熏染的额中，只有刻成深深的纹折。

回想起来，越觉得无限凄其与悲苦。今晚上怎样都睡不下去了，忍着悲哀的情绪，终于扭熄了电灯，在黑暗的室中望到沉默的天里，什么都分辨不清楚了，静听心弦的挑弹，世界如死了一般的悲哀和寂寞。

我在寂寞中默祝你认定自己的路走,不懦怯地向前走……

(载**一九二九年七月十九日「昶旭」**)

学术文化与南洋华侨黄僧

因为向来对于逻辑缺乏研究之故，一标起题来总是空空洞洞，不着边际，正不知应当怎样的向读者道歉。

究竟学术文化与南洋华侨有甚么关系？这暂且不讲。先简略地讲一讲中国的思想。中华民族的思想是富于抽象，于是科学的有整理得有头绪的，便不多见。中国学术文化是没有其特殊之处或是缺乏，可惜乱纸一大堆，真正中国学术文化底面目，便不显著。南洋华侨受了这种传统的思想，以致对于学术文化，全不关心；又兼昔之来者是佃民，未受教育的，且又处于荒芜初辟的南洋，比较未开化或半开化的土人，已自觉高明得多，谁复打算到创造些什么学术文化。近年南洋华侨智识份子，无量增加，虽然大家亦有相当的注意，终于受华侨社会的一种传统思想所影响，未尝怎样的出来公开的研究，现在就让这浅陋的作者来始作俑罢！

学术文化是什么呢？单这四个字「学术文化」的解释，已耗了无数学者的精力写成许多专集。我也只能很简的说说：学术文化是人类文明进化的结晶，也可以说人类数千年来天才和经验的产儿。学术文化之形成，积渐而来，其过程至为迂曲迟缓，非一刻一朝所能为力的。学术文化所包括的极广：像一个民族里的文学、哲学、经济、政治、宗教、教育、科学等，都是组成学术文化的细胞。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学术文化，这是历史显著的事。到现在虽然世界性的学术文化日见扩大，各个民族固有的新生的仍然继续的存在，形成文化的重要原素。还有民族的风俗习惯及其遗传的意志、制度等等，也是文化之结晶。

有时我们说起西方和东方的学术文化来，而其实东方或西方林林总总中又各有其特殊的异点。像西方，就大体言，有北欧的学术文化，有南欧中欧的学术文化；像东方，印度、中国、日本，亦各有其学术文化。这些种种的不同，都因各个民族国家底文字语言和气候不同的原故。我们晓得人类若没有文字语言，便一切什么学术文化都没有了。

究竟学术文化的意义和价值在那里呢？倘使明了人类生存和进化的过程，我们就可以完全明白：各个民族的学术文化，就是一切民族的物质和精神的总原动力。简言之，在天演公例下的人类——意思更是指各国的民族，若没有文化没有学术，简直不能存在，自然而然的要受物竞天择的大原则所淘汰了。我们晓得非洲的黑人、美洲的红人，是怎样的景况？除去日渐衰灭，其余顶多就不过当人家的奴隶罢了。这种生存有何意义之可言！

我人每轻视那位后进而捷足的东邻，岂知人家所以得与列强并列者，全恃其学术与文化。这种文化，那自然是溶化中国和欧美的而成就他们自己的了。无论从那一方面的学术，中国人努力的程度怎及得人家，稍得了一点皮肤的学识，便夜郎自大，像胡适之流的洋翰林，稍一开步便走入坟墓，放弃了真正研究学术，努力文化的精神而至于欺世钓誉。

一个民族国家的学术文化，若不能吸收其他的成分而创造更新更有价值的学术文化，那个民族国家一定就是萎靡不振了。像中国，正是一个好例。我人与东邻一样的开放门户，而一则产生其新的文明，我们仍然不三不四的处于五六世纪与十六七世纪中。自然是怪不得的。虽然中国人新的学术文化尚未形成，可是已经有人相信，亦许五十年后中国与印度，对于世界文明史，必有更重大的贡献。

我始终承认中国古代的学术文化，至周末便算是一个黄金时代，此后便一直走在水平线下。实在周秦之后，中国的文化，全然没有进步，试问二千年间所可言是什么？学术的自由研究，老早就屈服于尊孔之恶观念中，徒然养成许多书虫，和古代的奴隶学者，丝毫没有「生」的、「创始」的、「前进」的思想，遂致受外族的侵略而不能自救。传统中坚观念的「文以安邦武以定国」，至是变成「文以危邦，武以乱国」，造就一班光会读书和领导中国人去做死人者外，其他什么也没有。一方是对于原有的学术文化不能应用其善的完美的；一方对于晚近的文明又不能溶化起来，创造中国新的学术文化；因此，便成了这样的僵局。

不要以为今日旧社会渐渐呈出崩裂的情况，便说是新的文明；不要以为中国读书之士招摇朝野，便说是新的学术文化。对中国今日学术的痛心，我只有用叔本华的话才痛快——

「近代文学出品中，十有八九都是在骗钱以外没有什么目的。为了这个目的，著者发行者和批评家，是很牢固结着党的。

「这些都是单为获得金钱或地位而产生。当然，良书和它的高贵的，是要受它们的毒害的。

「普通文人及滥作家们，只知道假藉流行的语句，迎合社会的俗尚，不注意时代的良趣与真修养——这是彼等的狡猾而毒恶的诡计。」

今日中国有几位学者所谓努力于学术文化的不是如叔氏所说的呢？只要我们一想到各家书店所出版的新书千千万万，而不轻易找到有一本可读的书，便可知道中国学术文化的坠落了。「恶书是知的毒药，是会破坏心灵的。」怎叫中国人的心灵不破坏！同时一般浅薄底思想家的罪就是不能引导青年走上努力学术文化，但知诱惑他们的冲动，终于劳而不获。虽然各个民族的学术文化是受经济环境的支配，可是这些彼此却互相为用的。

南洋华侨怎样呢？我们自然应当不自欺的说，华侨的学术文化全在混沌的状态中，亦可说是幼稚，亦可说是尚未形成的。

在理，华侨在南洋有悠远的历史，有经济的背景，应当像英侨在美洲一样，产生出一种学术文化。但是我们今日，更空无所有，这是什么原故？自然总因是我们对于学术文化不明了它的重要，因此不会去努力创造华侨的学术文化。这另外还有两个原因，是：

（1）总以为我们侨居南洋是客寓，不明了事实和环境上，华侨地位已确定其固定性，一般人终是痴望祖国境况较佳时，就回到父母之邦，殊不知华侨是绝对不能离开南洋的，倘使必须一定要「骨头葬于故乡」，阿尔泰山正是我们祖宗底故家，那又须怎样呢？由这一动，华侨忽略了自身在南洋的永久性，而至于忽略创造华侨的文化学术。

（2）华侨承受祖国的传统思想，对于政治上的统治全不注意，这是我们所以不能创造新的学术文化的最大原因。

我们应当醒悟了华侨以南洋为家乡。我们对于自己底家乡应当建立大规模底壮丽底景致来，不能再把客寓看待了。

我们应当像英侨在北美一样，创造他底学术文化来与欧洲对抗。

南洋华侨若不能创造出华侨底文化学术，南洋华侨一定要与原人处于同样底位置。因为原人没有文化、没有学术，原人底位置这样，让读者自己去寻思一番；倘有所寒心，便当猛悟应如何急起直追了。

本文仅是对于此题底一个开端，尚望陆续再为论及。可是我总望高明底朋友，指出我底错误。这句话虽是客气，但亦很实在。倘不指出文中底错误，亦许会使读者陷于同一底错误，这个关系就不浅了。

末了，我愿意引叔本华一段话来作结，这些话对于南洋华侨有相当底益处。他说：「没有知识同富有资产合抵一起时，其人底价值是要低落底。贫者为贫困所束缚，他底工作是在占领着他底知识之位置，使唤着他底思想底。反之，没有知识底富者，只知道过安逸怠惰底畜类般底生活。」

富者贫者啊！这就是你们底写实，你们应当这样努力呢！

（载**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二——二十三日「椰林」）**

编者第二次的献辞炼青

这一次持起笔来写这个题目，使我感到无限的愉快。当我初次接编「椰林」时，我尝向大众声明，假如「椰林」此后的材料皆纯粹不靠剪刀，那我的计划便算一部份成功了。同时我又说，这个园地像是一个杂货摊，里头遍栽各种不同的花草，任顾客们游目骋怀的选择；如果随笔之类的东西多所培植，那算是这园地里一种迎风招展的奇葩。谁料第一步的计划竟完全给我实现，关于稿件层，我已觉大可无忧；而且二十几期来的「椰林」，更逐日露出一个鲜明的痕迹，天天趋向在新的方向走与进步的方向走的程途，连我自己也得到出乎意料之外的满意。真的，像「椰林」这样的副刊，所登的文字的好坏暂且不讲，因为各人有各人的眼镜和胃口，委实无须自己来喝采；不过就客观的事实讲去，单就所发表稿件绝对不用剪刀这一点

着想，可谓在南洋各报的副刊中间之一种最特色者，至少是开新嘉坡副刊界的新纪元，那是无可讳言的。社会上也为了这点，对它极表同情与奬励。然而我对它却仍不满意，仍要再进一步实行我那第二步的计划。

现在就是我着手进行第二步计划的时候了。这回我不踌躇，不虚谦，不拱托，这是一张供状，

我把全盘的计划（包括第三步的），亲手写在这张供状之上。

我年来被思想压迫得非常厉害，它彷佛压迫我从速开展；我又受生命鞭策得难以推辞，它彷佛鞭策我努力前进。一层一层的积郁，思想与生命的推动力总压在我的心灵上，使我难诿气、难回避，到了现在已觉再无沉默之可能，且也不随便让它蕴藏微露，恍如飘荡的游丝掠过净窗一般。我总要在生命的核心里，发舒出一个微弱的呼声，把我素来所怀想的憧憬，在这荒炎的南洋社会中，向不醒的人们尽量地鼓励、长吼。我憧憬于创造一种南洋的文化，所以应该提倡创造南洋的学术和文艺，那就会使它结晶。这个憧憬，任管人们怎样讥我为夸口，怎样骂我为不自量，可是我确有这种野心与奢望，偏要于此支离似的旅程上，集了几个同志负起这警醒的喇叭，向一般人的意识吹去。固然，我的思想是平庸、我的见解是浅薄、我的作品是幼稚，这多么伟大的工作，我总没有半点资格可负起警醒的喇叭的使命。然而一个庸人也有一个平庸的信仰；我信仰在南洋如其能够竭力提倡学术文艺的工作，是比较无论那一种类都需要、都适宜。虽然路径比较另一种类的未免曲折而迟缓，可是它却比较的安全而且着实。

华人来南洋殖民，已经有好几百年的历史，对于这观念到此刻尚不能流露，惟知忙碌于算盘与数簿之间，一向全没思索到。我们观之北美，其殖民之历史与我华人相埒，可是他们到了现在，已经创造一种美洲特殊的文化了。我想希望南洋文化能够萌芽的，总要努力来促成它赶快萌芽，更要努力来促成它赶快发叶，以至开花。南洋不少明智之士，眼见着现代这个大时代，它不甘长陷于这样陶醉之中罢。我以为这工作绝对不是少数人的才力所能够，它应该联合许多目标相同的智识阶级，一致努力不惧艰辛咸来开辟这宝藏——现世界学术文艺上之另一种新途径的宝藏，那才有点欣欣向荣的收获。我们开始努力这工作，只要我们肯脚踏实地向所怀抱的目标走去，那管人们虽则涓涓的细流是渺小的，然而谁敢肯定此刻的细流难以变成未来滚滚的大江？

以上是我理想之一点开端，要「椰林」此刻纯粹都趋向这方面，我以为是不可能的。我固然有意把它弄做一个纯粹宣传此意识的园地，只因寥寥几个人的力量是非常有限，而且「椰林」又系每星期出版五次的副刊，社会上所谓高明优秀之士又皆溷在温柔的洋楼里，或天天忙碌于应酬与会客，全没有感觉到有执笔来抒写之余暇。所以，这类的稿件，我又有些踌躇起来了。但我们做事，应该一步一步的做去，不应有走了一下就要妄想飞天的野心。我编「椰林」第一步的计划固已成功，现在应该做第二步的，不应该突出第二步就要来实行我那理想的甜美的玫瑰之梦。以故此时我那计划是主张多登些关于学术文艺等类的论文，少发表消闲似的文字，而「椰林」的文体应绝对以语体文为主。倘若这一层能够做得满意，那么，然后我才来尝试第三步，即是纯粹的实行以上所讲的话，所登文字，一律以提倡南洋文化为标准，如有文艺创作，也一律以描写南洋生活和景物者为限。然而现在进行第二步的计划还是一种大胆的尝试呢，说不定失败下去；但是，试看罢，看编者与读者合作的结果，共同努力的程度是到什么田地！

写到这里，我又起了另一段的感想：我觉得南洋所谓智识阶级的思想已经萎靡不振到极点了，侨胞的意识，又日见坠入混沌的状态中；兼之时代的巨潮又无限制的奔腾而来，弄至一般青年都在彷徨苦闷之下，无计找寻一条适当的出路。如此情况，号称学士博士以及名流之徒又都熟视若无睹，他们好像是不相干似的丝毫不想一点办法，使一般人能够得到一种有目标的努力。你想那班有资格的人既愿默尔无言，甘任南洋文坛之荒芜与寂寞，所以此刻便轮到像我这个「不士」也「不流」的来奋笔提倡，想要把此萎靡不振的文坛扫荡了，溶清了，那是

何等滑稽的事！虽然，仅此一端，也足可证明南洋社会的思想界之一斑了。

献辞本来不能写得太长，纵然我要说的话还很多，但不妨这儿暂且束起。我拟每一问题都要组织一篇论文，将来逐篇逐篇地贡献于阅者之前，好在无论那个时间都有发表的机会的。这张供状既巳写完，我诚恳希望读者能够理解我，——我的深、我的浅、理解这个庸人的怀抱。

（载**一九二九年七月廿四日「椰林」**）

介绍南洋学术研究会于一般朋友黄僧

像这样散布于南洋的数百万华侨，而至于没有什么真正的学术文艺，这不但是可痛心，而亦是十分可耻的。因为华侨文化低落的原故，于是乎祖国一般的好货，什么名人学者什么国家大少，动不动就提了大荷包，装满特地配来欺骗华侨的迷药，说什么这是原庄的人参高丽，那是老熟地。所谓南洋华侨的长衫先生，又多与那班古董同一臭味，狼狈相依，造成黑漆一团的学术文艺。朋友！不说什么具有革命性的青年看不惯，只要我们的做人意志，如其民族灵魂不会完全消灭时，自然随便可以感觉到的。

有一些不自量力的朋友，愿意产生南洋学术文艺。这个却不像别的社团一样，专门讲究形式而放弃他们原来的目标的。

学术研究会全不是那样的社团。我们全以精神和自由的结合为主。

加入会来共同努力研究的朋友，亦没有什么介绍的手续与一定的会费或志愿书，只要汝自己写几行字通知他们便成了。

亦没有什么定期的开会或者什么。有的朋友他们愿意互相交换意见，则可由三数人署名通知大家，到海边草地坐下来讨论。汝若不高兴参加，那也可以的。

这个会所拟努力的事有三件是决定的：

第一：刊行南洋学术周报，暂时附在大报的副刊，到相当时期，才来单独出版。

第二：试行创设专门一点的夜学校，给华侨好学青年研究文学国学哲学政治经济历史美术等各科。这个学院至少含有半义务性质，因为一方是会中的朋友，藉此以互相匡导的。

第三：先设南洋学术藏书馆于星洲，这更是一件华人社会所急需的。学术研究会，视为应当与夜学院同时举行。许多青年读不到良好的书，容易堕落，有的朋友欲研究学问而苦无书。就华侨社会来说，连一个具体而微的公共阅书的地方都没有，岂不是丢脸的事！

藏书楼日里将供大家阅书，夜里便为学校。书的来源由各人负担，同时也以会的名义向外征求。

会员的义务是每周至少应负担一千字以上的作品。学术的范围很广，因此甚么方面的文字都可，只有一件重大的事，就是应当富有反抗性，应当以华侨大多数利益为前提；明言之，不能有奴隶式的学术文艺。

会里组织极简单，目前只有一两个朋友负责编排稿件的事，也不必加上什么名义，新加入的朋友愿意负担，尽可共同负责，自然到了大家觉得有分工办理时就再议决定。

不信星洲学术文艺界的朋友都愿意这样的沉迷，对这个研究会不踊跃扶植它？外埠同情的朋友亦得加入的。

也许不久南洋学术周报便可与大家相见，只要多几位朋友来赞助便行得。我先在这里高呼欢迎愿共上战线的勇士！南洋学术研究会通信暂由「椰林」转。

炼青按：此稿系我的朋友黄僧君拟的。我因日来筹备本报一切革新事，对于黄君此文，尚没加详细讨论过；倘有空，我拟草一篇比较详细的文字发表出来，并请大家共来公开讨论此问题。

（载**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五日「椰林」**）

南洋文艺特征的商榷如焚

文学是名学的骄儿，文艺文学术的小组。照这样推论起来，大前提不是哲学而何？

说到哲学这个大题，最低限度有二种令人望而生畏的特性：第一玄妙，第二繁复。什么叫做玄妙？哲学唯一的对象就是「根本」与「原理」，如果抽去这二条线索，实在一点意义也都没有。所以它的特质在越闹越奥，玄之又玄。什么叫做繁复？因为哲学的推求必要达到「根本」「旁证」「内证」，都属脱不掉的切要方法。这么一来，自然见出它的头头是道，拖泥带水。

种类上，还有二种表现，在内已经有了「宇宙论」，「经院哲学」……等等分别；现在是「铁」的社会，不是生活在那风雨如晦里面的人们其数实在有限。对于哲学的认识，要到什么地方找着「学而时习之」的机会？到底望而生畏是不期然而然的状态了！

诸如上说，那么，文艺也是应该束之高阁以待贵人鉴赏，我们还有甚么资格参加？要知道，文艺的真灵正是寄托于苦闷的象征，人类没有悲哀，文艺马上就僵化。但丁之坟，阿老河畔，还有丝毫与会可言么？试试看吧，叫做艺人派之流，是怎么样的人生？就中国建安七子，竹林七贤，竹溪六逸，词人李煜，楚辞屈原，小李白黄仲则，这一类人物算是功利主义的成功者占多数，或许痛哭淋漓求生不得的绝望者占多数？明证有文艺作品可考，完全用不着我们饶舌的。

翻过来说，艺人的态度只有把他生命上的伤痕交给文艺表演。同时，送至生命大洋里面以为归宿，中间引起了波纹感应各等。这是根据它的力量而起差别，也即是人们批评文艺的着眼点。如果说至艺人的态度因何而然，至少民族性、地理性、时代、社会制度、生活环境，都是在所牵连之条件。举例来说，经济未有组成以前的原人时代没有文艺出现；神权时代的悲哀，不和君权时代的悲哀一样，德谟克拉西时期的悲哀，更不和迪克推多时期一样；日本温情主义的诗人决不同斯拉夫民族极端心理的诗人一样；Bis工op的失意，绝对不同夷齐愤周阮郎痛哭的情调一样。

归根的异点，南洋文艺既是文艺之列，背境成因当然也是逃不出一般公例。我们看至宽裙赤足的女人，听至熠熠的椰风，这不但证明此种民族充满着「侍儿扶起娇无力」的神态，而且此种社会实是怀着自由放任之巨孕。再论到它的长年没冬，发育力强，冲动力也就急激。妙龄少女，竟能现身情场；缠绵沉醉的音乐，似哀含怨的歌声；在生理有辣椒刺激，在心田的蕴蓄热里带温。从各方面归纳起来，可以证实他是「温情」情绪的民族而有余。此种民族把文艺范围来比较它的特征，「偏于诗歌」大概不致无稽之谈罢！演式如下：

「温情情绪」加「刺激性强烈」即等于诗歌。

南洋文艺的特征算是诗歌。如果下这种工夫不乏其人的话，我们对于南洋诗人出现的希望，是非常抱乐观的。

（载**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四日「椰林」**）

文艺批评在南洋社会的需要炼青

为了某种思想，所以信笔草了这篇文字。

我觉得在这南洋的社会里，大部份所谓智识阶级的，对于文艺批评的工作，抱着一种不关痛痒的态度，好像是不大需要它。这种态度似乎截至此刻为止，倒不见得怎样的变迁，说不定还较昔愈甚。其所以然的缘故，我以为不外下列的几种理由

第一，以为南洋一般人根本尚不懂得什么是文艺，而且南洋文学的基础，现在一些儿尚未见建树或是萌芽。既无作品做对象，所以就谈不到批评的工作。

第二，则以为时下之所谓批评者，只是个人对于作品之一种主观的成见，凭了自己的爱憎，便随便奋笔操断起来，结果不是瞎捧，就是谩骂。甚且有的还假托批评的美名，而借此互相恭维、互相市誉；有的更藉之以为攻击人之工具。有了这些缘故，所以也就惹起对于批评的事业发生轻蔑之心。

第三，是始终承认创作文艺的目标只是自我表现。作家抒写作品，完全是自己心灵的振动，绝对不容一些理智渗杂其中。所以视文艺为情绪方面的产物，只要忠实于个性的描写，原不需要人家来批评，因为作家根本就不能听批评者的指摘而变更趋向。既然这样，由是也就看不起批评的事业。

第四，以为中国此刻所需要的是政治革命或是经济革命，故南洋也应该跟着中国的潮流突进，应该多谈些政治上经济上的问题；至于文艺，那是闲暇的产儿，这个年头是不需要的。那么，既把文艺如此看轻，自然连文艺批评也一笔抹杀了。

以上四种，虽然只是简单的举例，但我们也可据此而明瞭一般所谓智识阶级之不大打理文艺批评的原因，那是因何而起了。不过据我看来，这些理由，其可商榷之程度都未免太高，因此，我可提前下了一个断案：以上的四种轻视批评的理由，其实完全错误的。现在先简要的指其错误之点并阐明批评在南洋社会上之需要于下：

关于第一种的。我却承认这些话也说得不错，因为南洋文学的基础尚未建树，而且从事创作者尚还寥寥无几；但我却不承认为了这缘故就可轻轻把文艺批评抛下不讲，而谓根本尚谈不上。倘如此，那是太不合理的。文艺批评固然要先有作品做对象而后才会产生，未有作品之前纵要批评也无从批评起，这是实在的话。不过我以为这话原是适合于原始社会时代当文艺未有雏形时的理论，在现代的南洋，则断不能适用。虽然一般忽略于地方色彩和热带下的生活情调的南洋文学，惟以摹仿国内的作家的创作为能事，可是他们尚还肯执笔抒写一些像是文艺模样的东西。而且这也只是他们的意识上的错误，负着矫正的任务的舍批评家之外还有什么？譬如说，现在南洋大部份青年的作家每写些空虚无聊的创作，那是因为他们不懂得文学有什么意义所致；那么，批评者就应该指摘其谬误，并指示着一条途径给他们走去。所以倘认为南洋一般人根本不懂得什么是文艺，批评者就有说明的责任；南洋文学的基础尚未建树，批评者也有提倡以促成它建树的责任。如认文艺批评只是评论一种作品之好坏，那未免太把批评的范围看得太偏狭了。我们要知道，文艺批评最大的目标就是开辟了正确的路径，肃清了恶浊的源泉。安诺德说得好：「文艺批评是要造成一种富于知识的空气，以备创造能力的采用；要造成有系统的思想，这思想虽然不是绝对真正的，比较看来，总可说是真正。它能使最好的意义布满于知识界。到这些新思想风行于社会之后，真理所在，就是人生所在，然后社会上各处都起了重大的变动，从这重大的变动，就生出伟大的文学创作时代来了。」安诺德的意思就是以批评来先造成一种良好的思想，指示人们努力的方向，然后创作出来的东西，才有价值、才能够伟大。这样看来，文艺批评简直是开创作的先河了。固然，安氏的思想和我还有甚多不同之点，不过以上这些话，我却以为很对的。目下南洋一般从事文学者既这样的混混沌沌，我以为非常需要批评家来提醒他们、引导他们，把正确的思想传播予他们，而濬出生命中那种活力的源泉，不像此刻之沉郁而无生态。所以第一层轻视文艺批评工作的观念，据此以观，根本就不能成立。

关于第二种的。我以为完全误解批评的意义，而且又因流俗之鄙习误会到批评的本身上来。须知批评家的任务，是一种无偏私的工作，他只认得一个真，一个正，其他全无半点的成见。真正的批评家，应该是客观的检察，断不是主观的欣赏。如周作人所信仰那种印象的批评，那是一种非常错误的批评。以批评为主观的者，法国人法朗士主张甚力，以其主张提倡为印象批评，中国人士受其影响者极众。盖因中国际此情感横溢的时代，印象派的批评又推翻一切理性的判断力，否认标准的存在，舍难就易，这正很适合浪漫行动者或不覃思研真者的胃口。坐是之由，故「读后感式」的文字就极端流行于市上，恣蔓混乱，也美其名曰批评。我们若稍一视其所批评者，则不过是这个我所喜欢，那个我所不喜欢的而已；叩其何以喜欢它？则答以因其能和自己起了一点共鸣的作用。像这样的批评，爱憎之见既如此浓厚；其结果不弄至糟糕者几稀！有了这个恶影响，所以就产生时下那班借批评为名，而其实则互相标榜互相谩骂的文字来。南洋社会的智识尚还幼稚，对于中国这种便宜的买卖自然容易接受，加以意气的事态又充满于社会间，于是谩骂式或是恭维式的批评，便触目都可以看见。人们见此情况，以为文艺批评原来不过如此，故对于这等事业总怀了轻蔑。我以为此谬点倘不矫正，那么他们将长此已往不能了解批评的意义和价值了。我觉得他们最大的误点就是以假的批评误为真的批评。我们要明白真正的文艺批评家，偶有涉及作品之处，他们批评的只是作品的本身，绝对不能涉及私人的人格；如有指摘，应该是诚恳的善意的，绝对不应该涵有一些儿的恶念。而且真正的批评应该是客观的、有标准的主观的批评实无存在之余地，没有标准的批评也无高贵价值。但我之所谓标准，和古典主义之「悲剧必分五幕」等类的标准绝不同，与新古典主义以一个「普通固定的人性」为标准者也甚异其趣。关于这一点，我与安诺德的思想和他的批评的方法，根本极为差殊；我是赞成他那样主张。我以为批评家无论批评什么作品，他那唯一的标准，便是一个「时代」。时代需要那种文艺，它的重心在那里，其标准就建筑在那里。时代是演进的，故其标准也就因之而推移。我们现在要批评一种文艺作品，我们就先要明了这个时代的重心是在甚么地方，并透视南洋社会的全图，然后因时代之需要而得到一个正确的标准。据此标准批评文艺，那是时代的喇叭，自会促成伟大的文艺之萌芽。我们如果不要南洋能产生伟大的文艺则已，否则文艺批评是不可忽视的，真正的文艺批评尤其是非常需要的。

关于第三种的。这是承袭欧洲浪漫主义之余烬，不知其弊而举之为金科玉律，致把文艺之目标建筑在自我的表现上。此种通病，在中国可谓极其普遍；即在南洋，一般头脑不清的人们也以为倘如是便足以尽文艺之极致。所以个人片断生活，瓢忽的感想，无论它怎样散漫、怎样无系统、无结构，只要有一枝笔一张纸把它写下来时，那就谓之文艺。短篇小说与小诗之流行于南洋社会上，十之八九都是以表现个性为名；而其实则只是随笔，不是小说，也不是诗。因其笃信文艺原是表现自我之故，于是情感随便泛滥，理性贫弱缺乏，作品都随作者一时的兴致以定趋向。结果，一篇作品写出来，充其量只是个人的事，与社会和人生全无相干。须知徒恃感情是偏于主观的，其起伏是无定的，兼之无方向的放矢又妄费了自己的精力。我们观之书摊上层出不穷的小册子，意绪颓丧与色情狂之类作品，特别来得多，这不但于人生无益，实且有害于人生、有害于社会。倘此种类的东西日见增其数量，那么对于一般青年的恶影响是如何重大？我们要知道，文艺的使命是包括批评人生，指导人生，和创造人生三大要素。自我的表现如果没有一个伟大的人格做后盾，那是一种病态的文艺，在这个时代是应该根本扫荡的。其实文艺的任务全不在于表现自我，而在于表现一个时代重心所寄的地方。相信个性，推崇感情的人们，自然是不打理真正的文艺批评，有之，则是欢迎「印象的批评」，因为它也是以个性为出发点。殊不知这实完全错误。离开时代的需求以创作，无论如何总写不出伟大的作品来。作家如不接受批评，创作断无大成就。要伟大的作品出现，作家与批评家应互相凑合。因为批评家会努力传播思想、激荡潮流，以便作家得有丰富的营养，充实的理智，和正确的道路，然后作家才可利用它来反射到作品上去。像这样，写出来的作品才有价值，才符合于批评人生指导人生和创造人生之意义。所以，始终承认创作文艺的目标只是自我表现那种观念，是应该打倒的；作家不听批评者的指摘或检察，更是应该打倒的。

关于第四种的。把文艺目为闲睱的产儿，那是不懂文艺的力量是如何伟大；进一步言之，也可谓不懂什么是文艺。固然中国此刻是进到革命的时代，政治经济等问题实为一般人所需要了解它，南洋跟着中国的潮流而突进，原是无可非议的。不过以此而一笔抹杀文艺的重要，则未免太无思想了。我们须知文艺往往立在时代之前头，为时代的先驱，它那感动人心之深切，任何东西都比不上它。它是宣传最有效力的武器；促进新时代之开展，文艺总比实际行动先了好多。譬如法国革命之爆发，卢梭的文字的力量是不可掩的；美国解放黑奴运动，史拖活夫人的功绩也是不可掩的。在近代，稍有点思想者都晓得文艺是改造社会的原力的发动机。可见它的重要，无论那一时代都占较高的位置。所以贵约说：「文艺是旧社会的改革者，同时又是新社会之创造者。」这话很为不错。我们断不能看轻文艺，与满清以前那班八股先生陷于同一荒谬的观念。我以为南洋社会上一般对于文艺发生了这荒谬的观念的，其头脑必系简单，其心情必具炸弹般的热烈，所以就蒙住了思路，掩罩了眼睛，把文艺看做与人生无关重要的产物，于是就提出不需要它的口号来。我觉得这是应当纠正的。如其他们对于文艺觉得重要时，那么，他们自然对于文艺批评也觉得重要了。

据上四者，我既一一指出其谬误，并略阐明批评的工作的价值。那么我们如再观察南洋一般人的创作的质地，就可明了它的需要了。我想南洋当此刻一切文艺都在十分幼稚且意识又十分可笑中，倘没有人担任批评的工作，则恐毫无生态的文坛，（假如南洋是有所谓文坛的话），必长处于陶醉而不醒的境况中。批评家在南洋上的需要，今且不言别的问题，仅看靡靡之音充满于各地刊物，那就非常需要批评者在高呼打倒的口号，并唤醒他们的恶梦。况且南洋文学之提倡，迄今尚未成为一种思潮，此非批评家来领导人们去开辟这新途径不可。所以我又重复说：文艺批评的事业，在现代的南洋社会中，委实是十分需要的。但不知此种有益于人生的工作，谁人愿意去敲起洪亮的音响？

（载**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六日「椰林」**）

略评「侠姑」炼青

亚庸此小说，无论在技巧一方面如何抒写，但在蓄意一方面，确是失败了。反抗精神断不是这样的。假如亚庸相信艺术是一切宣传的武器的话，那么，这明明是整个的社会制度问题。工头的残毒，是这个畸形的社会制度所形成；如要反抗，它的意识是应站在社会本身，故所抱的利刀，与工头个人是无干的。侠姑要反抗应在这方面着墨，那才算是进入新写实的集团主义上的途径。又如抒写云姐的自杀，也颇有缺点。这在过去的小说，似乎才这样的写出；若是新时代写的作品，则云姐断不给她自杀。应该写她如何反抗，并与侠姑联合同条战线去。最后的一节，亚庸没有暗示出一条出路，这是一个极大的缺点。我希望亚庸，如个要写这种小说，总要注意到这点才是。然而亚庸能够始终一致的描写下层社会的生活，确是他的特色。在这南洋里的小说界中，亚庸也可谓很不错了。

（载**一九二九年八月九日「椰林」**）

侠姑亚庸

（一）

在最近一个月，每当晚上工工厂放工的时候，女工侠姑从厂里出来，老是眉弯额皱，满面愁容；再也不能见到她以前那红润的脸儿上的笑窝了。

侠姑和她的妈妈，住的是一所黝黑的楼房——在靠近南天酒楼的小街上，全房的面积，差不多有一丈正方；门楣的左角，有一匹被绊住在蜘蛛网上的苍蝇，发出微弱的呜声，仿佛是在诉说牠悲惨的命运。

房里摆一张又破又旧的帆布睡床，床的上面，各放着一领朽旧像麻袋ᅳ样的毛毡，和几件肮脏的衣服，杂乱无章，天花板上的裂缝，旧极的糊纸上，长着无数霉菌的斑点，腥臊的恶味，令人一嗅，便会感到万分的不快。

一个阴凉的晚上，外面的苦雨凄风，碰碰拍拍，狂吹大下，点点敲动她悲哀的心弦。她想起她目前的生活，过去的身世，心头一酸，眼泪便扑扑簌簌地从眼眶直流下来。

她的爸爸，本来是一个小商人，在S城的中街，开了一间什货店，生意倒也不坏，赚得的钱，很能够维持他们的家计；所以，她就和她的妈妈在乡间过着安闲的生活。

古语说得好：「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不幸，革命军打到东江后，没有几久，便与力人田人作起对头来。一般被剥削，摧残，弄得走头无路的力人田人们，为求自己的存计，便与土匪式的挂名的革命军，大干特干起来。S城首当战地要冲，在双方剧战的时候，中街整条均被焚毁，侠姑爸爸的店也没有例外。最可怜的是她爸爸又在这时过世，一家的生活，便发生问题了。而且处于这种「世路危于虎尾人心曲似羊肠」的现社会之下，有甚法子可说呢？四周恶劣的环境，罩得水泄不通，结果，仅仅有一条出路，——一条放洋的出路。

侠姑和她的妈妈在去年秋天，就搭大海轮由百粤的岭东，到这人情刻薄的枯岛来。

当她离船上岸的时候，就去在她的亲戚暂住，本来落拓无依，人类的零余者，已是不能博得人们的同情和怜恤；况在人情刻薄的新加坡，更不消说得啊！因此她们母女每天虽然有饭可吃，肚子不致闹革命，但是受人家的轻视、嫌恶、热诮、冷讽，精神方面，就不能不感到异常的痛苦。其实，人只要有了钱，有钱的才是人，没有钱的便是牛马猪狗，这是拜金社会的公例。以故，她们母女只有暗自饮泣。

后来，造化有工工厂的一个女工芸姊，介绍她去和她们工作.，从此她们母女，也就出来自己租房子住了。

工厂里的工头，因得着东家的一点特殊利润，便甘心昧尽天良，很毒酷的去鞭策着那般饥寒交迫，穷苦无告的奴隶——女工。

如其碰着下雨的那天，烘工们便要一个个的躲在臭湿熏人的烘室里，如牛马一般，忙个不了地工作着。尤其是烘树胶片，要烘得特别工夫。不然，偶一不慎，烘得太熟了，就要受工头的一场痛骂。但是，不知是什么缘故，一到雨天的时候，才是要弄出许多太熟的树胶片出来；同时烘工们，就特别要受了工头的痛骂！

（二）

一个秋天的晌午，工厂停工了，工人们一个个在吃她的午饭；侠姑正打开饭篮的时光，那獐头鼠眼的工头，嬉皮笑险的站在她的面前，和她打招呼。

「喂！侠姑。」他说时兜起干枯的短嘴唇，同时露出二排黄金色的牙齿来。

侠姑把他狠狠的钉了一眼，只是吃她的饭。

「喂！我同你讲话啦！」他踏进一步又这一腔出来。

侠姑顾也不顾他，依然吃她的饭。

「喂！我要同你说话！你没听见吗？」他更进一步，用肥短的手，把住她的手臂。「摆什末臭架子！」她挣扎着，退后二步，仍旧吃她的饭。

「猪仔！你的脾气好坏啊！真是不识抬举！」他有些难为情了，愤愤然的说着。

「工头先生！她到底是初来的，而且还带着孩子脾气，不要管她好哪！」女工芸姊，带着解围的口气，态度十分柔顺。

那工头见芸姊的态度柔顺，便舍了侠姑，转过来同她开玩笑。他起初不过是说些恭维的话，大概是说她的脾气怎样好，作工怎样勤。后来越说越不规矩，甚至藏在心中而不敢说的话，也说出来了。最后还用手去捻她两颊，芸姊只是挣开，表情异常和顺，终于没有生气的样子——其实为了生活所迫，那里敢生气呢？唉！资本社会，真是万恶啊！

催命的血钟响了，头上包着红布的女工们，都匆匆忙忙地去干她的工作；那个杂种仔的工头，又在忙个不了的跑来跑去巡逻着。

「哼！你偷懒吗？不给你一个警戒你是不知好歹的。」又从袋里抽出一本罚金薄来，用自来水笔在上顶写着。

「方四嫂在工作时偷惰，照章应扣工资三角。」

「工头先生！我没有偷惰呢，请宽赦罢！如果工钱被扣罚了，我家有三个孤苦的孩子，便要挨饿呢！」方四嫂带着恳求的表情，注视着工头。

「你妈的！还敢强辩吗？难道东家要再给你工资不成？」他说了这一句，便跑开去了。

「啊啊！你这走狗，你剥削我们，虐待我们，将来必着天诛地灭呵！」侠姑看见那工头去远了，便忿忿然地骂着。

晚上放工出来，他们在路上就一壁走，一壁谈起话来。

「芸姐，我劝你不要同那杂种仔闹好，做工头底那里有一个好人！绐他骗上手了，他什末也不管你的！」侠姑带劝的，说了这几句。

「哎呀！我不知道吗？不过，那般人得罪他了，吃苦亦是不一定的。况处在这工人地位一落千丈底时候，我只是和他应酬应酬罢了。」芸姊带着解释的口气。

「总之，请你小心些，不要上他底当才好！」侠姑发出最后的劝吿。

「……。」芸姊没话说，大约表示接受。

侠姑回到家里，只是凄切；但终于不敢给伊的妈妈知道，为的恐怕伊的妈妈的心境不安。吃够了晩饭，勉强底和伊的妈妈，谈了几句闲天，便倒在床上，昏昏地睡了。

伊不时想到那工头，对伊底调弄，是无上底侮辱。然而，为饥饿所迫，有什么法子可以解脱呢？仍旧是ᅳ天一天底忍苦干下去。

约莫有了三个月之久，芸姊没有来上工了，侠姑因有别的事故，所以没有去注意伊。后来得了一位住在工厂隔壁底年老女工底报告，才知道伊是被那杂种工头强奸后，怕羞投水死去。

「那杂种仔！怎样弄法呢？」侠姑很注意底发问。

「这事发生是在前几晚放工底时候，那工头找芸姊到他房里去，说有许多要事和伊商量；芸姊一抵房门，他便闭门搂抱。」年老底女工说到这里沉默了。

「伊怎么不抵抗呢？」侠姑进一层追问。

「她那里没有抵抗！你想，一个女人那能敌得他过呢？她虽然竭力挣扎，但结果被他征服，倒在床上，任其为所欲为。」年老的女工接续的说。

「你怎么不帮她叫救呢？」侠姑又再追诘。

「哦！这是他们的常事！工头强奸女工有什末稀罕，连人们都不加以干涉，我们又何能救得她、反讨苦吃呢？」

「……」

侠姑从此却和那工头很亲密起来，工头看见她忽然变得这般柔和，自然欢喜如醉如狂；因此，天天同她笑，同她闹。这么一来，别的女工，有的就会在暗中讥刺她，说她是芸姊的后继。

「缓些！你们不要误会，看到后便知。」侠姑傲然的想着。

正是一个阴凉的晚上，她放工回家后，便换了一套湖水色的旗袍，瞒着她的妈妈，说要同女伴到新世界逛逛，她的妈妈表示准许了。她就姗姗的出来。坐了一辆黄包车，到工厂去。这时那工头，刚站在厂外等她，见她来了，便和她一同乘汽车，望着新世界出发。

侠姑和工厂的工头在新世界逛了二个多钟头，便出来。在汽车上一路谈谈讲讲。

「侠姑！我请你到我房里去吃酒好吗？」他嬉嬉然的问她。

「酒，我不大会喝哩。」她回答他。

「吃一点是不要紧的。」他用手架在她的膀上。

「那，也可以。」她勉强的对他笑。

他俩一进房里，便把门关起来，开了一瓶万兰地便痛饮起来。他把侠姑抱着坐在他大腿上，一杯一杯的喝着。

有一会儿，他陶然的醉了，她把他扶上床来，就如死一般睡着。任她怎样摆动，再也不会醒起来。她知道时机已至，使取出一把尖刀，用力在他颈下一刺，胸口一刺。他虽然拼命对抗，但因被中要害，结果鲜血淋淋，死在地上。侠姑也因悲愤交迫，用力过度，倒在沙发上晕了过去，房里寂然。

（载**一九二九年八月九日「椰林」副刊**）

炼青「椰林」编后的话（三）

编者对于「椰林」的计划和取材，此刻又有点变更了。我想南洋各地的报纸，对于副刊一篇，

每每忽视而不知注重。这是很不对的。如其我们都一致谓专电和言论是一家报纸的命脉，那么，我们可以说，副刊便是报纸的灵魂。我眼见着南洋的学术和思想这样的萎靡不振，心里总想要竭力肩起这个警醒的喇叭，来把它吹了一吹；纵使喇叭的声音是极其微弱，可是只要肯负责干去，那或许聊胜于任其寂寞。所以，我就想再把「椰林」改革一下，将来所登文字，一概都以白话文为主，而且专门注重在思想、学术，文艺几方面，很纯粹的表现一种向新的途径走、向进步的途径走的色彩，而成为现代青年所需要的读物。因为又要顾到一般阅者计，所以我想再辟加一栏，其容量以篇幅半版为限。此栏则专登许多有趣的小品，间也容纳些旧诗词，而文体则多半以文言为主。这个计划现在尚在进行中，大约等多一两天必可实现。

我是不计较所得的酬报多少，只求无愧于心有益于时代之进展的一个人。我在叻报工作，如其我能力所到的地方，我无不毅然做去，一切毁誉在我是不愿顾及的。我兼任「椰林」，不客气的说全都为了看不过意南洋好多副刊的样子，想要弄一个没剪稿塞责而且又可以对得住时代的刊物，来给人们看看，使一般新从国内南来的朋友，不会一开口便骂南洋报纸的副刊是全依靠剪刀的。自然，南洋的报纸副刊，如其自己社内天天出版的，大概总有九成以上是依赖剪刀来补篇幅；不过据我所知，尚有一两家的副刊材料没有拏剪稿塞责的，这却不能一笔抹杀。现在颇有许多副刊日流于晶报化，这是应该矫正的。此后于我拟分出一部分的精神，对于「椰林」尽量地培植，并多登些改放思想提倡学术的文字，庶几才不负我生在这个歉荒的年头所应做的使命。

我们做事，无论才力怎样，只要肯负责任，照能力所能做的做去，多做一分就得到一分的实益。最怕的是只顾敷衍塞责，未尝做事便计较收获那班人。因为心里先有那种计较收获的动机，而世间做事碰壁的事很多，一朝稍不如意，便颓心放弃责任，由是便一味敷衍了事，结果那不弄至糟糕？可是世间那班人正多着呢！

张汝器兄替「椰林」画一长方形的图案，电版已经制好，我拟在廿期以后才把旧的换去。

黄僧兄那篇关于南洋教育的论文，我拟在此两期内，全部给它登完。因为有好多读者写信来询问何日登完，他们的意思是要赶快读毕这篇文章，并不是因其长而讨厌，这是应当声明的。

读「椰林编后的话」的意见洪半江

这实在是一个很难得的礼物。我现来照炼青先生的两个口号发表一点意见。这不过是我附议炼青先生的主张罢了。本来无须我在这里三播四嚼，因我以为炼青先生是一个富有时代精神的青年，或者不致于骂我多事罢！

读了「椰林」八月廿二日「编后的话」，其中呼了两个口号，在我这很久像喜马拉雅山深洞里幽静得可怕的头脑忽然下了一个霹雳一样，把我神经弦索卷起了来，我不觉开展起了衰弱苦闷的精神，一连读了两回；其实我自从来了南洋阅各地的报纸文艺栏中的文字，不曾看过一篇能从头到尾。这不过是我不喜看无价值无时代精神的文艺作品而已。

炼青先生在「编后的话」中赤裸裸的两个口号:「打倒青年人作旧诗！」「打倒花呀月呀爱人呀的烂调新诗！」并且说:「在这个时代是不需要的。」这就是指导青年们的作品要有益于社会就是教人要用慈祥悲痛的双眼，注视群众，以民众为材料，为民众供给精神上粮食，给大多数人以益处与美感，这才不失去文艺的价值，不失为文学的使命。我们要明白一个时代便有一个时代的文艺，一个环境便有一个环境的文艺。若以在这个南洋环境底下，炼青先生指导青年们的文艺取材，就是树胶园里的工人生活，街市上的小贩的受人蹂躏，工厂里工人的呼声，马路上乞丐的凄凉，铁蹄践踏下的祖国的人民，和军阀战争与剥削下的民众一阵一阵悲惨凄惋的声音，用深沉的怜悯与哀泣，用最单纯的言语，缀成最新的诗，这就是一个有伟大的心情的战士。

青年朋友们，我们要学习艺术，这才是真正的艺术啊！

炼青先生对于一般青年作诗还有极为明白详细的指导，叫我们「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的灵感，

去创作新诗。」这样才能流露出来赤裸裸的抒情写世的新诗，才能做出新鲜的立诚的新写实文章。

喜欢文艺的朋友们啊！我们不要尊古蔑今，咬文嚼字刻意模古，我们要看清楚那虚荣慕誉，无病呻吟，和碑铭墓志之类的极量称扬的丑鄙的文学；这种完全是虚伪铺张的贵族古典文学。那传统的雕琢陈腐的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风花雪月的与世毫无关系的文章；他们涂脂抹粉，满纸空泛，有时长篇大作，摇头摆尾说来说去，结果没有说些什么，实无一些存在的价值。炼青先生说这个时代是不需要的。

青年朋友啊！我们不要文学则已，若果要做个文艺的青年，快些把神经弦索扣紧起来，赶快把时代精神握着，为反抗一切权威与传统，只忠自己的良心，不要委曲我们的良心以迁就这坠落的社会。我们宁可牺牲一时荣誉，慷慨牺牲一时的生命，因为我们的时代，我们的故园，已被虚伪罪孽丑恶充斥了，生命已经在浊气中窒息了。我们以多感仁慈的艺术，从这点呼喊起，因为艺术便是良心的呼声，所以用之来揭穿这个弱肉强食，有强权无公理的时代，廉耻丧尽的时代，冷酷残忍的时代，我们以良心的呼声，终必得到别人的反响，博得最后的胜利。

炼青先生说，不要受平上去入拘束，在现时新文学好似春笋一样发芽，对于青年朋友们自然谁都知道的，无容我来多说，麻烦各位兄弟的头脑。简单一句，就是要能活用文字抒写内心中所欲流露出来的自然的情感，和小鸟一般感受一种气候，便就放开喉咙自自然然唱出歌儿来，这才是炼青先生所说的「不失去聪明才智的灵感」啊。

完了，拉杂写来，我这个意见有和炼青先生相差么，或有错误地方么？尚请编者先生和读者见谅。

（载**一九二九年八月廿九日「椰林」**）

思想自由与「椰林」征夫

到底中国人除不掉这些劣根性，那就是社会上总有一般不愿干事不愿做文字的小下流，凭者一个鸟嘴，不问事实，闭着眼睛信口胡说，指天画地，头头是道，几乎所有全世界的人都错误、矛盾，只有他们这批正庄高丽才正确，不会走入迷途。然一解剖其行为，却又多是什么事都不敢干，畏首畏尾，简直是坟墓里的活尸；说话从未曾负责，这就是代表中国旧社会的所谓与论。这一派的与论，在智识幼稚的华侨社会，更显得占有一部分的势力。社会意识之盲目，就是这些正庄高丽的功绩。我们除了迎头痛击，闯出光明正大的与论之坦途外，没有别的办法。

上述那些正庄高丽，根本就是社会进化的阻碍物，根本就是新潮流底落伍者，可是他们却每每学起若有其事的口脗，正是何典开章的第一句，而已而已。近来那些第一句（承上语）同志竟批评到「椰林」来——这是南洋华侨青年唯一的园地。

并不是说「椰林」不应当接受与论的批评和指导，那种自大，夸妄、盈满、绝对不是「椰林」

的态度。「椰林」的编者作者，我相信他们都很诚恳的愿意的接受社会的指正，只要是合理的、善意的。反转的说，「椰林」绝对不能听一般人无理的恶意的批评。

有的人说，「椰林」全没有立场，文字的内容过于复杂了；有的人说「椰林」没有什么充分革命性的表现，这是无聊的刊物罢了；有的人说「椰林」的作者不是什么秀才举人，又不是什么博士名流，但见那些庸碌碌的无名小卒，若甚么黄僧、征夫、亚庸之流，更是丑恶得难堪，成什么东西！说这些话的人，且不管他们是主观在那一点，他们对于新闻的常识，根本就等于零，也不用说到什么思想和学术底进化的原则。而且他们抹杀事实，从不曾细细地研究「椰林」的重心，考察「椰林」的性质，这样以耳代目的与论，自然而然的弄出指鹿为马的笑话了。

论及立场，这句话亦说得堂皇冠冕。但是我们要知道「椰林」只是叻报的副刊，根本叻报既不是什么党派，或什么机关的报，那末这个「立场」是很不适用的。然而事实上「椰林」亦不是全没有立场，不管它是本乎唯物抑唯心，它都一样的能够明白这个时代的使命，特别是南洋华侨社会所需要的认识与精神.，无论在学术与文艺，「椰林」从未违背这样伟大的目标。我们用良心来回忆「椰林」的文字，像别家刊物那样吟风弄月无病呻吟不是比较很少么？「椰林」虽不能怎样显著的领导南洋华侨走上新的思潮，可是它始终站在奋鬪反抗不妥协上，竭力来领导我们到新的阶段。这种精神，「椰林」的文字在在可考。本来是无场可立的叻报副刊的「椰林」，能够使它站在反抗旧制度反抗压迫者的战线，来吹出冲锋陷阵的角号，这一点我们应当赞美「椰林」底编者断然的态度和他勇敢的精神了。

关于「椰林」文字的不统一，这个我视为任何报的副刊都不能避免的。副刊的性质根据新闻学来说，无论怎样总不能单纯的。

一个都会日报的副刊，至少要包括下列这几方面：

一、关于学术文艺的；

二、关于社会问题的；

三、关于地方的人情风俗；

四、关于读者的兴趣。

这几件事都要顾到，才有副刊的价值。副刊要这几方面的事，文字自然就复杂了。而且同时副刊不像社论一样，宗旨要一贯，态度要严正。副刊几乎是一个地方底读者的公共园地，编者只是读者和作者的一个小园丁罢了。种栽各样的花是赖之我们，那个园丁只是为我们看管而已。花种的好坏是我们种者自己的责任，换句话说，一个报的副刊，它底文字复杂是当然的，至于内容和精神好不好，这个责任要归之这一个地方的人们，尤其是所谓一般长衫同志。因为副刊只是社会的缩影，它自己是不负责任的。譬如「椰林」不幸充满了坠落屈服花呀月呀的文字，这只是这个社会的人们坠落，腐败底表现罢！

因为副刊性质是多方面的，故副刊文字亦自然而然成为多方面的。人类社会之进化原亦不是单纯的，呆板、复杂而不背于椰林的立场，这是不足为病的。

关于革命性的表现，稍为看过「椰林」的人，当能承认它至少在这南洋群岛的华报副刊中要算是对得住的了。这不是我们故意恭维它，大家都有眼睛，拿起各报的副刊一比较，就可了然于脑中，同时我们要明白我们是没言论底自由的，这个它便觉得难能可贵。它还能在不自由中放出一些自由的喘息，视之他家刊物之噤若寒蝉，老是投降屈服于旧势力下，真不可同日而语了。

真正具有革命性的文字，不一定要满篇血呀炸弹手枪，只要它能有新社会的意识，能够反抗

的恶势力，在椰林这一方面亦尝努力过的。我们当然希望它继续的背起十字架给与我们满意的指示。

以上是关于「椰林」的话，下面却是关于思想自由。我的意思是期望「椰林」会成南洋华侨的一思想自由的小园地，这在华侨的学术文艺就会有相当进步了。

中国今日的思想还没有什么进步，一般人就愿意造成自己的桎梏，束缚自己的思想，这真是

难解的事。行动上我们自然要根据客观环境的可能性，但在思想上应有绝对的自由，这样我们才有进步。其在巴黎，一切学术政治文艺的思想都得绝对的自由，譬如安南人在安南本土连半句话亦说不得，可是在巴黎的安南留学生会所出版的越南魂，却能够公开的宣传安南应当独立的宗旨，其他像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亦一样地得自由讨论。具有危险性的政治思想，还能够自由地发展，那些文艺社会问题更没有受到什么阻碍。欧洲的文明，这一点足以愧死我们了。

中国人的思想，受了数千年的束缚，已经是麻木不仁，这一千年间文化落后，坐是之故，今日澈底解放思想，这是促成中国文化进展的大助力，而在事实上总未尽然。始皇的暴政，重见于中国现代，政治言论上只是专制、清一色。且不论其所执从的正确不正确，却绝对不能限制国民的思想，不能箝制人民言论的自由，这是进化底民族所当遵守的。

许多思想奴隶惯了的国人，他们已失却了真知的运用，一旦见着真正自由的思想，便咸斥为异端，以为大逆不道。那些说「椰林」怎样思想不统一的人，便是充分具着这样的大病。不是有许多人说及它不忠实吗？这事可想而知了。他们总迷梦世界忠实化，我们却并不这样想。它是应当代表思想自由的，它不应当为任何传统观念所压制，使它坐在向后开的列车。

末了，我们期望它确实本思想自由而努力，澈底地的向前走。我们更盼它不会成为贵族的资产的，而是无产民众的。我们相信在这一方面，它已经有了相当的努力，只要大家加以栽植，自然更加发达了。朋友！汝对它失望罢！就请汝，来站在椰丛之上，高吹奋斗的角音，它是诚恳地欢迎的。

（载**一九二九年八月廿九日「椰林」**）

张冲、炼青椰林通讯——关于新兴文学等几个问题的讨论

（一）

编辑先生:

在这乌烟瘴气的热国里，艺园是生满了荒草与蔓棘。你们的「椰林」竟能这样地努力开辟、种植；这使我——一个从中国飘流出来的游子，深深感到意外的欢悦与佩服。

最近看到贵刊上的编后的话，知道外面所投的诗稿极多，使你时表踌躇。这是现代中国文坛的一个普遍的现象。做诗的人多，而能努力者却寥若晨星；即使有几个努力者，也多半走迷了路。他们有许多是受了胡适之先生的诗论影响，以为诗只要有诗的内容就够，至于格式韵律那简直是束缚诗的桎梏。固然，在诗的历史上，自由诗（空韵式）也曾放过异样的光彩；但是，唯其是无韵律，所以愈不容易做盖虽不必为严格的韵律所限，而自然的音节总要有的，犹如海波的澎湃虽无一定的音律，却含着抑扬顿挫的音乐性。这种内在的音乐性是比外显的韵律难得多了！

故格式的整齐，音律的和谐，可以增加内容的美丽，是不用说的。但是空有整齐的格式，和谐的音律，而内容则言之无物，那便会流于「四六文」一类的文字了。诗分形式与内容犹如美人之的分天然美与人工美，一个天生的美人，如其再加以人工的装饰（相当的），必定会增加她原来的美的。这点浅薄的道理，我想谁都该知道了罢。

关于诗的音律、形式等，我将做一篇诗之表现以详论，因为这在现代是很需要的。

对于诗的外形我是和先生完全同意的，只有关于诗的内容，却还有点小意见要谈谈。

文学是时代的先锋，应该抓住了时代的气氛，作为题材，扣几声浏亮的晓钟。但是我不赞成文学是宣传的才有价值如辛克莱所说，我更不赞成局限于某阶级。只要我们的立场是在普罗阶级，那末资本家的暴虐行乐，小资产阶级的应该没落……都可成为我们描写的对象，不必定要写无产阶级的文章。这，先生以为如何？

无产阶级诗是很难做得好的，往往会流于标语化，如中国现在所谓革命诗人王独清那种「听说今天是国庆节」的语调，蒋光赤的「打倒××主义」的标语诗（？），委实难以恭维呵！一则他们自身是小资产阶级，没有实地去经验普罗阶级的意识，故做出来的诗虽可用「同情」「想象」「观察」来做根底子，然大都是隔衣抓不着痒处！二则他们是为着要做革命诗才去做革命诗，并不是真情的流露！这种为诗而诗，自然做不出什么好诗来，又难怪他们之糟糕呢！英国女大诗人布朗宁夫人曾做一首小孩子的哭声，为当时英国无产阶级诉不平，鸣于一时，那热烈的同情，悲惨的事实，哀呼的音调，那一处不打动着读者的心肠？然而这不是为诗而诗，这是从肺腑流出来的，这是灵魂受着同情鞭打的呼声，故能够使后来英国，为了此诗的力量、把劳动阶级放宽了不少！

至于那些「月呀花呀爱人呀」的诗，如其是无病呻吟的做作，没有内在的情绪，但为着要做情诗才去东抄一句西袭一章的滥调，自然是应该打倒的。如其是真情的流露，纯洁的、真挚的灵感，虽则对于人心世道，国家大事无所补益；一面却可以安慰人的灵界，培植纯洁之情感，点缀枯寞的人生（我想谁都会以为爱情是高尚的罢），又何妨写出来呢？而且大概不会因为真情的流露便「落伍」罢！

话拉长了！既不是什么文艺的意见，又不是什么讨论，只是谈谈罢了，料不致于见怪罢？还恳切地望先生示教……下略。

（二）

张冲先生:

接读来书，得知上日因我一篇「编后底话」对于诗底问题略抒一点意见而致引起先生草此信底兴致，又知「椰林」底开垦竟能使先生感到欣悦与佩服，这颇使我骤起一点深长的安慰，虽然同时亦非常惭愧。「椰林」现尚荒芜而园丁底学识又粗浅得可笑，但我总希望读者肯给它灌溉一些清泉，并且时常供给它种种底花草，使它能够欣欣向荣，蔚成一个可以对得住时代的园地。

先生对于诗底见解和主张，在形式格调上，与我底意见完全一致，这层可不必我重新喋喋；惟先生在诗底内容一方面，如来函所述，我觉得应简略地申明一下。

先生谓不赞成文学是宣传才有价值，我倒以为文学本来就是宣传；不过宣传二字，却是广义

底，并不是狭义底:如辛克莱所说，实是包括有意底与无意底两种。因为伟大底文艺作品，它总是代表一个时代底重心，和供给一个时代底需要。过去底卢骚、嚣俄、托尔斯泰等，他们底作品，便是代表当时社会上底意识的写照，亦就是那个时代底重心。这我们都能十分明了，无须再加陈明。所以我以为文学是思想的组织化同时又是情感的组织化。有了现实社会的认识，才能把握着它那全体的迫切需要解决底问题，因而构成人生观与世界观。在过去许多伟大的作家里，那一个没有他底世界观及人生观？确定了这个世界观与人生观，故所表现的，自然就是思想的组织化。所谓情感，那应受其世界观与人生观所规定，根本说不得什么神秘。一个人如果有了某种人生观，他便产生了某种情感，这是一定的道理。伟大的文学家，他写出来的作品，我们总可以在其中看出他对于所在的时代底正当底倾向及对于这个倾向底态度和主张。此种态度和主张就是他底宣传，像这样才有价值。所以我们说：文学是宣传底武器。

先生又不赞成文学局限于某阶级。这个，我却以为文学本来就有阶级性的。社会既有阶级，文学是社会的反映，自然文学亦是有阶级性。我们底生活固不能超出社会之外，那么我们底意识何能不受它底支配？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底文学，小资产阶级亦有小资产阶级底文学，乃至无产阶级也同样的有它的文学。固然，现在的普罗文学，尚在萌芽时期，但是我们敢确信它此后将必发叶以至开花的必然性，而且它在此刻正是我们文学的主潮。如果我们明了这个时代的重心站在那里，一定我们对于它的成立，当不会否认，且应极力提倡以促成它的进展。关于文学有阶级性的话，那是千真万确的事，这问题在先前已有好多人争论过，差不多到现在已经成为不成问题了。

至论到题材问题，诚如先生所说，「只要我们的立场是在普罗阶级，那么资本家的暴虐行乐

小资产阶级的应该没落都可成为我们描写的对象，不必定要写无产阶级的文章。」但这应该补正一句，主旨应以无产者为中心，而其他则可拿来陪衬，无论多与少，只要不离开它的立场，社会一切都是绝好的材料。倘若没有它的立场，则失却了这个时代的价值。譬如莫泊三的小说中的主人翁，有大半是描写无产阶级的；屠介湼夫的作品，也都是将农奴的生活来做材料。可是因其没有站在普罗阶级的立场的原故，所以至多只是同情、只是诉苦，却抓不着它的核心，故不能谓为普罗文学。即如先生所举的布朗宁夫人那首诗，也只是除了同情，与诉苦之外，归根结蒂，还是抱着人道主义的心情，犹之乎金士来之代劳动者呼号改良待遇，于其小说中充满此种色彩极为浓厚，但也因其立场不同毕竟也不能谓之普罗文学。所以我们的文学，在题材一方，并不是它的核心，最注重的还是在它的根本精神的立场。

先生不满意于现在一般普罗文学作家的作品，这是一件无容讳言的事实。但是在此过渡时期，

一切粗糙与草率，总是难以避免，倒也难怪。然而我们决不能据此而谓普罗文学失败。我们说现在尚没有一篇使人满意的作品则可，如其谓将来没有满意的收获，伟大的作品出现，那断不可。因为它的产生确有必然性，我们应该对它怀着绝大的信仰的耐心.，兼之它在现在，其产生的历史尚非常短促，不像资产阶级的艺术有过千百年长久充裕的时间。故处此过渡底桥梁，在此拾年或廿年内，就我个人底见解，总以为委实只是提倡底时期，欲它能有伟大的作品出现，恐怕不大容易。再从另一方面说，差不多中国现刻文坛的作家们完全都是小资产阶级出身，虽要竭力抒写普罗文学，大抵多不能根本革去本身的阶级的根性，总难免有许多色彩存在着，又因本身与普罗阶级隔绝，而素来对于此层又缺乏夙养与体验的缘故，所以写出来的文艺，自然没有什么深刻的惹人共鸣。以故真正的普罗文学，到底须俟普罗阶级本身能创作时才有伟大而惊人的作品出现。然而我们的普罗阶级本身此刻能创作吗？这是明日的问题，不是今日所能做到的。总之，我们虽明知如此，可是我们并不因此而灰心，以致放弃我们创作的任务，忘却我们对于时代所负的使命。

至于先生主张谈情说爱花呀月呀的作品，如其有真挚的灵感，自然流露出来的情绪，则无妨抒写，或不致因此而落伍的话，我以为这个问题极容易解决。只要我们问一问这个时代是否是个人主义的时代，那便能明白此刻是否需要这种作品。倘使有了确定的人生观及世界观的人，我相信他一定跑向集团主义的新写实文学那条大道走去，决不局促于此羊肠小道中。对于现实社会不能认识清楚，当然不会明了时代的需要；既不能明了时代的需要，此非落伍而何？但是我们的文学决不是没有谈情说爱，它也是应有所点缀于作品中的，不过没有把它用做题材的中心罢了。其实，那一个时代那一个阶级的文学不是真情的流露，真正的文学家谁愿意矫揉造作？我曾说过，一个时代的社会意识规定了一个人的思想，而其思想又规定了他的感情。思想觉得如此，感情也便如此。以故写普罗文学的作家，他们也何尝不是真情流露出来的结晶，除了投机份子之外！

以上的话，本来拉杂之至.，又因问题的范围颇广，限于时期关系，不能畅所欲言，只得申述几句，自知简略非常，祈谅之为是。但照大体讲起，上面那些意见，不知先生以为何如？幸赐教之。

先生说要作一篇谈诗之表现的论文，恳速惠下以增「椰林」的光彩，因为诚如来函所说，那在现代是很需要的。我觉得在南洋社会里，那班乘国内的余波而大嚼周作人等所介绍并提倡的日本排句（俳句？）的小诗，我们非把它克服不可。盖因这些诗歌，不但在思想上只是闲暇的产物，而且技巧上情绪上也没有一点组织化，着实是断片的感情，散漫的结构而已。先生肯破工夫以阐明此问题，我甚表同情，现在只盼能够早一天读到大作。

所寄诗稿一篇，准第五十五或五十六期的「椰林」发表，顺便在这里通知一声。

此信原预备直接寄给先生；惟因内中所谈诸问题，很为重要，故决意公开于「椰林」一并注销。此点事前未得到先生之同意，祈谅之！

陈炼青谨覆 （载一**九二九年八月卅日叻报**「椰林」）

孙艺文《无聊的举动》，1929

历史哲学吿诉我们：

旧的经济组织没有根本改造；旧的势力不能根本铲除。也即合理化的社会无由建设起来！

古时的更朝换代，结果是换汤不换药；近十余年来的军阀的混战，虽造成了政治舞台的不少「更新」，但，结果也不过是你倒我继，彼仆此起，等于虎去狼来！这些就是历史所给我们的哲学——经济组织没有根本改造，旧的势力不能根本铲除！

辛亥革命的失败就在此。——不过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说：那时的客观条件并未成熟。

同时一样的原因，弄得所谓有民生主义的理想中心组织的党，统治了中国三四年，竟一点成绩都没有。——我们简直可以说：连改革最初期的破坏工作还不曾动手！

如此，我们可以得到历史的启示：某个人的去或留倒与死是没有多大意义的。

在反蒋的怒涛正在风起云涌的今日，消息传来：「劳苦功高」的蒋氏遇刺了，而且一而再再而三的遇刺了，的确这是耐人寻味的一件事。

事实告诉我们：军阀混战的局面已是造成，它为图它历史哲学所决定的命运作最后的挣扎，他不能不极力去补缝这裂痕，以预备自己的实力。

那末如果蒋氏一死，历史所注定的这次混战必然马上爆发；但希望造成新的政治局面，恐也不过是重演历史过程的旧剧而已！

也许改组派就在这时挟着冯阁登台，但，这是一天的雪朝！

总之，在旧有经济组织没有改造以前，旧的反动势力是无法排除的，什么政治领袖之存亡，没有丝毫的社会意义；所以反证过来，蒋氏此次之遇刺，不管他们内容包含什么，总是无聊的举动。

(载**一九二九年九月四日「槟城新报」**)

@孙艺文《越界筑路》(节选)，1929

在中俄风云渐趋和缓的时侯，忽然揪起上海工部局越界筑路的风潮，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事！但工部局越界筑路已不是现在仅有的一回，差不多每年都有这样的纠纷，所以这次的风潮，不是偶然的发生，而是有必然性底存在。

在我们未言工部局越界筑路的必然性是什么之前，首先要明了工部局是什么一个的组织？及其组织基构的条件？我们能够知道这——两个先决问题，它底必然性自会明白。

工部局是上海公共租界内一个行政最高机关。上海公共租界是根据亡清所订下的不平等条约而成立。不平等条约是列强在中国优越权利与利益的保镖。所以工部局即是根据不平等条约而组织的，工部局之敢越界筑路，所恃的即是不平等条约。这——不平等条约，就是工部局越界筑路必然性的原动力。

在不平等条约没有根本推翻以前，工部局越界筑路风潮，必然在这必然性原动力而永续发生的。换一句话说，在不平等的条约废除以前，工部局必然恃他保镖而越界筑路的，所以在不平等条约依然无恙地存在的今日,希望工部局不要越界筑路，直等于幻想，即工部局必然要履行它的任务。

因此！我们要防止工部局之越界筑路，断非反对可以成功，也非高唱收回租界可以成功，而要不平等条约的完全毁灭！

不平等条约一日不能毁灭，租界一日存在，而工部局一日仍有执行这个侵略的任务。

(载**一九二九年九月四日「槟城新报」**）

@杨实夫《<椰风>编后》，1929

时间过得太快了！不觉「椰风」便出到三十期了！若在这过去的历史中，要问「椰风」究竟在南洋文坛上有没有位置，与在文坛上的位置是怎么样，以及能不能站在文艺界的前锋说话，那是「椰风」的读者才能够知道的。

不过「椰风」自产生以来，谓全无与文艺的读者发生关系，那就说不过去的。单就「椰风」投稿的踊跃看来，就可以知道表同情于「椰风」的人不会少。

有人认近来「椰风」是退步了，革命的文章渐渐少了，这未见得吧？说到革命，不是要掷炸弹持刀荷枪才算，我想口号的文学未见得就是革着怎么多的命，或者还是不革命也说不定！说到文学决然不是如此简单的笔直的路线！说到革命，更决然舍不得革命的技术方法。

忠实君的「波光与笑纹一样柔和」，这是一篇中篇的小说，分上中下三部，全篇满两万余字；

描写时代的转变，虽然不能代表全部的理论，但总有一部份相当的表现，特此介绍一下。还有，依夫君的「大姐自杀了」，这首诗的美，看过那篇文章的人自然知道，从这篇诗中又可以知道作者技巧的老辣。「椰风」近来，对于这两篇作品，可说是比较丰富的收获，说「椰风」退步了的人未见得他是说对了，我想。

（载**一九二九年九月五日槟城新报「椰风」**）

笑纹与波光一样柔和（节选）忠实

德明先生滔滔地说了一大段话后，又吸了一口水烟。宗汉依然不插嘴。丁栢民看看风头不对，想转变语法对付林举人。「请将不如激将」，他想定了，便把灾民呼喊「破仓」的情形，叙述了一遍。

情形就突然转变了。德明先生坐不牢了，宗汉也跳了起来，他说：

——什么，破仓？简直是造反了！

——这定是栢民的蛊动，先把他捆起来！

德明先生的命令一出，陡然从屋外走进五个家丁，帮同宗汉把栢民捆缚在檐柱上，宗汉又拿出一束三条籐心辫成的籐鞭（藤），狠狠的在栢民身上抽了五十次，他说栢民是「破仓」的倡议人。应惩罚！

栢民是昏了。

农民们等栢民的消息，又过去了将近半天。

当时，农民们之盼望栢民归来，恰似他们盼望天上落下面包或其他可以充饥的东西，一样的逼切，一样的热情的希望。

然而，栢民是中午去的，现在已近黄昏时候，下弦月已高挂在西天了。栢民仍然杳杳。

纸是包火不住的，林举人拘禁了丁栢民，虽曾极力的下过工夫做秘密工作，但是，大概是八点时分，林宗祠外一片狂暴的「交出人来！」的喊声，又把林举人震慑得坐立不安。

破仓！

抢人！

烧祠堂！

快把栢民放出来！

打死林德明！

……

……

句句尖锐的音，穿进了林姓族人的耳里，自自然然有一种反感，他们有些催促放栢民的；有些要保守「族纲」的，倒说开出人马与灾民对仗；有些惊惶万状，预备搬家的，种种色色，致使林举人十分的惭愧。他想：放出栢民去，自己的面子顾不全了。他想：真的谷仓给他们破开了，自己给他们杀死了，咦，倒不值得。他又想：自己姓中有洋手枪的倒不少，有五六枝，轰死几个灾民，其他就吓慌，走散，也不一定。但，林举人一时糊涂了，竟决不下用那一条方策。

倒是宗汉能干些，他说：

——如再犹豫，祸就临头了。这些王八羔子，不轰毙他们几个，他们那才得势呢？开枪！开枪！看他们奈我……！他暴跳如雷地喊起来。林宗祠外的灾民们，听到里头喊「开枪」，全数人的情绪，统都变换了，他们一致的喊出：与其饿死，不如打进去给他们轰死！如是，叫喊起来了，如是，灾民们的武器，家伙，高举在空中了，如是，撞门声发作了，如是，里面的枪声响了，一片纷乱的景象，益复不可收拾。

在纷乱中，林宗祠紧闭着的大门，不知那时给灾民们的斧头劈开了，灾民们蜂儿般拥了进去，但是，使他们失望了：里面没有一个人，连栢民也不知给拖在那儿去了。他们此次的目的，一半是为了栢民，一半是为了自己的肚子。所以，他们已进了虎穴，焉有不捉虎子的道理？

他们很熟悉林姓谷仓的所在地，因为他们每年完租时，是亲自挑到这儿上仓。（林家私人的谷积，多设在私人家下。林宗祖尝的谷仓，全数在林宗祠。林举人是兼任保管祖尝的专员。）每一处所在，他们都很详悉。

林家祠内的谷仓，多是在右列横屋与左廊的房间内。它的构造通甚简陋：右左后三方面是原有的屋的墙壁，只前面的是用木板镶叠成的，谷是由木板中间的口倒进去。每个仓都可容纳一百几十石的数量。

林家祠内，只有二十五个谷仓。

灾民们在打破谷仓，搬运甚忙时，林宗的百姓，也曾与他们争斗过一些时间，可是，林宗的洋手枪只有六枝，子弹又不多，虽也轰倒了几个灾民，但，无论如何，比不上灾民们的犀利斧头与钩枪。他们的子弹打完了，再无别法可以抗御灾民们的暴行了。灾民们人数众多，纵使给他们轰死了一百几十，灾民是满不在乎的，横直灾民势将饿死的啊。

林家祠内的谷，一担一担给灾民们担回家去，那夜简直像行军时运粮的情状，直到天亮，还络续地有谷担从林家祠的大门挑出。

这一次的「破仓运动」暴发后，顶遭殃的要算林家祠门前场上的芊芊碧草，本来受了兵燹的地方，更加了此次的躏踏，油油的碧草场，变成焦土。

这一次的「破仓运动」，使双符的农民，认识了联合的作用。他们后来做出轰轰烈烈的事情，不能不说不是此时种下的种子。

他们知道了团结；他们又知道了要吃饭，但有自己的出力；他们又知道了本身的痛苦，全系林家与邻村张大户等地主的赐予；他们又知道林举人的权威，只要联合全体农民就可以对付，并不是铜墙铁壁，攻打不破的。总而言之，这一次的举动，胜利的欢欣，已深镌在整个双符的农民脑膜上了。

但是，也有许多胆怯的农民，以为肚子的作怪，虽已镇服了，惊心动魄的恐怖，时常钻在他们脆弱的心孔里。他们最怕的就是林举人带兵来勦双符！

心胆雄壮些的农民，并非有别的把握，不怕官兵，他们都以为地方上发生了灾情，地方官应设法赈济，毋使灾情扩大，才是道理。此次双符的灾毒，地方官长，视作勿见，听而不闻，恣意把灾情……。假使官兵真的要来勦办，那么，饿死不如打死，较为爽脱；他们的下意识还以为官兵未必肯来办灾民。因为灾民区域，于他们无利可求。这样，双符的农民，有大部分泰然，无虑。

但，还有一件事，使他们顶担心，顶烦闷，顶不安的，就是丁栢民的下落全无。其实，事件是很浅显易解的，当林举人听到林家祠的大门震动时，便偕同宗汉，拖了栢民，从后门绕道漏夜出巢安去向县长哭诉了。

他对县长说：「大人青天！小民的乡村遭了殃，小民姓内的房屋全体被烧，人民也被屠杀了不少，小民幸得逃走得快，不然，早已被乱民捉去分尸断首了。当要走时，曾捉获一个统领灾民作乱的首领在此，请青天发落！并望青天快遣大兵去勦灭暴民，供保未死的百姓（此百姓是指林家的人们。）……」

县长自然很尊重林举人的人格。他的话，自然不敢忽视，当时就派了兵，不多，只四名巡勇去双符。调查结果的报告：该乡并无灾民，农民正在耕种秋季的禾稻；烧去的屋宇，是军兴时代的成绩，林家祠也还安全。

林德明先生是如何的摆出举人的资格向县长青天讨情，但，县长只淡淡敷衍，把丁栢民判决坐二十天（莫须有）的监禁。

这是林族意外的损失，不但林先生没有曾虑及于万一，即素称聪明才智卓绝的宗汉，也莫知所措。他们的神算失败了，他们的威权坍倒了，他们的尊严消灭了，……最难堪的就是林举人是有一百二十多天，不敢返双符！（下万余字略）

（载**一九二九年九月五日——十二曰「椰风」**

恭维我们的信炼青

（一）

「椰林」的编辑先生:

你们椰林的言论很好，像这样文化落后南洋，能有「椰林」这种的文艺，那总不能说得南洋将来是没有一线曙光的希望的；但怕你们不能继续的努力的奋斗下去。你们如果能不灰心不胆怯地管敌人是什么的乾乾干，那未能说是不好的，恐怕南洋的黑幕只有你们「椰林」才能打得开。

编辑先生！「椰林」的作者！我望你们能继续不断地与这多么凶猛而且黑暗的万恶环境决战！

兄弟自惭无才，对于作文更是个门外汉；不然的话，定要与你们一致努力的。

兄弟受了有势力者的白眼和讥刺，算是不少了；但每恨弄墨不来，真是兄弟满腹忿气无从放消！

「椰林」的作者们！你们的文章，兄弟每次都有奉读，这真是兄弟至爱的老师了，可足消兄弟胸中多少的怨气。

兄弟每想将胸中久积的一切作个赤裸裸地发表出来，但一执起笔来又不识从何说起，所以，终不能实现发表。殊憾！

兄弟虽不能同你们一同努力，但总很望你们能继续不断的干下去！

恨资敬书九月十九日

（二）

炼青按:俗语说:「自己的文章，人家的老婆」，这些话虽有点语病，但至少第一句总比较的可靠。自然，有人恭维我们，说「椰林」是一个什么革命的园地，作者是这样的努力奋闘，我们看后听后自然欢喜，自然愿意登。可是从前的见解却不是这样；以为一经人家来函恭维

便发表出去，未免有点「村像」，最低限度也有点后台喝采的嫌疑。所以昔时所收到大大小小关于恭维我们的函件，我们也悄悄地没有把它登之报端——当然也谈不到制成电版。现在倒觉得这个玩意儿也很可玩，以故接到恨资君的函后，便立刻给它注销，藉以表示我们对于社会作战的一点战功（？），其实也是一种聊以自娱的如意梦；现在只可惜我们为省节经济起见，不得把它制成电版以昭信实，真是憾事！我们以为这等事和我们本身有益。譬如说，你愿意做诗人，但又偏苦于人家不会知道你已是诗人了，为求人家知道起见，所以请几位朋友写信来恭维，说你是南洋群岛唯一的诗人，而且诗光万丈，生平所吐的诗，比蜘蛛丝还要多，那么，你接到这些信之后，就把它注销去，而且还要将原函制成电版，使人家阅后才不会误会是你制造的，那时，你便不妨以诗人自居，人家也就以诗人看待你。这是多么便宜而且轻松的买卖！即如讲爱国，我们也以为如此的；国，你固然爱，但是单在肚子里下决心，你想谁能够知道呢？倘没有机会上演说台吐一块鲜红的血，谁相信你是一个爱国者！现在我们把恨资君的来函注销去是什么意思？那只凭大家去批评，至于说这封信是我们制造的愈好，总之，不离于喜欢人家恭维自己者就是，反正我们是不怕人家讲什么的。

以上的话，态度似乎不很好，但请恨资君不要太忠厚地看去。至于恨资君勉励我们的话，我们自然分外感激。不过我们尚可告慰恨资君的是..我们尚天天愿意吃饭，因为有饭吃才能养养精神，壮壮筋骨，所以继续努力的勇气一层，挣扎还在挣扎，但不致愈挣扎愈微弱，虽然我们原来的勇气也没什么热烈可供大家佩服的。惭愧得很！

（载**一九二九年九月廿二日「椰林」）**

@实夫《社会杀了人》，1929

近来自杀之风，差不多成了青年一种普遍的倾向。我说，这是社会杀了人！是社会破灭的象征！

去年上海黄浦江头，成了青年自杀的场所，此风迄今未减。今年，自广州市立医院四看护同时自杀以后，省港之接二连三自杀者，几乎无日不闻。本报近来亦载了几种自杀新闻，霹雳轮之两女子同时蹈海，既已轰动了一时的听闻；昨又载本屿五条路公众厕所，闽某潜入自缢一则。噫，自杀之风竟若是之炽也！

考自杀之原因，概言之则有二种：(一）社会的压迫，(二)思想的暗示。思想是社会的产物。故我说是社会杀了人。

今日的社会对于我们只有冷酷的待遇！职业问题得不到解决，婚姻问题得不到解决，一切一切问题不能得到解决，社会一天一天对着我们反动！使到我们找不到出路。像站在这前无去路后有追兵的我们，是十分有自杀的可能！

自杀是青年聪明的办法，比之偷生苟活的人要好得多。但，记得李守常先生曾说过：「能用自杀的精神去改造世界，比消极的自杀更好。」这话说得很对了。我想，我们青年不可没有自杀的精神。

杜威夫人说：「我不自杀，若是我自杀，必须先用手枪打死两个该死的人！」要自杀的青年呀！我也希望你在未自杀之前用手枪去打死两个该死的人！我们的人生观，要用自杀的精神去奋斗！

(载**一九二九年九月二十日「槟城新报」**)

地方色彩与文艺炼青

写了上面这个题目之后，不踌躇地要把它写做一篇短文，并决意写至原稿纸四张为止。理由之一，是因为这个题目所涵意义，我打算写入那篇凝思甚久而终于不敢毅然下笔的「南洋文学」一文，故在这里不愿多所发挥，只简略地抒出一点感想而已；理由之二呢，就是我近来打算多写短篇文字，少发表长篇大论的东西。有了以上两个理由，所以就决意写做短篇。至于本文的意思，自然是近似于杂感之类，并不敢说是一篇论文。这些也许无须声明吧，然而我总觉要这样说出才好。

现在暂把文学是什么这些大问题搁在一边，而来谈谈关于景物方面的描写吧。

谁都承认文艺断不能超出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只作品中关于景物的点缀一端，就绝对不容作家随便的。一篇作品，如其所记的是中国的事，凡人物、地方，一切都应是中国国内所有的才可写出，否则如把南洋的景物混入，那可无疑地断定为错误。譬如作家们未尝看过纷纷飘舞的雪片是怎样飘舞法，便俨乎其然地大谈起来，纵然谈得很起劲，但总不能写得逼真。文艺虽重想像，然而作家总难以离开现实的生活专去冥想些生平不尝赏鉴过的东西，而作着不忠实的描写。所以地方色彩问题，便为我们当所注意。

成功的作家，无论诗歌小说抑或散文，里头所取的景物，总就作者日常所接触者写出。某些文学家，如吉ト林，他因为生长于印度，所以他的作品即以描写印度的景物见长；如斯蒂文生，因曾经来南洋养病，以故他中年的作品，也便充满了很浓厚的南洋的风味；即如去年逝世的哈提，据世界上大大小小的批评家说，他的小说与诗，所有景物，均取材于他的故乡的。这是一个事实，要引起人们深切的共鸣，写得有声有色，除开实际的体验外，幻想毕竟只是空虚，人们读后自觉无味，断没有生起纵使蜘蛛丝似的反应。

地方色彩这问题，既然在文艺上占着一席颇为重要的位置，但反观我们南洋上一般青年的创作，怎么具有地方色彩的作品很缺乏呢？近年来南洋刊物之发达，虽则不能说比较中国多，但总较往昔蓬勃的多了；可是你如要在那些刊物里头找到一篇南洋的色彩稍为浓厚的作品，那好像披沙拣金似的困难。作家溷在椰丛下，写着梅花、雪片、杨柳……等东西，还是不全改掉；而我们地方色彩、风味，不知怎的总蕴在作家们的肚子里，似乎烟士披里纯（Inspi「ation）未到以前，这些都不愿意发泄了吧！

如其谓南洋的景物太粗俗与太不艺术，所以够不上我们的作家赏鉴的话，就我们的眼光看起来却未必是。这里的本地风光，倒也不见得这样的难堪。你看，苍翠的椰林、浓密的橡胶、茂盛的芭蕉、耸立的老树，实在觉得可爱；兼之那富于雨量的气候，「一雨便成秋」的热带的生活，似乎不无一点诗意；即如落日斜晖，我们在海边眺望，大自然的壮丽奇伟，似不能说比中国的不好看些。然而我们的作家，却熟视无睹，专去摹仿——不，应该说冥想，而偏描写些中国国内的景物，这颇使我费解了。

仅此一端——只仅仅此端，关于南洋景物的显现，就觉这样的贫乏，那么要作家们能够获得南洋文学真正的意识，武断的说，其途径尚遥，难以达到。中国国内的景物是不同于南洋的，作家们多从中国来，在这里创作，最低限度也要激起一点灵感来抒出一两篇具有地方色彩的作品，那才不致于变成超人，弄至写些不受制于时间空间的文艺来。

在艺园里，南洋尚有许多宝蔵没开辟过。中国国内的作家，要想开辟这个新的宝藏，非亲自来南洋跑一回不可，但是我们的作家怎可放弃我们的任务，摆在眼前的景物，那可轻轻放过呢？

今天读到张冲君投来一篇「飘流到狮子岛去」的稿子，其中描写本坡所谓「老皇山」的水池及牙笼的景物一段，觉得地方色彩颇浓厚，读后如身历其境一般；于喜慰之余，因坚持两年来的主张，略抒一点感想如上。

（载**一九二九年九月二十三日「椰林」**）

@张冲《漂流到狮子岛去——呈给临别的朋友》，1929

　　十一岁那年，我第一次尝到远旅的滋味。

　　那时候，我的家乡泉州正值兵匪叛乱之秋，全城充满了叫苦的惨声，黑云盖遍在各处，抢劫、绑票、杀人，几乎是天天听得到的消息，一会儿张清旅从北门进城，一会儿「狂鞑奇」由东门溜去，官军来时要「派饷」「收税」，土匪去时要抢劫、杀人，倒霉的小百姓，真是苦于应付了！在这风声鹤唳的祸难中，民心只感到恐怖与悲惨的压迫。无论街道上、乡村里，都好像是暴风雨之将至，冷寞得像死了一样。平日那种和平的热闹的气象，己被阴风吹到荒山里去了。

　　在这种情形之下，我家自然笼罩在恐怖的黑色里；我稚弱的心艇更好像失掉了指针，彷徨于无边的黑海。母亲呢？她是竭力勉强维持她的镇静，为的是要安慰我恐怖的心，虽则她也是一样的感到不安。有时碰到土匪不服气要和官军闹个玩意儿的时候，飞弹和战火便主宰着民心。在夜间，我们往往把被席铺在地上，将身子挤在一堆儿，静悄悄的，防避着，留心着子弹的光临。如其逢着严寒的冬天，那简直是要我们的命，冷风从门缝里吹入，一直钻进衣内、袖中；受风处的细胞便如浸在水中一样。牙齿下意识地开起战来，嘴里发出瑟瑟的声音。偶而一句二句的话从瑟瑟的喉咙拖出，也是很凄凉的在空气中消寂。漫漫长夜就这样度了过去。

　　在一个早晨，得到哥哥的面召，遂偕着母亲，阿嫂，悄悄的离开了古相乡，到狮子岛去。

　　我的哥哥自少便开始飘泊的生涯，在狮子岛上他度过七八年的生命，每当他回到家乡，便给我许多狮子岛的趣味的叙述：参天的椰林，炭脸的印度人，雄巍的洋楼，那时我的故乡还很少洋楼，更有如龙的车马，滚滚的大海……这些引起我不少好奇的心理，希望能够到狮子岛一行。

　　希望实现了，我第一次看到巨大的火船，在茫茫的大海中，漂着、走着，那不可信的大海，惹起我对于大自然的惊奇与信仰；就在那时，我开始认识宇宙的伟大，自然的神奇；以前我有如一只井蛙，看的仅一小片的青天，听的只那井中的声音；大商埠的繁华，海洋中的怒涛，人间的崎岖，又何曾唤起我幻想中的印象？我发现了自己好比苍海的浮沤，故乡也不过是沙漠中之一粒，在这无穷的宇宙，人是何等的渺小呀！啊啊，如其你是一个素来自大的人，到那时，你必定会觉得世界太大罢？那素来自大的心必会渐渐缩小而至于消灭，虽则你的心胸也许会比以前扩展了许多，豪爽了许多,伟大了许多！海！我赞美你，我颂扬你，你那滔天的巨涛曾引起我许多的幻想，你那茫茫的四际曾开拓我稚弱的心胸。使我认识了自己，认识了宇宙；天机的奥妙第一次打进我的思想。当我踏上狮岛的岸上，那巍巍的洋楼，宽阔的街道，各种各样的车……这些都是我以前不曾看过的，然而不能引起我绝大的惊异与赞叹，如初晤到你那样。

　　我们在星洲(狮子岛)第一次的住家是在芽龙，那四围充满着乡村的性质，快乐与清淡。房子是茅草和木板做成的，虽颇简陋，却很清幽；四围环着竹篱,竹篱里面一共有四间茅屋，但却不聚在一起，乃各据一方，享着不同的风光。只有中间的壹间浴室是公用的，里面没有自来水，仅有一个自己掘的井，很浅；井水是有点黄色的。浴室也是整个用茅草和木板做成的，自然无美观之可言，但是当我们在那里冲凉，却变成我们的乐园。往往招二三个近邻的儿伴，很高兴地在那里洗澡，但与其说是洗澡，不如说是玩耍，来得切实。那时我们都脱光着的身子，泼着水花作战，或是跳在水中发呆，有时也讲讲故事，说说笑话，把我们洗澡的目的都忘记了，一直到被室外的「候洗人」等得不耐烦下哀的美敦书的时候，才唤回了洗澡的意识，开始冲起凉来，因此，洗澡的时间非二点钟不行。我们的前面是一个水池，有些地方浮着青色的密藻，静的时候简直是一个净洁的明镜，日夜反射着银色的流曦；那水草，是白鸭的乐土，是鱼儿的天堂！鱼儿肥肥的，肉味却不大好，而且厕所又是设在池中，时常放下的屎成为牠们唯壹底丰宴；既食不得，也就懒得去钓。后面是一片羽球场和爱同兄的住家，也是我们游乐之地。触目皆是高可三四丈长底榔树，树茎光着好像裸体底长瘦底巨人。蕉叶似底叶丛里，垂着大的小的青的椰球，每成为我们解渴底良品。清晨，月夜，中宵，如其立在我们底楼头，定会透彻了自然底幽美与伟大。朝露闪烁着人生底短促，在树枝上睥睨，在萍叶中打滚。绿树披上轻纱似的雾衣，在远处，在远处仿如仙境之漂渺，暂时遮掩着红尘的丑恶，代以爽人的朝气。这爽人的朝气胜似一服精神的兴奋剂，那时的心中，无悲哀、无思潮，只有淡淡的虚空占据着，渐渐地扩展、放大，终至忘了自己。及至看见那池中朝阳的浮动，天空中晴朗的云彩，初醒时野草的蓬勃，谁都会感到生之可恋罢？啊！那星夜，那星夜，它的美妙，它的清静，它的和平，简直是在童话的幻想中才寻得到的。现在正回想起来，再也不能清楚、逼真。那时我是在尘嚣中的大坡中念书，逢到星期六才回家一次，还记得坐在车上未抵家门之时,心中所悬想的是：那壹群花鸭子不知多大了？屋畔的「红毛丹」不知成熟了也未？新生的侄子见了我可能笑否？……于是到家时，在怦怦的心跳中，晤了母亲以后，往往就去顾视我所怀念的东西，看到「红毛丹」果然成熟了，真是愉快得很；但听到花鸭失去了几头，却又感到可惜的怅惘。我壹回家来，母亲和阿嫂便忙碌起来，杀鸭哪、煮肉哪，预备了一桌满满的，哥哥也工作回来了。

于是便围着桌子吃，座上充满着乐融融的空气，谈笑快乐是那时的景象的元素。在这种诗意葱笼的山村里，我竟常常感到单调的寂寞，母亲是好热闹的，自然也和我同感。于是迁居便成了当前的问题，结果决定搬到城市去。

　　在城市中又迁了两次，后来搬到一间很大的屋子，在那里一直住到去年才离开。那是一所中学的旧舍，地方很宽，足容成百人；那些同居的都是熟悉的朋友，住在一起，难怪生活那么有趣味。旁边是一个网球场，一个白灰的网球场，映射着天河里的虹彩或星光，往往会疑惑是一个稀贵的银庭；灰庭四围铺着地毡似的绿茵，又温柔，又鲜色。间也有一株两株的椰树，俯着头，看下面那些小孩似的矮树；当黄昏展开它的黑翼，伸长着巨大的身影，叶影，参差地交织在光下的银庭，悄悄地歌吟，轻轻地摇曳。它的轻微，它的悠慢，像是怕惊醒那周遭睡着的青蛙吟虫，像是怕唤回正在缠绵的露华青草。时有幽人在这里沉吟独步，轻奏乐音。楼的后面是新加坡的自来水池，很清幽的一个境地，我们几乎无夜不在那里玩耍，煞像我们的私园。上面最可爱的是那一面平静得像玻璃的池子，除非在清风撒野的时候，不然它决不更动一丝一毫的清闲的态度。它，永远躺在铁栏环绕的中间，任天空的光轻抚，任人间的风逡巡，斜坡是那里特多的景致，软柔柔的，碧油油的，是那欢迎游客的织草，它不论踏在它上面的是工人商人田夫美女学者，它都微笑地吻着他的足。椰树很多，其余如芭蕉野花都有，更多谢那阵阵的细微的芬芳，送来自花丛与草间。站在上面眺望，狮岛大部份的景色都现眼前。如其在夜里，那声的沸腾：呼叫声，机器声，及各种的车声，那屋的波涛：洋楼、工厂、住宅；那色的复杂：灰的炊烟，浓黑的煤烟，白的楼角，红的砖厝，这些都在光海中闹着、现着、闪着、露着、如万花筒一样。啊，那时我们好像是置身在世外的蓬莱，悠然地观察人间的尘嚣，何等的清逸自在呵？晚饭吃完以后，我们每每偕着同居的人：男的、女的、大的、小的，买了些香蕉糖果之类，成群的到水池上去。像从生活的监牢逃出来的囚犯，在这种优美的清静的草地，脱去了身上劳作的桎梏，是一种何等难言的快乐呵！那些白天为工作搅扰的人，如今都变成天堂里的游人，于是谈笑风生，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含着快乐的成分。真率、趣味、欢悦，酿成一个忘忧的美梦。斜坡上，白石上,朱栏畔，椰树下，遍满了我们欢乐的痕迹。于是猜谜，讲笑，竭力去玩尽趣味的游戏。我，那时，忘掉了一切，消磨这难得的时间。即使白天碰到甚么不高兴的事，如某学科考得不好那一类的事，到这时也付与虚无的雾烟。如是地消磨良宵，常常忘记了深夜，忘记了露凉。日间呢？打网球、羽球、乒乓是我们惟一的功课。穿着短裤背心，赤着足，光着臂，在鸟鸣的清晨，在夕阳的傍晚，我们小鸟般的开始筋骨的磨练，一直到了臭汗满身皮肤如煮才停止，但那时已很有「落鸡汤」和「山中人」的资格了。因为常常赤足光臂，所以穿起衣服来，很有些不甚了然的悲感。幸而那时家中没有满清遗老之流的道学家，不然，真要被他们叹为「世风日下，斯文扫地」矣！最难忘是那月夜，那简直是走进了天庭；在树林中在碧海边徘徊的人群，准有个我们的份儿。我们一边看着月光，一边听着琴声，常常忘掉道路的远近。当我们步入深树之中，听见远处人家的乐音，或钢琴，或歌声，或violin,暂时休止着谈笑，把心付与悠扬清脆的音波，腻腻的，像是困惑，像是迷醉。我的哥哥曾有一首诗纪念当时的情景：

当在葱苍的树林间走，

疏枝偷窥着有个月亮；

时踱出林里来；

伊又嫣然跑回天上。

找不着看不见的丹容花，

最会猜忖人的幽怀！

吐出阵阵的清香，

悄悄托微风儿送。

谢谢那远远的人家

不知名姓的姑娘，

更奏起遏云一曲，

妙音长余波浮荡。

……

有时为贪恋美妙的歌音，芬芳的花香，艳丽的月光，一言以蔽之，即贪恋柔和的夜境，行行，行到车马如龙的海边，从灼灼注视的眼光里，才发现我们的窘处，是多么失礼统呵！穿着短裤赤着脚，侧身于很含有文质彬彬的意味的洋装先生的群里，煞像有伤他们的身份似的。然而，我们倒坦然，一点也不介意，仍是谈笑、看月、闻香，一直到家中。像这类值得回想的事情景色不知道有多少，详述起来，恐怕真要令我的手写酸了。

处在这种优美的环境中，理该感到满足才对。但是世间的事情却没有这样简单，那时我的心中反而酝酿着极浓厚的乡思，夜里的梦十次就有九次是乡梦。其实那时我实在没有思乡的必要；思乡的人往往不是飘泊者便是沦落人(自然也有许多是例外)，他们想到故乡的慈母、爱妻，感到自家的孤独寂寞，有时看见人家团圆的过节快乐，自己呢，则冷寂寂的，如一孤独的游僧，于是家乡种种的幻影便渐渐在他们的回想中映现，扩大，扩大；终至于作客的悲哀亦随之扩大。所以思家与思乡往往有连带关系。而且，飘泊的生涯往往会把人磨成神经衰弱者，碰到一件很小的事情，那末「回想」和「思念」便小丑似的捣起鬼来，一直把那个人弄入思乡的痛苦里才罢。然而我呢？那时只是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孩，别说人世的黄莲不曾尝到，就是生活的磨折都不曾碰到呢！环境是这般优美；面包问题更无须我介虑，除了到学校念几本书以外，其余的时间多半是消磨在快乐之中的。哥哥的励语既常常听得到，而慈母的温怀也不曾离开过；更有甚么可悲愁的呢？但是我是如此地颠倒，如此地思念我亲爱的故乡。故乡的清源山、东西塔、洛阳桥；故乡的龙眼、桃李、荔枝；故乡的夏蝉、秋叶、严冬，都是我所憧憬的对象。于是我对于这炎热的都市，渐渐有点淡漠，终至于厌恶起来；初来的热烈的情绪再鼓不起来了！民国十四年遂和母亲回故乡去，我充满了满怀的欢悦，去实现我四年来的梦。在故乡念了几年的书，幻影是一一实现了。然而终不能使我感到我所憧憬的那么完美，那么满足。反而那些在星岛留下的痕迹,常常给我遐想,回念,在朋友同学的谈话中，这记忆的宝藏，我便发掘给他们看。当年所游的地点，相偕的同伴，也就变成他们注意的焦点了。当年亲爱的朋友呵，你们可知道冲在别后曾替你们介绍了许多的朋友吗？此后如其再去重味那些风光景色，回忆甜蜜的过去，我将怎样思念你们呵，朋友！

　　在故乡勾留了四年，算已结束了学海的某一程了。如今为着了生活鞭子的逼迫，我将飘流到远远的狮岛，离开了母亲，离开了哥哥，离开了朋友，独自一个人走入椰林蔽天的热国。但是这别前的情况，旅途中的痕迹，又要怎样地牵引着我日后的灵魂呵！

(载**一九二九年九月二十六——二十七日「椰林」**)

关于《革命伟人的太太》之排演飞鸟

何以会找到「张四太太」

我好戏剧，近来因心绪的烦苦而益甚了，所以白天业务完成，确常在影戏院里排遣午夜前的几个难堪的夜里的镜头。因之对戏剧愈感到兴味。有时竟在心角里想：集合几位爱好戏剧的男女朋友，在这南荒来努力一下戏剧的运动，不是对侨界的文化上值得做的一种贡献吗？可怜终因我认得的人太少了，许久来未发现有爱好戏剧的朋友，即有一二位，却又在别埠。所以什么南荒的戏剧运动，终不过心角里想想罢了。

有一日，光华记者林姗姗先生衔槟城国术馆的使命来叫我找剧本，谓国术馆在西北筹赈会开游艺会时，要演白话剧，并要我负责导演云。这于我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使我自己能实地上来研究剧本及舞台艺术，同时或许能在导演中觅得有戏剧天才的青年朋友，便不自量地应承了。

于是找剧本。唉！说到剧本，近年来的中国文士，虽然有些人大声疾呼，高揭戏剧运动的旗帜，如创造社的理论方面之努力，狂飙社的目空一切的批评中国戏剧界及南国社的一面制作剧本一面实行排演，以及各杂志报章，时时总有剧本的发表，但创造狂飙，都无好剧本出也。南国虽有，但在槟城，好几家书局都无南国刊物及单行本发卖。这时打算自己来编一个合于此间社会的剧本来表演了，可是老天那肯给我一刻安静的心境来构思，况且我从来看佛而未学刻佛的人，编剧又谈何容易？只得再找，结果，得到了一本中国新剧的前辈陈大悲先生创作的「张四太太」，算中了我的意。

这本「张四太太」已不像一般杂志上发表的，只合拿在手里阅读的剧本可比。——这当然是因编者有舞台的经验的缘故。全剧内容，以辛亥革命故事做背景，实在又是正对现社会下的针砭，价值是有的了。一共五幕，愈演下去，就愈觉紧张。这种剧本，显然很合于排演了，虽然第一幕多静场的对话，但我看那对话的句子都很有力，很能感动人，便大胆决定，即使不能演全，只演第一幕也不至于乏趣的。于是就通知林先生说：「决定用『张四太太』，请找一位国语流利，富有男性刚果的性格，秀外慧中，能做机智善变的表情的女演员来饰女主角张四太太。如无这个人，则此剧不能排演。」

后因赈济西北游艺会为期甚促，来不及习演，国术馆诸先生遂改习别种表演。恰于此时同善校友会一周年纪念，要在双十节之前晚开游艺会，且决定要演一出白话剧，会里又叫我负责导演。我想在双十节的前晚，来演以辛亥革命历史为背景的戏剧再适合也没有了。于是「张四太太」第一幕便与槟城社会见面了。为国术馆而找到「张四太太」，而终于为同善校友会的周年纪念而上演了。这也是料想不到的一种因缘呢。

改剧名及只演第一幕

凡上演别人的剧本一定要尊重作者的原著的，未得作者同意，不应删改。不料在导演「张四太太」的第一晩，演员们都说这个剧名，不能充份表现出本剧的内容，也容易使人发生某种误会。但我想，如要改剧名，最低限度，也要不伤害本剧内容。「张四太太」，改为「革命伟人的太太」，不但不伤原剧内容，且能令人增加了解本剧内容的程度。故决改了。复在九日晚发铪观众的「本事」上，加以声明了。我想陈大悲先生不至于厚责吧。又剧中对话，有些竟是中国北方的土话，在南洋很少人听得懂的，也有数处改易的。这次因时间的匆促，未能把全剧上演，当然是作者与我们同样抱憾的。

居然有了女主角

同善校友会指定的几位演员，原是我不很认得的人，各擅长饰何种角色，我起初全懵然。当我提出「张四太太」来时，各人都有点不敢尝试的情景。自然我更比他们害怕了。然当时实在没有旁的好剧本，所以我不能不注意各人说话时的表情了。自然想发现饰张四太太的一位女主角来。在似有发现，又不能十分拿得定时，大众仍在犹疑着，要不要演「张四太太」，我就觉得应该决定势在必演了。便冲破大家犹豫空气，说「各位决定演吧，只要我们下决心练习，我是敢负责的——」。这时有一位女演员比我更决定，用一种充满男性强毅的声调说道：「好，不要怕难，一齐下决心，成败不必管它！」说这话的，就是后来在建安剧院登台饰张四太太的陈凤英女士。陈女士这话一说出，天下事大定矣。

居然有了女主角，「就好办啦！」同时各演员一致的表现着愿努力学习的精神。这样我的胆子也就大起来了。决定陈女士饰张四太太那一晚，饰罗妈的人还没有。次日，朱秀莲女士自动愿意饰「罗妈」！又有潘侨萃君一力担承愿饰默子「三儿」。平常社团做戏，愿做主角的多，愿做配角的却少，然此次同善的会友们竟没有这种毛病。并且自决定谁饰谁后，各人都非常高兴地努力去记那些对话。这种情景，实在是值得喜慰的。

习演时我们始终不客气的互相纠正错误，直至正式上演。这回居然达到正式上演目的，而且不十分失败者，我觉得全是大家一致努力的结果。这种精神，我们要拿来自励的。

两位参观习演的女士

我们习演的第四晚罢，凤英女士对我说：「今晩我的师长吴巧凌李金凌二先生要来参观我们习演。」等到我们第一次试演完了，二女士果然来了。我们就再来一遍。完后，我请二女士指教，由凤英女士转述二位的意见说各种表情都令他们满意。自然，凡人都喜欢人家说好。二女士的话，我们都认为真实，当作一种鼓励了。

假的雅琴流真的眼泪

试演中饰张四太太的凤英女士，每到表哀情时，总是要笑的。我每次都说：「哭的地方就哭吧！」但是谈何容易！一个人暗地里常有偷哭的事，在众目之下，眼泪却值钱了。当时我只得这样说：「你忘记你自己，你要自己提醒自己，变成真的张四太太，那你就不会在张四太太悲哀的当儿而发笑了。」直至最后一次，凤英女士还是不能当哭就哭的，这时她自己也有点着慌了。她说：「陈先生，我不会哭呀！怎么办？」我说：「不要紧，到明晩正式上演时观众的眼睛自然会迫出你的眼泪来！这话也是有必要的一种暗示罢了，明晩真否流泪，还是问题。

九号晚，正式上演完了，一闭幕，凤英女士跑进内台就对我说：「奇怪！我真的流泪了！」

我们自己的不满意

这次正式演了「张四太太」第一幕后，所得到的熟识的人的批评，料想不到大半都是说演得好的。其实我们自己的不满意，怕比观众中任何人更甚吧。没有布景与化装不完备，再糟糕也没有的了。我之不善表演阴险而因欲表阴险，变成了有点轻佻，这是我对我自己的不满。雅琴的说话太快，及王建人张汉光的声音太小……等都是我们自己的不满意。

代理萧大人变成正式上任了

剧中饰萧焕云的人本应善于阴险的表情才行的。我深知自己不行。所以当时大家都推曾梦笔君担任。他也答应。但是他恰逢新任光华编辑，自然啊，「新上任的官总怕有差池，被上峰打屁股的。」所以他为尽忠于他的职务，便不得空每晚都来习演了。初次习演，不得不我自己代理了。可是第二晩曾君依然不得空，第三晚，不得空依然。这样我的代理萧大人后来一变而为正式上任，在建安舞台来「掉胡子」了。

冲破了难关，欲完成全剧

「张四太太」，共有五幕，此次因只有七天的习演，不能习全，自然是不得已的办法。五幕中

第一幕确是很静场，多半是对话，确是不易演得好。要不是陈大悲先生把对话写得生动，如何能引起观众的感兴？

所以笫一幕简直是一个难关。如今第一幕的难关算冲破了。今次上演的结果，大家都给了我们以鼓励，我们也高兴起来了，会里就决定此后慢慢习演下去，等到十九年元旦时，再来正式向槟城人士献丑了。

所以我们现在需要爱好戏剧的同志们给我们以友谊的批评与指导。并且我们相信将来上演全剧时，布景与化装都能令人满意些，因为有相当的时间好筹备呢。

尾巴

写这篇文章的动机：欲塞「流连」篇幅，这算其一。想把这次从习演「张四太太」而至上演的经过，检头拾尾地写出，总可以供给一般的朋友们，尤其是对戏剧有好感的朋友茶余酒后的看一下子，这算其二。或者能引起一般热心戏剧这门艺术的人的兴头，来参加努力，这是其三。同时也算登一个广告，说将来要把全剧演完，好给我们一种自励，因为说了不能不算事的，这是其四。

不过没有想到会写到这么长，这未免使阅者花时太多，罪过罪过，求饶一次！

（载**一九二九年十月十五日南洋时报「流连」副刊**）

@滔天《由征夫和尚想起的种种》，1929

(一)引言

　　时代在狂风疾雨中迅速的剧变，旧社会的壁垒已由动摇而崩溃，新社会的基础则尚未确立，而且北伐革命的联合线也已跟着旧社会的动摇而崩溃而分化。这是一个最严重的时代了。在这最严重的当儿，而突有一个革命青年削发为僧，这确是二十世纪中青年思想的一回剧变，不论站到任何的立场，对于这事都不能随便放过，值得我们详细的探求和讨论的。因为他的后头，或许就是整个青年，最低限度，也代表有一部分的青年；即不然，对整个的青年思想，也总有密切的关系，或将从此发生影响而起大大的波动。

　　征夫和尚和我的认识，是在他着上袈裟的那天，但他的一切，我在未认识之前，似乎已有相当的了解，他是一个时代的革命青年，同时他自己曾说：自杀的引幡常在他面前招展，又好似一个近乎颓丧的青年。

　　我在那天参观征夫和尚剃度典礼的时候，心里即起了种种的波动，似乎很有感慨的样子。适「椰林」编者，要我做一篇关于征夫和尚西行的文字，所以我便把这些零星片断的感想很草率的安排下来。

　　我在未说征夫和尚之先，要说产生征夫和尚的时代给与青年的烦闷；再从征夫和尚说到烦闷中青年底出路。这样似乎有点借酒浇愁之慨。

（二）青年烦闷底由来

　　自从清末以来，老大的中国，就来了整批的××主义，把我故国的精华，给它们的产业车轮，辗得粉碎。不消说，士大夫阶级，已经没落的；农村经济基础，濒于破产；即新兴资产阶级，也无法抬头；环顾纵横数万里，只有商业资本家，硕果仅存，在那里仰承××主义的鼻息，从中舐点残余。在这当儿，卷在××主义产业车轮下的中国，已将由粉碎而消灭了！

　　但因资本主义矛盾的结果，同时在产业车轮下，诞生了革命车轮，对着产业车轮，不断的横攻，从产业车轮之下救起了已经破碎而未消灭的中国。

　　但，也因为革命车轮组织的不纯粹，因利害的冲突，在过程中，不断的分裂，尤以前去两年的暴变，更为来得猛烈，差不多把车轮弄得整个的震动。

　　自经这次震动以后，革命车轮已经粉碎，分裂为无数的车轮，互相作战，倒把××主义的产业车轮，高手让过。

　　这时中国的改革，满清的陷于混沌，表面上好似已经停滞，而实质上，则更为尖锐化。一方面作商业投机式的革命者，已背了革命投降××主义，也学商业资本家的样子，仰承它的鼻息，䑛着残余，向改革的营垒不断的施行残酷的高压。一方面则又挟带着报复的情感，近乎盲冲瞎动；还有想从旁边，打开一条出路的。这么一来，遂使局面支离破碎，而且光怪陆离。我们纯洁底青年，在这时候，一方感到无所适从，跑向何路呢？终于犹豫难决。一方又不断地受恐怖侵袭，和残酷底高压：而且旧信仰已生劻摇，新信仰尚未确立，所以要深深地感到不安、烦闷、徬徨。这是一班青年受着时代反映，而有的变态。征夫和尚底做和尚，虽不能说尽如上述，但造成他做和尚底主因，大半不出此例。不然，他可以一帆风顺，驰马战场，不特不致削发为僧，连南洋也都可不必来，无暇来了。

(三)做和尚是不是出路?

　　做和尚是不是青年的出路？这可以很肯定的回答：不是。但这是说因消极而做和尚的.，若积极的，那又不在此例。

　　本来佛的宗旨，是积极的、救世的。但因为太超出于现实社会，所以变成空洞而不切实用；同时又给一班忠实信徒的曲解，把积极的、救世的，一改而为消极的、祸世的。千代相传，愈传愈谬，到今日佛教仍不能发展，而且渐有消灭的趋势，便是这一个最大的原因。

　　郑板桥先生说得好：「和尚是佛的罪人」！这确为我佛如来呼了一个冤！

　　话虽这样说，佛的精神，相似革命，但佛的行动，终算离革命还远。而且佛是躲避现实社会，改革则专从现实社会着手。总之佛离改革还远，最多也只能做到改良。

　　不过，主义是进化的，无论某一种主义都应该这样，否则那只有消灭！因为一种主义的诞生，自有他的客观条件，惟因社会的进化，失掉客观条件时，那些主义，只有消灭。所以主义应该跟着社会而进化，那才能永久的存在。我相信如来假使诞生今日，恐怕也要大倡革命，丢弃其不澈底的慈悲，而为有理论的力量了罢？

　　以上是关于佛的说话，在今日将究竟是个不通之路，至若今日的和尚，不特不应做，还应该打倒！但征夫和尚，自不同此例.，他并不是为做和尚而做和尚；也并不是因消极而做和尚；他自己说了，始终都是积极的。他是先有了伟大的使命，才做和尚，他将从和尚生活中，实现他伟大的使命。关于道路，下章再说。

(四)征夫的西行

　　谁都知道：中国今日的问题，并不是简单的一个中国问题，是一个世界问题，尤甚是与各弱小民族，更有关连。我们因各种落后的结果，关于各弱小民族，政治、文化、经济记载的书籍，真如凤毛麟角，不消说，非我国土的印度、波斯、阿富汗是这样；就谊属同胞的西藏、新疆，也恍如星球之隔。有，也系受××主义片面的宣传，陷于盲知。

　　这次征夫和尚的西行，不怕艰难困苦，亲临这些小民族的国土；不要说征夫和尚能运用社会学家的态度，和科学家的眼光，去严密地观察这些民族实际社会的情形，对我们作个忠实的报告，使我们不致深陷于片面的宣传；即能把中国的现况，对这些弱小民族报告，也自有相当的意义和价值。

总之，这些工作，在今日改革战线联合的呼声中，是一个必要而且繁重的任务。征夫和尚，能明白这点,尤能牺牲其一切，从艰难困苦中，去做这繁重的任务，这也是最值得我们敬仰的一点。我于敬仰之余，很诚实地为征夫和尚祝福：一路平安！

(载**1929年10月16日椰林**)

林梓《槟华学生联合赈济东北难民游艺会》

九月廿七日，槟华学校学生联合赈济东北难民游艺会，已在建安戏院开演了。这次的游艺会，完全是华校学生自动发起的。筹备期间，凡数个月，始告就绪。为什么要开这游艺会呢？因为我们的祖国，现在正是内乱烽起，外侮纷来之时，我们东北难民，实陷于水深火热的困苦状态中，转徙流离，死亡载道，令人伤心酸鼻！我们学生，关怀祖国之故，迫得尽厥天职，不惜牺牲了宝贵之光阴和精神，从而组织这个破天荒的华校学生联合游艺会。该会开演凡两日，兹将两日情形略述如下。

第一日

雅壮的会场——会场假座建安戏院，布置十分雅壮，规模亦极宏大。台上挂悬系总理遗像，及党国旗遗嘱等，红绿色的电灯，闪闪发亮，照耀全场。戏台的布景，亦颇壮美。台前点缀着无数的小党旗及国旗，飘荡自如，场内外遍贴各种标语，寓有宣传之意，使侨胞对于爱国观念及拯救同胞的热诚，格外深切。

风雨与来宾——是晚游艺会将开幕时，天气忽变，好像要下雨的样子。到了八时许，就下了一场大雨，淅淅沥沥，往地下降。然一般热心爱国的侨胞，并不愿因下雨而错过他们鉴赏游艺会的机会，总是络绎前来，场中座位，皆为之满。这可见侨胞热心爱国之一斑。

台内的秩序——游艺会的筹备委员们，本是没有什么办事经验的，在指挥上当然有不周到的地方，所以是晚台内的秩序，实在有点不十分严肃，但这或许是剧场应有的现象吧。

节目的变动——福建女校的春风之惠一节，照编定节目之时间，必须十一点多，才能表演。但因为这一节是几个特别小的学生所表演，小学生当然不能够多等，而且恰巧她们那一夜有点小病（头痛），所以不得不提前表演。余如台山学校，是晚没有赴会，预定节目，不免删去，改由他校表演。

第二日

看客——昨晚的会场，看客虽多，但仍不十分拥挤。今晩看客特别来得多，场中座位已满，而看客仍接踵而至，所以有站在旁边观看者，侨胞之热诚，愈行充分表现。

凄风苦雨中的演员——今夜的雨，比较昨夜，更为下得淋漓尽致，自从五点多钟，雨便降临，一群演员（及一切的办事员）在凄风苦雨中，踊跃莅场，无稍退缩。在这文化落后，乌烟瘴气的槟城，我们的学生为救济祖国同胞，不辞艰辛，勉尽义务一点，算是无愧。

秩序井然了——首晚台内的秩序，因为不见得严肃，是晚，为要改缺点，便由筹备委员，请非演员，及演员未到表演时间者，一概不准登台，以维秩序。是晚台内比较首晚，在秩序方面，总算井然了。

总之，这两天来，虽然下雨，热度比较低些；但在场内，尤其是在台上奔走叫唤，仍是觉得炎热难堪，惟义务所在不敢推辞。至于这次筹得之款，为数虽微，对于东北难民，没有什么大补多助。然马负千斤，蚁驮一粒，都是各尽其力之所能及。我们不敢计此举有什么伟绩，我们不过是受同情心所驱使而已。

（载**一九二九年十月廿二日「南洋时报」**）

**@梦痕《狂涛》（创刊号），1929**

**（一）**正在狂风暴雨之际，

那渺无涯际的海洋中；

忽的涌现了一个狂涛，

且向岸上直冲过来。

哦！狂涛呀！

你因看不惯这畸形社会黑暗的一切而冲过来。

冲向那权威阶级的阵营！

向权威者奋斗！

解除饥寒交迫者的痛苦！

哦！狂涛呀！你将这污浊社会里的妖魔冲去，使社会现出光明的色彩。

**（二）**正在狂风暴雨之际，

那好像山峦般高低起伏的波涛中，

忽地碰的一声，

山一般的狂涛竟向黑暗的社会里直冲过来。

哦！狂涛呀！你把这社会进化的障碍物冲去，使光明的世界实现！

**(载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四日「狂涛」创刊号)**

@残痕《<狂涛>的诞生》，1929

处在这一切的事物都建筑在金钱上面的社会里的我们，真是闷得不堪而无告了。——尤其是这槟岛的社会，教育事业的沉默，出版界的静寂。虽在新近的过去的几年来，新文化运动有些萌发，来替一般落荒蒙昧的民众说一些心坎深处的冤屈，然那感应的回声也是寥若晨星。细究其因，这都是那两个「派别」和「成见」的恶魔躲在里头作祟，操纵了他们的思想，支配了他们的喉舌。所以这几个站在这境地的忍不住恶魔的侵袭，铜臭的熏染的年青的我们，便不得不把这个孕育在胎里的婴儿——狂涛——呱然降地了。

「狂涛」的诞生，可算是很为「草率」的，我们要知道它——狂涛——将来的长成是怎样？那就要视年青的我们学生辈怎样去滋润、培育它的工作，才能断定的了，就是要我们不要受荆棘的阻拦而不去向前努力奋斗！

有努力奋斗的决心，然后才能建立光明而灿烂的世界，这是我们确信的。

在这漫漫长夜里，「狂风暴雨」的侵凌的前夜，我们不能不竖起我们的旗帜向那旧的社会彻底的战斗。

末了，我们还要附带的声明几句:我们的「狂涛」，并不是有什末远大的计划，伟烈的壮志，只不过看不惯面前的畸形社会，禁不住恶魔们在面前跳舞，恣意的逞其凶横的反动，所以便大胆的不顾一切的把我们心血上的「狂涛」产下来，以期望冲出一条光明的大道！

共同奋斗的亲爱的青年朋友们！你们还是消声匿迹的坐视那「榨取者」的压迫而甘愿受永恒的苦痛吗？不然我们就应赶快的向「榨取阶级」进攻！排立我们的队伍，联合我们底战线。

（载**一九二九年十月廿四日槟城新报**「狂涛」）

**@梦痕《狂涛》（创刊号），1929**

**（一）**正在狂风暴雨之际，

那渺无涯际的海洋中；

忽的涌现了一个狂涛，

且向岸上直冲过来。

哦！狂涛呀！

你因看不惯这畸形社会黑暗的一切而冲过来。

冲向那权威阶级的阵营！

向权威者奋斗！

解除饥寒交迫者的痛苦！

哦！狂涛呀！你将这污浊社会里的妖魔冲去，使社会现出光明的色彩。

**（二）**正在狂风暴雨之际，

那好像山峦般高低起伏的波涛中，

忽地碰的一声，

山一般的狂涛竟向黑暗的社会里直冲过来。

哦！狂涛呀！你把这社会进化的障碍物冲去，使光明的世界实现！

**(载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四日「狂涛」创刊号)**

炼青「椰林」编后的话（四）

椰林已安安稳稳到了一百期了。一个绝对不靠剪刀而材料尚还不感到缺乏的副刊，能有如许的寿命，并且至中途不变更宗旨，那在南洋，是不大容易办到的事。我们不敢自豪，但于此也颇发生了愉快之感。

会这一百期的当儿，本来打算要出一个纪念号，面积是两大版；及后想起，却以为无须；要纪念难免自吹其牛，无论角色怎样唱法，后台喝采终是没半点意味，反正好与坏只由观众各人去批评，委实无劳我们讲起。所以纪念的计划，也就因此一念而打消。

在格式上，原也准备变更一点，预定的计划是一律每行同样的字数，不分长短行排印；不过因另一种的关系，故也一任其旧，无须变更。

我们很诚恳地希望读者对于「椰林」自第一期至一百期的批评。并望供给我们的意见，使这个小小的园地能够蔚然可观。一切批评，无论是讲它好，抑或讲它坏，只要有理由而没含恶意的，我们都同样地表示欢迎

我们相信，一个副刊之能健全，是由于编者与读者能够合作与否以为断的。所以我们很愿意与读者共同策力来开凿这园地，假如读者不弃的话。

各种非时代之最需要的创作，本刊仍愿意刊登。至于一切论文小品之类，倘不是代统治阶级做喇叭手，不是极端的开倒车，能具有条理的，我们也分外欢迎。

（载**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一日「椰林」）**

@孙艺文《两个历史的纪念日——今日欧战和平红花节，明天孙中山先生诞生纪念》（节选）

今日，是空前悲惨的欧战结束，即所谓和平休战的纪念日。

明日，是伟大革命的导师诞生，即中国革命诞生的纪念日。

今日是结束悲惨的世界大战的纪念，明日是开展伟大革命的诞生，这在历史上是有深长的意义，与值得我们纪念的！

我们所纪念的，固非临碑流泪，到会顶礼，这样单纯片面的做作，完全没有把握纪念的中心，即完全失却纪念的意义。

这样纪念只是伪君子之一种点缀而已，最小也是「无所谓者」之一种趁热闹而已，这样的纪念，虽然泪流成渠，会极庄重，也于事无补，即忘记了纪念的实践意义。

纪念，它有实践的意义，不只是趁热闹，也不只点缀而已，所以我们在这两个历史纪念日当中，就应当去实践它的意义，健全与完成我们纪念的任务与工作。

我们的实践意义是什么呢？即我们的纪念任务工作是什么呢？这，就要我们先去估量这纪念日的全部或全面，然后始能获得我们纪念任务工作的理想与实际，即能实践纪念的意义。

今日是欧战的结束。

明日是中山先生的诞辰。

欧战是什么一个战争，这是我们应该明白的，若果不明白欧战，即没有估量这纪念日的可能，也是没有实践纪念意义的路线。假如欧战是什么战争明白了，当然跟着可以解决这是那一种人或某一阶级的战争，第三步又可得到它对民众，社会，人类所贡献是什么的解决，这样，这样全部或全面的估量，其结论就是指出我们怎样去实践它纪念的意义了。

这个结论的指示，就是给我们怎样去否定这样战争的意识，怎样转化这样战争的策略！

我们能够获得否定这样战争的意识，能够获得转化这样战争的策略，那么，我们则可在理论上宣传、在行动上努力，去唤起一般民众，去追随一般民众，去否定、去转化这样战争，共谋人类自相戕杀的悲剧的永不排演，共底国际真正和平的实现与世界人类真正的幸福。

这样，才可安慰在欧战去当炮灰而死的烈士们于九泉之下，使之瞑目！即这样才是今日纪念的实践意义。

中山先生诞生的意义是什么？这是我们应该明白的，若果不明白它诞生意义，那就没有估量这纪念的可能，也无获得实践纪念意义的路线。这，诚如中山先生说：「辛亥革命以前，差不多完全是我自己一人革命」。照这样说来，中山先生诞生，就是中国革命的诞生，似在逻辑上可以说得过去。不过这是有相当范围，即是代表的写法。中国革命跟着中山先生诞生而诞生，跟着中山先生长成而长成，这不是说中山先生来则带中国革命出来，这是说中山先生逢其巧，当中山先生在孙太夫人肚里呱呱出世时而中国革命又在满清政治腐败经济动摇的母怀里胎生出来，因为中山先生诞生是明显可见，中国革命诞生是无形表现,同时又因为中山先生是一生努力中国革命的，所以有中山先生诞生的纪念，包含有中国革命诞生纪念的意义。

所以明日我们在纪念中山先生诞生，同时就要知道中国革命诞生即在此时，当我们追崇中山先生之伟大，尤要记着中国革命的伟大！当我们怆悼中山先生已离我们而逝去，尤要痛念中国革命已在假革命反革命阴谋毒药下而流产！

不过！中山先生肉体虽死，精神犹在！中国革命虽然流产，中兴高潮却将临！我们不应以中山先生逝去而悲伤，也不应以中国革命流产而失望，我们应该抱着中山先生大无畏精神，努力于中国革命中兴高潮的工作，使之底于成功。这是在明日纪念日，所应要获得的意识，所应要努力的目标！这才是纪念中山先生诞生的实践意义，与乎纪念会的任务与工作！

(载**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一日「槟城新报**」)

「玫瑰」结尾落人

我们的「玫瑰」自本期起宣布停刊，此处的结尾恐怕一结之后，不会再结了。本来，以我们几个没有一些能力的人们来办这样一个副刊，是一件困难的事，我们不必扯远，玫瑰自一九二七年九月出世后，照例至本期应当出至一百期以上，但实际上只出了五十二期。由此可见，我们到底有多少能力，而要继续下去，自是不可能的。

虽是这么说，我知道社会上必定有人以为这不是有始有终的行为，我承认这句话是对的，是合理。凭着我们不怕死的勇气，本来也不难再继续的出下去。但我们是一些无产者，惭愧地没有本领去单独刊行而只有附在报上，以前承主顾不弃地收容，稿子虽时感缺乏之苦，而勉强也能月出一期。无如现在的状态已不比以前，地位也完全相反，于是「玫瑰」便终于走上停刊的路途。

私心说起来，我本来有打算停刊的计划，我想把「玫瑰」停刊的原因确是为着稿窘的缘故。然而总得着几位关心「玫瑰」的朋友们，不时赐上稿子，而这一朵可怜的花儿，也能在贫乏中维持生命。这一会出于意料之外得到一个暴击，不但「玫瑰」的生命因此茔逝，即伊的几位朋友们也全然丧失了。但玫瑰」毕竟还能在未死前呻吟下，较伊的几位朋友，无声无息地走入坟墓中去，当然是很侥幸地。

南洋的执笔者，除去专门职务外，想靠文章来维持生活，最是办不到的事情，作者苦苦地写成一篇文章送在报上去登，假使幸运地蒙主笔先生垂青而刊出，已经是一件荣幸的事；而除此之外想希望领得一笔稿费，我想纵使主笔先生肯答应，恐怕后台老板也不会使一张一张的钞票送入作者的手掌中。不仅不肯，而现在是成了一个反比例，作者要出一个刊物，先须预备一笔印刷费，不然，这些稿子便无从刊出。

但是可怜的这些作者，他们全然是穷光蛋（当然，我也是一份子）。他们想维持自己的生活尚有不时的恐慌，而想商借印刷费，虽是笨伯，大概也不会答应的罢。「玫瑰」没有资本，伊的朋友也是如此，于是，墓地筑好了，只等一个个地送终。「玫瑰」可算是最后的一个。

送终之前，掉过头来自己看一看以前，到底有甚么成绩，我恐怕我自身就是最不满意的一个。自然，我不能否认作文章的人个个都很用力的，但说句良心话，形式方面既无可取，精神方面更属不堪，这原是在我们的意料之内。因为，时断时续的生命，那能有好的成积呢？在垂死前，废话也不必谈得太多。

但「玫瑰」是否将永远幻灭，那全在朋友们视实际上应否努力而定。我们受了这一次的经验

至少可以相信依赖人体维持自己的生命，是靠不住的，而突然的打击，是那样的残酷、狠毒，将使我们永感不忘，谨在停刊之先，聊及数句。

（载**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三日南洋时报「玫瑰」**第五十二期）

@停刊的前一夜（西帆）

「睡罢，时候不早了！」妻自房里喊着。

「嗳哟，一字都没有写好，怎睡得着呢？」放下钢笔，他这样地答应伊。

「你记得你的病好了吗？」

「即使是病也要写的呀！」

「写了就会做官吗？」伊冷笑地说。

「我并没有害着官热病呀！」

「你看，下午下了一大阵雨，晚上天气是这般的冷呀！」停了一下伊又这末的喊着。

「嗳哟，好好地让我写几个字罢，才十一点钟呢！」

「咦，十一点钟了，还说才是十一点钟，每晚上都是坐到十多点钟，弄到病了也不顾，到底有什么钱赚呢？」

「有什么钱赚呢，我可不是打铜司务哩，不过高兴罢了。唔……现在还要——」但他觉得是失言了。

「还要什末？难道还要贴钱吗？」伊现出惊疑的声音。

「不要紧哪，每期只要三四角的钱，大家分担去，不是单要我的钱哩！」

「唉，该死，赔了夫人又折兵，恐怕就是你呀！」

「不要着急，一定不会累到你身上的。」他俩都笑了。

「呱呱呱……」孩子被他们吵醒了。

但伊为着去抚慰孩子，倒把话头收了，让他继续去想那篇未完的小说的布局。可是他在稿纸上才落了几个字，时钟又太老实地打着十二下的当当声了。

这个深长而响亮的声，一声声传入伊的耳鼓里，于是内讧又起了。

「哎，十二点钟了，命也不要，钱也不要，到底是要死的吗！」伊有一点起性了。

「死也罢，禁不住你这种讨厌的人夜夜来吵闹，弄得一字也写不成！」

「真是贱骨头，人家做文章要卖钱，你做文章又要贴钱，叫你写一张信给阿姑，几个月也写不成，偏要写什么鬼话，忙到睡都记不起了！」

「好啦，好啦，明天给你写一百张，可以不要吵了吗？」

「管你，死做你死，病别累我就是了。」但略停了一会伊又这样说：

「说起信我才记得，今天邮差送来一封信，快去看看是不是阿姑再写来的，喂，在那抽屉里面呀！」

「你太多事了，唉，看了就不要说话可以吗？」他顺便向抽屉里面一取，但这封信的左角上却还是印着xxx报社及其住址，于是他一面撕开信封，一面又说：「不是阿姑的，你静睡吧！」

当他看到这封信时，突然放下了钢笔，这样地思想:「唉，它的寿命该只有九十岁吧！他每期要改收我们的印刷费，这是我们一班穷光蛋万万做不到的。xx先生要是如此看重篇幅，只好让他去多收那些香烟的广告，我们这种无味的文章，XX先生既不欢迎了，社会当然也无什么要求。好，就让它正寝吧，它也可以不受人家讨厌，我也可以免受伊吵闹。」于是便将稿纸倒过来，约略构思一下，提起钢笔便迅速地写成一篇停刊的稿子，题目就是这个——

停刋的前一夜。（载**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二十日「荔」**第九十一期）

临别赠言

老夫迈矣，九十韶光，倏焉已过，今当辞世之日，谨赠数言，以致于知我者：

老夫先天不足，入世变孱弱不堪，更因营养不良，每多疾病。是以自存生以来，从无半点丰姿，可邀时鉴。繁华世界，未曾出过一次风头，甜蜜情场，更未尝过一番滋味。貌既丑陋，才又凡庸，加以家道贫寒，资身乏策，人情冷薄，托足无门，有生若此，不如其无！我今去矣，从此披发入山，访求点金之术，不再腼颜于世，徒为吝啬之人。惟望后起之英，当以前车为鉴，须知文字无灵，金钱有力，著书万卷，何如积产一金，苟囊槖未丰者，幸勿率尔操觚也。行色怱怱，恕不一一，区区之见，诸惟心照不宣。

（载**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廿三日南洋时报「荔」**）

出了月光园陈炼青

虽则已是一个礼拜以前的事情，但我至今终还忘不了那月光园的一夜，赞叹艺术伟大之力的憧憬，希求这里青年们努力提倡的热忱，不时仍在我的心头跳动着。

在闲时，我也曾和几个朋友跑上附近的咖啡店。我在日间很忙，上咖啡店大概终是在晚上。那里自然没有妙龄女郎的当炉，否则，将格外逼真一些；可是偶然偶然地，也或者有一个女郎从我们坐着的咖啡店门外跑过，的确，这就挑动了我回忆的琴弦，「那可是白秋英么？」

艺术之感人是这样的深刻。所以艺术的本身正负着改造社会，或创作新的人生的重大使命。可是时代是在大转轮中，它把时光一霎一霎成为过去，接着是带来一个新的时代。以艺术之与社会、人生，既这样的密切，那末，艺术终该也随着这个时代的大转轮，序次推进；或者，艺术是应该站在时代之前一步的，那更是有道理。

「咖啡店之一夜」的剧旨，是单纯描写青年失恋的悲哀。它充满着失恋青年所感到的消极、苦闷，大地的空虚，和世界的失去光明：一切灰色的情。它是站在旧时代的末纪，在重重压迫下苦叫，伸不出头来。因为它没有指出从消极、苦闷、空虚，黑暗的消沉中，还有一条追求的道路，所以它给予观众的感应，仅乎是人生的幻灭，社会的苛刻。

现时代是埋在地层下需要发掘宝藏的勇气的时代了，我们若拿艺术作立论，这种剧本，似应列于时代的过去，我们此刻所需要的，是有热血的充满，和指示青年一条出路的剧本。然而，这些对于剧本的几句闲话，我们并不就此牵涉到于表演者的身上。本来表演者不过随便选一出剧本来初试的，所以他们在舞台上的表演——也是艺术，我们当与剧本同站在一条水平线去观察。

的确，这一次月光园里，我们不得不赞美表演者是初试的成功，「咖啡店之一夜」本来偏重于言语的说白，而情节又是这样的简单而平淡，这是比较艰难于表演的。可是他们却能够以自然而不矫作的态度，很平凡的，不似在舞台上，犹如几个朋友冬夜围炉，夏日坐在凉台上随随便便的哭哭笑笑，也正如我们坐在附近的咖啡店谈笑着，一样的不失自然。

有人赞美Essay是把很随便谈谈的说话，照样的移写于白纸上面，不失天趣与真实。我则赞美这次表演「咖啡店之一夜」的诸君，也得到和Essay同样的自然和真实的精神。他们把纸上所写的照样从口中说出，这是和Essay形表上的相反？

全剧中，也有两三处颇具十分热强的表情，如李乾卿与白秋英相见等处，他们也能于自然平凡的举止中，不过增加些热情的紧张的情态，表演出来，也不至近乎火气，这更可说是他们的成功。

总之，全剧是这样冷淡的完了。可是，观众的心板上却各各划上了几条轻浅的伤痕。当我出了月光园的时候，从黑的夜幕里罩住了大地的周遭，抬起头来，仰望空际的疏星，我几乎流下泪来。

（载**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廿九日「椰林」**）

@陈旧燕《<南洋的文艺>发刊的说明》，1929

文艺是艺术之一支流。本着艺术无界域的话，文艺当然也无甚么界域了。所以本刊的取名，也不过说明是产生在南洋而已。她既产生在这炎芳的南岛，她当然的会穿起南岛的衣装，以南岛的面影，来与人们相见。文艺作品，必受环境的影响，南洋青年的环境，有椰林橡树的叶影，同时也有烟突黑烟的怒愤与舟车汽笛的悲鸣，有升旗山上的清风，同时也有海旁街心的牛粪，午夜屋角飞来一片凄绝的马来民族的悲歌，白日街头陈着无数苦难的神明华胄的奴颜，这些这些，是南洋文艺的精灵，正是南洋文艺的精灵。南岛的艺人！你听海涛的激荡，试问那是为谁在奏薤露之歌，你听机声的噪杂，试问那是为谁在唱新生之曲？

呵！由你，由你！由你说是为谁歌为谁唱？

本刊的封面是张汝器先生所绘。封建社会的暗箭，遍布周遭，南岛的艺人们，将如何把它们毁灭！

编者本不应在此每天全无空时的情景之下忙忙乱乱就把伊发刊。几个爱好文艺的朋友，早曾向他们要稿，但好像伊不诞生生，他们必不先赠礼物似的，所以决定先把第一期印出，他们知道风来了，就不得不下手张起帆来。

有关文艺的朋友通讯，打算每期都发一点。很需要精悍的讨论文艺的短文。

（载**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九日南洋时报「南洋的文艺」**）

炼青「椰林」编后的话（五）

一向很少恭维人家的我，这回却愿意在这里说一句半句近似于恭维的话，虽然未免给人说有些后台喝采的嫌疑。

昨天本报社外的附刊——华中同学会的「流产」第四期，大家谅已看过了。别人对它感觉到怎样我可不曾知道，单就我，当阅稿时就感到无限的愉快。真的，那一期的文章虽然只有四篇，但我觉得篇篇都是好的。尤其是王之城君的两篇说得多么淋漓中肯，而文字又多么漂亮动人！那时我曾想，如其「流产」每期都有这样的作品，那么，无疑地我们可以断定它是好的有性命的刊物了。我们爱读好的有性命的刊物，因为它能启示我们的思想，奋激我们的意志。区区这样的期望它，但不知它能够达到我们的期望不？这点，自然华中的同学们应格外努力，以尽园丁的责任，才能结成芬艳的奇葩的。

楚云君的一篇论文，已经在本期登完。楚云君是一个极努力文艺的青年，他的创作很不少，最近且向论文方面努力。前回登他一篇「作家与刻苦」的文字，我们已经认识他对于文艺的态度是何等认真了.，这回的一篇论批评，里头有几点，立言很正确，诚为从事批评事业者所当注意。在不久，他将有讨论关于诗的问题的论文寄来，这是值得告诉读者的。连啸鸥君的「端阳节」那篇小说，全文颇长，大概约有二万左右字，现在所登的还不及一半哩。连君是本栏读者比较熟识的作家，由「端阳节」看，显见他是有进步，无论是思想上技巧上。

近接征夫和尚的信，知道他已安抵印度境，行将赴加尔吉打了。仆仆风尘，和尚也可谓吃得苦中苦了。关于他最近的行踪，他已有一篇「孟加里海湾的西岸」底行脚记报告，（按该文章明天发表）这里可无须说.，不过他信里说他抵印度之后，将着手草几篇论文寄给「椰林」发表，我知道读者一定高兴读的，故在此报告一下。

（载**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廿一日「椰林」**）

关于「马戏班」湘姑

近来中国的文学，因受了世界变革的高潮的激荡，从「象牙之塔」跳出了不少的新的健将，高声疾呼：「新写实主义！」文坛的旗帜也就跟着变了一部分的颜色。这是现世纪苦闷的毒液，侵透了人类的内在生活底情景中，自然而然迸发出来的「生命的挣扎」、「灵魂的奋起」底骇浪与惊涛。

是的，关于普罗一类的作品，在中国，现正由萌芽而将渐臻于茂盛的时代；浪漫的、古典的文艺，必在新写实主义底抬头张眼中没落伊们的势焰。

但是，我们在国内随处可以看到有新写实主义的倾向底文学，都是描写中国现社会下民众苦乐的畸形、政治的黑暗、家庭的顽固及个人的幻灭等等现实的，而又有救济的暗示或明示……故国内的青年的思想，人生观，比较少些徬徨。然而，在南洋呢？实在是谈不到这些。从中国张满一脑袋苦闷而来的，变成死寂了；原在此间长大的，大多数不知什么是苦闷，好像都是铁囱石的立体！这原因是自然界的气候之无变化，与社会之某种组织所形成的文化落后使然。

好了！「马戏班」是告诉我们南洋整个社会的包含了。虽然此书叙说的是马来半岛上的一处地方的情况。但那处地方颇可代表其他各处。

「马戏班」作者张子三君很忠实的说：

这一本马戏班，我是到南洋后的十个月才动才写起的，写成之后，差不多恰恰是我到南洋的周年纪念——是有意以普罗列塔利亚的意德沃罗基做出发点，以这种意德沃罗观察一切，衡量一切。

马戏班的全篇的故事，自然是我构造的，但其背景与其穿插，自然也有一大部分真实；不然，所谓整个的社会之解剖者，不是变成无所根据的东西了吗？

诚然「马戏班」这篇小说，是南洋社会的缩写，只是南洋青年（除开认伦敦为祖家的青年）热情喷涌的表现，是南洋的青年心理一般转变的铁轮！

看了坎人译的「石炭王」之后，我们得到的指示，不是在他们的要求得了完满的答应（？）之时，是在他们每次运动失败之后，指示出做群众运动的核心；书上虽没有明白告诉我们核心在那里，但，掩了卷之后，我们就可以想到那种单凭一片热诚去感动群众是不够的，是必败的，而那真正的运动方式，似乎显明的摆在我们眼前，暗示我们不可像那个大学生赫尔一样做。看了「马戏班」呢？我们也有同感。

「马戏班」告诉南洋青年目前的出路了，行不行，由得各人去认识。

「离开了时代，作品不会有多大的生命。」「马戏班」是有生命的。

此书业已抵屿，各书局都有发售。

（载**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六日「南洋的文艺」**）

婢女

对是对的，但是很难呵！

委员

有了智识能力，不是就能够独立自由吗？

婢女

自然，但是高堂华厦，丰衣足食，已经很容易的得到了，又何必去一步一步的辛辛苦苦求麻烦呢？况且有了智识，未必就能解放；有了能力，未必就能自立。

委员

什么话？（恐怕）难道你已经……

婢女

……我已经做……

委员

做……做什么？

婢女

做……姨……太……太……（羞颜低头弄镯）

委员

叱！（见镯而怒）

婢女

这种生活比较婢女生活，超过万倍以上了。……

委员

哎！你精神上的快乐，就此葬送了，还有什么解放，什么自由可言？你现在已经给镣铐锁住了。（叹息）

婢女

什么精神上的快乐？我不晓得，我一生有好食好穿好住就满足了；就是你说的工读求智识才能，其目的还不是为的衣食住吗？现在我很容易得到丰衣美食大厦居住，又何必舍易而求难呢？陈小姐请坐，我去看看老爷太太回来了未？（下）

委员

哎！（摇头）现在我才晓得了，如果封建社会不铲除，人类封建思想不扑灭，妇女解放运动的前途，永远是被恶劣的环境包围着、阻碍着，同志们努力呵！（大喊）努力奋斗呀！

（闭幕）

（载**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流产」**）

关于「繁星」的几句话仙乔

流光容易把人抛，十八年的岁华，已行凋谢，十九年的花蕊，盈盈欲放，在这新陈代谢的当儿，编者想来说几句话。

过去的「繁星」，因稿件缺少（其实投来的稿件并不少，不过可以用的却不多罢了）的缘故不得不剪稿充数。剪来的稿，好的固然很多，但究属异地风光，阅者不免有隔靴搔痒之叹（其中没有地方界限而又饶有趣味者，当然例外）。现从十九年元旦起，本栏特出重金，征求有地方色彩之文艺创作，各种文艺讨论，以及富于讥讽性及冷隽有味的小品文字。发表一月以后，无人指出其系从别处抄来者，每千字致酬金三元（长篇小说另论）。尚望海外人士，不吝教言，踊跃投赠为幸。

本栏素取兼收并蓄主义，除文艺创作等文字外，对于有趣味的纪事，仍不废弃，因有

部份人，颇欢迎此种文字的缘故。

朋友们！十八年已将别我们而去，我们振作精神，明年在这里再见罢！

（载**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星洲日报「繁星」**）

新航路(发刊词) 记者

新航路这个名词，是近代史上特有的名词。被称为航行家的葡萄牙亨利亲王(Prince Henry The Navigator)在一四八六年发现好望角航路，这是近代史上纪载新航路的第一次。 一四九二年，哥伦布为要探求不经非洲而入东方的捷途，误入西印度群岛，开始了亚美利加大陆之发现，这是近代史上记载新航路的第二次。

随着新航路之发现而继至的便是商业革命，结果是都市的勃兴，农奴制度的消灭，封建势力的动摇，和布尔乔亚的奋起，随着商业革命而继来的是工业革命，结果是工厂制度的勃兴，家庭经济的败渍，个人自由主义的鼎盛和新时代洪潮的陡泛。

所以，在新时代的征途迅步前进的人，当检核他的战绩的时候，总不会忘记历史上所皇皇特书的「新航路之发见」这一回往事。

要是把「新航路」这个名字作譬喻的意义用，则现在的我们，真无时无地不有企求发见新航路之必要。已然浓厚到十分的封建社会遗毒，再拿上由西方披猖而来的个人资本主义的武器,压迫者的毒焰，竟高热到百度还带着尾数，新精神的进展，真算是走到多礁的险港，可是要能够从这里开足马力冲了出去的话，则我们的世界也并不遥远。

本刊命名的取义便是这样。

天下原没有尽满人意的事情，而在现在也无论如何决不会有什么能使我们满意。不过「循江东之，必至于海」，只要我们所取的方向不错，只要我们能不停地前进。

在我们的新航拔锚之始，勉强套一句俗语，祝它沿途风顺。

(载一九三零年**一月一日民国日报「新航路」创刊号**)

忘记说一声了！ 旗

昨天，应该说前天了，我看到仙峤先生的「编者的话」一文。他在报告读者的消息外，还恭维得我满面羞惭，汗透衬衫！我想仙峤先生的交代，可谓「清清楚楚矣」了！不像那般革命时代的县长、厅长，遇到「新旧替换」的时候，因营私舞弊太甚，或存恋栈之意，却故意延期不交代；弄得新任的大人，未能尝一鼎之仪，已先垂三尺之涎，若是火气旺一点的东西，怕就要连夜拍电，请命省府，尅日起程，晋谒主席呃！

至于我呢。因为初次当编辑，自然有许多地方不明白，要请教懂的人；不过我对于「笔话」一层，素来是躲懒。而且自己心里常戒惧在念的就是：民国以来的那批时代下的产物，「宣言」之类的官样文章，从来没有动犯过。所以这次来干「小编辑」的勾当，原是想马马虎虎混去算了，既然给仙峤先生一声明，我少不得要说几句「外婆老样儿」(杭州俗语)的话！

但要说的话，又不外乎「鄙人滥充……读者指教……幸甚，感甚！」而且总觉得太虚伪了！

不如引仙峤先生的从实际上体验得来的话：「脾胃不同，嗜好异趣,所登的文字，自然不能尽如人窓。」将这个最后的苦衷，预先伸诉一下，较为确当呵！

末了，我还要向爱读「繁星」的诸位明友吿罪：「忘记说一声了！」

(载一九三零年**一月十日「繁星」**）

想说的几句话 旗

本来东漂西泊的我，还有什么余地许我说话呢！幸而找到这块园地的陬隅，才把连年积压胸头的牢愁发泄一点；至于取厌公子哥儿与否，在我个人是并未曾想到的。我只要有屁就放，无屁收肛。现在把想说的几句话，用笔代述如下——

第一应向读者诸君声明的：因为「繁星」所登载的文字，完全是关于简永有味的小品；仿佛一盒什锦饼乾，你欢喜吃那样，就拿那样，绝对无所勉强的！

第二应向惠稿诸君道歉的：就是为了篇副的关系，每每把投来的稿件总要延搁了又延搁，才得发表出来，如果我有余闲的时间，可以预先通知一下，省得诸君挂念，其奈——一封封催问的信，直看得我头涨脑痛，眼睛昏眩啊！

唉，今我个己活似风雨中借到人家屋簏避息的燕子，偶不经心地呢喃了几声，请诸君原谅吧！若是要我学唱舂柳中黄莺百啭之歌，那只得敬谢不敏了！

(载一九三零年**一月廿五日「繁星」**)

@陈炼青《天堂》，1930

　　「我诚实地和你们说，富人要登天堂是顶难的了。我再告诉你们罢,一只骆驼要穿过针孔还比富人登天堂容易些」。这是新约马太福音第十九章耶稣对他的门徒所说的话。也许有些穷人，每当读到这里时，尝经这样的骄傲富人一下说：「你们是没有登天堂的资格了。你看，这天堂，上帝是特设给我们的！」这样聊以自娱地运动着嘴，虽然肚子里饿得要命，但精神上仍挣扎着空灵飘渺的胜利。

　　在我以为，所谓天堂，是一个可怕的境界，比地狱，还来得可怕。如果它的建造很漂亮，连海龙王的水晶宫还不及它万一的话，我也毫没感觉到那里随喜一下之必要，倒想让富人「登」上去；还要请求耶稣把针孔放大了几千万倍，然后面团团之流才能够「穿过」哩。

　　可是事实上冥冥之中并没有甚么天堂。

　　宗教家永远是站在资产者一方面的。他们恐怕穷人不愿永远做奴隶，所以处心积虑想出一个精神胜利底方法，散播在人间，使贫者遇到如何不平底事都抱无抵抗主义，天天梦天堂底辉煌，梦未来底美果，如是使足以寻求灵魂的慰安。而结果，是沉醉，是阑珊，依旧做牛做马！

　　天堂是一个陷阱，它会引诱穷人离开现实，追求空虚，把一切反抗力全部由那天堂诱惑底波涛卷到海心里，一心一意只想死后享受灵魂底幸福。呵，无聊而且酷毒的天堂，从古至今，埋尽了许多做人间的牛马者的反抗性！

　　聪明与愚蠢只隔了一张纸，可是这张纸无异是一道鸿沟。要打破这鸿沟，联带地要打破天堂的迷梦。

　　站在现实是反抗，追求空虚是自促灭亡。死后有所谓灵魂本来是宗教家骗人底技俩（伎俩）。你看，穷人们还多够愚蠢，偏信仰着！

　　然而我愿以生命之火，由口中冲出来，焚烧那空虚底天堂，以及一切陷阱。

**(1930年2月15日，载「椰林」副刊)**

@肇秋《最低限度的要求——致南洋一般从事文艺的朋友》，1930

朋友：

当我执笔写这封信的时候，我曾经几度想，默默地想，想我今儿抽点暇写此是否浪费，是否孟浪。几次欲写又止，结果终写出来，我的意识命令我应该要这样的写下去。

应当声明的，朋友，我不是一个专门从事研究文艺的人。我不懂文艺，尤其不配谈。但我知道，并且承认，文艺是形成于物质条件之下的。物质发展到那一个阶段，文艺就表现到。人们的思维无不跟着物质的变迁而变迁，譬如骑士时代的欧洲，那时候是不会产生写实主义的创作，更谈不到新写实主义，所以某一时代就有某一时代的文艺这话，是一句永恒的真理。

人总是动物，时间和空间这圈子，任你怎样齐天大圣似的本领，毕竟总超不出来。文艺要受时间所限制，它有威力支配你的思想于不知不觉中。社会生活和文艺是极有关系。躲在象牙塔里梦想创作的人，自己固然以为逃世，妄想他的作品能够超出于时间空间之外，而开放辉煌之花于人间，不消说这一个大错误。我们通常所说的「为艺术而艺术」，便是这谬见。其实他们明明站在时代中，而他们思想和情绪，又安能超出时代外？说句笑话，史称夷齐耻食周粟，遂饿死于首阳之山，如站在旧时代的地位看，则他俩所饿死的首阳山，明明却是周的领土，纵不食周粟也是不中用。为艺术而艺术的先生们，恰是和伯夷叔齐同一心理。

因为变革的巨涛无可抵抗的奔腾而来，所以在晚近两三年来，在中国文坛上，巨大的炸弹已把象牙塔炸破，艺术的皇宫如何美丽堂皇的迷梦，也已惊醒了过来；人们已经知道艺术本来并不是什么神圣的绪业，也和其他的学科看做一起，并肩地加以科学的研究。国内巨潮的浪花溅到南洋海岸上，由是我们一般青年也深刻的感觉到文艺应该是促进社会进化的推进机，它离不开群众、离不开时代，能够抓住时代的重心所寄的地方以创作的，是真正的文艺，否则是落伍。对于文艺有觉悟的青年，在南洋，自然不能说其数量是寥寥无几，但仍沉醉在旧时代的皮毛里而不加摆脱者，尚还大有人在。这一群，不知怎的对于描写自己的生活，例如恋爱的经过等小说诗歌，总写得多么有声有色（？），而对于时代精神所寄的社会意识，反熟视无睹。这是不是一件很奇怪事吗？这问题我曾几次和我的朋友私自讨论过，他们都以为在现在，要希望南洋一般不觉悟的青年，能够获得南洋社会的意识来创作，那无异对牛弹琴吧，反正说起来他们是不晓得的。所以我此刻不想谈到这问题——南洋文艺怎样建树和普罗文学等问题，倒想要求我们的青年作家（自然那班没有觉悟的），无论你们的「烟士披里纯」如何爆发ᅳ下列两个最低限度的要求，应该实行才是。我所要求的，不外——

第一、要求我们的作家，不要拼命以恋爱为中心题材，不管三角、四角、十角，以致三十多角。过度的伤感的色彩，能够少点；而个人生活的诗歌，例如平平凡凡而没有半点时代性的，似乎少写为宜。

第二、要求我们的作家描写景物，必须而且应当以南洋为背景，纵有一两处涉及国内的风光，也希望不要于此多所着墨。这理由本来是很显明的，因为我们居住在南洋，写出来的作品，总要点染着几许它固有的地方色彩才对；如果在这里写着许多不着实的景物，岂不是笑话吗？

以上两点，本极普通之至，在我以为或许不致为我们的作家所做不到的。我希望椰林的编者对于文艺稿件的选择，至少要能适合以上两个要求的才可登，不然则宁可割爱，这是区区衷心的期望。

朋友！我本来是一个文艺的门外汉，上头的话，不过顺笔挥来，虽然辞意极简而又漫无条理，但我相信大概意思也还不错，故敢陈之如上。我更希望一般专门从事文艺而且又有觉悟的朋友，能够抽出一点点光阴，对此问题加以详细的讨论。可是最要的便是此刻的要求的立脚点不可太高，能够先从可能的范围内讲起更好。区区对于文艺本是外行，不能多所谈及。妄言多罪！（载**一九三零年二月二十五日「椰林」**）

@陵《文艺的方向》，1930

　　现在，欢喜写文艺作品的青年，在数量上确是较从前加增不少了。可是，从质量上悉心检查一下，就会叫你大大的失望！这并不是一笔抹杀了，实在是一时代有一时代的作风，有一时代的特点，和共同点。倘若走错了方向，认错了目标，那就根本错了。现在的文艺，就是这样完全认错了目标和方向的。

　　我觉得十余年来，中国的文坛上，还只见几个很熟悉的人，把持着首席。鲁迅、郁达夫一类的老作家，还没有失去了青年们信仰的重心。这简直是十年来中国的文艺，绝对没有能向前一步的铁证。本来，像他们那样过重乡土风味的作家，接承十九世纪佐拉自然主义余绪的肉感派的东西，那里能卷起文艺上的狂风，倘若，青年们的个性坚强些，眼光锐利些，独立不倚的创作欲炽热些，我想决不至于使一时所写出的东西，像贫血症一样的枯窘。固然，文艺的取材，是离不了女人、贫穷等问题；但我终不以为除了以上的东西，便绝对找不着文艺上的题材。因为口袋里没有钱,天天闭着眼睛叫穷，有什么用？因为生活上过得太沉闷找不到异性来调节，天天在纸面上手淫，有多大意思！况且，贫穷不是罪，没有女人也不是可耻的事情，因为这些问题不能满足，便把人生否定了，把文艺也完全走入否定的倾向了，这是多么严重的错误！还有许多人生活上并不怎样，常常坐着漂亮的汽车，夹着摩登女性沿着马路上吃风，在那样颇适意的咖啡馆里，比较出色的影戏院里，天天蹈着他们的脚印。这种生活，也许在我们苦惯了的乡下老，从来没有梦想过；可是这些人偶然写起感想来，常常又会替第四阶级——甚至第五阶级假惺惺的表同情，在脑袋里虚构出各种惨淡可怜的情形，结果，这种变态的描写，越是淋漓尽致，越是远离了人生。在他们固然自认为是作品的成功，殊不知在我们一般的劳动者，一天做工八小时的苦力，所急切需要的，是精神上的休养、安慰，与日间工作疲劳的恢复，再也经不起读着这些那些叫苦连天的东西，否定人生的东西，来愈益增加无聊的沉郁和烦闷了。因为我们是走在疲乏的沙漠的途中，希望文艺家给与我们热和力，生活上的兴趣，鞭策我们积极的前进，而决不是从文艺家那里得着些消极的忏悔，和郁抑的眼泪。因此，我觉得现代文艺，是完全认错了目标，走错了方向的。现代文艺，决不是我们需要的文艺。我们不当像恶魔派一样，专门描写丑和恶，虚伪和黑暗；我们不当像唯美派一样，沉沦于颓废而不自振拔；我们不当像自然派一样，专门描写肉；我们不当像象征派一样，专门描写灵；我们不当像古典派一样，充满着道德的臭味；我们不当像写实派一样的太理智化，冷酷而没有同情；我们不当像乡土派的太狭义、太小气，而忽却民族的精神。我们以后要尽量从真、善、美的境界里，发见人生的真义；我们要能挥发民族固有的本性，融汇域外的优异之点，铸造我们新国魂的模型，用以范畴一切的人生。一言以蔽之：我们以后，要努力建设Positive的文学。

（载**一九三零三月十九日「野葩」**）

@林仙峤《聪明》，1930

　　在电光灿烂的庆维新戏院中，我曾看过嫏嬛女学的新剧「压迫」和「流血」。

　　这两出戏就戏的本身言，确曾抓着一些现时代的精神，不过以十余龄的少女，要苛责她们表演得如何的出神入化，如何的动人观感，这不是我们应有的希望。但，是晚的成绩可也不算错。

　　「压迫」讲的是有枪阶级的狰狞凶恶，和民众在他们铁蹄下的呻吟婉转，末后大家一致联络起来，向他们——有枪阶级——反抗、进攻。终于把他们歼灭，恢复自由，伸张民权。「流血」描写暴君硬夺人之爱，生生把一对夫妇拆开，以致流血而死，虽然所写的背景，是已经过去的，但它那叫人起来反抗，起来对那残暴者进攻的精神，仍是现代所需要的。所以我说这两出戏的本身，多少抓着些现代的精神，至于表演好不好，那是另一个问题。

　　但是，我听到一些很好笑的言语，至今犹在我耳边荡漾着。有一观客说：「他们这两出戏为什么联在一晚演唱，看了真令人好笑！『压迫』一下，就『流血』起来，这到底是什么一回事！」你看，中国人多么聪明，无论怎样一件多正经的事，给他们一胡缠，就变成不三不四，怪难堪的！

　　有一回，我曾为一个女校，做一篇游艺会的宣言，内面有几句这样说：「我们预备了一些艺术的甘露，将洒向各人的心灵深处」。这在我写的时候，确没有想到别的念头，但是给人家一读，说这甘露二字有些不妥，尤其是女人方面,更不宜用。哈哈！无意的误会，真是只有聪明的中国人才想得到。无怪鲁迅说：中国人看见女子的雪腕，就想到她的乳房，见到她的乳房，就立刻想到她的下部。(大意是这样)中国人的感觉灵敏，有如此者！因此：「压迫」，「流血」，不宜连在一起；女子的「甘露」，也不应当说，我无端又多得了一个世故！

(载**1930年4月3日「繁星」**)

@悠悠《关于文艺的方向——看了<野葩>第九期<文艺的方向>以后》，1930

　　近来，青年们对文艺的嗜好，的确，比前几年多了许多。虽然，数量上是这样，然而，质量上却也有不少的青年还弄不清文艺究竟是些什末？或是信口开河，或是人云亦云，把文艺的方向弄错，把文艺的价值失却。这，实是现代文艺的一个大大不幸的现象。

　　我们嗜好文艺，要研究文艺，首先要知道文艺究竟是些什末？这样才能够把握文艺的本质。要不然，那简直是盲人瞎马，有绝大危险。

　　现在，我可引一个名作家鲁那查尼斯基所下的一个文艺的一般的原理来简单地表现“文艺”二个字：

……文艺是生产关系的一定的上部构造。

……文艺对于经济的基础为上部构造是有两方面的关系：它是产业——即生产的一部；二，它是意识形态。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文艺是跟着社会经济组织的变化而变化，同时，它是人类生活的表征，不单是表现个人，而且是表现人类。

　　社会是进化的，不停止地进化的，它的进化的程度如何，全视社会的经济组织如何而定。人不能脱离社会，文艺自然也是一样。因此，我们是不能把文艺自己划成另外的一个小世界。

　　文艺既然是人类生活底表现，不能把它另外划成一个小世界，而且是跟着社会进化而进化，经济的变迁而变迁，那末，某一时代有某一时代的表现。我们且看从原始社会进化到了二十世纪的现社会，经过了几许底阶段，当然的某一阶段有某一阶段的文艺（这，在此不赘，请读者自去找欧洲文艺史纲做参考）。

　　我们要研究现代底文艺，便要找出现代的文艺方向，要找出现代底文艺方向，首先要知道现社会是进化到了那个阶段，才能确切地认识。这任谁也不能否认现社会已经进化到资本主义发达到极点的最后的阶段，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社会行将过去，新社会快要来临的过渡的时代。在这过渡时代的文艺方向如何?我们可以拿社会进化的历史来证明现时代的文艺的需要而找出现社会的文艺的方向，而努力于现代的文艺。

　　显然，现社会所需要的文艺你要叫它在封建社会时代去建设是不可能的，尤其是现社会所需要的文艺更不能叫它在封建社会去作为改造社会的文艺，把封建社会改造，一变而为崭新的社会。这是社会进化所必然要经过的阶段，吾人是无法把它改变的。不过，在现社会的文艺是已经跟着社会进化而变迁了，所以现社会的文艺是耍为改造社会的文艺。因此，我们要努力建设普罗列塔利亚的文艺。

　　关于《文艺的方向》这个问题，「野葩」第九期陵君曾发表过。由该文看来，我们可知道陵君是不满意恶魔派之专门描写丑恶、虚伪、黑暗,唯美派之沉沦于颓废而不自拔；自然派之专门描写肉；象征派之专门描写灵；古典派之充满着道德的臭味；写实派之太理智化、冷酷而没有同情；乡土派之太狭义、太小气，而忽却民族的精神。他所要的，是：要尽量从真、善、美的境界里，发现人生的真义。要能挥发民族固有的本性，融汇域外的优异之点，铸造我们新国魂的类型，用以范畴一切的人生，一言以蔽之，就是要努力建设positive的文学。

　　对的，陵君的意见要从真、善、美的境界里发现人生的真义，差不多这任谁也这样想、任谁也没有反对。然而事实上是怎样？很显明地是不可能，而且已证明了这种意见是唯心论者的理想。结果，却变为空想。毕竟事实是事实，理想还是理想。假如，事实上能够允准我们理想中的社会之实现，那，谁个不找寻他理想中的社会去。所以，我们讨论事理是要根据客观的事实而发言，而不能听凭个人的主观的理想而乱为。

　　陵君说要建设positive的文学。

　　但是，究竟positive的是些什末文学？恶魔派？唯美派？象征派？古典派？写实派？乡士派？都不是，因为陵君都是不满的。难道“肯定”的是布尔乔亚的？小布尔乔亚的？抑普罗列塔利亚的？这些可惜陵君都没有“肯定”出来。令人难于捉摸。莫非陵君要另外创立“肯定”派？

　　我并不反对“肯定”，但，我们要看“肯定”什末，比方“肯定”普罗文学,这是千该万该。假使「肯定」资产阶级的文学，那便是一个大错；同时我们也要“否定”，好像否定封建社会底（如陵君所举的古典派，乡土派……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底文学（如唯美派，恶魔派，自然派，旧写实派……等）。我们知道所谓“肯定”和“否定”，是相对的名辞，我们不能空洞的赞成“肯定”或者反对“否定”，而要看所“肯定”或“否定”的对象是什末，然后决定我们的态度，这样才不致含混。或许陵君的意见并不和我相左，不过，陵君未免稍嫌“空洞”与“含混”。

　　至于陵君希望着的由文艺家得到「热和力」、「生活上的兴趣」、「前进」等，在某一点上我是绝对的同意的，但，要问什末是「热和力」？那一种「生活上的兴趣」？「前进」到那里去？这，陵君并未写出，我也就很难知道，未免空洞与含混了。假如是「人生底」「热和力」「兴趣」「前进」，那末，更玄之又玄了，所谓“人生”在这个社会头是有各种各式的，究竟是那一种“人生”？

　　从这样看来，陵君所谓「文艺的方向」认真研究起来仍旧是模棱两可的。所以，严格说来仍旧没有把「文艺的方向」具体的清晰的说出。这大概因为他没有立场，找不到文艺的方向吧！

最后，我很希望南国的爱好文艺的青年多多讨论这个问题。

（载**一九三零年四月十六日「野葩」**}

@衣虹《新兴文学的意义》（节选），1930

什么是新兴文学呢？

精确点说，这里所谓新兴文学就是普罗列塔利亚文学。

　　也许「新兴」二字稍微广泛些、模糊些；但我们仍可以应用。在现时代，无疑地，普罗已蓬蓬勃勃抬起头来，占据了世界的一角，而与传统的支配者尖锐地对立着。资本社会发达落后及大战失败的国度里，这新旧冲突的迹象尤其格外彰显。从这获得新的意识形态的新兴阶级所创造出来的以供本身需求的文学，当然可以名之曰新兴文学。

　　历史上，各时代都有各时代的新兴文学。这变化，正如政治上的变化一样：「夏桀无道，商汤起兵讨之；商纣无道，周武王起兵伐之。」但又各因或种关系而异其面目与名称。例如十八世纪后期，欧洲新兴的布尔乔亚起来推倒封建阶级时，连带发生的新兴文学，便称为启蒙文学。中国五四运动新兴的智识阶级反对旧的因袭观念，传统制度，连带发生的新兴文学便是一种新兴布尔乔亚文学。

　　把广泛的革命性文学和现在的新兴文学混为一谈,这是错误。新兴文学固然含有多量的革命性，革命性的文学却不尽是新兴文学。我们再举上面的例来说：十八世纪末期欧洲的启蒙文学和中国五四运动的新布尔乔亚文学，都无容否认的是带有革命性的文学，但这和现在的新兴文学便全然异趣；而且，竟是「尖锐地对立着」，一般地说，所有各时代的各新兴文学或者消极地、或者积极地，然而往往是积极地，不可避免地有着多少革命性的分量存在。

　　这里我们不能不提起同路人杜洛斯基的主张加以一番检讨的工作。

　　同路人是主张「革命文学」而否定「普罗文学」的。他以为「普罗列塔利亚是革除社会阶级的最后的阶级，……那时只有人类的文学，还有什么普罗文学？」这跟我们的达夫先生所说的：无产者政治未实现以先，无产者文学是决不会成立的一样。但我们能承认它是对的吗？要知道俄国政权虽已处在阶级独裁之下，而社会上的阶级却并不见得消灭。这样，「它的政权实现的时候已经没有阶级存在了」一语，在事实上全无根据；由这一语而出发的主张，我们能担保它是正确的吗？

　　杜洛斯基把革命文学用来和这新兴文学对立着，我们更可以充分的明了新兴文学并不是已成为过去的史迹底革命性的文学那么个意思。

　　然而，托尔斯泰、罗曼罗兰一班人提倡的「民众艺术」，也全和我们背道而驰，他们并没有意识着大时代的需求，所以经过了这样的阶段之后，便终成为一个空洞的立场，而沦于没落。

　　新兴文学必然地是集团的文学，而且，也应该地是集团的文学。

　　集团的文学原理，究竟是怎样的呢？简单地说，就是新兴文学的工作，不可不是全部普罗者的一部分，而对于个人的工作应该极力扬弃、极力克服。

　　为此，新兴文学应该努力和灰色的、颓废的，被支配阶级定购所折服的个人主义的文学作战，而努力抓住（撾）正确的、向上的、集团的意识。

新兴文学在哲学上的倾向是唯物的，它采取历史的唯物辩证法来建筑自己的艺术之宫。

　　现在的世界，唯物哲学已经得了相当的保证了。它无疑地是一盏照澈一切的明灯，在时代之车的前头引导。科学告诉我们：原始时代只有不能思维的物质，从这物质才慢慢发达了「会思维的物质」——人，物质无精神可以存在，精神无物质则不能存在。由此，我们可以坚确地相信：「物质乃精神之母，精神并不是物质之父。」

新兴文学倾向「唯物」，这是极对的。

以上可以说是新兴文学之一般的意义。

@衣虹《新兴文学的内容问题》（节选），1930

　　成为新兴文学目前亟待解决的，就是内容问题。

　　然而，所谓内容，又是非常繁复、非常广泛，犹之乎人体中包含着一切机构及形而上的精神与思想，要详细的剖析是颇不容易的，而且也非「长篇巨制」不为功。在这里，作者仅能略略透露出一个粗形的轮廓，有心人自会另从许多方面去找得较完美的答案。

　　现在为欲避免麻烦起见，只得归纳数事，分述于下——

1. 着重正面的描写

从来文学上的各流派，不论其为个人主义、感伤主义、浪漫主义、颓废主义，虽名词各自不同，而执着于浮面之现实则一。他们对于潜隐的、光明的、积极向上的一面皆认为虚幻，或者竟加以否定，只努力表现一切的丑恶与黑暗，照相式似的影映了出来。这种文学固然也能予人以感动。但这感动往往是如一珠泡沫，倏起倏灭；有时更能使读者发生了不良的副作用，而贻无穷的坏影响。新兴文学则不应是这样，它拿着唯物辩证法，把握复杂茹乱的社会现象中的本质在进行着什么方向的观点上来描写。换言之，即是把握着「进行中的社会」而向新兴群体胜利方面前进的这事用艺术手腕摹绘了出来，但同时也并不是如茅盾嘲讽着说的要「把未来的光明，粉饰在现实的黑暗上」。对于「黑暗」，新兴文学仍然暴露它、不掩蔽它。不过是得放在次要的地方，作为烘托陪衬之用，如像画家作图，于主色之外再加宾色，使主色更其彰罢了。

　　许多人以为文艺如果失其真实性，则减少自身之价值。这种见解，我们也觉得是偏颇，不正确。现实固然可以入于文艺，但文艺并不是直接相应于现实。它可以表现那根据现实而推想到的事物，正不必斤斤于曾经有过的。你可以说：这是荒谬，这是不真实。然而，这其间却有浓厚的兴味，奇妙的魅力，甚且有深长的意思，使你不知不觉中受了莫大感动。对于这类题材，新兴文学也尽可拿来应用。记得大约是卢那卞尔斯基就尝这样主张过。

　　着重正面描写的文学，我们觉得感人的力量会更加大。那是朝阳猛烈的迫射，不是黑云幕里朦胧的月华；那是排山倒海的狂飙，不是轻起缓伏的波浪。

　　（二）注意本阶级的宣扬

一般地说，所有的阶级都在服务于本身的宣扬，而竭力贬斥别个的；因之，艺术也便成为对付不同群体的武器。在这里，新兴文学者应该能够摄取一切恰当的题材，获得更多的社会意义，一方面与支配势力战，一方面又为了自身在这成长的时代、未来的时代，作强有力的推进，使渐次造成「一个光底所有者」。那些疲倦的、颓废的、没有喜悦的，总之，那些失掉「正面」意义的，都要不得它，都要把它送到「应该去的地方」去，而应力学地把握着各种经验，力学地表现各种事象。莫里斯基说：「艺术家要达到了最高的艺术性和美和力，必要坚强其作品的总括的意义。」对于这点，新兴文学者得特别注重。

但这里又不能不展开来说一说究竟新兴文学所要表现的事象是那一类的事象，是不是局限于斗争的一面？我们可以先简括一句：新兴文学决不是单单采取斗争一面作题材，新兴文学的领域和其他文学流派的领域都一样大。它可以描写劳动者，也可以描写资本家；可以描写农民，也可以描写地主；无论兵士、豪劣、小市民——凡与新兴者解放上直接或间接有关系的一切东西都全可兼收并蓄，若能包罗现社会生活的各面者更其妙。诚如藏原说的「题目只在作家的观点，不必在其题材」，硬局限于某一方面都是畸形的、狭小的，只是自己把自身的疆土削掉而已。我们要希期着一个较伟大的前途，就不能不先把这畸形，狭小的观念扬弃，而扩展了更丰富、更充实的内容。

　　〈三〉要有鼓舞的气氛

通常看来，「煽动」二字似不大高雅，「煽动」的文学自然也不大稳妥。但新兴文学正不妨有鼓舞的气分，以唤起群众……。为「拥护人类」而作为的鼓舞当然是极光明极荣耀的事。我们相信在这变革的过渡时期，惶惑与迷乱是不可避免的现象，非有大声的呼喊，强烈的刺激，是不容易引导大众共趋于“大同”之轨道的。为此，新兴文学者也应该认明这一点去从事他们的工作。

　　（四）不忌嫌有益的传道

许多人曾热烈反对「文以载道」过，以为文学自有文学自身之价值，正不必做卫道的工具。这种见解实是十足的代表布尔乔亚文学的气味，他们躲在象牙塔里做甜梦,其余的事情皆全不管，所以对于「文以载道」这一语，自是非常刺耳、非常不高兴，便起来攻击它、推翻它,其实所有伟大的艺术都常是载道的。不过这里所谓「道」，并不是单指道德上的「道」，而是广义的「道」，泛指一切事理的「道」。波里斯有句话说：一切的传道者常常是艺术家。而伟大的艺术家——恰正常常是传道者。又说：艺术家不可不是有益的，不，艺术家倘若是假定他是前进着的人群的儿子的这条件之下，那末，不是有益是不行的。此二语，我们都以为很对。我们需要一种表现着最高紧张的生活艺术，那种徒以「趣味为中心点」的东西虽不无多少效用，但现在却没有必要着它。新兴文学对于这种传道的题材也该是一律欢迎才是。

　　此外如「艺术政治化」，新兴文学也并不反对。有人说政治文学是坏的文学，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话。要知道文学能在最高的程度里使政治的力量加固起来，同时，政治也能够将最高的材料、最强烈的冲动奉献给文学。二者互相照应，乃日就于向上的正途，而臻尽善的地步。

　　总之，成为新兴文学的内容，最要者，还是本群体的感觉「情绪」，「意识形态」，「气氛」。根据这几点而展开去的作品，其内容当然是正当的。

（载一九三零年**四月廿一日「椰林」**）

@木然《关于新兴文学的几句话》，1930

文学是意得沃罗基底一部门，一个文学作品是代表一个阶级的一种意得沃罗基。不论它底形式怎样变动，它底内容总是隶属在某一群体的。

旧社会下部的构造动摇了，旧社会底意得沃罗基也跟着动摇了——而且部分地崩溃了；新的意得沃罗基已经抬头了！呻吟的、颓废的、个人主义的文学已经完成了它底使命，新兴文学必然地在旧文化底废墟上建立起来，新兴文学代表着新兴人群底意得沃罗基的一部门而确立在地球上了。这是「存在决定人的意识」呵！

南国的文艺之所以这样荒凉，是与现实社会有密切关系的。我们这里的「贵国人」多是沉溺在传统的、残余的封建的社会意识里，大多数的劳动者和少数的小资产者都向着「发财」的、「享乐」的道路上走.，一方面，他们底生活没有受着极端的压迫；他方面，许多低气压和麻药推使着他们。这样，他们那里会扬起自己的头来呢？至于我们的所谓「民族之花」，他们一方面受着御用学者的灌射，他方面受着资产者底极端的物质的享乐的引诱，养成没落的小资产者根性，而且封建的残力迫其做了家庭的牺牲，他们本身的生活多数都是舒适的。……这样，他们还会想什么旁的事体呢？他们愿意丢掉舒适的生活去做难做的事业吗？

「人是环境的产物」。大石没有紧压到自己的头上的时候，谁要去自寻烦恼?

这种场合中怎么会产出时代的作品，作家呢？

目前的南国，虽有一点儿呼声，然而，我们可曾听到多少响亮的回声，可曾惹起多少人的兴感、憬觉？不过少数的勇敢者如丑角似地叫着、跳着，这些叫跳还要受着箝制，叫不出粗暴的喊声、跳不出赤裸的舞；而且在对象方面，不过引动了少数的同情者底理会和一些人的反感而已。

这是客观的物质条件没有具备的原因吗？不，不是的。这只是靠新式的驾驽法保持着暂时的稳定，把事实的真像遮蔽，把矛盾的裂痕敷上一层浆糊罢了。

既然叫和跳不能获得多数的对象，那末，应当怎样去解决它呢？索性不干吗？不！凡是认清了自己底任务的人都是不肯罢手的！我们只有改换我们底策略去获得它。

然而，要用怎样的策略呢？

我们知道，如果一方面，人是环境的产物，那末他一方面，环境正是人来改变的。因此，我们要向这些环境进攻！

我们负起新兴文学的任务，尽着可能的力量，把我们作品的描写对象转向较切近周遭的环境的实际事物上来，把被掩蔽了的一切赤裸裸地暴露出来，把它底内幕和错误给了严格的指摘、教导?然后再把真正的唯一的出路指示出来，一方面在文字上要简明和通俗。这样，相信可以获得多量数的读者。

　　总之，离了这里的实际而跳在半空说话是没有用的。我们首先要把握这个，然后再来解决取材问题、技巧问题、艺术上的一切问题。

——冬天已经来了，春是逃不了要来的！

（载一九三零年**四月廿二日「椰林」**）

@则矫《关于文艺》，1930

（一）

看了「野葩」第九期「文艺的方向」以后，我虽然有些话要说，却又不想说；到了今天，看了「野葩」第十三期「关于『文艺的方向』」的时候，我却想要参加了。这个参加，算是第三者的说话。我觉得南洋的文艺青年太少了，所以少的原故，大都给环境阻滞住吧。所以我们若要使青年起来爱好文艺，或使爱好文艺的青年能够向上求进，最好的方法就是唤起南洋的男女青年们，大家都向着文艺的路上走，从文艺中找寻些人生的乐趣。然而走向那里去呢？这就是我们要在这里讨论的问题。

　　这问题要解决似乎易，亦似乎不易。照悠悠先生的演绎的主张，我除了认为是对的外，还在深深的内心里感觉着这种意识，又必须有同样的思想者，再拓广来；以便给南国青年当作文艺运动的范畴，亦可使成为理论。

　　我最喜欢的论调，就是悠悠先生引出鲁那查尼斯基所下的一个文艺的原理：文艺是生产关系的一定的上部构造。文艺对于经济的基础为上部构造是有两方面的关系；它是产业——即生产的一部；二，它是意识形态。

鲁氏的理论是根据社会生产关系的理论的结果，而且以人类社会的经济基础为上部构造的一种意识形态为依归；所以归纳起来，文艺的战线要站在时代的前头，这是无疑义的了。因此，悠悠先生是赞成努力建设普罗列特利亚的文艺。

（二）

　　是的，普罗列特利亚的文艺，是值得我们来拥护，并且是值得我们去提倡。这算是悠悠先生自己信仰的一个文艺的目标，我从内心里的各种衷意是赞成悠悠先生的。然而我所以要在这里占一占「野葩」的篇幅，其目的不过又想引起爱好文艺的青年起来经营这个，而我在这里却不能不想做一个演绎员了。

　　文艺的东西既建筑在人类生活的上面，不但是在人类生活的上面，亦算是能够对于人生下着严格的批评：它不但跟着社会的方式前进，还可能说是它（文艺）给与社会生活方式的一种斗争的武器！

　　文艺，因此不但是把人生赤裸裸的表现，更可说是它带着现代化的、革命化的、平等化的种种人生要素，而去对着人生讲话，督促人生，使人类不得不负起社会人生的新使命。关于这种意识形态，必须以文艺的活动去丰收，而且更须要以文艺的剑梢去印烙人生，使人类意识地活动，意识地建设。

　　一个社会的文化，视文艺的表现而定。没有文艺传达的指令，就没有比较可以值得模仿的人生。因此，可见得文艺能使人类濡染一种人生的概念。

　　人生是多方面的全人类的人生，要使文艺长成表现阶级的使命的文艺的运动，我们都在心的底处祝祷着它能为具体的实现；然而我们却不能忘记大众文艺的存在。全世界的花园是大众的，它绝不能永久地站在矛盾的小世界里而存在；资本阶级的形成已表现这是矛盾，我们绝不可坚持到底的说：那永久站在普罗列特利亚写文艺的概念，是死而不变。因为若要保存阶级的文艺的永久性，这无异于现在将呈露崩坏的阶级性的文艺（即资产阶级的文艺）一样地抱揽起来为己用。这样说时，并未见得是不同情于新兴阶级的动向，只不过在经济的旧组织上面，我们没有权力去意识地提倡就是了。因此，我们在这南国的花园里，关于文艺的态度，和找寻我们的读者阶级的时候，对于文艺表现不谋实际上的工作则已，不然是只有把文艺的理论在这地位上空空洞洞的演绎着吧了。即使将新俄的文艺的意识形态的战线，移来在南国开火，我敢说是绝不会发生什么好结果出来的。若能得到这样的一个现象，那就好了；怎么样的一种现象呢？就是给你写了几篇「亚荅」叶盖的房子的主人翁的小说吧，也不过暗示着张资平的小资产阶级的恋爱派罢了；就是给你写了几篇关于南洋土人的生活的小说吧，也不过暗示着鲁迅的「阿Q正传」派而已。这就是说，社会是有时代环境的，如此而已。

　　我是拥护像这两位作家的人，在这南洋的地方，若能够像鲁迅张资平那样的写起小说来，那就好极了；因为鲁迅派能使人们的心受着打击，而张资平派却能使有点革命性的青年愤激。所以我是欢迎这种现象的来临的人，不管什么派、什么类,若能在南洋的地方，翻翻筋斗（觔），那就不能不说是热闹的时期到了。

（三）

俄国的伏浪司基对于「在文艺领域内的党底政策」的决议，是从心里同意于亚克佛列夫的对于党的政策的决议，他们都是对于文艺的手段上的认识而表示深刻的同情。我在这南国，是同样的对于最前进的意识形态战线的拥护，而从我的衷心里愿望地助长“创造的冲动的文艺”的复兴。这是我对于文艺的方向的建设的创议。

　　　ImpulseC「eative的文艺，我平心静气的认为是一个文艺的动向，是我要努力建设文艺的立场，亦希望大家都起来提倡这个派别。它的较繁盛的思想，另日自当作文以代演绎，谈论它一个大概。在这里一方面怕言出事外，把文章作得太长，所以最好是把我的其余的许多意见割爱了。现只把不得不说的举而述之吧。

我是一个有意地想提倡兼而有意地把「创造的冲动」的意识发扬光大的抱负的人。这种即一冲而发的创造力，若移用在南国社会里，能推通南国的文艺界放一异采；使人人注意这个意识形态，以客观的态度，利用文艺生命的宣传，使人人固有的私欲顺着创造的辞令，把人生艺术化，而把人生象征组织化的文章，促进人的精神上起一种弛缓的争斗；更从一切物质的反映因果里面，象征组织化成为一个文艺的中央。这个文艺中央，好比一架活动的机器，迎潮流而前进，求与时代结合，变成文艺与时代的关系，阶段般定下救时的标的。因为人生不能固定永久不变的概念，所以文艺也就无能产生非物质所根据有的精神。

社会的进化，所走的路有时是直线的路，有时是曲线的路，甚至有时是走着盘曲线的路；故人生武器，文艺的表现，莫不是随着人生的经济力而转变，而才认定写文艺的手段。

滞住。

朋友！怎么样呢！看了这样的东西以后怎么样呢?

朋友！请把我们的热闹的消息送到南国社会里去吧！

（写于麻坡，载一**九三零年四月廿三日「野葩」**）

@滔滔《对于南国文艺的商榷》，1930

　　自从陵君发表了「文艺的方向」之后，引起了悠悠和则矫两君先后发表他们对于文艺问题的意见，在沉寂无声的南国文艺的静海里，好像激起了一个小小的波纹，这是值得我们狂喜的一个好的现象。我更希望因此掀动起澎湃的波涛，鼓动着文艺潮流的深进而普遍。

　　大概，与时代的文艺的潮流稍有接触的青年，对于卢那查尔斯基所下的文艺的一般的原理，想来都认为正确的妥当的而接纳了吧。自然也许有不少不很赞同的意见。但，关于这一般的原理方面的讨论，我想在这篇文里不再说话了。一则篇幅关系，二则则矫君的「关于文艺」一文已把文艺问题开展开来，而进到南国文艺的“实际工作”问题的讨论了。我就想在这么一个课题之下发表一点浅薄的意见。

　　谁都晓得社会的物质的生活与文艺有着密切的关系，某种社会便有某种文艺的产生，而且文艺是随社会进化而进展的。我们试检最近二十年中国文艺的进展就不难知道一哥梗概。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和「五卅」是中国最近史上三个很大的转变，建筑在社会经济上的文艺显然也有着三个不同的面孔。「阿Q正传」可说是表现着辛亥革命时代无抵抗的人生。「沉沦」「塔」等类的作品显示出「五四」以后「omantic色彩。在「文化批判」等刊物上所发表的或和它类似的作品是「五卅」以后的，或者较确切点说是「转变」以后的东西。虽然，截然的分界是很难确说,但这三个时期的性质却不能混淆，或倒置的。

　　因此，我们要创设或树植南洋的文艺，我们便首先要认取南国的一般的社会的特质。所以首先我就想简单的写出据我所观察到的南国社会几个特质大概。

　　谁都可以看见，南国的经济生活不过某国经济体系中底很多脉络的一条吧了，并且这一条脉络的命运，十分之七八不但待决于某国，而且操权于他处。这点表示什么？就是很清楚的表示南国经济仅是世界经济的大机构中一个小齿，密切地结合着。当然绝不是「旧经济组织」。

　　其次，南国是个商品的「推销场」或者说膨胀的资本主义的排泄地;同时，又是天然物产的吸取底场所。所以，南国一方面是商业繁盛，尤其是小商业异常地发达的地方，另一方面却包含着广大的劳苦群众。

　　而且，这儿是各民族混杂密集的地方，各民族劳苦群众支持着南国社会的生存。就以所知某地大工厂来说，总共有人数三千左右，华人只有七八百，还不够全厂人数三分之一,其他多是印人或土人，其中尤以印人为多。其他当然可以得到类似的情形。

　　然而，这儿在文化上特别表现落后，封建思想浓重地弥漫着。这固然是环境所造成，但也有个主要原因（在华人方面说），那就是因为华侨大多数是因中国农业经济崩溃，不能过活，而远来此邦求食的，他们不特自己的肉体来了，并且把乡村封建思想也一并带来而在这儿树植起来了，甚且得到某种物力的扶植和保护。

这样，我好像乘着特别快车由星洲到槟城匆匆地把这儿的特质的大概说过了，现在进而说到我对于这么一个情形下的南国应该建设什么一种的文艺底一点意见。

　　在南洋和世界的经济联锁上和世界底潮流上，我认为南洋文艺的方向应该无疑义地是「普罗」底的。我们知道，凡是一个辩证唯物论者都是相信社会是辩证法地进化的，所以对文艺自然不会有「永久站在普罗列塔利亚写文艺的概念，是死而不变的」。只有一个辩证法唯物论者才能真确地把握社会的进化和时代环境的关系。否则，他自然不能算是辩证唯物论者，至少还未了解它。

　　自然，南国有它底质，而应该有它底地方色彩的文艺（不是地方主义或什么乡土派,请莫误会）。好像植物般的，南国有它底疏朗的椰影或阴郁的橡林，北国的浓艳的牡丹总不会在这儿开放奇葩吧。文艺是一个样儿，想来总没这么呆滞的人把北国的或其他的文艺无条件在这儿树植吧？即使如此，也难望生长，我想。然则，南国文艺应该怎样？我认为在现阶段上积极底地是各民族劳苦群众的组织化底改革的文艺；消极底地是反封建的或曝露黑暗的文艺。而且应该和改革过程直接底地或间接底地，明显底地或暗示底地联系着，朝着伟大的潮流去。

　　以上是我对于南国文艺底一点意见，末了，就想和则矫君提出一点商榷。则矫君对于南国文艺根本的意思是「我在这南国，是同样的对于最前进的意识战线的拥护，而从我的衷心里愿望地助长ImpulseC「eative的文艺的复兴。」假使，则矫君认为南国社会另有着「时代环境的」，应该有带着这地方色彩的文艺，在原则上我们的意见并没有什么出入，不过，首要的，我认为在南国无论什么流派都好，「齐罗」的也好，ImpulseC「eative也好，甚至「印贴」的也好，都应该意识底地联系着改革的过程，然后才有意义与生命。

但是，则矫君在这么一个社会情形底下「拥护像这两位——鲁迅，张资平——作家」，而认为「那就好极了」。关于这点，我认为有商榷的必要，为什么？因为鲁迅的作品，我们只以「阿Q正传」为代表吧，它所表现的实不过是「无抵抗的人生」。请问：在这么一个时代这么一个环境底下需要「无抵抗的人生」吗？须知这儿现在还是这么黑暗沉睡的人生里，假使，我们再没有意识地促醒，已经是罪过之极了，若再投以「无抵抗的人生」的毒醪，那还堪设想吗？我想则矫君原意或许不至如此，只是希望着有鲁迅似的「绍兴师爷」的笔调描写这儿的人生。果尔，也应该有条件的吧，即是说，应该和改革的过程密契着。至于张资平，差不多大家都知道是恋爱小说家，一下笔多是公式似的「三角」「四角」的恋爱（最近或许变了，但我近来很少和他的作品接触，所以不知道），这儿恐怕不很需要吧！

此外，关于读者问题（这是普遍的问题，在南国或许有特别的重要）和怎样建立起南国文艺的实际行动的问题，因为篇幅关系，这里不再谈了。

（载**一九三零年四月卅日星洲日报「野葩」**）

@衣虹《新兴文学的大众化问题》，1930

　　文学是特定阶级的欣赏物，伟大的文学只有少数人能够领略。这并非空洞的理论，而乃不可掩的事实。莎士比亚的戏剧尽管好，真看得懂者却尽管寥寥；但丁的神曲、荷马的史诗尽管超卓，尽管妙，真了解其意义者也尽管无几、尽管少。为此，赏识文学，便成一种不可多得的幸福。

　　然，这情形只是不得已的，可惋惜的情形；并非以此才抬高了文学的身价。我们相信决没有谁不喜欢他的作品获得「广大的读者对象」，决没有谁不喜欢他的作品产生了宏伟的力量。如果认定文学的身价越艰深而越贵重，则除自己以外没有人懂得的作品，便是再上乘没有的了。

　　新兴文学负起的使命是教导大众的使命，那末，新兴文学应该向着「大众化」这标准努力，更是不容疑义的极合理的事情。

怎样「大众化」呢？

这里可以归纳为选材与技术两部分说——

〈一）选材在「新兴文学的内容问题」里我已把选材略略说过了，现在再稍微阐明怎样去选材才能够「大众化」。

文学上的选材，最是一桩不容易的事。要精明、要不随便；而求得适合大众的脾胃，更其分外困难。你专门描写花月，大众当然不需要，你专门摹绘上层阶段，即使尽量抨击它、尽量暴露它，大众亦不会受多大感动，因为这些都和他们的生活形态相悬隔，没有直接发生紧密的关系。他们所希求的是那种能够把他们切身的事象表现出来的文学，是那种能够使他们容易懂的文学，没有玄奥的深义孕育在里面。新兴文学作者应先明白这一点，然后去选取一切的材料，才不致「闭门造车，不能合辙」，才不致失掉文学的功能。

　　但是假使作者没有「到大众中去」，则无从意识着大众的需求，更无从察知大众的生活形态，这样，产生出来的作品充其量也只是「似驴非驴，似马非马」的东西，决不能获得大众。卢那说：「艺术是比什么都能干地把一切……的特质捉来，恰像显微镜一般，照出那普通的眼睛不能见的小市民性的风子。」这也是全赖作家精审的观察才做得到。

（二）技术技术和形式原是异名同实，硬给分开便免不了有语病。不过这里是用以表明些新兴文学的艺术态度。

从前文人对于技术都过分注重，争以雕章镂句为能事。同是一句话，他们喜欢穿插词藻；同是一种事物，他们喜欢摆弄玄虚。如其处理得恰当，自于美学上很有帮助；但过于绮丽，则力学方面无疑地会较纤弱，而与大众更是尖锐敌对着。大众喜欢的是单纯，平易的表现；那种奇妙，复杂的技巧只能给他们脑袋发昏、给他们乱。新兴文学作者不可不留心这事，而努力挣脱那迷恋技术的恶习，使作品免致和大众绝缘。

藏原惟人说：「艺术若不能被大众所鉴赏，就不得叫做无产者的艺术。」其他人也有同样的话：在几百万的全人口里面，仅仅供给其中几百人乃至几千人的艺术，决不是重要的东西。艺术是属于民众的。向着勤劳的大众，艺术应得生长它的深根。艺术非成为这些大众能够理解的东西不可，非成为他们所爱好的东西不可。艺术应该和他们的感情、思想、意志结合，而使他们振作起来。

　　这里或者有人要问：「那末，这样不是把艺术程度降低了?」

　　我们可以坚确地这样答应着：不是的，绝对不是的。乃是一方面作家应该去接近大众，从大众中学习自己的艺术；另一方面不可不积极地设法提高大众的文化水平。

　　我们主微一切的艺术「大众化」，但不论「大众化」到若何程度，「艺术」一字总不能随便放弃。艺术之必须有艺术性，好像科学之必须有科学性同样，是很简单的理由。因为，作品如若没有艺术性的话，它先就不是艺术了。」藏原这话可以作为很便当的说明。

新近郭沫若在高唱「文艺通俗化」，谓：「通俗到不成文艺都可以，你不要丢开大众。」这使我们觉得郭先生未免太神经过敏了。「不要丢开大众」固然很对，「通俗到不成文艺都可一」，那还算是文艺吗？同样，麦克昂（有人说麦氏即郭沫若，我们却不必管他）也说：「我们宁可抛弃文艺，不可脱离大众。」恐怕除了郭先生曾赞成外，再没有谁敢恭维罢。

　　总之，新兴文学的大众化即是在艺众范围的可能内大众化：不可离开大众，同时也不可离开艺术。那些「在大众的教化及宣传的意义上有价值」而没有艺术性的作品，虽然也一样地重要，一样地必需，但并非新兴文学。

（载**一九三零年五月三日「椰林」**）

「繁星」读者之声

（一）

星洲日报

编辑部诸先生鉴：

贵报第五张之「繁星」栏很好，尤其是仙峤先生编的更为有趣，所以我们看了电文之后，必先阅繁星为快。但是现在可惜了。可惜繁星栏变做甚么野葩、华中、青年等等附刊去了。现在我很希望贵报仍旧天天出「繁星」。至于那些附刊，我们是不大欢迎的。顺颂撰安。弟徐河五月五日。

（二）

繁星编辑部

仙峤先生：

很对不起，素不相识的我，一旦写信给你，不是令你很疑么。然而定必有所请求，而后写信给你呵。没有读过国语文底我，若有不合之处，请你不要见笑呵！

爱阅「繁星」底我，几乎报纸一派来，甚么专馆，本坡，一概都是头晕的，单单打到「繁星」才安心乐意，若有时刊他种副刊，也就不满意起来，然而阅起来又感到一称问题，不得不请你解决？

爱阅「繁星」，自然一张张的收藏起。收起来难免有散失之弊，要不散失，一定要钉起来，请想想纸这样大张钉起来，大大本的，不是很麻烦么。故此写信给你。很想请你我一个完备答覆，或照「上海摄影画报」这个版样，我想爱阅繁星的各位，一定很欢迎啊。写不尽,此祝精神

志成上五月十日早

（三）

仙峤先生：

我的看报性情，太过古怪。毋论什么社论、专电，都比不上看副刊中的小品文字来得髙兴。比方看星洲日报来讲，虽紧要如专电，倘无充分时间，亦仅一阅标题了事，就是无闷先生的社论，眼光超越，语语中肯，我有时亦不甚高兴去读它。可是对于「繁星」就不然了，要从头至尾，几如前时八股先生读古文评注点法一样，一字不漏。若遇特别事故，未暇细阅，我亦将那张「繁星」，好好收起，恐怕被他人失去。其余各张，则任人翻阅。这种性情，大约亦是不长进的表现啊。

汝星期五在「繁星」那篇「看报」文字，说有人冩信给你，说「别种副刊太多,「繁星」太少，要求按日刊登『繁星』。不要间断。对于别种副刊，是不大欢迎云云。」说这话的那个先生，粗俗些说,他是我腹中的饭虫，掉句文言则「实获我心」。老实说，这话非但可以代表一部份人看报的观感，其实是各个看报人所要说的话哩，除非二一有文艺天才或有文艺欲的朋友们。

因为南洋看报的侨胞们，正如先生说，大都注意有趣味的小品文字。却懒于看——不以其说懒于，不若爽脆些说不懂吧——较长的文艺，不但南洋如是，祖国亦然，我们试看前时神州日报的副刊——晶报——见欢喜看它的人多，故此另外发售，竟然赚钱不少，而神州日报，反大糟天下之糕，全盘招顶。这是一个例子。

的确，那些副刊专载学生成绩及校闻，只是他们团体中人所需要，对于我们，非但风马牛不相及，反夺去我们「繁星」篇幅。这是我们反对多登别种副刊的大原因。

不过星洲日报，并非比别个报馆，以营利为前提，或者能够扩充篇幅，来容纳所谓文艺创作的文章。哈哈，这样铜版切豆腐，两面光,不知经理先生答应不。

弟陈斗南上一九三O年五月十三日(载**一九三零年五月廿三日「繁星」**)

编者小语 仙桥

近来有好多朋友对我说，「繁星」的地位给别种副刊占去太多了，每星期只能见到「繁星」三四次，实令爱读的朋友失望。昨天披露的三封读者的来信，也一致的这样说，这令我们很为难。

编副刊好比当厨子，各人的口味不同，小菜烧来于是有合式不合式，「繁星」这桌菜，都是零星可口的东西，瓜子花生也有，五香腊味也有，种类复杂而小巧，看见的人，似乎都想抓一把来吃，别种副刊，都是整席的大菜，而且各有独自的风味，好比这一家是四川馆子、那一家是广东酒家，各样都专门一点，没有「繁星」这样杂，不欢喜吃四川菜的人，他无论如何不会到四川馆子去，一样不喜欢吃广东菜的人，也决不会到广东酒家去。还有，他们这样整席的菜餚，脾胃不好的人，就许没有勇气去吃。这样一来，「繁星」这家小酒店，或者就比较能够吸引顾客了。不过它的食料的来源，也很缺乏,还望本地朋友，多多供给。

「繁星」一星期只开店三四次，别日的生意，只好让别种副刊去做，从顾客口中，我们知道他扪很有些失望。现在我们正打算据充新居，另起炉灶，使它每曰不致间断，不过这计划能够实现与否，还说不定，且看后来如何罢。

有人说，编副刊不必迎合顾客心理，只管以清洁纯淨的文字，提高顾客的口胃，这话在理论上自然是很对，但是事实上，却也有些问题。报纸是普遍的读物，若专载那索然乏味而又是长篇大论的文字，看去似乎很有价值，但是许多人竟一瞧也不去瞧，刊在报上，等于白费，这又有什么用呢？不过完全刊载趣闻趣事，也太嫌无聊，现在我们有几种刊物调和一下，似乎也很好吧！

(载**一九三零年五月廿四日「繁星」副刊**)

@林仙峤《病》，1930

　　近来身体不好，时常生病。病，原不是我们穷人应该生的，但是病魔既然光顾，也就无法摆脱，只有捱他一捱。

　　要人们很容易病，病了不是进医院，便是往风景优美的地方去休养。这固然是他们有钱，有病的资格和病的必要，所以一言既出，病即随之。虽然他们还拥着爱人作乐，每餐还吃数大碗饭，又谁敢说他不是病咧！

　　要人的病是有作用的，只要稍有风声，时局有转变的可能，他随时随地都可以病，这是病的例外，不能与于普通的疾病之列，我们可以不必管，单说我们一般人的病罢。

　　「有病方知健是仙」，病了的时候，其痛苦与麻烦，是不消说的。经济余裕些时，要那样，要这样，只要开开口，就可以到手，还可以解除些苦痛，惟有那一日只领得三餐周全的朋友，除了生活费之外,就没多钱，病了医药费已够他张罗，至于口渴了要吃一只苹果，消瘦了要喝些鸡汁滋补滋补，这在他只是个梦想而已！奢望人皆有，病人更甚，望而不得，呻吟床褥，益增痛苦。呜呼，穷人其可以病乎哉！

　　没病的人要装病，原因是有钱；没钱的人不能病，病偏来临，天下类此矛盾的事正多，你向谁诉苦去！(载**1930年七月二十一日「繁星」**)

@林仙峤《晨》，1930

　　近来因身体不好的缘故，每天早上，很早就起来，在露珠连串的草地上，呼吸点新鲜的空气。

　　这时，火一般的太阳，方从白烟缭绕般的浮云里，涌将上来，把周围的云儿，都染成玫瑰色，显得分外艳丽；慈和柔爱的晨风，尽向你身上吻着抚着，使你觉得清爽万分；地上的小草，挂着闪闪作光的露珠，对你弯腰行鞠躬礼，似乎欢迎你的早临；真的，在晨风中，一切都在飞跃，一切都使人兴奋！

　　在草地上散步，我最感着兴味的事，便是用足去蹴那含羞草。这草长得真有点奇怪，你没有去动它，它是张开叶儿，披着嫩绿，似乎在对你作媚笑；好像一个年青的姑娘，在没人注意的时候，尽在嘻笑着，跳跃着，充满旭日般的精神。但是你若用足尖轻轻的蹴它一下.它就枝叶紧合，缩做一团；好像姑娘们觉着有人在注意她，或者突被旁人喝了一声采，就一溜烟跑开了。草儿也会怕羞，真好玩！

　　过了一忽，一般姑娘们已从甜蜜的梦境回来，操场上顿形热闹，喇叭声，整齐的步伐声，常从飘荡的轻风，送进耳朵来，原来她们正在那儿早操。

　　早晨，富有诗意的早晨，真是一日中的黄金时间，不论做事、散步、作文、看书，在在都使你爽快，真可爱！(载**一九三零年七月二十五日「繁星」**)

@陈则矫《建设南国的文艺》，1930

　　星洲日报的文学周刊「野葩」第十四期里，我曾经说过：「我在这南国，是同样的对于最前进的Ideology战线的拥护，而从我的衷心里愿望地助长ImpulseC「eative的文艺的复兴。这是对于文艺的方向的建设的创议。」

　　如今我要将这个创议肯定下来，当作我所主张的文艺的动向、文艺的立场，甚至提倡这个派别。它的较繁重的理论和思想，自当在这里谈论它一个大概，把我的意见妥当地演绎出来。

　　在南洋说南洋，在南国建设南国的文艺；不过，在南国说世界，并创造世界所需要的文艺。我们现在建设南国的文艺，而这种文艺的理论与实际，未始会与世界潮流所趋者显着极大的径庭吧！统观现实社会的矛盾，人若能了解它一个梗概,或触着极大的感伤，觉悟过来，大家应共想一个办法，对付矛盾。

　　所以我主张要以救时的文艺理论，或以适合时代环境的主义，对着现阶段有势力的人们与没有势力的阶级的人们，同样的下着一番强有感化力的宣传，使大众了解possessiveImpulse者的经济组织的破局，是不能永久存在的了；在这个时代里，个人必须先有一个阶级的觉悟而用这个已经觉悟的思想，来支配现社会的动的社会生活（即是动的社会学般的支配）。关于这类的思想运动，在俄国有克鲁抱特金的互助思想，在英国有罗素的科学的思想，这种都可称谓有益于现社会的组织运动的理论。然而在中国现代的国民革命的宣传里，即已经包含着阶级觉悟的状态而前进了。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的社会之物质生产力及物质生活的生产方法；和社会之经济的构造，与乎法制上及政治上的上部建筑物，和社会的意识形态，都可以说是根据阶级应有的觉悟的意识，而促进最完善的经济组织社会的实现。

　　这种理论，是以社会的个人主义的自由组织的有意识地节制资本，而有意识地鼓舞着资本社会化的具体化；而使社会的物质与社会的意识形态，逐渐革新，必然的达到社会全体的利益的组织。这是一种思想的观感，我们的文艺运动的课题，也是这种构成社会经济的过程的表现。

（二）ImpulseC「eative与PossessiveImpulse之意义

　　上面一段小言，是我根据现代社会经济组织的动摇的理论，去观察现社会，把现社会的各种问题的种种方面的各种事实，加一番研究而用我所有的学问再加上想象的能力，而推想的结果。我觉得我有一个主张，这个主张就是：现代落后的国度里应该起来实行一个最完善的经济组织的社会的目标，因此我起来提倡ImpulseC「eative的文艺观，而排除PossessiveImpulses的文艺。

　　现在谨谈这文艺的两大思想，一种就是个人主义性的「独占冲动」（PossessiveImpulses）的文艺思想.，一种就是集团主义性的「创造冲动」（Impulsec「eative）的文艺思想。这两种文艺思想，各含有历史的价值和科学的根据：它具有一定的阶级体系。一个成立一种「独占冲动」的文学，一个成立一种「创造冲动」的文学。不过前者比较后者发达略早；前者已告完成，它到了十分发展的时候，却又束缚其发展，而呈现着迟早必达到破裂的运命；后者是继承前者的理论，有力地提倡改造社会的更澈底的文艺，革命的地表现价值的人生真义。然而何谓possessiveImpulses的文艺呢？又何谓ImpulseC「eative的文艺？试略述其梗概。

　　（一）「独占冲动」的文艺，是个人主义的理论与实际之极端的表白的一种文艺，又可称为资本主义的文艺，就是资产阶级的社会的经济组织之社会意识形态创造的一种文学。这种文学的建设的出发点，与我们现在所要创造的文学的出发点相同，不过各因时代潮流的影响，各因社会的物质的反映不同，故其结果遂成立两大对立的文艺。所以我们是很明白社会是什么一种现象即构成什么一种文艺。由此我们可以推想到将来，将来社会上的人物的活动，自能弃旧而创新，新的是什么一回事，即建立什么一种文艺用以指导人生。因此我们，是要努力追求有特别新主张的文艺作家，这种文艺作家同时又要是革命家。因为我们若要建设「创造冲动」的文艺，最重要的就是努力培养真正的革命人。没有革命人，自然没有革命的文艺，没有革命的文艺那里来的革命时代的社会呢？

　　据我的观察，过去的「独占冲动」的文艺之所以能得到那样的成功，全在他们能够制造T工ese的环境和资本主义的工umannatu「e的文艺作家。这种作家，都是挂起招牌而替资产阶级演绎社会的意识形态.，他们不得不以资本的独占的社会各个的利益为本位，而背叛社会大众去组织保护自己阶级的文艺。因此，社会上的文艺的组织显然分开成为资产阶级的与劳动阶级的——即独占的阶级与创造的阶级——两大种对抗的产物。

我们试举头看看独占冲动的文艺的国里，一般独占冲动的人们，因为凭着自由放任的道理去经营事业，以生产社会生活中所必需的货物，因而得利息，得以增加资本；于是富者愈富，而劳动者因为自身缺乏资本力的帮助，单靠一副物质造成的肉体，卖给独占的阶级的文艺国里的人，而得一定的工资以维持其生活；于是生活上受着的压迫的痛苦，随跟着社会的资本集中的程度而增加，因此社会组织的重要份子，专属于资产阶级的人物，而一般文艺作家亦专为伺候他们，因比把社会中的一切意识形态自然而然变成特殊的东西，于是形成一个独占冲动的文艺。

　　（二）何谓创造冲动的文艺呢？这句话在下面必须重加说明，就是：我所要提倡的「创造的冲动」的文艺，其目的在表现这个时候的世界，或将来的社会全体，都能得到社会全体的意识形态的变，所以「创造的冲动」的文艺，也可以称为社会全体的文艺。社会全体的经济组织，根本与个人的经济组织相反；故社会的文艺，根本与个人主义的文艺为抵抗；因此产生出普罗列特利亚的文艺理论，来扑灭布尔乔亚的文艺思想。意识形态战线与现代俄国普罗列特利亚的文学，是要取从前布尔乔亚最兴盛的意识形态，而代之以普罗列特利亚的意识形态的。所以布尔乔亚的遗业（文学）终结是要割归于社会的全体。

　　所以，创造的冲动的文艺思想，找寻出人性（工umannatu「e）根本上是独占冲动的，所以致成现在资本主义社会发达到极点的亚丹斯密斯的果.，而俄国正在利用无产阶级来实行社会主义，他们都拿Ma「x的果为因来提倡文艺。然而我们却不要照马氏的斗宝，我们是要克服possessiveImpulses的人间性，而建设ImpulseC「eative的文艺的意义。

（三）ImpulseC「eative的文艺理论

　　根据上述的意义，按照我标榜的文艺的两大壁垒，就是：一方面是从积极到消极，即是要「建设创造的冲动的文艺」；这是要用建设的法则去「打破独占的冲动的文艺」的革命。一方面是从消极到积极，就是以「打破独占的冲动的文艺」的急进的阶级觉悟；使新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布局，烙引「建设创造的冲动的文艺」的生产。前者接近理论问题，后者接近政策问题；但是它们前后两方面都是相互有关系，而互为因果的。这是历史的进行的一种自然科学的因果法则的使然。依着科学的因果法则看，社会的组织，若是束缚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即原因）；这种社会组织，迟早一定要崩坏，而代之以新社会的组织（即结果）。我是相信这种客观的理论的人。但我以为社会是由人类组织成功的，人类若不知不识的马马虎虎组织成社会，而这种由无知无识乱组织成的社会却到了一个相当时期又要崩坏，于是又要代以新组织，而新组织的人类又都是居住在这个世界的人类，可以分别出来的只是无数的生老病死的那些，和被生养起来的青年；于是这个世界的青年，却又要负起人生的新使命，什么社会革命啦，国家主义啦，国民革命啦，这个那个啦，这些那些等等，闹得不亦辛苦乎，为的什么呢？能够超越人类的事吗？不能！

　　于是我想：社会既是人组织的，社会若呈露着要崩坏的状态，人喜欢吗？不喜欢的怎样想，难道放在那里给它朽烂不成！朽烂的时候于人类有利益吗？于人类无益时又要怎么办？难道由它破灭不成！于是我们要知道：社会是人组织的，社会若离开人，社会就不存在了；人若离开社会，人也就不存在了；于是社会若破灭、或朽烂，人不是也要破灭或朽烂吗？这样看来，社会若呈露着欲崩坏，人类就危险极了，什么流血、什么枪毙,空中战、陆地战、海洋战的形形式式，社会显呈着恐怖，人类明明白白地呈露着死之恐怖；于是什么佛教呀，基督教呀，不食肉教呀，老基督教呀……形形式式，最近的女性化主义也算吧，都是，都是，不过为着人欲死之恐怖而已矣！都是，都是，对于生的问题无能力运动的表现。然而什么是生的问题呢？生的问题就是人类继续社会创造的组织的问题，欲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要有新的语言的Ideology！要求得到新的Ideology却须先要提倡理论。由理论造行动，由行动再造理论，于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就不能不建立我们的ImpulseC「eative的理论，而在我们的文艺方面，也当作是文艺的理论。

　　据我的考察，现在资本主义的社会的物质生产发展到极点，却致使妨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就是「独占的冲动」任性的发展的原因；于是这种「独占的冲动」的社会的经济组织，样样东西都被资本集中而垄断，因此渐呈露着大多数人的生活的痛苦，而社会呈露着崩坏的景象，这时就需要一种「创造的冲动」的经济组织的新法则来代替活动，而谋新社会的实现（结果）。这是我们欲建设社会的新物质的因果的必然论。

　　然而，又因为社会的经济组织的物质生产的关系，是人类做他的有机的活动，于是若在社会上，物质的组织设想的时候，同时亦要替人性与欲望的组织设想一下；人的本来心理是利己的，就是人是具有「独占的冲动」的特性的。这种利己的冲动力，建立在社会物质组织上面，使人人放任组织经济的势力，而一切牵引物质的互相指令的意识，因亦找到了居处；文艺一部分是经济基础上部的构造，一方面又是社会物质生产关系的一种意识形态，故「独占的冲动」的文艺即随人的固有性而成功，立于世界上。

　　所以，我们若要避免今后这种「独占的冲动」的文艺的发展，一定又要开导「创造的冲动」的人性必然论，来替代发展的途径。但是，又因为前者的「独占的冲动」的人性必然论，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性必然论（旧的）；而我们现在却一定要助长后者的「创造的冲动」的集团主义的人性必然论，才能使理想的社会建立上部组织的基础。据我现在的考察和以因果关系的证明，最后的胜利是「创造的冲动」的人们的。假使在二十世纪的现代，人还怀疑未能十足享受「独占的冲动」的白热点，而又想继续许多年代的享受，不享受不甘愿的时候，于是我们暂时对于「创造的冲动」的社会的希望只有抱歉而已。但是，我相信人类决不至于那样的笨伯，眼见得这根据「独占的冲动」的经济组织内还没有完全发展的时候，这种组织一定未能颠覆，且能利用它（PI的意识）助其发展生产时，就五体投地点去执拗不愿创造；而到了PI的社会组织达到十分发展的时候，眼见得早就要破裂的PI的社会，于是或酿成社会的剧变，或成功了推翻「独占的冲动」的变革；于是才怅怅然大悟：以为若早知今日，何不当初。然而这已是近于「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滑稽的了！

　　实在，我们若好好的利用起mate「ialScience而客客气气地，用文艺的表现来创造它（即的意识），它必定能够带来许许多多的客气的来还你。反之，它一定将相反的还你。

　　再论一下，我们既经明白现实的社会组织，是受着人的「独占的冲动」所支配；故无论社会的经济的构造，法制上及政治上的上部建筑物，和社会的意识形态.，都是直接地或间接地被人的固有私欲组织成的社会的存在，而决定了一切。尤其是文学。「PI」的文学，就是因为有了社会上的「Pl」的经济组织的利害关系，才有被决定下来的「Pl」的文学。这是因为旧的社会组织里，充满了这种「PI」的Ideology的原故。因此，我主张：在我们这南国，如欲持续着在南洋完全的自由竞争，而对准着「PI」的劣性克服掉，取而代之以「IC」的自由表现；更把它扩大的组织起来，排除独占主义的社会经济组织，更以建设的创造的冲动的文艺，用一番严格的宣传，务以「IC」的文艺运动，达到不打自破的最完善的经济组织（PI的经济组织），而实现「IC」的经济组织为止（即三民主义的经济组织）。

　　人类中间，除了许多丧心病狂者外，我想一般有智识的人群，多少总能觉悟过来吧！我想：人若知道社会的破局必然的要变，而为全人类的幸福计，不得不如此，于是一定会通力合作的地起来作「IC」的变更，使人人所居占的社会得到经济上的地位平等，使「PI」的社会消除，而代之以「IC」的社会的创造。

　　写到这里，且把我前次说过的语言，抄一段当作这部分的末句吧：

　　「我是一个有意地想提倡兼而有意把ImpulseC「eative的意识发扬光大的抱负的人。这种Motionp「oducedbyasuddenfo「ce的创造力（即一冲而发的创造力），若移用在南国社会里，将推进南国的文艺界放一异采；使人人注意这个意识形态，以客观的态度，利用文艺生命的宣传，把人生艺术化，而把人生象征组织化的文章，促进人的精神上一种弛缓的争斗；更从一切物质的反映因果里面象征组织化成一个文艺的中央。这个文艺的中央好比一架活动的机器，迎潮流而前进，求与时代结合，变成文艺与时代的关系，阶段般定下救时的目标。因为人生不能固定永久不变的概念，所以文艺也就无能产生非物质所根据有的精神。

　　「社会的进化，所走的路有时是直线的路，有时是曲线的路，甚至有时是走着盘曲线的路；故人生武器，文艺的表现，莫不是随着人生的经济力而转变，而才认定写文艺的手段。」

因此，我这种文艺，是着重于人的生命的创造论。

（四）ImpulseC「eative的文艺策略

　　人类本来是「独占的冲动」的动物，现在世界文化之所以会酿成畸形的发展，可以说是受了亚丹斯密斯的学说的影响；在亚氏的经济学说里是主张各个人自由行使其利己的活动，而分配方面则主张自由竞争。于是由人类私欲达到后天发展的结果，则酿成贫富两大阶级的悬殊，使人生起了很大的冲突；因此，致使物质的反映的文化，如文艺、政治、教育等，都成功了畸形的表现。物质如此，人生如此，各形成了两种相差很远的生命。艺术的表现亦同物质一样地起了冲突，发生两大对垒的社会意识形态的互相径庭；一种是「P1」的社会意识形态的成功，一种是「1C」的社会意识形态的萌芽。前者的结果形成资本主义社会走到极端的行为，后者的结果形成科学的社会主义的急进的斗争的爆发。唯其如此，各走极端的奋斗，很给了人类许多流血的恐怖！这是主张阶级斗争的人利用阶级形成的结果的手段来与资本主义战斗唯一的武器，他们的文艺政策的目标亦是这样。

　　至于「IC」的文艺策略，就与现代俄国的文艺政策不同了；虽然物质的根据是同样的，解放的对象也是同样的，但是在这因时因地的种种关系中，我们却必须利用人类的本性的「PI」的废除，从人的自由行使其利己的活动上改造，使人能自由行使其利用公共的活动建立「创造的冲动」的经济组织的社会，我们的文艺之对于人生的着眼，完全谋与上面所说的话语互相结合，意义与实际的策略平行地组织ImpulseC「eative的文艺。

　　在最近的中国的一切物质底反映的形而下，是和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同进展与互相创造的向上的了；这种努力于文艺的人们已向着中国四万万大众的所在积极的地将自发性增加，眼界的放大的互相关联着等等，都正在惹起中国的新文化肯定的责任的隆重与质量的增加的大大的发达了。

　　然而，在我们这南国（广东广西福建都算在内），我们的「创造的冲动」的文艺的国里，自然是一种有意识的地结合着，有意识的地组织着，而把独占主义的矛盾的经济形态意识地排除，而把创造主义的社会物质的反映之意识推进发展。

　　不过像我们这些赤手空拳的智识分子，要在没有权力的我们的手里教人把经济组织社会化，事实上的确不易。然而在这一种ImpulseC「eative战线与诸种社会意识形态的必然的趋向，却令我们晓得，真实地晓得人类必须觉悟底地避去流血的革命，而且我们更晓得社会的革命不过因着经济组织不均平的这一件事必然要做，假使人类在ImpulseC「eative的文艺国度里将这一件事教人真实底地做完了，那末，社会岂不是已经达到了社会的革命了吗?

　　所以，在这一个二十世纪的世界底下，在完全新的领域内的心理学、生理学、哲学……一般科学等等，都已经或应该在辩证法的唯物论底进出的过程里开展了。这个mpulseC「eative的文艺领域上的位置，亦必须同样底地发展开来。现在谨把我对于南国的ImpulseC「eative的文艺策略，逐条列出，指示它的一个大概：

　　（一）在ImpulseC「eative的文艺国里的人生的事，当然是社会人生全表现的事，为要给与人生正确底地的批判，主要的策略却须用教育的手段的一种批评的课题而决定。然而，当要实行这个mpulseC「eative的批评动令的时候，即应该这样：一边用铁的纪律的信条的不离开ImpulseC「eative的社会的立场，步步求与创造的人生的Ideology的种种文艺作品结合；一边不分取舍地将独占主义上的人间性的，资本组织性的Ideology的矛盾暴露出来，并将它克服；同时必须注意到ImpulseC「eative的社会物质的各种现象的表扬和慎重地把它扩大，而且将possessiveimpulses的社会经济的各种现象加以攻击和抑压的节制。

　　我们要知道，在孙文主义里的民生主义的社会过程中的社会意识，是指示着人生要「学习」克服独占欲并实行创造欲的社会主义的建设（根据民生主义即为社会主义的理论），而用严格地批评并教人觉悟的地向着全人群的利益而自由活动的一般教育学的意义哩！

　　（二）ImpulseC「eative的文艺，必然的要从全体物质与形式的样态的领域内作一倾向的相结合，而表现着全体人生并指导着新生活的建设；在那一切适着时代的生活方式的也将被它创造出来，但是它可用种种方式去试验创造，而对于各种问题的解决方法的决定，却又可以在因时因地里设计。所以,它（即IC的文艺>只要认定主义而宣告在可能的领域内结成种种不同的团体（鲁迅的语丝团也好，成仿吾的高高在上的批评团也好，普罗列特利亚团更不成问题……），活动着、追求着，而向着世界潮流去自由竞争就是。

　　（三）所以，在这排除「独占的冲动」的文艺的阵营里，最重要的务使ImpulseC「eative的文艺，对于理论与实际都能够正确的有益的而且战术的指导着前进。于是在这种文艺底下，又必须有能够牺牲与能够创造的人才的深深的选择。这是无论用在任何事业上的建设底下都要对的。因为文艺这件东西若没有要努力建设那种物质的人才，就没有那种文艺的作品。

因此，我们应该用人类的责任决定的地毅然澈然的地打破「独占的冲动」的文艺的偏见，同时用「和平的组织作业」的策略继续用着旧技巧（即人类自有史以至于今日的所有经验的技巧）底一切技术的就便，创造出适应于数百万万人所能理解的形式，甚至创造出适应于全世界所有人类都能理解的形式（至于ModelofIC文艺的问题，有机会再论吧）。

因此，我这文艺的策略，是属于人生的一种名法论。

（五）结论

我们的终归目的，就是建设ImpulseC「eative的文艺和破坏Possessiveimpulses的文艺。这两种冲动的现象，一为旧社会的旧道德的表现，一为新社会的新道德的诞生；前者已经成熟而到了欲崩坏的时期，后者还在年青的时代里发育着。现在是到了人类必须起来推进旧文化对准着新文化移动的时代了。俄国的文化运动，是利用社会物质的本身的结果的爆发性，正对准着压迫阶级敌视的运动，所以标榜起阶级的严格的运动的文学层，来做普罗列特利亚的斗争的武器。我们这个mpulseC「eative的文艺的运动，同时也是文化的运动，却是从人性的本质上解放的意思。就是要求解放人类的一切自私利己的冲动。因为社会是由人类组织的，所以在人类的本性上充满着「独占的冲动」的思想和行为若未能得着解放，即必形成畸形的布尔乔亚的社会的发达，于是随着出现的畸形的文化，亦因之成立了。假使人类能从解放独占的行为做起，而从事于文艺者若能注意这种思想上的解放，将独占冲动所形成的社会的罪恶暴露无余,同时能够捉住实际渐向科学的理想移进，那就不难在不久的将来创造的建筑成一座ImpulseC「eative的花园啰！

文艺造时势,时势造文艺，这是与一切学术的影响于环境，环境影响于学术一样地是真实的。

我作这篇文章，其目的亦在于此。不过我所说的话语，自然挂一漏万，不论理论和策略方面，我想都未能尽意，即使其中有漏了必要说的话，而被好意的朋友提醒了，或给我自己发觉时，这当然是要补充的。现在这个讲话的桶即是「建设的南国文艺论」的范畴，却只能在这里做一个盖了，即是结论：于是我不能不吶唤：

亲爱的南国文艺青年，我们要一致齐着声唤！

　　起来，起来！对准着时代，描准着独占的冲动的社会，深深地穿掘进去，描写出来；把未来的要求欲望暗示着，向人间撒出许多创造的冲动的社会意识吧！使成为现在人生的梦，使成为各阶级正在变幻的人们都想做的梦！

离了现在，未来的是不存在。

ImpulseC「eative的文艺离开了现在也是不好存在。现在就是Possessiveimpulses的社会。要之放弃这个旧文艺国，向人间撒出许多新话语、新话语经过了我们的口唇，向未醒的世界，去当个创造的喇叭啊！

现在将我做做的一首诗拿来放在这后面当作结束了这篇文章。

梦人的眼在，独占的冲动园里回旋，

瞥闪着，从天到地，从地到天，

而且提出创造的冲动的事物的形象来，作为想象的物体，

艺人的笔即陚与这些以定形，

并且对于空中的乌有，

则给以居处与名。

附注：这首诗，是我在中山大学时，偶与友人说着玩，而根据鲁迅译文乱加上十个字仿成的。

（载**一九三零年五月七日——廿一日「野葩」**）

**@蓬人《心弦》，1930**

（一）

听哟！听哟！这是什么声音？为甚这样高越这样凄清？呀！是天边的唳鸡呀！是出壑的潜麟；呀！是危险禽兽，是削壁猿鸣！谁人听了也不免感到身世飘零！飘零飘零！他心弦上早已起了合拍的共鸣。他弾出了无限苦意，他把在口上沉吟咀嚼，他是在想咀嚼出什么同情。唉！他是未免太枉想了。如今这世界要何处博取同情！

（二）

啊！前面跳着的是何方谁人？是不是一群勇敢前进的青年？你勇敢的年青者哟！你为什么这样跑着，你两足如飞的拼命狂跳！你不怕前头有迎面大石，你不怕前头有枯朽的断桥，你不怕崎岖，你不怕泥泞。你勇敢的年青者哟！你的热血也许是在沸腾！你的心房也许是已发达，你的头颅是不是也在愿意牺牲？呀！你是愿意把全身化作轻烟，你是愿意把全身酿成甘浆，你是要把全人类唤醒,你是要把全宇宙扫净，你的壮志是多么可喜呀！但是你的大愿究竟达到也不能？有谁敢和你保证？

(三)

明月啊，她跑往那里去了？层云啊，你千重万重！虽然是半空还在撞响血钟，虽然是东方犹有长庚启明。然而，然而呵！漫漫的长夜要到何时才尽？无限的高山大野，无限的古塔长嶝，无限的飞潜，无限的动植，无限的一切一切，都在沉沉的大梦未醒！这样氤氲的空气，怕不懑死了无数的生灵，懑死了无数活活跃跃的年青者。

(四)

是一群魑魅魍魉，是一群牛鬼蛇神，是一群当路的豺狼，是一群喜欢吮血的母猩猩！呀！牠吃的是玉液金精！牠穿着是锦绣绫罗？牠住在那手可摘星的高楼七十二层！却原来是脂膏涂就，是血泪染成，是万颗枯髅一层一级的筑成！呵！是罪恶之府！是人间地狱幽冥！

(五)

地狱地狱！幽冥幽冥！你勇敢前进的年青者哟！你几时才能够打得出大道光明？你几时才能打出大道坦平？坦平,光明！那才是世界一律，那才是人类均平！啊！前进，前进！你勇敢无畏的年青！年青！年青……！

**（载1930年5月7日「野葩」)**

@滔滔《我们所需要的文艺》，1930

沉郁的橡林，疏朗的椰影，不会生长在温带的中原；漫天飞舞的白雪，雪花掩映的红梅，也不会在南国有其踪影。这是地质和气候底自然关系上必然的现象。

同样，文艺也应有地方色彩的衣裳。

我们看看吧，在这儿，无论是社会关系上或自然关系上，我们目光所接触的事物，耳朵所听到的传说，大都和我们本国的互异。这儿有各色各样的民族群众；这儿有整千整万的锡矿的和胶园的苦力，这儿有西方带来的物质文明，同时也有人类黑暗的深渊，五光十色，应有尽有。这些,都是文艺家织成篇什的材料底宝藏，这些，都是创作的源泉。

在这有点必要的注意：我们不要把这些材料作成萎靡的享乐的恋爱的醐醍，更不要作成当局者的颂扬，布尔乔亚社会的Positive锦绣。我们要作成甜梦中的洪钟，反抗声中的笳号，民族觉醒的警笛。不要泰戈尔的虫吟，而要拜伦的狂啸。

这儿让我说个比喻。假如世界文艺思潮是波涛澎湃的洪流，那么，南国文艺便是这波涛澎湃的洪流中底一条支流，方向是朝着这洪流去，而支流自身也有它的特质与颜色。这特质与颜色就是南国文艺的地方色彩的衣裳。我们不要忽略这儿的地方色彩，更不要忘掉时代的方向。假使，忘掉时代的篇章，便是没有生命的枯体，忽略地方的色彩，也只是「过广的牡丹」。

总之,我们需要的文艺是穿上地方色彩的衣裳而向着伟大潮流的普罗文艺。

（载**一九三零年五月十曰「垦荒」第一期**）

@悠悠《南国文艺底方向》，1930

从陵先生在野葩发表了「文艺的方向」之后，我曾为文讨论，继之又有则矫、滔滔二位先生之先后加入，像这样的情形在南国实在是很难得的好现象，很值得我们祝颂的。然而，我们在这祝颂当中，更要深一层去把文艺的真谛探讨出来，而加紧地去努力。

　　「普罗文艺是值得我们拥戴与提倡的。但，我总是要信仰鲁迅，因为他过去的作品很有一点底价值。」凡是认不清文艺有时代潮流的使命的人，都在患着这种毛病。因为社会进化到了这个阶段——普罗文艺勃兴的阶段，一般能够理解文艺的青年，都跟着这个潮流前进，少数的布氏及小布氏的文艺作家，也不得不这样叫一叫。这种底人有些可以说不懂文艺的，有些明知普罗文艺在勃兴，然而，他却认为普罗文艺是他的死对头，除了一方面不遗余力的向普罗文艺攻击外，一方面也要叫一叫普罗，希冀获取读者。然而，我人终能在他底作品中看出他底立场。郁达夫的大众文艺便是很明显的一个例证。

内心存着上述的意识的人，真是滑稽矛盾到极。事实上很是明显，鲁迅不是普罗文艺的作家，他与普罗文艺是站在敌对地位的。是的，鲁迅过去的作品很有一点底价值，但过去毕竟成了过去，过去的文艺只有适合过去的社会，当然不适合于现在的社会了。现在所需要的是普罗文艺,鲁迅既不是普罗文艺的作家，我们只当他是博物院的陈列品。

「ImpulseC「eative的文艺我平心静气的认为是一个文艺的动向，是我要建设文艺的立场。……」

「我是一个有意地想提倡兼而有意地把ImpulseC「eative的意识发扬光大的抱负的人，这种MotionP「oducedbyasuddenfo「ce的创造力〈即一冲而发的创造力），若移用在南国社会里，将推进南国的文艺界放一异采……」，这是则矫先生在「野葩」十四期「关于文艺」一文里的率直的态度表示的，同时他在野葩十六底「建设南国的文艺」文里更加以肯定下来了。

　　对的，文艺作家有这一冲而发的创造力，是能写出好的成功的作品来。然而，这种一冲而发的创造是很广泛，用到什么派去都是可以的。则矫先生所肯定下来的是普氏的抑是布氏的呢？这，很明白地可以看出他所肯定的不是普氏的也不是布氏的；他对布氏不满；对普氏的发生惧怕而加以攻击，不过他的手段是不像布氏的文艺作家向普罗文艺攻击般的显然。他所肯定的是社会主义的右派。资产阶级的左派的妥协者的渐进的文艺，用来麻醉一般青年的文艺。这，究竟对南国的地方适合与需要吗？客观的事实给我们的答案是否定。

　　关于南国的文艺问题，则矫先生看得太简单了。同时，他对南国的文艺，没有深刻的了解。他以为有像鲁迅，张资平两位作家般那样写起小说来便好极了——在南国。他不管什么派什么类，若能在南洋的地方，翻翻筋斗，那就不能不说是热闹的时期到了。

欧亚交通的要道的南国的文艺，是否适合像鲁迅的阿Q时代的忍耐的文艺？是否适合张资平的沉醉于恋爱的小说？

　　现在的文艺已由性的问题走向食的问题方面去了。因为最大多数的群众，都在饥饿，食的问题既得不到解决，那里还允准你谈到性的方面去。这时代是普氏与布氏针锋相对的最后阶段，鲁迅的阿Q时代的忍耐的文艺，张资平的沉醉于恋爱的小说，在南国都不适合。南国只有建设一种独立的，能表现南国各色民族的特性的，能表现南国地方色彩的，能做普氏武器的普罗文艺。

　　南国的文艺是整个社会的文艺大流的支流，它底目的是同一的,不过它所采取的手段和方法之差异，它的物质与颜色之不同。

　　在南国说南国，在南国建设南国的文艺，是千该万确。然而，我们却也不可不注意整个社会的进化的大流。

　　最后,我万二分真诚希望南国的青年踊跃地来！来！来！共同负起这个责任，把南国文艺建立起来。（载**一九三零年五月十四日「野葩」）**

@林仙峤《变戏法》，1930

中国人的时间，似乎特别便宜，特别不重要，北方做京戏，一夜就得花上五六个钟头，坐得人头昏眼花，屁股酸痛！坐了五六个钟头，看了精警的戏，那还算值得，但是前二三个点钟，所演的戏，根本看不得，以看不得的戏，而占了这样多的时间，教看的人怎不气闷，难过！不过，戏馆是营业性质，还好预先定了座位，缓缓的去看精采的戏，气闷难过，还可以免掉，惟有那学校的游艺会,既不能定座，而好的戏偏偏排在后头，要占位子，就得老早先去，而会场中偏有许多惹人讨厌的游艺，排在前面，这气闷难过，就够你消受！

游艺当中，譬如变戏法，就得手法灵敏，举动快捷，所谓眼睛一瞬，老母鸡变鸭，这样才有点意思。乃有幻术大家,在万目睽睽的游艺场中，献其绝技,而举动笨拙，缓吞吞的好像抬不起手，看得观众个个心焦火热，恨不得立刻赶他下去，而他还雍容闲适，好整以暇的在表演着，这种中华大国民的态度，真是令人佩服！以手法这样迟滞的幻术大家，就是他所表演的如何出神入化，如何使人意料不到的大套机关，也很难使人满意，何况所演的又是人家不屑看的小玩艺儿，亏他还津津有味的腼颜在台上呆立着，真令人后悔生了两只眼睛！

一个人有本事没本事，倒还是次要的问题，没有本事，自知蔵拙，不要紧，若也要出风头，在人前献丑，这就教人作恶。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既不巧又不妙的戏法，请他稍为观众的时间着想一下，稍为观众将要爆裂的心抚慰一下，不要再拖泥带水的惹人讨厌，而带累了后面好的游艺，下次这位先生，请少露一下脸罢！

(载一九三零年**六月十三日「繁星」**）

@爱底山《自由、平等》，1930(节选)

「自由，平等，是天送给全人类的礼品。有谁敢破坏平等，夺去自由，就和他战：为自由而战，为平等而战！」

　　改革者以自由，平等为目标而号召；被压迫者，以自由、平等为鹄的而努力；宗教家揭起自由、平等的旗帜以作宣传的工具；政治家在法律上大书平等、自由以蒙昧民众；资产阶级高倡自由竞争，某某主义者向中国要机会均等(据说也是平等)。自由，自由！平等，平等！声弥天地！

　　还有那高据舞台的资本家，今天讨几个青年姑娘来玩弄，明天吃个醉饱杀一些人。有钱可以尽管作恶，有钱也可以不管公理是非。政治家、官爷们，要杀就杀，要战就战，这是自由！你做官有权，我做官成富，这是平等！

　　但是，话虽如此，事实上却又到处充满「不平等」、「不自由」的呼声，统治者取缔言论，解散团体，水深火热中的民众不但无自由、平等之可言，反而饥寒交迫血泪横流，有力气而无所用，改革者号召的成为空中泡影，法律上规定的成为一纸空文！

　　在生活鞭打之下挣扎着的人们，老实说，只有吃苦、受害以及病与饿……的自由，只有大家都一样地被检取、被剥夺的平等。

在这只有少数人得到自由平等而大多数人不平等、不自由的情形之下，我们不得不对所谓「万人皆平等，人人皆天赋有自由」的理论怀疑。另一方面使我们觉得「自由」、「平等」在欺人。它明明是少数人所占有。

　　这又要惹起一般漠视事实，专心于空洞的论理家(？)的大声吆喝了：「自由、平等是纯粹的，是全人类的。」

　　但是，神圣的学者呀！请暂住口，事实是铁一般的将你的假面具揭破了。

　　你们有所谓「万人皆平等，人人皆天赋有自由」的美语，然而，为什么法律的附文又定有「没有财产的不得当一公民」，不是公民即不能享受社会上政治上的一切权利。吓！这样的矛盾，这样的欺人！

　　你们有所谓「自由竞争，有才能的尽可以发大财。」但骨子里又是只有一个「骗」。你们有整十万的资本，可以办工厂、置机器、买劳力，你们有媚人的金钱，可以养兵士、勾结政府，作武力的后盾，于是叫我们两袖清风的穷汉和你们「自由竞争，有才能的尽可以发财」这等好听的虚饰名词，自然又是假仁假义的老套。

　　你们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谁不看透！你们的歌唱——家，谁不知晓！

（**1930年6月17日「椰林」**）

@林仙峤《女教员的装饰问题》，1930

　　在某学校游艺会中，我看了一个很时髦的女子，不短不长的头发，纷披两肩，两道眉毛，剃得精光，另描上一弯新月似的浓眉，衬着那满搽脂粉雪白的脸，益显得黑白分明。所穿的旗袍，袖儿短短，腰身窄窄，那图案又复作得五光十色，光彩照人，这种样子，令人一望而知是上海的来路货，后来有人告诉我，说这位是从上海聘来的女教员，就要转道到吉打去的。

　　我听了「女教员」三个字，心中不觉一惊，自幸不曾存着轻薄的念头，当她鹹肉，或者女拆白，不然冒犯了尊严神圣的大教员，那还了得！

　　一个人的服装，本身自有穿着的自由，无劳他人过问。朴素、娇艳、半裸体，随她的意，横竖只要出得了头，显得出婀娜，就好，至于自己在社会上站的什么地位，那妖妖娆娆奇奇怪怪的娼妓式服装，穿在自己身上合不合，谁还会这样蠢去计较他！

　　不过，教员的地位，就有些不同，她的一举一动，有许多学生在跟着她走，而且意志薄弱而富于虚荣心的现代少女，看先生这般剃眉毛、搽脂粉、披头发、穿异装，难保她们不学样起来，这样，影响社会就不小！

　　当教员的人，应有高尚的人格，崇高的思想，行动走正轨，穿着要朴素，尊重自己，敬爱他人，如此才能得学生们明敬仰。若妖模怪样，徙以出风头为能事，这是学界的害群之马，应立即设法离掉她才对，那里还可以作人师表？

　　我这篇东西，若能得入此人之目，而设法改正，这是万幸，不然，希望旁的教员们，不要学她那怪样子，自贬人格！

(载**1930年六月十七日「繁星」**)

@林仙峤《南洋的诗人》，1930

　　南洋方面，摇头摆脑的诗人似乎特别多，在我接编繁星的时候，那五言律诗，七言绝句，源源不断地寄来，后来统给我安放在字纸簏里，一概不与发表，那酸溜溜的东西，才来得少些。但是诗人终究太多了，旧的不行新的来，东抄一句，西袭一句，拢起来就算一首诗，的呀哪吗一下，就算绝妙佳作，猗欤盛哉，南洋之诗学界！

　　我说这话，并不是有意侮辱南洋诗人，南洋诗人，也有很好的作品，不过在我每日接到的诗稿来看，我总觉得有点失望。南国自有南国的风味，南国自有南国的特点。月下椰影，雨中胶风，波涛澎湃的海，浓荫碧翠的街道，这些都是很好的诗料，他们不去描写，而却说些很抽象的什么爱呵，花呀，这些无聊东西，而且都是言不由衷，七拼八凑而成的，不要说没有丝毫诗意，就是写的人，恐怕自己也莫名其妙，怎么会组织成这样的一篇东西罢！

　　老实讲，我是个不懂诗的人，不过觉得做诗自要有做诗的条件，在晨曦中，在夕阳里，或是优美的处所，或是丑恶的环境，悲哀、失望、欢乐、愉快、心有所触，口欲有言，拿来笔之于纸，不必求其工，而诗意自然美好情感自然流露，比较那寻章摘句，肆意文饰的集锦诗，恐怕要好得多呢！

　　现在，以那样没有诗的结构，没有情感，没有思想的零星散文,竟有许多人不惮烦琐的寄来要求发表，我真觉得南洋的诗人太多了！

(载**1930年六月二十四日「繁星」**)

@林仙峤《柔佛的夜》，1930

我到柔佛，这是第二次，第一次在白天，第二次在夜里。

　　夜，海边月下柔佛的夜，似乎有点诗意，我很想写几句来歌颂这伟大而静默的晩景，但我不是南洋一般诗人，笔尖一摇，诗篇即出，头脑一摇，佳句就来；即使万幸，能够组织成一篇似散文非散文的新诗，可也没有勇气在报上发表，这样，诗既做得不好，报上又无以塞责，诗思虽在诱惑着我，诗实在不能挤出。

　　诗做不成，鉴赏晩景的眼光，却还注射着美的周遭，只见：四处都是乱绿搅成一片，高耸耸的椰树，碧澄澄的海水，在亮晶晶的月光怀抱中，益显得柔和与静默。温软如天鹅绒一般的草地上面，散乱着我们的摇动影子，水一般清，玉一般洁的凉风，把那椰影吹得乱动，好像和我们的影子互相竞走。

　　一忽儿，不觉走到了长桥。

　　啊！伟大的长桥！令人留连的长桥！

　　我仰望着月，俯看着海，灯光与月色交辉，把海面染成红的红，白的白，一阵狂风吹来，红的就像击着火石，火星乱拼，白的，却荡漾起来，成了一面跌碎的镜子。桥上行人寥寥，只有三个马打的黑影，在桥的一端移动着，有人走向桥上来，就把手上拿着的电筒。向他注射，那闪烁的电光，把月儿的光波，迅速地划开一条裂痕，同时一个苍白而带着几分惊惶神气的面孔，在电光下映了出来，周遭的空气，似乎紧张一些。一会，电光灭了，行人走了，四围仍是死一般的沉寂。

沉寂的空间，最会引起脑海的思潮，不论过去、未来、现在，只要情绪一涌，都会转念个透。我想到刚才风驰电掣的汽车，我想到两旁飞跑的椰树，看到月儿这样的洁白，想到刚才挂在山颠的太阳那么的绯红，看到伟大静默的海，想到刚才海内一群群的游鱼，那么活泼，一个个女学生的倒影尽在颤动。陡然间又因长桥而想到潮州的湘子桥。

有一次，我从上海回福建，经过潮州，那时正是正月十五，就是一般人所最喜欢的元宵，潮州城外的湘子桥，据一般考古家说，是韩文公的侄儿湘子建造的，是潮州古迹之一,平时游人很多，但在这所谓「令节」的当儿，一般人都顾着敲锣鼓、放鞭爆、玩花灯，再也没有心思来玩赏明月，所以元宵的明月，孤零零的十分寂寞。我因城内的旅舍扰人过甚，就和几个人踏月到湘子桥，这时冷风乱吹，把天际的浮云，搅得往来奔逐，在地面看去，好像月儿在那里飞奔。河面几只小船，载着满团春意，往来摇动着，对面一座小小的笔架山，耸起三个尖峰，尽向皎洁的月色默望着。

现在站在柔佛的桥上看月，我觉得湘子桥那边的夜，没有这里的伟大。这里有浩渺的海水，那里不过一条小河；这里的桥多雄壮，那里的却已倾颓，中间用小船垫着；这儿凉风吹来，令人得着快感，那儿冷气袭人，令人毛骨森然；这儿伟大，那儿渺小；我这样觉得，我对柔佛越增爱感。

我们在桥上俳徊，有二个车夫上来拉着我们，向柔佛街市乱跑。中国人最会凑趣，你要什么，他会供给你什么，车夫心里，或者觉得我们来意不善」，竟拉到那一般人最喜欢到的地方去，我们觉得好笑，同时感着车夫的聪明。

夜幕包围中，我们几个人坐在汽车上，向前直驰在呼呼的风声中，但见两旁黑越越的东西，尽往后退，不久，到了光明灿烂的新加坡。

(载**1930年八月八日「繁星」**)

@林仙峤《兜风与捉臭虫》，1930

今日看了一首富女与穷女的消夏词，富女的消夏是：「绿荫深处去兜风」，穷女的是「偷点油灯捉臭虫」，读了，令人怅然！

富女们半露着香肩，全露着玉臂，满头乱发蓬松着，胸际轻纱微凸着，嬝嬝婷婷（袅袅婷婷），移着穿丝袜高跟鞋的玉腿，缓步登上汽车，呜的一声，直向浓荫隔道的马路驰去，清风习习，遍体生凉，局内人固已飘飘欲仙，别人望见，也以为她真是神仙中人。

穷女们终日辛劳，臭汗满身，只有在晚间空的时候，搯得几勺冷水，擦擦身，洗洗脸，喝几杯冷茶，就觉得其乐无比；但居处在鸽笼式的小房子里，四围薄板，密不通风，而室内又复漆黑，臭虫暗来扰人，点灯来捉，又怕娘责骂，多损灯油，没奈何只得偷偷地点着，轻轻地捉着，也就够可怜了！

社会的经济组织未完善，听给与吾人的现实，无处不觉其可悲，穷富之畔，其苦乐尤令人点然，富者尽量消费，穷人讨点酸余而不可得，连些微的油，还要「偷」着点,这种奇形的现象，实值得研究社会问题者注意。

在这年头儿，吃饭已不是穷人的权利，吃饭以外的油，当然更无他的份，供臭虫大嚼一顿，还不是活该？

南洋这个热带地方，长年是夏，而且臭虫也还不少，偷点油灯去捉的，恐怕不少哩！

(载**一九三零年八月十一日「繁星」**)

「南国的雨声」前奏 曲姻姗

梅子来了，使我们决心整理副刊的计划，能够实现，而我素来对于副刊主张的宿愿，也能够实现，今日我们第二种副刊（我们假定第一种为光华)「南国的雨声」已在此出世和读者见面啦！

关于副刊的我底主张，从前曾经和林浪源文子慧二先生谈过，也曾和雪棠士心枉度及华丁落人几位计划过，大多和我底意见没有什么异致。这次梅子来后，我们费了一夜的工夫，特来讨论关于副刊的问题，结果，我们关于副刊的意见，又是互相脗合，我们才决定着依照这样做下去。

我要说起我的副刊主张，不得不把中国底和南洋底副刊的过去，约略先来叙述，而指摘它底硖绌作我们改革的方针，然后才提出我底主张，不过见闻浅陋的我，对于中国底纸有限于我所知，而南洋底，也只限于槟城，尤只是就我所读过的，这虽不免陷于抽象和片面的观察，但是没有法子。因为有许多的副刊，不但没有读过，而且也不愿意费宝贵的光阴去读它。

从来编副刊的人们,有二种底见解不同,一种是踏人社会的,欢喜以趣味的、艳情的、怪异的、来填塞篇幅，兜引读者的欢笑，当作茶余酒后的消遣资料，这是完全欢迎社会心理的编者，这钟副刊的时代，已是过去了，不值得我们下批评，不要理它。

一种是踏在社会的前面的，艺术底描写，思想的介绍，学识的灌输，引导社会创造的，便人的生活和意识能直接地或间接地受着影响而变动，这才是我所要谈的，但这也还有几种的时代底分野和别派的旗帜。

话翻过来说，因为我不在写文学史和文学沿革，不必拉得太远了。今来谈起副刊，谁都晓得五四运动，是中国思想界底大变动的时期，但那时期也是中国报纸副刊改革的阶段，北京晨报的副刊、上海民国日报的「觉悟」和时事读报的「学灯」，还有都是这时期的前后出现，它确在中国报纸底副刊方面放一异彩，它在中国青年界风靡一时，博受青年界的欢迎若狂，它创造了中国青年思想底改进艺术的倾向的力量是伟大的。

南洋报纸有了副刊的历史是不长久的，原因当时写作品的人不多，尤在报馆的经理珍惜看篇幅的地位，不肯牺牲来开关副刊的园地，尤在文化落后的南洋，那时候副刊还是不大为人注重的，一检五年前的南洋报纸翻看，几乎没有副刊，有之，也不过是二三栏的四号字，所刊的不过是诗啊、词啊、偕薮啊、谈丛啊，这是时代的关系，总没有什么话说。

五年前后竟然变着一个世纪的时期，这么突飞猛进的现象，也不是绝无缘故，这种缘故，一是由于潮流的鼓荡由中国的南风渐渐吹进马来亚来，一是五年来中国智识青年的南渡者日多一日，在这下，读副刊的人多起来，而写作品的人也多起来，本来，一种很平常的例子，有了需要，便有了供给，所以副刊的整理也就应运而生了，但是像前三年的蓬蓬勃勃的气象，却是意想不到的。

南洋槟榔屿一副刊量最达的时期，是在二年前后林浪源先生主任南洋时报编辑部的时期，那时候在他报纸底副刊意有三十余种，其中由浪沤先生自己编的有「绿洲」「杭育」二种，余由各文艺团体或几个嗜好文学的朋友组合起来出了一个副刊，如「荔社」的「荔」、「洪荒社」的「洪荒」、「同善校友会」的「微光」，还有许多名目记忆不清，都有很好的作品。而在浪渥先牛手下制浩成功的作家也颇不少「我尝比喻浪枢先生提掖奖诱后进，好像孙伏园先生（前北京农报副刊编者)。但是副刊发达的征象在此，而对于副刊的疵点也就在此。因为一种刊物既由一为团体或几个朋友所占领，自然别方面不愿投稿那边去，那末，几个人的财力精神究有限制，况且在初时期大家很感觉兴趣似的振奋精神，到后便就渐渐消减兴趣萎靡懒怠起来，那就拉杂了不免，停刊了不免，虽然有些毅力坚持的像「荔」,但却也不多。又，副刊一多了，便出版的日期轮番，不能不延长，这样，读者和作者都提不起兴趣，反把副刊的效用失掉。

再就是报纸的副刊，虽然含着教训人的意思，但也不是一种教科书讲义，单纯的唯一的材料，如果写作品的意图不扩大一点，可以包罗着各方面的，便不免使一纸副刊的文字陷于材料单纯的毛病。

这是对于副刊方面的话，所以若希望文艺界有一种新的贡献，必须站在同一战线的文艺界朋友起来通力合作，培植耕耘，使它有一种严格些而不单纯的副刊，这是我曾和子慧兄说过的话。

关于作品方面呢？揉杂了，太揉杂了，这是关于质的话，而不是量的话。我们量的容纳，虽然采取多方面，而质的选择，不得不纯粹精彩一点，但是因为稿子的关系，无疑的，下意识的诗歌拿来充塞篇幅，这是一种国内外副刊所常易看到的毛病，但是不能一概抹煞，避免这种毛病者也是有。

又有了许多作品，很表现浓厚的个人主义色彩，描写个人的生活，或者发泄自己的牢骚，过于主观的判断，固然，心里没有感触刺激是不会写成什么作品，但是郁达夫的时代是过去，张资平的时代，也是过去，它的遗毒仍传染与一般青年的脑子中，引起他的模仿性，我们不欢喜为唔亨咕晔的旧式文人，也不是为象牙塔里沉沦美梦的新式文人，简直言之，我们作文，我们不应当目己置署于文人之列，而应当稍微睁开眼睛视到社会现实方面。

由于前一类作品的蜕嬗，而后一类的作品盛兴，喊着打倒口号的革命文学普罗文学的大旗张起来，攻击某主义，推毁现社会，喊得震天价响，究竟，且慢否认它的价值，而它的影响力量到底如何？

所以，一种副刊以至一篇作品，断不是为作者自己而写的，是要献给社会的读者，至于读者要读不要读，另是一个问题，而读后会发生什么感觉？会收到什么影响的效果？却是很值得注意的。

文学，就单讲文学的话，不必划分它什么派别畛域，一篇有生命的作品，它总带着时间和空间的条件，不至退后到十九世纪去，而也不至飞越到二十三世纪前去，鑽入现实社会的中心而站在时代的前线，引导着，催促着，进化的而不是退化的，也不是阻滞不动的。

暴露旧社会的恶现象，抨击着摧毁着旧制度的存在，固然是必要的，但也应当如何的显示它一个建设新的方法，指示它该走的途径，由黑暗的引导到光明的，不一味的大刀快斧的破坏，也同时鸠工庀材的建筑。

文艺没有国界的，有许多好的作品，由外国译来，有许多新的思潮，由西洋吹荡过来。但其间也应当加以一种判别，已有许多在西洋经已成为过时代了，而在别一地方，还在拼命的提倡鼓吹，有的社会背景是截然绝对的不同，而也死力介绍。固然，该篇作品在甲地或者是很有价值的，而在乙地因社会背景的不同，完全失掉它鼓动读者情感的价值，这是在该地以外的评语。

所以我曾有建设南洋文学的意见，在南洋方面表露南洋的土风，地方色彩，本来在文艺创作的条律，是无违背的，洋楼汽车下，椰风蕉雨中，是有许多惨声、佳话、可以充实我们的材料。

旧文学呢，死去古人的骷髅骨骸，已是受人所诋戳，这是时代的关系，我也不必替死去的古人辩护掩饰，但是旧文学也有的含有许多精义，值得研究探讨，况且文化历史方面，我们承认旧的有存立的地位，而对于旧的文学应有一种新的整理工作，我们可以翻翻西洋的文学，复何不可以翻翻中国的文学，故我不是提倡什么国故，而也不反对旧文学的整理探讨，当然说它有一种价值的动作，而且是必要的。

一说说得这末长了，自己也有点头昏，但这不过是我一点对于过去所有看过副刊的观察和感想。在象牙塔外浅薄的我，说起话不免引起读者盲目外行的讥笑。

今日的「南国的雨声」还想表白几句。

「南国的雨声」究竟是一种什么副刊，梅子已曾预先说过了。

(一)艺术理论

（二)艺术批评

（三）创作

（四）翻译

（五）其他

这是量的分别，而质的方面我却在未出版前，不敢大胆地下什么判语。不过，归纳起来说，艺术运动，文化宣传，是它的使命。我们不必喊着革命的文学，而文学自然是革命的。 因为现时代，不是徬徨的时代，也不是呐喊的时代。现时代需要的文学已不是消遣底玩意的，认清现时代的使命，这是我们作者最重要的实任，而也是我所要赠与「南国的雨声」的祝辞，希望于「南国的雨声」的作者的。

我与梅子见面，还在同事之日，虽然从前是由文字的介绍，通过他，他也不算是什么知己深交的朋友，但以在文艺同战线上面来弄这个副刊，希望我们的朋友，对于文艺感觉在现社会有何等的切需，请站在我们这里来，帮忙扶助使它「南国的雨声」在槟城副刊方面能够放一点异彩，这又是我们急切的要求，不论会过面的与未曾会调面朋友，我唱着一阕歌儿来欢迎你们。

南国的雨声，是暴烈的急雨，来摧扫着一切残颓的制度，

南国的雨声，是轻洒的细雨，来滋润着大地荒原的沙土。

我们在这里啊努力耕销。

培植些花啊，果啊，树啊。

虽然结果，结果不可期，但我们不辍地膀跃鼓舞！

(载一九三零年**八月一二十五日光华日报「南国的雨声」**)

@炼青《南洋的文艺批评》，1930

写在前面的话

年来因为太忙碌而且太懒漫，关于稍正经一点的文字，几于绝笔不写；回想两年前的情况，好像梦里似的。今儿忽然想到要做文章，把笔挥来，不知怎的便谈到文艺批评上去。初意本是要把它写做一篇杂感，但至草完了最初一节时，已经拉得太长了，因此便决意再写多几节，像论文似的模样发出。又因自己没有许多时间可供我自由分配，所以这篇东西，不能一气写下去，须分做几次才能草完。为便利计，兹分下列数节申述：

1. 南洋须要文艺批评吗
2. 文艺批评的意义和价值
3. 文艺批评是否有标准的
4. 文艺批评者的态度与夙养
5. 文艺批评与政治批评
6. 结论

本文完全站在南洋的地位以立论，里头所要讲的，都是以南洋为中心。作者自幼就来南洋，对于南洋，常常觉得它可爱，实际上它已经是我们的第二个故乡。在文艺上，我总喜欢谈它，无论说它的好与坏；中国的呢，我却不大高兴。我们处在南洋，应该多谈南洋的事，这或许是我的偏见。

文艺批评这个问题，那是何等炫人耳目，何况又加上「南洋」二字，更加了不得！这题目，自然是信手拈来的，本来却无意谈它，因为自知没有资格；但是既已写下来了，也就厚颜地发表出来，以求抛砖引玉的效果。

（一）南洋需要文艺批评吗

有人说，在南洋这个社会里，要板起判官似的面孔，用严肃的态度来讲一些文艺批评的话，那似乎有点太早了罢。然而在我们的意见，却以为迟早的问题，本来可无须发生；如果有人愿意谈，自然就有人愿意听，反正南洋不是一块绝无人烟的荒岛。鲁滨逊孤独地在荒岛里住着，到了寂寞得很可以的时候，也会聊以自蜈地对着鹦鹉讲话，并不紧闭着嘴，而乖上帝赋给人们有嘴可说话的本能；何况南洋这地方，人们之热心文艺，平均并不较中国任何省份低——低得不能够比较。

人们也许会知道，南洋虽则素以文化落后著名，但这几年来，天天专门忙碌于算盘与数簿之间的侨众，已经不像从前那样的占着全数十分之九五，青年们对于算盘和数薄之不大留心，正和十年或二十年以前成一个反比。从中国受过教育南来的，自不消说得，他们原是大多具有爱好文艺的根性与营养；即如南洋的土生，或自幼便随着父兄到这里来的，也并不是像中国一般名流到南洋作一次「水手式」的游历之后，便闭着眼睛所说的那样只会说马来话，其他全不晓得，文艺竟根本谈不到的。我们相信所谓「土生」和「半土生」的青年，在目下，对于文艺爱好的热诚，其数量就不会少——也许竟使中国的所谓名流吃惊，出乎意料之外。所以，水手式的游历的报告，往往闹出很大的笑话；硬用五年前的观察来批评这里的青年，也不大见得对，说不定愈说愈错。

我们观察南洋刊物的勃兴，有如雨后春笋，青年们执笔试写作文艺作品的副刊，两年以来，也一一改变其态度，大多增设了一个文艺副刊，以供给一般青年的需要，华侨对于文艺的观念，的确猛进了不少。如其稍一留心各地的出版物，就深深地感到专门努力文艺的青年，一天天的进步下去，发展下去。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平上去入派」的诗歌，在南洋的文坛上（假如南洋也有文坛；）几乎已成陈迹了，现在只是语体文的世界。为此我们可以知道说南洋够不上讲起文艺批评的话，压根儿就不能成立。它需要文艺批评，正和中国国内一样的迫切，不过尚很少（或者没有）肯破工夫继续谈它罢了。

有人认为，关于文艺这类东西既然有了创作，批评的工作就追踪的跟了来，没有作品做对象，纵要批评也无从批评起。这也未必无一部份理由。南洋这个地方，虽现在尚没什么真正的南洋文学作品出现，可供我们欣赏与研究；但我们决不能一笔抹煞目下那些盘根错节着在那一个杂货摊似的市场的作品，无论成熟的，未成熟的，好的糟的。我们既不能否认南洋的青年全没有创造过诗歌，小说、戏剧、随笔之类，自然同时也不能否认它不需要批评。虽则一般人每忽略于写些富于地方色彩和热带下的生活的文艺，而多半摹仿中国国内的作家所描写出来的，可是他们尚还肯执笔抒写，不是绝口不谈，只是技巧上、意识上有点错误而已。何况事实告诉我们，此刻站南洋的立场上创作的人，也并不是少得屈指可数。所以处着这情况底下，文艺批评之提倡，是不会太早的了。

然而南洋一般人对于文艺批评的忽视，却是一桩无可讳言的事实。我以为此种心理应当矫正。南洋文艺的园地，才是一片正在开辟的莽原，里头满蔓着藤萝、丛生着乱草；美丽的花木的栽植，正有待于作家与批评家的协力。真正的批评家好像是一个开辟荒径者，用他的犁锄、用他的双手，在烈日之下工作着，把芜秽而崎岖地方铲除，而现出一条平坦的大道来。如其人们明了文艺批评的意义和价值，就能够知道它在南洋上的需要。

从另一方面说，文艺批评不单只就一篇作品或一个作家做对象，而发抒批评者的见地，如托尔斯泰之「莎士比亚论」一样。固然，批评一篇作品的价值，阐明一个作家的伟大抑或渺小，那是批评家分内的事；但批评的工作决不止此而已，它的范围决不是这么偏狭，它尚有比较广阔的路。不专批评某一篇作品和某一个作家，关于文艺理论的建树、引申、阐明；关于纯正思想的指示，解释，传播，这些都是批评家一种神圣的工作，积极的任务。我们观之南洋幼稚的文坛的情形，觉得这类工作，委实非常需要，较诸专批评一篇作品，或一个作家的其效力非可同日而语。照实际论，南洋尚没有出过一篇使人赞颂和惊叹的作品，可供批评，过去如是，现在也是如是的。以其如此，所以文艺思潮的鼓动，的确是目下最迫切的问题。要解决这个迫切的问题，自然需要文艺批评在积极方面的工作。

还有一种应该谈及的，是南洋一般爱好文艺的青年，他们看书籍，除一小部分能直接兼浏览英文或荷文法文之外，其他却全靠着中国运来的以过瘾。中国来的东西，不一定都无条件的适合南洋，有许多是和这里不同的。例如新兴文艺的批评指示作家怎样去表现农民的痛苦，地主的残暴，而这些我们南洋人（在中国来的例外）却不能深刻的感觉到；又如中国国内作家描写春天花木怎样的美丽，冬天的雪片怎么的纷飞，我们也同样的不能引起深切的共鸣。这是什么呢？当然是环境不同之故。因为人总不能离开时间和空间的关系，在某一地方觉得适宜，在另一地方未必就起了同样的作用，有时或许如淮南之橘移植在淮北便成为桔一样。虽则文艺是人类的，并不局促于一个地域，而现代的文艺竟有日趋世界化的倾向；但这不过是大体上所当趋步的途径，所当发泄的感情。至于内容，仍各个地域有各个地域特有的风致和意识，事实上却难以尽同。我们南洋这个地域，自有它的特殊的位置。兼之华侨南来拓殖，已经有历过数世纪的悠远的历史，与马来民族杂处而居，平日呼吸着马来文化（谁敢否认马来没有文化——文化只有高下之分，无有无之别）的气息，加以处在热带下的生活，性情之潜移默化，自和中国的有些差异。文艺原是表现人生和创造人生，受其影响，当然不言可喻。所以南洋因环境的特殊，有另辟新途径，建树南洋文学的必要；而负着鼓吹的责任，必然地需要南洋文艺批评家。南洋意识的中心在那里，怎样表现群众的思想，怎样创作才能动人；这些都需要批评家指示与鼓动，然后南洋的文艺才能由发芽而至发叶、含蕊、开花。

退一步论，南洋社会之需要文艺批评，不讲它那积极方面的功能，只讲它那消极方面，对于指摘作家专门摹仿中国国内的景物一端，就够需要了。（其实批评并不是指摘的意思，后面我们才详论。）总括起来，现在南洋大部份青年每写空虚无聊的创作，批评者就有阐明的任务；南洋文学的基础尚未建树，批评者就有提倡以促成建树的任务。这也许被人目为粗枝大叶的工作，但我们以为在这启蒙期，粗枝大叶的工作是占着顶重要的位置；不特文艺批评是这样，即如其他各学科，当其草创而未成雏形时，也无一不是这样的。在此刻，我们需要南洋多生几个粗枝大叶似的工作的文艺批评家，不需要多生几个歌咏宇宙的神祕自然的幽美的大诗人。如果南洋华侨出了一个泰戈尔似的诗人，和南洋的文化发展的前途有什么良好的关系！须知印度出千个泰戈尔，也抵不上一个甘地，虽然甘地的思想非常可议，他的精神很有带了几分托尔斯泰的衣钵的意味。为补给南洋社会的缺乏与适应时代的需要，文艺思潮的鼓动是人们的急务。所以我们的结论是：南洋此刻最需要文艺批评者干那种粗枝大叶的工作。

（二）文艺批评的意义和价值

文艺批评的意义，并不是在于注释一篇文艺作品，像历来许多学者之注释莎士比亚的戏剧一样；也不在于研究作家的身世，著作的年月，如胡适作红楼梦考证一样。这是注释和考据，算不得是批评。批评是什么呢？有人把它的意义分为五类：（一）是指摘的，（二）是赞扬的，（三）是判断的，（四）是比较的，（五）是评赏的；这样把塊然一物的东西，强分为数种，已经很不满人意，况对批评的目的，它那积极指示人生向上的功能，又忽略不讲。此说之无价值，稍明了文艺者便会知道了的。即如创树批评的始祖的亚里士多德，所说批评的意义乃是「公允地判断的标准」，也不大见得对。「公允」，固然是批评者所应有的态度；但「判断」，则批评的职能却不只这么的单纯。我们或许可以说，有时批评者好像法官，作者须受你审问，受你评判，假如是平心而不是盛气的，是客观的检察而不是主观的判断的；然而这只是文艺批评在消极上的作用，犹之乎把批评看做帮助者了解作者的思想性情和时代环境的关系，以及帮助读者直接了解一篇作品的内容或含义同样的站在消极一方面。虽则这对读者有很大的帮助，也是属于批评范围内的工作，不过那只是才踏到它的庭庑，尚未登堂而入室，安诺德为批评作诂曰：批评是「无所为而试求研究及传播世间最好的智识与思想。」这界说确比较的能道出它那真正的意义，但我们仍不大满意。他说「无所为」的意思，与中国近年来流行的「为学问而学问」同一用意。我们觉得批评的工作是有所为而为的，否则要它做什么？这并不是功利之见，因为它既怀着「传播世间最好的知识与思想」为目的，那么，其有所为而为，是昭然明显的了。但是安氏对它所下的定义，有一部份是无可非议的，因为他能从大处着想；不过我们嫌它有点抽象而已。

我们以为要明了文艺批评的意义及其价值，须先明了文艺的功能。历来无论那一派的文学家，都对于文艺是「表现人生」这句话有相当的承认。但晚近二十年以来，人们渐渐地对它起了怀疑了：文艺仅仅是表现人生么？像自然主义那个样子，倒不如把照相机摄下来来得痛快。表现人生只不过是文艺的一面镜子，它应再包括批评人生、指导人生，和创造人生等要素；而其积极方面的目的，系在于创造人生。所以指示人们到光明之路上走的任务，文艺不消说是要荷负的。文艺既是如此，那么文艺批评自然要不背着这个信条，才能成立。我们应知道，文艺之所以要批评，是要使它能达到最后的目的，即是要促成它创造比较美好而光明的人生，指示正当的程途给作家走。以故安诺德所说的「研究及传播世间最好的知识与思想」的话，也很有相当的道理，我们不能认为它完全不对，应把它再扩而充之。

我们相信，没有批评的工作，创作断难有大成就；天才如无「时会」凑合，即伟大的作品的出现，似乎颇为艰难，虽特出的天才者的作品也往往陷入不健全之域里。譬如卢骚，因为他处的是一个极不纯正的思想传播的时代，所以他所表现的思想，是病态的，不健全的。又如拜伦有哥德的天才，却无哥德的伟大，其所以然的缘故，全在于「时会」之不同：哥德的时代是德国「狂飙突进」的时代，创作的营养和资料，非常之丰富，而拜伦却处在于英国思想贫弱，无营养天才的资料的时代，故有高下之分。关于这层理由，安诺德在他那篇不朽的「批评的任务」（此文收在安氏著的批评论文第一集中）一文，发挥非常尽致，非常中肯。他主张创作有创作的时代，天才与时会必须互相凑合。天才是属于先天的，时会是属于后天的，那就是说天才秉诸自然。而时会却是可以人力造就。时会二字，按着他的意思，是时代的思潮。批评家传播思想、鼓动思潮，使作家受了良好的营养与资料，受了潮流的波荡与刺戟，自然产生出来的作品，更加的伟大。倘没有批评家努力传播思想，则思想决不会变成一种普遍的潮流，以激发作家把所受的感应反射到作品去。伟大的作品，应有伟大的时代。安氏又解释莎士比亚的著作之伟大，虽当时没有壮大的思潮可供他呼吸，但伊莉沙白朝是英国国势初兴的时代，而且文艺复兴的余绪未没，全国人民有一种新的趋向与憧憬，其烈情狂热，也会激荡天才创作力，它那效能实不亚于思潮。换言之，伊莉沙白朝是有着蓬蓬勃勃朝气，文艺之发达，自在意中。如据安氏的话以立论，那么文艺批评简直要开创作的先河了。

其实就我们看来，创作固然需要时会，可是时会之来，是由物质条件达到某一个阶段时而发生的。安氏之论，虽能从大处着想，但未免太偏于唯心。时代之进展全都由物质而决定。不过批评者运用他那敏锐的观察力，透视那潜伏似的思潮，将之开展，使之普遍。所以时会是促成的，不是制造的。谁有多大力量能够左右物质的发展？文艺批评者能看到思潮将要发生的朕兆，一般人肉眼所看不到的，脑筋所想不到的，他偏偏能够。天才的作家本来也具有此种本领，不过没像批评者那样多方面的智识，有理智做底子，容易把握着时代的需要的全图，而供给文艺家以纯正的思想。比较说，批评家是偏于理知一方面的，创作家却是偏于情感。理智的良否是属于夙养方面，而情感的强弱是属于天赋方面。倘作家只凭天才，其结果往往变成不羁的野马，过度的浪漫，所以作家与批评家应互相凑合，如时会与天才一样，然后才能激动风涛，创造人生。文艺批评的意义在是，其价值也在是。如其人们把文艺批评看做评价作品上去，那未免太抹煞它的职能了。

我们南洋社会上今日最迫切需要的是这一种的文艺批评。

我们都知道，华侨虽则到南洋来拓殖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但因马来亚文化较为低下之故，缺乏刺激，所以屡代相承，思想上毫无半点生态，而长久陷于萎靡不振的情况中。要蓬勃的朝气的来临，固有待于全体智识界的努力。因现代世界潮流的冲击，我们南洋自然不愿老是在陶醉中过活着，我们处此萎靡不振的境界里，思想上也很受它的震动。需要出路和寻求出路的呼声，已经使无波的静湖里突然激起了巨浪。既已有了朕兆，倘没有在野马的身上谨慎地安下理性的鞍索，则难免趋于悖理的极端。我们要走的是大路，羊肠小道非我们所要走的路。我们认定文艺是会引导人们向着大路走的，招回迷途的羔羊的使命，文艺家应是先驱。但是在这混混沌沌的创作界中，如没批评家大声的呐喊，则恶梦的惊醒，定必迟迟。我们虽不敢肯定的说南洋此刻是朝气将临的时期，然而我们却肯定说此刻的南洋决不是黑暗的午夜。破晓鸡啼，假如批评家肯努力，决在不远的将来。

（三）文艺批评是否有标准

文艺批评是没有标准的么？这问题，如果几年前印象派的批评在中国文坛上占有势力时提出来，一定会给人笑蠢，说这人根本不懂文艺。譬如「五四」以后，中国的青年倘提出「文以载道」这一个问题出来讨论，也必定给人嗤之以鼻，说这人没有新思想，头脑里都装满着传统的离魂僵尸。

但是近年以来，人们受了时代思潮的鼓荡，已经知道从前那一班名流那种无条件的破坏法，是太缺乏冷静的思考了。「文以载道」在「五四」以前是肯定它对，「五四」以后是肯定它不对，自国民革命军北伐到了现在，又再改变了意见，它又成为问题来了——不过这个「道」字的定义须要解释。一样的，文艺批评是否有批标准？也就成了问题。

文艺批评这个名词的出现，好像不是大前日的事，它有过二千多年悠远的历史。历来关于批评的著述，在世界上，可谓车载斗量；而批评的方法，又各人有各人的见解与主张，很难一致。譬如古典主义的批评，它是主张绝对需要标准的。他们在各种名著里头找到八条自以为是的规章，以为衡论文艺的准则，如其有一篇作品不适合他们的规章，那就被视为越出文艺的轨范，也就被目为无价值。「无论何时不可有三人以上在戏台上搬演；你切不可使你的戏剧超过五幕」，这足够表示古典主义那种标准呆板之一班。我们知道好的戏剧三幕可以，十幕也可以的；人物二人可以，就是八人也未必不可以的。自亚里士多德至文艺复兴，人们都拘束在这个区域里，文艺批评之不振，自是在意中。当这派的批评学说横行之际，有天才的作家，创作出来的东西，触犯着他们的规律然而不失美好的作品，使因袭的批评家惊惶失措的，倒也不在少数，沙士比亚的戏剧就是一个例。所以因袭的批评方法，无论其忠实信徒如何一时代一时代的扩充规律，增多数量，但结果总敌不过浪漫主义旋风的横扫。

浪漫主义流行的时代，不但否认批评的标准而且也否认批评。他们痛恨批评，虽哥德也不能避免这种心理；华兹华斯虽则没有打起旗帜反对批评，但他也十分轻视，以为在创作之下。我们觉得浪漫主义者之反对批评，倒是难怪的。物极则反，被传统的批评笼禁和抑制得几乎不能动弹，当其解脱时难免就趋于极端。物理学的定理是：压力愈大反抗力也愈大。他们之反对标准而且又反对批评，是一种时代必然的现象。他们主张：除开艺术的表现以外别无宗旨；美就是它自身存在的理由，艺术没有使命，一有使命是假的。由这论调引申、蜕变，就生出了印象的批评。

印象派的批评和新古典主义的批评，尝经介绍过中国来，很受一般人的欢迎。在中国，前者的忠实信徒可谓以周作人为魁，后者的忠实信徒不消说就是梁实秋了。前者否认标准，后者却主张要标准。从前，这两派最占势力的是印象的批评，因为中国文坛初从「五四」解放了出来，一切纪律与标准，经已严重的被否定，思想上很有浪漫化的倾向。印象的批评，确极适合一般人的胃口。即如现在，不是又有一部份人仍在信仰着么？然而这是错误的。所谓新古典主义的批评的标准，也是同样的错误的。

相信印象的批评者说：文艺批评是无所谓标准的，一有了标准，就变做约翰逊博士之恭维蒲普的诗一样的无意义。它的泰斗法朗士，竟坚决的主张：「批评是一种小说；同哲学与历史一样，给那些有高明而好奇的心的人们去看的；一切小说，正当的说来，无一非自叙传，好的批评家是一个记述他的心灵在杰作间之冒险的人。客观的批评，同客观的艺术一样的并不存在。」这种主张我们觉得无成立之必要。因为这是鉴赏份内的事，不足以语批评；批评并非如是地只凭爱憎之见去阅读一切作品。我们或许可以承认它是「读后感」之类，但绝对不能承认它是一种纯正的批评。他们对一篇作品之有价值与否，只凭个人主观的见解讲去，而又不能道其所以然来，只说这是因为它愉快我的精神，我受它的感动，心境已和它起了深切的共鸣，所以说它是佳作；或许可以再进一步说，是伟大的佳作。像这样的说法，以自己的趣味做中心，结果却流入于片断的零星的感想，对于人生、对于自然，全没有一贯的态度，甚者竟前后矛盾，悖理至极。有人讥这派的批评为灵魂的冒险——只要有一个灵魂，就可到处冒险；缺乏理知，只恃情感，结果难免陷于人欲横流。这是所谓新古典的批评家对它的评语。不错的，我们也对它作如是观。

现在我们还要检察新古典主义的批评是怎样的。我们不会忘记，它是主张要有标准的。它的标准是什么？据我们诊察的结果，只不过是在传统的条规堆里改头换面，也主张须在许多伟大的作品里，找出几条规例，以为批评的宝鉴罢了。然而它的最大的信条，却是说着什么根据一个「固定的普遍的人性」。它主张提高理性，节制情感，批评家如文艺家一样，应以理性与情感调和为一，才能透视出正常的康健的人生。这理由固然不错。可是它所谓「固定的普遍的人性」是万古不易的准则，似乎太无道理了。人性是什么？一个人初生出来时，抽象点说，他的先天的人性，根本就是一张白纸!它可以黄，也可以黑，由你如何染它便变做什么色素。人性是无所谓什么的，即是佛家之所谓阿罗耶识。假设是人性非先天的而是后天的，那也没有所谓固定而且普遍的，它应受客观的物质条件所支配。物质天天在变动着，要人性老是一张白纸而不受其污染，此理可谓不通。如其他们所说的人性是纯真的情感的话，那么，也不是固定而普遍的。情感也要受物质条件所支配，世间并无不变的情感。所以我们认定人性不是固定的普遍的。但是这样讲起来，他们可以举出一个例来做辩护：荷马的作品到现在已有二千余年，时间不可谓不久，何以每一时代都有喜欢读它的人，而它又不失其伟大；如没有固定的普遍的人性在其间，后世的人读后断没有受它感动。就我们看来，此种理由断难成立。所以者何？从积极方面说，荷马的作品在文艺的历史上确是久远，但从人类史上观察，则不过极短的时期而已。物质虽然天天在变动，可是只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决无使人类的味品有如天地般的悬殊，只不过有深浅之分而已；我们敢决定在当时的希腊人读荷马的作品，其受感动处，其发现它的伟大处，决比现代深刻得多。这是因为空间的不同，环境的变易的关系。由于这点诊按，我们相信人性是变动的，不是固定的。

据此看来，我们知道所谓新古典主义之批评，虽则主张标准，但绝无价值之可言，其拘于主观之见，与浪漫的批评者同陷于五十步笑百步。固然，他们也夸着那种批评是客观的，出于理智的，凭冷静的头脑以观察的；可是我们却以为他们不但偏于主观，而且又无常识。以故他们主张文艺是超越时间等限制的话，也不愿喋喋拏来讨论了。

讲到这里，我们迫切要问的是，文艺批评是需要标准的么？这答案，我们毫不迟疑的说：必然地，文艺批评绝对需要标准；没有标准的批评决无存在的余地。我们老早已经知道，创作应该有立场然后才有生命。创作既有立场，就应该有标准——它的立场就是它的标准。但是这标准并不是固定的，如所谓万世不易的准则；也不是在过去许多伟大的作品中找出几条规律，以为衡论文艺之南针。我们要知道，它的标准是变动的，跟着时代的不同而变动的。明白点说，它的标准是一个「时代」；时代进化到那里，需要什么，它的标准便建筑在那里。凭着物质的推迁，由冷静的头脑火透视这时代的全图，而后客观地归纳出一个总标准来；所以它是活的，不是死的。在本文第二节我们已经说过文艺批评的意义和价值是在积极指示人生向上，故其标准，也应以不悖这个信条为正鹄。譬如现代的中国，我们批评的标准是建筑在能供给多数的群众的需要与否上面。这因为艺术和人生的关系至深且大，它是改造社会的先锋。批评者为扶助艺术促成社会之进展，故必然地应循斯轨而行。作家的意识的反映，具体地表现在文艺上，而各人有各人的观念——对于社会和人生的观念，因见解之不同，事实上很难一致——所以我们要批评。除第一步先透视何种作品是时代需要之外，第二步就要检查作品里头所表现的事物和所反映的意识；第三步就要探讨作者对于社会和人生是取着何种程度，和与时代环境的关系；最后，才讨论作品中的技巧和情节。要估定一篇作品的价值，我们以为须守着这个标准，始不致陷于迷不知东西。南洋的社会，自有它的特殊环境，大体上固然无二致，然批评的内容却不尽同的。南洋社会所需的是什么，它的重心建筑在那一方面上，我们以为这问题是不能太随便答出来。即是说，南洋的情形和中国的情形不同，故问题也互异，不能执中国方面的见解以权衡南洋（此点因某种关系，恕不能详述）。但是我们要研究南洋文艺，最不可少的是了解马来文化，须知了解马来文化是直接帮助我们建树南洋的文艺批评的标准的梯阶。

（四）文艺批评者的态度和夙养

通常人们一提起批评这个字眼，就仿佛觉得它含有褒贬的意思，有时竟觉得它全含有恶意，尤其是中国和我们这个充满了意气的南洋社会。譬如阿甲对阿乙说，阿丙在某报上发表一篇文章批评你，那么，阿乙虽未听到下文，刹那间便直觉地感到阿丙是在骂他。这见解自然不对，批评并不是骂，也不是捧。但是流俗习闻了社会上所谓批评者原来是这么的一回事，渐渐地遂把批评的意义抹煞，而以假的批评替代真的批评，使它变成为一种专门吹捧或专门谩骂的东西。这谬见根本应该矫正，我们根本就否认那种吹捧与谩骂的勾当也可叫它做批评!

又如世间有一种所谓书评的，他们大半是营业性质，好多是书店的老板雇来恭维其书店新出版的书，藉着批评的招牌来欺骗读者，使它的出品容易畅销。这类专家不消说其态度是要尽恭维的能事的。这种人外国可不少，上海摊上也颇有些智识阶级，专门干这勾当，但是我们南洋，因为文化落后之故，因此这类专家却还没有。在这一说上，我们应该感谢，深自庆幸没有人专做营业性质的书评家——或许可以说，这却是文化落后的好处。

历来的批评家，其给创作家轻蔑与鄙视的原因，据我们看来，常常因批评者的态度而起。有的本来见解与主张均不错，惟因态度不好，指摘作品有如吹毛求疵，使作家看后生起反感，睹气不打理批评者的正当的指示。有的因为了友谊的关系，对于朋友的作品多有过火的恭维，对着别人的作品却执着批评的斧钺以责难，这也会使作家不满，而起轻蔑与鄙视之感。

我们须知，真正的文艺批评者应该没有党同伐异的成见，因为他的工作是无偏私的，他的态度是公允的、忠实的、诚恳的、善意的。在批评一篇作品的当儿，纵指摘其瑕说之处，也应用一种虚谦的态度讲出，不应含有些儿攻击的倾向。批评不是攻击，正如批评不是恭维一样。而且批评者对于作家还应有一种热烈祈望向上的态度，使作家不但听其指示且还努力振作。所以鼓励与同情，是他必要的工作。但是，若不言其他，只一味鼓励与同情，却又不是他的真实的工作。他的工作在于求真理，以故贵于虚心探索的精神，用他的尺——标准，来比量度衡作品中的一切，步步立论在客观的地位。而在立论的一方面，是应以严正为主，倘批评者立论不严正而又夹杂许多嬉笑怒骂的词句，那就失却了批评者的身份，也就会引起读者的反感。如其嬉笑参杂其间，虚心探索的精神何在？徒利口齿的谩骂，也为真正的批评者所不取。不过这种嬉笑怒骂的态度，有时在另一种批评上，譬如政治，却是需要的。因为这是专门对付那些全不可以理喻的人们及「君师思想」，如「正统」与「中央」等等。可是文艺批评则绝对应以严正的态度来立论，不能随便、不能勉强、不能生火气，并且不能有偏私。因此他就非常需要有夙养。

我们畴昔主张作家不能只恃一点天才以创作，且也要有夙养；好的作品往往是天才与夙养的结晶，在批评家，我们以为夙养也非常之重要，较作家更为重要。因为批评家之一切工作几乎完全是靠着夙养得来的，虽则他也需要灵敏的观察力。我们要知道，要作一个文艺批评家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不但要有艺术的味品，并且还要多方面的学识，例如社会、政治、经济、哲学、人类学等科学，皆须有深刻的研究，正确的了解。他应该是一个博学覃思之士，其学问像海洋一般的深，几乎看不见底。在书本的方面如是，在经验和思考方面，也应如是，那才不致陷于思想之偏枯。批评者要有这样的学识和经验，才能透视时代的全图，指示作家以正当的道路，纯正的思想。而这些犹非有丰富的夙养不可。

「沉静的观察人生，和观察人生的全体」，这是安诺德的名言。批评者应有此种态度，始不致仅看人生的黑暗面（或光明面）而不能把握着它的全部，无论外或内，过去与未来。但此非有冷静的头脑，平和的心情则难以达到。可是冷静的头脑与平和的心情，它不是秉诸先天的，它完全要由修养而得，没有经过长期修养的工夫定不免多生火气，性情容易浮躁，头脑时常不能集中，这是批评家的大忌。我们须知批评家要解释或阐明任何事理，其持论是平心静气的，绝对不能像做普通政治家的宣传文字那样的只一味呼号，只一味热烈便完事。如此才能悦服人心，接近真理。我们相信这种工夫是从长期的修养树了根基的。

没有一个文艺批评家不需要夙养而能成就。圣博甫是以批评著名，但是他那无量深的学识，足够我们惊叹。他在过去的批评界上能有这样伟大的声名和成绩，虽其天才之卓绝有以促成，但如无那么广博的知识和冷静的头脑，则敢断定他无大成就，或许他的名字已随其身死之时而消灭。所以夙养这一问题，有志于做文艺批评者千万不可忽视。

（五）文艺批评和政治批评

干过政治工作的人，多半看不起文艺批评，以为是一条迁延的路，不如政治运动的收效来得快。此不可不辨。

我们翻开历史来看，在一种实际运动之前，往往是文艺为先驱，政治反在其后。欧洲中古时代的黑暗期，追至文艺复兴时始有黎明之朕兆。一切思想之解放，得力于希腊文艺及美术方面者，可谓很多。如法国君主专制之推翻，卢骚的民约论，其功是不可掩的；美国黑奴之解放，史括得夫人的黑奴吁天录，其功也不可掩的。这些都是晴天的巨雷，霹雳一声，震动人们的耳鼓。我们再看一看十九世纪英国改良工人的生活，最使人不会忘记的是金士来的作品，深深地刺戟一般人的心扉，使工人的待遇改良了不少，谁说文艺对于政治不生影响？

文艺批评是——在上面我们已经说过——会激动思潮、促进文化的。政治之需要文艺扶助与开掘，已是毫无疑义的事。我们只看十几年来中国文艺运动对于一般青年的影响，则可喻悉它的重要了。虽然事实上，中国的文艺运动非常幼稚，而且又时有分歧，不能集中；但比较那些「东风压倒西风，西风压倒东风」的中国式的政治，其效力强大得多，进步也比较快。还有，中国因为施行高压的政策之故，在政治一方面委实很难凭着正确的理论以批评；所有的批评，几乎全部给阿谀取宠之辞占去，压根儿就看不见一点事理的真是非，只有文艺批评方面还能曲线的讲出，还能够跟着时代之潮流跑。所以中国处于言论不自由的环境里，政治批评之无价值，殊在我人意料之中。

南洋的情形是怎样呢？文艺批评和政治批评那一桩比较的适合？有人认为南洋华侨对于政治的知识十分幼稚，负此启发的责任，不消说需要政治的批评。但我们以为事实上南洋只能容许人们讲些文艺批评的话，关于政治的，只许悄悄地在心灵里贮藏；理由是很容易明白的，可是不说也罢。不过我们可从另一方面说，华侨大多具有传统的成见，政治的认识，还等于零；他们的「君师思想」是非常浓厚的，壁垒也筑得坚而且高。人们要想从政治批评去启发他们的愚蒙，似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说不定还要受他们监督与指挥。然而文艺批评，则大不相同了；这是专门给智识界的人看的，虽不普遍，但路径却很平坦，假如没有过度的措辞，激烈地持论的话。

我们要知道无论做什么事，都要适应环境。不适应，则定必劳而无功。我们看南洋社会的政治批评，上焉者只在于四平八稳方面立论，下焉者却在于吹捧方面做工夫。从这点观察，就可明了它的不适合这里的环境了。否则为什么人人都如是之平庸，如是之无生气。而文艺批评之比较适合环境，当然不言而喻了。

（六）结论

上面几节，我们已经略略道及一些关于南洋的文艺批评的话了，现在我们再把它归纳起来——

第一，我们主张在这文化落后的南洋，文艺批评的工作是占着顶重要的位置。我们不大要此刻南洋的批评者做那些纠正一篇作品那种繁琐的工作，却非常需要批评者干那种粗枝大叶的事务。但是纠正一派或一般人的思想和主张的谬误的批评，却是需要的。因为这也是濬开活力的源泉所必应经的阶段。

第二，我们主张文艺批评的意义和价值不单只在批评一篇作品或阐明一个作家的伟大；而在于积极指示人生的向上，并开辟平坦的大道，鼓动良好的思潮，以为作家之南针和丰富的滋料。

第三，我们主张文艺应有标准，但其标准殊非万世不易的准则；它应跟着时代的进展而推进。所以它的标准是一个「时代」。时代需要什么，其标准就建筑在什么。南洋因处于特殊的环境，故其标准也与中国的殊异。

第四，我们主张文艺批评者的态度应公允而无私，其持论应庄重而不涉谩骂；并且他应有多方面的学识，尤其是对于社会科学和哲学须有充分的了解与研究。

第五，我们主张文艺批评较政治批评为适合南洋社会的环境，虽然不大普遍，但还是一条可走的路，假如能够曲线地走下去的话。

以上五则，是我对于本问题简要的主张。作者学识有限，加以年来公私两忙，这种文字实不适合我的生活，因为我不能有一天空闲的光阴可供我一气写下。这篇文字大半在忙碌而且嚣杂的编辑室写出的，其无条理、其四不相、其太马虎，自然是难以避免。我在本文开首曾说过初意只是想写一篇杂感之类，及后因第一节拉得太长，以故便决意写成这个样子。但自己并料不到本文写到一半之后，因环境关系而把里头许多重要的话略去，又料不到自己中途对它发生讨厌之感，至最末两段，尤其是第五节，完全让它马马虎虎地结束，以致简略殊多，不能畅所欲言。我很后悔我草这篇文字！太随便了！我发表这种潦草的东西，很惭愧，觉得太对不住读者，希祈原谅则个！（载**一九三零年九月十五——二十四日「椰林」**）

南洋的文艺批评炼青

写在前面的话

年来因为太忙碌而且太懒漫，关于稍正经一点的文字，几于绝笔不写；回想两年前的情况，好像梦里似的。今儿忽然想到要做文章，把笔挥来，不知怎的便谈到文艺批评上去。初意本是要把它写做一篇杂感，但至草完了最初一节时，已经拉得太长了，因此便决意再写多几节，像论文似的模样发出。又因自己没有许多时间可供我自由分配，所以这篇东西，不能一气写下去，须分做几次才能草完。为便利计，兹分下列数节申述：

1. 南洋须要文艺批评吗
2. 文艺批评的意义和价值
3. 文艺批评是否有标准的
4. 文艺批评者的态度与夙养
5. 文艺批评与政治批评
6. 结论

本文完全站在南洋的地位以立论，里头所要讲的，都是以南洋为中心。作者自幼就来南洋，对于南洋，常常觉得它可爱，实际上它已经是我们的第二个故乡。在文艺上，我总喜欢谈它，无论说它的好与坏；中国的呢，我却不大高兴。我们处在南洋，应该多谈南洋的事，这或许是我的偏见。

文艺批评这个问题，那是何等炫人耳目，何况又加上「南洋」二字，更加了不得！这题目，自然是信手拈来的，本来却无意谈它，因为自知没有资格；但是既已写下来了，也就厚颜地发表出来，以求抛砖引玉的效果。

（一）南洋需要文艺批评吗

有人说，在南洋这个社会里，要板起判官似的面孔，用严肃的态度来讲一些文艺批评的话，那似乎有点太早了罢。然而在我们的意见，却以为迟早的问题，本来可无须发生；如果有人愿意谈，自然就有人愿意听，反正南洋不是一块绝无人烟的荒岛。鲁滨逊孤独地在荒岛里住着，到了寂寞得很可以的时候，也会聊以自蜈地对着鹦鹉讲话，并不紧闭着嘴，而乖上帝赋给人们有嘴可说话的本能；何况南洋这地方，人们之热心文艺，平均并不较中国任何省份低——低得不能够比较。

人们也许会知道，南洋虽则素以文化落后著名，但这几年来，天天专门忙碌于算盘与数簿之间的侨众，已经不像从前那样的占着全数十分之九五，青年们对于算盘和数薄之不大留心，正和十年或二十年以前成一个反比。从中国受过教育南来的，自不消说得，他们原是大多具有爱好文艺的根性与营养；即如南洋的土生，或自幼便随着父兄到这里来的，也并不是像中国一般名流到南洋作一次「水手式」的游历之后，便闭着眼睛所说的那样只会说马来话，其他全不晓得，文艺竟根本谈不到的。我们相信所谓「土生」和「半土生」的青年，在目下，对于文艺爱好的热诚，其数量就不会少——也许竟使中国的所谓名流吃惊，出乎意料之外。所以，水手式的游历的报告，往往闹出很大的笑话；硬用五年前的观察来批评这里的青年，也不大见得对，说不定愈说愈错。

我们观察南洋刊物的勃兴，有如雨后春笋，青年们执笔试写作文艺作品的副刊，两年以来，也一一改变其态度，大多增设了一个文艺副刊，以供给一般青年的需要，华侨对于文艺的观念，的确猛进了不少。如其稍一留心各地的出版物，就深深地感到专门努力文艺的青年，一天天的进步下去，发展下去。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平上去入派」的诗歌，在南洋的文坛上（假如南洋也有文坛；）几乎已成陈迹了，现在只是语体文的世界。为此我们可以知道说南洋够不上讲起文艺批评的话，压根儿就不能成立。它需要文艺批评，正和中国国内一样的迫切，不过尚很少（或者没有）肯破工夫继续谈它罢了。

有人认为，关于文艺这类东西既然有了创作，批评的工作就追踪的跟了来，没有作品做对象，纵要批评也无从批评起。这也未必无一部份理由。南洋这个地方，虽现在尚没什么真正的南洋文学作品出现，可供我们欣赏与研究；但我们决不能一笔抹煞目下那些盘根错节着在那一个杂货摊似的市场的作品，无论成熟的，未成熟的，好的糟的。我们既不能否认南洋的青年全没有创造过诗歌，小说、戏剧、随笔之类，自然同时也不能否认它不需要批评。虽则一般人每忽略于写些富于地方色彩和热带下的生活的文艺，而多半摹仿中国国内的作家所描写出来的，可是他们尚还肯执笔抒写，不是绝口不谈，只是技巧上、意识上有点错误而已。何况事实告诉我们，此刻站南洋的立场上创作的人，也并不是少得屈指可数。所以处着这情况底下，文艺批评之提倡，是不会太早的了。

然而南洋一般人对于文艺批评的忽视，却是一桩无可讳言的事实。我以为此种心理应当矫正。南洋文艺的园地，才是一片正在开辟的莽原，里头满蔓着藤萝、丛生着乱草；美丽的花木的栽植，正有待于作家与批评家的协力。真正的批评家好像是一个开辟荒径者，用他的犁锄、用他的双手，在烈日之下工作着，把芜秽而崎岖地方铲除，而现出一条平坦的大道来。如其人们明了文艺批评的意义和价值，就能够知道它在南洋上的需要。

从另一方面说，文艺批评不单只就一篇作品或一个作家做对象，而发抒批评者的见地，如托尔斯泰之「莎士比亚论」一样。固然，批评一篇作品的价值，阐明一个作家的伟大抑或渺小，那是批评家分内的事；但批评的工作决不止此而已，它的范围决不是这么偏狭，它尚有比较广阔的路。不专批评某一篇作品和某一个作家，关于文艺理论的建树、引申、阐明；关于纯正思想的指示，解释，传播，这些都是批评家一种神圣的工作，积极的任务。我们观之南洋幼稚的文坛的情形，觉得这类工作，委实非常需要，较诸专批评一篇作品，或一个作家的其效力非可同日而语。照实际论，南洋尚没有出过一篇使人赞颂和惊叹的作品，可供批评，过去如是，现在也是如是的。以其如此，所以文艺思潮的鼓动，的确是目下最迫切的问题。要解决这个迫切的问题，自然需要文艺批评在积极方面的工作。

还有一种应该谈及的，是南洋一般爱好文艺的青年，他们看书籍，除一小部分能直接兼浏览英文或荷文法文之外，其他却全靠着中国运来的以过瘾。中国来的东西，不一定都无条件的适合南洋，有许多是和这里不同的。例如新兴文艺的批评指示作家怎样去表现农民的痛苦，地主的残暴，而这些我们南洋人（在中国来的例外）却不能深刻的感觉到；又如中国国内作家描写春天花木怎样的美丽，冬天的雪片怎么的纷飞，我们也同样的不能引起深切的共鸣。这是什么呢？当然是环境不同之故。因为人总不能离开时间和空间的关系，在某一地方觉得适宜，在另一地方未必就起了同样的作用，有时或许如淮南之橘移植在淮北便成为桔一样。虽则文艺是人类的，并不局促于一个地域，而现代的文艺竟有日趋世界化的倾向；但这不过是大体上所当趋步的途径，所当发泄的感情。至于内容，仍各个地域有各个地域特有的风致和意识，事实上却难以尽同。我们南洋这个地域，自有它的特殊的位置。兼之华侨南来拓殖，已经有历过数世纪的悠远的历史，与马来民族杂处而居，平日呼吸着马来文化（谁敢否认马来没有文化——文化只有高下之分，无有无之别）的气息，加以处在热带下的生活，性情之潜移默化，自和中国的有些差异。文艺原是表现人生和创造人生，受其影响，当然不言可喻。所以南洋因环境的特殊，有另辟新途径，建树南洋文学的必要；而负着鼓吹的责任，必然地需要南洋文艺批评家。南洋意识的中心在那里，怎样表现群众的思想，怎样创作才能动人；这些都需要批评家指示与鼓动，然后南洋的文艺才能由发芽而至发叶、含蕊、开花。

退一步论，南洋社会之需要文艺批评，不讲它那积极方面的功能，只讲它那消极方面，对于指摘作家专门摹仿中国国内的景物一端，就够需要了。（其实批评并不是指摘的意思，后面我们才详论。）总括起来，现在南洋大部份青年每写空虚无聊的创作，批评者就有阐明的任务；南洋文学的基础尚未建树，批评者就有提倡以促成建树的任务。这也许被人目为粗枝大叶的工作，但我们以为在这启蒙期，粗枝大叶的工作是占着顶重要的位置；不特文艺批评是这样，即如其他各学科，当其草创而未成雏形时，也无一不是这样的。在此刻，我们需要南洋多生几个粗枝大叶似的工作的文艺批评家，不需要多生几个歌咏宇宙的神祕自然的幽美的大诗人。如果南洋华侨出了一个泰戈尔似的诗人，和南洋的文化发展的前途有什么良好的关系！须知印度出千个泰戈尔，也抵不上一个甘地，虽然甘地的思想非常可议，他的精神很有带了几分托尔斯泰的衣钵的意味。为补给南洋社会的缺乏与适应时代的需要，文艺思潮的鼓动是人们的急务。所以我们的结论是：南洋此刻最需要文艺批评者干那种粗枝大叶的工作。

（二）文艺批评的意义和价值

文艺批评的意义，并不是在于注释一篇文艺作品，像历来许多学者之注释莎士比亚的戏剧一样；也不在于研究作家的身世，著作的年月，如胡适作红楼梦考证一样。这是注释和考据，算不得是批评。批评是什么呢？有人把它的意义分为五类：（一）是指摘的，（二）是赞扬的，（三）是判断的，（四）是比较的，（五）是评赏的；这样把塊然一物的东西，强分为数种，已经很不满人意，况对批评的目的，它那积极指示人生向上的功能，又忽略不讲。此说之无价值，稍明了文艺者便会知道了的。即如创树批评的始祖的亚里士多德，所说批评的意义乃是「公允地判断的标准」，也不大见得对。「公允」，固然是批评者所应有的态度；但「判断」，则批评的职能却不只这么的单纯。我们或许可以说，有时批评者好像法官，作者须受你审问，受你评判，假如是平心而不是盛气的，是客观的检察而不是主观的判断的；然而这只是文艺批评在消极上的作用，犹之乎把批评看做帮助者了解作者的思想性情和时代环境的关系，以及帮助读者直接了解一篇作品的内容或含义同样的站在消极一方面。虽则这对读者有很大的帮助，也是属于批评范围内的工作，不过那只是才踏到它的庭庑，尚未登堂而入室，安诺德为批评作诂曰：批评是「无所为而试求研究及传播世间最好的智识与思想。」这界说确比较的能道出它那真正的意义，但我们仍不大满意。他说「无所为」的意思，与中国近年来流行的「为学问而学问」同一用意。我们觉得批评的工作是有所为而为的，否则要它做什么？这并不是功利之见，因为它既怀着「传播世间最好的知识与思想」为目的，那么，其有所为而为，是昭然明显的了。但是安氏对它所下的定义，有一部份是无可非议的，因为他能从大处着想；不过我们嫌它有点抽象而已。

我们以为要明了文艺批评的意义及其价值，须先明了文艺的功能。历来无论那一派的文学家，都对于文艺是「表现人生」这句话有相当的承认。但晚近二十年以来，人们渐渐地对它起了怀疑了：文艺仅仅是表现人生么？像自然主义那个样子，倒不如把照相机摄下来来得痛快。表现人生只不过是文艺的一面镜子，它应再包括批评人生、指导人生，和创造人生等要素；而其积极方面的目的，系在于创造人生。所以指示人们到光明之路上走的任务，文艺不消说是要荷负的。文艺既是如此，那么文艺批评自然要不背着这个信条，才能成立。我们应知道，文艺之所以要批评，是要使它能达到最后的目的，即是要促成它创造比较美好而光明的人生，指示正当的程途给作家走。以故安诺德所说的「研究及传播世间最好的知识与思想」的话，也很有相当的道理，我们不能认为它完全不对，应把它再扩而充之。

我们相信，没有批评的工作，创作断难有大成就；天才如无「时会」凑合，即伟大的作品的出现，似乎颇为艰难，虽特出的天才者的作品也往往陷入不健全之域里。譬如卢骚，因为他处的是一个极不纯正的思想传播的时代，所以他所表现的思想，是病态的，不健全的。又如拜伦有哥德的天才，却无哥德的伟大，其所以然的缘故，全在于「时会」之不同：哥德的时代是德国「狂飙突进」的时代，创作的营养和资料，非常之丰富，而拜伦却处在于英国思想贫弱，无营养天才的资料的时代，故有高下之分。关于这层理由，安诺德在他那篇不朽的「批评的任务」（此文收在安氏著的批评论文第一集中）一文，发挥非常尽致，非常中肯。他主张创作有创作的时代，天才与时会必须互相凑合。天才是属于先天的，时会是属于后天的，那就是说天才秉诸自然。而时会却是可以人力造就。时会二字，按着他的意思，是时代的思潮。批评家传播思想、鼓动思潮，使作家受了良好的营养与资料，受了潮流的波荡与刺戟，自然产生出来的作品，更加的伟大。倘没有批评家努力传播思想，则思想决不会变成一种普遍的潮流，以激发作家把所受的感应反射到作品去。伟大的作品，应有伟大的时代。安氏又解释莎士比亚的著作之伟大，虽当时没有壮大的思潮可供他呼吸，但伊莉沙白朝是英国国势初兴的时代，而且文艺复兴的余绪未没，全国人民有一种新的趋向与憧憬，其烈情狂热，也会激荡天才创作力，它那效能实不亚于思潮。换言之，伊莉沙白朝是有着蓬蓬勃勃朝气，文艺之发达，自在意中。如据安氏的话以立论，那么文艺批评简直要开创作的先河了。

其实就我们看来，创作固然需要时会，可是时会之来，是由物质条件达到某一个阶段时而发生的。安氏之论，虽能从大处着想，但未免太偏于唯心。时代之进展全都由物质而决定。不过批评者运用他那敏锐的观察力，透视那潜伏似的思潮，将之开展，使之普遍。所以时会是促成的，不是制造的。谁有多大力量能够左右物质的发展？文艺批评者能看到思潮将要发生的朕兆，一般人肉眼所看不到的，脑筋所想不到的，他偏偏能够。天才的作家本来也具有此种本领，不过没像批评者那样多方面的智识，有理智做底子，容易把握着时代的需要的全图，而供给文艺家以纯正的思想。比较说，批评家是偏于理知一方面的，创作家却是偏于情感。理智的良否是属于夙养方面，而情感的强弱是属于天赋方面。倘作家只凭天才，其结果往往变成不羁的野马，过度的浪漫，所以作家与批评家应互相凑合，如时会与天才一样，然后才能激动风涛，创造人生。文艺批评的意义在是，其价值也在是。如其人们把文艺批评看做评价作品上去，那未免太抹煞它的职能了。

我们南洋社会上今日最迫切需要的是这一种的文艺批评。

我们都知道，华侨虽则到南洋来拓殖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但因马来亚文化较为低下之故，缺乏刺激，所以屡代相承，思想上毫无半点生态，而长久陷于萎靡不振的情况中。要蓬勃的朝气的来临，固有待于全体智识界的努力。因现代世界潮流的冲击，我们南洋自然不愿老是在陶醉中过活着，我们处此萎靡不振的境界里，思想上也很受它的震动。需要出路和寻求出路的呼声，已经使无波的静湖里突然激起了巨浪。既已有了朕兆，倘没有在野马的身上谨慎地安下理性的鞍索，则难免趋于悖理的极端。我们要走的是大路，羊肠小道非我们所要走的路。我们认定文艺是会引导人们向着大路走的，招回迷途的羔羊的使命，文艺家应是先驱。但是在这混混沌沌的创作界中，如没批评家大声的呐喊，则恶梦的惊醒，定必迟迟。我们虽不敢肯定的说南洋此刻是朝气将临的时期，然而我们却肯定说此刻的南洋决不是黑暗的午夜。破晓鸡啼，假如批评家肯努力，决在不远的将来。

（三）文艺批评是否有标准

文艺批评是没有标准的么？这问题，如果几年前印象派的批评在中国文坛上占有势力时提出来，一定会给人笑蠢，说这人根本不懂文艺。譬如「五四」以后，中国的青年倘提出「文以载道」这一个问题出来讨论，也必定给人嗤之以鼻，说这人没有新思想，头脑里都装满着传统的离魂僵尸。

但是近年以来，人们受了时代思潮的鼓荡，已经知道从前那一班名流那种无条件的破坏法，是太缺乏冷静的思考了。「文以载道」在「五四」以前是肯定它对，「五四」以后是肯定它不对，自国民革命军北伐到了现在，又再改变了意见，它又成为问题来了——不过这个「道」字的定义须要解释。一样的，文艺批评是否有批标准？也就成了问题。

文艺批评这个名词的出现，好像不是大前日的事，它有过二千多年悠远的历史。历来关于批评的著述，在世界上，可谓车载斗量；而批评的方法，又各人有各人的见解与主张，很难一致。譬如古典主义的批评，它是主张绝对需要标准的。他们在各种名著里头找到八条自以为是的规章，以为衡论文艺的准则，如其有一篇作品不适合他们的规章，那就被视为越出文艺的轨范，也就被目为无价值。「无论何时不可有三人以上在戏台上搬演；你切不可使你的戏剧超过五幕」，这足够表示古典主义那种标准呆板之一班。我们知道好的戏剧三幕可以，十幕也可以的；人物二人可以，就是八人也未必不可以的。自亚里士多德至文艺复兴，人们都拘束在这个区域里，文艺批评之不振，自是在意中。当这派的批评学说横行之际，有天才的作家，创作出来的东西，触犯着他们的规律然而不失美好的作品，使因袭的批评家惊惶失措的，倒也不在少数，沙士比亚的戏剧就是一个例。所以因袭的批评方法，无论其忠实信徒如何一时代一时代的扩充规律，增多数量，但结果总敌不过浪漫主义旋风的横扫。

浪漫主义流行的时代，不但否认批评的标准而且也否认批评。他们痛恨批评，虽哥德也不能避免这种心理；华兹华斯虽则没有打起旗帜反对批评，但他也十分轻视，以为在创作之下。我们觉得浪漫主义者之反对批评，倒是难怪的。物极则反，被传统的批评笼禁和抑制得几乎不能动弹，当其解脱时难免就趋于极端。物理学的定理是：压力愈大反抗力也愈大。他们之反对标准而且又反对批评，是一种时代必然的现象。他们主张：除开艺术的表现以外别无宗旨；美就是它自身存在的理由，艺术没有使命，一有使命是假的。由这论调引申、蜕变，就生出了印象的批评。

印象派的批评和新古典主义的批评，尝经介绍过中国来，很受一般人的欢迎。在中国，前者的忠实信徒可谓以周作人为魁，后者的忠实信徒不消说就是梁实秋了。前者否认标准，后者却主张要标准。从前，这两派最占势力的是印象的批评，因为中国文坛初从「五四」解放了出来，一切纪律与标准，经已严重的被否定，思想上很有浪漫化的倾向。印象的批评，确极适合一般人的胃口。即如现在，不是又有一部份人仍在信仰着么？然而这是错误的。所谓新古典主义的批评的标准，也是同样的错误的。

相信印象的批评者说：文艺批评是无所谓标准的，一有了标准，就变做约翰逊博士之恭维蒲普的诗一样的无意义。它的泰斗法朗士，竟坚决的主张：「批评是一种小说；同哲学与历史一样，给那些有高明而好奇的心的人们去看的；一切小说，正当的说来，无一非自叙传，好的批评家是一个记述他的心灵在杰作间之冒险的人。客观的批评，同客观的艺术一样的并不存在。」这种主张我们觉得无成立之必要。因为这是鉴赏份内的事，不足以语批评；批评并非如是地只凭爱憎之见去阅读一切作品。我们或许可以承认它是「读后感」之类，但绝对不能承认它是一种纯正的批评。他们对一篇作品之有价值与否，只凭个人主观的见解讲去，而又不能道其所以然来，只说这是因为它愉快我的精神，我受它的感动，心境已和它起了深切的共鸣，所以说它是佳作；或许可以再进一步说，是伟大的佳作。像这样的说法，以自己的趣味做中心，结果却流入于片断的零星的感想，对于人生、对于自然，全没有一贯的态度，甚者竟前后矛盾，悖理至极。有人讥这派的批评为灵魂的冒险——只要有一个灵魂，就可到处冒险；缺乏理知，只恃情感，结果难免陷于人欲横流。这是所谓新古典的批评家对它的评语。不错的，我们也对它作如是观。

现在我们还要检察新古典主义的批评是怎样的。我们不会忘记，它是主张要有标准的。它的标准是什么？据我们诊察的结果，只不过是在传统的条规堆里改头换面，也主张须在许多伟大的作品里，找出几条规例，以为批评的宝鉴罢了。然而它的最大的信条，却是说着什么根据一个「固定的普遍的人性」。它主张提高理性，节制情感，批评家如文艺家一样，应以理性与情感调和为一，才能透视出正常的康健的人生。这理由固然不错。可是它所谓「固定的普遍的人性」是万古不易的准则，似乎太无道理了。人性是什么？一个人初生出来时，抽象点说，他的先天的人性，根本就是一张白纸!它可以黄，也可以黑，由你如何染它便变做什么色素。人性是无所谓什么的，即是佛家之所谓阿罗耶识。假设是人性非先天的而是后天的，那也没有所谓固定而且普遍的，它应受客观的物质条件所支配。物质天天在变动着，要人性老是一张白纸而不受其污染，此理可谓不通。如其他们所说的人性是纯真的情感的话，那么，也不是固定而普遍的。情感也要受物质条件所支配，世间并无不变的情感。所以我们认定人性不是固定的普遍的。但是这样讲起来，他们可以举出一个例来做辩护：荷马的作品到现在已有二千余年，时间不可谓不久，何以每一时代都有喜欢读它的人，而它又不失其伟大；如没有固定的普遍的人性在其间，后世的人读后断没有受它感动。就我们看来，此种理由断难成立。所以者何？从积极方面说，荷马的作品在文艺的历史上确是久远，但从人类史上观察，则不过极短的时期而已。物质虽然天天在变动，可是只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决无使人类的味品有如天地般的悬殊，只不过有深浅之分而已；我们敢决定在当时的希腊人读荷马的作品，其受感动处，其发现它的伟大处，决比现代深刻得多。这是因为空间的不同，环境的变易的关系。由于这点诊按，我们相信人性是变动的，不是固定的。

据此看来，我们知道所谓新古典主义之批评，虽则主张标准，但绝无价值之可言，其拘于主观之见，与浪漫的批评者同陷于五十步笑百步。固然，他们也夸着那种批评是客观的，出于理智的，凭冷静的头脑以观察的；可是我们却以为他们不但偏于主观，而且又无常识。以故他们主张文艺是超越时间等限制的话，也不愿喋喋拏来讨论了。

讲到这里，我们迫切要问的是，文艺批评是需要标准的么？这答案，我们毫不迟疑的说：必然地，文艺批评绝对需要标准；没有标准的批评决无存在的余地。我们老早已经知道，创作应该有立场然后才有生命。创作既有立场，就应该有标准——它的立场就是它的标准。但是这标准并不是固定的，如所谓万世不易的准则；也不是在过去许多伟大的作品中找出几条规律，以为衡论文艺之南针。我们要知道，它的标准是变动的，跟着时代的不同而变动的。明白点说，它的标准是一个「时代」；时代进化到那里，需要什么，它的标准便建筑在那里。凭着物质的推迁，由冷静的头脑火透视这时代的全图，而后客观地归纳出一个总标准来；所以它是活的，不是死的。在本文第二节我们已经说过文艺批评的意义和价值是在积极指示人生向上，故其标准，也应以不悖这个信条为正鹄。譬如现代的中国，我们批评的标准是建筑在能供给多数的群众的需要与否上面。这因为艺术和人生的关系至深且大，它是改造社会的先锋。批评者为扶助艺术促成社会之进展，故必然地应循斯轨而行。作家的意识的反映，具体地表现在文艺上，而各人有各人的观念——对于社会和人生的观念，因见解之不同，事实上很难一致——所以我们要批评。除第一步先透视何种作品是时代需要之外，第二步就要检查作品里头所表现的事物和所反映的意识；第三步就要探讨作者对于社会和人生是取着何种程度，和与时代环境的关系；最后，才讨论作品中的技巧和情节。要估定一篇作品的价值，我们以为须守着这个标准，始不致陷于迷不知东西。南洋的社会，自有它的特殊环境，大体上固然无二致，然批评的内容却不尽同的。南洋社会所需的是什么，它的重心建筑在那一方面上，我们以为这问题是不能太随便答出来。即是说，南洋的情形和中国的情形不同，故问题也互异，不能执中国方面的见解以权衡南洋（此点因某种关系，恕不能详述）。但是我们要研究南洋文艺，最不可少的是了解马来文化，须知了解马来文化是直接帮助我们建树南洋的文艺批评的标准的梯阶。

（四）文艺批评者的态度和夙养

通常人们一提起批评这个字眼，就仿佛觉得它含有褒贬的意思，有时竟觉得它全含有恶意，尤其是中国和我们这个充满了意气的南洋社会。譬如阿甲对阿乙说，阿丙在某报上发表一篇文章批评你，那么，阿乙虽未听到下文，刹那间便直觉地感到阿丙是在骂他。这见解自然不对，批评并不是骂，也不是捧。但是流俗习闻了社会上所谓批评者原来是这么的一回事，渐渐地遂把批评的意义抹煞，而以假的批评替代真的批评，使它变成为一种专门吹捧或专门谩骂的东西。这谬见根本应该矫正，我们根本就否认那种吹捧与谩骂的勾当也可叫它做批评!

又如世间有一种所谓书评的，他们大半是营业性质，好多是书店的老板雇来恭维其书店新出版的书，藉着批评的招牌来欺骗读者，使它的出品容易畅销。这类专家不消说其态度是要尽恭维的能事的。这种人外国可不少，上海摊上也颇有些智识阶级，专门干这勾当，但是我们南洋，因为文化落后之故，因此这类专家却还没有。在这一说上，我们应该感谢，深自庆幸没有人专做营业性质的书评家——或许可以说，这却是文化落后的好处。

历来的批评家，其给创作家轻蔑与鄙视的原因，据我们看来，常常因批评者的态度而起。有的本来见解与主张均不错，惟因态度不好，指摘作品有如吹毛求疵，使作家看后生起反感，睹气不打理批评者的正当的指示。有的因为了友谊的关系，对于朋友的作品多有过火的恭维，对着别人的作品却执着批评的斧钺以责难，这也会使作家不满，而起轻蔑与鄙视之感。

我们须知，真正的文艺批评者应该没有党同伐异的成见，因为他的工作是无偏私的，他的态度是公允的、忠实的、诚恳的、善意的。在批评一篇作品的当儿，纵指摘其瑕说之处，也应用一种虚谦的态度讲出，不应含有些儿攻击的倾向。批评不是攻击，正如批评不是恭维一样。而且批评者对于作家还应有一种热烈祈望向上的态度，使作家不但听其指示且还努力振作。所以鼓励与同情，是他必要的工作。但是，若不言其他，只一味鼓励与同情，却又不是他的真实的工作。他的工作在于求真理，以故贵于虚心探索的精神，用他的尺——标准，来比量度衡作品中的一切，步步立论在客观的地位。而在立论的一方面，是应以严正为主，倘批评者立论不严正而又夹杂许多嬉笑怒骂的词句，那就失却了批评者的身份，也就会引起读者的反感。如其嬉笑参杂其间，虚心探索的精神何在？徒利口齿的谩骂，也为真正的批评者所不取。不过这种嬉笑怒骂的态度，有时在另一种批评上，譬如政治，却是需要的。因为这是专门对付那些全不可以理喻的人们及「君师思想」，如「正统」与「中央」等等。可是文艺批评则绝对应以严正的态度来立论，不能随便、不能勉强、不能生火气，并且不能有偏私。因此他就非常需要有夙养。

我们畴昔主张作家不能只恃一点天才以创作，且也要有夙养；好的作品往往是天才与夙养的结晶，在批评家，我们以为夙养也非常之重要，较作家更为重要。因为批评家之一切工作几乎完全是靠着夙养得来的，虽则他也需要灵敏的观察力。我们要知道，要作一个文艺批评家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不但要有艺术的味品，并且还要多方面的学识，例如社会、政治、经济、哲学、人类学等科学，皆须有深刻的研究，正确的了解。他应该是一个博学覃思之士，其学问像海洋一般的深，几乎看不见底。在书本的方面如是，在经验和思考方面，也应如是，那才不致陷于思想之偏枯。批评者要有这样的学识和经验，才能透视时代的全图，指示作家以正当的道路，纯正的思想。而这些犹非有丰富的夙养不可。

「沉静的观察人生，和观察人生的全体」，这是安诺德的名言。批评者应有此种态度，始不致仅看人生的黑暗面（或光明面）而不能把握着它的全部，无论外或内，过去与未来。但此非有冷静的头脑，平和的心情则难以达到。可是冷静的头脑与平和的心情，它不是秉诸先天的，它完全要由修养而得，没有经过长期修养的工夫定不免多生火气，性情容易浮躁，头脑时常不能集中，这是批评家的大忌。我们须知批评家要解释或阐明任何事理，其持论是平心静气的，绝对不能像做普通政治家的宣传文字那样的只一味呼号，只一味热烈便完事。如此才能悦服人心，接近真理。我们相信这种工夫是从长期的修养树了根基的。

没有一个文艺批评家不需要夙养而能成就。圣博甫是以批评著名，但是他那无量深的学识，足够我们惊叹。他在过去的批评界上能有这样伟大的声名和成绩，虽其天才之卓绝有以促成，但如无那么广博的知识和冷静的头脑，则敢断定他无大成就，或许他的名字已随其身死之时而消灭。所以夙养这一问题，有志于做文艺批评者千万不可忽视。

（五）文艺批评和政治批评

干过政治工作的人，多半看不起文艺批评，以为是一条迁延的路，不如政治运动的收效来得快。此不可不辨。

我们翻开历史来看，在一种实际运动之前，往往是文艺为先驱，政治反在其后。欧洲中古时代的黑暗期，追至文艺复兴时始有黎明之朕兆。一切思想之解放，得力于希腊文艺及美术方面者，可谓很多。如法国君主专制之推翻，卢骚的民约论，其功是不可掩的；美国黑奴之解放，史括得夫人的黑奴吁天录，其功也不可掩的。这些都是晴天的巨雷，霹雳一声，震动人们的耳鼓。我们再看一看十九世纪英国改良工人的生活，最使人不会忘记的是金士来的作品，深深地刺戟一般人的心扉，使工人的待遇改良了不少，谁说文艺对于政治不生影响？

文艺批评是——在上面我们已经说过——会激动思潮、促进文化的。政治之需要文艺扶助与开掘，已是毫无疑义的事。我们只看十几年来中国文艺运动对于一般青年的影响，则可喻悉它的重要了。虽然事实上，中国的文艺运动非常幼稚，而且又时有分歧，不能集中；但比较那些「东风压倒西风，西风压倒东风」的中国式的政治，其效力强大得多，进步也比较快。还有，中国因为施行高压的政策之故，在政治一方面委实很难凭着正确的理论以批评；所有的批评，几乎全部给阿谀取宠之辞占去，压根儿就看不见一点事理的真是非，只有文艺批评方面还能曲线的讲出，还能够跟着时代之潮流跑。所以中国处于言论不自由的环境里，政治批评之无价值，殊在我人意料之中。

南洋的情形是怎样呢？文艺批评和政治批评那一桩比较的适合？有人认为南洋华侨对于政治的知识十分幼稚，负此启发的责任，不消说需要政治的批评。但我们以为事实上南洋只能容许人们讲些文艺批评的话，关于政治的，只许悄悄地在心灵里贮藏；理由是很容易明白的，可是不说也罢。不过我们可从另一方面说，华侨大多具有传统的成见，政治的认识，还等于零；他们的「君师思想」是非常浓厚的，壁垒也筑得坚而且高。人们要想从政治批评去启发他们的愚蒙，似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说不定还要受他们监督与指挥。然而文艺批评，则大不相同了；这是专门给智识界的人看的，虽不普遍，但路径却很平坦，假如没有过度的措辞，激烈地持论的话。

我们要知道无论做什么事，都要适应环境。不适应，则定必劳而无功。我们看南洋社会的政治批评，上焉者只在于四平八稳方面立论，下焉者却在于吹捧方面做工夫。从这点观察，就可明了它的不适合这里的环境了。否则为什么人人都如是之平庸，如是之无生气。而文艺批评之比较适合环境，当然不言而喻了。

（六）结论

上面几节，我们已经略略道及一些关于南洋的文艺批评的话了，现在我们再把它归纳起来——

第一，我们主张在这文化落后的南洋，文艺批评的工作是占着顶重要的位置。我们不大要此刻南洋的批评者做那些纠正一篇作品那种繁琐的工作，却非常需要批评者干那种粗枝大叶的事务。但是纠正一派或一般人的思想和主张的谬误的批评，却是需要的。因为这也是濬开活力的源泉所必应经的阶段。

第二，我们主张文艺批评的意义和价值不单只在批评一篇作品或阐明一个作家的伟大；而在于积极指示人生的向上，并开辟平坦的大道，鼓动良好的思潮，以为作家之南针和丰富的滋料。

第三，我们主张文艺应有标准，但其标准殊非万世不易的准则；它应跟着时代的进展而推进。所以它的标准是一个「时代」。时代需要什么，其标准就建筑在什么。南洋因处于特殊的环境，故其标准也与中国的殊异。

第四，我们主张文艺批评者的态度应公允而无私，其持论应庄重而不涉谩骂；并且他应有多方面的学识，尤其是对于社会科学和哲学须有充分的了解与研究。

第五，我们主张文艺批评较政治批评为适合南洋社会的环境，虽然不大普遍，但还是一条可走的路，假如能够曲线地走下去的话。

以上五则，是我对于本问题简要的主张。作者学识有限，加以年来公私两忙，这种文字实不适合我的生活，因为我不能有一天空闲的光阴可供我一气写下。这篇文字大半在忙碌而且嚣杂的编辑室写出的，其无条理、其四不相、其太马虎，自然是难以避免。我在本文开首曾说过初意只是想写一篇杂感之类，及后因第一节拉得太长，以故便决意写成这个样子。但自己并料不到本文写到一半之后，因环境关系而把里头许多重要的话略去，又料不到自己中途对它发生讨厌之感，至最末两段，尤其是第五节，完全让它马马虎虎地结束，以致简略殊多，不能畅所欲言。我很后悔我草这篇文字！太随便了！我发表这种潦草的东西，很惭愧，觉得太对不住读者，希祈原谅则个！（载一九三零年**九月十五——二十四日「椰林」**）

**华丁《<压觉>编后的话》，1930**

近来接到几处的稿子，每篇大约都在一万字以上，这虽不能算长，但在每周只出版一次的本刊发表，尽少也需几个礼拜的时日才能刊完。这样不但不能把其他的礼物充量献给读者，而且把一篇不满二万字的文章粉碎地割成无数小段，才能把它发表出来，至少终会把读者的兴趣灭绝罢。我人为免去这种弊端起见，所以便在这个礼拜六把第八期出版了，到了下礼拜一再出第九期，这样（因为本周六和下周一只隔了一个礼拜天的缘故），那些由于不得已而割碎的文章或者比较上有连续性点。虽然亦不过是无办法中的办法而已昨天在不经意中接到一封从槟城寄来的信，等到工作稍松，拆开看时，却是如此如此的写着华丁先生：「压觉」几期都阅读了，不过，以我的意思，还是把它的力量完全地表露出来，因为它是有力地，而非那些只能徜徉于路旁的弱者的，你以为如何？贵刊是有预定日子出版的吗？请告诉我里面的诗和剧，倘有在贵刊发表的可能，那末，就聊为第一塞篇幅吧！祝编安！咏特于槟城四，九，一九三。同时，还附着一篇诗，和一篇戏剧，至于通讯地址，或是一时忘记了罢，他倒没写明白，至于咏特君所要知道的本刊出版日期，上面我已经说过，可勿赘述。「把它的力量完全地呈露出来，……」等等，我们很感谢咏特君的指教依夫兄的诗，昨晚才从同事手里接到，据说已给他耽搁许多时日了，他交过稿子之后，还郑重地要我在编后给他声明，并向依夫兄说声「对不住！」至于「决心」一篇，却是由一个曾经会过一次面的在本坡某校任事的朋友交来的，在电车上，升平、文通两兄也在那里，记得那稿子交过后，我们对于「破鞋」的谈话便在深夜的车声中开展起来了

**（载南洋商报「压觉」第八期）**

@勺非《阅了<文凶>后》，1931

文学虽常是时代的前驱，但是，它的壮大是适应着所与社会的演进的过程的。

由于内在的现社会基础的动摇与外在的世界的（尤其是中国的）新兴文学的崛起，死气深沉的南洋文坛也弥漫着新兴文学的呼声，而且，已有好几年的历史了。然而，这个事实终于还是强硬地排在我们的眼前：南洋的文坛上还是充满着趣味的，享乐的、颓唐的、个人的、及其他不正确的意识形态的嚣张，新兴文学在这儿还无力战取得自己的领域。这种现象的映出，固然一方面是由于主观力量的薄弱与外力的强制，但，它的主因还是由于它的社会背影的消沉。

去年的负着新兴戏剧运动的使命的「摩洛」的出刊，与目前的「戏剧」的继续，可以说是二年来南洋社会的急剧转变情势的反映——自然，它还是这样的脆弱无力，但，正确的立场的获得，与内容的相当的统一的这两点，是突破了呈现于南洋文坛上的诸文学刊物的没落性与无组织状态的。

没有理论便没有行动，我们的前辈早经检出，给与我们以这个真理。至于理论的不能够离开实践，那更是无可疑义的铁则。

一戏剧的创作的完成与公演，就是对于戏剧理论的实践。

关于这一层已是被从事槟城戏剧运动的朋友们所意识到了的，此刻无需我再来多赘，这里，所要谈的是对于「戏剧」第一二期发表的第一篇创作——「文凶」的一些意见。

同前头所述叙过的一样，意识正确，情绪尖锐的作品之难产，是基于它的社会背影的消沉，只要你把握着了正确的见地，当不会因此而自馁，或对著作者发出过分的苛求。然而，「文凶」的写出毕竟是离开了我们的期待太远了！

剧情是这样：

露丝、萃楼原是一对恋人，但迫于母命，露丝为翁扁的金钱所收买。萃楼为某校校长，欠翁扁的校舍租。「翁先生硬讲如果不把校租交清，明天断定封闭」。因此，萃楼与露丝同谋刺死了翁扁，而「等到明天给社会人士去处判」。

为了避免文章的拉得太长，这里，完全放弃关于技术上的各方面的商榷，且专注意于重心内容的探讨。

是的，「文凶」是暴露了为富不仁的富儿们的残酷，主人翁的萃楼也是有了反抗热情的人，但，这样，并不能满足我们的应有的愿望，因为（一）在取材上，被描写着的只不过是个人的争斗的事实，不能反映出时代的内容；（二）完全未曾把握到新社会层的意识，而有了那样盲动的终局。（三）虽是写出了流血的事实，但无可掩饰的，斗争的情绪并不尖锐、紧张。

关于俩人的盲动行为的这一点，这里，有特别提出来谈谈的必要。

由于哲学上的认识的错误，一般人常不能或不愿从构成事象的真实基础上去究明一切，因此，根据唯心论的见地把任何的事物归责于它们的执行者，从而产生了惩治个人的行为准则。其实一切事象的发生是有它的复杂的背景。假如不从根源上着想，则终于是徒劳无功，不能达到所冀图的目的。

翁扁虽是被刺死了，但，社会上的富人们的残酷的事实还是不能绝迹！

另一点,堪给我们注意的是：萃楼于行刺之后欲以自杀来结束这件公案，多此一举，真的要使全篇无色。记得郁达夫检查出蒋光慈的「鸭绿江上」中没有意识尖锐的人物时，曾把这一点归咎于中国国民的懦弱性。这，在今日的我当然不会有这般高明的见识……

终于文章又是拉得太长了，好，就此止笔。

（载一九三一年「戏剧」三期）

@江上风《南洋作家应以南洋为战野》，1931

文学是劳动的产物，并不是上帝造成的遗物。但现在的劳动者已经给黄金王丢进地狱去了。现代的文学已经不是劳动的产物，已经离开劳动者很远很远了。

在现在，世界上的一切都给黄金王蹂躏了；有之，不过还剩下一个太阳而已。

太阳是向前走着的，她的火焰冲破了黑暗的地狱层，于是劳动者在地狱里伸出手来了。于是，新的文学便跟着取着一个新的内容和新的动作而出现了。

地狱里已经酝酿着新的文学了。

到处，在太阳光底下，新的文学已经从地狱里跟着那新的要求而出现了，地狱里的人群站起来，伸着手拥扶「她」向着太阳，向着太阳前进了。

南洋是一个大地狱，这地狱里有着众多的囚徒。

囚徒们现在需要着甚么呢？

当然，他们是要抓住太阳，从地狱里伸出手来前进的?

那么，南洋的作家们应该怎样呢？

当然，南洋的作家们不能离开囚徒们，应该把从地狱里伸出手来的那种一致的意识和那种表现实际地有组织地描绘起来，并且尽你的本事描绘太阳，把太阳的强光织进你的作品去！这样，新的文学，便会在南洋射出灿烂的光辉，跟着太平洋的急流而展开。

　　你到过矿穴吗？你一定知道南洋的锡比土人还走得远吧？但是，你看过从矿山回来的劳动者吗？他们只不过带回了肺结核病！

　　货车上面载满着土产，货车夫同一只马一般地拖着，拖到码头去……土产便被运到火船去，到那走遍世界的怪物去……。但是，你看那车夫吗？

　　你应该用你的笔醮（应是：蘸）了他的汗，再来描绘他的整个的生活。

　　你要放开眼睛看，从资本看到贫穷去，用你的眼力射过钞票去，你要有能够看穿钞票的眼力！并且，你应该从马路看到乡下去，看到荒山里面的土人的内层去！

你应该听机器的演说，走到工场去！

第一，你要有社会科学的眼光来解剖南洋，这样，你便包成一个好医生！

第二，你要离开了书室走上世界，放弃了书本去读大众的一致意识，因为他们已经是一本世界杰作的材料，只等你去描绘起来！

「南洋的作家应以南洋为战野！」

南洋的作家有几种基本的工作是不可忽略的。就是：第一，南洋的作家应该把南洋的迷信的故事和意识形态不正确的歌谣穿上军装，直至创造新的歌谣新的故事流传到大众群里去。第二，南洋的作家应该是不只在努力「写」、努力「作」，并且还应该努力实际地去喊、实际地去干！只有实际地接近大众才会写成实在是好的作品。这样，作家便不会空写！不然，作家作家！你不久就要变成落水狗，要在人籍中除名去入狗籍了——但是，危险！新时代的狗不见得不会聪明起来！

所以，我再高叫一句：

「南洋的作家应以南洋为战野！」

（载**一九三一，三，廿八。「蜕变」**第七期）

「商余杂志」刊后语 大吉

本刊今天起由我接编，觉得有把它略加洗刷的必要。过去的本刊，似乎太呆板了，无论材料或形式，总觉缺乏一种创作和动的精神，倘此后有可以努力的话,必定在这点着眼。

有好几位老朋友，因为要找一个开心的机会，先后来函为本刊写稿子，使我平地添了不少的兴致。不过我希望便是寻开心亦要彻底。第一，切莫以为这场轻而易举的事是无聊，我人须晓得，惟其不甚繁重，才往往给人疏忽了。其次，我们的周遭，确是太沉闷了，似乎空气已全不流通，浆糊似的腋住了，倘若希望把它搅动，当然不是开开话盒子，开开电风扇所能奏功，而需要一两剂有溶解作用的化学品来医治它。所以看去虽然不难的工作，动手起来，有时就觉得不易了。

所以，我们的知识，以及欢迎喜欢和本刊周旋的朋友，假使希望这壁厢的空气不至太沉闷时，应该提起精神来，而且千万不要以为自己的心开不得，或者已经开了，便洗手不干。

改版后的本刊，仍用追循着「趣味」的轨道，就中且准备灌活一些新的力量，换一句话说，便是剪刀少动，笔多动。

(载**一九三一年六月一日「商余杂志」**)

@景三《无话可说》，1931

已是忘记了在何年何月何日，在一本书名「吃饭拉矢及其他」的杂感集中瞧到一句刺心话——一句「无话可说」的话。这一句刺心的话，昨晚却无端的在我的脑海里涌现出来，这大概也许是我也感到「无话可说」了。不然，怎样会无端的涌现着呢？

但是，我脑海里虽然涌现着这句「无话可说」的话，然而，我尚是反复的寻思，我觉得在「无话可说」之中，就果真「无话可说」了么？我思至此，我还是要于「无话可说」中找出「可说」的话。

我想，已是生做一个「人」——一个「万物之灵」的「人」，活在这个「变幻莫测」的世界，上自日月星辰，下至山川河岳，中对于马，兽、虫、鱼、草、木以及一切一切的「人情」「世态」，在在都足以作你说话的数据。假使有了这么多足以作你说话的资料，而你却感到「无话可说」，那末，你的痛苦当为何如耶？至少，总会使你发疯，或者踏上消极的路去毁灭你的青春罢！非是，环境是无穷险恶，人性是极度残忍，你果有何种方法以解除身受的痛苦呢？我要无言！

——我已是感到「无话可说」了！

可是，我觉得走「消极」的路是怯弱的表示！我既不甘居于懦怯的地位，我又不愿毁灭我的青春，我深感到青春之可爱，所以任他环境如何险恶，人性如何残忍，宁愿为「反抗」而粉身碎骨，不愿做受人宰割的「羔羊」！因为做了受人宰割的「羔羊」，是何等可耻啊！朋友！记住吧！

但是，说到「反抗」，我便想起章衣萍在「古庙集」里有这样一段话，我现在就把他抄来作我这篇「散写」的结束——

屠夫把尖刀刺进猪们的颈项的时节，猪们的反抗，大约只有高声地呼号吧。因为只有呼号而没有动作，所以猪们永是任人宰割的下流的猪们。

这里，我又感到「无话可说」了。

(载**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日「公共园地」**)

@克梅《三本独幕剧——「夫归」「凄凄惨惨」「女招待的悲哀」》，1931

这三本独幕剧，是一位南来不久的，很有文艺天才的新文艺作家静倩君，最近在本刊发表的三篇很好的东西。在目前，戏剧于南洋，仿佛还没有播下一些种子，和很少人注意到它，骤然有这三篇东西的出现，确实是霹雳一声，在平静如镜的死湖中掀起了激荡的波涛。一方面，不但由此或可以引起一般同胞的对于戏剧的注意，他方面，在戏剧本身，也许可以由此辟开一片美丽的娇艳的鲜花！

那末，这三篇东西之值得向南洋侨众介绍，是十分显然的事了！

（一）「夫归」

「夫归」是一幕描写南中国的民众，冀图“过番发财”而发生出来的悲剧。故事并不复杂，或者还可以说简单——在南中国广东的某地，一个有了老婆女儿的方子若，在七八年前走来南洋,他的走来南洋不用说是和一般人的心理一样，以「过番发财」为目的。结果呢？固然在所谓「时势好」的时候，他赚了一些钱，甚至发了财。然而到了近年，受整个世界不景气的影响，一切土产的价格低落到不可收拾，因此，这所谓发了财的方子若，便一败涂地的变成了穷鬼。到了最后，他只好和一般的失业工人一样，被遣送回祖国，饥饿褴褛的走回他老家。但这时，他的老家怎样呢？原来方子若自从出门以后,七八年来并没有一点消息寄回家，他的老婆在家里，不能生活，并探得她的丈夫在南洋发了财，她只好另外跟了一个丈夫朱一幸。以后他们生了一个女儿小红，并和其前夫生的女儿大红，四个人一道住在他先前的家里。方子若走了回来，看看这种光景，自己的老婆，女儿，朱一幸，小红，同时疾病，饥饿、愤恨，羞愧……大红虽可怜的叫他坐下来吃饭，他也只好很悲哀的站起来，向门外走了出去。然而这时,方子若的心头，已经悲苦得难以形容，他嘴里颤声说了：「不，谢谢了，对，对不住了！……」便倒了下来，在最后，再挣扎说：「不要紧……我……会站起来……」，而这时舞台内已发出了「啊啊！」的惊叫声，这说明他已经死去。全剧便是如此结束，也就是已造成所谓悲的理由。

「夫归」的故事是如此，但它告诉了我们什么来呢？

第一，它告诉了我们，现在是什样时候。

一幸：听说，南洋情景一天不如一天了，现在又有千多个的失业的人被遣送回了呢！

芳娘：到处一般了呢！

这一句「到处一般」，便是说明目前世界的整个经济的状况，失业的人潮，汹涌了几千百万。我们看看现在那一个国家，不是报告着这一个可怕的恶消息呢？这一国有几百万的失业工人，那一国也有几百万的失业工人！……所以，这显然的是一个说明，目前是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呢？那是一个「黑暗的夜里！」但这话我们得赶快说明，这一个「黑暗的夜里」，并不是没有一点什么东西，而是有几千百万的爬虫，正在那里匍匐、蠢动！

第二，它告诉了我们：在这世界经济组织大崩毁的洪涛中，你小小的资本，是一点也不能保住命运的，一个可怕浪涛推来，稳固的岩石也要翻倒！所以方子若虽发了财，结果是还是和叫化子一般，被遣送回去！

第三，是说明了生活问题不能解决的悲苦。生活不能解决，不但妻儿子女要另外跟人，同时，且不认自己为爸爸丈夫，而只认能解决妻子儿女的人为爸爸丈夫。

芳娘：你读书是谁人的钱？你吃的饭是谁的？给你读书的和绐你吃饭的就是你的爸爸！

这句话是多么的沉痛啊！然而这是芳娘本来的意识吗？芳娘她自己这样做吗？绝对不是，这完全是社会的、金钱的，或制度上的罪恶！

（二）「凄凄惨惨」

「凄凄惨惨」也是一幕悲剧，而且它的悲比起前面的「夫归」更是有更浓的苦味。它的情节也极简单，故事且和「夫归」差不多大同小异。不过那种紧张的和动人的情绪，却比「夫归」深透得多了。

它的梗概是——一个走来南洋找生活，或者也可说想来「发财」的男子，因为时势影响失业了，没有法子，他去当了强盗，在那绿绿青青的山林里面，注意他要抢夺的目的物。另一方面，在他祖国的家里，老婆和女儿，因为家乡天天打仗，兵来兵去，一切东西也完了！他的老婆，便只得把一些房子卖掉,得了几十块钱，带了儿女走来南洋找丈夫。在初,她以为丈夫是在新加坡，不料到新加坡后，听说丈夫到槟城去了，于是她们只好徒步向槟城走去。后来走到太平的附近，女儿走不动，下来休息，于是便遇了强盗，原来这强盗正是她的丈夫。强盗因为失了面包，愤激睡着了，醒来，看见她们母女，以为是一宗奇货，想去抢那女孩，争抢间用小刀杀了女人。后来女孩哭说出来，才知道她们竟是自己的妻女，这是剧的梗概。

这一幕剧，不但是异常悲苦，也是十分奇特。南洋当然没有这样的题材，即国内，我想也必然没有。你看看多么的古怪呢？杀死自己的老婆，抢夺自己的女儿！真是所谓在现社会一切的矛盾之下，五花八门的怪事都发生了！

这剧的好处，可说是美不胜收，取材已是怪奇特了，而技巧方面，更有种突然的惊人的东西。譬如幕一开，便突走出一个强盗甲，狼吞虎咽的吃着面包，然后又突走出强盗乙，偷着面包，同样的狼吞虎咽。而且，这强盗乙是一个怪人，他完全是一个有怪理论的家伙（见下面）。最后，走出了母女两人，便演着这一幕悲剧，真是如题目所说「凄凄惨惨」！

总之这是一本少有的剧作，如作者不以为我是太看轻他的话，我可以说这是他成功的创作，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剧里的话，你可以明白他所含的力量。

强盗甲登台时抓着面包，说：

面包，面包，我看现在世界上只有你是上帝了！

面包，面包，我看现在世界上只有你是我最亲近的人了！

面包，面包，今天能够救我的就是你了！哈哈！你的神通真是广大呀！

实在的，在这面包的世界里，惟有面包就是一切。世界为什么有斗争呢？为什么世界会进化呢？只为面包！

强盗甲又因为了解面包对他生命之重要，同时并知道他很难获得它，于是他对上天叩头，要把他剩下的面包变成黄金，。

天公爷请你显灵吧。

你假如真有灵时，

把我的面包变成一堆黄金吧！

那我就不再做强盗，

我买一张船票，

回家看老婆去了！

在这里显然说明了人类的本性是善的。他当强盗，只为了生活的迫逼，并非他自己的本意。同时，也说明天地间原来没有公理。强盗甲知道有许多人在享乐，有许多人在捱饿。又当他叩头，要天老爷保佑，把他的面包，变成一堆黄金的时候，不但它不变黄金，更倒霉的，走出一个强盗乙，把他的剩下的面包，都抢去吃完。这虽然是很滑稽可笑，但对于所谓天理，真是攻击得体无完肤。嘿嘿，天老爷，真是天理没眼，怎么连我的面包也剥夺去了！

啊啊！面包，我的生命！

啊，一个人饿了，真是什么面孔都做得出来！……嘿！这却是你的错！（指天）我祈祷你把我的面包变成一堆黄金，你连我的面包都白白给别人抢去了，我再不相信什么叫天理了，我不相信有天理这件事了！妈妈的，只要我能够，我便把整个的天空都毁灭了才甘愿。

强盗乙我们一看便知道他是一个怪人，但是他的说话，却完全是真理。

你不要疯了，谁有面包剩下谁就可以取来吃。

我一概不管，我的肚子饿了，我看见好吃的东西我就敢要！

我不知道那是你的他的，我饿了，我吃饱了再说！什么叫正当什么叫不正当？谁定出来的道理！我饿了，我看见你还有面包，我取来充饥，这在我以为是正当的！

（三）「女招待的悲哀」

「女招待的悲哀」，顾名思义仍然是一幕悲剧。不过这一幕悲剧，感动人的地方，似乎比前二幕稍为次了一筹。这在我个人的感觉是如此，但他人是不是同样感觉的呢？我是不得而知的。

这幕剧照内容看来，几乎可分为两场，故事如下：

一个咖啡店里的女招待，爱上了一个流落在南洋的穷青年诗人，渐渐感觉自己，可怜命薄，并了解当一个女招待完全是老板用来赚钱，和给顾客们当做一个玩具，于是她便不理脂粉，常抱着她的四弦琴弹唱，以解抑郁。而在那时，有一个阔少也爱上了她，但她知道这阔少是靠不住的，她只和他敷衍，或骗他一点金钱。一天，那阔少走到女招待的房里，要她嫁他，女招待不客气的一口拒绝,阔少忿怒，走了出去，这是一场。第二场是过了一刻，穷青年走到女招待的房里，因为他在路上看见了那阔少对他的形状，他便对女招待说明所见，两人知道地位很危险，同时感觉这样终不是出路，便商量想把阔少给她的钻石戒指找来逃回祖国。但他们还没有逃走，那阔少和老板，已领了警察来把他们捉进监牢去了！

很显然的，这幕剧告诉我们的，就是现在社会中，有权有势和有金钱的人，可以无恶不作。你有钱，你不但可以买到一切东西，连人也可以买到。

胡钟：你看吧！我有钱我就有买你的权利！

你不听我，也不得不服从的！……

至于买不到呢，他便用了权势，领来警察。

胡钟：嘿嘿！（朝着白湖）我请你坐一次牢吧！

这就是所谓现社会有权势和有金钱者的罪恶。

不过这幕剧，也尽量的表现了弱者和被压迫者的反抗！女招待李英，她那种不惧怕一切的反抗的精神，和不为金钱所屈服的态度，是很可以佩服的。她以四弦琴弹唱道：

老板，老板，

请你原谅，

我虽然是无家可归，

但我可以走进世界去，

自来水笔来写诗，

诗成就带臭铜味，

但愿啮破指头喷血出，

写成人间一首不幸诗！

黄金可以造洋楼,

只有痛苦无价宝，

李英本是薄命女，

不愿去作贵家娘！

所以，警察捉住白湖的时候，她没有一点痛苦。

李英：我，我们一道去坐牢吧！

白湖：（拉着她的手）好呀，李英，我心爱的！

（四）结论

三本独幕剧的话完了，我觉得，这三本悲剧，最有趣味而且最能感动人的，算是「凄凄惨惨」，其次「夫妇」，再次「女招待的悲哀」。在技巧方面，我觉得比作者任何一篇小说都还精致。至于取材的独到，关顾到在舞台上演出的方便，作者都是苦心计划过的。此外，在对话方面，尤其值得向作者赞美，这些对话，不但是非常的有力，而且是十分的耐人寻味。

戏剧，在南洋开辟了一片美丽的花圃了！

谁人说，这三篇东西是不值得介绍的呢！

（载**一九三一年九月七日**「戏剧」）

@景三《在未停笔以前》，1931

「在未停笔以前」这句话，不幸竟于今日出于我的口，而书诸以纸，并且和爱护本刊和我的亲爱的朋友见面，这时，我是何等感到痛恨！何等感到悲哀！我的热血几乎从血管里逬裂出来！我的内心已受到无穷的创伤！想我的亲爱的朋友也必同时为我抱同情之痛恨矣！

我本来早就已感到生存在这现实的社会，说话原非容易，而且我们又是一个弱者，纵有不屈不挠的精神，有金刚般的意志，也难站于革命的立场上,去揭发一切的罪恶，去描写一切的残暴，因为横逆之来，终使你罪无可道，所以我早就咒诅着这现实的社会毁灭，残酷的人类死亡！

现实的社会确是阴森可怕，而残酷的人类也值得咒诅，我要其毁灭，我要其死亡，但是，我想到现社会之不良，系社会组织的缺点,而人类的残酷，也未始非社会之不良以促成之。因是，我又想到要使社会现出光明，使人类恢复其纯洁的本性，非把整个社会改造无以为功。所以我虽则明知环境险恶，我在一灵永泯的前夕，我要用我的热血，去激动和我同情的青年，努力地从脓血包住的恶社会中冲出，来创造我们的新的环境，冀得以获享人类应享的幸福。

果也，我的希望终不成虚，我们的营垒日以巩固，尤其是在东北事变之后，竟能得到一般爱国青年的同情，引吭高呼，把沉寂的空气顿暗冲破，这是多么值得赞叹的一回事。然而，因此也越使我从沉痛之中生出无穷兴奋和勇气，不顾荆棘载道，惟有尽我微弱的力量向前冲上去。在这时候，我以为从此可以踏上坦途不再有阻碍横生矣。可是，事变之来，竟有非你所能逆料，于是乎我感叹，我哀悲！我痛恨我人何不幸而生于这时代，更何不幸而生为弱小者！我果有何言可说哉？我只有呜呼而已已矣！

亲爱的朋友！「我在未停笔以前」，尚有我说话的机会，我把我内心所蕴藏着而预备将要表发的事，来向我亲爱的朋友一一陈述之。

（一）近来接到许多朋友的来函，建议关于本刊作者互相介绍，以便大家认识，冀从文字上之交而获得精神之交，并且可由此而组织「文艺团体」。这一点，在我确认为是目下很重要的一件事。因为在这文化落后的南洋，「文艺团体」实有组织的必要。假使诸君认为此举非多事而表同情的话，那末，就请将通讯地址惠下。

<二)本报二周年纪念转瞬即届，我想向爱护本刊诸君请惠鸿文，并各赐最近小影一幅，这既可藉留纪念，也可作我们组织「文艺团体」的预备，想诸君必会同意我的请求吧——虽然我的「停笔」已成为事实。

上面已把所要向我的亲爱的朋友陈述者写完，我想到环境是这样恶劣，人类是这样惨酷，我又感到我河山破碎，我真不知涕泗之何从也？

呜呼！在今日以后，这块园地便和阅者暂时告别！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九曰**，作于神昏脑乱之时。)

(载「公共园地」)

@景三《刺心的疑问》，1931

「中国还存在吗？」这个突如其来而具有令人感到刺心的疑问，我想在我们的一般浑浑噩噩过其「乐天主义」的中国人的心理，也必然说：「中国何曾不是还存在。」这因为在他们的眼里，对现实的观察，以东三省虽遭受日军的侵占，然而，那也不过只是少了三省而已，若论起中国版图之大，共有二十二行省，毋异九牛之一毛，究也满不在乎！而且，宁府的四全大会已开过了，第四届执监委员已产生出来了。粤府呢？虽说有了一次的不幸，四全大会分裂，但经过胡展堂先生的斡旋，据四日电讯所载，执监委员也已产生矣，而且(再来一个而且)，两府所选出的执监委员，又大多数是拥有枪枝而具有「捍卫国家」(？)天责的军人，那还不以国家的存亡为前提(？)。而且(第三个而且)，南京有我们劳苦功高的海陆空军总司令坐镇，北平呢？又有我们抱「无抵抗」主义「只爱美人不爱江山」(这是生活周刊所载的消息)的张副司令兼东北边防长官拥有数十万「对内有余，对外不足」(见总汇新报)的雄兵坐镇。广东呢？虽然那受「嚣张」（？）的学生打下台的善于「镇静」的王正廷先生去了，却有一个初登台而「丧权辱国」的顾维钧先生补其缺。像这样人材济济的中国，谁敢说它不是还存在呢？

不错，照上面的情形看起来，中国果然「存在」，还谈不到「灭亡」二字。但是，国人呀，你如其从沉醉的环境里清醒过来，安定了你的心神，放开了你的惺松醉眼，把近日来的电讯前后去详阅一番，那便会使你惊悟到中国已是无有了——而现时所「存在」着的，只有一具尸体，灵魂早就脱却尸体矣！

　　这里，让我把电讯抄下，以证明之。

　　自马占山孤军奋斗，以至弹尽援绝，而齐齐哈尔失陷之后，日军同时集中兵力前进，抱消灭马氏部队的决心，不肯放松一步，而援黑之令虽下，军事会议叠开，可是，援兵呢？却未之见！迨至日军猛攻锦州，步步进迫的当儿，「在沈扮为厨夫出走」的荣臻，又电张学良将军请援，张将军乃立即召开军事会议，议决召天津北平驻军往援，然而，所谓「往援」者，却又是空说白话，直至新民陷，帮沟子被占，锦州危急,于是乎向国联建议划定「中立地段」召国际共管之祸，此其可痛孰甚耶？

　　十一月二十八日的消息，日军在天津轰击我政府机关，我军民死二十余人，伤无数，然因我军未曾「抵抗」，故日军无有死伤。

　　十一月三十日的电讯，河北省政府主席王树常下令，保安队预备遵守日方要求，退至天津城南一带以避免与日军冲突，并派代表晋见日军司令，表示五条件完全接纳，请日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

　　本月一曰电讯，粤政府严禁学生募捐援黑，违命者严惩不贷。

　　直接谈判一事，为我国人所力争，乃顾维钧代外长，却与日使重光葵谈判「中立地段」，而且,所谈系长时间，试问在暴日淫威之下而言「谈判」，果有何胜利可言？这毋怪夫重光葵对路透社记者表示，「彼与顾维钧之谈判，极为率直，并含有亲睦性质。」

本月三日的军讯所载，中国代表已通知国联秘书长对天津方面之要求主要意见谓：「中国已屡次宣布中国仅曾采取防止便衣队，及不法之徒之计划，对日本完全无敌对之意，中国相信日本必能完全了解中国之态度，永远表示友谊，且希望二方阻止一切引起误会之行动。中国军队，已自天津撤退二十里，天津地方之警察，负担维持居民之秩序，若如日本之要求，中国警察亦撤退，则撤退之地之中外人民，皆至无保障，此事尚希望日本了解。然而，中国正在考虑撤退警察之事，如由地方当局与友邦之合作，而得维持秩序之有效方法时，现已下令各华当局，禁止民众一切反日运动。呜呼！此种「丧心病狂」的意见，连天津当局也要望外人共同维持，其痛心果令人至于何极耶？同日又有一条令人心痛要裂的消息，即是：「天津日本领事与日军司令香椎氏，下令日租界华人商店，一律悬挂日本国旗，禁止升中国国旗，于本月一日举行祝捷大会，庆祝日军之胜利，也强迫华人参加。」照这种情形瞧起来，我国民在日人眼中，其非以亡国之民相待者哉？

此外我们所接受之国联议决草案，其内容据今日路透电讯所载，其中第六段的：「……不可干涉二方之直接谈判，亦不可对军事行动有所限制。」又「……理事会甚愿满洲撤兵事，能于最短期内完成，此点原在议案文内，因日代表之要求，故删去。」又「议决案之弁言，解释议案中若干条款之范围与意义，尤其对于警卫满州与剿匪事，对此事，理事会已赞成起草委员会之意见，稍加修改。」

综合以上种种看来，何一不是丧权！何一不是辱国！调查团不能干涉「直接谈判」，不能限制「军事行动」，这样，我们何贵乎有此调查团？而今日的电讯所载，又有「理事会既承认日本已实行其撤兵之允诺，理事会且承认现在正设法使中日两国同心退至长城后，使中日二国达到同意之点，而且中日二方当各保证不至越过所定之线。」呜呼！国联似此措置何异把我满蒙划归日本的版图呢？

国人呀！我们处这各方面均告失败的现在，天津日军又突然激增，准备一举夺取平津，而本庄又有决意驻重兵于锦州以东一带的表示，日皇又召集各级将领，开御前军事会议，决定完成七年计划，永远占领满州为属土。在此情形下，我国当局尚表示谓：「现所持之外交政策，必能伸张世界之公意。」呜呼！「和平」与「适度」即毋异「退让」。今如要以「退让」而求「伸张世界之公意」。这正如吴老头子所说的：「惟有待月亮里有空气」。

今者我国藩篱已失，敌人正进而入我堂奥。此如曰：「国尚存在」。我真的无此勇气说出。同胞呀！假使你们忍愿中国沦亡，那便无话可说，如其不然的话，就应一致「自觉」起来……因为国家是我人自己的。除了「自觉」之外，尚有那一方面足以倚赖呢？

我书至此，我同意于沪上各团体反对在日本未撤兵以前「直接谈判」，然而，我又始终反对「直接谈判」，我又同意于各大学教授联名痛斥顾维钧。

(载**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五——六日「公共园地」**)

@古月《关于徐志摩的死》，1931

　　徐志摩先生为了有钱而有闲的缘故，便在天空中大翻筋斗，不幸上帝无灵，并不庇佑这只温柔和顺的小羊，于是乎碰死了，死得好惨呀！

　　他死了的消息是传到南洋，几天的报纸副刊上，已有一些多情而又多泪的先生，把泪水写成文，在万里之外透了几个大气(？)——据说徐死是中国文坛大大的损失。

　　如果为了友情而哭徐先生，或则为了爱惜人命而哭徐先生，我一句话也无说的必要，但如果硬说徐死是中国文坛，甚至中国文化的损失，那我就要劳叨两句了。

　　最先我要一问，从国际到中国的文坛只有两大营垒，徐志摩先生是站在那一边呢？

　　如果中国的大多数民众需要改革，需要新兴的文艺，那么，请问徐先生的那一处那一点适合于中国大多数民众的需要呢？

　　除了公子、少爷、太太、小姐化的有钱而有闲的上流阶级层的风流而又颓废的智识份子之外，徐志摩先生对于劳苦的大众的位置怎样呢?讯之黄包车夫，他们说「天晓得!」讯之一般工众，都说「阿拉勿懂格！」讯之农民，他们则谓「晓得伊是东洋还是西洋的赤老。」讯之前进的青年学生们，情形更为不逊，齐说「丢那妈，他常常骂我们撒野啊！」

　　有人说：「徐志摩把太戈尔搬到中国来了，这是他在中国文坛上无上光荣，伟大的贡献，唉，我的天呀！明明毒药却硬说是葡萄美酿哟！

　　好得时代使中国人长了三分情智，虽然徐先生及其诗侣们把毒药说的津津有味，却没有几个人真的上钩，否则不待人之亡我，我们自己都会摇起尾巴迎接金元累累的主人了，老早都和XX一般同了，什么抗外救国反X,据徐先生一流人看来，也不过是撒野不驯而已！

　　不须怎样解释，如果徐先生是太戈尔的信徒(的确是)，那是事情就更容易了解，大家只要明白太戈尔是什么鸟就够了！(有辱圣人，该死该死)。

　　如果太戈尔都足为中国大多数民众所需要的话，那，袁世凯，熙洽，赵伯欣，张景惠之流，正是现在中国的大伟人了，虽然时地不同，其例及其思想的泉源则一也。

　　你说人们的心肠好，徐志摩因飞机跳舞丧命，却有人哭丧着脸，然而中国民众在中外屠杀之下，血淋淋的头颅像万球乱滚，我们的诗人都视若无睹。

　　你说人们真的为中国文坛而哀悼死了这末一个徐志摩其人，然而不知几多青年作家，断脰决胸的死于惨无人道的诛锄，也并不闻有什么诗人(和徐先生同道的)曾哼过半句！

　　哟哟，这是怎样一种关系啊！这是多么不平的状态啊！

　　至于徐志摩先生死了之后，对于人的方面确有不少可悲哀的地方，如天鹅绒的陆小姐者，正所谓红颜薄命的呀！

「你的乳，我的痛嚼的胭脂，我的乱吝的粉，我的狂饮的香水！」如今将待谁来吮吸呢？「女人半松的裤带，在等待着男性颤抖的勇敢……」如今将待谁为第二个张君瑞呢？

　　「人的说不出的什么心事也会被引起的两片蚌肉一磨……」如今两片蚌肉依然放出沉迷的温馨，问谁来消魂荡魄呢？

　　姑娘，娘姑，你莫悲哀，诗人死了去，公子又随来，「张开你的皓臂银腿，让你们的浑圆，肥满、丰润、柔嫩、奢华的壮健，猥亵的洁白，淫欲的伶俐，来喂饲那(那字原是我字)，因饥饿那不知道的事物，因相思那无名的事物而僬悴的快要垂萎的灵魂」罢。

　　附白：上面有「……」内之句，通是徐诗哲在「声色」月刊创刊号上「一个诗人」文内之绝妙好文，也就是诗哲对中国文坛所贡献不朽的猫样文章。(见文艺新闻)

(载**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五——十六日「公共园地**」)

@丘士珍《**峇峇与娘惹**》，1932

**（一）**

**（缺一节）**

**二**

**（缺上半节）**

在车上，老头儿和峇、惹坐在后排，阿姨在前头和车夫阿贵并坐，惹不时髦现到阿姨和阿贵挤眉弄眼，但，因为爸爸隔坐在中间，没法使她弟弟注意，而且老头儿又和峇在谈着英文学校里的事情。

他们回来后，阿姨故意兜着峇谈天，她巴不得老头儿早些到外边去打牌，然而老头儿却要阿姨陪他睡觉去了，阿姨晚上又算失望。

时计报着午夜时分了，除了在街上一声雨声的「鸡肉粥」的叫卖外，一切都寂静着。

惹躺在床上只是翻来覆去地睡不着，她瞑想着阿姨和她的父亲在做着那不可告人的玩意儿。

她的芳心不住地波动起来，她又想起可爱的弟弟，真是蠢笨得可以，也不晓得偷偷地跑来和阿姊一块儿睡觉，两个人冷清清地隔在咫尺，她不禁深长地叹了一口气。

然而，惹正在想入非非的当儿，一条黑影浮现在她眼前！

于是，她和他屏气静息地在床上颤动着。

第二天早上，峇念的英文学校因事放了假，他趁机会躺在自己的房里养神。

午后，他的二姨，惹的母亲从她的一位表亲家回来了，而且还跟着一位中国内地装束的妙龄姑娘来。

于是，他们家里又热闹起来。

最有趣的是那位新从唐山来的姑娘。峇心里头感觉得。

母亲，她是我们的表妹吗？二姨被峇一问，方才晓得忘记了为她介绍一番。

——不错，这是你的表妹阿美，她新从唐山来，因为姑母那边没有女子中学所以我特地叫她到我们这边来住，她可以在本埠女中学去念书。阿美，来，我替你介绍，这一位是你的表哥峇。还有这位是阿婶，你要什么东西，可以叫她替你安置。晚上你舅父回来的时候，我就叫他明天去替你办入学的手续。

阿美坐在一只弹簧椅上，很不自然地把眼睛溜过来溜过去地周围望着。她觉得这个房子和过港那边又不同。那边的茅屋，他们叫做什么「亚荅厝」。这儿，满漂亮的墙壁和地板，都是雪雪光溜溜地。从大门进来就可以看见一个很大的镜台，安置在大厅。正中的靠壁那边，两边都排列着漆光的交椅，而且大理石做椅板的。中间一张圆圆的桌子也是大理石的，只是一只脚和家里的不同。壁上除了一个很长大的时辰钟外，还吊着很多套着外国画的镜框，厅中还吊着一个围着绿色丝纱的电灯，门口也是一盏电灯吊着，但是用一个白磁的东西罩着。这儿有点和家乡相同的就是：门口两只纸糊的大字灯笼。不过这里的好看一点，新一点。

阿美又看看那位表姊，也是和二舅母一般下身套着一条好像裙子样的，据说就是什么纱笼。上身一条对襟的外衣，饰着许多金钮子一类的东西，从颈项上还挂上很多珠子金练，垂在胸前，脚下拖着一双金线的拖鞋。最奇怪的是她的脸上乱涂乱抹的擦着很厚的白粉。表哥峇山呢，装束是西装，只是他又没有耕田，为什么一副圆整的面孔会那般赤黑，和路上看的那些番人一样赤黑。想不到那位阿婶却和家乡里的妇人一样装束，三姨也是中国装的，只是时髦一点。

阿美觉得非常生疏而侷促不安，表姊们好像不大看得起她的样子，没人来和她谈话。她也听说过番邦的人最看不起新客，不论男女，新客在一般侨生者的眼中是一只「峇味」，即中国上海人所谓猪猡的意思。

只有那位表哥，好像是很诚恳的样子。阿美觉得。

——阿美，你跟我到楼上去，我叫阿婶把你的房子布置布置。

——通便就好，舅母！我睡地板也可以的，我们在家里是苦惯了的。

这使大家笑了起来，连峇也觉得为什么这位表妹人材是那样美的，样子也过得去，说话却这样笨？

——阿美，我们这里是要讲究一点的，你不必客气，我们是大家人，要有一点大家人的气概。阿美怪难为情地跟在舅母背后。

——阿美，我上楼说要脱鞋子的。不过，自从你三姨来了，大家就随便起来。但是你要学习学习，我可以叫惹拿一双拖鞋给你，或者叫阿婶去买一双也可以。因为此地的人家，大家都是楼板擦得光溜溜地呢。

——唔。

阿美只有唯唯听命了。

阿美看看楼上，又是一种讲究的布置。地板果然是光溜溜地，倒下去衣服是不会脏的。

——这厅房的两对间，这一间是你表哥峇的寝室，对面那间是你表姊的睡房。后楼左边一间是我的房间，右边的是你三姨的房间。这两个走楼有两个房间没有人住，现在可以任你选一间。

阿美的舅母在指点着。

——唔，舅母，阿婶住在那儿？

——她在楼下。我们后面还有一个天台，那儿有一个冲凉房，一个厕所，楼下也是有的。楼下除了厨房和阿婶的睡房外，后面也有冲凉房和厕所，并且隔壁还有一间放汽车的房子，汽车夫也住在那儿的，晚上我们吃饱饭了可以带你坐车兜风去。

阿美觉得这儿有如仙境一般舒适。

**（三）**

阿美在她舅父的家里已经住了好几个月了，这几个月的生活经验，使她对这新生活感到非常的趣味而且充实。

她和表姊，三姨,尤其是表哥，都非常地友好和亲热。她当茶余饭后的辰光，时常也和他们一块儿玩耍，坐汽车兜风，看影戏，有时候闲在家里和着留声机唱歌，跳舞。最有趣的是，她的舅父最近新买了一架「披阿怒」给她练习，她的表拉又泣得一手很好的「梵哑铃」，自然她和他是时常很快活的唱和着。她现在也会吟英文诗，也会弹着有声影片的名歌谱。总之，她完全卸下了乡下姑娘的旧习气，她已经变了一位南洋式的最时髦的年青女学生了。虽然她现在才十六岁，才在工女学初中一年级肄业，然而她的聪慧的智能，正如她的容貌，在一天天地像一朵蓓蕾一般美丽地怒放起来。她还说得几句：「沙央，沙央」的马来话。总之，她已经是成了舅父一家人的一位安琪儿，一位最可爱的天使了。因为她的性情又是和她那种少女特有的风姿一样优柔曼美。尤其是峇时常对她感叹着，赞美着。

是一个公共假日，阿美和峇的中西学校都放了假。峇要她和他一道到红毛花园里游玩，她很爽快地答应他了。于是峇叫车夫把汽车油添好，自己驾着车，把阿美载着往红毛花园走了。

这位表哥真不错，他自己又会驶汽车呵！在路上，阿美望着风驰电掣般的风景往后掠过去的时候，坐在车里想着。

不一会儿，汽车驶到目的地了，峇先跑下车来把车门启开，扶着她下车来。当他那强有力的手臂挽着她的手腕时，她陡然觉得好像有一种异样的电流透过她的血管里去一般，使她麻痹了一下。

于是，她就让他挽着手儿跑上一个大水池边散步。

——妹妹，我们家里便是喝这一个大水池里的水呢。

——哦，这儿白天没有什么好玩，天气又不凉快，又没有什么花亭好休息一下。我们经常晚上来这边兜风却不见得怎样。哥哥，我觉得站在这里很热呢。

她望着青空那个强烈的太阳后，天真地向她表哥歪着脸说。

——不错，我倒忘记了，那边有一处树荫下是一个很好休息的地方呢。

峇恍惚有所悟地马上把他的表妹牵着走。

——要把我拖到那儿去啦，别把我的手拉痛了！

她一边说，一边不得不跟她的表哥走向那边去。

——就是那株大树下面，里面还有坐椅呢？

她跟着他手指的那个地方看去，原来是一株大树，很矮的，四面都垂围着枝叶，她觉得有点胆怯的样子。

——不，那边怎么好坐呢，什么都看不见吧？

——就是外面有树叶遮着，里面才凉快舒适呢！

他望望四周没有什么人来往，勉强地把她拉进那株树荫去了。

这里真的是有点奇妙，还有两条椅排着，阿美更觉得不自然地在红着脸。

——坐下来吧！

他已经坐在那条椅上了，她也只好坐下去。

两个人暂时沉默着。

——妹妹，我有一句话……

他颤震着声音吞吐地说。

——有什么话呢？

她觉得有什么意外的祸福要来了，她更不自然地问他。

——呵，我的好妹妹，我沙央你呵！我爱你呵！你沙央我吗？

他像影戏院中的演员那样跪在她的跟前了。而且，还把两手拉着她的两手。

……

她低下头去了，但她不晓得怎样回答来才好。

——呵，妹妹，你说呵，你爱我吗？假使你不爱我时，我只得自己跳下海里去死了呵！他在哀求着。

……

他几乎要哭起来。她实在不晓得怎样答应他。因为她从来没有想到真的有这样的事在她眼前出现。虽然她很早就在爱他了！

——哥哥，我「沙央」你就是了！

她终于说出来了！他跳起来把她抱着，又是像影戏般，和她接了一个又深长又甜蜜的吻。

……

他俩自从这一番回去以后，情形显然不同了！尤其是他的姊姊，觉得她所日夜躭心（担心）着的情敌，恐怕就要公然在她的面前唱着胜利的恋歌了。她日夜在提防着，嫉妒着。只有三姨不但不会嫉妒，反希望峇会和阿美结婚。她打算在老头儿面前为他俩打一个关节。

有一天晚上，峇又和阿美一同去看电影戏了，其他的人都在家打麻雀。

在明亮的烧光下，一场竹战在他们的大厅上开展。

惹坐在老头子的对面，三姨和二姨坐对面，老头子因为牌打昏了吧，他还以为阿美站在他的后面看牌，他说：

——阿美，你也来玩玩好吗？

——早已和峇一道出去了。

惹很沉重地说。老头子翻过头去一看，这才知道阿美真的不在了。

——啐，这个小妮子，她出去也不告诉我一声。

老头子有意无意地哼着。

——爸爸，我看应该约束他们一下才是！

惹把麻雀盖起来很郑重地说。

——是的，阿美和峇很亲呢的样子。

二姨也说话了。

——不错，我看他俩是一对璧人，我想他们年纪都不小了，索性成就了这一对有情人吧。

三姨说后，看见惹现着恨她的神气。

——这样成什么话？自家的表亲怎好意思结起婚来？

惹公然反对了。

——这事情你以为如何？

老头子问二姨说。

——我很赞成三姨的话。

惹想不到自己的母亲也在和她为难了。

——那末我也赞成。其实呢，阿美初来吾家的时候我就想到了。

老头子决定把阿美配给峇了。

惹只得缄口无言。自己心里头一酸，几乎要哭出来了。

**（四）**

峇和表妹阿美结婚不久以后，惹病了！她的病使峇起了一阵悲感。因此，他的良心驱使他亲自去在亲爱的姊姊跟前侍奉汤药，百般殷勤，希望他的姊姊会宽恕他以往的种种，希望他的姊姊自觉起来向别的方面追求，因为他根本就不敢想到姊弟恋爱会有结婚的事实实现！他之所以会爱阿美，也是为了意图转变方向的缘故。虽然，他一方面还是把对妹姊的爱埋藏在心的深处，他在追求阿美的时候，却不曾顾忌到姊姊的苦痛，现在自己的目的达到了，结婚了，而姊姊恰在这个当儿病了，怎么不使他悲感，怎么不使他愧对从小爱到长大起来的姊姊呢？他完全陷入一条爱的矛盾的夹道里去了。他这才懂得点男女相爱的意义。

是一个午夜时分，峇山还在姊姊的房里，完全又忘了有一个表妹，有一个新婚不久的夫人，孤零凄清地在自己的房里对着惨绿的电灯光吁嗟幽怨。

的确，阿美完全是一个天真的少女，她也不明白世间上有所谓爱的嫉妒，然而现在她觉到了，她觉得从自己的男人近来对惹对自己的行为中可以看出自己完全是受他欺骗了！他是在爱她的姊姊，他不过利用自己来欺人欺己罢了。她记得在工校里有一位先生对他们演讲过一句话：「没有爱的结婚是一种罪恶……」她自己觉得将要陷在这不幸的罪恶的深渊里去了。她恨他，她实在又是爱他。她又转念，这或者只是那位无耻的惹在施展她的妖法，自己才结婚不久的男人不一定就会变了心。在想念了许久之后，她忽然提起勇气来想跑过惹的房里去不客气地把他抢回自己的怀抱里来。因此，她跑向惹的房子那边去了。

当她跑到惹的房门口的时候，她发现了那房门已经掩上了，她不禁咬着牙根在门缝里张望着里面到底是一些什么情形！那妖精又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疾病。

这可气煞人也，原来是两个姊弟在床上拥抱着畅叙幽情呵。

——你这没良心的，你当初不该说要带我溜到唐山去过甜蜜的生活呀！

——好姊姊，你原谅我呵，我是不得不找她来结婚的，我们好避人耳目，我们的事情也可以从长计议呢！

——那么，你现在还爱我是吗？

——我死都爱你呵！假如世界上没有姊姊，就好像没有太阳一样呵！

——你这害死人的，你为什么又要和她结婚呢！你这只顾新人笑的东西，你不是有意要害死姊姊吗？

——我方才说过了呀，我是不得不找她来结婚，不得不借她来遮掩世人的耳目哩！……

「真气煞人也，他是借我来骗入呵！唉！」

阿美自己悲愤了一番，不禁气往上一冲，眼前一阵昏黑，她晕倒下去了——砰拢！

——什么事？什么东西在那里砰拢一声!

老头子在后楼三姨的房子嚷起来了，峇赶快从姊姊的被窝里跳出来一看；这可不得了，自己的新夫人为什么跌倒此地，他不禁大呼起来。

——哎呀，不好了，阿妹倒在这里了！

于是，老头子也赶出来了，三姨也跑出来了，二姨也来了，阿婶也从楼下跑上来，只有惹反在床上无病呻吟地响，但没有人管她了。

——为什么会这样?

老头子的眼珠几乎要突出来了，他望着峇峇，似乎鑚破了个中隐祕似的。

不晓得呢，我因为姊姊肚子痛得厉害，才来照顾一下，不料她就——也就是她也要来照顾姊姊因而跌昏了吧！

峇在发抖着。

——赶快，把她扶进房里去，拿开水来，赶快！

老头子在嚷着，大家扶的扶，拿开水的拿开水。这样忙乱了一阵，阿美醒转来了，她不禁双泪交流，她在饮泣着，她的美人肩在耸动着。

「什么事？阿美！」

……

阿美只是饮泣，大家哑口无言。

……

自从经过这番风波后，峇峇不但不爱阿美了，而且一天天地在在增长着对她的讨厌。自然，在阿美一方面也一天天地在增长着对男人的憎恶。因此他俩几乎每天都要吵闹一两次，吵得全家人不安宁起来。就是惹虽然一方面在暗地里得意，然而也觉得怪难为情地，只好天天睡在床上装病。

关于峇峇，美惹，阿美们的暗潮，老头子早已洞悉了，碍于面子不敢责备谁。他为了此事经过很久的考虑，决定第一步是把阿美和峇峇拉在一起，第二步是设法替惹早些找一个对头嫁出去。现在第一步做到了，怎奈惹推辞要选择一个相当合意的人，而且她的母亲也不肯随便就让娘惹嫁人，以致又闹了乱子，甚至不可收拾，这种家丑外扬出去的话，虽有千万的财富都会丢脸的，老头子在苦恼着。

终于老头子想到一个办法，乘着峇峇新从英文学校九号位毕业出来，暂时叫他去伦敦升学，一方面可以缓和他夫妻的意气，一方面在峇峇离家以后，可以设法把娘惹嫁给人家，将来峇峇回来自然就只得和阿美要好了。他决定在最近期间，就实行起来。

**（五）**

——让我来帮帮你收拾吧，这把「梵哑铃」也带着吗?

阿美见峇峇在忙着收拾行李，心里觉得着实过意不去，实在也很难过，眼见得他要远赴伦敦去了？

——不要你动手，我自己会来的！

峇峇把那把「梵哑铃」从她的手上抢了过来。

——呵，你一点的情分都没有了吗？你一点钟内就要离开我了！你还要发脾气？噎噎噎，阿美哭了，她想起在未结婚；则，他那支「梵哑铃」是怎样地使自己沉醉在绯色的梦里呀。现在，呵！现在他真的完全变了！一点一分的情感都没有了！

峇峇的行装一切都准备好了，船是四点半钟开的，现在已经差不多整四点钟了，峇峇老是忍心不睬她，让她自己倒在床上哭。

峇峇赴码头的时候，一家人都送他到码头，连阿美也忍住伤心地跟着去送他下船。

——峇，要记着时常写信回家来呀！

娘惹的病也忘记了，他在峇厘船舱里，握着她亲爱的弟弟的手在话别，他的泪珠也忍不住夺眶而出了。

——峇，你要保重自己的身体，在外国地方一切要小心呵！

三姨的眼圈里也潮湿着红了起来。

——苔，你要用功读书，希望你此去就得了一个博士学位回来！

**（六）**

（缺上半节）

这种世界，这种的情景，我们还能恢复昨日的荣华吗？老头儿，你老实地告诉我吧！

二姨那双因忧患而陷进了的眼珠，还在闪着一点希望的光。

——不要躭心吧，我们难道就此永远衰败了吗？你相信着，我还并不老哩，在我未死之前我一定还要起家给世人看看。况且我们还有峇峇呢！纵使我不中用了，难道我们的峇峇就不会和他的老子一样交一回红运发财起来吗？

老头子还在倔强地解答着。

——唉，老货，我想，我们好像是做了一场梦呵！

二姨把眼睛稍微合拢来休息了一下。

——我有件要事想和你商量呢。

老头子忽然着急起来！

——有什么事你尽管说吧！

——我想我们的娘惹应该要嫁出去了。

——唉，当我们起色的时候不打算这件事，现在你想把她卖给妓院里吗？

——那里话，我要配给我那老伙计的儿子峇顺啦，他和我们不是门当户对吗？

——你老昏老懵懂了，他们也不是衰败下来吗？他的那个峇顺又不是一个好子弟，嫖赌饮吹无所不来。这个，我是不能答应的。

——不是这样说的，现在的情景还讲究的许多吗？我告诉你，我对我那老伙计还有一个最后的希望，想和他订契约呢。你应准了吧，这一点希望便是我们明日显家的关键呵。

——那末，你主意好了，只要不让娘惹一身世有什么吃亏就好了。我的病也是因为耽心着娘惹不能让我亲手嫁出去。现在既然如此，也算完结了我们一件心事。

恰巧这个时候，娘惹拿了一些果子进来要给她的母亲吃，她虽然没有听清楚他们在商量什么事，但她也已猜中了几分了，她把果子放在母亲的床头后，马上自己就退了出来。

——你看我们的女儿到底是乖巧，她自己就会意了，她自己一定也愿意了。

老头子挂着一痕勉强的浅笑，安慰着他的太太。

**（七）**

自从娘惹嫁出去以后，二姨的病更加沉重起来了，眼见得是病入膏肓！她怨恨她的女儿跟了丈夫去后，就忘记了母亲了，她从不曾回家来省视她一番，她派了好几个人去请她的女儿来，终是推辞不来。

一天晚上，约莫是更深的时候，娘惹忽然跑回来了，她走进母亲的房里去，一见面就伏在母亲的身上有如孩童时代一样的号啕痛哭起来了。这使她的母亲又伤心又莫名其妙。一会儿她才咽呜地说着：

——母亲，我被父亲骗了，我是受人欺骗了！唉唉唉……

——什么一回事呀？快些说清楚来！

——父亲并不是把我嫁给什么峇顺，他是把我嫁给那个老不死的做填房老婆呵！真气煞我也，那个老不死的，一个怪讨厌的老骨头。

——真的吗，唉！

二姨一气，一连吐了几口鲜血出来。

——哎呀！

接着喘了几口，二姨的一命呜呼哀哉尚响了！

娘惹搥心泣血地连哭带喊带跳地闹了起来！接着一家人都围来了！汽车夫苏来忙着去找老头子，阿婶忙着来为死人换衣服！老头子气喘着回来了，一家人哭闹了一阵，以后便是忙着死后的事情，所谓举办丧事等等。

然而娘惹在母亲死后的第八天，就被那老丈夫，追着回去了，因为她那天晚上还是偷跑来娘家的呢？

阿美自从家庭变故以来，书也读不成了，成天价困在房里哀怨。她希望她的男人索性永远流落在伦敦不回来，她也许今后还有出路。然而据说他也因家庭的变故而将辍学归来了，这使她又是一番失望！但同时她又转念到自己的男人，也许此番回来会回心转意了吧。这一别离只一年多，可是家道的中落变故，如同隔世一般的那末长久了！他此番一回到家里来的时候，应该首先就要把自己拥抱在他那强有力的手臂里来痛哭一场，来发泄那莫可名状的悲哀。阿美日夜是这样想念着。

她因为近来心绪的恶劣，时常失眠。有一天晚上她又是一直到了午夜以后还在辗转反侧着不能入睡。她想到后边去冲一个凉来，或者可以睡得着。

当她拿着浴巾从三姨的房门口经过时，忽然听见里面有一阵浮浪的声音传了出来，使她不禁好奇地站住了，为什么公公不在家，三姨房里有男人！

——别让阿美听见，轻一点！

——怕什么，她听见了也来一个！

她不禁吓了一跳，然而她不敢张声，她只好蹑手蹑脚地跑回自己的房里来。她倒在床上望着那个浅绿的抱枕，低声地叹了一口气。

——阿美，你觉得睡不着吗？一个人孤伶凄清地度着这漫漫的长夜，真是苦煞呵！

三姨忽然进来坐在她的床边。

——我不是那种下流淫贱的人，你去睡你的吧！

阿美想把她斥退。

——年青人当及时行乐呵，阿美，我叫他来和你快乐快乐好吗？

——什么话？

这时一个黑影闪了进来，原来他就是那个年青的汽车夫苏来。

——什么事？

——好奶奶，我来陪你快乐快乐啦！

接着便是三姨拿一块湿面布猛不防地把阿美的嘴塞了起来，使她一些颤动也不会了，她只有任凭他们按住手脚，任他们摆布，任他们强奸！她急得要窒息了，她终于喊了一声——救命呀！原来是自己做了一场恶梦。她揩着一身的冷汗，又出声叹气。

第二天早上，约莫是九点多钟的时候，阿美忽然接到一封从来不曾来过的她男人的信，她不禁活跃起来，她以为男人果然对她恢复未婚前的那种爱意了，他大概是先行来信相约自己到码头去迎接他吧，他已经动身回来了，这封信是预先报告自己说，他已经趁某号船回来了？她心在说着，手在抖着，把她男人的信拆开来：

阿美表妹：啊，你只稍一注意我的称呼你，你就可以明白我的态度了！我老实说，我现在是以表哥的名义来写这封信给你。我从此不能承认，无论如何，我不能承认你是我的妻子！我将要永远地忘记了我曾有你这样一个倒霉的女子来做过我的老婆！

实在的啦，我不承认你是我的妻子了！你做的事想你自己是应该明白的，无须我详详细细地来同你算账一般，数说你的罪恶了。总之，自从你来我家后，你这败运的女子来我家后，我的家就那样一落千丈地衰败下来。这一点，至少这一点你是应该负责的！你完全是我家的一个罪人，我家的敌人！

我现在已经是有学问了，我的学问告诉我非脱离你这个败运的女子不可！我这封信便正式地告诉你我要和你离婚了！我再也不能忍受了！

我不日就可以抵家，我希望你能自动地在我未抵家之前，迅速地离开我的家庭！最好是我们从此永远不会在这个世界上见面，那是你的再好没有的幸运，也免牵累我之一再饱受晦气！而我还可以称呼你是我的表妹。你要记住！你要实行！你并不是我的妻了！你的义务使你应该在我未抵家前迅速地，永远地，离开我的家门！

我晓得你不懂得英文信，我特地请我的朋友某君为我翻译唐人语出来，你读了之后，你应该一切都明白了。

峇峇于伦敦。十二、十一、一九三■。

当阿美未读完这封信的时候，她早已不省人事了，晕倒了！

第二天晚上，阿美独自在房里，一边挥泪，一边拿着自来水笔在一本信笺上这样的写着：

亲爱的公公：

你的儿子的行为与可怕的居心，在昨天那封信上，你是可以明白了！你们的劝慰我，爱护我，我是一百二十万分的感谢的！然而你们试设身处地的想一想，以一个孱弱的薄命的女子既受欺骗于前，复受侮辱摈弃于后，人非木石，是而可忍，还有什么颜面活在世上!亲爱的公公，这就是我要写这最后的一封信的意义了。我虽年少无知，我自信入你家以来，实未尝失德，即至我现在临死的时候，我还是不愿总把你家里的妖孽们的丑事公开出来。我只恨自己命薄，我不敢怨天尤人！我相信这世界是有光明的一天，可是我所受的种种痛苦不能让我在这世界上多活一天，我不能期待光明的世界来临，我要离开这黑暗的世界了。

我恨我的智力学识不能道出自己的苦痛，来向世人剖白我的不幸的遭遇与冤屈！我不得不屈服恶势力之下来自戕我的残生。我能说什么呢？我愿天下的女子，与其受辱，不如一死！……当她写到此地的时候。她忽然写不下去了。她又是悲哀，又是愤恨！她反复的念着！

——我愿天下的女子，与其受辱，不如一死？她终于把两只小眼珠睁大了起来！

——我愿天下不幸的女子，与其甘愿受辱，不如拿出精神来复仇！复仇！复仇！

——我应该起来复仇！我为什么要示人以弱？难道女子不是一个人吗？难道我不想做人吗？我要做人，我应该向欺压侮辱我的敌人复仇!复仇!复仇!

她终于把已写了一半的绝命书扯得粉碎了。

自然，她的自戕的念头也就克服着了，她将以冷静的态度来期待着对她敌人复仇的机会。

**（八）**

阿美近来完全是在过着一种矛盾的生活，她有时想自杀，有时想复仇；然而有时一念及自己这宝贵的青春，又想向新的方面追求！总之，在她的男人未归家以前，她的心情到底还是不能有一刻的安静。

一天午后，她的一位很久不曾相过从的同学素兰女士忽然来找她。她们相见握手之后，彼此都有一种不胜感慨身世的表情在她们那褪了色的然而还是少女模样的脸上显现着。

阿美请她到楼上自己的房里去坐谈。

——今天什么好风把你吹来？兰！哦，你的模样好像也不如学校里的时候了！

——阿美，我们真是同命运，同遭遇，同是被幸福之神摈弃了的女子啊。

——难道你和张先生结婚了吗？你辍学了吗？

——何止结婚！而且现在又离婚了呵！

——为什么？张先生不是很爱你吗？你又是这般多情者，你们为什么又离婚了呢？

——唉！美，我现在明白了，世界上的男子大多数是禽兽，是最没良心的东西，我那个自然也是禽兽之一哩！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那个你是知道的，他本是我小学里的教师。本来我是一个年幼无知的小女学生，我懂得什么，我是以敬爱师长的心理敬爱他，那知他是晓得了我的父亲是一个很有钱的富商。且还是那个小学的董事，因而，他怀了野心用种种的手段来引诱我，迷惑我，终于我也就毫无顾忌的爱上他了！因为父母痛爱的缘故，也就答应我招他入赘为婿了。我们便是在你辍学后不久的时候正式结婚了！唉！谁知，我父亲的副业也因为土产落价的影响在最近失败了！因之那个贼子也就对我冷淡起来！起初还是冷淡，近来时常打骂起我来了！他说，他如果不因为我，他那里要负担我一家人的生活费，他完全揭破他自己的贪图我家富有的假面具了！自然我也不得不看破了，所以终于前天正式在一个老律师面前，宣布离婚了！

她不胜凄怆地在数说着。

「唉！可见得有钱的人。容易有人爱，有钱的人也可以随便爱人，不会得人爱者和不易爱人者，都是穷人。所以现在的青年男女讲恋爱，真是没办法，有办法的只是限于有产者。如果你有很多的金钱，你随便都可以乱爱一场的！」

阿美的心里忽然这样的感想着，但她并没有对她的同学说。因为她这种感想是由自己的处境联想到素兰的处境，而发现的。所以她只是在自己的心里沉吟，不好意思向素兰说出。

素兰去了后，阿美不禁又感伤了一阵。她回想到她们的学校生活来，她恍惚是在一个快乐园里做过一场幻梦。

数天之后，阿美无意中发现了星洲本埠新闻上有这末一段消息：昨晩×海边有一女学生装之青年女子，在踯躅徘徊，游人初未顾及她将有何行动，有顷，猝然豁浪一声，彼姝已跃入于波涛中也。后虽经警察救起，然已气绝无望矣。查该女子有识之者。指彼为前曾在×校肄业之廖素兰女士云云。

——呵，素兰，人生！呵，弱者！

阿美虽然免不了滴几点同情之泪，但她已发现了弱者的可欺可怜！她从此决定了不示人以弱，她将以坚决的复仇态度，来对付她一切的敌人。

是一个雨天的午后，峇峇回来了。他静悄悄地一个人跑到家里来时，他也不禁滴下了几点感慨家道中落的泪水！

当他叫阿婶指导挑工把行李搬到楼上的时候，才看见三姨一个人懒洋洋地蓬着三千烦恼丝，下来慰问了他一番。

——峇峇，你好像苍老了一点呵！

——是的，三姨，你也比我在家时消瘦了许多呢！

——我尚幸能看得见你回来呢，唉！可怜你的二姨为了我家衰落的缘故，已经忧愁致死了。你的父亲现在简直衰老得像鬼一般了，他现在鸦片又上了瘾，整天价是躺在烟馆里呵！

——惹姊呢？我好久没有接到她的信了！

——哦，难道你老子没有写信告诉你吗？她在你二姨未死前就嫁出去了！可怜她是嫁给那个加添老头子做填房呵！

三姨发现峇峇的眼圈红起来了。

——那个贱东西离家去了吗？

——小声些，她还在楼上呢！峇，我说你不应该如此无情，她为了你不知道寻死寻活了好几回，好在我时常劝慰她，说你回来了后，知道了些吾家目前的境况，你便不敢任情使气了！峇，你应该原谅她，你应该为了你年老的父亲，你千万别再胡闹了。

……

峇峇沉默了一会儿，无精打采地上自己的房里去，他看见妻子装着一副意外使他想不到的神气在看书，并不来向他打招呼，他也只得忍气吞声地把自己的行李搬过从前姊姊住的那间房子里去，从此夫妇分房隔室有如陌路人一样。

晚上，峇峇在一家漆黑狭小不堪的鸦片烟馆里会着他的父亲。他父亲真的瘦得只剩一把骨头了！他的父亲对他只是冷冷地，好像不大关心似的，较之离家前截然不同了。他回来后自己也着实悲愤了一番。

他想起了一年前的家境，想起了姊姊，想起了从前的三姨，想起了当时的表妹。如今呢？如今呀！他真不敢相信这是现实！他以为也许自己是在一个非常可怕的幻梦中。

**（九）**

「峇峇近来完全变了！」

峇的一家人都这样感觉着。

是的，他近来真的是完全变态了！他学会了喝酒，他学会了抽烟，他时常要发脾气，有时他连他的老子也要被他骂得狗血淋头。他而且时常深夜不归，甚至有时一连好几天都不曾回家。但也没人理他，凭他去怎样胡闹，连他的老子从来都不过问的。

家里的值钱的东西一件件的不见了！

有几回阿婶向老头子报告。

——管不得许多了，横竖破家了！

老头子一掉头又去抽他的大烟了。那部汽车也被峇峇偷卖了。

有一回三姨很悲伤的告诉老头子。

——汽车卖了正好，横竖也养不起了，明天叫汽车夫苏来滚蛋。

三姨心头跳动了一下。

——苏来说情愿在吾家弄帮呢？

——凭你们的意思好了！

老头子不经意地回答她后，又上大烟馆去了

——三姨，你还爱我吗？

有一回峇峇又跑进三姨的房里去把她搂抱着：

——你现在是有老婆的人了，请你滚出去！

三姨很不客气地把他推出去。

有一天晚上，峇峇从一家酒店喝得烂醉如泥跑了出来。

他向着电灯光稀微晦暗的一条僻道上走去。

——喂，头家要叫姑娘开心吗？这里面是日本姑娘呢。

峇峇正在一家按摩姑娘的门口痴望着，忽然背后来了一个鸨婆模样的胖老妇，笑嘻地问他。

——有什么地方好玩的？

他摸一摸袋里还有几块钱。

——有的有的，满好呢，有福建姑娘，有广东姑娘，有娘惹，有女学生，凭你高兴。

——那末走吧！

他跟着她拐了几个弯，走进一间小楼屋里面去。

——这里面只有现成的两位，你看中意那一位？不中意的话，你告诉我要什么样式的？鸨婆指着两位姑娘，他一看，便晓得是广东人。

一个是半老徐娘了，穿着白衣和黑绸裤，一种妓女惯有的淫骚态度，把他吓退了。另一个穿着一身时髦花布衣裳，两个长裤管，因为太阔了些吧，走起路来摆动着，格外有神气的样子。她年青是年青了，可惜笑起来满口的牙齿都露得令人害怕呢。自然他也是不中意了。

—这个可以吗？

鸨婆以为他把那位年青的看得那样仔细，怕是中意了。

——不，我要叫一位福建娘惹！他不客气地指使那两个姑娘跑开了。

——那末你到房里去坐坐吧，我马上就叫来。

鸨婆把他安置在一间房里了，真的马上就去叫姑娘。

峇峇坐在那儿，似乎是置身于一个可怕的牢狱中，他想跑出去了。

——头家，我陪你坐坐好吗？

那位年青的广东姑娘又跑进来兜生意了。

——可以的，谢谢你！

峇峇不耐烦地躺在床上。

——你太看不起我了！

那位年青的姑娘倒在他的身上。

——你尊重些吧！

他想把她推开去。

——你给我打一炮吧！头家。

她索性把他紧紧地搂抱起来。

——滚你的吧，怪讨厌的东西！

他不客气地把她推开去，她爬起来向他唾了一嘴口水，跑出去了。不一会儿鸨婆回来了。

——顶刮刮的，福建娘惹，还是住家的，夜资要二十块钱！

鸨婆的话还没有说完，那位顶刮刮的娘惹掀帘进来了。

——哎!惹姊！他一看不得了！这位叫来的娘惹正是自己的惹姊！

——哎！

她也看见事情不对了，碰到自己的弟弟，她一拔脚想跑出去了。

唉唉，姊姊，不要跑了！他赶快跑过去把她拉住。

于是两个人，抱头痛哭了一番，这使鸨婆站在那儿呆了半天，那两个广东姑娘也站在门口看西洋景。

——请你们走开吧！

一会儿峇峇把鸨婆们叱走了。

——唉唉，弟弟你几时回来的？

——呵，我回来好久了。我听说你嫁给那个老头子，我不愿找你去！

——唉，真想不到呵，我们姊弟会一样堕落到此种魔窟来了！

——唉唉，姊姊你，你……

——呵，峇，那老头儿病倒了，快死了，他家又是有两餐吃不到一餐的！因此我堕落了！

——那末，你跟我回家去吧！

——我怎么有颜面回去呢？

……

他和她耳语了很久，似乎是在商量什么很秘密的事情。

一会儿，大概是商量好了，他挽着姊姊往外便跑。

——喂，头家，钱呢？

鸨婆把他俩拦住。

——放屁，你引诱良家妇女，我不把你带去“公班牙”就算你的运气了。

峇峇把那鸨婆用手狠力一推，挽着姊姊跑回家去了。

第二天大清早，峇峇和娘惹忽然在三姨的房里哭喊起来了！

哎哟，父亲给三姨谋害了！哎哟救命呀……

阿婶跑来了，阿美也跑来了，一家人惊慌，哭闹，乱做一团！

——阿婶，你赶快叫苏来去报告马打！峇峇擦着眼泪吩咐阿婶。

——晓得的。

阿婶跑到那边去一看，那个汽车夫行李都不见了，她慌忙跑来对峇峇说：

——少爷，苏来也跑了！

——那末一定是这个王八和三姨谋杀父亲了，所以他两个人都不见了！你们守着父亲的尸首不要妄动，我去报警！峇峇望望血肉模糊的父亲横倒在地上，就飞也似地去政府那边报告了。

不久之后，一个警佐带着警察和侦探来了。

那位警佐叫他们站开，他和几位侦探在房的四周看看，又望望血肉模糊的死者。接着他一方面叫几个警察把老头子的尸首抬去给验尸官检验，一方面叫两个警察在峇峇的家里看守。然后，他才把峇峇一家人带到警局里去。

因为是刑事，他又从警察局被移到法庭那边去。

一个英国法官威严地坐在堂上向峇峇们审问。

——你是死者的什么亲属？

法官指着峇峇问。

——死者是我的父亲！

——你叫什么名字？几岁了？

——我叫峇峇，十九岁。

——你是侨生的，还是中国来的？

——我是侨生的，有字据。

——你干什么职业？

——我原在本埠××英文学校读书，前年毕业了，我的父亲叫我到伦敦去升学。这回因为父亲营业失败了，没有钱继续求学，月前才由伦敦回来的。

——你父亲近来时常在家吗？

——他并不时常在家，他时常到外边去抽鸦片烟。

——你父亲和你三姨的感情怎样？平时，你知道一点吗？

——我父亲老了，三姨平素年青淫荡，对我父亲自然没有什么感情！

——你何以腠得她平素淫荡？你家里有几个男人？你晓得她的奸夫有几个？是什么人？

——我家里最近只有我的父亲，三姨，我的妻，我的姊姊，一位阿婶，一个汽车夫名苏来，没有其他男人。三姨平日也许早已和汽车夫苏来通奸，早上我发现父亲被害的时候，三姨和汽车夫同时失踪了！

——你父亲昨晚什么时候回家的？

——大约十二点多钟后，我们都睡了。

——什么人开门？

——阿婶。

——早上你什么时候发现你父亲被害？你因何发现？

——早上五点多钟的时候，我和姊姊要找父亲商量一点家事发现的。

——叫你的姊姊上前答话。

娘惹面容惨白的上前两步。

——你是死者的女儿吗？你叫什么名字？

——是的。我名叫娘惹。

——你几岁了？是否侨生？出嫁了未？

——我是侨生的。我今年二十岁。我出嫁了。但我时常回家来看父亲的。

——你的夫家是谁？干什么事的？

——我的男人是父亲做生意时候的老伙计，他是一个老头子了，姓张名加添。

——这事情是你父亲主张的吗？

——是的。

——那么你满意你的男人吗？

——不满意。但是没有法子。所以我时常回家来向父亲闹改嫁，昨天我也是为了此事回来的。

——你读过书没有？你平日有男朋友没有？

——我从前曾读一点英文，后来不读了，平日从未结识过一个男朋友。

——你晓得你的父亲是你三姨和汽车夫谋害的吗？

——我相信是的。平日大家都晓得他们不大规矩的。况且大清早发生事，他们就不见了。

——你平日有告诉过你的父亲，你的三姨和汽车夫这暧昧的事情吗？

——没有，因为我们不敢说。

——好，叫你的弟妇来。

阿美上前去。

——你是死者的媳妇吗？你几岁了？是否侨生？

——是的。我今年十八岁，我是十六岁时从中国来的。

——你和你的男人因何而结婚的？

——因为死者是我的舅父，我和我的表哥很要好，所以我的舅父和舅母们便主张我俩结为夫妇。

——你对于死者有什么特别知道的那一点？

——没有，我和他们一样只知道那一些的。

——叫阿婶来！

阿婶流着眼泪，很害怕的样子。

——你是死者的佣妇吗？你那里人？来他家有多久了？

——我是广府人，我在他家有十多年了。

——你对于此案有特别的说明吗？

——我希望大老爷为我的主人报仇，赶快把那一对谋害他的奸夫淫妇抓来枪毙！

——唔——你晓得你家三姨和汽车夫为什么要谋害你的主人呢？

——自然是为了奸情，也许还偷了我主人的财物。

——你相信你的主人还有值钱的财物吗？

——多少总有的，因为他虽营业破产了，他的家内并不怎样贫苦。

——唔，退下！

……

本案准你一家起诉通缉在逃的嫌疑犯高丽英女犯一名，苏来男犯一名！峇峇一家人准具保回家候讯。这宗轰动一时的谋杀案，终于成了一个悬案，因为那对男女嫌疑犯，始终无法拘捕归案。

**（十）**

峇峇自从父亲死了，想叫姊姊和对方离婚，本来是不容易的事情，后来他们赔偿了加添那老头子五百块钱，终于姊姊又在家团圆。

阿美对他们始终是取不理睬的态度。她乐得自己一个人清静读书。她究竟有什么计划没有，除了她自己别人是万难猜想得到的。

阿婶还是装聋作哑地住下去。她对阿美这位少奶奶感到一种特别的兴味，时常来伴她谈笑解愁。他们无形中公认了这家的男女主人是峇峇和娘惹，他们不过暂时是这家的寄生者。

有一天峇峇忽然到阿美的房里来。阿美晓得他的到来决没有什么好事，她只是冷冷地在看她的书，好像没有觉得她房里已经进来了一个人似的。

——阿美，我真对你不住了！

——有什么对得住对不住？

——我想要求你——求你自己找一条去路！我可以给你一千块钱生活费。

——你说什么话？叫我自己找一条去路，你谈何容易？

阿美怒容满面地说。

——我央求你看破了吧，我们终久是没有什么了局的，只有苦痛。

峇峇又要下跪了。

——我的事不要你管，你和你的姊姊享乐去好了！

把峇峇气得脸红起来。

——叫她马上滚出我们的家门去！她这不要脸的东西。

娘惹一无顾忌地在门口叱着。

——你才是无耻的下流的婊子，你们有什么权利赶我？

阿美也厉声起来。

——你真的不答应吗？

峇峇忽然凶恶地把两手插在胸前。

——不答应你敢怎样？

阿美一点不肯退让。

——不答应便要打你出去——劈拍！

峇峇左右两巴掌打过去了。

——你这天杀的，你别后悔你的性命好了。

阿美忍着疼痛跑出去了，一点东西都不带，一直跑出峇峇的家门去！

阿婶望着他们在流泪。

峇峇和娘惹在露着胜利的微笑。

然而约莫数十分钟之后，从前那位警佐又带着一队「马打」来了，不由分说地把峇峇和娘惹用手镣扣起来，并且连阿婶都带至「公班牙」去了。依然是那位法官坐在高堂上，但却多了一个原告的律师，多了几十百个的观众，大家在哄传着那回的谋杀案开审了，凶手抓来了。

然而一会儿许多观众却只看见一队警察押着峇峇一干人上来，谁都想不到峇峇和娘惹便是谋杀父亲的主犯，因此观众格外兴奋起来。

——凶犯带到了。

警佐报告着。

——请问为什么把我拘来？而且指我是凶犯？峇峇没有等候法官审问便大声喊了起来。虽然他早已看见阿美坐在她的律师旁边。

——你的妻来告发了！说你是谋杀你父亲的主犯！

——那末全无公理了，她有律师，我没律师，便要开庭审问了吗？

——不错，请准被告延聘律师来再行开审。

原告的律师站起来说。

——那末，你可以托人准备，明天开审，暂时押在拘留所候讯。

第二天，峇峇的大律师请来了，谋杀父亲的怪案，开庭审问了，因此更轰动了社会，还来了许多陪审的大人物。

——原告诉说理由！

阿美站起来说：

——前谋杀我的公公一案，蒙法官审明该案凶手嫌疑犯系我家三姨和汽车夫苏来，并已通缉在案。现在据我观察与调查，并有证据可以证明，主使谋害我公公的是我的男人和他的姊姊。因为事关绝灭天伦，所以我不顾私情，不顾家丑前来告发！

「该杀！」

观众呼喊着。

——被告峇峇和娘惹诉说答复理由。

——此事完全是没有一点事实的，因为原告近月曾因事与我口角，想藉此报怨，望法官明察！

——近日口角是因为他们姊弟通奸，想驱逐我离开他家，我本来想姑念他们，卒因为他们完全是禽兽般的行为，所以我实在是忍无可忍了！

——你再说明他姊弟谋杀父亲的原因！

——他们姊弟在我未来他家之前，早已有暧昧之事风闻在我耳边了。但当时我以为这是谣言，因为他自从我来他家后，除了接近我，爱我外，我不曾发现到他和他的姊姊有什么不好的行为。一直到后来我们结婚了，他又讨厌我了，又爱他的姊姊了，所以我才知道一二。及这回我公公被害之事发生时，我只有点怀疑，不敢证实。怀疑的理由是：他姊弟二人恰巧是我公公死前的那天晚上，鬼鬼祟祟地回家来，恰巧又是第二天早上我的公公被害了，更凑巧的是先由他们姊弟两人发现！因此我便怀疑他们姊弟与此案有关了！我非常注意他们的行动。他们姊弟自从父亲死后，完全没有悲哀，反一无顾忌地在家里公然过着好像夫妇一般的享乐生活，而且很有钱。本来我曾听阿婶说过我公公虽是破产了，恐怕还有不少值钱的财物如宝钻金饰之类私藏着！因此我就联想到准定是他们姊弟和三姨汽车夫一道设计谋财害命的，但又苦无证据。后来有一天，我在我家门口买一点零星东西，恰巧碰着一个邮差送来一封挂号信。我一看那封信是从×州府发来的，我知道我家在×州府素无亲友来往，为什么有这一封挂号信，因此我怀疑或者是在逃的凶犯三姨和苏来寄来的吧？果然，不出我之所料，在逃的凶犯又寄信来向他们姊弟诈财了！现在把这封信呈给法官，请法官当堂宣读给众人知道！

阿美说完，从怀里抽出一封挂号信，呈给法官，法官叫翻译员当众宣读：

峇峇和娘惹：你们多么安乐呀？可怜我俩潜逃以来，痛苦莫可名状，最苦痛的是钱花完了！现在请你们赶快寄五千块钱到×埠×街门牌×号来给我们，我们不日就可以远离你们回中国去，而你们就永远可以安心快乐了！否则，假使我们被捕了时，你们姊弟的性命也就难保了！

英和来签

十二月十日

「该杀！」

观众又高呼起来。峇峇和娘惹吓得面色如土，手脚发抖，哑口无言。

一部子女戕父的剧闭幕了。

阿美，在理智的评判下，她似乎已醒觉了。南洋的社会是这样的，她想到她是一个女子，不能即刻走到时代前面去，不禁索然。但，难道女子就不能为人类求解放么？她又矍然了。

她的思想跟着光阴急速的转变，她愤恨这吃人的社会。这吃人的社会沉没了她的青春，泯灭了她的理智。现在，她是醒了，她认清楚了谁是她的敌人，谁是这社会的作俑者；她决意踏上征途，牺牲一切，为盘石下的大众谋解放，争自由！

阿美，她经过了惊涛骇浪。但，她不灰心，不像旧式女人一经挫折之后，就要削发做尼姑，投水，吊颈。

时代展开在她面前是美丽的；她已在时代狂涛里跟着浪头涌去了。

**（载一九三二年「公共园地」132-146期）**

@枕戈《他的美梦醒了》1932

远远的东方升上了一轮耀眼的红日，慢慢地从还带有些儿雾气的沉静着的宇宙渐渐向上升去，于是光明都跑到人间来了，浸沉在晨曦里的海滨大钟楼，「……」有力地慢慢的布告了七点钟。这镇定的声浪，散布在暖和的静寂的空气里，渐渐的拖长，散遍了一大段的海滨路。这带有晨光的路上，已有不少的劳动者们来往，人声的嘈闹，也跟着烈日的上升而高涨。在几条稍繁盛的街道上，都有工人们急促的机械式地走动着的脚步。

伫立在××路的××中学，清晨所特有的静寂都消灭了。学生们玩笑的声音，喧闹的说笑，在这学校里，充满了白昼来临的喜悦。在学校的第二课室里，嘈闹喧哗都格外来得厉害。从远处，靠着空气的传送也很分明清楚的听得一切。周家夫在笑，声音最高，李切也乱叫，余外的杂声混成一片了。

从第二课室门口，撞进来的是绰号皇后的岩影。

「喂！岩影！」正用粉笔在黑板上画人头的锦荣，对着挟着叠得好好的几本书，额上出着汗珠的岩影叫了一声。「我的学生杂志呢？替我买来么？」

「呀！不好！」岩影停住脚步，惊觉地叫了一下，紧锁着眉头，「买是买了，然而却忘掉带来。」

「岂有此理，小小的事情也会忘掉，不知想什么？」

「一定是想密司了。」家夫高嚷着的声音。

「蠢才！人家的姐姐在××女校，一介绍就有一个Love「，还用着和我们想么？」著名的讽刺家李切也不肯落后的表演其本领。

「是的，他一定有Love「！」

「有Love「，一定有女朋友，哼！也不介绍！」

岩影用手帕抹着嫩白的面额流下来的汗珠，浮泛着微笑。他不反驳，经验告诉他一开口就遭殃，大腿手臂就会吃大拳头的滋味，他只能用微笑来代替反驳。

「自私自利！有爱人也不给我介绍一番。」锦荣将半截白粉笔用力向岩影掷过去，跟着是一句似妒非妒（妒）的声音。

岩影将头一躲，粉笔从脸的左边飞过去，打在墙上，落在地上。

「谁有爱人谁就会失恋！他好像是被冤屈为杀人凶手似的发誓。」

「哼！这么毒心！」近视眼浩谨站起来，用手指着岩影，「我愿世界上一切的有情人都成了眷属！」

「哈哈！你们看，谁有爱人，谁是自私自利，这一句话就清楚的表现。」

「岂有此理。浩谨有爱人不给我们介绍，自私自利！」家夫大声地嚷着，从椅上跳起来。

「是的！近视眼非打不可！打呀！」

「有爱人一定有女朋友，这样也不肯给我们介绍，真该死！」

「这样的人就是打死也不应该可怜！」

「我没有，真的！我有一定介绍！」浩谨争嚷着。

家夫把浩谨用力拉住。

「不管你有没有，今天先将你开拳头。」

粗强有力的拳头无情地打在浩谨穿西装裤的大腿上，于是笑，叫骂，一切的声浪又展开了，在清晨沉静的空气里。

岩影今天显然是比往日快乐欢悦得多了，然而也正经得多了。课室里的同学都在尽情地叫喊，尽情地玩笑，显现出青年人特有的活泼气质。在往日，岩影不用说也会附和着这些同学的嬉笑，然而今天他虽然也是神气活现，却假装正经的坐在自己的坐位里，两手扶着头伏在书枱上。他的坐位是靠紧窗口的，于是他望着窗外的景色，面庞沉静地在想什么似的。

「岩影！你生病么？」锦荣见他没有加入打浩谨，却一个人独坐着，走到他身旁担心似的问了一声。

「不是！你才生病呢！」红润的带有女性美的面庞加上笑涡。

「我看你好像生病一般伏在枱上，才好心的问你！」

「用不着你这么好心！」吃吃的笑。

「当然用不着我，你自然会有你需要的人儿来担心，我看你今天的神情，好像是想什么似的。」

「我想什么？胡说！」

「学生有什么想，你是想密司，是不是？」

「放屁！你自己心坏，你自己不知想谁，还要说我想！」

「我寄宿的，哪儿会有密司来给我想。」

「你没有，我当然也没有！」

岩影竭力地否认有想什么，也竭力地抑制住他今天特有的神态。然而他真的没有心事么？的确他已经被一个女子的微笑所迷醉了，沉浸了。那个女郎婷婷的身影，在他的心窝里，好像通过一位著名的雕刻家把它刻上了。然而那位女郎姓什么？叫什么？他却全不知道。不过在他的推想里，确定无疑的是在××女校，他的姐姐的学校读书。

青年人火一般的热情是容易引起的。

他是一个免费生。既然免费，家里当然是穷。因为学校离家很远，他平日靠了强健的两脚，在清晨，在日暮，要跑一英里多的路程。同时靠了他素有的聪明，自己也用功努力，于是很得到校长教员们的夸奖。他的姐姐也进了××女校。那女校倒离她家不远。在这穷困的家庭里，一个母亲，一个小妹妹，靠了爸的三十七块钱的书记薪水，却也能够支撑得住。

**（二）**

悲哀的黑夜过去了，晨曦的影子迷朦地呈现。「扎……扎……」，巴士车声又响在这清新的晨气里,随着晨风的飘荡,瞬息间便传进一条小巷，透进一间又狭小又肮脏的木板厂的楼上，把睡着的岩影唤醒。他轻轻抚着惺忪的双眼。他知道：「这是应该起身的时候了！」依照着老例站起来，拿了手巾洗了面，就到海滨去呼吸新鲜的空气。

从海滨归来后，换上中山装，拿起时间表把昨夜温习后丢在枱上的书本收检好，那时饭也盛好了,菜也摆好了，于是粗淡的早餐，就和他的姐姐一同享用了。

他们都吃得很起劲，很有味，在沉静的空气里，可以听到盘筷的细碎的音响。

「静辉！静辉……」一阵清亮动人的女子噪音在楼下呼着他姐姐的名字。

「谁？」静辉立刻丢下了饭盘，跑到阴黑的楼梯口，俯身下去。「呀！原来是你，上来吧！」

从楼梯上来的是一位女学生装束的少女，她带着天真的小孩子所常有的春水一般晶莹清彻的黑眼珠，头发蓬松地表现出自然之美。当瘦削的身子呈现在岩影的眼前以后，她就无言地带了可爱的笑容，向岩影轻轻地点了一下头。缺乏交际技能的岩影，慌张了，带着女性美的面庞红涨得和涂了红颜料相似，疾忙的回报了一下。可是他感觉到不自然起来，一种不可以抵抗的力量束缚了他整个理智，他不能讲话，其实是不肯讲话还是不能讲话，也还不知道。

于是岩影像被人监督着，囚犯一样机械地用了早餐，经过阴黑的楼梯，回学校去了。受着什么力量紧缚着似的，就连替同学买的一本书都忘掉带去。他在路上就被这女郎的一切所诱导，跑到沉默的幻境去了。

现在到了学校，他也不曾离开过幻想的境地。

窗外的晨风轻微地拂着他。她叫什么名字呢？这样活泼大方的女子真很少有，那棕黑色的面庞浮泛出天真的笑。

——能和我讲起爱情来就好了，失去十年寿命也可以，和她一同踏上革命的战线，互相鼓励，和她一起用文学的手腕把一切作威作福的伪善东西尽情揭破，拿起公理的种子和她一起播给全世界……

「铛！铛！铛！铛！……」上课钟响着。她会爱我吗？她会同样产生感想来么？

——历史的使命！是的！和她一起干，振作这个不平等的世界，冒险地干，就是死也应该在一起搂抱而死，得了世界所有的光明，完成我们伟大的责任。

王先生“阁阁”的皮鞋声进了课室，——伟大！牺牲！革命！是的，还要有爱，没有爱的革命是值不得牺牲生命。英文曲里有句：W工atmakest工ewo「ldgo「ound,not工ingbutlove!如果没有她，干来也没用，我希望她能给我一颗纯洁的心，那时奋勇的前进。

「喂！岩影！上课了，还不拿出来！」王先生发现岩影还是沉默地望着窗外，便命令式地说了一声。

沉静着正幻想得蛮有味儿的岩影，惊醒了，他望着王先生和同学们集中在他身上的眼光，不由地失笑。

「上课了么？」他迷茫着好像从梦里醒来似的问。

**（三）**

那一天晚上。

岩影的家，在晚饭后的时候。

白昼完了，飞鸟倦了，天也漆黑了，金黄色的灯光洒遍整间又狭小又肮脏的小屋。

「今天来找你的那位同学，真是落落大方，见了我也会向我打一个招呼，真好，不比那些吃了哑药似的来这儿见了我也不叫一声。」岩影想起那棕黑面庞的女郎。

「你这人真坏，向你打招呼就好，不然就不好！」静辉带笑着说。

「不是这么说的，你真蠢才！这是礼呀！」

「什么叫做礼？那不还是虚伪的表现，应该打倒，你还要保守么？」说起这「打倒」就雄纠纠的，真像战场上的女英雄。

「但是我相信这决不能在打倒之列。」岩影淡红的面颊渗出了笑涡。「你那位同学叫什么？」

他使出侦察的手段来了。「她叫韫枝。」

「姓什么？」

「姓邓。」

邓韫枝！那是多么清脆动人而有深意的名字呀！可怜为着这一个名字，害他足足痴想到夜深的三点多钟，他失眠了。

第二天的清晨，他深怕韫枝不来。昨夜预定的计划，怎么和她讲话，怎么亲密，怎么和她……，今天就决定进行。可是她会不会来呢？他焦急，烦恼，他每一个生命的细胞都充满了等待和希望。

他热烈希望和期待的终竟随着晨光来到。

「静辉！静辉！」韫枝又站在楼下呼喊。

他感到不安，举动说话也很不自然，昨夜预备要说的话都忘却，就是还在，他也没有勇气说出。

依旧是无言地向他一点头，依旧在天真棕黑的面儿泛出笑涡。他呢？也是焦急得面庞都涨红，全身在震动，在这么暖和的天气里，他却冰冻了两手。今天的岩影以为很清楚了她的一切。他看清韫枝没有像小姐太太们一样搽着白粉，也没有用人工来修好卷转的美发,那是天生成这么美。他看清她还是在束乳，——这个，使他微觉得不安，因为这是旧家庭的表现。

分明，岩影被她陶醉了。现在的岩影，不论在什么时候，尤其是上课，他常常会感觉得很无聊，只希望着清晨的来临，清晨是和韫枝相见的时候呀!

**（四）**

第二天的晚上，狭小肮脏的小房里依然洒满了火油灯光。

晚饭后的岩影，在这两天里已经破了常例，不到他认为最可爱最使他沉醉的海滨散步。在静辉处得来更多关于韫枝的消息。

这一切的消息引他跌进爱的陷阱里，沉醉,迷恋,幻想，爱的魔力使他整个灵魂陶醉，理智迷倒。静辉告诉他：韫枝是如何的温柔天真，活泼可爱，学校里得到的是怎么的成绩。她告诉他：韫枝的性情因为太过于柔顺的原故，所以在校园，又是怎样给同学欺负;尤其是万恶的月季。她告诉他:韫枝住在XX街一四号，所以韫枝说常见他在门前经过。她告诉他:韫枝也是个文学的爱好者，她要问他借些关于文学的书籍，问他可以不可以？

「当然可以啦！明天我愿意将我自己最有价值的书籍尽数借给她！」他对静辉说了这一句。于是欢悦都向他跑来，同时，他的思想也变了。

——难道她也热烈地爱恋着我吗?是的!一定是的,她一定在爱着我，热烈地爱着我。对她怀抱着的展望大概也可以实现罢。历史的使命？不！不要了！和她一起离开都市的伪善的人们，跑到清幽的境地去，到大自然的怀抱去。而且她也是文学的爱好者，互相安慰着，把人类一切的伪善都描写透了，有时在树荫下，在草丛里，在清水边，亲密地拥抱，热烈地相吻……

想到吻，他的脸庞就感觉得热辣辣的，绯红了，因为他从没有过这样的经验。

清晨跑到沉静的伟大的宇宙来。

岩影的心里带了无限的欢悦，然而蕴藏着焦急的情绪。不过，他是耐烦地等待着，等待着韫枝的到来，耐烦地等待进行他对韫枝的示爱。

七点钟打过了。他焦急烦躁得几乎要绝望。

——她为什么还不来呢？生病么？不！不会的！她一定会来，或许她的家还未吃饭，迟了些儿罢。我迟到学校倒也不大要紧，只是她会来不来呢？

天真的小妹妹和小天使一般的美丽，半跳半跑的来到他面前，抬起头儿斜望着他，嫩白粉红的小脸儿泛出天真无邪的笑涡！

「哥！你放学回来时买油条给我呢！」

「不买!走开!别在这儿!」他的大声斥责着，顺手就打了小妹妹一个耳光，好像这一来就把心里的积郁散发出来。

小妹妹呱的哭了，带着哭声跑到妈妈跟前去。

他感觉自己有些儿变态，为什么要打小妹妹呢?这是他最疼爱的呀！她也没有做错什么事，这无理的斥责和耳光实在找不出相当的理由来解释。然而他没有懊悔，只有烦恼苦闷，他很想找人再打一两个耳光。

「静辉！静辉……」韫枝来了。

他心头的苦闷烦恼都没有了，飞去了，现在只有欢悦的心情。使他沉醉的韫枝是来了，他的目的物已经显现在眼前了，然而却又使他感觉得不安起来，一举一动都很不自然，说话的时候也迟滞颤动。

「你要借什么书呢？」经过静辉的介绍后，第一次向韫枝讲话，他觉得自己的一颗心在乱跳，想了好久才吐出这么一句温柔的话。

「有一本叫做红玫瑰的你有没有？」韫枝也像很羞涩似的，显出焦迫的状态。

「什么?红玫瑰?」这一本书就使他深锁了双眉。「这本书我没有！等一下到学校图书馆替你找。」声音的不流畅，颤动，滞涩，都很明显。

「别的呢？」

「这儿有一本，你拿去看罢！」他很慷慨的样子。

岩影撇开现实生活跑向幻想的境域去了。在上课的时候几乎没有一刻不记着她的名字，教师考问他的时候，他只能直直的站立，答不出来。

放学吃午饭了。这是他整个上午伫望它快到的时刻。下课钟一响，他立刻跳起来，将课本放进抽屉里，直往图书馆跑去。

图书馆好容易等到开了，他把文学部门的每一本都看过了，找不到，重新找，又找不到，还是不灰心的再找，又找不到,他生气。

「哼！什么图书馆？一本这么小本子也没有，真糟糕！」

在过去，他因为带有点革命的意识，对于爱情小说都加以憎恨和攻击，他不管这本书有没有价值，凡只是讲爱情的便骂为无聊，骂作者是醉生梦死，骂学校不会用钱，买这样无聊的小说给学生阅读。然而现在，他分明知道这本书一定是讲爱情的醉生梦死的小说，但是却怨恨学校为什么没有。他有些儿反常。

到处找同学询问这样的一本书，不辞艰苦地连教员也询问过，真使几个和他站在一条线上的同学，都觉得惊奇。他为什么一定要借这本书呢？是他曾咒骂过的呀。谁都不明白，谁都不知道可是他不理会这点，还是絮絮地不肯罢休。

「喂！竹影！你最爱看小说，有一本『红玫瑰』你看过没有？」

「红玫瑰？那是一本戏剧，看过了，很有趣味的。」绰号小说家的竹影回答着，好像要表现出小说家的看书之多。

「好！你借给我吧，既然你有了，总得借给我。」他欢喜得跳起来。

「不！我没有！在图书馆借的，你到图书馆借了罢。」

「我在图书馆找没有才问你呀！」一片失望渗进他的心窝。「你在那儿找到的，带我去找。」竹影无情地板起面孔拒绝他的要求。

「那末它的内容是什么？」

「我记不得十分清楚，大概是一个艺术家的三角恋爱。」

「你知道那一个同学有这本书吗？」

「我不知道！」

竹影冷淡地回答过后，就无情地离去，他暗地骂竹影是一个缺乏情感的动物。然而岩影自己呢？他在过去曾经痛骂过情感，提倡科学的文学，革命的文学，他说情感是虚伪的东西，现代的文学应当把情感丢开，然而现在却骂别人缺乏情感。岩影的行为真有些儿反常。他的思想在三日里完全改变。他和同学的关系一日比一日坏下去。

**（五）**

一天他放学回家的时候。疲倦得没有半点气力的躺在椅上嘘着气，把书丢在枱上，闭目养神。

舅父气愤愤地拿份哄动一时的报纸，跑上楼来，喘着气狠狠的说：「岩！你看，蛮不讲理的夺去东三省，杀我同胞，放火，那还有什么文明？你看！」他把报纸交给岩影。

「不看！别噜嗦！拿开去！」他带着厌恶的神情，把报纸掷到地上。「谁要看这些东西？谁有空闲？管他去！」

时间一日一日的推进，岩影对着韬枝再也不会像从前那么焦急不安，感情也跟着时光的推进而一日一日的浓厚。但是,岩影在学校的功课也随着这感情的浓度一日一日的落后，先生、校长曾训诫过他，就是他自己，也曾自勉自励过。然而神祕的沉迷，终于使他索性说了最后的一句：

「什么是学问？什么是伟人？什么是历史的使命？不要了！都不要了！有了她，我就是有了世界，有了世界有的和不能有的东西，我还要希望什么？」同学都为了他的学业落后而惊异，尤其是思想的突变，和他同有革命思想的更加诧异惊奇，然而有谁知道他的隐秘呢？

的确！他是没有什么空闲的时间来看报纸的！不，是没有心情来看报纸的。他一颗纯洁的心已经交给韫枝。虽然还不知道韫枝也把一颗纯洁的心交给了他没有，然而现在的岩影决不肯再干些儿热烈的为公理为人类的事情。学校里马虎开了一个会，也不曾见他有什么热血沸腾的演说。他觉得这些同学太多事，都使他讨厌，憎恨。

舅父用着惊奇的眼光望着他。

「喂！岩！早晨你借了那本书给韫枝？」静辉从房门口出来，向他问。

一提起韫枝，他就精神奋发，所有的困倦都消失了。

「借了两本小说月报给她。然而她也借给我一本张资平作的爱力圈外，可惜她有钱乱花，只会买这种小说。」

「喂！你懂得照相术么？」静辉打断了他的话。

「懂得又怎样？不懂得又怎样？」

「韫枝说如果你懂得的话，她买Film，你向同学借照相机，礼拜六到XX公园去。」

「懂得！我一定去的，你告诉她！」

他所有的困乏都没有：无形地飞去，心灵里蕴藏着无限欢悦的情绪，这是他唯一的安慰呀。

一个几乎没有饭吃的穷汉，突然在路上拾得一百块金币，那意外的喜悦呀，总比那些食得肥胖胖的资本家中了一百万的马票更感到幸福了。他渴望异性的慰安，正好比那没有饭吃的穷汉。现在他几乎欢喜得流出眼泪。然而，困难的问题又到来。

——照相机借来是容易，然而对照相术完全是门外汉，照得一塌糊涂的时候又怎样对得住她？拒绝又不愿意，这个好机会又不能多得，怎么办呢？他为这问题想了大半夜。为了爱的魔力在他后边推动，为了要对韫枝表现真实的爱，岩影终于耐烦地想出了应付的方法，他把问题解决了。

「湘君！你能答应我一个要求么？」第二天的早晨就向以摄影闻名全校的湘君问。

「什么要求？」湘君抬起美丽俊俏带有女性美的面庞。

「教我摄影可以不可以？」

「噫！学起摄影来了！到底为了什么？」湘君惊奇得很。

「没有什么，不过我觉得他是艺术，我很欢喜研究。」他撒谎。「摄影不是搅一下就能成功的，没有失败，没有相当的经验，也是很难学成。而且在这社会里,非有金钱不行。」

「不！你别管我，只要你用速成的办法，把我教会就好，可以么？」

「当然可以，然而无论怎样，非有经验不能照得好。」

「有经验没有，你别管我，只要你肯教。」

「当然可以。」

「现在就教罢！」

「没有照相机，没有几点钟的时间，那里能够明白？」

「那末怎么办呢？」自言自语，注定失败了似的。

「明天是礼拜六，下午没有课，我带照相机来这里教你。」

「太迟了，今晚到你家里好不好？」

「也好！但是为什么明天就太迟？」聪明的湘君窥出秘密来了。「你一定要告诉我，不老实说一定不教你。」

「没有什么，不过我姊姊的一个同学要我到××公园照相。」他知道在聪明的湘君面前不能隐瞒，于是低下头儿微笑着细声说。其实他也很愿意给湘君知道。

「那难怪最近你思想态度统统变了。」富有革命性的湘君这才恍然大悟的知道同在一条路上站着的好友，最近改变的原因。「啊！原来是这样的！」

「湘君！可以么？一定的！今晚七点我到你家来。」他诚恳的要求。

「你不要担心，我答应就一定可以做得来的。但是，你要知道，年青人的恋爱我不反对，然而在恋爱期间不要忘掉历史给我们的重大使命！」湘君警诫他。

岩影想起那「在恋爱期间不要忘掉历史给我们的重大使命」一句话，在过去，他也曾向一个沉迷在爱的漩涡里的同学说过，然而现在别人来说自己了，他觉得惭愧。

一夜的工夫把摄影术学成功。

礼拜六终于来到这伟大的世界。

午后，岩影从学校急忙的拿着书坐车回到家里。这一次的坐车回家还算是他破天荒的第一次。韫枝已经等得很久。还有一位同学，那是平时很少来，听静辉说是在学校很爱开玩笑的家芳。这顽皮的女郎的确是老实不客气的，完全都没有韫枝那害羞的态度，说话的声音也很响，半点都没有中国女子特有的温柔。还带了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怪难看的，岩影想，这也许是她的妹妹罢。她们经过了一番的商量，就把到××公园去的计划打消，而改到海滨和附近稍为清静的地方去。因为这个缘故，静辉不去了。

在酷热的南洋，尤其是中午暴日最显现它的威力的时候，在马路上跑真好比在热火中行走似的难受，只有几个为了要吃饭而不能不做工的苦力才肯在这时候赶路，此外不论什么人，都躲在家里，姨太太们更要在电风扇下避暑。然而他们却好像和烈日斗气似的，偏要找寻清静的地方，怎能找到呢？但他们并不感到气馁，结果倒也还能在好几处地方照了几张。

韫枝对他说不到公园去玩个畅快的原因是经济不十分充裕。而他也不敢答应负担车资。因为穿着漂亮的西装的岩影衣袋里还不够三角子。我们同学是可怜的无产者呀，岩影心里说了这句。

**（六）**

他回到家里，晚上就因为中暑，生病了。

躺在床上一连几天，清晨韫枝依然有来约静辉回学校，但是对他却丝毫不关心似的连房里也没有进来看一下。岩影躺在床上，听到叫「静辉」的声音，听到静辉讲话的声音，听到下楼的脚步声，他不由的有点儿气愤。

——我这病为什么而生的呢？这完全是为了她呀！到火热的阳光下去照相被晒病了，这不要紧，然而她知道我生病了，也不来这儿问候一声，如果真是爱我，就不是这样了。

他的病痊愈，对韫枝的怨恨也跟着消失了。

相片是照得一塌糊涂，模糊得连人都几乎认不清楚，他知道这是光圈太小的原故，当韫枝拿铪他看的时候，岩影很惭愧。虽然韫枝是没有埋怨的话,然而他的脸绯红了，他痴望着模糊的相片，经过了半分钟的缄默，才不好意思的对韫枝说：「对不起，把Film都糟塌了，这个礼拜六我们再去照好不好？到公园去！」

「我的经济很困迫。」

「不要紧，我可以负责一切费用，不必和别的同学，只同静辉去。」他竟大胆起来。

无言地沉默着点了一下头表示答应。

欢悦快乐把惭愧不安掩盖了，他陶醉在爱的幻梦里。他已经失去理智，任爱神在主宰。火似的热情烧遍了他全身，他要拿一颗纯洁的心送给韫枝，同时也需要韫枝能够给他一颗同样的心。然而，在欢悦的后面，紧跟着的又是一个难题。

金钱的魔力主宰着宇宙万物。

他不是一个少爷，不过是一个穷学生罢了，那儿来的这么多钱到公园去摄影呢？他着急，烦恼。向同学借钱，然而借钱是要还的呀！而且会不会借得到尚成问题。不借罢！难道不去么？答应了呀，怎么办呢?然后聪明的岩影却又在静悄悄的夜里，想出了应付的方法:利用，利用!把学校里渴望着女人的少爷们来利用!

一个清晨，他拉了近视眼浩谨到校园里散步，徘徊在树下，践踏着昨夜落下来的枯叶。

在天还未亮时，就下了一场大雨，现在的天空还是阴郁的沉着面孔，地下的污泥经过雨水的浸湿，又烂又滑，行路真不容易。一阵风吹来了，树叶上积聚的雨水滴答滴答地跌下来。浩谨恐怕地上的污泥弄脏他洁白的西装裤，几次要回到课室里去，可是都被岩影拉住。

岩影把浩谨扯到没有同学在的地方，那树丛里。

「喂！你有摄影机没有？可以借给我么？」岩影细声的说。

「前个礼拜你不是向湘君借么？这一次为什么不向他借去？」

「他的照相机我不懂怎样照,你的是什么公司的?」现在岩影在不知不觉学会了欺骗和撒谎。

「是Kodak公司的，你借到那儿去照？」浩谨反问着。

「和我姐姐的朋友到XX公园去，你去么？」

「我可以去么，可是真的？」意外的惊喜深深地透入浩谨的心。「什么时候？」

「明天！你去不去？」

「去！一定去。」决意的回答。

「我们跑路去的，这么远，你跑不动罢。」

「不，坐巴士车去，我出钱！不要紧。」浩谨很慷慨地说：「我有两卷子：Film，不必再叫她们买了。」

「好！就是明天去，Film和照相机你带来，下午一同去。」

「一定的，你不要骗我！」

「骗你干什么？决不会的！」

「不要给别人知道，尤其是家夫！」

**（七）**

礼拜六的下牛。清澄静美的天空，色作蔚蓝，漂浮着一堆堆白云。小冈上满布着青绿的小草，湖水泛出涟漪微波。苍翠的树叶，红艳的花儿，将这大自然点缀得说不出的美丽。住惯喧闹的城市的人们，谁都愿意跑到这清幽的地方来。在这富有诗意的境地里，岩影四人都被大自然陶醉了。只有浩谨身上感觉到不适，因为他穿了一件值三十多块钱的漂亮绒衣，蒸出一身儿汗。这美丽的境地使他们沉醉，使他们迷恋。岩影是自然的爱好者，对着这富有诗意的美景，加以有爱恋着的韫枝在身旁，他忘了过去，忘了现在，忘了将来。过去所有的革命的意识，喊过的口号，历史的使命，都消散了，伟大的志愿都留给这美丽的小山岗。韫枝呢，她把害羞都收藏起来，将特有的天真尽情地显现,像一只活泼的鸟儿相似,不住的奔跳，一忽儿在绿水边，浓荫里。岩影为了对她的爱恋，也跟着韫枝乱跑，留下浩谨同静辉在后面。

任情的欢笑，任情的迷恋陶醉，终于被时光的推进抢走了。日暮了，美丽的景色都沉在暮霭里，他们不得不离开。

接着又是浩谨出钱，一连在礼拜六的下午去了两次。

**（八）**

说韫枝爱岩影，她却不曾表示过爱的态度。说不爱罢，她却又和岩影显得比任何人都来得亲密。在这时期里,说岩影是初恋呢？还是单恋呢？谁都不知道，只有韫枝才懂。

暑假的时间慢慢地逼近。

岩影觉得很焦虑，假期，韫枝不能来呀！他憎恶暑假，愤恨暑假，有好一些同学捏着手指算，还有几天就放假了的话，他就觉得憎恨，有时竟会认为是侮辱他，讥讽他。然而，这有什么办法呢?日子还是一天一天的逼近。

同时韫枝对他也慢慢的冷淡。

「韫枝!这一本是茅盾的三部曲，震动中国文坛的伟大作品，你拿去看吧!」

「不！我不看！」

「放暑假么？不要紧，在假期间正好看。」

「不！我不看！」

「为什么呢？」遭了担绝后的失望笼罩了岩影的整个心灵。

没有回答，只低着头儿在玩弄自己的手帕，天真的面庞沉静得可怕了。

天真的脸儿失去无声可爱的微笑已有好一个礼拜。

暑假终竟跟着焦急的情绪来到。

在暑假前两天韫枝就没有来岩影的家，也不曾到学校，真使岩影悲伤，苦恼，心坎里满布了怀念的情绪。

同学毕业的毕业，要转学的也预备到别地方去，好像大海里漂荡着的一堆浮萍，被怒涛打得东西星散，永远不能再聚合了。同学们一个个的散开，情感重的就怀了一片眷恋的心怀，无限惜别的情意。然而，岩影呢？他完全没有半点离情别绪，整个心窝，都恋着韫枝。他在这刚放暑假的时候，就急切地等待新学期的开始。还有，就是期待韫枝在暑假时的到来。

韫枝是不是爱他呢？是不是肯把一颗赤裸裸纯洁的心送给他呢？谁能知道？说她愿意把爱情给他吧，然而，一礼拜，十天，十二天……更悠久的时间里，却没有来过岩影的家。岩影也寄过信给她，然而还是杳无音迹。一块石丢到茫茫的大海里去，还会有一个水圈，然而用半夜的功夫把信写好了，寄去了，却得不到回音。这显然是无情的表现。那么，说她不爱罢，又听说在几个同学访问她时，曾郁闷地问起岩影的情况，对岩影又是关心似的。这可怜的岩影，对韫枝的想念只有加倍的热烈。

**（九）**

岩影病了，他的表哥说他是患了Lovesick。

韫枝最要好的同学惠兰来了。

还未上楼，岩影就焦急地问她：

「你有访过韫枝么？她怎样？」

「韫枝？她将要结婚了。」一枝刺伤心灵的利箭出在惠兰的话里。「你怎么不知道？」

「真的？为什么我不知道她订婚？同谁结婚？」意外的惊愕。

「就连她自己也不知道，她说在她未出生时就订婚了。真可怜，现在整天关闭在家里，因为将结婚，风俗是这样的。前个月家庭方面才告诉她，现在行动完全不能自由，眼看她一天天消瘦了……」

等不到惠兰说完，就带着满眶泪珠儿跑开了。他不愿听下去，其实是不能听下去。他伤心，想索性放声大哭一场，然而恐怕家里的人听到，便躲在床上,把被蒙头，暗自把眼泪流个爽快，哭得疲倦了便睡去。

那一晚他说肚子痛，没有吃饭。

在静悄悄的午夜，他起身来，拿起笔伤心地写了一封信给远地的朋友——在过去和他站在一条战线上的湘君。

湘君：

别后不过半月，然而我现在已经完全变了。湘！过去我和韫枝怎样，你是知道的，我知道现在你也极愿知道我们的消息，然而，天呀！我该怎样对你讲呢？

我太过于伤心了，决不能再忍心把一切告诉你，朋友！我只能简便地说一两句。

唉！韫枝出嫁了，被万恶的家庭压迫而出嫁了。可怜听说她一天天消瘦。我该怎么好呢？她是我爱恋着的人儿呀！此后，她天真的微笑，活泼的眼儿，没有了，统统没有了！

湘！我的梦醒了，从甜蜜的美梦里惊醒了。梦里的甜蜜，我能忘掉么？天！如果能够忘掉，就把过去的一切，一生，全都忘去罢！

朋友！盼望你的回信！

你的友人岩影X月X日

他想要再写，却不能写下去，丢下笔儿，痴望着阴黑的楼梯。岩影想，那不是韫枝清晨来的时候站着的地方么？不愿看了，转过头儿望着散放在枱上的一本呐喊，一本寒鸦集，那不是曾经她借过的书籍么？触目的都使他伤心。唉！她要出嫁了！他想着想着，终于噙着泪儿睡了。

信是第二天清晨拿去寄的。

几日后，回信来了，他颤动着的手儿把它拆开。

岩影挚友：来信早已收妥，友人！你别伤心吧！

岩！你有高尚的理想，我在过去曾替你担心，老实说我是怕你沉落！现在你觉悟了吧！我祝你加紧努力，光明就在黑暗的前面。现在狂风暴雨正吹打在故国的天郊，太平洋的怒涛正在澎湃呼啸，年青的朋友们，奋斗吧！时代要你踏上征途。

朋友！你应该努力，历史给我们重大的使命。你要知道，什么是灵魂的高歌，爱的交响？朋友！这都是幻想呀！你能把过去的陈迹忘掉，我祝福你新生的开始！

你的美梦既是醒了，岩，你就不必再怀恋着梦里的甜味，这是梦境呀！过去了的是永远不会回来的，还是来干我们伟大的事业，做个时代的先驱！是的！岩！我们为真理平等自由而奋斗，努力吧！

你的湘上×月×日

信看完后，他面庞上立刻呈现出笑颜，那是觉悟的微笑呀！过去几个月以来蕴藏着的忧郁都无形地消灭了。真理！平等！历史的使命！一切为人类奋斗努力的事业都在前边向他招着手儿，要他牺牲自己去争取弱者的成功。

「流血！努力！奋斗！」他狂呼着口号。

完稿于星岛一九三二，四，十四

**（原载《公共园地》114---124期）**

**@增建《雪影》，1932**

**（一）**

从「路径朝着B路，跑了七支碑，那里有一块小小的树胶园，面积约占三十八「依格」，地势凹凸，形成龟背一般的斜卧着。园之前，有铁路通Y埠，跨过铁路，越过通水沟，便是一条广坦的汽车路，黑亮美观，是用地沥青和石子铺成的，路侧遍植大树，汽车不断的从树荫下虎虎地风驰电掣而过。

毗连园左有一所规模广大的橡皮厂。魄力雄浑的畴昔，牠终日昏昏噩噩地替牠底主人辛劳地工作，把血汗和力去为主人换来高楼大厦的享乐。呵！牠是那样的蠢呀笨呀！然而如今是病了，呻吟哮喘，每当寂寂之夜，他那辚辚的续续的叹息，特别是和虫声唧唧的并响着，教人睡眠不安。而且周围丛杂的胶树和山竺的萎叶，被风沙沙的刮落呵，披积在苍翠的草地上，萧瑟凄森的景雪影象，使伶仃孑然游子哟，常独自在月白风清之夜，徘徊凭吊！

雪影，一个娇丽的少妇；搬到这已有两个月了，她先瀛人搬来约半个月，她住的是一间中国式的亚荅屋，距瀛人的屋子，仅仅四五十码之遥。

雪影和瀛人认识，是在他搬来后的一星期的一天下午，那时夕阳还未归西去，清爽的轻风，和煦的吹着，瀛人无意识地出了门，他在前面走着，一头灵巧的美丽的小狗，紧跟在后面，他是非常的快乐，胸怀充满着怡悦，眉宇洋溢着青春的愉快，鸟雀都啦都啦的从头上捺过，狂噪着归巢曲，一切的景物，都是那样地媚人呵。

他顺着绿荫之下，随意地绕着圈子，一边走一边嘴里还嘘着咿哑的调子。有趣的小狗，跳跃着，有时抢前，有时退后，无规则地乱溜，并且，时常拾头仰望着它底主人。

出乎瀛人底意料，那条小狗竟像猜着它底主人心意似的，这时他们已慢慢迫近了雪影底房子，他自己还不明白为什么一定偏会跑向这里来的，那灵狡的小狗，便一溜烟地溜到雪影底屋前，一径站住，张着嗓子，起劲汪汪地吠着，可恶地叫着。他有点厌憎，喝了一下，但是汪汪的吠喊，仍是继续着。

的确，他搬到这里以后，对于她是爱慕的。一次，在井边玉立着她底倩影，至今还在睡梦中憧憬着，他是在计划着怎样设法一会这可爱的丽人哟！

那小狗还是叫着，发狂地叫着，一会，一个苗条的人儿便娜娜地从屋里走出。这时小狗不叫了，到旁边玩着去了，带着稚气的瀛人，倒觉畏虑起来。雪影却是不觉羞涩的娇滴滴的立着，凝注着眼。那耐人寻味的目光使瀛人开始惊异起来，踌躇着不已。但是，反叛的脚，倒不受约束的紧紧地捉住他,终于他被俘虏了似地放胆一步凑紧一步地迫了过来。她——雪影倒像忘却那是一个陌生人，向瀛人温存地点点头。半晌，态度拘泥的瀛人，才勉强挤出一句话和她应酬：

「……阿嫂！住这里好吗？一个人寂寞不?」

她蹙蹙眉:「嗳!住这里好比是度日如年，白天还好，一到晚上，可就苦了，蚊子，成群的缠着蛰人，又痛，真教人怕长住下去……但是，也没有法子哪……」

富有诱惑力的一双眸子，老是栩栩地，活泼地溜转。她所有的美多在这里收藏，她娟娟地打量着瀛人，从头到脚，故且娇憨的咬着她那柔黑的下垂到嫩白的颊际的头发，微露着皓白的牙齿。瀛人机械地睨望着她。

不要紧的，无论什么，初时总是一样地觉得不惯，但耐一下子，忍些时，慢慢的可就好了。瀛人不过意的又望了她一眼，她温柔点点头。

这时那灵狡的小狗，蓦然从山竺树后跳了过来，扑向瀛人，撑起两只前腿，学着猴子一般的站着，举起一只前足，有趣的摇起尾巴，要瀛人和它握一握。于是，瀛人照例的把它拉一拉，然后它又跳到旁边玩着去了。

嗳哟！这狗儿倒会学起西洋礼来了。真乖呀，她惊异地喊起来，接着拍手大笑。

「你搬到这里，有事情干？」她特意地问。

「没，不过现在教几个孩子读书过日子。」

她点头，又像惋惜的样子。凉风飘飘地刮着，枯黄的落叶，翻滚在地上。

「……阿嫂……他……他不常到这里来吗？」瀛人好像很关心的问，无精打采地抬头仰望胶树上的松鼠吱吱地打架，一切都渐趋于沉默，萧索。

她沉默了很久：“唉！他的心爱人多着哪，那里把我放在心上，要不开心，一两个月都……。”她叹了一声，低着头，嘴里还喃喃地哼着。

瀛人伤感地向雪影告辞了。雪影好意要留他吃晩饭，但是那怎么行呀？初次见面，便无拘忌地攀谈起来，这于他，已是惊惑不置了。「便饭好了，随便在这里喫一点呀！」当她喊着这句话时，那少妇底风姿是那样温存地流露着。但是慎重的他，却局促地留意到前面树荫下两个胶工，狠恶地眼睁睁在猜忌。——他们是旧礼教底枷囚青年的狱卒呵！他暗地在自语着。天色渐渐地黑了，瀛人终于惨然的走了回去。

那晚，瀛人因为咳嗽又再增重之故，冷凄凄的躺在床上，双眼一合，那嫩白的蛋脸，活泼的眼波，白绉衫里软动的肉峰，剪短的柔发，和那标致的花纹纱郎的影子：这些，都在脑底波动着，映现着，憧憬着。一切性的寂寞之回响，开始在酝酿了，在床上辗转着，翻复着，直到精力疲惫，才渺渺地沉睡去了。

**（二）**

雪影和瀛人之间，从那天起，仅仅由于三数话语的应酬，就使两性间的嫌忌，渐渐地像冰雪晒在炎烈的阳光之下般的溶化了，而且一天天地趋于相熟。虽然阴狠的旧礼教猜忌的黑纱，把他们彼此遮隔着，但他们并不因此而疏淡。在最近的数日前，她曾经当面问过瀛人可是教她读书。她说她从前书也读过不少，可是自她的可爱的天真被剥夺了之后，便无形地把书本抛开了，荒废。她还说过她的读书欲到了现在还是很强，她很想再读。可是落魄了的人，因为是在记着寄宿的缘故，须要回避一切的嫌忌，举动更要严肃，庄重，所以没有冒昧承诺，只应许她再为考虑。

是一个星期日，雨后初晴的天气，格外地清朗，娇羞的太阳，忸忸怩怩地开始出来和大地的自然接吻百鸟欢欣地飞翔，环着苍碧的大自然，默默地让着绚烂的艳阳吻，吻，吻!

一幅轻便的自备汽车，停在园里的路上，那李阮——雪影肉体的占有者——来了，高大的身材，近来是越发孱削下去，瘦得像荒冢的尸体般地怕人。骷髅一般的头，像大地一个窟窿般深陷的眼，瞳仁是黑的像墨一般了。两块观骨高高突起，两只很高的脚，走起路来，前后颠簸，腰围是瘦得比枯柳更细，那无疑的是一枝蜡烛，狂风一吹恐怕就要完了的，他今天刚满四十岁。他有一对生得更长更厚的耳朵，他的头一动，那耳朵便会跟着动了起来，此外还有长而翘起的鼻梁，的确，充分地表现一种特有的神秘。

这天他到雪影这边来，痛苦不堪，苦闷形于脸上，额皮像波纹般地皱。在这里吃过中饭后，一直地在屋里来回地踱步，嘴里不断地哼着，哼叹声跟着雪茄的烟一起吐出口来。

自从世界因生产过剩，发生巨大经济恐慌之后，产业界受着资本主义组织的重压，呈现了极度纷乱的难以收拾的状态。于是，「不景气」的狂涛，便泛滥全南洋了。冲溃南洋黄金的坚堤。资本主义极端发达的S坡，也就首当其冲，一般资产者，都同样地从黄色的醉梦中，攒出温暖的安乐窝，丢下娇滴滴的人儿，起来拼命地挣扎，挣扎！但是，那是一件不能避免的灾厄，你没有看见吗？十字街头，污秽街边，许多容颜憔悴，鹄形菜色的「上帝的摈弃者」，那呀，有一部分就是他们挣扎之结果。

他——李阮，特别是今天，忧虑愁苦网罩住他底意识。在一个星期内有三处肥沃的胶园，先后遭债主锁封，生活的铁鎚的袭击，使他感受极度的不安与痛苦。姨太太已经有三个月没有领到他的生活费了，一切使他感到悲惨的事件，是可以随时随地爆发的。在本星期四，已有一个粤籍的娇妾，效秦弄玉和萧史凌空而去，到了现在，还杳无踪影，并且，目前破产之箭的描准待射，使他四面楚歌的受敌，他只有惶悚，怨怼，与消极。

在星期日，S市商界的习例，是债主向债户下总攻击的日子，李阮，今天到雪影这里来避债，早在雪影的揣料中。

阴森的亚荅屋里，一切都是一些消沉和枯寂。树上的两点，淅淅地滴到草地上来。屋外透进黄金色的阳光，园外有时送进来火车轮和钢铁轨摩擦的响声，及汽车虎虎的叱风声。此外，就是凄凉和郁闷。

太阳虽已披晒在大地之上，而初晴后的寒气，还是蟠踞着。亚荅屋里更是冰冷得很，冷气不断地刺进人体的毛孔，使你发抖。

雪影坐在凳椅上，一只手托着丰满红嫩的香腿，默然屏息的在沉思，有时也张眼望望李阮。

李阮沮丧地依然在来往的踱着，蹀蹀地摆着步伐，时或哼哼作声，时或伸手从镜架上拿下葡萄酒来喝着，然后又照旧的踱起步来。

这是突然的交换：

这是突然的叫唤：

「来！……影!我们来……我要……吻……吻你的……我要……我们玩……来乐一乐！……」他断断续续地，参着一些苦笑，「……来……影……快……快！……。」

李阮确实微有些酒意，醉态呈现着。

云影回一下眸子，望着他，懊恼地显着不屑理他的态度，又托着腮沉思，李阮坐在床缘，急切的招手丑笑。

「来呀，影！……别急死我……」

雪影这一来更瞧也不瞧，暗地咒诅：「讨厌！饿鬼！麻烦！」

「喂！怎么？……你不……」李阮忍着气急得要哭的样子。

俄顷，李阮忍不下去了，猛地便扑了过来，一手抓住雪影的头发，忿然把她的纤腰凶猛地搂紧，对准床上，嘿的一声摔过去。于是，在柔厚的棉褥底下的钢板，便拍噹拍噹作响。……

雪影立刻悻悻然爬起来，胸是扑扑地跳，喘吁的坐在铁床的中央，圆睁着两只亮晶晶的眼，紧钉着他，倒也雌威十足。

但是，雪影一会慢慢地把气平静下去了，镇定住神，脑底泛出一幕一幕过去可怕的创痛，她是那样地懦弱，畏怯，一股充满反抗的燃炽的火，便被浇了一盆冷水似的冰冷下去。呀！她是一只驯服的羔羊儿。

实在的，雪影，她是一个无期徙刑犯。他的金钱，是铁的栅栏，她是被锁得紧紧地。反抗这一回事，她底意识没有准许她那样做，她最怕最恨的是李阮底手杖，它，紧握在他底手里，一下一下的笞到自己的身上。李阮无情，狠毒；它更无情，更狠毒，那大腿上的伤痕，至今还清清楚楚地映在瞳子里，她不敢反抗，怒吼，报复；更不敢显出一些的怠慢。

反抗——金钱，虎威，这些是可怕，凶猛的！一切是那样地令人胆怯，她终于又软弱地做了淫威底下的俘虏，她苦笑着，连羞愤也装进怯弱的瓮子里去了。

「呀，我的麻雀儿！我的……宝贝！我真爱你！……来，别……淘……淘气。」

雪影还是不理他。

突然，像一只饿鹰攫鸡儿一般猛地扑下，捉住雪影底纱笼，紧不放，一边拉着，一边还想伸出另一只爪来帮力，来得非常地粗暴。于是，怯胆的雪影，被吓得像鼠鼹遇捉，挣扎着想脱走。

「你……」喊声提得很响烈，「你敢，还来……来抗拒？」

「鬼……鬼……。」雪影出死力拼命地挣扎，喘着，嚷着，「……鬼！……凶……狠！……你要……要……怎么……！」雪影在挣扎的麻乱中，不提防一掌落在李阮的脸上：

「……呀！贱……！贱货！……胆敢……可恶！……打起我……我来了！……」

李阮气得上气不接下气地吼叫起来。这时雪影乘着他盛怒之下，想一下挣脱，但是太慢，刚一溜，又被他把纱笼一把扯住，雪影勇莽地挣扑，猛不防用力过猛，哇啦一声，被扯着底一角的纱笼给他撕裂了，她如死人得庆生还的滚下床，也顾不了一切，便放鞭炮似地劈劈拍拍喊起来。

「禽……。」她畏惧地不敢接下底字，转过来:「狠鬼!……狠……狠鬼！今天决然……不从！……嘿，你这狠心人！你摸摸你的胸看，还有人的心肝吗？……」

雪影退后数步，站稳着脚，一边用手指，接说下去。「你这世界上最凶横的人，你自问还有人性吗？……呀！只知……向我……泄兽……其他甚么哟！你这狠鬼！一切，呀！你都不管，苦痛，疾病，死！……哼！你说，为什么可以三个月不给我一文钱？」

这是破题儿第一次，她理直气壮地骂了他一大顿。李阮受了这一场无端的侮辱，气得七窍都冒出火来，眼瞪口呆，半晌喘不过气来。

「甚么，放屁！我李阮拥有那么大的资产，一直到现在，社会上，没有一个人敢于我底跟前说声『不』字。」况且，学校举我做「总理」，团体选我做主席，——还有，银行……总之，我有的是威风凛凛的金钱，能左右一切，那个敢如何我？侮辱我？唯独你，你这粪贱婢，哼！不识好歹……发牢骚，欺侮……我!哼!该死的贱种！……。」李阮越说越火往上冲，转不过气来，手脚死尸一般地冰冷，眼睛张得更凶，一只手还扯住扯裂了的一角纱笼，狠狠地像要吞噬雪影。

雪影不敢望去，索索地发抖。

的确。雪影在从前，是一只小羔羊，对他李阮，驯服得比甚么都可怜。今天敢于妄发雌威，抗拒，斥骂，是她自己也不曾料到。她想：这是做梦，不，这是实事，千真万确。她得了复仇似的说不出的痛快，她痛快得几乎要发起疯了的。……

那是去年的元旦日，李阮到别处去喝酒，喝个酩酊大醉，颠簸着，踉跄着，来到她底房子。醉态是那样地令人惧怕，酸浊的酒臭，弥布着全室，她自己也觉得太可怜了，为甚么肠脏会生得那般薄，嗅觉又会那么敏？酒臭一阵阵的触鼻，攒脏，肚里慢慢地翻滚着，于是，她昏晕了。她一直地呕着哼着，肠像被一双手在拉扯，弄到脸儿像五彩电光的一阵白，一阵青，全身筋肉一齐抽动起来，谁知道更因此惹起李阮的毒念。

「嗄啰！——哈哈！——哈！哈！哈！……美人，呕……哈！多娇！多美！多妙！哈！更……。」李阮醉得忘了形。

雪影打算避开一下，但来不及，刚举足想跑，「呀」的一声，李阮赶了过来，一把揪住了她，她想突围，一失手给李阮弯过长手来抱紧，张着他底酒臭炙人的嘴，按准雪影底小口拼命地嘘着酒气，并且狂吻。待撤手时，已把雪影弄的呕吐了半天，回不过气来，他便在旁丑恶地笑得弯下腰去。

接着李阮更狠煞地进一步命令她裸了全身，一丝不挂，站立绿光底下，他来赏鉴。并说：「哈嘻！我昨晩看了外国女子裸体电影，真是香艳动人，肉感百倍。……啊！你，影！你也来……到底和外国女子谁美？」

雪影扳过庄严的态度，宁死不肯。

立刻，狞恶的手杖，便毫无理性的一下子一下子鞭在她的身上，背上，腿上……。……

羞，愤，自然用不着说。现在，那根手杖又似那个时候一般凶恶地靠在角落，仿佛又要笞过来了似的。惶惧支配着她底意识，她喇喇地颤慄了！

「好！你要……除非钱来，不然我宁死不……」惶惧的压力，使她又想乖乖地在淫威雷霆之下屈服了！

李阮愤怒起来，「嘿！越学得大胆了，娼妇！唉，好机巧！还来要钱」说后嘴里呶呶地骂一些甚么。

怎样，为什么，我没有和你要钱的权利？

「哼！放屁！权利，甚么叫做权利？」语气特别沉重。

「得啦，问你自己，为什么你可以把个良家女子的肉体来当做玩具？任意摧残，糟蹋？」

「呵哟！你，垃圾的杂种！也学起甚么妈的『家庭革命』了吗？你是造反了！」李阮气得无名火升起三千丈，直往云霄冲去，脑袋几乎要炸烈了。

「不革命？怎么能长期忍受你淫威底高压？」她理直气壮，虽然，说话有点迟滞和不大自然。

屋里渐渐静寂下去。

突然，劈啊的一声，狠猛而急促的，是巴掌猛掴嘴颊的反响。接着，是雪影哽咽的悲泣，弱者底无代价的热泪，涔涔地滴到冰冷的地上。

接下，园里底通车的石子路，让兽性的车轮啦啦的磨擦而过，很清楚的这是石子的挣扎。

一会儿雪影好像感悟似地制止着哭。

啊！可怜的小羊，你怎样的永远只是哭？这于你有什么益处？哭，只有自己才能了解，这畸形，矛盾，罪孽，污臭，浑暗的社会，一切的权势者，都是残酷的败类，是人世的活无常。他们早把一般的汗血用魔威搾乾了，早把「真理」斩成肉酱了。「这一切社会底斑点，你底泪呀，又怎能，怎能把牠洗净了哫？惟有，惟有啊！奋起你底勇敢，抵抗毁杀！……」

但，这是，一时兴奋所激，一转念间，想到自己终日囚首垢面，在淫威之下过着惨酷的生活，孤弱的困在黑暗底核心，悲哀，苦痛，耻辱，环绕四方，张牙舞爪，她那颗脆弱的心，怎经得沉重的刺激，于是又不能自抑呜呜咽咽地哭了。

躺在床上，她昏沉而凄怆，时时抽噎，不能自主地辗转着，她疲惫，懒洋洋地。但是，双眼好像被什么张掀着，合拢不得，过去的创痕，又在可怖的思潮中而映现着一个漆黑的世界，一只模糊而瘦黑的手，从一只粗大的手里，接过一张写着八百圆的支票，经过了数个钟头之后，可怕呀，突然的，砖头，石子，一列列的掷过来，好像连套戏法一般的迅捷，一闭眼，这些石子和砖头，已变成一座坚固的牢狱，把一个天真烂漫的女子禁锢起来，加上无形的脚镣，青面獠牙的狰狞的魔鬼，丑恶地跳着舞，唱着歌。

蓦地，屋外树梢一只角鸱「咕」的开始嘶叫起来雪影猛地一觉，全身从头到背，冷汗像急泉般地流下，她骇得急急缩进被窝里，一手按住脑袋，想遏止纷涌的思潮，尽力的把柔情的睡神紧紧地搂着。

**（三）**

炎荒的南岛，暑气原本是强有力的霸据着整个的昼夜，人们始终在郁闷的天气里昏噩的过活，但，近年来已略有转变，到了十一二月的时候，风伯也不示弱的奋动着，雨水也特别来得多，尤其在一般的山村，雨后的寒冷，令人感到一种大自然的不可思议的神祕，因为，此时南国的气候，在一日之间，热与冷是不断的递增，交替着，令你不易捉摸。

曾经一度绚华繁荣的南国，那时候，黄金遍铺着大地；椰风胶雨，一切都是未来的黄金之种子，但是，现在一切都成过去了。绚华，繁荣，昙花般的消逝了。

雪影近日心内的矛盾，一天天地厉害，物质的压迫，也一天天地加重，抽屉里的生活的润汁，已渐形枯竭了。李阮破产的危机在呈现着，一触即发，一点没有经济活动力的她，对此怎么能不忧惧？

虽然，自己少时曾进过学校数年，一知半解地也识了几个字；但这又有什么用处呢？除了工于针绣之外，无一项是自己底擅长，与人也言独立，岂不可怜可笑？而李阮末日厄星的降迫，正值此不景气的时候，黑漆地一团，说了要往那里跑呢……。

雪影越想越悽恻，内心惶惑，悲哀，苦痛，她的脑袋要爆裂了，心弦要撕断了，她不愿意再去寻找烦恼，未来的一切付之未来吧。

……

霏霏的霖雨，连绵的下着，直到今天，已是整整的下了半个多月，平均每日自清晨延续到深夜。在这里，空气是那样的萧杀，沉闷，水蛙阁阁的叫着，通水沟的水流潺潺的响。两点打着近旁芭蕉的绿叶，发出颓蔽的声响。胶树的枯叶，沙沙的跟着雨滴而堕地；厂里的机声，老是轧轧辚辚。这苦闷郁积的雨天，配着这些充满着诗意的大自然音乐，协韵的节奏，吹送到枯涸的心房，倒也不觉十分寂寞。

黄昏初临，雪影悄然出门，朝着东面跑来，她手里撑着一把雨伞，蹑足踏在污烂黏湿的泥泞，她脚下拖着高跟拖鞋，略弯着纤瘦的柳腰，一手还拉起新换的纱笼，拉高到膝盖，怕给泥水溅污了似的。她非常担心，蹑着脚频频注视到地上，乍行乍止，她不敢拔着大步走，是那样的细腻，弯低着细腰，可爱的姗姗地走，一种婆娑婀娜的姿态，显着少妇底特具的神祕美。她走着走着，嘴里还喃喃的像苍蝇般哼些调子。

雪影终于走到了目的地灜人底屋。

灜人此时刚好吃过晩饭，在屋里翻看昨天寄来的报纸，但又丢开着，从书橱里拉出一本唐诗来读，读得津津有味。然后婉转地咿咿唔唔的吟哦起来，声音轻盈的透送到雪影耳里。

瀛人自从宣告失业以后，赋闲到如今，已将近一个整年了。抑郁，悲哀，惨淡的生活逼迫着他，烦闷几乎要把他宣布死刑了。在这里，他底涸涩的生命，在寂寞的躯壳中，所能苟延维持着的，便是一些文学作品的调剂。真的，他自己也常常说：「这些这些，是我生命底甘露，是我底春之薰风，没有他，我便不能活着。——」虽然，他有时还开怀地拿起白兰地酒，尽量地狂饮，并且，高哦着李白底「将进酒」，当念到「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或「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常常是吟得特别的起劲。

门是开着的，雪影悄悄的进了门。瀛人没有察觉，仍旧坐在写字台前的靠椅上，响亮地咿唔。雪影不动声色的躲在瀛人底背后，忽然，不知怎样，她底腿触动椅子起来，她于是禁不住嗤嗤的笑了，瀛人被她一吓，惊跳起来，忽的喊了一声。这么一来，使她更笑得弯下了腰，半天仰不上来。

「……呀我……当做……当做……」瀛人惊喜的望着她。

「哈!哈！……嘻嘻！……你当做什么呢！……哈!哈!哈！」

「原来是你这惯爱揶揄人的……阮嫂。……哈！哈哈！……」瀛人也哈哈的笑着起来。

「……啊呀！要不是这只滑头的腿。」故意的伸下手，轻轻地打一下自己的腿，「我真想悄悄的……呀吟诗……多乐？……嘻嘻。嘻嘻！……」她显着红红底樱唇，从嘻笑里吞吐地说，说得怪腻人的。

「阿嫂！请你别再笑了，难为情的。」

她慢慢把笑抑沉下去，转动着感人的秋波，妩媚地一寸一寸地挨迫过来。

「好呀，真好呀！比留声机来得还婉转呢……唉！请……请你再吟一些给我听呀！……我很爱再听听的呵！……」这是她底赞美，呀！她真漂亮，她底天真，呀，真的，还没有逝去。

「不要讥笑啦，阮嫂！真的，哈哈。实在吟得太俗了。

「那里？……嘻嘻！真哟，我爱听！请，请！……」

她嫣然的沉默下去，暗地里开始在施展着强有力的诱惑。

「啊！好，就吟这篇，我很喜欢这篇：『长恨歌』」

声音虽然略带一点嘶，但是，咿咿唔唔，唔唔咿咿地一直到「此恨绵绵无绝期」，余音缭绕在亚荅的底下，她听得出神了，很奇怪地不知不觉落下了数滴珠泪。

他瀛人，虽然历世未深，但天赋聪颖，他知道，区区数滴泪，是对于社会现实的共鸣呀。「阮嫂！有什么事没有啊！外面雨越下大了。」

瀛人真机巧，把雪影底感触驱走了。

「哎，瀛人先生，我几乎忘了，我要烦你替我写封信，探问家母底病」

「啊啰！对不起，阮嫂，我写得不好。」抽斗开了，一张便用信笺递过去，「请你自己写，这里信笺，有……」

「我不行呀，才请你写，你倒摆起架子来了。」

她佯怒了，摄紧着那媚人的樱唇，皱起黛黑的娥眉，依旧坐在瀛人的旁边，娇嗔地对着他瞪眼。这刻，瀛人感到，强烈的异性底诱惑，是愈迫愈紧了，一颗纯洁的心，震撼得厉害，心房不绝地跳动，周身，脸到脚，都像火一般燃烧起来，他觉得，她这一嗔真美，不敢再去望着。

「……阮嫂，原谅我！我的情绪实在纷乱极了，要是写错怎……。」他抖颤无力的说，向她微笑。

「好，写错就写错算了，只要你肯给我写。」

她嘻嘻的憨笑了，把身子伸一伸，又打了个呵欠，在白纺绸衣底上前部，两粒轻而腻的东西，蠕蠕地动着，恰好，映进瀛人的视线，引得他望个不了，望得呆了。「尽望什么呀，写啰」口一动，媚态便妖娆百出。

终于瀛人底意识被异性的诱惑征服了，呼吸失常地急促，拿着笔，瞪着空白的信笺，手只是颤动。

……

信是写好了，瀛人递过去，她接在手里，喃喃地读，反覆地读，声音低得像蟋蟀的叫。

「ム，丫，写得多好，多深刻，多殷切！……呀呀！感谢瀛人先生。」她偷偷地望着他。「没有的事，笑话！……」

屋外的雨，真是越下大了，淅沥淅沥地响得很可爱。屋里乌暗得可怕，一盏汽油灯迎风颤跳。从壁隙探向外望，一切：含羞草，百合，鸡冠花，山竺，橡皮树，都没有了，都沉浸在夜的黑河了。只有，只有近井处的青蛙，阁阁地叫，叫得令人烦燥起来。

「回去？……雨大，天黑，……怎么？回去？……。」

这问题在雪影底脑子里跳跃着，但她并不觉得窘困，倒是瀛人有些杌隉，局促，难为情。虽然他很想……但是，呀！不成，这里是什么世界？这里是残忍的桎梏人们的社会，怎么？我做梦，一个丽人儿这么深夜还在这里，风声漏出去，那怎么得了……？呀！我莫非，莫非做梦？呵！做梦……

瀛人的确很窘迫，万分不安，但，只好硬装镇静，虽然脑子里很矛盾。「我不能……啊！我又怎么舍得她？她？……好……横竖我……是啦，看她怎样？……」

擦着火抽起香烟，一口烟嘘出，酒气跟着从他底口里出来，这才记起刚才喝了酒，有点晕然。

「……」他又想了一会，立刻，呀！真的，他装傻起来了，开着嗓子，张着口——

「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

真的，她嘻嘻地羞答答地笑起来了。

「啊，瀛人先生，我到现在还没有问你贵庚……!」

「呀啦，敝庚吗？二九十八。」

哈！敝庚？真的，想不到他——瀛人，竟会这样装傻了，使雪影笑得连肚皮也发痛。

爱的火花，燃起来了。

无论是谁，男或女，除了枯木与石头，不然，两个热烘烘的青年异性同时在一个四无人声的屋子里，挤做一起，那我们将不能相信，在古远的朝代，有着一个所谓柳下惠其人，何况，这里……

「真的吗，阮嫂？」是瀛人底声音，拉得很长。

「谁又来哄你？」

「好。请你别笑的，我来吟一—但是呢，要我吟那几首呢？」瀛人把那本唐诗递给雪影，她接过去，娇煞人地翻着。

「阮嫂！——雨——雨——大——」瀛人不自然的抖慄着，瞟了她一眼，探她底态度，探着便大胆地把脚伸过去。

她不责怪，也不推拒，只是温文地欲笑不笑，一直让他偷偷地把脚放到她那穿着纱笼的腻輭底腿上。

瀛人的脚是颤动而冰冷。

「阮嫂！你怎么要穿纱笼的？你不是『娘惹』，你不吃槟榔，不合式呀……你怎么不……呀，旗袍真美！……」

她掀动着亮晶晶底瞳子，注视着他，好像嗔，又好像笑。「是的，我们不好穿纱笼的；可是，他偏要我……」

「但是纱笼倒也漂亮得很」他又望了她，「阮嫂！外面雨越是大了，怎么？……」

「回去。但是，天那样黑，又没有手电筒，怎样？……」雪影惺惺的狡点地说了。

「呀，糟!……我也没……」

「……那么……呵……怎办？」她越是妩媚了。

「这里……你……你……你……」

「……」

「雨大，阮嫂！」

「不能回去。……」

「这里……」

「这里？……」

「阮……嫂！你，肯……怕？……」吱唔吞吐。

「怕什么？……怕你不……」

「我？我？……怎么？」瀛人着急起来。

「嗤，羞！」她移动了椅子，再进一步迫近过来，她娇憨的把右手的食指在他左颊一划；嫩白的她底蛋脸，跟着泛了上红霞。

空气紧张起来，瀛人不能自禁了；趁势一只手过去捉住她的臂膀，凑巧并没有遇到抵抗，即刻，把她抱起来，一点儿也不宽松。

雨拼命淅沥地下，打在亚答叶上面。为虎作伥的风，狂力的刮着，树叶在树上哗啦哗啦作响。

一条满缀绚红花纹底纱笼，出现在衣架上，灯火欲灭不灭熌熌的抖着，帐子不时在掀动,风从壁缝侵进来，凄冷。

「啊，阮嫂！我醉了！……」

「甚么，醉？……你那里喝酒来？……」

「哟呀！你，你比威斯忌，然理哇克，还醇美！你这眼，这鼻，这胸脯；这比雪花还白，还腻的肌肉；这……呵噲！你这一切哪，是人间最醇最美的威斯忌，然理哇克！呀，你这肉香呀，让我来嗅，嗅，嗅，呀！你这樱桃般唇儿，让我来吻，吻……吻，吻！……」

「够了，好人！……别吻坏啰……。」

她咦嘻咦嘻的笑着，娇脆的余音，缭绕在帐子里，慢慢地，慢慢地，从每个帐纱空隙出攒出来，嬝嬝地在室内消散，湮没。……

**（四）**

**（缺上半节）**

她多么的慷慨激昂，又多么的威武豪爽，把李阮吓得颜容沮丧下去。她心里真是快活，另外，她又觉得很是奇怪：我想不到，真的想不到，现在我居然毫不忌畏地，威风凛凛的把一个平素百般凌压自己的权威者，——社会瞻仰的资本家，勒倒了。自己几疑心是着了魔，今日的这出戏，又是这么地滑稽，自己底理智也从不曾教她这样做。真的，这是多么滑稽的呵？

「喂啊！此刻你赶速给我一万元。我觉得，这个世界残忍，惨酷，是一个最暴虐的刑场！……呀，我必须，必须立刻离开牠，一刻也再不能迟缓！……」

李阮慌乱起来了，脸色一阵白，一阵青，脑筋尽自跳动，脚踝互相搓击着，看去站得太不像样了。他眼前一阵迷朦，一阵晕暗——他看见雪影，她从袖口掏出一件黑漆油亮的东西，玲珑小巧，像什么呀！天啊，原来是一枝短手枪。他立刻觉得，这是一桩最可怖的事情，悲惨的大祸，好像眼前便要发生了，牙齿登时上下敲打，全身颤慄着。

「……你……你究……究竟……凭……凭着什……么……资格……格……要我的……钱？……」

「问你，……哦！是，同要问你，我用不着来告诉你。」

「……」

「……」

「但是，影……呀，我想你是疯了的么？……我……真想不到；……不，我不会相信你……」

「不会相信，我会反抗你，是吗？」她机巧的抢过话头，高声道：「哦！那是对的，你有经济魔力，有金钱淫威，确实，一个女子，要乖乖地被你征服，做了你的俘虏，齁鼾都不敢高声，可是，呀！李阮，你，你真的，这样说并没有苛刻，——你是一只装满酒饭的猪猡，眼光是这末地偏狭，哼！真是，一个女子只患不能觉悟，如果她……唔，现在我是觉悟的了，我晓得……」她严厉地：「哦，我晓得，与其苟且咽泣来偷生，毋宁慷慷慨慨的和敌人拼一拼命，倒是光荣得很的！——啊唔，……现在，这耻辱……我要来涤刷的了！」

李阮噤颤着口，呆了半天不能说话，蹭蹬的，胆怯的，又向后退缩几步，脚踝互撞得出声，脚跟像贴在火炉上。

「……」过度恐怖的李阮，瞪望着雪影：「但是……但是，影！你真忍心呀……。数年的恩爱……啊，你——你要到那里去……去哩？」

站在床角边的瀛人，起初有些不安，害怕，现在看了这种情景心里倒觉得好笑，「哦，所谓上等人，原来是这样卑鄙的哟！」他暗暗地嚷。

「放屁——总之，我此刻也管不了许多，我只要你给我的钱——一万元……今天，一定，非拿出来不可；不然，你瞧——。」她举起那东西，骄傲的向李阮作威吓的手势：「牠，牠会结果你」他会结果你的狗命呵！……假如你不怕，即刻……」

「……手枪……一万元……」这可怕的要挟，在李阮的脑子里摇晃着：「……一万元……手枪……」

「……」

「……」

「你……」她厉声的说，「你真的不怕嘛？——这个……」

她握紧着手枪，像黑夜戒严，士兵喝令路人受搜查般的紧张。她指头按着发动机，向李阮的胸膛瞄准了。李阮摇抖着，站不稳了，望里像要往后跌倒下去，立即，张慌地又向后退缩了几步。

「喂，现在你说，钱，命，那一件好？……」

「啊，我想……」瀛人也扑过来了，「李先生！还是钱好……。」他凶恶的讥嘲着。

杀气笼布着全屋：樑，柱子，似乎也发抖。

「这，——这是——拾元——这——是百圆」

「甚么？……只够两千……」

日光忽然暗晦了，只留些濛濛的暝色。屋里顿呈阴沉起来。这时，雪影茫然地觉得，她的手是怎样的一抝，立刻，震耳的一声，数道绿光跟着逬起，于是，她看见，一只高大底瘦狗，狂吼一声，便向后狼狈的倒下。一双脚，起初是颜动，慢慢的，可怕的伸直了，灰色的毕挺外套的前部，流出一些红腥腥的东西，一会，外套便变了另外的一种颜色。

「可是也太便宜了！」

她慢慢跄着足，走到房门来了，脸上显着胜利的得意底微笑，沉吟了一会，便拉了瀛人的手，紧紧的握住。于是，他俩快活地狂吻。

「怎样？亲爱的瀛人，我的好弟弟！……亲爱的，我们应向那里跑？……」

「姐姐；好姐姐！我爱你！……呀，我们从这里跑吧！……哦，影姐！你看！那边……呀，姐……看！那边……向着我们招手……呀……」

屋里寂然无声，桌、椅、床、门、窗，一切都显着阴惨的景象。

**（载一九三二年三月一日——十五日民国日报《公共园地》）**

「南洋文艺」出版了

本报前载本坡有志于文艺运动的青年，将合力出版「南洋文艺」月刊一事，谆早为阅者听知悉。慈该刊已于咋日出版，封面为三色版。装订排印甚美丽，其内容亦甚丰富，兹将其目录介绍于后，想必为一般爱好文艺者所乐闻也。

作品题名作者笔名

（一)登山(译诗)钟浪夫

（二）三个暹罗警察之死(创作)书丁宛

（三）一幕悲喜剧（创作）李梅

（四）阻碍交通(创作)王戈夫

（五）彼此一般(创作)池宽子

（六）动摇(诗)诗奴

（七）南岛文艺理论发凡(理论)卢短春

（八）南岛文艺短论(理论)文白

（九）创作法谈(理论)吴苴英

（十)血潮〈诗)雷吼

（十一)一个咖啡女之死(戏剧)何雾

(十二)宗教的信徒们，听着！(散文)张佩兰

（十三)黑夜深山进军曲(歌)王小渡

(载**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一日「民国日报」**)

「南洋丈艺」月刊出版后

日前末坡各报登载关于本月十日出版之「南洋文艺」月刊，据查经受富地政府全数扣留，不准发行。盖谓其中文字激烈有碍社会治安。该月刊主编人陈慧聆君，乃因责任关系，遭政府嫌疑，控,以煽动治安罪，担保一千元。嗣经陈君亲属于本月十四日上午请两间殷实商号担保出来，复延聘崙与目及打路吗律师代表办理，一方并由陈君亲属向华民政务司署当局请求，以陈君年轻致肇此不慎之祸，情有可原，请准予自新之路，当蒙华署当局俯允，允将控案自动撤销，不予深究。惟陈君则应由该二间商号担保，于二个星期内自由回国。嗣陈君亲属复向华署当局请求，以陈君此次因年轻误事，今已知悔改，此后愿力遵规矩，不敢再作非分，因陈君仍有祖父遗产在此，未及分拆之期，将来可否准予重来此地接受遗产。当局据此，复加宽容，谓将来五六年后，如欲来此，待彼时通知当局，即可照办云。现查该案终于昨日(十九日)由当局撤销控吿，又同时因该案被控之洪添筹及林其仁二君，政府亦念其年轻，且关系不重，经同时撤销控案云。

(载**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日「民国日报」地方版**)

「槟风」最近的征文——关于「我的读书计划」 丝丝

本刊前天登个「征文启事」,提出「我的读书计划」这个题目，请读书界写作。现在且谈一谈我们这回征文的目的，和我们所要征求的文章的内容，以及其他需要说明的事件。

我们这回拟定「我的读书计划」这个题目来征文，有三个目的。

第一，制造好读书的风气。我们以为无论谁，如果要作一个健全的人，不可不时常读书。在学校里的学生固然应该读书，离开学校的人也应该读书。时常读书，不但智识能够随时增进，头脑也比较不会顽固。有一些要人，在二十年前是很前进的人物，现在却变成顽固的老朽先生，大概就是因为这些要人少读书。（如果他们有读书，大概所读的多是一些非现时代所需要的书)有一些记者，在几年前是很进步的人物，但现在所发的议论却浅薄得很可怜，大概也是因为没有继续努力读书的缘故。因为时代是会前进的，学术是会进步的，十年前的旧眼光，对于今日的新情形，未必会适用了。陈彬龢氏曾说：「假使现在一般社会领袖(当然有极少数的领袖很爱读书的)都能偷闲看些普通书报，其智识决不致落伍到可惊的程度」，这句话是对的。我们希望这回的征文，能够使平日不读书的一些人，稍稍感觉到有读书的必要；使一些好读书的人，加强要读书的决心。

第二，征集关于读书的意见，给好学的青年参考。读要有多少计划,随着一时的高兴，时读时辍，一曝十寒，进步一定很难。不管书的内容如何，胡乱阅读，「资本论」和「情齐作法」齐陈，「金刚经」与「性史」并列，看报纸连广吿都一字不遗的看下去，这种人的读书，未始不勤，但进步恐怕很有限。我们希望这次的征文，能够得到多少可贵的读术计划，使好学的青年有所遵循。

第三，测验读书界的意见。在我们这个社会里，读书界的人物，对于社会问题或对于学问，到底抱什么意见，各种不同的意见当中，那一种意见成分最多，那一种次多，那一种最少，这是很值得关心社会问题的人注意的。在平时要对读书界举行普通的测验，以知道他们的意见，不免有很多的闲难。我们希望这回征文的结果，可使大家知道当地读书界的一种倾向。(载**一九三五年一月廿二日「槟风」**)

「南国」第二期出版以后 任平

(一)从题外说起

两星期前，见到创刊号的「南国」出版。雨天前，又见到第二期的出版了！

南国！南国！啊！这是多么有力，多么热情，多么动听的名词呀！

的确！我们住在南国，(不是中国福建、广东等省，专指南国，是我们福建广东南省人民侨居最多的海外的南国！)是应该有代表南国精神的东西出现，这是任何人都不敢否认的。试看！印度人有印度的读物……那么，我们中国人在这里的，又岂可没有一种特殊的读物？

由此我们也就不难想见：「南国」的发刊大概是基源于此了，虽然，「南国」本身未曾明确的告诉我们它是负有何种重大的使命。

毕竟，「南国」是这样不求人知似的出版了，而且第二第三期……我们也将展望着他们出版了！现在，我们就把这已出版的两期「南国」来先按它是个「怎样」和「什么」的吧！

(二)南国是怎样的？

我们明白：一个刊物的出版，是不可过事吹求形式；同时，内容——材料务求充实，不可假借.时流人物以「虚张声势」。根据这原则，我们对于「南国」，老实不客气地就会发生两个疑问：

（一)「南国」是否和上海久闻于世的「南国」有相通的关系？

（二)「南国」是否利用已成的名，取巧于南国的青年？

关于这两个疑问，我们I至少于我I是认为有成立的可能。因为我们那位编者，他并未有明白的告诉我们：这就和他们的「立场」一样，一样的含糊。

我们觉得：在现今时代潮流的澎湃震响中，对于偶像崇拜是早已经扫荡无余。那么「南国」是否有造成我们「偶像崇拜」的嫌疑，这实是一个极严重的问题！

本来中国西千余年来的封建遗毒，自五四运动后才逐渐打倒，但是在乡村的偏僻之所，其势力却还十分牢固！即非乡村，而为四方人士杂处的南洋(在这里或许即说是南国)，亦见封建思想之深入于我们的侨胞！因此，我们负有开导文化的中国青年，实应该予同群以正确的光明之路——我们希望，「南国」，今后要特别注意这点！

(三）疑团是什么？这一个问题，原和上个问题没有什么雨样。不过我们为醒目起见，于材料上想多谈一点。我们先看第一期。

第一期，除几篇国际问题，提醒了我们,和「南国展望」清算一下大有人清算的现账,都可以说是打定了「南国」的价值以外，余下几篇(教育的、文艺的)都不见得有什么了不得的精彩。尤其是华林先生的「文艺复兴运动如何开始？」一篇短文，更绝对不敢赞同。但我们的「编者」却不知是因为华林先生的大名响些，还是因为它是评论，再至于其他？所以把它列在正文的头一篇。这点高明，我们是很不敢恭维的。

第一期的就算如此。第二期呢？这一期，该说是比前进步些。关于国际方面，拉得最紧的，却是世界的煤油问题。田真君把世界煤油战的过去和将来，剖述得条分缕析，这不特给我们以极深的认识，尤其给商人以一种知所需求的便利。记得「南国」出版的第二天，报纸上即宣说煤油已低价一角。这也就可以说是极合时会了。

其次则是「希德宴主义的检讨」和「那绪党的纲领」，也有极明白的指示给我们。我们尤得特别指出的是，关于那绪党的党纲，星加坡曾有两家报纸先后译载。而两报所译载的和「南国」译载的，又均有不同。这，在我们未得原文之先固未能说其谁是谁非；但就其全体的理论和文法而言，怕要是「南国」为比较正确的。(作者写至此时，适友人自外来，携有前日托彼代找的英译那绪党党纲，因与岑斯君的译文对读之，确无甚差误。)因此，我们相信「南国」的态度，对于读者，却是最忠实的、可信任的……。对或不对，还请诸君及热心领导南国文化者指政！

(载**一九三二年七月三日民国日报「公共园地」**)

「繁星」的趣味——敬吿阅者 浪漫

朋友！你要知道新的事变的前因后果的话，那请你看本报的社论或者星期刊的毎周评论。你要知道南侨教育，或者北地教育的话，那也请你看本报的南侨教育。你要知道南洋的史地和南洋事物的研究的话，那也请你看本报星期刊的南洋研究。你要知道妇女问题的话，那也请你看本报星期刊的妇女界。你要知道体育的理论，和它的概况的话，那也请你看本报星期刊的体育周刊。你要知道科学，和一切日常生活常识的话，那也请你看本报的常识周刊。你要采讨文学的话，那也请你看本报的文艺周刊。你要知道学生们的创作力怎样的话，那也请你看本报星期刊的学生界。你要知道经济变动的话，那也请你看本报星期刊的经济周刊。你要知道新生的事情的话，那也请你看本报电讯和要阈各拦。你要知道金，银，胶，锡……等等的现价，或轮船来往的话，那也只有请你看本报的行情栏和船行表。

在那儿，有专门的著述，或能满足你一些要求。若这儿就什么都没有。唯有唯一的享乐主义，安慰烦厌了的心情的趣味文字。不过，你还要认清：假如所需要的趣味，是阿二强奸阿三，阿四单思阿五，阿六捉奸，阿七私奔；甚至于阿八鸡奸，阿九和奸，阿十吃醋，诸如此类的男女间事的话，那你在这里，当然会失望。即你所需要的趣味，是某甲奇胎，某乙驱鬼的话，那结果，你还是免不了失望，大大的失望！

老实吿诉你吧！我这儿有的，虽然是趣味，但这趣味，并没有如上面所想像的这么趣味。换一句话说，我们也决不需要这么趣味的趣味。我们所指的趣味，是以文字的技巧所描写的人生感情表现，和社会事物的趣味纪事而已。

今日是本报改出早晚报后，本栏「繁星」和阅者第一次见面的一天。而且「繁星」这回还因此而改了宗旨，在征求稿件的启事中，曾大书趣味长趣味短，确实有郑重声明的必要，免得那些要趣眛的人，因找不到那些趣味，而开口诅咒则个。

敬此声明，免生后论。(载**一九三二年七月十五日星洲日报「繁星」**)

为「南国」答任平君 金思

这是极可感谢的。

任平君以十二分诚恳的态度来批评「南国」并赐「南国」以目前应该努力的方针。「南国」同人除以同样诚恳态度接受外，并由兄弟个人负责答覆任平君下面几句话：

一、南国纯无「取巧」的居心。国内的「南国」，和我们的「南国」，性质不同，社员亦不同。但在不同中，却有朋友的关系。这就是说，大家曾彼此认识。记得我们之所以取名「南国」，原因是我们住在这南洋，先有了一个「Tropical」(本是「热带」的意思)的名词，记在心中，我们为「南国」比较现成、比较好听，所以就和英国、美国……之有「Review of Review」；福建，广东……之有「民国日报」的刊行一样，名词并不受任何束缚及限制。至于说造成「偶像崇拜」这层，可以请大家绝对放心！

二、我们的立场，并没有什么含糊，我们是纯以「介绍」为职志的。这所谓介绍，当然不是肓目的对读者不忠实的介绍，我们第一期之所以把华林先生的一篇文章：「文艺复兴运动如何开始」放在前头，原因无非是想给读者多一种认识，这并不是「开倒车」，我们聪明的读者，是可以有能力批判的！

「综合以上所说」(借用任平君的句子)，实在「南国」同人也的确如任平君所说「我们相信」「南国」的态度，对于读者，却是最忠实的，可信任的！我们今后，或者将由「幽明」进而至「鲜明」的道路去！

现在，第三期已经出版,同时第四期已经交去排印，我们更希望读者予以如任平君一样的正确的批判，「南国」同又实无任感幸！

(载**一九三二年七月廿九日「公共园地」**)

死水微澜 一九三二——一九三六

文艺刊物的消沉与综合性刊物的代兴

写在「晨星」前面 浪漫

漫漫的长夜、虽然到了尽头；

但雾的零氛，仍朦胧的罩着大地。

这时——翘首天空、唯有一点的晨星：

尽着他的义务、射着他的光芒；

给人们世界光明！给人们心灵慰安！

看呀——灿烂而仅有的晨星；

他正在欢忻、他正在舞跃；

他是在诚恳地、欢迎曙光的来临

朋友——鸡声开始唱了；

请你离开你的床、睁开你的眼、穿上你的衣。

趁这曙光将要来临，晨星灿烂的当儿；

到这儿—吸些新鲜空气、作灵魂的露珠！

好满足你生命上、所需要的滋润呀I

(载**一九三二年七月十五日星洲日报「晨星」**)

漫谈报屁股——聊当一篇开场白 浪漫

凡一日报大都有副刊，这副刊，有人是名为报屁股。假如是顾名思义，那谁都会以为这是整个,报纸的排泄处。不过这副刊，并不是从意义上，而取名报屁股；大概以形，因为多数报纸的副刊，都是排在报纸最后的一页，报屁股云云，在形式上言，便有其相当根据了。然吾人从意义上说，也并不致十分不合；最明白的，一个高明医生，要断定一个人的健康，排泄的注意，也是个不能忽略的呀。所以要知道一个报纸的是否充实，在所谓报屁股的副刊，也约略可以见出一点。

中国的报纸，类多有这种副刊。如时事新报有「青光」，申报有「自由谈」，新闻报在过去有「快活林」，现今也还有「新园林」，不过因国难当头，不堪快活，而改为「新园林」吧了。

副刊最大的作用，起初的目的，是在调剂阅者的精神，使阅报的人，得于看厌了新闻之后，获得心灵上的慰安。欧美的报纸，也多关专栏，刊载些趣味文字。他的目的，当然也是在于使阅者，获得精神上的慰安。中国年来的报界，对于这种所谓报屁股的副刊，也已成为普遍性。除了时报外，差不多无报不有副刊。即时报的每天，也载有一二篇的丛谈小说之类，以当作副刊。可见副刊，为一般报纸所重视了。

虽然，在今日的中国报纸,多设有一定副刊;但每报的副刊，则已不一定以趣味文字,为调剂阅者的精神。有些固尚保全这种态度，有些又已趋向于学术化了。如华北日报副刊的纯粹文艺，和福州民国日报从前的副刊的政治经济，便是一个明例。

在目前中国的报界，对于副刊的见解，也显分二类主张：一种是提倡副刊学术化；一种是拥护副刊趣味化。这两种主张，均有其牢不可破的理由。因为在前者，是欲提高人类的志趣，供给人类求知的需求。在后者，则欲使阅者获得精神上之安慰，而解消胸中的烦闷；即不然，也未尝不可于诙谐中，去求到新的知识。

至于我个人，那对于前面的二种主张，都举手拥护。所以我对于副刊的主张，一向都采取包含并蓄，两者兼有的见解。这不但我个人的见解是这样，而在过去和现在的本报，即有这么的精神。所谓以趣味为主的报屁股，在过去关有专栏的「繁星」副刊，和星期刊的「游艺场」。而学术化的，到现在止，则已出版有南洋研究、妇女界、学生界、经济周刊、文艺周刊、体育周刊、南侨教育、常识周刊等八种。这无非一方面，是要使阅者得精神慰安，另一方面，获得学术问题对阅者的贡献吧了。

这次本报复因为改出早晩报的缘故，更将副刊扩大，特加关这「晨星」一栏。自然这晨星不是学术化的副刊，但也决不是如时下风行，以诲淫为趣味的宗旨。老实说，如卑猥秽亵的一类记事，根本也就失却了趣味；事实上也只能引起读者邪恶的欲念，伤风败俗而已！

说明白一点，这栏晨星，固将以趣味为中心，载些小品文。但记取，所谓趣味的，决不是卑猥秽亵一类的记载。我们是要于诙谐中，供给阅者的精神慰安；还要含蓄教导的意识，寓革新社会的正念。也可以说，这晨星一栏，是前面二说的混合品。

(载**一九三二年七月十五日「晨星」**)

附录：文艺活动纪

一九三一年的华侨文艺 景三

整个南洋的华侨社会的文艺界，早就已现出惊人的、落后的现象了，何况只是星洲一隅之地，更无文艺之可言。不过，星洲位居欧亚孔道，欧风美雨，不断地侵来，所以多少总有足述。

若论星洲华侨社会所产生的文艺，我固不敢说一切都是迎合低级社会的手淫趣味的文字，和一种无病呻吟的作品。然而，或许在一般中也算不少。因此，我人要求一含有「民族性」的文艺，确是稀若鳞角。

现在就先把报纸上的副刊来说吧。星洲的华文报共有六家，每一家华文报上都有一种固定的副刊，如新国民日报的「新国民杂志」，叻报的「闲暇」，总汇集新报的「总汇集副刊」，南洋商报的「商余杂志」，星洲日报的「繁星」，本报的「公共园地」，但是，这六种副刊之中，出于剪稿者居大多数，终于谈不到文艺上面去。除了这六种副刊之外，今年来，自叻报的「椰林」，本报的「新航路」，星洲日报的「野葩」，南洋商报的「压觉」停刊以后，在落寞的文艺界即有本报的「流露」出现，可是不久又吿停刊，从此后，则未见有何种文艺副刊与社会人士相见。

抛开了报纸上的副刊，再就单行本的文艺刊物来说一说。在去年尚有青年励志社出版的「青年季刊」，福建会馆教育科出版的「闺侨教育选刊」「新加坡画报」。这些虽然不是全属于纯文艺的刊物，可是近年来，却连影儿都没有一见，这可说是南洋的文艺界也闹着「不景气」吧。

再就美术方面来检讨一下。今年来，在星洲华侨社会虽然开张了好多的画室，可是系统属于学业的，终于谈不到什么美术,然而,足以使人感到快慰者，即系高剑父君在中华总会所开的美术展览会，和少年团曾开的古画展览会，却对于我人贡献不少。

关于戏剧方面呢？今年一年中，少年团曾举行独幕剧竞赛，青年励志社曾演「回家以后」，南洋女校曾演「少年维持之烦恼」，其中足有一述者，除了「回家以后」和「少年维持之烦恼」之外，少年团的独幕剧竞赛，则纯以粤话，这未免有「美中不足」之嫌。

电影为补助社会教育，开通民智的利器，也属于文艺产物的一种，华侨摄制电影，自苏坡刘贝锦公司出品「新客」一片以后，继起无人。可是由国内所运来的电影，因为制片公司只顾赚钱，而去迎合一般低级社会的现象，大都系神奇怪诞，绝没有什么叫做艺术，更谈不到什么补助社会教育。然而，这里的一般现象，却非这种神奇怪诞的片不看。所以如其要以艺术的眼光去批判国产电影，则国产电影已人于破产的境地了。虽然情形如斯，今年来却也有一二片颇满人意，如「桃花湖」「故都春梦」和有声电影的「雨过天晴」，可是观者却很寂寥，这便可见这里一般观众的心理的一班，同时，也难怪神奇怪诞的电影源源而来。不过，如其从艺术上着想，制片公司也可以破黄金的美梦去努力于艺术的发扬啊！

从上面所说瞧起来，南洋文艺的落后，这句话，实足以证明不谬。艺人啊！时代已是在转变了，应一齐努力于有「民族性」的文艺」来激发起我久已坠落的民族，来突破这沉寂的空气，使开出灿烂的文艺之花！

(节录自**一九三二年民国日报新年特刊「一年来的星洲华侨社会」**)

一九三二年「文艺周刊」的清算 匡人

是一年前的事：我们——本报同人计划着增出「星期刊」，里面需要关划这块「文艺周刊」的园地。那时节，一九三一年正要敲謇它的丧钟，这星期刊且被运命决定了要于一九三二年的第一个星期日与世人见面。时间上是这么的短促，同人的力量又是这么的薄弱；拓展这个园地的工作马上便要借重艺友们的帮忙。第一期的稿件，马马虎虎的征集付版了，编制上却和「繁星」一般，但内容当然是完全不同的。这样依样葫芦的共有三期。特约的稿件，艺友们鼓励的函札，已不断地雪片飞来，我们的精神遂为之一奋！第四期起改变编制，直至本期第五十一期止。经已过了一年的长时间，本刊的生命也已按步就班地繁荣滋长。一年后的今日回想一年前的发刊时间，我们的脑袋着实印上了不少的印象，当着第二年开始的今天，抽些儿把印象描述出来，作本刊第一周年纪念的纪念词。

谁留心到世界大事的，尤其是远东政局的，便要说「一九三二年」是「血」的年辰。西方各国政局上杌惶不安的状态，远东中日问题的日趋险恶化，是政治形成一九三二年为血的年辰的现实。各国经济渐次破产，失业工人的无限量的增加，数种大宗的实业，如胶锡等的价格惨落，是经济上的巨大危机。于是「不景气」一个名词在这一年轻易地成为一般人的口头禅，这里面自然地隐伏着多少「血」的原素。本刊不幸——不，却是万幸的在这血的年辰诞生，负起映照描述血的现实的使命。现在时代巨轮已辗到了一九三三年的新阶段，也许血的年辰的运命，已于昨天「寿终」，但鹣之而兴的是什么年代，更值得我们的大注意。本刊同人也觉察到这一点，将要抓着时代的继绘努力下去。

血的年辰中我们的收获是些什么？我们已否尽了映照描述血的现实的使命？这二大问题却横在我们的心胸，迫使我们发出一阵阵惶愧的冷汗。我们的收获是稀少的！我们的伟大使命也未曾尽——这是作者个人的感想，也许是本刊作者们共通的意念，无庸为讳的。但是我们的收获虽是稀少，却一粒粒是佳美的种子，我们的使命虽未曾尽，却已使我们任何一位认识了现社会的真面目，而决定了继绩努力完成使命的志向。这，未始非本刊的成功！

一九三二年中我们子子孙孙应牢记着一回事，是日军搜取沈阳后，伸张爪牙蹂躏淞沪的事件。这事件足足历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而且直至现在依然遗留着这件事创痛的痕迹，震撼着世界，引起了十六万万人的大注意，确是血的年辰中，血花最怒放的时候。本刊负着映照描述血的现实的使命，本应表现我们的意念。奈何，惭愧得很，我们却不能如愿。「鹦鹉前头」，苦闷只有蕴藏在心灵深处的份儿。我们捡阅一年来的本刊，除了谢野君的「国难期中三个桃色艳丽的对比」(第廿七期及第廿八期),和明慈君的「诗人热烈的情绪」(第卅六期)两篇，稍为切近现实的文章外,简直他无所有。且谢野君的大作只消极的描述三个艳丽的女性不同的桃色的遭遇，隐示着现环境中女人们的出路。明慈君的大作则仅藉过去诗人们热烈的情绪，略略说出「我们应该怎样做」而已。在这五十期中，仅仅有这两篇血泪性的文字,我们确引为不能满足的；虽然，两君的文章的价值，却已永不磨灭。

其次，是不景气下一切阶级不安的描述。我们谁都不否认，世界不景气已曰渐尖锐化。贫无立锥的人们，固然一个个向着灭亡的道上跑。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也免不了发生幻灭的悲哀。生活的巨鞭鞭策下的人群，谁都丧失了应该享受的人之乐趣。这一类的文字我们在本刊里可以找出直田君的「没落的悲哀」(第二十九期及第卅期)，张晨君的「学徒」(第六期)，徐风君的「谜一样的人生」（第六期)，文通君的「睁开了眼睛的时候」（第五期)，和长风君的「饥饿」(第二十八期)等数篇。尤以「没落的悲哀」，描写土产落价后的南洋的小资产阶级没落的现实，最为深刻动人。任何人读了这篇充满了「时的节奏」与「力的节奏」的作品，都要感到黄金时代的南洋已经幻灭了！张晨、徐风、文通、和长风君等的大作，题材各异，但殊途同归地抓住了现社会的症结，运用灵活的椽笔，或轻描淡写，或着力的写出不景气下各阶级的不安，稍尽了本刊映照描述一九三二年的现实的使命。

本刊过去五十期中，占篇幅最多的要算描写「爱的人生」的文字了。诚然，爱是人们灵魂上的粮食，不可或缺的。缺乏了爱的社会，是死寂的社会；缺乏了爱的人生，便是乾枯的人生！一班青年们悲苦着的、欢笑着的、冀求着的、渴念着的、非别的东西，只是爱！然而现社会中爱是离不开生活的；换言之，爱是建筑在物质的基础上。离开了爱的生活是乏味的生活，离开生活的爱是不易实现的。于是，我们赞美着、渴求着爱，便同时要努力着等求生活。呜呼！二十世纪的爱原来是这样的一个真面目！本刊第十五期，林参天君的「浔阳江头的悲剧」(独幕剧)，对于爱与人生描述最为详尽。此外，尚有第十期陈凝秋的「北归一(独幕剧)，第十二期林参天君的「隐痛」(独幕剧)，第十四期细胡君的「断情」，第二十期仲青君的「曼特林」，第卅三期至卅五期苦络君的「爱」，第四十一期至节四十三期君濂君的「人间的夏娃」，第五十期君濂君的「灵魂升不到天堂的女人」，及第四十六期至第四十八期无涯君的「段恋」，一篇有一篇的精采。有的曼妙婉丽描写爱河中瓢荡着的人们享受了短时间的快乐，终于陷入无底的悲哀的深渊，如「北归」一篇；有的描述爱的悲调的弹奏，清脆的声音迷惘了多少读者，如「曼特林」一篇；有的更进一层揭示爱的幻灭，如「人间的夏娃」一篇；有的崇贵着至上的爱，任何悲苦都不能毁灭它，如「灵魂升不到天堂的女人」一篇。尚有悲悽的爱，曲折的爱等等，正合「恋爱人人有，各有巧妙不同」这句话。本刊五十期中对于「爱」实可谓描摹尽致了。

南国艺坛上素来所缺少的，也许是被人们漠视，要算戏剧写作了。虽然青年励志社、南洋女校、崇武体育会，及其他许许多多的社团学校曾先后公演过几出动人的新剧，但这些剧本十九是田汉、洪深、欧阳予倩等著名新剧家的作品，依着南国的背景自编的新剧真是「凤毛麟角」。月前欧阳予倩君偕陈铭枢君往欧，道经星岛，作者曾与之晤面，且谈反南鸟的新剧运动。欧阳君的意见，以为南岛的一切与国内岐异，生活的不安，也较国内来得明显。吾侨爱国爱群的觐念，救灾恤难的慈怀，更较祖国人士为热烈。况且「居人篱下」所受的感触定特别地多，新剧的材料俯拾即是。加之，热带下的人们，过着椰风橡雨的生活，耳所闻的、目所见的，充满着异国情调，最易引起怀乡思家的情感。新剧运动若得相当的努力定可获得意外的成功。因而对着这冷寂的氛围气，发生绝大的讶异。作者当时曾将近年来关于戏剧的消息告诉他，并介绍本刊中关于戏剧的文字给他。欧阳君空虚中稍感着满意，遂极力勉励着本刊的将来。

说起本刊登载的剧本，以及戏剧的文章，在量上，不算得稀少。我们翻阅全年的本刊，有第十期陈凝秋君的「梦的中心」；第十五期林参天君的「浔阳江上的悲剧」；第四十五期林参天君的「金表」。这些是剧本。第二十期有林参天君的「复兴戏剧运动刍议」；第二十四期有谢野君的「读元剧之文音书后」，更有第二十五期谢野君的「电影与文艺」，第二十六期章台柳君的「从民众的艺术——戏剧——说起」。这些是关于戏剧的文章。

陈凝秋君是漫游北国的青年，是本刊特约撰述的一位。他的作品以±国为题材，充满着凉秋九月塞外草衰的情调。林参天君是在本刊极努力的一位青年作家；他写的文章在本刊发表的已不在少数，读者们更可时常从别种刊物上拜读他的作品。这样肯努力的作家，在这艺园荒芜的南岛真找不到几位。他的「隐痛」、「金表」是以南国的最物为题材的；「浔阳江上的悲剧」则是历史剧，而带叙着恋爱的真义的。谢野君普络君是远在汕头的本刊两位特约撰述，他们在本刊的成绩都极令人钦佩。这些是对于戏剧方面的努力，值得作者堤及的。

我们知道戏剧在现代艺坛上的地位是多么重要，一般努力改造社会的人们更时常以戏剧为利器。我们站在任何方面，都有提高戏剧的必要啊！

本刊五十期中最感缺乏的是文艺的论文，我们知道在木刊发表过的论文，除了上述关于戏剧的文章外，只有第十八期及第十九期蕙君的「水浒傅中的社会思想」，第三十期第三十一期陈愀生君的「诗的泛论」和第四十三期洪炉君的「新时代月刊的批评」。这确是一件憾事。

凡研究文学的人定会知道纯文学的内含分诗歌、小说、戏剧三种。本刊对于小说和戏剧的努力上已经说过，对于诗歌呢，也有一说的必要。

本刊发表过的诗歌极少极少，而存稿中的诗歌却极多极多。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本刊的刊宵,每期都有「欢迎投稿」四字，一班爱护本刊的艺友们便不惜宝贵的时间和精神替本刊努力，至为感谢，可惜投来的稿子若是吟风弄月，忆旧思乡的诗歌，极少适合本刊的需要。这么一来，我们只得替他们保藏，有的遵原作者的嘱咐，付邮退回。一期期的存结下来，这些「宝藏」兀自不少，本刊刊出的诗歌并非绝对没有，不过占篇幅的小小地位。记得有实君、髙文博、诗奴列位的小诗，曾分期载入本刊。

游记体的文章载于本刊的有斐儿君的「棉兰之行」、「不拉士打忌之游」两篇，(见第九期及第十三期)。翻译的文章则惟有郭后觉君「贝类希」一篇（见第二十八期)。但各篇的价值都是很高的。

上面所提及的小说诗歌论文戏剧之外，尚有许许多多的文章，不及一篇篇的述及。横竖读者已一一阅读过了，无须此地再唠叨地叙出。

一九三三年已悄然诞生：世界万象从今天起有了大大的转变。枝头上的小鸟清婉的歌声透露了春之消息；原野里的青草嫩绿的新衣启示着春的来临。春啊，给予了世界万汇的新生命，本刊也将要趁着可爱的春光努力完成我们的志向，尽了映照描述一切现实的使命，我们要诅咒那一切丑恶臭透的环境，且要改造它们，使它们合于我们的理想。

亲爱的作者们，读者们，我们应该共同努力的这样做。

(载**一九三三年元旦星洲日报「文艺周刊」**)

「晓风」开场白 半鳏

「商余」已随着旧年而取消，自今年今日起，我们要将它改为「晓风」。

当店铺住家门户初次展开，老板店伙以及哥儿姐儿正擦着他们那睡眠已足的双眼而预备开始做那日间应做的事的当儿，按晨送来的「晓风」可以使一般人感到心脾清凉而爽快。在这里他们可以读到许多所想说而说不出的话,以及得到许多所欲知所欲闻而不及知不及闻的名人逸事。一个人能获得他所企望的事，心坎中的欣慰，究竟如何，大可想像而知了。晨间心地的偷快是最可以促进人们在一天间做事的兴趣。

今后的「晓风」欢迎读者踊跃投稿，它将成为一般读者心灵的寄托地，读者可以在这里尽量的悲歌，亦可以在这里放怀的狂号，凡是你们心灵由所感覚的以及脑筋中所想的都可以在这里一一倾泻无遗。麻木不仁和沉醉不醒的社会，或许会因为你们悲壮的高歌或动人的狂号，而能如注射吗啡针似的获得相当的兴奋与醒悟。

(载**一九三三年一月四日南洋商报「晓风」**)

晓风 半鳏

公园内的晓风，传来口桀口桀沥沥的鸟语，送出香香郁郁的花气，乌在歌唱着，花在飘舞着，太阳初起斜空，露珠猾留枝上，啊！这时候的晓风呀！使你神志清爽，使你意兴消遥！

春闺里的晓风，侵入流苏帐里，唤起梦里鸳鸯，起来罢！睡眼惺忪，梨涡微晕，水晶帘下，好看梳头。啊！这时候的晓风呀！使你意态娇憨，使你灵魂沉醉！

大野外的晓风，微微地吹来，千年大树，高古插云，成群牛羊，偎依岩石，浓荫为盖，碧草为裀。啊！这时候的晓风呀！使你感觉幽奇，使你志趣高旷！

海岸旁的晓风，悠悠地波动，几片风帆，随渌波而上下，一群海鸟，冲高汉而漫游，汹涌的浪声，奔腾抨击，微茫的远屿，掩映依稀。啊！这时候的晓风呀——使你胸怀坦荡，使你神采发杨！

晓风！晓风！随处有晓风的兴味！请看吧！那及得这里的「晓风」，它有美丽的如公园里的晓风！也有香艳的如春闉里的晓风，它有幽旷的如大野外的晓风，也有奇伟的如海岸旁的晓风，它可使人欢笑、使人痛哭、使人狂歌、使人沉醉、使人懈慨激昂、使人欢欣鼓舞，它才伟大！它才真实！离欢晓风滋味的朋友们，请来共同欢唱晓风之歌呀！

晓风歌

晓风吹来兮梦醒春闺，

今日何日兮国难民悲！

毛锥奋起兮蘸墨淋漓，

保国复土兮大放厥词。

晓风吹来兮涤尽烦襟，

满目社会兮牛鬼蛇神！

燃犀铸鼎兮极相穷形，

口诛笔伐兮正大光明。

晓风吹来兮鸟儿清歌，

大地光明兮花儿婆娑，

对对情侣兮游泳爱河，

天荒地老兮恩爱不磨！

(载**一九三三年一月五日「晓风」**

初吼(「狮声」发刊词) 半鳏

深山大泽，实产龙蛇，丰草长林，斯藏虎豹。狮也者，寄迹林泽，栖身岩谷，无以异以龙蛇虎豹也。惟赋性最猛，一震之威，百兽慑伏，一声之吼，万物陂靡，斯又龙蛇虎豹之所不同矣。

吾中华民族之立国于世界也，历史悠长，文化伟大，土地广阔，物产丰饶，人民众多，以种种崇高博大之特质，置诸环球百十国间，俨然百兽中一庞然宏伟之雄狮也。本刊之立名，爱取此为第一义。

考新加坡之取名，原出马来语之呼音，汉译为狮岛，故也有以狮岛为星加坡之别名者，本报发刊斯士，关系亲密自不待言。本刊之立名，爱取此为第二义。

名义既定，乃发为声。惟彼之狮，其声之大，只限岩壑。若吾之狮，大之可遍八荒，小之也达四海。声之所用，只在感人，怒吼威叱，良非所取。声之所鸣，一为国家民族，二为社会群众，三为世界人群，四为宇宙万物。声之种类，不分科玄文美动植物社会。声之形体，不拘诗歌论述小说笔记。举凡心之听思，意之所触，景之所召，情之所感，皆可发而为声，致其为用。

文以会友，友以辅仁，本刊发为先声，聊作群声之引。狮而未睡，其吼必恒，狮而有群，其声必大，凡我同志，盖来共鸣？

(载**一九三三年一月廿一日「狮声」创刊号**)

「晓风」与「狮声」的一个分野 半鳏

本报日常副刊，原只「商余杂志」一种。近日每周特出「商飇」画报；又将「商余杂志」改名曰「晓风」以后，所有文字图昼，均以切合时代者为准则，一时颇受阅者热烈赞许，而许多在南国文坛上夙负盛名的作家，亦纷纷赐寄大作，以为本报光宠！本报欣受之余，遂觉有另关一栏专载本地投稿之必要，爰将该栏名曰「狮声」。

南洋(不但南洋，祖国内闽粤港各地也有)报纸副刊文字，每将本地投稿及外来选载，混编一栏，在事实上，确为最经济而且巧妙之办法。因为如果稍想立异鸣高，独关专载投稿之栏位，则编者不须三日便当大叫头痛。一则能做此项副刊文字的朋友，大都高自位置，惜墨如金，或者已疏懒成性，不容易拉得动(编者朋友中便有好多类乎此的)；一则自来投稿的，多数不是初出茅芦文字幼椎得可笑，便是长篇大论泛谈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因此各编者只好撷要取精，采用混合编制的办法了。可是因此办法的结果，往往又惹出许多作者的不满意，这是因为许多作家觉得费了许多心血，原是「国货自家制造」，反被人误为「舶来品」的缘故。

所以本报副刊编者，斟酌以上所述情形，特关两个栏位：「晓风」专用选载之稿，「狮声」专.用本地投稿文字。又恐投稿有时不会接续，狮有入睡危险，故「狮声」定为间日或一周两次之刊使它有伸缩性之余地，将来在可能的话，也可以天天出版。

南国文坛，生趣萧索已久，起弱扶衰，编者大胆具此愿望，同时也要许多文坛作者，共同努这尤是编者一个诚恳热烈的愿望。

(载一**九三三年一月廿一曰「狮声」**)

读罢「奥讬」六七八期 朱君鲁

我向来都非常注意关于文艺方面的出版物，整个南洋过分不景气了，而在文艺的表现上却常常是很充实，读了，会使我感到满足，和提起我的精神来。

南洋，为了不景气，一般文艺青年，进步的，差不多都选定了一条出路，「硬着头皮，向前进」，是一种很普遍的事实了。

不景气造成了大才。

前几天，我得了一位在槟城的朋友寄了三份的「奥托」来，我一口气把它读完，觉得满意的地方很多；但我觉得有些意见是应该提出来的；为了天才更进一步的成熟，我以为应靠每一位读者肯把自己读后的感想写出来，而作为一般作者的「实行自我批判」的材料。

(一）第六期(一月十四日出版)

在第六期中，共有三篇作品，可以说，这三篇作品都是相当的成熟的，在文字上。第一，任之君的「轮下」。「轮下」这一篇作品的简单内容就是写一位私家人力车夫的困苦悲惨的生活，一面表现出小主人以及其他吸血者的罪恶。不过,只是做到「显示」这点，更深刻的 「暴露」还没有做到，这大概是如作者所说，「还有一半未写」的原因吧？那么，希望作者完成了它，给这不幸的人力车夫一个去处吧！

第二，鸣爽君的「沈从文的节日」，是一篇读后感的作品，文字写得是很不错。不过，关于观点方面却不澈底。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当明白，沈从文的这一篇「节日」,是站在他自己的立场来描写犯人生活的。难道真如沈从文所描写的一般，犯人们都是不抵抗的吗？并且旧犯真的都欺负新来的犯人吗？这是不正确的。监牢里的犯人并不是不抵抗的，关在牢里的并不是一群无力抵抗的羔羊；就本来是羔羊吧，给一关在牢里变成了野兽是必然的。再，犯人们当中虽然有新旧之分，但决不是如沈从文所描写一般，新旧犯人是对立的。犯人们，是比沈从文更会互相理解他们自己彼此的不幸的。鸣爽君并没有指出他的缺点，我们要「介绍」或是用「读后感」的形式来谈论谁人的作品，我们必须先经一番正确的考虑，而给它一个估价。不然，那只是闭了自己的眼睛跟肓人去摸象一般地乱说的锆误！这是鸣爽君应该注意到的。

沈从文是一位乡下佬式的作家，一位乡下公子一般的人物，他所有的作品，可以说都是「用自己的脑去推测出来的！」他是不能站在辩证法的正确立场而动笔的。他最近在青岛追求一位爱人，能够写一百五六十封的情书去对付她，像这样有闲的人，怎能写出有力的作品来哩！

第三，任之君的「洪流」，「洪流」这一首诗的写出，作者大概也沐浴着洪流吧？这一首诗大体上可以说是到了成功的地步。真的，「洪流是流遍了五大洲，流到了绝没人迹的荒岛……」了！

(二)第七期(二月廿一日出版)

雪花君的「文学与时代社会」一文，承认文学与时代社会是不可分离这点，自然是正确的。但是，在字里行闾，却有个可疑处。即，作者承认了「廿世祀是展开了一个新的局面……站在时代潮头的文学者，……便应即刻努力于新的文学，这种文学，并不是属于一种『零碎的主义』，『偏狭的流派』」。

这样的说话，是作者很不负责任的说话。并不是属于一种「零碎的主义」是不是说「某一种的主义」呢？「偏狭的流派」是不是说「文学是无流派的」，同一时代的文学都是「时代文学」呢？我们知道，在文学上，如果即是属于趋向新的时代的，那它必然的，它要作为那时代的主义的前卫才能存在，不然，它便失其「时代性」了。

谷君的「被落叶掩没了的血」是写一位车夫挨病拖车而终于在马路上咯血送命这件简单的事实；可惜写得太阴森，没有丝毫「力」的激动，对于车夫本身苦痛的来源，和他的思想没有去理解。因此，就给他以一个悲惨的死作为终结。反之，作者如果给小说中的主人翁以一种普遍的不幸之群的「觉酲」，那是好得多了。你把悲剧的照片给人看，人家是不会激动的。一切作品，都需要力，需要活，需要……

静子的「待焚日记」好像是中间层的自供，但在现刻，大部份的中间层都不得不走向下层了。静子君的意识实在很不明显，并且只是搬出了吴稚晖、梁任公等人来，更加不妙了。静子君难道果真不能在三等船舱中多兜留一刻吗？但我看你是「踌躇又踌躇」才买了二等舱票的。那么，你买头等苔里似乎是做不到的吧？

（三）第八期(一月三十日出版)

鸣爽君似乎很受郁达夫的作品的感动了，或是喝酒太多了吧？「古怀去后」写是写得很活泼，正像一位喝了酒的人儿。但可惜就是喝了酒哩！譬如鸣爽君描写和古怀两人捉那因狂风大作而逃避向自己楼房中的小鸟这件事是很有趣，这是实在的，但对于这在狂风所摧残的小鸟，是应该有话说的。古怀却主张把「美丽的小鸟」捉来「玩」，这实在是在笔下写出古怀的「孩子气」。但孩子气，在作品上是不健康的。

文郎君的「走廊里的一群」，用这样的诗来表现出失业者，写成没有脑袋的人了。难道他们永久都在那走廊没有一些新的动作吗？

名君的「生活」这首诗笔调是差不多的，但是意识不明显。为了生活，为了没有饭吃，就明白了「实行的行动」才是正确的出路，但何必「我要更快的穿过细雨，达到朋友的家里」呢，如果你的朋友也正在断坎，那名君不是莫名其妙了吗？自己没有饭吃，就是冲过了狂风暴雨才走到朋友家里去借钱或是吃饭都不是真正的「生活」的解释。

（四）总结

我看了这三期「奥托」，写了如上的一大堆话，我是存着一种好意，想站在互相研究的立场，责献出一些意见而已。老实说，在此刻，有这样的收获已经是很不错了，但我还希望诸君继续努力卞去，多多和实社会层接近，那么，成功是会跟着苦斗而来的。

没有天生的天才，天才要我们自己来造！

(载**一九三三年二月廿日「奥托」第十一期**)

编者的话

本来本刊每期的创作(包括小说、诗等)要占一半以上的地位，但这一期因为朱君鲁和方英两位先生的文章，都有快点发表的必要，所以不得不把几篇创作暂时保存，留待下期发表。

方英君的文章，本月十日便已寄到，因为本刊要提前几天发稿，所以不能编进第十期，抱歉之至！

朱君鲁君对于本刊作诚意的批评，我们觉得很值得感谢，朱君最不满意本刊的一点，似乎是本刊的几篇文章，只做到「显示」社会现况的进步，而不能为不幸者指出正确的出路。 用茅盾的话来说，就是只是一面镜子，而不是一把斧头。这一点，编者相当的承认，但镜子有镜子的用处，如果说镜子离开了斧头，就完全没有用处，那似乎未免偏激一点，自然，一篇文章同时能够作为两用，那是更好无疑。

本刊为什么只有镜子呢？(其实本刊是否一面好镜子，还是一个疑问，为谈话便利计，姑且这样说。)我们所以有这种缺点，责任该由编者负担。例如谷君的那一篇被「落叶掩没了的血」，所以只给朱君一个阴森的印象,可说是编者一种罪过。朱君如果说编者太怯懦了，编者可以俯首承认。

朱君批评静子君的「待焚日记」，我以为说得最中肯。静子君那篇文章，本自署为「一个意识不正确者的自白」，我想静子君读了朱君的批评，一定也会觉得中肯吧。

(载**一九三三年二月廿日「奥托」**)

读「读罢奥托六七八期」后 鸣爽

「奥托」第十一期，发表一篇朱君鲁君撰的「读罢奥托六七八期」的文章，我把它详细的读过一篇后，觉得朱君所批判的话，正如朱君自己所说的：「是存着一番好意，想站在互相研究的立场，贡献出一些意见。」朱君的态度是诚恳的，朱君对于「奥托」作者的希望是恳切的，凡是「奥托」的作者，都应该虚心的来接受这善意的批判。

朱君所批判的，是「奥托」六七八期，他对于每一篇作品的内容，都有着简要的论评，而明确的指出每一作品的缺点。在这几期中，我也有着两篇文章，这两篇夹七道八的东西，朱君既加以论评，似乎不用我再饶舌；但我觉得朱君对于我的两篇文章所批评的，多少总有可讨论的地方，用特不嫌饶舌，来表示我那时握笔写这两篇文章的意思。自然我所说的话，亦仅限于这雨篇文章。同时我还得声明：我并不是为我自己的文章辩护，而不满意于朱君的批判，我觉得作者对于自己的作品忠实的自白，想也为朱君及读者之所见许吧。

请先谈我那揭载在奥托第六期的一篇「沈从文的节日」。

「节日」这一笃小说，是写X城的花园的牢狱的。我当时读后，所以要写这一篇文章的原因，是他所叙述的犯人在牢狱里黑暗的生活，以及狱吏虐待犯人的悲惨的情形。这生活、这情形，在我的故乡的牢狱，可说也是这样。我亲身在牢狱里探视朋友，以及从朋友口中所叙述得到一些关于牢狱里的囚犯生活底状况的我，读了这篇小说，觉得他的描述逼真。至于老犯在狱里的生活，比较新犯自由，而且当犯人初进牢狱时，有的还不免要吃旧犯的亏,这也是在我的故乡以及附近我的故乡的各县的牢狱之所同具的一种现象。

朱君说：「沈从文的这一篇节日，是站在自己的立场，来描写犯人生活的，难道真的如沈从文所描写的一般，犯人们都是不抵抗吗？并且旧犯真的要欺负新来的犯人吗？这是不正确的！监牢里的犯人，并不是不抵抗的，关在监牢的，并不是一华无力抵抗的羔羊；就本来是羔羊吧，给人关社牢里，变成野兽，是必然的。再，犯人们当中，虽有新旧之分，但决不如沈从文所描写一般，新旧犯人是对立的，犯人们是比沈从文更会互相理解他们自己彼此的不幸的。」朱君所说的「犯人们是不抵抗的吗？」意思是说，犯人们的身体虽不自由，他们的内心是充满着反抗的情绪，燃烧着反抗的火焰，所以接着便说：「给人关在牢里，变成野兽，是必然的。」我们要知道犯人们关在牢里，虽有些充满着反抗的情绪，而变成野兽，但也正有好些意志消沉，而变为驯象者呢；监牢里的犯人，虽然有的彼此具有同情心，如朱君说的「互相理解他们自己彼此的不幸」；但我们不能说老犯人绝对没有欺凌新犯。沈从文所写的，并不是如朱君所说的，「新旧犯人的对立」，而是写新旧犯人的生活方式，有稍为从容与比较束缚之分吧了。

总之，沈从文的「节日」，虽不是一篇意识很正确的作品，然而从他暴露着牢狱的黑暗与残酷，某种人对于他们所目为牢罪者，是怎样利用着牢狱做剥夺犯人的自由的工具，这一点看来，沈从文这一篇「节日」，可以使人们看出关在牢狱里的囚徒是如何的可怜。这一篇作品，在我的眼光看起来，似不至于一文不值！

我们不管沈从文是一位乡下佬式的作家，不管他能够写一百五十封情书去对付他的爱人，我们只要问他的某一篇作品，在意识上，是否有一些儿可取。如果像他所写的，登在现代的春和扇陀的一类作品，我们自然不要替他写什么读后感。

现在来谈一谈揭载在奥托第八期的「古怀去后」吧！

「古怀去后」这一篇作品，依朱君的批评，以我是受「郁达夫的作品的感动」；否则是「喝酒太多」。但我对这两种批评，都不能同意，自然因这不是事实。我相信自己所写的文章，尚不至充满着暮气颓唐的句子，像郁达夫一样。至于酒，我不独没有喝得「太多」，而是「一点」也没有喝的。朱君以为我醉了呢。我描写我和古怀两人捉那因狂风大作而逃避到自己楼房中的小鸟，是「孩子气」，是「不健康的作品」。朱君以为「对于这被狂风所摧残的小鸟，是应该有话说的」，但可惜朱君的意思，并不是我当时所写那篇文章的意思。知道 「古怀去后」这一篇作品，是一篇感情流露的作品，而也是如实写来的一篇作品。我所写的古怀是：他是一个具有孩子气的而有乐関的思想的人，不调因为他的物质生活，是朋友供给他，他为要减轻朋友的负担，就急要谋得一个教育位置。但他所急要图谋者，却只给他以失望。为的是：他不肯廉价的拍卖自己的脑力。我的意思是指出目前的职业之难找；人们公认廉价出卖着体力与脑力，为合理的事情；目前学校之待遇教师，与厂家之所待工人，毫无两样。至于捕捉小鸟，不过是古怀去后，从回忆中而写出的一段追忆，这追忆，也是我们当日所经过一部写实。很惭愧！关于这一点，我是不能用那狂风暴雨，来象征着恶劣的社会与黑暗的暴力，把小鸟来比做不幸的人们；我只能像小学生做算术一样一加二等于三地如实写着。我们多年压制的情绪，一旦解放，而回复着童年时代的作为，这短短一刹那的天真烂漫的生活，我是不忍把它割爱，而硬生生把小鸟来做对象，替小鸟诉苦，来形容人类，形容社会呀！

「古怀去后」的这一篇文章，描写捕捉小鸟的事，虽占去了一大段，但这一段回忆的描写，在作品的内容，未必就是怎样的不健康？就是喝酒太多？就是感伤颓废的作品？如果以为这篇作品太过偏重感情，我自然加以承认。

古怀的性情和动作，有着孩子气，我描写他，也只有还他一个孩子气；我不能把他写成另外一个人，如一侗勇敢的战士一样。

为了要写几句忠实的自白，顺笔写来，不觉有这么多。总之，我对于朱君的恳切的对于我们作品的批评，并给于一些善意的贡献，是觉得很可感激的。我希望朱君本这善意，不断的站在互相研究的立场，而予我们以鞭策！

(载**一九三三年二月廿七日「奥托」**)

祝狮 张双痴

清高祖南巡，于御船将军柱下，枪有西洋所贡狮子一头，日豢以生豕，有见其豕至岸旁时，初尚鸣号，登船则噤不出声。及至狮旁，则如死矣。迨船启碇，狮忽雄鸣，而岸上三里内之群兽，于二小时内，多不敢声。语云，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其斯之喻乎。况狮称兽王也哉。伟哉狮声也，吾祝贵报之狮声，从此长作一鸣惊人之狮声，则人人多乐闻此可喜之狮子吼矣，则为声震世界之狮声，又何足道。

(载**一九三三年一月廿七日南洋商报「狮声」第四期**)

「槟风」的任务 丝丝

有些朋友向我问起「槟风」所创的「宗旨」,我一时瞠目不知所对。要说一些冠冕堂皇的话，如本刊宗旨，在乎「救国」云云，生怕自己和朋友的遍身毛孔，为之大开。想学林语堂在「论语」所打的腔调，说些「岂敢，岂敢」，「请坐，请坐」，又恐怕朋友笑我有意模仿名士。嗫嚅久之，我终于说：「槟风」谈不到什么「宗旨」，它的任务大概是：

第一，批评几篇值得批评的文章，介绍几本值得介绍的书籍，传出一些文艺的消息，谈论几个作家的身世，使这里一般嗜好文艺的读者，不致觉得有如倒在棺材里的寂莫。

笫二，给予一些人在大众面前笑笑、哭哭、呻吟、感慨、呐喊、诅咒……的机会。所谓一些人者，我也是其中之一。

第三，使一般人能得一些笑声、哭声、呻吟声、感慨声、呐喊声、诅咒声……。「非曰然之，愿学焉。」最后引这句公西华向孔夫子说的话来结束我的话。

（载**一九三三年二月四日光华日报「槟风」副刊**)

「一九三三」通讯(一)

（一）

尸先生：

日前付上的「笔迹」，已在副刊上与我会面了，这是可吿慰的。

现在再把续稿付上，请你查收，希你删改，并发表为盼！

我没有什么话再说了，此祝

努力吧！

一个投稿者——泗上

四月十日寄

(二)

泗君：

你虽然「没有什么话说了」，但我可有一槩不得不说。

续稿看到中段时有说到把题目改了的话，实在的，未得到你的同意，我便改了，也许发表了出来，你都会不知道，现在望你原谅！

而且，你是不愿意于接受「小资产者」这个名字的，这是你的好处，因为你已看出了在这个时代，已没有小资产者存在的地位了。社会的环境使到它走入无产的途上来了，就是有小资产者的劣根性的，都应该把它在大时代的洪涛中摈毁才对。

可是你这篇所表现出来的，可说完全是小资产者的意识，是小资产者没落情绪的浮现，这是不可否认的。就你的原题「流浪青年的笔迹」看来便有了很充分的小资产者的语气了。「流浪呀！爱的回忆！描写着三个人的周范……」这些都是过渡时代描写的公式，离开现实太远了，现在是不需要这些的。

所以我认为「小资产者的实供」来的切实。

泗！写这几个字给你，也是给各位读者的，望你原谅。

编者四月十五日(**载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七日「一九三三」副刊**）

写在「南锋」刊前 鸣吾

我们这群都是无能力者，本来，我们应该如金人般的缄默。然而，在这寂寞荒凉的南岛，我们的生活是那么之味，我们感觉到人生的枯燥，没意义。我们知道，我们虽则不是时代的大人物，可是，至少我们敢承认也是时代的改进者之一份子，我们要负起这时代的使命！

时代的巨轮，不断地辗着，我们不改进我们的生活，增进我们的学识，无疑地我们将被淘汰于无形。因此，我们集合本部——排字部——几位爱好文艺的同事，不自量地便出版这「南锋」半月刊了。

至于我们的主旨，是练习文艺，探求学术，说我们所要说的话。不过，我们的学识是幼稚浅陋——正和本刊的年龄一样，尚在刚萌芽的时代，所以我们希望爱护本刊的读者诸君，给我们切实的指导，我们是无上欢迎的。

我们希望，诸同事们，踊跃参加，来开垦这荒芜的园地，来扶助哺育这初生的雏儿。使这块园地发荣滋长起来，我们更热诚的希望着本报编辑部诸先生，本部主事许仲值先生，给予我们多量的提携和匡扶！

本刊今日能和读者见面，这是我们应当感谢霭民、无闷两先生的赞许,及「晨星」编者健盒先生无量数的助力，以这宝贵的篇幅，给本刊作园地，使「南锋」得有诞生的今日。我们在感谢之余，惟有继续的努力向前做去，以答诸先生爱护本刊的美意!

(载**一九三三年四月一日星洲日报「南锋」创刊号**)

「一九三三」通讯(二)

（一）

「一九三三」编者尸先生：

现寄上一张小稿：「一个问题的提出」，这稿的内容有无刊载的必要，请你作个占量吧！尸！假使环境不允许发表的话，请你在副刊上答覆我，并请你指教，祝努力！

曼红四月十四日

（二）

曼红君：

「一个问题的提出」很好，在南洋，在这时期站在这立场上提出这问题，是十分的正确而且十分的切要的。

实在的，南洋的作家们忽略了这点，「站在一个正确的社会立场上，以大众的生活为背景，以整个人类的解放为目标」，而不以改造社会的文学运动为出发点，这实在是大大的失败，我希望你和其他作者，以后都多写些根据逞原则的作品来。

红君！真如你所说的「环境不许发表」的话了，这要请你原谅的！

好的作品，都不能发表，在现在已是司空见惯了。好些作者，都因此而灰心，但我认为这是很大的错误，这不足使我们灰心，更应把它作为鼓励我们的针刺啊！因为这样给我们再深层的认识，认识现在我们所处的人间是怎样的受着压制呵！

而且我们更能瞭解自由幸福是什么人给我们的，从那里去找求光明的去处了，你以为怎样？我也希望你努力！

编者四月十八日

(载**一九三三年四月廿日民国日报「一九三三」副刊**)

@明慈《故人入我梦——呜呼！吾友子实！》，1933

前几夜总是做梦，梦着许多奇怪的事、不平的事。呵！并不奇怪，这都是社会上白日所显露的，夜里遂入了梦——梦，在心理学中叫做「幻觉」，梦就是由幻觉而生的。

前夜梦着我的好友子实。子实的头发微微有一点蓬松，大致是平日头上没有搽着油，他带了一个黑的大领结，就好像一个画家，衣服还是平时穿的那套白洋服。他来到我家中，吸着烟卷，烟雾瓢荡在他的发际，如泰山日观峰的白云。

他同我谈了许多关于哲学上教育上的问题，又谈到时事；他谈到时事，非常悲愤，这时我恍惚沿见子实全身血肉模糊，我大吃一惊，知道不妙，遂骇醒了，梦总是无头无尾，唉！可怕的「幻觉」!

第二天到图书馆去看报，比往日较早，一翻新闻，就看见子实的照片，蓬松的头发，黑大的领结，还是他平常那副对人诚恳的面目。但他不幸已死于暴日枪弹之下，为职务、为民族，而牺牲了性命。唉！我可怜的好友，可敬的好友，你真是死了吗？我还是在做梦吗？

我是一个有「历史癖」的人，我不得不把同子实的交情的历史叙述一下。

「五四运动」是中国青年一种合法的运动，是中国青年打倒卖国贼曹张等的一种运动。这个运动是在北平，北平的学生对于卖国贼的行为，非常愤恨，尤其是以北京大学的学生为主动，各省的青年各处响应，所以「五四运动」后，一般求升学的青年，都向北平跑，都向北大投考。我是民国九年秋天到北平，入北大国文系，子实是入哲学系。哲学系同国文系同在第一院——沙滩东口，但那时是北大极盛时代，我们的同学共有三千多人，我们的功课都很忙。除了上课，各人就埋头在图书馆中，这一个知识宝库一进去就不想出来。而且北大夜里还上课，在本科要学第二外国语，第三外国语（如选法德日俄文等）都是在夜里学习。所以那时的北大学生，除了与自己同寄宿舍、同公寓，或者同班外，都不甚认识，甚至有同班几年，还有这人不知那人姓名的（如第二教室听讲学生有二百多人）。所以子实虽与我同学，我却不知道他的名字。但子实那对人诚实的本来面目，那时我却见过，但同学太多了，我不知他就是我后来的好友子实。

子实离开北大后，就去做锡山的教员，随后就来南洋了。他来南洋已有七八年，大约是在民国十四、五年来南洋的。他来南洋后曾任过霹雳和丰兴中学校校长，本坡养正及华中教员，好些到过南洋的朋友，都知道的，无庸我细述。

我是民国十六年五月离开北平。我离开北平是我同友人所办的少年日报遭了北方政府的忌，京报主笔邵飘萍被张作霖绞死，我更是“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不敢在北平，遂南来参加国民革命军，曾武装赴前敌，组织学生军，到了铜山，这个地方，就是我的好友的出生地。

这个地方，在中国历史上出了许多异人，在地理上是楚汉的大战场，如楚霸王阅兵的九里山就在附近，现在已建筑有霸王楼，而助项羽称霸的范增也有墓在此地，助刘邦成功的张良，也有一个纪念地方叫子房山，此外还有许多古迹。此地有宽广的平原，所以生出的人物有远大志气。那时我与子实还不真认识，那时我若认识了子实，知道他是铜山人，我一定要“升堂拜母”，看看他的家庭！

北伐成功以后，我们这类的老实书生，还是投馆执笔.，回到上海，商务书馆约我译了好几种书，暨南大学文化部约我编南洋研究。那时我有睱得读南洋方面许多报纸，好像在某报上看见了一篇子实的「大南洋主义」。子实主张「不特广东福建人应划除省的限界，就是中西人和印度马来等民族也应化除界限而混成一种大南洋民族——」，我见了这篇文章很是喜欢，遂把它转载在南洋研究作为第一篇，从此每用文化部的名义与子实通讯，得子实关于南洋方面的数据甚多。

民国十九年七月，我以私人的资格自费来南洋各地考查文化教育，到新加坡住在祺生旅馆的三楼，打开窗子就看得见养正学校的招牌，我就马上去找子实，一见如故。我才知这个子实，是在北京大学似曾相识的子实，问起来子实果曾肄业哲学系，从此过从很密、与我同来的人，因为此地气象很热，又经不住船上的辛苦，遂得了眼病，左眼肿得如桃子大。子实真是个热心的朋友，承他费心请罗承德医生把病人医好，这是使我们非常感激的。我们在星洲住了两个礼拜，就去槟城考察，一路经过许多马来半岛重要的地方。我到槟城后，子实写信给我，介绍我与吴萍望相晤。萍望前任光华报编辑主任，与子实很好。我到槟城，萍望已改任钟灵中学教员。我因为槟城风景很好，住居比较久，后来萍望因母病回国，钟灵教席，遂请我代替。后来又继任益华校长，刘韵仙学长因办南洋女子高中，约我来当教员，我来星洲，又得与子实相晤。我起初住黎明倶乐部，差不多每夜都去找子实。子实太诚恳了，差不多每夜都送我回倶乐部。因为我俩谈论的问题太多了，我们经过南天酒楼，就在小棚下吃番薯。子实主张：“一个人若在南洋，每天应吃番薯，使大便通利，不然就病了——”，这真是卫生的名言，现在想起来，试把它作一推论：一个民族若要强盛，应将陈腐的分子时时排去——亦如每日大便不除，身体必不健康。

后来我搬到三角埔学校附近住，同住的有一个伯纶，就是子实的老兄。伯纶也是北大同学，从此子实每礼拜必来我处。在这个时期，我知道子实过着有趣的生活，就是：每日天明即起床与张登三打羽毛球，午后课完即坐汽车到猛虎游泳池游泳。他来我处，或独自一人，或与登三同王思量。登三是善于滑稽，他常对这位老实人开玩笑.，思量也好讲笑话，他常说与子实住居一处，发现子实写什么情书。我每到养正找子实，总是见他在整理他的《华侨教育论文》旧稿。我在南洋做教务主任时，曾请子实为高中学生演讲，子实对于新加坡学校的数目及每校教职员及学生的人数，经费的数目都调查得很清楚。这种精神，实是旁人所做不到的。我们常计划组织一个「华侨教育研究社」，但各人以事忙，不过三两人的谈话，并未实现。子实的华侨教育论文，我曾同刘士木兄通信，望文化部把它编入丛书，已经接洽妥当，但暨大现下经济困难，一时不能出版，子实忙着出版，愿请暨大代印，自出印费，暨大友人回信说沪币四百元可印两千册（运费在内），版权可归子实。子实很高兴，但因受窘，又不能成为事实。我与思量愿捐资替他出版，因思量远去厦门，此事又中断，真对不住我的好友！

我曾住过二马路杨仁望牙科医院，子实也常来看我，他来看我，我就请他吃馒头水饺，因为江北人多半喜面食，我们在北方住久了的人也喜面食。但星洲很少有卖馒头的。前次来了几个北方人在静方女学校附近卖，后来又在道南学校对门卖。一个北方朋友介绍我，我才知道。我请子实吃馒头，子实请我吃番薯，我们的友谊超乎酒肉以上的。

子实曾一度回中国，他回星洲时，送了我两包疏糖，这是他们家乡的东西。我吃了，想到从前铜山从戎的许多故事,

南洋女中搬到肯士律，我也搬到牛顿，仍是与子实的老哥伯纶同住。子实这时是在华中教书，他到大坡小坡时，一定要经过我们的门前，他是必进来的。他常从我们的住处，行步到华中，这种精神，朋友中实在少见。他是住在华中图书馆的楼上，我每去看他，他总是在看培根的英文名著；培根我们与其说他是个哲学家，不如说他是个科学家，子实一生很受培根的影响。

我去看他多在夜里，因为白天是少有工夫的。华中在一个山顶上，夜里又无路灯，子实每次总亲自送我下楼，一直送我下山，一直到大路，沿路引着我的路，真是太多情了。

他在要回国之前，对我讲，毅然决然的对我讲：“教育一定要农工化，学生不能得到农人工人的职业，教育是失败！教育是虚空！”朋友！你这几句简单的话，多么有力啊！

子实要回国的前一夜，他已不住在华中，是住在青年励志社的三楼，我同伯纶去看他，在冲凉房外的小月台上面，我们三人坐着喝白水。我交了几封故人的信给他，托他带到中国。我知道他去广东；去广东看他的爱人，一那位蜜丝究竟爱他不爱他我可不知道。我知道他去上海、南京，因为他都有信报告伯纶。他到南京才有一封信寄我，信面是用铜笔写的，是细笔的楷书，秀雅得如女子写的一样，这信被我同事得着，带笑的交给我，说是「你的情人寄给你的！」我打开来看，乃是子实寄给我的，信内的字则非常雄劲，这可代表子实外貌温和，而内心则甚刚毅。

子实北上后就没有通信，大致是他忙于救国运动罢，前几天我不知如何特别怀念子实，子实！

为什么许久无消息呢？那知廿五日的星洲日报的紧要新闻上，竟传出了这种可怖的噩耗！

子实死了，有些朋友说「可怜」，有些朋友说「可敬」，甚至有些朋友说「无聊」。总之子实的死，是南洋文化的一大损失，是中国青年的一大损失，我们无论如何，应该继续子实奋斗。现在已有人开始作文追悼子实，我已从事搜集这些著作，更望同情子实的朋友们，多多发表。我更从事搜集子实的遗著，将来拟合刊起来纪念这位哲人，这位英雄！

哲学批判——是子实所主编的刊物，附在新国民报，那时南洋方面还少见有这种刊物。哲学到了尼采已起了极大变化，尼采所谓：「评判态度，就是以前种种问题，重新再拿来估定其价值」；子实本此评判态度来讨论教育问题，对新文化事业上确实有极大贡献。

　　马来半岛教育考查——子实利用暑假到马来半岛各处考查教育，他是自费的。他的报告书是登在星洲日报二周纪念册，他那篇报告书可以作我们研究华侨教育的很好数据。

教学精神——子实平时很注意健康，所以无病。据我所知，他没有告过假。因为如此，学生方面的获益，可想而知。而他还有许多新教学方法，如史地方面的制图造表，乃是学史地最重要的一回事。

养正廿五周年纪念刊——养正在星洲有悠久的历史，子实在养正任教亦较久，他搜集许多资料，拟出版一《养正廿五周年纪念刊》，但因受不景气影响，也未得实现。并且听说他所搜集的资料，如朋友所作的教育论文等，在他去年回国，已经被人失去了。

学区制——子实将离开星洲前，曾有一篇关于学区制的教育论文，主张华侨教育统一，在星洲发表。这篇文章在本坡虽然没有生什么影响，但在槟城方面，谢湘领事颇采用他的主张，使槟城的华侨教育，渐有统一和革新的希望。

以下几点，可见子实平日对南洋华侨文化教育事业的努力。

我听到他的噩耗一礼拜多了，总想写点东西来纪念他，但忽而提笔，忽而辍笔，因为情绪太杂乱。昨天我为学生们讲植物，就想到我的好友平素告诉我的话：“读活书比读死书更要紧”，所以我遂带了一群天真烂漫的孩子去植物园。一进植物园，就见有几十只猴子在路旁玩耍，见了我们也不躲避，于是活泼的孩子与活泼的猴子混成一片了，我们所抱歉的，就是没有买香蕉及花生米给猴子吃。因为来的时候，实在太仓卒。如果有我们周到而诚恳的子实同来，一定向这些生物表同情而给牠吃饱，不致饿着肚子失望的逃走。下次如果再见着猴子，一定要将手巾把面遮住了。

子实！你不是常来此地吗？当我夜深到华中访你的时候，与你同住的，总说你同你的友人去游植物园去了。

子实！你们在绿阴丛中，一定有许多情话，如何我今天见不到你们的俪影呢？

子实！翠绿的松柏也改变了它往常的态度，在那坡上带着雨珠垂泣，好像是在哭你。那鲜红的马缨花，被微风吹动着，呵！子实！那不是你的血在闪动吗？

呵！子实！伟人们都在高唱“不抵抗”，而你这瘦弱的身子，偏偏要去与强敌周旋，如一只螳螂，不，一只蚂蚁跑到车轮之下，欲求安全，当然是不可能的。

呵！子实！你回国时我不是曾送给你一册我所译的书吗？在序文里不是曾说是在「从戎」后译的吗？你看了「从戎」两字会动心吗？你或者就因此致病吗？唉！我的好友！

呵！子实！你是为你的职务而牺牲生命吗？我们新闻界还没有这样光荣的一个人？

呵？子实！要是你不介绍我与萍望相晤，我也许不会同教书的事发生关系，也许先你回祖国，先你死在敌人枪弹之下，也许会打死些敌人。但是现在我仍困陷此地，我相信机会来到，我一定可以提起枪，还他几枪，为你复仇！子实！我望你的英灵保佑我的复仇机会早点实现！

呵！子实！我听到你的噩耗后曾吐了一口血，这是我自小孩到现在第一次的怪事。朋友，这是真的！我并不骗我的死友！呵！子实！这也许是我受了莫大的刺激吧！

呵！子实！我带着一群天真的孩子在池旁，望着深碧的池水擎着各种莲花而怀念你，望你给我们华侨青年一种伟大的力量！

我凄怆由植物园回校，乃写成了这语无伦次的东西，我想焚烧给我的好友！

最后我很诚恳的希望子实的好友，能给我一个通信处（我的通信处是新嘉坡道南学校转），在必要时我们可以开一个「追悼会」。我盼望子实的爱人听了子实的噩耗，不要伤心，因为人必有死，子实的死比老死病死的人光荣得多，你在国内可以组织救护队到前线去！

我们的哲人，我们的义士，是永远不朽的！是永远不朽的！

（载**一九三三年五月七日星洲日报「文艺周刊」**）

〔文艺周刊编者按〕本报驻平特约记者陈君子实，前次于热战紧张之际，特由承德，转趋开鲁，搜罗前方真实军情。不幸回至鸾城县老局子，竟逢敌军袭击，遂致杀身成仁。本报同人，惊悉噩耗之余，不胜悲痛，故特于本期文艺周刊，出版陈子实追悼专号藉资纪念，并于事前，刊登征文启事。日来承陈君之亲友，投来稿件甚多。惟篇幅有限，不及一一刊载，明珠见遗，在所不免。编者于编完本刊后，深觉歉然！而对于死者陈君，未能将其生平美德，一一道出，心亦殊憾。惟望投稿诸君及陈君之灵，加以曲谅则个。

一九三三年马来亚华文报刊 饶楚瑜

(一)前言

报纸是社会的缩图，有了某种的社会，必然产生某种的报纸。南洋的社会，是光怪陆离的社当，所以南洋的报纸，便也是光怪陆离。这并不是说南洋的报馆记者无能而实由于记者的个人意识为社会洪炉所决定。南洋社会既然需求低级趣味的食粮，报馆记者便有的不得不制造大批黄色新阅以供得社会的需要，否则便难以延续报纸的生命。所以站在新闻营利企业立场而言，是万万不能多所责备于报馆记者的。固然报纸本身，确也有改造社会的功能，然而在金圆主义制度下的环境，是很容易把报纸本身的功能腐蚀得乾乾淨淨。在金圆主义制度下，一切企业，都要受着金钱支配，报纸当然也免不了要变成商品。为了商品畅销的缘故，报纸记者有时要揣摩顾客的心理，供应以适合时宜的商品，同时也有的要用广吿的技术去兜揽顾客。于是「有奶便是娘」，几时管到报纸本身的使命？为了这，所以我们对于南洋报纸的光怪陆离也觉得毫不足异。

但如果站在整个社会文化的立场而言，南洋的报纸，确也有可议的地方。南洋报纸的立场，建筑在营利企业上面，和大众生活，很少关系！南洋报纸许多新闻远离客观的现实，而只为少数人的利益而报导！南洋报纸的言论有的甚至是紧拉住时代向后跑，而努力引导社会曰趋腐坏。在质的方面言，南洋报纸也不免有些恶劣和幼稚的毛病。在力的方面言，南洋报纸确软弱无力，激不起读者的热情，而只发挥了一些轻烟似的作用。在色的方面言，南洋报纸，确也庞杂得有点程度有灰色的、有黄色的、有白色的、有黑色的，各扯着鲜明的旗帜向着它们的旅途而迈进。假如地球到了今天就停止运行，那么南洋的报纸是很容易赶上时代的。假如太阳从此就归隐，那么南洋的报纸也算不了怎样黑暗。然而地球是始终不断的在进行，太阳也挺对不会永远地归隐，那么远离大众和牛步化的南洋报纸，要怎样呢？无疑是要加速度跨过行将没落的场所，转向到坚实的道路上去。为了明天的旅程的安稳，不妨检查昨日走过的路线。这是我们所以要讨论一九三三年马华报纸的意思。

（二）马华报纸之检讨

南洋各地之华文报纸比较进步的，首推马华报纸。马华报纸当中，最为人们所称道的，便是星洲日报、南洋商报、汇集总新报、民国日报、光华日报、槟城新报。现在把这些日报检讨一下：A,星洲日报——事实告诉我们，在过去，星洲日报在南洋各报中，是最尖端的报纸，新闻最丰，副刊最富，编辑技术也最好。然而到了一九三三年，该报忽然老态龙钟了，言论除星期评论外，七八个月来，几乎看不见它的影子。新闻纸张最多，而过于忽略它的价值，各地通讯虽比从前增加不少，但可惜太注重于体育消息、学校新闻以及无关大众的事件,于大众生活，绝少禆补。该报副刊「繁星」在过去虽曾放过一些光彩，但到了近来和「晨星」都失掉了它星儿的光辉，例如十二月二十日和二十二日「繁星」目录便有：「情爱漫谈」、「三首歪诗」、「笑不笑由你」、「奇文共赏」、「徐来女士与性的讲究」、「麻雀牌隐语」、「摩登八股」、「白崇禧之四禁」、「韩复渠调査官吏妻室」、「古人对于鬼的见解」等等，我们看了这些题目，也大概可以知道它内容的无聊了。

综括地说，一九三三年的星洲日报是有不能尽满人意的，这的确是南洋文化史中的一件可惜的事，因为它原是比较最优秀的报纸。

B,南洋商报——虽名为商报，但就最近的言论看,则近于党报。它的新闻，标题精警,段落分明，内容尽管歪曲，文笔却十分畅快。该报言论拥护中央的度数到那种呢？口恐无凭，且剪下该报十二月十七日评论「第三政府」的名文以为证：「闽变发生后，中央欲迎胡入京,借胡氏声望，笼络西南反对派，俾得以增厚中枢实力，故先之以函电之邀请，观之以张继、王陆一等代表中央南下亲自敦促，乃胡氏私仇重于国难，既有要求注蒋自杀之怪论，复发表其荒谬绝伦之宣言，胡氏对间政府以军人独裁及联共祸国为理由，均主张打倒而建议另组新政府，夫闽省独立政府之实现已足使国家统一局面为之破坏有余，何可再来一个所谓第三政府。然彼官僚政客、党棍,却以政府愈多，自己则愈有升官发财之机会，不得志于髯，可称心于闽，鸾闺绝望，可活动于粤桂，个人之私欲固由是而满足，奈国家之前途，民族之生存已为彼等少数人之私利牺牲淨尽矣。闽变之解决，若国民党之军人以及党人能团结一致，本非难事，顾兼旬以来，中央所用于笼络胡汉民以期其入京共里国难者可谓备矣至矣，结果如是,又岂中央所能意料者耶。」这段文章确是子心先生的杰作，也就是该报言论的典型。

该报副刊有「狮声」、「晓风」。「狮声」比较好些，「晓风」却充塞着许多只供人消遣的文稿，如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五日「跷风」目录便有：「首都的歌女」、「女人与酒」、「舞宫琐屑」、「吻的集锦」，「梁任公之女公子」，「客述不肖生近况」等等。除了对于公子哥儿、江湖侠客大有贡献之外，于大众是没有丝毫利益的。

综括地说，南洋商报除了它外形的优美等点值得表扬外，其精神上似乎有点空虚。

C，总汇集新报——在马华报纸当中，形式上最能代表国粹的报纸，便是总汇集新报。该报副刊「社会花絮」一栏偏爱载一些奇闻怪事，如「地涌鲜血」，「鸡食鼠」之类。（见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四日该报社会花絮)而尤其怪诞的便是该报十二月十一日「社会花絮」栏里所载之「山鬼强奸妇女」一则，今剪贴标题如下：「ᅀ已作泉下人，ᅀ情急尚难禁，ᅀ阴间且如斯，ᅀ阳间成何如」，这的确是怪有趣的文章了。(文颇冗长而且不便转载，读者，单看标题，也可以领略个中三味)只可惜违背了「子不语怪」的古训，也违背了「破除迷信」的今训，同时又把「强奸哲学」输进到社会里面，像这样反科学反时代的腐朽文章我以为对于社会是有损无益的。

D，星洲民国日报——它是负有宣扬中央德政的使命。在「天下有道庶人不议」的原则之下，我们是无需较短量长的。副刊「一九三三」近来的材料，多系剪来的稿件。而且迹近无聊，如「别开生面之女子摩宫」和「女招待诗」之类的文字，看题目，便知道内容是怎样了。但该报的纸张和编辑法却有点可取的地方。

E，光华日报——它本来有些地方是和民国日报相同。但该报最近的言论，已算很能担负新闻记者应有的使命，祖国要闻和民国日报同一样色彩。

它的祖国电讯新闻除了「忠实」于中央之外是无可谈头。它的本埠新闻，有可议的地方。例如谈报常常发表含有广吿性质和无聊的新闻，是绝无价值的。但是它的「南洋新闻」的价值就比较高度，最着重的南洋产业——树胶、锡、椰子、糖、麻等类——生产状况，及营业状况的报告。都是和大众发生了密切的关系了。

该报之编辑投稿，如「世界电讯」及副刊「槟风」之编排法与标题术都可观。缺点的就是字粒不丰，常以「ᅀ或○」代字，同时油印纸张，也比较逊色，使读者减却不少的兴趣。

该报副刊「槟风」对于大众文化有相当的贡献，为南洋各栏副刊中优秀的读物。

F，槟城新报——在一九三三年的槟城新报，言论能够任编辑部畅所欲言，这一点是比较海外其他各报进步的，电讯新闻在过去非常杂乱，但到了最近数月来是革新了一点。最无聊的，便是该报副刊「轮」，「轮」里面的材料，尽是糟粕。而且南腔北调，越曲秦音，都收集于一处，使读者头晕目眩，「轮」进沟里。而尤其无聊的便是「诗词专号」，其实那些诗词只好藏诸名山，传之其人！

(三)结论

我们检查了一九三三年的马华报纸之后，而感十分苦愁的，便是「空虚东西」四个大字。马华报纸所以多「空虚」，实由于它站在「空虚」上面而没有士敏土般的大众做基础的缘故，于是外强中乾，形同木偶，这是渴望社会文化进步的人们普遍感到失望的。

(载**一九三四年「光华日报」新年特刊**)

学海（发刊词） 编者

本报从今日起，每日早版多出一张。因此为充实篇幅起见，特增关三版，一是「祖国」，二是「教育」，三就是本刊——「学海」。

「学海」顾名思议，就可想见它的内容，是包涵一切，学术思想，有益人生的文字，如：书报批评、书报介绍、科学丛谈、读书随笔、新智识、杂考、研讨各项问题等论文，目的是求其能增进人们智识，指导人们正路。文字以清隽有味而不枯燥者为主，借上海某刊上几句话说，就是：「以智识为本位，却并不枯燥，而是趣味化的。在对象方面，以青年为本位，却为一般人所需要，而是大众化的。」

本刊除在上海各地特约著名学者撰述外，并将介绍国内名人著作，以饷南岛侨胞。在过去本报每日有「晨星」、「繁星」三副刊，但因为各有其宗旨，而对于较长与有系统的文章，往往无法刊载，今后「学海」已可容纳此类著作，这想来定为读者所欢迎的。

年来出版书刊，有如汗牛充栋，使读者茫然不知所从，究竟何书可读，何书值得读？这是一个极重要的问题。所以本刊今后将致力于书报介绍，减少读者购书的困难。

我们希望爱护本刊的读者，予以有力的援助，以前述各项佳作见惠，使它发荣滋长，成为花团锦簇！

(载**一九三四年一月一日星洲日报「学海」**）

马来亚本位概念的形成 一九三一——一九三六

从“地方作家”的论争到“马来亚”概念的形成 @废名《地方作家谈》，**1934.3.1.《狮声》**

记得去年的苏联作家会议上，有一条议案是说「我们今后应该重视地方作家，鼓励地方作家负起提高地方文艺水平的使命，解释地方趋附莫斯科的错误……。」大意如此，手头缺乏文件，恕不多赘，本文就是根据这一点，想来谈谈关于地方作家的话。

我们根据苏联作家会议的那条提案，我们敢大胆地推论说：这不但苏联应该如此，就是全世界各地都应该如此！因为我们是中国人，现在又居留于马来亚，所以我想我们只好来长谈关于马来亚的文艺，关于马来亚文艺的地方作家。

关于马来亚有无文艺，这是不成问题的，在这里，我们应该肯定地说马来亚有文艺，就是居留或侨生于马来亚的作家们所生产的文艺！因为我想，我们应该抓紧了「地方作家」这个含义来承认马来亚的文艺，同时要坚决地反对以上海才有文艺的谬误的高调！为什么呢？等我下面正式地叙述了我们的正题，我想凡是爱好弄文艺的朋友们，都会明白的。

我们首先应该弄明白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是地方作家？」

我以为地方作家的解释应该是：凡是在某个地方，努力文艺者，曾有文艺作品贡献于某个地方者，无疑地我们应该承认他是一个某个地方的地方作家！

地方作家已找到解释了，那么「地方作家的地位如何呢？」这是我们要谈的第二个问题。

关于地方作家的地位这个问题，我以为最重要的，我们应该严正地说：地方作家应该让他与文坛中心地的作家群站着同样无高低的地位！质言之，一个作家的地位应该视其作品所负之社会任务积极与否为转移！再换言之，我们不应该盲目地重视以上海为中国文坛中心的中国文艺作家！我们也应该推崇马来亚的地方作家！理由是：现代的文艺，已经不是个人茶余酒后的消遣品。现代的文艺，谁都晓得应该是反映社会现实生活基调与动向的产物！那么一个作家如果不能完成其文艺的社会任务，则他虽然能够在文坛中心的地方登龙一时，这只算得什么呢?反之,一个作家他虽是还被埋没在一个地方里，但他所做的文艺的社会任务是那样的有成就，你想，我们不应该重视他吗？此外还有一种理由是：「大狗可以叫，难道小狗就叫不得？何况大狗未必有小狗叫得那样好听！」更何况目前上海的中国作家们，除了一般上层豢养的大狗和一些疯狗癞狗等以外，有几个作家值得我们重视的呢？

现在我们应该说到「地方作家的任务」这个问题了。

这个问题是：比如，马来亚的文艺作家应该除去趋附上海文坛去登龙的谬见！马来亚的文艺作家应该老实地坚决地在马来亚地方有组织地团结起来共同担负推进与提高马来亚文艺的社会任务！例如出版单行本的文艺刊物，除努力创作地方文艺外，应该严谨地介绍与批评国内国外的文艺创作和理论，以及国外国内的文坛要讯等等。

在这里，一定有人要问：「那末马来亚的地方作家是那几个呢？」这个本来要让马来亚的文坛要人去推荐，可是这个任务恐怕根本就没有人肯出来提这些弄不到一文钱的傻事情，还是让我来大胆一下子吧。我认为以下诸位，是够得上负起马来亚地方文艺的地方作家。这几位是：符国汉吴仲青陈一萍连啸鸥忘八蛋熊蕾影郑维圣巨鳄枕戈哥空老张郑文通廖月英金洪……等

以下诸位，恕我唐突，我是大胆地凭印象中有所值得人注意的这几位推荐出来！自然还有我所忘记或不认识的有希望的马来亚作家们。

总之，我希望这辈马来亚的文艺作家，乘这个机会，大家互相通讯，由无形地，近于实现来建立一个坚强的马来亚文坛！（载**一九三四年三月一日「狮声」**）

（狮声）编者附语：推举地方作家，鼓励作家们加紧前进，诚是一桩有趣味而且重要的事，我们应表示万分同情。上面废名君所举各位，有编者所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编者尊重作者的意见，自然未便有所轩轾。但编者总认这是一桩有趣味而且重要的事。我希望未被废名君举出而为读者平昔所知的，便多多地推举出来，同时要兼提及他们的作风。

郑隐之《一九三三年马来亚华侨的文化》，1934

（一）前言

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已达到严重的时期.，一切都在分化。很明显的急剧地分化，两种势力的对垒，已形成了极度的尖锐。谁都不会否认，历史的巨轮，是没有停留地向前推进，旧的文化，大多已不适合于这伟大的时代。旧的文化，是仅具有躯壳，而且已在急速腐化了。固然有着不少的遗老遗少，与乎握有特殊权威者，依旧在迷恋骸骨，无所不用其极的摧残新的文化，希冀维护其行将崩溃的古宫，但急激的新文化的狂涛，已不是旧的堤坝所能挡阻了！

马来亚是人种的陈列场，当欧亚交通的枢纽，封建思想的根深蒂固，金圆主义文化的侵入，以及各民族间的不同的特殊的文化，庞然杂陈；尤其是在某种特殊环境中，一切都在不和谐中畸形发展着。

马来亚的华侨文化，不消说是不能摆脱这复杂环境而得单独进展。它也跟着这百戏杂陈的现社会，有着各式各样的表现。新旧文化的队员，已在不断地短兵相接；新旧文化的领域，很明显地划分着。「一九三三年马来亚的华侨文化」是个多么广泛的题目，在篇幅的限制下，这里恕我仅能将马来亚的华文报纸、华桥教育、戏剧运动，及其他等动态，分别叙述个大概。

（二）华文报纸

马来亚的华文报纸，受了世界经济恐慌的影响，一年来仅保存固有的新嘉坡的民国日报、总汇新报、南洋商报、星洲日报、新国民日报.，吉隆坡的益群报；槟榔屿的槟城新报、光华日报等几家。没有新的报纸出现。各报的纸张，自四大张至五大张，但大半篇幅，都为广告所占据。曾经在一九三二年盛极一时的各个星期增刊，在报馆老板铁的算盘下，先后停刊不少；目前固然仍有几家继续出版，但内容已不像从前那样精彩了。

各报的言论，除少数记者不愿出卖人格，能够运用正确的思想，客观的态度，辩证法地批判问题外，多数的报纸，都有其背境和立场，尤其是马来亚的华文报纸，不单是某豭某系的机关报，甚至因其是私人的资本，而成为个人的宣传机关；多数的记者，都不惜放弃其「无冕帝王」的尊号，充私人的广告师，于是乎「贼匪」「叛逆」的谩骂式评论」不着边际的呜呼派文章，便像粪坑里的蛆虫般在评论栏上翻爬，结局都写不出什么道理来。中国的电讯，在严密的检查下，或已成为单方面的宣传和捏造的谣言。这在稍具眼光的人，都知道是不可靠的消息.，但有些记者竟抄一些手头的专电，凑成不证而断的怪论；更可笑的，有的连一点常识都没有，竟发表一些「不可解的……」的题目，连自己尚成为疑问，对于问题没有解决的妙文。其他如替主子吹牛，替主子攻击所不喜欢的人的大文，更是汗牛充栋怪象百出，真是美不胜收，我也借用个「呜呼」。

各报的马来亚新闻，在互求充实中，确是改进了不少。不过新闻探访，多数侧重于社团的会议、运动场的记录……等。而对于生活的战取，以及关乎大众的消息，很少记载.，这不是记者和这阶层的生活，过于隔膜，便是记者有意粉饰太平，逃避现实，在反映整个社会动态这任务上，尚没有相当的收获。

中国通讯方面，也在竞求进步，广事搜罗，一改过去全部剪稿的习惯。从表面上看来，似有新的气象，但实际却不然，这是一种换汤不换药的戏法，多数的通讯稿，都是把什么部什么机关的什么计划、宣传大纲，照抄出来；同时又把机关报的谣言，分段剪出，凑集起来，便成为长篇累牍的新鲜通讯了。这种留声片，在马来亚宣播，是会防碍大众意识的健康的。

统计各报的副刊，有二十种以上，能够负起提倡新文化的责任者，实极少数.，有一些副刊，确,能站在正确的立场，用诚恳的态度，发表书报的批评与介绍，富有时代性的创作和精警的小品文，各种问题的研究，真理的探讨，提高大众的文化水平，完成其相当的使命。但多数的副刊，几乎全数剪一些某人与狗、某人与猫、某人的外套、某人的袜子、妻的副作用、明星要人的韵事等无聊文字；甚至关于生殖器等下流文字，也间有登载，以迎合一班低级趣味的读者。而公子哥儿的风花雪月、心呀爱呀，以及一般颓唐的青年的感伤气氛极浓厚的无病呻吟，也充满于各文艺副刊上。

新闻事业是『社会中最有威权的指导机关，因为它们工作的对象就是说明全社会的活动状态，所以它就和全社会的活动发生了密切的关系，新闻事业和全社会发生了关系，因此它的行动主张，便直接影响全社会的活动』。

新闻事业是赋有无上的威权的，这威权又握在新闻记者的手中，那末，新闻记者的责任是多么重且大，「新闻是宣传大众的武器」——在文化水平很低的马来亚，各记者是应该怎样去握紧这武器，负起教育大众，确定大众意识的任务呢！

（三）华侨教育

谈到马来亚的华侨教育，委实令人抱着无限的感受。这一年来，因了经济恐慌的深刻化，华侨学校都在风雨飘摇中。

华侨学校组织极不健全，多数没有基金，经费的来源，除学生学费和居留政府津贴费（一部分学校受居留政府津贴）外.，可以说是靠募捐以度日。基础既不巩固，发展自不易言。从前藉以鼓励华侨捐输的「热心教育」、「教育救国」等漂亮口号，已敌不过「胶锡跌价」、「市情冷淡」的呼声了。经费支绌，便成为华侨教育当前的最大威胁，闭门大吉者，正在接二连三，而实行紧缩政策，也像传染病一般成为普遍化了。一般的办学者，本来就抱着办学系为装点门面，得过且过的敷衍态度，学校的设备，自然也因陋就简。教员的薪金，每月四十元者，要算是优越，二十元者，更到处都是。待遇不良，生活不安，要求其能专心致力于教育实非易事.，同时失业这魔鬼，正在跑红运，大恣其凶威，躲在家里饿肚皮，和各处奔跑找头路者，何止恒河沙数。面包问题，尚不能解决，在这学校重地，无钱免进的现实下，那有能力供给其子女读书。因此便造成了学生锐减的现象。教科书不适用，也为华侨教育进展的阻力，内容充满着猫狗的故事，且不要管，而标榜为南洋教科书，专供华侨学校采用者，其内容更是荒乎其唐，没有丝毫南洋气味.，更何况在某种情形下，教材不能连贯，教授上感到诸多困难。提倡体育之声浪，甚嚣尘上，各学校对于运动，也不后人。本来提倡体育，是在使个人的体格健康，训练个人明了集团生活的，但在夺取锦标，博得个人或团体的荣誉的汪热之下，却使大多数人失却了运动的真意义，和造成了不少英雄思想。

总之华侨教育，在这诸般的不良的情势下，前途实隐伏着绝大的危机！

（四）戏剧运动

谁都承认，戏剧是教育大众的武器；它最富有感化力，它能直接鼓舞大众向前跑。在文化运动上，它是极重要的部门。

自新加坡青年励志社公演了暴露南洋社会的黑暗的「绿林中」「芳娘」……等剧本以后，便奠定了新剧的地位，引起了大众对于戏剧的兴味，在新剧运动的进展上，确是有了相当的功绩。该社近更扩大戏剧组，筹备第二次公演，闻剧本已选出，决定排演田汉所作的「火的跳舞」诸剧。

南洋平民学校，在不久以前，曾在星洲上海戏院公演「同住三家人」「战争的收场」等剧本，暴露社会的黑暗和战争的惨酷。在数千的观众当中，博得了不少的好评。

当青年励志社第一次公演以后，曾引起了剧烈的论争，提供了不少的戏剧理论，确定了大众对于新剧的认识。接着，揭着科学的批判的综合的旗帜的「戏剧导报」也出版了。而各社团各学校也正在酝酿着新剧的运动。虽然有的社团学校，还在排演些没有意思的文明戏和黎锦晖式的歌剧；但打破封建思想、暴露社会黑暗的富有时代性的戏剧，已在迅速地展开着。……

（五）其他

暮气沉沉的一九三三年的马来亚，「戏剧导报」的出版，不能不算是荒园中的奇葩。它是戏剧运动的主干，它是推动文化的先锋，它贡献正确的戏剧理论，它给了旧剧毫不容情的批评。它在马来亚的文化史上，是占了重要的一页。它出版至十五期，打算扩充篇幅、充实内容，将该刊改为「电影与文化」。其他的刊物，值得提起的，如吉隆坡的「南洋公论」，是有社会民主党色彩的刊物，新加坡的「子曰周刊」，常登讽刺的小品，仅出数期，便宣告夭折。

富有保守性的华侨，在他们顽固的脑中，「神」还占有相当的地位，在此科学昌明的时代，神庙的香火，还是不断，谁说不是怪现象呢。但从迈步方面着眼，事实告诉我们，年轻的小学生都以相信木偶为可耻了。

（六）尾巴

历史是前进的，旧的文化是必然地没落；新的文化，正在孕育滋长着在黎明之前，必有过一刻的黑暗。同样地，在转变期中，旧的壁垒还未完全破除，新的领域还未完全展开，必然地有着极端的反动，一切都用不着失望，我们要努力于新的创造！

（载**一九三四年「光华日报」新年特刊**）

一九三四年的「槟风」 丝丝

在一九三三年的年底，许多人向编者提出这样的询问：「明年本刊有什么变动？」编者的回答是「没有」。

我们相信，一个刊物最重要的是内容，一切的形式都在其次。我们如非十分需要的话，对于形式，不愿随便更动。至于内容，我们将继续努力地求其充实，希望对于社会有点贡献。现在再把我们平日努力的几项目标，写在这里，诚恳地请求读者指正与帮助。

一、本刊愿站在正确的立场，继续努力向前突进，它要欢迎一切正确的、新鲜的、跳动的像火炬那么热烈的，像流水那么活泼的，像晚霞那么美丽的，它要排斥一切歪曲的、陈腐的、呆板的、像化石那么无情的，像死尸那么礓静的，像坟墓里那么黑暗的。

二、本刊将尽力之所能及，继绩解剖一些陈在我们眼前的各种问题，例如青年问题、妇女问题等等。

三、本刊对于出版界，将继续负起批评与介绍的责任，良好的出版品，我们将加以诚恳的介绍，需要批评的著作，我们将加以不容情的批评。

四、本刊愿意发表一些能够反映现实和富有实感的文艺作品，我们将极力排斥一些「卿卿我我」以及「哥哥妹妹」的小说。

五、本刊愿意发表一些能够反映现实和富有正当的趣味的作品。这种作品，主要的目的在使人发出会心的微笑，这种作品决不是半真半假的要人起居注；更不是「妇人被鬼强奸」这一类「色情」加「迷信」的奇闻。

(载**一九三四年一月四日「槟风」**)

「槟风」通讯——关于本刊编者的胆子及其他 旭木•丝丝

(一）

编者：

你屡次说要使「槟风」大众化，日臻美丽完善,需要众读者之共同加以栽培，但一方面你把许多读者的文章退回或删掉，这不能不使我「无憾」！

我觉得，那些被你删去者，或许可说是「槟风」的上等唯一「肥料」或「滋养料」，这些「材料」或者可说是今日「槟风」所急需要而求之不得者。我相信目下「槟风」根本上似乎尚未达到十分健全的境地（恕我蠢板，不为俊杰）,然而，编者却拒绝容纳那些「材料」，是「槟风」以后的孱弱、不健康， 这些莫大之咎，都是编者为之，绝对不能归咎于众热心努方的读者——鄙人例外。因此，所谓「槟风」的大众化，欲使「槟风」更臻美丽，也只能在某种范围内而已，仅此而已！

大概有什么在钳制编者，而编者却钳制读者；园丁不许众人共种美丽花，「槟风」病痛不容众人医，欲冀「檀风」早日肆于美丽，不可得矣！

欲使「槟风」如你所说的，不难！这个责任交在你身上，「槟风」交与你，「勇敢」当望你。末了，怨我不知好歹的郑重再说一次：

「槟风」康健与懦弱的一切，便是编者「勇敢」程度的表现！

只惭煞了我不能替「槟风」培植美丽的花儿！不多谈。

祝你努力勇敢！

弟旭木，八日。

(二)

旭木先生：

我曾把「槟风」的来稿删掉或退回，事该有之，但听谓「常常」，实在有个限度。

我缺乏「勇气」，我自己팠认。你这人本来很温和(看你的文章可以知道)，连你也说我缺乏勇气，可见我缺乏勇气，是千真万确的了，真的，我需要有人常常鼓励我。

在这里，我应当重覆声明一件事：

文章被我增删多少，有时并非因为文章本身的关系，而是出于这样的：我看大版时为求便利敏捷，常常不看原文如何，只凭我的意思去改。例如原文是「有一次」，「次」字给排字工友排错了，我便凭我的意思添一个相当的字上去，我所添上的字或许是「次」字，那就和原文一样，或许是「回」字，变成「有一回」，这就和原文有点不同了。

督责与鼓励是很可贵的，我应当感谢你的督责与鼓励。至于你说「槟风」的健康与孱弱，全系乎编者的勇气如何，事实并不完全如此。「槟风」如其编得糟，责任当然都由我负担，如其并不多么糟，这一定是多数人的功劳，事实很明显，是不容我们抹煞的。

编者

（载**一九三四年一月五日「槟风」**)

旧账与新望 啸鸥

撇掉俗例，本刊在新年第一次和读者见面的时候，不说那些「恭贺发财」一类的吉利话。现在且将本刊过去将近一年的旧账结算一下，并把新的愿望向读者露布。

以前本报的副刊只有「商余杂志」一种，内容居多是转载的作品，不大为读者所注意。去年将「商余杂志」改名「晓风」之后，取材以切合时代性者为准则，一时颇受读者欢迎，同时许多在南国文坛上夙负盛名的作家，及喜欢摇笔杆的朋友，都纷纷惠赐大作，以为本报增光。当时栽植本刊的主人——编者——李铁民先生，因觉本地投稿与外来选载，混编一栏，很不合算，所以特另关一栏「狮声」专载本地投稿，本刊遂于一九三三年一月廿一曰诞生，而和「晓风」划开了一个分野。初时「狮声」定为隔日刊，而且篇幅只有半版，自诞生后，投稿者极为踊跃，十期起，本刊篇幅也就日渐扩大。到三十一期，本刊随本报排印式样的改革，篇幅扩充到全版。

李先生编至八十九期，因随马来亚闽侨回乡团回国考察，就把编辑的职务交给我代理。那时我由教育界跳进报馆尚未满一月，对于编稿当然外行，不敢马上承任下来。但李先生行期非常纽促，今天才说，明天就走，一时实在不容易找到代理人，而报馆许多同事，各人的工作都是很吃紧的，我没有理由可推辞了。同时李先生也吿诉我，丰富的经验是由日渐积累造成的，万事都得经过一番尝试。

我接续编到一百期，应多数读者的要求，把不规则的版式改成现在这种可以摺裁的版式，这并没有什么「美化」，不过为应读者的喜悦与方便罢了。

自此以后，惠稿者更形踊跃，因此常闹「稿挤」，有好多无时间性的作品须留到两星期后方能刊出。本来本刊在第一期「编者的露布」上曾说过，将来在可能的话，可以天天出版；而一部分作者也以作品久未登出，极感扫兴，要求本刊每日刊行。但一检查外来的稿件，几乎有一半以上不能选用。不能选用，不是文字太幼稚，就是内容非常空虚，读后不知所云。我的主张是「只求质实，不求量多。」所以仍旧隔日刊行。现在我还是抱着这种主张。

常为本刊撰稿的作者，除本坡外，当以马六甲一埠为多，其他各地及国内均有。集四方未相识的朋友于一处而结了文字缘，也属快事。

把去年外来的投稿加以一番统计,当以小说最多，杂感之类次之，诗又次之,评论极少，戏剧、书评，及作家介绍等则全付缺如，由此可知本刊尚非一种完备的读物。

本来，生为中国人，看了中国什么都是一团漆黑，安得不发牢骚？但作者所写的杂感之类，并非对整个的社会或事物下缄砭，只是对某人的不满而借题发挥。因而引起被骂者的反感，为文报复，甚至迁怒于编者，这是于编稿时最感头痛的事。其实，当此国难紧急之秋，为了一些不关紧要的事而作意气之争，很可不必！现在本刊得先表明态度，此后当极力避免刊载一切无聊的争论，而谈一些切合实际的问题。并希望作者多赐惠本刊所缺少的东西，使本刊内容能日趋充实，那是编者迫切愿望的。

在此顺便吿诉读者，李先生虽已于去年十二月归来，但他因为别事牵连，在最近尚无睱兼顾到本刊，所以仍由我这个小卒编辑。李先生什么时候得暇，我随时都可下野。

末了，说一句好话：祝大家猛进！

（载**一九三四年一月五日「狮声」第一四五期**)

@C君《地方作家介绍的商榷》，1934

为了环境种种不如愿，写作的兴趣已消归于「无何有之乡」了。偶然，从一八一期的「狮声」里，意外地拜阅了废名先生「地方作家谈」一篇伟作。读后颇感不满。所以不客气地要来跟废名先生商榷一下。

一点不容讳言，南洋文艺作家之群时时有「趋附上海文坛去登龙的谬见」！何以这样的好高骛上？南洋不是有着伟大的美丽的文艺园地吗？不肯辛苦的努力的去开拓而欲舍近图远，确乎其存的是谬见。不过，事实上，上海是全国文化的中心，大多数著名作家在把持文坛而推进文化的车轮。负有时代的社会的使命的刊物，如果南洋作家得以在那里「登龙」一下，也未尝绝对的是谬见的。自然，假如南洋作家能「除去谬见」，团结起来共同肩起「推进与提高马来亚文艺的社会任务」，那是再好没有的。无奈社会客观的事实是许多困难；多数刊物是替老板当留声机或为少数人的御用品，这使作家们辍笔长叹而有想到「上海文坛登龙」了。

目前上海文坛是万花撩乱了，有着各种作家而站在各种不同的立场来尽量说话。卑鄙下流受人使用的堕落作家是多得可伯？然而引导大家向光明之途跑的有为作家是许多许多。那末，「有几个作家值得我们重视」的疑问是含着不健全的主观意识的。「除了一般上层上豢养的大狗和一些疯狗癞狗等以外」，这话更是无理的无目的的毒箭。凡事须去科学地批判才使人佩服，一笔抹杀笼统的骂倒是失去忠实的立场的。

话得回转头了。我们的地方作家是南洋作家，鼓励地方作家「负起提高文艺水平的使命」是我们当前的刻不容缓的任务。第一，要知道「现代的文艺已经不是个人茶余酒后的消遣品」，而是一面镜，反映出「社会现实」。第二，从积极上，它有着指导地位而替大家谋出路的任命。从消极上，它更应尽力暴露社会的黑暗与矛盾。这是现代文艺的新途径。南洋作家应要明了这些，而且实行，才配称为一个「作家」。反之，只晓写些妹妹风月或者是无病呻吟的东西的,我们只可当他在替有闲阶级玩把戏！只可嗤之以鼻！

看吧，废名先生「大胆一下子」在替我们介绍有希望的「南洋地方作家了」：

符国汉吴仲青陈一萍连啸鸥忘八蛋熊蕾影郑维圣巨鳄枕戈老张郑文通哥空廖月英金洪……等

所谓有希望的作家是寥寥这几位了。废名先生的热心介绍，其尽了文化运动一分之力是很可敬重的。不过，介绍得太不科学了；作者的作风，立场历史，却一点也没有提及，可不令人怀疑了么？怀疑废名先生是主观情感流露的捧场，怀疑废名先生所戴的近视眼镜太深刻。并且所介绍的其中有的配不配作家也很有疑问。真的，介绍作者是影响个人与社会甚大的。须要有事实作根据，然后科学的地忠实的去批判，好，丑，要详细说及，然后，总结论来了，鼓励，督促。这样，才完了介绍的任务。否则，像废名先生空洞的捧场，或可说是偶象的崇拜。那种流水账的点名式的情感偏激的介绍是使人感到失望的！

末了，这逆耳的言也许废名先生会感到不高兴的，然而，此后他会再来给我们正确的介绍，那我就不会浪费笔墨了。

（载**一九三四年三月五日「狮声」副刊**）

@废名《总算是我抛了一块「地方作家谈」的砖——答复C君的商榷与则余君的检讨》，1934

关于做文章一事，正如说话一样，最怕是没人睬你；同时文章也和说话一样，不容易谈。这次因为我写了一篇：「地方作家谈」，居然也应验了「不容易谈」一句话。不过，万幸是居然也有人回响了，所以我说：「总算是我抛了一块『地方作家谈』的砖。」至于这块砖所引出来的究竟是否一块玉，那就只好让高明者去认识了。

闲话少说，我也来个「言归正传」。我现在之写了这一篇：「总算是我抛了一块『地方作家谈』的砖，这算是答复「狮声」第一八四期里C君与则余二位先生的关于「地方作家介绍的商榷与检讨」。

本来，我的题目就可以算答复的了。可是生怕那二位先生又要像误会我上次的「地方作家谈」是「一篇伟作」一样来误会我这一次的「小作」，所以我还是详细一点地来「展开」地答复。

第一，我细读了那「二位」先生的全文，他们的「科学化」的商榷与检讨，并不会比我「那篇」「不科学」的还要高明。他们是在患着和我一样的含混、笼统、近视、不正确，使人莫名其妙的错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两位最不满意的共通点是：「为什么偏偏推荐这些「作家」？而也不曾说明怎么要推荐那些「作家」？

现在为答复得更详细一点，概括那?二位」所反对的几点，逐点解答如下：

第一，C君说：「上海是全国文化的中心，大多数名作家在把持文坛而推进文化的车轮。负有时代的社会的使命的刊物，如果南洋作家得以在那里『登龙』一下，也未尝绝对的是谬见的。」——这段文字和命意都欠通！废名按。

照第一点的意思，C君似乎说我不许南洋作家去上海「登龙」，这是最大的误会！我的意思是地方文艺作家应重视地方文艺之社会任务，正如地方侨民重视地方教育一样的含义！我并不敢反对地方作家绝对不许去上海「登龙」，正如一般人不敢反对侨民去上海办教育一样。问题是：居留南洋的侨民还是着重地方的教育好呢？还是大家赶到文化中心地的上海去办教育好呢？地方作家同样是：还是着重地方文艺好呢？还是大家到上海去「登龙」好？如果C君是赞成大家都能去上海「登龙」好，那我这「回答」简直是多事，因为我根本是不看重「登龙」的！

第二点，C君说：「……无奈社会客观的事实是许多困难，多数刊物是替老板当留声机或为少数的御用品，这使作家们辍笔长叹而有想到『上海文坛登龙』了。」

——这又是按照原文！废名。

细察C君这一点的意思，C君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做社会客观的事实，应该怎样迎头去对付这些事实的困难!请问C君，难道上海地方的社会客观事实都容易让你去「登龙」吗?

第三点，C君一则说「……上海卑鄙下流受人使用的堕落作家是多得可怕……」，再则说：「废名的『有几个作家值得我们重视』的疑问是含着不健全的主观意识的，『除了一般上层人豢养的大狗和一些疯狗癞狗等以外』这话更是无理的无目的的毒箭。」

我真不明白C君说的是什么话？要知我所骂的狗作家，正是如你所说的：「上海卑鄙下流受人使用的堕落的作家是多得可怕」！因为堕落的作家多得可怕，所以「有几个作家值得我们重视」的话是并不含「主观」，不会「无理的毒箭」了。

第四点,C君说我那样地推荐地方作家是不科学的而且是捧场。

这一点，说我那时的推荐方法是不科学的，这我承认，因为我的题目是「谈」、不是大论，所以犯了那样的错误。又因为我当时的目的是在引出一篇比我「科学」的正式的论来，所以不曾提到那班作家的作品。至于「捧场」，则我凭「良心」或凭科学的理智说，我实在没有这样下流或这样傻瓜来「捧」这几位在社会上毫无地位的穷作家。

还有第五点是：C君仍要我再来把各位作者的立场与作品等等做个详细的讨论，这个提议很对的，不过，一时有各种困难不容易做到，以后当有以报，请假我一些时日！

以上是答C君的商榷的文章，以下还想答复一点关于则余君的「检讨」。

多谢则余先生搬了一点「文学是社会的……」理论！这一段理论我是同意的，但可惜不切合怎样指出南洋地方作家介绍的错误！理由是：我所提的那几位中，我虽犯不曾提及他们的作品的错误，但是则余君也不能无根据地硬指这几位中个个是「给时代遗弃了」！

还有的，则余君似乎以为凡在「公共园地」等刊上做文章的都不够称地方作家，那么请问要在马来亚那一种刊物上发表作品的才算得马来亚的地方作家？

则余君还说：「怎么废名先生偏偏推荐这些『作家』呢？」那么要不偏偏推那几位呢？要知我当时的态度「随便」则有之，「偏偏」实在不敢！

总之，这次蒙C君和则余二位先生肯出头来「商榷」与「检讨」，我是感激的！不过，细察二位的「文意」，都和我的本意想引起大家来注意「地方作家与地方文艺」之重要的本意，有很大的误会，也觉得有点失望！

最后我也希望C君与则余二位先生为了「地方文化」的缘故，再来一个模范的科学的「论地方作家」！

（载**一九三四年三月九日「狮声」**）

@C君《显微镜下废名先生的理论的细察》，1934

废名先生说，他写了那篇「地方作家谈」「算是抛了一块砖了」，他所引出的是否一块玉？那是另一问题。不过，问题提出来了，有了反响，这问题便是有价值而值得人们注意的了。

我的对废名先生「商榷」一文，现在是得到了一点儿答复。他这答复，似乎表面是滔滔不绝的伟论。但是呢，在显微镜严密分析之下，显明地，实在地，我们可以看出他的理论是很多谬误与矛盾之点。好，为了问题的解决，为了是非的明白，我要跟废名先生再来第二次有系统的商榷。

开宗明义，我们展开了废名先生正面理论的阵容。「第一，我细读了那『二位』先生的全文，他们的『科学化』的商榷与检讨，不会比我『那篇』『不科学』的还要高明。他们是含着和我一样的含混、笼统、近视、不正确，使人莫名其妙的错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两位最不满意的共同点是：『为什么偏偏推荐这些作家？』而也不曾说明怎么要推荐那些『作家』？」

关于废名先生的「那篇」的「不科学」的介绍，我已有事实的确证，作者的作风、立场、历史、态度，一点并没提及，所以，毫不混疑的断定，他先生的伟论是：「笼统、近视、不正确」。读后会使人「莫名其妙」！至于他先生指我那篇「商榷」的「不科学、笼统、近视、不正确」，他并没展开事实作根据。这种变态的主观的恶意，讨论者的态度是不应有存在的，也许他先生头脑失了冷静吧？他一口咬定我有跟则余先生这样的共通点：「偏偏推荐这些作家？」这话，究竟从何说起？从那儿看出这「共通点」，更是「莫名其妙」呵！

其实，废名先生所「推荐那些作家（？），我是并无反对之意。所反对的是：推荐得不客观、不科学；因为是空洞的报告！虽然，废名先生或许是站在唯心论、主观主义的立场，对于那些作家的作品是含着关照的印象的评价，因此贸贸然念出其所崇拜（只崇拜而已）的「地方作家」（？），这就尽了「捧场」的责任了？哦！这种不科学的介绍，无疑地是被「时代所遗弃了」!虽然不是「大论」，而是「谈」；但是「问题是最重要的」，「我们应该严正地说」，安可这样的「随便」乱「谈」？

话题得转弯了，废名先生指我「上海是全国文化的中心，大多数著名作家在把持文坛而推进文化的车轮。负有时代的社会的使命的刊物，如果南洋作家得以在那里『登龙』一下，也未尝绝对的是谬见的」，这段文字和命意都「欠通」！但是文字「欠通」在那里？「命意」欠通在那里？可惜，一点没有指出！莫非要含血喷人！

我相信，我的文字和命意不会欠通的，或者是他先生忘记戴近视眼镜，以至不会看文章，信口雌黄，乱叫欠通！反之，他先生的文章前言不对后语，倒是欠通，请看下面的指出。废名先生说：「去上海文坛『登龙』是谬见一，何以又「并不反对」？这是矛盾欠通得很可以的！得毋废名先生是站在两者之间的所谓第三种人？

关于废名先生要来「坚决地在马来亚地方有组织地团结起来共同负担推进与提高马来亚文艺的任务」，我何尝有加以反对过？然则「社会客观事实的困难」——多数刊物是替老板当留声机或为少数「人」（这人字废名先生忽略了）的御用品。应由废名先生自己「迎头去对付」，何以把「不懂得」二字「笼统」的骂人！

到上海登龙去是似乎「不容易」，但最近的上海「出版消息」已有南洋作家在那儿「登龙」了，难道又是绝对的「谬见」？

复次，废名先生「随便」骂倒上海作家而他又不敢承认，那么，我们不妨将他的原文作横面的剖解，「更何况目前上海的中国作家们，除了一般上层人豢养的大狗和一些疯狗癞狗等以外，有几个作家值得我们重视的呢？」

这儿，「除了一般上层人豢养的大狗和一些疯狗癞狗等以外」，是没有「几个作家值得我们重视」的了！所谓「几个」的「命意」中，其数目是绝少的啦！然而事实是不如废名先生那么主观地歧视的啦！值得我们重视作家是许多许多呀：鲁迅、茅盾、巴金、张天翼、穆时英、周起应、鲁彦、周作人、傅东平、何家槐、何丹仁……。许多许多，「几个」云乎哉。确是「不健全主观的意识」！冀图放出「无理的无目的的毒箭」。

关于废名先生所介绍出的「作家」，因为是不科学的、不「理智的」，所以，不客气说他是主观直觉的「捧场」。他不承认「捧场」；「凭良心」讲则可以通，「凭理智说」则大大的「欠通」了！因为，理智的非「捧场」，要从「科学的」、「理智的」介绍，并非如废名先生乱「谈」乱指的。

更有一点，废名先生在下意识地说：「我实在没有这样下流或这样傻瓜来『捧』这几位在社会上毫无地位的穷作家。」

在他寥寥的说话中，已显出鲜明的矛盾的尾巴。怎么？这几位作家是在社会上毫无地位？你在那儿读过他们的作品而作「地方作家」的介绍？请废名先生有以告我者一！怎么你知道这几位作家是穷？可不是跟他们有深厚的交情，而了解出他们的经济环境这样深切？请废名先生有以告我者二！就算他们是穷吧，废名先生竟「这样下流或这样傻瓜」地「捧」出来了。难道穷是值得世人怜惜，惊叹其为穷的「地方作家」？废名先生根据这出发点「凭良心」大胆地来捧其一捧么？

照我的见解，以为一个作家的介绍，严格地说来，须视作家的作品有着社会客观现实的艺术反映的价值，因而联系到作品主人的介绍。那么，作家的贫与富，有那一点儿值得谈呢！废名先生之所谓「穷作家」，该是意图狡赖了吧！

说话不如少些，我来一个总结论了。废名的理论是陷人「随便」谈谈的唯心论的迷坑，如果请废名先生正确的唯物论的介绍作家的立场等等，据称是要「假些时日」。好的，我们唯有拭目以待吧。

最后，我还得声明，「南洋作家要一起来共同负担推进与提高马来亚文艺的社会任务」，以至发达进步得如上海一样地光明灿烂，等我们南洋作家威武地跑进南洋文艺的伟大殿堂，不用间接而劳苦地跑到「上海文坛去登龙的谬见」，这我是表示十二分同意的。

至于废名先生叫我「来一个模范的科学的『论地方作家』，」这恕我没有多大的勇气，不敢如废名先生的「大胆一下子」的随便「乱谈」，因为事实上是「有各种的困难」，容有机会那时再说。

抑尤有说者，废名先生于重要问题的热心讨论，我除钦佩与尊敬外是没有什么；不过，要向他忠告的是：谈论的态度要纯理性的，如果要装起道学先生的教训的脸孔，与乎存着报复漫骂的变态心理，那我不敢领教了，只可谢之以不睬政策！

（载**一九三四年三月十六——十七日「狮声」**）

**@饶楚瑜《囚笼》，1934**

**（一）**

幽绿的月光，罩住了广阔的森林地带，格外怖人。潮湿的空气，几乎令人窒息，泥泞的路上堆积着许多落叶，间歇地在那里喘气。无数的白铁罐子，杂乱地卧在毛茸茸的草地上。许多受着磔刑的树干，还在一滴滴的流泪。一把完成了它们使命的钢刀，也在泥土里安眠，毫无声息了。这时候，一些黑影子开始在树林中摆动，接着就有鬼火似的灯光，闪闪烁灿地，往树林中乱钻，一些面黄肌瘦，鬼气十足的人们，就一群群地出现在一个树胶园里。他们并不招呼，也不打话，各拔出他们自己的锋利的尖刀，往那些遍体疮痍的橡树身上乱割，就好像对于橡树有什么深仇积恨的。刀尖儿在橡树身上沙沙地乱刨，橡树的眼泪,就断断续续地往下滚。他们并没有意识到橡树在呼痛，割完了一株橡树，又到别一株身上，刻划。这样鬼也似的工人，刻划了二三个钟头之后就不免有些腰酸背疼，手脚都麻木起来。但是饥饿的火焰，究竟是他们的一服仙丹；他们模一摸饿了的肚皮，便又希望太阳永远没落下去，他们希望着太阳退隐，便可以多割三五十磅，一天也可以挣个1元八角。可是太阳究竟是他们的对头，如果没有云片掩护他们，这一群的黑暗同志，终要给太阳冲开，一元八角的希望，终于要成一个泡影。他们意识到太阳必然要来临，也就忘了酸痛，加紧他刻板工作。尖刀儿飞快地刨，汗珠儿飞快地滴，他们的满染污泥的汗衫，也就更加湿透腻人了。天空慢慢变成灰白，树上的鸟儿开始唱牠们的春朝曲，在他们看来，都是可诅咒的魔鬼。可是那黄豆似的雨，突然打到他们头上来，使他们诅咒小鸟的勇气都消息了。他们急急忙忙的收拾那些傢伙，踉踉跄跄的奔回树胶园的公司房里去。迎头的大雨，杂乱地打下来，湿透了他们的头发，湿透了他们的汗衫，他们惯穿着的肿胀的帆布鞋，现在也不很听他们摆布了。山上冲下来的水势，逐渐有力，他们迟钝的温冷觉，这时有些儿破例，居然觉着冷雨中的寒风侵袭，有些儿古怪。幸而他个肚子里，还有一团烈火，倒也不很觉得风雨侵袭的威力。大家都三脚两步的往前冲，这样赶鬼似的赶到公司房里去，一个个把荷负着的白铁罐子取了下来，急急忙忙去找那些「猫头」。

公司里挤满了水鬼似的工人，和那些白铁罐子，于是「猫头」们就开始测量他们所割的胶了，猫头用一根尺子往这个白铁罐桶插，又往那白铁桶里一插，便喊着「张阿土、二十磅，黄阿四、十八磅……」「财副」们就飞快地把工人割胶登记簿一一的写下去。但是当李猫头喊着：「杨怙、十七磅」的时候，就生出一个抗议：

「李猫头！看清楚一点！我天天都割二十多磅，怎么今天十七？」杨牯气愤的说。

「你的眼睛瞎了吗？『峇微』！」李猫头说完了吐了一口白沬，用力把杨牯一推。气得杨牯两眼发赤，嘴里说不出话来。于是他们的胶桶，又一桶一桶的，放在「猫头」面前。「猫头」又唱着，「财副」们又一行一行的写下去，工人们也就跟着一个一个的跑开，公司账房里也就顿时清静起来。

李猫头喝了一杯咖啡，燃着一枝狮头香烟，嘴里吐出一团团的白气，笑眯眯的对黄猫头说起涨七嫂家里/新近来了几个不很寻常的暗娼，陡然提起了几个重要职员们的兴头，七嘴八舌的嬉笑了一回，彼此心花怒放。突然一种尖锐的声音，从户外传来，呼吵、辱骂、厮打、拍掌、狂笑，顿时织成了一套交响曲。黄猫头和李猫头抢着出去，左一掌，右一掌的，把那些睹输了钱而打架的割胶工人，打得落花流水，大家又哈哈的笑起来。黄猫头还气愤的大骂贱种不止。的确，这样的武剧，在他们割胶工人中间，最少每天也要演一两回，都亏得黄猫头和李猫头镇压下去。

公司旁边一座“阿荅屋”的门前，陈列着一大串黄的、白的、蓝的，满染污泥的衣服，仿佛是破旧了的万国旗一般。屋里交叉着无数的灰黄色的，紫酱色的帐子，帐子排列着许多三尺宽六尺长的木板，板上躲着僵尸似的工人，有人在歪着身体，躺在木板床上唱：「啊哟哟！我的心！」更有一些工人，蹲在地上，抽着香烟屁股，一边吐出白烟圈，一边说着不很雅听的戏谑。有的又陶然自得地横倒在木板床上尽抽鸦片。有的又在赌番摊、牌九、十二支、一簇簇的围坐着。香烟的辣味、人身的汗臭，都结成一片。可是他们丝毫也嗅不出。他们所嗅到的乃是：红毛园主的酒香，契家婆的肉香，包赌的钱香，他们脑中日夜萦回的劳什子，便是怎样去翻本，怎么去赢得十元八元？怎样去买契家婆的欢心？所以在他们每天割完了树胶以后，就好像苍蝇似的，围在这里来聚睹了。他们常为了二三角钱打得头破血流，今天扁头七和尖嘴光给黄猫头大赏耳光大骂贱种，便是因三角钱的赌博而打架的。

**（二）**

扁头七的牙齿被打落了一颗，面颊上显出了鹅卵般大小的青肿，又被人讪笑了一回，饭也不吃就赌气跑到木床上躺下去了，汗涔涔的满满发热，睡又睡不着，闭起眼睛来，就有无数的黑圈子在空中打转，一会儿闪着金光，一会儿幻成鬼像。扁头七仍然闭目凝思，这些黑圈子便逐渐扩大，大到他们的故乡那里去了。扁头七下意识的心头一震，一幅皱纹满面，白发婆娑的女子面孔，突然映在他的眼帘。一句久被遗忘的语头，也很清楚的在他的耳畔作响。

「阿七，田又荒，地又荒，眼见不能再活下去了！好，靠祖宗保佑，你去过番，过番赚些钱回来安家娶媳妇！」这是十八年前扁头七将要出门时他妈对他说的话。扁头七想起了十八年前的故乡来了。那时他不过二十岁，力大如牛，村里的人，谁都喜欢叫他做短工。当乡下女人称赞他做活计比人家好的时候，他就心生荡漾，要找机会去拉扯她们的手脚。女人愈骂他愈打他，他就愈乐。那时他可以说是田间的骄子。谁知民国来了，小股土匪的活动也逐渐展开到扁头七的村子里，开始时村头的黄家，被牵了两头耕牛，接着张家又被抬去两只母猪，以后渐渐就有据人勒赎的事件的发生。于是身为地主而兼乡董的邱国泰，就在三天内，组织了一个保卫团，团丁由村里的壮丁充任，团费由村里的户口摊派。扁头七的家里，只有他是个男丁，所以他只好跑到保卫团里去尽些保卫桑梓的义务。几个月以后，土匪是打散了，代替土匪的驻防军却是一连兵士。那时的军人，大概都守着「就地筹饷」的格言，枪杆的威力，终于把扁头七的乡村的荒地，逐渐扩大，荒年米贵，扁头七的气力，到底换不到三五升米来家，于是就咬紧牙根，跑到人们时常赞美的黄金窟的马来亚来了。扁头七想起了往事，想起了他死去的妈妈，一股热泪，就充满了他两个眼眶。

「妈的！过番赚钱！赚了什么？卖了十八年的气力，半个老婆都没有赚到！长年长月替人家做牛马，还要受人家的拳头，受人家的笑骂！真是命苦！」扁头七虽然这么怨声叹气，但是工人住屋里聚赌的一片纷扰声，终于掩住了一切。扁头七的愤怒，又转移到今天和他打架的尖嘴光来了。他开始诅咒尖嘴光心肠恶毒，不讲情义。突然一个面圆圆的少年面孔，如闪电般的，映到他的脑膜上面。他立刻记忆十几年前的尖嘴光并不是这样，谁知割了十几年的树胶，嘴亦尖了，性子也古怪了。尖嘴光亦曾说过为了乡下地主压迫，使他走头无路，逃荒到南洋来，他的苦况，也和我相差不远，怎么同病而不相怜呢？扁头七想到这里，头上更加发热，眼前更加昏黑，黑影子又幻成不知名的恶兽，张开了大嘴，好像要噬他似的。

这时，一件冷冰冰的东西，落在他的额上。他挣开眼来一看，才知道红鼻三走到了他的床前把手掌放在他额上。他下意识地把红鼻三的手推一推，又把眼睛闭起来。

「扁头七！你受了伤吗？我这里有铁打膏药。」

「啊！阿三哥！面额痛不要紧，心痛才利害哩！」

「什么？你的心口也打伤了吗？」

「不！我一想到赌博鬼那样害人，就格外心痛。」

「啊！打得好！怎么你今天受了人家的拳头，就会心痛，从前被人家打过几十回，也不见你说什么赌博鬼。我老早就劝你不要赌，为什么不听？现在才……」

「唉！总是自家命苦！」

「什么命苦？你自家不立志做人，有什么好说？包赌的和猫头合股开赌，谁个不知道，你们自家要去进贡，还有什么话好说！」

「唉！该死！该死！大家都该死！」

「该死的只有你们这班家伙！……」

「呜呜鸣」的声音，响了几下，就好像晴天霹雳，打断了他们的谈话。那些正在赌博的人们，也就踉踉跄跄的跑开。因为他们的听觉告诉他们，这是「端」的汽车来了。于是公司房里，随即起了个小小的波动，打牌的赶快收牌，抽鸦片的赶快吹熄烟灯。汽车到了公司门口，戛然而止，随后跳出两个高鼻子，蓝眼睛，黄头发的人来，威风凛凛的走进公司房里，一个含着雪茄，一个舞着手杖，吓得那些猫们赶快叫「大鼻端」！工人们相视以目，彼此默不作声。李猫头连忙堆着笑容和这两个园主说了一些话之后，就骑着「摩托西卡」出去了。黄猫头尽在那里招呼，接着献上两个高脚玻璃杯，里面装满了金黄色的葡萄酒。园主一边呷着，一边从袋里掏出一本青色的簿子来，飞快地写了几个字之后，就递给黄猫头，匆匆地跳上汽车走了。大家才松一口气。

**（三）**

李猫头坐着「摩托西卡」回来，神色有点不妙，到了公司里就大声的骂工人。黄猫头当下明白，心里想着老李必然又出了什么岔子，给红毛园主骂了「当富奴」了。果然李猫头先开口说：「新来的『峇微』工人割坏了十几株树胶，气得园主两眼通红，连他的手杖都打折了，他并且要马上叫这批家伙滚蛋。」

「那么就赶快叫他们走吧。」

「当然要叫他们滚!但是伙食钱已经给他们赊过头了，怎么好呢？」

「你还想叫这般穷鬼掏出伙食钱来吗？」

「掏不出钱，也要痛打他们一顿！」李猫头说完了把帆布帽一丢，又骑着摩托西卡出去了。黄猫头背叉着手，尽在公司房里走方步。这时候三三两两的割胶工人断续地出现在账房隔壁的杂货摊前。「财副」挥着笔尖，写着工人伙食登记簿。这些工人都好像刻板似的，一个个拿了两条菜脯，一条咸鱼，或者两鸭蛋，一斤咸菜，一包红烟，记了账，就走去了。后来有一个叫做骚胡子的，走上杂货摊，想去拿货的时候，财副们就阻止住他说道：「老骚，你这几个月停了十几天工，你的伙食钱已经欠了两块两角了。猫头吩咐，不许再赊账。」

「财副，因为我病了七天，又下了几天雨，没法子想，请你『倒囊』我吧！」

「不管你病不病，你没有做工，就不许赊账。」

「财副，请你『倒囊』！」

「什么『倒囊』？猫头吩咐过了，没有时间和你谈！」……骚胡子终于失望的走了。

晚来了，一阵阵的蚊虫开始出动。许多在小河里冲凉的割胶工人，一边用水驱散蚊虫，一边作拍麦运动。蚊虫愈来愈多，工人们不得不急急离开那条小河，跑回公司里去。这时山芭路上隐隐听见有人唱着：「只为阿郎才过番，过得番来万般难！但愿你我情意好，心心相印树胶般。」工人们听见了这些甜甜蜜蜜的歌声，就立刻酸化，心头格外重甸甸地，好像受了电击，连走回公司的勇气都没有了。

这些工人，大半来自田间，桑间濮上的情操，从小就训练得很不错，青春的烈火，也日夜燃着，燃着。所以对于性的要求，也就好像糙米饭一样的迫切。只为了他们生来就没有谈爱的资格，生活的铁练牢牢地缠在他们的颈上，冷酷的环境，活活地把他们的青春之火硬压下去。现在听着了情歌，就如死火山复活，不免苦闷徬徨，徬徨尽管徬徨，他们的经验，到底告诉了他们：一暗中摸索，除摸索到一些蚊虫之外，到底摸索不到什么。于是他们又不得不移动他们沉重的脚步，走回不愿回去的公司房里。

公司房里燃着几盏煤油灯，灯下围着一大堆人在那里兴致勃勃的赌牌九。袋子乾㿜（干瘪）的工人，也很高兴的在那里看热闹，只有几个给李猫头打伤的工人，静静的躺在床上。骚胡子今天没有吃饭，也没有精神去凑热闹。突然扁头七握紧了拳头，在木板床上猛击了一下，就爬起来走到骚胡子旁边说道：

「老骚！我们和他们拼命！我们真的比牛马还不如，整天受人家鞭挞！病了还得饿死！我们替李猫头挣钱，他们就不管我们的死活，今天七个新来的工人，腿都差不多给他们打折了，明天还要开除！」

「声音小点吧！我们是命运注定的！拼命，只见老狗命白白送掉」骚胡子颤声地回答说。

「哼！奴才！十足的奴才！」扁头七差不多两眼要逬出火来了。骚胡子默不作声，几个预备滚的工人，依旧静静的躺着。灯下聚赌的工人，依然兴致勃勃的继续着。

**（四）**

公司账房面前的小圆桌上，排着几只玻璃杯，又有三只狗头牌的啤酒，几只洋瓷盘子里，盛着一些骨头。五十枝庄的狮牌烟只剩了一小半了。围坐在这小圆桌旁边的，便是两个猫头和两个财副。李猫头多喝了两杯酒，格外高兴的说：

马来婆吉宁婆日本婆等等滋味，我都尝过，到底还是日本婆的滋味好些。今天晚上，我要和你们一同到日本婆那里去！

「不！现在要提倡国货，我绝对不去日本婆那里，你们赞成，就跟我到阿银仔那里去。」黄猫头大不以为然地回答说。李财副抽了一口香烟，笑眯眯地说：「我的意思，也要提倡国货，我们还是到阿银仔那里去。」黄猫头立即竖起个大拇指来说：「赞成！赞成！」灵！灵！灵！电话机突然响起来了。李猫头赶快去接电语，三分钟以后，李猫头连跑带眺的走来，很兴奋地说：「树胶涨价，今天涨到二百三十七块了。园主叫我们赶忙多找三百个人。老黄，我们今天真的要大大的享乐！」「二百三十七块并不稀奇，我看还会涨到三百块呢！可恨这班『峇微』偏偏割坏我们的黄金树！这时候要招到三百个好傢伙的确有点麻烦。」

「管他麻烦不麻烦，只要我们的『甘密星』到手就算数！现在我们不用谈了，赶快到阿银仔那里去。」李猫头说完了就张开两条臂膊来，作赶鸡的姿势，黄猫头也不再说话，抽了一枝起马烟，就跟着他们出去了。

工人们中除了些病的伤的之外，也就三三五五的去找寻他们的快乐。的确，树胶涨价，谁个不想及时行乐哩！他们意识到的是：只要有一把尖刀，走到黄金树上去乱刨，每天便有两块三块的进款；这手头挣来的钱，不亲手去享用留给谁人呢？他们眼见得有五个老婆的猫头，有两个老婆的财副，还要去找日本婆享福，半个老婆都没有的他们，怎好不及时行乐？于是一部份比较年青的工人，便去找那些下乘的烟花，跑到人肉市场中，去求片刻的安慰。有烟霞癖的工人，因为树胶涨价，也格外多买几钱鸦片，伴着一盏烟灯，悠然长吸，一边口吐白烟，一边大讲今古传奇。他们也有超然的议论，更有超然哲学的修养，他们很知道：多抽几钱鸦片，也是这样穷，少抽几钱鸦片，也是这样穷，不如趁着树胶好价的时候，多抽一些上算。所以他们此刻就格外竞赛抽烟了。

树胶涨价，大家都能够及时行乐，这使他们不得不感谢猫头们的恩惠和园主的德泽了。他们回忆到那些古老经验的工人的话头：「只要树胶涨价，地狱也可以改成天堂。」眼前景物，不就证明这些话头是十足的合理吗？他们眼前一亮，理想中的天堂，就在他们脑膜上打滚。

**（五）**

工人们每天都是这样过着机械的生活，脑筋总是死水般的平静，天堂的梦想，固然渺不可期，地狱里的生活，也不见得就能够激起他们的烦闷。这样乐天知命的活着，挣多一点钱，就用多一点，挣少一点钱，就用少一点。所以听到树胶落价的新闻，他们也不会怎样着急。他们深信：天理循环，物极必反，跌了价必然会涨价，涨了价，必然会跌价，又有什么稀奇呢？可是自从纽约华尔街发出了经济危机的信号以后，树胶的价格，总是天天跌落，他们割胶的工银，也就由一磅六占减至一磅四占，由一磅四占，减到一磅三占，这就有点使他们烦闷了。

经济的危机，愈来愈凶，树胶的价格，越跌越低，一些热闹的市场，都变成冷落的街道。「大拍卖」，「大廉价」的市招，交织着在各商店门前点缀。破产的头家，报穷的财主，也接二连三的发现，树胶园主，也有停割的传闻。一部份的年青工人，因为没有胶可割，就跑到他们会馆里去住。于是骚胡子一班人又开始怨命，扁头七又开始发牢骚了。

胶价仍然一天一天地低落，许多树胶园主已经实行停割，一大批的失业工人，从树胶园里出来，各地的会馆神宫，都塞满了这批割胶的傢伙。于是黄猫头的通告，便由两占一磅减至一占二磅，尖嘴光和扁头七一班人多说了几句话，就激动了黄猫头的心火,登时咆哮起来说道：「公司里用不着你们来割胶，快点滚出去。『巴峇』！你们不马上出去，我就叫『马打』来了。」骚胡子黄阿四一班人听了这话，不禁毛骨悚然，但又私自庆幸着：他们自己还不至于给猫头驱逐。这么一想，就应该感激猫头了。的确，工人也是有幸有不幸的，乐天知命如骚胡子一班的人，仍然有黄猫头去怜恤他们。只有不知好歹的粗鲁工人，才会吊起肚皮发慌。

胶价格外低落，人心日见动摇，但是黄猫头管理的树胶园内的工人，却是安安稳稳的工作着。公司房里除了两个猫头谈笑的声音以外，就像死水一般稳定，没有一些儿的波澜。园主天天喝着葡萄酒，猫头天天奏着胜利之歌。

**（载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五日星洲日报/文艺周刊/**

@柳何依《介绍「地方作家」的清算》，1934

自一八一期「狮声」起，被废名君放了一声空炮之后，到现在接连地响过不少的炮声。然而在我以为，先前所响的炮，可以说没有打着什么东西，是空炮，没有对目标瞄准了。

举例来说，这次被提出的问题是地方作家，可是谁是地方作家呢？于是来了介绍，也就由这问题引起了论争。

第一炮是废名先生介绍了十四位「地方作家」（?），可以说，这样的介绍完全是空的炮声，他连一个也没有打着，莫说十四十五个了。这是因为废名先生对地方作家的提出，不是科学的地。他自己说：「以上诸位（指他介绍的作家）恕我唐突，我是大胆地凭印象中有所值得人注意的这几位，推荐出来。」我们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出废名先生是怎样地介绍了。这可以在C君先生的两篇回驳废名君的文字中看见，恕我不再引证了。

第二炮，是姜生先生放出来的炮「介绍地方作家」。初看似乎是被他打着了目标。但从姜生先生再次介绍的文字中看，我们还是失望。因为姜生先生放的也是空炮，看去似乎是中了目标，其实还差得很远。这无怪C君不惜再次的「请姜生先生尽量补充」，黑子先生说他是「浪费的介绍」了。

第三炮，是C君、则余、黑子诸先生放的,他们的炮也是空放了，没有打着真正的目标——介绍地方作家。但这不能怪他们，C君先生已经说过了：「我的批评，并非向作家的作品而出发，而是对姜生底介绍方法的错误而说话。」可见他们本来的出发点并不是地方作家的介绍——我所说的真正目标。

过去所讨论的、所放的，全是空炮，我以为在这时候可以告个结束。倘使此后再这样继续论战下去，是没有结果的，反而妨碍有意义的工作的进行；「鱼没有摸着，倒反摸了一手的污泥」。那末，此后我们底工作是什么？

这里我们要知道，地方作家并不是因为被人介绍了，他才能成为地方作家，反之就不是地方作家，无论他写过多少作品。其实作家仍旧还是作家，他并不因为被介绍了才能成为作家。可是我们为什么要做「介绍地方作家」的工作呢？换句话来说，介绍地方作家的任务是什么？

我们知道，作家与批评家的写作品，「不是专为某一个或某些人而是为广大的读者而写作的。」我们所以要介绍地方作家的目的，也是为着广大的读者而介绍的。但我们的介绍，并不是像废名先生那样地凭他个人的印象说XX是作家，XX是作家。那样的介绍，不会给读者一些得益，反而极容易使人怀疑他是在捧场。同样，姜生先生的介绍工作，也没有完成介绍应有的任务。——虽说他比废名先生更进步。

介绍作家，主要的是着重于作家的生产品的介绍。这是读者首先要知道和认识的，因此介绍作家是需要科学的、批判的。首先我们先把被介绍的作家底作品的一部份，或代表作，详细地分析，加以严正的批判及艺术底评价。让读者对它有了正确的认识之后，再次才及于作者底本身，把作家的立场、作风、态度以及他的历史提示出来。特别是对于作品的弱点和缺陷，介绍者应使读者清楚的明了。这才算尽了介绍者应有的任务。否则只是感情的捧场，履历的报告，对于读者是没有多大得益的。我们不是只要读者知道某某是地方作家就算了。

此外，介绍地方作家，对于他底作品的多或少，是不成问题的。只要看他底作品底艺术评价如何，便可决定作家的地位，即使是他只写过一篇作品的话。像西线无战事的出版决定了雷马克的地位一样。这是我们盼望介绍者所应注意的。

总之，我们介绍地方作家，应以读者为前题，着重作家底作品，提示给广大的读者。

末了，我不想多说,浪费读者的时间、浪费宝贵的篇幅。上面的话，就算是这次介绍地方作家的讨论的清算吧。

最后，我很诚恳地希望这次论战的诸位先生，「可以休矣」！别再争论节外的问题，让开篇幅，让新的介绍者出来重新开始实际的介绍工作。

新的工作人，来吧！别怕困难，我们在等待着。

（载**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九日「狮声」**）

「今代」述评 饶子鹃

〔编者按：批评与著作，任务虽有不同，而实际上乃相辅而行的。今天接到饶君此稿，于「今代」颇多微词；然所望于「今代」者实厚，今「狮声」为公众之读物，「今代」或能容受一般之批评，因悉照原文，予以发表。「今代」诸友，或不以为忤也。

近数年来，星洲的华文刊物，可以算得起的，只有「南国」，「南方」、和「南洋文艺」三数种而已。南国只出版了数期就夭折了，南方和南洋文艺的命运更糟，出版了一期创刊号，就不见有下文。从此以后，南岛的华侨文化就沉寂了多时，虽然去年夏秋间曾有吴虹主编的「戏剧导报」问世，但，不久也夭折了。

南岛的华侨文化太沉寂了，很多人都这样说，我也这样想。可是，今年来，却又忽形踊跃了。哥空氏的「面包及其他」，明慈氏的诗集刊行后，接着就出版了「今代」杂志。

今代是星洲今年仅有的推动文艺的刊物(？)，胡浪漫、张匡人、林志杲、傅紫曝、康人等编辑的。今代在未发刊以前，我人怀着很大的希望，以为总可以在沉寂的我侨文化里激起些微的滗纹。可是，事实给予我们的，却令我们失望呵。

「这今代属于今日的，现代的，不属于昨日，也不属于明朝。昨日的是腐朽了，明朝的太飘渺了，只有合理的今代，才有我们追求的目标。」这是今代创刊号第一页「光明的追求」里的他们所表示的态度和所要站的立场。但是，今代已出版了二期，是不是符合了上面的话呢？

我要问的是：今代的内容是不是充实？是不是适合现代的要求？

胡浪漫的「昏鸡子辨」，连篇累牍的不知说些什么。幼时玩的昏鸡子，是要人强迫执行的，现代的中国政局虽然是五花八门，我人好像被执行昏鸡子，但不是强迫的。被执行昏鸡子的，是一定要盲目的去辨别方向。现代我人在中国的五花八门的政局中，不盲目的去找出我人所要走的路来，可以吗？所以我说胡浪漫的昏鸡子思想是不完全的，只知我们被执行昏鸡子，却不知怎样来找寻我人所要走的路。

康人的「南洋在太平洋时代」，题目就弄不通。试问：南洋在太平洋什么时代？繁盛的时代？衰败的时代？严重的时代？XX的时代？要知道，时代是指某一期的时间，好像过去的时代，现在的时代，将来的时代一样，南洋是马来半岛苏门答腊、慕嫫、爪哇、菲律宾及其他附近的小岛的雉名称，散布在太平洋的，怎么南洋会在什么太平洋时代？至于内容方面，也是隔靴搔瘦的搔不着坏处，只是皮毛上扫了一层白灰水，却不曾阐明「南洋在太平洋时代」（照原文)怎样？

林志皋的「日暹密契与太平洋之局势」，是很有价值的，很可以看的文章，在今日国际变化刺烈的时候。林君拿出强有力的证据和切实的判断来说明日本和暹罗的密契与太平洋的局势的关系，而令我人得以明瞭。今代的创刊号里，只有这一篇文章值得看。

陆康贤和金洪的「学生与运动」及「如何读书」。这都是老生常谈，明日黄花，不合乎今代所需求的。我并不是说如何读书及学生与运动不可以谈，我的意思是：这已有很多人谈过，我人若果没有特殊的心得和高见，可以不必「人云亦云」的挪来占了今代的宝贵的篇幅。

谭云山，是中国很有名望的学者，者番趁过星赴任印度国际大学教授之便，为今代写了一篇「过星感言」。星加坡的社会这么大，事物这么繁，文化机关这么多，这些谭君不去体认一下，却是捧场的说某报怎么的扩展，某校怎么的进步，星洲的华文报纸确比过去进步。然而，进步的岂茱报一间而已哉？「某报突起……销路多至万数以上……彼时馆址尚系租赁，今则自造大屋矣。彼时只有日刊一次，今则增为早晩二版矣，此外篇幅之增大，材料之加多，消息之敏捷，编辑之新颖等等，又不可尽言。且闻该报尚力国进展，将以飞机分送……。」 这样看来，星洲只有某报才要得，其他的都要不得了？因为其他的报馆没有大屋，没有刊行早晩二版，销路没有万数以上，篇幅不增大，材料不加多，消息不敏捷，编辑不新颖，不力图进展，不以飞机(？)分送？要知道，即使茱报确已扩展，也不该情感的卑污的捧场，岂因某报记者曾赴码头欢迎和请谭君坐风车吃风而发此言以报其惠耶？若然，则是「你请我坐风车我为你说几句好话」的相互为用矣。再者，华校进步的也是很多，岂某校一校而已？(某校真进步否，我不知道。)某校所谓高中部者，据我所知，不过是有学生十余人而已。〈高中三年级三人，高中二年级二人，高中一年级九人)像这样的学校，徒有其名，而无其实的，谭君不察，却说从前只有小学部和初级师范，今则增设高中矣。一双金乌蝇，表面上看去是很漂亮的，黑头却……谭君就是患了这毛病，短视的毛病。总之，谭君发这言论，不但没有价值和令人不敢恭维，而且是卑鄙。

陈疚的心理学难物的辩证法浅说及丘家珍的科学与文学，还可以读。

至于其他的无聊的文章，在报屁股里随时随地可以看到，何用在今代(名字多漂亮)里占了地位呢。

我人细心的把令代的创刊号分析一下，内容是怎样的贫乏，怎样的贫乏呵！

第二期的内容，比较充实一点,虽还是贫乏。

今代的编者，都是知识中人，想不到大脑却来得这般腐旧。陈公博先生能为今代写篇文章增光固好，不能也没有什么不好。但是，陈先生只为他们写了数句简语，他们就大惊小怪起来，以为奇货可居，于是，报上的广吿，就大吹大擂的说，陈部长为今代撰稿，怎么的光荣，怎么的有价值，以为这样今代就能畅销了。

我想，陈先生能为今代写几个字是好的，至于怎样的光荣，怎样的有价值却未必。即使是真的光荣，真的有价值，也不必这样自吹自擂自欺欺人的标榜，好像张花开卖膏药般的。

林志皋的「曰苏战争前奏曲和新文化的反动」，内容充实，文句漂亮，确是难得。这说明林君对于国际间的现势有相当的研究和心得而臻于相当的成功的阶段。

今日的国际政治运动，形成了二大派，一是社会主义运动，一是法西斯蒂运动，这是略为留心国际局势的人一定明白的。法西斯蒂的始祖是谁，在国际间的立场怎样，对于世界有什么冀图，将来的趋势如何，这，在陈绍辛君的「今代的法西斯蒂」一文里说得很明白。像 这一类的又章，是很值得我们读的。

秦耀鸣介绍我人知道热带的鳄鱼的生理及其生活如何，有多少种类，何处生产最多，此文是难得的。

像张载锦的「从京剧说起」，黄汝德的「今代跳舞说」一类的无聊的文章，是不必占去今代的宝贵的地位的。如丘家珍的「南洋文艺杂论」，则不妨多载几篇。有系统的、有条理的、内容充实的、确切的国际现象的评论，我人是很渴望着能够多看几篇的。无聊的、死去的文章，过去的与今代无关紧要的事物，陈腐的思想，不健全的理论，希望不要再在今代里出现。

总之，今代出版了二期，内容是贫乏的。这是我的善意的、客观的批评。

(载**一九三四年五月廿日——廿一日「狮声」**)

读「今代述评」后 鸣吾

「狮声」二五三及二五四期刊有饶子鹃先生的「『今代』述评」一文。诚然，在这新文化运动落后的南洋，为了要抬高文艺文化低落的水准，走向今代文化的路程，大众应该予正确路线的指示，这深使我们感觉饶子鹃先生底热诚。但，我读了「『今代』述评」一文后，觉得里面尚有好几点错误地方，因此，也来在这里参加谈谈。

康人君的「南洋在太平洋时代」这个题目，据吾人所知，它取义，即为南洋在廿世纪时代。盖太平洋之利润争夺，已成了今代国际间的众矢之鹄；世界最严重问题焦点，也跟踪时代的推移，「由大西洋而移向太平洋中心的列强资本战」一文中，曾明白的谓「廿世纪便是太平洋时代」。(其他尚有关于这类书籍很多，这里从略。因为这已是一个很普遍的名词，任何人都能明白。)当然，这非是过去的，也不是将来的，是指今代而言。并且我们再以常理来说，譬方一个能够写几句「的吗了啊」的文章者，决不致于连题目都弄不通，「牛头不对马嘴」的装上去，所以这样实是饶子鹃先生阅读底粗心，以及大概平时没有注意过这一类关于国际政治问题的书,因此会引起这种大错误,说康人君的「南洋在太平洋时代」，连「题目就弄不通」了。

关于述评谭云山「过星感言」一段，饶子鹃先生就未免有些过火嫌疑，在词里行间，多有偏激之诤句。我们知道，谭云山此次经星，在他的「过星感言」中，可以体会出，时间所给予之限制，使他能直接感受的印象，只不过几个团体机关，故所写的感言，也只不过关于几侗团体机关而已，所以亦有郑重而明白的声说「想其他为余所未见及者，必更不胜枚举，此皆足以给予吾人之喜慰萌希望者也。虽是有者似乎过奖，但我们尚有相当可以体谅，决不能武断的说，这是「情感的卑污的捧场」，「卑鄙的言论」；更不可用了「你请我坐风车我为你说几句好话」的「相亘为用矣」过火的口气来批判。因为这般很易引起人家怀疑不是纯客观的批判。这上面几句话，都是一个站在客观立场来从事批评者，不可犯有的毛病。否则，人家即便不怀疑你是情感的作用，也便易趋于谩骂之嫌疑了。我希望饶子鹃先生，须加以注意这点。

至于林志皋君的「新文化反动」一文，也只是单方面的依照事实像背书般的介绍给读者，而缺乏科学的理论，所以该文直至结局，终究没有将怎样是「新文化」的名词剖解出来，因是该文犯有一个最大的毛病：理论不科学，词义不彻底！而镜子鹃先生却认为「内容充实，文句漂亮，确是难得，」用了这几句「空洞」「囫囵」的批判，说他是有价值的成功的作品。

黄汝德君的「今代跳舞说」，这文固是少数有钱阶级享乐者之言，我们当然不能表同情，但张载锦女士的「从京剧说起」一文，是站在妇女大众立场而说，文字取义，很有价值，她赤裸裸地描写出一个封建思想的女伶，说那位女伶「以为嫁了人，便可靠男人吃饭，而自己不用再辛苦唱戏，便算心满意足了。」同时她又感慨系之的谓「然而那位坤伶是没有什么知识的人，我们当能原谅她，但是一般自认受过高等教育的妇女，也有很多，正和坤伶一样，专靠男人吃饭。」

她痛诉妇女依赖性普遍底恶习。这笔枪准对着今代一般自命摩登而又曲解摩登知识阶级的妇女们，这文并不能说什么不好，更不可不根据事实枇评，硬指说是「无聊」。

「陈疚的心理学唯物的辩证法浅说及丘家珍的科学与文学，还可以读」，「如丘家珍的南洋文艺杂论，则不妨多载几篇。」这两语便是饶子鹃给予「今代」的述评，但究竟怎样「则不妨多载几篇」？使吾人看后，只有莫名其「妙」，饶子鹃先生不科学的介绍，空洞的词调，便是「述评」的一个大缺憾！

最后，我得声明的，我为此文，并非为「今代」辩，也非欲与镜子鸿先生辩；不过，我看了「『今代』述评」后，以我所感想到该文的不尽善之处，来写给「狮声」，以供读者的探讨。(载**一九三四年六月二日「狮声」**

@丘士珍《介绍饶楚瑜君的<笼>》，1934

这是一篇短篇小说，一篇纯粹取材于马来亚树胶园里的工人生活的新写实艺术的短篇小说！我们的作者在这里表现着新写实手腕的惊人的获得与成功。在这儿，你将找不到一个绮丽的故事，或者是一个可以打动你那儿女英雄样的心坎的主人翁！这儿有的是一副刻划入微的一个社会现象联锁的本质，一幅南洋树胶园里的各阶层的现实的活演！这便是「笼」的内容的大意！也即是「笼」的内容的丰富而且充实的尖锐的表现！

作者对于题材的实生活的体验，在那种黎明前的一群工人割树胶的情形与心理的叙述的第一节里，就可以使我们无疑地相信我们的这位难得的作者对于树胶工人的生活是熟习的！

在「笼」里我们可以看出人与兽的生活是怎样交织着在树胶园里，同时也可以给我们认识一些树胶工人对于自身生活的如何憧憬与幻灭，以及其对于自己阶层的自觉程度！

此外，便是南洋社会对于树胶涨落价格的经济危机之无理解，反映出工人之无意识的认识、所谓「树胶的天理循环」主义，一般冀图再在树胶涨价的机会上去做黄金梦者的必然会没落，作者都相当地暗示在「笼」里。

不过，我们的作者也正如一般机械的写实主义者一般，患了一种不敢大胆地有力地去开展这伟大的题材的本质的错误！我们不敢相信马来亚的树胶园里的现实，是如此的小「敌视」！所以，我们认为这一点作者还表现得不够！

还有，在「笼」里的心理叙述也嫌太简单，要知新写实主义并没有教我们放弃心理的叙述，反而只有多写集团意识的心理才能正确地完成新写实主义的艺术的技巧！

总之，「笼」在一九三四年的中国文坛上，可算是一篇难得的杰作！比之一般「没落」的既成作家的粗制滥造的东西来。如果把我们的这位?笼」的作者，拉到南洋文坛来的话，我们敢说他是目前一位南洋独一无二的前进的文艺作家！

末了，我得说一句不大必要的声明是：「笼」的作者饶楚瑜君和我个人是素昧平生的，我写这篇「介绍」只是表示我要不怕笑骂与烦难和愚拙来做一点发掘南洋文艺与作家之工作的开始！因为我相信南洋是绝不会没有可注意的真正的文艺作品与文艺作家。

（载**一九三四年六月七日「狮声」副刊**）

献语「繁星」 紫曦

梁实秋氏曾大谈其骂人的艺术，笃信者很多。盖处今之世，骂人而无艺术，徒有碰壁而已。

事实上现在社会何只骂人需要艺术。做工、吃饭、读书、拉矢亦非艺术辅导不可，其间尤有说诘一项，如缺乏艺术，说者势必受人白眼、谣夸、斥责无疑。

两年前作者旅菲律宾时，对当时祖国局势曾以「圈结对外」作一种评断；或许青年人火气太旺，遇人即作振振之词，过后有客警告余日：XXX不会给尔官做的。余愕然。

去年作者混饭福建，岁末福建谋「叛」，组人民政府，余又以「不是路线」作一种评断，其时作者稍知人情，语每出双关，过后又有客警吿曰：中间主义的右倾者，提防给人看出马脚。余又愕然。

自是而后，作者说话极避政治问题，但不久以前，偶与一位女±讨论如何认识「时代」的朋友；于是她的情人大兴问罪之师，警告余日：毁灭尖端的理想者，还是自己小心。余又愕然一次。

如斯回顾，右中左三路未走而均先被警告，余自己检讨，始悟为说话无艺术有以致之，然终以未得「论语」，日夜玩读为憾。

「我的朋友」康人履新于星洲日报「繁星」，催稿甚急，自知说话无艺术素养，难免犯讳；婉谢又不获许。乃拉什寓出四五百字，聊以搪塞，并为吾友康人告：愿此后多写「幽默」文字。写后再看一遍，客以是否自己教训相询，余又愕然不知所云。

(载**一九三四年七月十六日「繁星」**)

一月来 健盒

这一月来，「晨星」已经完全废弃「剪刀」的工作，尽行刊载外来的投稿了。这是从来没有的，编者觉得无限的喜慰。

关于取材方面，固然还有未能尽满人意的地方，但今后编者当尽力随时加以改善，并希望爱护本刊的读者，不吝指教。

投稿诸君是日见其多，在抽屉中积压的稿件，刻下就还有满满一抽屉，这点,在编者是觉得「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爱护晨星者之多，忧的却是积压的稿件，一时未能刊出，对不起投稿诸君。但是，无论如何，决不负投稿诸君好意，在可能范围内，当尽量为之刊出。晨星篇幅，已感太小，编者正计划再加扩大，在不久之将来，也许就可实现。那时篇幅扩大，每天就可多载诸君作品。

然而必须声明的，投来稿件，请注意万不可太长，就这一月来说，是长文多而短篇少，几乎大半都超过所规定的字数。自然，长文不是不好，有的实在使人读了不觉其长。不过因为篇幅的关系，稿件挤拥关系，最好能够在七八百字之间，较便于刊载。这是编者的意见，爱护本刊的读者，当不以为不对吧。

某先生的随笔中说，「编辑的人，未必个个都比投稿的人学问好。」这是实话，「晨星」今后应该如何改善，或者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投稿诸君必须时加指示。

末了，说到「稿费」问题，从上月十八日起稿费，须在本月底结算，下月二三号在本栏刊登通吿，以后则每月在第二个月三日以后寄发。

(载**一九三四年七月十八日「晨星」**)

谈「槟风」 杜明

（编者附言：这一篇是杜明君个人的意见，他说「槟风」好，「槟风」未必真的好；但他对于「槟风」的指摘，却很值得我们重视。如果时间允许我，我要写一篇答覆他的文字。）南洋报纸的屁股，近几年有一二种被人过称为好的。值得登载些叫读者看不懂的诗歌，学学无聊文人谈些自己的生活，拉些不三不四隔靴抓痒的随笔，这与南洋文化有什么需要，这些能够作为智识的食粮吗？

谈到「槟风」，也有不能够满人意之感。第一，有一个时期，随笔登得太多，几乎你也写随笔，我也写随笔。其实，有些太零碎、琐屑的小事是不必记起来的。最少，我们的随笔要写成短小尖刻犀利，或者有独到之见的东西。第二，关于一些评傅和书报介绍的文字，这本来很有益于读者的，也是编者编「槟风」所重要把握的一点，我们相信很多读者都欢迎这种文字；不过，评传不应仅只是介绍一个值得我们介绍的人的生平史迹及表彰其伟大处；其重要处还是在指出造成这种人物的社会背景及他的生存他的工作于入类有何关要。例如慕沙里尼和罗斯福也是可以介绍的，重要的是我们不要忘记了慕沙里尼是维护XXXX的生存而起来运用一种暴力政治的巨憝。至于书报的介绍呢，我们要明瞭新闻纸的篇幅是可贵的，常见介绍一篇小说引录几十段写了五六千字把该小说的故事从头叙到尾，这里，我并不是不赞成这种介绍，这种介绍实用不着写上五千字的，尤其在报屁股上登载的文字，就算介绍辛克莱的「煤油」也用不着去写上五千字。同时谈论寄报不限于好的书报，有些作品足以造成推进文化相反作用的，或足以蒙蔽读者的东西，我们也要正面批评。因为批评是文化斗争作用上的坦克车，并且是自己堡垒上的礮台，这意见爱护「槟风」的读者当然同意的。

上面所指的两点,编者当然也是感觉到的，为着「槟风」成为大众所共同培植的「槟风」，所以,这种改进我们只有求之于爱护「槟风」的投稿诸君。

「槟风」在南洋报屁股的地位上特具的风味是：不流俗，不极力迎合低级趣味(即是不着重于小市民的趣味)

「槟风」的价值在经常提出读者共同疑问的问题来辩论。辩论是真理的探取，同时，正确的理论，唯有在互相反对的理论斗争才能显示它的权威，这种文字即使冗长，也为读者所爱读。如最近吴人与丝丝的讨论，虽续到十数回，不但未使我厌读，反而愈使我爱读，其讨论态度是研究者的态度，至少彼此都是热诚探讨这一问题之真理者，不似以前南洋报屁股由讨论进到骂祖宗三代的那种流俗。

鲁迅说：「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才于作者有益。」这意见是对的。我是爱戴「槟风」的一位读者，我写这篇文字，虽谈得太拉杂，但也许为读者所欢喜。

几时能够在流浪生活中有时间为「槟风」写些东西？

(载**一九三四年八月十六日「槟风」副刊**）

编后

（一）

从今天起，本栏篇幅,又扩大一櫊,在字数上计算，可以增加八百字左右，虽然扩大的不算多，但至少可以多登一篇投稿诸君的作品。而且，并非就此满足,我们还有野心,在不久的将来,将再加扩大本栏的地盘。

（二）

近来投来的稿件是出乎意料的多，但因为篇幅的关系，有时往往不免获罪投稿诸君，因为稿件除了有时间性的外，多半不能马上发表出来。这是编者的为难处，希望投稿诸君能加以原谅。我自信，倘是一篇很好的稿子，无论如何，是不至胡乱的把它丢进字纸篓中去的。

（三）

稿件不用，本来可以退还，但是有时却无法退还，即使寄来邮票。因为时间太久,或者不合，当时就丢掉了。所以现在要借天津大公报记者的话，作一个「紧要声明」:「稿子如果必须退还，务请当时附退还邮票，因为当选的稿子，自然是留着刊登，落选的稿子，便要投到字纸篓里，过后纵使附来邮票，也没有法子捡还了。」

(四)

「棒」和「骂」的文章，本澜不需要；但「讨论」和「批评」的文章，却很歆迎。有的作者，常将一件「批评」和「讨论」的事，变了谩骂、攻击，这态度是不对的。希望作者明瞭「晨星」的宗旨。

(载**一九三四年八月甘三日「晨星」**)

大众语与拉丁化新文字运动

@海风《从大众语文学谈起》，1934

（一）先说的话

今年来中国文坛上有一个新的动向，这动向就是大家都很热烈地讨论的大众语文学问题。我们看到的，像申报的「自由谈」、中华日报的「动向」；有时候，几乎全版都是关于这问题的文章。其它像各大杂志也很热烈的讨论着。除了一些对大众语本身误解的人在一些刊物上发出他曲解的理论外，大都在原则上是承认了大众语这个问题的成立。比如老头子吴稚晖先生吧，虽然他误解了大众语文学，而不主张提倡大众语文学，可是，他已经赞成大众语了。（这个问题，读者可参阅傅东华作「文学万岁」和「大众语文学解」两篇，载「文学月刊」第三卷第三号）

在这里，我们曾看过光华日报副刊「槟风」几篇关于大众语的文章，但是几位先生所发表的大作，仅仅是关于用字上的争辩，对于大众语根本的问题是很少说到的。本篇之作，就是想补充这个问题的意见，并附加南洋文艺和大众语的关系，加以探讨。在表面上看去，这问题，是很广泛的，但，如果我们是稍为研究过社会科学的人，一定知道社会的结构，建筑在经济基础上面，如果下层经济基础动摇，则一切上层机构一定随之而动摇。我们把握着这原理来研究这问题，那是不难解决的。

（二）什么是大众语

什么是大众语？「顾名思义」无疑地就是大众说的话。我们把各地方有着特殊表现力的方言，择其最普遍的做大众语的标准。记得有一位先生（名字已忘记，手头也没有书可参考）曾说过：「不属于特殊阶层所说的都可称为大众语。」我很同意这个意见。因为中国的大众，一向来，是受特殊者所支配，使中国社会划成一条很大的鸿沟。被支配的大众们，要说话是很困难的，何况数千年来的中国文化，紧紧的被支配者握住呢！中国的支配者，因为要维持他们的地位，便不惜沿用历来麻醉大众的文化，文言文就是最有效力的工具！因为文言文是很难懂的，纵使一部份（特殊阶层例外）念过几年书的大众，也未必完全可以懂得。中国的大众智识愈低，中国的支配者愈容易支配。中国文化之所以落后得这么可怜，大部份是这文言文所赐予！可是，历史毕竟是前进的，「五四」狂潮一起，掀起了空前的「文白斗争」。文言文已被打得落花流水，几乎被推进了坟墓。（注意：文言文已经老早进坟墓。但目前尚有人提倡复用文言文，所以说它未进坟墓。）不过，白话文被提倡之后依然同样地空虚、腐化，依然被人利用，去做糟蹋大众的工具，不能负起普遍大众文化的使命。

大众语的提出，自然是要补救这个缺点,要提高大众的意识的水平，这是根本的问题。把那些不为特殊阶层所采用而能表现大众正确意识的话尽量采纳起来，那才是实在的中国大众所说的话，那才是真正的大众语。

（三）大众语文学的内容

在上面，我已说过，大众语根本的问题，就是提高大众文化水平的问题。因此，对于大众语文学的内容，当然也就是以大众的正确意识为内容。离开了这内容，那末，它就会空虚，自然而然会跑错了路！我们应当把握住这个问题，来充实大众语文学的内容。至于「语文统一」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把大众说的话尽量传达出来，使语和文溶合为一，大众说得出，文字就表现得出。

在这里，我想介绍一篇近于大众说的话的诗歌，我们读后定会觉得它是多么充实、逼真、动人！

萍矿工人歌

（转录「社会月刊」八月号）

外国人，讲不清，不分皂白爱打人。

那X奴，当翻译，也司也司一吗司。

管工们，怕X奴，站在旁边不敢声。

做苦工，真伤心，打得我们血淋淋。

我们不可否认的，大众语文学是需要人们去提倡、去创造，其中所谓进步的智识份子，特别要负起这个任务来!我们知道，大众语里面，是藏着非常丰富的文学材料的，如果不去把它发掘出来，文学是得不着效果的。

因此，大众语文学的内容，要尽量的充实，大众语文学的题材，范围也要比从前的文学扩大，尤其需要打破以前所谓「纯文学」和「杂文学」的分界。

（四）南洋大众语文学的提出

上面，我已把大众语和大众语文学作了一个相当的解答了。

华侨虽然寄居海外，但用以传达语言的，同样是方块字，所说的话，依然这么地复杂，华侨大众的生活水平依然这么低下，社会上也和中国内地情形一样划下一条根深的鸿沟。我们为了要提高大众的意识，为了要使大众的文化水平提高，在原则上只有接受目下国内讨论出来的大众语文学的原则，尽量地去实践。

我也已述过，大众语文学的问题，并不是单单字体的问题，而是集中普遍大众意识语言的问题。主要的工作，就是提高大众的质，使大众的质和量得到平均的发展。南洋既然是世界的一环，华侨又占大多数，那末应提倡大众迫切要求的大众语文学，那是没有疑问的了。

环境上虽然略有差异，但大众语文学的内容，大体上是相同的。这里虽然很少连年烟火的军阀屠杀，但经济恐慌,农村低落破产，是同样令人可怕的！我们应该注意大众生活，给他们教育，提高他们文化水平。我们不单是替中国提倡大众语文学来介绍就算了事，我们的任务是要负起实践大众语文学的使命的。

大众的生活是低下的，大众的文化，同样的低下，我们今后应该怎样去提高大众文化的水平呢？无疑地，这只有去实践大众语文学、去提高他们的意识！

（五）最后的话

我把我的话归纳起来，所得的结论如下：

大众语文学的提倡，是历史过程必然的现象！因为历史的演进，已使人类的意识渐渐地进化了。被保守了数千年的文言文，又老早已被人指出它是特殊阶层的工具；语录体，是变相的文言文，同样使人难懂，被认为特殊阶层的附属物。白话文呢？因它的本身不健全，致被人所责，洋化了的变成所谓新八股，软化了的也和大众漠不相关！所以，大众语文学之提出，它的目的就是要使大众说的话，和文学相联系起来。

至于大众语文学用字的形式问题，那非专家不容易解答。虽然有人提议废除方块方，用拉丁字母拼音表现各地方言，这未尝不是一个办法。但我的意见，目下要推进大众语文学，先决的问题，就是用最白最易使人懂的文字来提高大众的意识及文化水平。如果将来能够创造出新的文字，比现下所通行的方块字容易懂的，那除开「食古不化」的人不赞成外，是没有人会不同意的。

（载**一九三四年十月二日槟城新报「轮」**）

@樊塍《我对于大众语文学的意见》，1934

大众语文学这问题的提出，绝不是偶然的，它有着它产生的社会条件。极端反动的文言文的图谋恢复,白话文的成为特殊阶层的独占工具，致大众与文学隔离，大众的文化水准极低；因此便有着大众语文学的提倡了。

这问题，目前在国内，尤其是上海，已经成为一极重要的课题，而且是已经由理论而进于实践。在南洋也一样地被重视，由介绍而进于讨论了。

中国文盲的众多，是值得惊人的。这多数过着非人生活的大众，有使他们明了他们本身的实际生活，以及社会机构的关系的必要，换句话说，就是应急切提高大众的文化水平。

大众语文学是用前进的大众实际的用语，去描写大众的实际生活，而成为正确的大众意识的表现工具，所以大众语文学绝不是像一般遗老遗少，以及自命为特殊阶层，不屑于与大众为伍的文人雅士们所说的什么把文学的水平降低，以迁就大众。什么没有「文学的尊严」其实大众语文学运动之提倡，使文学脱离了特殊阶层欺骗的、麻醉的、狭义的苦海；而成为大众坦白的、前进的、广义的宠儿，这谁能说它会失去文学本身的真价值呢？

自从这问题建立以后，接着便进而讨论到实践的问题，除了投身于大众中，深入大众，以了解大众的实际生活，充实大众语文学的内容外；在「读得出，听得懂，写得顺手，看得明白」的原则底下，便有人主张先发展各地流行的方言（即有普遍性，而且能正确地代表大众意识的方言），由多元融合为一元。又有人主张废除汉字，创造拼音字，以达到「话便是文，文便是话」的目的。因而便引起了一部份人的反感。对于前者他们以为会使语文更加复杂，对于后者他们更认为是空谈。（至主张恢复文言文，及提倡语录体者，他们根本就不愿大众接近文学，更不愿大众明白一切。在这里是可以不必去提出他们的。）像这样的批评，我认为对于上面二种主张,是有着不少的误解。第一，我们要明了这里所提倡的发展方言，并不是凡方言便采用；这里所提倡发展的方言，是发展些有着明确的意识表现特点的。即是说，要表达某种意思，除这句方言外，是没有另外一种话能比它表现得更正确的。好像目前正流行着的「揩油」「像煞有介事」等，已经成为普遍的话语了。所以无论那一种方言，只要它有着某种特点，若经相当的提倡，是极容易普遍与了解的。同时大众的语言，也因这提倡而可以消灭许多隔膜，更进而促它统一起来。第二，四方字——现有的汉字——字形的难记及字义的费解，是谁都不会否认的吧。那末，要使这些文化水准极低，不，完全未受过教育的大众，与文学发生关系，那是有废除这难记难学难懂的汉字，而代替以易记易学易懂的拼音字的必要。因为大众间的语言，已经统一了，大众间的意思都能互相表达了，就用大众的说话，用字记出来，不是很便当吗？那里可以说它是空谈呢？

末了，我得把我的意思做个总结：要提高大众的文化水平，大众语文学是急待创造的。「读得出，听得懂，写得顺手，看得明白」，是大众语文学的一部份重要条件。要做到「读得出，听得懂，写得顺手，看得明白」，无妨发展各地有着表现特点的方言（即集中前进大众正确意识的语言），使它普遍化（现在的国语，当然是相当地被采用的），并促进语言的统一，然后进而废除汉字，用拼音字去写出大众的说话（在这转换期中，现在的白话文和汉字，自然仍被利用为写作的工具），以求产生「话便是文，文便是话」的大众语文学，有着正确意识的大众语文学！

（载**一九三四年十月二日「轮」）**

**@侠夫《深谷里的叹息》，1934**

**（一）**

奔父丧而辍学的衣禾又重来学校念书了。

母亲本是打算要给他讨一房媳妇儿，希望二年三年之后生男孩子承香丁。结婚后也可跑到南洋去经营商业，支撑家庭经济的巨艰。在母亲老人家的眼光看来念多十数年的书是不会发洋财的，读了书做状元的有几人，何况科举取消已久，读书是难希望出头的。祖父一世的寒儒与乎身后的寂寞不是很好的前车之鉴吗？

当母亲向他提出这些问题的时候，知识欲很强的他听了是多么的失望。他不得不向母亲恳求，结果求学的诚心打动了慈爱的母亲，母亲允许了。他是多么的欣喜雀跃，他的前途已经由暗淡而进入光明，他无疑的如犯人之获赦。

在那年的春天，他到十八岁的时候，他离开了家园而跑到学校来。当他向母亲拜别的一天，庭园里的春花正妍，门外的春水微皱。斜峭的春寒中，一阵冷风吹着，苍翠的树木在摇落。家里只有母亲和弟弟，显然是十分落寞的。

母亲很憔悴的伫立门边，凄然地向他说：

「儿呵！你到校里，应当格外努力，本来我是不打算给你升学的，我们的家境，一天困过一天，自从你爸爸死后，就要你们自己依赖自己呵！我横竖也活在世上不久了。」他痴望着母亲的泪脸，母亲的教谕，声声的刺入他的内心，他终于流泪辞别他的慈爱的母亲了。

当着这三春花暖，莺飞草长的时候，原野的春色越发娇丽可爱了。他要到离家三十里的南方的商埠汕头，他带着衣箱行李乘着帆船，韩江两旁堤上春草凄迷，远处的翠树多么可爱。他沐浴于绮丽的自然的怀抱中，他与自然共一体，他受自然所陶醉了。他呆坐于舟中，悠然忘机了。

到了礜峰。呵！yù礜石山好像伛偻的立着的老人。这个隔了汕埠一衣带水的峰，那真是世外的桃源，浓郁郁葱的树木里面，新式的建筑物半隐半现。全山的风景是多么的深幽。在这样美丽的自然中生活的人们，真像进了天国，他也感觉自己的幸福。

全校的学生大约五百余人，未开学之前，大家各自办理自己的入学的手续，找宿舍，缴费，布置房间，买书籍用品，很忙碌着。

衣禾因为得了几个同学的帮助，减少许多手续上的麻烦。

几个同学因为衣禾之继续求学，他们是表示无限的欣悦。记得当衣禾入学不久，得了父亲的凶耗而辍学的时候，他们对这位可怜的朋友是多末的同情。他们有的做诗送行，有的用十分体贴的言词去安慰他！所以这次衣禾的来校，对于他们简直是一种意外。

因失学而再有求学的机会的衣禾,那就好像重上战阵的征将，他对各学科的努力，是不待言的。

他是富有文艺的天赋的。他很努力于文艺的修养，他的文章时常在校刊上发表，文科教员对他的文才也时常的赞许，先生在上课的时候，时常鼓励他努力，并介绍许多书籍铪他看，他的心中对先生这份知遇是抱了无限的感激的。

学校是美国基督教浸信会创办的，浸信会在礜峰不特创办一所中学，而且有幼稚园、小学、女子中学、神学院、医院。这里的居民，教徒是比较多的。

衣禾来校之后，尝也有过牧师和讲授圣经的教员何诗章先生征询他是否信仰宗教，是否愿作主的儿子，耶稣的信徒。可是他对宗教的经义与神的存在，简直是怀疑的。特别是他开始对达尔文主义以及社会问题的探讨以后，他更成为非神的论者。他以为“神”这东西，不过是人类所假托的名词，人类假设宇宙中有万能的主宰在，于是才有了神。由于他对神的否定，所以时常在主日学的时候和许多教徒及参加主日学的教师，激烈的争论。他的词锋是十分犀锐的。他这样的刚愎引起了教徒的仇视，他在全峰的人们眼中看来，是一个离经叛道的狂徒，怪物。

礜峰是耸立于大海之中央，在山上可同尽望汕埠的全境，山上的树木是十分苍郁的。当日落黄昏的时候，晚风吹上山来，草树轻摇，斜阳倾西，青天白云映在水中，随水波以荡漾，那海鸥在天上低飞，这样的环境实在是人间的乐园。

礼拜堂建筑在半山之中，他的建筑是庄严美丽的，他的建筑精神是中西参半的，因为非如此则不足以表示中美合作的精神。

在浸信会所附设的学校，大多的学生在星期日的上午，学校是要强迫他们赴礼拜堂参加礼拜的，逃避的学生一经发觉，学校是要予以记过的，而学生自治会是要把他处罚的。

到了礼拜日，他如像被幽禁的闪犯一样的痛苦，但为了校规的遵守，苦无可奈之际，他只有随队出发。他们的队伍，蜿蜒地徐徐下山。到了礼拜堂，他们陆续入座，这时全堂已坐满了上帝的儿子，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他们在这圣堂之下礼拜耶和华，他们祈祷主予他们以恩惠，保护他们，

他们冀求天国的来临，他们求主予他们灵魂的启示与慰藉。他们同一的信仰是耶和华，是万能的主宰。他们同一的信念是上帝施予他们以幸福，他们要升天堂，不入地狱。

全体一致的起立，由汪牧师的引道唱着赞美耶和华的圣诗，歌声作了，悲壮高昂的琴声也作了。

牧师低下首闭了眼睛在祈祷，大家的头一致低下去，轮到读圣书的秩序了。

马可福音第二章第十一节。

陈福衡先生翻开圣经在念了，他的声音是很低，台下的人从没有听到他说什么？横竖嘴唇有动过就算了。

这时的衣禾是十分感到苦闷的。他坐在教堂的前边，台上的人到底说什么他没有留心去听。

“无聊呵！真是糟塌了我们的时间啊！”

他低声地向一同学说。

秩序轮到女中唱诗班合唱了。当主席向众介绍的时候，掌声作了。热烈的掌声，把他的精神鼓起了。

既而，几位穿了蓝自由布衫，黑裙的年青姑娘上台合唱了，她们行步纾徐轻盈的跑上台去，忸怩地，羞怯地。成百成千的台下的视线都集中在她们身上了。

钢琴有节奏的奏着，唱诗班的歌声和着琴音，很幽扬凄婉的吟唱。台下的听众好像受磁石所吸引般的，屏息着。

「那位密丝是女中的二年级生，是我们级里的同学李克家的姊姊楚瑛，她富有艺术天才，琴也弹得不错。」同学蔡自楷向他说，同时向他装一装鬼脸。

「她的名字，听也曾听过，但未识其人，今天才观她的姿容，真所谓闻名不如见面。」他答着，可是他的视线，斜向他的同学所介绍的那位楚瑛女士身上去，这时的琴声与歌声比前越发激扬。

他如获猎获物般的把眼睛向那位女士瞪住，向她周身观察。呵！这多么可爱的女性，秀媚的眼睛，流露着多情、温存、聪明的天性，苗条的身材，以及棉絮般白的肌肉，所谓杏脸桃腮贱却人间玉帛了。「青年男女谁个不善钟情，妙龄女郎谁个不善怀春」，衣禾的心情开始飘荡了。

金圣叹说过猛兽难治，女子比猛兽更难治。女性的魔力征服了无数的青春男子。当青年的她和他被爱神的金矢所射中的时候，他们膜拜于爱的圣神的座前，爱令他们颠倒，爱令他们如醉如痴。爱之力好像山洪的爆发，洪水的泛滥，许多的人为爱而捐生，为爱而牺牲他的一切，为爱而含辛茹恨，为爱而苦闷，他也开始有所憧憬了。

当散了会列队归校的时候，楚瑛已经给他多么深刻的印象了！他怎能脱身于这牢固的艳狱情网呢！

（二）

凡礜峰里的中小学生，患了病都要跑到教会所设的礜峰医院就医，无论眼痛，皮肤病都

要到那边去，礜校的学生，入学时是要缴医药费的。

因为学校居于山峰之上，疟疾时常横行，多病的衣禾，于是就为疟菌侵袭的对象。一天，他从课室里下课跑回宿舍的时候，全身的热度忽然增高了，身上怕寒起来，很觉困倦，而且难于支持了。他到了宿舍，横躺在坑上，口中很渴。他病了。同宿舍的同学，及几个同乡，把他扶至医院里来。他的同学周君，替他安置一切。他是昏迷的失了知觉。经过医生陈森明先生的一番注射之后，他的脑筋清醒了，他知道自己病卧医院的病室中。病中的痛苦，引动无端的闲愁。

礜峰医院建筑在山之麓。周围绕以参差的浓林修竹。山下碧海可望。对山的嵯峨的怪石多半为乱草所掩盖。衣禾病困院中匆匆已一礼拜了。他的病因医生的诊断有方，调治得法而渐渐的有了起色。他在无聊的时候，他立在病室的窗畔凝望，这时是秋高气凉的时候，满山都染上了萧杀的秋色了。

一天的黄昏，他立在医院的门外，饱餐秋的山色。日将西沉了，满山的秋景是十分苍凉的。山径的樵子牧童相偕归去。那夕阳照射在大海之上映出万丈的金光来。等到衔在西山的半边红日全没的时候，夜景益加苍凉了。晚风吹动了山上的绿草，他感得全身受冷，他不得不割舍黄昏后的山色而跑回病室来，无意中，碰到同学李克家，他很热情的握着李君的手。在他的眼中看来，李君孱弱清瘦的脸，有些枯黄。「大约是病了。」衣禾心中在想。

「你也病吗？几时入院？」他向李君发问。

「我患消化不良症，好几天了！可是入院的时间只有三天，你的病痊愈吗？」

李君这样答着。山上的萧瑟的林木乱摇，新月探出脸来。

「微恙可说是已经痊愈了，但未复元，我打算多留院几天，不过院里是十分枯寞的。」他说。

「我亦这样的感觉的，不过以后就不会无聊了。哈！」李君的精神有些兴奋，他耸着眉。夜风呜呜在响，秋之虫唧唧在哀叫。

夜色益深沉了。衣禾举首探望天上的月亮，月亮是十分晶莹的。茫茫的夜是静穆的，天上的闲云悠悠从月下飞过。他们都微觉寒意，于是他和李君各自回归自己的病室了。

当他回归宿舍的时候，时钟刚鸣了八下，而楼上人们礼拜时祈祷的声音，吟圣诗与琴的音韵，传入他的耳里，更益触动他的无端的幽愁。他自伤身世，觉得好像空中的哀鸿。

他也想，适间所会的李君也病了，他的病容与自己同样憔悴。李君是他的级友，学问与品行是过得去的。同时他联想到那天在礼拜堂所见的李君的姊姊楚瑛。伊的风姿，伊的体态，伊的美貌，多末令人颠倒，倾心。然而自己的穷寒与牢落，对她何敢有所妄想，对她有甚欲念冀求？他度德量力地知道此生的无分，他的情思像青烟般的悠悠飘过，既而也变成行云的无迹了。一会，他倒在坑上昏沉沉地睡去。

自从那天黄昏他会了李君之后，他从此得了病中的同伴，以前的枯寂当然是减轻不少的。他是时常跑到李君的病室里去谈天的。他们无所不谈，他们之间，因之有了很深的了解。

衣禾入院已经八天，眼看他的身体已经恢复健康了。这些时蛰居于病院中，生活上委实无聊。

令他不胜烦苦的是病院中病患者的惨叫，呻吟唉叹，委实令人目怵心悸。何况已愈的病人每晚要礼拜，这是令他十分厌苦的功课。还有卑鄙的说教人趁他病愈以后，常常到他室里谈那些天国地狱，上帝撒但等连篇的鬼话。前几天，汪牧师不是到来一次，伪善的谦卑地装着和平的面孔向他说：「衣禾，你信着这次你的健康的恢复是神的救护吗？所以你应作上帝的儿子，神才是你唯一的救护者，所以我很希望你立刻洗礼，做耶稣基督的信徒。我知道你很聪明，假如你洗礼以后，上帝庇佑你跑入光明，将来读书可以由教会供给。毕业了以后可以助你去升大学，但学成之后，应为教会服务，学校里许多教授可做前例，他们去美留学的经费完全是教会供给的。衣禾！你的意思觉得怎样？」

弋人张弓，钓者理其绪，汪牧师之于衣禾，遂成弋人之于山禽，钓者之于溪面，汪牧师已经张他的弓，理他的绪了。

做了神之子，有神救护，而且有留学镀金的机缘，谁不要？在他人自是求之不得，可是在极端非神的衣禾看来，就明白他们不过要他做顺民，所以下此钓饵罢了。

这时他的心中对汪牧师没有生起好的感情。他的心中在说：卑鄙的说教人呵！为什么不用神的道理来战胜我们的观念呢？像这么以饵诱人的方法只能去诱惑一般蠢家伙！。

「牧师！神庇佑我，给一切的灾病者以健康，也许是会的。但神为什么不早先扑灭疾病，杀却病魔，使人类没有疾病的痛苦。神是万能的，所以我在怀疑。」他说。汪牧师的脸涨红了。「我没有对神起了坚确的信仰之前，我不愿洗礼。至若帮助升学的问题，我倒觉得不必，因为假如为了得着求学的机会，为了教会的帮助而入教，那末只有养成个人的投机观念。」衣禾的态度是十分倔强和坚决的。

汪牧师有些动怒了，他竭力把感情镇住。喜怒不形于色，做牧师的人，神的牧羊者，无论如何，是不能粗暴的。衣禾的倔强，于他是侮辱，衣禾反驳的言词，简直是离经叛道。衣禾的不跑到神之圣殿底下向神膜拜，作神的门徒，这多么辜负他的孤诣苦心。而汪牧师传道以来，受青年这样的非议，是第一次的遭受呵。牧师的心中，不能不为这不向神这方跑来的衣禾抱了失望的心。

「衣禾！将来你忏悔的时候，向神忏悔的时候，你将会向神祈求赐予你以恩惠，那时候你才感觉有神与你同在。」汪牧师打着愤懑的声说着，衣禾偷望牧师的刻板的脸孔，他发觉当前的说教人真是窘极了，可怜极了，他哑然默默的无声，牧师也无精打采悄悄地跑了。

等待牧师去后，他俏皮的装着鬼险望他冷笑，室中是十分冷寂的。

衣禾跑向李君的病室来。李君躺在床上看书，他向李君打招呼的时候，李君离开眠床和他坐在椅上。他遂向李君报告刚才的事情，李君也遭遇和他一样的事情，于是他才觉悟教会所设立的医院的另一种作用了。

「老李！我打算明天出院了，最缓是后天。本来是须要多调养几天，可是为了学业的关系，久留院是不好的。」

李君无言地望望他的脸。窗外的秋风呼呼地十分萧飒的叫着，他们惨然相望，各有各的心事。忽然，门开了，进来许多的妙龄女郎，全室洋溢着轻轻的笑声和一阵奇特的香味。

少女本来是最会害羞的，唯有害羞才足以表现少女的风情，令多情的青年男子做她石榴裙下的俘虏。

然而今日的衣禾为什么十足的害羞起来呢?他坐立十分不安的，姿势又很不自然的。且脸上泛红潮，头额上迸出很多的汗珠。他不敢窥看她们一眼，他受窘了，为了怕给对方知道自己的受窘，他假装拿一本书本在阅读，他的心鹿鹿在跳，他完全受包围了!

原来这几位年青的女子，就是李君的姐姐楚瑛的女友，今天是礼拜日，他们为探李君的病而来的。

李君开始介绍了。

「这位是家姐楚瑛。」李君面向衣禾道。

「这位是我的同学衣禾。」

衣禾的心跳得很利害，十分侷促不安的。

「久仰！久仰！我们礜峰里的文学家。」她说着，大家一齐笑起来，只是羞涩可怜的衣禾，却在捱苦的思索着，用什么话来谈呢？真是窘极了，他呆然不作声。他俯首视地，一会儿抬起头，向楚瑛略加端详，眼前的丽姝越发娇媚了。看她谈吐时的词锋多么犀锐俊雅，微笑时梨涡更令人消魂，深黑的瞳仁表现她的多情。今天看得比前清楚些，她真像一朵春花在含笑呵！衣禾完全成为她的俘虏了。

当她含情的眼睛向衣禾飞射，四只眼睛的视线相会的时候，她嫣然的笑。令人消魂的一笑，她已把他征服了。

爱情真是不可思议的东西，爱情的力量真是伟大，爱情是神祕的，爱情的发展的行程是曲折的，时而像大海的浑涵，时而像江流的浩荡，时而像流泉的潺湲，时而像山洪的爆发。

他与她，一见之下，各人心中起了莫大的感应，倾心着，爱慕着，是山洪将要爆发的时候了。

「衣禾君是几时患病的，大约可以出院了吧！」她问。

「十多天了，打算明天出院，医生是嘱我须多三四天才离院，但学业的关系，又不能不如此先期出院的。」他答。

他答话时言语是十分讷涩的。

「衣禾君太用功了，太用功是会妨碍我们的身体的，所以应当珍重。」她说。态度极为温存。「对的，他把精神全用于文艺，他是很有希望的文学家呢。」她的弟弟抢着说。

那些怕羞的小姑娘们也向他注视起来。

「捧场未免太过了！克家。」他说。

病小生几时登场，工止四台上。

「哈……」

「哈……」

引得全室都笑了，楚瑛的笑声格外婉转，好像落在晚风前的花外的莺声。她真的是美貌多姿的姑娘，玲珑活泼的小鸽子。她不特有倾城倾国的美貌，而且兼有聪慧的灵性。立在她之前的衣禾，怎能不为她所征服呢?

苦闷藏在心中，衣禾开始苦闷了。

假如说爱情是浓烈的香醪，毋宁视她是人间的苦酒。衣禾在开始斟着爱情的苦酒了。他和她之互相爱怜尽在不言中，她和他开始朝上着爱的征程前进。爱情是不可思议的东西呵！他们倾谈了很久，当大家离散的时候，伊临去惘然若失的神情，我们也可以说伊也为爱情的神箭所射住了。

**（三）**

病后的衣禾，离开了病院来校上课。他的脸十分清瘦，他看到自己的筋稜骨露，他不住的叹气。当他由天道堂跑到山上的课室上课的时候，他不住的喘，一步一停。他真料不到这番的疾病这样的把他的精力消磨殆尽。

秋风吹来，山上的落叶萧萧，满山全染着秋色。秋后的碧峰是多么的衰飒。

他立在风中，寂寥的秋气，萧条的山色，勾起无端的旧恨新愁。他俯首的凝思，在风声中低低的吟着辛稼轩的词：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而今的衣禾，可说已经识透愁的滋味了。凄风怒吼，和他的吟声悲壮地相应着。

衣禾的健康已渐渐恢复了。虽然瘦骨嶙峋，却已看不出他的病态来。而此时他和楚瑛的交谊已超越了友情之上。他们的心中互相默许，他们沐浴于爱海的狂流之中。

恋爱的滋味真是酸苦，千千万万的青年男女都在爱的幻影里追寻。不知几许的人为了爱而饮辛茹苦。当衣禾对楚瑛产生了爱情的时候，她也开始尝了相思的况味。她有时凭栏延佇，眷念她所怀恋的人；有时则殷勤望她的爱者鸿雁早到，有时髦觉未来的前途暗淡，心旌儿无限的凄苦。然而有时则发见自己生命的曙光，心中不住的欣慰。假如说爱情会使他们疯狂，无宁说爱情是使他们苦闷。

中秋佳节到了，学校宣布放假三天。许多同学趁着放假的机会跑回家去，衣禾呢，一方面是病中所旷的功课，要利用这个机会自修，同时这是很可以与楚瑛经常会晤的绝好时机，他于是决定不回去。

中秋的夜里，如轮的蟾魄发射出她的光辉，从东方慢慢地升起，晶莹的光辉照满大地，成为琉璃的世界，十分澄澈皓洁。羊肠的小道中，足声跫然，那就是衣禾和楚瑛在步月了。

他们手儿相携，肩儿相并的跑下山来，他们徐徐地行着，笑着，谈着，亲呢地各自倾诉着他们心中的幽情与相思况味。清风微微地拂动山上的柔草，月姊挂在中天向他们媚视。

「一年明月今宵多，不知明月为谁好。」衣禾低声在吟着诗句。

「禾，今宵的明月格外圆，那是为我们而团圆！可不是吗？亲爱的！」她笑脸迎人地向他说。十足表现少女所特有的风姿，少女的美，少女的活泼。他呢，不禁悲从中来，心中十分惆怅。」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飘蓬飞絮聚散不常，今日的欢乐，何尝不是潜伏他日的痛苦，我觉得好梦易醒呢。」他说时，无限的悲伤。

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当他低吟着贾生的诗句时候，他已经潜泪满腮了。

猛可地，她伸长了素手紧握了他的手，他们的脚步不停地前行，他们从山中的十八曲经过，跑到海边的一块大石上坐下。月色益加玲珑了。海波金光闪耀，雪白的浪花向岸拍去，呵！美妙的秋夜。他们尽望着海波发呆。他的脑子千愁万绪，恨不得把心中的凄苦向她倾诉。她呢？对他则生了无限怜惜。她觉得眼前的他，太过憔悴了。世上只有他是自己所爱的人，他的疾苦，也就是她自己的疾苦，那她怎样不烦恼呢？

海风吹散了她的秀发，海涛在啸，远处的山影十分模糊，夜色深沉了，周遭多末静寂。她痴望着他，看见他脸上的眼泪，她极其温柔的伸了素白的手，轻轻替衣禾擦干眼泪，又握着衣禾的手道：「禾！你太感伤了，你太可怜了。……」

「……」，他惨然地望着她。她说：

「我因为你的痛苦，也和你一样的感受呵。禾！我……爱你，比什么都更热烈呵！」

「因为我了解姐姐爱我，我自己也像你爱我般爱着你，所以我痛苦日剧。」他说。

她莫名其妙，以为衣禾的话未免太矛盾。她不自主地抚摸衣禾的肩，细声说：禾！你为什么如此说，爱是会令人痛苦的吗？

他说：「爱情的醇酒总含着酸苦，我何曾不了解姐姐爱我如何的热狂。姐姐爱我的心，也有光明的月亮可以照见。我爱姐姐。姐姐是我的灵魂。我们可把一切寄托在爱情上。不过，有时我想及我们这样相爱着，我们伟大的爱的行程上的阻力将是多么巨大。封建的暴力一定把我们摧残。假如我们无力反抗，我们的爱定成为人间的惨剧，同时我们当为恶势力所伤。当我想着我们的前程的艰险的时候，我不禁恐怖！」

「爱的力，青春的活力，能够把一切的勇气鼓起。我知道我的顽固的父亲，是封建时代的典型人物，他对我们的爱当然不能同情，而且必加以摧残和压迫的。但我们的前途虽然艰险，我们只有反抗，鼓起勇气，向一切的阻力宣战。我们光明将会来临，我们要在爱的女神的宝殿之前共奏我们的凯歌。」她是多末兴奋。从她语句之中，表现她是多么有坚毅的精神。她已把衣禾的感伤烧尽。他在想，谁说女子比男子更怯弱呢？缄默地凝思，眼泪随海波而流逝。

既而，她和他受爱情的嗾使，拥抱孴，接吻着的时候，他与她之间完全毫没有所隔阂了。他们已互相融会起来。在月光之中，她的皙白的面庞，柔软的黑发，丰满的肌肉，她的凝合的眼睛,令他心旌儿摇震，灵魂儿飘荡，飘飘然的迷醉了。

她如母亲对于婴儿般把他抚慰，抚摩他的发，他的肩，她颤声在说：「禾……我……是多么地……爱你呵！」月波中可以看出她的娇滴滴的妩媚。他说：「亲爱的姐姐，我也愿意为你把我的一切牺牲呵！我们要心坚如铁，我们应提高我们的无畏精神向暴力进攻，我们不怕肆虐的狂飙，我们宁为玉碎，无为瓦全，我们共同誓盟，我们的爱情永恒不渝，如磐石般的坚固，如海样的深厚。爱姐呵！你才是我的生命，我们的形体虽二而实同，从此我们将要踏上向暴力作战的血道了。」他紧抱伊乱吻，他的情感太过冲动了，伊默默的倒在他的怀中，静听他的脉搏的跳动，偷窥他英俊而多情的脸。他们感到无限的慰藉。夜，是更深沉了。海风呼呼地在怒吼，寒月的光辉照满大地，照在他们的身上，对他们不知道是相妒还是相怜。……（下缺）

**（载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四-—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狮声/）**

**@****瞻晞《通舱里》，1934**

喧嚣，笑谑，孩子的啼哭，浊闷的气息……

舱里像个乌黑的坑，吃过早饭的搭客们忘掉一切地大叫大笑，三三五五的，聚成许多小堆在打纸牌。船在簸动，机声隆隆地叫，我的头很痛，急急的爬起来，向窗口走去。

窗外，灰色的天挤满着一堆堆阴云，在眼际忽起忽落地，万顷的碧波飞着银沫，哗啦哗啦的涛声和机声合拍伴奏。

我深长吁了口气，可是糟得很，有谁从上层哼着鼻涕，抛着秽垢和废纸，风吹着，便扑进窗里来，我急速的把头转开，却又闻到一般腥臭的气味，从水沟发出来，而且还蒸腾着尿臭。

我很快的走开，到甲板上面去，让海风涤去我的晕闷。

「呃，亲人，坐坐吧！」

我正向扶梯走去，突然脚边有人用熟稔的故乡的土话喊我；我回转头看，一个四五十岁左右的老头子正从脏破的席上爬起来，睁着点淡的眼球，带着企望的神色，把手抹着席上的尘垢。

「坐下谈谈吧，我刚才听一个同乡说，你也是东山人，那末就是乡亲了。坐坐！你为什么不坐下来？出门最难得就是言语相通的自家人呢？」

我觉得很讨厌。言语相同的故乡人，在生疏的人群中碰到，当然应该谈谈心来消去旅途的寂寞，但此刻我正在头晕，我需要清爽的海风，我却不需要这样无聊赖地来谈些客套话.解他的闷；但他迫切的眼光逼住了我，一个老年人，同是飘向异邦的孤客，拒绝他又会使他多么难过呢！不如同他敷衍一会儿，然后走开吧。于是我同他招呼几句客套话后，傍着他坐了下来。

「你是到小坡还是槟榔屿呢？」

在衰黄得可怕的脸上，他放着微笑，可是只有更多皱纹，没有笑的光彩，这使我想起刚断了气的死人。

「唔，小坡呵。」

我很高兴的答着他，偏向了脸。

「小坡？那一家店呢？你是去做伙计的吗？呵，不错，你是去学堂里教书的，你从前教过吗？你……」

我觉得很麻烦，这些问题有什么必要来答复呢？我还不曾回答，他又说到别的去了。

我开始注意他的行李，一只破藤箱，给老鼠咬破了一角的，可以看出里面破旧的衣服，箱面积着污黑的垢渍，一顶破帽放在旁边，烂破的被单当作坐垫在屁股下，此外没有什么了。旁边虽然有一堆漆亮的箱，但我知道，那决不会属于他的。

「我看你很年轻，二十多岁吧！」

他说到这里，却停住了，是在等我的回答。

「是的，二十多岁了。」

我懒懒的答了一声，我想，这老头子真不识趣，问东问西干吗？

「你是新客吗？喂，新加坡多么热闹呢！你，有人荐你过去是不是？山芭里有个我们乡亲林申很有名声，开着『土库』呵，家资几十万」你去找他很好。做教书先生，也可以，至少有『财副』的职务做；他家里有个丫头，二十多岁了，因为不肯嫁给我们那地方的人，林申发怒，说要把他关在家一辈子，不许他婚嫁，有钱人关死一个丫头算得什么？嘿，土人女子也不错，相好的不用钱就可以跟你来，你有老婆没有？要讨『唐山』人就得去找寡妇，很漂亮的都有，又不用钱……。我非常愤怒，岂有此理，这简直是悔辱我，我应该给他几个耳光，但看到他那方方的脸惨淡地蒙着饱尝风霜的孤苦的色调时，又使我宽恕了。我想走开，但他的话接连不断，使我告辞的话都没有空儿插进去。

他还在继续说下去，渐渐地，话题转到故乡去了。声音却带着疲惫的喘息。而且不时要我回答他，来表示他说的话是很动听的。我几次想停止他的话，但都为他的虔诚而央求着的目光止住了。

“溪城陈元佐你认识吗？学堂生啊。”

「做过第四区保卫团团总的？」

「是呀，这人你看如何，是好的人还是坏的人？」

「那我不懂得，懂得又要做甚么呢？」

「他是我的邻乡人呀，有钱的人。不过，唉，我对你讲，做官人就没有几个好的，我同他来往是为缴捐才起的，那是我第四次回唐山的时候。在新嘉坡做路工呀，身体都弄坏却赚不到钱呢，只好搭着施舍船回去。没天理的陈元佐却硬派我做收头，去收集我乡里被摊下的许多种捐税给他，那时军队一天数起到乡里催捐，大家都怕得像老鼠见猫的，连在田里种田都不安心！我给他的军队一迫，于是和他有了来往，但想不到的这色鬼，竟乘我同儿子不在家时勾引我的十八岁还未成婚的童养媳，干那没廉耻的事。我俩怎么知道呢？倒是乡里人看了眼红，对我说，我才懂得。那时我真气死了，就把那小娼妇打了一顿，可是这小娼妇给他的钱迷住了，他暗送了她许多珠宝金银呢，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打算好的，她不久就私跑了！……」

他的声音突然哑住了，我凝神着，忘掉了头晕，忘掉了他的讨厌，我只觉得，我的眼前正展开着一幅银幕：一个鹰嘴般的鼻子下张着青牙的恶魔，伸着毛茸茸的血手，搂着无知而淫荡的一个少女，踢开穷困的衣衫褴褛的老头子，狞笑着，大踏步走开了……

「啊，以后怎样呢？」

我望着他，他的眼睛却萎黄可怕，怒愤把他的脸长得更加青了，嘴唇在纾缓地张开，从没有牙齿的口腔里，冲出一股浓臭的口臭。

「我知道准是跟了那狗肺狼心的陈元佐走，我的儿子却气得要吞鸦片膏自杀，我啼啼哭哭的劝他，我说，你死了，你的父亲谁来看顾呢？于是我背地伏在陈元佐家的邻近来窥伺她的影子，因为我的乡村同他只隔着几亩田。一天晚上，天气很热，正是炎炎的夏夜，恰好她，没廉耻的小娼妇,在差不多是三更时分，月光像水样流着，从陈元佐的屋子出来，伴着元佐在砖砌的埕上乘凉，那时我真气透了！就连忙赶回家，喊了儿子和几个族亲去，把她捉住了！」他睁着眼睛，咬着牙，喘着，捏着拳头，好像现在她给他擒在手里的样子。

“啊，那好了，陈元佐该大大丢脸并且罚了款？”

我惊异地叫着，深长地替他吐了一口气。

「那里是？」他的声音沙沙地，脸色更加阴暗起来，不断挤着在牙刷般的眉毛下的眼睛：「陈元佐却阻止我们，说捉不得，要我们好好的等后天到她外家去领人。不然的话，他就要当我们作土匪来喊救，并且以后还要报复。我们那里肯依，就把她狠狠的打了一顿拖回家。元佐却不敢动她。不想第二天清早，几名团兵到我家里要捕我儿子，还好我们已经出去不在家：见势头不好，就逃到亲戚家里去，后来央人打听，探得陈元佐已把我们当作土匪报告了县长，四处找寻要缉拿我们，他的区公所出版的报纸也发出团总的家给土匪抢劫的消息，而且小娼妇又失踪了。我的儿子气得要命，三番两次要去放火烧他的房子,我不让他去，我想他定有团兵保护着的，可是没几天我的儿子也失踪了。……」

他脸上的愁更加浓厚起来，略顿了一顿：

「就在一个月后，我的儿子给军队捕去了，说是在同人家合伙做土匪，在一个下着雨的早晨，押到西门外枪毙了!……」，一滴豆大的泪珠从惨淡的眼眶里滚出来，他沉默住了。

我好像给一阵阴风袭击般的，心头感着无限的凄冷。

「那么，你年纪这样老了，为什么要流浪到异国去呢？」

「有什么办法?不跑，我的老命肯定会丧掉的。唉，陈元佐继后还要来捕我,说是我父子合了伙的，要斩草除根呢！倒是我的亲戚好心肠，四处打算这笔路费。唉！我真不愿，我死了做鬼，也要回『唐山』同他算账！我的儿子多么老实忠厚，你不知道，挑担会挑一百五六十斤呢！唉！现在陈元佐是害不了我了，我要遇着同乡就诉！我真不甘愿，阎王面前我定要……」

他咬着牙，扬一扬颤抖着枯瘦的手，含着满眶的泪珠。

我不晓得怎样安慰他才好。在人生的舞台上，抱着这颗残破的心，飘浪到举目无亲的异邦,去度着残年。人生，就是这样残酷的！

船在更剧烈的摇动，一堆堆的箱子在崩泻着，有人给点着祀奉菩萨的香火烧着赤膊发叫，孩子和妇人惊骇地喊呼，谁都在喧闹，谁都没有注意这位悲剧的主人翁！

窗外，浪涛汹汹地震怒着，发着愤慨吼鸣，压过舱里惊骇的叫喊。「我要拼着这一线老命活下去，看这狼心狗肺的陈元佐怎样结局！」我悄望着他，他正在昂奋着，喘息着；渐渐地又垂下忧伤的脸庞，摇着头，深长而幽幽地叹息。

**（载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二十六日/狮声/）**

「轮」的检讨 谛克

近年来受着伟大洪流的震荡，客观条件的决定，换句话说，就是历史的车轮，已辗进一个新的阶段，我们的文艺，也有了一个新的趋势。这个新的趋势就是从主观到客观，从自我到社会，从浪漫到集团，从自然到写实，从唯心到科学，这是一个值得乐观的现象。

马来亚的文艺，一方面固然因为文化水准的低下，特殊环境的限制，但也可以说是一般从事文艺工作者的太不振作，不敢深入群众去找取材料，向来的文艺，都是远落在时代的后面，跟不着时代的。稍为关心马来亚文艺的人,对此是不敢加以否认的。

差幸这几年来，得了一部份前进的文艺青年的不断努力，积极创作，沉寂的马来亚文坛，已有些微的活跃了！要是能够努力下去，我相信马来亚的文艺，是有它伟大的前途的。

过去的不必提及，在现在，我以为在这些微活跃的马来亚文坛上，比较已有相当牧获的，就只有光华日报的「槟风」，和本报的副刊「轮」了！「轮」的活跃，不消说是最近几个月来的事体。

关于「槟风」方面，我不想在这儿作批评，现在所要检讨的，就只有本报的「轮」。

「轮」和我发生关系是在它新生的过后，那时候，承蒙「轮」的编者的好意，每期都寄给我两三份，我于良心感激之外，更觉得欣慰莫名的是它——「轮」——已能在「新的动向、新的刺激、新的力量」上前进着了。老早便想草一篇文字来谈谈它——「轮」，可是生活的鞭儿，很无情的抽在我这被剥夺得已无可奈何的身上，几次已动笔，几次又停顿下来，迁延复迁延，直到现刻，觉得是莫可再迁延了，于是乎动笔。

现在我们就先来谈谈它的优点。「轮」的优点,就我观察到的，有下列四项：A注意社会问题——马来亚因为文化低下的关系，大多是茫然无知，这于整个社会的改进上，是有着莫大的阻力的，「轮」能在这一方面尽一些指导的职责，是很可以令人注意的一端。

B辩论纯用真理——马来亚的辩论家，一向来我都是不敢领教的，不是谩骂便是隔靴搔痒，抓不着辩论的中心点，令人读后，只像是看村妇骂街一般。在「轮」中这二三月来关于大众语问题的辩论，完全用唯物论的辩证法去辩证出来，这是很可以作辩论台上的模范态度。

C介绍好的书报———年来书报的发行，可谓盛极一时，只要稍到书局中去作巡礼一回，便有许多新的书报的名目，触于我们的眼帘。这其中好的固有，但是坏的会有危险色素的也不少，青年们要是不加审择的乱贾来读，不特于经济上、时间上大受损失，跟着他或她的思想也会有危险的色素渗入，莫可救药了。「轮」能把好的书刊，时常介绍出来——如「世界知识」，「太白」，「读书生活」等——这于青年的读书上，是有很大的稗益的。不过好的书报固要加以介绍，同时坏的书报我们也当加以指摘才对；这一点，向来「轮」很忽略，令后应当注意及之。

D阐明文艺理论——记得一位社会改革者说：有理论，然后才有行动。我仿他的语气来说：「我们要有了正确的文艺理论，然后才能产生出正确的文艺创作」，这是不易的定理。 「轮」对于这一层，颇能够做到，也是可以欣慰的。

总之，以上各优点，今后的「轮」还当要继总努力下去，使到它百尺竽头，更进一步，这是我最大的希望。

「轮」有它的优点，自然也有它的缺点。它的缺点,我以为有二项：

A内容太少创作。B文字不大众化。

末了，写一写我的关于改进的一弊意见：

A选拔青年作家。B刊登科学小品。

C添设各地通讯。D征求生活实录。

「轮」要是能够做到这种地步，无疑的，它愈能得到大家的欢迎。不过，这并不是编者个人的力量能够负担得起的。在这儿，我希望马来亚的文艺写作者多多的帮忙吧了！

（载**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卅日梹城新报「轮」**)

「轮」新年扩大号前奏 编者

一九三四年的丧钟响澈了全宇宙，一九三五年却徐步向着我们走来。我瞻望着这新的年头的来临，本想为它写一首赞美诗，但不知怎样，执起笔来总写不出半个字！我疑虑着这样一个年头，到底是应该欢笑赞美？还是应该愤怒痛恨？！

自然，我们始终并未觉得人类已跑上灭绝的境地。虽然依据好些天文学者的推测，太阳的熟力终有消失之一日，地球上的一切生物到那时将因没有温熟而归于破毁；虽然依据若千地质学家的研究，地球将来必因收缩与地面陷落而衰亡，可是这种灾难的来临，不知要在几亿万年之后，我们尽可不必「替后人担忧」。时间与空间给予人类努力的地方，还是很长、很广大。

一九三四年人类对于宇宙的探讨与发见，这是足使我们赞美与欢乐的。但另一方面，世界所造成的局面，从一九三O年起，一直延续到一九三四年，所有不安定的状态，已日趋严重化了。一九三五年承继了过去几年延续下来的乱局，将陷于何种田地呢？太平洋的风涛之凶恶，欧罗巴的战云之紧张，预吿着人类将要降临的却运。这一阶段虽然不能使人类陷于完全绝灭，然而至少必使人类陷于极端的贫乏与困倦！

我们赞美一切进步的状态，同时我们决不能忘记这可怖的未来！这个新的年头的展开，由幽微而达于强烈崩溃的，并不是那懦怯者所诅咒的科学，而是那驱使科学去制造罪恶的资本主义制度，科学将在黑暗的深夜跃进黎明的领域，它所给予人类的，将会回到正确的轨道。地狱的警钟鸣响了，它送葬了一九三四年的一切，它又将送葬了资本主义的灵魂与尸骸，人类将从极端的贫乏与困倦中，瞎望到前途的光明，欣悦那温柔和蔼的春的世界。无限量的时间与空间，将使人类有自由努力的去处。

一九三五年来了，对着这个新的年头，我们有无限的愤浪与哀楚，然而我们决不会失去了勇气。我们要拌开有力的双臂，从愤恨与哀楚中欢迎它到来，我们准备经历那最大的最可怖的劫运！朋友，时代的匆促，增重我们负担，我们立下坚强的意志，准备更有力的奋斗吧！

(载**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卅一日槟城新报「轮」**)

@彭玉河《南洋与文学（上）》，1935

南洋是我国习惯上沿用下来的名词。在清朝海禁开后，管理洋务是以方向为标准，在国东者为东洋，如日本是；在西者为西洋，如欧美等国是；南洋是在国之南方，故名。

从南纬十一度至北纬廿七度，再从东经九十度至东经一百度，这些范围内的岛屿，便是南洋的地带，包含着印度支那半岛——法属安南、英属缅甸、暹罗王国等；马来半岛——英属海峡殖民地、马来联邦等；荷领东印度群岛的大巽他群岛、婆罗洲、西里伯、苏门答腊、爪哇等大岛；山巽他群岛、峇里、龙目、衫巴窪、弗罗勒斯，淞巴，跟荷兰葡萄牙分属的的摩尔等小岛；摩鹿加群岛等；及美国领治下的菲律宾群岛等。总计面积一百七十万方里，人口一万万余。

在一百七十万方里内所居住着的一万万人口中，有百分之五，是我们的侨胞，即是说有五百万是我们的弟兄。

这辽阔的岛屿上，在几百年前是荒林野地蛮人猩猴，巨蛇恶兽丛集的所在。明末清初那一般民族革命者，和太平天国的余众们，因于国内的不能立足，和那些背负着生活枷锁，在家乡里不能生活的汉子，便一批一批地在大眼鸡的木船里，漂流到这荒林野地中，来开辟他们的新世界。

田园、房舍、道路、矿山，都是这些侨胞所开垦盖造的。与自然界的障碍奋斗，与其他一切民族奋斗，没有国家保护，没有什么藉赖，全凭两手两脚和一颗忍耐的心，去抵御一切。一年、十年、百年过去了，新的城市建立了，新的村庄建立了，矿山开掘了，园圃长成了。吉隆坡新加坡槟榔屿马六甲怡保芙蓉柔佛是一个个地繁荣起来了。

这里有新的建筑，高大，瑰橘，皇丽。有高架电车、有海底隧道、有别墅、有庄园、有游泳场、有爵士音乐、有有声电影、有流线式的一切装饰物。

暹罗的首都曼谷，缅甸的仰光，马来半岛交通中心的吉隆坡，被誉为「赤道的巴黎」的新加坡，忘忧市槟榔屿，安南的西贡，菲律宾的马尼刺……

这些正是构成南洋现在地位的脉搏。他们吸收了从伦敦、利物浦、纽约、芝加哥、东京、大阪、巴黎、新德里、墨西哥，那些都市里的工艺品，而同时却又输送出大量的椰子、树胶、糖米、锡、矿，和巴黎贵妇人需要的蛇皮禽羽，到世界的各心腹里去。

因此它一方面做了「货仓」，他方面却又做了「原料厂」。

南洋这「原料厂」,它储藏些什么呢？接触过南洋历史的，必然的可以计算出「南洋十二大产物」：

　　米、糖、锡、树胶、咖啡、椰子、烟草、树薯、香料、马尼拉麻、金鸡纳霜、煤油、这等等便是十二大产物。其中是以米、树胶、椰子、烟草、锡矿等产量最高。在这些植物与矿山的怀抱里，忙碌地种植与开采的，除开土人以外，使是我们侨居那里的兄弟们。

根据「南洋学者」的统计，南洋各地中产米最多的是缅甸。那里农民八百余万，耕田一千二百三十九万六千𠺖。年产米五百十一万吨。输出四百卅七万吨。其次是暹罗了。它有农民五百多万人，耕地占全国总面积百分之四十四，年产米三千八百七十五万担，输出一千九百七十五万担。再次是安南了，在初头，年产米为数实在不多。每年出口不过十五万吨，到了八九年前，却增至一百九十二万吨，那么它的农业逐年的扩大，是不能否认了的。这三个产米国的出产，是供给于四围的四五万万人民的粮食。

说树胶吧！近三十年来，植地在二百二十七万五千英亩，产胶三十万吨，占全世界面积及产量之百分之五十，这不过是英属内吧了。而在荷属，它也有它的地位。植地虽没有英属那么辽阔，却也有着一百二十四万𠺖；产胶也在四十五万公斤左右。

蔗糖为荷领东印度经济的命脉，植地面积一万四千英亩，产额为一百六十四万九千吨。

咖啡也是荷属重要的产物，植株面积有四十五万一千七百四十五荷亩，其中与他种植物合种者有二十八万二千六百八十荷亩，单纯咖啡园共十六万三千五百五十四荷亩。丰年可得八十二万五千三百二十五担。

椰子在南洋占着重要的地位，椰子油是英美荷三属有名的出口货。种椰的面积，在爪哇马都拉南鸟中，只欧人之植地已达一万二千五百五十公亩，散在各岛者三万一千公亩。据一九一七年调查，荷印种椰之数为一万零七百万株。英属马来半岛，植地约在四十九万二千余𠺖。美属菲律宾为世界最大之产椰园，植地为一百万亩。椰树八千七百万株。

烟草是南洋人民普通嗜好之植物。吕宋烟是世界闻名的。最近统计菲律宾每年输出雪茄烟二亿三千九百二十二万枝，烟枝二千九百四十二万枝。菲岛自行消费者，雪茄烟八千四百三十三万枝，纸烟四亿八千五百七十七万枝。荷属烟业更形发达，以爪哇、苏门答腊两地为中坚植地，据一九二四年统计，荷印大烟园，在苏岛的有七十园，面积二万六千五百八十三荷亩。在爪哇的有五十二园，面积三万八千四百余荷亩。全部种烟，面积六万五千八百二十六荷亩。每年苏岛产烟叶一千八百十六万公斤。爪哇产出一千四百廿五万五千公斤。树薯是南洋土著的杂粮，英属每年输出五百万元，荷属输出二千五百万吨，至三千万吨左右。

香料包含胡椒、豆蔻、丁香等。胡椒每年输出约二千四百卅万九千公斤。丁香输出二百九十六吨。豆蔻输出六百五十七吨。

金鸡纳霜，每年产额九百九十五万八千六百五十公斤。马尼麻在菲岛输出约百五十万包。

锡是南洋发现最早之矿物，马来半岛产量最多还有苏门答腊附近之邦加、勿里洋、勿里洞等小岛；英属之采矿者多数是我们侨民，那些没有盘川南渡而由水客携带上岸的「猪仔」们，全是这地下里的矿工。荷属产锡三万二三千吨，英属则在四万吨以上。

煤油为荷领独步的矿业，产地在东婆罗洲与苏岛东部。

从上述物产的数目里，我们可以看出南洋的生命是在怎样的局面下进展？因了各产物大量的输出，几乎可以左右世界的经济动向！这样列强不惜牺牲重大的「国款」来维护领地和争夺领权。我说，「南洋是强权们的角逐场」，正是指这商业上的争夺。

在另一方面，却又出现了一个世界。那里，在广大的农田里，辽阔的椰林中，茂密的树胶园和咖啡园和蔗园里，疠瘴网住的锡山上，生息着无数低贱的苦工，他们的生活是艰苦和卑贱的，报酬是低微的。而同时工作量却在反比的情况下，春潮一样地暴涨、激增，供给了全世界的需要，造就了资本家和企业家们的「金台」。这就是两个世界的对立尖锐的表现。

文学是被认为暴露现实的工具。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是俄罗斯农民生活的悲苦诉状书；辛克莱的「石炭王」、「屠场」、「波士顿」告诉了我们的美国金融资本主义社会是怎样地垄断、专横、残暴和黑暗；高尔基的全部著作都揭穿了沙皇的凶暴与凶暴下俄国人民的悲惨生活；托尔斯泰的作品功能是导来了俄国的大革命。

文学上的新写实主义，立足于暴露现实的事件上，供给了我们的是一面大镜子，在镜子里反映这时代的动乱中，与进取中的场面，具体地给予新时代一个价格的估量。

南洋靠了十二大物产的输出而生存，世界靠了南洋的辽阔，而宣泄无法倾销的商品。

这样：南洋造成了它的矛盾的社会。

同时十二大物产，是靠了几千万工人们的工作而换取了剰余的巨大价值。可是那些工人们的生命与生活，又是地狱里的鬼卒似地。

这样，南洋尖锐地成了两个不同的世界。

南洋与文学却就此缔婚了。

暴露南洋生存的矛盾性！

暴露南洋地狱里工人们的生活！

表扬华侨艰难奋斗的功迹！

指导南洋新的社会人群的生活方式！

这就是南洋文学！

现在应该要说说南洋的宗教，和俗情吧。

起先，南洋的宗教，是印度的婆罗门教，再次是锡兰岛之佛教，而后佛教五百年的则为回教了。而白种人的基督教之侵入，不过近百年的事。

宗教的不同决定了人民精神生活的各别，这里的人民大多数是佛教徒和回教徒，信仰基督教的是比较少数了。因此他们的精神归宿也如世界上任何一个佛教徒、回教徒和基督教徒一样，不过在宗教的仪式上有了差别吧了。

凡是宗教的教义和教经都是一部文学杰作。旧约全书是被誉为最完美的文学创作。同样，佛教经典，回教的可兰经，也是文学史中最古最伟大的一部。

近人施蛰存先生的文学创作，颇多涉及宗教在教徒意识中所升起的冲突，给予我们非宗教徒对于宗教的内涵与外力有了极深切的体认。

要是我们想了解南洋社会的内在和原始式的南洋意识生活，我们是不能忽略横在南洋社会中的各个宗教的沿革、分布和势力的。

这样谈南洋与文学，这宗教问题又是一件重要的事。

南洋，有它硬性的——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一面；也有它软性的——神秘的、热带的、社会的、宗教的一面。

组纳南洋奇禽异兽和火山恐怖于一起，创造美丽的神话宣述南洋蛮民土著的精神生活！这是南洋文学。

南洋文学的另一流。

（下）

根据上面所述南洋文学的主要条件和目的，来考察现代文学中关于南洋者，以作者这种简陋的见闻里觉得很是失望。

南洋，南洋，南洋！耳膜是充满了这样的呼声。南洋是什么？南洋的社会是怎样的形态？南洋往那里去？这种种问题，在近代文学中找不到解答，而且几乎可说是没有南洋的影子！

以中国的文学来说吧！提到南洋的作品算不上五部，而每一部都又是贯以表皮的观察而没有中心思想。结果写出了的仅是南洋的「单调」，像南洋天气一样的单调。

老舍先生当他离开欧洲而因了贫困不得不在新加坡上岸，而在某中学住下了的时候，他确曾有想写一篇叙述南洋的文章，可是言语和地理和人事的关系，他却写了一部「简美而富有诗意，在描写上假幻似的境界托出南洋多种颜色，是梦与真的交界，是艺术与童心的合奏，是中国的艾丽斯幻游奇境记」（这是「小坡的生日」的广告）的「小坡的生日」想找到南洋的真正影子是不能的，仅仅是大坡和小坡那种顽皮生活与顽皮幻觉的叙述。所给予读者的印象是一种低级的笑乐而已。

记得在「现代」杂志上，刘吶鸥先生有一篇「赤道下」，告诉我们有一个都市人携带了妻子到南洋某一块海滨的土人家里，妻子居然爱上了土人的黑肤，终于在一个暴风雨的时辰，娇妻赤条条的投到「土人」怀里去了。我们的「都市人」，却就在别离的忍受里，把妻子带回家去了。若估量这一篇的价值，也不过是告诉了我们一种「变态恋爱心理」的形态吧了。

记得张子三先生有一篇叫「马戏班」的小说，也是以南洋为背景的小说。马戏班、流浪、内哄、恋爱，这是全篇的骨干。对于南洋正面的描述，一点也没有，这当然是失败的作品。

新人黑婴先生是华侨走到上海求学，颇有勤奋写作，所写类皆南洋一点子「哥儿式」的生活回忆。怀乡、椰林、赤道上的忧郁、跳舞、黑咖啡，这就是他的题材。照理，他这么年青，而又出生于南洋，对于当地的社会情形，是应该明了的，以这种熟悉的特能，来写作一切，虽然得不到什么大的成就，却总比在南洋住不上半年便乱说一切的来得好。可是年青人只会沉缅的「爵士音乐」来享乐，什么也不写，老是「黑咖啡」「朱古律」「忧郁」「椰林进行曲」「黄昏」「肺病」「赤道线上」。

其余关于南洋的记述，却不过是「游记」「过埠印象」而已。

在现有的关于以南洋为背景的创作里，我们所认为失败的地方，是忽略了南洋社会的真正实况，即是与南洋的正面形态断了连系！

要补救这一点，要产生伟大的南洋文学，首先我们得深入南洋社会里面，其次须得了解南洋的内包和明白南洋在国际间的地位。再次是创作者个人的「文学修养问题」。

（载**一九三五年「星洲日报」新年特刊）**

@林参天《马来亚文艺沉寂的原因》，1935

「南洋文化太落后了，南洋文艺太幼稚了。」凡是智识阶级，都会有这感想。人类文化的滋长，本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无疑的，要有悠久的年代，和人类努力的建设，才能提高起来。两三千年前的欧洲，还是野蛮人的世界；中国在五千年前，还过着穴居饮血的生活；就是世界文化最古的国家，最多也不过一万多年的历史。人类由生活简单的野蛮人，进化到现代复杂美備的生活，其间不知费了几许心血和劳力，年代与岁月，才有今日伟大的文化。在哥伦布未发现之前的亚美利加和现代的亚美利加，它的文化突飞猛进，这显然是表示着人类的高速度建设的能力。南洋（狭义的）在二百年前，是在游牧生活的状态中，自从荷兰人踏上马六甲后，文化上、经济上、以及政治上，才起了变动，生活才趋于现代化。由游牧生活到现代的工业生活，这个过程是跳得太快了，要文化和物质一样，一跳跳过十几世纪的程途，这是不可能的事。所以现在南洋文化的落后，也是必然的现象，如果南洋的文化，经过相当的时间和努力下去，将来总有一天会发荣滋长，这是意想中的事。

文艺是人类的表现和生活的写真，不论古今中外，都是一样。中国的诗经和希腊的荷马史诗，就可以代表东西两半球的古代文艺。现代欧洲文艺，奇葩怒放，当然有它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的特殊背景。即以文化根底最浅的日本和美国而论，它们之所以能建树今日的灿烂光华的独立的文艺。当然也有相当时间的历史过程。现代南洋文艺太幼稚，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因为它的文艺发动的历史太迟了。但是谁也不敢断定：南洋的文艺是永无发荣滋长、光耀于世界文坛。现代南洋的作家，无论马来人、华人、以及其他各民族人，都有在埋头苦干，冀图着建树独立性的南洋新文艺。我不懂马来文，但我在T埠时曾和一位马来教育厅长谈反马来文艺的问题，据他说：马来文艺是很柔美的，无论在小说、诗歌、戏剧各方面，都有很好的作品.，新加坡有文艺团体，出版文艺书籍很多，可惜很少人留意它，也没有人去翻译它.，所以马来文艺究竟是怎样的，外间人还没识破这闷葫芦！后来我也曾读过几本英译的马来情诗，觉得清新柔婉可爱。我们想建立南洋文艺，这方面也值得我们注意。

马来亚纯文艺的运动（中文的），听说要以新国民日报上附的「星光」为嚆矢，这是谭云山主编的。大概是十年前吧，那时马来亚除了报纸上的杂文副刊之外，没有一个刊物是纯文艺的。自从「星光」刊出之后，南洋文艺就播下了种子，以后各报的屁股，都有它文艺的刊物出现了。那时我还没有来南洋，这一段话是云山亲自和我谈起的，究竟它的内容怎样，我没有见到，要待后人写南洋文艺史时，再来考据了。我所知道的要算「洪荒」，如果以「星光」为第一期，那末「洪荒」在南洋文艺运动史上要算第二个阶段了。这是一批在南洋的青年组织的刊物，主干是曾圣提等十余人。这时我刚到南洋，对于它的内容如何，也无法知道，因为我没有读到「洪荒」里面的大作。第三个阶段要算南洋商报的「文艺」了，这也是个纯文艺的刊物，每周一次，主编是曾圣提，撰稿者大都是「洪荒」的老伙计。这刊物，我曾小心地读过几期，里面有几篇写得很可以。第四阶段要算民国日报的「新航路」和星洲日报的「野葩」了。这是南洋文艺运动最起劲的时期，我用客观而冷静的态度去读这两个刊物，觉得在各方面都有很好的作品，这些作品和国内文坛比拟起来，也不觉得有什么逊色，可惜量上不多吧了。过了这个时期，南洋文艺又沉寂下去了，「野葩」凋谢了！「新航路」也触礁了！其余各报的屁股，虽然也有纯文艺的刊物，为数却很少了。一九三二年，南洋文艺又是一个新转机，最先是星洲日报的星期刊的「文艺副刊」出现了，最初几期内容较为贫乏，以后慢慢地充实起来，竟有几篇很值得一读的文章。不久，民国日报也出了一个同性质的副刊——「文艺」内容形式，很是不错。到一九三四年的下半年，南洋文艺界又沉寂，连这样可怜的屁股文艺都支持不下了。上面所述的马来亚文艺运动和刊物，当然不仅此数，如叻报的「椰林」、商报的「压觉」、新国民报的「瀑布」、以及槟榔屿「光华」和「槟城」两报都有过纯文艺性质的刊物，可惜我没有阅读过，所以不能一一叙述。好在我这篇东西不是文艺史，是一种漫谈，读者当然可以原谅我这篇文章的不详细。

马来亚文艺运动，说短也不短了，至少也有十余年的历史了。为什么载兴载灭，不能建立纯南洋的文艺呢？它的原因，以我个人的考察，有下列的八条：

一、南洋作家平时太没有联络和组织。一种事业的推进，应要有共同的力量，才能发挥效力，作家既.没有组织，怎样制出一种计划去推进或建树南洋文艺呢？

二、篇幅太少，不能充分地容纳作品。南洋文艺大都是附在报纸的屁股，篇幅既少，出版日期又隔得太久。各报副刊，大都一周一次，而每次至多只能刊登七八千字，一篇文艺创作，那里能限定七八千字呢？而且像这种短篇作品，还不能一次登完，把它分割几段刊登，长篇更是不必说了。

一篇文章都有它的元气和精神，被你这样分割成断片，不要说是文章失了系统，没有精彩，就是读者也有些记忆不起，扫兴极了!

三、有些编者不负责任，也是南洋文艺的一个致命伤。南洋各报编辑，工多酬薄，生活也很辛苦。一个编辑，大都身兼数事，文艺副刊，不过附带干一干就算了，所以不能用全力对付下去。比如下次的文艺副刊要出版了，随便在抽屉里抽出一卷来，在精疲力倦之时，半睡半醒，白纸黑字地读一下；高兴，就把稿子发给手民.，不高兴，就丢进字纸篮里去。如果文艺是容许这样赏鉴，那末谁重视它呢？「天才在字纸篮里」，这是南洋文艺一个适合的解答。

四、说来笑话：南洋是个崇拜黄金的社会，凡事非金钱不可，只有文艺投稿是例外，一篇心血结晶的作品，非特得不到半点钱的稿费，还要赔邮票和纸张。这种工作，除了想要发牢骚出风头外，谁肯做这种亏本的事呢？艺术当然不是为金钱，但是为了要生活，没钱怎样行呢？

五、一篇杰作的出现，全靠批评家的认识和鼓励，批评家能给作家一个正确的指示，所以文艺和批评是相辅而行的。试看，南洋文艺闹了这许多年，那里找得一个真正的批评家？南洋文艺因为缺乏这种人材，所以作家也像一只无舵的船，在海上乱驶，把不定前进的方向。

六、社会文化水平太低，多数不能赏鉴文艺，南洋文艺刊物虽然也有人去看看，但是多数是寻求趣味，不是为赏鉴文艺，所谓「闲谈小说」作茶余酒后的谈资。一种刊物没有多数读者的爱护，那里能延长它的寿命。

七、作家本身也要负点责任，不可为了一时的高兴，或想发表几篇文章，就写起文艺来。文艺的创作，首先态度要慎重，不要轻易发表文章。涵养要深，多读、多写、多考察社会事物。一篇作品没有实际生活作根底，那一定是空泛而虚伪的。南洋的文艺，以我读过的说来，坏的实在比好的多得百倍十倍，无病呻吟的固然很露出马脚来，大闹其笑话。编者之所以马虎看稿，就因为这类稿太多了。

八、作家应要明了环境。言论自由，这是现代资本社会一个点缀的名词，断乎没有这样的事实。研究学术要有新颖的思想，这是铁一般的事实。南洋作家很能认识这一点。普罗文学在南洋也曾闹了一个时期，结果怎样呢？当然是碰壁！「南洋文艺」的文字祸，就是一个好例，这样失败是由于作家没有明白自己所处的环境。

南洋文艺在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即或想写一点关于这方面的题材，技巧上也要曲折一点，态度不可太积极。其实南洋文艺的领域，还是一片处女地，等待我们写作的材料，任何方面，简直多极了。民情风俗，社会事象，各色人民的生活，异国自然的景象，热带独特的情调，华侨勤苦的生活和开辟南洋的丰功伟绩，以及经济恐慌后的不景气，一切的一切，都是我们的作家的绝好材料。如果我们把这方面的事象和经验的印象吸收起来，慢慢地加分析和组织，经过相当的时期孕育下去，达到了成熟时期，创作出来，收获一定是非凡的！

总而言之，我对于南洋文艺是抱着乐观的态度。这朵健全的蓓蕾，总有一天会放出鲜艳璀璨的花儿，它会排脱了一切外来的文艺势力（摹仿）而成为纯粹的南洋文艺，像现在排脱了英国的传统性而自成其独特的亚美利加的文艺一样。这个艰苦的工作，全在我们的作家埋头苦干，才能使南洋文艺向前迈进！迈进！（载**一九三五年星洲日报新年特刊**）

一九三四年马来亚文坛一瞥 林莽

当我提起笔来写这篇文时，心里同时髦生两个感想：一面在怀疑，一面又在伤心。题目是一九一二四年马来亚文坛，如果它底范围是包括一般副刊和杂志，那么今年文坛也不得不算冷落。我们只须翻开马来亚的报纸，就会使你发生怀疑，「一九三四年马来亚文坛在那里？」马来亚文艺运动也有十多年了，在这样长的一个时期中，非但干不出一点成绩，反愈弄愈沉寂起来，甚至令人叹气，纯文艺的刊物，在马来亚八间华报统计起来，只有星洲日报的「文艺周刊」，民国日报的「文艺」，益群日报的「文艺周刊」及总汇集新报的「曝榖场」。这些统计，有的还是根据上半年的。到了下半年，「星洲」和「民国」的两种副刊都停顿了，「星洲」的副刊是併入「晨星」，对于小说、诗歌、戏剧等作品发表很少，大多是杂感、小品、读书扎记和文艺短论这种的文章，赛珍珠女士的长篇小说：「三个儿子」，要算一九三四年马来亚文艺一篇重要译作了。总汇集的「曝穀场」和益群底「文艺周刊」到现在还织续下去，刊载的作品大多是南洋作家底创作,内容虽不充实，但在今年的文坛，总算是难能而可贵了。

一九三四年是马来亚文坛暮气沉沉的时期，简直没有东西可谈。现在我把纯文艺搁起不说，只写点各报带有文艺性质的刊物和杂志吧了。

新加坡华报的副刊

新加坡不但是马来亚经济上的中枢，而且是文化上的中枢，所以文化事业也比他处发达。新加坡华文报以作者所知，有：星洲、总汇集、民国、南洋、新国民等五间。叻报本来是新加坡最早的报纸，可惜几年前已收了盘。南洋报纸日日发达，因营业上的竞争，内容充实，都有长足的进展，像星洲日报现在已列为全国十大报之一，无形中显示南洋文化水准的渐升。

新加坡报纸的副刊，有星洲日报的「晨星」和「繁星」；民国日报的「浪华」和「绿洲」；南洋商报的「狮声」和「硗风」,总汇集新报的「总汇集副刊」和新国民日报的「新国民杂志」。以上的副刊在量并不算少，然质上却有些很贫乏。它们底目的，是在迎合一般读者的趣味，所以取材有的仿做「论语」，有的效颦「太白」，更有些专注在低级趣味。这莫怪其然，因为南洋文化水准太低，高深的理论和优美的文艺一般读者本来不易了解。这些副刊的材料，说来很可怜，除了少数不剪稿的副刊外，多数是从剪刀浆糊而来的。今年星洲日报经理林霭民君北归考察，特约了一批名流学者的撰述，想藉此充实南洋文坛，这个意思，我很佩服！但以我个人的意见看来，南洋无论在学术上和文艺上也还靠南洋人的努力，才能打通一条路来，才能踏上康庄大道！

槟榔屿华报的副刊

槟椰屿是马来亚第二名埠，华报有光华日报和槟城新报两种，销数都不大。副刊有光华的「槟风」和槟城的「轮」。「槟风」的内容是和马来亚一般的副刊仿佛；「轮」虽然标明登载短篇小说、随笔、论文、书评、游记和诗歌，我们看来会以为是纯文艺的刊物，其实和普通的副刊差不多。

吉隆坡华报的副刊

吉隆坡是兰莪底首府，也是马来亚铁路底中点，文化上的重要，可想而知。不幸，一间报纸都维持不下。益群日报是吉隆坡唯一的华报，但销数每日只有九百份。近来槟、星各报登载，这报亏蚀太大，快要收盘了。益群报有三种副刊，「南风」「杂志」两种副刊是和各报底副刊同性质的，材料十分之九是剪来的。「文艺周刊」虽然是南洋作者底创作，内容却很平常。

上面各报副刊，平日我都涉猎过，有些天天读到。文字方面除了剪来不算外，确有些隽永优美，而且也很有精彩。如果题材能把握住南洋的特殊性，便会充实有意义起来。

马来亚的杂志

今年是国内底杂志年，杂志之多，打破了以前的纪录。大概中国底杂志风吹来吧？马来亚也办了几种杂志，「今代」、「南岛」、「新雷」就是读者普遍的杂志。

「今代」是新加坡出版的，主编是胡浪漫君等，内容和「新生」仿佛，除了国际、政治、经济、文艺之外，地方通讯占有着很重要的篇幅。立场公正、思想中庸，很适合一般读者底需要，它出到六期就夭折了。

「南岛」是继「今代」之后而出版的新加坡底旬刊。篇幅也和「新生」一样，主编是潘醒侬君。这刊物思想稳健，文字平易通俗，销数也还不差，现在已出刊到十九期，在马来亚杂志中，寿命算得最长了。

「新雷」是在霹雳怡保出版的，由从前的雷报改组为杂志的。主编是李西浪君，编辑取材和「南岛」「今代」略有不同，国际、政治、经济、文艺，都能并重，但地方通信不多，思想比较前进，文字也写得较有力量。出版不久，现在仍继总进行。

今年马来亚杂志，我读到的，就是上面三种。

单行本和文艺书籍

今年马来亚文艺的单行本，量上仍旧极少。本来南洋文艺介绍到国内去的，非常的少，以前虽有人出过诗集、小说、小品文集等，都不能引起国内文坛的注意，当然作品本身有了缺陷。不然一定是国内文坛太骄横。今年出版的，根据报上的记载，有：丘家珍君底「苔苔与娘惹」和「没落」，哥空君底「面包反其他」。这三种单行本，除「峇峇与娘惹」我没有读到(书局找不到有这书发卖)，其余两本我读过一次。「没落」是以国内为背景的小说，因为不是南洋文艺，它底价值怎样，我不想批判。哥空君底大作，多数是在副刊上发表的，以南洋背景为题材的也很多。这两位都是南洋肯努力的青年作家，我在上面已经说过，只须抓得住南洋文艺的特质，刻苦干去，前途是很有希望的。南洋作家著述丰富而未曾刊单行本的，当然很多。仲青君、巨鳄君、明慈君（这是绍崖兄吿诉我的)都有南洋文艺的作品写着未曾收集，我希望他们都刊行单行本，充实南洋文坛的产业。

大众语的波动

大众语运动在马来亚也曾波动一些时，但，因为社会意识的不同，终于沉寂下去。本来，一种运动的发生，自然有它底社会背景和经济条件。国内近年来，封建余孽，猖狂到极点。 为了要苟延他们的地位和政治寿命，所以，尸到处跳舞。但同时新思想又在日日地滋长。因为这种矛盾，才发生社会的思想的变动。有的主张读经，恢复文言；有的提倡语录体，因此才有提倡拉丁化与大众语。两种矛盾，各走了极端，大众语与文言之战，才轰动了整个的国内文坛。南洋是现代商业的社会，封建社会的殡尸已不能作祟活动了，尊孔，读经、以及语言工具(文字)的讨论，引不起他们底注意和兴趣。若说文字大众化，南洋不是早已在行着吗？(民间有许多书信，是用土话写的，如广府话、客话，以及受过教会训练的人们，都能写土话信，这都可以算得大众化的文字(我都见过这些信。)

关于一九三四年马来亚文坛，拉杂写起来已说完了。总而言之，今年马来亚文坛是沉寂的，收获也是微薄的。但一九三五年已展在我们底眼前了，我们怎样才能把马来亚文坛，不，南洋文坛，打开一条光明的大道，使它向前迈进呢？作者以至诚之意，敬祝我们底作家努力！

(载**一九三五年「星洲日报」新年特刊**)

一九三四年星加坡文艺界之一瞥 冰人

这是一片莽莽的荒原。

在这荒原上虽有郁郁的森林，蓬蓬的荆棘，闷人的瘴疠，凶昂的鲡鱼，悍猛的虎狼，毒烈的蛇蝎；但也有薰人的南风，婀娜的椰林，娇脆的禽声，清廓的海天，澄澈的溪流，圆白的月亮，晶莹的屋星。因此，便有成千成万的拓荒者，捆着他们的利斧、鏰头，带着他们那股热烈希望的心情，从远远的地方来到这荒原上，凭着他们热情勇气，拿起那利斧、锄头，不断地向荒原里迈进，驱除凶恶的鳄鱼，捕捉悍猛的虎狼，射杀毒烈的蛇蝎，砍伐莽莽的森林。虽则这工作还未曾做到完全成功的境地，然而毕竟是已把荒原拓成为几段沃野园地了。

我以为新加坡的文艺界，也正像一片浩莽的荒原。一班文艺的拓荒者虽都在提利斧、举锄头，披荆斩棘，拼命努力的深入荒原腹地，想从这荒原上开关出一段洞天福地，种植些花卉果树。虽然这理想也已有几个实现，花卉果树也已有多少收获；可是，那成绩却是细微小得很。但这也难怪，因为这是瘴天疠地，气候炎郁，兼有鳄鱼、虎狼、蛇蝎的毒害；一些文艺拓荒者，不是病于瘴疠不服水土，便是为鳄鱼、虎狼、蛇蝎所伤，结果心灰意冷，废然向返的，或不耐穷而引身远去的，便大有其人。这样，集团力量减少，拓荒的工作便也就仅是奄奄一息之气了。但，这其中也有一部份肯刻苦的、肯嵆斗的人仍然勇往直前。结果；园地是已关成了一角，而花卉果树也已开出灿烂的花鲜美的朵，虽然并不怎样丰盛的话。不过，这些小的成就，并不能就算成功，如果拓荒者不再继给锄之浇之，那结果花儿是会蒌谢，而果儿也会烂掉的。这样，拓荒者不但徒劳无功，并且还将见手关的园地有莲篙荆棘蔓延滋长了。

关于最近新加坡文艺界，我打算做一点小小的报告。在未报之前,我应该先说一说这文艺界几项现象：

一、这是热带的岛国，气候恒是炎热，而且热得使人浑浑噩噩精神疲倦起来。因为炎热疲倦缘故，使得一些文艺拓荒者懒洋洋地想打盹睡觉，结果都懒得不想写文章，即使想写，但大都是勉强的、无可奈何的。因此，遂不见得产出有力量的好文章出来。

二、一些执笔写文的拓荒者，大都属知识份子，而这些份子又都属教员之流。教员的在这荒原上，原是一个早晚劳碌的人，他没有充分的时间；有的，只得在百忙中抽出一点时间写了，结果，也未见得好文章的产生。

三、文艺拓荒者少的原故，弄得各报副刊稿件供不应求，只得从外来的报纸杂志上大剪其稿，这也是无办法中之办法。

四、因为岛国的社会，尚带有浓重的古旧气息，所以旧诗词、旧诗谜、旧诗钟……仍然大受欢迎，有欣欣向荣之概。

五、群众的脾胃都嗜好大品的议论文，故正论的时评文章便较谈风说月的小品散文来得时髦。话虽如此，但新加坡的文艺界，毕竟是较诸荷属各埠，暹罗、缅甸……来得有风气，虽然远不及上海、北平。兹谨简述如下：

关于杂志方面的

今代——是一种半月刊，胡浪漫、张匡人、康人、传紫晞、林志皋等共同编辑。内容分评座、论坛、文艺、情报、小品、问答、诗林、漫画、数理。立场在创刊号的发刊辞中已明白表示，即「光明的追求」，因执事人多属报界巨子，所以内容颇见充实。时事评论，尤见精警正确；小品方面，也颇简短筒永特具风趣。不过，也还有点小疵，即是极古典的中庸主义也谈，极时髦的唯物辩证法也谈；新诗也登，旧诗也登，未免使人抓不到「今代」中心，而觉得与其「光明的追求」语气有相矛盾违反之处。但，这是一种小疵，在该刊萌芽时代，原是无足深怪的。平心而论，该刊的创办，在寂寞的南洋文艺界，可说是一种先声；即创作方面，也可说是已得意外收获而超水平之上。可惜出世到第六期便停刊，至今仍不见动静，也许已长此夭折了，这实是新加坡文艺界的一件大可惋惜的事。

南岛——是继「今代」而起的一种旬刊，编辑人也是采取委员制，即巨鳄、林建邦、连啸鸥、榣印榜、符和谦，而主编兼发行却是潘酿农。内容也照例分许多部门：即时事展望、论评、文艺、书评、影评、邮筒、时论撷释、故国简讯、南洋社会、漫画插图、学生文选等，其实还不上十页的期刊并不需要标出这么万花撩乱的分类。譬如时事展望与论评,尽可以倂在一起为「时事评论」而影评也似可归在「杂文」一类。至于时事展望中所收的文章，有时候也似乎不大适合，譬如「谭自杀」一文，最好是移入杂文类中，比较名符其实。文艺小品很平庸，有时简直令人失望；但在「欧行寄语」那么清隽的文字，却是值得一读的。总之，该刊虽不能如我们理想中那么好，但也不至「平白之极」，正合乎该刊创刊之声所说的「所发之言，不求惊人，人亦不惊」的标准。不过，也还有一点值得钦佩的，便是他们坚毅、挣扎、勇往直前、惨淡经营的精神。我谨万分熟望，敬祝其努力不懈，达到成功之路！

青年——是本坡励志社的一种月刊。创刊号我没有见过，但推测使是供献该社青年发表作品的一种刊物，内容虽不见得怎样超特，但总已值得一阅的。

关于副刊方面的

星洲日报：晨星——林健安主编。内容多有文艺理论、小说、游记、杂感、随笔、诗歌之类。编者是一位颇有文学素养的人，故在选稿方面，比较认真而且正确。又因有稿费，所以投稿者颇见拥挤，但并不滥收，且不剪外稿，故颇能见其呈现着一种朝气。文字方面，都简短旃永，各具风格；尤其是「编余随笔」那类杂感的短文，更有意味。长篇小说，有高志翔女士翻译的美国女作家赛珍珠继「大地」之后的杰作「三个儿子」；现仍逐日继续登载。

学海——林健安兼编。是一种学术介绍的副刊，内容分书报介绍、科学丛谈、现实问题之研究、杂考、新智识等类。书报介绍与「并非闲谈」的撰稿者钓叟，是一位上海特约的作家，文笔很犀利，见解亦甚精确。科学丛谈，颇有趣味，写稿者据闻多属该报特约记者。至如杂考随笔之类，有时亦剪外稿，但多属名流学者手笔，大堪一读的。

繁星——晚版的副刊，内容以刊载各地风景素描、名人轶事、近人诗词为主。刊首时有短短不过二三百字的杂感文章，颇见警关简练。此外尚有「俗话俗画」，乃是将日常谚语入画者，甚有意思。另有刘姥姥的信箱，常以幽默的问答出现，颇能引人发会心的微笑。

星期刊尚有副刊多种，如「国际问题」、「南洋研究」、「星期特约论文」等，均极有价值，这里因为时间关系，不能一一详述。

南洋商报：狮声——编者李铁民，为一与该报颇有历史关系者，旧学甚有根底，其内容注重文艺小说、短篇小品、随笔、杂感之类文章，亦颇不乏简朴有力之作。清新隽永的旧诗，亦常见登载。有时文艺理论亦有刊载。前月为幽默论战，曾关不少篇幅，热闹一时。此外，有罗永年长撰的「如此上海」，系一种揭发上海社会种种秘密黑幕的文章，虽有趣味，但却不见得怎样有价值。假如能将这笔稿费，移购比较前进作家的长篇创作，岂不大妙。不过这也许有种种困难。

晓风——属于小报性质，多系剪稿，间亦有一二篇颇有价值的文章，编者未详。

民国日报：

浪花——傅紫晞主编。内容颇为新颖，分短论、速写、语丝数门，颇多短简美妙有意识文章。可惜撰稿人太少，遂不得不从剪刀方面着想，这也是无办法的办法！

文化新野——是一种学术介绍性质。内容多半是特载的文章（即剪稿)，但都很有值得看的。主编人仍是傅紫晞。

新国民日报：新国民杂志——小报性质，也是靠剪报度生活的。编者，据说是一位姓古的(大名未详)。其他各种不是日刊的副刊，也很多，但我们看不出它们的精彩处。

总汇新报：副刊——像上海晶报那类小报性质，专登载一些禆官野史或党国名流的风流韵事，材料大多仰合自剪刀，编者曾玉羊。

（载**一九三五年「星洲日报」新年特刊**)

一九三五年的「槟风」 丝丝

如果本报年终不必忙着编印新年待刊，如果本报新年没有放假，那么，我或许会不知道有什么「新年」。我以为新年紧接着旧年，新年和旧年没有一丝一毫的不同，不同的是旧年迫我撰作新年特刊的文章，新年赏赐我三天的假期。

因为觉得旧年和新年并没有什么不同，所以没有想到要把新年的「槟风」弄得有什么异样。许多人问我：新年的「槟风」有什么新的计划没有，不可不勉强多说几句。

在去年一年中，我觉得「槟风」比较可满意的一点，就是时常有人提出问题问来讨论。道德问题、文艺问题、大众语文问题，我们都辩论到。辩论是研究的表现，是探讨真理的重要方法，我们希望今后的「槟风」，也时时有辩论的文字。

自从「我们的切磋」栏设立以后，几乎每日都可接到青年寄稿来要求批判。这使我很快乐。当我批判一个青年的作品，我就好像正和一个朝气勃勃的青年谈话一样。如果没有特别的变故，「我们的切磋」栏，就可以存在。

本刊时常有新的投稿者出现，这是一件可以喜慰的事。但有许多旧的投稿者，许久不见在本刊出现，这实在是一件可悟的事。我们希望本年中，新的投稿者会更加多，而旧的投稿者都应再会在本刊出现。

本刊从前曾试行征文，但因为种种原因，终止了许久。在本年中，打算时时要再举行。

(载**一九三五年一月五日「槟风」**）

@瞻晞《大众语的实际——给杜残先生》，1935

（一）

在给生活逼迫得忙到不可开交的当儿，偶然由友人Z君手里，看到「晨星」上杜残先生回答我的再谈大众语。为了文化的前途，无论如何，我应该抽空领教个详细的；于是我一口气读完它，但结果使我很失望。因为杜先生的意见并不曾使我信服大众语不要提倡，而且又没有充分理由否认了「大众语」。这，我们可以从杜先生自己的话里看出来。于是，我也「不能不再来饶舌」。所可惜的是：这在国内已经是走向实践的途上的问题，在此间竟要一再的浪费「晨星」的许多宝贵的篇幅。

（二）

在「再谈大众语」一文内，杜先生的意见大概是这样：

一，采用较普通的方言，使杜先生不高兴，因为「闽广籍的店员，工人，自由职业者没有资格写通讯式的文章。而且，他们又那里知道某一种方言才是较普通的方言。」那末，杜先生就以：「一，语言未统一之前，能否废除汉字？二，我国的语言这么复杂，除了借重教育的力量外，有什么能力使复杂的言语趋于统一？」而嫌疑了。

二,大众语的目标是「克服残余封建意识」，这点杜先生不单是已经「很明显的看到」，而且是点头承认的。不过，杜先生反对的并不是大众语的目标，而是大众语建设问题。「大凡提倡一件事情，其所揭示的目标，多少总是引人动听的；但是，我们不能以为他的目标是好的，便不管其用以达到其目标的手段或工具。」

三，「大众语的建设」，杜先生「始终认为纯粹是语言问题……顾名思义，大众语当然是人人能懂的言语，但，把中国的实情考察一下，那一种言语才能使人人能懂，若说是现在实行（原文其字应误）规定一种语言的标准，那倡行已久的国语已能负这种任务，毋须再劳大众语的大驾了。」而且，「大众语的提倡，究其实质，已和国语一而二，二而一，而工具上又有何更换呢？不特这样而已。」

四，「大众语的提倡在大众利益的立场上看，其手段也可谓笨拙之极！又打个譬喻来说吧，国语像……载大众往语言统一的境地的大车，鬼话的作祟……陷入路旁……国语之深入人心……好比大车已行达距离目的地仅四分之一路程。至于大众语的提倡，可比……倡议折回出发地，另雇别车。」所以杜先生说，「从坟墓中掘出国语文，就是光复『五四』时代的「明白之白」的白话文」；「大众语名目是不必标立的」。

好,现在让我说出我的意见于下。

（三）

第一，杜先生的意思是言语未统一之前，不能废除汉字，要使言语统一，只有借重教育（国语文的）！因为闽广的店员、工人、自由职业者不能写通信式文章。

但我的意见是：正因闽广的工人，店员，自由职业者没有写通信式的文章的资格，就更其该多元地发展方言土话，充实大众语的语汇；但并非就是方言土话运动，以发展方言土话为最高目的。反之，却要消灭方言土话。因为大众语并非如杜先生所说的与国语文二而一，一而二（因为杜先生并未把「大众语的提倡」「实质」研「究」清。）也不是现在就是：「人人能懂的语言。」「牠也不是现在规定的一种语言标准；（杜先生这样的顾名思义只是证明自己对大众语这一问题的理论看得太不够。）而是要把亿万人的口头上活用的语言统一起来，综合起来，形成一种新语言的发展。我们要懂得，方言土话为了是生活上的语言，和生活一致的，所以占着绝大势力。但它并非就是大众语，它只是原料而已。而且我们早已说过，大众语问题的提出是有时代性的，它的完成过程，必然和中国民族解放的过程相适应，而目前正是一种意识的促成运动，使语言自然发展的过程缩短，当然客观条件的完成是更好呢!所以，在这大众语的创造过程中，我们并不因闽广大众的方言土话的复杂而退却或换途，我们正要扬弃去方言土话的封建性，把它发展，使各地方的各种形式渐渐融和而成一种丰富的共通体。同时，在这过渡期，也正需要别字简字来做到达拉丁化的一个桥梁，走向语文统一的前途（并非立刻就废除汉字）。

杜先生所谓：借重教育，就能使语言统一，那就更笑话了。因为想普及方块字是早被人认为幻想。在这兵荒马乱的年头，忙于生活的大众没有资格至少要费四五年时间才够地来受艰难的方块的教育的，只看下面这段记载，便会懂得：

「中国四万万人口中，认得方块字的非文盲只占人口百分之二十，就是说：方块字的全部使用者是八千万。我们再来看，北方话拉丁化方案（目下已规定的拉丁化方言的方案，还只有这一种）的使用者能有多少呢？

河北二八、四一五、四四二

山东三六、五■二、六三六

河南三二、八四四、四六二

山西一二、二二八、一五五

湖北二八、七三九、八■■

共计一三六、七三■、四九五

单说这五省人口的总数已有一万三千六百万，如果再加上陕西、甘肃的汉族居民，即使东北四省暂不作数，北方拉丁化方案的使用者，已能超出方块字的二倍，这个数字说明了北方拉丁化方案有它充分存在理由，决不是区区方块字可以和它比拟的。再就小一点的方言区来说吧，江浙区内也有着五千五百万的人口，也就不是一个很小的数目（太白一零三期叶赖士的「大众语运动和拉丁化」）。

这已明显的指出语言拉丁化的动向的正确；同时更使我们了解：杜先生所谓国语文深入人心是无稽的话，想以普及方块字教育来消灭百分之八十左右的文盲是可笑的幻想。

（四）

第二，杜先生巧妙地否认了大众语终极目标的意义。首先说：「克服残余封建意识」并不反对，继后，就以为，「大凡提倡一件事情，其所揭示的目标，总是引人动听，但是我们不能以为他的目标是好的，便不管其用以达到其目标的手段或工具。」于是大众语就是属于这一类，因而「名目是不必标立的」了。

这种因噎废食的一般论是何等浅薄啊！这就充分的说明了杜先生其实没有把「大众语的提倡」实质研究好！（一）没有从大众语产生的时代背景去探讨它产生的必然性。（二）掀开了工具的社会属性，没有从对立的统一的法则上去理解。离开内容谈形式是不可能的，因为工具要为内容所决定，它不单能够影响内容，有时还会束缚内容；无论如何，它非和内容一致不可的，它们同是一种流动的过程上变为他们永常是对立，但同时又是统一的。再，我们看看傅东华先生等对大众语解释：

「我们已经屡次说明，大众语的『语』字是包括着语面跟语底的两种意思的，大众语的语面决定了大众语文学的形式，大众语的语底决定了大众语文学的内容。」而且「大众语文学运动决不止是解决『工具』问题，……我们深信这种文学的意识和用语两个成分整个不能分离。」（「文学」第三卷五号「大众语文学有历史吗」）

这里，也充分地说明了工具与内容之必须一致，如果纯粹是工具问题，几千年前，已有官话的圣经的译本，为什么圣经的道理现在还不普及？杜先生如果一贯地不把大众语的走向语言统一的划时代的积极性澈底了解，不把语言当作应该同生活一致来看.，而幻想国语能够做语言的标准的看法，这问题是永远纠缠不清的！

第三，杜先生所谓「大众语之提倡」「手段笨拙之极」的譬喻，我以为恰好回用到杜先生提倡国语的方面去。因为这是现代，不论是国际政治形势或中国的社会现状，都不是「五四」时代了，而且，大家已进一步要求更容易学容易懂的音符化的语文，方块字的「五四」时代的白话文于现代并不为生活窘迫的大众所需要了。反之，在现在的时代要转回来提倡「五四」时代的白话文，从坟墓中来摆国语文出来，这种「折回出发地」，才是「笨拙之极」呢！

而且，「五四」时代白话文之所以不能克尽「反封建」的任务，并非简单的什么：「作者矫揉造作」，而是那时的白话文并未做了大众传达思想的工具（长衫先生代办）。目前，语言文字如果没有真正给大众抓在手里做传达思想的工具，我们也难保长衫先生不再「矫揉造作」的。所以，大众语之多元地吸收、扬弃，并发展方言土话，走向融合成一丰富的共通体的理由，便是要不脱离大众，使语言由大众自己发展起来啊！

好了，占去「晨星」不少篇幅。临末，我希望杜先生能够走出「双不斋」，把时代同社会认清，多读些大众语文学运动以来论争的文章，把「大众语的提倡」的「实质」研究清楚。为着文化，这种自我批判是研究学术时非常必需的，并非「非难」！这要请杜先生了解。同时希望：认识过真理后，就不「再晓舌」，免得大家浪费宝贵的时间与篇幅。

在国内已沉着地走向实践的这「大众语」问题，我希望我们也能走向实践，而不停滞在空谈理论忽视实际的上面。只有在实践的过程研究，只有在实践的过程研究实践中所发生的问题，才不算浪费。

本文曾参引「读书生活」第四期读书问答栏，及「太白」第三期的短论栏的理论

（载**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七日「晨星」**）

@杜残《三谈大众语》，1935

因为大众语问题，浪费了「晨星」不少篇幅，致激恼了瞻先生，要我「走出双不斋，把时代同社会认清，多读些大众语文学运动以来论争的文章，把大众语提倡的实质研究清楚。」同时，又「希望我认识过真理后，不再晓舌」。本来，这种爱人以德的金石良言，是应该鞠躬接受的；无如，我依命走出双不斋把社会同时代透视一下（这是笑话），并多读些「大众语文学运动以来论争的所有文章」，越发觉到国语有发扬光大的必要。

我拥护国语的理由，可分如下：（一）我不承认国语是某一阶级的专利品，与劳苦大众没有益处；（二）我不承认国语现在并不为大众所需要；（三）国语也是以克服残余封建意识为目标；（四）国语文并不违背大众写得出、听得懂、看得明白的原则；（五）国语比较任何种语言普遍；（六）国语文的新姿态就是充实国语词汇和清冼含有封建性的土话；（七）国语也是大众语；（八）国语文大众看不懂，非国语之罪，乃教育之罪；（九）国语比大众语现成；（十）国语已与各学校结了不解缘。

如右列拥护国语的理由，瞻先生或许会认为不合时代的落伍思想。但现在拥护国语文是否不合时代，并不是你我个人可以一口断定；据说大众语这问题「已沉着地走上实践」的阶段，最好看那一种语言文字能「真正给大众抓在手里做传达思想的工具」来甄别谁好谁歹便了。不过，「大众」这两个字还希望大家下一个确切的定义。

我拥护国语的理由已如上述，现在且转来再谈大众语这问题。瞻先生说：我「对于大众语这问题的理论看得不够」，希望我不要再来晓舌。其实，我们反对大众语的对大众语有不了解处，那拥护大众语的最低限度得举出大众语的实质向我们解释；然而，竟出乎我的意料之外，说我「对大众语这一问题的理论看得不够」的先生，对于大众语的认识也和我同样的「浅薄」。现在且让我把瞻先生对大众语不曾澈底认识的证据举出来：（一）瞻先生对于大众语的最初时期，始则说吸收较通用的口语来充实白话文学，及赞成「提倡别字来做拉丁化的桥梁」；继则说多元地发展方言土话，充实大众语语汇。其实这两条的主张，前者是暂留方块字，后者已实行拉丁化。（二）叶籁士是主张建设多元的拉丁化大众语，傅东华是主张建设可以包括方言的白话，瞻先生已捧出傅东华的主张为大众语的方式，又捧出叶籁士的主张为大众语的方式。（三）瞻先生一方引出傅东华对大众语的解释，如——大众语的『语』字是已包括着语面语底的两种意思的，大众语的语面决定了大众语的文学方式，大众语的语底决定了大众语的文学内容——他方又将傅东华的话补充的说，工具要为内容所决定，而再说工具不能决定内容。虽然这是瞻先生个人的事情，与大众语没有什么关系，但这就是我要来晓舌的原因。

然而瞻先生所以有这不一贯的见解，并不是不诚心拥护大众语，为的是国内一般提倡大众语的学者如陈子展、陈望道、胡愈之、傅东华、曹聚仁等，对于「什么是大众语？」「应如何建设大众语？」这两条问题，大家都还是各是其是，没有一致的主张。就将「大众语已走上实践」这问题来说，我现在还这么怀疑，大众语方式尚未确定，所谓实践，究竟如何实践？在报上和刊物上曾看到几件大众语的货色？一些是以国语为基础收用各处方言；一些是把「哈彭冷」或「勿色头格」尽量地使用。或许这两种大众语是冒牌的大众语也说不定。但是再拿瞻先生所拥护的大众语来看：什么「把万亿人的口头上所活用的言语统一起来，综合起来，形成一种新言语」，而又说「借重教育，就能使语言统一，那就更笑话了」，真不禁使我「昏昏然」。

蔡元培先生说「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瞻先生赞成大众语是有瞻先生的见解；我拥护国语也有我的见解。这场笔墨官司，虽然双方都不免各有过火之言，但都是为着事的是非，丝毫没有含着个人的意气。在这勒马收军的当儿，谨向本报读者及瞻先生说声「叨扰」！

（载**一九三五年一月廿九日「晨星」）**

@瞻晞《大众语的多面性》，1935

杜先生说是：「走出双不斋」了，这使我很高兴，我以为这番杜先生该不致作无谓的「晓舌」了；但结果又使我失望。原来杜先生所谓「把时代和社会透视一下」，只是「笑话」而已；因而，杜先生又发挥了许多「昏昏然」的话了。这点，看看杜先生的「三谈大众语」一文就会懂得。

（一）

首先，且看杜先生所指出的，我对大众语不曾澈底认识的据证。（一）「瞻先生对于大众语的最初时期，始则说吸收通用的口语来充实白话文学，及赞成提倡别字来做拉丁化的桥梁：继则说多元地发展方言土语，充实大众语汇。其实这两条的主张，前者是暂留方块字，后者已实行拉丁化」，因而使杜先生怀疑。

在这里，我又要说杜先生的「晓舌」了。因为，暂留方块字是因为目前还没有其他较统一的工具时的一种办法。且看杜先生所谓建设多元的拉丁化大众语的叶籁士先生的话：

「目前用方块字写的白话文，虽然我们嫌它不『大众』，然而到底的确还是『统一』的，所以拉丁化也并不主张立刻废除它。……因此，在目前一切方块字的改进运动，也只要它并不把自己当作就是大众语，而只是在过渡期中为拉丁化做准备的工作，引导惯用方块字的智识份子走向拉丁化的道路，也就是件极有意义的工作。」（「太白」一卷三期「大众语运动和拉丁化」）

这样，我们能够说它和傅东华的「吸收较通用的口语来充实白话文学」，及胡愈之先生的「提倡别字来做拉丁化的桥梁」有冲突吗？

所以，这又充分的证明了杜先生「了解不够」——没有把他们的相成、相阐发点认识清楚，而是把他们的意见断章择句的划开着的、静态的看法。

那末，杜先生所举的第（二）的证据可不攻自破了。而第（三）我却看不到杜先生有提出什么问题？而且所谓「再说工具不能决定内容」之语更不知何所根据？

再，杜先生所谓使我有「不一贯的见解}的，「没有一致的主张」的，「国内一般提倡大众语的学者」，都「还是各是其是」，更是「昏昏然」的话了。因为陈子展、傅东华诸先生的意见并非各是其是，而是共同一致的主张，大众语「不是什么的创造出来的，而是随着大众生活的进展而进展。」（「文学」三卷二号陈望道的「大众语论」）并且：

『大众语运动自始至终就是一个多方面的广泛文化运动。在思想方面是「反封建」的要求，在文学方面是白话文的清冼和充实，在语言方面是「新中国语」的要求（指将来全国一致的语言），而在适应大众解放斗争的过程中文化上的需要是汉字拉丁化。这一些问题骤看起来，好像乱杂杂地很不一贯，所以反对者就说「大众语阵营中众口纷纭，甲说甲的话，乙说乙的话，究竟大众语是怎么一回事，他们自己也没有搅明白。」然而这是不足怪的。现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要求解决的问题不是属于同一阶段。因而大众语运动所包含所提出的问题，不能不是多方面、多阶段。例如汉字拉丁化，是一个主要的终极目标，可是，在目前白话文还是应用得极广的传达工具，还是惟一的纪录思想的符号！这时候白话文的清洗和充实，是要同时进行的，简笔字是要提倡的。又如全国一致的「新中国语」是一种主要的终极目标，可是在目前事实上，还没有这全国一致的语言时，用土话来写作是目前的必要。所以大众语运动是多面性的，并不是牠本身内部有矛盾，这正是它的辩证法的发展。』（「文学」三卷四号「大众语的多面性」）

因此我们不能把他们在同一动向下，所产生的多阶段理论，了解为「各是其是」，「没有一致」。而这些，说曾读过许多大众语运动中各方论争的文章的杜先生，大概是不会，也不愿详细看清的吧？

（二）

接着，杜先生且紧迫着：「在报上和刊物曾看见几件大众语的货色？」但，我倒要问杜先生一句：智识阶级肯不把文学交给大众？每个智识份子如果都像杜先生一般，否认了大众应该有从活用的语言发展成的共通体做发表意见的工具时；大众语是永远没有货色的！因而大众语绝不是几个长衫先生所能代办，今天开店门、挂招牌，就把货色排出来的〈但目前并非等待，而是开始实践，我认为太白近几期对谚语的研究,用土话试写文章,就是一种沉重的实践，并不是老推说着，而把货色关起来的）。于是，在「不废除汉字」下企图借重教育把极复杂的语言趋于「统一」的杜先生，自然不能不「昏昏然」了。但是我们如果知道了杜先生对「大众」这两个字，至今还不能「下一个确切的定义」时，那就不足为怪了。

（三）

同时，杜先生的拥护国语的理由，在我以为也是空的话。（一）杜先生虽然不承认，国语是某一阶级的专利品，但杜先生能够否认国语至今还和生活窘逼的劳苦大众离开很远吗？（二）是的，大众需要一种统一的语言，但他们能够在饥寒交迫中来受至少要五六年的方块字国语教育吗？（三）国语和大众关系如此，那末，以「克服残余封建意识为目标」和（六）「充实国语词汇和清冼含有封建性的土话」的任务，我就不知道要谁去负起？这不是幻想是什么？充其量，不过做到长衫先生的代办。（四）国语文虽然「不违背大众写得出、听得懂、看得明白的原则」，但我们却不可能使和方块字绝缘的三万二千万文盲大众实现这原则！（八）国语文大众看不懂，既然是教育之罪，那末，就要「借重教育」了？但以普及教育来倡导并无远大目的的国语，又早为明眼人所认为幻想了。至（五）「国语比任何语言普遍」及（八）「国语也是大众语」，那更不知是何所根据？长衫先生代办的标准方言能够算是大众语吗？国语的普遍如果说是（十）同学校结不解之缘，那倒不差，对未经向国语教师作长期学习的大众，倒未必呢！那末，即使（九）国语是现成的，但和大众日常生活没有多大关系又有什么值得拥护呢？

但，我们不能否认的是杜先生毕竟是有了进步的。因为在「三谈大众语」中否认大众语的存在的话却少提起了，他只为着和「大众语有什么关系」的我「个人的事情」而「晓舌」吧了。

好了，话又说了不少，这真对不住「晨星」了。这里，对「国语即大众语」的这一见解，我想下面这段话倒是个很确当的回答：

「这个名实问题确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凡是新的东西，总必要有所不利于某一部份人，而某一部份人为防卫自己现有的地位起见，常不得不用「异名同实」一类的话来抵制，这是他们的工具，这是他们的战略。但我们相信历史决不会复原；一切新的决不仅是旧时的重复。所以反对者们希图拿出历史来吓倒一种新的运动，说这是我们或者别人早已做过的，只是证明他们自己的虚弱和恐慌罢了。」（「文学」三卷五号「名实问题」后面的编者按语）

附带声明：想不到这个问题会占去「晨星」不少篇幅，但为着真理,我也在百忙中抽空来讨论。这诚如杜先生所云：「都是为着事的是非，丝毫没有个人的意见。」现在，话也说得不少了，而且，又多是国内文坛说过的话，因此，为顾惜「晨星」篇幅，和我们宝贵的时间，我不想再继续讨论下去。以后即使杜先生再提出这问题,我也不作覆。因为真理在聪明人的眼里是很清楚而无须「多晓舌」的，这层希望杜先生及本刊读者原谅！

（载**一九三五年二月六日「晨星」**）

从「新野」到「新路」

「新野」发刊词一村

虽然我们没有甚么宏大的宗旨可以宣传，但必须把我们这个「新野」周刊的意义与动机，简单地说说，给朋友们有所明瞭，所以也照例，来写这篇发刊词。

我们是要联络一般朋友的感情，使各个份子能共同集合在一条路线上来互相研究，希望我们的学问思想能够跟上现代青年应跑的前线，而不被封建威力的压迫以走向后头。

社友若有写作，在可能的范围内都由「新野」发表，并介绍社友互相通音讯，以期感情上的接触。还可把各人对于某个问题或某种学术互相谈论探讨，若有公开的必要，就在「新野」刊载，像本期周苍给白露的信就是一个例子。

「新野」是希望能够成为广大群众的集团，所以极欢迎同情者的加入，朋友们若肯参加时，只要把他或她的真实姓名和住址寄来就可以了。

今后我们所发表的作品，也将有些还是幼稚的。但我们相信成器的材料都是由幼稚的萌芽而来的，所以我们对于幼稚的作品，更应该加力的栽培。

至于取材方面，我们是力求大众化，而那股鸳鸯蝴蝶的低级消闲文学，谈情颓废的无聊作品，八股式的巧弄玄虚与无病呻吟，这一些作品我们不喜欢容纳，希望「新野」作者没有这种文字的产生。

（载**一九三五年五月廿一日新国民日报「新野」**)

「新野」编后(一） 一村

「新野」竟于今天第一次和读者相见了。这一期的文字，都是由此地几个朋友临时凑成的，至于外埠已参加的或将要参加的朋友，大概下期当有他们的作品寄来。

我们固定每逢星期二出版，每期暂定半版，若材料增多时，或可以出全版。

这一期发表的作品，像赵女士的「别了母亲」一篇，把一个追求真理的少女之热情，赤裸裸地表现出来，意思很不错，文字写得也还生动。

周苍君给白露君的通讯，是在谈论戏剧问题。戏剧在文坛上，与社会上是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也很值得我们的议论。周苍君平时很喜欢研究戏剧，所以他开始就谈到这问题，白露君是否对于戏剧也有兴趣，或者也有他所喜欢谈论的问题，当可以提出来和周苍君谈谈吧！

我们的篇幅有限，来稿请勿太长，最好每篇至多不过千字。

（载**一九三五年五月廿一日「新野」创刊号**)

献给「新野」 晶

我哼不出甚么好的辞句，我唱不出甚么好的歌词，我只对着刚出现的「新野」，作个见面的问候，祝你造成将来人间的乐土。

我觉得这刚刚出世的「新野」，需要人们来同情互相努力的垦关，使它今后渐渐地成为人间的乐园，在园中长成了一棵棵真理的良果。

我对着这个新生的「新野」抱着一颗真挚的心情热烈来爱护，抱着无限熟忱的企望，冀望着它今后给我们好的贡献，启示了我们一条光明的路途！

最后我愿对着新野，负起了一份拓关的任务，尽力地劳作，诚意地维护。

(载**一九三九年五月廿一日「新野」创刊号**)

「新野」编后(二) 一村

「新野」自出版了后，渐渐地得到一般读者的同倩；供给稿件，提出改进的意见，和给与诚意的批评。如最近小泉君和詹晞君等对于「新野」那末的爱护，这是值得我们感慰的事情。

批评这种工作，在文坛是站在极重要的地位。一篇作品的内容，有时须经过批评者的分折评判之后，才可表现出它真实的价值。一个人写好了一篇作品，自己每认不出内容的缺点，一经过了他人的批评指出，才恍然如悟。「旁观者清」这句话用在这里可算不错。所以批评是徘徊昏黑途上的作家们的明灯，也是推动作者达到成功境地的一种重要工具。但是批评既然负有这种重大使命，所以一个批评者，应俱有坦白的心地、至诚的态度、锐利的见解、主观客观明确的认识……如此才不会失却了他的使命。

「新野」出版到了现在，我们早已打算要自己总检阅一下，来作个自我的批评，但因时间的关系，到了此时还未实现。现在能得到外界几位爱护「新野」的朋友给与我们那末诚意的批评，这当然是我们所欢迎的。

但有些青年作者，一受到人家的批评就感到「不蒲」「难过」「颓丧」，这是极大的错误。我们要明白：无谓和敷衍的奖誉，也许会使我们一时的高兴，但这正是我们前途的一种毒害。严厉正确的批评，虽使你一时不免感受难堪，而这正是你成功的宝筏。现在我引出一个例子来吧，就是那位名阃世界的伟大文学家高尔基先生。

当他初期的写作，曾受到当代文学家柯洛伦科很严格的批评：他初次晤见柯洛伦科，把他的诗给他看的时候，他笑着指出了许多「笔误」，指出了一处又一处。后来高尔基追想当时的情形，这样的说过：我当时看见他指出了许多「笔误」简直汗颜无地，脸色一定是红得如红热的煤炭一样。——见韬夺编译的革命文豪高尔基——后来高尔基在自傅里承认柯洛伦科对于他文学上的成功有很大的助力。

(载**一九三五年十月「新野」**)

@郑文通《十二年来的马来亚文坛》，1935

　　南洋商报主编「十二年来的马来亚文坛」一文相属，要我在这题目之下，写篇比较有系统的文章。我不禁为之渗出一把冷汗。我平时对于马来亚文坛的动向，虽然时时刻刻在留心，但无非是当某个阶段转变至另一阶段时，激起一种主观的感想。过后，时光老人便使我对它渐渐的模糊了。或者有些部份忘得一干二净。因为这于事实上，是有可能。若果要我用写历史一样的手腕给十二年来马来亚文坛动态作一个详细而无挂漏的叙述，委实像哑子开演讲会，不但无从说起，就是要说也说不出来。为了这，我只能仿效时髦的画家的素描一样描出虚有其表的轮廓，所以这篇东西仅仅可留给有心马来亚文坛的读者们参考吧了，假如用「画公仔画出肠」的眼光作尺量它的价值基准，那就属于奢望的要求。这我得在「言归正传」之前，向本报的亲爱的读者们，以及关心马来亚文坛的文艺青年们加以一番的解释和声明的。

　　十二年来马来亚文坛动向是怎样呢？现在把它分作三个时期来说：一为曙光时期，二为灿烂时期，三为晦暗时期。

曙光时期

　　那时支持马来亚文坛的大厦的石基和木材，不是纯文艺的刊物，而是各报包罗万象的杂志式的副刊，和以迎合普通社会心理浓重低级趣味的小报。副刊上的作品，大多数是短小精悍的杂文，和鸳鸯蝴蝶派的脂粉味，小报的取材，更氤氲着怪腻的空气，不是一些专描写歌女名妓的起居，就是一般狂蜂浪蝶的言行录，无所谓文艺之可言。虽然报章上有时也登载小说，可也沦于幼稚，距离艺术所具的要素尚远，故在摹仿恋爱文学的初期演进中，还未达到升堂入室的地步。

　　这之间，马来亚文坛上新旧文学已暗地里形成冲突的阵线，只是双方尚未正式提出任何的威胁，各自地巡逻戒备着各人的营地吧了。可是新文艺放出的前哨，无时不在抵隙蹈瑕、挺进，这是足征缺乏创作力，无健全内容的鸳鸯蝴蝶派的势力的日趋于散漫，终要沦于全部崩溃的兆头。

　　时代是进化的，无时不在进化的，文学原是表现人生，鼓舞人生以及解答人生的一种工具，它在追随时代的进化而进化；进化的途中，文学当负有接纳人类共同意识的义务，同时更要有分别它的需要与扬弃的鉴定力，马来亚文艺也不能例外的。不久之后，马来亚文坛上突然放出三朵奇葩。这三朵奇葩是什么呢？是「荒岛」、「洪荒」、「绿漪」三个纯文艺刊物的呈现，在南洋文艺发达上，曾贡献不少的功绩，同时它们具有推动整个南洋文坛向新的途径开展的力量!

　　「洪荒」是附在星洲南洋商报的纯文艺刊物。内中主干系一般爱好文艺的青年，如张放、窦秦白、曾圣提、周寒铮、吴仲青、曾华丁……几位。内容侧重创作，作品是充份地表现个人特殊的创造性，尽管有时免不了搀杂一些摹仿得来的东西。整个看来，似乎缺乏一贯的系统性，所以也就不易猜出原本的主张。他们好像仰着神秘的太阳，呼吸着贵族派的空气。就是说「洪荒」上的作品，映照着这一时期的现实，而一方面却严守贵族派的格律，用贵族派的手腕拱托出来的。这种情调，曾圣提和窦秦白带得最浓厚

　　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判断它是背着时代，它毫不放松的抓住时代的重心。他们纯粹的把文艺的作用当作个人的抒情主义上解释，一个平凡的故事，他们会写出一首深刻的纯洁而美丽的诗歌，这么一来，作品上潜伏着意识现实的印象，每每给弄模糊了。

　　当「洪荒」继续努力维持上进的体态而发展的时分，「荒岛」也在这时崛起的。文即附在星洲新国民日报上。

　　若果说「洪荒」带有一点贵族派而又庄重。那末，「荒岛」便站在与「洪荒」对立的地位了。作者为黄振彝、依依、LS女士一派人。内质是多方面的，题材糟杂得很；有道貌岸然的小说，有所谓「瞎三话四」小丑式的短文，也有原属于文艺以外的各种理论文字。在那时期，却无理由不承认它是新文艺刊物。其意识的暴露，都一致地，向旧礼教冲击，把握着赞美自由的幌子，极力招摇。但忽略了艺术上的一切。这种反对旧的束缚，检讨新的步骤，或许是他的优点处。

　　马来亚文坛当这情况下，又有一般青年如李克希、何采菽、陈云彩和笔者等组织一「绿漪」文艺刊，仍附在新国民日报。他们是主张兼容并蓄上述两刊物的优异之点，而造成一个新的姿态出场。他们的作品里，新浪漫主义的色彩浓得化不开的，怀着热烈情感的奔放，肆无忌惮地然而又率真的坦示天真活泼的态度。何采菽的沉湎型的悲怀的叫喊，午夜蛙鸣中的流浪人生活的实供，可说是「绿漪」同人的灵魂同一的寄托的标志。他们虚心地接受社会多方面环境的刺激，要从这多方的刺激场合商生较，有真实内容的作品，开辟垦植成一幅优秀的园地。这类似抱着过份的野心，虽然失于越度的理想，但其一秉诚恳的态度勇往直前，于有形无形之间，已打动一般爱好文艺的青年的心弦了，处于半醒状态的马来亚文坛，「绿漪」的跳出场来，实给予不少的兴奋。

　　这三个文艺刊表面上像无组织的，然各有各的风格，影响于马来亚文坛是很大的。时期尽隔着「五四」已远，封建势力渐次落后，马来亚的社会与祖国却大不相同。封建的毒孽仍如时疫一样的到处蔓延，讴歌解放赞颂自由以及反抗旧制度婚姻的意识的恋爱问题侵进马来亚文坛的圈内，还是需要向文艺的趋势。上面已经说过，中国的文艺思潮的转变，是马来亚文艺思潮转变的前奏。这为了南洋文化水平低落得太可怜的原因，转变程序往往带着呆滞的步伐，那是无可讳言的。

　　荒芜得像牛山濯濯没有些儿葱茏绿见的马来亚文坛领域里，闪耀着这三颗文星，尽管不曾放出万丈光芒，普照寰宇，然三道灵光的互相辉映，倍衬出灿烂的文坛三景，我们称之为曙光时期，应该是恰当的。

灿烂时期

　　这个时期为马来亚文坛过去历史中最呈兴奋最见发达，而且又是最值得纪念的一段史实。开始期应该在一九二七年。至其突然飞跃的状态，一半固然因为一般从事于文艺创作的青年生活的优裕，能够无所顾虑的多量产；另一方面就是文艺被一般智识份子的注意，不像以前视文艺作品只不过文人的专门玩艺而每被忽略的缘故。绿漪同人虽然一度将绿漪停刊，但非就这样便永远把创作的工作放弃。他们是从少数的作者增集多数作者，以扩大他们的力量。一直维持至五年之久的「瀑布」，即是由「绿漪」蜕变出来的，主编者为陈浑才及笔者两人。作者有吴仲青、孙流冰、梁流云、何采菽、巨鳄、林参天、王元良、潘曼虹、陈慰予、陈旧燕、郑若园、毛澄波、张明慈、万菁云女士、刘碧文女士、及已故陈子实等十余人。他们在作品上倶表现狂热的态度，想从艺术严格的束缚突围而出，放步迈进，澈底的发阐时代所要求正确的意识。而结果受环境的控制，使它全陷于彷徨而感于无所适从的苦闷。因而被人误认只求忠于艺术，放不出胆量具体地提供人类的悲戚的呼声的原因。

　　　「野葩」是星洲日报自办的副刊，而不是文艺青年自动的组合，自难得获得一致性的作品。要是以「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予以评价，不无有其相当的地位。报馆自办的文艺刊，作品的来源，全仗外界的供给，求要划一的步骤与目的，确是难事。为了这，与集团组织的文艺刊也不能用同样的方法去鉴赏了。

　　好似声言不剪稿，标榜着新写实主义，则有叻报陈炼青先生主编的「椰林」。所登载的作品，有些题材真的动人的，描写的技巧又奇异的（如地球诳语之类）。但在它厚厚的一大帙中，总无法子可以让你找出始终继承着一个不易的态度。后来编者更换了人，由潘衣虹，张楚云相替负责。内质也是这样，老实说「椰林」虽跟叻报趋于消灭，然在如雨后春笋一般蓬蓬勃勃的文艺刊物群，不能不说它是处于优越的处所。以其破除旧的典型，不顾一切地鼓舞着自己向新的写实主义方面探求，运用灵活的技巧铺张着兴奋的精神，马来亚文坛风气由浪漫主义转入写实主义的形式来，「椰林」的功绩总不容抹煞的。

槟城南洋时报的「南洋的文艺」和槟城新报的「椰风」亦是这时期迎头赶上的。前者编者是旧燕（即该报主编陈树南），特约一息，梁流云、房曼弦、依夫为基本写作人，当第一期发刊时，高声呐喊着马来亚的文艺应带有椰风蕉雨的气息，酱色的肌肉，红色的纱笼的姿态。但是，事实的描示，适得其反，材料的提供，仍依着中国农村的田园风味。甚至发表些充满神秘性而又十分难懂的诗。因为「To-Nig工t」的翻译问题，和中南晨报打了一场笔墨官司，便是这时候引起的。首先，中南晨报罗永年，在该报副刊为文嘲笑，说南洋的文艺作者房君把「To-Nig工t」译为「致夜」，语气不完全，而且不对，应译作「献给夜之神」，才能增加读者对这首诗的效果。接着便讥为「笑话的土库」。于是一场激战，便告开端。跟了来又有梁流云译俄国屠格涅夫的诗的争辩。这现象，尚创作而不注意翻译的马来亚文坛，实开文艺界对于翻译论的新纪元。后来旧燕搜集双方的论据，给予一个清算式的裁判，说这是用字的繁简问题，绝不是对与不对的问题，纠纷就告结束了。

　　槟城新报的「椰风」，内容与「南洋的文艺」差不多，忠实君那篇「笑影与波光一样柔和」小说，是比较勇敢的表露。故事乃描写一个青年，受生活的压迫，无法解决肚子饥饿。他硬着心肠，厚着面皮，引诱他的爱妻去卖淫，当她发觉时，离开那陌生的环境与买淫的客人，投海自杀了。青年赶到海边，已不见她的影子，只黝黑而深的海面微光荡着柔和的波光。这种题材的展开，明白宣示一个人得不到生活的安定时的变态心理。虽然说，社会类似的事情无时不在黑暗地交流，而拿起刀来做解剖的工作的，尚是忠实君为第一人。

　　　「文艺周刊」（星洲日报副刊）胡浪漫任主干之责。胡君平时也是从事文艺创作的一人。对于「文艺周刊」编纂程序，无形中暗示沿着前进的路线，在他绵延数十期的时间中,他都能自始至终，采取严格手段与锐利的眼光去处理，绝不让粗制滥造的作品混淆其间。所以在马来亚文艺之园里，握着相当的威信。而犯了在意识上的朦胧，这毛病，他似乎仍不能避免。那是有他的环境与苦衷，我们无须苛刻地过分的估价的。至于民国日报的「新航路」,也是马来亚文艺进步史上的重要主角。起初，乃文子慧编辑。篇幅只占一版之半，量的方面不多，而质也不见怎样了不得，不久遂转由桐弟主编了（桐弟原为笔名，亦即现在南洋商报「狮声」编者紫凤）。「新航路」改由桐弟主编后，篇幅的范围扩大，质的方面较前更见精采。他尽没有鲜明指出自己要跑的途径，从他的作品上去摸索，而是很容易断定他站在「艺术至上主义」之下，负着以文艺的柔美影子安慰沉迷于苦闷的人生的任务。这些现象自然是编者精密体味社会与人生的意志的整个意识的总和。我们要是想选拔一些优越的制作，作为奠下浪漫时期的文艺的基石，「新航路」许不至使我们失望的。

南洋商报的曾圣提主编的「文艺三日刊」，一方面努力创作，一方面关心马来文学的介绍，这，我们实不宜随便忘记的事。

然而时代的车轮毕竟是前进的，同个时期的不同空间下，每每会产生各色各样的形式与内容的派别的作品。马来亚文坛上就显然地呈现这种形态。贵族主义，以及写实主义文学的杂处丛生中；而新写实主义与描写最低层社会的文艺因客观环境的要求也冲将出来，对着不着边际的空幻素描的文艺发生了严重的疑问。

那是笔者在南洋商报附刊的「曼陀罗」作者依夫君提出的，他的论题是「充实南洋文学问题」，他用史实来证明过去的文学存在于这时代的不可能，他以为对少数的纵欲的享乐者的艳羡，倒不如看看潦倒的人儿的叫窘来得切实而有力。这课题展开之后，郑灵先与罗曼合编附在星洲日报的「文艺工场」首先表示同情。该刊创刊号有一篇代序的「剧场里」中一段这样的宣言着：

　　　「……此时，一般观众的心目中，似乎都不需要什么，刚在眼前掠过的所谓神秘主义、浪漫主义、印象主义、象征主义、写实主义的人物和东西，都成过去了。他们不需要了。他们需要出路——需要指示正确的出路。」

　　作者方面有郑惟圣、孙流冰、梁流云、胡楚萍女士、无愁女士、周炜、潘曼虹。作品中如灵先的小说「途中」、罗曼的「从新加坡到曼谷」、周炜的「失业后」、无愁女士的「深夜的风雨」。诗歌如流冰的「你归来了」、流芸的「明朝」、曼虹的「唱那坚韧与强烈的歌」、胡楚萍女士的「在这秋后寥落的荒郊」等，都有同一的意识与目标，不但濯洗干净脂粉味与肉香，而且轻动地热烈着断定正确的时代文艺的倾向。附在叻报的「奠基」和吉隆益群报许杰主编的「岛上」，也是同样地向新方向转了过来。

这种转变的理由在什么地方呢？为了世界繁荣线的向下消退所构成，那是谁都一致承认的。

晦暗时期

　　灿烂的时期毕竟随一九三一年，而成为历史了，停版的停版，都销声匿迹去了。在星洲只有星洲日报的「文艺周刊」，是传统下来的硕果仅存。槟城的光华报的「奥托」。但是，这虽然说它是晦暗时期，然却发生过一场马来亚文艺有史以来不曾有过的戏剧论战。论战的导火线，是因为笔者对青年励志社于一九三二年公演「一待女」、「芳娘」、「绿林中」这三出剧，在星洲日报「文艺周刊」为文批评，遂引起王信、石流、彭晚秋诸人的责难。在笔者的意见，觉得一出戏剧的上演，要有正确意识，那是对的。然不能因意识的正确而可置技巧于不顾。也曾这样说过：「剧情是戏剧的生命，剧旨是戏剧的灵魂，应先顾及生命之有无，才谈到灵魂的污洁……」，该文发表后，石流的「批判的贫困」与王信的答复在民国日报和星洲日报的文艺周刊次第注销。起初双方还维持讨论的态度，接着便互相冷笑与讥讽了。最后彭晚秋的「文通的理论的清查及我们今后应有的努力」一文，孙流冰的「第三者的话」出面排解，这场论战便无形中结束起来。实际上，虽然仍得不到完满的结论，但风波却牵动整个马来亚文坛，在星洲方面肉搏最激烈，槟城光华日报的「奥托」也有讨论这次争辩是非的估价。所以这场戏剧论战，是含有重大意义的。

　　一幕戏剧论战过后，冷寞的文坛上相安了些时，可是南洋商报李铁民君编的「狮声」时期，为了注销废名君的介绍「地方作家」的东西，「狮声」的地盘便成了战场。参加战圈的人物颇多，大约有十余位，尤以姜生和阿生接触最利害，其余似乎只限于放冷箭而已；不料越战越凶，越凶越不客气，连介绍中的老张、金洪和笔者三个人的身上，被双方引为一捧一骂的焦点。这实在是有冤无处诉的事。后来笔者以私人资格商请李铁民君停止刊载关于这类来稿。「地方作家」的问题，就从此静寂下去。

　　这时候星洲日报的「文艺周刊」又停止了。民国日报的「文艺」和总汇新报的「曝榖场」又带着新的姿态登场。但这两个刊物绝未参加「地方作家」的论战。那或有其不欲卷入漩涡的理由。「文艺」是笔者在民国报时主编的，作者有老张、一息、何如、温梓川、何家槐、哥空、梁流云、陈砺予、堡凌女士、何安妮、乔楚女士等，理论文章如老张的「谈谈文学」属于专门论著，余外则少得很可以，间亦介绍西洋文学的翻译。创作方面，为了格于环境，令人注意的作品实不常见，这是无庸为讳的。不过，这里值得注意的，还是堡凌女士与何安妮女士的不断努力，与毅然赶向光明的途径的精神的焕发。在南洋文艺史上，已过去者，有LS女士的锋芒的表露，继续就没其他的女作者的代表。堡凌女士的「阿英的命运」，描写一个在家底新旧思想的冲突，慈祥的母爱，严谨的父教的包围下的女子的生活，南洋社会的一角是被大胆描写出来了的。「曝榖场」为华丁君编的。温梓川在槟城新报兼编辑之责的「热风」和「诗草」，拉稿拉到国内去，因而国内的作家的作品，时时出现于赤道上的南洋。这便是「热风」和「诗草」的特色的所在。

　　至于南洋商报的「狮声」自本年来改由紫凤编辑后，内容为之一变，这大概紫凤把「新航路」跑未完的路线继续下去吧，不多时便有「文化界说」问题和最近「读古书」的争论。明静如镜子似的马来亚文坛，又激起微微的波纹。「文化界说」无非是双方站在广义与狭义来解释文化界说的张明慈胜利，「读古书」也在「不可不读」与「无须乎读」的情势不了了之。

结论

　　马来亚十二年来的文坛动向，已如上述，实亦大可庆慰的一段史迹。然在一般爱好文艺青年的努力，造成马来亚处于南洋辽阔的境域中的优越地位。也是值得回顾的一事。此文之作，无非欲使一般青年怀念过去，策励将来。检点以前种种的缺憾，进而研讨发见未来更为灿烂，更为伟大的创作，使南洋文坛产生出来的作品，跃于中国文学之林。这虽然过于奢望，有类发不兑现的空头支票，可是，只要有坚忍耐苦去奋斗的精神，抓住现实作透澈的观察，中国已是门户洞开，那会不得其门而入呢？努力吧！马来亚的文学青年们！

（载**一九三五年九月六日「南洋商报」十二周年纪念特刊**）

「星火」发刊旨趣 黄梁

虽说「星火」只不过像某种公文里面的一个「附件」，可是它毕竟自有其独立的重要性，所以在这刊行伊始，不可不照例来一套开场白。

居今日而编日报副张，实有说不出的苦味。新的呢？「普罗大众」有种种的嫌疑；旧的呢？「读经祀孔」，有复古之倾向；不新不旧呢？「只谈风月莫问国事」，又不免有消极颓废之顾虑，一切一切，动輙得罪，左右前后，啼笑皆非，于是乎副刊的编者便有走投无路，哭诉无门之感矣！

困难是事实，然而我们又不得不有这么一个刊物。究竟要怎样才能应付这繁复的环境呢？

不难，我们的主旨，是在于供献读者以意味隽永笔调轻松之作品。明白点言之，即注重富有趣味之文字，做读者之调剂。这在积极方面观之，诚有投机取巧之嫌疑。可是，我们却要企图在这似乎不积极中间，获得意外的收获。

我们很真确地认定，所谓小品文章之作用，并非只是油腔滑调，供人们以解颐开胃而已。它的更大的使命，实在(一）讽刺在迷途者走向正轨，藉文字以针灸其麻痺的神经。（二）避去正面，注重侧击，在无形中灌输民众以国家民族的意识。这样，你能说它的使命不重大么？

在南洋，华人文化程度之低落，实足令我们初履是邦者万分惊异：「猴齐天西游记」之影片，

居然能公映于某大戏院；「王先生」，「红莲寺」一类之连环画册，充斥于市场附近之小书摊，租阅者争先而恐后。这种低级趣味文化产物之流行，其麻醉侨胞聪睿之思想，无异以硝镪水而灌溉含苞待放之鲜花，少有不拈萎以死者，言念及此，真令人不寒而慄！

现在，我们认为要图补救这种缺陷，只有以毒攻毒之法最为适宜。在这积重难返的情况下，乃渐以有价值之小品文字，代替「西游记」「王先生」一类之地位，同时却要在浓厚趣味当中，促进大众趋向积极自新之路，完成上述二种重大的使命，这便是本刊所想要做到的旨趣。

如果能力不减的原则可以适用于精神工作的话，那末，我们的努力谅不致于完全落空吧！

(载**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一日星中日报「星火」创刊号**）

@添《评新连环图画》，1935

最近新加坡书店贩到了上海千秋出版社发行的一种新的连环图书，叫做「西厢记」。

「西厢记」是曹聚仁与胡考二氏合著。内容是把「西厢记」说部缩短起来。画面虽简单，然比不上漫画那样有力和生动。故事也与说部完全一样。人物上的个性，也没有异样。总之，完全由说部脱胎下来的。他们把「西厢记」这样改编成画本，莫非是为了通俗易懂.，可是形式上的通俗，我们可赞同，假使连内容都「俗」起来，这只能降低文化的水平。「西厢记」的说部，站在现代的立场说起来，它的形式上是难懂的，可是内容上却是多末的平庸呢。我们要使形式通俗化起来，同时也要使内容严肃，要更变西厢记的形式，也得整顿西厢记的内容，使能严肃化起来，也即如他们所说的利用「旧皮囊去装新酒」。用西厢的题材，灌进新教育意识，有何不可呢？

现在我们翻遍了西厢画本，除了教人家求功名，去学学古典恋爱之外，还有什么呢？

（载**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九日「出版界」**）

新知识及外来画刊的介绍

我们的行进——代增版发刊词 新野仝人

时代是在暴风雨里，如果文学是必然要完成时代使命的话，那么我们只好在暴风雨的途上行进！因为我们正是一群爱好文学，潜心文学的青年。

我们要以非常坚决的意志，不避一切艰难困苦的阻挠而迈步前进！

我们只有从不断地努力奋斗中去锻练我们的体魄、我们的意志。

我们只有从不断地努力奋斗当中去完成我们的文学的时代使命。

我们只有从不断地努力奋斗中去找求我们的光明路线！

我们只有从不断地努力奋斗中去赶上我们的康庄大道！

虽然，我们是幼椎的一群，我们还需要先进者给我们以伟大的教养与领导，使我们由幼稚而达于成熟，由怯弱而至于健康、勇敢。

虽然，我们是幼稚的一群，我们还需要一切同情我们的文艺青年朋友们来互相砌磋，来参加我们对于时代文学的努力与奋斗！

我们要携手在现实的社会里不断地挣扎着行进。「新野」由每星期的半版而增加全版，现在更进而到了每星期多出一回，这也算是我们前一步的行进了。但这是极轻微的移进，我们还要时时起劲地振作我们的步伐，希望「新野」的前途在不久的将来有更大的进展。

我们谨以极恳切的诚意，欢迎一切同情青年朋友来共同努力！

（载**一九三五年九月廿日「新野」第十八期**)

@侠夫《闲话南洋出版界》，1935

出版界是文化的工场、是文化的细胞、是最下层的组织。要是细胞不健全，必然的整个文化也将解体。近年来文化运动主干的薄弱，政治白热化的层层支配，文化阵容的不稳固，这都是出版界的致命伤。

南洋的出版界的姿态，简直是襁褓中的童婴，它的声音正如咽露的秋虫，是极微弱的。单行本的出版额已等于零，几种杂志刊物复相继续夭殇。目前的南洋出版界的情态，简直比曙后的孤星更加寥落？

为什么？我们应提出批判的利刃，去抓出他的因果律来。不管人们把文化的因果律，说得天花乱坠，但，我个人却以为经济及政治的客观情势，才构成南洋出版界的畸形。一方面国内出版物的南倾输，也为南洋出版界最大的阻力，而且。南洋底文化的新野依旧触目荆横，朋友文学的作家，正装着打诨净丑演双簧的滑稽剧，这文化工场当然产不出什么来，这是必然之理。

我们要使南洋的出版界朝向前跑，首先要解决的课题，是严整文化阵容，提出高理论水准；是注意于带当地性的问题研究。不然，南洋的出版界始终射不出异彩来，历史的轮将辗碎了它而跑上没落的运命！

（载**一九三五年九月廿六日「出版界」**）

@渔光、黑羽《世界知识》，1935

「中国是世界的中国了！」这是「世界智识」半月刊创刊词里提醒我们的精警语。

我们如果不关在门里做梦，的确有认识世界的必要了。「世界知识」提供我们这一部门的智识，算是稍为尽了它的责任的。

在「世界知识」里面有「瞭望台」。我们站在那儿，可以看清楚国际间的变化进程；有国际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现势与动向；有「太平洋」问题讲话；有各国的通讯；有「传声筒」等等，我们读了，整个世界的动态，都呈现于我们的眼帘。

世界知识社诸君时时刻刻的都在谋该刊的进展。从三卷一期起，编排形式，力求活泼新颖。内容方面，除「瞭望台」与「世界民族生活巡礼」保存而外，还想增辟左列各项：

一、「世界知识读本」，以通俗浅显的文字和教科书适用的方式，系统的介绍各种国际问题的基本知识。

二、「各国论」，分析现代重要国家的政治经济现况和外交政策。

三、「国际问题答客问」，用对话体，谈述国际时事问题。

四、「时事钥」，解释时事问题中的专门术语，以及条约由来与要点。

五、「时代与人物」，介绍国际舞台上的重要人物，以便读者认识他所扮演的作用。

（载**一九三五年九月廿六日「出版界」**）

@丘士珍《「太白」与「星火」》，1935

年来的中国出版界，杂志刊物任凭怎样多量，可以看一下子的毕竟寥寥无几！所谓代表小市民的中间层读物的「新生」已被迫停刊了。现在出到二卷十二期的「太白」，又莫名其妙地宣布暂停出版，编辑处撤消一个中原因，虽不得而知，而办刊物之难是可以想见的了。

　　　「太白」在年来的出版界当中，不能不算为一种差强人意的小型刊物，它的富有社会艺术价值的杂文小品之类，都是比较上乘的，尤以科学小品为破格的特色，是一种青年学生最合脾胃的精神食粮。如今暂停了，希望只是暂停而已。

同时最近上海却又出了一种「星火」，是那位曾在「读书月刊」上发表过转变宣言的杨邨人，与第三种人的理论家韩侍桁、杜衡等主编的。内容好坏我不想批评，他们的广告却做得很妙！他们宣言「星火」是真正无名作家的园地，并以第一、二期的几位新作者，及其作品为证，并有南洋青年文艺作者流冰的作品。可是一律不给稿费的！办刊物能招来青年找销路而不花稿费，这生意经倒还可以干一下。可惜的是，无名作家的血汗依旧白白地被吸去！虽然名是有了，然而有名无实，写作还是没有出路呵。（载**一九三五年九月廿六日「出界版」**）

@晓光《吉隆坡书店巡礼》，1935

我老早就想写一篇关于南洋出版物的意见，只因俗务太多，对于出版物的调查，没有时间着手。恰好本刊编辑告知本刊将近出版，并嘱我写文，因此，才下了决心，费了不少的时间，把现在吉隆坡流行的刊物，调查一个大概。就此，先把调查统计列在下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序号 | 出版物 | 每期销数 | | | | | |
| 化南 | 大东 | 大成 | 三友 | 东南 | 总计 |
| 1 | 论语 | 20 | 50 | 5 | 15 | 10 | 100 |
| 2 | 人间世 | 20 | 10 | 3 | 8 |  | 41 |
| 3 | 太白 | 20 | 10 | 3 | 10 | 10 | 53 |
| 4 | 世界知识 | 20 | 30 | 30 | 20 | 20 | 120 |
| 5 | 读书生活 | 30 | 30 | 20 | 20 | 20 | 120 |
| 6 | 芒种 | 10 | 10 | 2 |  |  | 22 |
| 7 | 人言 | 10 | 25 | 50 | 3 | 20 | 135 |
| 8 | 新生 | 80 | 140 | 150 | 30 | 50 | 450 |
| 9 | 中学生 | 20 | 40 | 5 | 10 | 10 | 85 |
| 10 | 小朋友 | 20 | 20 | 20 | 30 | 20 | 110 |
| 11 | 儿童世界 | 30 | 15 | 5 | 10 | 10 | 70 |
| 12 | 现代 | 5 | 10 | 5 | 5 |  | 25 |
| 13 | 申报月刊 | 10 | 20 | 5 | 10 | 5 | 50 |
| 14 | 东方杂志 | 30 | 45 | 20 | 10 | 20 | 125 |
| 15 | 新中华 | 10 | 15 | 5 | 10 | 5 | 45 |
| 16 | 女子月刊 |  | 35 | 20 | 20 | 20 | 95 |
| 17 | 女声 |  | 10 | 5 | 5 | 10 | 30 |
| 18 | 妇女生活 |  | 5 | 10 | 10 | 10 | 35 |
| 19 | 教育杂志 | 10 | 15 | 5 | 10 | 5 | 45 |
| 20 | 创作 |  | 5 | 2 | 5 | 10 | 22 |
| 21 | 文学 | 10 | 10 | 5 | 10 |  | 35 |
| 22 | 译文 | 10 | 10 | 3 | 5 |  | 28 |
| 23 | 时事类编 | 10 | 10 | 2 |  |  | 22 |
| 24 | 通俗文化 | 10 | 15 | 10 | 20 | 10 | 65 |
| 25 | 玲珑 | 10 | 15 | 20 | 20 | 10 | 75 |
| 26 | 电声 | 150 | 140 | 200 | 150 | 100 | 740 |
| 27 | 电影画报 |  | 30 | 20 |  |  | 50 |
| 28 | 良友 | 150 | 150 | 200 | 35 | 50 | 585 |
| 29 | 时代 | 30 | 30 | 50 | 30 | 20 | 160 |
| 30 | 科学画报 | 30 | 40 | 20 | 20 | 30 | 140 |
| 31 | 大众 |  | 120 | 100 | 80 | 30 | 330 |
| 32 | 女神 | 15 | 30 | 15 | 20 |  | 80 |
| 33 | 时代漫画 | 5 | 40 | 20 | 20 |  | 85 |
| 34 | 妇人画报 |  | 30 | 20 |  |  | 50 |
| 35 | 美术生活 |  | 45 | 10 |  | 40 | 95 |
| 总计 |  | 775 | 1260（1255） | 1065 | 678（651） | 545 | 4233  （4291） |

（载**一九三五年九月廿九日「出版界」**）

@瞻晞《读<新野>后》，1935

是新近由朋友的介绍，才认识了这个新的艺园的。虽然是面生得很，但因为它正在蓬勃地萌芽了许多奇花，所以我就深深地意味到了一种可亲的热的气息。经我看到的只是从第十五期起到十九期；这五期里面的作品是包括了政治、文艺、诗、小品等许多门类的。因为我觉得各篇差不多都是饱含着朝气，使人格外感到可喜的缘故，所以我冒昧地把自己的意见写出来，同大家商量一下。是不是过于主观的论断呢？这我也希望别人多多贡献出意见，来批评我，一齐把「新野」的内容在不断的批判中强健起来。

首先关于政治问题的文字，正如编者说的：萧亮君对「意阿问题」的分析是正确的。无疑地，目前的国际的政治问题是非常复杂，因为各个国家都有着许多豢养着的代言人的缘故，各人因地位不同而有各种五花八门的说法。但世界上毕竟是有道理的，我们只要把握住国际间一点一滴的纠葛，我们就能了解：谁是强盗，谁是真正提倡和平的了。总之，「快在东菲爆发的大战前哨战」，及「阿比西尼亚问题的新开展」，这两篇都是很值得一读的东西；而在目前意阿战事的爆发，更证实了萧亮君的分析的正确。在文艺方面，小说则以白露君的创作较多，「小生命的灭亡」与「穷孩子」都是以穷苦的小孩子为题材而写的。作者的写作目的我们可以看得出是：冀图写出社会黑暗面的许多穷苦孩子的惨状，及说明这社会给与的酷毒和不平等等。作者的意识是不怎么错的，因为在目前的环境，当然我们还不能十分任情地来描写出时代的尖端的事实。但作者的技巧还不是老练的，我觉得这些小说里的人物只是一般地的，没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整个故事只是浮泛地，粗枝大叶地描出了一个轮廓。而且有的地方也免不了犯了语病，如「小生命的灭亡」里：「没有，老爷。」——青年渔夫对老板的回答。对老板称「老爷」在南洋应该是少见的；这样就能影响到故事的逼真。其次就是主观的意识太浓厚，如：「当她晒的工作完毕后，才看见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慈母与浪子」），这「才看见」简直是多余。添了这三个字就会使读者有一个第三者在叙述的感觉。而尤为白露君应该注意的便是词藻堆砌和滥用，及动作的重复。像「慈母与浪子」短短的一篇中，罗嫂的叹息与要流泪不知运用了多少回。我以为小说里的主人翁的性格、感觉等，应该在他的动作中或对话中简洁地几笔把它流露出来，我们作者是可不必替他说出可怜或悲哀来。我记得在什么地方看过。高尔基在描写一个孩子救伙伴的勇敢时，当他从树上跳下，把他的同伴从池中挽上来时，还看见刚才站的树枝在摇动，并有几片树叶在掉下（大意是这样）。在这几句短短的描写中，已把那孩子的勇敢和可惊的速度活现在我们眼前了。

而且，作者也只是仅仅做到暴露社会丑恶的工夫而已，他并没有把这些浪子与穷孩子的社会成因阐明出来。在这里，我们只是看到了几张静的社会黑暗面的照片，最多，也只能使人生了一点人道主义式的同情与怜悯，却不能使我们了解到目前的社会制度已把成千整万的妇孺推向饥饿死亡的深渊。关于现实作为题材的处理，布置与活用的方法，我想：第一卷第五期的「读书生活」里黎夫先生的「文学的形式」倒是很可参考的文字。恕我不赘说了。

关于榖灵女土的「老水手的女儿」，我以为正犯了崇拜个人英雄的毛病，成千工人为反对减薪是一个非常生动与有伟大意义的题材呢！在这里，必然的是应该中心地描出事件群众的力量与雄姿，应该是这事件如何有力地震撼了剥削者的宝座。但作者却偏重到个人方面去，「她多么能干，她站在二千多工友的前面演讲……」、「我的亚英，她是响亮激昂的说着、喊着，叫工人们不要屈服下去……」，这不是一个新时代的女英雄吗？于是那几千人的群众事件，就只成了一个女英雄的一点衬缀的背景而已。而且从老水手的自述中，我们却听不到那个群众斗争的结果怎样。其余诗同散文的内容大致不错，当然技巧还是需要大大地努力的。但「新野」毕竟是一块灿烂的园地，这里丛生着许多饱含生命力的花卉.，这里也有着不少年青的伙伴，在奋勇地开辟，垦拓；靠着不断的努力，和互相鼓励，幼稚是不要紧的。在自我批判中强健起来吧，「新野」！我期待着看：这片土地上长成了苍茂的丛林！

（载**一九三五年十月新国民日报「新野」附刊**）

「新野」引起了我说话 小泉

到这儿的齐报社来，算是好几回了。然而看到这「新野」，还是破题儿第一遭。当我看完了这第一不期的「新野」，引起了我说这些话的念头。至于这些话对与不对，还是需要一番的考虑。不过我是要说就是了！因为口生来就是要说话的。

新加坡的报馆，算起来也有相当的数目，而且每种报纸都附带了一种副刊，在量的方面上说起来，不能不说给一般关心文化的人多少吿慰的。

自从「报端文学」这议论，给人们提出了以后，经过许多文学界人士的讨论，结果，每人都觉得有实行的必要。这对于副刊的抬头，有很大的助力，的确是不能否认的。

文学界的人群，向来是多方面的。然而，到底他们都受环境推动的影响。就以现在的情形说来，对于「文学是应该以一种工具来应用」这论说，是不成了问题。同时还是一方面努力去推动实行。过去文坛的活跃，作品意识问题给一般青年读者的重视，前进作家竭力给人们鼓励推动，这些形形色色就是证明「文学是一种工具」的论说是对，是合乎时代的一种正确的理论。

我们还是处在这么黑暗的角度里，在封建社会制度没有变革以前，人群的饥渴、贫乏，是一样的保存着。况且一天一天加剧的尖锐化，我们是这个时代的青年，历史赋予我们这时代使命，是不容放集的。如果我们仍都有相当创作的能力，同时感觉到「报端文学」的重要，认识「文学是一种工兴」的理论是正确，那么，我们今天就要干起我们的事情来。

新嘉坡报端的副刊，量是相当的数目，假如论到质的方面，就不免大大缺憾，不是供给有闲者的消遣，就是给些毒汁的兴味与一般低级读者片刻的快慰。这些对于实际上都没有补益的。严格的说起来，都应该铲除的。

这是我重到南洋来，对于星洲的报纸副刊认识的概念。

正因为文坛的沉寂，所以我就深深的感觉到这「新野」在这个死静的时候存在，是一个不平凡的东西。它——「新野」不啻是一个能抓住时代的圆球，在这么的时候，我们不能不认它是比较充实，意识正确的一个时代刊物。虽然「新野」还是表现出有些幼稚，不健全的形态来，但，这责任是要归咎于谁人呢？为了什么「新野」不能表现出一种更健全的工具？

这问题就在于我们多数的读者不去干，并且一方面徬徨的人群还没有找到正确的出路，还是沉醉在甜蜜的幻想中。

「新野」是时代的产物，我就得希望「新野」负起这唤醒人群的工作来，所以我进一步的渴望现在「新野」写稿的人员，加紧深切去推动「新野」的前进。

(载**一九三五年十月四日「新野」**)

@PU《拉丁化概论》，1935

从大众语的提出，到中国语拉丁化的提出的过程中，参加讨论者，明显的打着各种各样的吹奏——

一，极尽其九牛二虎之力，以挽回方块字的残破山河。

二，开速度的跟着大众语的讨论迈进，但一到该问题的开展，已由大众语而拉丁化的必然路径的时候，却停滞于「手头字」的阶段，钻进汉字改革的圈子中去了。

三，接着拉丁化问题在论战的过程到实践的过程，这时候，就又必然的有了一批深思细虑的人出现，他们很怕，怕全国各地方言真个都拉丁化了之后，团结的力量就会跟着不巩固起来。

四，此外还有一批吃惯现成饭的人，主张、采用国语罗马字，而不必再来一个什么拉丁化。这一批人是从第一批中蜕变来的，十足说明其由「奈何不得」的苦衷而提出折衷的方案。

关于这，最近新加坡各书店运到的上海天马丛书「拉丁化概论」作者叶籁士先生，都在该书「理论篇」上，逐一的简要给予满意的正确的答复。而「写法篇」上，还简明的把拉丁化的写法、读音，作概括的介绍。

那么，凡对作为文化的基石、作为大众教育的武器的中国语拉丁化运动的问题关心者，确有一读该书的必要。

不过，我们觉得，要拉丁化运动得到一般的了解，要拉丁化的建设得到大众来完成，非广泛的争取大众在同一的课题上实践不可，那么该书的缺点就在此了。

该书仅限于整个中国语拉丁化的一部份华北语实践的成绩报告。至于其他方言区的拉丁化运动的现阶段，却没作具体的介绍——如宁波语拉丁化字母草案提出。因此，该书仅得到使本运动深度的叫大众得相当的了解轮廓而已，积极的叫大众和本运动作有机的结合的这一点上，却在叶籁士先生的笔下落空了。

（载**一九三五年十月廿日「出版界」**）

@饶楚瑜《屠格涅夫的「初恋」》，1935

描写动荡时期各阶层生活都栩栩如生的屠格涅夫，同时也是有名的描写恋爱生活的圣手。在屠格涅夫六大名著里面，几乎没有一篇不穿插着恋爱生活而特别迷人的。这样，以能超凡入化的技巧，来描写人生最有意味的「初恋」，当然是「艺术至上」的了。然而，也许时况变迁了吧？我自己看了「初恋」以后，总感到有一种无名的毒虫在猛啃我的心窝。同时，人生无常的黑影，也慢慢地在我眼前扩大，扩大到周身都漆黑了。这个是屠格涅夫在「初恋」里面赐给我的一种人生体验！屠格涅夫理解生活吗?他为什么老是那么悲观沉郁？他只知道人生的苦闷，而并不理解人生苦闷的泉源，这就塑成了屠格涅夫特别沉郁的情调，这种沉郁的情调却也深深地印在他的「初恋」上面。故事是这样：有一个大地主年纪仅仅十六岁的孩子，于一个很偶然的机会，结识了一个因好赌好酒而家道中落了的公爵夫人的女儿，他俩结识了之后，经过了百般的爱的抚慰也经过了百般的爱的磨难，终于因为她缺乏勇气表示真情的缘故，使他陷入沉渊里。原来她之所以不敢对自己心爱的人表示真情的缘故，就是为了她的小恋人的父亲也是紧绕在她身边，而且早就和她发生过肉的关系的。这儿灵肉不一致了。她的心是属于她的小恋人的，可是她的身体早就属于小恋人的父亲了。结果小恋人异常痛楚；而她自己也常常陷入昏厥状态，最后终于和小恋人的父亲决裂了。小恋人虽然眼见得自己的父亲残酷地鞭打着自己的恋人，也没有一些儿办法，一直等到她死了，还烙上极深的苦闷的印象。

在这篇故事里，我们得到了什么呢？在这篇故事里，我们找不到真正恋爱的解释。在小恋人一方，确有恋爱至上的倾向，因为他是宁愿为她而终生背负着十字架的。在小恋人的父亲，却是一个兽欲主义者，根本谈不到恋爱。而她本身呢，又是一个浪漫气质十分浓厚的人。起初为了要乞援于大地主的物质帮助，便不得不出卖她的贞操，甚至就连对她的真正恋人，也不敢表示真实态度。等到不堪重压之后，才从一个兽欲主义者的怀里挣脱出来。可是她却依然陷进一个苦闷的深坑里去，以至于死。在这里，屠格涅夫特别发挥他的宿命论者的悲观哲学。另一面，屠格涅夫总不理解在某种制度下妇女经济无法独立的真正意义，更不理解某种经济机构足以吞没人类的幸福.，某种经济机机构足以解除人类的苦闷。这又现出屠格涅夫是有不少的观念论者的趣味了。自然，由于时代的差异，我们不能要求屠格涅夫去写一部有主题积极性的恋爱小说，正如我们不能强迫曹雪芹去写一部「子夜」一样。可是我们为了要认识生活、为了要创造生活，我们就感到徒有技巧而缺乏内容——主题积极性——的作品，是应该扬弃的。我们要了解技巧不过是增强内容的利器，正如一把锋利的剃刀，小心使用，固然很好.，一不小心，就要割伤自己的皮肤。要是内容不正确，技巧越好，结果就越要毁灭自己和别人。讲究接受文学遗产的先生们，在这一点上，是应该深切注意的啊!

（载**一九三五年十月廿四日「出版界」**）

**@一村《橡林深处》，1935**

（一）

漆黑的夜色笼罩着整个的橡园，只有东边苍郁的橡丛里漏出一道淡黄的灯光，除了有时晚风吹动树林发生一些萧萧的声响外，周遭静悄悄地像死一般的沉寂。在灯光的来处，隐约露出一座茅屋，依靠几杆木柱支撑着，竖立在橡园里东边一个角落的空地上。

亚材往晚最迟八点多钟的时候就要睡觉，预备早上两三点钟时好起来刈取橡浆，可是今晚挂在半壁上的时计已指示他十一点多钟了，他还是独自坐在茅屋里地板一张草席上，伴着旁边一盏豆般大的煤油灯，凝神的想。

亚材同他的伙伴一批两百多人，去年才被丁大财包到南洋来做橡胶园的工作。他们在唐山时，听人家说南洋是怎末的好，怎样的可以发财，又被李大财一般甜言蜜语说得他们心花都开了，以为南洋是个极乐世界。所以丁大财一召集起来，不到一个星期就有两百多人。他们刚进橡园里来工作的时候，一天只三角半的工资，还要扣了两角钱的伙食。据包工头丁大财说，因为他们才新来的，工资当然要减少一点，等到他们的工作较纯熟了，工资就马上提高。所以他们虽觉得眼前生活困难，也都拼命的工作，希望将来工资的增加。

亚材因唐山有老母妻子，一家四口要靠他寄钱回去过活。他所得的工资，除了伙食外，一个钱都不敢白花，所以每个月也可寄四元回家去。明知这些钱是不够维持一家的生活，但也没有别的法子，只好希望不久可以加薪，就可多寄一点。那知包工头是满嘴的鬼话，今年来工资不但没有加，反说甚末景气太坏了，东家要裁减工人，但可怜工人一出去没有工作，所以只有减少一点工资，每人一天减一角。他妈的，他明知工人们当今要找工作比上天更难，就说些假慈悲的话：你们的工资假若不够维持生活，有甚末好的利路，也随你们的便。一天两角半扣去了饭钱都干净了，所以近来亚材连身上的衣服都穿得破烂了，也没钱再做一两件，那里还有钱寄回家？可是这样下去，家中老母妻子，四条命不是活活地要被饿鬼抓去吗？他此时才悔当初若不把几块田地都变卖了来做路费，这时也可回唐山耕田。耕田虽不是好过日，甚末肥料捐、五谷捐、保安捐、户口捐……，整年辛辛苦苦耕作，大半的收成都落在衙门老爷的荷包里，但是最狼狈时还有一些番薯干度活过日。现在他已经几个月没有寄钱回去，一家人怎能过活呢？难怪妻子写信来诉苦。还是先向丁大财借几块钱寄回去，不知他肯不肯。可是除了这条路，那还有甚末办法呢?

亚材今天下午接到家里托一位同乡带来了的封信，说得他的心头儿一阵酸一阵痛。他家中两个女儿，一个五岁，一个三岁，母亲五十九岁了。这几个月来亚材一文都不寄，虽然他的妻子近来也帮富人家洗衣服，一个月可赚三四块钱，但这些钱做柴米费还不够，有时孩子病了，只有眼巴巴看他们倒在床上哭得死去活来。那天他的妻子打听了一位同乡要到南洋来，就托他带了一信给她的丈夫。亚材并不是没有关心家中的妻子，无奈他整天被穷苦的生活压迫得都不能动弹了，也就在无可奈何的情景之下，一天一天过下去。可是今天一接到家信，又挑动了他的心思，想得睡不下去。最后的办法，只有想出向包工头先支几块钱寄回去。他想到这里，心头才放松了一下，看看时间不早了，就想睡觉去。

他刚倒在地板的草席上，外边一阵嘈杂的谈话声参着足步声，冲进屋内来。他认得是同伴的声音，他们是从赌场回来的，有的算赌账，有的议论赌的情形，有的赢了哈哈笑，有的输了长呼短叹。闹得亚材再过了半个多钟头才得入睡。

**（二）**

亚材一醒来时，燃起身边一个土油灯，对着壁上的时钟一照，看见快四点钟了，连忙拿起平日所用的一个小灯笼燃着，踉跄地从橡丛林里跑去。白天劳动得身倦体疲，昨晩又睡不够眼，一跑起路来就觉得头昏腿酸。风凛冽的一阵阵，对他瘦弱的身体不断地侵袭着，露珠冰冻地一滴滴从橡梢上滚下来，打在他贫血青黄的面颊，使他一连打了几个寒噤。身上只穿件单薄的灰色纱衫，想要回屋子里去添上件外衣，时间已不早了，不敢再多延迟，只好咬紧牙筋，忍着寒威的侵凌，把小灯笼缚在头上，从腰子里摸出把锋利的刀，对着橡树头一棵棵的割，工作一做到起劲，也就把寒冷忘记了。

过了一晌，东方渐渐展开了一片银色的雪幕，橡林外一阵谈话声由远而近，此时他的同伴也陆续赶来，同他一起工作。

王强在他们一批同伴中年纪最高，所以大家就称他强大。他和亚材同住一屋，做工也同在一块地方，往日他两在工作时，每哼出一些南调，互相唱和着。可是今天都缄默得不会哼出一声了。他俩的心上都在你猜我，我猜你；也许各有甚么心思？最后亚材似乎有些忍不住了，便先开口说：「强大，今天你的南调到那里去了，为甚么一声也不响？」

「还会唱什么南调北调，他妈的，一个月的工资又完了，还借了包工头五块钱。」

「昨晚上打败仗吗？」

「输了九块钱，身上四块半都输完了，再向包工头借五块钱，输得只剩五角钱，索性喝酒去。」

「我不是几次劝告你不要赌吗，我们穷人越赌是越要穷的。」

「明知赌博不是好玩的东西，几次决心不赌，可是一被同伴相邀，又是高兴起来。」

他们一句来一句去，谈谈说说，日头渐渐从东边爬上来。

时候将近中午，太阳不留情地施出炎热的威力，晒得他们好像在火炉一般受煎熬。此时他们才停工休息。

午饭后，亚材趁着空儿，跑到包工头的家里，看见他同他的小老婆对坐着喝咖啡，亚材站在门外踌躇着不敢踏进去。

「亚材，有甚么事情吗？」还是包工头先开口问。

「头家，我要求你借几块钱寄家信，我几个月没有寄钱回家，前天妻托人带来一信说，我再不寄钱回去，一家人将要饿死了。」他移近前去恳切的说。

「我这里不是银行，那里有钱借你。」

「求求头家做点好事，横直我是要还你的。」

「借钱这么容易说。这里几百个人，大家若是都像你要借钱，我那里有这么多钱。」

「前晚上强大不是借到五块钱吗？」

「这是我的高兴，你敢多管我！快给我滚蛋，再多啰嗦就把你辞退。」

包工头说吧，睁大眼睛，用手一挥。亚材知趣地急转过头出门去。此时他失望懊丧的心怀还带上一个疑问：

「为什么强大可以借钱赌，不准我借钱寄家信？」

**（三）**

包工头丁大财的挣钱手段真有点高明，除了工资的打折扣外，还来个包饭吃，开杂货店，设赌场。他规定工人不准在园中自设伙食，这无异强迫工人都给他包饭，一个人每月六块钱的伙食，并不便宜，可是在大财的包办下，那般劳苦的工人们，也不敢要求好鱼好肉吃，但时常连粗羹淡饭也吃不饱。

橡园已远离市场，工人平日所需要的东西都要向大财开的杂货店买，在这垄断的形势下，他就把物价格外提高。

工人一天劳苦操作，到了下午或晚上工余的时候，就想找些消遣的事情，解除他们的疲倦。大财便利用工人这种心理设立赌场、纸牌、普克、麻雀……等，样样俱备。他还私下定个规矩：借钱寄信不用说，支薪赌博可商量。工入借钱寄信，因为对他没有利益，所以有不知趣的工人一开口问他借钱寄信，都要碰壁的。若要赌博，有时还可马上借到几块钱。因为这样的钱，他可以在赌场里先收回一些抽头。但他的算盘是打得格外精细的，并不是说要赌博就随便借给你，他还要先估量一下你每月的薪水多少，除了扣去吃饭之外有多剩余没有。像强大他算是中等工人，每天有四角半工资，扣了饭钱，还有几块钱的剰余，所以他肯给他先支五块钱，因为他到了月终，除了饭钱，还有几块钱可扣。若是亚材，一天只有两角半，扣了饭钱就要完了，即使要支钱去赌，他也不肯多借给他的。从前也有一些工人假说要借钱赌，后来都被他看破，因为他每天都亲自到赌场视察一下，若见不到借钱的人去赌，他马上把钱讨回，还要痛骂一顿；从此以后就没有人敢再欺骗他了。

**（四）**

强大把身上的钱都输得净光了，包工头也不肯再多借给他，他便死心地每晚八点多钟睡觉，早上三点多就起床做工。这几天他都是和亚材一同去的。那天起身时已见不到亚材，他以为他先去工作了。便拿他灯笼，独自出门去，向他们平日工作的地方踽踽地行进。行了几百步，看见前面一丛像林里面，隐约有道灯光在闪耀，使他疑讶地推想：

“那边并不是工作的地点，为甚么有灯光，也许亚材才跑到那边，怎么灯光又像没有移动。”他为要解决这样的疑问，大踏步跑近前去。到了橡林深处，在一道淡黄的灯光照映下，发现了一个人吊在橡树头，使他吓退了几步。但他的胆力还大，定神地仔细一看，原来是亚材。他急跑上前把他解下来，伸起手掌按在亚材的鼻孔，觉得还有一些透气，他急展开喉咙竭尽平生的气力呼叫着：

“救命——救命……”

同伴们的美梦都被强大的呼声所打醒，他们平日都很有互相关照的精神，此时一听见强大的呼救，便不约而同的跑来，把亚材扶到屋子里，细心地放在一张帆布床。有的给他灌开水，有的给他按摩，各尽所能的干着施救的工作。工友们一得知他们的同伴发生了这样不幸的事件，几百个人不一刻都围集了来。从屋子里挤满到屋外去。每个人的眼光关切地瞪在亚材灰白的脸孔以及他那瘦削的身上，他们一看见亚材口唇掀动，眼睛微微的展开，各个人的脸上也就露出欣慰的微笑。几个人同时脱口的说：

「好了，醒来了！」亚材一苏醒时，看见周围这么多人，他疑讶地发出急促而颤弱的声调问：

「我是在甚么地方和你们相见的？为甚么这样多人？」

「这里是咱们的屋子，这般人都是咱们亲爱的伙伴，他们都是来关照你的。亚材，你刚才干的是甚么事？我们把你救回来的。」强大站在旁边抚摩亚材的胸膛说。

「你们这样多事，怎么把我救起来，难道你们要我苦命的人再多吃一些苦头吗？」

「亚材你此时好好的休养一下，有话我们慢慢再说。」你有甚么艰难的事体，我们可以帮你设法的。强大安慰地说。

「我现在身上很好，我要起来和你们谈谈话。」他说着就翻身起来，继续的说下去：

「我要活有甚么用，横直是自己要多吃苦过日的。整天辛辛苦苦的工作，老母妻子顾不来，连自己的衣食也弄到不三不四，这样活下去有甚么用呢？前天妻又来了一封信说女儿病刚好，老母又病了。三餐的稀粥都吃不饱，那里还有母亲的医药费。我眼巴巴看着妻子受饿，老母病着，已没有办法供养活她们，不如自己先爽爽快快死掉，一切也都完了……！」他这般悽怆的话儿，好像一把针穿进伙伴们各个的心头，大家感伤得呆呆地一时也不知道要用甚么话来安慰他才好。

一个头发蓬松，身瘦长的壮年人，从亚材的背后拣近前来。众人一视,原来是老张。他平时在友伴中不大爱说话，可是此时他竟发出了许多议论：

“亚材，你错了，你错得一塌糊涂。你以为自己死了，一切就完了吗？你既然那么关心着你的老母妻子，你要想想你死了后，遗留了老母妻子不是更要加倍的痛苦？况且你要知道当今和你同样受到痛苦的人，是成千成万，到处都有。像我们这里几百个伙伴，那一个的生活不像你一样的艰难呢？你要知道穷人并不是生来就该穷的，穷人也不是只有死路一条……。”他的声调越说越激昂，他那清瘦的脸部，泛起了一片片的绯红。此时一般人的视线都移到他的身上。

「老张，那么我们还有甚么别的路可跑？」几个工人异口同声的质问着，眼睛膣住他的脸上，要待他的回答。

「我们自有我们最后光明公平的道路！但是这条路大家须先下一番开辟的苦工。这并没有困难。大家想想这个世间，那一件东西不是咱们劳动的兄弟们创造出来的。不过我们现在的劳力都被少数人利用去造成他们的富贵吧了。以后我们的劳力要建筑起大家共同幸福的场面，这是大家从此应该要紧记着实地去干的。可是眼前也有应做的事情,就是帮助亚材一点钱寄回家去医治他母亲的病。还有更要紧的，大家和包工头算账去。」老张的话还未说完，大牛从人丛中跳起来，打断他们的话柄说：

「算账，老早就该跟他一算了！他妈的，工贼！我们的工资要给他甚么一五扣，说来个包饭食，开杂货店，设赌场，我们身上的膏血都被他吸吮去了。他妈的，他是多么舒服，别墅、汽车、小老婆。」

「大家和他算账去！我还要活，我要活呀！」亚材的精神已恢复了，也跳起身来呐喊着。

「算账去」伙伴们都昂声的叫喊着，这时寂静的园中，顿然现出一般骚动而紧张的状态。

「且慢，大家听我再讲几句话。」

老张举手一扬，大家也沉静下去。

「问题一个一个来解决，第一条帮助亚材一点钱，大家的意见怎样！」

「还有甚么意见，大家尽力帮助一点吧！我此时身上只有两角钱，都拿出来。」

大牛说着伸手从裤袋里摸出两角钱抛在亚材的帆布床上。于是有的五占，有的一角，纷纷地掷下，不一刻已集到十几元。

「第一个问题完了，我们来谈谈第二个。我们此时要向包工头要求的有几点：工资新来的最低限度要十五元起码，不准再有甚末一五抽，这是我们血汗的代价，丝毫也不要给包工头染指。吃饭要由我们自己，不能一定要给他包办。他所卖的货物须照市价发售，不得随便提高价钱。赌场那就管他妈的,由他去开，只要我们不要去赌，他也就白开了。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大家细想一下，妥当吗？」

老张提出了这般主张，大家都鼓掌赞成，只有强大对赌博还有些意见。

「赌博这东西真是要咱们的命，损神无眠，又把咱们每月的工资都弄净光。我自己曾有几次下了决心不赌，可是被同伴一邀，心头便发痒似的要再去一试。这个月因为工资都输完了，包工头也不肯给我支钱，所以死心不赌。可是以后身上若有了几块钱，恐怕被同伴一叫，不一定又要赌起来的。」

「你既然知道了赌博是不好的事情，就下个决心不要睹。」老张严厉的责骂他。

「我们还是要规定个公约好，以后甚么人都不得到赌场，若违背了规约，就是大家的公敌，要受公众的惩罚。我这个提议大家的意见怎样？」还是大牛的主张较坚决而切实，所以一提出来，大家便举手赞成。大牛继续的说：

「我们的话说完了，大家就趁这个时候，到包工头家里去要求他答应我们的条件。如果不答应的话，大家就不干。因为我们所提出的都是很公平的。」

「是的，我们这个时候就去，他不答应，大家就不干。」众人的喉咙里，同样的喊出这些声调。

夜未央，屋外仍然笼罩着昏黑的气象。这时候他们有的拿灯笼，有的举火把，一燃起来，顿时照得黑暗的园中，发出一片明亮的光彩。他们成队地、顺序地，从东南角黝黑的橡林深处冲过去。由此处一直去，便是包工头的家。

**一九三五年十月三十日**

**（载新国民日报/新野/副刊第二十九至三十二期）**

@饶楚瑜《爱的分野》，1935

也许生活创造出了新女性，时代改变了人类的宇宙观，在大动荡时代急流中净化了两性关系的「独占」意识，把向来艺术家视为圣洁神秘灵光不减的恋爱生活，都平凡化了。这就产生了一部划时代的恋爱小说——「爱的分野」。这部书是新进作家罗曼诺夫写的。故事的概略是这样：一个曾经实际生活锻炼过了的农民，于建设新文化的工作期中，忽然抛弃了乡下的妻儿，爱上了另一个集团的女子。当他开始钟情于她的时候，虽然也曾意识到这是对自己集团的背叛，但也终于为了她的迷人的魅力，做了她的爱的俘虏。这其间，有许多甜头，也有许多辛酸。为了他的集团意识还没有完全消毁，他的向善的心情，不时复活，所以当他和她愈溶解在一起的时候，他就愈感到自己和对方都滑脱了大众，陷到绝对孤立的国度里去了。而她呢，则以为当两个灵魂合而为一的时候，其他的一切都没有存在的价值。她只望他对于自己的爱情，要强于世界上的一切，最好能够把整个生命都献给她。而他呢？则需要有意义的工作，不愿长久蛰伏于狭小的爱的笼里。这样，经过了一个阶段以后，彼此都发见对方的破绽了。有一次，他的同僚指出他的生活堕落了以后，他不胜其痛楚，决意将生活改变一下，预备白天去工作，晚上读些书报。在某一个晩饭时间，他一面吃汤，一面读报，结果就招了她的非议。她连这样琐碎的事情上面，都要他表示出爱来。又一次，他和她同去赴宴会，无意中碰见了一个外表天真而又理解人生的女子，在偶然的机会谈了些话之后彼此都十分了解，他不自觉的稍微表示了一些好感，又招了他的妻子刻薄的申斥，结果互相辩论了一个整晚。此后，他下了决心去工作，搬到一个倶乐部里去过集体的生活了。于是她也跟着转向，把她常常夸说的爱情献给别一个优伶，虽则形式上依然维持着夫妻的名义。不久以后，给他抛弃了的住在乡下的妻子，找到他的倶乐部里来了。他和前妻会面之后，听了她的单纯质朴富有活力的诉说之后，突然感到同一集团的人，纵使无知，也胜过于别个集团的智识丰富的女子，因又燃起了他的爱慕故人的热情。等到他和他的「思想不调和」的恋人断绝了关系以后，他又回到故乡去弥补他的爱的缺陷了。

在这篇故事里，作者把恋爱的真意义告诉了我们：它不过是人类生活中之一个课题，犹如穿衣吃饭为人生所需要，也如穿衣吃饭一样的平凡，绝无所谓「神秘」意味。所以它既非至上，也非至下，它不过是人类生活之一个单位；除此单位以外，还有其他的生活单位。这是一个很扼要的解释。同时作者又更有力的指出向来人们对于恋爱解释的错误。作者很沉痛的告诉我们：在现阶段唯一重要的课题，是在于如何地去挣断「个人主义」的枷锁，正确的出路，只有他和她的爱扩大到整个人类的领域那里去。这便是「爱的分野」的作者给我们一个最有力的提示。其次，作者又把「恋爱如果不建筑在思想调和上，就必然要幻灭」的意义，也给它一个无情的解剖。这样，在内容丰富的意义上来说，在过去一切恋爱小说中，再也找不到像「爱的分野」那么高峰的了。就是罗曼诺夫的写实主义的技巧，也质朴有力，比较屠格涅夫所描绘的人物，尤其来得生动。总之它是不愧给人们称为恋爱小说中一部顶伟大的作品。于此，我们又得到一个「不朽的技巧，必须附属于丰富的内容」的有力的证明。同时也可知道「文学认识生活」一句话，固然不错，但也要看是不是真文学。

（载**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三日「出版界」**）

@炎炎《生活知识》，1935

编辑人：沙子风、徐步

定价：每册八分

　　　「生活知识」是在上海出版的半月刊，最近才运到马来的。创刊号我没看过，昨天买到一卷二期，翻开一看，觉得内容还好。的确是异军突起的新刊物。

这里有「生活话题」，指示我们各项事象正确的概念；这里有「经济与政治」，指示我们关于经济政治的意见及出路；这里有「哲学讲话」，解释克服哲学上的问题；「科学界」介绍有趣的科学故事；「读书方法」研究读书应有的见解；还有「街头文谈」，纠正「第三种人」的文艺理论（！）；「戏剧电影」介绍戏剧上必需的智识及推荐佳片；「书报批评与介绍」见解也十分正确……。总之，「生活知识」所有的内容，都是我们最需要最迫切的重要粮食。

在文字上说，笔调轻灵有力，简短精悍，就是「时事剪接」也好，凡是剪接起来的，都是我们读报特别注意的材料。

（载**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三日「出版界」）**

@喜《巴金的「海底梦」》，1935

巴金先生的描写的技巧是无庸介绍的。在可以数得出的我们中国作家群中，他在一般青年读者中的印象未尝不深刻的。看了他的「海底梦」，那描写的细腻，那足以挑动心弦的魅力，真够令人神往呢！

「海底梦」的故事是这样的：太平洋上的一个岛国，里面有一个贵族的女子，在偶然因车撞毙了人时相识了一个出身低贱的青年，继后，竟为青年的坦白、刚毅、率直的态度所动而爱了他，而且受这青年杨的感化，觉悟了社会的不平，深深地嫉恨着了。

但这却和她那贵族的父亲发生绝大的矛盾，终于在双方意见冲突后，脱离了家庭和杨同居，而且矢志为改善奴隶们的生活而努力。

但，屠杀者的军队再开来了，他们用新式的武器对一批群众加以残酷的屠杀、镇压！顽强抵抗者的阵线虽然支持了三天，至终不得不溃败了下来，于是奴隶区也被占领，杨也在战斗中受伤毙命了。

这故事象征着那一国家的现实，且让聪明的读者自己去领会好了，不过我个人看完了它后，却生了不少感想：

第一是主人翁小资产阶层意识的浓厚与动摇。

第二是浪漫司和伤感的气味的浓厚。全篇除了少数几节对残酷的屠杀的描写外，几乎大半是主人翁对着海洋流泪与叹息。

而且，第三，作者虽然要极力在写出一个翻然觉悟的女革命家在经受着如何险恶的磨难，而不屈不挠地前进，她如何地了解和父亲的关系，但主人翁那忽视了群众的力量，和奴隶们在如何艰苦地担受那剥削者的磨难，描写的轻淡，却弄成奴隶们的流血只作为她和他爱侣拆散的惨痛的背景而已，继续努力只是为着实践誓言，并非为着奴隶们的生不能、死不得，在饥饿死亡中不得不起来搏斗的事。这些似乎都是足以歪曲变革运动的真谛的。

所以，大体上，我觉得巴金先生这篇创作是充分具着虚无、幻灭的色调，安那其主义的伤感气息；主人翁既没有茅盾先生「春蚕」「秋收」里的「多多头」的勇敢，也没有丁玲女士「消息」里「阿福」的坚毅与阿福妈的朴质，活生生地离开成功还是很远！而且，现在的奴隶已不是如她所感的那般丧气低头了呢！

但巴金先生文笔的精密、细腻、柔美……却实在是不可多得的。

（载**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四日「出版界」**）

一九三五年马来亚文艺界 海风

导言

一九三五年过去了。那末，一九三五年的马来亚的文艺界给予我们一些什么印象呢？无疑地是极模糊的。

有人说：「南洋受客观环境所限制，简直不能产生伟大的作品。」显然的，我们知道，客观环境愈恶劣，愈有创作题材，给作家去努力。目前文艺的倾向，新现实主义的口号，不是呼的很高吗？新现实主义之所以获得文艺界最高的评价，就在于它能负起「分析现实、暴露现实、和指导群众」的任务，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吧？

如果要根据这一点来批判马来亚的文艺，那简直会使你失望！使你感觉到马来亚文艺依然停滞在沉寂的荒芜的岛上，像处女地般的待人们去开发。

然而，我们不能因此就用机械狭小的态度来检讨马来亚的文艺，马来亚的文艺。虽然没有如我们理想中的发展，可是把一九三五年中所表现的检阅起来，马来亚的文艺总相当地牛步化地在进行着吧！事实胜于雄辩，马来亚的文艺，在非常错综矛盾地发展着，有的表现它的光明的追求，有的沉醉于风月，有的更迷恋着旧的尸骸。这种种的现象，交织于文艺界，说文艺界这种表现是现社会的象征，不会没有理由吧！

在马来亚文艺界的领域里，华文报的副刊是占着主要的部分。如果要明瞭一九三五年马来亚的文艺动态，对于马来亚各华文报副刊的检讨，是不能不加以注意的。因此，我得先把马来亚各报副刊作一个简要的介绍，然后，再把什志的部门作一个检讨，使读者对于马来亚文艺得到一个相当的概念。

甲部：关于马来亚华文日报的副刊

（一)槟城方面的副刊

位于马来亚北部的槟城，是封建残余的大本营，文化的发达虽不及星洲，但就报馆而论，有历史悠久的槟域新报、光华日报，及较后出版之南洋时报、中南晨报、电讯新闻等。因数年来受不景气的影响，南洋时报等先后停刊。现存的只有槟城和光华两家，这两家报馆都有副刊，现分别介绍如下：

A.「槟城新报」——槟城新报的副刊计有「诗词专号」「无线电」「一九三五」「浪花」等九种。

「诗词专号」：作品登载，不用说是旧诗词，故投稿者大都是马来亚各地对于旧诗词有兴趣的人，据说：此刊在目前的环境里，尚能代表一部分人没落的旧生活意识！

「无线电」是前「咖啡店」改版的，内容专登一些低级趣味的文章。

「一九三五」是由「轮」改版的，内容侧重小品、文艺批评，其间带些文艺理论文，虽然没有过去的「轮」那么有生气，可是还不失为一个比较能代表大众说话的刊物。

「浪花」：这是纯文艺的刊物，是以前「热风」改版的，由白燕主编，据说白燕就是实君，实君对于文艺颇有兴趣，以他来主编文艺刊物，想当然会有较好成绩。但可惜编者本人的意识(有人批评他楚小资产阶级意识的典型者)为生活环境所决定，所以罗致的范围便被限制得狭小了。该刊经常写稿人如田舍郞顿流等的作品，有时候可以发现一二篇可读的文章，技术上也有相当地成熟，然而，大概是「多产」吧，似乎变成滥写了。至于意识上有时虽能暴露现实，然总是很模糊的。

基上述槟城新报四种副刊，都各自独立不同性质，不靠剪稿来充篇幅，这算是难得的。

B•光华日报——副刊计有两种，即「槟风」和「小天地」。

「槟风」：「槟风」在马来亚方面算是不错的刊物，内容是颇特色的，这由于编者洪丝丝君肯努力，于选稿方面是比较认真的。只是该刊在内容上似太侧重于理论检讨(如社会科学、论理学等)，对于软性的大众日常生活的文艺描写，似乎很少注意到它。至「小天地」，那简直是剪稿的拉杂副刊。

（二)星洲方面的副刊

一、星洲日报——星洲日报为马来亚销数最大的报纸，在整个的内容上说，可以说是丰富的。除它的电讯详而且多以外，各地通讯尤值得赞赏。该报除各部门——如科学、妇女、教育、家政、出版、奕墵等部门，另关一栏外，关于文艺方面的有下列几个副刊：

「晨星」：这是每日副刊，林健盒君主编，内容甚杂，有文艺论文、小品文游记、小说随笔之领。编者对于文艺似颇有兴趣，故审稿方面亦比较认真。该刊撰稿人有种种酬报，故写稿者似很踊跃。该刊的稿件，不靠剪稿，而可以维持它每日五千字左右的版位，诫为马来亚难得的副刊。

「繁星」：晚版副刊，内容以登载各地风景、名人轶事、旧诗词等。刊首常有短篇杂感文章，间见精警，还有「俗话俗书」颇能绘出社会层的事相及心理，极适合低级趣味的图画。如果把「晨星」常作点心，那末「繁星」可以当作甜汤了。

「学海」：是一种学术介绍的副刊，内容分画报介绍、科学丛淡等。有时虽剪外稿，但多遽闻人的文章，最近「一日之谈」的作者马相伯老翁，他的文章充满了现代史枓的价值，研究现代史的人对于马先生的文章，不可不加以重视。

二、南洋商报——南洋商报副刊有二种，一为「狮声」、一为「晓风」。两者都有甚长的历史。「狮声」：该刊编者，闻系李树梧君，李君对于文学颇有留意，在报界也服务有年，故该刊颇见充实。

「晓风」：该刊是小报性质，常剪稿，间亦有可读的文章。

此外，该报也有星期刊。星期刊中，也有各种各栏国际政治等讨论的文章。

三、总汇集新报——该报副刊有「总汇集副刊」和「社会花絮」，前者有些像上海小报,登载党国名流的风流韵事，材料大多仰绐于剪刀。至于后者简直不成为副刊。

四、新国民日报——新国民日报副刊有「新国民杂志」,该刊是小报性质，文艺成分很少；也脱不了剪刀。还有一种便是「新野」，这是新野社出版的刊物，虽不是新国民日报正式副刊，但总算附由该报出版的一种刊物。编辑者闻系该社同人，是同人杂志。内容有短评小说、诗歌、和青年园地等。文字颇为新颖，意识也算前进，只可惜文字在技术上还多少表现幼椎性，这有待于「新野社」诸君继续努力，将来该社文艺园地的收获自可得到较大的成绩。

五、星中日报——该报是由胡文虎先生独资接办民国日报的，今年九月才出版。(该报在数量上虽仅三大张，然内容材料不让其它各大报，甚称为短小精悍，后起之秀的报纸)副刊有「星火」等，材料也颇丰富，稿多属专撰，因其与星洲日报同样有稿费，故历史虽不久，而投稿者，尚见踊跃，甚足为该报前途贺。该报星期刊有国擦问题科学电影妇女儿童界等，均值得吾人注意。

(三)吉隆坡和怡保方面的副刊

吉隆坡现存的报馆，只有「益群日报」，该报于今年春因某种关系停版后，不久又由该埠许多闻人合股承办，改名为「新益群报」，于本年十月一曰复刊。副刊只有「椰阴」一种，编者未详，内容甚杂,论文、小说、文坛小品等都有，经常靠剪稿。

怡保向只有一间报馆，且规模不大，名曰中华晨报。该报副刊名「大众副刊」，闻系李西浪主编。刊名号曰「大众」，其实很不大众化的，刊中充满着旧风味，且刊首的散文和今文选等，是十足道地旧文章。这些文章刊载在名为「大众」的副刊里，怎么也说不上「名副其实」吧！

上面我已把马来亚各报的副刊大略加以介绍过了。至于各大报的评论呢，各因办报人和他的生活环境不同，各有各的主张、各有各的立场，因而发生各种不同的见解。现在因篇幅关系，不能尽述，事实上也不能给你如意地批述出来，只好搁开。好让我们现在再来看看马来亚杂志方面，究竟有些什么？

乙部、关于马来亚华文的杂志

一九三四年是中国的杂志年，据说一九三五年还是中国的杂志年。事实是不是如此呃？不错，中国的杂志，今年比去年还要蓬勃，意识前进的杂志还要加多。如果把中国的情形来比马来亚，马来亚的杂志在数量上的增加，虽不能说是马来亚杂志年，但总算得比过去前进一步了。

星洲方面的杂志，在时代推荡中，当然是有生有灭的。前由胡浪漫君等主编的「今代」已于去年停版了，寿年较长的「南岛」亦已于最近停刊。「南岛」的内容是采取多方面的，有时事展望、短评、文艺、书评、电影、南洋社会等，对于言论，大概限于「所发之言，不求惊人，人亦不惊」的原则吧，所以自来它的言论是中庸的。

其次是「椰风」月刊。该刊是纯文艺的，主编刘国樑，编者哥空、羊羽、罗格、瑞元等。内容有短论、专著、小说，诗歌等，作者大都是南洋青年作家，在意识上可以算得是进步的， 不过在文学理论仍有一点点的疏忽，这是不可否认的。

总之，既名为专刊，似不应随便塞责，这一点作者希望「椰风」底诸作者，以后要加以注意。

该刊仅出至第二期，当作者执笔写本文时第三期尚未见面,想不久就可以出版了吧!但我总希望他能继续前进，为马来亚文艺领域中，划一个时代，创造一个新纪元！

它如「马来亚」等杂志……因手头不便，故不批评。

结论

一九三五年马来亚的文艺出版，大概如上述。很明显的，马来亚文艺给我们的印象还是模糊的。在马来亚牛步化的进行上说，当然不会算十分沉寂，可是比起中国来，那就相差太远了。回忆去年还有从中国影响过来的语文问题的论争，今年呢？这种论争是沉寂下去了。 这或许是中国的论争已进到另一阶段去了(即由语文运动而入新文字运动的阶段)吧？然而，马来亚的文艺界则仍未见有怎样的新的文艺论争的表现。同时，我还觉得马来亚底文艺作家太过温情了，对那些不正确和有毒素的文艺却抱着观望的态度，不敢坚决起来和中国底前进作家一样和不正确的文艺斗争！虽然有时也可以看到一些的透露(如「晨星」炎炎君对幽默的攻击等)，但可微弱得很，在这里，作者谨希望一九三六年开展以后，在文艺界努力的诸君，负起时代给予作家的任务，迈步向前，在时代的齿轮上，加紧推动的工作。

(载**一九三六年「星洲日报」新年特刊**)

一九三五年马来亚文坛 哥空

(一)文坛的动态

一九三五年的马来亚文坛，如果以各报副刊及杂志等刊物为代表的话,那末，这一年来也不十分沉寂和平静的。

这年头，虽然没有一九三四年星加坡南洋商报的「狮声」上闹着地方作家问题，和本报「晨星」栏大众语检讨那么热闹，但这年的开头一个月，张明慈和许侠夫两君就在「狮声」上提出「文学遗产之接受问题」。七月间志生君在「狮声」上发表一篇「庄子与文选」文章，就由水源君反响出一篇「由读古书说起」，接着有一位梨涡君又从旁出和水源君应战，双方战了一个多月之久。十月间星中日报「星火」刊载徐君濂君一个漫画「乌鸦乱叫不是好兆」，暗示国家多事的一个政治屯态，廿二日南洋商报「狮声」上就有一位古尔提君写一篇文章说：「你画的乌鸦太不像了，那是一双形似八哥而实不是八哥的大鸟」，致引起一场笔战。接着十一月十一日彭金戈君在南洋商报「晨星」上写了一篇「文学大众化的问题」，朱晖君就又在「星火」上发表一篇纠正彭君的错误，引起一些波动。同时星加坡下半年来有星中报之创立，各种杂志刊物亦像雨后春笋般出现；如「椰风月刊」、「窀影与文化」、「新星」、「马来亚月刊」等。而尚在筹备中的有「南洋月刊」及「国货导报」。一九三五年的马来亚文坛，在表面上观察，当算是很好的现象了。

(二)各报的副刊

年来马来亚各报的副刊，也算得是有生气的，有的改变、有的扩充、有的竟毎日增加起来，如星中日报之文学、妇女、文化界、南洋通、日本研究、儿童屋火、星海、电影、花花世界等。又如本报除早版之晨星学海及晚报繁星外，每日晚版增了几种小副刊，如小科学、民众教育、出版界、青年问题、家政指南、奕坛、星期刊之文艺等。槟城新报之浪花，也足证明马来亚各报副刊生气的蓬勃。这裘除将关于文艺方面的略加以介绍外，其余的按下不说。

一、槟城光华日报

槟风——编者丝丝君，该刊在槟城方面，拥有相当读者，其内容多介绍文艺理论，及作家评传，创作小说副之，对于文化消息之传播，很为努力。写稿人有：姚寄鸿、鲁生、力生、陈冰华等，以它的态度与内容观察，槟风是前进的，然在文化水准低下的南洋读者，倘若能尽量使之大众化，那是很好的了。

小天地——编者也系丝丝君，这里多系剪稿,专以有趣味为主，但对于世界名人及各种常识之介绍，也是难能可贵的。

二、槟城新报

浪花——这是一纯文艺刊物，出版仅十多期，主编为白燕君。该刊以创作小说、诗歌为主体,内容不被鸳鸯蝴蝶派，妹妹我爱你的东西所占领，专对于现实下缄砭，这是很可取的。不过，美中不足的，是对南洋社会背景为题材的创作，还是很少发现。

诗词专号——编者为梦笔君，内容多载着七言旧诗，题材多为「送别」、「旅感」这类的东西。

「一九三五年」及「无线电合」——编者未详，该二刊物，仅剪载有趣味文章，正如申报之「各有春秋」一样。

三、新益群日报

揶阴——椰阴系新益群报独一的副刊，内容也系以有趣味之作品为题材，材料多系剪载，编者未详。

四、吡叻中华农报

大众副刊——编者系李西浪君，该刊写剪兼施，其内容也系低级趣味为主。李西浪君之长篇连载小说「冒失鬼」，从该报于一月一日出版以来连载至今，仍未续完。

五、星中日报

文学周刊——顾名思义，自然知道它是在文学上探讨与努力的。主编者为胡君苹君，今已出版十多期，内容分配：毎期有文学理论、创作小说、文坛消息等等。其性质与槟城光华报槟风相似，很前进的；在编者精心选稿之下，颇见进步，可惜篇幅太小了。

星火——是星中日报每日的副刊，新近已由傅紫曦君主编。该刊基本写稿人有东方生、何许、朱晖、亦蛰、陈维琳、田舍郞、姚寄鸿……等。至于态度和材料之选择，读了下面编者的「开合」自可知道——

「……『星火』是属于新写实主义一群的园地，我们不哼起平仄及形式主义的论调，我们不唱鸳鸯蝴蝶的肉麻歌，我们不吟风弄月,我们不作身边琐事的描写，我们不装腔作势买弄玄虚，并且相反地，我们针对上述这一些，高举着反抗的旗帜。

「我们有自由的立场，但不是第三种人的『伪自由』，而是，属于促进时代的『大自由』。我们有正确的方法，但不是属于精神论者，机械论或循环论者的一类。我们不替已形成或将形成的法西斯蒂作偎，不替吃人的旧礼教张目，我们正要针对着他们奏起攻击的进行曲。尽管有人在冷笑、在愤怒，或者恫吓，我们还是拥护着至高无上的真理、和平与自由。我们要看看这些对我们的冷笑、愤怒，或者恫吓的人们的自趋灭亡。

「我们有时板着正义的脸孔，有时也会幽默。但不是林语堂式的幽默。我们时时面对着社会的现实，偶而也报告南国的风光，但不是歌颂大自然之类的。有时我们抒情，有时我们也理想，但不是唐吉珂德式的做疯狂梦。总之，站在新写实主义的立场上，愿我们聚拢起来，共同切磋……」

文化界——胡君苹君兼编，多介绍各国名著，内容颇为充实，但多系剪稿。

星海——间系张匡人先生主编，毎期有编者自己写的一篇列于篇首，其余多剪载，题材以有趣为主。

六、新国民日报

新国民杂志——编者为吴广川君，小刊物性质，写稿剪载兼施，有时也有些好文章刊载。

新野——由新野社出版，一村君主编，纯为一文艺刊物，内容系创作，其意识也颇前进。

七、星洲日报

晨星——主编者林健盒君，林君主持这栏已有三四年悠久的历史，其选稿之精细，及该刊之成绩，早为读者所洞悉。下半年来，星期刊「文艺」恢复出版，故其中内容多改载有价值之各种小品文，撰稿人有自日本上海各特约者，实为马来亚各报副刊之特色。

学海——系一介绍各种学术之刊物，除特约上海、日本各地撰稿者外，有时也剪载中国名流著作，编者也是林健盒君。

出版界——晚版之小副刊，每期仅载二千多字，其内容分为：文化列车、书报介绍、作家评述、书报批评、文化街头……诸栏，均系创作，颇为精彩，主编者为康人君。

文艺——系笔者主编，今已出版九期，写稿者有：姚寄鸿、黄微、詹熹、樱岛、克曼、包乾之、佐籐、载隐郞……等诸位。每期内容分为文艺理论、创作小说、及翻译、诗歌、文艺消息、作家传评诸类。创作小说多系南洋社会背境为题材者，翻译俱世界著名作品，如巴比塞，及日本名作家芥子川岛等著作。创作方面，因格于环境，不能有使人满意之作品刊出。但每期都会有翻译名著介绍，也堪自慰。今后，希望南洋作者诸君多多给予帮助。

繁星——与上海申报之「各有春秋」之性质相同，每期首篇文章系编辑同人轮流创作，其余多系剪载有趣味与有价值之文章，漫画有「俗话俗画」刊载。

八、南洋商报

狮声——主编者为紫凤君，杂志性质，内容均创作，不剪稿，基本写稿人为梨涡、水源、郑文通、古尔提诸君。

晓风——系剪载有趣味文章，编者未详。

九、总汇集新报

文艺半月刊——编者未详，内容仅载文艺小说一项，写稿者有凄鸣，巨鳄等君，以南洋社会为背境之题材文章，也多刊载。该刊因每两周出版一次，很少引起读者注意，但肯不断努力下去，将来一定会得到多数读者的。

总汇集副刊——编者闻系沉良牧君，内容均系剪载有趣味之文章。也有一个东方朔信箱，和星洲日报繁星大同小异。

(三)马来亚杂志

新星——系周刊，主编者为王仲广君，创刊号于九月七日出版，内容非常复杂。它发刊意旨，读如下一段发刊词使可知道：

「……我们认识那所谓『人群』绝不是少数的绅士和学者。大众，尤其是非绅士学者阶断的大众，才是「人群」的主体，但是这主体中的人群，多数是终日胼手胝足的劳苦者，碌碌竟日，日食尚虞不继，又何以购取那所谓「精神的食粮」？所以，我们为求这刊物的普遍化，深入群众计，言论力求浅显，叙事务免繁冗，售价更须低廉，为大众服务，培养大众文化。可是我们本身能力有限，欲求『文化之花』永在大众中灿烂地开放，无疑的，那必须藉重大众的力量，始克成功。」

该刊虽然标榜系为大众而努力，但却很少得到大众的帮助，闻仅出数期，现已停刊云。

椰风——系椰风社出版，主编为刘国樑君，编辑同人为羊羽、瑞元、罗格及笔者，十月五日创刊号出版。该刊为纯文艺性质，兼且写稿者又为马来亚经常努力写作者，如林健食、姚寄鸿、詹熹、丘家珍、谢金辉、许雄、艾狄、兰加、胡求等数十人，出版后深得读者之欢迎，也得各界之好评，如星中日报第七期文学上胡君苹君「读椰风创刊号」一文：

「……南洋，一向是被称为神祕的土地。它拥着广大的岛屿与森林，招住了世界上的各色人种。四时长夏，一雨成秋，热带气候给人们一种特殊感觉。这儿有着丰富的天产的发源地；这儿有着膨胀的商物的排泄场；一方面已追踪着飞跃的欧西文明的辙路；一方面又还恋恋在十八世纪封建思想的东方文明的古粹里。

「熊熊的炎日，焦灼着无数辛勤者的皮肤，支撑了这一神祕土地的存在高楼琼阁的点缀，固然把荒岛装饰成灿烂的星辉；花街陋巷的风景，却也容纳着不少的酸泪与苦辛！两个尖锐发展的场面，在南洋是无能悬殊于他处的。」

这是椰风创刊号在发刊词上，所介绍给我们一幅南洋全面现象透视图。

的确，在南洋，这一角颇特殊的土地，物质文明，既紧跟着欧西的后辙，十足地表露着进步殖民地经济机构。但另一边，虽算进步而正因其是东方殖民意识形态，却又多少留滞于东方精神封建思想的古堡里。

于是乎有人说是，南洋文化死寂、荒凉、落后了。

可不是吗？在南洋，出版界内，除了几家报章装点所谓精神文明，尚不至于没有文化外，在现刻，定期的纯文艺刊物，就只有这一朵奇葩——椰风。

而这椰风，就引着笔者而满怀欣喜的去阅读了。——不敢说鉴赏，因为须有文艺素养的

眼光，至于批评更说不上。

看椰风的态度吧：

「文学是不可以专利的，它已从艺术之宫被移展到十字路头了。」

「文艺已不是高人骓士的娱乐品，文艺已不是公子哥儿的消遗东西……。」

「文艺，是以形象来表现某一特定社会生活复杂的东西。它表露了某一特定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它表露了某一社会的罪恶；描写新生社会的进程，提高人类生活的兴趣。表现大众生活的真实而启示其进程。」

这不能不说是进步的文艺认识论。

不幸该刊，仅出版到第二期，因主编人刘君到槟城开书店,兼且编辑同人又因职业的关系不能兼顾，或将暂时停版云。

电影与文化——主编者为王炎之君，该刊系用以做电影与文化介绍，内容包括小评、漫话、诗歌、小说之类，创刊号十月十九日出版，现已出到第九期，编排及装璜很不错。

马来亚月报——主编人王仲广君，现已出版第二期，内容复杂，各类文章均有，尤其注重南洋各种土产之介绍，似是商业上一种常识。

还有「南洋风半月刊」及「国货导报」二种，报章上已是有定期出版之消息，但至今尚未见上市，原因如何未悉。又最近江步天、康人君等筹备「马来亚年报」，将于废历年关出版，闻执笔写稿有一百余人云。

关于一九三五年的马来亚文坛，荦荦大事记者已算写完，综观一年来各报副刊各种杂志出版之活跃，加以问题上讨论探求的动态，足以证明一九三五年马来亚的文坛是前进的，朝着时代走。文学是时代、社会的反映，这是我们应该承认的。

时代是由一九三五年跨进一九三六年了，马来亚的文坛自然要在新的时代展开中翻出新的动态，我希望负着马来亚的文化使命的文化人来实践这个任务。

（载**一九三六年「星洲日报」新年特刊**)

@渔光《鉴别出版物》，1936

年来中国出版物的繁多，尽够令没有经验的读者，觉得头昏眼花，莫知适从的啊！

这偌多的出版物，固然里面有一部份，我们读了它，是会有所获益，但是有许许多多，却在向着我们施放毒药的，我们要是没有鉴别地见书便读，不但经济和时间都浪费了，有时竟会把我们引进黑暗无光的泥潭里。

手淫式的小说，会把青年们引上堕落的歧路上；宿命论者的哲学，会把人们引进命运的圈套里。这一批的出版物，不是毒药，又是什么？

这样，便需要我们锐利的加以鉴别了。

比方我们读的是社会科学，我们先要看一看它的内容，是否有铁一般的事实做根据？是否用科学的方法，得出它的结论？是否能够毫不隐讳的暴露现实？是否是为社会的发展而说话？是否是为大多数人的利益而说话的？

比方我们读的是文艺作品，我们就要看看它所表现的时代性，是不是现实的；是否描写的是现社会中的典型人物或事情，是否适应正确的理论所指示的？

推而至于小品文和论战等，我们也毋容轻易放过，还是一样的要用我们的鉴别力去选择它。例如这一回的「星火」（上海出版的）战「文学」，「星火」诸「战士」的那种泼妇式的漫骂，秘密式的告发，有识的读者，谁不是加以唾弃？标榜「风雅」「高贵」的「人间世」中的小品文，那也是时代所摈斥的，前进的青年，谁都不把它看在眼里了啊！

总之，我们要鉴别出版物，并不是多么容易的一种事体。我们得先充实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生活中获得了正确的动向之后，我们才能够鉴别出它们的好和坏。

在读者锐利的鉴别底下，我相信，滥竽充数的出版物，是会慢慢地不敢再出来暴露它们的头面了！——除非它是有特别的背景和作用，好像背着「天官赐福」金字招牌的一流人。

（载**一九三六年一月八日「出版界」**）

@PU《杨贵妃》，1936

杨贵妃连环图画，这该也是千秋出版社在其一贯出版着「西厢记」、「潘金莲」——出版预告还有「武则天」、「桃花扇」——的出版方式下所产生的另一本吧。

固然，「西厢记」，「潘金莲」的刊出，都很能够有力的显示我们，新的连环图画的建立，已由理论到实践的阶段了，新的连环图画和木刻连环图画故事在大师者们的冷视下已有加速度迈进的必要，与完成的确信之深化。

但，一看该社已出版的三本，并连同它的出版预告书目，那快叫我们疑心该社有意的在「古艳」的里头钻。

本来，「旧皮囊装新酒」，也是新文化建设中另一面的手法，但当前的严重课题是「如何的给予历史故事中的人物以新的人格」，关于这点在郭闽先生的「潘金莲」，总算能勉强的尽其万一。在胡考先生的「西厢记」则完全把这一点遗漏了——除了他的水平以上的别具生动与精练的技巧。

「杨贵妃」这书亦非常遗憾，它也踏着「西厢记」的步调失败了。而更可惜的，在颇可以开展的故事，却因绘者没把握住其应开展的冀图，而给偷偷的溜了开去。

杀掉皇帝的贵人、幸臣、造反、兵变……在专制的黑手里，并不是件小事，可以用「马嵬坡下马前死」的轻清笔调交代明白，也不是如说书的序者周天籁先生所说的这一幕大悲剧的远因近果，都是轻轻地只由一个女人惹起的那么机械的。关于这些：广大的群众的愤懑与怒吼，却仅在说明中占一个不重要的位置。

总之，连环图画的「杨贵妃」，是逃不了「杨玉环传」、「长恨歌」、「长生殿」的传统的，此处就是花样的翻新。

（载**一九三六年一月八日「出版界」）**

@炎炎《肃清文坛的机会主义》，1936

机会主义断送了某一时期的大改革，我们决不容许机会主义存在了。然而，我们南洋华侨的写作者，却又复活起机会主义来了。

比如吧！中国目前的民族统一战线，的确是一种最需要迫切的战略，然而就有人为着「统一战线」的关系，连自身的方向都失去了，这边顾忌、那边顾忌，除了一些统一战线常说的内容外，什末更远的见地就没有了。自然，目前实际的说话，要比未来的见解迫切，需要，然而过去的经过教训，却是值得回味。辛亥革命的共同目标是推翻满清专制，但在满清专制推翻之后，失去方向误事的情形是怎的？一九二七年的共同目标是打倒北洋军阀，但在北洋军阀还没完全打倒，阵线就起了变化。这都是机会主义过去的错误，写作者要是跟着这样去处理题材，那还成什末东西？

这情形，现在中国的文化界，好像已经肃清得颇为干净了。只看国内各类新型的刊物，在民族统一战线完成中，从来没有放弃立场的状态，就知道中国文坛进步的样子，是怎样值得我们效法的？他们决不因马叙伦的参加北平文化救国会，就放弃了反对古文（虽然马叙伦是否还是「五四」时代，我并不明白），也决不因郑振铎的参加上海文化救国会，就放弃了反对阅读古书。这是眼前实在的现象。

而在南洋呢？那机械，实在有些使人失望了。为着民族统一战线，稍远的见地就避开不谈，结果，除了一些目前表面动人的说话，推进时代，认识时代的表现是非常微弱的。目前中国需要的文艺，不是单纯的民族主义式的战争文学，不是那些愚民政策的工具古书古文，然而，一些写作者，却故意造成等于「民族文艺」的作品，故意放弃反对读古书的主张。这样，不是有意地替汉奸担任工作，就是无意地复活机会主义。

我们不能因郑振铎的参加救国，而不指出他「世界文库」加入中国古代的糟粕，也不能因「民族英雄」的写文章，便不反对旧时代的崇拜英雄主义。我们必要用讨论的方式及说服的精神去处理；使郑振铎辈放弃反时代的意见，「民族英雄」在大众指导之下继续行动的抗战工作。这才是肃清文艺机会主义的办法。

我们的文坛，不应该再受机会主义污染了！

（载**一九三六年五月十三曰「出版界」**）

@梨涡《好一篇<大伯公签示式的卷子>——<猫叫>是根据<唯情史观>》，1936

润湖君似乎很客气，其实却极老实，他在「信」里劈头就说：

「要怎样去写呢？……作『大伯公签示』式缴卷！……我委实难以批评人家的文章，更无资格去分析支持这所谓文坛的几个副刊内容。」

的确是「拿手好戏」，这样来谈「关于几个副刊」，润湖君皆因「委实难以」，并且「更无资格」，「去分析」和「批评支持这所谓文坛的几个副刊」，结果，他的所谓「给筠君的信」，不折不扣是「大伯公签示式的卷子」！

　　以上是润湖君那「信」的结果，我们此刻还得「探究」那「信」的原因。换言之，就是所谓「动机」。看吧，原来如此：

「在希望几位编者提高文化水准，指示一般写作者正确道路。」

「希望提高文化水准」，就不能单靠「几位编者指示一般写作者正确道路」。可知润湖君这些「意识」十二分「歪」而且「曲」，犯了「英雄造时势」的观念论，「确属危险之至」。因为「编者」的「提高」和「指示」不过是主观的偶然现象，主要的客观必然性却在于「作者」的本身创作力及其环境关系。偶然性乃必然性发展下去的「副作用」。离开必然性，偶然性是无从产生的。所以，润湖君，没有批评副刊内容的资格，分析不出作者的创作力，而设法加以「指示」和「提高」，便贸贸然「希望」几位「编者」弄涨「文化水准」。我想，还是请润湖君把这个「希望」拜托在「大伯公」身上来得干脆些！

「结果」和「动机」都弄得一塌「胡涂」，说起话来，又是「扭扭捏捏三弯四曲的瞎兜圈子」，所以，润湖君在「信」里，像忏悔似的，就不得不在「大伯公」面前承认——「写了这一大堆，似在和你讲废话。」

润湖君这流人物，看样子，似乎是文坛上冲锋陷阵的「打手」呢。不过，假如这真的是「打手」，却又有点不中用了。何以呢？因为，他说：

「我知道的，这次紫凤先生对我的声明，……当然希望我『落花流水』，而要对付我的必是『纵的战略』，以便使我『片甲不留』的。」

这样的「打手」，未上阵就心惊胆颤，慄慄然预感到「落花流水，片甲不回」的惨败，这岂非可怜得很？

总而言之，润湖君的「信」，这样「胡涂」。说得摩登一点，其写作「动机」是根据「唯情史观」来得真，因为，说的话是滥用情感，不敢面对事实。

（载**一九三六年二月十八日「狮声」**）

@阿生《手执钢鞭将你打》，1936

我们挺赞成写那篇「几个副刊的动机」、「希望几位编者提高文化水准，指示一般写作者正确的路。」假如，紫凤君还不以这个「动机」为「孺子可教也」的话，那真难怪润湖君「怒发冲冠」地「猫叫」起来。然而，再来一个然而，润湖君「关于几个副刊」在社会价值和美学价值底原则下没有具体地、「庄严」地，予以客观评定？事实是一点也没有。那末，还「有一点讨论价值」么？

我「有一个主义」；在问题之外「像野马乱跑」，纵然不是「猫叫」，也就离开「虫鸣」不远了。

据润湖君说，被「骂」之后，「为责任计」是不得不「回礼」的。一点也不含糊，这「回礼」就是要还「骂」之谓也。口口声声劝人「态度严肃」和「庄重」而自己又犯了「骂」的毛病，这不但「当是打自己嘴巴」、还会「坠落庄重道德」，更有变成「小子」的危险，这可不是「失了讨论的资格」？

这次「回礼」，润湖君自认很「感觉兴奋」，但我想，还不止此吧？并且可以消去「满肚皮闷气」呢。但，可惜得很，这「兴奋」却落了空——骂错了人；误认陇西为紫凤。其实陇西原是彭金文人的最可怕就是「兴奋」，「兴奋」就嗅觉太尖锐化，以致嗅「乖」、嗅曲。你道可怜抑或可笑？

这叫我忽然想起阿Q。阿Q事实上，能力是敌不过黄胡子小D的，但一「兴奋」起来就不同。他扬扬手，向空虚击，道：

我手执钢鞭将你打！

得得锵锵！

悔不该！呀呀呀……

得得，锵锵，得，锵令锵！

「我手执钢鞭将你打!」

阿Q想着打人，其实打了个空。我断不会「兴奋」地「感觉」到润湖君的击空就是等于阿Q的击空，请放心。因为这是「骂人」，「有损坠庄严与道德」的。我以为润湖君的向空而击仿佛像太极拳一样，来一套脱离现实的游戏。这是一种运动，但又不是体力运动，「而是，而是呀」——文化运动。于是乎，润湖君就尽了「提高文化水准」的任务了，领教，领教。

我并非「打手」，因为不懂工夫，也就全无「战略」。我只觉得嘘了两嘘，决不会使润湖君「片甲不留」的。

（载**一九三六年二月十八日「狮声」**）

@君侠《何必咪咪叫》，1936

文坛的不幸事件，都是一些轻佻好勇之士，假聪明之流所主演的把戏；说他们是猫，他们总不承认。若真不是，却又惯于跳出咪咪叫，这才给人惊异好笑。到底是什么东西？上帝晓得。

一开口就搬出文艺论，什么提高南洋文化的水准，什么文艺大众化，什么真理论战，啰啰囌囌，油盐酱醋一大篇，居然大有南国高尔基，或孟德斯鸠的气概；以为说得愈多，骂得愈狠毒，剥得愈露骨，便可愈显自己的胜利；或以为拼命去抄袭文艺理论，拼命去翻哲学书堆，也可掩耳盗铃，坐上博古通今的高台，而成为一员健将了。其实，这种冗长的无聊谈话，占去许多可宝贵的篇幅，许多可种植的园地（我这篇也是），看了不仅可惜，而也可痛呢！

事实是如此，既由私怨而生理论，出发点已经不正，那有后面严肃的姿态，那有不变泼妇骂街之理？于是乎，什么歪曲呀，幼稚呀，谬论呀，像粪圾一样的全盘倾出，便说是论战了。到底所论何事？所战何为？我不十分明白，无非是想出出风头，学学登龙而已；显示自己是文坛战争的指挥官，威风十足的拿破仑一样；但也只有如此，才会显出是上海新到的「傻瓜」，五占钱一大个呢！

所谓要提高南洋文化的水准，并不是如此的简单，也不是这样的容易，喊喊，叫叫，骂骂，跳跳，说高就高，说大众化就大众化……。其实文化水准的提高，是要靠忠诚作者去努力、去奋斗、去实地经验，去过大众生活的，断不是在戏院里写农村，在赌场上描战术，更不能自己不大众化，而作无病呻吟；等于「革命」一样，革他人的命，留自己的命，空口说白话，不兼顾客观与环境，徙然是花样文章而已。南洋文化水准的低落，尽人皆知，说的多了，写的也多了。但说说写写，虽嫌老生常谈，为提倡的真心，和诚实爱护大众的文化起见，尚有占据宝贵篇幅的价值。要是心出阴私、指桑骂槐、狐假虎威，自以为借论坛的幌子，而可畅快个人的牢骚，那不但太可怜、太可笑、也太可不必了。

文坛的形成敌对，自然不是文坛的好现象，而是阻碍文化水平的前进，至少也是一片文坛的阴影。若说有讨论、有批评，才有进步吧？事实固然，行法却又差异。因为大家不能以真诚相见，甚至由讥讽而谩骂、而抨击、而仇敌。我恨不得一枪弑你于马下，你恨不得一炮打我而落水，把论点迁移，真理搬开，剩下粗刀「土枪」，乱舞乱砍了；像醉汉一样，没有目标，失了理智，狂奔在十字街头。

假如是抱讨论态度，论题是先要固定，态度是要诚恳温和，然后把真理、证据，来互相研磨、互相推敲。万不得存私怀意，厚薄彼此，把洁白的文台，披上黑色的袈裟，把文艺的神圣，变为罪恶的工具，如此文艺不为私用了吗？大众还有什么东西呢？大众化，大众化，口头的大众，终究是消「化」啊！

至无聊的报道，洋洋数千言，那大可不必；这样，于理论有什么关连？于口口声声的文艺讨论者，又有什么证见？所谓大众，大众并不见得要这些闷长的猫叫。只有问你自己良心，也只有你自己明白，谁要注意这些千里以外的细事，又谁要去检察、要去体会、要去思索呢？除了抱极端的厌弃心理以外。

我写这篇文字的动机，并不想参加什么「战争」（？）的阵线。自己觉得自己没有打战的工具，可以去招架、可以去厮杀；况且为闲事而卷起波浪，未免有些不合算，有近乎小题大做。要知这混战的许多无情炮火，并不打中敌对两方，而正正确确，穿过大众的心窝，痛心的自然是你们谈不绝口的「大众」，牺牲的也自然是你们的「大众」了。这与军阀的猜忌、鬻据、营私、寻衅、为地盘、为意见，又有什么差别呢？呜呼！因为内中的质料是离开论理的，绝对不能自称适合大众的口味，况且人是人，猫是猫，人既不是猫，何必咪咪叫？谁喜欢听猫狂叫，这真太不近人情了。

（载**一九三六年二月十八日「狮声」**）

@梨涡《极「宝贵」的两封「信」——润湖君的信原来是「见面礼」》，1936

现在「所谓副刊」上的「信」，巧妙地写得「情」「意」浓郁，发表了一封又一封，正足以互相媲美，而使到：大家「朋友」，来一个「会心微笑」。

润湖君所写的「信」底「动机」的确好，大有意义（在「热情」方面），我举手赞成。不但「对文化」「推动上尽些努力」，而润湖君还以十字街头的交通警察，比喻副刊编辑人，接着又给予文坛指挥者的雅号。这对于也是几个编者之一的你〈君苹），感想是：「半推半就」的，然而却颇有点「沾沾自喜」。因此，润湖君就无形中送上了一份「含蓄」和「通俗」的上等见面礼。所以，君苹和润湖二君，「前天初会」，就大有相见恨晚的样子。彼此「会心微笑」之余，「十字街头的交通警察」，更「觉得」润湖君的「热情处」、可爱处。这个，则「无疑」使润湖君足以「自勉」，「在不负初衷这点上」，润湖君诚然得到「做梦地难想象」的殊宠，大有「就当做猫叫吧!」亦千情万愿的英雄气概！

所以，「为对方设想」，君苹君就不应该这样挖苦了人家。他说：「实际上，润湖君那篇『关于几个副刊』就给我（君苹）删去了一节感情成份比较多的地方」。我们「十字街头的警察」一不留心就把润湖那篇自认为可以「提高文化水平准」的「信」底「感情」用事的秘密，搬到「十字街头」来给「大众」知道，戮穿其所谓「客观立场」；这么一来，不会使你给润湖君的「热情」，一「变而为悼惜的温情」么？君苹君你何不用一用脑筋？

君苹君，你将润湖君的「感情成份」一揭破，他「定会」由「讨厌」而「气愤」，难保不怪你是「连脑筋也懒得用的人」了！这样不通情。怎么的？你居然将我「信」里的「一节感情成分比较多的地方」也「指摘」出来了！唉,好「悲哀」呀！润湖君只好暗自伤心起来了。

不过，君苹君这种不「含蓄」的「指摘」态度，「才是光明磊落」，「我才佩服你」。不过，这又太对润湖君不住！因为，「关于润湖君文章中许多宝贵的意见，对你确有好处」；例如，誉你为「十字街头的交通警察」、「文坛指挥者」等等，等等，都是顶优越的见面礼。

然而你的「指摘」竟不啻将润湖君「痛骂」，我想，润湖君悲痛之余难免在这「文坛之台」，「猫叫」一声；思想起来，好不气煞人也！

然而君苹君因润湖君的「信」而得到一点「感应」，于是乎又来一封「告别」的信。这信自然比涧湖君的「高明得多」，可以大吹法螺，自捧声价——说是有「怎样爱讲『xx』的一位青年。」然而恐怕不定「会引起有心病者的痛骂」，「真非始料所及」。

（载**一九三六年二月十九日「狮声」**）

@姚寄鸿《棉兰的出版界》，1936

荷印苏岛棉兰的文艺界在过去的一年，陷于沉寂的状况中。自今年元月份起，除新中华报原有的「文艺」、「奔流」、「南洋青年」、民报的「文艺」、「前进」、「新芽」外，南洋体育会图书部出版股又在民报出版「南光」以讨论青年问题，及文艺理论，提倡写作为主旨，现已出至第二期，写稿的有寄鸿、本青、浮津等。新报的「奔流」，最近出版「中文拉丁化」专号，为南洋文艺界开一新纪元。「南洋青年」半月刊，执笔者为穆索、曾衡、寄鸿等。此外苏东中学拟于下月出版「苏中月刊」，内分教育、文艺、社会、自然、创作等栏，约五万言，现正征求海内外特约撰述，负责编辑者，为该校梁披云校长、林革尘秘书，及其他教职员。似此今年的棉兰文化界，将有一番新气象呢！

（**一九三六年二月十九日于棉兰。载「出版界」第廿四期**）

@C君《不合「逻辑」的高帽子——君苹君无戴上之必要》，1936

读者诸君，「这里，我得告诉你一件颇有趣的事」：自从君苹君「接编『XX』之初，曾『约法三章』地提出『含蓄』『通俗』二样手法」之后，润湖君就「需要一番静思与细察呀」地叫了一大阵，很识时务地「呈献」上特制的两顶丈六高帽子「十字街头交通警察」和「文坛指挥者」给君苹君。倘若谁个小子对此文坛的交际大礼看得眼红，甚至于「在旁边听」，那末，「文坛指挥者」不赏你一句「带着醋气十足的胡闹」么？呸！才是怪事。

话又得说回来了，「十字街头交通警察」收了润湖君那两件「含蓄」而「通俗」的礼物，有何表示?于是，也「含蓄而通俗」地致「答词」曰：「关于他文章中许多宝贵的意见，对我确有好处在。」

我「连脑筋也懒得用」地想：「宝贵」的地方全在「文坛指挥者」，和「十字街头交通警察」了！「通俗」之至，「含蓄之至」。

可是，我又「连脑筋也懒得用」地想：这两顶高帽子戴起来也不见得「雅」；高头小，反而有碍观瞻「不大那个」的。

夫因果律交织着一切现象，润湖君聪明地叫「十字街头交通警察」「文坛指挥者」去「指示一般作者正确道路」而「提高文化水平」，这真无疑地是「做梦」的、「不科学、不逻辑」的、「钻进：牛角尖」的谬论！

我以为，首先要由「作者」努力训练和修养，对现实有正确观察和把握，产生出伟大作品，这是「因」。文坛一「指挥者」的力量不过是补充作用，这是「果」。离开「因」而谈「果」，一味赠送高帽子给「副刊编者」，这种失了时代性的「歪」「曲」「目的论」，润湖君究竟没有一点哲学常识！

例如，整天叫「大众」，像润湖君那篇「信」一样，那么地不艺术、不「科学」、不「逻辑」，只晓得谈「空言」，送高帽，这只是极劣拙的作品「意识形态」。假如，南洋只有这些作品，叫「文坛指挥者」对「文化水准」如何能「提高」如何能「指挥」？

君苹君开口「科学逻辑」闭口，「科学逻辑」，未知能明白这因果律的「逻辑」法则否？如果明白，那末，还是马上把两顶高帽子「揉碎掷落字纸箩」，尽一番「鼓动和帮助」义务，「指挥」润湖君去训练文学基础，加以「提高」正确「科学」意识，多读点「逻辑」的书，然后与他谈起副刊来才有「讨论价值」，君苹君以为然否？

（载**一九三六年二月廿日「狮声」**）

@陇西《猫叫<可为而不可为——顺答润湖等先生>》，1936

为了笔名的凡俗，因此根据本姓的郡名从新改了「陇西」这名字，但，引起了润湖君的「猫叫」震屋，瞎猜一顿，为了「人生经历不深，和对艺术的真谛的认识不足」，同时为了避免「数起来就登成十篇」的题材和内容，「猫叫与虫鸣」这拙作就无意地写出。然而，却引起润湖的大叫特叫。对镜面现真容，倒不是我有意挖苦人家。润湖君「猫眼别具」（是他自己甘认做猫的），但戴起有色眼镜，所以只看到李姓是「陇西」的郡名，而忽略了姓彭亦是「陇西」郡哩。于是乎猫声大作，「挟私憾而骂人」的事实还可否认么？

润湖君提高自己身份说，「猫」对人向有功用的，我想，充其量不过当名「喽啰」而已。并且润湖君太自作聪明了，以致看不懂我这「题材」的暗示，同时累我要下一番「猫叫与虫鸣」的解释工夫——

「猫叫与虫鸣」这题材，暗示彭六妹与仁兄的。我没有别具什么眼，我很清楚的分别提到你两位。同时我没有说冒牌女士的彭六妹便是你先生，不过你先生自己荣获「猫」尊衔以后，便「别具猫眼」而看不透我这文章吧？拙作明明分段，同时头段与二三几段所说的是不同的事体，自然有主角配角之分，润湖先生要是平心静气看下去，自然会发见自己这份儿，何必一下子就「咪眯」的叫起来？

回头还得解释一下写「猫叫与虫鸣」的「动机」吧，润湖先生且以为「猫叫」是「了不得」的东西。听我说下去——

何以会写「猫叫」呢？因为我曾读过老舍先生的「猫城记」这本小说，里头叙述这匹「猫」——大蜡，是一个拜金主义，迷恋女色的恶猫！自然，在这猫城里，这匹猫是威风十足的。可是一走进现社会里鬼混，就比老鼠还不如！当猫？真是「可为而不可为」了。现在为了更明白这故事起见，笔者不厌其烦地约述于——（在先声明：这书不在手里，或有错漏，容当订正）

记不清那一节了，大蜡为了迷恋一个猫女——迷，失了作用，便咆哮地叫起来，后来被他的儿子——小蜡——得了迷过来，纳为小妾，这，真是气得大蜡猫须倒竖！但，没奈何的。小猫夫妾爱情，大猫吃什么「醋」？于是只有「恨」吧了！

记得比较清楚的是小蜡这话，他说：……我家里有妻子，十二岁就结婚了。我六岁的时候，妓女的乳母便都教会我，到十二岁结婚自然外行不了的。我的妻子什么都会，尤其是生孩子，顶好的女人……。但是我愿意要迷，父亲不愿意我娶迷作妾，我不肯干。父亲有十二个妾……。父亲最恨迷，也恨我……。你知道，我们猫国的人以为男女关系只是「那么」着。娶妻那么着，娶妾那么着，玩妓女那么着，……有了迷叶吃（按这迷叶可以代表金钱的），其次就是那么着……」

凭了我自己的记忆，叙述了猫国这些事实，也许润湖君大约明白「猫叫」的暗示吧？但，我以「猫叫」暗示某M女士，不见得挖苦他。根据近日风闻这个怪消息，说某冒牌女士在某刊物上也挂着什么财可通神的招牌，而且还装出副娇容自称为女士，同时某女士（被举为女作家）曾接过什么神女士的几封信。就在介绍女作家这时起，那位冒牌的女士曾冒昧地致函向某女士说：「在不久将来，某某周刊有人介绍女作家，你是占第一位……。」（大意如此，必要时有情书作证。）原来西洋镜拆穿，所谓铜臭女士与什么妹也者，同是一个人干的鬼把戏！那末，我这「猫」叫的暗示不见得是错误吧？有这么多事实证明。然而，润湖先生却冒冒失失地承顶起来以为「『猫』对于人尚有功用的」机械论，其实他没有「用脑筋」觉到这头猫的恶行的因果，便毅然自甘「就当做猫叫」，这真是笑话了。但，我「一变而为悼惜的温情」，我想：「对于连脑筋也懒得用的人，难道引不起你一些怜悯么」？所以这笑话变为「悼惜」了。

好吧，介绍女作家这回事「似乎太高远了，不计较也罢」，为了「解题」，为使润湖君与「读者」明了起见，「可又不能不提到」。

然而，介绍女作家「这是什么问题」，值得我们说个明白么？「提出这个问题者（见润湖君「南国文坛报屑」提到女作家这问题），已经有闲得可以？旁边噜叨的，更是东拉西扯的『副作用』（见某周刊铜臭的标题），几乎一切的题材，都集中女人身上，带着醋气十足的胡闹，撕杀么？呸!」

为了我的题材「含蓄」太深刻，没有「通俗」的「手法」，「呈献给」润湖先生，所以使他甘作「猫叫」，同时令我费了一番工夫，再来解释。然而，说了一遍也只解得「猫叫」的一半，但，我一回想，「虫鸣」还未有人承认，我这里只得不说了。「狮声」「这宝贵的篇幅，我们得学会吝惜些」。

好了，「题解」聊算告一段落。回过来看看润湖先生「猫眼别具」地「挟私憾以骂人」的洋洋乎大文章了。起码他便认错了人，以为我便是紫凤先生，其实苟非「别有副作用」，那里胡涂至此！还是请润湖先生来「照照镜子」，看看尊颜，自己是否「瞎着眼睛骂人」。这点我要请润湖先生向自己算算账的。

大家也许见到的事实，综观润湖君这篇大作，全是尽放无的之矢，猫声乱叫，我要答辩，真不知要从何答起了。倘是从头答辩下去，这又似乎太越俎代庖了，同时我没像润湖先生般「猫眼别具」的胡里胡涂地乱撞，我看得很清楚的。

润湖先生口口声声要求我们根据理论来讨论，可是他们的大作竟一塌糊涂！没可理喻的。所以我这篇答复文章，亦惟有与润湖君的大作打个对照。所不同者，他是满纸盲目乱骂；我的只是笑笑而已。

说到这里，润湖君这笔烂账，如果还不清，就请他停止「猫叫」才算个清楚！吓！先打个招呼，君苹先生！怎么了！今天早上你这篇可歌可泣的告别书，我拫据先生的意旨运用了「脑筋」来拜读了。怎么，以你这「含蓄」「通俗」的好「手法」，奠定了南洋文坛的基石，然而，大功未成，有账未清，竟不顾而去吗？须知道，你老兄是在「文化的推动上尽过微力」的人，这真是「十字街头」上一个伟大的损失！呜呼！这便是「可为而不可为」的悲哀吧？

我写到这里，似乎可以停笔了。回头来看看，还漏去了一位「奴才」先生，他感到了「奴才可为而不可为」了，我也希望他早日清醒过来。从他的口吻、笔调、作风几点上，我们大约可以认出他面目。这位先生，好像是去年底被我的「回马枪」刺中了痛脚滚下「文坛之台」的人，自此之后，是奉了鲁迅翁的主旨努力清扫「毛厕」去的。也许「毛厕里的臭虫」太灵了，蛀透了他的痛脚，以至血被吸干了，现在成了「万骨枯」的人，可惜！再来个可惜！「一战无功万骨枯」，可为斯君咏矣！

（载**一九三六年二月廿日「狮声」**）

@谛克《质文》，1936

在中国现行的一些纯文艺杂志中，如有人问起我那一种是比较可以读的，我是毫不犹豫的答复他：「文学」「海燕子」和「质文」，尤其是末后的一种。

　　　「海燕」在前期的本刊上，已有抚人君把它推荐。「文学」也有人介绍过了。只有「质文」，到现在尚未有人谈及。

这种月刊，在马来亚是很难购到的，出版虽已半载有余，但我是直到最近，才由一位文友处借来浏览的。

「质文」是由东京的杂文社发行的，起初命名是「杂文」，「质文」是由第四期起才换名的。

「质文」，「质」委实不错，我读过了后是这样感觉着。它里面有严正的「论评」，最近与自称「第三种人」们作文艺上的论战，论战的文字，如任白戈的「说到作品底题材和主题」，辛人的「艺术自由论」，孟克的「算了罢」，孟式钧的「再论莎士比亚底写作」等篇，都是站在唯物观辩证法的正确立场，对「第三种人」矛盾的文艺理论，施以无情的打击，同时对将来的文坛动向，亦划下一个明确的轮廓。

小说方面，大半都是历史小说，如「孟夫子出妻」、「子见南子以后」等用历史上的题材「配以现实性的「主题」。最令我读后神往的，要算是郭沫若氏「秦始皇将死」的一篇了，他借着秦暴君将死的忏悔，焚书坑儒，惨无人道，违反时代，表现着思想不是可以用暴力统制得来的，这一个「主题」的积极性，是多么的针对现实。

诗歌方面，不但新颖，而且充实，各篇都能够诉出大众的心曲，克尽前进诗人的社会任务，尤其是第四期中阮夫的一首渔翁曲。这曲原文经有姚寄鸿君于本周本报星期刊「文艺周刊」上介绍过，这里从略。

当王人美在银幕上唱着「渔光曲」时，观众对于亚福的渔夫生活，已感到无限的同情，要是再读到阮夫的「渔翁曲」，当亦起了同感吧？

　　　「质文」每期中都有鲁迅、徐懋庸、陈君涵等的匕首短刀般的杂谈，以及髙尔基、罗曼罗阑、纪德等的译品，都是有非常吸引读者的。

（载**一九三六年三月四日「出版界」**）

@赫尔《文学导报》，1936

展视中国这个苦涩沉默的文坛，除了老牌的「文学」外，很少有文学杂志的出现，但不久前已有「海燕」、「质文」、「夜莺」及一些小型的纯文艺杂志出现，最近「文学导报」又出版了！这是月刊，刚刚贩到马来亚的。

「文学导报」是大型的杂志（篇幅几和「时代画报」一样大），在质的方面似乎忽略了！虽然，作者都是新进作家之群，在这创刊号中间，是有着四十四页的篇幅，量的方面是不少了！这里头有「论文」、「创作小说」、「诗」、「翻译小说」、「散文随笔」、「剧本」，现在让我们看看它的内容吧！

论文方面有一篇张露薇作的「现代中国文学的总清算」。这清算对于整个的中国文学的路线，却朦胧、蒙蔽了！他从清末一直拖到现今，而于早期的文学运动只皮毛的拟定是资产阶级的产儿，「五四」运动以后的文学阶段却淡淡的抹了过去，到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语丝等文学团体的运动，却没有给它一个真面目。至于现在的清算，他除了批评傅东华、郑振铎、巴金……等人外也没有一个总的清算。这一篇因为作者的不能抓住真理的核心，所以只是给读者一个散漫的影子吧了。其他还有苏联的奴西诺夫作的「髙尔基论」以及斯洛宁作的「苏联文学发展史」。

@嘉《诗歌生活》，1936

无论任何一种灰色黄色的读物，都有给书业商贩到南洋的机会，然新兴的活跃的诗刊，则绝少来扣这沉寂的温情的南洋文坛之门的。虽说跟着「现阶段的一般社会情绪极高涨的时候」；「近来国内诗刊是渐渐增多了」。

这「诗歌生活」创刊号算是意外的一本，请看看它的阵容吧：

杨任先生的「现代亚美利加诗」中，是介绍给我们知道现代亚美利加诗坛里开着多么「光辉灿烂的现实的花」，并黑人诗人的因「他们底几世纪抑郁着求解放的观念」而「将有力的诗笔结成一个个爆弹、一串串疾呼」。在「诗人应该反映或表现些什么」，林蒂先生更直截的阐明诗人应统一的把握着「题材和主题」，他说：「把水灾、旱灾，写作天灾的作家，是冀图歪曲现实；把水灾、旱灾，虽然不致写为天灾，而是由个人的不健全的『主观』去分析、处理——这也是等于同样诬蔑现实。」林林先生指出现社会里，不合理、可笑、可鄙之类的事，都可作为诗人写作的素材，他在「提倡讽刺诗」中说：讽刺文学，是站在理性和热情的互感的批判上，表现那无耻的丑恶的对象，像冷晃的匕首痛切地刺入敌人的要害。这些，在荒冷的南洋的诗坛上，将可波动了很大的影响吧。

（载**一九三六年四月二日「出版界」**）

@唐陀《东方文艺》，1936

「九一八」以后的纯文艺读物，除了创办一年的「北斗」，和半年的「文学月报」，此后「现代」就以「第三种人」的姿势在文坛上飞跃。跟着「现代」的塌台，以复杂的阵容支持了相当久的时间，就要算是「文学」了。然越走越跑上模棱的道路，现在的「文学」的确是已经?老」了。在「一二九」的抗日、反战，打倒汉奸的民族解放运动爆发以后，小型的纯文艺读物如「海燕」之类，同着其他的兄弟读物踏着坚实的步调出生了。

而关于「现代」「文学」那类的大型读物，我们直到现在才有机会看到「东方文艺」的出刊。这杂志的创刊号是昨天才在新加坡买到的。

作者除了许幸之、郭沬若、戴平万……等几位老作家外，都是近几年来的新进作家创作、文艺、理论、诗歌、杂文，编辑的手法差不多是和一般的纯文艺读物一致的，而代石译的「艺术本质的是战斗」——高尔基作——是该刊的一篇干部的译作：

艺术的效用是在夸示好的使之成为更好，夸示恶的——有恶于人类的——使之激起不满与想去毁灭那给予人类卑贱与羞耻的欲望。艺术本质的是战斗，拥护或反对。……」

这几句话将是不仅每个作者要牢牢的记得，全体的文化人都要对「好」和「恶」刻下深深的分界线的——在任何一个角落都有烟幕弹掷出的今日。「杜斯退夫斯基评价的再检讨」——辛人译——是说明那有了康健的笑，有了合理的社会组织的国土里，是如何用了批评的态度去接受文学遗产，和对文学遗产合理的去扬弃，跟专在骗钱的圈子中投机的中国出版界，也冒着「文学遗产」的街招天渊的不同。蒲风的「论戴望舒的诗」更是对中国的所谓象征派诗人剖视得血淋淋的一篇诗评。「阿弓」中篇创作，作者列躬，是颇努力的告诉我们的一个农民争斗的故事。他如东平的「马兰将军之死」、欧阳凡海的「败北」、番草的「家庭」{诗）……都非常有力地尽了把握着现实去表现的责任。

（载**一九三六年四月七日「出版界」第卅期**）

@PU《新文字运动的起来》，1936

「如果不想大家来给旧文字做牺牲，就得牺牲旧文字。」——鲁迅说。

这——新文字运动的进展的现阶段，已达飞快的速度，向文盲大众底层推进了，现在，早就不是讨论或犹预的时候。而且，一般的视为拉丁化实践的最麻烦的方言区域，如江、浙、福建、广东、广西等省份，也得到相当满意的解决。

有人说：「拉丁化是东方伟大的改革」。

不错，作为新文化的建设的基石，作为扫除文盲，争取群众并组织群众的武器，自「戊戌」以来的各个文化建设运动，再也找不到一个比这——新文字运动更着切更澈底、更普遍更有机的通过民族解放运动的主题，而用坚实的足步做到这么给全般的大众所接受的了。

当前的「方块字」，正跟东方的「中庸之道」的精神文明，与独轮车、帆船的物质文明，同样的跑到本身的自趋于「败亡死绝」的可怜的运命，全套的旧的、封建的、发了霉的东西，遭到无情的唾弃，并不是可惜的——这除了是迷恋骸骨，或有意去祈求历史的幽灵借尸还魂者之外。

史的昭示，语言科学的发展的过程，是从拉杂的到统一的，中国话拉丁化的新文字运动就根据了这科学的论据，去推翻市民语言学者的把语言之史的发展过程的颠倒谬误，并粉碎了侵略主义者以民族语去作为掠夺弱小民族的工具，而站在「在国内我们用拉丁化新文字，在国外我们用世界语！」的口号下做到胜利的把握了。

给特殊阶层所利用以压迫大众的工具的方块字，为的自身的史的演进停滞了，老在象形、假借……里面兜圈子，把应发展的拼音的课题遗忘了。到了非自掘坟墓把本身葬送就再也没办法的时候，国际化、大众化、科学化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起来，就是对它野蛮的、非科学的、封建的、贵族的、繁复而难涩的方块字的革命。这，无疑的是史的必然的代替。

这运动，早就波动了国内的出版界，汉字的、新文字的，汉字与新文字合编的单行本，杂志，就多量的应需要而印出了，仅就近日贩到新加坡的来说，就有如下的几本：

「拉丁化课本」——叶籁士编。

「拉丁化检字」——历人编。

「拉丁化概论」——叶籁士编。

——以上天马书店出版。「拉丁化的方案，检字」——拓牧编。

——以上生活书店出版。

「中国话写法拉丁化，理论，原则，方案」

「文盲用的拉丁化课本」——叶籁士编。

——以上中文拉丁化研究会出版。

「中国新文字底文法和写法」——韦伦编。

「政治，经济ABC」（新文字）——D1kstein原著，Znu，Xuasi翻译。

「新文字ABC」——WangXiau编。

——以上新文字书店出版。

「不走正路的安得伦」（新文字）——聂维罗夫原著，敏瞧，拓牧翻译。

「我们的世界」半月刊（新文字）

——以上我们的世界社出版。

「新文字月刊」（汉字，新文字合编）

——以上新文字月刊社出版。

此外还有「光明」半月刊（新文字），「新文字的概说，方案，文例」），并「生活知识」、「动向」、「客观」、「现代知识」——后三种已停刊——等刊物的新文字专页。

这些，国内出版界对新文字运动的跃进，而那份的给贩到南洋新文字书籍，并非叫我们惊奇,并非叫我们眼花撩乱，相反的，我们正该要于这得到启示和鼓励，从而肩起了东方转形期的伟大的变革的海外侨众之部分任务。「无声的中国」，前此的确是这么的，然今后，将跟着中国话拉丁化的发动，而在世界上唱出我们伟大歌声了。东方的黎明，一方固是我们用自己的力量来解放我们自己，然间接的可也给我们西方的兄弟解除链锁，在南洋，将也跟着大列队的进军而进军吧。我们要作为这大列队的另一翼，我们要帮助国内的新文字运动解决最难走的南国方言区域拉丁化的崎岖道路，我们要赶快的成立新文字研究会并出版刊物及小册子。并且，还要像福州，厦门，汕头，广州……的新文字研究会一样把组织扩大，统一在总会中，依照南洋所流行的南中国各地方言，个别的设组，个别的用各种方言的书面化总动员去扫除南洋文盲的侨众。我们并不反对生长在南中国的人去学习华北语，然我们却不赞成以方块字作为工具，而不合理的叫南中国的大众挑重担似的去学习钦定的所谓标准国语。……

（载**一九三六年五月十三日「出版界」**）

**@流浪《南京人氏》，1936**

是一九三三年的仲夏天的日子。

胡先生辞职后，学校正苦于找不到英文教员。幸喜今天黎先生替我们介绍了一位。他是从上海来，到暹京还不上三个月头。

他的身材是短小的，面色是红润的，可是带着一副深陷的眼眶，配着一副削瘦的面颊，额角上也刻上了深凹的条文了——这显然是一个老于漂泊的人啦！

看了他的相貌，再打量他的衣服：一套花格子布的西装，领带颈扣都没有，还有足上的皮鞋，也是一双快要踏破了的老英国式的。这模样，着实引起了校长心理上某种不安！

「先生贵姓？」校长开始问。

「姓秦！」接着在桌面上划了一个「陈」字。「哦，陈先生！那么贵处呢？」

「南京人氏。」「京」字读作「King」/的音，「人」也成了「Len」说，自小就离开南京了。

「哦！……」，校长微笑。

一会儿，行李也搬进来了。

当天晚上，校长跑过来和我谈话。他说：「你觉得那位陈先生怎样？」

「什么？你说他什么？」

「你相信他真的是南京人吗？」

「吾！自然是南京人氏吧！」

「嚇嚇！他的口腔并不像南京口腔。而且，并不像中国人说国语的声调！」

「他自小就离开南京了啦！他不是说过？」

「靠不住吧！我怀疑他是东洋人哩！」

「东洋人？」我惊讶了！

「是的，你看他的身材，你看他的面庞，还有他的口音、声调，那么佶倔咬牙地！」

「可是他为什么要乔装南京人呢？」我有点软化了，但我仍然很怀疑！

「谁知道！东洋人原就是不可捉摸的啦！」接着：

「我们得格外留心一下！」他便走了。

是的，东洋人的确是和我们不同。他们的武士道的观念，仍是深深地保留在脑际。由于这，便演出许许多多的怪癖的行为，反常的动作。他们的文人可以为了文坛的成名而把生殖器割掉；他们的武人可以为了隘狭的国家主义而剖腹自杀；他们的运动员可以为了锦标的虚荣，跳海自尽……这一切的一切，实在不是中国人所能想像得到的。

年来东洋人的南进政策，也在积极地推行了。他们把南洋群岛当作生命线，据说经由国家有计划地在动员！不少的「无名英雄」，在做着「地底下」的工作：沿海捕鱼的人，往往是窥探地理形势的间谍，这在暹罗人的口中，尤其是言之凿凿的事。那么，这位先生，混入到我们的社团来，一方面是为了觅食，一方面是发挥武士道的精神，暗中在干什么勾当，也是可能的吧？

由于校长的嘱托，我考虑到东洋人的民族特性，由于东洋人的民族特性，我也觉得这位陈先生的确有点神秘可疑！

一个下午，我走进陈先生的卧室里去。

「陈先生，好呀！」我说。于是他招呼我坐下，还随即斟过一杯茶，闲谈便开始了。

「你觉得孩子们的英文程度怎样？」我以教务主任的资格发问。

「唔，还差不多！」音调仍然是佶倔生硬，可是几天来，我们总算已听得惯了。

「你可以考查他们的程度，试行你的新教学方法，我们这里是毫无成见的。」

我一壁说，一壁把眼儿望过去，桌子上堆满着各国文字的书籍，我更加暗自惊异了！

「好的！好的！……」沉吟了一会，又说道：

「我觉得教孩子读英文，该先从会话着手。文法，读本，特别是文法，简直不要教他们，比较还好。」

「呃！是的。……」我漫声应道。手翻着各国文字的书籍。

「美髯国人，就是读纳氏文法读得越笨了的！」他补添上一句。

「呃！陈先生原来深通各国的文字！」我掉过了话柄，两只眼，瞥了陈先生一下。

「不，我不过是有意研究一点夷言（语言）学罢了！」

「请问，这里包括着那几国的书籍呢？」

「英国的、德国的、法国的、意大利的等等。还有暹罗的，我正在学。印度的，我也打算同时开始，已经写信去加尔加答买书了！」

「还有日本的哩？日本是东亚的一等强国啦！」

「唔！……」眼睫毛闪动了几闪，说：

「也是在计划中！不过，不过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学日本文字，比学其他的文字总要快些。所以，打算慢点儿开始！」

「是的，嚇嚇！」我微笑了。

经过这次的谈话，我也多量地怀疑他是东洋人了。然而我的情感，已有点转变，我喜欢东洋人起来了。不，不是喜欢，是羡慕！我羡慕东洋人的研究的精神，羡慕东洋人的苦学的毅力！生活在这种颠簸的环境当中，他们还不会忘记书籍，不会忘记研究学问，我着实羡慕他们！

反观，中国的青年，懂的多半是一些皮毛，可是却非常夜郎自大，门径也许还没有摸到，却自以为是升堂入室。在学校的有钱人家的子弟，是专门讲究享乐的。譬如说，西装应该怎样穿法，大菜应该怎样吃法，汽车应该怎样坐法，狐步舞应怎样跳法，至于学问应该怎样研究，甚至于说，书应该怎样去读，在他们的脑子里，实在一丝毫的影子都没有的。穷苦人家的子弟，克苦的固然不能说没有，然而数量实在太少了，他们大半也被腐蚀在金钱这魔鬼的势力之下，大半被征服在都市这黑暗魔手下面；于是消极、堕落、灰心、短气，什么是学问，在他们也就顾不得了！

两相比对一下，中国的青年，真是要「可耻孰甚」的了。

不过，我转念到陈先生，假使真的也是在发挥武士道的传统观念，为隘狭的国家主义——侵略主义者张目，我又不禁有点恨他、可怜他了！

两个月后，黎先生从内地到「略中」来了。校长一见面，便把陈先生的事问他，同时也把怀疑的地方，一一如数家珍般说了出来。校长先生是一位自命为「总理的信徒」者，他对于这点，似乎十分的重视。可是黎先生的答复是，他也不十分明白。他和陈先生原也不相识，几个月前，才有朋友介绍给他。他只知道陈先生住在上海，以前还去过北平。在上海，据说是靠做电影工作，和卖日文译稿过生活的。这次离开上海，跑到暹罗来，一方面是因「一二八」战事的影响，一方面是想到南洋来发掘一些创作的题材。说到这里，黎先生表示，从他的朋友的关系，他似乎可以多量地相信陈先生是靠得住的人。于是校长说：「他说，他不识日本文，但在上海又过着卖日本译稿的生活，他显然是东洋人了！显然是东洋人了！」

「嚇嚇，他的身材和相貌，的确是有点像东洋人的！」黎先生答道。「就是东洋人，东洋人也未必全是坏人！」我接着说了。同时，黎先生也点首称是。

的确，我这时的感受，完全变了质！我觉得陈先生的来历虽然很特别，但这里的特别可不是像我们过去所猜疑于他的。不但如此，也许他还是一位同情于中国求解放的人物？同情于弱小民族求解放的人物？无论如何，他也决不是统治阶级所豢养的绅士吧？是的，东洋人中，是有着不少的思想正确的人的，我们不应该把一切东洋人，都看作是恶毒的类型。这正如我们不应该把一切中国人，都看作是真能为中华民族谋解放的斗士一样。我又觉得过去是猜疑，侮辱了陈先生的人格，我默默地带着一股浓厚的忏悔的心情！

「我们总得留心一下！」校长先生仍然是这么地叮嘱。

暑假来临了，陈先生有事到内地去，我和校长因职务关系，仍留校中。

一个礼拜六的早晨，邮差送来一封挂号信上面写着「M「.KK.C工en」收，是从美国纽约寄来的。校长急忙盖了学校的印，替他收了，于是他说了：

「陈先生的确很古怪，你瞧，信是从纽约寄来的！」

「而且这还是女人的笔迹呢！」我接过来细看了一下。

「打开来，瞧瞧如何！」校长先生带着笑。

「恐怕不便吧！他同我们是不怎样相交哩！」

「什么话！校长对于往来可疑的信件，尽有权力检查」

「那么你负责便是了。」我也乐得对陈先生多认识一点，便这般地说了。「检查」的利剪，剪开了陈先生的秘密。哦，天晓得，原来陈先生是高丽人啦！

信中的内容，是他的爱人（同籍）报告她已经进夜课大学。她在白天，靠着做相馆工作维持生话，到了晚上，她便进大学去念书。此外，她说她还参加了一个文艺社团，不久她定把该社的月刊寄一份前来。「浓情蜜语」，在这里是找不着的，「儿女憨态」，在这里是看不出的。仅仅是平常的通讯，带着些不平常的消息。这样，就算是他们的「情书」了啦！

校长先生看完了信，几个月来的闷葫芦，似乎已经打破了，他说：

「嚇嚇！高丽人！」

我这时的心情，是：一阵阵的忏悔，夹着一阵阵的惭愧！

**（载一九三六年五月十九——廿二日/星火/副刊）**

「蕉影」编后 广川

受了一些朋友和读者诚切的推动，这一版自昨天起已经换了一个新的名目。但一个刊物的存在，最重要是内容的充实，不然，只换了一个新的名目，最大的效能也不过给与读者一时觉得有些新鲜罢了。

关于本版内容的空虚，这是无可讳言的。平时有一些顾爱的朋友，每鼓动编者把本版的内容充实起来。责任所在，编者何尝不曾这样想。但要袷一种刊物内容的充实，须有多方面稿件的供给。老实不客气的讲：编者个人的脑汁究竟有限，况且要受客观条件的限制，我们又没有多量的代价以容纳外来的稿件，甚至有时拿起剪刀要从报纸上去找现成的材料，也得不到可以剪取的报纸。

但是却也有些便编者感觉可慰的地方，就是有一般热诚的同情者，屡以作品相惠投，使我们这个副刊园地不致太过沉寂。今后我们也就是希望能够多得到些热诚的同情者，共同来站在这「蕉影」之下，大家凑凑热闹吧！

(载**一九三六年五月廿二日新国民日报「蕉影」**）

「文漫界」通讯 隐郎

(一)关于拓印木刻的墨

少枚先生：拓印木刻所用的墨，约有两种，即水墨和油墨。前者易模糊，拓印颇不便，如在不得已时，可用能吸水的纸(如宣纸、草纸等)，印时较易收得良好的效果。后者呢(即普通印刷所用的油墨)，则拓印时既较水墨轻便，而印好后墨色又黑白分明，绝没有模糊不清之弊。所以，我们拓木刻，用的都是油墨。

至于油墨，种类很多，不过，通常以洋油成份少的为上，色泽要深黑的，近灰的印起来常会损减木刻本身的坚实性。尊作「老子、儿子和孙子」取材很好，无异一幅现代人生活的缩影。木刻「自由之花」寓意也不错，只可惜表现力过弱，且有点暧昧，以致不能刊出。然而，伟大的力，是从永恒不息的工作中积成的啊！此祝进步！

(二)关于未刻的用具

荻影先生：

木刻的用具很简单，只须购备几把刀就够了。这些刀，大概可分为五种，即斜口刀、平口刀、圆口刀、三角刀和平铲。目前，在南洋从事木刻的人，还非常的少，所以想购备这些木刻刀，颇不容易。不过，在还没办法找得这类工具之前，不妨费几个铜版先去书局里买一柄小学生的手工刀来代替。这种刀多是两头可用的，刀口ー头斜，一头平。斜口的叫斜口刀，平口的叫平口刀。斜口刀的用处很大，运用起来，尽可以变化自如的，它是木刻作者最有力的工具，我们不要渺视它。在中国有许多前进的木刻作者，他们工作的时候，常常是单独地使用一柄斜口刀哩！至于木材，优良的当推樟木，不过在南洋购备这种材料，很不经济。然而，在还不曾找得较好的木材时，普通的火油箱板也可以暂代，不过当奏刀时，比不上樟木那么爽快吧了。此祝努力！(载**一九三六年六月廿一日南洋商报「文漫界」**)

@喜《战争》，1936

「战争」的著者铁霍诺夫，是生长在一个圣彼得堡相近的小镇的职工的家庭里，为憧憬着战争的趣味而当过兵。因而他得以目睹而身历了这种残酷的场合，因而他才能够清清楚楚地看出了，而且分析了战争的真相。在这部「战争」里，我们可以看出治人者是如何不关心地在蹂躏人类：

「斯塔尔克不以他们为念。照他的观念，人们总是像捏在『国家』手里的一块软蜡。而且这样的蜡多得很，或者无论如何不怕不够用。」

然而在战争的幕后，军火商却惟利是图，不分国界畛域地供给了军火，去延长及扩大战争，以饱他的荷包；只看军火商的谈话便可明白：

「我是一个世界人……我们跟社会学者，以及社会主义者的冲突是公开的，因为我们有我们别一种的宇宙观。除这而外，在我们的地位，中立这字义完全是我们的信条。我承认，正是这当儿，克虏伯在把炮弹和炸药供给法国和英国。我知道不列颠海军所用的光学上的种种器械，是德国的大厂家蔡司和海尔兹制造的……。」

而且，科学家在这次战争中都演着最重要的角色。他们用难以计算的形形色色的毒瓦斯来戕杀人类毁灭一切，战争时中了瓦斯的人的惨叫，地皮的跳舞，可怖的毒瓦斯浪的波荡，溃烂、痛哭、死……一切全是那末可怕。而结果的现象是——

「六百万人打了一百三十五天，在白色的、绿色的、红棕色的、蓝色和黄色的烟雾中，荒野的沙丘被「沙的风暴』赶了来赶了去。整个大自然都被改变了面目，土地的成份也被改变了样子，甚至鸟儿的飞法也被改动。鸟儿远远地飞到旁边去。牠们抛弃了牠们自古以来的老路。土地呢，碎裂了、装满了死尸、浸透了血、荒芜了，什么也不肯生长出来了。」

可是，它虽然活生生地暴露了战后的惨状，却并不是如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是回忆式的反映，它正如译者所说的是：「帝国阴谋的分析与暴露」，所以它接着，就开展了许多战后的景象，战败者的德国人民因担负着战争损失的重负而失业、饥饿，而觉醒，憧憬着东方的苏联而起了骚动示威。另一方面，参战的军官、科学家、希特勒等却正在作恢复德意志帝国的好梦，疯狂地镇压国内的革命，筹备第二次的战争，阴谋进袭邻国的苏联。可惜因篇幅关系，在此不能多多地引出。

总之，茅盾先生译笔的流畅、明快是无庸赘述，只就「战争」的内容的充实，已足使我们无限充实，无限的向往。尤其是希特勒的进兵莱茵河非战区，和日本在中国南北并进的激化，第二次大屠杀即将到临目前，我们必须勇敢地接受「战争」给予我们的启示，为消弭人类的惨祸而起来呼吁！

（载**一九三六年七月一日「出版界」**）

@南洋的新丈字运动春田

（一）

一个新的力，正向黑土跨着坚实的足步。一个新的力，已在每一个角落活泼煽动着。我们就很快的可以看到死水里也掀起骏人的浜波。

作为新文化的建立之基调，作为新文化的主潮，在东方的现阶段，无疑的，谁都知道新文化运动是如何用着动的、年青的姿势起来了。

当然，每一个新的运动的起来，在发动到完成的过程，必然的要遇到另一方恶意的对事实的曲解，甚至破坏。新文字运动，同样的不能避免这些，到现在已经在许多牛头马面的口中或笔下得到可笑的曲说了。

然这对于新文字连动的本身，并不能尽了他们所要破坏的责任的，相反的，却教新文字运动愈深入愈澈底的把握着有胜利的前途。

（二）

在南洋，新文字运动，确尝有过热烈的讨论。近来因华北语新文字的月刊与读本大批的贩到，我们在马来亚也就很容易的可以看到关于新文字运动的文章。

关于这些，在南洋并不是一件可夸耀的事，而是南洋的文化界的羞耻。

一个新的力，在国内是有机的给运用了，是集团地来发动，是英勇的站在争取民族解放的最先卫的。南洋呢，仅做到对问题的提供，或应景的点缀，至多也不外是私人的注意或研究。

新文字运动，正跟新的读书方法同调的，并不是闭起门来在房门里拿着线装书摇头摆尾的哼。

温情、温情，南洋的文化界正深深的中了温情的毒。我们要求对温情的文化界无情的给予清算，我们要求对新文化建立的基调的新文字运动在南洋用集体的力量来推动。

（载**一九三六年七月一日「出版界」**）

@谛克《马来亚出版界的活跃》，1936

是马来亚出版界的活跃，也是马来亚儿童们的福音。

这月份，居然有两个专门供给儿童们阅读的出版物发刊：八月七日新嘉坡南洋儿童周刊社的「南洋儿童周刊」出世。接着八月十九日，霹雳怡保光明书局又有「儿童晶报」（三日刊）的创刊了。回溯上去，七月份霹雳南洋书局也发行了「南洋周刊」，虽然它的内容，是偏重于华侨教育问题的研究和检讨，但，华侨教育办得好，不就是儿童们幸福吗？

说它是马来亚出版界的活跃，又说它是马来亚儿童们的福音，是不会有错误的吧！

上述的这几个出版物，究或有多少营业的性质杂在里面。但是为追求利润而又能站在发展华侨的新文化增进儿童的幸福上来努力，一举两得，那又有谁敢来说他们一声「不是」。

上述的这几个出版物，在「呱呱坠地，初试啼声」的现在，毋容掩饰的定有它「幼稚」「粗拙」的所在。「幼稚粗拙是壮健美妙的前奏曲」。只要他们肯克服，这又有甚要紧呢？

「儿童晶报」的「只要儿童懂，懂得怎样做未来的主人翁」的「这个简单的信念」，是不会怎么「简单」的。要怎样的来使儿童们懂呢？既不是「捧」，又不是「哄」，我们实实切切的联合在（一）肃清危害儿童身心的儿童书报的消毒工作；（二）创造供给健康儿童身心的新的食粮的二大目标的战线上面，创造我们新的儿童文化，使儿童们在我们的作品里面懂得怎样去找他们所值得干的，所应该走的。至于编辑上，要「清爽」、「醒目」、「活泼」；技术上要「明快」、扼要「有趣」；文字上，要「浅白」、观点上，要「正确」，那不消说是每一个从事于儿童书报的编者和作者老早就应该把握住了的。不过，我还有点小小的建议，希望儿童书报的编者，于刊载儿童们的作品时，不妨照原稿刊出，毋容加多修改。可在编后附以意见，指出他们的作品，在用字用句上是那一点不通，最好是更能指出他们立论的观点是否正确。这样，不但能启示儿童们以作文的方法，跟着也能指示儿童怎样去找写作的题材哩！

马来亚的出版界，看看是大有活跃的姿态要表现着了。上述这几项，只不过是它的曙光而已。等着吧：九月一日星洲日报将有槟城地方版的增印了。同一日，槟城的现代日报，又将要以「短小精悍」的小型丰姿，呈现于侨众们的眼帘了。接着，星洲现代广告设计公司的出版物，亦要本着他们服务文化的真精神，来宣扬现代的新兴文化了。一向稳健的「马来亚月刊」，由二卷一号起，亦已宣称要加以改进了。其余一度流产的「热流」，已附刊在光华日报的星期刊上了。

活跃的曙光，算足呈露出来了。作为马来亚的新兴文化，啊！大家将怎样来使这呈露了的曙光发扬起来呀！

（载**一九三六年八月廿六日「出版界」**）

@曾艾狄《马来亚文艺界漫画》，1936

可惜自己没有漫画的天才，如果我能够漫画的话，我得用漫画素描着马来亚文艺界一般的把牠表现出来，因为这样或许给读者较详细领受罢！

漫画自己已不会画，那么这也就是怪自己没有美术的天才，自己怨叹！但是有话是要说的；下面便是：我用文字的画刻出马来亚文艺界的一般。

在这里，我以为首先应给一些流行的「杂文」一种分析及批判。

国内「十二·九」学生运动潮的澎湃，接着便有所谓「国防文学」之热闹一时。马来亚文坛本来也可说往往是「搬尸」的，国内无聊文人的出卖「死尸」，从死人身上榨取版资，马来亚的杂文家——恕我较客气——则是靠国内的言论「搬尸」过来榨取稿费。我也不能否认，马来亚是整个的马来亚，她也并不能孤立地自树一帜，特别是她和中国的关系。但我认为至少该记得罢！每个地方应该有她地方的特殊性，譬如说：「什么是国防文学」「南洋作家的任务」「非常时期的什么……」如此之类，文章是美丽的，而且是十分的革命，但是是空的、没有骨干的；文章虽好，能说不能行，一直至现在为止，我们除了重看着一说再说的什么任务……公式主义外，在建树方面是毫无的。我觉得这正是鲁迅先生说的：「徒唱空调高论，拿『革命』这个辉耀的名词……」，假使再要进一步来说，我以为根本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一种对马来亚政治文艺实际认识的不足。

「杂文」在马来亚是流行的——我不反对杂文，不过我爱的并不是像目前马来亚公式主义杂文家作的文章。——也因为代表马来亚文艺界活跃的，唯其几个副刊而已，为发表文章关系，所以很多青年便向杂文路上走。在创作方面是萧条的，有时中间也有不少在创作方面努力，但有些王道的副刊编辑先生，往往砍去半段或大全篇，置创作于死地。

那些「杂文」家们，表面上是一贯的彭！彭！的革命幌子，自己又不肯多看书，等到写文章的时候，东扯西抄。有一次一个朋友对我说，他认为：「马来亚一些『杂文』家简直是抄书，把别人的理论囫囵抄下去，所以有弄得十分可笑的地方。如『儿童节』、『教师节』……说得是那么堂皇，可是压迫学生和麻醉学生，也还属于他们干的。还有是开口闭口革命，但自己是惧怕事实的，这也属于他们的。」

由于以上所举，所以这种「杂文」家不能不自我的批判，就是这些文章是无意义的。但相反的一些较实际的，我觉得应该需要更多。这原因，乃是杂文也是文艺一方面的武器。

代表马来亚文坛活跃的几个副刊，因社会已是商品化的社会，为了广告的采纳不能不尽量缩小篇幅，剩下的只不过悲惨地半张或一段篇幅而已，不说长篇中篇，就是短篇的四五千字的小说，都要连载数日，这本是给编辑的困难，但对创作——即文艺有相当认识的编辑，则是竭力在困难中抽出版位来登些创作。另外一些王道的编辑先生，实际上除盲目登些几个彭！彭！的杂文家的表面十分革命，骨子里是阻碍新文学的理论外，特别是一些青年的东西，往往使之失踪，就连青年作者来信询问……结果是一概置于死地。有时纵使青年作品幸而被发表出来，但是，不是被砍截大半段，便是有些愈改愈不通，失了作者很多原来的意义。这里又使我想到，丰子恺先生的漫画集里刻的编辑先生的十足神气，编辑先生的权威！

这一些编辑先生，和「杂文」家，可以说对文艺理论以至政治背景……均是不了解的。有时纵使沙漠中偶显现一株花草的绝无仅有的创作，当然创作也有她的和理论——以至杂文——之区别，由于不了解的结果，如：因为没有澎澎叫的打倒、拥护……之类的东西，便一口叹气说没有意思。正因为肯定的说没有意思，便大声喝道：什么一贯性连环性……。我的主张，假如作品是现实的，它多少总是有它的意义的，像最近出版了已四期的作家月刊,我觉得它是做到了这点,就是它已将社会的现实深入到每篇作品中去的；创作里现实的活跃。

有了创作才有理论，没有理论创作必然是贫乏的，伟大的创作当然应是社会现实的反映，但是，这些先生对这些没有搅清楚客观上便很多做了文艺无用论的说客。假如这样发展下去，就是天天敲锣吶喊什么任务的……一套公式理论，我想结果创作也还是受着摧残的置于死地的。萧条的气象必然延长着。

再其次的问题，即文艺地方性的提高注意，就是关于马来亚当地问题题材的发掘，也还是落后的。马来亚应该有马来亚文艺的生命，马来亚文艺界应该不是只「搬尸」的公式主义的理论。由于对创作题材发掘的忽视，如是有些作者，不是东抄西抄。则是整篇抄，屠格涅夫的玫瑰在译文上刊登明明是巴金所译，但在副刊上注销名字便不同了，这样的作者我觉得实在太无意思呢！

我不愿一般爱好文艺的青年，给人欺骗毒害，所以把我所知的所谓进步的马来亚文艺界一般情形简短刻指出来，这样或许会引起许多的对不住人，但这些我不管。如果对方不会越出理论范围以外的话,我打算能互相讨论，反之，我是不答复的。

笔者附注：此篇稿子所包涵的副刊，是较有人看的副刊，就是青年较好看的副刊，那些不生不死的副刊我是没有提入本文的，至于所谓文艺界也是指在这副刊活动的一些所谓前进作家。

（载**1936年9月2日——9日星洲日报晚版《出版界》**）

@文翔《现阶段马来亚文化工作的体认》，1936

在未说到本题以前，我们先来把马来亚的内在情形，作一个轮廓的透视。

第一，表现在我们眼前的便是失业的普遍化；第二，大多数的小本经营者也支撑不住而破产；其实自从一九二九年以来，马来亚就已深重地陷于大恐慌的浪潮里，反映在客观上的必然是大批劳作者的失业，社会贫穷的尖锐化。

自然，这并不是偶然的。马来亚毕竟还是世界的一隅，在其特殊的机构上，感受性却要加强呢。只要国际上有一点什么波动（即经济恐慌之类），马来亚首先便要受着影响。于此,我们对于马来亚目前的真实情形已得到一些认识，就是：她底内在情形是社会贫穷化；可是另一方面，她又是世界一环，只要世界上有一些什么变动，立刻便能影响到内在的变化的。

所以，马来亚的文化工作者，要讨论到自身的任务时，是必要的去注意和了解国际上随时髦生的一切问题的。

在目前，国际上所发生的重大的事情是什么呢？自然，谁都不会忘却最凶恶不过的是：法西斯主义的暴行。自从法西斯这狰狞的面目出现于国际舞台以来，便造成国际上不安的紧张空气，就是：对外要求分割殖民地，冀图造成第二次大战的大屠杀；因而扩充军备，摧毁文化；把整千整万的人驱上死亡线去。

现阶段马来亚的文化工作者的道路必须是：第一，和世界上一切的拥护世界真正和平的文化团体共同行动，拥护世界真正的和平。并暴露法西斯的凶恶和暴行。其次，是进一步的和世界上一切拥护和平的团体或个人造成拥护和平的联合阵线。当然，上面这些问题是已经发生，而且普遍地扩大的流行于世界上，也许有人要目为「搬尸」吧？可是这个我不管，最重要的是应该把握着马来亚文化工作问题的核心。

其次，在对内方面，马来亚的文化工作者，应当把握着马来亚人民生活的实际情形，在积极上指导大众对生活本质的认识民族意识的获取；在消极上批判一般大众对于生活争取所发生无谓的纠纷，指出马来亚社会贫穷化实际之所在、失业的原因等等。——这才是适应客观的情势和历史路线的要求。（载**一九三六年九月九日「出版界」**）

@李李《「现世界」的面容》，1936

在苦难的时代，在大众生活被紧迫到毫没喘气余地的时代，作为反映工具的文化发展，必然地会顺应着客观的要求，而以特殊的姿态出现。年来一般具着活泼的前进精神,从理智方面配合了新鲜实践的要求，而活跃了国内出版界的中小型刊物，便是在这非常的苦难时代里的必然产物。

　　　「我们要凭着睿明的理智，来认识目前的现实；同时要根据着这种认识，来改造目前的世界。」——这已是中国出版界正确的把握。日前给运到马来亚的「现世界」半月刊创刊号，也就是循从着这一把握而发展的支翼。

这是一本综合的小型刊物，取材多少是相同于「世界知识」，而在表现的技巧上，却更加地冀图于通俗的深进。不过许是为着第一次的出现吧，多少会有些微的缺憾，在印刷比较发达的上海「现世界」所表现在纸面上的编制便是不能给于我们以满足。固然，一个刊物的成功，主要的是决定于内容的充实，而通过了精美活泼的印刷技术，自然更会增加内容的生动性。

「现世界」是最近从日本留学归沪而曾在马来亚教育界服务的胡一声发行的，执笔者差不多都罗致了目前各方面的优秀人才，一定的，所给与读者的印象，都是正确而新鲜的。「和平的呼吁」，是编辑者以被侵略的立场向全世界所发出的正义的呼号（「现世界」主编者钱俊瑞氏此刻还在北京出席世界和平运动会议）。在「和平」被奸污了的今日，这是一篇颇值得重视的文字。

侵略与和平的两大营垒在急剧地争斗着，出演在现世界的将是残酷的屠杀，「战神与和平之神的搏斗」里，展开了法西斯与反法西斯势力的检阅，给现世界的大众一个现世界面目的轮廓。

由于广大「走私」造成了中华民族危亡的加速后，「缉私」便成了拯救民族危亡的迫切问题，然而，只是注意于「缉」，不根本的筹谋整个对外问题的解决，那成效也是微弱的。「过去缉私工作的总检讨」，在「缉私之声」中是需要的工作。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这虽是一句古语，但是有系统地从人力、物力、智力各方面，去观察侵略和抗敌的不同本质的战争的前途，在决定的工作上，也是有相当的意义。「日本和中国的社会结构」，便是「知彼」和「知己」的说诉。

现在世界是处在动荡的暴风雨的前夜，一方是「明抢暗夺」的「阴谋诡计」；一方是「排除黑暗」的「英勇行列」，现世界的大众，将怎样地认识这「现世界」的面容。

（载**一九三六年九月九日「出版界」**）

@一礁《关于马来亚文学的诸问题》，1936

　　从最近两星期的「出版界」里阅得了曾艾狄先生的「马来亚文艺界的漫画」一文，因而引起了我的关于马来亚文学的诸问题之些许杂感。今儿，信笔写出在这里。

为了避免因枝节旁生而纷乱了主题的探讨，我用了新的笔名，这点愿望能够获得曾先生的体谅。

关于批评

文学的批评对于文学运动存在着怎般的重要关系，这儿，我没有加以一番赘述的意图。因为，它已成为众所周知的道理。关于批评，仅如下的几点，是有待我们之说明的：

似乎一般人都在承认批评的态度，是应冷静、和婉的。这种见解，我们觉得只不过说清了事理的半面。

事实上是，只有在「友人」间才有可能互相和平地研究、恳诚地谈商、冷静地思考,从而获得一致的结论。然而，随伴着社会层的分离，文学界也分立着侍奉于各自阶级的营垒，而在对立的营垒之间，唯有冷酷无情的斗争；却没有和平的研究、诚恳谈商的余地。由于对敌的憎恨，要「冷静」也就不可得，因而，便常免不了「鲁莽」。

批评工作者不问批评对象之所属，而一味迷恋着「彬彬有礼」的所谓「学者」的风度，那就难免有一失足而跌入「妥协」、「改良」等右倾社会主义的泥潭之危！

面对着侵略主义的敌人，还小心翼翼地，珍惜着所谓「礼让之邦」的「大国民」风度，而高唱「和平亲善」、「敦睦邦交」之烂调，这丑事，正是此类人所干出来的。

反之，对于自己营阵内的种种错过之指摘,也竟用着轻佻的态度、嘲骂的笔锋，那就不仅易于引起无意义的纷争，且难免令人对于批评者的居心发生疑念。

是的，有的为「嫉恶如仇」之心所驱使，在某些情况中，也常难免有「失检」的发言。然而，对于这种不正确的表现，我们必须有自认错误的勇气而加以克服。

其次，批评是属于事理的探讨，这其间不应该存有丝毫的个人荣辱观念！批评工作者心怀中必须坚抱着两个诚意：一个是批评他人的诚意；一个是接受他人反批评的诚意。马来亚文坛上的「笔战」场中，常会发生「拖泥带水」的「觅恨寻仇」，甚至于完全放弃了应行论争的主题，而尽「人身攻击」的能事，纯作意气之争等的不良现象，便是由于批评的两方之个人荣辱观念太重所致。

在批评工作的进行中，我们必须忘记了自己！要是我们不能为真理而牺牲自己的虚名，那就未免太不自爱，太没有进取心了。

再其次，批评的工作仅仅是做到对于一般的错误之指出，还算不得是批评的任务之完成。批评，它的主要点是在于积极地、具体的建议。文学的批评工作，在文学运动中之所以被置于重要的地位者正是由于这。

今日的马来亚的贫血病之文坛，正迫切地在要求着完善的批评工作。换言之，在消极方面，它们要求着「好」「坏」的判明；在积极方面，它们渴求着正确的理论之指导。

关于「搬」

「搬」与「口号」，这是曾艾狄先生所指出来的目前马来亚文坛上的两个流行病。

为了种种关系，我和中国的出版界是太疏远了。两三年来幸而有机会阅读过的刊物，仅有承受友人借给的第一期的「海燕」，第二期的「现实文学」。就是小型的刊物如「永生」等等，看过的也不上廿本。至于马来亚的诸刊物，我经常所能看得见的，也只有「星洲日报」的一种。所以，关于「搬」与「口号」，在我要谈起来，便觉得非常的困难。不过，在这里，我将小心谨慎地，不让自己跌入主观的武断之陷阱，而客观地，对于马来亚文学中的流行着「搬」与「口号」之现象，作个较为抽象的研究。这只算得是，在这一点上向一般从事批评工作的友人们，做个原则上的提商。

这儿，先谈到「搬」：

我们笔下的、嘴上的、现在的「马来亚文学」之这一语，说起来实在太有背于事理。我们必须清楚，马来亚是各民族侨居之地，因之，在文学上，也就有巫人的马来文学，英人的英国文学，印人的印度文学，华人的中国文学等等的分别。所以，把马来亚的华侨文学强调为「马来亚文学」，这，我们纵不必自认是荒唐无稽，也免不了蒙蔽于有语病的术语中，而不自觉之嫌。

因此，在这里，还是让我们把产生于马来亚的中文文学，定名做「马来亚的华侨文学」吧。

　　我们的文学既是「马来亚华侨文学」，而且，又贫弱到这样可怜的田地，再加上了作者们的「移民观念」之未能清除，因之，便形成了目前的我们的文学运动，盲目地、受领导于国内的文学运动的错误。

　　然而，马来亚的华侨文学，是世界文学的一环。因此，介绍性质的文章，纵使作者毫无己见而做纯粹的「搬」运工作，这，不仅不应遭受无理的嘲讽或辱骂，而且，还是我们所必须竭诚欢迎的。

由于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种种类似，以及地理的等等之特别的密切之关系，作为世界新文学运动的支流中之工作者的我们，对于中国的新文学运动之一般的倾向，务须经常地给以深切之注意。并且还要从勤奋地介绍、讨论中，找得为马来亚文学运动的客观要求所能消化的精髓。

以下，且说及文学的技术上以及其他方面的「搬」。

　　「受影响」和「抄袭」之不可「一视同仁」，这是经人们阐明过了的。由于要求批判或描绘的事物，虽曾叠受过批判或描绘，但，还是层出不穷，顽强地存在着。那末，继续不断地奋斗，便是我们所应尽的努力。在这场合，要是我们以厌倦于「搬」他人的，或自己的前见为理由，而高唱起避免「精神浪费」的烂调，以实行「怠工」,这只是逃避现实者的所为。而且，在客观上还让自己做成了不合理的事物之保姆。

　　「不落前人旧套」这话儿，仅仅是醉心于「标新立异」之文人的连自己也不敢置信，不能实行的豪语。如果，我们有勇气「吹毛求疵」，又有尽可浪费的无聊时间，那末，凡是用文字缀成的东西，我们要找出它每一句，是从某书、某文中「抄窃」出来的罪证，也毫无难处！

　　有人说：「要写文章必须有文学的组织能力，且有自己的意见之加入。」我们认为这才是懂得作文者的老实话。

　　尤其是我们要力求避免「寻段摘句」的指摘。梁启超先生写传奇常一字不移，整段地维入他人的成句，实有「抄窃」的嫌疑。然而，我们一从他的作品的全篇去着眼，那就不得不承认他自有自己的内容与形式。对于这类的作品，我们所应给与的指摘只有「取巧」二字，要是认为「搬」，便不见得「中肯」了。

至于一般心地不光明的搬运夫，对于他们，我们的不应姑息容忍的，那是无可置疑的了。

总之，文学上的「搬」，它的本身，是没有绝对应遭非议的理由。而且，相反地，有的还是值得我们给它一个善意之留心的。

　　对于受批评的对象，在决定批评的意见之先，理应加以客观冷静的研究；广宽辽远的思考；精细严谨的判识。这是从事批评工作的人们，所不可偶或疏忽的。

关于「口号」

　　「口号」原是喊出来的，它们是情绪激动时之所产。然而，现在似乎人们已给予它广大的内容，凡一种意念通过了理智的考虑而形成的，能够代表热望、意志的、短小的整句，都被算入「口号」之林了。

　　　「口号」，它的成为文学作品的内容，也许「古已有之」，在将来当也还是继续地存在着。不过，「口号文学」这一术语的形成，据我所知，在中国是起于一九二七年前后的新兴文学运动。

　　我不反对「口号」的文学，正如我认为「幽默文学」是不必反对，也反对不掉一样。有时候,我还觉得过去、现在的一切文学作品，都是「口号文学」。举例说：如「八月的乡村」，岂不正是在反对日本侵略主义、收回失地、民族解放运动等等「口号」之下写出来的吗？

　　但是中国的「口号文学」毕竟是已被清算了，自然，这是值得致敬的一种努力。因为当时的作家们既少正确的理论之修养；又没有充实的生活之体验，对于现实的认识是贫弱的，甚且有的还是歪曲的。这样，只是单纯地喊着口号，在文学的园地里革起命来，自然要使听众起了有些儿的「毛骨悚然」之感。而且，要是长此下去，也就难免会做成深入现实的文学之进路中之绊脚石。所以把它清算了。然而，我倒认为被清算了的只是直觉的、浅薄的、与现实寡缘的「口号文学」，而不是口号的文学之本身。

　　自然，「口号文学」的这一语之本身却充当不成一个文学口号的。因为它是抽象的，没有主词的。代表不出一种渴求、一种意志。

　　如果，有人说：「我们该在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文学的旗帜之下，写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口号文学」。这话儿，虽是说得太笨拙，但，怕不会有人以说不通为理由而反对它吧？

　　至于篇中存在着某种政治口号的文章,是否便是「口号文学」,这自然还是大成其为问题的。

　　中国一九二七年间的新文学运动的「口号文学」之遗毒，还残留在马来亚华侨的新文学之园地里，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但是，这种应纠正的不正当的现象，却绝不是冷嘲热骂所能收得扫除的效果；换言之，只有在马来亚新文学的理论被建立被实践的过程中，它们才会必然地逐渐消灭的。

杂文与创作

这里，我所要说的，是有关于杂文与创作的琐碎的问题。

　　诚然，在马来亚华侨的文坛上，杂文是相当地流行着。创作哩，却可真「门庭冷落」得令人不胜凄寂之感了。这现象，曾艾狄先生把它归咎于「因为代表马来亚文艺界活动的，唯有几个副刊而已」。事实上，它的成因可不是这样的单纯。

　　我们知道，自不景气的暴风卷去了马来亚的所谓「黄金时代」后，生活在这岛国上的知识份子，是和一般的工作劳动者同样地在失业、饥饿，更沉重的压榨等苦痛中挣扎着过日子。而且，知识份子的感受性既较别人为复杂，中国的空前国难又给了我们很大的刺激，于是，握起笔来把蕴藏在心中的抑郁、苦痛、愤怒，以及热望诸情绪写出而成为杂文的自然会较多。而创作哩，它却不适合于表现瞬间的情绪。

　　马来亚华侨的出版界，对于作者是未尝作生活之负担的。（有的虽有稿费，然也太微薄了！）因之，职业作家之群，在马来亚是找不到的。文学的工作者既得为生活而忙碌，也就大都没有时间、没有心神去从事创作了。

何况，杂文，它在文学的园地中原是很可珍贵的一朵「花儿」哩。

　　是的，杂文，在这儿，是相当地流行着。然而，在量上，毕竟还说不上「多」。就是从刊物的容量上着眼，也还在要求着作品的更「多产」；许多的编者先生们不是常常放下笔儿，而拿起剪刀来吗？

　　在质上，不错，杂文和其他文学部门，是一样的不见得有怎般葱茏的生气，而且，自囚于公式主义内的东西，也可真不少。关于这些弱点的疗救之方，怕只有靠作者们的奋发进取，并有组织地进行着互相批评研究、互相督促诱掖了。

　　杂文的获得欢迎因而掠劫了发表创作的地盘，这点,我们从副刊编辑室的启事中，可得着其为证。然而，因此而对编辑先生有所不满，这,既是强人之所难，也实大可不必。为了要替创作争得一抔护养的沃土，如次的三种工作，是我们应得努力的：

一、创办以创作为主要内容的刊物。

　　二、马来亚的华文日报，据我们所知的，都有为要迎合市民的低级趣味之心理而特设的低级趣味的副刊，对于出版界的这种有损读者精神健康的生意经，我们该起来执行果决的斗争！从而，把这被人糟跶的地位夺取过来，使有意义的副刊之篇幅加倍地扩大，让创作不至因限制于篇幅而遭受着冷淡的歧见。

　　三、少生气的文学副刊，不是多着吗？尽可能地去亲近它们的负责人吧。虽是有的因思想上的不同，我们既不必也不能「与虎谋皮」，然而，当不至于一无所得吧？

创办刊物和组织团体

　　在前段我曾说起创办以创作为主要内容的刊物，现在，于此写出关于创办它的较为具体的办法之我见：

建立以创作为主要内容的刊物，这工作，曾经有人叠次执行过，但，都先后夭折了。其因不外如下的三种：

一、得不着生存权；

　　二、它的内容，较之出售于马来亚华侨书店中的中国出版物，相形见拙，得不着读者，于是，便只好中途因亏本而倒账；

　　三，由于稿荒，便犯上了“贫血病”而“寿终正寝”了。

　　现在，我们是否能实现创办文学刊物的意图，当以是否能突破上述的三个困难点为前提。我的私见是——

　　关于第一点：我们可作对刊物的、相当的设计之护养，至于第二、第三两点，是可并而为一来考虑的。我认为主观力量的贫弱并不是短期间的努力所能补救的，但是，如果作品的内容迫切地是“马来亚的新文学”，那就无论它们的各方面存在着怎样的缺陷，也还能够获得为数颇众的读者。——写到这里，为便于说明计，只好陡地转入组织文学团体的问题来。

　　我们的力量太单薄了，这是无可讳言的事实。然而，我们却绝不必因此而彷徨惑乱、或是自暴自弃。自然，我们更不至于妄想着会有个某地的「文坛健将」一旦光临做我们的开路先锋，唯一的办法是，把我们自己组织起来！建立一个广泛深入于全马来亚华侨的文学工作者群中的马来亚文学研究会。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切实地做到互相的批评研究、相互的督促诱掖。从而，把自己从勤奋的工作中教养长成起来。

　　要是我们有了普遍而健全的文学团体，那就对于刊物的发售，各地的文学团体之分会，可尽广泛的推销的任务，并尽经济的筹集责任，这样或可保全到营业不受损失。同时，在有组织的分工、督促指导之下，稿荒的危险当也可避免。

　　如果，我的这种见解和提议，还不至于太浅薄或有背于事理的话，而能获得从事文学工作的友人们之接纳，那末，这里，我以莫大的恳诚、无涯的热望，希冀现正作文学活动于星洲的友人们，即行切实地负担起“发起人”的任务。

马来亚的新文学

　　在本文里，我曾试定了“马来亚华侨的文学”的这一名词，这，仅是就现存的事实而说的，却不是认定我们应为「马来亚华侨的文学」而努力。相反地，我认为「马来亚华侨的文学」是没有它自己之前途的。我们的任务，只在于建立马来亚的新文学之过程中，逐步掘成「马来亚华侨文学」的坟墓。

　　许久之前，曾经有位峇峇先生，在西报上，发表一篇论文。他说：我们是马来亚人！也许这位先生作此篇论文的根本概念是歪曲的，然而，他的这个结论却无背于真理。

　　是的，现实不容许我们作矫枉过正的论断，各民族留居于此的侨民，大都有他们的远在「祖国」的家，因之侨民的生活是游移不定的。然而，各民族的侨众都应该获得这个认识：我们生活着的社会马来亚的社会，却不是远在他方的「祖国」。因之，我们应尽的社会任务，是对于马来亚的，却不是对于「祖国」的，只要我们在这里生活一天，便得为这里的社会进化而努力一天！

　　　「马来亚华侨新文学」的工作者，只有这样认识着、实践着，才有可能跳出盲目地受领导于国内文学运动的错误之陷阱。

「马来亚新文学」应是怎样的一种文学呢？

也许它是反封建的、民族自由更生的大众文学。

我们的任务呢？

我们除了实践着反封建的、民族自由更生的一般任务外，如下的几点，是我们应得经常努力的。

马来亚既是个各民族集居之地，那末，唯有大家破除民族的成见，兄弟般地携着手，亲亲爱爱地共同努力，这样，才能够促进马来亚社会，建设未来的繁荣乐园。然而，不幸得很，因为语言、风俗等等的异趣，各民族间的隔膜是坚厚的。尤其是「夜郎自大」的我们华侨，对于马来人、印度人往往看不上眼。所以,我们的作者该善意地来介绍民族的生活，或还可把一篇创作的人物，全备着各民族的份子。这样，会让人们澈悟，我们为什么要兄弟般地生活着，而且，我们原是兄弟般地生活着。

尽我们所应出、所能出的力量，去援助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去护卫世界上的新兴乐土。这里，我们得具体指出这一点：杂文的作者们不该再在公式主义里兜圈子，把视线放到马来亚社会新闻上去，从那儿去找写作的题材。

应用着组织的效能，把我们自己从研究、批评、勤读、活动、写作的学习中教养长成起来！

汉字呢，基本英语呢？还是「拉丁化」？

由于方块字的不适合于大众教育，在中国，汉字已被决定了应行淘汰的命运。在马来亚除存在着汉字应被清除的一般条件外，还加上了因文字的不同而使各民族的文学不能连成一气的一种憾事。所以，文学工具，文字应行改革的问题之提出与解决，这，在马来亚，是更迫不容缓的工作哩！

汉字应改良？或废除吗？

如果我们的答案是汉字应该废除，那末，起而代之的该是怎样的一种文字呢？

　　槟城华民护卫司巴素博士，最近他曾应槟城扶轮社之邀，在该社作过一次介绍基本英语的演讲（见九月十二日星洲日报马来亚要闻二版），他说：

　　『基本英语，乃欲使人人均以此为世界语，但使学者仅费少许之时间。用基本英语，人人对一切目的，可以表白意思。英语之使用者，现在计五万万人。基本英语使人之耳与目,觉与通常英语有异。基本英语全部仅八百五十字。基本英语之秘密，乃实行废除甚多之动词，多用浅白之动词，若「去」、「来」、「得」、「放」、「取」等。基本英语发明者奥文君，觉最多而最重要之文字，则为物名，基本英语八百五十字中，有六百字属于物名者，一百字为形容词，其余则属动词。法少而简，欲通基本英语，仅须购数本小书，每本不过值五角或五角以下，英名为：「基本英语初阶」、「基本英语字典」、「基本英语学习步骤」。基本英语经世界各国著名学者之提倡，现已盛行丹麦、南斯拉夫、苏俄、法国、德国，及其他国家。读一小时后，即可知其纲要……』

这样的基本英语，当否被采取为马来亚新文学的文字呢？

不当吗？那末，紧步着中国的「拉丁化」运动的后座而努力，又怎样？

现行的新马来文字，是不是健全的「拉丁化」文字呢？

通行于马来亚各民族间的马来话，可以不可以作「新文字的标准语音」呢？

　　我们应该有怎样的一种具体的方案，去进行新文字运动呢？

　　写到这里，我记起来了。许久以前，在苏联似曾有过保存苏维埃联邦内诸民族的原有文字，而让其各自发展的决定；在中国的「拉丁化」运动中，也似有人力主不求统一语音的办法。这其间，当会有我所未知的详细正确的理论之存在。不过,在我尚未获得详确的提示之此刻，我还是认为我们需要有种形音都统一的大众共有的文字哩。

几句闲话

　　本文虽是有感于曾艾狄先生的「马来亚文艺界的漫画」之一文而写成的，但，在这里，我还是在写着自己的关于马来亚文学的诸问题之杂感。由于所讲的是同一的主题，在见解上，便难免有相同或相反的存在。简言之，对于曾先生的「马来亚文艺界的漫画」，我不曾有过「搬」的存心，也不曾有过「攻击」的意念。

　　在马来亚的华侨文坛上，常有人以「出风头」「贪稿费」为攻击他人的文章之理由。我们认为这种意见应慎重、严谨地发表。事实上，一部份的作者压根儿没有「扬名」的自由。「稿费」呢？先生！我们的脑汁太不值钱啊！

　　我没有机会常亲近中国的出版物，因之，对于中国目前的文学运动之一般十分隔膜。在「马来亚文艺界的漫画」一文里，曾先生有言：「国内……有所谓国防文学之热闹一时，马来亚文坛本来也可说往往是搬尸的，国内无聊文人的出卖死尸，从死人身上榨取版资……。」这一段话是很令我惑乱的。关于这，未知我们可否要求曾先生或其他的同好们给个详确的解释不？

最后，我热望着同好们肯给我一个纠正或补充发表在本文中的自己的见解之机会！

（载**一九三六年九月廿二——廿五日「晨星」副刊）**

马达《对「马来亚文艺界漫画」的意见》，1936

曾艾狄君在「出版界」发表「马来亚文艺界漫画」，我曾阅读过一次，在我阅读后，除觉到作者似乎有点近于有激而发的感觉外，可不曾有过怎样不好的印象。自然曾君那篇文章有许多缺点，例如态度不好，多少运用个人主义的感情，是最明显的。然而，这，并没有地方说他是「某种人的奸细或代言人」。假如有这样的倾向，我想一定能在阅读之后感觉到的。所以，曾君这文应该给与纠正，不管是态度或是理论，是正当的；必然要用别种大名加在他的身上，因而责备编者的不认真，我认为也是不必的。话是应该说的，不对，应该用充分的说服性去处置，决不是一言抹煞，使人开口不得。我的意见，还是欢迎虚心讨论，并不主张禁止曾君发言。以上是我对于曾君的态度，禁止发言，决不能使曾君悦服的。

我找不到曾君的原文再看，一礁君的「马来亚文学诸问题」也已散失。现在可以看见的，只有劳先君的「给『马来亚文艺界漫画』一个反响」，及丘家珍君的「不吐不快」，现在凭记忆所及，参考劳先家珍二君的文章，表示我个人的意见。

曾君第一给我的印象是「搬尸」。反对搬尸是应该的，藉政治形式的譬喻，目前有的国度已进步到人民大众完全平等了，但居然有人鼓吹「独裁」。世界学者认为文化是政治经济的附属物，但居然有人主张以「固有文明」救中国。这样，从外国输入，从中国输出，才能说是「搬尸」，因为这些主张都不是现代的。

但「国防文学」的介绍到南洋，并不能说是「搬尸」，因为「国防文学」这名词，是在救亡运动兴起之后产生的。自然，国防文学一名，也有它的缺点，比如鲁迅先生说它不明显便是。但这并不作为理由去取消国防文学，因为国防文学是包括各派抗战作品的。

我对于国防文学的意见，认为是各派文学的会兵，内容不但包含新文学，同时也包含旧文学，不但容许无产阶级的创作口号，同时也容许资产阶级以至封建人士的创作口号，只要是抗日的、爱国的，便应该容许并存，这才不是关门主义，适用于目前联合战线主张的。

至于有人怀疑「国防文学」这名词或许容易受人利用，那是为着提倡国防文学的地盘，往往只与新人为难，从来很少表示同情的缘故。同时有些作者，像周扬，已和田汉们一起的，他们一掌遮天要将「国防文学」的口号包办一切，连自身的阶级出处也不明了，用意在模糊阶层意识的。那种关门主义恶劣倾向是值得鄙弃的。

不过，国防文学已经提了出来，而且影响有了相当的普遍，另方面也有了补救不显明的口号，民族……大众文学，不能为着周扬等少数人的关系而因噎废食的。曾君大概激于感情，可把国防文学以身尸看待了，这当然是失言。但他的立意，嫉视汉奸的立意，可不能因此抹煞的。

此外，对于新文字运动的意见，也应该给以一点补充：

曾君的原句，我记不清楚了，仿佛一礁君的文章里，曾经把它提出来讨论。但一礁君大约未参加南洋的新文字运动及没有较多的书报作参考，所以有多少应该补充。

目前新文字运动应该特别注意方言拉丁化，是因为扫除文盲的迫切。说话拉丁化，和统一语（实在，现在没统一语，标准国语、只可说是北平方言而已）拉丁化，学习的容易和困难，是可在实际进行中得到教训的。但这并不是反对语言走向统一的道路。方言拉丁化的发展、交溶，然后才无否定方言的。所以，目前的方言拉丁化是现实，要把一切的方言，压倒一切，而成为统一语，那是没法实现的。由此，减少扫除文盲的效力，是为新文字运动减色。目前的国语运动除了政治背景不说，它的提倡已经有了长时期的，但它的效力究竟怎样呢？这不能不说是国语运动的失败！

然而，这问题连我们的学者胡愈之先生也欠了解，我们看看落木的「新文字运动发展得太快吗？」（生活知识二卷八期）就可明白的。一礁君近于远视，曾君大约是近视吧！

其余的意见，我佩服一礁君的见解，如果要参加闹热的话，那末我要说的只如此而已。

（载**一九三六年十月六日，「晨星」副刊**）

@曾艾狄《关于<马来亚文艺界漫画>》，1936

……文艺在总的原则下，不是有每个地方的特殊性吗？隔靴搔痒般漠视实际情形搬了些来是应该的吗？就是作为引证人家的理由吧?也必须经过消化的作用，不是一味的乱抄来呀!一礁先生也许曲解了拙作的原意，介绍的工作是一点都不同于「搬」呀！马来亚文艺界的「搬」的现象，能以「介绍」掩饰过去吗？

……一礁先生归在我身上的所谓「口号」，我曾经重复地再检查了那篇拙作，却没有一处有提及到所谓「口号」的地方。不过我曾引了鲁迅先生答访问者关于文学运动意见的一句话而已。

自然，我不是反对一礁先生提出这「口号」的问题。

我不反对杂文，在我那篇文章里就已经提及，不过我是主张反公式主义「彭彭！」叫的杂文。杂文在目前不但可以存在，同时它也像文学部门中的诗歌、小说、小品、散文等的进展着。但是，我们不要忽视了杂文应具有的内容。杂文有人比拟之为匕首短枪，这正是说明着杂文在「严肃」方面的效用。至于创作呢？它当然也是一种武器，如果要把这些解释得坦白一点,那些诗歌、小品、小说、戏剧、杂文……像各项的军器，各有各的所长。创作在马来亚是萧条的，自然，它的萧条原因是有主观与客观的因素。客观的是马来亚一般的特殊情形，主观的那自然要归到「因为代表马来亚文艺界活动的，只是几个副刊而已」，因园地的关系，对创作不能不加以遗弃，于是乎创作不能不更加萧条了！我那篇拙作，因太偏实际情形，对于这原因造成的客观因素，没有加以叙述，这在事实上的确有太流于偏重之弊。一礁先生以为：「……中国的空前国难又给了我们很大的刺激，于是，握起笔来把这蕴藏在心中的抑郁、苦痛、愤怒，以及热望情绪写出而成为杂文自然会较多，而创作呢？它却不适合于表现瞬间的情绪。这在客观上未免有些流于机械的说法。杂文和创作已经好像是军器，自是各有所长，譬如在战场上吧，机关枪适于抗敌，驳壳枪也有它的用处，何必在这时候就只应该写杂文呢？综观各国的文坛，也断无没有创作而奠定文坛基础的。创作也并不是不适合于表现「抑郁」「愤怒」「苦痛」以及「热望情绪」的……

「创办刊物，和组织团体」，已由一礁先生提出了，这是相当的补充了我所想继那篇杂文写的意见。我对于马来亚文艺刊物寥落的原因，大体上是同意一礁先生提出的：（一）得不着生存权；（二）它的内容，较之出售于马来亚的中国出版刊物，相形见拙，得不着读者，便只好中途因亏本而倒账；（三）由于稿荒便犯了「贫血症」而「寿终正寝」了。为了加强主观力量，除了于过程中对错误之纠正外，我亦同意把马来亚文化人，组织起来，把马来亚新文学，推向更新的阶段。

「马来亚的新文学」，在一礁先生关于这问题中试定为「马来亚华侨新文学」这一名词。我们不否认在某一阶段的现实里，适合于实际情形的「口号」的提出，能组织着庞大的大众。但笔者以为用「马来亚新兴文学」的名词亦无不可，因为这「口号」适合实际，较有广泛性。我反对一般太忽视了「文艺的地方特殊性」（介绍工作自然不同）。一礁先生的大作中的关于「马来亚新文学」这一段文字里，对这问题也有说及，这段文章他大体上能够补充我的意见，兹照抄于下：

　　「……现实不容许我们作矫枉过正的论断，各民族留居于当地的侨民，大都有他们的远离『祖国』的家，因之侨民的生活是游移不定的。然而，各民族的侨众都应该获得这个认识：我们生活的社会是马来亚的社会，不是远在他方的「祖国」。因此，我们应尽的社会任务，是对于马来亚的，却不是对于『祖国』的。「要我们在这里生活的一天，便得为这里的社会进化而努力一天！」『马来亚华侨新文学』的工作者，只有这样认识着、努力着，才有可能跳出盲目地受领导于国内文学运动的错误之陷阱。」

　　至于马来亚文艺作者的任务，据目前马来亚的政治情形，我同意于也许它是反封建的，民族自由更生大众文学」。同时是要把这任务前进到未来新兴的人类的乐园。

　　以上我对于一礁先生所提出的问题，是相当的讨论过了。这里，我还有我的一些意见，顺便在此述及之。首先我要解答的便是那篇「马来亚文艺界漫画」并不是什么理论，它正是一篇「讽刺」「杂文」。正因为超于过高的讽刺，于是：

一、站在批评的范围外，不是互相探讨，是极力的讽刺。

二、全文说得太笼统，尤其是关于介绍工作没有加以很好的说明，以致使人怀疑到反对介绍工作。

三、正因为，不是站在互相讨论立场上的是一种高度讽刺，火气方面的确太浓厚。

　　其次是二种口号的解释问题。「国防文学」的提出及其主张，我是看过了（自然劳先先生说我不懂），我同意鲁迅先生的「论我们的文学运动」里，对这种「口号」的解答，我反对把「国防文学」的口号代替一切（周扬等有这种冀图）！劳先先生在给我的拙作的「反响」里，便有受这种劣根性的影响，因而他说了很多的话暂保存下面再说之。民族XXXX的大众民学，它应该是：现实主义的目前最明确的口号，它要使这枝解放运动的队伍更有力、更巩固、更前进；前进到民族解放运动的新人类乐园。郭沫若先生最近在「文学界」发表了一篇「蒐苗的检阅」，对于民族XXXX大众文学这「口号」诸多指摘，他认为：鲁迅先生说的民族XXXX的大众文学，是XX阶级文学的一发展，是不对的。因为在郭先生意XX阶级革命是在XX革命的战争之后的。实际上郭先生忽视了XX阶级在反日的战线上是最英勇，最坚决的战友。我想在统一行动的目标下，固然大家一致，但因生活是多方面的，因而各派之间便各有要求之不同（参照茅盾先生主张创作的自由问题）。我这种解释，自然还是等待着马来亚的文化人来把这问题补充和讨论的呀！

临末，我再说几句。自一礁先生因我的那篇「漫画」，引起而写成「马来亚文学诸问题」后，紧接着便有「劳先」先生等的作为反响的大作。劳先君是「此间作家」，于整篇的文字上「真理」（？）就占了许多，看了之后，的确给予了我很多的「教训」。但因为「真理」占得太多，竟然硬把人家的原来意见，横加「大砍」下了。「此间作家」认为「正确」的「结论」，劳先君已然把自己估量得百分之百的「正确」，自然他人不消说便一定是「胡说八道」的「岂有此理」。所以他站在「真理之门」,摇头摆脑，旁若无人地，来了「一个」「丑态」的「抨击」，一开口套上了人家一大堆的帽子。帽子戴上了，自然接着便可以「格杀勿论」呀。意气的论争并不是我人的愿望，那些充满着「如泣如诉」的「可怜相」，还是由它去吧！

这里且把劳先君大作的重要，逐一地答复在下面，也聊算是给与劳先君的一个「反响」。

一、劳先君说我不明白「国防文学」，并谓「竟敢漠视具有深长意义的学生救亡运动」，以及「国防文学」的被提出，反而冷讽热骂地栺马来亚文坛「搬尸」,「这种论调，和三年前第三种人的口吻差不多……」，「我们不得不加以指出，务使真理之门，不致给这般遗少阻塞住」。

「国防文学」的提出，我虽然没有劳先君那般的有「研究」，有具体了解，然而说「漠视」，说站在冷讽热骂的立场，那未免太背了事实。我那篇「漫画」说得太笼统是事实，但我自己总不相信自己会错误到劳先君所说的程度！至于劳先君硬派我的「第三种人」的帽子，为了「真理」，我想还是由劳先君自己收回去吧！

二、所谓『地方的特殊性』在曾君以为南洋只应谈南洋的文学，不配去拉扯到和祖国有关系的事情……」，「曾君既讨厌别人谈『国防文学』，作家的任务，或非常时期的一切，最好关着房门，打开窗子，伏在案上，大写特写他的地方特殊性的诗歌、小说、戏剧……。」

关于这问题在本文上段「搬」的一节里，我已有说及。我想事实倶在，马来亚文艺界的「搬」的现象并不是「此间作家」劳先君者们能够掩饰的。劳先君的所谓「在曾君以为在南洋只应谈南洋的文学，不配去拉扯到和祖国有关系的事情……」的这一段话，真使我要问起劳先君有没有看清我的那篇文字来。我在疑心着，我在什么时候说过这样的话呢？「文艺应有每个地方的特殊性」这问题（我在上面已谈了一些）已成为一般公认的理论。在中国早年有人对这问题弄不清楚，现在劳先君对这问题也不怎样了解。如果马来亚文艺界大可以做国内文学大搬些来（介绍工作自不在此例），为使对于这问题更明确起见，我得重引倍斯巴洛夫的进步的批评理论：「……在进步的新兴文学的苏联则可，别国则有不合」。我在上面所说的一些话，这原因无非实际情形之不同啊！

三、「曾君不但嫉视正确的理论文章，而且讥讽作者的只能说不能行。似乎在戳穿别人的西洋镜，而自以为得意。他自己完全不了解文艺的社会价值，而且茫然于文化人应循路线。在这点，很令人怀疑曾君究竟是否某种人的奸细或代言人，想用挑战式的词句以激动正在努力前进的文化人。」劳先君所以有此「幼稚」言词，我想或许因为我对那种（即「非常时期的作家任务」、「国防文学」……）理论没有大加赞美，在「怪怨」之余，便加给了我一个：「曾君究竟是某方的奸细或代言人，想用挑战的词句加以正在努力前进的文化人」。劳先君如此「摇头晃脑」，究竟是那方的奸细或代言人」？我自己不过是一个青年人，我的生活是靠自己的劳力来维持，劳先君加我头衔未免可笑了。

其次我还佩服劳先君的曲解本领。在我「漫画」里，明明是说「创作假如是现实的，最少也有他的意义的，像最近已出版四期（现六期）的『作家』是做到了这点，就是它把社会现实深入每篇作品中去，创作里现实主义的活跃」，我说这话的意思无非是反对机械主义的说客，以为一篇作品或杂文……只应该彭彭叫的「口号」文学，与其他方面的社会现实得不到什么好的评价。而劳先君却硬把「创作」拉到和「作家」上发表的小说比美，真曲解了我的原意。我想就纵使我的文章不「通」，也不会不通到这样吧！劳先君为要使曲解的理论得着结论，于是他捏造了事实：「稿件被退回」啦，「投稿不遂」啦。其实像这样捏造事实，根本上就不值得一笑的。自然，最近为着生活的忙碌，很少有再投过稿，也许这样可作为劳先君说我「投稿不遂」的证据吧！如其这样，那我可没有话说，否则劳先君的「意测的说不负责的话」也「未免太无聊了」。

（载**一九三六年十月七日——十四日「出版界」）**

@文翔《现阶段马来亚文学》，1936

过去的马来亚文学

数年以前，马来亚的文学有过相当的发展，这发展便是新兴文学的活跃。虽然在当时——直到现在——代表马来亚文学活跃的园地，还是靠着几家报纸的副刊（间有文艺刊物），可是，在这几家报纸副刊的上面，我们常常接触到的，大多数是致力传播新兴文学的理论，而创作，不论长篇或短篇，也有人起而实践了。这是在当时马来亚文学上反映出来的一般情形。

当然，在新兴文学刚刚介绍到马来亚社会来的时候，其内容的幼稚与不充实是不待说的。在理论的指导上，仅仅只介绍它的理论的一点皮相，至于创作技巧的不纯熟与取材的公式化，都是表现于当时的马来亚文坛上的实际情形了。可是，如果就当时的马来亚社会观，新兴文学所作到的，多少与现实生活相反应，这一点是有相当的成绩与价值的。

新兴文学在马来亚那时为什么却这样的活跃起来的？第一，它是由于马来亚社会内在的变化。当一九二九年的世界经济恐慌以前，马来亚社会的内在情形是保持着相当的稳定的，尤其在经济方面的，由于土产的价格保持着它向上的倾向，各生产部门都一般地有它平衡的发展。可是自从世界经济恐慌以后，这些情形便不同了。世界经济恐慌的浪潮很快地袭到马来亚，于是马来亚社会的内部便跟着很迅速地起了变化，一切的经济机构都受到严重的破坏了。这一结果无疑地便是大多数的劳动大众受着重大的打击。于是文学上所要求反映的不能不从布尔乔亚的生活，转向为新写实主义的了。

其次，是由于世界新兴文学的影响。自从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战以后，各国间的内部起了很大的变化，一切的人力物力因连年的血战而感到重大的疲劳和缺乏不用说了，就是一般人民的生活也因为战争而日益艰难和困穷，他们开始觉悟到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矛盾性，战争不论谁胜谁负对于他们总是无益的，某些国家文学革命的成功，予他们的文学上很大的刺激。所以新兴文学的运动不能不说是划时代的到处受欢迎了。

另一方面，在当时自从「五四」运动以来，文学上的新运动已经抬头了，其中再经过侵略主义的蹂躏，于是新兴文学运动已坚固地确立它底阵地，顽强地猛向一切没落意识的文学进攻。马来亚文学既以华侨文学的活动为中心，那么中国的新写实主义文学运动对于马来亚华侨的文学更有直接的关系与影响，所以中国的新写实主义文学运动和马来亚的新兴文学运动，不能说没有血缘的关系了。自然，马来亚是世界的一环，马来亚的文学是世界文学的一支流，只要世界的文学有一点什么的变动，自然而然地会走到马来亚的。

是的，新写实主义文学的运动至今，不息地更扩大更深入的冲进社会每一角落里去，然而这决不是什么偶然的现象。这原因是说明旧的世界已经到了最后的阶段，同时新写实主义文学能负起推动新的世界现实生活一切描写任务。

当前的马来亚文学

可是，马来亚的新兴文学，在目前使人不能不指出的，是似乎已渐归沉寂的样子了。代表文学活动的报纸副刊或现存的文艺刊物上也没有先前的那样热闹了。日常我们所看到的是小品杂文，而这些杂文，大部份又是描写个人的身边琐事，乃至播毒于读者的背反历史的作品，很少见到一篇有前进意识的创作或新写实主义的文学理论。然而，这就是说明新兴文学运动到目前已经终止了么？不！前面已经说过，新兴文学到了现阶段只有更扩大、更深入，这是历史的必然结果。但是，马来亚的文学在目前呈着一反先前的文学路线，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不过这也是有原因的：第一，是过去的新兴文学工作者还没有建立坚固的阵营，因而一切反历史的没落意识的文学还有它活动的地位；第二，是马来亚原有的封建势力，还是存在着，靠着这背景把过去的封建文学恢复过来；第三，是马来亚的社会情形至目前已起了一次重大的转变。因而在文学上便反映着没落意识，与前进的现实主义文学对抗。虽然没落意识的文学，在华侨的社会中，确没有它发展的社会根据，可是一部份迷恋过去封建社会残骸的，正挣扎于没落过程中而悲着自己的命运的时候，忽然受着希特勒或墨索里尼式的英雄主义的刺激时，也不能不借着原有的社会背景来歌颂“独裁”的功绩了。

但是，除了上面说的目前马来亚文学的这些现象外，还有一部份与此相反的，这就是像上面说过的进步的现实主义的文学。虽然在目前，为了客观环境所限制，它所表现给予人们的，是些灰暗的，而且没有充分积极性的前进的作品。可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已经看得出，它已能够取着一致的步调，反映出马来亚的一部份客观现实来。反映客观现实，虽然是文学本身上多应做的工作，但是它能够在目前反映出它所属的社会现实，却已证明前途光明了。

所以，上面我说的目前马来亚写实主义文学的沉寂，而与新写实主义文学相反的那些背反历史的作品反形活跃的那些原因，不过是暂时的，它决没有遥远的前途，因为历史的客观条件会干脆地给予无情的打击呵！

现阶段马来亚文学的任务

不过，前面我们还没有明确地指出，新写实主义文学为什么到了现阶段更扩大更深入，而且在马来亚的文坛上，为什么忽然又产生出这进步的现实主义的文学来。这些原因，现在不妨也提出来说一说。

原来历史的路线是不断地前进的，而历史上的阶段也是跟着不断的演变的。因为这样，我们人类所处的社会也不能不受着带动而随着演变。固然，这演变有它演变种种的因素，可是，以前人类所处的社会情形，和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情形，有着不小的差异，这里已经有了显明的证实了。所以，文学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种意识形态，因之它底活动根据却不能不被囿于人类社会生活的范围。我们从历史上看见人类原始时代的初期文学，封建社会的封建文学，乃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布尔乔亚文学等等。反之，假使人类生活在当时不满意于当时的社会要求时，文学上也带着具有反抗色彩的作品出现了。如资本主义的反封建文学，普罗文学的反资本家作品等等。

所以,文学是和人类的社会生活不能分离的，但同时也是积极性的，带着破坏与建设的人类在社会生活的一种意识形态。明了这些原因，那么我们即开始认识马来亚为什么产生出进步的现实主义的文学来了。

新写实主义文学，在过去的马来亚社会是有它活动与发展的社会条件的。因为，正如上文所说：是由于马来亚社会内在的，与外在的因素的促成（见前文首段）。但是它之所以能那样的活跃还不如说是由于当时社会情形急剧的变化，经济生活起了尖锐的划分的原故。可是现在马来亚的社会情形又有点不同了，因为国际关系急剧转变的原故，因为世界经济的恐慌威胁的原故，一切以前还保持着相当经济地位的人们也蒙着影响，而感到生活的威迫了。所以，目前的马来亚文学不但应用新写实主义的描写，而且应该更广泛地，深入到一切的社会阶层里面去发掘。这便是马来亚文学所应当反映的任务。

不过，前文我已说过，进步的现实主义文学在马来亚目前不能充分地实践也是事实，不论在量上或在质上。但是这是要从事于马来亚文学的人们去努力的。

作者附语：本文之作，原系打算把马来亚的文学作一较有系统的研究与提供。可是因为作者的知识有限，同时又没有这种书籍作参考，另一方面又因为生活与时间的限制，所以只得草草的把本文结束。也许上面的话是肤浅——甚至有许多观察是错误的。为了使马来亚的文学得到充分的发展，作者很愿意一般爱好文学的青年，热烈地对各个问题在理论上予以善意的补充或指正！

（载**一九三六年十月八日——十二日「新路」）**

@一礁《零零碎碎——给曾艾狄先生》，1936

艾狄先生：

「关于马来亚文艺界漫画」一文，已再三阅读过了。如下的便是我所应说的话。

你那样的一种纯属「斗气」的开场白，实令人不忍卒读。先生！无论如何，「火种」原是你下的啊。

正确是从错误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对于自己的过失，我们必须有忏悔的真诚！顽强地负气，只是毁灭自己。——在「关于马来亚文艺界的漫画」之末段中，先生有着较为良好的表现。但，你在态度上，对于劳先君还是在「斗气」哩。

「对于自己阵营内的种种错过之指摘，也竟用着轻佻的态度、嘲骂的笔锋，那就不仅易于引起无意义的纷争，且难免令人对于批评者的居心发生疑念！」我的这段之所指，原是广泛的。但，如有举出例证之必要，那末，在这里，我无妨举出先生的「马来亚文艺界的漫画」及其所得的回应，以相告。

自我批判的精神在于冷静、诚恳、严肃、坦直。姑息的温情，却不是我们所应有的！先生认为我「在隔离了实际的情形,于理论和现实的应用上，有趋于理想的轻佻的态度方面，觉得也可原情的」，却不曾指明出我的「轻佻的态度」之实证。如果先生仅仅把我经常看得见的只有星洲日报的这一点作为批评我「轻佻」发言的论据，这是不充分的。因为，一、我对于其他的马来亚诸刊物虽不是「经常」却也有断续地阅读之机会；二、「关于马来亚文学诸问题」的拙作，我是尽了自己所可能的郑重而落笔，未尝轻率从事。

而且，既云「理想」，便无所谓「轻佻」。唯有妄想与瞎测才配得上「轻佻」二字的形容。

　　——十四日「出版界」的「编辑室」之补遗，已看过，我并不是凭空地怀疑而是实际地认定，先生「对于自己阵营内的种种错过之指摘，也竟用着轻佻的态度、嘲骂的笔锋的。」这点只要是看过「马来亚文艺界漫画」之一文的人，当有同感。如果先生竟为了这，而说我「在理论和现实的引用上多少有隔离了实际」,「而有趋于理想的轻佻的态度」。那就不仅「太过」并且是「无稽」，先生以为然否？

在我的前文之开始，我曾说过「阅得了曾艾狄先生的『马来亚文艺界的漫画』一文，因而引起了关于马来亚文学的诸问题之些许杂感。」在最后一段的「几句闲话」里，我复作如次的郑重的声明，我说：「本文虽是有感于曾艾狄先生的马来亚文化界之一文而写成，但，在这里，我还是在写着自己的关于马来亚文学诸问题之杂感，由于所讲的是同一的主题，在见解上，便难免有相同或相反的存在」。所以先生所讲的我既不曾一一跟紧着来讲；我自己所讲的也不是一一与先生的意见有关。认清楚了这，那就对于你所指出的我曲解了大作原文的地方，在这儿，我可没有作任何解答的必要了吧？

是的，我曾特别说到：「搬与口号，这，是曾先生所指出来的目前马来亚文坛上的两个流行病」。但，关于这段，我也曾作如是的声明，我说：「在这里，我将客观地对此现象作个较为抽象的研究，这只算得是，在这一点上，向一般从事批评工作的友人们，做个原则上的提商」。而且，先生的所谓「搬」也许就是等于我的所谓「目前我们的文学运动盲目地受领导于中国的文学运动」吧？要是这样，那先生何必多来「马来亚文艺界的搬的现象，能以介绍掩饰过去吗」的这一问？

至于我之所以把「所谓口号」归到你的身上，那是由于先生极力非难「彭彭叫的打倒，拥护……之类的东西」……。我把如此「之类的东西」解释为「口号的」，通吧？

在中国，有人把「民族XX战争的大众文学」一口号的提出，认做是「标新立异」；也有人把斤斤于「口号」的论争，认做是无谓的纠纷。其实，口号，它并不是如先生所说的「表面」。口号，它是在表明一种事象的认识，也在提示着一种实践的目标。

诚然，正如先生所说的那样，马来亚的新文学是可用居留于此的各民族的文字来写的。然而，先生！目前的马来亚华侨文学，却货真价实地是「马来亚的华侨文学」。关于这，我的论据有二：

一、目前我们大半的作者之心向还偏在「祖国」。这，也就是地方的特殊性还不曾明确地把握住。（此刻不是正有人在主张马来亚文学工作者，应在「救国目标」「国防文学」的旗帜下广泛地团结起来吗？——关于这，要确定马来亚文学理论的基础，我在此，要求丘家珍、颖声两先生提出详明的解释，以便大家来作全面诚恳的研究。）二、虽是同众所周知的那样，作为上层建筑之一的文学，是植根于下层基础的经济组织，然而，它的最终之形成，却得通过其社会的诸般意识形态（风俗、信仰、教育、政治等等），因此，尚未在同一的目标之下调整了步伐的现阶段的马来亚各民族之文学间，必然地会存在着形式与内容上的民族性之区别（请注意：在这点上，我可不是无视阶级性存在而代之以民族性），那在名称上给它们一个区别规定是应有的——所谓名称，它原只不过是区别事物的标志啊！尤其是目前马来亚各民族的文学界还在「各自为政」的情况中。例如：先生的「马来亚文艺界漫画」之内容，所说的只不过是限于马来亚华侨文学界之内吧了。如果不问惯例而认真说起来，那末，先生的文章岂不是大题小做了吗？

乘此，对于我的前文作如下的一点之补充：目前马来亚华侨文学的工作者，急须在翻译的努力上，实践沟通马来亚各民族的文学之任务。

这里，且让我节外生枝，提及这另一点：目前在我们的文坛上与「马来亚文学」并行着的，还有「南洋文学」的一个名称，我认为事实在要求着我们把后者放弃。因为「南洋」不仅在区域上是广宽散漫的，就是在政治关系的隶属上，也有着它们的各自不同的宗主国（暹罗，它的政治形态及其文化与其他各地还存在着更大的差异。）何况，实际上，我们目前的工作范围，也只在马来亚。——大家以为然否？

压根儿，我不曾以机械的说法削减了创作的表现效能！这里，我只得再告诉先生一次，在种种情形下，我们的作者「提起笔来，把蕴藏在心中的抑郁、苦痛、愤怒，以及热望诸情绪（与感想）写出而成为杂文的自然会较多（！）；而创作呢？它却不适合于表现瞬间（！）的情绪」和感想，——在这点上，先生可真把我的原文曲解了。这，也许是由于你把我这段中的「较多」、「瞬间」两词忽视了吧？

上述种种，对于先生在「关于马来亚文艺界漫画」之一文中，所提出来的质疑，都逐一无漏地解答了吧？但，我还在期待着先生会有第二次的反驳。请信任我，我不是那种一闻己过便会怫然变色的人——许些人们由于未曾受得严格的集团教育，对于自我批判的精神，无体会、不理解，也许要把我们的这种自白，认做是伪善者的「花言巧语」吧？一笑！

不过，对于超出事理外的攻击，如值得抗议的，我们可不该有「唾面自干」的「好脾气」（自然，在抗议方法的应用上，也还有友敌的不同）！至于徒事误会的意见之提出与解释，那在各方面都是一种无必要的麻烦与浪费。再会吧，先生！

「越界筑路」一则

在我生活着的区域内，还未曾有新文字运动的开始。我认为这工作是应该并且也可能公开地进行。然而，在日报上我所曾看得见的只有：一，在诸副刊上的几篇介绍拉丁化的文章.，二，从「消夏日记」（？）里得知马来亚已有了「拉丁化」研究会的组织；三，加央（？）某校增加了一科「拉丁化」的课程。此外既看不到马来亚新文字运动的具体方案之公布，也找不到有组织的新文字运动的消息。因此，我便误认为在马来亚还未曾有组织的新文字运动，才提出了「汉字呢？基本英语呢？还是拉丁化？」的问题来。（曾艾狄先生在他的文章里实未曾有一字及此）

新文字运动的方言化地进行，既是作为目前的「实用」之方法，我自然不会有所疑异，敬谢指示！此答马达先生。

（载**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晨星」**）

@石《算是补充》,1936

自曾君的「马来亚文艺界漫画」刊出后，自己当时便觉得有许多话要说，可是因为给别的事情绊住，所以不得不在这问题已经数度讨论之后才来说话。然而还是晚了一些，因为自己要说的话，恰好已给丘家珍君说过了。所以，我在这里的意见只当作一些补充而已。

关于「马来亚文学的诸问题」，我在大体上是赞同的。我认为只有像一礁君的这种态度，才能够把讨论的问题集中起来，作具体的讨论，而不至于陷入意气从事的无原则的纠纷。而且，马达、杨如两位先生的意见也还是相当对的。我们正无须以曾君态度的欠「严肃与矜持」，而过虑及「挟嫌攻击」……等等。我相信这或者是曾君对马来亚文艺界的希望过殷吧，所以就几如过去中国文坛发生过「为什么没有伟大作品产生」的问题一样，一经提起，有的说是作家不努力，有的说是被批评者及编辑摧残等等，你怨我，我怨他；其实呢，心还是纯洁的，不过希望得太迫切了而已。丘家珍君说得很对：「甚且要注意拖回一班大有甘作『汉奸』倾向的同胞」！何况曾君并非就是「汉奸」呢！

然而曾君的错误，仍是免不掉的。但曾君第二次在出版界登载的「关于马来亚文艺界漫画」，劈头却说过：「作者原打算在『马来亚文艺界漫画』这篇杂文之后，再来一篇关于马来亚文艺界的任务的比较具体一些的文字」，这就证明曾君自己也知道那样说还是不够，必须有正当的补充。由此，可见他的态度至少是转变许多了。此后，我们也就期待着：曾君实践他的约言，多作具体的讨论。

劳先和石韫真两位先生平时也是创作颇努力的文艺界同志，我想对此事也不会再啰囌下去了吧。我们当前的时代是处在黑暗与光明交绥的中间，我们的民族也呈示着空前的苦难，大家正在救亡的旗帜下团结一致。忘掉一切私人恩怨，把问题集中到救亡的大前提下面去！大家精诚地来抢救我们民族的危亡！

所以，我一方面对一礁君的冷静的讨论的态度表钦敬，一方对丘家珍君的意见表赞同。同时，我认为最近的星洲日报「文艺周刊」的羊羽君对当前马来亚文化之路的意见（全文意见是否全对，当然还待讨论），也是十分宝贵的。只有大家避免消极的打击，多作积极的鼓励与具体问题的讨论，才会把文艺运动纳入正轨，而得到正常的发展。

世界是在战争与变革的前夜，中华民族已到了最后的生死关头！我们马来亚的华人，即使不以狭隘的国家主义的眼光来看做侨民，只作其他弱小民族一样来看吧，则对同一命运的弱小民族解放运动也不能视若无睹。正如西班牙之使我们不得不关心一样。况且中国是华侨的祖国？又是世界弱小民族解放运动中的最有力的因素！所以，站在反战、反法西斯、反侵略的立场上来说，我们也该不分阶级、宗教派别、私见，……而团结在一起，建立马来亚文艺界的统一战线，为争取和平，保护文化，为反侵略的救亡而斗争！

我希望抱着同感的人们多多地来对这一问题发表意见，来建起一个强固的力量！

（载**一九三六年十月廿三日「晨星」副刊**）

@陈玉兰《马来亚文艺界零话》，1936

这一次由曾艾狄先生在这「出版界」里发表那篇「马来亚文艺界漫画」所引起的热闹，我认为是有相当意义，因为这是一个讨论马来亚文艺界创作内容的问题，建设马来亚文坛基础的问题。

我们凭事实说，在马来亚实在还难说有文坛这一种机构，因为一个地方的文坛，如果是要有几个象样的作家，要有几部象样的作品，那么在马来亚有这种的既成条件么？主张有的人一定要说报纸副刊上不是有很多作品了吗？前年不是有人介绍过许多「地方作家」了吗？去年不是又有人介绍过好几位女作家了吗？

其实在报纸副刊上的作品，那却是杂文居多。杂文虽多，可还没有人出来批评过，有的话，就要算曾艾狄先生了！据说曾先生却把杂文讽刺的有点使人发火。

现在把那些「作家」的创作，加了些杂文，便成为一个「文坛」？自然这「文坛」还得加一个括号的。

问题在这里了，所谓文艺界诸君子，请问要几时才可以把这「文坛」的括号去掉呢？要怎样才可以把这「文坛」的括号去掉呢？要如何去养成大批的好作家好作品来推动与开拓这个马来亚地方的文学呢？

所以曾先生的「漫画」画得不无相当意义。你看因了曾先生的「漫画」，然后才有许多位先生前后供给了许多关于开拓马来亚「文坛」的建议来：

我们要大家组织起来，研究文学、努力创作、出版刊物。

这里，我们虽然是马来亚文化的工作者，可是可不能忘记了我们的祖国。中国文坛现阶段的两个口号虽都可供参考，但是在马来亚大众文学或者马来亚华侨大众文学就得了！内容尽可以分担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与国防文学的任务，名目却不能依样画葫芦地照抄过来。

马来亚虽有许多种族，倘若能推行拉丁化写法的文字，马来亚文学的前途是无限远大的。马来亚文化工作者还得联合各民族共同参加到和平、反战、反法西斯的广大的人民阵线的运动中去!

一个前进的文艺作家，是得参加到生活斗争的阵营里去，为争取民族解放而努力！

鲁迅先生说得好：「问题在实做，空口争论有什么用？」大意如此，请大家记取啊！

（载**一九三六年十月廿三日「出版界」）**

@杨如《漫话马华文坛》，1936

　　「马来亚文艺界漫画」的提出，像是一块石子投下了池塘，顿时在水面上激起了许多的浪花。不管这浪花会否影响于池塘本身的任何部份，其呈现在目前逐渐在扩大着的圆纹，却至少是可使平素被目为死寂的池塘得到了相当的动荡。马来亚文艺界的情形，如果有若干相同于池塘的寂静的话，那这一次「漫画」的石子的投下，多少是搅起了不少的浪波，而且有人还认之为有严重到动员全马来亚文化人的笔杆来讨论的趋势。

其实，这也并不是过份的形容，至少它是具有了下列三种的客观要求：一、因为真理的确定，是需要经过讨论的过程。二、马来亚新兴文坛的建立，在此刻似乎还是处于建设的时期，亟待着理论的奠基的。三、所提出以至于附带所及的问题，都基要地切合着马来亚文艺界当前的整个脉络，范围已从杂文和创作、口号及搬尸、到批评的工作、新文字的运动，以至于地方特殊性、题材的选择、现阶段马来亚文学的任务、马来亚当前文化的正路等。地域也从南部的星洲绵亘到中部的吡叻、北部的槟城，可说是笼罩了全个马来亚的文化中心地了。虽然结果收获的美满分数，此刻不敢先为预定，但这是留与马来亚华侨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事迹，却是可以断言的。

就在这热闹的气氛里，有人接连地提出了很可珍视的意见。他们正确地说明着马来亚没有好的作品产生的原因是作者缺乏实际生活的体验。作者没有丰富的实生活，自然是不能写出好的作品来呀！这只要我们稍微从许多充满着个人气息的专门以身边琐事为描写对象的作品看来，便可以得到相当的实证。固然，我们并不敢抹煞，中间也有不少佳作以巧妙的手法，从万难的奋斗里，在马来亚得到发表的机会过。然而，一般作者的缺乏实际生活，却也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他们不想走开自己的生活圈子，不敢和自己生活圈子以外的人往来乃至触接，有之，也只是一种向上爬的利欲冲动，为着要维持现在生活圏子里地位的坚固，或者为着要获得更高尚、更优裕的生活圈子之得以夸人，才拼命地向另一圈子里的要人们奉承、审伺，了解要人们所喜欢的一切而取悦之。挖苦的人说这是「攒营」，羡慕的人说这是进身的「艺术」手腕。

文艺作品是生活的反映，所谓文艺工作者也就不能单从书本上去找题材，闭着房门从国内新运到的杂志上搬取了些现成的理论，跟着加上一些赞否的意见，源源地供给着马来亚文艺界的特殊奇珍。虽然，国内的杂志界不曾一日断绝马来亚市场的供给，他们也就永远不愁没有写作的题材。然而所能做到的成绩，除了浪费以外，怕就只有他们的荷包比较「麦克」吧？自然，许多真正的介绍与推荐的工作，明眼人是得予以钦佩的。

毁掉这种专门向杂志书本上找题材的恶习惯，深入到现实世界的里层，深入到广大群众的队伍里，向大众学习、向生活学习」，有人已指出明确的道路了。这里还得声明，书籍并不是不可读，正确的杂志和书本还是供给我们丰富理论，增强认识的利器，也只有不断地丰富本身的理论，灌输本身的时代认识，然后在生活的洪炉里，才有法子把握着真谛，才有法子扬弃着生活里的渣滓，辩证地把生活的真实反映到作品上去。

「向生活学习」，这儿略微说到了，紧跟着的应该是「向生活学习些什么？」

我们知道，在利欲熏天的腐烂社会，一般文化人往往也不能摒除自己的利益，死抱着传统的劣根性，局囿在个人的小天地里，永远不屑接触到大众生活的真实里去。然而，他们却理解着历史的必然性，憧憬着新的光明的到来，震羡于伟壮的大众力量，确然也发生过把自身溶化于这一伟壮的力量的中间去的想念，但现成的生活却是一杯甜蜜的糖浆，美丽的粉红杏脸，高贵的珠厦琼楼，不是远较于露风餐雨的草庐茅舍为舒服幸运吗？于是「想念」便仅止于「想念」，生活却依然是生活。这是在意识上反叛了自己阶层的小资产者的知识分子所很难逃避的表现。虽然在言论上尽管显露着前进的姿态，而在行为上却一味的胡涂到不知胡底。像这种具有二重人格的不坚定份子，如其单在个人私生活灌注以靡烂的毒精，待到暴风雨降临他的头上时，或许还会醒悟过来。至于因着个人利欲观念的过于浓厚者，则不惜挂着羊头，卖其狗肉，甘心充当对方的向导和警探，向着大众的阵营，大做其围捕的工作。

提防着，这些毒汁会散布到你们的周遭！

还有「环境决定意识」这一软弱的投降论调，也足以纷乱「向生活学习」的正确主张。因为正有许多曾经高喊过「向生活学习」的比较前进的青年，等到他们的「生活」在他们自己认为可以算作「安定」或者「高尚」时，便接二连三地向恶势力投降起来，不特先前的要深入到大众的队伍里向生活学习的怀抱弃同敝履，同时还常巧妙地搬了「环境决定意识」的虎头牌来作为掩护自己变节的理论根据，至于对着还在前进着的先前伙伴张起高傲的老成架子，讥笑着人家的不懂「世故」，更是他们的惯常说法。

「向生活学习些什么？」应该不是从个人主义出发的「向上爬」的那样简单，也应该不是兼具着二重人格的言行不一致的欺骗表现，它应该是扫清了上面的那两者的根据的存在，把目标溶化到最大多数人底生存的争取的胜利里去。固然不一定要脱下领带，走进黑气熏天的矿穴，但至少要在不阻碍集体的走向光明的原则下，热烈地接受了每一个为上层人物所不屑注视的角落里伸来的粗壮的手，收取了他们底生活的真相，作为自己见解上的指针。不然，徒然说着动听的词调，就未有不使使人想到,至多不过在「劣根性」的氛围里兜着圈子。

（载**一九三六年十月廿三——十一月四日「出版界」**）

@谛克《注音汉字的排印问题》，1936

注音汉字排印（即在汉字旁边兼注以国音字母）这个问题，就我模糊的记忆，似乎是中国政府的教育部，在不久以前经过了讨论，成了议案，把它颁布出来，说是由民国廿六年起，便要实行了的。

「巨大」的、「老牌」的印书馆，于政府的堂堂颁布，是当「恭而行之」的，不这样「巨大」和「老牌」的街招，可不是要拉下来了吗？

最近，在一家儿童图书馆中，瞥见新近运到的商务出版的「儿童世界」，已采用注音汉字来排印了。这种「恭行」政令的真精神，是应该给他一声「赞许」的，行见「此风一开」，其他的印书馆，亦将不让人家专美，起来采用的啊！

据「编辑者话」说：「从这一卷起，我们采用注音汉字排印，希望各位读者在最短期间先把注音符号澈底研究，研究纯熟了，将来不但可以使各位读音正确，而且可以帮助各位多识字。」注音汉字，在知识界国语的正音上，是不无多少帮助的，但是它的效用，最多就只有这小小的一点，其他的可找不出。

「现在拉丁化新文字，可不是被认为教育大众最好的工具了吗？在汉字旁边，采用注音，倒不如采用拉丁化（即在汉字旁边注以拉丁字母）。这样一来，智识界无论大的小的，读了附注拉丁字母的汉字，不是可以使拉丁化的拼法纯熟，作他们推行这种新文字的帮助吗？」想来，有不少的人，是会这么发生上述的疑问。

这种疑问，表面上看来，是亦有他的道理在；可是一经深究，便未免有多少「不识时务」的了。

汉字注音，不先不后，偏偏在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推行如火如荼的现在提出、议决、颁布、实行，看看是有多少耐人寻味的所在的。

总之，汉字注音，如其只是站在「正音」的这一点上来实行，虽然收效极微，但我是不便加以反对的.，要是想要利用它来阻止拉丁化新文字的推进，冀有以延长方块汉字的寿命，那便有点「莫敢领教」了。时代的急流，难道可以用任何方式来加以阻止的吗？正相反，你愈阻止，它的流，是会愈加紧它的速度的。

「方块字这么坏，不是早就应该消灭了么？不，一件东西底存在与否，往往不以它本身底完美与否为断，倒是看社会上有没有人需要它。方块字和卑贱的人们本来没有发生过关系，它的烦难以及种种坏处又是卑贱的人们接近文化生活的大阻碍，当然被卑贱的人们所遗弃的。可是这种情形却是尊贵的人们底利益，一定会为他们所需要、所拥护。那末，方块字废除与否，就不能是它本身的问题，要靠尊贵的人们和卑贱的人们这两种力量的搏斗底结果来决定。」

聂绀弩在「现实文学」二期「文章、语言、文字」一文中的这一段话，把它引用在这儿，也许不会怎样的「牛头不对马嘴」。

（载**一九三六年十月廿八日「出版界」**

@保罗《马来亚文学试论》，1936

（一）楔子

作为艺术一部门底文学，它跟整个艺术之史的发展一样，本质的地是属于全人类的。因为艺术的起源早在人类尚未分化为主人与奴隶之前的原始的全人类时代。

原始时代的人类的歌唱、舞蹈，说明了艺术是人类生活的自然欲求，也即是二元论者之所谓精神生活之要素。而艺术即生活这一含义是无可怀疑的。

所谓艺术即生活，是同样于生活产生艺术的说法。生活是整个的，包含物质、精神之整体的，不可分离的。

人类生活由原始时代而石器时代、而铜器、而铁器、而手工业，机器工业,以及将来完全电化的时代。这全部历史无非说明了人类一时代有一时代的生活。

艺术同生活一样,某时代有某时代的艺术,所以艺术是时代的产物。作为艺术一部门的文学，也自然是属于时代的。

如果人类全部历史是战斗的，那么艺术也本质的是战斗的。

我们这时代，是一个暴风雨的时代、战斗的时代，不消说，我们是需要战斗的艺术、战斗的文学。

（二）文学之地方特殊性

时代告诉我们，目前的人类只有和平阵线与法西斯阵线两种最大的战斗的对垒。这种对垒的阵线是普遍于全世界的。作为战斗武器之文学自然也是世界的。

然而因了地方环境之不同，战斗方式之应用，一个地方便应有一个地方的战斗的文学。

所以马来亚地方应有马来亚文学之花果的栽培，是一种很明显的社会客观根据的要求，与存在的条件。

马来亚是一个殖民地，马来亚社会是一种殖民地性质之经济机构的社会，这种社会组织说明了马来亚各民族当共同安享理想的、和平的、人的生活的欲求与需要。马来亚的安全，即各民族的安全；马来亚之灾难，即各民族之灾难。打一句土白的譬如吧：

「要是××侵略主义者突然趁火打劫，在马来亚地方忽飞来了一大队铁鸟，放下了一大堆的炸弹，这些炸弹决不会只炸死一部分华人或巫人的，他要炸死我们大家的！」

所以不管目前各民族之是否如何隔膜，我们是需要大家有一共通的并进的生活与艺术。这又可以说：

「要是××侵略主义来攻打马来亚，我们总不能先叫巫人去对敌的，凡是居留马来亚的人民都有保卫马来亚的责任与义务。」

此种比喻，也许会有很严重的语病，但这是尽可能的说明，马来亚各民族有共安乐共患难的必要了呵！

那么生活决定之艺术或文学，同时作为改造生活武器之艺术或文学的地方特殊性，大概可以给我们一个概念了。

（二）华侨文学与马来亚文学

马来亚社会的经济机构，决定了马来亚文化的落后，目前自然还缺少作为文学工具的一种共同的语言化的新文字，故事实上各民族在目前还只能采用各民族固有的语言文字，故以华文写下来的文学，暂时当然可以袭用华侨文学的名称。

然而华侨文学是不大会有前途的，它只有踏进了马来亚文学的领域以内才能够长足的进展的。理由便是如上面所说过的情状，它是构通各民族的一重障碍。除实际联系外，在文学上，推行拉丁化写法的新文字是最有效不过的了。据我们所知道的马来亚各民族如巫人、印人等早已有既成的拉丁化的写法的文字（是否要改良，因为我不是语言专家，不敢妄说）。所差者只有华人。如今华人也有新文字了，大家努力推行起来，前途自然是远大的。

不过，在这里，也许有人要怀疑这种华侨文学要放弃掉与祖国救亡文学的联系了。不，决不！我们相反地，在现阶段，特别要运用马来亚文学来有效地推动华侨的救亡运动，要唤醒其他民族起来援助中国的民族解放战争！主要的不在形式，而是内容！正如我们不能叫所有的华侨统通搬回祖国去救亡一样，我们不必在当地也从国内去搬一块「国防文学」的招牌来挂在马来亚！我们在这里的文学最多只能写出华侨如何生活、如何热心爱国，可不能写义勇军在前线如何抗争（介绍祖国的此种作品当然可以）。因为不独我们很难亲切了解，也不是最有效的分内之事。我们最重要的主题在影响与援助（当然也可以鼓励华侨青年回国从军，但我总认为这是部分的意义）祖国的救亡运动。

（四）我们需要什么货色的创作

提到创作，实在是最困难的问题了！因为我们虽不敢赞同大家只停留于写浅薄的杂文（这非指全般），然而，有些粗制滥造的创作，实在也太幼稚，浅薄得使人失望！

所以我以为在目前对于创作者之教育与培养实在是一个最主要的问题。

而教育又不是念符咒般专讲一些空泛的公式主义之理论，要就作品与作者之实际情形，加以实际的批评与指导。举例说，在马来亚的写作者，实际上连一个写得一篇有相当的艺术价值与社会意义的小说的作者都很难找得出（这自然是指有发表过写作的人，因为恐怕得罪了有些从来不肯在当地发表文章的大作家，特此声明）。那么我们凭什么去要他写出伟大的作品来？或写出所谓典型的作品来？谈到这里，我想起了茅盾先生最近在一卷三期的「中流」发表的那篇对于中国文坛创作的技巧问题来了。

「……我们现在，一般作品的内容不能说不比从前小说月报时代为新——而且新得不少，为什么新形式新技巧之出现反倒不及？（并非完全没有！）

「新的社会现实，决定了文学上新内容和技巧，这又是批评家们常常提示的。然而我们现在的『社会现实』比之十年前又何如？为什么这『铁则』失了灵验？

「批评的公式主义化，这是批评家把『前进的世界观人生观』『现实主义的方法』等等，当作符咒念，就算已尽了职……

　　　「盼望批评家们不要老抬着『内容决定技巧』那样的神牌，且来就现有作品具体地研究研究『技巧问题』吧！」

在这里我也希望马来亚的批评家：「且来就现有作品具体地研究『技巧问题』吧！不要一味抹煞或一味捧场！」

那么我们需要什么货色呢？让我只说一句皮相的话吧，我们只要多创作出作者所深知的东西！不要颓废，无病呻吟，奴才相的东西！只有这样，才能一步步地成功到完美的作品，然才谈得到「伟大不伟大」，「典型不典型」的问题。

（五〕结论

现在简单地概括起来：

一、我们认为文学是时代的产物。

二、在时代里的文学还有它的地方的特殊性在。

三、目前由各民族的文学自由发展到马来亚文学。

四、尽力实际地教育与培养完美创作之不断产生。

（载**一九三六年十月廿九日「晨星」）**

@陈玉兰《小说家》，1936

我也是讨厌乱「搬」的一个读者，但却不反对好的介绍，尤其是对于侨居海外的读者的有益而且有关联的介绍。

现在我也来介绍一种新近从上海出版的文学刊物：「小说家」！

这是一本新的文学刊物。由欧阳山、张天翼、吴组湘、周文、奚如、草明、任叔、蒋牧良、周而复、绀弩、白尘、李溶华等，组织了一个「小说家座谈会」来主编的。

内容自然是以小说创作为主，可是我认为有特别值得来推荐的倒是——

他们是以文化工作的实践步骤，来教育文学青年。

他们对于来稿采取极慎重的方法来检定的，每一篇稿子都必须通过「小说家座谈会」才作最后的取舍。

这种「小说家座谈会」除掉不会埋没人才与好作品以外，还有种特点是：

我们读了这种刊物，保证可以得到许多关于创作方面的实际理解。他们是全凭经验来教育文学青年与一般读者的，不像一般人专以专门名词来威吓人的，专以口号来激动人的。因此，固然公式和口号对于政治方面极有用场，然而究竟非文学的正轨；要不然的话，何不直截地叫一般作家统通去街头喊口号、写标语，何以要那么转弯抹角地来写文学作品呢？

说到这里，不由得又使我联想到马来亚的创作情形了。在马来亚「文坛」上的创作，谁都知道非常贫乏，其实连「贫乏」两字都还欠斟酌，简直可以说没有！这原因就是：

大家不从创作上去作实际的考察，平地就希望会跳出几个澎澎叫的伟大的作家出来。我想还是把眼光放低一点、就事实一点、就落后的现实一点、就幼稚的作家和作品的情形一点，一步步地学习起来吧，马来亚的文艺家们！否则干脆踢开文艺不谈，大家叫口号去吧，也许要比较实际有用呢。

（载**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四日「出版界」**）

@剑濡《中国的一日》，1936

要反映出现社会的各阶层的面景，是需要着集体的力量来共同完成它。

为了这，高尔基便在苏联作家会议席上倡议编辑一本「世界的一日」。

在「世界的一日」还未出版的以前，茅盾主编的「中国的一日」却在九月中出版了。

这本书的价值，我们虽不当作文学杰作看它，却能够从这许多的作者阶层中，窥出现社会的各阶层的光明的黑暗的虚伪的幸福的诸般面目。

「现代中国的总面目」，这是本书的自我介绍。这里，的确烙印着全中国每个角落的形象，「悲壮的呐喊」、「沉痛的声诉」、「辛酸的咒诅」、「含泪的微笑」……。

青绿色的封面，四百九十篇，八十余万字的厚厚的篇幅。这里头，所浮荡的形象有些什么呢？这里，有着的是：资本家们的荒诞享乐；挣扎饥饿在线的劳苦大众；献身于民族解放的战士.，军阀官僚的腐化；土豪劣绅的横暴；买办阶层的虚伪狡诈；工头们的强暴罪恶；知识分子的彷徨；落后麻木阶层的腐败；「失去的土地」上的大众之沉痛狂号狂叫；女性们的惨痛呻吟；宗教迷信者的蔓延麻醉，以至于一般的被卷在殉难的旋涡中的苦痛大众的种种……

这些，都是「中国的一日」——五月廿一日——的景色！这里，是「抑制着的然而沸涌的热情、醉生梦死者的呓语……」。这一切，是丑恶圣洁交织着的横断面。

从这本书中，使我们知道，现阶段的中国社会的各阶层底纷纭麻乱的全情景，亦使我们认识，我们的民族，还潜蓄着新兴文化的创造力！

（载**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八日「出版界」**）

@英《连环图画在星洲》，1936

儿童读物，须具有特别浓厚的兴趣，才能引起儿童的欢迎。若理论枯燥的读物，是不会被儿童接受的。儿童所欢迎的是美丽的生动的图画，和有兴趣的童话故事。如果把有兴趣的故事，用美丽的图画连续描绘出来，而成为一部连续有系统的故事图画，那当然是更受儿童欢迎的。

如果故事的题材是有意义的，适合儿童生活的需要的，那么在儿童娱乐的时候可以给儿童许多生活的知识，而儿童于不知不觉中，由兴趣娱乐而得到教育，那么连环图画，无疑的成为儿童教育的工具了。

但是现在星加坡所流行的连环图画，却是非常庸俗的。故事既属荒谬无稽，而内容又极猥亵不堪，对于儿童身心的影响，非常恶劣。儿童思想受其恶化，更非言语所能形容了。

目下星洲大小坡各地，贩卖或出租的连环图画，不下数十百处。所售的或出租的连环图画，题材大约可分为传记、历史、神怪、武侠、恋爱、滑稽六大类。传记历史如岳飞、三国志、年庚尧故事，薛丁山出世，姜子牙出世等，其题材之本身纵有多少历史价值，但经连环图画编绘者之画蛇添足，结果却歪曲了历史发展之真实性。

其他神怪武侠如西游记、唐僧收蜘蛛精、哪咤出世、观音出世、火烧红莲寺、武当奇侠、黑白大侠、七剑十三侠等，多由电影故事改编的，内容是不离什么斗法呵、驾云呵、飞剑呵，一类荒诞神权的东西。这种连环图画，最为风行，它所给与儿童的恶劣的印象很深，往往有些儿童读后，竟成了剑侠迷，虽不至如报章所载国内有学生相偕入山寻仙的事件发生，而最低限度，也有使儿童像服食毒剂，而入了迷信神仙鬼怪的幻想。

其次还有关于恋爱滑稽各书，多半也是由电影故事改编的，如黄慧如恋爱史、杀子报、风流少奶奶、王先生等等，故事既极淫秽，而图画间，亦多有猥亵的状态。这类不正当的，含有毒质的连环图，对于儿童当然更是有害的。而「王先生」一类的滑稽突梯，更会使儿童陷于不正确的非非之途去。

在儿童读物感到绝大恐慌的现阶段，我们为着通俗文化的推进，对于含有毒素的读物的扫除，固然是当前的急务，而于正确的通俗读物的提供，如对连环图画之予以质的改革等，尤是文化运动者所不可忽视的工作。

（载**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八日「出版界」**）

@豫观《文艺论战息争以后》，1936

马来亚的文艺界，因为曾君艾狄的一幅「漫画」，引起了一场探讨真理的自我论争，藉此把本来死水似的马来亚文坛，掀搅起不小的波纹，谁敢说这是没有相当的价值呢？现在，看看各方面的情形，这一场的争论，也许就此暂告一个段落了吧！我冷静地将这回论争的过程作一个精密的检讨和分析，觉得最少是有下列的收获的，

一、大家一致的承认，中国的以至于世界的新兴文学理论，我们都可加以介绍和讨论，不过如果完全抹杀了马来亚的「地方特殊性」,一味的抄袭，甚至不管三七二十一，看见旁的地方这么的「实践」了，怕给人家说「落伍」，张冠李戴，便主张我们马来亚亦当配合着这种理论来创作我们马来亚的新兴文学，那是需要纠正的。

二、马来亚现阶段的文学，是要求民族自由更生的大众文学，凡是富有这种主题积极性而在现实的社会本质中所取来的题材，都可给予它们的存在。

三、关于批评家的态度，彼此主张不同道的要进行抨击，但不是乱骂。同道的应该用同情的检讨，作诚恳的指正，但绝不是自吹和自捧。

四、国难临头，国亡无日，我们这班文艺工作者，也应在「救亡」的旗帜底下联合起来。

一项二项三项，只要大家切实的把握住，我以为是不至于办不到的。剩下来的，只有第四项，这息争以后的联合问题，倒需要同道们注意的啊!

散沙一般的马来亚文艺界，我们将如何不使这些荒漫的存在永续下去呢？

作为马来亚的文艺作者，我以为应该把这么重要的一个课题，划进了我们的工作范围里面，尽可能的改进散沙般的周围，惟其如是，一二三三项，才愈有其兑现的可能。不然，空口说白话，效果上是不会有若何的高强呀！

（载**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日「出版界」**）

一九三六年星加坡华侨文坛的姿态 怡人

（一）

星加坡华侨文坛（本文简称它做星华文坛)，说也奇怪，从来(今年讲)都是发展在依赖性上的。这就是说，星加坡华侨文坛上所反映的尽可说不是当地的货色，不管是小说、散文或诗歌，可以说大半是由中国搬来的。这是一九三六年星加坡文坛上反映出来的特点。当然，我不是说星华文坛根本没有独立性，而抹杀了殖民地文化贫乏的成因；相反的，我是从这特点上观察所以造成殖民地文化不能独立的成因，逐一把它剖解出来。

然而造成殖民地文化不能独立的成因是什么呢？第一，最基本的便是当地的文化统制政策的运用。谁也不能不承认，文化统制政策是加强殖民地统治最重要的手段。但是由这手段实施的结果，便是促成文化的贫困。第二，是殖民地经济恐慌的形成。本来经济的恐慌，有时候是不能动摇文化向上的发展的；虽然经济部门，它是作为文化发展的下层基础，下层经济基础的崩溃自然要影响到上层文化的发展。然而这是不能一概而论，我们单以中国的经济情形与文坛作比例，便可证明了。中国近年来一方面受日本XX主义的侵略(包括经济侵略在内)，别方面又受国际资本主义排挤，因中国一般人民生活的痛苦，与及中国的民族资本不能发达，不论在工商业或农村方面的经济恐慌与破产处处都看得到了；然而在文坛上,却开着繁荣的花果与日益走向光明的道路，不管你经济的恐怖，怎样的威胁，而它却更藉此找出所以造成经济恐慌的根原来。这不是中国目前的经济恐慌中文坛上的事实吗？所以，经济的恐慌，在某些场合是更能刺激新文化向上的发展的。但是所谓殖民地的经济的恐慽又不然，是只有文坛的点淡，文化的向上发展受压抑(至少在一般的表现上)。第三，是作家本身的不努力，不想努力对于马来亚整个面貌的认识，而好好的建立马来亚文坛的理论基础来。关于此，我以为也是有原因：(一)支持星华文坛上的作家多是从中国来的，他们当然对于马来亚的内在情形很少研究，而要建立当地的文坛适应客观的需求，是无法应付的。(二)虽然有的是不乏研究马来亚社会内在的知识，而且对于马来亚社会情形很了解，在他们的职业是流动的(因多半是教育界)，而且朝不保夕，为了忙着生活的关系，他们虽有的还想藉此换取些稿费，但只好简单地或者是直率地把从中国的东西，加了些油酱便拿来星华文坛上作点缀品了。由于上面的那些原因，便造成星华文坛的依赖性的畸形现象，是不可讳言的。

（二）

但以上的那些现象，表现在事实上又在那里呢？这里最显著的例子便是复古主义的复活。自从孔老二这偶像在中国被少数的官僚们作为政治舞台上的垫足石(当然主要是封建思想的促成)，而拥护以后，「礼义廉耻」这锇不能充饥的所谓「道德」居然流行起来，接着不久便走到马来亚来了。星加坡是马来亚的重镇，这些「道德」的推行当然不会落人后，于是学校里，各个团体里，都不约而同地实行起来，好像国亡都不要紧，但「礼义廉耻」是不可不要似的，尤其是有不少要人们不远千里的从中国走来推行这些运动〈如新生活演讲等)，更为着力！因此，这种运动在文坛上也反映出来了。首先最努力的便是某报的副刊，以及这副刊的常任撰稿人最热烈推荐的「庄子文选」等。

其次是从去年十二月中国学生救亡运动所影响，屋加坡的文坛也马上出现反映到这种救亡的文章来。理论、诗歌、小说、散文或小品，在各报的副刊，当时随处都可以看出。等到「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两个口号在中国说出，而且争论之后，我们星加坡的华侨文坛上也立刻提出而且热烈地讨论起来了。

「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争论，在当时的星华文坛上几乎也成为主要的理论课题，更有人趁此在「星华」文坛上提出「国防文学」，要求作家们按着「国防文学」的创作理论，在马来亚创作「国防文学」一样的东西出来！

又次是文学作家的「联合阵线」问题在中国应用之后，接着在这里的文坛上也毫无迟疑地被人提出。当然，「联合阵线」这问题不一定是从中国来的。世界拥护和平的人民大众早已结合在「联合阵线」的旗帜之下了；但是这里的「联合阵线」,却偏偏是中国救亡运动的「联合阵线」。因为事实上星加坡文坛上，「联合阵线」问题的提出恰恰和中国作家在「国防旗帜下联合起来」的行动出于一辙的。

再其次，是新文字的运动。新文字运动在中国取得一般文肓大众的欢迎与拥护以来，也就不胫而走地搬到星华在文坛上特别活跃起来了。新文字的运动，本来以华侨的本身而讲,在推动华侨织字运动上，是应该而且必要的。

以上所说是星华的文坛因为依赖性的不能摆脱，而从此将永远防碍当地文学的生长了。不过，就马来亚文坛的独立性这一研究上，至少我们可以看出：殖民地内在的一切是依頼性，连文化这一部门的依赖性也表现这么的可怜！

(三)

但是，我们也不能绝对这样说：星华文坛上所反映的东西完全是从中国搬来的。事实上，当地色彩的文化运动是无时无地的在发展与滋长着。换句话说：马来亚的文学创作与马来亚文学创作理论基础之确立早已有不少人在注意与实践了。这里，应当举出本年九月间星加坡星洲日报的「出版界」上，曾艾狄君的「马来亚文艺界漫昼」一篇文章，而引起各方面热烈的注意与讨论。从这篇文章里，文坛上便涉到马来亚文学前途的许多问题。

曾君「马来亚文艺界漫画」的那篇文中，主要的目标自然是侧重于马来亚文艺界现象，就是说：这篇「马来亚文艺界漫昼」文章的立论是专对少数的、只知「搬尸」而不晓得自己主张的搬运作家的讽刺。但无疑的，由这讽刺便引起问题广泛的讨论，马来亚当地的文学创作与理论也被不少人提出和注意了。这对于马来亚文学的刺激是不能忽视的：第一，从前虽有人注意当地文学的开掘，但都是个别的，而且在「文坛」上又销声匿迹了。这一次却不同，自那篇「马来亚文艺界漫昼」发表以后，便掀起全马来亚的作家起来参加意见，并且问题继续到两个月之久。显然的，这种集体研究的工作在当时已经被人注意到了。第二，由这篇文章所激起的义愤(因讽刺而起），问题便牵引到马来亚文学的建立，沟通马来亚各民族间的文学等等。明白的说：谁都承认马来亚文学应当有它发展的独立性，它不应当毫无限制的单从中国搬过来。第三，由于创作上需要正确的认识、深刻的描写等，于是问题便注意到马来亚的当地情形。要求每一个作家，在马来亚写作应有正确的世界观，也是谁都承认的事实。第四，有人更提出马来亚的作家为马来亚的写作实践，大家都应当把行动统一起来。

至于马来亚当地的文学创作，都有不少人从事努力过。不过这种表现在屋加坡文坛上只是昙花一现的景象罢了。在收效上是非常不够的。这是从曾君的问题发生以后星华文坛上反映的事实。然而这个是什么缘故呢？我以为第一个原因便不能不归咎在作家本身只知空谈而不想实践。由于这个原因，一切都不能按照计划去努力，尤其是横在前面的政治上或经济上的问题更加不能解决，于是问题虽有计划的讨论了许久，但文坛上终于不得不复回以前的旧观了。

但是，当时曾君的问题的发生而立刻得到各方面的响应，并不是毫无根据的。因为，星华文坛虽然一向依赖中国文坛的培养，但这究竟是畸形的。就是说：这种依赖性的现象到底是不能永久的，只要环境(政治经济的)的允许为马来亚文坛的前途开展，马上便掘出一条康庄的大路来。所以我以为曾君当时提出的问题马上便得到热烈的讨论，在客观上：(一)是文坛上这种依赖性的畸形现象被拘束得太久了，换句话说：星华文坛单单倚靠中国文坛的搬运，是不能满足读者的胃口的。(二)当地人民(特别是华侨)的生活日趋恐慌，他们要求指导他们生活的正确知识粮食也来得急切。(三）由于世界和平阵线和侵略阵线的影响，特别是法西斯侵略阵线的猖狂，对于世界文化的损失是无限量的。因此，为了防卫马来亚的文化的生长，于是许多人都从侵略阵线的狂暴中惊醒起来了。

因为这种一刹那的现象，恰恰反映着客观的真实，直到目前，屋加坡的文坛上还继续地讨论着这种适应客观的问题。虽然在实践上的成果是有限，但无疑的，留在文坛上未解决的重大的余波——是值得宝贵的，也许要从这宝贵的经验中去广泛地开展马来亚文学光明的前途吧！

(四)

以上只就星华文坛上所反映的事及个人的认识从原则上说的。但是仅仅就原则上把文坛反映的事实举了出来，还不能算作整个文坛的总检讨。换句话说：以上对于星华文坛所说的，仅就这一般的意识表现上提出来说，但整个文坛的内容却不止限于意识的表现，而作为这种表现的手段，则备种译作的体材(小说、诗歌、散文、小品等)，也成为文坛上重要的课题。因此，这是应当把星华文坛上发表过的各种译著略说一下，藉此窥见全貌。

不用说，星加坡华侨文坛，谁都不会不承认，它只是靠着日常出版的数家报纸的副刊来支持的。虽然有时也出一二种刊物来点缀，但有的出一二期便宣告停刊，而有的虽能持久，却都是偏重时事或商业的专刊。因此，能有保持着文学气味而继续不断的，便只有这数家报纸的副刊了。副刊的编辑，我们又不用掩饰的说：谁都是为着自家的利害关系而打算，勉强把它支持起来的；再明白点说：报纸上的副刊，它的目的不一定是为着文坛的发展而工作的。因为这个缘故，副刊上所采取的材料也非常复杂，这也许是为着迎合一般低级趣味的胃口吧。但是很显然的，对于大部分的文学作品(如长短篇创作等)却不能不取着冷淡态度，甚至而担绝发表了。所以，占着一九三六年星加坡华侨文坛的主要地位的，便是小品文的活跃。这几乎在数家报纸上毎天都能看到。而小品文的取材，多半又是测量于时事方面的。当然，这个不能作为轻视小品文的论据，因为小品文的生长根本是靠着时事为背景的。但是星华文坛上的小品文，却是露骨的缺少明确的新世界观与艺术修饰的功夫，因之，粗枝大叶地与赤裸裸地便表露出来了。

从上面很原则的概念的叙述，我们对于一九三六年新加坡华侨文坛，总可以大概的看出它底面目吧！由这大概的认识上，我们得到以下的结论：即星华文坛，虽一向都是在依赖性的畸形道线上发艮，但另一方面，它却无时无刻的企图摆脱旧的束缚，而走向独立光明的途径。这途径，无疑的是为着客观环境的要求，它底前途是很阔大的。

不过，其中也有许多足以防碍它底独立的发展，如政治上与经济环境的恶劣等，尤其是作家本身努力的不够。因为这样，文坛上便不能得到适当的向上。但以后要怎样的使屋加坡华侨文坛取着正常的趋向呢？只有一句话：就是作家本身的努力，共同负起开掘的巨大工作。如果谁能意识着为星加坡华侨文坛而努力，那一切的困难都能克服的。

(载**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星洲晚报「出版界」**）

一九三六年马来亚文艺界动态述略 宝

（一）

曾有人预言：在一九三六年会爆发世界大战。而今那未成诸事实，但意大利之呑併阿国，希特勒之策动西班牙的内战，敌人侵缓的急进，西安的事变……都足以说明全世界已步向战事的状态。

马来亚呢，上半年锡价的惨跌，椰干的销路不佳，树胶市况的冷淡，使人们不住的悲观叹息。日本侵华的急进与南进的积极，又不但使英国为殖民地的安全而积极扩张军备，巩固星加坡军港；而且使华侨愤慨不安。最近绥东的抗战与西安事变又引起侨胞莫大的兴奋。此外，新加坡建筑工人空前的大罢工，万余印籍工人的罢工与骚动，吉隆坡以及遍南马来亚的方兴未艾的工潮……都震惊了人们恢复黄金时代的好梦。本文并不想详述如上事件的前因后果，只想由此去观察：马来亚文艺界在这如火如荼的客观形势下有着怎样的发展。

（二）

第一是润湖君的「关于几个副刊」和曾艾狄君的「马来亚文艺界漫画」两文引起的论争。前者因材料失落，无法论述。后者据我所知的，参加讨论者计有一礁、劳先、石韬真、杨如、丘家珍，顾声、马达、黄石等。结果是曾君相当接受了许多同道者的意见。(关于论争经调详情，为珍惜篇幅起见，兹不欲赘述。)现在只特别提出这场论争的收获——它已发展到「马来亚文学的诸问题」的讨论上去：

(一)「关于马来亚文学的诸问题」文内，一礁君广泛地论及马来亚文学创作的经济基础，民族问题、语文问题……等，而供献许多具体的意见。

（二)羊羽君在「当前马来亚文化之路」文内，对于一、马来亚文化的下层建筑——经济机构的推移，「黄金世界」的苦闷。二、封建残余在文化上开倒车。三、世界和平与侵略阵线斗争的尖锐化。四、华侨救亡情绪的高涨。五、马来亚文化工作者的主要任务——救亡、反侵略、推广大众文化……等问题；均有很清楚的提示。在素来理论的建设贫乏的马来亚，这一着是值得我们珍视的！

(三)杨如君的「漫话马华文坛」，木鱼君的「关于马来亚文学的商榷」两文，也都与马来亚文学建设问题有着颇切要的意见。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文艺界自冷嘲转到严肃的讨论的这一可喜的现象。只可惜后来环境关系，便没法在报纸上继续着更深入的探讨了。

（三）

第二是国内「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两个口号的论争，也在马来亚被介绍着、被注意着、被讨论着。介绍并讨论者据我所知有戈壁、马达、东方生、姚寄鸿等诸君，而大多数都表示赞同鲁迅、茅盾、胡风等诸先生的意见——保留着后者这一口号，认为不但无冲突，而且相成。这原是正确的。因为在「国防文学」的口号之下,要不是有个更鲜明的目标，显示着民族解放战争的主力军的面目，是有可能陷入狭隘爱国主义的泥坑中去，和反进步统治的重复，所以指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自「国防文学」发展到普罗文学的桥梁，是十分正确而不可以少的！

这之间，槟城光华日报副刊「槟风」上，记得是耶耳（?)呢，还是谁，曾谈到马来亚「国防文学」的主要任务。惜继后少有人讨论到它。不过，国内「国防文学」的兴起，总算已经刺激着、也鼓励着侨界的文化人也注意起文学在救亡运动中的任务了。同时，马来亚的文化人也已经默认：马来亚文学是负着更艰巨的任务——因为在此不单存在着战争的威吓，封建残余的政治，资本主义的剥削，还有着复杂的民族问题。

(四)

第三是拉丁化运动的勃兴。

拉丁化运动在中国的历史本来就很短，要检查我们马来亚拉丁化运动的成就，当然还说不上，而且，还有许多关于调査与统计上的困难。但它的勃兴与生长的这件事实，却是无可否认。

我们该记得：去年由文学大众化到「大众语」的提倡时，就曾引起反对，爆发了一场论争，但今年这问题却澈底地解决了。大家已经深信：要文学大众化，深入大众，使成为大众自己的好东西，就必须靠着这拉丁化新文字才能做到。因此一在星洲日报「出版界」、「晨星」，星中日报的「星火」；光华日报的「槟风」等副刊上，都陆缉发表了许多提倡的文章（棉阑的拉丁化运动曾引起了一场论争，但不在本文范围，不加賛述)。新加坡兴安会馆出版的「海外周刊」也曾刊载兴化话拉丁化的草案。加影、打巴、督亚冷、美罗、端洛等地的华校也曾对学生教授拉丁化新文字。在这短短的期间，有了这些成就，不能不算是文化界差堪吿慰的事。

(五)

第四是「集体创作」问题之被注意。

首先，在六月间，伊峰君于星中日报的「星火」栏上，对集体创作的必要，什么是集体创作、集体创作不会限制或损害作家的个性与天才等诸问题，有颇确当的说明之后，在十一月间又起了一番热烈的讨论。在槟城，有力军君在光华日报副刊上面的提倡，在星洲，李花、椰壳君也加以响应(原文见十一月十八日的新国民日报副刊「新路」)，这就证明马来亚的文艺界已毫无迟疑地接受了这一崭新的文学的创作方法。这在什么都着重于集体活动的现时代(将来也是)，自是毫无足怪。一方面，我以为这一问题之被注意，该是「中国的一日」和「光明半月刊」内关于集体创作有很好的实践而来的吧。但我们所引为遗憾的是：我们还没有实践。

(六)

至于最近定期刊物的活跃，如在星加坡有「海啸」「大众周报」「星岛周报」等刊物、在薜雳有「儿童晶报」和附在中华晨报的青年「大众周刊」，也可说是文艺界活跃的一些表现。

总上所述，我们虽然不能引为自满，但比去年度有相当的进步是无可否认的。在现在，文艺界至少已有如下的认识：

（1）在国际侵略阵线的疯狂地准备战争的目前，文学必须坚决地为拥护和平，反侵略而战斗。

（2）反侵略的胜利是有赖于弱小民族之解放，去加强和平阵线的力量。所以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既给马来亚文艺界以强烈的刺激与推动；文艺界也必须为挽救祖国的危亡而不分派别,不计私见地团结起来，为完成民族解放而战斗。

（3）同时马来亚的经济机构所产生出来的苦闷，以及许多矛盾的现象，是绝好的题材，而文学也必须忠实地反映出这些现实，促成矛盾的统一。

（4）各民族文化的交融是非常必要，这，一方面要靠着翻译；一方面便靠着拉丁化运动的普遍与深入。（巫语的拉丁化是个很好的模范)

（5）不单在便于沟通各民族间的感情、文化，就是充实大众文学的语汇，使文学成为大众自己的东西，也非常必须拉丁化新文字。所以，推行拉丁化新文字，使福建话和广州话等方言的拉丁化，就成为努力文学者不可少的任务了。

（6）文学的创作方面仍是需要大胆的尝试与努力，不论是集体创作，报告文学，都必须赶快的把理论实践起来，拿出货色来克服文艺界创作贫乏的弱点。

（7）要把今年度文学的收获和客观形势对比，无疑地，还非常不够，远远地落在后面的。所以，来日的任务在我们就成为更其紧急而沉重了。

迎上一九三七年，我们必须以更大的努力去应付这空前紧张的年头。文学将不容许有一点一滴的浪费,它的一点一滴必须成为有益于社会，有益于时代的原动力。它不单跟上时代，而必须走在时代的前头。(载**一九三七年「星洲日报」新年特刊**)

一九三六年马来亚文化动态 人生

在「共赴国难」的浓厚空气中，一九三六年是终了。在这一年中，时代的轮子是特别转得快的，但我们不必为以往的事情去追悔，因为它已经是过去的了。所以对于一九三六年的吿终，我并没有什么留恋，而对于一九三七年的到来，却抱有绝大的希望呢！

一年来，我们民族的危机是天天在增长的，既生为今日中国人的我们，自然不能不按照时代的轮子前进，何况小我生存的意义，也不过集中大多数人的力量，为我们民族的前途打开一条出路，除此以外，便不能有更高的目标了。

在这新的民族解放运动时代的中国，民族危机已经不是局部的事态了，而且在争取民族自由解放的斗争日益猛烈坚决的现阶段，所必然有的文艺上的反映，当然是抗敌的文学，况且文艺也只有接受此伟大的使命，才能保持它的前进活跃的精神的。

在这非常时期的现在，明显地告诉我人的，是那些和目前民族解放运动失掉有机关系的作者，绝对不能够产生新鲜有力的作品。因为在目前我们的作品，都应当是为了救国！所以我们不能不让人家强暴或阴险的去灭亡，我们更不能甘心被人家骗去做那不名誉的替死鬼。文艺是反映社会的现实，故这一年来，在马来亚的文坛上，或多或少也有反映此般现实的作品。

二场论战

文艺上许多问题，曾提出来互相讨论。每一问题的讨论过程中，都有可喜的现象，即是展开了多方面的意见，而使读者得了解每一问题的丰富性。何况论争的被引起烈热展开，总是表现文艺界的有生气有进步。因为没有任何论争的文坛是僵化的、是停涩的，虽然有些比较严肃的原则的论争之外，不免还有些枝节的感情用事的作品，但不能因为这些，就认论战是为无谓的浪费的。

关于「英雄造时势」的问题，在陈天九君的一篇文里，陈君曾这样提出质问：「人类社会不是抽象空洞的存在，而是充满着人与人的生活关系的，只有人类在生活过程中，才会促成社会不断的进化；社会的进化，是连系在人类不断的集团斗争上的结果，谁说人类的英雄不可以造时势呢！」

由于讨论这问题，而涉及文学大众化的文章，尚有多很，这里限于篇幅，不能再做详论。

至于第二论争的问题是「关于马来亚文艺界漫画」，参加论战的作者，虽然不比得参加前一问题的来得众多，然而他们都能抛开「人身攻击的」战术，比前一个问题的参战者，毕竟已略有进步。

我们知道，无论基于某一种的要求，文化运动总是与政治结在一起，在表现新的政治的要求的文艺阵线，每每就是政治运动的一种前导。所以现在的文化运动，如果离开了救国的立场，便竟掉了文学的真实性了。因为那些把文化看作是超现实、超政治的第三种人，毕竟是玩弄文化，毕失是一种说谎呀！

曾艾狄君在「关于马来亚文艺界漫画」一文里，确曾犯过点误解，然而「对于自己阵营的某种错过之指摘，也竟用着轻佻的态度，嘲骂的笔锋，那就不仅易于引起无意义的纷争，且难免令人对于批评者的居心发生疑念！」不知家珍、一礁、劳先、文君觉得然否？

关于「马来亚文艺界漫画」而说到「国防文学」问题，我前虽曾发表过一点意见，但嫌其不足，故有在这里再补白几句的必要：

「国防文学的战线是多方面的，凡是现在的我们的社会现象，以有闲者的颓废生活，小市民的醉生梦死，以至在生活线上挣扎的劳苦大众，都可以组织在此题目之下的：不过凡此种种的题材都必须有一种中心思想，那即是提高民众对于国防的认识的。」

除上述二个问题的论战以外，梹城方面也有调数次的论战，一是「槟风」上的「儿童思想」反「事业与恋爱」，一则是「新园地」上的「关于实践」。

木刻及新文字

木刻书：的发源，虽说是远在唐代，但被人认为是新艺术的一部门，是最近数年来始有的事呢！且在刚刚提倡的时候，曾受到社会上不少的误解，但因热心者努力提倡的结果，现在不但得到多数人的同情，并且疯魔着整个中国的文坛了。

木刻画在马来亚的文坛上出现，虽然数年前已略有之，然经过集体的来提倡，是始于隐郎君编南斧商报之「文漫界」。在该界上所发表的木刻，所给我的印象是很好的，尤其是最使我满意的是，这些木刻画取材的现实性，比看目下所有的绘画都较易情，像我这样一个不大懂得艺术的人，有时也居然被那些复印画页迷住。

木刻画对于大众是具有深厚的潜势力，所以一张印出的木刻画，一传到大众手里，当然是易收启发智识的效果。诚如隐郎君说的那样，当此「社会随处都塞着瘅烟鬼影，到处都可听见惨惨悽悽的哭声时，木刻的表现是强而有力的。」

文字拉丁化的问题，是在一九三四年讨论大众语时被提出的，时虽甚暂，然而在国内新文字的书报已一天一天地增加，学习新文字而且应用它的人也渐渐地多了。新文字运动波及到马来亚，实是最近始有的事，在这里虽然尚未有什么「拉丁化」研究会的组织，可是练习它的人已曰见众多，用拉丁化文字互通书信的，也已大有其人，据说某校为要提倡拉丁化字起见，特为这加设一科「拉丁化的课程」，从这可见拉丁化在马来亚运动的一班了。

依现在的情形观祭，除了那些死抱住文学不放的第三种人，和奉汉字作神明的国粹主义者不要讲外，对于废除汉字而提倡新文字的讨论，大概是不会有人再来作稍极的反对的了。因为要使广大的文肓大众所能够接受的一种文化，是要我人所写的东西，大众都能看得懂。根据上面的理由，我们可以做的结论是，新文字运动的前途是光明的，但须要对新文字有研究者继续努力。

几个副刊

在出版界十分寂寞的南洋，靠来支持这文化的门面的，只有各地日报副刊，难怪南洋的读者和作者对于副刊是抱着一种很高的希望。所以我相信，如各报的副刊，能够好好的整顿起来，它对于读者或作者的影响必不小。在这里，我所要说的几个副刊，是对这里的文化有点影响的。

南洋商报的副刊——狮声，狮声的好坏，和狮声过去在文坛上的努力如何，8要聪明的读者，我相信都会知道，用不着我来替它赘述。

星洲日报的副刊——晨星，编者林健食君。林君主编该栏已有三四年的历史，它的取材方面，诚如编者在「今后的本刊」里所说的那样：「今后我们打算确定一种目标，与『繁星」分出两种性质来，那些无聊、低级的东西，我们绝对不要。读者能以下列各种文字惠寄『晨星』，无任欢迎：

一短篇文艺理论、二作家传评、三读书杂记、四时事短评、五地方通讯、六杂感随笔等」。林君以短文见称，故是页所刊载的作品，多为清新简永。至于该报之毎周文艺，编者为王哥空君。

星中日报之「星火」副刊及「星火每周文学」，编者是健人君。前者多注重时事杂感，后者则注重理论文章。一年来所有之笔战，星火作者均有参加。至它选稿标准，据说是要「吹起自由的热情，把现实反映在作品里，去教育大众，刺激大众」的。

新国民日报的副刊——新路编者是李润湖君，在编者「献词」的最后一段文里，李君曾这样说过:「在这里我们不想怎样地铺张，我们也不敢向大家预开漂亮的支票，不过希望在我们能力的范围里，尽我们一点忠实的贡献。我们更不想拘牵某个固定的主题，只要有明确的观点，透彻的见解，无论文艺理论、小说、速写、散文、随笔诸般社会问题的作品等，都在这个园地里占个地位。」曾希望编者为文字街头警察的润湖君现在我也有点关于他的希望，「新路」上的文章不能只是由「老作家们」来写，要号召读者都来写稿子。取稿的标准不妨放低，只要文章的内容真是说大众的话，即使写得有点「不通」也不要紧，我望润湖君能做到这点。

怡保晨报的「大众副刊」，编者是王厌之君。王君在「发刊『青年大众』前言」一文里所说的话，实值得在这里替其介绍：「在这民族陷于危殆，生死存亡的关头，华侨的救亡运动，还没有具体表现，呼声也是很薄弱的。尤其是侨界青年，他们应该是推进时代车轮的中坚，应该是热血沸腾的人类。然而他们缄默着，这也许是他们的认识未清，沉沦于一切消耗精力的泥潭中而不能自拔的缘故吧。」大众副刊的公然使人注意，是和王君深刻的认识有着连带的关系，能给大众以精神食粮的刊物，当然也必为大众所欢迎的。

槟城光华日报的副刊——槟风，及槟城新报的副刊——新园地，前者主编为吴蔚愧君，后者主编为荔蕊君。二报副刊的取材略有不同，前者好似注重于时事短评，后者则多登载长篇小说。

出版界剪影

文化十分落后的南洋，已是使南洋的出版界沉默，何况为环境及经济的种种限制，出版界的不能活跃也实是有其不得已的原因。我们常看见一个刊物出了一二期后，便因为种种的缘故宣吿夭亡，这已是成为家常便饭，而不足为怪的一件事了。但是可喜是旧的宣告停刊不久，而新的立即宣布出版；虽然在这样的环境下所产生的婴孩，都不免有短命鬼的之嫌，然而到底短总比得没有好。

「万花筒」的创刊号是二月二十五日出版的，编者是林日贞及林健食二君。它的取材标准在它的发刊词里已经说过：「本刊材料，均属零星杂碎，无一篇堂堂正正的大章，如色玻璃小片及色纸叶麦细屑相似，然容积虽小，取材力求其精，将使一篇有一篇之趣味，一篇有一篇之新奇。……」取材力求趣味、力求新奇的万花筒，它的读者似乎并不多。

「国货导报」，编者为金时春及胡戌女二君。顾名思义，国货导报的内容，当然是不能离开提谐国货的立场了。「马来亚月刊」的编者是王仲广君，它的取材，极为复杂，有「商业问题讲座」，也有「体育新闻」，有「日本积极侵略中国」的评论，也有「灯下漫谈」的杂文、但编排方面，尚称新颖。「茶阳月刊」，编者不详，因为它是茶阳励志社出版的，故它取材方面，多注重于「大埔」，诸如「数年来大埔教育动态」，「大埔农村有设立合作储蓄银行之必要」等。

最近始出版的有「海啸」，「大众周报」，前者的编者为曾见及金钱二君，后者的负责人为杨雨若君。

妇女园地

华人一面所抱的观念，都是把妇女不当是人来看，然而妇女毕竟也是人类。这我相信，谁都会这样承认的，何况社会生活如果无妇女来参加，那损失是不可想像的。所以无论做一个女子的恋人，或是女子的丈夫或是女子的兄弟的男子，都应不要把妇女当做不是人来看。中国青年学生的救国运动，女子虽每每是站在最前线的，可是回顾我们的南洋的姑娘们，只顾享乐的生活，确是只有使我人大失听望的。造成南洋妇女这样的习惯，当然一半是因为她们自己的不争气。可是男子们一向不把妇女当做人来看待，也是造成妇女只顾享乐的一半原因。所以我希望今后的男子们，对男女的生活和智识，应视做是一件很严重的问题来研究。至于妇女们我也望你们能自己觉悟起来，去打破束缚你们的枷锁。

目前，在马来亚妇女所有的园地,仅有南洋商报的「妇女与家底」，及星洲日报的「每周妇女界」。前者的编者是紫凤君，后者的编者则是戊女君。全马来亚这十几万华侨妇女，仅有两个刊物是登载关于妇女的文章，这已是多么可怜了。关心妇女的先生及揭识阶级的妇女们，我诚恳地希望你们能够出来提倡，使妇女们对于她们的切身问题，至少都要略为注意。

结尾的话写到这里，算是把一九三六年马来亚的文化动态，粗略讲了一遍，本来是可以停止了。可是想了一想，还觉得尚有在这里再说几句话的必要。马来亚的文学，无论在理论上或是在创作上，的确都还是很幼稚，然而也正就是因为幼稚，所以我们要努力去学呀！虽然在马来亚的写作人，也有许多不能尽置去写作的困难！但我们不能让环境限制了我们的生活的开拓，我们是须要加强努力来推进马来亚落后的文化的，我深深地这样替一九三七年的马来亚文化祝福。

(载**一九三七年「南洋商报」新年特刊**)

@孙流冰《幽灵的呻吟——读「新诗」后感》，1936

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新文化，虽然是经过许多的波折,可是无论小说、杂文、诗歌、戏剧、电影、美术……等诸部门，都是向着新的建设的大道上迈进的。尤其是近年来由于我们的「友邦」及许多许多的打击，使中国的文化工作者都走到一个共同的路上来了。现在，暂撇开别的不谈，只把诗歌运动来说罢。

有人说在文学诸部门中，新诗歌运动是最没有成绩了。这一点我们不能否认。可是由「尝试集」而至「瓶」、「圣母像前」的时代，又由「恢复」到「新诗歌」，这中间是有着很显明的进步，尤其是「中国诗歌会」，更在新诗歌运动途中尽了很大的力量。使诗歌向着「大众化」与「新写实」的途中迈进的，我们不能不说是「中国诗歌会」的力量。当然，这是代表着新的、大众的势力，在现社会的阶段中，必然会有和这新势力相对抗的东西出现，如文学中的第三种人之类。在新诗上呢？就有「新月派」和「象征派」的诗人之群。他们是极力要把诗歌囚禁在象牙塔里，专给一般新派才子之流去呻吟的。所以拼命在讲究形式、雕啄字句，把诗歌弄得除自己以外没人看得懂。

目前，中华民族的危机已到了最后关头，凡是有血性点、不愿做亡国奴的人，都感觉到这危机的来临已迫近，非大家共同起来拼一拼不行了，故在文化界的统一号召之下，只要不是汉奸，一切文艺工作者都应集中在一条战线上来争取大家的自由。可是，我们的「新月派」的诗人之群，及他的徒子徒孙们是老躲在象牙之塔中，到现在仍吟哦着他们的「忏情」「薄怨」的诗。而且，还在忻忻然出着「新诗」月刊呢！

最近我在马来亚朋友处看到了一本「新诗」第二期，看完之后，我只觉得我听见了大群幽灵在呻吟，鬼影在浮动。在看着他们的诗的时候，虽然知道我是活在世上，知道今年是一九三六年，而且我的确脚底踏着地板，坐在一张破椅上，可是我却觉得好像列身于幽灵之境，四周是一片空虚，什么都看不见、听不见、闻不到。不过，说句老实话，这本书中却包括了新月派、象征派……等的精华。而这些诗人们，都是在半空中生存的，他们虽然活在人世间，天天给人榨着血，可是，他们是麻木不灵的。为什么呢？我们且听他们的自白吧。他们是「让纸层隔着眼帘」，而「从不愿戳穿」，看看血淋淋的现实，「尽管把玄想涂在上面」（一三■页），而结果所写的只是「一串珍珠似的幻想了」。

不管「一二八」的炮声怎样厉害，最近，全国民众的怒吼震动了世界，强有力的行列在无尽头地伸展着，可是，他们呢，他们只觉得，「街道是阴湿的，吹而不寒的风也有凄清意」，而永在「做一个从容的行人」（一五二页）的。

九月，这五年来，一提到九月，我们心头就会压着一块大石，可是我们「新月」中的诗人却叫道，「什么，九月吗？初凉的日子」，不过，也许他们的耳朵还没有声、眼睛还没有瞎，他看到了可怕的「初凉的日子」，有三千万人没有了安乐的家，于是他大惊，于是马上喊着：「到梦里去！到梦里去呀！」他们以为「梦里还行黑玉和白石」，可以看不见可怕世界真实，可是他们竟没有料到「梦里的河山变色了！」这时候，我们做梦也不能安畅了呀！于是乎，他们废然问着：「谁的脚步踏破寒霜」？唉！唉！真可怜呀，谁竟「踏破」了诗人们要吟诗的「寒霜」呢？我们早就知道了！也许他们也知道了。所以，他们「沿山涧以彳亍」叹着：「倒影示了我的仃伶」了。

诗人之群呵！「中国是富于异国情调的」了，你在那里找故旧的家园呢？「我们的中国血液」并不叫我们静谧的，不然，那是一定的「世界上再没有我们」了，「春天也不再来理我们」，「只把美丽献给」压在我们头上的人们了，你们是「口内吟不出明月照积雪」了。

（载**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日「出版界」**）

@菲风《大众话》，1936

由于目前中国救亡运动的展开，一般大众需要正确的救亡知识作指导也来得迫切。在这个情形之下，于是上海许多救亡的刊物像雨后春笋一样，都应着客观要求而产生出来了。但是救亡的刊物不一定都是适合大众的阅读的。因为占全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文盲，如果你一味只撰些高深的学理给他们读，而不按着他们的知识程度，而灌输于相当的、而且使他们读得懂的知识粮食，那结果在收效方面一定很少的。因此人们便注意到「通俗化」这方面来了。的确，只有这样做才能够在文化上负起救亡的责任，推动起大多数人起来救亡，救亡的运动才可以说得到普遍的展开。

「大众话」这一刊物，它是新近才运到新加坡来的。封面简单，篇数单薄，定价低廉，而内容理论的简短：就这一点上，已表现出它底姿态。「本刊既名为大众话，当然所要说的是大众的话在眼前，大众最想倾吐的是什么话呢？劈头一句，就是『救亡』，这是非常明白的事。亡国以后，眼前吃耳光陪笑脸的人物，不见得会做牛做马.，而要尝到牛马生活之滋味的定然是大众。所以在眼前，大众第一件要做的事是『救亡』，第一句要说的话也是『救亡』」。（见该刊创刊话）这些对于大众救亡的话是那么富警惕性啊。

内容是采取小品文综合的体材，本期有「社论」、「短评」、「问题研究」、「社会调查」、「地方通讯」、「诗」、「杂记」、「漫话」、「特载」等栏、尤其是特载栏中山大学教授何思敬先生的「论政府自卫与民族解放——上国民党诸先生书」的文章更发人不少的猛省。虽然，在「大众化」这一问题上本期似乎还做不到。

（载**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九日「出版界」**）

@杨如《报导南侨生活的读物》，1936

在侵略主义者的加紧进迫下，民族的危机已达到了存亡绝续的关头.，在「友邦」南进政策的威胁下，每个华侨切身的利益，都有遭逢绝境的恐惧。

针对着这一空前的民族危机，祖国已发动了极广大的救亡阵线，表现在军事方面，有东北义勇军的此起彼兴，前仆后继；淞沪、喜峰口，以及白灵庙诸役的抗战，说明着民族的英勇姿态，给敌人以直接的打击。表现在文化界方面，各地救亡组织的深入，各种救亡刊物的活跃，都启示着民族已在觉醒的行进中。虽然一般昧着良心者，自甘出卖民族的利益，多方地予救亡阵线以摧残，像法理上的「爱国有罪」，言论上的「统制政策」，都是破坏救亡的佐证，然而发自每个大众心坎的救亡烈火，始终是无法熄灭的。

华侨和祖国是有着密切的关系，已往的壮烈精神，在民族解放的史页上，更有着不可磨灭的伟迹，不必说在南进的政策下，已受到切肤的痛创，就是面对着祖国的空前危机，作为迎击快要到来的凶恶命运而发出响应祖国救亡的呼号，也是非常迫切的需要。于此，固然不能忽略多方面的发展，而沟通各地华侨文化，打破阻碍华侨团结的障碍物，进而汇合零星的呼声，使成为怒吼的力量，也是救亡阵线中主要的任务。

新近在厦门出版的「南国导报」，在创刊词上，就明显地宣示肩承了如上的任务。它指出阻碍各地呼声的融和与隔住各地行动的汇合的主要原因为：一，残留在各地尚占支配地位的封建意识；二，醉生梦死的颓废生活；三，迎合苟安心理的汉奸理论。最后说明着除向这些障碍物作无情的斗争以外，要对于华侨统一战线尽点组织的作用。

在形式上，这虽不是一本怎样广厚的刊物，而内容的坚实，却表现着活泼的状态。技巧上，尽管尚居于奋进的时期，而意识的强健，正足保证着这一刊物的前途。作为南洋问题报道的定期刊物，一向就多数是充满着绅士的气派，和官僚的架子，而能活泼地走在大众的队伍中，真实报导华侨生活真面的刊物，却非常的少见。「南国导报」便是这少见的一种。我们希望它能坚强地长大起来，成为民族解放运动中的劲军！

这一期的重要文章，有「怎样在海外开展救亡工作」（救亡讲座）；「华侨商业没落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政治经济讲话）；「华侨文艺青年的统一战线」（文艺论文）.，「矿工」（报告文学）等，作者多是旅居缅甸的华侨青年，发行者为厦门天竹文艺社，由沪上海杂志公司总经售，定价每册国币五分。

（载**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九日「出版界」**）

@亦克《一九三六年马来亚文化界的动向》，1936

当一九三六年的全部时间，已成过去了的这时节，我们来检一检看一九三六年一年中，我们栖息着的马来亚文化界的动向，该不会是件毫无意义的事。要是这一年的动向是正确的，我们此后便可依照着它迈步前进，走向我们应该走的那个阶段上去。反之，如果在这一年中，我们走的路线是错误了，「亡羊补牢，未为晚也」，我们仍得另选一条正确的来走呢！

劈头第一句，我要先来一个概括的批判：一九三六年马来亚文化界的动向，大体上可以说是正确的，至少也是已在循着那正确的路径跑了。这，是有铁一般的事实可以证明的。

上半年因润湖君的一篇「关于几个副刊」作导火线所引起的「星火」与「狮声」的激烈论战，虽然双方在字里行间，都有不容抑制的意气之音，火气之点，失却了论战时的态度，但经过了这一次的「对垒」，事实胜过雄辩，谁是表现时代的，谁是逃避现实的，受潮流振荡后的聪明读者,他们已常有尖锐的判别力了。下半年因曾艾狄君的一幅「漫画」，画得不大成样，引起了一场自我的探讨真理的论争。这场论争，不但是一向死水似的马来亚文坛，掀起了一些可观的波纹，同时，也有它多少的收获的——A：大家一致的承认，中国的以至于世界的新兴文学理论，我们都可以介绍讨论.，不过如果完全抹杀了马来亚的「地方特殊性」，一味的抄袭，甚至于不管三七二十一，看见旁的地方这么的「实践」了，怕给人家说「落伍」，张冠李戴，便主张我们马来亚亦当配合着这种文学的理论来创作我们马来亚的新兴文学，那是需要纠正的。

　　　B:马来亚现阶段的文学是要求民族自由更生的大众文学，凡是富有这种主题积极性而是在现实的社会本质中所取来的题材，都可给予它们的存在。

　　　C:关于批评家的态度，彼此主张不同道的要行抨击，但不是乱骂；同道的应用同情的检讨，作诚恳的指正，但绝对不是自吹和自捧。

D:国难临头，国亡无日，我们这班文艺工作者，也应在「救亡」的旗帜底下联合起来。

这样的大规模的论战，虽然是只有这两回。一回是不同道的抨击，一回是同道的检讨，比较上会引起所有文艺工作者的注意。其实除这二回以外，还有一些小的论战，个人对个人的如火星、太阳二君的由「文学论坛」所引起的关于「文学社」态度的提供；百克和润湖二君关于「恋爱和事业」的讨论；枕戈、渔光二君关于文艺「理论家的态度及其他」的商榷等等，也有它们的价值，不容我们任便加以「抹杀」的。

论争方面是这样，其他方面又是如何表现的呢？

六月间，高尔基氏的逝世，十月间，鲁迅先生的死，噩耗一经传来，马来亚的文化界，都一致的表示哀悼。这在于各报副刊的大出哀悼二氏的专号，可以想见。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在这边，也尝有过一度的好热烈的提倡推行，有的学校且已见之「实践」。这一切的一切，可不是昭示我们以马来亚文化界动向的所在吗？我说：一九三六年马来亚文化的动向，大体上可以说是正确的，至少是已在循着那正确的路径走了。岂是自吹自擂的？

马来亚文化界，在一九三六年中所表现的这些正确的动向，那是就面对现实的一群来着眼来批判的不容我们轻视的。还有那逃避和歪曲现实的一些堕落无聊的文化妖，他们正在困兽苦国的想尽方法来挽回旧社会临死前的那一道返照的回光。这使面对现实的文化人，愈有加紧的工作和携手的必要。「团结才是力量」在其他的场合是这样，在我们文化界，又那里是例外的呢！要是我们这班新兴的文化推进者，此去还是依然故态的你为你，我为我，他为他各自为政，马来亚新兴的文化事业，还是无法加速度地完成那历史所要我们完成的任务，这是我在检讨批判后所要求于新兴文化界的第一点——团结！

在理论上动向的正确，固属重要，但要是就停止在理论的这上面，那对于马来亚的新兴文化事业，仍然不会有它切实的裨益，所以检讨批判后的第二点要求不消说就是要求大家要注重实践——符合于理论的实践呀！

（载**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卅一日「新路」**）

一九三六年马来亚文坛 马达

(一)文坛动态

南洋华侨和中国的关系是密切的，马来亚并不异样。马来亚华侨文坛，虽然有它的特殊性，但它的动向，一面又常常跟随中国文坛为转移的。

一九三六年中国文坛最引人注目的，无过于两个口号的纠纷，马来亚华侨文坛受着怎样影响呢？这是应该首先提到的。

「国防文学」口号的被提出，和「联合战线」的被提出有重大关联的。马来亚介绍「国防文学」较早的地盘，如星中日报的「星火」，光华日报的「槟风」，是大家周知的事。作者也是最初拥护「国防文学」的口号的一人。为了这，还因为批评「文学论坛」和一位朋友发生过小小的接触，我是为着「文学」嘲讽「非常时期的文学」表示不满意。不过，不久便有「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出现，中国已经闹得不亦乐乎，但马来亚文坛没有表示涡意见，这样沉寂了一些时，由鲁迅「病中答记者」「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而至「答徐懋庸并关于统一战线问题」，才有主张两口号并存。因为周起应们的秘密被泄露，觉得这一口号的被提出是必要的。

然而，在这时期，便有曾艾狄君「马来亚文艺界漫画」的发表，这里，讽刺介绍「国防文学」的理论是「搬尸」，其实这是误会。国防文学之外，应有别的补足口号，是正当的，但也不能因周起应们的无行，便连「国防文学」也不屑提及。中国文坛努力「国防文学」的鼓吹，并没有像周起应一样的，谁也不能否认他们是联合阵线中的力量。曾君还因此，忽视眼前的杂文家关于「地方性创作」。其实，像刘郎君的时事小品，林棘君的文艺时谈，谛克君的文艺批判，都有他们特别的风格。为着偏重「地方性的创作」，正当的介绍工作也认为是「搬尸」，这不能不说是失言。不过假如曾君是为周起应们而出此，他的痛恶汉奸的立意，也不能抹煞的。当然，马来亚目前的杂文，也有许多使人不能满意的。但是，文艺批评应该具有说服性的，前进的值得鼓励，落后的也应该诱导到同一战线上来，看不见前进和鄙视落后，都是不合实际的有害的态度。

关于辩论，属于文艺副刊的，还有使人记忆的，便是，润湖君在「星火」发表几篇通讯。这里，读美了比较进步的副刊，也指摘了比较落后的副刊。其实，在现状下，好坏都是比较的；进步的副刊，免不掉有落伍的种子；落后的副刊，也有时有进步的文章。鼓励和诱导，是催促副刊进步的办法。我们最好少说些片面的话。润湖君的缺点，曾引起南洋商报副刊「狮声」的反击。自然，反击的文章也有缺点，因为他们少举例子答覆指摘的不应该。后来,好像双方都有感觉到了,所以就停止登载笔战的文章。

从高尔基存在时，号召「世界一日」的编辑，接着中国文学社，又有「中国一日」的征稿。南洋也继续兴起，如暹京华侨日报发起「暹罗的一日」，写作的日子，指定「十月廿日」。马来亚呢？海风、丝丝、寄鸿……先后都有编辑「南洋的一日」或「马来亚的一日」的建议，但结果，仅给了一种名词的印象，终于没有下文给我们看。

新文字运动，是和文艺界息息相关的。本年新文字的鼓吹，像星中日报「星火」，星洲日报「员星」「出版界」，光华日报「槟风」，中华晨报「大众副刊」，都曾尽了相当的责任。马来亚各地的文艺作者，也多半参加实际的运动，负起新文字教育的一部份责任。有些地方，还把「拉丁化课本」代替方块字的附属物「注音字母」，并且有「新文字半月刊」的编辑。

高尔基和鲁迅，世界文坛两巨星的陨落，给予马来亚文坛的影响是很大的。星洲日报「文艺周刊」和星中日报「星火」都特出专刊纪念高尔基、鲁迅之死。从消息传到之日始，各报争先恐后地发表纪念文字，而且情形延续了一月以上。星洲、星中、南洋、新国民、光华、中华……各报都出过哀悼特刊。马来亚文艺作者，多数不会落后的，就在这点看来，已是实在的情形了。

此外，还有营救上海救国会领袖的运动，怡保中华晨报发起，首先拍电报请释放之后，星洲、吉隆，先后继起，文艺作者都积极参加，这是说明在救亡运动扩大阵线中，马来亚文坛也能够赶上时代的。

创作的成果，只有林参天君的「浓烟」是十多万字的长篇创作。故事是取材于马来亚北部的啼儿国的一间华校。——这是有关马来亚华侨教育的一部小说，只要华校常有的恶现象，里面都大约暴露到了。这书运到马来亚后，有「晨星」马达介的绍，「星火」谛克的批评，已经把优点指明了，它的缺点除被认为说教式的话体太多外，其关于人物方面的，据说原来如此，这是很凑巧的事。然而它的优点，多于缺点，处女作有这样的成就，不可说不是伟大的收获了。

中篇创作写好而尚未发表的，有林棘君的「新年」，字数约四万左右，三个新年的生活中，以农村生活为背景，表现富而贵的小地主阶级之衰微，没落的过程。末一段是写马来亚的一个新年，表露「黄金国变色中的小资产阶级智识份子的手工业者的没落」。以生动之笔，描写扼要的题材，当然是值得注意的。(编者按：林棘的「新年」,去年十二月初已寄到本报晨星副刊，原拟即行发表，嗣因篇幅关系，未能刊出。兹已决定于本年起每日在「晨星」发表。)

童话，有姚寄鸿君的「这边不是中国啰」，是应用新的热力，新的题材写成的。在这国难严重时期，这篇儿童教育的童话，是十分需要的。

此外，还有林参天君的第二部长篇创作，现已写至第八章，约明年三月可脱稿。题材和第一部同范围，但内容更丰富，技巧也更熟练。

短篇，像「星火」「晨星」及星洲日报「文艺周刊」都有佳作，这里不能尽举了。

(二)各报副刊

马来亚文艺，多半以各报副刊为根据，现在略谈一下：

星洲日报——该报为南洋销数最多之报纸，除星期版「每周电影」「妇女界」、「国际问题」、「南洋研究」、「体育周刊」、「游艺场」、晚版周刊「小科学」、「民众教育」、「家政指南」、「出版界」、「青年问题」等，属于文艺副刊的如下：

「晨星」是早版每日副刊，主编林健安。撰稿人有：林棘、马达、陈鍊青、丘家珍、温梓川等。内容：时事小品、文艺时论、杂谈杂感、短篇论著小说都有，该刊因有较久的历史，投稿者颇为踊跃。每日一篇刘郞的小品，颇为青年所爱读。

「繁星」是晚版每日副刊，主编人闽亦为晨星编者。剪稿颇为精彩，本年改「俗话俗画」为「国际漫画」，趣味提高了。倘能将刊首短篇，注意内容的一致，那就更好了。刊末「刘姥姥信箱」，笑枓亦常引人人胜。

「文艺周刊」附星期版，主编王哥空，是「面包及其他」的作者。撰稿有姚寄鸿、谛克、西玲、新人等。取稿颇为认真，内容颇好。该刊扩大篇幅，多容纳创作，是急切的要求。

星中日报为南洋报界后起之秀，该报社论及星期评论，意见正确，以敢言受读者欢迎，副刊有如下各种：

「星火」，每日副刊之一，一年中，该刊编者曾数易人，现为健人主编。该刊以较进步的姿态出现文坛，本年讨论新文字运动、国防文学、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都相当的尽责。撰稿人有：谛克、石韬真、孑遗、胡桃……。

「每周文学」是「星火」每逢星期一的专刊，内容注重介绍、批评、间有创作。撰稿人同前。

「星海」是趣味主义的副刊，主编张匡人，剪稿撰稿都有。每日有徐君濂的漫画，取材颇好。阿Q信箱，也常引人发笑。

南洋商报是老牌报纸之一。副刊有「狮声」及「晓风」，均有长久之历史。

「狮声」过去主编人为李紫凤，现在听说已另换编者了。撰稿人有薄丝、梨涡等。杂感、短论、小说、批评、介绍……都有，不仰给剪刀。

「晓风」主编人闻最近也已经更换。内容多系时人轶事，名胜缩影，大半系剪稿，也颇精彩。

还有星期刊的「文漫界」，是漫画兼文字的刊物，主编人为戴隐郎君，亦颇多精彩处。

新国民日报本年改版后，大加刷新，副刊也注意改革，现有副刊「新路」「新天地」二种。

「新路」主编李润湖，撰稿人谛克、寄鸿等。该刊在特殊情形下，能站在民众的立场，解析当前迫切问题，纠正不正确的说话，介绍世界上新的文化动向，都是显明的事。

「新天地」主编人同前，内容较杂，不一定属于文艺性，而且多系剪藁。

总汇新报有「总汇新报副刊」及「社会花絮」，前者多从各小报剪集名人轶事，后者是社会新闻。

槟城方面——光华日报是槟城较使人注目的，副刊如下：

「槟风」，有过去令人称喾的历史，目前亦似未改变态度，十一月前主编人刘洪钟，撰稿人多系马来亚北部的文艺青年，采稿亦极精审。为马来亚有数的文艺副刊，颇受青年欢迎。

「小天地」，编者同「槟风」，也多属剪稿。

「熟流」，系星期文艺副刊，初由杨实君主编，内容还好，可惜现在已停刊了。

「星期文艺」，似继「熟流」而起的文艺副刊，内容也系注意批评及介绍文艺时论。篇幅系全版。

槟城新报创办四十多年，现有副刊「新园地」及「大千世界」，编者未详。

现代日报是本年崛起的小型日报。最初，文艺短论及描写，常杂入各版新闻栏。最近，第一版全版登论著及书信，间及文艺，内容自由发言，较复杂。该报原拟办「儿童新闻」，但因工作人员太少关系，到今没有实现。

怡保方面——中华晨报是怡保仅有的日报，自从王厌之君任编辑后，副刊颇为生色。

「大众副刊」过去不大众化的文言短论革除了。内容虽有些剪稿，但投稿也不少，除努力鼓吹新文字运动，对救国运动的受摧残，颇能代鸣不平。

「青年大众」是该报周刊，内容系青年问题的作品，也能注意当前的现实，替青年们说公道话。

「绿洲」主编杨绿水，撰稿有郭后觉、曾见等，系纯粹鼓吹「世界语运动」的刊物，每月出刊一次。

「儿童晶报」是三日刊，主编林汝藩。内容：时事浅说、学校通讯、故事、论文、儿童作品、连环图画。该刊是专供儿童阅读的，但微嫌不十分通俗化。

(三)各种期刊

刊物方面，也得在此说一说。去年宣传颇久的「马来亚年报」「马来亚概观」都没有出版，今年也有不少流产的刊物。如北部马来亚文艺同人组织的「热流」(非光华日报副刊)，槟城的「南洋生活」，星洲的「现代导报」，也都闻声不见面的没有出版成。

真寂寞，一年来的期刊，是寥寥无几的：

国际导报——主编胡成女，是以鼓吹国货为责任的。内容也有一小部份属于文艺，出至第七期，就无疾而终了。

南洋风——前后雨期性质迥异，后期主编许金声，颇努力于宣传中国统治者的政策，不数期即停刊。

马来亚日报——主编王仲广，内容复杂，而且广吿甚多。

海啸——十日刊，主编蔡坚贞，颇努力于鼓吹联合阵线，内容有十日评谈、短论、通讯等，并及于新文字运动。第二期有「鲁迅纪念征文」多篇。

大众周报——一大张，四开版。经理杨雨若，创刊号已于月初出版，对目前救国运动加以赞美，对拘捕七领袖加以攻击。

星岛周报——编辑人：苏亦民、罗格、羊羽、文翔、日狄。内容方面：社论、时事解说、问题研究，艺术讲话，文艺，各地通讯、时事漫话。取稿条件：文字浅显通俗，揭破敌人和汉奸烟幕，鼓吹世界和平，创刊号定十二月二十六日出版。

(四)后话

由一礁君「马来亚文学诸问题」及零零碎碎的提起，至保罗君的「马来亚文学试论」，纠正移民观念的马来亚文艺理论，渐次确立了。但我认为这种文艺运动的建立，应和新文字运动联系起来，还是当前紧要的关键。

一九三六年马来亚文艺活动，都无和国际及中国互相呼应，除相当繁荣的杂文，在各报副刊占重要地位外，长篇中篇创作，并不多见。原因是：马来亚似乎没有职业文艺工作者，大半执笔者的写作，都是藉生活重负的余睱，这是马来亚文艺运动发展迟缓的原因。自然，这里并没有广大的文艺组织，也有多少关系的。

复次，文艺诸部门，诗歌、戏剧，本年颇感冷落，连现状下平衡发展也没有。虽然像「星火」，「热流」发表过一些诗歌，但不能说太少，等于没有了。时代的进步，是决不回顾的，一九三七年时代所赋予马来亚文艺工作的任务是伟大的，这是需要暴露马来亚各面生活的创作。这里也需要说服性诱导性扫除个人意气的批评，集合马来亚文艺界全部的力置，建立文艺运动的基础，促进文艺创作各部门的平衡发展，是目前急要的重大任务。

(载**一九三七年「星洲日报」新年特刊**)

@润湖《一九三六年的马来亚文坛（节选）》，1937

（一）前言

一九三六年又是这样静悄悄要离我们而去了。时序推演的速度，真有点使我们感觉像做梦。我们犹忆得在一九三五年来，大家都抱着一颗跳动的心，烦迫地担忧着这一九三六年的届临，好像第二次大战的一颗大炸弹要在这年里爆发，毁灭整个人类的文化，甚至整个地球似的。可是这不祥的年头现在静悄悄溜过去了，一股火药和血腥气味在空气中涣散了。我们的心头轻松了很多。然而，看看情景，新的恐惧又袭上我们的心胸。新的火药气味，新的血腥气味，又在我们的周围酝酿着了，那是显得更凶暴更残酷呢——未来的一切残暴的遭遇和痛苦，那才值得我们去担忧、去斗争克服呵。

虽然人类大屠戮的惨剧未曾发生在一九三六年的时序里，可是阿比西尼亚的强弱争夺战，西班牙人民阵线和法西斯的大搏斗，我们祖国以及世界各部落的弱小民族解放的斗争，亦够将人类历史的一九三六年的这一页涂得血淋淋的。那是显示着人类的卑劣和愚蠢，同时也表现着聪明与崇高。黑暗毒魔固想扫灭人间的文明，光明的斗士也用着铁和血争取和平与欢乐。

卑劣和愚蠢，崇高和聪明；光明与黑暗在斗争着，整个人类社会是这样进展着，整部人类历史亦是这样一页一页的完成。

我们寄居着的马来亚，是有文坛的，毋庸无聊的文棍们怎样痛骂，亦毋庸低能的「文豪」们怎样抹杀。高尔基说：「在艺术文学底领域内，我们所完成的是什么呢？它又表现着什么呢？我们年青的文学，有人说没有创造出以言语表象的艺术的伟大的巨匠。但我将修正地说：我们是没有创造它的余暇。这是当然的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文学自生长以来，只有十余年的历史，仅在这样的年龄，要生出巨人来，那是病态的现象。说青年作家们底技术还不怎样高明，我固然同意，但不能过低地评判那种技术。……」（见东京「文物」第一期：论文学）这段话可移用来代马来亚文坛「解嘲」，解释马来亚的文坛的。我们知道文学的发展要通过社会的运动而长成，而文学的长成要以社会的经济机构来做基础。马来亚因为有着各种历史关系，一切的进展还脱不开封建意识的控制，文学的发展和长成依然在污秽的池沼里挣扎着。我们要理解它的质素，需要从它的历史关系，经济基础去寻求解答，才能得到理论之成立的正确的基点。不能执着李逵式的批评家的斧，乱加斩杀一阵，那像是「逐鹿不见山」的。在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机构，伴着封建意识的压制下，要怎样会「生出文学艺术的巨人」呢？文艺作者要待社会的培养和策励的，谁能超绝尘寰挨着肚子去创造艺术呢？我们再从纵的历史去检阅，马来亚文坛的冷落和凋零，正是历史进化的必然现象。因为马来亚之有这小小的「文坛」，到现在也只不过十余年的历史，在这短短的历史过程中，兼之有种种束缚和限制，当然没有怎样重大的发展。但我们回头看看，在这样的社会机构下，十余年的进步，也颇有可观的。在十几年前，支持这文坛的也是和现在一样，是几个副刊做主要的骨干。但最初时是录载「名流」的大作。及后才渐渐登载本地青年的作品。可惜笔者这儿没有先前的材料，不能作较详的叙述。现在我们且看在当时文坛占着相当位置的叻报副刊「椰林」编者的一小段补白，就可窥见先前的一点情形：「……某一个地方的副刊是某一个地方的缩影，所以我们主张绝对不转录一切名流的大作，而主张登载南洋的青年的作品……」。由这寥寥几句话，我们大概可推想到当时的情形的一个轮廓。这「转录名流作品」的腐烂情形，到现在不过十年上下，若是拿来和现在比较一下，则马来亚文坛的有一点进步，就是瞎骂而不负责任的「文豪」，亦该低首称是的。我们现在再来看当时一位初来南洋六个月，时常在渴想有价值的「小报」或报纸副刊看，殊难如愿,「槟榔屿有一家小报，十之八九的材料都是在攻骂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偶像。……不合我的脾胃；马六甲的『洪钟』，『凉桥』却在深山荒野中，命丧幽冥；其他，是没有了。……」（见叻报副刊一七■期），先前马来亚文坛的情形怎样，这几句话又是可以给我们一点佐证。

马来亚的华侨文坛，因有历史、地域、经济、政治、文化诸关系，老是随着中国文坛跑的，现在是这样，先前亦是这样的。一九二八年前后正是我们新兴势力最活跃的年头，当时堪为代表本地文坛之一园地的副刊，亦是表现着相当前进的姿态，我们试看：

动罢我的笔锋；

涌罢我的思潮；

滚罢我的手淫式的文章！

……

暴露封建势力与资产者的罪恶喊出，农村崩溃与工人们怒号的哀声，和十字街头的劳苦群众的呼声；不必揭载那些明月下的漫唱，男女间的蜜梦，暗室里的花香，树林中的低吟……

纠正思想上的错误；

暴露封建势力与资产者的罪恶，……向着唯物方面去！

我们的声音有如洪钟，有如铜锣，并不像洞箫。要倾听人间婉转悠扬的清歌的，请离开去。我们不屑唱那种曲词。因为它是奸淫人性的媒介物，是有闲阶级消遣的玩意儿。我们的音波荡入云霄，激成狂风、激成暴雨，狂风与暴雨，把污秽的人间一切的恶魔肃清，一切阻碍光明的绊脚石从狂风暴雨里卷到海洋……我们的面永远向着光明……提防黑暗的势力侵入我们的队伍里，准备着我们底拳头……（同上一七三期）

这种崛强的姿态，反抗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崇敬的。然而那时的马来亚文坛能够有那么活跃的姿态，也是有着它的社会基础的。那个时期正是马来亚的黄金时代，社会经济十分优裕，一般爱好文艺的薪金阶级，因生活安定，有着充分的创作时间，因而一种新浪漫主义的气息弥漫着各个文艺园地。可见文艺的发展，要以社会经济做基础的。不过那时马来亚的文艺，因有主观的历史关系，在创作的技巧上，多显现着幼稚、薄浮。但这是一切事物发展过程必有的现象。

马来亚的文艺，经过了悠长的经验和教训，十余年来有很多进步的。但在封建意识十分浓厚的商业资本社会里，它的发展有着很多困难倒也是真的。因而，在这里一切文艺工作者的工作更加繁重了。

（二）「关于几个副刊」的论战及其他

人类历史是无穷期的进化，人类社会的一切也在这无穷期的历史进化中矛盾地产生出来，人与人之间永远有着意识的斗争，这意识的斗争永恒地在人类社会中发展着，它是历史推进机，一切事物进展原动力，没有终止停息的一天。作为世界之一环的马来亚，我们这片小文艺园地上，也不断地表现着人间意识斗争的痕迹。虽然，在战斗的方式上表现着相当的幼稚、混乱，但它总是人间意识不调和的表征。去年二三月间，因笔者在「星火」发表一篇「关于几个副刊」，就引起了一阵浩大的风波。谁是谁非，结果都没弄个明白，现在且把经过的大概写在这里。

作为笔战的园地是「星火」和「狮声」。「狮声」在两三年前李铁民君主编时，我就和它发生笔墨关系，及后某君做编者时也曾发表过我几篇稿子，所谓「门户之见」我可相信是没有的。本年二月间我投了两篇报导式的文字给「星火」，是「南国文坛报屑」、是「关于几个副刊」，都是信手写来。说是攻击某某和某某，到现在我自己还莫名其妙。「南洋文坛报屑」发表于二月廿二日至廿三日，发表时可说没有什么反响。及至二月七日——十日，「关于几个副刊」登完后，战事就爆发了?」一群「文坛的战士」左冲右突，情形之剧烈，据老于文坛者云，是历来所仅见的。单只「狮声」就出了三四个「笔战专刊」。然而「战」的是为着什么，我相信以君子正人自命的，也是胡涂的。这情景到最近某期刊出版，里面登了几篇毒骂人家的无聊文字，我才听朋友说，「文坛战士」某君请人写文章反骂他，以便引起「笔战」，既出风头又可藉捞稿费，我于是乎才明白，自命不凡的「文坛战士」原是想要以「笔战」起家的。而先前那种剧烈的笔战，人家大出专刊的原因，我才知道了一半。君子之流有时虽叫人勃然起敬，但到底还会给人牵着鼻子走的。

引起那次笔战的导火线的「关于几个副刊」一文，是用通讯的方式写成的，里面没有甚么标新立异的理论，而是几句平凡的话。「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要从他人的文章里面摘出一两句自己认为有碍尊严的文句是很容易的。然而这也有麻烦，而且胡涂，是君子正人所不应为的。每天人家发表的文章多得很，自己纵是甚么文化统制的魔王，也没有办法强令文章作者的笔头不要描到他头上来。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就是自认为「六根已净」超绝尘寰的和尚尼姑拿来读，亦有自己的尊容在里面。这有甚么办法呢？正人君子的震怒奈它何哉？

我们平心来论，人类社会充满人与人间的一切关系，这一切的关系不息地起着发展和变化，我们的生活总是和这些变动的关系发生着连系。自己倘未至「羽化登仙」，人家描写现实的变动的文章，多少必会牵连到自己的，要震怒，认为他人的文章触及自家的鼻子，碍及尊严，也须从理论的正轨教训人家，摆着圣人的架子，不会叫人低首的。我那篇「关于几个副刊」，是报导文坛的情形的，多少总和「变动的现实」有点关系，说它和某某人有些牵连，我确没有法子可以否认，其实也无否认的需要，原因某某人是活在这变动的现实中的一个。譬如我那篇文字里面曾说到热带的文人的感觉特别灵敏，讨论问题的所谓笔战的方式太胡涂等，衡之这里的实际情形，亦不至犯了大错。可是这样感觉灵敏的「文坛战士」，「笔战勇夫」等要说我的笔头触及他了，我有什么办法可以否认呢？

关于那次的笔战的文章，有些人看了就不相信那是登在以大报自命的副刊上的。如「几个编者之一」的紫凤君的「小小的声明」云：「……鄙人自认学识荒落思想幼稚则有之，若所谓……则尚未学到，……不知是否挟私憾以骂人，既不敢正面攻击，而「一味」藏头露尾的放冷箭。若然，则赵子昂画马、镜子里只是照着自己的尊容。……」这几句反攻的想训斥人家的话，谁也许不会相信是自谦「学识落荒思想幼稚」的编者之一写的。同日登在那副刊篇首一篇题为「猫叫与虫鸣」，墨汁可贵，不便去摘录，我们去看这题目的含意，就可知道里面是在说什么「猫叫与虫鸣」了。过了一天，二月十四日又有一篇「以椎指地」，末附一条尾巴：「谈副刊兮意洋洋！威加四海兮学捧场！安得美人兮来自四方!」看看这个「结尾」，全文大意，亦无需抄录，我们就可知道了。至十五日，因该刊编者曾公开提及我的名字，为责任计，故在「星火」为文答复，解释「南国文坛报屑」与「关于几个副刊」两篇文字，并请他「保持文学编者的庄严，讨论者的态度，严正地给我一些「指教」，但在当时或者是自家阅历浅点，对于君子之流的理解程度差些；这个「求教」的希望终于落了空。到了十七日该刊编者又抬出「再来一个声明」，除了把我臭骂「神经错觉」外，还摆出一副庄严的面孔：「……本人为避免浪费笔墨计，决不愿与『无的放矢』指鹿为马之流周旋。」在这里，我们对于「权威者」又深一层的认识了。同日置于该刊篇首的是一篇「喽啰们的悲哀」，并附三个副题：「放空炮」、「重弹老调」、「中性人走进会馆里」。指骂的不仅笔者一人，尚有其他两位朋友，可见要以「笔战」起家的，实在要多方扩大战线，以呈威风的。此外又有一篇「谈真伪」，这文的作者，是这次「笔战」最低能的一位。他连自己的立足点也认不清楚，由男女的恋爱，提到日本侵略主义者的「亲善」，旁及南洋的文艺批评，劝人家「不必『浪费精神去干』『假面具』的虚伪勾当」，所谓「为批评文艺而批评文艺」，恰好刻划出自己的一副脸庞。

有人说这次的「笔战」，是马来亚文坛近年来最热闹的一回，亦是隐藏在另一方面的真面孔的暴露，连泥塘中的污烂垢渣也被翻起来了。十八日那个「笔战专刊」是这样凑成的：「好一篇大伯公签示式的卷子」、「揭穿西洋镜」、「手执钢鞭将你打」、「忙与闲」、「何必咪咪叫」两篇的作者也是低能的两个，在痛骂人家的文章是「油盐醋酱的一大篇」之余，一翻身自己也承认是「酱醋」的一个：「这篇也是」。但在这「理论的斗争」正当开展的时候，「星火」忽告更换编者，小吾君代替了君苹君，君苹君在十七日的「答辞」里表示他对这场「论争」的意见和态度：「……我不曾有意冷淡这场论争，反之倒在寻觅讨论问题的机会，可是几天来对方刊出的几篇东西，凭你用任何最灵敏的心思，或髙明的方法，能找得出一些略成为值得讨论的问题时，我才佩服你。『猫叫』『虫鸣』『安得美心兮来自四方』这些光怪陆离的字眼……我们要学那种搬弄，固然不屑，……对一个闭起眼瞎骂人的人，我们固然觉得讨厌，但若退一步想，你得原谅他们。一篇文章的原意，读文章的人,是起码要揣摸到的，假如你不怕麻烦，请你先重翻润湖君的两篇「南国文坛报屑」、「关于几个副刊」，再来读几日来对方的大作，我敢打赌，你定会将讨厌的气愤，一变为悼惜的温情。对于一个连脑根也懒用的人，难道引不起你一些怜悯么？……」然而君苹这篇文章登出后，在对方看来，又是一个机会，这么「委婉其词」说话，非但「扑空」，得不到对方的「谅解」，且因此也挨了骂。在十九日那个副刊篇首一篇「极宝贵的两封信」，里面用了一大把引用符号，除连带把笔者痛骂一顿外，就紧向君苹君进攻。这在君苹君执笔写那篇文章时，大概不会想到的。这「理论的斗争」的阵线就这样地扩大下去，对它也就多了骂的鹄的。十九日对方一篇「奴才们底本色」，非但「无的放矢」，且骂得大背君子之道，指骂得连他自己也忘记了。但这人间不论给人弄得怎样乌烟瘴气，真理到底还存在的，存在于还有正义感的人们的心坎里。同日「星火」一篇「狮岛文坛的怪叫」里面一段说得很公正：「所谓一个负有社会文化责任的副刊编者，难道被人希望提高文化水平，都不可以吗？难道指示一般写作者以正确的道路，都不应该吗？假如连一点人家的意见，都不愿接受，试问这样的编者，以至作者，自己究竟是怎样的人，倒非请教不可了。同时，因为立场的不同，所有的见解，自亦不能一致，这在吾人是承认的。可是，毕竟要你们提出具体的意见来，把战线统一起来，免得陷入于混战式的谩骂底统一战线上去。

「时代已经达到了矛盾的尖端，世界是如此的动乱，客观的事实，早已存在着，对一般大众提高文化水平，指示正确的道路，早已不是观念上的幻觉，而是现实的需要了。除了现社会的御用『学者』（？）以至走卒，一听到大众的名词，才会大肆咆哮起来。人类社会不是抽象空洞的存在，而是充满着人与人的生活关系的，只在人类生产过程中，才会构成社会不断的进化。社会的进化是建筑在人类不同的集团斗争的结果，谁说人类的英雄不可以造时势呢？不过，这时代的英雄，先要把握时代的需要而已，目前的时代，难道不需要为大众的英雄创造时势吗？

以哲学社会学为金字招牌的人们，以招摇、欺骗一般的大众，这决不是偶然的，因为他们负有维持腐烂的现社会的责任……这是正确的理论，站在第三者的立场的公正说话，稍有良心、稍有正义感的，都应接受?自反省的。但不料也成为了「文坛战士」之「笔战」的鹄的，这还有什么「理论的斗争」可说呢？这场「论争」还是这样逐潮的扩大下去，什么「高帽子」、「中毒箭」、「猴齐天的金刚捧」、

「净坛使者的九齿钉」，「近视」「牛屎」……一类无聊的骂语，都给对方用尽了。这实在等于无赖向人乱泼烂污的行为。当时事情是这样的发展着，看样子似乎有点「难于收拾」，但毕竟还是自家阅历浅点，以为人到底是良善的，依然抱着希望的心，在廿一日再写一篇「问题的再提出」，想把「理论的斗争」的战线统一过来，免得多看几堆烂污。这「问题再提出」是把那两篇引起「笔战」的文字里面的意见归纳起来，成为具体的问题..

一:一切副刊编者，对左右文坛动态的力量是怎样的大，好像十字路口指挥交通的警察一样；编者态度转向那儿，文坛的方向就随之……。

二：报纸的副刊，为报纸本身计，或为社会文化着想，无论怎样，最低限度在客观环境许可下，总需要保持「严肃」的态度，登载一些有点社会价值的文字，给大众一些有益的感觉，抓住广大读者群……。

三：我们极端赞成一个报纸的副刊，有一个主张，以免像野马乱跑,常是打自己的嘴巴……。

四：希望编者有「严肃」的态度，来领导一般写作者，为推进社会努力……。

五：副刊所登载的文字，是代表着它所属的社会里的意识形态，自应秉着指导社会和推动文化的使命，必需以正确的提示，去指示这意识形态，使它所指导下的社会文化走着正确的路……。

六：在以副刊担当文坛骨干的这里，希望几个副刊的编者，不要逸出最低限度的范围；应保持文学编者的庄严，尽点推进文化的责任，指示一般写作者以正确的道路……

这六个「问题」是笔者信笔提出来的，并不是来自西伯利亚或罗马汉堡，大有讨论的余地，但给「文坛战士」忽略了，自它提出后，似乎连说到也没有，这真是失了一个良好机会！然而「理论的斗争」还是这样继续开展着，投稿「星火」参加讨论的愈来愈多，有小克、翁仲、卫生、水源、阿克、文晖、亚佗诸君，直到二月廿七日这场「论争」终于没有结论的完结了。

这场论争虽然也和过去一样，没有结论的结束，但它总给予这没有文坛的「文坛」上相当影响，那是无可讳言的事实。直到了四月三曰姚寄鸿君又在槟城光华日报「槟风」上响应了这场论争：「我们需要评判」：

上月初旬，当我读完了润湖君的「关于几个副刊」之时，一种自我批评的意识，马上浮在脑海里，我离开报馆的生活虽己好几年，但和副刊的关系，还是忽断忽续的。自从在苏岛棉兰从商到现在做个自由职业者五六年以来，工余之睱，先后编过「展望」、「热风」、「新路」；现在和「南光」、「南洋青年」都有相当的关系。在事实上说，我也算是一个副刊编者。

「以我个人的见解」，现阶段的一切编者需要评判；具体地说：就是需要重新估量副刊的价值。文学是战斗的武器之一种，它需要评判，是无可疑义的。所以报屁股的副刊之需要评判，也是当然，而必然的事。现在为切磋、讨论起见，谨把润湖君的「问题再提出」文内所说的六点，重新批评如下：

（一）副刊编者虽然有左右文坛动态的力量，但只限于某种思想正确、立场明显的编者，却不是一切副刊编者都有这力量。润湖君这一段话，立论不差，但似应补充为：「一个副刊对于文坛的贡献或多或少，常因编者的意识正确或歪曲为标准。意识正确的，他编的副刊可以抓住广大的读者层，而给以有力的暗示，以及正确的路线。反之，意识歪曲的，以文章为儿戏，以风花雪月或会心的微笑为题材，他不过是有闲阶级的奴才，哥儿小姐的爱好者，而不是大众所需要的文人。无疑的，他简直是文坛上的剩余者，同时也没有「左右文坛动态的力量」。现在不妨把上海申报的「自由谈」（现已停刊）和「春秋」来论列，前者是思想前进的文人编的，后者是礼拜六派的文人编的。前者对于中国文坛的趋势，影响很大，后者虽继续出版，但是寂寂无闻，对于现代文坛的任何问题，都毫无影响。南洋各报的副刊，能否抓住读者群，亦以编者的思想学力为标准，并不是一切编者都有左右文坛动态的力量。

（二）润湖君的第二段话说得很有道理，有思想的副刊编者，都应接受这忠告。

（三）「报纸的副刊须有一定的主张」，这问题应分两点来讨论：一，主张的问题——有前进的或落后的，事实上，大众需要前者的主张，而鄙弃后者；但，二，前进的主张系于编者本人的意识和客观的环境。如果编者是个思想前进者，而客观的环境又不会给以怎样不便利，那末他的目的不难达到。否则，编者昧于自己的立场，客观的环境又给以种种的威胁，那末，希望他新编的副刊有一贯的主张，是不可能的，凡身为副刊编者的，对于这一层，极需要作一番自我批判的工作！

（四）配称为前进的副刊编者，不但须有严肃的态度，而且对于现实须有缜密的观察，并须领导作家走向正确的世界观去。「作家，因为他们社会地位和教养的不同，对于人生抱着各自的看法、成见和偏爱，如果他没有较为正确的世界观，即使接触了现实，也很可能会迷失在事实和事象的混乱里，把握不住现实的本质的方面，它的趋势的目标和展望。而科学的世界观的力量就在它能给与『看定方向的能力，理解周围事件的内在联系的能力』。自然，强要作家把握得正确的世界观当作创作前题的条件，是不正当的，但是确保和阐扬这个世界观却是诱导作家走向正确的方向的最大的保证。」「现实主义试论」里的这段话，很可作一般副刊编者一种有力的启示。

（五）润湖君说的这一段话，固然有道理，但我以为现阶段还是新旧制度剧烈斗争的时期，也可说极黑暗的时期，副刊不过是推进文化的一种工具，但编副刊的文人，因社会意识和教养的不同，所发表的言论，当然难求一致。犹如在文化集中的上海，有最左的刊物，和最右的刊物对立着。站在同时代的文化人，在无条件之下，当然愿负起他们应负的使命，干他们推动文化的工作。反之，思想落后的，不但认识不清，反而畏首畏尾去干阻碍文化前进的工作，成为推动文化的绊脚石。所以我觉得润湖君的要求，未免「奢望」一点吧。

（六）「在以副刊担当文坛骨干的这里，希望几个副刊的编者，不要逸出最低限度的范围.，应保持文学编者的庄严，尽点推进文化的责任，指示一般写作者正确的路径。」润湖君的好意，是值得我们接受而感谢的。从前见有些副刊，以迎合一般低级趣味为原则，不惜利用剪刀，东剪一段轶事，西抄一节笑话，最高兴转载的，不出于淫奔、怪胎、鬼话、神话等类的记载。似此虽可迎合某一部份阅者的心理，但对于整个社会，不啻灌输一种麻醉剂，推进文化不足，而贻害社会则有余。五年前的副刊，常有这类的文学，如今时过境迁，一般编者也觉悟过来，不再和以前这么「撒拉污」了。况且「目前的现实，正呈现出动和混乱的姿态，知识分子由于他们游离的根性和敏感，在这大时代中经历了未曾有的动摇、苦闷、摸索，民族的灾难却使大家只剩下了一条共同的出路。」我们需要正确的世界观，作我们前进的明灯。副刊编者犹如批评家一样，应当把世界观放在第一等的位置上，努力研究和渗透现实，时时刻刻在提供一般阅者群应当跑的路线，这才算稍为尽了我们的职责。

最后，我仍旧大声疾呼地说：「我们需要评判。」没有评判，则这黑暗的社会没有黎明的一天，凡不接受评判的，是不长进的落伍者。所谓评判，就是「在分析某种艺术作品时，去决定艺术家所树立的是什末任务，他表现的是什么观念。决定这以后，再确定此种观念，是适合于实际生活还是不适合，此种观念的艺术表现的质量如何，能否为读者所理解，能否发动读者的思想、意志、感情；换言之，评判，可以在理论上修养自己，可以正确地理解和估量艺术的作品。」

关于互相谩骂或挖苦的举动，我又记起鲁迅先生的话来，他说:「既是笔战，就也如别的兵战或拳斗一样，不妨伺隙乘虚，以一击制敌人的死命。如果一味鼓噪，已是『三国志演义』式战法，至于骂一句爹娘，扬长而去，还自以为胜利，那简直是『阿Q』式的战法了。……自然，中国历来的文坛上常见的诬陷、造谣、恐吓、辱骂，翻一翻大部的历史，就往往可以遇见这样的文章，直到现在，还在应用，而且更加厉害。但我想，这一份遗产，还是都让给叭儿狗文艺家去承受吧，我们的作者倘不竭力的抛弃了它，是会和他们成为「一丘之貉』的。」所以他主张战斗的作者，应该注重于「论争」；如因情不可遏而愤怒，至多止于嘲笑，止于热骂，嘻笑怒骂，皆成文章，使敌人因此受伤或至死，而自己并无卑劣的行为，观者也不以为污秽，这才是战斗的作者的本领。

寄鸿君的意见，到现在还有参考的价值，所以把他的大作大部份节抄在这里。由于这我们可以见到，所谓「真理」、所谓「正义」，永远存在人们的心地里，一切烂污所不能掩埋抹杀的。

姚君这篇文章发表后三四天我才读到，读后，觉得他的态度诚恳，立论公正，见解颇多独到之处，于是我写了一篇「评判之评判」，发表于四月十四日「槟风」上：「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十分矛盾，人类经济组织，急呈紊乱崩溃的现阶段，世界上意识的争斗只有两条：真理和黑暗。在真理和黑暗肉搏的当中，必然有两种理论，一种引人走上光明的大道，一种推人跌落熏臭的毛坑。人是聪明的，为着一己的利益，不惜昧抹着良心，把推人跌落毛坑的理论，在口里在笔下，总能说得『头头是道』，迷惑欺骗一般判断力薄弱的人们。这种人非但是历史进化障碍物，且是人类社会的罪人……。」这段文字是我答姚寄鸿君的开端，亦即该文的前提。我除了再进一步，解释姚君对「问题的再提出」一文的疑点，对当时姚君「措词之亲切，态度之诚恳」，给予十分同情和重视。但因彼此意识的基点筑在探求理论上，见解相差不远，这个反响也就这样平息下去了。在这里笔者要连带提及的,在距离姚寄鸿君「我们需要评判」一文刊出不久的「槟风」上，有位火人君发表一篇「怎样做一个二十世纪的儿童？」他说要做一个现代的儿童，须有科学的头脑，但养成「科学的头脑」，他说是去弄「科学的玩具」就可以了，并引胡适博士的「怀疑的态度」的思想方法去教训儿童。我当时读了颇觉火人君受了机械论的欺骗，蒙着实验哲学的错误，他是做学校教师的，误己误人都是罪过。所以写了一篇指出他的错误的文字，同样登在「槟风」上。但他没有回答，这个儿童思想问题的讨论就是这样没有下文。

也许一九三六年是世界多事的年头吧，这片小小的马来亚文艺园地，就不断起着论争。现在再从「槟风」说起。那是由太阳君在三月十四日「晨星」上发表一篇「读『文学论坛』」引起的。太阳君说：「『文学』」这刊物，本来没有一致的思想，里面有崭新的前进作家，也有陈旧的国故内容，甚至『小资产阶级』旗下的兵卒，也都包括在里头。」并揭穿三月号「文学」上的「文学论坛」里面鼎君的「作家们联合起来」一文的真面目，又指出前一期角君「所谓非常时期的文学」之理论的歪断与谬误，那是一回「可笑的事」，有点第三种人的卑劣行为。更进一步拆毁源君的「再论翻印古书」一文是代「聪明文人」郑振铎的「世界文库」作辩护的西洋镜。在那时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之一支流的文化斗争运动的联合战线的理论尚未达到健全的境地，「文学」在那一群的「理论」确是「慧眼别具」的。太阳君这短文发表后几天.「火星」君在「槟风」上发表「读文学论坛的批判」，于是论争又告开始了。好在彼此都有虚怀探讨的态度，在论争的过程中，没有低能文聚那一般胡闹的可怜行为。当时火星君因居住地关系，对国内新刊物很难读到，所以对国内文坛情势略欠明了（这点，火星君曾用文蓬笔名在过去不久的「新路」上发表一文曾自己言及），完全站在「文学」这一方面说话，说太阳君批评「文学」「脱离现实愈远了」，有「摧残新文化的发展，或意识歪曲的嫌疑」。太阳君于是在四月六日写了一篇「『读文学论坛批判』的批判」作答复，一场剧烈的论争就这样开始了。当时太阳君主要观点是这样的：「……在全国救国之运动风起云涌，国防文学和『符咒文学』和所谓「非常时期的文学』，它（指文学月刊——湖）的动向是怎样？这是很容易看得清清楚楚的。……『翻印古书』的问题……苏联作家的提出『文学遗产』问题，是在新社会基础稳定之后，才没有引导走入迷途的危险。但是这问题一到中国，就变成鼓吹『固有文明』的毒雾了。所以有人说纵使现在需要提出『文学遗产』这问题，那遗产也未必在中国能够提得来的，火星君是主张读古书需要，还是读外国名著需要呢？」

太阳君这段话就是现在看来还有深长的意义。在中国，那班执着封建魔王的大刀的刽子手，伏在古代腐骸的屁股后，不知杀害了几多有为的英气勃勃的青年，有良心的谁都要用尽一切力量，向这残垒宣战、进攻。

太阳君这文发表后不久，火星君又出来「再和太阳君批判「文学」」，这是立场论争接触得最剧烈的一段。火星君在这篇文章里，措词造句态度十分诚恳，完全没有「泼妇骂街」的气概，这点颇可使那班一味胡闹的文坛打手愧煞的。他在这里除反驳太阳君的论点外，并搜集几个论据以强壮他的理论，这很合讨论的态度的。笔者当时读了火星太阳两君的讨论文章，也感到十分兴趣，于是把自己的意见写成一篇『批判的商榷』，发表在五月一日至二日的「槟风」上，将双方的意见归纳一下，间附进第三者的批评。当日我大部份赞成太阳君的意见，但到底大家意识的基点相差不远，又没有什么「意气」之争。在我这篇文字未发表之前几天，太阳君已再发表一篇「再答火星君」：「读完火星君『再和太阳君批判文学』，措词和缓得多，也许是火星君对于联合战线的了解，已经认清楚『友与敌』了」，这是太阳君的文章的开头，其中对于火星君所举论据，逐一加以批评。关于「非常时期的文学」太阳君当时的意见和我一致，都说「非常时期的文学」在名词上在本质上都并不矛盾，末后平心静气的说：「这次对于『文学』的批判，我并不是挟怨攻势，火星君未必是『文学』社社员，没有恩怨，这是十分明白的——事实上，火星君和我的主张同一目的，只因引证不同，就好像对立起来了。我们还是暂时的结束，省却无谓的争论。历史是动的，我们且看动的事实！」一场剧烈的争论，就这样完结了。

这场讨论给我的印象很深刻。在讨论的过程中没有惹出什么「动机」的枝节问题，而我在当时对「文学」的一群的认识尚不深，在参加这场讨论中也得到不少的教益，这是那场论争给予的实惠。讨论问题互相切磋是十分需要的，我们痛恨的是那些想以「笔战」起家的胡闹。在这里我要补充说，当时关于「文学」的讨论，虽然没有得到确定的结论，但可说给予「同道」者以及非同道者的一个新的认识，对于「文学」这刊物的评价也较明显了。

现在再从「槟风」上发生过的论争说起，而后才及其他。

这是一个离开文学范围，颇使人感到兴味的问题，不过那还是有着讨论的价值。现在把它的论争经过，约略评述一下。七月廿八日有一位常在「槟风」写稿的先生，写了一篇「恋爱和事业」于痛骂恋爱至上主义和恋爱机械论之后，归纳出这样一个结论：「我们相信：伟大的事业，仍寓于伟大的恋爱之中！」我当时读了就觉得作者的观点有点错误，虽然他反对恋爱至上主义，但说伟大的事业由于伟大的恋爱来造成，充其量也不过是比较至上论更进一步的目的论者，于是我写了一篇「关于恋爱和事业」，立论和他针锋相对：「恋爱问题是现代青年最感苦痛的一个重要的问题，但在现在，一切的基础都起摇动，个人为社会之有机组织份子，个人的恋爱问题之随起摇动，盛到彷徨与苦闷是必然的，整个社会没有根本的解决，个人的一切亦没有解决的；当然的，恋爱问题必也无满意的处置了。

「人类为情感的动物，青年为情感强烈的人类份子，其需要爱的慰抚是『天经地义』，但在现在一切都商品化，两性间相互作用的恋爱，亦是『非钱莫办』的，一般青年之被排出『爱的幸福圈外』，是十分普遍的，于是彷徨、悲哀、诅咒，甚至颓废自杀充满社会每一角落，这正是这个龌龊社会的特征。

『爱的抚慰之可贵，与夫被青年目为『枯枝逢甘露』般的珍贵，亦就在乎此。——本来在合理的社会里爱是很平常的。

「于是恋爱问题之影响到青年底身心，与事业底创造是很可能的，但健全底性格与某种紧迫事业底创造亦能够推毁爱的锁链，我们不能过分重视恋爱而强调恋爱的作用，恋爱有时亦会叫人走进牛角尖。」

这是我立论的前提，并引用高尔基的话，证明事业底追求，能够粉碎爱的锁链。

鲁迅先生和景宋，田军和萧红，欧阳山和草明，我们可以承认，他们的「社会事业目标相同，阶级意识相同」，但我们不能绝对地说鲁迅先生，田军，欧阳山之努力尽是为了景宋、萧红、草明之爱底抚慰；同样景宋、萧红、草明之能够译作亦绝对非尽为他们而提笔的。一生没有老婆的果戈里毕竟能够写出「死灵魂」「巡按.」等巨著，为着女人的苦闷的歌德，亦能写出「少年维持之烦恼」的名篇，宋朝吕祖谦的「东莱博议」是躲在新娘房里写成的，但瞎了眼睛的左丘明竟会作出「左氏春秋」，断了腿的司马迁，写出一部中国史家所崇的「史记」，最近苏联某残废作家更受到政府的褒奖，恋爱在一定的场合里对于事业的成败，不过是一种影响的作用吧了。

这文发表后，对方认为不满，于是再来一篇读后感，指我说他「太把恋爱的作用强调」为不当，但一翻身又跑进极端主义的圈套，把恋爱也取消了：「社会一切不合理的压迫解除了，那时的恋爱，不但不成问题，即连恋爱的名词，也要和古代的青铜兵器，一样地送进博物院里去陈列。」最后暗暗骂我是个清谈主义者。这个街头,我觉得没有资格可以接受，于是写了一篇「目的论的恋爱观」，和他作个切实的讨论，分为几个小段：一、什么是「恋爱的场合」，指出他只看到恋爱有社会性，但看不到「社会性」在人与人之间生活关系之有机作用。结语是：：「眼前青年男女只能在社会解放斗争底实践中去寻求「一致」，不能在恋爱底热拥中去寻求「一致」。二、「伟大的事业」是否「寓于伟大的恋爱之中」，说这观点是他在理论上最大的错误。第三段我反对他取消恋爱的极端机械论，说在什么社会中，人类男女的恋爱作用永远存在的。末段是说健全的人生观有可能的可解除恋爱的痛苦：「黑格尔云：『无实际的思想与无思想的实际，都是不能想象的东西』。——目的论恋爱观底强调恋爱作用的夸大性也是不能想象的。」

这文发表后，我盼望着对方能够展开理论，扩大他的论题，可是结果和我的理想差得很远，在「关于恋爱和事业的总答复」里，说什么引起我的怀疑，是他的「幸运」，冷冷地讽刺了一下，就把论题踢开了，最末又来个临去秋波：「我的解答，已尽于此，以后润湖君再有什么论列，恕不复命！因为我们最重要的工作，仍为整个社会问题得不到澈底的解决，一切都不能得到健全的收获。」（原文）这话是否正确，一见就可知道了，一切都要等到「整个解决」，什么也不用谈了。当时我想，要来个「论列」，但一转想，终于没有着笔，因为人家既高喊「恕不复命」，恐怕又徒然扑了个空。这场风波至九月十五日谛克君出来作个总检讨，就这样完结了。

「槟风」，素来在这荒芜的马来亚文坛中，算是一个颇为前进的副刊，对于理论的清算颇为努力，除了这几次的论争外，对新兴文艺理论之介绍与推进也颇积极。几月前朱太史之流的昏话，它也曾举起清洗的大扫，及至最近某期刊发表某低能文豪一篇「文坛底新风头」，一种不伦不类的叫喊引起曾艾狄君的反感，也在「槟风」答复一下。

对于一年来的「槟风」，我所知道的是这样，错漏之处，尚希阅者教正。

（三）各报副刊及各刊物一瞥

一九三六年的马来亚文坛，是在剧烈的斗争中开展着，我们且先检阅它的阵容，现在从马来亚北部说起。

槟城光华日报：「槟风」是该报主要副刊，在上文笔者已略介绍了。由于先前它的编者洪丝丝君的努力，该刊颇具蓬勃的朝气，意识也颇前进，自本年春洪君去日留学后，由前任光华报编辑郑绍崖兼编，采稿与编排略有变更，理论与创作并重，极受槟城文艺界之爱护。及至本年秋郑绍崖先生接任该报主编后，编务改由刘洪钟君担任。刘君对文艺颇具兴趣，接编后着重创作之提倡，过后不久又附一「每周文艺」，稿件来源多系该刊经常写作者供给，内容极充实，意识也很前进，且每期常有介绍苏联木刻名作，也为该刊特色之一，最近似乎已经停刊了，那是很可惜的一回事。本来十二月初「槟风」的编务又改由吴蔚槐君接任，吴君对理论颇有相当修养，今后「槟风」发展的前途当无可限量的。在「每周文艺」出版以前，该报又有一文艺专刊「热流」，为「热流文艺社」主编，田舍郞，实君等主其事，内容颇新颖，出不上几期就停刊了，「每周文艺」于是就出世。

「小天地」也为光华报副刊之一，内容偏重科学常识之介绍，及趣味稿件。但不撒烂污，没有淫靡的姿态，在各黄色副刊中也为特色之一种。

槟城新报：该报年前有副刊「浪花」，内容颇见充实，但可惜寿命很短，出了十几期就停刊了。现在有「新园地」「大千世界」「曙光」以及「学生文艺特刊」等，其中以「新园地」内容略见充实，「大千世界」与「曙光」稿件来源靠剪刀，取材以趣味为中心。「学生文艺特刊」，顾名思义我们就可知道了。至于不久之前停刊的诗词专号，内容极形腐旧，取材着重韵律诗词，描写「送别」「记游」「客中感怀」一类的东西，一种失败主义与逃避现实的呻吟，颇使人摇头的。但在沉沦于封建意识的深渊里的南侨社会，该刊当然能够抓住一小部份读者。

槟城除了光华与新报两报外，尚有新近创刊之现代日报。该报为一小型日报，没有固定副刊，间或有小品文字散见其中，没有什么可供记述。至于该地有没有其他定期刊物，笔者未详，故从略。但当笔者为文至此，接寄鸿君来信说筹备经年之「现代导报」也迁往槟城出版，创刊号已印出，惟未得谈及，其中详细有待将来另行叙述了。

槟城方面的文艺刊物大略说过了，现在要说到吉隆坡。但一说到吉隆坡，就颇使人慨叹，南侨文化的发展是很困难呢。该坡本有华文报馆两家，一为益群报，成立于一九二一年；一为中华商报，成立于一九二七年。益群报在一九三五年元月间，因营业关系，突告收盘，闻者咸为南洋文化悼惜，至八月间赖社会热心文化人士之努力，又重新建立，改组为新益群报，至本年秋间忽又停刊了。吉隆坡遂没有华侨言论机关。因中华商报已早在数年前停刊云。

怡保中华晨报：大众副刊为该报唯一副刊，剪稿与创作兼施，前为李西浪君主编，现在编者为王炎之君，对救亡理论、青年问题都很努力。意识颇前进。

现在要说到新加坡了。宇宙间的一切无时无刻都在变动着，人间世的事物说起来都使人感到「沧桑」，一阵惆怅。新加坡——这片小小文艺园地，一年来也有着很多变更呢。在现存五家华文报中，星中报年纪最少，看样子倒有点天真活泼，就先从他说起吧。他本来有好多个副刊：文学周刊、文化界、妇女界、儿童、日本研究、南洋通……等周刊和「星海」「星火」两个副刊，到本年舂据说为要便利刊载长篇文字计，以上几个周刊被取消了，换做「学园」。「学园」发刊不久也被淘汰，只剩「星火」「星海」两日刊和「星火每周文学」。星火前为傅紫曦君主编，至本年春改胡君鹤君主编，傅胡两君，对「星火」都极努力，曾用过重大心力。「星火」的基础可说是他们两先生努力的结果。它最初是以「新写实主义」的姿态出现的，后来胡少吾君担任编辑时也保持着同样态度，现在，编者为胡健人君。

「星海」前系张匡人君主编，刊载有趣味文章，现在是否仍为张君所编则未详，至「星火每周文学」系隶属「星火」的一种周刊，内容以理论为主，闻亦系「星火」编者兼编云。

新国民日报：说到本报，在副刊方面也有重大变更。查本报以前有「文艺」「戏剧世界」「儿童世界」「妇女界」「科学」……等周刊及「蕉影」（新国民杂志化身）日刊等，及附刊在本报「新野文艺社」主编之「新野」，及至郑绍崖先生接任本报主编以后，以上各刊遂尽行废去，另以「新路」与「新天地」两日刊替代，发刊于本年九月十九日，两刊均系笔者主编。前者的姿态是这样的：「当前事实明显地表现着，世界是这样动乱，光明和黑暗正在作着最后的决斗，人，谁也感到彷徨和苦闷的，都是时代进化的必然现象，用不着诅咒，亦用不着呻吟，诅咒和呻吟都是弱者的表示。

「南洋的文化水平，明显地，是这样地低落，毋庸我们去讳辩，亦毋庸我们去掩饰的，这自有它的内在的原因。然而，世界上的一切进展，却要经过『幼稚』的阶段，文化水平的低落，正是幼稚的现象，实在用不到悲观和失望。只要推进者不断地努力推进，自有冲过幼稚阶段的一天，我们不害怕幼稚，我们所痛恨的是下流与无耻。我们不敢怎样地铺张，我们也不敢向大家预开漂亮的支票，不过希望在我们能力的范围里，尽我们一点忠实的贡献。我们更不想拘牵某个固定的主题，只要有明确的观点，透澈的见解，不论文艺理论、小说、速写、散文、随笔以及讨论诸般社会问题的作品等，都可在这园地里占个地位……。」这是节录笔者在「新路」发刊时的「献词」中的几段。很平凡、没有动人的姿态，亦没标榜神惊鬼号的主义。但在这几个月来，在编辑上遇到的困难的滋味，亦够给人难受的。每天刊出来的三四篇平淡的文章，我们读起来很觉平常无奇，但在编选时有时几要叫人「绕室彷徨」，一词一字的删改增补，亦要费去相当心血；另一方面，要顾虑到自己刊物的立场，读者的利益，作者的意见。编半版报纸的副刊所受的苦恼，我想未经做过编者的，谁也难以想到的。「新路」发刊到现在，已渡过一季了，「成绩」与「贡献」都摆在读者的面前，这里笔者不想做个历史纪录家，代自己吹牛皮，只望读者、作者都予帮助和合作，有什么意见请写信指教编者，使这小小的一片园地成为大家共有的园地。

「新天地」则注意科学常识和各地风俗人情，创作与剪稿兼施，它的发展也要靠大家来帮忙指教。

星洲日报：「学海」和「晨屋」、「学海」系介绍学术的高级刊物，在本年春已停刊。现在仅存「晨星」编者为林健盒君。林君对文学方面颇具修养，所作短篇社会什盛亦得读者之爱护。他编辑「晨星」的历史很长，取材注重小品文。「文艺周刊」亦为该报副刊之一，编者王哥空君，注重文艺创作、文艺理论，及作家评传，内容颇充实。此外尚有小副刊「出版界」为马康人主编，每期虽仅二三千字，内容则颇充实，意识也很前进，共分「文化列车」、「书报介绍」、「新书批评」、「作家评述」、「文化街头」等栏，均甚精警。至于「繁星」，则系剪稿，内容以趣味为中心，编者未详。

总汇新报：前有「文艺半月刊」，现已取消。现在仅有「总汇副刊」与「社会花絮」，皆系剪稿，前者以名人轶事为中心，以及鸳鸯蝴蝶派花月作品，后者则转载桃色新闻，性感强烈。编者未详。

南洋商报：「狮声」，也很不错，现在编者据说是李天游君。此外尚有「晓风」，系剪槁，以趣味为中心，编者未悉。

被誉为马来亚文坛的骨干的副刊，大略有如上述。此外小型期刊，近来突形活跃，先后出版的有「海啸」（据说已停刊）、「大众周报」「大公周报」「马来亚月刊」等，在筹备中还有「星岛周报」。查以前本地期刊也曾盛极一时，而相继停刊或暂时停止出版的有「椰风」（文艺专刊）、「新岛周报」、「南洋风」、「新南洋」、「电影与文化」……等。多因种种关系不克久持。现在各热心文化工作者，又重新起而努力，正是南侨文化蓬勃的好现象。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坚毅地与环境搏斗，以期提髙南侨的文化。

我们诚恳地在盼候欣赏南侨文化的奇葩。……（下半篇略）

（载**一九三七年「新国民日报」新年特刊**）

**救亡戏剧的勃兴一九三七——一九四二**

业余话剧社的成立与救亡短剧的涌现

业余剧团之必要组织英浪

戏剧是人生各面的缩影。

它溶汇各种艺术的要素，集大众于同一时间、同一场听，直接传授大众以同一的印象和感动。

它不仅是向大众报告现实、演述现实，而且要引导大众向更光明更有意义的路上跑。它不仅是教育大众的精锐工具，而且是文化运动的前哨，改革时代的尖兵！

在新与旧、光明与黑暗搏斗的期间，它所负的任务，是比任何艺术还要重的；而它在大众中听收得的效果，也往往比任何艺术更来得大。

比方在十八世纪初年，以浪漫主义旗帜，出现于法兰西专制的帝政时代的嚣俄的戏剧，那种时代的反抗精神，那种冲击古典主义的崭新姿态，不但奠定了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基础，而且促进了当时的新兴资产阶级那种反抗传统，个性自由解放的运动。又如易ト生的「傀儡家庭」，他把小鸟般的娜拉，从傀儡家庭中解放出来，不但给妇女们的地位、人格，予不少指示，而且直到现在，还对妇女解放运动予很大的助力。根据这两点事实看来，戏剧所负的任务和所收的效能，当然是比任何艺术巨大了。

在中国，近年来的戏剧，确是负了为国家大众的重任，从事剧运的工作者，也跟着救亡抗战的情绪底高涨而日益增加起来，于是剧运更迈进了一个新的境地，切实地和救亡运动打成一片。去年，沪上「星期实验小剧场」和[蚂蚁]、「海燕」等剧社，曾因公演「打回老家去」、「东北之家」等国防剧，而博得大众的广大同情和感动，后来虽遭到租界当局的压迫禁演，可是他们还是不屈不挠；更加倍英勇地工作着。目前，从事剧运的人更多了，更有意义，有力量的成绩，相信此后定是更多的。

戏剧在中国，已负上了这种救亡抗敌的重任。而南洋呢？大家想想看，目前为止，戏剧到底尽过什么责任？在大众中有过什么功德？

虽然，笔者也很知道：南洋决不是中国，而中国也决不像南洋，硬搬当然是错误，但戏剧是教育大众的精锐工具，是文化运动的前哨，改革时代的尖兵，这个铁则，无论如何总是不错的。那么，南洋文化工作者，在努力开拓南洋文化的进程中，戏剧——这一有力的武器，实在不能绐予忽视的！

为了要使南洋文化加速展开，为了要使南洋的华侨大众普遍地认识国家民族的危难，戏剧集,尤其是业余的剧团，实在有马上组织、马上产生之必要！

(载**一九三七年一月卅日南洋商报「今日剧影]**)

抗战文艺阵地的扩展

关于「今日」的开始 英浪

一个刊物命名的意义，刊物本身便是最具体的说明，这里似乎无须再加解释。

从今年开始，本报以「今日」命名的副刊共有七种，每天出刊一种，以周计，刚好毎周一次，按次序排起来，则是：星期一「今日文化」，星期二「今日学术」，星期三「今日教育」，星期四「今日青年」，星期五「今日妇女」，星期六「今日剧影」，星期日「今日艺术」。

这七个姐妹刊，除一至六是新发刊外，「今日艺术」虽是新的命名，其实却是去岁「文漫界」的副号。因为一方面不愿她和她的同胞姐妹异样，另方面觉得她的原名总不如她的副号来得切实而大方，因此，便决定从今日始改用今名了。希望她旧日的朋友和伙伴，别当作她是全不相识的陌生人吧。

从今曰始，她们七姐妹是要依着次序逐日和读者相见了。她们没有大冀圆，但目前却也有一点小小的盘算。第一，愿意以最客观最诚恳的态度，去结交最光明磊落的朋友；第二，愿意以各不相同的性格和嗜好，去和各别性格各别嗜好的朋友共同生活,共同学习,和共同策进；第三，愿意以有限的能力，去帮助新的朋友解决各样的难题；同时，也愿意尽己之所知，和旧朋友研究如何如何的道理。总之，愿意走到「于己无尤，于人有益」的方面去，尤希望新交旧识都毫无客气地伸出手来。只要8忭出来的手是炽热的，纵使粗黑或肮脏一点，也不会妨碍！

至于「文漫界」的原有版泣，因为打算把木刻、漫画作品分别登到「今日」各刊上去的缘故，决定比前缩小一点，不过，请伙伴们仍须照旧赐稿。从今日始，如能惠寄关于木、漫一类见解的文字，更是欢迎。因为今日南洋的木刻和漫画，正需要正确的理论来作基础呵！

为避免遗失及延搁计，惠稿时请于信面书明「今曰副刊编者收」为妥。「今日」于今日开始了，来吧，敬爱的伙伴们！

(载**一九三七年一月十日南洋商报「今日」**)

**清算与展望——马来亚戏剧之检对文翔**

(一)戏剧与时代的任务

戏剧是综合的艺术，但，同时也是文化的一部门。因为就戏剧的本身说，它是综合了许多艺术作品的成份，但是以艺术和社会的关系上——就是说，艺术在社会的实践过程中，它却是和文化的进行取着一条的道线的。所以，艺术和文化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并不是彼此分开的。艺术和文化，在社会之上层建筑的部门中，它尽管各自的分出形形色色，然而它们所有的目标却只有一个，就是为人类社会而服务。不管它是属于那一种社会，但是它却不能超出服务社会的范围之外，是很显然的。明乎此，那末，戏剧在人类社会里，它对于时代及所负的任务，我们大概可以明瞭了。

封建社会的戏剧，不用说,它是很效忠地为封建社会而服务的。在那里，戏剧的产生与动机根本便是为着封建社会的。因此它是作为帮助及发展封建社会的文化手段的。然而到了资本主义的社会，戏剧的作用及目的又不同了。这时的戏剧，它不仅是封建社会的反叛，简直是封建社会的死对头！因为它是反封建的。但是另一方面，它却是尽量的把资本主义社会扶植起来，尽的把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最高水准，因为这时候的戏剧，它又是变成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手段了。所以戏剧在某一时代，它必须负起某一时代的文化任务，是表现得明明白白的。

但是，眼前这一个时代，却是什么的一个时代呢？谁都知道：是一个旧的时代的没落，新的时代得到辩证的产生的时候。因为旧的时代已经不能满足人类的生活欲望，只有新的时代才能具备了这样的条件，所以也可以说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这是客观的事实给我们的指示。那末在这样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戏剧的任务应当是怎样的呢？无疑的，它必须是肃清一切旧时代的落后与腐化，积极地为着新时代的开拓与完成而努力的。关于这，我们只拿眼前中国戏剧来观察一下，就得了一个很清楚的认识。中国眼前的戏剧，可以说是划时代的突破了旧的时代的包围，而呈着新时代的活活泼泼的姿态了。不说在电影界去年制作的成就，话剧的反汉奸反侵略主义的产生，得到舞台上充分的效果，而成了大多数的观众的拥护的对象，就是从来效忠于旧时代的十足顽固的旧戏，现在也不得不为新时代的咆哮而惊醒，为新时代的产生而努力了。由此，我们也得到了一个结论：戏剧这东西，它不只充作人们的娱乐、时代的点缀，积极地，它必须负起文化的任务，为着新时代的创造而努力的。

(二)马来亚戏剧的落后性

明白了上面的话ᅳ我们来揭开马来亚戏剧的脸面，看看它底活动以及作用，有没有负起新时代的积极的任务呢？至少，在我个人观察所及，它是没有这样的工作的。反而，它还是逗留在落后性的这一状态上。

不管时代的车轮已经辗碎了马来亚许多封建与腐化的思想，辗碎了许多落后性的文化的播种，然而马来亚的戏剧，还是顽强地固执在落后性的圈子里面的。当然，也许近来有人以为近年来新的戏剧(如话剧、歌舞等)也产生不少，这不能一概都说它完全落后性。但是，这就作为马来亚戏剧进步的说明吗？所谓「进步」，它不仅作为时代的尾巴，它必须站在时代的前哨，它不仅组织群众，而且必须推动群众！那末马来亚所谓新的戏剧又怎样呢？自然，除开形式上的一点新，充其量不过只是替一般高人雅士的「小众]寻娱乐而已。

所以，站在第一个和大多数观众所隔离的马来亚的新的戏剧，是它不肯降低自己的「身份」，不肯亲身的跑到「十字街头」，为大众所欣赏。因为我们常常见到，凡是一个所谓新的戏剧(即话剧及歌剧之类)上演的时候，它常常是提高了自己的身价，企图只上演给少数的人看，而把大多数的观众拒于门外。第二，是专玩艺术的至上主义ᅳ把所谓戏剧艺术抬入天云心里。比方马来亚的大多数观众是不懂得「国语」的，但我们常常碰见当某一个新剧开演的时候，第一个语言一定采用「国语」。观众既然不懂得「国语」，而开演戏剧的对话一定采用「国语」，这不是明明的把演剧的效果降低了吗？但是新的戏剧的主持人却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只是机械地应用下去，这便是不懂得艺术和社会的关系，而只死板地把艺术捧入天云心里去了。因此，有了以上的原因，不管你戏剧本身是怎样新、剧本是怎样好，或者怎样认识时代，而怎样的想站在时代的前头，但是结果只有使观众不想接近，而终归要把「艺术」这东西玩入牛角尖里去！

还有，新的进步的戏剧，它底本身组织必须是毫无缺点的一个健全的综合艺术品，如剧本、演员技巧及音乐等。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在大多数的观众中取得效果，在新时代负起前哨的任务。然而眼前马来亚的新戏剧中，它有没有一个本身具备了这样的条件呢？除了前面所说的原因不能接近大多数的观众外，当然就它本身的组织所给观众的印象，也有许多弄得观众莫名其妙的。总之，马来亚眼前的所谓新剧，不管他形式上是怎样新，伹它在时代中所负的任务与所得的效果却是和旧戏异途同归的，那末它的落后性是怎样，我们也可以明白了。

(三)剧本、服装、舞台及其他

上面只是概念地说明马来亚戏剧本身的落后，其实，戏剧既然是综合的艺术，它底落后性是多方面构成的，现在为了检讨的便利，兹为分述如下。

一、剧本。马来亚眼前各个戏剧所采用的剧本,除了话剧有比较完善之外，尤其是在旧戏方面，它所采用的剧本百分之百都是封建社会的，封建社会的剧本，它底内容又是怎样的呢？我们不必掩饰的说，它是专门替封建社会宣扬，而一面又是对新社会播毒。因为封建剧本的题材，多属采纳封建社会的传记，或直接采自民间怪语不经的故事等。可是这种的剧本,不说它是不合现在的时代，而简直是和新的时代取着绝对的相反地位了。

二、服装。服装也是一样，除了话剧的服装有了一点的改变外，其余的如旧戏演员的服装，在马来亚现在所采用的一律都是龙袍马褂、头盔长靴等。当然，服装是跟着戏本改变的，我们不能说，旧戏剧本必须采取新戏服装，不过，就大体说，以马来亚现在的戏剧都一律采取旧戏的服装，也可见戏剧落后性的一斑了。

三、舞台。马来亚的戏剧舞台，实在说，没有一个是比较完善的，因为一个戏剧的演出，它的成功与否舞台也是占着重要的位置。然而马来亚的戏剧舞台，就眼前的说，一般地除了「戏剧」的舞台略为广阔外，其余如临时搭成的几乎更容纳不了数个人的身子！这种的舞台，不管它是演怎样的戏，演员的动作是怎样的熟习，但要戏剧的更加得到效果，让戏剧在广大的观众当中发生最大的作用，无论如何是不够的。

四、音乐。本来戏剧上的音乐，是居在次要的地位，因为它底作用仅仅只是有时加强戏剧的紧张性。可是眼前马来亚的戏剧音乐，待别是属于旧戏的，它却居于主要的地位了。这自然是弹词剧本必然的现象。但是很自然的，因为有许多音乐声音的粗暴、乐师的不会配音等，自然而然地把戏剧的统一性破坏了。总之，我们如果把马来亚眼前的戏剧，就它本身组织的各个艺术成份一一检举出来，在在都足以破坏整个戏剧的艺术统一性。而马来亚戏剧的落后性，它之所以不能负起新时代的任务，实在也是必然了。

(四)马来亚戏剧当前之路

为了要艺术接近大众ᅳ使戏剧负起新时代的任务ᅳ我们有把马来亚的戏剧重新改革及建立的必要。

但是怎样的改革及建立呢？

第一，必须纠正过去的艺术至上主义的错误(如话剧之类)，尽量的把戏剧接近大众，把大众和戏剧亲密地连系起来。第二，把所有的封建旧戏剧尽可能弄到完善(如剧本、服装、音乐等的改革)，务要使它负起新的时代的任务，而不使宣传封建社会意识而后止。第三，尽可能地创作各地方言的新剧本，以代替旧的传记等等的剧本。剧本的取材，必须适合一般大众熟习的生活，以及积极地指示新时代的道路等。第四，必须立刻建立当前富有新时代创造意味的新剧运动(如话剧等)，以逐渐更换旧有戏剧的方式。

自然，上面只是很原则地举了马来亚戏剧要走的道路的一点点，要把戏剧真的成为大众自己的工具，而且成为一种开拓新的时代的武器，它是需要灵活地去运用的。不过，我在这再重复说一句：在许多改革与建立的条件中，剧本却成为一个重要的因素，不管你抱着怎样的把戏剧改进，如果剧本稍一疏忽，那末一切的改进必属徒劳。所以剧本是整个戏剧的骨干ᅳ我们是要万分注意的！努力吧，一切有志于戏剧改造的人们！

**(载一九三七年一月十六日「今日剧影」)**

我们需要的业余剧团英郎

上周，笔者曾于「业余剧团之必要组织」一文里，阐明了戏剧在文化运动中所具有的重要性，并力望南洋文化工作者必须从速组织业余剧团，以教育南洋的华侨大众，和指导南洋的华侨大众。文刊出后，曾得到三数读者来信涉及此事，有的说：「业余剧团应该和职业的有别。」有的说：「如果你们组绿了，我很愿意参加。」更有的说：「希望你们马上发动吧，南洋剧运空气的沉寂，快要闷死人了！」

这三种意见都是可贵的,最少是同情剧运的几个善意的反响。

第ᅳ种，笔者非常同意，而且准备表示一点愿望和意见。

第二种，笔者认为是不成问题的，在文化工作上，除了那被少数利己者所据为私有的集团外，伙伴越多当然越欢迎的，尤其精诫肯干的伙伴，我们更是求之不得！

第三种，可说是一股强有力的热情，而也是蕴蓄了长时间的苦郁。我们很希望自己，同时也很希望南洋的文化工作者，对这种火热的要求，能够在最近的将来给予「兑现」！

现在，话得说回来了，所谓「业余剧团」，顾名思义，当然是跟「职业的」不同。「职业的」多是以营利为目的，虽然有些也是为文化尽忠的，但这却是少之又少。「业余的」则反是，以目前的中国剧运情形看来，除了一二专为「帮闲」、「消遣」而设的剧团外，可说都是在救亡抗敌的斗争线上服务的，它们的目的并不是营利，而恰恰相反，它们是向苦难的大众，投以精神的食粮，和授以求生的方法。

在南洋，我们目前所需要的业余剧团，最少应负起如下的三个任务：

第一，一般的职业剧团，纯以出卖低级趣味为手段，以饱私囊为目的，结果，不但不能使观众认识实现、认识人生，反而使他们加倍受到封建毒素的侵害，走向沉沦堕落的境地而不自觉。我们所需要的业余剧团，应该负起和这相反的任务：不帮闲、不纯求无谓的消遣，应该以强烈的场面，去唤醒大众，应该以正确的剧情去教育大众、引导大众！

第二，我们所需要的业余剧团，是以大众的利益为前提，就是说，它的存在是依据着大众利益的。一离开了大众利益的立场，它便没有存在的可能，而也没有存在的必要！所以，一般剧团的专以营利为目的的勾当，在我们所需要的业余剧团看来，是绝对不取的。

第三，应该具备战斗性,对旧势力应加以迎头痛击，竖着维护真理的目标，不畏难、不怕碰、不退缩、奋勇地迈进。

这样，业余剧团不妨多多组织，多多产生！

**(载一九三七年二月六日「今日剧影」）**

致英浪

尔加，石灵，仲鸣，漂云，英郞诸先生：

我曾在本栏发表「业余剧团之必要组织]和「我们所需要的业余剧团」两文,诚如先生等所说：「只见到……热情的呼喊，而对于实际的工作——组织，则尚没有较切实的提出」，这意见是很对的，因为不但君等「认为不足」，就是我自己也觉得非常不够。

然而话已经说了出来，当然就得让它去发生大或小的作用，横竖不是坏的，多说一点应不致怎样浪费！一片石块投进静止的湖面，纵使起了波纹，也是不大的，必须多点人，多投几片石块，无疑的，波纹会扩大起来！

先生等的「我们虽然不能缺乏正确的引导——理论，然而，我们尤其是需要有实践的行动——组织」的正确态度，我是绝对赞同的，不然，当然不致在「业余剧团之必要组织]一文说：「为了要使南洋文化加速展开，为了要使南洋的华侨大众普遍地认识国家民族的危机，戏剧集团，尤其是业余的剧团，实在有马上组织，马上产生的必要！更不致接着在「我们需要的业余剧团]一文里说：「在南洋，我们目前所需要的业余剧团，最少应负如下的三个任务……ᅳ略)这样，业余剧团不妨多多组织，多多产生」的话了。

诚如先生等所说，这都是「熟情的呼喊]。然而，热情也未始不可充当小小的石块的。来吧！我们来多投几片石块！同时，大家的脚步更应一致起来，去实践马来亚剧运的任务！

我的弱小而还不曾僵冷的手，是愿和先生等紧握的！

二月十九日午

**(载一九三七年二月廿日[今日剧影」）**

**业余话剧社第一次社友座谈会蔡松青**

话题：需要什么剧本？怎样创作剧本？

时间：一九三七年二月廿五日下午八时

地点：吗咭街，业余话剧社。

主席：筹委会团员股

记录：蔡松青。

主席：这一次的座谈会，召集得很匆促，诸社友很热心来参加，可以说是本社一个很好的现象。今晩所召集的座谈会，具有三个原因：

第一，本会在筹备当中，诸事都没有头绪，虽然有个会所了，但各位聚会的时间仍旧很少，况且都是初次做朋友的，所以藉这个机会，使诸位有个聚会的机会。

第二，我们预备在最近公演，对剧本的选择，关系很大，所以特地请各位来讨论一下，对于目前我们所需要的是那种内容的剧本为适宜。

第三，各书局所出版的剧本虽然不少，但是能适合马来亚情势的，实在不多。不——简直是没有的。所以希望各位自己来努力，来创作我们需要的剧本。

现在我们先来讨论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需要那种内容的剧本，请各位发表意见。

朱绪：现在且让我把个人的意见提出来，给大家参考。目前我们所需要的戏剧内容，很明显的：第一，应该是反映现实生活为题材的剧本；第二，唤醒侨胞的爱国观念，也是当前急需的，第三，当然是提倡和平，反对战争的戏剧了。最现实的事实告诉我们，侵略者疯狂的备战，造成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危机，日益迫进我们的眉梢了。我们如果让它这样疯狂下去，只有等着死亡，所以我们唯一挽救的方法，只有拥护和平，才能消灭将临的危机。……

曾仲贤：我的意见，觉得我们要研究我们需要的戏剧内容，先要了解现在摆在我们目前的主要目标是什么，然后才针对这个目标去选择。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主要目标，就是爱护祖国、提倡和平、反封建、破除迷信。本来这反封建和破除迷信，已经是过去的工作了。但是在马来亚，这种工作,我看仍旧是存在着。诸位不信，听听今晚爆竹的声音，多么的熟闹呀?所以我觉得这三个目标都是主要的，那么，我们所需要的戏剧内容，也是要针对着这几个目标。

吴适鸣：我觉得有一种寄居别人脚下的人，任那被寄居者施以种种的践踏，他们都不能自觉，只是抱着得过且过的态度。我希望对这种人应该加紧地唤醒他，使他对于被寄居者有认识。

至于演出的语言，我主张用最通俗的口语，最好要用各种方言在各种适当场合演出。

朱绪：刚才仲贤听提出的，反封建、破除迷信，这些问题，都是很需要，我很赞同。

贺都辉：在座诸位所发表的意见，我都很赞成，现在我希望的就是我们要马上设法着手公演，因为社会对我们有很急切的要求。

萧尔加：我的意见，都给诸拉讲完了，我倒没有话儿好说。

影郞：我想对于剧本的内容，最好要以暴露黑暗的势力、讽刺社会、主持人道为重心。同时应该注意到观众的鉴赏程度的不一，所以内容如果太深刻，则不能接近大众，太肤浅无聊的却又失掉剧运的原来意义，这一点请大家注意。至于演出，最好多采取独幕剧，且要用方言。

曾仲贤：请诸位尽量发表意见，不要使别人失望。同时我相信每个人必有他本身的需要和观感，请诸位都提出来讨论一下。

汪浩瀚：我们要知道怎样唤醒大众，对于观众便要注意，观众有年少的、有老古董的，所以我们选择剧本，要能够适应多方面的观众。

洪希郞：我有二个意见，第一是戏剧在南洋，需要以南洋做背景而且需要大众化；适合现代性。最好用国语演出，因为我们需要提倡国语，如果用方言，不但对我们的宗旨不符合ᅳ而且恐怕社会给我扪一种不好的批评。第二是剧本应采取附有歌词的，但并不是完全歌剧一类。因为戏剧和音乐是有连带关系的。选择剧本呢？最好站在人民立场、暴露黑暗，讽刺我也很赞同的。

陈剑光：我的意见本来要发表的，是在剧里加点歌曲下去，但是一延再延，已经有很多人先发表了，所以现在我也没有什么意见了。

林玉容：我们要找些新材料做歌剧，使一般青年得到享受新贡献的机会。

朱绪：现在我们可以做ᅳ个结论了。

主席：那么让我们来做结论吧！

全体：好，好，好的！

主席：综合大家的意见，归纳起来，有四点：

(1)反映现实生活的。

(2)反封建的(迷信原来是属于封建范围的，故应包括在反封建里)。

(3)唤醒华桥爱国观念的。

(4)反战、提倡和平的。

有遗漏的请诸拉补充吧！现在我们继续讨论第二个问题。我们已经决定剧本的内容，那么剧本要怎样创作呢？

萧尔加：关于创作剧作，在我想不妨采取三个方法：一，个人创作；二，集体创作，由社友中选出几位对于文学较有修养的负责，搜集材料编写；三，总动员分组集体创作，由本社全体社员分作几组进行。

朱绪：萧先生的意见，在原则上，我完全赞同。不过我希望对于第一个办法，最好规定每个社友都要尝试一次。

曾仲贤：不错,这样一来,就可以创作许多剧本,好的可供我们公演，差一点的,也可以给大家参考，而且每个社员还可得到练习的机会。

朱绪：关于第三个办法，我想可「不必，最好是希望各社友，都自动地联合起来创作，可以互相提供意见，互相帮助搜集材料。

曾仲贤：关于第二个办法，我有点补充，就是除了负责集体的创作而外，各社友觉得可能的，也可以集合起来创作。

萧尔加：为什么发表意见的，只有我们三个人呢？

众声：我们要说的都给你们说完了，哈哈！

主席：好，那末我们的结论就是：一,自己创作；二，集体创作；集体创作可分做：推选负责指定的集体创作，和自由集体创作。

众声：那么就让我们来尝试吧！赞成，好，赞成！那么，我推举……

我推举XX先生…

我推举Xx先生…

主席：现在时间已经不早，有机会时再请诸位来谈谈。

散会

十一时廿分

**(载一九三七年三月五日「今日剧影」)**

**我们的意见尔加、石灵、仲鸣、漂云、英郧**

自从南洋商报有了「今日剧影」这一栏的出现，沉闷而窒息的星洲话剧空气，一时又显出一点热闹的景象，尤其是英浪君的「业余剧团之必要组织」及「我们所需要的业余剧团」二文刊出后，立即得到一般人的同情及响应。这在死气沉沉的南洋剧坛，未始不是一种好的现象。然而在这许多的文字中，我们只见到一些精湛的理论、热情的呼喊，而对于实际的工作——组织，则尚没有较切实的提出，这我们是认为不足的。在现阶段ᅳ我们应当是需要一种不尚空谈、脚踏实地底切实的工作，抓住现实的、地方的特殊性，去实验最尖锐的艺术武器的效用。有句老话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只是[摇旗呼喊」于事实终无俾益。当然我们并不否认正确理论的建立，可是只有理论没有行动，这正患着了「空口说白话」的毛病。约瑟夫很明白地告诉我们：理论离开了实践，便成为死的公式与教条。——在过去马来亚的文坛上，虽亦有过几多明确的戏剧理论，但，我们何曾见到过几个实践的工作——剧团的产生哩?所以我们要向大众呼吁:「我们虽然不能缺乏正确的引导——理论，然而，我们尤其是需要有实践的行动——组织。」

马来亚戏剧运动之所以低落，原是客观环境使它这样的，尤其是在这有着特殊关系的南洋社会，一切经济机构，完全控制于一班有闲者们手中。恶劣环境的高压和束缚，致使每个戏剧的演出，时常受到多方的挫折，而一般热心戏剧的人也就裹足不前了。所以一些业余戏剧社的组织老是陷于沉闷窒息的氛围中。但是目前的情形就有些不同了，下层的经济构造，更趋动摇，社会形态也日有变化的可能；有闻者们暂时虽能控制经济，但终控制不了大众反抗的情绪，恶劣的环境束缚不住大众集团的力量，因反抗和团结，已深透了大众，所以这时正是需要以戏剧去组织大众的时候，也正适应戏剧的时代。

我们同人，同在这窒息的气氛下过了几许时间，但我们深深地感到在这大时代的前头，我们应有坚韧卓绝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向着这恶劣的环境苦斗，以大无畏的猜神，来完成我们的事业。在这原则之下，我们同人没有顾虑到自己力量的薄弱，没有顾虑到客观环境的限制。我们认为环境的困难,可以在共同努力之中去克服；经济拮据,可以用集团的力量作答覆；人才的缺乏，我们以训练自己的精神来尝试，所以我们勇敢地举起[业余话剧社」的大旗。我们相信，由于我们这一疾呼，能引起多方面人们的同情与帮助；我们不敢自炫力量，我们只希望能够在剧运的过程中，做些担土搬泥的工作。

末了，我们很恳切的向爱好戏剧的伙伴们呼吁，盼望一同集在我们「业余」旗帜之下，以一致的步骤，来扶植这刚诞生的婴儿，使他能够在国难当前的今日，把这文化的武器，带到民族解放的前线上，负起华侨救国的最前锋——唤起侨众，组织侨众的任务。

我们的文章写得不好，但是我们的意见却诚恳，好在我们不是有闲阶级，专为欣赏[方块文]者而写的。

**(载一九三七年三月廿日「今日剧影」)**

从「南岛风光」谈到学校戏剧流冰

「南岛风光」是友人吴天君来南洋后三个月编成的一个剧本，是为他们的学校里的筹款游艺会而编的。当时我觉得非常快乐。因为过去许多学校的游艺会中，是没有真正地上演过一个戏剧的。所谓游艺会，不过只是唱些黎明辉的肉麻歌曲、跳跳舞、表演一两个文明戏一样的歌剧而已。就是上演了什么戏剧，也不过是把剧本的大意叫演员口述一遍，甚至连台词也不合剧作者原意。演出的形式，简直就和中国的旧戏剧一样：拍拍手，是敲门；用一张布画的街市便是街上——总而言之，是没剧这俩东西的。结果，观众便只知道，学校游艺会便是陈列女孩子的粉腿而已。学校游艺会就只能做到麻醉观众这一点吗？这是我们应当惭愧的！我们要说，学校游艺会是直接教育学生家长、社会人士的一种工具，我们要利用这几个钟头的时间，使观众在娱乐中得到一些益处。所以我们要提倡学校戏剧。故当我听到他要为学生们编一个戏剧时，我便对他说：「你要努力，使他们懂得戏剧艺术，让他们摈弃了文明戏的残骸吧！」上演时，我特意坐火车去看这个剧本的演出。上演的成绩，在演员方面、布置方面，可以说是并不很差，可是它竟给主事人看作无关紧要的节目，并且利用这个机会劝捐起来了。所以，虽然是一个动人的悲剧，在观众方面，却得不到一点感应，这是非常可惜的。

这一回，我自己学校里的学生要在学生自治会五周年纪念会时公演戏剧,我便毅然把吴君妁「南岛风光」介绍给他们，同时还上演一个独幕剧——宋之的「太平年」——自己还冒昧地担任了两个剧本的导演。我心里也打算利用这机会，试验一下，到底观众会不会欢迎真正的戏剧呢？所以，在本校礼堂公演的小小的同乐会当中，对这两个剧本的装置、照明、化装、效果，便花去三十多块钱。没有公演以前ᅳ也受了不少阻碍，有人也以为不值得为了两个戏剧去花那么多的钱。

公演时，我第一便先把观众座的电灯熄掉，使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舞台上ᅳ同时利用化装、布景、灯光使他们感到真实的印象。演「太平年」时，在那幽暗的黄色油灯下发生的悲剧，只加上一点风声的效果，观众便沉默得非常静寂了。

演「南岛风光」时，也许观众比较少而容易吸引的缘故吧，我偷偷地观察观众的情绪，他们的确都给演员吸引住了。台上的演员哭了，观众也大多数在拭着眼泪，到剧本的最高潮时，使得会场的人都好像透不过气来。我心里非常高兴，暗暗地祝福着吴君：「你的剧本是成功了。」同时，我更感觉到，观众是需要戏剧的，只要我们有真正的戏剧给他们看。这就是说：要有他们能了解的剧本，要写实手法的上演，而且舞台装置、灯光照明也是不能忽略的。

不过，在学校戏剧方面」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这也是南洋整个戏剧运动的当前问题，便是语言问题。用国语演出，那一定会失掉许多的观众，所以方言戏剧是南洋必需的。不过，用什么方言呢？这倒是个难解决的问题。因粤语有声影片在南洋的受各界人的欢迎，大概粤语比较普遍，那么，我们便用广东话来公演戏剧吧！这是不会失去戏剧的价值的。

我希望南洋的教育界，都担负起发展学校戏剧的责任来，让那些肉麻的歌唱、粉腿陈列的跳舞滚开去吧！

(载**一九三七年四月三日「今日剧影」**)

「努力」编辑室 编者

在目前这个大动乱的时代，民族敌人的利刀，已不留情地向我们的胸膛描准，民族生存的命运，是一天一天地陷于危机的深刻化。如果我们是要求生存，不愿做奴隶、当汉奸，那么无论那一阶层猛醒的人们，无疑地，唯一的路线只有大家联在一起，站在同一的战线，努力杀退了我们民族敌人的吼声！

同样地，新兴阶段的诗人们，也应该站在国防的最前线，尽量地舍弃个人主义的内容与形式，跑向现实主义的路线之最前面，去和时代合拍、与大众同流，抒出时代与大众的诗歌，用着他伟大的精神，巨声地唱着大众的洪音。

这一期，我们所收到的作品，都是诗歌，所以无形中给我们出了这个专号。在内容的空虚与技巧的幼稚，我们早已预料到读者会感到失望。但在另一方面我们却认定幼稚是成功者所应经过的阶段，所以我们也不因此而怕丑了。还有一点得以自慰的，即是我们虽然唱不出激昂洪亮之歌声，但我们相信，在每一首诗里，却已摆脱了「风弄月」的靡靡之音。

末了，我们诚恳地接受一切善意的指教和严正的批评。

我们以前曾经声明过，这块荒芜的园地是公开的，它很欢迎一切爱好文艺的人们来共同拓荒与垦植，绝不是我们几个同人的私产。

检阅这十几期来，读者如果感觉它的姿态表现得歪曲，这我们当然要负相当的责任。相反地，如果能起了些作用，负起了目前的一些儿任务，那当然地是要归功踊跃来耕种的朋友们了。

朋友！多多地赐给我们一些朝露吧，让这块园地能渐渐地开出灿烂鲜艳的花朵来。

(载**一九三七年五月廿四日光华日报「努力」第十一期**)

关于「羹味」看戏者

「六六」教师节游艺会中的「羹味」一剧，本事和表演经过，本报七日本坡新闻版是说过的。陈剑光君在「羹味」里有特出表情，吴适鸣君做来也好，该新闻也是说过的。总之，「羹味」当晚的好歹，看过戏的以至于看过七日本报本坡新闻的都已明白，这里不想多说。

在新加坡整整住了四五个年头的我，白话剧一类的戏却看得很少ᅳ这是因为做的做得少，做而有得看的更来得少的缘故。

一二年前「青年励志社」在大钟楼做的，那回算是第一次看到新加坡文化界表演的话剧，当时就觉十分满意，最认为难得的是国语说得不错这一点。其后大概还看到一些诸如此类的白话剧，多半是学生做的，情形固然不差，可是印象非常糢糊，大抵是只看了一半个场面，未窥全豹的缘故。

最近崇福学校表演「雷雨」，「雷雨」剧本说是有名的，当晚表演之佳，也复脍炙人口。当晚我找不到座位，等到怕热的退去，腾出空位给我得占一席时，台上的戏已是剩下最后一幕了。这么短短的一幕，据说还是戏心，我是看了戏心来了，果然不错,做得实在是好。在没有看过这戏时，实在想不到新加坡有这么好的戏，据悉当晚重要角色还是当地生长当地受教育的侨生，这更使人惊异。

自然，从此我便留心当地的话剧了。

「羹味」这么一个剧目，在未看戏之初ᅳ令人莫名其妙，看完了戏之后，依旧是令人莫名其妙。有个朋友告诉我，「这是广府话残羹的意思」，不知是不是。

看了「羹味」之后，觉得它有成功之处，那就是全剧演来，处处似实ᅳ无论剧情使人相信它是常有的事，或者无论那个教师都属可有的事，就是对话，也使人十分满意，觉得它很自然，多是某时某地应有的话，说这不是它的成功，似乎不可。过去新加坡所见的白话剧ᅳ剧情选择的很少，选择而能使人满意的尤少。大抵做的往往是戏，不然就是因为某事像戏，特地拿他来做，至其究竟，也便使人只有看戏之感，至多也不过使人只有看戏之感而已了。那种戏剧，无论他做得怎样好，到底只有自己恐吓自己ᅳ说它真与大家有关，那却很难置信。看了很多戏剧而没有什么深刻的印象，这大概也是一因。「羹味」一剧，因为剧情合乎情理，对话处处自然，所以剧中说的指的，使无论那一个观众，都有同感；最低限度，相信在这样的社会环境当中，无论何时都是可以有的，并且，无论何人，都有碰到之时，因为这样，到底它不仅是戏，就是戏也该与台下的人有多少关系。

在「羹味」我认为应该改易的有几点。

第一：男主角不必是个土木工程出身的人物，在编剧者或者以为借土木工程这个资格就可作为下文未被聘作校长的理由，其实目前各处校长之聘任是否与资格有关已属疑问，何况资格而必特别得如土木工程这一类呢？第二：不必以偷牛奶被拘结束，因为求些牛奶而出偷，这已有点牵强，偷些牛奶而被警拘去，有些场合是可以不至的，何况主角是这样的一个人物。第三：孩子不必死。第二第三两事，都很特殊，在事实上往往是不会有的。如果偏要以偷牛奶被拘完结全剧」最好是男主角被拘出门后，女主角随后抢救奔出门，舞台上让他冷静，在冷静中让抖动的摇篮失去生色，让摇篮内饿孩的啼声向社会抗议！

是否有当，自不敢说，随便提出，希望「羹味」有第二次排演机会时，对这几点，注意一下。

(载**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二日「今日剧影」**)

演「羹味」后的自剖陈剑光

戏剧这部门，可说是我平素最嗜好的，尤其是京剧——那更不用说了。但实际上，我一点经验也没有。

记得去年(十二月廿七日)本坡「爱华音乐会」二周年纪念的游艺会里，表演的「为谁牺牲」，恰巧是推举我这没有舞台经验的人来饰女主角——丽华。这一次可说是我第一次走上台的，在表情上，我觉得有很多缺点；最大的，就是我不能把自己的整个角色在各种不同的想像的情景下紧紧把握住，这也许是我没有相当修练的结果。这次「六六」节所排演的「羹味」，凑巧得很，又是要我当起主角——素兰。因为有了第把握的经验，所以这次我就大胆地不妨再冒险一下。

剧本练习的时间，只有三次，在这短促的时间内，各演员又各因事，时常不能到齐，每次都是马虎地，你「说说」我「笑笑」完了事。那时候，依我自己的估计，这剧的成功，难免归于绝望，就是在参观我们练习排演的人，我相信也大都存着这种念头。但是现在呢？「羹味」已经出演了，细得到多方的好评，这样一来，只有使我万分的惭愧。

一个剧本公演后的收效，绝对不能完全得到成功，失败的地方，当然是免不了的，如我在和别人对话的时候，却忽略了病中的动作，尤其是动作上有点呆板。最缺的，就是把双手始终按在胸前，全剧虽是悲剧，在对话时我不应该声调一致——过于悲惨！事实上我在那个时候的内心，可说是形容不出来的悲痛了。我回想到我南来后失业的生活遭遇，此情此境，不禁使我沉痛地惨哭出来。真的，现在要叫我再哭起来，我死也不会哭出那个样子。因为我这样拼命地哭着，于是却把剧情弄歪了。的确，这是我平素缺少舞台经验，和没有经过长期间的修养所致。还有的是这剧情不大统一，当紧张时却表现不出，这不外是各演员在练习的时候」不大注意联络的结果，以致收效这末低微。

以上是我自己提出的缺点,此外我相信还有不少，希望读者能够坦白地给我一个批评！

(载**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二日「今日剧影」**>

「塞外狂涛」之检讨淑贤

「六六节」，在本坡大世界教师联欢会里公演的两个话剧：「羹味」、「塞外狂涛」。前者第二十二期的「今日剧影」已出特辑，导演，演员和剧评者，都很坦白很严肃地检讨过了。后者却还未提及，这或许是后者的演出不及前者的精彩•，技术和工作是低能，不能够写出一篇文章来。

「失败了,不要紧，再来一个。」无论什么事情，都是要经过训练才能成就的，谁又能够从娘胎里就带来真本事呢？这是笔者的有一点阿Q性，不怕羞、不灰心，唯一的信仰就是「不怡失败」，再接再厉的学习，虽然呆笨，却不相信有学而不好的事情。我并不是计算什么失败不失败、冒险不冒险，所以这次的排演，是毫不考虑到能力若何,冒昧地去担任一个导演当我看了「羹味」的导演这么坦白严格地检讨自己的弱点的时候，我的心里就好像有了什么东西在作梗着，老是对不住了自己，好像脑袋里浮起两句话来：「批评者给你这么宽宏的饶恕，你还得意吗？」于是我就提起笔来就写，可是写去写来却写不出什么东西来，我急了，我只好以诚恳的态度来请求一般剧评者，给我们严厉的指导吧！现在让我来谈谈它——「塞外狂涛」。

「塞外狂涛」是描写关外军民热烈抗敌情绪的一个剧本。他们深深地明白了——军民在现阶段的任务，反对内战,不受汉奸的支配及暴露「亲善」的丑态，暗示了一切不愿当汉奸走狗的同胞、一切受蹂躏的东方民众，应该大家联络在一起」对共同的敌人抵御。剧情却是简单，并没有离奇曲折的情节，全靠紧张的情绪抓住观众。所以有的只抱着看热闹场面而来的观众说：「塞外狂涛」比「羹味」演得好。真是笑话。

当然，这剧也与「羹味」受了同样的厄运，演员都是新角色，排演的时间又是短促、不认真，舞台装置、服装设计、灯光道具，都不能依照原定的计划，甚至因贪图场地的便利，于排演时竟忽略了舞台的方向，这是我们的经验不足，和忙于工作时的一种疏忽。

化装方面ᅳ如老翁只顾面部，把肢体忽略，而且衣服的不合身，无论是谁都看得出。

声调呢？老翁太过低弱，铁牛太过刚强，刘排长又那样斯文——四个兵士的语调没有抑扬。

动作方面，本来全场是以粗线条表演的，但是一个七八十岁的老头儿，不得不用细线条来表演，这样致使全剧的动作不调协。

在整个的场台上「兵二」和「老翁」对话的时候，老翁早已说完，「兵二」不会紧接下去，偏要走到桌子旁边，把脚跨上椅子上，然后才开口说话，弄得老翁不知如何是好。——演员是新的自不待说，不然，台下刚奏起音乐时，演员竟而慌乱起来，不能镇定，是缺乏舞台经验的缘故吧。

技术的表演，要算老翁，李铁牛和特派员最好，不过担任李铁牛的，却是太过火，也是美中不足之处。

整个剧都是依照原作，没有删改，不过在结束处本来是：

「房子里只剩下老翁一个人，然而悲壮的出发号声和兄弟们的步伐声，狂涛似的震撼了原野，隐约地似乎夹着李铁牛在唱他的军歌。这里却稍有修改，就是用音乐——「义勇军进行曲」代替了嘈杂的声浪，以高丽兵、中国兵士、老翁等，携手同吼，衬托作者的暗示。然而，只有一点足使我们安慰的，就是演员不但是新的，甚至连后台职员都是没有干过——而且是第一次的合作，所得到的是客观的批评。

写完了以后，像有一块大石压在身上，「会不会胡闹呢」?我担心着。好在我写这篇的目的是在请求先进者来教诲我们的。关心剧运的先生们，我们再以最诚恳的态度来向你们求教，无论是谁要给予怎样的批评，我们都愿意接受的。上面已经说过，我们是在学习的。

(载**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九日「今日剧影」**)

小引(新国民日报「文艺」发到词) 广川

有般人因感觉到近代各国科学的发达及其功效的宏大,便一味地轻视文艺，甚至有人竟发出了文艺无用的妙论(？)。科学固然值得我们的重视，尤其是在科学尚幼稚的中国，更需要人的提倡，但是文艺也有其相当的价值。

一首好的诗词，给人读之，于不知不觉间会手舞足蹈。一段雄壮的歌曲，在军队中唱起来，可使千万将士加倍兴奋地鼓勇前进，这就是文艺对于人类精神的感勤力。文艺既然具有这般的效能，所以文艺作者也可以运用这种效能，提高民族向上的精神，启示民族向着光明的道径前进。

欧美各国一面对于科学的埋头苦干，一面也在极力鼓励文艺的创作，时常有文艺奖金设立，这就是可见欧美科学发达的国家，对于文艺也是极其重视的。

现在我们的星期刊出了个「文艺」，是由我负责编辑的。我对于文艺虽没有甚末研究，平日却有些兴趣，所以也乐意地来负起这个责任。但是我因为时间的关系，而我自己也觉得空虚得很，不知道要写出甚么东西来填满这个篇幅，所以希望对于文艺有兴趣的朋友们，多惠佳作，来凑凑热闹巴！

(载**一九三七年六月廿七日新国民日报「文艺」第一期**)

@梨青《关于文字的通俗化》，1937

——由「心肝哥」说起——

为着方便起见，自己是寄住在一个亲戚的药店里。这家药店在当地是数一数二的。于是店里的，伙计也就有上廿多位。一早起来，这二十多位的伙计就像机器般舂药的舂药、研药的研药、剪药的剪药……，每天总是那样的忙。自己寄住在那边，当然，对这些事情是外行的，只是「袖手旁观」吧了！

可是有时剥莲子的时候，却很能够给他们帮点忙，只要把圆整的莲子对中一开，一粒莲子成了两片，再将莲子心挖出，事情就算完了。

剥莲子的工作整整的帮了他们两天的忙；四五个人坐在一起，「鬼话」当然少不了要谈；由峇都律后面的B「akunB「ati（娼客）的巡礼谈到梅毒的蔓延而至药料的金贵灵验，有时也把谈话对象转到老婆上去。他们的老婆都远在家乡，由思念而至通信，这是平常的事，就是老婆不识字也得托人写信。这是家乡妇女的特性。

为了写信的事，其中一位伙计就大发牢骚。——才进了三年小学校的老婆，写信怎么通得来，哪，他的老婆就好啦！高小毕业，文字写得很畅利。——不，不，他的老婆才好哩！想说的话就写在纸上，我曾经看过什么「心肝哥呀！」才够动人哩！——这是另一位伙计的驳词。大家听了于是哈哈哈一阵大笑，莲子也剥得比先前起劲。

说了一大套，好似离题了，那末回头说说「心肝哥」吧！

几年来中国的大众教育正在普遍化、明朗化。由汉字的艰深改而为手头字；现在却进而为新文字的运动了。文章却又由文言体而为白话文，因为白话文不很够通俗，所以现在却盛倡文字的通俗化了。所谓通俗就是那位伙计驳词中所说的想讲什么就写什么，这才叫通俗。反之咬文嚼字就不是通俗了。由这个原则去研究「心肝哥」，就是那位才进了三年小学的妇人想说的话而写在纸上的了。我相信以「心肝哥」和「亲爱的……」给一个工人看，「心肝哥」的动人一定比「亲爱的……」来得深。在生理上心肝是人类重要的内脏，谁都明白谁都有一副心肝；而且心肝在低层阶级里用得最普遍，如母对子用「崖心肝子」（客音），就是一个实例。

正在文字通俗运动的过程中，对这般用「心肝哥」的人要多多的培养，因为他们是通俗运动中有力的一员。由「心肝哥」这个俗话可推广应用到一切学术上的名词。这是铲除文盲的一件重要工作，也就是文字通俗化运动的最大目标。所以写「心肝哥」的这般人是不可抹杀，不可忽视的。他们正是文字通俗化运动中的一支生力军。这是我们从事文化的人应该注意的一件事。

（载**一九三七年六月廿八日「新路」**）

「新路」编后 润湖

似乎是意想不到的事，今天竟出了一个「诗的专号」。这并不是爱弄新花样，是稿子来得凑巧。

我们这马来亚文坛是寂寞的，诗的园地更是满生杂草，现着一片荒凉的景象。这景象曾经引来鼻孔的哼哼声，亦曾受了严厉的叱责。它委实是可怜的了。

诗，也是时代的呼啸和巨号。要使诗的园地不会有蔓芜荒凉的景象，单有叱责是不够的。在眼前，从整个马来亚文坛来说,努力的勤朴的实际垦植者，比较手轮双斧，身穿销铠的英雄来得需要。要铲去诗园里的蔓芜，也唯有靠着这班沉着的耕耘者的努力。我们也还需要眼光锐利、尺度准确、经验丰富的批评者。但我们鄙视一切不着实际的空谈家。

集体创作的理论，我们介绍了很多，但真的集体作品，尤其是诗，则还少见。三天来刊登的「修道女」，可以说是黑暗角落里的一点萤光。

诗的题材，这里很多。「修道女」和「炎阳下生活的人们」，我以为可作大家的参考。

（载一**九三七年七月新国民日报「新路」副刊**)

「狮声」月终例话流浪——自我工作的检计

「狮声」移到我的手上来，由我负编辑的职责，不知不觉间，已经是一个月头了。

说是「不知不觉间」，其实是挨着日脚过的！其原因：第一是，我是一个「初出茅芦」的新手，工作上感觉到有许多生疏；第二是，其他方面的工作，占据了我一大部份的时间，批发稿件，常是倥偬。固然「狮声」不是一种什么了不起的东西，但「狮声」确也自有其一群的青年读者，要把「狮声」弄得「差不多」，似乎也不是件怎样容易的事情吧？

记得在任事之初，我也确曾打下了一个所谓「编辑计划」。这里，且让我申述其主要的两点。

就文字的形式而说，我特别着重于通俗化。因为我觉得，南洋华侨的文化水准，是特别来得低落的；因之，「通俗化」在南洋文化界，便更是值得提倡。我曾经问过许多中等学校的男女青年，一般杂志及其他的读物上的文字，那一类最适合于他们和她们的胃口？大多数的答覆是，小说、戏剧、和诗歌方面的创作文字。理论方面的文字呢,他们和她们说：意义太艰深了。至于哲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文字，他们和她们之更不爱读，自是更不必说了。这其中，明明是有着一个「通俗化」的严重的问题，包含在内。

就文学的内容方面说，我很想把「狮声」弄成一个「综合」性质的刊物：我打算发表哲学和社会科学的文字，我打算发表速写、诗歌及杂感的文字；短篇小说，我也打算在必要时予以登载；书评与传记，我也打算让它们占相当的篇幅。而其中的软性文字……即速写、诗歌、杂感及小说等的文艺文字，尤贵其富有或相当地具有「时代」与「地方」色彩。

现在，检阅这一个月的工作，事实与理想，是相距甚远的了。关于第一点，文字的通俗化，还算是「强差人意」。然而这大半是由于「硬性」文字在这里很少出现的原故。关于第二点，除了发表了一篇「哲学是什么」及「中国政治思想上的集围思想的捶头」以外，哲学及社会科学的文章，再也看不到一篇了。由于这，「狮声」便成为了文艺倾向性质的刊物，而本报上的「今日文学」及「南洋文艺」的「存在」的意义，便要牵连着而使一般读者发生疑问了吧？

这种失败的原因，概括起来，也约有二端：

首先是特约写「硬性」稿件的朋友们的稿件，因为远道及其他关系，未能按时寄到。他们有的远处在东京,有的远处在西北，有的远处在京沪，函件往返，需时颇久。

其次是拟定的「编辑计划」，我没有把它公开在「狮声」上发表，我仅仅在给直接和间接的朋友们的通讯中，稍为提及一下，这实在是我的疏忽也算是我的罪过。在这里，我更要请求读者诸君，给我以原宥是幸！

至于此后的「狮声」，除了缣续履行上述的两个计划以外，还打算朝着下列目标做去:

一、注重当前的现实，而阑发及鼓动抗敌救亡，维让世界和平的文字，更为欢迎，惟每篇字数，希望都能在一千二三百字以内。

二、不登风月的作品、不登谩骂的文字，(「狮声」在过去的一月中，似无此种过失；今兹撢明益用自警。)

三、尽可能维系编者、作者、与读者的关系，苟有赐教，当斟酌而采纳之。尽可能登载初学写作者的作品，以期养成读者大众，对写作感到兴趣。

愿努力文艺工作，爱护「狮声」的朋友们，携手共进！

（载**一九三七年七月卅一日南洋商报「狮声」**）

致「文艺」的作者 铁亢

寂寞是颓废以至衰亡的前引。在千百种钜大的刺激之下，一切再不容许我们寂寞，即是对于时代偏歪的倾向不感兴味的人，在其他的精神活动领域中，谁都不相信他仍感觉着需要长期的寂寞！我们是年青热烈的一群，真的，应该以辣椒的兴奋与火炉的高热来鎔冶这断铜碎铁的囤墟，新生出一种更坚靭而赤热的精钢！

本刊的作者及读者们无疑地都承认这囤墟过去是出乎寻常的静寂的。连继承产业的编者，在以往几度熟烘烘的副刊编辑生活之后，蓦然闯进这冷静的囤墟，也不禁有风寒衣薄之感。当然，我们是不甘寂寞中浪费光阴腐蚀生命的，我们要假借囤墟已成的基础，联络作者与读者，热闹的努力一回。

然而，这里应提醒我们亲爱的作者：为了篇幅的关系，这里欢迎的，是不超过二千字的短篇。文艺理论以及关于马来亚文坛上有价值创作的理智的批判，亦为本刊求之不得的无上神食。诗，以较熟练的技巧较进步的内容为前提，希望从事者能够多多供给，木刻画或黑白画，我们的希望亦正如此。

关于作品内容，在马来亚作者未曾确立中心目标决定划一步骤以前，我们决不固执个人的私见，封锁自己的稿源。然而，我们有一个起码的标准：在暂时的自由创作原则下，苟如在民族生存运动怒潮中具备相当意义，或者基于正确的观点而深刻地解剖南洋的译作，我们将认为最有价值。其次，我们将以较次的眼光评选自由创作态度下工作的文艺从业者，而以精练圆熟的技巧为前提。将来假如马来亚作者能够统一起来，我们便将绝无反顾地加入统一的阵伍。

关于技巧,编者个人是最重视的。没有圆熟的技巧，作品就宛如缺乏表现力的画面，而其所捕剪的题材，也同样地失去可能显示的意义。编者希望本刊的来稿，不但要有进步的中心，同时要具备这为作品之肌肉的强健描写技术。

为了是周刊，篇幅相当的小，因之，编者很想把内容精化起来，让它强健地成为一个精粹的文学读物。这钜重的负担当然不是一个人幻想所能完成的。基于上述统一行动以及这样的要求。编者希冀于可能范围内由部份而整个地组合马来亚的文艺垦植者，建立一个「作者通讯研究组」，研究与决定文艺作者今后的努力标准；同时以本刊为研究文字的发表中心，丰盈地提供有价值的译作。假如因了篇幅消化力的限制，不愉快地有产品不消症让生，便由本刊自充「文艺媒」,向其他诸同种副刊为作品的妥慎移转——这「集体研究」「产品媒转」与夫本刊内容精化的要求，编者希冀得到作者们赤诚的许诺与帮助。

在祖国，夏天总是兴奋的，流着汗的笔尖，喘着气的印机，还有那文化街头的报贩，我们为甚么寂寞呢？作者们！南岛不是年年月月荡漾着刺激的夏天流行色么？海上银光不是闪烁着兴奋的情感？咖啡店里，可又不是有浓烈的咖啡么？我们就多喝一点咖啡，兴奋些，热烈些好吗？

不要再让这儿寂寞着！寂寞会消蚀我们的生命的。

(载**一九三七年八月八日星洲日报「文艺」周刊**)

送别潜迅(「星火」编者) 高扬

是我们的命运吗？

我们两次飘流到异国相逢。

亲爱的伙伴呵！

如今我们又何时再能聚首？

你可记得我们最初的会见，

那时初春轻风正拂着横滨，

可是我们心里却没有春天，

我们的春天已给黑手带走六年。

多么悠久的时光呵！

我们同声追念：

六年了！

然而我们都有了一颗同样的心。

我们思念着海洋的西岸

给强奸了千百次的——四万万人的母亲！

二次我们又在炎熟的南国相逢，

我们都有同样的信念。

我们听见中国海的怒潮奔腾。

四万万的人民怒吼了！

「该回去了吧？伙伴」，

你时刻在默念着。

如今，你毕竟是回去了，

为了四万万人的生存。

你，自由和真理的歌讴者呵！

我在这南天遥祝你：

用铁样的意志，

用腾沸的鲜血，

渗进伟大的洪流中，

从亚细亚大陆冲向海洋。

有一天我们会欣然再见，

在沙场上，在前进的钢的行列中，

那时，我们要热烈欢迎，

太阳在东方再现。

我们永远有个明朗的春天。

(较**一九三七年八月十六日星中日报「星火」**)

开场例话 楚琨

开场照例要唱几句响亮的调，譬如「我们的态度」之类，不过在我们却觉得不必。因为过去本刊所表现的己够明白：不标榜任何堂皇口号，不拘泥什么宗派成见，而步调却力求与时代合拍；何况这年头儿，所需要的倒不是「广吿」，而是「货色」。

不过，在编辑方面，却有一个小小的计划：大体说来，形式和内容上将尽量注意读者生活的特殊性，做到「理论现实化」的地步，套句本埠文化界的口头语：就是要具有「地方色彩」。而流浪先生所提出的「综合化」和「通俗化」也将为本刊继承下来。

稿件成份，将较偏重于科学方面，以「短小精悍」为主，除特殊稿件，字数不愿超过一千字以外；笔调泼辣也好、讽刺也好，可别伤「严正」之旨。至于诗歌小说，本刊自然是继绩「拥护」的。

稿件范围，将包括下列几个部门：每日漫话，科学小品（包括自然社会)、经济笔谈、历史小品(包括人物重估，国难故事)、每周一书、文话、生活小札、文化通讯(包括国内南洋)、小传记、墙头小说、诗歌、其他杂文。

以上各栏，都欢迎投稿，本刊虽也特约几位撰选人，然而并不是，而且也不敢采取「关门主义」。

「生活小札」,是编者打算和一般读者讨论各种生活问题的，本刊篇幅有限，希望问题不要过于复杂则个。

我伸出热诫的手，愿和广大的作者读者真诚合作。

(载**一九三七年八月十六日「狮声」**)

我所望于投稿者 楚琨

两三天来把积稿细细看了一遍，不禁有些感想。从量来说：投稿未尝不多，每天数万字准拿得稳；可是种类方面：几乎一律是诗歌小说，洋洋数千字，发表出来。非把整个狮声的篇幅占去不可。至于内容，也都未能和这「非常时」的情势配合起来，换句话说：「时代嗅觉」大抵不甚灵敏。其中有些比较前进的，却又免不了「概念化」的毛病，譬如「这是时候了！」「冲罢，争取最后的胜利！」一类，固然很够激昂，可是仅仅靠激昂的调子，而没有结实的内容和形象化的写法，是很难打动人心的，因为这只是一种热情的浮沬，缺乏激荡的力量。

我诚恳地向马来亚的写作人吁请：多写些短小有力的散文吧！小品文虽则经过林语堂一度「强奸」而惹人讨厌，但这并无伤它的存在，因为它那泼辨的匕首似的特性，仍旧为广大的读者所欢迎。我相信这种杂感文，它的效果并不下那种板起面孔说道的「经院」文章。

许多写作人，或者要苦笑，认为「短文」这圈子束缚，一大串的思想，要紧缩在一个圈子里，不是太不自由么！这也许是真的，我个人就常有这种「苦闷」。但是一切困难在「实践」中才能解决，「实际训练」会把您教乖了，多少小品文作家是在学习里造成的。

在这民族的最后关头，各方面都得下总动员，马来亚的写作人应该「义无反顾」的接受了：无论写科学小品也好、历史小品也好、报吿文学也好、社会杂感也好，可别忘记「国防」意味，要「千万个子弹打在一个靶子上」才好。不过「把戏人人会变，巧妙各有不同」，处理题材的手法，如果一成不变，也是不行的；因为我们的文章不是要给自己看，乃是要给大家看的。

(载**一九三七年八月廿九日「狮声」**)

「狮声」通讯 何许

楚琨先生：

信收到了。

你提出的几个问题，都很有意义，现在为方便起见，让我们先来讨论第一个问题吧：「非常时期的报纸副刊」。也许在这儿，就已包括了我的对于「狮声」的「批评」呢。

报纸的副刊，每个文化人都很重视。这是因为报纸与大众的日常生活有着密切关系的原故。报纸副刊的好坏，对于社会与文化的作用自然是很大的，即是对于整个报纸的声望也有莫大的影响。会经有人做过这样的调査：当「申报」的「自由谈」由黎烈文主编的时候，营业蒸蒸日上；但在黎烈文被迫离开以后，销数遂锐减下去。谁能说报纸的销路与副刊没有关系吗？

关于副刊的「内容与形式」，我记得当紫曦先生编辑「星火」的时候，我曾以读者的立场写过一篇「谈文学副刊」，那篇本是针对当时的情形说的，现在因为客观形势的急剧的变化，显然是失去它的意义了。这就是说，现在是到了所谓非常时期了。

谁也知道，非常时期的文化，是应当为民族解放而斗争作为前提。报纸的副刊，无疑地应在这前提下发挥它的功能的。

尤其是在全面抗战发动之后，作为文化中心地的上海，遭受了礮火的蹂躏，又因海岸的被封锁，出版家的发行网破坏了，故此，非常时期的副刊所负的任务，遂更加重大了。

一般地说，非常时期的副刊，最低限度要做到下列诸点：

一、迅速地反映现实。

二、正确地批判现实。

三、指示合理的文化生活。

自然，占着副刊较多篇幅的，是文艺的和杂文的稿件。然而当我们检阅一般副刊时，我们常发见两个缺点，第一，是文艺多数是描写身边琐事，个人主义的气氛太重了。这些东西，除了给人以一点感觉上的愉快外，对于救亡运动会有丝毫帮助吗？其次，是多数的杂文太公式化了，人云亦云,其结果，只是浪费读者的精神而已！

由此，我们知道，副刊内容的大众化和形式的多样化，实在是十分必要的，也许由此便能决定了一个副刊的价值。

目前的「狮声」，正在向这一方向努力，确是可喜的现象。不过先生所拟的(由此可知你特别重视稿条例，我还有一点意见；就是迄今未见过一篇科学小品！而征求历史故事则是多余之举。

先说「科学小品」吧，这个名词在中国出现是最近几年的事。提倡者冀图用通俗化的文字写出艰深的科学理论与实际，使大众有以接受科学的机会。这用意是谁也賛同的吧。而在事实上，这试验已经获得了相当的成功。在现今，副刊上如有关于防毒救伤，与一般的军事常识的文字，将为读者所欢迎吧！

至于历史故事，我却认为不必「提倡」，这理由是历史并不是重复的。重估历史人物的愤值吗？然而现在并不是干这些工作的时候。追忆他们的英雄事业，藉以唤起我们抗敌救亡的热情吗？然而他们的成就有他们的时代环境，他们所使用的方法怎能配合于今日的情势呢？历史故事给人欣赏，只是使人们堕落到复古的深坑里去！

先生以为如何？

何许九月十九日

(载**一九三七年九月廿五日「狮声」**）

「家宝」的演出朱绪

「家宝」就是洪深等集体创作的「走私」，为什么要改名，可就说不出相当的理由，横竖我们把它当着「走私」演出。至于「家宝」演出的成绩如何，我实在不敢下个明晰的批评，因为我在那时，虽不负担演员，或职员，但临时被拉着充提示，所以站在台的一旁，一面看着剧本，念着台词，一面从人头阵中看着台上的动作。当开幕的时候，后台非常的杂乱，许多人跑来跑去，甚至舞台两旁也站满了闻人。所以，我相信台下的观众，一定是听不见对话的，由此估量收效可知。那么现在我要谈的，是关于个人演技的话，不敢说是批评，只是贡献我一点意见给同志们而已。

李玉华虽然出场的时间不多，但他的戏也不算少，开幕时他就出台，所以我看得比较详细，他的动作过于呆板，而且较为文雅。一个兼营做小生意的农人，我相信他说话的时候，特别会用手式，但是他不会利用手动作，来帮助表情。二来对话的声调过于悲惨，也许是他要做着惊慌的缘故。其实悲惨和惊慌的声调，就根本不同，所以他未能把一个活泼泼的李玉华表现出来。其妻的对话，也有犯同样的毛病，不过动作还做得不错，尤其是走路更加合式。但是当她拿着枪，板着枪机的那当儿，她就是造作的姿势了，不像真的有了这件事似的。卖云祥这个反派的角色」有人以为最容易成功，其实也要费功夫的。就说他演出的贾云祥，你能说他是剧中人的贾云祥吗?不,不会是的，因为他没有把贾云祥的性格表现出来，发气的时候做得太过，吊膀子的时候做得勉强，而且对话的口音很差，听不清楚他的台词，就说最后被打的那个场面吧，贾云祥是乖巧的人儿，他的态度应该变软一点，才能显出趋炎附势的丑态。但是他没有做到，反而倔强的反抗，这是不对的。喝酒的那个场面，也觉得很生疏，好像这是第一次喝着酒似的，动作不自然起来。总而言之，我以为这个演员不合做反派的角色。成进德大体上演得可以，台词好像读不大熟，所以常常影响他的动作的表情。刘梅也差不多，就是有点缺憾，他没有戏做的时候，不晓得自己找戏做。别人在谈话的时候，他全不关心，同时还没有做到像北方人的习惯和口音，性格的表现也是不够的。杨大全说话没有北腔，带着很浓厚的南音。走路以及坐立都不能现出他是个赶车农人兼工人的身份。在检查架子上罐瓶的那时，缺少表情，而且不注意小动作的姿态。至于其他的演员，似乎没有什么可说的。

以上，我说得都是不好的，那么全剧就没有一点好的地方么？有的，好得蛮好的也有着。但是我们似乎无须谈它，因为最主要的还是在于改正我们的错误，和补救我们缺憾的地方。这样我们才会进步。我们不要捧场、我们不要赞美，要集着全力捡举缺点和错误。戏剧同志们，请你不客气地染做这捡举的工作吧！我们当尽量接受。

(载**一九三七年十月七日南洋商报戏剧周刊」**)

看「芦沟桥」之后——十月三日「中旅歌剧团」在「皇宫载院」演出

牛八

宣传许久的「中国旅行歌剧团」，原来就是在大世界里演了许久的「白雪歌剧团」，人员仍旧是那一班；所谓歌剧，仍旧是以粉腿号召。第一晚出演的除了一个「努力抵抗」的节目外，其余的小节目，虽不能说尽是淫邪麻醉的歌舞，但也不见得有含着多少的意义。「夜花园」一剧，听说是黄昏先生的拿手戏,如果以它的内容来讲，根本是要不得的东西。现在是什么时期?谁也晓得正是中华民族英勇抗战的时期。「中旅」既然是集合着祖国的戏剧界，全为发挥戏剧在抗战时期的效用而来的！其实并不是新从祖国来的就不要把这ᅳ套恋爱经，再拿来麻醉群众。「夜花园」的故事，虽然有点讽刺的意味，然而它的成分，总离不了爱情。记得剧中人警察厅长一句话：「夜花园」是神祕的，「夜花园」是甜蜜的，你们也都是找爱人去吧！我们如果以为南洋华侨的戏剧运动,前途有望，我们就要以剧人的资格，向「中旅」提出警告，专叫人享乐的这种歌剧，还是少演一些。不然，谁也说他们是有汉奸嫌疑的。

至于「芦沟桥」，以国防戏剧来宣传，实在是他们的聪明。不过，我以为和卖药说救国的，是一样的滑稽，而且好笑。「芦沟桥」这名字确确实实是给一个人怪注意的地方，因为这是这次「中日战事」的起点。关于「芦沟桥」的剧本，有人写过，我知道的有「保卫芦沟桥」、「芦沟桥的烽火」、「血洒芦沟桥」、「芦沟桥的前夜」……等。所以在还未开演「芦沟桥」以前，满以为是个好戏儿，谁知看过了以后才觉上当。根据他们的宣传，这个剧是以「芦沟桥」的事件为主题，写出全民抗战的精神。可是当在我们看完以后，实在找不到那里是反映全民的抗战精神。他们东偷西拾的胡拉来的，把全剧分做三幕，第一幕是在几个农民的家里几个人进进出出，不知忙些什么，后来有个流氓，也就是汉奸，突地跑进来，想用金钱买其中的一个女人，给鬼子玩。再后来一个染红着脸的男人跑来，跟着来了个老头子，那么，这时台上就大乱起来了。我看不懂，他们为了什么事闹起来的？刚好流氓来了，大家就把他痛打一顿，闭幕。这一幕演着的是什么，我就始终看不明白。第二幕，大约是在一个野外的小神庙前吧，两个守兵在那儿白相，蓦然来了两个男女，和守兵叽哩咕噜的说些什么，小神庙里出来一个像卫兵神气的排长，用手枪把两个守兵打伤了，他们跌在地上，后来不知怎的，大家又爬起来，喊着杀声向前冲去，但是他们又个个被打死了。第三幕是在伤兵医院里，这一段差不多完全和「回春之曲」里第二幕一样，不过简单一点。全剧说来零散而不连贯，没有中心、也没有顶点,总之，剧本方面是不值得一评的。演技方面也不见的纯熟，不管是大动作或小动作，不觉得生疏就觉得过火，虽然说舞台上的动作须要夸张，然而也不能太过啊。对话有的倒还不错，但是有的好像过于装腔作势似的，弄得成京剧里道白一样。第二幕的那两个守兵其中的一个，这种道白的姿势最浓厚，也许他以前唱京剧的也说不定，不然，不会这般相像。记得在第三幕有个最不合适的动作，当那伤兵的尸首抬出来，盖上国旗放在地上的时候，那个学生代表，大约是因为后方没有地位站，或者为着别的事情，竟然从国旗盖着的尸首上面跨过来，这个虽然很小的动作，但已足以破坏那代表的性格了。既然是慰劳队的代表，那会有这种不尊敬国旗的举动呢？舞台装置和在大世界平常演出的装置，是一样的糊涂。

总而言之，文明戏还是文明戏。

（载**一九三七年十月七日戏剧周刊」**)

前进曲 小伶

这剧于前周「维扬剧务部」在筹赈游艺大会上演，是以农村破产及暴露敌军的蛮横为主题的独幕剧。在此短剧中，简括地揭露地主的无耻、敌人的野心、疯狂。但依照本事来讲，似乎情节稍为牵强些，因为借敌军所施行的残酷，才闻到民众伟壮的前进曲，事实恐怕未能那么凑巧的。该两异装的兵士也来得唐突，王大充其量不过是个平民，竟敢以个人单独的力量和穷凶极恶的敌军对抗，且两个极恶的兵士对付一个病弱的王大，似乎不必施用手榴弹轰炸吧。其次王大也死得凑巧，虽然策划者将这个「死」来做成悲剧的顶点，然而太失却现实性，反而阻碍悲剧的发展。

在演技方面，虽获不到成功的地步，也总不算完全失败！但导演的技巧有些差错，不注意表演的统一性，与每个角色性格的表现。在整个的演出中看来，导演好像是失却了他所应负的职责，所以该剧表演的失败，导演不能辞其咎。现在我且把每个演员的缺点约略谈谈。

王大〈陈梅)，当其妻扶他起身时，瞥见了户主，并没有表现惊奇，怨恨的感情。相反地，他的态度倒那么泰然。其次是声调含糊点，使较远的观众听不清楚。可是在他从榻上翻起向三爷对话的那一段，却演得有点动人。妻(钟英德)的表情还不够，但忽略了内心的动作，只大叶粗枝地仿效外表，这是她失败的因素。女(翁华)虽很活泼伶俐，却脱不了「都市特性」。在后一个场面,其父——王大丧命时，听到民众唱「前进曲」的她，应该兴奋起来，让热血沸腾在心头，当她喊「起来，四万万五千万的同胞，姐妹」时，这是全剧的高潮，最好声调要坚硬、高昂，情感要兴奋、激烈，不应再有伤感的表现，这样才能把观众的情绪激发。钟三爷〈邱明得)似乎只演到外表的形式，并没有把他的个性充分地表露出来，这在行动上处处可以觉察到的。其余有如丁千才〈苏钊武)及兵甲(梁作侃)乙(蔡献寿)，前者表演时常把眼睛投向观众，失却剧情的逼真性。后者,还嫌机械些，声调呆板，好比一守己的士兵，这正与剧中人起了冲突。

音乐在戏剧上本来有加强剧情的效能，然当其最后唱「前进曲」时，却那么单调。

总之，一个剧的演出」要使其能圆满成功,实在不容易的，所以我们要求星洲剧运前途的乐观，不但时加练习，且需切实地研究，只有从实践的过程才能获得真确的成功。

（载**一九三七年十月十日新国民日报「剧与影」**)

观「雷雨」之后——十月五日「中国歌剧」在「皇宫戏院」演出

苍、尔加

「雷雨」在本坡演出ᅳ这次算是第三次了。记得前次是崇福女校在大世界第三台演出，谁也知道「雷雨」是个不容易排的戏，而且在一个没有男演员的女校居然演得那般成绩，所以该剧愈引起人家的注意。跟着「崇福」出演之后，传闻「维扬戏剧部」也有排练过几次，但是不久这消息又沉寂了，也许由于剧本的限制。「雷雨」的每ᅳ个角色都形成一种非常典型化的人物，同时他的每一句台辞都具有异常泼辣简练，而互相联系的力量，所以演「雷雨」而要演得出色ᅳ事实是一件难事。最近，大约是上月卅日，「白雪歌剧团」演过一次，成绩平淡。前天「五日」，「中国旅行歌剧团」在皇宫戏院，也公演「雷雨」，我们都抱着一腔热烈的希望前往一观，走进剧场，坐下向台上一瞧，这时第一幕，已经演完，第二幕既过大半，正是繁漪和周萍对话的那段场面。

该歌剧圈，似乎是在本坡大世界表演许久了的「白雪歌剧团」，不过改了个名字。因为我们看过他们许多戏了，所以对于那些演员就有些熟识。饰鲁贵的路丁就是「白雪歌剧团」里的章漫夫，章君虽然是长期唱文明戏的演员，但他也曾参加过表演话剧，而且个人对于戏剧的修养，似乎比较深切，所以在该团里是个不可少的角色。据说上海的「四十年代剧团」，公演「赛金花」的时候他就有参加饰四凤的臧彩影，以我知道的，他们姊妹俩，自小就是歌剧的演员。她俩在孩子时期，曾红过一时，大约那时候，「动一时的四小金刚」，她俩就是其中的两个。她除了和「梅花歌舞团」有悠久历史外，有一度是银花歌舞团」的演员，后来不知道何时又溜到白雪」来了。她唱文明戏顶多是这一年来的事吧。饰鲁大海的臧春风，他一路来过的是文明戏的生活，他搭过的班子很多，他在文明戏境域里，有了相当的历史。饰周冲的蓝青天，我知道的很少，记得本坡「南国歌剧团」产生的时候，他是里面的一个歌舞演员，那时他的演技很幼稚，经过这一年来的舞台生活，应该是进步多多了。饰繁漪的和侍萍的翁家姊妹，谁也知道她俩是「梅花」的基本演员，对于歌舞有相当的造就。饰周朴园的唐奇声，他和臧春风是一路搭班的老伴。饰周萍的蔡问津，他是个富有舞台生活经验的老角色，「白雪歌剧团」就是他创办的，也就是「中旅」团主，这次的「雷雨」訧由他导演。

上面已把「雷雨」的演员略为介绍，现在谈到本题了。

「中旅」是一个职业剧团，同时他们的演员都有着悠久的舞台生活，他们对于技巧的熟练，以及人物性格的把握，当然能够比较一班业余的演员来得圆活。我们就抱着这种态度去欣赏这次「雷雨」的演出。但也许是我们意识中估计太高，所以当观众散场，而我们也离开剧院时，却不免感到失望。

先就整个剧本来说,他们的任意删改第四幕，实在是成为观众失望和责难的焦点。因为谁都知道第四幕是全剧达到最高潮、最精彩的寄托处，也只有第四幕才能够知道剧中人每个不同的个性的尽情表露。但据说因时间的关系，所以将这一幕的场面七零八落地删削，使观众哑着嘴巴的诧怪着。这我们不能不责备主持人对艺术态度的欠忠实；即使时间不许可，亦可以尽量将第一幕削改，而不能将全剧精华的地方完全放弃。

至于演员，演技最差的，我以为是青天的周冲。本来这个角色是一个入世未深，纯洁无邪的青年，他活泼，他时常幻想着巧妙诗意的美梦，然而扮演者根本就没有完成这种的工夫，而且表达不出应有的性格。我只觉得舞台上的周冲，不但不如剧本中的可爱，反而感到那是一个呆板的机械人物最难能的还是路丁的鲁贵。他能够尽情地把剧中人的贪婪卑劣谐媚等性格，深切的传达给观众。演繁漪的技巧，尚相当熟练，因为性格的限制，使她成为本剧中最难演的脚色。假如我们不十分苛求的话，我认为翁女士的演出，是能相当满意的。鲁大海演得过于夸张，动作每嫌过火。至于四凤，她应该表现得更熟情活泼一些，可是她不能，她把四凤表现太伤感了，好像第一幕对其父亲的态度，实在会使人觉得有点过火。她虽然不怕她的父亲，可是也不能表现得完全没有一点儿情感的存在。同时她一上台就显着悲伤的样儿，却忘记她是个热情而活泼的少女呵。她的表情没有曲线，好比一条平的直线一样。但是她一路落力表演，不会有些怠慢的地方。如果有好的指导，将来可成为一个优秀演员。

本剧的导演显然地不算为成功，因为他不能把每个角色的性格好好地处理，而且没有注意全剧的统一性，以致许多场面显出有不衔接的地方不过对于演员位置的支配堪称适当。效果较逊色，当雨声开始的时候，我以为是池塘里青蛙噪的声音。闪电亦不大得法。尤其是在幕后的那团青烟，使观众留下一个莫名其妙的印象。雷响声也不相像，那种声音，简直使人觉得有人在打鼓。所谓应用科学方法的效果，亦不过是这一点儿成绩。道具似乎过于复杂，安放的地位也不相称，如那个灯台，就不该放在进出的路中，阻碍演员进出，而妨碍表情。第二幕周萍打大海的那场面的动作，显然地就被这灯台阻碍许多了。那个红木衣柜过于时髦和鲜丽，因为我们没有忘记那还是三十年前的老货色。发音不大响亮，虽然舞台上安置了录音机，可是结果亦没有令人满意。布景方面不但不合剧本里的要求，并且不合舞台原理。背景的上面空着一截，这会使观众的观感，发生虚假的印象。

末了，还有两点应该提起的，就是第二幕开演时，右方通膳厅的那面窗口，始终站着一个人，在那里窥伺，这是会破坏剧情的。其次是服装不注意寒暑的分别，在夏天周朴园还穿着夹抱。四凤扮得太时髦，尤其烫的头发，更显得不合她的身分。

(载**一九三七年十月十日「影与剧」**)

@叶尼《写作「父与子」的前前后后》，1937

业余话剧界联合公演，自从流产之后，我虽然有点纳罕，然而倒也私自庆幸，藉此认识了几位朋友，所谓「悬崖勒马」犹未晚也，否则事情做下去，终于真假汉奸（？）闹不清楚，真的被称为「汉奸」，倒有点吃不消，也就从「急流」中「勇退」下来，这正是「明哲保身之道」，也正是「天下太平」之道。然而，我还是一个青年，朋友还得要的，戏剧还得干的，因此当鲁兄要我写一个剧本给「华中」时，也就贸然答应下来。

我并不是一个剧作家，剧本虽然写过，可是多数是急就章，为应临时需要而写的，因此免不了许多缺陷。这一次的「父与子」也同样，所幸在写前稍稍想了一下，鉴于已往剧本角色个性的模糊，特别在性格方面，费了一点功夫，因此每一句对白，都曾经考虑过一下。在事先就将几个人物的性格写好，然后碰到后面对话中自己有疑问时，马上翻开自己订立的简表，来对照一下可否适用，如果不适用，便马上革除，因此还算是尽自己的能力将剧中人「性格化」了。

在角色的中间，我特别爱黄海萍。为什么呢？我觉得他活鲜鲜地生长在我们的环境里，我们的朋友中，甚至生在「我」里。我虽然爱他，为了他有热情，可是仍然用扬波这一脚色纠正了他，代表了正确的一面。为的是怕观众中获得反印象，所以强调了「扬波」这一角色。而且从扬波的口中说出要他生的话来，因此，黄海萍还是不死的。

我希望演黄海萍这一角色的人，能够透视这一点。

再，关于朱天洪，我是用一种夸张的手法将他衬托出来的。不过，我很害怕演员把他演成文明戏的小丑，我恳请千万不要那样做。

如果要我作「自我批判」的话，那么，我可以说，结局的地方太草率，紧张的高潮因为草率致不能紧紧地把握着，这确是一件遗憾的事。不过，最近却正在打算加以修正，想使演出时不觉得收束得太快。同时，在另一方面，我觉得因为欲使剧情屈曲，所以在对话中转了很多弯，原为了演出效果，但也许是太冗长。我觉得。

不过，我写这剧的中心是将每个场面（除了最后）都是建筑在两个脚色、两种个性、两种不平衡的力量之上。这样，我把斗争放在内心和不可见的冲突中，直到最后。这是一种近于契诃夫式的手法，可是契诃夫用在忧伤和哀愁里，而我却把它用在积极的方面（虽然，用来不甚好）。

写完了一看，糟了，这正犯了当地的大忌，因为此地很多人都说：「单是对话，这成什么戏？」连剧界同人也以不插入歌曲为憾。而我这剧本却是连打架（最后只有一点）也不够好看，未免大煞风景，这话我很承认。不过，如果话剧一定要有歌曲的话，那末，我想我们还是放开话剧的好，无论莎士比亚、易卜生，并没有在剧中插入歌曲，可是都是异常有效果的。自然，我在这儿提莎士比亚、易ト生，绝不敢有所比拟，不过拿来为范吧了。同时，我也并不反对剧中插入歌曲，如果这是必要而又有宣传效果的时候。但得记着一事，我们应该记着，我们应该将话剧从当地流行的「XX歌舞团」的滑稽歌剧（？）中解放出来。

在这方面，我承认这剧本的拙劣、沉闷，和我的无能。

但在另一方面，我还得向读者宣说几句，这剧本既是为华侨中学写的，而华中又没有女生，所以不得已，只用了一个妹妹。否则，我是想用几个日本女间谍来迷惑汉奸的，那么一来，观众或可满足）。然而，事实既不可能，而经我再思之后，认为无此必要，也就割爱了。

亲爱的读者们！演员们！我所要说的已经完了，但我相信免不了「主观」。所以正确的批判，还得留待于你们。

再会，舞台上见！

（载**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一曰星中日报「星火」**）

再来一点意见——关于「进行曲」小伶

抱憾得很，因为我并不是个专门研究戏剧的，对于戏剧常识也是有限，但是兴趣总有点儿。这次参观「维扬体育会」公演「进行曲」<前日因为写得忽促，竟误为「前进曲」，特此谨向该演出者致歉意>之后，竟然写出那些「闲话似的」意见来ᅳ致使美美君等为文来声辩，于心自问，实在觉得惭愧。前已说过，我是不大会写文章，那篇不过是把我一个普通观众的观感，随手记录下来，料想不到那篇文字，竟有「抛砖引玉」的力量。

不过，我应再声明一下的，那篇「前进曲」不是一篇剧评，然而如果要强调地说是批评，我也是不反对。固然我不是戏剧家或剧评家，但我是个热心的观众，观众的意见有时候也许就是好的剧评。然而普通观众的见解，在戏剧家的眼光里看来，也许是平庸不过吧。那末美美君说：「我对于『进行曲』的脚本相当满意」，这我并不敢反对或赞同，因为我根本没有看过脚本，台辞又未能全部听得清楚，只凭演出上的动作去认识剧情，当然不能有满意或不满的决定。至于「吹毛求疵」把「批评当作斗话」等，那我绝对不能承认。我和「进行曲」的演出者之中，绝不相识，又没有任何团体的关系，谅必美美君不曾误我是有意喊「倒彩」的吧。况且吹毛求疵」的本意，似乎又含有恶意的攻击，然而我那真诚的意见，并无恶意的成分ᅳ所以我以为要把「吹毛求疵」这词儿加在那篇文章，却有点近乎柠檬的气味」。

本来「进行曲」演得很成功ᅳ可惜我这个人，不晓得欣赏。记得「戏剧周刊」第二期里，有一篇林冰君致该刊编者要求「进行曲」重演的信，里面有一段」「这一次五个戏剧演出，像『进行曲』那样的成绩，在过去实很少见。『进行曲』的舞台装置很简单适妥，化装维妙维肖，照明效果的成功显出演者是下着很大的努力，而演技方面，也很逼真熟练，加以剧情紧张，没有一点松懈，简直叫观众信以为如临真境。」(我也是其中观众之一，但并无如比感觉)力中君在『进行曲』的演出」里也指出该剧导演曾先生「忙得令人肃然起敬……我们满意的是翁慧华小姐，她把那应有的身份表演出来……演出的布景、灯光等相信总是勉强可以说得过去。」抄录的这两段，是事实（一）的铁证，证明该剧的成功，而且是「维妙维肯」，更其难能可贵的就是该剧「每晚表演二次，时间差不多一个钟头，统计全剧的练习时间，不过五个钟头左右」，以这样短促的时间完成一套令人「满意」的戏，的确太难为了导演与演员演技的纯熟了，难怪要对导演先生「肃然起敬」。

我自己承认，我的文笔笨拙，但是我的意见不能不发表，如有辞不达意的地方，请读者诸君原谅。

王大……受到最后的压迫无路可走时，是顾不到一切的。所以王大忘记了在病，性格完全改变。是的，一个人的生理变化时常会影响到心理的转变。比如说一个平时很刚强的人，如果病到衰弱的时候，受着内部器官不良的影响，也许他的性格暂会变成柔和。然而柔和的人就说不定会变刚强起来，而须讨论的问题也就在这里了，因疾病而改变性格，依生理来讲，要视其所患的病症与各器官的关系，及病人的体质如何而定的，病轻病重也有相当的关系。假如王大平素是个神经质的人，虽然病入膏肓，受到绝大的刺激，得确能改变其性格，但也不能「全部」。而这个性格的改变，应该是暂时的转变，不是一时的突变。那末王大在未改变性格以前，就要有一种转变的预示。预先的启示才会加强观众的了解力。可是王大平素的体质，设使是胆液质的，那就成为问题了。其次「王大瞥见户主未表现惊奇……」这句话，我自己觉得有点不对，现在修改如下：「王大瞥见户主未表现惊骇……」，至于这个动作，我认为需要。据力中君文里说，这当儿，「有十多分钟」，这十多分钟在戏台上，就足够表演许多动作，何况「惊骇」这个几秒钟的小动作，绝不能因时间而省掉。如果以「实际」的「现象」来说，一个贫病交加的人，当他看到对他有不利的人时，多少总有点惊骇的态度表现。再加以场面来讲，户主未进台以前，是一个场面，户主进台以后起，台上的人多了一个新的角色，情绪也有相当地不同。户主出现的前后，是两个不同的场面无疑。在两个场面转接的时候，需要有一种结束上场，强调下场空气的动作，才能使上下场合调统一。那末这个「惊骇」的动作，刚好是结束上场紧接下场的动作，所以更加的必要了。

以上的两点意见，不敢说是绝对地正确，不过是我个人的！点见解，敬请演出者及力中君原谅。如果我说得不对，仍旧把它当作「闲话」。假如还有点道理的话，聊充作先生一点参考的意见。

另外付带声明一下，我不会写得更好的文章，以后我也不想再为我的「闲话」，占着「影与剧」宝贵的篇幅，请致歉意。

末了再拖一个尾巴。

剧人应忠于戏剧艺术，须有自我批评的精神，虚心接受批评的诚意ᅳ戏剧艺术才有提高的希望。反之，高傲自居，或是抱着「老婆别人的漂亮，文章自己的好」的态度，那简直是向戏剧艺术宣布了死刑。希望各位努力戏剧的朋友们注意及之。^

（载**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七日「影与剧」**)

编余零话 广川

有些朋友说要给我们这个「文艺」写稿，但不知道甚么的题材才适合。

「文艺」自发刊以来，因为编者时间的关系，自己不能多写些东西，也很少和一般文友联络，请他们多帮忙写作，所以在这五期中总是多末的空虚，而且时常有稿荒之虞。但是有一点还可以自信的，是每期所发表的稿，却不致怎末的违背了时代性吧？像前几期所刊出的「天南地北」「真理之城」和前期的「把歌咏运动深入大众中」等篇，就可当做本刊的代表作。那末从这一点，也就可以看出本刊取材的态度。

但现在顺便再为简单伸说一下：文艺是离开不了时代的。时代的演进，有如流水一般，无时停息，文艺也要紧跟着时代而前进。中国由反封建反帝……而达到这个神圣的全面抗战大时代，中国文艺也跟着了这个局势而进展，由反封建反帝……等阶段的文艺创作，而推进到了国防文艺、抗战文艺了。

中华民族有抵抗暴敌的侵凌，才能达到自由解放的光明境地，所以抗战是全民族坚决的主张与应负的神圣任务，当然文艺界也不能例外的。因此，我们这个「文艺」园地，所需要的材料，也就较着重于带有抗战性的作品。

(载**一九三七年十月廿四日新国民日报「文艺」**)

关于一伤兵医院叶尼

写完了「伤兵医院」，不免有几句话要说。第一，我先得声明，我这不成熟的作品，是几位热心戏剧的朋友催促之下，利用每夜的睡眠时间写的。因此，诚如一个朋友所说，角色个性不十分明显。这是一点也没有错。我所引为自慰的是已将几个现实的故事织接在里面。我是一个青年人，因此往往按纳不下我的过度的感情，在戏剧上，我常常只在「如何感动人」上着想，忘了其他的一切，因此，我选取了那最动人的富有戏剧性的故事。记得在东京演「决堤」时，台下的观众流落下眼误来ᅳ当时我便以为用这种方法可以感动人。可是，有几次我和几个朋友去看马汉姆教授」，看到那雄浑的舞台上创造的力。突然有了一个启示。我那朋友说：戏剧不一定是用演员的泪来感动人的。

我没有说话，只在心里想。那时我发生了一个疑问。因为我最初的主张，只是模仿现实，认为只有像现实生活那样才是有力的戏剧，可是自从看了「马汉姆教授」之后，我不作如是想了。但是当时我还找不出一个答案来，直到我翻译泰洛夫的「戏剧论」，时才了解到我从前的理想是无形之中受了自然主义演剧理论的影响。真正的戏剧必须从第四道墙解放出来，而真正的演技必须做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将身体(材料)像一切其他艺术家对他的工具那样自如地使用单是运用「如实」的演技，顶多只能促起观众短时间的生理反应吧了。于是，我了解了真正的演剧是该怎样地努力。

可是，这时我却到了南洋，找不到一个朋友，不知如何干才好。几个月前到了星加坡，经「业余话剧社」同人好意的督促，要我在劝捐的前提之下，写一宣传剧。于是我便开始了。可是为了宣传，我多多少少地却仍然犯了那「激起生理反应」的毛病。但是我这一次却已没有一些伤感，因为‘我得到一个刚由上海南来的朋友的叙述，中国人民的情绪已经走到怎样一个阶段，绝没有伤感的成份。同时，我这一次特别免去不少独白，并且每个角色的对话，也尽量的减短，不像一个作者在那儿说话。除此，因为这几个伤兵都是智识份子ᅳ所以典型都有点相似。广但绝不相同)。

自然要照高尔基说，戏剧要创造第二自然。那末，这剧本根本说不上是什么戏剧，不过一想到对于后方的宣传，不无稍补，也就大胆地表演了。私心也仍然在「抛砖引玉」上着想。

创作剧本最难的地方，是需要大量的语汇，高尔基教我们多学习。可是在中国，我们这贫弱的新文化，可学的语汇实在太少(完全被方块字害了)。难道要我们从「庄子」「文选」中找语汇来应用在戏剧中吗？

在这一点上，曹禺是我最敬仰的，他创作的剧本，不仅在现实性、典型上有了极大的收获ᅳ即在语汇上，也有着极大的供献。

在南洋，由于天气，人会觉得昏昏懒懒的，一切是那样单调，这儿的语汇是多末贫弱而又原始化啊！(这，只要研究一下印尼语便可知道。)我这剧本也只能以「普通话」来运用，因此受了不少阻碍(因为用地道的北平话，是不会全为观众习惯的)。

然而对于曹禺为了写「日出」第三幕，竟特别跑到贫民窟中采访真实情况的精神，我真是说不出来的佩服。我虽然问了不少朋友，关于上海伤兵的生活情形ᅳ又参考了报纸一切的新闻、杂志上的访问记、慰劳印象、实地图片等，可是我相信要是到上海去看一下，一定更为真实，可是如果我可能回到上海，大概这剧本也不会产生了。

自然，为此，我仍得向读者吿罪。

如果有人认为这剧本有一点上演的价值，我当然非常感谢，不过,我不得不以作者的资格，恳请演员不要把它当做是文明戏，用过火的表演ᅳ忘记了最起码的艺术。

看过我这剧本的人，曾说对白太多，不适用于宣传之用，我很同意。不过我写这剧本的初衷,却想在宣传之外还加上一点提倡戏剧艺术的意义。所以，我才写下这必须正式舞台、否则上演不易有充份效果的剧本。如果只在宣传，我看尤兢最近写的几个剧本颇为合用。

不过，马来亚不比中国后方，在街道上、广场上演宣传剧ᅳ并不是最必要而可能的。同时，提高真正的话剧艺术，也非常重要。

我不知道这剧什么时候可以演出，但据我所知，在「业余」排演下，已经导演改了一些地方。戏剧本来是集体的艺术，我不反对别人应用我的剧本时加以修改（不过工不改成文明戏为限度)。最后，我要的是希望戏剧先辈们予以批判。

如果这戏演得好，这是演员成功。否则，那将是我的剧本的幼稚。我预先说在这里。

(载**一九三七年十月廿八日「星洲日报」**>

**@高扬《黄浦江中的巨雷》，1937**

他好像一只受伤的野兽，闭起了眼睛，在异常的寂静中战抖着，这一个难得的变成了意料之外的寂静之夜，使这都市更显得恐怖。

从浦东隔江看去，那江海关门前的大钟，中央银行的大厦，沙逊大厦，都好面临着一种巨大的厄运。街头的路灯，商店门口的霓虹灯，一切一切，都失了往常的光彩，在恐怖中颤抖着。

在黄浦江中，排列着的无数灰色的敌人战艋，经过了一整天疯狂咆哮之后，现在已像一群吠倦了的猎狗一样喘息在江中。在日本领事馆前面停泊的一只古灰色战船，便是敌人自奉为「大和魂」的旗舰「出云号」，三十年来，牠驰奔于长江和浦江之中，傲视一切；可是今天却碰到一种巨大的反抗力，因而不得不像一只战败了的可怜的老狗一样，压着尾巴傍在主人的身旁；尤其是遭受数次英勇的空中袭击之后，牠已经衰弱到毫无威力，舰面上和周围，都装着铁丝网，好像防范着一个病重的老人，恐怕他突然死去一样。

在浦东，却好像在这寂静的月夜中蕴藏着一种伟大的力量。这一种力量使舰上的远征英雄们感到恐怖的死的威逼，他们随时都觉得有突然被这力量击死的可能。在那里的旷野中，到处遍布着炮弹的窟窿，就在迷濛的月光下，可怕的寂静中，有一群灰黑的影子，和着一阵错杂的步伐，像一队凶猛的狮子穿过这旷野。

「妈个巴子，一响炮也不敢放了。见鬼！」，在夜静中，这声音像一条飞练，抛到空中。这是黑影前头发出的。

「奶奶！一晚不听东洋炮声就煞不住了吗？」这是后面反应过来的。

「急么？停一会老子放个你听听。」这是尖锐的金属一样的声。

突然沉默下来了，路上只剰下沉重的足音。

一阵秋风掠过旷野，树叶发出了叫声！……

「老黄！你说，你一定不能让我去吗？」沉重的语句。

「别傻罢！妈妈的！像你这样年轻力壮，还怕性命没有地方用吗？现在死了，可不白白让你新媳妇儿摸着别人的鸡巴睡觉。」说完，又发出一串笑声，可是没有人应和，便让这孤独的声浪落到寂静的旷野中去了。

「不死！还不是看着鬼子抱着自家老婆睡！」像是怨尤，像是悲愤。「奶奶的，真没出息！赶他们回老家去和他老娘睡啦！」

于是，有一阵明朗的笑声，笑声跟人影到了江边，月色也更加分明了。

在破碎的街道上，这一群人在沉默中前进着，一共十个人，都是灰色的夜服，灰色的军帽，肩上是沉重的东西。

「小李！你说，为什么今天大家都想争着去送死呢？」这是老黄的声音。

「不想去？两条命陪一只出云舰，陪他妈的整个大和魂，王八养的才不去！」

「对呀！王八养的才不想去！今天陈连长对我们说，要派两个兄弟从黄浦江泅到出云舰边去，割穿他们的雷网，把水雷放到船边，于是，轰！出云舰便回老家去了，我们的弟兄也一同完了，当时，我真的血管都是沸炸了。妈妈的！我老黄活了四十年了，就舍条老命和他拼拼也不枉吃了二十年粮。」

「我不是这样想吗？但想不到全连的弟兄都争着要去，你看见陈连长鼻边的眼泪吗？」

「怎不看见？我站在他前面，听他说：弟兄们，我们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应该舍掉我们性命和敌人拼一拼：你们死了，是为四万万同胞而死，我们不会忘记你们！全中国人民不会忘记你们！说到这里，他就流眼泪了。」

「拈阄拈不到我，真他妈的！不过，老黄，我想终有一日要追上你的！……」小李低了头。

「别说晦气话吧！留份力慢慢用！我们要杀绝鬼子呀！老谢：怎的不响？难过吗？」老黄忽然想到身旁的老谢，握了握他的手。

「做舍难过？阿拉的屋给东洋人的大炮炸了，田也毁了，女人现在不知跑到舍地方去啊！娘格臭！不拼完这条命还等到舍辰光？」一直沉默着的老谢，是拈着要和老黄一道泅过浦江去的。

「老谢，我看还是让我去吧！」小李跳上一步，追上了老谢。

「让你？你以为这是中航空奖券吗？噪啦娘！只活了二十多年就活得不耐烦了吗？」老谢一路咕噜着。

「不是，不过，我……想……我无牵无挂！……」

「小李，你别愁没有为咱们国家拼命的一天……」

接着，又是一阵沉默，一队人来到了码头上，在一座高大的建筑物前面停下了。

大家寂静下来，在灰色的军帽下，每一个人都带着一副庄严的面孔。他们自然地围住了老黄和老谢。

老黄眼睛向大家的脸上一扫，他看见大家的眼睛在灰暗中都闪着晶莹的光。他想说几句鼓励大家的话，但是他的心跳得很利害，说不出一个字，于是，他把眼转到江中去了。

黄浦江好像死了一样静，只有出云旗舰上，发射着无数的电灯。

大家的眼光也转到出云舰上去了。

「好吧！兄弟们，我们不要躭误时候了，老黄，老谢，我们祝你们成功！」小李上前来握住老黄和老李的手。

「老黄，你还有话要对你家里说吗？」一个小伙子挤上来。

「没有话！你有机会回去就对我家说一声，老黄为了国家顾不得他们啦！老谢，我拿这水雷，动身吧」

于是，他们踏着码头上的石级，十多个人涌在后面。

「祝你们成功！记着割断雷网，冲过去，你们的事情就完啦，我们不会忘记你们。」小李拍着老谢的肩膀说。

迅速地把水雷的引线装好了。老黄拉着老谢的手，对众人望了一眼：

「弟兄们，咱们来生再见！」

「走吧！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扑通，老谢攒到水里去了，老黄也跳了进去。留在岸上的人们差不多都窒息着，全神注视着两个浮沉的黑影，慢慢地消失在江中。这时，夜显得更可怕地寂静，每个人都听到了自己的心在跳动，自觉到手在战抖。

十多个心在等待着一个伟大的任务完成。

「看，他们到网边了！」小李的声浪冲破了死寂的夜，二十多只眼睛都注视着网边蠕动着的黑影。

大家的手都冰冷地紧握着，心跳动得更利害了。「妈的……」，不知谁在牙缝里拼出一声。

「老黄！……老……谢！」又是一句沉重的叫喊。

突然，出云舰上的探照灯照到江中来了，在两个黑影上一扫，两个人影在雷网边一闪。「我操他妈的十二万代祖宗！」不知谁恨恨地咒骂了一句。

「完了！」小李长叹了一口气，但是就在这同时，一个巨大的震动山岳的响声在黄浦江中爆发，黄浦江中激起猛烈波浪，出云舰在波浪中高度的震荡……

这一声巨响震动了这可怕的寂静的夜的都市，震动了整个世界！

**（载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廿一日星洲日报/文艺/周刊）**

「南洋文艺」巡礼 啸鹤

南洋商报的「南洋文艺」周刊，在过去许多期上面，有些短篇创作，是颇值一读的。十五期中，火树的一篇报吿文学「两种人」和分载在十五十六两期上的流萤的「失学以后」，都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他们的成功处，便在于能从大处着眼，小处下手，对这丑恶的血淋淋的现实，不但给予了无情的剖视；并且巧妙地用衬托的笔法，暗示出一种正确的出路：「然而，他们为了我们这危急的民族的生存，却仍然在火样的阳光下奔波着，流汗着。」(两种人)「但是，我们这社会，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才会灭亡呢？」「这就要看我们青年们和大众的斗争力量了，假使我们觉得这世界是不合理的，假使我们不愿做时代的落伍者，一致团结起来负起历史的使命，努力向前奋斗，我们这社会就会减亡了。」(失学以后)这种有力的言语，是能够深刻地印触着读者底心灵的，像这一类短小精悍的作品，我们是该给以最大的注意力和鼓励的。

不过，从表现的技巧方面来说，上面举示的这雨篇作品，我们却不能否认还有需要加以批评的地方。「失学以后」，就犯着一种要不得的现身说教的毛病。以一个十多岁的小孩，谈起社会问题来，居然大有社会科学家的气概，这就大大缺损了作品的真实性。也许作者感于古代神童的史迹，以甘罗十二岁做宰相，周瑜十三拜将(这是被引在那作品里面的)并不违悖事理；但因此却忽略了我们这个现实，也忽略了作品所应有的真实性，这正如我们写着：「一双雌鸟，和雌的几双脱壳不久的雏儿，在空中飞翔着」，是同样不可取的。但是，这些毛病是并不成为作品上严重底问题，我以这一类技巧上的弱点，一个努力创作的文艺作者，是能够迅速克服，并且遂渐奔向「成熟」底路去的。

「南洋文艺」似乎一向都注重着带有南洋地方色彩的作品，这在该刊历来发表的作品上可以看到。自然，顾名思义，这是对的。但我们以为所谓「南洋」，只能认为我们写作取材的一个特殊地域，不能把来范围文艺的写作。这正如南洋的宝藏我们需要发掘，而祖国的无限宝藏是同样需要发掘的。目前血战的祖国，「正有着丰富的宝贵题材等着我们去采取」。前周该刊十六期上，崔立柱的「鲁省的一角」，可说是切合着这种要求的，这似乎是实践该刊编者的前言：「除了南洋地方色彩的，如富有时代精神的其他作品，也将采尤刊载。」我希望以后多多刊载这类的创作！

现在我们就顺便拿这篇「鲁省的一角」来谈谈吧。

这篇创作，全篇只有二千字左右，内容是描写山东省一个錤上的人民，自动用武力来消灭汉奸和日本帝国主义浪人的故事。作者能够抓住这种平凡的题材，具象的地表现出祖国人民对侵略者同仇敌忾的情绪，这不但是值得我们注意和鼓舞，而且是值得效法的。它不但赤裸裸地暴露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另一方式——毒化中国人民的阴谋，汉奸卖国残民的凶恶；并暗示着站在消灭汉奸浪人的最前哨人民，必须如何警觉，以及群众消灭汉奸的必然底胜利.

但是这篇创作表现力的薄弱，却不因它的意识正确而被忽略。这是我们又必须指出的：像这样一篇紧张的故事，而我们从首至尾，却找不出一点较为动人的地方。它的结构是显得非常松懈，这植欠精密的表现技巧，柔弱的手腕，来描写那样一个紧迫奔放的故事内容，无论如何是不能充分表现出它的真精神的；正像一篇雄壮激愤的歌词，谱入那精神萎靡颓唐的曲里，也正和这事同样宣吿失败。如第五节，刘镇长踢倒了老四家的一扇门，这里该有一个很紧张的场面；可是却被作者轻描淡写地了事，至于描入那段小狐狸如何如何，也是不可取的；即使是需要的话，也不该在那样场合，来描叙这种风流艳史的吧。

第四节中，乡民在镇长指挥之下，去围攻汉奸的屋子，以至把他们捉去活埋。这样动人的情节，同样也因了表现力太弱，并且过于简略了；所以令人看来，不但平淡无奇，还有些搔不着癀处的感觉。此外，还有许多须特别表现之处,也都被疏忽了。

据说这篇「鲁省的一角」的作者崔立柱，是一个努力文艺的青年，我愿竭诚寄以无限的希望。(载**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廿九日「南洋文艺」**)

「星火」今后的动向座谈会

时间——热带的清凉的黄昏。

地点——茶楼的天台。在这里，可以看见晴朗的天空，也可以看见喧嚣的都市。

参加谈话会的共有十位，最先来到的除了主催者胡守愚、叶尼，便是写作人季之华，田共觉，文翔，流石，张一倩。

叶尼：(向大家)因为守愚先生今天有约会，现在先请他讲一点今后「星火」应有的编辑方针怎样？

守愚：「星火」现在改由叶尼先生来编辑，一定会有一翻新面目，不过「星火」的篇幅实在太少了，不能够让写作人尽量的发挥。我想，最迟新年以后一定要将版位据充才好。至于「星火」从前的编辑方针是偏重文艺的，不过马来亚真有文艺修养的人固然不少，而副刊每天总得有二篇文章，因此，长一点的文章就不能登载，结果便形成了杂文式，假如能有鲁迅那样的笔法就好了。以后编辑的方式当然由叶尼先生负责。至于稿费方面，我想一定要尽量丰富。应该要走向提高写作人生活的道路上去，今后写作的态度，最好在估计客观环境之下努力，不必过于激烈，也不能太落后。我觉得新启蒙运动在马来亚很重要，以后大家最好在这一方面多多努力，同时更不要忘记了一致对付我们民族的敌人。

(守愚说完了话，便立起来走了。同时跟来了两位，他们是吴适鸣、陈剑光，还带着那永远不讲话的小弟弟。)

叶尼：对不住,诸位——我想先来讲几句话，今天请诸位到这儿帮忙。能够将编者、作者，甚至于读者打成一片，这才是一个完美的副刊。我觉得一个副刊最要紧的是要有系统、有中心，这样才不至于人云亦云，把握不着现实，也无从建立副刊的性格，更谈不到造成什么文化运动了。因此，我们一定要建立一个中心，这个中心便是「星火」今后的动向，现在使要请诸位给我一点指示。

共觉：我先来讲一点，不过在未讲以前，我们先来给叶尼祝贺一下，祝贺他荣任「星火」的编辑。(大家笑着，有几个人鼓起掌来，叶尼则说：「不必！不必」)过去的「星火」是偏重文艺的，但是现在我以为要适应抗战的客观的需要，应该采取「平衡法」，就是凡对抗战有利的，无论政治、经济、教育、文艺作品，都要容纳，当然稿件质地的庆良要由编者审定。第一点，为了使讨论的问题有系统及效果的加强，最好是由编者提供问题，征求大家共同来讨论，结果再由编者或另行征求一个人来整理，使得每个问题得到合理的结论。过去副刊上提出问题，常因为不是这样，所以没有人响应，又得不到结果，更不足以影响侨众，给裔众以正确的行动方针。第三点,现在因为中国抗战受到挫折，无形中，便有许多侨众形成了一种失败主义的心理，我们应该在这方面，提高侨众的政治理解能力，使侨众能认识此次抗战失败的原因，在行动上督促政府，施行民主政治。第四点：南洋各地落后势力对于救亡运动之障碍或阻挠，应时时注意采用适当的手段去揭穿它、打破它，使救亡工作能顺利进行……。

还有过去在副刊上，常有一些无谓的争论，混淆侨众的视听，编者此后应该竭力避免，或者加以指正。最好是以集体的观点来指正其错误……。此外，我们为了要使理论与宝践统一起来，编者应该与写作人、读者时常生活在一起，或经常地成立一个团体，这样，可以使这副刊成为大众的园地。

(这时,面来了，于是大家忙着吃东西，主张休息一下)

一倩：刚才共觉先生说的话，我有一点意见。共觉先生说，应该由编者提出问题，大家讨论，我萦得读者也可以提出。还有一点，在意见提出之后，应该征求几个人来接着写，像高哥先生上次提出的新启蒙运动，(发表在「晨星」上)没有其他的人继续着写，那就不行，如果一而再地接着写，才可以造成一种运动，否则就缄默过去了。

共觉：我再讲一下，刚才我讲的由编者提出问题不过是一种方式，这方式自然不是绝对的。

一倩：问题的提出，可以由编者订大纲，不过提出问题的采纳不采纳，当由编者决定之。

洪涛：我同意张先生的意见，问题提出，不可以机械地由编者，但结论则由编者(或另外的人)。今天「星火」的编者提出「星火」今后的动向来供给大家讨论，这是非常好的事。现在我提出几点意见。目前国内的战事，不大使人满意，民众运动不大开放，马来亚的华侨应该以国民一份子的责任来督促政府，我认为目前的副刊就应该着重于这方面，否则只要见人说：「最后的胜利终属于我们」，不加力量，仍然只是空谈。第二点，因为马来亚的帮派观念非常浓厚，副刊应该站在领导地位，使各帮派合作，援助抗战。第三点，因为马来亚华桥文化的低落，为使得副刊把握大众，文字应该力求大众化。最后一点是，我们应该建立马来亚华侨基本的救亡理论。

流石：今后「星火」的进路，我同意洪涛先生的理论，「星火」应该建立救亡理论及救亡技术，对于青年问题更应该多多讨论。还有一点，现在报告文学运动还没有能够好好地展开，今后的「星火」应该以崭新的姿态，利用报告文学，将各地救亡的事实表现出来。

洪涛：还有一点，应该反对空谈。目前，马来亚空谈家很多，他们只是坐在家里写文章……。我们更要揭发汉奸，像今天报上所登载的……

流石：关于学生救亡运动的文章也很重要。「狮声」上曾有一篇，但是还没有得到结论，今后要多多登载使之开展！

叶尼：不过，我对作者有一个要求，就是作品除了内容，更应该注意「文词的洗练」，从前高尔基就曾做过，他为了这事还曾和绥拉非，莫维支争论过，结果提高了写作的水准。但是我决不是形式主义者，我认为内容和形式是统一的。

之华：现在课我说几句话：「星火」现在由叶尼先生编辑，那是最好不过的了，因为叶先生不但是作家的朋友，也是读者的朋友，「星火」已往有过光灿的历史，我觉得今后当更精彩。我以为一个副刊办得好，并非有什么特别的技巧，主要的是副刊应该成为大家的喉舌，作家的园地，同时也应该形成为编者的事业。如果将来「星火」办得好，应该向这三方面定去，特别是在这民族危机深重的时候，民众被压得异常苦闷，大家都要讲话。如果言论机关成为少数人的，就不能为民众所信任而使得副刊成为民众的喉舌了。我想叶尼先生定能做到。至于编者和作者的关系，我以为编者应该采纳作者的意见，而作者也应该爱护编者，作者要将作品中加以修理，像叶先生刚才说过的。我曾在某一次会中认为马来亚文化较为落后，现在大家已经了解，我们不要以幼稚为耻，应该求改进。现在，马来亚作家(连我自己)不能抓着现实，不把作品当做抓着读者的东西,只为了满足发表欲。马来亚副刊上的作品应该포表现他们研究的心得。现在写作人很少，特别是写得好的人，所以各副刊上常见到同一写作人的名字，但另一些人都没有发表的机会。今后编者应该提拔新进作家。固然，他们的技巧不够，不过我们应该鼓励他们，请编者辛苦一点，尽可能地采纳新进作家的作品，使它发表。如果不发表，也要指出他的缺点来，写信教育他，这是编者的责任。我们看到高尔基、鲁迅，他们虽忙，可是，仍然为新进作家改稿，叶尼先生应该注意这一点。不过，大家也应该帮助他，文稿给较成熟的作家修正，一面指出他的缺点。编者要把编副刊当做自己的事业，和民众、读者、作者打成一片，这样便会欣欣向荣。我认为方针不必规定，只要活泼，抓着现实，绝不成为「尾巴」即可。现在，不必作原则的规定，因为客观情势在不断地变化，随时规定就好了。叶尼说经常召集座谈会，提出问题，这样最好。现在马来亚文化进步得很多，我们的责任非常重大，每个人不应该太顾虑环境，只要合法，就应该去做，我们不必顾虑到牺牲，希望大家如此，我的话完了。

(大家笑着鼓掌)

共觉：我提议休息五分钟，加油吃东西再谈。

(大家賛成，于是毫不客气地狼吞虎咽起来，于是进入座谈的形式）

之华：对于不好的作品加以修正，最好组织一个委员会。

一倩：像「太白」、「读书生活」都曾这样做过，不过会有人误会我们以老作家自居吧！

之华：这倒不必顾虑，「狮声」的编者就这样做过，这是很好的，不过，一个人的精力有限。

共觉：召集这些人来开一个会怎样？

之华：这也是一个办法。

共觉：(半开玩笑地)譬如季之华的作品不通就记下来，将来在会场上请大家当面指正。

一倩：我看事实上很难办到，一个月两次吧！

共觉：可是有一个条件，就是开会不能吃东西，不然，编者不久就要倒台了！

(全体都笑起来了)

之华：私人写信也可以。

叶尼：不过，我是一个学习文艺的人，文艺作品这样做还可以，其他政治经济的文章，我只知道原则上的缺点，至于详细的指正，就稍感麻烦了。如果有人愿意帮助我，那是再好不过的事。之华：我愿意……还有写作者之间也应该互相批判，可以采取私人谈话的方式。

叶尼：譬如流石最近写的这篇文章，就不能把几个要表现的主题，有机地联系起来。（对流石)对不起，当面讲你了。

之华：当面讲是很好的，这好像给了他一杆枪。

叶尼：国内的先进作家，写稿子很认真，有时一改再改\*国内有名作家，那更不用说了。

一倩：茅盾的原稿上连删去的字句也涂得极黑。

共觉：我觉得编排的方式也要新顾才好，比方报头……

剑光：漫里也很需要。

共觉：报头要常换。

洪涛：「晨星」，就常换报头。

(这时，点心来了，大家因为说了不少话，觉得很饿，便连忙争吃东西)

文翔：每次要有短评及漫画。

叶尼：关于短评，守愚先生就有这个意见，不过要请大家常忙，写那种短少精悍的，不超出一千字。

一倩：「立报」的小记者就写得很好，不过很难仿效。

文翔：副刊要有各方面的文稿才好，如小说、诗歌、戏剧等等。

流石：编排的方式，我以为第一篇用花边来排，其次是论说文章，诗歌横排好看。

共觉：诗歌最好用方框套上。

流石：也可以用六号字。

文翔：但是要通俗化。

一倩：是的，诗人有个坏脾气，常常写诗，并不看别人写的诗。同时我以为诗歌用旧的形式，如小调来写更好。

叶尼：利用旧形式应该有个限度，像陶行知、冯玉祥那样就不错，如果古色古香地写起五七言诗来，文绉绉地，大众不容易看得懂。最近上海杂志上就有一些。

之华：此地诗歌的毛病是写得太长，口号化。应该在感情、音韵上注意，在短小字句中把握最深刻的意义。

一倩：诗一定要人看得懂。

共觉：这是生活问题，在大众中生活过的诗人有几个？此外，我以为欲使写作人的步调一致起见，不妨也规定一个中心题材，目前的题材应该是以巩固抗战的基础，及保证抗战胜利为目标的。不过，应特别注意的是内容要常有地方性，多数问题的提出，最好能以此地侨众日常生活有关连者为出发点。

适鸣：我要来说一点了，(大家说「欢迎，欢迎」)不知对不对。我觉得作品应该通俗化，但是因为方块字的作梗，因此，要提倡新文字才对。

洪涛：新文字在文化运动中很重要，我希望自己已经懂得新文字的人，要加紧教育不懂得的人，副刊上也要提倡。

共觉：新文字重在实地推行，副刊上写文章在目前是不会有多大效力，希望大家注意这一点。

之华：我以为副刊要多登提倡文字，同时实地去作，不过如果登载新文字写的文章时，要附上汉字，使大家了解。

仲元：(半途进来的一位朋友，现在他开始说话了)我有一个意见，报纸应该有漫画专刊，专供那些不识字的人来看，这样影响才会很大。

叶尼：听说星洲日报的图画编辑有这样一个计划。

(这时，时间已经不早了，不知道甚么时候天空已经是黑漆漆地，广东调的锣鼓声不断地袭进耳朵里来。）

叶尼：时间不早了，谢谢诸位！今天诸位能到这里来，给我许多宝贵的意见，真是感谢。所可惜的是外坡的写作人不能请到，而允许来的……先生又因事不能到会。不过，希望诸位能够转达我们大众讨论的意见，同时并劳诸位传达给那些我所不知道，或没有邀请的写作朋友们。

之华：我希望编者时常召集会议、谈话，我们也有东西吃。同时，今天的话不限于在座的朋友们，应该推广出去。

文翔：最后，希望大家努力！（热烈地鼓掌)

（大家站了起来,仍然谈笑着，好像话说不完似地，终于乘了电梯走出茶楼，在街路的分歧处，大家握别，各自带着同一的信念，向前走去。)

(展开在他们面前的是平坦的大道！)

(载**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三十日「星火」**)

我所知道的「怒涛」——十二月五日在新世界游艺会演出清潭

「怒涛」三幕话剧，是[爱同校友会」参加新世界游艺会而推出的，十二月五晚公演。这个剧本是我们戏剧组的集体创作，我们本着爱好戏剧的熟诚，致力推进星洲剧运的开拓和发展，同时相信戏剧在这抗战中的新任务当是来组织和教育大众，使大家站在民族解放的火线上去斗争，加工本着一点对于地方时事的反应，在短促时间里来写这剧本，提供一个地方色彩的题材，反映抗战后方大众反汉奸斗争的「怒涛」！

我们写完了这个脚本后，我们觉得写得有点简单。不过我们是根据着目前星洲戏剧观众水准——太多平淡的对话，不经济的形式，观者也许会生厌倦。本来我们认为国防戏剧，是用来煽动大众的，当然工独幕剧为最好，譬如在演出上有种种的方便，设计布置容易，更能集中观众情绪等。可是，当我们找出题材，开始创作时，我们觉得非把它弄成三幕剧是不可能的，然而这三幕我们以简便通俗为原则去抓戏剧观众的意识，为的我们这剧的目的在于宣传。

配合抗战后方宣传消灭汉奸，巩固救国阵线，我们的[怒涛」在第一幕是描写着一个奸商买日本货，给他的职工抨击，有组织的大众起来向其头家要求。

女工甲：「头家，刚才我们工友们开了一个会，大家都决定从今天起不用日本货，同时进行月捐(救国的)。」

女工乙：[头家！鬼子的飞机天天到我们的国土上乱丢炸弹，杀害我们的同胞，鬼子的大炮和枪弹天天在向着我们的同胞》，对着我们的房屋炸，你想这是多么残忍的事呀！所以，现在我们全体同胞，都应该一致联合起来」抵制日货，所以，我们要求你不要再买日本货。」

男工甲：「还有我们工友规定一条公约，这条公约就是谁买日本货，谁就是汉奸丨」最后，头家不答应工友的要求，并且还叫流氓把工友打了ᅳ顿。

第二幕是描写着工友宿舍，有男工乙(被打伤了的工友)在场，各界对此斗争的同情，捐款送物的前往慰劳。

女工甲：「工友们！大家要明白，我们这一次的罢工，是光明正大的，我们不要怕，不要灰心，我们要坚持到底，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

学生代表：「诸位工友，这一次你们的爱国斗争，是有非常深重的意义，我们全体学生，对于你们的英勇斗争精神，万分的佩服和同情。在今天，在全面抗战已经展开的今天，我们后方的民众，应该一致团结起来，作抗战的后盾，因此你们这一次反对厂主买日本货的斗争是为国家的前途、为民族的利益而举行的，现在，我们全体同学募捐了一点钱来接济你们，并且希望你们继续地奋斗下去，我们愿意帮助你们继续奋斗下去，我们愿意帮助你们争取最后胜利。」

工界代表：「工友们，我是代表工联会来的，你们真勇敢，你们是全马来亚工人的模范，是反对汉奸的先锋。老实说，那般无耻的汉奸们，为着怕死，为着贪财，而做出没有良心的事，他们贡日本货，等于拿钱帮助日本帝国主义制造杀人的武器，来屠杀我们的同胞。所以，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宽容他们，我们应该起来，打倒他们！消灭他们！」

文化界代表：「我们要发动所有的笔尖来响应你们，把你们的英勇斗争的精神向全世界的人民报告。」

最后大家联合起来去向头家作有力的要求。

第三幕，职工大众，对头家要求的条件是：(一)厂主从今天起不可贡日货；（二）保障救亡工运，(三)全体工友复工。起初头家还是不睬，后来其子带来一份报纸说其家乡已被鬼子占去，其家人被杀完了，于是他有点悔恨了！

男工甲：「头家，你买日本货做汉奸有什么好处呢？现在你的家乡已经沦亡了，一切完了，这就是鬼子给你的好处」。

女工甲：「头家，现在，你还不觉悟吗？难道你要等到鬼子来杀你的头吗？」

头家受到各方面的打击，结果答应了所有条件。我们对于这一点，为着鼓起大家奋斗精神，以最后胜利为收场，我认为戏剧上须要来配合着时代需求而作这点强调。

我们这剧，已经由排演到演出，然而我们总觉得演技力量的单薄，未能尽所欲而表现。一方面是客观环境的不能允许有力地在剧本中表现其事件，同时因着演员对戏剧少有经验！不过伙伴们还本着热诚去干，我们对于演出的综合各种艺术的特质和效能，只能集体的努力，来尽量演戏宣传、纠织大众，扩大其对反汉奸、抵制劣货、提倡国货的认识。

(载**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戏剧周刊」**)

「伤兵医院」导演者言田共觉

这一出戏，排练的时间虽然是从十月初就开始，可是，实际上练习的次数最多不过十一次，而在这次数中，常有因为事务的忙碌，缺席不到。不过，中间有几位，他们的确有如下几点使我预感到失败的地方，这也就是导演者困难的所在。然而，这不是消极的失败主义者的论调，而是积极的自我批评。

第一，上演这剧的演员们，大多是缺乏舞台经验的。因此，对于舞台上各个演员所应严格遵守的基本原则——包括性格对话、地位之移动、站立、表情等——时常疏忽过去，所以有许多动作和语言，表演得很不清楚——有的却超过限度，这没有走上舞台以前，无论如何是不能透彻理会的，因为大家还没有观察到舞台是须要以适度的夸张手法来表现各个情节的。

第二，有的因为时间上的关系，忙不过来，有的因为理解程度不同，所以没有细心地表现剧本主题的中心，没有对各个情绪起伏,高潮的所在,以及每个角色间相互的连系,加以研究探讨,以致全剧的速度节奏，有好多地方不和谐统一。

第三，演员的地位和地位移动的快慢，以及摆布的疏密，在这剧排练的过程中，是相当难以处理的。因为这戏占有的场面，除被伤兵病床占去外，剩下的就仅是各个床间距离宽度而已，加以排练时地方的狭窄，因此，演员们在这方面皆感到难K应付ᅳ特别是后面高潮突起的时候。

第四，这剧的发展，有两个最大的高潮。第一是当兵甲发现他的多年的老友王飞机师永别而冲进手术室被看护妇所阻止的那一段，第二是兵甲在悲惨的情境下，又受到其妻气绝的刺激，从极端惨痛而绝望的情绪转变为坚决再上前线与敌人拼命的那一场合。在这两个地方，那扮演兵甲的角色，他的表情工具又部分地被剧情所限制着，要演得逼真，实在不是容易的事，这是几乎完全需要用变态无声与紧张的筋肉去表现内心情绪的起伏的。

本剧作者叶尼先生，因为是在匆促之间写成此剧，所以遗留下了几个似乎需要增改的地方——

一、需要给予演员有表演动作机会多的台词。

二、需要加多各个情节变动时之动作，语气效果等等之注脚说明。——在这南洋地方一般人对于戏剧认识较为肤浅」是特别需要的。

三、时间上的不调和(见剧中小孩找寻弟弟后上来的一节)。

四、在沉痛的情绪极度高涨时，须以动作表情代替话语——尤不便在此时加进过于理智或显见修饰的语句。

关于这几点，我大胆地加以增删改动，倘歪曲作者的原意，那只好请叶先生原谅。

因为种种人事环境的关系，这剧的演出，恐怕得不到甚么效果吧。

然而，戏剧是一件极需要实践的工作，就使我们得不到多大的成功，我们也将感到无限的欣慰，因为我们将因此而加多各个人本身的舞台经验，本身改进的机会。

最后，我们非常赤诚地冀待诸戏剧先进们、舞台同志们赐予严正的批评。

(载**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四日星洲日报「现代戏剧」)**

谈「伤兵医院」的导演 苍

这次「业余话剧社」排练「伤兵医院」一剧，因为我是该社的社员，故得参观过几次他们的排练。这几次给与我的印象很好，演员们都非常的努力。成功与否，当然现在不能预料，但视其排练的精神，总可以给我们暂时的安慰。然而一剧的成败，不能专视演员的努力与否而定，导演实维系成功之重心。所以笔者对戏剧虽为门外汉，然出于诚心所使，也顾不得许多,而大胆地提出我一些对于该剧导演者的意见，如果说错了请原谅。

「一个导演者主要的职能，是对观众解释作者的意旨。」所以导演者首先定要了解那剧本，至少对于作者的意旨，要有某种的概念，才能发挥其职能。「一个优秀导演，他一定要能体贴到剧作者的用心，要能接受从剧作中流露出来的情绪；他必须懂得种种表演时应该而又最恰当运用的技巧；此外，他更应该把握住剧作的精髓，尤其先要计划一下舞台装置的图案和轮廓，以至于大小道具的增减和配合，效果与照明的运用和统制，服装化装的式样与选择。甚至于一个诚恳而又忠实于自己的导演者，有时候他更会要求着自己，代表着观众的企求。」上面所述的不过是把导演的职能加以说明而已。至其在业余演剧演出的过程中，每都被视为极端重要的，当然无人会加以否认。比如业余演剧者如果以为要找一个好的演员来充任主角，为最紧要的第一着，但是比不上找一个好的导演来得更为重要。因为业余演员每都是散漫的，需要有好的导演，把他们统一起来，而且要能好好地支配他们的角色，和排练的程序，不然绝对不会有成功的演出。

然而导演的好坏，基于何种标准而言呢？这个或者就是最值得我们讨论的问题了。不过以我的意见，好导演的第一个基准，当然是「负责」两字。其次要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及各科学的普通常识，还要有和蔼的态度，刻苦耐劳的精神。总之，凡演员一切应具的条件，导演者不但必要具备，而且还是超过之。

「伤兵医院」一剧的导演者，在我的观察，他的学识和态度，是够得称为一个好导演的。只是刻苦耐劳的精神，尚欠充份。但他在负责方面很能发挥导演的职能，不过执行的力量不坚强。而且会受情感的掩蔽，而致演员于嬉笑纷乱之中，不能执行其导演的权能来制止。有时却又过于严肃，使旁观者亦生畏惧之心，这样是否能影响排练的效率,我虽不能断言，然而使人发生两种矛盾的感觉了。记得MiltonSmith说过：[排练是一种学习的程序」。那末排练如果过于松弛，则能影响学习的效率，如果过于严肃，又容易引起演员们的反感，尤其是业余演员。这样说岂不是弄到导演者无法应付？其实这是陷于导演独裁的机械论所致。假如导演在排演前，能够和演员们作一个诚恳的讨论，共同订立一些排演时共同遵守的条例，然后交由导演者去执行，这样，导演者是大家公推的执行者而不是命令者，遵守公约就是尊重自己的意见。当然，就不会有什末不良的现象发生。但是这个工作被该剧导演者忽略了，所以导演者有时感觉对演员有难以应付的困难。这是我自己的估量，事实上是不是这样，那就要等导演者的回答了。

导演的手法人各不同，有时先把剧本念给演员听，使演员有一种清楚的概念。在没有长时间排练的时候，或者用于素无经验的演员，似乎是适当的。有的却先作一次普通的阅读，使每个演员将他所担任的角色的台辞念过一遍，加以纠正，然后开始讨论每个角色的性格，使演员有个深刻的印象，而且可以得到一种自由的发展。有许多导演是欢喜这样念剧本的，直到念过五六次了，才进行第二步的工作——动作。这两种的方法，那一种较为合适，那就要视情形而定。比如施行于业余剧社，当然是以后者为宜。而这次导演者所采的方法，似乎较近于后者一法，这对于「业余话剧社」的演员是很适当的。至于第二步排演的手法，我的意思有几点是须要讨论的。台辞念过之后，进一步排演的工作，差不多完全是在于动作了。这时候导演者要先有个计划。在上面已经说过，导演者要预先知道布景，道具，服装等的详细情形，才能够决定演员从何处上场，何处下场，何处可以站，何处可以坐。在该剧排演的时候，导演者对于布景,道具等都觉得很生疏，没有把演员上下场的处所指定。据剧本上的记载，或舞台的设计,通手术室的门的位置，都是在台的左前方，也就是在第二张病床的前方,可是演员的上下，有时候却从床后——即两床之间——进出，而导演者也不加以纠正。再者对正中门的室中，是放着一张桌子的，救伤者抬进伤兵时，应该要绕从桌子右方进来才是，因为左方已经没有余地可以通过了。伤兵抬放在台前右方，似乎会比较适富，这时看护可以随机移到床前，让出床后的位置给医生动作。不然，不但有妨碍表情，而且会失却调和。末了，妇人的位置，现在移在右方床上，那是最适当不过的，最好她的左脚不要使她放到床上来，我们可以利用观众视线的死角，不必过于化装，现出左脚炸掉的情形ᅳ未知以为然否？还有ᅳ点是少了一个紧要的动作，当台上听见飞机声的时候，导演特别要注意看护的动作，她们要很惯练地拉下灯罩，拉紧窗幔门帘，这是在战地应有的防空常识，而且才能使舞台上的空气紧张起来。可是在我看过几次的排演都没有做这个动作，不知道是导演忘记了，还是演员怠惰。我们知道全剧的高潮是由此开始而渐向上发展的，如果导演不能把握这个场面的紧张，高潮也就无从发展了。同时这时候每个演员位置的支配也很重要，预定接下去发现小孩和妇人的布置ᅳ使舞台上的兴趣集中。其实舞台上无论那一个时间，中心只有一点，不过要导演者把演员的位置好好地支配，照规矩要构成一个三角形，而兴趣的中心的角色，支配在三角形的顶点,底线则与合的前线平行。如果中心的人物变换，同时就要互换位置了。这并不是呆板不变的机械化，而要导演活泼的运用。然而在这个场面，该剧导演者似乎没有握住这个原则ᅳ所以当抬进妇人的时候，场面弄得非常纷乱，使观者找不出一个重点。这个场面如不重新考虑ᅳ下，也许会使观众只看出几个黑影。因为我们记得，这时候，舞台上的灯光全熄灭了。光源完全依靠着看护燃上的洋烛和兵丙的手电筒而位已。如果位置支配不好，使光源遮断，恐怕会像做纸影戏。

上面这些是我参观排演后，要向该剧导演者商讨的一点意见，若有错误的地方希望不要见怪，至于应赞许的地方，我想是不必在这儿提及的，因为我们并不是为着「自吹自擂」。

**(载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五日「影与剧」)**

@东方丙丁《「大鼓」和「说书」》（通讯），1937  
楚琨兄：  
（前略）关于「大鼓」「说书」，先生所指各缺点，甚有至理，「大鼓」所有的套目，至少也有五六十种，而这大抵是元曲，西厢所蜕变的；到了清人李伯元手里，则又是另一种格式了。唱白并重，反来覆去，这莫非要使所谓「引车卖浆」之流的文盲，多懂一点新奇的时事；和在敌人的虎视耽耽之下，多认识一点国族的危机而已。其在庚子团变弹词里，是颇多这种手法的，譬如：  
「大地飞来阳九灾，哀丝地上一徘徊，昆明池上人何在，留得山僧话刼灰」。这里钹述德宗的避难熟河，倒的确是说了又唱，唱了又说白的，虽然这里面替封建势力说教，大地里滋长着尊王的毒焰是并无足取的。不过他的为民族的解放的洋溢着的热情，即使在今日，我们还不妨加以取舍的呀，尤其在文字技巧方面（这里仅以写弹词为限）。我相信要在「弹词」方面努力的人，却不能不在这里多多借镜！  
关于「九月思郞」的写出，我还记得这是看了电影「马路天使」之后，读过那里面一段的情歌，才被引起兴趣的。  
「天涯呀海角，觅呀觅知音，  
小妹妹唱歌，郞奏琴，  
郞呀咱们是一条心。」（天涯歌女）  
我知道「俚俗」也许是卫道之士所深恶的，可是在畸形的经济组织之下，这里面却蕴藏着纯真的「人类爱」。而这种温暖的歌唱，却又是每句要打击着我们这群被称为「上流人」而实际还是陷在社会的泥泞的知识分子的心。  
「黄翠娥为国劝母记」的最大目的，仅在于赈灾的宣传，它的句语和结构，我承认都是原始  
而雏形的，因为它里面的对话和用语，还不能切合一个没有受过高深教育的少女身份的，譬如说吧：  
马革裹尸赵登禹，  
佟麟阁，成仁取义尽忠精。  
……  
像黄翠娥这样的女人，她怎么懂「马革裹尸」和「成仁取义」呢？我承认在词藻的运用上这是美丽的；但在「通俗」这一点，这不能说不是失败！  
而以后各篇的写出，「冗长」、「没有中心」我也承认的，至于音调的不和谐，我埋怨自己的太「刻意求工」了。因为我那个故乡的方言，不用说在浙江是独具一格，即使在世界罢，恐怕也找不到这种几哩咕噜而又怪模怪样的言语。「鸡」、「猪」是同音的：「书」、「稚」也是一样的声调。我童年时候所受的教育，差不多全是学习这一类语腔呢。我知道用这种方言来押韵而写「弹词」是难免要使读者头痛的，所以以后毎逢写完之后，再用「国语音」押韵句读一遍，希望能够不使人有难读之感。这结果，在音节方面，我以为一定可以自然一点，谁想这种「削足适履」的办法，倒是宣布了它的死刑。  
不过我敢说：这种每一句长至三十字的描写，「弹词」里是的确有的。可惜「鼓词」之类，我读过不多。然而我所听过的，同是「鼓词」发源地，而江苏的和浙江的却各不相干；而浙江内地，也流行了数十种。（新东则大抵瞎子唱的）  
（载**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八日「狮声」）**

**试评「伤兵医院」润湖**

（一）

叶尼先生的「伤兵医院],在「晨星」上发表时，我因工作时间的关系，每天总是略览一遍就放它过去，及后又看见几位文友对它的批评，但因对剧文没有深刻的注意，亦没有引起什么感觉。上周它在新世界公演，我有机会参观，给我一个很是深刻的印象。在归途的电车上又无意中碰到了作者叶尼先生，他问起我对「伤兵医院」的意见，我说「对话太长一点」，但谈得不多，现在再把余意写在这里，就正于大家。

我对戏剧这部门的研究甚少，但我对它颇感兴趣。在最近我曾和几个青年朋友讨论关于戏剧的编写问题。大家都认为编剧最困难的是结局。一疏忽便很容易被推进旧剧的圈套：参拜天地大团圆的巢臼，或平白画出雷震子黄飞虎式的可怜的英雄。但这困难的结局，在「伤兵医院]里，叶尼先生却巧妙地克服过来，达到相当的成功。

在南洋，要来编演「伤兵医院」一类的反映前线的情形的戏剧，题材方面是难于措置的，很容易落空，使观众得了糢糊的印象。叶尼先生在「伤兵医院」里，极力地描写受伤战士的痛楚，被炸人民的惨状，反映着前线医生和药品的缺乏，等到南洋华侨的药品寄到，使忧愁的看护妇也为之欣然，这从戏剧的效能上说，作者已尽了促动华侨救亡途径之任务。但这一主题的表现方式，作者却很不幸的把它弱化了，缺乏对观众紧张的刺激。作者的原意，似乎要用王飞机师(伤兵乙)的辗转呻吟，以及抬进手术室而后宣布死亡，与小孩背着被炸的母亲来院求医的两个场面来说明前线医生药品的缺乏与需要，这方式可说很是实际的，在这剧中是两个最紧张的场面。但在观众中引起的反响却是另外一种情绪。这情绪当然是对日本帝国的刽子手们的愤恨ᅳ这种强烈的愤恨把观众对前线的医生和药品的要求的感觉刨弱了，甚至忽略了。这是作者表现前线医生和药品的需要之方式太弱的缘故。然而在刺激民族战争的精神上，作者却是成功的。我以为作者在这一个场面，倘多用几个伤兵，呻吟悲号，医生和看护，匆忙地应接不暇，加添小孩背着被炸母亲入院求医的穿插，会更来得有力量点吧。

（二）

我个人的意见，「伤兵医院」前半部失败的成份多于成功的成份。最大的关键是在于冗长和不适当的对话。从布幕揭开，李美珍小姐(看护乙)坐在桌子旁边，手里执着锏笔向张排长(伤兵丙)问「后来呢」那句话起的约半小时的对话，是最失败的一个场面。我们知道，冗长的对话除滑稽剧外是很难得良好的效果的，尤其是在现在的南洋，国语还未普遍，话剧更应避免冗长的对话，而更要以动作来表现。那晚当张排长和李小姐谈述前线战况的当儿，此较落后的观众有好多走出去，这可证明那个场面抓不住观众的心。我以为作者处理这个场面，可用电影的复演方法来表现(曹禺的剧本就曾用过这手法)。在李小姐迫问张排长前线战况的当儿，换幕来重演前线苦战的实情，用短简的动作来代替那对话，这样我相信「伤兵医院」前后都更加会发生紧张的连系，增加刺激观众的力量。

在「伤兵医院」里，我认为有一段不应当的对话。当叶先生(伤兵丁)在前线作战受伤，被抬至医院，卧在床上呼号呻吟，李小姐竟向他问：「叶先生，你为什么很久没有来看我们哪！你忘记了吗，我们在船上认识的。」虽然李小姐和叶先生同是从南洋回去的侨胞，在船上相识的。但我以为当一个相识的友伴，从前线作战受伤下来，这样的话未免有些难提。因为那些话似乎是不关痛痒，和眼前悲惨紧张的情形没有多大关系的。

（三）

作者把罗队长(伤兵甲)描写成一个失掉双眼的勇敢战士，反映前线战斗的剧烈，这点是成功的。到了结局，罗队长发觉了自己的妻子——“志英”——被炸，儿子(大保)背了受伤的母亲来到医院，儿子也发现了眼前没有眼睛的就是他父亲，上前抱膝痛哭，这个紧张悲惨的场面，作者也成功的。到了他妻子死了，被日本帝国主义的刽子手屠杀死了，他不悲哀，反增加对刽子手的愤恨，对民族革命战争的勇敢，他的儿子向他说：[爸爸没有眼睛，我却有眼睛」，接着他牵着儿子的手向大家吿别重上战场去了。这在表现人民大众的勇敢，前线战士的坚苦卓绝、忘记死的精神，作者也是成功的。但观众受了这英勇强烈的刺激之后，也许会怀疑着：「一个没有眼睛的人，和一个小孩子上战场，结果是怎样呢？」我以为作者若要免除观众这种怀疑，最好不要把罗队长这个角色描写成完全失明的人。

对于「伤兵医院」，现在我能够说的，只有上面这些。

(载**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八日「新光」)**

「阿国的母亲]观后感——十二月三日在新世界游艺会演出李涩人

田汉著的「阿比西尼亚的母亲」，经「青年乐心社」排演了后，已于本月三日在新世界筹赈游艺大会第二台演出了。

在这当前国族遭遇到这样严重境地的今天，也许有人会说，这时候实在不应该采用这剧本，将这一出「不合国情」和不适合时代需要的剧本搬上舞台，真不了解剧运的动向。粗看起来，似乎也有其道理。但是经过一番细心地分析、深刻地考察和研究，相信必定能发现这种人的短视和幼稚病的。因为在目前客观的形势下，反动势力要将时代拉向后转，涂改历史。三个国际法西斯强盗横行世界的现在，意大利法西斯蒂与日本帝国主义两个侵略的魔鬼互勾结起来，签定强盗协定，又互承认赃品：意大利承认伪满州国，日本承认意大利抢掠的「新地」阿比西尼亚，又与德帝国主义共同承认他们所豢养的法西斯走狗XXX伪政府的时候，「乐心社」提出这剧本来排演，更是重要和有深湛的意义。它的内容和题材，很能尽戏剧的揭露现实的积极任务！这剧的重要性那更不能否认了!

这剧本在舞台上，当晚它明显地暴露意大利法西斯蒂的狰狞面目，对于弱小民族的阿国「传布文明」的到底是什么？原来是传布「屠杀！爆炸！毒气！」等文明；同时，更能使人们明白这所谓[传布文明]，即是兽性的侵略，毁灭文明！把法西斯蒂的残酷蛮行形象化地呈现于观众面前，还有那万恶[阿奸]的丑态，报告给大众知道[阿奸]之无耻，和不愿做奴隶的阿国人民大众的英勇抗战的伟迹，光荣壮烈之可歌可泣！

「我们这东阿非利加的小国现在已成了弱小民族解放的旗子！」(青年的话)给被压迫民族指示一条解放的道路，是我们目前抗战的宝鉴。青年说得好：「我们男的、女的、老的、小的，只有一条心，那就是抵抗，前进！」「父亲打死了，儿子填上去ᅳ哥哥打死了，弟弟填上去，丈夫打死了，妻子填上去！」像这样多么有意义的剧本，在这日寇猛烈进攻我们，我们民族的全面抵抗侵略的现阶段来演出，我们有什么「不合」「不需要」的理由，我真莫明这反对者的居心了。阿国人的浴血抗战，正与我们同样的行动，大家彼此为的是民族的自由解放。无疑的，阿国人民之「不愿做亡国奴」的伟大精神，实在给正在进行抗日的我们一服兴奋剂！在这剧的伟大场面里，它鼓励我们[抵抗前进！」「就算我们的京城被敌人占领了，我们还可以迁都，我们的游击战仍是继续下去！」(青年勉励兄弟们的话)。这种伟大的神圣的精神-我们需要向他们学习的。再有这剧中把伟大阿比西尼亚的女人们的怒吼充份地显示给我们：「我们每一个阿比西尼亚的女人都是她丈夫的战友」(媳妇响应她丈夫抵抗到底的主张）[……我死也不会向你们(阿奸)的主子哀求！……」(母亲的不投降的壮语)。他们与她们的呼声和行动，正和中国男人和女人一样。这出富有警惕性的战斗精神的剧本，能在这个严重的时候演出，真是有意义之一回事！

此剧演出，我幸为观众之一，现在就演出技巧方面各抒各见。

首先说到布景。虽说阿国人民的住处简陋，但如布景单以蓝布做台，颇不适合。因为这剧的整幕，自开幕至闭幕都是炮火连天、枪声卜卜、机声森轰地响，不断地合奏着，要是以密缝的布景，到了敌人打近了，青年与媳妇都战死了，邻人C进来要母亲逃走，飞机把那边房子炸坏了一边的这当儿，如有好布景，在效果方面，可在后台燃放烟火和爆竹，台下观众那就更能亲切地了解战事之剧烈，场面就更紧张起来，印象将益深入观众脑中。其次表情和对白方面，做母亲的，本来应用一个病体孱弱的女人来装饰才好。因为用壮健的人，无论该演员是怎样天才，演技是怎样纯熟，许多地方是无法逼真的。做媳妇的，演得不错，国语纯正，但嫌声音太小。做丈夫的，对白快是缺点，但着要点能激昂而有力，很有相当的可取。邻人A随着狂喊飞机声与一群紧张的众人闯进来,在这紧张的场合，她的态度竟若无其事，呆如木鸡，有点令人玩味，宛如旧戏之[站班」。邻人C能利用时空关系，把他对于飞机轰炸所引起的恐怖心理善为表现出来，很能激发观众的情绪，很是成功。至于三个当「阿奸的」的，动作上都能真实化，实无非议之处，惟可惜阿奸A和B发音欠准确，对白失去精彩。

总括的说，这剧的表现成绩，大体上很不错。

最后还加于补充几句：化装大概因人手缺乏的缘故吧？黑度多有不够的毛病。在完全没有话剧的舞台装置的第五台排演，和舞台管理欠周，布幕缝人头攒动，后台的吵声比演员的对白声还大，致造成演员喊嘶了喉咙，声浪尚不够宏亮，这是最大的缺点。如果舞台管理能紧密，相信必能增多效果上的收获。

以上是观后感，提供与「阿比西尼亚的母亲」诸演员曁导演作共同的研究，希予指正。

(载**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九日戏剧周刊」)**

「现代戏剧」座谈会 青录

时间：十二月九日晚七时，纪录：培青地点：在一清幽的天台花园里。

到会者：田共觉，刘光，黄度，清谭，谢金晖，吴适鸣，陈剑光，林也绿，曾淑贤，苏华民，朱绪，萧尔加ᅳ注仲元，培青ᅳ陈明英。

[现代戏剧」编者：诸位！今晚所召集的这个座谈会，是随便谈谈的性质，这个意思无非召集对于戏剧有兴趣的朋友们，来把这一次新世界公演的那些话剧批评检讨一下。本来这一次召集的人是多方面的，可是有些今晚不能来，有些召集不到。现在，还是我们照这次公演的秩序来谈谈，就由大家先来谈「养正校友会」的「烙痕」吧！

烙痕

黄度：「烙痕」这一剧，我看过二次，一次是预演的时候，一次是公演的时候。这一出戏是用广东方言演出的。他们的布景很简单，公演的时候我没有注意，在预演是用一块布涂墨，中间摆一张棹子。演员方面，有一二位是老练点，那个饰军官的，动作有时太刻板化，似乎像银幕上的明星一样，而女子则讲话声音似乎太小、动作呆板。这个剧本据说他们曾修改过，照我的意思以为应改成富有时间性的，好像最后日本军迫小弟弟杀死他的父、兄、姐，最好能改成杀死日本军官，结果轰轰烈烈地牺牲。这一次他们用方言来演出是很好的，以后我以为应该提倡的，那一晚的观众很多是广东人，这一次影响实际上是非常大的。

其它还有「吾吾剧社」等的演出话剧，也是广东方言的。

朱绪：我相信，这个剧看的人所以多，是方言的关系。

编者：因为我不懂广东话，虽看了一下，却不能批评，不过，他们的布置似乎欠考究，用花花绿绿的花屏来做布景，常把演员身体忽视了。

黄度：布景是有关系的，布景很可以帮助演员的动作和使观众注意。

阿国的母亲

编者：现在来谈「青年乐心社」演出的「阿国的母亲」吧。这剧看的人很多，那晚我去看的时候，有很多人跑进去，这个可以证实星洲是到了话剧抬头的时候。剧本本身ᅳ我们不去说它，演出方面，虽然布景、道具很简便，地位太纷乱，在整个上还是可以的。不过ᅳ效果有点和场面不配合(如放枪的时候)。

朱绪：化装方面，我总觉得有缺点，阿人和我们的民族性是不同的，本来是要特别注意，那晚他们擦黑，有的地方和足却忽略过去。同时，服装也不能跟印度人一样，头发一些地方也没有化装。开幕时所以人多的原因，也是后台效果热闹所致。不过有一点，好像他的儿子，出阵前，站在合的中间手拿枪面向着观众说话，那种姿势是不大妥当，讲话畤又像在喊口号，一这大概是声调的关系。

编者：本来戏剧的演出有一种人专做考究的工作，他们就专门来考证历史、民族的风俗习惯……。现在，来谈谈「工商校友会」的「青纱帐里」。

青纱帐里

清谭：这个剧台面太简单、太随便，后台的人还伸出头来看，效果有点纷乱。

黄度：还有一点就是音乐奏完「义勇军进行曲」后就唱「桃花江」。

清谭：在唱「义勇军进行曲」后，那饰汉奸的就像在跳舞一样，而饰军官的，位置不大妥当。他们的布置,第二幕的小山，是用小箱以黄巾盖上，好像黄山，站在上面的义勇军，站的姿势，不像义勇军。其次，他们的青草，是用干草堆成的，有点不像。闭幕时做得不紧张，大炮响时，军队一动不动的拿着枪，口里却喊「冲呀」。

朱绪：这剧，照我看所以这样是因为排演太少，因此有时候，后台自己也来作战，把前台扰乱了。

黄度：那个做小孩子的很令人赞赏。

共觉：诸位先生，现在应该让我来说话了。我很希望马来亚的戏剧，要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不过，我以为大家对于这个剧本的批评，不要完全说他的缺点，好的地方应该说一点，给他们一种鼓励。

编者：我们在历史前进过程中，我们要强调话剧的本身作用，有些演员，无可否认的，他们有缺点，但太吵闹却是观众所致，总之有几个演员很想做戏，如果真正的指导，一定会更好的。现在再来谈谈中华女学校的「为国牺牲」。

为国牺牲

黄度：这一个剧，我本来没有看完，不过，照我看的来讲几句。它的布景是台前摆一西洋的桌子，摆一花盘、衣架，有二个穿马来装的婢女。这样很能吸引观众。可是声音太低，还有一个缺点，就是那些花把演员的面部遮着，而且布景也不大考究。还有，我看见一个军官训话的时候，他的面不是向着兵士们，而是向着观众。

（编者问可还有人看过，大家都说没有。)

烙痕与国债

编者：好，现在来谈第二晚的戏吧！维扬体育会的「烙痕]这剧布景和灯光是不错的，开幕时两个人对话声音太少。

朱绪：有些地方，好像老人家给日本兵打得满身都是血的时候，口中有力的喊「不愿做亡国奴的起来，和日本兵拼命！」演得很好，后台的效果倒不错，不过我觉得演这剧本在现在应该修改些。

共觉：装置还好。 黄度：听说有个女角演得很好。

适鸣：那是很矮的一个。

朱绪：声音太低，但很自然。

淑贤：有个朋友说，演得不错，可是布景的颜色太白，在灯光下太强烈了。

共觉：化装怎样？

黄度：一个军官的化装很不错，一个女工却似乎没有化装。

编者：其次，南卢校友会的「国债」，我看过全部，好像打汉奸的时候，观众都热烈的鼓掌，还有枪决以前，汉奸和他的女儿哭泣的时候，和后悔的时候，表情有点不够，那一段几乎像演说一样，要是艺术成份多一点，效果一定很好。

钿光：他们的演出是不错，可惜化装太随便。

淑贤：我看见那汉奸死时，那一条尾巴很像样。

黄度：汉奸死时的姿势也很好。

伤兵医院

朱绪：我们来谈业余话剧社的「伤兵病院」吧。照我们的观察，对话太多，舞台方面的装置是相当成功的，不过，这剧在水准低的观众看了，效果方面较差。化装相当的成功。

清谭：这剧本的对话有时太长，最好能够缩短些。

金晖：这个剧我没有看过，有个朋友说，台词过多，发音太低。(苏华民带着笑面入座)

华民：好，我来说几句话，这一个剧照我看来，表情可说成熟，而演员扮看护乙的态度略有不自然处，发音太低，灯光布置也不成功。在布置方面，有个缺点，就是上面缺少天幕，看上去不像医院。台词就有看护甲，乙不大熟。

总之演出得也不错，最大毛病是声音太低，后台的工作很有秩序，观众方面太嘈闹。

(萧尔加进座)

朱绪：先说舞台装置，虽然我们的计划很缜密，可是时间和其他关系有几处缺点：一，上面没有天幕，不能把下面的立体表现出来；二，医院的幕和配景，合不来。其他还可以，有几点演得不错，好像看护甲在一个场面做的小动作表现得很紧张。其次是那小孩要认父亲时，他静默了有五十秒钟的时间是很适合。演出方面，缺点是伤兵丙，动作太夸张，经常对话向观众，可是音调却不错。伤兵乙起初很好，后来伤口裂开，谈话、表现本应该很有力量，可是他却静静的没有紧张。那伤兵甲，也有一缺点，一如跌倒时，动作看上去是造作的。看护乙出来，能运用心里表情。他的妻来的时候，动作很好。其他的，如那妇人进来时的位置不好，每一个人说话时，伤兵丙没有把电筒照向谈话者的面部，尤其是看护妇甲、乙，站的位置，把观众的视线遮住。还有不少动作，好像飞机来的时候，看护没有很快的把窗的布幕遮着，飞机也来得太快。

华民：对于这剧，我感觉，有二点好，二点坏。好的就是伤兵丙，他的台词，动作在开幕时很好。其次，小孩哭时，真的哭出眼泪，使台下掌声激烈，表现得逼真。坏的，就是母亲被炸断一条腿没有表现得很逼真，那二个救伤的，台词太勉强，手也不大动。

朱绪：关于那个老妇人，没有多大缺点，说话太过悲伤，本来应该是悲忿、气忿。而她死时的姿势也很好，是头先低下了，然后慢慢的死去。还有，这次的化装非常讲究。

也绿：我本身是演员，但是我说话太少，又是躺着。所以，看了他们的动作，有些感觉。那个做医生的，因为没有那种生活经验，动作不能灵活。那二个抬伤兵的救护员，在抬伤兵时没有注意是还活着，只是像推死人一样推着去。至剧本的本身，我认为在这种场合不适合，因为场面太静，很容易使观众的热闹的兴趣消减，尤其是开幕后的对话太长。

华民：这一个剧本有两个要点：一，是反映出国土被敌人摧残的惨状；二，反映在抗战时，前线的伤兵，医药品缺乏，所靠的是华侨，希望华侨捐款和医药品。我的意思以为用看护妇口中说出华侨捐款和医药品，不如在医药箱上写上华侨赠送的字样送来更加有力。

淑贤：这一点最后那一个报贩就说过。而那时天快亮的情景是象征着黎明的来到。不过，有点被忽略过去，就是飞机来的时候，窗门布没有放下，和天亮时的灯光没有从外面射进光线来。

黄度：现在轮到我说话了，我是饰伤兵甲的。伤兵甲有二个紧张的场面：第一，他的朋友(老机师)死时，他在细想，第二，他老婆被炸死时，在那个小孩子挤进来的时候，情绪也相当紧张。不过，我没有能细细想过。

共觉：关于这剧的演员，我自己感觉有二点缺憾：一，是我没有再三的跟各位演员讲明题材，使他们有很清楚的理解，以致影响到演员表现得不明显，二，看护妇表示天亮时，没有把时间拉长，我也不曾注意到好，大家谈谈别的吧。

前哨

尔加：民众学校演的「前哨」我曾看到，我感觉演员讲话太快，动作也太快。

剑光：有时讲话也重复，声音低也不清楚，而紧张和悲哀的音调的不同，演员没有注意到。日本兵进场的时候，本来应该很紧张，可是演出的效果却不好。

明英：演员谈话声音和表情不好，上下不大连接，在第一幕要完时，曰军刚说放火烧便放下布幕，第二幕出场，兵士说「火！火…」，后面却没有火出现。排长的声音不大，动作不好。(注仲元来了。)

淑贤：第一幕两个兵士对话的时候，后面机关枪声大响，一个兵跑来，这个场面却不会紧张，二十九军的服装也不对。

仲元：我有点意见，就是，当那妇人出场报告日兵进来的时候，那日本兵却偷偷从幕后伸出头，使观众误会，这是不大好。又，日本兵的服装不对，没有戴铜帽，排长发音太小，而且没有军人的气概。女演员演出不紧张，有时反而会哄堂，减低紧张的场面。不过大致还是可取的，尤其是他们很纯熟。

吴天：好，现在来谈「华中」的「父与子」吧。

父与子

金晖：对于这剧，好像妹妹进场时，看见哥哥玩枪，态度一点也不慌张，这是不妥当。哥哥自杀时，枪口是向台前，这是姿势不对。妹妹看见父亲和哥哥都死了，一点表情都没有。父亲和哥哥死的时候，检查队进场的位置不好，把近台前观众的视线遮着了。至于表情在整个上看是很好，「父与子」的悲哀场面是很能抓紧观众的情绪。不过，我以为这剧的结场，哥哥不应该死，应该使哥哥打死父亲后，自己英勇的再走上救亡的大道去。

编者：这一个剧是我写的，本来我的意思是并没有使儿子死去，我在那儿子开枪自杀的时候，和检查队进场的紧张场面中，就插进了一句：我还要活！…」这就是表示那个儿子没有死，但是，在演出的时候，演员没有注意到这点，以致被忽略过去。

黄度：在演出上是好的，意识上和效果上还比较迫切。缺点是：最后儿子自杀时的恐慌情绪不大像，太造作，自己骂自己时，动作太勉强女角的表情太过于装作。至于布景可以说是最讲究不过。

仲元：那个女角的个性，不大被表现出来，位置站的又不好，说话常常背台，声音小。

尔加：效果和布置人员工作不紧张，布置时间太久，很容易使观众跑掉。

编者：这个剧我感觉值得注意的是演员个个都很认真的来做，这是最好的表现。而布景可以说很出色，我到南洋后，很少看到这样的布景ᅳ而这就表示已经走上话剧的道路上去了。

怒涛

朱绪：还是来谈爱同校友会演出的「怒涛」三幕剧吧！这次演的剧当中要算这剧得到很大的效果，这就是他能把台上和台下打成一片，尤其富有现实性的原故，更表示成功不过，演出方面，演员的动作都还幼稚，但这不大妨碍整个的发展。其次，有些地方太夸张(好像流氓的动作)。再来，声音不调和，应高亢的不高亢，应小声的不小声，有时甚至像喊口号。而那二位女工太凶，本来是应该有着热情和坚决的情绪才好。

剑光：我感觉讲话的时候，她们常向台下，又常像喊口号的嚷。

也绿:这个剧是很好，不过材料似乎还不大充分，好像表现汉奸买日货时，应该拿出证据比较使观众注意；这样比较更能使它抓紧这点来使一般人对汉奸更认识清楚些。同时，还应该暴露厂主指使其帮凶随迫工人，使观众更得深刻的印象。至于殴打工人的时候，还是要紧张一点。还有第一幕闭幕时太快。

明英：我以为应该再插进一幕压迫工人的场面，使之成为四幕的演出。

朱绪：这倒不必，本来三幕就够了。

黄度:写时事报吿剧只要抓住要点，不需要原原本本搬出来，只要表现主题就好。

编者：对于这个剧，我感觉非常完备，这是这剧能够把握最亲切的现实，特别把观众和台上打成一片。至于布置方面，它能借「华中」的布景，来成为厂主的办公厅，和用蓝色布幔围成工人的宿舍，这是非常适合的。所以，在整个上是很不错。不过，在编剧上，第一幕很好，到了第三幕发展的「高潮」却还嫌力量小些。比方第三幕厂主转变时候，尤应该是一个高潮，可是没有强调它，使观众感觉比第二幕还沉静。场面有些杂乱，演员虽演得好，可是没有表现各个工人的典型、个性。尤其是各界代表的分别没有好好表现。

其次，我还有一个感觉，就是：「适当的夸张，在某种程度是重要的，可是过份的夸张与低级趣味却不需要。」比方，有一个方面的动作，很近于低级趣味的趋向。同时，技术上如化装、灯光等，都注意得太少。

最后，我感觉到ᄀ怒涛」并不是没有艺术成分的存在，相反的，它是有着艺术成分的存在，才使这剧得到很好的效果。现在时间太迟了，还是来结束吧。(大家都站了起来)

编者：今天晚上我们所谈的都是这一次新世界演出的成绩。现在，我们认为这一次公演所给予观众的印象是比以前还要深刻。同时，这也证明「话剧的基础已相当的建立了」。今后就是要怎样来负起这艰巨的任务。现在希望大家多多的努力，把话剧推上一个新的阶段前进！

(这时，钟响了十下了!大家拖着一颗热烈的心膛,在沉静的空气下，慢慢的散失在人影中)

(载**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一——廿五日「现代戏剧」)**

从「怒涛」的演出谈到南洋地方性剧本的需要 文翔

此次新世界的筹赈游艺会，在话剧的表演中，以笔者个人所看到的，最值得称赞的便是「爱同校友会」演出的「怒涛」。「怒涛」怎样的值得称赞呢？第一是演员手法的纯熟——尤其是那个做商人的金泉君演得自然，活像一个真实的人物那样的老练，第二是全剧每个场面的紧张，绝没有使人看出装作与勉强(那个工头的角色有韨装作的样子),第三，演员每次的对话都能抓住观众的情绪，使观众感到兴奋；而第四，便是最后一幕的结束，从台上演到台下的特色了。你曾看见从台上演到台下的演剧吗？有之只是从书本上记得谁曾经这样说过：「戏剧的恰好处，就是能紧抓着观众的情绪ᅳ使观众能直接参加表演。」(大意)，在这次的「怒涛」恰好是这样。当演员们唱到「义勇军进行曲」时，观众也紧接着唱，而喊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及肃清汉奸」时，观众也同样的站起来随和着喊。这就是观众直接参加表演的活例子了。然而这就是证明「怒涛」演出的成功，它真能把戏剧的工作推动大众」我相信，凡是那两晚看过「怒涛」的人，谁都会感觉得满意而对当汉奸的人含着一股怒火的。

所谓演剧，它的任务就是能演出留给观众在脑中的一个新鲜的印象，这印象无疑的将由观众自己去解决，但演剧的任务就从此完成——这使是所谓「武器的发挥」，也就是教育的意义。不然，任凭你怎样的玩弄艺术，其结果使观众将无所得，而徒浪费时间和财力而已。

所以这次「怒涛」的演出，以笔者个人的解答，它是很能完成上述的任务的。

然而，「怒涛」的演出能收到这样的成功，也并不是没有条件的。第一，它是以观众熟悉的题材反汉奸的事实为描写的对象，使观众不须费力的去理解，同时恰在这反汉奸的热潮弥漫于南洋的时候，它适当地配着客观的需要而表现出来，这当然使观众更感到亲切的需要了。第二，自然也是剧本内容的现实，演员适当的表演，使全剧的中心——反汉奸运动——都恰到好处暴露出来，激起每一个观众的爱国情绪。假使「怒涛」不是在这爱国高潮澎湃或者在汉奸活动的场合中演出，它将得到相反的结果那是必然的。

然而就因为这样，便使我想起南洋地方性剧本的需要起来了。一个剧本的创作，它决不能单凭脑子的虚构，而能得到预期的效果的。相反的，它要发挥着武器的作用，负着教育的责任，它必须适应观众的需求(不是低级的)，用现实的题材，写出为观众理解的故事，单凭脑子虚构的剧本表现出来的结果将使观众感觉没有兴趣。比方说吧：有许多人喜欢描写上海抗战及伤兵等等剧本，这虽然不是脑子的虚构，但由于作者对于这种题材的理解及生活经验问题，因之所描写的对象往往不能十分真实，一方面又因为导演者及演员缺乏这种生活经验，所演出的效果则不能不成为问题。我记得叶尼先生作的「伤兵医院」试演的时候，大家弄到穿医院里的衣服也不知怎样的穿法，汪仲元君在自己当的角色里也说过，自己不曾打过仗，所以只好马虎了(见现代戏剧)。由此，剧作者既对于剧太内容缺乏理解，而导演者及演员又对于剧中的角色与表情不从演法(以上是引证)，那末在观众方面所得的印象(即剧的主题)自然薄弱了。自然，我也不是说不是地方性的剧本绝能上演，也绝对不能创作，那就要看剧作者的写作经验，导演与演员的手法纯熟，观众的理解程度为标准。比方在南洋，话剧运动正在抬头的时候，一切都不免觉得幼稚，尤其是观众对于话剧这东西感觉得没有面熟，如果贸然地搬出一些和他们没有熟悉的东西放在他们面前，结果不是使他们没有发生趣味，即是使他们不敢迁就。何况我们意旨在发挥武器的作用，负有教育的责任，以「演剧」为工具而激发他们的爱国情绪，我们愈应择自他们容易理解的，和他们日常生活有关的一切故事慢慢的引导他们呢！

「怒涛」的剧本我是作过一番大概的巡视的，在结构上自然说不上所谓「崇高的艺术」。但却是属于地方性的，使观众在这些容易理解的熟悉的故事中热烈地感动了。我希望一般南洋的剧作者，都应当采取为观众熟悉的东西，配合着观众的要求去描写吧。

(载**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一日「晨星」副刊)**

为建立救亡戏剧运动商榷于文翔先生田

读了文翔先生的「从『怒涛』的演出说到南洋地方性剧本的需要」一文，略有话说。广不是关于「怒涛」的)现在写在下面：

我们觉得文翔先生对话剧似有欠理解处，现在且抄一段原文在下面，供读者参考——

「比方说吧，有许多人喜欢描写上海抗战反伤兵等等的剧本，这虽然不是脑子的虚构，但由于作者对于这种题材的理解及生活经验的问题，因之所描写的对象往往不能十分真实，一方面又因为导演者及演员缺乏这种生活经验，所演出的效果则不能不成为问题。我记得叶尼先生的『伤兵医院』试演的时候，大家弄到穿医院里的衣服也不知怎样的穿法，又汪仲元君在自己的角色里也说过：自己不曾打过仗，所以只好马虎了(见现代戏剧)。由此，剧作者既对于剧本内容缺乏理解，而导挥者及演员又对于剧中的角色与表情不知演法(以上是引证>，那么在观众方面所得的印象(即剧的主题)自然薄弱了。」

我所以将文翔先生的文章引了一大段，怕的是断章取义，在是「以存其真」，最奇妙的是「剧作者既对于剧本内容缺乏理解」这一句。一件艺术作品的内容是什么，想来文翔先生不会不知道是主题'故事的混合吧！但关于主题和故事，作者是曾和几位朋友讨论过的，如果要再说一遍，那就是「企图使华侨多所捐款」，而故事也是从现实中选择来的。但是文翔先生却要说作者不明瞭，这是为什么呢？想了又想，原来文翔先生说的是：「作者对于题材的缺乏理解」。这是一件可笑的事，原因是文翔先生对于艺术还分不清内容和题材的分别，难怪会把作者和作品分割开来，成为分裂体。

好，那就题材说吧！文翔先生如果看过作者的「自白」，将不会一笔抹煞作者的剧本内容，文翔先生只以「地方性」二字断定其他的作品在南洋不适合（见另一段)，那么剩下来的将是什么呢——推而至极端，恐怕只永久圃于一个狭窄的环中了。文翔先生强调「地方性」，我们很同意，但是强调到否定一切艺术作品，我们就不敢赞同了。文翔先生如果肯读一点文学史，他一定瞭解文艺作品有超地方性的存在，否则，我相信，马来亚文化根本不会抬头，因为许多作品都是国内或国外来的。

再，文翊先生首先带着否定的态度，认为「上海抗战及伤兵等等的剧本」不必要，而又是「由于作者对于这种题材的理解及生活经验的问题」，又加以「导演及演员缺乏这种生活经验」，所以，「演出效果则不能不成问题」。

这种对戏剧作品的认识，实在有点机械。(演员的生活经验并不是要每种职业工作的实习)我们要请文翔先生想想，冷静的想想，艺术作品中有历史作品(西洋的如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中国的如「赛金花」)。那么，这些作者是不是倒回几千百年和填墓里的骷髅生活一番呢？而前晚有田汉的「阿国的母亲」的演出，难道田汉是黑种人吗？我们再看全世界有名的剧本「怒吼吧，中国」吧，作者却是外国人，文翔先生又作何解释呢？原来文翔先生不明瞭文艺作品的真实性」在那里，他只机械地记着「生活经验」，并解释为自己全部的生活，如果这样机械的推论下去，岂，不是，扮演汉奸的人一定要做一下汉奸，或是被枪决的人要先死一下吗？然而，我相信文翔先生不会如此想吧！

我在上面已经讲过，作品的「真实性」并不能那样机械的认识，现实主义的作品是把握典型的现实，指示一个必然的动向，把事实景象记起来。因此，只要他有正确的认识，有主题、有各方面的材料(当然他也要有生活经验、写作技述)，就可以写作。

最令人不解者，他在上所引用的一段中首先否定了(而且带着隐嘲讽刺)以抗战为题材的作品，他轻轻地在「生活经验」的标题下加以打击。文翔先生的意思是不是非本地发生的事不可写？当然，文翔先生不是这个意思，那么为什么要一笔抹煞说中国的抗战的题材「不能不成为问题呢」？

文翔先生可以尽量批评「伤兵医院」，可是不可《否定那题材，我们相信这剧本缺点很多，也是幼稚之作，正待大家严正地批评。可是文翔先生不从剧本本身批评，却以「作者对于剧本内容」(这句话的不合理处，见上述)轻轻勾消。又以预演时几个人不知道穿医院里衣服为最大理由，来认定一切人的无理解，我们认为较武断，且不是一个文化运动者应有的态度。同时，他没有看过一次排演，也没有参加过演出过程的工作，更重要的是没有根据演出而加以批评，却以一个人的「严正的自我批判」，一个演员没有打过仗的话做了长矛。

从事戏剧运动的人大概可以知道表演是从体验和观察得来的，如果完全是事实的「体验」，上面已经讲过，势必一个演员要从皇帝做起，一直做到乞丐、流氓，然后才能来演戏了。

文翔先生所以有这样不正确的认识，想起来是因为分不清一般的「现实」和作品里的「真实性」的原故。作品的「真实性」是现实的典型，但并不一定是原原本本的事实。

现在，我还要谈谈台上台下打成一片的群众剧本的问题。一般人以为这种剧很容易演，可以随，讲求艺术，其实这是不对的。我们如果以「放下你的鞭子」说，像这样有好效果的救亡的戏，目下产生还很少。这是为什么原因呢？当然是由于难于创作的原故。而「放下你的鞭子」的手法是从苏联梅叶荷德学来的。梅叶荷德从事他的戏剧「宣传剧」运动，不仅先在戏剧理论上有着深切的理解，还曾旅行过意大利考察，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门下学习，举凡化装、装置、编剧，他都很认真地工作。但是，效法他的人往往忽略了他的努力处，只在演出形态之模仿。此外，来因哈德利用环形剧场演出「奇迹」ᅳ也不知道用了多少精力，才得到效果。我们不能以为台下每一次鼓掌和每把握哄堂大笑就是成功，因为广东戏、文明戏也有同样效果的能力。我们应该加以分析，尤其是戏剧的批评者。

目前，「南洋话剧正在抬头的时候」스这是在已往的戏剧运动者无数的人力完成的。因此如果要使得话剧成功一种艺术运动、一种救亡的武器，那么，一定要排除一切障碍、克服一切障碍前进！我们固然要使大众了解，但是绝不能完全迎合大众。我们在大众了解的程度中，教育他们、提髙他们的文化水准，这才是真正的大众化。否则，我们可以不用话剧的名义，乾脆用「广东戏」、「福建戏」的旧形式好了。因为在观众的比较上，无论如何，话剧是不会超过他们的。

不错，我们要为争取落后的群众而努力，我们戏剧运动者却不能不记着我们在落后的南洋，还多少要为建立有力的戏剧形态。总括我所要说的话如下：

一、文翔先生似乎不明瞭作品的「内容」和「题材」的区别。

二、作品的题材是可以广泛地摄取的(我同意侧重「地方性」)。

三、批评应该对剧本的演出作整个的批评，不可任择一句话便以之为「整体」。

四、文翔先生似乎不明作者和作品间的关系。

五、文翔先生混淆了「事实」和文艺作品的「真实性」。

六、我们不但要争取前后的群众，还应该教育他们。

七、我们为了使戏剧艺术为救亡的武器，应该要建立它特殊的机能。

最后，我得申明一句，这文章是为了叙述面对戏剧运动的态度而作的，并非为私人作辩论，有不对的地方，还请识者指正！

(载**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晨星」)**

「南洋地方性剧本」与田先生讨论 文翔

十二月十一日的本刊上，拙作「从『怒涛』的演出，说到南洋地方性剧本的需要」，这篇文章的性质可以说是「漫谈」的，因为既不是长篇大论，也不是「研究性」的东西。原因是看了「爱同校友会」演出的「怒涛」后，颇觉得「怒涛」的演出成功，是由于「第一，它是以观众熟悉的题材，反汉奸的事实为描写的对象，使观众不须费力的去理解……第二，自然也是剧本内容的现实，演员适当的表演，使全剧的中心——反汉奸运动——恰到好处暴露出来，激起每一面观众的爱®情绪」(见拙作十二月十一日「晨星」)。于是想到观众对于他们容易理解的地方性剧本是如何的需要，可是有些人，却要把观众没有熟悉的剧本<如抗战及伤兵等等的剧本)搬上舞台——关于这一点，我并不是绝对坚持的」请读者参看拙作原文——因之我便以叶尼先生作的「伤兵医院」剧本的演出等事(据我个人观察)作例子，说明观众没有熟悉的剧本，总比不上观众熟悉易于理解的剧本容易收效(如「怒涛」就是一个例子)。观众没有熟悉的剧本(如抗战，伤兵等)，如果再加上「剧作者对于剧本内容缺乏理解」而导演者及演员又对于剧中的角色与表情不从演法，那么在观众方面所得的印象(即剧的主题)自然薄弱了。」〈见拙作原文)。

可是，就因为这一说明，便引起一位田先生在本刊上和我争论了(十二月十三日)。看他整篇文章的口气，却是替「伤兵医院」这剧本作辩护(虽然他说他不是为「私人作辩护」)。因之他便说我「对话剧似有欠理解处」、「不明瞭文艺作品的『真实性』，不读文学史等等……」。好了，我这里郑重的表明：我写那篇文章不是批评「伤兵医院」。我不过是用「伤兵医院」一些活例子(由我观察来的)来作比方，主要点是说明南洋地方性剧本的需要。而田先生却硬说我打击「伤兵医院」；「可是文翔先生不从剧本本身(按，即「伤兵医院」)批评，却以『作者对于剧本内容』(这句话的不合理处，见上述)轻轻勾消」。(见田先生作。十三日「晨星」)这真使我无法答覆了！关于田先生说我许多的不是处，及我不理解话剧等等，我也不想替个人辩护，因为在我那篇文章中也不是研究性质的，尤其不是批评「伤兵医院」。

不过，在未讨论到「南洋地方性剧本」之前，我不得不提出几点向田先生疑问：第一，先生说我「对于艺术还分不清内容和题材的分别，难怪会把作者和作品分割开来，成为分裂体。」这句话从那里来的？我在「从『怒涛』的演出说到南洋地方性剧本的需要」里这样说：「……作者对于这种题材的理解及生活经验的问题(这里不是指「伤兵医院」的作者)，因之所描写的对象往往不能十分真实。」这就是和作品分割开来吗？这田先生虽没有明言，而只用「这是一件可笑的事」了之，可是这句话的没有根据，已从田先生的笔下流露出来了。

第二,田先生说我「对戏剧作品的认识，实有点机械」，这是由我一方面又因为导演者及演员缺乏这种生活经验，所演出的效果则不能不成为问题。」这句话而引出的。因而田先生便指历史作品」等等否定我这句话，而说扮演汉奸的人一定要做一下汉奸」，其实我不是这样「机械」的认识。我所说的是「剧作者既对于剧本内容缺乏理解，而导演者又对于剧中的角色与表情不从演法，那么在观众方面所得的印象自然薄弱了。这是强调地方性剧本的优点。因为剧作者既离身南洋，对于南洋的剧作内容自然较(也不是绝对的)其他的内容易理解，而导演者及演员以至观众也是一样（如「怒涛」的演出便是)，那么所得的效果自然比较上是增强了。反之，则不能不如上面所述。田先生却没有认清这点，而节外生枝地把我前面的话以为非「扮演汉奸的人一定要做一下汉奸」不可，这是我不能同意的。

又田先生虽然一口咬定我前面的话「机械」，可是在他下面却来一个大大的矛盾：他说：现在，我还要谈谈台上台下打成一片的群众剧本的问题，一般人以为这种剧本容易演，可以随便，不讲求艺术，其实这是不对的，我们如果以『放下你的鞭子』说……而『放下你的鞭子』的手法是从苏联梅叶荷德学来的，梅叶荷德从事的「宣传剧」运动，不仅先在戏剧理论上有着深刻的理解，还曾旅行过意大利考察，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门下学习，举凡化装、装置、编剧，他都很认真地工作」。那么，「剧作者既对于剧本内容缺乏理解」，没有好好地实际「考察」，所写出的剧本不是成为问题吗？而我说的「剧作者既对于剧本内容缺乏去理解」，这句话不是证明它底正确性吗？

第三，那便是南洋地方性剧本的问题了。关于这一点，田先生虽「同意侧重地方性」，但有一点值得讨论的，是他在同意之下，却推而至极端，「恐怕只永久于一个狭窄的环中了」一句话来轻轻抹煞地方性剧本的重要性。第一，我们以「囿于一个狭窄的环中」这句话来说，以南洋地方性的题材来写剧本是囿于一个狭窄的环中」吗？所谓「南洋」，它的地域是广阔的，它包括了不少的人口和土地。第二，南洋的剧本题材是很多的，决不能抹煞一切地以为以南洋地方性的题材来写剧本，即「阔于一个狭窄的环中」。第三，要推动一般华侨起来负起救亡工作的责任，「企图使华侨多所捐款」(见田先生作)，那更需要工他们日常生活关系的题材(地方性)来提醒他们了；因为这种题材的剧本使他们容易理解。第四，南洋地方性的剧本至现在为止，还没有人多多提倡并上演，我们正应该提醒一般剧作者多多写作。我们却不能自己不写，即用「园于一个狭窄的环中」这句话来否定一切要写的，这难道是一个真正的「戏剧运动的态度」(见田先生原文)吗？

以上即是我对于南洋地方性剧本的见解」也就是对田先生误会我的话的答覆，话本来还有很多，但因为篇幅关系ᅳ暂且带住。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八日。载「晨星」副刊)**

论作品的地方性及其他——兼答文翔先生田

(一)什么叫做地方性?

有人以「地方性」一语成为目下批评作品的全部准绳，同时更以其有无为原则；不仅如此，关于「地方性」，他们更以为是以本地人用本地素材写作的作品」。这种机械的论断，我们实在不能同意。而文翔先生便是如此。

对一作品的批评方法，我们暂且不提，先就「地方性」来说拥护「地方性」的人(如「我」)首先要为了建立真正的地方性的作品，将文翔先生这种卑俗的、机械的论调加以否定(文翔先生请勿以此文句为对你的攻击)。因为：我们相信而且肯定所谓「地方性」的作品是指的：

「一切题材与当地大众有关系，而为当地大众所理解，在抗战期间，足以提高抗战情绪ᅳ直接或间接帮助了抗战的作品。」

因此，我们不能不商榷于文翔先生，如果文翔先生和我们所持的意见相同，那自然是无话可说。不幸文翔生那一口肯定非「地方性」（注意，这是文翔先生意识中的「地方性」)作品的「剧作者既对于剧本内容缺乏理解，而导演者以及演员又对于剧中的角色与表情不从演法，那末在观众方面所得的印象自然薄弱了。

(原文照录，其中第一句的错误，见下文，而「不从演法」四字不知引自何处，作何解释？)

照文翔先生的意思是，非属当地侨生的人，写华侨当地发生的事不得称为「地方性」，因此，我才称为之机械。

当「普罗文学」被提出时也曾有这样的议论，即：有一班人以为所谓「普罗文学」ᅳ定是普罗阶级者以普罗阶级的题材写的作品。其实，事实上并不如此。普罗文学之成立在其「由本阶层意识的出发，客观地将现实『具象化』。」并不是以作者来决定的。但想不到文翔先生又来重复一遍。

我们以为在抗战时期，一切与本地大众有关的剧本，都是带有「地方性」的。因此，「伤兵医院」这一剧(文翔先生，请勿说是作个人辩护)，我们认为是带有「地方性」的，为的是针对着华裔青年的回国参加作战，以及争取华侨募捐及购买药品输送前方的更高发展，所以我才在「确立救亡戏剧运动商榷于文翔先生」一文中说：只以『地方性』三字断定其他作品在南洋不适合——那末剩下来的将是什么呢？——推而至极端，恐怕只永久囿于一个狭窄的环中了。」不用说，这儿的「地方性」三字是跟着文翔先生那样论断而暂时被用的。真正的「地方性作品」自然并不囿于一个狭窄的环境中。

所以，在讨论问题前，得先请教文翔先生对「地方性」的定义，否则将永远也弄不清楚，陷入「自我辩护」中。

(二)没有「地方性」的剧本究竟要不要？

文翔先生强调「地方性」的剧本，我们很同意，但若强调到一笔抹煞一切「富有抗战意识的剧本」，区区以为不可。文翔先生没有明述取消一般「富有抗战意识的剧本」，可是文翔先生在第一文便以「比方说，有许多人喜欢描写上海抗战及伤兵等等的剧本……」等讽刺的语句(所幸文翔先生在第二文中已无此种明嘲暗讽的口吻)。

我先要问文翔先生，一般的「国防戏剧」，我们马来亚要不要？文翔先生不会承认不要的吧。如果承认是要的，那末，为什么文翔先生这样将「许多人喜欢描写上海抗战及伤兵等等的剧本……」加以讽刺呢？

再，如果说不必要，那末，一切的报告国内抗战情形，激励民气的剧本、报告文学，都可以取消，至少是应该不注重了。

（三)批评者应该怎样？

文翔先生虽然想「不是批评」的「漫谈」来解释他那文章，企图有以掩饰，可是，不管是「漫谈」也罢，不是「漫谈」也罢，一篇文章的作者，若以个人的直觉说及文化运动而有问题时，作为一个文艺学徒(也就是读者)的我们总不得不有所发言。

文翔先生不根据剧本及演出来「漫谈」，只认为「作者对于剧本内容缺乏理解」(此句的不合理处，下文将再说一遍)，而导演者及演员对于剧中的角色与表情不从演法」，不知是何所根据，文翔先生如果要批评(「漫谈」也罢)，则请先看一遍剧本，再看一次演出，然后再谈，否则，这如何能得到确切的根据呢？而文翔先生却并没有，只从「公演特刊」上拉下几句话；再以试演时演员不会穿衣服为铁证！

我们不知道，戏剧的排演做什么用的，如果演员不须排演就知道一切，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天才的演员了。莎士比亚也不必成其为莎士比亚了。

因此，我才说出「演汉奸必需做汉奸」的话来反问他。

我希望文翔先生再将自己写的文章读一遍。他一定自己也会失笑的。

我们现代所需要的剧评家不是印象派(？)的剧评家，也不是断章取义、道听途说的漫谈式的「剧评家」。我们需要的是肯脚踏实地，参加戏剧活动的剧评家；不用说，他不能躲在家里只知道写文章，不看原剧，也不详细地看一次正式演出自然，文翔先生并不如此。

(四)处身南洋的人不可以写国内抗战的作品吗？

文翔先生在这一次文中，认为「剧作者既处身南洋，对于南洋的剧作内容自然较(也不是绝对的)其他的容易理解，而导演者及演员以至于观众也是一样，那末所得的效果自然比较上是增强。」我们非常同意。不过，这还是文翔先生这个次的论调，读者如参照他第一文的语气，当可以相信这一次已有了进展。

此外，我更所有进言者，高尔基在给青年作家的信中，曾说及革命的浪漫主义及现实主义的并重的问题，以鼓励那班富有写作熟情的青年，写那不一定亲眼看见的，但须具有真实性、煽动性的作品，文翔先生是不是同意呢？

不仅如此，处身在南洋的人，是不是个个在这里侨生，对于中国的事一点也不知道？

假定说ᅳ有一个厦门人由厦门来，写一出金门陷落的剧本，是不是也不必要呢？

并且，如果一个作者经历过，考按(注意，不是考察)过，问了人，搜集了大量的材料，他也不能写那没有亲眼看见的东西吗？

如此说来，假如一个星嘉坡的人写槟城的事(他没有看过)也不可以了，这不是「囿于一环」是什么？

我们对于「地方性」的解释既如上述，而，我们更相信，「一个作者采取目前最需要，而又为他所熟习的题材」最为必要，这是至理名言。

(五)作者和作品

一个作者读者没有不懂得他的作品的「内容」的，因为「内容」是「主题」和「故事」的总和(见上次拙作)，识者当然相信，一个作者如果要写一篇小说，或剧本，会不先决定那主题那全盘的故事吗？他会不懂得他自己所创造的所处理的故事吗？但文翔先生不明瞭这一点,才说出「作者对于剧本内容缺乏理解」的话来，也就因此，我才指出他分不清「内容」和「题材」。所谓题材指的是文章的素材(即材料)等。如果文翔先生说「作者不明瞭题材，(或所处理的材料)」这句话(注意，仅就这句话)还说得过去。如果说「作者不瞭解他自己作品的内容」这句话的不合理处，可由一切稍识文艺概论的人所道破。所以我才能说他把「作者和作品分割开来。」然而这些话，对文翔先生说那应该是多余的，因为文翔先生既然批评（或漫谈)作品，自然早就懂得内容和题材的分别了◦

再，文翔先生认为「企图使华侨多所捐款」，更需要和他们日常生活关系的题材(地方性)来提醒他们。这又不免是「形式逻辑」的解释，他只机械地以为当地的情形才可以使华侨捐款，而暴露敌人侵略及抗敌情形的则不行，这不是机械论是什么？一切的时事，国内战情的报告剧是经常需要的，然而却被文翔先生以不「容易理解」加以否认了，文翔先生的理论是有意无意地对抗战意识的剧本加以否曲和否定。他忘了真正能煽动大众抗敌意识的还是这种描写最动人的场面的戏剧。（文翔生先不可以一个剧来做代表，否定一切)

(六)几点说明

最后，我不得不有几点声明：

第一，我写上一次的文章和本文完全站在戏剧运动的立场，请文翔先生，勿误为争论」。

第二，因为是戏剧运动的讨论ᅳ所以不烦赘言ᅳ否则我一定不写这一篇文章。

第三，文翔先生一笔勾消我文章上的讨论点(如作品的「真实性」和「事实」的混淆等)，以不想替我个人辩护」、「不是研究性质」及「不是批评」等话来一字不提，这完全是一种躲避讨论的态度，文翔先生既要讨论-我们当然要「研究」，要「批评」，更要「理解话剧」。

第四，关于文翔先引证我所述梅叶荷德的考察的话为矛盾，这是非常有趣的事。为的是文翔先生不明瞭梅氏到意大利考察什么，自然会有这个结果，现在我不得不补说一句，梅氏到那里的考察古代戏剧的演出法，以为参考，并非找剧作的「材料」的。

第五，文翔先生机械化了「地方性」，因此认为我「轻轻抹煞地方性剧本的重要性」。这真正「一口咬定」我从来没有如此，而且我是拥护「地方性」的，但我对「地方性」的解释和文翔先生不同。

第六，这篇文章着重在「地方性」的阐明，欢迎大家来讨论，至于一个剧本(如「伤兵医院」)的批评，自然不在本文之内，不过仅在有关处提及吧了。

最后，我敬恳文翔先生勿误会为个人的辩论。

(载**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廿一日「晨星」)**

养正校友会的「烙痕」观后感烛之文

戏剧是：人生向逆境的奋斗，时代怒涛的吼声。在这民族生死关头，全国总动员汹涌澎湃的时候，戏剧更成为历史舞台上主要的角色，负有重大的救亡任务了。在这次新世界筹赈大会里，「养正校友会」所上演的「烙痕」，无疑的是一个前进意识的独幕剧。情节很简单：那位日本军官——喜多上尉，在离开「满州国」(？)之前，留恋不舍地向着当地那位郭小姐话别，并赠以和服一件，算是临去的礼物。然而，这是什么时候了？这时正是团年的佳夕。而郭小姐，在堂前绣完了一面「义勇军」的旗帜。喜多进来不久，便问起她的爹和兄弟，他怀疑着他们往何处去了？这是难怪的。因为，他受了上峰命令，带着一营兵驻在这里，监视着这位值得注意的本地「世家」郭鹤龄郭小姐之父。经郭小姐婉言瞒过之后，他也就疑团冰释，洋洋然满怀高兴地去了。

第二个场面渐渐紧张下去。原来这一夜的十二时，是大风雨之前夕。是危急存亡的关头，郭鹤龄早已派人往八岭子通信去了，约那里的义勇军在上述的时刻起事，跟本地乡民前后夹攻喜多的一营倭寇，准备杀他一个片甲不留！然而不幸得很，那派去通声的前哨却被倭寇截获，并在身上搜得秘密信件！这里，急煞了郭鹤龄和他的长子和他的女儿。时候将已迫近了，报信干么还没回来呢？看看手腕的表：一秒一分地过去了。等着等着，仿佛十万八千年还没回来啦！他妈的！终于回来了，这只是他的幼子——卫之，而且狼狈得跌伤了腿部。「怎样呢？怎么呢？]大家焦急地争着问。唉！不好了，敌人把我们的「人」捉住，识穿了我们的奇谋，义勇军是无法跟我们夹击的了！这个「噩耗」固然使郭氏父子感到失望。但并不灰心。因为他们既下了杀敌决心，生死也就置诸度外，那只好单独行动吧！郭鹤龄和他的大儿子各人怀了手枪，「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这结果不幸是失败。郭鹤龄受了伤，而且和他的大儿子失手被擒了。喜多，这色情狂的上尉，为了爱上郭丽之I这中华的爱国女儿，便首肯营救郭氏的幼子，给留回一盏继后的香灯。而且还格外优容，予郭氏父子在临刑前得一个与家人永诀的机会。末了「军部」发出命令，说郭氏幼子准可生存，唯须履行一个惨酷的条件：手刃骨肉父兄，这是何等的恶毒？这是何等的枭鸷？但是，为留下一粒卫国的种子，保存一分杀敌的力量，这不能不忍痛答应。[军部」第二个命令又来了，这回喜多轩眉攘臂的踏了进来，开口就说：你们得救了，只要郭小姐肯嫁我，就得全家放生。」他一面说一面动手调戏郭小姐。这可激怒了她的哥哥——郭育之。他气得「三尸神暴跳，十窍内之生烟」，紧咬着牙关，从怀中抽出一把雪亮的利刀，他猛地抢前一步，手起刀落，要把这倭奴一命呜呼！可是，说时迟，那是快，喜多马上拔出手枪，「柏」的一声，郭育之遂长恨地饮弹倒地。自然，这以后，全家的命运是可想而知的了。这是一幕何等壮烈牺牲的悲剧呵！同时暗示着中华民族正展开向敌人作不屈不挠的搏斗呢！

这幕剧的上演，无疑地是收得相当的舞台效果。这，从观众的反应中可见一斑。他们没有话语、没有喧哗：屏着气息时而发出一阵同情的呼喊，一阵喝采的掌声。在众角色里最成功的是扮演喜多的张醒华君。在第一个平淡场面，他狡猾地暴露着敌人的自身危机、军阀跋扈、求爱无耻。他展着喉音，操着日语的腔调，活生生地搬敌人于舞台上，令人一见生恨。不过，缺点仍然是多，那：就是未能装上一副青黑的脸孔。在破获郭家的秘密，冲进门来的时候，他就疏忽了这么一副脸孔。还有，就是枪声响得过慢，这是后台的工作松懈，郭育之抽刀向前猛搏，直至及身才见枪声：倘若以为喜多军人发枪有把握，能镇静，那就铸成大错。事实告诉我们日兵是怕死的，这在日俘虏的跪地求饶，和身上的千人针便可暴露无遗。那末，喜多在郭育之尚未逼近之前，应该表现仓惶、震惊，老早拔枪射击「饰郭丽之的简淑华女士，动作还算得上水平，但脸部表现得太平坦，没有明显的喜怒哀乐的情态，这在于心理变化未经加意的训练吧。饰郭宝之的吴汉辉演来颇打动了观众的心弦。他昂昂然挥动了义勇军的旗帜，他忿忿然挥刀杀敌，这两个场面，博得不少如雷的掌声，激起怒吼的共鸣。饰郭鹤龄的黄国铭，表情还可以，惜乎动作还不够「老」、对话还不够「老」，而他那种恨敌的形态，庶几乎无懈可击了。(载**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廿二日「晨星」)**

理论的研究与批评的态度 泰铎

新近，在「晨星」的园地里，曾拜读过文翔先生几篇关于戏剧的批评文章，对于作者那种全部抹煞话剧艺术底特殊机能与过分随便的批评态度，实在令人不能同意。

文翔先生在他那「从『怒涛』的演出说到南洋地方性剧本的需要」一文曾有这样一段论断，这一段论断与全文的意思是相互联系着的，似乎也就是作为文翔先生剧评之原则，这我们由他后面紧接着的那一投更可看得清楚。现在，且让我引出其原文：

「所谓演剧，它底任务就是能演出留给观众在脑中的一个新鲜印象，这印象无疑的将由观众自己去解决：但演剧的任务就从此完成——这便是所谓『武器的发挥』，也就是『教育的意义』，不然，任凭你怎样的玩弄『艺术』，其结果使观众将无所得，而徒浪费时间和财力而已。」

紧接着的一段是：

这次『怒涛』演出，以笔者个人的解答，它是很能完成上述的任务。」

在这二段文中，如果文翔先生不是对于话剧的理论没有加以研究，那至少是因为感情过分冲动而不自觉地抹杀话剧艺术的特殊机能。我先请问文翔先生，话剧是不是一种艺术，这我想文翔先生是不会不懂吧？那末，一件艺术就要使它达到所预期的效果，需要不需要经过一番艺术的创作过程？为使观众看了如文翔先生所说的「新鲜印象」，为使演剧的任务完成」将用何种手段去达到？这正就是话剧艺术特殊机能的应用。如文翔先生所说的『怒涛』算是演员「演得自然」「全剧每个场面紧张」等等，也正就是通涡艺术的创作过程，这才能使观众有着如是的感觉的印象。由此，我要再问文翔先生：「艺术」之「玩弄」是不是会「徒浪费时间与财力」？我想文翔先生一定会说我是歪曲的话意而加以辩白的说：「我之所谓任凭你怎样的玩弄『艺术』，其结果使观众将无所得而徙浪费时间和财力，意思是没有『地方性』的剧本才是这样，也就因此而不能远到『演剧的任务』」。可是我将再请教：如果没有「地方性」的剧本而上演得法，创作得法，克服某一个剧本演出的客观环境种种困难条件的限制，是不是会「使观众将无所得」？再申言之：如果有着「地方性」的剧而增强其艺术机能，会不会使此种艺术的武器更加发挥其「武器作用」与「教育作用」?「怒涛」的能完成文翔先生所说的「演剧的任务」-不是臌用艺术的手段而完成的。否则，它即使带着浓厚的「南洋地方性」的题材又有何用？因此，我说文翔先生谓「南洋地方性剧本」在目前很需要这是对的(至关于文翔先生对于「地方性」的解答有无问题且不说)。但是因为这样而过分忽视话剧艺术的特殊机能之创作与运用之重要性，那是不会使这种特殊的艺术武器发挥其伟大的作用的；同时，也将永远建立不起有前途的戏剧运动的。

再者：文翔先生的批评实在过于随便，他在没有把「伤兵医院」的演出下一番工夫加以检讨以前，因为想起了「南洋地方性」剧本需要起来的时候，就拿着「伤兵医院」的试演与该剧扮演者汪仲元先生带有着谦虚的自白来做「活例子」，对准「伤兵医院」的剧作者导演及演员来了一刀又一枪，他说「由此（其意是由于『伤兵医院」的试演与汪仲元先生的穿错了衣服，读者请看原文——秦铎)剧作者既对于剧本的内容缺乏理解，及导演者及演员对于剧中的角色与表情不从演法。那末在观众方面所得的印象自然薄弱了」——此段文中有一一一地方不但田先生不懂其意义，就是我也莫名其所指何意？如「不从演法」四字实在令人费解。——这里，我禁不住代「伤兵医院」的作者导演及演员请教文翔先生，「伤兵医院」的「剧作者对于剧本内容缺乏理解者，及导演者及演员对于剧中的角色与表情那几点是所谓「不从演法」？那几点致使话剧在「演出的效果」上不能不成为问题？是不是注仲元先生在演出时还没有克服他的错误ᅳ而还不知道穿医院里的衣服？还有「观众方面所得的印象」「薄弱」在那几个地方？对于这些概括笼统的评语ᅳ文翔先生都没有「活例子」说了出来，那怎能用牠作为失败的例子？进一步说，明白了这些缺点以后，我们还需要加以探讨，是不是因为这剧本没有带着如文翔先生所说的那种「南洋地方性」才致使它失败呢？如果演出那些缺点克服过来以后而没有带有「南洋的地方性」会不会使观众所得的印象得到「新鲜」呢？文翔先生对于这些都未见丝毫加以说明，就贸然认为这种剧「不能不成为问题」。这种批评的态度实在令人家未敢同意。虽然文翔先生在第二篇与田先生讨论「南洋地方性剧本」时，自己曾再三声明他第一篇「文章的性质是漫谈的」，然而就是「漫谈」式的批评，也不应该如此随便的。这种批评的态度是带有危险性的，他会使一般思想较为落后的群众，感到无所适从，或跑向崎岖不平的道路上去，特别是在此话剧观众的程度幼稚，「话剧运动正在抬头的南洋」，作为一个话剧的批评者，更应该慎重发言。否则，它将使正在抬头的话剧运动蒙受不幸的打击而停顿下来，或走向不正确的途径上去。

由于以上的论述，所以我把本文之题目定为「理论的研究与批评的态度」。为的是希望以后作为一个文化运动的写作人，对于他所努力从事的那一部门，或与此部门有联系关系者，需要多作理论上的研究工作；其次，在写作者自己未作批评之前，需要养成一种良好的批评态度。所谓良好也者，就是慎重发言，避受过分随便的「漫谈」，并肯诚恳地接受别人正确的指摘。

(载**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廿四日「晨星」**)

关于「南洋地方性剧本」——再与田先生计论 文翔

在未讨论到本题之前，我诚恳地希望田先生：「和人家讨论问题，最好是紧抓着问题的中心点，以便得到一个结论，尤其是不要拉出题外，所问非所答，这不仅是对问题不能圆满解决，对读者简直是一种欺骗。ニ，问题不要作重复了，因为这是浪费时间而得不到好处的。」

不幸的，在拙作「为南洋地方性剧本」一文里(见十二月十八日本刊),和田先生所讨论的，而田先生答覆的文章里(见十二月廿日本刊)，却是犯着上面的毛病了(这句话，不是攻击和讽刺)，第一，在「为南洋地方性剧本」里，其中讨论的主要点,是强调南洋地方性剧本」在今日的需要……「第三，要推动一般华儒起来负起救亡工作的责任，企图使华侨多所捐款」(见田先生原作)，那更需要以和他们日常生活关系的题材(地方性)来提醒他们了，因为这种题材的剧本使他们容易理解。第四，南洋地方性的剧本至现在为止，还没有人多多提倡并上演，我们正应该提醒一般剧作家多多写作」(见拙原文)，一方面：「因为剧作者既处身南洋，对于南洋的剧作内容自然较<也不是绝对的)其他的容易理解,而导演者及演员以至于观众也是一样」那么所得的效果自然比较上是增强了。」(见拙文)但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是就南洋话剧运动的本身及观众的理解，问题而强调南洋地方性剧本，在目下比较上需要吧了。我并非强调南洋地方性剧本而连到一切有抗战意义的剧本都不要。这田先生他是不能否认的！可是在田先生答覆我的文章里，他却是有意地把我这些话歪曲了。他说：假定说，有一个厦门人由厦门来，写一出金门陷落的剧本，是不是也不要呢？」甚至他用文翔先生的理论是有意无意地对抗战意义的剧本加以歪曲和否定」这句话来定我的罪状！田先生他如果是真正「站在戏剧运动的立场来讨论问题，他就不应该把人家的话一笔抹煞了的。其次，在我上篇的原文里，提出三个疑问和田先生讨论，而田先生却是所问非所答的；比方：我说「……但由于作者对于这种题材的理解及生活经验的问题(这并不是指「伤兵医院」的作者)，因之所描写的对象往往不能十分真实」来问田先生：这就是『把作者和作品分割开来』吗？」这是因为田先生曾说对于艺术还分不清内容和题材的分别……」的缘故。可是田先生却含糊地用我「作者对于剧本内容缺乏理解」这句话来支吾。这就可见田先生的「站在戏剧运动的立场」的真正态度是什么了。第二，我在「南洋地方性剧本」原文里，已经郑重地表明我不是批评「伤兵医院」的剧本，虽然我在本刊另一篇文章里有涉及「伤兵医院」，但经过声明后，所有关于「伤兵医院」的批评上的一切手段(其实我并没有批评过「伤兵医院」)及态度问题自然丢开不说，可是田先生偏要说我是批评「伤兵医院」，而这里引出许多话来说「批评者应该怎样」？说我许多的不懂（请参读田先生原文)！自然，说我不懂，反过来就是田先生懂，那是没有问题的。可是，问题即不应该再来重复，因为这样说「我懂你懂」于读者方面有什么利益呢？最使人不解的是，我是说「南洋地方性剧本」：而田先生却故意把「南洋」ᅳ一字取消了来了一个「地方性」的题目作自己发挥文章的目的，我觉得都不是一个站在戏剧运动的立场」的戏剧运动者应有的态度。

好吧，以上就是我对于讨论问题的一点意见，同时也是作为对田先生的一点希望。也许这些话在读者方面是多余的，因为都不是我们讨论的正题。

现在，就来说到我们的正题吧。我前面和田先生讨论的是「南洋地方性剧本」的问题，而现在也不免是「南洋地方性剧本」的问题，为的是这问题是关系南洋整个的剧运，我们必须给它一个圆满的解决。不然，说来说去，问题不但没有解决ᅳ而且对于南洋的剧运前途将是愈加困难的。

对于「南洋地方性剧本」我现在再来表明一下：我将维持我原来的意见。我原来的意见是怎样呢？

一、因为使观众容易理解，能增加教育上的效果。

二、剧作者及导演与演员对于整个演出的技术上广如剧本题材等)容易处理——这一点我不是「绝对」坚持——因之所得的效率比较加强。(这一点就是南洋剧运本身而说的)

三、南洋地方性剧本，至今日为止，就我所知的在创作方面及演出上都是很少很少，为着南洋话剧的前途，我们必须偏重于这方面。

四、目下国难的危急，为着使华侨瞭解祖国的实际情况，对于祖国有抗战意识的剧本，固然应当创作及上演；但是要团结华侨，使华侨本身起来负起救亡的贵任(如捐款等)，南洋地方性剧本却不能不侧重。（以上请参阅拙作「从『怒涛』的演出说到南洋地方性剧本的需要」及「为南洋地方性剧本与田先生讨论」两文)

以上就是我对于「南洋地方性剧本」在目下需要的全盘见解，然而田先生对于我的见解是怎样呢？第一，显然的他已把我的「南洋地方性剧本」曲改为「地方性」了。这一曲改是颇为厉害的，他说：「如此说来，假如一个是星加坡人写槟城的事(他没有看过)也不可以了。」这一下他即可以说我是「机械」的理解！其实，这种曲改只是表示他的「吹毛吹疵」而已。当然，田先生把我的「南洋地方性剧本」曲改为「地方性」，也自有他的「道理」，他的「道理」就是企图以「伤兵医院」这一剧，「我们认为是带有『地方性』的」(见田先生原文)。是的，「伤兵医院」一剧是不是「地方性」的，那是另一问题，不过，我说的是「南洋地方性剧本」。所谓「南洋地方性剧本」，以我的见解是必须有南洋地方色彩的题材写作而成的剧本内容(请勿误会以为我否定一切有抗战意义的剧本)，否则就是相反。但田先生是怎样解说呢？他除开以「地方性」三字来否定我的「南洋地方性剧本」外，他在「什么叫做地方性」的一段文章里这样说：「我们相信而且肯定所谓地方性的作品是指的：一切题材与当地大众有关系，而为当地大众所理解在抗战期间，足以提高抗敌情绪，直接或间接「助了抗战的作品。」自然，美国也有美国的「地方性」，英国也有英国的「地方性」，谁敢说那一种作品不是带有「地方性」呢？除非它是描写天空上的事情。但问题即在那一个「地方性」呢！田先生，请勿误会，我说的是「南洋地方性剧本」呀，就是说：「南洋地方性剧本」必须自南洋地方色彩的题材写作而成的剧本(这点上面已说过)。但关于这一点,田先生却来一个巧妙的规定，他说：关于「地方性」，他们更以为「是以本地人，用本地题材写作的作品」，「这种机械的论断，我们实在不敢同意。」其实我的所谓「地方性剧本」，虽然同意「以本地的素材写作」(即地方色彩)，却不是一定要「以本地人」，田先生的这种规定，显然是ᅳ种歪曲。

现在，不必说得太多了，为使问题的容易明白而具体，我应该郑重一下我的意见作为本文的结束:我侧重的是「南洋地方性剧本」，而不是「地方性」作品。「南洋地方性剧本」必须以南洋地方色彩的题材去写作。至于为什么要侧重「南洋地方性剧本」其理由一如本文上面所提的四点。

关于这问题，我先来问田先生一下，我的意见先生赞同不赞同？如果不赞同可以提出「为什么不赞同」的理由来加以辩护，否则一切对于本问题无关的「懂与不懂」(如田先生提出的「普罗文学」一定是普罗阶级者以普罗阶级的题材写作的作品等)的为本身辩护(其实是炫耀)的问题都是增加读者麻烦而不必要的。

十二月廿四日

附语：本文写成后，又发现本刊上一个笔名「秦铎」者也来一篇文章，叫做「理论的研究和批评的态度」,也是针对我和田先生讨论的问题而发的。他没有说明「南洋地方性剧本」需要不需要,只是抓住我「不然스仕凭你怎样玩弄艺术」一句话而加以发挥。不用说，语气是和田先生的同出一辙的；对于这些问题(田先生讨论的问题也在内)，我不禁感到失望，就是他们所讨论的问题往往缺乏诚意，没有把握人家问题的核心ᅳ而随便的抓住Í句话来作为写文章的对象。

(载**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廿八日晨星」**)

再论地方性作品及其他——最后的关明田

（一）

我很荣幸，能够在极度的忙碌(每天十几小时工作)中再来和文翔先生讨论关于剧运的一个问题。因此，我先#在读者诸君面前阐明ᅳ句:这种讨论,决不是意气的「人事」,也不是故意「顽弄艺术」，只是想为了剧运前进，不，整个写作界前进发表一点拙见吧了。因此，我虽然很想搁笔，可是却仍不得不写下这最后的阐明。

既为了省篇幅，也为了节省自己的时间，只想扼要说几话，因为理论的建立是不在于文章之长短的。

我切记着高尔基的话：「一个作者应该在发表作品前为读者打算一下，如果留给读者一个不良影响的时候，还是休息的好。」我将这句话诚恳地献给写作同人和我自己，尤其是在这全国抗战的时候，不过在统一之中也并不是没有斗争，只要是对于「抗战」有益，因此，我踢三，还不得不饶舌一几句。

(二)

首先说「地方性」吧，文翔先生强调「地方性」，我们同意，但是我们如果不明瞭「地方性」而加以个人的曲解时，则问题的讨论势必不得要领，成了个人的辩护，所以我才将「地方性」的定义，按拙见解释如下：

「所谓地方性的作品是指的：一切题材与当地大众有关系，而为当地大众所理解，在抗战期间」足以提高抗敌情绪，直接或间接帮助了抗战的作品。」

文翔先生既称我的定义为「歪曲」。我们倒要来探讨一下，「地方性」这东西是不是文翔先生创造的？我记得在「战时演剧」上就有人提倡，注意有地方性的剧本。可见「地方性」并不是文翔先生创造的。而我们为了文艺运动的前途，自然得来讨论广义的「地方性」，文翔先生把「地方性」一定称为「南洋地方性」，似乎只能局限南洋的地方性，这是笔者所不敢苟同的。因此，我们才活用这「地方性」把它只作一个原则上的决定，这是一。

除此，还得指出的是文翔先生肯定所谓「地方性」是指的「地方色彩」，而「地方色彩」是指的「本地的素材」，这是根本和我的意见的分歧点。文翔先生虽然力说他所提倡的是「南洋的地方性」，可是在这里却有了漏洞，显出了机械的论断。第一，因为是局限于「本地的素材」(在此得请问本地是指的什么地方)。所以我才说他是「囿于一环」，因为我认为是题材只要是「与当地大众有关系」的，并不一定要当地发生的事情(当地发生的事情也并不除外〕。这样，才可以广泛地解开写作圈。第二，如果文翔先生「本地」一一字是指的南洋，那末更问这「南洋」是说的是大南洋」还是「小南洋」？或是仅指「马来亚」？这问得似乎是吹毛求疵，但为了事实的阐明，这是必要的。比方说文翔先生所指的南洋是连荷属东印度等都在内，那末，如果现在演一幕爪哇发生的事情，是不是可以在这里收到效果呢？再，如果是仅指马来亚那末假定说有一幕剧是写的金门失陷的惨状，而加以对当地华侨生活的联系(借上次拙文所举例子)，藉以鼓动侨胞对抗战有所认识而增加抗敌意识的，那末文翔先生承认不承认它有地方性呢？如果照文翔先生所说「地方性」为「本地的素材」，这一定不是「地方性」的作品了。可是在我们却认为这是富有当地「地方性」的作品，为的是这儿金门人很多与当地大众有关系，如果演得好，一定可以感动人，这显而易见是「地方性」作品。这样一说，读者可明瞭地方性」是叫什么东西，而文翔先生的误解，是在那里了，这是二。

综观以上二点，则可知「地方性」不必订为「南洋地方性」(如果实在要订的话，只可以说「马来亚地方性」)，亦不可机械地解释为「本地的素材」所写的作品，应该订为「题材与当地大众有关系……ᄂ的作品(内包括本地素材的作品)ᅳ这样才恰当。

(三)

笔者曾在上次论文中指出文翔先生不该以强调「地方性」作品而否定一切富有抗战艺术的作品与文翔先生在第二文中已经读出他的话「不是绝对的」。这一次更说出「我并非强调南洋地方性剧本而连到一切有抗战意识的剧本都不要」的话来，这不能不算是这一次论争的收获。

我所以要这样说是因文翔先生在最初的文中曾先对描写抗战伤兵的剧太加以讥嘲，(读者如翻看其原文，当不难同意)称之为「顽弄艺术」。如今这种忽视艺术的功能的话确已不存在了不过文翔先生却仍然想躲开批评剧本的错误点，而在这一次的文中，更是满幅(篇幅)意气指人为「对读者简直是一种欺骗」，继而称人「无诚意」、「同出一辙」，这是一种什么又什么人的「态度」？

听说马来亚的某些文人，过去在论争时,连对方的爸爸、妈妈都要攻击到，这想来是「人事」了。不过，我相信文翔先生不会如此的。

(四)

文翔先生认为戏剧必须「南洋地方性」，而「南洋地方性」又是「当地素材」，这不是机械是什么？不使写作题材狭隘化是什么？

但真正的「地方性」作品却并不如此它可以描写一切与当地大众有关系，而为当地大众所需要的题材，使当地大众深深感动。

同时，一切即是没有「地方性」而足以激动当地大众抗敌意识的作品也同样需要，比方说，目前抗战进入第一阶段，汉奸意识又开始乔装任何形象而出现了，这是抗战的危机，如果我们写一篇目前政治机构转变，肃清汉奸意识的报告剧，难道不和富有「地方性」的剧本同样重要吗？

最奇怪的是，文翔先生以要华侨慷慨输将ᅳ这种探取中国抗战题材的报告剧不需要，但事实上感动人的却是富有报告性的报吿文学、报吿剧、时事漫画，以及一切报吿的通讯及中国前线来人的报告。文翔先生又作何解释呢？

不过，我还得不烦赘说的声明一句，我是拥护「地方性」作品(不同于文翔先生的「南洋地方性」作品)的，同时也拥护那一切富有抗战意识以及配合当前政治形势作品(文艺各部门都如此)。此外，我还不得不说，在救亡中，作为武器之一的「戏剧」是应该发挥其特殊机能的。我们每以戏剧运动者应该更加训练起自己纯熟的技术来加强救亡的力量，这不是「顽弄艺术」。因为我们并不是为艺术而艺术的，而批判人「顽弄艺术」的人，反犯了不了解救亡戏剧的毛病。

而一个剧评(或者漫谈)者，当他提及一个剧本(任何剧本)时无论是批判好或坏，但总得看一遍剧本，看一次完全的演出才可下笔。最好，他能参加戏剧活动，因为戏剧是集体的艺术，决不是只躲在家里写文章的入所完全瞭解的，每个戏剧工作者都可以说出这理由。

而剧作者可以由自己所未亲身经历的题材写文章，这一点，茅盾在「救亡日报」上有一篇文章说得好：「只要有足够的间接材料，即可动手。」这是打破狭隘的写作圈的一法，而事实上就是马来亚的题材,如果没有足够的材料,只以为自己是身在马来亚便懂得马来亚,这不用说也是令人所不敢同意的。比方说，苔株巴辖铁矿工人的罢工，这是一个最生动的题材。可是如果是一直住在星架坡，不了解该地情形，且不想搜集材料的人，也是写不好的吧！

还有，关于「内容」，我又得作第三次的覆说，「内容」是指的作品的「主题」及「故事」的。文翔先生说(第一文)作者(任何作者)不懂自己的作品的内容，这句话怎么讲呢？天下会有一个作者不知道自己作品所说的是什么吗？这是令人大惑不解的事。(实际上是文翔先生分不清「内容」和「题材」，因此在要讲「剧作者既对于剧本『所处理的题材缺乏理解』时，误做『剧作者』对于剧本『内容』缺乏理解了。)」像这样对于「术语」本身的定义，不知文翔先生有无新的独创解释。

(五)

总之，我们第一不同意文翔先生对戏剧的态度，称增加演剧技术的努力为「顽弄艺术」。相反地，我们为救亡，将要发挥戏剧的特殊(艺术)的力量。而且，我们为了建立救亡戏剧运动(不是片面的，而是整个的)而不得不和文翔先生讨论(第一篇拙文)。

第二，我们不同意文翔先生对「地方性」(就是他说「南洋地方性」也同样)的解释，为了建立真正「马来亚的地方性」作品，不得不和文翔先生讨论(第二篇拙文)。至于究竟那种理论正确，自然得让贤明的读者诸君加工最公正的批判了。

(载**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卅日星洲日报「晨星」**)

我对于「狮声」的观感 方卓如

A一点明声

我应该忠实地声明，声明我还未深人内层透彻地来认识「狮声」，倘如时间的长久是可以拿来作为认识一个事物的根据的话。

同样地，我也应该忠实地声明，声明我是一个爱护狮声的友人，倘如时间的久暂是不能够局限一个人的友爱的滋长的话。

惟其是我爱狮声而未能透切的了解及认识狮声，于是我在接受楚琨先生面约来写一篇狮声的自我批判之后，一个不安的意念压倒了我：

浮面的认识作为批判的根据，终局是会陷入错误的泥沼。

于是，我得首先声明我讲的只能算是「漫谈式的意见」，而不是带有建议性的批判。

B「狮声」算是达到了一般副刊的水准没有？

一般人都承认，在中日全面战争激剧展开的目前，在教育民众、推动民众的抗敌意志，昂扬民众的抗敌情绪，提高民众的政治认识的诸要求下，作为全面抗战的一个文化战斗单位的报纸副刊，它的责任是异常重大的，一个报纸副刊要能达到这要求时，首先，我以为它一定要尽可能地达到下列标准：

一、反映抗战的动态。但是，目前的狮声达到了反映抗战的任务没有？我想，如果我的话并不算是恭维，那么，「狮声」可以说已经在「反映抗战」这条路上走着，比方，在文艺方面，采取新的形式表现伟大的抗敌内容的各种墙头小说、报吿文学、大鼓、歌谣等都常有刊载.，而且都为流贯着反敌抗战的脉胳的。在理论方面，各种的时事特写、抗战哲学、科学小品等文章，也没例外地针对着抗战的局面的开展的，能紧抓着现实最贫弱的一环，以辛辣活泼，短小精悍的文学来暴露其黑暗面,描画丑恶的脸谱,如每日漫话、各种杂感小品就是。这些的一切,都可以说明「狮声」是尽可能地冀圆或遂行着抗战时的文化任务的。

其次在抗战局面的激剧开展的目前，一个战时的副刊为着要更有效的获得教育群众的效果，扩展它的读者群，使上至头家，下至手车夫，都把它作为战时的精神食粮看待，我以为，一定要而且尽可能地要达到：

二、通俗化。在目前几个副刊中，我以为狮声是最通俗的一个。可是我的话并没有夸张，拿故事的体裁来写时事特写，科学小品，应用活生生的例子来写抗战哲学，这都可以说是通俗化的证明。在编者方面，据我所知，他是一个最努力于通俗化运动的人，自然，他是极力怒把狮声做到更通俗化的地步的。比方，他每次向我要稿的时候，「能不能写得更通俗些？」这差不多变成没有例外的话。被他屡次催促及鼓励，而始终还未有下笔的国防经济讲话，原因是参考材料过少，个人学识浅薄，不容易把握到活泼有现实性的题材，写好了即算勉强刊登，这是有损害狮声通俗化的前途的。

最后，除了通俗化之外，一个副刊，我以为还要造成：

三、「甚么都要有」这地步。有人打比方说，如果报纸的电讯是家常使饭，那报纸的副刊就是荼点小点.荼楼的顾客是来自各方面层级的，要能适应这此二顾客的胃口；一般地讲，茶楼小点的样式总是非常多，而且都是常常变换花样的，（据说广东人的茶楼，每星期都要变换新的小点叫星期美点)在这一点上讲，「狮声」算是走近理想的地步。例子只要翻开近两个月的「狮声」便知道(因为我是根据最近两个月来的「狮声」来写这篇文章的)。

C「狮声」的缺点在那儿？

正跟「狮声」所特具的优点一样，狮声有一个显著的缺点，这就是内容的素质不能积极的提高。或者有人会发生误会，以为素质的提高会影响通俗化的前途，然而事实证明这种误会始终是误会。

除掉艾思奇的哲学讲话是众所周知之外，张仲实的那本通俗的政治经济学读物——政洽经济学讲话，从素质上讲，它修正了拉奥二氏著的那本政治经济学的若干机械论的观点,还加进了资本主义总危机及特种萧条等重要的材料，然而这并没有影响这本读物的通俗化的程度。

然而话又得说回来，「狮声」常在冀图造得更通俗化这点上，编者、作者都未能积极地堤高「狮声」底素质，于是，「狮声的内容比较空虚，这句话就若干次的发现在友人的谈话中。可是，这并不能算是一种耻辱，相反的，它该是我们今后如何改进「狮声」的一个有力的启示！

「狮声」第二个令人感到不能满意的地方，就是因为缺之有髙深素赛的基本写作人的缘故，影响到编辑方面一个完备的计划的执行。比方，每日漫话常有中断的现象,抗战哲学、战时科学小品、战时经济等文章偶一出现便陷于长期的停顿，正确精警及透澈的政论文章及批判文章的缺乏等。在相反方面，墙头小说、速写、报告文学等却常占去了篇幅的全部或大部。自然，这并不是否定文艺在副刊所占的地位的重要，不过软性及硬性或硬性软化的文章该有一个妥善的分配，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然而「狮声」有时就不能达到这标准。我希望，编者在不久的将来会克服这个不良的倾向。

D如何改进「狮声」

为着篇幅的关系，对今后改进「狮声」的计划，我只能粗枝大叶的提供几点意见。

一、每日漫话要真正做到「每日」有漫话。

二、开立一个「理论园地」（名称叫做什么都可以)，内容包括已有的抗战哲学,科学小品，加进国防或战时经济学及文学理论两个部门。每个部门的文章不必每天都要有，但需要轮回刊登，不能令有中断的现象发生。

三、每个星期必须有一篇有系统的精警的分析毎周时事的政论文章。

四、报告文学、墙头小说好的固然有，但是，对质的方面我以为今后有加以相当注意的必要。

五、多多征求集体讨论的报告，如最近有一篇关于「怒涛」演出的集体的自我批判的报告，很不错！

六、如楚琨先生曾对我说过一样，今后最好常能抓住一个有现实性的重要问题，多发刊各种特辑，便对某个重要问题都获得合理的结论。

七、有好的译文，我以为不妨酌量刊登一些。

(载**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卅一日「狮声」**)

编辑者言——写在除夕 叶尼

悲壮的一九三七年算是过去了。在这即将展开在我们面前的更伟大的一九三八年尚未来到之前，我们每个人不得不对过去的工作有所检讨、批判，以保证那必然到来的最后胜利。

在本刊说，随着抗战的展开，而走上了「作品总动员」的进路，这是一般的事实，可以算是告慰于读者的事。但若以个人接编「星火」以来的一个月说，虽然也曾力求改善，但是成绩与所期望的效果确是相差甚远，这事最令我惴惴不安。想着自己所编的刊物为大众所看，而又为大众所爱护时，真是说不出地羞愧。

所幸，有不少热心的朋友随时对我作极关切的批评与指正，使本刊不断改进。但我总常常为了不能全部实践朋友的希望而苦闷。

稿子是不断的寄来，这足以证明「星火」与读者已建立良好关系。可是就正因此，我不得不向瀹作人吿罪，有些稿子竟不得不割爱了。

割爱的原因大要有三：

(一)题材相同的。

(二）失掉时间性的。

（三）作品内容不深刻或写作技巧不好的。

同时，为了篇幅的限制，许多较长的作品，不得不加以斟酌，刊载较迟，或竟退回。这一点，将在明年据充版位后不再发现。

凡附有邮票的作品，一定退回，如果不退回那就是准备采用。但因为个人事务的忙碌，不得不退回较迟。但凡是退回的作品，我总竭力写点意见，算是和作者研究。但编者尚不以此为足够，将来一定要做到所有不刊登的文章都说明理由的地步，和每个作者建立良好的友谊。就编辑方针说，一月来是完全根据「星火」座谈会的集体意见而处理的。很自觉仍然只是一个初步。

明年，不用说是将以一种崭新的姿态而出现，至于详细的计划，将在一九三八年第一期发表，现在不想多说。但为了这计划的完全，还得请爱护「星火」的朋友向编者提出意见，而这计划的实现，则更有待于朋友的赞助！

总之，我希望「星火」成为真正的「大众的园地」，在救亡中尽一份力量，编者只是住在园内的园丁而已。

最后，谨向读者诸君致民族解放的敬礼。

(载**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卅一日「星火」副刊**)

一九三七年怡保文化界 秋朦

在写上这个标题之前，我先得要跟大家解释一下：这里所谓「一九三七年」，不过是给本文的报告圈下一个范围。如有人抱着一颗热烈的心，想从这篇短文里看出怡保文化的「评论」的话，这会失其所望的。笔者声明在先，希望大家原谅原谅！

要报吿怡保在「一九三七年」的文化状况，我们便得先将怡保这一年来所有的文化刊物，向大家简略地介绍一下。

在报纸方面，这偌大的怡保——亦可以说是全吡叻，才只有「中华晨报」一家报馆。这一点，多少表现了吡叻的文化是怎么的寥落。自然，我们对此也是不敢过于苛求，因为我们要明白，如果拿二三年前速这一家报馆也没有时的情形来比较一下，这在我们还是值得欢慰的。而且,这「晨报」的内容，在这一年来确实曾经尽了他所推动怡保文化的任务，做了怡保整个文坛的支撑。关于它的副刊，有下列几个：

大众副刊：编者王厌之君，该刊的内容是绝对站在抗日除奸的立场上，对于当前的目标形势，国内政治文化，以及当地的青年大众的工作任务都有正确的批评和指导，尤其是对于地方文化推动的力量，是不容我们忽视的。同时，该刊为了要将读者作者编者三方面打成一片，所以还时常发表了青年时事问题座谈会以及读者编者作者的通讯稿件。因此，得到不少的青年读者所欢迎。此外还有「青年大众」「妇女呼声」「银幕与舞台」三种周刊，也是由王君所编。可是，自芦沟桥事件发生以后，王君到星洲办报，除大众副刊已经交王雪桥君编辑外，其余几种都一起停刊了。(「妇女呼声」近又复刊)

雨丝：这是给青年学生发表作品的一个园地，编者迷羊是该报主笔李西浪君。该报能够以这么大篇幅给予学生有练习写作的机会，这是难得的。不过它有一点最大的弊病，连作品中狗屁不通的文句也没有修改便发表出来，这对于初练习写作的学生影响是很大的。我以为这是编者所负的责任，现在该刊也随着抗战爆发而停刊了。

动流：内容和大众副刊差不多，是由吉隆坡一般前进的青年所主持，也欢迎外稿，现在它的生命也是随着抗战的爆发而停止了。

绿洲：是杨绿水君所编，内容有世界语通讯、论文、世界语的刊物介绍，可称是马来亚唯一的世界语刊物。从前是半月刊，现在已经改为周刊。

中华晨报几个副刊与内容已经介绍完了，现在让我再述怡保所有的各种华文刊物。

儿童晶报：是怡保光明书局发行出版，林汝藩君主编，内容有童话、小说、时事新闻、连环图画、读者园地等；在假期又有假期联合特刊。不过，名之为「儿童」刊物，其实仍然有许多文字为儿童所看不懂的。但，在这文化刊物寥落得可怜的怡保,也不能不算是「不错」的刊物了。

南洋周刊：是怡保南洋书店出版发行的一种教育刊物，内容有教育论文、时事述评、文艺以及学生园地等。大概是稿荒影响，每期的文字都是一样的浅薄得可怜。在数月前因亏本已吿停刊了。

共鸣周刊：这是由实兆远的华校教师创办的小型期刊，也是南洋书店出版发行。内容有战事短评、地方通讯、文艺、杂文等，不过，销路凝滞，不见得有什么活气。

南风：此外，尚有南风周刊，是怡保几个文艺青年所主持。该刊先前的计划本来打算借中华晨报的雨丝版位出版的。此提议也得该报的主编允许。但后来又不知为什么原因被拒绝了。该刊至今尚在筹备出版中。

除了这些文学刊物，在教育方面，也还有两件值得我们提起的事。第一件，便是纪念鲁迅先生逝世的树人图书馆的筹办。这事情在「大众副刊」提出，得到吡叻许多文化人热烈赞助，成立了「树人图书馆筹备委员会」，虽然至今还没有成立，但是，怡保的文化界从这件事而被鼓荡组织起来，是很有可能的。第二件便是吡叻校联部的组织，这可以说是吡肋教育界的一个大联合。但至现在据笔者所知，因为种种关系，前途怎样还不能知道。

在一九三七年的怡保文化现况，大略如上所介绍。从这里看，无论如何都比以注进步活气得多了。造成这现状的原因，是很显明的；一方面由于客观环境的要求——尤其是「七七」芦沟桥事件以前，在祖国，受着暴敌极端的压迫，而正酝酿着一个巨大的变动，民族解放的神圣战争便在这个时期怀孕成熟了。因此，无论在祖国、在南洋，每一个热血的文化人都要来揭上他所负的伟大任务。第二方面，随着祖国这紧张急湍的时代的飞驰，这里的报纸几个副刊，也可以说已经受他的主观力量的推动。

然而，只这一点的「进步」便满足了吗？并不，现在神圣的民族解放抗战已经发动，祖国的现状，已又发展到另一个更紧张更伟大的新阶段了。相反的，这里以前文化界那个活跃的状况，都有些沉静起来。譬如：在马来亚各处(星洲、吉隆、槟城)的文化界，已经接二连三的相继组输起来，这事情在怡保方面，却还没有一些声息。又如「树人图书馆」，「校联部」等，虽然已经有些头绪了，但这以后，却还不见有什么动作。

最后，我再声明一句：关于我这里之所以提起各地的文化界的组织，并不是要吡叻的文化界来「开会，草章程，呈请注册」那么一套公式。其实，我们也不需要这些官样文章的动作。我们所要的，是吡叻文化人的有机的团结——以实际行动表现出来的大结合。因为据笔者所知，目前怡保虽然也有许多公开的文化界的组织，然而，这总免不了带有些「专门主义」的气味，离开我们的期望，还是得很远啊！

一九三八年的怡保文化界，努力吧！

(载一**九三七年除夕新国民日报「新光」)**

@叶尼《论战时文艺》，1938

甲、总论

战事一起，一些文艺工作立刻彷徨苦闷起来，首先是感觉到「救亡无门」，焦躁异常；继则无法压制热情，非「投笔从戎」不可，可是笔虽易「投」、「戎」却不易「从」。原因是：无军事技能。这一下大家沮丧起来了，再三思想之后，于是才恍然大悟，即虽「从戎」，也还得「带笔」，以期发挥特长，而居住后方者，也仍然可以握管为文，于是战时文艺成为大家所亟待讨论的东西了。

（一）文艺在战时

罗漫罗兰（「oma「「oleand）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为了和平，大声疾呼地反对战争，在今日，我们为了和平，却不得不歌颂这伟大的、神圣的、反侵略的民族抗战，这中间是没有一丝矛盾的。

今日，我们虽与某些国家的革命不同，可是我们将同样地，为了东亚，不，为了全世界，从反侵略的民族抗战来贡献和平与自由。

高尔基说：「艺术在本质上说是为战争或为反战争。」不用说，在我们是「为战争」的。

可是，一般人怀疑到战时艺术可否存在的问题。几年前，吴稚晖就曾发表了「文章无用论」，说：「农村破产，会作文章的即苏东坡的爸爸也无用，做了好文章贴在长城上，日本兵也还是不退」。这话初听来倒很像正确，可是过细一想，免不了发觉漏洞。我们且暂时不要旁征博引一些历代文艺在战时所尽的任务的话来证实，即以该文本身论，吴先生也犯了「唯武器论」的大错，而有史以来，文艺作品源源不断，更足以告诉吴先生，文艺的效用，并不能机械地解释。它的作用，并非和退兵的神符相同。这是不懂文艺者的论调，但在我们周遭，却仍然有不少这样的人。

远在法国大革命时，文学曾产生不少新的形式以适应于战时，近在西班牙战争中，「报告」文学尽了暴露法西斯蒂残暴的任务，而苏联战时百德内的诗歌，耶玛可夫斯基的「讽刺之窗」（在窗内张贴墙报）在战争中的力量，是任谁也不可磨灭的。而戏剧在战时更是有着特殊的效力，梅叶和德（Meye「工old）的构成派戏剧煽动了社会改革之火，而爱尔兰的独立，和格里高莱夫人等所从事的戏剧，有着莫大的关系。谈到歌咏，「马赛曲」在法国大革命时，成了革命军的行进号，鼓励了勇往直前的心。至于漫画，欧战时英法对德奥曾尽量运用了漫画的力量，木刻也何尝不是如此？

一切的文艺作品（除了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品），在战时不但没有消灭，反之却更尖锐地表现出它们特有的效能。

在战时，文艺是成了和军火并重的武器，它成了「全国总动员」有力的一环。

（二）几个重要的原则

因为是在战时，所以文艺应和其他文化部门一样，统一在「救亡」的总目标下工作。和军事、政治工作整个取得一致，但为了内容的不陷于空洞，原则的规定是需要的。

第一，战时的文艺作品必须成为一种救亡的武器。因此，它必须配合着目前抗战的形势，把握每一个必需叫出的「口号」，具象化于作品中，完成宣传和鼓励的任务，使救亡的意识像铁一样地生长在每一个人的心中。王统照在「抗战中的文艺运动」一文中曾说：「文艺从原始以来就少不了宣传性——无论是自我的宣传还是集团的宣传。现在，我们应切实周密地藉文艺的工具，达到热烈宣传的目的。」辛克莱也曾说过「一切艺术是宣传」的话。（语见「拜金艺术」一书）所以我们并非使文艺卑俗化，而是在抗战中，明显地发挥了文艺的力量。但为了这种宣传力也可以为敌人汉奸运用，所以我们要正确地把握着。

第二，战时的文艺作品，应该有暴露和报告的能力。前者是作为一柄利剑剥开敌人的假装，露出凶恶的丑态和即将崩溃的基础，后者则将前方的英勇抗战情形，达到后方，使前后方取得联系，加强对抗战的认识，也加强抗战的力量。

第三，战时的文艺，不仅要宣传（使得群众援助抗战）、报告（使得群众明了抗战），还要更进一步地指示出群众应该如何参加抗战，将文艺力量做成一种组织的动力。否则文艺还是有限的、不够的、死的东西。

第四，为了争取广大的（除了汉奸的全部）群众，战时文艺作品首先要大众化，适应大众的需要，使大众理解而获得大众的热烈拥护。但是有人不明了「大众化」是什么东西，以为只要是大众爱好的东西就尽了大众化的效能了，若照此解释，则「大众化」和「卑俗化」「低级趣味化」是没有分别了。然而伊基告诉我们说：「适应大众的需要，为大众所理解，且能教育大众，提高大众文化水平的」，才叫做「大众化」。我们将由此认识真正的大众化是甚么。在战时也同样，首先要文艺作品做为大众看得懂的东西，同时不要忘了教育大众，我们民众文化很是落后，有人还希望「真命天子」出世，又有人为其他各种封建思想的束缚包围着，阻碍他们参加抗战，因此我们不能忘了「教育大众」这一工作。但是「大众化」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同时，大众化并不单指形式而言，这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体，艰深的晦涩的内容也是和不普遍的形式一样的不「大众化」的。

上面只是几个简单的原则而已。

（三）内容与形式

战时文艺作品的内容不用说是依战时的需要而定的，因为战争的进展常常在最短期间内，有了许多转换，但在原则上是以上述几点为依归的，不过在运用的时候，应该加以活动吧了。

而作品的题材原是各方面的，在战时也不能例外，沈起予在「悲哀的文学」文里说反及目下的文艺作品非常机械，几乎是千篇一律。「大都是『四万万五千万人如何如何』，末了是『最后胜利鸠于我们的』的一套」，这种图式化的取材，实在是阻碍抗战文艺的进展而剥落了救亡的力量，因此沈起予提出即虽是「悲哀的文学」，只要是不使人颓废下去，而能激发民气的作品也是需要的。

而茅盾更为了纠正这种狭隘的倾向，而叫出「展开我们的文艺战线」的口号来，他说：「我们是处在一个不容许我们从容准备好了再来干的时代，我们一方面固然必须随时随地刻苦学习，刻苦教育自己，把自己准备得更充份起来，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不同时工作以应客观要求，我以为我们即使还没有战地生活的实感，但倘使有了够用的间接的材料时，正也不妨大胆来形象化一下。」这正是给予一班不了解文艺取材应广泛者的教训。

自然，作家写他最亲切的体材和实际体验不用说是重要的。大体说起来，战时文艺的取材，有左列几方面：

一、 前方抗战的实况。

二、 敌入残暴的事迹。

三、 后方民众抗战活动的实况。

四、 敌人国内的情形。

五、 国际对我国抗战的态度。

六、 其他。

而搜集这些材料，自然并不需要机械地到每个地方去「经验」，（能够有实地「经验」自然更好）如茅盾先生上面所说只要有充份的材料就可以动手了。而作品的主题，自然也是各方面的：

（1） 报告前方英勇抗敌情势以鼓励大众。

（2） 配合每个当前政治形势加以述明，而使大众有正确的认识。

（3） 消除「恐日病」、「主和派」以及其他一切汉奸理论。

（4） 反汉奸。

（5） 劝募公债及捐款等。

（6） 暴露敌人国内的情况，而指出它必然崩溃的结果。

（7） 呼吁于国际人士，以求有力的援助。

（8） 其他。

在形式方面，我们有过「通俗化」及「旧瓶装新酒」问题的讨论，有人主张绝对用「旧瓶装新酒」，可是有人则反之，认为非全用新形式不足以装新的「内容」。

事实上，我们将找到许多证明，形式的问题并不能如此绝对。比方说，「义勇军进行曲」是新形式，它并不是民众间固有的流传很广的小调，可是牠的影响却使得到处的民众都会歌唱。反之用小调改编的歌并不见得能超过「义勇军进行曲」。不，差得很远。这便是认明新形式也可以影响大众而在大众中建立的一例。

同时，「改良拾黄金」一剧，却获得了很大的成功。这又说明了旧形式的效果。

因此，对于形式的通俗化问题，我们应该分析我们所拟定的主题材料可否与所要装入的旧瓶相合，如将「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即材料）装入「孟姜女调」，我相信是一定不会有好效果的。同时更不要忘了应分析我们的读者、观众、听众。比方说对象是都市里的小市民（有着不少知识分子），自然用新形式来得更好。如果是农民当然又不同了。

此外，我们更要注意所用的语言，艾芜说：「要通俗化的是语言」，那是我所同意的。更有人规定战时文艺为短的，这自然也对，不过，也不能认为长的就完全不需要。

总之，在战时，我们不能规定一定的形式，只要能收拟定主题时所预期的效果就好了。

乙、分论

（一）小说、报告、杂文

战时的小说当然不能如升平时代长几十万余言，像佛禄贝尔化十年的工夫写「安东尼的诱惑」或是像托尔斯泰写「战争与和平」，在目前是一时不可能的，所以文艺工作者应该尽量写短篇小说，充份发挥其战斗性、刺激性、煽动性。这便是目下所流行的「墙头小说」。所谓「墙头小说」本来是用在墙报上的。可是为了战时报纸和墙报一样，因此现在的报纸上有了墙头小说（如救亡日报）。墙头小说和一班的短篇小说并没有多少差异，它同样地是描写那典型的事象，典型的入物，以现实主义的手法将通过作家的主观的素材组织起来。不过墙头小说是格外积极，采取一切与抗战有关而且最尖锐的问题，负有指示的意味罢了。

在战时，另一文学形式——报告，将更强有力地运用它的机能，成为文学中最有力的武器。

「报告」虽然并非含有文学的意味，可是因为「报告」的提倡者是努力文艺的人，因此「报告」也成为文学的一种了，而实际上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就有了报告文学，如雷马克「西线无战事」，路易凌的「战后」，以及巴比塞的「火线下」等等，几乎全是报告文学。而美国更有报告文学家斯比筏克（L.Spivak）等专门从事报告文学的创作，且利用各式各样的形式，甚至有长篇巨著。当然，在目前我们这「报告」还不能且不必创造长篇巨著，为了适应读者需要，当以「短小精悍」的为主。有人以为既云「报告」，自然是只要抓着一件事实，原原木本的写下就好。其实这是不正确的。「报告」如果和新闻记事一样，那样要「报告」有什么用？而「报告」所以异于「新闻记事」，也就是它多多少少带有文学的描写与形象化的力量，而同时，它亦得选择那最有力（最好典型）的事实，割去那不必要的部份，也得注意作品的气氛和人物的个性等。不能将「报告」做为流水账。

但，如此说来，「报告」和「墙头小说」或「短篇小说」又有什么分别呢？我们虽然不能断然将他们分开，可是，我们可《大概地说：「报告」是事实的再现，但小说虽具有「真实性」，（不是事实），却并不一定是事实（不是真实性），即是事实也得加以「第二自然」的再组织的过程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好的「报告」可以成为「小说」。可是「小说」却不一定全是报告。这样一说，

大概是较为明显了。

其实，像普列鲍衣的「对马」和富曼诺夫的「夏伯阳」，都是长篇的「报告」，这二名著都是作者亲身经历而记录写下来的。因此，目前的小型「报告」，也正是将来伟大的抗战文学的基石，这是我们敢相信的。

除了「墙头小说」、「报告」外，在战时，杂文也是文学中有力形式。为了适应这倏忽万变，事象繁杂的抗战时期，杂文的重要是不可以抹煞的。高尔基在晩年写了很多社会科学的文艺短文，以及「公开信」，鲁迅撇开「阿Q正传」的小说形式而专事杂文的写作，都是为了配合客观的需要。

对于杂文，鲁迅的作品是我们最宝贵的遗产，而鲁迅的杂文，我们应该加以分析，然后学习他的形式，对于敌人成汉奸的讽刺及暴露，不妨用刻毒的讽刺式（如鲁迅前期杂文的手法）；对于前后方军民，则应用有力的阐明式（这是一时的用语，是否有当，尚祈识者指正）（如鲁迅后期作关于统一战线荅托洛斯基派等文）。但也不是绝对的。总之，杂文在现在是应尽力发挥它的「短刀」性的。

除了小说、报告、杂文外，旁的任何文学形式都可运用，不过在战时当以这几种为主体吧了。

（二）戏剧

谁都知道，戏剧是救亡中最有力的宣传武器，以其特有的机能（综合性、集体性、直接性……等）可以号召动员广大的群众到救亡阵线中来，因为它不如演讲那样简单而枯燥，所以在抗战中最为活跃，中国自抗战以来，已经组织了十几队救亡演剧队，教育了无数群众。

可是战时戏剧究竟应该怎样呢？欧阳予倩说得好：

「在战时我们戏剧要强调抗战的意义，其他平时所演与抗战没有直接关系的社会问题剧，都变成次要，风花雪月一类的东西，当然更不用说。」

又说：

「抗战中的戏剧也不一定全要以战事为题材，凡属反日帝国主义的材料都可用，还有反封建的材料也非常要紧，因为在群众中，封建思想的势力，还大大的在作祟。」

这是战时对戏剧的基本原则，有人以为既是战时，则必须要演街头剧，而街头剧就毋需舞台，不需训练，随便几个人就可以演剧，这是因为不明了戏剧特殊的机能，也不明了战时戏剧究竟应当怎样所致。

大体说起来，战时戏剧就内容可分为：

（一）宣传剧（或称煽动剧）

（二）报告剧。

（三）讽刺剧。

以及其他等等。以形式分则有：

（一〕舞台剧。

（二）街头剧。

（三）活报。

以及其他等等。

在目前，我们不必详细的分类，不过每样加以认识是必要的，比方说街头剧是甚么，要不要舞台和布景道具及其他？而活报又是甚么东西？它和街头剧又有甚么不同，在一般戏剧研究者是应该有所研究的。

除了前三种以内容分的，易于明了，不必再加以解释外，后三种，得尽可能地略说一下。第一，舞台剧，这里包括了一切凡是以舞台为基本表演条件的新旧戏剧。目下中国救亡演剧表演的多半是这一类，我们若查看一下他们演剧队的通讯，便可以知道，因为舞台对表演有不少便利处。除非不得已时，他们均利用原有舞台（或可利用的，以及自搭的台）。

第二种，街头剧又可称群众剧，即户外剧、野外剧，在任何群众集合的地方都可以上演。它可以利用任何一个地方来做舞台（比方说是阶台高起的地方），也可利用原有一切做布景，（如就地的沙包墙壁，电杆……等。）一句话，看环境而定。最近，中国产生了不少街头剧本（多半载救亡日报上），但最有效果的还是「放下你的鞭子」，在演出时，仍尽可能利用天然的「台」，布景和道具。化装（包括服装）也仍然需要。如果有油彩，则也应该采用。因为化装的作用在强调（颜色的加重及夸张（线条），可给表演许多帮助的。

第三种，活报，这是最初发生于苏联的戏剧形式，将一件事实表演出来，不限定地点，更不要谈舞台了。苏联曾演过一出「各宫之占领」，就以克里姆林宫内外的大广场做舞台，将布尔塞维克占领克里姆林宫的实际情形，完全实演起来。在我们这次抗战中，据我所知道的，保罗在「展开戏剧的游击战」一文中说及他们以长兴全城为舞台，举行一幕枪毙汉奸的游行，也可以说是用了活报的形式。自然，活报也可以停在一个地方演，不过，较流动吧了。

关于剧本，我以为当以观众（分别阶层及前后方）及演出场所为条件，剧本应该竭力通俗化，但不可卑俗化。旧剧地方剧的形式不妨采用，不过仍以话剧为主体。即在中国，京戏虽有欧阳予倩、田汉、周信芳等人努力，使旧剧加入救亡艺术阵营，结果也只提了「每次加点有救亡意识的短节目」及「在歌词中加点抗敌的词句」有限的两点吧了。所以我们应以话剧为主体，为了话剧最足以表现救亡抗战的意图的原故。

战时演出的剧本要能随时把握一切与抗战有利的主题，同时，更要为适应当地（剧团所在的地方）大众所理解所需要的戏剧而努力，在努力中不要忘了教育大众，这才是真正的「地方性」的解释。决不能把「地方性」只限定为「当地的事实」。

因此，我们一方面为了要争取话剧的主导作用，他方面为了有力地教育大众，粗制滥造，随便上演以满足观众一时娱乐的趣味，或仅迎合一下观众的冲动是不行的。欧阳予倩说：

「不宜给观众看太过粗滥的东西，以免失去信用，不易收回。」这是战时戏剧应注意的一点。

所以，不但是布景、化装、道具，都应该竭力尽可能地完满，不可一体加以否定，称之为：「玩弄艺术」。

在演技方面，也同样要加以深刻的研究，尤其是在需要幕表及「即兴剧术」的现在，每个演员都应该学习得可以表演一切个性（所谓个性绝不是「夸张」。比方说，一个地痞故意地扭扭腰，以博得观众的哄堂大笑，这是从文明戏学来的低级趣味，绝不是流氓的个性），及各种类型的人物，最好他更能懂得舞台各种技术。

总之，剧本要有煽动性、活泼、而多动作，多变化，能加以歌唱、打武、音响最好，不可用呆板的说教，或仅用同一的口号。表演技术也应当根据这原则而实行，我们要知道战时艺术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应该从已有的戏剧艺术学习一切，采用一切。

（三）诗、歌咏

在苏联战时，诗歌尽了它最大的职能，白德内这一班诗人的诗，成了大家的歌，煽动了大众。他自称自己的诗是「煽动文学」，他的诗每一首都配合着政治情势，而玛耶可夫斯基则讴歌革命，成了大众的歌手。

诗人们不仅写出，并且直接对听众朗诵他们的诗，以煽动大众的情绪。因此，战时的诗，应该和歌咏联合起来。至少，它应该念得顺口，大家理解。民谣、小调、苏摊、大鼓的旧形式，是可以采用的，但五七言古律诗确不为大众所了解。最近中国有一些旧诗，以抗战为主题的，虽然写出了炸弹、日寇等，可是大众总觉得格格不入，我想这不是一个利用「旧形式」正确的方法。

谈到歌咏，刘良模在「歌咏工作大纲」里说：「歌咏不是唯一的宣传工具，歌咏必须要和图画、戏剧配合起来，才能发挥它最大的力量」，这是很对的。

可是歌咏也并非绝不能单独存在。听说在法国革命时，布尔乔亚的军队围攻巴黎，革命军遭到重创便开始唱「马赛曲」来鼓起民众的勇气，结果打退联军。而军队里有音乐队的设备，也就是这个原因。

现在，歌咏的力量已经为大众所了解了，不过，上面讲述，要是和其他宣传工具联合起来，效力会更大。因此，每个歌咏队队员，一方面要在唱歌技术上培养，他方要获得其他技能。政治认识更是不可缺少的东西。为了要使歌咏成为组织民众的力量，在可能范围内，要采用流行的民歌，配以新词（靡靡之音的调子不要）。

歌咏虽然不必有贝多芬交响乐那样的壮伟，或如瓦格纳歌剧那样伟大的场面，至少也得有巴哈宗教合唱那样的雄姿。因此有些时候（如播音）则在齐声合唱之余，最好能加以声部合唱，而毎个歌咏者都得在技术方面有所培养。

歌咏有时如有音乐伴奏，也该以伟严的和声配合，不可插入爵士乐的重节奏声，因为这是有碍庄严之气氛的。

在歌词方面一定要通俗，不仅要使每个歌咏者会哼调子，更要他懂得歌词的意思。

最低限度的歌（如义勇军进行曲），是应该使每个人熟习的。

（四）漫画、木刻

漫画在战时的效力，实在非常重大。欧战时，因为英国著名漫画刊物「笨拙」上登载一幅同情于比国抗战的漫画，美国全国漫画家鼓励他们的政府去参加战争，这样，促进了英美全力来对付德奥。这明显的例子，说明了漫画的力量。

而在苏联及中国，漫画更尽了它重大的力量。「九一八」以后，中国大幅的宣传漫昼，曾经惊动了无数的同胞，唤起他们救亡的意识。

力群在「宣传画在农村」一文中说：「我们每到一处，都是用了歌唱、演剧、讲演、图画来作主要宣传工具的，但不论在任何场合都能招引大批农民，而且能使他们立刻发生兴趣进而了解的，那就唯有我们所带的那一大批巨幅的宣传画了。」由此可见漫画的宣传作用。而刊物上最为一班大众了解而喜欢看的也是那些漫画讽刺昼。

中国文盲实在太多，要他们听长篇大论是不可能的，只有昼可以把握着他们，尽可以把抗战将士的英勇状态表现出来，使他们景仰模仿；也可以把敌人的兽行暴露出来，叫他们望而生恨，发生打倒的概念，这时若再加以解释和煽动的演说，就可达到极大的效果了。

这种漫画，一定要使人看得懂，过于象征的则不必采取，能够和大众的生活联系起来的题材最好，如果用连环画来表现，大众是会更欢迎的。

（载**一九三八年星洲日报新年特刊）**

附录——总结、研究

一九三七年马来亚的戏剧 朱绪

好像有定例似的，每值年终的时候，总是来了一些一年来的什么。一年来的什么，虽然这在表面上看来有些呆板，然而在意义上却不失其价值。没有过去就不能有将来，没有过去的检讨，也就不能充实将来的计划。所以旧话重提亦不尽是没有意义，这也就是我写这篇文的动机了。可是这篇东西，只是把我所知道的一点，大略的记载下来吧。

这里所讲的戏剧，并不包括所有的杂剧，如京剧、粤剧……等，所讲的单指话剧一项，而且因笔者经常生活在星洲，所以也较偏重于星洲一方。对于马来亚各地剧运的情形，只能在报纸上及衣人的通讯里得知一二，失详也是一个很大的缺憾，盼望各地的戏剧同志们，尽量的补充和指正。

马来亚的戏剧运动，我不能说出它开始于何时，一来因我在南洋的历史未久，二来似乎无须谈到太远久的旧事，故本文所谈只是一九三七年以来的一般情形而已。依发展的情形，大略可分为两个时期，上半年是组织的时期，如剧团的产生，原有的扩大等，都在上半年的多。下半年是公演的附录——总结、研究时期，也就是最蓬勃的时期，出演的戏剧超过数年来的纪录。这虽是由于中国发动抗战的影响，但是我们不能不认为马来亚的民众是臻达需求话剧的阶段。现在为了叙述便利起见，特分为几段来讲。

一般的情形

剧社的组织。一九三七年的日历第一页和我们见面的时候，马来亚的戏剧也和各地一样的，为着配合时代的需求，自然而然地开出一朵灿烂的花儿来」给文化上放出异彩，救亡的后方工作组织与宣传，曾因它的努力，而生莫大的效果。被称为马来亚文化枢纽的星洲，首先现出剧坛将有复兴的趋势。果然，不久就有一班青年倡设「业余话剧社」，开创一九三七年马来亚剧坛的第一件大事记，(新闻见一月十九新国民日报)同时得本埠「今日剧影」的编者英浪君的努力提倡，在这种情形影响之下，组织剧组和预备公演的消息到处可闻。组织或扩大的，有「国风幻境剧社」的复兴，「吾吾剧社」的创办，「爱华音乐会」改组为音乐戏剧社，「维扬体育会」则添设戏剧组，工商、养正、爱同诸校友会扩大戏剧组的组织等等，都极形热烈，尤其是业余剧社组织的呼声，几遍全马。如槟城的「业余话剧团」、「阅书报社剧团」、「今日剧社等」，其他如怡保、马六甲、吉隆坡、苏坡等地，都相继发起剧团的组织，甚至小埠头的苔株巴辖也在预备组织业余剧社。最近马六甲野新埠也有个半职业的「南岛剧团」产生，主持人是历来努力剧运的潘拓夫君。这个剧围的产生，在剧运的开展上，是负有重大的使命的，我们不能以普通的职业剧团视之“很明显的他们的组织，认为是「应这大时代而产生」。还有的说：「我们的目标和使命……不留情地把敌人的残忍和凶恶尽量的搬上舞台贡献于侨胞之前，出发到什么地方，工友多少，学生多少，都是我们急待外交员来报吿的。位同志都自己勉励自己，要努力苦干着我们急进的救亡剧运。」「南岛剧团」是以一种新的形态——半职业——来展开马来亚的剧运，打破过去一贯的业余的固守方式，确切地负起剧连的使命，深入全马来亚民众各阶层，去执行宣传唤起群众的任务。我认为「南岛剧团」的产生丨在马来亚剧运上，是一页很有价值的记载。

理论与实践工作是相配合着进展的，如果实践没有理论的依据，常常变为无目的的盲动，而理论非从实践中去探求，也难获得正确，所以此两者永远不能单面进行。因此，配合着一九三七年戏剧运动的实践ᅳ在马来亚戏剧刊物的建立，也跟着活跃起来。这完全是自然的发展，由于戏剧运动实践的需要，而建立戏剧理论，由于理论的推动，而促进戏剧运动的进展。 这些理论的来源，在这里——马来亚，本来「是靠着几家报馆的文艺副刊的刊载，但是因戏剧工作者们的关系，为着供应实践运动的需求，当地各报就先后添关戏剧园地，截至今年年底，计有新国民日报的「影与剧」，编者吴广川；星洲日报的「现代戏剧」，编者吴天；星中日报的「戏剧与电影」，编者胡桃•，及南洋商报的「今日剧影」(上半年的事)，编者英浪，该刊至廿余期时，因编者他往而停刊，继以「今日艺术」代替，编者流浪。但「今日艺术」的寿命也不长久，刊出数期就无声无息了。不久之后，该报又再出版「每周戏剧」，编者未详，有入说是紫曝，有人说是楚Ä,究竟是谁，因该刊并未注明，故亦无从知悉了。其他如停刊了的「星岛周报」「文化丛报」等，也都相当注意戏剧理论的扶植。

一般的演出

因为理论与实践能平衡发展，相互并进的结果，戏剧的实现上演，量和质都有相当的成绩。虽然得到的效果离最后目标尚远。但我们却不能不在这样的收获下，替马来亚戏剧运动前途的光明，发出欣慰的微笑。

一九三七年第一个在星洲上演的戏剧，就是四月里轰动剧坛的「雷雨」(「崇福女校」在大世界演出)，曾得到相当的好评。但是全部角色都由女演员担任，也许这是个美中不足的遗憾。该剧的艺术水准似乎是较高深一些，所以观众大多是智识阶层的朋友，对于广大群众很少影响。然而我们不能不承认它给与马来亚剧坛，是一针兴奋剂的注射。

过了些时的沉寂，就在结束上半年的六月，突然地蓬勃起来。这一个月上演的戏剧，足够冲破几年来颓丧的剧坛，因为它不但在量或质方面都使人满足，就所得的效果，可以说超过以前的一切演出。这原因不过是所演出的剧本，都能适应观众的需求，又能配合着大时代前进的步伐。

当马来亚第一次最盛大庆祝「教师节」的那天，由「业余话剧社」上演该社自编的「羹味」及「塞外狂涛」二剧，此后继续演出的有「回春之曲」(南华女校)、「一片爱国心」（中华女校)、「布袋队」(侨星平民学校)。这其中值得特别叙述的是「美味」。「羹味」是以教师的本身实际生活作题材，富有地方性的独幕的创作剧本，内容表现教育的缺点，描述教师遭受种种的苦痛，及指出教师生活的意义。该剧的角色都由教师自己扮演，观众也全是教师，以教师来表演教师的生活给教师看，所发生的影响，自然比别的不同，所以这剧的上演是值得我们重提的。其他诸剧，也都是为自由、为和平而斗争的表现，虽然有因观众的语言关系，未能得到和「羹味」一样的收效，但它对于本身——剧运——可说是尽了相当的责任。

还有一件可为我们欢喜的，是这次的演出的技巧，已经不是以前那样的无味，而是具有新兴的话剧姿态出现。无论在演技或装置都异常的进步，虽还在幼稚时期，然而既渐走上成熟的阶段了，前途的发展是无可限量的。

上半年的剧运发展到此可吿一段落，下半年又是一番新的姿态，在我们面前显示。

中华民族遭受日本帝国主义几十年来的侵略与剥削，尤其是近六年中暴日横蛮的侵略，每个在炮火下的同胞，终于怒吼起来，「七七」芦沟桥事件展开了全民的英勇抗战，「八一三」上海之役更坚决了我们抗战的决心，我们这后方——马来亚——的侨胞，所应尽的义务，自然是精神的鼓励和物资的援助，而反映于戏剧的是哿遍的多量的公演。所以在这儿，星洲就有了几次大规模的矿赈游艺会举行，在这几次游艺会中，特别是话剧更发挥了它很大的效能。

八月八日由星洲「同德得报社」主办了一次筹赈华北兵灾的游艺大会(在「大世界」举行)。

这一次演出的剧本有「业余话剧社」的「警号」、「血洒芦沟桥」(因故未演),崇福女校的「夜光杯」，还有，「放下你的鞭子」、「吼声」、「一个未登记的同志」、「团结挽危亡」等，一共是五幕剧一个独幕剧六个。接着十月初间，「星华筹赈会」也在大世界举行一次游艺会，一共三天，演出的戏剧是「我们的力」「熟情的孩子」「古城怒吼」「恶邻」「男人大丈夫」「进行曲」及业余话剧社的「家庭」等，一共九个都是独幕剧。「恶邻」「男人大丈夫」「我们的力」是用粤话演出的。十二月初星华赈会又在新世界举行第二次的寿款游艺会，这一次上演的戏剧，不但在景的方面增加，在质也有相当的进步。可记得的有「伤兵医院」，业余话剧社演出，该剧本为该社剧务部主任叶尼在南洋第一部的创作；「怒涛」，爱同校友会的集体创作，「父与子」侨中学、丹枫作。其他非当地创作及不知作者的剧本有：「亚比西尼亚的母亲乙「烙痕」「青纱帐里」「为国牺牲」「国债」「爱国贼」「前哨」「风火」「国庆日」等；这次给与我们的证明的是地方剧本创作的需要，单是搬演国内的创作的剧本还是不够，以后剧运的创作，须多量的创作适合地方性的剧本。像这样盛大的游艺会，在马六甲也有过一回，演出的剧本是：「凯旋门」「孤军」「汉奸的末.日」等。其他在游艺会中或单独的公演，几遍马来亚每个埠头。话剧救亡的呼声，刺激着每个戏剧：工作者的神经，创造马来亚话剧运动十数年来的新纪录。

这里有一椿是被遗漏了，那就是忽略了一些职业的演出，和西人的戏剧活动。星洲西人有个业余剧社的组织，他们公演过许多次，可惜他们的票价太高，穷光蛋的我，当然无法去光顾。不过有一个朋友送袷我一张-，看过一次「王宝川」，戏演得如何，因我的英文程度不高，又没有看过剧本，不敢任意批评。他们的舞台装置很简单，中间是一幅银灰色的布幕，两傍配着一对画龙的硬屏柱子，合的雨傍各排着中国古式的两椅一几。不知道是剧本上的注明这样ᅳ还是他们自己的设计。

假如以中国旧戏的装置来讲，亦不见得完全合适。第一他们没有出将、人相，上下场的出入口，不过或许是经熊式一改良的装置也说不定吧。

职业的演出，有个「中国旅行歌剧团」在星洲皇宫戏院公演三天，演的是「芦沟桥」「北四川路」和「雷雨」。前者和后者都经过他们的删改，尤其是「雷雨」更改得可怜，几个重要的关节都被他们割掉了。据说是因为时间太长的缘故。他们这三天的公演，卖座虽丰，可是不见得有良好的成绩，技巧也不比一些业余的演出高明。反之，表演技术还比这里土产的业余演员低下。不过在收入方面也许大有可观，每晚的观众都不少，可是这并不是他们的表演叫座，这是说明目前南岛的民众，对于话剧既有急切的需求。他们——中旅^—离开星洲后，听说是到荅株巴辖去，在那里「芦沟桥」据说因环境的关系不能出演，现在他们在何埠公演，因无消息可查，不得而知了。

昙花一现的星洲联合公演

先说雨句老话，马来亚以前的剧运那末沉寂的原因，一半是由于剧社的组织不够健全，不是缺乏经济，就是没有人材。星洲戏剧工作者看出了这弱点，曾企图以集体的力量来克复，倡议联合公演。但不幸筹备数月将近实现了，竟被人利用帮派来挑拨而致联合公演瓦解。

联合公演的组织与解体的经过，各报副刊都有极详尽的记载，笔者恐多占篇幅，这里不再复述。不过依我的观察，这次联合公演失败的主因，还是本身的组织不健全所致，我们可从下面这些问题看出：

一，「星洲业余戏剧界联合筹赈公演委员会」这名称根本就含糊了，筹赈的目的在款项的收入，多，公演的目的在发展戏剧运动，因此参加的社团无形中就发生宗旨不统一的矛盾。

二，有些被邀请参加的社团，因剧运与筹脤同是救亡运动，不愿意拒绝，但又因缺乏时间或其他原因未能切实来干，因此，不得不抱敷衍的态度。

三，由于上述的原因，以致有些团体出席代表有名无实I甚至有前后态度不同的。

四，团体间平常少联络，容易发生误会。

有了这些原因，联合公演的组织无论如何难求其健全，组织不健全，就难得到联合公演的实,现。剧联的组织解体是痛心的。这都成为过去了，现在重提一下，那是希望将来有更好的发动。末了再节录赤心君的「结束联演的混胀」的一段，作为本节的结语：

『在这全面抗战之下具有爱国思想的人，实在应该一本良心，捐除私人的意见，互相谅解，分头努力工作。

「业余话剧联合公演，失败的事，已成过去，其解体的因素，自有它的主观或客观的缺憾。它的解体，显示着马华文化界的散漫，某一部份的丑恶ᅳ实在不应再加暴露……我希望大家把可爱的熟情，向着光明伟大的前途干去。」

几部剧本的创作

前面已经说过，马来亚的戏剧刊物除了附刊在报纸上的而外，没有单独刊行的，所能刊载的文章也只限于研究、介绍、剧评……等，比较长篇创作的剧本，大都因篇幅的关系，被编者拒绝了。虽然过去也许有一些剧本的创作，但是没有地方——也可说没有机会可发表，当然无从知悉，而一般戏剧工作者却又找不到适当的剧本公演，像这种情形并不是在马来亚才有ᅳ即使在国内也常有这样畸形的现象。剧团找不到公演的剧本，而写剧本的人又无处发表他的创作，因此，就形成了普遍的剧本荒了。马来亚的情形不但是一样，而还更严重一些,所以今年来一般戏剧工作者特钊向一般作者编者提出(参阅各报戏剧副刊)，要求编者多多的容纳剧本发表，写作者多多的创作剧本；另方面由于自身——戏运需要的急切，在此情景底下，就产生了几部有价值的剧本了。以先后来讲，凭我知道的，第一个上演的创作剧本是拙作「羹味」，这个前已说过一个大概了。

当时我写这剧本的动机，也可说是被迫的。因我那时是担任「六六」联欢会的游艺股，为要适合观众及符合「六六」的意义，对于剧本的选择，是最感困难的一椿事，无法之中，又给英浪君的磁恿,不得不大着胆子，勉强提起笔来写。但是编剧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的取材和人物的支配个性的描写等等，都是最费踌躇的，时间又那样迫促了<离开公演日期只有十天)ᅳ就因陋就简地将尤竞的「忍受」拿来改编，留存他的形态，材料采自本地的教师生活，多插几个人物。这么一来，反把剧本中心弄模糊。这一点得到的批评是：「编剧者不会好好地运用他底头脑，以辩证法的手段去改变教师的生活。」这个我是完全承认的，自己也觉得在题材妁处理和人物的支配上，完全是失败的，不过演出时间得到适鸣夫妇的努力，成绩倒还不错。

第二个工演的是「进行曲」。作者是谁未明。该剧本我也未见过，所以对于该剧不能为读者介绍实是遗憾。

第三个是叶尼编的「伤兵医院」。内容叙述「在上海战区里的一间伤兵病院内，有三位受伤载士，他们都是知识份子，其中张排长的伤势比较轻些，而且也快要好了。这时他向看护李小姐叙述从宝山县退出的悲惨故事。而伤着眼睛已成为盲者的罗队长，他是飞机师，也热烈地坐在病床上参加这个叙述。另一位王飞机师的伤势很重，神经已失常，不久他就死在医院里了。后来救伤队员又抬进来ᅳ位由南洋回国参战的青年叶先生，他是和李小姐同船回国的，他俩彼此就相识起来，然而因为叶先生的伤势很重，药品又没有运来，据医生说再过半点钟仍没有药品运来，叶先生的性命就危险。所以李小姐很是焦急，敌人的飞机又突来轰炸。不久，一个小孩背了受炸伤的母亲进来求治，原来就是罗队长的妻子和孩儿其保。于是悲惨立刻呈现于他的面前，他的第二个儿子被炸死了，他的妻子也死了，他由极度沉痛中，转变成愤激。这当儿，外面吹着集合号，搜集医好的伤兵再上前线，他们——张排长带着大保向集合地走去。他们走后，天已大亮，李小姐拿了一份报纸进来，对叶先生报告中国打胜仗的消息，并且南洋运来的药品也到了，外面由远而近的唱着『义勇军进行曲』，他俩也跟着唱起来。」在这短简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两点。一，刺作者能充分的把握现实。二，善于把握悲剧的场面。高潮的布置，完密而适当，我认为是一部难得的佳作。

第四个「父与子」，编者也是叶尼，这个剧本是编者在南洋的第三部创作了。首一个是「南岛风光」，内容如何我未看过，但据刘宾在评「伤兵医院」文里所说，「南岛风光」有点「诉苦文学的成分」，我虽未见过剧本，这点我是相信的。上头讲过作者是善于把握悲剧的成分的，而且也可说是他一贯的剧本作风，他在东京写过一个「决堤」，我看他的剧本，他对于悲剧是有相当把握的。秋田雨雀，对「决堤」的批评是这样：

「……此日，『座谈会』所演的是的『决堤』与『巡按」……「决堤』是长江汎滥之际，中国农民为自然及社会的暴力所苦的描写，诚如我见到的中国作家所说『太悲惨极了」，简直不能正视那样的现实的作风的戏剧。」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叶尼君对于悲剧的成功了。那末「父与子」也是他运用着灵巧手腕，用另一种方式写成的悲剧。内容是描写在抗战的当前，中国后方一个热情的青年，自从上海战事发生后，便参加抗战后援会工作，可是他的父亲却是一个利欲薰心的商人，为了要赚钱，竟被一个奸商说动了购卖劣货。这件事洽发生在后援会实施检查劣货的那一天，虽然他父亲不知道，可是他妹妹却奔回来报告，奸商家里被检查，耳朵被割掉了，并且在他口袋中搜出他父亲的订货单。于是父亲着了怜想逃走，谁知道他——青年却掏出手枪，禁止他逃走。于是他们发生了冲突，结果天保受了重伤，而当他说出过往的一切生活费，都由于出卖日货所得的时候，青年受不住刺激，竟开枪自击了。这时候，后援会的检查队来了，他们高呼着打倒汉奸的口号闯进来，领队是青年的好友，他们进屋后，他们发现汉奸已死了，而青年也受伤了，他妹妹把经过的情形告诉了他们，他们对青年都表示同情。

第五个「怒涛」，这是一部马来亚空前的成功的集体创作，参加创作的，是「爱同校友会」戏剧组，由白云执笔。「怒涛」的取材，是以抵制仇货为骨干，以南洋的救亡运动的动态给予反映，揭破一般奸商的阴谋；不是单纯的运用戏剧反映现实的黑暗，而要把握住戏剧成为揭破现实的武器（节录「谈谈怒涛」文)。「怒涛」的内容，是描写一个奸商，为了贪财谋利，泯灭民族国家的意识，无耻地和敌人通商，买进大批仇货，事为奸商手下的爱国女工察觉，即派代表向厂主要求勿买仇货，结果奸商不接受，反唆使工头收买流氓，打伤工人代表，工人终因伤重毙命。因此激动反汉奸的怒涛，于是全体工友及各界代表涌进厂主的办事室，恰逢厂主签毕一纸支票，预备付给日本洋行的货款，遂给学生代表夺去示众，此时厂主无法伸辩，呆怔了。恰巧电讯传来，奸商家乡已成为瓦砾，敌军所到之地，到处抢夺奸淫。 厂主至此，也稍动心，加以爱国工友及各界代表的督促，遂接纳工人的爱国要求，此后永远不买仇货，就此结束全剧。全剧分为三幕二景，还有一个幕外穿插，该剧上演时得到观众热烈的拥护与同情，剧场空气至为紧张，这是由于所取的题材是最现实之故也。

以上五个乃最近上演者。此外报章上刊载，未经上演的，尚有几个，一、流芒的「觉醒」；二、黄石的「觉悟」；三、流冰的「金门之夜」，及爱青等集体创作的「偶像」(笔者注：该剧内容颇似「东北之家」)；流芒的街头短剧「我们要坚持到底」等。

这十个剧本大半都是在下半年写成的，这是得值我们欢喜的。在半年中有这样的成绩，还怕马来亚的剧运不会开展吗？虽然这十个剧本不能说都是上乘之作，然而在多量创作之中，终不会没有可取的剧本，那末剧本荒这问题不是很容易就解决了。

马来亚的戏剧运动开展到现在，已经是走上新的阶段了，这一阶段也就是将近成熟的时候，努力于戏剧工作的同志们，为着马来亚剧运的前途，为着民族的生死存亡，这时候是我们牺牲最后一滴血汗的时候了，我们应该都携手起来，筑造一座铁般的戏剧阵地，实行为民族奋斗到底。

一九三七年是过去了，戏剧同志们，我们要手携手站在统一的影剧阵地上，恭迎一九三八年的:(载**一九三八年「新国民日报」新年特刊)**

一年来的工作检讨 润湖

(一)前语

一年，又是一年了！仿佛正像刚才的事，我们准备度一九三七年的新岁，现在一九三七年已去，一九三八年又来临。时光的流逝，真是给予我们无限的感概！一年的时光，在整部人类历史中是极端渺小的；在个人的生命史上却是一枝叫人惆怅的路碑，标志着我们又走过生活征途的一段。这样一段一段的过去，就是老死的极端。在这样的一段生活征途中，我们替人类、替国家以及社会与自己创造了甚么呢？我们有没有辜负了国家的培养、自己生命的任务？

当前我们活着的是血腥的时代。这时代给予我们的是热泪和愤恨。我们忍受着一切的苦难和耻辱。烘烘的泪洗去了我们的青年人的微笑和青春。但压迫和梅辱却使我们愤怒，燃烧着生命的烈火。于是我们从生活征途获来的是坚强的意志、斗争的毅力。这意志和毅力，教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敌人的凌迟。我们于是招集了同样命运的人，结成在一起，结成一条强有力的战线，向着我们共同的敌人进攻。这当中我们又获血腥的经验，增强了我们的愤恨和斗争的意志。但这就是国家给予我们的使命，和自己生命的任务么？我们的斗争打击了我们的敌人，消灭了我们的敌人了么？我们的敌人又足怎样在那儿设法来杀戳我们？在这新的歳序开始的时候我们又要怎么展开我们的斗争，和凶恶的敌人搏战？

成功不是侥幸可以得来，胜利也非不需代价。我们有的是青春的毅力和沸腾的热血，这毅力和热血正是夺取胜利和成功的利器。我们不怕挫折和失败，我们只怕毅力和热血消逝与冰冷。但我们更要从过去的血的征途中找寻我们的教训。

时光带走了我们的青春。但它却给予我们可贵的教训。在这么的一个多样的社会，从书本上得到的智慧只能够作为行动的前导，不能够全般适合和应用的。旧社会之可怕不在它的黑暗，而是在它的弹性。因为它的黑暗是谁也明瞭的了，只有它的弹性最难给人找到进攻的途径。一种新的运动发生的初期，它装聋作哑，没有反应。等到它发展至蓬勃阶段，它就和你妥协了，给你一个小小的存在地位。这对于它好像仅是多添一花样，它的尊严和可僧的面孔一点也没有影响。所以姓后的胜利，尚有待于不妥协和不停止之斗争。

我之编副刊，始于一九三六年九月，到现在不过一年多。起初我抱着很大的熟诫，以为可以藉这刊物园地，联络一些青年伙伴，干点有用的工作，并以为那是一件轻易的事。但一开手，困难的事情就渐渐来了。编副刊并非一种轻易的工作，联合年青伙伴也非空言所能济事。而在这里且有很多想不到的挫折和丑恶。

直到现在，我深深地相信着，就是将来我也永远自信着，只有险恶的环境，才能锻炼斗争的意志。只要我们有坚定的信念,我们怎样也不会给险恶的环境屈服。从险恶的环境的斗争中，我们可把一切的缺点改正了。这叫做经验。

(二)从新路到新光

新光的前身「新路」，创刊于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九日，停刊于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三日，差一个星期就满一年。在这短小的生命过程中，它遭受了很多的苦难。这苦难的历史，我相信我们将来有可坦白记载的一天。

新路现在算是成为过去了，一经检阅，真是使人感慨万千。当时我们只是希望它能够「尽一点忠实的贡献，我们不害怕幼稚，我们痛恨的是下流与无耻」。但它却在这方式下完结了生命。在它的斗争过程中，其他的我不敢说，「忠实的贡献」这一点,却是完成了几分。它没有戴上高帽子，亦没有用白手套，不怕绅士严酷的裁判，不管卑劣者的侧目，活泼地健壮地向着它既定的路线前进。它虽然「不拘定某个固定的主题，只要有明确的观点，透彻的见解，不论什么体裁的文章，它都容纳」，但在它创刊的初期，它却着重了理论这一方面。在创刊的那一天，除了编者的一篇「献词」和一篇使人「头痛」的散文外，就是慕珍的「文艺三谈」，和姚历山的「文学界第三号的特辑」，都是理论之介绍和讨论。当时正当联合战线诞生的前夜，中国文坛上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战，正入剧烈的阶段。「文艺作家协会」正抬着「国防文学」的高牌，由周渊的「文学界」，洪深沉起予的「光明」，和侯枫的「东方文艺」等刊物作战场，向「中国文艺工作者」强烈进攻。这边却由「夜莺」「文学丛报」「现实文学」等刊物应战。辩论之广泛和激烈，在中国文化史上确是划分时代的一场论战。

这激烈的论战的波浪，急速冲击到我们这小小的文学界来，各方引证国内文化人的理论而加以检讨的极多，但多系仅作理论上的介绍，对于本地的特殊环境倒很少论及。于是引起了一般人的不满，惹动了一种很大的辩论。当时国际形态和现在不同，救亡方面并没有像现在这么自由的说话，「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很多人是用几个又号去代替，为着适应这情况，新路就着重提倡「国防文学」，但绝对没有奚落或轻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之表示，而主张把这两个口号统一起来。于是惹出了一点可笑的误会。但那是近视浅狭得很，说「国防文学」是文艺作家协会所喊的口号，而文艺作家协会和中国官场有相当关系，新国民日报是党报，党报的副刊正应该和官场文化阵线接近呢。当曰的情形，给予编者很多难堪，但我却还这样的挨下来。

这两个口号的理论，经过了相当时期的论战，大家都认为可以并存，谁也不违背谁。所以另外的一个这里自制的「反封反法的民族自由更生的大众文学」的新提出的口号，就没有人去注意了，这以后，便入于创作的实践时期。

在这时期，我们的工作着重提倡理论之建设和不正确理论之清算。比较完备而可以代表当时「新路」的态度的是，笔者用林曼的笔名发表的「马来亚文学的正路」，共分为二段—

一：文艺批评的建设，我们需要有严肃的态度，冷静锐敏的头脑，正确精湛的理论，和科学解剖能力的批评家，而且是宽宏的，不要用粗国文坛的尺度作为衡量这里的文化的尺度。

二：我们需要甚么题材的作品。指出在这里的社会经济环境下，我们不能够有专业的写作者，散漫和幼稚，是不能避免的，只要不是宝弄风骚，不是民族的窃贼，一切追求光明的作品，都是我们所需要的。这些话到现在虽说过了一年了，但还可应用的。我们现在还需要这种慈母提携幼子的批评家。关于清算歪曲理论，当时以第三种人自居的文坛小丑，嚣张地还在作着最后的挣扎，为着社会文化的发展的前途，我们不得不用一切力量去进攻它们、肃清它们，这于当时的「联合战线」的倡议是有多少相触的，所以也就引来一种烦言。但这烦言是多余的，根本误解了联合战线的最高意义。联合战线的「联合」是在于进攻共同的敌人的战斗，并不是取消了一切的斗争，情感地苟安下去。常文翔君的「现阶段马来亚文学」及用夏田笔名发表的「从中国文化界的不平衡发展说到马来亚的报纸副刊」发表后，就引来了难以宽恕的讽刺，这讽刺只经我们小小的回击就宣告死亡了。现在这小小的文艺园地得吿渐趋统一，那时大家的劳绩是不小的。

译文方面我们认为有提倡的需要，但在新路却少得可怜，这大概和这里的社会机构有着莫大的关系的。计自创刊到现在，除南行由世界语翻译出来的屠格湼夫几篇作品，及其他几篇由新文字译成汉文的东北奴隶呼声外，比较成形的翻译，仅有流浪译的「一个卖淫白女子」，陈淑译的兆洛特的「帐中絮语」，和笔者译的美国普罗作家MGOLD作的「煤山之夜」，此外则仅有介绍李青崖译的莫泊桑作品和须旅译的高尔基作品，黄莺译的翟列兹诺夫的「我的恩师高尔基」和小骑士译的短诗等而已。这一方面显示这里干翻译的人少。一方面表示我们的翻译者工作不够努力。

翻译的作品，在文化程度低落的区域里，虽然有一部份人看不惯，但那也是灌溉文化园地的肥料，建设艺苑的栋梁，它可以增加我们的语汇，增加我们的思想;还能够使我们思考严密。因为我们自己固有的文化，太稀薄太松解了。我们需要接受外来的培养，所以在将来关于翻译这方面，请大家帮助提倡和建设。

(三)杂文

杂文方面，寄鸿君在二月十六曰发表的「我们需要的杂文」，系响应郭安君的「主张不无聊，针对敌人进攻，肃清南侨帮派思想」，这主张是很对的。在危急的时代，智识份子的精力魃该不要有一点浪费。文人的笔头更不要再替个人写生活起居注,而要在民族独立解放的斗争上去努力。斗争的方式是多样的，只要我们有一个最高的原则，不论用什么方式，都能够表现我们的力量。杂文，这斗争的短剑，虽然曾遭受某部份人的奚落。但在文化领域里，它永远放着光芒和锋辉。在急剧变动的现实领域里，它的力量并不下于长篇巨制。在南洋这样一个特殊的社会，正需要匕首式的杂文来警惕一般阿Q的迷梦。

其实，南洋各报登载创作的副刊，杂文占七八十巴仙，不着边际的自然有，但坚实的斗争的也很多。技巧熟练姿态强悍的要推老陈(即陈孑遗)和马达（太阳，丘康),这两位又有若千不同的地方。老陈近于破坏，马达多系建设。其他常在新路及新光上出现的如黄石、何许、力余、梨青、许静、克鲁、村人、啸平、在干等，以及常在狮声、晨星、星火、槟风，大众副刊与最近创刊的马华日报副刊前哨等写作的诸位，亦是杂文努力的很有希望的写作者。在新路发表的老陈的「一件小事」，太阳的「娱乐的意义」，英英的「药茶」，黄石的「说人情」，何许的「先武装你的头脑」，邓匡君的「说到潮剧」,我以为很合于现在我们所需要的，在平凡的题目下，展示着刚强的斗争的姿态，用平淡的题材表现了愤怒和英烈的斗争。我认为写杂感文，最要紧的是新的题材，拿社会新的事象来作材料，用精焊活泼的笔调表现我们的情绪。我认为最适合此时此地的需要，还是要推精练的杂文。所以我们还是向着这方面努力。

(四)创作小说

在芦沟桥战幕未揭开之前，新路颇着重短篇创作，以及速写报告之类。因我们认为登载不平的呼号和生活实感的作品，比较空洞的游记和不着边际的小品来得有意义。有一个时期，我们差不多每天都有一篇发表，其中描写教育界形态占最多数，如王汇集东的「视学官」、绍汉的「浮世绘」,「榴莲上市」，林声的「危」等都是反映了南洋教育界的黑暗面，在封建势力统御下的教员们的可怜的痛苦形态。在技巧和意识上虽然免不了「幼稚」的毛病，但在暴露现实这方面却尽了作者的任务。在南洋，因为社会文化水准的关系，能够在副刊上写作的，据调査所得，教育界占百分之八十五，然而反映教育界悲惨形态的小说虽有人写，「教育小说」方面的创作，却少得很。一年余来，据我所知，仅有王漉东的一篇速写「秀芳」，是以新文字教学作背景的，可以勉强算作「教育小说」。这也是这里文艺界之一缺点。不过我们要承认，教育小说很难写得好，在中国写得最成功的，仅有叶圣陶一人，但我们要知道，教育小说在这里也是很需要的，我希望将来有人在这方面多努力点。

有一时期，这儿的副刊，老是跟着祖国的杂志跑，当「文学」喊出儿童文学的口号后，关于儿童文学的理论，这里也介绍了一点点，但创作却很少。当时有一篇「加东海岸的风」在「星火」上出现，算是应时之花絮，这徒尚空言的缺点，我们也应该克服过来的。在新路上描写儿童生活的作品，字数比较长的是江郞的「马路英雄」，其他如吴谦裕的「野孩子」，和发表于四月三日儿童节特刊上的以今的「孩子们」以及蔡厚道的「孩子们悲痛的苦诉」等，也是属于这一类，题材大多是殖民地儿童悲惨生活，但「马路英雄」是属于讽刺的，翻译的仅有介绍冯夷汉的高尔基的「早晨」，那是一个童话。

和创作小说同一范筹的历史小品，新路上发表的很少。英英的「崔莺萦」是讽刺的。比较有点意识的是呆的「博浪沙」。此外介绍丁楚的「奔」、「当炉」、和芷夫的「王宝川」，都没有什么作用。写历史小品最成功的当然要推鲁迅、沬若、茅盾诸先生，他们的主题都是讽刺的。但现在讽刺的对象和先前的不同了。应该转向讽刺敌人和汉奸贼奴那边去。但在急迫的现在，它的力量似乎比较小点。因为现在是明抢的搏斗时代，不是还用暗箭周旋的时候了。

关于创作小说的作者和作品。值得一提的是，白获的「他乡」、「灰色的家」和「山村之一晚」「母子之间」。他有相当熟练的技巧，丰富的生活实感，但他的笔调近于织弱的，缺少刚毅的斗争气息，这是他的缺点。丁香君在「读了『灰色之家』后」说：「朋友，你是变得这么忧郁，你是深深地陷在悲观的泥潭里了。」是的，他就是这么镞弱，和「忧郁」。灵根(即以今)的「到天堂里去」、「厄运」、「叔父」等篇大体上是成功的。他的长处是热情的洋溢，和笔调的灵活。由上海寄来的时玳的「打胎医院」、「惨痛的一夜」是散文小说。时玳是位女子，在流浪的生活征途上，造成她强烈的正义感和澎湃的热情，可惜我们得到她的稿子很少。除这两篇以外，仅有一篇散文「饿殍」。

在新路上写短篇创作，技巧比较老练的，东去(即南行)是其中的一个。如「一块大洋」，是描写中国农村破产的悲惨情况，技巧上是达到成功的水准的，但他写散文的技巧驾于他写短篇小说，这留在后面再说。字数比较长的是绍蒙的「沉沦」和准盾艺的「憨憨别传」。但这两位都是初学写作的，在技巧上免不了很多缺点，徜再努力，这缺点自有被克服的一天。 但在这里笔者要指出，像这两位的新进作者，最大的毛病，是喜欢把作品的字数和文句拉长，致使结构散漫，叙述的系统上重复。这，我们的初学的写作者应该要注意的，最要紧的是一篇创作完成后，重读一遍，精密地考虑，把不需要文句和枝节，毫不爱惜地割掉。这方面，像苏联的「给初学写作者的一封信」和很多文艺理论书籍，都讲得很详细了。据我个人的观察，新进作者多是很富于热情的，都有着一颗可爱的殷红的跳动的心。倘能够把自身的生活经验、亲身经历的事迹写出来，并不会怎样见不得人。如尔特的「阿肥子的难关」，是写一位本地咖啡店头家，年关到了，被债主包围的悲剧。巨星的「卖花声里」（散文小说)是描写本坡牛车水一个卖花少女的遭遇。因为所写的都是熟识的人物，激于正义与热情，而代为呼号，所以达到相当成功了。新学写作的，最容易失败的是：「好高惊远」，描写他们不知道，不曾亲切观祭的东西，致写得十分离奇古怪，不知所云。像在这里而写东北义勇军，祖国学生的救亡，地痞贪官的纵横，很少能够写得成功的。

在新路及新光上，有一件值得记述的事，就是有几位作风笔调很相像，而且极富创作力，很有希望的作者，像林敦与吴谦裕。四月十五日林敦的「两个不同的时代」和七月十三日吴谦裕的「阿三嫂」，笔调和作风上都有很多相像的地方。此外李鸿机、黄慎之、和林声（即阿林)，笔调和作风亦极相似，健康与活泼。他们据说都是新进作者，思维健康，写的都是有血有肉的实在人物。在技巧上，他们皆近于「平铺直叙」。但长处也就在这一点,新进作者最危险的是爱学「老作家」的古怪笔调和用语，有时写出来，恐怕连自己也许莫明其好处。所以我认为初学写作的，应该朝向「平铺直叙」这条康庄大道走去。他们这三位中值得一提的作品，林声最成功的要推「新客」、「残」、和上面说过的「危」等。黄慎之的是「李德盛」「疯妇」和「火山」。其中尤以「火山」在意识和技巧上更完美，描写一位新时代的青年，为追求未来的光明与幸福而出亡，像「火山」似的爆发了。李鸿机的「梦醒以后」、「夜」、「瓷瓶里的玫瑰」、「退进山芭里」、「断绝了的友情」，和最近的「奸商的作风」等篇，虽然没有什么惊人的成就，但在一个新进作者却是可喜的收获。她是一个女子，因生活和环境的关系，在题材上免不了公式化，这又是她的缺点。

在芦沟桥血战以前，我们的斗争方式，是近于「暗箭」的，躲在某一角落里架起抢，瞄准我们的敌人，挂上桥把弹子发射过去。到了芦沟桥血战开展以及上海大战和现在的全面抗战，我们的战斗，己一步一步入于「明枪」，以堂堂旗鼓向我们的敌人进攻了。这在新路以至新光就换了一副新的战斗姿态。八月六日七日炼晶的「祖国的消息」，用报告的方式报导了海外一群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听到了祖国抗战的消息以后的欢踊和希冀：「前线的战士们！愿你们将华侨的愿望收下吧！……努力向前，不要后退，奋勇杀敌，收复失地……我们海外千万的华侨，愿为你们的后盾，战吧，不要动摇，放心战吧！」「丢那妈！系个汉奸……张自忠，忠什么来，卖国贼，这名改做张自奸倒是合适！」这种呼声，正是千万不愿沦为奴隶的海外华侨的呼声。文艺作者，创作的活动应该和现实配合起来，才不会浪费与落空，才能发挥紧密的策动力量，这新的发展的姿态是值得可喜的。八月九日寄鸿的「现阶段写作者的任务」和十日凡人的「南侨文化界的责任」就要求把笔尖「反映民族危机，鼓动侨众对民族革命战争的情绪」。祖国抗敌战争一天一天的剧烈，我们这里的文化思想也一天一天的扩展。九月三日六日吴谦裕的「太平洋底故事」,是描摹敌人国内的悲惨情形和反战情绪，虽然近于假想，但技巧上却很成功。这里的文艺作者就是这样渐渐明朗地向敌人进攻了。九月三日辉晨的「买布」已跨上抵制仇货的阶段。十三日许静的「捐」是一个速写,把山芭里劳动群众对祖阈的熟情报导给我们。

抵制仇货和捐款援助抗战，原是海外华侨救亡主要任务。但说到捐款，又使我们感觉一阵痛心与愤很，新路就曾因鼓励捐款，惹动了一场风波。但这正是我们的历史，历史永远存留在人间，我们还是朝向进攻汉奸和鼓动捐款这一方面努力。木公的「韩水头家」，阿林的「日本货商」，秋朦的「商人日记」，华光的「检查仇货记」，村人的「奸商」，啸平的「失火」，以及林潮水的「扩大抵制日货运动」，「奸商的秘密」，十二月十一日钱棍的「其肉可食」，笑萍的「乌油之外等」匕首式短文，都是真抢实弹向无耻贼奴进攻。此外像梨青的「扑灭汉奸」、「灭消汉扦」，小丹的「关于汉奸」，虽然是短文，但对于奸商也是一把利剑、据我领略到的经验，副刊上最有力量是这类刻划汉奸的丑脸，揭发日本帝国走狗的无耻行为文章，它们常能够有反响，就是显示它的力量。至少给予这班人面东西下一记闷棍，叫它们知道人间尚有正义之存在。

(五)散文与诗

散文方面，从新路到新光，颇有相当的收获，而且有几位很有希望的作者，张曙生、钟斯末、呢喃、尼嘉，绍蒙和绍汉也很合于写散文的，只要能够努力。我以为，写散文要有熟练的技巧，清新俊丽的词汇，悲郁的情绪，或澎湃的热情。在这几位中张曙生是近于悲郁的，像「琴的回忆」，「车」，「山芭里」，都有着一种被抛弃在沙漠上似的寂寞和忧郁。钟斯末，据他写信绐编者说他是个初学写作的人。但他写散文的技巧很熟练，是一个很有希望的作者，他有着澎湃的热情，像九月二日的「祖国底怀念」，廿二日的「广漠的原野上」，廿三日的「彩票」，十一月一日的「山芭底火烟」,在南洋都可以算是成功的作品，他的笔调和作风很像老陈,他的诗也写得不错，若再努力，前途有着无限的光辉，可以算是我们的收获。意识和技巧都达到相当水准的有：白苹洲的「秋的怀念」，欧阳寒吟的「池塘」，东去的「关老师」，「五月」，陈如旧的「我怀念着婆罗的原野」，「梦境的破灭」，华尼的「茵前默语」、「窗前忆语」、「窗前诉语」、「红」、「绿」，南行(即东去)的「忆砂陇村」，时玳的「饿俘」，野风的「祖国的天野」，曾艾荻的「散文二章」，沙田的「梦一般的三年」,张曙生的「一这一夜」，和上面介绍的几篇。八月九日欧阳必克，即田舍郞的「某二夜」，亦是值得一提的作品，虽然是那么短短的成千字，但在这中间，却替在狂风暴雨下殖民地讨活的人们，写下一个历史的轮廓。

踵武的散文，像八月十日的「色情线」，笔调很轻飘俊丽，但纤弱，爱用艰深字眼，这是他的缺点。我们希望他，在抗战的烽火中健全起来，把缺点克服过来。

诗的方面，不但新路和新光，全南洋的副刊，诗作园地都是很荒芜，花卉仅有远远的出现着几朵，这有待于我们的诗作者的努力开垦的。但我们要指出，新学写作的小毛病，是误认诗容易写，爱写诗，据我个人的经验，每十篇稿子中，平均有三四篇是诗，这是一个需要纠正的不良倾向。

新路和新光上，小小的收获亦是有的，东去的「食风处」，是写南洋头家的外契的，取材和技巧，都很适合这里的需要。呢喃的「静静的星洲河」，萧丽的「巴生河」，张曙生的「异国望风」、「赶市」、「火阳下生活的人们」、「怀吾乡」，都是采取本地风光人物为题材，那是很对的，逞儿正是一偶诗材丰富的处女地，要发展这里的诗，也只有从这一方面去努力。

此外六月廿六曰，白琳与杨荣合作的「修道女」，开了集体诗作的先河，很值得珍惜的。

抗战爆发后，我们的诗作者的笔尖，朝向进攻敌人和鼓励抗敌那面去。张曙生的「摇动吧，你的笔尖」，颜锐华的「中日之战」，呢喃的「给在逃的人们」，白天的「我们的觉醒」，旋风的「抢救我们的祖国」，炼晶的「把敌宼滚出边强」，黄慎之的「民族进行曲」，隐怜的「我要回去」，潜流的「保卫我们的华南」，谦裕的「给」，「田夫的勤捐曲」，小丹的「归去啊乡亲」，郭一冰的「打倒皇军」等，都是以抗战为主题。

是的，我们的诗人，正要从民族革命战争的烽烟中长大的！

（六）书评

新路创刊之初。我们很想在书评方面出点力，以帮助落后的大众。但这方面的工作，因有种种的关系，我们做得很少，除了寄鸿亦克和编者自己介绍外，很少外来的投稿。但这中间很多还是刊物之推荐，算不上书评。比较有系统点是二月五日亦克评「鹫鹭湖的忧郁」，四月十九日寄鸿的「王萍草的牧女」，和七月八日陈狗的「不祥的」，这些也是文艺时评。完整和周密的分析书评，我们完全没有做到，这是很值得惭愧的一回事。

（七）剧本

这方面我们得到的收获，仅有三月十三日北望的「出嫁」独幕剧，六月三日张曙生的「黄昏」独幕剧，十月九——十四日爱青的「神像」集体创作，十一月廿四日——廿一日黄石的「觉悟」，「出嫁」采取的是封建剥削制度，富翁抢夺小家碧玉的野蛮行动，题材似嫌旧一点,技巧方面亦有很多缺点。「黄昏」，是以本地社会生活的题材，描写一由祖国杀敌受伤归来的人，有点救亡的意识，但有些勉强。「神像」和「觉悟」，完金是以抗战为主题；「神像」，是描写本地封建家庭之思想冲突，这种取材是很值得提倡的；「觉悟」，是以肃清汉奸为目的，在霹震方面曾经上演。

戏剧最重要的是实践演出，我希望努力编写剧本的朋友注意到这一问题，在抗战剧烈的现在，戏剧所负的责任是万分重要的，最近南岛话剧运动的崛起，且有很多珍贵的收获，戏剧的前途一定很光明的。

(八)今后的态度

「新光」今后的编辑方针和态度，在这里也顺便作个简略宣布。

我们明瞭人类历史的必然进展，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是中华民族的新生，最后定是我们胜利，所以我们反对一切动摇和妥协。

因此我们要抨击妥协求和的歪曲言论，尤其是日本帝国和法西斯国际的特种奸细，托洛斯基极端派的烟幕和言论，我们更要尽一切饴力去肃清。

海外华侨的救亡主要任务是出钱援助政府抗战，作经济绝交运动紧制敌人的死命，所以今后我们还要兼着过去的精神，鼓励捐款，无情地进攻汉奸以及揭发替敌人作走狗，贩卖仇货的无耻贼奴。

中国只有在全国不分党派不分阶看的一致团结之下，不能击退富前凶暴的敏人，夺得最后的胜利。所以我们永远拥护民族统一阵线，反对左右倾言论，反对「清算主义」清算锫坂，挑拨政府与民众感情；所以我们要肃清一切包着糖衣的清算主义的近视浅薄言论。取稿方面，我们暂时不接受长篇，或三千字以上的大著,但打击汉奸理论的阴谋除外。在现实剧烈变动的危急的现在，我们要求有精悍的匕首式的短文，像啸平的街头杂写，和阿林的街头杂记，以及速写与报吿，都是我们最需要的作品。

我们不摆架子，不怕绅士侧目，壮健地活泼地挺昂进前，在民族革命战争中，尽我们应负担的任务。一九三七年，除夕之前。

(载**一九三八年「新国民日报」新年特刊)**

一九三七年马华文坛概况 蔡贞坚

(一)前言

记得曾有人说过，马来亚是没有文坛的。说这话的人，是错误的，是不懂文坛的意义的。事实上，我们对「文坛」这名词，应认为一般文艺活动范围的特殊名称，我们不能因为这范围内的活动的衰沉或寂寞，便说没有「文坛」。正如我们不能因为马来亚教育的落后或腐败，便肯定马来亚没有学校。不过「文坛」是极其抽象的，而须从文艺活动方面去观察体会吧了。

我们现在所欲说的马来亚文坛，并不包括其他英巫各种文字；因为虽是同在一个地域，但其活动的姿态既是各异其趣，自然不能相提并论。所以，这里仅就马来亚华侨文坛一年来的概况，择要加以叙述和捡阅而已。

马华文坛一向虽不曾和祖国文坛发生直接的连系；但因它一向是处于被动底地位，故一切活动，总是受祖国方面的直接影响。譬如新文字运动，本来在马华方面，比祖国更为需要，但也照例直到祖国方面把新文字问题论争吿了一段落之后，这里才跟着提出讨论。又如驵国文坛关于「国防女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两个口号的论争，也是如此。因此，这一年来马来亚华侨文坛的活动，可以跟着祖国政局的演变，而划分两个时期，也可以同时分为上半年与下半年；上半年约由西安事变结束起，至「七七」藿沟桥事变为止，下半年则自全面抗战展开直到目前。上半年马华文坛是充满着苦闷的气息，各种副刊和定期刊，只有消极的表现。「七七」事变爆发以后，整个马华文坛立即显出一种崭新的气象，各副刊上所发表的作品，是完全一致的抗战呼声，而一般文化人和写作者，且进一步要求实践，力谋团结。这种现象，不但是马来亚空前所未有，而在本质上，是和祖国的统一一致的。

为了行文的便利，以下就各方面的情形，分类加以叙述。

（二)各报副刊

因为马来亚一般文化的落后，以及种种客观环境的限制，马华文坛活动的地盘，几乎仅限于各日报的副刊。因之各报副刊便成为一般关心马华文坛者的唯一注目对象。一九三七年这一年间，各报副刊在质量两方面，都有着显著的进步，特别是自全面抗战开始以后，各种副刊在内容上、精神上，都有惊人的进展，而新写作人多量的出现，更是这时期中的好现象。现在将各日报的主要副刊略为叙述。

（一)星洲日报早报有副刊「晨星」，星期刊有「文艺」「妇女界」等副刊。「晨星」编者林健安君，该刊为马华智识界最注意的副刊之一。平素颇能够容纳各方面的意见和讨论，特别是关于智识阶级的各种问题。抗战展开以后，该刊上曾有关于智识份子应否回国参战问题讨论。「文艺」为每周刊，最近未见有重要作品出现。「妇女界」也为每周刊，为目前星岛唯一的妇女副刊，内容颇为精彩，经常有关于组织妇女协会问题的讨论。此外，尚有「每周电影」一种，为康人君编辑。

(二)南洋商报在上半年出现的副刊很多，除现有的每日副刊「狮声」外，并逐日轮流发刊「令日文化」、「今日艺术」、「今日妇女」、「今日剧影」，均由戴隐郞君编辑。七月，该报改组，副刊改由刘道南(流浪)君编辑，除「狮声」外，原有「今日」各栏，改出「今日文学」和「南洋文艺」,当时适值「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狮声」在新局面下，由新人主持，因之在质方面，会有显著的变化，显示着一种很鲜明的抗战意识。该刊编者并公开揭示编辑方针，注重综合化和通俗化。「今日文学」专载创作批评、文艺理论，及其他关于文学方面的各种问题。不久以前，曾有阔于新诗形式问题讨论。八月底出「巴比塞纪念专号」，十月间出「鲁迅纪念专号」。至于「南洋文艺」则专载创作，每期几乎都有新人的作品。「狮声」于八月间改由张楚现编辑，除赓续刘君的编辑方针外，并努力提倡利用旧形式表现抗敌的情绪，如「爱国小调」、「大鼓」、「救亡弹词」等。该报另一种副刊「如此社会」(现已停出)，每日的社会生活特写，颇为人注目，此种特写颇有报告文学的意味。其描写的对象，为一般下层生活的劳苦同胞，如石山工人、三水婆、卖橄榄儿童、矿工，其优点在以轻松有趣的笔调，用客观的同情态度，据实叙写，使读者于无形中对劳苦同胞的生活，发生深刻的印象，在各位作者中，要以友七君写的最为深刻动人。

（三)星中日报的副刊「星火」，历史虽比其他各副刊为短，但平素则极受一般智识界的重视。该刊一向颇注意于新文化和新思想的介绍，过去对新文学运动曾尽力提倡，发表的文章，多数能着重客观的现实。该刊前任编者为已回国参加抗战工作的刘潜迅君，十一月起，改由吴天君编辑，曾召集该刊创作同人开过一次座谈会，讨论该刊今后的动向。这种办法，我觉得很好。要使一个副刊时时改进，至要的应打破编者、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三重隔阂。屋火座谈会确为沟通这三方面的情感的好方法。间南洋商报副刊编者张刘二君也曾于国薆日邀集一次同样的谈话会。这种办法，各报副刊如能实行，至少，编者对于编辑选材方面，当较有充分的把握。

（四）新国民日报副刊「新路」内容也颇充实，编者为李润湖君。至于总汇集新报的「总汇集副刊」，因纯为剪稿，这里不加叙述。

（五）在槟城方面，有光华日报的副刊「槟风」，编者闻为吴蔚如君，稿件来源多为北马一般写作入所供给，内容尚颇精彩。该刊曾有一时期大受北马智识界所欢迎。槟城新报副刊「野风」，编者未详，该刊经常有新写作者的作品发表。

（六）怡保中华晨报的副刊，计有「大众副刊」「青年大众」「妇女呼声」和「绿洲」等。前三项原由王厌之君编辑，对北马的青年知识份子号召力颇大。「绿洲」为马来亚宣传世界语的唯一副刊，编者为杨绿水君。「青年大众」和「大众副刊」在抗战展开以后，对抗战理论和路线——尤其对于联合阵线理论，开发颇为努力，对于一般智识青年的影响很大。近闻「大众副刊」已改由杨绿水君编辑，「妇女呼声」最近复刊，编者为陈如旧君。

(七）吉隆坡马华日报刚于近月出版，副刊有「前哨」，编者未详。该刊曾拟与国内一般成名作家联络写稿，以上号召；但至今还未见他们的作品；大约为战局转变的关系。目前写作者多为云兰莪一般写作人。

以上仅就各报的主要副刊约略叙述而已，至于其他许多「剪刀副刊」，因不在本文叙述范围，只得从略了。

(三）定期刊物

一九三七年的上半年，马来亚刊行的定期刊物，在数量上虽颇有可观，但大多数都很短命，有时则仅如墵花一现。其中以王仲广君主编的「马来亚月刊」的历史较久(？)，但定价太贵，该刊最近未见出版。此外，有戴隐郎君等编的「大众周报」，邓星海君编的「大公周报」，以上两种采单张小报型。单行本的，有茶阳励志社出版的「茶阳月刊」，苏亦民君编的「星岛周报」，许侠夫君编的「文化丛报」，和康人编的「现代新闻」等。「大众周报」每期都有漫画，文字通俗，颇受读者欢迎，惜早已停刊。「大公周刊」现仍继绩出版，对时事评论颇为努力。「茶阳月刊」因乡土色彩过于浓厚，故内容虽颇充实，但不能获得多量的客属以外的读者。「星岛周报」为综合刊物，「文化丛报」在内容方面似不及「星岛」充实。「现代新闻」有国内作家担任撰稿。上述四种刊物，多仅出三数期，即相继夭逝了。

在北马方面，定期刊物的出版要比星洲加倍困难。槟城的「学习青年」算是这一年中当地出版唯一定期刊，但不久也因种种关系，宣吿停刊。现已于十二月一日复刊，内容比以前更为精彩，写作者多为北马文化界朋友，其复刊号的重要文章，有野农的笔谈，陈凌的关于马来亚救亡问题，力生的青年与抗战，黄灰的新中国的青年等。

与「学习青年」复刊同时，在星岛方面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定期刊「生路」，为爱同校友会所出版，该刊篇幅虽小，无疑是目前星洲唯一的大众读物。其创刊号刊首的「见面的话」有这样几种精警痛切的话：「国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大决斗的最后关头，敌人兽性的侵略，我们唯有全民坚决抵抗到底！方能从死亡里求得『生路』，恐日、不抵抗、投降、只有『死路』一条！」

此外，须得顺笔一提的，是在这一年中，有了两种重要的出版物出现：一为加影华侨中小学校的纪念刊，一为爱同学校教育研究会的「教育」，对于南侨教育当前的问题，有很多宝贵意见贡献。「教育」里面，有陈祖训君的一篇「非常时期的民众教育」论文，对目前非常时期的民众教育这个问题，迫切陈词，极力主扫除文盲，把教育跟全面抗战实行联系。

我们检阅一年来马来亚的出版物，觉得非常贫乏，直到目前事实上马来亚还不曾有一种理想的刊物出现，加以自上海失陷后，刊物多数停办，其中少数虽移内地出版，但在寄运上已发生问题，这使得马来亚读书界精神粮食大感恐慌。照目前的情形看来，国内出版的刊物，也许会在马来亚绝迹。这种事实，证明着马来亚有积极出版定期刊物的需要。

不过，我们知道，马来亚出版的刊物所以不能长久存在，最显明的原因，就是出版者经济力量的贫弱，多数要靠广吿收入来维持；而且因为印刷费的昂贵，常致广告的收入不足相以抵。在这样的毫无经济基础的条件下，任何刊物都是不容易存在的。还有一种原因，就是一种恶劣的共同心理，看不起本地出版的刊物；因之商家不愿登广吿；作者不肯卖力写稿；而读者也不层购买，这个原因，实为刊物的致命伤。

但这种现象,并不是证明马来亚不需要出版刊物的；相反，目前却是急切地需要着。问题是在于何种刊物才能适合一般的需要？以及如何才能奠定刊物的基础？才能永久存续下去？我相信，假使目前能有「货真价实」的刊物出版，决不致于无人过问。据说现在有许多文化界朋友很热心要办刊物，最好他们不要再蹈过去一般刊物的覆辙，倘能集成一个集体的力量，来共同负责，最低限度，当较有持久的把握。

听说季之华君等现已组成「南潮出版社」，采用股份公司的办法，公开招股，每股一元。将来刊物出版，每个股本都有免费订阅一份的权利。这个办法，很有成功的希望。闻青年励志社也将有同样的计划，那末，在一九三八年中，我们也许将看到许多崭新姿态的刊物吧。

(四)从话剧的突兴到公演

戏剧在社会教育上的地位，比任何都重要；因为它是最通俗的教育利器，不但识字者看得懂，目不识丁的文盲也一样看得懂的。在有声电影未发达以前，戏剧一向是担负着社会教育的主要任务。

事事落后的马来亚，不但剧本很少出产，就连现成剧本的演出，也是寥寥可数，而其演出说得上成功的，更是不可多观。这一年来，马来亚的剧运依然非常沉寂，只有新加坡方面曾经熟闹一时而已。

新加坡自从成立了「业余话剧社」后，维扬体育会和爱同校友会等许多团体都相继成立戏剧组，接着就进行联合公演，大体上本已相当成功；但最后不幸因意见的破裂而失败了。

失败的原因，据各方谈论，颇不一致，但有一个较著的原因，就是联合公演的份子，各怀成见，不能开诚相与，忘记了本身的责任。其实，在这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一切无谓的成见都是不必争论的。唯一应争的，是如何才能使我们的「弹不虚发」。祖国两大敌党，互相杀伐十年，临到遗样危险关头，也不能不放下屠刀，实行携手，联合公演诸君便是忽略了这一层的重要意义。

最近数月中，新加坡有两部剧本出现，而且都曾上演。这两部，一为现任「星火」编者吴天君的「伤兵医生院」，同时会在「晨星」发表；一为爱同校友会戏剧组的集体创作「怒涛」，这种集体创作，在马来亚还破题儿第一次。该剧内容，是描写当地一个工厂的工人，用罢工的行动，来制裁买日货的厂主——奸商。最后工人用合法的手续向奸商提出三个要求；一，厂主从今天起绝对不买日本货；二，厂主保障救国工作的进行，不得破坏；三，实行开厂，全体工人都得有工做，不能开除工友。厂主在群众制裁下，终于不得不承认这些条件。

这部剧本最大的优点，就是能对着当前客观现实，向工人指示在联合战线的意识下，如何运用合法的救国工作。但笔者觉得该剧本许多对话，过于「文绉绉」，离开口语化的标准颇远，这是值得集体创作诸君加以商榷的。

在戏剧副刊方面，目前仅有南洋商报的「戏剧周刊」,亦出过数期，还没有剧本创作出现。马华「前哨」最近刊出一篇独幕剧「十二个」，描写祖国前方将士英勇抗战的情形，作者为庠君。

(五)文化人的醒觉

智识份子——特别是作为写作人的智识份子，对于任何事物们感觉，都比任何人来得锐敏，因此，他们对身所处的环境，及其所负的责任，都极其清楚。

西安事变以后，马华写作者似乎有一种新的认识和感觉,都能认清他的当前的大敌，一致认为只有把笔尖朝着同的方向，才能制服民族大敌。因此，今年四月十五日的「狮声」上有文翔君的一篇「我们笔尖的动向」出现。该文提出两个基木问题，一为「作者的世界观问题」，一为「作者对于客观现实认识的问题」。

对于第一问题「世界观」，他这样解释着：「用一句粗浅的话来说，就是作者对于写作的观点的态度；比方你对于写作的观点的态度，常常是哥哥妹妹式的，那末，你的描写范围，一定为哥哥妹妹式的世界观所限，也许你一辈子只有写哥哥妹妹式一类的文章。同样地，如果你常常以为写文章是为发牢骚的，那你必然地受发牢骚的世界观所限制；你描写底对象，不是专为发牢骚，必定是表现个人的英雄主义，怎样也不能从这个写作者的世界观扩展起来，把你底笔尖转向到现实的、严肃的、与有血有肉的描写。我们写作的世界观，应当是针对现实、暴露现实，以现实为出发点。因为在我们的周围的现实，是异常畸形的、黑暗的，我们应该以人类的同情心，以肃清畸形与黑暗的现实为己任，因而我们写作者的世界观，便从此一方面确定的出发……」

他对「客观现实认识的问题」是这样解释的：「——客观现实的情景，常常是千变万幻的，使人捉摸不定的，在客观的这个现实世界中，不但是一个未经世故的人难于辨认，就是有许多自以为对现实有透澈的认识的人，也不免有时被现实所蒙蔽，而戴上一层有色的眼镜。……然而，真理只有一个，只要我们肯面对现实，从现实中加强个人的认识，真理始终是要被我掘出的。因此，我们要做到笔尖能肃清畸形与黑暗的工作，对于客观现实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是非常重要的。」

最后作者还提出四个基本标准。

（一)我们的笔尖，必须是救亡的；

(二)我们的笔尖，必须是反法西斯的，反封建的；

（三)我们的笔尖，必须是提倡世界和平的；

（四)我们的笔尖，必须是指导人类的生活的争取的。

该文发表以后，于四月十九日同刊上，就有了家人君的一篇文章，对文翔君的意见提出补充，其要点为：「……关于文翔君那篇『我们笔尖的动向」文章里所确定的四条写作原则：我是完全赞同的？但我仍有一个意见补充，在此四个原则上面，不要离开实践的任务，什么叫做实践任务呢？那就是一个作者把笔尖去反法西斯、反封建，而作武器运用的时候，他除开在书本上阅读时事作为参考的一些材料外，主要的还要在社会各种角落里，去发现法西斯怎样散布战争的种子；怎样强迫群众军事训练，怎样施行欺骗和麻醉群众的教育，而企图爆发侵略的战争；而封建残余又怎样在作祟等现象。这样，我们才能具体地去认识法西斯与封建残余的罪恶，同时在这实践过程中，才能够抓住现实，和加强个人的认识(认识也是动的)，积集丰富的认识现实，又是逐渐增加战斗力量，这种不断的在实践中去认识现实，也就是作者同情心的表现，而作者本身确定的人生观，也就是作者本身对客观现实的认识问题……」

最后，家人君并确定写作者的路线：「一个作者要面对现实，在实践中去学习经验，具体地去把握住每一事象获取动的认识，而作这笔尖扫射的动向吧。」

但文翔君在同月廿二日「狮声」上面发表的一篇「向家人君请教」的文章，对家人君的意见有所非难；而家人君也于同月廿六日在同栏发表「文翔君听我道来吧」,接着于五月七日发表「写给文翔君的话」。并有另一作者人生君，于同月廿八日的同栏上发表一篇「实践与空说」，对文翔君的意见多所指摘；并着重地指出实践的问题，他的结论是这样：「我们知道：标语口号不能称做文学；因为标语口号可以坐在楼上写，而写实文学则须作者身与斗争场面的，这先要看『铁流』和「毁灭』的作者，他们的思想，是由俄国内战的现实培养出来的，便可以知道，倘文翔君尚不明了文学的这种特殊功能，而在迫不暇择地要人在这作品中加上『必须救亡』或是『打倒』的字句，那就只是证明文翔君是一个不敢『实践』的懦怯者吧了。」

这一些论争，严格说来，实际上没有得到多大的效果，而事实上，两方的观点大抵相同的。至于引起论争的焦点，不外在乎「实践」与「认识」这两个问题；但结果竟弄到有些难堪，这不能说双方绝无意气作用。譬如家人君的「文翔君听我道来吧」这篇文章的题目，便已充满挑战的火气；这种违反虚心探讨的讨论态度，是过于轻薄不足取的。我觉得文林君在同栏四月廿八日发表的文章「关于『世界观』与『客观现实』问题的论争」的批判，最为中肯，它在「不要互相火拼」一节中，这样批判着：

「……在这一次的论争中，对于『世界观』问题的讲解，文翔君在『向家人君请教」一文中，引『思想方法论』书中的一段说：『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中间，还有着共通的总的法则，我们对于这法则，是可以获得一个总的把握或认识.，这总的把握或认识，就是我们的世界观』，家人君引新术语辞典：『世界观』一名词说：『世界观』是宇宙间一切事象的统一认识问题。从这看来，二方面可以说是一致的，没什么不同，更不能说是背道而驰……

「大家既然是一条阵线上的伙伴，一个集团的工作者，有什么好论，什么好争呢？请不要互相火拼!」

在「两方面都要负责啊」的一节中，文砵君还有这样严正的批判：「……对于『世界观』，这样的题目，……哲学上的新名词，实在是难免人们起来说话了。

家人君呢,他对于『世界观』问题的解释，同样没有充分的意见说出来，使读者瞭解和认识。

不过，对于『客观现实的认识上问题』，家人君却教我们从实践上去获得动的把握，动的真理，这可以说是正确的见解。但家人君却忘记了自己的立场，在修词上出许多过火的话，弄得两方面互相猜疑、误解、给予读者不良的影响……」

同时，文林君更严正地主张要用「兄弟的态度」和「朋友的精神」，去探讨问题，去发挥真理。这些，都是很宝贵的意见,值得我们郑重再为提出的。

(六)抗战怒潮中的马华文坛

全面抗战展开以来，马华文坛更有着一种新的转变，各副刊发表的文字，很少那种高谈阔论，相反，都倾向于实践理论的追求。写作人一方面自动参加筹赈工作，和歌咏运动、话剧运动，另一方面因高扬君在「星火」的呼吁，而实行献捐稿费助赈。他们不论在写作上和行动上，都己能实践着「把千百颗子弹打在一个靶子上」。这种现象，是从一九二七年中国大革命以来所未曾见过的。

但在这一时间，一般智识份子在意识上和行动上虽特别活跃，而同时也充满着若闷的气氛；这种苦闷，象征着大时代前夜期待黎明的迫切。

九月廿三日，耶鲁君在「晨星」上发表「海外智识份子当前一个严重的问题」一文，他提出了三个具体问题：(一)为什么我们对抗敌的直接援助比工界侨胞还要迟滞？(二)怎样才能动员大批智识份子回国参战?(三)不能不留下，应当并且可能做些什么工作呢?他所提出的这三个问点，都是针对现实的。关于第一个问点,智识份子对抗战的直接援助比工界遗要迟滞，是普通的现象。事实上，一般写作者曾实行捐献稿费，但大多数的知识份子，不但未曾有何实际行动，一毛不拔的也还很多。这二个问题，是由「星火」前任编者刘潜迅，南洋商报编辑梁若尘，和启发学校的张慢华等君的回国参加抗战工作所引起的。

耶鲁君在该文中，同时提出四个智识份子必须克服的对象：(一)小布尔的劣根性；(二)客观环垃的限制；(三)体质的不济；(四)技能的缺乏。

不久，更生君就在同月廿八日的「晨星」发表「怎样克服海外智识份子的劣根性」，廿九日又有丘康君的「强化华侨智识份子抗敌问题」，三十日又有黑儿君的「救亡运动不只前方」等篇重要文字发表。

更生君的意见，以为智识份子的劣恨性，可以用集体组织的力量和纪律来克服，主张目前急应组织「文化人协会」，对于回国与后方工作两个问题，认为须在「文化协会」成立后来解决。

丘康君则强调地认为华侨智识份子有回国参战的必要，主张组织(一)华侨军；(二)战事服务团；(三)抗战专刊出版社。

而黑儿君的意见，是反对智识份子回国参战的。他的意见是这样：国内目前在军事救护方面的人材并不缺乏；而且智识份子因生活技能不同，有某一部份的特长，和某一部份的缺憾，不适于当前的前方抗战工作。他以为智识份子的力量的最有效发出的方面是宣传工作。

尚有其他作者关于上述问题的讨论;但大抵无多大出入，不必多叙。不过，笔者以为智识份子的组织问题，是目前各种问题必须先决的问题。至于回国参战的必要与否，并没有绝对的理由存在的。照目前的情形而论，有很多重要的后方工作，是须总动员全体智识份子来担负的，像「马来亚一日」、「新启蒙运动」、「捐款运动」和组织文盲、组织「民众时事讲围」、民众歌咏等工作，都非积极来干不可。假使事实上祖国需要我们回国参战，我们既有了团体的组织和纪律，那末随时可以动员回国。但在目前，决心待机回国参战者，一方面际应参加各种后方工作外，一方面也要特别注意于体魄和意志的锻鍊，并且随时要储备一笔起码数目的回国旅费。

总之，在目前，已经不是争论怎样实践，而是要不要实践的时候。说句简括的话，不管直接或间接，只要能把我们的铁弹打进敌人的胸膛，便是真正的意义。徒唱高调，只喊口号的实践方式，目前不但不需要，而且都是会落空的！

(七)文艺作品一瞥

马来亚这一个蕴藏着丰富的文艺宝藏作品的出产，较有系统而成熟的创作，也如凤毛麟角。「浓烟」和「赤道线上」这两部创作，可算难得的收获了。平常在各副刊上出现的，都是一些零碎之作。因此，我们现在想提出一篇一九三七年马华文坛代表作来，是不可能的。 这里只能在那些零碎作品中加以检阅而已。

这一年来文艺作品在量的方面，并没有多大增加；不过质的方面的突多，是很显然。尤其自抗战爆发以后，过去的个入英雄主义表现的作品是绝迹了，代之而起的，是抗战文艺的勃兴。

诗歌方面，四月初「狮声」曾出过一个「诗歌特辑」。最近两三月来在「今日文学」上曾因章玉君的提出新诗形式问题，而引起拫多人热烈的讨论。报告文学的写作，很有相当的发展。九月四日「晨星」上，有一篇「欢迎方振武将军」的报吿文学，是值得注意的。

「狮声」编者楚琨提倡的利用旧形式表现新情绪，有很好的收获，如「大鼓」、「救亡弹词」「爱国小调」等,对于识字较少的店员工人，颇有吸引力。东方丙丁君常写的「救亡弹词」颇值得注意，这里且举十月一日他的一篇「黄翠娥为国劝母记」的一小节为例：

翠娥听，泪如丝，

劝娘亲：个中详细你不知！

我们四万万五千万都共祖宗，

五湖四海原是一家人。

太平安乐该大家享，

大难临头岂可乘风四散飞？

莫说言语不同有彼此，

唇亡齿寒更可怜。

六年前失掉东北我不管，

到今年才夺去平津，

炮打上海又广东。

前方将士奋身杀敌显英勇。

飞机底下把命丧。

娘且听，芦沟桥，

七月七日动刀枪。

马革裹尸赵登禹，

佟麟阁成仁取义尽精忠。

足智多谋张庆余。

活捉逆贼殷汝耕……

日报的纯文艺副刊，只有星洲日报的「文艺」(周刊)，和南洋商报的「南洋文艺」(周刊)经常有些短小精悍的创作发表，「南洋文艺」较注重新人的提拔，经常有新人作品出现。

文艺批评一向很少见。最近「今日文学」上有啸鹤君的一篇创作批评「南洋文艺巡礼」，对「南洋文艺」上的作品，有深刻的批评。此外「晨星」上也有文翔君等关于「怒涛」集体创作剧本的批评。

（八)从文化人俱乐部说到写作人协会

鲁迅先生在他的「鸭的喜剧」一篇中，说俄国「诗人爱罗先珂先生在北平时」时常这样诉苦着：「寂寞呀，寂寞呀，……的寂寞呀」！我知道爱氏到过爪亚，印度、暹罗、但不曾到马来亚半岛来，假使他到这半岛来，不知又会感到怎样的寂寞呢？

是的，马来亚不是没有文坛，但实在太寂寞了！今年由于一月一日北马文化人的「追悼鲁迅先生大会」，震荡了全马文化界，文人们那种「文人相轻」「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故态，似乎已大为转变。五月二日，在星洲由六刊物的负责人发起，邀请全星文化界在皇后酒楼举行「文化联欢大会」，到会人数一百六十七名。会中，由陈耀东君提议，通过了组织「文化人俱乐部」。

其后，在各副刊上又有许多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他们的意见，归纳起来，就是：文化人就须组织起来;只有在集体行动之下，才能产生伟大的力量，而一致要求团结、要求组织。洪涛君在五月底「今日文化」上发表的「统一华侨文化运动是文化人当前的急务」文中，有这样一段警语：马来亚是世界的一环。华侨居住最多。可是，华侨文化人本身是最散漫可怜的，什么事情都是漠不相千，各自为政，甚至彼此互相攻击、排挤……等等。当然，这恶现象不单是马来亚，就是国内也还有普遍存在着。当然，这里最大的原因，就是没有「组织」。那末，在现阶段的新形势下，是否再容有这种现象存在呢？笔者认为绝对地不可能。为什么呢？理由是很简单的：华侨与祖国，不但是不能分开，而且有密切关系的。假如祖国是被灭亡，国人不但要遭受到亡国奴的痛苦；同时流亡于海外的华侨，随时随地也要受着战争的威胁。所以，华侨文化人的责任是加倍重大的。了解了这一点，我们这时候就更需要联络各阶层的大众，大家开诚布公，以民族解放为立脚点,以维系世界和平，保护世界文化为己任，共同发挥、共同推进马来亚文化工作，使马来亚文化能够跟着时代的巨轮前进！」

接着，「六六」教师节举行的全星「教师联欢会」，对于文化界的团结，有着更重要的意义。事实上，马华文坛一般写作者，最多数是在教育界的；这个联欢会，关系马华文坛尤大。不过，事实告诉我们，组织「文化人倶乐部」的进行，并不曾因此而有新的进展，反而日渐消沉下去。这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上面已经说过，文化界已经共同感觉有组织的需要了。但是这一个「起码」的工作，这么冷落，难道他们还不能够团结、不能够组织吗？这个疑问，我想一般文化界朋友都是很了然的。中国两大政党，十年来互相嘶杀，互相水火，俨若敌国；但在利害一致的场合，他们不但已经团结起来，并且已经站在同一阵线抵抗侵略的敌人了！那末，现在还有什么原因使我们马来亚文化界不能够团结呢？

九月十三日，吴克登君在「晨星」发表一文，建议创立「写作人协会」。十月一日，小平君在「星火」发表「由马来亚文艺界说到组织」。但可惜的是，马华文化界始终没有切实的动作。

当抗战爆发以后，星洲方面曾有少数文化人开过许多次座谈会，讨论关于文化人组织的问题，不久曾产生了一个「星洲华侨写作人协会」筹备委员会，簿备已有了相当头绪，并已拟定章程，推季之华君向当地政府疏通许可注册。可是，直到现在，听说还有种种问题未能解决。但这事假使筹备诸君肯加紧努力，我相信这个协会将在一九三八年展开成功之幕吧。

在北马和中马方面，文化界要求组织的热情，事实上不减于星洲的文化界。北马方面，槟城也已成立了「文化人倶乐部」筹委会，并且决定于一九三八年新年元旦，召集文化界同人聚会。至于吉隆坡方面，现在新出版了马华日报，这对于雪兰莪的文化人自然是很兴奋的。十二月中，当地一般写作人，如林参天，张晓光，林珠光等君，曾在尊孔学校开过一个谈话会，并已决定组织雪兰莪文化人团体了。

(九)结论

综观这一年来马华文坛和一般文化人写作人活动的情况，的确有着很大的进步，旧胀新算，一目了然。不过，笔者因曾离开马来半岛，有许多在各副刊上发表的作品，未能一一拜读，挂漏在所难免，但就最近各副刊看来，那种抗战意识的坚强，以及步调的一致，实为空前所未有，在文化人方面，多数已经决心扬弃过去那种「闭门潜修」的个人主义，而迫切的要求和社会发生联系。这种现象，虽因还有许多黑幕使我们不能乐观，但凡事在某种过程中，都须经过许多波折和许多困难的。相信只要文化界同志肯鼓起热情，扬弃自私的观念，努力跟进，必能够冲破一切难关。那么，民族新生的康庄大道，就在眼前了。

凶恶的敌人，今天正在我们的南京城头痛饮着香槟，三岛的铁骑，正在紫金山装耀武扬威。而今天，我们却只有怀着一颗热跃的心，向北怅望……。哦，朋友，今后我们民族的奋斗，必将日益加重，那么，作为文化战士而托身海外的朋友们，在这时候都应冷静的想想，问问自己，我们今后应做些什么，实际的工作呢？

笔者也算滥竽文化界的一份子，对于文化界朋友的感觉，相信都是一样的，为了痛改前非，策励来兹，此时我们实有深切重新反省的必要。

我们上文已说过，这一年来马华文化界都有了普遍的醒觉，但是，所以至今还不能有实际行动者，原因正多，但主要的还是由于我们的小布尔劣恨性未能澈底铲除，徒唱高调的比埋头苦干的人要多。像有一些朋友，他们对于任何后方抗战工作都不肯干，一味坐待机会回国，煞像枕戈待旦。其实不客气的说，这种朋友，根本就没有坚毅的自信心，起码的刻苦生活就过不下去，谁相信他们能回祖国前方去冲锋肉搏呢？

所以，我希望我们文化界今后都能脚踏实地去努力，不唱高调、不务虚荣，但埋头苦干，不怕牺牲、不怕失败。

至于摆在眼前的工作实在太多了，但个人行动的时代已经消逝！现在我们得首先把自己武装起来，不单是头脑，手足以全身的筋肉，都要武装起来，加以目前各方面都充满着人面兽心的汉奸，我们这个武装的意义更加重大。

关于组织，现在问题已经不是需要与否，而是如何努力才能把我们严密组织起来。我以为今后马华文坛要实现理想的工作，最低限度应在星、槟、吉、芙、甲、怡、柔等重要地方，成立单位的「文化人协会」，然后再择定一个适当地方，组织总会，以指挥各地协会工作。 这张小小的支票，我想是不至于不能兑现的。至于文化人的定义，也不可太滥，我以为最好定为「文化部门的工作者」，如此，组织中的份子便不至于太复杂了。

笔者对于马华文坛的情况原不大熟悉，编者派我写这题目，推辞不得，只得从命，但匆促落笔，挂漏错误之处，自信难免，望文坛同志予以指正吧。

**（载一九三八年「南洋商报」新年特刊）**

马六甲读者对一九三八年「星火」的希望（座谈)

出席者——世木，李髓，呈之，洪潮，川村，玉专，岛民，新玉，鸿鹄，雷声，纪梅

主席——雷声

记录——新玉

时间——一九三八年一月八日午夜

地点——古城某餐馆

声：今天我们召集这个座谈会，主要的是讨论和贡献一九三八年对于「星火」的希望，我们应该更进一步说，对于「星火」的希望也就是对于全马副刊的希望。一九三七年是在怒涛澎湃中轰轰烈烈的溜过了，无疑的，「星火」在这期中也尽了很大的力量。现在一九三八年终于来到，人总是喜新厌旧的，一年之计在于春，我们应当在一九三八年启幕的当儿，写下我们对于它的希望。好吧，我们现在应当不客气的毫无顾忌的打开话匣子发挥宏论吧！

玉：对于一九三八年「星火」的希望，我认为首先应该广泛地运用抗战文学的技巧和内容上的多样性」一切的作品尽可能的避免人云亦云,意思就是说提高我们的写作技巧和内容的多样化，击破作品题材的狭窄。

村：说到这里，我应当补充新玉君的意见，现在全马副刊似乎犯着同一的通病，就是一切的讨论和研究都在标榜着「国防」二字。国防当然是需要的，但是我们不应当停止其他问题的讨论和研究。只要对于抗战有关的作品都可以刊载，如果只机械地标榜着「国防」和「抗战」而停止了其他问题的研究，那末抗战文化就要流入公式化的道路！

髓：对于「星火」的新希望，我的意见很简单，第一就是实干，我看了今天（一月八日)「星火」的一九三八年的工作大纲，对于各种工作都有极详细的提出，我对于「星火」暂且说不必抱着过大的希望，最切要的是兑现这张支票，「星火」的成绩，也可以说用日后的「货色」来证明。第二是多多刊载欧洲反法西斯蒂和平阵线的动态，如西班牙反法西斯蒂工作和消息的报导，因为这种文章在全马副刊上太缺乏了，作为进步的读者是很需要这方面正确的报导和分析的论文，并藉此和目前的抗战情绪及工作配合联系起来。另一面可以作为我们工作的借镜和检讨的试金石，更可以提高和鼓动民众的抗战意识。

村：更有一点忽略了的，就是对于帮派和地域的观念开始作个无情的总攻击。「星火」应当好好的负起这个责任来，作有力的扫清工作，把文坛上一切的魅魈驱逐或加感化。

梅：概括地说几句对于「星火」的新希望，一，能够适应当地需要的作品，暴露封建的余毒，强调工人大众对于敌人的拒运的大胜利，并加以启示。二，暴露汉奸的丑态和他们的末路或是觉悟的情形。

鹄：在救亡期中的任务无疑的是激动民气、启发民意，以及教育大众，但只要对于抗战没有害的文章，都可刊载，这样才能够多方面运用我们的题材，提高我们写作水准。至于地方性的作品应当是现实主义的地方性作品，而不是机械论的地方性作品。在这一年度的「星火」，我们希望它能切实的做到！

村：多多刊登分析中国战事胜利和失败的内在原因的论文，这是有利于长期抗战的教育工作。不然，譬如上海和南京，金门岛的退出和失守，是可以影响到推销自由公债的。这种论文可以提髙他们对于抗战的认识，提高抗战胜利的自信心。我对于「星火」的几个希望是：一，发表能激发民气的文艺作品。二，报导国际和平阵线给予我们的同情。这更能确定我们对于抗战胜利的把握，铲除灰色的唯武器论以及汉奸言论。

木：今天我由于新玉君的邀请，能够参加这个座谈会，觉得很荣幸。我现在首先要补充对于「国防」的解释。谁都知道国防是在没有发动全面抗战以前的创作的前提口号。但是自「七七」事件后，这形势的表现并非是要在「防」而是要「抗」了。其次，我对于地方性作品的解释是不仅仅要暴露封建势力的毒害，而且更要宣传并暴露国际法西斯蒂的罪恶。「星火」自叶尼先生接任以来，似乎是努力于杂文短评和报告文学的增多，但事实上证明还未完全做到。当然，我们对于它，不应当过于苛求，但是希望今后的「星火」是要多多注意改良的。更有一点是很重要的，报告文学的技巧和内容都得切实提高艺术性，并配合着当地的救亡实情。

梅：世木先生的意见是不错的，所谓地方性的作品除了反封建的任务外，更切要的是揭露法西斯蒂以及其走狗托派在后方的阴谋。第三，多刊载「抗战的喇叭」——诗，并且将目前流行的福建广东小调改为抗战小调。第四，是「星火」最应当努力的一点,就是对于剧本应当注意街头所能表演的剧本。

声：现在科轮到我说。目前的马来亚的救亡言论尚没有一个正确的抗战创作口号，所以「星火」在这方面应当负起推动的责任来。第二，由于祖国的全面抗战，翻译作品很是缺少，诚者对于这方面切实有很大的需要,所以「星火」在这方面也应当多多的注意。第三，介绍书报的文章简直是很少看见，尤其在这个时候，有害于全面抗战的汉奸理论是到处横生，我们要防止对于抗战信心的动摇，也应当注意这项工作。

鹄：除了多刊载木刻外对于漫画也希望「星火」能多刊载。各种座谈会的作品也应当发动起来。

玉：除了这些以外，批评理论检讨也是「星火」要努力的目标，但评论最好不要牵人人事的攻击，因为只有攻击而无理论是建设不起统一的全马来亚的抗战文学来的。新启蒙运动也应当建设起它实际的理论，因为这运动尚没有在马来亚好好的发动起来。

木：还有「星火」要作到通俗化、综合化的地步。

村：为了便利于方言宣传工作，应当提倡新文字运动，作为宣传的工具。

声：今天讨论的就这么结束吧，我们所希望的乃是有再多几次座谈会的召集，而且尽可能的扩大范围。好吧、「星火」的读者们，我们来乾这一杯苦茶吧。

轰轰——八个茶杯的响声。

「希望一九三八年『星火』努力——『星火』万岁，中华民族万万岁！」

大家轻轻地念着这三句话散会。

(载**一九三八年一月「星火」副刊)**

**一九三七年马华文艺界 马达**

(一)辩论与检讨

两场热闹

一九三七年的马华文艺界，有两个最熟闹的场面：

以「狮声」为中心的讨论问题是：「我们笔尖的动向问题」，确定四个写作的基本标准：(一)我们的笔尖，必须是救亡的；(二)我们的笔尖，必须是反法西斯蒂反封建的；(三)我们的笔尖，必须是提倡世界和平的；(四)我们的笔尖必须是指导人类向生活争取的。继续发表许多意见的有许多人，经过的时期也很久，大致见解，并没有什么差异。

文翔君的文章里，在消极方面，指出「哥哥妹妹式」和「发牢骚文章」的不该，当然是针对当时情形下笔的。关于前者，有人主张不应该抹煞，因为纵使是「哥哥妹妹」，还不算是汉奸文学，似乎不妨让其存在，这在消极说，自然不无理由。但文艺是向上的、积极的，负有推进社会使命的，那么，漠视「哥哥妹妹」是平常的。不过，这里也有特别的情景，假如在民族革命伟大的斗争中，由于战争的需要，彼此督促和鼓励，那虽然是「哥哥妹妹」，也是值得称赞的「同志爱」，是应该允许存在的。至于牢骚，无疑地首先要看立场是怎样，像过去文坛一些现象，所谓牢骚，只是无谓的说话，诚然是不该有的。但我们也得打例子，鲁迅先生许多杂感集，除了一些特别的题材之外，大部都是牢骚。然而，它的正视现实，为未来光明而发的牢骚，却是非常需要的。——这一层；好像已有人说到过，这是值得我们看清的。

以「晨星」为中心的讨论问题是耶鲁君提出的「智识份子回国抗敌」的几个原则。这次讨论，有三种主张，第一、是主张华侨知识份子回国抗敌。第二、是主张知识份子站定自己的岗位。第三、是主张组织技术人材回国。其实，第一主张是大前提，假如中国是抗战到底的，那么不但知识份子应该回国参战，就是资产阶级，也应该在需要时，服从国家的命令，调赴前线抗敌的。然而，第二主张除少数之外，大都也不过指暂时而说，就是目前似乎还没有回国的必要。在没有回国之前，应该站定岗位，那不用说是正确的。但在第三主张却是应急的办法。在南洋，华侨虽然曾经派遣一些看护及其他，参加抗敌前线，但中国政府之通告，反谓拖累了政府，主张暂勿再派。然而医生及航空人材的缺乏是实在的，所以，我们政府却一面欢迎这种人员回国去。

——主张虽似不同，但抗敌必须参加，是一致的主张，成为问题的，只不过是否参加前线及立即回国而已。在这一次讨论中，附带说到的，是站在岗位应做的工作。在许多名文中，计划得最周密详尽的，要算高原君和梁丹意见，不但值得我们尊重，实则应该立即实现。

文学口号再检讨

文学口号的争论，在中国，鲁迅先生逝世后，便一度停息。事实上，一般的认识，都认为两口号并没有冲突的地方，可以并存。这不但是理论，同时也是事实。以「国防文学」口号为标帜的中国文艺家协会，到后来，也公然决议「并存」的答案。在南洋，有人怀疑这口号的不适用，因而主张另立口号，但经过许久的时期，还不能决定出来。讨论的问题，只是「并存」问题的再检讨而已。中国先进阶级还被人仇视，在号召「国防文学」口号的诸人中，也不免有被视为「阶级之敌」的叛徒，在此，便也有不少怀疑「国防文学」的另有作用。然而讨论的结果，却都认为纵然「叛徒」存心利用也好，那是无损于「国防文学」口号的并存的。

新文字,旧辩重提

马华新文字运动的发生和进展，有它本身的优点。它的优点，克服一切拼音的困难；它不是方块字的奴隶——注音符号，也不是不易懂不易学习的罗马字拼音。假如文盲问题一天存在，新文字的效果是一天不会消失的。它是口头记录符号，是最科学经济的办法。在中国，一切善意恶意的怀疑与反对，都被正确的理论说服了。但在南洋，却有在说服之后，旧话重提的。一位先生写文反对新文字，提及的问题，如方言破坏统一之类的旧调，都是解决了的疑问。因而，只有二一篇的文章，反对者的意见，就不能第二次搂头了。由此，可见真理是到处存在的。只是，这一年来，文字上的鼓吹，似乎已经沉寂了许多。纵然也有不少学校埋头苦干，在做新文字的训练工作，但无疑地表面静得可以。因此，热心新文字的同志们，也有不少主张应该重新掀起浪潮的。

通俗化的论争

以「新路」为地盘的几位青年作者，曾经发生通俗化的论争。通俗化是新文字运动中很重要的问题，这是无须争论的，但这次的论点，却并不在这里。一面以为通俗化，不妨采用「心肝哥」之类口头语，一面以为「心肝哥」只是「客语」的名词，不能普遍化了解。这有二种的缺点：一是「心肝哥」，并不关在狭隘的「客语」范围内，只要我们曾经读过旧小说，尤其是爱情小说或诲淫小说，就不能否认这个用语的广泛。一是扫除文盲问题和语言统一问题倂为一谈，不懂矛盾律的发展。纵然是方言，如果是扫除文盲最快捷的途径，也不因为暂时的普遍使用，便被抹煞了。未来语言的大统一，要在文盲扫除得到发展的。在中国民族统一战线中，新文字是被认为扫除文肓的最好工具，因为它是方言拼音的。然而也并不因此，否定「北拉」的进展。因为「北拉」也适用于知识份子走上言语统一的大道中的。

**三种误贲**

在民族革命战争中，阶级矛盾已经降到服从的地位，因而，统一战线虽然是前进阶级所提倡，也是非常广泛的。在文艺运动中，的确像鲁迅先生所说「哥哥妹妹，之乎者也」，都该有立足的余地。并不是说「哥哥妹妹，之乎者也」都是好的；而是说，我们应该把不分派别阶级的文艺作者一致团结起来，共同赴敌。至于团结之后，如何正确地指导和训练，那就是另一问题了。这里，笔者会用另一笔名，对吴天先生的「警戒同路人」表示不满，原因是：同路人无疑是应忠诚给以进步的训练和领导的。但吴天先生的立场是正确的，这是不能以词害意。因而，笔者认为当时的接触，只是小异，我们是应该在大同处着眼的。

楚琨先生在「狮声」的「传声筒」，有这样的几句：「近来本刊又接到许多写大题目的文章，如『青年的责任』『全民抗战』及『后方动员』之类。说句老实话，这种文章不容易做得好，而且也没有人爱看，与其写『人云亦云』的文章，不如切切实实抒写自己一点日常感怀。」意思本来是对的，楚琨先生的意思，自然是纠正目前文坛的公式主义。然而，一有语病，就引起许多误会。

接着对楚琨先生语病提出纠正的，有不少人。尤其是「新路」的「与狮声编者商榷」，以集体讨论的结果，写为文章，特别来得周详。但楚琨先生也有写文章解释。当然，这种「以词害意」的误会，是容易消失的。

文翔先生在一篇文章里，对于目前之统一的初期，「民众运动」的急要，采取和缓的态度，虽然也有语病，但他也决非替过去政府辩护，维持过去政府的立场。不过，因此，曾经引起云君及刘宾君先后发表纠正的意见，自然纠正也要的。的确，我们对于「民众运动」的组织、发动，应该用跑步的速度去进行，对于政府方面，我们只有用充分的理由，动听的说话去策动。采取机会主义的态度，也是有害当前任务的。不过，文翔先生的「和缓」，是站在一般的立场，这是可以了解的。

教育问题

笔者在教师节发表一篇关于教师自我批判，针对着目前一部分教育界的落后份子发言，用意是：教育者应站在自己岗位上，负责社会任务，纠正离开教育立场，放弃社会任务的现象。但是由此引起洪令禹君的攻击。洪君立言，首先注意社会运动，把改造社会的责任，放在肩上。原意是应该的。可惜，离开了教育立场，不明白教育在社会运中所占的地位，因而，把华侨教育的作用，一笔勾销，这是徒劳的。我们反对托派的意见，并不是抹煞他们的前提,而是反对他们的离开现实，等于空谈。洪君重视社会述动是对的，而把教育者任务，视若无物，那却是有害的。但自从笔者发表「空言和实践」后，洪君也就不再答辩了。

「文学机械论」问题

在某期「文艺」周刊中，发表一篇署名「祥」的「文学机械论」，那是以攻击上海前进文坛为自的的。这是绝对的错误。中国文艺的现实主义，是有它的正确性，自新兴的文艺发动以来，一路领导着文艺向前，并不是偶然的。然而，祥君却并不留心到这里。这文发表后，先后发言的有丘康、吴天、颖声三人，站在政治的现实主义的立场，加以纠正。但结果，祥君并不加以反驳，因而辩论终于结束了。

历史小品问题

在「狮声」，曾有历史小品的讨论。一面认为历史小品并不需要，为的是并非现实的题材，以何干先生为代表；一面认为历史小品是描写历史的教训，这和现实有关的，以「狮声」编者楚琨先生为代表。其实历史小品的存在，原是应该的，我们决不能加以抹煞。不过，在民族革命发动中，迫切的问题，还是当前的现实，只看中国文坛，历史小品很少在抗战发生之后生长，就知现状是需要什么。中国的历史小说如鲁迅的「故事新编」，郭沬若先生的「豕蹄」，都是文化统制下的工作，南洋虽也有困难的情形，但总非中国统制时代的环境。许多积极锐利的东西，在中国，也不能发的；在南洋，却非常之多。那么，我们可以了解：历史小品，虽然有时不能不有，但决不是必须逃避现实题材！不过，环境是多方面的，也许是我们不能全了解吧！

戏剧地方性问题

文翔先生「怒涛」看后，寻求它受大众欢迎的原因，是有着它的当地反汉奸的题材。因而，提出「戏剧地方性」的问题，并援引例子，说明南洋戏剧作者往往爱写中国抗敌的内容是不好的。接着，有一位田先生发表的文章，并说明「伤兵病院」虽然是前线的题材，实际是鼓励当地华侨救亡的。

老实说：「伤兵病院」虽然不是当地的题材，但无疑是和华侨救亡问题有密切关系的，说是隔阂，那也未必见得。不过，应该强调「地方性」，使艺术和华侨更密切地关联，大概也不能否认的。比如，国难时期中，也容许有伟大意义的作品，不一定是「国防」的。但强调「国防化」，便艺术和救亡运动联系起来，发挥艺术的效用，却是千该万该的。

关于「地方性」的写作，手触生活是必要的，但有时也不免有例外。「最后欧罗巴之旃」和「怒吼吧中国」，是文学收集和口头访问加以长期考察后的创作。然而我们也不能因此便主张作家放弃实践的生活。双方都应该顾虑到，否则机械地说来，会和实际情形远隔。

马华新启蒙运动

南洋华侨新启蒙运动的提起，远在八月中，黄石先生一篇论文在「晨星」发表，当时响应的似乎没有多少人。一直到十一月，才有高哥先生流石先生先后发言，然而也很沉寂，不比别的讨论的热闹。谁都不能否认，南洋华侨新启蒙运动是需要的，为什么总是沉寂下去呢？原因是中国情形有点不同。南洋华桥文化界，从一九二七，就改变了本质。只要是真正文化界，凡是带着积极性向前性的，谁也认识得很清楚。在中国，封建残余曾经勾结过资产阶层，政治也曾一天天封建化，鼓吹「独裁」，成为公开的事。希特拉、慕沙尼里被崇拜独裁者所吹嘘；因而民主主义的精神，受到很大很大的打击，全国文化界都在苦闷中过活。所以，新启蒙运动能够配合当前的实际，发展起来，成为「五四」运动后不曾有过的主潮。

南洋华侨，尤其是文化界，在反封建及独裁的主张下，鼓吹民主精神，是被当地环境容许的，到处还能得到某种限度之内的目由。中国所提起的新启蒙运动，实际上华侨文化界早已在切实履行中。自然，我们并不以此为满足，新启蒙运动依然有向前推进的必要的。

组织知识份子回国

「组织知识份子回国」，是最近发出的呼声，而且也有人响应了。不，老早就已经实践了。战地记者服务团，就是实例之一吧。那又是抗敌的问题，耶鲁先生提出讨论之后，很有些人反对知识份子回国，理由是应该各站住自己的岗位，不该把救亡工作机械地看得死板板。然而，提议人的原意，大概总不是要大家打冲锋，而是主张参加和抗敌有直接关系的。中国抗战如果是全面的，那么，任何一面也好，总不能说是非抗敌。组织知识份子回中国，实际是包括在直接抗敌问题之内的。

敌人愈深入，需要华侨回国参加抗敌愈迫切，知识份子回中国大概是时候了。

(二)献金运勤

「华侨是革命之母」，这如其说是指献身，还不如是献金的力量大。华侨对于中国的热望，是可在抗敌军事发动后捐款之多，负担之重要情形下表现出来的。因而，知识份子的援助中国，也往往在献金这方面表示他们的特色。

在中国许多知识份子的收入是不少的，但除了例外，能够从薪金及稿费上扣送救亡捐款的，却非常不多。而在华侨，却是十分平常，华校教师百分之几的月薪抽扣，写作者扣抽稿费，中小学生的储蓄零用钱，几乎成为一种制度：

(一)稿费赈灾首先，主张以高扬君的建议，至少限度应抽扣廿巴仙，充作赈灾。接着，有的主张全数扣送，有的主张五十巴仙，有的主张自由认捐，结果虽然没有一律的规定，原则上自由认捐，但各副刊编者都有通告作者，自动认捐，这是文艺界的好现象。

(二)国庆一元运动主张我们庆祝国庆的当时，表示救亡的关切，每人应缴一元，汇集寄赈灾。结果虽然好像没有，但也可见华侨知识份子苦心的一般。

(三)贡献一日收入主张上至有钱人，下至劳动者，只要有职业，便应该每月把一天的收入，自动贡献给国家，为国家抗敌的费用。

(四)十元公债运动这种提议是很平常的，因而，执行起来，还要多些，小学教师，买千元以上的也有，其余数百元的可说很多。然而像某区一地点，好像成为教师至少限度的公约——毎人十元。

（五）五巴仙运动是匕首君的提议，这种建议，薪水阶级普遍执行，但有钱人行动响应的并没听过。

（六）援助八路军八路军是中国政府直属的军队，它能组织民众，替人民大抱不平。尤其在现阶段中，它的胜利，即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所以，有人建议应以稿费接济八路军，而且接续有几个发表同一意见的文章。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发动后，八路军以平型关的大胜，使侵略者寒心，因而也有主张开始募集前线优胜战奖金，以犒赏优胜部除。

(三)组织与行动

华桥文艺界，过去虽不敢说没有耝织，但无疑地不成为一种运动，一九三七年马华文艺界都显然发生了各种合法的组织。

(一)文化界俱乐部首先发起组织的是槟城文化界，文艺作者是站在主导的地位。自新年联欢大会在极乐寺发起俱乐部组织，即有筹备会的成立，起草章程及进行注册，虽然有一度，曾有不明瞭的份子，有点误会,但经过长久时期的考察，终于当地政府批准注册。

现在，它的存在，是已经取得合法的地位了。星洲文化界，在五月中，由各刊物负责，假座皇后酒店，开文化界的欢叙会，也建议组织俱乐部，开了几次会议。但后来不知怎样，就无下文。

（二)写作人协会九月中，吴克登先生在「晨星」建议组织写作人协会，不久，雪兰莪一部份文艺写作者，即发动「雪兰莪写作人协会」的组织，在一个星期日宣告成立，但因注册手续尚未进行，而且缺乏号召的精神，因而，不能尽量吸收当地的写作者。但后来已渐渐改变办法，组织也比前发展了。星洲方面，经过许多次的座谈会，也有不少编者作者的推动，终于开始筹备写作人协会了。现正向当局政府进行注册，想不久，即可获得政府批准。

（三）纪念会在争取公开的集会结社原则之下，已经由文化组织进展到集会纪念了。鲁迅先生逝世后，公开举行纪念会的，除槟城外，只有实吊远一处，而后者的举行，却迟至本年。但自国内民族统一战线组织成功后，华侨的观念已改变了许多。因此，星洲鲁迅周年祭，怡保鲁迅周年祭座谈会，星洲的鲁迅先生诞辰纪念会，都袷我们以很大的兴奋，这也是文艺界倡导的结果。

（四）树人图书馆怡保由王厌之先生等发动主导之下，已经集得一些款子，组织树人图书馆，以纪念我们文艺界唯一的伟大导师——鲁迅先生。

（五）树人夜学也是怡保文艺界倡导的组织，进行情形未详。

（六）募集鲁迅基金槟城和实吊远，都是为纪念会征求基金的，槟城成积最好，汇集出叻币约千元以上，实吊远叻币不及百元，怡保和吉隆坡，各百多元，星洲及各地自动寄汇集的也不是少数。

（七）此外，戏剧运动星洲有「业余话剧社」，各地有因筹赈而组织的剧团。歌咏团星洲有「爱华歌咏团」，各地校联部也有歌咏团的组织。在现在情形之下，虽不免有时曾受到某种限制，但这组织的现象，是值得特别记述的。

(四)写作的成果

现在，应该简略地说一说一九三七年文艺界一般的成果。虽然以下提到的，只笔者注意的一部分，其余也许不免遗漏，但我想，这里总算包括着比较重要的成份。

小说

一九三七年的创作小说，由于编者的积极鼓励，已有好多中篇发表过，如林棘君的「新年」，易山先生的「狗头山上」、卓群先生的「一九三一年」，及最近林间先生的「鸦片间」，都是较为使人留意的。尤其是「新年」，它的熟练的笔调，积极的内容，从许多朋辈中得到鼓励，并且有谛克先生给以批评，这是值得特别提起的。其次，短篇佳作，如林莽、流浪、陈如旧诸先生的作品，都是可贵的——林莽先生的「沸腾的子夜」，把华侨热烈的爱护祖国的情绪，在不长的短篇中自然活泼紧张地传出，可说是最经济的技巧。

此外，「浓烟」作者林参天先生，继续他长篇创作的努力，圆熟的技巧，丰富的题材，又完成了第二部长篇创作——「热瘴」。这是暴露华桥教育界教师本身的弱点，与其说是小说，还不如说是记实来得确切。描写的内容，教师间互相倾轧的黑暗面，多半是笔者所熟知。可惜，书成不久，日本帝国主义的礮火就燃烧到上海，遂致还压在抽屉里，不能马上出版，公诸同好。这是日本帝国主义所赐与。

戏剧

戏剧是最好的宣传手段，是不用多说。本年比去年不同，戏剧创作之多，比别的部门热闹些。这是救亡运动所要求，艺术的成就，自然有它成就条件的。比较使人留意的，有吴天君的「伤兵病院」，黄石君的「没有祖国的孩子」(改编，登中华晨报「大众副刊」)，「觉悟」(星洲日报「文艺」)，丹枫君的「父与子」(星中日报「星火」)，流冰君的「金门岛之一夜」(星火)，郑天保的「中华魂」。其中曾引起较多批评的是「伤兵病院」，而且曾在星洲出演。归纳批评者的意见，自然许多缺点。但它有它约优点，而且显然是救亡运动所需要的内容。「中华魂」曾由加影华侨中学练习，内容是孤守闸北的一幕，悲壮、紧张，为普通戏剧所少有。可惜，因特种关系，到今还不能上演。

由此，在副刊上博得好评的，有星洲爱同校友会演出的「怒涛」，可惜，剧本我没有看见。有些地方，现正积极地演出街头剧，这在宣传的意义上说，它的容易表演及流动性，不受经济地点的限制，应该积极地发展它的，希望剧作者，能特别留意这种剧本的制作。

诗歌的写作，也比去年不同。去年诗坛是特别来得寂寞，现在却在各副刊触目皆是。郇劳先生的「哀江南」及其他的长篇诗作，在技巧上，国防文学的意义上都是相当成功的。此外，梁丹君，这位现在已经到前线的作者，居留南洋只短短的一年，在文坛上是不免于生疏的，但他的「悼佟赵二将军」却表现了他不可限量的才能。

「狮声」常有弹词的作品，署名「东方丙丁」也是值得留意的。弹词本来是旧瓶，自然免不了不会给人怀疑「不能装新酒」。但情形也并不这样简单。如童振华先生的弹词，正是宣传的最好工具。十二月份马华日报「前哨」发表有「八百七十三个」，是陈如旧先生作品，这是马华文坛稀有的历史诗。

杂文

杂文在文艺的地位是很高的，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时期，要向大众宣传救亡的意义，杂文是尤其重要的形式。因为只有它，才是胜任表现急促的救亡情绪的。一年来，杂文的写作者，比较常见的笔名，有祖山、郇劳、蒲声、吴天、如旧、更生、刘宾、培青、流石、文翔……郇劳，蒲声，是上半期较多写作的名字，他们的题材是平常的，命意是深刻的，所以，很使人爱护。吴天君词句是美丽的、活泼的；如旧君技巧是老练的、成熟的、命意是新奇的，都各有引人入胜处，至于文翔君和更生君，是畅所欲谈，一泻千里，这在解释问题的意义说，是有其特点的。

翻译

本年翻译作品，也特别多些。「晨星」，耶鲁、温梓以及后觉，尤其是耶鲁，他的译作如尼赫鲁及高尔基的言论，不但是华侨文化界所欢迎，也是全世界现代思想界所该留意的。「狮声」编者自译的「毛泽东自传」，也是大家注意的。这种译本，上海出版已有两种，马华读者之多，是会使人惊异的。

批评

文艺理论在上半年有「星火每周文学」，专门发表理论，但不久宜吿取消，于是便没有替代的地盘。星洲日报「文艺」周刊，南洋商报「今日文学」，也间有属于理论的。本年的「纯粹的文艺理论」，有卓群的「短论五十」，颂声的「文学九论」，更生的「文学问题漫谈」，但引人留意之处不多。

文艺批评，劳难先生可说是发表最多，而且都是切实而具体的题材，是文艺界极为关心的问题。在路线上说,他没有宗派性，也没有关门性，大处落墨，决没有琐屑的所在。谛克先生对于文艺批评是颇有历史的，本年发表的文章，也有许多是少见的珍品。比如对流浪及林棘君的批评，就不是一般庸俗印象派头的东西；他有正确，坚定的政洽认识，有相当文艺作品的鉴赏能力，有时是他人不易见到的。黄石先生除了一篇批评「哀江南」外，成篇的论著并不多，但在他的一些作品中，无意中流露着批评的正确性，这是不可多得的。

(五)余言

本年马华文艺特色之一，是除了集体讨论之外，更有集体写作。不论是理论，或是创作，都已经有了例子。这是很好的现象。自抗战事起，马华各地华侨救亡情绪的高涨，是大家周知的事，因此，文艺作者，描写救亡运动的速写——报告文学也有相当活跃。

马华文坛大致是统一的，所谓争论，像纠正「文学机械论」及「反对新文字」的论争是少有的。

为统一我们文坛的新步调起见，我主张：文艺界虽然需要争论，也不可把误会的场合，施以痛击。本来许多争论原是不必有的，因为太留心「小异」之故，居然口诛笔伐起来，这是很不经济的。我向马华各报副刊编者提议:此后可以原谅的「小异」，加以善意的说明就够了，打击的文章，似乎有慎重发表的必要，尤其是村妇式的谩骂，应该给以肃清，否则，个人的意气之争，是可以动摇阵线的。我向马华文艺作者提议：凡是可能摇动阵线，分化团结的进攻，都请勿发动。个人正确主义，往往就是自私的表现，那是有害的。

除非是政治错误，我想还是应用茅盾先生的主张写作者间的误会由通信去解决，较为合理。

一九三七年过去了，民族革命战争给以神圣的任务是重大的，我们的精力，决不愿消耗在有害的争论中。

**(一九三八年一月在「晨星」连载）**

一九三八年的「星火」 叶尼

前奏

一九三八年，这是一个悲惨的、壮烈的、伟大的年头。

战鼓和军号的响声，动荡在我们耳边，群众海啸似的怒吼，震撼了整个世界。较之古典画家得拉克罗亚的「悔丢沙之筏」更生动的画面，活生生地展开在我们面前。我们看见血、嗅见血腥气，我们生活在火药气，血腥气中，这就是你的，是我的，也是他的，一句话：是我们大家的。

为了世界和平，我们战斗，为了祖国的自由，我们流血。我们不怕牺牲，只要牺牲有代价。我们抱着必死的决心，可是我们的前途不是死，却是生。

中华民族这一巨人是坚强地站起来了，他面对着「新生」，他面对着敌人。

我们，四万万五千万人中一份子的我们，紧合着整体，要经过这坚韧的抵抗，走过这一条必须通过的、满布血迹和尸体的狭路，才可以达到那平坦的大道。

我们，四万万五千万人是一道铁甲车、坦克车冲不过的城；我们，四万万五千万颗心，已结成了一条飞机炸弹炸不断的铁环。

胜利不会遥远，我们宣誓，「争自由」的血字，深刻地烙印在我们的胸前。

当此胜利的前夜，我们不用夸说明天的必然的来到以掩饰自我的懦怯和躲避工作，我们不要害怕艰苦，因为胜利不是由冲动的叫嚣所可以得来的。

我们只有每个人脚踏实地工作，工作！奋斗，奋斗！直到我们的国旗又飞扬在每块沦落在敌人的木屐之下的土地的时候！

「星火」应该怎样？

「星火」，这一块大众的园地，在抗战中，它应该做为救亡的武器是毋用疑义的。因此，为了磨利这武器，外可以打击敌人，内可以刺死汉奸并充足军火(一切精神食粮等)，我们不得不加以规划、整顿，使「星火」以一崭新的姿态而出现，用艰苦的「自力」，实践那「全国总动员」的信条。

编者的能力是微弱的，但编者并不因此而气馁，为了有不少的朋友直接间接地加以鼓励、援助、批判，所以编者愿意做一个「星火」率直的园丁，忠实的为大众服务。

但为了「星火」更有前途，一个编辑工作大纲(即计划、冀图)，是必要的。如果说「星火」是救亡的阵营，那末，这大纲、这冀图；便是作战的计划。大纲并不是机械的规定，它正需要无数写作同人以及热情的读者发表意见，加以充实。而事实上，这大纲与其说是编者拟订，不如说是读者集体拟订。因为这大纲是裉据了首次「星火」座谈会，更集合了读者许多来信，以及综合了几位工作人的意见而写成的。编者希望能够全部实践，同时希望读者诸位加以修正，使它成为真正代表大众意见的成果。

几个基本原则

首先，对于「星火」今后的动向，得订立几个基本原则。

（一)直接或间接地援助抗战

在「全国总动员」的长期抗战中，「星火」应该直接或间接地援助抗战，每一作品、每一行动，都不能忘了这一主题(但是援助抗战的方法，并不一定是前线打仗或描写前线打仗)。主题应该多方面地运用。

（二)配合毎一阶段的抗战形势

抗战的形势是随时进展的，因此，「星火」应该随着每一阶段的抗战形势，展开它的意向和工作。

(三)探讨并建立正确的救亡理论

没有正确的理论，不能有正确的运动。在文化落后的马来亚，这工作更是重要，建立理论，应超越仅是嘶喊口号的阶段，成为行动的指针。

（四）提倡各种文化运动

为了我们所处的环境和祖国不同，我们不能把祖国文化运动的口号全盘生吞活剥地采用，我们要加以检讨，同时为了适应当地大众的需要，我们得提倡各种文化运动，如反帮派的新启蒙运动等。

（五）提高副刊地位

副刊是从来为人所看不起的，一般人认为只是荼余酒后的消遣品，最多也不过是小孩子看的东西吧了。而一班文化人本身也对副刊加以歧视，认为看副刊是多余的，只要看上海出版的杂志即得。为了改善这一倾向，「星火」愿意尽量登载长的、有内容的著译(包括论著及文艺作品)，并不限定全要短的作品，在马来亚没有杂志刊物，而国内杂志刊物不能运到，即运到也失去时间性的今日。马来亚的副刊最好能负起这一责任。

（六）大众化

报纸的副刊往往陷入「高不成，低不就」的状态。头家，以及有地位的人都瞧不起副刊，而麂大的群众(工农及小市民),也不是副刊的对象，目前只能把握着一小部份中学生、教员和店员，离真正的「大众化」，远得很。这本来是一件艰苦的工作，「星火」打算慢慢地完成它；同时，如伊里奇所说，大众化绝不是「卑俗化」；在「大众化」中，要教养大众提高他的文化水准。

内容怎样配备？

根据上面所订的原则，星火以后的内容将是这样配备的：

(1)短评：以短小清悍的手法，针对着目前抗战形势或救亡运动动态，写出我们应该有的认识及态度。

(2)专论：详尽地分析国际政治、祖国抗战，以及当地救亡文化运动，并加以指示。

(3)讲座：阐明并建立各种救亡文化运动的理论。

(4)介绍与批评：介绍并批评各种刊物及作品。

(5)短篇小说：一切以救亡为主题的短篇小说。

(6)抗战故事：从现实的题材(如前线英勇将士的事实)，写成故事。

(7)报告文学：这里包括了素描、速写、访问记等一切救亡实况，以文艺笔法写出的报告。

(8)剧本：能够上演的剧本。

(9)诗歌：要大众化，大众懂，有诗意。

(十)杂文：其他一切不属上列各项而有力的作品。

（十一)文化动态：提示国际、国内、马来亚各地的文化运动情报。

(十二)写作研究室：研究写作技术，形式不拘。

(十三)漫画、木刻、连环画、以图象来教育更广大的群众。

(十四)读者、作者、编者、大家发表意见，作「文化往来」、使得读者、作者，编者打成一片。

以上十四种作品，虽然不是毎期全有，可是总希望平衡登载。同时，上列各项，译作，也同样需要。

形式怎样改善？

「星火」编排样式，在以往因为版位所限，很观难编排，现在，为了克服这一困难，首先扩充版位，因此在编排方面，可以较为活动。

今后的形式是：

(一)尽可能地采用新颖的形态：

(如报头的改换，铅字的运用，花边的添加……等)

(二)在固定范围内的活动，每一部门的作品登载的地位，有一个大概的规定，不太活动。因为这样可以使每个读者熟习，立刻可以读他爱读的文章。

加强与作者、读者的关系

我们认为，要使得一个副刊有所改进，能够成为集体的园地，不但副刊本身要求改进，更要使编者、作者，以及读者，常生活在一起。

(一)几个原则。

a.读者、作者、编者，打成一片，要在生活上建立一个联系，编者应不仅以一个编者的资格来上作，还得如作者一样写作，如读者一样阅读，作者也应如此。读者则反之，不必看编者比自己高或低，应该像朋友那样合作。

b.建立基本写作圈：为了使「星火」有系统，内容充实，基本写作人是应该奋的，但随时可以增加，也不限「老」写作人，完全在理论上建立及写作分配的便利上着想，而建立「基本写作圈]。

c提拔新进写作人，对于年青的，刚学写作的朋友，竭力刊登他的作品，并指示他、鼓励他。

d推荐优秀作品：为了建立文化并鼓励新进写作人，应该特别推荐那优秀的作品，使得写作人有所规范，不致有「石沉大海」的感觉。

(上述几点，并非以老写作人自居，是根据事实写下的)

（二）调査读者：副刊能把握读者，先得调査读者，因此，每月打算调査读者一次，将调査表发表在本刊，使得每个爱读本刊的人可以写出他的意见。同时，编者也得以了解他的出身……等。

（三）调查写作人：对于写作人，除了本坡的可以经常会见，容易获得密切的关系外，对于外坡的写作人，要能有个较深刻的瞭解，就得用调査表调査了，这也是「星火」即将实行的计划之一。

（四）增加编者和作者及读者间的通信：使得关系密切，「星火」有所进步。

（五）编者对作品应详尽地发表意见：无论登载及不登载的稿子，编者都要写出自己的意见。特别是退回的，应该写出详细的理由，并写下对作者的希望。

（六）举行批评会：每月一次，集合「星火」写作人及爱读「星火」者(外坡的则用信),检讨一月来的「星火」，指出那「缺点」反「优点」。而优秀作品的评断及推选，也在这会中提出。……

(载**一九三八年一月八日「星火」)**

南岛剧团在武吉港脚苏夫

「太岂有此理，我们要出发，老天爷又要来和我们麻烦，偏偏要下雨。经过那位头发弯弯曲曲好似马来人般的漳生君，说出这一句埋怨的话，老天好似偷偷听到了，过一刻就把雨停止，换过来是一片的青天，西边还出现ᅳ片红色的晚霞。每个人带了满身的臭汗，已经把所有的东西搬上「罗里车」了，竖起国旗在车上，每个脸孔又不约而同的向着国旗表示内心的满意，揩了额上的汗珠，照例一次的国歌，相继又是义军歌、抗战歌。那位司机，很端正的坐在「罗里车」里，行使他的职权，好像是被歌声的感动，多么兴奋的把马力开足，在几次的歌声和笑声底下已经到武吉港脚了。一条优雅的市街，一边是亚荅屋，一边半新旧的洋房。在街的尽头，有两个崔嵬的建筑物从椰林里高耸起来，听说这是水池……有两所学校，一是「南群」、一是「华侨」。听说在这一学期，得到当地的诸社会领袖极力倡导之下，要联合起来。不过，很使我们奇怪的就是当地的华侨大部份好似把个人的事看得太轻，把公众的事看得太重。那些筹赈会的负责人大批都是有脚踏车的，整天看到他们在街上跑来跑去，不是在谈某店某件货的嫌疑，就是在指手画足，说着咖啡店所挂着的抗日军人的像，这个是朱德，那个是XX……尤其是当我们到了时，他们在招待之余，又忙着售票，「喰，老顾呀！『南岛」旅行剧团来我坡做救国戏，请买一张二元……。「他们有这样不倦的精神，实在使我们敬佩」！

我们各位同志，都怕布篷经过雨水之后，会容易破烂，连夜赶工，几句钟后，布篷已经在那「水池」的椰林里高耸起来了。「大家休息吧！明天一早搭台。」拓夫眼珠也缩小了，用低微的声音，这样说着……

第一夜的剧目是：「巨魔」和「爱国心」，很早就把大光灯燃好了，一切都预备妥当了。「为什么怏六点半了，街上还没有多少人来往呢？」那位飘人又在着急了。大家带了一种成绩不佳的印象到后台去，无精打采的化装。时间已经八点了。「『南岛旅行剧团』负有救亡的使命，这次到坡来是想不到的，他们大家抛却个人的事情，来为国奔劳，我们大家应竭力援助，使这『南岛』救亡戏剧团，能走遍全南洋群岛……现在他们要开演了，大家要留心来听和看，使我们各位侨胞智识增进……」。那位筹赈会的代表，用很吃力的声调，向观众说着。旅行，旅行……的团歌，再来砰的一响，中间一艘巨轮发出声音的黄色的布幕，徐徐拉开了。没有人般沉寂的台下，突来了数不尽的一对对的眼睛,使各位同志，发出异样的奇怪。询问后台的帮忙者，才知道这些观众都是从数英里的山巴间跑路出来，或坐脚车出来的，所以好似军队般的行动，说到就到。

第一晚的节目是：「巨魔」、「爱国心」。当「巨魔」的扮演者(拓夫饰)出台的时候，用那勉强的灯光(大光灯,放在汽油箱里，挖出一个洞，糊上青纸)，竟然有如真的魔王，「牠」那样凶暴残忍，尤其是手部的化装，一根根明显的粗黑毛，使人们一见，真的「不寒自慄」，尝表演「牠用利刀屠杀弱小的乡民(水玉饰)的时候，台下有几位女侨胞居然哭不成声。……

第二晩的节目是「情与法」和「万恶公司」。第三晚节目是：「他的末日」和「战地」。当表演「战地」的时候，各难民抢着乡姑娘的面包，狼吞虎食，台「下嗄」的一声打破了当时的静寂。

诸难民听到敌人的军号迫近，走投无路，「我们没有生存的希望了，如果还要依赖武器，恐怕大家今天是同归于尽。来吧,不如握紧木棍，凭我们的血和牠拼命吧！」难民甲这样悲壮的说着。这时候全台下的观众都鼓起掌来。……表演三天，结果听说筹赈会的收入连卖香烟，是三百元，除特别赠款ᅳ百元给我们的团体外，余额，据说是要做棉衣，寄到前线去。

(载**一九三八年一月九日「影与剧」)**

过去及未来的耕垦 铁亢

我愿意来漫写这一短短的篇什。

这里，虽则不是文艺领域中广坦饶腴的田地，又没有丰盛巨硕的收获，但当蕴含着生机的新年来临时，粗略的说明以前的耕垦实况以及今后的趋向却是必要的。

我首先要指出的，是本刊因为篇幅窄小，引起的种种不良结果。由于不是每日一见的副刊，每期的消化量又相当的少，于是产生了下述不欢的现象：

第一，有突击性的，技巧圆熟的中篇以上的创作，不得不忍痛割爱，在呆板的篇幅限制之下，取材的范围渐渐偏促于小品文一隅；而小品篇什，却又颇感寥落，且表现各殊，不能向同一方向合流。

第二，三四千字的短篇，竟亦不得不割裂发表，因而，不但破坏了作品的整一性，并且折扣了原有的组绿性能，这在每日一见的副刊，可因前后发表时间的接近，减少「割裂」的散漫性，但每周一见的本版以及同种类的副刊却不可能。

这两点，我是感觉十分不快的。但在篇幅限制之下，以前不但只好如此，以后恐怕也不能遽变。这样只有一侗希望，是：马来亚的作者能多多地供给二三千字的短稿。

提起稿件，这里必须这样的记述：去岁所收原稿，百分之八十以上是五千字以上的长篇，其间有不少可取的材料。短稿的表现力较弱，多为诗歌，模仿气味较浓，木刻画虽然数量不多，但却颇有意味。

这过去的现象告诉亲爱的作者：这耕地上的巨硕本来不但过剰，而且不感需要，「小形式交学」领土的开拓，是我们今后努力的鹄的。

半年来本刊的写作人，小半是新近露脸于马华文艺园地上的，这是寥落文化圈内的可喜现象，我希望在广大的读者群中，将有多数的作者出现。同时，新从国内南来的文友们，能够灿烂的在艺坛上召起更大的光明。

一九三八年的本刊，将于可能范围内选一比较重要的路线，那是以战时文字为主题的，带有煽动性的战争及逃难的描写；南侨社会救亡动态之报导；敌国内部纷乱的黑暗之绘述；以及大众化的朗诵诗歌等，都是当迈步于这路线上时所愿乞求于作者的。然而，得重复一句，这并不是说今后木刊，需要这一方面的巨制(虽然宏巨制作是这一类题材所常决定的结果)，相反的，我愿意作者以精悍的形式来处理这些题材，打通「最小形式文学」的大路。但，太空中怒兀雄浑的白云，假如得不到五色并呈的绮霞为之映衬，决不能显出雄丽。黑礼服绅士没有那套雪白的衬衣和硬领，也许落得十分平常吧！因为这，本刊并将同样地欢迎非战时文艺而个人主义气味不太浓厚的译作。

木刻画将在今后的本刊上经常刊载，这兴起未久的艺术，我希望能唤起南岛动人的兴味。

「一九三七年马来亚文坛」作者蔡贞坚先生对于本刊曾作「最近未见有重要作品出现」及「经常有些短小精悍的创作发表」的断语，蔡先生冀图在这一种每周不满四千字的副刊上找短小精悍以外的「重要作品」当然要失望，但，假如「精焊的」就是「重要的」作品，那么本刊过去的译作，照第一断语的意义推来，似乎一笔断定为「虽有短小，却少精悍」，较为一贯而得体。

当漫写至这最后一段时，恰好接到一位新从中国来的作者的来信，詾问「文艺版对于非明友作品的态度」。我将以如次的答案来结束本篇：「我绝对鄙弃朋友主义文学，因而并不漠视陌生人的产品。」

(载**一九三八年一月九日星洲日报「文艺」)**

剧运漫谈 苍

戏剧在救亡运动中不必多述谁都承认它的重要性，反过来讲，每个戏剧工作者(除了一些纯为生活而从事戏剧者外)，无不深切地了解他们任务的綦重。正惟如此，近年来南侨的戏剧连动，配合着抗战形势，一天天的发展起来。不但戏剧团体的逐日增加，就是演出的次数也和时间一样地累进。他们——南洋各地的戏剧团体——不但负起宣传的责任，而更使用戏剧的特有力量，组织了广大的观众。他们除了坚决地负起道主要的教育与组织的任务,更使用戏剧筹募了百大的赈款。可是本月十三日偶阅「戏剧周刊」臧春风君的「南洋侨胞需要国防戏剧」一文中有ᅳ段述及南洋各地戏剧团体都未能负起救亡的责任〈？)，同时对所谓「中国旅行歌剧团」之举措，则多方面为辩。臧君语意未免过于抹煞，这也许是臧君对于南侨剧运未能深切了解所致。

臧君语云：南洋各地所组织的戏剧团体，以我所知很不在少数，真能负起救亡责任，来作有力宣传的，确乎少见。虽然报章有时登载公演的消息，届时不是流产，就是改期，或者只听楼梯响，喊几句空口号，应应热闹，终未见着有人真能深入民间作戏剧宣传，有之，也不过唱高调，从没有实行的……。」在这里我将不客气地、向臧君提出几个疑问：

(一)南洋各地所组织的戏剧团体，那一个是不能真正负起救亡责任的？同时「中国旅行歌剧团」可以代表全南洋戏剧界吗？

<二)以臧君的意思，怎样才算是「深入民间作戏剧宣传」，深入民间是不是只作「戏剧的宣传」或者还须如臧君所言，还要负起「救亡责任」？

以上两点很希望臧君能作一个详细的解答。不过在我的观察，却和臧君完全相反。前面既说过，南洋各地的戏剧团体不但负起宣传的责任，而且组织了不少的群众。这一句话并不是「应应热闹的几句空话」。别地方的我们暂且不谈，单以新加坡来讲，我相信没有一个如臧君所言的戏剧团体。检查一下过去各戏剧团体的演出，不难证明每个都确切地执行着救亡的责任。去年下半年各团体演出的救亡戏剧不下三十部，大世界两次盛大的游艺会，就演出二十几部，最近新世界的游艺会也演出十多出，似此，何尝是「少见」呢？

「中旅」既然是挂着「战时舞台宣传队」的旗帜，可是为什么还要「顾着营业起见，不得不演点歌舞来号召号召」，这种行动明显的暴露了自己的矛盾和投机性「谁不知道在目前最投机的生意，就是挂救亡的招牌。因为一般群众都转向救亡的热潮里了，卖药的江湖术士，也鲁利用谈国事来推销他们的药品，那末「白雪剧团」改组为「中旅」的动机，很明白的是为着投合群众，顾全营业，臧君自己招出来的：「是找饭吃」。其实找饭吃何尝不可以宣传救亡呢？可是「中旅」却不能强调这一点。也许是营业关系，所以不得不要用歌舞来号召。一个「战时舞台宣传队」利用粉腿裸胸的歌舞号召观众，这个对于战时的宣传已成问题了，纵使你演出如何激烈的国防戏剧，影响于观众的力量也就可想而知。何况「中旅」，根本就不大了解「国防戏剧」的意义，以为没有「救国救民」的字样的戏剧就不是「国防戏剧」，所以他们——「中旅」——到峇株巴辖和苏埠的时候，因为当地政府禁演所谓「国防戏剧」，就「只演歌舞戏及滑稽笑剧」来宣传救亡(？)了。这种不正确的观念，我希望「中旅」戏剧同志即刻把他纠正过来。如果我们抱定是为着救亡，我们应时刻注意着在不同的环境中，怎样运用我们的技术来达到宣传救亡的目的，比如「北四川路之夜」不能演出，可是我们可以用别的剧目，或者是改演反封建……等题材的戏剧。在南侨救亡运动中「封建」是个绝大阻碍的势力，所以反封建也是救亡运动中一个重要的工作。既然较为激烈的戏不能演出，我们就抓住这一点来发挥。可是「中旅」忽略了这一点,竟然演出《一场春梦》,这那能令观众满意？

还有「中旅」虽然挂着救亡的招牌，其实一点也没有负起救亡的工作ᅳ据说在荅株巴辖表演的时候，该地筹赈会请报效一晚，被「中旅」拒绝了。后来经过许多的磋商，才勉强答应了。这恐怕又是「有说不出的痛苦」了。「找饭吃」并一定要演萎靡的歌舞，报效一晚也不见得会没饭吃，如果真正为着救亡，到处都有饭吃，不是吗？「南岛剧团」他们没有粉腿可以号召，更没有一分钱的资本，他们能够真正担起救亡的责任，到处有人欢迎、到处有人拥护。不过他们生活是万分的辛苦，十多个人的伙食每天才毁一块半钱，他们每次表演的收入，除了伙食和费用外，全数交给当地筹赈会。所«他们的职演员没有薪水可支的，他们在这清淡穷困的生活中担负起剧运伟大的任务，深入到民间去、到荒僻山芭里去，唤醒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同胞起来，组织成南侨一条坚强的救亡阵线。这一个剧团——「南岛」——是职业的，中旅也是职业的，为什么会相差这样远呢？有了「南岛」剧团的反衬，更显出「中旅」的缺憾——

第ᅳ，「中旅」是「唱高调」找饭吃」的职业围体，不但无补于救亡运动，反而，毒害不少观众的意识。而「南岛」剧团才是真正的「战时舞台宣传队」。他们不以歌舞号召，他们不怕艰难，在不良的环境中更显出奋斗的精神。「中旅」认为不能演出国防戟剧的苏埠，「南岛」却表演着暴露日帝的野心的剧本：「万恶公司」。「中旅」认为须演出「一场春梦」的地方，南岛竟然演出反法西斯的「巨魔」。

第二，「中旅」不是「真能深入民间，作戏剧的宣传」的。「中旅」所跑的码头还不出都市，真正的民间在都市里是谁发现。「南岛」却恰是相反，所经过的地方，尽是农村山芭，他们深入各阶层去作救亡的宣传，实践戏剧运动的任务。

第三，「中旅」是脱离救亡运动的组织，而盲谈救亡。而「南岛」则能和救亡运动的组织密切联系，所以能得各方人士的援助和同情，而「中旅」则到处碰壁。

总之，「中旅」是个「找饭吃」的职业剧团，可以说对整个的戏剧运动，没有负起一点责任，虽然里面有些前进热心份子，可是因老板太过生意经，也就无形的被埋没了。我希望「中旅」热心救亡的戏剧同志，提起你们的毅力来改变「中旅」的组织，不然，就直接参加到真正的救亡团去吧！

(载**一九三八年一月廿日「电影与戏剧」)**

**马来亚戏剧运动纲领草案 剧界同人**

甲、基本理论

（一）为救亡而从事戏剧运动，以话剧为主体，推进其他一切戏剧形式。

（二）提高戏剧艺术水准。

(三)以戏剧力量教育大众、组织大众。

(四)配合目前抗战形势，从事富有救亡意识及适应当地大众需要的戏剧。

〔释义〕

在民族抗战的今日，一切文化部门都应该在[总动员」的旗帜下努力,作为艺术救亡武器的戏剧，以其特殊的机能，当然更应该站在先锋的地位。但在戏剧中，话剧这个形态，最足以负起这一责任的，因为他不像其他艺术形态，含有或多或少封建的意识。因此，在救亡戏剧运动中，话剧应该站在主导的地位，不过，我们不能忽视其他一切戏剧艺术形态，应该争取他们到「救亡阵营」里来，同时要注意逐渐使其变质，在话剧本身方面也可以酌量利用旧的形式。

但为了马来亚的戏剧艺术是那样低落、幼稚，话剧因其历史的短促，更是如此，我们认为一件粗制滥造的东西，不足以成为有力的救亡武器，同时为了争取封建艺术所影响的群众，所以，应逐渐提高艺术的水准。在战时，我们的戏剧，必须有教育一班大众，认识抗战的力量，不仅如此，还得把他们组织起来，成为抗战的生力军。

当抗战形势进展时，我们的戏剧应该指示一班大众所应尽的任务，同时，演出的戏剧必需富有救亡意识的，适应当地大众需要，为当地大众所理解的(如地方性方言剧)戏剧。

乙、行动目标

(一)完成华桥救亡统一战线。

(二)完成戏剧救亡统一战线。

(三)加强戏剧运动者的教育工作。

〔释义〕

首先，我们的戏剧运动应该和其他一切文化部门的力量一样，为完成华侨救亡统一战线而努力。为了这个缘故，我们更不得不事先完成戏剧界的统一战线。至于戏剧运动者本身，应该有健全的集体生活，加增自己的教育，庶几可以负起戏剧的责任。

(**载一九三八年一月廿二日「现代戏剧」)**

([现代戏剧」编者按:上面的纲领是剧界同人共拟的。但还只是一个草案，请大家

「巨浪」的演出—一月廿三晚在大世界 第一台爱同校友会

本事

「巨浪」为雨幕剧，内容是全面抗战展开后一件南国时事的报告：反映某地矿场一些工友们爱国行动的壮举。戏剧夸张地讽刺着该铁矿主的愚味，当其皇军占领南京的局部胜利，而举行庆祝会，这种可恶又可恨的动作，激起了爱国矿工的公愤，而觉醒到在这民族已到了最危险的时期，不愿做奴隶的人们，都应该起来，大家拿出力量，拥护抗战。工人的怒吼，动荡了爱国斗争的巨浪，去打击敌人！

第一幕：以矿场的办公室，暴露着矿主们在举行庆祝会，庆祝他们的胜利。当岛沙甲、大田野村、喜多正在欢天喜地的饮酒食大菜，工友来报吿有工友病死以及被大石压死的事，他们都漠不关心。只是把工人看做牛马而已！其次，当大田忽然想起前天他们的政府电促增加原料，岛沙甲就提出增加工作的时间，要エ友的老命！最后工头进来欲报吿方才关于工友的死事，不但被赶，又被他们打了一顿！

第二幕：以工人的宿舍，描写着工人被拍卖到矿场过着苦痛的被压迫的人间地狱的牛马似的生活，几年来，病的病、死的死，这般悲惨的事实！可是他们因素来是不许知道外间的事(尤其是国事)，所以只是俯首贴耳地工作！可是他们蕴藏在心中的火焰，快要燃烧了！果然，当工头(阿其)向他们报吿他刚才到矿主那里去所遭受到的情形，最大的刺激是「民族已到了最危险的时期，还能替他们增加原料，杀害同胞吗？」于是众工友觉悟起来，打定意志，坚决停工，全数退出矿场，向着光明的大道前进。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歌声是在唱着。

听！南岛的爱国矿工怒吼起来了，看！澎湃的「巨浪」，发挥抗战后方救亡斗争的力量。

演员

剧中人物：日经理岛沙甲、书记甲大田、书记乙野村、医生喜多、华职员方顺、仆人莫哀、工头阿其、矿工甲铁牛、镰工乙阿福、矿工丙四平、矿工丁华生、矿工戊春明

饰者：黄存、金炎、永吉、古鲁、淬励、保明、李默、振波、余光、若萍、日光、平安

职员

编剧：清谭，黄祝水，培青，萧文泽，李金泉。

导演：林荣生，共田沙，庄朝荣，李金泉，王文殊。

舞台管理：灯光：金炎，。道具：保丹。设计：草容。效果：作兵。化装：亚诛。提示：王德。

导演的话

我们对于这一出戏，排演的时间，不过是一个星期而已！在导演的过程中，我们有几点的感想要说：

（一)题材：我们感觉得本剧是抓住了抗战时期后方民众抗敌的题材，主要的部份是把过去不久的某地矿工罢工的事情描写出来。我们在排演时对这一点自己却感觉得满意。

（二)演员：我们感觉得这剧演员的分配，大多还不大适当-二这是因为有些演员这次未能登台，于是难找到适当人员，就将几位比较对戏剧爱好者来分配充任。这几位对于舞台还无充分经验，尤其是在基本的条件、性格、对话、动作(地位的移动和站立地位)、表情{面部)等。本来在原则上我们演员要以适当的方法去表现各个情节，过分夸张，是会流入低级趣味化！

总之，这剧演员，有数位简直是强调了他的性格去充任，这是我们在导演中的一点困难！

(三)排演：关于演员的表情、动作，以及移动的地位，在排演中有相当的处理，可是因练习次数不多，感觉得「太不够」！这在我们认为不完满。在导演方面，我们感觉得演员的未做到的事还是很多，我们主张给演员多登台学习，在实践中体验，多研究，把他慢慢地训练起来！我们认为幼稚还是成功必然的过程，尤其是在这星洲话剧刚抬头的时期。

执笔者言祝水•洧谭

这剧是本会戏剧组的集体创作。当我们决定以戏剧参加这回「中华救伤队」筹款游艺会，我们就召集了本组的伙伴来作集体讨论剧本的创作，参加讨论者有:如山、培青、金泉、荣生、古鲁、文德、保丹、建成、清河和笔者等。

然而，我们总感觉到这回的集体创作，参加讨论者人数很少，所以未能尽如所欲的充实本剧的内容，他方面在匆促的时间来写，尤其是对戏剧还在学习的时期，在技巧上，恐怕还不怎末的成熟。总之，这剧主催的还是我俩，所以演出的失败，也是要由我俩来负责，同时希望戏剧界的朋友加以匡导，给我们批评，贡献我们宝贵的意见，好让我们今后能努力改进，共同提高星洲戏剧水准！

扮演者语

工头李默

看，我居然做起工头来了！我觉得这次在「巨浪」中所担任的工头阿其的角色最为困难！这不是出演的场面多，或者是对话多，而是我对矿工生活缺乏体验，对于性格方面有点困难，尤其是要表露一个后方的民族解放的英勇斗士！我生平不曾到过矿场，也不曾和矿工作过涉及生活谈话，因此对这次所担任的角色的个性，不能完全把握到，这是我最引以为憾的地方。虽然预知这次演出恐怕会失败，我也不顾一切地尽我所能忠实地去执行我底职务。

仆人黄保明

哈哈！我是否能作标准仆人？仆人名称在福建话为「奴才」、马来话「淡咪」、英语「雪门」，通常人感觉仆人的身份是下贱的，饰这角色是「奇耻大辱」！其实，舞台上的仆人，对于本身是没有影响吧！

我对于仆人的个性，因为生活的接触，颇得了个中三味，我所知道的是只有在主人面前「俯首贴耳」善于治事，才算是标准的仆人！

然而，在这剧中是当东洋人的仆人，他们用荼毒、苛刻种种残酷的手段，谁看也要气，误会老弟是喜欢做汉奸的，我不过是做做舞台上的汉奸而已！暴露汉奸罪恶，并不是像那些丧心病狂的狗东西，他们出卖了民族，他们是民族的公敌。我们希望舞台上没有再看到汉奸！这是要台下人不做汉奸！因为戏剧还是反映现实，描写刻尽世事的真相呵！

医生马古鲁

「医生」还是「医死」?在平常所看到的医生，是抱着一种「救世救民」之心来医人活，可是，在那制造杀人武器原料的矿场里面的倭子医生，简直不是「医生」，倒是「医死」！所以他的一切的表情，实在使我感到万分的厌恶。

不过我还是抱着一种熟望的心来担任，只要观众会受到刺激，引起愤怒，加紧救亡的工作，那我就算尽了我的任务，希望大家于演后给我一个宝贵的批评。

工甲杜振波

矿工甲是个血气刚直的青年，这却适合我的个性，当我对着矿主马沙甲作我们的爱国斗争的时候，我是作到了强调抗战意义的动作，以适当的方法表现我的性格。我希望能把「巨浪」扩大，打面敌人！

(载**一九三八年一月廿三曰「影与剧」)**

我对于「野风」的期望 枫叶

朋友：

在不久之前——日子，我忘记了。

不晓得从那里听来的：

你，恳挚、坦白、熟情的人，将要离开了我们，而投进那弥漫着烽烟，充满着火药气，连着空前大厄运的祖国里，去干很艰巨伟大的工作。

当那个时候，我整个心胸，热血沸腾了起来，满腔的冲动、兴奋——暗自喜慰着，祖国的救亡；阵线里，会多一名英勇的战士！

然而，暗地里，热情又克服了我们理智：

我忧郁，我伤心：

失去了一位难得的朋友。

虽然，我也明瞭，

为了国家，什么都得牺牲！

有一天，将近中午的时分。

这安宁的村子底的太空，仍是澄清的，好像大清早里的景色，山巅上的各处，轻轻静止着几条薄薄的云，凝结在一起，满似穿着的那条白纱袍了。

我瞻望着美丽的太空，雄壮的山岗，婀娜的椰子树，心底涌着一阵愉快的情绪，在期持着连的到来。

这时，那个熟悉的，而有点苍老了的黄衣送信人，柔顺地递给我一封信。「啊，朋友，原来是你呀！」

当我认清了信封的笔迹的时候，我无意识地喊出了这句，急迫地把信拆开来。

诵读着，信里证明：你是不走了。

你说此后接编「野风」，要我发表关于内容及编印方面的意见，并要我为「野风」的特约撰稿人。这使我的心坎，顿时生出了两种心情，一是兴奋喜慰；一是惭愧、汗颜。前者是给我一个学习的好机会，我很需要有像你这样热情的朋友，时时地给我严正的指教；后者却使我非常地苦闷，因为我还是一个正在继续习作中的年青人。

朋友！也许会使你太失望了吧？

至于你一定要我说话，我也只好当了一个「班门弄斧者」，胡乱地讲了。

记得「野风」的诞生，并没有多么长久的历史。当初它是一块十分荒芜的园地，在我们的朋友柳影兄的惨淡经营之下，渐渐地有点儿朝气起来。不过，有很多地方却不能使人满意地认为是蓬勃灿烂的花园。这原因，柳影兄一身兼数职，并限于所处环境的种种关系——好像要更换一个刊首昼，虽经朋友热情地替他画，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还是不能如愿实现——全报馆的副刊，几乎由他一手包办，并且还有由他打什的工作哩。

再次是字粒的模型及编排铅条的缺乏，跟没有拨给作者稿费。因为字拉模糊，根本就惹人讨厌，怎有兴趣替它写作及阅读它呢？缺乏了各式的沿条，文章的编排纷乱，没有艺术性，不能引起读者的注目。至于没有拨袷相当的稿费，写作者，除了几位较为亲近的朋友们，经常地供给稿件之外，余者就要靠剪刀了。比较值得一读的外稿，是不容易落在「野风」这园地的。由于此，一定就要常常闹稿荒；稿既缺，当然更无从选择，所出产的货色，也就可想而知了。这是「野风」过去的缺陷。朋友，希望竭力地把它克服过来。

至于今后的「野风」，应当要怎样地改革，以前李里先生在「我们需要怎样的一个报纸副刊？」上，所提出的几个部门，是很可以当为我们的参考的。

(一)系统的社会科学的介绍，这一项可分为：

(甲)社会运动史的常识。

(乙）社会问题的解答(特别偏重于现实的)。

(丙)政治经济常识讲话。

（丁)民族问题。

(戊)实际问题和国际运动的。

（己)其他。

（二)系统的哲学常识的介绍。这一项可分为：

(甲)认识论和哲学。

(乙)哲学史的基本知识。

(丙)哲学与日常生活。

(丁)其他。

（三）系统的文学理论的介绍，这里包括：

(甲)文学史。

(乙)作家研究。

(丙)文艺评论(小说、报告、诗歌、戏剧……等)

（丁)名著介绍。

(戊)批评。

（四）文学创作，这一项内包括了文艺各门，但必需符台下面几个原则：

(甲)有时代价值的。

(乙)恰合马来亚地方需要的。

（丙)具有文艺美的价值。

(丁)通俗的大众文字。

(戊)其他。

（五）中心问题的讨论。有必要时，编者应该提出一中心问题，由大家共同来讨论，以求文化运动的展开。

（六）诮者与作者。这一栏由读者与作者交换意见，形式不一定用通信的方式，可以取各式样的、活跃的姿态。

（七）各项座谈会，讨论会记录。这种会议由编者召集举行，选定命题，请各阶层人参加，将讨论的结果记录下来。

（八)读者生活指导。可以用正确的，科学眼光指导读者怎样生活和克服生活所遇到的困难。

(九)木刻和漫画，可以使得副刊活跃，而且好的木刻和漫画，可以给人最有力的印象。

(十)其他。

好了！朋友，我热烈地期望着，这阵「野风」会比十二月里海洋上的飓风，还要猛烈，凛列，尖锐，逞强，……

在山岗，海洋，

草原，旷场，……

村庄，嘶吼，咆哮！

(载**一九三八年一月廿四日槟城新报「野风」)**

@金丁《抗战文艺讲座》，1938

什么是抗战文学

什么是抗战文学呢？有人说，抗战文学就是打仗时候的文学。但这点解释，有人感到不但空泛，而且有点近于幽默了。于是认为抗战文学应当是文学上的新的口号，它与国防文学不同，它与过去一切的文学也不同；而其不同所在，便在于抗战文学，要配合着全民的持久抗战，就应当通俗化，便是作品要使大众读得出，听得懂的意思。

可是远在一九三■年的时候，就有所谓大众文学了。那以后，文学大众化，成为新文学运动的主要课题。而当时的文学大众化，就也包括着使大众读得出，听得懂的意思，那末说来说去，归拫结底，把抗战文学还元于文学大众化，则目前的抗战文学的提出，岂不是又多此一举！

关于什么是抗战文学的问题，在上海，曾经由战时文艺协会，约请许多文艺工作者举行过一次座谈的。因为就连艾芜先生，在他一篇「从文艺通俗化说到战时文艺」的文章里，（原文载救亡日报）也认为「文艺必须通俗化。也即是必须大众化，应该是不成问题的。」殊不知这句话也就成了问题。直到最近，我在一本叫做「战时文艺通俗化运动」的小册子里面（司马文森作，生活书店出版），看到了引用艾芜先生过去的意见，而说道：「我们所以在这时提出文艺通俗化再展开的口号，正因为过去的新文艺运动走歪了路」的这种对新文学运动历史完全曚昧，而对于当前文学毫不切实认真的见解。

然而对于抗战文学的理解不够，或甚至于根本错误，其原因便在于没有把握到抗战文学的政治意义。不从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的变化与发展，去认识现阶段文学运动的历史的必然的任务，是无法理解什么是抗战文学的。

因此关于什么是抗战文学的问题，可以分做以下四点来说明——

第一，由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抗战的基础，使我国在持久战中获得最后胜利，必须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扩大与巩固而斗争；因此抗战文学，它必须以抗战为前提，包括一切党派、一切阶层的文学在内。

第二，但是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正是争取我们民族的解放、独立与自由，是争取政治上的民.主化，是争取全国民众的生活改善；因此抗战文学，它虽然允许一切党派一切阶层的文学，自由的存在与活动，在性质上是民主的，但它同时却限制任何违犯抗战意义底文学上的各别发展倾向。

第三，新文学运动一开始便是以反帝反封建为内容的。目前对日抗战的主要内容，也还不外继续五四以来的未曾完成的反帝反封建任务。因此抗战文学，是继承了新文学运动的反帝反封建的传统，而发扬光大。它是国防文学的具体化、结晶化，它并不与过去一切文学截然不同，有着什么不可逾越的鸿沟。它更不是像司马文森先生所说的一样，认为因了抗战文学必须通俗化，所以过去的.，新文艺运动是走歪了路。我们只能说过去我们的新文学运动做得不够，并不是运动的本身有错误。

第四：为什么抗战文学的通俗化与过去左翼文学的大众化不同？而且为什么要提出这个不同呢？因为过去左翼文学的大众化，乃在于左翼文学运动，主要的是以工农大众为对象的，左翼文学的大众化，也是指作品的形式与内容方面，都必须适应于工农大众。但目前抗战文学的通俗化作品，在内容与形式上，不仅限于适应一个阶层的工农大众，而且要推广到一切阶层的拥护抗战的大众了。至于为什么特别提出过去的大众化与目前的通俗化不同之点。这是因为在文学上的统一战线与政治上的统一战线上有其各异的形势。在力量的对比上，左翼文学占着绝对的优势，具有主导的力量，唯其因为具有主导的力量，所以目前的通俗化，绝不是也不该是大众化的重复，但这并不是如某些人说左翼文学自己削弱了自己的力量，或是放松了自己的任务，而是相反的因抗战的内容，与左翼文学运动的任务毫不冲突，抗战文学的通俗化，足以扩大新文学运动，足以加速新文艺运动的发展。

抗战文艺的形式与内容

不管是浪漫主义也好，自然主义也好，每一种文艺思潮，在其运动的初期，总都是偏重作品上的内容方面；而到了那一思潮运动的末期，便又偏重到作品的形式了。这种互有偏重的现象，也正反映了每一种文艺思潮和当时社会发展情势的对应关系。

抗战文学自然也不例外，所以虽说在抗战前后的短短时期当中，我们还没有大量的抗战文艺作品产生，然而就在这少量的作品中，我们却也遇到了文艺史上不能例外的现象。

原则地来说，忽视了作品的形式，就不能如愿以偿地表现那作者想要表现的内容，而没有充实的内容，也只能使形式上的讲究，落得一个空架子。因此使抗战文艺达到应有的健全的发展，必须使作品上的形式与内容，有恰得其所的调整，必须并重。

先讲抗战文艺的形式问题。

第一，我们在第一讲「什么是抗战文学」一文中，曾经说过.：「抗战文学，它必须以抗战为前提，包括一切党派，一切阶层的文学在内。」但这不同党派阶层的文学，在平昔都保持着不同的思想倾向，而有其各自独立的存在，所以在文艺领域里，新文艺虽然占有领导的地位，但旧文艺也还有着不容漠视的作用。相反地它拥有不少落后的读者。因此抗战文艺的形式，在抗战文学运动的初期，以抗战为前提，我们应当运用而且必须运用文艺上的一切形式，我们并不绝对地排斥旧诗、骈体文或鼓词等等旧形式。

第二，但是一定的形式，只能表现一定限度内容。即以骈体文而言吧，它虽然可以写出使人读来叮叮当当的动人的战地记录，然而要做到像影戏一样的，连一个音响也都反映出来，它就不能胜任了。因为就拿「对话」来说，我们现在任何人说话，除去引经据典的场合以外，都不会用四六句的。但是一篇速写，一篇墙头小说，它却连最细微的声与色的变动，都可以真切的表现出来。因此抗战文艺的形式，虽然应当运用而且必须运用一切的形式，可是我们还绝对不该忘记这种运用，还包括有扬弃旧形式的作用。要使一切惯用旧形式的作者，明了新形式是主导的完善的形式，而过渡到新形式的运用方面来。

第三，那么什么是抗战文艺的主导形式呢？是不是像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那样的长篇小说呢？不是的，但这也不是说抗战文艺作品中，不应当有长篇小说，或反对什么人写长篇小说，有好的长篇小说，当然也为广大的读者所欢迎。不过战争发展的形式非常迅速，时代走得太快了，它不允许每个最能反映这一时代动态的作者们经年累月的写长篇。而战时生活的紧张，又使毎个读者迫切地要求着文艺作品上，对于每一事变的简洁明确的反映。不但长篇小说，就连短篇小说，也好像不是急需，因此墙头小说、速写、通讯、诗歌、杂文，成为抗战文艺的主要形式，也是抗战文艺的最适合的形式。

第四，因为这些形式，其主要的是以字数少，篇幅短为其特征，所以用极少的字数、极短的篇幅写出越丰富越好、越生动活泼越好的内容来，也就非常不易。但在速写、通讯，或墙头小说中，我们还一定不能忽略了人物性格的分析与心理的描写，而把内容单纯化、定型化。

再谈抗战文艺的内容。

第一，抗战文艺的内容，不只在于描写抗战中的各方面的现象与事实，而在于指出那「现象」的「本质」来，指出那「事实」的「真实」来。（「事实」与「真实」不同：譬如日宼侵略中国是事实，但是由日本的法西斯作家去描写这一事实的时候，他一定要说日本的侵略，是怎样地可以维持远东以世界的和平，但这由真正拥护和平的人看来，就并不真实。所以作品上的「真实」，一定是那作者的最正确的思想的反映。）从那些本质上与真实上，明白地认识为什么抗战，抗战中的缺点及优点在那里，从而通过了读者的感应，而发生一定的行为上的效果。因此主题的积极性，便是每个作者所必须有严格而且圆满的把握才行。

笫二，但是抗战文艺作品的内容，决不因为主题的积极性而单纯化、公式化，决不是几句标语口号。因此像什么全篇太多了四万万人一条心、什么起来被压迫的奴隶等等热烈激动的话语，反而使作品内容狭窄。法捷耶夫的名著「毁减」是苏联革命的小说，但全书中却没有革命之类的字眼，所以每个作者不仅要有热烈激动的情绪，而且还要深刻尽致地来表现那情绪。

第三，抗战文艺的内容，因此不仅注意到抗战中的积极面，还要注意到抗战的消极面.，不仅要指出未来的光明，还要暴露过去和当前的黑暗。我们不仅要描写我士兵的英勇战斗与牺牲，我们还要写出汉奸的无耻可恨，还要写出产生汉奸的社会背景；不仅要写出日本士兵掠夺烧杀的暴行，还要写出日本士兵的反侵略战争的斗争，不仅要描写救亡运动的知识分子的进步与活跃，还要写出他们一部份人的彷徨动摇等等。

抗战文艺的创作方法问题

在文学史上，曾经有所谓浪漫主义与写实主义两大文艺思潮发生过。据说浪漫主义的作品，是理想的、主观的、感情的，而写实主义的作品，却是现实的、客观的、理智的。

这样的说法，当然只是顾名思义的浮浅的说法，因为每个文艺作者，不管他是怎样的理想，他的理想却不能脱离现实。譬如说某某作者鼓舞人们应当享乐吧，但是倘使他不知道什么是痛苦，或者在现实生活当中，他对痛苦的体会一点都没有，他当然就不会希望到享乐。因为任何的理想，都有其一定的现实的基础。同样的，每个文艺作者，不管他是怎样的主观，他却仍然受客观的限制，主观上想把太阳从天上拿下来，但客观上太阳又无法从天上拿下来。他不能任意地歪曲事实，那么这个「歪曲」，便反映了他的客观。至于说一个人完全是感情的而毫无理智，那只是一种扯谎。

另一方面，一个文艺作者，他的作品不管是如何现实，却仍然一定含有许多的理想。因为吃过了肉就连肉以外的东西一点也想不起的人，是不能想象的。同样的，不管是怎样的客观，他自己一动笔，他的作品便马上反映他的主观。不然为什么把报纸上同一件桃色新闻，给某甲去做小说材料，而某甲就同某乙某丙写出来的不同呢？这也就是因为各有主观。当然纯粹理智而毫无感情的人，也是没有的。

因此一篇作品，他一定是那作者的理想与现实、主观与客观、理智与感情的综合的表现。

然而这一个作者怎样才能在一篇作品里把握到理想与现实、主观与客观、理智与感情的综合表现呢？这便要研究文艺上创作方法问题。

在文学史上，我们可以看到，从来的一切文艺作者，其创作的方法，可大别分为二种：

其一是，粉饰现实，蔵匿现实上的一切缺点与丑恶，从而使人坠落，使人与现实的一切缺点与丑恶相妥协，或者对现实扯谎，把人从现实里搬到不可知、不可解的世界里去。

其一是，说明分析客观的真理，指出那真理发展的必然途径，暴露现实上的一切缺陷，从而使人理解到为什么要补救那个缺陷，以激发改造现实，推进生活底热情。

这两种创作，很显然的是代表着完全相反的两个倾向的发生，也正因为受那作者生活背景及其世界观的制约。

但是一切作品，因为意识地认识或无意识地和一定的社会的生活以及世界观结合，由是而赋与历史的性质和界限，且不得不表现着一定的社会职能。

现在，我们提倡抗战文艺，当然也正因为抗战文艺表演着它一定的社会的职能，换言之，便是那作品上不可少也不能少的艺术的效果。

不过使抗战文艺作品，得到它应有的效果，每个有认识的切实的作者，就必须对于现实的认识方法和现实底艺术的想象的表现方法底两者的不可分的关系，有严格的把握才成。但怎样才能严格地把握到呢？

我们的主张是：

第一，每个作者应当与抗战的实践相结合，因为一切文艺创作的根源，并不是文艺写作者的什么观念、感觉、心理乃至于那作者的天分等等，而是那作者的生活。

文艺作者的生活的最重要的部份，当然是创作，并且虽说是有了生活才能创作，但是一个作者也必须为了创作而去生活。而且为了使创作有最好的收获，那么一个作者就必须从自己被局限了的生活冲出去，观察生活的一切现象，把人物和自然，用其他的人们所不及的趣味与注意去观察研究，抓住那直接的形象，把它分开或综合起来。

因此，所谓创作，不单是笔的活动，也是使作者对世界的认识上的一个实践的作业。

第二，每个作者，必须站在这一时代最高的世界观上面，从事写作。而这最高的世界观，并不是所谓将什么新哲学当做现成的经典，这是容易把新哲学僵化了的，而同时影响到创作方法公式化、图表化。这里的最高世界观，因为是作者要认真地在作品上，用形象来反映现实，必不可少的现实的各方面正确认识的把握。

只有根据以上两点，才能严格地把握着现实的认识方法，和现实底艺术的形象的表现方法底两者的不可分的关系，才能最圆满地综合地表现了理想与现实、主观与客观、理智与感情。

口头文学与新文字

在第一讲中，我们曾经着重指出，抗战文学，不仅限于适应一个阶层底下的大众，这在原则上，当然毫无问题。但是新文学运动，从「五四」以至于今日，还不曾广泛地普及到智识份子的范围之外，虽然许多进步的工人，他们不但可以看懂许多新的小说，甚至自己也能写出使人看懂的文学作品，然而中国大多数人仍然是文盲，这大多数的文盲，虽然没有机会接触新文学的作品，但他们的生活中，却并非毫无文学的享受，并且我觉得有些文盲，他们对于文学的兴趣，反而很深。而他们所享受的文学，有很深兴趣的文学，便是我们这里谈的口头文学。

口头文学产生，本来是在文学发明以前，由口传而普及的。但是文学发明以后，口头文学并没有稍减，相反的，一切民谣，小曲，和传说，一直保留在人民的记忆里。

口头文学也正因为是由口传普及的，所以讲的人，虽然由于所生的时代不同、环境不同，以及趣味不同，在内容上与多人口传的不无变化，但口头文学有其传统的特质，则是任何时代任何环境都不能例外的。这个传统的特质，便是对于现实生活的不满。

但是从对于现实生活的不满出发，口头文学却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发展方向。其一是，由于对现实不满，而讽刺现实，嘲笑现实；其二是，由于对现实不满，觉得现实是不可抗的，而后者的效果，又不免无形地使人成为歌功颂德的俘虏。

当然，我们不是说口头文学当中，绝对没有什么健康的创作，但是在量的比较上，还是很少，这却是文学史上的一个事实。

也正因为口头文学有这种传统的特质，也正因为口头文学直到今日还成为大多数文盲的精神的食粮，所以努力于抗战文学的一切文艺工作者，对于口头文学在今日文艺运动中的重要性，是丝毫不能抹煞的。

即如星加坡而言，珍珠巴杀和铁巴杀附近，成百成千的工人、店员在晚饭以后，分别地围着那些「讲古的」四周，听听「讲古的」把蒋介石比做姜子牙，把毛泽东比做托塔李天王之类的故事，反而非常入神、非常满足，还非常相信。我们倘然说是这些听众的「入神」「满足」以及「相信」，是由于这些听众的无知，我们倒不如说是由于我们一切抗战文艺运动中的工作者努力不够，是更为恰当，因为一般「讲古的」，由于生活环境、教育程度，以及人生观与世界观等等的限制，有时把现实漫画化或完全歪曲现实，可说是势在必然的。所以怎样从这些「讲古的」四周，把那些听众吸收到自己的身边来，这却是推进抗战文学运动的工作应有的任务。

能写故事的人不一定都能讲故事，但是很会讲故事的人，他如果能够动笔，他一定能把他所讲的故事写下来。并且文艺工作者虽然其主要的生活，是在多写出一些作品来，但是从文艺工作的效果上说来，他应能用「嘴」来教育群众，也是必要的，特别是在今日。

并且我们要补充地说明，口头文学，在文字发明以后，虽然并未消灭，虽然还是用口传来普及，但许多故事，都因而往往有它的蓝本，换言之，口头文学是逐渐地成为写下来的书本的改编。

据说苏联白德内宜的诗，成为苏联人民普遍流行的歌曲。但是中国还没有这类的诗人，而且文艺当中的小说，往往都是一开篇就是一大套没头没脑的叙述，或是冗长的心理的描写，对于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及人物的来历，反而模糊不清，因此就同特定的智识份子以外的人们绝了缘。

我们觉得口头文学的提倡，还包含有促进作品如何通俗化的效果在内，也是必然的。

与提倡口头文学的同时，我们认为抗战文学的任务，不仅是使抗战文艺作品，普遍地为大众接受，我们还要在人堆中造成许多的新的作者。由于生活体验的丰富，以及观点的正确，有很多并非专门写作的人，他们可以写出很好的作品来。但是他们不会写，中国的文字阻碍了他们畅所欲言地写，许多人没有这样繁多的字汇来表现他要写的话，而要等到把汉字学好再写，却起码要用两年以上的功夫。

生活的紧张、不安和艰难，已不容许人们悠闲地去慢慢识字了，一种比较容易学习的文字，却成为今日的必需。文字之必须拉丁化，其作用不但可以消灭文盲，而且还是使抗战文艺广泛地深入群众的一种有力的工具。

在抗战文艺运动中，口头文学与新文字，是两个值得注意和研究的问题。

怎样通俗化

我们这里提出作品的怎样通俗化的问题，主要的是因为抗战文艺作品，在内容与形式方面，不仅限于适应一个阶层的工农大众，而且还要推广到一切阶层的拥护抗战的大众。

所以我们现在先引一个具体的实例——

「在正月末尾，在最初融雪的暖气的包围里，发散着幽美的香，正午，正当太阳温暖的时候，各处隐蔽的角落里，悲惨的，几乎感觉不到的樱桃榭皮的气味，才和着融雪的淡淡的湿气，若从雪和朽叶里透出来的大地的强烈陈旧的芳香。这种清丽的混杂的香气，顽强的飘荡在菓园上面，直到青色的薄暮降临，直到月光的绿色尖角穿过了赤裸的树枝，直到肥大的野兔在雪上散布着他们点点的足迹的时候。」

这是当代富声誉的作家，梭罗诃夫所著的「被开垦的处女地」小说的第一段，我们相信较有文学修养的人，都可以看出这是一段描写非常美丽、细腻、动人的文字，是完全可以看得懂，完全可以理会到作者所描写的那情景的、然而我们把这段文字，给那些高小毕业的学生看，他们看不懂；甚至给那些初中读书的学生看，他们也仍不甚明了。由此看来，对于只能认识千把个字一般的店员、学徒、工人、士兵……去读，当然也就更难明了了。但在苏联，却连一般没有什么文学修养的农民，也都能看得懂。

这原因在那里呢？

这原因，我们觉得不仅在于苏联农民文化水平较高，主要的还在于这段文字的内容，同苏联农民的生活，并无丝毫隔膜。

但是对于中国的一些高小毕业生，或初中毕业生，所以不甚明了，不仅是因为那段文字比较欧化，主要的还在于他的内容。同那些高小毕业生或初中毕业生的生活，距离较远，他们甚至连这类情景的感觉也许没有过，这种情景或者对他们完全是陌生的。

因此使作品通俗化，第一个条件，必须是那作品的内容有最大限度的一般性；换言之，那作品的内容，一定耍使生活环境不同的多数人，都能接受。

这内容的一般性，我们说是应当一般到最大的限度.，也就是说，一般到只要多一个读者就多一分作品效果的，尽可能地吸收广大的读者。

然而这个最大限度，实际上是非常狭窄。因为现实的生活方式，有些完全是对立的、冲突的，如极贫和极富的人们的生活。而由于生活方式的不同，也就养成了不同的生活感觉、不同的生活偏见，虽说用教育的力量，可以把这些不同的生活感觉，不同的生活偏见加以调和，但最多的效果，也还只能做到一定程度的有限的接近而已。

二这样说来，是不是通俗化的可能性很少呢？不是的，我们觉得通俗化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这性可能所以很大，主要的是因为中国的抗战，把许多人们的对立的冲突的生活冲破了，许多人们在共同的命运下，已经有了更多的共同的生活感觉、共同的生活偏见，所以抗战文艺之能够通俗化、应常通俗化，也正是抗战文艺的特征。

不过有人也许还说，人们虽然由于抗战，在共同的命运下，有了共同的更多的生活感觉，和共同的生活偏见，但是由于过去生活环境和所受教育的不同，还究竟有他们的隔膜存在，所以通俗化仍然很难。

是的，这种说法，完全是事实。但唯其是事实，所以通俗化的任务，也就更重要，作品的通俗化，也正如把人们生活上的一般性，所谓共同的地连系起来，从而统一那些生活上特殊的部份，而至于扬弃那特殊的部份。

交艺作品之必须通俗化，也正如政治上的必须建立、巩固，并且扩大民族统一战线一样，是有其必然的历史底社会底基础。

但是内容决定形式，形式也影响内容，所以我们的作品当中，对话的构造、文字的组织及段落的配合，也必须有严格的注意才成，譬如：

「这个年头，是手插在裤袋都要犯罪的。」这是高尔基的剧本里的一句话，这意思是说，这个年头，紧张到把手插在裤袋里的闲工夫都没有。但是在联想力薄弱的中国读者，是不易理解这类富有「暗示」的词句。

所以使语言的构造通俗化，其主要的是看那作者有没有丰富的语汇。例如上面一句，我们就可改为：「这个年头，有得人连打呵欠都没有工夫了。」

其次，文字的组织，要简洁明了，可是唯其简洁明了，有时候反而要费许多字，譬如：「纵令他穿起西装来，也还不够欧化，不但不够欧化，而且……」

但是这句话」若改作：

「纵令他穿起西装来，却不但不够欧化，而且……」

两相比较，后者用「却」字，代替「不够欧化」，表面看来，后者不但简洁，而且意思是非常明了，但是这种文字的组织方法，却不能适应于一般文化水平较低的读者。对于「却」字是表现一种转折的语气，而且由语气中表现某种一定意义，毫无了解的人，我们觉得还是多写上「也还不够欧化」几个字，可以使意思更显明、踏实。

至于段落的配合，一定要力避曲折，有许多人故意卖弄文字玄虚，故意把故事的情节中的某一句话，或某一事件，突如其来地在作品一开篇就写出来。如：

「接到一封信，她哭了。」这是沈从文的小说「薄寒」中的第一句，但是这一句以后，很久不再提到接信的事。

至于欧化句法，更宜免用。

速写与杂文

在某一讲中，我们曾经说过：报告文学，它「首先是」把现实生活中的每一事件的最重要的姿态，每一事件的发生和发展的历史，以及那事件当中的情景的对照，事件中含有矛盾和对于社会的正义，都毫无遗漏地给以明快的、忠实的、批判的记述。「其次是」报告文学，并不一定篇很幅短，辛克莱的「波士顿」那样的长篇作品，也还是报告文学，不过报告文学可以用很经济的字数，可以写得很短，而反映范围较大的情节。

但是速写，顾名思义地想来，既不外是「写」而要「速」的意思，因此速写的本质，不仅是「现实生活底明快的、忠实的、批判的记述」，它还必须是属于急剧变化中的现实生活的随时的最迅速的反映。换言之，在作品的技巧上，不仅要使文字的调子非常明快，而且还一定是那作品的内容，是在一定的社会现象发生不久，而立刻通过形象传达给读者底那个社会现象的分析与批评。这一点也正是速写的特征，也说明了产生速写的社会基础。被摄取在速写当中的素材，也因此往往都是发生在很短时期内底现实的一个断片、一个轮廓，从而速写的文体，也都是小型的。

但是使速写能够做到是很短时期内底实现的一个断片、一个轮廓的反映和批判，那必须是速写的作者，不去描写故事上的无关的细节，而去把握那最能表现本质的要点。

最好的速写当中，它的主人公，往往不是某甲或者某乙，而是那速写情节当中的许多人。往往不是由某某个人，来演绎情节，而是由于许多现实生活的情节，烘托那故事当中必不可少的许多人。

最好的速写当中，它反映现实生活中的情节，往往不是一个事件，而可以写许多较有关联的事件。这也就是说，速写当中的内容，不是像短篇小说一样，只有一个中心故事，它可以包含两个或甚至于三个平行的故事，却必须是集中于表现一个主题。换言之，即速冩作者所描写的社会现象底范閜，必须是集中于作者的阶层的世界观，所选定的一定的艺术的目的。

也因此，我们觉得速写不能代替短篇小说，但速写却负了短篇小说所不能完成的任务。

三四年前，曾经有过以速写为中心的刊物。如陈望道等主编的「太白」便是。但是当时的速写作品，却还没有达到像今日我们要求的水平。抗战以来，速写的作品，成为许多作者努力研究学习的对象，这也正因为速写最能非常迅速地反映那非常紧张的现实。

至于杂文，有人称之为「文艺性的论文」，它和速写有着同样的社会基础与同样的社会意义。它与速写不同的地方，只是它经由论理的说明，来反映现实、批判现实。

然而抗战以后，这个最能迅速地反映并批判现实生活上锐利的武器，反为许多人所忽视了。我们很少看到像鲁迅先生那种尖锐深刻的杂文。所以在这紧张时代中的麻木不仁的一角，也就有了偷安的机会。

关于诗

在长期的沆战中，由于物质条件的限制，文艺作品的出版，也许会感到极大的困难。一方面，由于生活的紧张与兴奋，人们也许很少耐心去读那些冗长的作品了。因此为适应抗战，为使文艺作品深入于一切阶层的拥护抗战的大众，小型作品的提倡，便成为非常切要，而诗，一般地说来，除去长篇的史诗与叙事诗以外，大都是小型的。

也唯其因为诗在一切文学样式下，是内容最紧缩，而形式最精悍的缘故，所以在诗中所表现的任何情节的发展与情绪的波动，都特别迅速、直接、容易感动读者。

但必须纠正的一个观念是，有些人常常以为诗之所以容易感动读者，主要的还是在于诗是在抒写个人的情感。因此诗的产生，并不是根据了现实生活，而只是写作者的灵感、作者的主观的精神的表现。当然，诗较之其他的文艺样式，是更其直接地藉形象来表现现实人们不同的生活的感情的，是比较地着重于情绪方面。然而诗不单是「灵感」的产物，而相反的，诗写作者的情感，不得不为现实的生活所限定，不得不是通过了现实的认识与思辩之后才有的精神的表现。因此一首好的诗，不仅在于那诗的情感丰富而主要的还在于那情感所反映的现实生活的内容，在于隐藏在那情感里面的思想。

不过我们这样规定诗的评判的标准，也许有人不能同意，也许有人提出「声韵」问题。不错，五言七律的旧诗，不管是内容多美妤，假使是声韵错了，就会被旁人认为一文不值。但我们必须说明的是「声韵」只是诗的附属条件；在往日诗之所以重声韵，那正因为五言七律等声韵格式都非常严谨的旧诗，是有它一定的时代背景、一定的社会的要求。

大凡诗的题材，用语和音律，都不得不是依据各时代的生产方法的进展与各时代的社会的必要而变化的。各时代的诗都各有其一定的特征，假使诗人但丁不生在自然经济时代，假使马耶可夫斯基和白德内宜不生于革命前后的俄国，也许他们纵然写诗，而诗的成就，也一定比较不同于他们现在已有的成就了。五言七律旧诗的重视声韵与格式，都是因为当时的人类，已经走入阶层社会的生活里，是因为一般与劳动绝缘的士大夫阶层，有许多悠闲的时间.，正因为悠闲，这些士大夫为表示他们生居上的闲情逸致，为表示他们对山水草木风花雪月的兴感，重视声韵与格式的五言七律的旧诗，便成为当时的最适合的样式了。

当然，在资本主义社会所产生的诗，也有一定的格式与声韵，但那已经远不及封建社会的那么严格了，就因为新的内容决定了新的形式的缘故，五言七律已经不够表现资本主义社会所拥有的现实生活的内容了。

不过也许有人还要说，在抗战前后，有人还在写五言七律的旧诗，而且这旧诗还拥有许多读者。是的，这是一个事实，也就是这事实说明了目前还有残余的封建势力的存在。但我们现在并不反对写作旧诗，抗战文艺首先必须包括各党派各阶层的文学，必须动员文学上的一切力量拥护抗戦。不过我们能够指出的是，旧诗的形式，将使那些旧诗的作者，感到为拥护抗战、为描写现实生活，而感到那形式必须改良、必须扬弃。比如「河北事件」发生之后，严既澄曾经用旧诗写了一篇「铁马行」，是描写暴日侵略华北声中中国应当团结合作的叙事诗。但有许多「叙事」，都不得不用「典」，旧形式使他不得不用「典」，他不能尽所欲言而写。他的诗也很少人看。

因此新的诗，所谓抗战中的诗的主导形式，首先不是设定一定的格式，因为我们不是形式主义者。我们的诗，不在于学习形式模仿，而在于学习如何使内容和用语，都能深入大众，为大众听接受、所理解。

不久以前，我曾看到发表在南洋商报儿童节特刊的「儿童呼声」的原稿，作者陈祖调曾问过我，是不是因为他太注意内容的充实与通俗，而没有脚韵，就可以不算诗；是不是声韵不讲究的诗，就不是好诗。关于这问题，我曾认为如果能够注意到内容充实与通俗，而没有脚韵，也可以称是诗。不过诗虽然不必讲究声韵，然而诗一定有其不可少的，诵读时应有的旋律。这便是抑扬顿挫的调子，不是由于诵读者的声浪，而主要是诗的内容与感情所决定。

抗战丈艺与抗战文艺运动

抗战文艺，正如我在以前各讲里所说的一样，它首先是以抗战为前提，包含一切党派、一切阶层的文艺在内。它允许一切党派一切阶层的文艺自由的存在与活动，但它同时却限制任何违反抗战文艺上的各别发展倾向。在内容与形式上，它必须尽力通俗化，用通俗化统一一切党派、一切阶层的文艺。因为它不仅要适应一个阶层的工农大众，而且要推广到适应一切阶层的拥护抗战的大众。这种适应一切阶层的拥护大众底手段，便是通俗化。而通俗化，也正是抗战文艺的特征。

然而对于抗战文艺的努力，包括创作理论以及批评的各方面的活动，决不限于文艺工作者单纯地各别的研究，而主要的还是使那创作、理论以及批评的活动，在广大的读者生活当中，起一种组织作用。这种发生组织作用的过程，我们称之为文艺运动。

因此，使抗战文艺的创作、理论和批评，得有一定的收获，则必须加强抗战文艺运动。换言之，即抗战文艺的创作、理论以及批评的活动，必须在广大读者生活当中，起一种组织作用，不仅是组织各阶层的作者，而且还要组织各阶层的读者。

这组织作者与组织读者的问题，不只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还是一个实践问题。这问题，在一般文艺工作者如果仍然保持自由主义的工作态度，如果仍然把文艺运动看做只是现有的几个少数作者，用心多写几篇好文章，或者是多出版几种文艺杂志，那仍然是得不到充份解决的。

我们认为这充分的解决，不仅限于现有的几个少数作者，要用心地多写出几篇好的作品，写出全国民众在日寇疯狂侵略下的艰苦英勇的奋斗与悲痛壮烈的牺牲；不仅要出版越多越好的充实的文艺刊物，而主要的，还在于使中国大多数人，怎样才能接受文艺作品，以及怎样从这大多人里，培养出更多的更结实的新进的文艺作者。

也只有毫不苟且地让更大多数的人去接受既有的文艺作品，也只有不辞烦难地诚恳地帮助那些新进的文艺学徒的成长，才能一方面使现有的文艺作者，更能充实他的生活，更能提高他的创作以及理论水平.，而在另一方面同时地展开抗战文艺运动。

然而倘说文艺作者要去组织读者，那他必须首先组织自己，而且也只有在组织自己的同时，才能组织读者。在目前，虽然有着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成立，虽然它结合了全国各党各派各阶层的文艺作者，然而整个组织工作的进行，仍有待于全国文艺工作者今后的努力。我们不仅希望全国文艺界应有一个统一的组织，我们还希望那统一的组织，必须是健全的、不是徒有其名的。因为我们深切感到，直到今日为止，居留全国各地的文艺工作者的活动，仍然散漫不相照顾。不但在理论上，我们缺乏有计划有系统的研究与讨论，即创作方面，也都非常零碎、非常芜杂，我们批评的活动，仍然停顿在可怕的单薄与沉寂当中。

所以这里的问题，是怎样使这一组织健全起来。

我们认为这健全的第一步，是要划定明确的组织系统。因为抗战文艺运动的力量必须集中，又必须普遍。所以我们必须一方面有按照地域划分的总会与分会，一方面还须有依照工作性质划分的、理论研究会与创作研究会。而这依照地域划分的总会和分会，与依照性质划分的理论研究会和创作研究会，都必须保持密切的有机的联系。而在总会分会以及理论的或创作的研究会各系统中，又必须确定总的工作中心大纲，及因时间不同的各别工作计划。这些总的中心工作大纲与各别的工作计划，都不该是官样文章，它必须实地执行。

至于说到组织读者的问题，我们倒觉得并不是什么有个作者的组织，然后再有个读者的组织的那种说法。因为介于作者与读者间，并无任何组织的对立，而作者与读者的关系，也正如手心手背似的不能分开。所以这里的组织读者问题，并不是组织系统上的问题，而是总的中心工作大纲和各别工作的计划当中，必须明确规定怎样使大多数人接受文艺作品，以及怎样从这大多数人里，培养出更多的结实的新进文艺作者。

对于这个问题的意见，我们觉得，第一，使大多数人接受文艺作品，这就必须每个文艺工作者，广泛地参加教育工作，这教育工作，从识字班、讲报队到古典作品的座谈会，都该应有尽有。第二，对于培养更多而更结实的新进作者，我们除掉帮助那作者解决写作技巧上的困难以外，我们还应当从根本做起，来展开文艺通讯作品运动。因为正如我在另一讲里听说的一样：「通讯作品的发展，是展开抗战文艺运动最广泛而又是迅速的手段。就因为通讯作品比较容易写，为许多人所希望，而且喜欢看，所以通讯作品的产生，在量上一定比其他文艺作品多；在质上，一定比其他作品更其真实地是广泛的社会生活的反映。」

这以外，在抗战文艺运动中，无论作者与读者，似乎都有加强「集体研究」与「自我教育」的必要。

（载**一九三八年一月廿六——五月廿日「狮声」）**

介绍「南潮半月刊」 谛克

在国内因抗战时期出版物较为稀少的这个阶段，尤其是在马来亚的各杂志多已消声匿迹了，现在只有「南潮半月刊」的圈生，可以说是甚为适应现实的需要的啊!

该半月刊第一期，经已用崭新的姿态呈现于马来亚读者的面前了！这一期虽然多少有如「编后杂谈」中所说：「自然因为篇幅太小，必然影响到内容的充实」，但还不失为是一种马来亚不可多得的精神粮食。

口说无凭，还是来检一检讨这第一期的内容好吧。

「几点小小的愿望」「望」得很扼要的、中肯的，不但是「南潮」半月刊应该「本此愿而努力」，即在马来亚的其他出版物如副刊等等，如要希望能够获得广大的读者群，亦当循着这些路途沉着地、果敢地走上去：

第一，我们想在伟大民族抗战的阵线里，本着自己能力所及，稍微尽些在自己岗位上应尽之责。对于侵略的敌人，对于认贼作父的汉奸，对于一切直接间搓帮助凶手与破坏阻碍延宕我抗战开展到有利条件的外宼内奸，我们将坚持斗争到底的立场，予以最无情的攻击。

第二，我们对任何民族，只要他不帮助日本法西斯蒂，都不仇视，而且愿为更巩固他们与中华民族之间的友谊而努力。即就是大和民族也在其内。我们并不整个的仇视大和民族，仇视的只是该民族中少数主张侵略中国的法西斯份子，反对一个民族中少数人的强盗行为，只是打击侵略拥护和平的行为，决不是破坏民族间的和睦。本此认识，我们今后将以推动各民族与中华民族间臾紧密的合作，建立共同驱退东方强盗保御中国和马来亚的反侵略的和平阵线为职贵之一。

第三，我们无党无派无任何背景与成见,所以今后一切报导与论断,所以是否真理依归，以最多数的同侨与全民族的福利为标准。合此者，任何党派任何集团个人主张均所拥护；反此者，也要断然反对。同时，我们将以最大的力量拥护国内的统一，并谋其更加巩固与扩大，进而建立马来亚华侨间的抗战统一阵线，任何反对破坏这一阵线的，必誓与抗争。

第四，虽然我们都还是贫乏浅薄，但我们愿本「知己知人」的原则，站在互相研究互相教育的立场，与读者互相切磋以冀与各同道者共同逐渐提高马华的文化水平与充实我们为民族独立解放而斗争的必要知识武器。

看看该半月刊此后每期内容的分类，大概是这样：有「我们的话」，相当于「笔谈」类的东西，有「半月时报」；有「时事座谈」，有「专论」，也有「文艺」等等。

第一期「我们的话」，是之华的「争取中英合作」。这篇文章是很值得我们的重视：「我们要求当地政府容许马华救亡运动的公开活动与承认各种民主的救亡团体的合法地位(不只是筹赈会)并进一步的取得防奸等联系。中英民族间，此刻毫无矛盾，马来亚华侨连做梦也不想夺取此间的统治地位。中英进一步的密切亲善，应即速在马来亚开始，谁对这一工作拖延阻挠，谁就是破坏和平的帮凶者，就是我们的敌人。」

「时事座谈」，这一期有胡守愚等的「一九三八年马华文化界的任务」。总括大家的意见，都以为我们应建立一中心的救亡理论，以武装侨众思想，而这个中心的救亡理论应该是：一，消除帮派观念。二，反对汉奸妥协。三，建立反对侵略的和平阵线的理论。至于组织问题尤为严重，我们应强调「组织第一」的这个总口号，因为没有文化人的中心组织，就无法产生中心理论，没有中心理论也就无法结成中心组织，所以两者实在是互为因果的。今后必要双方推动，同时进行，始有办法。但为了要推动，马华文化人必要克服不动主义，只讲空话与过于夸张自己的倾向。同时，各地文化人尤其应立刻放弃过去帮派对立观念，与私人间的夙怨，一致为争取民族独立自由解放而斗争。

「专论」拦中有林奄方的「愿英国毋自蹈四面楚歌中」，耶鲁的「持久抗战后列强态度的转移」，也绿文翔的「新阶段抗战中之全民总动员」等三篇，都能够正确地分忻了国内外的时事，而且提出了当前我们应有的主张，是值得一读的。

「半月时评」是新波的「和平势力巩固下法西斯匪徒的反攻政策」。在法西斯的反攻形式就是暂时隐蔽侵略的狰狞面目，一样也高唱着和平的论调来缓和反战的倩绪，并从而拆散和平阵线的现在，这篇时评，不消说是应该予以深切的注意。

「文艺」方面有叶尼的「国际行列」(中国日)和杜之诗译的斯诺著的「西北战士的生活」两篇，前者是速写，后者是「报告」，写的写得生动，报的也报得忠实，不必再事介绍，读者诸君自行鉴赏好了！

根据「编后杂谈」中的报告，该刊从下期起将增关「读者信箱」、「救亡经验」、「各地救亡通讯」三栏，如能一一实现，行见该半月刊今后的内容，更会一天天的充实起来了啊！

（载**一九三八年一月廿七日「野风」）**

「黄昏时候演出★我批判座谈会业余话剧社

业余话剧社于本月廿七日在该社召开「黄昏时候」演出后的自我批判座谈会，到有：黄度，许则非，胡涛，陈积勤ᅳ吴适鸣，吴天，莉莱，陈莉，陈娟ᅳ陈燕，飘云，陈少鸣，赖昌杰，朱绪，李承，蔡振山，陆康贤，啸平，也绿，尔加，仲贤，羊羽，林尚。八时开会至十时余散会。

主席黄度，纪录朱绪

黄度：今晩我们来召集这个座谈会，主要的是在检讨我们这次演出的成绩，不管它是优点，还是缺点，我们都要不客气的检讨出来，以便做我们将来改进的方针。

我们分开来谈好了。可分做剧本、灯光、布景、演技等，在剧本方面可分做内容和技巧。吴天：我们先来谈剧本。

朱绪：剧本最大的缺:（一)两个汉奸都是女的，受同样的教育，后来又同时觉悟；(二)台词方面写得上句接不到下句；(三)高潮不紧张，不会感动人。

(大家静默一分钟)

吴天：这剧本本来是老朱负责导演，后来因朱先生的时间问题，才由我来代替。关于这剧本，我先来谈谈优点方面：(一)这剧本的作者，一定是有舞台经验，(二)有许多小场面，是很使观众感觉到有趣味。比如女的来化装女的，后来被看穿，用海来做背景等，都表现得很出色。关于缺点：没有把握到整个剧本的统一性，统一性就是说这个剧本要从头到尾整个好好的发展，在动作方面发生了很多不连接的地方。不过开幕时，那种码头工人边唱边拉的场面，都是很感动观众的，就是这样，开头有这样吸引观众，而到后却渐渐放松，使这个高潮不能步步的发展主题就有点不显明。个性方面，募捐员说的话太文学性，工人甲还写得不错，故事没有由小连成大的，使主题显露出来。

啸平：我觉得用女汉奸来鼓动码头工人，有点不合式，因为阶级上的关系，一位穿得这样摩登的‘女姓在码头上和工人做朋友，总会袷人注意的。我想：敌人是不会这么笨，这是感到缺点的方面，至于优点与吴先生一样。

康贤:这戏我是没有看过的，不过我要把听来的话吿诉大家，做一个报吿的号简••(一)汉奸向码头工人大发汉奸理论时，工人没有反驳的对话；(二)第二个卖花生的汉奸，没有说明究竟是有什么汉奸的行动，而来得太唐突。这不知是剧本的毛病，抑是观众没有注意。

适鸣：工人对汉奸理论的反驳，这一点是观众听不明白台辞。

漂云：募捐员揭露汉奸理论的台辞念得太小声。

积勤：第二个女汉奸之表现力不足，观众对她的汉奸行为就模糊；缺点在剧本在描写她的汉奸行动太弱，女汉奸在把她的手巾交还第二个汉奸时，不能引起观众注意。

适鸣：这个剧本在小的地方是写得不错,但也要演员精细的表演出来，不然，观众就不明白。比如卖花生已交一字条给女汉奸,这已证明了她是有汉奸行为。所以，卖花生的出来并不唐突。

吴天：如果演员能在小动作的地方做得好,而且工人们能够加强他看见卖花生的种种可疑行动及被怎样看穿时，观众便不会有这样的误会了！

也绿：给人误会的最大原因是：(一)女汉奸能根据事实做反宣传，反汉奸的人则缺少理论的反驳，只说一句：这根本是汉奸的理论，（二)扮女汉奸的角色，声音大，且能表演出一个汉奸的个性，而反汉奸（募捐员)却反小声，无力的反驳。

黄度：我是这剧的一个角色，对这剧本内容，我有几点要枇判：(一)好的地方是有地方性。(二)有时间性,揭破汉奸的阴谋，更能暴露着敌人的美人计。(三)技巧方面多动作，能使观众多明瞭。至于缺点：(一)中心意识太糢糊，揭破汉奸阴谋太不显明。(二)工人的对话太学理化。(三)后半部的纷乱。(四)个性方面募捐员写得太不明白。(五)注意力集中在几个角色，显得不平均。

啸平：我要向这剧本的创作者贡献一点愚见，刚才听到诸位说，该剧对这女汉奸的理论没有好好的让工人用正确的理论来反驳她，我也是有觉得到。在此，我不禁想起了那位歌女那歌女的悲惨命运只用工人乙的一段话来介绍出来，而该歌女上台时，只唱一段歌，没有乘此机会说明她的身世，这是不够的。我觉得：应该让这位歌女说出她所遭遇敌人的轰炸，给她在该女汉奸的面前，说出：她的妈妈怎样给鬼子的飞机炸死了！爸爸怎样给鬼子的毒气弄瞎了；用这种种歌女所遭遇的事实，来给那女汉奸「日本是爱好和平」的汉奸理论做一个有力的打击。这一方而能见出更精彩，一方面如果要用工人来反驳汉奸理论似乎有点不妥当，因为工人根本不晓得什么高深的理论，他们只明白「说中国不会打胜的就是汉奸」的概念，关于这一点，不知作者的意见怎样？

吴天：啸平先生的意见很好，我要补充一点，就是剧本上每一个人物都不要给它有半点浪费的，我们要尽量的运用他。如果能利用歌女这角色来暴露敌人的残暴、汉奸的无耻，定能更感动观众，而且也不致于生出种种的误会。所以,我赞同啸平先生的意见，顺便补充一下。

朱绪：各位讲的这点，很对，本来这剧本是写在街头出演的，到后来在仓忙之间改为上舞台演出的，所以，不免发生种种的缺点。

黄度：现在我们来批评演技方面吧！

啸平：让各位演员先来一个自我批评。

吴天：从工人甲轮流说下去！

黄度：关于我担任这角色的表演，先讲不好的地方。

(一)没有把剧本人物的个性ᅳ好好的研究过ᅳ而且我本身就不是一个工人。不合适，太过于多做作。好的地方，那就要请各位批评吧！不过，我自己有感觉到的，就是我能注意到各角色对话的连接。

振山：我本身就是一个苦力，本来想一定是能做好的，但是，事实却有点糟，因为，我在台下做的是真的，而在台上做的却是假的。

少鸣：我就不是个工人，却来担任工人丙的角色，当然是不适合的，而且动作又太斯文，声音也低。

漂云：我担任工人丁，因为生活经验上的关系，所以不能把握到剧中人的个性。

李承：兄弟和诸位观察一样，也是没有当过苦力的，又没有到码头去一下至于演出怎样，那要请大家指出我的错处，不然，就要害死我永远不能进步。我觉得我的化装很不像苦力，动作有点过火。

陈燕：我自己知道，最大的缺点,就是在紧张的时候，我笑了！第二就是出台，不知要怎样做第三，汉奸的服装一定是很漂亮，而我却来得太平常。

朱绪：站的姿势不自然，化装不大好。

啸平：我是倒在木头箱背后提示演员的台词的，戏一点也看不到，不过，据一位在台下的朋友吿诉我，那位女汉奸被枪打中时的跌倒很不像。因为，当她倒下的时候，是慢慢的倒下去，很轻的样子。我想，这大概是陈燕先生，怕她那美丽的旗抱跌脏的缘故吧，还有一点就是以内的声音很小，几乎全听不到。

莉来:关于声音,只有募捐员与工人丙的发音不大好,其余的都很可以。

适鸣：我不是一个观众，我是匿在后台的提示员，本来是谈不到批评台前的人物，但我总觉得有一点意见。这意见也就是在后台工作中发现的，主要的就是声音太低，连在后台的我也听不见，至于台下的观众那就可以推想得到。所以，莫怪有很多地方为观众所误会。我因为在后台听不见，所以，提示的责任也就不能很顺利的进行。因之，演员对话方面，也一定一塌糊涂，忘记了很多。好在苦力甲能够随机应变，在那个演员说不出的时候，他能抓住情形，紧连的代替接下去，这点是很能帮助各演员的不足地方，也就是苦力甲的声音最好，很自然，不生硬。其次声音不错的，就是苦力乙，不过有二个缺点，就是没有跟着剧情的发展而抑扬声调，所以，声音虽大而反听得不清楚。至于苦力丁一出台时的说话我就听得不清楚，但是，当他被打时候的哀叫很逼真，只听得那种音调，就可断定他的表情一定很好。另一苦力的话虽不大纯熟，但每句话当中都能表现出他的个性，就是有点顽皮与幼稚的人。

莉莱：卖花生的表情太调于呆板，悲伤的时候不能够悲伤丁给人家打的时候，做得不错募捐员也是比较呆板，小孩子跑上来的时候很动人。乙的讲话太快，而动作却不能跟着快，这是缺点(这时,苏棠影先生到了，于是大家就请他发表意见)

棠影：我先讲舞台装置方面，是可说相当成功的扮工人甲的表情最好，尤其是在打汉奸时候，扮女汉奸的各地方都好，只有在观众鼓掌时候，笑坏了！好点，就是装汉奸很自然。再来，募捐员的表情很可以，可惜声音太低了！苦力丁被打时的表演很逼真的，卖花生的表情很勉强，但化装却很像其余的苦力都很努力，有相当的收获。歌女唱歌时很好，唯表情方面则差一点，面孔没有表示，小孩子也是很可以。(这时，大家又强拉许侠夫君来了)

侠夫：这剧本是很成功的，它能运用打汉奸的题材来表现戏剧的力量。演员方面，工人甲、工人乙，都很能把工人的个性表演出来，这是很成功的。但，灯光则比「伤兵医院」差，女汉奸似乎不是一个汉奸的典型，而笑的毛病却是很严重。因为，这一笑完全牵动了全剧的紧张场面。还有就是后台太乱，以后要注意到后台的秩序。

莉莱：风声与浪声的效果听不到。这大概是后台声音太嘈的缘故，太阳光照得不像，木头箱排得很不适当。(谈至此已完毕，主席乃宣告散会)

(载**一九三八年一月卅日「影与剧」)**

星洲话剧界对「一•二三晚」话剧表演座谈会

主催者：星洲各话剧团体

时间：一月廿五日下午七时

地点：天一景酒楼

出席者：注仲元，林友苏，温松发，董丽石，陈少鸣，黄度，陆康贤，李金泉，啸平，戴海郞，陈积勤，萧尔嘉，叶尼(主席)。

这次在南天欢迎华南戏剧家何厌先生时，有十余个话剧团体集合起来，谈起联合公演事时，大家有一种共同的感觉，感觉得需要一个座谈会，把所有演出的戏，来一个检讨与批评，于是便推举朱绪、黄度、陆康贤等三人负责召集各界。凡是有观过该夜(元月廿三夜在大世界所演出的)戏者皆可参加，地点决定在天一景酒楼，时间定于一月廿五日下午七时开始。该夜到会者有：林友苏，黄度，注仲元，温松发，董丽石，陈少鸣，叶尼，陆康贤，李金泉，啸平，戴隐郞，陈稹勤，萧尔嘉，当席选叶尼为主席。

当时，大家的意见以为不必将发表意见者的姓名写出，谈到的演员，也统以角色为限，亦绝对不提起扮演者的真姓名。

主席致开会词大略说明现在的剧连已发展到另一个新的阶段。他说：我们初看起来，自己总会觉得话剧已有大大的跃进与活动。但如与旧剧出演的观众比较下，我们就会觉得自己是何等的渺小。现在的旧剧，如台湾戏、广东戏所演的仍是那些皇帝、忠臣、奸臣之类的麻醉观众意识的戏，但是我们如果能利用旧形式，充进抗战的新内容，却是不可忽视的力量。所以，现在我们在主观上还是颇尽了话剧运动的推动任务。但我们要进一步适应客观的需求迫切的改良旧剧，与它取得一致的联络，来增加戏剧救亡的力量。到了现已争到广大的群众新的阶段时，在批评原则，不是在对某一个人、某一个剧本，在提高话剧艺术水准立场上，就是演得一塌的糊涂，我们也不应说其完全失败。只要它是为抗战、救亡而演剧，失败也是为着抗战尽任务的。我们还应该，鼓动与忠实的互相讨论，这是我们批评者应有的态度。

主席语毕，则开始讨论。

批评原则以演技为对象。

「觉悟」

（一）里面取材就是一个家庭老妇人的觉悟。起初，她把在前线作战的儿子秘密召回，但其夫则不以为然。他说：如把前线的儿子召回来，国家就要减少一个人的力量等等。其描写还不错，有一点，老妇人是用男子去扮饰的，但男化女装虽然是缺点，不过其声调，对话却很好，唯因身材高大，致举动有些不自然。儿子起初的表演不能充份的表现出来，到后来要到前线时却演得很好。

（二）技巧：做老妇人的表演含着一种职业演员的毛病，丈夫在独白时，如《金门岛之一夜》那位担任汉奸的，常常要把眼光掉向观众，同时ᅳ三个人都犯着这样的毛病。

(三)优点：就是她们能把戏的感情演得紧紧联络的。

「老朋友，再会！」

（一）这剧本是「一个未登记的同志」的改编的，并不适用于抗战时的剧本，不过，它现在被强调编为适合抗战时期演出。

内容的大意是说一女革命家被侦探识破，后来发觉这侦采就是她年幼时爱恋的老友，但侦探如不把女的捉去，则必死。结果，为了抗战工作前途的重要，他把她释放了，他情愿自己受罪，在她走后以手枪自杀。

（二）技巧：前半部没有充份的表现出来，女的因人生经验的不足，表演就不很逼真，这是女的缺憾。因练习少，致在舞台的位置常常站得不适宜。

饰侦探的前半部不能演得很刻薄，唯后面被女的感动变成很熟情时面部表现很成功。

担任革命志士的，大概没有舞台经验的原故，上台后，惊惶万分，面色发青，心里过度的变化，一切的本能都不能顺从他意志的驾驶，这根本就不能作好坏批评。

女的对话时很自然，饰侦探的似乎一个很老练于舞台似的。女的闻说是第二次上台，有这样的演技，确是一个可喜的收获。

女的特点：就是当将文件交给侦探时，能把女人感人的魔力表演出来，把威风凛凛的侦探摄，继后抽出手枪，迫使侦探驯服坐在椅上。角度目光表情都很好。

侦探的缺点：自杀时，枪声未响人先倒下。

「悲惨之夜」

（一）剧本的内容是与「星火」上登的「金门岛之一夜」相同。

（二）演技：女的面部的表情很呆板，父与子冲突时的表演不逼真。

弟弟本是十三四岁，因找不到适当演员，故不得不请这位十五六岁的来充担，故表情上欠纯洁与天真。老人表演很成功，惟声音太洪亮，不像是老人的微弱声调。日本军官，因排演时不从导演的指导，自言在练习时，不必太认真，故演出时就现出恐慌。其说话的语气不能把日本军官的凶恶威风表现出来，在调戏妇女时，没有胆量向前，致成失败。

日本兵那天还演得不错。汉奸，演得像是个风流公子，作威作福的语气是颇成功的，但在打弟弟时不够凶。弟弟在被日军官开枪击中时表演很好。汉奸被日军打咀巴时很成功，弟弟把刀拿在日军官面前磨时很不对。日军官抢去女时，汉奸不能趋前保护老婆。老婆则自然而然的被推出，没有挣扎。最后时老婆被抢去，弟弟被枪毙，父亲埋怨儿子时，演得不像是有父子的关系。汉奸在失了常态的表演可说是成功，惟到台下拍掌时把面部向着台下瞧观众，却是影响了剧情的紧张，这是失败。

(三)剧演到最后能成功，是因把原剧本修改所致。

「拾黄金]

「改良拾黄金」因不是话剧，不批评。

「巨浪」

(一）剧本分二幕，第一幕是日本经理在庆祝占领南京的胜利，工人来报吿有人被石压死时，反被打了一顿。

因为工人不许看报的，到后来工人的家乡被占去时，于是生出反战的情绪。最大动机就是国家到了存亡关头的时候，我们可以替敌人制造武器来屠杀自己的同胞吗？大家的回答，都是坚决的说：不可以。后来日本方面因战争（侵华)的急需更多战争的原料，便用减少工作时间，加工资来引诱工人。但仍失效力，于是便进一步的用「非法」的罪名来向工人恫吓，可是工人意志仍是坚决的要罢工。

第一幕欲描写日人的压迫华工的残酷，但这点做不到，因演员是新的，除了医生与华人外，都是很少说话，只顾吃东西，这是失败的。

第二幕还好，表演得神气差不多，病重的工人演得颇可以，惟那位轻伤的却不像。工头的表演是很成功。

（二)第二幕，工人吃饭时很逼真，经理与工头入时，工头很成功，经理却失败。插幕，工人「背行李从幕前走出，应改为走向窗后。

(三)完时，日本经理与中国职员进场，工头与二三工人的表演很好，但经理的缺点是呆板,化装太夸张。

启幕时，给观众的印象坏，因对话被吃东西所阻碍。

第一幕，医生的表演真好，说话的语气与动作的姿势都很好，经理的表演与位置都不好。

第二幕，工人的身材适合，有一个化装不错，吃饭时的姿势表演比第一幕成功，工头进来时，各种姿势适合，病人睡在椅上比后来的病人来得好，然而表情不大妥当。医生进来时表现惊慌不错。工头鼓励罢工时的表情很好，各代表进场时，情绪表现不够紧张，经理的手杖拿得很不自然，幕外的穿插认为是多余的。

此剧倘若能把两幕编成独幕，或者更能成功。

经理把工人赶出时，不够威风。

「热潮」

(一)拉起幕来,就把「战歌」唱起十余遍,观众等得很不耐烦。而那男子一出台，就像演潮洲戏般的三步进三步退的唱着。那女子一进来，说不到两句话，就被男子感动了不跳舞，这太岂有此理。

(二)使人家莫名其妙的，就是那拉车跳起跳落不知表演些什么？卖报纸的不错，那印度人，不知是司阍或警察，不知为什么相骂起来。讲话的声调如京调的道白，装腔作势的很可笑。

总之，全剧的演出，像话剧又不是话剧，像歌剧又不是歌剧，像文明戏又不是文明戏。

「黄香时候」

可分二部份：（一)整个演出。（二）关于每个演员的演技。

(一)整个演出，前半部很成功最自然，到最后发觉卖花生是汉奸时，卖花生的表演动作与声调，不调和。

（二）个人的：(甲)发音(乙)面部表情〈丙)动作。声浪方面在舞台是很重要的，工人丙的发音太低，只有前二排听得见。募捐员大概因匆促之间没有相当的排演，声调没有抑扬，再来发音很乱。工人甲的声调很如工人般的粗锁与洪亮是成功的，就是坐在最后排的观众也能听得清楚，女人的发音很好，如能때努力定能很有希望。

表情最失败的是女汉奸，本来是很好的，但到喊打汉奸的紧张时刻竟笑了起来，台下越拍掌，而她则越笑得厉害。

卖花生的表情，似乎找不到好的地方，到别人发觉她是汉奸时，她说「她是在过着天堂与地狱生活」时的情绪没有表现出来。

募捐员没有表情。

工人甲乙很好，需要凶的时候就能表演得很凶，没有说话只用表情很成功。

动作方面，女汉奸本来是很不错，到了枪弹击中她时，倒下就不像，大概因怕美丽的旗袍弄脏的缘故。汉奸阿木的表情与动作都很好，给人家打时的哀呼很逼真。

工人甲乙的动作也很好，很像工人，唯觉得甲乙工人打卖花生时，应拿一小木棒才对。

另一苦力的声调动作都好，第一次上台有这样成绩可说是成功。歌女就不大好，唱歌唱错不大要紧，还没有把歌女的身份表现出来就太有点小姐气了。最大的缺点,就是排演时，演员与导演时常的变动◦

(载**一九三八年一月卅日星洲日报「电影与戏剧」)**

关于「忍受」的改编 刘宾

这次马六甲的游艺会中，有许多团体都注意起话剧来了，这是很可喜的现象。「四维女校」为了要参加这一次的游艺会，朱亚昭先生便嘱我找一个剧本给她们，而且要角色在三四人之内的。因此，我就想到了「忍受」这一幕悲剧。

尤兢先生的「忍受」，在目前的环境本来是不适合了，因为它只暴露了社会的虚伪黑暗，和失业问题的严重读了这剧本，仅仅使人觉到是个「不忍卒读」的悲剧而已。但一幕好的戏剧，并不在仅仅骗得几滴观众的眼泪，它还要不忘教育大众。

在现阶段，正如鲁迅先生生前所说：我们不要忘记，现在就连吃饭、大便、恋爱也和日本帝队主义有关系，所以，我们必须要随时随地启示大众，每ᅳ种生活中的现象都和抗战救亡有关联。因此，我们便打算把「忍受」加以改编，而这工作，又落到我的身上。

我怎样改编「忍受」泥？就是把时间和地点都改了。为了适应南洋的观众，我把地点改到南洋,时间也改做「八一三」后的一天。剧中主角士英和伊文，本来是失业很久了的夫妻,孩子又病了，妻子也因产后失调而生病。在这饥寒交迫的当中，钱无处借、当无可当、房东太太又天天来迫房钱，后来接到了聘请士英去做绸缎公司的打样师的信，才快活起来，而且马上雇来一个奶妈，然而，结果呢？他们受骗了、孩子也死了、妻子吐血了……这悲剧就此中断。

现在改过后的「忍受」是「八一三」以后，一对从上海逃来南洋的夫妇，还带了一个刚出世的孩子。但来南洋后，人地生疏，无人介绍，三四个月都找不到职业，房东太太天天逼房租，而且要把房子出租给别人了。这时孩子正病重，连牛乳都没有，当无可当，正在万分苦痛时，忽然接到朋友寄来二十盾钱，而且说可以和他们找到位置，于是这一对忧急中的夫妻，变成快乐的夫妇了，丈夫马上去买牛乳，买米，房东太太也劝他们不要搬了。然而，就在这时孩子却等不到爸爸的牛乳，死在母亲怀里了。于是，他们觉得，害死他们的孩子的不是饥饿、而是我们的敌人！而且现在，无数的孩子都死在敌人手中，他们便毅然离开南洋，回国从军去了。在对话中，我极力强调日本侵略主义的罪恶，加强剧中高潮时的力量，但这企图有没有成功，却要看舞台上的演出了。

(载**一九三八年二月廿日「影与剧」**)

关于「忍受」的话 玲

记得八九年前，自己做学生时代ᅳ曾经在学校游艺会上，上演过几次戏剧，当时对于戏剧的认识是非常模糊的，不过，经过了几次上演之后，对于戏剧就渐渐的有了兴趣o

在上海时，曾经有好几次的机会给我演戏，可是都因为意外的事情把机会失却了，这是非常可惜的。一直到去年，来到南洋，オ在ᅳ个学校的公演中演过一次戏，那戏就是尤兢先生的「忍受」。我担任的角色是剧中的女主角伊文，演来如何？我自己不知道，伹我自己的确为她感动了，而且在舞台上流了真的眼泪。但我以为那戏剧的伤感成分太重了O

这个次，我又有机会来重演「忍受」，而且担任的角色还是伊文，不过这次的「忍受」是经过了修改的，虽然也还是不失为悲剧，但伤感的成分是没有了，而且是和当前抗敌救亡的工作配合起来了。我在排演时，觉得比尤兢先生原来的「忍受」更加有力、更加动人、更加使人痛恨我们的敌人！其实改编后的「忍受」已经不再「忍受」了ᅳ他们是积极的起来斗争了。

伊文的个性，也因改编而变了，在悲哀中就带着积极的态度，这一点是比较难演的，我决尽我的力量尝试尝试吧！

(载**一九三八年二月廿日「影与剧」0**

「大家一条心」演出经过——演出者「工商校友会戏蒯股」棒兆

目前星华的剧运已渐趋向街头的推行，尤其在最近拥护国际和平运动扩大宣传的这几天，更如雨后春笱般的勃发起来，四处都有街头剧的演出，这可以说星华的戏剧运动已进入第一一阶段，也就是走向新的阶段了，这是值得我们欢慰的。不过还有点遗憾，未能把这次的推行普遍化起来，那就是说出演的团体少，次数也不多，而且范围狭小，还未能达到「街头」的普遍目的。这也许是初次尝试必然的过程，欲臻完善尚须剧人们继续努力的推动。因此我们自己对于这次街头剧演出，作一个简略的检讨，报吿给戏剧同志们，作今后推行的参考。同时希望这次各演出的团体，也来一个自我检讨的报告。

我们这一次参加拥护国际和平运动的戏剧宣传，事前一点也没有准备，这并不是我们不愿参加，为的是我们刚在准备参加「快乐世界」游艺会出演的戏剧。况且我们戏剧股的人员全部不过廿多人，又大都是缺少戏剧修养的，在这不满三星期的时间内要排练两个剧本已经是非常吃力了，那还有能力可以再参加别的演出呢？所以自己量力不敢去报名。可是十二曰各报上所刊载的关于戏剧宣传的新闻，都有我们的名字——工商校友会——且日期和地点也都分配好了，当时我们不但觉得奇怪，还有心急奇怪的是：为什末事前没有一双字来通知我们准备，就把我们编排下去，虽然这是为着宣传和平，救国大事，可是这种官僚化的办事方法，实在会使人头痛。——我们希望以后这种「要人式」的「官僚化」的办事方法不要存在于任何有关救亡的团体里。——但是在这种大题目之下，是不容我们推辞不演的。所以我们就有点心急了，不足半日的时间，怎样能够排练一个戏剧呢？在我们心里最焦急的那晚上，才写来一封短短的要我们做戏的信，于是更增加我们的焦急了，结果大家才决定排演当天刊在「现代戏剧」上的「大家一条心」街头短剧于是即刻就分配演员，并规定明早九时至十二时为排练的时间，因为下午就要在总商会演出，没有较多的时间可以练习，顾不到演出的成绩如何了。

翌日(十三日)因各演员自己的工作的关系，至十时才到齐开始读剧本，糟了，难关又到了，剧本是以语体文写成的，我们又是要用方言出演，里面有几段要翻译为厦门话很困难找到适当的辞语。还有「各民族联合起来援助中国抗战，中国解放万岁」这两句口号，要用马来语，实在不容易翻译。此外新学一条歌——「大家一条心」，这样我们就把原剧本修改，开头的时候不唱「和平歌」。因为「和平歌」下段音阶较低，唱起来不大雄壮，吸引观众的力量较差,改唱「青年前进曲」大家唱熟又唱得好，接后再唱个「义勇军进行曲」，然后接演下去。末了多添几个口号，再来一个「义勇军进行曲」，同时排成队伍向前进作为结局。

在总商会出演的时间，因借道具服装来不及，没有去演，当晚我们在新世界共演出三次，首次在八卦亭，观众不多。大约只有一百人，演出也没有一点成效。原因是，这剧本是在街头演出的戏，可是那泣「指导员」一定要我们到台上去演，这样当然是不适合了，况且当时我们没有想到在这地方是演京戏的戏台。观众大都是听得懂国语的，我们应该要以国语出演可是我们没注意这一点，还是以厦语演出。开演时，我到台下去巡视一下，「为什末不说国语，这个我们听不懂」所以以后要出演街头剧，我们要注意到环境和观众，然后决定演出的方式和语言。这是我们要注意的得到的教训。至于表演方面实在不值得一谈，不但剧本读不熟，而且连几个重要的地方也忘了，真是糟。那个男的青年，本来该是剧中的主人。可是演来都变成一个傻气十足的小伙子。我们得到了这次的经验，第二次在莲花池边演的时候就进步多了，观众大约有五百人，但是那些缺点还不能完全克服。开始唱歌的时候，不但没有劲，反而好像哭着一样。这不是演员的不好，是去帮场唱歌的人，不肯卖力。第三次在后门进来的旷地，观众约三百多，演出的情形还是如此。总共三次的观众,不上一千人，说到收效这就成问题了。男的打「铁鸣」的时候，观众一些也没有感动，末了喊口号时没有一个观众响应。这样还不如最后我们在跳舞厅门口演讲,听众实受到的影响。这个不在于观众，主要的是我们的戏演得不逼真不动入所致。

因此，将来要做第四次出演之前，大家讨论要怎样改变剧情，或更动演员。结果剧情依旧，不过台词不完全依照剧本，而演员也稍为更动，这是第二晚了。在快乐世界跳舞场的前面，未开演前，先巡行一圈，然后回归原地表演。因此，吸引了不少观众，大约有五百多人。大概是演出比较熟识了，表演得颇好，喊口号时就有些观众也跟着喊了，这个可以说就有些影响了。可惜的是表演的时候，铁鸣直跑来跑去，使观众的视线不能集中，扮男的对话声音太小而且没有力量，扮吉宁的对话不能抓住重心。第二次在大门内，这次观众更多了。约有六七百人，围得满满得一大堆。演到打鸣的那场面时，有几个观众以为是真的，跑出来把他拉开说：「他并不是汉奸，不过说错了话，不要打他吧！」男的说出敌人收买不少汉奸在马来亚时，观众的情绪都紧张起来。及至他说：「我们要联合各民族……」时，观众像巨雷样的不约而同的喊出「对！我们要联合各民族抵抗法西斯的侵略！」提出不要买仇货时，观众竟然有人喊出：「买仇货就是汉奸！」这一次的表演好似有成效，在于能抓住紧张的剧情，不穿插足以松懈剧情的言辞。

第三晚在大世界，也演二次，第一次在咏春园门后，观众约二百余人，在表演到打铁鸣时，有位老伯伯跑到场里去，帮着打，口里不断地喊着：「这种人该打，这种人该打！」过后听人说那位老伯伯是林文庆博士，不知道是不是。不过那位老伯伯显然是有学者风度的，他能被表演者感动，不但是他的热情，而是我们那几位演员表演逼真的缘故。第二次在音乐台前面，没有表演以前我们参加歌唱，歌唱完了，就开始表演，观众约有四五百人，演出比前一次更来得成功了。可是扮男的演员，不是前晚那位而是另一个了，所以台词不熟对话不流利。总之三晚计表演七次，观众约三千人。七次给我们的教训，街头剧开始的时候，要有熟闹的场面，单是几个人唱歌，不会吸引观众。剧情不要太过曲折，要步步紧张，时间不要太长，最多勿过二十五分钟，结局时最好转变为行动，比如游行、或募捐……等，不然单独演戏，所得的效果是有限的。

（载**一九三八年二月廿日「影与剧」）**

放下你的鞭子——业余话鲷社闽南话演出 淑贤

「放下你的鞭子」,这剧本提起来，恐怕谁也会觉得很熟悉了吧！用不着我再来叙述他的故事。

这个剧本，本来就没有地方性，再经过吴天先生的修改，更适合于马来亚各地的出演。这个剧的原作者，利用观众好热闹的心理，一开场就以锣鼓来吸引观众/这手法获得了相当的成功。而在剧情的进展，一些也不勉强，就是你明知道是在做戏，但我相信，观剧者的情绪，会不知不觉地受到剧情的感动放下你的鞭子」在星洲，去年也尝由「工商校友会」演出过一次，当时的演出，并没有修改，而且是用国语在舞台上演的。扮演汉子的苏君演得很好，可惜其他演员不大称配。这次再由「业余话剧社」修改上演，听说是为提倡「街头剧」的缘故，不上舞台，是在地上演出的。同时因为要使效果的增加，就分了一个演广东话组，和一个福建话组。福建话组由李承、陈娟、蔡振山等演出，因为特别原因，只在快乐世界演了两次，我要谈的正是这一组。

这次的演出，大体上来讲，可以说有相当的成功，固然也有些缺点，但是对于开始街头剧运动」的演员，我以为不应太过苛求。

演技方面，扮卖艺汉子的不能把握到剧中人的个性，演得较差。要晓得，一个五十多岁久经沧桑的老头子，他的动作、对话，是持重镇定的。但是扮演者却把他演得那末轻浮活泼，像鞭打的表情也是太活泼，但是在哭的时候却很像。青年工人的动作颇逼真，但在发音方面就完全失败了，这是一方面由于太兴奋，不能压制自己，一方面没有演「街头剧」的经验听致(据扮演者说,他恐怕观众听不见，拼命提高嗓子。)香姑娘和汉子的发音都太低，汉子的发言，还太快。

化装因为出演地点的灯光关系ᅳ面部的皱纹不能看得很明显，减低了不少表情的效果，但这缺点是没有预先决定出演的地点(在白天自不会受这种限制)，无法抓住化装色彩与灯光关系的原故。服装倒很配合，道具似乎太简单了些，只有一个锣，一个鼓，一枝籐鞭，而其他的衬托卖艺者的道具却太少，如果再预备些刀枪等东西，那就更要动人的。

（载**一九三八年二月廿七日「影与剧」）**

读「看『扫射』后的感想」 别客

写文章最忌拖泥带水，尤其是关于类似剧评的「观后感」或「感想」这一类文章，往往有人欢喜牵东拉西，作其本文的陪衬。如果牵得适当、拉得合宜，还衬得出他的锦绣文章，要是牛头不对马嘴的话，我就不敢说了。昨日(十八)在「晨星」上看到ᅳ篇大作：「看『扫射』后的感想」，作者是文翔君。文翔君的这种类似剧评的漫谈式感想的大作，我曾经拜读过好几篇，在我的观察，他的作风好像有个一贯的习惯，不是在本文之后重拖一个尾巴，就是在本文之前来了个「前冲辞」。这个或者是文翔君应用所谓「辩证法」的写法，不过在我这不学无术的愚夫看来，正如前面所讲的「牵东拉西」。这是很明显的，读完他的全文除了前面一小段之外，全部是对「扫射」演出者的捧场，而偏拉着「放下你的鞭子」来开场，可是作者也有点聪明，那就是利用「放下你的鞭子」热冈的锣鼓，吸引一点观众，这一点是南洋作家应该学习的。还有一点文翔君似乎是外行而假充内行，在他觉得「扫射」这个街头剧的剧本是再好不过了，却不知「扫射」这个剧本不但不能在街头演出，而且有许多不合街头剧的原则。第一开场的时候那一阵熟闹的鞭炮声虽可以吸引观众的驻足，然而给与观众的印象，无论如何都不能幻想这是剧烈的枪炮声，因为事实上是在那里放鞭炮。这个违反了街头剧逼真的原则。街头剧的开场应该要使观众在不知不觉中领受戏剧的宣传」如果使观众先知道这是在演戏，不必说含有「这是假装的暗示」，而观众也只抱着看把戏的心情来看完你的戏的，这样当然影响到效率的减低。所以街头剧的演出，要在观众不知不觉之中表演起来，而最适合这原则的街头剧，在现有的许多剧本里只有「放下你的鞭子」一剧。它开始是卖艺者打拳做把戏，有熟闹的锣鼓，和趣味的把戏吸住观众，如果化装得好的话，谁也不知道他们是在演戏。及后剧情慢慢的发展，而也慢慢的引动观众的情绪，以致于高潮的爆发。「扫射」虽然一开始就紧张，可是在南洋是绝无的事实，最多是使观众觉得这幕戏做得还热闹而已。

影响如何呢？至少可以破坏前面紧张的剧情。而且被机关枪扫射的，至少可以射中三伙以上的枪弹，而该剧中还有不死的难民，起来号召观众打鬼子去，事实上根本是不可能的。即使射中都不死，也没有能力可샜站起来再때前冲去的。又在这种场合之下绝对不会有日兵来扫射了，观众不怕死末？纵使都有可能，留下许多的尸首就不合街头剧空舞台的原则了。所以说「扫射」如果在舞台上演出也许是个好的剧本，在街头要如「放下你的鞭子」才适用，因为它没有一些儿毛病。

(载**一九三八年二月廿七日新光)**

@遄骋《「战时文学」与「救亡文学」的探讨》，1938

（一）

偶因编者先生的提示，开始翻阅了二十一日小红君在「今日文学」里发表「关于南洋的战时文学」的一篇长文，统观小红君意见，他否定了南洋跟着国内提出的「战时文学」，而主张重提「华侨救亡文学」，关于这一点，在大体上我是赞同的。不过我以为小红君所指出的理论，类似有些贫乏和不充份。在这里，似有加以补充和重新估价的必要。

归纳了小红君的主要意见，有下列数点。第一，他指出南洋战时文学的这名词太空洞，没有客观的根据，更没有具体的内容，在实际上不能得到反应。一个名词的提出，必须有它客观上的根据的。这比如祖国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才提出「抗战」的名词一样。因此，一个名词的提出，必定有具体的内容，尤其是决定配合在救亡问题上的文学名词，更不能随随便便空洞地提出的。反过来说，没有具体内容的空洞的名词，这好比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这在「人」的意义上有什么用呢？没有具体内容的文学名词的提出，它不但在现实上得不到实际反应，那恐怕依旧只是玩弄名词这套而已。

第二，他指「战时文学」在南洋不但不需要，并且障碍救亡运动的发展，「所谓战时文学」在南洋不但与华侨本身不适合，就是在客观情势上也不需要的。因为不根据客观情势的需要，不考虑华侨本身的适否，而贸然地提出一个文学名词硬生生地叫作者写作，这在救亡运动上不但要发生防碍，恐怕南洋华侨文学的本身发展上也要发生许多不正确的倾向的。

第三，他提出唯有「华侨救亡文学」，才能适合了南洋写作口号上的需要。在南洋我们所需要那一种文学呢？具体的说，我们仍可适用「华侨救亡文学」这名词，所谓「华侨救亡文学，其内容是包括很广阔的，这似乎也很笼统，因为凡稍涉救亡的写作都称之为「救亡文学」，并且它也不像「国防文学」或「战时文学」比较侧重在抗日的意义上那么明确，但唯其如此，「华侨救亡文学」的名称，才能够在南洋华侨本身上实际应用。

（二）

据小红君否定南洋提出「战时文学」的见解，不外嫌「战时文学」这个名词——这里小红君语中的所谓「名词」，约系指文学「标帜」（或口号），因为「名词」这两个字，在此似有点不恰切——没有客观拫据，太空洞，和没有具体的内容，阻碍救亡的发展。同时小红君并指摘一般南洋文学批评家滥用名词，盲目地玩弄名词，跟着国内一样提出「战时文学」来，过去南洋作家或批评家提出「战时文学」的理论我倒没有拜读过，我已经隔开南洋有八年久而近日才卷土重临的，自然这些提出「战时文学」的理论是若何根据，是不得而知，但推想起来，总不外是引中国的「战时文学」的论据而已，这是可以臆测出来的。就事论事，研究南洋华侨应否需要「战时文学」，这是值得讨论的问题。而小红君所提出那些理论以否定「战时文学」，也是值得注意而很有意义的。不过据小红君所指摘的理论，也有检讨的必要。首先我们来估量小红君视南洋「战时文学」为空洞没有客观根据和没有具体的内容。小红君否定南洋「战时文学」的观点是正确，但概念有点模糊。其实这些空洞，没有客观根据的理由，都不足以否定南洋「战时文学」。第一，南洋华侨系祖国移民来的，自然一切意识形态都受祖国的影响，而成为祖国文化的一环，必然地南洋一切文化也不能例外地反映到中国去，因之南洋华侨成为与祖国不可排解的互相联系，这谁也不可加以否认的。由于上述南洋华侨文化已为祖国文化之一支流，自然，作为文化之一部份的艺术，便跟随着中国艺术的历史过程发展而发展。这是南洋艺术发展必然的动向而无可隐讳的。所以当中国文艺进展到某个阶段时，而南洋华侨文艺也受着这一个主流的浪沬冲卷而跟随进展某乙阶段的趋向，断不能说中国文艺发展到抗战时，南洋华侨因时地的差异而自发展「反抗战文艺」。这是很浅显而明白的。因为南洋华侨文艺正是受了祖国文艺主潮的源流而澎湃，所以跟着中国提出同样的口号，并不能说是没有客观的根据，正唯其因有客观根据，故不能说他这口号太空洞。

虽然南洋作家不能直接描写战情，但从间接实际正确的传闻，作为描写的题材，未始非为具体的内容。正如国内许多作家在后方间接描写前方搏斗的具体事实。虽然作家要实际体验生活和接触生活，但从正确实际传闻通过作者强烈情感和丰富的经验的想象，用活生生的形象，从某个角落将某个社会、某一个世界斗争的事实表现出来，未尝不是没有具体的内容。这点，凡稍有研究文学材料的来源都可了解，这儿可勿庸多赘。

因此，要否定南洋的「战时文学」的这一个口号的存在，并非指出它是太空洞、没有客观根据、没有具体内容，便算了事塞责，因为这些理论都不足充份地纠正这一个南洋的战时文学的不明确的倾向。实际上要指它的不适合之点，正有文学的时空间性，和普遍性、特殊性及偶必然性等的原因在。

（三）

南洋华侨文艺为祖国文艺之一环，既如上述，自然，作为与祖国文学互相密切联系，随着祖国文学情势发展而跟祖国「战时文学」口号的提出，也不尝不可。这可说文学底历史发展过程的体系中的普遍性，正如五四时代中国提出白话文学，一九二八年中国提出革命文学，「九一八」以后提出「新现实主义文学」。一九三五年以后提出「国防文学」及「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南洋各地以及国外华侨等报章杂志，都同样的响应提倡过。无疑地这些都是文学进展过程体系中的普遍性。

虽然文学中有它的普遍性，同时也有它的特殊性。例如同一社会体系或同一人种体系或者说同一文学体系，而其所发展阶段，则未必平衡相同。换言之，那则是往往在同一文化联系中屡因「时境」和「地域」的不同而异，说得明白一点，则因时间性与空间性不同，而演进外质不平衡的阶程，虽然原则上与目标上是相同，而在方策上与实施上则各异，这正是所谓在同一的目标下而应用在各种手段和方式上则未必一定相同。比如南洋华侨文学数年前跟着祖国「文学大众化」这个口号发展下去，这可说是文学中的普遍性。但至最近祖国提「战时文学」的口号，因时空间的差异，而未臻适合，正是文学里普遍性中的特殊性。正如一个典型性格的人物有它的动作言语，有它的人物普遍性格和人物特殊性格，这正所谓普遍性中的特殊性，和特殊性中的普遍性。

为什么南洋华侨战时文学，有因时间空间的不同呢？概括说来有两点：第一，南洋华侨这时没有像祖国一样陷于战争状态里，也没有像祖国人民在帝国主义的炮火中生活（虽然爱国侨民正竭力做了后方救亡工作，但实际现实生活，总不能那么积极）。第二，因为地域—领土—的不同，而处在某邦土的统治下，没有遭受到日帝国主义的残害与酷刼，自然是更有闲适的心情与充份的时间，来从事创作和阅读。这两点便与祖国有时空间的差异。

那么「战时文学」因空时间性的关系在南洋不适合，而华侨就这样根本取消了文学救国活动而放弃了精神武器吗？不，决不，华侨文学依然本着救国的原则而发展，口号与救国方式虽因地域而异，但与救国目标无损。反之，往往因采取救国方式与口号效能的适合，而更能加强救国原则的扩大发展。

（四）

南洋华侨究竟需要何种救国方策和创作口号呢？凡思想清楚的人，都会认识南洋华侨是处在隔离抗战前线的一个国外的后方。它——华侨，没有遭尝日帝国主义进攻的武器锐利的惨酷，而且因地域邦土与生活环境的关系，在某种限制和某种限度内，华侨救亡工作也和祖国后方有些不同，自然华侨文学是需求一种很适合的救国方法和创作口号，也是无可疑异的事。

那末华侨文学以何者为适宜？直截地具体的说：为要与华侨救亡运动相配合，应该建立「华侨救亡文学」，这点我和小红君是相同。然而文化、文学，有平时和战时之区别，华侨各地救亡运动并不自祖国抗战起才发动，而事实上自「九一八」「一二八」以后，华侨文学便开始配合了各地华侨救亡运动而产生了「华侨救亡文学」。自然文学是跟着现实新形势而发展，战时华侨救亡运动比平时华侨救亡运动更加多层的发展，当然平时华侨救亡运动与战时华侨救亡运动的救亡方略自各不同，那么，华侨救亡文学也必然有「平时」和「战时」之分，所以至这一个举国发动抗战时期，华侨救亡文学为配合新现实情势与扩大华侨救亡统一战线运动更扩大的开展，并与祖国的「战时文学」相呼应，定然应加「战时」以区别「非常时期」的效果，而提出「战时华侨救亡文学」来。可是这「战时」两字，并非表明南洋也同样陷于像祖国战争状态，而遭受了敌人大炮轰炸的戕害，顾名思义便可了解那就是指出华侨在祖国抗战期中积极产生了救亡文学，这是很浅显的原理。

「战时华侨救亡文学」适应着现实新形势与客观条件而成立，至于写作原则，我们倒同意小红君提出的那几点。虽则内容包括范围广泛，但不无可以补充和修正之处。

第一，「战时华侨救亡文学」必须积极配合华侨战时救亡统一阵线运动。在极短期内企图完成华侨救亡统一阵线的工作。同时必须切实负起巩固救亡统一阵线的任务。

第二，「华侨战时救亡文学」应强调抗战意识和抗战力量，直接间接地援助祖国同胞救国运动进展，并推动保证抗战前途胜利。

第三，「战时华侨救亡文学」描写对象不仅仅以发动全华侨物力资力踊跃援助中国民族革命战士抗日，其任务应该进一步动员侨民武装归国参加抗战。

第四，「战时华侨救亡文学」须极端反对日本侵略主义进攻中国，同时吸收和团结马来亚友军与一切弱小民族系手并联络一切民主国家及一切爱好和平的当地人士，共同建立太平洋集体安全运动，来制裁侵略者以及企图灭除人类的和平罪魁——法西斯主义。

第五，「战时华侨救亡文学」应由反封建反帮派主义等而扩张到反汉奸、反日，以及更扩大而至反法西斯主义。

第六，「战时华侨救亡文学」应该「大众化」「通俗化」起来，并肩起新启蒙运动的使命，提倡识字运动，完成文学为精神武器的任务。

上述数点原则，正是「战时华侨救亡运动」的写作内容，其他琐屑的材料并不囿限于此。

因此「战时华侨救亡文学」这一个文学口号，是循着客观现实新情形而产生，也是文学的历史进展过程的必然趋向，同时唯有本着这一个倾向，华侨文学才能开拓着新的前途！

（载**一九三八年二月廿八——三月七日「今日文学」**）

@小红《我的总答复——关于「南洋战时文学」的话》，1938

不可讳言的，自从笔者「关于南洋战时文学」那篇文章发表之后，便遭到各方面的责难，这在真理探讨上，笔者是愿意接受的。不过因为人事的种种关系，笔者到现在还没有答复，而且有许多文友的有关文章的问题，笔者简直没有拜读过。所以现在要提笔起来作答，只好据笔者所看到的作一个简单的叙述。这里草率的地方——不能根据各方面的讨论作一回详细的研究，只好请各位原谅了。

据笔者个人读到关于这个问题的理论，总括起来大概有下列点数：

一，「战时文学」这口号在南洋是适合的。

二，关于文学口号的提出，这时已不需要，所需要的是文学的内容。

三，「华侨救亡文学」与「战时文学」是对立的，甚且是有害的，所以不需要提出「华侨救亡文学」混乱读者。

四，提出新的文学口号在救亡统一战线上是防碍的，甚至是替汉奸、托派破坏救国行动。现在笔者再据上面的话作一次的简单的总答复。不过，笔者还要声明，笔者自己到现在为止，还是一个文学的门外汉，对于文学的各种问题还没有深刻的研究，如果理论上还有错误的话，笔者愿接受各方的批评。因为「真理」是属于大众的，谁都不能据为私有！

关于上面的第一项，笔者还是坚持以前的意见，所谓「战时文学」必须在「战时」才能发生。我们单把「战时」两字来考究一下：什么叫做「战时」？什么叫做「平时」？我想「战时」与「平时」的差别谁都会知道了吧！在「平时」我们决不能叫做「战时」；同样的，在「战时」，我们也不能叫做「平时」。所以一个□号的提出，它一定有它的时间与空间性，有它质与量上的差别。这里再用一个事实来比例：中国抗战以前，文学上的口号为什么不叫「战时文学」，而必定叫「国防文学」或「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呢？这就可见没有战争（民族战争）的到来，不论如何是不能叫「战时」的。在南洋，自从祖国抗战之后，华侨社会必然发生许多抗战的情绪，从而加强祖国抗战的胜利，这在表面上好像是「战时」，其实南洋的政洽环境与祖国各地不同，实际上决没有战争的存在。自然在祖国抗战的时候，华侨社会不管有否战争的存在，文学上来针对抗战的形势与加强抗战的最后胜利是必然的。那末这里则必须来看看「战时文学」的内容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样子。它是不是适合南洋现时华侨文学的内容。因为一-样，也许我们可进一步了解南洋当下是需要那一种文学。

「战时文学」的内容是怎样的呢？笔者除开同意前篇文章的意见，现在再补充一个例子：第一，形式的，就原则上说，勿论平时战时的文艺作品，都应当尽可能的运用其写作的技巧，表现其内容。但就实际上说，战时的一切，不同平时有悠闲的时空，让作者安详的创作，这是事实。在战时——在现代化的立体战争中，不仅是时间受了限止，同时环境上无分前方后方，随时随地又均有遭受敌人危害的可能，作者遭逢这些实际上的困难，使作品的内容与形式，只能做到简单，朴实的程度，是必然的趋势。

「执此而论，简短、质直、明了等特征，显然是战时小说，可说与平时小说的分野。」（见「文艺月刊」五期沙雁的「战时小说」）

读者如果没有歧视上面的意见的话，我以为作为「战时文学」与「平时文学」的分别是非常正确的。实际上，自从抗战发生以来，中国一般文学作品的质量上只能作到简单，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而这事实的发生，恰恰受战争影响的限制，因而「战时文学」口号便适当地提出来了。而南洋呢？事实既没有战争存在，我们的作家当然也没有像中国作家一样陷于战争炮火中的心情，我们的作品不论在质量上都能根据当地救亡的情形，针对着祖国抗战的形势，而发挥它很丰富、很优美的文学的伟大特质，我们实不必提出祖国陷于战争而不得不只作到「简短、质直」的「战时文学」的口号叫作家去写！基于这一理由，如按照目前南洋一般救亡文学的发展而称之为「战时文学」，那也是很不适合的——这便是笔者对于「战时文学」以祖国情形与南洋情形的不同的见解。

第二，关于文学口号的提出这时已不需要，所需要的是文学的内容。这一点笔者也是同意。因为在这抗战的时期，在文学上如果没有加强抗战的内容，斤斤于两个口号的争持，都是有害的。不过笔者决没有这意思，或者用口号的争持而逃避抗战的重要性。在笔者提出「华侨救亡文学」的内容中已规定：一，「华侨救亡文学」的写作原则必须是负起华侨新启蒙运动的任务的。在这一个原则的下而，消极的是反封建思想、反帮派主义等.，积极的是提倡识字运动，提高华侨文化水平等等。二，「华侨救亡文学」必须积极完成华侨的救亡统一阵线的工作，这是一个极重要的工作，如果救亡的统一阵线没有完成，华侨救亡的工作是无法展开的。因此，在这个统一阵线之下，「华侨救亡文学」同时必须负起巩固救亡之统一阵线的使命。三，「华侨救亡文学」同时必须极力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同时同情援助中国同胞的救国运动。因此「华侨救亡文学」积极地是以实援助中国抵抗暴敌，完成世界集体安全运动；消极地是暴露日本帝国主义及汉奸的野蛮行动、暴露法西斯主义的罪恶。四，「华侨救亡文学」还有一个最大的任务，就是完成一切被侵略者的团结，尽可能取得当地救亡运动的合理开展。

又有人说「华侨救亡文学」的内容是包括在「战时文学」的内容里面的。笔者反对这点，其理由是依据上面第一项。

不错，在这民族生死关头，凡是一个有良心的文学作者都应该集中他的所有力量，贡献在民族抗战上，而不能作无谓的口号上的争执。这是对的！但是在南洋，从来有谁把这些文学发展情形确定它一个正确的名称呢？据笔者所知道是没有的。那末文学口号是等于作品的标帜，我们认为在南洋必须有一个共同的写作标帜，以加强祖国抗战，我们提出一个宣传的口号（姑无论是否正确）来共同研究，谅这不是没有意义的，这便是笔者对于文学口号的必须确定的见解。至于笔者提出「华侨救亡文学」这口号，也不是从脑筋中「特创」的，而是根据目前南洋一般的实际情形的总合。我们华侨中目前不是有许多救亡名词的产生吗？比如：救亡运动，救亡统一战线等等。在文学上，我们的作家既然从救亡的情形中去反映一般的作品，自然便叫做「救亡文学」了！

第三，「华侨救亡文学」与「战时文学」是对立的，甚至是有害的，所以不需要提出「华侨救亡文学」混乱读者。在这里，假如「战时文学」在南洋提出是适合的，而且是万分需要的，当然「华侨救亡文学」自无提出的必要，笔者绝对没有坚持这点。不过，照上面的第一与第二项「战时文学」的产生原因及「华侨救亡文学」内容的差异点看起来，即「战时文学」这口号在南洋又好像没有提出的必要了。如果，谁要把「华侨救亡文学」的内容包括在「战时文学」里面，那也无所谓「对立」与「有害」。问题只是「狭隘」与「广泛」而已。但笔者始终不同意把南洋目前的救亡文学叫做「战时文学」，这并不是笔者的「固执」，而是一个口号的提出，必须有配合它本身内容的正确性。「战时文学」的意义既如上述第一项的解释，即无论如何目前的华侨文学不能定为「战时文学」，其理甚明。不过笔者这样不「同意」并不是有意争持口号，把抗战的大题目避开来混乱读者的视线。正相反，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来推翻「战时文学」不是在战争之下才产生，「战时文学」在质量上不是事实上只作到「简直，质短」的正确见解，或者还有一个最广泛的能包括南洋的救亡文学的正确口号，笔者还是愿意取消先前的意见的。

第四，提出新的文学口号在救亡统一阵在线是防碍的，甚至是替汉奸、托派破坏救国行动。笔者这里应当声明一下，以前各文友对这问题的讨论绝对没有这题目的提出，但在大家一致反对笔者所提出「华侨救亡文学」这口号的时候，在大家的口气中好像有这严重意义的存在，所以笔者特别把它提出来。也许，这是笔者一种过虑！但是，也不敢说在某些人的主观上没有这种观念存在。自然，笔者也承认，假使一个人胡乱说话、胡乱行动，在这民族危急时期，则不能怪人家对他这种的行为嫌疑！然而反过来，第一，笔者说的话决不是「无的放矢」的，「华侨救亡文学」的提出，既不是自己的「特制」，而提出的内容中，也不是背反抗战的意义！第二，救亡统一战线内面也不是糊里胡涂「统一」的，它是经过不少的「理论斗争」才达到紧密的「统一」，假使认为提出一个问题来讨论即是「破坏统一战线」，或者是替汉奸与托派行动，这也是一种过虑！我想一个真正理论探讨的人决没有这意思。末了，以上各点算作笔者的答复，当然没有特别的「伟见」，如果不对的地方希望大家纠正，笔者也愿意接受。

（载**一九三八年三月一日「今日文学」**）

观舞台上的「扫射」——青年乐心社演出 王歌

陈白尘君所作的「扫射」，是一在战区演出给难民看的剧本，它暴露着敌人的残酷及汉奸的下场，显示着逃难也是死路。这幕剧是要在演完后，激起了群众的情绪，而由宣传员起来演讲，然后把观众组织起来。

「扫射」在本坡曾由几个团体在游艺场中以街头剧方式演出,但这并不是一个适合于南洋街头的环境的，如枪声的效果要在观众面前放炮竹，被击死的难民到后来又复活(已有别客君之说明)。在这次快乐世界的筹赈会中，「青年乐心社」又在舞台上演出「扫射」，颇收到相当的效果，这已可看出「扫射」在舞台上演出的较有成绩舞台上演出的「扫射」，笔者愿以ᅳ个观众的立场说几句话，不对的地方，请演出者不弃的指正与原谅。

舞台的设计方面，在敌人的炮火轰击下的战区，一切都变成为焦土，必定是东一堆西一堆的毁砖、灰土。但是，当天演出的舞台上面，只有中间的一堵墙，而且墙的色调又是红润的，像新砖的色彩，经过炮火轰炸的建筑物是会变成灰黑色的，这是我们觉得不妥处。但灯光很配合，该剧演出的灯光帮助了不少的精彩。再就是难民中一个妇女以一白布打扎为婴孩，这是会在观众面前闹出笑话。但并不是说要一个真的去充当，而是要运用得技巧一点，不要在观众面前做得太显露。又日本兵握刺刀刺杀难民时的姿态不逼真，难民中几个国语的发音不正确。当日本兵的机关枪欲扫射时，难民一齐发出哭声，此时观众颇受感动，这一点算是成功。

最后，要谈到演出者在该剧的结局ᅳ改编了一些，当难民被射死时，多来了一群工人、农夫，于是便唱着「牺牲已到最后关头」这样的穿插，虽较熟闹，但唱歌时，几十个工农一样的做作，如唱到「我们再也不能忍受」时，就一齐按看肚皮，这样太呆板」也不是话剧应有的表演。

总之，「扫射」这剧本是较适合于舞台演出的，这次「乐心社」的出演，技巧虽还不大纯熟，但已给观众有相当的印象。

(载**一九三八年三月七日「新国民日报」副刊「影与剧」)**

「汉奸爸爸」观后——爱同校太会演出 美实得

汉奸爸爸」这一出剧是「爱同校友会」于本月六晚在快乐世界筹赈会演出。笔者在未看过这剧以前，就先在该会会刊「生路月刊」公演特辑上，看了其剧情。据该剧导演者那威、瑞士的报导：「这个剧本是上海救亡演剧队曾经实验的，演出效果据说很好。」这剧原名：「民族公敌」。首先，就整个剧本来说，剧作者舒非君抓住了消灭汉奸的题材，指出做汉奸只有「死路」

其次，我认为这剧的演出，有相当的效果。第一,在这抗战当中后方反汉奸的运动的鼓起是极其急切的。第二，能以热血的青年学生以「民族利益为重」，将其父亲做汉奸情形报告特务队,而作消灭汉奸工作。至于演出技术现在就我的观感提出来谈谈。

舞台方面••灯光，还可以说是适度。设计：布景是配合剧情，装置方面，道具比较简单，不过，该剧作者已有声明：「在演出方便为原则，可以尽量增加减少。」不过，照我看起来装置还要更多建设，太来那种华丽的幕景，是要比较新式的几桌，尤其是一个客厅。

后台效果：我觉得后台管理太差，喧哗的声音，在演时扰乱剧的演出。不过，我们总会感到数偶WiI工一台演戏，倘若大家不能遵守秩序，那是很难有良好的后台效果的表现丨方面：服装和化装还过得去。表演技术，饰汉奸爸爸的，很能表现剧中人的性格。特务a,对舞台经验颇有提供,在台词以及动作,移动位置，都能抓住特点O儿子,做得很逼真,其生动的对白，颇能煽动观众，这一方面的成功，是导演者能把握该剧内容的要点O其他如：「现在只有民族的利益才能存在，爸爸已经是做了汉奸，他只有被抓去……妈妈，我们的民心是不死的，做汉奸只有死路一条。我们现在不过是完成一部消灭汉奸的工作。但是，我们应做的工作，还很多，：…我们现在只有拥护抗战到底……」能抓住这紧张场面做终场，我认为这剧的优点是在这儿。其次关于缺点方面」就是做母亲的对话声音太小，未能紧抓着观众情绪。还有，汉奸助手，表演技术，缺乏修养，语言动作，过于呆板，不过他最差一点是在,被抓去时的面部表情，可怜状态太过牵强！

总之，反汉奸的题材，在这地方演出是很适合的，这当然是告诉一般大众的消灭汉奸的重要！

(载**一九三八年三月七日「影与剧」)**

漫评三个剧本的演出 磊石

在第三次本坡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游艺大会当中，我们发现了不少新近成立的剧团的参加。这实在是值得我们欣庆的一件事，我们知道，现阶段的戏剧，应该是要有援助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的伟大力量。它应当要执行击退敌人，打倒法西斯侵略主义，肃清帝国主义的走狗汉奸托匪的重大任务。而要使这戏剧运动能够好好的开展，配合着目前抗战形势去负起它<戏剧)绝大使命的巨艰工作，却沉重地加在每个努力戏剧的伙伴的肩上，丝毫不容我们摆脱的呵！因此，我对这些新剧圈，所抱的希望，也就特别宏大，抱着一颗熟诚的心」我非常注意这些新剧团的工作，所以，在本次游艺会，虽因时间关系，只能参观几个剧本的演出，然我却不揣冒昧，管见所及，略陈一二，和大家共同检讨。

(一)南华体育会的「民族公敌」

「南华体育会」之有戏剧组织，为期不过月余，然却能于此短促期间，登台公演，苦干精神，实在值得我们钦佩。本剧是舒先生的杰作，以一资产阶级家庭为背景，描写汉奸助敌为虐引狼人室，屠杀无数同胞之狰狞面目，及汉奸之子，效忠祖国，大义灭亲，为国除奸的伟大精神。开幕时，焦闷空气不够紧张，饰母亲的活泼自然，可是声音稍嫌急促而低。饰儿子的，身材太大，声音洪亮，可是却不大流利，双手常挟在胸间，举止不大自然。饰谍务员的从容不迫，可是声音太小。饰汉奸的颇见老练，语气扬顿，适合风度，可是身材太过健硕，举动有点夸张。饰汉奸助手的形似小丑，杻杻摆摆，稍欠滑头嬉戏的态度，声音太小。饰谍务员助手的不够威风，化装过份夸张，面部太红。母亲年耙太小。场面设计，还很可以。高潮处还能把握住，最可喜的是演员们都能以他们或她们最大的毅力从事，一个新产剧团能够有这样的成绩，已经很可以了。愿「南华体育会」同人，继续努力，将来前途，定能飞黄腾达，勉之！勉之丨

（二）静方技友会的「东北之家」

「东北之家」是工沦亡国土为背景，描写汉奸媚敌无耻的行动，及乃妹大义灭亲毒死胞兄，以尽国民天职的爱国热诚。全剧演来，非常精彩。灯光管制欠善，不能衬出演员脸部表情，逊色不少高潮不能好好演出，以女扮男，为最大缺点乃妹放毒药场面，不大明显，使观众觉得乃兄死得太离奇，乃兄毒发濒死时，应多挣扎以激起观众情绪。场面设计精美，声音清晰不浊，演员态度自然，为全剧最成功之点饰母亲的李静元，老态龙钟，扮演非常卖力，值得赞扬饰妹妹的露滴，面部表情极佳，始终能够表现出内心矛盾，和生活的苦闷，为全剧最成功的角色。饰汉奸的枉生女性男装，到底还存女儿态，但是却能尽量表现男子特有风度，的确不是易事。和小翠调情处，不够体贴。饰嫂嫂的高凌霄，声音较小，把沸水壶放在白布桌上，举动失却检点，态度还活泼可观。饰邻妇的毅如，声音清晰，可是有点呆板。饰小翠的邓惠兰，艳丽恰当，可是不够娇媚。饰老何的吴瑞生，以女扮男，不大自然，举动过度夸张。饰男子甲乙的梁润华、梁润秋和日兵甲乙的梁醒群、丽玲，不够威风，不能衬出敌人蹂躏我们同胞的罪恶化装方面，母亲最成功，其他也很不错，服装除母亲、小翠、兄、老何外，都太随便。如果男角能以男子表演，效果当能较佳。总之全剧演来，还是非常精彩，堪称成功。

(三)香祖体育会的生死线上」

「香祖体育会」的戏剧研究组，也是于新近才成立的，这次能够以广东方言演出，应该归功于他们各部人员积极的努力。本剧也是以沦亡乡土为背景，描写同胞在铁蹄下过着非人生活日本军官的淫恶，伪国警员的无耻，都表现得非常深切。农民愤而加入义勇军游击队，竟令人觉起了一种援助决心。全剧最值得赞扬的是对白清、台词烂熟，最令人不满的是灯光管制不善，演员面部表情」不能加强观众对他们个性的深切了解。室内红纸对联太多，床位应略向台面，演员服装和背景同色，不能好好衬托出来。北国温度低落，演员薄衣露胸，也是缺憾处。化装以病人，桂英、曰官、伪警马佳。饰老农的李卓坚，态度自然，可是举动不能显出龙钟老态，过于装作，头髪化装不匀，一把旱烟，吸来颇有姿势，装农妇的卫福贞，时常背台，哭得不像，可是却十足乡村老太婆风度。饰亚九的谢硕峰，身材恰当，刚强硬气，不愧热血之士，可是不能利用小动作去反映他对生活的不满，举动有阅呆板。饰姨妈的卢军，很像个病入膏肓的农妇,表情非常逼真，为全剧最成功的角色，在献出心血之十二块钱时，应该要有更深刻的表现。饰桂卿的马燕卿，活像个无知闺女，十足乡间大姑娘风度。可是在被日本军官带走时，没有极力挣扎呼喊，不能好好地激起观众对敌军丑行的反感。

饰倭军官的李秋校，化装合适，可是摇摆不定,不能显出军官之威风，手枪举法错误，渔色丑态却表演得很好。饰伪警察之锦枝、邓炳耀，非常卖力，演来恰合凶恶，为全剧生色不少。总之，「香祖体育会」之有此成绩，的确是非常难得，前途发展，正不可限量也。.

其他新进剧团之表现，如「同志白话剧社」的「皇军的伟迹」，「虫吟音乐研究社」的「民族公敌」，「钟声音乐研究社」的「去路」，「吼声音乐话剧社」的「放下你的鞭子」和「奴隶们吼吧」等，听说都很不错。笔者不能一一领略，深深引以为憾。所陈各节，尽为一己偏见，如有差错，万望戏剧界先进，本掖诱新进剧团，提高戏剧艺术水准之本旨，不吝垂教之！

(载**一九三八年三月十日「戏剧周刊」**)

「胜利的消息」——维扬体育会演出 韫澈

「胜利的消息」是出战时抗战新型电台播音报告剧，作者不仅以崭新姿态利用音乐效果，构成了播音视觉化，而且更形象地处理典型事件，创造了艺术视觉化。因之，本剧不但为播音剧本，同时把剧本搬运到舞台来，也未始不无优美收获。

战时报告剧本，在目前神圣全民抗战展开以后，火线下后方的戏剧运动的中心工作是很重要的，特别是在移动剧队感到「剧本荒」的现在，于是战时报吿剧便形成今日戏剧游击战术的一有力武器。

剧作者夏衍是个戏剧深有修养的人，他一向写作技术都极轻松，而且以素朴的创作方法表现了极明确抗战状态和民众抗敌的热情。作者的作品在量方面虽不见得惊人，但在质的方面颇有很大的成就。

剧情是描写七月廿八日在华北展开了全民抗战以后，后方民众抗战热烈的情绪，也正是敌方提出几个亡国条件，而被我们坚决拒绝的那天。同时也正是后方民众热情庆祝了我们英勇战士抗敌胜利的那天。

情节的展开，是从上海某一个角落的纸烟店叙起，老扳是忙着做买卖，而顾客们络绎光临，都是来买鞭炮，而且倾店中的鞭炮都不够卖，那真是生意兴隆得连供也不应求了。同时店中忙于做买卖而四周鞭炮声还响个不绝。从报章的号外，老板和顾客们晓得了前方抗战的消息，他们发抒了数十年被敌抑压在胸间中的郁气，最后他们熟情地欢呼庆祝而至于踊跃募捐援助英勇战士。

故事是很简朴，而作者创作技术是很老练，一个平凡而真实故事，从剧作者锐利的眼光，更通过作者的艺术手法，造成了极深刻的一幅后方抗战的民众活动的昼图。

有这样一部优秀的报告剧，我想演出者——维扬——是能握住了这个戏剧的灵魂，完成了剧作者的意象的塑造。(载一**九三八年三月十日「戏剧周刊」**》

「胜利的消息公演座谈会」 道南、仲达

(「维扬体育会」三月五日参加第三次「星华游艺筹赈会」在快乐世界演出)

地点：维扬体育会。

时间：三月十二日。

出席者：胜利的消息全体演职员。

主席：黄明。

记录：刘道南，陈仲达。

黄明：诸位爱好戏剧的同志们，我们今天晚上开这个座谈会，最主要的意义是这样，大家尽量的检讨自己的失败和成功的各点，藉以作为我们今后努力从事戏剧工作的根据。这样一来，我们的工作才能很迅速的开展，才有前途，才能广泛的造成话剧运动，利用戏剧这特殊的艺术武器，来做救亡的宣传工具。晚上，座谈会的主席，原来是刘道南先生，现在因为刘先生担任纪录的工作，所以临时推定兄弟充任。现在，为使座谈进行利便起见，特地定出三个范围，一是剧本缺点方面；二是成功方面；三是以后怎样来改进。现在，就请各位自由地先来检讨各方面的缺点！首先，我们对于演技方面先着手罢！

火若：我提议先由演员们发表意见，自我批评，比较好点。（众同意)

明德：(饰老板者)我感觉到那天晚上我的表情不够力量，比如当我听到我军空前大胜利的消息时，我应该非常的兴奋、激动，然而在事实上我并没有充分这样做。

道南：还有，我认为明德先生在说话及动作方面太过于机械一点，这意见是对他那自始至终站在一定的地位（柜台里)而言，事实上，他说话及动作应该多少变动一下他的方位。

福瑞：我那晚是在后台工作，但我听到老板的笑声，觉得不自然。

焕熙：从开幕到闭幕，他的说话实在太快。

伟南：大家对老板方面的批评，老是从他的缺点发表意见，我觉得他的优点也应指出。我就在这方面说几句话。我以为明德先生确像一位老板，他的动作，也算逼真、至于他的缺点，我觉得是他在听播音时太没有表情。喊阿根时，声音太低。

焕熙：我也觉得老板的声音太低。（众静默)

黄明：好了，关于老板方面的意见，可以吿一结束，现在大家对老板痕这方面，有什么意见，随便发表一下。

譬恒:老板娘的缺点是声音太小了一点，特别在唤阿根的时候，声音更嫌小了!

黄明：老板娘的声音低、说话快，那实在比老板厉害ᅳ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她没有认清楚她的性格。她并不是一个阿木林的乡下姑娘ᅳ她的出身虽然是乡下，可是她住在上海是很久的；不过，她脱离不了乡下妇女那种狭隘的气量。第三点是她的声调没有轻重」最后还有一点是她没有灵活移动自己的位置，所以常被她前面的演员遮没了面部，甚至全身，有的时候，观众简直找不到老板娘。(众笑)

明德：她的头发是熨着的，这个点不好。<众笑)

黄明：要她弄直了头发，这牺牲是太大了。不过上海也有许多老板娘是熨发的。问题是在乎她做得像不像。——现在，请从别的演员方面，再发表意见，关于扮演行人甲的蔡景光先生。

景光：我的话讲得太快，举动自己感到呆板。

维桓：蔡先生讲话的时候，大半是面对观众，这是一个缺点。

黄明：对的，关于这一点，我也有同感。一个演员在表演的过程中，最忌的是对观众摆出老大哥的架子，对他们教训,这样，会引起观众的反感，不能博得观众的同情C我们在舞台上，是某一部份生活的再现，如果处处给观众很明显的看出你是在做戏，那就是我们没有抓住观众的情感思想的证明。还有别的方面，请大家发表意见。

维桓：这次的灯光，也有点失败的地方,譬如太阳下山时的景象，就没有配光表现出来,这应由我负责，这是我没有尽我的职务所致的。

黄明：关于这一点，以下我也要补充几句话，现在，还是请大家在演员方面多说几句话，阿根，轮到你了！

求辉：好，那么我来实行一下自我批评，我是饰阿根，店东的学徒，我在打盹的时候，因为眼皮漆着黑油彩，所以常常感到吃力，不自然。

明德：因为老板痕和我喊阿拫的声音太少，有很多人误会阿根是老扳的儿子。

黄明：哈哈，你这一个意见，恐怕阿根不便承认吧。(大家都笑)

黄明：我觉得在各方面表演得有点文明戏化，比方顾客甲大声喊着鞭炮的时候，他跳得这样高，动作这样夸张◦

福瑞：是的，有时似乎太滑稽了！

景光：我也有同感。

黄明：现在请大家来批评ᅳ下女顾客甲。——扮女顾客甲钟女士没有来，现在，我比较直爽的说几句，她的表情动作方面，有许多地方很是慌张、害怕，而不敢看别人，我想她好像是第一次上舞台。(座中的一人：是的，这是她的第一次)

景光：她表演的力量非常不够。

黄明：关于女顾客乙呢？请蒋女士自己先说。

赤霜：我也是第一次上舞台的，我很惭愧，我的动作太过于呆板，这是因为我内心害怕。黄明：对，她讲话时，似乎是没有讲话的对象，男顾客呢？

(饰男顾客者：我没有带衣服去，所穿的不适合。)

黄明：男顾客，我觉得他的动作太夸张，特别是在阿根拿东西给他时，曾有一跳。这一跳，真跳糟了，跳得好像小孩子，可是他是这么大的一个顾客。(众大笑)

玉喜：(饰行人乙者)我也是第一次上舞台的，有许多动作，明明想好了的，可是一上了舞台，什么都忘记了。(众笑)

黄明：我觉得行人乙每个动作都有犹豫不决的样子，例如向行人甲拿报纸的时候，这时候的情形是很紧张的，这样犹豫ᅳ下，那就把这紧张的情绪减低下去。——行人丙呢？

福瑞：我觉得行人丙的动作和表情，是成功的。他很自然，一点也不勉强。

阳景：我也这样觉得。

黄明：反角能做得像他，这样算是不错。但他也有失败的地方，就是他最初不相信那胜利的消息,后来渐淅的被感动得相信了，并且一样的兴奋狂热，这其间的转变过程，他做得太迅速了一点。如果大家不曾看过剧本，再听不到他的话，是会有点莫名其妙的。

伟南：还有一点，就是当要打架时，老板的态度很激昂，而行人丙的动作令人感到不紧张。

黄明：对，这是因为梁先生，当时没有脱下衣服，使他紧张的筋肉无从表现的原故。现在请对行人丁黄女士批评一下。(沉默一刻，有难于追溯之态，于是主席又说了)

黄明：我觉得黄女士说话太快了点，我觉得老板的「不卖」二字还没有出口，她竟先说出：「怎么，不卖了吗？」这就是说，她太慌张了一点，还有她站立的姿势不适宜，比如她的脚始终没有动一下，像是给人家用钉钉着一样。(众笑)

黄明：好了，现在请大家批评一下卖报甲及店员。

卖报甲：我出场的时候，感到自己的情绪不够紧张，声音也太低。

店员：我觉得自己太不够狂了一点。

黄明：关于这两位先生，我觉得在场及快要下场的时候，动作不能一贯，就是说放松了下来。不然，都算不错，现在我们要谈到印度阿三了。(众笑)

阿三：我觉得说话不出，动作太过于慌张，到退场时，却不知道怎样退。

黄明：这个缺点，不能不由我负责，因为当时还未到他出场时，我就叫他出去，结果没有办法走回去，不过，他的动作还好。(关于「时事报告者」，众无意见，均认为完满。）

黄明：最后是小孩子！

明德：最大的缺点是他们当时没有带钱出来。

黄明：小孩子的各方面缺点实在太多了，孩子做戏，本是件极困难的事，这是因为他们对于事物的认识程度太差，人生的经验又很少的缘故。就这一次来说，第一，他们不能运用他们原有的位置；第二，拿炮仗出场时，动作太快，第三，精神没有集中在演戏ᅳ而只是不断的偷看观众。(众静默)

黄明:对于每个演员们的演技我们已经个别的批评很多了，现在，让我谈谈大家共同的缺点，一般说起来：有几方面，第一是：台词讲得太快，声音太低，声调没有节奏，没有波浪。第二是：小动作太缺少，太不关心，在一个剧情的发展过程中，大动作固然要紧，但是小动作也极重要。比方行人丁，就是因为这样而使观众感不到兴趣，又如学徒坐脚踏车，从店出外搬运炮仗，一到靠近舞台出口地方，突然把紧张的动作和缓下来，这在他个人想是不大要紧，可是事实上是使剧情冷淡了不少。第三是：演员如果自己没有说话时，也要全神贯注的倾听并留心别的演员的动作表情等等，许多动作，也就因为这样而才产生出来，这是一个话剧演员的基本表演方法。可惜当时各演员太忽略了这一点。第四是：动作方面要大胆，不要犹豫不决，这样才能使剧情连续紧凑，演员的各方面联系起来。可是，大家有许多地方还没有克服这一点的困难。其他方面，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吗？如果没有意见，我们就再从化装方面来检讨一下。

求辉：老板痕没有髻子。

黄明：这倒不在乎，她的髻子就在上海剪掉了。(众笑)

阳景：此次化装的负责人太少了。

众人：对的！

黄明：我认为化装方面的缺点颇多，最要紧的是演员面部的轮廓不够明显，再次是演员的服装颜色不调和，布景方面，大家意见怎样？

求辉：店没有招牌，这怕是一个缺点罢。

黄明：在上海，纸烟店铺常是找不到招牌的。

福瑞：是的。

仲达：布景方面，我以为货架上放有许多罐头波萝蜜，这恐怕也有点不妥。因为上海一个纸烟店，事实上不会有这么多波萝蜜的罐头，波萝蜜在上海是不像南洋这样普遍的。

黄明：这确是忽略的一点；还有，我觉得很紧要，就是没有街堂的配景，也就因为这样，所以那地方不敢放射灯光，只看见漆黑的一画。这就是说，没有把上海的地方环境强调出来，这一定使观众对于本剧的印象较为模糊。……现在，我们谈一谈效果！

景光：我觉得炮竹放得太多了。

黄明：实在不在于炮仗放得太多，而是处理不大妥当，声音太过近于舞台面，致妨碍演员对话的连续。这方面原是福瑞先生负全责，后因福瑞先生临时身体不舒服，所以有几方面没有依照预定的来做，还有其他方面吗？

阳景：我以为预演过份随便，演员没有好好地先举行化装练习，道具也不能有次序来安置，所以影响一部份演员的成绩。第二点是我们后台工作进行得没有什么系统，有些职员只是挂名的，实际上工作做得很少。

黄明：胡先生的意见很对，工作不能平衡的分配是会影响到效率的。现在，其他还有什么意见？(众静默)

黄明：如没有，我们就说到成功方面……我感到，每个演员此次演出，都比排练时来得好，这是很令人安慰的地方。

福瑞：一个剧本的演出，要完全成功，那是不可能的，我以为这一回虽然也有我们说的这些缺点,但是成功的地方也不少。比如老板的声音及动作，都令人觉得很合于老板的身份，行人甲的声音，不但很清楚，并且有力量。再如行人丙，也使人感到他的动作颇纯熟。

道南：实在的，综合起来说，我们是不算失败的，如果我们再就练习的次数与时间来说，也许还可以说是成功。我还记得，在预演的那晚，我看了觉得很是担心，但到演出时，却出乎我意料之外，我觉得满意。

福瑞：布景方面，我们这一次也有「别出心裁」的地方。

黄明：这一剧本，本来有一个非常难以演出的地方，就是演员多，场面杂乱，所以演员的位置及其移动，非常的困难处理。可是，这一次各演员都能依据各个位置有次序的运用，能克服这一最大因难,是一个成功的地方。其次，文明戏的演员，常部份地夸张一二个演员的动作表情等等，对于不是主角的演员是全不顾到的，结果是造成几个人大出风头，其余的演员却倒了大霉，这就是说他们不能使全剧演员的动作、表情、语言达到统一的和谐。我们这一回的演出，并没有犯着这样的毛病，这是令我们做话剧的演员感到安慰的地方。这一剧，有两个高潮，第一是当店员拿报纸来大家争着看，第二是听完播音以后大家热狂的欢呼「中华民国万岁」。第二个高潮，我们能紧紧抓住观众的情感，使观众有着热烈的掌声赠送给我们，这也是令我们安慰的地方。(众略停喝汽水)

黄明：根据演出的各种情形，我们令后应加紧改进与努力的エ作有几点，第ー、加紧演员的自我：教育工作，提高大家对于社会各种事物的认识程度。这样一来，以后演员们对于剧情的理解一定会比较深刻。第二、对戏剧各部份的基础知识多多研究。第三、演员们的表演工具，如嗓音、眼睛等，要有相当的训练工作。第四，每一个剧本演出时，各部份的工作，要好好的分配，斟酌各人的能力，给以适当的工作，最好，希望我们的剧务部能好好的充实内部的组织，使戏剧的工作能迅速的开展起来。(众鼓掌)

黄明：还有其他的意见没有？

阿根：我提议散会。（众赞成，座谈会于是完满结束，时已十一时矣)

（**载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七日「戏剧周刊**」）

@张曙生《关于「南洋的战时文学」的商榷》，1938

（一） 写在前头

在二月二十一日「今日文学」看到小红先生的「关于南洋的『战时文学』」。他在全篇的理论中心，极力反对南洋「战时文学」的口号的提出，理由是根据南洋环境与政治方式的不合的立论；以南洋没有像祖国陷入战争状态，顾虑着许多华侨对战争情形缺乏理解，而对「战时文学」的生疎，否定「战时文学」在南洋发展的必要。小红君对南洋现阶段文学创作法则上的注意，和对一般从事文艺写作者的启示精神，是值得每一个同道者参考。现在我把我读后一点不同的感想写出，算是我对南洋「战时文学」的提供。假如有些错误的地方，希望小红君和其他的朋友指正。

（二）南洋是否需要「战时文学」

由于国际强盗东方法西斯国家的侵略，为要求独立与生存而引起中国全民抗战，自我们抗战展开至今，政治军事各方继续动员，在日法西斯国家没有停止其侵略野心之前，中国的抗战也没有一刻的松弛。事实昭示于我人的，我们解放的正确途径，完全是系在我们的斗争决心，也就是我们的抗战任务是非常的重大艰巨。由于我们抗战时期的需求。为政治活动组织训练的「战时文学」无疑是大众主要的精神粮食。「战时文学」主要的活动势力完全徧重于后方的民众设施方案，中国一些繁荣都市因战争关系，而影响推进困难，但后方的倒非常活跃。我们可以明了「战时文学」在后方活动的原因，它的深入大众的效果，便可概见。在南洋居住的华侨，一切日常生活、习惯、信仰，都和祖国的现实机构发生很大的关系。虽然，华侨和祖国战争隔离而多数没有战争情形的感觉，这不过是限于过惯「太平」日子，舒适生活的一部份。但很多的人没有忘记祖国当前的苦难，甚至对抗战胜败发生过份感情的冲动。他们耳朵没有听见前线炮火的剧烈，眼睛没有看到战区凄惨景象，他们在客观政治环境下，仍然感到「切肤之痛」。这可以说：战争消息，对他们非常的迫切。反过来说，因为他们生活习惯的闲适，而忘记祖国是战争的时候，对抗战发生「不关痛痒」的感觉，更需要文学给他传达着一些血淋淋的事实，使他感触着许多痛楚。举个例子：敌人的屠杀我们非战区的惨状，不是有很多外人替我们同情。所谓：「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的道理。小红君既然承认「战时文学」是加强人民（华侨当然在内）抗战意识，武装人民抗战头脑，那照以上的观察，华侨对「战时文学」的需要，岂不是更加迫切了？

（三）「华侨救亡丈学」是属于「战时文学」创作条件之内

「战时文学」它所包括的创作条件，可以说是非常的广泛，它的共通点，即基于战争时期通过正确实践形式，并不一定只要描写飞机大炮一般的有活现明显的战争作品；同时在「战时」与「非战时」的形象也非常容易分别。比方以国际交易而言，以前写作者笔尖最高发展象征，积极地不过是提倡国货；消极地便是鼓吹节省物质，杜塞漏巵。但战时就不同了，我们笔尖下所写贩卖仇货者，便反映出他出卖祖国利益，和准汉奸的罪名。因为南洋地方环境政治和祖国不同，「战时文学」的创作条件也因「此时此地」发生不同的表现，在形式上不得不采取改变对敌人进攻的原来战术。这就是国内和南洋所谓的差异。但它的目标和出发点动向则是一样。小红君既明白「华侨救亡文学」的实行任务，但我们试想这不过是因战时而发生加速发展的必然性。因此，我们不能否定南洋现刻「战时文学」的存在。「华侨救亡文学」因战时而加重它的责任，即负起联络以平等待我的民族朋友，向侵略敌人进攻，而完成救亡任务。那么我们把它强调为「战时文学」创作条件的准则，并不是没有理由吧？

（四）「战时文学」对华侨政治环境并没有阻碍

根据上面的探讨，如果我们以为「战时文学」在南洋是需要，还有它的潜势力，那么我们便把南洋的政治环境估计一下。我们可能把它演绎简单的方式，即「战时文学」+「政治环境」=「华侨救亡文学」。便很容易误会。我们对运用方式并不能机械般只把握形象一方面。事实告诉我们，祖国抗战发生以后华侨文学的斗争姿态，已觉非常的进步，从「间接」和「侧击」各面，处处显着现出「战时文学」的优点。同时与「战时文学」有密切连系的集纳，通讯等作品，已受到广大群众所欢迎。从这些事实得到的真实，我们可以证明「战时文学」对华侨政治环境没有阻碍。

（载**一九三八年三月十四日「今日文学」0**

评「业余」公演的「归来」一九三八年三月六日演出 丁债

所谓描写现实和表现真实，根本上不能不通过形象的创造，而这又需要作者有完整的世界观，或正确的意识才行的。在这次「业余话剧社」所演出的[归来」，于此方面是达到相当成就的地步，把[中国日」的伟大题材抓得很紧，于主题既是非常显明，含义也不太深幽隐晦。自然，艺术是使人向上、使人前进，因此题材的积极性是非常重要。「归来」的作者，于重点也很注意。所以他就取材于群众参加活动的积极方面的「中国日」，而以其中不良份子的煽动，和敌人的阴谋，做为积极方面的阴影。而且这种积极性决不是偶然的，它和现实性相同，它有它的原原本本的社会根据。在我们的伟大的抗战时代，必然地，大众都是积极参加活动，除了没落了的人们和汉奸，谁也不肯消极的。因此，我们又可以更深一层知道题材的积极性是和现实性相关连了。

但是，我不愿意专门将一个剧本包含的意识和故事的构成上，做为批评的对象,这未免是有点偏重内容的倾向。艺术品的内容不能脱离形式而独立，犹如一个作家的意识和他的技巧不能分开一样。我认为偏重的内容和专谈意识会使批评成为一种抽象的东西，而且也容易犯了批评上的二元论。因此，我在下面多谈一些关于技巧方面统观全剧，我觉得第二幕是缺乏高潮，不如第幕来得有力量，虽然这个剧本是属于「宣传「剧」，但没有高潮，我是不敢赞同的。所以我认为这剧的最大缺点就在乎此。同时在第二幕中的开会一个场面，实在把它拉得太长了而致高潮沉降，令观众不怎样激动。这当然是作者写作的时候，似乎是不考虑到「反焦点」(Anticlimax此字也有人译为「蛇足」)，拉长了会使人乏味的。

在导演方面，也有好几个地方还不够力，当然」像这样的一个剧本及环境和经济各方面所限定，实在是不容易导演的。但是在可能的地步，我们还要尽了可能的力量。譬如在第一幕中那个青年，对观众摆着演讲的姿态读宣言ᅳ而其他的演员却是在他的背后听，这是不十分妥当的。在这种,场面之下，那个青年应该站在右边，比较适合些。这外，有些演员常常坐在枱子的后面，而枱子是把演员的一部分动作掩蔽了。并且那两张枱子，又大又高，根本就是不适合于舞台上用的，再加上舞台边缘的灯光照起来，我觉得是动作太少。所谓动作是受了刺激之后的反应或调整，这是使有利于他的生活，或是至少可以减少他在当前环境中所受的困难的。尤其是内心的反应，这几乎是每个演员都缺乏的，这自然是因为平时排演的时间太少了。同时我也感觉到每个演员，只有ᅳ些代表性的动作(Representation)，而这种动作运用于话剧上是非常之少,因为它是分部的表演，不是整个的动作，譬如演说时利用手，和手臂来代表一切，就是这种的动作的一种方式，在剧本第二幕开会演说一个场面里，自然是可以自由地运用了，可是在其他的场面是不能完全运用代表性的动作的。因为演员表演的时候，所需要的是完整的模仿人生受了刺激所发生的反应，要从整个的动作和姿态里看出此理来，到底，人身上是没有一部分不是应当运用的。人生所有的动作，只要是自然流露出来的，没有不可采用来表现意义或情感的。所以演员表演所应用的，实在是有发现性的动作(Mauitelion)，这是一个人受了刺激以后，自然而然的发现，而激起全身的整个的，并不是部份所能代表的。譬如他们的头、脚、肩、臂等几乎可以说是没有根据情绪而动作的。

只有代表性动作而少发现性动作的，大概有工人(振山)、店员(子郞)、学生(观荣)，老李(也绿)、马来人〈德明)等，其他如老王(黄度)、吴丽林(陈燕)、冯友维(漂云)、青年(李承)、印度人(元盛)等的代表动作比较少ᅳ点,但是内心的反应还是不够。譬如陈燕吧，她似乎是没有灵敏的领悟性，好几个情节里面，她应该是内心反应得非常厉害，但是她又平淡下去了，如第二幕的开端的时候，她接看报纸的情节里，她是多么无关心似的冷淡啊！

这外，演员们的位置有时候非常混乱，有时不意中也挤在一块儿。这种的错误都是因为时间的匆促，排演的机会太少了的缘故。

总之，像「中国日」这样的题材，实在是不容易搬上舞台的，因为它是须要许许多多的很长的『补叙」(Expsition)，而补叙又是不容演出的一目，且对于演员方面常常引不起感情来。这样多方面的困难，这剧的演出的时候，在第一幕能引起观众的反应，在第二幕中不使观众讨厌，已不是一个完全失败，且是得到相当成功的地步了。这，当然是由于多方面的努力所致。

但是，这剧之引起我个人兴味者，就是作者能够运用歌声和风琴来调整剧情的和谐性，这我觉得合乎Montageduton(这三个字尚未见中译，现在我们暂译为「音调的结构」)，我记得在上海时，几年以前同一位对于话剧很有研究者，一次去看了一个法国电影叫做「巴黎屋顶下」(soua1estoitidePoris)，也是用歌的和声，造成很动人的「音调的结构」，这很引起我的注意。当时那位朋友告诉我说：「不但是法国的电影里有「音调的结构』，就是话剧里也有，不过只能在冷淡的情节里应用吧了。」那么「归来」的应用，我想并不是不妥当的吧。原剧作者是不是想到「音调的结构」这一层，我不得而知，但我个人觉得他应用得「还好」。

(载**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五日「星火」)**

@楚琨《江亢虎博士来信》，1938

一

（上略）此次南游随缘说法，听众笔记，多未属目，报纸批评，从未置辩。昨承友人转示贵报漫话两则，征引讲词，出入甚大，不仅断章取义，而且强题就文。所谓「别有居心」，不啻作者自道，如我人提倡社会改造，原为不满于现状而起，但以为个人修养，对衣食住行，不应追逐物质之享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先天下而忧，后天下而乐」领袖操行，必须如是，乃漫话解为「不要改革社会制度，不要打破社会现状」。又如槟城演说，原谓中国近年最大之丧失，不仅在领土与主权，而尤在民族自信心，乃引者改为「目前中国所需要者，不是领土，不是金钱而是自信心」。又如中国文化本非一成不变，曾历引三代汉唐明清文化之不同而证明其所受匈奴五胡印度突厥及蒙古满洲之影响，但本性特色，则依然存在。盖文化乃民族命脉，不能抹煞历史，亦不能离开现实。

吾人要运用活文化，并不是保存死文化。鄙见向来如此，乃反指为「与故宫宝物一样看待」。似乎作者本旨，亦非大有径庭，特故顚倒其词，以求辩难攻击之快事而已。至于汉字虽可用拉丁拼音，不可用拉丁替代，此鄙人夙昔主张；最近中央亦有通令禁止。既成定论，无待晓晓，寄函陈明，请予披露，至级公谊，即颂

撰祺

江亢虎拜三月廿二日

二

江亢虎博士来了一封「大教」，指本刊前日刊载的两篇漫话，「不仅断章取义，而且强题就文.。」认为该作者，才真正是「别有居心」；该文作者意见怎样，编者还不知道，小过对于江博士这封「大教」，倒有一些话要说。

第一点：江博士声辩他所以倡「知足论」，并不是「不要改革社会制度，不要打破社会现状」而是要大家做圣人，都具「领袖操行」：「食无求刨，居无求安，先天下而忧，后天下而乐」，这句话如果别人说的确是十分堂皇，不幸是出于在抗战期间南游观光的江亢虎博士的口中，就令人生疑了。难道当祖国烽火连天，爱国之士都上前线拼命的时候，江博士如此闲情逸致地遍游南洋群岛，「观光荷属各地」，就算是「先天下而忧，后天下而乐」吗？江博士果真「不满现状」，要「提倡社会改造」，那末，现在正应该唤起华侨共同负起抗战的责任，把中国社会从日本侵略主义与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下解放出来，创造自由平等的社会。可是江博士为什么对于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神圣抗战一字不提，却舍本逐末地谈什么「身心修养」呢？——「知足」呀，「精神愉快」呀，「良好习惯」呀！令人听了仿若置身「王道乐土」！自命社会主义的江博士，难道一定要大家把中国国民当前最迫切的神圣任务放在一边，规规矩矩地讲究「身心修养」，才算是「对得住国家」吗？如此矛盾，怎能叫人不说：「别有居心」！

第二点，江博士说漫话作者改他的演词，他的原意是：「中国近年最大的丧失，不仅在领土与主权，而尤其在民族自信心」。好！姑算是引文有出入吧，但就江博士的原意看来，其歪曲事实的严重性，并不减于漫话的「引文」。只要是中国人，都知道近年来中国虽然丧失了许多土地、许多主权，可是民族意识与自信心，没有跟着丧失，而且日益增长与加强，在中央国策举棋莫定的时候，人民曾经发动了「一二八」之役、长城之役、绥远之役，民族意识与自信心的坚强，真是「史所罕见」。凭着这种坚强的民族自信心，我们才能和平地解决西安事变，使中华民族形成空前的大团结，实行最伟大的全面的全民族战争.，半年来的抗战，我们失了更多土地，然而中国民族自信心愈加坚强；凡是黄帝子孙都相信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江博士拿什么证据，指「中国近年来最大之丧失」，是「民族自信心」呢？不错，那些汉奸，像江博士曾对之称「先曾祖曾倚南斋」的溥仪，像江博士同样唱「存文」「王道」的郑孝胥辈，确实失了民族自信心，做了敌人的傀儡，但江博士可不能只看着溥仪，郑孝胥，而把其他中国人都看做失掉「民族自信心」的呵!如此荒谬，怎能叫人不说：「别有居心」！

第三点，江博士也认为「中国文化本非一成不变」，主张「吾人要运用文化，并不是保存死文化」；漫话作者说他「与故宫宝物一样看待」，是「特故顚倒其词」，光景作者委屈了博士。不过我们翻一翻光华报所刊载的江博士的讲词，有「所以我极力提倡保存我国固有文化，并不是古董文化，因民族应靠文化始可自救，不然自陷于灭亡……」一段，似乎并不委屈了多少。我们认为文化是民族一个要素，当此全面抗战，自然应在动员之列。为着要唤起民众、宣传民众、组织民众，文化岗位绝对不能放弃；但它不是万应膏药，单靠它的力量是不能抢救中国危亡的；必须和人力、物力、武力配合起来，文化才能在现阶段发挥它的作用。如果脱离抗战。脱离全面动员，高唱「保存固有文化」，那和日本所提倡的「王道」「文化」「孔学」又有什么差别呢？江博士抹煞抗战和全面动员，故意强调「民族应靠文化始可自救」，如此武断，怎能叫人不说：「别有居心」！

第四点，江博士来信主张「汉字虽可用拉丁拼音，不可用拉丁替代」，现在「中央已有通令禁止」，可见「既成定论，无待晓晓」，换句话说：拉丁化之应取消已不成问题。江博士且慢作肯定语。拉丁化现在虽还有许多缺点，不能代汉字，然从文字的演进过程，以及国际潮流看来（土耳其实行拉丁化改革，已使全国文盲消灭殆尽，国势蒸蒸日上），它是中国未来文字改革途径之一，却无可疑义，中央通令未必即能成为定论！（例如中央前曾判杜重远有罪，杜重远有罪是否已成定论？）

时代跑得太快了，如其有人企图以荒谬言论麻醉青年，一定要遭失败。江博士熟读圣贤诗书，何不「明哲保身」，以「不言」为妙？

（载**一九三八年三月廿三日「狮声」）**

@唐龢《忆江博士的新四杂论》，1938

存文会巨子江亢虎由荷兰东印度到星加坡来了。一向标榜忠君的名流，抗战开始就策杖野游峨嵋；抗战方殷时又乖乖儿到南洋来.，最奇者，江亢虎在国内伟大救亡阵线下，噤若寒蝉，但一到了南洋，享受一阵酒宴茶会，晋谒之暇，就策名清时，勤宣命德，用白话文来反对白话：演讲、发表谈话。

江亢虎在江西同乡会的演说，我没有去听，但在报上看见它一幅三家村拆字的脸孔，赣字近似戆字，于是赣人的特性就是戆。若是我们广东人，恐怕会被拆成嘉宾的神秘吧。在吧城新报新年特刊看见他的「新四维论」，江亢虎自己以为是比孟子更进一步。现在是否迫急需要「四维」呢?江亢虎统于一尊的说法又是否可以配享孟子？其实亦不过几句咬文嚼字而已。这篇文章很短，而抚思慨叹占了一半，就中间抄出了三段妙论来一看——

「九一八事变后，主权与领土之丧失几有日蹙百里之恸，吾辈小人虽咨嗟叹息，痛哭流泪，然除当兵与纳税外，实无他职任之可尽。」

这是普通在野的清论，如果江亢虎恰好在朝，则提起如椽的大笔，恐怕又有一番「镇静，安内攘外」的政见吧！咨嗟伤神，叹息泄气，哀而又怨，痛哭还流泪，真是要不得！国难如斯，还不从长节哀么？现在全民抗战展开了，想博士当兵纳税之外，又尽了职任吧！

「然而至不幸而果梁摧栋折，苟其擎天，断壁巍然，犹得暂蔽风雨，以待卷土重来，吾人抱残守缺，其事良非得已也。南渡理学流风，实开有明之新运，东林遗民余韵，远树光复之先声」。

抱残守缺，良非得已，于是只妤浪迹南洋，以候卷土重「去」，但是「实开」「远树」二语，余韵缭绕，江亢虎真愿中国亡于金、亡于清、再亡于日，然后江亢虎「尊木擎天」，奉祀文庙，舒怀古之幽情，震大汉之天声。但是理学不过是消磨意志，加强民族麻木的废籽，东林虽是书生之息，则又非入流的江亢虎可以比拟，又应当作别论的。

「感化少年，并无中心思想，忽左忽右，徒事效颦，甚不恤牺牲吾民族特性与文化优点，致动摇国本，我为此惧，不觉长言，但私祝吾言之不中，则国家民族之大幸也。」

昔张嵩涛奏建铁路，为僚臣所毁，罪为危害君国，以至流配。但其后仍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话，想不到十九世纪的笑话，竟为廿世纪的博士借语，竟断言为「牺牲民族特性与文化优点，致动摇国本」。刀笔之毒，亦莫此为甚了。是那些人？是那些事？全民抗战中答复敌人的炮火，正有许多是欧化的，将来亦必动摇国本么？江亢虎游学于日、于欧、于美，难道亦是本相地穿大汉衣冠么？其实，「无中心思想，忽左忽右」，正是江亢虎自己，忽而复辟，忽而提倡社会主义，忽而鞠躬尽瘁的「存文」，青年时代骂官僚，一到候补官僚又骂青年了。吾为此惧，不觉长言，但祝「彼」言之不中，则国家民族的大幸也。

记得「芒种」上登了一篇「江亢虎那混蛋！」对江亢虎的谬言谬行，有着严正的批评，拆穿了博士的外衣，结论亦庄亦谐的呜呼一声。那是一篇有力量的文章，江亢虎消声灭迹了许久，现在卷土重来，想是懂得一些的了？

我只是一个青年之见，不是顺帝之则的顺民，江亢虎的想以宗师自任，把文化祭宗庙社稷的不能不觉长言，我不能同情他。同情他的荒谬，等于叫他荒谬。江亢虎博士：「雅自爱惜！」

（载**一九三八年三月廿三日「狮声」副刊）**

岁剧座谈——检讨「打鬼子去」及「汉奸爸爸」爱同校友会

主催者：爱同校友会戏剧组。

地点：本会所(星洲丝丝街九十七号)。

日期：一九三八年三月廿日下午七时。

出席者：李默，古鲁，亚珠ᅳ仁德，清谭，添泉，保丹，文德，建东，荣生，年超，金炎，比田，芳岱等廿多人。

主席：王亚珠。纪录：清谭。

主席：诸位，本组在每一次公演后，就召开座谈会。这一次我们参加「快乐世界筹赈游艺会」，公演两面独幕剧：「打鬼子去」、「汉奸爸爸」，因为最近会务纷忙，所以这座谈会延到今天才来举行。这一点，不过是时间上的问题，在客观上的价值」当然是可以由检讨的意义去说明。事实上，我们在集体生活中，为着要加强认识、增进效能，我们对于「自我批评，教育」，感觉得是互相督促的工作。这是说，我们现在已经演了戏，我们就要来检讨，到底我们做得怎么样，效果如何！今后，我们怎么样去充实我们的戏剧力量。这里，就要我们本组同志，将他舞台实际生活的体验，报吿出来，来当研究的参考和建立正确的批评。现在我们先来检讨：「打鬼子去」。

李默：我的意思还是演员们先来作「自我的检讨」，然后大家再作批评。现在还是工演员出场先后为序。

清谭：对的，不过，我想大家还是自动起来说说吧！

主席：好，现在谁要先发表意见。(大家静想了片刻)

邻妇(亚珠)：那么，我先来说说吧。我觉得那晚，对我所担任的角色有几点演后感。演技方面，在排演当中有相当的训练，公演时，在舞台上也尽所能去表演，虽然有几个场面动作做到相当的步骤，好像发疯的笑，以及我的匆惶的两颗眼珠，在面部的表情是适合剧中角色的清节。但是，缺点的地方，也是从这里产生，好像对于台词，我就因为缺乏镇静的态度去说出，好在当晚得到提示的帮助，指导我所疏忽的地方。

荣生：邻妇(张大嫂)演出的优点，不要说是出我个人的意料之外，就是本耝每个同志也是。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排演当中所看到的，拿来与公演比较，实在是进步。好像那个角色的主要表情，是表演一个狂妇，这一点比较排演时有具体的表现。但是，她的缺点，就是对话的声音太小，我们希望她以后在这一点加以努力。

李默：她的动作，缺乏纯熟，有时显出装作，不自然的毛病，这一点是缺乏舞台的经验。

文德：我来补充几句：我还记得，她因受日本鬼子的凌虐，而抱着孩子在林家发疯，不能尽情表露出疯态。当村女扶她坐，她竟作出晕倒的动作，这是忘记了剧中情节。但是，演得逼真的地方也有。当林父抢她的孩子时，她愤怒的狂态，还可以说是逼真！

主席：好，我来作个结论，归纳起来，邻妇的缺点是缺乏有机地、健全地表现。优点：是其姿态的适当。现在请老农人说说。

老人(建东)：在未出场时，我就注意台上对话，当我听到：「我爸爸就不要我到前边来，总要我躲在后面的草堆里……」，我在台后就很急地喊叫「三姑娘」，随着就出来。这是太快的动作。其次，就是对话，我的台词不熟，同时，一方面，我对其他演员台词排演时疏忽，因此影响到这点来。我觉得好笑的地方，就是要死，不知要怎么样，有时当其他演员在对话，我缺乏表情。虽然是这样，我还是镇静。因我有点夸大，以为可以当场来随机应变，但是结果，演起来，觉得还是演戏而己！

清谭：他有点随便敷衍的态度，本来他对那角色是可以做得好，假使他在平时能加工体验剧情，场面的变化。我还记得他在排演时对台词表现不熟，于是这一习惯就成为在公演的舞台上自然的现象，但是，他的老人表情还能保持相当贡献。

古鲁：我觉得有一点怀疑，怎么他绐日本兵打了一顿没有做出声来。

文德：还有，老人的面部化装皱纹不深刻，所以不大像老人的样子，尤其是说话太快如少年人的腔调！再次，当其儿子进来时，老人没有表现被日本兵打伤的状态。当乡妇晕倒，他好像过于老练，以为就是拿点水来就可以救治,当场也缺乏对于此意外事的惊慌动作。

李默：他做老人实在老练」动作是很像，尤其是死，死得更像。不过，我觉得他要死时，那倒下去就差点。

荣生：那个角色，他本来是很适合的，记得在五年前本会演「社会钟」五幕剧，他当老人。往后他也曾数次檐任其他的剧的老人角色。在这一剧他最大的缺点是被鬼子打了，应当在表情上来暴露法西斯的无人道，但这一点他表情不够！

主席：建东君虽曾对舞台有点经验，但是因为他对该剧未能完全理解，尤其是对他担任的角色的忽略，因此，未能a适当的夸张去表演，这是以后应当注意的要点O现在轮到村女，请她讲讲。

村女(仁德)：我做起乡下姑娘的角色，说来是强调我自己的个性，不过，我对剧本内容，还有相当的瞭解，所以本着演员的方式，尽量地消灭内在的个性，但是在艺术的创造上，还差欠具体化。然而，我总感觉到我这一回比较前次演「怒涛」，在动作上已是减少了勉强的形式。关于对话，我为顾虑到远的观众，拼命大声，但是不知会太大吗？这还要观众的论断。还有，我感觉得几点很值得讨论的，就是：当老人出来，很生气地，以为我在外面闹，他用竹烟宵要打我，当场，我就给他打——因为在排演时却没有这个动作。其次，我觉得有点矛盾，而且是很好笑，我用斧头砍日本兵，一连砍了三四下，这实在太多次了，我想一斧次下，日本兵已倒(表示死)，但是我还再砍了数下，这也许是当时我的表示对日本法西斯的痛恨极深。

年超：那晚我在台下看，可是，我总感觉得一个乡下姑娘的应有态度——顺从的，表现得不够。

清谭：不过，我却觉得她的对话很有艺术，能够做到高、低、快、慢的适当方法，这是值得我们提供给演员的资料。我们认为话剧是重于对话，这是说，对话有节奏，才能抓住观众的情绪，好像，我们的对话要有煽动性的，那么，我们的对话就要多用技术，才能达到宣传效果的目的。仁德君在这却有特别的表现，我们可以看她说到生动的对话时，观众掌声的鼓起，表示兴奋，所以这个优点，以后我们要努力去发扬。因为我们的剧，假使说是感动了观众，那么就是收到相当效果。

李默：我觉得主要的是在于对乡村缺乏体验，如动作未能表现出村女的真态度。其次，就是砍日本兵，木来砍死就算，可是她当时好像过于畅快，而弄得过火！

保丹：还有，当老人死，她却没有表现很悲伤，这是减少当时凄惨的场面。

文德：她于开幕时还好，当在说：「打，打，总有一天会把你们这些鬼子通通赶出去！」这里还生动」还有，当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喊得很卖力。

荣生：我来几句，她的台词，我好像听到有几点重祝，不过，我觉得在生动的话为要给观众加强感动，这是不大成问题的。

主席：乡村姑娘，在大体上有相当的成绩，像在对话的艺术素养。但是在性格、动作还须努力。现在要轮到其子，可是饰演振波君不到会，还是由大家批评吧！

李默：振波君的演出，动作、表情还好，不过，太差的是声音不清亮，尤其是缺乏对话艺术。

年超：他拿枪准备打日本兵，门未开，就挥拳起舞。

李默：我认为日本兵在打门，他的愤怒作声，是表示有拼命的决心，这一动作还可以！

清谭：他装起来真像农民，优点是在台词纯熟，不过还差的是一贯一样的呼喊声音，这是话剧对话的缺点。

荣生：他过去对下层大众的角色做过好多次，这一回的角色给他担任，也是配得妥当，尤其是能够抓住这角色特点，刚直、蓬勃的青年。同时，戏中紧张焦点还做得有相当成绩。

主席：其子(振波)，根据各方面的观察，还能以适当的动作去表现剧中人的性情。至于演技和对话以后也须再加注意，这只要在平时多训练。现在，轮到饰日本兵的说说。饰日兵乙——日光君不到，请饰日兵甲添泉代表吧！

日本兵甲(添泉)：这一个角色，本来不是我做的，因为临场时，原定演者未能出场，所以由我代替。我觉得一点对老人(建东)不住，就是打他一下很大力。至于日光君也是跟我一路地冲出冲入。

荣生：日本兵做得不够凶，应当把日本法西斯军人残暴行动尽量暴露加强激愤观众。

主席：本剧已经大概地说完，现在大家来作个总批评。

清谭:首先，就整个剧本来说，剧作者荒煤君是抓住暴露敌军的无人道蛮行，其次说到我们的演出，我觉得对于补充剧中的情节，像当场把日本兵打死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强调了现代戏剧抗战宣传的意义。

李默：这一个剧，演员们能够在排演当中服从导演，而且大家很努力，这是良好的现象。布置、化装、灯光我感觉得满意，最后我要感谢道具管理保丹君的肯负责任。(大家拍手称赞)

主席：我来做个总结论。关于演技方面，这个剧本，从排演到公演的过程，不过四次，因为次数太少，要一个剧本的演出有好效果，并不是这样的简单所能做到的！因此，我们以后对于排演要加紧工作。

主席：现在我们来检讨：「汉奸爸爸」。

清谭：母亲的李君不到会,还是我们来作批评吧！

文德：我感觉她或许是登台的次数比较少吧！听说是第一次登合。所以表演的态度有点牵强，对话虽然有节奏高低，但是声音不大，远的观众听不清楚。

荣生：她有一点的成功，就是在父亲打儿子时能够表演得很惊怜。

清谭：大体上，她的台词很熟。这是她对戏剧的努力练习，这一点在排演中我们也可看到的。

主席：李君对本组的努力实在可佩，本来这个角色是另外一位担任的，后来因为原定的未能如愿，便由李君热诚地来担任，使得这个剧能够顺利的演出。这是值得我们提出来的—.现在请饰孩子的说说。

孩子(添泉)：我那晚的出场动作太急，跨进台上觉得还未轮到我说话的时候，我就随机应变地将桌上的茶倒一杯喝下。可是我发现饮了沙示水变成减低声音。这是以后我们要注意的。我觉得当我被父亲打倒时的动作表现得不够，总之我觉得当场者迷，旁观者清，还是请诸位同志批评吧。

年超：面部表情倒是逼真，可是说话太快。

荣生：他有点太兴奋的样子，其实要表现孩子天真的性格，过于夸张反会弄出不自然的样子。

主席：孩子的说话还好。他能对动作的表演加以研究，将来对话剧，可以成功一个良好的演员。现在请特务长说说。

特务长(古鲁)：我当时受伤。孩子向我说：「我刚刚要写信给你。」我回答：「那好极了。」说话时我的小动作太不够。还有，当我拿出一张照片吿诉孩子说：「就是这个人！汉奸」，可是那张照片是我。我当场觉得冇点「那个」，要不是牙齿咬紧，那就笑了出来。我对白运用慢的方式，是为着给观众听得比较清楚。

文德：有时太慢了，或许在想台词吧。我记的曾在一个场合，停了一会。那时场面稍静。

清谭：大体地说，他的演技是能够表现有机地艺术创造性。这个是比工前进步。

主席：特务长是该剧一位重要角色他的演技可以说有相当的训练，以后，我希望他对于小动作更加注意，因为这是帮助场面的发展。

爸爸：(文德)：我觉得能够制止个性，来暴露汉奸的性格，这是由排演到公演中的过程，由于各方面的协助，加强这个反角的认识。同时，我们对于本剧内容的相当了解，这也是一个主要的因素，不过，我觉得我的说话，因为声音的关系，没有多大的生动！

荣生：是的，他的说话太小声，这一个缺点应该注意！

李默：做得还好，表演得很像，尤其是威风状态恰恰是代表他担任的角色。

主席：汉奸爸爸是该剧的主角，文德君本着过去对反角的经验，如「怒涛」、「巨浪」而加努力，这一回来得更进步了ᅳ不过声音方面还是要平常用功实际训练。

年超：还有，他的声音实在太慢，同时发音不自然！

主席：文德君的肯干，是本组的模范，我们应当鼓励他继续努力，因为我们不能否认，一切剧中表演的失检，是可从平时努力去改进(大家拍掌)。我们已把「汉奸爸爸」检讨完了，现在来作个具体的对演技、剧本的讨论，请大家发表意见。

清谭：这一剧的演员们都很出力，这是我感觉到满意的，但是我有几个感想：一，排演的次数不够，另一方面，我们因为那时会务比较忙，未能对导演工作加以注意，这一个缺点关系到演技的问题，还是由我们导演来负责。二，演出：我觉得有个地方很值得提出，就是演员们能够在排演时，有自动创造艺术的表现，而能够在演出时有具体的表现，本着他们的舞台经验，以及剧本的理解来补充其演技，这是当时登场的优点。

主席：我认为今后为着整个剧能得达到良好的结果，我们就要有机地、健全地、适当地、集体地合作，这就要从排演到公演过程中演员职员导演等的努力，使剧本成为完整的有机体。

今天晚上，各位很热烈地来检讨，现在集纳各方面的意见，作为今后我们加紧工作的参考资料，本席希望诸位继续负起戏剧救亡任务，加强实际的表现、组织的力量、行动的武器，努力为民族争取自由解放。(大家拍掌,欢呼而散会)

(载**一九三八年三月廿七日「影与剧」)**

@青磷屑《论战时文艺的战术》，1938

「战时文学」这一口号，最近在本坡各报副刊上先后被提出讨论，参加讨论者颇不乏人，问题的中心在：「南洋需要不需要战时文学」，论者各执一端；有说需要有说不需要，间也有人以「救亡文学」口号较适合此地的环境，最奇者有某所谓前进的「批评家」，竟以去年曾提出而未被公认为妥当的「反封建，反法西斯的大众文学」口号，乘机再从皮箧里提出来凑热闹，真是使人费解！

我们知道，「战时文学」是在战争状态下产生的，它是适应抗战时期的需求而出现。在日本侵略主义者加紧进攻我们的现阶段，我们的土地被敌人占领，我们的同胞被残杀，我们的一部份金融被破坏，一部份的政治也遭捣乱，整个祖国已起了严重的战争局面。在这时候，文学自然能以最崭新活泼的姿态，出现于人前，负起它战时的任务去组织民众、教育民众，加强民众的抗敌救亡的意识，使抗战朝着有利的方向走。

这样看来，「战时文学」无疑是目前最迫切需要的，这是任何人所不应否认的，但是在南洋是否需要它呢？这问题目下似乎尚在讨论中，还未得到一个结论，笔者不是什么「理论家」，现在不想参加什么意见。

不过关于「战时文学」这问题，笔者近从「笔垒」上发现一些有关的文字，而其中以极安的「战时文艺战术」一文为透彻，对战时文学解释尤见清楚，但它全是述及战时文艺的战术，怎样使文艺成为战时的武器，绝不是在口号之争，这要请大家注意。因为「笔垒」在本坡很少见，所以特介绍给本刊读者，藉资参考，谅不无有益吧。关于战时的文艺战术，他说这个问题在目前提出，不单是有意义而且是非常必要的。因为目前我们这一些面对伟大艰苦的时代文艺工作者，是需要怎样地站稳自己的脚跟，拿出最大的努力，使用自己斗争的武器，来帮助并完成这个民族革命战争的胜利，这几乎是一切现阶段文艺工作者所关心，而又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七七」以来，七个月的英勇抗战期中，我们的文艺界，一面是呈现了空前的忙碌，若干优秀的作家，在不断的努力，甚至出生入死于酷烈的炮火轰炸之下，去发掘民族光荣的史迹，创造可歌可泣的事实，武装人民大众的意识。然而另一面却又呈现了从来未有的萧条。很有些作家，自从战争展开以后，因为把握不住迅速激变复杂的现实，不理解民族文学这个策略在「战时」应该怎样地运用，结果只停留在极空泛的「打倒敌人」与「铲除汉奸」两个口号之内而终于自己也厌弃了。望着这紧张激动的现实，而不能把握真实的一面，因此感到彷徨苦恼的作者们，在目前怕正不是少数！

为什么我们文艺界表现出两种极端不同倾向？为什么在同一统一战线之下，同一民族革命的策略之下，而会有分离的事实呢？自然我们对于这个问题，是并不表示悲观消极的，因为这个原因非常简单，我们敢说：人们在了解了这个极简单的原因之后，这个现象必然会渐次地迅速地被克服下去。

对于上面的问题，我们可以归根结底的说一句，那就是怎样来决定我们战时文艺的「战术」的问题，这是酝酿在一般文艺工作者心里的一个即刻应该解决的问题。

目前，一切客观现实条件所决定的中国新兴文学的形态，就是民族革命文学的形态，民族文学，是现阶段中国文艺的基本策略，正如今日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现阶段中国改革斗争的基本策略一样，不过如果我们仅有对于这一个策略的了解是不够的。民族文学，在战争开展后，已经到了更进一步的实践阶段，而且加上了「战时」这一特性了。我们应该记得，策略的决定虽是根据了客观现实的大环境，但是要进一步的讲到运用，就必须要拫据各个小环境，配合起当前的「战术」，战术才是直接决定战争成败的手段，关系在成败利钝的有效关键。一个战争军事的开始，它不能不决定一个基本的策略，然而又决不能单靠了这个策略就取得胜利，它必须再在这基本上配合起可以灵活运用有效的「战术」，然后才可以说是足以保证最后胜利的。自然这几乎完全谈到军事去了，然而这些指示对于目前文艺工作者，正是同样有效的:「策略不能离开战术」，这句话运用在目前战时的文艺方面，我们正好说：「民族文艺策略，离不开民族文艺战术」。

「……目前很多的文艺工作者，对于民族革命文学的理解，可说是毫无问题的，然而弊病就在于仅仅领会这一个策略，而不知更实际更明确更行动的运用。自然讲到运用的问题，就是『文艺战术』的问题。所以我们很可以直接的说：不理解把策略怎样去运用的作者，正是不懂得『文艺战术』，我们应该肯定的说：从民族文艺的策略上，确立怎样的战时文艺策略，扩大文艺的战线，加强我们自己的创作活动，这个课题，在目前已经成了最严重的不能不马上解决的事件了。」

基于上述的理由，目前我们需要马上建立一个正确的「战时的文艺战术」，决不是什么的新花头，而是一个严重的课题。虽然有人说我们只需要迅速的展开我们文艺的战线，从事实来扩展我们的力量，不必谈什么战术。但是，我们要了解怎样才能有效的展开我们战时的文艺战线，最根本的还是「建立战时文艺战术」的问题。

为了鼓励消沉的作者们积极起来，为了告诉作者在伟大的战争过程中截取什么现实的内容与选择什么正确有力的形式，这两者正是建立文艺战术的基本条件与最终的任务。下面提出战时文艺战术的具体的意见，但是这并不能说是绝对正确的，盼望文艺界的同志们提出更丰富充实的意见。

第一，我们首先谈到的该是内容。自从战争展开以后，全国无论什么地方每个角落，都被这一战争的影响而在或缓或急的起了基本的变化。在前线，这个变化是以飞跃的程度在发展，即使在后方，甚至在遥远的后方，这种变化也只不过是程度上的差异，而不能说是根本没有变化的存在。我们站在民族文艺的立场，亦即是站在民族利益的基本立场上，我们敢于说：在目前全中国的全面现实之上，没有任何一个角落不蕴藏着极丰富而又极伟大的题材，而这题材对于目前的文艺作者，实在是供过于求的。今日中国的文艺作者，应该确立一个基本的信念，那就是凡一个作者，无论他是处在炮火酷烈的火在线，或是较为落后的后方，甚至不管在辽阔的异国，他依靠了真实的围绕在他身旁的现实，都可创造一些极有意义的可贵的东西出来。因此我们反对把战时的文艺，狭隘的限制在「火线的生活里」。自然我们并不是说描写火线生活不对，而是认为这样才是战时文学的看法，是不完善的。

战时文艺的内容应该很广很广。我们要在不违背民族革命文学的策略之上，最普遍的展开我们文艺的战术。我们文艺作者，依照了自己所处的地域，依照了真实的「手触生活」，来从事创作；描写英勇的战士艰苦的火线生活，然而也要描写整个后方在战时的动态，以至我们国度一切从上而下或从下而上的各种变化。譬如我们现在表现征兵乡绅和保甲长们的舞弊；写一个减租减税的命令所给予人们的欢喜；写各种汉奸的阴谋、各种学运的状况，以及各种细屑的人民生活的动态，只要它是有利于抗战的，我们应该承认它与描写前方英勇史迹的东西有同样的价值的。

因此对于战时文学的内容，我们要求作者从事真实的「手触生活」的创造与表现，避免空虚的乌托邦。而且我们要求作者们，表现一件事实，必须要穿过外面的现象，把握住内面的真实。

再讲到战时文艺的形式，这已经被解决的问题了。为什么呢？因为形式，无论什么时候都被内容所决定，我们既要广泛地迅速地把握战时的现实，反映激动紧张的画面，我们就必须运用「文艺上的轻骑队」。即是说：我们就必须有一种足以表现这高度变化的轻便的形式。因此速写，通讯报告、墙头小说、集体创作、突击队文学，而尤其是「墙头诗歌」，就成了我们战时文学最好的外衣。自然我们并不是否认一切旧的文学形式，只是使用旧形式，在目前一定是不可能做到满意的结果，因为它是迟缓的、笨重的，它没有明快速度的特性，那是对于作者读者双方都不经济的东西。我们希望作者在目前，把一向想创造「伟大作品」的观念，暂时克服，我们应该认定一篇好的速写、一篇成功的报告、一篇动人的墙头小说以及一首雄伟的诗歌，与一部伟大的作品是同等有价值的。我们必须经常地使用这种武器，向着战争的现实突击，向着不断变化的现实进攻，要这样我们才能战胜现实，才不会被现实迷了我们的眼睛。

亲爱的作者们，我们不必为现实的扰乱而彷徨。我们已经说明了「战时文艺的战术」，自然，

这也许还不够的，不过我们盼望一切作家们起来使用它，再从『用』的中间来充实它。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在今天，这伟大的时代，正是必须贡献自己为民族未来的幸福而奋斗的时代。因此我们更盼望着我们的作者们为完成上面的任务，而执行这一个「文艺战术」，不要老在「口号」上拉扯，作无谓的论争！

（载**一九三八年四月三日——十日新国民日报「文艺」）**

@谛克《三篇关于「儿童」的小说读后感》，1938

这一二年来，马来亚文坛上的写作人，一天一天的多起来，这诚然是马来亚的文坛前途光明的一种现象。虽然因为写作人们的生活实践与技术修养等较差的关系，致使还存在着如楚琨先生所说的「有些是描写不够深刻；有些是公式主义化，还有一些是差不外化」的种种缺点，但，都是可以慢慢克服过来的。要知道：幼稚是壮健美妙的前奏曲。茅盾先生说得好：「只有竹子般那样的虚心，牛皮筋那样坚韧，列火那样的热烈，才能产生出真正不朽的艺术。」希望马来亚的写作人应三复斯言！

马来亚文坛上的作品，值得读的固然在这个时期还是很少很少的。但如果我们有耐心的不断的向各报的副刊上去寻找，有时也可以聊慰渴望的找到三二篇差强人意的比较象样的作品来哩！

最近发表的金枝芒君的「一天的生活」——四月三日南洋商报的「南洋文艺」；小可君的「儿童节的前一天」——同日的光华日报的「文艺周刊」；流浪君的「儿童节日」——四月四日星中日报儿童节特刊，这三篇关于「儿童」的小说，我读了之后，认为是值得推荐的，所以便草成了这篇「读后感」来希望文友们注意注意。

一天的生活

最近几个月，金枝芒君的作品，可以说是常常和我们见面的。也许是为的常常见面的缘故，他的作品，我差不多是每篇都把它读过一遍的。在他已发表过的一些作品中，我认为较「形象化」而较成功的，要算是「一天的生活」这一篇。

这一篇的题材，原是平常而又平常的，可是金君却能在平常的题材中揭发出却不平常而又针对现实的主题：暴露教育界的黑暗——不是善于取材与善于表现者，断乎不能够这么的做，我之所谓较成功的所在，这里也有它的成份的。

至于「形象化」呢？那便是指的他在这一篇中完全用的是表现而绝少讲述的这一点了。看吧！金君在「一天的生活」里面，我们岂找得出「教育界的黑暗」的五个字来吗？可是我们读完了这一篇，却自然而然地涌现出「教育界的黑暗」的这个观念，所谓作品中的含蓄性与「暗示性」，金君是已经相当的做到了！

故事的展开，也是非常自然的，由小孩子的清早起来，入学上课，以至于回来睡觉的一天的生活，像日记般的用第一人称的写法，处处恰到好处，使读者读了，不觉得是在读小说，像是身历其境一般。读到陶先生的那种戕害小天使们的个性的行动，是谁都会愤怒起来；反之，对于篇中那些小天使们的受戕害，更是谁都会同情而注意到儿童问题来的。何况作者又能不着痕迹自然而然的添播下小天使们的想象，如什么儿童文学家来这里演讲的演讲词和回忆，如「但是，陶先生初来的时候，差不多每上一课作文都讲着这么的意思……」等来反见出陶先生的摧残侨教戕害儿童，愈使人一边愤火中烧，一边倍加同情起来啊!我的一位同事说:「读了若干人云亦云的应时式的儿童节纪念文字，倒不如读一读像「一天的生活」等这样的为儿童节而作的小说更为留下个深刻的印像。我以为说的颇为中肯。

我们学校中间，在会考已成为常例的这年头，像陶先生这么有违会考本旨的戕害儿童的教师，我相信是不在少数的，希望细心侨教的人士们，总要注意到这一方面来而应有以改革才是。

会考！会考！会考的本旨，岂真的是好像陶先生这样的硬灌强压吗？我更希望大家来读一读金君的这一篇「一天的日记」吧！

金君自己说过，这一篇是「为儿童节而作的」，际兹儿童节庆祝大会的热烈和欢呼声尚萦绕于我们脑际的这时节，我要代在像陶先生那种教师戕害下的儿童们高呼一句「救救我们」的口号来了！

金君这一篇「一天的日记」的主题，除了「暴露教育界的黑暗」以外，似乎还有一个附带的主题，那便是「我们要救济儿童，对儿童父母们的生活问题，也当顾及」。谁不爱其子女，望其子女的努力用功；但是因为一个月没有找到工做了，就把儿女为的要求得早起用的闹钟却「上次」「笑着答应的」「而今天却变得这样凶」的「一壁狠狠的说『只晓得买什么』的怒骂着了！同时，「要读历史的时候，爸爸却在厉声地骂着：『还不睡觉，打死你，你有油钱？』的呢。由于这种现实的照示，使我们得到「要救济儿童，对儿童父母们的生活问题也当顾及」这一点正确的认识。这一个附带的主题，作者的企图，可以说也是不会落空的。

不过，在这一篇中，如果作者能够启示点儿童们反抗，像陶先生这样的一种教师的途径，也许会得到较高的评价吧！这是我对于「一天的生活」读后的又一点感觉。

儿童节的前一天

故事非常简单：「李柏仁，是一个天真活泼，聪明的小学生，他的爸爸是一个劳苦的渔夫，他穿的是一套破旧的衣服。因此，顽皮的同学们，常常拖捏着他的破衣；戏弄他，讥笑他，而且给他一个绰号，叫做『穷鬼子亚柏』。有些家境较『富裕』而穿着日绸洋服的同学，连接近他都不敢；怕美丽的白衣给他弄脏了。他就因为衣服破旧、太难看，所以连『各区华校联合庆祝儿童节大会』的机会也被剥夺了啊。」

作者是这样展开它的主题的：

李柏仁，往日是「喜气洋洋」的上学去，「今天，他有些不同了，脸上不但没有一点笑容，而且还挂着两行泪痕」，为的他的爸爸病了。「他年纪虽小，然而他懂得，他知道爸爸是因为痛爱他，不愿意他给先生同学们侮辱讥嘲而病了的。」「他的脑袋里，演着一幕一幕的悲剧，他记起前天在学校里——体育先生摆着凶悪的脸孔骂他，说他的衣服太脏了，有失观瞻，不应该穿进学校里来。……昨晩他拿着校长追索学费的纸条，捏着妈妈的衣角；哭着讨钱的情景也重现了……到校时，已上体育课了。他走上去排队，却给董事长的儿子——金贵，一手把他推过去，且瞪着熊熊的眼说：

——穷鬼子，我的衣脏了。

——站住，穿破衣的人不能排除。

李柏仁倒退了好几步，歪过头想回到队里去，但给体育先生的叱声吓住了。

——先生，我不能上体育堂吗？

——不能排队，你穿破衣服——先生完全不注意他的问话说。

——为甚么，今天……

——你不能排队，到揭示处去看。

他的话还没有说，体育先生举起一只粗大的手，把他推到揭示处底下去。他站不住跌了。

——哈哈哈……

——穷鬼子跌死你！

……

柏仁无法，走去找校长——丘五先生（丘五先生在北平念书时，参加过伟大的学生运动

的）。

——校长，儿童节，我们快乐的日子，我要参加……

——你？——校长转过黑斑的脸，伸着尖鼻子，瞪着两只近视眼，把柏仁的周身打量了一回，歪着嘴巴，有碍观瞻，这套褴褛的破衣，你，不能去——校长也变了样子说，不像从前对学生慈爱的态度了。

——校长，我要去，我们最快乐的日子。

——不能去，因为你的衣服太难看。

如此这般，可怜的柏仁，便被摈弃在儿童节日的「幸福圈外」了！

像上述的这种体育先生和校长，在现在的侨校中间，我以为也是如「一天的生活」中的那位陶先生，还不时可以发现出来的。作者很经济地从这件排队的事情写出了体育先生的凶恶无理，扶富欺贫，丘五校长的思想腐化，助桀为虐等等罪恶。不然的话，以一个是曾经参加过伟大的北平学运的脚色，又怎会在这儿童最快乐的日子，来拒绝儿童参加呢？上述的这些对话，作者是也有他的企图在。那便是要用不泄露出来的憎恶来刻划他们的可以令人切齿痛恨的脸谱；好像对我们说，看呵，这种凶恶腐化的先生校长，儿童节日又要登台去发挥他们「提高儿童幸福」的伟论了啊！作者用这样的方式来展开他所预定的主题，应该可以说是达到了颇为成功的境地。

然而作者不知是否因为篇幅的关系，李柏仁的父亲的生活不曾较多的予以反映，只由柏仁的一点回想就宣告勾消，这，便使到他的这篇作品不能使读者加深一层的同情了。

在用字上，作者也有点疏忽的吧，贫苦的孩子，在生活的压榨底下，「聪明」固可以有，可是「天真活泼」都是难于获得的。要是一个孩子能够「天真活泼」，照常情，是不至于「常常」会引起同学们的「戏弄」和「嘲笑」的。所以，照笔者意思，这篇作品「李柏仁，是一个天真活泼，聪明的小学生。」一句不如改为「李柏仁是一个倔强沈着，聪明的小学生」为较切合。这样一来，他.排队时的敢向体育先生提出质问和到校长室去要求参加，才可以作为他「倔强」的一种表现。

儿童节日

流浪先生，是大家所熟识了的，这里用不着再事介绍。

他的这篇「儿童节日」，与其说它是「墙头小说」，不如说它是「速写」，更是适合，为的它，是颇为具备了「速写」的特征的。

儿童节日发生了像流浪先生这一篇「儿童节日」所表现的，想来是到处皆然的。作者用「现实的人物」和「实在的事件」来烘托出儿童节曰「快乐」与「痛苦」的两面，使读者于「快乐」圈中的暗示，把握住了「譲我们——指儿童——大家都认识字，将来中国才有办法……和我们今天在这里庆祝儿童节，应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一些正确的认识。反过来，在「痛苦」圈中的表现，我们又能够领悟了「唉，饭都没得吃了，还想上学」，和「学校不是为穷人开的……」的一些真理。作者用这样的体裁来展开它的主题，不着痕迹的插下了那两段演讲辞，就是他高明的所在。

我们读了流浪先生的这一篇「由形象的侧面来传达或暗示对于社会现象的批判」的「速写」，再来翻阅刊在同一版中的丘康先生的「马华儿童教育论」的第三段中所阐述的，愈会觉得作者在「儿童节日」中安排下的是「社会现象的中心的人」，所获取的又是「很够表现本质的要点」的。

——为收养流浪儿童，华侨领袖包办的义校，应该不以免收学费为满足，目前免费读书免费食宿，一切费用由校方供给的要求是迫切的。只有这样，才能使流浪儿童脱离一切现有的不正当的行为。在持久抗战中，国家的实力，是需要后备军的儿童补充的，我们如果能把华侨儿童教育弄好，不但儿童本身的问题得到解决，我们国家的前途，也跟着这一问题之解决而增加无穷希望的。——丘康先生的话。

我们耍实现流浪先生「儿童节日」中的提示的如「请大家都认识字，将来，中国才有办法」……如「我们应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消灭「唉！饭都没得吃了，还想上学」，和「学校不是，为穷人开的」这种种现象，可不是应该依照丘康先生所指示去实践的吗？

我们目前所需要的是一方面由现实生活中取来的题材，而一方面它的主题又要能适合着正确的理论的作品。像流浪君等上述的这三篇，无疑地正是我们目前所需要的文艺。虽然他们之中，有些是表现得不太饱满，但那是，前面已经说过，可以慢慢的克服过来的。要知道：「只有竹子那样的虚心，牛皮筋那样的坚韧，烈火那样的热烈，才能产生出真正不朽的艺术」来的，马来亚虽然是个具有特殊性的地带，但可供我们表现的题材，无论是「光明面」的抑或是「黑暗面」的，只要我们文艺工作者肯耐心的严肃地去发掘，是可以取之不尽的。

（载**一九三八年四月廿八——廿九日「晨星」）**

**@流冰《在血泊中微笑》，1938**

三月要过去了：幸福幽美的春天要完了。在这「孤岛」上，春风却没有吹到人们的心头，春风在那里呢？在这「孤岛」之外，在那里震动世界的伟大无比的狂飚的后面。

经过两个多月怒吼的都市，在三月前，突然像疲倦了的猛兽一样沉静下来。这沉静下来的都市，一方面虽然和病后的卖笑妇一样，重新支起软弱的身躯，装着可怜的媚态。可是在另一面，只隔了一重疏漏的铁栅，昔日繁华的市面，却经过了一次最无耻的最凶残的疯狂的浩劫，他闭起眼睛，压制着可怕的战慄，在这里，曾经有过有历史以来最光荣的史绩，曾经演过有史以来最无耻的勾当，曾经遭过有史以来最残酷的屠杀，曾经演过有史以来最凄惨的悲剧。现在，又在可怕地沉默着。可怕的沉默呵！在这沉默中，世界上最悲惨的悲剧，却每时每刻在最无耻的疯狂的东方恶犬们主演下进行着……

一重铁栅门，隔开了两个世界，这边，是法租界的辣斐德路，那是多么恬静的太平的马路啊！而在铁门的这一边，半年以前，这里是被称为中国地界中最繁华热闹的西门。六条马路在这里集合着，分向东西南北去，在这里有银行，有陈英士烈士的纪念塔，有新生活的纪念碑，有无数的人们流着。五路军车忽忙地把人们运出租界，或由租界运进来。然而现在呢？一切都变了！这繁华的一角，成了废墟，你能说这便是热闹的老西门吗？

谁都不会相信，连在这里生活了三十多年的老人——王老爹都似乎不敢相信。王老爹离开他一手创立的已经开张了二十多年的纸烟店已经半年多了。虽然在轰轰的炮火中，在翁翁的飞机声中，他没有一刻忘记过他那爿纸烟店。

他永远也不会忘记，他和八岁的孙儿是怎样离开那个成了废墟的纸烟店。那是去年的冬天，虽然战事发生了两个月了，但是王老爹和他的儿子、媳妇、孙儿却没有离开他那个小店。一直到数十架敌机飞在上头放下无数的炸弹，把那个小店在数分钟内炸成了废墟，他才在愤恨中和家人由小西门逃向老西门去，因为从那里可以由任何一个铁门进到安全的租界去，可是到达老西门时，一颗炸弹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爆炸了，从此，他的孙儿便失去了父母。

然而，王老爹却失去悲哀的本能似的，他没有流一滴泪，他只睁大着血红的眼睛，紧紧地搂抱着孙儿，在人群中冲向租界去。

「孩子！不用哭！眼泪打不过敌人，你要记着，记着这一天……」他喃喃地低声说着。

这三个月来，他没有一刻忘记这一天，他没有一天不对孙儿说这同样的话。同时，他也没有一天忘记过他那一个成了废墟的小店，他要回去看看那一个小店，那是他相依了二十多年的唯一的栖所。

七十五岁的王老爹，经过了无数次的磨折，经过「一二八」的炮火，可是没有像这次一样使他憎恨到失去了悲哀。

「呵！呵！这不是天意。我知道！这是鬼子造成的，我要报仇……」

王老爹低语着，他今天总算找到了机会，通过鬼子的哨兵线，经过了老西门，沿着中华路向小西门走去，他要去看看那成了废墟的小店。

沿着这条荒地一样的中华路，两边的店铺他是太熟悉了，二十年前，他每天从这里经过，从小西门到老西门一带成了他亲密的友人一样使他留恋。他背得出每一家店名，可是现在，那里是那些熟悉的店铺呢？弄堂呢？一切都完了，这是多么大的浩劫呵！

王老爹愤怒着，他没有向任何一个行人抬起他的眼睛。

「布……布……」从后面飞上来一辆货车，在王老爹身边擦过，车上坐着一个鬼子兵，背着枪。那是鬼子的军用车，王老爹看着车的后影消失了，他心里突然起了一种非常的愤恨，因为那上面便是载满杀死他儿子、杀死他媳妇、杀死无数同胞的军火，这些军火又将运去屠杀中国的百姓了。

这时，王老爹恨他自己已经衰老了，不能加进游击队，他怪他的孙儿太小了，不能去杀敌人，然而，这一笔血债，王老爹不会忘记！

他默默地，经过了尚文路，经过了蓬莱路，到了小西门，在那往高昌庙的电车转角处，便是他的纸烟店，王老爹向着这堆颓垣残壁呆望着。

二十年的心血！二十年的经营！这断片的墙土，像有千条针线穿进王老爹的心，他能够做什么呢？他已经衰老了，可是，孤岛外的英勇的战士们，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呢？什么时候才能把鬼子赶走呢？真的要等他的孙儿长大起来吗？

突然，王老爹又看见了刚才在身边擦过的军用车，牠静静地停在对面街边，车上没有人，王老爹恨得咬着牙根。

「哼！就是这些东西！这些吃人的家伙，他还要杀死几千几万的同胞！」心里骂着，他冲过了马路，跑到车边。

这军用车死一样地躺在那里，肚皮下一滴滴地滴着汽油，汽油在地上铺满了整个车的位置。王老爹无能为力地向这没有人管的军用车，恨恨吐了一口涎，回身就跑。

「杀人的东西！杀中国人的东西！」王老爹心里念着。突然，王老爹心里好像开了花，一个观念进了他的脑海：

「汽油！那地上的汽油！」

王老爹摸摸口袋，是一盒烧烟的火柴，于是王老爹心跳起来了。

火！汽油！军火！没有人看管的坏了的货车

「这是报仇的机会！一个机会！」王老爹眼前一亮，他停住了脚。

如果烧了这些军火，便是救了几千百个同胞！，他突然回转了身，他忘记了一切，忘记了他的孙儿，他只把七十五岁的生命和这一车的军火平衡了一下，他便决定了主意。

回到那辆车边，还是没有人，汽油在地上淋得更湿了，王老爹快捷地掏出了火柴。

「擦！」

一阵猛烈的火便在汽油上燃烧了，燃烧了！车轮上着火了，车身着火了，好像火山爆发一样，军用车冒出了数丈的火焰，在烈火中毁灭着前面熊熊的烈火，他微笑着,他胜利了，然而，也在这时，他的背上插上了一把刺刀，从背后一直穿过胸口。

王老爹倒在地上，鲜红的血流在地上，流到车下，血和汽油混在一起，热血燃烧起来了，王老爹躺在血泊中，他没有痛苦，他胜利地微笑着。

最后，一块巨大的石块，被鬼子用力打在王老爹的头上，王老爹最后的一眼是看着那熊熊的烈火在烧着一车的军火，他最后的表情是胜利的微笑。

在和王老爹的骨头破碎的同一刹那间，一个巨大的爆炸声从火中发出，一切都在烟火中毁灭了。

**（载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二日《晨星》）**

排「平步登天」及【警号」的感想 禁坡

南洋的话剧运动依旧是幼稚的。记得在星洲看过几个社团的演戏，总觉得无论在演技上、舞台装置上，都要下一番工夫，始能爬上「水准」。

回头跑到苏坡来，住下了，经常地跟ᅳ般戏剧工作者接触，知道苏坡的剧运，还远落在星洲之后，姑勿论演技和舞台装置，单说化装吧，竟连油彩也没有，全靠胭脂和粉来化装。

这次为「青年杂志社」的话剧团排演了两个独幕剧「平步登天」和「警号」,从排练到公演，为时仅三星期，共排练了五次。演出后，竟会引起多少观众的注意，这是自己料想不到的。

在短促的排戏过程中，颇有点观感，愿意写下来，就正于戏剧同志。

(一)一般演员对于排戏缺乏一种严肃的态度，多少存有「开玩笑」的心理，因此排起戏来，不认真、不起劲、不虚心地接受导演的意见(其实也缺乏优秀的导演人材)。到上演时，往往得不到预期的效果。而演员还有这样一个致命的错误见解：「排练时不必认真的表情，我上合自然会！」好，且退一步说，即使你「上」了「台」，「自然会」，但能否做得逼真动人呢？倒是个问题，未经过实习、揣摩，而想表演动人，简直是梦想！

况况，戏剧是「综合的艺术」。在舞台上，演员与演员间之表情、对话，须密切地联系起来，取得合作，才能产生统一的效果。因之，排演时，假如不把全戏的动作联系起来，不把每个动作都做出来，到上演时，一定显得生疏、牵强了。

（二）话剧是靠「对话」来博取效果的。所以演员的对话，得深切地注意。简单地说，对话的两个主要条件是：(甲)声音响亮；(乙)声调情感化。然而，一般演员的嗓子，从未经过科学的训练。因此发起音来，每每有「不响亮」、模糊、「咬不正字眼」等毛病；复次，说话不会分轻重、不会把真切的情感贯注到演员的对话里。换句话说，就是声调里缺乏情感。这样一来，剧中人只有躯壳，没有血肉与灵魂。企图拿这没有「灵魂」的「躯壳」来感动观众，你想像他的效果该是多么薄弱呵！

至于发音的美化和音乐化，那只好向熟练优秀的演员要求了。

（三）我总觉得：即使是比较熟练的，有过相当舞台经验的演员，他(或她)的演技虽大致不差，但演来总不够深刻，未能「丝丝入扣」。譬如「平步登天」里的李惠生和李妻(由吴华英君和冯惠锦女士分饰)，演技虽相当纯熟，惟仍未能做到「入木三分」的地步.，又譬如「警号」里的田大嫂和华大叔(由胡燕琼女士与刘汉垣君分饰)，演起戏来，当场也足以感动观众，惟事后能否在观众大脑海里烙下深邃的印象呢？那又是另一问题了。——归根结蒂，还是演来不够深刻。

不过，据我研究，其所以演来不够深刻，却并非偶然的，而是必然的。为什么呢？因为演员：

第一，缺乏基本的舞台训练；

第二，缺乏戏剧理论的修养；

第三，缺乏斗争的生活经验；

第四，缺乏正确的政治认识。

除「第一」项外，其余二、三、四各项，容略加说明如次。

演员当中，由于缺乏戏剧理论的修养，往往不了解「戏剧是一种斗争的艺术」，不知道「没有斗争，就没有戏剧」的道理，因此，在表演的过程中，常常忽略了斗争的场面，没有去紧抓它、强调它。

演员都要有一个正确的世界观，对政治须有正确的认识，是绝无疑义的，否则，不但无从发挥戏剧的教育作用，有时于无意中，说不定会歪曲了现实、歪曲了剧中人的个性。这是危险的！

(载**一九三八年五月卅日「晨屋」)**

@乳婴《八九百个》，1938

（一）

山野的黄昏是静静的，一阵轻风，给毒热的白日弄得昏闷的人，舒屏了一下懒懒的身子。夜的苍空是高爽的，一长条一长条粗粗细细的白云，在缓慢地浮游着。弯弯的上弦月，安静的躺在山头，从柳树的零乱的枝叶间漏下薄光，星星在忙碌地闪烁着，在深暗的小麓，规律地装置的电灯放射着一种耀眼的光芒，安静得没有一点抖动。

秉全离开了矿场，懒懒地拖动着乏力的脚步回家；在寂静的黄昏的山野，远远地传来一阵清丽的山歌声。他沉默着，觉得难受，多少日子来，他怎么也唱不出一支轻快的山歌。

在热闷中走着，周身的汗腻，觉得不很舒服，他匆匆地穿过一个浓密的橡树林，到了家里。

小小的一间亚答屋，是他哥哥秉初前年才造成的，虽则狭小而且低矮，却弄得满清洁，秉初的老婆也在这小屋造成后的三个月，丢下了二岁的一个女儿，让年迈的祖母照料，死去了。

秉全冲了凉，哥哥也回来了，瞪着两眼像在深思着什么。女儿奔跑过去拉住了衣服，他却愤怒地把她推开，没有像往日一样说几句亲爱的顽笑话。

常常是天真地笑着，活泼地跑跳着的小女儿，呆呆地站在爸爸的身边；之后，又没趣地跑到祖母的身边哭了起来。秉初却一直也不曾留意，只愤怒地自言自语：

「好像我们都是猪狗！」说着，屁股像落下去地坐下，椅子吱吱的惨叫着。

乗全沉默着，他知道哥哥今天又逢到了什么事情。两三个月来为了祖国的土地被打劫，同胞被惨杀，而他们自己又在敌国主人的矿场里做工，是常常有使人气愤的事情发生的。前些日子，为了头家的压迫，他只好暗地里进行募捐赈济祖国难民的款子。因此常常有压抑不下的忿怒。

「我们连看报都不可以,做了人民，怎么可以不知道国家被敌人打得怎样了？」秉初重重的吐出话来，他怒视着秉全，像在叱责他、责问他。

「头家是日本人哪！」秉全显得安静地说，可是，他的心却觉得一阵阵的酸。

「八九百个人，没有报看，像死了一样，晚上睡觉，白天给人家做工.，听得各埠的同胞天天在起劲的、热烈的捐款、报效、宣传，我们八九百个人在矿山里，倒像死了似的，气死人的。」

秉初认真地叫着，他不管这些话，不必对明白的弟弟说，但还像要发泄愤怒似的，一句紧接着一句，有点喘气。

「今天汉祥带进来的一份报纸，你看见么？」秉全低低地说，他苦痛着，二三个月来，他是在深沉的忧郁中渡着日子的，他什么也都不肯放在脸上，什么意思都不肯随随便便地说出来，即对着哥哥，他也宁愿常常让苦痛咬嚼着他自已底心。

「给那个老矮子，台湾工头收去了，还叱骂了汉祥一顿，叫他以后要小心，有什么事情就要找他是问，真是地道的亡国奴。」过度的激怒却使秉初平静了一点点,可是，沉默了一回，他又拍击着桌子叫了：

「好像我们都是猪狗！」

然而秉全却仍然沉默着。汉祥和秉全，曾在一个中学里读过半年书，为了反抗一个教师无理的辱骂，就中途退学了，秉全回家给母亲骂了一顿，哥哥却好好的叫他进矿场做工，晚上有空自己看点书。但在两次要求加薪的罢工之后，他就把书本丢开了。

在两次罢工中，他和汉祥最起劲，和大家接洽，提出条件，拿几百工人生活的困苦和矿场厚利做理由去见工头、见头家。但是后来在开除的威胁下，一些人是退出了加薪运动，又一些人自己加到了一些钱不管了，最使他们气愤的是几个管理他们的自己人不曾帮助他们。

「我还看什么书呢？」就这么，他丢下了书本，抽吸着一支支卷烟，呷着一杯杯浓烈的咖啡，要不是哥哥善良的叱责他，怕还会疯狂地喝起一杯杯浓烈的酒的。

然而，他终究是沉在忧郁里，笨重工作，过度疲劳，他的身体终于一天天地衰弱下去了。

「英国轮船希尔达号上的四十个中国工人，他们拒绝运装硝盐到敌国去，一起辞职了。」终究，秉全看了看哥哥说，显然，他底心有点跳动了，他虽然在过往一些事情中受了难忘的苦，热情到底不曾受到致命的打击，对着这些好像和他自己密切地联结着的事情，也不能不深受感动。

「报上说星加坡的人都欢迎他们，慰问他们，说他们是真正爱国的男子好汉，中华民族真正的子孙。」

秉初是以崇敬的感情说着话，但在秉全，尤其是末了的二句话，像一个沉重的铁锤一样击着了他的心，蓦地，他觉得心头一阵阵酸痛，想要流出泪来。他忘不掉那为了热心受到的待遇，但他也不能不想着二三个月来，只和人家谈一些闲话,即使是捐一点钱救难民，他还只是看着哥哥在忙碌。

「我为国家做了什么事呢？一天一天却在替敌人做工。」看着哥哥像突然想起了什么事匆忙地出去之后，秉全这么苦痛地想着。

「我这么懦怯的。」睡在床上，他这么狠狠地骂着自己。

（二）

一天一天，秉全沉默得近乎冷酷，早上进矿场，傍晚回家，老是孤单一个，即使有同行人，也不肯随便地谈谈笑笑，在矿场里工作，可能时，就不说一句话。在陌生人甚至熟识的朋友的前面，他也显得没有一点感情地。

然而，他挥动着鹤嘴锄，深深地插了下去，也像插进了他底心。苦痛滋生着，使他难受。

他冷冷的对着当头事，当头事却炽旺地烧灼着他的热情。可是，他越难受，却越沉默。

没有一点兴味了，像受刑罚一样，早晨进去做工。傍晚，带着一身汗腻和疲劳回家，心上闷得慌，背脊又一阵一阵地觉得酸痛；他颓然地倒在床上，不哭，也不叹气，翻来翻去地睡不着觉。

一天一天的，秉全的生活就这么熬炼着过去。

他哥哥，还有汉祥他们，天天在矿场里忙碌着；为了日本头家的压迫，为了避免监视他们的那个老矮子台湾工头的耳目，他们在暗中分头劝八九百个工人购买自由公债，而且，他们每天眉飞色舞地，在困苦中得到了一些工作的成绩，就高兴非常。

「秉全，你要劝大家买公债，买公债就是救国；你是读过几年书的。什么道理总比我明白一点；以前，大家捐了钱救济伤兵难民，现在，买了公债就是让国家有钱买枪炮，有钱买枪炮飞机打退敌人。大家的国就要大家救。」秉初这么向他说，是一点长者的教训。说得非常温和：「你天天痴痴呆呆的做什么呢！」

然而，秉全把话题支开了，藏匿着他被打击的酸苦的心情，说了些除买自由公债还有很多重要的工作的话。

哥哥不再说什么，又匆匆地出去了，好些日子来，为了推销公债，他和汉祥几个人白天、清晨、深夜，一样地奔波着、劝说着。

他自己知道他痴痴呆呆地生活着的，想到没有做什么对于国家有益的事，他就难受，倒在床上，他想着几年来的好友汉祥，近来总是对他冷冷的；每天看见了，随随便便地打个招呼，没有一点笑，也难得有一句话。然而在汉祥的无言里,在汉祥的冷冷的面上，他清清楚楚地看到一种卑弃，甚至是憎恨。

想着这些，他太苦痛了。

「我就这么痴痴呆呆的么？」之后，他又这么叱责着自己。

第二天，迎着太阳和侵人的早寒，他抖索着，乏力地走去矿场，遇到一个在输运大帆船上的伙友。他们是同乡，同在一个村庄。几年前，也一同丢了不能靠着活命的田园，远过重洋南来谋生的。

那个同乡殷勤地邀他到小咖啡店去喝一杯茶，一坐下来，他却就冷酷地说：

「你们近来的工作很好，出货比以前更多了。」

「那么你们装运的也更辛苦了。」秉全一点不曾注意到什么，敷衍地笑着这客套话，因为这个矿场，八九百个工人采掘出来的铁，都是用大帆船由峇株河运输到海口，再由大轮船装运到日本去的。

「辛苦，哼！多杀一些自己的同胞！」秉全吓了一跳，料想不到那么熟识的同乡，会这么严厉地对他说，像和他反了面骂架一样。

乗全在这惊骇的一刹那，模糊地意识到这些铁是运回日本制造杀人的军火，可是在往日，在工头声声地说这些铁是做工厂里的机器的好材料的麻醉下，他却只觉得为敌人做工是一件苦痛事，从不曾想到他们的工作，有着这么可怕的严重的结果。

「现在，因为日本制造的各种用品，在全世界的销场非常好，工厂在一天天的增加，因此需要多多的机器，这里的铁，做机器是很好的，希望大家努力工作，每人加工资五巴仙。」那个台湾工头，三四个月来常常说的这些话，于今，又清清楚楚地在耳边响着了。

「你们都知道么？最近工资增加了五巴仙，你们就努力工作了。但是，在祖国千千万万的同胞给敌人的火炮打死了，给敌人的飞机丢下的炸弹炸死了。到现在，敌人打去了太原、上海，又在打山东和苏州了；我们千千万万的士兵给敌人打死了。你们都不知道吗？那些杀我们同胞的飞机、大炮、子弹，都是你们所掘出来的铁，炼过了做出来的。」那个同乡看见秉全沉默着不说话，就索性一五一十的激烈地说下去。停了一会儿，他又用突变成安静的声调说：

「这些，我本来也不知道，这一次运铁出去，遇到一个希尔达号轮船上的伙伴，他告诉了我，还要我告诉大家。秉全，你不知道吗?希尔达号的四十个轮船工人，为了反对装硝盐到日本去，全体辞职，那个轮船还是英国的呵！」

「我们杀了自己的同胞！」秉全差不多要跳起来狂叫了。他迅速地站起来，丢开了没有喝干的咖啡，以痛恨而懊伤的神气说着：「想不到八九百个都像三四岁的小孩子，给敌人几句话就骗了！」一面就匆忙地奔向矿场去了。

一进矿场就遇到汉祥，他劈头就喘着气讲着那些话，却又没料到汉祥会这么冷冷地回答他：

「我们早就知道了。」

「那你们为什么不对我说呢！」秉全再也忍受不住这个太大的侮辱，几乎骂了出来。

「小声点，留心老矮子。」

「老矮子又不吃人的。」

汉祥忍不住大笑了。

「老矮子不吃人，你又为什么上次吃了点亏，就痴痴呆呆的什么都不管！你不要只怪人家不告诉你吧！」

「痴痴呆呆的人，就不要他救国了么？」

「你也不要哗喇哗喇，事情还在开头，声张出去要败事的。」汉祥转得和气地说，拍拍秉全的背，和他并着肩头走着，轻声谈着一些话。

「大家的国家要大家救，这一次，我们八九百个一定要一条心，才有用处，让大家看看我们到底怎样爱国，让大家看看没有我们八九百个，日本的铁矿场能不能再弄到一点铁，做了军火来杀我们同胞。」

汉祥笑了，秉全也笑了。他再也没有一点忧郁，当前的大事情到底使他活泼了过来，成长起来，做一个健全的人。他虽然还得挥动着鹤嘴锄，开松一些什么，却已不再使他苦痛，现在，只有愤怒，一种复仇的信念，像烈火一样烧着炽着他底热情。

(三)

是早晨，朦朦的雨云抹去了山顶，笼罩着树林，李大伯伯一声不响的坐在门口的一张小凳子上，看着快要生产的媳妇，愁眉不展的,两手捧着大肚子在树胶园里帮人家割了树胶回来，吃力地拖着脚步。当他想到三四月前死去的大儿子，穷困的生活又逼着他一点儿也不曾热闹地把女儿嫁了出去；十三四岁的小儿子，也把他从学校里拖了出来，送进锡矿场去，在烈日下推着一车车沉重的锡米，赚一点钱来养活自己；他忍受不了这些，低下头去偷偷地流泪，啜泣着了。

快要临盆的寡媳，不能休息。李大伯伯每天看见她勉强地以笑颜服侍着他，没人留意，她就冷静地坐在角落里，叹着气，或者泣着流泪，他没有办法可以安静地过活一天。

吃了一点东西，望着小儿子高兴地跑跳着出去工作，他也匆匆的动身到铁矿场去，他不能看媳妇愁苦的面。

他缓慢地走着，揩干了润湿的泪眼，吸了一口长长的气，鼓起了胸，振作了一下身子，走着、走着。

李大伯伯为了儿媳献出了他的一生，在五十多岁的晚年，他还要忘记他自己的衰弱和疲倦，在惨苦的遭受下难堪的过活，想由他的努力把阴惨惨的家庭弄得好一点。

走进矿场，时间还早一点,他看着大家三三五五的聚集着在谈讲些什么，蓦地，他站立下来，想到矿场里好些日子来，大家在谈着祖国的战事，劝大家要救国，要买公债。李大伯伯想起秉初也和他讲过二三次，叫他多少买一点。

「困难的人，就少买一点，国币五块钱一张的也好，好过的人，当然不同，」李大伯伯清楚地记得秉初这些话。

他在矿场里，是一个温厚的长者，他爱护着每一个年青人，每一个年青的工友也总客气地叫着他：「李大伯伯」。

但是，有一天他却给汉祥刺伤了心，虽然他不曾怀恨地放在心上，但也不能忘掉汉祥的像煞有介事的一套大话。

「国家危急了，是大家要救的，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我们要多买一点公债。」

李大伯伯是知道的，应该多买一点公债，他知道自己的年纪是老弱了，爱国心却还不曾老弱，二十九年前在家乡听到黄花冈七十二烈士的牺牲，他曾悔恨过自己不曾跟他们一同去，只是来了南洋，为了天天要谋生的劳作，少管了一些身外的事，尤其是近几个月来，为了大儿子的死亡，阴惨惨的家庭的苦痛，弄得他真什么事都不高兴杂在年青人中间扯谈。

他想多买一点公债，倒不是像有一些年青人一样为了可爱的好胜心，他只想着自己应该为国家尽一点力。

「要大家不做亡国奴，就要大家尽力。」李大伯伯是常常这么想的。

但是当前的惨苦到底在威胁着他，媳妇天没亮就上树胶园去工作，年小的儿子应该再过些日子才去矿场，而媳妇的快要生产，更像一副沉重的担子一样压在他的肩头上。

「我买五块的一张吧，我实在……。」终于，李大伯伯抖索地说着，像有点害羞似的拿出一张淡紫色的钞票和几个铜板，畏畏缩缩地交给秉初。

「我们大家都像李大伯伯一样热心爱国，中国是不会亡的。」秉初接下了钱，诚恳地，显得非常尊敬地说。

「那里，这一点点小数目算得什么，只是我实在难!」说着这话，不自觉地心上感到一阵辛酸，眼睛又润湿了。

好些日子过去了，大家还是做着和往日一样：在闷热的空气中，没有一点儿快慢，呆板而且滞钝地熬着，带着矿场里特有的热毒，一股难闻的气味，以及在每个人身上发散着的汗酸臭，依然是使人呼吸起来觉得不舒服。但是，于今却谁都觉得矿场里景象有点异常，八九百个矿工，人与人间的关系，造成了和几个月前完全不同的矿场底新的姿态。八九百个人，差不多，没有谁在认真地工作，总是你一句、我一句，或是三三五五聚合而兴奋地谈着。

那个老矮子工头近来也显得特别忙碌，一天到晚，难得有一个短时间不在矿场里蹀着，监视着大家工作。

然而，秉初他们，还是在工场来来去去的，尤其是汉祥和秉全，他们不管老矮子在不在，想到要和那个人说话，就狠狠地丢下了手里的工具，匆匆地走过去拉拉人家肩头，让人家转过身来就急速说着什么；接着，对方或者显出一下惊疑，然后大家就笑了。

终于有一次，秉全和人讲过了几句话，笑着走回来拿起鹤嘴锄要工作的时候，台湾老矮子却站在背后骂了起来：

「一天到晚跑来跑去的，你不要做一点工作了么？告诉你：当心饿死。」老矮子暴怒地叫喧着，眼睛射出毒狠的光，整个面和颈子涨得红红的，吃力得有点喘气。

秉全丢下了鹤嘴锄，转过身来，两手叉在腰上，板起面孔对着老矮子。但过度的激怒，却使他一时说不出话来。

「你要怎么样？不做工，却在鼓励什么工潮，告诉你：要小心。」老矮子紧紧地追迫着。

「小什么心，看饿死我还是饿死你。」秉全喘着气，他想说好多话，却又说不下去。

老矮子哈哈地冷笑了一阵，就用侮辱的神气说出这么简单的话：

「好！看吧！」

「看！还想要我们来给你们工作，掘出铁来让你送回日本，让你的主子去制造军火杀我们的同胞吗？我们不是黑良心的汉奸，我们还不是奴隶，还不是猪狗。」秉全愤怒地挥动着拳头，他什么都不管的说个痛快，末了的几句，他竟像喊口号一样，叫着一句，身体跳跃一下。

老矮子却呆住了，惊骇得不知怎样才好，他想不到工人会像霹雳一样打击着他。他再也站立不稳，两条腿在剧烈的抖索着，身体觉得有点儿飘飘然的。

「你自己不知道你们的主子是鬼，是强盗么？他们杀了我们多少同胞，抢了我们多少土地。现在，又在攻打我们的南京了。我问你，你能回答我吗？鬼子打中国的枪炮是什么做的？老亡国奴，你多少次向我们说，这里的铁做机器是最好的，而你们的主子又要多多造机器，加五巴仙工钱，叫我们努力工作。但是,把我们掘出来的铁，拿回去不是做机器,却做了炸弹炸死我们同胞，做了大炮来打我们土地。老鬼子，老骗子，你要大家像你一样做亡国奴吗？做猪狗吗？你们的同胞在替你努力，中国人在报仇，也在替你们报仇！」秉全暴叫着。极度的愤怒，极度的兴奋，他差点儿要昏倒下去了。

老矮子在大家热烈的叫好声中，鼓掌声中一溜烟地走开了。过度的热闹突然宁静了下来。

太阳在西山地里射出淡淡的光辉，映红了半天云霞。

「我们大家回去，不再在这日本人的铁山里做工了？谁做，大家就打死这汉奸！」汉祥跳起来叫着，自己领了头呼喊着大家回去。

「事情还要商量商量的，大家明天再来矿场。」李大伯伯经过了极度的震惊，看着秉全这种没有一点怕惧的爱国行动，慢慢地安静了下来，他吃力的高呼着。

「好，大家明天早点来矿场商量。」在这么兴奋的仇恨和愤怒的感情交织的喊声里，大家离开了矿场，杂乱而大声的谈笑着回家。

「打倒东洋，打倒东洋！」

「除汉奸！除汉奸！……」

汉祥在领着几个人高唱着，八九百个人流在愉快地行进着。

秉全像经过了一次大搏斗一样地回到家颓然地坐在板椅上，觉得没有一点力气。

好多人跟着进来，坐的立的，把一间小屋子挤满了；谈话声杂乱地响着。

汉祥挤到秉全的面前，对着他像教训一个孩子似的说：

「你怎么这样鲁莽呢？事情还没有做得好好的，你就这样了。」

秉全像一个痴呆的人，看着大家，目光里浮现着一种惶惑的感情，接着，又低下头沉默了。「不是和你说过的吗？不但我们不替敌人做工作，也要叫所有的日本人的矿场里的工人走开；情愿饿死，大家不做汉奸，不帮助敌人杀自己的同胞。」

「你要我怎么样呢？我败坏了事吗？」突然，秉全这么狂叫了，但他的头始终没有抬起。

「还争什么！事情已经这样了；我们早一天歇手也好，敌人已经疯了般打南京了；少替敌人掘一点铁，让敌人早些死吧！」秉初虽然像要泄一点什么气似的暴躁着，却安静地说了这些话。

大家沉默了一回，秉初又看看大家说..

「我们到底不会用自己的血汗杀中国人的，以后谁再帮助敌人，我们就打那个头号汉奸；但是，矿场里还有印人巫人做工呀！我们不帮助敌人，也要叫他们不帮助敌人杀我们的同胞呀！」

「是的，我们可以打汉奸，却不可以在这里打外国人。」好几个声音说着这么的意思。

「哎哟！李大伯伯哭吓，不害羞！」秉初的小女儿这么叫着跑进来。

大家向着门外看，李大伯伯低了头走进来。

「李大伯伯真难。」秉全叱责了女儿，这么轻轻地向大家说。

「李大伯伯，怎么样？」秉初恭敬地说着，叫一个年青人让他坐下，看见他的眼睛真是红红的，眼睛里还留存着泪水。

「怎么！硬一点心肠吧！亲眼看着几个亲人受点苦，同胞少死许多，国家也不亡，总是值得的，应该的。」李大伯伯说着，安静地，可是泪水又流了下来。

「不要紧，李大伯伯！大家帮助你养孩子。」汉样说着笑了，大家也笑了，李大伯伯流着泪也笑了。

「李大伯伯，你去劝那个最年长的印人，我去劝那个和我很要好的巫人；让他们和我们一同走，华人、印人、巫人，都是朋友。」

「我们明天清早在这铁山见。」秉初和李大伯伯说着就出去了，跨着高兴的轻快的脚步。

(四)

第二天早晨，天空是清清爽爽的，没有一点风，太阳还只在东方的树丛中露出一点曙光，早寒使人一阵阵地颤抖着：八九百个工人，已兴奋地立在矿场门口的一片草地上谈笑着了。

李大伯伯立在一个土墩上，局促地，却又勇敢地，呼喊出抖索的声音：

「多少年了，我们八九百个替敌人工作，一天天用血汗探掘出铁来,敌人骗我们说做机器,实在却做了飞机大炮杀我们同胞。……」

「我们不能帮助敌人杀我们的同胞。」八九百个工人怒吼成一个声音，像热带暴风雨中的雷一样，在清新的早寒的空气笼罩下的山麓下响着，震动着，在远远近近的山谷里，击出清脆的回声。

「我们不能用自己的血汗、劳苦，杀自己的同胞，我们全体辞职。」

「不辞职的就是汉奸！」八九百个声音汇成了一个巨响，震动了静静的早晨的山野。

「但是，像我李大伯伯一样，不做工不能过活，不赞成的请举起手来。」李大伯伯苦痛地叫着。

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有声音。

「自己饿死，同胞不被敌人打死，国家不被敌人灭亡，是光荣的。」秉全这么叫了起来。

「不在敌人的矿场里，不做杀死同胞的汉奸工作，就找不到一口饭食了吗？我要回去当兵，上火线杀敌人。」汉祥跳到李大伯伯面前，高擎着两手嘶喊着。

「那个再替敌人采铁，就打死那个汉奸。」八九百个声音，又变成一个震惊一切的巨雷，在山谷里、在原野里响澈（响彻）着了。

「我们现在先要讲理，有那一位不能丢掉工作的，请举手。诸位要明白，我们这样的爱国行动，同胞虽然会援助我们，但这是人家的事。我们是爱国的，但是饿死了也不能拿这一次爱国做招牌向人家乞讨，诸位，那一位不愿离开这里的请举手。」

寂静得一点声息都没有，八九百个头在转动着，八九百双眼睛在搜索着。久久地还是连一只手的影子都没有伸出在转动着的八九百个头发的黑浪上。

九十个印工和巫工，也对着大家笑着，中国工人在喊着他们不了解的话，他们却了解中国工人的举动，他们也挥动着手表示着衷心的赞同。

「谢谢我们的朋友。」八九百个声音接着喊了出来，大家擎起了握着拳头的手，挥动着，向着几十个印工巫工致着无言的敬礼。

「我们派二个代表，提出全体辞职，理由是简简单单的，我们不能帮助敌人杀死自己的同胞，我们不愿亡国，我们不愿做亡国奴。要求今天发清薪水，今天大家都走。」

「赞成！赞成！」应着李大伯伯的话，大家兴奋地，也偷快地叫着！

「李大伯伯！」许多声音喊出这个名字。

「秉初。」又许多声音喊着这一个名字。

「赞成！赞成！」八九百个合成的一个声音。

蓦地，那个台湾矮子工头出现了，笑着，可是那笑面做作得那么勉强，两条腿更摇动得厉害，他像一只羔羊，在猛兽的面前，害怕得利害，用抖动的，断断续续的话说：

「诸位，昨天是误会，大家好好的开始做了吧！头家刚才有电话来，说从明天起加薪十巴仙；出产部的，下月起可以加十五巴仙。」

「打死这个老骗子，自己做了奴才不知耻，还要使人做他的猪狗。」秉全从人群中窜了出来，奔上去要打，给秉初拉住了。

「老骗子，不知耻的亡国奴，没有出息的老矮子，滚开去。」

「滚开去，滚开去！」响应汉祥的话，八九百个声音一起怒吼着。

老矮子的脸苍白着，手臂缩紧了靠着身边，周身瑟瑟地抖着，大家看着真又好气又好笑。

「你去打个电话叫头家来，说工人有要事要和他谈。」李大伯伯客气地，也严肃地说着，推着老矮子马上就去。

一会儿，老矮子在老远的地方叫着：「头家说中午来，和你们中国官一起到，请你们等一等。」「大家坐下来等，太阳晒也只有半天了。」

秉初说着，大家坐了下来，叫秉全汉祥他们去弄一点茶水，弄一点东西给大家充饥。

「我们现在是中国人了。」李大伯伯嚼着油条，喝了口水，笑着说。

太阳挂在树头了，照着八九百个笑面，听着八九百个笑声。八九百个，对着升起的太阳，等待着他们底中午。

(五)

热带的太阳总是投射下毒热的光，烧灼到人们的皮肤痛楚，没有一点风，椰叶在高直的枝干上乏力地垂倒着。人们在热闷的空气里不舒服的呼吸着。

是中午了，八九百个人觉得有点疲乏、有点难受。但是谁也不曾现出惨苦相，在骄阳的威迫下坐着，高兴地谈笑着；是一种满足的愉快的情绪，在八九百个面上，八九百双眼睛里，八九百个心头浮泛着，显现着，交流着。就是几十个印工和巫工，在八九百个人的狂热的爱国行动的激动下，也不曾想到离开不远的橡树林里去躲避一下毒热的太阳。

矿场里的机器已不再骚动着、叫喧着了；代替牠的，是八九百个人群圈里，这边那边时时髦散着出来的愉快的笑声，高兴的说话声，八九百个，一齐在享受着伟大的战斗中的快乐哪！

日本头家就和二个中国官来了，跨着庄重的脚步，渗合着严肃的，亲热的微笑。

八九百个人群里，像潮涌一样响着的声音，像刀截一般地突然停止了，大家一下子站立起来。

「诸位同胞，你们为什么要全体辞职？」中国官严肃地说。接着，却又和说话绝然不调和地滑稽的笑了。

八九百双眼睛，像捕捉一个什么东西一样，一点不放松的注视着他。

「我们不能杀自己的同胞。」八九百个声音，作着这样吼叫的回答。

「请一个人说。」

「我们不能杀自己的同胞。」李大伯伯接上去照样地回答，他安静地，像一个老人样善良地笑着。

日本头家对中国官说了几句话，非常亲爱地，中国官又在八九百双眼睛的射击中说：

「是工头得罪了什么人？」

「是日本在灭亡我们中国，杀死我们同胞。」

八九百个仇恨的雷鸣打击得头家在索索地抖着，多少年来对着八九百个工人的神气与卑视，现在，八九百个一下加倍的还给了他。

「撤换那个工头，大家加薪好不好？」中国官苦痛地吐出这些话。

「我们要救中国，要救同胞，什么样的好花头现在都骗不过我们，我们不能帮着敌人灭亡自己的国家，杀死自己的同胞。不能，绝对不能！」秉全用两手撑在旁边两人肩头上，把头和胸伸出在八九百个的头浪上叫着。

「你们的生活怎么样？」中国官关切地问。

「救国是比天还要大的事情，国家不亡，同胞不死，自己不做亡国奴，一家饿死也是荣耀的。」李大伯伯坚决地说，看看大家，看看中国官。

「国家不亡，不会饿死的，同胞会帮助我们。」秉初高叫着。

「我们不再替敌人流一滴汗，出一分力；大家知道么，龙运日本人铁山里的几千个中国工人，也要走开了。」秉全还撑起了身体叫着。

「中国工人是不能帮助敌人的。」八九百个声音连接成一个叫了，秉全被人抬了起来走着，八九百个笑声一下子爆裂了，是清算民族仇恨的，在战斗中愉快的笑底洪流，好多山谷送了回声来。

「我们要算清工薪，马上离开这里。」李大伯伯心平气和的说。

八九百双眼睛向日本头家投射了仇恨的光芒，像八九百个枪口朝着一个目标，他的面一阵青一阵白，伸出抖索的手叫中国官进办公室谈，还叫了二个代表，李大伯伯和秉初就跟了进去。

大家静肃地等待着，不久，二个代表出来了，说工薪今天发一部份，明天发清，接着，秉初又说：

「再过一天也好，我们在这里还要做点事，我们要使敌人再也不能在这里弄到一点铁；我们自己走开，叫大家也走开，我们更要使人家不能进来。」

八九百双眼睛注视着秉初，沉默地等待他说下去。

「我们走开，还要带走房屋；带走不了，就烧掉；在这铁山附近做生意的、卖吃的，也要叫他们走开了不再来。」

「实行焦土抗战！实行坚壁清野！」汉祥叫喊着，八九百个声音接上去呼叫了，这中华民族的巨雷，震动了热带的原野、山谷。

一阵暴风，带来了热带底一阵暴雨；刹那间，把大家洒得湿淋淋的。八九百个人却还慢慢地谈着、笑着、走着回家。

「打倒东洋！打倒东洋……」汉祥秉全他们领着大家歌唱着行进。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雄伟的洪亮的歌声，压倒了暴雨的喧吵，八九百个人在歌声里，在雨声里分散了回家。

第二天早晨，李大伯伯和秉初代表大家去领最后一次的工薪，时间还早，铁山办公室的门未开，却看见那个台湾老矮子工头，眼睛红肿，蹲在他的行李边，样子是也要离开这里了。

他看见了李大伯伯，迅速地立起来拉住了他，泪成串地掉下来，呜咽的模糊的话有些听不清。

「头家说我不好，告诉你，你们走了，他骂了我一个黄昏，打了我一个黄昏，叫我马上滚，夜里把我推了出来关了门。」

「日本人本来是这样对待亡国奴的，你们台湾人还不起来，和中国一起打倒他们吗？回去，叫你们同胞大家起来；或者另外去找点工作做，但不要忘记使你们做奴隶的人。」秉初很和善地说。

「我的家是几十年前就给他们烧掉了；做工，年纪又老，那有力气？」老矮子说着就伏在他小小的行李上号哭了。之后，他才慢慢地站了起来；显得惶惑地说：

「我还有钱，告诉你，可以，回到台湾，老骨头不死总有点用。」说着，忙乱地，羞怯的提了他的小行李，悻悻地走了。

李大伯伯和秉初呆呆地望着那老头子走远了，领了钱回去。看见大家站在李大伯伯的家门口，旁边的马路上还停着几辆汽车，前面插着红字的三角小白旗。

「有好几个慰劳队来了。」汉祥迎上来笑着说。

「李大伯伯，你的媳妇要生产了，现在慰劳队在送她去医院。」很多个声音这样说。

接着，人群就让出了一条路来，几个女人扶着她上汽车。

「就在家里生了算吧！我们穷人。」说着，他跑上去看看媳妇，叫着她。她却捧着肚子痛得利害，轻轻地答应了一声，也没看他，只在叫痛。

「不要紧，二三十分钟就到了；你们爱国，同胞要大家帮助你们的。」一个学生模样的年青女子诚恳地对他说了，就匆匆地跑上了汽车载了他的媳妇走了。

李大伯伯和慰劳队的人谈了一会儿；客气也没用，就叫大家把一汽车的各色各样吃的东西分了。慰劳队的人呼叫大家静了下来，高声笑着说：

「诸位是中华民族最好的子孙，我们底榜样，现在我们代表大家来慰劳，你们暂时住的地方有了，暂时的生活费，一个人五十元，钱明天就有的，而各地的我们底同胞，都在给你们找工作，会帮助你们目前的生活的，很多头家，也要用你们工作。」

「中华民国万岁！」慰劳队挥动旗帜，八九百个中国工人挥动拳头，欢呼着一个响澈天地的声音。

「好，我们要走了！大家不要忘记，把能带走的带走，不能带走的烧掉。」

「实行焦土抗战，实行坚壁清野！」

「不使敌人再在这里弄到一点杀我们同胞的铁。」

汉祥和秉全他们，跑跳着回家，欢呼着、叫喊着。

八九百个声音向着四面八方散开去。

秉初拿出了一点有用的，又在房子上拆下了一些可以带走的东西，抱起了小女儿，叫秉全点起火来，一点也不觉得可惜的，烧掉几年来辛辛苦苦营造的屋子。

小孩子坐在爹爹的手臂上，看着熊熊的烈火跳舞着，发出轰轰的声响，她甩着手、甩着脚，快乐地笑着，叫喊着。

汽车载走了能带走的东西。八九百个中国工人的一条长的行列，愉快地，欢呼着、谈笑着，缓缓地行进。在山麓、在原野、在敌人铁山的附近，大家一点也不爱惜地，亲手烧了几年的血汗搭起来的小屋的火，在燃烧着、燃烧着……

像别的一些地方的，寒冷的黄昏的篝火一样，这里一堆，那里一堆。这堆堆的篝火，照耀着八九百个工人所走的路，照耀着龙运的以及别的一些敌人铁山里的工人所走的路，每一个中国人所走的路，这堆堆的篝火也照耀着。

「打倒东洋，打倒东洋……」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会唱的人在行列的前头和旁边领唱着、指挥着。这八九百个工人的行列，一声声，雄伟地歌唱着民族的新生。

这八九百个的行列前进着，看见了的孩子、青年，甚至老人，也跟上去走着，一声声，在堆堆的篝火照耀的路上行进着。

行进着,这八九百个工人的行列，像一个活的东西一样，在增长着、在延长着!

(载**1938年6月11至21日「星火」**

@乳婴《逃难途中》，1938

（一）

稀疏下来的炮声虽然还响得使李大嫂心跳，枪声总算掉在远远的后方，听起来有点隐隐约约的了。

前面是一座小桥，桥面是用三四支毛竹并在一起的，李大嫂不自觉地在桥头站住了，急喘得上气接不着下气，汗是满身满面在流着；心稍稍宁静了一点，身子好像松了气一样，觉得没有一点力，没有一点劲，两条腿也酸痛着再也站不稳，她摇晃了几下就倒了下去。肩头上的包囊跌在地上弄出一个大声音，用衣服缚在胸口的二岁的女儿，哇地哭出来了。

「乖乖，东洋鬼子远啦！娘在，不怕的。」李大嫂在昏迷的状态中挣扎坐了起来，一只手托住了儿子的屁股，一只手轻轻地拍着背，柔声柔气地说着，像在梦里。

孩子还是哭着，手脚在包扎里动呀动呀的，而且越来越利害。

李大嫂连忙站了起来，虽然呆得像没了知觉，但她还是像往日一样！把身子左右摇摆着，嘴里轻声地呼着什么，踱着，踱着，跨出的脚步轻轻放下去，恐怕要吓着孩子。

李大嫂终于把面伏在孩子的头上啜泣了，孩子还是号哭着，她感觉到已没有方法来慰骗女儿，悲哀，痛苦；接着，她也有点惆怅起来了。

「逃出了东洋鬼子的毒手，三天没有吃啦！不晓得到那里可以安身！」她想着：「还这么哭哭啼啼的。」

但这么的思想，轻渺如烟雾一样飘过了她底心头的；终究，她抬起了孩子的头，细细地看着，看着，觉得这女儿确确实实是她底心肝，她底宝贝。

几年前，公婆相继去世时，还恼怒着她，狠狠地责怪她进门了二三年，还没曾给他们抱到孙子；这委曲曾经使她暗自伤心过，而这伤心，直到她养出了这女儿才消散的。

二年了，细心周到地养育着这孩子；农忙了，抽点儿空下田去帮丈夫干点杂事，一个小小的农家，满村人都羡慕着他们的生活过得那么安静、幸福。

「前世没仇,今世没冤，东洋鬼子干么无缘无故的到来。」李大嫂想着，就苦痛地哭起来了。

她呆木地站立着，痴痴地向着枪子炮弹爆裂着火花的，远远的黑夜的天空呆望着，久久，眼睛有点儿发花。她好像在黑夜的火花里，看见了满村在大哭小喊，说东洋鬼已经杀到前村，她忙乱地开了箱子，拿了出来一个包裹背在身上，抱起睡着的孩子就没命地奔逃。她也好像看见丈夫拿着铁铲在帮助兵士掘壕，掘呀掘的，东洋鬼子射来了一颗子弹，他的胸口喷射着鲜血倒了下去。李大嫂的眼前一阵黑，她像在旋转着、旋转着，一下，她又倒在地上了。

孩子的哭声又使她惊醒地坐了起来，看看天空是白茫茫的，地下有了一层薄薄的银色，原来雪花夹杂着两点,飘落着,风是静着的，只有远远的枪子炮弹，划过长空的呼啸声、爆炸声，冲破了这雪雨的寒夜的寂静，她觉得冷得在发抖了。

远远的有一阵人声渐渐近来，又是一群逃难人的哭叫混合起来的。

「东洋鬼子杀来啦！」李大嫂看见大家从她身边急急忙忙地走过去，有人这么喊着。

她呆了一阵，显得突然地，也不知那里来了一股力，轻快地背上包裹站起来，跑过桥就跟着人群奔跑了。

肩头的包裹在压着她，胸头的孩子在拉着她，上半个身体弯下去，走了不多一程路，脚步在慢慢地重起来，重起来，跨一步都感到乏力了。

雨雪满头满面地打来，汗出了一身又一身，肚子饿得发痛，看着人群把她丢得更远了，一着急，心里感到一阵空虚,头眩了，身体好像飘飘然的腾空起来，接着，在铺了一层雨雪的田梗上一滑脚，滚在麦畦间的雪里，昏厥了。

（二）

李大嫂幽幽地醒来，漫野漫谷，厚层银色的雪，有点儿耀眼，天是放晴了，东边太阳的光芒映射得半天彩虹，碧青的天空白云朵朵，显得清清爽爽的。

李大嫂用尽所有的力气挣扎着，好容易站了起来，一半的衣服是潮湿的，一半的衣服冰结得很生硬，身体好像肢解了，冷得没有一点儿知觉，手、脸，冻得绯绯红。

肚子饿得慌了，在惨叫着、疼痛着，李大嫂把眼睛紧紧地闭了闭，两粒黄豆大的泪球溜过面，掉在雪上，成了二个浅浅的小洞。

「阿哇！阿哇……」李大嫂没命的摇着孩子，叫喊一声高一声低地，接着，睁大了眼睛，视线一动不动地停滞在孩子的面上，孩子的灰白的面，有着数不清的丝丝的血紫色，眼睛是紧紧地闭着的。

摸摸面上，是冰冷冷的，摸摸手上，也是冰冷冷的，虽然她摸的手也是冰冷冷的。

李大嫂再也管不了雪、水湿，挪过了几步在田梗上坐了下来，急忙解开了包缚的衣服，把手在自己的肚子上暖了暖，就从裤脚管里伸进手去，一下，她差点儿破涕笑了出来：孩子的胸是暖暖的，心在跳着、跳着。于是，她解了自己的衣服，把孩子包在怀里。

她虽然时时揭开衣服来看看孩子的面，她到底有耐心地等着、等着；久久地，直到孩子哭了出来。

她呆呆地看着听着一会儿，忽地，像有人已经伸来了手要搂取她底女儿，她急急地抱紧了，而且，突然大声哭了起来。

「四天了，没吃的，总要死啦！」她想着，孩子哭声那么无力，那么软弱，手脚都在挣扎，但已没有了一点力气，好像在冷得发抖哪！

没有风，四面是静静的，只有一声二声的枪声在长空里寂寞地响着，这时，李大嫂想着到附近那里去找点东西吃，她向四面看看，找到了一个村庄。

于是，李大嫂摇摇地站了起来，两条腿自己作不得主，身子像在飘着，她把孩子缚住了，走过去想拿包裹，但还没有到肩上，身子就在摇晃着，放了下去，一次、二次，随便怎样也再也背不动了，她迟疑了一会，终究坚决地蹲下身子，解开包裹拿出了钱，头也不回，拖着沉重的脚步，艰难地向着村庄走去了。

连喘气也像没力了，身子冷得发抖，虚汗却一身一身冒出来；肚子痛，李大嫂就咬咬牙齿跨出一步，站稳了，再跨第二步。

(三)

在离开村庄还有几十步的时候，村里的人，已挤着拖着什么，像李大嫂逃出自己的村庄时看到的一样拥挤着，大哭小喊也在逃难了。

「快逃啦！东洋鬼子杀来了。」有人向李大嫂喊着，挥动着手。

李大嫂立着呆住了一阵，摆出像要和人相打一样的姿势，像无端抖出了一股力，飞快地随着人群逃过去；想找点什么吃的事，已不知丢向那里去了。

跑着、跑着，只兜过了一个山头，李大嫂的一股劲完了的时候，真像一个皮球泄了气一样；她再也没有力气提起脚来再跨出一步，慢慢地、慢慢地身子瘫了似的，坐倒在地上了。

后面的枪声接连地哄响着，间或有一颗二颗的流弹飞来山头，那掠过空中的呼啸声，直吓得李大嫂什么都不能想，只是不住地抖着。

「还坐在那儿不逃，给东洋鬼子奸淫了破开肚子吗？」前面有人在一壁奔逃着，一壁连连回头来向李大嫂高叫得像叱骂一样。

李大嫂挣扎着要站起来，但身子摇晃了几下就坐倒了下去，孩子又有气无力的在哭了。

「还不把孩子抛掉，留着自己好和东洋鬼子拼命；翻过一个山头，就有我们的人。」前面那个人急急地高叫，回过头来乱挥着两手，显得焦灼地。

李大嫂把头摔了摔，牙齿紧紧地咬嚼着下嘴唇，鲜血流了下来；她一下直立起来，但奔了还不到二十步，雪水地上一滑，又滚到田里去了。

但她又一下子坐了起来，坚强地像报复一椿仇恨似的狠狠地再咬着流血的嘴唇，显得安祥地，解开了包扎,把孩子摔了出来，久久地看着、看着；突然，她把孩子丢在雪里，立了起来，调过了头，紧闭着眼睛，但没走几步，又站住了，迟疑了一会儿又迅速地回到孩子的身边，捧起来紧紧地抱在胸头。

前面的人已经走到山头，叫喊什么已听不清楚了。

「阿哇！阿哇……」这一次，李大嫂像个疯了的女人一样，慢幽幽地叫着；而且一声比一声轻弱，一声比一声悠长了。接着，李大嫂痛哭了起来……但哭呀哭的，又忽然像跳一样站起来，用劲使力地，把孩子丢了出去，看着滚到麦畦间的雪里，她把脚分开站稳一点，就狠命地咬下了一块嘴唇肉，满不在乎地吐了出来.，银色的雪上立刻浸渍出一团红鲜得触目的血色。

她跳起身来把眼睛紧闭了一下，于是一个泪点的浅浅的小洞，躺在血迹的旁边。

孩子沙哑的声音尽高地哭着,李大嫂迅捷地把两个手掌掩住了耳朵，像条受着惊吓的鱼儿一样，向前直窜了去。

她坚决地不要回头，但头却终究回了过来，于是，她连忙闭起了眼睛。

「阿哇……」她尖利而且悠长地惨叫了一声，把身子跳得高高的倒在雪地上。

枪声杂乱地哄响着，流弹在山谷的空中尖利的呼啸；山头的那个人连跳带滚地在跑下山来了。

(载**一九三八年六月十九日「南洋文艺」)**

一年来「南洋周刊」的检讨 黎真执笔

「南洋周刊」从创刊到现在整整一年了。在这文化素来被黄金欲掩没的马来亚，能不说是一个异迹。的确的，定期刊能够不脱期的刊行到一个整年的，还是绝无仅有。然而，它到底是在什么情形之下产生的呢？它对马华文化会有什么贡献呢？现在它还存在些什么缺点(呢？将来，我们对它的希望又怎样呢？这一些，因为它总是曾经而且还在文化园地中生长，而也曾引起一些文化界的注意的缘故，所以，应当来做一番检讨，当做它周年纪念的一点植物。

它是什么情形之下产生的？

第一，它是在持久抗战的局面形成、而且走入艰难困苦的阶段的情形下产生的。

这就是说，因为抗战走上艰苦的阶段，作为国防一部份的文化郜门，更加必须负起提高同胞的爱国心和民族自尊心，加深同胞「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信念……等这些工作。由于这一形势的推动，而且南洋商报的主持人傅无闷先生也敏锐地感觉到这一点，于是，才产生了。

然而，这样的说明还不够的。它的生产如果离开马来亚社会的需要，便也是不可解释的。因此——

第二，它又是在马华救亡运动飞跃地发展的形势之下产生的。

那时，我们还记得，创刊前全马普遍地展开了筹赈救亡的工作，各地的戏剧运动，街头宣传等，蓬蓬勃勃在发展着；同时，一月九日星洲「中国日」反日大游行；六月间拥护英沦人士反对敌机滥炸不设防城市的游行；「七七」周年纪念星洲侨胞空前热烈的纪念大会……这些事实，都推动了全马侨胞特别是知识份子，普遍感觉到应当有一种指导救运的刊物，应当有一盏指示人们的明灯。但，还不止如此，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

第三，它是国内刊物中断南来，南洋缺少抗战刊物的情形之下产生的。

这就是说，同时还是因为上海失陷，中国的文化中心不得不在敌人的炮火下一再的迁移；而南洋吗，读者普遍地感到苦闷，然而，由于救运的展开，青年们认识水准提高了，大部份稍为前进的青年不满足于那些淫靡无耻的粉腿宣传的杂志了，因而使出版者有出版它的勇气。虽然如此，但如果不是经营者的坚苦支持和经营得法，那末，它产生后预期得到的困难也还是要使人却步的，所以——

第四，它又是在南洋商报有计划的经营之下产生的。当时，曾经有很多人怀疑：南洋除了大腿杂志外，难道还有可能产生和存在这类刊物？不成吧？一定会亏本的。这当然是由于一些人还看不到马来亚读者进步的现象的缘故。但那时，不止引起一般善意的责难，也还引起无耻者的嫉视。然而，毕竟在南洋商报主持人及主编先生的有计划的经营和坚苦的努力之下，它却于抗战建国一周年纪念日那天出版了。

它对马华文化有些什么贡献？

那末，一年来，它究竟对马华文化有些什么贡献呢？

第一，立场正确，态度一贯地为抗战建国服务。

这一点，它全部的内容就是一侗最好的说明。如当西班牙在反法西斯苦战中，英法举行谈商时，即有树锟先生的「英法巴黎谈商之剖视」一文作正确之分析。由敌人挑起苏伪边境纠纷，企图转移世界人士目标时，即有郭安先生之「苏伪边境纠纷及吾国抗战」一文作敌人阴谋的当头棒。当马华救连日渐扩大与深入时，即有疾流先生之「马华救运宣传工作大纲」及抗锋先生等之「马华学生救亡运动基本方针」诸文作救运之指南。当南侨大会开幕前及闭幕后，即有王衡先生对大会之期望的诚恳热挚的文章，把汉奸托11加诸大鲁之破坏阴谋一扫而空。事实是举不完的，要之，它一贯来能够坚定地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立场，在「抗战建国」的目标下忠诚服务。

第二，反映现实，批判现实。这要一一指出事实是为篇幅所不允许的，扼要说来，远如潘培阚事件，裸体查验，青年恋爱问题，电车工友印人马甘地信氏之绝食等等；近如「日出」之演出，华侨投资祖国，集体生活，读书等问题，都能很快地反映出来，并且本着正确的立场加以批判。

第三，优秀创作之培植。南洋一贯来最严重的缺憾，便是优秀的创作常常苦于没有地方发表，这一客观环境的限制，不能不说是伟大作品难以产生的原因之一。然而，「南洋周刊」对于这一点却能尽了很大的培植功绩。创刊以来，如鼎新君的长诗「冲散与重逢」，乳婴君的小说「弗郞工」；上官豸君的「非英雄史略」；叶尼君的剧本「没有男子的戏剧」；金丁君的「旁观者」，都是马华文坛不可多得的创作，而这些作品正是过去各报副刊所很难做到的。

第四，促进了文化工作者的联系。这也可说是相当地尽了「组织者」的贡献。这从各地读者大部份是把它当做行动的南针，而且从「南洋周刊」上密切地关心到所景仰的作者的近况的这种情形中，就可以看到。

说完这四点，我们又不能不记起茅盾先生的话语来。在第一卷第十号的文艺阵地「书报详述」中，他对「南洋周刊」也曾特别加以介绍,并热烈地称誉：

「它在南洋文化运动中，无疑地将尽了最大的贡献。」(原文颇长，从略)这里更可以证明我们的检讨并不会怎末过份的。

它有些什么缺点？

但世间十全十美的事物是不会有的。为着对它爱护的殷切，我们再来检讨它的缺点，希望这些缺点能受到各方的注意，而使它的优点得到发挥，缺点得到克服。那末，它的缺点是些什么呢？

首先说内容方面：

第一，编辑方针把握不定，并且缺少计划化。这一点最明显地表现在：对读者的对象和要求抓不紧。较前的一时期是比较能反映现实，抓紧读者要求的，但还是只特别注意到救亡工作的要求，而忽略了广大的落后大众；后一时期，特别是三十三期以后，篇幅突然的缩小；部门分配不平衡；「南海述奇」的趣味性和长篇巨著的专论之不调和；或者一篇专论登了三四期等等，便造成了读者群只局限于小众了。

第二，内容芜杂和一般化。或者是因为编辑机构还不能十分健全，编辑方针不能十分明确的决定吧？内容方面表现得相当的芜杂和一般化。如：哲学讲话、经济情报、救亡问题…；什么都来，但什么都还不能给予有系统，而且是深刻的，具体的论述。再如最近的集体讨论吧，有时也还不免有太冗长的缺憾。而且有时一些文章又轻松得太轻松了。而政治、经济部门的专论呢，又严肃得太严肃了。

第三，编者、作者、读者间缺少密切的联系。这一点只从缺少信箱栏及接触与通讯的疏少便可看出了，其次说形式方面：最主要的缺点还是不活泼。如广吿的编排有时严重地妨碍了内容一致性(这一点在般近数期似已改正了许多了)，而且太大型，这于出门旅行或平时阅读都很不方便，排版也还欠活泼等等。

如上的缺点，我们是很能了解编者与刊行者的苦衷的。比如或因刊费不敷不得不从广吿找补贴，或因广吿刊期未满无法更换等等。但我们以为：只要它内容能够充实，抓得紧广大的读者群的话，刊费依然是不愁无着，而且广吿也仍可以找许多正当的去代替的。

今后希望它怎样改革？

前面已经说过，我们痛感于目前马华文化的发展还赶不上这日趋紧张的形势，因而我们殷切地期望：这有光荣历史的「南洋周刊」能够赶快发挥它的优点;纠正它的缺点！这末一来，不但对马华救运，祖国的抗战建国伟业有莫大的功绩，就是主持者的劳缤也将在马华文化史上树下千古不灭的光辉！

关于改革的意见是：

首先说内咨方面。我们希望它本着过去一贯的立场，在原则上，注意生活和救亡的联为内容的中心，同时着重地方性的发挥。而且，澈底实现创刊时所标明的「征稿范围」中给予读者的预约。

其次说编辑方面。我们希望它：第一，抓紧青年(包括各阶层，特别是小市民层)，救亡工作者的读者对象，时刻注意读者的文化水平的变动。第二，每期要有以某问题为中心，以通俗化的笔法使每一问题得到深入浅出的阐扬。第三，健全写作网，各拦都应有特约撰稿人，但外稿必须先登，以诱发外来稿件，而避免包办现象。第四，除了特殊的专论外，文长应当不要超过三千字，同时尽景避免续稿的现象;即使有许多佳文无法避免的，最好能做到每期不会超过一篇。第五，加设信箱栏，使编者、作者、读者能密切联系起来。第六，漫画创作以及以图画解释理论文这一点，尤须注意以提高读者的兴味，而又不致沦为低级趣味。

再次说形式方面。我们希望它：第一，改成十六开本的小型本,以便在车上、船上，旅行出外的途中都便于携带张览。第二，编排要活泼，版式要多多变换。第三，广吿要注意安插匀称调和，而以无淫靡色调的广吿为标准。

此外，我们还希望编辑部，和发行部能密切磋商关系推销办法。如：如何找与报纸读者不同的特殊的订户，如何使各地代理处也能膜跃地把它独立地去推销等等。

最后，我们以为：编辑方针确定以后，最重要的还是在实行时能持久有恒，贯澈始终。那末我们热烈的期望美丽的理想，相信必能成为事实！

这不但为马华文坛生色不少，也正为中华民族文化大大增光！

(载**一九三八年六月廿八日「南洋周刊」第五十二期)**

@丁倩《抗战文艺的多檬性》，1938

所谓抗战文艺的多样性，我想可以从文艺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上来讨论，在未讨论之前，我们来分清楚什么是内容和形式。

所谓「内容」者，就是说一篇作品里「写了些什么」的问题。大概一篇文艺作品里面，作者总会告诉给我们一点东西，而这点东西是作者以对于世界的「看法」和「见解」做根据，借他所写的东西来说明他的意见。这些意见，我们普通叫做「主题」。一个作者既然要着手写作品，他自然是要抽出一些他所要写的东西来，譬如头家、工人、兵士、王八蛋、摩登小姐、妓女……只要是他深知的，抽出什么都可以，这就是所谓「素材」。再把这些编排和整理，如在小说里把它们组织成了一个故事，这就是所谓「题材」。而「内容」也就这样的齐全了。

那么「形式」呢？我们可以说是「怎么写」的问题。因为文艺作品是要叫读者感动的，所以写的时候，就得有特别的方法和手段，或是与众不同的式样。不过，方法没有一定，它并不是公式化的，这个有这个写法，那个有那个写法。所以作品的式样也就因此而不同。

上面说的内容和形式，已经简单的交代过了。我们要谈关于抗战文艺的内容和形式，倒也是复杂的事。自然，所谓抗战文艺是以「抗战」为前提，以当前的情势说，它应该是包括一切党派和阶层的文艺，自然的存在地活动。但是它却是限制着任何违反抗战意识的文艺上的各别发展倾向。在内容和形式上，它也应该是用方法来统一一切党派及一切阶层的文艺。而要推动一切阶层的大众抗战，同时也是适应于一切阶层的抗战大众，这就是抗战文艺的特征。

文艺作品要忠实地表现社会，要彻底地尽它的社会机能，是不待言的。所以它必须有活生生的形象，来反映现实世界。但它得使读者发生真实感情为基础，而与思想和感情互相关连着。正是因此，文艺不是来「载道」，也不是单纯的现实纪录。更不是空洞的情感发泄。所以自「七七」抗战文艺一展开，它就迅速地表现名方面的情势需要，而特别流行了报告形式的作品，并不是没有原因的。

文艺作品为的是要以活生生的形象来反映现实，所以亚里托曼说：要突进生活的真实的密林，而抓住它。可是所谓「生活」颇难测摸，它并不是很简单的。它是无边际的深广地包含了无限复杂的矛盾和斗争，并且在这矛盾斗争中无数的各种各样的形象在生活着、发展着、变动着。于抗战中的社会各种形态，也更呈现出多样的激变，无论在前方、后方，都是不停止的激变着，而生活更不要说也是跟着这抗战的烟火而激变的。

我们既认为抗战时期的「生活」是多样的激变，文艺工作者自然是应该从现实生活各种各样的形象中选出典型，决定人物的性格以及它在现实过程中的意义，从中找出了多样的内容，而决定了多样的形式。同时也是由于各人的现实生活不同的决定。然而现实生活并不是幻拟的空想，或是肤浅的了解所能完成的。它应该是真挚突进生活的真实密林，而将其能把现实诸过程和其他方向等的真实表现给与我们的那种人物、现象、事件、特征等等很深刻地抓出来，则文艺作品也当是多样的灿烂的东西了，但这件工作是作者真实而且坚苦地从生活学习中所摄取来的。

抗战文艺作者，目标虽然是统一的，但生活方式却是不同的（不是像以前那样，许多作者都是过着亭子间的生活）。有许多是参加到前方的战区去，但有许多是散在内地的各阶层中，大家都是同在一种激情的战斗的时代脉搏中生活；在广大的苦难的原野上密林里，做着血的战斗和苦难的人民大众生活，向着我们提供无比丰富的悲壮而惨痛的画面，这题材的文艺作品内容是一种崇高的具有永久意义的悲剧的伟大史诗。

因为抗战场合当中，前后方各种生活方式比平时来得复杂，它是斗争的、煽动的、悲惨的、壮烈的、黑暗的、光明的……综合着表现抗战的各方面。而抗战文艺作品的内容也是跟着现实生活的方式而变动，它也是多样的、有斗争、煽动、悲惨、壮烈、黑暗、光明……。它不要粉饰生活，不要隐藏战斗着前进的过程中的诸矛盾，现实的批判与教育的重大的意义。

也就是因为「内容决定形式」，所以多样的内容产生了多样的形式，文艺工作者真实地写下了变动着的、矛盾的、有着光明面与黑暗面的、战斗与革命的大时代的现实生活。

抗战文艺是多样性的，但这多样性并不是用地理范畴代替历史的范畴，也不是夸大了地理的特殊性，而决定了抗战文艺。譬如南洋的侨胞虽然远离中国，没有飞机大炮的轰炸，但华侨为争取民族的独立解放，其任务与祖国的同胞是一致的。因此，我们的文艺应该是配合着抗战的发展，这是铁样的原则。可是，艺术的创作是脱不了活生生的现实，所以南洋的文艺工作者，假使对于祖国的冲锋杀敌或战区悲惨的题材是没有深知，倒是不写为妙。因为闭门造车这一套手法，未见得是反映现实。在南洋，我们可写的还多得很。于抗战的场合中，南洋也有着复杂的矛盾的、有着光明与黑暗面的、斗争与革命的大时代的现实生活.，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应该是深入地从人民大众的苦难的生活的底历，从生活斗争的内部着眼。虽是写了一角片断的生活，我们也必须是真实的深入的。譬如汉奸的活动，抵制劣货以及树胶工人的失业等等，题材是俯拾即是，只要我们尽力去深知、认识而已。

抗战文艺，固然是多样性的，但是假使现在我们中间有一个作者完全不能把握到抗敌救亡的观点，没有半点民族思想，而创造出特种作品来，认为也是多样性中的「一样」的，那我们便要说他是抗战文艺的反动者，他不配合于我们抗战的场合，至少他还不是真实的依据现实来写作的。我们现在固然不一定要勉强一个作者必定把握住某种思想，然而我们可以强调地说：作者如果不能把握他的时代的最低限度的思想原则，那他不会写出最低限度的真实。

我们坚持抗战的最后胜利必属于我们，这便是今日抗战文艺的总方向，但是我们除了总方向以外，它还有着千千万万的大大小小的各样不同的条件，这些条件是在现实中互相影响地发展的，虽然有前进，但也有后退的。因为在总胜利的方向中，失败和悲伤是不能绝对没有的。在现代的战场上，胜利的一方，那里没有死亡的兵士呢？所以我们的现实是无数悲剧和喜剧交织着的最伟大的场而，最后胜利的喜剧是无限的痛苦和斗争的最后精华，是伟大的悲剧的最后结晶，文艺的深刻性和现实的戏剧性往往是分不开的。反过来也是一样，没有喜剧的悲剧，是漫无目的和原则的狂叫。所以抗战文艺是各样各式的综合的多样性的大交响曲！

目前大众生活在现实的一切动乱和纠葛当中，作家应该是以最高的热情去关心现实，参加到现实的斗争里去，才能够深刻现实的生活，渗透到现实的最深的内容，争取抗战文艺作品的多样内容来决定多样形式，完成抗战文艺的多样性，达到我们大交响曲的总方向！

（**一九三八年七月三日于病中。载「南洋周刊」第二期）**

@叶云英《抗战时期的几种文艺式样》，1938

随着新的现实的发展，在文艺上有了新的内容的提供，又因新的内容达到了新的式样的产生，是极其自然的趋向。抗战以来，以抗战救亡的事实为题材的小形式的作品，如报告文学、速写文学、墙头小说之类，取得了独霸的地位。这些作品都具有一种宣传鼓动的性质，虽然今天我们还没有看到很多材料充实，艺术感染力和煽动效果同时具备的作品，但这类的新式样正是目前文学趋向必然的产品，为抗战环境所需要，却是毫无疑义的。现在把几种主要的文艺式样作一简明的说明。先说速写文学。因为社会发展的狂速的波动，现实生活猛烈的旋律，今天的事情固然会变动得和昨天雨样，就是今日一小时前的情形，也会和一小时后不同。若要像从前的文艺作家那样去摄取一年内十年内或甚至一世纪间的巨大的题材，以毕生的精力和从事文艺创作，那就担当不了反映今天或这一小时内现实的一种重要任务。所以现代文学的高度艺术，即在于迅速的反映，速写文学就是要担负这种任务的。今天发生了什么变动，作家就把内心的快镜，扭一下把这现实摄入镜头，交给报纸或杂志。这样，它对于社会的影响，对于生活的作用，存在着最大的价值。苏联的M·柯尔佐夫•斯达兹基和美国的A·史沬特莱，都是从事于速写文学的写作者。

和速写文学有许多类似点的报告文学，在世界前进的文坛上，已经成为最广泛的文体之一。在苏联盛行的突击队文学和集体农场文学，从其表现的手法上看来，实在也是属于报告文学的范畴里面。报告文学有一个特征，就在于以报告事实为基础，普通小说之类可容许作者的想象力骋驰，报告文学则绝对排斥作者的杜撰。所以报告者必是一个该事件的参加者，或至少是亲临实地的调查者。但是，它不仅是「报告」，首先必须是文学，街头巷尾的日常茶馆不是报告的对象.，纯旁观者的记载不是报告文学的手法。它有特殊的事件和特殊的内容，而且描写也必须与其他的文学式样同样要求形象化；要这样的题材才值得报告；要这样写出来的作品对于读者才有申诉力。德国最伟大的报告文学作家提出三个条件：即（一）毫不歪曲报告的意志；（二）富于强烈的社会感情.，（三）渗透着被欺侮者紧连在一起的努力。

墙头小说，大抵是把时事问题取为题材的短篇小说。在一九三■年由日本前进杂志「战旗」的编辑同人发起的，它要求全国各地的文学作家，从街道、农村、工厂各方面撮取当时的时事问题，写成二千字的短篇小说，在该杂志上发表。但这些作品，在原则上，应该发表在墙头才切实，仅仅发表在杂志上，已经失去了「墙头小说」的意义和作用了。不过，无论怎样，这些作品，在反映当前的直接的现实问题这一点，是和报告文学没有丝毫的差异的。

在中国墙头小说的被提出，是在「九一八」以后，由「北斗」的杂志倡导，后来有许多副刊以墙头小说的标题揭载了若干的创作，不过分量不多。我们应该认识这类作品在暴露现实，刺激读者方面，力量比一般的报告文学更伟大，值得青年文艺战士们多多的研究、学习、剑造。时代变化得急剧，反映在文学的式样也就短小犀利，速写文学可以展开各个角落里的具体事实，发生战斗的作用；墙头小说更可用来作解剖敌人的残酷与暴露现实的利刃。最后终结一句：这些新型的文艺的共通点，是在于现实性，明快通俗性，战斗性的把握和强化。

（**一九三八年七月廿五日于古城。载「南洋周刊」第七期）**

@清谭《南洋文艺通俗化运动》，1938

文艺通俗化，这一个口号的提出，是代表战时大众精神粮食的共同要求，随着抗战的客观与主观条件的质量变化而肯定。文艺通俗化运动，已是展开当前抗战文艺的崭新路径。现在，我们站在南洋的地方，来讲南洋文艺通俗化运动，应该是怎样去实践，来建立南洋文艺阵地的巩固基础。同时，这也是开展南洋新启蒙运动的一个重要课题。

不错，文艺大众化是要由通俗化当中产生，南洋文艺工作者——开拓的伙伴，对于这一个运动是在苦斗中实践，希望实现文艺大众化的目的。然而，话说回来，所谓通俗化，并不是我们理想那么简单，这是我们在实践中所得的体验。事实上，一般前进的写作人，总是运用很多方式（手段）来把作品尽量使其通俗，冀求更浸入大众。但是结果，所写出来的东西，还是不通俗（或不够通俗），所以，文艺通俗化运动，正是当前一个严重的课题。

所谓通俗化，这当然是有其准则，既不是降低水平，把质方面拉到迎合一般低级趣味——这当然是流入卑俗化；更不是想到便写，没有想到有没有发表的价值，对读者的效果。或不讲究写作技巧——这当然是滥制粗造。所以，通俗化的问题，是在怎样去运用新形式，利用旧形式，磨练技术，来充实地表现内容的积极性。

当然，我们是承认文艺的最高原则，是发扬民族进步的精神。在抗战时期，是要强调民族崇高的情感，创造民族伟大的性格。文艺工作者的中心任务是运用优美熟练的技术表现丰富的抗战精神的生活，而文艺的成为大众的读物，当是以浸入的手段为原则，首先我们也就要理解其质量的关连。

（一）质的提高与通俗化。我们认为通俗是必要，但是同时也须要「质的高提」。这是说质的‘提高是要从通俗化中去争取，而不是说质的提高是把文字思想弄到高深。更不是降低标准就是通俗——其实是卑俗。

（二）量的增加来支持。我们相信单纯的行动是不够的，因为要文艺本质的武器化，固然是要质的提高，但是相互连锁地更要量的不断增加来支持，这样统一的行动，才能发生伟大作用。

具体地说，我们要在量上尽力多产——出版。当然，我们不能否认，每一个刊物，只要是立场正确的都是抗战的一支生力军。至于在质方面，我们要提高写作的技术，充实文艺斗争的活力。

其次，我们就来研讨怎样写，才能写得通俗，这就要多方面去采取数据。

（一）形式的问题：关于文艺形式，当以完成表现为依归。这是说，我们的写作形式，不管是新的或旧的，都要能够加深表现力。所以要完成大众化，就要把形式的问题处理。

（甲）运用新形式：因为现实社会（抗战中）是复杂的，多方面的，抗战文艺的反映现实，也应该是多样性的，如报告文学、墙头小说、速写、特写、杂文、诗歌等，我们应当广泛地去采取新形式。

（乙）利用旧形式：所谓「旧瓶装新酒」，这是一个方法。当然，所谓利用，是有条件的，并不是滥用，而缺乏原则性的把握。相反地，我们是要尽量利用旧形式来发挥文艺的积极性。比如说，地方性的形式不足，那么我们更要深入采取旧形式的特长，方言、土语，我们要深入大众去学习，小调山歌，要到山芭去学习，这是利用的法则。

总之，形式的采取，当是「翻旧出新」「牵新会旧」汇流的结果，而完成新文艺的形式，所谓内容决定形式，就是因着多方面的内容而产生多样形式。

（二）内容的问题：自从抗战以来，很多人都感觉到抗战理论的所谓一般性，千篇一律，竟有所谓「救亡八股」，这是个缺陷。其次关于描写，主题的深入，缺略了具体的分析与刻划，通读一遍，总会感觉到厌倦单调。因此，我们要在这实践中充实具体的经验教训与表现力，争取文艺宣传的合理统一化。

（甲）多样性的现实题材：我们的题材，应当是广泛的、写实的，才能真切感动。因为要质的提高，是要强调写实主义，我们的主题应当是表现民族革命斗争。

（乙）客观的认识与主观的感情的统一：单凭主观情感来写，而忽略了客观认识，结果凭着热情，喊几句口号，其所谓作品的典型，常常流入一般形式，而产生所谓公式化。这是说，很多是缺乏艺术的形象具体表现，在作品的后面拖着一个抗战尾巴，这不是写实的。因此，我们要根据客观形势，来决定具体內容，以正确的社会观世界观来创作，因为粉饰现实的虚伪手法，以情感注入作品之中，是抽象的！

（丙）题材要积极：我们不是要在作品扎上积极的尾巴，好像在最后结语喊口号，这是勉强的积极。相反地，我们是要在整个的作品中有深刻的感动力，其主要的先决条件是「艺术性」通过思想内容，这就要作者深入现实的生活从实践中去争取。因为事实告诉我们，单凭热情是不够的，理性认识，就要在实践中不断地学习。

话来个结束，我们希望南洋文艺工作者，不要再「闭门造车」，应当浸入社会阶层去生活，体验斗争的意识，充实世界观，正确地反映每一个角落的形象，写成很通俗的（大众所理解的）很生动的（煽动性的）抗战文艺。

（**一九三八年七月廿七日稿。载「南洋周刊」第七期）**

@金丁《发展南洋文化的诸问题》，1938

（一）几种发展南洋文化底不正确的见解及其影响

我们这里提出发展南洋华侨文化问题，并不是因为像某些人所说的「南洋无文化之可言」，或是国土沦为战区，文化事业完全停顿……等等。相反的，谁要武断「南洋无文化之可言」，谁就一定会主张一切都该重新从头做起。但是主张重新从头做起的人，不仅是抹煞已往积累下来的南洋文化的成果，而且还是否定了南洋文化底未来的发展。因为事实上，过去文化的成果，决不能一脚踢开，倘使不根据「已往的」而继续发扬，则所谓一切重新从头做起，只是建筑在沙漠上的幻想。这是一。

　　　以为中国皆已沦为战区，文化事业完全停顿，所以应当发展南洋华侨文化的，这不仅是由于把文化的活动，误解为单是一座博物馆或一种杂志的是否存在，而且还是故意抹煞在敌人侵略中我举国上下英勇抗战的精神，抹煞那由英勇抗战中普遍提高的国民大众文化水平的事实。这是二。

这一二两种发展南洋文化的见解，目前在马来亚还正为少数人所支持，而且使不少人蒙受其影响，影响所及，那是第一，「南洋既无文化可言」，所以要「发展」，的确有点「谈何容易」，那么就还是不谈为妙吧。于是由新理论的研究与建设，到新刊物杂志的出版，都觉得一概不必，这样的取消了南洋文化运动。

第二，中国的文化既被认为完全停顿，那么南洋华侨的文化运动，势必至于变成与抗战毫无关联的「独在性」文化运动了。而这种「独在性」，使南洋华侨文化飘摇在无原则的无中心的途径当中，这是一种用发展南洋文化而取消南洋文化底文化运动的反动。固执这种观念的人，特别夸大「南洋地方的安定」、「不受战争影响」。其实，日本法西斯的侵略，虽然使中国文化部分的受到摧残，然而地方的安定与不受战争影响，仍不是发展文化的全部条件；相反的，在这所谓「安定」当中，「不受影响」当中，我们却还知道有各种各样的阻力，冀图限制伤害南洋华侨文化的发展。所以，不管从「南洋无文化之可言」，或「中国文化事业完全停顿」的那一种观念出发，在实质上都是一样的，不外想要阻挠南洋的文化运动的发展。

所以在进行发展南洋华侨文化的同时，我们必须用大力打破这种「阻挠发展」的恶劣倾向，这恶劣倾向在今日正在方兴未艾。

这恶劣倾向，夹杂在提倡软性文化的情形当中，不但助长着一些无聊小报，和淫靡的歌舞戏剧对于广泛落后侨胞的麻醉，而且还在另一方面纵容了一切敌寇汉奸托匪出版物的猖狂。

（二）为什么要提出发展南洋文化问题

针对着这两种恶劣倾向，换言之，即针对着用发展南洋文化来取消南洋华侨文化的各种阴谋的冀图，我们觉得对于发展南洋华侨文化问题底切实地具体地研究，是刻不容缓的。然而发展南洋华侨文化的必要，其意义更一定不只限于要努力从上述的取消文化的恶劣倾向来保卫文化，而且还必须研究造成南洋华侨文化发展之延宕与迟缓的全体客观和主观的原因，并且从而解决之。「发展南洋华侨文化」，决不是止于「存文卫道」的消极意义而是必须配合抗战建国的形势的发展，唤起侨胞的民族的自我的觉醒，加强侨胞抗敌救亡的信心，使侨胞从愚昧、迷信、盲从、武断的传统底束缚中解放出来。

（三）南洋文化底任务

但对于这样的原则，对于这样的发展南洋华侨文化的主题，也许有人觉得又是那一套，或是那一套又来了，什么抗战啊，团结啊，大众化啊……等等，喊来喊去的，总不外是那几个人。而且尽管喊的人眉飞色舞，但是听的人依然故我。是的，我们并不否认，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和主观力量的不够，南洋的华侨文化运动，还未能普遍地深入的暂时现象，并不能说明我们以后也将永无深入的前途。同时，我们更不能因为这未能普遍深入的暂时现象，而根本否定了目前南洋华侨文化运动应有的目标和任务。目前南洋华侨文化运动的目标，无论如何不能离开唤起侨胞坚决支持中国抗战，而南洋华侨文化运动的具体任务，也仍然不外文化的大众化，文化人之应当密切团结。所以尽管这抗战啊，团结啊，大众化啊等等字眼，有些人觉得太厌烦了，可是事实上也还要谈下去的。中国的必须抗战下去，是决不因为喊得太久，而减少他的重要性。不过我们现在还要明确指出，在目前南洋华侨文化运动上，我们已经不只是翻来覆去地讨论它的目标和任务，因为我们上面指出的目标和任务是不容置疑的。我们今日所要研究而且解决的，是怎样才能达到这目标，怎样才能完成这些任务。

（四）怎样完成发展南洋文化的任务

不久以前，在朋友当中谈起马华新启蒙运动，应当再接再厉地广泛开展推动时，笔者会相信有许多文化人都同意这个运动的。但也因此希望同意这一运动的文化人，对今天文化运动上的具体任务，决不能再逗留在概念的搬演上了。理论上的开展，还必须配合着实际化的工作。譬如说吧，新启蒙运动中的理性运动是「反对武断」的，所以倘若面前站着一个青年学生，而他又是有一个不许他爱国的父母或师长，说是爱国不是青年人应有的责任，那么如果我们只告诉他，他的父母或师长是不对的，是值得反对的，那还是不够的，那还只是做到了「反武断」的一面，我们必须做到那反武断的另一面，即：我们不仅要告诉那学生为什么他的父母或师长不对，还要指明他知道他们不对以后「怎么办」。所以这里的问题便是：不仅是我们要确定那正确的原则，而且还要研究如何执行那个正确原则，正确的原则，如果不通过正确的执行，不但会使原则抽象化，不但会使那原则毫无效果，而且还会使那原则被歪曲。因此倘使我们说肃清失败主义，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我们如果不告诉旁人，为什么我们不失败，怎么我们才能获得胜利的时候，那旁人会说我们是骗他的。但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大胆的声明，在马来亚有许多文化人，他们已经不只是知道正确的原则，而且他们还不顾一切困难与阻碍正确地去执行那原则了，在社会科学上、在文学上、戏剧上、歌咏上，民众教育上，他们正做着开垦拓荒的工作；他们绝对没有因为旁人还不能很好理解他们正确的原则，就说「我是对的」、「为什么你不理解」的那种自大的态度；反之，我们觉得如果有人责备他们成绩太差了、太不行了、太空喊了；以及什么喊来喊去老是那些人啦等等，那我们就要问，为什么你却站在旁边说风凉话呢？为什么你就不能尽你一份力量呢？为什么你就不能在那文化运动中，在正确原则下，正确地执行那些原则呢？是的，我们必须声明，不管是文化大众化的运动也好，文化人团结的运动也好，在今日所做到的还非常不够。但这不够，并不是消极的挑剔所能奏效，每个切实进步的文化工作者，他希望的是积极的批评，他并不怕旁人指摘他的缺点与错误。但是如果单是对他指摘责难而不说明怎样使缺点变成优点，怎样使错误变成对的，那么我们就不能责怪那些进步文化工作者对于这种指摘者的反感与愤怒。难道有这样的人，说是，你也不对，他也不行，大家都太差，什么都不必了，可以睡觉了，我们也该宽恕他吗？大家都太差，一切都不必，也正是托匪扰乱文化工作的一种表现。

当然，在与一切阻挠文化发展的阻力斗争的同时，我们应该严格地检讨自己，到底我们的进步文化工作者，有没有那种单是玩弄原则、玩弄概念，而不能用实际的工作，去完成文运的任务呢？我们觉得是有的。我们觉得部份的文化工作者觉得公式主义是错的，然而做起来，仍不免把现阶段文运的任务公式化，仍不免把政治与文化机械的配合。但这主要的原因，是由于不曾进一步地理解大众生活状况。我们之提倡大众化，决不是单议人在文章上把字句写得浅明一点、通俗一点，而是要从大众的生活状况上，切实认识一切进步理论在实践上的意义。所以就如新文字运动吧，我们决不能把他单看做是一种识字运动，它一定还是大众生活斗争的工具。我们相信，在敌人的炮火，许多没有读过书的所谓「愚民」，他们是没有我们这样统一来统一去的讨论，却能够迅速而且密切的团结起来。然而少数的文化工作者，他们或者也口口声声地说是不分阶层、不分信仰，统一救亡的，但是他们看到一些积极的，或是什么比较纯粹的所谓下层一点的救亡集团，就认定是代表什么阶层什么信仰的，于是进而疑虑起来。其实除托匪汉奸之外，那一个阶层那一个信仰不该救亡呢？但这原因不只是因为把原则抽象化，而且主要是由于不接触大众生活。文化运动的大众化决不是一个单纯的概念。在这里，我们便不能否定文化工作者向大众学习之必要。

其次，与这一文化大众化具体任务同时，我们还觉得文化工作者应当密切团结。这密切团结，不仅是因为文化工作者，为了拥护抗战支持抗战，平平常常号召鼓舞旁人团结，那么自己就应该在团结，而且主要的还由于当前文化运动顺利的优势的获得，必须根据广泛密切团结的力量。毫无疑问的，在侨胞中新文化的影响与作用还不比旧文化来得广泛与深人。许多劳苦的侨胞，还大多过着中世纪式的文化生活，「阎王地狱的恐吓，武侠剑仙的梦想」，以及才子佳人的引诱，都无形阻碍着民族自觉的发展。所以怎样转换这些侨胞文化趣味，怎样培养（餐）侨胞民族意识，怎样与「落后」与「无知」斗争，这却不是少数人散漫的努力所能完成的。不只此，一切文化运动阻力的克服，都有赖于集体的力量，一切新的科学的理论之研究与建设都有赖于分工合作。也因此，今日南洋华侨文化人的团结，不仅应该有其一定的形式（即广大的统一的团体），把文化人团结起来，而且还要根据文化运动中共同的任务，明确规定共同的工作。在共同工作中，我们绝不该因所属集团和世界观的不同而相互排斥。相反的，一个爱国的文化工作者，都该既不牺牲自己的立场来迁就旁人，也不强迫别人服从自己；既不菲薄自己，也不抹杀别人；但相互批评，相互督促是绝对必要的。南洋华侨文化之能否顺利发展的关键，主要的应当是在于文化人的有无广大的统一的组织。

（五）南洋文化应有的内容和几个具体办法

南洋华侨文化运动的任务既如上述，而我们文运的目标，正如上面所说，不能离开唤起侨胞坚决支持抗战，所以现在南洋华侨文化运动的内容，其主要是爱国主义的、是自由主义的、是发挥理性的。

但是使这个内容灌注到每个侨胞的身上，我们还觉得要做到以下四点:

（1）开展批评运动，揭发一切有碍民族利益的理论。

（2）开展自我批判，打破对自己朋友的言论的无条件的默认正确或保护现象。

（3）组织识字班、民众学校、演讲会、座谈会、家庭访问等等，施行经常教育。

（4）扩大话剧歌咏运动。

（载**一九三八年八月一日「南洋周刊」第五期）**

谈谈台词的改变 高扬

有一次，在排演一个戏剧的当儿，一位饰中国兵的演员在念着台词：

「放屁——」

「不，放你妈的屁——」提示人赶忙改正，于是那位演员也赶快更正：「呵，你妈的屁！」

一种在排演中很平常的现象，可是如果我们有兴趣研究戏剧的话，这便是一僴值得讨论的问题。果然，排演完了以后，这问题便被提出了。

一方的意见以为「放屁」改为「放你妈的屁」是不必要的；一方的意见却以为我们演出一个戏剧，对于剧本一定要忠实，一定要依照剧本的台词。

因为有了这两个意见，我便想趁机会来谈谈关于台词可否改变的问题。

在以前，的确有很多演员及戏剧家都认为演员必须照着剧本上的台词，一字不能更改地唸。为什么有这样的主张呢？这是有它的历史的。过去浪漫主义和莎士比亚的戏剧，都是用无韵的诗体写成，而且用浪谩主义的作风演出，所以温雅的诗意的朗诵成为必要,而观众也有许多是专为去听台词的，因之演员常常成为一个「台词的朗诵者」。这种情形之下，自然每一字句都非依照剧本不行了。

可是，在现代，这种台词的朗诵却不大被入那样地重视。因为现代的戏剧」大都和我们的生活相同，我们并不生存在浪漫主义时代，而是生存在实生活中，我们的语言是非常简単明瞭，戏剧家也已尽量地把戏剧中的动作和台词，和我们实际的生活相符合。因此有时因了空间关系；我们不必一定刻板式地照着剧本上的词句。

尤其是目前的「战时剧运」，必顺配合着每个不同的环境来获得最大的宣传、教育的效果。因而有许多剧本上的台词，我们是不得不加以更改，使他适合于当地环境的习惯。如果我们必定要依照剧本，却反而得不到效果。

从南洋戏剧运动一年来的经验中，我们获得了许多实际上底真理。因为我们所演底剧本，十九是国内作家所作的剧本；而那些剧本，却都工国内的都市或农村为背景，所以许多词句都和我们南洋的习惯不同，为了要使南洋的观众明瞭了解起见，我们是不能不将台词改变的。

不过我以为改变台词，必定要遵守几个条件：

一，必定要在不得已时才改变台词。比方有些剧本，台词中有上海或是北方的语调，我们南洋的观众，无疑对它不大熟悉•所以我们不能不把它改为当地环境所习惯的语调。

二，要注意台词改变后的「声气」和「情绪」。当我们要改变台词时，对于那个角色的「性格」一定先要把握到，看看改变了的台词和那角色的「性格」，调和不调和？因为一个入物底性格，在戏剧上是完全要由台词中表现出来。这一点我们是要十分注意的。所谓「情绪」就是说话时的情感的把握.，比方前面所说的「放屁」和「放你妈的屁」，意思是一样的，但情绪就不同了。后面一句比前一句是比较动火而有力的，所以如果把「放你妈的屁^改为「放屁」，是会减少说话的力量。

三，不要改变了台词的原意。我们改变台词，必须注意到不要连原意也改变了。有些演员，为了要造成自己的特色，往往任意改变了台词而且加了许多话，或者嫌台词太长不易,便任意删除，这是非常不对的。因为这样不但会改变剧作者的原意，而且会破坏整个演出上的统一性。

(载**一九三八年八月十四日星洲日报「文艺」)**

@乳婴《弗瑯工》，1938

（一）

是雨水稀少的七月。

轻风像在嬉游一样，拨弄着干燥的闷热的空气。

太阳在天顶喷射着毒热，烧灼着一个广阔的渊深的采锡弗瑯；在弗瑯里，闷热的瘴气上上下下的爬动着，爬动着。

机器在弗瑯的底层轰响着，细听起来像一声追迫一声，一声比一声紧张似的；但是，在橡林，在山谷击出的回响，却出奇地重浊，显得倦怠，像在松懈下去了。

高架的金山沟的头顶，向弗瑯底倾斜着伸下一条数十丈长的铁管，像一个饥饿的贪婪的恶魔的嘴巴，不停的吮吸着从四面八方爬着下来的弯弯曲曲的小溪沟里涌流下来的，混含着锡米的黄泥水；再吐出在微斜着的金山沟里，泥水砂粒缓缓地流下去，流下去，重量的锡米沉淀在沟底。

站在小溪里锄铲泥土，搅动着溪流的张福仔，一个虽然还只三十岁的弗瑯工，在劳作里磨练出来的壮健的体格，却过早地仍在劳作上和生活的重压下瘦弱了；老是油光光的黄面上，那刻划着生活过来的痕迹的皱纹：像他脚下的小溪一样，在深沉，在延长，在粗阔。

一朵灰色的浮云遮没了太阳，张福仔熟练地把锄头柄绞在右手臂上，不停的在推拉着搅动流水；左手迅捷地抓下笠帽，顺着高举起手臂去抹了抹满面汗水，就把笠帽当作扇子用劲地扇着风。接着，又前前后后拉动着给汗水湿透得黏着身子的，给太阳晒得在冒着热气的粗厚的青布短衫裤，他想鼓一阵风进去凉一凉。

弗瑯里没有一点风，闷热的气流围困着他；胸口像压着什么，呼吸着，有点儿艰苦似的，很短促，简直像在喘息着。

但绞在他右臂的锄头，频繁地在身子四周，调换着位置，来去划着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弧形，显得非常熟练地，左手，也用同样熟练的手法，用笠帽的边缘轻轻地拍打着酸痛的背脊。还时时前前后后摆动着腰肢，舒息一下疲劳。

他的脑袋有点昏眩了。

在弗瑯的上层在泛着铜灰的泥浆上铲锄泥土的，沿着小铁轨推动装泥的铁斗的女工，那血红的头巾和深黑的衣衫年长月久熟识了的；此刻却像一个个影子似地在他头上来来去去的晃动着，晃动着。

他满想歇息一会儿，锄头却在新划出的溪沟前头爬动得更快，更远哪！

太阳又射下了眩目的强光，张福仔好像受着一阵惊恐似的，把笠帽套在头上，双手抓住了锄头柄，显得忙乱地推拉着，水流随着锄头在打着涡旋（漩涡）。

蓦然，水笔激剧地喷吐出来的一股水扫射在他的斜对面，黄泥浆的水花从丈把高的头顶飞打下来，还夹杂着砂粒和细石子。

张福仔抹了抹面便转背过去。

「妈的！还寻什么穷开心？」这叱骂的话爬到喉间，就羞怯地退却了。

实在，他并不曾想要叱骂这个还只二十岁的，由中学校里退出来了二年多的矫捷的张伍。

而且，他们在那和弗瑯间隔着一条修长的小山的，在一个橡树林边的工房里，隔邻居住着，一样做下午的一班工；每天不但为着饭菜饭米来往着，在烈日下，在夕阳里，他们也一同兜过半条修长的小山，在矿场包围着牠的园地踏出来的一条小路上，跨过诏泽、沙滩、野草来去着。只是话头在愁苦着生活和疲乏的张福仔嘴里，越来越少；甚至连听张伍那吐不完的新鲜的道理和调一二句笑话的兴趣也打不起来，变得老是啊啊的在敷衍的搭腔了。

「阿伍，这短袖的，出颈的衣服，那里是弗瑯工穿的，去做一身这种粗厚布的工服吧，经穿，皮肤也好受点。」二三个月来，他看着张伍老是宁愿让手臂和头颈上的皮肤，在毒辣的阳光下晒得脱落了一次又一次，老是穿着学校里带出来的制服去上工的时候，他总是要找着一个机会，像一个长者一样重复说着这饱盈着好意的说话。

「粗布工狠也要二三块钱呀！」张伍像在替别人答话似的，简简单单，一点也不经意；接着，就沉默了。

「但是，这种洋布经不起汗水浸，太阳晒；而且，看看你的手臂，照照你的头颈，像个什么样子？」张福仔执抝（执拗）地说着；有时，他会这样的笑着接下去这么说：「年纪轻轻该长得漂亮点，阿伍，你还没讨老婆呢！」

这时候，张伍捷步走在老远的前面去了，之后，话头支开了去，他还撞着张福仔的身子，也把他的手臂拉拉扯扯的，满起劲地迫着他说话。

近来，张福仔老是拿苦笑来作为答话，张伍只好没趣地走前去，时时显得像在随随便便泄气似的，挥动手里的锄头，截去路旁长得长长的一簇簇青草；把雨水冲洗得斜平的沙滩，锄出一个个小窟窿，或者拖着锄头掘起一条浅浅的长沟。

这些情景软弱地在张福仔心头浮动着，他手里的锄头不自觉地停住了。小溪里的黄泥水涌流着，小块的石子，像一个个硬壳的爬虫似的撞着他浸湿得膨涨了的脚背、脚趾、小腿迅捷的滑溜过去。

张伍把水笔朝向十来丈远的，巍然矗立在小渓旁的大石上扫射过来，向前凶猛地冲出去的那股水打在石块上，水花朗声的呼嘘着四散飞出来，再像骤雨一样打落下来，隔得老远的张福仔，也吓着一跳。他推动着锄头，抬头向张伍瞪着眼；差点儿要厉声地教训教训他：

「还同谁寻开心？这是个什么时候了；只要一下不留心，看水笔还有没有你放的份？

但张伍却毫不在乎地，大声的高高兴兴的朗笑声，朝着张福仔抛掷了过来。还做着鬼面，眨眨眼尖尖嘴巴；而且挖苦的说话也追迫了过来。

「你的锄怎么停了一下，高管工今天发你工钱，也不会发偿你的好话。」

紧接着张伍的话，在动着锄头的弗瑯工群里，暴裂了一阵笑声。像冲破了长久压积着的闷气了似的，笑声久久地在弗瑯底里呼啸着，还在四壁击打出了回声。

「到底年纪轻，吃了二三月粥还不曾想到吃饭难。」张福仔这么想着，一点儿火冒也就很快地消失了。只是他被羞耻了这一点上，开始感觉到受着大冤屈似的，心里怪不舒服。

「要一碗粥吃，要一间破旧的潮湿的亚荅屋住，让老婆和儿子不饿死，只得把锄头动得更起劲，更用力，才好让高管工不把你像老三他们被拉出去。而且，连弗瑯那条大金山沟，公司说要停止，全矿场的弗瑯工要减少一大半的事，已经不是一天二天了。」

张福仔想着，想着，眼睛连眨也不眨的看着滚滚流着的黄泥水，满想哭出来了。

「留心回去老婆冤你要饿死她，饿死她的儿子。」张伍像一只凶猛的猎犬紧紧地追逐着一只逃跑得软弱下来的野兽一样，虽然还笑着，却像认真地在叱骂着人家一样，咬硬着字眼说着。

在张福仔前前后后的工人，像难得过着这么个能够娱乐一下自己的机会似的，喧笑得更凶，更久。当那许多目光在兜捕他似的迫视着他的时候，他一下恼恨了起来，火冒得喘息了，他想要骂，可又吶吶地骂不出什么话，只惹得大家玩笑似的喧笑着。等到笑声静止了下来，他才说出话来，声音抖着，又像非常不愿意和对手说什么：

「年纪轻，阿伍，你有一天要吃亏的；寻寻我开心，不能饱着肚子的。」

「妈的，你现在吃饱了肚子在做工。」有谁破口骂了出来，锄头对着溪流一椿击出一个重浊的声音。

张福仔低下头，像给人家骂得安静了，沉默着；看见他上头丈把远的溪沟堆积泥土和小石块，就赶过去把牠们爬开了，让上头的水畅快地奔流下来。

「公司为了要使这些弗瑯工活下去，到现在还贴着本在支持下去，哼！还嫌吃不饱，该死的，到没有吃的时候才知道。……」在周围响着一声二声充溢着憎恶的冷笑静止之后，张福仔安静而又不平地想着。

水流在石块，在斜坡上嗤嗤的叫着，机器的轰声像更起劲，更响亮了。

张福仔沉思着：他不懂得什么锡市场的景气不景气，不懂得什么几十巴仙锡产限额的道理，只有一件事情他是知道得很清楚的：公司方面受着地方人士的要求；不要使全靠采锡生活的四五百个弗瑯工和他们的家属饥饿而使地方不安静，和这个山芭埠的数十家小商店做不到一点生意，支撑着做二条金山沟到现在。虽然，弗瑯工已减少了一小半，工钱也一次一次减少了：就像张福仔自己，四五个月来一样站在溪里奔着锄头，起初，工钱是三角六分，吃公司的饭，前六月后，工钱减到二角半，要吃自己的饭；而做工的时间却由六个钟头增加到八个钟头。可是即使这样，公司方面每一个月还要贴本二三千块钱哩。

「锡越来越不值钱，又难卖，公司支撑到现在，实在有点吃不消了。」高管工在弗瑯里走动着，管理着工作：遇着张福仔这么勤劳而且诚实的年长点的弗瑯工，总是客客气气打个招呼，接着就全个面庞起着一种痉挛，皱上眉头愁苦地诉说起来：「有什么法子，工人苦，公司更苦；省得空放着金山沟不做，贴点本，总算让大家有口饭吃，不饿死。」

高管工的这些说话的声音，像又在张福仔的耳边响着了似的，他点了点头。接着，四面溜看了一下，不见那老是撑着雨伞，穿着黄制服的高管工。那条用树段钉拦住了泥土作为步级的小路中间，常常是高管工坐下来休息，看大家工作的一块石头也空着。

张伍手里的水笔又在放肆的，无目的的，这里乱放一子了。

「总要吃亏的。」张福仔一下可怜起这个年轻人来了，他多想好好地告诉他：他怎样为着他担心的话：「高管工的眼睛，那里不是；那一个人没有亲戚朋友甚至兄弟要找工做；换调你，有着多少另外一个人好用来。」

于是，他像哀怜一只将死的动物一样，看了看张伍。

太阳在浓绿橡林背后，满天的红霞昏暗了，椰子叶簇也在浓暗下来。

「轰……」蓦然，来了一声惊天动地的石炮爆炸山石的声音。

接着，弗瑯在大山石的爆裂的声音里，在大山石跌倒下来的声音里骚动了；细小的石块，老远的急迅飞溅出去，打击着什么呼叫出一个个清脆的小声音。躺在静静的傍晚里的郊野，吼出了洪响的重浊的回声，在晚风里抖动着，弥漫了大地，拖延着才宁静下来。

一股浓烈的火药气弥散在弗瑯里。

「妈的，石炮手也昏了，不预先招呼一下。」张福仔给巨响吓得手里锄头也落了下去，这么低声叱骂着。

接着，他听得水笔还在流动，低向着下面泥土的一个洞里，发出一种兹兹的窒息的异样的惨叫的声音，他猛然抬起了头去看张伍。

他差点儿惊恐得要叫起来。

张伍的面上给石子打去了一块肉，血在向下流注着。但他的双手却撑住着肩头，鲜血也渗透过衣服在流着。他耐不住苦痛地曲下了身子，显得像拼命一样在忍着疼痛。

「要是差一点打着脑袋，性命不就完吗？」张福仔惊恐得全身在抖索着了。

有人奔跑过去扶住了他，张福仔看见他眉头上的衣服给飞打过的石子撕开了一大块。

「唉！靠了这个弗瑯只有他一个石炮手，靠了巴结高管工，就无法无天了。」张福仔的心在剧烈地跳动着，他心里有点儿不平，有点儿悯怜，又有点儿绝望。

他的眼睛一下就润湿起来了，当他看见给人扶走的张伍作着一个个苦痛的痉挛的时候。接着，他突然低下了头，惧惧地拿起锄头来工作了。

「有什么法子，给人弄伤了的，做坏了的，不都像一只狗一样么？」张福仔在夜色里呜咽起来了。

橡林、山谷，和在孤干上顶着叶簇的椰树的影子，都在浓起来了的夜色里模糊了，连轮廓也不再看得清楚。

「应该是夜班来上工的时候了？」张福仔深深地奇疑着，太阳走到西边的橡林后面，七点的夜工就来替班了。但是，现在那条由上面下来的小路上一个掮着锄头的弗瑯工都没有下来，电灯也只稀疏地亮起来，一盏二盏孤零零的，显得怪可怜。

工作了八个钟头的张福仔，有点支持不下去似的，右手动着锄头，左手握着拳头，连连拍打着背脊，可也舒息不了酸痛；一次一次，他侧过身子，一口气一口气的鼓起着胸，也鼓起着背脊，才像好过一点儿。

机器好像一只被屠杀的动物一样，轰声缓慢了，轻弱了；接着，又很快地杂乱地轰响了几下，就在四野的回声里停止了。

张福仔掮了锄头，拖着滞呆的沉重的脚步，急促地喘息着，像爬山一样爬着小路走上弗瑯，一眼就看见三三五五的夜工坐在公司办事处的门前空地上。锄头，上衣，大半是不曾握在手里，穿在身上，却像一条条死蛇似的躺在大家的身傍。而张伍ᅳ面上贴着一小块橡皮胶，肩头上绑着一条渗着血迹的白布，己经穿了运动裤，像一点也没有苦痛了似的，靠着空地边缘的一株木树干席地坐着，只是低下了头，像在想着什么似的。

高管工立在他的身边，上身的制服也脱去了，只穿一件汗背心，像打趣一样地笑着对张伍说：

「年轻小伙子，这一点伤不算什么，睡一夜就好了；而且，你把那条水笔也玩着一天了。」

接着，他回头向大家看了看，带点儿威胁也带点诚恳向大家高声地说：

「公司在弗瑯里淘不出金子，没有多少本来贴，所以今天起夜工停了。这个月只剩三天，下个月起日工裁去一些，录用夜工；你们回去等着消息吧！告诉你们，勤劳的人不会给公司看过的，有工做的就有工做，没工做的就没工做；要求，硬话软话都是没有用的。我高管工也没有中几次马票，公司要我用多少弗瑯工，我不能多一个，也不能少一个。老实说：下月起东弗瑯那条大金山沟也要停做了。」

高管工说着看了看大家，有一个工人接下去和气地说：

「公司也要讲点情理，在好年份日做夜做赚了钱，像个牛塘那么的弗瑯，四五年来，弄得这么大这么深，大金山沟架了一个又一个；就是现在我们向公司讨口饭，也该给的。高矿主就靠了这个弗瑯成了这一带有名的大头家的。」

「这个我管不着，高矿主来，你向他说吧！看他肯不肯卖掉了树胶园，再来一个月几千几千的贴本下去。」高管工朗笑着说。

「倒底（到底）一个月要贴本多少！」有人接下去问。

「多少？告诉你：」高管工呛咳了一阵接着说：「二千多一点，三千多一点，你要明白，公司倘若停下来不做，一个钱也不要贴，拿固本纸出卖，四十多一担，公司有一百三十多担，一四得四，三四十二，你算算可以收进多少！」高管工威胁地看着大家。

「贴本，什么人来要固本纸？」

「红毛人的铁船公司，还照样在做！」

张伍听着大家吵闹着，高管工的一个个面容和一声声的语调，在迅速地煽旺着他的怒火；但他还按着，眼睛看着遥远的天边，一动也不动地说：

「况且，高管工也吃着弗瑯采锡的饭。」

高管工一下给非常锐利的声音激怒了，他狞笑着高叫道：

「我会饿死给你看！」

「几年来，你榨取了多少弗瑯工的鲜血，还会饿死吗？」话一下要冲出口来，但张伍用力地咬了咬舌尖，一阵刺心的疼痛使他咽下了这句话。

高管工看着张伍沉默了，大家也沉默了，又变得和气地接下去说：

「你们要是出去见见世面，多懂了点事，就晓得自己在梦里呵！告诉你们吧：固本纸，今晚有多少就可以卖多少，铁船公司就要，多少以前锡产多了的也要找固本纸来卖出去。你们不明白，在产锡有了限额的现在，固本纸成了怎样一种东西吗?」他说得有点儿喘气，又呛咳了一阵接下去说：「铁船公司采一担锡，只要十多块本钱好了，而弗瑯采一担，就要三十多四十多，加上固本纸四十多，不要八九十吗？但是你们晓得现在锡米市价只六十多，而且市面越来越恶劣了！」

接着，高管工还解释这解释那弄得有点倦了，大家也听得很不耐烦；他们全没兴味来注意这些。夜色越来越浓厚了，树林和山丘的影子也快消失了；夜班的弗瑯工一个个懒洋洋地抓着上衣锄头走开了。

张福仔站在老远的，胆怯、懦弱，而又贪婪地看着张伍他们；他感觉到心在荡着，疲乏的四肢在抖索。

人群走散了，高菅工招呼张福仔他们去领当天的工钱。

张福仔急急地走了上去，在高管工的工银簿上画了个押，伸手接下钱来，他摊开手心一下一下的看着，终于忍不住了说：

「高管工，还有三分钱。」

高管工在发另一个人工钱了，连看也没看看他。

「怎么只有二角二分了！」张福仔抖起了一股勇气，拉住了高管工的手臂说，声音像向人哀求着在乞讨一点什么似的。

「你看看人家，比你多不多？」

张福仔看看每个人都拿着二角二分，一点也不错，二角小小的圆银角，二个小小的方铜枚。「为什么今天突然减工钱。」张伍的三角也只剩了二角七分，他一下就按耐不住，像和人骂架一样火冒地说。

「你嫌太少吗?」高管工严峻地说着生硬硬的话。

「我是问你为什么今天要减少三分钱？」张伍像在打架时连半步也不能退却似地，紧迫着说。

「三分钱少得多了吗?告诉你：明天少四分五分也有很多人要来做工，过三天少六分七分也有很多人要来做工.，你用不着来管我高管工的事，我只嫌做工的人太多。」接着，他干咳了一下，就朗声狞笑着说:「一个中学生本來不配做弗瑯工，但是，一个读书人应该明白我们的祖国现在受着怎样的灾难，知道爱国；不是吗？伤兵难民都要同胞救济，公司一二百，我高管工几元几几元的爱国月捐，是不是在这种不好的年份还要拿出血本和肉里钱来？」

「榨取别人的鲜血，就算救国；几百个弗瑯工，那个不是中国人？那个不曾为国家出过钱；也那个不能给国家出一份力？但是，你们饿死他们，只为了，只为了每一担固本纸自己做下去除了工钱只赚十元多，廿元多，不做，卖固本纸可以赚四十元多；就为这十多块钱二十多块钱啦！亏你还吞着救国、伤兵、难民的话。」张伍再也没法抑制住他年青人的一种粗暴的火气，话像瀑布一样不衡衡轻重冲泻下去。生活、母亲、妹妹，在他心里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迹。他喘着气，蹦跳着叫着，面颈都涨红了。突出的眼珠像要喷出烈火来。

「你不知道在对谁说话?在什么人手下做工吗?告诉你：我是弗瑯的高管工，昏蛋!」他冷冷地说着，狞笑着，就愤然地把窗洞门闸下了。

张伍把手里二个角子二个铜枚猛然地向窗门掷去。角子铜枚在窗口，在地上，孤独地呻吟着。接着，他跳上去，擎起来的拳头要向窗上挥去的时候，给张福仔迅捷地拉住了。

「阿伍!你发昏了吗?」张福仔的眼睛严峻地注视着他，身子剧烈抖索，话声也抖得不成腔调了。

「只有你的肚子能够装下那些乌气!」张伍面对着张福仔像面对着高管工一样，猛然地摔脱张福仔的手，恶狠狠地怒视着他。

张福仔踉跄地倒退了十几步，撞在走廊的一支柱上，背像贴上去似的不动了。惊奇地睁大着眼凝视着张伍，喘着气，久久，却悯怜地，呜咽似的说：

「你……你要饿死老母亲……亲和妹妹吗?」最后几个字却直叫了出来，有如工厂回声的尾音。

张伍久久地呆看着，眼睛一阵昏花，倚在柱上的张福仔旋转着了。

「我……」他闭了闭眼睛，喃喃自语着甚么。接着，像有甚么突然刺激了他似的，他迅捷地拔脚就向回家的小路上奔跑了去。但一会儿，他又放慢了脚步。

在昏暗的黄昏，他沉默着，踯躅着，不看一看脚下的高低，像一个醉汉，手里尽是不停地扯坏着那只半新旧的笠帽。

层层的乌云从西天边推拥了上来，跟着这个昏暗的黄昏，看来一阵热带的暴雨狂风就要来了。修长的小路在昏暗的黄昏里浮现着一条模糊的影子，路灯一盏也没有开。

天中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只是风一阵比一阵鼓得更起劲了。

乌云在天上推拥着，推拥着，枝叶在风阵里瑟瑟的叫啸着。

张福仔跟随在后面，时时看看张伍，又摇摇头，叹叹气，在黑暗里，两眼闪着了朦胧的光泽。

（二）

是少雨的干燥的旱季快要过去了的，一个八月末的早晨。

太阳还没有出来，郊野是静穆的，草丛叶簇的青绿色上，像抹着一层淡然的光亮，沼泽也显得出奇地爽朗，空间也像有谁洗拭过了，看来是明净而且可亲；天幕则有如一个渊深的蓝海，几朵白云在追逐着嬉游着。

风，轻轻地摇曳着草，摇曳着枝梢；也鼓着一阵阵早寒。

张福仔掮着锄头走向屋边一个沼泽地的斜坡上，整夜的失眠使他感觉到这个早晨出奇地寒冷,他抖索着，缩紧着身子。

他站住了，向草丛看着，看着，像在思索着甚么；半晌，才开始锄着乱草，草长得多了，而且一颗一颗虽是短小而且脆弱的，彼此错综抱生着的根，把一层地面弄得很结实了。

张福仔锄着，只锄掉了一些草叶、草干；他停下来看看草地，明白的感觉到艰难、无望，甚至要硬硬头皮退却了。每天早晨醒来，大半天在弗瑯里工作的劳苦也像一下醒了来，甚至长月久积压下来的辛劳也一下醒来了似的，爬起床来，比工作倦了从弗瑯底爬山一样爬起来更难受。他掀动着锄头，手里用不出一点力气；腰酸、背痛，多想再回到床上去睡一回。

「天天吃点盐水粥吗?」这么想着，一阵苦痛使他咬响着牙齿,腰扭曲了几下。真的，生活的惨苦抖起了他一股力；有点儿突然，他显得坚定地摆动着锄头，他要锄去一块地，种点儿蔬菜甚么的东西，好下粥吃吃。

一股热开始在身子里流动着，汗黏腻了皮肤，这时候，他又感觉到早晨身子好受了一点，心头也重闪起了那个希望，安静下来了。

「让她们有点青菜吃吧；瘦弱得像甚么!」他差点儿对着锄头底下的，在青草的重围下的小块湿黄的砂土喃喃自语了。

己经几个月了啊!工钱只有二角半,每天只能去向高管工那里买三包六分钱的，放在手掌里差点儿可以握得拢来的纸包米，早晚煮二次粥吃；吃不饱，也饿不死。但一个多月来，工钱剩下了二角二分,买了三包米，只能有四分钱买盐，二餐泡着开水下粥，连那三分四分的豆芽，豆腐，青菜都没有得吃了。

「老婆，女儿，瘦得像夜叉，像小鬼了。」吃着粥的时候，看见她们那瘦黄的面，深陷下去像两个水潭那么的眼眶；甚至连头发也没有一点光彩，显得枯黄憔悴的样子；他总恨恨地像觉悟了那做下的滔天的亏心事似的暗暗地叱骂着自己。也因此，他勤快地工作着，掀动着锄头像看小溪里滚滚的流水在拼命；回到家里，腰酸背痛也常常不曾使他怎么痛苦、担心。他似乎在心底只剩下一个想头，就是不要使她们饿死，甚至活得稍稍好一点，像一个人。

太阳在浓绿的橡树林边烧红了半边天，又慢慢地烧毁了那半天的红霞爬高了起来；旱季末的阳光，穿过干燥的空气，一下就变得凶恶地要烧炎人的皮肤了。

但是张福仔在勤快地，用坚定的动作锄着草，惨苦的生活，甚至那惨苦的希望也参加着，像一条鞭子一样在无休止地鞭鞑着他。

「柴没有了！」带着孩子走出来的，把竹片编织的门扉带上的妻；像自语，又像叹息地说着，连看也不看他，自顾和小孩子向橡林走去了。

张福仔呆呆地看着他们穿进了橡树林，二个背影，二只手里的竹篮和绳子在林间修长的小路上消失了，他重重地叹了口气，像忘却了他的工作，背柱着锄头柄支撑着身子，久久凝视着那条小路。

几个月来，不曾花过一个钱买柴了！在常绿的热带，也常有枯枝枯叶，在郊野、在树林、在山谷里躺着，拾一点烧柴，并不是一件难事；只是每天，每天，看见她们手里挽着一篮，肩头上背着一捆的回来，晒红了的面上汗在流着，到了门口，就像丢掷一样重重的放下来；重重的落地，也像重重的落在心上

太阳高斜在天顶了，张福仔已经锄出了丈把见方的一块沙地，预备明天再锄半天，把蔬菜的种子赶早下下去.，他就背着锄头回到家。

从阳光里走进去，觉得里面昏暗，一股潮湿的气味使他难受，那二张板床的灰黄的蒙上了一层尘灰的垂下的蚊帐，也特别使他憎恶似的，而且床头的土灶还在冒起着烟火，但是，当他想到这是不用付租钱的一间工房的时候，他就有如觉悟了自己的贪得无厌似的，感觉到羞愧了。

儿子已连两手爬在桌子上，在贪婪的吞着粥汤，还时时用珍惜的手去醮着盐水，棹子在哎哎地惨叫；另外二碗粥摇动得溢出了汤水来。张福仔勉强地咽下去二碗，就匆匆地带着锄头出去了。

他要赶着午前的那一刻高管工在家休息，也在家做生意的时候，去买米，好晚间带回去煮粥

吃。

他走着，走着，不住地摸着袋里的一角五分钱，他有点胆怯似的，脚步滞呆了下来。

昨天领来的二角二分，为着将来的生活，买了七分钱蔬菜的种子，剩下来的，己不够买不可以再少的三包米了。

「高管工会不会欠三分，晚上领了还；明天就不要吃盐了，苦一下，以后有菜吃哩！」他这么一想，没有了担心，一个美丽的希望使他跨着高兴的脚步走着。

高管工很客气地，一见老主顾进来就给了三包米，伸出来的手没有缩回去，手掌张开着，意思是在等钱。

张福仔捏了捏纸包的米，觉得纸包更小了点似的，但他并不在意，也不会傻得要计较这些；他拿出了钱，心里一下慌乱了起来，手在抖索着。

他一壁交着钱，一壁口吃似地说：

「高管工，还有三分钱等晚上领了工钱还给你。」

「我那有这么好的记性，也没有这么多的闲工夫来记着。」高管工冷然地说，目光一直射在前面堆着的许多纸包上，虽然他并不要看牠们。

「我记着，不会错的。」哀求的声音也在抖索着，像他的身子一样。

「不要多烦了，买二包吧！」高管工说着拿出二个铜板放在他手里，顺手要拿回一包米。

张福仔像一个母亲怕人攫去她怀里的孩子一样，把米包捧住在胸前，哭出来似地说：

「家里有三个人啊！二包那里吃得够。」

「吃不够就饿饿；这边多少人，过往本来都靠着做弗瑯工每天吃二包一包米的吗，现在，连半包也没有钱去买，也没有饿死的人躺在路边呀！」说着，高管工爽朗地冷笑着。

「那么分买半包吧！」张福仔哀求着。

「这样我又要一个人来分呢！因为大家买不起几斤几斤，我才给你们批进来，烦一次手续分开来，我又不会做这六分钱的生意赚钱。」

张福仔一时不知道说甚么好，眼前的高管工像在高大起来了，但高管工却又笑笑说话了：

「三分钱拿去，你欠一包去吧；这可以过五天十天，发工钱的时候扣掉；但是，欠账，一则手续烦，二则我先垫付钱出去，要七分钱一包。」

张福仔像在尊贵的主人面前蒙受了甚么一件恩德似的，看着高管工在厚厚的账薄上记了下来，

一点也不会想到去计较什么七分六分，就满口谢着退了下去。

料想不到的，走到门口看见许多日子不见的张伍，他和十几个失业了的弗瑯工来看高管工.，张福仔一下就想着：

「年纪轻，说话不知轻重，上次吃了亏，现在还得来求人家，晓得和人家客客气气了。」

显然，高管工也为这一群客人奇异着，他看了看他们招呼他们随便坐了下来。

久久沉默的弗瑯里的机器声，像近在屋后面轰响着，地也有点抖动似的。

「高管工，实在没有法子找饭吃，家里还有人要养，好几个年纪大点的成了乞丐；但我们年纪都还轻，有气力……」一个人这么轻轻地，羞怯地，慢吞吞吐出抖索的声音。

「年纪轻，做乞丐不好意思？」但是高管工沉默着看了看大家，到底接着客气地说道：

「有什么法子，我高管工不过管管弗瑯工,但是高矿主还做一条金山沟，情愿贴本贴到今天，原是为着救济一些弗瑯工呀！但是人太多了，连高矿主这么有名的大头家也没有法子了呀！」「大家都靠弗瑯采锡吃饭，弗瑯里没有办法，怎么活得下去。」

「就是这么呀！才难办。」高管工点点头，迟呆地说。

「我们知道高矿主这里的弗瑯是信托高管工管的，要是高管工能够去说说情，头家还可以救济这些人的。」

高管工没有说什么，只点着头表示同意。

「况且，强盗侵略我们祖国，打仗了，弄得世界不安静、不景气，弄得许许多多人没有饭吃，但是我们打胜了强盗，会好起来的。」

张伍像在对同学演讲似的，摆动着身子，挥动着手。

另一个弗瑯工突然地站了起来接上去说：

「是的，国难当头，只好大家苦一点，我们的工钱只要够吃饭，头家也在固本纸上吃一点亏，不是么？我们回去杀敌没有川资，留着要活命；活着的，做一个国民也总会替国家出点力的。」

「打强盗的时候，国家用得着我们，打败了强盗的时候，国家也用得我们出力……」

「好了，阿伍，国家大事不用说，我要去做工了；公司有法子，又为什么要停做一条金山沟，做着的一条也歇下夜工呢？」

「高管工，我们是想替大家请求高管工帮忙的；将来打倒了敌人，我们都有有工做的日子，能幸福过活。现在，我们只要求活命，做四个钟头工，一角一二分也好，头家买公债，赈济难民总是几万几万的,有名的爱国的，高管工也一样；现在，我们不也是难民了么?」

「你们应该去请求筹赈会，拨一点款子赈济你们失业弗瑯工。」高管工不耐烦地走动着听了老一回话，等声音静下来，这么笑着说，面上的肉在作着一阵阵的痉挛。

「况且？」先前说话的那个工人看见张伍要站起来，就抢着温和的说：「我们都是高管工好意，叫水客带我们南来的；张伍爸爸不死，和高管工也是好朋友，现在，母亲责骂着他上次不该得罪你，因为连粥汤都没有吃了。本来，有川资，可以回家去种种田地苦挨日子，或者去杀强盗的。」

「我们能够活着，能够给国家出点力，是忘不了高管工的。」

张伍喘着说着，显然他是按耐住了冲动起来的感情，最后一次和气地说话了。

「现在记着我了，你放水笔的时候却不曾想到过我。」高管工说着，向大家异样地溜看着，忍住了一半的笑容。

张福仔一声不响地站在后面看着，看着，不知怎的，心里老是一阵阵空虚，心像要呕吐出来。张伍一跳就跳了起来，但是被侮辱的过分的火冒却使他显得出奇地温和的说：

「高管工，我们只要求做工活命，只要求一角几分工钱买米。我们是中国人，我们记着中国，所以你扣三分钱也就让你扣了，我们只是记着危亡的祖国，高管工，现在不是谁记着谁的时候。」

「你向国家去说话罢，我不是蒋委员长，也不是林主席；我是高管工，现在要去管工了。」高管工显得憎恶地吐了几口唾沫，就转身要向后门出去了。

「年纪轻，啰囌（啰嗦）点什么出来吃点亏，工没有做了，饭没有吃了，连潮湿的工房也要没有住了。」张福仔也憎恶地想着退出了门；但是，他还不马上走，像有什么一股魔力拉了他似的。而且，他又绝望地想着：

「有多少弗瑯工，是失业了；没有饭吃，只好饿死和讨饭了。」

张伍的面涨得绯红，面庞的一个伤疤闪起了亮光，把纸包米当做手溜弹，一个个向高管工背上丢击上去。张福仔一阵阵剧烈地寒抖着。接着，同来的人把张伍拉了出去。张福仔看见那忿愤得急喘着的神气，一下像要来攻打他似的，他急忙拨脚向弗瑯奔了去，山丘、树林，向后面退走着，一脚高，一脚低，也不管了。

他喘着气，从小路上走下去，高管工却已撑着雨伞走在他面前了；这使他吓了一眺，不知怎的，眼前昏花，心在飘荡似的，脚步也像飘起来一样没有点儿捉摸，险些儿要倒下去。

「十一点三个字了！」高管工喘着气，可却严厉地说。

金山沟推铁斗女工的红头巾黑衣裳，在他眼前是动着，手里的一包米掉了下去。

「你也发昏了！」高管工却好笑了起来。

张福仔想不出要说什么，摸摸二个衣袋里的米包还在，就在地上米还密聚着的地方抓了一把，一点也不可惜那过半的四散的米粒，就奔下弗瑯去，忙乱地工作着了。

他的脑袋一直昏昏沉沉的，尽在想呀想，可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想着什么。

机器的轰响，水笔的泄水声，一直围攻着他，他像一个机器似的，手里的锄头不息地推着、拉着、锄着，划着弧线。

热风像不曾昏闷着他，太阳像不曾烧灼着他的皮肤，汗像在别人身上流着，喘息也像是别人的似的.，他也不曾感觉到腰酸背痛，有如他不曾在深渊的弗瑯底工作似的。

太阳西横了，重重的乌云，一层一层堆上来遮没了太阳，遮没了半个天，一会儿，满天是黑沉沉的了。

来了一声声，在弗瑯里击出响亮的回响的雷鸣；风也推倒着枝叶，卷到弗瑯里来，只是卷来的是一阵阵浓重的热瘴气。

接着，大点的雨滴打落了下来，击着石块，流水，笠帽，在弗瑯里连续不绝的清晰的交响着，弄得机器的轰响也似疲弱的呻吟一样低微到听不大清楚，弗瑯底层和四壁冒出来的热瘴气也消散。

狂风卷着暴雨，飘过去成了一层一层的；接着风静息了，热带的暴雨却像倾倒一样泻下来，张福仔这一下是清醒了，他看见推铁斗的女工还在锄着泥，装着泥，在雨线林里那模糊了的红头巾黑衣衫依然在上坡慢、下坡快地移动着，来去着。

水笔照样在扫射着，靠近来，急水冲溅的声音盖过了雨声远去了，那声音在雨声里微弱下去一直到消失。

张福仔他们，因为雨水来得多了，溪里的流水澄清了起来，于是必得锄着，推拉着働头更出力，好让水变得更为泥黄，混含着锡米。

雨停止了，衣服全是水淋淋的，脑袋是像冲了个畅快的凉一样舒服了；可汗热的身子给雨水一冲，张福仔感到点儿冷，身子抖索着了；而且，筋骨条条节节有点儿酸痛，在收缩上去似的。

他感到出奇的乏力工作着，手臂好像要掉落下来。

好容易等到机器发出一阵短促的急响而缓慢下去停了，他爬上弗瑯，领了工钱回去，还湿洒洒的衣服连累着全身，他沉着头走着。

快到家，一阵惨厉的哭声迎着近来，他惊恐地抬头看去，哭着的是张伍的母亲。

她的黑衣服已黏满了沙泥，绉缩（皱缩）得很厉害，显然在地上已经滚得好久了；头发蓬乱着，面上泪水胶住了沙泥，她向着张福仔奔来，一手在不住地指划着，形容着她哭得含糊不清了的说话，一手拉着她十岁左右的女儿。女孩上身的衣服扯开了一大块，全个（整个）肩头都露了出来。

「怎么活下去呀！」眼前的情景,倒像不曾怎样的激动了他，他只是想着张伍不会再找着工做，一个老的，一个小的，连半包米都没法得到，一阵心酸，差点儿要掉下来。

张伍的母亲哭喊到他面前了。

「阿伍，不会回来这里了；刚才给抓去问话——」说着，苦痛像一阵喷泉似的喷射着；她放下了女儿，拉着张福仔的手，身子像瘫下去似的哭倒在地上了。

「高管工带着马达来的，说阿伍哥在这里闹事。」女孩噘起了咀唇（嘴唇），睁大着眼睛，忿忿地插上去说。

张福仔想不出那一句话可以安慰张妈，只拼命似地拉着她.，因为拉着她，她越哭得厉害，越觉得伤心，索性在地上滚起来了。

「张妈，高管工来你家了，叫你去。」张福仔的妻在老远高叫着的声音，抖动在静静的夜空

里。

张妈像有一支尖长的利刺一下深深地戮进了她的脑袋似的，猛然地跳了起来，摔脱了张福仔的手，朝着家以出奇的迅捷步伐奔下去。

「妈呀——」女孩尖声地哭叫着也奔了去。

张福仔的脑袋给惊恐弄得昏乱了，他呆呆地站着看着她们奔了一会，等到他们的背影摆动着消失了，好像是消失在波涛汹涌的大海里，不自觉地，什么一种感觉刺着了他，他突然飞步追赶了上去。

「你快一点搬出去，公司没有这么多空房子给闲人住。」高管工挥动着手里的竹竽，涨红着面，对着坐在地上的母女笑着说着；说话的声音坚实得如一个个槌子，也显示着牠应有的威力。

张福仔吓着一跳，他还不曾想到高管工会来这么一下毒手的。

张妈给惊吓弄得呆了，但是，那沉默着呆看着高管工的眼光，却显得很清醒而且坚定，像在太多的被侮辱和被损害中横了心似的。女孩蹲在她身傍，不哭、不响，眼睛里投射出恨毒的光芒。

「教训教训大家，张妈养了一个儿子不好好管教，弄得不像一个人，倒像一个三星仔，一次一次寻人作对闹事；现在，使下了好事，也有了——」

张妈挣扎着要站起来，可终因没有那点力气又倒了下去，但他马上就倒着身子，让一条曲着的臂膀支撑起上身。她抬起了头，厉声截住了高管工的说话接下去说：

「我管教过他的。但是，求求人活条命不算什么坏事。高管工，你记得不记得你出来的时候，你七十多岁的老母亲吃过张伍家的饭，死在张伍家里？」

「张伍一年多放着水笔你没有知道？」高管工把竹竽直对着张妈指点着，慢步逼近上来。

「一年多，算日拿你高管工的米，也不算亏心，承你记着死了的张伍爸,叫我们来南洋发财，我还记得很清楚，水客告诉我们说你爸爸使我们发财。」张妈终于挣扎着喘着气站了起来，横竖至多只有一个饿死，这么想着，心情反而静定了起来，说话也就一声比一声更响亮了：「那卖掉了阿伍一个兄弟，几亩田，只留下几间房子，想将来有个死归所在方出来的——」一些往事像潮水一般的涌上她的心头，她终于忍不住失声哭了出来，重又倒在地上。

张福仔惊呆着，踌躇了一回走上去想扶她起来，高管工却用竹竽指挥着说：

「去把张妈的东西拿出来。」

张妈被这话激怒得更厉害了，她跳了起来，极力忍住了哭，忙乱地走进房子，却又不知拿什么东西好；她呆立着，泪成串地滴下来，艰难地对跟着进来的女儿说：

「把几件破衣服收起来；留意阿伍哥的，他不死在牢里还要活着穿。」

张福仔看着高管工走远了，才胆怯地，可又流着怜悯的眼泪走了进来.，想不到说什么话就一声不响地帮着女孩收集东西。

一会儿，一个包裹，一只竹篮装完了所有的东西，张妈跟着走到门口，站在包裹旁边，忍住了哭声。

女孩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奔进去拿了二个半个的椰子壳奔了出来。

「拿这个东西做什么用？」张福仔伸手出来想要拿下来。

「妈妈说：拿着这个东西讨饭好活命。」女孩爽快地说。

张妈猛然的，像发疯了似的跳过去双手抱住了女儿，心上太过难受，就号啕大哭起来了。

是的，张妈在好些日子前，就问人家讨了个椰子，弄成这二半个壳磨光了，对着女儿说笑道：「讨饭的，拿着这个东西好；弄不破，可讨米、讨粥饭，还可当碗吃东西。」

女孩抚摸着椰子壳上那三个活像一个骷髅的二个眼睛和一个鼻子的洞，像在嬉游。

「不要寻死，有一天活，就活一天——」张伍被抓去时的说话又清清楚楚地在她耳边响了起来。

「想不到真的要拿了椰子壳讨吃活了！」张妈号哭着，号哭着昏厥了。抱着女儿倒在地上。

张福仔的妻也走来了，把她们吃力地扶到家里，弄清醒了；又横劝竖劝使他们吃了一碗粥。

一放下碗，张妈提着包裹、竹篮，要拉着女儿走了。

「要到那里去，有工做没工做的弗瑯家里都一样。没有值一角二角钱的东西好当，好当的早就当先光啦！都没有一个钱一把米可以借；这么夜了，这里住一夜吧！阿伍叔会出来的。」张福仔的妻对着发呆的张妈一声声呜咽着说。后来把门关上了；二个儿的泪水都在点淡的灯光下，一颗颗闪着光亮掉下来。

张妈再也不说什么，一个苦痛的决心咬紧在牙齿里面，只重重地叹了口气，给扶上床睡了。

(三>

张福仔在外面坐了一回，也爬上了床，可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心里难受，腰里背上也难受。夜深了、静了，他又想着留下了张妈，高管工也许要说话。一则，这也是工房；二来，留着高管工所赶走的人住，怎么好回话。

「也穷昏了！」他差点儿要大声叱骂起老婆来。

失眠折磨了他好久，疲劳终于使他入睡了。

第二天清早起来,张妈、女儿、竹篮，都不见了。张福仔虽然一阵心酸得要掉下泪来，可心上却像放下了一块石头似的。但是，他又久久地叱骂老婆不留心：

「现在哭有什么用？」

「我出去找找看。」张福仔的妻哭得更凄惨了。

「还不去找一点柴，今天用什么烧；自己也要饿死了。」张福仔肯定地说着。

她看看丈夫，低下了头沉默着；好久，绝望地喃喃自语着：

「找了她们回来又怎样呢?养不活她们!」说着,艰难地忍住了哭，叫了儿子跟她出去拾柴走了。

张福仔赶忙赶紧地，继续锄着那块荒地，在汗流和喘气里，他看见了二三丈宽的黄沙泥地上，安静地躺着六五条狭短的畦，不自禁地自个儿笑着想着：

「有一点青菜吃，活着也不算苦了，看看张妈她们，况且，年份一好，工钱加起来，就可以好好地过活的。」

回到家，拿出了一条小板凳，在门前树影下坐了下来，显得很闲散地歇息着，等着老婆煮粥出来吃。

可是高管工的叱骂和小路上四散了的米粒的影子，又一下子出现在他眼前了。于是他迅速地举起双手抱住了脑袋，屈着手臂撑在膝头上；哀伤、忿怒，一起在猛然地冲激着他了。

「怎么昨天只拿回来了二包米，还弄得湿湿的。」吃着粥时老婆问他。

盐水像刺痛了他的舌头，淡水似的无味的粥汤，一股酸味使张福仔的心要呕吐出来；但他很快地镇静了下来，把话头支开了去，放下碗就匆匆去做工了。

高管工家近了，欠着的一包米钱使张福仔的脚步滞呆了下来，他想到要使高管工相信他，知道他是一个诚实的弗瑯工，那钱不要拖欠他。

他想呀想的，抬头看着太阳还早，就突然地回头向家奔跑着。

「还有一身工服拿去当一当，七分钱，过几天总有法子的。」

但是，快走到家，看见那身衣服己经洗了晒在竹竽上，青颜色着了水，显得深黑了，在轻风里飘呀飘的。

「再没有什么可当的了！」他这么想着，绝望使他伤心得要哭出来，他溜看了一下，老婆女儿都没有看见他，他就回头飞跑着了，脚下的高低好几次几乎使他跌下去。

他昏昏地去买了米，昏昏地走下弗瑯；弗瑯给毒热的太阳烧炎着、烘灼着。

在金山沟旁边的显得矮小而且难看的椰子树，在孤干上生着的一簇叶子，安静得没有一个抖动。在山腰、在山谷、在橡林，像在冒着一阵阵淡淡的白蒙蒙的蒸气，有如飘散了的炊烟，这靠近着赤道的大地，也像一只热昏了的动物似的，在喘息了。

机器在轰响着，水笔在扫射着，张福仔的小溪的流水在潺潺地喧叫着。他出奇地烦燥、昏闷，觉得弗瑯里矗起的小山石上，像山坡一样倾斜的弗瑯壁上，要冒出火来了。

高管工撑着雨伞来回地走动着，注视着每一个弗瑯工手里的工作。

太阳才刚刚西斜了一点，在张福仔上面几丈远的地方，有一个弗瑯工连一声叫喊都没有，昏倒在小溪里，身子打击着流水，弄出重浊的声音。

接着周围喧哗了起来，高管工赶着过来，目光横扫住了人声，叫二个人把他拉起来扶上弗瑯去，老是显得骚扰而又安静的弗瑯里，马上就照常进行着工作。虽然有些人看着扶上去的人，有些人为着自己的股酸痛在重重叹息了：

「明天说不定要轮到倒下去了！」

一会儿，一个早班的弗瑯工来代替了他，那人还对张福仔他们说：

「今天起我做夜班了。」

张福仔的心上却飞来一个好念头，他低着头在静静地想着。

太阳落山了，他踏着朦胧暮色赶回家，今天要拿回米去煮粥。

吃了粥，难得地出去闲步一回；凉爽的晚风,使他劳倦的身子舒服了些。

他舒服地睡上床，眼睛哭得红肿的老婆,不曾使他想过什么。

第二天，天还没有亮，他就起身了，轻轻地拿了锄头，关上了门，去偷做早班工了。

「昨天昏倒的人，还不会好的；那人又做晚班工了。」他坚定地想。

「也许高管工叫了个人来,」但这想头一下就消失了，因为他又想到：「只一次，做了工，高管工会给钱的；况且，他一向不曾冲扰过他，一向是勤快而且诚实的弗瑯工呀！」他高兴得差点要叫了起来：

「二角二分，还了七分，还可以买二包米煮一餐饭吃，还可以买一点青菜下饭。」

张福仔起劲地工作着，含糊地回答别人的疑问。太阳顶在头上了，他可不觉得热，也不觉得腰酸背痛，他出奇地兴奋着。

高管工走过来，开头他胆怯着会挨骂，想着想着，就胆壮起来笑着招呼他，出呼意外地，高管工和悦地笑着，点点头不响的走了过去。

太阳快爬到头顶了，五点钟起的早班八点钟工作时间完了，晚班的工人络续走了下去，有人招呼着张福仔：

「今天你算早呀！」

张福仔点点头不曾说什么，回头跟着大家爬上弗琅去领工钱；他赶着还要回来下弗瑯去做晚班工，抢着几步走在人群前头。

「你也昏了，还不下弗瑯去做工？」高管工拿着一个弗瑯工的工钱的手突然缩了回去，瞪着眼，厉声地叱责着他。

「我……做了早……班工……。」张福仔的身子剧烈地抖索着，说话也抖索得不成腔调了。

「快下去，人家忙得要死还来烦。」高管工一手推开了他，把工钱给了别一个弗瑯工。

「我做了工，你看见的呀！」张福仔像受了弥天的大冤似的流下眼泪来。

「看见有什么用，你不知道你是在什么时候做工的么？」高管工暴怒了。

张福仔伤心地哭了，不知道说什么话好.，而高管工理直气壮地接下说了：

「要是像你那样偷抢着做工就有钱，什么人不要来抢做，偷做？这边失业的弗瑯工可以挤破这个弗瑯,大家不要争抢殴打得头破血流吗？况且，你要我高管工垫出这一注工钱么？」

「但是今天的确少了一个弗瑯工做了。」旁边有一个弗瑯工看着，听着，不服气了，冲前了几步争辩着。

张福仔给这旁人的打抱不平的义愤刺激着，使他一下子前前后后想着自己几年来的做着弗瑯工的日子，想着高管工，想着张伍他们，使他在绝望中抖起了一股胆壮的，从来也不曾有过的勇气，大声高叫着：

「你看见了的时候又不叫我走。」

先前说话的那个弗耽工，睁大的眼睛里要冒出火来；但是他却回头像命令似的对张福仔说：「下弗瑯去做了吧，这年份，说什么，吃一点亏，不饿死自已，不饿死一家人，还不好么？」张福仔迟疑了一下，恨恨的从鼻子里吹出哼哼的声音，就苦痛地，悻悻地拖着锄头走下弗瑯去。

弗瑯里的骚扰声，太阳的毒热，他自己锄下的坭土（泥土）和搅动着的溪水，也都不曾注意到；他昏昏沉沉在想着、想着。

一直到太阳下山，他并不曾再为那一餐饭为那点青菜难过；只是张妈和他女儿的影子，那个昏倒的人的影子，在他眼前阵阵的昏花里出没着，好几次使他摇晃了几下，险些儿跌倒下去。

爬上了弗瑯去领工钱的时候，高管工叫他等一等，他也就恨恨地看着大家领了工钱走开去。他不曾有点儿害怕，提心吊胆的凝想着将要有什么样的祸害袭来。他只模糊地意识着，要像张伍一样把他年长月积压下来的劳苦、冤气，一下子发作了出去，然后自己干干净净躲下马路去让奔驰着的汽车去辗死；老婆、女儿，此刻也不再存在他的脑子里了。

几十个弗瑯工都走开了，然后高管工严厉地叫了他前去。

「这里是二角五分，国家也不必再捐你的了，让你去买点青菜吃吧！」高管工点动着手里的二个角子和五个铜板，轻声地，不愿意地说着；角子铜板在他手心里阵阵地呼啸着。

像不曾有人在张福仔面前说话似的，他一点也没有感触着沉默着；高管工看看他，笑笑就厉声说下去：

「你忙着管闲事，种蔬菜，常常迟下弗瑯；明天你索性不要下去了。工钱拿去！」末了的一句话，是恶毒的叱骂了。

张福仔却像一个木偶似地，一声不响的接下了钱来，拼命地捏紧着，像要把它们捏成粉末。

「告诉你：安分一点，工房还让你住下去，反正公司还不用。」高管工突然提高了声音说下去：「但是，你不要妄想种什么蔬菜，你不知道那是公司的属地吗？随便让一个弗瑯工去垦种，公司有多少地方？大家不要争抢着打得血流成河吗？你想，你想一想，张福仔！」

张福仔看见高管工挥动着的手一下变成了野兽的利爪，嘴巴也扩大起来像一个有齿的弗瑯；二个眼眶在冒着烟火，接着就烧起熊熊的火焰来。

突然张福仔看见这只野兽猛然地扑向他来了，他转身就奔跳着逃走了；前面的山丘，树林的黑影，向他直冲过来，他以出奇的矫捷的步伐奔跑着，一直不曾说话，只是时时像喊救命一样惨叫着。

快跑到家，那个矮小的熟悉的亚荅屋的影子，使他一下清醒了过来似的，他突然站住了！

站立着，他一点不曾觉得在急喘，汗像山溪的泉水一样在流着。

没有风，山野是静静的；没有月亮，没有星，山野是黑黑的。

张福仔站立着，抑制着喘息老一会，就决然地走向街场去了。

他显得出奇安静，走进咖啡店，以抖索的声音，叫来一杯浓咖啡，好像滚热的咖啡不会烫痛他似的，二三口就吞了下去，付了钱匆匆走出来。

对面的戏院里锣鼓喧天地在打闹着，他清醒地走去买了一张一角的戏票走进去。但是，一坐下来，舞台上的戏人花花绿绿的衣服晃动得他头昏眼花，锣鼓更打闹得受不了；没有一会儿，他又匆匆地走了出来。

他在暗淡的街头踯躅着、踯躅着，摸着袋里还有几个铜板，就走到巴剎，拣一个黑得看不大清楚的地方背黑坐了下来,叫了一盘炒米粉。

巴剎里这里有人在谈笑着，声音抖散在轻轻的夜风显得冷清清的；只有难得有的锅铲打击锅子的清脆的声音，刺耳地尖叫着。

腾着熟气的米粉放在他面前了，他吃了二口就觉得要呕吐出来似的受不了，呆呆的放下筷子不想再吃了。

「先生！救救命呀！吃不下的倒给我们吧！活着命，一生一世也谢谢你的。」一个乏力的、沙哑的，比呜咽更为凄惨的声音，在他背后哀求着、抖动着。

接着，一只乞丐用的讨东西的椰子壳伸到了他的面前；抖索着的手使那放不平的椰子壳上的三个活像骷髅头上的眼睛和鼻子的洞也在抖动着。抖呀抖的，这个骷髅头活了起来，在点动着头了。

他一下就猛然跳了起来。

「妈妈！」张福仔突然听得这声音非常熟悉似的回头过去，看见一个女孩掉落了椰子壳，抱着一个黑衣的妇人在号哭了。

「张妈！」张福仔大声叫喊着，猛然地铜板丢在桌子上，飞奔着逃开去。

「不要寻死，有一天活就活一天……」张妈沙哑的叫喊着追他。

他飞奔进了一个黑漆漆的橡树林，沉着的头猛然地撞在一颗橡树干上，昏倒了下去。

几只什么鸟惊着飞逃了。

黄昏是静静的，一阵阵轻风吹着橡林的枝叶瑟瑟作响。

「不要寻死，有一天活，就活一天……。」张妈的话像弗瑯里的机器一样在他耳边轰响着。

他昏昏的，缓缓的睁开来的眼睛像在黑暗里寻找一条小路似的，四边溜看着。

接着，他毒恨地咬痛了舌尖，双手抓着橡树干慢慢地站了起来，寻找路想走出去。

星星在橡林的枝叶缝间，一个二个出现了ᅳ在忙乱地照着眼。

黄昏哑静着。

**民国二七年九月**(载**南洋周刊第卅一——卅三期)**

**@庄僧《小报告》（关于《野马》），1938**

本刊已经出到第六期了，在过去短短的时期间内，居然得到许多读者寄来很多篇大作给我们，我们觉得非常的荣幸。

本期所刊的戏剧，是刘君科盈从暹罗寄来的，它的原名系「两个谈革命的劳动者」，内容是描写现代生活不同的人生，贫富苦乐之悬异。

我们以为革命二字，释义甚广，所以把它改成今名——「两个劳动者的谈话」。刘君还有一篇给青年作家的文字，因为含有教训的性质，及篇幅有限的缘故，我们只能把它割爱了，望刘君原谅。

至于竹君的诗，是他临走前投给我们的，现在也可以说它是临别的纪念赠品了。

本期的作品，都是读者们投来的，这种盛意，我们觉得非常感激，所以我们也就不能因为篇幅少的缘故而不刊出了。因为文艺是不分界限的，凡是爱好文学的人，我们都可以引为同志。

(载**一九三八年九月十八日「野马」第六期**)

@谭庭裕《抗战时期南洋文艺运动》，1938

在不久以前，有「在抗日民族革命高潮中为什么没有伟大的作品产生？」的问题，在中国正闹得热烈的当儿，南洋的文艺界，也同样的，来了一个「南洋为什么没有伟大的作品产生？」的大检讨。这实在是一个很好的现象。我们可以从这里面来检讨数年来的南洋「文运」的成绩和弱点；同时又可以从造成这弱点的因果里面，设法去纠正它，和克服它，以决定当前文艺运动的路线。

南洋的文艺连动，不过是有很短的历史，所以无论在质量方面，都贫弱得很，没有深长的进展，是在吾人意料中的了。虽然近年来，经许多知识分子努力的栽培，一一使它蓬蓬勃勃地活跃着、进步着。但，因为南洋文化水平太低了，所以整个「文运」还是停留在幼稚期中，它一方面是因为南洋的社会特殊底缘故，各阶层都是为自身生活而设想，对于文化事业的建设都不甚注意，尤其是文艺运动，更觉得冷淡，另一方面是没有可歌可泣的历史事实可供作题材，所以所谓「伟大的作品」似乎很难产生。

我以为在这抗战时期里，南洋的文艺连动，最紧要的问题在文艺运动中。作品的伟大与否？我们可以不必顾虑到的，只要它是能够反映当前的现实生活，不管是「伟大的作品」或是「小型」的作品，都是一样的需要的。茅盾先生说得好：「我们的工作，『大作品』也好，『鸡零狗碎』也好」，都可以不管，不得不管的，是能否围绕着有关抗战的一切问题的核心在进行，换言之，即我们的工作是不是配合着长期抗战之必需，我们的工作是否紧抓住了能够增强长期抗战力量的几个最中心的问题。」的确，因为我们的文艺运动，是为着增强民族争取自由独立解放的力量，而拿来当做武器使用的。若果专为着「大作品」的产生而运动，那是未免太过无聊了。要是照辛克来说：「文艺总是一种宣传」，那末，我们更须要坚决地、迅速地去把笔尖拿起来，发动广大的宣传运动，和向着敌人的要害进攻，以协助我们军队的作战。

也许现在还有些人怀着：「南洋的领土和中国相异，这里没有受到『飞机大炮的轰炸』和目前『还不需要战时文学』」这样的见解。其实是错误的。南洋的侨胞虽然受不到「飞机大炮的轰炸」，然而他们与中国的存亡，实有不可分离的关系，所以南洋的华侨也要同样地去争取民族的自由独立解放。南洋的文运，不用说也要配合着中国的抗战去发展的。

回忆「七七」芦沟桥事变以后，南洋的文艺运动，的确能够跟着中国民族自由解放的抗战，做其救亡工作，在各报的副刊上，常发现许多短小精悍的「诗歌」、「速写」和「报告」之类的抗战文学，尤其是「救亡戏剧」来得更热烈，如「父与子」、「在病室里」、「为国牺性」、「怒涛」、「罪犯」……等剧本的产生，这是抗战以来，南洋的文艺界的「伟大」收获。至于理论方面，也很能抓住问题的核心。像关于「马华救亡统一战线」的问题，各报都有文章讨论过，尤其是新出版的「南潮」半月刊，更有计划、有系统的发表讨论的，还有在「南洋商报」的「关于南洋的战时文学的研究」，「星洲日报」的「南洋为什么没有伟大的作品产生？」的检讨，「南星导报」的「在不违当地法律的条件之下究应怎样才能强化我们的救亡运动？」的研究，和各报的对文艺利用「旧形式」和「诗歌朗诵」……的注意，确是南洋文运很好的成绩。

这些，不过是我们工作的开端，更大的成就，还是等着作家们今后努力去实践的，在我们尚未实行之前，我们要认清南洋的文艺运动，虽然有很多地方和中国不同，但是，因为同是站在争取民族自由解放的岗位上，所以其本质大体上是和中国一致的，这样我们的工作纲领，也可以把它的共通的部份拿来应用的；不过还须要注意到，南洋文运本身的弱点和需要，然后从这里去找寻适当的对策。，

我觉得这个纲要，是需要包含着如下的几个要素：

第一，组织统一阵营的集团，为着要配合着抗战所展开的形势，和增强文艺运动的力量，文艺工作者，必须要有一个严密的中心组织。这样我们可以从集体方面去研究各种问题，来协助文艺工作者的发展，和在统一的指挥之下，分配工作，使它有组织、有系统地去执行其自身任务。

茅盾先生对当前的文艺运动，曾说过这样的话：「我常常这样地感得自抗战以来，我们有抗战作品，然而没有抗战文艺的运动。所谓『抗战文艺运动』……是现实中看清了何者是中心问题，问题实际怎样？然后由此而决定文艺工作的方案，有了这样的方案，然后抗战文艺才有整齐的阵容，能与抗战的现实血脉相通，然后才能有真正现实主义文学」。「而这所谓『方案』，又须接触到现实各方面的文艺界同人各举所见所知以相比较，然后研究分析，以期能正确，能深入，一一『人的见闻思虑，断然不能周到。」（抗战文艺展望之发端）。这里已很明显的说出，抗战时期，作家们的团结与文艺运动的不可分离的关系了。

第二，扩大战线——南洋的文艺运动，因历史很短暂，所以范围很小，除了在大城市之外，在山芭里，简直无文运可言，就是有文艺的地方，文艺作品也不能深入到各阶层去，「那些报屁股」的文章，除了一些智识份子、文化人，和少数的学生拿来看之外，简直是无人过问的。这显然是因为这里的文述工作做得不够，不能把文艺「深入」到下层群众去。我希望南洋的文艺作者，能够深入到劳动阶层、山芭，和每一个有人的角落去，热烈地去做启蒙运动的工作。

第三，制造大群的新战士——新作家的培养，也是文运中不可缺少的工作，因为单靠少数人去作战，无论如何，其力量是不够的。我们作战的阵线，一方面是需要有雄厚的阵势，一方面是需要大量的后备军来补充，文艺运动也是一样的。鲁迅先生曾说：「在我倒是一向就注意新青年战士的养成的。」的确，经他一手培养出来的新作家确也不少，像「生死场」的作者萧红也就是从他手里培养出来的优秀作家了。

第四，理论批评活动的强化——批评和实践也是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它正如航行中的指南针一样重要。它能给航行以正确的路线，同时又能纠正已跑错了的路线.，失了它就会茫无头绪的找不着方向的。诚如国内文艺界所指出：「进步的批评能开拓作家的视野，能给作家以认识现实的引线，成为产生伟大的作品之一助。」南洋文艺界似乎还没有做到这样的批评，那些批评者的批评，多数不是捧场便是漫骂的东西，对那所谓「开拓视野」和「认识引线」的工作，是很少做得到的，我希望文艺工作者，今后能有大量正确的批评，来推进南洋文艺的发展。

上述的意见，自然难免有不正确的地方，希望一切作家们，予以一一纠正，尤其期待着一切作家们本着民族革命抗战之旨，去发挥「抗战文学」的威力，努力推动我们应有的文艺运动。

（载**一九三八年「南洋周刊」第九期）**

**@丁倩《一个日本女间谍》，1938**

**（一）重逢**

从苏州的一个黑暗的角落里，得到许多友人的斡旋，我又回到上海来了。在我的周围重新的闪动使我快活的光明。虽然自己当时是困于经济，但在这些热情的朋友中，我算是幸福的一个人了。

一个老朋友（也可以说是我的教师）潘先生，从苏州探我回来后，他诚恳地要我住在他的家里，因为我是没有家的人，又是从黑暗里刚刚出来，四顾茫茫，也只好住下来了。住的是“静安别墅”里的一间洋房的三层楼上，这层楼是我一个人住，下面两层是潘先生和他的太太住，他的儿子是住在学校里头，所以房子里因了人口少，静是很静的，正合于“静安别墅”的命名。

在我住的房间里面，有了沙发、铁床、写字桌、籐椅子等等的新式用具。可是我的心里是忸怩地不安，因为我住了这么适舒的房子啊！

头一夜，我没有睡觉，一方面固然是因了久别的朋友们来喧寒，但另一方面却是因为过分的忸怩啊！第二天，精神有点不好，但为着找几位朋友，很早就出去了。

午饭时，是友人失玄君请我在这别墅附近的「中社」里吃饭，我们在食堂里找个位置坐了下来，开始用餐。一会儿，失玄君停了下来，眼睛朝别一个地方看去，轻轻地对我低头好像是怕人听见似的说：

「看，那个女人怎么还在上海呢？」

我随着他的眼光看过去，我很奇怪，但是一种熟识的记忆渐渐地深刻起来了，——她还是这么年青，现在依然是一个很孤独的吃着饭。

「对的，怎么她会来这儿吃饭呢？」

我们一同地回忆到以前和杨平君住在法租界环龙路的时候，在一家俄国餐馆里，常常看见过这位女人，那时我们都说她是个「女间谍」！

她，的确是个美丽的女人，衣服是十足的西洋化，但无论如何，确是看得几分是日本人，她那瓜子似的脸，时常带着寂寞的微笑，可是也使人领悟到她是抱着一种寂寞的情调。

她付账时，转身就看见了我们，也是同样的奇异，自然也是回忆到环龙路的时候，而联想到现在，——这两个家伙怎么又在这儿呢？

她走了，但是她那寂寞的情调，在我的脑子里徘徊着——我还是不相信这样的一个女人，会是间谍。

我们出了「中社」，失玄也别我而走，但他说晚上要来和我谈谈。

晚上，我由一个集会上回来，上了三楼，把电灯扭开，很疲倦地躺在床上，一切是静寂的，我微微地像入眠似的，但楼梯一响，失玄果然来了。

「啊,你住得好呀！这么舒服的房子。」

「来啦？是，我也以为是太舒服了」。我倒给他一杯热开水。

我们就坐下来，谈了一大堆话。

后来我问起另外的几位朋友「老戴现在是住在那儿？」「还是住那个地方。」

「生活呢？」

「呵，用功得很，现在还跟我学俄文，不过生活倒是很苦。」

「他和陈佳贝不是很好吗？」

「对的。不过老陈也是忙不过来，一天到晚编著『哲学』」。

「你现在的生活呢？」

「马马虎虎还可以过得去。」

「『译文』上的稿费，还不是比较好吗？」

「也不见得是好。」

「但是总比普通的杂志好得多了。」

「啊，你看。」他忽然指着窗外说：「这个女人就是住在这儿！」他的眼睛睁大了一些。

「哦，」我一看，在距离很近的和我的窗口相对的，里面站着一位女人就是那个瓜子脸，时常带着微笑的「女间谍」，我心里暗暗地吃惊。

「危险,你天天是给她探着了！」失玄带着调皮的笑。

「她探我？我正要探她呢！」

「好了，好了。你就天天去探她罢！」他讥笑地说，我上了他的当。

失玄要走，我送他下去，他还老老实实地说：「你要当心啊！她——」

「是，是，我知道，以后你多翻译一点书就是了。」

「是的，我打算翻译一篇关于西班牙文学的东西，以后是要翻译一点普希金的东西。」「好，再会！」

「再会！」

失玄走了后，我走上楼来，坐在籐椅上，读着新买来的书。

我把工作弄完了之后，开始睡觉，但是这个「女间谍」却唱起歌来。这歌声不是雄壮的调子，而是悲哀寂寞的怨哀之音，后来我才知道这是「风流寡妇」之类的电影名曲。我睡在被窝里很奇怪，「怎么她是这样一个女人呢？」在我的心里这样怀疑着。但是，这歌声又像催眠似的，我于疲倦当中就渐渐地消失了。

过了几天，她的行动上，我决定她的确是一个间谍了，那种歌音，不过也是她的装假而已，大概是她故意唱出这样的歌调，避免了周围的人的发觉。

她没有丈夫，常常是白天不在家，晚上回来的时候，一定带了一包东西，显然是文件样的东西，但又像洋行里的书记或秘书所常拿的3和纸包，有时候是晚上也不在家。说她是「野鸡」吗？绝对不是，因为很少有男子来她的家，我只看见过一次是外国人来拜访她，说的是我听不懂的一种外国话。

记得是当着一个阴沉的天气的时候，这样的天气使我心里很不快乐，我的一只手托着面颊站在窗口痴想地看着天，想了好久，我忽然想到了什么，于是我就出门了。可是在我的后面竟跟着「女间谍」！我的心在跳动，恐怖占领了我整个心胸，我实在害怕。当时我以为很聪明的喊了一部黄包车，跳上去。但是这个女人也喊一部车子跟着我，我感到我的聪明完全失败了，我怕着这样一个女人，以前我看她还是个美丽的女人，可是这时于我的心中，她已不是美丽的女人了。因为我的心里证实了她是个「女间谍」，我总是认为做间谍的人，无论生得怎么美丽，这美丽也不过是蛇样美丽罢了——因为她是危险啊！

靠着老法子，我喊车夫打了一个圈子，从同孚路走，而她的车子也是同样的跟着走，使我心里更加地不安。到了霞飞路，我再偷偷地回头一看，她坐的车子停了下来，她走进家法国面包店里去了，我的心才安定过来，我又怀疑也许她不是一个间谍吧。而且我又不是值得她所探视的「人物」。

我也常常看见她一个人在冷静的马路上走，步子像法国女子走的一样美丽，态度实在是完全西洋化，但她时常也含有中国女子的情调，我碰见不少次她是带着寂寞的情调啊。我看见了好多次，她手里拿着一两本外国书籍，在上班路上走，我怀疑她是常常到「法国公园」去的，假使我不是认为她是间谍的话，那么，她实在是一个值得怜惜和可爱的女人了。这并不是在她的美丽上说，而是我常常从她那种寂寞的情调上发觉来的。

一天的早晨，没有太阳，天气有点凉，我懒懒地起床，打开窗门，看看萧疏的牛毛雨，和老是沉灰色的天空，像是沉想了些什么，索性又关上窗门，再倒在床上想睡得再舒服些，但不久，用人进来叫我起床，我有意无意地随便问：

「后面对窗的那个女人是谁呀？」

「哦，是东洋人，搬来不久，只有十几天吧。人家都说，她是一个好人，很和气，也规矩，人生得那么好，会说上海话和外国话，大概是在洋行，不，有人说是在什么银行里做事——侬觉得那能啦？」最后一句话，他带着微笑。

「没有事体，」我笑着说：「不过我听说她是个『野鸡』呢！」

「呵，不会格，不会格，人那么好，是个规规矩矩格女人。」

我虽然不相信他说的话完全是对的，但是我已相信我所怀疑她是间谍，已是更加地证实了。

在我住的附近，有一家俄国人开的书店，这是颇有名气的「亚美利坚书店」，老板虽然是俄国人，但是经营的是国际书籍，英，美，法，俄，世界语等书籍都有，在这里可以买到被禁的书和苏联的报纸。我常常来替朋友们在这里买一些东西，而且是几乎每天都顺道地来一次，看看有否新书到。

这天，毛雨霏霏的下午，我照例的把玻璃门一推地走进书店来，那位老板娘老是微微地笑，点点头。可是倒碰巧地发现了那位「女间谍」也在翻杂志，我有点胆弱了，想退出去，但我并不这样做，我故意的用了我的“洋径滨”英语问着老板太太：

「太太，有没有美国明星杂志，和一些有趣味的侦探小说？」我装着一个新客的样子。

「啊！很对不起你。」老板太太含混着俄国音调的英语对我说，她又向「女间谍」一看，又对我微微的笑：「这样的杂志和小说，已经卖完了。」

「还有什么地方卖，你可知道吗？」

「中国的公司，有很多。在南京路。」

「呵，谢谢你」。我转身要走，在「女间谍」的身边，发现她的手里拿一卷「真理报」，并且正打开一本新到的「新群众」（NewMasses）在看，我心里很吃惊，「她读这样的书吗？」我站在「女间谍」的背后，向老板太太用了一个眼色问着。但老板太太只是微微的笑。我出了书店，打算回来攀问一下。

不一会，我回来，「女间谍」已经走了。

「太太，她刚才买了书吗？」

「是的，你还不知道吗?她时常来的呀!但是都是在上午，和你的时间不会相合」她微微的笑。

「是怎么样的一个女人呀？」

「很难知道。不过——」

「我听说是日本派来的『间谍』！」

「间谍？」她微微的笑「不会的，不会的。」

「不会？」

「是，不会的，她懂得俄文、英文。」

「这么利害！」我吃了一惊。「是的，年纪还是这么青的。」

「可是做『间谍』的总是有本领的。」

「很难说。」她微微的笑，像笑我是年青不懂事。

我还是结着疑团未解。买了一本杂志，闷闷地回家。

从我的窗口看到她的窗里，她正坐在埋头地写什么，这是使我莫名其妙。

过了几天，我故意在上午到「亚美利坚书店」去，看看她在不在书店里，刚巧她已在橱上翻书，看情报。

「好早呀，先生！」老板太太微笑的说。

「早！」我说着英语。

「女间谍」大概听见我的话音，回过头来很熟识地看了我一下。嘴角微微地笑，这微笑里含有寂寞的情调，在我看来又是一个美丽女子。

「太太，你有没有去年的『文学修养』杂志呢？——一个朋友托我买的。」

「啊，太久了，没有呵。」她奇异地笑。

「没——有？」我失望地说。

「呵，先生」忽然来了一种动听的英语。「你须要这样的书吗？」女间谍对着我说。

「呵，是的」。我的心里很吃惊，我马上懊悔，我不应该对她说「是的」。

「好的，我明早送给你一本好吗？」她又转用上海话说：「侬要格是第几期呀？」

「不，谢谢侬！」我心里很慌，就不礼貌地对她拒绝，说了一个「不」字，然而我觉得是不应该的。

「侬勿要客气。」她微微地笑。这微笑含有无限的神秘。

「不」可是，我再没有力量拒绝了，「那能是客气呢？」

「好格，第几期呀？」

「第九期。」

「一九三五年是吧？」

「是的。」

「好，我明早送给侬，侬住在三楼是吧？」

我不知不觉地答应一个「是」字。

她拿出十几个铜板，交给老板太太，拿了一份俄文小报就走了，回过头来对我说：

「明早再会！」

我很懊悔，自己造下罪孽，我心里像对上帝说了悔过词，忐忑地不安定。

我别了老板太太，她微微的笑。

**（二）友谊**

次天的早晨，我很早就起来了，窗口外还是疏忽地飞着牛毛雨。依然是没有太阳，虽然我想再睡一刻，但是想起了那位“间谍”要来，只好先来一个防备，我把书架上重要的书藏起来，房里的一切弄得糊里糊涂，还挂起外国电影明星的照片——是绝似一个浪漫大学生住的房间。

大概是八点钟的时候吧？用人引那个女间谍来了，使我意外的惊奇是她的活泼的微笑和她的服装，的确是个美丽的女子。她穿着中国式的蓝色旗抱，白色的树胶底布鞋，俨然是一位中学生的打扮，今天我真不相信她是一个日本女人了。

「好早呀！」她说着动听的英语，但又转用带着东北口音的北平话说：「太早了吧，这么早就来烦恼了你。」这个口音使我吃惊了不少，因为我想起了我的许多逃亡着的东北朋友。

「呵，不会的。」

她很自然的坐在沙发上，像是心里也有点忸怩不安的样子，但是举动是很大方，有时也像是一个交际花。我倒给她一杯开水，她喝了两口，就交给我她带来的杂志。

「对吗？——我就赠给你吧。」

「谢谢你！」我探过来一看「对的，谢谢你。」

「你会翻译吗？」

「不，我不会翻译，我不大懂俄文。」

「不会翻译？」她像是失望似的，「太客气了吧？」她还是在希望着，我的心里很不安。

「真的不会，——我是替我的朋友找的，因为他要参考这里面一篇李荷夫写的关于巴比塞的文章，……」

「呵，李荷夫他是现代苏联的批评家。」

「是的，他对于巴比塞有相当的认识。」

她看着我房间的一切布置，似乎是带着微笑的要说什么话，但是又没有说什么，我的心里很忸怩，同时也不知道说些什么话好，沉寂了一会，她又突然的对我说：

「先生，我刚才忘记了」又转用英语说：「我还没有请教大名啊！」她笑着。

「我吗？」我故意把时间拖长而想出一个假名来：「我叫『葛蠡』」，因为我知道她一定听不懂这两个字，于是随便的拉了一张报纸来，用铅笔写在报头上给她看，同时又一个个地念出拉丁化的拼音字母来。

「很美丽而动听的名字，——我自己叫『安娜•莎』」。她也在报头上写上她的名字，并且也写上她的英文拼音。

她写的中文字写得很纯熟，我的心里有点惊奇，我正想要问她是否懂得中文，但她已站起来了，她走到我的书架上溜览地看了一遍。

「啊，这么多的书，——但是你为什么不多读一点政治书呢？」

「政治吗？」当然，对一个间谍谈政治，似乎是有点不妙。「是的，我很不喜欢政治。」但我已觉悟到这样说得太笨了，而且是可笑的回答。

她不停地翻书，有时更抽出一两本打开着看。「你的确是一个文学家，但是我相信你是会明白到文学与政治是有关系的呀！」她又抽出我那本红皮的厚厚的英译罗曼罗兰的「悲多汶传」，转身坐在我那写字台前的籐椅子上，她没有打开来看，只是用手指敲着书皮「福福」地响，像是在玩味着什么。

「你真的是不喜欢政治吗？」

「政治，等过些时候才来念。」

她不响了，她无意中在我那堆零乱的稿子，随便地拿出一本已经钉好了的诗稿在翻翻看。

「啊，原来你是一个诗人！」

「不是，」我马上接着说。「这是我一位朋友的。他预备要出版，定要我给他先看一下。」

她放开手里的那本「悲多汶传」，默默地看着那本诗集，我忍不住地问：

「原来你也懂得中国文吗？」

「是的，」她微笑。我懂得一点。

她把那本诗稿卷在手里玩着，但眼睛却看到别的地方去，我不知道她是看的什么，但她现然又是回忆什么似的。

「中——文，呵，说来我是十岁的时候就在『东北』念中国文了。因为我的父亲喜欢中国文化，他一定要我念中国文，也许我现在的中国文比起日本文还要好一点。」

「哎，你早就来中国了喔？」

「是的，」她的嘴泛起一个美丽的笑，眼睛又转上天花板上去，似是在玩味什么，「我就是生在中国的北平，五岁的时候就回到日本去，在东京的小学里念了三年书，我的父亲又带我回到北平来，这个时候就零碎的念了中国文。」她停了下来，眼睛发亮地看着我，又继续地说：

「后来，我们的家搬到沈阳去的时候，我就完全地念中国文了。……十五岁，我父亲又教我念俄文，因为他的俄文相当好，……我的父亲很痛爱我，因为只有我一个女儿，后来请了一位家庭教师教我的俄文，——这位教师是俄国人，他很有学问，也懂得世界语，可惜我当时没有学世界语。」

「那么，这位俄国教师还在中国吗？」我很羡慕地问。

「不，回到苏联去了。——就是当我爸死了的时候回去的，不过他常常到中国来。」

「啊，你的父亲已经死了？」我奇异地问。

「是的。她的脸上泛起一阵悲哀眼光柔弱无力，且带了几分痴想的神气。」「是『九一八』事变的时候死的。」

「是我们中国军队……？」我实在没有勇气和力量说下去，好像在我的心中有一种什么在压制我似的。

「不是，不是中国军队杀死的，而是日本军队杀死的！——军部的公布说是与苏联勾通，暴露军情的“间谍”！」她的眼睛闪闪如火光，看不出是悲哀，而是愤恨！我不知如何是好。

「是的！」她坚决地说：「我的父亲是一个『间谍』，是一个『日本通』！」

我是意外的惊奇，我联想到她现在自然也是一个「间谍」了，但是我同情她，然而过了一刹那，我似乎是怀疑她的话不真实，我压制了我的情感，保持了我原有的态度，可是她还不断地说：

「他，常常走于北平，天津，上海，朝鲜，日本，沈阳，不但如此，他的确也走过苏联，他有他的本领，可是，可是……」她的悲凉已达极点。「可是不幸地被日本军阀所杀——杀死了，他死的第五天我的妈也染病死了，——她死得很惨，我没有在她的身边，当时我自己也很危险，所幸是得了我的俄文教师派人来暗中帮我，我就马上离开沈阳而逃亡了。」说到这儿，她的悲哀又减轻了不少似的，也似乎是要微笑一样。

「后来你逃到什么地方去呢？」

「逃到很远的地方去，——不，先是逃到哈尔滨，但是哈尔滨也住不下去，后来想了好多法子，就逃到赤塔去，可是不到一年，我又回到沈阳来了。」

「那你还回来做什么呢？那边不是很好吗？」

「那时我回来是帮助一个人组织『恐怖党』，是预备杀死『满洲驻军』里的几个重要人物！」她的脸部完全没有悲哀了，反而是露着一个快活的微笑。

「你所帮助那个人是谁呀？」

「是谁？」她的眼睛热情地发红，似乎也有点湿润，「他是姓陈的，——是一位勇敢的中国青年，到过苏联，他和我的爸很要好，……经过三个月的时间，我们组织了十二个青年，一切的炸弹预备好了。」

她的眼睛闪闪地发光，张大地看着我，我的心里微微地感动，我佩服她，我尊敬她。

「后来呢？」

「后来？——哎，事情漏了！——十二个人当中，只有我一个人逃了出来。我走了两天两夜的路程，就坐了火车到哈尔滨，又得了我的俄文教师的帮助，我就逃亡到外蒙去，在外蒙住了一年，我又回到北平来，那时候我曾经探看过我的旧居——在西城关才胡同的一所房子——啊，那时候，我的眼泪不自主地滴在我的旧唐门口的石阶上，我再没有力量来敲门，但是站在那儿好久，我想从门缝里看了一些东西，然而看不见，不能看进去，我只好走了，那座房子已经不是我的了啊！」

「后来，」她继续地说：「大概住在北平没有半年就到天津去了。到了“一二八”的时候，我又冒险地回到沈阳，但是住不到半年，不能再住下去，我就不得不逃亡来上海——上海是一个自由的地方啊！」

「那么你在上海只有一个人，生活不是很成问题吗？」

「不，没有问题，生活还好。」

但我还不明白她那里来的钱供给她的生活，我也不好意思再问。

「你是一个勇敢的女人。」

「那里，——不过这个时候我们都应该勇敢些。」

她微微地笑，拿起茶杯，喝完了杯子里的开水。

「先生，我该走了，花你的时间太多了吧。」她站起来，看看我的脸，她又好像是疲倦的样子。

「呵，再谈一会儿吧。——没有什么事体吧?」

「没有什事体。」她笑着说：「不过总应该走了。」

「好，以后再谈。」我也不勉强地留她。

我送她下楼,从后门出去，她转回来对我说：

「你的生活怎么样，过得去吗？我觉得你的生活很苦。苦自然是很好的，不过，假使有什么困难的话，也许我会帮你的忙。」

「现在还可以——」我惭愧了我自己。

「你的生活，我早就知道了，不然我今天怎么敢来和你谈了那么多的话呢？不过“密”这个字，你还须记得很紧才对，上海虽然是比较自由的一个地方，但是我还不是那么自由啊！」

「是，我知道，请你放心。」

她突然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到我家里来玩好吗？」

我的心里有点慌，因为我从未经过一个年轻的女子把我的手握得这么紧，我当时想说一些话来安慰和鼓励她，但我终于说不出来，而只是不自主地说：

「啊，太客气了——得空的时候，我一定来拜访你。」

「好，我走，再会！」

「再会！」

我疲倦地回到房子里，倒在床上，脑子里对于这个女子推想了许多事情，有时候甚至怀疑她的话是假的，但我找不出这样的理由，因此我又相信她，甚至是佩服她而也羡慕她。

从这次的谈话了后，我们在外面相碰的时候，就是一对很熟识的朋友了，不像以前我那样的怀疑她，甚至是憎恨她，然而她老是带着那么寂寞的情调。

一个月了，在一个月的时光里，这个女人常常来和我谈话，是散漫的谈着时事为多，私人的事谈得非常之少，我从来没有告诉给她关于我的什么。有时候她把我的书借去了，有时候她自己送来一些外国书报给我，许多很难得的书报，她都会找来给我看，这些东西她从什么地方拿来，我不知道，她从来也没有告诉过我，的确，当时我已承认她对于我并不是有害的朋友,甚至她曾经援救过我，她很明白我的入狱原因，她也很明白我是怎样才能够出狱，在我未出狱以前，被禁在苏州那黑暗的地方的时候，她告诉过我，她曾经为我而活动过，她的活动，不但是我不知道，就是援救我的朋友们也所不知道的，无论如何，现在我明白她是我的恩人之一了啊！

的确，她时常是带着寂寞的情调，我不知道为什么她会这样，我从来也没有问过她，但是我相信她的心里时常是怀郁着什么似的。有一天的晚上，不，可以说是深夜里，她给予我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象：

这是一个阴沉的午夜，霏霏的细雨是继续不停地飞飘，我沿着环龙路的植着梧桐树的人行道上走，非常冷静的，我没有穿雨衣和携雨伞，好像是我当时欢喜这阵凉爽，似乎是我的脸也有点儿炽热的原因。我不知道是在想着什么的迈步地走，到了拉都路我又转角过来穿过霞飞路，向着对面的很少有人行走的大曠场走去，曠场的一边是像皇冠样的蓝顶的俄国教堂，里面透着黄色的烛光，虽然我不是一个上帝的虔诚的信徒，但是在这像雾夜样的霏雨中，望了这些迷濛不清的教堂，和这特异感觉的烛光，使我的心灵像有什么感动似的。——好像是我感到我是一个叛逆，因为我幼年的时候，我是受过「洗礼」的啊！

我在想的什么，走得非常慢，几乎是在这个教堂旁边徬徨着。霏霏的细雨还是继续飞飘，我几乎是不感觉到我的外衣已经洒湿了，教堂又是那么严肃的穆静。我又望了那尖顶上的发光的十字架，我又想起了外祖母教我划着十字的手势，现在，我这叛逆简直说不出什么来，我感到我的心情是多么不平静地激动和不安地忸怩。我那时候的心里已记起了那些祈祷词来了，但是我没有把牠念了出来，同时我又在记忆了一些什么，我的脑子简直是杂乱，迷濛了，这使我痛苦地捧着头低低地走了。

然而，突然的，像是一个什么声音惊醒了我，忽然地看见了一个女子，她像幽灵似地垂着头，沿着石阶上走，步子踟蹰地走，她没有看见我，虽然是侧面，但我已认出是「安娜•莎」，我急迫地走拢上去，她惊讶地抬起头来，眼睛吃惊地看了我，半晌才说：

「是你……」

我「啊」了一声，她迅速地又低下头去了，像是躲避我，怕我看见什么似的，但是我终于看见了，她的脸苍白地，失去了一切的光泽，那双美丽的眼睛却满孕着清亮的眼泪。她又抬起头来看着我，眼光充满了困惑和畏恐，又像是不认识的白痴地看着我，使我不能抑止地，颤慄地叫：

「安娜……」

「啊，——今晚，我的心里有点难过啊！」

她终于说出来了，她的外衣完全湿透了，头发上也是雨水。我没有什么话说，我也找不出什么话来说，我知道她的悲哀已达极点，我应该说一些什么来安慰她呢？我简直找不出！我也不知道像她这样的人，也会在深夜里孤独地流眼泪的啊！她也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今晚会这样难过。

我们默默地顺着回家的路走，走了一程，她用手去掠了那额上的短发，我偷偷地在侧面看，她的脸似乎又显得美丽起来了，眼眶里没有泪了，那眸子也又黑又大了起来，她不禁她对了我妩媚地一笑。

「你也有什么难过吗？」她笑着说：「——你又是蹙拢了眉头呵！」

我默默地不响，只转头看了一下。她又像母亲似的拍拍我的肩膀，是那么一笑地说：

「生了气吗?——呵，我知道了，你是在生我的气。」

我还是不响，我的心不知道想在别的什么事。又只是看了她一下。「什么事那末苦闷呢？你说一点给我听不可以吗？」

「没有什么！……」我有意无意的话音拖得很长地说。

「好！」她的手摆在我的腰间，像是推我快步地走。「以后我们大家就快快活活地生活下去罢！——不要太难过了。」

我们就急步地走了，我那不宁的心情才安定下来，但是心里有点好笑。安娜·莎也只是在微微地笑，然而她的笑是含蓄着无限的寂寞情调啊！

我从来没有追问过这一层寂寞的情调，我也不愿意去问，同时，我有时候也会感到这寂寞的情调并不坏，牠有牠的好处。也许是我喜欢这样吧，或者也许是牠造成她那么美丽的一种条件吧？……

**（三）丈夫**

绵绵的细雨，——是含着秋意的淫雨。

我的腋下夹着一本莎士比亚的集子，和一本初级法文的读本，从我的邻居瓦特·嘉莱尔（WoGa「ly「e）先生的家里冒雨地走出来，刚巧安娜•莎披着雨衣和张着雨伞，从外面回来，她奇异地看着我，马上喊了我「快点来！」我也很快的跑拢来闯在她的雨伞下，一道走。

「你怎么这样早就到外国人家里去呢？」

「我们和瓦特先生补习一点法文，同时也和他读一点莎士比亚的东西，——瓦特先生对于英国文学很有研究。」

「是，他虽然是英国人，但他到过日本，也到过北平。」

「你也认识他吗？怎么知道呢？」

「不认识他，不过我知道他，——老实说，这周围的邻人，我大都知道每一个的出身和事业。」我默然，没有说什么，走到她的门口的时候她说：

「到我家里来，好吗？——你从来就没有来过我的家。」

实在的，我从来就没有到过她的家，虽然她是常常到我家里来。

「好的，我来看看。」

在她的房间里，一切的设备都很完全，是一个现代化的新式房子，壁糊和窗幔以及沙发等的家具，所陈设的色调，式样甚至是品质，都是柔美，玲巧而富丽，像是法租界的外国人的那么华贵的公寓（Apa「tment）。但是，这房子，最使我惊奇的，是一本书都没有，我实在忍不住地问：

「呵，你为什么连书架都没有买一个呢？」，

「连书也没有啊!」她笑着的倒给我一杯开水。

「真的，你的书呢？」

「另外摆在一个房子里，将来带你去看罢。但是都不是好的书。」她脱了雨衣，挂在一个角落的衣架上。

「明天好不好？」我心里很急着要看。

「好的，明天我带你去看。」

「你另外还有家吗？」

「那是我住的另外一间房子，里面多半是摆书和杂志类的东西。」她走近那照身镜旁边去。

「怎么你的书不摆在这儿呢？」

「这点事也不懂，摆在这儿不方便呵，」她又那么妩媚的微微地笑，「你晓得吗？」

她对着镜子掠了颊上的短发，她那瓜子似的脸，显得格外明亮，我偷偷地痴注视着她，我觉得她更年轻了好多。忽然她又转过来，对我又是那么妩媚的一笑，我想只是在爱人面前才肯这么一笑的吧。

我把书抛在一张倭几上，从衣袋里拿出香烟来，燃起抽着，卷云吐雾地抽着。她没有抽烟，我知道她是不喜欢这么的柚烟，她曾经忠告过我，但我不能和香烟绝交的。实在的，香烟之于我是前世结了什么缘吧，牠像疥疮一样紧贴着我。安娜·莎缩拢着眉头的站着看我，她的嘴唇捏着，没有说什么的摇摇头，但我已感觉到她在说：你不应该抽香烟呀。

但是她并没有怎么责备我，她又改颜一笑地坐在和我接近的一个沙发上，像是要对我说什么「忠告」似的，然而她却说出我意料之外的话：「你住的房子是你的亲戚的吗？」

「不是，」我说：「是朋友的。」

「那么，你为什只是一个人住了整个的三楼呢？」

「我喜欢一个人住。」

她带着微笑，似是调皮地玩味着我所回答的话。

「那么，要是你有了太太也是喜欢一个人住吗？」

「那——是——没有一定。」我心里很不安，但我假装着笑。

「原来你还没有太太呵！——要是有了太太，你们一定是住在一道了。」她幽默地笑，我却觉得我的脸有点发热。

她这样地问了一个男子有没有结过婚，是个顶妙的法子——到底是个间谍啊！

「假使我有了太太，我也是喜欢一个人住，我不会要我的太太和我住在一道。」

「怪脾气，难道把你的太太也同旁的人一样的看吗？」

「是的，要是有一个女人，她愿意做我的太太，可是她一定要和我住在一道，老实说，我不要她！」

「两个人住不是很好吗？」她皮地笑。

「那是最讨厌不过。」

「不会的吧？——我觉得两个人住是最好不过的。」她幽默地攻击我的主张，使我有点不舒服，于是我报复着说：

「那么,你为什么一个人住呢?」我觉得自己不应该这样地问了一个没有丈夫的女人，我马上知道我说错了，要收回我的话，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她已把我的话截止。

「我吗？」她不笑了，她眼睛凝视着我，但是眸子又转上去，看着天花板。眼光是悲哀的，又像是玩味着什么。我猜疑她是因了我的话而想起什么了，我怨恨我刚才说错了话,我忍不住地要悔过我的说错，可我不知道怎么说好，然而我说出来了。

「安娜……」我实在说不下去，她忽然转过来惊奇地看我。

「是你在叫我吗?葛蠡!」

「是的，是我在叫你，不过请你……」

「啊！男子，是的，我本来是应该有个男子一道住，但是，不可以，现在绝对不可以，——你还不知道，我三年以前已经生下了一个小孩子！我很早就想对你说了，但是总没有勇气说出来，——唉，太可怜了这个孩子，生出来就没有了爸爸！」她的眼睛里泛着眼泪，但她又把两只手很活泼地挥去了眼泪，她对我那么妩媚地笑了起来。「过去的事不要说了！」她又完全的是那么一个小孩子的动态。像小猫样的活泼，然而于这件事，我的心是多么难过呵！

「啊，怎么啦你的小孩子呢？」

「呵，孩子！他现在不是在中国，我已托人带他到苏联去了。这是得到我的俄文教师的帮助。」

「他的爸爸怎么会没有的呢？」

「他，我以前曾经对你说过他了，——就是“九一八”后我从苏联回到沈阳帮助他组织『恐怖党』的那姓陈的。孩子是后来我逃亡到外蒙的库伦时才生的，……唉，他死得很惨，是被日本军阀『活埋』死的，我曾经拜托过许多朋友找他的遗骨，但是连灰也找不到，我为了怀念他，我于去年就在『万国公墓』里假设了他的坟，里面埋了一点遗物，——这就当为他的永远纪念处了。」

她微微地笑了起来，但是那是苦痛的微笑啊！

「现在，」她继续地说：「我打算明年（一九三七）春季，把我的孩子接回中国来；到底，我们现在都是中国人了，……他虽然是牺牲了，但他是为了人类的幸福而牺牲，我现在也应该为了人类的幸福而斗争，所以我也是做我应该做的事，我一生就是爱自由、爱正义的。我要把我的孩子接回来，他一定会像他的爸爸，我要教育他，我相信将来他也能做他爸爸所能做的事，使整个的中国怒吼起来！用着血来偿还血的债，等到这土地上的大众得到解放的一天！……」她的脸上浮了光明的微笑，同时也含着很有力量的悲愤，眼睛像闪着火样的热，她俨然是一个煽动的演说家，态度是那么激昂，情态又是那么热烈，话句有力量而动听，把我的感情不能自主地完全征服了，燃起了我的热情，使我的周身起了一个剧烈的巨变，慢慢地震动着。虽然，我很惭愧我自己，但是无论如何，她是激起了我的崇敬的情感。」

我要说一点话，以表白我的心情，但是我的心却在跳动得很凶，竟说不出什么话来，我终于站起来预备要走了。

「呵，你再坐一会吧，你有什么事吗？」

「是的，我应该回去了。」我拿起倭几上的两本书，就要走了。

她站起来，妩媚地拍拍我的肩头说：「很近，常常来玩。」

「是的。」

「呵，我几乎忘记了，——明早我去喊你，我们一道去看我的书，好吗？」

「好的。」

我走出了门口，她伸出手来给我，像鼓舞地对我微微地笑，在她的眼睛里，我看出了她的乐观的情绪，我很感动地也把手伸出去，她紧紧地握着了我的手。

「明早会！」

当天的晚上，为了几件特别的事情，我出去接连的开了两个座谈会，最后又到沪西一个地方参加陈佳贝所组织的“哲学研究会”，所以弄到深夜二点多钟才回来睡觉。

但是，次天的早晨，当我从糊涂的恶梦中惊醒起来的时候，安娜•莎孤独坐在靠近我的床沿的一个沙发上，默默地看书，我吃了一惊。

「呵，你怎么来得这么早呀！」

「还早？——睡得这么糊涂，每天早上是九点多钟才爬起来是不是？」

「那里话，因为昨天晚上太晚了回来呵！」

我马上起来，跑到洗面间里去，很快就洗了脸，把外衣穿起来，陪她出去。我们一面走，一面谈。弯弯曲曲地走了不少路，最后是走到法租界冷静静的一条路，这是住家区的享利路，她就引我到永利邨里的一所西洋式房子的二楼上的后楼去，她开了房门，那是比普通的亭子间大一点的房间，里面很朴素，有书枱一张靠着窗子，两只椅子。一部小铁床，床上盖着干净像雪样白的被单。有三个籐书架，书是满地摆着，铁床底下还有两个大铁箱，她说里面是装着旧杂志，铁床的旁边有一张很短的枱子，靠着墙，整齐的摆着日期不远的报纸，俄文报和日文报都有。

书架上的书，是参杂着中、俄、日、英四国文字的书籍，大概有一千多本的样子。其中是社会科学和文学的书比较多，次之就是哲学和政治学。

我翻翻书，她在写信。一会儿娘姨泡了一瓶开水进来，回头就走出去，把房门关下，这娘姨倒也有点怪头怪脑的。

她把信很快地写好了之后，倒了一杯开水给我，她自己也倒了一杯摆在枱上等凉，我没有喝开水，只是检开她所有的书，这些书使我对她更崇高的钦佩。由这些书，我是更加地明白了她。但这房里似乎是充满了恐怖的空气，使我心里有些不安，我实在害怕。

「假使你喜欢我的书，」她站在我背后，一面喝着热开水地说：「那么，等到我没有钱吃饭的时候，我把书统统卖给你，你会要吗？还是要拒绝呢？」

我在翻书，没有她的话，但我实在也答应不出来。

「侬那能说啦？」我有意无意地说着上海话。

「呵，侬没听见是吧？」她像笑，又像是生气。

「是格。」我从书架边回过头来，看见她又坐在床上，我只好坐在椅子上，像是等待她要说什么似的。

「没听见？——不要装假呀！」她笑得很利害，「想起你的装假，我真有点好笑。譬如我第一次问起你的名，你却装假说是『葛蠡』,其实你的名我老早就知道了，你说，这不是好笑的吗？不过，这还好，因为葛蠡，这两个字音很好，——葛蠡！这是多么好听的呀！所以我现在还喊你做葛蠡，并不是没有原因的，——葛蠡，我！就永远这么地喊吧！但是，你对我不许再装假了呀！」

「你喜欢这么喊，那么你就这么喊好了。」

「好，很好！但是我的书你要不要呢？」

「你是想找几个铜板吗？」

「我不是说过吗？假使我饿了肚子的时候……」

突然，「冬冬」地有人在敲门，她使了一个眼色暗示给我不要响，她站起来脚步轻轻地走到门边，从门缝的一个小洞里望出去，房子的空气也突然的沉静得可怕，特别是我的心跳得非常利害，我怀疑是会发生意外的什么事了，但是这紧张的一刹那，她回过头来嫣然一笑地说：

「没什事情！」

她把门开了一半，站在门边是一个高大的汉子，由于他的衣服上看来，像是个工人，他没有说什么，只是交给她一封信，马上回头就走了，她顺手关门便马上拆开了那封信。

「是什么事吗？」

「没有什么，是一位朋友于昨夜离开了上海，托我代办一点小事体。」说完就随手的把那封信烧掉了，又在她的一本日记簿上涂了一些我不能懂其意思的字句，她写好了又转回头来对我说：

「明天早上六点钟以前，你能够爬起床吗？——算了，我想你是不会那么早就爬起来。」

「能够，要是有事，就是三点钟，我都能够爬得起来，六点钟又算什么!」

「那很好，愈早愈好。——那么，你明天六点钟以前一定要到这儿来，我想请你帮忙我做一件事情。——不要忘记，六点以前。」她交给我两把钥匙，「这是开外头的大门的，这是开这小房间的。记着，六点钟以前要到，也许那时候我会在这儿等你。要是我不在的话，那么你看枱子上的纸条，你就照上面所说的话，替我做就是了。」她严然地说，她没有笑。

「但是，那些工作，我都能够做吗？」

「当然，你能够，不然，我那里会请你呢?能够,只要你不要忘记了是明早六点钟以前要到这儿。」

「好，我一定到，我不会误了你的事。」

「好了，」她打开抽屉，拿了束钞票，和一些别的东西，摆在她的手皮笈里，又拍拍着我肩头。「我们一道出去吃午饭罢。」

「但是这儿没有饭店呀！」

「有的，有的，不过远一点就是了。」

我们下楼，一出来她赶快地喊了两部黄包车，我们跳上去一直拖到霞飞路的一间俄国餐室的门前才停下来。

这是法租界很有名气的俄国餐馆，命名也很奇怪，叫做「文艺复兴」。这里的白俄特别的多，这些人以前都是俄国的贵族，大概是习性还没有完全丢掉，现在他们还是糊里糊涂地喝酒，叙述着「沙皇」的德政，好像他们将来要「复兴」沙皇的德政和他们自己的贵族地位似的。我怀疑他们的皇室的命名，也许是以「enaissance一字来预测着他们的「复兴」吧。

平时安娜•莎的用餐是吃得非常之快，可是今天她却吃得特别的慢，然而我是明白过来了，她是在听着这白俄们所说的话，由于他们的醉酒的话语，和谈时事的口调上，她一定是从这基点上得到什么。

今天，我知道安娜•莎这顿餐，一定是得到许多什么，因为她平时用餐都是和我谈了许多话，

今天的神色已是听别人的话了。

餐后，我们就分道回家，——在我的耳边还像是有人时时在关照我：「明早六点钟以前一定……」

次天，晨风有些寒冷，我看着表，刚是四点三刻，我就赶快地爬起床，把窗门打开，外面是沉寂的，还有一月斜斜地挂在天际，但是她是那么灰淡地，她已失去光辉，那两三颗惨淡的晨星闪闪伴着她，我感到一阵寒冷。我在想，也许是秋天快完了吧？我的心里泛漾着另一种什么的感觉，于是在窗口深深地吸了一口像是含有许多雨水似的那么凉爽的空气，又转过身来，心里想「也许太早了吧？」就再躺倒在床上，把温暖的被盖了半身。我回想了昨晩的迷梦，虽然已胡涂了，但是我像感得到的她的臂膀像母亲一样的很紧地抱着我，我抚着她的头，又掠去她那额上的短发，我觉得她的脸显得更年轻些，而那眸子也又黑又大了起来，她那贴近的面孔妩媚的一笑，……

早晨那清静的空气，传送了「丁丁」的电车铃和那粗暴而又悠长的电车的轮轧在铁轨上的声音，这声音渐渐地悠长地消失了，约摸是隔着十分钟的时候，这声音又照样地来，也照样地去，牠不像日间的那么连续不断地来往，……

「荷——荷，老——申——报，新闻报……」

都市的早晨的嚣声，渐渐地蒸腾起来了，这些声音每天都在警告在我的心头。很久以前,我就下了决心要为了劳苦者的呼声奋斗!但今晨，我照常的听了这些声音外，我的脑子里还转旋着另外一种动听的声音：「明早六点钟以前……」

我终于跳起来了，赶快地洗了脸就跑下楼来，从后门溜了出去，我看见安娜·莎的窗门紧关着，我想喊她,但我又没有喊，也许是已经等我在那儿了，或者还睡在梦里，我何必去惊醒人家的好梦呢？我于是叫了一部黄包车跳上去,叫车夫赶快地跑。

到了永利邨，我认出了那座洋房，用了那个大的钥匙开了大门，里面很静,我有点害怕，光线又不好，我看了表，才是五点，我摸着楼梯轻步地走上去，我试了一下门，已经是锁上了，我于是用那小钥匙很快地开了，门一开，使我吃了一惊——

安娜·莎睡在床上还没有起来，懒慵慵地半侧着脸睡着，朝向外面的可以透进一线光线的窗子，却给那深绿的帘遮得密密的，房子是昏暗的，而且又充满了一种使人温暖，而又特种感觉的氛围，那是从安娜·莎的床上蒸发出来的，我感到了窒息。我轻轻地连咳嗽都不敢，为的是恐怕惊醒了她那疲乏的身体，不，或者是怕惊醒了她的美梦，我只好坐下台子前的椅子上。我看台子上有否留给我什么纸条，但是我找不到，台子上只是许多乱纸，纸上草写着许多各种各样的外国字，是断章不成句地写的，我看不懂。我只见许多个「enaissance的字样，此外也有不少是英文的字单夹一些别国文字，所以我看不出整篇的意思，不，就是一句也看不出是什么意思的，这实在是使我苦恼。

我心里自问，她叫我这么早来干什么呢？

「啊！」突忽，她从沉闷的空气中喊出来了：「来了，葛蠡，好早呀！这么早就来了？」「啊——」我站起来对她说：「是，好早！」

她起来了。黑长的卷发披在白的圆润的前肩上，当她伸起懒腰的时候，我看见了她那起伏的饱满的胸脯，和那没有脂粉掩饰的脸，她把被盖一抛，我迷乱地很难为情的掉过头去，我害怕！

我害怕在这昏暗中看见一个女子的苍白又憔悴的脸，那灰点的眼睛。……可是，当我拉开了窗帘的一刹那，回头在镜里看到她,又是那么美丽的。瓜子似的脸是那么清秀,白晰，似是闪着圣洁的光灵，眼睛又黑又大的深深地隐藏着一种寂寞的情调。她笑了，是一个多么令人迷惑的妩媚的笑啊！但是她给与我一个永远不解的谜，就是老是那么地寂寞的情调，就是她那妩媚的笑，也是这么的……。

我站在窗口，她洗过脸,正在化装，我不愿意看着一个女子修脸整容，我又掉过头向外面望着白云浮荡的天际，我有点苦恼。

「你有什么事？要我来这么早？」我忍不住地转回头来问：

「没有了，我昨夜赶了一个整夜，统统把那些东西弄好了。」她笑着望我，一面梳着头发。

「那么，今早我是没有工作好帮忙了。」

「是，很对不起你。——昨天我因恐怕我一个人赶不来，所以先预备请了你，但是我的能力还好，一个晚上我都把牠赶完了。——这样，我心里很快活。」

「那么，现在是没有工作了？」

「有！」她笑着。「——在抽屉里。」

我由抽屉里拿出一张用铅笔草写的英文信问道：

「是这件东西吗？」

「是的。——请你照样的用打字机打了十五张。」

我先看了那封信的草稿，那是一封很平常的信，里面大意是说：她现在不能回来，要在上海准备一点家具，以后将托人带来，请你们准备收妥应用等语而已。此外还有一点似是问安的话，但又不大像，我实在有些不明白，我只好拖过打字机来「轧轧」地打了。——但我发觉这些信是一种秘密的通讯。

信打完了，她也换上了一件蓝色的旗抱，又加上一件秋天的短袄。她要我同她出去用早餐，我只好陪她出去。

外面秋风有点寒冷。但我们却冒了这阵秋风向前走了！

(四)野祭

已是深冬了，早晨常常有点轻薄的雪。

这天也是照常的没有太阳，天也老是那么阴沉沉的，雪是杂着细雨霏霏地飘落。人们已是受了这深冬寒冷所威胁着——这景色是距离「除夕」不远的时光了。

在这个冬季，安娜·莎，是常常到我家里来，几乎是每天都必来一次，大概是过分的熟识了吧，她来她去都是很随便的，可以说是彼此之间的一点客气都没有了。今天她很早就来了，打扮得非常朴素，她解去了大衣，脱去了手套，在火炉旁边擦擦几下手，就自己在书架上找到我那本新买到的英译杜斯退益夫斯基的《卡拉马左夫兄弟》，坐在炉边的沙发上默默地看着。我是照例的坐在靠窗的书桌前的椅子上习法文，两人似乎是彼此没有相干一样，这是我们之间常有的印象。

在我把法文的功课结束了后，很疲倦站起来，倒过一杯热开水，靠着半开着的窗口，孤独地喝着水，眼睛凝视着低头默读的安娜·莎，她的脸是热烘烘的，有点发红，不是像刚刚进来时像石膏像那样的苍白了。

「不要坐得太靠近火炉了。」我打着呵欠说。

「你有点累了。」她掉开那本红皮的卡拉马左夫兄弟。「那边冷呀！来这边热一热吧，也许你是受冷了。」

我和她围着火炉坐着。房里静寂得难耐，只听见她拨炭的音声和呼呼地烧得通红的煤块在喊叫。我时时打着呵欠，实在是有点累了。

她又和我谈了许多话，最后她谈到要去看她丈夫的坟，说是做一次冬祭，问我愿意不愿意陪着她走，自然我是很愿意的，因我要对这拉英雄致敬一下才对。

「那么，我们就决定一个日子吧。」

「我想还是再过几天才决定。」

「还是快一点好，」我的心里很急：「我想明天好吗？」

「明天？也好，就明天吧，明早我来喊你，好不好？」

「好的，能在早上更好。——应该早一点。」

「那么，我们就早上去吧。」

……

次日，我起得很早，大概还没有七点钟吧，天气是那么冷冷的，昨夜下了的雪，今晨还没有溶解。——这一个都市又盖上了不少的美景，在屋顶和墙头上裹着白得像棉花的雪，马路上的清道夫们又忙着大扫除，我靠在前窗凝视着这条外国化了的静安寺路，不少的汽车轧雪地驰跑，人行道上的人是紧缩地走着,在我的对面那边正是被雪压了的「维也纳花园跳舞厅」,她静静地睡着了，像是昨夜被高贵的人士用金钱打昏了一样，是那么疲倦地躺下了她的身体。可是她还是呈露着她那么美丽的脸孔，这些雪景使我想起了北方——啊！北方，北方是在悲哀着呵！

天是那么阴沉，还杂着一些两点的雪，一丝两点轻轻地飘了下来，这都市使我无限地伤感：I祖国呵？你为什么那么无止息地用手搥着你的心肝呢？……

「好冷呵！葛蠡!」

这声音使我割断了想索。

「呵，好早呀，密司安娜·莎！」

安娜·莎穿一件深蓝色的中国旗抱，外表是加上一套西洋式的黑色大衣，黑色的皮手套，就是那双高跟皮鞋也是黑色的，……这是冬装呢？还是葬服呢？我不晓得，假使是葬服，大概她还要戴上一个黑色「面纱」才对，反正我是不管这些，我只感觉到这样地装饰是使她更加美丽、动人。是的，她那波曲的丰润的头发下衬着那红晶晶的血色瓜子似的脸，是使人痛爱可亲的。

「大概还早吧？我看了一下外面的天色说：「我们吃了早点才走好吗？」

「哦——那也好。」她像是不大愿意似的，但是她又似乎不愿意反抗我的主张，真的，有点奇怪，她近来常常服从我的主意，她只是站在建议的地位，这使我近来也不敢对她随便的提议了，因为我是更加地尊重她。

她脱下了手套，解去了大衣，笑着对我说：

「今天是我们第五次的到野外去！」

「我记不大清楚，大概是的吧。」

「前几次都是秋天出去玩，你大概不会忘记吧？第一次是我们去凭吊『无名英雄墓』,第二次是我们到吴淞弯去看了那毁坏了的炮台，第三次是我们去看了那凄凉的『龙华寺」,不,那是第四次，第三次是我们步行到江湾去。这一次不是第五次吗？——这次是冬天第一次的到野外，大概沪西一带的冬景，总不会怎么坏吧？……」

她是那么洋洋得意的说，然而我只是默然，我近来似乎是回到七八年前的态度，我很少说话，就是遇到什么事，也只是一两句话决定，这实在是曾引起了许多朋友的误会，但熟识了的朋友是不会什么的。

用人送上早餐，我们很快地用过了。

「好，我们走罢。」我穿起绵袍，预备要走。

安娜•莎也穿好了大衣，我让她先走，但她回过头来说：「呵，怎么你不戴帽子呢？外面雪还没溶解啊！」

她一提醒，我马上感到野外的北风括括地长鸣，就随手拿了一向不大戴的黑尼帽蒙在头上，免于回来身体又闹出乱子，——自己的身体一向就是很不好的。

我们出了门口，我转过来对她说：

「我们先买一篮鲜花，好吗？」

「用不着干这些无谓的老套。」

「这是“爱的开脱”(Etiguette礼仪)呀!」

「也好，我们就买一篮吧。」

我们在沿静安寺路的行人道上走，找到了一间鲜花店，我挑选了一篮鲜红的血样鲜花，我的意思是代表革命的血。我携了花出了店门。安娜•莎对我说：

「还是喊一部汽车吧。」

「很好，你打一个电话叫一部『飞云』汽车来吧。」

「好！」她走进鲜花店里打电话，我也跟着进去。

然而她是喊了一部绿色的流线型的「祥生」汽车，我有意无意地问：

「怎么不叫『飞云』的呢？」

「『飞云』的？我从来不喜欢叫『飞云』汽车，因为那是西洋人所经营的，『祥生』是中国人所经营的。……」

这是道理，我就不响了。

飞也似的，汽车把我们载到「万国公墓」去。沿途是枯枝、白雪、田野，……使我发生了不少的感想，——悲哀着的北国呀，失去了的乡土，不也是被雪压着了吗？

在「万国公墓」的门口，下了车我命汽车回去，不必等着我们，因为回去的时候不必坐这出租的汽车，而费了两块多钱。

「你不要了汽车，等一下难道我们要走路回去吗？」

「我有办法。」

她不响了。

我携了花篮同她踏进「万国公墓」的铁门。里面完全是被昨夜的雪压着了，大理石的一切雕刻物杂着那常绿树之间，都是一片广漠的斑斑地布着散漫棉花似的。我们在一条冷静静的大道上走进去，这大道是为两旁的大树所荫蔽了，但许多不常绿树，只存枯枝而己。散在道上的是像白莲花似的雪片。我们一直到那座庄严的，像礼拜堂样的殡仪堂的大门口，便打了一个转弯，朝右边走去，再是弯弯曲曲地走了一段路，安娜·莎就停止她的前进了。

「就在这儿。」

她指着雪压了的一个白色的大理石雕的十字架给我看，她含默地，但没有眼泪流出来。

我把花篮摆在墓旁的柏树下，就走到墓前的那白色的大理石碑的旁边，蹲下来看碑上的字迹，我记得牠是很清楚的刻着:

「陈艾夫先生之墓。」

墓碑的下端和草地相接近的地方有着两行很小的俄文，最低一行是安娜·莎和她的儿子「陈莎」的名字，碑的后面有着几行英文，大意说先生是吉林长春人，并写着生死的年号，但没有生死月日。这大概是生死月日不正确知道的缘故吧——但这名字突然的冲动了我。我像是做了什么错事似的，我实在害怕。

但我站起来，我很平静的在陈君的墓前默默地行了一个鞠躬礼，安娜•莎只是默默地站着，她动也不动，眼睛凝视着雪白的十字架，她的样子实在使我心里难过，但我没有说什么，我再恭恭敬敬地把花篮献在十字架的前面，又行了一个几乎是九十度的鞠躬礼，事就算完了。但是我回过来看看安娜•莎，啊，她默默地，眼泪饱满地在她的眼眶里闪动着，我不知道说些什么话来安慰她好，我也只是含默地想着什么。

我低头凝视着与白雪相映的红色鲜花，我像是搜寻什么记忆似的。但这些记忆是不大清晰的，牠复杂混乱地在我脑子里打滚，使我痛苦地捧着头，风从遥远的半空中一直叹息着的飞下来，留下一阵阴冷的尾音扫着草木，又飞走了，是这么一阵一阵的来去，几株叶儿飞落了的杨柳幽灵般的矗立在那儿，北风来去，便摇头晃脑地发出僧人的呜咽来，我感到颤栗了，白的雪和红的鲜花在我面前互相映着，我又极清晰地看到一颗颗的深切的热情的眼睛，而且又广泛地开展了一群各式的脸，热烈的吶喊着救人类……那是一团浓雾似地笼罩了我。我痛苦地看见过，那是五六年以前，是我少年的时代——

那时候,一个热烈狂涛把无数的，千万的人卷吞到那漩涡里去了，人们都像火样的被煽动起心底的热焰，尤其是一些青年学生，少年们和孩子们也是一样疯狂般的呐喊着,是广漠的呐喊着。………我一向是阴郁的脸，不喜欢笑和叫的，但在这时候，我曾经展开过天真和热情的笑和叫。

在这狂涛的场合里，我认识了许多比我年纪高的人，我清楚地记得了，一双深切的眼睛，这深切的眼睛的四周.淅渐地浮显出一张永远是紧定地展开和蔼的笑的脸……我感觉到了，这个影子是很深刻的划在我的脑子里。

他，比我年纪大一些，是说着朴素老实的东北口音的人。每一次的会场里，他平静的，但是激昂地用动人的姿势挥动他的手，讲了他的一些充满煽动力量的活,使大众从心之深处激动起来了。

他，我认识他不久，我知道他是长春人，我记得在一个集会上他曾介绍一个朝鲜的同志金什么名字和我认识，由这位同志的谈话之下，我才知道他的确是长春人。

可是，只不过认识一个多月的光景吧，哦，就在这整千整万的青年人激动地呐喊到一个旷场上去的时候，不知是多少的年轻人在那悲惨的热烈的激昂的喊叫声中，在那太阳照耀下倒伏在血泊中去了。

我的额头炽热着，我也是跟着人们在叫喊，我见着那位姓金的也在激昂的用着颤抖的嗓子在喊叫！……啊，很快地，一阵清脆的枪声把我怔住了的时候，他倒向地上去了。……我的脊背上滚了一阵寒噤，我几乎要爆炸样的要喊出一声吼声，但是我的喉管像被什么人捏住了，我擒着眼泪地跑过去。我当时还听到一熟识的声音在煽动地叫喊，但是不一刻，那声音为一群青年人带背带拖地走开了，他的手臂上流着血，后面几位穿着制服的人在追着，但是那群青年终于拥他逃脱了。就是姓陈的那位，我当时也模糊地看见了一些人用脚乱踢一个女尸，她的头部的发间有着血迹，我怎样也忍不下去了，我突然惊叫一声，发狂地从人群中又乱闯起来，然而一切的人们的眼睛部红得很怕，我想是人们发疯了。……

……

『葛蠡!」!

突然的，一个温柔的声音惊吓了我，我打从迷乱的记忆中醒了过来，整个身体不安定，我挥去了我那热热的眼泪我抖栗地喊了一声：

「安！安娜……」

啊，她，我不忍看着她，我害怕！

我害怕见着她的脸，我掉过头去，我不响，只是默默地流着眼泪，在我的无意，流露出这么一句话：

「啊，我的天呵！我……」

「啊，葛蠡，你在想什么吗？你心里难过吗？」轻轻地拍着我的肩膀，「我们回去吧。」「没！有!什！么！」我一字一字地从喉音里脱落出来。

「葛蠡！你……」

她用手巾拭去我的眼泪，她勉强微笑地说：

「我们快点回吧，——你太难过了。」

然而我不睬她，我的眼睛在视远方，当她推我走的时候，我突然转回身来，走到陈君的墓前默默地脱落出两个英语：

「Excuseme！……」(原谅我……)

「走吧，时候不早了！」

我不响地伴着她走，但我不敢看着她的脸，我害怕。

北风括着，我有点心栗，在这坟场里虽然也有常绿树，但有些却是奈不得北风的严寒，三两叶子跟雪片飘飘落地，看坟的老人，畏冷而又费力地用竹把扫着杂了雪的枯叶。殡仪堂的尖顶，尖尖地刺在晨雾中似的，在尖尾端是结着一个十字架，静静地隐立，我的眼睛扫射一下坟场的各式石碑，是那么寂寞得令人可怕，我好像是走进了「幽灵」般的，在出门口时，我不觉地用手划了一个十字。——这是我童年时外母祖教我的，到现在己经是十几年没有划了啊！

出了坟场的大门，我的心才安定一些，像是我发现了一些人类的真理,对于安娜·莎我并没有怎样的怨恨她了，我感到她是有点可怜，大概她不觉得她是苦恼了我吧？或者，也许是我苦恼了她——这只求我已死的朋友，不，已死的同志多多地原谅了我们啊！

「我们怎么回去呢？」

「……」我默默地不响。

「刚才你又不叫汽车等着我们！」她像是怨恨了我。

「我！有！办！法。」我有意无意地一字一字地从喉音里脱落出来。

「呵！葛蠡你！」她拍着我的肩背，眼睛看着我的脸，——啊，是那么苦痛的一个少女的脸。她使我感动着，我忍不住一个少女在我的面前使她心里有所难过的，我勉强的开颜一笑：

「是的，我有办法。——你跟着我走吧！」

「什么事你都会说是有办法，我看你现在连办都没有法了啊！」

她像是知道我的心中有所苦痛，故意微笑地带着幽默的说着话，大概想使我快活一点，但还是没有感觉到什么。而我是很明白的，我不想使她受了难过的感情再打击她，我也想使她快活一点,

我也故意地笑着说：

「没有办法只好走路回去！可是我是有办法的。」

我们的办法是走了一大段路而通过大西路，坐那儿一间大学的校车，回到上海三马路，再由南京路坐公共汽车回来，在车上我们没有谈什么话，这是我觉得我自己有点不是。

当天晚上，我的身体有点不好，很疲倦。我躺在床上，像是求真理的想着什么。夜是静静的在进行着，电灯是开着，时候并不十分深,我从来就没有这么早躺在床上睡觉过。

突然有人敲我的房门，我费力的应了一声「进来！」原来是安娜•莎。

「葛蠡!怎么啦？」她很快地进来坐在我的床沿上，摸摸我的手和头颊。「是了，一定是今早受了冷，现在还有点热。——我刚才才知道，你的用人说你没有吃晩饭，我知道一定是发生毛病了……」。

「我想是不会怎么样的。」

……

我果然自那天起，病势渐渐地沉重起来了。第三天，我就不能下床。我的朋友们请了几位中医，但是把我的身体，糟蹋了一个多礼拜，不但没有好，反而更加严重起来。安娜•莎己经是三夜没有睡的看护着我，这三天来，我的病变得特别坏，我的肺部隐隐地发痛，而且是咳嗽得非常利害，我怀疑是患肺痨症了。——我想起了我以前入狱的时候，我受了武装军队的痛打的情形，打了个寒噤。这一夜我从梦中惊醒过来，我发狂地呼喊：

「爱国没有罪！没有罪！……」

「葛蠡!葛蠡！……」安娜•莎扶着我，她拭去了我的眼泪，「葛蠡！……你，啊。……」

「他们打我，他们打我——他们是中国人吗？」我说着半梦半醒的话。我呼吸得很利害，我流着大汗。不停地咳嗽。

「不，葛蠡！你已经有光明了，中国也快有光明了，他们再不会打我们了。……葛蠡！你安静吧！……你……」她抚擦着我的胸部。

「但是，但是……」我说不出来，像什么捏了我的咽喉，我费力地咳了几声，一团热热的东西从我的口里吐出来了。吐在床前的地下。

「啊，——血！」我吃了一惊，我已证实我的病深了。

「不是，」安娜·莎很快的用脚擦去，「不是血，牠是……」

但是又接速的咳了两次，她没有法子隐瞒了。

我呆了半天，很悲伤的一句话从我的一吞一吐里脱落出来：

「恐怕是——肺病了吧？」

「不要紧，医生说皮肤属肺，这是皮肤受凉而感袭肺，不是肺痨，绝对不是肺痨……」

她一方抚擦着我的胸部，一方安慰着我。

夜，依然是默默的进行着。我辗转不能入眠，安娜•莎也没有睡。

次天，安娜•莎把我送进医院了，那是离我住的地方不远的宝隆医院。

在医院里，安娜•莎要他们先照X光，第三天我的肺部照片拿来了，安娜•莎高兴的拿给我，她带笑地对我说：

「你看，完全好，一点坏都没有。」她扶我起坐，指着医生的批字给我看。「你看，医生还批一个Good字呢！」

接着是医院里的医生也来对我证明说不是痨症，而是感寒袭肺而成肺管发炎症，——有一小部份的肺管已破裂，致吐出血来，这种症延久了也会变成痨症的。

我在医院里过了这个冬天，又过了旧岁的「除夕」，在这两个多月当中，安娜•莎于得暇时常常来看我，免我过了那些寂寞医院的生活。——我是怎样去感谢她才好呢？

我出院的时候，和出狱一样的快活，因为这个春天，中国已激起一个大转变，人们是那么活跃着，满是大家都知道了光明之路。

我的心胸中也活跃了光明。

(五)诀别

一九三七年春天来了，我的身体渐渐地健康起来，我恢复了往日的工作，安娜•莎给与我不少的帮忙，以及知识上的许多食粮，可是她也给与我不少的苦恼。

在三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安娜•莎突然的问起一位姓廖的女同志，我马上记得很清楚，她是我六七年前的中学时代的同学，也就六七年没有见面了，我以为她已不在人间，今天安娜•莎忽然念起了她的名字，使我吃了惊不少。

「她现在也在上海吗？她——」

「是的！我不认识她。不过——」

「她现在怎么样？」我很急的问着她。

「她，我听一位朋友说，她是去年从北平来上海，不过她现在性命很危险，她病倒在一个小医院里，听说是很悲惨的睡在医院里，就是纪念“一二八”游行示威反日的时候，在『小东门』被警察殴打受伤之一。……」

「她在那一家医院？——在什么路？」我急得很。

「我的朋友们也不知道，这不过是由无意中谈出来吧了。」

……

当晚，我睡得很不安，我清楚地记起了她，她对于大众说话时，性格非常刚强，甚至她能够狂暴地搥桌子对同学们喊着：「不，我们一定要……」

然而，我曾经见她流过眼泪，她有着不可对人言的忧郁的情调隐蔵在她的心底，这是其他同学所不知道。——我极力的搜寻我的记忆，是的，她是可爱的，她有着美丽的微笑。她比我年纪大了不少，那时她是比我刚毅得多，记得一个下雪的冬天，在校园的一个角隅里，我曾不怕羞地拉着她的手说：

「X爱你，他对我说他爱你！」

「你瞎听了他的话！」她红着脸,把我的脸也发红了，半晌说不出话来，但她却开颜笑一笑，又拉着我的手说：「他也是和我们在一起的，大家都做工作，谁都爱谁。……」

「但是，我也——」

「你！」我没有说完，她突然摒弃了我的手，「你又学了人家！」

「是的，我也爱你——」我竟不知羞地说了出来。

「啊！」她睁大着眼睛瞪着我那热烘烘的脸，然而她又低声的说：「啊，小孩子，你晓得的事太多了。小孩子不应该晓得这样的事。」她抚慰着我，我几乎怕羞得不敢看她的脸，像是我要下泪的含默无言。

「怎么，又不高兴了吗？——说着玩玩又是……你的年纪还小……人应该爱一切人类呀！何必固执的专爱一个人呢？——你什么都晓得，连这一点也不晓得吗？——只要努力，谁都爱谁。……」

当时我是全班中最小的一个，年纪也是轻.我还不满十四岁，自从这次以后，我就从未对过一个女子说过爱，因为我害怕得很可怜。……

我不知她的音息已是六七年了。我根本就记不大清楚，我以为是「九一八」事变时，她是死在东北了。她现在既然是在上海病倒在医院里，我当然是要看她，但是她在那一家医院呢？实在苦恼了我。我睡在床上辗转了一会，忽然想起了当时的同学萧梅来了，她也是六七年不见面了的同学，我明知道她的家住在上海，但从来就没有拜访过她，我不喜欢她那样的一个女子，不过她和廖是有点亲戚关系，想她一定知道廖在什么医院了。——我决意明天找她去。

第二天的早上，我到康脑脱路绿杨邨萧梅的家里来了，当我把姓名通知她家的娘姨之后的一分钟之间，萧梅出来了，我简直是不认识她了，在以前同学的时候，她还是一个使人讨厌的女人，但是现在己经变成一个很有风姿的少妇了。

她打量了我一下，脸上充满着一种可笑的诧异的神情，突然的，和以前那样玩皮地叫道：「啊！是你——你就是……？唉！变了，变了，一点也认不出来啦！——长得多啦，现在也……进来坐，进来坐！」

我一进了客厅就很不耐烦，我马上说了来意。

「啊，你原来也是想看她的，好的，」她站身起就走，「我陪你一道去。」

我要阻止她，只要她告诉我地址就够了。

「我想不要麻烦你，只要你——」

但她已经上楼了。我在客厅里来回地踱着。

一会儿，她换了一身艳丽的衣裳下来了，脸上也重新的抹了脂粉。

「廖到底是什么病呢？——我们是多年不见了。」

「最近这个星期病势很危险。——她是吐血。」

我打了一个寒噤，心里好不舒服。

「吐血？——是染了肺病吗？」

她没有开口，只是捏了嘴唇由喉音答应一个「诺」。

「那我们快走吧。」我很急的要她走

「好。」我们就出来了，但她又歪着头，妩媚地着说：「好多年不见了，你还记得我么？——还认得我么？」

「样子变了好多，勉强还认得……」

「是呀！」她狂笑了一下，「你尤变得利害。I你看(她与我比一比)现在倒比我高了，在学校的时候,你是那么一个小孩子，还比不上我高呢！……」

我勉强地装一个笑脸，但也有点惘然。

我们默默走了一阵，到了「静安寺」就坐了电车，但我的心烦乱得很，我几乎是全为我的朋友的生命所设想。在我的脑子里，不停地打滚着「一二八」纪念那天的反日示威那个场面，——那是一群群的青年人带血的嘶叫。……

「你见了廖,可认得出她吗？」我正在回想的当儿，萧梅忽然想起来就问。

「我想是可以认得吧。」

「唉，她很惨，就是“一二八”那天受了警察殴打的，她是被枪托敲破了头颅，血是沿着头发直流下来，胸部也受伤——现在最严重的是肺部发生毛病。……她的母亲于去年死了，……这些，你都知道么？」

「不，我不知道。」我苦痛地摇头。

我马上想起以前她同我念书的时代，我看见过一次，她为了怀念母亲流了不少眼泪。一种悲惨的话现在又活跃在我的心里，我记得廖说过：

「……我跟他们闹了多少次，叔叔说：‘读了书又要怎样？’爸爸也说是女子读书没有用处，这就是他们不供给我学费的理由，我用的钱都是妈的一点私蓄，和向亲戚家借来偷偷地汇给我的。她在这封建社会吃下了一世苦，……我不能帮助她，反而使她更加的痛苦……呵，我还成人么？」

……

我在一个小医院的三等病房里看到了廖，她的头部上包着白色的绷带，她的脸色是憔悴得很可怜,在那大而有神的眼睛里,依然存在了以前那种倔强的气概。在我们一见面时,几乎都是僵住了，好像是谁不认识谁地互相凝视。我觉得我有了无数的语言拥塞在喉管里，可是不能做声，一阵莫名的悲酸挤满了我的心头，使我的眼眶里也挤满了眼泪。

「你认得他吗？」萧梅打破了沉默的说：「他是……」

「啊！出来了……」好久，廖像是没有表情似的自语着，又问道：「什么时候出来的？——我去年春季在北平才听到你入狱的消息。」

我默默地不响，在她床前的一张椅子上坐下来。萧梅坐在她的床沿上。空气是死寂得非常可怕，连时钟的滴搭声也听得很清楚，我也能听到自己的和廖的不平匀的呼吸。

「廖……」我惘然的，音带脆长地叫了她一声。

「啊，你——」她在病床上振动一下，从她的嘴角边淡漠地浮起一丝微笑，我熟悉这可亲的笑，由这个笑我想到她还年青，我们似乎也像是很短的离别一样，然而一会儿，我又感觉到这微笑是蕴藏着无限的忧凄啊！

「我们似乎都变了！」她伤感地说。

「是的，大家都变了。」萧梅插着一句嘴，我只是默默。廖看她一眼，又转回来问我：

「多年没见了，一向就在上海吗？」

「不，一个时期也回过北方。一个时期住在杭州，一个时期就是你所知道住在监狱里面，其余都在上海。」

「以前你常常不是说要到南方去一趟么？」

「没有机会实现。」

「一向都很好么？」停了半晌，她又问我。

「很好——你呢？」

「我么？我够累了，但还好，干净些倒好。不过我还想不到会看见你，……我几乎也认不出来了。」

「我也认不出来了，我记得以前——」

「以前?」她打断了我的话头，苦笑了起来:「你还记得以前的我么?」

「我不会忘记的，我什么都记得！」我兴奋了起来。

「什么都记得！」她学了我的语气，作回忆似的说：「那个时候，大家都是小孩子……」

「是的，大家都是小孩子……」

「咳！咳……」她这可怕咳嗽声音打断我的话头，她不断的咳了五六次，而吐了三口殷红的血，我打了几个寒噤，我只抚着她的背，说不出一句安慰的话来。

「我恐怕不会活着了。」她从胸中吐出颤慄的话音。

我不愿意和她多谈，使她精神疲倦，我便对她告辞说：

「以后我一定天天来看你。——」

「还早吧，——好，你很忙。」她转去看看萧梅，又转来对我说：「你有空，今晩再来一次好么？我还有话对你说。」

「我一定来。」……

我们静静地出去了。在外面我们叹了一口气。

我也别了萧梅，独自一个人跑到霞飞路底的「国际图书馆」里找了两位约定的朋友，因为我们有一个聚会在下午，在未赴会以前，我们先在一家山东馆子里吃包子和烧饼当午饭。……

晚上，我包着一堆文件从集会里出来了，一直跑到廖的医院里来。

她一见了我，眼泪就饱满在眼眶里，她谈着过去，也谈着现在，竟谈到将来。

「我知道是活不久了，但我也没有什么遗憾，因为我已见到了黎明，中国的光明也距离不远了……。

「至于我所担负的责任，在我病倒时就放松了，但还有一件重要的任务靠着萧梅去交涉，竟弄得不妥当，连消息也飞走出去，这，只有你来挽救了。……

「你至迟是后天，要到南京走一遭，……无锡女工会的组织也发生了问题，你也要在那儿找人好好地领导一下。……」

「此外，……」

她一吞一吐地很费力的说，要我完成她的重任，其中有许多都是小问题，但有一件是非常危险的事在南京，可是我当时坦然的答应下来，我也相信我能够做到。当我要辞别她时，她虽然咳嗽得利害，但是她微笑着，她的眼眶里也迸出了眼泪，我握了她那冰冷的手说：

「以后，我会叫一位朋友天天来看你。……你有什么困难可以对她说，她会为你设法……」

……

当晚，我把廖这件事告诉了安娜•莎，她说明早一定要去看廖，并且要廖换一个医院，她说经济方面没有问题，这，我怎样去感谢她呢？

夜，细雨纷纷，我决定明天搭火车去南京，就冒雨出门，对我们的伙伴请了十天假。深夜又赶回来，预备明天的行李。……

明天早上，安娜•莎来，我告诉她说要到南京走一趟，过了一个礼拜之后才回来，她只说：「希望你能够早些回来……」

我点点头：「是，我也希望能够早些回来。」

我携了小箱子，和安娜·莎一道去找廖，她和廖倒谈得很入味道，我心下默默地自慰,我知道安娜·莎能够安慰她，然而当我退出的时候，她扬起手，送别一个长别的爱友般湿润了眼睛，我勉强地苦笑了一下。安娜·莎也要送我到北站，但被我阻止了，因为北站是一個很复杂的地方:

「你留在这儿和廖多谈几句话，……」

「那么，希望你早些回来！……。」像也含了眼泪似的说。

一声「再会」的当儿，我见着廖掩脸地转向墙角里去，她在悲苦啊！我急速的关上房门，但并不是马上就走，我站在门边听了一刻：

——廖，廖，你……

——啊，我心里太难过……

——大家都难过，只要有光明的降临……

——啊，光明……

我没有听完她们的话就走了，我像是走上了光明之途了啊！……

……

我在南京忙了五日五夜，就赶回无锡。然而无锡我仅住四天而己，未完的事是拜托另外一位朋友去办，我就回到苏州来，这是临时的事件发生问题，当时我是藏躲在胥门侍其巷的一个朋友家里。第四天的夜里，我写了一封短信给安娜•莎和廖，说是后天要回上海了。

可是，当我回到上海的时候，在安娜•莎的窗口下很活跃的喊着：「安娜•莎！安娜•莎！」但都没有人应，我以为是她出门去了，就疲乏地跨进了我的家，用人马上就交给我几封信，其中一封是安娜•莎的笔迹，用人还对我说：

「这是她自己送来要我交给你的。」

我上了楼在房间里先拆开了安娜•莎的信，一拆开的当儿几乎使我昏倒，信上是写着：

首先要告诉给你的，就是廖小姐于你走后的第五天就离开了人间，我曾经打电报到南京，由一个朋友转给你。但是却没有得到你的回信和来电。我知道电报你是收不到了，信，同样也是收不到。——因为我不知道你的真确地址啊!

你走后的第二天就将廖移到「红十字医院」去，在那儿照了X光，并且是进了头等房位，都没有办法施救，她是呕了大量的血，脑也发炎，因此使医生棘手了。她的生命很苦痛地延迟到第四日就长眠了。在她离开人间的前一秒钟，她还喊着：光明。——她也念念不忘的喊起你的名……在她的生命危险的第三天，我曾打电到她的家里。她死后的第三天，她的哥哥从北方来上海，身后的事就由他去理了。

又是使你更加地忧郁了：我本来打算等你回来以后才走，但是我已等你过了一个星期又四天了，你还没有回来，我又不得不走了。然而我的心里是多么不安啊！因为我害怕着你的生命有所不测，虽然我自信，你不会有这样的遭遇，的确，你也很为机警——可是，你实在是做得太迟了。以后，你须记得「凡事要快干！」I我诚恳地希望着你这样。

我突然的这么地离开了你，我知道你是很难过的，——我苦恼了你啊！但是，同样的，我何曾不是很难过呢？我何曾不是苦恼着呢？然而这都是私人的事，我们牺牲了私人的事而为大众的事，难道我们还愧悔吗？像廖一样，在将死时，还喊着：光明啊！这，大概你总会明白的,昨夜，我曾流了整夜的泪，就是为了我们的私事而流泪，我当时曾决定我不愿意离开你，我实在是忍不得离开了你，我可以对上帝发誓，我永久在痛爱了你。然而，然而我更痛爱了一切的人类啊！我也知道你是同样的痛爱人类高于一切，我想及这，在我要走的今天早上，我就一点眼泪都没有了，我快活，我快活像走进了光明之境。

以前，我不是常常对你说过吗？我已经也是中国人了，我也和你们一样地爱护中国，我很早就知道爱自由、爱正义，我从来没有在侵略者的鞭子下而屈服过，也不曾在军阀的威武下而低过头，我现在的离开上海，就是负有重大的使命。……

这外，还有一个目的，我是要把我的孩子接回中国来。我相信，他一定很像他的爸爸，我要教育他，使他能做他的爸爸所能做的事。

我们现在是预备，预备使整个的中国都怒吼起来，用血来偿还血的债，直到这土地上的大众得到解放的一天。……

等着，将来会有信给你，不要太难过了。

我在希望着我们有再会之期！

紧紧握了你的手！啊！再会！

你的安娜•莎

四月最后一天的黎明

附白：我的书，你统统去拿吧！我没有别的礼物送给你，就是这么一点点东西，请你不要客气收了吧！

我把信念了又再念，几乎把我昏倒，眼泪不停地流，把信纸都湿透了。我忍不住地倒伏在床上放声哭泣，像孩子样不怕羞地哭泣。甚至哭泣到没有吃晚饭而昏昏地入眠了。然而不久，我从噩梦中惊醒过来了，那是由于梦中的一颗炸弹的爆发，把我惊醒过来的。我愤恨地转过头来看看壁上的一张像片，安娜•莎微微地笑，我兴奋地爬起来——

『反正大家都是走上光明之路！……』

我耐心等待着的安娜•莎的信，终于一个月后来了。她是用英文写的一封挂号信，而且里面夹着两百块钱的汇票，我的手发抖地读：

亲爱的：

请你同我一样地握着我的手吧！

也许你等待得太急了吧？请你原谅我的忙和环境的不允许。

你的身体健康了吗？我很担心，不，是害怕你因了我的走而陷于极端的痛苦，把身体也弄得更糟了，你要知道，爱护自己的身体，就是爱护人类的力量！请你把香烟戒绝吧！并且要早睡早起，早上要做点运动，——我在遥远、遥远的这儿诚恳地要求你这样做。

我现在平安地到沈阳了，昨天也接到我的爱儿了，我狂热地吻了他，但是我竟流了眼泪啊！——他很肥白活泼，他的眼睛也和他的爸爸一样地明亮，唉！他实在太像他的爸爸了！我昨夜陪着他流了一夜的眼泪，因为今天晚上，他又要离开了我啊！这是因为我要为了生活，我是找到了「一件事」做，我不能不把他寄托到远远的朋友家里去。这个朋友是和他的爸爸有着密切关系的亲戚，也是我的爸爸的朋友，所以我相信得过，也很安心,同时这位朋友也愿意接济他将来的教育费。我也对他们提起你，将来，我的孩子一定会找着机会来和你会晤，那时候你要指教他啊！——我是这样的希望着。

我现在所找到的「事」，就是明天要开始，但是如果是失败了，那么，我们就永远的诀别了，那时候也许我会像廖一样地喊「光明啊！」

但是，你不要悲伤，一个人算得什么呢？私人的事更算不得什么了，虽然这也是残酷的事，可是这正是光明呵！我相信，终有一天光明会降临给我们的。

假使你愿意的话，请你得暇之时，到「万国公墓」去，为我而在陈君的墓前默念一下吧！

——为我致哀他呵！

在你离开上海到南京之前，我曾听见你常常念在嘴上说今年夏季要到南方去看看，也好，南方也应该走走一下，我希望你能够实现你的愿望，汇上的这一点钱，就当做我帮助给你的一点点旅费，请你不要客气地收下吧。

祝你海上平安！

不过，我要告诉给你的，就是整个中国要怒吼起来了，我已看见了一点点黎明的光芒了啊！所以我希望你早日能够回北方来，——北方正是在悲哀着啊！

好了，我不能对你说了更多的话，因为我害怕你过份的悲伤啊！啊！我忍心的要把笔丢开，但是我又不能啊！唉，去吧！但——请你伸手给我，啊！我现在正是握着你的手了呀！牠是那么热烘烘呵！

你还记得么？——我们在「上海戏院」看「夏伯阳」的时候么？—唉！他们送敢死队到前线去的时候，长官在他们的额上吻了两个吻，拍拍他们的肩膀，那么，你也应该像他们一样，请你在我的额上吻了两个吻吧，也拍拍我的肩膀，笑笑地说「啊！去吧！祝你成功！」

我的心里发烧，像是停不下笔来，我还有更多的话要说，但是时间太急了，我要准备一切，我又要送我的爱儿到火车站去了，又是交给人家带走啊！——你想这是多么可悲啊！你是知道的，眼泪是怎样地会感动了人们的心胸呵！……

啊！我的血在交流全身！但是我热烈地希望，我们有再会之期，我们的生命不能马上消逝！请你吻我的额吧！紧紧握我的手啊！

我们来一个光明的敬礼！

你的安娜•莎五月廿五日

我起初是带泪的读了这封信，但是当我再读的时候就没有流泪了，在我的眼前像是已呈现了一线黎明的光芒在煽动，照耀了我，然而在我的耳朵里，像一颗浓烟的大炸弹爆炸了，我看见了安娜•莎向日本军阀猛攻，她喊着「光明啊！……」她就这样地走了！

过了几天，我在「立报」上看到一段使我哭泣的新闻：『在六月初一日，沈阳附近日军枪毙爱国青年三十余人，其中有四个是女人，据日军称一个是能说日本话的朝鲜女子。……』

我知道一定是安娜•莎，称为「朝鲜女子」一定是日军所假借而已，然而我的希望还未断，到了六月中旬，我又接到一封没有署名，也没有发信地址的世界语通讯。

亲爱的先生：

请你默念一下吧！我的同志，也就是你的朋友安娜•莎君已经在前几天壮烈地牺牲了！但我们也并不悲观，因为黎明已到了，整个中国也快要怒吼了啊！祝你努力！此致

敬礼！

你的一个同志六月五日

我接了这封信，我的眼泪默默地流到我的嘴角边落在信纸上，一颗，一颗……

在我的面前出现了许多微笑的脸，但也有血和泪，从窗口射进来的一线光明，照着我的桌子上一位诗人的诗章，那是一首残缺头尾的中间一页：

又有谁能在地层里

寻得

那些尽了磨难的

牺牲者的泪珠呢？

那些泪珠

曾被封禁于千重的铁栅

却只有一枚钥匙

可以打开那些铁栅的门

而去夺取那钥匙的无数大勇

却都倒毙在

守卫者的刀枪下了……

如能捡得那样的一颗泪珠

藏之枕畔

当比那捞自万丈的海底之贝珠

更晶莹，更晶莹

而澈照万古啊！

……

到了六月的最后一天，我带着活跃的心灵离开了上海，那就是我第一次到南方去！

我的前面也展开了一片黎明的光芒！

**一九三八年九月廿日于病中改作(载南洋周刊第十——十四期)**

怎样理解「日出」在马来亚演出的意义 耶鲁

想起一个一百巴仙不懂得戏剧艺术的人，也要来这里瞎扯几句，真是天大的笑话，同时自己也觉得无限愧赧。

不过，自己答应下来写这么ᅳ篇短文，却ᅳ点也不是为着凑熟闹、敷衍努力剧运的友人。而是为的自己喜欢着话剧，瞭解一点话剧作为教育工具的意义，特别是这次「日出」的演出，更将在马来亚华侨剧运的历史上，留下一个划时代的不可磨灭的功绩。

前些时候，当「业余话剧社」正在开始排演「日出」的当儿，曾经听到一些努力救运，把整个身心都献给抗战后援工作的热血青年，对于这个剧在这时候演出于马来亚，认得是一种「时代错误」，觉得好像是大可不必的样子。他们的理由是说「日出」这一剧，内容上并没有ᅳ点积极的充实抗战和推动海外救运的作用，所以在这海外救运正走上艰苦崎岖之道路的目前，如果要花费这么多的精力心血去演出它，倒不如把这同样的力量，发挥在和海外救运直接有关的戏剧工作上，收效一定会来得明显迅速些。对于这些青年朋友的热诚，我们有的只有佩服和崇敬；就是他们关于公演「日出」的这一见解，我们也认为其出发点是完全光明和正确的。值得在这儿再提出来请他们注意的，便是这一观点似乎不免含有机械论的错误。

记得是在第九期的「文艺阵地」吧，茅盾先生曾经指出，目前一般写作人，由于给他们面前那无数英勇壮烈的伟举所感动，便老是抓住这些可歌可泣的场面来作为题材：这原是一点也没有错误的，而且收获也不能算少。可是由于这一偏重，他们便不但忽略于活生生的典型之创造，甚至同时忘掉了当前吾国社会的另一面，即那荒淫无耻糜烂可恶的黑暗面。自然，在抗战建国的巨流之冲击下，这一些渣滓是必然会有他们那被廓清消灭之一天的。不过这种（廓清工作）这种消灭过程，并不是从天下降或是可以任它自起自落的，而是需要我们这些追求光明解放的人来作最大努力和坚决的推动。所以茅盾先生在最后特别强调像「华威先生」这类作品的时代意义，充份指出其消毒去垢的有效作用。今天，只要是我们的热情还没有掩盖了理智，只要是我们还没有变成无批判的乐观主义者，那么就应在你我他的身旁，就在我们所熟识的人们当中，我们都还可以随时随地发现出一些荒淫糜烂的渣滓，看到一大块令人痛恨的黑暗面。不过，问题重要的是对于这些渣滓和黑暗面，我们不但只是表示痛恨就够了，我们还有一些不能逃掉的责任：我们要暴露它们、认识它们、争取克服它们、甚至廓清和消灭它们。而在这儿，就存在着当前在马来亚出演「日出」的第一个意义！

如果说上述这一意义还是消极的、否定的，那么「日出」的公演，也正有的是积极和肯定的意义。大概是高尔基的话吧，他说艺术作品，虽然绝不是像那些帮闲文人和唯美主义者所理解的，可以而且必须和社会运动脱离开系；然而，一件艺术作品，假如要加强它那社会和政治的作用，便首非使它本身成为一件真实的成功的艺术作品不可。这个道理，便是我们时常谈到的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在作品中之辩证地统一。马来亚的剧运，虽然自从神圣抗战发动后，由于各地年青戏剧工作者和热心救运同志的努力，几年来已有了明显的很大的进展；可是人材的不集中，步调的不一致，特别是一般努力成果还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准：却无论如何是不容忌讳的真确现象。因此由于财力和工作人员时间的限制，我们虽不敢就说「业余话剧社」这次公演「日出」ᅳ一定会有怎样了不起的惊人成果；可是根据该社过去的工作表现，根据笔者所知道的他们对于剧运的赤诚，尤其是从他们敢于在百忙中\_备演出这么一出不算简短的名剧看来，便已可以很乐观地，使我们预期到它的结果一定是不会太叫人失望的。我们认为，「业余话剧社」本着其优美的传统和加紧的努力必会通过这次「日出」的公演,而使马华剧，更进一步地开展,使各地努力剧运的青年多一个观摩的机会，从而由今后马华剧艺水准的一般提高，来使这一有力工具能够更有效更普遍地为吾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而效劳努力！

「日出」的公演，不论在消极的或积极的意义上，对于当前的马来亚，都是有着不可抹杀的作用的。我们在这儿谨站在救运工作者的立场上，用最大熟诚和关心来预■它的成功ᅳ并望「业余话剧社」能够尽可能设法，使这一出名剧不但只满足星洲一地观众的眼福，而能更广泛地在马来亚其他大都市上演，以便一般地提高全马剧艺的水准！

(载**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一日「南洋周刊」第十五期)**

@马达《警告梁罗》，1938

虽然是过去的事，我们也不能不加以说明，因为和抗日战争不能分开的。

据说前月二届参政会议举行时，当决议……今后全国国民应坚决抗战，决不屈服，共守勿渝………」时，只有一个梁实秋不举手，因而，次曰引起秦邦宪邓颖超的质问。

虽然汪议长的解释，梁实秋的不举手，是「反对陈嘉庚案倂于一起，而不是不拥护蒋委员长」，但在梁实秋的答辩中，甚么「……我以为如果本着良心来谈，不能一说和平二字就是汉奸，和指着主席台顶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牌子，说：这不是也有和平二字吗？」那末，梁实秋显然是自认「本着良心说和平」的。

一届参政会议的情形，还是彷佛如昨，我们的参政员，不是全场一致通过「拥护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吗？假如在「抗战建国纲领」中，找不出在抗战中言和的内容，我们便没有理由，说甚么和平。邹韬奋「我们打胜仗才可谈和平，现在谈不到」；和林祖涵「不驱逐日寇出境就不能谈和平」，是最精警的驳斥。

一个参政员，假如他是拥护中山主义的领导，那末便应该明了革命民权的意义，运用到现在。无疑的，凡是汉奸及准汉奸，都不能享受平民的权利。罗隆基什么「这会的本意就是要集思广益」，什么「别人没有权利问他为什么反对，为什么赞成」，真不知话从何来？——所谓「集思广益」和「别人没有权利问他为什么反对」，那是在抗战政策下的说话，否则，主张和平、反对抗战，就是罪不容诛的汉奸，不但我们有权问他，还有权请最高领袖及国民政府处决汉奸！

（载**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廿五日「晨星」副刊）**

@实君《南洋的通俗化文艺》，1938

（一）什么是南洋的通俗化文艺

首先，我们得明白：什么是「通俗化文艺」？通俗化文艺跟纯艺术的文艺，有无质量上的不同？

通俗化决不是庸俗化，把通俗化的文艺和纯艺术的文艺对立起来，这是不对的。通俗的文艺作品，并不是放弃艺术的制作，而是文艺本身的艺术要通俗化。换句话说，通俗化的文艺作品，须用明白如话的白话文或大众语写成，而其内容则决不能庸俗。展开文艺通俗化运动，绝不是在文艺领域内，另建立通俗文艺部门，而是把路子走歪了的文艺，领到通俗化（亦即是大众化）这条大路上来。

那么，「南洋的通俗化文艺」是什么呢？我得说，用大众的口语，或用明白如话的白话文写成的文艺作品（特别是有南洋色彩的作品），那就是南洋的通俗化文艺。

也许有人会这样说：南洋的通俗化文艺应该完全以南洋的生活为题材，否则就不必加上「南洋的」底地方性。对的，南洋的通俗化文艺应该强调「南洋的」色彩，但不一定以南洋的生活为题材的文艺作品才算是南洋的通俗化文艺。假定一篇作品的作者是在南洋，其题材则取自中国，而其内容则为侨众所欢迎的，那仍可说是南洋的通俗化文艺，如不久以前「狮声」发表的「老蒋报国记」，我们能说它不是南洋的通俗化文艺吗？

（二）南洋的通俗化文艺的内容

文艺是时代的前驱，同时又是时代的反映，南洋通俗化文艺既为了配合目前抗战的需要而被提出，那么，它的内容，无疑地应该是抗日救亡的。

但我们不应忽视，法西斯的势力伸张显然是人类和平的一大劲敌；东西法西斯势力的伸张，直接间接都影响到南洋的安全。因此，南洋的通俗化文艺，同时应该是反法西斯的。

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否认封建势力在南洋还非常浓厚，特别是帮派斗争的事实，我们可常常看见。因此，反封建，也应该是南洋的通俗化文艺的内容。

简单地说，南洋的通俗化文艺的内容，应该是抗日救亡、反法西斯跟反封建的。

（三）南洋的通俗化文艺的题材

南洋的通俗化文艺的题材应该是多方面的，换句话说，题材什么都可以，主要的是要有内容，抗日救亡，反法西斯或反封建的内容，我们可讴歌前方将士作战的英勇，也可暴露后方一部份人的荒淫与无耻。

在南洋，敌人的特务工作确是十分活动的，敌人常利用无耻的托匪在我们华侨中挑拨离间、造谣惑众、破坏筹账等等，另一方面则利用奸商贩卖敌货，或收买旧铜铁等。暴露这些，使文艺在大众中起教育作用，这是目前当地的文艺工作者应有的任务。

他如龙运工友的敌忾同仇，当地各民族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各阶层的踊跃捐输，纪念日的售花助赈等，这些都是我们写作时很好的题材。

（四）南洋的通俗化文艺的形式问题

关于南洋的通俗化文艺的形式问题，可分两点来说：一是旧形式的利用问题，二是新形式的创造问题。

有一部份人，对旧形式的利用表示怀疑，他们以为文艺会因此而降低艺术水平，使文艺走到牛角尖里去。——持着这种见解的人们认为：形式是被内容决定的，因此，新内容决定新形式，而亦新形式才适应新内容，要用旧形式来装进新内容是不可能的。

这一种见解，我们认为并不正确，事实上，在一定的条件之下，旧形式仍然可以某种限度的适合新的内容；尤其是在比较落后的社会条件之下，利用「旧瓶装新酒」去接近大众、教育大众，这应该是十分正确的。而且，所谓某种限度的适应，也不是永远不变的，它还是被不断地发展着的内容所推动，逐渐扬弃它原有的形态，向较新的形式发展，而增加它的适应性。

另外有一部份人，他们认为旧的形式能完全容纳新内容，这一种见解也是不正确的，这一种见解，夸大了旧形式的适应性，把旧形式看做能够完全容纳和表现新内容，而其结果则不需要扬弃旧形式，不需要创造新形式。

在目前。笔者认为：旧形式的利用跟新形式的创造应该兼行并顾。

（五）结论

「文艺的本质就是宣传」，这是美国作家辛克莱的话，这话笔者认为是全对。

我们的祖国正在遭受暴敌侵略的时候，我们要发动全民一致参加抗战，这是毫无疑问的。现在我们运用「南洋的通俗化文艺」来发动落后的侨众，这应该是正确而且十分需要的。

文艺活动停滞在文学青年跟知识分子之间，这是文艺的病态；把南洋的文艺通俗化，这是南洋的文艺工作者应走的路！（载**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廿七日「狮声」副刊）**

救亡戏剧以胡弦譬喻说——覆高扬先生 云览

高扬先生：

本想在自己讲的故事里面发现些什么道理，没料到，反让你发现了另一些个去；并且，这另好些个还挖苦了我。

说笑话的人，当他发见听众并不在笑，或者竟然是在哭着，这时，即使那些眼泪是怎样的难得,但説笑话的人却仍然不能不感到怅惘，因为他的目的本不在希望人家哭。

你应当会比我更懂得的，我那篇不死不活的东西，不是一篇纯理智的论文，而是理智参雄着感情的随笔。当一个人被某一种情绪支配着不得不动笔时，他所驾驭的文字是不大愿意扳起脸孔来反抗他自己的感情的」不管这感情已经越过了理智的限制。为了这，当别人一本正经地指摘着那个感情的弱点时，他只有用苦笑来表示他内心的寃屈。

然而恳挚的高扬老兄，又那里会寃屈一个本来就「口吃」的云览，你不过是阅读硬性论文应有的那种理智，去读我那篇部份地演染着感情的色素的随笔。举个你举过我的句子：「对于救亡戏剧，我还拿什么心情去说个不满」，说这句话的人ᅳ是被那晚歌声与口号烘热了头脑说出来的一句「偏心」话。这种「偏心」，跟那闭着眼睛听爱人说她比薛维亚雪尼还要美丽的女子一样，感情地需要男子「偏心」的夸张，虽然心内并不完全相信，却仍觉得那「偏心」的妩媚。当烘热的头脑「退熟」了，冷静回复过来的时候，我那句本来觉得「妩媚」的话，便会变成为那种无条件地对于救亡戏剧盲目地阿谄的「剧评人」的一种嘲笑，虽然这被嘲笑的对象，我是那么傻瓜地拿自己来牺牲，而且自己又不折不扣的不是个「剧评人」。

话且慢拉开去，先说我准备替自己发现的「道理」。

我的道理是：有的人是以辩证法去分析事象，有的人是从实验事象里面而发现「辩证法」，我的那篇随笔是属于后者，它所发现的「辩证法」是这样的——

「在民族抗战白热化的现阶段，剧作者非写作救亡剧便不够劲，剧人非演救亡剧便不够劲，观众非观救亡剧便不够味，这不因为别的，关系是抗战的『客观情势』和救亡的『主观要求』这两个形成的必然性，和它的辩证法的统一性」。

「这几句话」大概可以替我那篇半是鼓励半是「偏心」的随笔作轮廓的说明，假如你能从头到尾细读它，假如你不断章取义地从某几个句子里面去找根据，也许你也会和我同样地作如上的发现。假如竟然那么不幸，你回答我的仍然是一个摇头，那末，我将无条件承认自己行文的暗晦，造成了这个可悲的失败。

现在且说你从我的故事里面所发现的另些个「道理」，你这样说我：「似乎是主张演救亡戏剧就行了，目前不必谈到装置、化装、灯光。」又说：「除非我们万不得已，不然，我们还是尽力去讲究一下装置、灯光和化装；至于演技，那是无论如何要注意的，尤其是在没有灯光、装置的街头。」

你说我「似乎是」，其实我完全不是。

舞台技术（包括演技)和脚本的不能分开，和脚本本身的内容和形式不能分开是ᅳ，这用不着我们再来长文巨论地讨论，这老早就已经「盖棺论定】了的道理。何况这道理，又不单是现在我们才相信，就是以后我们还是要相信。

你似乎也可以「偏心」地相信我总不至荒唐到认为把演技取消了而可以演出动人的救亡剧的。你看我在讲最后的一个故事后而作这样的柝语：「拉得不怎样好的胡弦，仍然会叫那死了孩子的父亲掉眼泪，这道理，自从做了失去老家的中国人后的我，是更加明白了。自然，拉得更好的胡弦会博得更多的眼泪，正如演得更好的救亡剧会发挥更有力的组织功能，获得更广大的宣传效果一样。」

这里明明指出的艺术水准的高低，和获得的效果的多少是发生相互关系的，至于拉得不怎坏好的胡弦会叫死了儿子的父亲掉眼泪，和拉得不怎样好的胡弦不会叫没有死过儿子的父亲掉眼泪是一样道理。不过我们不能怪死了儿子的父亲的眼泪太便宜，因为他要是儿子不死，也不至那么易感了。老实说你我现在都像是死过儿子的父亲的人，如果真的易感，也是很自然的事，并不就降低我们的「艺术欣赏」，因为我们现在的感情是「救亡的感情高于一切的感情」。

我会否定艺术吗？我会取消演技吗？你说。

但话又得说回来，如果拉极端乖劣的胡弦，不但没有节拍，而且发音像「吊死猫」那样刺耳，一那末，即使是死了十个儿子的父亲听了，怕也要打冷噤的吧。这又和你举例的那个「临死时作了许多怪样」，而引起观众哈哈大笑的劣等戏同样的道理。记得有一次我在「救亡感情高于一切感情」的兴奋之下，看到一出十分蹩脚的救亡剧的演出，剧终时毫无理由的口号的确把我吓了一大跳。那样太对人不住的演出ᅳ，但是侮辱了救亡剧，甚至作为观众之一的我自己也都觉得被侮辱了。那晚回来我竟然有点感冒。——吃了臭仁的花生，硬要装着「好吃」的笑脸，那就是饿瘪肚的叫化子也还是办不到。

不过，我们又得承认：在这个急变化的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戏剧艺术一离开了我们的武器作用，就要和写在水上的文字一样，枉费了一场。抗战以前，中国戏剧曾有一个时期，由「标语口号」的熟闹转到「娜拉」「巡按」「怒吼吧中国」这些名剧的演出，这个运动的确替舞台剧号召了更多的观众拥护，同时也没有忽略这阶段戏剧的教育任务。但接着「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大演出，这可就不能不叫我们皱眉了，不管它是莎翁的名剧；不管主持(比的是戏剧界的前辈；不管它矜以如何更大的装置费去表示他们的「忠于艺术」，只这「帮闻」的抬头，只这低徊情趣的陶醉，「这生意经的熟读，已足以说明这一次的演出是多余的浪费，是回避现实！

如果在今日，「罗密欧与朱丽叶」竟然十分阔绰地再出现舞台上，那末，我将强调地偏心地说道：「不管它的艺术水准如何高度，它不过替出血出钱的民众粉饰太平而已。」

我这样说会太过份吗？如果会过份的话，我希望你暂时把自己当做是那个「闭着眼睛听爱人说她比薛维亚雪尼还要美丽的女子」吧。

鲁迅先生说：「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熟，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这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我有点感觉着有一些剧人似乎斤斤两两在艺术圈里打翻斗，只希望「炬火」一样名剧的大演出，却又因为僻地，没有正号油彩，或是因为经济的贫乏和演员的有限，而终于连萤火一样的短刺也遭到他们的拒绝。如果我那篇不成样的随笔会表达我所预期的目的，那么，它就是鼓励那会「发一分光」的萤火赶快出现，多多出现。因为萤火一大集合，发出来的光，说不定比炬火还要强。我本来口吃，今天偏说这许多话，苦了自己，烦了别人，咎有应得。

老兄如悯其寡学，尚望多多教诲。

专此布覆，顺颂时绥。

云览顿首

（载**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廿八日「南洋周刊」第仕三期）**

@叶云英《关于通俗丈学的通讯》，1938

楚琨兄：

当我看到「南洋的通俗文学专号」的几个字，我不知怎样的欢喜，心里想：南洋提倡通俗文学的呼声已经响了好几年，如今终于见诸实践了，这不是给南洋文学运动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吗？

不过，我有一些儿意见，要同你以及许多作者商榷一下，现在不揣浅薄写在下面：

一、我们提倡南洋的通俗文学，首先对我们的读者来一个调查，看看他们需要那一种的形式。当然，「旧瓶装新酒」是一个好法子，但是，我们知道，旧形式的产生，有它客观的根据，譬如大鼓词是北方的方言文学，弹词是南方平民文学的一种（见阿英的弹词考）。这两种形式，在我们南洋占绝对多数的闽广两省的读者面前，未免要发生生疏。我咋天把「阿登夫人礼赞」的大鼓词，拿给好几个工人看，我在他们的脸上发见了苦涩不懂的形色。待我问他们时，他们都摇着头说：「我从来没有看过这种的写法，这一篇金叶琼思君倒好呢！」这出于他们口里的真实话，可证明大鼓词之类在南洋读者很难懂。我这么说，并不是完全取消大鼓词、弹词之类，我以为可用闽、粤两省的方言来写，他们或者容易懂得些。

二、据我所知道的，南洋的读者，对于章回小说，如「三国演义」「薛仁贵征东」等的旧小说，极感兴趣。所以有兴趣的原因不外：（一）故事曲折；（二）写得生动.，（三）参杂了许多男女的恋爱。我们要使文学起一种宣传的作用，就要对症下药，不妨在抗日的主题下参杂些恋爱故事，容易合他们的胃口，何况「现在吃饭恋爱都与抗日有关系呢」！（鲁迅先生语）

三、南洋的读者智识水平低，我们要深入到下层去，最好能力求字句浅白，不要运用难懂的词句。陈南君的章回小说，我嫌他难字太多，有的读者实在不懂。

上面的三点意见，不知写通俗文学的文友以为如何？如果有篇幅，就请注销来，此致敬礼！弟云英十一月三十日（载**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日「狮声」**）

**@**金丁《谁说我们年纪小》，1938

**（一）**

太阳出来的时候，杨小宝还没有起床。

先生有一次讲到「早起」，说早起有许多好处；但是杨小宝每天总是起得很晚。每天晚上要睡觉的时候，他总是想着，明天一定要早起，要在太阳出来以前就起床。可是每天他起床的时候，太阳都早已出来了。

记得有过一次，天还黑着，杨小宝就醒了，醒了就悄悄地披起衣服，可是还未曾下床，母亲便惊醒了，母亲问他：「为什么这么早就起床？」

他告诉母亲：先生说「早起」有许多好处，他并且说，他要看看太阳究竟怎样出来，可是母亲没有答应他，一定要他乖乖地再睡。母亲说，谁也看不到太阳是从什么地方出来的，因为太阳一出来就在天上了，不过有人说是从海里出来的。

但是杨小宝始终还是不大明白，为什么是从海里出来呢？书上明明写着：「太阳落在了山后。」书上又说：「山后面是一片森林」，那么海又是在那里？是不是有人看到过，太阳从山后面又怎么走到海里呢？他越想越胡涂。

他问过好几个同学，他们都是不明白，不过四年级里一个叫做曹大庆的，他说他知道的，曹大庆告诉他，地球是一颗星，是圆的，会转，太阳也是一颗星，永久不动。可是，这些话就太骗人了，太阳明明每天都要走的，怎会说永久不动，不过曹大庆说，他一点也不扯谎，他们的先生对他也那么讲过的，而且他还有一本书，那书上说得很详细，昨天放学的时候，曹大庆答应今天早晨把那本书给他带来。

杨小宝到了学校。

天很热，才七点半钟，教室已经有十多个同学先到了，离上课还有半点钟,他跑到四年级去，可是曹大庆还没有来呢，曹大庆太懒惰了。

教室外面，有几个同学在打弹子，有几只麻雀从墙头上跳到地上又扑的一声飞到树上去了。

怎么曹大庆还不来呢？杨小宝越等越发急。

周国强坐在他身旁的石阶上，不停嘴地大声念着——

「太阳太阳，出在东方，落在西方，今天有个太阳落下去，明早又要来个新太阳；我要问问你，共有几个新太阳？」

念着念着，周国强便跑了。周国强和另外几个同学计算着究竟有多少太阳的时候，上课的钟声响了。

可是曹大庆今天怎么不来呢？曹大庆的身体是很好的，一定不会病。那么为什么不来呢？曹大庆从来没有旷过课。

奇怪的是,这天有好些同学都没有来。

第一点钟是常识，他最喜欢上常识课，因为可以要求吴先生讲故事。但是吴先生说是要他们温习，吴先生的脸好像和平常不同，一点笑容都没有，好像想什么心事，坐在黑板前面把头枕在手上。

后来不晓得是坐在后面的那个同学吵闹，使吴先不高兴了。吴先生说：「为什么上课的时候，偏要吵闹,不用心读书呢？光阴是一去不回头的，非常宝贵，而且，中国人就不该同中国人吵闹，大家要吵闹就该同日本人吵，同日本闹，明白吗？大家应当知道日本人已经将大家闹得快没有书读了，前天虹桥飞机场里打死了日本军官，听说日本人不答应，也许这两天就会打仗。吴淞口外驶来了许多日本兵舰，你们想想看，当真打起来，你们当怎么办？」

吴先生看着每个小同学的面孔。

「我们大家都打日本去。」小朋友没有怀疑地大家喊起来。

「好，大家记住，我们要打日本，不应该打自己的同学。」

下课以后，大家都谈着打仗的问题,杨小宝把太阳从什么地方出来的事，好像完全忘了，不过谈着谈着的，大家越谈越没有办法？说是大家打日本，又怎样去打呢？周国强说他爸爸有一把刀，非常亮，但是他自己就举不起来，怎么去打日本人?

想不出办法来，后来有几个人就去找六年级的同学去。六年级有个叫傅承谟的同学，他说打仗不只是用枪用炮，什么都要用。譬如说吧，街上现在贴了很多壁报，到打起仗来就更有用，因为很多人都想知道打仗的情形，所以能写壁报的人，也就是尽了一份救国的责任，不会写壁报能贴壁报的人，也同样是尽了一份救国的责任，他说大人尽大人的责任，孩子尽孩子的责任，「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不过不管出钱出力，大家都要「团结」。书上不是说过吗：一只螳螂，比一只蚂蚁，不知要大多少倍，可是几千只蚂蚁，就可以把一只螳螂拖走吃光，中国人比日本人多得多。

「中国人一定打胜的。」有什么人这样喊着。

不过杨小宝说：

「你说团结团结的，可是曹大庆今天就没有来。我妈也说再过几天我们就搬家了，如果大家分开了，我们怎么团结呢？」

这话问得大家想了好久，后来还是傅承谟想出来，他说：

「那也不要紧，只要是中国人，只要是小朋友，不管他是什么学校的，不管他读过书，或者没有读过.我们都可以团结起来。」

一夜过去了。

（二）

想不到上午第二点钟，还没有下课，街上便乱起来了。

曹大庆的父亲和母亲，从一早就出去，说是到厂里来领工钱.，可是现在不见回来，据说许多家东洋厂正被中国工人所捣毁。

闸北那边传过来的炮声，像在头上打雷一样。火光冲天；杨树浦一带的居民几乎完全跑到街上来了，他们大多数是工人，从提篮桥到外滩的马路上，像海潮一样奔扑前去。

曹大庆在街上望了一下，想回到家里拿点什么东西，可是又觉得还是先到学校去看看的好，也许先生们都还没有逃,也不知道旁的同学怎样了，都是爹妈不好，一定要他看着家，可是说不定等一下，日本人就会打了来，为什么爹妈都不回来呢？

他想着想着的，想得好像没有头绪，于是撑开了腿，就向学校那边跑去了。推开了教室门，想不到有十多个同学还是坐在位子上，静静听着吴先生讲话，他站住了，吴先生正说着：

「害怕是没有用的，枪炮绝不会对害怕的人讲交情的。我们的同学平日不是都很勇敢吗？我们现在要拿出精神来，为了我们的国家，为了我们自己，我们从今天起，就更该立下决心，做出一点有意义的事情来。」

喘了一口气，吴先生又接着说下去：

「不过大家要牢记着，我们彼此要相亲相爱，我们现在是在患难的时候,懂吗？」

「懂了！」孩子们齐声说着。于是紧接着是大家帮助吴先生收拾东西，他们觉得学校里的一切东西都该带走，留下了也是给日本人拿去，不然就一定被炮火烧光，那是多么地可惜啊。

孩子们跟着吴先生走了，九岁的小安尼揩着眼泪。机关枪声比以前响得更密了。

可是走不多远，曹大庆忽然停下来，好像有什么新发现似的，他问傅承谟：

「怎么我们刚才不叫李先生和陈先生呢？」

那个被问的在他身上推了一把。

「你傻子，他们清早就逃了，谁愿意带着我们这一群废物呢？」

说着，走着，虽然各人带的东西不多，可是较小的几个已经跑得上气不接下气了。

走到离外白渡桥不远的时候，他们已经挤不过去，苏州河南岸，已经满张了铁丝网，沙袋堆得高高地在相离很远的地方就可以看到，一大队英国兵和万国商团，就在南桥边把守着。

也不知道过得去过不去，杨小宝于是大哭起去。然而人们依旧往前冲着，铁丝终于被冲破了，然而还要冲过那有可能打到头上的无数警棍和刺到身上的刺刀。

孩子们大家贴得紧紧地，手牵着手，好像一条绳索，然而这条绳索在冲过桥那边的时候，却被剪断了。

喊干了喉咙，也不会再找到那失落了的同伴，一个，两个，三个，连吴先生只剰下八个人，不过侥幸的是除了杨小宝以外，失落的同伴都是较大的一点的。这些同伴也许被挤得倒在旁人的脚下，踏死了，也是说不定的。于是，无可奈何地孩子们放慢了脚步，在租界的马路上无目的地走着。走得累了的时候，就坐在路旁商店门外的阶上，看到电车汽车照例在街上跑来跑去，听到播音机照例唱着流行的小曲，孩子们想到了家，想到了父母，想到饿，他们都哭了。

「我们今天不晓得在什么地方过夜！」吴先生叹息着，禁不住地也流起了眼泪。他今年还只是十九岁不到的人啊。

夜里下雨，孩子们躺在一家百货公司的门外水门汀上睡着了。

最大的一个叫郭宝祥，他夜里做了一个恶梦，梦到他回到杨树浦，找到了他的爹妈，爹妈也正在找他。可是当他同爹妈一起要逃的时候，日本鬼子从后面追来了，好像是一枪就打在自己的腿上，觉得非常痛，他惊醒了。

醒来时太阳已经晒满了墙，沿街马路上睡着很多的难民。吴先生不知到那里去了，只剩下傅承谟和几个还在睡着的小同学。据傅承谟说：吴先生和曹大庆他们要在中午才回来，他们去找那些失落的同学。

然而这天吴先生和曹大庆回来的时候，一个同学都没有找到。倒是找到了两位女先生。这两位女先生是救济会的，她们正在开始救济难民。

孩子们找到了父母似的有了依靠，跟着那两位女先生走了。

已经三餐都没有吃什么东西了，吃完了收容所里发给他们的大饼，他们却又忽然烦闷起来。那收容所是在一家小学校里，三间很小的教室挤满了两百多难民。人们横躺竖卧地盘据着自己那块地盘，孩子们已经两天没有洗过脸了，要喝点水也喝不到，要大便都找不到地方。

然而收容所的孩子很多，好像都是没有读过书的。这些孩子又好像整日在相打相骂，房里面乱哄哄地，使人的头都感到加重地来。

于是一天，两天，曹大庆感到闷了。

傅承谟也说闷；郭宝祥说，如果再这么闷下去，他就要到前线当兵去了，老是吃完了饭就睡觉，连动都动不得，也不准出去，腿都酸软了，可是外面的炮声却是那么紧。为什么抗战起来，他们一点用处都没有呢？他们不相信。

那些好像整天只是相打相骂的孩子，有时也懂得唱歌，而且他们唱得还很好。

「为什么我们不教他们唱歌啊？」一个叫做张为的女同学说。

「真的，我们可以给他们讲故事。」傅承谟说。

「我们还可以给他们做戏看，啊，大庆，你不是会表演双簧。」

孩子们你一言我一语，主意多起来，于是眼前好像有许多事都该做了，他们又想到了书上的许多话。

虽说服装化装都没有，然而装腔做势总算排好要演的时候收容所的那个什么主任，却忽然把吴先生叫了去，说是「既然做了难民，就应该守规矩，收容所并不是学校。」这样地他们好像被人冷水浇头似地感觉难过愤恨。难道日本人杀中国人算是守规矩吗？

孩子们不服气，于是总想把排好的戏表演出来，同时总又觉得能够到旁的收容所去就好了。这里的收容所使他们明白了中国人怎样压迫中国人，他们看不惯。

凑巧有一天曹大庆碰到吴德立，德立说他在XX收容所，那里自由极了，那边还有几个同学，他说最好要吴先生同那边收容所主任讲一讲，一定肯收的。

孩子们终于搬到新环境里去了。

「……为了我们的国家，为了我们自己，我们要做出一点有意义的事情，我们要教育那些失学的小朋友，我们要让他们明白日本人的可恨，要他们明白汉奸的可耻。我们要使一切小朋友团结起来。」搬到新收容所的第一天，大家就开了一次会，这些话便是傅承谟在开会时说的。

这以后孩子们根据大家的意见，定了公约，定了日常工作自修程序，他们的生活就马上忙起来。他们成立了孩子剧团，组织了小先生训练班，他们开始教着三百多学生。

全个上海，他们跑遍了，许多孩子都知道他们，许多大人也知道他们，许多文化界的先进份子经常跑去访问他们。

「你们知道什么是民族统一战线吗？」

「知道。」

「你们知道什么是全面抗战吗？」

「知道。」

「你们知道儿童为什么也能救国吗？」

「知道。」

「你们知道什么是九国公约吗？」

「知道。」

孩子们知道的事一天一天地多起来了。

(三)

现在，周国强再也不和同学们计算着究竟有多少太阳了。因为每天「晚会」的时候，孩子们都要报告，自己这一天里教的学生一共多少，缺席多少，出去演戏时的观众多少等等。所以周国强有一次就向大家提议：「我们还应该报告两天教学生有多少，三天教了多少，一个星期，一个月，一年，并且，并且，」他说到并且两个字有点不习惯:「我们什么事情都该算得清清楚楚地报告出来。」

这个提议，大家都赞成；不过渐渐的事情多起来，数目大起来，有人便报告不出来，并且有一天，杨小宝因为怕在晚会上报告不出来，他就对张为说，他肚子很痛，他不出席晚会。

不过傅承谟很明白杨小宝是扯谎，而且他还明白杨小宝是为了什么扯谎,于是他拖了杨小宝一把，把嘴伏在杨小宝的耳朵上，偷偷地说：「你到厨房后面的广场上等我，我有要紧的话同你讲。」

杨小宝一个人先去了。

广场上好像只是他们两个人，天已经快黑了，有许多只蝙蝠在广场上飞来飞去。因为已是秋的时候，所以天气有点凉。

然而傅承谟并不先开口。

「你有什么要紧的话？」这是杨小宝先问起来的。

「也没有什么要紧的话，」他想了想.，「可是你觉得晚会里的报告有趣吗？我自己觉得很有趣的，可是那些报告里的数目字真使人麻烦得很，你不觉得吗?」

杨小宝看了傅承谟一眼，他想说：「可不是吗？我就是为了报告里的数目字弄不清才不出席晚会。」不过没有说出口。

「我想，这样下去，一定有人连晚会也不高兴了。」傅承谟自言自语着。

「我也是这样想。」杨小宝说。

「你今晚为什么不出席晚会？」

想不到傅承谟这么突然的问起他，于是他反而有话答不出来。傅承谟紧紧地抓住了他的手。「小宝，我知道你今天晚上为什么不出席。我觉得有许多事我们都做不好,不是吗?可是做不好不要紧，做不好是我们的方法不好。譬如报告里的数目字，是一天天多起来的，那么，我们可以把一切统计，交给两三个人专门负责。……」

「对了，」杨小宝不等傅承谟再说什么就接了过去：「我们最好交给周国强去算。」

「那么，你等一下在晚会上做个提议，我附议你。不要肚子痛了，你扯了谎。」

两个人都笑了。

自从这天晚会以后，凡是关于统计方面的事，都交给周国强去办了。因为周国强只会算不会画图表，所以大家又选举张莺来帮助周国强。

周国强每天很忙。他忙着计算他们，共出演了多少次，演了多少个收容所，演了多少剧本，他们一共教了多少学生，学生的成份如何？有多少是儿童，多少是妇女……。然而不止此，越是杨小宝讨厌什么的时候，周国强却偏是要问他：

「你知道东三省有多少人口？」「东三省的大石每年出产多少？」「河北省的棉花每年出产多少？」「北平一共有多少间学校？」「上海一共有多少难民？」「日本一共有多少架飞机？」「中国抗战每年要用多少军费？」周国强一连串可以提起无数这类问题，不过有些是他自己也回答不出的。

回答不出的问题，他也都记在心里，凡是有数目字的问题，他都一个不放过。有一次，他非常高兴地对所有的伙伴们讲：

「如果你不知道山西的面积有多大，你就不知道全山西有五家医院够不够用？如果你不知道五家医院只有六十一个医生，你就不会知道山西每天一万多伤兵是受着怎样的痛苦。真的，你如果不知道日寇占了我们多少土地，那么你怎样能够把所有的失地收复回来呢？」

然而正在周国强忙着算来算去的时候，上海的中国军队完全撤退了。

立刻谣言多到人们的耳朵都不够用了，汉奸也多，多到使人们好像都非要谨慎小心不可。

因为据说是什么什么人，因为是个一向参加救亡工作的，现在却突然在街上走着走着的，被几个日本人，绑上了汽车，绑到不知去向了。

有人说日本司令部里，关了很多的抗日份子。又有人说，这些抗日份子，是在受着怎样可怕的酷刑。

贴在收容所里的一切标语和图画，不晓得被什么人撕去了。

不晓得是谁，向那些每天读着「战时课本」的难民说，日本兵就要搜索收容所，凡是有「战时课本」的，都保不定要关到司令部里去，于是人们慌急地抖颤着双手，把那些课本烧掉了「我们还怎样教他们呢？」杨小宝说。

「这一定是汉奸捣乱，日本兵怎能够到法租界来搜查呢！」张莺非常气愤地说。

然而孩子们工作的环境是逐渐艰难了。孩子们听说，很多人为了环境的关系离开了上海，于是，从最大的郭宝祥起到九岁的小尼安止，他们是觉得他们应当到内地去工作。

怎么去呢?到内地去的路途，差不多完全断了，而且他们连最低限度的路费又都没有。可是他们有的是勇气。傅承谟在集会上向大家说：「我们不相信到内地以后没有人帮助我们，我们不相信在上海不够路费，我们更不相信我们将来干不出一番事业来。」

「赞成,到内地去。」这是孩子们最后的结论。

(四)

孩子们终于离开了上海。

因为听说敌人的兵驻守吴淞口，来往船只都受检查，这使孩子们为难起来。

「我们一定要分批走，不能让敌人把我们一网打尽。」张为非常坚持她这样的意见。

「不过我们的书一定要带走。」郭宝祥不愿让步地说。

「我提议把书留在上海，将来由上海的朋友寄给我们，这样可以免掉带书的危险。」曹大庆想了个两全的办法。

「寄是靠不住的，我觉得一定要带走，我们不能想得太周到，太周到的时候，就会胆怯了。」

这是傅承谟的见解。

见解各有不同，但是经过一番讨论以后，许多不同的见解,总会有一致起来，孩子们现在完全明白，大家不同的见解一致起来，比一个人的见解圆满得多了。

他们是十一月十七日的午后走的。天色阴沉，像要下雨，又像要下雪，秋风吹到身上，使这些衣服单薄的孩子，感到了耐不住的寒冷，他们提着小包裹走过了熟悉的上海街道，有点舍不得离开的样子，非常难过。但一面又想到将来的工作，不觉快乐快来。

「最好是吴淞口没有什么检查。」周国强独自担心地想。

周国强上船以后，挤在几乎全部是难民的搭客中间，一句话也不说，好像有很多的心事。傅承谟张莺也很少说话。只有曹大庆在船上跑来跑去，他好像完全不在乎的样子。他对旁的搭客说，他的家被日本人打光了，他现在要到内地去，告诉每个同胞，立刻起来，齐心打日本，他后来还问傅承谟：

「你们为什么都变成哑子啊？我们应当随时随地宣传。」

「可是宣传不好，让汉奸注意了你，你就走不成了。」

「你也想得这么周到起来了！」曹大庆在傅承谟的肩上拍了一下：「可是，我告诉你吧，吴淞口早已过了，不会检查了。」

听了曹大庆的话，大家忽然像石头落地一样，心里渐渐安稳起来。于是周国强就又问起傅承谟，到南通以后，我们最少要演出几次戏，要住多少天，要用多少钱。

不过这安定的心情，到南通以后就又开始不安定起来。

有人介绍他们到南通要找的一位可以帮助他们的人，想不到已经离开了南通，他们扑空了。他们睡觉吃饭，立刻都成了问题。

他们因为分批离开上海的，但是还有两批没有到，而敌人进攻狼山炮台的风声，却一天紧似一天。没有吃饭睡觉的地方，他们就跑到难民收容所里住。然而另外两批人不来，却是无法解决问题的。也猜不出路上有什么意外。

没有办法，度日如年的样子，他们每天到码头去等候，他们好像只有一个希望，那就是那后来的两批人，马上到南通。

然而一天过去了，没有来。

第二天又完了，仍没有来。

第三天，第四天。

到第五天，曹大庆不高兴再到码头去等了：「横竖是等不到的！」他说，于是用毯子把头包起来，烦闷地躺在地上，睡了。

曹大庆想不到推醒了他的是吴先生，两批人都来了，他抱住了吴先生在跳，「我们今天晚上应当举行团圆大会！」他高声叫着。

接着，孩子们在唐家闸和南通演出了十几个戏，孩子们跑遍了南通城，从南通的守军、市民，到每个小学生，都认识了这群孩子。

「想不到啊，这年头儿，孩子们也这么有用了。」人们赞叹着。孩子们就在人们的赞叹中，离开了南通。

坐了小船，沿河从唐家闸往西北走，经过了如皋、源安、姜堰、泰县直向扬州，一共走了六七天，白天唱歌，晚上看星讲笑话。孩子们非常高兴，想到以前在家里，在父母的身边，这样的夜晚，早就因为怕鬼不敢出屋了，但现在他们不怕鬼，他们所怕的只有亡国，要不亡国，那么应该什么都不怕地去参加救亡工作。

河是越走越宽了，月光底下，照见两岸尽是荒地，没有人家，偶然远处有灯光闪烁，那一定是运兵的船了，前面便是邵伯湖。

正在这时候，想不到远处有步枪声响起来，船越向前走，枪声越紧，船夫想开回头船了，然而身后面却又轰轰地炮声大作，炮弹的闪光，照得天上一亮一亮的。

好像是进退两难，吴先生抬头看着每个孩子的面孔，看着看着，他忽然低下头去哭了，孩子们从来还不曾看见他哭过。

「吴先生，不要紧，哭没有用，我们不怕。」九岁的小安尼扯起清脆的嗓音说，可是话未说完，小安尼自己也哭了。

孩子们都在流眼泪。

「今天的遭遇，完全是出乎我们意外的。是的，我们不怕，我们要往前走，走到徐州，走到汉口，我们要一直奋斗下去。」

船又开了。

过邵伯，经高邮，宝应，淮阴，宿迁，邳县，直到陇海铁路运河车站，于是再由徐州到郑州，由郑州到汉口。

全汉口的人，好像看到太阳从西边出来一样地惊动起来。大家准备欢迎这些在艰苦中战斗的孩子。

报纸拿出最重要的版位，登载这些孩子们的消息。

许多军政要人，也都纷纷跑来访问这些孩子。

许多人说：小孩子的精神是大孩子的榜样。是的。他们做了很多大人做不了的事。……

在欢迎会上，十三岁的周国强，举着小拳头大声报告着：

「我们一共走了五十一天，四千里路，我们一共演了七十三次戏，举行三十五次讲演会，我们曾经有十五次没有饭吃，我们离开上海时，每人只带四块钱，我们……。」

(载**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七日「狮声」)**

@流浪《「怎样展开通俗化文学运动」座谈》，

楚琨：通俗文艺运动，在过去，南洋方面的确也有人注意过，但真正干的人，究竟还少，我们觉得这种工作，非常重要，尤其是在这抗战曰益展开的现在，更加重要。关于这次「南洋通俗文艺特辑」，无疑地给了很多人一种兴奋。我们今天召开这个座谈会的目的是：一、这次作品的检讨。二、怎样开展南洋的通俗化文学运动。现在就请诸位先生发表意见。

陈南：自从前次在「狮声」上发表了一篇「老将报仇记」以后得到各方面的督促和勉励，所以这次我又写了这篇「金叶琼思君」，同时也觉得：旧的形式虽然不能完全装进新的内容，但「可以装」是无疑的。因此我要就我所知道的事，大胆地写出一点东西来，然而因为写得太草率，现在我自己先提出许多缺点。首先这里主人翁的金叶琼，虽然是我自己创造出来的，然而她却是一个现实的人。不久以前，在潦倒的旅途上，我并且委实看见过这样熟情的孩子，而且有许多近乎义侠的事情，曾经使我掉了不少的感激的眼泪。不过她的职业是洗衣服的；而大兴隆公司里的李七郎，也不是什么「财库」，却是某种文化机关里的重要职员，为了行文方便起见，倒处处迁就了环境，把他们改头换面。同时也觉得如果要使故事生动，穿插是必需的！恰巧这次住在朋友家里，那邻居的一位卖凉茶女子，她所有许多动作，给了我以新鲜的印象，于是金叶琼便具体地产生了。而那位看见日本女人替男子脱鞋而称赞日本男尊女卑是帝尧之治的台湾留学生的黄司理这类无耻畜生，我的确碰见过不少，也只好借用一下他的脸谱！可惜故事发展得太快，紧张场面几乎是没有的。我记得这篇东西刚刚写好出来而把底稿拿给一位朋友看，那位朋友说：「这里面写『事』的太多，写『人』的几乎没有！」发表以后看见流浪先生，他也说：「李七郎被迫出走那一段是成问题的，你想以一个爱国团的团员，因为工作环境的不好，是不是不需要团体的决定，便马上可以自由行动而到陕西去呢？」这些宝贵的意见，的确使我更相信，这许多毛病和失败的根源，实在是自己对生活的体验非常不够。说到形式，有许多句子，如「孤儿寡妇，好不凄凉」等，也的确不通俗！我希望今天在座的诸位，更指出我所未曾知道的错误！

陈国华：兄弟对于写大鼓词，完全是门外汉。不过，去年曾有个机会到山西前线观光，在临汾时碰到丁玲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该团有位大鼓名手叫做张可的，在陕西山西河北一带，几乎无人不知道张大鼓的大名，他的成功处是采取现实的题材，如「大战平型关」、「国共合作十大纲领」等等动人的题材。同时，张大鼓自己的歌喉嘹亮，表情非常动人，配合了种种条件，他的大鼓词是很成功的。兄弟目前是采取现成的题材，不过，大鼓词是北方的民间文学，兄弟是南方人，对于大鼓词的歌调、方言，都有相当的隔膜，兼以过去多写新诗，偶而也写写旧诗，所以，「阿登夫人礼赞」这篇大鼓词，仍不能脱离新旧诗的窠臼，仍不能给劳苦大众所了解，还不曾达到通俗化的水平。

嫋云:我在特辑上写的是一篇「良姆教子」（闽南歌谣）。然而我一写起来，便感到有许多「音」都用汉字写不出，我觉得这是通俗化运动的一个困难。

金丁：对于这次通俗文艺特辑，如果一定要下个批评，那么我是说：「很好」。而所以很好的原因，不外是我们许多朋友，并没有把通俗化运动单纯的停留在理论方面，而是配合着理论的发表，还拿出真正的货色来。当然，我们的作品也许还不够通俗，也有许多缺点，不过这是因为我们还刚刚开始，我们还有许多困难没有克服。譬如我写的那篇童话，我本来打算凡是认识六百字的人，就都能读的，而且事实上孩子用的话也的确不多，但是想不到写起来的时候，有许多孩子的话我都不大熟悉，这也就是说我的生活同他们现在的生活还稍有隔膜，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其次是刚才黄嫋云先生说过:「有许多『音』用汉字写不出」，这也是值得注意的。因为生活体验有了，写作技巧也有，然而字写不出来，所以这里就不能忽视汉字的缺点了。然而汉字的缺点，是只有用拉丁化才能纠正的。因为中国的文语素来是分家的。此外，还有一个问题.，那便是我们的通俗，不仅是要运用旧形式，而且还要努力新形式的创造，旧形式装新内容是有限度的，我们要运用旧形式，不要做旧形式的俘虏。但是在这里，我们不妨拿如旧先生的小说来说：他有一些地方故意把对话写得脱离口语。旧小说里，我们往往看到「郑家庄离此地尚有八里之遥」等等，但这不是大众的活的口语，我们要记住，运用旧形式时，是要扬弃旧形式。

祖山：我在「特辑」上写的是一篇小说：叫着「最后关头」，「狮声」编者给我加注上「新型小说」四个字，我觉得非常惭愧、非常难过。因为我自己很明白，我对于大众的生活体验十分不够，无论在内容方面、形式方面，都配不上「新型」的意义。

楚琨：刚才诸位作者的自我批判是十分客观而中肯的，我们这回尝试有这样成绩，可说不错！希望每位作者能够经常接近大众（无论店员，劳动者，儿童都好），所作的东西念给他们听，考察他们的反应，学习他们最熟悉最欢迎的形式。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的作品真正成为「大众的」、「通俗的」。现在诸位先生如果再没有什么意见，请就第二个课题「怎样开展通俗文艺运动」这方面发表意见。

孟雷：我觉得刚才金丁先生所说的生活体验问题，非常值得我们注意。此外，我们要编写许多方言文学作品如土戏、唱本等等。

晏温：我要向陈南先生请教，采用旧形式的小说，是否情节的处理也应该旧小说化？

陈南：我的答复是：我们是利用旧形式，而不是为旧形式所利用。

流浪：我觉得陈南先生的意见是对的，我们是利用旧形式，而不是为旧形式所利用。

楚琨：时候不早了，请诸位先生从开展的课题发表高见。

张一倩：我以为最好能征求各方面的意见，能调查一下某一个地方需要什么作品？「通俗」不该限于新加坡。

林岗：这问题的解决应该建立通信网，经常和「狮声」有联系，如新加坡闽粤人的方言各种都有。

楚现：我们应当先从实际调查做起，大家分别到各街头书馆、苦力间、讲古摊，调查大众看的是那些书，以及那些书为什么被大众所爱好。现在这里有一本顾颉刚著的通俗读物论文集，可以供大家调查时参考，此外，我们是不是要规定几个通俗化原则？

张一倩：我觉得须要起草通俗文学运动大纲。

流浪：我以为还有一点值得注意，我们要发展通俗化运动不只是文章通俗化，还要做到装订、印刷、价格，都通俗化。

楚琨：那么我们就推举几位负责起草大纲，并且进行各方面调查工作。（大家同意）

（载**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日「狮声」**）

@奇之《「南洋文学通俗化」漫谈》，1938

其一

南洋文学通俗化运动在星洲展开了，这是可喜的现象，无论如何，这说明着：马华新启蒙运动已走上一个新的阶段，我们希望这运动能扩展到全马，而使这新的实践普遍与深入，收得良好的效果。

这运动的第一个意义，在于具着充分的实践性。我们已开始做着文化大众化的工作，要大众来吸收今日的文化，充实他们的精神力量，——这是第一步的目标。大众如何来吸收呢？他们怎样才能加速被带到路上来？——这是当前这一工作中的中心工作，也是这一实践中的中心实践。

我们得说：向来文人所写的东西，不以大众为对象，同时，他们自己的生活与意识，就不曾大众化。大众与文化所以互相隔阂，这是主要原因之一，因此，要写什么及怎样写，固然详细调查为不可少的一步骤，但要完成真正的调查（即有别于官样文章的「调查」），与大众接近，生活在大众里面，懂得他们的说话，了解他们的意识，然后经过「升华」的批判工作，才能创造出大众化的内容与形式。

不错，这话不算得「新」，但事情并非「新」或「不新」的问题，而是「是这样」或「不是这样」的问题，大抵情形约略相同之下，在别处所经过的，在这里再来走，这绝不稀奇。

其二

南洋文学通俗化的内容当中，语言的因素占着很重要的地位，我们要说：南洋的语言特别丰富，特别多样，各种南国的方言，在这里交错着：本地的土话及英语，也在这里流行着。南洋的口头语，其不纯正的程度，较之中国，更为厉害。假使我们说：在中国应用国语，不能到处做有力的表现工具，那么我们说：在马来亚，同样无法应用国语或普通话来叙述的。

试举一例，国语的学习与应用是相当普遍了，但一般地说，一班工商界人士，要他们用国语来表达他们的思想，常是极难的事，因为普遍只讲到那些极平常的东西而已，所以在「通俗化」当中，国语或普通话这工具，会很容易显出它的困难的地方。

从另一方面来说，许多平常的写作，有意无意地力求「国语化」，彷佛以马来亚的居民为北平的居民似的，文中极力包含北方通行的语汇。结果，本是中国北方的口头语的，到了这里却变成「文语」了——这一事实的教训，应是不能忽视的。

南洋的对话，如果细察起来，至少渗杂几种方言以上，不论属于本国的，或外国的，尤其在大埠头，更见复杂。因此，马来亚的大众语，固未形成，但它的酝酿情形，大约能被我们觉到。

我们应极力学习这种大众化的语言，采用这种大众化的语言，慢慢使它文字化。如若我们这样做，我们就使自己的语言，变为大众的语言了；如若我们这样做，显然的，大众会或多或少发现他们的话被表达出来了，他们有自己的话了，无疑的，这样做是一种创造，同时就是一种生活。

语言作为内容的因素的时候，绝不单指一个个的语言。如若单指这些，我们还是称它「技术的形式的东西」好些。不单一个个或一双双单独的语汇，主要是这些语汇所构成的话，话的构造，话的发音，都有其不同的特点，各种不同的集团，有其相异特点，好比我们说福建话，有福建话的语调和表现方式，说广东话有广东话的语调和表现方式等等。

这就联系到不同人群的生活观与生活态了，工作者在这一方面的「调查」或「考察」，不能不跟他们整个生活或生活问题发生关系。所以由这观点看来，真正完成「调查」的，就是本身真实生活的一部份。

（载**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七日「世纪风」）**

展开现实——作为「世纪风」发刊词 编者

无疑的，马来亚新的文化，正在滋长着，这滋长的基础是人类神圣运动的开展——中国的民族解放战争以及世界反法西斯反侵略运动。我们应看到马来亚的人们，不问贫富老幼，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意识，已在这当前的主潮中迁变了。以前颇显暗晦的，现在，日益明白了；以前懵懂的，现在，日益觉醒了。更重要的是以前只是不重要的问题，现在转移为最重要的问题了。

马来亚的事情，是中国事情的一部份，正如它是世界事情的一部份一样。换句话说：今日中国及世界如进行着的那一反法西斯的伟大斗争，是渗进马来亚富饶的土地里面及勤苦的人民心中，而使它不复旧观了。

这一变动，无时或断，在感觉上、在意识上、在行动上，它愈来愈复杂，愈来愈深刻。同时，它愈来愈显得有力量，如澎湃的流，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它愈来愈蟠踞人们的心胸，而成为无可否认的存在。由这变动而生出来的，有许多问题。这许多问题，因为它们的重要性与复杂性，不是一下可以认识或解决，但它们并不因此停留，让你定住看清，不，它们越运动越迅速，从而重新亀无留情地增加其重要性与复杂性了。

我们应看到：这许多问题跟我们的口常生活密切联系者，或者不如说，它们就是作为我们口常生活的一部份存在，从神圣的救亡工作到平凡的饮食起居，都统一个范围里面。所以，我们无法忽视这些问题，也办不到这些问题以「不了了之」。相反的，若我们想避简这些问题，就是等于我们踏上生活的逆流，失却当今的生存意义了。正视这些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才是我们应有的任务。

我们既已说上半天了，那么，这些问题是什么呢？主要的包括马华救运的一般问题，新启蒙工作中的理论与实际，失业与职业的问题等等。自然，大的问题之中包括许多「小」问题，而「小」问题里面又有许多极有关系的问题。这一切，应得着充分的反映与充分的讨论，愈进愈深，终而由认识而达到变革。

我们以为一个好的副刊，应该是做为这样的园地，实际的描绘与提出，应比文雅的语言来得重要。同样，多数人意向的表达，这重要过少数人聪明的炫耀，它关系的应是大众的事，它讲出的应是大众的话。或者有人会以为这将庸俗化，将减低文化水准，但事实将给予铁般的回答：恰正相反！惟有这样才能有严格的、宝贵的内容；惟有这样，才能将低的水准提到高的程度。

我们向读者们表白：「世纪风」就是准备成为这样的园地的。我们热烈期望一切马来亚的文化人及所有读者们，能督促它，帮助它、使它能按原来的本意成长起来，而成为马华大众自己的东西。

(载**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七日总汇集报「世纪风」)**

@陈国华《推广通俗文学运动的几个工作方案》，1938

南洋通俗文学运动委员会，于本星期四举行第一次委员会议，笔者对这次的会议，感到无限的兴奋和希望。通俗文学运动在南洋应该积极推动的理由和原则，在上两次的座谈会议上已有人发挥得很详尽，星洲各报的副刊都曾为文申论，已给读众以普遍深人的认识、只是关于推动这个运动的工作方案、到目前还少人提及。因此，在本星期四举行的南洋通俗文学运动委员会的会议席上，笔者曾即席提出四个比较具体的工作方案，当蒙大会一致通过，对于这四个工作方案的推动方法，实在还有为文补述的必要。

为了积极推展这个运动，通俗文学运动委员会想首先产生一个扩大宣传股，指定专人负责，再由宣传股选拔干事多人，使负责发动各种关于通俗文学的座谈会、晚会、诗歌朗诵会（如大鼓词、弹词、琼州曲，或新体诗等，均可在大会上对群众朗诵，以鼓舞群众对通俗文学发生特殊兴趣），说古书、公演简短的通俗话剧等，宣传股于必要时应派专人至全马各州宣传，出版特刊、墙报、通俗画报等，以吸引人们的注意。

目前在小书摊上可发现不少唱本一类的通俗读物，应组织一个审查股，指定专人负责审查各种通俗读物的内容和形式，也应注意到价钱和推销情形，这些通俗读物的内容是否与抗日救国有关？

是否含有毒化群众思想的反作用？形式是否能适口大众的口味？价钱是否适合大众的经济能力？推销的详细情形究竟怎样？都是很值得检讨的问题，并将检讨的结果做成书面报告，缴交委员会开会审核，以资参考。

同时应成立一个出版股，负责出版各种新旧的通俗读物，对于旧作品而具新内容，倘因某部份内容的不妥当，可加以删削修改，重行付印。如能出版「两占丛书」则最妥当，既能适应大众的需要，又能脗合大众的购买力，其影响之深，收效之宏，当非我人所可预言。

最后是成立一个发行股，负责财政和发行事宜，专门研究如何跟各书店各书摊发生联系，如何建立全马各州的发行网，如何奖励大众的购买兴趣，务使我们的通俗读物推广到各阶层去，以达到这个运动的最终任务。

以上是对于推展通俗文学运动几个粗略的工作方案，我们知道这个工作是非常艰巨，这个任务是相当重大，我们希望全马的文艺工作者，能共同推动这个运动的巨轮，共同负起争取群众、教育群众的救亡任务。我们的群众是最富于爱国热情，他们的思想也最容易受敌人所中毒，于不知不觉中堕入汉奸国贼的圈套。敌机第一次袭广州市时，汉奸对一般无知的老百姓说：敌机今晚要来夜袭了，你们把火箭施放，可以吓退逞凶的敌机。因此那天晚上的火箭，有如万道金蛇的往空直窜。倘广州的群众事先受过多少政治教育，大概那晚的火箭可以少放几千百枝，说不定还可以进一步协同当地军警，多捉到几个天良泯灭的汉奸，敌机至少会减低其屠杀的凶焰，这不是抗战过程中血淋淋的教训吗？

（载**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八日「世纪风」）**

@吴月《从「媚俗」想起的二三事》，1938

流冰先生论通俗文学读后感

流冰先生在「新国民文学」的「论坛」里用轻松的手法创造出「媚俗」「不通俗」两个名词排入了通俗的队伍，说道：

「看了不少致力于通俗文学的作者们，创作出来的『通俗』作品之后，我便想到了另外两个问题，那就是『通俗与媚俗』及通俗与不通俗……」

接着他还举出两个例子：

「中国旧有的章回小说，多数是封建社会的生活反映，有许多描写才子佳人，花园相会，于是私订白头之约，这些内容，也是大众所爱好的。那么，现在的通俗文艺工作者，对这些内容不加扬弃，在写章回小说时，依然充满着『才子佳人』的气息，不过将花园相会改做『救亡会议』，把才子换上了『一副救亡工作者的面目』……。」

他声明「是不反对通俗文学以恋爱为题材的」，但反对跳不出「才子佳人」的圈子的恋爱勾当，因为我们现在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现实的人，我们要写「现实」的东西。……我们要努力运用新写实主义的手法……。

其次，「……弹词和说书之类，这是流行于江南一带的通俗形式，但是对于华南大众却就不会一见如故……而感到格格不相入……」

现在就这两个问题，发表一点鄙见，以恋爱故事而做章回小说的题材，是不是「媚俗」呢？我敢地回答：「不是的！」任凭社会进步到什么阶段，恋爱是存在的。「后花园相会」的偷偷摸摸式的恋爱，也许被我们所深恶痛绝的吧！然而在封建社会里，礼教的藩篱既然相当周密，富有之家的男子，只能被局限在书斋里过着寒窗苦读的生活；而女子也只能在深沉的闺阁以描鸾绣凤来消磨华贵的青舂了。所谓「授受不亲」，男女的关系是这样被延续着的。男的既不敢像今日的青年一样，违背了父母之命，自己去向异性追求；女的也当然不会像今日的女学生一样用桃红色信封自由自在跟男子通信。在这样的境地里，礼教的压抑，反抗是没有勇气了。这使他们非常相信「命运」，于是乎「对月伤怀，看花溅泪」，这是「才子佳人」的地道典型。「花园相会」大底是在这种情景下产生的。这所以会有关汉卿，王实甫写「西厢」，曹雪芹写儿女痴情的「红楼梦」也，这是封建时代所反映的「现实」。

「五四」运动以后，「打倒礼教」、「婚姻自主」的呼声是很高的。学校里女禁的开放使男女在社会上的关系起了变化；而北伐时期民族觉醒的浪潮的激荡，又冲破封建势力的枷锁。可是旧的势力还存在着；虽然有所谓恋爱，但新旧势力的冲突，每每使家庭发生变故。

「某某我兄鉴：自汝离家后，汝母忧思成疾，夜不成眠。望体念骨肉之情，急速回家，一切当可商量」。

这样的启事，当时京沪各报上时常看见的。这是中国新兴资产阶级觉醒时期的恋爱形式，所以有蒋光慈写「少年漂泊者」，张资平写了很多的「三角」、「四角」。这是反映着大革命以后中国社会的现实。

「七七」以后的文艺作品的主题，大部份是反映着前线与后方的真实的，而反汉奸、募捐助赈、救亡青年的英勇姿态，正是目前南洋社会的真实；救亡会议这类的事情，是最普遍的，在章回小说里把「才子」换上「救亡者的面目」，也是理所当然的。这也就是流冰先生所说的「现实的东西」！决不是「媚俗」！所谓「媚」当然是「讨好」的意思，如果在作品里仍旧以宿命的思想，来迷惑或者迁就大众，使之束手待毙而不觉，这叫做「媚」；如果借着旧的「通俗文学」而替旧礼教散播毒气，使大众酣然睡去，这叫做「媚」。可是借用着旧的形式而暴露旧社会的黑暗，这能叫做「媚」么？而且「才子佳人」也未必都是坏的！只要他们没有为恋爱而阻碍了事业，我相信这种恋爱是无需取缔。那么把「花园相会」换做「救亡会议」，又有什么可以反对的？

「鼓书」、「弹词」、「说书」固然是中国北方和中部的「通俗文学」形式，但是可以作为一种韵文或叙事诗之类新的「通俗文学」形式，而在全国存在的。这原因是「鼓书」虽然流行在北方，在字句上他是「国语化」（这里指的「国语化」，是「国语文学化」之意）了的，也并没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它的生命是措辞活泼、结构紧张、人物的典型简单化。「弹词」的句子比较整齐，但也注重说白，而其实也跟「鼓书」一样，全不是某地方方言的作品。如王百榖的「三笑姻緣弹词」、澹园的「燕子笺弹词」、马如飞的「珍珠塔」、李伯元的「庚子国变弹词」，倒是不分南北，在全国各地流行的。

在南洋，目前一切以方块字印成的东西，差不多十分之九是以所谓「国语」为中心的。如果利用旧形式而必须摒弃了「弹词」，那么，连当今学校的教科书，也非统统烧掉不可，其实，现在流行着的新诗歌，还不是以国语写成的么？除了音韵，还有什么地方跟「鼓书」、「弹词」不同呢？所谓「通俗」，决不是单单以方言写出就算，他必须内容是大众所熟习的，如果今天谈通俗而用方言写成「舞厅里的查尔登」，拉黄包车的大众会看懂么？

总之，如果方块字的障碍没有铲除，即使用本地方言写「通俗文学」给本地人看，任你形式通俗到什么地步，还不会叫人完全看懂的。

还有，流冰先生所谓「运用新写实主义的手法来写我们的作品」，不但是笼统，而且还嫌不合时代！因为现在只有现实主义的作品可以存在的！.

（载**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九日「狮声」副刊）**

@啸平《<媚俗与否？还是第二问题>的商榷》，1938

流冰君在新国民文学提出了「通俗」与「媚俗」的分别，接着在同刊上，本月廿一日又读到了庄毓圻君一篇「『媚俗』与否？还是第二个问题」的大作。

前者是认为在旧形式的章回小说写新内容，是充满着「才子佳人」的气息，不过是把「花园相会」改做「救亡会议」，所以，这便是「媚俗」。

后者却是完全抹煞了问题的讨论。认为「『媚俗』与否？还是第一一问题」，第一是「先从广设战时民众学校，扩大战时民众教育着手」。

对庄君之大作，我觉得有商榷必要。

首先给我不以为然的，就是庄君所云：「实际上旧章回小说也未必真的为大众所熟悉」，因为：「旧章回小说，在一般大众之间，大多数的仅属于故事的通俗，而不是在形式的通俗」。

这点无疑的，庄君是犯着把内容与形式分开的错误。

我们得承认「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之类小说是在民间相传很长久的故事，但是，我们也应知道表现这些故事的形式——旧章回小说形式——也跟着大众对故事的熟悉一样被熟悉。

现在我们且拿一本章回小说到下层群众中间叫一个稍认识几个字的侨胞看，他必定会懂得第一回是开头，「话说」抑是「却说」便是故事的开端，而「且听下回分解」便是故事还没有完。相反的，如果我们拿一篇新形式的小说，给和他同样识字的程度者看，我相信就是那最滥用的开头描写：「夜之神，慢慢的展开了翅膀，笼罩着大地……」，也会觉得莫名其妙。

不过，我在这里得声明：我举这例并不是有意讥讽新形式的描写是要不得的，谁都知道，我们运用旧形式，并不是去投「降」旧形式，而是要利用它来扬弃它自己。

因为，今日我们利用旧形式放进新内容，这已有了新内容的旧形式，是要使它跟着内容而慢慢转变为新的，总之，形式与内容，不仅是不能脱离，而且是互相在转变着。

我的意见是旧章回小说，是大众所熟悉的形式。在「通俗文艺运动」中是可以利用的。

由此，「媚俗」与否？是目前应热烈讨论的重要问题。

我以为「通俗」与「媚俗」的分别，是不能拿「花园相会」与「救亡会议」的比喻来断定。

我们是不可只拿描写的背景来批判作品的「质」。

比如：我们以「救亡会议」为背景，写着小白脸青年与摩登小姐是怎样的有缘，怎样的「天上一双，地下一对」，怎样的「悲离巧合，破镜重圆」，那这和那些「才子佳人」的东西，只是「换汤不换药」；这不仅是没有运闬了旧形式，而且是为旧形式所利用的「媚俗」。

但是，如果以「救亡会议」为背景，作者能以抗战时期的正确恋爱观，来描写同志的恋爱及启发抗战时期恋爱的真谛等等，这便是新内容运用了旧形式。现在且抄一段郑伯奇在「雨栖集」间关于「通俗与媚俗」的一段话：

「通俗的作品只是作家把写作的态度降低到一般人所能理解的水平上，这一点也许是妥协的，而这种妥协是正常的，若抛弃了作家的天职，只去迎合低级趣味，那就是媚俗了！」

我们承认目前「广设战时民众学校，扩大战时民众教育」是必要的问题。但是，文艺通俗化的「媚俗与否」？是不能为这「必要」而变成「还是第二个问题」。

诚然，如果一个目不识丁的人，你就是怎样的媚俗与通俗，那也是徒劳。不过，文艺通俗化问题是在怎样去适应一般识字在普通程度者的要求，而不是在「肃清文盲」。

不然，是不是等到大众都受了战时的教育，才来讨论「媚俗与否」的问题呢？

民众教育是要紧的，「文艺通俗化运动」也是要紧的，两者是急需同时并进的推动，我觉得：「通俗文艺运动」也是一种切实战时民众教育的运动。

末了，笔者是自知学识的浅薄，尤其对文艺的通俗化问题，更是门外汉。本文不过是聊尽「抛砖之贵」，尚望庄敏圻先生以及诸位贤明的先生「不吝赐玉」。

（载**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廿曰「狮声」副刊）**

访武汉合唱团 雨桐

（一）

异邦的旅客，在「山河半壁ᅳ风雨同舟」的心绪中，对于从祖国来的兄弟姊妹，常会引起一种亲切之感。

为这「亲切之感」听推动，我便跟着一群爱好戏剧艺术的青年人，去访「武汉合唱团」。

要走一条颇长的道路。路上，一群麻雀似的伙伴，跑着、跳看、脚尖儿擦在夕阳斜照的柏油路上。碰到熟人，不免被问：

——那儿去？——打回武汉去！

几张嘴、几副牙齿，呈露在タ阳光中，引起了朵朵兴奋的彩云。

——我去！——我也去！——大家一同去！

记不清拐了几个弯，当眼睛瞧到「九龙堂」几个大字，同时耳朵就听见了宏亮的歌声，一辨而知是男女的合唱声。

被磁石吸去了似的，密而大的步伐，大伙儿抢先进去。

十来个男女团员坐在正厅中，张着嘴唱着.，人进去ᅳ引起她们的注意，于是视线射过来，用眼睛来打招呼，仿佛说：

———请坐，请坐。

（三）

心头上荡漾着一种「亲切之感」。

我坐在一个角落里，来一个面孔的巡礼，考察这些从北国来的面孔，是红的、是鲜润的，薄薄地盖上一层风霜的膜，那么兴高，那么彩烈的面孔呵！

指挥棒在空中舞着，很有劲儿的，钢琴师的指尖儿在黑白的音阶上飞跳着，伸长的颈儿波动着，听众的情感紧缩着，……造成一种舞台上的空气，严紧、激动、兴奋。

(四)

歌声停，代之而起的是三三俩俩的密谈。男主人跟男客人在一块，女客人跟女主人在一块，「一见如故」似的。

——我们是XX剧社的社友，特地来拜访你们，同时要来看看你们舞台上的东西，像道具啦、瞳光啦、效果用具啦……

——……简陋的，没有什么看头，实在话。

终于看到了舞台上的宝贝。虽说简陋，但马来亚的戏剧团体，恐怕连这简陋的东西都没有呢。据他们说，这些东西大部分是自己亲手做的，因为自己做，可以省许多钱。

他们还详细解释这些东西的做法，要这样、要那样，似乎要在这短促的时间中，教会了我们这一套。

该谢谢他们的好意。

!看表，怎么啦，六点四分？不觉诗了两个钸头,真快！

——我们回去吧，你们吃晩饭的时候到了，对不起。

——别忙，没关系，多谈会儿又何妨呢？

话匣儿打开了，ᅳ时颇难关闭。

我看，还是走吧，打扰人家……

我头一个跑出门外，我看见他们(她们)在握手，我看见微笑的面孔，排列在门外，用眼睛来説话：改天再来呀！（载**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廿二日「南洋周刊」第廿五期）**

@庄毓圻《<媚俗>与否？还是第二问题！》，1938

最近「新国民文学」发表了流冰先生的「『通俗』『媚俗』与『不通俗』」一篇文章后，接着就有天生先生的「通俗文学的旧形式利用问题」出来提出「商量」。在今日，「通俗文学」问题正如编者先生所说：「尚是个认识上的胚胎时期」，这确是值得注意的一事。

我们试看流冰先生的意见，他是说：「现在通俗文艺作者，如果对这些内容『描写才子佳人，花园相会，于是私订白头之约』不加扬弃，在写章回小说时，依然充满着才子佳人的气息，不过将「花园相会』改做『救亡会议』，把『才子』换上一副『救亡工作者』的面目，这一种作品，是不是我们的理想中的『通俗文学呢？』我以为这一种「媚俗』的作品，并不是我们理想中的作品。」

站在对立方面的天生先生，以为流冰先生的言论有再考虑必要说：「把『花园相会』改做『救亡会议』，这种现象，应该是好的，至少已经抓住现实在进步着，将民众钉在『花园相会』的眼光移向『救亡会议』方面来，这种利用旧形式的方法，用得妥当时，不妨大大的利用。只要有转移民众趋向积极性方面的力量，『救亡工作者的面目』也是值得介绍给民众去鉴赏的。虽然他们和她们在『花园相会』。最怕者：倒是把『花园相会』改做『相会于花园』而不是换上『一副救亡工作者』的面目，那就使不沦于『媚俗』，结果总要比『媚俗』的祸害更大。」

天生先生对流冰先生的争论之点是「媚俗」：流冰先生指用旧章回小说写通俗文学是「媚俗」，天生先生就觉得如能将「花园相会」改做「救亡会议」是不妨「媚俗」。这便是争论问题的焦点。我在这里不想如一个法官一样去判断谁是谁非，我以为用旧章回小说去写通俗文学之先，必须明了一般大众对旧章回小说兴味如何，不！对旧章回小说形式的认识如何。这个问题应该先有一个正确的观念，才谈得到讨论「媚俗」与「不媚俗」的问题上面来。

大部份人都这么说：「旧章回小说是大众所熟悉的一种形式」，实际上旧章回小说也未必真的为大众所熟悉。其中有的举出「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以及「薛平贵征西」等说明这些作品为民间家传户诵，无人不晓的。但我们要知道，一般大众晓得「刘姥姥游大观园」呀，「刘备招亲」呀，「孙行者被困五指山」呀，「武松杀嫂」「平贵别客」呀，这种类似的故事，为了这些故事，是我国文学的重要遗产，有了相当的历史，一个讲出来，几十百个在听着，这样的一传十，十传百的听来的。许多人他能讲三国，但不能够看。故此大家只能够知道古代有那样的一个故事，却未必知道这故事到底是什么一种形式，说不定连「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之类，他们也不懂得它是写那样故事的固定形式吧。这是第一点。

其次，「通俗文学」假如被制作出来了，而且是用旧章回小说写成的，它能不能在短短的时间，深入大众，使大众爱好，使大众提起兴味，有引起他们自动地去一传十，十传百，不倦的讲的魔力呢？在下以为这个问题更得重视。因为「通俗文学」运动的历史甚暂，而所制成的作品，于民众方面的信仰又未孚，希望作品能于流出了笔尖，用铅字印在纸上，便算尽了通俗文学向民众宣传的任务，那末，未免把「通俗文学」运动工作看得太容易了°这是第一点。

我不是反对「通俗文学」，不是反对用旧章回小说的形式去写「通俗文学」，也不是反对不必用旧章回小说的形式去写「通俗文学」。却是觉得从前旧的章回小说，在一般大众之间，大多数仅属于故事的通俗——听；而不是在形式的通俗——看。要是大众为了形式的通俗，而跟着有看的兴味，那「通俗文学」不妨利用旧形式去写。不然的话，就使用旧形式去写，大众只有故事上的通俗的话，结果也是徒然。我的意思，如照目下普通的情形严格分析起来，「要普及民众抗战的教训，增进民众抗战的智能，提高民众抗战的情绪」，须先从广设战时民众学梭，扩大战时民众教育着手。「媚俗」「不媚俗」的「通俗文学」问题，还是第二步的工作。（载**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廿二日「新国民文学」）**

@漫浓《利用旧形式写通俗文学不是「媚俗」而是「矫俗」》，1938

「新国民文学」副刊正在为广大民众开辟一个广大的粮食园地。同时这粮食园地的工作者流冰先生及天生先生也先后为广大民众选择良好的粮食。这样，给我这赞同「通俗文学」而自己通不得俗的看见了，真是欢喜得了不得，委实连饭都不想吃呢。

不错，天生先生的「通俗文学的旧形式利用问题」中，我最赞同的一段是：「以旧形式渗进新的内容的通俗方法，我始终认定这个方法的采用是很适宜的，这个方法的创立也非常珍贵的。为了一般大众的文化水平太低，如果用新形式去写通俗作品，简直不会得到大众的接受，也许不但这样，且有『见而远之』的可能。就使你通俗到无可通俗了时，也不为大众可爱好，结果仍由少数的智识阶级『弄弄那笔枪，看看倒写意』而已，广大的民众没个份儿」。这不但我彻底赞同的，而且也是我想说而说不出来的意见。然而，他还有个疑问是.，倘若说把『才子』换上『一副救亡工作者的面目』，不是『媚俗』而且是『矫俗』。现在我假设个例子来证明，同时，希望一些替广大民众选择良好粮食的工作者们共同研究。

假如有个披上黑幕的社会，这社会里的人物，当然也是黑得可怕了。在现阶段中，是不是需要揭发它的黑幕，改造它的环境，推动它的前进率，这怕谁也认为必要。对负起这使命的人们，希望获得相当的效果，就要有相当的计划和准备，最好是采取「利用的方式」。一方面须适应他们的环境，与他们同样的生活习惯，以讨好他们的情感。然后可以把他们慢慢推在轨道上，循序地前进。我们觉得要使一个人觉悟，必有一番动人的言词、一副动人的面孔，根据他的欲望，作深刻而又可靠的判断，引动他的同情心。不然，要是你以偌大的题目，作论理演讲式的或他不懂的口气去教导，不但没有丝毫效果，反而「你不说，我还懂，你越说我却越胡涂了。」正如一个戏剧家，为欲写篇「矫俗」的剧本，必先明了要写的空间的环境、风俗、习惯，及其他缺点，再用大众熟悉的形式表现出来。那观众们，方会立刻醒悟，而且印象也深。记得在某校担任小学教师的时候，曾碰着一个「专事赌博，不务学业」的高等生，为负起教鞭的重大责任，而且受了他的家长诚恳的咐托，免不了要加意督责。因此，我曾经拿着粗大的竹鞭痛打，可是他越受打越赌得利害，而且含恨于这认为坏蛋的教师身上。后来给我认识了「儿童教育」的主要点——先要明白儿童的个性，不是鞭打可以变易儿童的本性，于是我决然地放下我的鞭子、抛掉教师的面目，做了他的新赌徒，起初他当然是因怀疑而拒绝。后来，由于他的特种嗜好所主使，无形中给我逗引过来，结果他是败仗了，我认这已是教育的机会，便很柔和地以真理正义浅释、和证明赌博的坏处，他降服、醒悟，终于哭了，他从此便戒绝赌博。

（载**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廿三日「新国民文学」）**

@吴念素《通俗文学的二三问题》，1938

在现阶段，文艺是被作为民族解放斗争的利器使用，发挥着和铁血一样的职能。从前，因为历史的经济政治的演变，文艺和大众脱了节，而为士大夫们所私有的了。及至今日，民众底唤醒教宵组织工作的紧迫，文艺通俗化，也就适应着时代需求而产生了。「通俗文艺」的内容和形式，必须为民族利益的本质所决定，且须大众所了解和容受，才能发生为抗战底力的作用。为顺适大众领受「通俗文艺」内容底种种方便，旧形式就被提出利用。然而，新内容的表现方法是一定要利用旧形式吗？旧形式确为大众所熟知的，但在新文艺体裁流通应用的今日，新形式也一样的为大众所熟知。有些内容庸腐的文章，并非利用旧形式，也被大众所爱好，就可知道大众对于新形式并不生疏，问题倒在内容的进步与否，形式问题是次要的。譬如旧的章回小说和张资平的恋爱小说，论形式是一旧一新，论内容是同样庸腐，但其爱好的读者是同样广大。反过来说，如果内容的进步性不为大众所容受，则形式的不论新旧，都是徒然的。这样看来，用旧形式装进新内容，实在不如用新形式装进新内容。那么，试问一句；为什么一定要利用旧形式呢？

说到南洋华侨社会，因为历史文化的关系，文艺底旧形式并不怎么通行。譬如老舍的「忠贤会」（刊在东方书报某期），是用平剧体裁写出的，确系「旧瓶装新酒」的好作品，但在南洋却就未必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又如老向他们写的「弹词」「鼓书」，在南洋华侨读者的心目中，能否说是通俗，确很成为问题。这要从时间和空间二方面去论证的。

进步的内容，若能用通俗的手法写出，则不论其形式的新旧，所得的效果是一样。为了迎合一般爱好旧形式的读者底口胃，而不惜「捏着鼻孔吃苦药」般的走上倒退之途，这就是如流冰先生所说的「媚俗」。「媚俗」是否一定「要不得」，我不敢说，但「通俗」不是「媚俗」，那么，为什么一定要吴念素媚俗」呢？

从口头语方面说，骂人「猪啰」，是通俗，如把「猪啰」改为「峇迷」，则是媚俗。有一位自称通俗作家（？）写的文品里，有「噜寄皮来」这一句，原来是「你寄信来」译成的，「你寄信来」是再通俗不过了，他却要故弄玄虚的写成「噜寄皮来」，这就不但「媚俗」的工夫做得不好，而且和「通俗」二字更差得十万八千里了。

总之，提倡章回小说这旧形式（或者说是利用吧），是有使疆尸复活之嫌。在南洋华侨社会中，旧形式装进新内容，虽无大害，实不如用通俗的手法写成的新形式去表现为妙，读者诸君以为如何？

（载**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廿三日「新国民文学」**

@云端《通俗化在马来亚》，1938

马来亚需要「通俗化」运勋

今日的马来亚，需要一个「通俗文化运动」，是绝无问题的，目前展开的「南洋通俗文学运动」可说是这一运动之第一阶段。

只要详细地实际考察一下，全马二百万的同胞当中，文盲占多少，稍识数字者占多少，初等程度或中等程度以上者占多少，全马各地刊行的报纸，不下十种，然则销行总数，若与华侨人口总数相比，怕只四十比一还不到吧！这些现象很容易使我们明白，马华大众是需要文化的大量灌输的。

现在我们是处在两种同时的事实当中，就是：一面是旧习气的存在，封建意识及迷信的固执残余，地方观念还有力地作用着等等；另一面，刚刚和这相反，是新的观念的渴求，新的习气的养成，民族意识的吸收，抗战文化的渴望等等。很明白的，马华救运展开的时候，就表现在后一方面的成长。

从大体上讲来，「马华新的启蒙运动」的目的，即在于使马华本身，把抗战文化吸收，以及长成起来。

要达此目的，或者就是新的启蒙过程中，「通俗化」依旧无疑的是主要的启蒙手段。

救亡歌曲，不通俗化，就不能发挥伟力。抗战话剧，同样地，不通俗化的时候，根本就失掉这种话剧本身存在的意义。再说，「通俗演讲」，顾名思义，这演讲就是通俗化的；救亡宣传，它的前提，也是通俗化。

到现在为止，马华救运还存在着许多弱点——这是无可否认的。而这许多弱点之中，宣传不够普遍、不够深入是最大的一个弱点。通都大邑方面，这一工作较为做得好些，因为社会生活的联系较为紧密的缘故，至如山芭小镇，等待「开发」的地方怕仍很多。

要了解这样一种相互关系，当都市的「宣传队」不懂得「通俗宣传」的时候，就是不用文字，而用画、剧到村镇农园去宣传，也是不能把那宣传通到大众的心坎里的。

准此以观，「通俗化」在马来亚，不但需要，而且是迫切地需要。

「通俗化」方法的问题

我们既是在马来亚推行「通俗化」运动，那么，首先得注意到马华社会的实际情形，自是当然的事。马华社会与祖国的不同，是谁都了解的。但多数的写作人，总是戴着「祖国的」眼镜来写作的，照样移植不能得到良好的成长，这应是在实际的条件下来成长的。换句话说，外面进来的移东西，还得种在内面实际的土坏里才能成长的。

按照「通俗化」的方法，有几个问题。然则这几侗问题应该是怎样解决呢？笔者的管见，以为——

A、在用语方面，自然以普通话（不是国语）为主，而以文字的方言为副，在目前应该是这样。将来的发展，自会起变化，因为我们不要忘记，马华一般应用上的文字，还是用国语做基础，这一习惯无需去革掉它，而是需要把它变成更加接近口头语。尽管谁都学国语，但真正能说国语的，凤毛麟角，现实上是方言国语，形成了马来亚的普通话，我们说用普通话，当然是指意思的表达，而不是指发音。显然的，前者的成为习惯，比起后者普遍些，深刻些。

方言的应用，无疑占重要的地位，但要用方言来做充分表现时，只有「汉字拉丁化」的一个办法才能办到（经验已经这样告诉我们）。在「新文字」未流行前，我们应尽量将最普通的方言写成汉字。例如「孤寒佬」（粤语：吝啬鬼），「厝边」（闽语：邻居）等等。同时，华侨语言中的「外来语」也应该尽量采用，使它文字化，例如「色拉」（巫话：犯错），「三万」（英语：法庭提人状）等等。

这类用语，用时最好注一注，但像「巴刹」之类，就是不注人也懂的，自然不必费这种工夫。

B、在体裁方面，旧形式固可利用，但认「利用旧形式」为唯一的「通俗化」体裁，那是错误的。今曰一般「新形式」不被大众所欢迎所接受的原因，是因为用语、表现方式不大众化的关系，并不单单是一个形式的问题。我们相信，如果你说的话，是大众的日常用语，又如果你的表现方式，是大众可熟悉的方式、可熟悉的材料，你就是采取「新形式」写篇小说或什么的，大众也是欢迎的。利用旧形式不过只作为过渡的手段或辅助的手段吧了。同时，在利用旧形式的时候，要带着创造新形式的精神，要带着批判的态度，不要在「大众熟悉的形式」的美名下，为旧形式「服务」，被旧形式所「俘虏」！

在目前忙碌、困苦、紧张的时期，文章是愈短愈好，不过必要的重复，还是要重复！总括一句话，作品写得越像口头语越好。

C、在表现方面，应是充分形象化，以中国语言思路的不严密，写作要拿「文章作家」做模范，根本是不对的（因为人家不懂得你说甚么）。大众的思路，是简单、明了、具体，决不是像「诗人们」那么花花锦锦，弯弯曲曲的。一个智识份子对于某件事情的叙述，跟工人们将同一事情的叙述，有极大的差别，这差别是由于各自的社会生活不同的缘故。例如，智识份子写工人，常是将工人「智识份子化」的，只拿对话一层而论，常可发现文字上所写的工人的会话、语气，跟原来的现实，实在差而很远；既差得很远，又怎么引起大众的兴趣以至接受呢？所以，表现方式方面跟前面所说的两方面一样，你要使得大家懂，连你的思维方法也应该像大众的那样——明朗、有力、形象化。

（载**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廿三——廿四日「世纪风」**）

@陈南《「章回小说」座谈》，1938

楚琨：这一次座谈会的题目是章回小说，现在就先讨论章回小说产生的时代背景吧！

如旧：章回小说的产生，大抵是在封建的时代里，政治的黑暗，使得许多文人不能有积极反抗的勇气.，有许多人也不愿以文章为做官发财的敲门砖。因此许多人便以小说为发泄个人愁怨的工具；有时也发一点感慨。这是所谓：「借他人的酒杯，发自己的牢骚也。」但当时章回小说最高的形式，还不过是以说书的形式描述忠臣义士的如何为君王尽忠；及宫庭内恋爱故事吧了。这是唐宋时所谓「传奇」，不过当时印刷术不大发达，所谓章回小说，大抵是说书时代的一种底稿。

张一倩：章回小说的演变，我认为是由于「说书」演变过来的，以西洋古代说，由荷马的史诗就有了分回，从此可见其与所谓「宫底」以及封建时代的关系。在中国大概是由于「傅奇」演变过来的。因为那时候许多说书者把「传奇」一段一段的说，把它变成段落，到了元明时代章回的形式就成立起来了。自然，那时候是不曾预料到有「章回」的字样的，但到后来形式就确立了，「章回」就大兴起来了。比如「三国演义」，起初也是由「说书」者的傅说，后来经作者夹来整理、增减而成书的。

楚琨:究竟章回小说为什么会在这个时代发展?

张孟雷：章回小说是产生于明代，是民间流行的通俗文学，它的形式是由宋朝的平话演变成的。郎瑛七修类稿里，有这么一句话：「小说起宋仁宗时，国家闲暇，且欲进一奇怪之事以娱之，故小说得胜回头之后，『即云话说赵宋某年——』云云」。故我以为，章回小说中分第几回第几回，就是回头的意思。又因为说给人家听的，所以起头就作「话说」「却说」，结尾作「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化为阅览小说，就是章回小说的起源。又因为明中末的时候，政治不良，社会黑暗，民生痛苦，所以他们就借了流行于民间的通俗文学——章回小说把他们的生活心理等等表现出来。当时，就产生有名的四大奇书：三国演义、水浒、金瓶梅、西游记等，就是这种反映的代表作。三国演义是仰慕古代贤君圣主心理的表现。水浒，是说明当时执政者的黑暗，还比不上宋江这般强盗行忠行义打抱不平的可敬可爱。金瓶梅是描写当时小有产者流氓阶级的浪漫萎靡生活的情形。西游记是他们希望有孙悟空这么一个万能的人出来反对那无能的玉皇大帝替他们吐一个口气。总之，它们都是当时的黑暗政治社会底下的不平之鸣。

梅秀：封建时代许多人被权威压迫，是无处申诉的，章回小说便在这样的情形中产生，可是它后来却变成了替统治阶层说教的。

如旧：明以前没有什么章回小说，所以演变而成章回，什么「且听下回分解」，这大抵是后来小说家故意卖弄玄虚，想吸引读者。

王修慧：我以为章回小说的产生有几个原因：一、是由唐人小说演变出来；二、起初是没有意思的。产生的原因：一、写自己的感慨.，二、传述历史故事，褒善贬恶；三、文人不得志时消磨自己。

楚琨：总结起来，章回小说是由传奇、平话演变而成的，它综合过去各种文学形式：诗歌、词曲，平话在一起，这是因为社会的进化，生活的复杂，使当时写作人不得不在既有的文学形式之外，创造一种能够适应新内容的形式来。固有那些文学形式：诗、词、歌、曲、传奇，到了明清这一阶段，已经不够表现那新的、复杂的、曲折的、丰富的生活内容了。现在请诸位且就过去章回小说的内容加以批评。

佐明：章回小说是被压迫者的呼声，是希望对社会的改变，可是也只停留在这个阶段里。

梅秀：这样一来，就被统治阶级所利用！

佐明：梁山泊一百零八杰，只有个人的表现，看不到大众。

林岗：所以章回小说不但是「改良主义」，而且坚持了「退化主义」。

金丁：不过我觉得旧章回小说这种形式，在产生的初期是带有革命性的。因为元以前的一切文艺形式，都不能像章回小说这么有力地表现情节复杂的故事。

如旧：社会黑暗，有理想的人们没有办法反抗，只好空想一个「包公」出来解救民众痛苦，所以就有表现英雄主义的小说产生。

楚琨：过去章回小说的内容是个人英雄主义的、宿命的、忠君爱国的，还有一个通例，就是大团圆，诸位对于大团圆的评价怎样？

陈国华：章回小说大团圆的结局，颇遭受一般人的非议，认为大团圆的结局会失掉艺术的意味，其实不然，章回小说的忠臣孝子，始则是遭受暗害、继则顚沛流离，经过相当的波折、艰苦的斗争以后，终于达到最后胜利，忠臣孝子跟家人父子大团圆起来，这是光明与黑暗的斗争，正义与恶势力的磨擦，这是一种乐观的表现。这种乐观和奋斗的精神，不妨引证于现阶段的中日战争，在这个战争里，我们的家人父子，惨遭离散，我们经过一番艰苦斗争以后，终于达到「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最终任务，这是含有「大团圆」的意味在里面，很值得我们注意，对这种结局实在未可厚非。

张孟雷：我认为旧章回小说的内容是弱者的呼声，是宿命的，他们在黑暗势力压迫之下，感到痛苦，他们希望好，但是他们不自己来弄好，不自己来解除自己的痛苦，希望有古代那样的贤主英雄或者是神仙出来替他们解除痛苦。等到他们失望的时候，就来了一个讽刺或者谴责，而至于浪漫、萎靡，但是在他们的心目中始终希望有一个好的结果的念头，故反映于形式上，都是大团圆的结局。

梅秀：所以这就是空想。

金丁：不过章回小说，有结论（这结论如大团圆等等），这不仅是因为章回小说不能昭示「表现」那作品的主题，而必须是直白的叙述那作品中应有的效果。但另一方面，这也因为当时读者的联想力，还没有如今日的发达。

佐明：旧小说的大团圆在抗战时期是要不得的。

李润湖：这种大团圆是美满生活的要求，谁也愿意团圆。但他们不知道要求达到这种团圆的方法，只是渺渺茫茫的幻想。这种幻想，根据鲁迅先生的意见，是被压迫农民阶级的幻想，他们给官们迫得无路可跑，只有想出这种渺茫的方法来。现在我们要利用小说旧形式，当然要纠正这种缺点。

楚琨:大团圆的结构有优点也有缺点，优点、是大团圆的因果关系，是合于科学的辩证法的，恶因种悪果，善因种善果，土豪地痞必被制裁，乱臣贼子必被淘汰，这原是一种社会的必然性。拿现在的情形来说，贪官污吏的被处决，游击队的必然展开，民族运动的获得开放，这种大团圆的结果，难道不合理吗？不过以前的章回小说的大团圆往往带着宿命论的色彩，好像因果关系之间，不必经过「人的努力」似的。换句话说：就是抹煞「人的实践的作用」；而且为着迁就大团圆的结构，常常犯着公式主义的毛病，这就是它的缺点。我们必须吸收它的优点，扬弃它的缺点，现在再谈章回小说的形式吧。

如旧：现在「救亡日报」和香港「立报」都登了许多章回小说，可是「却说」、「下回分解」等老伤已经没有了。但这不是重要的意义。我们应当借重旧形式来打击旧社会和封建势力，譬如旧小说里有什么困难事情不能解决，他们是喜欢用「观音菩萨」或者「城隍老爷」替他们解决的。所以有烧香拜佛，这是提倡迷信了。但是我们写新小说是否也把「烧香拜佛」去掉呢？不，我们应当借重迷信，然后加以打击。

易游漫：旧的章回小说起首都是「却说」两字来开头，而到尾巴的时候又来了一个「且听下回分解」，这都大可不必，多了头和尾是多啰囌的，这未免太古板了。

楚现：那么，现在再来谈一谈新章回小说与旧章回小说的区别。

金丁：对于这问题，我认为，一、必须说明什么是新章回，新章回绝对不是新文学的分章分回，因为新章回不一定是有头有尾的平铺直叙。但大众智识水平低落，联想力不丰富，所以新章回小说应当是综合新小说与旧章回的优点。即，一、要有头有尾的描写，少暗示，但要学习新小说的表现力；二、标题不必用「对联」，用「话说」及「且听下回分解」等等。为什么章回小说常常在书尾加上「诗」或「词」呢？这主要是因为「诗」「词」「曲」之类为过去一般读者所熟悉，容易吸引读者，有承继容易的必要。章回小说在一个紧要关节的地方，一定加上「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这是因为章回小说，虽然有其革命性，但这种形式的本身，还含有着它的缺点，那便是它表现力的不够，它写到写不下去的时候，就暂停一下，然后再开始。

李润湖：旧的是死板板讲起承转合的；新的是较自由。

王修慧：旧的开头时，可以用「话说」引起。新的章回小说，并不一定是宿命论。

张孟雷：我是赞同金丁先生的意见的，笔法是用平铺直叙的，用标题，但是除掉「第×回」三个字，起头结尾的旧套都不要用。

楚琨：这里应当有个结论：旧的是宿命的、个人主义的；新小说是写实的。旧的犯了公式主义，新的表现力强，旧的往往插了不必要的「律诗」「词曲」，新的注重横面的描写。现在我们不妨谈谈应当怎样写新的章回小说。

陈祖山：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章回小说的长短问题，短篇的，不足尽章回小说的特点，长篇的，写、发表都难。

张梦雷：短的可以长的也可以，长的并不是没有人读，而是在于内容的充实与否和描写的好坏而决定。

李蕴郎：我以为在副刊上发表，还是短的比较长的好，看起来比较方便，不过内容必须是采取南洋的现实题材。其次如那对联的标题，因过去一般民众受它的影响比较深，他们是有趣味的，所以不必去掉！

张一倩：关于长的，副刊能不能发表，只要看香港的各报副刊就明白了，我想还是应当注意文体。

王修慧：对了，文体要讨论一下，浅白的文言是否可用呢？

如旧：关于文体，「语录体」是可以在可能的情形下利用的，可是不能强调；但也不故意回避，因为比起欧化的句子来，它是比较得到民众们注意的。

张孟雷：不能用文言的，这是骸骨的迷恋。

陈祖山：文言万万不能用，通俗化运动是进步的，不要开倒车。

金丁：也绝对不能用「语录」体，这不是现实社会的语言，当使它通俗化。

楚琨：那么，现在可以得到结论了，就是我们要采取活的口语，对于表现方面，必须着重细描；删掉不必要的「却说」等的累赘.，我以为集体创作可以试用的，现在来一个尝试好不好？如旧：选择现实的题材很困难，写得太现实，也许没有地方发表的。

楚琨：那么这问题以后再谈吧。

（载**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廿三——廿四日「狮声」）**

@新加坡通俗文运委员会《开展南洋通俗丈学运动纲要》，1938

（一）新文艺运动一开始，便是以反侵略和反封建为其任务的，而这一任务，决不是少数人所能担负，因此新文艺运动在本质上，决不该有通俗文艺或非通俗文艺之分，但是新文艺运动中，所以产生通俗与非通俗的现象，这主要是新文艺运动不能深入大众，还只限于知识分子的范围，也因此新文艺运动为贯彻其自己的任务，必须努力促进通俗化运动。不过文艺的展开，只停留在理论上的研究与讨论中，不能深入大众，不仅是由于文艺的工作者的本身力量的不够充实，而且还由于客观环境的恶劣。然而在抗战的今日，全体国民无疑都该为着争取民族解放而斗争，从而现阶段的文艺运动，也必须通俗的、大众的。

（二）南洋的文艺运动与祖国文艺运动，当然有着密切的关联，作为提高群众的抗战意识、提高群众在文化上的水平，通俗化运动，形成了今日南洋文艺工作者的迫切的任务。

（三）对于通俗化运用旧形式问题，并不是迁就大众，或降低文艺水平。因为在运用中是有选择的、有修改的，不是一成不变的抄袭，而随着内容的充实与提高，通俗化运动中的旧形式运用，必须包括扬弃旧形式的。

（四）通俗文艺运动的内容，不仅要描写英勇、悲壮的积极场面，也应该暴露消极的丑恶的场面。但主题必须是拥护抗日的，即必须是那作品的效果，对抗战建国有利的。

（五）在推行上，必须建立分工合作的严整的系统，必须动员一切文化界的友人参加这一种运动，必须取得作者、读者、发行者的密切合作，发起理论的研究，并创造大批的通俗读物。

新加坡通俗文艺运动委员会

（载**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廿四日「狮声」**）

@新加坡通俗文运委员会《通俗丈学运动工作方案》，1938

（一）宣传股：指定专人负责，再由宣传股选拔干事多人，使负责发动各种关于通俗文学的座谈会、晚会、诗歌朗诵会（如大鼓词、弹词、广州小调、闽南小调、潮州调、琼州曲，或新体诗等，均可在大会上对群众朗诵，以鼓舞群众对通俗文学发生特殊兴趣），说古书、文化车、公演简单的通俗话剧，或连接宣传等，宣传股于必要时应设法推动全马各州出版特刊、墙报、通俗画报等，以吸引人们的注意。

（二）审査股：指定专人负责审查各种通俗读物的内容和形式，内容以抗日救国为原则，以不含毒化群众思想之作品为标准。形式须适合大众口味，价钱要适合大众购买力，且须调查推销情形，作成书面报告，缴交委员会审查，以资参考，

（三）出版股：负责出版各种新旧通俗读物，如连环画、唱本、小调、章回小说、故事新编、土戏等。对旧作品而具新内容者，倘因某部份内容不妥当，可加以删削修改，重行付印，如能出版「两占丛书」则最佳。

（四）发行股：负责财政和发行事宜，专门研究如何跟各书局各书摊发生联系，如何建立全马各州的发行网，如何奖励大众购买兴趣，以推广通俗读物。

新加坡通俗文学运动委员

（载**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廿四日「狮声」0**

@金丁《对于南洋文艺通俗化运动应有的几个基本认识》，1938

大约是「九一八」事变爆发那一年，胡适先生领导的「新月派」，在漫漫的长夜里，忽又声嘶力竭地叫着：「大多数就没有文学，文学就不是大多数的。」当然，这派怕见阳光的文艺战士，是不愿想到文学革命大师胡适先生「五四」当年的主张，其实就连胡适先生自己，也早已忘记他那「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以及「八不主义」是应当如何实现了。

不过大多数人并不因此就不要文学；并且大多数人也还都有文学的：封神榜、三国演义、西游记、今古奇观、金瓶梅……等等大部头的书籍，就正是大多数人所享受的文学。这些书籍，是比较那些「奴奴不要金银只要心」的时兴歌曲更其流行、更其广泛。不过也许有人说：中国大多数人，连年都在天灾人祸，连衣住都无力顾到，何况又差不多都是文盲，还能谈到什么文学不文学呢。这样话初初看来当然也有一部份理由，但仔细想来，就知道这些理由不但不能说明大众不该要文学，而且还提醒了致力解放大众生活运动的人，必须提倡大众文学。因为大众文学作品，也是解放大众一个有力武器。熟悉大众生活的人，就知道他们在天灾人祸之后，也许还要人拿出仅有的一点钱，积凑起来，演一班草台社戏，拜拜「龙王」，求求「土地」。而市集上仍少不了走江湖的卖艺人，身上背着「西洋镜」，敲锣打鼓，一个铜板看十几张，信口讲着洋人的飞机大炮如何厉害；有的就还带着大包袱的书下乡沿家兜售，货色不外是彭公案、小五义、王二姐思夫、薛仁贵征东和什么阴阳曰历之类。自然，不一定每个人都买，然而买的人却往往把书中的内容，告诉那些不买（也许是文盲）的人，于是神怪武侠……等等的传统故事，根深蒂固地普遍于民间。

然而残酷的现实，却使大众亲切地体验到，一方面是侵略者把枪炮子弹，运来卖给那些军阀，使他们从事自相残杀的混战；一方面是侵略者自己，有时也还出面「动手」，于是在忍无可忍中，他们要在那些自己熟悉的文学作品里，寻找自己悲惨命运的合理的解释，那无论如何是不可或得的。

「九一八」以后，大众所忍受的悲惨却日加严重。

文艺之必须大众化，通俗化、换言之，即大多数人迫切需要适合他们自己的文艺，是根据了上述的理由产生的。

假如说，目前的南洋文艺通俗化运动，是从国内拨来（现在有一些就正在武断说是从国内搬来），那就正如不明白上述的情形，而说过去的「大众化」「通俗化」口号的提出，乃由于某些作者拿了卢布，是同样的无知。

南洋文艺通俗化运动的展开，是有它的现实的根据。

那么什么是南洋文艺通俗化运动的现实根据呢？

一句话：那便是加强民族意识，支持祖国抗战。

谁都知道，中国的抗战，是全面抗战，是全民抗战。换言之，即这次的抗战，不仅要动员军事，政治、外交、财政，而且还要动员教育与文化.，不仅要政府支持抗战，而且还要人民参加抗战。因此南洋侨胞的文化，不得不适应着抗战的要求，有其新的发展趋势，是必然的。

南洋文化自抗战以来，有着很大的进展，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事实。但是不是这进展可以使我们满足呢?没有!因为不只有很多土生青年嘴里说着「阿巴衣都」的马来话，而又享受着「IsayYouSay」的教育，就是在华校读书的儿童，也免不了还要接近那些「大狗叫，小猫跳」的读物.，不仅淫荡的台湾戏非常盛行，不仅香艳肉感的影片，吸引着大多数的观众，就是比较倾向「新」的方面的人，也还少不了陷入「现代古典」或「新八股」的泥沼。

一方面有些人提倡低级趣味，提倡考古.，一方面又是有些人，不顾现实的需要，以为把文章写得越难懂、越不通，才足以表现自己的努力。于是混在这些复杂的情形下，甚至于「中国人民过去很自由，而自抗战以后才不得不牺牲自由」的这类怪论，都公然出现了。难道这还不值得文化界的朋友来深加警惕吗？

我们说有些人努力把文章写得难懂不通，这完全不是偶然的。我们随手可以举出这类的例子。

不过大众既然看不懂这类「前进」的作品，又不能使自己精神食粮，永久饥荒下去，于是这就更使那些低级腐蚀的文化，有了继续滋长的机会。到今天为止，我们还没有详确地知道流行在马来亚的小唱本、连环图书有多少种，但比如说吧，笔者前些时候所见到一家书店，据店里的头家说，他们的连环图书有八十几种，可是内中除掉「黄海大盗」、「夜半歌声」等影片改编的几种以外，关系抗战的只有「台儿庄」、「保卫卢沟桥」和「中日大战」三种，其余的就都是神怪武侠的了，那数目应占全数百分之九十以上。这些连环图书的价钱都贵得可怕，而看的人却又多得可惊;不止此，假使我们能顾念到敌人正在怎样把各种文字写成的小册子传单，到处欺惑侨胞，那么我们公正的文化界的朋友，也就该有所反省了。南洋文艺通俗化运动的展开，并不是没有它现实的根据的，不是什么少数人有意从国内搬来。

那么有人又要问，为什么文艺要通俗化，文艺以外的一切文化部门，就不该通俗化呢？回答是，也该通俗化；不过文艺作品，大多是从情感方面组织读者，而读者对于文艺作品，也还比社会科学的论文，要熟悉得多，容易接受、容易收效。比如就连时事问题通俗化，也都必须从怎样「形象化」的问题着手，因为单是把字句写得浅鲜一点，而不是把论文用故事写出来，那在目前还是不够通俗的。

南洋文艺通俗运动是逐渐展开了，然而目前还只是一个开始，什么都还在尝试的阶段，说不到什么成就。因此一班心直口快的朋友们，大可以不必挑起所谓的笔战。虽说我们要注意理论斗争，然而也要记住买空卖空，实在无补实际。目前参加通俗化运动的朋友虽然不少，赞助同情的也有很多，然而也还是感到人手不够。现在特别要做的，是对于旧的通俗作品的审察，和新的通俗作品的创造，然而这两项工作，就已经不是轻而易举了。那么如果再让这些人，朝夕还要抵御那些意外的「袭击」，这就不得不使我们要求那些并不反对通俗化运动，但又站在这一运动之外的人们，也共同担负一点通俗化运动的责任。

不然，那就是存心与通俗运动为敌。

南洋文艺通俗化的前途，辽远得很，并且也还障碍重重，因此致力这一运动的文化界的友人，要持久，要坚韧！

（载**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廿八日「狮声」）**

@庄毓圻《关于<媚俗与否？还是第二问题>的答辩》，1938

「新国民文学」编者文通先生屡次急急如律令的要稿，而因结束校务上的事情，时间差不多全给支配完了，文通先生却不原谅则个，一样地催逼着，且又催得更急。于无可奈何之余，勉强也胡扯了一篇，一来是完了一宗笔债，二来可以酬答朋友的盛意。交了卷，如释重负一般，全身松了许多，那就是本月廿一日刊在本刊的「媚俗与否？还是第二个问题！」

本来文学通俗化问题在南洋，虽然不久之前才引起一般文艺工作者的注意，但在国内对这风气运动，已经有四五年的历史。在顾颉刚先生主持的通俗读物编刊社编过好几种通俗读物，如「新式小调」、「血战卢沟桥」、「大战平型关」、「丁方上前线」、「抗战歌谣」等等，每册只售二分，书本和价钱似乎做到相辅而行的必求其达到大众化的地步，实际上深入大众效能若何，则未经横的方面深入民间的广泛的调查了纵的方面的民众的智识的测验，很难获得一个确切的判断，那是事实。不过这种不问收获只问耕耘的态度，用在这面对着日本法西斯蒂侵略者正凶猛地向我国施行大破坏、大屠杀的时期，是否适合；随而需不需要运用更积极的耕耘的方法，以辅助推进收获的加速，同样有予以检讨之必要。所以我在「『媚俗』与否？还是第二个问题」提供点更积极的耕耘方法，作为一种参考，或进而以加速地辅助推进收获须先从「广设战时民众学校，扩大战时民众教育着手」，「媚俗与否？」还是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意思为出发点。同时也是啸平先生认为「有商榷必要」的。

诚然，「如果目不识丁的人，你就是怎样的媚俗与通俗，那也是徒劳。不过文艺通俗化问题是怎样去通俗适应一般识字普遍程度的要求而不是在「肃清文盲」，这一段是啸平先生的商榷的主要的说明，而这说明会不会以词害意，我以为颇值得讨论的。过去文艺的所以不能深入大众的原因，谁也知道它不通俗化，仅仅摇晃于知识分子的眼前，供给若属公子哥儿，于闲情逸致的环境下作茶余饭后的消遣品。一般广大群众无法升堂入室的，只过屠门而大嚼。他们的苦闷也未给人深切注意解除。这是它发展的趋于畸形的缘故。自从「九一八」和华北几次事变继续发生，每次都以环境的需要的警惕，而予一般先觉者以更新的认识，提醒广大民众以备应付随时有凶恶地展开的大难。而必要用文艺通俗化的方式作为启蒙民众的基础，这步骤的厘定，自然谁也不能加以非议。但略嫌尚不彻底。中国的文盲委实过多，几乎多至令人难以置信，平均竟在百分之八十以上。以如此众多的.文盲，如果能够运用积极的方法，在可能短促相当的时间，普遍励行战时民众教育，使广大民众于相当的时间内，获得一种新理解，在口头上或通俗的书本上，容易接受新的贡献，这个运动应该放在「文艺通俗化」程序之前。「文艺通俗化」的运动，再次展开时，方可收到普遍的效果。倘依啸平先生所说，不过文艺通俗化问题，是在怎样去适应一般识字普通程度的要求，不是在「肃清文盲」，那么，把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大众，抛在脑后，则通俗化大众化云云，就明白启示我们所需要的效用，也只及于剩下来的百分十几的识字的人，若受过中等教育程度以上的人，不必通俗化，他们也看得懂，再来一个扣除，那被深入的大众究有几何？结果还不是依然在识字的人的原来路上的圈子里打转吗？

至于我说「实际上旧章回小说也未必真的为大众所熟悉」，因为：「旧章回小说，在一般大众之间，大多数仅属于故事的通俗，而不是形式的通俗」。我还是根据上面结论而说，未见得有犯着把内容与形式分开的错误的地方。我所指的大众是百分之八十以上「文盲」的大众，并非指百分之一十几的识字的大众。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大众，他们虽也知道古代有「刘备招亲」、「武松杀嫂」，这一类故事，他们不会了解「却说」「话说」和「且听下回分解」是「刘备招亲」一类故事的固定形式，当然也是事实。所以我不能承认我故意把内容与形式分开，而是大众太身不能不这样的自己，将内容与形式分隔了。

我不惮其烦地还得再三声明：我不是反对「通俗文学」，不是反对用旧章回小说的形式去写「通俗文学」，我觉得「通俗文学运动」之先，须先从「广设战时民众学校，扩大战时民众教育」着手，无非是使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广大大众方面懂得字，别一方面又可逐渐加强他们对国家观念的正确认识。这样，方能与「通俗文学」里所表现比较具体和进步的新内容融合一致，而「通俗文学」在这场合自然而然发生巨大的作用。反之，简直就等于放走了主要的主人（文盲），同时也简直等于抛弃了最广阔的大众吧了。退一步说，和我们现在尽力以赴的深入大众的基本工作的原则，隔离也非常之远。

（载**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廿九日「新国民文学」）**

@流冰《关于<媚俗>问题的一点补充》，1938

日前，我曾在本刊写过一篇「通俗，媚俗与不通俗」的短文，不想竟引起了不少人的讨论。其中，天生先生的「通俗文学的旧形式利用问题」（本刊）和吴月先生的「从媚俗想起的二三事」（廿日狮声）是直接由我那篇短文而引起的。

本来，讨论是最好的事情。但在南洋，似乎什么都会变样。有些人，表面上似乎是在讨论，但其实却是类乎专等打架的打手。这种人，大都是藏着双花斧在等候，连别人的文章也看不清楚，便举起双斧，乱斩乱砍，不惜斩头删尾，挑出中间的几句来权衡斤雨，而且将这无头无足的东西便代人下个「立论主要点」。于是乎，罪恶昭彰，提去示众去了。还有一些人，大概是「队伍」里的战士，守在那森严的门边，一看见和自己的意见不同的文章，就惶惶然而深恐别人会「挤入」这个「队伍」。对于前者，最好是沉默了之，因为一再讨论，那就纒夹不清愈闹愈胡涂了。但对于后者我却觉得有加一番解释的必要。

「媚俗」和「通俗」的不同的问题，最近由我先提出来是事实，但并非「轻松手法」的「创造」。不信，请看廿四日狮声里啸平君之文章，便可证明郑伯奇先生早就在「两栖集」中提出来了。不过，无论其创造或袭用，「媚俗」问题，也无排斥于「通俗的队伍」以外的必要，因为它原来就是由「通俗」而发生的一点问题。

怎样的作品是「媚俗」呢？这一点，我承认我那篇短文是说得太简单，而在举例后，没有具体地加以说明。这原因有好几种，因为写稿时，正是生活最忙碌的时候，编者先生要稿的时间又迫促，而且限定字数一千左右。因此，便造成了几行暗晦的可悲的结果。但吴月先生和天生先生的对别人作品的看法，也着实使人惊叹观止！前者说我是主张「以恋爱故事做章回小说的题材」，就是「媚俗」；而后者更彻底索性代我作个「立论主要点」曰:「用旧形式写『通俗文学』不是我们理想中需要（的）作品，用章回小说写通俗文学，仍然落了旧章回小说的圈套，『媚俗』。」

如果两位先生无意断章取义，施行凌迟手段的话，请再看一看我在例前的一段文章，总可看出我并没有浅薄到以为「以恋爱故事为题材」甚或「用章回小说写通俗文学」就是「媚俗」吧！「媚俗」和「通俗」的不同，我是始终以为对的，我们写通俗文学，利用旧形式来写是不妨的，但我们要注意到「利用」这两个字。我们能说每一种的旧形式（即民间所熟悉的文学形式），都能「应用」来写通俗作品吗？当然每个人也要肯定地回答：「不是的！」我所说的媚俗，就是指这种把旧形式「生吞活剥地拿来添上抗战的内容」的东西，所以我曾说：「大众对于他们所爱好的东西，往往是不加批判的，我们却不能投大众之所好（即不能只顾「投合大众的口胃」），毫不选择地介绍给他们。」

大众喜欢「红楼梦」、「西厢」，但也喜欢那些低级的淫污作品，喜欢那些「真命天子」的宿命论的东西，我们如果不注意到这些毒素，只求投合大众口胃，生吞活剥地加上抗战内容，而那种「合口胃」的毒素却让它存留着，那样的作品就是「媚俗」！就不是我们理想中需要的作品！

当然，谁也不会否认，恋爱是文学的永远的主题，但正如吴月先生所说，在封建时代所反映的恋爱是封建时代的「现实」。那时的「现实」，现在已经成了「过去」。我们现在写恋爱的题材的作品，是要写现在「所反映的现实」。如果我们所写的恋爱题材，表面是穿上了救亡的外衣，而骨子里却残留着封建时代的遗毒（这是由于太过注意于投合大众的口胃，而忘了作者自身的天职听致），那样的作品，和现在的广东戏，男的穿着明代古装，女的穿着现代旗袍，在舞台上演抗战（现在的抗战）广东戏，是不会差得怎样远的。这样的作品，我就叫它「媚俗」。关于这，啸平先生在「关于媚俗与否还是第二问题的商榷」一文中，有一段话是值得我们注意的：「设使以『救亡会议』为背景写着小白脸青年与摩登小姐是怎样的有缘，怎样的『天上一双，地下一对』，怎样的『悲欢离合，破镜重圆』，那这和那些「才子佳人』的东西，只是『换汤不换药』，这不仅是没有运用了馅形式，而且是为旧形式所利用的『媚俗』。」

我在那篇文中所说的：「依然跳不出『才子佳人』的圈子的恋爱勾当」，也正是这个意思。这种作品，纵令是作者怎样巧妙地运用了救亡的外形，而内容却是眉清目秀的二八女郞，碰到了粗大眼、口方鼻直的有情郞，便一见倾心，自思若能嫁得这样的丈夫，岂非前生福份？于是乎，便两个子甚是投合，议论些终身大事。结果，一个现代的救亡青年，却因为要「通俗」，居然也打算凭媒说亲，娶过门来，交拜天地，共享天伦之乐。这样通俗倒的确通俗，旧形式的运用也的确圆到，但因为要「通俗」，却捉个救亡青年牺牲，把他装扮成一个不知何时代的人物。「列位看官呀」，你知道这就是「理所当然」现实的东西吗？这正是如啸平先生所说的「是为旧形式所利用的媚俗！」至于说到「鼓书」「弹词」之类，我实在惭愧，对它并无多大研究，没有研究的原因也正因为自己听不懂。在上海呆过好多年，但「说书」「弹词」就没有去听过，偶然游艺中听儿，也如鸭子听雷响，不知所云。但据说现在已经「可以作为一种韵文或叙事诗之类的新通俗文学形式，而在全国存在」了，因为「它的生命是在措辞活泼，结构紧张，人物典型简单化。」但我看了好多「弹词」之类，因为要「结构紧张」的生命，却不惜使词句简洁，使到它和口语离得更远了。如果这样的韵文或整齐端正的叙事诗，是「新的通俗文学形式」而在「全国存在」，那么，「五四」时代的新文学运动的先驱们，实在罪恶盈天了！我们中国不是早就有全国存在的韵文和叙事诗了吗？如五言七言、绝句律诗，如「孔雀东南飞」之类的叙事诗。为什么不把这些「新的通俗文学形式」加以提倡，要去「尝试」什么新诗？而后来提倡大众语的人，更是罪大恶极，不单把整齐的句子破坏了，而且连人物典型简单化也杀灭了。要保持这种新的通俗文学形式的生命，那就真的「连当今学校的教科书，也非统统烧掉不可了」！更何况大众语与拉丁化新文字？

（载**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卅日「新国民文学」）**

@丘康《七七抗战后的马华文坛》，1939

（一）绪言

中国新文艺运动的生长与繁荣，是在长期的艰难困苦中努力发展的结果。虽然如此，但中间经过的进程，却的确受过不知多少的磨折和打击。这样一来，中国新文艺运动，常常沉入若隐若现的境地，就妨碍了它应有的发展。

马华文坛，虽然同样的也有特别的环境，但如果能够运用适当的技巧，在普通的园地出面，还不致有意外的麻烦。因而，一般地说，在一定的限度之内，马华文艺活动，比较地是自由的。

首先，我们认清当地社会根据，并不和中国相差遥远，同时更由中国带来了文艺活动的作风。为着当地环境并不禁止中国本身运动一定限度的斗争，因而，马华文艺作者，比较有自由讨论的余地。这就使马华文艺争取真理活动，收过大大的成效，一切被真理摒弃的暗影，都被光明吞没了。

所以，在中国，文艺界的活跃，常常随着政治活动而成为多方面；在马华，却从开始到现在，大部的本质，都充满着新的灵魂，任何冀图的破坏。都不能动摇它的基础，这就是马华文艺界特殊的据点。

（一）题材与作风

中国抗战发生后，马华文艺界为着纪念这一特殊任务，对于创作方法的讨论，也颇为热烈。首先是「地方性」的创作问题。原因为着当时，有中国后方为题材的剧本发表及出演，有人认为这是隔阂的描写，于是就主张创作「地方性」。「地方性」这口号好像多年前，就已经提出，当时的命意，一面配合着当地的某种要求，一面也是提醒写作者写他熟悉的题材，命意原是好的。但在这里，我们决不能机械地解释，以这口号作为理由，去排挤中国的题材。其实，题材是广阔的，岂特中国，就是全世界任何角落，也应该包括在内，只要问：题材是否真实而已。所以所谓「地方性」，实则不过是题材真实的问题，决不是马华作者不能写异地的题材。

为着现实主义的创作之确定，马华作者一定要是救亡运动的实践，否则，纵然是「地方性」的写作，要它描写深入和细到，无疑地是不可能的。因此，一个现实主义的作家，他的生活，应该是现实的。虽然，在实践者的提供，救亡运动者为着生活的忙迫，虽然没有可能产生伟大的作品，但他们把熟悉的生活，加以描写，有可能产生优美有力的短篇。现在，马华文艺工作者，有时髦表一些救亡速写，如「反侵略的火炬在星洲」，就是一篇生动的纪录。

三年前，马华文坛，一部分的写作者，受着中国文坛所谓「幽默」作风的习染，也曾有一些帮间的作品，但他们的根据，都非常薄弱，他们是受过真理之袭击的。然而，他们的存在，正是依据当时社会条件的不够，而苟活了多少时期，只不过，抗战一开始，他们的闲情也就消失了。只有正直坚勇的作风之继续，支配着历史的行程，把握着整个文坛的动向。

　　　只因如此，马华文坛，纵也有时存在着小部的歧异，但权威都是属于先进者。这事实，就是过去文坛往往发生剧烈的恶斗，虽然有许多场合，是于同路的自我批判，可是违背真理的烟雾，却因权威的扫荡，而逃出要津。「朋友主义」的确是有的，但它的结合，无疑地是真理的伸张。我们从来没歌颂刽子手，歌颂法西斯的「朋友」。文坛的「朋友主义」纵然有，也不过是打击刽子手，打击法西斯的队伍。因此，一般讥诮的无原则的「朋友主义」却是不会有过的。

（三）实际运动的配合

作为马华救亡运动一翼的文艺工作者，他们对救亡工作的担负，不只是以文艺为武器，他们尽职着各种适当的工作，而且还相当地担负了一些献金的责任。

第一，星马作者，多半是教师生活，职业的文艺家，据笔者所知，是少有的。原因是为着马华各报的稿费之低，几乎无法维持当地的生活，如果没有固定职业作中心，是没有可能支持的。然而，马华作者，对救亡献金运动是热烈的。首先，他们鼓吹过至低限度百分之五的稿费月捐，由编辑按月扣除代寄。其次，又有职业献金百分之五的捐赈，直至现在，还在继续着。至于稿费捐是否仍在继续，那责任是在编者身上的。总而言之，写作者似乎没有希望停止扣捐的存心，因此希望这稿费捐，能不断的捐下去。

第二，购买自由公债，在某一时期，马华文艺作者也曾尽力鼓吹过，这是有不少作者，把稿费完全购债。至于职业薪金的扣除，作为购债的代价，也普遍了整个马华教育界。自然，不敢说没有无良心的作者，误解「有钱出钱」的原意，来了毫无理由的拒绝捐赈。但结果，到底是事实击破了虚伪。而把缺点纠正过来。此外，还来过献债的运动。马华文艺作者不把公债据为私有，行为上实践了「从本身做起」的诺言，这是特别有意思的。

第三，从「七七」素食起各地华侨都来过「献金」运动，马华作者的笔触也曾发挥过力量，作特殊宣传的配合，他们决不因为捐赈的重负，而没有献金。恰恰相反，他们都尽过相当的力量，供献国家，为救亡献赈而出其所有。

第四，为着各地筹赈的热烈不断的继续推进，于是各地剧团陆续产生，惜以宣传及筹款。这样不特在「有力出力」的原则下，出过他们相当的人力，同时，也有不少负担着剧团经费之筹拨——演员负担演出的一切费用。

第五，由于文化人动员的较为普遍，连旧文学的爱好者，也负起责任来了。吉隆坡骚人，提倡「诗钟」筹赈，可说是别开生面。这在宣传方面，虽然和华侨大众比较远隔，然而至少，筹款的作用，是尽过他们一部份的责任吧！

（四）作家生活与作品

现在提到马华文艺作者的生活问题。

前文已经提到，马华作者多半是生活在教育圈中，那末，最熟悉的题材，应该是教育生活了。但是，以马华教育为题材的创作，除了林参天君的「浓烟」反「热瘴」外，较为值得留意的实在太少了。这就是马华作者缺少应用现实题材的一点。

抗战发生以来，为着救亡工作的发动与联系，文艺工作对于下层民众的接触，较有机会。这样，救亡运动中热烈的群众情绪，也较有机会从速写报告形式中表露出来。然而正因如此，作家生活在更加忙迫中的工作中，写作的时间、精力、都减少了，在数量上说，无疑地有退步的趋势。但在质量说，却反而进步的，一些救亡较为实际的写作者，他们无论在理论上及创作中，都比较能够扼住现实，而产生较为有力的作品。

自然，我们在抗战以后，有一部份配合中国较为注目的事件而产生的，不论小说、戏剧和诗歌，都有它宣传的艺术评价。然而，这只是指较有生活体验的作者而言。否则，它们想象的事实，不但谈不上深刻，而且，往往反而损害了现实主义之真价。

因此，目前马华文坛所产生的成果，除了极少部份之外，都被一般艺术眼光较高的批评者所忽视。然而，在初期，也许不免于这种缺点，只要马华艺术工作者不故步自封，接受批评，马华救亡运动的洪流，是不难产生伟大作品的。

（五）剧本与戏剧运动

戏剧运动，跟着日本帝国主义的炮声而热烈推进着，这样，在适应当地需求的情形中，剧本不断地产生，这是一个当前值得欣喜的现象。

　　　「伤兵医院」曾经由此引起热烈的争辩，文翔不在剧本本身题材真实的观点出发，作深刻的研究和批评，只来了「地方性」之强调，是并非根本的说法。在这剧本的本身评价说，假如有它的缺点，也只在于所谓和真实隔阂之处。

于是，我想起「马华巡回剧团」的出演是值得留意的。第一，它以集体的努力，走遍马来亚主要的都市，无论在宣传意义上，或是筹赈工作上，都尽了很大的责任。第二，它的演出，剧本方面，多半是当地的现实题材，演员方面，也有许多是老练的。

为着有一时期较为有自由的环境，许多地方，流行着街头剧，曾经号召不少下层群众，接受宣传。就是各流动剧团之出动，在舞台剧中，也加插了一些街头剧。这原是宣传剧中表现方式最简便的一种，它的吸引观众视线也不只是四周，诚如叶尼所说，街头剧有它的立体性。

从马华巡回剧团现实剧本的出演，以及最近叶尼的「活该」，是戏剧运动实际化的推进，这不但在艺术的本质，已有很快的进步，就在救亡工作配合的意义上说，也应该这样。

马华巡回剧团的本身，原为星洲业余话剧社的「别动队」，在它结束了马来亚巡回的任务之后，星洲又有「日出」之演出。这在意义上说，并不能了解为国防戏剧。表演者的自供，至多是作为戏剧运动的一个桥梁，借此扩展抗战戏剧运动的向前。据说，这种演出，将继星洲之后，在槟城、吉隆坡等地，作为筹赈的现身云。

此外，比较有固定性，而能吸引注意的剧团，有槟城「钟灵」流动剧团，加影前卫剧团及吉隆坡未名剧团，曾经负担宣传及筹赈的责任，而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六）诗歌的通俗运动

关于诗歌朗诵运动是抗战后「文章下乡」的事实，在中国尤其是新的环境中，已经有不少朗诵诗的创作，这大概是救亡运动白热化，群众对文艺的认识和要求都进步了。然而，在南洋，不，是「马华文坛」，朗诵诗的试作，还很少看见。只是，朗诵诗集的介绍，以及朗诵问题的理论，却曾经见过一些。这是救亡运动的群众性比不上中国，因而反映在诗坛上的，就是诗人忽略了这种注意。

几年前，曾经有一时期，诗歌写作是寂寞的，日常副刊，比较值得注意的太少了。抗战后，当地救亡运动，激动了诗人的心，于是，诗作突然蓬勃起来。在内容上说，除了描写敌人的残忍暴戾，引动了广大群众的斗争题材，最近已有不少，联系着国际问题之发展，对德意志法西斯的疯狂加以申斥的。

旧形式的应用，只有弹词、大鼓调曾经有些成绩，但并不多。这些形式，南方同侨比较生疏，因此，除了影响智识阶层一小部外，对闽粤诸籍是很少引起注意的。不过，也曾经发见过多少方言的歌调，虽然太少，而且发展得很不平衡，简直限于一点点，如客话山歌、闽语长歌之类，但影子总算是有了。这至少，在通俗化运动上有些作用。潮州话的民歌，当地似乎没有见到过，然而，中国的作品，也曾有些传来，这算是中国通俗歌谣的横溢。

（七）文艺组合的任务

在中国，文艺组合的兴起，跟着抗战形势的进展而普遍起来。比如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远在今年一月中便在武汉成立，接着各地分会也相继产生，它不但包括了前进作家，也包括过去思想不同的各部份。这是全国文艺界不分阶层、党派、信仰，一致以笔尖对付当前大敌的表示。

在马华，虽然在不同的环境中，来过许多出乎意外的困难，但文艺工作者，却排除困难，想尽方法去进行团结。这样，如座谈会、茶话会、聚餐会以及写作人组合、文化组合……都在各地蔓延着，并没有疏忽过集体力量的证明——自然，这种力量的团结，是在适应环境的公开合法的行动中其它的意义。

自从北马文化倶乐部及各地教师会注册批准之后，各地文化人、教师，都要求着组合的寄托，以期和善地联络感情，实施环境许可的一些方案。然而结果，除了部份地达到了目的之外，都安静地搁置在那里。这，一方面，当然地主权隔阂，未能解释过去牵连的不放心，一方面，也由于文化界或文艺界本身，缺少澈底的觉悟，遂致于不能「互信」。这样，便是搁浅的原因。到最近，据说北马文化倶乐部，不知为什么，又已取销注册了。

文艺作者忠实地执行统一战线的工作，那不只是白纸黑字，首要的，要配合着正当的言行，坦白无他，才能团结本身力量，负担起马华救亡任务来。自然，本身以外的组织，克服历史上所遗留的缺点，使大家毫无成见，在抗日高于一切的前提下，作横面的联合，是必要的。总之，马华文艺工作者是属于敏感的，他们应该团结本身，同时也要扩大他们的团结。

文艺作者虽然事实上应该是站在时代前头的喇叭手，但他们决不以前头的岗位，脱离广大的群众，恰恰相反，他们的工作，却是教育群众领导群众的责任。

（八）纪念中国文学之父

鲁迅先生是中国文坛文学之父，所有进步阶层的代表者，对于鲁迅先生是极推崇的。然而在马华却正有人追随已成陈迹的宗派主义，重复着过去的纠纷。第一，有人说鲁迅先生是转变过的。但他的历史证明，从「五四」运动起，鲁迅先生一切的斗争，都和当时的新文化运动打成一片，所谓转变真不知何所依据；第二，有人说鲁迅先生的作法，已不适用于现在，这是忘记了他自身所处的境地是什末。鲁迅先生的作品，决不是天外飞来的吧！

鲁迅先生逝世，已经两年多了，在中国，目前正开展的局面，是鲁迅先生的预示，这种预示，取得了千千万万的崇拜者，他已经不只是文艺界的领导者，实际可说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了。马华文艺界从他逝世之日起，纪念的方式，出特辑，开会纪念。像中国鲁迅先生学院，及编辑鲁迅全集之类的，则有筹备已久的树人图书馆，据说这筹备手续行将告终，不久即可开幕了。然而这只限于一地。本年先生逝世二周年纪念便有多起集款汇寄鲁迅学院，因为这学院不特纪念了鲁迅先生，同时，更和民族解放速动相连系。

鲁迅先生的精神，活着，永远活在马华文艺工作者的心里。

（大）尾声

应该结束了。抗战后的马华文坛，虽然没有什么伟大的作品，但是文艺工作者的事业，就是马华救亡事业之一部，这是值得自慰的一件事。但我们决不能以这为满足。在日本帝国主义未离开中国一天，马华文艺界将一天不停止使用他们的笔尖为保卫正义而奋斗到底。

（载**一九三九年星洲日报新年特刊）**

一九三八年的马华话剧运动 夏风

(一)过去的回顾

马华话剧运动的萌芽，现在是很难确定它的年代了。因为一般的文化落后的关系，马华的文化连动比起国内是要慢得很多，而在这落后的文化诸部门中话剧运动又是最弱的一环。不过我们大概可以说，马华话剧运动的萌芽，是在一九二七年以后。但在那一个时期中，旧剧(各种方言旧剧)、文明戏，是占着很大的势力，而新剧运动又因为本身力量的薄弱，没有计划的领导，没有良好的组织，所收的效果很少，而且话剧是几乎和文明戏同化了。因此我们也可以说，那时的话剧连动，不过是文明戏运动而已。

「九一八」的炮声，虽然使国内的戏剧工作者倾力在救亡戏剧上，使戏剧运动在那时开放了鲜艳的花。可是，这炮声在南洋，对于戏剧是没有引起什么浪潮。文化工作者并没有了解戏剧在文化上、宣传上」甚至在启蒙运动中是有着伟大的力量。戏剧一直是和水面上的浮泡一样，起来又消失，保持着沉寂的状态。这沉寂的状态，可以说一直延续到「七七」芦沟桥事变的前夜。因而，一般上现在都把那个时期称为马华戏剧运动的第一期。

在这第一期中，留给我们的记忆实在是太少了。记得有一个时期，话剧运动似乎起了一些波动。一九三一(？)上半年，「崇武体育会」曾经举行一次公演。上演的剧本有日本菊池宽氏的「父亲」……，明年，「青年励志社」也举行一次公演，上演的剧本有田汉的「咖啡店之一夜」等。同时，在那期间，我记得南洋女中还在维多利亚戏院上演过一次，上演的剧本是「少年维持之烦恼」。除此之外，能在人们的脑中留下印象的是没有了。也许在学校戏剧中是有过几次较好的上演。但是数量是很少的。这便是我们马华剧运的第一期状况。

马华剧运是怎样进到第二期的呢？当然，芦沟桥事变的爆发引起了中华民族的全面抗战，戏剧的力量已被一般入所承认。所以救亡戏剧便很快和救亡运动配合起来了。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近数年来，南洋的一般文化水准已逐渐地被提高，国内的戏剧运动的复兴，以及许多前进的中国影片，都是使马华剧运跃进第二期的直接间接的因素。同时，在「七七」以前的半年间，戴英浪所主编的「今日剧影」中曾经尽过很大的力量在理论的建设上，而由那里，便直接产生了星洲的「业余话剧社」。从这时起,各地都相继组织了许多剧团，进行公演。到抗战开展以后,全马各地的大大小小的筹赈游艺会中接连地上演过无数的剧本」如星洲「业余」曾上演「一袋米」、「伤兵医院」；爱同校友曾上演「怒涛」，还有许多围体上演过田汉的「阿比西尼亚的母亲」，宋之的「烙痕」等，雪兰我「人镜剧社」曾上演「汉奸的子孙」，加影华侨中学曾上演过「秋阳」，「神祕太太」、「忍受」等，星洲「华中」上演过「父与子」……等。

剧本的创作也因上演的需求而逐渐产生了。如叶尼的「伤兵医院」、丹枫的「父与子」、流冰的「金门岛之一夜」，流芒的「觉醒」；「前哨」上有郑天保的「中华魂」,周庠的「十二个」……等。

(二)这一年里

一九三八年的马华剧运，是承继着一九三七年的剧运，发展了第二期的戏剧运动而走进第三期。所以这一年的戏剧运动我们可以说它是第二期的开展到第三期的开始。

这一年中，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全马各地戏剧团体的兴盛，和接续不断的大小规模的上演；以及各地流动剧团的产生。

在三月底，马六甲第一次的游艺筹赈中，各社团学校，曾经上演了许多剧本，如「忍受」、「曙光」、「金门岛之一夜」、「觉醒」……等。这一次的公演，是奠定了话剧在马六甲的基础，使马六甲的话剧运动渐渐地发展了。此后许多戏剧团体曾经用各种各样的方式上演街头剧、舞台剧，而「长镇剧团」更上演了三幕国防话剧「卢沟桥」外，还时常出动到山芭里去上演了许多独幕剧，如「放下你的鞭子」、「大家一条心」、「金门岛之一夜」、「活该」、「扫射」、「太阳旗下」、「沦亡以后」……等。

星洲，除了在游艺筹赈中作大量的演出之外，也还演了不少的街头剧。如「业余话剧社」今年便上演过「春回来了」、「塞外狂涛」、「黄昏时候」、「欢迎」等剧，街头剧被上演的有「大宁一条心」、「活该」……等。

流动剧团值得我们注意的是：

(一)「马华巡回剧团」。这个剧《的男女同志们从星洲出发，贯穿了整个马来亚，走遍了百多俩大大小小的商埠，一直到北马的槟城。在差不多半年的时间中，冒着无数的艰苦，用戏剧的武器完成了他们救亡的任务。这种精神不但值得我们佩服，而最主要的是在它的影响下，马华戏剧团体空前的勃兴，各地的上演也空前的活跃。如果说第二期的戏剧运动有所成就的话，「马华巡回剧团」是尽着不可泯灭的功绩的。

（二）「前卫流动剧团」。这是以加影华校学生为基本，乘着假期而组织的剧团，他们经过的路程虽只雪菌我和森美兰的一角，但他们的成就也是很可观的。

（三）「南岛旅行剧团」。在马六甲及森美兰一带，他们曾走过不少地方，而且他们自己拿着活动的舞台，到各处没有戏院的山芭里去，这种为救亡而努力的精神，我们是敬佩的。不过，可惜由于他们自身的组织不健全，不久便解散了。

此外还有「蜜蜂流动剧画」，也相当地尽力救亡筹赈的任务。

这一年的创作剧本，和上一年比较起来，在量方面似乎是少一点，但是，在质方面是相当地进步了。据笔者所记得的有高哥的街头剧「大家一条心」；刘宾等的集体创作儿童剧「儿童节之夜」，郑天保的「合肥之夜」,流冰的街头剧「十字街头」，叶尼的街头剧「活该」，殷沬的「父子」，云览的「没有太阳的早晨」等。其他各报副刊上间或也有一些剧本，但一时已说不起来了。但在技巧上比较成熟的，还是要称上面所举的几个剧本。这些创作剧本中，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作者都已顾及了当地的地方情形。其中，除了「合肥之夜」和「没有太阳的早晨」之外，都是以南洋地方为背景，而且适合目前南洋上演的剧本，换句话说便是都是有救亡意识的剧本。

「大家一条心」是以联合马来亚各民族共同抵抗侵略主义为主题的。「十字街头」是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应当团结起来对付大家共同的敌人为主题。「儿童节之夜」是鼓励儿童救济祖国华童为主题。「活该」和「父子」是以除奸为主题的。

还有一件值得我们记述的事是今年九月间，星洲、马六甲、苏坡三地举行了一个座谈会，参加者约有二十余人，大家尽情地谈论「对于怎样展开现阶段的马华剧运」的问题，得到了一致的结论，就是：

一，努力争取救亡戏剧的演出。

二，加强筹赈游艺的积极致能。

三，提高演剧的艺术水准。

四，建立话剧界统一组织。

五，建设戏剧理论及剧评。

六，使剧\_职业化。

由这次讨论的结果，大家都认为马华剧运已由第二期推进到第三期了。这种分期法，并不是以时间为绳准，而是根据着剧运本身的发展状态而分的。在「七七」以前的第一期，我们可以说它是「萌芽时期」，「七七」工后的第二期是「建立时期」,现在的第三期是「发展时期」。但这第三期戏剧运动的特点在那里？这是应该针对着第二期的缺点和不够来说的。

在第二期中,戏剧工作者的建立工作是非常努力的，在这一年中，我们可以看见ᅳ戏剧运动在过去是文化诸部门中最弱的一环，而现在，几乎是一跃而为最活跃的一环了。

当然，话剧团体的稀少，不能经常讨论各种问题，干戏剧的同志太少，而且都是业余的「打杂式」的，这都是造成上面的现象的因素。

同时，客观环境的恶劣」也是给话剧运动一个很大的打击。

因此，建立话剧的统一组织，加强本身的力量，加强戏剧工作者的自我教育，提高舞台的艺术水准，争取各式各样的演出机会，获取各阶层的观众，这几点便成为第三期戏剧运动的特。

在这里我们便要说到由第二期踏入第三期的划时代的「日出」上演了。

「日出」的演出，无论如何，我们都得承认它是震动了马来亚的戏剧界。它的成绩如何？当它公演之后，各报纸上、杂志上都有过详细的批评，在这里是不必多重述了。但综观华所有的批评，「日出」的演出当然有缺点，然这缺热是小的，并没有影响到整个成功。

不过，「日出」公演最大的意义还不在这里，而是在它的上演竖起了第三期马华剧运的基柱。他不但在这エ作中教育了剧运工作者，应当用怎么的努力，怎么的态度来达到一次戏剧的艺术的上演，知道戏剧是多么烦难多么伟大的综合艺术而同时，还把戏剧的真正的力量宣示以无数观众之前，使大家明瞭「话剧」和其他旧戏文明戏的艺术的成就是怎么的不同。

因为「日出」的上演ᅳ也曾引起过戏剧同志的关心的讨论，最初耶售曾做了一篇「怎么理解「日出』在马来亚演出的意义，云览也发表了一篇「作为桥梁的『日出』的演出」。他认为耶鲁有意义地强调了「日出的社会意义为救亡意义」；同时ᅳ耶鲁强调「日出」的社会意义而为现阶段的救亡意义即使是必要也是徒劳，但是关于「日出」的演出，其意义是大家都承认的，那就是：「因为它结束了前期戏剧低落及发展后期戏剧繁荣的一个转捩点；因为它是加强马来亚观众对舞台剧拥护的一针强心剂，因为它是争取救亡剧演出的桥梁；因为它能够提高舞台剧在马来亚的艺术水准；因为它能够替今后的救亡剧号上多的观众；最后，因为它不单在理论的实践中教育了观众并且也教育了自己。」

最近，还引起讨论的是救亡戏剧与艺术的问题。我们可以说，这问题也还是由「日出」的演出而直接间接地引起的。有一部份的戏剧同志，他们过度地强调了救亡戏剧的演出，甚至以为在目前，只要用情感来演救亡戏剧就够了。谈艺术，就是在艺术圈子里打筋斗。但是，事实摆在我们面前，在马来亚到今天为止我们还没有看见过在艺术圈子里打圏子的，但相反地，我们却看见许多戏剧工作者只顾到「救亡」而把戏剧本身的艺术忽略了。这一点，在九月间的戏剧界座谈会中已指出了。其实，救亡戏剧跟戏剧艺术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的，我们不能否认戏剧是艺术，而救亡戏剧是戏剧，当然也是艺术。我们提高救亡戏剧的舞台艺术，并不是在艺术圈子里打筋斗，而且要使救亡戏剧获得更多的观众，收到更大的效果。

可喜的是在这一观点上，所有讨论的同志们都一致同意的。所以，这一次关于戏剧问题的讨论的并不是「论争」，而是互相补充，使第三期的剧运向更康庄的大道前进。

以上，是一九三八年马华剧运的概况。

「日出」的演出，诚如导演吴天所说，它只是作为进到上演救亡戏剧的桥梁。今后，我们必须要努力踏过这桥梁，用各种的方式来上演我们的救亡戏剧。小规模的公演，到山芭去打游击，这一些都是今后的主要工作。但是，大规模的演出，以整饬戏剧的阵容也是一样地重要的工作。我们要用较大规模的公演使社会人士认识戏剧的力量，把「戏剧仅仅是筹赈的手段」的观念消除。

建立马华戏剧界的统一组织便也成为重要的工作之一。今后的戏剧运动，应当以统一的阵容，坚强的力量，使全马各地的戏剧工作者都振作起来，使一九三九年成为可纪念的「戏剧年」吧。

其次，努力进行出版戏剧刊物，也是不容缓的事。目前的报纸副刊和各种期刊，能够容纳有关戏剧文章的实在太少了。我们要建立理论指导，要作舞台上各种技术的研究，及大量地刊登创作剧本，必定要有一个专门的戏剧刊物。

这些工作，已跟着一九三九年的到来而等待着我们去完成。听说马六甲的剧团已准备上演尤兢的力作「夜光杯」了，这的确是踏过了桥梁的演出。我们热诚地等着它实现，同时，更期望星洲和其他各地的团体都准备大量地公演吧(载**一九三九年「新国民日报」新年特刊)**

九三八年马华文艺界的一角 陈南

前言

虽然短短的一年，但因为随着国内军事、政治局势的进展，作为中国文学之一环的马华文藜界，在质量上是有着相当改变的。在过去，因为客观环境的决定，我们这里的一切文艺部门，是作为点缀品而存在的。

我们曾经听过许多人武断地说：「嘿，南洋文人的作品，还有好的东西么？」

他们摇一摇头，把当地所出的读物在轻蔑的眼光中丢在一边了，于是有人惋惜地叹着气：

「本地胡椒不会辣，有什么办法？」

这种现象的存在，固然是南洋文化水准低下的关系，而我们生活的空虚，写作态度的马虎，也是其中原因的一种。这种情形已因为我们自身的努力而逐渐消失，可是缺点还很多呢。

在这里，我们文学工作者还各自分散着，没有很好的结合。手工业方式生产的结果，伟大作品的产生是很难的。在这里，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也没有一个总的趋向，因为散漫，这就不免使工作表现得脆弱。在这里，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还没有投身到大众的队伍里去，体验的不够，文艺的内容是很难充实的。

这一年来，像过去那样，泼妇骂街式的「笔战」虽已清扫，但门户之见，还没有澈底地拆除，这是团结中的一种障碍。值得欣喜的地方也很多的，就是在年青的文艺朋友队伍里，流动着一股的朝气。在写作态度上，他们是严谨的；在思想上，他们是前进的，没有矫捏，也缺乏领导者自居的臭架子。这就是今日马华文艺界向前进的动力。现在检讨昨日的工作，而作者为明天的借镜，把一年来据我所知道的马华文艺界的动态写在后面，但这是不能称作全面的。

文艺动态

随着救亡运动的开展，文艺界的活跃，是过去马华文艺界任何时期所没有的。为着使全马的文艺工作者在感情上有更好的联络，屋加坡文化人季之华等曾于一月初在吉隆坡召开了一次座谈会，聚中部马来亚各地三十余文化人在一堂，通过了「巩固华侨救亡之统一阵线」等提案。接着是胡守愚、黄微在北马各地的智识青年及妇女界举行了数次座谈会，交换了当前的关于救亡运动上的许多意见，使彼此间有更深的体会。

在星加坡，南洋商报各副刊编者在四月里还发起了一次「文友联谊会」，参加者除当地各报章杂志编辑外，写作人有百二十人，这规模真相当大。

戏剧方面，不但演出的次数增加，而且也注意它成功的效果及其发展。首先是星洲业余话剧社「黄昏时候」的演出，给爱好戏剧者以很深的印象。之后，星洲「爱同校友会」也排演了「巨浪」，接着他们还开了一次「巨浪」公演座谈会，作自我的批评，使剧艺和理论趋向一致。之后，南岛旅行剧团，在苏属各地流动表演。维扬体育会也公演了「胜利的消息」，开了一次座谈会。收获最好，要算巡回戟剧团北上。为着祖国，为着剧运，十六位智识青年为此宁可牺牲掉职业，在炎热的太阳下踏遍了马来亚半岛，老的是这样的谦和；少的也是这样的接受批评。他们一方面考虑着当地情形尽量以方言演出，同时也和当地的剧团联系起来，互相帮助，批评，刻苦自励，起了模范作用。

一向沉寂的吡叻文艺界，也开始为着戏剧而活跃起来。在怡保方面有「洪钟剧团」，演出了「日出」的一二两幕。虽然在导演和演员们对于人物个性理解方面还有许多值得讨论的地方，而不长艰苦的精神，也值得钦佩。上月里，新加坡业余话剧社排演「日出」的全部，规模是更大了。据闻槟城方面，本年也要由温梓川等排演「日出」，可惜不大详细。

定期刊物的产生，在质量两方面，和过去都有很大的分野。报导时事，与分析现实的，则有新加坡杂志社发行的「青年月刊」。到了七月，定期刊物又增加了「星洲半月刊」，和「南洋周刊」二种。前者是星洲日报关楚璞先生主编，也谈「中日争霸战」，也谈「大伯公」，软中有硬，硬中有软，很有学院气味。后者是康人先生主编，内容分笔谈、社会、经济、文艺等二十余栏，是很活泼的综合读物。

文艺刊物的诞生，也有「热带文艺」及「文艺长城」两种。前者在槟城出版，戴戈壁主编，为经济所限，未能使他们在印刷方面有所改进。不过这些困难是可以用工作克服的。正如他的创刊号「我们的纪念」所说的，「在现社会里，这婴儿的脱胎，必然会招受一些人的毁谤，冷讽热讥，同时也将受到欢迎，爱谋与鼓动」。果然在第四期，是较为充实了。如果以后能够把「报告」、「速写」来替换一部份仅有熟情的诗歌，我相信更有精彩。

「文艺长城」是新加坡文艺长城社所发行，发起组织来，几有半年，因出版及发行方面许多周折，到现在才决定在香港印刷，创刊号约在廿八年元旦出版，所知道的内容，计有：

创作：金枝芒——「推车女」，铁抗——「荷花」。

理论：露茜——「诗歌的差不多与口号化」等十余篇，约十万字，很为精彩。

报纸副刊的改进，也很为各报所注意。星洲日报「晨星」，登载了许多很好的长篇创作，或战地通讯、杂文、诗歌；南洋商报的「狮声」比校多吸收一点「报告」「特写」这一类的东西，还加了「理论园地」一栏，两者都很受青年读者的欢迎。新国民日报的「新光」，由李润湖主编以后，质量都有很好的转变，后来改为「新园地」，还加了「医药顾问」一栏，内容就芜杂些了。「文艺」栏还可以看。晚版「新国民文学」是最近增设的，也相当严肃可观。总汇集新报的花絮和有一种小报繁华月刊，只能以师姑句这一类色情文章去吸引读者，迎合低级趣味。总汇集新报改变了，新增加的「世纪风」虽只出了几期，倾向都是进步的、活泼的。

槟城方面的槟城新报，也增加了「野风」副刊，编排颇新颖，编者是史夫。怡保中华晨报，今年春还增加了「文化工作者」(现已停刊)「绿星」(世界语读物)「儿童周刊」三个副刊。吉隆坡的马华日报，除了副刊「前哨」，十一月里也增加了「文艺」、「妇女与儿童」、「戏剧」等几个副刊，其中「文艺」，是从前曾一度编过南洋商报「狮声」的李紫凤所编的。

在图画方面，华人美术会今年在星洲举行二次展览；还有一次是漫画巡回展览。

理论

理论的建立，马华文艺界一向是贫乏的。过去虽有听谓理论，也不过拾国内理论家的牙隶，留声机一样，在这里重开一次而已，这陷人了尾巴主义的重复。而有些人只能够抄，其实也没有想到，那一双尺可以不可以拿来在这里量的。从前有一个时期，有理论，就会变成吵架，这是最坏的作风。现在是不同了，今年各报，副刊及杂志，都尽量吸收理论文章，尤其是南洋商报的「狮声」还关了「理论园地」一栏，登载经济、政治、青年问题、文艺讲座等，奠定了理论上的基础。

几次争论

二月廿一日小红先生在南洋商报「今日文学」发表了一篇「关于南洋战时文学」，对现在南洋有人提出的「战时文学」这一名词加以指贵，他因为这里没有「战事」而认定这是「玩弄名词的草率」。理由是「在前线我们的战士整千累万地和敌人拼命，在后方我们可以自由自在地发动我们千万的群众，随着抗战的需要去做各种救亡的工作，这是因为政治环境和人民生活条件不同的缘故。」因此他决定「在南洋的救亡文学和祖国的救亡文学，在文法的应用上原有时地差别的。」这里，他是把中国和南洋的差别加以强调。

小红先生还指出生产战时文学的条件：「第一——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土地缩小——读者渐渐减少，作者也似乎没有平常时期那搛闲适的心情；第二——用文学的手段来加深人民的抗战意识；第三——文学的写作必定是作抗战力量的活动。」于是他肯定「战时文学」的内容：「必定采取尖利粗壮的笔调，有煽动性，又有活泼的思想。」至于「形式」，他以为「必须避免长篇的创作」。在这里他又肯定了「战时文学必须在战争状态之下，才能发生。」漠视了华桥与祖国的忧戚相关，他不知道我们在后方也会间接受到战争的影响的，犯了机械论的理解错误。

在小红先生看来，南洋的战时文学是不能存在的了。于是他才提出另一件法宝来压死它，这就是「华侨救亡文学」。他的解释是「凡是稍涉救亡的写作都能称之为救亡文学。并且他和国防文学或战时文学比较侧重在抗日的意义也不很明确。但正唯如此，『华侨救亡文学」的名称才能够在南洋华侨本身上实际应用」，可是他的任务却是「穑极地是以实力援助中国抵抗暴敌，完成世界集体安全运动，消极地是暴露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其实这和中国文艺界所喊的以巩固抗日统一阵线，拥护集体安全，反对法西斯，反汉奸为中心任务的「国防文学」有什么差别呢？所以这也只是小红先生自己的「玩弄名词」而已。

这引起了一场规模相当大的论争。首先是铁抗先生在二月二十六日「星火」上发表了一篇「评南洋战时文学不需要论」，以国内的政治形势的刺激，而萌芽长成以后，伸展其干基于南洋华侨社会，作为教育、刺激、推动侨胞及完成动员准备的动力，那是必要的。用政治的观点，对小红先生的错误加以驳斥，接着是黄风、文之流、遄骋、渔光、张曙生、金丁等人也一致予以批评纠正。

其实战时文学是存在的，我们虽然桥居海外，我们能肯定地说中国同胞的「冲锋杀敌」和被敌人「轰炸屠杀」对我们的生活没有关系么？而且战时文学也不一定专指「前线杀敌」呢。所以小红先生在真理下而接受了批评。

在这以前还有陈光予与袁萍的「生活教育」的论争，从客观形势变动而说到请别摈弃了生活教育,而归结到必须组织工学周，但并没有受到各方面的注意，这与其说大家漠不关心，还不如说大家对空洞口号没有多大兴趣。

以后，是吴天先生提出「为什么没有伟大作品的产生」，这是值得注意的严重问题。不过我们首先也得理解，新文学运动在国内也只有二十来年的历史。在南洋是更短暂的。一九二七的大革命失败，虽然有很多的知识份子到南洋来，然而也只能在启蒙运动上尽了一点力，虽然那时也有所谓报纸副刊，究其实，还不调头家们为了好奇，出几个钱雇一些帮闲的文人在那儿随便玩玩吧了。以后虽然有改进，则大抵还是「某姝也，美丰姿，而生性淫荡」、或者「记刘纪文夫人的袜子」等无聊东西占据了篇幅。没有伟大作品产生，这是一。

这里的写作人，大都以学校教员为主体的，为了一碗饭，既必须每日站在黑板前面忙着「大狗叫，小狗跳」，留下的时间还必须替学生改卷子，自身的修养被剥夺了，在课堂里兜圈子，那里会产生得出伟大作品呢？即使要跑到街头或工场去接近大众，可是那些「热心教育」而又讲究「身份」的学校当局，偏偏小心地吿诉你：「那些地方下流」，「这些地方有政治色彩」，行动受了拘束。从这个教室跑到那个教室，有什么地方可以找题材呢？内容空虚，技巧也必然跟着下劣。没有伟大作品产生，这是二。

有些「作家」，用耳朵代替眼睛，躲在红墙黄瓦的绿玻璃窗里写矿工,体验不够，失去真实。伟大作品不会产生，这是三。

然而这两年来，短篇散文、叙事诗、小说、戏剧，也在被忘却的情景中产生了不少，可是我倒希望从事文艺工作的朋友，更虚心地向大众学习，生活体验丰富起来，伟大作品终归会产生的。

新启蒙运动，也被广泛地讨论。

批评方面，今年是太贫困了，各报副刊上的创作，似乎没有人提反的，反而对国内来的而已，经过人家讨论或已批评过的作品加以浪费精力的讨论，这真算可惜。本地戏剧演出批评，仅「磊石」的「漫评三个剧本的演出」，对星洲南华体育会的「民族公敌」等作了一次批评，还有是「舒非」的戏剧方面的理论，有「托尔斯泰的戏剧作品」等。

对汉奸理论的打击

南洋是被人们看做黄金铺地的天堂而在记忆里存在的。这引得被时代遗弃了的遣老遗少之流，时常用「宣扬文化」的美名肩着空布袋到这里收赈。今年春天，有一位从前向张勳提倡复辟的「无耻妄人」江亢虎先生，在星加坡大讲其「中国文化复兴」而「向新兴文化」作了一次无耻的剿杀，也谈其「身心修养」，也谈其妈的「新四维」，也谈什么「知足」，而对于抗战则一字不提的，播弄是非，被有良心的文化人们踢了几脚，终于把尾巴夹在屁股眼里，悄悄地跑到香港讲「中国字的将来」去了。

而奇怪的竟有人在这个年头反对起「新文字」来，据说会「妨碍文字的统一」的，经过了一次无情的围勦，这些头脑简单的先生们也销声匿迹了。还有是对托匪汉奸理论的打击。

创作

小说的产量是有很好的收获，规模较大的长篇，有铁抗的「试鍊时代」；陈炼青的「壮丁阿宏」，张一倩的「一个日本女间谍」，题材的处理，都有成功之处。在贫乏的马华文艺界上，很值得注意。不过我以为如果能进一步而以南洋的现实生活为描写的对象，那就更有意义。金枝芒很能写些在我们眼前所习见的东西，只是有许多人物的对话上，还不能做到切合着人物的身份，我想：这大约会损害了一篇美好作品的真实性的吧。

戏剧的写出则有高哥的「春回来了」，郑天保的「合肥之夜」。前者是以南洋的现实生活为题材的；后者则以战争的故事。

散文的数量虽少，但却很多清新婉丽的作品。叶倾凤在热带景物的描写这方面是很值得学习，譬如他的「小品」里的「红灯码头」：

「样子全不像春天。

不光是树木低着头喘息着，即就人们，也赤膊、吁气，汗珠断了串似地从颏角掉到脚跟」。其他如「异国的风土画」等，则把我们这儿社会的「严肃的工作，荒淫与无耻」两方面加以对照的暴露。笔调和倾凤先生一样明快秀丽的是上官豸，只可惜他除了在星洲日报的「文艺」上发表了一篇「前线，后方，及海外」，描写了现实生活之一角外，似乎都以祖国的回忆一类的东西为多。高云览和金丁、王修慧也写了几篇动人的散文。

报告文学的写出，有左颂文、高子里、紫焰等。左颂文的「沸腾了之夜」，他对紧张场面的描绘，很有声色，如一个女纠察正在群众的队伍里告诉她的同伴们：

「四个人一排，镇静些——不要吵——是的，我们要有秩序——我们要显现着中华国民精神」实在逼真得很。所以这使我们更相信，凡是一篇好的作品，他总不是躲在书斋里想出来的，更不能从纸上找材料！他必须抓住现实的形象，加以艺术的修剪。

诗歌有露茜、莹姿、蕴郞、陈粗山等的作品，较为读者所喜欢。这就因为以上四位作者在内容形式上，都缺少口号化的毛病。诗歌是文学作品中最高的形式，撇开了丰富情感，必然要失败的。

「墙头小说」除了雨苹君的「宝和平花」,「女儿的心」，别处还很少见到。

杂文的产量是最丰富的，以丘康、南庐主人、柯游写的较好。丘康的作风是倾向简练的，尤其是南庐主人，他很能做到尖刻和辛辣。杂文是针对社会的药石，只有辣，它才能撕掉一些伪君子的漂亮外衣。可惜，南庐先生以后不大写了。

通俗化运动的展开

因为数千年来的专制统治，愚民政策对于民众思想的束缚，这是很难把他们从愚昧无知的境地拯救出来的，所以抗战虽然进展到第四期，但有些地方的民众，还不能很快理解抗战意义，参加到抗战里来。这当然有其深远的原因，而中国教育工具的拙劣，方块字的难学，实在是最大的障碍，因此，启蒙运动在现阶段是有其特殊的意义的，而文艺通俗化却是教育民众更直接了当的武器。

在中国，无论前线与后方，文艺通俗化问题，已被大家所注意，而且已被广泛地展开了。具体一些地说，如以抗战的题材而运用「大鼓书词」、「京剧」、「章回小说」等旧形式而把民族英雄的故事表现出来。在上海，通俗读物编刊社还发行了「张老儿投军」等三四十种通俗小册子。在陕北，在晋、寮、冀，更进一步推行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使减少阅读的困难。这种工作是艰苦的，但为了完成抗战建国的任务，这艰苦是有价值的。

文艺通俗化运动被马华的文艺工作者所注意，是很久的事了。由理论到工作的实践，这还是去年(一九三七)十一月的事。世纪风，新国民文学，狮声，先后讨论文学通俗化问题。后者编者还特地召集了三次文艺通俗化运动座谈会，出了一次规模盛大的「通俗文艺专号」，登载了小调、大鼓、章回小说、童话等多样作品。虽然这里还有许多东西值得讨论，不过通俗化运动的应当推广，这是公认的事。而且单单利用旧形式还不是文艺通俗化的根本办法，必须要创造新的通俗文学形式，建立正确的理论，共同研究怎样才能使这运动更广泛，这才是我们的任务。可是这也需要马华文艺工作者共同努力。

(载一九三九年「南洋商报」新年特刊)

一枝戏剧游击队钟之

吉隆坡一部份爱好戏剧的青年，趁年假之便，特组织「雪华新生流动队」“自备经费，到雪森所属各地公演。一方面把话剧推进到穷乡僻坏，使每个侨胞都有接近话剧的机会，一方面作自我教育，提高艺术水准。并且也可藉此筹款助赈。

据说该队筹备时间非常匆促：去岁十二月十二曰方开始筹备，廿四日就出发了。队员凡十八人，经过加影、文叮、荅乳垄、巴生、万津、雪邦、吉胆等七个地方。上演十余次。所演剧本有死弈求生、来几个杀几个、木头人、三江好、赎罪、窗哑恨、一个游击队员、鼓浪屿之夜及该队集体创作之报吿剧：北平第一监牢、码头工人等。其中除「死里求生」及「木头人」外，均用闽粤方言演出。因剧作严肃，技术讲究，使一般人轻视戏剧之心理尽被解除。

至于歌咏方面，亦别具一格。其中合唱轮唱之提倡，更令观众惊奇不置C闻歌曲方面，经常演唱者有游击队、胜利进行曲、青年进行曲、保卫家乡、中华河山、青天白日满地红、救中国、七七进行曲、九月的夜等。

另有一特色，就是不单介绍方言歌谣，而且非常受观众欢迎。可惜所收材料不多，不能大量介绍，诚为美中不足。

该队因时间关系，于本月十日即由吉胆赶返吉隆坡。

（载**一九三九年「南洋周刊」第廿九期）**

@叶尼《论南洋文艺大众化运动——南洋通俗文学运动的我见》，1939

（一）展开讨论的必要

这几个月来，生活都在奔波中渡过，很少有机会执笔写比较有系统的文章，可是对于星嘉坡的文化动向，却总是一贯留意着的。就像这一次的「通俗文学运动」（应该称做文艺大众化（通俗化）运动才比较切合，因为用「通俗文学」（文艺）会把文学分裂为两个，一个是「通俗的」一个是「不通俗的」，造成文艺运动的不统一，实际上新文艺运动一直是应该走向「大众文艺」的阶段的，同时，用「大众化」这一词也更足以表示运动的内容吧），自己就曾老老实实地做个读者，阅读各种有关的论文和作品。自己虽然为时间所限，没有能够参加，可是，对于这一运动的提倡者、实践者，却衷心充满了敬仰和钦佩。

马来亚能有这些文化界先进为大众着想，提倡「通俗文学」，无论如何是对的、好的、目前需要的。

然而，正因为这一运动的重要，所以我们不能轻轻放过，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让其自生自灭。我相信参加过通俗文学运动的写作同人，对于这一运动一定有深切的认识。现在，我只是提供一点拙见，做为参考而已。因为我认为一个运动的展开，必需要经过热烈的讨论，否则是不会十分完整而且影响巨大的。实际上，这一次「通俗文学运动」是已展开了讨论，不过还没有发展到更高的阶段吧了。

但是，有一些人却不明了讨论的重要，以为一讨论便是对立，一提出不同的意见便是互相吵闹，便因此一笔抹煞互相对真理探讨的重要，这种态度我以为不是一个文化运动者所应该采取的。我们应该平心静气地表白自己的意见，不带有一点意见或宗派作用，以避免无谓的笔战。可是事实的正确却不是一篇文章、一次座谈所可以决定的。可惜这道理还有人不了解，他们害怕讨论、害怕论争，甚或加以拒绝。举个例子来说，金丁先生在「对于南洋文艺通俗化运动应有的几个基本认识」一文中就有着下面可注意的一段：

「南洋文艺通俗化运动是逐渐展开了，然而目前还只是一个开始，什么都还在尝试的阶段，说不到什么成就。因此一班心直口快的朋友们，大可不必挑起所谓笔战。虽说我们要注意理论斗争，然而也要记住买空卖空实在无补实际。目前参加通俗化运动的朋友虽然不少，赞助同情的也有很多，然而也还是感到人手不够。现在特别要做的，是对于旧的通俗作品的审察，和新的通俗作品的创造，然而这两项工作，就已经不是轻而易举。那么如果再让这些人，朝夕还要抵御那些意外的「袭击」，这就不得不使我们要求那些并不反对通俗化运动，但又站在这一运动之外的人们，也共同担负一点通俗化运动的责任。不然，那就是存心与通俗化运动为敌。」

从这一段文章看来，金丁先生是不主张理论斗争的。因为他认为「理论斗争」多半就是「买空卖空」。这种意见，笔者实在不敢苟同。如果在推进一种运动时，不许别人发表意见，一发表意见就是「袭击」，就是「存心与通俗化运动为敌」，那末，我倒很想请教金丁先生一下，通俗化运动是不是像商标一样，经过政府注册，不许别人说话呢？如果不是，那就真「别有用心」了。

笔者认为讨论是必要，而且是对通俗文学运动有益，因此才敢下笔写文。同时，更得表示，文艺大众化运动是笔者竭诚拥护的，正为了拥护才肯定讨论不可缺少。我敢相信，如果为南洋文化连动着想，每个文化人都应该参加这一运动，尽量发表自己的意见，如果他有意见的话。而我这拙文，也只是想「抛砖引玉」，希望有更好的意见来指示而已。但我先得向读者诸公告个罪，因为身边关于通俗文学运动的材料很少，只能就自己见到的较重耍的文章展开讨论。如果有什么遗漏，那是要请大家原谅的。

（二）总论

这一次通俗文学运动的展开，首先是举行了一次座谈会，接着便是各种通俗文学作品的发表，这种办法的确是非常切实的。接着又订定了「通俗文学运动纲要和工作方案」，做为这一运动的指针，使得这一运动有系统地展开，这是更值得重视的事。

我们是拥护「南洋文艺通俗化运动」的，特别是在现阶段来提倡。为什么呢？

第一，因为「南洋文艺的大众化（通俗化）运动」是配合着祖国抗战的，现在，抗战是即将进入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中，虽然更加艰苦，可是由于坚持抗战，政治会更加澄清，经济会更加穏定，统一战线会更加巩固。但是我们不能就此过分乐观，以为「最后胜利」垂手就得，我们要达到「反攻敌人」，还得经过一个苦斗的「敌我相持」的阶段。为了配合这一阶段，应该动员国内外同胞参加抗战的工作。目下中国文化运动是已更加展开，文化各部门更加大众化，在我们这特殊后方的南洋自然不能例外。我们南洋文化运动自然要为配合祖国而努力。这一次「通俗文学运动」便是一个最切合不过的适应。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抗战爆发，推动了马华文化运动，这是极为明显的事实；但是还是不够，为了进一步地配合抗战现阶段，就必须使文化运动深入。我们提倡哲学、社会科学、文艺，可是还只限于原则上概念的提供，今后为了要更深入，文艺大众化（通俗化）运动当然是其中重要的一环。

第二，是因为「南洋文艺大众化（通俗化）运动」是配合着马华救亡运动的。祖国抗战既已转到新阶段，马华救亡运动当然也要走上新阶段。我们过往的救亡运动只限于一个较小的局面，还不能推动全马侨胞参加，特别是广大的落后的文化水平较低的侨众还不能参加，或积极参加。在这里，文化运动未能展开，未能适应大众、教育大众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因此，在新阶段即将到来的现在，我们就得推动整个文化「大众化」，做为推动救运必要的手段，而通俗文学运动正是文化大众化的一个主潮。

第三，是因为「南洋文艺的大众化（通俗化）运动」是配合着马华新启蒙运动的。南洋华侨文化的低落是事实，南洋华侨的封建性也是事实。这种事实是有碍抗战的，因此我们提倡马华新启蒙运动。可是马华新启蒙运动将在那一方面表现呢？我们以为目前的「通俗文学运动」正是一个最好的手段，我们可以把提倡「通俗文学」做一个策略和方法，藉以达到华侨新启蒙运动的完成，以完成马华救亡统一战线，援助祖国的抗战。

上面我所说的三种论据，多半都已在这一次「通俗文学运动」中指出了，特别是实君的「南洋的通俗文艺」一文中说得很明显，他说：「南洋的通俗化文艺的内容，应该是抗日救亡、反法西斯跟反封建的。」不过，我个人再加以补充，而以「南洋文艺大众化（通俗化）运动」为论题中心，并非只以作品而已。

但是，这一次的「南泮文艺大众化（通俗化）运动」，无论在理论及作品中，却有几点值得讨论：第一，在这一次运动中没有能够指出「文艺大众化（通俗化）运动」和「马华救亡运动」的关系，与互相的作用，我们认为是一个遗憾。在全部「运动纲要」中只有第二条说到用「通俗化运动」「作为提高侨众抗战意识」的话。可是这是不够的、不明显的，尤其是把这一主题放在「南洋的文艺运动与祖国文艺运动」「有着密切关系」之下，这样一来，只成了文艺运动的诠释，并不能做为马华救亡运动与「通俗文学」运动相互关系的指明；而这一点是「通俗文学运动」的命脉之一，被遗漏了，所以我才说是遗憾。但是，我们认为欣幸的是许多作品和作者的行动，却补正了这一遗憾。

第二，在这一次运动中，没有能够详尽地阐明「通俗文学运动」与整个文化运动的关系，甚至有人以为「通俗文学运动」在现阶段可以代替了整个文化运动，或者以为「通俗文学」是一个最核心的也西，其他一切部门都要跟着它跑。因此便有人发出「写政治论文也要讲故事」的错误论调来。我们认为目前「文艺大众化运动」有它的重要性，和「主潮」作用，可是我们不能把文艺以外的一切抹煞。我们应该不要忘了文艺大众化运动是文化运动中的一部分（可以说是目下主要的部分），可是它还得进展到整个文化「大众化」的阶段，像目前一切文化部门都以适应大众为前提便是一个实证。

第三，在这一次运动中未能明「文艺大众化」的「时期性」。有人把它当做一个目的，其实这只是一个过程。我们绝不能机械地建立一种与原有的文化完全对立的「通俗什么」「大众什么」，在提倡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强调地称呼，可是实际上是要由文学（或其他）的「大众化」（或「通俗化」）而走上更高的阶段（也就是大众本身的文化的建立）。

第四，在这一次运动中，未能详细说及为什么「通俗文学运动」在南洋现阶段特别重要。它和中国过去的「文艺大众化」运动有什么异同，和现在中国的「文艺大众化」又有什么异同，并且为什么迫切需要。在「运动纲要」上几乎没有提及，只有轻描淡写的一句（第二条）。而金丁先生的「对于通俗化运动」和祖国的「文艺大众化」（通俗化）运动割开，我以为这是不对的。前者和后者中间虽然有点不同，可是本质上（适应大众、唤起大众，提高大众文化水平，反封建，争取中华民族独立、自由、幸福等）却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不必怕人家说是国内搬来（实际上也确是向祖国学习来的），问题不在此，而在「怎样在南洋运用、表现」。

第五，这一次运动中未能阐明这是一个「文艺大众化（通俗化）」的运动，（只在名词上就有一些分歧：有人称为「通俗文学运动」；有人称为「南洋文艺通俗化运动」；又有人称为「通俗化文学运动」；更有人称为「通俗化运动」等等，看起来似乎只有数字之差，但实际上包含的意思却有许多不同的地方。）不是「通俗作品运动」，也不是「利用旧形式作品运动」，但是将作品称为「通俗作品」（见「写在『南洋的通俗文学专号」后面」一文），这样一来「通俗文学运动」，也就变成「通俗作品运动」了。这是与提倡原义（即「文艺的大众化运动」）稍有出入的，而「运动纲要」中又只提及利用旧形式，并未提及「新形式」，这也是值得讨论的。

但是，虽然这样「吹毛求疵」地说了五点，可是，这一次的「通俗文学运动」的确是获得不少成果；无论在作品方面、在理论方面，都有着空前的收获。我只是为了希望有更高的收获才提出了这些拙见吧了。希望文化界原谅我因性急而来的直率。

下面是我具体的意见。

（三）内容形式与生活实践

文艺的大众化不大众化，形式固然重要，而内容却是决定的因素。形式和内容本来是分不开的，而形式本来是内容的外形，也就是内容表达于外的方式；它是根据内容而存在的。但是一件事物的内容是不断前进的，而形式却是固定的，不能跟着内容进步，这样逐渐发生了矛盾，到后来终于要产生了新形式。文艺作品也是一样，所以大家都承认内容是决定形式的，从来没有说过形式是决定内容的话。

我们现在要提倡文艺大众化、通俗化，就得首先明了这一点。如果我们只在形式的通俗化里打圈子，说来说去都是利用「旧形式」、「旧瓶装新酒」，不着重内容的大众化，那末这种「通俗文学运动」是并不能走向光明的大道上去的。

举个例子来说，我们用章回小说的形式来写一篇与大众生活无关的小说，结果不怕再写得通俗些，也仍然是不大众化、不通俗化的。

我们现在要以金丁先生的通俗化的童话为例子。他所取的表现手法，没有值得非议的地方，可是一提到那内容，却不得不令人怀疑起来。童话当然是给小孩子看的，里面的故事（主题）一定要能使小孩子一目了然。我们现在既然提倡「南洋的」文艺通俗化运动，那末，作为典型作品的这篇童话当然是给南洋的孩子看的，那末南洋的孩子会不会看得懂金丁先生的「谁说我们年纪小」呢？我想不会吧！我特别拿了去请教一个并不十分小的小孩子，要他读一遍。最初他读了一段不得不放下来，但经我再三地说了「这是一篇通俗的作品，你应该看」等等的话之后，他才吃力地把这篇童话看完。但使我吃惊的是他看了之后，现出眩惑的神气，经我询问后，他才说，他读不懂，他根本不了解里面讲的是什么，虽然那里面并没有什么难懂的字句。我当时觉得很奇怪，但过后一想，才想透了一点道理。原来金丁先生的这篇童话是描写中小学孩子逃难，从事救亡工作的事实，有许多事物，南洋的小孩子不大懂，这就难怪了。反过来说，如果这儿有一篇童话（其实岂独童话？）是写的南洋的儿童生活，那末结果又怎样呢？南洋的儿童看了会不会感到亲切呢？我以为是会的，而这便是内容的大众化。而这「内容大众化、通俗化」是最为重要。关于这一点，实君在「南洋的通俗文艺」一文中有颇正确的指明，维琳君也有说及，而陈南先生的小说算是相当做到了。这便是所谓南洋地方性的问题。南洋的「通俗文艺运动」，应该特别强调这一点，否则，通俗文学只是皮相的而已。但是，我并不反对描写国内的现实，不过得以南洋大众了解不了解为根据。如果内容是与此地大家生活无关（或不亲切），不怕再用通俗的形式，（章回小说、小调都好）也没有用处。

而现阶段提倡文艺大众化最重要的论据，当然是援助中国抗战。所以，我们所需要的大众化文学作品的内容，应该是「抗日救国」的；应该用文艺的手段，表现抗战的各方面，特别是要注意当地救亡动态。陈南先生说：「选择现实的题材，就是第一个困难问题，写得太『现实』，也许没有地方发表的。」这倒是衷心话，也是极为严重极待解决的问题。可是却给楚琨先生用「以后考虑」的一句话（见「章回小说座谈四」）轻轻放过了。我们认为很遗憾，如果文艺要通俗化，当然要「现实」，如果不敢逼视现实，那这种作家是逃避现实，不忠实于文艺、不忠实于「通俗化文学运动」（恕我这样直率地讲）。假定有什么阻碍文艺通俗化，文艺现实性的力量，我们当然要加以克服的。「文艺大众化运动」我们认为是一种革命运动，它不应该向环境妥协，做庸俗主义的「现社会」的尾巴。它应该和民族的解放，海外救运配合着（这便是「新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只有这种内容才真是大众化的。所以，通俗文学作家首先要有实践的生活，但是这种实践，并不只是「写作」。金丁先生说：「对于这次通俗文艺特辑，如果一定要下个批评，那么我是说：『很好』，而所以很好的原因，不外是我们许多朋友，并没有把通俗化运动单纯的停留在理论方面，而是配合着理论的发展，还拿出真正的货色来。」

金丁先生把「写作，就当成了「实践」是不够的，而后来金丁先生又说因为他与孩子们的生活有着隔膜，所以创作「童话」就成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正说明了通俗文学作家还得参加实践，才可以使作品内容大众化。

上面说的是内容大众化的根本的问题。但是，当然我们不能忽视了形式，因为内容还得通过形式才可以表现。文艺的形式一般地讲来，当然有新旧二种，但是并不是绝对的。中国提倡文艺大众化已经有很久的历史，可是根据中国目前文艺运动动向，并没有把利用旧形式作品做为文艺运动（文艺大众化运动）的主流。有不少进步的作家正在创造文艺大众化的作品，像东平所写的抗战英雄特写、一班「报告」文学、抗战文艺通讯，我以为都是优秀的大众化作品，也正是文艺运动（文艺大众化）的主流。说到利用旧形式，在中国一方面在利用，一方面在批评，且不说老舍、老向、赵景深等人的努力，就是张恨水目下所写的章回小说（如在「立报」上所发表的）也和一班旧形式作品有着显著的不同了。这一现象，更足以说明应该怎样利用旧形式，今后的进路又是怎样（关于这一点，陈南先生在座谈会中也曾提起）。

总之，文艺的大众化应以内容的大众化为先决问题，而旧形式的利用是一个从属的问题，同时是批判地运用，不是投降或妥协。

（四）由利用旧形式到新形式的建立

在「怎样开展通俗化文学运动座谈」中，有人提到「利用旧形式，而不是为旧形式利用」，又有人提出创造新形式的话，可是在这一次的作品中后者却并没有注重，甚至被轻轻地忽视了。实在说来，文艺大众化、通俗化是应该由旧形式的利用到新形式的建立的，这是一个有机的过程。如果我们只终止在利用旧形式的阶段，而不注意到新形式的建立，那末我们的路是并没有什么前途的。中国通俗文学运动，文艺大众化运动的成果是使一班文艺作品逐渐接近大众，这些宝贵的经验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如果我们认为今后的文学作品便是通俗作品（旧形式的作品），我们自然没有话说，可是如果我们不是这样想，那末新形式的创造是应该在这儿强调的。

但是，所谓新形式的创造，并非和利用旧形式完全对立的。如果把新形式的建立和旧形式的利用分开，结果会永远走得合不拢来。实际上，新形式的建立是在旧形式不断扬弃、不断改革，新文艺不断地大众化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并不是俨然分开，各不相关的二件东西。它们是一件东西的两面，是应该得到对立的统一的。可是有人也不明了这种道理，偏偏把它们分割开来，甚至硬要在一篇小说上加上「新型」两个字。这样一来，不是使他们互相对立起来了吗？而忽视了新文艺的社会价值了吗？同时「新型」这两个字是对于什么说的呢？是对于「旧形式的利用」吗？这是不需说的。实际上这种小说和一班新文艺的小说没有差别。又有什么「新型」可言，这不是要分裂文艺运动吗？

在整个文艺运动上看来，文艺的前途一定是大众化的，中国新文艺运动本来也便是大众化的，不过因为推动者还只在士大夫阶级，未能普及大众。因此，不能做到真正大众化的地方。又因为中国是半殖民地，封建势力异常浓厚，新文艺运动没有能好好推广，更由于文学运动者放弃了大众化的责任，反倒「为文艺而文艺」起来，新文艺才逐渐和大众隔离。为了使文艺真正成为大众的，才提出「文艺大众化」的口号来。同时，为了引导落后群众，这时才谈到旧形式的利用。这二者的配合便成了新形式，但是文艺运动的主潮还在于新大众文艺的建立。这只要看抗战以来「七月」「抗战文艺」上所讨论的结果便可以知道。

实君说：「通俗化决不是庸俗化，把通俗化的文艺和纯艺术的文艺对立起来，这是不对的。通俗的文艺作品，并不是放弃艺术的制作，而是文艺本身的艺术通俗化。换句话说，通俗化的文艺的作品，须用明白如话的白话文或大众语写成，而其内容则决不能庸俗。展开文艺通俗运动，绝不是在文艺领域内，另建立通俗文艺部门，而是把路子走歪了的文艺，领到通俗化（亦即是大众化）这条大路上来。」我们是十分同意的。

南洋虽然由于封建关系（这和中国内地差不多），在推进文艺大众化运动中要注意利用「旧形式」，以适应落后的大众。可是，我们不能停滞在「利用旧形式」中，而忘了我们真正的进路。我们更不要忘了把「大众化」和「提高大众文化水平」有机地配合起来，建立大众文艺，以新文艺的大众化（即新形式）为主张。这样才可以谈真正的通俗文学运动，否则将是「被旧形式利用」，不能完成「文艺大众化」的责任。

（五）论利用旧形式

文艺大众化运动是不是旧形式文学作品运动？或是通俗文学运动是不是利用旧形式文学作品运动呢？我在上面已经说过，当然不是的。因为文艺大众化并不单是运用旧形式装进新内容的作品，它还包含了新形式（即新文艺）作品。但是我们这一次「通俗文学运动」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一点，竟然将「新内容的旧形式作品」代替了整个的通俗文学作品，把「通俗文学运动」就当做旧形式运动了。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呢？下面且引几段文章：

「譬如『通俗文学运动』吧，……『旧瓶装新酒』，只要装得好，必能把广大的侨众动员起来。」（「新文学运动与通俗文学运动」）

「文学通俗化正是利用流行民众之中的种种旧文学形式，稍加改变，装入新的内容，写给民众看或听，作为急切的唤醒民众的工具。」〈青戈「光是通俗文学够吗？」）

「我们提倡南洋的通俗文学，首先对于我们的读者来一个调査，看看他们需要那一种的形式丨当然『旧瓶装新酒』是一个好法子。」（叶云英「关于通俗文学的通讯」）

从上面所引用的几节看来，大家似乎一致认为要提倡通俗文学，便是提倡旧形式的利用，即虽说到新形式的创造等等（如金丁先生在「怎样开展通俗化文学运动座谈」里的发言），可是总没育旧形式那样的被看重似的。这在实际上，更得到了实证。我们试看被认为通俗文学作品的除了章回小说、小调、弹词、大鼓……之外，还有什么呢？似乎典型的通俗文学作品便是这些了。

不错，这里还得提起金丁先生的童话，陈祖山先生的「新型小说」（?），可是，在这里都已经成为副属的东西了。

这种现象是值得讨论的。我们认为「通俗文学运动」不是通俗作品运动，更不是利用旧形式文学作品的运动，它应该是「文艺大众化运动」，是「文艺通俗化运动」。具体地说，我们提倡通俗文学，首先要认清利用旧形式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一个过程；不是整个、不是永远。通俗文学是包括了一切为大众所理解所爱好的文学作品。写小说不用「话说……」「且听下回分解」等也可以通俗；写诗，不用小调子的七个字一句（如陶行知的诗）也可以通俗。这是谁也了解的事。可是有人却忘记了这一点，最初也许是无意的，但结果却逐渐忘其所以地把旧形式作品当做唯一的通俗作品了。（甚至有人以为旧小说里有恋爱，我们也一定在大众化的作品中穿插恋爱，这实在是和旧小说妥协，我们可以描写恋爱，可是这与利用旧形式无关。）

我们并不反对通俗文学利用旧形式，因此，章回小说、小调等批判地利用，我们极表同意。可是我们反对以旧形式作品代表整个通俗文学，以提倡利用旧形式作品取消了文艺大众化的运动。因为在目前还有人弄不清通俗文学真正的意义，也分不清「利用旧形式作品」与「通俗文学」的关系，所以特别指明如上。

（实君在「南洋的通俗文艺」一文中有所阐明，他说：「在一定的条件之下，旧形式仍然可以某种限度适合新的内容；尤其是在比较落后的社会条件之下，利用「旧瓶装新酒」接近大众、教育大众，这应该是十分正确的。而且，所谓某种限度的地适应，也不是永远不变的。它还是被不断地发展着的内容所推动，逐渐扬弃它原有的形态，向较新的形态发展，而增加它的适应性。另外有一部分人，他们认为旧形式能完全容纳新内容。这一种见解也是不正确的，这一种见解夸大了旧形式的适应性，把旧形式看做能够完全容纳和表现新内容，而其结果则不需要扬弃旧形式，不需要创造新形式。结果他认为新旧形式要兼行并顾。不过我以为应该认明新文艺（新形式）的主导作用，而旧形式的利用也正是新形式的创作过程。）

（六）几个问题的商榷

在利用旧形式的过程中有几个问题是值得提出来讨论的。

第一、是章回小说的革命性的问题

因为有些人误把文艺通俗化的问题就当做是「旧瓶装新酒」的问题，所以就有人以为写通俗小说一定非写章回小说不可，同时更有人忘了是「利用」旧形式，因而认为章回小说是革命的，「是被压迫者的呼声」（佐明）。不错，对当时来说，平话、传奇、章回小说是革命的、进步的，可是在今日站在新文艺的立场上来说，章回小说却是落后的了。正好像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曾有过一个革命的时期一样。翻开文学史一看，更是如此，浪漫主义对于古典主义是进步的、革命的；而现实主义对于浪漫主义则又是进步的、革命的。所以我们从事文艺运动应该在变革上来讲，不该忽视时间。在今日，我们不能把章回小说当做革命的、进步的，也只有在这前提的认识之下才可以「利用」旧形式。否则恐怕不容易抓着利用旧形式的中心，反倒向有形式投降（我相信贤明的通俗文学运动者不会这样），这是一；其次，有人提到章回小说的大团圆的问题，有人不主张，但也有人主张要采用。甚至有人说章回小说的大团圆的优点是在「因果的关系，是合于科学的辩证法的，恶因种悪果，善因种善果，土豪地痞必被制裁，乱臣贼子必被淘汰，这原是一种社会的必然性。拿现在的情形来说，贪官污吏的被处决，游击队的必然展开，民族运动的获得开放，这种大团圆的结果，难道不合理吗？」（张楚琨先生）

用辩证法来解释「大团圆」，这是一种创举，把「大团圆」来做为哲学上的因果律，是值得讨论的。第一，章回小说里的大团圆常常是宿命的东西（张先生自己在后面也有说起），这和经过变革的实践而存在的因果律不同。第二，文艺这东西并不像政治经济那样简单直接，它是经过形象化的组织而成的，所以在苏联「拉普时代」有人机械地把文学的社会性当做辩证法的运用，而提出「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的口号，结果却受到严重的批判，被取消了。假定大团圆就真的是合乎辩证法，也不能拿来生硬地利用，何况事实上又不是这样呢？至于「游击队的必然展开」、「中华民族的抗战必然胜利」等，当然是可以，而且必要描写或暗示的。可是这和大团圆有异。我们能说「铁流」「夏伯阳」的结果是大团圆吗？这是和中国章回小说上个人主义的、封建的、宿命的、佳人才子的大团圆是有异的，不可混为一谈。其实章回小说中也有不用「大团圆」来结尾的，「红楼梦」「水浒传」的最后大概不是「大团圆」吧？同时，大团圆的结果也不一定可以鼓舞读者，也许会使读者陷入空想的轻浮的乐观论中，这与抗战又有甚么好处？总之，一句话，文艺的社会影响是作者的中心意识以及表现的手段（创作方法）的积极与否来决定，不是被「喜剧的结局」所决定，更不是章回小说的「大团圆」所可以解决的。

第二、弹词大鼓的问题

有人以为弹词大鼓「通俗化」，可是又有人认为并不通俗化。我以为这又得还原到地方性的问题。我们现在是在南洋，在马来亚提倡逋俗文艺运动，我们的读者是南洋、马来亚的大众，不是中国的大众。这里的华侨一大半（差不多是九十九巴仙）是闽粤人士，大鼓、弹词既然是北方（弹词据说是南方）的东西，当然在南洋的大众中间，觉得不大通俗。可是有人以为它是「国语化」了的，所以值得提倡。如果这样说，只是为了它读得顺口，并没有地方色彩足以吸引读者，那末我们何不写点通俗化的新诗、新歌词，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尽量通俗呢？这样当然可以做成很好的大众化作品，何必要用与此地民众无大关系的大鼓弹词这种形式呢？想来想去大概是因为中国文化界曾这样做，而此地文化人听过、看过，觉得很有味，所以才拿来运用吧！可是一班大众是怎样呢？在这儿最好引一段叶云英先生的话，这是他从实生活中得来，颇为宝贵的：「大鼓词是北方的方言文学，弹词是南方平民文学的一种（见阿英的弹词考）。这两种形式，在我们南洋占绝对多数的闽广两省的读者面前，未免要发生生疏。我昨天把『何登夫人礼赞』的大鼓词，拿给好几个工人看，我从他们的脸上发见了苦涩不懂的形色，待我问他们时，他们都摇着头说：『我从来没有看过这种的写法，另一篇『金叶琼思君』倒好呢？」这出于他们口里的真实话，可证明大鼓词之类在南洋读者很难懂◦」

这样一说，就不用再加以解释了。

第三、戏剧大众化问题

有人以为目下既然提倡通俗化了，什么东西都要定个「通俗」与「不通俗」之分，这现象落在戏剧上，于是现在也得提倡「通俗」戏剧了。但通俗戏剧是指的什么东西呢？直到现在还没有人解答。笔者曾写过一篇「论戏剧大众化」一文发表在「舞台面」上，我以戏剧的大众化首先是在加强内容的通俗，在形式方面，要以话剧为主导，一方面改良旧颜，而在演出方面特别要注重街头剧、群众剧、报告剧、方言剧的演出。楚琨先生说.「马华的歌咏戏剧运动应该和通俗化运动联系起来。如其要把广大的群众从合湾戏潮洲戏以及「十八摸」之类的影响下夺取回来，『旧瓶装新酒』是必要的。我们可以演群众最熟悉的旧戏，唱群众最熟悉的小调，只要内容崭新，意识健全，新的歌曲与戏本自然很需要，旧的民歌小调与土戏亦不应抹煞，旧形式与新形式在抗战艺术运动上不是对立的，互相排斥的；乃是协调的、相辅而行的。」

他把旧形式强调到和新形式平等的地位，这是值得讨论的。不错，我们得尽量利用旧形式（旧戏），可是如果不以新形式（话剧）做主导作用，是无法展开抗战救亡戏剧运动的。这句话怎么讲呢？我们只要看中国抗战以来的戏剧运动便可以知道，是话剧居于主导的地位呢？还是旧剧？是话剧更容易表现抗战、更适合于做宣传救亡的武器呢？还是旧剧？是话剧更接近大众，为大众爱好、成为大众的东西呢？还是旧剧？熟悉中国戏剧运动的一定会回答我们：是话剧。自抗战以来，到处在乡村里，前线后方公演的都是话剧，话剧已经教育了无数大众，而话剧已经成为大众所熟习、所热爱的东两了。在这期间，影响了旧剧，从事改良旧剧的是欧阳予清、洪深等人。如果没有话剧的先锋作用，旧剧会改良吗？在我们又岂能例外？抗战初起时，话剧风起云涌，也起了先导作用，接着旧剧也开始装进新的内容了，这中间难道没有话剧的影响吗？不过目前南洋话剧尚未建立基础，所以影响较少。也就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固然要从事利用旧剧的工作，但更不要忘了建立话剧的基础，展开话剧运动的工作。实际上，根据笔者从马来亚各地得来的消息，话剧（特别是街头剧）是得到广大华侨热烈的爱护的。话剧运动所以未能展开，除了环境的关系，当然是戏剧艺术水平太低。因此，我们才要提高艺术水平，争取广大的群众，这是我们对话剧及旧剧应有的认识。

第四、歌咏的问题

同样的，歌咏要大众化也应该以新形式为主，把利用旧形式做为过渡的阶段。为什么呢？因为歌咏和小说戏剧最重要的不同，是在于一方面是歌（歌词），他方面更有着旋律（就是歌谱）的问题，而曲（歌谱）差不多是歌咏的灵魂。古代音乐（无论是中国或是西洋）多半没有歌词的，（西乐中的「标题音乐」便是这一倾向的说明。中乐中如「平沙落雁」等等，只借旋律来传达感情）歌咏虽然有歌词，可是「曲」的重要性是谁也承认的。所以像「义勇军进行曲」的动人，是因为无论在「曲」和「歌」中都表现得慷慨激昂，正合于目下抗战建国期中的需要。所以一唱百和，一年之间几乎全国民众都会哼唱，竟连我们这南洋，也是如此，甚至山芭里与华侨为邻的马来小孩也会唱。可见像「义勇军进行曲」这样的歌是大众化的。可是有一班落后的侨胞对于小调，特别熟习，这时，我们当然可以利用。可是得加以选择，并且要适当地配合（以曲的激昂慷慨、悲壮、活泼等而配以适合的歌词）。如果把「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配在「孟姜女」里唱：「起来，不愿……」，这结果是怎样呢？所以旧形式要批判地适合地运用，同时尤应以新形式的推进为原则，因为中国一班民间小调，激昂慷慨，足以激发民气的究竟是少数。

（七）文艺大众化的用语问题

文艺大众化，首先是语言的问题。稍懂汉字的人都知道，方块字实在麻烦，而一班士大夫也故意不用口头语，最初是八股，接着是洋八股，都离开了大众。要灵活地运用方块字的确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是为了把文化交给大众，光辉一世的「五四」时代的新文化运动，白话文运动，以及几年前的大众语的论战是留下颇优越的成绩。

现在，我们在南洋要谈文艺大众化，通俗化运动，就得看看前人遗留下来的伟迹。可是，因为有人把大众化、通俗化当做「旧形式」的问题，因而便不顾及语言问题，甚至有人认为文艺通俗化非要学习旧小说，采用「半白的文言」不可，这种现象是颇为可忧的。我们正要把活的语言放进文章里去，使文艺成为大众的，怎么能够把死了的语言再进一步地提倡，向群众做一次「再教育」呢？这实在是可怕。即使群众认为旧小说中半文不白的语句熟习，我们也不应该运用，而应该把他们从那桎梏中解放过来.，我们难道要做成群众的尾巴，而跌入「媚俗」的泥沼里去吗？何况一班群众并不是不需要大众语的文艺（那才是真正的大众文艺）。不然，何必要新文学，使用口头语，拉丁化呢？只要提倡「白话」就可以了。

瞿秋白先生在论翻译时，特别痛责赵景深的「宁可错些，不要不顺」的翻译之法，因为他专用半文不白的白话，就以为顺。如果以为「半文不白的白话」读起来顺口，也就认为是「通俗」，那就太寃枉「通俗文学」，寃枉「文艺通俗化运动」了。那样一来，我们也会变成赵景深了。

这一次「通俗文学作品」中的确有不少好的，陈南的章回小说便是一个例子，特别是他的内容，值得钦佩，都是南洋大众所了解的。可是在用语方面也许是过于着重利用旧形式的原故，所以有时不免有些并非大众口头语的话，如：

「交拜天地，共享天伦之乐」，

「男尊女卑，真是帝尧之治」等等。（均见「金叶琼思君」）

这种句子看来很通顺，但是和大众的「口头语」相差很远，我们最好割爱，大众也并不需要。这是我的拙见，算是吹毛求疵（因为从陈先生章回小说全部看来都可以说是运用「大众语」的）。

除了这种半文不白的话外，还有一种，便是新八股。那是一些念外国书的人，故意在翻译时弄得神仙也不懂的玩意儿，说是自立一格，于是竟有人起而仿效，成了一种风气，说是什么派、什么派。这真是有点「天晓得」了。在中国，正有不少人这样，为了便利，我们不妨再引用瞿秋白先生的一段文章：

「现在所谓『欧化文艺』的病根就在这个地方——就因为这个缘故而不能够帮助中国现代的白话文的发展，反而造成一种非驴非马的骡子话，半文不白的新文言。要举出实际的例子说，那简直是举不胜举，譬如说吧，新近有一位金丁，我看过他的一篇小说『孩子们』，这篇小说在文字语言上说起来，的确可以称是好的。总之，这篇小说证明他并不是不会写真正的白话文。但是我看见他另外一篇创作（『尖锐杂志』），却大不相同I他居然会写出这样的句子：『街道，没有起色的躺在澎湃着的喧嚣底下，被人的流、车马的流，践踏着，而伴同着没有风沙的好天气，从城中每一隅角，把若干入们喊出来，喊到所谓闹市的东单、西单、正阳门大街；喊到更其嘈杂的天桥。』（诸如此类的句子非常之多）

「你看这里有许多字眼：『伴同着』『喧嚣』，『隅角』，『若千人们』，『起色』……都是根本不能够活的字眼。这一类句子的结构简直混乱到万分，不知道他的主词在什么地方。——也许『街道』是主词，这是说『街道同着没有风沙的好天气把好些人叫了出来』？假使是这样，那么，为什么不爽爽快快的就这末说出来，为什么一定要那样扭扭捏捏的？大概因为这是时髦，这可以表现作者的本领，可以抬高作者的身份？

「这是『五四式』的林琴南主义，这种新式林琴南主义现在风行得很，而金丁，能够写真正的白话，却偏要这末杻杻捏捏的，这尤其是不可以宽恕的罪恶。我说『罪恶』，这决不是过份的。我记得在一本杂志上，有人骂一种群众报纸上用『借途灭虢』的标题，是『对于革命的罪恶』。」

这是六年前秋白先生批评当时中国文坛写的文章，可是在南洋并没有过时，正有不少人在玩弄文字，有时写下文章连自己也看不懂。自然，六年后南来的金丁先生不会再这样了，这正说明了秋白先生的没有错误。

我们认为文艺大众化首先要注意用语的大众化。

但是因为中国方言很多，而南洋更是如此，我们将怎样推进文艺通俗化运动呢？于是我们不得不谈到方言。有些人以为用方言会不大众化，其实并不见得，正因为是用大众最习惯的语言，所以才能做到真正大众化的地步。苏联文艺用八十种语言来推动，可说真正地大众化，而统一的普通语言（俄罗斯语）是更发扬光大了。南洋也是一样，在利用方言的过程中不放弃普通语（所谓国语）的推进（如维琳先生说的「国语化」，我以为称做「普通话化」较奸），不放弃普通话文学的推进，一定获得更高级的结果。并不能把利用方言，就当做提倡方言文学，并且使它们对立起来，或者说歌谣戏剧要用方言，别的就不要。

不过方言文艺的推动会被方块字阻挠着，为了求得真正大众化、彻底大众化，新文字运动是必须提倡的，而编印通俗读物以及推广到普及教育也是有联系的工作。

（八）写作人应该怎样统一及其他

文艺大众化运动在现阶段，的确是重要的，可是我们却不能把通俗化文艺运动代替了整个文化的大众化运动，认为不参加「通俗文艺运动」的人就是「通俗文艺运动」的敌人，就是……这样引伸下去是可怕的，会造成文化界的不统一，我相信提倡「通俗文艺运动」的人绝对没有这种意思。

可是为了阐明这一点，我不妨再举一件事实。

当中国抗战前，文艺界进行「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两个口号论争的时候，显然有一部份人不是为了探讨文艺真正的进路，而是陷入宗派的泥沼里。那时，鲁迅先生曾给指正：作家应该在「抗曰救国」的大前提下结合，不应该在「国防文学」下结合，这的确是真理。因为我们要统一文艺界，做抗日救国的工作，就不应该首先要把大家圈定在一个圈子里，认为不在这圈子的就是要不得的敌人、反动份子、汉奸。如果是这样，只有更造成分裂。鲁迅先生的正确的意见，不久也得到了郭沬若先生的同意（手头没有原文，不能引用）。

现在我们在南洋提倡文艺大众化运动而叫出「通俗文学」的口号时，也应该注意到这一点。

我们只有在「抗日救国」的号召下团结并统一南洋写作人，不能在「通俗文学」的口号下统一南洋写作人。因为在南洋还有不少并不写通俗文学作品，不注意文艺大众化的人，我们只有慢慢地影响他们，首先使他们参加抗日救国的阵营，逐渐使他们走上文艺通俗化的道路，却不可以首先和他们对立，认为他们既不参加「通俗文学运动」便是敌人，反动份子……先自立下了门户，建立了宗派。

同时，我们更得注意，要迅速地从文艺大众化的问题，推进到整个文化大众化的阶段，那就是说，无论在哲学、政治、经济……都得注意大众化、通俗化。每篇文章都得要加以考虑，是不是适应大众，内容同形式是不是为大众所理解、为大众所爱好，而已提高了大众的文化……等等，从而展开一个广泛的大众化运动。

但是，这种大众化运动并不能机械地运用，金丁先生说：「那么有人又问，为什么文艺要通俗化，文艺以外的一切文化部门，就不该通俗化吗？回答是也该通俗化；不过文艺作品，大多是从情感方面组织读者，而读者对于文艺作品，也还比社会科学的论文，要熟悉得多，容易接受、容易收效。比如就连时事问题通俗化，也都必须从怎样「形象化」的问题着手，因为单是把字句写得浅一点，而不能把论文用故事写出来，那在目前还是不够通俗的。」值得考虑的。

金丁先生以为「不把论文用故事写出来，在目前还是不够通俗的。」这是金丁先生似乎还分不清文艺同科学的不同点在什么地方，虽然他也谈「形象化」，可是他以为「通俗化」就是「形象化」，其实并不是如此。不用故事讲，也并非不能大众化的。举个例子来说，有些论文，如「论持久战」、「论新阶段」，难道他所说的道理不够明显，不够大众化吗？不，这是大众化的作品，可是内面并没有讲故事啊！他如韬奋、平心、柳湜等人的文字，难道不够大众化、通俗化吗？不，他们的文章是大众化的、通俗化的，可是他们文章也并没有讲故事呀！

抗战以来，中国文化越来越大众化了，我们随便翻读那一本杂志，便可以看到发表的文章是既浅显又明白，这是抗战建国，抗战建立文化（真正的大众的文化）的明证。可见所谓大众化、通俗化并不是「讲故事」的形象化的问题，而是内容形式的问题。金丁先生是弄错了。

南洋文化水平一向是低落的，这一次「通俗文学运动」的提出的确非常重要，现在已经获得了不少成绩，如问题的展开讨论，作品的提供，实践生活的深入（如新文字运动）等等，这都是前进文化人写作人的功绩，我在此表示莫大的敬意。

但是，我们更得克服弱点缺点和错误，前进一步，以推动「马华文化大众化运动」，而完成「马华新启蒙运动」，建立「马华救亡统一战线」，援助抗战。

上面是我的拙见，如果有什么供献，那是个人引以为欣慰的事。反之，如果有什么不正确处，务请先进作家不吝指正，特别是那些埋头工作的写作人，我希望他们给我一点实际的指示。

（本文参考文章多半载于「狮声」，作者相信一定遗漏很多，如「狮声」第一次「通俗文学运动」的座谈会记录便找不到，务请读者补正。）

（载**一九三九年「南洋周刊」第三十期）**

谈谈目前的街头剧 林晨

目前，到处都在举行着「通俗演讲」，给街头剧许多许多的演出机会。这，是很值得庆幸的，尤其是戏剧界的一般朋友，都已经很努力的来演街头剧。

但愿戏剧界的朋友们，能够坚决的维持这种苦斗的热忱，并且加以扩大，使更多的戏剧界的朋友都来参加，共同的努力下去，一直到祖国得到真正的自由、解放。

目前所看到的许多街头剧，在宣传上的效东，可以说有相当的收获了；可是，在演技上，大都是在水准之下的。

常常看见演员们只不过是站在观众面前，「化装演讲」，高呼口号，就算是演剧。这对于剧运的前途，是有很大的打击！当我们正要把话剧更进一步的介绍给山芭和工厂的劳苦大众时，这样的演出，不免要使广大的群众失望！他们会感到：「话剧不过如此而已。」如果这样下去，剧运的前途还能乐观吗？笔者很希望现在正为街头剧工作的同志，加倍的努力。欧阳予清说得好：

「用口号作宣传，简单而有力，这也是大家公认的。一来是大家不明白，喊得他们明白；二来大家心里的意思与企图，「一语破的」替他们喊出来。不过，口号运用到戏剧里，或是用戏剧的方法运用口号，当然应加以艺术的组织。」

现在我们所急切需要的并不是「为艺术而艺术」的演剧，而是「为宣传而艺术」的演剧。街头创发展到今日，已经是能够得到宣传的效果了。因此，我们更应该进一步的来求上进，注意到「艺术」了，最近看到的街头剧，几乎是跑到「马虎」的路途，演出时，只不过是一种应付的态度。街头剧会走上这样的路途，多少是因为职业上的问题、时间上的限制、物资上的阻碍等等关系；但是，最重要的还是：

第一，没有好好的导演。我们常看到许多演员，在演剧的时候，位置是闹出许多笑话来。最普遍的现象，就是许多演员站成一个「一」字形，或者，靠拢得成一团，演员互相的遮住着。这，可以说是缺乏导演的指导！

第二，演员们的修养还不够。譬如说演员甲和演员乙在对话的时候，没有戏做的演员丙，就随意的走动着，这是会引起观众的视线分散，使观众不能聚精会神的注意甲和乙的戏。

第三，没有经常的排演。排演对于演出，正像一个人在小的时候的修养；如果这个人在ᄊ的时候，身体上和精神上都没有好好的训练，这个人，一定是不会做出很好的事业来。同样的，演戏没有好好的排练，演出时一定也不会得到很好的成功！

第四，卖弄聪明。一个演员，如果善于卖弄聪明，他是很危险的，常常会弄巧成拙◦

第五，演员的个人主义。我们时常看到一个演员，为着使观众多笑一下，就自己加了许多笑话；为着夺得观众的喝采鼓掌，就自己多喊了几句口号。这种演员，是要不得的，街头剧绝对不允许这种演员的存在，只有文明戏才是他用武之地。

以上五点，是想到写到此笔者很希望能够把在工作当中发现的缺点写下来，让戏剧界的朋友，共同努力来克服！这是一点小希望！(载**一九三九年「南洋周刊」第五十四期)**

@天生《不是枝节的问题——与陈嘉应先生商榷》，1939

提出「通俗文学」这课题来，接着长篇和短篇的重要性的轻重，亦跟踪而至，最先提出这个——长篇和短篇——的，是漫浓先生。他在去年十二月十日本刊的「谈谈通俗文学』中曾说过这样的话：

「一，写通俗文学的作者，要有实地经验得来的常识，才去写出某种题目，——就是说要抓住现实性。这样，才可以吸住大众的情感。譬如：要写难民的题材，本身就要是从中国来的难民，或者曾到过难民所，作长期观察；难民的生活习惯，以及难民的思想感情、希望，以及其他动作，都要彻底地明了。又如要写童谣、民歌……这一类的作品，就要先注意到这类的题材和音调，最好自己曾唱过、看过，始能有自然的口气，通俗的作用。不然，会容易流于勉强，或填补修饰的痕迹。」

过了七天——廿一日「狮声」上就有一位陈嘉应先生出来商榷，据说「实在不敢苟同这种意见」，原因是「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在他写『战争与和平』这部历史小说的杰作时，他只是一位廿六岁的青年，他并不曾生活在俄国战败拿破仑的黄金时代，但他对那时代各阶层的人物、生活习惯、思想、情感、希望，以及其他动作，都能描写得非常逼真、非常有声有色。对于心里的深刻，尤能曲描无遗，蔚为举世公认的历史杰构。这又怎样说呢？例如朵斯退夫斯基，他在晚年写的最后一部杰作：『加拉玛投夫兄弟』，朵斯退夫斯基的一生，他不曾杀过什么人，可是他描写特密法里要杀父亲的心里，分析得真是深刻入微，批评家称誉这是一部伟大的心理分析小说，并不是毫无绿由，还认为往后数百千年怕还是被一般写作人奉为金科玉律」。

陈嘉应先生纠正别人主张，理由并不充分，那是因他太过于主观。从他举出来的托尔斯泰和朵斯退夫斯基和施耐庵（水浒作者）诸人便可知道，他以为他们能够写出举世公认的伟大杰作，自然也不必实地经验便会写出救亡状态的伟大的章回小说，这是把自己看得太重的主观心理。我深深地觉到：当一切的写作必具条件未完全取得，大多数还在练习式的写作期间的写作人，绝对不可中了这种凭空虚构的毒，千万不要以为关在房子里，只凭着自己的头脑胡思乱想，就能够像托尔斯泰、朵斯退夫斯基、施耐庵等一举成名的。假如有人亦作如是观，任你写了几十篇几百篇通俗章回小说，你永远还是不会像托尔靳泰，不会像朵斯退夫斯基，和施耐庵的。也许伯王梭在巴城笑落了门牙也不一定。坦白点说：你永远混在浅薄的圈里翻筋斗。你可知道世界上有多少写作人？究竟有几个托尔斯泰？朵斯退夫斯基和施耐庵呢？

我不是主张看轻自己，但也主张不要将自己看得太重，害着主观太深的毛病。别认施耐庵「并不曾打过老虎，也许不曾看过别人打虎」、写得「武松打虎时的一举一动、一踪一跳、一转身、一纵步，字字动人，句句紧张，节节逼真。从前的中学课本还节出来做教材」，而你也可以关在房里，写着见狮子扑兔代抱不平的而打起狮来，并且希望节出来做小学的补充读本。

文学要有积极的现实性，然后通过艺术的形象而产生出来。把握不够现实，就失掉了完美的姿容。现实把握不够的原因何在呢？就是自己的经验不足，自己的锻炼未至炉火纯青。那不明这点浅显道理的人，往往只做到皮相的一面，自己觉察不出自己的缺憾，便强认托尔斯泰办得到，谁也办得到了。

（载**一九三九年一月「新国民文学」）**

「晨星」的今后 郁达夫

自本日起，星洲「晨星」的一烂，由鄙人来负责编辑了。林先生的规模俱在，我是新来晚到，当然仍旧是一本沐先生的规模做去，从前的诸位爱护本栏的作者读者，希望仍能依照旧日的爱护热忱，使本栏得日臻完善，放灿烂的光辉。

「晨星」两字，在中国的旧词窠里，是寥落的意思，也是稀少的意思。读者作者，若寥落起来，那就是鄙人之罪。可是星洲的此栏，若能日臻完善，日渐近于理想，使此小小的一个园地，得像稀少晨星之可贵而可珍，那就是鄙人之荣幸,亦即是爱让本栏诸君的大成功了。

更一推晨屋之所以会寥落，会成稀少的原因，是由于光明的白昼来临。现在于世界，若是将旦的残夜的话，那光明的白画，不久也就可以到来了。英大诗人奢来亦曾说过，冬天若至，春天自然还不远。晨星这一块小园地，若能在星洲，在南洋各埠，变作光明的先驱，白画的主宰，那岂不更是祖国之光，人类之福。

我所以只在希望，希望得在本刊的这一角小田园，而培植许多可以照耀南天，照耀全国，照耀全世界的大作家出来。

(载**一九三九年一月九日星洲日报「晨星」**)

从今天起 健盒

「晨星」出版到现在，已经有好几个年头。从开关这园地起，就由我负责编辑。这中间，我没有离开过这园地。因为得到许多爱护本报的读者与作者的帮忙，这园地已经由荒芜而日渐繁荣起来。自然，这是使我非常感慰的，但「论功行赏」，应该属于诸位爱护本刊的作者。

从今天起，晨星已由郁达夫先生来编辑，我却变更工作，调编其他的新闻了。郁达夫先生在中国文坛上的文名，大家早已知道，作品更受广大读者的欢迎，现在由他编辑起晨星来，一定可以使这一块园地，更加花团锦簇，精美充实。希望过去在本刊投稿诸君，本以往爱读本刊的精神，继续以佳作见惠为盼！

(载**一九三九年一月九日「晨星」)**

「新国民文学」献词 编者

「愿竹一声除旧，桃符万户更新」，这是充分说明了新年，什么都焕然一新了。大地拔上了新的舂装，人们计划向新的进取，祖国抗战也转入了有利的新形势。虽然在除タ的那一晚上，绝未听到「一声」的「爆竹」，和家家户户「更新」了「桃符」。

新是一种进步的趋向。一九三八年被时光老人不客气地带走，遁到无影无踪了！变成退化的一切过去的痕迹，我们很不想作悲感的凭吊式的追懊，我们否定Ana「olefme的「回忆是甜蜜的」的话。因为回忆未尽是可以获得甜蜜而令人感到安慰，说不定不如意或痛苦的创痕的遗留，还占更大的成分吧？况本刊的产生，仅在短短的十多天的时期。在这十多天的光景中，好像一个出世十多天的婴孩，事实上不会做出我们这想不到的特殊举动，故本刊也只能作同样的看法。要是不惮烦地来做一番凭吊式的检讨工夫，似乎检讨不出什么意义吧？与其如此，不如践着实地，用时代的秤子，去权衡现实,以警探似的镜子,揭发反映现实,更来得实事求是了。

但是，我们着力于反映现实的阶段，是绝对不要放松追求，有人说「明日论」是空空洞洞的构造，不着边际的东西，那是患了近视眼的毛病，倘若没有创造未来的欲望，而追忆过去和抓住现实，同是多余的事。

所以我们不欲估计已往的工作有无成就，或者测验成就的程度的深浅？只希望爱护与支持本刊的朋友们，在这一年之始，釐定工作的程序中，从抓住现实扩及于创造完美的末来。

(载**一九三九年一月九日新国民日报「新国民文学」)**

@金玻《关于<弹词><鼓书>》，1939

南洋的「通俗文艺运动」，适应着客观的迫切需求，已被南洋一般文艺工作者热烈地注意而逐渐地推进起来了；这可喜的现象，不能不说是现阶段的「南洋文艺运动」正蓬勃地走向着光明的道路的一种表现。

谁也知道，「通俗文艺运动」虽是配合着抗战形势的发展迫切地再被提出来的重要课题，但我们得承认：现阶段的展开，仍不免是在怀胎时期，这艰辛的工作，正需要我们一般刻苦耐劳的文艺工作者，在这实践的过程中英勇地来检讨和克服自己的缺点，及加强我们主观的力量，给它以充实的营养.，那末，在目前为着争取中华民族生存而搏斗的这伟大的时期中，这强有力的武器——文艺，才能有效地发挥出它所有的伟大的力量。

针对着文化水平比较低落的南洋，正因为我们要广泛地去运用这一武器，期望能使它获得更大效果；因此战士们所创作出来的文艺作品，所要吸收和争取的对象是应该占着知识比较浅陋的广大的小市民及劳动者群，而我们应该要随时随地加以考虑的是：我们的作品的内容，应该通过怎样的形式，才能使他们接受和理解？换句话说：我们要「怎样的写」才能吸引他们很高兴和不忍释手的来读我们的文章。尽管我们所写的不管题材是怎样的新颖，文笔是怎样的通俗，要是没有利用他们最熟悉的文学形式去给他们接受，无疑地，他们都要和文艺感到「无绿」甚至「避之若浼」。那末，文艺怎末还能够在广大的人民中有力地产生出什么效果呢？摆在目前的这个课题，正是近来大家讨论的要利用他们所熟悉的旧形式来写新内容的作品，笔者是非常的同意。不过，这利用要利用得好，在某种条件下是应有限制的，并不是只顾着要去投合他们的胃口而一味「填制」，在这创作的过程中应该要扬弃旧的渣滓，和创造出新的「通俗文学」形式。

某个地方所产生的文艺形式，并不一定每个地方的读者都能接受。譬如我们把中国现在所利用的旧形式，都全盘而毫无取舍地搬过来南洋也一样利用，显然是有些不通的.，像这种只尽搬场责任的人，总要揩下一把大汗而感到徒劳无功的。我们不否认南洋的文化生活和国内的文化生活是有着怎样密切联系的同一性，然而由于南洋华侨构成的份子反生活环境跟着整个国内的情形有些不同，我们有些地方是必要强调它的特殊性的。在推行南洋的文艺「通俗化」「大众化」这一工作上，我们应该把握到这一点。因此我们先要下一些工夫去观察和了解南洋广大的文化水平低落的华侨，经常所喜欢阅读的是那一类、那一种形式的作品，然后，我们才利用他们所熟悉的文学形式当做一条桥梁，使他们走过来读我们内容充实的作品，而逐步地去武装他们的头脑。唯有这样，南洋的「通俗文艺运动」，才能尽了它宣传和教育的莫大作用。

近来，南洋有许多很努力的及正在努力的文艺工作者，他们确实足踏实地的利用了好多旧形式产生出及正在产生许多如章回小说、方言小调、歌词以及弹词、鼓书之类的通俗作品来，这些作品确也有一部分深入到民间给他们为精神的粮食，不过其中的不够通俗，还需要随时加以研究和改进。在这里，笔者所要谈的是利用「弹词」「鼓书」的形式来写通俗文艺，是否能适合于南洋给一般阅读水平较低的读者层所能接受和欢迎？

我们不否认「弹词」「鼓书」形式之类的作品，是现在国内北方、中部很流行的「通俗文艺」，但如果忘了环境的不同而勉强地也要把它搬到南洋来示众，究竟在广大的读者层中能起怎样大的作用，这是值得注意和讨论的地方。「弹词」「鼓书」是以前国内北方所流行的一种民间文学，这好像国内南方所流行的小调及歌谣一样，这由于各地方的人民生活方式，习惯上、风俗上及语言上的差异，所以反映在文学上便决定了各有不同的形式，因此某地方所流行的文学形式，当然多数为某地方的人民所熟悉和接近的。自然，我并不是说这地方所流行的文学形式，别地方的人我会不熟悉，不过，由于那时文化传播的不发达，能熟悉的只是少数吧了！处在占着阅、粤，两省华侨多数的南洋，大部分的读者对于这种国内北方、中部所流行的「弹词」「鼓书」的形式的通俗作品，是否也能给他们感到欢迎和满意？

而且，「弹词」和「鼓书」正如小调和民歌一样的是用「唱」为主体的，目前还占着多数文盲的华侨，这种由笔杆的宣传移到嘴巴的宣传是来得更重要，因此我们用口讲出来的话或唱出来的歌是要使他们能够听得懂，至少也要给他们能会意。这样的口头宣传，才能获得有效的结果；要是我们把这些「弹词」「鼓书」拿到山芭里或街头上去唱，我想纵使会听得懂的人，恐怕屈指可算吧!就是自认为受过相当教育的知识分子，也未必会完全听得了解。诚如流冰君所说：「一唱起来，恐怕连那本来看得懂的人都会不懂了」，确实是有这种事实的可能。

我并不是反对利用「弹词」「鼓书」的旧形式来写新内容的作品，我认为写一些不适合于广大的南洋华侨所能接受的作品，除了弄弄花样之外，是不会有怎样大的宣传作用的。既然这些所谓「南洋的通俗作品」不能给他们去吸收和消化，那末，这些作品是否也硬要戴上了南洋的「通俗化」「大众化」文艺的帽子，而在副刊上摆摆门面呢？

我们希望全马华的文艺工作者，拿出全副的精力，去创造一些能为南洋华侨所接受和理解的作品.，这些作品的内容，当然不至于昏眩到去写那些「舞厅里的查尔士登」。同时，在这语言和文字还未能统一和方块字还没有废掉的现在，我们同意一般写作人对方言文学加以深速的研究和理解，去写一些方言小调，歌谣以及旧形式戏剧的唱本之类的「通俗作品」；而在这写作过程中，我们还须随时注意加以扬弃和创造。

同时，关于创作南洋的通俗文艺作品，不要单靠副刊上刊出了几天的「专号」通俗一下，就偃旗息鼓的静了起来便算了事，我们应艰辛地创作和广泛的讨论（有人说讨论就是「袭击」）。自然，我们并不就此否定了新形式的文艺作品的重要性，相反地，这两种有密切联系的工作，是应该齐一地去把它们的积极地推动和发展起来。

（载**一九三九年一月十日「新国民文学」）**

@漫浓《再论<通俗化>问题》，1939

前天有人在南洋商报副刊提出我在「新国民文学」发表的「谈谈通俗文学」的商榷，且略带有讽刺的口脗（口吻）。我记得鲁迅全集第六本「论讽刺」篇中最后一段说：「其实，现在的所谓讽刺作品，大抵倒是写实，非写实决不能成为所谓『讽刺』，非写实的讽刺，即使能有这样的东西，也不过是造谣和诬蔑而已。」于是我认为讽刺是美德，因而用万二分的诚恳接受该作者的好意，同时，把我的管见和这作者讨论讨论。

不错，就当做根据「这么长要叫谁看，给大学生去做课本吧」也未为不可。大众需要的粮食，抓住了大众的心理去选择，委实是「恰乎其当」。试问：一种理由的成立，是不是必要根据？但有根据的，又未尽是正确的理由。好比反对利用旧形式「通俗文学」的人，他把「旧戏中的『俺李陆』换做『俺陈诚』」用来做反对利用旧形式写「通俗文学」的根据，这也是有根据的。可是绝非正确的理由。笔者虽未经到过各书摊去走一遭，可是笔者曾经到广大群众中去活跃过。同时，对于大众的情感、思想等，都有相当的观察，和把握过。我深深明白：短篇的作品比长篇的来得有劲，吸引力比较强，而且在这「通俗文学，展开现实的初期，这见解更是不拔之理。所以我敢咬定牙龈，重复地说：「短篇的『通俗文学』的力量，无论如何总比长篇的来得有力，亦比较容易为大众们所接受。」就是该作者所介绍的书摊里属于通俗唱本一类的参考书，是否尽是适合大众口胃，这我认为还是一个问题。

通俗的文学，要不离开现实，而且要亲切动人，才能够存在。这样，乃是以推动大众的信仰心与纯正的思想。不然，尽管通俗，而大众也只有通俗吧了，还有什么宏效可收？这有如未成年的童子，患了「童子虚」的病症一样，恐怕一下子就「羽化而登仙」的完了。我更敢咬定说：「要写难民，至少须到过难民所；要写伤兵，至少须到过伤兵院，才有真正的材料，以构造现实文学作品。」不然，「空口嚼舌」，只有「画蛇添足」，「画虎类犬」产生一个造作的尾巴。你要写个难民，只会写「穷人走土匪」的苦处.，写伤兵，也只会写出由前线救回来的病人的平凡姿态。就使你经过「难民区来客谈」，或「战地来客谈」的真实材料，也成了知其一不知其二的蹩脚艺术。这种作品，免不了患「捕风捉影」或「以讹传讹」的毛病。

该作者聪明的引了「『水浒传」的作者并不曾打过老虎，也许不曾看过别人打老虎，可是他描写武松打虎时的一举一动、一纵一跳、一转身，一换步、字字动人、句句紧张、节节逼真。从前的中学课本，还节出来做教材，这不是很好的例证吗？」这分明看出这作者对于「水浒传」的作者曾否打过老虎，曾否看过别人打老虎，未敢加以断语，所以有「并不曾」和「也许不曾」的口气。假如这作者敢断定「不曾」，那「真不知是何所据而云然」？倘若根据「从前的中学课本，还节出来做教材，这不是很好的例证吗」来证明「水浒传」作者不曾打过或看过打虎，又是一个「何所据而云然？」

谁也晓的，目前马来亚的「通俗文学」，正在展开现实，最好我们也抓住现实来谈话吧，何必稽古证今，我认为这作者的「商榷」，依旧是「商」而不「榷」，还需要文艺工作者们，再来「商」之使「榷」！

末了，我再深切地结论吧：「通俗文学」展开现实的初期，对于写某种题材，作者本身就要有某题材的实地经验和观察，才不致有「凭空」的毛病。读者接受了真实的粮食，才不致有他种（出于事实）的怀疑，而且印象很深，这才可以得到效果。至于长篇的呢；未经过认识其中的好处的读者们，是厌烦的。所以说：倒不如短篇的比较容易给读者们接受。否则，任你题材怎样动人、内容怎样精采、结构怎样紧张、技巧怎样圆熟，免不了离开现实而沦于虚伪装饰的痕迹，读者们始而好奇，继而瞧出其中的破绽，由怀疑而厌恶，由厌恶而弃绝，虽极「迂回曲折，路转峰回的妙趣」的能事，而引人入胜，只是一时而已。在目前，若谓限制字数无必要过于严格，我可赞同，若云长篇有好处（只针对收宏效说），我却未敢附议。这「商榷」的该作者以为如何？

（载**一九三九年一月十日「新国民文学」副刊）**

「日出」在槟城璀灿

(一)前言

「日出」在星洲的舞台出现以后ᅳ得到不少的好评，同时剧运的空气，因此更来得紧张。在马华的整个剧运来说ᅳ是有着很大的影响与收效I这不能不算是「业余话剧社」的功绩。

可是全马爱好戏剧以及戏剧工作者，除了星洲本地以及附近的地方的人们以外，真是没有福气去欣赏、去研究，甚至去受教育，这都是因时间、空间，与经济的关系。

不过，「日出」是一部极好的剧本「业余话剧社」上演的成功，在报章、刊物上都介绍过。因而也深深地停留于人们的记忆中。

这一次，「业余话剧社」克服了许许多多的困难，把「日出」搬到槟城的舞台上，献给槟城以及槟城邻近地方的人们，第一，「业余话剧社」的这种精神是值得敬佩的。第二，北马的侨胞也因此有了一个饱眼福的机会。

当「业余话剧社」到了槟城以后，随着在当地各报的副刊——「光华的槟风」，现代的「前给业余话蒯社的同道前驱」，屋槟的「屋漠」——先后地出版过关于「日出」的专辑，给侨胞介绍了不少关于「日出」的事情，使侨胞对「日出」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更信任「日出」演出的成功。

笔者当时觉得这是一个极难得的机会，是不可错过的，便于「日出」在槟公演时，从内地赶到槟城去，而成为了「日出」观众中的一员。笔者应该在此顺便声明，笔者决不是成了「家」的一类人，而拙作的写成，只是一种「日出」观后的感觉。同时这也决不能成为「指教」的一类话，不过只是以一个戏剧工作者立场与态度，把个人的感觉提出来，以给同一线上的工作者「业余话剧社」的各位认识我或不认识的同道们——作为一种的检讨、一种的榷商、一种的研究。

(二)「日出」的色

「色」是舞台的生命,当外幕开了以后，第一样东西与观众接触的就是色，它对于쪼剧的成功有着相当的把握，它能造成舞台上的特殊气氛」它能表现出一种情绪，增加全剧的收效。反过来，它也能毁坏全剧的兴趣与好感。

关于「日出」的色彩是包括了布景、灯光、器具和服装。

「日出」的布景，只有第一、二、四，三幕用的某大旅店一个休息室，和第三幕的三等妓院，此外还有休息室窗外的外景。

在红光底下，整个的布景(第一个景)都变成红色了，或许是照着剧本一样，特地照出这刺眼的红光，造成一种激动的、热烈的、革命的、危险的气氛，这场所是危险的，确实是很对。可是在另一方面，正向着堕落的深渊而进的趋势，却不能表现出来。蓝色的窗帘门帘，和红光下变了色的红墙是不大调和的，紫色的中门，画上了白色的阶级或是线条，在美术上与舞台的色彩上都会觉得不大好看，不过左门却美观得多。

休息室内的灯光，永远是红光，不能分别出是白天还是夜里，虽然壁上有个时钟挂着，这是一个缺憾，还有是窗外的阳光也不能算成功，记得白露开窗门说：「太阳出来了……我爱太阳……」时，窗外的红光忽然增强。第二幕的开始还不是夜里，窗外有些淡淡的红光这是对的，可是不能慢慢地减弱以至于变成夜色，而是忽然熄了灯，然后再换上青光——这也是个缺憾。

服装的色彩，大体上是很不错，各人所穿的衣服，都能表现出各人的性格与身份，这是成功的。道具的色彩和布景，服装的色彩，没有什么调和，不过，据说如桌椅等大道具都是借来的ᅳ那当然是不能加罪于工作者的身上的。

第三场浅蓝色的布景：一种冷淡凄凉的气氛，然而在这种冷色上表现出来，不过稍为是漂亮与清洁点，因为我们没忘掉这是三等妓院。但它还能造成了适当的气氛和情绪，总算是好的。

至于这一幕的照明，可以说是比较差些。记得当时是这样的：台的上面是蓝光，但有时熄去，左边（指观众的左边)是青光、右边是红光，所以演员跑到左边时脸色是青的，在中间时是紫的，在右边是红的，这种色把人对全剧的注意力分散了，这是很可惜的。

(三)「日出」的声

第二幕的开始，从窗外很整齐地传进来的哼哼育哼哼育的硬地的工作声，尽量地带来了工作者的忧郁、痛苦、悲哀，那打椿的声音配和着工作者的歌声，有时响亮、有时沉重，听了似乎真有人在窗外工作着。

里面传出来的打麻将的声音，是很清晰地进了观众的耳中。不过，许多人都会感到很单调，因为只听得一个麻将牌打在桌上「拍—拍——」的声音，事实上打麻将的时候，除了这声音外，还有人们的埋怨声、叫骂声、计算声，和洗牌声，而这些却被忽略了。

第三幕外间传进的小调、叫卖声，特别是喊着叫接客的那种怪腔调——(这是指南洋，这种声确是很稀少的)都能吸住观众的注意。

在妓院里，胡四的阴险的坏笑，隐藏着一种特殊的风味。

白露确是满口的北平音，可惜为了要使得自然而说得很轻，稍为远一点的观众就听不见了。

此外有几位是带了一点点潮州腔调，在对时一位讲得正，一位讲得较差，那其间就很明显的有了差别。「日出」在槟公演二晚，到后来有许多观众先退了。我们想，这并不是剧不好，剧情深刻，观众的观戏水准尚不高，是第二问题；而对白较轻，观众听不清楚或许是个主要的因素吧。

(四)尾音

总之，要演一次的戏，实在不是容易，尤其是「日出」这名剧，要使得它样样都美满，更是困难了。「业余话剧社」这一次能将「日出」搬上槟城的舞台，从「业余话剧社」本身讲，从槟城的话剧界以及爱好戏剧的侨胞讲，却是幸运的一回事「日出」这一次在槟的演出，大体上还是成功的。

于此，笔者非常明白，这拙作里，不免有许多所在会得罪业余话剧社」的同道们的，但，幸得笔者曾声明过，这只是个人的感觉，作为一种求进的研究。或许有人会把「吹毛求疵的帽子，套到笔者的头上，如果真是这样，笔者只能闭口无言，相信以后，关于戏剧的观感，更无人敢写了。

说了许多废话，回头来，相信「业余话剧社」的同道们都是马华剧运的基本干员，是天天力谋改进的。至于这拙作里，也不免有许多误点，笔者也至诚地虚心地等待与接受贤能者的指摘与批评。

**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一日于北马(载「南洋周刊」第廿九期)**

接编「文艺」 郁达夫

星洲日报星期日的「文艺」一栏，以后是由我来接编了；和「晨星」「繁星」一样，前此担任编辑的郑先生的规模俱在，我也不过是依照了他的方式，继续下去，唯期不失故步，略有进展而已。

「文艺」旧有的读者，作者、希望仍能一本旧日爱护本园地的热意，照旧日的样子来督促、来投稿，使这一星期一次的小园地，不致荒芜，并且更能发出新的力量来，助我们国家民族复兴的成功。这想不仅是我这编者的期望，当亦为诸君所乐与合作的一件大事业。

(载**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五日星洲日报「文艺」)**

@王修慧《<文学的方言>和<方言>》，1939

关于「通俗文学」的讨论，我曾写了一则刍荛的短言，因为自己不知这个运动的现实根据，本心不过是提供一点意见而已。但可就引起不少前进作家的误会，有「继续鲁迅精神」者比之为余孽之群，义正辞严的训斥；今日，有冯虚先生苦心孤诣的解释；再前二日，有梅子先生的「关于『方言文学是不通俗』的商量。」梅子先生者，据自谦说：「不是理论家，也不是个批评家」，而是一位「高着嗓子喊出前进的口号」者之流。现在，我这几行文字的「商量」，亦许会使梅子先生失望，因为我向来是「喊出前进的口号」不敢「高着嗓子」的。

梅子先生是根据我一句「方言文学是不通俗的」，于是起承转合的说明「方言文学」确有通俗的力量。其相左之处，是观点的不同。梅子先生以为甲地的方言文学，一定适用于甲地，若在乙地，就再用乙地的方言。于是，它的不通俗就成为通俗了。我在那篇小文中说道：「例如这一次专辑中的方言文学，闽语或客语的诗歌，或者适用于闽人或客人」，不正是相同的意见吗？我的说它「不通俗」，可幸梅子先生说「方言虽不通俗」的话足够补充了它。实在，若在一定区域内利用方言，那是很确当的，例如墙报。至于梅子先生以为应目前大众的需要，多费几番工夫是应该的。这种办法，正是目前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所流行，乌克兰有乌克兰方言的文学作品、俄罗斯有俄罗斯方言的文学作品。但俄罗斯的方言文学却不能「通俗」到乌克兰去，这只是目前没有办法的办法。梅子先生转下去说：「甲地不懂乙地的文字，但有甲地的粮食享受，总比较『无所有』好。」这句话就有话病，什么是「无所有」呢？例如在方言文学未提起之前，「三国演义」是根据什么方言写成呢？我断定的说：在方言文学之前，我们并不是「无所有」的。俄罗斯的方言和乌克茧的方言，其差别的地方，正如汉文与满文的异类。然而汉文之中，又有种种的方言不同，这「几番」的数目是我们所能办得到吗？

这几句话，我相信梅子先生还是不能同意的。梅子先生虽然由我一句话论列起来，但南辕北辙，相去极远。梅子先生以为甲地的方言在甲地是通俗，是真实话，我以为甲地的方言给乙地的人看了，是不通俗，亦是真实的话。不过，我们这一次所讨论的是「南洋」的「通俗文学」，南洋是各种方言聚集的地方，所以我断定报章（给许多人看的）上的方言文学是「不通俗」，并不「放弃得太可怕」。

梅子先生的「方言文学有通俗的可能」的问题，是希望向我「请教」，惭愧得很，不敢当。不过，我亦有点小意见，不对的地方，亦希望梅子先生指教。

第一，梅子先生提出「拉丁化」来说明「谁也很明白了」。这并不是方言文学的问题，而是方块字的废弃问题。同时实行拉丁化亦不能解决方言的不通行。因为，拉丁字亦有国语、方言之分，和用方块字写成一样的；同时，拉丁化是文化，并不是文学。

第一，梅子先生举出国音实行方言拼音的不准确，请大家注意。我替他续貂一句：「这是谁也很明白的。」例如一切有「EN」的韵母的字，注音符号是无论如何亦拼不出来的。于是，梅子先生举出他学过的「方言拼音」。这个名词的语病更大了。「方言拼音」拼成什么？是不是用两个字，一取其「声母」，一取其「韵母」，拼成另一个字，但这又不是「方言」的拼音。

所以，梅子先生所举出的问题，分析「问题」的本身，亦就成为问题了。第一，方言的拉丁化，是字形的废弃，并不是字音的沟通。现在的「通俗文学」的方言文学，用同一的方块字，尚不能通俗，则将来改了一番面目，是更不能「望文生义」的。拉丁化的容易学，不必认识词汇，它的效力，是不能否认的。不过，这并不是我们讨论的主题。第二，用方言「拼音方法」，则不知拼成后成为什么神通的东西，则恕我不知梅子先生之所云了。

总而言之，梅子先生的这一番讨论，是误会我所说的方言文学，是指文学上所利用的方言，并不是说在某一个地方，用某一个地方的方言所写成的文学。再清楚的说一句，我所说的，是现在我们所写的文字的写法，非是文字的读法。其实，区区的几行字，是用「国语化」写成的，足下可用注音符号读，亦可以用方言读；这可证明不一定要用方言。如果我用起方言来，足下不知所云，于是心中只好暗忖：「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连交换意见亦不可能了。我的「通俗文学论」第四节最后一段道：「何况文字上的方言，只是读音上的差别。例如『系』字，广州人的写字也是写作『是』；『涯』字，客人的写字也是写作『我』字。我们的『通俗文学』，是用文字写出来的，所以行文上不必写成『方言化』」。梅子先生，足下高见如何？

在现在，谁亦知道中国是需要统一语言，方言的复杂，是谁也感到最苦恼的事。「静静听」中的三句方言，我尝请教福建籍的王啸平先生，谁知道他是不明白。于是，我就不知道这些方言文学的「独有通俗力量」了！同时，梅子先生看得懂我举出的三句方言吗?恐怕还有些汕头人不晓得呢！梅子先生说「方言复杂的地方，要尽量贡献复杂的食粮。」我希望梅子先生有一点把握。否则，虽然「失败是成功之母」，但若知失败是「必然」，则尝试「失败」是愚笨的聪明，亦是「空喊的招牌」。

（载**一九三九年一月十八日「新国民文学」）**

编辑者言 郁达夫

一个人有了固定的社会评判，就是有了一个固定的范畴之后，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就难免要惹许多固定的猜测出来。这猜测，也许是对，也许是不对。譬如说罢，一位政客到某地来了，大家便会推想到他将在某地作政治活动；一位年青未婚美少女来了，大家又会推想到她的相攸择婿等问题上去这原是一般的倾向。但是每一原则，各有例外，世上的事情，原也不必一定是这样简单。

在下这一次渡海南来，新就了星洲日报文艺副刊编辑之职，测字摊儿摆起，已经有七八天了，大家自然也不免又将有一择想当然的猜测，就是说某某此来，星洲的「晨星」、「繁星」、「文艺」，又未来将出版的「文艺半月刊」，或将有一番大大的变革。这猜测自然是爱读星洲副刊诸君所应有的期望。可是文艺的滋长，风气的造成，与夫新进作家的发现，决不是同捉鱼买物一样地简单的事情。况且只有一个来人掀起这广大的波浪，力量也有点儿觉得不够。因为我并不是一个全能的百科辞典家。所以开卷：

第一，只能说些卑之无甚高论，切实不虚幻的话来吿诉读者。

第一，既然做了一方文艺的编辑，则这一方的责任，自然应先尽到，看稿不草率，去取不偏倚，对人无好恶，投稿者的天才与抱负更不得不尊重，这些当然是编辑应尽的职分。

第二，时势有变迁，潮流有起伏，人事亦有代谢；一个编辑，虽不是全知全能的上帝，可是读书、修养、批评眼的琢磨，也应该与时而俱进，看稿的时候，原须不忘教，也须不忘学，教学并进，竭其全力，以期负起此职。这虽是对一般人都可以适用的为人之道，但对于编辑，尤其是副刊的编辑，更应该如此，总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但开风气，亦顺潮流，去时代不能太远，提问题不能太高，实事求是，以汗水来作天才的养乳，这就是我以后在编辑职内想努力的目标。

第三，时代转变得太快，在这抗战期间，不但政治、经济，以及一切社会设施，赶不上时代，就是应站在时代先头的文艺思潮，哲学原理，恐怕也会有落伍的危险。在这时候，所最易出现的，是躐等、燥进、空喊等小儿病的症状.，我们在这里，就不得不多注意一点，跑尽管可以跑，但脚切不可远离了地。要想腾空，也须坐飞机才行，无支杆的跳高，终于是危险的曲艺。行千里者，三日聚粮，目的既远且大，迅度又快而急的时候，食粮与汽油，总得先备足才行，这又是我今后想采取的一个态度。

凡此数点，是我于就职之初，就内定好的Pose。但能维持得多久，与其后的结果，究竟如何，这就只好「看货色」了。

(载**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九日「晨星」)**

@梅子《关于<大鼓><弹词>的问题》，1939

南洋的文化战士，由于要整个侨胞汇合着国内正在奔腾的巨浪，因而鼓起文学运动的热潮，这样，自然而然地把笔尖也武装起来了。这武装的笔尖，目前是在锻炼的程序，这程序到了相当的时期，自然有「扫千军」的可能，因为它的力量如果可以感动整个南洋的侨胞，那时，抗战的力量，更是异于过去的强大。

但是，这决不是很容易的事，而是很值得研究的；同时，也要很慎重的，最好有实际的认识，有深刻的考察，才来决定：那些要急攻，那些要缓进？还是要采纳？还是要捐弃！绝不可凭着个人的偏见作主观的肯定。我们要晓得，负着这使命，责任是非常重大，稍不小心，直接就贻误着工作的前途，于是，我认为凡是属于这一部的事情，虽是至小至微，也有加以改正的必要。

阅本月十四日「晨星」副刊有叶云英君的「现阶段南洋文学运动的倾向」一题，末段说：「最近，这一运动由于「狮声」写作人的实践提倡，不能说没有给南洋文学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但是，他们所提倡的方式，如大鼓弹词之类，我不能赞同。因为大鼓弹词的旧形式，当时并不是闽粤地方产生的，如今搬到南洋来给占有多数的闽粤读者看，未免要发生生疏，使他们更感到头痛。因此，我还有一点意见，即是尽量利用旧瓶装新酒的方法，终不是好办法，最重要的还是先来一个读者调查，看他们喜欢那一种形式。我们再来创造一种新的形式或者更能奏奇效吧。」

这一段我也有点意见，若云大鼓弹词一类的方式其不敢赞同，是为这旧形式当时非在闽粤产生的，搬来占多数的闽粤读者的南洋，会生疏头痛，这我极端反对。一种东西，并不需要先和人类认识，讨人类的好感，然后构造出来，何况是文学？这样说来，或许有人会说我说话太勉强吧。其实我的理由是充份的，就是说非某地的产品，给某地的人用会生疏头痛这是可以说的，但由于生疏头痛，我总认为终有熟悉爽神的可能。根据人类的好奇心来说，也会实践尝试的步骤。吃惯鱼肉的，菜根香也觉得香。试问，北方所出产的所谓「京剧」，何以在南方演唱，竟受南方人欢迎呢?梅兰芳又何以会受邻邦的士大夫所器重?难道中国的大众们在南洋就会变易原形吗?我以为:凡是有宣传性质的文学，应有改造的可能的，尽可用一番真工夫去创作。南洋是闽粤的人多，我们可以把各地出产的方式，都来改造，大鼓弹词的方式，也正待文艺工作者们去改造的一种。这在乎改造的人手法若何？就是歌谣、章回小说、童话等等，非尽是闽粤大众所认识的，但不能放弃它，应该用方法改造它。

读者调查，固然不错，但不能顾此失彼，最好一方面调查、一方面创造，方不致有「一无所有」的结果。因为读者调查也不是好容易的事。我们大概会明白，这一方面的调查，跟那一方面的调查，有两种的结果，或者有多种的结果，而且又要长时间的调查，才能觉得有深刻的认识和把握。假如一味调查，而放弃创作，或一味主张调查，而认为某地出产的不合用，某种不宜于大众的「自我武断」，那不但误了文艺工作者的前途，并且先来个限制大众的食粮似的。就是认为某地出产的真的要弃掉，待调查完毕，有深刻的认识后再解决也未为迟。至于说：「尽量利用旧瓶装新酒的方法，终不是好办法」，这我以为还有值得商量的地方。总结一句说：凡是「旧瓶装新酒」以至「新瓶装新酒」……等方法，有适合大众的需求者，都可尽量利用。

最后，我希望有心于大众事业的人士，要为大众们选择精神粮食，要有多方面的认识和把握，绝不可有着「因噎而废食」的不良习惯。

（载**一九三九年一月廿四日「新国民文学」）**

@流浪《「民歌与小调」座谈》，1939

主催：今天是通俗文学第四次座谈会，讨论的题目是「民歌小调」。共分三个要目：（一）「民歌小调」在文学上的价值；（二）「民歌小调」和救亡宣传；（三）怎样运用「民歌小调」的形式。在没有开始讨论以前，我顺便还要把这次参加南洋商报马来亚考察团对于马华各地通俗文学运动的推动，大略地报告一下。兄弟这次的行程原来很长，但因八天的有限时光，倒不能从容地工作。但所经过的几个都市，都曾极力争取时间，跟当地一些写作朋友们举行座谈。结果：在峇都巴辖、麻坡、马六甲、吉隆坡、怡保、太平、槟城各地，都收得了很好的结果。有好多地方，并且已经开始举行通俗文学的座谈会。这一点，兄弟觉得很快乐的.，希望我们在这儿能努力地有效果地干下去！互相策应、互通声气。

陈国华：关于民歌和小调在文学上的价值这问题，可以简略的说起来。民歌的范围很广，小调也当然属于民歌一部门，似乎不能和民歌对立起来，至于民歌在文学上的价值，是不容易估定的。差不多可以说民歌是一切文学的泉源，中国的一部诗经，就是古代流行各地的民歌，发展下来，便演变成古乐府，词、曲、弹词，而至大鼓词和南方的小调等。不过，若广义的说起来，像白居易的老妪都懂得的诗，有井水处便能唱的柳永作的词都应归纳到民歌的范畴内，在文学上的价值是不成问题。

张孟雷：「民歌小调」虽然在一般大人先生的眼中是不值钱的东西，但在文学上的价值，却是崇高的。因为它是大众生活的呼声，它同时也是大众生活的反映。刚才国华先生说，一部「诗经」可当作「民歌小调」的全集，其实，像「孔雀东南飞」等的长诗，也何尝不可以用同等的眼光来看它。

易游漫：民歌和小调当是两个时期的东西，民歌是在没有文字可记录以前的一种言词，而小调是因各地方的腔调不同，就形成了各种的调子。因为它是不假修饰，没有失掉自然的言语，所以在文学上自有它的特殊的价值◦

（大家沉默了很久）

主催：那么，现在我们就继续讨论第二点吧：「民歌小调」和救亡宣传。

曼克：救亡运动离不开群众，救亡运动的目的，就是唤起一般民众来参加救亡工作。而民歌小调，又是大众所熟悉的、所爱好的通俗文学形式。那么，利用这些文体渗透了救亡的内容，自然是很有意义的。

易游漫：用民歌和小调来做救亡的宣传，是很好的工具，但是我们要和实践有密切的连系才有效果。

甘镜光：应当把救亡运动的材料，尽量装入民歌与小调里，而且应直接地去领导群众很普遍很有兴趣的自会唱起来，这样才有更大的效力呢！

永连：民歌与小调在救亡的宣传上，可以说是最重要的武器，比方在中国的有些地方，每一队宣传队的出发，他们都要集合了一群的孩子，教他们学了抗战的歌谱，使他们都晓得念，而且因为民歌方面内容都是本地的土腔，所以很容易使他们明白其中的意义，和愉快地传授给大家知道，因此在效力方面比演说词要好。

莹姿：把「民歌小调」印在报纸上给大众看，远不如把「民歌小调」教给大众唱。能够做到这种地步，「民歌小调」在救亡运动上，才能充分发挥它的力量。

主催：民歌与小调是用口的艺术，要推广，就得教大众唱，这是对的，我们怎么教法呢？

戈丁：我认为民歌小调对于救亡的功用，是毫无问题的。问题在方法，正好像莹姿先生所说的：「我们要把民歌小调教给大众唱」，譬如组织各种方言的民歌咏队，设法向大众宣传。在另一方面，我们还应当组织一个民歌研究组，搜集各种方言歌曲，加以研究，加以改良。

主催：戈丁先生的意见很对，尤其是第二点更值得注意。请问大家用什么方式组织才好？

曼克:我以为由通俗文学运动委员会组织比较便当。

如旧：通俗文学运动委员会只是一个推动的机构，如果再做其他的事情，人手第一个就成问题。

戈丁：应该另外找人做才对。

主催：我们究竟要怎样组织这一个小组，请大家继续发表意见！

如旧：需要不需要组织一个委员会？

主催：要不要马上组织起来？

广川：说了就做，我赞成马上组织。

（结果就通俗文学运动委员会各组略加扩大）

主催：现在我们讨论最后一点；就是怎样运用「民歌小调」，请大家发表意见。

戈丁：我不妨先来一下闽南民歌的报告，据有人调查，闽南民歌约有二百多种，大抵分别起来，有「调情」、「打趣」、「申诉」等。这当中以调情一类为最多，现在，我再把这几种的调子，各唱一个出来。（唱）

（大家拍掌）

主催：请莹姿先生唱一只湖南民歌来听。

莹姿：可是我的嗓子不好，要我唱，我就唱一只「孟姜女与长城」的调子吧。不过这是去年给我改编过了的：（唱）

正月里来是青春，家家户户点红灯，人家丈夫团圆乐，我家丈夫打日本。

二月里来是清明，桃红柳绿草青青，家家坟上飘白纸，奴家何处去招魂。

（大家拍掌）

实君：这个调子在我们家乡，民军曾利用过，他们共分十二节，一节一月，现在我就唱其中的四节给大家听。（唱）

主催：我还要求莹姿先生唱一支「小放牛」。

莹姿：这调子完全是问答体。（唱）

蕴郎：听过了刚才诸位唱的「民歌小调」以后，我觉得都是些靡靡之音，利用「民歌小调」，自然是「旧瓶装新酒」的意义，但是像刚才诸位所唱的调子，要是把新的内容装进去，是否能表现出我们这个时代的呼声和情绪呢？这是很成问题的，也许中国的民歌中另有许多可利用，但恕我没有研究过！

主催：大家对李先生的意见觉得怎样？

如旧：记不起刚才那位先生说过，以为孟姜女的调子，也可以归入靡靡之音这一类，我以为不对的。孟姜女的调子，虽然不能算雄壮，但悲壮是有的。在日本强盗无耻屠杀之下，我们有许多同胞已经为了战争而失去了家庭和骨肉，这些凄凉的歌唱，也正是要使住在后方的同胞们，体味着祖国今日的痛苦，而竖起复仇的信念，这是很有意义的。刚才莹姿先生所唱的孟姜女，这只能做到朴素的地步，我记得前几天在新世界上海班看所谓名坤角筱茹珍演赵五娘全本，当她在牛丞府上一段清唱，那种呜咽的声调，是很使人感动的。这可见一种艺术到一个艺人手里，她就要变了质，不过最重要的我们要有选择！现在我不妨模仿筱茹珍所唱的一段给诸位听听，可是我的喉咙不大行！（唱）。

蕴郎：我同意如旧先生的意见。

祖山：我认为选择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我们要选择表现严肃的，不是哭泣的，刚才我听了如旧先生所唱的，觉得全是哭泣！

孟雷:表现哭泣的，有时候也可以选择，只是要注意对象和环境。

如旧：不过单单哭也没有用，我们应当从哭泣中指出出路！

主催：我认为这意见是对的，譬如武汉合唱团所唱的「松花江上」，当江心美女士唱完后，许多人不知不觉会哭泣起来，他们对日本法西斯蒂的怨恨，总算多一层的认识了。

蕴郎:我也来唱一只谱「毛毛雨」的调子，看看靡靡之音的调子，可不可以装新的内容。（唱）

日本强占我们的土地；日本人屠杀我们同胞，我们要团结起来，把他们赶出国境。

如旧：在近处听，还可以；在远处听，就要令人以为你又在唱「毛毛雨」了。总之这支歌的印象已经给人很坏。

汇东：我相信可以唱得雄壮些的。

戈丁：我同意汇东先生的意见，歌词和歌谱没有多大关系，我的声音，要是唱得雄壮些便是雄壮了。

主催：现在来讨论怎样运用民歌与小调。

咏莲：在民歌与小调，最重要的就是能够使之普遍化，和本地的风俗习惯能够调和，使学的人们能够得到深刻的印象。

易游漫：民歌和小调的形式虽是很多，最普遍的是七字句，但在小孩子的歌声和成年的却又两样，小孩子都是快捷清朗，句子长短不齐，重叠有韵；成年的大部也是有韵的多，可以入丝弦的，句子便要依本来的调子去制，运用的形式最好的是七字一句。因为不晓得唱的人也可以朗诵，不过像「跪某（闽语：妻）歌」，十八摸、廿四摸、丈母别、大补瓮等类的调子唱念起来还是有肉麻的气息，是该扬弃的，以上说的是指闽南的民歌小调而言的。

林岗：各种小调原来的拍奏，如果运用，实有将其拍奏修改的必要，但并不是完全改变，例如悲伤的拍奏的调子，应将其改变为悲壮的拍奏，因而用途也比较广大。

甘镜光：可运用「民歌小调」过去的腔调装救亡材料的歌谣，要适合群众兴趣的最妙，就是可利用旧形式装进新的内容。

晏温：运用民歌时，要通俗。

刘思：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民歌，我们在运用时还得先把一地方的人们所欢喜的究竟是那一种弄清楚？

啸空：关于怎样运用「民歌小调」问题，我同意戈丁先生的意见——就是旧形式装新内容，因为曲子跟着内容的哀怨而轻松而慢长，由内容的雄壮而着重、而短促。第一、如戈丁先生刚才唱出一个很好的例子。第二、我记得在音乐书本上曾经记载过贝多芬作的一个曲子，给两个情感不同的音乐家弹奏的结果，给予听众两种不同的感觉。这可见旧曲子装进新内容也会受内容的情绪而转变。所以只要轮流把民间好的曲子装进雄壮的新内容就得了。

主催：现在可以结束——第一、我们运用「民歌小调」的形式不是无条件的，那些萎靡的、伤感的肉麻的调子，必须加以淘汰；第二、内容与情绪必须与调子配合，才能和谐。因此一个民歌作者一定要熟悉各种调子，以便运用时不至「生吞活剥」。

（载**一九三九年一月廿五——廿六日「狮声」）**

@梅子《和王先生讨论的方言文学一问题》，1939

我不是前进作家，只是个无名的小卒。但，如果真的有「继续鲁迅的精神」的资格，最好。——因为鲁迅先生是我们的导师。我的「高着嗓子」，跟你的不敢「高着嗓子」，这或许是性情的关系吧。我知道我的性情有些暴躁，所以我认定做救亡工作能够「高着嗓子」，力量比较强大。在这洪流的时代里，都要像狮声的怒吼，才可以唤起部分还睡着的人，把一切侵略的魔鬼打退。这是我的意识点。你说我是个「高着嗓子喊前进的口号」者「之流」，不错，我就是这一「流」人。但这「流」是顺流，不是逆流。须要注意看我原文有「因此，我又不敢挂着空喊的招牌，而认定凡是有利益于大众们的，比较容易给大众们接受的诸问题，我可不能默而不宣的，于是我举起笔来了」的话。

没有不同意处，根本就没有商量的地方，因为有「方言文学是不通俗的」的不同意处，我才写出来商榷。单举那「这一次专辑中的方言文学……」而可以断定「方言文学是不通俗」，这未免「那个」。凡事都要多方面着想，不能只在一角落推想全世界的事事物物。这次的专辑，只是这次，当然还有无限量的「这次……这次……」。我晓得这次专辑中的作者现在总在注意到以前的失败，而努力求取以后的再有「专辑」时的成功。我可不知道他们是否也跟我一样的不是「空喊的招牌」者之流。

「无所有」三个字并没有「语病」。试问，目前大众们需要的精神粮食是什么？是不是「三国演义」？是不是在「方言文学之前」的「有所有」？不，绝不。大抵谁也明白：「『通俗文学』是在展开现实」，换句话来说：「目前国内正处在烽烟里，为着要给大众们认识，需要贯输一些现实的思想，使大众能无疑地『实践救亡任务』，于是有通俗的问题。」所以目前大众最需要的精神粮食，凡是大众们有接受的可能的文学，管它什么方言不方言，尽量采纳好，正如你所说的：「这只是目前没有办法的办法」。对的，我也是这意思，我的原文，最末段说：「总之，为大众择定良好的粮食的作者们，我们要记着，失败是成功之母，实践某一种工作，我们要向着缺点去补救，方言复杂的地方，要尽量贡献复杂的粮食来。在这南岛，在这时期，我们应负的任务是急不待缓的，尤其是智识水平低得可怕的侨胞们，方言文学虽不通俗，总还有利用的好处。」初航先生那「静静听」的三句，如只闽人不懂就还有点价值，如果全中国人没有一个会，那时，不但你我认为要放弃，谁也同意需要放弃了。

我的引用「拉丁化」「国语化」不过是做证明「方言文学有通俗的可能」的材料，并不是讲「何者是文化？何者是文学？」的问题。「拉丁化」「国语化」的方言拼音，是不是如你所说的：「甲地的方言，乙地的人便一点不懂了。」既然如是，「甲地的『国语化』『拉丁化』的方言拼音，乙地的人当然也是一点不懂了。」但甲地的大众还可以适用，易于接受的粮食，还加以放弃，要等什么才是他们粮食来？至于我说「国语化」用国音来实行方言拼音的也不可不注意到，却把我的意思对反说：「梅子先生举出，国音实行方言拼音的不准确，……」那未免把我的主见全翻。假如我说国音的方言拼音不准确，我又何至于赞同方言文学，自己打起自己的嘴吧呢？

我知道王先生把我的那篇文字看错了，请王先生再详细读一回，同时向着多方面的地方着想，不离开现实着想，以真正的义感去为大众幸福着想。只根据一个地方、一次专辑、一个朋友，而就认定这绝不可能，那也不可能。理由是很难邀大众同情的。

（载**一九三九年一月廿七日「新国民文学」）**

「三江好」演出的检讨——武汉合唱团一月廿六日在大世界演出的检讨 朱绪

——武汉合唱团一月廿六日在大世界演出

「三江好」（义勇军)是裉据陈鲤庭先生所译爱尔兰格丽高莱夫人名著「月亮上升」改编的，1这是作者在篇首的声明，我们知道「月亮上升」是个成功的剧作，表面上看来好像很沉闷似的，然而它却能在对话上，一步紧抓一步的拉住观众的情绪，而且衬着那静寂的月夜，河边更觉动人。现在经过舒强等的集体改编为「三江好」，仍不失其原来的优美和紧张。本坡虽然上演过几次」可是没有一次令人满意的查其原因，固然是演员的演技修养不够，然而最大失败的原因，还是在于导演技术的低劣。这个剧本最难处理的，是伪警与人对话的一段。这ᅳ段占了全剧的三分之二，出场的人物又只有二个，如导演不能很适当地支配其相当的部位，灵活地加入一些适宜的动作，很易使全，剧的演出流于沉闷。所以导演最须用功的，我以为是这一段部位的变换。「武汉合唱团」这次演出，导演对于这段的处理相当成功，不但不会沉闷，而且更加的活泼和紧张。我记得有两个场面，原来的台辞虽不平淡，但也不见如何的紧张，然而导演却特别强调地增加！些动作，更抓紧着观众的情绪。接着将要沉闷下来的上一个场面加强地提髙起来，使成一条斜线的发展，多起一个凸出的波纹。.这个情绪的提高，只在一句简单的台辞。导演在前一个动作中就布下这个场面，他导演支配人在警长的左方说出：「吓，别说是到了眼前，就是他在老远的，我也能认出来的」这一句台词，而把警长安置在人和贴赏格的木箱的中间，这不但便于继续下一次动作，而且造成一个很优美的「书面」。警长先瞧着赏格，然后再瞧着人的面孔，这个动作的表现，使观众替「三江好」急煞了一把汗。结果警长说的是：「哦。你是要想分我这五千块钱的赏格吧？」又使观众好像卸了重担似的，吐出一口气。况且这动作加强了伪警那种「因为逃出来没有路走，才当这个混碗饭吃的差事的」的性格的明朗化，这还是导演的手法的简洁和聪明。

其次的一个场面，是：

「警长：嘘！我看见前面有个人来了，(下桶去看)啊！原来是条狗。」

「下桶去看」这个简单的动作，导演却支配得很适宜。以前本坡演出的，这个动作，大都是走下桶来，到台左一望便算了事，这在观众方面是觉得平淡无奇的。「武汉合唱团」演出的截然不同了。

警长走下木桶普遍地观望一下，先注意着前方然后慢慢地走上码头，伏身在石级上作准备射出的姿势，静观前方和四周，继后觉察是一条狗的时候，又慢慢地站立起来，以一种镇静的步伐走回来。导演不令其停留在台左，而使其伏在左后方的石级上，这和上一个场面一样。导演所造成一幅优美的「画面」，依据演出的情形，可能断然的说一句「成功」的。在部位变换上来讲，高低的斜线当然比平衡的直线美观.，在情节上而言，又可充分的表露剧作者写这句台词的本意。总之，导演手法的老练，不单是这两个场面的处理，这里不过举出两个比较明显的例子。全剧的演出，处处都表现着导演的高明。当然不能说没有一些儿的缺点，比如有几个地方使«长走到极左或极右，而且有一次站在台中心的最前方，面着观众表情，和警甲持枪瞄向三江好，那个场面背观众的姿势都是相当遗憾的地方。

灯光，我知道是「武汉合唱团」一件最有把握的舞台技术，在本坡迭次的演出，都得到相当的好评，此次也相当地可观，不过有几点我以为是美中不足的地方。如果说了，希望演出者给我纠，假使尚有一点儿道理的话，也许演出者有探纳的必要。

第一「光源」太过显露。明白地说，就是灯的位置放得太明显，台下的观众一抬头就可看见几个「顶光」挂在台顶上，台的右边放着ᅳ架高脚的散射灯，甚至连合右方放在屏风后的灯光ᅳ都明显^透视出光原的位置。演了一半的时候，又来了一位穿白衣的把合右的灯光移后，使它发射出来的光：线摇曳不定。我的意思.•顶光应该挂高一点，直至在第一排的观众看不见为合度；放在旁边的要藏在观众视线不及的角落，而且要事先布置妥当，免得开幕了后又来移动。一般的原则，舞台上灯光的效用，除了使观众看得清舞台上的一切(普通照明)外，尚有加强气氛表明时间(特别照明)等的责任，所以舞台上的光源，因影响观众的心理的作用须隐藏起来，使观众的知觉发生错觉的作用(缙觉Algiod是一种普通的锆误知觉。平常人都有这种经验)而产生我们所企图的效果。换句话说，观众当剧场灯光熄灭的时候，会感觉着黑暗，而注意集中于刚开了幕的舞台上，这时舞台上的右方射下一道强而带着亮碧色的灯光，照在一个物体或人物上，观众的心理由于错觉的作用，而章想这是一道很像阳光的灯光。反之，光源显露，其所发射出来的光线，观众的感觉因外界有实物刺激，错觉自不会发生，而所感觉得，这是一道儿碧色的灯光而已。所以光源隐藏直接加上加强灯光的效果，间接上却帮助着表演，实不可不注意。

舞台上灯光照射的角度，常因一时疏忽，破坏整个舞台面的美观，甚至影謇到演员的表情，该剧演出上就犯着这两个毛病。依话剧舞台的装置，似乎右方的光度应较强于左方，因右方靠近路灯的缘故。那晚演出灯光的配置，右方的光度相当地合适，左方则较明亮一点。也就因为这原因，而放在舞台右左的散射灯，两者几乎相对，成一直线，既废除脚光，而顶光又过微弱，以致演员一卖到台前，他的面部就糢糊不清。尤其三江好站立在警长右后方的时候，三江好的睑简直一丝也看不出，虽然阴影是增加「画面」美观的一部，可是明暗要有很适当的处置，不然所得的效果刚刚是相反的，况且因为那种角度所造成的阴影，非常的不自然。按照实际上来说，路灯的光线投射下来的阴影，绝不会在演员的右方。但是因为警长的位置较靠于左方的灯前，阴影自然就发生在右方了，这是一个空间的矛盾」而使整个舞台面发生不自然的现象。这是美中不足之二。

其三,月亮上升了，然而舞台的光度仍是一样地不变，间或因剧情的转变，左后方照射一股橙红色的顶光，这对于月亮投射的光线、角度、强度都非常不够。通常用来照射月光的，大都以聚光灯加上青色，假如这次的演出也能够这样做到，无疑地会造成一个更美的舞台面,同样的天幕的照射，全面的强弱一样，没有一种远近的感觉，变成一幅死板的背景。如果是靠近月亮的地方明亮一点，离开远些儿的地方，暗淡一些，这样或许会较为生动。

其四，因天幕的光线，比较前面的薄弱，因之，把路灯以及台前一切的道具、演员等的影子，投射到天空中去，设若以实际情形来讲，不是很大的笑话末？闭幕前刹那，天幕上边照射下的红光，还用得很适当，它指示着光明和希望，不过位置应该改在下面，由下向上照，同时可以暗示着义勇军的蓬勃气象。

写来自己也觉得有点儿那个，不得不要声明两句。我写这一篇检讨，纯粹是站在戏剧艺术立场上而言，绝没有私人的成见「有些地方因多讨论一下，恐怕有人误会我「吹毛求疵」，其实是我多噜囌的缘故，希望演出者加以原谅。

现在该说到演技方面了，先讲扮伪警长的谢锦标先生。那末我们首先要明白伪警长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在剧本上告诉我们的；他是出身于中等以上的家底，他的父亲是有名望的「大善人」，因为家乡被敌人占了，他逃出家乡，不得已才当这一份差事混碗饭吃的，同时是有点血气的人。这末样的人当然是富有情感，容易被人家感动的。他听见母亲老婆被杀了，他感动得流泪，当他发现卖唱者就是三江好的时候，口里虽说着：「该尽我的责任」，可是结果却愿意放他逃走，这完全是受了情感的冲动，一时忘记了他自己的危险。如果他不是窝有情感的人，一定不会这样做法。谢锦标先生对这性格的表现，可称是十分的尽职。动作很纯熟，而且和表情酤合得很匀称。本来一个人的情绪的发生，是受外部的刺激而和内部的思想配合而成的。我们看见警察打着车夫，设若富有社会思想者看见，心里觉得这种举动的不应该而有忿怒的情绪，倘若是素日轻视劳工的人看见，而反以为警察的举动是应该的，而有自尊的情绪。同是一样的事情，在两种不同思想的入所发生的情绪就不同，所以受了外部的刺激而还要配合着内部的思想，有了愤怒的情绪，自然会表露出来。这时我们身体上却有种种特殊的现象，颜面筋肉紧张而现红色或青色，心脏快跳，呼吸急促，声音急高，手足作势……等等，这种由情绪而起的身体的变动就叫做表情动作。这是以常人而言，当演员的就完全不同于在舞台上是没有真情的刺激，而要反应适当的情绪，而忠实地表现出来，也就是所谓演员的「表情动作逼真」了。所以这表演的技巧，要在于平素的熟练，使各部的官能使用自如，能够确切地运用情绪再现的方法，表演所欲为的表情和动作。谢锦标先生在这种演技上，粗枝大叶的表情和劻作是运用自如的。但在情绪再现的把握尚欠相当的修养。当其听到家底的噩耗的时候，他只有狂跳(狂跳或许说得过火,但他那时候由木箱边很急跳到台左去)，而脸部雨眉深锁，这些动作表情虽然是做得不错，可是他做得非常的不够，也就是不能把握着他的情绪的再现的演技。况且以剧中人的身份，虽在极度悲愤的时候，当着一个卖唱者我想是不会做出那样过激的表情和动作的。一个老于世故的人，不但不容易表出自然的情绪，并且能抑止而发出与原来情绪相反的动作。伪警长虽不能说是一个老于世故的人，可是也不见得他是个完全没经验的小伙子。所以我以为那伪警长，在外表是一种强自抑制的状态，而内心是充满着悲愤的情绪的。要尽量避免大动作的应用，而在小动作上加工。然而大体上谢锦标先生扮演伪警长是十分称职的。

扮演三江好的郑秋子先生，演得很好，他对于每一句的对话音调都用得恰当。对话是把戏剧介绍给观众最重要的工具,有人以为「对话」就是我们日常所用的谈话，自然每人都讲得来，可是在舞台上却就不然，同是一句话，在舞台上，有时要特别地夸张。比如剧中的私语、自语，在表情上要使观众会意这是私语，但是台辞却要使观众听得清楚。这样说来的确是有点难了，不过一个好的演员，他会运用声带的收缩紧张，造成适宜的「声气」而达到这目的的。这一点郑秋子先生做得好，「人」自叹地念着：

「……唉，穷人总是倒霉ᅳ到处都没有我们过的日子了。」

这一段自语的台词，他是念得多末的正确。对话中最难念的是自语、私语这两类的台词，它不但要注意音调的高低、快慢，还要注意声气的紧宽强弱的合拍。所以一般未经训练的演员，由于缺乏修养，每都把它忽略了。

全剧的演出，无论在那一方面来讲，拐三江好的比扮伪警长的是好过许多。单在对话上就很明显的，在舞台上排着雨种相反的声调；扮三江好的台词清楚스苜调动听而合宜；扮伪警长的因为多用，喉音及捲舌音，以致念出的台辞，使观众听得糢糊，更因多喉音的缘故，减低了不少表情的功效。不过东北我没有去过，或许东北的伪警长都是这种口音的也说不定，但是我有几位辽宁的朋友，听他们说话，并没有这样多的卷舌音和喉音。其实这种企图夸张其所饰的角色性格而「装腔」的办法，时常因技术运用不灵，所得的是相反效果，倒不如自己的声音好。

三江好唱「我告诉我同志们……」这段歌的声音，太过低弱，不能提高全剧紧张的情绪，而减弱高潮的成分。倘若以宏暁的声音唱出这段歌词，无疑地会增加紧张的气氛。同时那歌唱时的动作，低着头有力无力似的雨眼望脚前的河岸，这样不能表明在紧迫时候三江好应有的表情动作。

一剧的成功，不单在导演和演员的落力，其他的如服装、布景、道具、化装等，都有密切的关系。戏剧是综合各部的艺术，同时在一舞台上，表现于观众面前的。如果其中一部稍有破绽，就会影响全部的演出，各部要均衡的发展，统一的进行，方能完美。然而我们在「三江好」看到有部分缺少统一。最明显的是服装在季节上的矛盾。伪警所穿的似乎冬天的装束，而三江好所着的只是一件单衣，看起来又好像是夏天似的。服装不但是表明季节，而可说明该角色的身份年龄等等；伪警的装束，依我知道的，通常和军装，不管是颜色式样都有显明的区别。那晚上伪警所穿的，是中国最普通的军装，而且连一条「精武带」(横肩的皮带)都背错了。由中国来的，看也看熟了，事实上是不至于弄错才对，何况伪满的警察，是否还沿用国民党的制服样式又是个问题。这一剧虽不是历史剧，服装不用多大的考据，然而对于地域和身份的表明，不能不加以考虑。举一个例来讲，扮演日兵，而戴上一个「满金边的军帽，扮海峡殖民地的警察，而穿上中山装，两者相同的不适合，前的是表明身份的矛盾（有时特殊情形，如酒醉时戴错或其他原因，当然例外)，后的是地域的不合，那末伪军穿着中国军装，显然是不合无疑。

其次布景对于戏剧也是很大的帮助。「三江好」的布景，虽简陋，但很适当，尤其利用那些木块布成一条堤岸，上置栏干，中关石级，而和前方的路灯箱头配合起来，简直是幅谁緻的画图。木箱的放置稍为呆板ᅳ点，路灯下那几个，似乎是为着便利剧中人，大箱的左右各放置一个小箱，这样使观众觉得有点儿做作而不自然。

再其次化装只注意脸部。脸部的化装也很随意，没有个清楚的轮廓，三个伪警都一样的黑鼸鼸一团，而且油彩不匀，一堆深一堆浅，在那种阴暗的灯光照射下，更觉得糢糊。颈项和耳朵一点也没有上过油彩，从侧一看好像戴上俩面具似的；在下巴的底端和雨颊的下端，留明显的痕迹。三^好的化装较好一些，脸部上没有这些缺点，但没有注意在显露出来的手臂和胸膛，上些底子油彩，免得那洁白的肤色和脸部的底子不调和。那假发和假鬚，白白硬硬的一条，难看得很。鬚的样式也不对，两撇八字形的胡囊，不是高年纪(因鬚既那样雪白了)的人应有的式样。虽然他是假装的，.但也要能瞒得过伪警。这不是我故意挖苦，事实上是这样的！

其他尚有几点细小的事情，现在把它略为写下，但是千万不要说我「吹毛求疵」，为的是剧艺的完善。

一、三江好一出台，在他的腰间就露出一段素红布的刀把，这虽是小事，但在剧情上却有很大的关系。

二、伪警贴吿的时候，是不是经常背着长枪，一个没有特别任务，而是在敌人指挥下的普通警察，背长枪我想是不会有的。

三、伪警所带的马灯，为甚要用红灯,如果以马来亚的情形，红灯通常是交通阻碍的标记，难道伪满有这样相反不同情形？我不能明白。

四、三江好拿着胡琴而不拉，这是使人怀疑的，人家说：「装神成神，扮鬼像鬼。」他要假扮卖唱者，空拿着胡琴不拉，怎能瞒得过人家的耳目呢。

五、效果很失败，听见打桨的声音，而没有桨声。伪警长开枪打死警甲的时候，枪声来得很慢，以致两人拿着枪相对片时,况且那做枪声效果的火光，很明显的从布景后透出来。

归纳来说，全部的演出是不坏，但也不能说是成功，其中有许多的优点，足以掩饰其缺点。况且我自己不敢说这篇检讨，完全没有错误，那只凭我个人的观察所得而写，其中当然有许多值得我们讨论和学习的地方，被我遗漏了，希望同道们给我补充。如果演出者对我的意见，有所指示，那更是我所盼望的，我将以万分诫意来接受。

——**一九三九年一月卅日午后**

**(载「南洋周刊」第卅一期)**

@王修慧《方言文学一问题——答梅子先生》，1939

在「通俗文学」的讨论中，我偶然写了一点关于方言的意见，想不到竟成为严重的问题，高着嗓子喊口号的顺流者，引之为口号，为谋大众的幸福而加以辩正。准此，我是一个逆流者，就是「基本谬论」中所称的「存心与『通俗文学』为敌」的人，意外枝节，实在是想不到的，而凛之以大义者，盖如是矣。一月廿七日梅子先生发表了一篇文章：「和王先生讨论的方言文学一问题」，教我向「多方面的地方着想，不离开现实着想，以真正的义感去为大众谋幸福着想。」苦心孤诣，使我幸而知道所请「现实」的「义感」：又文中数见「大众」两字，才明白，大众的「幸福」与「同情」，则我又有何说呢？不过，着想之后，还是认为不妥当的，逆流虽逆于顺，但亦正是不敢离「现实」太远的着想，于是亦不能默而不宣。同时，梅子先生这次所论列的，已不是方言文学一问题，而是问题的问题，有几个地方，确实是不敢苟同的：

第一、梅子先生以为单举「这一次专辑中的方言文学……」而断定方言文学是不通俗，是未免「那个」。「那个」两字，也是太「那个」了。这只能怨喊口号的人太多，而实践的人太少，可以举例参考的材料，集其大成者还是这一次的导辑，不幸举出的又是初航先生的大作。至于以后无限量的「这次……这次……」，世事茫茫难逆料，恕我不能像胡适之大使说的：「五十年后……」。——我的断定它不通俗，也不是一笔抹杀，在墙报上通俗，在报章不通俗，一种人可以通俗，有多称人便不通俗。梅子先生又问道：「我晓得这次专辑中的作者……我可不知道他们是否也跟我一样的不是空喊的招牌者之流。」这颇不一定，要看他们是不是空喊？如果不是空喊，即失败了，亦不是空喊者之流。因为，喊所以表示热心；但空喊便是肺火、是虚火。

第二，梅子先生说：「『无所有』三字并没有语病，试问，目前大众需要的精神粮食是什么？是不是『三国演义』，是不是在方言文学之前的『有所有』？不，绝不。」

这实在颇为严重，好像有点暴躁，又是喊。因为梅子先生是在「通俗文学」中论方言文学，所以举例来说明即没有方言文学，亦有国语的通俗文学。「不，绝不」，用来极是，以前的「通俗文学」怎么能「展开现实」呢？关于这一粘了语病未能或免，病在误把「以前」和「目前」混为一谈。其次，梅子先生又说初航先生那三句大作，以为只根据一个朋友而就「认定这绝不可能，那也不可能，理由是很难邀得大众同情的」，难懂与不通，不能根据一个人的意见，但方言之通俗与否，根据一个人的意见，却并非不通的。例如我说:「厦门人不懂福州话」，这是我一个人的意见，但亦可以代表了方言的一「方」人。

「静静听」的三句大作，我至今没有懂得，亦有同籍的人不懂得，是之谓不通俗。

第三、关于拉丁文的并不是文学问题，梅子先生说：「不过是做证明方言文学有通俗的可能。」以及：「甲地的大众还可以适用，易于接受的粮食，还加以放弃，要等什么才是我们的粮食来。」梅子先生所说的「国语化」是什么？是用注音符号拼音吗？这，不是国语化。关于后一点，我已经说过几次了，甲是甲，乙是乙，甲乙不通俗。「这一次的专辑，是发表于甲种的人呢？还是发表于乙种人的呢？」「金叶琼思君」据说是通俗代表作，是不是方言文学，没有方言文学有没有通俗作品呢？「方言文学顾名思义」，就只限定在通用这种方言的地方的。关于前一点，无论化之又化，还是文化之语言问题，只能算是语言问题？并不能证明方言文学的可能通俗。

以上三点，是我浅陋的意见，梅子先生曰：「向着多方面的地方着想」，这亦是我希望于梅子先生的；至「以真正的义感为大众谋幸福」，亦希望梅子先生真正的努力为之。

同时，我觉得，我的意见虽不充分，可幸有口号足够补全了它。至于是非，则有现实可以证明。世风浇薄，未免使前驱领导者引为朝夕的袭击，断定居心为敌，于是抗战之余，又要抗敌了，岂不不可惧也哉？我不会离开现实，我要看现实，我祝福梅子先生的现实实现。

（载**一九三九年二月一日「新国民文学」）**

@楚琨《写在「南洋的通俗文学专号」后面》，1939

「南洋的通俗文学专号」出了四天，获得许多读者的爱读，编者一日内所得到的信不下十余封。这些信一致认为通俗文学在南洋是很需要的，希望写的人多写点大众所喜欢的东西；他们对本刊这么天天发表的通俗作品也有着许多宝贵的批评！最受欢迎的是陈南先生的章回小说和黄嫋云先生的「良姆教子」，其他作品则各有其爱好者。

编者对于「狮声」这回尝试，不敢谓之成功，但从读者来信和所接触者的谈话中，深知这回尝试已吸引颇大的注意，这使我们异常兴奋，若干文友已表示愿意有计划地干一下子。因为通俗文学如果干得好，马华新启蒙运动无疑地可以走到一个较高的阶段.，通俗文学实在是马华新启蒙运动的阶梯。但是开展通俗文学运动是一件艰苦的工作，首先我们得有几个百折不挠的主干，其次我们必须号召许多有志于大众文化的写作人切实合作，现在我们已经找到几位热心文友作为主干，我们要求广大的进步的写作人来参加这个运动。

编者认为通俗文学要真正深入群众，不但文字的内容和形式要通俗化，就是印刷装钉也要通俗化，出版物的价钱更要通俗化。我们必须编印各式各样的唱本、连环画、章回小说等，使大众花一分钱可以买得一本或数本的唱本，花一角钱可以买到一本或数本的章回小说。我们必须使所有的小书店、街头书摊，都卖我们的书。使讲古仙、苦力、码头工人、黄包车夫、学徒、小学生都看我们的书，这样才算得「通俗化」、「大众化」。

在目前，最切要的工作，是调查。如果不知道群众最熟悉的是什么形式，不了解群众所爱好的是什么作品，那么写作人便无从「运用旧形式」写出大众所需要的东西了。因此，我们要深入苦力间、街头书摊、讲古摊，调查现有的各种通俗本的内容、形式、价格及其销路。有了一个精密的调查，我们的写作人才有根据，才知道怎样去运用与改进。

（载**一九三九年二月三日「狮声」**）

@金丁《南洋文艺通俗化运动的几个问题》，1939

——答叶尼先生并致努力文艺通俗化运动的友人

在南洋周刊第卅期上，拜读了叶尼先生底「南洋通俗文艺运动的我见」，觉得叶尼先生的若干意见，都很值得我们来研究来商讨，因此仅将个人的理解，分述如下，给努力「南洋文艺通俗化运动」的朋友们，做个参考。

我所讲的几个问题如下：

（一）「南洋文艺通俗化运动」究竟有什么意义？

（二）为什么「旧形式的利用」那样的被重视？

（三）怎样建立作者间的关系。

（四）从秋白先生给鲁迅先生的信，说到理论斗争与意气抖纷。

现在先讲第一的问题：

「南洋文艺通俗化运动」究竟有什么意义

我以为有以下主要两点：即，一，加强侨胞对于抗战建国的认识；二，使文艺本身有了向更高阶段发展的可能。

这主要两点的意义，也许第一点还不至遭遇到明目张胆的反对，但第二点，就容易惹起死拖着「技巧万岁」的「艺术至上主义」者们的非议。因为艺术至上主义者，他们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他们不理解「艺术价值是美学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这种不可摇惑的原则。所以他们对于目前通俗文艺作品中的什么福建小调，或章回小说，当然会发生极大的疑问，他们会说：「难道这些东西，也有艺术价值么？」因为他们只晓得文字或句子写得特别一点（他们管这种特别叫作美丽），例如什么「卷天坐了马车来」「用眼睛吃冰淇淋」等等，他们是不管有没有人看，或是不是有人看得懂，以及看懂了又有什么用处等等的问题。

但是艺术至上主义者这种错误的见解，这种把美学价值和社会价值对立分裂的见解，是早已被清算了。一切进步的文艺工作者，并不是从今天才开始知道，使文艺有更高发展的可能，是只有展开文艺大众化（通俗化）这一运动的。文艺大众化（通俗化）运动，是整个文艺运动的基调、是整个文艺运动的正轨。关于这一大众化运动中的许多问题，八九年来，不断地有讨论，而现在也正是继绩过去讨论与结论，更进一步地更具体地展开，以获得更满意的解决。

文艺大众化（通俗化）运动，是有发展的，有进步的、所以文艺的大众化也决不是甚么暂时的过渡，将来的文艺，也还是要大众化的。

可是说到这里，也许会有人问我们：为甚么有了文艺大众化，又有文艺通俗化，到底大众化和通俗化有无区别？如果有，那区别在那里？如果没有，那理由又是怎样的？

关于这侗问题，我个人是同意周扬先生的意见的，即「通俗文艺是大众文艺同意语，而且这个名词（指通俗文艺）也只有这样的了解才是正确的。」所以在本质上，文艺通俗化与文艺大众化并无区别。但是抗战以后，为甚么许多报纸和刊物上，都登了不少讨通俗文艺问题的文章，为甚么说是通俗化与大众化并无本质上的差别，却又在名词上有了差别呢？这也是有理由的。理由是：文艺运动的发展并不是与政治的发展背道而驰的，所以在中国政治上有所谓统一战线，在文艺上，一向被人认为「大众化运动」，乃单只局限在工农大众作品的创造、工农大众作家的培养，以至被认为是属于一个政治集团影响之下的情形，也有了更新的发展。这新的发展，便是以拥护抗战为前提，团结一切阶胜和一切党派的作者，共同从事大众作品创造，并且广泛地培养各阶层中为大众写作的文艺工作者，这新的发展过程中，提出文艺通俗化，是有别于过去的狭义的大众化的（这个狭义是相对的）。

明白了这个具体的事实，我想对于叶尼先生所提出的目前通俗文学运动，和中国过去的文艺大众化运动有甚么异同的疑问，也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但叶尼先生还有一个并不是疑问，而用肯定语气认为南洋文艺通俗运动的提倡「不必怕人家说是国内搬来」，这种说法，我倒不以为然。因为文艺运动，以至任何运动的发生，都不是「外烁的」，而是有其内在的矛盾的发展的原因。「不把运动作为发展去观察，而把运动作为由某一地点到其他地点的移动去观察，这是机械的唯物论的见解」，是错误的。让我再重复说一句：南洋文艺的通俗运动，并不是国内「搬来」，而主要的还是南洋侨胞本身的迠切要求，我们只有就侨胞这迫切要求上，说是与祖国大同小异才可以的。我们断断不能说美国人也要求穿衣吃饭，中国人也要求穿衣吃饭这种共同要求，而认为中国人的穿衣吃饭，是从美国搬来的。如果这搬来搬去的说法是正确的，我们倒希望能有人把中国或南洋的「通俗文艺运动」，搬到苏联去，看看是不是也有可能?

至于叶尼先生说：「因为用通俗文学，会把文学分为两个，一个是通俗的，一个是不通俗的，造成文艺运动的不统一」，这样的见解也是不对的。因为文学之分为通俗的及不通俗的，这是一个事实上不能否认的现象。这现象不是从提倡通俗化才开始的，不提倡通俗化时，在文学上也还是有通俗与非通俗之分的（这只要翻翻中国文学史就知道）。并且即令照叶尼先生所主张的「大众化」，也还是有大众化和非大众化的区分的。但有通俗与非通俗之分，并不妨碍文艺运动的统一，提倡文学通俗化的人，也知道这文艺运动的统一，是根据了作者间的「抗战建国」的共信。但问题是，文艺运动统一了，并不是说这运动的发展，是没有斗争，也还是有斗争的。这斗争是随着通俗文艺本身的斗争，而展开通俗与非通俗，或大众与非大众之间的斗争的。只是这斗争并不是把通俗化的圈子以外的作者，当作要不得的敌人，或反动份子之类。

此外，叶尼先生说到「南洋文艺通俗化运动」，不是通俗作品运动，也不是「利用旧形式作品运动」，是对的。但这意见还得补充。我觉得这个通俗化运动的内容（不是通俗作品的内容）应当是大众底文化或艺术生活的组织，大众的文艺的创造，大众作家的培养，知识分子作家的大众生活的体验，文艺的形式与内容的新的改造，以至于大众语新文字之研究等等。不过我们决不能而且也不该像叶尼先生看到利用旧形式的作品写得多了，就说是通俗化运动是利用旧形式作品运动……等等等等，那是叶尼先生才有的说法。

还有一点，叶尼先生说：通俗文学作家首先要有实践的生活，但是这种实践并不只是写作。我以为任何的文艺作品的产生，都必须是生活实践和创作实践的统一，这是不能分离的。不过也有注意的地方，即所谓生活实践者，也必须加以说明，因为无论甚么人都有生活实践，所不同的是通俗文艺作品的生活实践，是进步的，不是堕落的，是根据了服务抗战救亡的各方面的生活实践，叶尼.先生在这一点上是含混的。

再讲第二个问题：

为什么旧形式的利用那样被重视

关于这个问题，我的意见是：所谓旧形式，在大众眼中看来，还并不是陈旧的、要不得的，像懂得欧化形式的作家那么讨厌它的。它是大众最熟悉的形式。但利用旧形式，这因为它虽然一方面是「单纯的概念的因循的形式，但一方面也包括着简明确定的表现」。利用旧形式，决不是生呑活剥，或把新内容和旧形式极不调合的勉强结婚，而是批判地吸收它那明朗健康的真正大众的要素。

只有无批判地运用旧形式，才会做了旧形式的俘虏，才会忘记新形式的创造。但也只有把「文艺通俗化运动」，看做是毫无发展的，才会觉得利用旧形式的被重视，等于把新形式的创造看成附属的东西了。

文艺通俗化工作者，如果把教育广大落后读者当作自己的责任，那就还要把那些神怪的连环图，或武侠及色情的小说的读者争取过来，从而也就要看重旧形式。

至于第三个问题：

怎样建立作者间的关系

建立作者间的关系问题，也正是作者团结的问题。文艺作者为适应全面抗战，发挥自己有利抗战的作用，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是怎样统一呢?怎样团结呢?我以为要团结要统一，就必须相互尊重、相互探讨，并且能切实地共同去工作。

但相互尊重，是必须坦白、必须公平的，必须「既不抹杀别人，也不菲薄自己；既不牺牲牲自己立场迁就别人，亦不强迫别人服从自己的意见」，在相互采讨中，一切不必要的琐屑的争论，是决不允许的。但是自己与别人思想上的不同也必须严格区别，不能弄成模糊。至于切实的共同工作，这是说作者之间，根据当前共同的任务，都必须分担那共同的工作，而不是站在那共同工作以外说风凉话。

最后，说到第四个问题：

从秋白先生给鲁迅先生的信说到理论斗争与意气纠纷

这个问题，是我自己意料以外的问题。因为叶尼先生虽然在他文章开首一段中，把应该平心静气表白自己的意见，不带有一点意见（我想这「意见」两个字是指的「意气」而言）或宗派作用，以避免无谓的笔战，说得很明白了，然而在讲到「文艺大众用话问题」中，却忽然扯到六七年前秋白先生对我个人文章的批评了，这使我不大理解叶先生的用意所在。如果说这是因为责备目前的通俗化的作者中有人主张用语欧化吗？那倒不见得，因为在理论上在作品上这样的人还少有（这是指通俗化运动座谈的人）。倒是一些不愿继续鲁迅先生战斗精神的英雄作者，他们一方面写一些非通俗的欧化句法的作品，一方面又在通俗化作品中提倡文言文。我个人对于通俗作品的用语问题意见，有过座谈的记录，不再重复。但这里问题是在于叶尼先生的意思，乃是说，你六年前也写过欧化句子的作品。但这是表示叶尼先生比另外读者多知道一点文坛掌故呢？还是说「你不行，我一开始就不错误的？」其实叶尼先生对于「尖锐杂志」上的我的文章，足不会看过的。我记得当鲁迅先生把秋白先生的意见同我谈起时，我自己倒的确有了纠正的机会，而且亦的确良深感激。可惜这件慈善事业，早在六年前就由秋白先生作了，叶尼先生未免姗姗来迟。

其次，叶尼先生用一位标准少年批评家，说是我的「童话」第一段就看不下去，但是倘使那儿童是进过学校的，认识字，我想大概会懂，特别是第一段、第二段以至第三段。我写完后亦曾请教过一些小朋友他们的意见，他们倒不如那位标准少年批评家那样简洁了当。但这里问题主要还在于叶尼先生想要强调他的地方性而已。地方性的重要，我们并不忽视，但我们更不忽视的是像苏联的童话「镖」那样的作品，受到许多国家的儿章读者的欢迎。

至于内容也要通俗化，这问题在十多个月前，我在「狮声」发表的文艺讲座中，也详细讲起过，也不重复了。

此外，叶尼先生把我说的「袭击」看成「理论斗争」，从而就断定我害怕理论斗争，这始终都是叶尼先生的说法。我是说，我们要注意理论斗争的，但不必挑起无谓的笔战，因为我们有些朋友，有时因为理直气壮，对一些无谓挑衅，总是用大力去应战，那实际是上了旁人的圈套。理论是可以讨论的，参加通俗文艺座谈的朋友，我想都不至于不希望旁人发表意见。但譬如南洋刚刚提起通俗文学时，就立刻有人用「媚俗」来加以讽刺，对这类讽刺漫骂反无原则的发脾气的文章，我最近是更少兴趣了，我是连看看都不看的。间或有朋友把那些非骂我不足以挽救他自己没落的文章拿来，可是我也还是暂时搁起，免得那些人因我而蓬蓬勃勃起来。

然而我写这一大篇话，不仅说明我为甚么前次说到「袭击」，而且还因为希望叶尼先生有过很大的努力与贡献，所以就有要求集中力量，来切实共同负责扫除那些文化运动的障碍。

**一九三九年二月三日**稿

（载**「南洋周刊」第卅一期）**

@流浪《「诗歌」座谈》，1939

主催（楚琨）报告：今天座谈的程序共分四部：（一）诗歌的音韵问题。（二）诗歌口语化问题。（三）诗歌的朗诵问题。（四）旧诗的利用问题。

（一）诗歌的音韵问题

主催：中国的新诗，从历史的发展看：向来分为主张「有韵」和「无韵」的两个派别。郭沫若、徐志摩两先生是属于前者.，俞平伯、周作人是属于后者。直到抗战以后，情形仍然这样。如郭沬若藏克家先生继续写他的有韵的诗；胡风郑振铎先生所写的却是无韵的。由于抗战的发展情势，和文艺通俗化运动的展开，产生了诗歌的朗诵，大概郭沬若先生所指的有韵，并不是专指音韵而言，而是包括声调及音节在内。究竟以后的诗歌，要走上有韵的路，还是无韵的路？

祖山：我认为相近的就可以押上去。

蕴郎：我还有个疑问，就是韵呢？还是音节呢？我以为诗歌是一定有音乐性的，有韵的可以很顺口的读下去，没有韵的就不能，可是我以为不必太严格；我们不能因为音韵而破坏内容，但是节奏是不能没有的。

刘思：一种有韵的，一种是没有韵的。我们要看清读者对象。过去卞之琳在北平写的诗，差不多是很美丽的，也没有韵，但却很难懂。——我们不能因为没有音韵而决定好坏，我们应当决定于它的效果。

孟雷：要讨论诗歌要不要音韵的问题，应当先解决没有音韵的诗歌，算不算是诗歌？根据我自己的见解，我是认为没有音韵的诗歌，不是诗歌。……可是诗经，他自然而然而有韵，所以我们不必太严格，只要问这韵律能够增加作品的感情的力量没有？

国华：关于音韵问题，根据我过去写作诗歌的经验，我对于音韵是非常注意的，不过，我的主张跟我的实践不同，我也是赞成没有音韵的诗。比方外国的诗歌，无韵诗也有很伟大的成就，像米尔顿的「失乐园」，是一首无韵的长诗；但我们读起来的时候，只觉得这首诗是非常浑雄伟大，诗里的节奏若合音节，仍不失其为伟大的诗篇。例如近代的美国诗人罗勃佛乐斯，他用工厂工人的口头语写诗，很不注意音律的问题，但他的诗歌是富于强劲的风格，内容充满泼辣的韵味，自成一派新的作风。他的影响非常大，他如密新斐尔的咸水歌谣，都属于这一派的作品，这些作品都受到批评家很高的评价，所以只要充实的内容，丰富的情感，虽然没有音韵也无伤大雅。

金丁：我觉得诗歌音韵问题，首先应该分别所谓音韵，是不是专指韵脚而言？我认为诗歌要有丰富的旋律，不一定要有脚韵。如马耶柯夫斯基的诗，便是这样的东西。又如徐志摩曾经写过的这样的一首小诗：

女人的未松的裤带

等候着男人颤抖的勇敢

这首诗自然是下流的，但是那「旋律的自然」却值得注意。

广川：韵是有意思的，但不是必要。

林岗：我从前也读过一些旧诗，觉得有韵的读起较顺口，没有韵的不能朗诵。

孟雷：音韵能增加诗歌的力量，但不能过分强调。

金丁：音韵可帮助诗歌的力量，但我们不能说诗歌非有音韵不可！

如旧：音韵不是主要的，诗歌如果缺乏了丰富的感情，任你把句子写得怎样美丽也没有用处。过去「文学季刊」在北平出版的时候，有一期里面，有这么一首小诗：

独自的时候，

无端哭醒了，

哭，并没有眼泪，

夜夜做不完的梦。

只落得永远画不圆的圆圈。

……

这里面可以说是没有韵的，但读起来却很能够刺激人们的情感。

主催：好，现在我们可以结束，就是音韵应该包括旋律、音节及韵脚而言，而主要还是要有丰富的情感内容，因此音韵专是指韵脚而言是不大通的。反之，如果写诗为了押韵脚而妨碍到丰富的情感的发展，我们应该毫不顾惜地丢弃。现在让我们讨论第二个问题。

（二）诗歌口语化问题

主催：诗歌要通俗，必须口语化，这是很明白的事。我们应该如何从口语吸取诗句？方言在诗歌上应该怎样运用？对欧化的句子采取什么态度？诗人怎样学习大众的口语？这都是值得讨论的问题。

易游漫：给大众看的诗歌，不是口语化，就不为大众所了解，但要给大众了解，专用地方的口语也不能够，我们要向大众去学习去体验，所得来的口语，才是真正的口语化。

微风：诗歌口语化，它在诗歌作用上是很重要的；中国的诗歌，从前本是口语化的，但后来被特殊阶级的文人，搬进象牙之塔里，致所写成的诗为大众所不懂。故诗歌口语化，可以帮助解决大众问题，并且可帮助解决前面谈的音韵问题。

刘思：口语化是诗歌自救的办法，过去诗歌所以不容易得到大家的欢迎，就因为那里面欧化的语句太多，这是和他们的生活隔离的，所以口语化可以解决欧化的危机，但是我们并非反对欧化。

金丁：我对刘先生所说的，补充一点意见，我觉得我们应该说：我们要写得「中国化」，也就是所谓「国语化」。因为口语也有进步的，如抗战以来所产生了的许多「新名词」、「新术语」，如「游击战」、「抗战建国」！所以我们必须创造新的语言，这才能成为大众的语言。

主催：也不必太抽象。

如旧：这因为各个作者生活方式的不同，创造出来的东西也就不能一样的。如戴望舒的「我底记忆」：

我的记忆是忠实于我的

忠实得甚于我最好的友人

它存在在燃着的烟卷上

它存在在绘着百合花的笔杆上

它存在在破旧的粉盒上

它存在在颓垣的木莓上

**……**

这因为所表现的是自己这一阶层的生活，所以是很难叫人看懂的，什么叫做「记忆是忠实于我的」呢？什么叫「存在在破旧的粉盒上」呢？所以不用说是没有人看懂的。我想，如果要他不抽象，最好还是向大众的活的口语去学习。

祖山：据说：鲁迅先生的文章，许多中学生还看不懂，其实，他的文章是很口语化的，我想这是艺术上的问题吧！

主催：不错，鲁迅先生有许多文章是中学生看不懂的，譬如「秋夜」起头那几句：「我的窗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以及另一段的「天高得奇怪」，本来是口语化的，可是学生不懂，他们不明白鲁迅先生为什么要那样写。我们就不同：我们不但懂得那些句子的意思，而且觉得写得很好。这是不是只能从艺术上来解释呢？

如旧：不是艺术高不高，而是生活体验的不够。因为艺术，也并不是蒙住眼睛，就可以创造出来的。它不能跟生活脱离！如穆时英在「公墓」里面所描写的关于女人的许多句子：

「飘来比银铃还婉约的笑声！」

「眼眶上镶着银白色的水点！」

艺术总算高超了，但有几个人会看懂呢？在现实社会里多数人看不懂的东西，它的艺术价值就有问题。

流浪：我想也是生活体验的问题，因为在读者中间，年龄和身份都有关系的。

金丁：我同意是生活体验的不同，所谓艺术价值，应当是美学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柯仲平的东西，既美又能使大众理解。这是一个例子。

宫扉：然而藏克家的诗呢？他是描写大众的，句子又是口语化的，为什么有许多智识份子也不懂呢？

蕴郎：藏克家的诗，所以为大众看不懂，就是象征句子太多。

主催：这里就发生一个问题：通俗化的诗歌要不要象征的手法呢？

广川：有些地方可以用象征的，譬如说一个漂亮女子嫁给一位丑恶的丈夫，在我们福建，就有「好一朵鲜花，插在牛粪里」的成语，这一类的象征，是谁也听得懂的。

流浪：我以为诗歌不但「可以」运用象征手法，而且「应该」运用象征手法，因为它究竟和散文不同，它必须含蓄些、精致些，要写一首令人寻味的诗，适当的象征或比喻是十分必要的。不过比喻或象征要从大众的语言去汲取，不要太文绉绉，使大家不懂。

主催：再谈谈方言在韵律上的运用吧。

国珍：中国言语极形复杂，在若干语腔不同的地方可用当地的方言去写诗歌，但仍应带有广袤性才对，所以古典的，大众不易懂的话语，都要避免。

金丁：方言是可以运用的，在方言中，我们可以找出许多巧妙的生动的比喻、措词、用字。

主催：现在可以结束了：诗歌要口语化是没有问题的，不过，一、口语必须是大众的，富有广袤性的。二、象征或比喻，必须是大众所能理解的。三、带有地方性的语句可以运用。四、运用口语，是批判的、发展的、创造的。

（三）朗诵问题

主催：诗歌朗诵问题，是抗战发动前后所提出来的，陕北艺术学院沙可夫、柯仲平等曾经举行过朗诵会。请大家对这问题发表意见。

盛金：诗歌应该是能够朗诵的，因为诗歌是写给大众看的、写给大众听的，能够朗诵的诗歌，对大众的影响，必然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主张诗歌朗诵。

朱绪：我不曾研究过诗歌，但我可以根据我的演剧的经验，随便谈谈。我曾经导演过好些剧本，有几个有诗歌朗诵的应用，我觉得朗诵不光是直直白白地读出来的意思，而是包括声调、表情等的运用在内。

金丁：朱先生的意见是对的，不但从戏剧的观点是如此，诗歌的朗诵也当然不能脱离这几种条件：一是向大众学习；一是教育大众。所以朗诵是不能忽略的动作。

刘思：好的诗歌大部份可以朗诵，不过现在我们所提的与从前不同，比方旧诗中的易水歌、孔雀东南飞等，是可以朗诵的。但朗诵的常是自己一个人，现在的就不同了，我们要同大众一起唱，所以作品的取材用语等，我们就要力求通俗化。

主催：现在请诸位朗诵一下，好不好，旧诗新诗都行。

孟雷：用普通话朗诵，不自然，我提议用方言朗诵。

（大家要求刘先生用家乡话朗诵旧诗，继起朗诵者，亦有数人。）

金丁：刚才诸位所做的都是吟，不是朗诵；朗诵应当还有表情。我以为应当把内容所含的意思和情绪弄熟。

（用北方话朗诵柯仲平的「自卫军」）

林岗：无论小说，戏剧以及诗歌都可以诵，不过诗歌可说是较容易的，诗歌的朗诵虽需有技巧相配合，但是技巧的配合绝非如戏剧的表情或说白。因为如果过于强调，即不能很自然给予群众真切的印象，我是主张以自然的音调朗诵的。

国珍：如果一个人对于某一首诗是有深切了解，在朗诵时候，他的声调表情一定比较自然。

国华：根据兄弟过去在广州参加过的朗诵，觉得他们都是综合的，包括民歌小调，还有化装朗诵，朗诵实在是综合的艺术，表情、姿势都要顾到，不过声调顶重要。

（四）旧诗问题

主催：在目前，我们要运用各种文学形式，争取各阶层的读者群众，站在这个立场，对于旧诗利用问题，是可以讨论一下的。

国华：「木兰词」这类旧诗的形式，很可以利用的。

孟雷：我的意见是相反的，我认为我们在这提倡通俗化文学运动的时候，我们不应又来谈旧诗利用的问题。

金丁：我的意思，旧诗是可以利用的，但应当要有现代化的内容和大众化的感情；不过这并非主要的，譬如「救亡日报」上，就发表过不少这样的作品；又如鲁迅先生哀悼上海的几个青年被杀的旧诗：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这样的诗，要是能够写，也听他存在。

主催：现在就结束吧，在通俗文学运动中，我们不提倡写旧诗，但也不反对写富有爱国情绪的旧诗。

（载**一九三九年二月十七——十八日「狮声」**）

@流冰《通俗文学在马六甲》，1939

XX兄：

马六甲的「通俗文学会」已经在上个礼拜天下午举行过了，本来想把座谈的记录寄给你的，但是因为那天我们着重的问题是组织和工作问题，对于理论，因为星洲的同志以及各副刊杂志上都发表过许多，我们又没有什么特殊的意见，所以比较简略。因此，大家的意思是觉得不必把记录寄出，只决定由我写封信把那天的情形告诉你。可是，我把它一搁就过了几天，这是很对不住你和那天到会的各位朋友。

我们开会时间是下午一时半，但还没有到时间，大家都来了，尤其是炼晶和李髓两位，他们上午是要到离马六甲埠七英哩的海滨去参加他们的剧团野游会，但一时四十分他们便踏着自由车兼程赶到了。那天到会的有九个人，就是春其、金坡、莹姿、筱仙、炼晶、李髓、晓风、玉旺和我，讨论的题目如下：

一、 我对南洋的文艺通俗化问题的意见。

二、 我对于星洲的纲要和工作方案的意见。

三、 怎样推行马六甲的文艺通俗化运动。

临时主席是我，记录是炼晶和金坡。最初，大家都似乎不愿先开口，也许是都感到无从说起吧，于是便请莹姿先生报告了一些星洲座谈会的情形，接着便由我这蹩脚主席来一个开场白。其实对于通俗文学，我相信大家的见解都是差不多的，我们目前的主要工作还是在推行，换句话说就是实践，因此那天我提出了两点意见请大家注意：（一）我们不要把通俗文学运动，单纯地看做作品运动做，应当把它看做是一种文学运动推广，使它深入大众，使它和马华救亡运动、马华新启蒙运动联系起来。（二）最近，有文化人在分析说，目前马华的通俗文学运动有两派，一派是某某领导，又一派又是某某领导，我觉得这分析是不对而且不应该的。在座诸位都是热心通俗文学运动的人，我相信大家都自然明了，我们是并没有分派，同时，星洲所有的同道也没有想到派别。彼此意见有点不同，是每一种文学运动发生时必有的现象，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相信那位文化人的分析（这两点，我希你给我一点意见）。

我的开场白一过，大家都主张把第一第二问题从简讨论，所以大家很少发表意见。对于星洲的纲要和工作方案也只由我宣读一次给大家听，结果没有什么异议，只有几个名词上的怀疑，决定由莹姿先生私人写信请你解释，我想她的信早已到了吧。

对于第三个间题，我们就开始了长久的讨论，现在只能把结果告诉你：

（一）关于组织问题，我们决定组织一个「马六甲通俗文学运动委员会」。内设总务、研究、宣传三股，总务股三人、研究股二人，宣传股二人，执行委员七人。

（二）写作分配：由各人自动认写或推举如下：

章回小说………………筱仙民歌……………………李髓、晓风、金坡、炼晶

诗歌……………………莹姿报告……………………玉旺

童话……………………流冰

（三）推行问题：

（一）决定和本地筹赈会宣传部合作，发行小册子，举行通俗漫画宣传，举行街头演戏等等。

（二）由在座各位认捐基金（当场捐四十五元），将我们的通俗文学作品印成小册子分发宣传，等到成绩较好时，再请筹赈会出钱印发。

最后，决定下次讨论题目为「通俗文学的创作诸问题」。时间由总务股定。

散会时已下午四时半了。

那天的情形就是这样，你有甚么意见吗？祝

笔健。

弟流冰启二月十七日

（载**一九三九年二月廿五日「狮声」）**

@陈南《「金叶琼思君」自序》，1939

离开「金叶琼思君」在狮声副刊「通俗文学专号」刊出来的时间，算来整整三四个月了，虽然自己很明白这些作品的发表，是始终要遭受「艺术至上」的正人君子们所痛绝或者怒目而视的，所是刊完之后，据远方朋友的报导，这些不成器的东西，居然还被一些没有上过大、中小学的店员，工人们剪起来传看，这倒使自己非常感得不安！因为生活皮鞭的抽打，在题材的这一方面，实在是粗糙而简陋得可怜！

一向对于自己写出的东西，也正像对待自己的漫长而凄苦的回忆一样，我很愿意被忘记得干净的！可是目前还有些文坛上的斗士们，竟或明或暗地加以抹煞、讥笑了。例如在狮声副刊所发表的「柏王梭招亲」，就有「为文化而努力」的青年朋友，拍着我的肩膀：

「哼哼，姓陈的，你现在也提倡招亲了！」这种从鼻腔里流露出来的微笑，与其说「有点面目狰狞」；那倒不如说「理解错误」来得确当！

然而这也就值得自己的怀疑：利用最陈旧的，可是为大众所熟悉的民间用语的标题而描写了一个「荷父」，「华母」的义士柏王梭，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同情而入了牢狱的义士，是否就已经触犯艺术的尊严呢？如果根据了这一逻辑，那么，老舍写了「王小赶驴」，那一定是叫全国同胞都丢下事情不做而「赶驴」的了！内容怎样，他们好像不愿意管的！因为多看书既容易损坏眼力，只有摇头摆尾抖擞不干净的泥浆，却可以抬高自己的身价，这倒是新奇的作风！

记得一年来上海通俗读物编刊社印出来六十多种小册子，它的题目不是「马秀才训子」也就是「×××造反」，几乎没有一种是正经的；可是这些东西，在国内的引车卖浆之流中间，却不胫而走了。可见民间的爱好，实在未必会跟绅士们的相同！

旧形式的利用，固然是文艺通俗化的桥梁，把它看做洪水猛兽一样而一定非处它死刑不可，大约也不很妥当罢！谁都知道新的势力会在民族革命战争的炮火里生长，旧的必然地会逐渐被淘汰，可是在高叫着「团结抗日」的今天，抗战的营垒，既然包含着多样性的，旧的封建阶层既然存在，他们大都与新兴文艺少有姻缘的，我们天天喊着「宣传民众」，那么我们还是用旧形式新内容的东西来争取他们呢？还是让「金瓶梅」、「肉蒲团」一类东西来剥蚀他们的生命呢？我想，只要不是另有用心的人，大约总比我懂得清楚吧！

而在南洋，旧形式的作品的读者，也未必会就比新的文艺作品的读者少得多少！这只要到牛车水附近几条僻巷里去看看卖「雪鸿泪史」的旧书店的数目有多少，那就可明白了。

这也就是我要在文豪们的痛骂「艺术水平低落」声中而刊行「金叶琼思君」的动机！

草草写来，没有请名流学者介绍到国内去，寒酸是可知的，但想起那些不针对着问题本身下一番研究的功夫而加以批判，却以骂人为快的东西，那么我这一小册子的出世，大约不怎样浪费纸墨罢！

（**一九三九年三月八日，「狮声」副刊）**

关于「前夜」的演出——答客问 王芝

问：这几天，天气熟得真要命，白天简直不愿出门，特地晚上来找你，请教关于「前夜」演出诸问题。你现在可有空？

答：有空，请你提出问题来，让我们一道来讨论。

问：好吧，我首先要请教，这次「武汉合唱团」与「业余话剧社」联合公演，到底冇些什么大的意义呢？

答：要圆满地答覆这一问题，恐怕要花许多时间；那末就让我扼要地说说吧。

头一点，我要请你注意的是，这次的联合演出，在现阶段的马华救亡运动上，意义是非常巨大的，因为它的演出，不但加强了筹赈工作，而且配合了马华救运中的宣传教育工作，大大的援助了抗战事业，争取第二期抗战胜利。

问：这样说来，「前夜」当然是一出救亡剧了，那么它含有些什么教育意义呢？

答：「前夜」的中心内容是反汉奸，充分地暴露了一九三六年天津市里的汉奸行为，勾结侵略者办私货、剥削工人、压抑爱国运动、刼杀爱国青年……。所以我说，「前夜」的演出，可以加强侨众对于汉奸的认识，在「抵货除奸」的意义上，尤其是有伟大的宣传作用。

问：很好，演出的意义，刚才你似乎还没有说完？

答：是的。现在让我说下去。

第二，「前夜」的演出，在推进马华戏剧运动的进程上，有着如下的意义。

其一是，在筹赈会和剧团的密切合作上，更广泛地展开了马华救亡剧运，积极发挥救亡戏剧的效用，长久地支持马华筹赈运动，争取「长期抗战」的最后胜利。

其二是,进一步提高了马华戏剧的艺术水准，以争取最大量的观众；并且稳定话剧的基础，使能在戏剧运动中发挥它的主导作用。

其三是，沟通各地剧团，进一步，达到建立戏剧界统一组织的目的。

以上的话，总算概括地阐明了联合公演的意义了，未知你认为满意吗？

问：谢谢你，现在我想知道剧本的艺术技巧，演出的效果、结构、气氛等等。

答：在艺术技巧这方面，这个剧本是上水准的。作者利用一个生动的故事，暴露了当时天津汉奸的卖国行为。四幕救亡剧经过艺术的制作，形象的表现，颇能抓紧观众的情绪，使他们丝毫不觉得这是口号或标语，而是真实人生中的一个片断。

剧中人物的个性比较单纯，却都是现实的，充满着时代的气息，有生命、有血肉、有灵魂。像白次山、刘济成、张敬针、杨五爷等一群禽兽，直至目前止，还不曾绝迹，代表光明面的，如「林建平」式的救亡青年，正不知多多少少。白青虹，在作者的笔下,显然是全剧的主人翁，是大时代中的女英雄。无论如何，像青虹这么一个人物，似乎太理想化了。郑文萱，代表着没落中的小资产妇女，她苦闷、抑郁，对富裕的「活尸」似的生活感到大不满，可惜她不知道苦闷的根源，也不知,道怎样去反抗。

由于结构的严密紧凑，相信演出的效果不会坏。根据中国剧坛的报导，「前夜」是时常被上演的，而且很能吸引观众。

富于浓烈的戏剧性是「前夜」的特点，这特点，在观众欣赏水准低落的马来亚，将是吸引大量观众的根由。例如第一幕中，「花园中的黑影」便是引起兴趣的焦点——观众当然很想知道黑影是谁，究竟以后抓到这黑影没有？第二幕中，建平之被绑，直至建平的被释走，承接着第一幕的错综的恋爱关系，仍使观众的兴趣继续保持。第三幕，青虹出走，白次山侦骑四出，观众当为她捏汗，愿意知道青虹的下落，自然也就「且听下回分解」了。第四幕是高潮，利用粗线条的表演，较快速的片子工及精细的后台效果，可能加强高潮的戏剧性，加强浓烈的舞台气氛。

关于本剧艺术技巧方面，恕我只能粗枝大叶地说了这一点，平凡得很。

问：那里的话。听说排演的时间很短促，到底真实的情形怎么样，你大概知道吧？

答：是的，时间着实太短促，而且无论演员职员，都不能集中精神来对付「前夜」，原因是「武汉合唱团」刚在最近演出「雷雨」。你想，一位导演要同时导演两个大戏」演员好些是跨两个戏的，职员也一样，要兼顾两局戏的舞台技术工作。

问：这样看来，岂不是影响到演出的成绩吗？

答：不至于，因为他们这班青年人很吃苦。肯苦干。据说每天由下午两点到六点排「前夜」，早晨二点开始排「雷雨」，往往排到天亮。

还要谈些什么呢？

问：时候不早啦，改天谈吧。谢谢你今晚给我的许多教益。

答：不必谢我，该让我们谢谢这班努力于救运工作的戏剧战士！

(载**一九三九年四月一日新国民日报「戏剧长城」)**

**小**姐和茶房—「前夜」里的两要角 蒲克

青虹——陈英饰

如果不是还和我说了几句潮洲话，我真不相信那位满口北平腔，道地北方情调带着美妙尾音的国语的，是一位潮州产的南方姑娘——是在一次集会中，「日出」的导演吴君介绍该剧的主角，就是现在担任「前夜」中的「青虹」角色的陈英小姐和我相识。

她是热情和前进的，虽然，她的打扮是像一位高贵的小姐，但群众中，却时常能看到她的影子。

一个偶然的会谈，我们谈到「日出」里面的人物。「你对白露的下场觉得怎样？」我问：

「她就不应该自杀，要跟方达生齐去奋斗！」她那样热烈的回答我。

「不过，白露的环境实在太坏了！」我带着讨论的态度和她说。

「那里，我真的不相信环境是不可以克服的！」她坚决的说。

这便是陈英小姐的姿态，她是那样的热情和坚决的抱着奋斗的意志。

她最爱读普式庚的诗，她说：

「读他的诗就好像胸口有一团火。」

我想起了「日出」里白露爱念的那句诗，「太阳出来了！黑暗留在后头，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

这是一句多么伤感悲欢的诗。白露竟爱上了它O可是，白露是白露，陈英是陈英，我又想起了几句诗：

「我们还吐着自由的烈焰，那些为正义的心还跳跃着，吾友！就得将那心灵上至情的流露，贡献给祖国，……」

这边是陈英小姐所爱读的普式庚的诗。

所以，我说，白露是白露！陈英是陈英丨

林建平——李承饰

在「日出」里面，他是担任了「某房」的角色，他用了很大的决心和努力来完成这角色的任务。「日出」公演后，他表现了给人家很满意的成绩。

他做起事情来，是像一位「事业家」那样有条有理，从头到尾的负责者.，他开起玩笑来，却比小孩子还要活泼、天真。

有一次，我们谈到关于戏剧方面的问题，我忽然觉得他像很苦闷。

哦！原来他是在担忧着演了「日出」的茶房之后，在演技上有了畸形的定型。因为，有人说他现在演剧都带着茶房的作风。

这一次，「前夜」选了担任林建平的角色，一个和茶房完全相反典型的角色。

这是给了他一个很好的克服和教育的奋斗机会，我们相信他一定能比在「日出」里还要努力！林建平在第二幕被抓到旅馆时，是穿了茶房的号衣，充当着茶房隐瞒逃脱的。一天，在排这一段时，他向我叹息说：「茶房仍旧是茶房。」

(载**一九三九年四月一日「戏剧长城」**>

请响应我们的号召——发刊「戏剧长城」 编者

最近的马华剧坛，似乎更形活跃了。

由于「武汉合唱团」的许多独幕救亡剧的演出，以及最近「雷雨」及「前夜」相继在星洲献演，说明了马华剧运在质与量两方面，都有长足的进展，而且在展开救亡戏刺这一进程上，已昭示着光明的前途。

然而，救亡戏剧是离不开艺术的。要保持原有的观众，及争取新的大量观众，发挥戏剧的社会效能，戏剧工作者应该不断地加强「自我教育」和「集体教育」。无论在戏剧的理论、艺术和技术(其实艺术可以包括技术)都要进一步的探究，使演剧的水准因而提髙，加强戏剧的宣传教育效果！

事实上，马华话剧的基础是脆弱的。但由于抗战后客观情势的迫切要求，再加上文化工作者的开拓，这短促的期间中，逐渐使这一雏形的东西长了羽毛。

诚然，马来亚踉中国是不能分开的。可是马来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其本质跟中国的不同是事实。作为抗战文化运动中的戏剧工作，应当配合马来亚的现实环境，积极的为祖国的抗战而服务，消极的为推进马华社会而努力。

基于上述的意义，我们觉得发刊「戏剧长城」是重要工作之一，希望理论上，实践上、研究马华剧运的路线，工作纲领，中心任务，以至于演技，舞台技术，整个的戏剧艺术，同时，更希望能介绍多量的富于地方性的剧本，以应各地剧团的迫切需要。

话虽然是这末说，但要真正达到目的，主要的是一切戏剧工作者，一切热烈的观众以及编者的逋力合作；只有这样，才能使「戏剧长城」名符其实，才能使上开的支票能够兑现。

深愿这一个号召，能够得到全马戏剧战士的热烈响应！

(载**一九三九年四月二日新国民日报「戏剧长城**」)

「前夜」试演试评 黄莳

「前夜」四幕救亡剧的试演，如果用最严格的眼光去批判，它的成功是有限度的。即是说，在正式公演之前，还得下工夫去克服一些缺点，才能真是一个完美的演出。

先说演技

谢锦标的演技，早有定评。「雷雨」里的鲁贵，许多人都认为是他的杰作。可是拿鲁贵来比较「前夜」里的白次山(谢锦标)，我觉得还是后者演来更真实。理由是：舞台上的鲁贵，也许是演得太卖力的缘故，不免有许多「抢戏做」的场面，而且犯了「噱头主义」的错误。舞台上的白次山呢，却恰到好处。然而，整个说，表现白次山的气愤则有余，进一层，表现他的「老奸巨滑」，则仍嫌未足。

郑秋子饰刘济成，可以说是一个成功，不但位置走得适当，而且台词清爽嘹亮，动作表情，都能抓住剧中人的个性，更能抓紧剧情发展的焦点，创造浓烈的舞台气氛。

林建平一角，就前晚的试演说，有许多地方是值得特别注意的：第一幕中，表情动作，都不像是个文莽、光明正大的热血青年；双眼常闭，斜眼瞧人，背稍驼，这些动作，跟剧中人的个性似乎是不相称的。唸台词时，还未能充分地运用嗓子，熟练地使情感配合台词；有时候ᅳ声音低而疾，会使观众瞠目以对，不知所云。

该提起的还有二女角，一是扮郑文萱的杨人侃；一是扮白青虹的陈英。二女角的声调都嫌小。尤其是在第一、二幕。文萱是没落的小资产妇女的典型」她仿佛是一件商品、一个玩具，怪可怜地度着痛苦的精神生活，可惜的是在杨女士的演出，还不能教人充分地可怜她、同情她。平淡的地方倒演得很不错，可是她应当更激动、更苦闷、更神经质。

白青虹，第一、二幕的演技不如第三、四幕，也许是因为后两幕演戏的机会多，及剧情的发展使然吧。

配角方面，值得注意的是杨五爷，小傅。此外，好几个配角都太忽略了舞台上的合作，显得很生疏、勉强。

再谈舞台技术

布景——第一幕的月亮太低；第二幕右边的门下，不该开一个长方形的罅；第三幕的傢具摆得太凌乱，而且不大像一间书房，第四幕的舞台面太窄，不大适当布置斗争的场面——除开这些小疵之外，四幕装置都好，无论在色彩上，位置的对称上，都很调和，都能帮助剧情的发展。

化装——白次山的头发跟他的年纪不相称，林建平的眼圈太浓黑；大体上还过得去。

灯光和服装都相称。不过有时候，因为灯架的转动似乎不够灵活ᅳ每每影响到演员的表情和动作。正式公演时，应该有人专负其责，使两边射灯的转移密切地配合演员的动作。

效果不很好，尤其是第四幕的人声和枪声，做得还不够真实。

就整个的演出说：第三幕演得顶好。第ᅳ幕，舞台气氛不够，而且一般演员的声音过低，致使长篇的对白徒增沉闷的气氛。第二幕，放走林建平一扬，本来是热闹的戏ᅳ可是演来太冷淡。第四.幕s原是全剧的高潮.，可是把握不紧，一方面是台词不熟，另方面是位置生疏。

我们祈望「前夜」的正式公演，会有更大的收获，会给观众更大的满足。

(载**一九三九年四月二日「戏剧长城」)**

论「雷雨」中八要角的演技 王芝

笔者在上一期的本刊，只评述了三个角色，是繁漪、周朴园和鲁贵。我说，繁漪最成功.，周撰圔创造了一个舞台上的典型，而鲁贵则有「噱头主义」的倾向ᅳ太夸张ᅳ有时不免抢戏做，因而破坏了戏剧演出的统ᅳ性，妨碍了剧情的发展。

在下打算结论其余的五位角色。

在第一、二幕里，饰四凤的还算称职，天真活泼，不懂事故，常在一个趄伏不定的状态中，内心的矛盾，母爱与情恋的斗争，不断地进行着。而舞台上的四凤，所能表现的只是「焦急」，如第三幕中等周萍来那个场面，用频频摇扇子的大动作来表现心绪的激动是不够的，还得加上更细腻的表情。第四幕，结尾一场，当四凤发现爱人就是自己的亲骨肉时——那是一个大斗争，演来还嫌不足。

鲁妈的化装太年轻了，看上去，她跟四凤的关系，与其说是母女，不如说是姊妹。饰鲁妈的很努力在演戏，演得也诚恳，可是有一个小缺点，就是自始至终都很激动，按情理论ᅳ像她这么一个曾经沧海，含冤茹苦的封建妇女，一颗心差不多成为化石，那末这人物的性格应该是抑郁而阴沉的——这都需要极熟练的演技。鲁妈跟繁漪似乎是一个对照：繁漪是勇敢的，她需要青舂、需要热恋、需要生命与幸福，所以她死抓住周萍不放松；相反的是鲁妈，她没有希望，她显得懦弱，十多年流离顚沛的生活把她磨练成一个脆弱的女子，怀着一颗空虚的心。

鲁妈实在是一个难演的角色，缺乏生活体验的人来扮演，恐怕更难讨好观众。

大家知道周萍是由项堃先生亲自扮演的，以项君过去丰富的舞台经验，当然不会使观众失望的。而且据说在中旅上演「雷雨」时，项君曾经当过这要角。

跟周朴园一样，他的演技是老练的，他跟繁漪的戏，在合作上，要算最好.，可是跟四凤的戏，未免冷落一点，缺乏热情是不可否认的。

根据剧本，他的生活是糜烂的，而且是极端厌恶自己，一生在懊悔中过生活的人，所以他的化装应该是神色仓惶，绝不像一个英俊的男子汉，但舞台上的萍儿，无疑的是太英俊一点。由于化装上不切合个性，会使演员更难表演！

鲁大海的个性是单纯的，是一个有正义感的矿工。「武汉合唱团」似乎一向不大注意到化装。虽经戏剧同志再三的指出、提醒，但好像都没有反响。鲁大海的化装无疑是最失败的一个。手足颈是书生的皮肤色，只有面部涂上一层矿工的肤色，却也涂得不匀，活像一个面具。

只是第三幕带多少工人的本色，其余各场面，都看得出他是书生扮的矿工。

周冲也是一个难演的角色，往往弄到吃力不讨好。矫揉牵强浪难免，但郑秋子先生总算尽了很大的力量克服，成绩虽然未尽满人意，可是已显示出郑君有着演剧的天才。

从「雷雨」中，我们可以看出好几个很有希望的演员。然而要使演技成熟，除多演戏外，还要对生活有更深的体验，加紧对戏剧理论与艺术的修养，厉行「自我批评」并建立正确的（不盲目捧场，也不肆意漫骂)剧评。

(载**一九三九年四月九日「戏剧长城」)**

看古城演新剧 陈明

在没有到过马六甲之前，就常听到人们说那边古色古香的情形，心里想这古城一定非常古旧的吧。这一次，为了假期之便，我便决意到古城去观光一下她的「古风」。然而，到了古城之后，才知道所谓古城，完全是和我意料的相反。古城不但一点也没有古旧的风味，而且我觉得它是充满朝气的活跃着。因为笔者到那边时，正碰着马六甲筹赈会举行第二次游艺筹赈，从它的节目上，我就看到这次的游艺，参加的有五六个团体，公演的话剧有「重逢」、「荣眷大队」、「秋阳」、「林中口哨」、「布袋队」、「三江好」、「逃犯一零三」、「我们打冲锋」，「出发之前」……等十几出独幕剧；平剧方面也有欧阳予倩改编的「梁红玉」。这实在不能不称是一回盛大的公演。于是，十足戏迷的我，便把探寻古风的心情完全丢开，专门等待看这个盛大的演出了。

看了两天晚上公演之后，使我感到极大的兴奋，我觉得古城的话剧运动，并不会比新都市的星洲、吉隆坡……等地落后。相反地，她们能和当地筹赈会打成一片，作几次这样大规模的联合公演，不但收到了很好的筹款成绩，而在教育民众方面是有更重大的意义。

可惜的是公演话剧是分为两晚两台，兼之观众非常拥挤，所以我看到的只有第一晚的「伤兵医院」(即「荣誉大队」)、「曙光」、（即[三江好]和第二晚的「秋阳」、「出发之前」、「重逢」。

在这几俩剧中，我以为「重逢」是最成功的一个剧。现在，就分别来谈谈各剧演出的情形吧！

重逢

关于丁玲的「重逢」剧本，是大家早就熟悉了的，这里不再多说。看他们演出的态度，也是所有话剧中最严肃的一个。只要看他们的装置、灯光、演技等就知道了这一个戏的得到较成功的软果，也是必然的吧。这一个戏的所以得到成功，是由于导演对于气氛的把握，场面支配的活泼和演员的努力做成的。当山本把三位同志押出去之后，留着李白芝一个人在台上，那时的气氛的处理是得到相当成功，尤其是后台的鞭声和枪声,不但贯穿了白芝的心ᅳ而且贯穿了观众的心。这样一个使白芝决心牺牲自我为三位同志服仇的「机点」是相当把握住了。说到演员方面，几个角色都分配得很不错；其中，饰李白芝的女主角是全剧最成功的一个。如果经过良好的练，她是可以成为一个很优秀的话剧员，因为她的台词、身段，都造成了她优越的条件。在发现马达明还是自己的同志而又把他刺伤时，她的感情的流露是够的，但为了大概是缺乏舞台经验，有时还不能通过自己的理智来克服她过份的情感，有时台词念得太快了，甚至把自身的情感表露了出来。同时，还不免把不需要的背面朝着观众，这两点是应当克服的。最后走出时，竟忘记将马达明的文件带走，也是一件很遗憾的疏忽。饰马达明的，是一个很可演戏的演员，但是他对于马达明的个性还没有十分把握住，所以那晚的演出，就不能不说他是较不成功的一个了。最大的毛病是他那单纯的舞蹈式的动作，把马达明演得软弱了许多。在他受伤时，他的台词还念得和没有受伤时一样，这是一个疏忽。饰演齐新及卫兵甲的演员都很好,其他演员平平，没有什么特色。但都已经尽了他们的责任。灯光和装置可以说是那雨晚话剧中难一的真正的舞台装置和舞台灯光。

出发之前

这是由当地的女学校一一培德女校——演出的。所以，全部演员都是1-,1女子化装，有些地方演来，力量比较弱，但这也是所有话剧中较成功之一。导演处理场面还不够活泼，演员生硬地站着，还有神桌的位置最好放斜一点，使念佛的母亲能半面朝着观众。演母亲和小女儿的比较成功。但小女儿如果能把台词念慢一点,用感情去念，那就更好了。演大女儿的气氛不够，和妹妹比较起来就显得太软弱了。演汉奸小胡子的动作有些地方太强调，有成为文明戏动作的危险，是应当克服的，以女子来扮男子，在化装上是难成功的。

伤兵医生院及其他

「伤兵医院」同样也是艺术水准较高的一出戏，因为它没有热烈热闹的场面，而是着重个性的描写，内心的表现。这剧是用福建方言演的，可惜笔者是刚由国内来的道地的所谓「外江」人，听不懂。但就看演员的表情来说，饰伤兵张某的最好。因为他不单自己有戏时做戏，自己没有戏时也在做」最少，舞台上的合作他是做到了。其次是吴班长和何XX两个伤兵和看护长都不错。饰何妹的女演员，气氛不大够，台词没有什么力量。还有饰赵XX的演员，不必要的噱头动作，破坏了戏剧的高潮，这是需要纠正的。最可惜的是装置不够现实，如果能和「重逢」一样来装置，这剧一定得更大的效果，但一般说来还是中水平线上的演出。

「三江好」也是方言演出的，使我无法说。但饰三江好和警长的演员就大都很尽职，两人对话戏演来要不沉闷就不大容易。

其他的许多话剧，笔者都没有机缘看到，实在是遗憾的事。但看了这次公演之后，我觉得马六甲的戏剧界，今后应当多多注重舞台的技术工作，如装置、灯光、效果等。

**（一九三九年四月九日载「戏剧长域」)**

献诗(「吼社诗专」发刊词) 刘思

你！年轻的歌者，不要徘徊！

向现实，把嗓子拉开。

勇敢地诅咒、叱退这腐朽的时代。

在大众面前，说出你的恨与爱。

抓住神奇的一忽，给历史划一条分界。

阻力吗？就跟普式庚一道走呵，将生命掷向前人比赛

吼！伙伴呵，咱们的歌声睾同海潮澎湃。

看明儿朝日，怎样从怒潘下奔来？

(载**一九三九年四月十五日「吼社诗专」**)

介绍「人生月刊」

——发行者：摩贯夫。印刷者：怡保南洋书局，定价五分 南周

在封面上标明着：「站在人的立场，发扬生的真理」的「人生月刊」，在「五一」这个「人」的日子诞生下来了。

在这定期读物还是滞留在「寥若晨星」般稀少的现阶段的马华社会间，「人生月刊」的创刊，应当可以给予各界至少是文化界一番清新的注意。

笔者听以提笔来写这一篇介绍式的文字，它的动机，自然的也是基于「罕则为贵」的情绪，与「清新注意」来的，并不是为的编辑先生在编后的「诚恳的请」。

这里，得先抄下了这创刊号中的目录，以后才择要介绍一下：

汗精卫叛网后的收获 谛克

这也是抗战(新打油诗)南巴刹都

关于通俗文学运动的三问题楚琨

世界语在目前有什么用处 杨绿水

虹(科学小品)卓孔朝

目前怡保的话剧运动 以格

马华家庭妇女应该干点什么心薇

谈谈真理陈勉

论左右倾(与沉克之先生商榷) 碧涛

江沙妇女起来了(文艺通讯)创人

我们需要那样一种刊物{创刊征文) 尔斯等

领导安顺筹赈的林采仁先生(人物介绍) 步云

我为什么要应征机工(特稿)徐长政，陈齐开

评「金叶琼思君」(文艺批评) 白蒂

筹赈救亡之情报数则 丽生，记者

一个例子(独幕剧)王正，梅灵合作

照妖镜(章回小说)安东生

人生朋友(编后话)编者

「时事演义」是把一月来的时事，加以归纳和分析，然后用章回小说的体裁写出来的。演义第一回的标题是：「英法人民不容延误再上当」和「日本军阀休想速和好下场」，望文生义，这第一回演义的内容所叙述的已可以知之过半的了；那便是英法人民的力促政府建立民主和平阵线来打击侵略阵线，以及我们的军民合作，誓死抗战到底的坚决，粉碎暴敌利用汪逆出来斡旋和平的亡我阴谋。

陈孕新先生时常在南洋商报副刊的「理论园地」上发表文章，想来读者早已熟悉了的，他在这一篇「马华文化界的当前任务」文中，对于「马文」以前的工作「成果」与及「缺憾」等作了简明的叙述之后，便根据工作的「成果」针对工作的「缺憾」配合当前的客观现实，提出了四项关于马华文化界的当前中心任务：

一是切实巩固与扩大马华文化界统一战线。

一是开展马华新启蒙运动。

一是提倡专门研究——这是为使马华干部的质的提高。

一是国际宣传。

作者无论是在成果的一段，缺点的一段，或是「任务」的这一段」都能忠实的提供宝贵的意见，在在可以看出作者对马华之文化界的动态是尝赋以无限关怀的。

「中英合作论」在此时此地提出，是对症下药的，诚然诚然，「中国一亡」，英国在远东的全部利益一定保不住，要保住远东利益，英国一定得援助中国的抗战，中国的胜利，就是英国的胜利；中国的失败，就是英国的失败。在这里，中英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所以中英两国，应该向着底下这三大目的，携手合作，迈步前进。第一，是为保卫双方的利益而奋斗。

第二，是反法西斯反侵略。

第三，是建立远东集体安全。

耶鲁的这一篇「怎样做政治分析」，编者在编后话中已是介绍过了。作者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在做国际政治分析时，首先第一个原则，便是根据国际和平与侵略雨阵线力量消长的新情况，来决定我们对客观现实的认识，来估计这种新形势之对于我们是否有利，并根据这种认识和判断，而站在反侵略的立场，来规定我们在海内外的具体抗战任务。」

楚琨先生的「关于通俗文学运动的三问题」，诚如编者所说：「很扼要而正确的纠正了人们对南洋通俗文学运动的一些误解，并指出通俗文运的应有路向，对于我们对现阶段的南洋通俗文运的正确理解，很有帮助。」作者于通俗文学的内容和形式，都有精警的提示：「在现阶段，对于南洋侨众，不但要写「敌人的残暴，战区人民的惨痛，前方将士的英勇，救亡工作者的奋斗」，而且要吸取许多具体事实，说明并指示华侨的特殊任务，团结各帮派及劳资合作、国际宣传、筹赈运动、锄奸抵货、投资国内等等。关于表现的方法，我们要尽可能运用侨众熟习的各种形式小调、小歌、章回小说、土戏，务使在体裁上、语言上，能为大众所了解，同时要依据中国优美的文化传统，吸收外来的新的营养，创造新的形式——报告文学、墙头小说、活报、朗诵诗，提高通俗文学的素质。这便是所谓「旧形式的运用」与「新形式的创造」。不过「旧形式的运用，当然不是无条件的接受，必须加以批判和选择，避免『剣足适履」，才不致损害内容。其次，旧形式和新形式并不是绝对对立的，好像水火冰炭一样；反之，它们是有关联性的，统一的。」这么样的正确的提供，实在的给予人们对于南洋通俗文运，以一番正确的理解，一切关心南洋通俗文运的文化人，应该对于这篇支付以相当的注意。

杨绿水先生的关于世界语的论文，很切实地提出世界语在目前对我们的用处，使我们这些不懂世界语的，也懂得世界语不但可作打破国际言语隔阂的一种工具，而且还可以作为揭破法西斯国际蒙蔽，作为反法西斯反侵略——作为国民外交国际宣传的好工具，也是值得一读的一笃。

「论左右倾」这一篇，碧涛先生对于「左右倾是什么的产儿」，「机会主义者怎样变左右倾的把戏」以及克服的方法，都有独到的见解与科学的分析。

「一个例子」，与其说是「独幕剧」，不如说是「街头剧」或者「活报」，更为确当。这个剧颇能抓住变动着的现实来予以表现，这是可以欣慰的一点，虽然尚不能算是健全的剧作。

「照妖镜」这个章回小说，创刊号中，只登了第一回，这一回是描写我侨社会间救亡的黑暗面的。虽因为未获窥见全豹，不能妄加批评；但就第一回所表现的故事的曲折，情绪的紧张，是很可以抓住读者的兴趣的。只此一点，便可预见这个章回小说应是不错的了！朋友！不瞒你说，当笔者读到「要知生命如何，且待下回分解」的这一句，真个恨不得第二期马上出现于我的面前来呢！

封面的画是马华漫昼家英浪先生的手笔，题名为「我们的笔」，提醒我们写作界，应针对着「反暴敌」、「反汉奸」这二大任务去挥动我们的笔杆，在这儿，也当提及一笔。

编者早已感觉到了，便是「本期错字很多」，希望今后应要大大的改良。

创刊号中的文字，有许多还是写得不能够当得起是「通俗化」的，不能作为识字不多的侨众们的精神食粮，编者已恳请作者此后要注意到这一点了！笔者希望作者们应要体念编者的这种好意，尽量的写得通俗化一点，使南洋通俗文运得以早日深入到广漠的群众中去。

「速写」「报告」这一类，是我们于推行通俗文运创造新的形式的一种最好练习，创刊号中没有，今后当要留意和多拉这一类的稿件。

(一**九三九年五月稿。载「南洋周刊」)**

关于玉五「萌芽话剧团」的演出——自我批评 孙甲

我自认对戏剧没有什么研究，但却深感到从事戏剧工作的我们负有伟大的使命。最近凭着一点兴趣上的熟清，待别联络了一班同志，组织这小小的「萌芽话剧团」，当然什么都在萌芽中。但将永不忘了推进话剧运动，使话剧配合马华救亡运动的责任。

工作要实际的，我们不必计较空谈的形式和高调，我们要注意内容，组织「剧团」的任务，不是要来出出风头就算了事。为着是一个话剧团，当然更需尽心尽力的去探讨和建设话剧的理论和技术的基础，为着要使人家清楚甚么是「话剧」，话剧也有艺术的，所以敝团同人决定五五作首次正式公演。虽然这次成绩不能使我们十分满意，但已经使社会人士有相当的认识。这是颇足以自骇的。

对这次演出，我有四点感想：

(一)舞台装置

这次舞台装置可以说相当成功。除了少数人认为「花钱太多」之外，再没有什么中肯的评语，跳舞和歌咏用的闪光幕，「东北一角」的软布条素幕，虽有它们的优点，但最现实的装置还算「中华儿女」的立体硬块布幕(这种装置据多位外来参观的同志说：「开了中马舞台装置的新纪元」)，想来还要归功于对美术有研究的铁雷反对装置有研究的伯模二君。不过大致上缺点也有，就如舞台面转变费时太久，换幕的人无秩序，舞台建造的特殊情形，用了六块天幕还不够，其他布置上很多小地方也没有工夫去注意到。

（二）灯光和变化

灯光在设计方面是很过得去的，分前灯、顶灯、横灯三部位，每部位能发出三种以上的光彩，并且光度能自由光暗，不过理论和事实不同，用起来还不十分成功，因为灯光的转变不能紧紧的跟着剧情发展，有时太光有时又太暗，各幕剧中灯光最好的算「中华儿女」和「东北一角」，「挣扎到天明」比较上失败了。

化装是用「育华学校」科学馆从前配备的各号油彩。用油彩常然比其他一切都好。但油质的成分会感觉分量太多，配出来的色泽种类，严格上说尚不够完备。化装最成功的是几个老人和难童，对于少女的化装实在欠差一点，事实上少女化装也非轻易的」再者各人的个性亦不能在化装里强调表现出来。

（三）效果和服装

效果最多最好的要首推《挣扎到天明」，重炮声和飞机声都很像，犹其特色的是前合用镁粉通鼋流爆发的两颗炸弹，烧火的红电光也发射得宜，不过作步枪声的爆竹和砂炮有点不配合，机关枪声前一次好，后一次坏，其他各幕枪声和动作都很能配合，因为砂炮的投掷无一不响。

服装小部份向外借，多半是本团新置的，所以对身材和式样当然很适合，犹其钢帽和防毒面具造得最似，「中华儿女」的服装完全是冬季富丽的，花费了很多精神才配制完备，但女角的衣裳还不能算是完全冬季用的ᅳ好在当时是室内，也可因壁炉生暖而马虎过得去。

(四)演员

演员中最卖力的要算：一毛、菱儿、蕙卿、李老爹、张队长几个。他们的缺点虽有，但大致上还过得去；其池各演员不妥当的地方，例如：致平的小动作多而无当，字眼咬不正确•，克明说话不够感悄，面部缺乏表情，母亲的声音太小；父亲讲话太过装腔，松本身材不合，又常漏去台词，两拾荒女童台中无意发笑，少爷傲气不够等等——都是一般观众共感的毛病。希望他们能本着过去的努力，加以注意和改正,将来很有希望成为优秀的演员。

**一九三九年五月十日于加影(载「南洋周刊」第四十六期)**

@国华《南洋通俗文艺作品检讨》，1939

——章回小说的检讨

记得在情窦初开的时候，约在十四、五、六岁这几年，自己虽然是在英文学校读书，整天却沉缅于章回小说，真像着了迷；不论是上课、吃饭，手里总拿着一本的章回小说，津津有味的在读着，晚上看到三四点钟才就寝，这是常有的事，早上五六点钟后起来，再继续看下去，隔了一两天，两腮居然浮肿起来，这当然是睡眠不足的缘故。当时自己并不想请医生看，因为请医生是多破费的事。我应当感谢同学许君，他对我的友爱永远使我铭感五中。他劝我吃果子监，不几天便告勿药而愈。

因为大部份的精神和时间，都荒废在章回小说这方面，学校的功课当然是疏忽得厉害，脑子里只充满才子桂人、剑侠神怪等荒谬的观念。若有几个小朋友要求我讲「十三妹」一类的故事，那真使我眉飞色舞，是心里最感到得意的时候。回想当时的情景，那股兴奋的劲儿，宛若隔世。

自从回国升学以后，我便渐渐和章回小说绝缘，自己也遂渐接近新文化，朝着另个方向跑。我对于章回小说，只曾浏览过几十种而已，并没有下过苦功去研究。现蒙通俗文艺座谈会指派我批评陈南先生的章回小说，我真不知从何处落墨好，说得不恰切的地方，还希望读者诸君的指教。

陈先生的章回小说，最使读者注意的是「老将报国记」和「金叶琼思君」，这两篇发表在「狮声」，另有「伯王梭招亲」是发表在「狮报」，但据作者本人说，只登到一半而已。

「老将报国记」的主题系描写汉奸引诱李福林将军的经过，这篇小说的结构很紧张，题材很脗合现实的需要，人物的描写，也颇能恰到好处。比方李福林将军的忠直气质，过人的机警，从对方的一言一语、一举一动，能立刻发觉对方的汉奸形态，这可表现作者的精密想象力。至于老将李福林的发电请示中央，那种大义凛然的风度，更使人肃然起敬，作者也颇能费气力去衬托一番。在陈先生所写的几篇章回小说里，「老将报国记」可说是比较成功的作品。

「金叶琼思君」的题材，很富于南洋的地方色彩。记得在通俗文艺座谈会上，有人提出几个值得商榷的问题，我现在不妨再提出来讨论一番。

这里面的男主角七郞，他是一个百货商店的店员，金叶琼是卖茶的少女，他们的社会背景是很明白的。因此，有人认为他们俩的接吻拥抱，写得很不配合他们的身份，似乎接吻拥抱这些玩意，只限于中上层阶级；而且在抗战期间，接吻拥抱损害抗战的严肃意味，同时也落在「才子佳人」的圈套，当时颇引起一场辩论。

关于上述的几点，笔者有如下的意见：接吻拥抱当然不只限于中上层阶级，两性间的关系是自然的，我们不能以阶级的成见去批判，而且这种阶级成见是根本要不得的。至于接吻拥抱会不会损害抗战的严肃意味呢？这倒不一定，只要在不妨碍抗战的原则下，男女间当然可以发生两性的正常关系，或许因两性的互相策励，还可收到更伟大的效能。金叶琼对七郞的劝慰有加，不是增强了七郞的救亡意志吗？

至于这会不会落了「才子佳人」的圈套，我们也不必过于拘泥成见，认为这篇东西是带有不良的倾间。当然，过于强调两性间的关系，实在是很大的错误。不过，若只是轻描淡写几句，倒也无妨救亡的主题。因为，这是人性中的至圣至神，不论在怎样的场合，不能避免这现象的发生，只要不妨碍正经事。

还有一个是到陕西去的问题。这篇小说的结局是：男女主角都乘轮回国，打算到北方去。有人认为长期抗战的开展，后方的救亡工作也非常重要。为什么这两位青年男女，一定要奔投到北方去呢？

关于这一点，我相信作者本人，也没有坚持他的意见，一定要到北方去，才算是尽了救亡的任务。不过，自从「七七」事变以后，马华的爱国青年，有不少是回国从戎，更不少是奔投到北方去的，七郞和金叶琼的回国，可说是代表后一种青年的倾向，事实上是未可厚非。

关于人物的描写，似乎尚有商榷的地方。比方金叶琼的母亲金妈，她最初给人家的印象，是能守寡、能粗劳、能吃苦，颇有气节的女子，甚至金叶琼长大了，很多有钱的人来说婚事，都给金妈所拒绝。但在七郞离开她们不久，金妈便变成很势利的人，马上要把女儿嫁给有钱人。这样转变太兀突，作者对于人物个性的发展，处署得不很合理，这是值得注意的。

「伯王梭招亲」只写到一半，作者大概工作很忙，便搁笔不写了，使人无从窥其全豹。不过，现就已发表的几节看来，笔者认为还有值得商榷的地方。这篇小说开宗明义的第一节，实在是不必要的楔子，作者写「两大阵线的对垒」，也许他的主旨在灌输多少国际常识给读众，不过写得太冗长了，反有啰苏的毛病。

对于主人翁伯王梭的描写，似乎有点着重叙述，而忽略适当的描写。不过，因为这篇小说还没有写完，只能提供一点笼统的意见而已。

总括起来说，作者优点很多：在这几篇作品里面，确实保持着很浓厚的章回小说的风味。描写心理的手法还不差，金叶琼倒凉茶给七郞喝，怕凉茶太苦了渗进一些甘蔗水，诸如此类的心理状态很能表现出体贴入微的爱意，足见作者对于少女的心理，自有其艰巨的研究。作者对于老将李福林的心理分析，也额能表现出条分缕析的匠心，其细微处是值得钦佩的。至于人物的刻绘，除了金妈有矛盾的缺点外，一般的说来，都还相当称配。

关于缺点方面，除了已经说过的几点以外，如果还有的话，那就是作者所有的插诗，还有欠高明的地方，这只是枝节问题而已。还有，以作者的写作能力，对于章回小说的努力还不够，他写得不多、不长、不够味儿。希望陈先生有更多优秀的创作出现，使笔者恢复童年时代那股热烈的兴趣，再度尝试那种废寝忘餐的生活，邀集几位知心的小朋友，神气活现地讲几个「新演义」给他们听，那将是多么幸运啊！

（载**一九三九年五月十二日「狮声」**）

@孟雷《南洋通俗文艺作品检讨——墙头小说的检讨》，1939

墙头小说是贴在墙头上，给一般大众读的最短篇小说；它的文字，必是浅显的，它的内容必是通俗的，只好叙述一个故事，而故事的发展，小说中的人物、背景，都要描写得活跃、紧张，然而最长却不能超过一千字，主题必须是帮助抗战的。

所以，写长篇小说不容易，写短篇小说更难，写墙头小说又更加难。然而墙头小说却是一般大众所不可缺少的精神粮食之一，因为他们不但没有相当的修养去读长的深奥的作品，而且他们也没有时间去读长的小说，墙头小说是最适合他们的要求的。发动这种工作，是目前最重要的工作的一部门。

我们看到了这种工作的重要性，在座谈会里，曾一度提出来讨论。四月六日，又在「狮声」上出了一次墙头小说特辑，里面收容六篇小说，在量的一方说来，实在太少了。但在工作上我们却尽了一份小小的责任。现在要来检讨作品，只好就根据这六篇谈谈吧。希望能够写这种作品的朋友，以后多多地负起责任！

对于墙头小说，我还是一个站在门坎外的人。要负责来检讨，实在太不相称，不过我也是一个读者，就算是提供一点读后的意见吧。

在未下笔之前，我曾特地征求过几位朋友的意见，现在先把他们的意见叙述一下。

他们都认为这六篇小说，所写的东西（主题），都是对的、好的。一致的承认「司机阿福」写得最好，其中有一位说：「不过我对于怕老婆『像老鼠听见猫叫，身子便瘫了一半』的阿福，未征求过老婆的同意，竟敢去报名回国服务，有一点怀疑。」

他们对于其它五篇，意见却不一致，有的说「独步华儿和小约翰」写得很好；有的却说「压岁钱」写得不错；有的却说，读后令人感到平淡；有的认为「王婆」写得太简单.，有的却以为它的好处就在这一点……

好了，现在来分析一下吧。六篇中，「司机阿福」和「峇峇回国的故事」，描写的主题是回国服务——出力。「压岁钱」和「王婆」的主题是出钱，「独步华儿和小约翰」和「疯狂了的圆福殿」的主题是斗争。这都是对的。六篇中的人物，两篇是小孩子，两篇是成年人，一篇是老太婆，一篇是群众。

「疯狂了的圆福殿」，描写的是一个会场的情景，画下了无数有力的线条，写得很不错，不过我以为却不大像小说。

描写人物的性格，「司机阿福」和「独步华儿和小约翰」是成功的，阿福大嫂的精明能干，明白事理，阿福的，肯于处处服从真理，活现在纸面上。不过全篇略嫌长些，小约翰的懦弱，令人读后，真要拍案大骂「他妈的」，虽然全篇是讽刺的寓言。

「压岁钱」令人感到平淡的地方，也许因为它里面的主人翁是小孩子，成年人读来有些不惯，不过全篇故事的发展，叙述的笔法，都很有层次，它的体裁，是成功的。我希望，成功的人物性格，和成功的体裁相融合的墙头小说出现！

（载**一九三九年五月十三日「狮声」）**

**@**夏殷《马六甲通俗文学运动的检讨》，1939

「文学要通俗化」这口号，自从被星洲的写作同仁重新提出以后，接着，马来亚各地方，如实兆远、峇株巴辖等处的写作界先后响应；而素称为「什么都落后的马六甲」，由于几个人积极的推动，也在二月间召开了一个推动文学通俗化的座谈会，议定了工作的大纲。但是，至今已经有三个月了，工作做得怎样呢？有什么缺点呢？以及所得之成就如何呢？这些，都值得来检讨一下的。现在就凭个人的直觉，作一横的叙述。

自然，马六甲通俗文学运动，是「南洋文学通俗化运动」的一部份，是不可分割的。所以工作大纲，依照着环境，把星洲拟定的略略改了一些，但大致相同。那么工作做得怎样？在理论方面，曾经开了二次的座谈会，讨论南洋通俗文学创作与实践诸问题和怎样写报告文学两个重要的课题。虽然，所得到的没有什么新的创见，但为着这次的座谈，把马六甲许多不相熟的文友都聚拢于一起了，并且大家都愿意站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上，共同负起推动马六甲新启蒙运动的任务，这一点，不能说不是很大的收获。其次，实践方面，除了在副刊上出版了诗歌创作专页以外，还组织了一个歌咏队，企图用各种的方言把各种的救亡歌曲及创作的童谣，经过歌唱，传到劳苦大众的心坎里去，激发他们同仇敌忾的心理。但是受着环境的限制，只能游击的演唱。不过，所得的效果却很大，譬如有一首闽南的童谣，凡是演唱过的地方，都能听到「滚滚滚，大家起来打日本.，阿兄做先锋，小弟做后盾，打倒臭日本，变做蕃薯粉……」的呼声。这又说明了「南洋文艺通俗化运动」之路，是要向方言的童谣诗歌这方面发展的。

三月来的工作所得的成就，既如上述，至于缺点在那里呢？

第一是工作的游击式。在我们民族解放战争中，不能否认的，游击战是发挥了相当的效能，但这些只能用于军事方面，做后方工作的人员绝对不可采取游击战术。因为个人的精力有限，如果这也做、那也做，到后来也许会一事不成，而得着零的结果。马六甲通俗文学会的负责人，多是身兼数职的。所以到了别种事情忙的时候，不得不把这方面的工作停搁下来，影响到工作的进展。这并不是这边缺少工作的人员，据我所知，还有许多有工作能力的同志，空着没事做。所以，要补救这一缺点，惟有广泛地展开马六甲新启蒙运动，号召所有的文化人加入，强化组织，并把工作好好分配，使每个人都有工作做，都能做得有成果。

第二是缺少社会的实践。「马六甲通俗文学运动」做了三个月，除了理论的讨论及歌咏外，很少社会的实践。因此，与劳苦大众的联系，可以说没有。例如大众喜欢团聚的讲古坛，便没有与他发生关系。笔者曾经在另外的一文中说过：「南洋文艺大众化的关链，在于作家先要与劳苦大众间建立一座桥梁，就是说：作家的生活和劳苦大众的生活打成一片，体验他们日常生活怎样，那一种形式最合于他们的口味。」现在，我再虔诚的希望马六甲的文友和从事于通俗化运动者，多作些社会的实践，这对于创作方面当有帮忙。

第三是没有利用新文字——拉丁化，去作通俗化的辅助。

以上所述，是荦荦大端者。此外，当然还有许多，为着时间的急迫，只好从略，诚如金丁先生等所指出：「南洋文艺通俗化运动」是有远大和光辉的前途的，而作为马来亚之一环的马六甲，对于这一运动，在不久的将来，当能广泛的展开！

（载**一九三九年五月十六日「狮声」副刊）**

今后的「世纪风」 铁亢

自今天起，「世纪风」由我负责编辑。

我是怀着一种感激的情绪来接编「世纪风」的。这孩子，由于前编者和写作朋友们的共同努力，一堕地便亲炙着廿世纪的太阳，具有活泼血润的姿容，坚决向上的意志，使得我可能在它身上设下几种近乎幻想的计划。在这一点上，我应该向前编者及写作朋友们致无限敬意与谢忱。

养育孩子以至于成人，成为永远朝着太阳、真理的巨人，无疑是一段辛苦的过程；同时是一种具有重大意义的工作。这工作不是一个监护者所能单独完成的，孩子需要阳光与水、需要面包、需要智慧，这决定了她必需外来的许多帮助，我是明白马来亚的一切文友们能够给予这孩子以魄力与智慧的，因此，我诚恳地要求一切的帮助、一切的教益。

这里似乎不必信笔开列计刽，但必得说明今后世纪风所需要的稿件。它为使读者明瞭国内外一切政治、经济、社会等动态的本质意义，因此需要一些「时事分析」的文字或时事座谈的记录，为使马来亚一切的社会活动得到迅速的反映，因此需要一些「报告文学」及「速写」；为报导国内外，特别是马来亚的文化动向，因此需要各种文化通讯及零星情报。集体讨论在可能范围将以书面讨论的方式举行，范围内包括社会上的重大事件，以反学术上的，特别是文艺上的未决问题。创作、剧本、各部门的短论、木刻，或木刻连环画等都竭诚征求。此外，可能时将出版各种专页。

我要求一切作者读者相信这是一个完全公开的地盘，而且决意发掘「新人」，欢迎学习写作者赐稿之久，篇幅将扩大至全版的三分之二，国内香港以及现留马来亚的作家们将有作品在这里发表，稿酬现在和本坡各报相同，将来或者将再提高。

今日是一个草率的开始。我自知我的能力非常微薄，因此期待着一切文友与读者对于共同耕垦这一要求的允许。

(载**一九三九年五月十六日「世纪风」副刊**)

「第二期抗战与马华剧运」座谈 禁坡笔执

出席者：李诚与，清谭，适鸣，吴虹，白冰，秋田，陈燕，禁坡，力士，何更，啸平，陈少鸣，黄度，漂云，李承。

最近四个月来马华戏剧的检讨

毫无疑问，马华戏剧运动是马华抗战文化运动之一环，从「七七」至今，苦斗的马华戏剧工作者，在意识上、行动上，都极力使整个马华戏剧连动能密切地配合着整个的抗战形势。但是由于主观力量的薄弱、环境的限制，往往使我们的戏剧运动落在抗战形势之后。严格地检讨起来，最近四个月来的马华戏剧运动，虽则不是停留在一个阶段中，而是发展着的，但这发展，却依旧落在现实之后，不能迅速的反映现实，而臻于改造现实。即是说，抗战已经早转入第二期了，在这第二期抗战中，其主要的特征是：政治重于军事，既然是「政治重于军事」，则如何提高侨众的政治认识和文化水准，实在是文化运动(当然包括戏剧运动)的基本任务。

进一步说，所谓戏剧配合抗战，并不是只把几个中国的抗战剧本搬上马来亚的舞台，就算完事，决不那么简单；「配合」的意义，扼要地说，首先是根据整个的抗战形势，订定共同的马华救亡的中心任务，戏剧便藉着它的艺术的力量，作广泛的深入的宣传和教育ᅳ以完成某一阶段的中心任务，使侨众行动起来，积极地完成抗战建国事业。比方说，无论抗战达到任何一个阶段，使侨众加紧「出钱出力」始终是马华戏剧运动的中心目标。在「出钱出力」这ᅳ总目标之下，戏剧须利用多种的、活生生的故事，通过艺术的形象，发挥「出钱出力」的丰富意义。譬如最近南洋各地筹赈会，各地救亡团体纷纷发动机工回国服务，普遍地发动月捐运动，华侨返国投资，以至于最近的反注反和平运动，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但马华的戏剧工作者，曾否把这些迫切的任务，反映在戏剧的活动上、演出上呢？据我们所知，简直没有，即使有，也是支离破碎的，缺乏整个的计划、组织和统一的行动。据说星洲以至于马来亚各地，在抗战转入第二期的今日，许多街头剧的上演，仍旧是「放下你的鞭子」、「三江好」这一套。这样看来，马华戏剧动运如何能配合第二期抗战呢？这是一。

第二，在检讨这四个月以来的马华剧运，我们应该注意■•话剧在整个戏剧的运动中，是否争取了主导的地位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各游艺场、各戏院经常上演的依然是充满封建意识、麻醉作用的旧戏，而观众也并未减少，尤其是最近抬头的闽南剧ᅳ拥有广大的观众ᅳ而戏的内容和意识，可说与抗战毫无关系。——这种倾向是极其危险的。尤其是在「政治重于军事」的现阶段，马华戏剧工作者，应该努力枓正这恶劣的倾向，争取话剧的主导作用。

在这儿，我们必须探究马华剧运所以未能配合第二期抗战的原因，以及话剧为什么不能争取主导地位的理由。

首先，我应该坦白地承认，主观力量的薄弱。这表现在两方面：在组织上，未能取得统一，是以力量分散，缺乏颌导机关和工作计划，各自为政，在修养方面，无论在戏剧的理论上和技术上，我们都缺乏高度的学习精神，「集体研究」和「自我批判」的精神更显得缺乏。

其次，是特殊环境的限制。这限制，似乎不应该强调，因为环境是可以克服的。再其次，是话剧的艺术水准低落，未能争取更大量的观众。

最后，应该指出：一，我们没有职业的话剧团；二，方言话剧演得太少；三，对旧戏缺乏研究。由于(一)，话剧工作者未能以全副精神放在话剧上，工全力展开剧运工作。在中国，戏剧运动得有今日的进展，几个职业话剧团如「中旅」、「四十年代」等的功绩是不可抹杀的。由于（二)，使话剧的演出，未能深入各阶层的侨众，因为能够听国语的华侨，除了少数知识份子，受过现代学校教育的之外，大部分侨众是不了解的。顾名思义，话剧要靠对话去打动人心，观众听不懂对话，即使他们有耐心看，而收效甚微。譬如「武汉合唱团」在星埠所演的许多救亡独幕剧，工及离星前演的「雷雨」和「前夜」，能够完全领略剧中意义的，究竟有多少人呢？无怪许多桥胞宁愿跑去「天福宫」看「云庐音乐社」的戏了。由于(三)，马华戏剧工作者，既然平素很少跟旧戏的工作者来往(尤其是职业的旧戏团体)，而且对于旧戏的形式和技巧等，多半是门外汉，所以要谈改良旧戏，真是谈何容易？但是，改良旧戏的工作，把抗战的新内容贯入旧的形式里，主动地采用旧形式，我们是不应该忽略的，特别是在倡导戏剧大众化的过程中，不能不加以注意。

有人以为，戏剧工作者只要顾到话剧的发展，可以不理会旧戏——这见解是不能同意的。为使整个马华文化运动配合神圣抗战，为使这一运动发生新启蒙的作用，我们绝不能任由这些「封建旧」戏」自生自灭。因为封建意识浓厚的旧戏，足以阻碍抗战文化之发展，是显然的事实。照这样说来,岂止是要清灭旧戏吗?决不！旧戏的存在，自有它的社会的根源，有它的热烈观众。因此，正确地说，我们应该站在广大的马华救亡统一战线，用最诚恳的态度，去说服旧戏工作者，使他们都为抗战而服务——这种工作，在国内已经做到，抗战以来，封建的旧戏无立足之地,代之而起的是居主导地位的话剧和装上了新内容的旧戏，如「梁红玉」等，不是很好的例证吗？在马来亚，前经一度莅星表演的「霹雳慈善剧社」的「国防粤剧」ᅳ不是一个崭新的尝试吗？

第三，让我们检讨这四个月以来的演出、演技和舞台技术。这三方面是相互联系的。在演出上，由于环境的关系，我们很少看见大规模公开的演出，这是最大的缺憾；而临时的或街头的演出，在量方面还算差强人意。至于质方面，实在教人不能满意。

这里，我们特别提出一些意见，贡献给深入山芭、深入群众去演戏的工作者：这几个月来，许多青年的戏剧工作者，不辞劳苦、不避艰辛，深入到山芭群众里面去宣传，这种工作的熟诚是值得我们敬佩的。但是」在这情形下，有些年青人，以为展开马华剧运，就只有「打游击」这一套，其实不然「入山芭」固然重要，但不应忘记争取公开演出的机会。此外从事山芭工作的同志，最可惜的是缺乏学习精神。他们并没有抓住观众，向群众学习，戏演过后，似乎一切都完了。对于群众的生活、习惯、要求，以及最重要的组织工作，都轻轻地放过——这实在是无可补偿的缺陷呵！「不仅如此，对于戏剧理论、演技和技术，又何尝下过苦工学习呢？做「山芭戏」以为尽可以随便，事前一点没有准备，未经严格的排练，演出时尽可能随便，化装马马虎虎、演技马马虎虎，据说同样的戏演了几十次，但却没有一次演得好，没有一点进步。而剧本呢？千篇一律，老是那几个，于此可见马华戏剧界正闹着空前严重的「剧本荒」。

我们不得不郑重地指出，目前的「山芭戏」运动实在存在很大的危机。这严重的危机，若不早日克服，前途是可虑的！

对于全马的演技和舞台技术，因为目前可供参考的材料尚少，我们不便加以检讨，以免「挂一漏万」。但就星洲一地，一般说来，大家都渐渐地注意演技和舞台技术的研究，尤其是演员们对于化装这一门知识，都很渴想探求。据调査，国内运来的几种研究演技和技术的杂志，在星洲的销路都很好。表现在观众面前的演技和舞台技术，四个月以来，除了街头戏(街头戏除了化装，就无所谓舞台技术)和「武汉合唱团」的话剧外，我们就很少看见，无从作详细地检讨。

第四，我们该研究「武汉合唱团」给予马华剧运的影响。简单说，「武汉合唱团」对于马华剧运是有影响的，不过这影响却有个限度。首先，该团的历次演出，使侨众进一步的认识「话剧」是甚么，认识话剧的艺术。其次，该团的舞台技术，如灯光及布置，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总之，在提高戏剧的艺术水准这一点，合唱团的贡献是伟大的(至于其他各方面的检讨，因种种关系，这里不便发表)。

现阶段马华剧运的中心任务

为便于说明起见，兹集中大家意见，分别条陈于后：

（一)依据发展中的抗战形势，配合现阶段马华救运的中心任务，从事宣传，教育及组织广大的侨众。

（二)统一全马戏剧界的组织(包括各种旧戬)，产生有力的领导机关，订定共同的工作纲领。

(三)争取话剧的主导地位。

(四)争取大规模的经常的公开演出。

（五）提高戏剧的艺术水准。

（六）配合马华新启蒙运动，提高教育程度及文化水准

（七)从事改良旧戏，其原则：

一、应有整个的计划…

二、应以内容决定形式；

三、研究旧戏，批判地学习：，

四、不应迎合低级趣一小C

(八)提高剧运工作者的「自我教育」O

(载**一九三九年五月廿九日「南洋周刊」第四十七期)**

三幕剧「秘密文件」菊子

「太剧曾在各地公演，场场人山人海，最近又由电台播演，备受社会欢迎。剧情悲壮哀感！可歌可泣！是一幅抗敌女子的画!是一首悲壮热烈的诗！」

上录这几句是「抵抗社」介绍本书的言词，我们看了早就明白它的内容如何了。所以这里不再烦累地介绍它的故事，不过为着下面叙述的便利，大略地说一说：

这个剧本原来的名字，是「忠孝坊」。因为「忠孝坊」三个字，含着古香古色的成分太多，所以现在决意把它改为「秘密文件」。作者在自序里起首这样说明。本剧的主题，他虽没有明白吿诉我们，然而从「忠孝坊」三个字中间，却明白的显示出来了。一个剧本的上演，不管是担任那一部门——导演，演员以至舞台工作人员——工作的，首要了解剧本的主题，找到主题好像在一堆乱丝中找到丝头一样，以后的工作就可以依据这主题去发展。「秘密文件」的主题，无疑地它是宣扬为民族，为国家奋斗的女儿的英伟事迹。不然，或者可以根据本剧的插曲——决战歌，去把握剧中的一切人物，决战歌每句的歌词，就是作者所要表现的主旨：

「男儿血，彊场流，屈服的是死奴，千年耻！万年羞！只有战！只有战！战！战！战！

我们的血，我们的头，与山河共去留！」

作为本剧导演的，应该紧紧抓住歌词最后的二句：「我们的血，我们的头，与山河共去留」，做本剧的经线，然后配合着「悲壮」「热烈」的气氛，织成本剧的纬。

对于角色的处理，要轻松明快，细腻的动作不适本剧的演出。剧中人王秀才，虽不能成为ᅳ个典型的人物，然而，可在他家的布置上，看出他的为人。挂在壁上的镜屏，写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就可作为王秀才个性的根据。设计装置的时候，要注意这对联的地位。倘若导演同意，对联的字体要特别的大，颜色要显明一点，使观众一望见，就会联想以至印入王秀才的影子在脑中。

与王秀才最有关系，而是本剧最主要的人物，那是王秀才的女儿荷英。我们对于荷英的处理，不要把她看成为一个大无畏的英雄，她能构成这悲壮的故事，一半是由于环境，一半是受时代的影响。她生在这样一个「为国为家」的半封建家庭中，受了她父亲思想的影响当然不少，她父亲经常要她看烈女传、四书，这就是她打毙敌酋，偷收秘密文件，发生动机的思想基础。

我觉得木剧须特别斟酌考虑的，只有王秀才父女这两人物，其他的如汉奸殷汝农，及罗教官敌军等等，都是平凡的人物，无须特别处理的。同时本剧最难演的，也只是这两角色ᅳ全剧都没有什么困难的地方。不过第一幕第二场，罗教官向荷英辞别的场面，作者把它移在幕外——大路旁演出，这似乎不大妥当。作为第三幕收场的伏笔ᅳ作者好像是要特别把它剖出，可是这样一来，如果是装置简陋，不能另布一大路旁的景时一—的话，容易混乱观众的感觉。因此，还是移回全景(第一幕)的地方演出，可以使王秀才下场，罗英二人再上场，关节地方的台辞稍为改一下就成了。第三幕荷英逃出虎口的伏笔不够」比如说明敌营因庆祝喝醉酒，戒备松弛的情形，要特别加强，预为荷英逃出时的便利。第三幕的收场，最好能够加进青梅杀死汉奸壮烈牺牲的报道，提出观众对于第二幕遗留的情绪，加强「悲壮」的调子。

扮王秀才的对话多用喉音而时加感叹号的读法，我想会较易演得成功。荷英可以以活泼严肃的大动作来演出，比较用内心的细腻的动作更有力量。

我所要介绍给诸位的，只是这一些。一般介绍霄报的文章，大都是着重在故事和技巧上的批述，然而，我却一字不谈到剧本本身的结构，这意思是避免版拉的浪费。如果是同样地单介绍本剧是这样好，或本剧的缺点是如何如何，这样，我想对于一个剧本的介绍的意义是很小的。我以为介绍剧本，主要的要把自己对本书演出的意见，介绍给大家，那管他是正确与否，演出时至少也有点儿参考的价值，读者以为然否？

(载**一九三九年五月廿九日[南洋周刊」第四十七期)**

关于「凤凰城」——为星华六六节演出而作 杨序

在这抗战较后方的南洋，作为动员侨众精神食粮的东西，显然还是十分缺乏，特别表现在话剧方面。由于客观环境的限制，话剧人材的缺乏，以及般民众戏剧水准的低落，在南洋要上演一部较有意义的大规模的话剧，着实相当困难，尤其是要适合地方性和观众水准的更是不易得。

抗战已转入更光明——亦即是更加克苦奋斗的第二期，政治动员是重于军事的。南洋是处在后期抗战的极重要的一环，为着加强侨众对「抗战必胜」的信念，和更发挥极大力量贡献于祖国，那么对救亡运动中最犀利的武器，政治动员中最有力先锋的话剧工具，更不容忽视了。所以在这马华精神总动员普遍推行的今日，这次星华「六六」教师节日上演的「凤凰城」一剧，意义格外来得重大。

「凤凰城」是一部现代话剧，共分四大幕，作者是现服务国立戏剧学校的吴祖光先生。他是一位忠实于戏剧和最努力的人，据说他到国立戏剧学校服务不到两年，便有这么一部组织生动、内容丰富、文笔灵活的可歌可泣的伟大作品贡献，真是难能可贵。

「凤凰城」的取材，大都根据「苗可秀志士遗墨」，描写『九一八』后东北义勇军首领苗可秀志士和邓铁梅、赵侗、刘壮飞等民族英雄怎样在一个最高原则下——一切服从抗日——铁般组织起来，怎样在万难的困苦当中和日寇、汉奸及日本间谍作特殊斗争的英勇精神，同时并暴露出一般认贼作父的无耻汉奸的阴谋，反映当时日军内部反战空气的高涨，如前山人，人见悬枝便是一个明证。它指示我们一条民族求自由解放的大道，只有团结动员民众才是真正的力量，只有抗战才得生存，只有牺牲，才得换取民族光明的胜利。全剧场面伟大，情节紧张，确为一部不可多得的抗战剧本。该剧本脱稿时，曾先在国立剧校演出，后来在重庆、衡阳等地相继上演，收效都是极佳，深得广大观众赞赏，与论界早有定评。的确，这回由星华教育界同人演出，收效当操胜券。

这一部东北义勇军抗日战争史，民族英雄战斗的生活记录，确是目前马华救亡运动的一份教育和宣传的优良的大众精神食粮。苗可秀民族志士、赵侗、邓铁梅、王卓然老师，以及田차娘、小老韩等民族新生信念的坚强，和勇敢牺牲的大无畏精神，都是值得肃然起敬和学习的。

但是苗可秀之英勇精明干练，赵侗之勇敢始终为民族服务(这是指剧本的精神而言)，苗可英之继承兄志，宛冰之走出家庭，担任看护，在在都说明王卓然老师教诲之功。这虽然写来有点近于英雄主义，但是事实上，一个人的成就，往往得助于良师益友，由此不无证明。

王卓然老师是一位大学校长，他的人格行为能够影响他门前的一群桃李的伟大功绩，因此使人起了莫大的感想。在这国难严重的当中，马华救亡运动热烈增长的今日，反观马华教育界，特别是星洲，还是这么沙散无组织，救亡教育还是无法表现，学校里的救亡统一阵线还是不能迅速建立，这些痛心之事，都是说明马华教育界的落伍和莫大的耻辱。这次「凤凰城」既然由星华教育界同人演出，而王卓然老师之崇高人品，更揭示星华教育界诸同人责任的重大，我们教育界同人应该起来学习。

末了，「凤凰城」定于六月四日在大世界太平洋戏院与观众相见了，它将是马华救亡运动的一颗炸弹、教育界的明星，我除了预祝它的成功外，同时希望话剧界同人，能够进一步起来推动，使这落伍的马华剧运，能够向前迈进！

(载**一九三九年六月四日「南洋商报」)**

为马华剧运前途商榷于探海灯先生 葛杂

以跳舞来迎合观者么？

据海灯先生在他的第一篇大作里说：「马来亚观众对跳舞是很合口味的，所以该团亦注意这方面。」

在他的第二篇大作(答覆陈非先生一封公开的信)中又更加明白的指出：「纯粹话剧团并非不能加插跳舞，一方面可以调和观众的悄绪，另一方面使非迥转式的舞台得有一部份装置及搬运的时间，这种情形在马来亚很普遍。迎合观众是极需要的，我们提高水准非一时可以做到，我们首先要引得大量观众，目前须注意的是对观众加以启导,不是放弃，采用跳舞就是为了吸引观众。」

我可以把探海灯先生的意见分析如下：

A-跳舞对马来亚观众是很合口味的。

B-纯粹话剧团是能够加插跳舞的。

C-工跳舞来迎合观众是很需要的。

D-要提高戏剧水准，须以跳舞来吸引观众。

是的，探海灯先生说得很对：在马来亚，跳舞是合于观众的口味的。但是，「话剧须以跳舞来迎合观众，提高戏剧水准也须以跳舞来吸引观众。」这种论调，话剧界恐怕不敢接受。

探海灯先生知道星洲「业余话剧社」的公演「日出」是为了要提高话剧水准，然而他却不知道里洲「业余话剧社」的公演「日出」，从来就没有人提起要以跳舞来迎合观众，也没有「提高戏剧水准须以跳舞来吸引观众」的意见。

现在许多干话剧工作的，都知道要提高话剧水准，必须在话剧本身上下功夫。当「日出」在星洲上演以前，大家都认为要作一个戏剧运动者，就得暸解戏剧是什么？它是怎样构成的？它的特性是什么等。因为瞭解了这些，才能够灵活地、适当地运用戏剧傲为救亡的工具。

当时大家都赞成剧剧的构成及演出的技术两方面来下功夫，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提高水准，绝不能以跳舞来迎合观众，或是藉跳舞来吸引观众。因此，「日出」在星洲和槟城上演时绝没有用过跳舞来迎合或吸引，而观众却是那么拥挤。(「业余话剧社」每一次的演出根本就没有运用过眺舞)武汉合唱团上演的「雷雨」和与「业余话剧社」联合公演的「前夜」，也没有用跳舞来「迎合」和「吸引」观众，而观众也还是那么拥挤的。

老实说：马来亚的确有一部份青年迷醉于「罗曼斯」，他(她)们是最欢喜跳舞的，尤其是肉麻的草裙舞。但是，难道我们为了要提高戏剧水准，就得「迎合」和「吸引」他们，甚至加插裸体跳舞么？

记得张庚先生曾经发表过的一篇重要的戏剧论文叫「中国舞台剧的现阶段」，他指出：「迎合观众的心理，是一种反艺术的行为」(这种迎合当然是指「媚俗」的迎合)，根据了这，我觉得探海灯先生的伟论对于马华剧运的前进实在十分危险，所以，我以为：

一、既是「纯粹」的话剧，就不必加插跳舞。

二、提高戏剧水\_是千应万该的，但须从戏剧本身上去提高，建立巩固的基础。

三、以「跳舞」来迎合或吸비观众是要不得的。

四、「映引」观众除了在演出上提高水准外，还可以用文字及其他的各种方式来宣传，藉以吸引，绝不能用跳舞来吸引。

马华话剧，时常不是「筹赈剧」，就是「游艺剧」(常加插跳舞)，只管售票，不管演出的效果，这是很错误的。但也难怪，因为一方面是干戏剧工作者本身不想去虚心研究，所以缺乏戏剧本身的认识，另一方面是先有了「演剧\_瞩」的观念，所以管不到教育,也顾不到什么艺术什么么水准。在以前，我们虽然没有抱着「为艺术而艺术」的念头，但是我们也不应该作为否认艺术的人。我们之所以演剧，正是要运用艺术来教育大众、组织大众，以达到抗战建国的目的。

灯光是戏剧的灵魂么？

探海灯先生的第一篇大作里说：「灯光实在是戏剧的灵魂，它可以显示化装的线条，可以控制戏剧的情感，并且可以集中观众的注意力。话剧中每一个动作，每一段喜、怒、哀、乐的程序，都操纵在光线的亮度和色彩里。」

探海灯先生答覆「辣菲先生一封公开的信」里说「灯光是戏剧的灵魂」，并且又再三声明着：

「从上古至今的演剧，都离不去灯光，由蜡烛时代进展至电光时代，也没有终止灯光(即照明)的寿命。]

在那封信的尾巴，又附带几句话说：

「在这里，我要介绍列位看看一篇文章，当然不是我说的话，在此地抄出来，最少可证明国内有名的戏剧家亦曾这样说的。

「南洋各地销量颇广的『剧场艺术』创刊号，吴仞之先生作『舞台光』一文里，第一节汎论舞台光的作用：『七、美的神祕的灵魂——本是死的东西，它却给你一种生动的异样感觉，这便是美的神祕的灵魂，使你起出生动的感觉！在这里所讲的，这种灵魂的赋予者显然是光……所以有人说：光是现代舞台的生命，这实在并不过分。』

「「八、情绪的操纵——用光来操纵情绪，这是舞台光近代的一个重要的运用，讲到这里，我们该把舞台光的运用分成两大类，一是实况方面的描写，一是空气方面的描写，用光来操纵情绪是属于后一类』……。」

好了，我要求读者再回头读一下上面所引的探海灯先生对于灯光的意见，又读一下他所引证的吴仞之先生的意见。

现在我要讨论的是下面几点：

一、灯光是不是戏剧的灵魂？

二、灯光能否操纵话剧中每一个动作，每一段喜、怒、哀、乐的程序。

三、从上古至今的演剧，是不是都离不去灯光？

四、探海灯先生看得懂吴仞之先生的文章么？

关于第一点：探海灯先生是认为「灯光是戏剧的灵魂」的，那么，希腊罗马时代的演剧，有许多是在户外的露天剧场上举行，他们当时并没有使用灯光，如果依照探海灯先生的意见说来，那是没有灵魂的了，肤施时常演出的「活报」以及我们常见而正在广泛地开展着的街头剧「也是没有灵魂的了。」（因为它没有灯光)。

这理论正确不正确呢？我们知道马华正有不少的戏剧工作者在努力干戏剧游击战，而街头剧正是其尖锐的生力军之一。这生力军是否没有灵魂呢？我觉得探海灯先生这种论调，对于马华剧界的前途，是无益而有害的！

关于第二点：探海灯先生认为灯光可以操纵每一个动作，甚至那些演员的喜、怒、哀、乐都可以操纵。那么，戏剧用不着怎样排演就可以上演了——只要导演先生管理着灯光，操纵演员们每一个动作就行。这是可能的么？我相信稍懂戏剧的人，决不会把灯光的威力看得这么大。可是，探海灯先生却是认为它有这么大的威力的。

史坦尼斯拉夫斯基曾说过：演员须在「心灵的化装」后，才能把握到优秀适合的动作(所谓「心灵的化装」是把那个人物的性格装到自己的身体中，暂时把自己的性格从身体中赶走)，这也许探海灯先生不能否认的吧？那么，在演员的演技上说，灯光不是比演员的「心灵化装」还要有威力？

灯光有助于演员的演技(动作等)是对的，但它绝不如探海灯先生所说的能够操纵了演员的「动作」。

关于第三点:探海灯先生认为「从上古至今的演剧，都离不去灯光」,这又是没有翻过演剧史铸成的错误。

所谓演剧者，大概是由演员在台上，于观众之前，表现戏曲过程的一种艺术(这话是徐公美先生还是章泯先生说过的，记不大清楚了，手头也没有这类参考书)，在原始的社会早已有过。不过「灯光」在原始社会(上古)的演剧里却不一定有。因为原始社会演剧的场所，并不是今日这样的剧场，而只是在露天的地方或旷野里演出，时间也没有一定，有时是月光下ᅳ有时是タ暮。总之，他们并没有想到现在剧场中所配置的灯光。就是到了希腊时代，有了露天的圆形剧场，也并不完全是配置灯光的。到了中世纪，所谓道德剧者在教堂内公演，蜡烛光才被运用。「文艺复兴」时代，剧场才成为一种建筑艺术，于是灯光为剧入所注意，而逐渐发展起来。现在的演剧，也未必全用灯光，上面说过了，街头剧的演出，有不少是没有运用灯光的。所以探海灯先生的「从上古至今的演剧，都离不去灯光」这种意见，我认为是错误的。

关于第四点：我敢说探海灯先生看不懂吴仞之先生的文章，甚至误解了人家的意思。吴仞之先生的文章是论「舞台光」(请注意一下这个题目。——「舞台」与「光」)。他的第一节「汎论舞台光的作用」里第七项，很明白的说：「光」是「美的神祕的灵魂」，并没有像探海灯先生所说的「灯光是戏剧的灵魂」。吴先生说：「说光是现代舞台的生命，这实在并不过份」。而探海灯先生却是误会了他的意见的。

关于「光」是不是「情绪的操纵」者，探海灯先生又看不懂吴仞之先生的文章了。为了行文清楚和使读者便利起见，我再引吴先生的原文(即探海灯先生自己引证过的一段)

「八、情绪的操纵——用光来操纵情绪，这是舞台光近代的一个重要的运用，讲到这里，我们该把舞台光的运用分成两大类，一是实况方面的描写，一是空气方面的描写，用光来操纵情绪，是属于后一类。……」

吴仞之先生的意见是很对的，用「光」「来操纵情绪是属于后一类。」但「后一类」是什么呢？自然是「空气方面的描写」。吴先生的意思是说：光是操纵了舞台上的气氛情绪，譬如「日出」第四幕最后的场面，假使茵外没有淡黄的光射进来，就不能显出是早晨的气氛，而场面的情绪也就失败了。所以吴先生说，「用灯光操纵情绪是属于」「空气方面的描写」，绝不像探海灯先生所说的「灯光是操纵演员毎一个动作，每一段喜、怒、哀、乐」的。

我们认为「光」是可以运用在舞台上制造气氛等的，对于情节演技有着很大的帮助，但灯光绝不能操纵演员的动作及其喜、怒、哀、乐。

因此我说探海灯先生是看不清吴仞之先生的文章而误解了，误己还是小事，但写起文章来发表，很有可能去误人，这是大事。所以这问题,我们不扔不公开讨论。

(载**一九三九年六月十二日「世纪风」)**

为马华剧运的统一忠告于辣菲葛离两先生 消消

最近在「马华日报」上读了辣菲君的「就教于探海灯」和「再就教探海灯先生」两篇文章。同时又在「世纪风」看到葛离的「为马华剧运前途商榷于探海灯先生」一文。的确，「理论与实践是不能分开的」ᅳ为了寻求正确的理论ᅳ辣、葛两君不惮麻烦长篇大论的说了不少的话，对三两个问题一而再再而三的讲来讲去，这种精神是非常值得钦佩的。

但是鄙人有点感觉：两位先生未免有「欺人太甚」的毛病，站在纯粹理论检讨的立场上，是不应该骂人「歪曲倾向」、「看不懂文章」、「这是话剧界的痛心事」、「非扫除这种谬论是不足以推进马华话剧运动的」……诸如此类的话。我的意思是ᅳ对于自己认为错误的地方(除了危害国家社会之外)，都应该用诚恳的态度来提出讨论，经双方充分的解释后，才慢慢加以外人的批评，作一个公认完满的结束，这才是展开辩论的态度，如果用「不懂」、「误解」、「误人」、「无益」、「谬论」的语气来出口伤人，不只阻碍剧运前途，而且违背统一战线原则。

同时我又要提醒辣、葛雨君：探海灯先生写的那一篇是剧运情报，替人家写消息的人，主要的任务是要把消息写得真确和有价值,并不在雨三字眼的顾前虑后，同时，笔下过份描写一点也是常有的事情。例如「人山人海，水泄不通」，那就真是人多到和山海一样吗？水泄也不通吗？「胆大包天」就真是池的胆子可以包起天来吗？如果要在消息栏里面捉字风，是捉不了的。辣、葛雨先生，现在是国家危亡的时候，我们应认清楚目前谁是我们的敌人，再把我们全部精神和工作放在应付敌人那方面去！「萌芽剧团」是为了筹赈和宣传而公演，探海灯是为了公演而写消息，这都是为国家民族而出力的人，为何先生等偏要苦苦计较步步紧迫呢？此真令人莫名其妙！我还不清楚采海灯先生的真姓名，绝非存心来替他辩护的，在这里不过是为马华剧运统一阵线前途着想，请辣、葛雨君应该就事论事，解除一切意气的争执，从此作罢。因为探海灯先生全文主干(一切消息)是真确且有价值的，就是你俩所特别指出的三两字句，也算不上什么了不得的错误。在探海灯先生的答覆辣、葛和结束辩论雨文章里已经解释得很清楚。现在我再站在第三者方面，贡献出一点意见,以表明探海灯先生的理论绝不像葛君等所说的那么荒谬。

（一）话剧是和文明戏有很大区别的

这是葛离君最先指出的探海灯的错误(话讲了一大堆，过后又矛盾地说这并没有什么重大的错误)，我以为这句话不止没有犯着重大的错误，而且完全说得很对。文明戏，不用葛离君多说，谁都懂得它在中国戏剧史上的过程和地位。但是这种历史无论葛离君再找出几多来，也是不能反证文明戏是和话剧没有区别的。文明戏在过去虽有功高劳苦的伟迹，但在今曰已经不能和话剧相提并论；稍懂得一点戏剧常识的人，都知道文明戏在剧本、台词、动作、灯光、布景和话剧都有显明的区别。对于这一方面，请葛君不必拿起来说，否则就会危害真正活剧的前途。因为文明戏的余风在马来亚还很普遍，一般从事话剧工作的人们，都已感觉到这弊端是足以阻碍马华剧运的进展的。

(二)舞台戏不是话剧

这是葛离先生指出的探海灯的第二点错误。他说：「我认为这是话剧界痛心的事，甚至这错误台剧不是话剧」，读过论理学的就知道「人是动物，动物不是人」。这叫做逻辑的周延问题。舞台剧与话剧的分别在那里呢？凡是有了舞台而没有剧本或没有演员(欧洲一种未来剧场)，或没有合理的灯光或没有化装，或没有布罱都可以叫做舞台剧；伹是话剧呢！那就大大不同了。

话剧不止要有台词，同时还要有剧本和演员，并辅以化装、灯光、服装、舞台装置。探海灯先生所以要说这句话，也是为要提醒人家：不要以为自己在舞台上演戏，就说演「话剧」吧了！所以我要说：「话剧是舞台戏，舞台戏不是话剧。而加影萧孙甲导演的『东北一角』或张一倩导演的『一周年』都是舞台戏，也是话剧。」正如理论学上的「人是动物，动物不是人，而你我都是动物也是人」一样。

探海灯先生在三篇文章里只说了一句ᄀ舞台剧与话剧有很大的区别ᄂ(还没有提到是与否)辣、葛雨君就发出了长篇大论，他们大骂特骂，说了不少难听的话，这对于戏剧界统一战线是不应该的。

(三)话剧是综合的艺术

探海灯先生说：「话剧不但是一种艺术，而是多种综合的艺术，里面含有诗词、音乐、舞蹈，光线、建筑、画景、雕刻等等」，葛离君认为这亦是一种错误。对于字眼和修辞姑且不论,单说戏剧是一种综合的艺术，凡是懂得戏剧的人都不敢反对的。但话剧是不是一种综合的艺术呢？那就值得讨论一下了。

我以为话剧不止是一种综合的艺术,同时它的综合性比较其他各种戏剧都似乎更复杂些。换一句话说：「话剧是能够将各种含有综合艺术的戏里面的艺术差不多都综合在一起」。我们在话剧演出的时候，虽不能显明地在舞台上指出：什么地方吸取了舞蹈、诗歌，什么地方运用了音乐、建筑,什么地が模仿雏刻、绘画，但是必须使人感觉到有诗歌、音乐、舞蹈、绘画、雕刻，光线的美点，才算是真正的话剧(自然也是戏剧)。

葛离先生又说：「话剧的范围未必包含诗词和舞蹈，这显然是探海灯先生弄错了。」鄙人冒昧地说一句：「这不是探海灯先生弄错，实在是葛君认识不够吧。」研究剧本写作的人都会知道不少的台词里都融合了诗词，还有些话剧的剧本，把整段整篇文学上的诗词加插在里面，葛先生曾见过吗？话剧里面包含舞蹈，那更是众人皆知的事。一本戏剧的书上说过：「舞蹈训练之目的，就是舞台人员演技的训练」；欧洲先进国家的话剧演员，他们都经过舞蹈训练，他们利用一切自然界有规律的运动为根据，换句话说：就是自然法则的运动。这种自然法则的运动，在中国欧阳予倩先生导演的「桃花扇」中曾运用过；当许幸之导演「爱与死的搏斗」的时候，吴晓邦先生也曾献议。对于演员的动作，应该运用这种自然法则来获取观众的同情。所以，说话剧里包含了舞蹈，并非错误。至于说「画景」在术语上少见，也许是葛先生少见吧。在戏剧理论上，美术、图画、绘画、布匮等等都是常见的名词，而将两者合为「画景」也是有的，因为舞台装置的运用是离不开「景」和「画」这雨种东西。再者ᅳ舞台监督、舞台监理、后台主任、后台总管，监督者……这一类的名词鄙人都见过。真的，中国戏剧术语多由外国翻译来沿用，所以同样意思的东西常有几个名词，不止是戏剧，其他科学都有这样情形。

（四)舞蹈表演不是下贱的

在探海灯的记载中，曾说：「舞蹈——虽可说在话剧团范围之外，但马来亚观众对跳舞是很合口味的，所以该团亦注意这方面」。这样便惹起辣、葛两君的伟论来了。先就探海灯说，他是ᅳ个写新闻的人，该团有跳舞当然他便说跳舞。辣、葛两君既然尊敬「萌芽话剧团」，似乎不必多说。鄙人为着这事情，曾特别去函加影请教「萌芽」箫团长孙甲。原来该团组织是以话剧为主，附有舞蹈组、歌咏组、口琴组；这种组织，经萧君请教过一位国内来此的戏剧界博士先生(名暂不发表)，他也认为合理，所以辣菲先生说什么「既然要跳舞」又要话剧，那就不如改为舞剧团，这些话，是不必要的。

鄙人认为跳舞表演是二棰教育和艺术的工作，而且是话剧演员应该修习的训练课目，绝不像葛、辣两君所说的那样「低级」、「媚俗」、「迎合」、「危险」、「降低水准」。我可以引吴晓邦先生说的一段话来树除一切无意义的理论：「舞蹈这个名词，实在包含得太多了，以致舞蹈圈外的人抓不到它的真相，有许多人看见一点舞以为就是代表舞的整个面貌，交际舞或称『男喜女和女喜男』的舞蹈，特别在这里我要提出的，它决不是属于舞蹈艺术圈内的。除了交际舞以外，那就是下贱的大腿爵士舞——我称它卖笑舞，这种舞是和交际舞同样的不能在舞蹈圈内存在。」他这些话可以替我和「萌芽剧团」当局答覆葛、辣两位，因为两位主要错误的观点就在这里。

吴先生又说：「除了以上一一种不正当的舞蹈外，其余如学校舞蹈——即儿童诗歌舞蹈，是属于教育方面的。除了儿童舞蹈以外，还有体育舞蹈。」这些舞蹈都是光明正大而且合理高级的。据鄙人所知,「萌芽」附属的舞蹈组，正在进行此二种舞蹈，以及演员训练的舞蹈运动和基本运动。

（五）关于「灯光是否戏剧的灵魂」问题

关于这ᅳ探海灯先生已经再三申辩过，尤其在结束辩论里说得最清楚，可惜葛离君还没有看见这文章，所以我不想再替他表示意见。不过我对于这方面有点感想，就是：葛、辣雨先生不大会看新闻。我们要知道,写消息大可过份描写一下，别的不说，例如六月十三日「南洋商报」载排球慈善赛，记者说陈德清为琼涛队之灵魂，那么，没有陈德清和没有灯光有什么差异呢？

「星华戏剧股」副股长陈锦波先生也说过：「他老师洪琛说过灯光是『五奎桥」的灵魂」，君等又作何感想？对于这点我虽不表白是非，但总认为两位先生太过注意字眼了。

（六）演剧离不开观众

这句话是探海灯先生特别提出的，我以为说得最对。在国难严重当中，演剧唯一的目的是筹款和宣传。如果只顾「幕幕精彩」、「艺术高超」，失去了没有艺术眼光的群众，那有什么用呢？我记得某地演剧时，曾经发出这样的宣言说：「请大家带着艺术眼光来看戏」，这对不对呢？我以为这些戏应该拿回去，等到抗战最后胜利以后再演出吧。马来亚有几个有艺术眼光的观众呢？在这里，还须补充一下：星加坡和加影的观众，文化水准相差很远，而且加影每次无论「华侨」、「前卫」、「育华」……做戏都有舞蹈，对于这一部份爱好舞蹈的观众，应否放弃呢？况且舞蹈又不是一件「下贱」没有艺术「低级」的事情。

最后，请两位先生原谅我的唐突和冒昧，谨望大家从此同心合力，跑上戏剧救亡运动的统一阵线。

(载**一九三九年六月廿日——廿一日「世纪风**」)

参观「前卫」的「一年间」 陈紫

是几个月了，我匆匆的读过了夏衍的四幕剧「一年间」，印象已经糢糊不清，只大约的记得故事的轮廓和它的主题，至于一个个在「一年间」里出现的是怎样的人物，在记忆中是差不多连淡薄的影子都没有了。于是，像我许多曾经读过的故事一样，「一年间」也要慢慢的遗忘了。这次，「加影前卫剧团」，许多刻苦而且认真的戏剧运动者，把「一年间」搬上舞台，作为一件戏剧的艺术品，在中马北马流动演出。当我们听到七七二周年纪念日，他们将在怡保公演的时候，我真高兴得跳了起来，「每一个人都应该去看一下」，我们三十六个人，这么的决定了。

当天，我自己为了要更清楚的看一看这个戏，事前拣出了那个剧本来重新读过了一遍，而且可以说读得很仔细，自己以为对于这个戏的故事的曲折、主题的行进、人物的性格，《反「一年间」所反映的现实，心里很明白的了。然而，那晚上看到了舞台上表演的「一年间」ᅳ主题的明显和人.物性格的凸兀，就知道在书本上读来的还是非常的糢糊呵！而面对着表演的事件，在一个个相当逼真的澴境里活动着的人物，工及他们的遭遇的使人感动，不管是同情、是愤激，较之在阅读着剧本，是相差太远了。也许，这至少在对大众的宣传和教育上，就是戏剧所以能够压倒一切艺术部门的原因呵！

我看着「一年间」，越发使我相信「一年间」是一个抗战救亡的戏。作者在「一年间」所处理的主题，所安排的事件，所描写的人物，是出现在抗战救亡的大时代中的一年间的；或者说，它是反映了这一年间的抗战救亡的现实；连串起整个故事的一个个场面富有真实性，一个个的人物，也是在大时代中的活入，或者受着大时代的激动，或者受着大时代的影响，或者受着大时代的教养，或者在大时代中显出了奸恶的原形，或者没落的生命为大时代所毁灭。而且，「一年间」的主题并不隐晦，故事也很浅显，能够留心看着动作，能够听得懂说话，是不大有人不了解它的。

在「一年间」里面，虽然从头到尾只在表演着一个家庭；但从这个家庭，却牵连到了大时代的多方面。而出现在这个家庭里的人物，有着三代，老的一代是爱卢和绣笙姐妹，中间的一代是瑞春夫妇和他姐姐瑞秋，以及姪德才和婿明扬。小的一代是阿澍以至婢女阿香。

这三代，老头子爱卢，不是一个封建的老顽固，可也不是一个超人，他赶着为儿子结婚，说是可了却他「老年人的一件心愿」；他虽然舍不得爱子，可是不阻止爱子去从军，而以后，在爱子生死不明中，在阴惨得可怕的、可也是平常的家庭抖葛中，靠了他的镇静和理智支撑了一年一直到接近着救亡工作者的刻苦生活的影响，真理的阐明，安全的被迫害，和得到儿子的安全好消息，以至抱孙的喜事，老年人的矛盾的心理才一扫而空，生活得比一年前更为明朗了。而绣乾娘虽然顽固透顶，满心满眼只有一个刘家，可也不曾能够阻止她一手抚养大的瑞春去从军，也不曾能够使她自己的儿子不懂得爱国，而且赤诫地为国而工作起来，而在全家的双重喜讯中，她也跃跃欢呼了。

中间的一代，瑞舂完婚的次晨出发去抗战，应该是对于一般青年人的一个有力的教训。而他的艾珍，虽然不曾阻止新郎离开她，却常常担忧哭泣，这作为一个真实的人性，也应该比之「单单」只见劝夫投军和「单单」只以为有夫在为国出力而一天到晚骄傲地笑着的人间超人要可爱得多，也像样得多而德才和明扬，可以说是照明了这个剧本，有力的表演当时的另一面。德才由抽鸦片到只知伸手要钱，到威胁要砍祖坟上的大树，而皇军一到，就说「十年风水轮流转，一朝天子一朝臣」。然而他自己在皇军面前还不够格，要叫老头子出来做维持会长。然而老头子的回答却是手杖一下一下猛击他的头颅。老年人终于提醒了下一代记着这是刘家而不得不离开了。明扬，由请愿失败，负伤患病，失去了自己的精力，也失去了自己的理智和信念，变成一个只相信皇军才会打胜仗而以为中国的胜仗是骗人的悲观主义的废料，虽然以后俞小姐使他的脑袋清醒了一点，可是他却叫人想着自信干下去，自己却颓然倒地，生命就此为大时代所毁灭。德才和明扬连结起来，不知怎的，一下就使人想到汉奸注精卫和注派的一些走狗。活得最为悲惨的是瑞秋ᅳ带着活死人明扬，日日夜夜里含着眼泪生活在父亲眼里，一年间永远不曾有过一个笑脸，即使作了未亡人，还忘却不了悲悼的遭遇；不是么？当喻小姐被迫去做看护，阿燕跳起来说跟着要去的时候，而瑞秋却默然的沉下了头，在眼前放过了重新好好地生活的一个机会。而和她对照着的，是喻小姐，一个刻苦努力的救亡工作者的典型，永远信赖着胜利，面对着光明，愉快地笑着，对于每一个人，不倦地阐明着真理，永远没有一声叹息、一点失望；坚实地，脚踏实地的生活着、工作着；这使人相信：中华民族是无论如何不会亡的。

最小的一代：阿澍不但天真、活泼、可爱，而且什么人事的纠葛都不曾染上他洁白的心；他成天成年只知道爱国，随着他的成长，他爱国的行动也越成长了起来；他永远给于人们坚实的胜利的信念，有他站在面前，就仿佛看到了前途的灿烂光明。而另一个阿香，未成年就给野兽皇军强奸至变成了哑吧、疯子，眼睛睁得圆圆大大的，一瞬也没有，像一个僵尸一样走出台来，恐怖的目光实在比之千百句说话数千百个动作更加要动人。为着她，你无论如何也忍不住胸前柚缩起来，心里一阵酸楚，眼晴要在点淡的灯光里闪亮起光泽来。

而「一年间」的尾声，从瑞春安全的消息到来，到艾珍的临盆的喜讯，到飞机从头顶飞过，阿澍拿着国旗在天井里挥舞着，虽然有点痴相地狂叫着「瑞春哥」，还大声的告诉他眼前的喜讯；一些纠纠葛葛的事情，好像一扫而空，留在眼前，就只有兴奋、愉快、光明，和胜利的信念，而且这兴奋、愉快、光明，和胜利的信念，也就带给了每一个观众，感动了大家；幕是放下来了，站起来的人在轻声地欢笑着呵！

看过了「前卫」的「一年间」，留下来的一般的印象是，导演是围绕着这个面对着现实家庭以及大时代而处理着全个剧本的；而每一个演钱,不管是说话、动作、表情，都能够注意到自己所扮演的人的典型的性格，而由这个典型出发的。当然，如果吹毛求疵，过火和不够的破绽还时而显露出来。然而一个流动的，不怎么充实的剧团，据说在舞台装置和灯光等等上面，弄来弄去连使自己一满意都办不到ᅩ而且旅途和工作的辛苦，或病或倦，演出时令人感觉精力不够；化装上有时随便一下，把握不到所扮演的角色的性格，或者色彩的强调有过火和不足的毛病，但无论如何，可使人学习的地方，至少在我们是太多了。演老头子的动作的稳重和说话的沉着，加之化装的得法，在四幕中一直使人觉得是一个可爱的老头子，而不是一个青年扮演的。顽固的绣乾娘，也一直对于家庭中所发生的事情担忧着，连一言一笑都忘不掉刘家，总是无可奈何地转着头，从头到尾不曾松懈过。而命运悲惨的瑞秋，一个可怜的女人，一面对付明杨，一面对付大家庭，老是愁眉不展地，可也不曾长嗟短叹，或者在人前哭丧了面。阿澍也一直表演着天真活泼，心目里只有国家，在一件件的行动中，他却为另外一件件的事兴奋着。喻小姐态度的自然，说话的流利，一切大大小小的动作的纯熟，使人无论如何不觉得她在演戏。而另外的又珍、明扬、阿香、诸婢、长工」巡捕，也表演到相当的逼真呀！

总之，「一年间」的演出，是使我们学习到很多的了。

(载**一九三九年七月十七日「世纪风」)**

关于「文艺长城」 欧阳克李

当「文艺长城」在恶劣的环境里冲破一切困难出版时，我的心曾经像卸下块石头的欢欣快慰。真的，我想这不但是每一个文艺工作者都有这样的感觉，凡是关心马来亚文坛的人也该没有不兴奋的吧？当时我曾决心写点批评的文字，可是总被许多繁屑的事故与煎熬人的生活耽搁着！结果不但一字没有写成，就是第一期的「文艺长城」也被我搁起来没有翻，想起来真是可欢！

「文艺长城」第二期出版了，我在某书店买到它的时候，写文章的念头又盘旋在我脑海。到现在，第三期的「文艺长城」大概又要出版了，我应该来写点我对于该刊的感想。

「文艺长城」是值得推荐的，虽然它还有许多缺点与需要改进的地方，但任何刊物，谁敢说它是十全十美的呢？而且任何事物也只有在缺憾里进步的。没有缺点，就不会进步。就整个形势来讲，「文艺长城」的出版是值得欣慰的，因为在马来亚出版刊物，虽然不是今日才有，但在纯文艺刊物，到目前为止，我们只能说「文艺长城」是有成就的。

譬如说，南洋有所谓文坛的话，那么，支持这文坛的就只有几家报纸副刊，就显然是不够而且是零落的！而且，作者也常有界限或派别（？)，从没有中心的组织。当然更淡不上和祖国的文艺界沟通或连络！因此，「文艺长城」的出版，多少能负起和祖国文艺界沟通或连络的任务！因为「文艺长城」到底是令人注意的刊物，而且是在国内出版印刷的。这样，就可以使国内的作家知道南洋一点点的文艺情况。因此，我们希望「文艺长城」的负责人，应该多多注意这一层工作才好。而实在的说，在南洋的文艺刊物，无论过去或现在，够上水准的也只有「文艺长城」，我仅在这里以读者的资格向南洋文艺工作的前辈们呼吁：请大家拿出力量来培植与扶助这文艺嫩芽的长成。

末了，我把我个人两个意见贡献给「文艺长城」，当然这只是一种意见而已，不是一定对和一定要做到的。

（一）由编委会设一文学顾问团，俾使南洋文艺青年有问津机会，并加强文艺理论和批评的工作。

（二）举行笔谈会，提出南洋最迫切的文艺问题，请祖国或南洋的文艺前进者发表意见或指示。

我们不敢提出过苛的要求，因为我们很明瞭客观环境的困难，而且我们相信就是我们自身的文艺工作者们还存着许多隔膜误会或成见。我们虔诚地希望大家同舟共济地努力于开垦文化的艰辛的伟大事业。

(载**一九三九年七月廿四日「世纪风」)**

「丈艺长城」第二期 寄鸿

唯一南洋华侨文艺的总汇月刊「文艺长城」，已出版了雨期。这刊物的出现，在非常时期的文坛上，虽然不能占极高的地位，但确是沟通祖国和南洋文艺界的媒介物。一般不出国门一步的文艺朋友，藉此可领略赤道上文艺界的姿态，以及南洋华侨社会的反映。长期在南洋的文化人，也可藉它和国内作家互通声气，互相切磋，及学习他们的技巧。

这期的「文城」，论文有郭安译的「新写实主义文学的来源」的续稿，是一篇文学史重要的参考资料。马蒙译的「托尔斯泰的成就」，也颇有研讨的价值。创作方面，苏甦的「大时代中的某些人」，在短短的五千字中，把抗战前后的两个时代的人物，紧凑地描划出来。主人公庄凯爵，由土豪劣绅少爷而沦为烽火下的受难者；父亲给敌寇杀死，叔父去做汉奸，也不得他的善终，祖父不以南个儿子的惨死而抱敌忾同仇的观念，横决了他的心，他觉得要回复他的产业，靠年轻而流荡惯了的孙子是不济事的了。唯一的路只有靠他自己，只有他自己再做一任官，才有办法。「但做官在抗战的政府是不会要他这样腐庸的老头子的，因此他千方百计的托人鑽营，得了一个某县承审官的位置。当他去就任的时候，他发誓要在他任期内挣回这次在战役中失掉的财产」(录该篇原文)。这简直是一般汉奸的写真。庄凯爵究竟是个有血性的青年，深切明瞭家仇和国恨，终于不敢跟他的祖父出卖灵魂，便从多难的祖国,跑到海外来，无意间，碰到幼年时恨他入骨的一个世兄（作者的第一人称)。为着时过境迁,鬼子的狠恶兽行变动了原来的一切，他诚挚地央求对方忘记幼年时的一切，故给他援助。于是作者用寥寥而深刹的几句话：「我想不出什么话回答他，只有更加紧地握了他粗黑的手，夜的华纳路更形热闹了，我忽然看到许许多多的庄」来结束这篇小说。在结构和技巧方面来说，这篇创作可说是相当老到的。在国内的阅者看来，这故事是很平凡的，但在南洋的阅者看来，却很新颖而且很能感动人的。希望苏甦君再在这方面努力下去，这不但可充实「文城」的内容，而且对于贫乏的南洋文艺界，贡献了抗战时期不可多得的精神维他命呢！

黄仰、上官豸二君的散文，充溢着热烈的感情，和怀念祖国的意识。胡桃黄村二君的「报告」，一则描写爱国机师的为国宣劳，机师阿琴说的：「我很快活，因为我没有一点牵累，你晓得吗？一向多病的妻子，已于三月前逝世了！她的死我虽然有点悲哀，但并不把它看得多么重，因为在这时代里被日寇屠杀而死的兄弟姊妹，实在多得不可胜数，我也是正为着他们才去报仇雪恨的呢！……」

这一段是何等动人心坎的由衷之言!凡是有正义感的阅者,谁不寄以热烈的同情呢!一则把业余戏剧社由星加坡到槟域的征程,用话泼跳动的文艺笔调，分章地写出。最后一章的「一团火燃烧起来了」，写得最逼真紧张，如在船上演剧，怎样的感动观众,和一位起初顽强终而被克眼过来的「峇峇」。还有一位老婆婆，捐国币一百元；美国籍的船长，也受伟大的正义真理的驱使，而掏出一块钱，终于在齐唱「义勇军进行曲」的雄壮歌声里，「在寒凉的深夜里，结束了这伟大的场面。然而热烈的民族怒火，是在每个同胞的心底里燃烧起来！没有休息。」（原文)据笔者知道，该社那次在槟城及马来亚一带为箭赈而演出，得到极美满的收获，希望黄村君把经涡的情形再在「文城」发表出来，报导给祖国的文艺界以及马来亚以外的文化界。——报告文学在此时此地，是非常需要的呵！

锡金的诗「寄到海外」，热情澎湃，使人读了发生了深刻的同感。露茜鼎新二君的诗，也是精心结构的佳作。——「好男儿的铁血，在战场上壮烈地流，海外侨胞的钱，为祖国慷慨地筹」。鼎新君的这一段诗，是何等通俗而具有宣传的意义！蕴朗的「我们的小曲」，也颇有田间的风格，毎面字如机关枪似的从诗人的笔下射到读者的心坎里。

王绍清的独幕剧「椰林小景」，也颇动人，可是他那首马来歌，如果不是抄错，我以为不是英荷两属普通流行的马来话的歌词，它的结局似乎过于急促，至于台词及应有的动作，写得很逼真和紧张。概括地说，这期的「文城」，在质量上除缺少与南洋文坛有关的文艺理论和杂文外，其他的译作都颇使人满意。自然，我们不能拿它和「文艺阵地」相提并论，因为撰稿者固不能作同日语，即它的特点也不相同，彼此最大的目标，无疑是在这抗战建国期中，发挥文艺的使命，以符「拿笔杆当枪捍，争取民族之独立；寓文略于战略，发扬人道的光辉」(文协大会标语)之旨——不过其中有一点小毛病，即印错的字不少，希望编校该刊的文友，加以注意，以期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

「文城」的出版是很艰辛的，但意义却很重大。希望英荷各属的文化界的朋友，在可能的范围内给予物质上及稿件上的帮忙，使这唯一南洋华侨纯文艺的刊物，得以继续印行，至于永远！

(载**一九三九年七月廿九日新国民日报「新园地」)**

@沈明《马华文艺通讯运动》，1939

文艺通讯员运动是去年广东文学会司马文森先生等提倡的。自从这一运动发动以后，已有许多爱好文艺者热烈参加，在短短的数月时间中，华中华南各地，都曾建立了许多分站和支站。

马来亚作者，自从国内这一运动展开以来，虽曾有过一些讨论，但只是零落的，一般人好像还很漠视它似的。前天在「人生月刊」上看到金承君的「展开马华通讯员运动」一文，使我感到有动笔的必要。

所谓「文艺通讯」，是要用文艺的手腕——具体而生动的笔调，报导所见所知的有关于抗战的真实事件。他和报告文学有点不同：他要富于地方色彩，和时间性职业性。

文艺通讯员，为要使他所报导的事情十分真实，他不仅要用他的笔——形象化的笔，还要用他的手，去参加当地各种救亡组织；用他的眼，去注意当地的卑污龌龊各种无耻的事迹。

目前，我们无可否认：马来亚的文艺工作者，一部份已经很积极很严肃的把他的笔投向抗战的阵营，但一部份尚在用他的笔在谈说自己的愁乐以消闲，或是离开了救亡的立场，说着一些不着边际的话。

另一方面，在我们文艺工作者的周围，正有许多需要我们去暴露、去发扬的事实。譬如救亡青年耐劳苦干的精神，慷慨解囊的义举，回国机工的忠勇表现，各民族对我们的同情行动，以及破坏抗战、救亡、筹赈等工作的败类丑行，汉奸的毒恶阴谋等。

由此，我们知道一般的文艺工作者尚未能够真正的动员；所以目前我们应该展开马华通讯员运动，广泛地号召所有的文艺工作者，一体投进救亡的阵营里去，用他的笔，去把光明方面，加以发扬；黑暗方面，加以暴露。

笔者意见如此，关于怎样建立通讯员总站的步骤等，希望高明者提供宝贵的意见。

（载**一九三九年八月十四日「世纪风」）**

『花溅泪」的演出 铁亢

正如去年「日出」的演出一般，「花溅泪」之被星洲话剧工作者搬上舞台，可说是马华戏剧界值得特笔大书的事。这并非因为本剧是本年度轰动上海三大名剧之一，亦并非因为原剧对于舞场的靡烂与舞女的苦痛有着尽情的暴露。其意义，都是在于星华话剧工作者向更高的艺术水准追求这一点。马来亚的话剧界，大体上都热切地努力于演出上的质的提高，然亦有若干的演出，反而与日俱下；「花溅泪」的公演，说明了前者的剧人已经有了如何的成功，而对于后者的剧人，则将给予一种良好的榜样，一种有益的刺激。

去岁「日出」的演员，有一小部份在演技上显得稍为逊色，而这次「花溅泪」的诸角，除了一部份「日出」的老演员仍然保有值得注意的演技之外，其余一部份亦有可看的地方。就角色说：大体上是可取的。常海才，一个欺骗舞女蹂躏舞女的洋行买办，由朱绪饰演，有着老练而自然的演绩；他的台词也许比较纯熟，所以动作与道白显得融和紧凑，「自然」的演姿就是从这一点生出来的。作为一个观众的笔者，觉得一个不大依靠台后提示人的演员最能使他的演出接近于成功，使全剧的进行紧凑而无痕迹。要是在一种动作或者一句道白之后，延宕若干秒钟等候提示人的提示，那么中间的时间距离就不免破坏了演者的情绪，减弱了语言与动作的统一。试演晚上常海才这一角色，就有着他的老练与自然的好处。

饰舞女咪咪的陈茵，保有着以前在「日出」及「前夜」等剧中颇为熨贴的演艺，而且保有着在「日出」一剧中那种作风。惟其保有以前作风，所以，扮演舞场伴舞者咪咪，年青活泼的眯眯ᅳ就带有着两分「白露型」了。一个浅于世故的伴舞者是否有这种型的性格，是值得研究的。然而，就这一角色整个的演艺说，无疑已经到了相当的水准。

林洪（饰舞女曼丽)仍然是天真得有点憨气的一个女孩子，教她担当曼丽这一角色ᅳ十分恰当；她有她的胆量，她的特殊体姿，表现出另一种性格，另一种类型。只是道白差了一点。在几位演员中，除了上述两位之外，最值得注意的可说是新人严绯绯(饰鸨母)与翁健(饰顾小妹)了。严君虽则化装得年青了点，不像过了三十的女人，而她已表现出了鸨母泼辣的性格；翁君则演来颇为动人，我觉得她是咪咪与曼丽的融合，兼有着这两个演者的优点。

我异常佩服吴适鸣君（饰东北青年金石音)的精神，有好几次他的表情(如咪咪读书时他的表情)是从辛苦的练习中磨炼出来，然而有时太过于夸张与做作了，似乎稍为脱离了艺术所欲反映的真实。饰小李的黄仲元，除了他的道白之外，有很可取的演出。

总之，全剧的角色是颇为称职的ᅳ我对整个演出有着一种调和的感觉。提示方面，就试演晚上的情形说，颇有几个缺点：第一，因为有好几个人(如小李)的台词不大纯熟，所以不时依靠提示者的提示，结果使得演者的动作与道白的脱节，这种过份依靠的习惯\*7似乎是应该改正的；第二，声音响了一点，前几排的观众可以听到台词的提示，这一点，我看过的几次公演，都犯了相同的毛病，笔者以为以后的演出应该多多留神。

效果可以说是最没有成就的了。第一幕的舞场气氛没有造成，倒以调响的音乐声吞没了台上的道白，混乱了全场的听觉。舞场的报吿太响.，第四幕的炮声显然是乐队的鼓奏。

「花溅泪」本来是五幕剧，现在上演的仅有四幕，虽则把第五幕删去了，在剧情的进展上并无瑕疵，第四幕为全剧高潮所在，导演以该幕为最后一幕，有他的妥当见解在。

导演绍清君是富有经验的戏剧工作者，在这一次的公演中，我看到了他的成绩，并且我也看到诸戏剧工作者对于马华话剧的贡献。

(载**一九三九年八月廿三日「世纪风」)**

『花溅泪一演出时的几点疏忽——献给与就正于爱华诸君 荷爱

这一次「花溅泪」的演出，的的确确地给予我们以一个事实的证明：现阶段马来亚话剧工作者高呼着的「提高艺术的水准」这么一个口号，是已经由理论进入实践的时期了。演出以后，各报副刊上的批评文字，可以说是赞扬的成份多，这是对的，是应该的。缺点方面，还没有人精细的指出，这似乎有点未尽批评的任务。昨晩和一位试演之夜也曾前往观剧的文友说话，一拉又拉到「花溅泪」这上面，他指出了该剧于演时有几点疏忽，我认为中肯，且也应该提出来献给与就正于「爱华音乐戏剧社」诸君之前，所以草成了这篇。这几点疏忽，是什么呢？

（一）服装方面——小陈、荼房、小郞三个角色的服装，在「榴花飞红的时候」是这一套，在「丹桂飘香的秋天了」，也是这么一套，这实在是把「中国」的气候拿来「南洋化」了。其他角色，于服装方面，都有因节季而更换，独这三人则否，这不能不认为疏忽的一点。

（二）布景方面——「暴风雨」来了的那个时节，应该是在秋天，得那时的布景，仍是和第一幕的一样，若然，这又是不注意节季的一种表现。同时，是「丹桂飘香的秋天了」的那一幕，最主要的象征，应该是桂花，可是插在花瓶上的，并不是桂花哩！

(三)灯光方面当常海才与米米在论嫁娶的那个时节，应是日间，可是灯光不亮。有点类乎夜景，这，也是一种疏忽。

这么样的一种指摘，仿佛近乎吹毛求疵，且为要使「爱华」以及其他剧团今后的演出达于尽莓癍美的境地，我们基于「爱深望切」的立场，是不能「默尔而息」的！

如有说得过苛的所在，敬祈「爱华」诸君原谅。

(载**一九三九年八月廿九日「世纪风」)**

从看「花溅泪」说起 新客

抗战期中马华剧戏运动的进展，业余戏剧工作者的努力实践非常时期的宣传工作，笔者远在几年以前，由暹罗漫游马来亚的时候，已加以注意,而且曾把马华戏剧运动的进展情形，从报上介绍给暹华文化界，可惜那时虽在新加坡碰到某戏剧社的公演，在吉隆坡遇着「马华巡回剧团」，但当时因有别种任务在身，致不获亲眼一看马华戏剧工作者的演技ᅳ回到暹罗后，还引以为憾。且时时由环境压迫下的暹华戏剧运动的消沉状态，憧憬到马华戏剧运动的蓬勃情形，而发生「心焉向注」的感想。

最近意外地又来到星洲，而且在抵星不逾十天之内，居然有机会看到「花溅泪」的公演，「夙愿得偿」」这在我当然是值得庆幸的事。当「九一」记者节那天晚上，我抱着最高兴奋的心情，去看「花溅泪」的演出，当我踏进皇宫戏院的时候，该院内部建筑和设备的堂皇华丽ᅳ使我先得一个好印象。在暹京除了皇族办的璇宫戏院外ᅳ华侨资本办的戏院」似乎没有一家比得上的。我们知道，戏剧的上演，戏院和舞台的关系是很重要的。假如把一个伟大的戏剧，在一家简陋的戏院，狭小的舞台上演出，不论导演怎样高明、演员怎样努力，相信一定得不到圆满效果的。所以，在戏还没有开幕以前，我已知道今晚是不会使我失望的了。等到戏幕揭开，显现在我眼前的布景、灯光、道具，以至演员的服装等等ᅳ又是那末摩登ᅳ一窗一户、！桌一椅，都极讲究ᅳ由这更加强我对导演王绍清先生的信心，觉得王先生的「严格认真」，果然名不虚传。

千余观众的兴奋情绪，织成热烈而严肃的空气，笼罩着整个会场，这被删了第五幕的「花溅泪」，也在四个半钟头内演完。我抖擞精神，从开幕看到完场。坐在我前后左右的观众,虽然因为台上的播音机有毛病，致听不清楚演员的台词，但他(她)们仍能集中注意力，很兴奋的看下去，这也许是王先生的号召力大的缘故吧。王先生的导演作风，我从「中旅」在曼谷公演他导演的「雷雨」后（「雷雨」今春在曼谷公演，曾轰动暹华文化界，一连七天，场场满座)，已有相当认识。这次的「花溅泪」虽不是他的导演剧中的得意之作，而且剧本本身又有它的弱点存在，但他对于戏中几个高潮的处理，已充分表现了他的技巧。至于演员的演技方面，几位女的都很不错，男的方面，虽有一两位发现有若干缺点，但那些缺点是在于话剧本身和业余演员所不能避免的，何况在演出的过程中，他(她)们每个人，都已尽了最大的努力，我们又怎好过事吹求呢？

那晚深夜一点半戏演完后，一批业余戏剧工作者，在绍清先生领导之下，在附近的「珍珠巴刹」内吃点心，他们一面吃一面热烈地检讨自己的工怍缺点，嘻嘻哈哈，似乎把五六小时的工作疲劳」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王先生虽因太疲劳了，点心吃不下去，只喝了一点冰水，但他的精神，还是那么兴奋！他们为什么这样兴高采烈呢？无疑的是因为他们做了一件有意义而且光荣的工作，实践了非常时期文化人所应实践的任务。我当时冷眼旁观，心里想起了一个很大的感想，觉得暹罗华侨文化人、暹罗业余戏剧工作者，他们一样具有新中华儿女的热血，他们一样有对大时代的认识和实践精神，然而他们在恶劣澴境之下，自抗战两年以来，从没有机会给他们轰轰烈烈的干过，就连这◼公演一个文艺话剧的机会也得不到，说起来是多么令人愤恨呀丨所以，星华文化人以为平常得很的工作，我这新客却认为「弥觉可贵」而不禁感慨系之了。

谈起暹罗华侨的业余戏剧运动,在五六年前，也曾展开它的挺进姿态,当时除各大华校竞以排演话剧为荣外，一般对戏剧有研究或有兴趣的文化人，也曾组织了好几个业余戏剧社；而且不时公演。殊不知正当这戏剧运动的嫩苗怒茁的时候，突因暹政府的厉行强迫教育，和颁布「募捐条例」而受到间接的摧残。抗战发生，暹政府严密压制暹华文化人的救亡活动，更成了暹华剧运的致命伤。雨年来剧社解体，剧人屋散，留在的也不能有所作为。暹华的戏剧运动遂由衰落而至死亡！今年二月间「中旅」在曼谷公演「雷雨」，轰动暹罗文化界，虽好像对病入膏肓的人，打了一针强心剂，把潜伏在暹罗文化界的戏剧运动意识提苏过来，但终为客观环境所限，不能挽救已死的暹罗剧运。到了最近，暹政底积极排华，首先，想消灭邋罗华侨的文化，九家华文报，和四五十间华校被封后，暹华文化已奄奄一息，那属于文化一部门的暹华剧运，目前当没有复生的希望了。说到这里，希望星华文化界的业余剧运工作者，于同情暹华文化界的惨酷遭遇之余，能更英勇地、积极地，挥动这最有力的「傅利器。须知道，在压迫下的暹华文化界，是怎样的羡慕你们、崇拜你们，而且恨不得跟在你们后面，干个痛快呢！

上文写完后，听说王绍清先生正计划组织一个半职业剧团，罗致一般有戏剧天才，和对戏剧有兴趣的人，以冀展开星华剧运的新姿态。这消息，我以为是值得喜慰的，我在这儿谨贶王先生这种计划的早日实现。

(载**一九三九年九月七日「晨星」)**

真是非常可喜的事！「原野」和「中国万岁」这两个名剧。居然同时能在雪兰莪吉隆坡中华大会堂上演，并且还是由演艺高妙蜚声南岛的「武汉合唱团」演出，尤其可喜可贵！

「武汉合唱团」为甚么要排演这两个名剧呢？我们只须看过「我们为甚么要献演『原野』(当然包括「中国万岁」)」之后，我们就可明白了，该团排演这两个名剧的目的：

第一是「介绍祖国文化及艺术于侨胞及友邦人士之前。」

第二是「因为我们要在离去吉隆坡(应该是雪兰栽)之前，对于爱护我们的侨胞，恭敬地表示一点答谢的微意。」

第三是「对于马华剧运的发展上尽一个小齿轮的力量。」

「武汉合唱团」在雪工作时间，虽仅有两个多月，然而它的效果，无论在救亡上或在艺术上，使侨胞们都得了很深刻的印象。

名剧「原野」的演出林参天

（二）

「原野」是曹禺先生的第三部杰作，曹禺先生是现代中国文坛新进的杰出人材。他的前两部名剧——「雷雨」和「日出」不但轰动过中国文坛，而且还有外国文的译本。这两部剧本，我曾经读过，也在银幕上看过，确都是很成功的作品。「原野」我既没有读过，也没有看过，不论是在舞台上或银幕上。我这次抱着极大的兴趣，在试演那晚，把全剧看完。

我觉得曹禺先生的作品，题材虽有差别，而手法还是一贯的。这三部名剧都是悲剧，剧里主人翁都是很悲惨的。并且，我们看过这三部戏之后，同时也会联想到他受过欧洲悲剧作品的薰染是多么深刻。看了「雷雨」我便想起古希腊Sophoeles的OedipusTheking这一剧来；看了「原野」，我又想到莎氏比亚的RomeoandJuliet我推想曹禺先生的「雷雨」和「原野」多少受了一点上面两篇欧洲名剧的影响。

「原野」是一部反封建的作品，焦阎王(未出场)是封建社会的典型入物，他暗害了仇虎的父亲，吞没了仇家的产业，又把仇虎的妹妹贩卖为娼，诱娶了仇虎的未婚妻金子给自己的儿子大星做填房，谋陷仇虎为匪，吃了官司，打入牢狱，受了八年的苦刑。八年之后，仇虎回里找阎王复仇，可恨阎王已入木了。因此仇虎就杀了大星，带走金子，而自己终于也自杀了。悲剧便这样结束了。剧情曲折,场面紧张，在技巧上说，是非常成功的，不过在思想上这剧未必有「日出」那样的进步。仇虎的复仇也是充满浓重的封建思想的意味，「老子杀了人，儿子来偿命」，照现代的法律和伦理说来是极不合理的，况且大屋素来就没有和他有丝毫的仇恨作者写仇虎复仇的心理，「知道一个焦阎王，一家仇恨，却看不见社会，这是非常可惜的。仇虎因为他的浅视，看不清楚他的真正仇人是封建社会，而实行自残，这更充满了个人主义的色彩。仇虎告诉金子，不是有他的理想，他的弟兄们的吗？那末他为什么不和他的同伴为了自己的理想而奋斗呢？像这样坚强、固执、勇敢的人，如能摆脱了个人主义的思想，一直活下去，当然可以干更多有益社会的事的仇虎的自杀，确是向观众投了一个暗影。

然而作者为什么这样来结束故事呢？当然他希望增强悲剧的质素，吸引观众的情绪。以我的意见，仇虎虽不死，也未必会减弱悲剧的紧张场面，因为焦大母这个人物，儿子被杀，孙子被自己误打致死，媳妇被人家带走，家庭遭了这样悲惨的变故，观众如能回想一下，也够得伤心和怜悯了。其次，仇虎的幻想，(第三幕)见了大星的阴魂之类，虽然这是属于心理描写，却很容易把观众引到迷信的路上去。

听说：「原野」这次上演，内容有多少删改，我因为未读原文，也不知道究竟删改了些什么。不过以我这次观演后的印象说，「原野」是「现代中国最珍贵的艺术作品」，确不是过誉之词。

(载**一九三九年十月十二日「晨星」**

抗战文艺后期的刊物

前置词(「新流」发刊词） 编者

历史已发展到了一个大搏斗的新阶段，战争已在作全面性的展现了，整个世界在战斗的激流中，这是人类历史空前大剧变的前夜！

腐溃的黑暗势力，企图牺牲万人的头颅来替较少数巨头支撑其行将被迫离开的历史舞台。侵略的暴行，战争的制造，文化的毁灭，自由的绞杀，这些腐臭的血污，涂满了人类的现代史页。

负责解除人类一切压迫的前进势力，随着大时代的进展，却亦在全世界放射它的光芒，反法西斯、反侵略的怒潮，在全世界的人民大众中奔腾、突击！

消灭法两斯侵略者，在东方，这任务的负起，我们中华儿女，已是战斗了两年多了。由于民主国反动派「不干涉」政策怂恿的结果，凶暴的侵略主义的战魔，其魔掌已经从东方到西方，笼罩着五大洲，我们生活着的这马来亚，显然亦已被提到了「前啮」的方位了。

处在这大搏斗新阶段的激流时代的人们，只要不是个愿做奴隶的，都应当而且必然成为反侵略阵营奋勇的斗士。

特别是我们华侨大众，更是负有两重的任务。我们必要发动广大资力坚持祖国的抗战，争取彻底的最后的胜利，我们亦欲与马来亚各族的人民大众共同为马来亚居民的安全与自由幸福而战斗！在文化思潮的岗位上，我们欲与解除大众思想武装的反动理论战斗，我们亦状与麻醉大众进取意识，分裂民族救亡阵线与乎制造汉奸奴隶的思想理论作决斗！我们深信只有通过理论思想的批判与战斗，理论思想的本身才能加速健全的发展，救亡图存的推动，才能够加速的推进！

因此，我们这「新流」开始就是战斗的，突击，掩没一切反时代的反动激流！

让新时代的主流在南国思想界泛滥！

(载**一九三九年十月三日「新流」创刊号**

我看了「小英雄」辛茜

「小英雄」这个著名的独幕剧是被古城的戏剧工作者搬上舞台了。

它的第三次演出，地点是在距都市十八里的双勾直眉，时间是本月十四晚。这次的演出，我个人的观后感是这样：灯光方面因为该地没有电灯，不能好好的装置，以致舞台的灯光不够调和又右面对观众而言太亮，因此失去了荒芜的海边所应有的气氛。天幕上映着许多草影船影屋影等，使到天幕不像天幕，而像一堵墙。不过这不能全怪灯光管理员的疏忽。效果方面，可说成功。枪声炸弹声和黑衣狗的脚步声做得很好，尤其是江河浪潮声，观众听了，真如置身河畔一般，我觉得效果是成功的。

至于演员方面，我觉得小渔夫这年纪小小的演员扮起来，可说恰当，可惜身体太呆坂了一点；撒网的姿态、动作，不能如那些以捕鱼为生的渔夫那样熟习灵敏；黑衣狗将他的鱼篓抢去，而他要向黑衣狗抢回时，应该要有抢回鱼篓的动作，不要只嘴里说着：「我要你还回我的鱼篓子……还我鱼篓子……」，而身体只摇一摇，手向黑衣狗伸不似伸的动一下。还有，他发誓时，我觉得只要发誓完了就可以放下手立起来，不必等到黑衣狗下了场。扮黑衣狗的不够凶，笑时声音不像，不过他还演得不错，最好个子能高些。后母——一个只要有鸦片抽有钞票拿就什么都可以的烟鬼，演得相当。成功，可惜骂儿子时不够恶，见钱时不够欢喜，烟鼸时打呵欠可说像极了，最好后来打时，能再称微的伸一伸懒腰，那可要更妙了。照剧本她是在洗衣裳，然而她穿着鞋袜，这我觉得有点不合理，这是服装方面的疏忽。两个兵士兵甲和兵乙兵甲是比兵乙成功，兵乙动作较迟钝，不能像兵甲那样有着灵敏锐利的感觉似的。说话时没有力，好像有点讷于言，也许是舞台经验较差，有点害怕所致。关于演员，我只有这些浅陋的意见。

还有的就是演员们的台词都不熟，靠着台后的提示，常常使到剧情中断，紧张的场节松懈了。台词的提示声音响了一点，前几排的观众可以听见。这些虽是普通的毛病，不过以后还要留神的好。

这次「小英雄」的演出，当然成功处也很多，可惜我不能一一述出。缺点方面，我相信只要大家注意一下便能够很容易的克服过来的(一个戏演出的失败，是不能完全归咎于导演的，演员及其他的后台工作人员等也是要负责的)。

以上所述是我个人的见解。大概有许多错误的地方，那么就请演出者原谅吧。

(载**一九三九年十月廿一日「世纪风」)**

批评者的工作与态度 一息

批评，是帮助水准比较低的读者的理解和分析，使之明白了解；同时，也可能帮助读者节省时间精神，并得到一个正确的了解。故批评工作，不但烦难而且也不容易做。不但批评者要具有很高的文化水准，而且也要具有很锐利的观察力和正确的见解，才能帮助读者去了解书中的要旨，才不致使读者为迷途的羔羊，漂流的旅客；才不会把其中的时代意识糢糊起来，妨害它对社会积极的改革和消极的暴露，才不会给阻碍社会改革的反动份子利用」把改革的真意，使它庸俗，使它成为报复主义，一部好的著作，常常因批评者的短视、粗看，或道听途说、乱下批评、语不中肯，而且杜撰曲解，致把它的价值隐藏下去，致违作者「著书立说」的本意。固然，这对著作的价值，毫无损伤，对作者的本意，也隐蔽不了，可是对当前的影响，就不小了。故批评的工作，不但等于著述工作，在某种意义上，而且比著述尤为紧要。况在瞬息万变的大时代中，我们的批评工作者，尤应注意到批评的毒素与策励；不当失之过誉，也不应故意曲解，为朋友而捧场，为私心而自快；尤其不该曲解和瞎诬伟大著作的本意与立场。

马来亚的文艺写作及其有社会历史价值的著述，固然少得可怜，而批评工作，尤其可怜之至，不是为朋友捧场，便为换拿稿费。南洋文艺写作进步的迟缓，因有其内在原因，而批评工作之不中的而为无的放矢，也要负相当责任。

话拉得太长了，若无事实证明，笔者恐患着无的放矢之嫌，更惧有污蔑批评工作的神圣。

「雷雨」、「日出」、「原野」是中国伟大的戏剧作家曹禺先生的三部曲杰作，其威名早已流传到国际人士耳目，且有了几国的译文。其价值如何，可说是早有定评了。——「雷雨」、「日出」，从前天津大公报且关有专栏ᅳ给国际戏剧专家批评估价，「原野」是因出版在廿六年八月，那时，正是国内抗敌民族统一战线成功之时，抗战爆发，已达紧张之际，「原野」戏剧的本身，又是属于国内阶层利益矛盾的暴露，故出版后，国内ᅳ般前进的批评工作者，一方面是忙于援助抗战工作，没有充裕时间来作详尽的有历史意义的批评；一方面是由于阶层的团结，民族利益高于一切，不必急急于批评，恐即和此有关。同时也因此，「原妤」便给南洋批评者不少的误解。现在请以林参天君对「原野」的批评为例证。

虽然，林参天在批评「原野」工前是有如次的声明：「原野我既没有读过，也没有看过，不论是舞台上或银幕上。」——星洲日报，十月十二日晨星——接着林君便说：

「原野是一部反封建的作品，焦阎王(未出场)是封建社会的典型人物。他暗害了仇虎的父亲，吞没了仇虎的家产，又把仇虎的妹妹贩卖为娼，诱娶了仇虎的未婚妻金子给自己的儿子大星做填房，诬陷仇虎为匪，吃了官司，打入牢狱，受了八年的苦刑。……仇虎的复仇也是充满浓重的封建思想的意味。老子杀了人，儿子来偿命。……看不清楚他的真正仇人是封建社会，而实行自残。……个人主义的思想，……向观众投了一个暗影。

「其次，仇虎的幻想……却很容易把观众引到迷信的路上去。」

真奇怪，林君劈头一句说：「原野是一部反封建的作品」。但在不久的同段里又说「仇虎的复仇也是充满浓重的封建思想的意味」。而焦阎王是「封建社会的典型人物」，林君总的批评是「原野是一部反封建的作品」，陷害良民——不如说农民——的焦阎王「是封建社会的典型人物」，而复仇的仇虎「也是充满浓重的封建思想的意味」。不知谁才是反封建的英雄，林君没有提及也没有触到ᅳ既没有提及又没有触到，林君是用甚么方法说明「原野是一部反封建的作品？」或非反封建的作品?「个人主义的思想」又在甚么地方找出?「向观众投了一个暗影」，是观众的心理呢?抑是「原野」的罪过？「仇虎的幻想」，为甚样「容易把观众引到迷信的路上去」？幻想是农民的意识还是宗教的盲拜？这一点林君没有说明。

老实说：「向观众投了一个暗影」的不是「原野」的剧本，也不是「原野」的演出，恐怕是林参天君自己吧。或者做观众的林参天君脑子里有一个暗影，作其个人主义的恐怖。不是「仇虎的幻想容易把观众引到迷信的路上去」，而是林参天君的意识已经在迷信的路上啊！

郁达夫先生对武汉合唱团「原野」演出的批评，原文不在手头，不能详引，但他对「雷雨」「日出」「原野」这三部剧的批评，是相当中肯的。他认为「雷雨」是属「浪漫主义」；「日出」则为「实现主义」；「原野」更进一步为有「象征主义意味」。据郁先生的观察，这三部曲，一部比一部前进，「日出」比「雷雨」好，而「原野」又要比「日出」好，无论在意识上及写作技巧上。——郁先生大意是如此。

我除了同意郁达夫先生的独特见解外，认为「雷雨」是暴露「封建大家庭制度的腐烂与崩溃」。

「日出」是暴露「封建买办阶级的恶毒及互相水火，以至于整个崩坏」。「原野」是「农民反对地主资产阶层的写实』象征着农民光明的前途及暴露狭隘、顽愚、幻想的农民的落后意识。这的是半殖民地农民要求解放的思想落后的恃征。

繁：「你父亲对不起我，他用同样手段把我骗到你家来，我逃不开，生了冲儿，十几年来像刚才一样的凶横，把我渐渐地磨成了石头样的死人。你突然从家乡出来，是你，是你把我引到一条母亲不像母亲，情妇不像情妇的路上去。是你引诱我！」

繁：「你忘记了在这屋子里，半夜，我哭的时候，你叹息着说的话么？你说你恨你的父亲，你说过，你愿他死，就是犯了灭伦的罪也干。」这不是「雷雨」里面大胆地暴露封建大家庭的腐烂么？

露：「可怜，达生，你真是个书默子。你以为这些名誉的人物弄来的钱就名誉么？我这里很有几个场面上的人物，你可以瞧瞧ᅳ种种色色：银行家、实业家、做小官都有，假若你认为他们的职业是名誉的，那我这样弄来的钱要比他们还名誉得多。」这不是「日出」对现实的暴露么？

花：「虎子，难道我们就——就在这儿完了完吗？」

仇：「不！不！不能完，我完了还有弟兄，弟兄完了，还有弟兄，我们不能子子孙孙生下来就受人欺负，你忘了我刚才跟你说的话？』

花：「你！你那帮朋友靠得住么？』

仇：「他们都是我的好兄弟，干哪行的都有，告诉他们我仇虎不孱头，告诉他们我仇，仇虎走到头，没说过一句求人可怜的话，告诉他们现在仇虎不相信天、不相信地，就相信弟兄们要一块儿跟他们拼，一齐拼准能活，一个拼就会死，叫他们别怕势力，别怕难，告诉他们我们现在要拼，有一天我们的子孙会起来的。」

这是「个人主义」么？仇虎复仇是「充满浓重的封建的意味」呢还是具有彻底的集团思想？是观众的暗影呢还是群众斗争的指针？是迷信呢抑是农民落后意识所反映的幻想？请林参天君详细地看完了和研究了「原野」原作之后，才来自己答覆自己吧。

焦阎王是黑暗势力的代表——封建军阀与地主——仇虎是新兴的种子，他一定要生长、一定要报仇、一定要毁灭当前的恶势力。因此，引起旧社会层[如常五等辈]一切的仇视、嫉妒、压迫、危害。他由于斗争的最后经验，知道孤立是危险，怕难是无望，要联合大家，继续奋斗，胜利的光明前途，才会真正到来，大众生活，才能真正解放。一切哀求、乞怜、妥协、投降，都是死路，唯有奋斗是生路，是社会历史进化的大道，但这大道是要合力开辟的。

「雷雨」的人物只是在封建黑暗大家庭里兜圈子，完全看不见光明，「日出」的人物望见了光明而没有勇气跳出黑暗，终于给黑暗呑噬，「原野」是望见了光明而已为光明奋斗到底了。

批评是艰巨而繁重的工作，不但要去掉粗心苟察，而且还得有正确的理解与敏锐的社会前进的意识。(载**一九三九年十月廿三日「世纪风」)**

@铁亢《文艺通讯的写法》，1939

为要迅速地反映马来亚各地的现实，也为了要培养马来亚未来的文艺干部，文艺通讯这一运动己经开始发动了。不论是山芭、矿场、厂坊、渔村的初学写作者，我想都将热烈地参加这一运动。然而，文艺通讯的写法究竟是怎样的呢？体裁是怎样的呢？这大概是一般有意作为通讯员的作者所急欲知道的。

所谓文艺通讯，简单的说：是用文艺的手法写出来的通讯。我们日常在报章上看到的马来亚各地通讯，大都颇为简单呆板枯燥，而且很少能够把各地最本质的特徽事件报道出来。文艺通讯是驾乎这种通讯之上的，它将以活泼的文字手法，反映最本质的现实，补充新闻报道之所不及。

作为一个文艺通讯员，必须具有德国报告文学家基希所说的三个条件：

一、要有毫不歪曲报告事实的意志。

二、要有强烈的社会感情。

三、要与被欺侮者联结在一起共同努力。

这三者是马华文艺通讯员应该深加注意的，要不，即就他懂得怎样写作，也不能完成文艺通讯的使命。

二

文艺通讯的体裁，并不拘于一格，但决不是像我们日常通信那一种形式，所以，尺牍上所用的格式以及流水账式的记述，应该极力避免。

因为和报告文学和速写有着血缘，所以报告或速写的形式，可以用到文艺通讯上来。应用第一人称（我）或第三人称（他）都没有问题。我曾看过有人用报告诗的样式来写通讯，那自然是可以尝试的，我觉得那并不是最具形象性的形式。

散记或日记的体裁亦可应用。譬如在某地方考察的结果，发见了若干零星的有意义的事实，因为性质不同，不能溶为一炉，那么，散记是颇可适用的一种体裁。日记可不能过长，把最重要的几段摘出来作为代表性的描述就够了。但，我以为后者是较次的一种形式。

三

文艺通讯的技巧虽然不像一般文艺作品（如小说戏剧）那么的严谨，可是通讯员也得注意一点基本的写作常识：

第一、是避免琐屑的描述。只要把值得报道的事件报道出来，无意义的部份则应尽量割弃，譬如用第一人称写作时，描述自己的起居就该尽量删减。

第二、不要使用诗化的句子。文艺通讯最着重的是报导的内容，字句只求明快而具有形象性，诗化的词句有时反使内容隐晦，意思模糊。因为它是给马华大众看的，所以必须极力通俗，尽可能的、汲取大众用语。要不，它就违反它的任务，变成少数人的读物了。

第三、报吿文学所用的技巧如对照、特写、叙述、叙写等，文艺通讯应尽量地灵活采用。必要时，数目字以及历史的剖述均可存在。

第四、避免概念式的报导。譬如描述今年渔产不丰，便该将其间的因果以及其他的社会关系写述出来，将那具体的事实通过形象加以反映，不该以「今年渔产比诸去年大大的不如呵」一句了事，因为这是非常概念的，而文艺通讯却不要这种概念化的写述。

第五、要用少量的文字，反映大量的事实。这是说:用字造词，要顾到经济。反过来说:得将材料压缩，削除无价值的部份。

第六、专门术语及外国文字，极力避免，因为一般水平较低的马华大众并不懂得这些东西。

第七、可以分节写作，在材料太多的时候。

第八、写本人最熟悉的事件，关于这，有两方面的材料可以摄取：

A：亲身参与的事实。

B、周围环境的综合报导。

但是，太平凡的材料（详细的说：一般写作者最常摄用的素材）却不需要，譬如日常的学梭生活、家庭生活、平凡的街道小景等，都不能说是值得报导的东西，但要是在学校家庭或街道上发生了异常而有意义的事件时，就值得报导了。

四

文艺通讯必须具有报告文学的真实性，速写的明快性，并且必须具有时间性和地方性；这是说，某地方的某一事件发生了，通讯员必须马上报导出来，要不，它便失去时间性了。

一切的事实不该虚拟，而尤其重要的是：应该抓住一个主题，根据这个主题把一切材料组织起来。

有意作为通讯员的初学写作者，也许在第一次写作时不会有满意的成绩，但可没关系，文艺通讯运动本来就是学习写作的运动，只要勇敢努力一点，没有不会成功的。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六日。载「世纪风」副刊）**

漫谈职业剧人庄人

曾经有一时期喘不过气来的马华戏剧运动，现在已苏醒起来了，而且较前时也还更强健些。我们只看新加坡的情形，即可证明。过去的演出，在舞台技术上、演技上都比不上现在的进步，就是戏剧界的团结，也比不上现在，以前虽然尽量喊着戏剧界统一起来，然而还是各干各的，尤其是业余剧人与职业剧人，始终是分途而行。而今的情形则完全回异往昔，在工作中已无形的紧紧地团结着」无论那个团体公演戏剧，差不多所有的戏剧工作者都集合在一块工作，甚至业余与职业这条鸿沟，也被「实验小剧场」的建立而打破。现在可以说是不分彼此的，大家合力埋头苦干，所以马华剧运的前途，更是光明灿烂。

但是，偏有人说什么观众心理是鄙视职业剧人呀。其实，观众何曾尚存有鄙视职业剧人，甚而有些人反把几个漂亮的女职业剧人捧上肩膀。即使在剧艺上来讲，一般业余剧人不过是「票友式」的活动，实际演戏的时间很少，大都是偏于理论和书本上的研究。因之，演技大都比不上职业的来得熟练。然而其中亦有少数业余剧人，他的技艺是职业剧人望尘莫及的。所以说同是戏剧工作者ᅳ那管他是职业的业余的，只要他不是在舞台上胡闹，而演出的内容不太违背时代,作为观众的都是「一视同仁」。

当然，事实上的确也有许多职业剧人应该淘汰的，因为他们违反时代，毒害观众，专演一些封建、神怪、风花雪月的戏，来毒害观众的思想，即使他们的演技超过最高水准，也是人所共「鄙」的，何况这些职业剧人就是混饭的傢伙。

但亦有高尚的被爱戴的职业剧人ᅳ他们不专为生活，换句话说，就是他们要吃饭，但更注意剧人应负的责任。他们爱护他的艺术，也爱护他的观众ᅳ他们不因为「吃饭」而有一次马虎的演出，他们拒绝毒害观众的思想的演出，这些职业剧人，永远是不被人鄙视的。

盲目的观众才会概括地说他鄙视职业剧人，才会分不出好坏，便说职业剧人都是不行的话。反之一个观众所欲的，并不是因为这是非职业的演员，他就满足，观众所要求的是戏剧的内容和演出技巧，职业与非职业并不会存在观众心理上的。我们就拿这次「黑地狱」的演出来说，有那些观众，先问明这是「职业」或「非职业」，然后买票入剧场的,我敢说很少。观众所要看的是「黑地狱」的内容、「黑地狱」的演出技巧。再有些人说这次「黑地狱」成功的都是职业剧人,说这些话的人简直是瞎子摸象只知大概。所谓职业剧人，是要把干戏剧エ作为维持生活的工具才称为职业剧人，况且这次「黑地狱」的演出大家都不受薪，而且要自己出车钱，根本谈不上职业二字，那有所请职业与非职业演员之别。

(载**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一曰「新流」)**

告别 铁亢

因为想使自家的生活自由一点，我已决然辞去总汇集报的职务，今日是我负责「世纪风」的最后一天，对于一切读者与作者过去之熟爱本风，我该于这最后的一日虔敬致谢。

六个月前接编本风时，我曾拟下几个小小的计划，于今，仅仅完成了三分之一就搁下来了，这对于一切的读者与文友，自然非常抱歉的。然而我相信在其他的场合，这些计划将被诸文化工作者所坚决执行，有如最近发动的文艺通讯运动，就是一个颇好的例证。

马华文坛上搁置着的许多问题，我们以前仅仅检讨过这两个（剧本创作与报告文学)，我想今后或者可以在这里或其他地方继续检讨下去、这些问题之被咀嚼，对于马华文化前途有着不可否认的影响。我们得认真地加以咀嚼，直至它被消化了、被把握了为止。

由本风推动的文艺通讯，自然亦要继续开展下去的，至于所有尚未发表的稿件，我都交给接编的同事，我希望熟爱本风的文友，以同一或更高的熟情来支持这个副刊。

别了，文友与读者诸君！

(载**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五日「世纪风」)**

我们需要怎样的副刊——「文会」通讯 蜀士

不久以前一位努力文艺工作的朋友，袷「文艺阵地」写了一篇通讯，报告星洲文艺活勤的道路。他说过这样的话：这里的文坛，是完全建筑在报纸副刊上面的。很多文艺工作者不表同情，说是不符事实，蔑视若干刊物。其实，刊物固然也尽了若千推进文艺运动的力量，但实际上，由于寿命的短促，流播的不广，总比不上副刊。所以我说这朋友的话很正确，同时也附带说明了副刊在这里负了特别重大的使命。

真的，我们如果下些功夫，回头去检讨过去的文化运动，我们便会承认，新加坡几家华文报的副刊，对于华侨文化的贡献十分重大。这事实，无论如何是不能抹煞的。因此，我们赞颂它们的功绩；同时，我们也熟切地致诚恳的希望，希望每一个副刊的编者，认清时代赋予他的重大使命，审慎地供给我们以良好而且适合需要的精神粮食。

历史吿诉我们，中国报纸副刊的内容，是随着时代而变风味的。清朝末年，智识份子因国是日非，不胜感慨，常常用旧诗歌发抒感想，使「申报」在新闻中，也登着这些诗词，这是副刊滥觞时期的姿态；辛亥革命吿成，满清宣吿塌台，帝制已吿推翻,智识份子，自由思想发达，随时有发表言论需求，于是各报增关「文苑」「杂俎」等榈，来容纳一些新的内容的诗词、笔记、这又是副刊的胎化时期的内容；民国初年，政制的纷争，军阀的丑态恧行，使入于独立时期的副刊，大量地容纳刻毒漫骂的谐文、笑话、打油诗，和表示失望的叫喊的古文套子如新阿房宫赋，春夜宴桃李之类的作品；「五四」而后，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更使成熟时期的副刊，发表了湖海瀛谈、浪漫小说、散文、戏剧、新诗歌，尽量介绍新思潮。这些都是过去的史页。

那么，今日的副刊，内容应该是怎么样的呢？谁也晓得，今日正是我们中华民族上下一致坚苦努力与敌人作最后搏斗的时候。由于抗战的信心的坚定，由于男女老幼的努力，敌人的泥足，已是一天天深陷下去，稍稍假以时日，敌人的全部崩溃，就要在我们面前出现。然而，敌人为要挽救他垂毙的命运，也用尽种种方法，什么「以战养战」，什么「以华制华」，计策诚然十分狠毒，但在我上下一致不胜不止的奋斗之下，狡谋依然不得逞。不过，我们绝对不能松弛我们对于神圣抗战的伟大任务，我们要继续努力，促使国内各党各派的团结一天天加强，我们要鼓励前线将士挥刀杀敌愈战愈勇，我们要使后方民众输财出力愈久愈烈，我们要暴露敌人自身危难的日见增多，我们要揭发汉奸注逆的阴谋毒计。总括一句说：我们要用尽我们的力量服务于抗战，这一时期的报纸副刊，便是要记载这么样的伟迹，描绘这样的现实。

至于文章的体裁，我们以为该是文学范畴里的诸般形式，像短论、杂感、散文、随笔、报告、诗歌、戏剧、小说等等，要式式具备。因为如果有了前几项，缺乏后几项，不能完美地反映中华民族上下一致服务抗战的全貌。只有综合的，多样的，才能作整个的表露；而且，也才能适合庞杂的广大的读者的需求，完尽了副刊的战时使命。

若干副刊编者诉苦过，说副刊是苦命的。你走创作的路吧，半版大的数千字的容量，还不够刊登一个长篇的楔子；就是短篇，分三两日刊出，必要割去若干作品的生命力；而且，多了一百字便挤成蚁窄，少了一百字又显露清冷贫乏。这路子是走不通的。你走杂文的路吧，老是小品随笔，题目可以很多，也很能够使人满足，然而，给予文坛的贡献，恐怕只有等于零。于此可见不是综合的,是偏向的，的确有很多的困难。

所以，作者坚持这一主张：副刊的内容，必须是文学范畴里的诸般形式，多样的、综合的辑集，任何偏向的路，只有使副刊失却多数读者的爱护，使编者喊着：「苦命」。

「它是一道桥，它应该拱了腰身，让未长成的或还未把握住自信力的作家渡过来。」著名副刊的编辑萧乾说过这样的话，真的这倒代表了若干文艺工作者，衷心的要求，编者能够不忽略这一点，副刊给予文坛的贡献应该非常可观吧。

茅盾先生主编文学月刊的时候，在创刊号前头写了一篇短文，题曰：「一张菜单」。他说他做了厨子了，因此列明馆子里应有的菜，让顾客好自由享受。僻处山輙的我，今天接到老同学怀天先生的信，知道他将接编总汇集报的副刊，便老不客气的同他点了菜。同时，希望同为顾客的朋友们快做同样的工作，使我们的食料，能够「充实」「合口」，使我们能够获得良好的营养素。

(载**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六日总汇报「文会」**)

救亡剧运的退潮与剧人的分化

试谈马华戏剧运动的新路向令鸟

当前马华剧运的客观环境

马华戏剧运动的工作环境是根据着马来亚的特殊条件和政府所施用的政策而发展，同时也是根据着国际的政治形势而发展的。

自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了中国的海南岛，与继之而来的英法政府为着履行「对波的义务」而对德宣战开始之后，作为英国在远东的重要根据地的马来亚，也同时承袭了英国的战时政策而实施了统制一切的国防法令。由于国防法令的实施，反映在配合着马华救亡运动的马华戏剧运动上，虽然由于过去「马华巡回剧团」，以及许多剧团和剧人的不断地奋斗使全马戏剧组织普遍地产生，救亡话剧蓬勃地演出，因而奠定了今天戏剧运动的不可忽视的基础，也同样如马华救亡运动受了客观现实形势的阻碍与限制，在今天，在「战争高于一切」的原则下，直接与间接地阻碍了马华戏剧运动的开展。

马华戏剧运动蓬勃地开展，救亡戏剧继续地演出，首先对汉奸托匪最不利的，是使每一侨众深刻地看穿了汉奸托匪的真面目和最恶毒的阴谋。因此他们对戏剧运动是采取多样性的阻碍。

马来亚的华侨从这几年来的马华戏剧运动中认识了戏剧是最有力的宣传教育的武器。甚至上层侨众也很清楚地认识戏剧在马华救亡运动和筹赈运动中所站的地位和它本身所恃的战斗力量，而表示热烈地欢迎与拥护。

在当前客观环境之下，负起戏剧的新任务是有着特殊的意义。

当前马华剧运的弱点

在抗战后的几年间，马华戏剧工作者所留下的光荣战绩是永远不灭的。同样地，马华戏剧的弱点也是经过了多次的检讨而未曾克服的。目前马华剧运已可说是失去了中心的推动力，表现出来的弱点是更加地多了，扼要的是有下列几点：

第一，全马所有的戏剧工作者还没有根据着中国的抗战形势，马华救亡运动和马来亚的客观形势而确定戏剧运动上的工作纲领和根据着马华救亡统一战线，马华剧运本身和马华客观的要求完成马华戏剧界的统一阵线。这将阻碍了马华戏剧运动的发展和顺利地巩固与扩大。形成了今天马华剧运上没有基本的路向和脱离了客观现实而在实际行动表现了凌乱，没有计划马华戏剧运动的理论体系的建立，和马华戏剧界统一战线的完成。

第二，全马部份地戏剧工作者失去了密切的联系和有组织的集体生活，而表现了脱离客观现实的个人自由底发展，形成今日马华戏剧干部的缺乏和忽视了教育和联合的工作而表现了以下一些不良的现象：

(一)许多戏剧工作者对整个马华剧运开展上的观察，只得到个片面而狭隘的结论，他们没有看出今天马华剧运开展上的有利条件，没有看出今天广大的群众对戏剧的拥护和要求的程度。他们存在着只认为在这里的环境下，马华的戏剧运动是无从开展的片面认识。这种悲观意识的存在，无疑地使得他们在行动上脱离了戏剧工作者的岗位，放弃了戏剧和应有的任务而向客观无条件地妥协。

（二）部份的戏剧工作者也如前者很清楚地看出了当前客观环境，但，他们还存着对戏剧的嗜好，也不愿意放弃戏剧的工作，在这种矛盾下，他们跑上了另外一条路——为戏剧而戏剧，这也如前者一样地脱离了救亡的立场。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站在救亡的立场,我们反对为戏剧而戏剧，反对以戏剧来当为单纯解决本身生活的工作手段,和反对冒着救亡为号召，或穿插了几句救亡口号而没有真实内容的戏剧演出。

(载**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廿一日「新流」)**

当前马华剧运的任务

——向明、沉戈、左丹、田辛、史文、白订、方艾集体讨论向明

(一〕马华剧运和马华教运

在探索马华剧运当前的战斗任务和工作方针之前，必须先了解马华剧运和马华救运到底有什么关系，然后才能得到正确的把扼和解答。

我们晓得，马华救运正如中国抗战一样，是需要动员全体华侨的人力、物力、智力以及一切的力量，也就是说：唯有这样，才能支持长期抗战，和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作为马华文化运动之一主力的马华剧运，在动员马华一切智力的今天，它之被作为马华救运的一部份，当为毫无疑义的事。同时，在整个马华救亡文化运动上说，戏剧，可说是文化部门中的一个强有力的武器。然而，这个强有力的武器也像文化上其他武器一样(如美术、歌咏、文艺等)：它的作用和发展，是不能远离救运的。因此，它在马华救运浪潮高涨的今天，无可否认的，除了它的本身的独立性外，它足为了救亡而服务、而存在。

因此，当前马华剧运不但不能远离救亡，而且在一定的条件下，已和救亡发生着血肉相关的联系，最少已被作为救运中的一枝有力的主流，从整个马华救运上说，由于几年来马华剧运蓬勃地开展的结果，它因此也得到空前未有的助力。

(二)马华救运当前的战斗任务

上面已经说过，马华剧运，除了它的本身的独立性外，它是服务于马华救运的，而当前马华救运的战斗任务是什么？在这里，应有明确决定的必要。

马华救运的总目标是，动员马华人力、物力、智力以及一切力量，坚持援助抗战到底，把日寇打出鸭绿江边，收回「九一八」以来一切失地，争取中国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完成中华民族彻底解放，实现自由幸福的新中国。因此，它的战斗任务是根据当前国际情势，和中国现阶段的特殊任务，以及马来亚当前的客观环境而决定的。在这原则底下，当前马华救运的战斗任务应该是：

第一，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一切中途妥协ᅳ诱降调停的企图，不管是注派汉奸，亲日主和份子，或是任何权贵显要，只要他是对抗战救亡不利，我们应加以不容情的反对和打击！不管他是那一个国家，只要他是有诱降调停的作用，我们都应给予严厉的拒绝。

第二，坚持团结到底——反对一切消除异党、排除异己、挑拨离间、分裂团结的企图，坚决拥护抗日党派的彻底合作，减少帮派对立和斗争，加紧马华上下层的真正团结。

得三，坚持进步到底——反对一切不利救亡的左、右倾思想，及一切精神上表现消极，行动上表现怠工的倒退倾向，提高抗战到底的精神，发挥集体动员的力量，切实援助并完成抗战建国大业。

(载**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廿三日「新流]）**

当前剧运的客观环境与主观力量向明

——向明、沉戈、左丹、田辛、史文、白订、方艾集《计论》

(一)在客观环境方面

自从欧洲爆发了战争之后，作为救运有力武器之一的戏剧，也同样遇到各种阻碍。比方，由于露天演讲、通俗演讲等工作被限制，便马上影响到街头剧演出的机会，因而ᅳ便造成当前戏剧公演上的一个困难。

其次是，由于戏剧艺术在服务救亡的过程中，曾经结下了不少辉煌战果的缘故，特别是在教育群众、唤起群众的任务上尽了不小力量。因而使人们对它已有进一步的认识。这就是说，人们已经不把它只看作是无关痛痒的玩意儿了。相反的，在目前，人们已经了解它是马华救运中一枝强有力的武器；因而，也就起了绝大的注意。从而减少了戏剧演出的次数和机会，特别是利用通俗演讲、群众集会的场面而演出的游击剧（街头剧)，更停止下来。

最后是，由于注派、汉奸、托匪、敌探等对当前剧运的作用，已有了充份的注意和认识，因而，便想尽方法，直接间接挑拨，这也是当前马华剧运在客观上的不利条件之一。除了以上几点不利的客观条件外，在另一方面，却给我们看出：广大的马华中下层侨众，对戏剧艺术的鉴赏程度的确大大提高了！甚至能够认识戏剧艺术是救运中强有力的武器，而表示热烈欢迎和拥护了！比方，许多流动剧团的演出之受到广大侨众的拥护，许多侨众对流动剧围要求多演几次的热烈表现，便是ᅳ个最好的例。

从这点，可说已奠定了马华剧运今后开展的基础。

(二)在主观力量方面

至于主观力量的估计，可分如下几点：

第一，到目前止，全马戏剧工作者，还大半过着非集体的、个人的生活，还没有取得联络和建立统一的机构。正因为这样，便造成整个马华剧运的目标不明确、路线不一致、工作无中心及行勤不统一，因而便影响剧运的开展。

第二，金马剧运工作者，自各地的许多戏剧社团相继解散后，一时感到缺少集中地点、缺少集体活动的机会，而致在有意无意中，形成个人或小组的自流发展，造成散漫的，没有中心的畸形现象。当然，这现象的继续，直接削弱了剧运的力量，分裂了剧运的统一。

第三，散布在各社团学校间的戏剧工作者，由于马华剧运历程过短，而又一向缺乏基本教养的缘故，许多在认识上不够深刻，在意志上不够坚定，因而在当前比较恶劣的处境底下，便无可避免地形成两种现象：

(一)对戏剧工作认为还应该干，但慑于环境，而本身又鼓不起勇气和战斗精神的缘故，只得在有意无意中，采取回避困难的消极态度，把戏剧艺术这武器带到「为戏剧而戏剧」的路上去，使戏剧工作和救亡工作完全割裂开来，因而，削弱了马华救运的力量。

(二)对当前的困难环境表示害怕、动摇，因而，把马华整个剧运的工作，看作是危险的工作，而致完全停顿下来。当然，在这时间，除了上述的现象外，却使我们看到：在另一方面，还有许多真正能站稳马华剧运的正确崮位，不屈不挠，奋力前进的战士。他们的努力，不只可以冲破当前的客观环境的困难，而且可以决定马华剧今后的光明路向。

(三)客观环境和主观力量的对比

根据以上的探索和估计，使我们看出，当前马华剧运客观方面的不利条件，和主观方面的弱点，可说是相当多的，而且ᅳ由于这些不利条件和弱点的存在，造成当前马华剧运的沉寂、停滞，甚至开始表现倒退的倾向。不过，在另一方面，又使我们看到，许多不屈不挠奋力前进的剧运战士，许多爱好戏剧，扩展剧连的马华侨众，他们的努力、他们的新生，无疑问的，说明了马华剧运是有无限前程的，现在的问题是：

第一，我们应该以怎样的方法去冲破马华剧运当前的困难呢？

第二，我们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去团结全马的进步的、落后的戏剧工作者,到马华戏剧界救亡统一战线上来。

(载**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廿四日「新流」)**

「血洒晴空」的演出 念达

在「八二二」的淞沪战争时，中华民族抗战中一段惊人伟绩，居炊、表现在一个十九岁的青年身上。他不过十九岁，但是他已经做了青年空军的教练官，将他的宝贵的青春贡献给国家与民族。终于在一个晴天的早晨，在执行他那英勇任务的当儿，不幸，他在与敌机周旋的时候，苋受伤跌落敌人的阵地里，这是一件怎样不幸的事。然而，我们英勇的空军将士，并没有屈服、投降，他拔出他的自卫手枪，把包围他的敌人打死，然后再用最后一粒子弹，打进自己的胸膛里。

这是一件多么可歌可泣的事实，是我抗战中怎样令人难工忘记的一件血淋淋的事实，我相信每一个人，假使知道了这一个事实，必定感动到流泪的。

上面这个青年就是阎海文，他的忠勇牺牲的消息，早已有中外报纸登载过，并且在「中国的空军」杂志上也还有他的自传。听说他死了以后，国内有很多地方，都开追悼会来纪念他。

阎海文这个史迹，早已是传遍在每一个爱国民众的口头中了。可惜的是，时过境迁，有许多人或许还不知道，或许是忘记了。「血洒晴空」就是描写阎海文怎样英勇，怎样爱国的史迹的剧本。这刺本的作者是尤竞，是去年五月间出版的。

当然，我们并不是崇拜英雄，但是借一种英勇的史迹，来鼓励大众的精神，振奋大众的意志，这一个剧本，是有独特的价值的，又何况阎海文是确有其人，而他的英勇牺牲，亦确有其事。

这个剧本，昨晚由「唐洋货行ᄂ在牛车水梨宵戏院演出。的确，令人看后感觉到，在这时候，要不做亡国奴，惟有牺牲。且看，人家能够牺牲一条性命，连最亲爱的爱人亦可以分离\*这种为公忘私的伟大精神，真是值得人们的敬佩。

「唐洋货行」这次的演出」是用粤语的，对于一班只懂得粤语的观众来用粤语演出，当然最适合不过，所以在演出时，全场每一个观众，都觉得很受感动，这就是个证明。

就这一次演出来看，一般上可以说已经上了水准。可是一个戏的演出，犹如一个人的生长，无论他或她长得怎样漂亮或美观，总是有多少缺憾的。我想在这里来试写一点感想之类的东西，一方面作为看过此剧的观众之一的意见,另一方面也好引起大家对方言剧的注意。至于说是什么批评，那就太过严肃了。

现在我想分开每方面来谈。第一，关于剧本方面。全剧的主题，当然在于描写英勇的阎海文，怎样为国牺牲ᅳ同时还含有一种启示，中国是有希望的。这是积极的方面，此层可以在剧作者在另一幕描写阎海文怎样为着没有接到上峰的动员命令即感觉到十分愤激，同时在阎接到无线电报吿已经开火，以及凌云阁来通知他之后，如何兴奋，而获得表现。

在消极方面，作者描写当时的人民对政府不抗战的不满，在「七七」工前、在「八一三」以前，上海的建设，并无注意到军事设备等。这由营排长口中说出。

题材当然是很现成的，剧作者把阎海文活生生的写在纸上。同时刘月兰这个人也物并不是虚构。据说阎海文死后，在他身上找到一张纸上写着南通安东巷三号刘月兰女士。是铅笔写成的，字迹十分秀丽。

至于陈秀芳、凌云阁、罗刚、曹排长的有无其人，倒不可稽考。不过为着剧的演出，大可以配上一雨角色，来衬托出全剧的中心。

当然，这些角色，我想剧作者并不是凭空虚构的，也有它的根据。如陈秀芳本来就是ᅳ个女学生，与刘月蔺同学，假如刘月兰是学生的话，这是一点牵强都没有的。

凌云阁不过是陪衬的角色，但是他说明了阎海文的英勇，为国牺牲的精神，他形容阎海文怎样为着救亡，连睡觉做梦，也是在做着驶飞机的动作等等ᅳ这种人物，处置得很得宜。

罗刚是一个与阎海文对比的角色，阁海文是怎样果敢，拼死上前，而罗刚却躲在后方医院，同护士姑娘谈爱，这种人确实也是有的。作者把他来与阎海文做一个对比，很是适当。但是，这个角色，后来因为各方面的刺激，竟然也受到感动了，终于步步的把他带到好的路上去，上空杀敌，这样处置是再好不过的。因为要知道人虽然是坏的，但是受了环境的感化之后，也会变好。罗刚之不为阎海文之死而幸灾乐祸，究竟还是有民族良心ᅳ眼看着一个英勇的同志ᅳ牺牲了生命去为国家，他不但没有趁此想乘机打刼，向刘月兰进攻，而是奋起雄心，毅然决然穿起飞行衣，和刘月兰两位握别스飞上天空去杀敌。

曹排长无疑是个配角，但是，他的对话也是相当繁重的。剧作者把它处理成一个有民族思想，好打抱不平的热血青年，他批评政府没有国防准备，他也讥讽罗刚的求爱，同时他又把周汉臣的流血战迹活生生报吿出来。这一个角色，主要是把医院的形形色色铺张出来的。

其他角色如医生、伤兵，当然各有各的用处。

这个剧本，不但是写得十分动人，而且每一段话，都有事实可考。不过在昨夜的演出上，对于观众却有点格格不入。因为大多数都是一些不大识字的妇孺，要听懂那一大篇的国防建设理论，那是确然听不进去的。

然而，在演出上，好在加上了许多效果，这个剧便生色了很多。尤其是在警报、熄灯那一场，大家都凝神屏息，挣着来看，似乎真有大敌来临一样。

在导演方面，对于演员地位的安置，甚为恰当，尤其是第二幕曹排长与罗刚说话那一场，刘月兰是顶难安置的一个角色。她既要听说，又要做工，曹罗两人对话甚多，她说话却很少，这时候便需要小动作了，导演先生叫她在擦杯子，轮到说话时，很自然的站在舞台中心，说到周汉臣时，便坐到床上，这是多么自然，同时又可给予曹排长行近中心表演重要的一段戏。不过，缺点是罗刚在这衷站得太久了，但后来刘月兰出去了，曹排长望着窗外，罗刚便变换了一个位置，这可以补足。

总之，这一次的导演，在演员地位的安置上，是成功的。

在高潮方面，导演是尽可能的把握到了观众的情绪。如第二幕阎海文的突然起立(高潮开始)，如激昂、悲情、奋发、哀悼，一次次情绪的变换，都很衔接。至阎海文死〈最高)、罗刚敬礼出(高)、刘月兰唱终曲（结束)，一步步都能处置得有条不紊，如激昂、悲情、奋发、哀悼，一次次情绪的变换，都很衔接。

导演在此剧中的缺点，并不是没有，不过，这些缺点是很小的譬如说，曹排长在医院室内时，不应该穿那样螯齐的服装。

总而言之，这一个剧团，是方言剧中的一支劲旅，只要他们以不屈不挠的精神干下去，在星华话剧运动里是有很大希望的。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廿四至廿五日「狮声」）**

评「黑地狱」——新加坡实验小剧场首次公演 啸平

凌鹤的「黑地狱」可说是群众剧,是以群众的场面为全剧最后的高潮。

金姑娘是很难演的一角色，胡明女士的演技，是纯熟的，她能有很多小动作来把握她的个性。在表情方面，她灵活的眼珠与嘴是尽了它的责任，面部表情的重要点是眼睛，其次可说的嘴。很少演员能注意到嘴的表情，可是，胡明女士却能做到这点。但声调不洪亮，而她的台词，从头到尾都是急促的，似乎没有什么高低与抑扬比如第二幕在对萧汉江的献媚及第四幕对倪毅回忆她的遢去，及对他的爱恋，有些地方。是应用一种「幽扬」的延缓，稍长的调子。其余如在被萧汉江打了巴掌之后及最后一幕替倪毅辩寃的气愤用那种急促呼吸的说白就是很适当的。还应该一提的，就是她动作的姿势与走路的姿态是非常优美的，在第一幕与观众见面时，从楼上的楼梯一路唱一路走下来时，就像有一种魔力吸住了观众的心，立刻给观众认识了金姑娘。

倪毅未免演得不够沉毅，可说不够力量，如在第三幕他的自信、他的力量、他对胜利的把握，几乎压不倒崔朝明的悲观和怯懦。在这里应指出崔朝明(吴行饰)有把握到的个性的情感表现——他应是感伤的、悲观的，可是，我们看到舞台ヒ的崔朝明在看不到另一面的胜利，他不是伤感与悲观，而是「气愤」的。那时台词应是稍慢的调子，由高而低的下沉来说出他胸中的失望，但吴行君却用了急促的很高的调子，由这高调更使倪毅演出薄弱。但问题却还是在倪毅；因为，他是在主动的地位，如果没有后来一幕群众斗争的胜利，在这里恐怕会得到反效果的。

倪毅还不能抓住他的个性，他有时在不必要时却太情感。有时候，他又缺少熟情的表现，如和崔朝明会面时很平坦；熟情、兴奋、欣喜……都不够，与金姑娘一段情恋，也缺少内心的矛盾。

崔朝明的戏少，场面又多，很难演，他的化装又不能帮助表情。

马国材，体格与化装先帮助了他的演技，声调的粗暴也很适当了他，缺点是在第二幕调情金姑娘时，演得很勉强，如右手抱住她的肩，没有把肩部也挨过去；而他的表情与声调也不能由硬而软、由沉重而轻松。

洪二爷是观众最满意的一个，这类角色最容易演，也是最难演。容易演是因为性格单纯，个性明显的凸出；难演是很容易流为过火，演得太夸张。路丁君似乎是近于演这类喜剧的角色。在洪二爷，路丁君是演得很适当，他是很有舞台经验的，我们可以看出他在全场的笑声里，不能扰乱一下他在创作他的角色的尊严。

不过，在第三幕被马国材要杀他被追进来求救时，一方面由崔朝明与崔善庆的雨句台词冲断了他的情绪，而他自己只有向崔善庆求救，没有注意回头去看前门马国材是不是已进来的焦急，不能唤起观众的恐怖，而失去了场面的紧张。

萧大龙，我觉得他对演技还是生硬的，对舞台也是生疏，但他却能尽责的支持他的戏。

李大嫂有几个地方演得很成功，第四幕从上面一直由楼梯跌下来的表演，可说是达到了真、善、美的地步。在第三幕她的痛哭，本来这种放声哭是最难演的，应该演得真的在哭，不可演成假哭而反给观众感到是假的引起大笑，伍凤儿女士却由于呼吸与吹气的适当运用及能给予台词以情感，因此，能收到感动观众的效果，这段内在活动的演技是很难得的(在这里婴孩啼哭的效果帮助了它)。她的缺憾是在最后一幕的发疯不够深刻。面部化装又没有在这时加强来帮助她(在演这幕戏时她是应该改装一下的)。她「哈哈」的笑，是一种轻松的、平坦的笑，而不是一种由于复仇情绪构成的，能给予观众恐怖、可怕的疯笑。

张大妈也是很能表演悲剧的一个，她几次带着啼哭的台词，念得很动人，可惜的是面部没有向观众，以后要注意克服这点。

导演的处理是很注意到舞台的美与效果，它给予了全剧成功的生命，如在第一幕金姑娘由楼上下来及萧汉江的出现，能注意到其他角色的反应，尤其在妓后一幕为最高潮，能由这复杂的剧情、复杂的场面，而处理得不紊乱及明显的给观众理解，诸此之类，是有很多地方。

不过，我觉得第四幕倪毅与金姑娘的恋情，动作嫌太少。而位置又太徧于右方，这大概是台上唯一的桌子，是在右方的缘故。

灯光在第四幕是最失败的，夜的灯光应是蓝青色。却用黄色，窗外射进来的月色也没有用一个「焦点灯」，射进来的黄光，这就已使舞台气氛的要素失去。崔善庆关了电灯，舞台阴暗是对的，但会姑娘从里面拿出雅片灯出来，在舞台上的光没有一点的影响，那只油灯在舞台上是要开「散射灯」的，可是没有。我们看到起初糢糢糊糊，演员的面部全没有看到，而金姑娘拿油灯出来仍是一样，这可说是失去了舞台灯光应用的原则。

群众场面的位置，导演处理得很成功，但是，进来时，演员似乎是太注意导演所指定的位置，因此，变成了进来排队似的」没有表现出群众的力量。只有洪二爷要说出马国材为凶手时，方有表现出来，但这表现一下子又消沉下来。如最后马国材要逃出去，只有群众甲开枪，群众都像很安然的放他们的敌人从容的走出去。

群众场面，尤其是在最后的斗争高潮，这是最难排的ᅳ单是那位置的更换一下就够他吃苦，我们并不能太过苛求，比过去我们所看过的「黑地狱」，是进步得多和罕见得到的。

在后台，碰到这剧的导演王绍清先生，要我写篇「批评」的文章，并希望特别能指出缺点方面，我只能硬着头皮写下来。「黑地狱」有很多优点，我没有指出，而大都着重于缺点，也许这些所指的并不是真的缺点，这要请王君及演出诸朋友原谅与指正！

(载**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廿七日「狮声**」)

当前马华剧运的工作方针向明

——向明、沉戈、左丹、田辛、史文、白汀、方艾集讨论

为了便于说明的缘故ᅳ当前马华剧运的工作方针，可分为下面三个部份：第一，在路线方面。第二，在机构方面。第三，在工作方面。

第一、在路线方面

（一）争取救亡戏剧演出的便利与自由，应该抓紧每个时机、每个关键，通过上层、通过社团、通过群众的力量和关系，争取演出的便利与自由，冲破各种困难和阻碍。

（二）争取绝对多数的中下层侨众团结到马华救亡统一战线上来，因为这是马华统一战线的基本队伍。所以，我们要使剧运深入山芭、胶园、矿山、工厂及一切下层侨众的场听中去趄作用。

（三）争取各民族对我抗战予以真正同情和援助——推动侨生及一切熟悉各民族语言和生活的工作者，结集以各民族语言为主的演剧除伍；以戏剧去进行国际宣传的工作。

第二、在纽织方面

在组织方面的工作方针，可以分为如下五点：

（一)在救亡机构内外的戏剧工作者中间，有计划而又有步骤地，普遍推动并建立各种剧运问题座谈会、研究会或辩论会，以提高戏剧工作者的认识水准，加强演出能力；以求艺术上、意志上及行动上的统一。

(二)推动各地戏剧工作者，于短时间内集结成一个或多个的戏剧团体(包括业余的及职业的)；作为推动各地戏剧的中枢，团结各地剧人的总站。

(三)通过救亡机构和各种关系，具体而切实地建立一地以及全马的剧运工作者，包括新旧剧的统一机构，在信仰相同、目标一致底下进行工作。

(四)以妇女、孩子等为中心，有计划而又有步骤地组织各地妇女剧园、孩子剧园。以学生、文化人、工人等为中心，以简单而又适当的方式，多多建立各种戏剧游击队、突击队，来冲破客观上的种种阻碍和困难。

(五)通过个人或社团的各种关系，直接间接与各民族所有的戏剧团体取得联系，抓紧每个机会，与之共同演出。

第三、在工作方面

这里包括六个工作方针，分述如下：

(一)要开展马华剧运，没有正确的理论为指针，可说是不可能的。所以，在工作方针上，首先应着力于：探讨并建立当前马华剧运理论体系，及建立正确的戏剧批评，有计划而又有步骤地展开救亡戏剧的大众化运动。

(二)当前马华剧运，除了它的本身必须具备的独立条件外，应该配合马华救运每一时期的任务，切实而又深入地创作能反映当时情境，指出当前救运去向的剧本，从而克服剧本荒与公式主义的现象，及远离现实的毛病，务使每次演出，不但不会重蹈以往的缺憾，而且能够成为广大侨众所迫切需要的东西。

(三)要整个马华剧运推进，决不是少数漫无目的或只凭一己所好的人们随便叫得成功的。最主要的条件，还是落在真正为马华剧运前途而努力的剧运干员身上。在目前，剧运干员可说还是非常缺少，这就是说：一方面，剧运中的旧干员许多在思想上、行动上已表现着跟不上时代，而又没有加以改造。另方面，对于新的人材，又很少加以培养和注意的计划；因而形成人材荒的现象，以致影响马华剧运的开展。对这问题的解决，应该依照下列四个原则，灵活地去运用和执行：

A、有计划地，耐烦而又具体地把剧运中的原有干员在思想意识上、工作能力上、生活习惯上加以检查和登记，适当的分配和调整，进而对弱点上的补救和改造。

B、时刻不能忽略，而也绝对不应忽略，就是在工作过程中，对每个戏剧工作者，应多多注意基本的、实际的培养和训练，进而加以提拔使用。

C、真正的大众剧运的干员，是在各阶层中间培养出来的。所以，我们应该特别注意各阶层及各界对戏\_感到兴趣，或已在工作着的人材，切实地加以培养和提拔。

D、要使马华戏剧走上更光明、更远大的前途，只靠救亡机构内的剧运干员的努力，还是非常不够的。所以,对于还没有和救亡机构取得关系的戏剧工作者，及一切职业剧人，同样应该加以联系和影响，进而合拢起来。

（四）看准每个客观环境和需要，决定各种方言及新的或旧的形式演出。争取每个机会，进行戏剧大众化的工作，从而吸敉广大侨众团结到救国的周围来。

（五）有计划而又有步骤地建立一地或全马，以及中国国际方面的剧运通讯网，前者可以沟通马华剧运的联系，后者可臻集思广益之效。

（六）在马华各报上争取剧运的理论园地，并集资创办马华剧运的言论机关；作为指导马华剧运，沟通全马以及中国国际间戏剧工作的关系。

最后

应该向读者申明的，是这问题在讨论的时候ᅳ原是不够具体ᅳ而在写的时候，又发挥得不够充分，同时，还为了各种关系所限，以致有许多必须说出的话不能直接痛快地讨论出来，因而造成许多不能使我们满意的地方。这，除了向读者深至歉意外，并望能由此而引起热烈的讨论，及绐我们以理论上的补充和指正。

(载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廿七——卅日「新流**」)

观「黑地狱」的演出后 碧波

从新世界出来后ᅳ我感到满心的欢喜。

欢喜什么？从「黑地狱」里望到新艺术的前途，从「黑地狱」看到新中国的远景。

谁能逃脱：「黑地狱」的那种紧抓住你的力量？它使你真如置身在敌后的天津，它使你永远忘不掉那一群所谓「愚夫愚妇」的大众!那些大众，看吧!是真真实实的、活生生的、真正的中人！那些人，也可以做奴隶，也可以做主人！

当你看到第一幕的烟窟里，你将会看到绝望、悲哀。洪二爷是那末唾面自乾的奴才相。老五是那末卑夷得令人呕吐！只有石富财，那就让你们看到力量。他是那末有一股蛮劲，那蛮劲正是中国新生的力量。然而ᅳ你又免不了失望。因为他也做了烟民。

然而，你看故事的展开吧。还有那更容易屈辱，更甘心做奴隶的人，那便是：视财如命，凡事由天的崔善庆；碰到困难，受到磨折而中途从革命队伍消沉下来的小布尔智识份子崔朝明；说起鬼子便磕头请命的张大妈。看了这些人，你也会感到失望。因为他们都是太自私了，太懦弱了。

然而这正是活生生的人，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才是真实。我们试看看在战神冀下的人们吧，成千成万不正是在人类的惨剧面前徘徊、犹豫、苟且、偷生！

人之所以会苟且、偷生，正是由于眼光看得太近。如果你能看到世界的尽头，那你就不会因黑暗而感到灰心，如果你能从黑夜看到前面就是黎明，那你就不会因挫折而感到失望。崔朝明正是前一类的人物。他是一个纯洁的学生，他热情、爱国，因而也干组织民众，发动游击战争的工作。然而，他由于认识得不彻底，看不清民族的解放是ᅳ个艰苦的持久的过程•，因而退下来了，消沉了。你看，他说：

「唉！从前还有人替义勇军募捐，现在连募捐的入都没有了。」(大意)

这是道出了千千万万犹豫、动摇者的心坎里的话。然而，结果你在第四幕，就会看到：当敌人的迫害已经夺去了他们的朋友、兄弟、丈夫、儿子，而使他们也无路可走时，这些人，不，这些奴隶们就怒吼起来了！游击队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民族解放战争就是这样发动的。真理本来是浅白易情，并没有什么神祕的。

在失去了自己的国家，或者本来就做着奴隶的人们，应该从这里得到更深远的启示：对自己的力量应当自信，「愚夫愚妇」的愚痴不足失望；问题是在如何使石富财这些那末有蛮劲的人，还没有有做死尸抛到天津河时，就应当起来反抗！

在全世界光明与黑暗正在搏斗的今天，尤应多方面去理解它绐予我们的启示。

然而，得到这个启示的我，首先要诚恳地向「实验小剧场」的诸君道谢，诸君的努力实使马华剧运展开新的场面。李大嫂的朴实、倔强，这种中国乡下女人的性格的表现，是相当成功的，她们才是真正的人，她要拼就拼，只有一把剪刀也要杀敌。「我杀就我杀」，当着凶残的恶魔面前，这是毫无畏惧。因为敌人既然已死，目的已达，自己的生命还算什么？特别是她那种从楼梯上真真实实的打滚下来，以及因敌人已死恣情狂笑的表情，是相当成功地描写出一个大胆倔强，而似乎有几分粗野的农妇的典型的。石富财也演得很好，是一个道地的劳动者，洪二爷的技术的熟练，使我觉得没有话好说，只是当张大妈望儿子回来在哭的时候，那句打趣的话说的还嫌太响亮一点，以至破坏了那时悽惨悲痛的氛围。但整个说来仍是成功的。马国材也演得相当成功，那种杀人不眨眼的强盗典型是特出的。但倪毅还要刚强一点，这才不致使观众怀疑，他是否有劲从马国材手里夺过手枪来，此外，倔强的金姑嫫，势利的萧汉江也都能够给予人们以深刻的印象。

当我看完「黑地狱」，再对新世界内的京剧、粤剧、琼剧、巫剧做个巡礼时，我就越相信了话剧的伟大的前途。京剧正在演着「许田射鹿」的故事，而粤剧琼剧也在演着达官显贵们的忠义贞烈之类的故事，尤其使人哀痛的是：看不到真正的大众的影子。那里的故事是关于达官贵人的，老百姓自然不足道(有吧，就是那四个摇旗的兵卒)。然而，如果你把观众成份比较一番，那是有趣的，特别是粤剧台下，古老装束的妇人家，几占一半，而「黑地狱」的台下却大多数是青年。谁有前途，这里是很明显的。但是，当你想到那些观众毕竟还占不少数目时，你就会觉得：戏剧工作者的贵任的确是太大了，因而马华话剧界的诸君在现阶段的努力，是深可钦敬的！

(载**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卄八日「狮声」)**

@林英屏《展开马来亚文艺通讯运动》，1939

工作之余，走进办公处，翻开六日马华日报的前哨副刊，刚展开一看，就看到了「文艺通讯专页」几个怪刺眼的标题字，于是费了几十分钟的功夫，把那「文艺通讯专页」看完了。最先看完张曙生君的「发展马华文艺通讯的基本认识」一篇文章，觉得在马华的文艺工作者，确实有必要展开这种从事文艺写作者的工作，我认为在抗战期中尤更需要用文艺通讯去打通各地生活组织的路线，以藉互通各地实地的情况与趋向的声息。

曙生君说：文艺工作者，一方面是倾向于抗战御侮的政治运动主潮，运用文艺作为武器；一方面是加紧深入现实的核心，从伟大的社会现象诸般形态，摄取客观事物，创造出灿烂的艺术作品。所以「文讯」运动要加速起如上的任务，同时「文讯」具有的优越条件，在社会突出的向现实的发掘，把现实轻快地反映出来。因此「文讯」运动仍然是配合着文学运动，在社会的飞跃进展时代产生出来的……。没有理论作中心，单单从事「文讯」工作，是不够的。在目前我们马华的文艺通讯，须有更多的理论出现，使每个文艺通讯员，都能得着充份的认识，而作为指示关于「文讯」写作方法的理论，尤为最逼切的需求……

看了上面的几句，就不难想见张君是关心热诚为马华文艺群众化运动的推行者，他的热诚无疑的就是希望马华各地从事文艺写作的人，能够多多地共同互相研讨，使文艺通讯会和其他文艺部门，和具有理论的作品为中心的通讯，一同地使它成长起来。

文艺通讯运动，在我们海外尤需要去努力打通这条去路，使各地忙于救亡及生活闭塞的侨胞，能在种种通讯里面，可以获得各地域、各阶层、各团体的生活和组织。

我记得「文艺新潮」的主编锡金先生在「文艺通讯是什么」一文里也曾这样申述过。他说文艺通讯不但可以写这事件的发展过程的形形色色，还可以写这事件的横的方面涉及的许多事物、许多现象和特征。人们从新闻中读到的梗概，从通讯中却读到了全部，而且通讯是从一个地方向另一个地方报导的，可以避免许多地方新闻条件的限制；所以通讯一类的文字，往往也比较的活泼和自由；许多新闻中不能列举的事物，都可以从文艺通讯中得到。由此可见用文艺通讯的方式，决不如新闻式的通讯限于拘束，只要它能把通讯充实了，就可以成为文艺通讯，并且可以用文艺的形象去反映现实、抓住现实。

然而，发展「马华文艺通讯」的工作，决不是少数人物的文艺作家所能负担的，假如要使文艺通讯推动到每一个角落里，就必须要从文艺群众来从事，共同负起责任，方能展开收获工作的丰富。如果只靠少数人去工作，不论文艺工作者的智识、经验如何充实富足，也是不及文艺群众的通讯更来得广大实际的。所以马华日报「前哨」编者发表于文艺通讯专页里的「我们的希望」一文里，就是为着这点，而计划到在星洲设通讯总站，吉隆坡设分站，支站则散布于各农村、各城市、各学校、各工厂，及交通线等等的组织。而最主要的目标，诚如编者所说的：我们决意开展下去，不久，并且将与香港、桂林、重庆的文艺通讯站取得联络，使马来亚的现实充份地获得反映，呈献于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之前。

最后我仅以十二分的热诚，希望全马从事文艺写作的先进们，能够共同去担负这种工作，踊跃参加这个「文艺通讯运动」，使它能得到广泛的发展。

（载**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五日「晨星」）**

现阶段槟华话剧运动的检讨 谭文部

前言

戏剧是一种综合的艺术，是表现现实，指专人生的好方法，同时也是一种犀利的武器。有史以来，社会各阶层的人们，在维护其自身的利益，都建筑有艺术的防卫堡垒，如古代的奴隶艺术、中古的封建艺术……无不赤裸裸地表现了各自的意识形态。而苏联的社会改革里，戏剧这伟大的艺术武器，在各艺术战士热烈使用之下，确收获了惊人的效果。由此可知这门武器的不平凡。是以这次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也同样的把它应用起来，向着敌人作猛烈的进攻。而远在千里外的海外胞，也同时建立了雄伟的戏剧艺术军，来协助神圣的抗战，并且进展得很神速——它的进程，早就有人论述过了，这里不想多赘。不过，现在得趁着新旧岁的交换的机会，把作为北马剧运主导的槟华剧运的发展提出来检讨一下,(为的它曾走过不少的迂道)俾有反省与改进的机会，使将来得以热烈的展开工作。——这是笔者写本文的目的。

槟华剧运的形成

槟华剧运的胎儿，虽早在抗战前七八年已结成，但在这七八年的过程中，我们只能看到一个大腹便便的孕妇在那儿徘徊，谁也不敢断定那婴孩能在什么时候到人间来报到；直到「七七」民族解放的笛号一响，整个宇宙为之震动了，槟华剧运的胎儿，才在这动荡的大时代中产生。

稍为注意剧运的人,也许不会忘记了「今日剧社」这婴孩的产生吧！的确，我们知道自「七七」「八一三」抗日战争爆发后，槟城的青年男女们，就被民族的愤火，爱国的意欲激动得怒吼了起来，他或她为了要协助抗战，就挺身而出，投到民族解放运动的大洪流里，配合着「出钱出力」的原创，运用了很多的新的花样,做了许多有意义的工作。戏剧是他们心目中的宝贵的武器——因为它能使侨胞们热烈地出铁，又具备了伟大的宣传功能，它能在这民族革命战争中吿诉我们广大的民众知道」法西斯主义侵略者，是个怎么样的东西。它对我们同胞是怎样的野蛮、虐杀、奸淫、搾'取，和怎样狰拧地轰炸我们的城市、毁灭我们的文化；假使我们不起来和它抗战，就会沦为奴隶，以后将受怎么样悲惨的非人生活；以这手段来激起广大的同胞的义愤，而一致起来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而国争，是最适当的行动。所以他们都很热爱这犀利的武器，并且曾为了要使用它，而用了极大的努力去学习与准备，终日忙着去找觅戏剧的书籍，夜以继日的去阅读与研究。他们在学校里，不停地在推动同学，联合同志，来筹备演戏；可是，帝国主义的叭儿狗型的教育家们，不但不绐予他们以同情和帮助，并且还给予他们以种种的阻碍与摧残。学校当局，为了要博得主子的欢心，也不愿意给他们团结，于是乎什么「歌咏队」、「戏剧团」，就无法成立。因此，就使得无数的热爱祖国的青年们，有救国无门的慨叹！但是外来的阻力，终于压制不了他们的爱国心，学校当局既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他们却跑到社会上来，联合了别校的同志(过去他们多是不相往来的)和一些前进的文化人，协同走向自以为应走的路。于是乎「今日剧社」就在这种情势之下产生了。

「今日剧社」一开首，就来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公演，那时被搬上舞台的有上海剧作家集体创作的中国抗战序曲的史诗三幕剧「保卫卢沟桥」、「放下你的鞭子」和「最后的一课」等剧。排演期中，是十月的时分，适为各校忙着预备会考或冬季假期考试的工作之时，还在学校肆业的同志，也该是温习他们一年来所受的功课的时候，可是他们却把自己的事情放在第二位，每晚还是兴高采烈地去排演；即使劳动至深夜，也不以为苦。那时，负责该社中心任务的，有雷蚂、少峰、卢斯……等数位，后来，新从中国南来的戏剧家王绍清先生也参加进来，所以在剧务方面，又得着很大的助力i导演也是由王先生担任的。因此，这一群青年们，就在他那严肃灵活的手法教导之下，创出了惊人的成绩。

这一次的演出，大体上说，是很成功的，演员的分配都很整齐，尤其是有几位演员的演技，是特别熟练，所以演来都很逼真，每个情节的高潮都有很好的把握，整个场面的气氛，都是那么紧张。他们每一个动作，都把广大的观众吸引住了，有几个场面，竟使很多的人们为之流泪，这不能不说是戏剧的成功的宏效。而舞台装饰方面，除了装置布景不能做到适合戏剧里的需要外，灯光也不能和布景好好地配合，这是一点美中的不足。不过因为这剧社是刚刚成立的，各方面的设备还没有完备，加上舞台本身，就有许多缺点，自然是不能使他们有尽量发挥的机会；不过效果'化装方面还做得很好。

事实上，这一次的演出，已给予社会人土以深刻的印象，并还引起与论界的大大的注意，它演出后，我们曾看到几篇批评，和推动展开剧运的文章。王绍清先生也写了一篇鼓励青年同志的短文，他说：「这是我们工作的开始。」。的确，槟城的人们对戏剧趋向的熟情，确已超越「今日」公演前之上了。每个比较前进的侨团，都有演剧筹赈的籥备，这时我们不期然地意识槟华剧运已在进展的途中。

发展过程一瞥

自「今日剧社」公演后，槟华剧坛的氯氛，就一天「天的活跃起来了。剧团的成立，像雨后春笋一样；演剧的消息，也一天一天地热阔。时的演出，比较值得注意的，有钟灵中学潢的「回眷之\_」，辅友女校的「夜光杯」、「重逢」，阅书报社的「汉奸的子孙」、「可怜的裴迦」、「父归」……等剧。这些的演出，在那时认为唯一的目的，是协助筹赈，是想以演剧来引起侨胞热烈的出钱；因为那时侨胞爱国的热情正在燎原，所以都收到意外的收获，募得了数额惊人的赈款；并且在这些青年戏剧工作者不断努力之下，已把槟华剧运的基础奠定了。

一九三八年的五月，槟华筹赈会主办第一次盛大游艺会于「春满园」、「大观园」，一连雨适，参加表演的有卅余单位，演出的剧目，有数十出之多，槟华剧运发展的神速，由此可见，这时的演出，有：「火海中」、「遭难」、「三江好」、「高压下」、「重逢」、「罪犯」、「打刼」、「逃难」、「父与子」、「小英雄」、「最后的一课」……。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这一阶段里，槟华剧运的路向，是在协助筹赈，和暴露敌人的狰狞面目，和表现我军的英勇抗战；并且告诉群众，唯有抗战才有办法，逃难不是我们的出路；每个侨胞都应该为祖国的生存与民族的自由独立而尽力。但在戏剧的表现上，有许多只顾到演出，没有注意到演出的艺术，不但是舞台技术；装置、灯光、效果、化装，都是粗制滥造，就是演技方面，也很草率随便，甚至连「文明戏」的演法都搬了出来，这是不对的。自然我们不须要象牙宫殿里的陈列品那样的艺术，但「救亡戏剧是戏剧，而戏剧是艺术，所以救亡戏剧应该不断地加强它的本质的艺术水准」，「为了这救亡有力的武器，并且加强救亡运动，做成宣传、教育、组织民众的工具，就必须加强『艺术水准』。」(叶尼语)

游艺会过去了，自然该是槟华剧运的反省与改进的时候，可是客观的环境却大大的转变了。「炸弹」、「割耳朵」，「豆潮」的叠出，尤其是唐宁街十号主人的「做戏」影响，所以救亡戏剧不能演出了。同时，作为推勖槟华剧述主导的「今日剧社」和其他的戏剧团体，因为得不到当地政府的允许注册，而被迫停止活动了。因此就造成了槟华剧运的不生不死的局面 。

这时，星洲的同志，也正遭受着同样的苦闷。但，他们还是不停地在斗争着，他们借着这机会来提高艺术水准，因而排演「日出」，作为桥梁。自这个消息吹进这儿来之后，槟城的一部份戏剧工作者，也马上搭起一条桥梁来了，那就是「钟中校友会」的排演「雷雨」。 随后有一个职业剧团「中国旅行剧团」<不是唐槐秋领导的「中旅」)，到这儿来演「雷雨」，和「星洲业余话剧社」来演「日出」，这-的演出，我们不可以否认的，已使槟城侨胞对戏剧艺术有了相当的认识。可惜「提高艺术水进」的理论，却因此而给槟城一此一：自命不凡的「莎士比亚」们歪曲了，于是乎就造成槟华剧莲的畸形的发MO这不能不算是槟华剧运发展过程中的一桩大大的憾事。

继「雷雨」之后，我们又相继地看到「人之初」、「茶花女」、「少奶奶的扇子」、「迷眼的沙子」的演出，即使急得外坡的同志大声疾呼：「这座桥梁到底走到什么时候才能走完呢？」但那些「沙翁」们还是高唱着：「毛毛雨，下个不停！」的怪调，走向牛角尖。他们终口向着在配合宣传队演街头剧的「孩子们」讥笑：「这样的叫叫跳跳也算是艺术的吗？」他们以为演必大戏，并且还要世界名剧，小戏管他妈。结果只能给予观众一个啼笑皆非的印象；无法通过这些人的灵感，掀起他们的热烈情绪，引起共鸣，而走向一个伟大的目的，共同的行动。这个固然在演技上值得商榷，但因为它的与中国抗战脱节，和大众的斗争生活游离，未始不是造成这次失败的主因。

一九三八年十月廿四日，三团体联合在「大观园」开游艺会，也有十多出短剧参加演出，虽然有些文明戏也插在里面，但话剧的阵容却占着绝大的势力，演出成绩也很不错。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致力剧运的青年们，还是不断的在斗争里前进：「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假使一有机会可乘，则槟华的戏剧艺术军，又可以全副武装，以英勇的射手雄姿出现的。伟大的「青纱帐里」、「流宼队长」、「横山缜」，就这样的在极闲苦的阶段里，不断的斗争中演出了。不可否认的，在这一次不断的学习与斗争之下，已培养了不少的干部出来，打进各社团去工作，而使今年(一九三九)「七七」纪念日筹赈会主办的第一一次盛大游艺会，得到大规模的展开。

本年「七七」纪念日，筹赈会主办第二次游艺会，主要的节目就是戏剧。所以戏剧的演出待别多，可以说是槟城有戏剧以来最热烈的演出。参加表演的单位很多，成绩较为可观的有：筹赈会宜薄部戏剧股的「塞外狂涛」，侨南公所的「横山镇」,店员联合会的「新生」、「归国之前」，印务联合会的「翻车」、「合流」，福建女校的「出发之前」、「女性的呐喊」，协和学校的「我们放开恩怨」，中下洞筹赈分会的「像样的女人」、「太阳旗下」，北海怒潮剧社的「我们放开恩怨」，「出发之前」，亚逸淡筹赈分会的「中华儿女」、「敌人」……等剧。一次的演出，最值得注意的就是各剧的演出，不但是注重演技方面，并且对舞台技术方面，都很注重。除装置稍弱外，灯光、效果、化装都配合得很好。据说是筹赈会戏剧股，于事前特别组织了两个舞台技术服务队，巡回到演剧队去工作的。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要提高演出的艺术水准，这种工作是不能没有的。

自是之后，槟华剧运可说已走上了一条康庄大道，不管是戏剧形式内容，都很细心的推敲选择，而演出上，也很严肃的去处理。「凤凰城」，是由昔日导演「迷眼的沙子」的「莎士比亚」们演出的。虽然演出的成绩还有好些的缺点，但最少也可以表现着槟城的「莎翁」们已有深长的醍觉(？)了。可惜演后却因批评上的问题，而大发雷霆，将批评者大加辱骂。好在被辱者还能平心静气的加以辩证，不至蹓得天黑地乌。然而不可否认的ᅳ榷华剧坏早已绐他们涂上了不可洗檫的污点。

随后又有「民族万岁」的演出，全体工作人员，一共七十位之众，都是昔日在街头叫叫跳跳做小戏的青年联合起来的队伍。排演了一个月的长时间，演出的成绩也很不错，并且还引起了社会人士大大的注意。演后所得的批评是……『民族万岁』的演出，无论在对抗战的贡献，对于北马华侨的宣传作用或对戏剧界与我们戏剧工作者的本身，都有很大的收获。在筹款上又募得千余元，在宣传作用方面，灌输北马华侨的政治认识也很多……虽然我不敢说『民族万岁』的演出突然就会将北马的戏剧艺术水准提高，但是我敢说：『民族万岁』演出对『民族万岁』未演出《前北马戏剧艺术水准，多少会提高一些，同时也能够给一般侨胞对于「抗战戏剧』上获得了新的认识，即『抗战威剧』不但是能叫每个侨胞，打倒汉奸贼徒，同时「抗战戏剧』也是能够更具体的活生生地反映出敌人压迫与残杀我们同胞的实况，也能反映出战区千千万万的爱国同胞ᅳ在敌人的高度压力下，激烈地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与敌人斗争……此外，在「民族万岁」演出的过程中，已经提拔了许多新的戏剧工作者的戏剧认识及艺术水准，无论在舞台设置方面，或是后台效果方面，演技及化装艺术方面都获得了超过在『民族万岁』未演出之前的认识程度与水准……」(丁山「民族万岁演出的收获」)

此外，就是街头剧的演出,可以说是后期槟华剧运的重要工作之一。每个月的宣传周，国民月会，最少也有几出街头剧配合演出，一周间的宣传游击战，最少也有几十次。战区很广，整个槟城(包括威利斯省等地)，不管是市区或山芭，只要有人住、有一块空地，就可以作战了。而这些剧作的主题」都是配合着目前政治形势的发展与需要为立脚的，目的脱离不了对民众的教育与组织。例如：「和平使者」张伯伦先生正在进行东方慕尼黑工作时的演「兄弟」，汉奸贼徒注精卫的叭儿狗们带着大批的伪币到这儿来贩卖时的演「不明来历的纸币」等，都是配合着目前的政治形势而发展——这二剧的演出的方式，是利用哑剧形式，配合着演讲。而每次的演出，都能收到很好的效果。

至于创作、理论、批评方面，这儿觉得特别贫乏。创作方面除了那些街头剧之外，舞台剧只有王绍清的「熟咖啡」，主题是写一个恋爱的故事，虽然多少有些抗战的情调，但到底脱不了浪漫主义的-色彩，到现在还没有人把它排演；理论方面也不多见，截至最近，我们能看到的比较切实的只有王绍,清的一篇「国防戏剧运动的问题」，和鲁沙子的一篇「关于演街头剧的方法」的文章而已；而批评方面却贫乏得可怜，不晓得是因为缺乏有戏剧艺术修养的剧评人材呢？抑或还是因为一些剧评家的先知戏剧工作者的不可理喻，而不肯握管批评？ 自然，这也难怪槟城的没有剧评，即使有吧，也是徒然的，只要看看「凤凰城」演出后的剧评与所得的效果，就可以知道。「凤凰城」全体舞台工作人员致集体批评「凤凰城」诸君的「关于『凤凰城』演出的检讨」里是这样写着：「……我们知道对于戏剧理论经验都不够的，集体批评『凤凰城』诸君的『大胆的批评」……我们也不愿多说，因为我们的演出是好是坏，观众必不会像『诸君』那样随便『乱说』……我们真是佩服集体批评诸君的「大胆』……其实我们也用不着集体批评诸君来替我们担忧……最好接受我们由衷的劝吿，以后还是多用一些宝贵的时间，多读几本关于音乐常识的书籍，再来下笔写文章……像集体批评『凤凰城』诸君那种『不懂偏装懂』和『吹毛求疵』的态度，我们才真不敢领教了！」试看，在这样的情势下，能产生剧评吗？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一些戏剧工作者，大部份都是由街头剧而舞台剧地慢慢训练起籴的，但到相当成热的时期，都一批一批的脱离戏剧工作，去干别的事务了；即使从新提拔起来的，也是如此的收场。我想这是槟华剧运里的一个危机，即使永远在继续提高艺术水准，永远的去贪践这种工作，也是徒劳无功，结果，艺术水准还是无法提高的。

尾声

上面所说，只是槟华剧运发展过程的一个梗概，在这短短的过程中，它虽然生产了不少的花,梁，但，也犯着不少错误的倾向，是需要今后的实践来克服的。

不过，这里我可还得指出，戏剧圈内帮派关系的矛盾，和「剧本荒」,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同时争取救亡剧的演出，也是当前剧运的重要工作。为了「量」的展开，「质的提高」，我们还需要有组织中心领导机关，建立专门化剧社的必要.，进一步就是为了槟华救亡剧运的展开，我们得不要忘了「提高艺术水准」，同时更要用「提高艺术水准」去展开槟华的戏剧运动。不过，这里的所谓「提高」，绝不是「为艺术而艺术」的，这一点，我们应该要认识清楚。(载**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廿八——卅日「晨星」)**

「文艺」及副刊的一年 郁达夫

自我接编「文艺」及「晨星」以来，匆匆已经满了一周年.，而今天却是一九三九年，中华民国二十八年的最后的一天。

文艺，尤其是中国文艺，在这一阶段，这一时期，所负的使命如何，应努力实践的方向如何，渐次走上理想化路去的步骤如何等，在这一年中，或由各自投稿诸君之惠稿，或于忙碌之中，络续抽空写过一点了，想已蒙读者诸君所鉴及，这里当然可以不必再说。在这里，所想和大家谈谈的，是在这一年中的编稿的经验。

不消说，日报的副刊，篇幅有限，而且又是读者层复杂，每日须出的读物，所以，副刊投稿和编辑者，都要受到时间与空间的种种限制。时间的限制，是文字须紧跟着现实。空间的限制是稿件的不宜过长，而写的又须是某一地方的各层读者，多所乐于阅读的东西。

投来的稿件，若能都合乎上列的条件的，当然是副刊的最上材料，降而求其次，则两种限制之中，能适合其一的，也就可以充数了。

经一年间编稿的经验，觉得马华的投稿诸君，稿子都写得过长，是一个通病。其次，是对于现实的取舍手段不高明。紧要的地方，握住得不多，而不紧要的地方也同样地不晓得割去，又是一个通病。

一年以来，读稿子长短约有一万余篇，能用的，或加以一点删改，或照原文一字不易(这种稿件，自然较少)地一经发表，都已襬在诸君面前。但是剩下来，现在积存在我手头的总还有八千件以上的原稿。于投稿者诸君说来，不用的稿子，为什么不立时一一退回，主观地自觉写得很好的，又不见诸刊登，大约不满的人，总是很多。但在我，却已经尽了最善，就是连在业余的闲暇，也多费在读稿子上了。

在这辛苦的一年工作之中，有一件事情，觉得很欣幸的，是来稿之中，意识不正确的稿子，却极少极少，文字欠通顺或辞不能达意的稿子，有一小部份，其余的都是还能用的，不过所犯的是上面说过的两个通病,未能免除而已。

祖国抗战已经历两年又六个月，以后正是我们加紧反攻，争取最后胜利的阶段。在这阶段里，文艺的斗争力之急须开展，对内宣扬的必需加紧，向汉奸失败主义思想之急切进攻的尤其重要，目不待言。我们在后面的笔部队，当然也得重整一番阵容，以求配合着抗战的进展。地方现实原属重要，小意见、小感情，原应该尊重。但是举国一致的大团结，更应该顾到。时至今日，文艺与政治军事的不分性，就在这些地方可以表现出来。所以，以后，我们写副刊稿件，不问是评论，或是创作，都应该向这一个方向前进。

在这一年的副刊文字之中，剧本的不能采登，原是一个遗憾。但一则限于篇幅，再则精悍的剧作，也不曾见到，却是主因。戏剧，富于战斗性，能教育大众、鼓励大众这一事实，是大家所公认的。但要创作一个好的剧本，实在也真不容易。在明年的副刊里，我们就想于戏剧这一部门，多加以些注意。

小说的创作，自然比其他各种更觉容易，但在这个时期，我们总希望有比「华威先生」及「差半车麦楷」更进一步的作品出现。

轻松而富于刺激性的小品散文，按理是副刊最适合的文字；但照我一年编辑的经验看来，则马华的作家，对这一种作品，似乎是不甚擅长。原因，我想还是在于气候的没有变化，与一般生活的没有余裕。

一年的岁月又过去了，我们检点一下过去，才发见我们的进步，决赶不上日轮的回转。但如哥德之所说，只教「不要急」「不要歇」(奥内.哈斯脱，奥内•拉斯脱)地向前进取，人生终于是会得到相当的成功的。谨以此语，献给读者及惠稿者诸君，作为我年底的一个精神礼物！

(载**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卅一日星洲日报「文艺」周刊)**

一九三九年的马华文艺 铁亢

（一）

马华文艺界在一九三九年，仍然依循着正确的路线前进。一方面,配合着中国的以至世界的反侵略运动，更广地发展了马华反侵略文艺的主流；另一方面，基于进步的华侨大众的要求，继续开拓反封建文艺的大路。加以文艺工作者意志之日益坚决，意识及文艺技术之不断进步，于是造成了比一九三八年更加可观的局面，为未来一九四零年的马华文艺，完成了打桩的工作。

然而，话虽如此，马华文艺在它的路线上，仍然有它的困难在。这，最大的政治环境的限制，以及马华社会封建残余极力的阻碍。关于后者，到如今，马华反封建的文艺活动仍然不能牵制它的，反而受了它的严重影响。因此，不论在「事」一方面，或者「人」一方面，这种文艺活动都显出涣散的、无力的形貌。这情形，本已存在于若千年以前，然在今日却特别显著。这是值得指出，值得要求文艺工作者深切注意的。

文艺工作者的热情，比之以前，似乎较为旺盛，这从各地戏剧的演出上、歌咏的活动、绘画的活动，以及诗歌的活动上可以看出。只是「热情」并不曾溢出上述范围以外，因此未能成为迅速推动文艺运动的主要原动力。这是非常可惜的。

这一年，北马文艺刊物「热带文艺」夭折,前后只出四期；各报副刊如「晨星」「世纪风」「狮声」「新园地」「新流」「前哨」「大路」「星风」「星漠」及「南洋周刊」，「星光画报」等、都一如从前，以一部份篇幅作为文艺园地，在文艺方面都各有收获。最受国内外注意的「文艺长城」在本年发刊，这是目前可以独步南洋文艺界的杂志。从前马来亚不曾有过一种文艺刊物能够在中国文艺界取得地位，而现在，「文艺长城」达到这地步了。它代表了马华文艺界，使祖国文艺界瞭解此间文艺界的形貌；而且最重要的是：使中南的文艺界联络起来，共同从事方向相同的文艺运动；而对于每个问题的运动，它都已经或者准备以英勇坚决的姿态来研讨或主持。所以对于这一文艺杂志，每个文艺读者都给与了极大的期望，而马华的文艺工作人，几乎都作为它的支持者。

上面是对于马华文艺界粗略的一瞥。以下，关于马来亚一九三九年的华侨文艺各部门，特分类加以略述。

（二）

我们应该先提起一年来的两个文艺运动，——文艺大众化运动和文艺通讯运动，这都是在反侵略反封建的马华文艺主流中进行的。

今年的下半年似乎是文艺大众化运动的冬眠期，到最近，关于这一运动的理论和创作已经非常地少了。这一运动本来是去年在星洲发动，曾经举行好几次座谈，出版好几次专页，而还计算着出版通俗文学丛书，冀图来一次认真的大众化运动。在星洲方面的号召之下，马来亚内地有些地方如马六甲和苏坡的文艺工作者亦曾热心响应，可是最近都趋于沉寂。这原因有人指出过：第一，因为这仅是一小部份文艺作者的运动，它既不曾号召全体文艺工作者参加，复不曾推动爱好文艺的大众。于是在主持者方面，不能获得更多的原动力，甚至于被人误解；在写作者一方面，只是几个老作者在极力支撑，结果，变成了少数人的创作活动，不能发掘或者培植从大众中生长出来的新作者。第二，即就是少数人的创作，也还不能以它的成绩满足文艺大众，惟一的原因是：作者的生活和一般大众的生活离得太远，那些作品大部份依然是少数人阅读的东西。在年头，叶尼在南洋周刊撰文批评当前文艺大众化运动，曾提出如下数点：一，文艺大众化运动应该配合祖国抗战、马华救亡运动,及马华新启蒙运动。二，应该以内容决定形式，最重要的先追求内容的大众化；并且作者应该在群众中生活。三，文艺大众化运动应该由利用旧形式到建立新形式。四，文艺大众化运动的最高目标是新形式的建立，旧形式的利用不过是一个过程或其一部份。五，弹词大鼓在南洋不能吸引一切读者，因为此间的闽粤籍侨胞群众，不熟习这种北方的旧形式。六，戏剧大众化运动应该以话剧为主导。七，歌咏以新形式的建立为最高目标，不应编重旧形式如小调等。八，通俗文艺作品的用语应该是大众化的。九，南洋文艺大众化运动是南洋全体作者的共同事业，首倡者不应先立门户。这可以代表一部份文艺工作者对于这一运动的要求(金丁曾为此而撰文答辩)。除此之外，「新国民文学」上亦有关于通俗文学创作的辩论。此后，文艺大众化运动便渐渐停顿下来，到如令竟完全死寂。笔者相信这是大热闹之前的短期间的沉静，不久许会更英勇地开展下去。而且克服过去的缺点的。

和文艺大众化运动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十一月间发动的文艺通讯运动。关于文讯，一年前各报便有人撰文提倡，可惜没有认真发动，直到十一月，「世纪风」才联络一班星洲的文艺工作者，在星洲设立文艺通讯总站，借「世纪风」版位出版两次专页，说明今后文讯运动的动向，并提供各种关于通讯或理论。总站分设组织、指导、编辑、服务四股。组织股由「文艺长城」同人担任。最近吉隆坡亦经建立分站，在马华报「前哨」发刊专页。看来这一运动在一二月内会普及于联邦铁路一带，成为当前最有希望的一个运动。

文艺通讯运动之在马来亚开展，并不是没有意义的；第一，它的目的在于反映当前的整个马来亚，使得一般文艺作者不敢正视的现实也反映出来，并且要一般人注视现实中所存在着的问题，咀嚼它、解决它；第二，在于培养新的文艺干部，配合着其他的文艺运动如文艺大众化运动等，努力使那真正出自群众的新作者获得成长的机会。

一切的文艺运动并不是开了头就能获得良好结果的。马华文艺工作者，在一九四零年，应该帮助促进上述两大运动的发展。

(三)

戏剧这一方面，颇能使人兴奋。

这一年比较重要的话剧在星洲演出的有武汉合唱团和业余话剧社合演的「前夜」，爱华音乐社的「花溅泪」，六六教师节华校教师的「凤凰城」，新近组织的职业剧团「实验小剧场」的「活地狱」；在加影演出的有「日出」、「一年间」，吉隆坡演出的有武汉合唱团的「原野」和「祖国万岁」等。这不过是较为重要的；其他的演出，相信不在百次以下。这说明马来亚的话剧活动，在一九三九年，是达到了如何蓬勃的地步。

上述各次演出所用的剧木，都是国内剧作人的产品，摄用的是国内素材，这对于一部份生长于马来亚的华侨观众，不免有些许隔膜之感。因此有的人就怀疑着这种演出的意义。其实这种演出说明了马来亚剧本创作活动停滞在怎样的一个阶段，目前所希求于戏剧写作人的是什么；而另一方面，又在表示戏剧工作者对于马华戏剧正在不断地给予刺激，对于演剧艺术在不断地求进步。而且，虽则很少采用南洋的东西，但是舞台里，剧作人将产生出来；在毎次演出里，许多戏剧工作者将更加进步，所有的这些小的进步，将是未来的戏剧界灿烂局面的主要基础。

所以，一年来马华的戏剧活动，可说是达到马华戏剧这黄金时代的桥梁，做的是马华剧运黄金时代的「打桩」工作，这意义是应该注意的。在文艺史上，一个灿烂时代的来临，必须先经过这种准备的阶段。

但是，如果提起剧本创作，则它未免太落后了。关于这问题，「世纪风」曾在九月间举行集体讨论，结果指出了剧本创作落后的原因是：剧作者的修养不够，生活体验不够、舞台经验不够等等。笔者以为这些固然是马华剧本创作落后的原因，但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致病之源，那是：剧作者创作的态度不够严肃，或惰性太重。

这一年，除了「椰林小景」、「郊外」、「后台」、「被迫害的」等可读可演之外，难得有好的作品，马华的剧本荒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方言剧的创作与演出颇受注意。「世纪风」剧本创作讨论中曾提起方言剧问题，吴岑君以为不必强调，目前应以一般的剧本创作活动为中心，在须应用方言演出的时候，才改编「方言剧本」，这是中肯的意见。星洲晨光社曾用广东方言排演「遗嘱」，颇受一般注意。

对于马华戏剧界的一个打击是：星洲「业余话剧社」奉令结束。这是话剧界的一个大损失，可是该社社友之向各处移动，将使更多地方的戏剧运动萌芽。

综括一年来的马华戏剧成果，可以一言蔽之：演出胜于创作，而两者的前途均极无限。

(四)

我说创作活动较剧本创作为活跃，然而总成绩是难于令人满意的。

有好几个创作上的问题在这一年间被提出。第一个是小说素材的问题。有一些人将摄用间接素材以为直接素材辅助的理论，以及国际上一些摄用间接素材而成功的作品完全推翻；有的人则主张创作当以直接素材为主，而在正确的世界观，类似体验，以及必要的情形之下，间接素材亦可一用，而且必然有其艺术的成果。这问题，曾引起一次笔墨官司。其实这是一般文艺理论者已经解决了的问题，间接素材之可以为辅助材料，无待于马华文艺工作者的辩论。

其次为人物对话问题，这是颇为重要的一个课目。过去马华文艺写作人写述人物的对说时，常不能表现出人物的阶级、身份、性格、习惯等等。这对于作品，无异是绝大的伤害，笔者曾发难提起这一点，可是到现在，依然有好些人没有将这缺点克服。

再次是典型人物问题,有人以为一年间在各副刊杂志上发表的较有成功的作品，里面的人物不过是现实生活中的人物的一面，作者尚未能应用艺术的概括方法去概括许多人物为典型。这理论有些；离开了事实。一年来不少作者曾用了艺术的概括方法，努力创作典型，不过那典型人物能否被写得非常亲切、明朗，能否活生生站立起来，这就有了问题。我们应该对这问题加以注意。(当然，对于完全忽视典型人物的创造的作品，应该严厉检讨。)此外，笔者觉得有一个问题和上述的同样重要：在目前的马来亚，到底有那几种主要的典型人物和事件未被作者正视与创造，而我们，应该如何去完成它们?

就一般说：这一年的小说界是进步了。我们可以看到描写马来亚现实的作品一天天多了起来，而且是有它的成就的；以前那种写述身边琐事的创作，为描写社会人物的创作所替代。还有第三个值得夸傲的地方是:小说作者对于素材的发掘与选择，大部份已具有极清楚的认识。以前未被发掘如矿埙的、山村的、商场的素材都健康地摄用了。

可是有一个极大的短处：因为作者大部生活于某一派系之下，对于最重要的反封建作品，竟然无力去完成。譬如在星洲，那里有许多极好的材料，可是没有人敢于正视它、摄用它，这是极其可惜的。

诚如适夷君所言：目前国内文艺界所要求于南洋文艺界的，决不止于描写献金、卖花的作品，而是雄浑的、能够显示南洋社会历史发展的大创作。适夷君的意见，自然局限于一方面，但大体上是正确的。笔者觉得就从历史而言，描写百万富翁怎样流亡到了南洋，怎样取得经济上的根据，怎样指挥及运用万千工人，这种创作固然必要；而就横的社会现实而言，描写目下错综复杂的封建帮派斗争，热血者与冷血者之斗争，以及统治者与侨民爱国工作之关系的作品更为需要，能否将这些创作完成，纯视乎作者有无勇气与正义感而已。

一年来的创作有许多是楗康的，但充其量不过奇花异草，作者们于一九四零年开始时，应该加倍努力。

(五)

诗歌界亦显出颇为活泼的姿态。先就组织说：星洲诗歌工作者组织了「吼社」，先后在南洋商报的「狮声」，总汇集报的「世纪风」，发刊多次诗歌专页；吉隆坡的诗歌工作者，最近亦决定出版独立诗歌刊物「诗堡」，在上海印行。这种种，说明了马华的诗歌界在迈进中。

马华的诗作者，就笔者愚见，到现在还没有走上共同的道路。有少数作者，技巧极佳，可是和时代距离太远。有的作者熟情澎湃，却没有健康的政治见解。就技巧说，好些人浓重地受着中国名家的影响：他们今天和明天写作的倾向不同，本月和下月又完全亘异。这自然是学习时期的必然现象，然而还不能把握到正确的世界观，在诗謌理论上没有深人地探讨，及把握不到时代的趋向等，亦是重要的原因。所以，一九四零年的诗作者似乎该统一他们的步伐，充实他们自己。

(六)

最没有成就的一部门可说是报告文学和速写了，这有它的原因的。

第一，报告文学作者大都是学生教员，他们采用的素材侷促于所熟知的几方面，如卖花、欢送机工、通俗演讲、精神月会等等。其他方面如矿场的、厂坊的、农村的，便极少知道了。于是造成了题材千篇一律的现象。

第二，报告文学作者大都不懂得怎样处理题材，怎样将题材写得非常生动，因此，在技巧上，几乎泰半失败。

第三，因为没有战斗的决心，作为一个真正报告文学者的决心，所以多数没有到群众中去，到毎一件事的核心中去，这样，报告文学的战斗任务被忽略，变成没有灵魂的东西了。

这种原因，决定了马华报吿文学的命运。差不多一年来的报告文学作品，都没有多大成就，数量亦少了。这是一个危机。关于这，「世纪风」曾举行一次集体讨论。笔者以为文艺通讯运动是复兴马华报告文学的桥梁，值得报告文学者注意。

杂文依然有着它的地位，担负起它的使命。战斗性的杂文，并且发挥了它的伟大战斗作用。不过笔者有一感觉：认为战斗的杂文，应该是作者全人格的产物，笔下不正确，纵使文字灿烂有光，究其实是些虚浮的东西，于社会的正义毫无裨益。

(七)

现在，说一说文艺批评。

有人说一九三九年的马华文艺界没有批评，其实文艺批评并非没有，不过跟不上作品罢了。

作为一个文艺批评者，他的态度应该是严肃的、纯正的；理解作品的能力，应该是比读者进步的；在文艺创作方法的理解与把握上，应该胜于作者，或与作者比肩的。然而马来亚的文艺批评者，几乎没有具备了这三种条件。因此，表现在他们的评文上，不是意气用事，就是理解不够，或者根本就空洞无物；最糟糕的是对于文艺作品的优劣竟不能辨别，而徒然一段一句的注释与批评，忘记了对于该作品作完整的分析。要根据这种浅薄的批评来理解作品,简直是跟着瞎子走的。

这一年的二月间，曾有过「马华文艺界究竟有否朋友主义的批评」的辩论。一方面认为积极的与消极的朋友主义批评都曾存在。另一方面认为朋友关系确是文艺批评发生的一大原因，不过那种消极的盲目的捧场行为，因经多方揭发、抨击而渐渐敛迹吧了。

然而，值得欣幸的是一年来已经没有歪曲事实、意气用事的文艺批评。

马华文艺理论，有如批评一般，过去向少贡献。在各种文艺运动积极开展以及文艺创作活动日趋活跃的今日，理论的建立是非常急需的。然而我们所要求的决不是从国内文坛原封不动而搬迁过来的理论，或者基于文艺教科书上的理论，或者离开现实昧昧然于马华文艺史的理论。我所要求的是推动或配合马华现实及文艺动向，深入地研讨各个当前问题，自发的文艺理论系统。

据笔者所知：一年间文艺理论作者在上述原则下提出并研讨着的问题——有下列几个：一，报吿文学写作问题；二，剧本创作问题；三，文艺大众化问题；四，南洋文艺通讯问题；五，马华文学作品中的对话问题；六，文艺素材问题；都已经在上面各节约略说过，这里不再复述。我们应该认清的是：这几个问题的讨论，结果还不曾建立完整的系统，而且还要把目前马华文艺的一切问题完满解决。

这里应该特别指出几种不良的倾向：有极少数的理论习作者，大约是新从国内来的，对于马华文艺还没有澈底了解，因此常写些老生常谈的文艺根本理论，针对着莫须有的马华文艺现象，加以「纠正」；或则只知马华文艺界一二事，而以为别的再也没有了，便发表理论，深致不满。其实他所不满的，人家早已积极进行。这固然对于马华文艺界无害，但是，终竟不是好的现象。笔者希望这些习作者会得在写理论之前，深刻而详细地考察一下马华文艺界。

其次，一年来的批评者和理论写作者，不少犯上了「公式主义」上的毛病。他们写起理论来，必定说马华再没有像样的批评和创作，没有好的文艺杂志，一切创作中所写的人物都不成典型，文艺异常沉寂。其实这都是糊涂的「公式」的说法。笔者敢于相信，他们并没有认真考察过马华文艺界。譬如说文艺界浑如死水，其实我却觉得这里面正有许多波澜，只是他们不知道罢了。这种毛病应该迟早医治，不然然将造成闭眼睛写理论的风气。

(八)

最后，应该特别指出的是木刻画，在这一年间受到各方极大的注意，从事木刻画制作的亦一天天多起来了。虽然还没有多大的成就，而那基础却是十分健康的。

星洲艺人组织的「华人美术会」，这一年举行了一次常年画展。笔者深知该会是马华优秀绘画作者的大集团，在马华文艺运动中有其岗位，因此期望该会能够和其他文艺部门取得连系，向反侵略反封建的大道迈进。

歌咏运动迅速开展着。任光君组织的「铜锣歌咏团」，星洲的「爱华音乐社」，各地华校及爱国青年所组织的歌队伍，都经常配合着救亡工作而活跃着。武汉合唱围对于马华歌咏界的影响，是值得注意。

马华文艺界是拥护中国反侵略战争的，一切作者除以笔杆服务于抗战及参加当地的救亡工作而外，对于中国反侵略的文化工作亦竭诚赞助。一年来，这一方面表现得最积极的是捐助文协。晨星、世纪风、星风、妇女等副发起文稿义卖，得稿费四五百元(国币)，文艺长城社同人及其他爱好文艺者为「文协」代收文协赞助费复得七八百元(国币)，均先后汇集寄重庚，作为文协英法文刊物，及士兵通俗读物的出版费。楼适夷君曾为此特嘱笔者向南侨文艺的工作者致谢！

一年来马华文艺活动，并不如上述那末简单，因为篇幅有限，只画了一个轮廓，尚望文艺同仁补正。

(载一九四零年「新国民日报」新年特刊)

@郁达夫《一年来马华文化的进展》，1940

到星洲以后，恰恰满了一周年。虽然对于南洋一般的文化状态，还不能十分的明白，对于星洲的社会，也还不十分认识，但就我所经历的一角来下判断，则马华的文化，正在向前迈进的一句断语，是可以说的。

一年来的具体的总账，我没有能力来结算：譬如某人对某事，或某人在某一个文化创造品上，有了若干的进步之类。关于这一类的评论，我想总有比我更适当的人在做了。这里所说的，限于几个抽象的趋向。

第一、文化界团结起来了。中华民族一向是被人视作为没有团结，缺少合作精神的民族。原因是在私心重于公义，民族中间的有智识的文化人，尤其是善于相轻、善于挑拨离间，因而造成他自己的地位。这倾向，在抗战以前的祖国，当然是十分显著，而一向以帮派作文化界后盾的南洋，照理是应该比抗战以前的祖国，更要显得奇形怪状，百鬼昼行的。可是，这一年来，照我本身所亲见到的情形来说，则马华的文化界，却相反地，各走上了团结的大道。

举个例来说明，譬如教育界的团结、新闻记者们的团结、书业服务人员的团结，以及为救国筹赈之故，于每一卖花节日或纪念日的各社团、各学校团体、各乡土团体的大团结等，也许从前是已经有过，但在我所亲见的这一年中，觉得气势格外的浓厚，团结也格外的巩固；这当然是要感谢敌人的残杀侵凌之所赐。但团结者本身，若无自觉，若没有消除小我成见之心，是决不容易办到的。

团结就是力量，文化人是推动社会国家进步的主力；一般民众，是在等候着文化界的领导而向前进的。所以，这一个文化界团结的倾向，也就是保证中华民族不会沦亡的倾向。

第二、拥护祖国文化的决心坚强起来了。南洋本来是工业商业角逐的市场，什么文化不文化，本来都可以不管的。谁弄钱弄得多，谁就是王者；问什么教育？问什么文化？可是这一年来，倾向却改变了。各地的学校，孜孜地从物质上、精神上在求改进；各种新闻、杂志、墙报、宣传用的文化作品，都无形地进了步。极简单的一个证明，就可以从各位国内的艺术家，到南洋来开画展而各得到了成功的一点来指出。而国内的出版界，因各地都遭受了敌宼的侵凌，现在在上海香港的出版业者，又各以南洋为唯一推销文化出品的巨埠。这从正面来讲，原可以说是南洋的华侨在文化上进步，而从侧面来说，则就是侨胞坚定了拥护祖国文化的决心。

至若国语的普遍提倡，教育程度的一般提高，中国语文的特别为侨胞们所重视等，都是这一倾向的流露。中华民族的人民，有此坚强的决心以后，自然中华文化不会灭亡了；而文化不灭，也就是民族永生的铁证。

第三、从狭义的艺术界来说，马华的艺术家们，已从纸上谈兵的空言状态，进步到了脚踏实地的实践阶段。文艺作者们自己编印的杂志也有了（文艺长城），南马北马中马的剧运，气势蓬蓬勃勃，现在正进展到了从来未有的盛境。歌咏团体、音乐集团，也增加了不少的数目。各报的副刊，内容都进了步，意识不正确，或文字欠通顺的稿子是绝迹了。同时，像文艺通讯、报告文学、指摘奸细的论文之类，都与时并进地，发挥了它们的作用。国内的作家，向南洋各报投来的稿件，也日多一日；祖国与侨胞中间的隔阂，渐渐地除去，声气渐渐相通了。

第四、也是文化部门之一的工商业的进步。我虽是外行，但有一，我觉得总可以说，就是劳资的互助，与经营的合理化的一点。最近发生的各劳资纠纷，大部分都未及恶化，而得到了相当的解决，如永安堂药厂的接受工人全部的要求，自属难得的好例。即其他各业的劳资谈判，也大抵都达到了由两方互让，而获得圆满解决的结果。这进步原是产业界振兴的预兆，因为在战争时期，我们的共同目标，是在对付敌人，内部的分裂，能够减少一分，抗战力量就增加一分；劳资两方，都能明白到这一点，则我们的统一，决计不会破坏，持久抗战的基础，也就如磐石般的奠定得下来。

第五、是妇女界的文化的进步。要知道妇女界的文化程度，是应从女子教育，消费品输入统计，婚姻事件，儿童保育状态，家庭状况，女工生活，和妇女救国工作诸方面来研究的。仔细的情形，我并不能够详述；但只就女子教育的比往年进了步，女子就学的人数增加了大半，以及在救国工作、宣传工作上，女子也和男子平等地，分担了她们的职责，这两点来下判断，则马华的妇女界，现在正在从旧的封建文化圈里，蜕变成新时代的文化斗士这一倾向，是不可否认的。

妇女是家庭的主宰，是次一代国民的产源。要想得到人种改良，国族前进的结果，妇女界的文化，是先决的条件。旧道德的好处，原应该摄取，而新文化的缺点，也应该严厉地矫正。在这一年来，我所见到的马华妇女界的进展，似乎是正在向这一个方向推动。这当然是极正确，极合理的动向。

文化两字，包括的范围实在太广泛。盲人摸象，我所触着的，也许只是马华文化的极表面的一层皮相。但自我以为以上所说的，却是不过于苛求，也不居心自媚的由衷之言。高明的读者或有和我见解不同的。若能开诚赐教，那就感激不尽了。

（载一九四零年**「星洲日报」新年特刊）**

@凌霄《一九三九年的马华文化运动》，1940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这两句话可以粗描了笔者生活处境的概况。处这样的脱离现实生活的我，要来回顾这悠长的一年来的马华文化运动，实感无限惶恐。但为着凑热闹与供给个人研读时的系统印象起见，姑冒昧写下此文，惟愿读者能恕作者之浅陋而予以原宥也。

（一）一年来马华文化运动的方向、性质、内容

一九三九年在中国，是步入准备反攻的艰苦的第二阶段；在马华，是坚持筹赈救亡的阶段。国际形势，曾发生极大的变动。九月前，大战尚未全面展开，九月后大战已扩展几及全球。本年（一九三九）一月时，在国际则为德法西斯侵略者威胁全球；东亚强盗加紧以「东亚新秩序」的阴谋图亡我国；马来亚则在经济方面，因世界资本主义新经济危机之影响及其他关系，有破产穷困或失业诸现象；在政治方面，因世界风云紧急，日宼南进之威胁，致当地备战甚为紧张；中间如英法联防会议之召开，防空运动之紧张诸般现象，交织成一幅紧张复杂之图画。而在这图画间尚杂有呼号与抗争之声响：反侵略，求和平之运动，而使此图画更觉蔚然奇观。

在上述环境中，当时之马华文化运动之方向、性质、内容，究又如何呢？笔者认为它仍然可谓为马华新启蒙运动之新发展；而这一发展在此种环境应为：就方向言，是思想文化上的统一战线运动.，就性质言，是思想文化上的民族主义运动，就内容言，是第一；思想文化上的民族主义运动.，具体点说，则是：提高民族的自尊心与自信心：发扬民族统一团结的精神；援助抗战到底，保卫马来亚和平，争取侨胞权益之保障等等。第二，思想文化上的民主主义运动；具体点说，则是：反垄断、反独断、反武断、反奴化、反成见.，反宗派、互相督促、共同进步等等。第三，思想文化上的理性运动.，具体点说，则是：反盲从、反迷信；唤醒愚蒙、启发民智、提倡新科学、提倡自由批评、提高理性认识等；第四，建立新文化运动；具体点说，则是：研究与继续马华文化的优良传统，深人大众.，把文化交还大众，使新文化乃是有马来亚风土气息之文化，马华大众真正自己之文化，而不是机械的模拟中国之文化等等。

但是，我们还应当注意这一点，便是：九月后，客观环境有极大之变动。故文化运动之性质亦不能不随之而具新的更积极的渴求和平的内容。同时也就不能不纠正那种静的观点，此种观点，就是忽视现实、躲避现实。因此，在上述的基本内容中，便不能不特具有重视现实之新内容了。

根据上述原则，来检讨一年来之马华文化运动，我以为是比没有原则，没有中心见解去观察要好些。

（二）一年来马华文化运动的成果

无可否认的，一九三九年马华文化运动，比一九三八年要进步得多。这进步的成果或许在人们的脑中总会觉得不明显，但事实上是如此的。表现在那里呢？过去，演戏的多数是在星洲，特别是从星洲出发的马华巡回剧团巡回全马，曾经给全马以很大的激动，大大提高星洲剧运的先进威望。然而，本年，巡回演出的已有吉隆坡的蜜蜂剧团；加影的前卫剧团.，以及彭亨关丹的某剧团了。这不能不看做戏剧运动之从先进到落后地方的扩大之一种表现。就文化活动的范围来说，去年，各地话剧运动曾蓬勃兴起，其他活动却少有；本年，则歌咏运动又成为一种新的运动而兴起了。如本年末槟城筹赈会歌咏部（或歌咏总会？）之大规模的设立；马六甲歌咏筹赈大会之大规模演唱；新山及几遍各地之歌咏团、合唱团之建立，星洲晨光社、青年口琴会合唱团，铜锣合唱团，道南学校合唱团，及其他各社团，各学校附设之歌咏部的组织，真是如雨后春笋。戏剧运动的坚持性也明显化了，名剧如「凤凰城」、「秘密文件」、「花溅泪」、「活地狱」等在星洲、槟城不断的演出；街头剧在九月以前，则有各地无名之小剧队；以及星洲的「四一队」，曾流入偏僻的地方，对着大众演唱，为戏剧的深入大众而严肃地努力。又如「文艺长城」的创刊，「人生月刊」在怡保的创刊，「狮报」在星洲的刊行，都能由于爱好文艺有志文化的青年，惨淡地经营起来，并团结了许多不同信仰派别的纯洁青年，为文化而艰苦地奋斗着。为着上述各部门的文化工作的展开，许多人牺牲职业、挨饿、遭难。谁能说这精神不该值得同情与敬佩呢？有些人，看不见过去与眼前的成绩；看不见许多工作者正在分头埋在各部门工作；因此一个人在房子里自满自得起来，或者弄得「悲观失望」起来的，我希望他们能够多注意多方面的事实。

因此，这里我们可以总结一句：马华文化运动的统一是日益形成了。

这便是马华文化运动的成果的第一点。

其次，我们还可以看到：新社会科学的研究，讲哲学、讲政治经济学，似乎是一些前进青年、店员、和学生们的时髦事情了。青年们，大家都为能够懂得什么「辩证法」、「唯物论」、「矛盾」、「逻辑」什么什么为光荣的事情。看巴金恋爱小说的青年，渐渐被人家认为落伍了。年青的伙伴们中，正卷起了进步和落后的斗争了，许多有组织的青年们都纷纷开起座谈会，讨论时事啊，实践问题啊，什么「回国是否合乎辩证法问题」啊，什么「恋爱要怎样才合乎逻辑」啊等等，一时成为青年们间流行的风气。因为青年们、孩子们的努力，所以也感动了先生们、老前辈的努力。如星洲六六社的读书会组织，以及许多未曾登载报端的教师们的座谈会等等；都说明了老前辈们也不甘落后了。当然，读书会所读的书是否为迎接新潮流的现代新学术新思想的书？笔者不得而知。但至少对于实践了「学无止境」「老当益壮」的古训这一点，是值得景仰的。只怕有些人，不愿意看世界的进步，跟着进步的世界进步，却固执自己的偏见，那就要弄成如陶行知先生所说的，把「天真活泼的小英雄，教成呆头呆脑的小老翁了」。

所以新科学（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运动不可否认地，也是在萌芽着了。

这是马华文化运动的成果的第二点。

一九三九年一年中，不但新科学，特别是新社会科学运动之开始萌芽，为马华文化运动充实了不少新内容；而且，文化大众化的工作也有了新的展閧，在许多偏僻的市镇、山芭，在热闹的中心市镇如星、槟、吉各地；夜学、识字班也有了普遍的，日益增加的开设。新文字运动方面，由附在狮声刊出的新文字专页，也曾给各地的新文字运动以不少帮助。同时，潮拉、客拉、广拉、闽拉等方言拉丁化也渐被注意了。学生也有不少热烈究研拉丁化了。关于文艺通俗化的作品也产生了一些，如在怡保出版的人生月刊中刊登有欣木君的客语山歌「唱心就烧」；姚益金的福州民歌：「新编十劝歌」；七月间登在狮声的刘郎的泉州音「抗战儿歌」，陈国华的时事待写等，登在狮报上面的陈南的「柏王梭傅」等等；八月的槟城光华日报副刊大路上杨柳的报告文学「远征」；六十期的南洋周刊云林的「我们的进军」等等。为推进文艺通俗化运动，本年五月间，星洲文化界陈南、张孟雷、田坚、朱绪、楚琨、金丁等十余人曾举行了一次检讨会；在麻坡、培迪等，马六甲夏殷等也举行几次座谈会；同时的全马各地为着这一问题，也曾举行了不少座谈。而且，本年星洲「狮报」的刊行，正是为着推广文艺通俗化运动而建立起来的。再者，据说，星洲吼社在狮声刊登的诗歌专号，中马四月间的前哨诗歌专号，也是诗歌大众化之新尝试。

本年十月间，星洲总汇报副刊「世纪风」编者铁抗还为推进报告文学举行征文.，十二月初，马华日报前哨编者拟定了整个计划，展开马来亚文艺通讯运动，该计划以星洲为总站，吉隆坡设分站，各市镇，农村，学校，工厂则设支站；三个通讯员以上即成立支站；稿件集成后，将分配到马来亚各副刊各杂志去发表。歌咏深入大众，也有明显的表现，如马六甲的儿童歌咏团的出征，麻坡合唱团的出征马六甲，星洲「四一队」的在各筹赈分区的演街头剧等都是。可见文化大众化运动之展开，是日益广泛起来了。

这是马华文化运动成果的第三点。

本年中，不论是诗歌的创作，小说的创作、对国际政治的分析，专门问题的提出，理论的建立，都相当的蓬勃。这一创作与理论的蓬勃情势，又与刊物的兴起有很大的关系。本年除了南洋周刊、青年月刊等定期刊是去年创刊的以外，新创刊的综合杂志计存现代周刊（四月二日），人生月刊（五月一日），纯文艺杂志文艺长城（四月二日）。其他救乡会之专刊（如惠报等）不算在内。

副刊则有康人君编的新国民日报副刊「新流」的出现，由此可见文化方面的进步。至于创作方面的情形，则在小说方面，有乳婴的「弗琅工」（发表在南洋周刊）、「二三个奇奇怪怪的人」（文艺长城第二、三期）、「爸爸回国以后」（文艺长城第四期）、「鱼藤的故事」（同上第五、六期合刊）；金枝芒的「推斗女」（同上第一期）等；铁抗的「荷冰」、「信汇」等（同上第一期至六期）；马蒙的「GAGA」（海外剧本）（同上），「卖沙爸的马来人」（文艺新潮）；流冰的「人，总得要活下去的」（文艺长城）；流电的「苦音」（马华的前哨）。此外尚有蓬青、黄邨，黄仰等的速写、报告。在诗歌方面，歌曲除槟城杨厉的「槟城青年合唱团团歌」（二部合唱的歌），星洲李英的「教师节歌」外，就几乎没有了。诗作则相当蓬勃，在中马的，计有刊在马华日报的「前哨」的：蓬青的「太阳，我们的生命」；高阳的「拓荒者的一群」，青海的「愿」；朗的「Y先生」等。在国际政治分析方面，则有郭安的「九月的展望」、怎样做「政治分析」等分登在南洋周刊及人生月刊；芦秋的「论欧战前途」，及其他每逢国际事变之分析，分登在狮声、南洋周刊、新国民日报副刊「新流」等刊物。张楚琨、卢心远、金丁等诸人之集体座谈，如论英日冲突及其前途、蒙伪冲突问题、苏日军事冲突问题……等，槟城丝丝的「星洲英法联防会议议题」、「北马在南洋大战中的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途」等（槟城现代周刊）。在专门问题方面的提出，则有张楚琨等的集体座谈：「怎样过集体生活」、「战时的读书问题」等；疾流的「马华救运诸问题」（登南洋周刊），及「马华救运短论」（登新国民日报「新流」）。陈孕新的「反注与新启蒙运动」、「马华文化界的当前急务」等（人生月刊）、叶克辛的「马来亚安全问题（南洋周刊）；郭安的「当前马华文化运动的基本方向」（光华日报槟城新报七七纪念刊），张曙生的「中马诗歌专号的收获及其前途」（星洲日报文艺栏）。文艺理论则有：金鉴的「南洋文艺素材发掘问题」、「华侨文学作品的口头语问题」等；张一倩的「南洋文艺的典型」；渔光的「南洋文艺应有的动向」；洛克的「论南洋华侨文艺」等（文艺长城）。同时理论的译作，尚有马蒙等的对新写实主义文学理论的介绍，也几乎全部登载在文艺长城上面。

这些创作，如果照目前的情形来看，当然还不能令人满意，然而，和去年，以及过去一比，我们便觉得这之间，是不无有些许进步了。

其中，我们还应当特别指出，许多小说、诗歌；及理论的写作；的确是显现出可喜的有希望的现象。如马蒙、乳婴、金枝芒、张一倩、铁亢、流冰的小说；蓬青的诗，都是相当充实的创作。清才、罗朗的诗；黄邨、邹辉、杨柳、黄莳的报告或速写，也是很有前途的。至于理论的作者，恕不在此一一举例了。

所以，创作的蓬勃又可称为一年来马华文化运动的成果之一。这是第四点。

（三）以后必须迅速克服的几个缺点

虽然如此，然而一年来的马华文化运动却正在留下了几个严重的缺点。如果我们「知一不知二」，沾沾自喜于既得之成果，则马华文化运动必不能得到应有的改进。

那些是严重的缺点呢？

首先，也是主要的，是对新内容把握不紧，以至于形成落后于现实的现象。

今年九月以后，显然的，客观现实变化了许多了。这时，所谓新的客观现实已对文运提出了新的要求了。和平与自由已成文运的中心内容，这是稍为留心国际政治变化者都可知道的。然而，在所有的作品中，不但没有鲜明而敏速的反映，反而有许多甚至连为抗战服务这一点都不能做到，这种最明显的例子，是张天授的「萨姿悉达」、夏尼生的「诗三篇」、屈罗阳的「十一月之夕」、侯汝华的「故乡」、黄鲁的「散文两题」、林擒的「流亡及其他」、史卫斯的「月夜」等。

请看张天授的「萨姿悉达」中间的一段吧：

神啊，请你静听，

请你赐与我一些『福音』；

用去超渡世人——

他们都被魔鬼迷惑；

迷惑地不能苏醒。

……决不顾我底一切所有

躺壳与乎灵魂。

神啊，请接受这一片至诚

……

「躺」应是「躯」之误吧？在这里，显然作者是用释迦牟尼出走的故事，假释迦牟尼的口来表达作者对现实厌弃的躲避现实的「遁世」的心情。

再看侯汝华的「歌梅县」吧。

虽然是古老的城堡，在南国

已像一具腐臭的尸体，

却又像璀璨的彩霞，

安排于黄昏的棺椁，

……

我歌赞这古老的城堡，

纵使是染遍苔藓的门墙坍塌,

我亦当抱历史以长终，

唇吻间永装出悲寂的微笑。

原文载十一月八日的前哨，这里惜因篇幅关系，未能全部照抄。但从这简短的摘引中，可以看出作者的悲观意识是如何的浓厚。梅县这「古堡」虽然是那末颓败，以至于「染遍苔藓的门墙坍塌」，作者还是要一抱历史以长终的；并且，在「唇吻间」要「永装出悲寂的微笑」的。然而，这并不能掩盖作者内心对它的哀怨、失望。因此，笑是要「装」出，而不是自然的流露的笑，是「悲寂」，而不是「欢欣」或「胜利」的笑。

梅县在今天，或许真的是「已像一具腐臭的尸体」，但诗人最重要的是应当从「死灭」「黑暗」中，看到「新生」「光明」的未来。如果作者看不到「新」的因素已在孕育、萌芽、生长，甚至为主观的感情所俘虏，那实在对自己的诗的进步有妨碍；而对读者们所留下的悲伤的影响，也并不怎末好的。

其次，从原作者同在前哨所发表的诗作中，如诗四篇包括「约」、「无题」等；也同样浓厚地带着这种情绪，这种情绪是充分表现出沉溺于伤感的、绻缱的，而又是恣情的个人主义的泥潭里。这种情绪的发展，不但对抗战无补，而对于侯君的进步，实在将成为很大的绊石的。我希望侯君以及和侯君几乎相同情绪的诗人能看得远一些、看得阔一点；使诗的创作不是为着个人的「游戏」，或「消遣品」，而能为民族大众而歌唱「成为时代的脉搏」，我相信对自己，对艺术都是有益的，如蓬青君的诗，就相当能尽了时代号手的责任。我们试摘录「太阳，我们的生命」（载十二月四日的前哨）里的一段来看看：

我们不报仇，还算人？

有种的

给拼个有他没有我，

好汉子，我们四万万同胞

……

好兄弟

听着没有

什末升天立地？

什末工字无出头？

完全一张油滑嘴，

只不认我们是他同胞的，

只要叫我们做亡国奴的，

才会谁对不住谁，

谁压迫谁！

这里，诗句又大众化、口头语化；句子又精炼、简明、有力。同时，从它的整篇看来，也不失圆浑、雄壮、节奏协和之美。作者的所以能够有这末活泼、鲜明、明快健康的作风，我以为首先是由于他意识地是要为着大多数的侨胞而歌唱。一位老作家说得对：「青年作家们，必须理解历史完全论证了为个人的自由而斗争的无益，严肃地教示我们……，并且，特别是必须理解着：现实，是人所创造的，要是现实不好，那也是我们的罪过，旧世界的人们底阴险的攻击，邪恶的叫喊、呻吟、和嗫声，不推翻它是不行的，那——是死物底痉挛、死物底呓语。」（质文社出版的文学论六一页）所以，诗句之大众化，或能否成为人类最精炼的语言，主要是决定于作者的意识，决定于作者的对艺术应为谁而服务这一主要点！而作者如果丧失了这一中心的把握，那必定会成为可怕的「死物的痉挛与呓语」而为时代所摈弃。

文艺方面的道理如此，整个文化领域也是如此。

其次文化运动严重的缺点是缺乏互相联络、互相切磋琢磨的关系，与批评工作的落后。这现象是谁都能知道了的，因篇幅关系，恕不赘述。

因此，我希望马华文化界在一九四零年，能展开新的光荣的一页。即是来个面对现实的运动——不论讴歌抗战也好、呼喊和平也好，都应当是反映我们的切身要求的内容，都应当有马来亚风土气息、气派与作风。对互通声气，共同联系的工作，希望能做得好，对各分野各分站能各自独立地健全起来，方式也许还要多一些、复杂些，对客观环境的困难也许要多估计一些。那末，相信马华文化运动必能展开一个新的场面。

一年来的成就虽是不少，但比起客观的要求、客观形势的发展，正是多么可惊的落后啊!希望同仁努力努力！最后，向马华文化界恭贺一声：祝诸君新年健康进步！

（载一九四零年**「新国民日报」新年特刊）**

@疾流《一九三九年救运中马华思想总检讨》，1940

（一）道德问题的重要性

思想是决定人的生活和行动的因素，一个人有了什么思想，不管他主观上在打算怎样隐讳或粉饰，而在他的日常生活和一般行动上，迟早总会流露出来，反映出来。换句话说：一个人有了某种思想意识，必然会有某种生活和行动。

黄濬本来的职务是行政院的文书科长兼机要秘书，握有全国政治、军事上各方的机要，但由于他思想的本质是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因而在敌人的大量金钱引诱下，便做了泄漏军机、破坏抗战、投降敌国的大汉奸。汪精卫本来是中央政府行政院长，且在全面抗战后，兼任副总裁，主持抗战建国大计。但由于他的思想，向来都是个人主义及个人英雄主义，甚至是功利主义所组成的，结果，在抗战最紧张的情势下，他便做了危害抗战，冀图出卖国家民族的大汉奸。此外，像中国文化上的第三种人杜某之流，因为他的思想一向是「超然」的，而结果却「超然」到敌人的言论机关去主持言论了。周佛海、陶希圣、褚民谊等，无非是思想上有了个人第一、功利主义在作祟，结果便作了汪派汉奸，作了中华民族的叛逆。从这里，更可证明思想是一切生活、行动的决定因素的定义，完全没有错。

所以，在今日，为要保证抗战能够得到最后胜利，除了军事动员、民众动员、以及各种动员之外，其中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就是思想动员。「国民精神总动员」、「武装每个战士每个人民的头脑」，就是这个意思。这几乎可以说：思想动员是一切动员的前锋；同时，也是一切动员的决定因素。在目前，抗战到底，国家民族至上的思想，如果已普遍成为每个同胞的中心思想，那不但可以保证日本帝国主义必然迅速毁灭，而且可以断言抗战建国大业必会更快完成。同样，马华侨众的思想如果都能贯澈这个中心，那么，澈底援助抗战争取中华民族解放与实现三民主义动员工作，也必然可以完全保证。

思想的作用已经是这样重大。那么，一年来在马华救运中的马华思想到底表现着什么？那几种是最不正确的？那一些是不利马华救运的？同时，我们对这些问题应怎样处理？对这些不正确的或完全错误的思想，应该根据甚么原则去展开斗争？应该运用甚么办法去克服它？站在马华救运的前哨岗位上，这许多思想上的问题，本文都打算逐一触到。也唯有这样，对一年来马华在救运中思想上的表现加以严格的、全面的检查，并且提出一些补救的原则和办法，在马华必须全面动员澈底援助抗战的今日，才是有帮助的。当然，这工作决不能说是做得十分周详和圆满。但，总算把一年来表现在救运中的马华思想划了一个粗枝大叶的轮廓；而这马华思想上的轮廓，相信可以作为马华侨胞及马华救运工作者向腐旧的、不正确的思想作斗争时的一个参照。

（二）口头与实际

在一年来的马华救运中，使我们首先看到的，就是「个人第一」的思想表现。他们一边由于救运浪潮的策励，不能不表示「国家至上」，但，一边又由于客观情势的恶化，不能不倾重「个人第一」。这两种意识交战的结果，毕竟给「个人第一」占了优势；然而，有少数人正是为了顾全「个人」，而在口头上却尽量叫喊着「国家至上」！

这种「个人第一」的思想根源，主要是封建时代功利意识的遗毒，其次是对国家民族了解不够、认识不正确，因而便缺乏爱护国家民族的观念和思想。

由于这口头国家至上，实际个人第一的思想在脑根里占有了岗位，因而便在他们的生活上，行动上决定了下面的几个表现。

第一，救亡必须讲究声望——这些人对救亡工作看作是与己无关的。但，如果在不得已的情景下关系起来，也必须要对自己的声望有帮助，才肯负起责任；否则，还是干脆不管。至于出钱也同样采取这种态度，今天捐一块钱，明天就得跟他大事发扬，不然，下次你就无须再向他劝捐了。

第二就是，在客观环境顺利时，便高呼救国.，差不多比许多侨众还要积极时，还要前进；但在客观情势转坏时，则立刻表现动摇、害怕；甚至完全倒退起来。

第三是，谁的来头大，谁便是最对，谁便是最应奉承。这种人也就由于思想本质是功利主义，时刻想向上爬，时刻不忘抓紧机会谋取个人的优越地位。因此，在救运上便形成了一个特点，就是：谁的来头大，谁便是最对，谁便是最应奉承。所以，对于各方人员，只要他是有来头，而且是衔品大的，不管他是真正的或冒牌的，都一律加以接待、巴结，甚至唯命是从。

第四是，谁的酬劳高，便可向谁献媚投降。这种思想根本就是奴才思想.，但，它的根源，不外还是个人主义。这种人经常因为利欲熏心，虽然和救亡工作关系，但却最容易被敌人收买.，也是最有资格做内奸的。一年来，在救亡战线上，曾经发现不少这类份子，但结果都给群众严厉制裁和滚蛋。

第五是，一切发财至上。这种人的意识，同样是个人主义，这种人成份最多的可算是一般秘密贩卖劣货的奸商，他们因为一边要适应环境，一边要暗饱私囊，经常表现在口头上是「国家至上」，实际却是「发财至上」，而这种行动——以经济帮助敌人，结果便是汉奸。

以上所举的五个现象，都是由于「个人第一」的思想所形成的。因此，也就证明这个思想的存在，对马华救运和中国抗战同样是有害无利。

（三）消极、等待、中庸、和乐天、超然派

这一连串的名称，看来好像包括各种截然不同的思想，但，究实却是相差不远的；而且它的中心也不离乎个人主义，不过由于它的成份有轻重之分，因而在本质上不无差别吧了。同时，这些思想的根源，可说都是封建意识的遗毒。比方：消极、等待的意识，它的根源就是封建意识中的利己主义。中庸、超然的思想，它的根源就是封建时代洁身自守思想的遗传，而乐天思想的根源，则不外是封建遗毒下「故步自封」、「玩世观」的思想在作祟。总之，在中华民族一致动员效力抗战建国的今天，这些消极、等待、中庸以及乐天、超然的思想，都应加以无情克服和肃清的。

那么，我们不妨检查一下，马华思想在这方面毕竟有那几种表现。

第一是，对长期抗战表示悲观绝望。他们认为抗战将要三年，到底抗到什么时候，他们根本看不见抗战的前途，只有日益走向消极。因而对马华救运中的一切工作也认为不用多此麻烦，但另方面，这种人却往往成为汪派汉奸利用的最好对象，或被作为敌人的爪牙。

第二是，认为本身生活还没有法子解决，那能谈到救亡。这种人把救亡工作看成是唯有丰衣足食的人才该干的，同时，又认为这种工作属于少数人的；甚至认为救亡，必须先解决本身的职业问题。可是，在职业问题解决了的时候，又认为没有多余的时间去干。总之，这种人的思想无非是利己主义。因此，在左也不能，右也不得的情况下，便消极下来。

第三是，认为要救国，只有打回老家去，在马来亚是永无办法的。但，当他鼓着满怀情热要回国去的时候，又往往因为经济条件或种种问题所阻，不能成行。以是在回国无门，对马华救运又不屑（其实是不敢）干的情况下，也同样表现消极。但，在一般场合中，爱国高调在他还是需要弹奏的。严格说来，这种人对马华救运也是有损无益。

第四是，由于等待主义思想所促成的一种表现——认为救国是国家大事，我们没有能力，还是让有才干的人去救好。因而，对马华救亡工作也采取同样的态度。认为救亡工作有人干就可以了；自己人小力微，还是等待他们去完成吧。这种等待主义者，从来就不曾想到「你不干」他也不干；你等待，他也等待；如果大家都是这样，整个中华民族不是就此完了吗？所以，等待主义的思想，归根也就是亡国思想，根本要不得的！

第五是，不敢前进，也不愿落后的表现。这种人以中庸之道，洁身自守的思想为中心。他们对许多问题，都是只求一般的了解.，对救亡问题，也同样是只求得皮毛上的认识就够了，而对每个时期的客观情势，当然更无法得到全面的正确的把握。因此，便形成他不敢前进，也不愿落后的中庸思想。这种思想的存在，在他本人看来也许是没有什么，其实却是救亡力量的损失。无论如何，对救运总是没有什么帮助的。

第六是，与世无尤，与人无争的超然派的表现。在这种人的眼光下，不要说是救亡工作，纵使是一切什么更重大的事情，也不过是如此这般，到底有什么了不起。「与世无尤，与人无争」是他的处世做人的根本态度，而超然视之就是他思想根源。而表现在救运方面的，则不管重要或不重要的工作，横竖是可以自由取之或自由舍之的。这思想，对马华救运也经常发生很大的不利。

第七是，超然派思想所造成的第二种现象，认为抗战是没有问题的，历来都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现在抗战，迟早总会结束；迟早总会产生新的国家，根本就用不着我们焦急。因而，他们便以最超然的姿态出现：在马华文坛上，可以写救亡以外的长嗟短叹、顾影自怜的诗歌；大写谈命学，超尘绝俗的文章。在马华救运上，更谈不到关心或帮助了。

第八是，乐天派思想的表现。这种乐天派的人，对抗战前途是胜利还是失败的问题，他从来根本不管的。他当抗战在军事上有时表现胜利的时候，便多喝几杯多吃几顿表示祝贺；而有时在军事上暂失利的时候，却以找寻消愁解闷为藉口也同样多吃几顿、多干几杯。另一方面，人家拼命提倡节约，捐赈款，他们却日以继夜地大搓麻将、大叫花酒。至于玩女人等，更是他们日常功课了。不过这里必须指出：所谓乐天派就是享乐派，他们虽然自奉不薄，但对救国事业却多半不能投出一分钱。

（四）个人英雄主义

这里，要谈到个人英雄主义思想了。

　　一年来，在马华救运上，这个思想可说曾占有了许多救亡工作者。从领导干部到一般同志，差不多都普遍地占有着。由于这个思想的存在，一方面便促成许多个人英雄主义的事实和表现：另方面也就正因为这个缘故，在救亡战线内的各个场合各个关系底下，经常展开对这个思想作无情的、激烈的斗争。根据一年来的斗争结果，成绩上不能说完全没有；但严格检查一下，由于方法上的运用还不能做到十分正确，斗争的基本原则又经常把握不紧的缘故，直到今天，这个思想在马华救运上，还是以各种姿态表现着、发展着。为要保证马华救运的更大胜利，对这思想，作无情而又继续不断的斗争，在今日，还是非常急迫的。至于这个思想的根源，主要的还是功利主义，及封建社会遗毒：「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者永远为王」、「英雄决非凡种」等意识的汇合体。这些思想的发展，小则毁灭自身，大则贻误集体、民族，都是十分可能的事。

　　这里，不妨把一年来由于个人英雄主义思想所促成的几个表现，扼要分述如下，作为每个救亡工作者的自我检查的参考。假使由此而能提高政治警觉性，那更是笔者万分厚望的。

　　个人英雄主义的第一个表现，就是从来看不起群众，从来不信任群众，无论在任何场合，任何斗争当中，群众的意见根本就不是意见，而且都是不正确的，唯有他自己提出的才算是正确的意见，大家都应该执行和服从。在群众眼前，他永远表现鼻孔向天，高高在上；发号施令，君临一切。而这种人的结果，往往跟群众脱节，或给群众滚出来。

　　个人英雄主义的第二个表现，就是经常忽视或瞧不起集体力量，一切以个人为中心。个人的意见，就是集体的意见，个人的决定，往往就是集体的决定。对同志不信任，对工作包办关门；不论谁做出的工作，在他看来，都是不对或不圆满，一定要他自己做的才算是十全十美、超群绝代。在集体上经常自命不凡，滥用权力；在工作上则什么都包，而结果又什么都办不来。这种思想的发展，不是赶跑干部、阻碍工作；就是会在干不来底下表现怠工，在众叛亲离底下走向悲观、消极，归根不外是光棍一条。

　　个人英雄主义的第三个表现，就是一切以个人为前锋，只求个人有进步，有前途就够了.，对于同志怎样无能，群众怎样落伍，尽可一概置诸不顾的。甚至有时由于冀图自己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总要高人一等的结果，便把自己所知所学的都秘密起来，非对自己有利时，始终不愿把所知所学公开，更不愿做到大家共同进步。同志的进步，在他看来只有悲观，而同志的落伍，在他看来却是一宗非常庆幸的事。因为唯有这样，才能显出他是出人头地的绝代英才。

　　个人英雄主义的第四个表现，就是对凡是能力强的同志便加以妒忌；对能力弱的同志又往往不重视他、讥笑他和瞧不起他。因而，凡是能力强的工作者，便经常遭到他的中伤和打击，不是被指为犯到某种错误，便是被认为犯着严重个人主义，或个人英雄主义。而那能力弱的工作者，却又经常被认为饭桶及草包.，甚至都是毫无作用的蠢才！这种思想的发展，往往造成许多磨擦和内讧，甚至妨碍整个集体的团结，其为害是非常巨大的！

　　个人英雄主义的第五个表现，就是一切同志在他看来，唯一的作用不外是作为他的露锋芒，向上爬的工具，是他攀登英雄宝座的垫脚凳，过渡彼岸的桥梁。他认为必需时，便多接近同志，从而利用同志；等到他的目的一经实现，便毫无理由地一脚把同志踢开。因而造成整个集体完全操持在几个个人主义的英雄手里，大批群众被充作英雄们的工具和桥梁。然而，终有一天宝座底下的群众会使这班个人主义的英雄们高高抶下的。

　　个人英雄主义的第六个表现，就是死搬书本、死靠经验去处理一切。他所根据的理论的来源，除了死搬书本外，便开口经验、闭口经验.，在他们看来，读书不多的同志，根本便没有资格谈理论；缺乏经验的同志，同样也就没有能力执行工作。但，在他们本身所靠的经验，又往往没有经过批判和洗炼。这就是说没有在正确的批判下接受以往的经验，同时又不能把经验配合每个时期每个工作的实际情形运用出来。这种思想发展的结果，理论和实践脱离，经验又不适合实际。而死搬书本和死靠经验的人无非跟死的书本、死的经验同归于尽！

　　个人英雄主义的第七个表现，就是整天发令，永远缩头。这种人一边要命令人，而一边又从来不敢接近群众。只要他一碰见同志，就是一连串的超现实的漂亮话。这里做一个全无根据的意见，那边发一道包不兑现的命令。好像整个集体除掉他能干，就没有能干的人；天地之大，也唯他一个才是最健全、最本领的。但在另一面，他却最害怕广大的群众；从来不敢深入下层，从来也就无法懂得下层。可是，为了时刻要表现自己是了不起，和要给人了解自己是英雄，以是便不能不整天说漂亮话，发经常不兑现的命令」了。

　　以上所指的关于个人英雄主义的七种表现，可说是一年来在马华救亡集体中最普遍的事实；同时也是闹得最热烈而又最严重的问题。现在都逐一检查出来了。今后应该怎样去克服它呢？这便成为我们每个工作者的当前的急务了。

（五）几个要点和办法

　　检查了一年来在马华救运中的马华思想，使我们更加明了思想问题是比许多问题都重要的。同时，更使我们深信：要使马华救运能够更广大地展开，使马华侨众能够更坚决，更实际地以最大力量贡献民族解放事业，并且能够保证抗战建国大业必臻完成，在广大的侨众中，和在一切救亡集体里面展开热烈的思想斗争，就是说一致向所有的不正确的思想开火，在今天，这工作可说是刻不容缓的！

这里，首先提出展开思想斗争的时候，必须把握着的五个要点。

　　第一个：展开思想斗争，首先应认定思想是决定人的意识、生活、以及行动的因素。所以，为要使得马华的生活、行动都能走向正确的道路，都能为援助抗战，从事马华救运而服务，非先向现存的各种不正确的思想斗争不可。但是，所谓展开思想斗争，决不是一个阶段或是一个时期便能完毕的。而且，正因为马华各阶层的社会生活、社会根据各有不同，因而也就产生了各种各样不同的思想。同时，当一个思想改变了，必然也会有新的接代上来。所以，当展开思想斗争的时候，必须认定应该不留情、不中止、不间断一直斗争下去。也唯有抓紧这个原则，才能使马华思想日益走向正确的、进步的及健全的道路。

　　第二个：展开思想斗争，应该看作这是为了集体的，和大家的利益；也就是为了集体的、大家的共同进步。因此这种工作的进行，决不能脱开他的集体关系和作用；同时，更不能远离实际工作。所以，我们应该把这种思想斗争的工作和实践工作密切配合起来，而且，要从这里去纠正工作上的错误，及更正确地展开工作。由此推论，我们应该把思想斗争的工作，在学习上、生活上、以及一切行动上，普遍展开下去.，使学习、生活以及一切行动都能在不断斗争中健全起来。

　　第三个：展开思想斗争，首先必须看清对方思想的本质，到底是怎样的，然后决定斗争的方式。比方，对方的思想虽然很不正确，或相当反动，但毕竟还没有完全成为根深蒂固的时候，那我们对他是有希望的，我们应该以争取的方式向他斗争，直到完全把他争取过来为止。反之，如果对方表现的根本就是无可救药的汪派、汉奸、托匪的思想，那么，不管他的手段来得怎样巧妙高明，我们对他应采取的斗争方式，决不能再是争取，而应该是毫不留情地加以揭露、肃清！所以，我们展开思想斗争的路向，对一般落伍的、错误的，应该加以耐心的争取；而对那真正的无可救药的汪派、汉奸、托匪，则应加以无情的打击和根绝！

　　第四个，展开思想斗争，应该看到对方思想的全面，决不能只凭一个偶然的表现，便认为是对方思想的本质。或者只凭几个片面的、主观的观察，便断定对方的思想已无药可救。应该从他的多般表现中，去找出他思想上的根源；然后再加以事实的证明，进而去探讨他思想的本质。不过，这里应该特别注意：一个人思想上所犯的错误，往往是多种多样的。已有了这个错误，同时又兼备那个错误。因此，我们要向对方展开思想斗争，应该首先把握到对方思想的全面。否则，经常难免错误或落空的。

　　第五个：展开思想斗争，除了看清对方思想的根源和把握他的本质外，对于对方错误思想的指出，应该同时提出证明这种错误的具体事实。而且，为要使对方乐于接受和克服本身思想的错误，对于每个事实的提出，固应充实具体，而对每个理由的提出，也应具备充实的内容。同时态度也必须正确，立场更应始终坚定一致。否则，还不能保证斗争会得完全成功。

其次，是克服错误思想，特别是个人英雄主义思想的六个具体办法。

现在把这六个具体办法分述如下：

　　第一，要克服个人英雄主义思想，最主要的办法是：对本身的社会立场和任务，应该有澈底的了解和认识。从而决定本身对集体、对工作的正确观念。认清本身的努力无非是为了集体，当然一切工作也是为了集体.，甚至每个工作者也同样属于集体。因此，集体的事就是大家的事，而集体的利益也就是大家的利益.。没有集体的、大家的利益，个人的利益也决不能存在。

　　第二，要克服个人英雄主义的思想，应该时刻记住：站稳工作岗位，一切为了工作！在救亡集体里头，各种工作都有；而工作者的工作岗位，也各不相同。各种工作者的工作能力，也全不一样。所以，各个工作者对本身的工作岗位，应有明确的认识；同时，还站稳本身的工作岗位去忠实工作。唯有这样，每个工作者才能把他的能力在适当的场台下贡献到集体来，成为一宗巨大的力量。而另方面，每个工作者又不致感到无从工作，或包办工作。

　　第三，要克服个人英雄主义的思想，只靠理论上或片面的注意，还是非常不够的。他应该专心于工作，深人到工作去；用工作的实际力量来克服它。同时，更应该参加实际行动和斗争，用斗争的实际需要来改变它。这就是说，向实际工作和伟大斗争中学习，从这里来克服个人英雄主义的错误思想。

　　第四，要克服个人英雄主义的思想，应该经常深入群众去；使自己跟群众站在一起。从这里去了解群众的真义、体认群众的伟大，认识群众的面目和力量。同时，又可由此认识自己，自己的能力如何？自己的认识正确与否？自己在群众中的把握怎样？所起的作用和威信又怎样？自己在群众中是否像平素所想的那么了不起？抑或是渺小万分？这个问题，群众必然会给你满意的解答。而结果对自己的思想也必然会有大大的改变。因为广大的群众中，决不容许个人英雄主义存在的。

　　第五，要克服个人英雄主义的思想，除了上述之外，还要不断吸收群众的意见，反映群众的意见。经常把各方群众的要求和意见，加以归纳整理；配合客观情势和主观力量，在工作上，在行动上反映出来，从这里去克服轻视群众、脱离群众的英雄夸大性.，和克服发号施令居高临下的错误。

　　第六，要克服个人英雄主义的思想，还须对自己的生活、工作、行动，时加以严厉的检查、考察。过程中如果发现有不正确的或个人英雄主义思想在作祟，便应立即加以纠正和克服。同时，在同志间，也要经常执行检查批判的工作；使大家都能一致走向最正确、最进步的境地；坚决为民族解放与实现三民主义的人民事业奋斗到底！

（载一九四零年**「新国民日报」新年特刊）**

@华灵《一九三九年的马华妇女界》，1940

（一）马华妇女的前进

　　历史上从来被人家瞧不起的中国妇女，在大时代的今日，已一反过去给人的观念，谁也不敢随便说女子无能、女子懦弱了。原因是由于妇女本身努力参加抗战，贡献其伟大力量。试看戎装的妇女勇敢的踏上火线，与敌人厮杀冲锋，她们的勇敢与精忠，事实上已超越了没勇气的男性，更愧死了一般卖国汉奸。后方大批机敏的妇女，各人运用其智力，忍耐着最大的痛苦，在抗战救亡在线埋头苦干，担负男子所留下的工作，保持后方生产以支持长期抗战。如参加各种战事附属工作，救护、慰劳、募捐、照顾后方难童、伤兵与供给继续抗战所需的鼓励与宣传，以及发动群众参加救亡。在抗战期中，凡男子所能做的事，女子都可胜任。抗战将近三年的历程中，已表现了妇女的惊人力量与伟大的功绩；广西女军曾在东战场上击败敌军，获得光荣战绩；台儿庄的大胜利，前方将领曾归功于妇女们的力量，促成将士们勇敢迈进的成功。数千年来遭受层层压迫的妇女，过着多时不见天日的地狱生活，现在居然转变了她们的乖运。转变乖运的因素，并非冥冥中有什么主宰者使然，乃靠着妇女们本身觉悟与奋斗的结果。妇女的觉醒能翻身反抗压迫，参加抗战、自救、救国，固然一方面因得着贤明领导，但其根本觉醒的动力，还是民国以来女子教育逐渐发达所收的宏效。

　　在抗战历程中反观马华妇女救运工作的情形如何呢？诚然，全民抗战发动后，民族革命的高潮已动荡了海外的华侨，激起了侨胞们无上的爱国热情，于是马华妇女也跟着祖国的姊妹们觉醒了，纷纷献身于抗敌救亡，也曾动员过各阶层的妇女，随着整个马华筹赈会一致的干筹赈工作。一九三九年马华妇女界的救运情形如何呢？为着便于行文起见，兹将一年来的马华妇女界，作一个纵面的，叙述目前马华妇女救运唯一的组织，就是各地筹赈会的妇女部。从各地妇女部组织的现象来说，有大同小异的情形。妇女部的主席和一般职员，多数是由家庭的太太们出来主持。在应付当地的环境与社会地位关系言，她们的号召发动捐募，确是有相当力量的。

（二）马华妇女实践工作纪念「三八」节

　　一九三九年的「三八」节，马华妇女为抗战筹赈的活跃情形：星华妇女部于「三八」节卖花助账，且假座皇宫戏院开纪念大会，全星妇女界都派代表参加，情况非常热烈。沙叻越妇女部，文冬妇女部纪念「三八」节义卖食品及设娱乐场收门券筹赈。吉隆坡、麻坡、马六甲、怡保、槟城以及各属小埠的妇女部，均联合各女校纪念「三八」节卖花助账。当时妇女界提出的口号：一，以筹账来纪念「三八」节；二，扩大一元还债运动；三，扩大节约的运动；四，赶快肃清一切无耻的汉奸、托匪；五，切实联合世界上爱好和平、真理、正义的民族，建立并巩固和平阵线。那天卖花的热烈情形，各地都同一目的为战区难民请命。其时笔者适在怡保，姊妹们卖花的动态，我是亲历其境的：事前先由妇女部主催，通函妇女部各职员，及妇女界各团体来参加卖花，有些姊妹们是自动的报名参加。全怡保市共分六十队出发，动员的有家庭的太太、小姐、女学校的教员、学生、群芳姊妹们、女工、佣妇、热情的少女们，各阶层的妇女都有。时间是在午夜的三点钟就陆续出发，她们在披星戴月下，争先恐后的鹄候筹赈会门前，领取募捐箱和一束束彩色的纸花。许多队伍于是携了花箱、募捐箱分途站在各自的岗位，殷勤的向路人劝捐。待天色已亮，铺户开门，她们更本着勇往的精神，向店铺或住家，升堂入室的进去请侨胞们解囊买花。有时虽然亦遭受到拒绝，或给你一顿难堪的打击，但她们唯有忍气吞声的去请求。时至下午卖花的队伍已不限路界了，于是她们在酷日下汗流浃背的奔走去找寻顾客，有些一直挣扎到晚上九时才回筹赈会交卸募捐箱。虽然身体已十分疲劳，但她们的精神是无限愉快！认为已替国家尽了一点天职。像这样卖花的情形不仅是一个地方的妇女这样干，却是马华妇女界普遍的现象。时间也不仅是纪念「三八」节这一天的工夫，每逢筹赈会卖花，她们都同样热烈的出来效劳。

（三）「七七」两周车纪念妇女工作的动态

　　「七七」两周年纪念，全马各地华侨筹赈会都举行大规模的献金，或大义卖，为战地难民请命。各地妇女部早在二个月前就发动姊妹们筹备义卖的物品，学生和家庭少女们织绣各种物品准备报效。星马妇女筹赈会为鼓励妇女界于抗战两周年纪念日，加紧筹备救亡工作起见，特发出告女界同胞书，并于七月七日晚开设素食商店反抽彩筹赈。

　　那时笔者仍在怡保，为求存史实，兹将当时的动态报导如次。本年怡保市纪念「七七」，举行一周游艺大义宝筹赈，大会的职工动员了两千多人的力量，各阶层妇女参加的也有数百人，筹备过程中，各方面的妇女都尽所能去征求物品，劝卖名誉章，集中人力物力来贡献于祖国。担任筹备工作的妇女同志们奔走了几个月，日以继夜的勤劳，希望能多捐募各种物品，在大会场中陈列。结果妇女部负责劝卖的名誉章，及征集到的珍贵物品。都有相当的成绩。在大义卖场中设了两部门，一是日用的珍贵品及花草等，另一部门则为妇女饮食部。这两部门所筹得的赈款，其成绩与其他部门比较，都不会差。诚然过去妇女的力量之被忽视，也只因妇女放弃了责任。其实妇女们只要大家能团结努力负责去干，一切也可能达到完满的成功。抗战军兴，一部分觉悟的妇女们，已负起救亡的责任，因此事实上也证明了妇女力量的伟大。在这次伟大的游艺义卖会场中，值得我们妇女界引为庆幸而愉快的现象，就是汇合了各阶层妇女的力量，为抗战效命。这几百名妇女群中，有知识分子、有家庭太太、侨领夫人、小姐、看护妇（会场设有卫生部）、女教员、女苦力、女工，各种职业层的妇女。工作分配情形，一部份的职员乃由妇女部规定分为日夜班轮流服务.，另一些在妇女食品部任职员。除规定外，又分七组轮值，每组以团体为单位，其轮值分配的团体：一，霹华筹赈会妇女部第二届职员；二，兴中妇女剧团；三，产科研究会联合接生同人；四，东莞女佣妇团；五，群芳妇女剧团；六，女佣剧团；七，霹雳女子中小学。每组轮值自己的时候，事先得动员征集食品，倘若征求的物品不丰富，那就由该组的全体组员，自己拿出钱来购备。劳动阶层的女佣们，她们同样的出钱出力，那天请求雇主给了一天假到会场服务；就是失业的女佣也尽了自己的力量出钱。全马华侨在「七七」那天是举行素食，就是各斋堂、寺院的出家妇女，也纷纷报效素菜、斋鸡、斋鸭……送到场。

大会场中有许多名人的照像，有些标起买客原定的价格，声明有人超出原价者可让与。其中一幅照片，由霹华筹赈妇女部同人出叻币一百五十元定购，接着有朱毛乐桃园倶乐部同人出叻币二百元争购，妇女部同人又再标二百二十元的价目，而对方又增至三百元，妇女部又加至三百五十元，而乐桃园俱乐部同人仍欲争购，竟出叻币五百元，妇女部同人复出六百叻币之代价夺回。这用意完全在以出钱竞赛来增加救国义款，以争取民族的最后胜利。马华的姊妹，如此争取救国救民族的热烈精神，愿这种好现象能普遍持久于马华妇女界。

（四）各地妇女部创办的难童商店

　　马华妇女救运唯一的工作是筹赈，除临时的募捐或毎逢节日卖花、演剧特举的筹赈外，则有长期的认月捐，以及难童商店的义卖。各地难童商店的组织，是为难童筹划教养基金。各地妇女部每周举行义卖一次或二次，地点设在游艺场，所卖物品以食物为多。物品的来源，由妇女部征求，并由妇女部会员每月所认担之月捐购来，义卖食品有时由家庭的太太亲自烹调送到义卖场报效。店员、招待员，一切的义卖任务，均由太太小姐们动员；每月印就许多食物券向各界推销，也得她们亲自奔走。照各地妇女筹赈工作的情形说：最好成绩还是难童商店的义卖，并且是长期性的，一年间全马妇女汇交的难童救济金，数以万计。

（五）马华妇女界一年来教运工作概要

　　为了篇幅的关系，只能将马华妇女界一年来救运工作各方面的动态，作概要的叙述。六月间星华妇女筹赈会，召开职员会议，议决接受办理郭泰祺夫人来函，号召参加圣诞节在伦敦举行之中国特产展览会，各地妇女部均响应星华妇女会之议案，征求物品寄伦敦。星华妇女会又发起联合各界妇女，假中华总商会举行精神总动员宣誓典礼，及决以该会名义函恳蒋夫人定期向马华妇女广播祖国抗战情形。为响应精神总动员，各地妇女部，及女校教员亦组织家庭访问队，深入各家庭宣传。纪念「八一三」时，各地妇女亦以不同的方式举行筹赈，如卖花演剧等；且征募金鸡纳霜寄赠前方将士。「九一八」纪念日星华妇女界开始发动募寒衣运动.，各地妇女都前后跟着举行。捐募方法除分组沿门卖券外，有举行演剧筹款以作棉衣捐。又星华妇女会主席黄兆珪夫人，举行「麻雀抽捐」，一日所得八十余元亦充作寒衣捐，各地妇女参加劝募寒衣亦不遗余力，而学校员生劝募寒衣更为踊跃，故全马妇女募棉衣成绩均极有可观。马华女同胞也曾响应中国李、白两夫人为将士募蚊帐，但这次的募捐，只是星华妇女界及内地少数妇女部举行，因工作不普遍，故成绩亦极微。十一月间星华妇女会主催联合马华妇女通电美国妇女界，响应呼吁以后，参加者有四五十团体，电文亦经发出。为民族效忠奔走全马的武汉合唱团，所到之处，各地妇女部均热烈开会欢迎，及参加售入场券，各阶层的妇女踊跃献金。爪劳冷岳区女侨胞，池龙女士于武汉合唱团抵步演唱之时，独力购一万元入场券，为妇女界表率。妇女们渐渐觉到大家团结，做起事来才有力量。所以星华舞女也组织了舞女协会，开幕那一天亦演剧筹款。自抗战军兴，马来亚各州府的筹赈会成立后，同时有妇女部的组织，但僻居内地的小埠，妇女部的组织较迟，在这一年间妇女觉醒到救亡任务的重要，就是僻坏的小埠，也纷纷组织妇女部，负起筹赈的工作。且有富于热情，意志坚强的女青年参加回国服务队，如四、五月间随着第五批机工队回国服务的两位勇毅的女性，白雪娇、陈侨珍二女士。她们回国以后已有文字报告回国工作情形，发表于「星中」妇女栏。像白、陈两女士这样热情参加回国服务的女青年，接着尚有其人。在侨生的妇女中，也发现有爱护祖国甚于爱子的母亲：回国机工陈万和的母亲，是一个寡妇，从来又是失学的女子，但因敌人之残杀我民族，女士激于爱国热情，用半年的光阴督促其爱子，学成驶汽车及修理汽车技术，遂于今年七月勉励其子参加第四批、第五队回国服务机工队。

　　上述的现象，都可表现华侨妇女对于国家民族有相当的认识，而自动地出钱出力来贡献于民族事业，寻求妇女本身与民族的光明大道。马华妇女对于募捐工作外，其他如教育工作，以及妇女本身应兴革的事项，则尚欠缺。虽然一年来各地的妇女及女学校，有些在组织妇女识字班，但因种种关系，还没有甚么显著的成绩。本文为了要明了马华妇女界的普遍现象，下面更述及劳动阶层妇女。

（六）劳动阶层的妇女

　　因为笔者在内地工作的关系，较有机会和一般劳动妇女接触，得以明了她们的生活状况，这儿特介绍出来，献给都市里的侨胞们知道。她们的劳苦、节俭，及为国捐输的踊跃情形，真是令人感动。

马华的劳动妇女，她们的工作范围，多属极劳苦的挑泥、锄土、或做泥水的杂役、洗弗琅、割胶，受雇于锡矿公司做工，有些也在胶厂里，或烟草公司做工，她们的装束多数是穿一套黑布衫裤，头上遮一块头帕，每当晨星未落的三点钟时，她们就得起床，煮熟一顿粗糙的饭食刨了，在月明星疏下出发。从山芭到工作的目的地往往要跑一二小时的长途，整日在毒辣的阳光下，手脚不停的劳动，汗珠也不停的留（？），直至下午四、五点钟才得回到家里。一天劳苦的代价，只有二三角钱。更多数的劳动妇女，从锡矿公司收买已出了锡的泥，排在溪边，每天清早就浸在小溪里，淘出极微量的纯锡来出售。过去锡价好的时候，每天可以挣扎八九角钱，据说现在已不行了。她们要维持一家数口的生计，挣扎了多年的，稍微有点积蓄，在山芭里盖起一间菜园屋，养猪养鸡，替丈夫出资本做点小买卖，她们成为一家经济主干人物。像这样的家庭，她们的生活仍节省到极点，穿的是补缀衣服，食的每天仅一、二文钱的青菜，有时摘取野豆叶为餐。虽然她们的生活是如此的节俭，可是为国捐输，她们从不后人。山芭里菜园屋的劳动妇女群，担负月捐的是普遍现象，每人最低限度起码出一角钱的月捐，多至出五角钱的也有。碰着筹赈会卖花的时候，一角几占她们总是乐意捐输。洗弗琅的妇女也曾登献金台，献过五元、十元的虎头纱票。劳动妇女的钱是以血汗换来的，她们平日看钱比生命还重要，但激于爱国情殷，竟然在献金台上，将十几层纸包裹起来的钞票，解出来献给国家，这怎不令人感动呢？当时受感动的男女侨胞，也纷纷解囊将一张张的钞票送到献金台上。这事实诚足成为民族抗战史上的佳话！山芭里的妇女们，虽然知识是极落后，但是经过筹账会的宣传员，宣扬以后，她们对于国民的天职，会有相当的认识，每逢宣传员或募捐队来到山芭，她们诚敬地取出自己制的腌黄瓜，茶水、来慰劳为国奔走的青年，并且很诚恳的说：「各位先生真热心为国，惭愧我们不识字的人，不能像你们这样干。」照普遍的现象言：为国捐输的妇女，以比例来说，要算劳苦阶层的妇女肯尽量出钱。山芭里，菜园屋里的妇女每一个人都负担月捐，丰衣足食的家庭妇女，倒不见得每个人都出月捐。这在马华妇女界不免是美中不定的事！

（七）尚在睡梦中的一部份马华妇女

　　上面所述的乃马华妇女界的光明一面，足为妇女本身与民族前途所庆幸者。然而，我们不能讳言，仍然有大多数的妇女尚在睡梦中没觉醒过来。记得陈仁炳博士在「抗战与妇女」一文中，曾把马华妇女的黑暗面写出。他说：「……总而言之，重男轻女的风俗原封不动地从中国搬来了，除了年青女子受教育的机会较多之外，中年以上的妇女教育文化程度是很低的，常识是很缺乏的。她们自己不知道尊重自己，不知道为什么要提高女子地位，也不知道提高女子地位之后做什么？更不想过问怎样才可以提高女子地位？因为妇女界根本除了小数文化界教育界的分子外，大多数仍是过着像吴稚晖先生所说的吃饭睡觉生儿子的人生。所以一般地说起来，有些地方筹赈会的妇女部底工作除了收月捐，办筹赈商店之外，就没有什么了。即以收月捐一项来说，各地担任收月捐工作者，有一部分是常常叫苦连天，为了二角钱的月捐，有时要跑三四回。主要的是捐款者的认识不够，把收月捐者看做来借钱的穷亲戚，或是来讨债的凶神……。」陈博士所痛陈的，一点也不过份，黑暗面的现象甚至有过之者！有一部分中等以上家庭的妇女，她们的时间与金钱，是销耗于拜神、坐汽车兜风、和搓麻将的方面，国家民族的任务，固然是在她们的脑后，就是妇女本身的责任，也未曾很好的干。例如对于儿女的教育方面是太没有注意了。不过那现象不能全归于妇女本身的罪过，最大的原因，还是过去妇女们失却了教育的机会，以及数千年来传统的习惯相沿着，使她们仍在睡梦中讨生活，不会跟着时代来做新典型的女性。这是需要教育的力量，去引导她们跑上时代的康庄大道的。

（八）结论

上面的叙述，关于马华妇女界的现象，有光明之面，也有黑暗之面。我们是万分的祷祝着：光明之面能日益开展，把黑暗之面消灭。这不独妇女前途的福利，于民族国家之关系亦极为重要，妇女之于国家，有如廖仲凯夫人何香凝女士所说：「国家是一个男女合成的机体，妇女是构成这个有机体的半个机体，现在要救这个有机体，决不能让半个机体完全不动，使形成『半身不遂』的一个畸形的无能东西。」因此对改良妇女的生活，促进妇女的知识技能，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直接方面固属为妇女本身谋福利，其实透切点说，也是为整个民族国家前途谋福利。妇女为国民之母，中华民族复兴的基础，须建筑在健全的妇女们身上。国人有鉴于此，在抗战前，提倡新生活的策源地南昌，就首先由江西省政府联同赣省妇女领袖熊芷女士，聘请各地妇女人才，组织一个颇具规模的妇女团体——南昌妇女生活改进会；一切经费由省政府津贴。工作的开始，训练干部人才，设妇女识字班、妇女职业学校、家庭妇女补习妮、家事实习班、调查妇女的生活状况、指导妇女从事节约而过有规律的生活、与及劝导她们对于儿女教养方法的改善。及至抗战以后，该会工作更为活跃，名称亦扩大为「江西妇女工作指导会」。刻练成就的干部人才，已散播在各县工作。各县设有分会与总会密切联系，所有工作的进展，依照各方情形，一切工作均按总会的计划施展。战后的工作除进行改善妇女生活外，更着重组织大众妇女，指导她们从事生产事业。妇女工作指导员，商同县政府，开设小规模的手工业的工厂，为她们谋实际生产的场合；并且指导她们垦地种植，又组织与训练大批妇女青年参加抗战各方面的工作，如看护、宣传、慰劳、募捐等，为民族国家干有意义的任务。该会因得当地政府经济的资助与政治力量的辅助，故工作能获相当顺利的进展。这以上是一些例证，说明关于改善妇女生活，训练妇女知识技能，乃属复兴民族、拯救国家的重要任务。马华妇女界如希望有新的改进，那么除先觉的妇女出来团结她们与及改善她们外，还亟盼我们多数的侨领们能注意及此。

　　以笔者的浅见，认为今后要开展马华救运的工作，第一步各地妇女部的组织要有中心的联络，使发动工作时，大众能急速响应，齐一步伐来干。关于这问题最近已有刘明君女士提出一个具体的建议——组织一个全马各筹赈会妇女部的联席会议，希望这计划能够实现。其次更望各地妇女部主持训练一批干部人材，以及由妇女部发动当地各女校多设妇女识字班。上层工作者要有群众，否则，工作是会关起门来闲散的。这要上层工作的同志，有深切的认识，同时更应以民族至上、国家至上的观点来从事工作的发展，并望各地妇女部的领袖，设法联络家庭的妇女，用姊妹会的方式来团结她们，灌输她们以民族意识，指出我们抗战胜利的前途，以说服及感化的方法，来使她们将义麻雀、拜菩萨花钱丧精神的无谓消耗，转移到救国工作上；而且将来更进一步的使她们养成有规律的新生活。这是笔者一点小小意见，恳请侨胞们多加指正。

（载一九四零年**「新国民日报」新年特刊）**

一九三九年的马华戏剧运动 欧阳正名

(一)客观环境的概述

这一年来华侨戏剧运动的工作环境的转变，主要的表现在欧战爆发，战时法令实施以后。

由于战时法令的实施ᅳ马华戏剧运劲听遭受的不利的阻害程度是一天天地增高，这种不利不仅是影响了戏剧运动，同时影响了救亡运动和筹赈运动。

今年的上半年在筹赈游艺会中，救亡话剧的公演已感不易；各地进步的戏剧社团被解散；前进的戏剧工作者遭厄运——一直到欧战爆发后，这种不利的程度就日益明显了。为什么援助抗战的戏剧运动会遭受着阻碍呢？除了特殊环境之外，注派托匪已经认识了戏剧的力量，由于戏剧工作的具体表现，使他们不得不承认戏剧是救亡运动中一支最有力、最坚勇的队伍了。他们妒忌着戏剧运动的开展与扩大，于是用尽了各种方法来摧残戏剧运动，使全马进步的戏剧社团被解散，进步的戏剧工作者遭遇打击！

我们知道，今年的戏剧运动的工作环境的前后的转变，在其本质上却是一样，这种的转变对马华戏剧运动是不利的。由于马华剧运客观不利条件日益增多，造成了马华戏剧运动的沉寂和停滞，甚至迫使马华戏剧运动表现了倒退的倾向。

(二)一年来华侨剧运的成果

今年的戏剧运动虽然遭受了客观环境的种种限制，但经过了一般戏剧工作者艰苦地斗争而获得了应存的成果，这成果不仅说明了马华戏剧运动转进到一个新的姿态，而且唤醒了蔑视戏剧的人们，以及右倾的机会主义的戏剧工作者。因为事实昭示：在这样恶劣的环境底下，戏剧依旧能负起宣传教育的任务，争取了许多落后底侨众。

这一年来，马华戏剧工作者所留下的光荣的战绩是不可磨灭的。这光荣的战绩是什么呢？在这一年中他们编写了几十篇当前现实所要求的剧本，完成了几千百次的演出，并且也奠定了战斗的救亡话剧运动的理论体系的初型。虽然马来亚的客观环境和某种黑暗势力对于戏剧运动的存在和发展，加以残酷的阻害，然而，经过戏剧工作者艰苦卓绝的战斗的结果，整个戏剧运动更加强壮地成长了-

在一年来艰苦斗争中，戏剧界统一阵线的结成也同时在发展着，日益在扩大着了！这种迅速结成的原因也可说是客观环境恶化所促成的。许多戏剧工作者不但无条件地清除过去的一切成见，同时在改治思想上，也无形中统一起来了。在目前，所有戏剧工作者，已向着一个共同的目标，无条件地联系起来，汇集成一条巨大的洪流，共同为着统一阵线而斗争了！

其次，在今年艰苦的斗争中，戏剧运动已不仅争取得了广大的观众，同时也争取得了众多侨众来参加它的エ作。也就是说这一年来戏剧工作者的数量是比去年增加好多倍，我们不但有了一般的演剧集，甚至工人学生、儿童也都组织了剧团。从这些演剧集团中已经培养了相当众多的优秀的演剧的新人材，发现了许多新的舞台工作者、导演和青年剧作家。最可喜的是这些新进的工作者都是在艰苦的实践中把自己训练起来的，而且这些新进的工作者也不仅是智识份子、青年学生，同时也有着年幼的儿童和真正的劳工大众！

在另外一方面，一部份认为演剧是「儿戏」而加以漠视的侨众，也都一致认识了戏剧的真正价值，承认戏剧是最有力的战斗的武器，而予以积极地帮助了。在各种宣传队到山芭去的时候，常常可以看到许多侨众帮助他们工作。每一次演出后，常常有许多侨众自动起来组织剧团，要求宣传队给他们种种指导，这种卓越的优秀的表现，也是从不断地艰苦的斗争中所得到的成果！

此外在其他理论的建设方面，我们也得到良好的收。从这些收获中我们不但可以看出我们华侨剧运的进步，同时也可看出今年来的戏剧运动所跑的路向。为便于说明起见，且把一年来戏剧运动的成果，分为：A计划与路向方面；B理论与技术方面•，及C创作与演出方面，而加以检讨。

A计划与路向方面

一九三九年开始，在叶尼君的「一九三九年马华救亡戏剧运动的具体计划」和黄莳君的「展开一九三九年的马华戏剧运动」论又中已拟就很丰富的切实具体的工作计划和指出今年戏剧应该走的路向了。随后南马及中马的戏剧工作者们又在星洲召集了ᅳ次戏剧座谈会，在「怎样展开现阶段马华戏剧运动」中我们不但可以看出全马戏剧工作者对戏剧的态度，而且意见一致，我们可以看出戏剧运动在现阶段应负起的任务和应做到的工作。

可是经过了三四个月的时间，因为客观环境愈趋恶劣，使一切工作不但没有顺利地进行，反而更使进步的戏剧工作者遭受了困难，奠定马华剧运基础的星洲「业余话剧社」及其他进步的社围被解散了。一般戏剧工作者因为「业余话剧社」被解散，于是就过着一种自流的生活，有的就索性放手不干了，有的跑上为戏剧而戏剧的道路了。于是一些进步的戏剧工作者又在五月初召集一次座谈会，把四个月以来的戏剧运动作个总检讨，重订中心任务，大概是这样的。

一、依据中国发展的抗战形势，配合现阶段马华救运的中心任务，从事宣传、教育及组织广大的侨众。

二、统一全马戏剧界的组织。

三、争取话剧的主导地位。

四、争取大规模的经常公开演出。

五、提高艺术水准。

六、配合马华新启蒙运动，提高教育程度及文化水准。

这个座谈会召开之后，整个戏剧运动便被明显地转入另一种阶段，此后的戏剧运动已不但是演些简短的独幕剧，而且还公演了「人之初」、「女子公寓」、「凤凰城」、「花醆泪」等剧。

往后又产生了许多强有力的流动宣传队——配合着通俗演讲，展开更有力的宣传工作。这时候的戏剧运动又是朝气勃勃地活跃起来了，侨众对戏剧的认识渐渐地提高了。这时候的戏剧运动这样活跃是可喜的，可是在另一方面看，却正履着过去的锆误步伐：所有的宣传队只顾到宣传的重要与配合筹赈宣传的必要，而根本忽视了戏剧本身质的提高，忽略了戏剧本身应负起的战斗任务，只是把剧运寄托在一个机关或某些个的身上；同时又忽略了提高艺术水准的重要性。这种错误一直到欧洲战争爆发，通俗演讲被迫停止举行后，才逐渐地发觉出来。但这阶段的戏剧运动除了几个社围与学校的纪念的演出外，又是死气沉沉了。

在最近华侨戏剧运动又有些起色了」救亡戏剧的理论体系，在开始建立。在向明执笔的论文中，不但指出了当前马华剧运的战斗任务和工作方针，估计了当前马华剧运的客观环境和主观的力量，也指出马华戏剧工作者应有的基本态度。在向明执笔的集体讨论纪录中，虽然是粗枝大叶，但已经树立了救亡戏剧理论体系之基础。

B在理论与技术方面

在初期，除了叶尼君的「论第三期马华戏剧连动」与「再论马华救亡话剧运动」外，还有陈奇君的「提高艺术水准和戏剧通俗化的问题」和朱绪君的「提高艺术水准」，指出提高艺术水准在现阶段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而且吿诉我们怎样去认识「堤高艺术水准」的意义和内容。这内容，曾经展开讨论的「戏剧大众化」的问题，也得了一个正确的结论。

往后在流动宣传阶段，一般演剧的集团所演出的戏剧便慢慢地退步了。这时，朱绪君的「论山芭戏」、「论街头剧与活报」等论文中，就指出了应该克服的错误，应负起的责任，和应采取的方法！

对于演员方面的指示有啸平君的「关于演技」，洛君的「怎样演活报」和夏枫君的「怎样准备做话剧演员」等。在这几篇论文中，都曾讨论到有关演技的问题，并且也提出了演员的学习的正确的方法与态度。

此外关于舞台技术方面有叶渔君的「舞台化妆讲话」与朱绪君的「舞台灯光讲话」等。虽然在这方面的收获是比较少，但这些对于令天演剧艺术的帮助是很大的。

C在刺作与演出方面

一九三九年来我们的青年剧作者所写的剧本共有下列几个：

丘家珍：结局

莹姿：虎口中的孩子们

云览：夕影

陈少鸣：逃犯一O三

疾流：天下为公

叶尼：没有男子的戏剧

串好的把戏(反注街头剧)

被迫害的

沉阳：清朗的下午伟大

假冒(反汪街头剧)

归国之前

啸平：救国团

忠义之家

悸纯：龌龊的勾当(反注街头剧)

朱绪：汪精卫叛国记(活报剧)

在演出方面有：

日出、雷雨、前夜、凤凰城、花溅泪、飞将军、烽火、血洒晴空、死里求生、父与子(天下为公)、金门岛、金门岛之夜、盲哑恨、小英雄、重逢、遗嘱、横山镇、秘密文件、夜之歌、春回来了、新的一致、到明天、逃犯一三、捉拿汉奸、民族公敌、伟大、龌龊的勾当、阴谋的把戏、归国之前、端阳节、罪犯、夜光杯、烙痕、中华儿女、撤退、人之初、女子公寓、一年间、沦亡之后、活地狱、放下你的鞭子、九一八以来。

（三)一年来华侨剧运的特点

在这种艰苦斗争的成果中，今年的戏剧运动和过往有什么不同？它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所受到的影响而表现出来的特征是在那里呢？

日本帝国主义用武力来进攻中国，从「七七」抗战到现在的紧张的局面下，我们华侨戏剧运动的政治任务便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打击与消灭无耻的汉奸，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抗战到底。但自注精卫叛国到英曰谈判开始，国际调停中日战争的阴谋暴露，一直到欧洲战争爆发工后，我们华侨的戏剧运动也跟着新形势的转变而负起新的政治任务，便是：反对注派托匪，反对东方慕尼黑！反对国际调停阴谋，反对有损中国主权的一切协定！反侵略！这种转变便是今年戏剧运动的第一个特征。

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华侨戏剧运动的第二个特征出现了，戏剧运动的中心已经由都市移向山芭，由文化的中心移向文化落后的地区。

一路来华侨戏剧运动的活动范围是局限于几个熟闹的都市，参加戏剧工作的也只是若千少数的智识份子，虽然进步戏剧工作者也要经常到山芭里展开游击式的演出，但一般地说，这不过是华侨剧运中的小小的微波罢了。但在今年来，由于救亡戏剧被禁止公演，戏剧运动遭受了阻害，华侨救亡运动正在扩大的时候ᅳ我们华侨的戏剧运动便不能不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突破了以往的狭隘的范围，改变了机械的作风，而像刚冲破堤岸的潮水那么凶猛地奔流到全马各乡村各山芭去了。在极短的期间，全马各地便有几百个演剧队在活跃着，在每一个角落里，都普遍地传开戏剧的呼声。这种由阵地战的戏剧运动移向了游击战，无疑又是个特征。

第三个特征表现了戏剧运动在这种形势和现实要求下改变了演出形式。

这就是说在戏剧运动的中心移向山芭的时候，在客观物质条件所限制下和观众的文化水准的差低的原故，使游击式的戏剧运动不能在变换了新的形式，以街头戏剧、活报和群众剧来代替着在大都市的演剧形式。这种新演剧形式的普遍采用，也是今年剧运的另一特征。

第四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方言话剧运动的展开」因为方言话剧的演出，是展开戏剧大众化运动的重要形式，在不断的尝试中，证明了方言话剧的确争取了许多落后的观众，因为观众能了解它。今年年底几个剧团演出的闽粤方言剧，如「梧声社」的「金门岛」，「农光社」的「樯山镇」等，已经奠定了方言剧的基础。

（四）几种倾向

时至今日，在马来亚还有一部份戏剧工作者，因为脱离了实践，竟把戏剧带进「象牙之塔」，他们完全忽略了戏剧的战斗任务。尤有甚者，有些市侩化庸俗化的戏剧从业员，企图把「话剧」来配合大腿和乳峰，来麻醉和蒙蔽抗战中的侨众。他们标榜「提高艺术」这漂亮的口号，却有意无意地粉饰太平。其实，真正的戏剧艺术，是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的统一；同是跳舞，但草裙舞和「统一战线舞」就大不相同了。

第二种不良的倾向，是戏剧界英雄主义的发展。戏剧工作者爱出风头、爱表现自己，如非导演不干、非主角不演等，都是实例。

此外，好些旧的戏剧干部缺乏战斗的学习精神，无论是演员，或是技术工作人员，都是少注意到自我教育，因而这些旧干部的进步是有限度的。这种倾向是需要抖正的。

（五）今后的希望

今年来的华侨戏剧运动，经过了苦斗，遭受了残酷的阻害，但从实践中所得到的宝贵的教训，是比任何宝品更珍贵的。特别在抗战即将转入总反攻的新阶段的今日，我们更应该揍受着珍贵的经验与教训，承继并且发挥我们华侨剧运上的优良传统，缵续着艰苦斗争的精神，为着我们的戏剧运动，我们的救亡运动，为着援助抗战建国奋斗到底！

在抗战的过程中，因为受日本帝国主义的猛烈的进攻，使一部份的侨胞对于抗战的前途发生动摇、发生悲观的情绪。曰寇、汉奸托匪、亲日派利用了这些弱\_而大放其和平妥协的言论，企图动摇我们抗战的决心。在第三期抗战，争取总反攻的阶段中，我们的戏剧运动不仅是坚持我们以往的正确的政治任务，同时更应该使所有的侨众能在总反攻的时期ᅳ集中所有的一切力量为这最后的关链而奋斗。今后的戏剧运动」不仅要发扬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克服一切悲观失望的意识，反对和平妥协，坚持抗战到底，同时要指出在这关键中，我们应怎样才能获得真正的最后的胜利，这件任务在抗战的总反攻的阶段中是比任何都重要！

今年来一般青年的剧作者所编写的剧本，还不能供给演剧队的需求，而剧作者的主题也大部份是描写汉奸的卑鄙行为等。这些剧作，笔者不想批评，不过希望我们的青年剧作者在今后能够多写些剧本，多注意剧本的主题，多写些民族革命英雄的典型形象来激发民族的自尊心与自信心。

在今天抗日战争曰益紧张，国际局势转变日益复杂的时候，我们的戏剧运动所担负的任务也日益繁重。为着繁重艰巨的任务的完成，全体戏剧工作者应该贡献他们最大的才智在原有的基础上，面对现实，加倍地努力。同时还要集中火力强固与扩大我们的戏剧界的统一战线，加紧选拔和培养新的工作干部，巩固戏剧队伍，纠正一切剧运中的不良的倾向，使得我们华侨的戏剧运动在明年的开展上有更大的收获，这是笔者一点的期望。

(载一九四零年**「南洋商报」新年特刊)**

一九三九年星华「街头剧」运动 啸平

（一）

在ᅳ九三九这一年中，星加坡华侨街头剧运动是有着很迅速的发展。虽然，我们的街头剧在内容上，还不能给人满意的跟上现实的发展。但是，马来亚自有戏剧运动以来，笔者敢说：一九三九年是街头剧1g活跃、最发展的年头。我们可举出几种事实：

一，是经常的演出••配合着寿赈会的通俗演讲，释：祌总动员，同时m合着政治的发动，如反汪运动，街头剧是尽了相当的任务。虽然，在其池方面，还做得很不够，但却是不能完全抹杀的。

二，是方言剧的实践：在这一年来，街头剧几乎有九十巴仙是以各种方言上演的。

三，真正的深入群众:我们的街头剧是在山芭、在街头，公开的上演。

四，是街头剧运动太身力量的增强：这一年来，我们产生了不少街头剧围体。

这方面的工作，是只在舞台剧里的及关在房间内的人所看不到的」他们所注意到的是报章上登载着的大公演，名剧演出，初不知道每天每晚有着不少热心戏剧运动的同胞正在山芭、在街头，上演着街头戏，正把戏剧真正的交给大众。

（二）

这一年中街头剧是有大部份在筹赈会举行的通俗演讲，国民精神总动员中演出的，因此，时常是有一个临时搭成的台，有时是一面后台스二面观众;有时是两旁也遮起来，完全像舞台，其余的，是在旷地上演出。

且举出几个时常演出的剧本，做为一年来街头剧运动的轮廓：

「放下你的鞭子」

在年头仍旧还是很常演出，但大概演久了的缘故,演员失去了兴趣，而又没有重新排演,因此，我把一年中的街头剧做一个简略的报吿与检讨。

笔者只是跟随一个团体在工作，在这一年中，所参加与看到的演出虽不少，但并不是每一次都能详细的知道。因此，只是主要的，作为整个运动的重要部份提出来，这是一。

其次，这篇文章所涉到的只有星嘉坡，因为，一年中我只住在此地，这是二。

且为环境的关系，及并没有这种的需要，因此，虽演了无数次，仍看不到有什么进步的演技，有时甚至没有照剧本的台词，演得脱离剧本。不久之后，叶尼在「南洋周刊」发表的「串好的把戏」代替了它，这剧上演次数真不少，到现在还常被上演着。

因此，对每剧上演的团体及队名，皆不说明，这是三。

我感到筹赈式的报道是对事实，和读者无甚裨益的，因此，笔者是带着批评性来写的，但如有不适和错误处，是很欢迎对此道内行的戏剧同志提出热烈的讨论，这是四。

又本文虽名为街头剧运动，这是指在街头演出者，但，在剧本方面，并不是完全街头剧剧本，有的是舞台剧在街头演出，这点也是要声明的。

「串好的把戡」

在形式上，是和「放下你的鞭子」一样。但故事的运用，却是完全相反。

在演出上这剧后半部是应较吃重，且没有导演给予好好的处理，因此，我觉得这剧的演出上是很严重的缺点。在阿金(剧中人)最后的戏，没有着力托出真实的具体的形象来反压前半部的汉奸把戏的阴谋，而仅让那工人(剧中人)概念的说出反汉奸理论。虽不能说演得反效果，但却不能给观众对汉奸阴谋以深刻的认识。

但这一剧本的演出却是给观众接受的，有一天，饰汉奸的演员差点给几个工人殴打。

「沦亡之后」

演出的次数也很多，根据个人所知道，有三四个团体作为主要的剧目。

这一剧的动作多、对话少、故事单纯，是能给观众接受的主要点。在演出上，是有沦入「文明戏」的庸俗底危险。因为，剧中的贾二爷与两日兵之战是最易被演员夸张而做得过火。

这剧的形式有点崭新的(指最后的收场)，有时是以三面观众，一面后台上演.，有时是在旷地上演，四面都是观众，这是无奈何的(本地不适当，如敌兵的进来及枪声的效果，都能露出破绽)。

有一次，是用实景，刚好演出的地点附近有一间亚荅厝，厝门前有几丛树，我们就和这家同胞商量，借他们的门前做背景演出，屋里做后台，全哥及敌兵等角色由后门跑出来，这次是收到很好的效果。

「金门岛之夜」

这剧上演次数不怎样多，在阅人多的地方，是受人欢迎的。观众对最后的收场似乎是不满足的，我听过一位观众在发议论说：

「那个哥哥冲出去，为什么没有抓敌兵回来呢？」

这说明了观众之喜欢熟熟闹闹的东西。

「三江好」

在我个人的观察，这是在各街头剧中较爬上水准的上演，这原因一面由于剧本本身的成功，一面该剧的演员都很纯熟的，里面都是在巡游全马的「马华巡回剧团」中演过的。当「三江好」露出真面孔，警长被说服，警察被枪毙，观众非常的被感动。

「大家一心条」

在上半年此剧是街头剧上演的主要剧目，几乎每个角落都有演过。但在两三月后却没有再常演出了。在演出效果上，这剧是很好的，故事的易了解，题材的给观众熟悉,主题的明朗，人物与语言的奇趣(如吉宁人，马来人……)是主要的原因。

「一零三」

一个带着歌剧意味的剧本，内容上和「三江好」与「夜之歌」大同小异。这剧没有什么勤作与热闹的大场面，但却也很能吸引观众。这给我们知道观众绝不是愚笨的，组不是要胡闹的东西才满足，他们并不是没有欣赏与理解的能力，问题还是我们本身的戏演得好不好。

「一零三」的演出，能造成气氛和戏剧适当发展，这是它的优点。但它的缺点也不少，剧本本身内容的空虚，对话的台词没有修练，人物个性的模糊，转变的突然ᅳ及故事的巧合等等。

「张家店」

抗战前的剧本，演出上，位置弄得很乱，演员也不能抓住剧情的情绪，演技又生硬。不过，前后的场面，是能激起观众的兴趣的。

「龉龌的勾当」

这剧我看过上演雨三次。不客气的说，演得很糟。一方面是因时间性，急切演出，没有好好的排练。一面方剧本本身有着很多的缺点。简单的说句，概念化.，只是像一篇反注的理论死板的穿上故事的外衣，而有很多地方未注意到演出条件。如在高潮的前后常有很长的台词，没有给予表演动作的余地。不过，这种要反映现实变动的剧本是很难写的，材料的收集，时间的急促……等问题，我们并不能抹煞「龉面的勾当」的价值。这种能立时供应现实需要的创作，我们是迫切需要的。笔者也曾排过这剧，在演出的批判，及对剧本的意见，也是在排演过程中感到的，顺便在这里提出，这.要请剧作者原谅！

「逃难到星洲」

这是「武汉合唱团」的杰作，我看过雨三次上演。是「放下你的鞭子」的改头换面，「武汉合唱团」已在本坡演了无数次，已经有了很多观众领教了！

「最后胜利」

这是一幕哑剧，意义很明显，观众很容易了解。不过，在内容尚欠充实与深刻。上面简略举出几个常演的主要剧目。其余的，如「最后一计」、「出钱出力」、「同心协力」、「流浪人」、「太阳旗下」；也曾被上演过，演出和上面所举的差不多，无再一一举出的必要。

(三)

在一九三九年中，星华街头剧在量的方面有了很高的增涨，可是，我们要检讨出缺点的方面:笔者从整个的观察，感到几点：

一，剧本。很明显的，我们这一年中演来还是那几个剧本。

二，演技。街头剧演出效果的优劣，全是决定于演员的演技，这怕是懂得街头剧的人都会知道的。无疑义的，街头剧的演员是有高度的熟情，但对技术的修养却还是很差。铁一般的事实，有几个街头剧的演员没有对演技专心的研究与训练。我看了很多街头剧演员，在一年中，演技都没有进步。

三，排练。有的甚至没有排练，这影响到演出不符剧本，把握不住剧本的中心点，影响到整个演出失去了统一与联络，影响到演员本身的不能进步。

四，技术。上面已说过，我们虽在街头演出，但有时却像舞台剧一样演出，如演舞台剧本的「三江好」，「一零三」……等，是要有舞台装置的。但大都却是用布幕、软景，前幕因时间迫切，常是用两人在两旁用一瑰布幕拉起拉落的。

五，灯光。除了有时有临时做的电灯，大都是煤气灯，都讲不上什么灯光照明了，常常是两盏煤气灯，已经是不够亮了；有时用夜景，还要用色纸裹起来，更显得模模糊糊，这须设法改良的。

六，化装。已有不少用油彩化装，但用笔墨涂的还不少，一方面是灯光的影响，所以，还讲不到尽善尽美。

上面所举的，是随时感到的，都没有系统的，下面是个人对今后街头剧运动的展望：

(一)剧本问题。我们需要展开一个街头剧剧本创作运动，多多的产生适台上演的街头剧本。剧本难写，街头剧剧本更难写。但，「需要是创作之母」，只要肯努力，定能克服这困难的。我们希望一九四O年的星华街头剧，不要再看到天天各地还在演「逃难到星洲」「串好的把戏」，或是「放下你的鞭子」。

(二)演员。街头剧的演员除了要有优秀的演技外，更要有高度的政治认识和各方面的知识，我并不是有意太强调，街头剧的演员是把握着演出的生命，我们要特别注意它。

(三)展开街头剧的广泛运动。应该让它是一个群众运动。目前，争取演出的机会与自由是玛待解决的严重问题。

我们要把这运动深入每一角落，也就是要在每一角落播下戏剧的种子。我们不仅是要使群众看到戏剧，同时要进一步的使群众也能自己演出戏剧。这才是把戏剧还给群众的真谛，才是街头剧真正的负起戏剧艺术的宣传并组织的任务，也才是使「抗战、建国」中的新演剧运动走上光明前途。

最后一点，应再提出，就是街头剧的工作者和团体还缺乏联络。我们应建立街头剧运动的统一战线，街头剧的联络是俱有特别重要性的，因不关本文，及限于篇幅，以后有机会，当再提出讨论。（**一九四零年「总汇集报」新年特刊）**

「晨星」通讯(许广平郁达夫)

达夫先生：

十二月十二日惠示拜悉。日前从适夷先生处交来先生写给他的信，也谈及先生关心我们的生活，闻之衷心感激，几至泣下。窃自鲁迅逝世以来，忽又三年了，这似久又暂的光阴，就这样飞渡了过去，承许多关心的老友照顾，留心到我们的生活，是万分感谢的。自鲁迅逝世后，我还是支持着渡日，有时学写些小文，但不能卖钱，上海文人多如此，偶然收到三五元的酬金，真是杯水车薪，毫无补益。鲁迅全集虽出了，但头两版因要普及，徇朋友之请，每部(三十册)只收版税二元，其中便宜了托总经售的书店。他们费国币十一、二元买下(名为读者预约)，再在香港南洋卖外币若干元，转手之间，便大发其财。而内地重庆，只生活书店编辑部有一部，因书去内地运费极昂而价低，不上算也。经此挫折，出书处没有本钱，不能再印；我们也连些微版税都落空了。而目前上海生活费较战前贵了两三倍以上；有时是难以预料地不可捉摸，平均若是平常百元可过去的，现非二三百元不可了。如此突增负担，有生活费的还不易维持，毫无保障者就更不堪设想了。而我经常还有两重负担；北平方面，毎月开销，鲁迅死后，我一直搀负支持全部到两年之久，实不获已，去信二先生，请他负担。他并不回信，只由老太太来字说他担任一半，其余一半及意外开销还要我设法。想到她们的孤苦，我也只好硬着头皮设法，如此又渡去了一年。但上海近来开销更大了，房租大涨，再加海婴体弱，哮喘时髦，不得不多方医治。每月生活费及医药(非常贵)以及营养等费，只他一人就有时至百金以上；其余共计每月非二三百元不可，如何能继续得久远呢？有医生说，最好到热带地方去，气候暖，海婴不易感冒，气管慢性炎或可能好起来，免成终身废人（现不能读书)。所以一面欲乘此解决生活，减轻负担，以职业的所得来维持二人生活，一面也望如此他可能健康起来。去秋两人又病了，先是他病，后来传给了我，总之体弱即易罹一切灾症。有些朋友看到不忍，就多方设法，给谋出路。因此有写信给先生之事。但闻出国护照，现在国际关系祓杂，多所限制，不易批准，如非有职业在彼，或不易弄到。现时只能在沪勉强支持着，找些小事做做，再待机会。未悉先生以为如何？今年鲁迅逝世三周纪念日，……会来信云：「募集捐款，计国币三百六十元，兹特拨出二百四十元汇寄鲁迅艺术学院，余者一百二十元，特汇集寄作为「鲁迅纪念基金』供先生抚育海婴之费。」收到后我即回信云：「蒙当场募集捐款，特拨出一百二十元作为『捐助鲁迅纪念基金』，谨当代为妥存。一俟大局安定，能举行纪念时，当随时奉陈如何纪念用途，以慰远望。」因为是指明作纪念基金，我想还是不要动用好，所以如此回信的。励志社也有款及信云：「兹遵大会议决案，将全款之一半拨助先生家裔，藉充生活费用，兹汇集寄中国银行国币七十五元，至祈察收。」于收后亦回信致谢，拜领盛意！诚恐去信或有遗失，此信到后，先生如晤两方面负责人时，更请代达一切。承命多写文章，更见先生垂念周详，惟寄到国外，自不能写不痛不痒的文字，若有关痛痒的，又恐寄出不易，目前此地较一九二七以后，更不堪言。主持动手者，似仍为一九二七以后的那一批人，真是驾轻就熟；再兼泰山重历，小民真如卵之易碎。月前有一茅女士，不过做些妇女职业的要求，及为救济难民举办了一次义宝，也致惨被击毙。自此人人自危，大有生命不知何日丧之感。我住上海，并不活动，又兼小孩多病，终日做看护还来不及，外面事自管不得许多。不过还是中国人，或者这就是罪名，也难说。现时大家就觉得仿佛住在火海，也不容易自拔。因为到别处去生活费一样高，也许更困难，普通人都觉如此。令兄之事，更无论了。他是忠于职守的好人，很幸运地，在他未逝世的前些天，蒙郁风招去她家夜饭，后又见到令兄，这真是难得的一面之缘。及到入殓的一天，也曾到殡仪馆去祭过；说不出的悲愤，在每个吊客的心头横梗着。然而肃杀之气凌厉，大家不由得不守缄默。只见花圈，不见多少挽联，不用说，原因是大家清楚的。可喜的，是各位令姪，英秀不凡，贵门出此，不幸中之大幸也。关于先生事，亦在报端略知一二，请达观些，为将来着想罢！闻先生颇有回国之想，我意边是暂缓较佳。也许天快亮了，在夜里睡不着的时候，起来做些明天的准备工夫，不是随地随时都可以的吗？一切望为国珍重！肃此敬候著祺，并祝春福

许广平上

一月三日(载**一九四零年「晨屋」副刊**)

介绍「延按」名剧奢林

十六世纪英国剧坛产生了莎士比亚几篇不朽的戏剧杰作ᅳ使英国文化放出鲜明的光彩。十九世纪俄国剧坛产生了果戈里几部不朽的名剧杰作，俄国文化也露茁了灿烂的蓓蕾。他们的杰作，不仅促进了英国的文化及俄国的文化，而且促进了世界的文化。

「巡按」——果戈里的代表作，也是世界剧坛一部伟大的喜剧创作。因为果戈里是一个写实主义者，而且在俄国官场中经验过丰富的生活，所以他能用一枝尖酸的文笔，毫不留情地把俄国腐败的宫场彻头彻尾地给工暴露出他这种光明磊落的心胸和肄无忌惮的态度，虽然在当时是受了黑暗势力严重的打击，但因为他能把握了真理，所以终于被世界文化所欢迎与接受，故「巡按」在帝俄时代是禁止出演的。然而现在的苏联乃至世界任何一个自由主义的国家，都可以公开上演了，这是证明果戈里创作的成功ᅳ也是说明真理绝对不能泯灭的。

我们在推荐「巡按」反「巡按」作者以后，更将内容略加介绍以作本文的结果：

一个流浪者黄伟，潦倒穷途，偶被当地市长认作中央派来的巡按，故一面督饬部属整理部署，一面亲自迎侍，并让他的妻儿殷为款待。直到黄伟「满载而归」后，市长以及他的僚属才发觉自己受骗，正当彼此羞愤的刹那，中央巡按到达的消息递至ᅳ剧情发展至此，便宣告幕终。

(载**一九四零年一月十三日「星洲日报」**)

从「延按」说起赵洵

听说俄国果戈里的名著「巡按」将要在星洲演出，这是一个可喜而又可惊的消息。我对于果戈里的「巡按」有着一种特别亲切之感，原因是五六年前我曾将此剧在上海演出。记得因为当时环境的不佳，使我遭受了很多无谓的打击，直到现在，那剧痛的余痕还留在我的心坎上。不过，不能令人忘怀和抹煞的一点，就是自从那次「巡按」演出后，确乎奠定了当时演剧技术的基础，而上海的「业余剧人协会」之基础的建立，也是在那次大规模演出后的事情。

我很佩服这次参演诸君的勇敢，尤其佩服李佑辰先生导演的魄力，我希望能很快地看到它的上演。它的上演有两种意义：第一，在努力克服典型性格的创造之困难过程中，必能奠定演技的初步基础。第二，揭发出封建社会中卑劣无耻的篮魂(伟大的写实主义者的著作决不因世纪之隔而减弱了它丝毫时代的意义和价值的)。

最后，我对于这次领导演出的李佑辰先生有两点希望：第一，「巡按」是一个喜剧，希望李先生多多控制演员的活动，不使他们丝毫越规而将喜剧演成了闹剧。第二，希望这次演后，还能继续再演，一方面固可锻练演员的技术；另方面可在多次演出中获得更多人的帮助——尤其是经济的帮助使这个演剧的集团能在多助条件之下茁长起来。因为李先生和参演诸君这次的演出，并非为「巡按」，而是为剧运而演剧的。

(载一九四零年**一月十三日「星洲日报」)**

漫谈戏剧生活 叶冰

戏剧是一种集体的艺术，因此，一个戏剧工作者的生活，无疑义的，也是一种集团的生活；戏剧本身就是一种组织，因此，一个戏剧工作者的生活，也必定是受组织所支m的；戏剧是一种教育群众的武器，而戏剧工作也是我们自我教育的洪炉。陶行知先生说过「舞台是学校，戏剧是教育」，戏剧是最接近群众的艺术，因此，一个戏剧工作者，也是最能接近深入群众的。因为，戏剧在舞台出现时，是千万的群众排在台前看你的戏的。

在一次演出前的过程中，演出者(尤其导演)所受的闲难与苦头，实在不是坐在台前看戏的人所会看得到的。尤其是我们业余性的戏剧工作，经济与时间的阻碍，就是一面值得大苦闷的问题。在排一慕戏的时候，明明知道这样还不成，必要再多排几次，可是，时间不允许，不得不苦闷的把它推出去。而在经济方面也是这样，明知这样的服装、装置，是不成的，但是却只能睁着眼珠没有办法补救。

不过，闲难尽管是困难，阻碍尽管是阻碍，凡是真正爱好戏剧，真正忠实于艺术的工作者，那是愿意忍受的，绝不灰心的干下去。一个前进的戏剧工作者，必然也是一个坚强的战士，他要有火般热烈的爱艺术'爱人类的胸襟。

群众所看到的是在舞台前的演员，而不知道在演员背后，在演出之前，却是有个从开始到终结，负最大责任、最吃苦、最呕气的人，这就是导演。

一幕戏如果要排一个月，一个忠实的导演，必然就要一个月在忙着，在吃饭、在睡觉都在想着这幕戏，都在计划和担忧这幕戏种种的问题。常常演员同你排到一半，有了变故，抑是没有兴趣，或是发脾气，不来了，你就要再去请一位，要从新再排。如一幕戏有四个演员，甲的没有来，分场排时又不成，而分场排是不能使其他演员起劲的，于是便拉倒。等到隔次，甲的来了，乙的因为看到昨天甲的没有来，今晚她也不来了……导演有什么权利和力量可制裁她呢？我们是没有剧场老板的——我觉得有些戏剧工作者认识的不够和歪曲，是整个工作进行的大阻碍。

不过，上面所举的现象，我只是根据一面。我们是不能抹杀另外一面真正的苦干，牺牲一切，忠实工作的同志ぐ我就看到不少宁愿牺牲职业，饿着肚皮，和家庭反抗等等的工作同志，而也有些在工作之中克服了他们过去的劣根性，热烈的在生活中生长起来，变成了一个优美的戏剧工作者，坚强的战士。

比如最近不久在排宋之的底「烙痕」时，这些初踏进献剧圈里的演员，不仅是在排戏时，每次都很早的来到等着。就是在排的时候，一个小动作再排五六次，他们也都会不出声耐烦着，甚至如布景，他们也亲身动手；你讲他们服装的样式、色彩，他们也自己花钱去弄得好好的。还有一次，到隔面海一个小山芭去演街头剧，因为，当地的办事人，把我们先欲演出的节目掉换到最后去，害得那位化好了装的女演员，从八点等到十一点半。她一句话也没有讲，一点不满意的神气也没有，静静在后台坐了三四个钟头，读着剧本……。我们需要的是这一种的演员；也是这一种的演员，才有远大的前途，才配做一个前进的戏剧工作者。这些曾和我共同工作一个时期的同志，已没有机会再在一起了，我时时在祝福他们」尤其是每次排戏演员不到、赖散、发脾气时，我更想起了他们。

不能从大局着想而只凭个人的意气，不能牺牲小我，为整个戏剧完满的演出，这是我们戏剧工作者最要不得，最应克服，有毒素，会阻碍工作，也会毁灭自己的毛病；我们应该：在工作之下，没有自己，为了千万的观众，个人的一切都要抛在脑后；我们应该：耐劳耐苦。每个戏剧工作者都要有这样的信心和行动，艺术才能达到成功，戏剧也要这样才能完成。

为什么要参加戏剧工作呢？如果是抱着为个人利益、个人风头、不能吃苦、牺牲自己的话，我希望最好不要踏进戏剧圈里来。因为，这是有妨碍，甚至破坏整个工作的。

一个导演要有说服演员的诚恳态度，而一个演员，也绝要静静的想一想、不要以为来演戏，来工作，是为着导演。一个演员要时刻记得：为民族、为大众、为艺术！

在排演一幕「在生死线上挣扎」时，为着要排一次的戏，差不多讲了一个钟头的话，去说服一位女演员。但是，我一点不觉得怨恨。因为，为了工作，为了所爱的戏剧，这算得什么？不过，这种在幕后的苦头，绝不是观众所能看到的，就是连演戏的那位女同志，恐怕也不曾觉得这是苦头的吧？她甚至觉得你来同我说好话，我答应再排一次戏，是我的恩情。

在工作之中，虽是受着这样没人能了解的苦头，但却也能感到另外无限的欣慰。记得是排李健吾的「年关」时，该团体要我把剧本改编并负责排练，那晚我拿了剧本回到家里已十二点多钟，一面是我对这剧本的爱好，而想到这爱好的剧本也灌进了自己的灵魂在舞台出现时，一股热情使我忘了时间已过半夜，忘了今晩工作的疲倦，立刻提起笔来动手。等抄到最后一句对话时，黎明的曙光已透进窗缝。这时，我才觉到头昏昏的倒在床上，但心里却是经过一次斗争的胜利后一样愉快，我觉到人生的意义就是在这片刻。

一个戏剧工作者不要怕自己幼稚，肯牺牲、肯苦干，幼稚便是正在生长；否则，尽管你带来在母亲的肚里就会演戏的天才，也是能自毁灭的。

而还有一点，只有热情是不够的，学习再学习，克服坏的，制作新的ᅳ更是非常的必要。

戏剧工作是占我生活中很细微的部份，但它却留给我深刻的印象，我相信自己永远会在这种生活中。因为，我爱它！

写这些很散漫的感想，但都是个人的实感。因偶然提起，承「新流」编者先生要我写一篇题为「生活在一九三九年」，是关于戏剧方面的东西，我便写了这些，并不是有意来表白自己，这须向大家声明的！(载一九四零年**一月十六日「新流**」)

从职业剧人谈到「群莺乱飞」的上演 征人

过去谈星华戏剧运动的，多把职业剧团和职业剧人略去，这是因为职业剧团多半是流动的，而职业剧人本身又多缺乏时代的认识，同时不去注意戏剧的教育价值和所负的使命。听以,一般人都把职业剧人，看做江湖卖艺之流，而不加以重视。自神圣的抗战发生后，由于客观环境的需要，这种情形，渐渐转变，到了最近已完全和以前不同了。由于时代的赋予，促使职业剧人觉悟过去的不是,而努力争取本身在社会的地位。同时尽量找机会和业余剧人接近，进而实行技术上的合作。不久以前，「实验小剧场」的成立，和「黑地狱」的演出，就是这种事实的表现。现在，差不多可以说星洲的业余和职业剧人已站在同一的岗位上了。

根据上段所说，那么，星华剧运的推动，职业剧人无疑的要负起一部份责任来了。所以，他们最近不顾营业上的成败利钝，排练了一个阿英四幕剧「群莺乱飞」已定本月卅日卅一日和下月一日，在大世界大西洋戏院公演，而且把第一晚的收入，全部报效筹赈会。他们能够这样努力推动星华剧运，同时又演戏不忘赈灾，这尤其值我们予以同情和鼓励。

阿英这个「群莺乱飞」「幕剧，是写抗战未发生前一个大家庭的故事，把这个大家庭的阴沉暗、苦闷、混乱，来象征当时的中国，而结构却是积极的！这个故事大略是这样的：一个黄姓的家庭，父母逝世，遗下三男一女和颇厚的遗产，大少爷是中年人了，虽然做了一个小官，但平日嗜酒佞佛，对家事糊里糊涂，一任老婆摆布，他自己只想讨一个小老婆来享齐人之福，至于所谓「生子传代」，却是他假借的口实。二少爷比大少爷少十岁，性无赖好挥霍，一位败家子的典型。三少爷却是一个年少有为的大学生，但他还在求学时期。四小姐是情宝初开，天真烂漫的少女，因此这个家庭的经济权，大半操在大少奶奶手里。大少奶奶是一个淫悍阴险的半老徐姮，她看不起庸懦的丈夫。三少爷已少在家，于是她勾结了二少爷，对家事妄作妄为，肆无忌惮。这个家就给她和二少爷弄得一塌糊涂。看看偌大的家产，要败在她两人手里了。大少爷和四小姐，还给蒙在鼓里，二少奶奶虽然知道，但无奈他的丈夫和嫂嫂相好。住在黄家的一个表妹，也就是三少爷的未婚妻，是一个有智识的新女性，她看不过目，乘三少爷年假回家的时候，和他商量发动家底革命。大少奶奶察言观色，知道三少爷对她不利，她来一个「杀人先下手」，设计陷害三少爷，伹在她的计划一再失败的时候，她的罪恶和丑行已先暴露出来。虽然，那时二少奶奶因为给她诬陷而投河自杀，但，在妒和恨之火交织下，她终绐二少爷一枪打死。二少爷也因自己做了对不住祖宗和兄弟的事，引枪自杀，结局是这个家庭重现光明。

这样一个剧本，目前无疑的已失了它的时代性。不过，假如我们能看清客观环境，或明白「里心地狱」为什么不能作第二次的公演，那末，我们对于他们在「此时此地」演出这个戏，似乎又不好怎样去责备他们演出的技术效果吧。这里，让我们来看看他们的阵容。根据报上发表的，「群莺乱飞」的阵容，有如下表所列：

剧中人扮演者：春桃、凤儿、胡妈、兰魂、黄惟康、路丁、俞慧英、徐粲鹫、黄惟芬、熊莉莉、黄惟仁、查洛父、李福、胡天、二少奶奶穆兰、黄惟义、津津、大少奶奶兰兰、阿庚、唐奇声、郑明礼、杳鹤

现在就让我把这几位角色和演员来向读者介绍一下：

春桃——凤儿。凤儿是以公演「雷雨」里的四风出名的,她今年十九岁，身材发育得很健美，人是那么活泼，她饰一个春情活跃的「俏丫头」，是最适当也没有的了。她有天才，又肯努力，是个最忠实的女刺人，根据过去的成续，她在这个戏里，必然是成功的第一个。

胡妈——兰魂。兰魂的年龄和姿色，在舞台上本来最适宜于扮一个半老徐娘的角色，她以前在「雷雨」中饰鲁妈，曾获得相当的成功，这次的胡妈，却又是另一种典型人物了。和鲁妈比，个性恰恰相反！我们且看她怎样发挥她的天才，来应付这个角色。

黄惟康——路丁。提起路丁，大概观众已有相当认识。「黑地狱」里的沙二爷，「雷雨」中的鲁贵，他是演得顶呱呱的。可是，这次的黄惟康，却不是鲁贵型的人物了，他对于这次改变作风，表示担心失败ᅳ他已然知道改变作风是不容易的事，相信他一定能小心地，扮演这个角色，成功还是失败，横竖将来有事实给我们证明。

俞慧英——徐粲莺。这位梅花团的健将，听说自嫁作商人妇后，对于戏剧歌舞，已洗手不干了，现在也许是感到「髀肉复生」了吧。不过，据说她这次还是客串性质的。她代替胡明演这个角色，她除歌舞天才之外，对于戏剧也有相当修养，虽说荒疏久了，但我相信她对这个角色，还可以应付裕如。

黄惟仁——查洛父。查洛父是舞台ヒ的斲轮老手，「雷雨」里的鲁大海，「黑地狱」中的崔善庆，他都是成功的一个。这个大少爷角色，虽比崔善庆要难体贴一点，但从他的经验来看,他对这个角色，一定演得好的◦

二少奶奶——穆兰。戏里面的二少奶奶，是一个悲角，她受了大家庭和丈夫的压迫，整天过着苦闷怨恨的日子，最后却以一死了之。这个角色是相当吃重的，穆兰虽有悠久的舞台历史，但过去多表演歌舞，偶然演剧，也只充配角而已，这次她独当一面，无疑是一个大胆的尝试，我们祝她成功吧。

黄惟义——津津。津津是蔡问津的化名。蔡君是位舞台老将，这次且拏导演的资格来兼演员，相信他本人是不致于马虎从事的。况且这黄惟义是反派角色，又是他的拿手好戏，如果他能注意「不要演得过火」，成功是在意料中的。

大少奶奶——兰兰。这位做惯「雷雨」中的繁漪的兰兰女士，从她的年龄、身材、面貌，各方面来说，她是饰大少奶奶最理想的演员。她那一对眼睛,善作阴沉的表情，把这点来做基础，她要勾划一个阴险狠毒的女人，相信必能给观众以深刻的印象。

(载**一九四零年一月卅日「晨星」)**

论阿英的「群莺乱飞」 叶冰

上周星加坡职业剧人上演的「群莺乱飞」，如果说这剧本是象征抗战前的中国，那也不过只是在表现纷乱的现象，是消极的。这作品内容的力量，最适当是用作者「阿英」自表白的创作态度来说明：「……自己眼看着国家的土地不断的沦陷，而想吐一吐胸中的郁闷都不为环境所允许，苦恼愤激简直是匪言可喻……。」作者的消极态度便决定了作品主题的消极。然而，作者的企图是没有达到他所理想的地步，也就是说：这作品的内容，有着重大的缺点，这缺点就是作者忽略了造成这家庭的纷乱(也是作者所要象征的祖国)，以至于崩溃的最主要，最大的魔力，毁于外力的侵略。也许有人要说：郑明礼不就是这方面的代表吗？那我的回答：这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出现于「击莺乱飞」的郑明礼是在这家庭已崩溃了的时候，他是如何给观众十分糢糊的印象，他是那样的消极，而出现茌我们国土上的敌人，又是如何明目张胆，得寸进尺，非至灭亡我们整个民族不休，何况，明礼在全剧将结束时出现又被安祥的溜走了。

那末，且让我们抛开作者自表白要以象征祖国的企图，只从作品来评价「群莺乱飞」在描写大家庭纷乱至崩溃的成绩如何，这点也连带到上面所举的它只表现了现象，而没有透过现象去把握到作品的木质。无论是家庭，抑是个人，都是脱离不了和社会的关系，封建势力的余孽，尤其是侵略主义的进攻，把中国沦进半殖民地的命运中，这便是造成了大家庭崩溃的魔力。然而，作者没有把握到这本质，正如巴金的「家」与「春」同样的，「群莺乱飞」展开在观众面前的只是一幕大家庭的纷乱，丑恶及崩溃的表面现象而已。

「群莺乱飞」在最后，惟康叹着说：「该死亡的都死亡了「黑暗时代马上就要过去了吧！」不错，现实是已答覆了，黑暗时代已经过去(然而，再严格的说，这绝不是「马上」可过去)。但是，光明要放在谁的肩上呢？在观众面前的是只有「俞慧英」和「黄惟康」。很显明的，这两个男女青年，是被作者安匮在黑暗中，他们是消极的悲愤而已，而绝没有追求光明的积极行动。观众是不会相信他们，观众的脑中是不敢把未来的光明放在他们的肩上。这还比不上「家」与「春」里面，还有觉慧、琴及一班年青人在奋斗、苦干，以及「春」里面那女主人翁振起勇气去为春天的到临而奋斗。而「群莺乱飞」的作者」尽管如何用太阳来强调出ᅳ条光明的尾巴」但这和观众仍是陌生的。

「群莺乱飞」的作者还不能把握到进步的创作方法，而他的写剧的修养也还不够，这剧本比他的「春风秋雨」还更显得生硬。最显明的两大缺点：一，分场的不妥当，简直有点像文明戏般上下场，两个下、空场，再两个上这样的重复着；二，对语言应用的不适当，各角色的台词几乎是像一个在说话，同时有意把话说得像诗一样。言语的应用是一个决定作品成败的要素，高尔基曾三的提醒我们关于语言运用的重要，尤其是用对话来表现的戏剧。

我没有感到「群《乱飞」有什么强烈讽刺。这是否指既信佛念经，说「色即是空ᅳ空即是色」而又要纳妾的「黄惟仁」，我以为也不能成为理由。人是情感的动物，大嫂既和他(黄惟仁)不洽，他对的她横行的宽容，又没有作恶作毒。第三幕酒后强抱慧英，这是更给观众对他以同情，作者并没有向黄惟仁染上了讽刺的色彩，造成他这样消极，不是大嫂的责任吗？于是，观众把憎恨落在大嫂身上了！但是，在最后，作者又让她说出这段话：「……我认定了这个家是无可救治，我认定了这个家应该毁灭……我早就看清楚了每一个人都是灭绝的象征……」，而她又暴露了毁灭这家庭的人是惟义。她被枪毙，观众是会宽恕她，甚至可怜她的。至于惟义呢？他对于他的妻自杀的流泪，及最后对惟仁的忏悔而自杀，又是全把观众对他的僧恨消散了！这不是可以看出，横贯着「群萦乱飞」的作者的灵魂是「同情」的，要向那里去看出能引起观众憎恨的「讽刺」呢？

（载**一九四零年二月五日「新流」）**

@马力行《「文化」正解》，1940

一提起文化，人们很容易联想到教育宗教学术等，以为只有这些才算是文化；有的人甚至以为文化这个名词，是一般文化人经常谈的，所以是他们私有的东西。而所谓文化人，又只是一些摇笔杆吃饭的少数人罢了。

这样的误解是有害的，把本来是广义的含有丰富内容的领域，误解做狭义纯属于精神的事情，把本来是属于全体人类的事物，误解做私人的工具。所以，无怪美国的法西斯蒂艺术家罗列茂的汽车夫会把文化解释做：「我就是文化」。这样一来，变成他就是文化，或者文化就是他。只有他在，世界才有文化.，他死了，世界文化也就消灭了。

其实，现在比这个汽车夫更为狂妄的人还很多。打开报纸一看，世界要闻里经常有「宣扬文化」，「维护文化」的字句。墨索里尼的进攻阿比西尼亚，日本的侵略中国，也成为「宣扬文化」的行为了。

文化是从人类征服自然的劳动和改造社会的实践中产生的。如果没有劳动，那里还有社会？那里还有文化？如果没有实践，那里还有理论和学术？所以文化的根基是在于人类的劳动和变革社会的实残。脱离了劳动和实践的文化是不可思议的。现在许多研究人类文化的学者，不断的寻找发掘古代人类的生产工具进行考察和研究，原因就是因为在人类的语言文字没有产生以前，这些生产工具是那时候人类的唯一的文化记录。

语言文字发生以后，人类利用它记录他们每代的劳动成果和重大事迹而传授他们的子孙，这样就产生了教育宗教和后来的学术。所以语言文字成为人类文化的记录工具，而教育学术宗教是人类文化的结晶。后来，社会越进化，人类分为劳力和劳心两种人。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于是教育学术文字慢慢成为少数人的专有工具而逐渐脱离劳动和实践。许多真正创造文化的人，被逐出「文化之圈」以外。人们把文化误解为少数文化人专有的东西，的错误根源，正是从这里产生的。

鲁迅先生曾把中国某一时代的人民英雄称为「文化传播者」，就是因为他们的每一天的生活实践，都是唤醒愚蒙，揭破迷信，在人民心中燃起反抗侵略的怒火，因而推进了社会。所以只有他们，才可以称为「文化传播者」。

我们这时代有许多人在真正的创造文化（如前方的将士，筹账救亡的工作者），但他们从来不喋喋不休的「文化长」「文化短」。中国的「文章入伍」运动，和前方士兵的识字教育，已成为一椿有意义的运动，但是我们这里呢？

所以，什么叫做文化？文化是人类的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的结晶。在这一意义下，教育学术固然是属于文化的诸部门；其他的推进社会的实践，却正是文化的唯一的推动机。

（载一九四零年**二月五日新国民日报「新流」**）

@白木《现实两种》，1940

现实，是人所创造的；要是现实不好，那也是我们的罪过。

对于马华写作人的最大危机是什么呢？

我想谁都会同意的：那最大的危机是脱离现实。报纸每天都在证明着：马来亚社会发生着怎样的变动了，众多的人群产生着怎样的感觉和情绪了。然而这些，在我们写作人的笔下，不是毫末提到，就是提到，也只附带几句而已。

文化，不能不是社会的众人的东西。它的发达滋荣，首先是建立在进步的社会势力和大众的实际生活的基础上面。不是这样的文化，就不能成长。或换句话说：倒退的朽旧的文化就会照旧发生作用，甚至大摇大摧，猖獗发狂。

是的，马华文化是在成长，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然而，它是如何在成长着呢？它是像乱草中的奇葩，得不到肥料，没有足够的水分，非常困苦地向前挣扎呢？还是像一片花床，肥料水分都不缺乏，而能够好好地繁荣滋长？无疑的，它是在荆棘、丛芥、草刺中辛苦地挣扎。

民众夜校，有的；但杯水车薪，不能惠及大多数的文盲，同时，在今天，单纯的识字运动，不能解决问题。救亡歌声，有的，但这充其量只做到从外面片刻鼓励听众的情绪，而还不能做到从内面加强他们的抗战意志和战斗性。没有合乎听众生活上意识上的方言歌词，遂限制了救亡的功用和影响。抗战剧的演出夕也是有的，然而千篇一律，尽是抗战初期的东西，且大多数是用着普通话演出，它的效果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其他种种，都并不是全然缺少，然而我们看到在数量及范围方面：旧的和死的东西不仅广泛地存在，并且挣扎着活跃、钻动。

同时，我们看到大众的文化生活，照旧得不到翻然的改变。他们窒息着，苦于缺少足够的需要的文化，他们被毒素毒着、或是苦痛怨恨、或者浑浑噩噩而都不自知。妖魔鬼怪、荒诞淫荡的影片在流行，封建的落后的歌词、曲调、小说、连环图书在分布……

这一切现象，最好地说明了马华文化运动的贫弱，也即说明了这里的写作人，文化工作者怎样惊人地远远站在现实后面（虽然他们自身就是现实的一角）。他们还不能真正地去执行他们应有的任务——以文化服务大众，还不能看出新文化成长的基地——进一步的社会势力。最后，还不能有效地去进行揭露现实、改造现实。

今日这儿，是异常动荡的。实际生活中的新流，从都市到山芭，从工场到矿场，以浩浩荡荡之势在激涨着。自然，这里是异常艰苦的过程。

假如马来亚是块特出的地方，那么它的人民，也是不辱没这美誉的。他们抱定了心，不停地向前走去，这里的应用种种方法去克服各种障碍、各种困难，真是不胜枚举。

这一种现象，多不载在报纸上，而活生生地出现在眼前的社会中。那么，写作人、文化工作者怎不曾加以充份的理解、认识，而说出应说的话来呢？

以上的现实属于第一种。

其次，因为跟平时不同，其急骤，以及它的用力，差不多波及于各方面。应该看出：步调已不是昔日可比，因之影响也与前大不相同了。不仅如此，差不多每时每日，都在加强中。那反应，只要不是麻木，就可以感到；只要不是昏瞆，就可以明白的。

这是现实的第二种。本来，这种现实的呈现，最多材料、最多实例，就是说：本该是最容易被认识的。然而实际上如何呢？真是意料之外，我们的写作人与文化工作者，在这现实之前，竟斜起眼睛，表示漠不关心。它们是什么？怎么来的？可能产生的影响如何等等，差不多不曾加以考察和研究，以及将这结果贡献出来。

一位文学大师说过的话，目前对于我们是特别有用的。他说：「我们作家的事业，是困难而复杂的事业。那不但是在于批判旧现实，或者揭露旧现实的恶德的传染性。他们的任务，是研究，具象，表现和依着这些手法来肯定新现实的。」

（载一九四零年**二月六日「新流」副刊**）

@力行《谈环境沉闷与「文化低落」》，1940

目前，我们周围的环境的确是一天一天不同了。它开始于去年九月的转变，又可能延长下去，像无尽头的漫漫长夜。于是敏感的人开始感觉到了，大家叫着：目前的环境沉闷呀！你看巨大的风波，接二连三的不断的发生；跟着无情的暴力，也接二连三的不断的出现了，难道世界变了吗？

是的，世界的确是变了，而且变得多了。昨天，到处可以听到动人心弦的救亡歌声；随时可以看到勾人情绪的街头剧；上下合唱着多少是和谐的统一阵线曲。但是今天完全不同了。我们要压紧喉咙唱着低昂而急促的救亡歌；要开始技巧的争取演出；要强调真实的有力的统一.，要把昨天的口号赋予新的内容。究竟昨天是可爱的，那好像全是无忧无虑无遮无拦而可以随心所欲的环境。「但，今天却是多么够沉闷呀！天！」有的人这样喊着。

再看，比较可以反映马华文化的各报副刊，开始是微妙的转变，些少的不同，到现在有的勉强撑持，但压紧的喉咙终是唱不出大声。外表的镇静平衡压不住内里的犹豫彷徨焦燥不安。于是有人叫着：「文坛寂寥！」有人悲哀着：「文化低落。」

是的，「文坛」的确是太「寂寥」了。「文化」好像是开始「低落」了。你看，一年以前，我们有「南洋周刊」、「人生月刊」、「文艺长城」、「现代周刊」，还有多少能够反映马来亚现实的各报副刊。那时候热熟闹闹，浩浩荡荡，的确有些可观。可是现在呢？不同了，一切的一切，都完全不同了，这难道不「寂寥」?不「低落」?

然而，环境如果不沉闷，便是永远是平和的小康的环境。那么，在这样的无忧无虑无遮无拦的环境中，人们被娇养着、宠爱着，究竟会干出什么事业呢？善游水的人，固然善于顺流而下，一日千里，但也善于逆流而上，最终达到目的地。而且最好的游泳家，也只有逆流之中锻炼，才能得到出色的游泳本领。我们的事业也是一样。它通常并不是按着上升的路线，不是按着不断向上高涨的程序，而是经过许多转折，经过进攻和退却、经过来潮和退潮.，经过这些发展进程中锻炼着……。目前的沉闷，我们决不该犹豫彷徨焦燥不安；而应该坚定警惕，准备迎流而上。如果你肯这样，也就不会悲观.，而且在那遥远的旷野、在那黑暗的角落，人群更为集中、欧伍更忙着操演。如果你亲身经验到了，就会得到更真实而健全的兴奋。所以，我们不必因为沉闷而悲观。

再谈到目前的「文化低落」，我们决不应该以为这全是因环境。不，环境是次要的原因，而主观力量的不坚实，队伍不整齐却是重要的原因。我们平心而论，过去曾经有多少人有意识的推动过文化工作？有意识的使文化和事业配合？有计划而又能很切实的调整各部门的人才而加以健全良好的锻练，使之成为真能担负责任的文化工作者。过去的所谓文化人，有没有鼓励别人学习，自己也学习？别人写作，自己也写作？别人努力，自己也努力？没有，或者很少有。那一向被认为落后的人，永远被丢弃着、轻视着。「前进」的和「落后」的营垒真是分得那么清楚。「前进」的永远独自「前进」；而「落后」的，除非出于自觉的追求，当然只好永远「落后」了。试问：这样的文化工作，难道不是不着泥不生根的虚幻的花蕾？难道不是虚浮的热闹了一阵吗？正因为是虚幻的花蕾和虚浮的热闹，当着风雪一来、环境一变，便只好凋谢或消沉或显出像目前的青黄不接的现象。

其次，因为主观力量的薄弱，当着环境变化时，工作方式不能灵活的转变，好像过去的文化工作是这样做的，现在也只有这样做。不然，在一般人的眼光看来，就不成其为文化工作。如果环境不允许时，那只好停顿。再不然，把眼光朝着各报副刊看，好像那里是唯一的文化堡垒，除此以外，再找不到其他的文化工作。所以只要许多副刊的内容一空洞无聊，便以为是唯一的文化堡垒的崩溃。于是悲哀、彷徨了。其实，副刊一向不是唯一的文化阵地，过去如是，将来更为如是。目前的青黄不接的现象，也只是一时的。假如大家肯下决心、下努力，方式多得很、工作多得很，任务也更为繁重。这些新的方式、新的工作、新的任务，不久便会被创造、被负担起来。那时的文化工作也许更坚实、更坚壮，更和血肉的现实有关，更成为拓荒辟野播种施肥的工作。如果现在是文化低潮，也许不久的将来便是文化的高潮。不过内容不同，形态也不同罢了。

环境的沉闷和文化的低落有不可分的关连。然而沉闷不是单纯的，还有可歌可泣的光明的一面；而且也是必然到来的。只有勇敢的承认，文化的低落一方面反映环境的沉闷，但最重要的是反映我们本身力量的薄弱，步调的混乱。目前的问题不是神经质的叫喊，而是理智冷静的处理：创造新方式、找寻新工作、迎接新任务。也只有这样，才能有漫漫长夜后的明天和文化退潮后的高潮。不然漫漫长夜也许更为漫漫无尽头.，文化低潮也许更为低落。

（载一九四零年**二月十二日「新流」**）

关于争取观众 卜凡

最近阶段的华侨戏剧运动，很能够确实地呈现了一种蓬勃进展的新气象。虽然这气线是不自然的。但，在客观现实支配下的马华戏剧运动，能钓有这样的成绩，也是值得安慰！

最近来毎次(不是绝对完全的)话剧的上演，不管是否为筹赈尽了一点力量，或者是为着生意经而推广戏剧运动，我们所见的台下的观众是否是一天不如一天呢？这个问题，戏剧工作者臧春风先生曾为文说明了话剧是缺少观众。

这个，我想据我个人的愚见，与臧春风先生以及先进的戏剧工作者共同研究，以求得对这问题的切实底认识。

话剧观众缺少的造成原因是甚么呢？在说明这原因时，艺术至上主义者和投机份子，只能做到片面而狭隘的错误底解说。艺术至上主义者的错误作用是欲使戏剧运动解除武装；使戏剧艺术钻进象牙塔的尖端，而沦为少数阶层及小市民的娱乐工具。

艺术至上主义者或许不会否认救亡宣传剧的重要性，但这是极小部份可能地见解，艺术至上主义者将肯定地说救亡剧是千篇一律的、口号式的，只偏重在宣传，忽视了真实的艺术。

同时，艺术至上主义者也可能把话剂观众减少的原因归咎于观众本身的对戏剧艺术不瞭解与不懂。他们把戏剧从大众中抢夺变为小众所占有，使艺术走向神祕的天堂去，这不但不能说明观众缺少的造成原因，反而使话剧观众减少的原因，得到了莫名其妙的解释。

但我们并不这样做，我们对造成观众减少的原因，必须找出它的复杂性中的单纯理由。同时我们应该指出，违反了合理地瞭解观众减少的内部的造成因素，而要把不远大的眼光所见到的狭隘的现象，和也许在演出上亏了本的不满，来肯定地说话剧演出上观众的缺少，真是一种错误的方法，也不能找出争取观众的主要根据。

在我个人的感觉上，话剧观众的或多或少，主要的原因并不在于戏剧的演出是为着筹赈或是为着自己，而是应该从深入地瞭解每一演出剧本的内容，及其社会意义中作出正确的分析。同时也可在演出者对戏剧上演的态度和目的中得到此问题的补充说明。

这就是说，整个抗战形势和马华救亡运动对华侨戏剧运动所要求的是什么？马华戏剧界演出上有真实地适应毎一阶段的抗战形势，适应马华救运的需要，适合马来亚的客观现实环境，和负起马华戏剧运动应做到的政治任务没有?剧本的内容和表视出来的主题，是否是存在着真正的社会意义？

比方说，现阶段来演「花溅泪」、「原野」、「茶花女」和「娜拉」这类的剧本是否是需要呢？它的观众和社会意义是否比演出「台儿庄之战」、「中国万岁」、「自卫队」和「战斗」等剧来得多呢？事实已得到证明。为什么「群莺乱飞」的观众不会比「一年间」和「魔窟」的观众来得多，这是不是观众不懂得戏剧?是不是戏演得不精彩呢?我想不是的，理由很简单,我个人的观察是说,那些很少观众看的演出的剧本底内容"是没有给观众以有意义的指示，没有适应观众本身日常生活和思想上、精神上的要求。剧本的内容没有告诉观众，在抗战形势和马来亚的客观形势转变过程中，我们华侨应做的是什么工作、应尽的是什么任务，在精神上、思想上应该怎样武装！因此，观众也就本能地减少了。

但是，这并不是否定了反封建残余和暴露社会虚伪的剧本是不需要上演的？完全不是。但在现阶段的马华剧运中，这类剧本的上演已经失去了它的重要底社会意义了，是次要的了。虽然机会主义者正在强调着「此时此地」。

在演出的态度和目的上说，好像是没甚重要的。但在这儿为什么要把它提出来呢？这大家是很容易瞭解的。在最近的马华剧运中，有些局部的高明底机会主义的戏剧工作者，演出些无聊的剧本，甚而把话剧也配合到摇乳峰摆屁股的舞蹈上去。由此要问，我们对戏剧的上演是由于灵感上的冲动吗？是解决我们的趣味吗？我们对戏剧的上演有没有注意时代性和地方性？我们是不是以「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为出发点？有没有注意戏剧上演，除了艺术价值之外的社会价值？如果我们没有注意到我们的态度和目的上的正确，争取观众是个梦想！

总而言之，在今天华侨剧运中，争取观众和解决剧本荒是同样地重要。不过，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能扩大我们正确的眼光，坚定我们的立场，争取观众便能完满地得到解决！同时，在这重要的过程中，更不要使马华剧运跑上了——艺术至上主义——错误的歧途。

艺术至上主义的见解将使马华戏剧运动脱离抗战、脱离大众、脱离了现实！从「魔窟」和「群鹫乱飞」的事实比较已经得了说明：艺术至上主义者对争取观众的认识是自杀的末路！

(载**一九四零年二月十三日「新流」**)

星洲职业剧人的「群莺乱飞」 叶冰

「群莺乱飞」在内容和技巧上，都有了显明的缺憾。因此，演出者对这剧本的选择，无疑的是失去了慎重。如果说是适应「此时此地」，那末「横山镇」「一年间」「魔窟」不是被演出着吗？我们懂得职业剧人有着不少的苦衷，但我希望他们能有牺牲、奋斗的精神，为戏剧运动而努力。

现在，让笔者写点观职业剧人在新嘉坡演出这剧本的感想。

舞台装置的缺点是第一，四幕户外曼的天幕，因左角为演员上下场被动着，像天被扭动一角又放下，这虽微小的事，但却是破坏了观众的「幻觉」。同时这幕的灯光不注意到月亮射出来光线的角度，把边灯安置在合前角，这样演员站在台前」背着月亮，面部便有强烈的光，而退后，面部向着月亮，却反而模糊，竟全看不清ᅳ这是很矛盾的。虽然，不是纯粹以自然的原理去批判艺术，但，这也有着真实性的原则。

其他方面，在物质及舞台的限制(如户外景，第四幕那种有水池的花园，舞台的面积是太狭小，没有办法弄得好)，我们是不能太苛求。

演「黄惟仁」的摇头摆尾，文明戏化的夸张，我觉得是演员没有把握到这人物的性格。查洛夫虽是有舞台经验，但在表现内心的角色还不能把握，查君还是「黑地狱」内的「崔善庆」演得成功。

对于作者夸张描写成为「戟」的角色，凤儿的「春桃」，能演得那末自然，这便是她的成功。俞慧英和黄惟康，演来还不能把他们的关系表现给观众。路丁君能压制他贯演反角的小动作，可算是他的成绩，不过在跑快步时是缺乏英俊，还带着多少「鲁贵」「洪二爷」的习气。在女角色中「春桃」与「胡妈」是尽了她们的责任，兰兰的大嫂，还是完全保持着「繁漪」的作风！她演出来的大嫂是「恨」而不是「刻毒」。熊莉莉在体格来扮任十七八岁的「黄惟芬」是不适合的，她最后情绪能提高，在第四幕，观众已能对她满意。不过，她和饰二少奶奶的穆兰有着一个共同的缺憾，就是在动作上，还带着歌舞的意味。穆兰的声带沙哑是缺点，几个站立着的动作，和呼吸都很不自然。她的性感是充足的，但她倾吐内心的苦痛是有余，表现对惟康的热爱及对爱情的憧憬则不够。津津的「黄惟义」，流氓气与堕落的气质是能充分的表现，他的台词念得太怏，大动作做得不好,在第三幕打阿庚及第때幕要绘毙大嫂，都失去逼真，观众看出是在做戏。

导演似乎不能时刻注意到把每场面重要的角色与主要的戏安置在舞台中心，如第一幕介绍出俞慧英与二少奶奶，让她们坐在台角的沙发。由各个门及道具的位置，横的舞台中心是在中间，这个慧英开始述这家庭在酝酿着的状况，及二少奶奶的痛苦，及由她介绍出惟义的情形，无疑的是曝在舞台中心。但导演却让惟康站在中间，不知是否演员弄错。两幕户外景的演员位置时常变换得很不自然，第二幕的最后场面，让慧英跑上亭子，惟仁强要拥抱她，而被惟廉冲入摔倒是虡理得很有力和优美。第三幕大嫂玩花样，开电灯的场面，同样是导演的成就。

最后天亮的红光还能强调得过，然而，惟廉最后一段话不注意到动作应向着后面，使观众跟着他看到后面的灯光，工知道黑暗将要过去了ᅳ光明已出来，这也是导演的忽略。把一一少奶奶的尸首放在地上，这是一个大高潮，导演似乎没有注意到舞台构成的轮廊及观众的视线，我认为应把她放在较高处，如放在那水池的边沿上。

不过，「群莺乱飞」剧本的缺点是限制了演出的效果的。

(载**一九四零年二月六日「新流」)**

话剧没有观众 臧春风

星加坡的话剧运动，近年来很呈显着蓬蓬勃勃，这是很可喜的事。接连不断的公演，大约每月有一二次新排演的戏，又都是含有国防意义的戏剧，一面为祖国难民请命，一面为发展话剧运动，其意义很为重大，在这样情形之下，是应当得到广大的观众的。

然而不然，观众除去一般文化人及少数爱好戏剧的青年以外，那真是寥若晨星。我说这话，恐怕有很多人不信，要说那一次筹赈公演的话剧，戏院内不是坐着满坑满谷的观众？

我也知道，我看见，但是这是筹赈的演戏啊，既然化了钱买了票」便不能不来看，就是自己一小愿看，也可以将票送给旁人或妻子与小孩，让他们也好玩一次。这种观众是不是能算欣赏话剧艺术的观众？那末，不是筹赈演戏，单独一个剧团公演，是不是有像筹赈演戏观众那样多？这个疑问，我现在拿事实来证明吧：

「实验小剧场」，是联合职业剧人与业余剧人共同组织的，想由半职业化入手，在新嘉坡话剧运动打出一条生路，每星期有一次公演，章程办法曾在报章公布。其第一次公演国防剧「黑地狱」ᅳ连演三晚，而且首晚报效演出成绩，在各方通力合作，总算成功：在布景、服装、道具、广吿各项共用去二百余元，结果亏本五六十元。以新嘉坡之大，华侨人口之多，两晚收入，不到二百元，这不是话剧没有观众么？

继之「中国职业剧团」公演「雷雨」，工同样办法」收入亦只能开支相抵。这次没有亏本的原因，是布景、服装、道具，均向「中国旅行歌舞剧」商借的。这次我们脱离「中国职业剧团」后，我们以职业剧人的资格，单独拿自己的力量，并旦用自己血汗挣来的钱来做布景、服装；工克苦的精神，再接再厉的筹备半个月的时间，公演四幕剧「群莺乱飞」于大世界太平洋戏院。虽然剧本没有「黑地狱」般有国防性，也没有「雷雨」那样悲惨的剧情，不过剧情有点含蓄，对话轻松，但同样亏本，既出力，又损失钱」这还不是没有观众的原因么？。

就是退一步说，我们的戏演得不好，观众不需要看的，但是观众连上当也不肯上一次！我们承认我们没有丰富的舞台经验，更没有娴熟的演技，为物力财力所限，不能如观众欲望那么高，不过凭心说一句，在这样环境里，我们很苦干一下子，已经使尽了我们的力量了，能够做到这一步，已非容易，然而努力的结果，仍旧没有得到观众；似乎新加坡的观众们只喜欢看「满天神佛」、「扫把精」、「女摄青鬼」这类神怪片；或者是广东戏、潮州戏；话剧你演得再好，他们是不一观的。所以干戏剧运动的也似乎只有依靠筹赈的权威，才能够在此地苟延残喘啊！

这样情形，我们就不干么？不，我们仍想联合戏剧工作者，在这样恶劣环境来争取观众。要真正苦心的学习，使观众信任话剧职实与技能，那时候星加坡的话剧方能有开展的现象。

(载**一九四零年二月七日「新流」)**

看了「魔窟」的感想王催

我们试看一看「魔窟」里面的人物，不，不如说是一些魔鬼，狰狞凶恶、狡滑好诈，这些幽默、这些鬼魅，正在中国许多沦陷的区域里蠕动着。像孙大娘、刘殿元、李岌云、陈百兴、潘歧山，这些人类之残疮，正在各个被曰人占领的区域内显露他们的丑相。他们正像一群癫狗，专吃死人的尸骨。他们都是「混过事儿」的流氓、恶棍。卖白面、走私、私运军火成为他们生财的大道。

他们正像一群魔鬼在那边跳着死神舞。

这个戏的演出，可以说是给予一班无耻的民族败类，没有灵魂、没有骨头的汉奸们，一个当头，棒喝。尤其是在这个当儿，注派走狗正在猖獗的大唱其和平高调，散播古灵精怪，荒谬绝伦的论调，正是一个最好的暴露丑恶的佳剧。

「魔窟」的演出，又正说明了现阶段的剧运是已经进了一步,观众的要求是迫切地需要这种戏剧，有积极意义的戏剧，而不是一些沉闷的戏剧。

剧作者把剧中的角色，无分大小，都把握得非常紧，而且各场面又穿插得十分自然，这样的剧本，搬上舞台，成功定是必然的。

导演秋田君，对于此剧，据说已有很久的时间，想要把他排演，这次恰巧星洲青年口琴会周年纪念，他就介绍了这个剧本。虽然据王君说，是一个尝试，但是照我们看，这种尝试是的确成功了的◦

演员都是新找来的，亦可以说是新发现、新发掘得来的。全部演员当中，除了二一个比较熟的面孔，其他都未曾在星洲的剧运上显现过的。这是何等令人羡慕的一点特色。希望这个批新上台的演征，能得更进一步，研究剧艺，把剧艺当作他们的嗜好品，我敢相信他们的造是无限量的呢。

闲话少说，待我来谈一谈参观演出的印象吧。首先，我觉得全剧四幕，都很好。不过，我尤其爱好第三幕，它里面有着一种魔力，令人非看不可的情节，同时它又是一幕带着光明性的戏剧。小于儿是游击队员，但连爸爸也不告诉。他的爸爸那一种正真纯朴的农民性，尽量表露出来，他爱他的家、爱他的田地」尤其爱他的女儿，但是鬼子一来了，什么都给抢光了，就连藏起来的五年白米。也给鬼子硬加上一个「第七队」的罪名，抢了去。

这种种事实，我们现在的遭遇，随处都可以见到的。然而，光明的出路是什么呢？它指示给我们，只有下大决心，丢弃大好的庭园，丢弃可爱而又可怜的父母，为着国家民族，参加游击队，干！这才有一天拿着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进来把一切恶魔肃清。

(载**一九四零年二月九日「新流」)**

话剧在马来亚的观众问题 叶冰

记得是在去年的时候，新加坡的剧人曾开了几次的座谈会，其中也曾谈到话剧的观众问题ᅳ为什么马来亚话剧观众不能和旧剧稍为比较。大家的意见，大概归纳起来有几点：

一，因为旧剧有悠长的历史，早已建立了群众的爱好，而我们话剧运动的开展，却还是近年来的事。

二,马来亚华侨文化水准太低和落后，造成了观众不能欣赏和接受话剧艺术，而话剧又大都是以国语上演。

三，由于话剧运动者本身的问题，如非职业性的受时间与物质上的限制，及近年来有些粗枝大叶的上演，「只要抗战，不管艺术」，使观众对话剧失去了信仰。

然而，这是去年的时候，对已过去的检讨。在这时间已经过到现在，我们又不得不作一个重新的评价。在那次座谈会，并提出了几条补救的方法，也就是马华戏剧运动的路线：

一，站在抗战建国的立场推动马华剧运。

二,提高话剧的艺术水准。

三，工各种方言上演。

四，把话剧推动到山芭、街头的大众中间去。

五，剧人采取更密切的联络，经常的公演。

上面是笔者一时忆及提出的结论，是足以给我们明白了马来亚话剧的观众问题的。

不过，对于说，「话剧没有观众」，我却觉得是不确实的。

由于近年来戏剧工作者的努力，及各人在那次座谈会的结论原则的奋斗，是更表现了广大观众已渐渐的跑进了话剧圏里来了。笔者曾于去年在本刊发表一篇「现阶段马华戏剧运动的缺点与干部问题」，指出「两三年来戏剧运动的收获……争取到各阶层的观众，使从前只停留在智识份子的话剧，也能在街头演出；山芭演出中，连老太婆、工人、店员，甚至马来人、吉宁人也做了我们的群众……。」这是事实，假使有过真正实践戏剧大众化这工作的工作者定都能知道的。

其次，因为,自话剧上演工来」大都藉-赈的机会，把话剧当做筹赈的工具，所谓「文明戏」。但是，话剧运动绝不是在筹赈的权威下喘息，籍顾票价限制了广大群众是一个原因。真正的话剧运动，是建立在山芭、在工厂、在街头的群众中的。所以对于说，筹赈的演剧才有观众，无疑的是错误的短视观察。但是，我并不是抹杀了大剧演出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并不以为像筹赈演出的那种舞台公演是不需要群众，问题是在于我们还未曾有过在舞台大公演的有着大众化的条件的演出。换一句话讲，筹赈的戏剧演出并不是大众化的演出，也就不是真正争取观众的演出，因此,以转赈机会演出的观众，来估计整个戏剧运动的观众是不对的。

关于舞台的演出，在戏院内曾有几次方言上演，不仅是满座，且戏院拥挤着观众。当开演时，一大堆从隔邻戏台的\_剧、歌舞中的观众也跑过来观我们的话剧，这是给我们看出了话剧绝不是没有观众的。

因此，以国语的话剧上演的观众来估计整个话剧运动的观众，也是不对的。

而以职业剧团演出的剧本，来估计戏剧运动的观众也是同样的错误。「黑地狱」是剐刚实验开始，必定无法一下子有好成绩。而以国语上演也是一个问题。且把「黑地狱」连演三晚，观众与两三年前，马来亚话剧演出的观众比较一下，也可看出现在是增多了！进步了！

至于「雷雨」、「群莺乱飞」，上演的观众稀少，那更是难怪的。因为，这不是话剧运动争取观众的正确途径。

当然，话剧的观众绝不能和「摄青鬼」、「棺材精」……和旧剧稍为比ᅳ下！这是连尾巴也拉不到的。但是，我们要知道，话剧运动是要负起时代的任务，话剧运动的目标是基于此立场来争取观众，而不是如神鬼片、旧戏是以投机为目标，赚钱为目标，可以不借把麻醉的内容和低级趣味的东西来骗观众。这点也就是说：我们话剧运动的争取观众这工作是艰苦的，是要苦干和牺牲的，最后归纳并稍为补充我的意见：

一，观众并不是不喜欢看话剧，话剧并不是没有观众"方言剧及公开(或尽可能降低票价，扩大推销)演出，如街头剧的演出及由剧场内曾用方言上演过的情况，都足以证明了这点。

二,话剧运动绝不是在筹赈的权威下喘息，话剧运动的观众并不是建立在筹赈演出的剧场内。

三，争取观众，是应站在抗战的立场。事实上观众并不就喜观神鬼片、旧戏的东西，救亡剧演出的热烈情绪，就足以证明观众是欢迎抗战内容的。不耐烦的重覆申明一下：我们要把群众从爱好神鬼片、麻醉意识的旧戏中争取过来接受抗战意识的话剧艺术。

提高艺术水准，这工作是要达到第三点目的的工具。

这是笔者对马华话剧运动观众问题的意见，如有不周与错误之处，希望贤明的先生再提出批评与讨论。

(载**一九四零年二月十日「新流」)**

@之丘《马华文化现实化问题》，1940

什么是现实化？

文化而脱离现实，不是空无所有，便是作为御用的东西。所谓现实，不是一般，琐碎的、浑噩的、无关重要的、倒退落后的等等东西。所谓现实，必须以客观的眼光和进步的立场，将周围的事实加以正视的东西。

广大的侨众，他们需要文化，这是不待言的。祖国的抗战唤醒了他们，生活的奋斗激励了他们。他们要识字，他们要获得科学的智识，他们更需要认识他们周围的一切变动，以及他们应定的路向……

这是客观事实之一。

又今日的社会情形，不管是为了侨众生活的缘故也好，或者为了筹赈救亡的前途也好，广大的侨众，首先应最好地认清它，一面须有正确的认识，另一面须从这认识中确定正确的道路，这是摆在侨众面前的根本问题，这是客观事实之二。

最后，马华文化如果不是从上述的实际需要中成长起来，它便只有没落，甚且背道而驰。这也即说：文化工作者若不能决定这目标为文化服务的方针，那么，一切「抗战救亡」、「文化服务抗战」等口号，便完全成为空洞的了；或者，所走的路，便是脱离民族立场的歧途了。

总之，不由个人的利益出发，不由少数者的利益出发，而由侨众的利益出发，去进行当前的文化工作。只有这样，才能使文化跑向现实化的第一步.，只有这样，才能明了「文化现实化」的意义。

为甚么要现实化？

为甚么要使马华文化走上现实化的道路呢？为了现阶段的抗战，为了强化马华筹赈救亡的力量，为了广大侨众的利益和需要。

谁能否认此地的文化工作做得异常不够呢？谁能否认在马华文化运动中存在着许多不正确的倾向呢？又谁能否认马华文运的途上，有着众多的困难与问题呢？

这一切都必须得到解决，而解决之总的方向，便是现实化之一途。

因为只有现实化，文化工作才能在实际的环境发芽开花。现实是文化的土坏和肥料，只有现实化，文化工作者才能发现工作的真正途径，才能启发他们的才智与创造力，真正为民族为侨众而服务。

因为只有现实化，才有可能去批判那种种不正确的倾向，才有可能去清除种种的障碍。非现实化的东西，它的本身，不是没有力量，便是有毒的渣泽，绝不能在动荡的社会中，产生广泛而强大的作用的。

还可以用更简单的理由来说明。

侨众的生活必须维持，必须向上；一般有意义的侨众文化，也是如此。荒诞的神怪片，昏淫的歌声以及麻醉的说教，今日虽还能遗存，但明日必将死灭。社会发展的法则如此，不愿的人也无可奈何。

抗战是必须坚持的，明里暗里反对的人，究竟少数。那么，文化为抗战服务的要求，只有加强，没有减弱的道理。

只要从这两方面看，问题便可思过半了。

怎样现实化？

现实化，就是脱离现实，违反现实的反面。因此，怎样现实化，就是怎样去训正和克服「脱离现实，违反现实」的问题。

以个人管见，这问题应由下述几点着眼：

（一）根据当前社会情况变化下的侨众的实际需要。侨众需要对活生生的事实的认识，便不应该给似们一些与他们无关的陈朽宣教。今天他们已经产生新的要求了，便不应该再拿旧的东西来强制他们。

（二）根据侨众生活上的益利和民族解放的利益。这两方面是一致的。而且在文化工作中（其他方而的工作亦然）这两方面是打成一片的。凡是忽视这点，违反这点的一切文化活动，必然属于非现实的。和这相反，凡跟这点符合的一切文化活动，便能把握到现实，而得到现实化。

（三）根据当前社会情况每一变动的真实状态。脱离现实的一贯表现，在于什么都是一般化完全漠视客观环境的每一个具体变动，及由这产生出来的每一个具体问题、具体内容。

以上所谈的，只是这一重大问题的一个概念。是否得当，尚望大家指出。至于应怎样展开，到它获得充实的内容而发生巨大的作用，就有待于一切文化工作者的热烈讨论与共同努力了。

（载一九四零年**二月十六日「新流」**）

关于文明戏在马来亚 王行

「在马来亚演文明戏是否罪过？」

最近有一班戏剧界的朋友，提出上面一个问题来，要让我们解答，我也是被请解答的一个人。虽然自揣对于戏剧并无经验，可是，既然被人问到，不答也不好意思，因此，乃提起钢笔，写出几篇黄理来。至于这些道理，是否中听，那是要就教于各位师叔师伯之前了。

闲话少说，我们且将文明戏这位「祖宗」先请出来，让我们看一个清楚。听说中国在二十几年前(大约有二十年吧,民国尚未建立以前)，那时候一班东洋留学生，因为要推行新文化，同时还想借新文化来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因此，这班年青志士，便联合起来，共同跑上舞台：以西洋话剧的形式，搬演各种不东不西，不唐不番的所谓新剧。那时是民国二年吧，欧阳予倩跟一班人组织了「春柳社」，陆镜着等成立「同志会」，先后又成立了「民鸣」「民新」等剧社。于是他们所演的话剧，给一些戏班老板称为「文明新戏」，于是「文明戏」这个名词便随着新剧呱呱坠地而取了名。

起初，文明戏确是不坏的，而且曾经曾替当时的革命党干下了不少汗马功劳。因此，现在谈起来也不但不应该蔑视，而且还应该打面金牌，加以荣奖呢。

那时，参加演文明戏的，来头都很大，什么知识份子、留学生、新闻记者、洋行买办，应有尽有，当时的确是熟闹过一时的。而且，那时候，中国的观众，还没有见过这些所谓新剧；好像常常吃惯又淡又硬的馒头，顿然响以牛油火腿面包，当然滋味不同，嚼得津津有味了。

那时候，演文明戏的，很少有用女子扮演女角的。最初演文明戏的一位女性叫做吴小姐的，据说后来她更成为天津最红的「神女」了。

据欧阳予倩先生自己说：演文明戏，「真荒唐极了：马马虎虎上场，专门卖噱头。使得我们(予倩和其他演员)有一次同查天影在馆子(妓院)里吃饭，戏院来电话说滑稽(就是专靠小丑出来胡闹的)快要完了，要我们（予倩等)去上正戏；我们(他们)死人也不管，叫他们（在戏院里的)滑稽（胡闹)拉得长点，吃完饭到后台，一边化粧，一边讲戏(可见完全没有排练的)，连自己在戏中的姓甚名谁，都不知道。注(优游)(男的)做二姑妪，我(欧阳予倚，也是男的)做六姑娘；一个嫁给姓李的，一个嫁给姓陈的。我们上了台，还不知道自己该嫁给姓陈还是姓李的，闹了半天笑话，实在闹不下去了，做父亲的欧无为就只得破口大骂我们这两个女儿，姓李姓陈的弄不清，把我老子的脑子也弄昏了，究竟你嫁给姓李还是姓陈？于是乎观客大笑，博得满堂彩……,」

我们现在离开那倔时候当然很远，要看那时的「文明戏」也没有这样福气。然而文明戏毕竟因为太过胡闹，失了观众的信仰了；以致后来，一班欧美派留学生如洪深之类，回国以后，提倡要有剧本，要有导演切实排戏，而且每一演员的舞台地位」或坐或立，都要依照导演的话去做。于是话剧抬头，文明戏就一天天没落、淘汰，终至没有观众要看了。

的确，文明戗또热闹过一时的，文明戏因为专门爱卖噱头，逗引观众哈哈大笑，而且以为得计的，因此，颇得一些低级趣味的观众的欢迎。可惜的是时日不长，观众的笑是片时的。到了观众笑得疲倦了，胡闹戏胡闹到无可救药，翻不出什么新花样来的时候，便只好「寿终正寝」。让更好的戏剧——话剧来代替。

然而，现在星洲方面，在推行话剧运动相当蓬勃的令日，竟有认为观众需要胡闹、需要噱头；而不顾一切的，把「文明戏」的腐烂残骸重新挖掘出来，从上海平津硬搬到南洋。不用说，是违反时代的ᅳ是开倒车的。

我们应该要认识清楚，在今天，话剧才是我们所需的。那些徒具话剧形式，而实际上，无剧本的根据，或者有，也不是真真正正的依照剧本排演的，在演出上专门闹笑话，博取观众无价值的笑声，这种戏，我们千万不能上当。

当然，话又得说回来，假如这些演文明戏的，能够好好的踏上正轨，以大众为前提，选择有意义的剧本(未必是抗战的剧本吧，就是有社会意义的也好)，注意排练，对于演员的地位、表情、动作、舞台装置讲究一下；不要胡闹、不要马虎，那我相信就是在表情上过火一点、夸张一点，人家.总不会骂他们。

反之，我们对于一切戏剧同道，都应该一视同仁，不论他演出是什么戏，京戏也好、广东戏也好、潮州戏、琼州戏、闽南戏都好；假如他能够把戏剧的内容充实起来，减除一切封建毒素灌输进一步思想，那我‘们是十分同情，十分拥护的。

最后一句，演「文明戏」并不是罪过，但不思改进，专门以胡闹、卖噱头、取悦观众，而把戏剧内容弄成淫荡骚冶，充满悲观与及封建毒素，那才真是罪过。

请不要辜负欧阳予倩的令名吧，他们那时候确是干着革命事业的呢！而且现在，欧阳先生对于排戏，是最认真的一个，他老先生现在所选所编所导的剧本，都是面对现实、面对人生，帮助抗战的，譬如最近出版胡春冰所写的剧本「中国男儿」，首先导演的便是欧阳先生。这就证明欧阳先生是早已把文明戏置诸脑后，而认为现阶段的新剧是要从头做起的。

(本文关于欧阳先生演文明戏时的自述一段乃录自「光明杂志」第一一卷第十二号戏剧专号，文为「中国剧运先驱者怀旧座谈录」)

(载**一九四零年二月十七日「新流」**)

星华业余剧人给职业剧人的公开信 李行教笔

敬爱的同志们：

最近，我们彼此间所埋存着的误会，似乎在不断地向前发展，而且有日益加深的可能。

我们知道，这种误会足以妨碍我们华侨剧运的开展，妨害了我们戏剧工作者的团结，分化了抗战的力量！所以我们希望，存在于彼此间的无谓的误会，能够相互谅解，达到「意志集中，力量集中」的地步。

我们且检查我们互相误觯的原因，同时我们诚恳地表示我们对职业剧人的态度和希望。

如果说彼此之间不无隔膜存在，则这做成隔膜的原因就是思想上的分歧。这分歧就创出了戏剧工作者的进步与退步了：进步的戏剧工作者不断地在马来亚困难的环境中苦斗着，他们不但不动摇、不退缩、不妥协，而且完成了许多次有抗战意义的演出。而另一部份的戏剧工作者，却因马来亚环境的困难而退却了，摈弃了救亡话剧而跑进「为艺术而艺术」的怀抱里去了。

在艰苦的马华戏剧运动中，我们对各种各式的戏剧(这里面包括各种方言旧戏，话剧，文明戏等)，都非常爱护，我们屡次呼吁，号召一切新旧戏剧工作者(无论是职业的或是业余的)，为抗战建国服务。因为戏剧是宣传教育与组织侨众的武器，为使这一武器充份发挥它的效用,必须动员一切新旧戏剧工作者，动员一切新旧剧团，从都市到山芭、工厂以及学校，所以我们认为凡是干戏剧的都是同志，友军。

我们对友军当然爱护备至，从未摧残过。即使友军偶尔脱离了岗位，脱离了抗战，但是我们只有善意的批评，恳切的诱导；，我们常感汗颜，觉得自己的力量太薄弱，给予友军的影响也太少了。

业余剧人与职业剧人的目标是同一的。不幸的是最近职业剧人一连演了几出脱离抗战的戏，这些戏不但于抗战无补，而且隐藏着毒素，足以麻醉和蒙蔽侨众。

业余剧人不忍勇敢的友军走入歧途，削弱了抗战力量，所以才进以「忠言」，殷望一切职业剧人，能猛醒过来，依旧站稳自己的岗位，在恶劣的环境中，杀出一条血路！

引为缺憾的是在一些「忠言」里，容或有过火的言词，致招致了部份职业剧人的不满，又加上「人家」的挑拨离间，企图破坏星华剧人的团结。「人家」用意何在，当瞒不过明眼人！

我们坚决相信：在抗战建国的旗帜下，再不容有私见存在，凡是戏剧工作者。应该开诚布公，以肺腑相见，互相督促，互相鞭策，互相帮助，应以光荣的战杲来答覆敌人的进攻！

我们否认业余剧人与职业剧人之间存在着「鸿渠」。在血腥的现实下」抗日救国的神圣号召下，一切剧人必然结成钢铁般的统一战线，为民族生存而斗争到底！

最后我们还要诚恳地表白：对于进步的职业剧人，我们认为是友军；对于退步的职业剧人，我们也从不轻视他们，而是要影响他们，争取他们。与职业剧人为伍，我们毫不觉得有损名誉或地位，相反的，我们认为只有加强彼此的联系，经常交换彼此的意见，才能完成马华剧人的统一战线！我们希望「误解」从此冰消，继续发扬戏剧工作者牺牲、克苦、韧性的苦斗精神，为展开马华救亡戏剧运动而苦斗到底！

敬爱的同志们，让我们各以更光荣的战果来弥补这次「误会」的缺陷！

谨致

战士的敬礼！

(**一九四零年二月廿日载「新流」副刊**)

今日剧运的两个方向 白木

由于这次「新流」上关于戏剧观众问题的论争，倒给了大家一个机会，来看清今日剧运的方向。「道理愈辩愈明」，有原则的论争，着实帮助问题的明朗化，怕的是鱼目混珠，使大众蒙在鼓里，看不出真面目，这才是危险的。

首先我们看到：「戏剧没有观众」的「怨恨」只是一种表现，一种把戏剧脱离大众而碰壁时的表现。做戏而亏本，确会使人发生怨恨的。如所周知，资本主义国家的影片公司、马戏团，以至歌舞,赚钱的机会固然多，但亏本的时候也并不是没有。然而，他们并不慨叹「没有观众」，而只怪生意经做得不高明罢了，因为生意场中，赚亏是常事，只要你生财有道，好运道总有一天找到你的。话似说得太远，但实际是如此：如果最近演「雷雨」、演「群莺乱飞」而不亏本，臧春风君的这慨叹，不就不会发生了吗？既未亏本，足见戏票卖出多，和观众不会少。

可是现实是没有锆误的。大众的生活日益贫苦，他们的血汗钱，用来维持生活已感不够，那里还肯抽出几角钱，去「购买那与他们毫无关系的商品」呢？说到富裕的丰衣足食者罢，那他们习惯的场所是「娱乐」「首都」「国泰」及跳舞厅等等；「雷雨」呀，「群莺乱飞」呀，对于他们是陌生的，并且也不够劲儿（他们当中，有时也会为了演出是为了筹赈的关系，而敷衍几张戏票，但却从不前来观看的)。

马来亚社会，确跟上海的社会大不相同。后者有广大的中间层，而前者没有。不必争辩，中间层是有的，但这般人在生活线上挣扎的情形，实在和下层相去不远。所以，在上海，投合中间层的趣味的东西，侥倖得以号召一时，而在这里，恕我说话残酷，却一定碰壁。

谁是观众？话剧观众在那里？这问题应在这里说个清楚。不然说到后来，怕只会更加茫然也说不定。

各游艺场内的歌舞班，有没有观众呢？事实是最好的回答。事实是很小游客愿意长久停留在那边，比之各台方言戏的观众拥挤，真是相形见绌了。

把戏剧商品化(把一个剧本的演出，看得如像工厂出产某种物品一样)，而弄得「门市冷淡」的所以然，同样可以拿这点理由来说明的。

这里剧人是走着一条没落的路向。不管有没有喊着「抗战」「筹赈」等好听声音ᅳ他们早把戏剧作为维持生活，也即牟利的工具了。我们说电影、戏剧是最厉害的工具。它的任务在教育大众、组织大众，一切服从抗战，文化自无例外。也即是说：站在戏剧艺术的立场亦好，站在中国人的戏剧工作者的立场也好，今日的戏剧，只能为了一个目标去发展。再进一步说：只能为着这个目标才能得到发展，这个目标通过戏剧形式，唤醒民众组织民众，为民族解放，为民族利益而斗争。

中国的实例，给我们很好的教训。抗战以来，中国的戏剧，如同其他的艺术部门如音乐、漫画等一样，得到空前的成长。在演出上，剧本的创作上，呈现了高度的成就。(自然，这仅对抗战前而言，并非从世界的水准如是说的。)这种情形，只为中国人民本身及诚心同情中国抗战的人士所了解。原因是中国的戏剧已经从人民大众当中成长，有血肉、有灵魂；有伟力、有吼声，沿着民族的形式发展，日益充实着抗战的内容。作为世界意义的剧本虽未产生，但多少优秀的作品已经出现，如何重大的影响，已经在战区在后方的无数事实中，得到证明了。

到了今天，似乎不必再来赘述某种艺术之社会的和艺术价值的问题了。只有关在象牙塔内，或囿于自身的一隅的人，才机械地将这两方面对立起来。实际上，辛克莱所说的「艺术是宣传」，早由历史，早由现实所充分证明，且最好地解决艺术之价值问题了。

所以，且打开天窗说句亮话：像「柏林之兽——希特拉」及「联军实力」这类片子的产生，以及播音，供给情报等等「文化事业」的出现，其本身实含有充分说明问题的意义。

把戏剧由大众身上分开，所得到的结果是没落，而这没落有两种表现：一种是一时专凭主观，演出些小资产阶级意趣的东西，不几时，就销声匿迹；另一种是渐渐接近和踏上黑暗的道路，不为大众服务，而供没落者的消遣或变成没落者的工具。

应该回头说一句：马华剧运的基础是建立在什么地方呢？如果谁答道：「是建立在都市的市民身上」，那就大错特错了。实际上，马华剧运的阵容，决不单单表现在几个都市的少数大剧的演出上面(如「日出」、「雷雨」、「原野」、「夜光杯」、「花溅泪」等等)，并且更重要表现在许多剧团和演剧队在各地的市镇,山芭以及社团的无数的演出上面。

可惜从来没有人在这方面作个统计,不然倒可以让大家看看事实究竟是怎样，戏剧是否没有观众？以及观众是否只欢喜看「满天神佛」「扫把精」，「女摄青鬼」等等。

问题在于：把戏剧艺术配合此时此地的侨众需要来发展呢？或是取消戏剧艺术的战斗性，使之沦为消遣的手段，牟利的手段(甚至最坏的麻醉的手段)？

这是两条路、两个方向，问题争执的真正所在,是在这里。问题争执的真正不同点,也在这里。近几个月来，单星洲一处，已表现着这两个不同的方向的冲突了。不必讳言的，曾经有一个时期，有一部份戏剧工作者专门注意舞台，专门注意市民层的观众。把歧途看成了正路，把死巷当做大道。同时更有些剧人，在苦心孤诣遴选富有「艺术价值」的剧本，准备让观众认识认识所谓「艺术」是什么。

这等倾向是明白的:不以抗战在此地的需要为出发点，不以广大侨众的实际要求为中心。这种倾向如果发展下去，影响于马华文化的前途如何，影响于筹赈救亡的前途如何，是可想而知的。事实绝不逞辩：今日演出「雷雨」及「花溅泪」等」跟银幕上映出什么「潘金连」「四千金」等在客观上可产生的作用，到底对差多少?

另外一部份戏剧工作者，却一贯发挥戏剧的战斗性方向。他们信守「戏剧是武器」的信念而不渝。因此，不专着眼于舞台，也不专门从市民层身上费神。他们创造种种形式，去达到戏剧之战斗任务的实行的目的，其中如街头剧、活报、化装讲演等等——自然，同样可以上舞台，凡演出上的各种分工，为导演、布景、化装、灯光、效果等分工，都尽量注意到优越的效果(不用说，在这一部份戏剧工作者的工作当中，存有许多缺点，但这是另一问题，这里不赘)。

这是雨条路、两个不同的方向。戏剧作者在没有提出其他问题前，应先就这一问题深思熟虑一番。应该踏上哪一条路，朝着哪一个方向去呢？无疑的，如果是打算为抗战服务的人，是忠于艺术的人，他一定选择「在戏剧工作中，以发展戏剧的战斗性为基准」的路，也就是以戏剧为侨众利益而服务的路。

应该切实认清：一出戏的演出不是向桥众显示某种新奇事物的意思（不少的剧人显出这样的想法），而是对侨众负有重大任务，使他们的认识受剧情的启事而激发出来」或者鲜明起来，从而战斗的情绪提高，意志更加坚决。

这样一说，或者有人认为是「空话」也说不定。他会用着不屑的神气说道：『说说容易，做来看看吧。』做时有问题,那并非新奇。其实两年来马华剧运的发展，已收获了许多经验，足以使各项难题，迎刃而解的。

不过，第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刚才所说的：必须首先丝毫没含糊地决定应走的道路。

且稍微淡淡今日剧运中的几个问题吧。

第一个：怎样提高戏剧的艺术水准？

提高戏剧的艺术水准，跟「为戏剧而戏剧」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那些将这混同起来的人的只想掩饰他的错误)。唯有在内容表现充份的时代性和社会性的剧本的演出当中，那戏剧的艺术水准才得提高。一般认为装置、化装、灯光、效果等等极其像样，就是艺术水准提高，这是极皮毛的看法。艺术水准高低问题主要的基础ᅳ应该放在导演术和演员的演技上面。这样，要提高戏剧的艺术水准，是否一定要演「日出」演「雷雨」呢？演「凤凰城」演「黑地狱」不是好得多吗？

还有，艺术水准的提高演出前有赖于演员及其他工作者对这剧本的爱好和深刻了解，演出中必须能感动观众、激动观众（假如不是这样的话，所谓提高云云，到底从那一方面去看？及具有什么意义呢？)。针对着这两点，只有采用大众需要的剧本，绝不能采用与大众无关的剧本，这也是极其明白的。

第二个：环境问题应怎样解决？

许多事情湮没在这问题里面。不走正路的戏剧工作者也常用它做退却的挡牌。但让大家想想今日中国剧运的路是怎样开关出来的吧，不是靠人「披草莱，斩荆棘」而开辟出来的吗？

事实证明：以舞台剧的演出为戏剧工作的全部的人，永远「冲不出重围」，只有取消、没落而已。那些经常在大众周围工作的人，就不同了，他们将获得绝大的才智，创造灵活的方法，去冲破各种困难。遇到困难就宣布「什么都没有办法」的人，已失去提出这问题的资格了。

第三个：旧的工作方式或是新的工作方式？

如果想把剧运推向前去，必须抛弃旧的工作方式和工作作风，而采取新的。因为旧的已经使用不通，没有新的，便只有停顿，乃至消灭。例如演出，固然不放弃舞台，但绝不能再以舞台为唯一场所，必须深入到群众聚集的广大场所中去，那里才是剧运的真正土坏。而剧本内容，不能再是千篇一律：抗战「一般」，救亡「一般」；必须提倡根据当前活生生的现实的剧本创作。有血有肉，正马华大众所需要看及看后有所得的剧本。还有演出所用的语言，应彻底打破「唯有国语是话剧语言」的狭窄观念，尽量应用方言演出，只有观众听懂国话的场合，才用国语。

至于新的工作作风，简单说来，就是提高战斗、牺牲、克苦、耐劳的精神，接近大众、向大众学习，严肃本身的生活，用着谦虚、诚恳和说服的态度，去团结戏剧阵线上的的工作者。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戏剧工作者理论与实践的切实一致，不要像茅盾所讽刺过的：「『文章下乡，文人人伍」，要是仍旧穿了洋服，舞着手杖，不免是自欺欺人而已」的那种现象。

(载**一九四零年二月廿二——廿四日「新流」**)

@吴达《关于现实化的一个献议》，1940

记得幼年时候，在一间新从私塾改成的所谓新式学堂中，读到一课论述自然界变幻的文章，里头曾有「沧海桑田」这几个字。当时我们那位摇惯了头踱惯了方步的先生，曾经感慨不已地给我们举了许多确实可惊的例子，证明沧海怎样的形成桑田，桑田又怎样的变成沧海。这位老师那种怀旧惊变的感伤神态，一直到今天，每次触到世界变幻的感觉时，自己都还会记了起来的。

近半年来，世事的变幻，也真够说的上是「沧海桑田」了。我们看到民主正义这些辞句，在实际执行上真完全和字典中原有的定义相反；从前那种相当松弛的空气，现在一下子压紧上来，使得许多干惯了痛快工作的人们都有点茫然，不知所措；尤其是统一战线中最动摇最有妥协性的一部份，如今已经公开地投降，出卖民族利益，更使我们愤懑之余，不免有点痛心骇异。所有这一切，使一般人彷徨迷惑，消沉苦闷，对胜利失却了信心，对自己的力量开始感到怀疑。那样子，和我们那位老师当日的神态，不能说是有怎样不同的。

自然，世事的变幻是有其一定的法则的，沧海桑田的转换更不是没有原因的。没有中华民族神圣的解放战事，滇缅公路也似乎不会在这时便加工完成。我们虽然不同意这种怀旧惊变的态度，虽然明知道苦闷并不能给彷徨者以出路；可是把世事变幻的法则吿诉他们，把当前现实的发展趋势指出给他们理解、使他们能够相信自己，坚定起来：却是今日每个文化工作者应有和迫切的任务。

再看另一方面。在那儿，和这种公开投降出卖以及彷徨苦闷恰成一个明显的对照的，是实践更进一步的深入和扩大，是地下火的烈焰更加辉煌地燃烧。这种烈焰，将廓清当前的一切邪气。指引人类迈进到光明的道路。它是事物新生的预兆和保证。不过，当前形势很复杂微妙艰困残酷，却怎样也是不容掩饰的事实。因此，坚定地面对马来亚现实，配合每一阶段实践工作的需要，有计划有系统地在文化领域中展开力求新生的运动，不时公开地提出并解决各种实践过程中的难题，以推动实践工作的更加深化与扩大，以吹煸地下火逬发得更加辉煌的热焰；很明显是今日毎个文化工作者应有的第二个任务。

在当前这两大任务——指明现实发展动向，警醒消极苦闷份子；展开具体文化运动，切实推动实践工作——的迫切要求之下，我们能够看到马华文化现实化运动的被提出，自然是一个极其可喜和可敬的现象。而且正如之丘君在本月十六日的「新流」所指出的。这个含有重大实践意义的运动，实在还『有待于一切文化工作者的热烈讨论与共同努力』，才能够『获得最充实的内容而发生巨大的作用』。在这儿针对着上述两大任务的提出，对于马华文化现实化当前应该怎样展开的问题，笔者愿贡献如下三点刍议：

第一，一直到目前为止，在全马各刊物，真正严肃地在那儿为文化运动而努力的人，也似乎还没有完全克服一个从前遗留下来的缺点，就是基本原则和抽象理论的介绍和阐揭，多过于具体地分析马来亚的现象，明确地综合马来亚的情势。这种不深入不具体的搬运方法和清谈作风，其本身便是现实化一个无上的阻碍。因为这样枯燥不具体的东西，落后群众仍旧是会退避三舍，没有接近，而渴求基本理论的前进青半，他们却有的是大部头的论著和研究性质的刊物，不具体的东西，对他们不会有很大的帮助和兴趣，更说不上指明现实发展动向，警醒消极苦闷份子的功效。自然，在力求具体力求利用马来亚现有材料这一点，客观的限制是严重地存在着的，但并不是不可克服问题，还是在乎文化工作者深入现实的程度和决心。

第二，在展开系统的文化运动的过程中，只有戏剧部门曾经检讨出过去的劳绩，把握当前形势的特点，而规定今后的工作纲领和方法。其他的大多只限于散篇零段，其中很少呼应和连接，在组织性和计划性方面，表现着很大很大的不够。这样的展开方法，不能够把握现实的全般，不能够给大众以系统的认识，从而也不能够切实推动实践工作，自是极为明显的事实。所以也只有改变这样的开展方法，强调集体地生活，系统地讨论，个别地负责的工作方法，才能实现文化运动的组织性、系统性，从而也得到它最重要的现实性，成为实践最宝贵的指针，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求每个文化工作者用最大的决心来克服自己的孤癖、自傲、怕麻烦、争私利的小布尔劣根性。由离群索居走到与众为伍，由只想指挥走到自己动手。

第三，最近的文坛，看来真是一团和气。许许多多主要的论题，提了出来，很少热烈地响应、补充或持异议的更是没有。看样子，好像是所有不同道的投机份子和混蛋都滚开了。留下的全是一些志同道合精诚团结的精华。然而这种太平盛世的景象，在这动乱的年头，不特不会使人鼓舞，而且实在反有点惊讶。其实在一个运动展开的时候，就是大家集体讨论好了，到了个别写成文章的时候，分歧甚至在根底上相反的倾向还是不可免的。而且一种新的意见提出来之后，一时还不能获得普遍的注意，大多数文化工作者还是会依着旧内容旧方式而活动，这时只有从展开批评的工作中，才有可能引起他对新课题的注意，引起他自身的内在斗争，而提出宝贵的补充意见，来充实这新课题的内容和骨肉。所以要展开现实化的文化运动，我们必须要煽起热烈的有系统的讨论批评风气，要接触当今马来亚文化领域中已有的创作成果；健全它、繁荣它，使它能更有效地为实践服务。任何客气、苟且，都是对现实化运动的怠工、敷衍；这样的人不能成为今日最坚决的文化工作者，他只能是一个文坛上的投机家。

以上三点，为笔者对现实化运动的一些管见。主要是以最初提出的两大任务为其出发点，而处处触及文化工作者小布尔的本质，以便和一切同道，在展开文化运动过程中，共同策励、共同克服。其实时至今日，文化如果不服务于现实，不成为现实血肉的一部份，不从自己的开展中去更有效地推动现实和自身的新进展，那这种文化不但不是现时代的，而且将会不是属于人世的。槟城钟灵中学有一位很饱学的教员，去年在临死时，方向前往探视他的青年学生，流着酸泪这样说道：「亏我读了好多书，先前不知道拿出来用。你们青年人应该干，干是很对的！」还有，鲁迅先生在今天并没有死，而且更有效地活着.，可是那吃苦茶的周作人，虽然老而不死，却老早连他的肉体灵魂著作都烂掉了，一点也没有人味。人鬼关头，今天实在值得我们深省呀！

（载一九四零年**二月廿二日「新流」**）

@之丘《进和退的分野》，1940

时代的浪花，卷起了沉淀渣滓！

在大变动中的马华社会，我们从文化圈内，看到不少这样的沉淀。他们以书画自娱，以拟古自得。他们沉迷于色情，而幽然唱出色情的音调。他们留恋浪漫的风情，笨拙地献演了那声色合一的变相文明戏……这一些，都是今日可以看到的旧社会的沉淀。

这些沉滓，在时代的巨浪中翻滚。

我们又看到不少这样的渣滓：看风转舵的人看到风势不好，连舵都放下了。以少数人的冷热为冷热的人噤若寒蝉了。投机取巧的人头一歪腿一转了。平时热情的人垂头丧气了……。这一些，当作今日社会上的渣滓而出现。

这些渣滓，同样在时代的巨浪中滚翻。

从来文化的发展，犹如社会的发展一般，从旧的文化中产生新的文化，每时每刻呈现了新旧的斗争，而只有新的战胜了旧的，文化才获得发展。文化人的成长，采取了同样的姿态。那站在新文化的营垒的人，随时都在向它的反对者（旧文化的营垒的人）战斗。在这过程中，新的文化人只有在其生活上意识上战胜了旧文化的遗留弱点，才能获得成长。

这种种的战斗，有时采取暗晦的方式、有时则采取明朗的方式.，有时是缓和的、有时则是激烈的。看每一时期社会客观情势的变动而定。

三年来马华文化的发展，显示了如次的特征：

（一）启蒙的对愚昧的。新启蒙运动的发展速率，虽不见迅速，但它的发展实一刻也不曾停顿过。就因为有侨众的普遍要求，在撑持着它。侨众不需要愚昧他们的文化，他们需要识字、辨明事理、认清出路。因此，这儿基本上存在着对立；一方面是以启蒙侨众为任务的新文化，另一方面即是以愚昧侨众为职守的旧文化。马华文化人有站在前一条线的，有站在后一条线的。

（二）民族的对反民族的。三年来马华文化的主要特征，是要求马华文化为抗战而服务，质言之，就是一种动员侨众组织起来援助祖国抗战的文化。祖国抗战文化给了这里极大的影响，从政治理论到文艺歌咏。这种在新的要求而产生的文化是进步的文化。和这同时，却另有一种倒退的文化在活跃，那是以弱化侨众的民族意识、抗战意志及团结精神的有毒文化。这样，这儿事实上存在着对立：一方面促使马华援助祖国抗战力量之强化的进步文化，另一方面是使得马华援助祖国抗战力量之弱化，乃至消灭的倒退文化。马华文化人，有在前一条在线奋斗的，有在后一条在线蠕动的。

（三）大众的对「小众」的。新的启蒙的文化、进步的民族的文化，是大众的文化。马华文化是为广大侨众而成长，也只有依靠广大侨众，马华文化才能成长。这里又存在着对立。就是一方面是为大众服务的新兴文化，另一方面是做「小众」工具的反动文化。马华文化人，有为前者苦斗的，有做后者的走奴的。

不用说，虽说有上述的三种特征，但归根结底，只有一种：就是大众的新文化和「小众」的旧文化。帮助大众生活的向上，帮助大众思想进步，帮助大众战斗精神的提高——具有这些作用或总义的文化，是新的文化、进步的文化；也是侨众本身渴求，中华民族在马来亚所要求的文化。反之，凡凭借封建的落后的文化形式，渗以麻醉的欺骗的宣传内容，目的在阻止大众的前进，瓦解大众的救亡的，是旧的文化、倒退的文化。

马华文化人，不论直接间接，必然从事这两种文化中的一种文化的工作。不彼不此，是没有的。若从他的工作外表看不出来，那么，从他的工作效用就能分辨了。

社会的变动很大，一切呈现得很混乱很复杂似的。其实在其基本发展上，却非常简单清楚：大众坚持着进步，「小众」坚抓着倒退。从横面看如此，从纵面看如此。人们的分野在于为大众的利益战斗呢？还是为「小众」的利益而逆行？

马华文化人若要前进，必须认清今日大众走的是什么道路，文化应怎样为他们的利益而服务。反之，若沉在「小众」的逆流中随波逐流，甘将文化当作「小众」的工具，他便在朝着没落灭亡的道路跑。

不进不退，是没有的；不进也是退。

（载一九四零年**二月廿六日「新流」副刊**）

一月的「新流」 念皎

「新流」，它是一九三九年九月以后的「新流」，也是一九四O年一月的「新流」，它是此时此地的环境沉闷中的「新流」；也是此时此地的文化退潮中的「新流」。

谁还能够在这样的岁月中记住应有的使命？谁还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中负起应尽的任务？谁还能够在这样的退潮和逆流的情势中坚定自己的立场？谁还能够在这样无昼无夜的时光中保持鲜明的姿态？

我们作为一般刊物读者，环顾周遗，抚摸创痛，有话无处说有问题不能解决。我们在这半年的巨大的失望当中，终于不得不把失望后的希望，寄托给我们的「新流」。

因此，我们怀恋它热爱它。同时，也特别苛责它。

第一，它既然是「新流」，又是一九四零年一月的新流。为什么这期间中的国际环境的新的形势在这里得不到反映，为什么祖国抗战中的新的趋向在这里得不到说明，为什么此时此地的新的环境变化在「新流」中没有激起些微的波纹？我们仔细翻阅一月中每天的「新流」，看不到一篇有关国际形势祖国抗战和此时此地时局的文章。难道是说：现在国际形势完全不能淡了？现在连祖国沆战形势的话也要关在喉咙里了？或者是说我们活在此时此地，只能写无关此时此地的文章。不，困难是一回事，肯不肯迂回曲折来克服困难又是另一回事。如果政治论文的写作人认为写或非写不可“那么，轻描淡写也好，一点二滴的提出正确的意见也好，总不至于完全无关国际、无关抗战、无关此时此地。

所以没有时事分析或时局观察的文章，是一月的「新流」的第一个缺点。

第二，文艺是文化工作中的一种主要的形式，一个副刊本来应该多登载文艺作品，如小说、散文、报告、速写、通讯或诗歌等，然而一月的「新流」,虽然正式出版的时间只有十几天，但文艺作品所占的篇幅实在太小了。在一月中，我们只看到上官豸先生的「春草草」和叶冰先生等的散文，方艾，白荻和冯蕉衣先生等的诗。除此以外，其他的文艺作品可以说没有，这种缺点的产生，也许是因为原有的篇幅太小，也许是因为别的原因。然而，我们希望这种缺点能够及时改正，就是说：尽可能多容纳文艺作品，尤其是短篇小说、报告、速写或通讯。

第三，文艺作品少，就影响到文艺理论的作品一篇也没有。固然，目前比较不需要所谓一般的文艺理论。然而，如果有人指出目前的文艺工作者应该跑什么路，应该怎样面对现实，怎样深入生活，怎样发掘题材而又怎样把握主题，对于促进文艺作品的产生或文艺更和现实配合，总有相当的帮助。但是，这一点「新流」是完全忽视了。如果说，文艺理论和文艺创作是分不开的，因为文艺作品的缺少，就影响文艺理论的工作完全忽视，也就使得文艺不能跑上新的康庄大道，那么，这一个缺点，也是值得警惕和改正的。

第四，沉闷的环境在一月的「新流」中只能得到微弱的反映，这从稀少的文艺作品中可以看出来。但是就是这一点微弱的反映也是不一致的。比方方艾的诗，就表现着一种沸腾愤怒和战争的情绪与雄健活泼和有力的作风，（如「苦难者的出征」和「歌吧，歌手们！」)白荻的「马路小景」尽着讽刺黑暗现实的作用，但还排脱不了「沉郁的情调。至于冯蕉衣的诗，太伤感,太悲侧了。虽然在伤感和悲恻当中，他许有积极的要求冲破黑暗而追求光明的契机。然而我不知道：它会给读者什么影响，而这种影响会不会有益于人们的战斗意识。我以为，今天每一个写作人的写作，不应该是仅仅为的发泄自己的情绪，而应该使自己的情绪尽可能和大众的战斗情绪合拍，供自己的写作，直接或间接适合他们的要求替他们说话。在这一个中心原则下去写作，题材多式多樑,但中心的终极的意义和作用是一致的，这是我对于冯蕉衣或其他的有同样缺点的文艺工作者的一个热烈诚恳的希望。

第五，一月的「新流」中，有戏剧问题的讨论(如叶冰的「漫谈戏剧与生活」，适鸣的「如何提高舞台装置」，和菊人的「演员的训练」）,也有关于学习的提倡。固然；这是在别的刊物找不到的。但是，正因为找不到，就显得更加宝贵。所以，与其先讨论舞台装置和演员训练的问题，不如先具体一点的讨论更基本重要的问题，比方：戏剧工作究竟是战斗的还是艺术的工作？如果都是，孰重孰轻？比方：戏剧工作的对象是谁？在新的环境当中，戏剧工作的新的任务是什么？应该怎样配合当前的现实？这是一种讨论次序的先后，正反映戏剧工作者对于戏剧工作问题的态度，是先求本呢，还是「舍本求末」，轻重倒置呢？至于学习问题的提倡，除了矢川的「工作与学习」一文的内容比较近于实际外，贾飞的「我们需要一种风气」和「我们要学习」两文的内容太一般了，而这样一般化的文章，对于读者有什么帮助？

以上各点，就是一月的「新流」的缺点,它们是在别的场合当中发现不出的，正因为它具有鲜明的姿态,比较现实化的内容,所以不得不指出。因此，从这些缺点当中，也可以反映出它的优点。

第一,它比较现实化。一月中，占篇幅最多的是关于宪政运动的提倡和讨论。也许这就象征今年的确是祖国的宪政年吧？直到今天，我们可以说「新流」是提倡宪政运动最有力的，对于我们热爱着的祖国，它的确已经供献出最大的力量,对于此时此地的现实,它的确表现出逆流中的新流的姿态。其次，关于剧运的反映，关于马华文化运动的注意，都可以说明它是有关于此时此地的现实，比较的现实化。

第二，它多多少少能够适应青年读者的要求。目前的青年读者的确已经到了「有话无处说」，「有寃无处诉」的时候，在一般的刊物中，他们得不到光明的启示或苦难中的慰安，一月的「新流」同样不能够。然而，它究竟还是黑暗中的萤火，即使这点萤火还不够光明，但总能够发生一点「指点迷津」的作用。因为「有一分热发一分光」，正是它的优点,我们最怕的是「冷若冰霜」而又惯于在黑暗中喘息的园地。

第三，它肯尽量克服闲难负起应有的任务。这时候的刊物，要吗，「冷若冰霜」般的提倡纯文艺学术，廿愿在黑暗的角落中喘息，当然，谁也不去管它。不然，你要现实化，要适应读者的要求，或者要站定自己的岗位，负起应有的任务，那意外的因难似乎是免不了。但是「新流」却终于尽量克服，平平安安地渡过一九四零年的一月了。

第四，它姿态短小精悍，尤其是「新流广播」，更能适合一般读者的需要。

这是一月的「新流」，有优点也有缺点。然而，整个面貌是崭新的，它的确是环境沉闷中的「新流」，文化退潮中的「新流」，所以，作为一个读者的我不得不热爱它，但又不得不苛责它。我觉得它已经比较的好，但是为着大众、为着明天，我虔心诚意的祈求它再好一点，成为浩大奔放怒吼的「新流」，成为能够冲破当前逆流的「新流」。

当我停笔伫看二月的逆流时，看到眼前的一团漆黑。它将延长下去，到二月三月，今年明年？假如人们真的是甘愿这样生活下去，那还有什么希望呢？

(载一九四零年**二月廿七——廿八日「新流」)**

@吴达《智识份子退到那儿去？》，1940

虽然说是阳历的二月了，而且我们住在热带的人，一样是穿着白色单衣，流着热汗。可是当前到底还是冬天，就在不久以前，我们不是听说过上海骑楼下冻死了千百个人，而且据说西线也是因着大寒，才还没有正式大战吗？

事实上，离开那群莺乱飞绿树花开的清明时节，必然还要经过几番严冷的白雪，数阵凛烈的北风；尤其是冰雪开始消溶，大地真的回春时，那种刺骨的冰冻，更要叫人受不住的。

但是，骑楼下虽然会冻死了千百个无家可归的穷汉，马路上虽然有的是和北风搏斗的辛劳者，然而在装着热气管的沙笼里，威士忌的味道却特别来得香郁，异性的笑声也特别显得清脆；还有一些文人墨客们，更把冬天当作变态享乐的大好时光。如像章衣萍，不是说过在温暖的被窝里摸着女人的屁股，就是人生无上的乐趣，浑身都会感到软绵绵吗？

热带的马来亚，虽然不知道有冬天，可是近几个月来，在大气里人们总感到有白雪一样的冰冷，有北风一样的狂乱：气压是相当沉重窒塞，雰围也显得萧杀冰酷。因此，在这儿也有的是和北风白雪搏斗的辛劳者，威士基和女性的笑声也一样的香郁清脆.，同样我们也看到许多由文化岗位退回去的「章衣萍」，以及一些躲在书房里，对着窗上的白雪、听着屋外的北风，而独自在那儿提心吊胆，坐卧不安的文士们。因为马来亚虽然是热带，季节的感觉总是不能没有的。不然，这些日子，家家户户为什么都庆祝阴历年，有些还因此出了火灾的乱子哩！

对于那些在北风驰骋的勇士，对于那些威士忌酒和笑声，虽然他们的道路是截然相反的，阵线是早已分明的，可是他们到底都已经找到了自己的道路、有着自己渡过这冬天的方法。所以在这儿我们不必替他们担心，成为问题的是那些在书房里坐卧不安的朋友们，将怎样渡过漫漫的冬夜，怎样去掉风雪对他们的威胁呢？

首先，必须指出的，是这些朋友们虽然没有温暖雅丽的沙笼、没有御寒提神的威士忌酒，可是他们还有那暂时可避风雨的用亚荅构成的小书房，他们不必像一班辛劳者，没有到风雪中去受罪搏斗，便立刻要饿着肚子。因此他们可以躲、可以避；虽然由于是亚荅屋，不免有些提心吊胆、有些坐卧不安。

自然提心吊胆坐卧不安决不是办法，也不能持久。而且人总是要生活的；咖啡每人都得喝，饭菜每顿都得吃，尤其是带惯了白手套的智识份子们，更经不起多大的苦头。幸好书本里给他们许多智识，社会生活给他们懂得许多人情世故。于是或者把窗户关得紧些，有的桌子上有白纸和香糊的，还立即给贴了几张上去.，有的赶忙从箱里拿出有点霉味的旧羊毛衣；有的还生起了火酒炉里的热火……。就这样忙乱地布置了一阵之后，书房中气温确实有些提高了，屋外的风声也显得小些了，无论如何似乎可以应付一下，这时他便也带着虚惊后疲乏的身体，颓然地坐了下来，瞪着桌上那一列心爱的书本，如果是有着妻子爱人在身边的，一定还是回过头去，无可奈何但又似乎安心地那么苦笑了一下。他是打算就此苟安下去了。

周作人当日所以经亲友屡次催迫，还不愿离开北平的那种心情和准备，大概也是这样的。我们看，他最初对于自己的应付方法，不是很有自信吗？

然而，这种幻想已经害了周作人，如今也快要害到我们躲在书房里的朋友了。他们没有估计到北风像水银一样，也是无孔不入的。没有估计到雪花是会一层层盖上来，尤其是在快要回舂时，更不可避免要经过溶雪时的奇寒。这些进一步的威胁，这些继续不断的紧迫：绝对不是他那飘摇的小亚荅屋所抵得住的。周作人要住北平、要吃苦茶、要当大学教授，便得在伪更生文化协会当新贵。这种例子，是暴风雨中每个智识份子都要碰到的问题，而且是一个最现实最无情的问题。在我们这儿，已经有许多「政治顾问」一转身变成所谓「民主正义」的说教者，有许多人不惜公然虐杀文化了。这个不能不解决的问题，为着苟安，为了几根骨头，他们是这样的解决了。这些风雪中迷了路的人，是值得我们深深警惕的。

因此，当前对于智识份子，没有所谓第三条的退路。不是像一些严肃的文化工作者一样，大胆地坚决地跑出书房，冲进辛苦的队伍，和他们共同卖力、共同呼喊，从紧张的工作中，加快自己的血脉的流转，从血汗的蒸发中去增加自己的体温.，便只有避入沙笼中，为人们斟威士忌酒，承仰人们喜怒无常的鼻息，绝对遵从人们的指令，像小丑一样地取悦人们及其情妇，然后等着骨头和冷羹掷下来，勉强维持自己的残生，违反自己的良心和信仰过活，到火山爆发时，也跟着那些在火山跳舞的人们一块灭亡。除此以外，没有第三条路，因为亚荅屋支持不住今日的大风雪，因为今日没有清闲饭给第三种人吃。

不是走鲁迅先生的路，便是走周作人的路，我们智识份子们，再也没有其他退路了。

（载一九四零年**二月廿八日「新流」）**

职业剧人的食合—向业余戏剧同志说几句话 杳鹤执笔

亲爱的业余同志们：

当我们看到了你们所给我们的那封「公开信」后，大家都觉得非常的髙兴，真的，这次各位同志能够排除过去一切所有的成见——不,是一些微小的误会，而肯「开诚布公」地以「肺腑之言」泪与，这在我们当然是感到无限的欣慰的「所以，在这里我们亦就推诫地把我们所有的一切态度和意见来向各位同志们作一次坦白的报告。

溯自抗战以还，无论上下左右、男女老小，凡是稍有一些血性和具有国家观念的中国人，没有一个不是以挽救大中华民族危亡的职责为当前的任务的。不用说ᅳ站在救亡工作最前线的「职业剧人」对于这一点自然是有着更深切的「明瞭」和「认识」，尤其是当抗战步入了更难苦的阶段，后方民众们所负担的责任是更形重大了！而为了要使整个抗战能够达到最后的胜利，每一个人民便都应该分担着自己份内所应负的责任去分头努力、去为国效劳！同时，在这里我们亦不得不承认，在许多救亡工作所用的「武器」之中，戏剧救亡运动的宣传力量是较其他任何一切宣传工具都有效、都成大的。所以，为了积极地增加我们抗战的力量起见，在「同一意志」之下，国内外凡是干戏剧的

同志，无论是「职业」抑或是「业余」，大家都一致联合起来手携着手地站在同一的战线，踏着同一的步伐，「一心一德」地向着那同一的目标共同迈进！去为挽救大中华民族危亡而努力作战、努力奋斗。

自然，我们亦承认，马华剧运在抗战发动以来，像「雨后春笋」般不断地勃兴且由「萌芽」而达到了「蓬勃」的时期的这一段过程，未始不是由于各戏剧同志们的努力奋斗的精神有以造成的。

这对于抗战的前途，尤其是关于唤起马来亚侨胞努力爱国的情绪和力量，当然是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但其中使人不免认为遗憾的是由于「职业」和「业余」两方面情形的互相隔膜，以致在无形中形成了一种像是大家存着意见而有所「误会」似地。其实，我们相信这都是由于双方未能互相瞭解各人的一切所致！

所以，在这里我们希望能够向业余同志们作更进一步的表白。就是说：我们对于每一个业余同志向来都是怀着十分敬爱的，尤其是对于各同志们努力从事于马华戏剧运动的不遗余力的精神，是觉得非常钦佩！而对于每次演剧后各同志向我们所进的「忠言」，只要是「大公无私毫无偏见』的，我们亦总是一一虚心地接受。不过，有一部份业余同志因为不明瞭职业剧人处境的困难，和其他种种无从言出的苦衷，加以或略有成见，遂致言词方面常有涡激的地方，这虽是令人不免颇引以为憾的，但我们总觉得这只不过是形式上的一种微小的「误会」而已，决不会影响到我们整个团结的力量。所以我们常常以为只要有机会能够大家「开诚布公」地互相坦白的把一切表白了之后，那么，这细小的「误会」在「云开日出」后是不难立刻消灭于无形的。

我们亦很知道，为了我们几次所演的戏都未能配合抗战的「步伐」和「情调」，以致使业余同志们对我们表示着非常的「失望」和「不满」！以为我们是甘心抛弃了自己所应负的责任和离开了应站的岗位而向后倒退！不错，在表面上形式上看起来，我们的确脱不了有这重大的嫌疑，自然亦难怪要受各方面的责难。但事实上我们自己却并不曾有一时一刻地忘记了我们自己应站的岗位，更不会忘却了职业剧人在这非常时期中所应负的重大的使命的。其所以ᅳ时不能更积极地作具体的表现的缘故，却实在是由于受种种环境限制的关系，以致我们几多次想演出的救亡话剧——如「凤凰城」「祖国」工及其他等等的积极性的抗战的戏剧——结果却几多次总是受制于物力人力财力和时间而不能实现！这在我们亦常常引以为憾的！至于其中最大的原因，大略可分为下列数点：

一，职业剧人方面能够演话剧的人才太少\*那些较大些的国防剧简直无从演出！

二，因着生活关系，所有的职业剧人几乎大多数是加入歌舞圈，而歌舞团有的却是流动式的，工致虽是仅有的少数的演剧人才亦不能常常集中在一起，使每一个戏因入的分散而无从演出。

三，职业剧人在歌舞团所得的薪金甚微ᅳ每人几乎都只能够达到勉强维持日常的生活，自然是毫无积蓄可言，所以如果每个戏要化一大笔的资本去做布景，那是一件颇感困难的事。

四，我们的后台工作人员真是少到连自己亦不敢相信，每一次演戏总是演员连带做后台工作人员，要演一个比较复杂的戏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以上所指出的四点，不过是我们所有困难中较大的而已◦其他种种的「枝节」和「难言的苦衷」尚不胜枚举！苟非身历其境者，简直无从体验！为了这样ᅳ所以我们便选择自己能力所能做到的戏来演，为的是我们不甘于消沉、不甘于离开自已的岗位，因为我们都是想努力干剧运和认清了自己当前所应负的任务的。

现在且让我们把演「雷雨」及「群莺乱飞」的种种经过和动机顺便在此地一述：

「雷雨」，是以前「中国旅行歌舞剧团」曾经在星暹各地公演过多次的。因为现在所有在星的职业剧人（指能够演话剧的)又大部份是「中旅」人员，且布景服装效果等等都是现成不用另行购置的,只要略微改动一下就可냈应用了；加以剧中的演员甚少，无论是人力物力财力都能够不致于感到多大的困难。因此我们第一次的公演便决定了用这个剧本；同时，为了想打定今后职业剧人演戏的基础起见ᅳ特组织「中国职业剧团」，起初的意思是想把职业剧人都拉拢在！起，使人才方面集中起来而能够作经常的演出，并将「雷雨」作为「中职」的第ᅳ炮以奠定职业剧团的「根基」。另一方面逐渐的发掘新人才以使充实力量，将来可以作大规模的演出。我们计划，只要我们的人才方面能够充实，使剧团的基础能够稍微稳定以后，那么，我们是将毫不迟疑地预备把所有积极性的抗战戏剧都逐一地作大规模的经常的演出的。可是，不幸的是为了种种关系，致使本来是一个很有希望的职业剧团，顿时风流云散瓦解冰消了！但一有机会ᅳ我们当然仍是想把它复活过来的。

我们在前面已经表白过，职业剧人是始终不甘于消沉，始终不甘于离开自己的岗位的。所以，无论在任何的困难的环境之下，我们都是抱着一颗干戏剧的决心。当大家离开了「中职」同时退出了歌舞团后，各人便立刻都陷入了失业的状态之中。但我们仍是忍耐，仍是预备埋头苦干！虽然处在万分拮据的经济状况之下，而我们都依旧是想从艰苦中杀出一条血路来继续地干下去。

于是，「群莺乱飞」就在这样的环境下硬干出来了。

说到了「硬干」，也许会使旁人觉得「名不副实」。既然是「硬干」，那么，为什么不干一些别的较有意义的戏出来，却偏徧要把这种非「此时此地」的东西搬上舞台呢？

是的，我们并非不知道「此时此地」是应该演一些什么戏，更深切地明瞭「群莺乱飞」在「此时此地」是否应该上演，亦明知道站在救亡前线，而负着相当使命的职业剧人在「此时此地」演出这样的剧本是一定会受到多方面的指责的！但我们终于大胆地敢于演出。为的是：

第一，因此：离开「中职」后大家都陷于失业状况中！为了生活，各人便不得不分头去找出路。我们知道，如杲这些人一分散之后，那么스冉要重新聚集起来便不容易了!所以赶快的想演一部戏，把所有的人一起拉住。

第二,人才的缺乏。记得当时男演员连导演在内只有五个——不，其实只有四个，因为杳鹤君并非是职业剧人，他几次的参加职业剧人的演出，完全是热心帮忙的。而女的却只有兰蔺、凤儿和翁\_魂三人，要演任何多幕剧都不可能！并且更由于时间的关系<当时各人预备想组织ᅳ个剧团到荷属去)，于是在无可奈何的情形之下，便想到了「群莺乱飞」。因为「群莺乱飞」当「中旅」在暹时就打算演出的，所以各人对于台词方面已略曾看过，比较其他生疏的剧本是容易排练，并且这剧本亦较别的社会剧更含有讽刺和积极性，至少他是指示出「黑暗」和「光明」的斗争，当光明降临时一切的黑暗便将完全消灭了的积极的意义。那时，因为仍感到人数的不够，所以我们特地把久已匿迹的梅花老将徐粲莺也拖了出来。并且更努力的发掘新人才如穆蔺、熊莉莉等，以便可以增加我们今后的实力。这是我们受制于人力方面不得已的苦衷。

第三，各人当时既陷于失业的状态中，经济方面当然是格外的拮困了ᅳ对于较大的布景便会发生问题！而「群莺乱飞」的；景却是比较简单的，尤其是第一和第三两幕的景和「雷雨」不相上下，木框既有现成,「要把布幕改换下便可以了,仅第一及第四幕要做新的，但所费亦不巨。结果这两幕的天幕却终于仍是免不了缺点，我们自己亦何尝不知道。可是，因限于经济的力量亦就只好听其自然了！这是我们受制于财力方面的。

第四，我们举行联合公演的目的，就是在拉拢人才不使它分散，而由于人力财力物力的限制，既不能演较大的国防剧，便只好暂时求其次的演能力所达得到的戏来持撑这个局面。同时，我们的意思亦仍和组织「中职」时相彷，预备藉这一戏打定基础，待足跟立定后，然后继续的排演各种积极性的国防剧本，作大规模经常的有意义的演出，以增强马华戏剧救亡运动的力量。

并且，我们亦知道这次「群莺齓飞」的剧本不适合于「此时此地」的演出是颇以为歉的。所以，我们除了-赈报效之外，各演员特地自动出发劝销戏票，亦可以说是弥补一些这方面的缺憾！而外间因为不明瞭职业剧人的环境工及其它一切的困难和苦衷，致引起种种误会！这自然亦是难怪的。可以在《我们特地不厌惮烦的把一切的经过的情形向大家开诚公布，使各方面都能够瞭解职业剧人处境之苦和所抱的态度而不致于继续的加以误解。

自然，为了固定我们自己的岗位和推动马华剧运增加戏剧救亡宣传的力量起见，职业剧人此后是将更积极地担起时代所赋予的使命ᅳ去为抗战而努力、去为民族的生存而争斗。

同时，我们亦同样恳切地希望，凡是干戏的同志们，不论是「职业」抑或是「业余」ᅳ在这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之下，大家都应该尽消前嫌，把以前所有的一切「误解」，从今天起都抛到九霄云外去ᅳ互相联系起来，抱着同ᅳ的意志、站在同一的战线、踏着同一的步伐；不苟且、不畏难地，向着那同一的目标共同迈进，使马华戏剧救亡运动在这铁一般的团结力之下，开放出一片灿烂光辉的火花，以完成我们大时代中民族救亡的伟大的任务。

并且，更为了增强彼此间的感情和合作的力量起见，我们尤其希望能够把久已沉寂的「实验小剧场」那「职业」和「业余」同志们唯一的团结机构，重新恢复起来，重新扩大的组织起来，使此后两方面在「推诚合作」下，大家能够有「互相督促、互相鞭策、互相帮助和互相瞭解」的机会，努力地建筑起一座比钢铁还要坚固的「壁垒」，去为国家民族的生存而争斗到底。

亲爱的同志们！就让我们毫不迟疑地手携手踏上这艰苦的路程，去担负起那抗战建国的伟大使命而为马华戏剧救亡运动创造出一页光荣不朽的史迹吧。敬致民族解放的最敬礼

职业剧人蔡问津，路丁，臧春风同具一九四零年二月廿三日

(载**一九四零年二月廿六至廿七日「新流」)**

三个时代的刻划——三八节马华的戏剧演出 王行

在这个漫天烽火，世界人类大遭刼的年头，「三八」节居然能够以这样雄健活泼的姿态举行了，这是如何令人兴奋的呀！

尤其可喜的，便是在今年的三八节当中，戏剧运动能够紧紧的配合起来。这不但是妇女节能够增加它的光芒，即使是星华剧运的前途，亦打下了不少的桩石。这告诉了我们一班剧运者，周围的气息愈是侷促沉闷，作为剧运圈里的工作者，愈是加紧的努力。

这一次，虽然并不是很大规模，但是事实上却可以说是打破了以前任何纪录。不论是选剧的内容上，演出的技巧上，人力物力财力的集中与分配上，都可以说这是一个最健全、最结实的。由于这次「三八」公演，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星华剧运圈中的工作者，并不是自私的、宗派的、或是互相排斥、好出风头的，反过来，我们可以见到一群一群热血的青年，精诚团结，紧张活泼地，同在一块工作，这种情形，是以前没有过的。

这一次听演的剧，是包括了三个最有意义，最有光明面的剧本。「自由魂」是自由世界名剧「夜未央」改编的。内容描写北平在日寇汉奸蛮横暴虐的统治下，一班不愿做亡国奴，有血气的青年，虽然是处于危险紧张的环境中，虽然是随时随地有可能被可恶的日探便衣搜查、拘捕；但是导一班热血青年，还是奋不顾身，一往直前的，为着国家民族的生存，硬干苦干下去。剧中最有意义的，便是说明了干救国工作的人，是不会，也不容许退缩、屈服、软化的；虽然是生命危险，虽然是为了私入的情爱，但是他们仍然拼着命，拼着私人利益。「一个炸弹，一个炸弹」，把万恶.的大汉奸连人带车炸毁了。

第二个便是以闽南方言演出的「春风秋雨」。这一个剧起初有很多人担心，说这个剧写得太沉闷，工演时恐怕不易讨好观众。但是相反的，这个剧因为是方言演出，却收到了出人意料的效果。剧中内容取材虽然比较旧一点——北伐时代的故事，但是在这年头，这样的戏，演出来，无论如何是有利现实的。由于一时的错误，以致交结了ᅳ个勾结军阀的奸细，从而她的同志给害了。革命党的机关也给破获了。但是当她「觉悟」了之后，她却无法摆脱军阀的恶势力，而堕落变成一个交际花。最后革命党起义了，她终竟帮助了同志完成革命工作，把奸细打死。

以上两个剧本，都是一样的指出了一条当前青年的工作方向。它指出了在这大混乱时代中，一定要具着不屈不挠的精神，精明锐利的眼光，要干时便毫不犹疑、毫不退缩。在他方面，要注意检点自己的周遭，提防奸细的混入。

最后还有一个剧，是「横山镇」。这个剧本，算是已得演过一次了。但是第ᅳ次上演，最后一段光明面未有演完，以致令到观众都十分愤激。这一次可有机会再度演出了，内容主题是极好的，题材是抗战中的沦陷区内游击队如何对付日敌汉奸的事实。

以上三剧，可以说是代表了三个时代：第一,「春风秋雨」，便是十年前，未抗战以前的北伐时代，时间是一九二六年，那时候的青年，可以说是十分苦闷的。在国内本身，是布满了封建势力的残余，军阀横行，处处都是。而且外面还加上了外国势力的欺凌压迫，生在此时此地的青年，可以说处境是困难，苦闷到极点的，可是，就因为苦闷极了、困难极了，他们不甘缄默，不愿长此屈服下去，于是他们坚决地执行了革命的工作，以反封建、反军阀为目的。

第二，「自由魂」，是以日寇已经占领华北，中国还是不抵抗的时代乙显然的，这ᅳ时代，比之「春风秋雨」是更进一步。这时候，一些官僚政客、军阀残余，已经变成外敌的爪牙，变成奴颜脾膝、媚敌卖国的汉奸；在另方面，一般热血的青年，比之「春风秋雨」的时代。是更加愤怒、更加遭受压迫。前时所受的压迫，是封建的、军阀的，现在却是外来的、帝国主义的了。这一时代的青年，是更加勇敢、更加沸腾。因此，这剧中的主角，要求的是「一颗炸弹」。

第三，「横山锅」，这又是再进一步了。这一时代，新生势力已经春笋般地到处蔓延着。中国的人民都已起来了，不愿做亡国奴的大众都起来了。因此，这剧中的斗争，是直接针对着日宼，是描划出日本军人的厌战，日本军阀的残酷面孔，以及无耻的土豪劣绅，为虎作伥，认贼作父，帮着敌人来欺骗，压榨着自己的同胞。最后，毕竟新生的力量是不可侮的，劳苦大众是中国最坚强的队伍，是抗日最坚决，不怕死的民族英雄。敌人的凶焰，在于我游击队的机枪下，幽魂杳杳，归返扶桑三岛去了。

以上是约略地刻划出一九四零年「三八」节戏剧工作的表现，从而知道在这全世界都遍布了战争的气息的当儿，马华戏剧工作者不但并没有离开他的岗位，而是紧紧地抓住现实来尽了一点艺术工作者的任务。

不过，戏剧工作者呀！现在摆在我们目前的工作多着呢，假如能够再深一层的思虑一下，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什么境地，再来检查一下我扪的缺点，然后决定当前需要干的是什么工作，我想是十分应该的。

让我们努力吧！让我们做到尽善尽美，让我们更能把握当前的现实！那就是说，认清楚我们周遭的环境，尽量地贡献出一些有马来亚性的实现社会问题剧来。

(载一**九四零年三月新国民日报「新流」)**

@免升《甚么叫做现实化》，1940

英国唯美派文学家的代表王尔德曾经说：「现实都是为艺术之累，一切艺术的坏处都从实际产生。」他主张艺术应该超脱人生，离开现实。他曾痛骂佐拉说：「佐拉的作品，差不多全无价值，只是零分。」因为里面的人物太现实了。然而，到了晩年，他犯罪，入狱，经过社会给予他的残酷的锻炼后，他说：「当我初入狱时，我只有顽石一般的一颗心，我只追求享乐。但是，现在，我的心完全碎了。现在是同情充满我的胸中了.，现在我知道同情是世界上最伟大最美丽的东西。」他所说的同情，便是指流露于当时的俄国作家的作品的现实，和人生的产物。

可见，所有的艺术家主观上再想离开现实，事实上是不可能的.，而且王尔德的这种离开现实的幻想，倒是「世纪末」的资产阶级，对于本身的社会前途感到绝望和恐怖后的一种反映。

艺术如此，全部文化同样如此。文化也可以说是人类社会的「镜子」。它的本质是属于现实的，只有「拔着自己的头发想离閧地球」的疯汉，才会主张或追求超脱现实的艺术和文化。

然而，文化如果仅仅是社会的「镜子」，是不是已经尽了它可能有的作用呢？不是，「镜子」或者可有可无，因为它只是静的反映，而反映了以后，不能发生反作用。我们要文化「镜子」成为社会变革中的文化武器，有意识的动的反映社会的现实；同时，发生为现实服务、帮助社会变革运动的效用。

这就是说：过去马华文化离开现实太远了，反映现实太不够了。现在要希望它全面的深刻的反映现实、剖解现实、指示现实发展的道路和将来的趋向。这样不仅是反映，而且是指导，使成为服务现实和社会变革的武器。这便是目前人们所提出的现实化的意义。

然而，有人说：上海出版了一本荒淫小说：「少奶奶的一条腿」，是现实化的作品。里面描写一个少奶奶如何风流、如何勾引男人，而这种事情是现社会实在有的，难道不现实化吗？同时，诲淫诲盗的影片是现实化的，因为淫与盗是现社会中最普通的事情。再说：一个诗人悲痛自己身世的「飘零」，打发自己伤感情绪的作品也是现实化的，因为他的「身世飘零」也是现社会的一部份现实。这样说来，只要是个诗人或作家，肯把自己的身边琐事，如吃饭睡觉拉屎等等写成文章，那这种文章便是现实化的作品了。

「阿弥陀佛！.」如果这样便是现实化，那真会化到人们「男盗女娼」和永远在「牛角尖」里打旋转。这样的作品，不是人类社会的真实的「一面镜子」，而是精神上的雅片或海洛英。

那么，究竟什么叫做现实化呢？

第一，现实化不是现象化，它不仅要反映表面的现象，更主要是反映在现象掩盖底下的更深刻的实质。所以，如果有人要写一部有辟于寄生阶级的靡烂生活的作品，自然可以。但问题在于他将怎样的把握题材和怎样的写；是单纯的注意现象，还是从现象去发掘本质？是平铺直叙的素描，还是深入的刻划？是写成一部使人羡慕幻想着奢华淫荡的生活的下流作品，还是一部使人看了会憎恨厌恶这种生活而提高战斗勇气的艺术创作？同样的材料，会写成两种内容完全不同的作品。主要的分歧是在于现实化或现象化。巴尔扎克的作品所以是现实的，就因为他不停留于表面现象的描写，而深入于客观事物的实质。这样看来，「少奶奶的一条腿」，和诲淫诲盗的影片就不是现实化的，因为客观上他们是把荒淫无耻的现象有意的煊染，而不能暗示读者或看客：这种荒淫无耻的本质是全无人性的腐烂和可憎的生活。

然而，怎样才能深入于客观事象的本质，在现象和本质的统一下，写成现实化的作品呢？这就要看作家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了。如果一个作家的思想和意识是正确的，适合于大众的利益和要求的，他对于客观事象的看法，才能是正确的。根据正确看法所写成的作品，才是现实化的。因为由于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由于适合于大众的思想和意识，他敢于正视现实，敢于从现象发现本质，再从对于本质的认识及透澈的看清现象，反之，一个思想意识错误的作家，由于本身的限制，不能看清事物的本质而歪曲现实。那么，他所写的作品，只能是歪曲或粉饰现实，而不是真正现实化的作品。意大利的法西斯作家邓南遮曾讴歌着「征讨」阿比西尼亚的侵略行为；而世界上所有反法西斯的作家却曾鼓励阿比西尼亚弱少民族的英勇反抗。一样的现实，两种的看法，关键却在于人生观和世界观的不同，所以：

第二，真正的现实化，必须具有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与大众的思想和意识。

第三，现实化的作品所反映的现实不是完全孤立的个别事件，或是单纯的「身边琐事」。如果一个作家，要从「身边琐事」来谈「社会远景」，或从个人周围的环境来反映当时社会的主要特征，那这种作品的中心便不是「身边琐事」或个人环境；而是社会环境或当时的社会特征。因为他的眼光不局限于自己的身边或周围；而是把个人的生活和遭遇，连系到整个社会的趋向和潮流，把个人的事情看做是自己的同时也是社会的了。所以，如果有一个诗人把自己的「身世飘零」认为是个人的厄运，和整个社会的崩溃或全面动荡的现实完全无关的事情，当然会特别的怜爱自己，而一天到晚的「卿卿我我」、「哭哭涕涕」；甚至把自己的吃饭睡觉拉屎等事情捧到天上，谈了又谈，彷佛这便是现实，这便是一个作家的作品中最可贵的东西。天！作家的吃饭拉屎「何其」重要「也耶」！

客观的现实自有其内在的联结，而且是繁复的多方面的无微不至的。比方，光明与黑暗这两种对立的现实，并不如小孩子天真的幻想，以为它俩是外在于社会事物的范畴。不，到处有光明，到处也有黑暗，大至社会国家，小至学校家庭，都有光明与黑暗两种势力的互相纠结而又互相斗争。甚至作家的思想意识，也渗透着社会的两种现实，那里头有代表着前进的光明的思想，也有潜伏着落后的腐化的意识。因此现实是广阔浩大无边无际而又自相联结的。作家只要不割断它们中间的原有的连系，自有丰富的现实材料、自有很多可以汲取的题材。问题不在于写大事或写小事、写个人或写大众；却在于能不能反映现实的主要潮流。鲁迅先生的杂文，便常常寓社会现实于个人遭遇的，但却是典型的现实化的作品。

第四，现实化的作品所反映的现实是现在的当时的现实，它把现在当作承上启下或承先启后的中心环节。当着社会的现实已经发生了昨天和今天的明显的不同，它的任务便是迅速反映今天的形势，提出今天的任务，一方面把今天和明天的一切作一历史的观察；另一方面却根据这一史的考实指出将来的动向。所以，现实化并不是现在化、近视化。它是现在的，也是有关于过去的，同时是属于未来的；是今天的，也是和昨天分不开的，同时却是预示着明天的。但现在的现实对于它究竟是最重要的。就是说，牠绝对不能放弃当时的现实，但又不是只管眼前，不回顾过去，也不瞻视未来。

这样说来，现在的一个作者，与其叙述过去的筹赈救亡速动如何热烈、使人空虚的怀恋过去；不如说明目前的筹赈救亡比起从前的如何困难如何转变，同时，指示将来的前途；与其描写过去的机工回国的热烈场面.，不如描写目前的救亡工作者如何的遭受，英勇的可歌可泣的事迹，以及新种子新胚胎将如何在明天发生巨大的作用；与其谈一般的抽象的政治经济的理论，不如应用一般的理论，对着今天的形势作具体的特殊的发挥，预示将来可能的变化。打个比方，与其把白天当作晚上，「白天见鬼」；不如在白天「趁热打铁」，准备黑夜和魔鬼拼个死活。

第五，现实化的作品，厅该是国际的内容，地方的形式。世间并无不加具体化，而能「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般的理论；理论必须配合每一国家、每一民族的特殊情势和具体需要。因为今天整个世界上的基本潮流，虽然是一致的，但是这一浩大的潮流，却是汇合许多来源和河道不同的支流而成的。要使支流更适合世界的巨流，只有熟悉每一个支流的特殊来源和环境，才能更灵活的引导支流。同样，要使毎一国家民族，或地方的社会变革运动，更能和历史的要求一致，只有熟悉每一地方政治经济风俗人情，根据特殊的环境，适应具体的需要，才能使理论成为战斗的指南、文化成为变革的武器。

这就是说：活在某一个地方，便应该建立某一个地方的文化，反映它的特殊环境，指出具体的任务。这就是说不应该永远「搬运」一般的理论，而应该把它适应某一个地方的现实，加以丰富和发展。

概括地说：艺术文化本不能脱离现实，但今天我们所提倡的现实化的任务，不仅是说明，主要的是切切实实地干。所以，在这一意义下的现实化，不是现象化；是现象和实质的一致。不是纯粹被动的反映；是在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之下的主动的汲取。不是个别化、孤立化、繁琐化；不是割断现实的内在连系而是反面的反映现实。不是无分时间与空间，而是在时时刻刻的面对今天和顾照特殊的地方性。这便是我所见的现实化，是否正确，敬请大家讨论。

（载一九四零年**三月一日——二日「新流」**）

马华剧运的造路 夏枫

涟着抗战而勃兴的马华剧运，到现在已经是第四个年头了。在过去，它曾完成了什么？它造成什么成果？今后的进路应该如何？在目前，我觉得很有重新估计和讨论的必要，尤其是看了最近关于观众问题的讨论，和「星华业余剧人给职业剧人的公开信」以后，更觉得确立马华剧运今后的进路是急逼的问题。

要确立马华剧运今后的进路，必定要从马华剧运发展的途径中去探讨。自然，马华剧运并不是产生于抗战以后，而是在抗战以后起了突变而非常兴盛起来。在抗战以前的马华戏剧活动，可以说是自然的发展，不能成为一种运动。所以，我们要把马华剧运发展的途径作一个探讨，还是从抗战以后比较切实。于伶先生曾把去年上海剧运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即一，巩固与奠基时期，二，扩大与发展时期；三，向提高演剧水准走去的时期。同样的，马华剧运的发展，也是经过了这三个阶段而来的。不过，这三个阶段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正如七色的虹一样，我们看见了红色过了是橙色，但谁也指不出红色和橙色分界的线C它在巩固与奠基时期就同时开始了提髙演剧水准，牠们是辩证地交互着的。在这时期，因为客观环境的需求"马华剧团和各地演剧队如雨后表荀的成立。其中，「星洲业余剧社」的活动，「马华巡回剧团」及「加影前卫流动剧团」的产生，以及「日出」的上演，便巩固马华戏剧的基础。同时也便迅速地扩大和发展了。「日出」的演出以后，星洲「业余」虽因故解散，但戏剧运动却更加的扩大与发展。各地的剧团演剧队，接二连三地公演了无数的独幕剧，和少数的多幕剧，争取了无数的观众。同时，在这种量的堆积中，便起了质的改进。演剧水准的提高问题，便被马华戏剧工作者切实地注意了。到「武汉合唱团」演出「雷雨」ᅳ「前夜」，及「凤凰城」以后，马华剧运已走向第三个时期了。在这时期中，等演出不少多幕剧，如「秘密文件」、「花溅泪」、「一年间」、「黑地狱」、「民族万岁」：：••的演出，都提高了演出的水准。

这里我们必须注意的是：在第一、二时期中，马华剧运巩固了它的基础，并且扩大和发展了它。在这期间，戏剧工作者是经过了许多困难和努力ᅳ而最值得我们警惕的，是全马戏剧工作是在一切服务于抗战的原则下，以统一的步伐向前迈进的。

在第三时期中，最显明的特点，便是从业余到职业，工及马华戏剧演出路线的分歧，这两者是互为因果的。所以,我们还可以说，这一时期中，最大的特点是马华戏剧界中思想的分野。

为了提高演剧的水准，和争取多量演出的机会，业余剧人往往为了时间经济等客观条件的限制，束缚了他们的工作。所以职业剧团便产生了。为了上述原因，戏剧职业化，是必然的而且应当的。但我们必须认明「职业化」与「商业化」的分别。戏剧的职业化并不是以戏剧上演的「赚钱」和「亏本」为最高工的;他必须配合着一路来马华剧运所依存的进步的艺术观，即「杭战戏剧」，马华剧运才有前途；脱离了这一观誔，马华剧运是没有前途的。

我们从最近所公演的多幕剧的节目中看来，就很显明地表现着两条路线的分歧，自「黑地狱」公演以后，戏剧的演出分为雨条路线：一条路线是由「黑地狱」到「魔窟」•，另一条路线是由「黑地狱」而「雷雨」而「群莺乱飞」C由此还引起了观众问题的讨论以及最近「星华业余剧入给职业剧人的公开信」。引起这些问题的唯一原因，我认为是剧人思想的「分野」,而不是单纯的「分歧」。

业余剧人本着过去三年来努力的目标，站在自己的岗位，走着他们正确的路线•，职业剧人却由「雷雨」走到「群莺乱舞」。有些戏剧同志认为部分职业剧人为了生意经，而演出了离脱抗战的戏剧，这就是思想的由「同一」而「分歧」。但我以为这样的理解还不够的，中国抗战起初时，是包括各阶层各种思想，焙于一炉而为抗战服务，其中，亲日妥协份子也隐藏在这里面活动着、但经过三年来长期间的奋斗，在抗战阵营中，一些犹豫不坚决的以及妥协份子都给暴露出来了。同样地」反映在艺术领域中，在抗战初期，不管为艺术而艺术，或为社会而艺术的艺术家，都集中在一个旗帜之下。但是，由于艺术工作者的世界观的根本不同，经过长期的斗争之后，没有正确艺术观—丨世界观的人，必然会看不见现实主义艺术的光明前途，而回复了他们的「本性」。这就是必然的马华剧人思想分野的原因。

马华剧人思想的分野，必然会造成戏剧演出路线的分歧。这种现象，无疑地对马华剧运的前途有绝大的阻碍。所以，在目前ᅳ马华剧人应当开诫布公，以正确的观点来决定马华剧运应走的道路，唯有这样才能决解思想上的纠纷。

正如许多戏剧同志所指出，马华剧运的对象不是在几个文化水准较高的大城市，而是包括了马华各阶层各地域。同时，马华剧运必须是「抗战」的「现实主义」的°这不但是现实对马华剧运有这样绝对的要求，就马华剧运过去的短促的发展途径来考察，也证明了这是正确的结论。

马华剧运在抗战后所以能勃兴，能争取了许多的观众，正是因为马华剧运反映了现实、配合了现实，马华的现实是什么？就是「抗战」。如果有人以为脱离了「抗战」还可以追寻社会意义的「现实」戏剧的演出，那是幼稚的可笑的，「雷雨」ᅳ「群莺乱飞」一类的戏的确是反映了当时的现实，有其社会意义。但如果以为在目前演出也还有其积极的社会意义，那是曲解了「社会」的意义。华侨生活在现实社会中，他们需要的不是在剧场中养神，而是反映现实生活的，指导他们怎样去生活的戏剧艺术。为什么山芭演剧队、流动剧团的上演，能够吸引无数的观众？而「雷雨」、「群莺乱飞」的演出会使人叫着「话剧没有观众？」这就是历史的证明、铁的事实。

从「观众问题」的讨论中，我看见一些同志认为马华剧运建立在山芭、街头的广大群众中，我以为这也不够。马华剧运当然不仅建立于大城市中、大戏院中；但也不止于山芭、街头。我在上面说过，它是应当建设在各阶层中，顾此失彼都是不完全的。戏剧运动是多方面的，山芭.心街头的群众固然是我们主要的对象，但文化水准较高的戏院中的演出，也是一样重要的。我们应当分工合作，异途同归，才能完成马华剧运的任务。

在这里，我可以归纳我个人的意见，就是••马华剧运的进路只有一条」它在演出上应当是现实主义的。不能反映中华民族解放斗争的现实生活的戏剧。是必然没有前途的。其次，马华剧人应当在这道路上统一起来，分工合作，争取各地各阶层的观众，以完成马华剧运的任务，同时也完成自身的艺术成果。不可，我在这里要申明，所谓「统一起来」是指在服务抗战的原则下统一起来，而不是强求思想的同一，这也訧是说马华剧人统一战线的建立。

(载一九四零年**三月一日至二日「新流」)**

@之丘《清谈与实干》，1940

生活决定意识。要把进步的意识真正成为自己的东西，附着在自己的灵魂里面，只有从实生活中能够实现，口是心非的进步意识，是假的东西。因为那对于自身，是一种装饰品而已，并非可以指导自身的生活行为，可以当做自身精神发展的反映。

进步的氛围在日益扩大和普遍，原因进步的力量在日益成长，在曰益抬头。文化圈内的人们遂很容易接迎它。从它那边受到某种程度的影响。于是进步的东西遂成为时髦的东西。人们一提起「时代」，辄指这而言；能够谈论这时髦的东西的，就被称为合乎时代，反之，就被目为落伍，赶不上时代了。

其实，从口头上的搬弄进步言词到将这进步言词融化到实践里面，这一段路程，是相当远，绝不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差而已。例如「一切服从抗战」这个口号，非常正确，谁也不会反对，同时也会高喊的。但是，试一察实际罢，畏首畏尾，应做的事搁在眼前而不敢去做，为的深恐危及个人利益，这是否服从抗战？有风头可出则来，无风头可出则去，这是服从什么呢？又如一味发展个人英雄主义的倾向，这也算服从「抗战」吗？再如写一些个人伤感或不平的文字，或演出些「唯美」的剧本等等，则真不知与「服从抗战」相去几百千里了。

所以，当文化人在口头上接受进步理论时，是接近进步理论的第一阶段。这时期，即就他的意识而论，也还没有经过改变，不过附着多少新的东西而已。

文化人在接受进步理论时，如果停顿在这个阶段，不可避免地即流为清谈的倾向。有一种人，是十足的清谈客。他谈得极其漂亮；犹如资本社会职业妇女的交际一般漂亮。但他的所作所为，却现得同一程度的不漂亮。就好比那「讲坛社会主义派」的绅士们那样。另外一种人，清谈多，实地去做的却很少。高谈阔论，头头是道，但所做的，不过其中的一、二分。

这一类人的生活特征，在于一，满足眼前的生活状态；二，发展个人主义的自由倾向；三，脱离群众，自视清高，质言之，就是压根儿不肯虚心改变未来的生活方式（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他们口中会说这种生活方式要不得，可是从未见他们越雷池一步。

文化人既只会清谈，那么显然的，那运命是点淡。

第二，如果其中有些是从事文化工作的，他们将故步自封，永远无法向上。所谓脱离现实，当现实的尾巴，其主要根源，实在这里。他们的工作，不是属于表面，便是停滞。公式化、口头标语化，是一般的表现。他们既将他们的耳目、感官局限于狭隘的自我范围内，又怎样能使他们的工作现实化和深刻化呢？

第二，环境还好的时候，清谈清谈是还可以的。一旦环境变了，连清谈也消失勇气了。于是清谈的不可避免的结果，是取消。「热闹」的时候，清谈仍有受人欢迎的机会。反之，这机会不存在了。这就有吃力不讨好之感。因此，朝着风向转舵，以前在口头上喊惯的一大套，抛诸脑后了。又回复到本来的状态；回复到旧意识旧习惯的退步生活。

这运命是暗淡的，因为他在往下沉沦，往下没落。

今日，中国民族解放战争的严重问题.，今日，马来亚客观形势的严重变动，要求一切有良心、有正义感、有爱国热情的马华文化人，本着为民族利益、为侨众利益的伟大目标，在文化的岗位上来克苦地实干！

这里，首先必须实际地改变本来的旧生活方式。要实干，如果不从这里做起，是不可能的。他应该踏出本身的生活范围，逐渐扩大它，接近周围的群众，深入他们里面去，仔细观察他们的日常表现，听从他们的真实呼声。他们在想什么、他们在要求什么。帮助他们、影响他们。同时反过来，向他们学习、向他们求教。在这当中，他可以展开工作，使工作丰富，使工作产生积极的效杲。在这当中，他将随着群众进步，跟着时代前进。

今天，文化人若不从这里着手，便什么也谈不到。向祖国的文化工作者学习罢，他们在前线在后方，和抗战的同胞一起生活。「文章下乡，文人入伍」的口号，已经普遍实行了。只有他们是在工作、是在进步。脱离抗战的同胞的文人，我们只见他们在退步在沉落而已。

其次，文化人应该以进步意识为自己的意识，以集体观念为自己的观念。有血有肉的意识形态，是行动的指针、是生活的指导。复次，应该为工作而学习，为侨众的事业而修养。只有这样，文化人才能挣脱旧生活意识的锁链，才能逐步扬弃小资阶级的中心观念——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也门只有这样，文化人才能获得充分的勇气与坚定的信念，来为当前民族的事业、侨众的事业而奋斗！

路的远景是宽阔的光明的。

只要把路上的荆棘榛莽除去！

（载一九四零年**三月五日「新流」**）

从二月份「新流」看马华文运进程 吴达

自己的家乡，是一个四面环海的小岛，那儿曾经被称作世外桃源。事实上，它那幽曲的港湾，漫长而又秀美的沙滩，也委实是胜过马来亚有名的避暑地，那波德申海滨的。因此，从很小的时候起，自己就学会了在海边岩石上听涛声看浪潮的习惯。那汹涌深远的涛声，曾经在好几个夏天引起了自己幼年时代的遐想；尤其是那奔腾到岸边的急流，不怕一切地,无孔不入地打进了岸上礁石的每一个空隙，然后又急忽忽地退出，再引来了更多更大的新潮，把礁石打击得一下下辟拍作响，更加使得自己那真纯的脑袋觉得又有趣、又惊奇。记得每次在这样静坐发呆的时候，再仰起头来眺望远处浩瀚的海洋，总会觉得自己真是太过渺小了。

一九二八到三O年，是紧跟着中国大革命失败后的困难恐怖年头，那是自己的中学时代，可以说是生命史上的启蒙时期。虽然年纪限制了自己对大革命的参与和理解，可是在那茅塞初开的时候，看到了当日太阳社的高擎着革命文学的旗帜，有系统地介绍新兴文艺理论，朱镜我李初梨等人编译了许多生硬的新社会科学名著，尤其是「拓荒者」那一班文化工作者创作了大批反映现实的作品：在思想上也不禁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如今追忆起来，中国的新启蒙运动，「一二九」北平的浪朝，如果没有这些工作者在当日的苦斗，实在是很难有那样辉煌的成绩的。这些人好像是一股急腾的潜流，在那些艰困的年头,无孔不入地打进了岩石的每一空隙，又慢慢地带来了更多更大的新潮，终于调成一滩汹涌的巨浪，转成今日这样的奇观了。

今日在马来亚，也正有着这样一股潜流，在冲击着礁石、在汇集着力量。而且，因为历史已经到了一九四零年，所以那种冲击的气势，结集的过程，也更加来得紧凑、来得急速、二月的「新流」，一共连星期日只有廿九天，可是它却已经成为一个最难辩的证人，确切地告诉我们这个真理了。

刚在五日前的本刊，念皎先生在其「一月的新流」一文中，曾经很中肯地指出了在今年的第一月份，「沉闷的环境在『新流』中只能得到微弱的反映」，更说不到冲破的方法。又提到了在「戏剧问题的讨论」中，还是技术课题的研讨多调于剧运指针的探究，因此认为「与其先讨论舞台装置和演员训练的问题，不如先具体一点的讨论更基本更重要的问题」。可是这两种缺点，在二月份已经开始在填补着了。至于他所提到的优点，如像现实化，适应智识份子和青年读者的要求，使他们有话不致完全无处说等等，在二月份也显得更加切实和具体了。以下，笔者想大胆地拫据二月份「新流」的材料，对当前马华文运发展的进程，作一暂时的初步的总结；并依照个人的浅见，提供一点三月份的中心工作，以与各位朋友共同努力。因为只是一种文运的总结，所以对于一些创作未能正面地发表意见，希望有文艺批评修养的朋友另外进行这个有意义而必需的工作。同时在文运成果的检讨中，更必然有挂一漏万甚至错误的地方，那更要请求各位先进指正。

那么，在二月份的「新流」,马华文运到底有着怎样的收糨；急待继绩努力的工作，到底又有那一些呢？

首先是指出马华文运的基本动向——即现实化的道路。如上所云，在一月间，由于徬徨未定，对于当前这「沉闷的环境」，文化领域还不能有很好的反映和指示。可是到了二月，形势却有着急转瑕下的改变。最初是在初二初三两日，之丘先生写了「离别篇」；强调「感伤的调子应该永远死去」，对于旧伙伴和旧作风，表示毫不留情地割爱，希望他们能够更英勇地迈进。他这样写着：「如若我们能够手儿相握，就紧紧地握一阵。如若不能，我们在精神上来紧紧地一握，但无需乎将头掉转来」。这很明显是继承着鲁迅先生那种「不要悲哀，管你们自己的事」底坚决态度，一种开始而对冷酷现实的战斗作风。紧接着来的，在五日有马力行先生的「文化正解」。在六日有白木先生的「现实两种」。前者极力强调文化战斗性，指出「推进社会的实践」，是「文化的唯一的推进机」；后者揭发马来亚现实的基本动态，号召文化工作者应该负起他们的任务，去「研究，具象和表现现实」，并「依着这些手法来肯定新现实」。这雨篇作品，可说是文化现实化问题产生的酝酿。

第二天，就是七日，力行先生就再更进一步地在「关于文化落后」一文中，指出马华运动进步的可能性和必然性，极力指斥文化落后论者，说「他们或是丧失了为文化而战斗的勇气，或是用落后为理由而掩饰自己的懈怠!」这正是扫荡现实化运动过程中必有的阻碍的第一炮。该文中充份洋着对新运动之胜利的自信。其后到了十二十三两曰，力行先生又在其「谈环境沉闷与文化低落」之溢大作中，再正面地指出文化一时的低落的原因，不能全归诸环境沉闷；相反之，而是应该检查自己努力的程度，最后还正式阐明目前的问题「不是神经质的叫喊，而是理智冷静的处理，创造新方式，找寻新工作，迎接新任务」。可见，一个新运动的提出，在这时已经相当有必要和成熟了。果然在第二天，便出现了之丘先生底「马华文艺工作者的路」，力言「今天摆在文艺工作者的面前，有两条道路」，同时号召大家应该「以清楚的头脑，锐利的目光，坚决踏上」向前的进步的道路，「跟大多数人一起，坚苦奋斗前进的道路」。这一篇可算是现实化问题在文艺领域的提出，不过没有正式提到这运动的名称吧了。可是条件既然成熟，迟早总是要出现的，拾六日之丘先生便正式提出马华文化现实化问题，并予以概念上的说明。笔者自己对这问题颇有兴趣，尤其认为它是当前文运一个重要中心的课题，所以也于廿一日提出了「关于现实化的一个献议」，指出当前现实化运动中心任务，似乎应当是第一、指明现实发展动向，警醒消极苦闷份子；第二，展开具体文化运动，切实推动实践工作；同时认为在开展运动的过程中，「应当力求具体力求利用马来亚现有材料」，应当「强调集体地生活，系统地讨论，个别地负责的工作方法」，应当「煸起热烈的有系统的讨论批评风气，要接触当今马来亚文化领域中已有的创作成果，健全它、繁荣它，使它能更有效地为实践服务。」这是到二月底为止，关于现实化运动这个马华文运基本动向的问题，我们所已达到的阶段。

自然，这一运动还在开始的时期，对于它的定义、内容、任务和工作方法，至今还没有很好地系统地提到。所以在三月份，我们还必须更具体地深入地展开讨论下去，最好能来一两个座谈会，对这一运动的理论体系作有计划地讨论和展开。同时还要把它扩展到本刊以外的其他文化园地，扩展到全马。除此之外，在创作方面的现实化运动，就是说多多创作反映和指示马来亚现实发展道路的小说、诗歌、剧本、歌曲、漫画等等，也是十分必要的。

这是在三月间，我们继续展开现实化运动应有的起码工作。

其次，二月份「新流」的第二种牧获，是逐渐确定马华剧运的路线，并使剧运工作者在思想上遂渐由分歧走到统一，造成今后切实合作的基础。

上面说过，一月的「新流」剧运文章，是技术问题的讨论多过于剧运基本问题。可是在二月份，虽然还是剧运的文章占多数，然而单纯提到技术问题的，几乎一篇也没有，可以说在这一个月的剧述问题争论，主要是以如何争取观众问题为中心，而展开了剧运两个方面的斗争。这一斗争的酝醒，是起于叶冰先生的「论阿英的群莺乱飞」，叶先生在文中指出这一剧作只有消极的同情的意义，不但没有积极性的主题，而且连对腐朽人物的讽刺也说不上。 第二天在「星洲职业剧人的群莺乱飞」一文中，他更于从演出上批评了该剧之后，正面地指出「群萦乱飞的缺点,是限制了演出的效果的。」可知叶先生当初对于职业剧人所走的、由「黑地狱」而「雷雨」而「群莺乱飞」的道路，确实是认为不该的、错误的。恰好第二天，职业剧人方面有臧春风先生，发表了一篇「话剧没有观众」，文中从他们几次演出的收支上，论断屋加坡没有话剧观众，说他们似乎「只欢喜满天神佛、扫把精、女摄青鬼这类神怪片；或者是广东戏、潮州戏。话剧你演得再好，他们也不一观的」。于是紧跟着王催先生在九日以肯定态度发扬了代表另一倾向的「魔窟」底演出之后，十日便再有了菓冰先生的「关于话剧在马来亚的观众问题」一文出现。叶先生在文中除了正面提出开展马华剧运的意见外，特别再明白地提到职业剧人的失败，是因为跑错了方向。叶先生这样说：「至于『雷雨』而『群莺乱飞』上演的观众稀少，那更是难怪的。因为，这不是话剧运动争取观众的正确途径。」所以，到了叶先生这篇大作发表后，对于什么是「正确途径」的问题，已经成为马华剧运应该解决的中心问题了。十三日卜凡先生的「关于争取观众」一文，更明白地指出了「话剧观众的或多或少，主要的原因并不在于戏剧的演出是为着筹赈或是为着自己，而是应该从深入地瞭解每一演出剧本的充实内容，和其社会意义中得到正确的分析。同时也可在演出者对戏剧上演的态度和目的中得到此问题的补充说明」。根据这个标准，卜凡先生便进而举出当前对这些演出的条件上，怎样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方向，而所谓「艺术至上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所走的方向，又是怎样必然要使他们碰壁。这篇文章，可以说是已经从批判中指出了马华剧运的正确途径。

十五日杨序先生也写了一篇「看不到话剧观众者的苦闷」，对叶冰先生的意见再加以引申一下。不过笔者觉得，杨先生的语气，似乎还嫌太过辛辣一点，虽然域春风先生的意见确实错误，但依照他在其大作中最后一段的态度看来，还是大大可以争取的，不妨平心静气一点。于十七日，王行先生又来了一篇「关于文明戏在马来亚」，内中对于估计戏剧工作的标准，虽然提供了许多正确的意见，可是许多地方，好像不免有挖苦或影射职业剧人之嫌，因而反把当初的主要论题弄开了；甚至当时双方存在着的误会，也可能因此而更加表面化和加强。幸好在二十日有「星华业余剧人给职业剧人的公开信」刊出，才以最恳挚的剧运工作者的态度，重开了讨论和合作之门。接着在廿一，廿二和廿三等日，接连出现了白木先生的「今日剧运的两个方向」，又再把当前双方的分歧及马华剧运的正确途径阐明一下，给与双方以考虑和开始「新谈判」的标准。接着还有廿日，廿五两日ト凡先生对王绍清「演剧效用论」的驳斥，使这种过时的错误的戏剧理论无法存在，也是一宗扫清合作阻碍的工作。经过这样曲折周转的道路，终于在廿六、廿七两日，我们能够欣幸地看到「职业剧人的自白」，由路丁、蔡问津、臧春风和杳鹤诸先生负责署名。看过了这个「自白」后，笔者觉得，其他剧运工作者除了对职业剧人的赤诚应予以大大的感佩外，对于他们所吃的苦头一定会大大呆了一下，而对于造成这种苦头的制度，也是一定会更加握紧自己的拳头的。这个「自白」无疑是今后双方进一步互相瞭解和重新合作的一个坚实基础。尤其是夏枫先生在本月底敁后发表了一篇「马华刺巡的进路」，更可使双方理解什么是他们分歧的地方，又在那儿存在新合作的可能性。以上这些对于今后剧运统一的准备条件，可以说已经打了不少的贡献，它们将保证苒度合作后，不至貌合神离，苟且客气，而能精诚共循剧运的正确途径，继续奋斗。

这就是二月的「新流」给予马华剧运的贡献。

今后的主要工作，应该是更进一步地配合马华文化现实化连动的展开，而更深入地发展马华剧运理论体系，建立共同合作纲领。如可能，可依职业剧人诸君提出的意见，恢复实验小剧场，以巩固一个剧运的根据地。对于适合马华侨众要求的现实化剧本，尤应尽可能进行集体的创作。三月摆在戏剧工作者面前的，便是这一些更加繁重艰姐的工作。

最后，二月的「新流」，不仅展开上述雨种运动，而且还曾正面地向马华智识份子指出那儿是他们的出路。笔者在廿八日的「智识份子退到那儿去？」一文中，曾提到「不是走鲁迅先生的路，便是走周作人的路。我们智识份子们，再也没有其他退路了！」第二天之丘先生在他的「进和退的分野」。也力言「不进不退，是没有的,不进也是退。」笔者希望用这些话，来和各位同道共勉之。尤其是已经工作在文化领域中的朋友们，更应该尽量脱掉白手套，不以个人主义的什么专家什么学者的姿态出现，而应该意识地自觉到是一个文化工作者，为着马华文运和明天的光明而参加实践的。这样子才能免掉个人间意气之争，才能切实从工作中得到进步，充实自己，推进工作。笔者提议，在三月中我们应该对马华智识份子的种种相貌，来一个有系统的素描，使人人均能看到自己的原形，而能善自饕惕，力求进步。

还有关于智识份子的读书方法，忠行先生在「学习哲学独白」一文中所痛感到的教训，也是值得我们警惕的。不然，我们便会像一些称为哲学家的人们一样，越读越走进牛角尖里去。

以上，笔者算是大胆地把「新流」的二月份收获作一总结了。笔者相信，从艰苦斗争中播下了这些种子的同道们，今后一定会用更强大的力量来使它们开花结果的。

(载一九四零年**三月五日——七日「新流」)**

话剧中的文明戏问题 啸平

一位在一出悲剧里面以文明戏化的夸张来创造他的角色的演员，受到了批评者的批评，而他觉传文明戏是过去曾建立了很大的功劳，所以，以为文明戏并不是要不得的东西，也是值得提倡的。

关于「文明戏」的存废问题，在理论上、在实践上都是得到了解决，可是，现在还有人在提倡，因此，我便很觉得有写一点感想的必要。

我们并不抹杀，文明戏是以反封建思想的姿态出现的。在清末政治腐败的黑暗时期，一些有志之士，在摹仿一点外洋戏剧形式(文明戏的来源可说是由于日本的新派剧)，便运用着这种能反映了现实的戏剧形式。但是，及后不但被人庸俗的演出，乱七八糟的上演，而且连内容也不加以选择。就是说在形式、技巧上不加以改良，在内容也不能跟着现实的进展而进展。因此，便沦于悲惨的命运，代替它而起的便是新兴的话剧。

那末，是不是旧时的这种文明戏还值得我们提倡的，是不是我们还能迷恋着文明戏一点光荣的，历史而提倡它呢？

这种论调是错误的，这种理论是阻碍话剧运动的，我们要提出清算，才能使话剧有光明的前途。

在这里，我是要提出一个「清洁运动」的口号。就是我们要把话剧里面的「文明戏」份子来个「清洁运动」。因为，文明戏的份子就是阻碍话剧艺术的份子，我们要清算它！

先打一个比喻！关于文明戏和话剧的！

达尔文的进化论告诉了我们：一个人的成形是由于猴子、人猿进化而来的。我们又知道，话剧是文明戏进化而来的，这过程就是说一个人并不是停留在猴子、人猿的时期的，我们进步了，所以就变了人。我们已进化到一个人，是不是还要回到过去，去学习人猿四双脚跑路，不穿衣服呢？也就是说是不是我们在话剧中，还要去学习文明戏的技巧了呢？

有人说，文明戏也是有「表演艺术」的。我不知道，这「表演艺术」是指戏剧的创作，还是指文明戏的演出技巧。

为甚么呢?因为，「表演艺术」应该是指演员的表情、动作、对白等等，以演员的肉体，反其素材去创作剧中的某个角色。但是，文明戏的演员是怎样进行他们的工作的呢？文明戏的演员只可说是在「表演自己」，而不是创作剧中人，创作剧本中的角色！

在这里，不妨再提出几点所谓文明戏的「表演艺术」。

噱头——文明戏的演员不管剧中是怎样的情调、怎样的人物、怎样的环境，就是一个仆人在他的主人哭得很悲伤的时候，他也不会忘记做点滑稽的噱头，必博得观众的欢笑，一而再，再而三，这是不是艺术的创造，是不是「表演艺术」的手法呢？

得意忘形——文明戏的演员不是在表演剧中人，而是在表演自己，他可以直接向观众发一篇的言论，演员愈有「天才」，他的戏剧也愈多，这更不用说到话剧的要读台词了！

糊涂文明戏的演员是时常连自己的戏；连整个戏的故事、情节等都不十分弄清楚便登台，并不像话剧的尊重剧本。

这只是非常简略的提出几点，来说旧日的文明戏的不完美处。

所以，我们要说：文明戏是话剧的障碍，我们要在理论上、在实践上来清算它！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文明戏化的夸张し的一句话，有人对这句批评话，觉得不大明白，那徂得在这里为解释一下。

在悲剧里，我相信如果稍带上文明戏的成份,那就足以破坏那整个的剧情。而在喜剧里面,有时则是宜带点夸张的，如对于讽刺人物的强调，不妨使使手法，以引起观众的嘲笑与憎恨，而不是「文明戏」化的夸张。这喜剧夸张的意思，可抄吴仞之先生的一段话来说明：

「……我们须指出，喜剧里的夸张动作不在引人发笑，正也和其他剧一样是描写的作用，而夸张的鼽作，不过是更明朗、更表面的描写而已，这种的描写，是现实的阴暗面的暴露……。」(见「剧场艺术」)

这是指夸张要有艺术的、现实的、严肃的成份，而绝不是「文明戏」化的噱头、糊涂、胡闹、非现实，非人生的那些动作表情之类。

话剧运动正在展开着，文明戏是整个被否定了！尽管有人在苦闷着「话剧没有观众」，而想以「文明戏」来救济这缺点,但是从纯理智上来说，这却不是前进，而是后退\*不过，总之是要靠真正为戏剧运动的同志们更以努力！更加奋斗！

我们要使话剧不至于如文明戏那末的沦进灭亡的命运，而且更要在这口号下实践。

提高话剧的艺术水准！严格清算文明戏的成分。

(载一九四零年**三月八日「晨星」**)

@吴达《走在前头还是坐在上头？》，1940

有人这样说，所谓通用的成语或是格言，都是人们在生活中，堆积了几十甚至几百年的经验才精练出来的。自己细想一下，似乎并不怎样没有根据。比如「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一句话吧，看来虽然有点过火，甚至在哲学家们的眼里，它还会有点唯心的味道；可是只要我们把它这么一转，说是生活在某一阶层的人们，很不容易摆脱他那一阶层的习气和根性，有时在社会制度或是自然界早有移动之后，他老先生的根性却还一模一样的：那么，不就是既适合而又正确的吗？

读过鲁迅先生的「孔乙己」的，大概都要为那没落的塾师底士大夫架子摇一下头吧？事实上，托尔斯泰的暮年客死他乡，戈果尔的焚稿忧时，不也都是没落阶层跟不上时代，无论个人怎样开明能干，到底都不能不饮恨以终的最好例证吗？

所以，个人的作用，并不是无条件地伟大，绝对地了不起的。

这年头，大家都说是变革的时代，从前为老百姓所敬畏的「士大夫」，现在有点不自在地给人家称作「小布尔」，而且，据说还是注定要没落的。于是，一些受了「新思潮」感化的小布尔，对着现实表示不满，企图跟着澎湃的洪流冲向前去。有些，赤了足，脱了西装大衣的，真的已经跑上去了。可是还有一些，却还是「本性难移」，怎样也脱不掉那白手套，弄得在人堆里、在洪流中碍手碍脚地，自己既不自在，也分散了同道者的心神。这儿，是一些各种各样的，白手套的戴法。了解它们，帮助戴着这些手套的朋友们赶快脱掉，是每个在黑暗中苦斗的人们底任务。

如上所云，这些戴白手套的朋友们，他们已经觉察到自身阶层的没落，明白唯有跟着时代的洪流冲向前去，才有光明辽阔的出路。同时，他们也知道要跟着洪流滚动，心头去掉自己那要不得的根性，另换一副面目。可是由于他们机械地理解大众的生活状态，尤其是忘记自己是生活在资本主义的现社会，外表上不能不有一点掩护。因此，他们认识要脱掉小布尔的外衣，便必须蓬头垢面、衣服褴褛，才算是普罗化、才算是前进。结果弄得奇形怪状，神秘难测，为普通群众所不理解，不敢接近，甚至成为一种明显的目标，招受到意外的打击。于公于私，都成为一种莫大的损失。本来是要移去「本性」的，却反而给本性绊住了。.

封建时代的学者们，为着适应当时的愚民政策，杜撰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鬼话。这服麻醉剂，到如今还是深深地在中小学布尔层发生或明或暗的作用。尤其对我们这些朋友们，更另外以一种极其巧妙的方式表现出来。在基本上，我们不否认这些朋友对于工作的忠诫；可是由于这种鬼话的潜在作用，使他们不尊重他们的同道者，不信任同道者的意见，一切都以为是自己的敁正确，也唯有他亲手干的工作才是最有意义的，别的人们生来便是只好听他吩咐，只配作为附庸的。每次，当他提出某种意见后，如果有别的人们请他考虑第三者的主张时，那他的回答几乎是用同一模型印出来的：

「他懂得什么，那小布尔，就是这么右倾！」

自然，毎次这样说时，他是忘记了自己到底从那里来的，更不会俯下头去把自己身上端详一下的。

由于看不到自己鼻尖以外的东西，不承认其他同道者的在，这班朋友们，顶多是能够自己独自在那儿工作，他不肯把重大的事情交给同道者负责，不耐烦去指示人家怎样做法，更不会意识到应该用工作去团聚好多人、去开展一种运动。在努力戏剧工作的情况下，他只能做导演、做演戏匠，充其量做戏剧家。但却很难成为一个有意识有耐心有计划的剧运工作者。所以虽然自己很努力，但不特不能做到「事半功倍」，反而弄得「七零八落」。最极端最典型的发展，是有一些人还会关在房子里，从书本中去发现「大众的要求」，因而煞有介事地把它高抬出来，叫几个亲信的朋友把它大吹大擂一下，强迫人们认为这是当前最正确的道路。如果有人把他这种高见付诸实行，在碰壁后回来告诉他，那么，他那个模型又会印出相差不多的另一个宝贝了：

「管它干么，少数落后群众的啰苏，不值得重视。」

就是这样，他脑海中的「运动」一天天进步，一天天在那儿更正确，可是群众却也正比例地一天天退下去，一天天追不上了。

同道者一些不可避免的错误，在这班朋友眼中，会放大成为无可救药的罪恶。在他看来，和他在一起的，个个都应当是天生的好汉。尤其对于恋爱，那在他们看来，简直就是等于无耻的变节了。不消说的，在这么一个时期，男女间这些忸忸怩呢的把戏，是应当尽可能避免的。可是，这只有求之于个人的自觉，要使得当事者彻底明白才行。然而，这些朋友们对于一班「情不自禁」的同道，却有的只是迎头痛击，尤其是那些闹爱的朋友们有时批评到他们的时候，那简直像给仇敌侮辱一样难受了：

「吓，说什么英维主义。还不看看自己，不看看自己那美人主义吗？」

真是天大的聪明，亏他创造得「美人主义」这侗词儿。只是，在这么打了一回合之后，事情并没有解决：英雄自英雄，美人自美人，双方各是其是，不愧为「千秋佳话」？

还有最不可宽恕的，是这些朋友们虽然明知自己是为一种百年大业而努力，可是那小布尔的急性病，却使他不愿意承认这是一个艰困漫长的过程，是一个有涨有落的曲线发展；因此，他们毫不留情地把自己的工作当作权威，自己的岗位当成施威暴力和命令的根据地，不愿看到市面的行情，也不顾集体在此时此地的决定。甚至在个别场合，还应用了最无耻的市侩阴谋，联下倒上，结东打西：使得在暴风雨的一艘小艇，水手敷衍抗命，舵手号令失效：飘摇不知何所适从。如果真的要应用『亲者所痛，仇者所快』这个评语，那在这儿真是再适合没有了。古语说得好，「差以毫厘，失之千里」，仅仅由于「一念之差」，这些朋友们今天竟造下了这样重大的罪孽。

这罪孽的根源，到底是怎样来的呢？

我们在上面说过，这是由于小布尔的「本性难移」，由于还没有脱掉士大夫的白手套。这看来是不会错的。但却还不够明显。其实，这些朋友们虽然已经是有意识地在那儿为百年大业，为和煦的舂天而努力，可是在根底上，他们那出发点还不是真纯的，他们献身的决心还是大大不够，甚至在潜在意识中，他们努力的目标，还没有离开「个人的功业」，还是为着满足私人某种或明或暗的欲望。因此，他们不是走在人们的前头，而是坐在人们的上头，不是有意识地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而是抱着屈原当日之狂想，以为「众人皆醉我独醒，众人皆浊我独清」。因此，在作风上，便严重地不知不觉地走上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牛角尖，在意识上，便养成「剥削者层的思想」，不惜为一将之功成而令万骨枯了。

今天，这种毒素，在我们中间，已经相当浓厚普遍了，大家只有程度深浅之分。救治解消之道，只有赶快脱掉这双要不得的白手套，只有移去先后天养成的我们「本性」中的毒菌，从群众的头上跳下来，切切实实地走在他们的前头，诚心诚意地面对着这个艰困的工作，毫不回顾地踏上这条漫长的道路，一面英勇地迈进，顽强地行进，一面还要冷静地自检，虚心地学习，防备毒菌的复发，克服现世诱惑。只有这样，而且也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地免掉没落的惨运，推动春天的赶快到来。

白雪未溶，寒威仍冽，在风雪中奔波的人们，要善自珍重，勿为病魔所纠缠着哟。

（载一九四零年**三月十一日「新流」**）

看了三个独幕剧后 丘山

本月五日的晚上，我庆幸地在「华中」看到不容易看到的话剧演出D这一个演出，在马华剧运上，将添上光荣的一页。参加演出的，是曾在火线上，干过二年戏剧工作的青年男女。他们的演技都在水准以上，他们的经验，更是活生生地最现实的，换句话说：他(她)们是受过炮火洗礼的最前进的剧人。

那晚一共演出三个独幕剧，一，「贼」•，二，「反纳粋」.스一了「放下你的鞭子」(一名逃难到星洲)，现在把我个人的观感ᅳ简述在下面：

「贼」是个富有地方色彩的讽刺剧，以现实的题材，对一般在抗战中还醉生梦死ᅳ不肯出钱的侨胞，痛下针砭。在加强筹赈工作的现在，这剧在星洲演出，可谓「切中时弊」。因为这种现象，此时此地，依然存在呢。剧情方面，也许有人对于那爱国的姊妹花，未能说服她的嫂嫂，会认为不彻底。其实戏剧的效用，有时须故意留点伏线，更能发人深省，何况在现实的环境中，像剧中少奶奶那种人，还正有不少存在假如将她们能看到，或者听人说到这戏的话，让她们自己去反省，岂不更为筒永。再说明白一点，剧中的少奶奶做到给说服了的话，这幕戏便失去讽刺的作用而且会减少戏剧的效力了。

演出方面，舞台装置中的布景、灯光、效果等，成绩都超出本坡过去一般演出甚多。尤其布景的设计，更足为一般剧团取法。至于服装道具的运用，也处处和剧情配合。演员的化装ᅳ我最爱饰母亲的某女士，她原是一位二十岁左右的姑娘，但那晚出现在观众眼前的，俨然是一位中年的「姮惹」，使人看不出一点化装的破绽，这无疑的又是一种成功。

前面已说过，这般演员的演技都是超水准的ᅳ所以在这个戏里面的人物，每个都是活跃的。糊涂少爷、摩登少奶奶，固然演得出色，老爷、太太，也很合身份，那对爱国的姊妹花，有的是天真和热情，作为全剧重心的「贼」先生，表情深刻，说白沉着有力，由他一人成为全剧的高潮，确实难能可贵。本来这个戏的对白很多，是相当难演的，譬如那位「贼先生」在诉说他的悲惨遭遇时，其他的演员,如果没有反应，或者反应得不好」场面一定会沉闷松弛，这个高潮会无从造成，而全剧也就会失败了。看了这幕戏以后ᅳ更觉得演员的演技水准,是可以决定个戏演出的成绩好坏的。第一个独幕剧「反纳粹」ᅳ这是脱胎自苏联革命初期反抗压迫势力的一个象征戏，它的特点是用音响来加强剧情,那批被压迫者的沉雄的呼声，打动观众的心灵，而引起共鸣，同时可以激发反抗的情绪。可惜饰纳粹首领的ᅳ说白的声音不够凌厉，动作表情也不够凶恶，而那代表武力的卫士装束ᅳ如果能穿起盔甲，当比较威武些。还有一点，既然那饰魔王的头上有卍字徽，为甚么那卫士不对他行纳粹礼？这是比较明显的。就是舞台装置和表现的情节，也似乎太简单了，这也许是他们临时才想出要演这戏，所以显得各方面都不甚完备。

「放下你的鞭子」在星洲上演，已不知有过多少次，但要找出像那晚演出的精彩，我相信每一个看过的人，都敢负责说一句「没有」。

(载一九四零年**三月十一日「晨星」)**

看了三个独幕剧后 丘山

本月五日的晚上，我庆幸地在「华中」看到不容易看到的话剧演出D这一个演出，在马华剧运上，将添上光荣的一页。参加演出的，是曾在火线上，干过二年戏剧工作的青年男女。他们的演技都在水准以上，他们的经验，更是活生生地最现实的，换句话说：他(她)们是受过炮火洗礼的最前进的剧人。

那晚一共演出三个独幕剧，一，「贼」•，二，「反纳粋」.스一了「放下你的鞭子」(一名逃难到星洲)，现在把我个人的观感ᅳ简述在下面：

「贼」是个富有地方色彩的讽刺剧，以现实的题材，对一般在抗战中还醉生梦死ᅳ不肯出钱的侨胞，痛下针砭。在加强筹赈工作的现在，这剧在星洲演出，可谓「切中时弊」。因为这种现象，此时此地，依然存在呢。剧情方面，也许有人对于那爱国的姊妹花，未能说服她的嫂嫂，会认为不彻底。其实戏剧的效用，有时须故意留点伏线，更能发人深省，何况在现实的环境中，像剧中少奶奶那种人，还正有不少存在假如将她们能看到，或者听人说到这戏的话，让她们自己去反省，岂不更为筒永。再说明白一点，剧中的少奶奶做到给说服了的话，这幕戏便失去讽刺的作用而且会减少戏剧的效力了。

演出方面，舞台装置中的布景、灯光、效果等，成绩都超出本坡过去一般演出甚多。尤其布景的设计，更足为一般剧团取法。至于服装道具的运用，也处处和剧情配合。演员的化装ᅳ我最爱饰母亲的某女士，她原是一位二十岁左右的姑娘，但那晚出现在观众眼前的，俨然是一位中年的「姮惹」，使人看不出一点化装的破绽，这无疑的又是一种成功。

前面已说过，这般演员的演技都是超水准的ᅳ所以在这个戏里面的人物，每个都是活跃的。糊涂少爷、摩登少奶奶，固然演得出色，老爷、太太，也很合身份，那对爱国的姊妹花，有的是天真和热情，作为全剧重心的「贼」先生，表情深刻，说白沉着有力，由他一人成为全剧的高潮，确实难能可贵。本来这个戏的对白很多，是相当难演的，譬如那位「贼先生」在诉说他的悲惨遭遇时，其他的演员,如果没有反应，或者反应得不好」场面一定会沉闷松弛，这个高潮会无从造成，而全剧也就会失败了。看了这幕戏以后ᅳ更觉得演员的演技水准,是可以决定个戏演出的成绩好坏的。第一个独幕剧「反纳粹」ᅳ这是脱胎自苏联革命初期反抗压迫势力的一个象征戏，它的特点是用音响来加强剧情,那批被压迫者的沉雄的呼声，打动观众的心灵，而引起共鸣，同时可以激发反抗的情绪。可惜饰纳粹首领的ᅳ说白的声音不够凌厉，动作表情也不够凶恶，而那代表武力的卫士装束ᅳ如果能穿起盔甲，当比较威武些。还有一点，既然那饰魔王的头上有卍字徽，为甚么那卫士不对他行纳粹礼？这是比较明显的。就是舞台装置和表现的情节，也似乎太简单了，这也许是他们临时才想出要演这戏，所以显得各方面都不甚完备。

「放下你的鞭子」在星洲上演，已不知有过多少次，但要找出像那晚演出的精彩，我相信每一个看过的人，都敢负责说一句「没有」。

(载一九四零年**三月十一日「晨星」)**

评三个短剧 叶平玉

(一)贼

「贼」是一幕很有效果的戏，刻绘出当地华侨的家底生活，这家庭逍遥海外，绝未感受中国战事的威胁，直至两个女儿企图把家里的金饰银器偷去筹赈以后，才把他们惊醒过来。 女儿的偷窃行为被发觉后，她们姊妹俩终于说服了家庭,使他们在车乐中觉悟起来。

不料这说服的工作却打动了一个真贼的心，这真正的贼偷了一件银器，但他以为国家和难民的需要，比他个人的需要迫切得多，于是他出来自首，宁愿把他偷去的银器交出来，一齐送到筹赈会去。

扮饰老太婆的某女士，确已表现了典型的侨妇人。王萤女士饰少奶奶，她把个人的享乐太重视了,反而轻视了民族的解放事业ᅳ这是一个难演的角色ᅳ王女士演得维妙维肯。

(二)反纳粹

这是一出「活人画」，用象征的手法，指出侵略者的没落，被压迫的浮虏的呻吟与乎愤怒的吼许三个短剧叶平玉声，给观众一个很深刻的印象，特别是接近高潮的一刹那，当俘虏粉碎了他们的枷锁的吼声，当侵略者从皇座上跌下来的时候，印象尤为深刻」效果很强。

(三)放下你的鞭子

这是一出以街头作背景的剧，描写一群（三个)流浪的江湖客，以宝艺来谋生计,故事发展是这样的，正当那个卖唱的女孩子没有气力表演下去的时候，激起了江湖客的愤怒，举鞭欲挞女孩子旁观！青年抱不平，起而干涉，经过女孩子和老头儿的口述，才知道他们原是父女俩，从战区逃出来的难民，在顚沛流离的苦状中过日子。

戏剧的结尾，给观众ᅳ个有力的启示，即一切不幸的事情，并非是「天」或「神」来主使的，而是「人」，所以除对「人」报复外，别无第二条路。

全剧中，以扮老头子的最多才多艺，他不但细心地刻绘了剧中人的个性，而且还有许多喜剧的小动作，那可歌可泣的表演技术，确是值得赞扬的。

总之，最后的一个独幕剧，角色分配得当•>充分发挥了演员的演剧的天才，整个戏的演出水准是十分卓越的。

(载一九四零年**三月十一日「晨星」)**

@免升《马华丈化为甚么要现实化？》，1940

社会文化如果像「空中楼阁」或「海市蜃楼」，虚无飘缈，神秘莫测，也许可以脱离现实，在它的领域里找不出一点现实的烙印和痕迹。但是，这样的文化，在人类文化史中，至今还没有发现到。有吗？就是从前英国唯美派文学家王尔德和中国的「第三种人」苏汶之流所希求的。他们憎恶现实，梦想「自由」，结果，前者晩年忏悔，后者却自由到替敌人宣传「文化」去了。所以现实好像天罗地网，少数人再想把文化占有，希望它「不染红尘」，结果只有徒劳而已。人类历史上的每一时代的文化，都必然受着时代现实的影响和制约。

然而，自发的被动的接受现实的影响和有意识的加强现实化的倾向，两者之间，相差极远C前者最好只能成为人类社会的一面「不坏」的镜子；后者却是社会变更的武器。因此，文化现实化是任何地方的社会文化运动的客观要求，在马来亚提出，也就是希望马华文化能够发生武器的作用。

这是马华文化现实化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这个问题在最近才被少数人提出，这丝毫不是偶然的。首先因为世界和我们周围的现实发生很大的变动，广大的侨众要求理解这变动后的繁复的现实.，就是每一个文化人本身对于这一巨大的变化，也不能有正确和详尽的理解。有的把它简单化了，认为现在是以前的什么时代，只要干脆的给它一个否定就好了.，有的却给它教乖了，多多少少畏缩起来了。所以马华文化现实化的一个意义是要求每一个文化人面对现实，受现实教育和锻炼，然后才能负起现实赋予我们的课题，转而教育广大的侨众，使他们睁开眼睛，理解现实。然而，目前马华文化的各部门，无论是文化、教育、学术的脱离现实的倾向，真是可惊得很。有良心和有警觉性的「教书匠」，常常会感觉到：「我教的是什么书？是人的活智识，还是神鬼的天书？是中国化的书，还是不中不西甚至西重于中的书？」写小说的朋友，现在还写机工回国和救亡工作中的男女「罗曼史」的故事。诗歌变成抒发诗人高尚玄妙的情感的工具。这一种「世纪末」式的情调，真难得地还能在马华文坛中大量的给我们看到。例如，在一首提名为「窗」的诗中，诗人这样的写道：

在无幔的窗之内，

我有一颗无花果的梦。

而今已像卧在沙窗上的黄鲿鱼了。

窗之外有星月照临了孝廉，

便烦灵魂伤悼了，

蚊子的繁乱的和鸣

是梦之子孙呼枪吗？（见三月二日马华日报副刊）

我读了又读，还只能模糊的知道原来诗人是失恋了！失恋后的心灵当然是需要抒发的。但是什么叫做「星月照临了孝廉」「便烦灵魂伤悼了」和「梦之子孙」呢？恐怕只有诗人自己知道。这样的诗，真是牛角尖里的低吟。牛角壳那么厚，又是在尖端，当然外界激动的风波是传不进去的。至于研究学术的朋友们，如果能够埋头克苦作深入的研究，在马华文化的现状中，固然是难得的，可是如果不用现代人的眼光或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研究南洋历史，不用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去处理南洋地理，这样研究出来的历史地理，最好只能像国内学者的浩瀚多沿的巨著，等到现代人真的需用之于实践时，还得下一番整理发掘的苦工。这样的研究，可以「娱情」、可以「养性」，但不可以有效的服务于社会。到现在，我们还没有一本观点正确史实详尽的华侨历史，或一本马来亚经济的书。甚至关于目前巨大的政治经济的变动，都没有给予严肃的注视和合理的说明。新的事情几乎每天发生，人们的生活逐渐低下，我们的经济学家们为什么不应用他们的学术武器来个究本清源的工作，使受苦受难的人们知道自己苦从何来或祸从何起？我们的「哲学家」们平时背念的「主观」「客观」「物质」「思维」「矛盾统一律」「质量互变律」「否定之否定律」和「本质与现象」「形式与内容」「根据与条件」等等，现在为什么不应用这些定律和法则来研究：目前的「客观」究竟是怎样的「客观」？「主观」究竟是怎样的「主观」？主客观的对比究竟是怎样的？在什么条件底下主客观才能统一？或者，目前马来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这一个矛盾是通过什么路径而体验质量的互变和否定之否定？目前社会上的许多现象的本质是什么？它怎样规定现象，现象又怎样的反作用于本质？

我希望能够有充足的时间，做个半年来马华各报社论、各报副刊文章的统计；来个半年来演出剧本和唱出歌曲的调查。在这一工作完结以后所显示出来的半年来马华文化的全貌或「半」貌，一定更为鲜明和具体。然而，现在我们是不是可以说：以前的马华文化已经是脱离现实，或成为祖国文化在马华经过歪曲和阉割后的「再版」；半年来简直是和现实「背道而驰」，和现实成为「剪刀式」的发展。现在，连「再版」的工作也不要了，无关马来亚的作风是更加猖獗了！

我们，「先知先觉」的文化人们！我们「知」到何处？「觉」到何处？我们既不是「先知先觉」，现在简直是故意「装聋作哑」，等到「久而久之」，也就变成真聋真哑，无知无觉，四肢五官「麻木不仁」了。我们既然「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不能劳力，而又脑不思索「笔不代枪」，那社会要我们干什么？大众要我们干什么？

想想看！有这么多的侨众，生于斯、养于斯、世代繁殖于斯。他们失去祖国「母亲」的照顾，祖国文化的哺养。从过去到现在，都是从「孤苦伶仃」受着欺凌迫害的千辛万苦中长大起来。我们却不能创造适合于他们的文化，给予体贴和慰藉，指点和鼓励。反轻蔑他们、漠视他们、中伤他们；和他们之间，划开一道巨大的鸿沟，不管他们的遭遇和他们中间的现实。名为「骨肉」同胞，实际上不仅「痛痒不相关」，甚至刺之笔，「鸣鼓而攻」。反躬自问，于心何安？

这一切的一切，都是说明目前的马华文化是多么迅速地跑向牛角尖，多么可惊地脱离现实。为社会、为自己，都不应该让它自然发展下去。于是为了制止这种巨大的危机，才提出马华文化现实化的任务。

{载一九四零年**三月廿日「新流」**）

@刘宾《论马华文学创作的「现实化」》，1940

引论

「环境的沉闷」、「文化的低落」，这似乎是许多人近来所共有的同感。我们试看一下这几个月来马华文坛（如果马华也算有文坛的话）的活动。的确不能不承认是有这样的「现象」。马华文化活动，一向都落在现实的后头，这是无可讳言的事实。虽然在这三十个月来，马华文化运动，无论在质和量方面都有相当的进步，但它却始终还赶不上现实。这最大的原因就是文化工作者还没有和国内的文化工作者一样，切实地和大众生活在一起。英勇地参加实弹的生活，空前的团结在一起，因而不能从斗争的经验中，现实的提炼中，建立起马华文淮运动的理论体系。马华文化工作者一贯地还是孤立地、个别地、最多是小集团地走着自己的路。在过去，我们虽然提出了「马华新启蒙运动」的问题，然而只有关在书房里写出来的「指导理论」，我们也曾提过「通俗文学」的问题，但也没有从马华现实的需求中确立文学的路线，只有搬出理论和填公式的作品。

不过，我们不能苛刻地怪我们的文化工作者。回看中国，承受了四千年旧文化遗产和有了二十年新文化运动的成果的文化运动，在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到来的当儿，也还是混乱的，一直到「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提出，文化工作者分布到战场和广大的后方去，他们深入了现实生活的密林，他们「确实认识了军士人民与廿年来的新文艺怎样缺少联系」（老舍语），于是在最近文艺的「民族形式」才被提了出来。同样的，马华文化工作者，在过去卅个月当中，没有建立起它的理论体系，而在最近几个月来现实变得太快了，更使一部分的文化人不知所从。而另一部的文化人却更加明瞭了他们工作的方针和任务，改变了他们的作风、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在文坛上便显得寂寞了许多。但这沉默并不是可悲的，它是新的工作将展开前的一刹那的寂寞。果然，在最近「马华文化现实化」问题被提出了，现实化的提出虽然并非有什么新奇，而是「现实主义」的具体的再提出，但它是比以往进到了更新的一个阶段，它特别注重了马华的「现实化」，而不是现实主义的理论概念的搬场。免升先生在「甚么叫做现实化」一文中有过这样的结论：

「艺术文化本不能脱离现实，但今天我们所提倡的现实化的任务，不仅是说明，主要的是切切实实地干。所以，在这一意义下的现实化，不是现象化，是现象和实质的一致；不是纯粹被动的反映，是在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之下的主动吸取.，不是个别化、孤立化、繁琐化；不是割断现实的内在连系而是反面的反映现实，不是无分时间与空间而是在时时刻刻的面对今天和照顾特殊的地方性」。

这结论是正确的。因为免升先生是辩证地运用了新现实主义的方法来建立马华文化运动的新的理论。这是马华文化理论体系的雏型。

卢卡契在「论新现实主义」一文中有一段说：

「当我们讲到现实主义的时候，我们必须知道，这自然不是现实主义的现代的歪曲而狭隘的概念。在现实主义底下，我们所理解的，是现实各主要特征在文学上的真实的表现，由内容的观点上看来，这是：现实主义是把握而反映那些真正主要的特征的。由形式的观点上看来，这是说，那些特征是表现在活现的人物，辉耀着真正的生命之光的人物的形象里；也就是说，在个别性格与它们的个别遭遇里充分地具体表现着人类生活的本质的运命。」

免升先生的结论和这是一致的。不过免升先生那篇文章只提出了「现实化」的一个具体的概念，还没有更进一步地讨论到「现实化」的文学创作实践诸问题。所以，在这篇短文中，我想基于「现实化」这一方法来谈谈文学创作方法上的一些问题。

让我们冲出狭隘的圈子

到今天，我以为已经不是向作者提要写甚么的任务问题的时候。因为，在过去卅个月来，我们已经见到我们的作者，除了极少数的人以外，没有一个人会把写作的主题离开抗战的。最中心的是怎样检讨出过去的缺点，怎样来更形象化地表现多样的主题。

怎样把握和反映现实的真正特征。

在中国，战争爆发以后，绝对大多数的作家们从狭窄的束缚里被解放出来，各各向着实际生活里面突进，而且各各在自觉的意识里面开始了文学活动。但是在南洋，却有了恰恰相反的情形似的。他们为了「一切服务于抗战」的口号，各各从较大的视野中聚集到狭窄的束缚里面去了。我们试看三年来所发表的作品，无论是小说、报告、速写、诗歌、戏剧……等，他们的主题，都离不开除奸、抵货、筹赈、宣传。几乎所有的速写，报告都写卖花和宣传队。小说是写筹赈和除奸的事件。戏剧也有这样的倾向。当然，我们不能否认，这是马华现实的特征。我们不反对作者写这些的东西。但是不是除了这些，我们就没有别的意念——主题可表现呢？不是的！除了这些之外，还有许多许多可以表现的意念，却没有被我们的作者表现出来。

这里主要的原因，当然是由于马华文艺工作者没有深入现实的密林。但同时，有许多文艺工作者机械地解释了「抗战文艺」。他们以为只有和抗战有最直接影响的文艺，如写除奸、抵货、筹赈、宣传等，才是抗战文艺，除此，就是与抗战无关了。每一个作者因为过于顾及狭隘的「抗战」主题，竟形成了把过去较为广大一点视野都自遮蔽起来，聚集在一个狭隘的概念中了。于是，几乎所有的小说都表达筹赈，每篇速写布吿都写卖花队和宣传队，每个剧本都表现除奸事件（当然少数是例外地触及了别的东西）。

现在，我们的作者必须知道，「抗战文艺」不是那末简单的概念，它是民族解放战争时期中的一个创作口号，不是一个创作手法，我们的创作手法必须而且必然还是现实主义的，在民族解放战争的过程中，每一个中华民族的子孙在这大时代中生活着，他们的生活，无论是任何方式任何现象，都对于抗战有关。鲁迅先生早就说过：「在今天我们连吃饭、恋爱……都和抗战有关的。」这是最可宝贵的指示。

我们的作者，必须要在马华各阶层的生活中发掘多样的主题。尤其是最近半年来，马华生活上受了空前的改变。在这改变中，多少可歌可泣的事实可给我们作者写呢？还有，在这改变中，多少英雄的中华儿女在为救亡作了绝大牺牲呢？还有在这抗战过程中，一些民族失败主义者、汉奸败类，在怎样地阻碍抗战的神圣工作?这些都是我们的作者绝好的主题。可是，它没有在我们文艺中反映出多少。

文艺大师对我们指示：「现实主义的文学，必须尽产婆和掘墓人的任务。」我们的作者必要冲出以前狭隘的圈子，扩大我们的视野，从马华各阶层各样式的生活中去「把握和反映那些真正主要的特征。」

这里所谓「真正主要的特征」，就是免升先生曾经在「新流」上提出的：「不是现象化；是现象和实质的一致」。就过去我们的作者所写的那些除奸、抵货、卖花的事件中，有许多的确是我们的作者只描写了事件的现象，没有抓住它的未质。在目前马华生活是在两重战争之下，如果我们的作者还只抓到一些现象，那是非常可悲的事。自然要把握到现实内层的实质，这是必须要求作者有「正确的世界观」。

从「事件」的描写到「人」

作者单从狭隘的圈子里解放出来，如果还是拘泥于主题的表达、「事件」的表现，也是一样不够的。在过去的文艺作品中，我们的作者多数是描写着一个「事件」，构成这事件的主要的人，却只是模糊的形象，这在速写、报告、戏剧中表现得最显明。在剧本中，马华剧作者为了拘泥于「斗争」往往是仅仅顾及主题的重要性，先构思了一个要表达的主题，然后凑上一些人物，这正如特里尼奥夫所说：「这不是人生，不是现实。在活舞台上是些木头人、纸糊的英雄，而不是活的人。」就叶尼所写的一些街头剧来说，也只是写了「事件」，没有人，如他的「耳朵」，「大家一条心」，如他自己所说的一样，这只是「典型的事件」而已。

我们的文学先进们早就不止一次地向我们指示：

「描写典型事件里面的典型人物」。

茅盾先生也曾向我们的作家们喊道：「写人，写人，第三个还是写人」！

创造人物典型的问题，在中国，不论过去现在都还被热烈地讨论着，在马来亚，也曾一度被提起过，但这一重要的课题，却没有为马华作者多大的重视过。

所以，在今天，我们提出马华文学创作的现实化，就必须要求我们的作者致力于创造马华人物的典型。这里，我们特别要注意，我们不仅创造人物典型，而还要创造「马华」人物典型。「不是无分时间与空间，而是时时刻刻的面对今天和照顾特殊的地方性」。

当然，我们不能一口抹杀说，过去马华文艺的作品没有创造过典型，而只是不够细微、不够完整。现在，摆在作者面前的是无数的英雄的人物，如站在救运前锋的青年、回国效命的机工、两重战争下生活的市民群、坚持抗战的工友.，在否定人物方面，抗战三年来，我们发现了无数发国难财的骗子、对抗战动摇的饱食者，自以为安居于堪察加的知识分子、往上爬的升官主义者……这些人，都是我们的作者所应当写的，但还没有完美的创造出一个典型来。

所以，现实化的马华文学，必须从这方面去努力，反映出马华全面的生活，「要表现新时代曙光的典型人物，也要暴露正在那里作最后挣扎的旧时代的渣滓」。

归根到底还是要深入生活

作家要想反映和把握现实生活真正主要的特征，要创造马华人物的典型，归根到底，却还是要作者深入生活的密林。不然，还是一无所得的。

高尔基一再对我们警告：「写你最熟悉的东西和人」。基于这一点，我们马华写作人就只好写身边琐事，只好依旧束缚在狭隘的视野中了。因为马华写作人，一向就没有和现实生活取得融洽，他们只关在房子里翻副刊、钻书本，去攫取他们的材料（自然也有是例外的）。历史早就证明，这样是不能创造出伟大的艺术作品来的，这一点我们的作者早就理解了的。

但他们虽然理解了这一点，却大多数人都还不肯脱下他那旧手套，不肯脱下他那件文化外衣。

对马华的现实生活，采取一种旁观的、超脱的态度，甚至有些简直逃避生活，而又要在洋房中指挥千万的青年怎样去生活。你说他没有生活实践，他就回答你：「写作就是我们作家的生活实践呀！」这种人，是必然会没落的、必然甘为时代所抛弃的。

吉尔波丁在「论我们时代的文学批评」里也说：「离开生活，不参加生活。不想知道生活，而且在生活中不能决定态度的作家，是不能正确地描写生活的。」

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积极地参加生活，站在改革生活立场上去把握生活，是作家创作的泉源。所以，马华文学创作的现实化是决然要求作者改变生活、深入现实生活的密林。不是仅仅停留于「理解」的问题。

（载一九四零年**三月廿八——四月二日「新流」）**

@思明《抗战文艺与战争文艺》，1940

在这抗战已进入准备反攻的艰难阶段的今日，我们尚看到有些人在写着无关抗战的文艺！

关于这方面的写作人，他们并非表示不关心抗战；他们是拥护抗战，他们亦承认文艺应为抗战服务，而他们所以写出无关抗战的文艺来，据说是有不得已的苦衷的，他们的理由有二：

第一，马来亚没有中国那样热烈的战争场面，没有炸弹大炮的高响，亦没有战壕避难室等战争状态，更不会看到难民的流离失所的惨象……客观现实是这样，我怎样能写出抗战文艺来阻？

第二，设若我们凭想象，来描摹战争、来写飞机大炮，但根本抗战文艺已成为「轰轰轰」的公式化的文章，这些文章，人家已看得腻了，我们又何须再浪费笔墨？

他们头头是道，像很有理由似的。彷佛南洋是不应有「抗战文艺」这一口号。这里，首先我们要明白「抗战文艺」是不是指写飞机大炮、战争场面，以及直接为战争所影响的事物这个范围呢？如果答复是肯定的话，那么我们的「抗战文艺」这个名称，应该是改为「战争文艺」，那才确切！

由于客观情势的决定，作为我们「抗战文艺」的这一口号，它的内容应是尽情暴露敌人的残暴与罪恶，发扬统一战线，巩固抗战的队伍，以及反映在战中群众的实际生活，战斗生活等，由此可知所谓「抗战文艺」活动的范围，并不是那样的狭隘，而是很广泛的！

那么在南洋，有没有这些客观的现实存在呢？我相信作为一个有良心的华人，尤其是感觉较为敏锐的写作者，总不会否定的吧？

我们总不会忘记敌人「以华制华」的阴谋，到处利用汉奸的毒计；我们亦不会漠视侨胞的义卖义捐的感人场面。我们无可讳言，在各帮派与各团体间，我们正须要加强与巩固统一战线；而奸商的买卖敌货；救亡青年的英勇活动……这些都是急待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去努力反映与鼓励，我们怎能把这些宝贵的题材轻轻掉过，而把有用的笔放到牛角尖里，说在南洋不能写出「战时文艺」呢？

其实有关抗战的材料，不但是这些，简直可说到处都是。鲁迅先生曾铿说过中国人的吃饭、恋爱，都和敌人的侵略有关系。所以我们的作者，如果愿意把他所写的东西，自觉地把和外来侵略所发生的关系发挥出来、表露出来，这对于抗战既有关系，自然亦是「抗战文艺」。此外再加其他侵略主义国家的态度、国际公正人士的同情等，亦是我们在南洋的视野所能及的范围。无论如何，我们是不能把抗战的责任推开，而把「抗战文艺」规定在「战争文艺」里头。

最后，说到公式化间题。抗战以来，一般文艺作品的表现，的确存在着许多缺点，但这不是「抗战文艺」本身的罪过，茅盾先生已曾指出：

「抗战文艺』不应当在歌颂壮烈的行为这圈子里自己束缚自己。我们描写点要异常扩大，我们需要激昂慷慨、悲壮英武的内容；但我们亦需要嘻笑怒骂的内容，「抗战文艺』的题材，应当是广博而复杂，什么都有。」——文艺大众化，由此我们可知道「抗战文艺」并没有叫我们写公式化.的文章，亦没有叫我们去走狭路。我们既然是华人，我们既然知道懂得文艺应为抗战服务，就应该切实的投入抗战的阵营里，仔细的把「抗战文艺」来研究一下，不要有意无意的把「抗战文艺」的意义歪曲！我们应该认明：

「抗战文艺不是战争文艺！」

（载**一九四零年四月二日总汇报「文会」）**

@桃木《漫谈诗歌大众化》，1940

诗歌大众化的问题，在几年前已经就为前进的诗歌工作者所注意了：穆木天、蒲风等，不但注意到，而且勇敢地、大胆地的实践着。时代的巨轮、烽火的燃烧，也使诗歌工作者不期然而然的走上了前线，深入了农村，与「上等人」习惯上视为「下等人」的兵士、农夫的大众，日见接近起来。大众的热情、大众的诚挚、大众的生活、大众的朴素、大众的勇于任务诗歌工作者以及前进的文化人，都会受他们所感动的；倭寇的侵略、奸淫屠杀，用尽其最大残酷的非人性的行为，以及我民族的同仇敌忾，奋勇杀贼，可说尽人间愁苦哀乐、可歌可泣的事情，都在这时代里表现在我们的眼前。除了他是一个失了理性的人、一个汉奸、一个败类、一个国家民族的罪人，一个认贼作父的狗种之外；不论何人，都会愤怒、都会痛恨、都会奋起而为我国家民族、为我同胞人类，向我民族的仇人——日本法西斯蒂搏斗的，都会不能缄默而怒吼叫喊的。

诗歌大众化，是时代进化所必然的产物，而不是被一般认为「标新立异」的死硬派所能抹煞的。艺术至上主义者，他的背脊被艺术至上的死尸压弯了，但是他固执着、保守着，不愿意把那死尸卸下，所以他对诗歌大众化，也就任意的加以侮辱与鄙视，同时也就指责诗歌大众化的许多不是，而他对于「抗战诗」尤其表示不满意，有些人反对「抗战诗」；有些人说：「抗战诗」是「八股」、有些人说：「我不写抗战诗」，这一方面是由于他的固执，一方面是他的生活还和抗战距离得太远，同时，也没有明白「抗战」及「抗战诗」的意义。

「全民抗战」与「全面抗战」，这两句话，在现在可说是相当普遍的，可是一般人好像只有说说而已，而没有更深一层的思想下去的。所以他对于「抗战」及「抗战诗」的认识就很不够，他为「抗战」是前方战士的事情，而忽略后方民众的工作，他对于「抗战诗」也认为只是「杀！杀！冲！冲！」的口号化，而没有明白大众的一切生活，是完全与抗战有所关系的。我们的家乡为什么受敌寇所蹂躏呢？我们的父母，兄弟，姊妹，亲戚，朋友……为什么流离失所呢？我们为什么逃难到南洋？我们的国家民族，为什么被敌宼所侵略？我们的同胞，为什么受敌寇所残杀烧掠、奸淫刼夺呢？这能够说「抗战」与我们无关吗？能够说「抗战诗」除了「杀杀！冲冲！」的「八股」之外，没有其他可写吗？所以「诗人」们应该把眼光放远，把艺术至上的死尸舍去。

其实，诗歌大众化，以及抗战的诗歌，并不是抹杀艺术的、并不是降低艺术的；相反的，诗歌大众化，是提高艺术的。诗歌是语言的具体化，诗歌是感情与理性的表现与发扬，艺术至上的「诗人」，他只能堆砌那些枯死了的字眼，只能发抒他个人（以及和他同样的少数人）的悲哀的情调。所以他所写的东西，是腐朽了的废物，和大众所需要的是距离得十万八千里的。顶多是他个人认为满意，以及他一些少数的同道认为「很好』，此外，没有作用。这在民以士为首的封建时代，或许可为步上「青云之路」的「高升」阶石，但是现在已是「农工商学兵」的时代了，「诗人」们正不必以「书香」及「天才」自豪吧，大家都从学习中进步的。如果叫你「书呆子的诗人」，做一张象样点的书桌，而你连斧头也未执过，你一定是摇头走开的。那末，「诗人」有什么恃别呢？现在再谈一谈大众化与艺术的关系，如果大众化而没有艺术，只有「八股」与「公式」，那也不能成其为诗歌的（但初学者患着「八股」与「公式」的毛病，也是属于难免的）。大众化的诗歌工作者，是用他的艺术，写出大众的情绪、写出大众所需要的东西，所要说而苦于说不出的意思；同时要提高大众的认识，提高大众的文化水平，决不是「见一说一」，「听一记一」的。因为在封建遗传下的大众习惯中，有许多意识是应该予以纠正的（如迷信命运等），有许多言语应予以扬弃和补充的，所以大众化并不是抹杀艺术的。而是提高艺术的，但它绝对不是背着死尸不放的「艺术至上」的！

（载一九四零年**四月十六日「文会——大众诗歌论文特辑」**）

@

欣木《大众诗歌创作的我见》，

创作大众诗歌，我以为比作其他诗歌还要困难，原因是大众诗歌需要通俗；而通俗的条件，必须多用大众口头语，以及粗壮而有力的声调，才能够激发大众的热情，和适合大众的兴趣，而为大众所爱好。粗壮的声调虽然可以从音韵中学习得来，但那些大众口头语却是从实践经验中创造出来的。因此大众诗歌的作者，必须多和群众接谈，并时常留意他们的言谈，从生活实践中学会许多现成的口头语。诸如「咸鱼青菜，朝晚都爱」，「要打鬼子，拿刀拿斧」一类的俗语，致力于大众诗歌的朋友们必须多留意。

其次就是须利用民间流行的各种情调——淫荡的除外——最好多采用毛诗「兴、比」的体裁，渗进大众悲愤的呼声，用铁一般坚实的字眼，暴烈粗壮，像供炉里的火花，像铁匠的铁缒，一句句、一声声，尖刻锋利，钻进大众的心窝去，把凝结而顽固的封建自私的硬块，从他们的内心挖开，然后大刀阔斧地劈出一条通道让大众前进。但欲达到上述的目的，必须了解大众被压迫的程度，和各种不同的生活状况。惟有这样，才能利用他们四周围环境的事物，来启发他们「求生」的直觉。因此致力于大众诗歌的朋友必须深入群众，了解他们的生活与要求，高尔基的成功的诗歌及其一切杰作，便是这样创造出来的。

（载一九四零年**四月十六曰「文会——大众诗歌论文特辑」**）

@葛力纯《论马华诗歌大众化的实践》，1940

诗歌是文艺领域内一部门，而且是最富有煽动性，和最容易普遍地深入到民众中去的一种文艺形式。配合着文艺大众化的开展，大众诗歌的创造，也形成当前迫切的要求。截至目前，在国内关于大众诗歌的创造，已产了不少成熟的成果；然而，我们是生活于马来亚的，文艺工作者若不否认文艺在地方性上所课予的任务，那么，在目前马华文艺工作者，对大众化这一课题（以整个文艺上说，不管质与量的方面），做到了什么程度呢？今天这个疑问的提出，该令马华文艺工作者有所皱眉吧？虽然，在过去的一、二年来，在文艺大众化的工作上，也有着我们尽过微薄的劳力，但归究成果，却是稀少的。因此，展开马华大众化文艺这一工作，仍是一个迫切的课题。而马华大众化的文艺，要先取得广大民众的反应，展开马华诗歌大众化的实践，更是迫切的第一步。

究竟，展开马华大众诗歌的实践，要依据那几个论点呢？大众化的理论在国内一般先进已提出了许多具体和正确的论点，这些我们都可作批判地利用，适应马华社会组织的特殊性，在实践时，笔者的意见以为：

一，内容：马华大众诗歌的内容，当然要以文艺的本质，以现实作为据点；同时，为着我们的工作能深入到大众的阶层，首先，我们的工作者，要先理解马华社会的内层组织，与其社会背景。

马华社会的大众，固然以工农阶级占着首要；然而，我们不能忽视占有次要的大群侨生与店员，他们生活在属于他们自己事业的社会里，这是他们亲手建造的，他们的生活是另一种方式，这些都需要我们深入地加以剖解、提炼，把这社会的素质，作为题材。至于工农大众的争取，同样地也需要我们接近他们的生活、理解他们生活的本质，与地方的社会形态，所影响的因果，作为我们大众诗歌内容的中心。

二，形式：诗歌大众须用新形式，是我们实践工作上的首务；然而，新形式的创造，暂时不能为大部份的大众接受，却是事实。因此，我们不能不向大众迁就，这就是旧形式的运用：广泛地吸取各阶层所熟悉的歌谣、小调，装进我们所提炼的现实素质。不过，旧形式的运用，必须予以批判和改进。换句话说：利用旧形式，并不是复活旧形式，而是批判地利用，引为新形式发展的桥梁；主要的还是促使新形式产生。因为要使大众化的成果植根到大众中，一时不能被大众所接受的新形式，就必须藉旧形式作桥梁。

三，口语：作品中的口语，是关系着作品能否深入。我们试观一首能传诵于民间的诗歌，他的语句，无不是当时民众的一种口头语。如白居易的诗文，能深入民间，是贵乎他的「老妪能懂」的语句。诗经里的国风，离骚里的九歌，是当时流行于民间的最通俗的歌谣，而它的语句，就是采取当时大众一种单纯口语。目前，马华大众诗歌的实践，必须尽可能引用通俗、明朗、易解的语句以及各种地方言语。不过，运用作品上的大众口语及方法，仍要一番洗炼工作，大众口语含义的提高，必须配合着大众化运动的不断发展、不断提高，因为一种文艺必有它内在的教育任务。而这任务也就是文艺发展的原因。

四，朗诵诗歌：当前马华朗诵诗歌，也和大众文艺一样贫乏，是共同的缺憾。因为朗诵诗歌也同为大众诗歌之一.，因此，朗诵诗歌的创作，朗诵诗歌会的建立，目前同样地感到需求的迫切。在马华大众阶层里，我们不能否认大多数的文盲，和不懂中国文字的侨生。深入这些群众去的诗歌，唯有采取「耳听」来弥补「不能眼看」的缺憾。朗诵诗歌是极崭新的新形式。它的尝试，在国内已获得优良的成果，目前马华朗诵诗歌的建立，也是实践上的一个迫切的工作。

最后展开马华大众诗歌的「斯泰哈诺夫运动」，是我们诗歌工作者应有的一种内心督促。「斯泰哈诺夫运动」是什么呢？这一理论，现在我藉着茅盾先生的话来说明，就是：「为了争取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而加紧文艺工作。」这一运动是必要的。在目前的马华大众诗歌，尚十分贫乏的今日，是需要我们诗歌工作者，深人社会内层，摄取现实素材，运用各种方式、方言，创造新的形式、语句，在歌谣、小调、朗诵叙事、讽刺性诗歌创作上，努力实践！

上述各点，也许是笔者的偏见，然而，在笔者的热望是要求我们马华诗歌工作同志，迅速地展开大众化的实践，在实践上产生优良的成果，发挥诗歌战斗性的功能，和开辟新诗歌发展的道路。

（载一九四零年**四月十六日「文会」）**

看「梦的幻灭」试演归来 丘山

自从三月初在华中作了一次像奇卉般的演出后，星华话剧界，一时未再有甚么活动，最近王绍清先生导演的「祖国」，又胎死腹中，更使人感到星华剧运的不景。虽然最近来了一批出色的话剧人材，但他们还没有机会和观众们正式相见。好容易听到王莹女士将要为筹募援英义捐而演剧的消息，但日期又远在下个月中旬。在这沉寂的四月里，「晨光社」就好像一支突起的异军，来了个打破观众苦闷的义演。

昨晩，「梦的毁减」在新世界日光园试演，我花了一个钟头的时间，杂在千余观众里面，看完了沙野这个和刺刀般锐利的国防独幕剧，结果我跟其他千余观众一样，感到兴奋和满意，现在让我写一点个人的观感在下面：

沙野这个独幕剧ᅳ是抗战一年后写成的，当然具有浓厚的国防性！故事叙述一个汉奸的悽惨下场。剧中人物不多。剧作者对于人物典型的刻划，相当明显。技巧和意识，亦很纯正。前半部以喜剧的形式，嘲弄汉奸；后半部却着重悲壮的描写，全剧约一小时演完。由于演出的效果，证明这戏是成功的。

把昨晩的试演，来和原作对照，我们可以发觉导演蓝马先生，曾把剧本删改了许多。尤其是最后一段，原作汉奸胡承荫于家破人亡之后，自杀而死，蓝先生把它改为：当胡想引枪自杀时，忽听远处的国军军号声，同时看见窗外的曙光，顿把自杀之念打消。最后身子倚着窗口，背向观众，仰望阑外漑增强光明，幕就这样徐徐闭起来。在对白当中，蓝先生所删改或添多的，我觉得都很高明，确实能加强剧力。但蓝先生把汉奸胡承荫从死中救活过来，我却觉得似有商榷的余地。蓝先生的意思，也许以为把胡承荫救活过来，可以使观众增加一种新生的意念。然而，像胡承荫这一类的汉奸，利禄薰心，良知已泯，虽有长子之责工大义、判以情感，仍只能促他刹那间的觉悟吧了，结果终于弄得家散人亡。他的长子骂他骂得好•，「你出卖了你的良心，出卖了你的国家民族，你今天又做了杀你自己儿子的刽子手……」这种浑蛋，真是「死有余辜」，观众绝不会对他的死，有所惋惜！

舞台装置：怖\*大体尚满人意，效果得力在最后的音乐和军号。灯光亦以最后的作用为大。化装差一点；道具，嫌太简陋了，电话机真不像样，书橱里如能放多一些古装书籍，还比较能符合这个胡家的家世。

演员方面：小黑的胡承荫，无疑是最吃重的了，全剧的中心，系在他个人身上。凭他的经验和努力，他终算获得成功。前半部他有时不免表现生硬，到了后半部，他已把那小小缺点克服过来，到了最后，他遭了重大打击的内心表情，已是无懈可击了。他的成功，几乎就是整个戏的成功。除了小黑，要算饰胡敦华的凌峰君了。凌君前在「一年间」中，曾露过头角，可惜那时他的戏太少，不能尽展其所长，但他那英俊的丰姿，已绐人一个很好的印象。 昨晚他以一个英勇的游击战士姿态出现，他有的是深刻的表情5有力的对白，纯熟的动作；他对这一个典型人物，虽未能说表现得十全十美，但将星华话剧界的演技水准来估计，那他可说是第一流人材了。他唯一的缺点是国语不大纯正。再次要算到克元(即注仲元)的李祖昌了，注君是我们常见的舞台人物\*他几乎甚么角色都演过，但据我.\*'过的，却要算是这次最成功了。他把一个卑鄙狡猾的汉奸像，描写得多末的生动，他能强调剧中人的表情和动作，加深观众对他的僧恨，这点是值得赞许的。

(载**一九四零年四月廿五日「晨星」)**

关于戏剧演出时之接吻问题 郁达夫

本月廿一晚，「晨光社」为协助「回教徒募药救济中国难民」之故，试演独幕剧「重逢」，剧中演员秦壁(新国民日报记者>,与徐绵(南洋女中生)为忠于原作剧意起见,实行接吻，本系应有之动作，但听说外间颇有卫道之徒，对此在提出抗议，似乎在说演员不应该有此等举动等话。这是一种陈腐的见解，还能在开明的现代听到，我却以为是一奇事。

当然，在历史上，像这一种守旧的时代，不能说是没有，榑如英国当克林威尔执政的时候，一般热情的清教徒，就根本工戏剧为罪恶。不准看戏，当然是清教徒的戒律之一，甚至当时国内政府，还颁发命令不准演戏。若在这一时代，有人出来主张反对男女同席，或主张男女不准在同一屋顶下住宿，当然也不会被社会所嗤笑。因为固执不通，就是那一时代的特征。

至于现代呢？大家都晓得，最注重于现实的时代了，一切迷信，和没有事实根据的精神信条，都应该被淘汰了；尤其是在经过了十九世纪自然主义的洗礼以后的艺术界。

当反映现实的近代剧，初次自欧洲翻译过来，在上海北平等大都市里上演的时候(五四时代)，关于这一个问题，也曾有人提出过。记得有一次，在北平中央公园开会，席上也有人提出了这一个问题，有一位卫道的老先生，曾说起中国是礼义之邦，在舞台上不该有此夷狄之行。所以，他主张，以打躬作揖」即男女两个演员相对一个长揖，来代替接吻。他这主张，终于只成了一个笑料，一直传下来，活跃在当时出席的人的脑里。

我们试想想，以穿西装，说近代话的一对男女，到了热情激发，势不可遏的时候，要想表现出他们俩人熟爱之情时，若忽而各自站开，相对而作一恭恭敬敬的长揖，这场面还成为剧的场面么？若系故意开玩笑的滑稽剧，那倒还可以说；若系写实的社会剧，则这一场面，当然是无从说起了。又有人，从医学的见解立言，说男女演员的实行接吻，恐有碍卫生，这说，似乎比卫道之言，较近理些；但我们以常识来下判断，既然是立在舞台上演剧的同人，则其中决不会有肺病三期，或梅毒痲疯上脸的演员，是必然的事实。所以从病的传染这一点上来说，我们认为可能性非常之少。若说接吻是可以传染疾病，则握手也何尝不可以传染，苟从医生的种种预防条规来说话，则我们恐怕要弄到头戴防毒面具，身穿潜水衣服，才能到公共场所去露脸的地步。

总之，我们的意见，是「对艺术，须忠实到底」；若要卫道，应该从新的道德观点来说话。譬如，民族至上，国家至上，就是现在我们这一代人的道德信条，一切的评语，都应从这一立场出发才对。艺术与道德，根本是不冲突的；不过时间与空间有不同，道德的观点，亦应随时随地作演进而己。(载一九四零年**四月廿九日「晨星」)**

@沈明《文学与现实》，1940

文学的任务是在变革现实、推动现实。在目前，想谁都不会否认吧！

既然文学的任务是在变革现实、推动现实，但一个文学工作者，应该要有什么基本态度，才能达到变革现实与推动现实面目的呢？我们知道：文学的对象既是现实，那么构成整个现实的黑暗面和光明面，就是我们所应该清楚认识的基本事物。因为现实是一个概念，我们要从这去变革、去推动，自然不能不注意到它的具体的内容。对于光明面的加以表扬，加以称赞，从而明示出我们未来的远景，这样才能达到变革与推动的切实的作用。但如果漠视了现实的每个阶段的具体内容，而想变革现实与推动现实，这是骗人的话。第三种人苏汶，他们就是想超脱了现实，用主观的幻想来改变世界，这难怪他要走「过桥」去！

在国内的文坛，不久以前，曾一度因华威先生之出国，而引起一部份浅见的人怀疑起暴露黑暗面的作品来，其实该是多么可笑的见解啊！我们为了怕给敌人拿去利用，就把自己的缺点掩藏起来、粉饰起来，这是否对我们是有利的事？问题应该是这些缺点是否存在于我们客观的现实，本质与否？当然，这些缺点，倘是现实的表面的偶然现像，我们自无必要加以注意，但它明明是作为现实的发展的障碍，我们可不加以抨击、暴露、清除，那要怎样来变革推动这现实呢？我们知道：抗战和建国是不可分离的。要抗战才能建国.，要建国才能抗战。这就是说，在抗战过程上，我们一面要抗战.，一面亦要注意建国，这样，才能得到最后胜利，才能战胜一个军事经济较占优势的敌人。所以那些不愿现实进步的份子、阻碍现实发展的份子，我们要不要去清除呢？这事情是非常明白的！如果认为恐给敌人利用，我们便不可声扬，这无异说我们抗战的阵营里有了汉奸，我们可无须指出一样。自然，我们知道敌人是要利用汪精卫，那么我们就不说汪精卫是汉奸了。

这些事情，一个较为深思的写作人，应该是认为一个很浅近的道理，无须多虑。然而事情刚刚相反！特别是在这抗战进于第二阶段以来，国内的阶级关系，随着抗战的进展与国际形势的变动，而急激变化了。国内的反民主、反进步的份子，已在积极进行阻碍抗战、破坏团结，这是个多么严重的问题。同时亦反映到马来亚了，确实已非常显露地拦在我们眼前。但有人却认为我们可不必注意，因为这些如果表现在我们的作品上，那恰好是敌人汉奸所需要的。

试问，我们所号召的抗战文艺，为的是什么？无疑地为的是要动员民众、教育民众，使千万的民众，都走到这抗战的阵营里来，争取最后的胜利，求民众彻底地自由解放。但是这些政治的逆流，和我们的目的是不是相一致，是不是我们抗战文艺所应该轻视的？我们是要动员民众，他们是要压制的民众；我们是要教育民众，他们是要蒙蔽民众。因此我们如不先打杀这些作为我们抗战文艺的敌对份子，我们怎达到抗战文艺的理想？怎样才能使实现向前发展，争取胜利呢？如果说我们的抗战文艺，应该是要那些光明的部份，战士英勇壮烈的行为，那么这对于抗战全面的理解是多么不够啊！对于这，许多先进的作家老早已经不只一次的指示我们了。茅盾先生不是曾经告诉我们吗：

「抗战文艺不应当只是在歌咏壮烈行为这个圈子里自己束缚自己，我们的描写点要异常庞大，我们要激昂慷慨、悲壮英武的内容，但我们亦需要嘻笑怒骂的内容。抗战文艺的题材，应当广博而复杂，什么都有。」

这不是告诉我们光明的固然要写，黑暗的亦是我们抗战文艺所需要的内容么？

当然我们不是悲观主义者，任政活的逆流怎样显露，但我们知道进步方面的胜利，是一切自然的法则那么的不可动摇。我们描写黑暗方面，自然亦是要透露光明的前途。悲观主义，这根本就不是抗战文艺的创作态度了。这样，敌人所能拿去利用的，只有那些民族失败主义者、悲观主义者的「大作」了。

其次，那些人以为把黑暗面暴露在作品上，是破坏统一战线，是替敌人汉奸帮忙，说这话的本身，如果不是真正的替敌人汉奸帮忙，那便是他的可怜的浅薄幼稚的见解。

扩大团结的力量，巩固团结的力量。这自是我们的任务，但是为了扩大与巩固，便忽视了为祖国的抗战求进步的立场，那真是可笑！这将是什么结果呢？这就是把团结变成空洞的内容，变成敌人汉奸所需要的东西。

我们知道统一，应该是统一在进步的团结的里面，这才能抗战。今口，在我们的抗战战线之内，反进步、反刚结的努力日益伸张，那么我们是要投在这些反动势力的所谓团结里而来取消抗战好呢？还是把这些反进步、反团结的顽旧势力指摘出来，巩固我们抗日的战线好呢？如果是愿意站在前者的立场，当然，我们不应批评、不应暴露、不应指摘；如果要是站在后者的立场，那么当前的现实，正在迫切地要我们忠实去表现。

适夷先生说：

「在种种程度不相一致的战线中，容忍自然是需要的，但是当对象的行动残害到共同目标的条件时，我们的过度容忍就会变成罪恶。等待亦往往是有效的方法，几乎一切大大小小混迹在抗战战线中的反进步反团结的行为，最后总是自动地走到敌人的怀抱去，替战线作天然的清扫，但如果当他们还混在战线中的时候，我们能够迅速的给予纠正和弾劾，这对于战争是更为有益的。」

关于我们对于团结的态度，这已经是一个很明白的说明，那么我们目前的对象的行动有没有残害到共同目标呢？抗日的战线中有没有反进步反团结的黑暗面存在呢？这我相信作为一个有良心的爱国的马华文化人，总不会否认吧。

（载一九四零年**五月廿三——廿四日「文会」）**

王莹逃难到C城——C城演出的一幕回忆 卓思

王莹到C城了，王莹逃难到C城了；她现在已是由东北逃难到C城的一个天真澜漫的村姑，白底蓝花的印花布衣裤，脆硬的套在身上，一条又粗又大的布带缠束在腰间。这种素朴的打扮，使一般流浪到C城的北国流亡者，兴起了无限的乡思，和异国的悲感！

当她一出现到观众眼前，好几千的观众，一时肃静起来。流亡到C城，北国健儿，家破了，国亡了，妻子被禽兽奸污了，一腔的愤恨和悲哀，是无处发泄的；而「异乡之乐」，只能叫人悲憎恻但！然而王莹现在在观众面前惨笑了，她带着一股怨气，拉开嗓子ᅳ和着赵洵的二胡，按着一段小放牛的调门，高唱一节流亡曲.，于是流亡者的愤恨与悲哀，给她尽量发泄了。观众当中，有几个已经流泪了。

赵洵提起他底无情的鞭子，照着王莹打去，鞭子毒打之下，是不能顾到流亡者的痛楚的。「提不起劲来」不应该成为流亡者说的话。你没有了家、没有了省，如何能够不做牛马？不做奴隶？更如何能绚「提不起劲来」？王莹「提不起劲来」看，鞭子就打在王莹身上，因为王萤是一个流亡者，王莹流泪了，观众中的流亡者也流泪了，然而赵洵鞭子仍然没有放下。

赵洵的鞭子究竟是打王莹呢？是打流亡者呢？还是打失去了理性，麻木了知觉的人们呢？因为在赵洵鞭子之下，王莹流泪了，流亡者流泪了，C城失去了理性，麻木了知觉的人们也心痛了。

C城是一个荒城，是一片垦地，赵沏带着鞭子，王莹含着眼泪，下了一个最大决心，要把这一座荒城，这一片垦地开发出来，开掘成抗战的一座坚强堡垒，浇灌出艮族的「自由之花」。虽然这一工作是伟大的艰难的，然而这是不足以阻挠了有意志的优秀儿女的心情。

赵洵的鞭子和王莹的眼泪都发生效果了，他们逃难到C城，C城抗战的空气，就一天一天地紧张起来了。在这里，青年从此动员了，妇女也从此动员了，他们发觉昨日的醉生梦死是错误、是羞耻，他们知道今日的努力，是可以补救错误，挽回羞耻的。

正因为C城广大群众动员起来了，于是，城的汉奸也战慄起来，甚至敌寇也恼羞成怒，他们抗议王莹的工作，破坏他们的工作。然而赵洵的鞭子是有克服这呰破坏力量的效能的。他一直拿着鞭子战斗下去、工作下去，虽然他们经过无数的打击，但最后胜利的旗帜，仍然是由他和他们掌握着。他们胜利地完成了C城的工作，踏上长征的远帆，浩浩荡荡的来到星洲，继续他们戏剧工作。为了要巩固他们的组织展开他们的工作」他们现在已组织了一个前进的剧团——「新中国剧团」，努力吧，怒吼吧，「新中国剧团」同志们！

(载**一九四零年六月十五日「晨星」)**

推荐「鬼夜哭」 中禹

已经不止是一次了ᅳ当我读完了「鬼夜哭」剧本时，我底心头总起着一阵强烈的颤抖，而激起复仇的情绪。

「鬼夜哭」，是写一个村庄遭受匪机无理滥炸的故事。这里，通过了剧作者的写实主义的笔触，我们不但看到了一幅异常悽惨的图景：母亲被匪机炸出了肚肠，大儿子也被弹片灼伤了脸而成了活鬼•，房屋固已变为瓦砾场•，而树木亦被焚毁得只剩下躯干了。同时，我们更从这里嗅到了残暴的火药味：焦樑、烂瓦、姐肉糢糊的破残的肢体，和失去了亲人的痛楚的哭泣……

像这样的故事，在抗战中的前线或后方还到处不断地展现着。在目前我们能够演出这一个戏，在暴露敌寇法西斯蒂的无耻和残暴这一点上，是有着重大的意义的！虽然，海外的侨胞们对于这样的故事，和这样阴惨的画面接触的实在大少了。

在不算少的那些描写匪寇暴行的剧作里面，这是一个比较回避了公式主义和着笔在一个「平凡的故事」的戏，内容也显得具体而真实，而对于被炸后的人物的形象化这一尤其觉得可爱！

据说这个戏是根据一件新闻缔制的，因此剧作者可能把握住主题的现实性，是比较自然的事。而全剧「写实的手法来处理各个场面，这是这个戏的特色。至于故事组织的严密和叙述的清楚等，也是十分可取的。然而照原作看来，在描写朱清(活鬼)这一人物的遭遇和分析他的心理上，我们认为还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第一，在遭受了极度的刺激以后(房屋被炸毁、母亲被炸死，而自己复为弹片所灼伤)，朱清在感觉上、在理智上是否还能这样清晰。

第二，即使这一刺激，并不能使他的感情达到疯狂的程度，但为了加强敌寇暴行和取得观众的更大的同情也应当在他的神经上有一个质的变化。

也许这是剧作者忠实那件新闻的缘故，或说是剧作者因为顾到故事的现实性而才这样处理的。但是事实上，这对于现实性却不会有丝毫的损失，而且只有强调了这一点，对于全剧，在艺术上的效果，收稷一定更大。

因此，在我们屡次的演出上，这方面稍有更动。

另外，剧作者在这戏里，给舞台技术人员有一个大大发展的机会，例如鼷于置景方面的••有断墙、枯树、破碎的瓦樑等；属于灯光效果方面的，有闪电、狂风、雷鸣等。因此这一个戏不仅是演员们的独奏，同时也是舞台技术人员的合唱曲！

谨以至诫，推荐这个戏于海外侨胞之前。

(载一九四零年**六月十五日「晨星」)**

马华当前剧运的路线 越朋

马华剧运是中国抗战剧运的一部。神圣的抗战，要求剧艺为它服务，所以中国戏剧界自「七七」民族火炬举起以后，它们就配合时代要求，而自发的积极的起来为抗战服务。马华戏剧界自然也随着抗战洪流而发动并展开马华剧运，以加强民族剧运的统一阵线。

有人在这里提出问题，马华社会虽在民族场合与中国大不可分的关系。但在地理上及经济组织上是有其特殊的性质，故马华剧运一方面既要配合中国剧运的工作，另一方面也要适应马来亚各属社会的需要，而肩起特殊的任务，以为马华社会服务。这个问题的提出非常值得注意，而这一理论的阐述，也绝对可以成立。我们为求推进马华剧运，促进侨胞民族意识以及提高马华文化水准，对于马华当前剧运的路线，应该仔细研究，以确定将来工作指针，而加强马拳剧界统一的力量。

配合中国剧运以从事马华剧运工作，及肩起特殊任务以从事马华剧运工作，是当前马华剧运！作中的雨环。虽然这两个环不是同一体，但因为它们之间并没有矛盾，而且在某些点上，还具有共同性，所以两者工作，不会形成对立的斗争的形式，而相反的可以发生互助的合作的效果。谁都明白中国神圣的求民族解放的战争与马来亚民族不仅不相矛盾，而且深得他们的同情与援助，马华同裔更有其民族的贵任，支持抗战，是其天经地义的任务。故根据中国抗战要求而推动剧运于马华界，是与马来亚社会绝不发生重大抵触的。

我认为马华剧运问题，不在于中国与马来亚社会各有其特殊的要求，而在于工作的态度问题，即作为一个中国人而在马来亚地方推动并发展剧运，是应该以服务抗战为第一呢？还是应该以服务朋友的为第一?

中华民族因为拥有四万万五千万广大人口，及地理上物质上各种优越条件，天然成为东方的领导民族，故中国民族的解放是东方各被压迫民族解放的曙光。因此，完成中国民族抗战，就是完成东方被压迫民族解放的初步工作，也就是解放人类初步工作。中国能打倒倭寇侵略主义，就是击破了世界侵略主义的一环。所以在中国高举民族烽火的现阶段，东方各被压迫的民族及爱好真正和平的民族，援助中国应该先于求解放运动尚未表面化的民族。依此，马华剧界，服务抗战是应该重于服务朋友，换一句话说是应该以服务抗战为第一◦

我们解决了工作态度问题，确定下马华戏剧界应以服务抗战为第一。现在应更进一步研究应该怎样配合抗战要求而又能适应环境需要，以展开马华剧运。我认为今后马华剧运，戏剧创造方面应强调民族意识的内容，而在表现形式上则应着重民族形式。

抗战以后戏剧的作风倾向两个方面，第一是出气主义。第二是最后胜利主义ᅳ这在原则上自然没有甚么不对。不过我觉得只侧重发泄愤恨，与胜利宣传，而不利用戏剧这一文化宣传武器，以灌输大众民族思想，这是戏剧的损失。尤其在马华社会，侨胞远离中国，历时既久，对于祖国社会关系渐渐薄，又加以马华社会环境易使侨胞民族观念日益糢糊，这不仅是南洋侨界的严重危机，而且“是中华民族相当重大的危机。故作为马华戏剧工作者推动并发展马华剧运，尤应特别注意戏剧的民族内容和民族形式，如「李秀成之死」及「塞上风光」等，都是强调民族意识的佳作，是马华社会需要的食粮。

最后我希望马华剧界对于剧运推动在服务抗战第一之下，更能为拥护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奋斗而工作，必使戏剧能代表大多数人积极情绪,反映大多数人生活经验，指示大多数人正确意识，而创造最进步的表现方法，最进步的形式,以创造马华剧运，发扬马华剧运。

(载一九四零年**六月十五日晨星**)

[Gene「alInfo「mation]书名=马华新文学大系九作者=

页数=552SS号=10107824DX号=

出版日期=

出版社=

书名

前言

目录

马华新文学大系（9).剧运特辑二集目次

导言&方修救亡戏剧的勃兴

业余话剧社的成立与救亡短剧的涌现业余剧团之必要组织&英浪我们需要的业余剧团&英浪我们的意见&尔加等致 &英浪

业余话剧社第一次社友座谈会&蔡松青马来亚戏剧运动纲领草案&剧界同人清算与展望&文翔

从「南岛风光」谈到学校戏剧&流冰关于「羹味」&看戏者演「羹味」后的自剖&陈剑光「塞外狂涛」之检讨&淑贤「家宝」的演出&朱绪前进曲&小伶再来一点意见&小伶关于「伤兵医院」&叶尼「伤兵医院」导演者言&田共觉谈「伤兵医院」的导演&苍试评「伤兵医院」&润湖我所知道的「怒涛」&清潭「阿国的母亲」观后感&李涩人养正校友会的「烙痕」观后感&烛之文「现代戏剧」座谈会&青录

看「芦沟桥」之后&牛八观「雷雨」之后&苍、尔加剧运漫谈&苍

南岛剧团在武吉港脚&苏夫「巨浪」的演出&爱同校友会星洲话剧界对「一•二三晩」话剧公演座谈会「黄昏时候」演出自我批判座谈会&业余话剧社「大家一条心」演出经过&悸兆放下你的鞭子&淑贤读「看『扫射』」后的感想&别客观舞台上「扫射」&王歌「汉奸爸爸」观后感&美实得漫评三个剧本的演出&磊石「胜利的消息」&韫澈「胜利的消息」公演座谈会&道南、仲达评「业余」公演的「归来」&丁倩戏剧座谈&爱同校友会关于「忍受」的改编&刘宾关于「忍受」的话&玲排「平步登天」及「警号」的感想&禁坡从「怒涛」的演出说到南洋地方性剧本的需要&文翔为建立救亡戏剧运动商确于文翔先生&田为「南洋地方性剧本」与田先生讨论&文翔论作品的地方性及其他&田理论的研究与批评的态度&秦铎关于「南洋地方性剧本」&文翔再论地方性作品及其他&田

提高戏剧艺术的倡导与多幕剧的繁兴「怎样展开现阶段马华戏剧运动」座谈会&金玻等我们是怎样演「日出」的？&叶尼

观「日出」预演的感想&雪蠡评业余公演的「日出」&雪蠡谈「日出」&夏风等「日出」在槟城&璀璨

怎样理解「日出」在马来亚演出的意义&耶鲁做为桥梁的「日出」底演出&云览

叶尼

论第三期马华戏剧运动（缺失）

论救亡戏剧与提高艺术水准&叶尼再论马华救亡戏剧运动&叶尼救亡戏剧的「演」「观」谈&云览对于救亡戏剧的一点意见&高扬救亡戏剧以胡弦譬喻说&云览展开一九三九年的马华戏剧运动&黄莳「第二期抗战与马华剧运」座谈&禁坡关于「前夜」的演出&王芝小姐和茶房&蒲克「前夜」试演试评&黄莳三幕剧「秘密文件」&菊子关于「凤凰城」&杨序「花溅泪」的演出&铁亢「花溅泪」演出时的几点疏忽&荷爱从看「花溅泪」说起&新客「血洒睛空」的演出&念达看古城演新剧&陈明我看了「小英雄」&辛茜一枝戏剧游击队&钟之参观「前卫」的「一年间」&陈紫关于五五「萌芽话剧团」的演出&孙甲为马华剧运前途商榷于探海灯先生&葛离为马华剧运的统一忠告于辣菲葛离两先生&消消

访武汉合唱团&雨桐「三江好」演出的检讨&朱绪论「雷雨」中八要角的演技&王芝名剧「原野」的演出&林参天批评者的工作与态度&一息

救亡剧运的退潮与剧人的分化试谈马华戏剧运动的新路向&白乌当前马华剧运的任务&向明当前剧运的客观环境与主观力量&向明当前马华剧运的工作方针&向明评「黑地狱」&啸平观「黑地狱」的演出后&碧波看了「魔窟」的感想&王催三个时代的刻划&王行漫谈职业剧人&庄人

从职业剧人谈到「群莺乱飞」的上演&征人

论阿英的「群莺乱飞」&叶冰

星洲职业剧人的「群莺乱飞」&叶冰

话剧没有观众&臧春风

话剧在马来亚的观众问题&叶冰

关于争取观众&卜凡

关于文明戏在马来亚&王行

今日剧运的两个方向&白木

马华剧运的进路&夏枫

星华业余剧人给职业剧人的公开信&李行执笔职业剧人的自白&杳鹤执笔看「梦的毁灭」试演归来&丘山「债」演出的观感&路因谈「沉渊」&葛蒙介绍「巡按」名剧&庄竹林

从「巡按」说起&赵洵在马来亚看到「巡按」的演出&愈之关于方言剧运动&林晨「水落石出」演出的意义&清谭王莹逃难到C城&卓思看了三个独幕剧后&丘山评三个短剧&叶平玉推荐「鬼夜哭」&中禺六个精彩独幕剧&朱明柯刚在「婴儿劫」里&苏宗「永定河畔」的装置诸问题&于原附录一一总结、研究一九三七年马来亚的戏剧&朱绪一九三八年的马华话剧运动&夏风一九三九年的马华戏剧运动&欧阳正名一九三九年星华「街头剧」运动&啸平现阶段槟华话剧运动的检讨&谭文郁论马华话剧界&铁亢谈谈台词的改变&高扬舞台装置&悸兆谈谈目前的街头戏&林晨漫谈戏剧生活&叶冰话剧中的文明戏问题&啸平关于戏剧演出时之接吻问题&郁达夫马华当前剧运的路线&越

关于方言剧运动 林晨

现在，马华话剧运动所应该努力的目标，除掉筹赈与宣传之外，就是要争取广大话剧观众。换句话说：就是要把话剧交还给大众，使话剧属于大众的东西，而不再是一小部份人的东西了！

我们要达到这目的，首先就要使广大的群众对于话剧发生兴趣。其次，要使广大的群众拥护话剧、接受话剧ᅳ这样才能算是把话剧交回给大众的实践。

广大的群众跟「文化水准低落」，似乎是不可分的。所以我们要使广大的群众对于话剧发生兴趣，拥护话剧、接受话剧，就要从「文化水准低落」这ᅳ方面着手；这意思就是说，我们的演出，应该配合广大群众低落的文化水准而演出；我们的戏，就要使广大群众听得懂、看得懂、由于这要求，方言话剧因此被许多的戏剧工作者提出了ᅳ更被许许多多的戏剧工作者所赞同了！

「吾声励进社」的「金门岛」公演特刊上说得好：

「我们为使广大的群众理解话剧，争取话剧的主导作用•，特别是把旧剧观众争取过来」

薆好话剧，所以「金门岛」为普遍的宣传，就用闽南方言演出，作为把戏剧交给大众的一部份任务……」

这是多么正确的说明了方言话剧的重要性。

可是，却有一部份人认为方言话剧的提出和展开是有许多地方值得怀疑与否定的。他们认为在目前来展开方言话剧运动是错误的、是投降观众，是破坏国语的统一，甚至是减低了话剧的艺术的。

像这种怀疑论与否定论是很可笑的，他们根本不懂「投降观众」与「配合观众」的不同。普通所谓「投降观众」，简单的说，就是尽量的演出一些低级趣味的戏去吸引观众。然而「配合观众」却不是这样ᅳ它是尽量的、尽可能的演出一些配合观众的文化水准与戏剧鉴赏水准的戏剧，去供应与满足广大的观众的要求。这一点，应该要了解的，不然，老是把「投降观众」与「配合观众」混在一起而谈，那是天大的错误！

关于展开方言话剧运动会破坏国语统一的论调，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再正确也没有了，其实，寻根究底的研究起来，展开方言话剧运动并不会破坏国语的统一。反过来说，要国语能够统一，并不是简单的耍话剧用国语演出就做得到的，这也就是说：要广大的民众能听国语讲国语，也并不是单单要他们去看国语话剧就做得到的，而是扩大的实行民众教育，普遍的开设民众教育机关。唯有这样，才能使广大的民众讲国语听国语，オ能够实现国语的统一。

至于以为方言话剧的演出，是为着配合观众的低落的文化和低落的戏剧赏鉴力，而使得戏剧的艺术也因配合低落的文化和低落的赏鉴力而低落下来的论调，无疑的是犯到机械论的毛病。

要答覆这机械论调，再引证「金门岛』特刊上，导演先生所说的话：

「我们要实践『把艺术交回大众』，艺术本来是建筑在大众里头，所以演出的成效如何，要看大众的反应，而来测量该剧的艺术程度。而不是用国语的问题。

希望对于展开方言话剧运动有所怀疑与否定的一部份人，大家应该认识清楚，应该相信展开方言话剧运动是正确的！

「展开方言话剧运动是正确的！」因此，今后我们应该要扩大这一运动。我们要怎样扩大这运动呢？下面简单的举出两点意见来，和大家商酌：

第一，要有经常的计划的演出。这也是整个马华剧运迫切的要求ᅳ因为没有经常的计划的演出，会造成剧运(当然，方言话剧运动也包括在内)沉静与停滞下来。这样，根本就谈不到「扩大」与「展开」了。

其次，要扩大方言话剧演出的地点。这意思就是说，今后方言话剧不再只是单独的在城市舞台上演出，而应该打进各偏僻的乡村与山芭，以及公共的场合与工场等；而且」在演出形式上，也不再只是舞台剧」而应该是多量的采取街头剧与活报等。

这样一来，话剧就不会老是小部份的城市群众的东西了，而是变成广大的成千成万的下层大众的东西了。

总之，展开方言话剧运动是目前马华剧运十分迫切需要的工作。因为它是争取广大的观众，把话剧交回大众的适宜的一个策略！

(载一九四零年**七月五日「晨星」)**

「永定河畔」的装置诸问题 于原

这次为了「七七」三周年纪念而上演「永定河畔」，是每一个参加这次大公演的人，最兴奋不过的事。正由于演出地的「特殊化」，更给了参加这次工作的每个工作岗位的负责者，如导演、装置、灯光等，演员和后台技术人员等，一个新形式的尝试的机会，更加提高了每个人的工作兴趣。

这次大公演的历史意义、政治意义、宣传效果、筹赈成绩等，不在本文研究的范围之内。我们所要讨论的，是怎样来完成这「特殊化」的演出地点而决定的特殊形式——即打破舞台和观众绝对的分野的艺术警戒线，让观众被围在戏的形式以内的演出诸问题。

导演，从这次新形式演出的需要上来讲，演员和剧本是他的工作的主体之外，对于舞台艺术的配合问题，首先向装置提出了形式上的意见，这形式上的意见的最后结论，是经过了很多人的商讨得来的。现在分头来谈谈：

由于剧本的要求和故事的专门地方性，加上历史的意义的称颂」我们就不能不把「永定河畔」搬上台来。而这历史上的纪念品，正是中华民族从奴隶地位走到解放的自由大道的一座桥梁。我们要它的宽阔的姿势和坚定不屈的神态，用舞台的艺术方法，把它介绍给海外的侨胞们，展现在「七七」三周年的神圣的纪念大会之前。

为了夸示它的雄伟，我们起初想像着用夸大狂的方法才能够满足我们要求，想把整个的会场，造一座长长的大桥贯串起来，使观众的全面的视野里，放进一座大桥去。这个打算，可谓「伟大绝伦」了。然而我们立刻想到了很多问题：一，不是装置独立的展览ᅳ是为演戏而装置，像这样的场面,演员过千人才能过得去,在动的演出上有问题。二,观众目标无处集中。三,桥下不能做戏,在这面，那面看不到；在那面，这面看不到。四，没有办法指出敌方，四面都是中国人，指谁谁也不答应。五，一团和气的观众们，坐成的圆圈，为大桥腰蕲为两面，哲学性的感觉上，令人不快。……因此，就把「好大喜功」的念头打消了。

现在这样的处理，观众的目标集中了，朝着一个方向——侵略者的方向。桥前可以做戏,观众就是处在全国民众的地位，观众的席位就是「后方」；桥上，就是「前线」。伤兵医院在桥头下，从观众的席位里，可以走出「民众慰劳团」的演员来ᅳ而感觉上很自然也很应该似的。

总而言之，我们以艺术立场上要开出一张不难兑现的支票来，希望观众和演员中间，在演戏的过程中，互相忘记了现实的关系，演员应置身于战士的意境里，那么，观众才会忘了是观众。因此，在海外的「七七」纪念大会场里，这座大桥，就又多了一道使命，它应当借助海外侨胞的精神，缩短了观众和演员的空间关系，而使观众的意境投进祖国。那么这座大桥，也是使侨居海外的每个中国人，怀念祖国的精神ᅳ跨过大海去的一座桥梁。

(载**一九四零年七月六日「星洲日报」)**

六个精彩独幕剧 朱明

（一)「贼」

「贼」，首先告诉我们••后方醉生梦死的生活与前线的生死斗争完全脱节了。这，够令人痛心！接着，又告诉我们后方由荒淫而进至严肃，出钱而出力，毕竟殊途而同归。这，又够令人兴奋！由痛心而兴奋，分明是抗战过程中活生生的事实的写照。

「贼」，有着深浓华丽的布景和轻松有趣的情节」特别适合海外侨胞的胃口。剧情的主旨，亦特别针对华侨社会的需要。

「贼」，强调地方色彩，深深引起观众亲切之感。柯刚女士扮个一模一样的侨生老太婆，一登台就特别使人发噱、鼓掌，试作「樑上君子」的难民是从厦门逃难来星洲的，他倾诉不幸的遭遇，一字一泪，深深打动人们的心坎。赵洵先生饰大少爷，王莹女士饰大少奶，活像都市见惯了的典型人物，姊妹俩的爱国心切」亦正是象征中华民族儿女的优秀成份。看了这个戏，无异在娱乐中接受教育。

（二）「大义灭亲」

「气节凛然」「大义灭亲」，是中华民族的道德传统。这忠贞优秀的传统，ᅳ直到现在还在发扬光大。因此，侵略者自鸣得意，满以为「中国人都是这样」的时候，我们宁死不屈的商会长张嘉甫，终于拿出「中国人未必都是这样」的事实，给以迎头痛击。

我侨胞身在海外，心嚮宗邦」从「大义灭亲」中看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圣洁与无限光明的前途，不由得不在内心上微笑！

（三）「放下你的鞭子」

这是「用旧形式表现新内容」，所谓「旧瓶装新酒」的成功代表作。「新中国剧团」在祖国的前线、农村，公演了七百多次，「放下你的鞭子」是最拿手的好戏。这中间，不知鼓舞了多少士兵、感动了多少同胞，与论界一致誉为「炉火纯青」「出类拔萃」的杰作。表演者是百演不腻，观众也百看不厌。赵洵先生饰张老头，由于精神化装与肉体化装的成功，就是熟悉赵洵先生亦看不出其本来面目的毫末。王莹女士饰香姐，歌声婉转动人。方青先生饰二徒弟，在小调中把汉奸注精卫演得够动听、够痛快。

（四）「人约黄昏」

这是国内新近从世界名著收编过来的精彩名剧。中国政府尝在重庆及桂林公演此剧招待外宾，极得国际盛誉，全剧人物极简单，仅二人而己，既没有大动作，亦没有公式化的口猇，但是，剧情，紧张曲折，却使人有目迷五色之感。

赵洵先生饰他，王莹女士饰她；一个是新中国的官，一个是纳粹间谍，双方各出心计，互相斗角。其中奇诡处有如春云微卷，妙趣横生；惊异处心如万马奔腾，险象百出。最后，他以智高一着，使她束手就缚，全剧艺术气氛浓厚，意义亦十分深刻。

（五）「鬼夜哭」

断墙颓壁，凄凉满目；「鬼夜哭」恐怖的布景与「贼」的华丽布景完全两样。轰炸后的情况，在舞台上全部托出。看了这一幕的布景，就像回到它看到祖国身上的伤痕和血迹。但，这只是里炸了我们外表上的物质，却损坏不了我们内里的精神。

「鬼夜哭」？是不是有「鬼」？不，所谓「鬼」就是精神变态，行动失常的「代名词」。为什么会精神变态？为什么行动失常？这又是战区今日不是少见的现象。在这个戏里，就会明白告诉我们。

在这一幕里，凄风苦雨，雷电交作，都有逼真的表现；灯光和效果，尽了最大的功能。

（六）「反纳粹」

这是一个象征剧，舞台装置、服装、演出方式都是新的形式，虽然剧情很简单，在有节奏的进行中，却是一首有活力的诗，一幅有活力的图画。

从这个剧里，可以看到横行欧洲的纳粹魔王是怎样欲念无厌，怎样的横行暴道，又可以看到奴隶们在纳粹统治之下，怎样表现群众的力量，怎样推毁奴隶的锁链，而终于把纳粹魔王推翻，大地上重见天日。

负责装置的于原君饰纳粹王，负责灯光的沉克君饰臣，负责音乐和道具的郑明君饰青男，负责服装的小竹女士饰其妻，他们都从后台跑上前台来了。

群众多位，是由此地热心戏剧青年朋友参加演出"逭亦与由后台跑上前台同样地饶有意趣。

上面推荐的六个独幕剧，都曾在大世界演过，观众一致赞扬，向隅的侨胞，还是占大多数的大多数。为普及宣传起见，「新中国剧团」又定于今天起一连三晚在新世界演出，是星华筹赈会主办的第四次筹赈义演。

「新中国剧团」义演这一次之后就要与新嘉坡侨胞暂别，巡回马来亚工作去了。所以，上面推荐的六个精彩独幕剧，在新嘉坡演出这是最后一次了，趁着运最后一次的机会，特别郑重推荐，深愿广大的侨胞，与这六个精彩的独幕剧见面，这亦是与筹赈见面！与祖国见面！

(载**一九四零年七月十九曰「星洲日报」)**

柯刚在「婴儿劫」里 苏宗

「婴儿初」这一幕剧，的确是大大的成功了！

是的，演出时，剧场是那样静寂，演至紧张悲惨处，竟有许多人偷偷弹着眼泪，演至终剧后-掌声是那样雷厉热烈。这可知道这剧的效果是怎样的大了。

能够有这样的成果，首先该说说剧本的取材，除暴露匪宼的行为外，还赤裸裸地把广大中国农村社会的实况烘托出来，使每个中国人，特别是海外的侨胞，猛忆着自己的故乡父老，还生活在怎样的一个社会里。匪宼是怎样利用着我们的弱点，不把我们当做人类看待；这好比一个持有枪械的人，欺侮一个没有武装的稚弱者一样，会更加激起观众的怒火与不平。自然的，凡是一个华人，看过这一幕剧以后，消极方面必增加对匪寇的认识，积极的还会想出怎样去克服我们的弱点,和怎样去负起救民族救国家的责任来。

剧本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还在于演员的艺术。在「婴儿刼」里，个个演员都还能做到「恰到好处」，如饰保长的、饰匪宼的，以至饰孕妇的，至少是找不出毛病来。然而，使人印象最深的，莫过于饰保长伙伴的郑明，和饰保长太太的柯刚。在中国广大社会阶层里，帮间的人的确太多了，这些人没有田地没有职业，多是寄生在下层统治层的肘腋下，俯仰承奉，帮凶帮闲，从中揩些油水，藉以生存。郑明深悉此中真味，演来有声有色，便想出藉酒解愁的花样来，那种饕餮贪吃的情状。绝妙地昼出小毕三的本像。匪寇到后，那种诚惶诫恐奉命唯谨的态度，也恰好地画出这一阶层的十足奴性。

柯刚饰的保长的太太，是全剧的主角。她那健壮的身材，饰成乡村的老太婆是再适当不过的，穿的服饰和一切打扮，都与真的乡下老太婆一样无二。待别是雨手垂直，走路八字形式，十分脗肖。保长的伙伴来了之后，她点了点烛火，即很远地站开，才和伙伴闲谈，及至谈到熟时，才又靠拢了来，这是乡下女人的惯常动作。这虽是小动作，但她能注意到ᅳ足见她的心思是怎样细密。媳妇肚痛，她于又惊又喜之余，很周到的抚慰了她一番，那种抚慰的情状，活现出一幅母爱的昼图。她为着悲愤儿子的死，对她的老丈夫动起火来，那种泼辣的声调，那种声色俱厉的神气，那种悲郁愤慨的情绪，看过乡下老太婆和老公公闹架的人，谁不点头称善？最后是孕妇惨死，保长被杀，她为着与匪寇挣扎，为着护卫她的媳妇，而作最后的斗争。但她的媳妇终于惨死了，她绝望了、她发疯了、她怒得浑身发抖、她怒得眼睛发白；她的怒火终于吓退了匪寇，她的怒火终于推翻台子；她大吼了吼声是那样凄烈；她要报仇了，两拳是握得那样紧而有力。柯刚是那样地假戏真做，做得那样地天衣无缝，一点不露痕迹，台下观众的心弦，也由舒缓而紧张，由紧张而逬出熟泪，终于发出狂涛般的掌声了。

柯刚的艺术的确是成功了。柯刚成功的原因在那里？第一，当然是她的天才；做过了戏的人，才知道做一个成熟的艺人是那样的不容易。没有天才，是不要梦想做一个好的艺人。第二，实际地体验到农村生活，没有深入过农村，没有实际地体验到农村生活，是不能暸解农民的生活形态的，柯刚能那样领会到老太婆的心理，那样表现出老太婆的动作来，我至少敢保证她的隣居住着一位乡下公公和婆婆(？)，虽然我还不认识她。第三是忠于国族和忠于艺术的精神，没有民族情火的燃烧，柯刚纵想假戏真做，不一定能做到维妙维肯；不是忠于艺术，也不能锻练出那样炉火纯青的演艺来。听说她在港越出演，常常因为太兴奋太吃力而至昏倒呢？

艺术的范畴里，包括了文艺、离昼、音乐与戏剧等，但是一篇动人的创作或一幅动人的画图，其效果，决比不上一出动人的戏剧。从而，一个超凡的戏剧家，比一个天才的诗人或文艺家及诸如此类的「家」还值得敬佩啊！所以，我在这里仅对「新中国剧团」致敬礼，并祝柯刚先生继续努力奋斗。

(载一九四零年**七月十九日「星洲日报」)**

论马华话剧界——「马华文艺论」第三章第一节 铁亢

马华戏剧界，在抗战前的马华文艺襁褓时代，并没有所谓话剧运动。在那一段长久的时期中间，所谓戏剧，不过是学校社团的近乎文明戏的小规模演出，实际上是不曾发挥过戏剧艺术的作用的。

是什么刺激了马华戏剧界，使她飞跃地进步呢？那是中华民族的抗战。抗战爆发以后，海外的华侨社会开始一日千里的救亡运动；为要宣传抗战，教育落后的大众，以及募集救济难民的款项，戏剧被广泛地注意和运用起来。戏剧团体如雨后春笋般产生了。戏剧工作者的认识亦跃进到最进步的一点——从文明戏的模仿到话剧的尝试。这其间，作为马华话剧运动的中坚的是新加坡的「业余话剧社」，这是一个包罗各方面文化人的文化集团，同时是马华救运的一支坚强部队；本来在抗战前就成立了的，但配合着救运的开展，并且站在话剧的岗位上努力，却是抗战后的事。从抗战初期起直到该社演出曹禺的「日出」，马华话剧才奠下了发展的基础，这可说是马华话剧史上的第一时期——奠基时期。其后，「业余话剧社」因为参加救运，奉令解散，表面上话剧界似乎因失去主导的组织而遭受影响，其实话剧工作者分流的结果，却诱导了更多演剧队伍的产生，随而陡独幕剧和多幕剧的演出次数大量增加，争取了无数的观众，并由于量的增加而使质的改进被深切地注意，从而提高了演剧的水准(这时期，「武汉合唱团」演出的「雷雨」，星华教师节公演的「凤凰城」，都是提高水准的劳绩)。这可说是马华话剧界的第二时期——扩大和发展的时期。欧战爆发以后，马来亚展开了新的政治形势，救运进入极困难的阶段，配合着救运发展的马华话剧运动亦遭到挫折，一部份工作者慑于环境，朝向别的路线发展，以致统一的话剧界显出思想的分歧。这是马华话剧界的第三期——路线分歧时期。这三个时期并不是划然分开的，因为在巩固基础的时期同时就在提高水准，而在剧人路线未曾分歧时，思想分野早就存在，不过因为环境尚未逆转，未曾显露出来吧了。

在抗战后马华剧运的行程中，戏剧界的路向和计划大体上是这样的：一，依据抗战发展的情势，配合马华救运现阶段的中心任务和马华新启蒙运动发展的路向，从事宣传、组织及教育广大侨众；二，争取话剧在一切戏剧形式中的主导地位和经常的公开演出；三，建立马华戏剧界的统」战线。——依循这此：一路向，马华剧运成为救运重要的一环，比较其他文艺部门有着更辉煌的战果；但到了第三时期，客观环境起了重大的变化，职业剧团及其所属的职业剧人取着和业余剧人相反的路向，他们上演些远远地落后于马来亚现实，并且早就减损了它的社会意义的剧本，以求得环境的谅解；业余剧人则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中，仍然依据上述的路线，配合着抗战形势和救运中心任务，作着救亡戏剧的演出，由于职业剧人的脱离战线，双方曾作理论上的检讨，那一刻，大部份戏剧工作者的要求是这样的：

第一，马华戏剧运动因为是整个救亡事业的一部门，所《戏剧工作者应该坚持马华戏剧界的统一战线的立场，集中一切力量来使剧运进入更高更深入的阶段。为要达到这目的，剧人应该虚心接受各方面正确的理论和意见，虚心地分析与批判各种错误的见解和行动，如个人主义的「为戏剧而戏剧」的见解(职业剧人就是这样的)，和取消主义的「戏剧无用论」，并且无情的粉碎一切宗派观念，从实际工作中联络和集中各方面戏剧人才共同努力。

第二，马华戏剧工作者是戏剧战线上的政治工作者和组织者，而不是单纯的模仿者和艺术至上主义者，因此必须加强政治认识，提高政治觉悟性.，对于客观环境ᅳ必须有着锐利的政治眼光来透视它的趋向和本质，并决定具体的对策和战咯，战斗到底。

第三，马华戏剧界应该抓紧每个时期、每个关键，来争取演出的便利与自由，冲破各种困难初阻碍。

第四，为要发挥马华抗战戏剧的最大作用，戏剧工作者必须争取绝对多数的中下一层侨众团结到马华救亡统一战线之上，并且争取各民族对中国抗战的真正同情和援助。

两种路向对立及其理论上的辩讨，不久就引出了马华戏剧的现实化问题，亦即是马华戏剧应该怎样配合现实而发展的问题。这是马华文化现实化问题的一部份，我们在第二章第一节提及马华文艺路向问题时候就大略说过了。那结果，职业剧人的路线自然是被弃置的。

然而，第三时期的环境愈来愈加恶劣，救亡戏剧的演出，受到空前的限制(本来一向受限制的，但没有这时候的厉害)。在这情形之下，剧运便显出和前雨期不同的几个特征。第一是戏剧运动的中心由都市移向山芭(即内地的小村镇)，由文化的中心移向文化落后的地区。 本来，在前两期，马华剧运主要是在几个热闹的都会(特别是屋加坡)开展的」参加戏剧工作的也只是城市的少数智识份子，虽然他们曾经组织流动剧团到山芭各处作游击式的公演，而影响毕竟十分有限。现在，因为环境的日渐恶劣，剧运便不能不改变以往作风，从都市冲到马来亚的山芭各处去。这一来，一向比较沉寂的山芭，便有几百个演剧队伍在活跃，引起了更为广泛的戏剧运动，也教育了更多的剧连新干部，争取了更多的中下层侨众。第二，戏剧运动在这种形势下改变了演出的形式——即是说：当剧运的中心移到山芭去以后，因为客观物质条件的限制，观众文化水准的较低，不得不抛弃大都市的演剧形式而代以街头戏、活报和群众剧。这两个特征和这时期路线分歧的现象都是值得注目的。

马华戏剧界的成长过程和第三时期的特征已如上述，如杲再严密考察剧运的情形，还可以看出.这个时期的几种共同的特点和几个重要的问题。

现在，先说共同的特点：

如第一章所述，马华文艺是在少数的小资产者群的手里长成的」作为马华文艺之一的马华戏剧，自亦如此。大概说：马华剧运在抗战后虽然蓬勃发展,可楚参加工作的并不多。从星加坡到槟城，剧运的主干是那几个，每次重要的演出(如日出、雷雨、花溅泪、黑地狱……等)，主演的演员总少变动。这一半由于戏剧运动的历史尚短，新的干部还未训练出来；一半由于剧运缺乏整个计划，干部训练少被注意；因此造成了演员「明星」的风气，重要剧本的排演，常因「明星」们临时发生问题受到阻碍。这是一个颇坏的现象，亦是马华剧运的第一个特点。

抗战后，马来亚各地戏剧团体的组织有如雨后春笋，许多社团都附设了戏剧股了在第三时期前后，虽然因为环境不佳，中心领导者「业余话剧社」奉命结束，其他不少的戏剧团体亦被解散，而剧团的数目还是极多。他们百分之九十是集中在都会的，其中最重要并且作为全马剧运的中心和领导的是新加坡，可以说，马来亚华侨戏剧连动大半在新加坡行进，其余各地，不过是「被影响者」吧了。因为新加坡剧运工作者的数目,演出的次数，活动的范围，演出的效果，都较各地多而且大。他们是许多江河，有时汇集起来，来一次狂飇般的汹涌；有时就分别流向山芭，影响了那地方的剧运。这情形造成了戏剧界头重脚轻的现象。这是马华剧运的第二个特点。

如上所说，参加戏剧工作的事实上既然不见众多，而且泰半集中在几个都市，论理戏剧界统一战线的建立是极为容易的了，而事实并不如此。就正如马华文艺界各部门的情形一般，戏剧工作者的力量总不能集中，尽管不少人在作着「坚持戏剧界统一战线的立场」的要求，事实上并没有所谓统一战线建立，勉强可以认作戏剧界合作的劳绩的，不过是一二次戏剧团体的联合公演，而在联演以后，合作也就吿终了。这情形，形成了个人或小组织的没有计划的自由发展，使得整个戏剧运动不能发挥更大的力量。这是马华剧运的第三个特点。

最后的一个特点是：演出的工作落后于观众的要求。观众所要求的反映马来亚现实的戏剧，只占了所有演出的剧本的百分之三，这自然是剧本荒的结果。可以说，马华戏剧运动的重心在演出一方面的，剧本的创作，显然远远地落在演出的后头。就一九三九年说：在副刊杂志上发表的剧作一总不上二十个，其间以马来亚现实为对象的竟不到一半，而无数的演出，采用的几乎全是中国剧,作者编写的剧本。固然不能说那些剧本的演出没有艺术的社会效用，可是从这一点，可以看出马华剧运是怎样落后于现实。虽然它比诸从前，而且在各方面已经显出了飞跃的进步。

由于上述的种种现象，以及其他的客观原因，话剧界是有好些问题的。

讨论最烈的当然是前面已经述过的马华剧运路向问题，这是「敢于正视现实的」和「在现实之前退却的」两种人的理论斗争。本来有如整个文艺界一般，小资产阶级动徭劣根性时常发作的戏剧工作者和那试想逃避现实的倾向，自马华剧运开展以来就存在着的。譬如在北马，就有一二个社团的戏剧股不时的排演些现实意义极少的软性剧本，而自以为这是抗战戏剧。但最初他们的活动对于整个剧运之向正确方向发展尚无大碍，一到最近，他们就分离了整个剧运的路线，而发生影响了。所以路向问题和戏剧现实化问题的提起，是有极大意义的。

第二个是马华戏剧界的统一战线问题。在理论上，谁都同意于统一战线的建立的，但事实的表现恰恰相反。戏剧界的联合工作如「武汉合唱团」(由国内南来的歌咏团体，附有戏剧股)和「业余话剧社」的联合公演「前夜」，太平四剧团(业余、机器、精武、华联)的联演「凤凰城」，星加坡三八妇女节各剧团的联演「春风秋雨」和「横山镇」，都是暂时的联合劳动，以后便各不过问了。业余剧人和职业剧人关于路向问题的讨论亦是如此。他们都达到进步的结论，而且觉悟到在抗战大\_之下应该切实合作，但后来仍然各走各的路。关于这(即是怎样使统一战线切实建立的问题)，可说是戏剧界最重大而且最难解决的问题。

但难于解决的问题还不止此。剧本荒的现象ᅳ同样是使人痛切感到的一个。关于这，一家报纸的副刊曾经集合许多戏剧工作者讨论过，结果认为形成这现象的基因是创作者的生活狭隘、修养不足，和畏惧现实；也有人认为是发表机会缺乏的结果。怎样消灭这现象呢？除了将戏剧界统一起来，定下演出的和剧作的两方面平均发展的计划，给予剧作者以发表，试练的机会，同时也注意修养、生活等等之外，是没有方法的。换句话：一方面作者得坚强自己的意志、充实自己的生活、锻练自己的技巧.，另方面，戏剧界应该有一个具体的、统一的计划。而这，在目前的马华文艺界都是难能的事。

最近，马华剧运发展了另一旁枝——方言话剧运动。方言话剧运动是和话剧运动不能分开的。在抗战以后，各地的一些小剧团，曾经演过方言剧，但那不是话剧；抗战以后的戏剧奠基时期，「业余话剧社」组织了「马华巡回剧团」到马来亚各地去流动演出，亦曾对这作过长期的尝试，但那时的戏剧工作者尚未给以深切的注意。后来为要争取更多的落后华侨群众，这一演剧形式才被深切地注意起来，同时从街头剧进到舞台剧。星洲「晨光社」的「遗嘱」和「三八节」的「春风秋雨」、「横山镇」，都是这一运动的成果。

这运动的开始，完全由于客观环境的要求。以前马华话剧运动中每次重要的演出用的是国语，因为国语在华侨社会——特别是劳働阶层还未普遍，所以它所能争取的观众十分有限。屋加坡演剧总有这种现象:这一次主要的观众是这么几个,下一次也환远么几个。因为筹赈关系而购票入座的多数都是最热心的观众。这自然是一般文化水准低落而未能了解话剧的关系，而最大的原因则是语言的隔阂。「马华巡回剧团」在芎蕉园演出的时候，观众多至三千人，要是完全用的国语，也许还拉不住一半的观众，这说明了马华话剧运动社会效果的发挥，是怎样有待于方言话剧的辅助；而欲在一切戏剧形式中争取话剧的主导地位」又怎样的有待于方言话剧的发展。建设新的话剧运动的过程上，方言话剧运动是必然要被推动的。

到这里，我们已经说过了马华话剧界的发展历史、特点、重要问题和最近的动向，现在，我们得看ᅳ看剧团的现况。

抗战后全马的剧团有一个颇大的数目，但比较重要的，据著者知道，有下列这么几十个：

在南马来亚(包括星洲、柔怫、马六甲)，最重要的是星洲的「业余话剧社」，这不特是南马的，而且是全马的首席剧团。它组织于抗战以前，迅速发展于抗战工后。马来亚有不少剧团和戏剧活动是在它的影响之下成长起来的◦她的最重要的劳绩是「马华巡回剧团」的流动出演和「伤兵医院」(独幕剧，该社社友叶君创作)、「日出」、「前夜」(和「武汉合唱团」合演)等剧的演出。「马巡」的工作给予全马戏剧界以巨大的影响。「日出」的演出则是马华话剧运动划时期的纪念碑。可惜当剧运扩大发展的时期被解散了。此外星洲完全的剧社有「同志白话剧社」和「昙花剧社」等，常自编有关抗战的广东方言戏上演；社团学校的戏剧股有「爱同校友会」戏剧股，曾上演自编的描写星洲太X饼乾厂工潮的国语剧「怒涛」；有「爱华音乐社」戏剧股，曾上演于伶的「花溅泪」；有「工商校友会」戏剧股，曾上演「秘密文件」；有「青年口琴会」戏剧股，曾上演方言话剧「春风秋雨」、国语剧「魔窟」；有「养正校友会」戏剧股，曾上演「飞将军」；有「农光社」戏剧股，曾上演方言剧「遗嘱」，「横山镇」，和英语剧「重逢」；有「国语学院」戏剧股，矜上演星洲市政局议员叶平玉的「八百壮士」；此外尚有「爱群社」戏剧股，「维扬体育会」戏剧股，「青年一心社」戏剧股等。以上这些戏剧股,有的经常活动(如晨光社)，有的却不一定。马六甲的戏剧团体则有「晨钟社」和「明新社」的戏剧股等。

中马来亚方面(包括雪兰莪、彭亨、森美兰第三邦)：加影有华侨中小学校组织的「前卫剧团」。曾上演「日出」和「一年间」，并曾组织流动团队出发中马北马公演；有育华中学组织的「萌芽剧团」，曾上演「中华儿女」。吉隆坡(马来联邦首府)有广东帮组织的「人镜剧社」，剧本完全自编，以及单演粤剧，现在除仍演粤语歌剧外，还兼演粤语话剧和国语剧；有「晨钟剧社」，常演中独幕剧作。新古毛有「国风剧社」，常演广东方言歌剧和方言话剧。

北马来亚方面(包括吡叻、吉礁、玻璃市等邦和槟榔屿)：槟城有「钟灵校友会」戏剧股，曾演出「雷雨」、「人之初」、「少奶奶的扇子」、「茶花女」等；有「今曰剧社」，曾经有几次演出；有「侨南公所」，上演过「横山镇」；有「惠州会馆」和「新生励志社」，上演过「凤凰城」；有「友和社」，上演过「民族万岁」，此外还有威利斯省的「怒潮社」等。吡叻怡保有「钟声剧社」，「学余社」，和附近兴中中学组织的「兴中剧社」，成员大多数是教员和学生，兴中剧社且曾组织流动剧队，在吡叻属公演；太平有「业余」「精武」「机器」「华联ᄂ四剧社(后者是华联公学学生组织的>，曾联合公演「凤凰城」；除此之外，吡叻属还有一一十几个大小剧画。

上述那些剧团，有的是曾组织过流动剧队的。这种剧队在马来亚各处所起的作用，有时比剧圈在都会的影响还来得大。因为，在他们的流动公演中，常能争取庞大的落后华侨群众。关于它们」据著者所知，纯粹业余性质的有上述星洲「业余话剧社」组织的「马华巡回剧团」，在马来亚各地演出三百多次，应用国语和广东、客族、潮州、福建、马来等方言，筹得赈款国币十万元。他们所用的七十多个剧本中，有百分之四十是街头剧，百分之二是活报，每次演出的观众曾多达三千多人。第二是吡叻和丰兴中中学组织的流动剧队，在吡属公演，他们最拿手的好戏是改编的「皇军伟迹」。第三是槟城钟灵中学学生组织的「钟中流动剧团」，曾到吉礁、吡叻等地公演，他们是一支脚踏车队，道具自己背负。第四是雪兰莪加影「前卫流动剧队」，曾经有一时期，他们规定每逢拜六出发至加影附近轮流演出。第五是星洲的四一剧队，常随星洲筹赈会通俗演讲人员出发各处公演，而且每逢星期一、三、五等晚，便自行到山芭等处演出。第六是槟城筹赈会戏剧股的流动剧队，中间两组是小孩子组织的，其余都是成人，他们跟着通俗演讲队在山芭、街头演出，时常应用活报的形式。

马华职业剧团是直到第三时期才兴起的，差不多都集中在星洲，成员大部份是以前一个歌舞剧团(从上海南来的)解散后留下来的演员，人数虽然不多，都先后变了几个名字；第一个是「实验小剧团」，公演过「黑地狱」；第二是「中国职业剧团」，公演过「雷雨」；第三是「银月歌舞剧团」，公演过「茶花女」「杨贵妃」；第四是「时代刺团」，公演过「群莺乱飞」。如前所述，他们是向着和业余剧人相反的路向发展的，因此在理论上，曾受过检讨。

在抗战后的一年间，国内的歌咏工作者组织了武汉合唱团到马来亚来，他们的戏剧股曾上演过「雷雨」和「原野」，又曾和业余话剧社合演过「前夜」，而最常上演的，则是「逃难到南洋」和「三江好」等。该团不特在歌咏方面，而且在戏剧方面给予马华艺坛以巨大的影响。他们使戏剧界对于演剧艺术水准的提高加以更大的注意，但是他们并未得马华戏剧界的绝对同情，因为他们轻视了马华戏剧界的成就。

另ᅳ个从国内南来使马华戏剧界深感刺激而更努力注意演剧艺术的提高的，是王莹等所领导的「新中国剧团」。他们已经演过「贼」「反纳粹」「人约黄昏」和「塞上风光」。据说舞台装置相当讲究,演技亦熟练。一个公演的旅程已经在计划着：从星洲到槟城。

外来剧团对于马华戏剧界的影响是极大的，马华剧人在他们的影响之下不断进步着。

统观抗战以来的马华戏剧，我们会觉得它已经飞跃地进步，缺点和路向分歧的现象是难免的，谁都知遐将来必有完全克服的一口。

(载**一九四零年九月二十一日「晨星」0**

介绍马华文运的新芽——实报 陈奇

在这漫天烽火的世界中，到处都散满着浓厚的乌烟瘴气，就是在马来亚，也不免如此，许多人不只因此而受到感冒，而且更变成一种疫症，继续在广大的平野上，使人们要呼吸一口空气，也觉得很是不快。然而今天人类的生存斗争，却比任何斗争来得剧烈。所以使人们都想从这乌烟瘴气的雰围中，寻觅包含有新鲜活力的气息，尤其是那些对人生营养有作用的。

在这样一个时候，其职责是在启育和引导人们入胜景的马华新文化，自然负有特定的伟大历史使命，它应当扫清那堆瘴气，使有营养的新鲜气息得以流散出来，来补益在苦难中挣扎的人们。而这责任显然是放在每个马华新文化工作者的身上，这是一个很光荣的实任！但同时也是一个相当艰苦繁重的担子。

槟城的年青文化工作者们，出版了一个综合性的期刊「实报」，它不只是这现阶段马华文化界的一个新种子，而且是祖国抗日反汉奸文化运动一支强有力的支流。

「实报」是半月刊，到现在已经陆续出版了四期。也就是说，它像初生的婴儿，经过保姆好好的看顾之下，同大家见面已有数个月了。

「实报」在上三期中，虽然在内容上还不是十分的结实，但在每期里头，都有题材新颖值得一读的；如：「米」、「饭」、「劣货」一类，及时切实反映马来亚现社会特色的文艺作品。此外，如一切能指出现阶段马华救亡应努力方面的文字，像「国际新形势与全民族应有的努力」，「论国际形势与马华救亡」……等等，都有着相当的内容。还有援助民主的共和等等译文，将他人眼中纯客观所观察的国内政治，介绍给予侨众，增加侨众对祖国深切的认识。

应特别指出：在最近出版的第四期，马华文化运动特辑中，质的方面是相继提高，对现阶段马华文运，可以说作了一次具体的阐明，而且还特约当地文化人举行集体讨论，集纳各方面对推进马华文化的意见，指出马华文运目前的路向，造成一种热烈讨论的风气。

这个特辑，站在发扬民主主义文化的立场上曾具体回答下面这些问题：作为祖国新文化运动支流的马华新文化运动，它的具体内容大意是什么呢？它应该从那一方向开始努力？今大家该怎样推进民族的民主的新文化运动？应该怎样实现新文化的大众化、科学化？这些问题在这期里面，都有特约文章谈到，给予马华文运宣扬人的助力。对于今后的「实报」，笔者愿在这里发表一点浅见。

在每期里面，最好能提供整个中心内容，使读者对某个问题能有系统的瞭解，这是一。其次，在马华文运过程中，有很多宝贵的实践文献及历史资料，直到现在还没有经过人们有系统的集纳起来，使文化工作者明白我们过去走过多少路，今后还要向那儿继续迈进。再次，对着瞬息万变的国际新形势，以及组国抗战中每一时期政治新发展的文字，还应再力求更深切具体的说明，使侨众得到正确的认识。当然，要到达这些新希望，除了充实同人的力量外，还要马华文化工作者们绐予热烈的支持和援助。我们认为马来亚文化园地是必需大家努力栽培，才能开出灿烂之花，结成丰满之果的。

(载**一九四零年十一月廿八日「南洋商报」)**

谈「沉渊」葛蒙

于伶先生誉为一九三九年剧作技巧上获得高度成就的是林柯先生的「沉渊」O

这次，「加影前卫剧社」上演ᄀ沉渊」。在「此时此地」来上演「沉渊」，我认为有略为介绍的必要，我只能想着力于剧本本身的检讨，其他的问题不想谈及。

我以前曾经细心地读过「夜上海」，而且曾着手做导演计划及实行过导演，现在我又细心地读过「沉渊」，单就剧作上说吧，这两个剧本像是有所对比之处。

「沉渊」或「夜上海」的故事都是发生在中国的大都会里，然而它两是一个对比的手法。「沉渊」是表面单纯实际复杂，「夜上海」是表面复杂而实际单纯。「沉渊」是有更多的心理•，「夜上海」是有更多的生活。这也就是说「沉渊」是如幽灵偶语，心有所憷而难以自拔；「夜上海」是如万籁齐鸣，置身于中而不复自觉。这里是两个境界，同时是两种力量。

可是，正因为「沉渊」是表面单纯而实际复杂，是有更多的心理，像幽灵偶语，心没所憷而难'以自拔，这未免使人想起曹禺先生的「雷雨」与「日出」里面的人物与技巧。的确，「沉渊」-与它们类似，我们看到「沉渊」里的赵笙斋这老人，他那样安祥、稳重、谨慎、寂窫而倦怠的神色，像是幕霭里的孤山,꾜在人世的风霜中挣扎过，而今却又被风霜所降服了。虽然他已深刻悔恨的显出老年的痕迹，但是他仍然竭力在雄持一个长者的矜持等等，怎不使我们想起周朴园及潘月亭呢？梅采雯是失去了青春的爱娇，富有阴挹的美丽，像是深宵古寺中悦耳的弦管。然而由于命运的拂逆吧，生活是虚空，环境麻痺了她，使她已成为一个病态的ᅳ纯任感情奔放的妇女。依着性子的驱使，有时会变成一阵沙漠里的旋风，一场没人救的火灾，一片从山上冲下来的瀑布。可是生活限制了她，她又像封了口的火山。正是如此，在习惯控制之下，在情性与自私的心理的蒙蔽之下，助长了她的悲剧，从美丽的血管中激荡着一股熟潮，周而复始地使她内心痛苦而不安。在她看来，日子不过是一大串苦痛的连续。就是如是吧，她对于一,切都是采取抗战的态度。因此，造成她的病态是她那心理上受了毒刑之故，她多疑、杞忧、焦躁、敏感，在她灵魂深处，正埋藏着我们古今人性所共有的，只可怜悯不可弥补的缺陷。她正如废园中一朵迟暮的蔷薇，隔绝了日影的光华，深锁着一身的浓郁，在黄昏纤手的按摩之下，已经有些依依向残了。这不是像「雷雨」中的繁漪吗

(载**一九四零年十一月卅日南洋商报「戏剧知识**」)

今后的「狮声」 王纪元

接编「狮声」的第一天，碰到的就是「稿荒」。

一个初到南洋的「新客」，本地的朋友既不多，社会情形更不熟悉，读者、作者、编者之间相苴密切的关系，还没有建立起来，骤然遇到了这一突如其来的难题，的确是不容易解决的。

怎样办呢？这几天来，我的脑子里，正为解决这一难题而思索着。

我想写信到国内，向文艺界的朋友讨救兵，然而，国内的朋友们要源源来稿，也并不怎么容易，何况关山遥遥，战时交通多阻，真使人有远水救不得近火之感。

而且，一个文艺性的副刊，是应该与当地的文化界朋友打成一片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明白当地读者的心理，适合当地的需要。这并不是说，文艺是带有充份的地方性的，却是说，更能够反应现实，读起来倍觉亲切有味。

因之，我决定向当地的文化界朋友讨救兵，这也许有点冒昧，但为了广大的读者群着想，我想，全南洋的作者诸君，一定能给我们不断的援助的，谨以热烈的心绪期待着。关于今后的「狮声」，我也想说几句话：

过去的「狮声」，我个人的感觉，而且似乎太严肃了一点，内容似乎太单调一点，不够广泛，不够轻松、不够活泼。今后想对这几方面加一点功夫。当然，究竟能够做到多少,我个人是没有一点把握的。

因为有许多特刊稿件的中断，对于「狮声」，正是设法改革的一个好机会，我想，回到「狮声」的本来面目，像一杯咖啡一般，喝了使人有点感到兴奋。

这里不需要抗战八股的空论，亦不需要洋洋大文，我们所需要的是轻松、活泼、对于身心都有益处的文字。

今后的「狮声」是综合的，短小精悍的，每篇文字希望不要超过千字。三十六行，希望行行皆有，五花八门，希望门门皆备。是战斗的、亦趣味的、诙谐的，我想这并不算是冲突。

今后「狮声」的刊载日期，打算把它固定每星期三天。星期日我想关一个「学生园地」，专门登载学生诸君的作品，如报导一些关于学校和学生生活的珍闻。

亲爱的作家们、读者们，希望给予我们经常的指导和援助！

（载一九四零年**十二月五日「狮声」）**

「水落石出」演出的意义 清谭

为了争取戏剧演出的机会，正确地实际地运用戏剧武器，表现戏剧的综合艺术特征ᅳ作为宣传、教育、团结、组织侨众的效能，于是我们在这共同的工作目标，团结起来，组织起来，经过了苦斗的工作，得到集体努力的效果，把「水落石出」四幕剧搬上舞台公演.，工实际的行动，纪念本社十二周年。演剧售票，全数筹赈祖国难民；以戏剧的感动艺术，深入侨众，激励出钱出力，加强：马华筹赈运动，争取抗战胜利早日达到。

我们，作为戏剧工作者，面对着当前马华戏剧运动，应当是更加坚决地工作，以活泼、紧张、严肃、艰苦的战斗作风，应付一切环境的困难，克服机会主义的缺点，发扬筹赈戏剧的战斗优点，英勇地支持马华剧运的扩展。在戏剧力量上，磨鍊成长更多的干部，建立更多的中心工作地；在本质上，促进戏剧演出的普遍化，从中增进演技，提高戏剧艺术，不断地学习，充实戏剧战斗的活力。因此，我们的演出，是冀求影响更多的团体能够经常作戏剧活动，在当前客观条件的限制，加强主观的力量，争取演出的机会，鼓起剧运的蓬勃现象。所以，我们不但自己要演戏，同时要互相鼓励大家都演起来，惟有这样，剧运才有前途。

今天，我们把有限的力景，再提供给马华剧运，自然不敢说是有多大的贡献。不过，一九四零年的马华剧运，的确是比较往年消沉！在这年终的时节，我们把这部鼯内集体创作的剧本演出，多少在今年的剧运史纪增加了一页。其实，星华剧运，今年的正式公演，可以说是一声明炮，轰磷沉寂的剧界；同时，也是一响警钟，提醒剧界，面对着当前的现实，更应引为警惕的课程。我们来救救剧运吧！不要让它在暴风雨摧残下似生而死，而且是要广大的戏剧工作者，以集体的力量，来支持剧运。

说到演出用语的问题，我们这次再用闽南方言演出，这是为了使演出能够符合现实的情形。我们觉得「水落石出」以方言演出，是推进马华方言剧的工作。为什么？因为在此时此地的剧运，要抓住戏剧观众的理解，才能争取广大的观众。方言的运用，以戏剧深入宣传的工作，在实践中，经验的教训，去年公演「金门岛」，用方言演出,济赈成绩肋币三千余元，演出效果，得到很多观众的理解——特别是指文化水准低落的侨众。因此，我们觉得有必要再用方言。同时愿为方言剧工作而尽力。此外还希望其他团体能够回应，开展各种方言剧的工作。

至于这次的公演过程，从排演到演出，整整是一个多月的时间，导演、剧员、舞台工作人员的集体工作，艰苦地排练。不过要得到演出的成功是要大家的努力使「水落石出」的真理，能够深入侨众，尽了宣传的作用。「因为我们是在斗争，我们应用戏剧地指示出来，这是国防艺术的任务。」我们更要使观众瞭解此剧主题内容，是暴露汉奸的罪行，表扬沉淑忱的牺牲精神，为侦探汉奸行动，牺牲小我，表现新中国妇女。还有热血的青年相英杰、余秉三，以及一群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华儿女的团结一致，反汉奸的斗争，都是提供当前马华戏剧现实化的问题，在主题内容的积极性，坚持圏结群众，扩大反汉奸,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相信剧中汉奸张九해是一定死的，而一切汉奸只有死路一条。参加抗战的，才是生路。

努力吧，戏剧工作者，「前线的将士们一个个在拼着生命，保卫国家，我们只在舞台上唱些救亡戏曲，还应该怕麻烦吗？不，从今天起，我们应当严肃地组织起来，充分地为国家民族尽力，奋斗。」(中国戏剧家欧阳予倩语)来吧丨大家坚决地为剧运而战斗。

(载一九四零年**十二月十四日「晨星**」)

『债」演出的观感 路因

——中华女校游艺会中独幕刺

本坡中华女校这一次为要庆祝创校三十周年耙念，除了本月十四日在校中举行劳作品展览会工外，十七曰晚上又假座大钟楼举行游艺会。游艺会中的各项歌舞，在各报新闻记者的笔下，已得到好评，笔者不要再事噜噜。这儿想提出来谈谈的，是该晚演出的一个独幕剧——「债」。

「债」是易香著的——该独幕剧收在他的独幕剧集ᄀ恋爱问题ᄂ中。这个独幕剧是以孤岛上活生生的现实为主题，不但意识正确，故事亦颇动人。当晚的演出，是有若干人尤其是妇孺感动得掉落眼泪下来的。这，固然是演员们表情逼真所使然，但首要的还是作者取材的现实化•，不是向壁虚构者，是写他所熟知者。所以演出的效果，才能够这么的不错。

这个独幕剧，人物完全是女性的。这，甚适合于女校的教员来扮演的。不然的话，女扮男装，于动作上，是难做得恰好的。当晚扮梅云的为张美月，扮梅霞的为刘蕙荃，扮李氏的为林玉卿，扮爱宝的为林翠琴，扮陆太太的为姚嫦娇，扮吴爱丽的为李绍庚。

各个角色，除扮十七岁的中学生梅霞稍嫌过大以外，其余都甚适合。不过，梅霞的刘女士，台词清晰，哭声甚像，是能够将剧中人应有的悲哀心情表现出来的。

扮梅云的那种因受过度刺激与蹂躏之后的难言之隐的颓丧情绪，表现得处处能使观众同情，要说成功，这便是她的成功的所在「因避难搬到上海来被二房东赶出的李氏母女，一个是龙錡\_老态，一个是稚《姑娘，都能做得恰到好处。当李氏老泪纵横而说到：「回家，不知道家还在不在」这一句，台下的观众，多数是眼圈■润的啊！

扮李氏的凶恶脸相，刁滑形态，是能令人痛恨的。孤岛上的一般一一房东及白相人嫂嫂，本质确是如此这般的。她的声音宏亮，也是不可多得的。

扮吴爱丽的婀娜的姿态可以过得去，惟「妖艳ᄂ二字则尚未能做得到「炉火纯青」的境地」这，也许是环境的关系吧！她的台词，说得明晰•，她的国语ᅳ是处处的力求标准化的。

总括的评一句，当晚的演出，各位演员的动作、表情、台词，都是不可以说坏，是可说声不错的。

不过布置方面，笔者却认为有多少是尚待商榷的。比方说：梅霞这一个失学又失业的女学生，欠了四个月的房租，她的房间就不应布置得那么像中等人家的的样子ᅳ至少瓶中就不应该还有鲜花在。这一点,说来虽是小事，但多少是会降低观众对于她的同情心的。又如依照剧本中所说：「小离外很暗淡」、「有无数摊贩的叫喊声或轻或重的从这小窗进来」，当晚的菌外，就不见得会「暗淡」\*茧于甚么「叫喊声」，也是不尝听见。这几点疏忽，是应该由掌宵灯光及后台监督来负责的。

(载一九四零年**十二月卅日「晨星」)**

一九四零年的马华文艺界 陈南

至少这一个时期，我们这儿经常听见过「为什么马华文艺界没有伟大作品产生」的疑问。但回答这一疑问，却是否定的。似乎有人曾经作了这样的解答：属于文艺运动的发展之史的范围的，他的注释主要的地方则是马华文艺运动的孕育的日子并未长久。所以它的长成是还待时间的培养。属于文艺运动的社会的原因的，则是归结到马华文艺工作者缺乏生活的实践，必然地反映到作品内容的空虚、贫乏。这答案当然是公正的，但实际的情形，也许比我们所想像的要好。我们不必回溯到一九三六年前这儿的文艺领域的蓬勃和朝气，就是抗战展开后，这儿的文艺活动，却正也跟着救运的深入到民间去。我们曾经看见报导救亡动态和除奸抵货的「报吿」「速写」之类，在马华文艺的主要阵地的各报副刊不断出现；我们也看见过描写着海外的中华儿女为着祖国的自由和解放而牺牲一切的可歌可泣的诗篇；我们也看见各种各样的戏剧在山乡，或市镇街衢上演出；我们也听见年青的男女在大庭广众之中唱出了雄壮的歌声。他们的战斗是艰苦的，但他们却咬紧了牙关走了一段漫长的路。这些，莫非道明了这儿的一切文艺运动，从没有跟现实脱离过，只不过我们没有抓住这一条暗流的深广，和怎样才能使它更深入更发展吧了!

拿文艺创作的成果而论，这儿虽然并没有伟大的作品产生，点点滴滴的努力，也不能加以抹煞。因为在寂寞的文苑上，纵然这文艺的呼吸是怎样的微弱，但比没有总还要强些。然而马华文艺工作者的努力，也从没有停顿过的，一直到一九三九年八月底，德国法西斯蒂的魔手伸入波兰，而使欧战爆发，随着世界情势的急转直下，客观环境的改变，不能不使文艺活动的方式深沉起来。直到一九四零年，虽然许多可敬的同道还在用他们的心血，在悬崖绝壁之上灌溉这一枝初茁嫩芽的文艺之花，但因为客观的现实变动得太快，终于使人摸不着事物发展的边缘，目迷五色，而不得不停顿下来。这表现文艺创作上的困难，当更为明显。譬如在某一期间内,以机工回国的故事为核心而刻割出有民族意识的小说，也许不算脱离现实的吧！但当另一个和他们自己的生活有最密切的关联的新的事变在发生时，这就需要作者有非常果敢的毅力来决定这两者之间的取舍了。因为所谓艺术，总以能反映人类社会的实践的真实，反映着客观现实世界的真实为有生命，然而为着客观环境的交易，许多有良心的作者以为不能以公正的语言，描绘出人类的苦难图画；浪费笔墨，是没有意义的。许多人因此而噤住了。他们正注视着那密集蔽空的黑云，等候着时代风雨的来临，这大约是一九四零年马华文艺界创作所以寂寞的原因。但并非完全绝灭，如在第一期「海外文艺」里发表的乳婴的童话「红衣服」，他就用「烟雾」、「毒风」、和「太阳」为自然界来裱托着他对于光明的祈求，和对于黑暗的憎恶。

「回过头来，点燃你们底火把；抵挡扫荡过来的毒风！」声音在天地之间好像万马一样奔腾着。

………

「我们要万世生存，万世作自由和幸福的主人，就要在这一次用千千万万的火把，烧完毒风，烧完烟雾，万世抬头着看见青天和太阳。」

故事的发展是平衡的，不但创作的态度严谨，题材的处理也很恰当，以非现实的形式而赋予现实的生命，在艰辛的日子里，这意味是深长的。十九世纪末的俄国陀罗雪维支，就写出不少的这一类作品。虽然这篇东西在表现的手法上，还稍嫌晦涩一点，不过比起那些编一套男女恋爱的故事，在人物的身上穿起革命的外衣，在他们的嘴角放进一只「杀呀，冲呀！我们要牺牲自己，拯救人类呀」的留声机片是有意义得多了。但今年像乳婴这样的作品是并不多的。

在星光画报上也有几个可读的短篇，然而在数量上，比起散见全马来亚各地华文报纸副刊上的「报告」、「速写」之类，那真少得可怜。不过严格地讲，大家的态度都很严肃的。

但有一种奇迹，虽然「铲除色情文化」的呼声是给人们叫得震天价响的，可是在吉隆坡马华日报的副刊上，却被时常在香港各华报副刊写「文艺短论」的诗人侣伦的长篇「妻的罪状」占了篇幅有一百二十天之久。「妻哭起来了，妻又烦恼了！」这真是一篇典型的色情文艺，在国内每担白米卖到二百元的今天，居然有这样的闭情来写夫妇之间的「床第之私」，这涵养〈！)是不能说不深的！

幸喜这样的作品也并不多。

其次是「报告」和「速写」，从一月到五月这一段日子里，马华各报副刊是经常出现的，它的内容，大抵还是继承着过去马华文艺的「报告」「速写」的优良传统的。这可分为四大类：一是反汉奸故事的描写；一是筹赈的动态；一是救亡工作的纪载；一是教育界黑暗面的暴露。这一类稿子的供给者，大半是中学生和小学教员，刊载这一类东西的，以总汇集报的「文会」为较多。中马、北马各报副刊，也颇不少这一类短小精悍的作品。

诗坛上的两个极端

诗歌的产生，在「数量」上，固然比过去为少：但在「质」这方面，也已起了很大的变化。尤其质的方面，已走了两个极端：就是好的越好起来，坏的越坏下去了。但这并非像一些人所说的「什么抗战进入了新的阶段，需要更完整而复什的文艺形式来表现我们的民族在自力更生中的许多曲折离奇的故事，所以诗歌应当让位！」这应当归结到客观环境变易后，各个诗歌工作者发表的机会更少，而有些人也因消极而颓唐下去的缘故。在星加坡，有一年多历史的「吼社」诗刊(周刊)停版了。虽然在临末的几期诗歌已逐渐失了战斗的生命，但停顿了总是诗坛上的一个损失。在中马，有李蕴朗、吴冰、戴清才等所发起的「澎湃」，到六月底也停了。两者都是热爱文艺的青年所组织的，拿艺术鉴赏的眼光来看，前者似乎较好；拿社会的价值来说，却以后者为有生命。

但优秀的诗篇，也间或在各报的副刊上出现。我们经常看见以严肃的生活斗争作为骨干的叙事诗被刊出。西玲在吉隆坡的马华日报副刊上刊出了「黄家渡头」；于原在星加坡各报上，也写了不少的诗，在南洋商报「八二二」三周年纪念刊上，他写出了「投寄上海孤军营」，当中有一段：

………

……蕴藻滨的岸边

那一片荒原上

坟头草绿了

会变黄

而坟头草

永远记忆着

祖国的四季

黄了些时日

又变成绿

我们的战士们

在绿的草丛里射击

在黄草丛里射击

静海在七十八期的「现代周刊」上，写出了「江南花开的时候」。这些不但在形式上已算成熟，内容也很深刻的。但这并非普遍的情形，和这同时存在着的有一个相反的极端呢。在某些地方，我曾经看见过不少这样的诗句：

蔚蓝呀天空

茶之烟消失于空濛

白云浮出我的愁忧

田鸡，水鸭，虾螟

爱人呀，几时回头

他们除了对个人的风月闲愁尽量吟咏外,好像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留恋似的。在形式上是庸俗的，造句用字，更是尽量表现他们的牵强和晦暗，既不像元曲中的长短句，更不同于新月派的「豆腐干」，真是非驴非马！而内容更属于公式主义的极端。如果严格地说来，大致也可以分为以下的几类：一是叫穷；二是失恋；三是求爱。有人说，这可以算作「未来派的作风」，但我以为挂一个什么样的名都没有关系;只是无病呻吟，要使人读了起反感的!这样的诗，如果坐在书斋里写出来而在书斋里撕掉，倒没有什么不可，但一定要在白纸上印成黑字，公之于世，真是误尽苍生！而且在人欲横流，生命不如一株草的今天，多少人可以无辜地被屠杀侮辱，多少天真的孩子都因此而变成孤儿，我们的诗人，有什么理由非把华贵的青春，拿来做回忆个人的昔日豪华的养料不可呢？人生原是战斗的过程，生为今日的青年，如果生活不酜肃，甚至是醉生梦死，不但要招致社会鄙弃。有个时候，莲本人的臂膀，也会从他的温暖的被窝里松掉的。所以对过去的迷恋，才是愚笨的举动。因此这欢穷说苦，不但不会被同情，反而要得到厌恶的。有人说：「我们住在后方！我们闻不到火药的气味，我们不能随便写抗战！」这真是朴素的见地。我们虽然远居海外，但自从抗战展开，敌人狂炸东南沿海，国军西撤后，我们不是有许多同胞顚沛流连地逃向海外来么？在抗战的初期，马来亚各地的日人所经营的铁矿，不是有许多我们的同胞，情愿饿着肚皮而不替敌人做工么？这难道不是现实的素材，这难道不是可歌可泣的史诗？但我也听人说过艺术的生命，以「不同凡俗」为胜，以「超然物外」为美；但「不同凡俗」而必须脱离人生的气味，「超然物外」而必须变成幽灵一样的鬼魂，这是不足为训的。我们并不希冀在艺术的作品里说教，但拿艺术来做消遣品，毕竟也是罪恶！普式庚的名字能够炳耀千古是在他能与罪恶决斗；马耶可夫斯基所以在薪联的劳动人民之间得到热烈的拥护，这完全是因为他能以诗来分担人间的痛苦！

我们并未放进棺材，当然是活人！活人怎能唱死人的歌呢？其实这些都不能算诗，这是狗屁不通的鬼话！

剧里延礼

戏剧的演出次数虽然减少了，但水准却被提高起来。这在新中国剧团来到新加坡之后几次较大的演出，无论在技巧方面或理论方面，影响都是很大的。「塞上风光」的上演，在舞台装置这方面给观众新的印象。之后，八月十三日在快乐世界上演的「永定河畔」,可以算是规模宏大的群众戏，他们把舞台伸展到观众中间去，把舞台与观众之间的办篱拆除了。这在马华戏剧史上，是一个创举！演员们在「永定河畔」中表现出了他们的优秀的技巧，每一个动作，每一句台词，他们并没有用庸俗的表现方法来刺激观众；但紧张的氛围创造，却使观众受到刺激了，这是他们的成功之处，值得马华戏剧工作者学习的。

在中马，加影剧团在吉隆坡中华大会堂上演了「日出」，舞台装置和演员们的努力，都没有可以置议的地方。只是演出的成果，却不能算是尽美尽善！因为像「日出」这个剧本中的几个角色，如陈白露、方达生，他们所生长的社会，和所受的教养，已使他们变成了奇异的性格。所以这两个演员在陈白露、方达生的生活上如果没有深刻的理解和体验，演出效果是不能想像的。这需要演员的「我」，溶化在剧本中人物的「我」里面，才能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因此选择剧本和演员的分配，倒是戏剧演出的基本问题。

在剧本创作方面，除了赵洵的「锄奸团」五幕剧发表外，还有只是夏枫在「海外文艺」上发表了「中国海的怒潮」。戏剧理论的建立，却较过去几年为多。舞台艺术之类的东西，已被公开地介绍出了，这都是戏剧界进步的现象。但我的希望是马华戏剧工作者应该把大门打开来,再也不必分什么觅两南北，我们只存从接受人家的批评这一点上，才能扬弃了自己的弱点！关紧大门，只有使自己更孤独！

结论

从整个马华文艺活动来讲，当然不能说没有进步的。但我们还存在着许多缺点，这就是门户之见既没有消除；而在生活实践这一方面，我们也没有很好的努力。在过去，我知道有许多人在口头上虽然高声叫着：「团结呀！团结呀」，但如果有一天他的所谓领导权，落到人家手上去的时候，他们是不妨拿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成见来排斥的。他们要把人家团结到自己的旗帜下面来，不然，那对方就是「汉奸」了，这真是天大的错误!我们的工作，既然为着抗战、为着祖国,所以我们就不应有彼此之分，我们要争的是祖国的自由和解放，我们所想望的并不是「主」「从」的问题。如果我们在今天所想的还是个人的地位，试问整个阵线覆灭之后,让领导者做一个亡国之君，这还有什么意思呢？

在这里，我且引一段陈立先生在「论今天的马华新文化运动」里的建议，作为我的结语。

「现在国难如此严重，投降分裂倒退危机依然如此严重存在；我们的责任这末重大，那末有话不说，还要等到那一个时候才说呢？最重要的，如果我们能够挪开旧的成见，以新的需要找新的战友；那么就不怕战线不广！」

亲爱的文艺工作者，我们从头努力罢！

（载一九四一年「南洋商报」新年特刊）

@铁亢《马华文艺通讯及其运动》，1941

为什么要推进「文讯」运动

在今日的马来亚号召文艺大众参加「马华文艺通讯运动」，并不是怎样新鲜动人的举措了。远在四、五年以前，便有人在谈论如何组织文艺通讯员的问题；抗战发动以后，由于客观环境要求反映的迫切，这问题受到一般更密切的注意。终于，在一九三九年，星华文艺工作者在理论的探讨之后开展实际的活动，于星加坡及其他各地组织文艺通讯员总支站，负起了富有历史性的任务；后来虽然停顿，而那一段行程已经说明了过去文艺工作者对于这运动是怎样的深切注意。

为什么要推进文艺通讯运动？文艺通讯又是怎样的一种样式呢？关于后者，可以简单地这样说：文艺通讯是一种异于报章上的新闻报导的样式，像字面所表示的一样，是文艺与现实报导的结合.，和报告文学速写等有些血缘，但是比较报告文学更为自由，更有多样的形式，更容易学习。通常报章上的新闻是枯燥的，缺乏文艺气氛的；文艺通讯则活泼而富有文艺形象性；报告文学呢，虽则不像小说等那样庄厚严谨，但总得努力创造社会生活的典型，而文艺通讯却较为自由。它是报告文学的妹妹；和报告一样，最重要的机能是迅速，全面地反映现实、批判现实，和推动现实。

就由于它的使命在于反映、批判，和推动现实，所以为抗战后几年来（特别是欧战爆发以后），社会变动特别急剧的马华社会所需要。马华社会的迅速反映，除了较高的样式报告文学以外，是得由它担任的。马华报告文学，多为作者自发的创作，没有任何组织从中推动，因而缺乏整个的计划，中心的联系，在报告的编纂与发表上，以及报告文学员理论.与技术的培养上，都没有妥善的解决办法。文艺通讯却有机关（总站和分站、支站）主持，它不但为通讯员计划工作范围，而且特别注重通讯员的培养。一个幼稚的通讯员，可能被培养为优秀文艺通讯写作者，同时可得成为优秀的报告文学者，更进而为水平以上的作家。这种培养，在今日文艺干部特别贫乏的马来亚，正是一项极有意义的工作。所以马华「文艺通讯运动」被推动的原因，除了为要战斗地迅速反映马华社会之外，便是企图培养新的文艺干部。

一九三九年在星嘉坡被推动的「文艺通讯运动」自然是在这些目的之下的。当时在星洲组织文.艺通讯总站，吉隆坡组织分站，十个以上的小山芭组织支站，申请登记的通讯员约有四十以上。总站设组织、指导、编辑、服务四股。编辑股出版过两次有历史性的专页。组织是这样的合理，何以后来竟致不能维持呢？这有原因的。那原因，不但使当时的「文讯」运动停顿，恐怕还会使以后「文讯」运动难于复活。

几种困难

原因是什么？

第一是罗致干部人才的困难。一切的文艺运动自然都得有人主持的，主持的决不是一个人，而必须一群。困难就由此发生了。记得我从前曾经说过：马华文艺是少数小资产智识份子的玩品，把玩的人既少，创作的人更少，配当干部的当然更如凤毛麟角。干部人才必须具备这些条件的:学力够资格、办事认真、意志坚决，还要生活固定。找学力够资格、办事认真的已经难了，求其意志坚决生活固定自更困难。星加坡总站建立时，虽曾凑上九个负责人，但不久一部份因生活不稳而离开星洲了，另一部份孤立无援，便动摇甚至怠惰起来，结果便是含糊了事。总站如此，分、支站自不消说。这种干部的困难不但在「文讯」运动里如是，即在其他的文化运动里亦莫不然。干部人才太少人，自从所谓新形势展开之后，人才更加缺乏。如其最近的将来「文讯」运动将再复活，我相信它仍然是一个难于解决的问题。

第二是环境的困难。有如报告文学一样，文艺通讯的职能是在战斗中迅速反映现实。但是报告文学者和有志作为文艺通讯员的，我相信多缺乏这种胆识。因此便有所求于环境了！期求环境好一点，束缚放松一点。环境不放松，便无条件地搁笔。事实上，即就环境好转，文艺通讯的材料，也还有许多是无论如何不被容许的。这一来，材料便得大量删割了，普通被报导的，仍然是像报告文学那样的卖花筹赈的材料，空泛单调，几乎毫无足取。在这种情形之下，「文讯」运动自然要遭遇到发展上的困难的。

为什么文艺通讯员多缺乏胆识呢？问题很容易回答！因为请求登记为通讯员的，没有一个是生产地带的坚决工作者，都是学生、教员、商店财副等智识份子——动摇的小资产者群。

最近的将来，上述种种困难看来不会减轻。即是说，将来「文讯」运动恢复活动的工作并不怎样简单容易。

做一名文艺通讯员

但即就干部太少环境困难不易恢复活动也好，在马华文艺学习者道方面，还是应该具有「无论何时都愿作一名文艺通讯员」这种决意的。

因为如上所述：作为一名通讯员，便可获得不断的指导，获得不少的同道共同研究，获得更多的创作和发表的机会，较诸做一个独学无友的学习者，都有更多的好处。

怎样做一名通讯员呢？该具备什么条件呢？怎样写作呢？

德国报告文学家基希所指示的报告文学者应具的三个条件，马华文艺通讯员是应该具有的。是.这么的三个条件：

一、不歪曲事实的意志。

二、强烈的社会感情。

三、和被欺侮者联结在一起。

这在以前都约略说过了。其次，应该具备的是：

四、一个文艺工作者的准备和修养——自然是初步的、基本的修养。

五、一个新闻记者的敏感，迅速的报导机能。

六、勇敢。

关于写作方而，可得简略列举的是：

一、报导最熟悉的事件。关于这，有两方面的材料可以摄取，一是亲身参与的事件；一是周遭社会事象的综合报导。

二、追求文艺的形象性，不作概念式的报导。比如报导胶园事件，仅仅说：「人们最近的生活都艰苦极了。」这是概念化的。如把困苦的事实描写出来，便是具体的形象。

三、争取真实。文艺通讯有如一切通讯一样，务要真实。凭着一己的幻想报导，那就离题太远了。

四、剔除平凡琐屑的材料。什么是平凡琐屑的材料?如吃饭睡觉解手出恭，或者日常学校生活、家庭生活等。文艺通讯的最高机能在迅速反映一切社会变动，在寻出变动的本质和诸种关系。平凡琐屑的部份务须剔除。

五、得用少量的文字，报导大量的事实。换句话：无论在用字方面、结构方面，都得顾到经济。

六、要尽量利用报告文学的技巧，避免大众所不熟习的专门术语和外国文字。

最后，有志于文艺通讯的，得明了文艺通讯应得具有这几种特性：真实性、形象性、明快性、.时间性、空间性。后者两个是说：一切马华文艺通讯应该反映「此时」、「此地」的现实，否则便会遭遇失败。

（**一九四一年「文艺丛谈」）**

@铁亢《马华文艺现实化问题》，1940

「马华文艺现实化」这问题不是等到今日才提出来的，自从整个马华文艺界进入少年时代，多.数作者从辛苦的磨炼中认识了现实，马华文艺的指针便转到「现实化」这一角度之上，以「反映现实」「推动现实」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底把握为最高的鹄的了。所以如其有人想讯问马华文艺界以.今后的总方向，则「现实化」这一点是会被提出作答的。

对于「现实化」，或者说，马华文艺的现实主义，即就到今日，还徘徊在个人主义浓烟中的作者，也从不尝而且不敢提出相反的抗论：这说明了整个文坛是朝着这方向走的；不过有的还依恋着过去，未曾越狭小的世界一步；有的认识不足，误解「现实」的意义，因而未曾把握现实的本质.，有的则因环境的制限，不敢正视现实罢了。而走在这些的前面，作为马华文艺的领导人的，无疑地是「现实主义」。

马华文艺几年来之所以企图反映现实、批判现实、推动现实，自有它的基因。自从资本主义经济，因内在矛盾益加深刻而开始动摇崩溃以后，特别是当法西斯主义者实行以侵略战争来暂时消弭.其矛盾以后，马来亚的黄金时代——一个富裕的、享乐的，可以幻想时代过去了。环境不像以前那么宽松，一切都卷下狰狞的面目。由于现实的迫虐，作者们不得不去分析它、认识它，于是文艺作品之离开空想而进入「现实」的原野便成为必然；加以作者们的分析现实的必要，更深入地把握了思考认识的方法，因之坚强了他们的世界观；于是对于现实把握和反映，就更加坚决、更加有力；文艺大众方面，亦为的同一原因，与日倶增地加大了认识现实的意志，并且希冀在文艺作品里看到与他们有关的现实更清楚更本质的面貌。这一来，马华文艺就势不得不向现实化这方面发展了。

这种发展：由「空想的」、「个人的」向「社会的」，由「美学价值低的」向「美学价值高的」，原是必然的趋势.，马来亚社会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马华文艺已远离了襁褓时代，自然应该走向更高的成就.，而现实主义的作品，就正是最高的、最具社会意义的东西。可是马华文艺作者已经怎样实践了呢？

这是值得注意的。

我们看到以某种事件或某种运动的现象为题材，并以此决定主题的产品了；这在小说创作以及报告文学方面，比较多的。这种产品当描写或涉及某种战争，或者由此而涉及与战争有关的募捐运动时，容易迷于现象。以浮象为本质，因而失去了基本的意义.，这在最近的马华文艺写作者间，表现得最为明显。而当刻划华侨教育的容貌时，则常将全部注意力放在长期的倾轧事件之上，忘记了剖析在一切纠纷背后的帮派作用，以及形成帮派对立的社会根据；对于智识份子性质的检阅也常是单纯疏忽，因此即就将侨校风潮的全景写了出来，也不过是许多事件浮泛的反映，看不出它的根骨。最近，由于环境的变换，侨校风潮的基因中加进了新的成份，已经不是纯粹帮派的了，而仅仅注意现象的就看不出这新的成份究竟在目前，具有什么意义，应该当作一例可喜的成份看呢还是怎样？像这种在一般现象上耕耘的产品，要是我们以为它是「现实化」的，似乎未免去现实主义的驿站太远。.

亦有比这还不如的：不但在现象上耕耘，而且以特殊的、个别的事象，当做一般普通的事象加以组织反映。这同样地发现在小说创作或报告文学里，特以前者为甚。记得有一本以侨教底纠纷为主题的长篇创作，以印度籍的英文教员为纠纷的中心，将侨校之聘请印度人为教员，以及外籍教员之容易引起纠纷作为一般的事实；其实这不过是很少很少的偶然事件吧了，并没有「一般的」意义。最近又有人大量制造以学梭纠纷为主题的小说，列举许多学梭风潮的故事，以为那些故事具有普遍的意义，其实也不过是许多琐屑的、零星的吧了。举凡这些，都是离开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极远的，因为现实主义的马华文艺是在使一般的、典型的「人」直立起来，而决不企图以个别的事象来代替一般事物的本资。

从这两点看来，一部份马华作者对于「现实化」这一意义的把握，似乎还是不大足够。

但认识不足并不是马华文艺全般的创伤，还有一个重击足以注意的，那是文艺作者的不敢正视现实。马华侨社一向纵横穿贯着帮派的以及其他的势力，作者们须得在一切的势力允许之下生活，因而不得不同它们让步。这么一来，许多最具本质意义的材料就被牺牲了。即就能够反映一些，也不过是经过一切势力所容许，缺乏代表一般的性质。我们近数年来所以不能在文艺作品里看到马来亚华侨社会最底层的典型的人与事，就为了这缘故。马华文艺所以不能完成反映现实推动现实的使命，亦为的这缘故。曾经有不少的人呼号着应该正视现实，亦有人要以文艺通讯运动来填补以往不敢正视现实的缺憾，但事实上仍然向现实闭下眼睛，萌芽不久的文艺通讯亦未曾完成它的企图。许多可贵的东西堆积下来，无人敢于过问，这是极为可惜的。

如果说是有一部份作者敢于正视现实吧，那么表现在以迅速反映现实为职责的报告文学方面的也太迟缓，对于现实的推导也太无力了。我们要求的是尽速，反映这一日、这一分钟、这一秒钟的事件，使得那事件的真实内容能够宣示于读者大众，以推动它的进展。但是目前的马华文艺不能这样。它不特不能战斗地推进，也不能尽速地报导。一句话，它跟在现实后面，是未老先衰的神经衰弱患者。

而作者，远离现实，在诗歌等方面也仍表现着，到今天还有人在唱着他们的忧郁，以梦幻、蒙眬自喜。固然是渣滓一般的东西，毕竟是会腐烂，影响到全体的。

现实化马华文艺之决不是上述那些东西，无待于说明。但在文艺原野上，正梦幻着它们，而且它们正以现实主义文艺的容颜出现。根究造成这现象的原因，大约是：第一，作者的限于修养；第二，战斗人格的缺乏（自然是因为小资产者动摇的劣根性〕。而环境的制限，亦是客观上值得注意的一点。

作者们自然正在不断地排除这种种缺憾，因为现实化的马华文艺应该是一般化的、本质的东西，决不应以现象，特别是个别的现象来作为写作的对象；应该是突过客观各种制限的东西，不应在现实之前退却；应该是迅速反映现实，并且战斗地推动马来亚现实的东西，不应仅是现实的跟随者。

可是，在马来亚，究竟有怎样的现实在等候迅速反映与推动？

依着这发问的范围想一想，我们不难想到当前马来亚所处的一个新阶段，在这阶段里，无论那一方面，正发生许多动人的事件，而且，这阶段是太艰苦了，黑暗正由四方迫来，有许多人在挣扎着，似乎以前那一点点的火花就要熄灭，思想也在苦挣中。这现实，难道我们不正视它、反映它？

综之，作者们在今日是应该把握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不但要勇敢地从现实中撷取题材，而且得强化主题，把题材在正确的主题下面形象出来。这样，「马华文艺现实化」这一鹄的才有到达的希望。

关于这问题——现实化的问题，原是整个马华文化现实化问题的一部份，应该和文化现实化问题同时进行讨论。我以为它可以分为三个部份，第一是：现实主义的马华文艺应该建立么？第二是：怎样写现实主义的马华文艺？第三是：作者的勇气或人格问题。第一问题是不必讨论的，目前存于马华文坛上的，只有后面这两个——亟待解决的两个。

我写这篇东西，不过开了个头而已。我相信将有许多人要展开这问题的讨论。

（**一九四一年「文艺丛谈」）**

在马来亚看到「巡按」的演出 愈之

许多人问我来了马来亚有甚么感想，我的回答是：马来亚是出于我的意想以外的。因为有很多的事使我意想以外的满意，但也有很多的事使我意想以外的失望。

星期一晚在维多利亚剧院看了「巡按」的演出，这至少是使我感觉到意外满意的一件事。因为在马来亚看到了这一世界名剧的演出，而且是十分成功的演出，这在我实在是喜出望外的。

「巡按」，这一果戈里的名作的演出，我工前曾看过两次，而现在是第三次，这三次演出的时代不同、地点不同、演员也完全不同。因此我的观剧印象与观后感也是完全不同的。

远在一九二八年，当我去法国不久的时候，运气真好，遇到了巴黎的国际戏剧节。闻名全世界的苏联「梅友荷尔特剧团」，来巴黎国家剧院公演。获得一共演了四次戏，我去看了三次。

第一次演出的，就是果戈里的「巡按」。虽然我不懂剧中的对话，减少了对剧情的暸解，但是我当时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对于「梅友荷尔特剧团」表现方法的新奇与深入，我只有惊诧与感叹。在这一次演出，我第一次看到了立体派的舞台布景，与音响和剧情发展的巧妙配合。最伟大的场面是在巡按来到的消息宣布的时候，台上的一群贪官污吏，以及宫太太官小姐，个个吓得面无人色。这时场面立刻转换。在台上换了一击蜡塑像，和原来演员的面部表现，完全一样。这样，把观众的情绪提高到了极度，于是幕徐徐下。

第二次，是在上海，记不清时间，大约在七八年以前吧。是上海业余剧团的公演。一部份的重要演员/是现在在马来亚参加「新中国剧团」的剧人。那次我所看到的和「梅友荷尔特剧团」所演出的当然大不相同。因为「梅友荷尔特ᄂ是把原剧本完全改作；而在上海的演出，则是用原剧本的中文译本的。剧中人物，也完全是「红毛人」的装束。这并不是因为导演，不懂得改作剧本以使更合于中国观众，而是因为当时当地的环境使然。因为这时候，在上海正是淞渥停战以后，一面是荒淫无耻，一面是严肃奋斗。上海的前进剧人，是在极其艰苦的情况中开演这剧的。从这次公演的极大成功，证明上海的观众是充分了解这环境的困难的。

但是这次在马来亚看到「巡按」的演出，却使我有另一种印象，另一种感想，和以前两次是全然不同的。虽然我们生在国外，但我看到的却是中国化的「巡按」的演出。不但剧本有一大部分中国化了，而且表演的技术，与演剧的节奏，也大部份中国化了。这固然和我在巴黎所看的完全不同，而且也比上海演出要痛快得多。比方对话中有些较原剧本不同语句，都是为了适合华人观众的胃口而改作的。因此，我相信「中正中学戏剧研究会」诸先生对西洋名剧的中国化大众化问题，是颇用过一番心思的。

如果说这次的演出，还不够现实主义的话，那只是因为中国的官场要比帝俄的官场还要愚蠢可笑得多，所以甚至像果戈里那样的喜剧大师」都嫌描写得不够深刻了。无论如何，这次「巡按」的演出，是有深刻的现实性的。我想，每一个观众，看了回去后，对于故乡与祖国会有更深刻的认识，对于改善中国政冶、肃清贪官污吏的要求，会有更现实的理解。

至于我呢！我从维多利亚剧院出来的时候ᅳ觉得我不在巴黎、不在上海，也不在马来亚，我在中国，而这是出于我的意想之外的。

(载**一九四一年一月十六日「狮声」)**

@铁亢《马华文艺通讯运动检讨》，1941

「开展马华文艺通讯运动」这口号之被提出、被研讨，是远在一九三八年以前了。当时南马的文艺工作者曾先后在各副刊上提出这问题，可惜说而不行，也未曾获得广大的反应。直等到一九三九年九月〈？）才有人在星加坡建立马来亚文艺通讯总站，确立了「马华文艺通讯运动」的基础，这在马华文艺耕垦史上，是值得特别记述的。

为什么要开展「马华文艺通讯运动」？为的要使马来亚活生生的现实获得迅速、广大的反映，使得马华文艺更能发挥反映现实推动现实的作用：亦为的要培养马华文艺新干部。若干年来，由于各种人事努力的制限，马华文艺几乎和现实脱节；一般工作者，不是在琐屑的「现实」上耕耘，便是不敢正视现实或者歪曲现实；这种缺憾，大家企图以文艺通讯来填补它；同时，由于文讯运动是培养新作者最好的手段，它可能从不断的锻练中产生大批马华文艺的新鲜细胞，使文坛得以健康地进行新陈代谢作用，所以它自始受到文艺大众的注意，而且终于被推动了。

九月间在星洲「总汇新报」出版的「文讯」专页，是马华「文讯」运动的第一炮，总站在星洲建立，各处登记的约莫有十二三个单位，共四十几人。在总站推动之下，吉隆坡成立分站。在马华日报刊发专页.，十几个小山巴建立支站，分隶于星隆两处；只有北马如怡保、槟城等地对于这一运动未曾反应，其余地方，正猛烈地期待着它的开展。

但，这运动是有困难的。

第一、由于环境的限制，有许多通讯在这里不能刊登。我们懂得在马来亚的山芭、渔岛、农村……有许多极其可贵的材料，特别自欧战以后，一些在新环境下发生的事件都是文艺通訳的绝好题材。可是「文讯」专页（或者杂志刊物）不能容纳它。于是剩下来的文艺就不是最能反映现实的核心和本质的东西，也不是怎样有意义的东西了。这对于「文讯」运动的妨碍是最巨大的。

第二、文艺通讯员敢于正视现实把握现实的亦太少了，这不特通讯的文艺学习者如此，即稍有素养的作者们亦莫不如此。著名报告文学家基希曾说报告文学应具有社会的热情、战斗的意志；我以为文艺通讯员亦应如此，可是这种人并不多。这和通讯员的世界观极有关系，是非从速克服不可的。

第三、是一个颇为辣手的问题——干部荒的问题。笔者深知总站以及各地分支站正极端感到人手缺乏的苦恼，往往有了通讯员，而没有人认真负责指导；虽不能说完全没有苦干的负责人但毕竟太少了。笔者曾在槟城接洽过，要槟城的文友成立一个分站，但结果因缺乏干部，失败了。星洲总站最近亦碰到同一的困难。这是最严重的一个问题，它之能否解决，可说是马华「文讯」运动前途的最大关键。

针对上述的困难，已经有人在找寻办法。关于第一点在桂林、重庆、香港等地的「文讯」总站和星洲总站取得联络，以及这几个总站的共同刊物出版之后，是不难解决的。目前最大的问题，还是：如何去发掘干部人材。

笔者虽然不在槟城，但懂得槟城有许多爱好文艺的人，对于目前「文讯」运动遇到的困难相信都愿意来共谋解决。

（**一九四一年三月卅一日「文艺丛谈」）**

「新南洋」编辑室

「新南洋」副刊出版以后,我们收到各地读者的来信颇多，但是大部份是对副刊加以好评。供具体的批评意见的太少了。正如我们在上期「编辑室」所说：「这虽然是一块小小的园地，我们却希望全南洋的文化工作者，大家来垦殖它、培养它」。现在我们还要再加一句：「希望大家来批评它、敦促它」。对于马来亚以外的文化界朋友，尤其是国内的文化界朋友，凡是知道地址的，我们一律试送数期。收到以后，尤其希望给我们一个不客气的批评指示。

在这一期里，文章的篇数比较少。原因是李秋先生「马来亚战时经济的特点」一文，就占三分之一的地位。但这是一篇有具体内容，有独特见勉的重要论文。无论在国内国外，要认识战时马来亚的真面目与其前途的，都不能不一读这一篇文字，所以我们用了本期的大部份篇幅加以刊载，不会是白费的。

本期原已约了金丁、陈白浪、王纪元诸先生的稿，都因为篇幅限制，不能登出。为了使编辑入减少闲难，使本刊内容更具有多面性，我们请求作家们尽量地缩短文字的篇幅。

本刊为政治经济文化评论刊物，不登文艺作品。但是反映南洋各地各民族各阶层现实生活的素描、漫尽、木刻，我们都一律欢迎。希望南洋各地的费家们赐稿，登出后酌奉薄酬。原作如经作者要求，当于制版后寄还。

对于南洋问题与华侨问题的意见，批评与提议，也欢迎读者赐稿，但每篇切勿超过一千字，愈简赅愈好。

由于印刷条件的限制，来稿在星期四以前寄到者，可能在最近一期登出。特地再在这里提醒寄稿本刊的作者。

(载**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南洋商报「新南洋」)**

@鸿声《棉兰文化界的新生》，1941

　　事实明朗地摆在我们的面前：这次祖国发动的神圣抗战，扫荡了不少封建残余的渣滓，也划分了忠与奸的两大壁垒。那忠贞壮烈为国成仁的百多万前线将士，固受中外人士的万分钦敬赞叹.，只顾耕耘工作，不计酬报的几十万的农工大众，也使海外的我们深致无上的敬意。但那些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发国难财的市侩、剥削平民的吸血鬼，也给大家认识他们的庐山真面目。事实是胜于雄辩，多数人的目击耳闻，总比少数人的夸大宣传来得真确。无疑的，大众都希望在抗战尚未胜利之前，政治必须振刷，一切设施都必须切实遵照「战时三年建设大纲」来推动，凡我同志，「恪守同盟会与中华革命党时代誓愿牺牲其生命自由与权利，以图革命成功之旨趣，刻苦力行为天下先，厉行主义为全国倡，必以此树立我全国之新风气，以竟抗战之全功，成建国之大义，然后无愧于国父与先烈，无愧于先人救国之初衷……」（八中全会宣言末段），切勿讳疾忌医，重踏覆辙呵！

　　其次就是一九三九年九月初，希特勒揭开第二次欧战的序幕，直到去年五月十日，荷印宗主国的大变动，南洋各属地的侨界，顿呈莫大的严重。今年敌国的喧嚣南进，益使各地整军经武，枕戈待旦。国内某事件，以及近来防敌南进的呼声，也是民国「而立」年中国和南洋的重大史实。是非曲直，不妨让历史专家去论断，但追求光明，主张正义的意志，似在侨胞间进展。然经过这一番大变动后，祖国定会朝着新生的大道迈进。——这是千多万华侨一致的信念，与最热烈的冀求。

　　因为政策的不同，经济发展的迂缓，三色旗下殖民地的文物，远不及米字旗下属地的繁盛进步。以人口论，后者比前者多出八十多万名。至于狮子岛，不但是东方的直布罗陀，而且是南洋侨胞经济文化的最大的堡垒。谁敢否认拥有六十万华侨的狮岛，不是各属大埠华侨的老大哥？于此，我们得向这位老大哥致敬礼！

　　马来亚和荷印第二大岛——苏门答腊，相隔不过一条马六甲海峡，航行十五小时，飞机仅三小时便可达它的首府（棉兰）。若用陌生旅客的眼光来观察，马华与荷印华侨的社会形态，是多么的差别：一个是活跃而努力求进步的，一个却是保守而不思长进的。如果两处的人们易地而居，起初定会感觉到很不合脾胃。然而环境的力量是很伟大的，譬如在烽火中锻炼过的男女，他们的身心总比普通养尊处优的哥儿小姐们来得强壮坚定。不过大时代的警钟，有时也会把一般抱着「得过且过」的人们唤醒，并给与他们「站起来干」的有力诏示。——棉兰文化界今年的新生姿态，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第一是两华文报在编辑上的改进，新闻探访上的竞争。——棉兰虽是苏岛的省府，但因交通及其他关系，这儿出版的华文日报——苏门答腊民报和新中华报——除以出版所在地为中心的推销地外，至多能发行到苏北的亚齐区，苏东的孟加丽，峇眼亚比，廖内及实叻班让，苏西的巴东。至于苏南和盟古达一带，销数就很少了。那儿的侨胞多订阅巴城或新加坡的报纸。所以民新二报在抗战发生第一年，出版份数最多的时候，不过在二千五百之间。现在则落到一千八百份左右。今年来，两报受时代的驱使，环境的启发，都不约而同的一洗以前「马马虎虎」的态度，积极充实内部的人材；电讯栏既较前增加，本岛新闻栏又改用小行，社论之外，又有短评、小言、时事展望、短镜头等。副刊的面目，也焕然一新。民报的「大众园地」，新中华报的「新天地」和「新潮」所刊载的作品，也和抗建社会有关，不再专载和现实无关的大小文章了。还有最值得注意的，就是两报的外勤记者都加紧努力，如侨领访问记，和侨团工厂商场动态的特写，每星期至少有三篇以上。这是棉兰华文报从来未有的好现象。也可说是此间报人努力向上的特征。由于两报各就各岗位，尽其最大的努力，已引起一般侨胞重视报纸的观念。如能再进一步，本着大无畏的精神，尽量发挥非常时期报人的任务，以期达到质量并进的地步，那更是千多名阅户之福，祖国之光呢！

　　第二是书店的增加，新书的畅销。——年前这儿的书店，仅有国华、繁华二家，后来友联、中国两书店相继出现，国货商店万丰，新同成及中华三家，又兼售新出书籍，画报，图表，文具等。去年青年节，又新生了一家大地书店，专贩卖新知识的书报，给予青年界以许多有益的精神粮食。本月十一日，该书店又发动「苏岛的一日」的征文，事前在民新二报发表启事，征稿条例指定四月十一日为征文采集题材日期，举凡个人在是日所见、所闻、所想，一切所感触的世象，形形色色的生活，皆可作征文的题材，并请新中华报总编辑张又君（黑婴），副刊主编熊福昌（辛克），民报督印人陈硕民，总编辑叶纪遵四君为评判员，截止收稿日期四月十五日发表日期五月四日。奖金第一名卅盾，第二名廿盾，第三名十盾（皆发给该书店书券，除前三名外，凡被选入刊诸单行本者，各赠大地稿纸一百张）。闻应征者计五十名。这种征文在南洋尚是创举，希望星槟中马爪哇菲律宾安南泰国各地，也相继发动，将来当可汇成万象俱备的「南洋的一日」，在南洋史上遗留下光辉灿烂的一页。

　　第三是「新闻报」和「报光月报」的发刊。——前者是短小精悍综合性的周刊，后者是国民党棉兰分部的宣传刊物。内容虽不同，拥护抗建，批判现实，揭发敌伪奸谋，贡献各种善良意见给社会的目标，却是一致的。此外，苏东中学和糖米公会今年将出版「十周年纪念特刊」，苏华商会联合会也将编印季刊，都是值得宣扬的。

　　第四是苏中校友会，三余研究社，行商同业社的努力于社会教育，如开展戏剧运动，开办夜学，启迪侨众，灌输新知等，在这时地，都具有相当意义的。

　　廿世纪的四十年代，已成为历史的陈迹，面着我们的是黑暗和光明的斗争，法西斯集团和民主阵线的对立。一切不平常事件的爆发，都是人类世界新生的过程。南洋是世界的一环，又是极权国家虎视耽耽的必争之地。棉兰虽是一个不大为人注意的商埠，但华侨的命运，驻棉兰领馆辖下的华侨，计有廿四万人——也和其他各属的侨胞一样，致力于生存、温饱、发展、救国、纾难的要务，不容恶魔的伸张它的毒手于侨居地带，也决心清除一切贻害民族，阻碍进步的绊脚石。——为真理为大众福利的斗争，是避免不掉的！

　　棉兰文化界的新生，也和岩石压着下的小草一般，虽不能畅快地发荣滋长，与盆花争美，但为着要生存，也会曲曲折折找寻它的出路，终于从岩石的最下层，爬上岩石的项背，和阳光亲吻。

　　祝福文化界的朋友，跟着艰苦岁月的长成。也希望对岸的同道，经常地给予精神上的鼓励，以及理论上的指导！

（载**一九四一年四月廿九日「晨星」）**

略谈编「文会」的经验 罗若雪

在十多年前，虽曾涉猎过关于文学的书籍，写过几篇文章，可是当我的文章发表出来时，便发觉到自己的性情，对于文学并不相近，于是洗手不谈文学。

然而在第二次进报馆工作以后，却偏和文艺副刊发生了不解缘，到现在已经整整四个年头了。不过说是四年，而在四年中间，花在编辑文艺副刊的时间并不多，只是一件附带工作而已。

既然说是附带工作，当然是没有时间专心致意地去发挥副刊所给予我的使命，只是按部就班的做去，结果还是变不出什么新花样来。

在南洋编文艺副刊委实也有点难，重要原因是文化水准太低了，投稿的既不多，要选好稿子也特别困难，好像南洋的平戏班，演来演去还是那么几出戏，变来变去也是那么几个演员。虽则有时偶然有几个新角色登台，却寥寥可数。因此一般文艺副刊的编者，都认为必须先拉几位能够写作的朋友，不然便有无稿可编的危险。

我并没有这类朋友，在许多友人中虽有几个也会拿起笔来胡绉几句，然而这又有什么用呢？他们早已觉得这玩艺儿已经调时了，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便索性实行「非朋友主义」，不管他是地方作家非地方作家，一概采纳。在编星中报副刊的「星火」「星河」时代，这种无可奈何的计划，似乎失收了，可是在编「文会」时却获得极大的成功，毎日所收到的稿子都很挤拥，投稿的人物，上至文化工作者，下至学生、店员、理髪师、工友、舞女，各色倶备；尤以各职业界的男女，投稿最踊跃。这些稿子虽然在文字技巧上，不能令人满意，但每篇都充实着灵魂和血肉，绝不是坐在房子里高呼口号的空头作家所能写出的。这也可以表现出祖国抗战以后，我侨社会各界的一种普遍进步底现象。而且证实了「包办主义」的错误。

本来一个副刊的编者，和作者应当发生密切的联系，关于这一点我却失败了。原因是工作太忙，投稿的太多，不但各方的来信无法答覆，即有时碰着作者要求退稿，也常因积存的稿子大多，无法整理出来，使作者不能满意，这是我应当向作者道歉的。

要说的话还很多，因为篇幅关系，不能再说下去，就此带住吧！

（载**一九四一年八月卅一日「文会」）**

@杨骚《以纸弹配合子弹》，1941

——对反侵略文学口号提出的一点意见

法西斯侵略者不仅用大炮屠杀人民的肉体，而且用文字宣传毒害人类的精神。在德国成为纳粹的天下的时候，德国的文化，便起瘟疫.，伯格兰斯奉令于希特拉的焚书坑儒，想在人们的记忆中还是新鲜的吧？从那以后，是希特拉的「我的奋斗史」代替了歌德的诗歌、席勒的戏曲、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叔本华和尼采的哲学.，总一句话，代替了德国可以夸耀于世的文化。如果世界成为纳粹的天下，又将怎么样呢？「我的奋斗史」将代替「圣经」、「可兰经」、「道德经」、「佛经」乃至「四书五经」及其余一切的「经」，是可以想象的。那时候，希特拉的挺进队将挺进人类文化的每个部门每个角落，把一切进步的文化人都称为犹太人学者，驱逐到地球外去，来实现其建立褐色的吃人的第三帝国的恶梦。那时候，世界将没有诗歌、没有图画、没有哲学、没有美、没有真、没有善；而只有「挺进」，只有希特拉的照片，只有集中营的训话，只有丑恶、虚伪、恐怖；那时候，世界将成为一片渺茫无边的大沙漠！

为防止人类陷入法西斯侵略的大集中营中，为防止世界变成戈壁大沙漠，世界爱好和平和爱好比和平更重要的民主和自由的绝大多数人类，已经拿起枪杆，结成一条反法西斯侵略的阵线，在前方用子弹射击敌人。在这个情形之下，文化人之一的文艺工作者，要配合目前的需要，拿起他们的笔杆，用他们的纸弹，在后方打击法西斯侵略的第五纵队：一切敌人的间谍、走狗，及汪精卫汉奸，准汉奸的造谣和歪曲理论，也是当然的。

自「九一八」至目前为止，我们的文艺工作者，曾经在国防文学或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抗战文艺……等等的标帜之下，尽着自己的责任，给与敌人不小的打击。但不可否认，我们还没有尽量善用了自己的武器，我们的战果还不能令人满意；我们的环境和组织，还是非常松懈，有许多漏洞让敌人溜走或潜入了。怎样努力来补救这种缺陷，是目前每个文艺工作者应该想到的课题。中国的文艺工作者如是，华侨的文艺工作者也不能例外。

每一个口号的提出，都有其现实环境的根据，不是凭空可以喊出来的；每一个口号的作用，也都有其时间或历史性，不是永远可以应用下去的。在我们的文艺阵在线，过去所揭起的各种口号，于整个世界的现实发展到目前的阶段，是否还适用，似乎颇值得我们的考虑。特别是自从德苏战争爆发以后，整个世界已划成法西斯侵略和反法西斯侵略两道阵线，中国的抗战已经和世界大战打成一片的目前，我们重新来考虑一下我们所依凭以活动的旗帜，也不是无意义的吧。

「反侵略文学」许多热心的文艺工作者，在考虑现实趋势及现实需要之后，提出这个名目

来。妥当不妥当呢？我认为是妥当的。这，要比过去我们所有的口号阔大得多、显明得多、配合现实得多。谁都明白，我们现在的作战，已经不是单纯的国防，不是单纯为着一己的民族解放，不是单纯他抵抗日寇；而是更广泛更显明地为着反对整个法西斯侵略主义的。我们今日的作战，换句话说，是为人类的幸福、为着自由、为着民主。这和为「民族解放」、为「打倒日宼」等，并不冲突，反而是要相因而成的。因此，如果说，我们过去的文学实践，主要是针对「打倒日宼」、「民族解放」、「国防」……等，那么，现在的实践内容，便应该让它更广泛的推进到反法西斯侵略、拥护民主、主张自由……等等了，为着配合现实，我们不得不如是；为着文艺自身的发展和丰富，我们是不得不如是。

纸弹需要配合子弹，以反对法西斯、反对专制独裁、拥护民主、拥护自由为其主要内容的「反侵略文学」，这一口号的提出，我认为妥当，我拥护它，我将为它努力。而且我希望南侨的文艺工作者，能够因这一口号的提出，更加团结起来，有个组织的雏形，以避免各自为战的毛病。我们要用我们的笔枪、用我们的纸弹，无情地刺杀和毁灭敌人的第五纵队——一切法西斯的走狗、汪伪、汉奸及其他「另有用心」的中国人的造谣和歪曲理论！

（载**一九四一年九月五日「狮声」）**

@老肃《组织文艺工作者俱乐部！》，1941

——广泛展开反法西斯文艺的一个基本问题

「反法西斯的文艺」这个口号的提出，应该是在很久以前;即是，在法西斯和民主大阵线形成的时候，这是一种长久的！直到法西斯主体完全毁灭——而且是艰辛的工作，正如政治上、军事上的反法西斯工作一样。但，这个口号在现在重新提出不但未为迟，而且有它的新的意义。是最积极的，最广泛的、毒辣而无可饶恕的，这是因为法西斯和民主的斗争已达到最严重时期、最后的取决时期了。

法西斯德意志对民主苏联的进攻，把历史缩短了一大段，这是法西斯的最后挣扎，是侵略者的回光反照。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展开了空前的大决战，在我们文化军的一队伍——文艺工作者也应该配合这一战斗任务是无疑的。

马华的文艺工作者并没有真的配合这一任务，或者说履行历史的任务太不够。其原因，应该是值得我们深深去研究的。

作为抗战的大后方的马来亚，其文艺运动固然是中国的一支流，它毕竟是和中国有截然不同的地方。中国的同胞，更广泛说全世界三份之一的人士都惨遭法西斯侵略者的蹂躏，家乡被占领、房屋被摧毁、人命被屠杀……但马来亚在表面上还是歌舞升平的盛世。虽然，马来亚时局也紧张起来，有新法令的实施、军事演习。但对于一个没有甚么敏感的市民，乃至对于文艺工作者都没有甚么重大的影响，都不能对各人的生活起了剧烈的变化。这是马来亚社会最大的一面，也即是文艺反映现实的最大的表现。

文艺作品是由文艺作者写出来的，文艺作者的创作是脱不离生活和思想的，一个失业者常常唱着忧郁的歌；一个有闲者常常写着男女间的故事，红楼绿野的赞美；一个平凡的市民常常写着他的身边屑事。为甚么呢？因为这是他的生活、他的思想；更完全一点说：是他的环境。这就是现实。

首先我们要朋白，马来亚文艺工作者未必个个有深刻的政治认识，马华文艺工作者的生活也未必配合时代，只要稍稍加以注意的人就可知不少文艺工作者的生活甚至完全和时代脱节的，除了报章杂志上供给他们的写作材料而外是没有真实的生活的——这使我们明白为甚么马华文坛有现在这种现象。

写冲锋陷阵的文章，自己既没有身临其地；写被轰炸被蹂躏区的惨状，自己也没有目睹过，只不过凭一点报章杂志的报导来揣测，来加以想象而已。这既患了「写自己所不知道的」的毛病，而在创作上也的确相当困难、吃力。那么写马来亚的战时社会吧，又苦于自己生活和时代脱节，有许多可歌可泣的事实，乃至很普遍的现象（如援英、救济祖国）也没有参加过，写起来自不太诚实，不太生动、充实。所以自然而然的把笔尖转向最熟知的一面，因而流于身边屑事的记叙了——因为这就是作者个人的「现实」。

这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

要解决这问题，只有一个工作，就是：改善作者的环境，也就是创造一个新的环境。

这里，我们重新提出：建立文艺工作者的组织——这是老生常谈的烂词，然而我们相信这工作是极端必要的，无妨重弹一下，也必然要重弹的。

如果因为环境的关系，至少应该有这样一个「文艺工作者俱乐部」（名词可取一个较为恰当的，这不过是笔者临时的命名而已）。这个「倶乐部」就负有组织上的最大任务，用这个俱乐部作为我们文艺工作者的总的生活，用它来配合时局，也改善作者个人生活，来促进我们工作的划一、集中。只有这样才能说得上意志集中力量集中，才能真正的展开文艺工作的任务！

且看吧，最近有许多「文艺研究班」之类的小组织，报端也时时髦现爱好文艺的青年徼求同志的启事，就可以证明文艺爱好者是怎样的渴望这种组织，同时也反映了这般青年内心的最大的苦闷。所以，我们以为这个工作是非常必要而且必定可能成功的。

没有这种广大的组织，一切文艺工作的前途是可以想象的。

固然，马华文坛颇有一些闲致者的存在，但同时我们也相信有一般青年是怎样热烈的为国家为世界的前途服务。

现在，「狮声」已更深入的要求这一点，但，我们希望不会止于理论的空泛的建议，「狮声」以及一切进步的副刊都能成为马华文坛的手，用实践来表现我们的工作，这才有真正的意义，而不致再踏前此的覆辙。

（载**一九四一年九月九日「狮声」）**

@金丁《论反侵略文学》，1941

——文学上的现实主义与新现实下文艺工作者应有的认识

「一切脱离现实的企图，如果它在脱离这方面有几分成功，那在艺术上就有几方失败。」

读着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或果戈理的作品时，我们总会感到他们的作品都有某些非常吸引我们的东西，叫做艺术上的真实性。

真实是根源于现实的。一个作者对于现实的观察理解越是深刻、周密，他在作品中所表现的真实性也就越强。

不过现实的本身并不是静止不变的东西，现实是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在历史的发展的整个过程中，有着不同的发展阶段，各个阶段虽然彼此息脉相通，有其共同点；但每个阶段又都有它这个阶段的具体内容或特点。因而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或果戈理的作品，虽然都是现实主义的，但他们作品中所反映的现实，并不完全包括当前的现实。较之十七十八十九世纪，当前现实的内容，那是丰富得多了。我们所以说一切古典的成功的作品，往往是现实主义的，那是因为我们站在历史的见地上去理解它、把握它才有可能、才有意义。如果把「现实主义」当作一种抽象的固定的尺度，并且用这抽象的固定的尺度去评量一切作品，那便大错特错了。

今天，作为一个现实主义的文艺工作者，他不该是一个现实的追随者，他的任务是在于改造现实。他不该是从现实的复杂的现象里，随意摄取题材，加以反映，而必须是把握到那些现象的本质，必须把握现实的动向，指示现实发展的前途。

比较一切过去的现实主义作者如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或果戈理，我们是应当更进一步了。这些过去伟大卓越的作家，可以说是我们的模范，但并不是我们「完全的模范」。

我们应当根据新的现实，来充实我们对于文学上的现实主义的理解，来加强我们对于创作的努力。

我以为目前一部份马华文艺工作者提出「反侵略文学」的口号，就完全有着现实的根据的，因而也有着不容忽视的意义。

笔者个人对于这次提出「反侵略文学」的见解，约略可分以下六点：

第一，「这反侵略文学」口号的提出，是从现实出发的，是从全人类反对法西斯侵略的这个现实出发的，决不是任何作者从任何特定的观念出发。我觉得「反侵略文学」不只是在政治上要求作者股务于反侵略，而且还是创作本身的要求。可以说，「反侵略文学」，是文学上的现实主义的新的发展。

第二，这个口号虽说作为马华文艺工作者创作的路向而提出，但它比中国的「抗战文艺」，有着更其广泛的意义。六月二十二日以后，整个世界的形势变了，反侵略的内容，不是单限于中国的争取民族解放为主要的内容了。苏德战争，已经为世界战争的主流，苏联的反对法西斯侵略占据了主要的地位，而中英美苏以及全世界的人民大众都共同地以反对法西斯侵略为目标，所以当前的「反侵略文学」的内容也就比「抗战文艺」的内容丰富得多。

第三，「反侵略文学」，并不是为了限制一般作者的题材而提出的。换言之，它不是让作者一提笔来就该都是「希特拉可恨啊，法西斯残酷啊」之类的千篇一律的滥调；相反的，「反侵略文学」，它把作者的取材范围是更加阔大了，它要求作者的，不是题材的转换，不是要求作者用死的思想公式去支配活的艺术的形象，它重要的倒是坚定作者的立场，提醒作者严格地去检讨意识与形象结台上的各种问题。

第四，「反侵略文学」口号，不只是作者在创作实践上的指标，而且还该是作者彼此团结的旗帜。在现实生活里，作者们所处的地位是不同的，和现实发生的关系也不同，因而对现实理解的深度，反映现实的艺术的手腕，都不能尽同。但这些不同，并不妨碍彼此一致以「反侵略」为目标，一致为「反侵略」而服务。「反侵略文学」要求作者的是「一致」，不是「一样」。舍小节而顾大体，我们希望马华文艺工作者的本身，团结起来。

第五，「反侵略文学」作品，在各别的国家里。也许是存在的，例如中国的抗战文学作品，就值得我们参考。但参考不是模拟，而且我总觉得这一类反侵略的作品还不多，主要的还要我们亲手去创造。巴人先生在「关于反侵略文学」〈见九月五日「狮声」）一文里，有一段非常宝贵而精当的意见，是值得万分注意的，那便是不要把反战文学当做反侵略文学。时代是进步了，作者必须肃清缠绕在他思想上的那种惰性。

第六，「反侵略文学」作品究竟怎样写出来呢？我以为这个问题是不难解决的。从大处着眼，还得从小处着手。这就是说作者须要根据自己的生活去写。在自己的生活找题材，根据自己的观察与理解，根据自己的写作才能，去写反侵略的作品；同我们走路差不多，我们要从加东走到大钟楼，大钟楼只是我们的目标，是步行还是坐车，那要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来决定，决不是只顾望那遥远的钟楼，就甚至忘记自己口袋里没有钱而竟自跳上了电车。在创作上，我们不该一有目标，就茫然不知所措，相反的应该有了目标就更该有办法。巴尔扎克在「从妹贝德」一书里，他主要写的是愚娄男爵一家的事，然而愚娄男爵无耻的堕落，也正是代表了十八世纪法兰西贵族命运不可挽救的崩溃。渠戈理在「死魂灵」里，他所写的虽然是乞乞可夫的收买死魂灵，但我们却从乞乞可夫身上看到沙俄制度的腐败，和当时官僚的昏庸，俄罗靳的空虚、邪恶与黑暗。要从小处去着手，但还要「即小见大」，做到这一步，我以为在写作时值得注意的是：不该以情节做主，要以人物做主。

马来亚的文坛，由于客观上的各种制约，虽然不如我们理想一样的活跃，但文坛并不寂寞，从发表「马来亚一日」这一事可看到我们无数新人的贡献给马来亚的文坛带来了清新活泼的朝气，但我们并不以此而自满足，我们希望马华文艺界在新的现实里有更大的成就。

（载**一九四一年九月十一日「狮声」副刊）**

「怎样展开现阶段马华：戏剧运动」座谈会

少鸣•金玻•叶尼

出席者：春其，张一倩，啸平，郑允文，殷序，云览，陈广福，朱绪，培能，道鸣.李承，荷耕，英浪，禁坡，陈少鸣，赖昌杰，流冰，陈英，陈娟，金玻，叶尼。

(大家先很客气，不肯讲话，结果由叶尼先讲)

叶尼：大家不讲话，我先来讲几句吧！今天是很难得的曰子，马六甲、苏坡都有我从事戏剧的同志到星加坡来，趁此谈谈怎样展开现阶段马华戏剧运动，实在是极为需要而且有意义的事，为了使大家有话好讲，我先起个话头。

兄弟以为马来亚以前的戏剧运动可分为两个时期，现在是第三期，而这第三期可说是戏剧运动复兴的时期。第一期是「七七」事变以前；「七七」事变工后是第二期；现在是第三期。在第一期，话剧运动可说是刚刚萌芽、是文明戏的时期，这时期有许多戏剧工作者开始从事话剧运动和旧形式戏剧、文明戏斗争，种下了戏剧的根苗。到了第二期，话剧运动，提高戏剧艺术的价导与多幕剧的繁兴才走上国防戏剧运动的时期了。但是，这时忽略了一点，那就是戏剧艺术提高，未能达最大的成就，但建立了观众对戏剧认识的基础，同时戏剧已经逐渐走进乡村，推进到社会每一角落，做成救亡的武器。现在是到了第三期，客观环境有了限制，主观力量又有这些缺点，我们将怎样展开现阶段马华的戏剧运动呢？这就要请各位发挥意见了。

朱绪：关于怎样展开马华现阶段——第三期的戏剧运动，我觉得，要把马华的戏剧工作者联合起来，把人材集中起来。我们这一次，走完了好多路，感到各地的剧团，对于戏剧的认识还不够。据我个人的观察，在「马华巡回剧团」所经过的许多地方中，有许多剧团参加演出，不过在这几十个剧团当中，演出比较好的，只有马六甲和太平上演的「金门岛之一夜」，其余的，多数都是用文明戏的手法演出。并且有多数地方的剧团，都把戏剧当作娱乐性质的东西；或仅仅是一种筹款的手段而已。记得在怡保时，曾经开过一个座谈会，有一位同志，还发表这样的言论：「灯光太美了，观众不能接受」。由此，就可知道他们对于戏剧的认识是到了怎样的地步。他们认为排戏很容易、演出很容易；对舞台装置也马马虎虎，有时把布景和场面的联系都弄错了。从这几点看来，我们可以知道，他们对于戏剧的认识是太低了，所以我们要展开马华第三期的戏剧运动，就要把戏剧人材集中起来，加强自我教育，提高对于戏剧的认识。

流冰：当然，干戏剧运动应该要团结。我的意见，要使今后戏剧运动的发展，第一我们要努力争取观众。第二，应该是怎样打破客观环境。马来亚戏剧运动的兴起，可以说是在「七七」事变以后，在「七七」事变以前，就完全是文明戏的时期，在「七七」以后观众才真实叻感觉到戏剧是具有很大的力量。但是我们的观众少，这是真的，可是在现在客观环境所不允许之下，我们应该怎样用主观的力量去争取观众，是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比方在苏坡的戏剧，无论是话剧什么都好，简直是没有演出的可能；就是马六甲，戏剧上演也要经过很多麻烦的手续。今年全马来亚的「青年励志社」底会议中，附带有一个谈展开戏剧运动的题目，当时有一位同志说，要展开戏剧运动应该是要采新的不必固定的方法。现在我们也同样要采用这种策略。……

朱绪：还有一点要利用旧戏剧——潮州戏、琼州戏等演出的机会来演出我们的戏。

禁坡：我到马来亚来，不过半年的光景，对于此地过去和现在的戏剧运动情形，不大明瞭，而且我从事戏剧运动也是最近的事情。不过我很同意团结戏剧人材和争取观众这二个主要工作，我就在这两点中来发表一点较具体的意见：

第一，怎样来团结呢？我认为有两点：(一)因为马来亚的戏剧同志，很少有见面的机会，最好，是全马来亚的戏剧同志联合起来办一个戏剧刊物。这刊物就是我们精诚团结的表现，同时履行自我教育，提高戏剧的艺术水准；(二)找机会把全马剧团，集中在一个地方，联合公演，这不单是可以使我们更进一步的团结，而且还可以推动剧连到更高的阶段。

第二，怎样争取观众呢？也可以分两点来说：(一)剧本问题：马来亚因客观环境的关系，有许多场合，不能全部搬演中国的剧本，因为它不完全配合马来亚的地方情势，不能配合侨胞的生活关系；(二)是提高戏剧艺术，这一点我很同意流冰君刚才所说的——提高演员的演技，和舞台装置及化装等等的艺术水准。

云览：我对于戏剧艺术的提高有点意见，关于这点我的意见是戏剧艺术的提高不是只用空洞的理论去提高，而是要从「实践」中去把握、从过程中去把握，从把握中去提高水准。但是要怎样提高呢？这并非只针对排戏时的不严肃，也不只针对演员的不严肃。而是要比质量多一倍。马来亚的剧团组织太少，演出也不多，都是要等到演戏时才拉几个人来排练。这样，戏剧的艺术，就低降下来，由于这点,要提高戏剧艺术根本是梦想的。所以我们不只是要从量来推进，也不是单从质来推进，应该是量和质同时并进，使到每个从事戏剧的演员过着集团生活，我们要继续不断地学习，要不断地研究。不然，只是谈论而不行动、不实践、不学习、不研究，这样就是一百年、一千年以后也是一样地落后。所以我们要提高戏剧艺术水准是要从实践中去把握，从过程中去把握，尽量推促质和量同时并进的实现，使他们知道不是为了趣味而来演戏，也不只是为了筹赈而来演戏，而是要经常过着集团的生活。

郑允文：对于戏剧，我是门外汉，参加座谈会，也是第一次。听了各位宝贵的意见之后，我也有一点感想，我觉得戏剧也是一种教育的工具，我们要适应当地环境，利用我们的工具，把大众的文化提高，把救亡信念加强，还有一点是要努力争取演出的公开。

朱绪：关于争取观众方面，我们不应当因为观众的文化水准低的缘故，而去降低我们的艺术水准。只要我们演出的内容，能够和生活有联系就能收到好的效果。比如我们在一个小埠中，曾经演出过水准较高的「夜」，想不到演出的效果更加好。这就因为这剧本中的失业者的生活，引起了他们内心的共鸣。我们要利用筹赈来争取演出的机会，但不要仅仅为了筹赈来演戏。

云览:我刚才说要展开现阶段马华戏剧运动必定要量与质的并进，这就是说，一定要有多量的演出，才有质的提高。因为在经常的演出中，戏剧工作者能够发现自己的缺点，常常去学习、常常去改进。所谓提高戏剧艺术水准，并不单是从书本的理论便可以求到，必定要从实践中去求取，在实践的过程中去把握。

朱绪：多量的演出虽然很重要，但也要把「质」提高，好像在怡保方面，有三十多个剧团，平均三天上演一次，这不能不算多量的演出，但所得的效果虽然很有可取处，并不像我们预料到的那样好。

流冰：关于提高艺术水准，我以为我们不应当看不起观众，以为我们的艺术水准提高，观众是看不懂，其实是恰恰相反。我们把我们演技的水准愈提高，做到愈好，观众也愈容易接受。我可以举一个例：有一次我们上演ᅳ个剧本，舞台艺术都曾加以注意，该剧描写的是树胶工人的失业，使台下的观众都感动得流泪了。原来这些观众都是树胶工人和他们的家族。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我们的戏，只要和他们的生活有联系，那么，我们的演技水准愈高就愈为观众容易接受。(这时，大家沉默起来)

流冰：我有一个提议，在座诸位最少每个人要说一次话。

允文：打倒哑巴。

英浪：我的意见是请外坡来的同志尽量发表。

春其：我是最会吃而不会说话的人，那么我对于刚才请位所说的关于阶段戏剧运动展开的问题，除了完全同意之外，还有一点，是要克服一般人对戏剧的错误观念一般人为做戏是少爷公子们玩玩的把戏，他们把戏剧的意义歪曲了。还有，就是演员没有研究自己所扮演的个性，以致有着文明戏的色彩，这娃第一点。第二点是自身教育不够，艺术不能提高，所以我们应该提高自己本身的教育。

适鸣：我本不要说，我是不会说话的(大家笑)。马来亚的戏剧运动可分为三个时期，刚才叶尼先生已经说过。我以为戏剧的任务应该是第一要唤起民众，第二要教育民众，第三要进一步地组织民众。戏剧运动要怎样展开，这点诸位说得很明白，但是怎样去争取观众、争取公演呢？要怎样提高艺术水准才能把握观众呢？现在马来亚的客观环境对我们的戏剧运动是有阻碍的，这要怎样办呢？我的意见应该是多方面去争取公演，现在是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我们戏剧也当然是服从抗日。我反对全马来亚的戏剧单是为了筹赈公演，同样地，我们也可利用篱赈来争取各样各式的公演。各同志提出的，应该出版刊物，据马来亚的客观环境，刊物的命运是不长的，应该是建立各地的通讯网来补救戏剧刊物不能出版的缺点。还有，我们要尽量推进全马来亚业余剧团的组织，由业余的道路走上职业的道路，用职业剧团建立话剧运动的基础。

陈英：为艺术而艺术、为演剧而演剧，这种意见，我有点不賛同，我觉得现在一切都应当服从抗日，我们应当在这原则下，教育民众，加强他们对于抗战的信念。如果说得不对请先进的戏剧同志批评指正。

禁坡：刚才这位女同志的意见是以为演剧在目前是应该为救亡而不应为艺术，这点是有些误解。演剧若只是为了救亡而不顾艺术，那不是只要贴标语呼口号就完了？戏剧之能够感动人、组织人，就是戏剧艺术在发生作用。演一幕戏若没有艺术，演员没有艺术，那儿还会感动人？这，是解释不算是批评。

培能：我是最不会讲话的人，大家对于提高艺术水准问题都谈得很多了,我想回涡来讲一点怎样展开这一问题：我们全马来亚研究戏剧的同志，应当有一个很好的联系，这一个工作，我们是不能忽略的。因为，在这个联系中，我们才可以经常讨论关于戏剧改进的种种问题。

啸平：对于戏剧我可以算是门外汉的门外汉，平常都是在门外偷看一点，刚才叶尼先生说马来亚的戏剧运动已走到第三期，这就好似小孩渐渐地长大。但是这孩子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地发展，在质的方面发展得很糟，一般演戏很少有导演的，而且有点公式化，喊几句口号、唱几支歌就完了这种的演出就是投降了观众，因观众戏剧水准的低落而减低艺术的水准，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一点，加强艺术理论的培养。

云览：但是，没有实践就没有理论啊！

啸平：没有实践就没有理论这是对的，不过演员对几个基本原则还不认识，在舞台的动作表情完全错误，不是演员的错误而是应由导演及戏剧主持者来负责的。

允文:要使戏剧艺术真正的提高꾜应该与观众的生活配合一致的，否则倒使观众弄得莫名其妙。

但是我并没有否认提高戏剧艺术的意思，不过我以为这种戏剧艺术应该是要慢慢地提高。

适鸣:我很赞同刚才郑先生所提出来的意见，我们知道没有艺术就没有戏剧，没有艺术的戏剧就变成文明戏了。

李承：(用头皮的姿态)现在兄弟要来说几句，不过我对戏剧简直是门外汉的门外汉，只是一种兴趣而已，有错的地方请各位老前辈指教。现在我们只注重话剧而没有注意到各种其他的戏剧，好像京戏啦、福建戏啦、潮州戏啦、外江戏啦！都没有跟他们发生联系，我们应该和他们联合起来。

朱绪：现在我想到一句话，就是量和质的问题，这次「马华巡回剧团」所演的次数可算是很多。但在质的方面却弄得一塌糟，这对于整个的戏剧运动是有阻碍的。所以量加多还得注意到质的提高。(大家休息一下)

英浪：现在我要讲话了但是我要声明ᅳ下，这决不是灵感的到来，因为我根本就没有灵感，我是对于戏剧很爱好的。现在我的一点意见，就是从事戏剧工作的同志们，都要认清楚，每个剧团或是工作者，都好像水滴，把它汇集合起来，就是「流」，这条流一定要有出路，不然就会成为死水了。死水不单没有作用，而且会成为臭水」这就是水流的方向的问题虽然我们小小的水流，但我们要把所有的支流汇集合起来，这就成了伟大的力量，流到大海去，就为大浪中的一个怒涛。但是我们也要好的运用我们的力量，好像打拳一样；我以为，第一，不要打空拳，就是说我们要认清对象。第一了不要打乱拳，这是说不要靠ᅳ时的冲动去出演，要好好的准备、要好好的布置环境。第三，不要打肓拳，就是说选择的剧本一定要适应观众的需求，同时我们上演也要有目标。

现在说到作战的方法：第一，无妨采取巧妙的游击战，但是，有可能时也要来一个阵地战，一定要有充分的准备，充分的把握。比方「日出」的演出，就可以说是来一次阵地战，至于其他很多战略ᅳ我不是军事专家，恕我不谈了。

总括一句话，我们的戏剧运动者，每个人都把自己当作战士，要有方法、有目标；看清路线，加强主观的力量，把工作严肃起来，使每条支流汇集成大川，流向大海去掀起民族解放的怒涛！

禁坡：我还有一点意见：就是现阶段马华的戏剧落后于现实，剧评更薄后于戏剧。近来在报上很少看到剧评。记得朱绪同志在苏坡的某一次座谈会中告诉我说ᅳ马来亚严格的剧评，会使人家很不高兴，因此弄得人家不敢写剧评。但我以为剧评是很重要的，不过我们所需要的剧评是正确的善意的，不是破坏的而是建设的，所以这正确的批评也就是建设的批评，我认为这种剧评第一要自我检讨，无论演员、工作者、导演等时常检讨自己的工作和缺点。同时，第二希望每个戏剧同志对于当地的演出，要加以善意的批评。因为没有批评就好像没有了路线一样。(已经是十一点钟了)

叶尼：同志们！时候已经不早，我且试作ᅳ个结论吧！如果有不妥当，或遗漏的地方，还请诸位补充，或指正。

我以为我们刚才大家所讨论的，应该分为二大纲目，这样比较容易得到一个完满的结论，而我这一结论也是根据这一前提来做的。不过我得声明一句，其中的意见多半是诸位同志的，并非由我独创。第一，在救亡运动上：我们可以用左列四点述明当前第三期的马华戏剧连动应走的路向：(一)以「抗日第一，一切服从抗日」为原则，任何演出，都不应该忘记抗日救亡的任务。(二)统一各种戏剧形式在「抗日救亡」的号召之下，使各种戏剧改变内容，能宣传救亡，至少也得做帮助筹赈，或有利于抗战的工作。(三)争取演出机会，争取观众而深入山芭，运用各式各样的方法使得戏剧能够不受阻碍地公演，教育民众、组织民众，由都市到乡村，遍及马来亚，把握各地各阶层的民众。(四)帮助筹赈，因为筹赈工作在南洋非常重要，我们是戏剧工作者，因此要以本身所从事的工作多多帮助筹赈，使筹款数目加大。

第二，在戏剧艺术上:我们可以用左列五点来说明第三期戏剧运动在艺术上应该注意而且实践的工作。我们是把话剧当作救亡戏剧的前卫并起领导作用的」因此，我们是专指话剧运动而言：(一)提高艺术水准，过往我们实在把戏剧的艺术本质忽略了，所以才发现只叫口号的戏剧，也就因此，观众逐渐减少，在大都市中更外明显，因此我们要提高艺术水准，切合观众生活提高。所谓堤高，是讲由编剧导演起直到一件小道具的制作都加以注意、加以研究，使其达到话剧艺术水准，并首先在戏剧工作者本身打下对戏剧认识的基础。并非只顾及「美」或是文人所谓「诗意」，而是整个剧场艺术的被捉高，同时可以由此提高观众的欣赏水准、深深地感动观众，吸收观众，足以作广大，不断的宣传与筹赈工作。(二)建立话剧统一组织使各地话剧运动团结在同一鹄的之下前进,对每一阶段，每一时期有着统一的、适合的对策，共同从事于话剧运动，以求上面所述话剧艺术的精进。这个组织是由各地戏剧运动者联合发起的。(三)出版话剧刊物，互相讨论，故藉以提倡话剧艺术的功能，唤起社会的注意，交换情报，教育自己。(四)建立剧评，对每一次演出加以正确的批评，鼓励那良好的一面，指正那缺点，不是谩骂、不是捧场，而是真正的，站在提倡话剧艺术立场上的批评。(五)剧职业化。目下戏剧运动者非常闲苦，生活无法维持，因此只有业余戏剧。可是这是不够的，要使戏剧艺术提高，还得进一步使工作者专门化，这只有使剧团职业化的一途。

同志们！第三期的马华戏剧运动应该是话剧运动兴盛时期，这责任是放在在座诸君及千百戏剧运动者的身上。努力吧！同志们！

(本纪录由金玻，少鸣君合力完成，再由吴天综合而成的。如有与原发言人盘兄不同处，应由笔记者负责)

(载**「南洋周刊」第十五期**)

我们是怎样演「日出」的

——此为星加坡业余话剧社将于本月二十日起在维多利亚戏院演「日出」而作

叶尼

(一)为什么要演「日山的」？

几月前，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说明我们为什么要演「日出」，但在今日，为了使观众更加明瞭，我们认为有明确地、详细地再说一遍的必要不过在未说之前，不妨报告读者另一件事。

秋假的时候，学校放了假，教员们都是有空的，于是有几个马六甲和麻坡的努力戏剧的同志到新嘉坡来，趁着这个机会，我们举行了一个座谈会，谈话的题目是：怎样展开现阶段马华戏剧运动？」

那天参加的人很不少ᅳ不下一一十余人，都是有点戏剧经验，热心努力戏剧运动的朋友。大家痛快地，无顾忌地发言，总算得到了一个一致的结论。当时大家公认目前的戏剧运动是已走到了第三期，根据已往的成绩和缺点以及当前的政治环境，决定今后应走的路向：

一、竭力争取救亡戏剧的演出。

二、加强筹赈工作。

三、提高艺术水准。

四、争取各阶层观众

五、建立统一组织。

这五点是最重要的，其中除了第五点,须由别种方法完成外，这一次「日出」的演出几乎完全根据了这些目标的。我们企图用「日出」的演出来「教育自己」，并告诉观众话剧是什么」？藉以提高艺术水准，强化话剧艺术的力量，从而争取各阶层的观众，特别是最蔑视话剧的上层阶级，把握他们，因此加强了筹赈工作的力量。

可是在这里，有一点会被人误会的，或许有人要说：

「目下演『日出』实在有点不大合适，你并没有「争取救亡戏剧的演出』啊！」

诚然,这是一个遗憾，而且为了这一遗憾，我们是考虑再加考虑，结果还不得不把这遗憾拿到另一方面去找补偿。而这一遗憾，我们希望它竭力减少，所以我们强化第四幕，甚至把达生演成一个极有希望的青年。这并非是想把抗战前作者的观点加以改变，而是因为一切中华的儿女(除了汉奸托匪)现在已经起来了。同时，我们也只想把「日出」做为一个桥梁，这个过渡的期间越快越好，如果环境允许，我们衷心的志愿是上演那又能提高戏剧艺术，又能增加救亡宣传效果(实际上这二者并不冲突而是互相关联着)的戏剧。自然，我们绝不想用「日出」的演出取消独幕的简单的，以鼓动大众救国情绪为第一要义的短剧，不，我们将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来展开这运动。

「日出」并非和「抗战」绝缘，金八等在今日大概已经流为汉奸,而达生工人现在怕已出死入生地和敌人在战场上搏斗了。

(二)我们对「日出」的批评和「整理」

导演过「雷雨」，再导演「日出」，我对曹禺的作品算是有了一个粗枝大叶的瞭解。我不得不不敬佩他的天才和形象化在作品里的现实主义的创作之法。可是我也不得不说出他作品里的缺点。而这缺点当然是他不正确的世界观的反应。

记得在东京上演「雷雨」时，作者给我的信上说，希望我们如演ᅳ个母亲所说的古老的故事，确如那以「onceuponatime」为首句的一样。这正说明了作者是在怎样一种心情下写「雷雨」的。作者运用了现实主义的手法，正如果戈理一样，而得到了成功。不过这种成功有点危险性，这只要看果戈理晚年焚稿的痛苦心情便可以知道。因此我们希望作者有着进步。

「日出」的出现正是说明这一进步，除了技巧上它已不像「雷雨」那样一看就令人感到是做戏外,在意识内容上，作者也已触及当时横亘著的社会问题，并且指明那新兴的力量正是打桩的工人们,同时也不像「雷雨」那样充满了偶然性和「宿命论」的观点。

但是，「日出」并不是没有缺点如果说「日出」是一个十全十美，绝无可批评之点的剧本，那是不对的。我们得郑重指出，正因为「日出」这一剧本是相当的成功之作，所以更不得不告诉读者。

曹禺是一个怎样的人，我们是可以毋庸置问的，可是他的思想见解(即对社会的认识)，我们都不得不加以瞭解。我以为曹禺也正是方达生(他自己所写的典型那种人)，他对社会上一切不幸的现实只感到悲惨、只感到忿愤，因此他有着无限的同情。可是曹禺自己也知道这种同情并不足以救社会，于是他陷于一种梦想，一种苦闷中(见「日出」的「引言」及路」)。

因此，作者把第三幕强调到那样厉害，甚至把人间最惨毒的现象暴露给我们看还不够，还要把充满着血泪的「小东西」的尸体挂在我们面前。到了第四幕作者无法表现那新生的力量因为作者还不大明瞭，因此，只有那歌声而已。

这是作者的缺点，也是「日出」的缺点，所以有此缺点除了作者本身，还有当时的政治环境的原因。

今日，统一战线已经建立，神圣的民族抗战是已爆发，作者的苦闷应该从这一方面找到解决。而我们在今天上演「日出」应该明瞭作者的观点以及作者写这剧本的当时环境。所以我们把第二幕减弱(但并不是改原剧)，而加强第四幕，使方达生足以走上斗争的路，和那些工人在一起。

(三)关于第三幕

现在我们要谈谈第三幕的问题了。看过曹禺自己的长文的人都极力主张演第三幕，作者甚至讲不演第三幕是挖心的办法，与其如此，不如不演，并且说出他写这一幕戏是花费了多少苦心。

可是，我们是观众、读者、干戏剧的人，我们同情作者的刻苦努力，可并不一定完全同意作者。作者可以说出他对演出者的要求，但同样地演出者亦得说出对原剧的批评。

剧作者对整个演出固然提供了剧本，剧本的意旨，可是，作者的剧本也并非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不必以莫斯科艺术剧场，梅耶前德对「巡按」等的改编为例，即以普通的演剧原理来讲，演出者对原剧也可以有决定及处理权，并非只是原剧的解释者(只要演出者对戏剧有认识)。

那末，对于第三幕的取舍，我们当然有权处理了。但是第三幕究竟是「取」还是「舍」呢？这是一个大家急待解决的问题。

我以为「日出」的确是个好剧本，而第三幕也特别有精彩，无论人物个性、全幕气氛、节奏、速度等都获得极大的效果，可是也许正因为这一个原故，这里却存在着一个缺憾。我敢大胆地讲一甸ᅳ照全剧看来，加上第三幕，无论在调子上、气氛上，都不大统一。所谓不统一当然不是说妓院：不可以和旅馆的场面混在一起来演，不，决不！这个不统一是指的那整个的气氛，第一、二、四举和第三幕差得很远。这好像一个着衣服朴素的人，耳上戴一个摩登的辉煌的耳环，一样不配，又像一幅昼，在轻快的色彩构置上有一堆鲜艳的颜色那样不统一。也许有人要说这是作者采取「对比」的手法吧！可是所谓「对比」的手法并不如此，在同一灭亡(即「小东西」及「白露」等)之下，并无所谓「对比」。如果要有ᄀ对比」的话，那应该是达生的前途与潘四等的灭亡才对。

所以，「日出」的第三幕虽然宝贵，但在这ᅳ说明之下，则成为全剧并不最重要的了。

再有一点，第三幕的手法实在有点「重描」，作者为着气氛，拼命把一切加上去再说一遍，至用最残酷的手法把「小东西」吊死在门上，我以为这是一种纯生理的刺激。这在戏剧上讲是应该避免的。这种手法虽然可以激动观众于一时，可是并不是一个深刻的、美的戏剧形象。我记得泰洛夫就曾说过，我们演戏并不是表演西班牙斗牛那样让人受刺激，而是应该把现象弄得像宗教仪式那样严肃。因为戏剧最好的形象，是单纯得如真理一样，作者恐怕并不是不知道的。这只要看他对于第三幕最后一段的删除及怅惘于自己不能写一出像契何夫那幕藏激动于中的戏剧为遗恨就可以知道了。

并且,我们还得要说，如果第三幕强调得非常厉害，势必留一个最悲惨的印象在观众心里。这印象，第四幕绝对盖不下去(已见前述)。这种对社会悲观的印象(因为该幕看过后，只使人感到毛发悚然，感觉社会压力太大，很少可能激起抵抗心)，不是我们所希望的。

这一切大概不是作者以及许许多多照搬作者的话的人所未见想到的吧！(曾有人写一文特别着望第三幕之必须强调演出，我希望他能为观众想想。)

(自然，第三幕在写作方面的确不错，我们绝不忽略这点。)

不过，为了他暴露黑暗社会的成功，而且要忠实于作者和一班观众，我们到底把第三幕上演了，可是为了上述的理由，所以并不加以强调。我们是宁愿牺牲第三幕，也不把它做为中心，结果仅只有消极的影响，或者甚至于满足观众下意识的要求的。

(四)尾声

对于每个角色，我们都是尽量的使其单纯化，这和每个演员的戏剧修养是有着很大的关系，要使一个尚未到过中国的青年而能表演福升、胡四、顾八奶奶那样的脚色实在是件难事。在这一方面，我们的演员创造典型时碰到了极大的困难。所以竭力减轻其复杂面，但是方达生个性的改变却是我们计划到了的。

谈到布景，依照作者所写也太庞杂，正如全剧一样，作者把它塞满了东西，这不一定是切合的。好比人太吃饱了一样也不是一个美妙的事。

效果是全剧、特别是第三幕的生命，然而对于北方情形不大瞭解的人，也只能做到粗具梗概而已，有人主张换为南方的音响，这实在是不可能，而且是不应该的事。

而于对白，我们演的只能算是普通话，并非国语，那太令南方人不懂的北方土话也酌量减轻(很少)。

服装上也许有点缺点，这是与我们能力有关系的。

总之，朋友们！这次演出在我们只是初阶，但为了展开第三期戏剧运动，所以我们诚恳地希望你们批评，特别是那些在戏剧活动里生活着的同志们，他们是会瞭解到这一演出的艰辛的历程，他们说的话将是我们的座右铭。

对一切的观众，我们是热烈地等待着回音。

(载**「南洋周刊」第十五期)**

观「日出」预演的感想 雪蠡

「日出」的上演，我们应该来鼓掌一下。

可是，不幸得很，当「日出」于十八晚预演时，饰陈白露的李茵茵小姐竟因病不能继续演完，这是使我感到失望的。可是，我还兴奋，因为李小姐未演以前已染病了，然而她却请医生注射，而拖病上演，这种对于戏剧的苦心，我们是应该钦佩的。

在廿日晚正式上演的第一晚，我抱了一个热望来看「日出」。我于五时就到维多利亚戏院来了。可是我恻恻于心的是白露的病——我的心正在怀疑，白露的病还未好，或者今晩是不能上演的。果然，我在戏院门口，看见了两位小姐扶白露下车，扶着她走进后台去。她的面部没有表情，身上披看黑色的大衣，完全是陷入沉重的病态我的心里着急，这又是不幸了。——果然是不能上演，只是预演了第三幕。

现在，我除了希望白露能于早日健康而上演外，以下便是我对于十八、廿两晚的第一、第二、第三，三幕的预演，发表一点意见，虽然很少有人把预演来批评，但是发表一些意见，也许是可能的吧？

首先我得说，这次「业余话剧社」的公演「日出」，是马来亚话剧界的空前的重大工作——我相信，许多对于话剧轻视者，于看了这次的预演后，也会知道话剧是什么了——它是和那些什么「世界」里跳跳跃跃的文明戏有所不同的。我认为这次的预演，除了一些小部分外，大体上说是成功。先以场面的气氛来说吧，这是我第一次在马来亚见到舞台上有气氛的制造。在第一幕的一开端，白露一进来的时节，马上我们就领悟到她是跳舞通宵而疲倦归来，在这旅馆的气氛上说，已足够使观众突然的觉悟——话剧是这么的表现啊！

在两晚所演出的三幕所有的情节已达到高峰。而所谓情节，是按照舞台上发生最大效杲的需要，重新布置支配过的。情节和故事最大不同之点,就在事情发生的程序，譬如白露发现了小东西在她的房间里出现，后来由对话中知道她是被金八爷所要玩的东西，这就是一个情节。现在就以这个情节来说，这几乎把观众的灵魂捏着了。其他还有许多情节表现得很成功，例如第三幕的小东西倒在床上哭泣的时候，这是非常动人的。其余的为了篇幅关系不能详细谈论。

除了整个的舞台装置，效果和化装等达到相当的成功外，我想谈谈一些关于演技方面。

我不是在这儿捧场「业余」诸剧人，我得承认这剧演出的许多地方是费了导演许多苦心的。这剧的成功，我们是不能否认了导演那么大的功劳。

以白露来说吧，她虽然是带病上演，但是我们竟看不出是带病来上演的演员。这样的苦心，只有理解和爱护话剧的人们才会瞭解这种苦心。工我听到「业余」诸同志的为了「日出」要上演，那么地奔忙，甚至处处碰壁的对于环境的苦难，再见到演员的带病上演，在我的心里隐藏着无限的苦痛，难怪填演吴先生在(甘一日南洋商报)「日出」专刊上喊出「救救这剧运吧」的痛苦的呼声！

可是，他们是勇敢的，像白露那样带病的上场，在演技上尽量地压止她的病，甚至是达到她的成功。她的演技像是有天才似的，只要看第一幕的好几个场面里，她是那么富于诗意啊！她的动作是与对话很符合；不仅是白露，就是福升、石清等，也是很符合的。他们不但是顾及自己的动作，同时也是顾及其他演员的动作。他们并不是只顾自己的动作优美，同时是注重他人的动作。假使读过原剧脚本的人，在第三幕中倒茶没有杯子的一个危险场面，就知道他们是多么机警地注重他人的动作了。当我看到这么的一个场面，几乎使我急得吐不不出气来，然而那位福升是那么灵活地使我安下心来了。

在这三幕剧中，我已看到演员们是平均的发展，就是一些小动作也是那么留意，不大懂得话剧的入，找出破绽，几乎是不容易。

我认为第一第三幕的高潮，提高得很适度，不过仅是声音上，有几位演员是不大清楚和响亮，臀如张乔冶就是一个。

在第二幕中，许多人都认为比较失败的一幕，这并不是没有原因的。我以为最大的原因是剧本的问题，因为它有许多很沉长的「补叙」(exposition)(如潘月亭和李石清的一大段对话)。而「补叙」在话剧上是很不容易演出的。因为补叙是将一出戏未曾开场之前所发生的重要事实，在开场后的情节中间，自然地、不露痕迹地叙说出来。小的如一个人的姓名职业历史性格，大的如社会的背境，已往的纠纷，剧中人相互的关系，必说清楚了而后观众才能了解那当前事实的意义的当李石清与潘月亭的谈着大丰银行的事实，是那么冗长的会使观众乏味，所以大家都说第二幕不紧张，就是这样的原因不过这补叙，有一种比较好的方法来演出，那就是多动作、多譬喻，免使舞台空气的沉默，而至于龄懈。这是希望「业余」诸位注意这一点。

这外，在第一幕中有一个很大的缺点，那就是白露看玻璃上的霜的时候，竟把窗帘抛在玻璃窗外了，那么，窗上还有什么玻璃可以看霜呢？我相信，这个错误他们是会知道而改过来的。

第三幕是全剧最不容易演出的一幕，我于去年二月间在上海看了「戏剧工作社」在卡尔登戏院公演欧阳子倩导演的「日出」，是把第三幕割爱。虽然，他们有其他的许多理由，但难于演出也是其原因之一，那么这回「业余」所演的第三幕，能够使观众反应，这是很难得的成功。我个人的感第三幕中的气氛最成功，有一回是房子里空洞洞没有一人的时候，那气氛曾经感动过我以效果方面来说，第三幕比第一第二幕来得有功效。

(三)

一方面因为自己还为病魔所缠绕，另一方面也为时间和篇幅的关系，这儿我不愿多谈。我仅等候白露的病好了ᅳ「日出」正式上演的时候，我将为之更多的谈论一下子。

最后是希望白露早日健康！而「日出」也能早日上演！

**一九三八年十月廿二日**午草于病中

(载**「南洋周刊」第十六期)**

评业余公演的「日出」雪蠢

这次我很幸运的看了他们的预演，也看过他们的正式上演。以演员的演技说，大致上是平均的发展，要是说他(她)们的优点，我似乎很不容易一节一节地摘出来，这只好整个地谈吧。我认为演员的演技之优点还是他们的动作能配合于台辞。

大概最先的说出把动作配合于台辞的人是莎士比亚吧。只要我们注意人们的说话和动作，就会体验到演员们的动作和台辞常常相关联的。有时，辞句会提示和激起动作，而后动作就表现出来了，对于辞句作着说明，所以动作常常是一个激动力的结果，但我们不一定能把激动力用言语表达，因为它有时会是思索时的沉默的表情。不过动作要和所表明的辞句一致起来，这样动作是算阐明了台辞的意思。因此，要以「动作」来「配合」「辞句」，这个含义至少有包括三种方法，动作和辞句同时进行，动作在辞句之前，动作随辞句之后。

譬如在第一幕里，白露送方达生出去睡觉后，在那光影暧昧中她像孩子气似的把脸贴近窗玻璃(这一个情节，舞台气氛非常成功)，然后发现了「小东西」，看她的样子，就忍不住一笑，后又故意地绷起脸来：啊，你怎会想到我这里，偷东西？」这就是动作在辞句之前的一个例子。动作在台辞之前的印象庄注是强烈些'深刻些，比方在第一幕白露跑到窗前，对着日光，看云彩，把双手伸向徐徐上昇的晨光ᅳ表示满心欢悦地说：「啊！我喜欢太阳，我喜欢春天，我喜欢年青，我喜欢我自己。哦，我喜欢！」在这种状况之下ᅳ假使不是使姿势先做了出来而接着说话，那就会减低了不少的气氛。

有许多情形之下，动作和辞句同时髦出，动作完台辞也终止，这一种是福昇达到他的成功，譬如他向人鞠躬，把手下垂了，表示服从的样子，当他把简短的台辞说完毕时，也刚好鞠躬完毕。

也有许多台辞先于动作，比方在第一幕里，白露说：「——你听，真不早了。快点，睡去吧。」她说完她的台辞后，方达生已下去了，她便疲乏地带有倦意的关上门。

不过严格地分辨动作，需在辞句之前之后或同时实行的技术，对于演员是很困难的。在这次上演的「日出」里诸演员，有几位如饰陈白露的李茵茵ᅳ饰福昇的李文，饰沈月亭的周石，比较灵活地应用，尤其是陈白露的悲剧效果和福昇的喜剧效果，达到相当的成功。

演员的表演术，就是他的动作和姿态来说明剧中人的心理，而所谓心理作用，就是一个人受刺激而发生的种种反应。反应就是身体的变化，而能够露于外，可以看得见的，就是动作和姿态。以表演术这方面来说，我觉得有一两个演员还是不够于我所预期的企图，譬如饰方达生的何可人，他的动作似乎有点问题。所谓动作是受了刺激的反应或调整，这是使有利于他的生活，或是可以减少他当前环境中所受的困难。我可以肯定的说，何君的动作，只是一些「代表性的动作」，而这种动作运用之于话剧上是非常之少，因为它是部分的表演，不是整个的动作。譬如我们演讲时所利用的手和手臂来代表一切，就是这种动作的一种方式，可是在话剧里是不能完全运用代表性的动作的。因为演员表演的时候，所需要的是完整的摹仿人生受了刺激所发生的反应，要从整个动作和姿态看出心理来，到底，人身上是没有一部分不是应当运用的。人生所有的动作，只要是自然的流露出来，没有不可采用来表现意义或情感的。

所以，演员表演所应用的动作，实在是有发现性的动作（Manifeatatation）。这是一个人受了刺激以后，自然而然的发现，而激起全身的整个的，并不是部分所能代表的。譬如这次的演出，有一两位演员的头、脚、肩臂等几乎可以说是没有跟情绪而动作的，这是大体上说，其他的脸面肌筋的表情，似乎也还谈不到。这自然是学习技巧的问题。

这外，关于演员的发音，有一两位也成问题人的发音，久已存在理智的语言之前，实在是情感，这些话是否完全事实，现在不必判定。但是以我们的实际经验而谈，声音，确是可以表现情感的，在表演的时候，如果声音是忠实地情感化了，就使是他所说的字句有一部分听不出(甚至全部听不出，譬如不懂英语的人看外国电影一样)，一样的可以刺激观众的,听以声音在表演倩绪上比字句有时候还要重要。所谓声音的情感化，是有抑扬顿挫，在念台辞的时候，不能不把某几个字音拉长、某几个字音清脆，都要好好地决定练习。我觉得方达生，音长仍须练习一下。所谓音长，就是振动时间的久暂问题。而张乔治是不注意音势。音势就是关于音浪振幅的广狭的问题。有几个场面张乔治的音浪是不能幅射到坐在第一排的观众的耳朵里的。

还有饰黑三的黎明的说话没有顿歇，而饰李石清的吴适鸣有时顿歇又太强了一点。所谓顿歇」是一个人为了对于事物理解得更为明白、权衙得更为公平、认识得更为清楚，那说话的人自然地到这些重要的有关紧要的所在作片刻的停留顿歇ᅳ以便将自己的观念主张情绪弄得格外清楚与稳固。假使一个演员能够将台辞善用「顿歇」的念出，不但只是把台辞的意义发挥得完全明白，而且能够强制观众精祌的专注。顿歇，有时间久暂的不同。所以有「顿逗」和「顿断」之别。又有「前用」和「后用」与前后双用」的不同。要是我们能够仔细留心一般人说话时的顿歇，我们就会听出对于略为重要的事物，只在字前稍作顿逗，对于比较重要些的，便是在字前顿断，而更为重要的，是在字前字后都顿断。这外如对于换一个题目或意思，不论是忽然的换(比方话只说了半句而又转去说别的事情)，或是随便的换(比方一段话中插入和主题无关，而是附带的解释等)，都得用一个长顿来作过渡的。

在白露，我认为她的「短语化」的应用得很好。她能够将一个整句在中间停歇若干次，分成若干短语，以显这句中各段意思的互相关系，轻重比较。这也许是她的台辞念得比较熟一点的帮助吧。而李石清和潘四爷似乎是台辞念得不甚熟，影响到顿歇不十分成功。

以舞台气氛说，第一幕与第三幕成功。第四幕木来也是气氛很好的一幕，可是我觉得灯光和许多小动作的错误使它失去了不少的气氛，这是非常可惜的。我曾经抱了很大的希望来看第四幕，然而它深深地使我痛心地失望了——自然，其中有几个场面的气氛，我还是满意的。

在第一幕中，我很喜欢白露把脸贴近窗玻璃的一个场面，这时的光线和效果等造成的气氛非常之好。《及快要完幕时白露跑到窗前，迎着阳光说：「太阳，太阳——太阳。都出来了」她又满心欢悦，手舞足蹈地说：「哦，我喜欢太阳，我喜欢春天，我喜欢青年，我喜欢我自己。哦，我喜欢！」这一个场面曾经活跃地感动了我。

在第三幕中翠喜和小东西的两个场面已达到相当的成功，尤其是小东西于完幕时叫着「爸爸，爸爸」而倒地的情节最为成功，我相信这场面是感动了不少的观众。其他如小顺子、福昇，帮助于第三幕处很多，尤其是效果和灯光的得当，都是我意料之外的收获。

在第四幕中(廿五晚演出)，一开幕的气氛倒很好，一直到方达生上来不久，气氛又渐渐松懈了。不过其中有许多富于诗意的对话，却可以补救了不少譬如白露带着悲惨的音节说：「因为我……我……我时常想这样的人。」过后又叹气地说：去吧！你们去吧！我知道我会被你们都忘记的。」以及潘经理知道公债跌落后的几个场面也很动人。一直到白露吃安眠药的情节都保存很浓厚的悲惨气氛。然而方达生一上的时候，内外灯光的矛盾，使剧清消灭，舞台气氛弄得很坏，这是我对于第四幕非常惋惜的。

再谈到舞台装置，我觉得大程度上也是成功。不过内幕的设备不周到，这是非常可惜的。所谓舞台装置，不外是在增强戏剧的情调和帮助演员的动作。在戏剧艺术的发展上，它们形成了两个流派，那就是所谓唯美的抽象的象征主义和立体的机械的构成主义。象征主义的装置虽已进入单纯化的境地，述用简洁的线条和色的配合，避免了烦琐的不必要的装饰构成主义虽然从极端功利的机械学出发，以轻便、简单、经济、灵活为依归，用立方体、圆柱、梯级等等的「积」构成舞台装置的全部，而「日出」的舞台装置就是构成主义的。我认为这次除了内幕的失败外，其他的装置还能暗示得出戏剧的情调或气氛来。不过我觉得「业余」诸同志，不注意天幕的装置，这是很可惜的事。大概他们也会领悟到天幕的浅蓝色和舞台照明配合，用作外景天空，可以表现不同的时间和气候的。这是增加整个戏剧的效果。

至于舞台化装，我认为是还好(以廿五晚而说)。

(载**「南洋周刊」第十七期)**

谈「日出」——参加谈话者：夏风、毕里、春其、秋蕉 夏风执笔

(一)不禁想起「大饭店」

如果我们喜欢电影而又不大健忘的话，总记得好多年前有过「大饭店」那个轰动一时的影片!实在的，看了「日出」，我们就不禁想起了「大饭店」。在「大饭店」中居住着冷若冰霜的嘉宝、赌徒约翰巴里摩和胆小的华莱斯皮利……等。而「日出」中，也在一家大饭店中住着一位「爱生活，也厌恶生活，不再想真实的感情慰藉」的陈白露。而在这里进进出出的有「俗不可耐的肥胖」孀妇顾八奶奶；……还有：小东西、福升、黄省三……许多许多的人物，这些人物都是我们在大都市中举目皆是的现实的东西，他们是大都市的支柱。不！都是社会的炷蚀了的栋梁。许多人说曹禺先生的「日出」比「雷雨」进步了，也就是指这一点仅有的现实的人物。这些人干些什么呢？「上帝就任凭他们存邪僻之心ᅳ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贪婪、恶毒，满心嫉妒、凶杀、竞争、诡诈、毒恨……行这样的事的人是该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曹禺书前引语)这就是他们所干的事。关于这一点，我们的确是佩服曹禺先生的现实主义的手法，和纯熟圆滑的技巧把它形象化了。然而正如许多人曾经指出的一样，由于他的世界观的不正确，这剧冰的中心思想却有着不能原谅的错误。因此，在这些人中突然跳进了曹禺先生自己所化装成的新唐吉诃德的方达生，就凭着方达生的满头的齐呆气，他能够和金八「打交待」吗？能为小东西及黄省三干点事吗？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就算是方达生「看见一片新天地」，指着窗外的建筑工人喊着：「太阳就在外面，太阳就在他们身上。你跟我来，我们要一齐做的事ᅳ跟金八拼一拼……」(日出第三三一页)，然而他给观众的暗示又是多么的微弱啊？这一点，有许多人都责难曹禺先生。但曹禺先生自己也想到这一层，而且他心里很清楚，他在「日出」的「跋」中曾说：「日出写成了，然而太阳并没有能够露出全面。我描写的只是日出以前的事情，有了阳光的人们始终藏在背景后，没有显明地走到前面。为什么要这样呢？他痛苦地要求「读者能够体贴一本戏由写到演出所受的各种苦难。」写日出，不能使那些象征着光明的人们出来，却因为一些有夜猫子眼睛的怪物，无昼无夜，眈眈地守在一旁，是事实上不可能。」剧作者有了那么多的苦衷，我们又有什么话好说呢？

不过，对于金八，当我们读了「日出」和看了公演以后，始终都感到一点朦胧。当然我们并非要求作者一定要把金八拉到台前示众，而是觉得作者把金八看得太神祕、太过有权威了。金八是代表什么东西呢？作者说是一种「黑暗势力」。然而这就使我们糊涂了。现社会的黑暗势力，并非在冥冥中超乎一切人力的神威，它是由一群人在操纵着的，这群人是谁呢？不是别人，正是金融资本家的潘四爷和他的同僚们。所以金八和四爷当是相依为命的，看不见的「臭虫」是金八，而我们看得见的「臭虫」却正是沈四爷！然而在「日出」中，所发生在观众眼前的现象，都是冥冥中金八在支配着，不但小东西的下场是金八所使，就是潘四爷的收场、白露的自杀，无一不是金八安排好了的道路，啊！啊！一切都是「天之道」，这现象之后另有支配社会的神力在安排，那么，曹禺先生所指的「那拥有光明和生机的」劳作的人们」的力量，也就渺乎其小了吧？

小顺子为什么要跛脚，看了舞台上的「日出」之后，我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体会到演出者对于造成「气氛」的努力和用心。我们举一个例子吧：大家总还记得在第三幕中有ᅳ个老是提水壶、跛着脚、说话口吃的小顺子吧？在剧本上，小顺子是没有跛脚的。但为什么舞台上的小顺子要跛脚(？)呢？这就是演出者利用这特殊的动作来加强这一幕中剧作者所要表现的那种「气氛」。

在第三幕中的人物中，我们可以看出曹禺先生是如何苦心地描写着那些人类的渣滓中的「可怜的动物」，如「人老珠黄不值钱」的翠喜、被迫入地狱的小东西、卖报的哑吧、和小顺子广这些人，那一个不是现社会中最可怜的在角落里蠕动的动物呢？所以，演出者体贴着作者的苦心，把小额于弄得口吃再跛脚。加强了这一幕的「气氛」，这该不是「艺术的残忍」吧！

对于每一个场面的演员的地位，演出者似乎都很留意地极力使演员地位自然而又常常变动。不过，我们以为许多演员在场的时候他处理得很好胜美，而两个演员在场时却有一些地方处理的不大好，例如第二幕中潘四爷叫福升把黄省三拉下去以后，他和李石清在谈着话，而来了ᅳ大群人如张乔治、胡四、顾八奶奶、白露，过后又来了惊慌的方达生，一直到白露追着找达生出去，这场面先是一个锐角形，后来转成圆形，其间是多么自然。但有几处两个人演戏如李石清和他的太太演戏时；李石清和黄省三演戏时，舞台的重心完全倾斜到一角去了。我们这种舞台中心的讲求，会不会陷于保守呢？

(三)调和的动作

现在我们来淡淡演员的演技。在那么长的戏中，又是那么多样的人物，导演竟能使他(她)们的动作都统一起来而且很调和，这一个成功是须要相当的精力的。

陈白露的戏最多，但她能始终用她那流利的国语念着台词，留心着每一个动作。曹禺先生在剧本中指出的：「她的眼明媚动人，举动机警，一种嘲笑总挂在嘴角。」她是始终做到了。但是可惜，第一二幕的化装,没有好好的帮助她，眼部不能帮助她更明媚。而且她表现不出「生活倦怠」和「那种飘泊人特有的性质」。但在第四幕中，她的眼部是经过了再化装，不过和第一二幕又不调和了。

当她走路的姿态完全不是「陈白露式」的。这一个名词很不通吧？因为曹禺先生并没有指出怎样走路是「随白露式」的。这是我们的杜撰，因为我们觉得她的走路很不像住在大旅馆中，饱经风霜，而且自尊心很重的女人。你看她跑起路来双肩摆动，不是活像大摇大摆的「小开」吗？

对于福升，他那种势利的、卑鄙的奴才像，实在表现得可算是「维肯维妙」，他自始至终没有一刻忘记池那特殊的「西崽风度」，就是微微弯着背，头倾向左前方，在接金八的电话时都下意识地摆出这奴才气。而在第三幕他却可以一变而为潇洒的「嫖客」了。不过有一处他做得不大好，就是在第二幕收拾白露的大衣之类时，把它乱挂着，虽然意外的歌声惹怒了他，但不应当发到白露的物件上呀!这奴才町不够忍耐!

对于演翠喜的演员，我们的确和曹禺先生一样要致无限的敬意。听说为了找这一个角色，导演费了许多苦心，一直到最近才找到的。在南洋，这个角色不大有人肯做，这是必然的事，只要是毅然为戏剧艺术而担任这角色的演员我们就应多致敬的。虽然在「调情」的地方似乎还不够老练，而且带有点羞怯，但她那隐藏在内心的同情和热爱，而外表上的麻木不仁，使每一个看了第三幕的观众都感动了。

我们看了第三幕，是留下了深刻不忘的悲惨的印象，但有人只叫大家去听北方妓院喊「见客啦」的声调，我们不禁为曹禺先生感到悲哀。

说到那凸着肚皮的沈四爷，我们一看，就知道他是一位老练的演员，那种银行家应有的风度他都很老练地表现出来了。他常常没有忘记怪可爱地摸着他那凸出的肚皮，间或得意地揉揉胡子，弹弹雪茄。这些动作，据说他是预先到银行里去观察过来的。不过，在陈白露房中的沈四爷，可并不是银行家的风度，他是时常带着色情的邪念。这一层他也演得很好。我们看，当陈白露念小说给他听时，他那种不耐烦的神气，及至白露念到「我们要睡了」一句时，他却又微笑着，揉着胡子，点点头：「这句倒还有意思！」这个带着色情的动作，的确演得老练。但是，只有一点，他还不够奸滑，比方在第四幕，当他知道李石清已经在他抽屉里看见大丰银行的地产抵押给人的文件之后，那种内心的愤怒和表面的奸笑，那种表现潘四爷机警奸滑的表情，他做得不大够。

方达生，这个傻子，我们不要看他那么拘束不自然，他在第一、二幕中是演得恰到好处了。曹禹先生所要表现的「书呆子」气，都在他身上再现了。从这点，我们就知道他对这角色的个性是下过苦功夫的。无怪乎洪青先生说他是最优秀的演员。不过，在第四幕中，导演先生要他有过转变，把书呆气除掉，不知道他可曾做到？因为不幸得很，那天晚上是没有演完。

现在该轮到「懂得了爱情」的顾八奶奶和她的「杰作」胡四了。首先我们要佩服以一个「还没有恋爱过的」{洪青语)小姑嫫来扮演这徐娘半老的顾八奶奶，竟能演得如此风骚，这一点我们不能不说是她的成功，虽然她还有许多动作、说话是显得太年轻了。至于那个「中国第一美男子」，他的动作都还不够「都市化」。不过，把他带到客子里，他显出可真像一位老嫖客。

至于那个留学生张乔治，他的举动，不够洋化，台词也念得不很清楚。这是他的声带使然吧？然而，他却没有什么缺点。

李石清不能不算是个阴险狡猾的小人，他想尽方法往上爬，所以他当了皮抱给妻子打牌；他偷开了潘四爷的抽屉。但是，舞台上的李石清却并不阴险，他说话，老是含着无限愤慨似的挥着拳，好像一位善煽动的演说家。而且和太太谈话时，也缺乏内心的苦闷的表现。

小顺子，那可怜的动物，实在是苦了扮演的演员，不过，他演得很好，他每一举步，每一句话，都没有忘记他是「小顺子」。同时他说话时那缓慢的工很帮助了那角色的成功。

其他如黄省三、黑三等，大致是演得很不错。黑三的气氛是很够，只是还少流氓派头。这也难怪，在南洋却那里有这样的人呢？

(四)少了一面墙

陈白露的房子的中门是通南道的。照我们的经验，甬道的那边必定也有和陈白露这边一样的房间。那边应当有一面墙，而且还有一个甬道通对面那间房子去的门，也许那间房就是五十一号。当五十二号的中门一开，我们一定看得到甬道对面的墙。但是，我的天！对面却是蓝的天绿的榻，好一幅明媚的山水画丨

不过，设计装置的同志也明明知道的，所以他老是把中门外的甬道上弄得漆黑，希望观众的眼睛瞧不出那作为底幕的景色。然这不但骗不过观众的眼，而且一个大旅店的甬道会没有电灯，你相信吗？

还有一点，就是陈白露的茶壶为什么搁得那么高？比白露的头还要高出一尺多。这恐怕不是自然的吧！

灯光在第二幕是失败的，窗外是黄昏，还可以用红色灯光来强调，但房里的黄昏却应当昏暗啊！为什么也是一片通红？

第三幕的灯光就使我们感动了，而且它帮助着造成了舞台上的气氛，使这幕的情节发到了最高峰。我们在最后小东西一个坐在床上的深蓝的光线,是多么使人慄然?这样的社会、这样的地方、这样的一群人，不该慄然吗？

音响效果的成功，的确是使「日出」在舞台上表现得更加成功，而获得了更大的效果，尤其是第三幕幕外的音响，完全使观众如置身于北方都市的小胡同中。

(载**「南洋周刊」第十八期)**

做为桥梁的「日出」底演出 云览

老希望这仅是我的误解。突然耶鲁的「怎样理解『日出』在马来亚演出的意义」在南洋周刊第十五期上发表。读后，我的怀疑反而增加。

耶鲁似乎有意识地强调「日出」的社会意义以为现阶段的救亡意义。虽然这点,他还引出茅盾与高尔基的话来理论化他的根据，但，仍然觉得有点勉强。至于叶尼把『日出』做为一个桥梁」(见南洋周刊第十五期)的这一分析，是可以完全同意的。

在我看来，强调「日出」的社会意义以为现阶段的救亡意义，即使是必要，也仅是徒劳。这不是故意杀风景，也不是有意执偏；而是正视着事实，说老实话。

我们应得承认，艺术这武器，在抗战的现阶段，是有着它更积极的任务的。

所谓更积极的任务是什么？就是：在民族急激的变化中，它能针对着事实的正题，但不是副题，发挥其效能。

这样,我们又应得承认，「日出」这剧，拿到抗战的现阶段来评价，其可能达到的效能，只限于副题而不属于正题，更明白的说，只是消极而不是积极的，尽管「日出」的故事如何错综、如何迷人，无奈中国抗战这伟大的舞台上的「史诗」，比任何紧张的故事，更能够激起人的感奋呵！

我们并不是在这里责难剧作者(自然，为了环境的适应，我们更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责难业余剧人)。因为曹禺先生写这剧本时，还是在芦沟桥事变未发生前的一九三六年。不过有一小点我们对曹禺先生未能沉默者，就是「日出」里面那一些可怜的东西，剧作者并没有暗示出那迫害着中国大众的魔掌——日本帝国主义。我先得插一个声明，我不是拿什么江湖十八诀的指导大纲去干涉一个剧作者的世界，不过，不管剧作者的世界如何，在「七七」以前，我们有四万万五千万的人民，没有一个逃得开魔掌直接或间接的迫害。自然，「日出」里面那可怜的一群也不能例外。

我并不是在这里叫人墨守公式主义的谱，或叫人死读「扬头歌诀」；我说的是一种最普遍的事实，普遍到连说的人和听的人都包括在这事实里面。

我不愿仅为了剧本的问题，来作一个无益的理论搬运者。问题仅仅在「日出」演出对于现阶段马华剧运的展开有着怎样的意义。

虽然开头我就说「强调『日出』的社会意义」以为现阶段的抗战救亡的意义，即使是必要，然而，事实上也只能做到一种「徒劳」，但这句话，并不是说，「日出」没有出演的价值。关于这一点，我希望贤明的读者不要断章取义地腰斩了我前后的意思。

进一步说，业余剧人选出这部伟大的社会剧出演，直接给于马华剧运以新的刺激，间接给于救亡戏剧以重新整饬的机会，这种努力，是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性的。

而且这重要性，我将更否定的说，不必依靠任何种的「强调」，更不需要任何种理论化解释,它自有它在马来亚剧运过程中占有的位置。这位置，用不夸大的言词来说：不是普通座，也不是特等座，而是名誉座。

为什么要优越地给于它以名誉座的位置？因为它是结京前期戏剧低落及开发后期戏剧繁荣的一个转折点；因为它是加强马来亚观众对舞台剧拥护的一针强心剂；因为它是争取救亡剧演出的一座桥梁；（引叶尼语)因为它能够提高舞台剧在马来亚的艺术水准；因为它能够替今后的救亡剧号召更多的观众，最后，因为它不单在理论的实践中教育了观众，并且也教育了自己，就是说，他们实干。

一次的实干，比一百次的空头理论会来得更落实。「日出」的演出，这严肃而艰钜的大工程，绝不是轻描淡写能够想像其首末的。

尽管有多少关于整饬戏剧阵容的空头理论，却不如「日出」演出的这一个事实。我们不要坐而不满谈，起而不行，我们要真真实实拿出货色来。

一个实干的拳，可以敌过一百张空头理论的掌。（天呀！人家会不会说我连自个儿也嘲笑了，真是笨伯！)

而这最宝贵的实干，自有其「桥梁」的意义。尽可不必作其他短视的「强调」。强调而徒劳，反觉寒伧。

自然，强调而能获益，而不徒劳，就是说，强调得过，那是最好也没有得了。我们但愿其如此，无奈其不如此何！

我结束我的话：「日出」是社会剧而不是救亡剧，强调「日出」的社会意义而为现阶段的救亡、意义即使是必要，但事实上也仅是徒劳(除了全剧重新改编外)。但是「日出」的演出，自有其争取救亡剧演出的「桥梁」的意义，和其他不可忽视的重要性。因此徒劳的「强调」反而是一种短视。(载**「南洋周刊」第十八期)**

救亡戏剧的「演」「观」谈 云览

（一）

芦沟桥事变的前后，抗战的情绪涨了每一个中国人的脑子，就在这ᅳ个民族救亡白热化的时期，我做过几回疯子和几回的傻瓜，明白说一句：我排过（真有点脸红，仅是学习而已)和过几回救亡的戏剧。

我且举几样个人经过的例子来说，像靠在炉边说「从前某地方」的老祖父那样的，也许从这些个故事里面，会发见甚么道理，但也许没有。

先说演的。

第一回演出的救亡剧是田汉的「号角」。时间是在抗战前的一九三六年冬天。

关于「号角」这一剧本，我无须在这里说好说坏，因为那不是属于本文所要说的，不过我得插一句，我并不欢喜「号角」这一个独幕剧，我们见得出田汉在处理这题材时态度的草率和疏忽。

可是到了演出时，它竟得到超过我们预期的效果，老实说，这并不是靠着排的人和演的人有甚么惊人的努力，而是那天晚上的演员和观众那种打成一片的火力，无法压制的火力。

（二）

一个爱好唯美剧的朋友，平日里自称是艺术至上主义者；脑子里尽是那些「沙乐美」「少奶奶的扇子」「罗密欧和朱丽叶」一类东西，这一晩看完了「号角」后，他来找我，他的声音沙哑的丨像母鸡那么粗。

「怎么啦？」我皱着眉头问他：「跟谁吵了架是不是？声音那么——」

他摇榣头，之后告诉我，他刚才观「号角」时忘了形，帮看台上喊口号，伤坏了嗓子，他说；

「我的嘴不容我不发声，我涨破了喉咙还觉得不够响，现在想来，倒有点不好意思。」

他慨叹着。

我拍拍他的肩，心里想：「他进步得多了，这倒应当谢谢东洋鬼子。」那样白净的脸，也会发出那粗大的声音；那样斤斤两两于唯美艺术的人，看见了跟街头剧一样粗简的「号角」也会涨破喉咙。这道理，现在我可明白了，像我明白曾女士为甚么会哭一样。

虽然抗战还未爆发，可是每个演员的细胞早酝酿着发酵的酒^,每个观众的神经都像灌满了酒精似的，稍一着火，立刻发作，这是那晚演出的最优良条件。

台下不时震起了吼声，这时候，演员刺激观众，观众也刺激演员，甚至敏感一点的观众已经忘记自己的存在，变成台下的临时演员，他喊起来的口号比台上的演员还要响，这周遭空气真是紧张到叫人不得不发疯，不得不忘形。

扮演这剧中的女主角是一位曾女士，当剧情到高潮时，我的确看见她「着魔」了的脸，和听见她发疟了的声音，幕落后，我跑到化装室时，看见她躲在一个角落里哭，两个肩膀神经地抽搐着。

「那不是悲剧呀ᅳ密司曾，我想不出那一个地方会叫你哭的。」我打笑她。

「我太兴奋了！」她哽咽着：「我忘记自个儿是在做戏，整个心儿像给谁涨破了。我不懂得我怎么会哭呀。」

我知道她的神经已经着了火，酒酶已经发了酵，她抵当不住那一种兴奋的感情所给她的冲击，于是哭，她的哭声参杂着愤怒的成分多。

演了救亡剧，连平时里温文谨慎的曾女士也竟然兴奋到哭，这道理，现在我可明白了；原因是，她的同胞遭人奸污杀害，财产被掠夺，国土被侵占。这仇恨，一到她现身说法时，连眼泪也会烫痛她的眼睛。

(三)

「八一三」继着「七七」爆发后，街头剧在未沦陷乡村十分流行，干这行戏的常常是一些火气没处发作的青年，这工作所收到的效果可真不少。

没有灯光，也没有油彩的化装，更谈不上舞台装置，大伙儿在大场上，一围拢来就干，像走江湖的那样街头剧就这样开始了。

后到的观众常常不懂得那就是ᅳ出正在进行中的戏剧，有的人还误会那一大伙儿杻做一团真的发生了甚么事。

于是有一回，演的是「捉汉奸」，当剧中人物把扮做汉奸的王君抓住了打时(自然打的都不敢太用力)，观众都吊着喊打，一个大个子从熟烘烘的人丛中挤出身来，一拳就打在王君的脸上，登时，王君的鼻血给打出来了。

演员赶忙去拉住大个子，可是他还气冲冲地不肯干休。他误会别人真在那里宽容汉奸，那一派「义愤填膺」的神气，叫人看了虽是好笑却不能不被感动。

等到你明白那不过是「街头剧」时，他才开始给他自家儿的鲁莽吓坏了。于是连连陪不是、连连抓着脑袋，不知要怎么才好，「差点儿闯出祸」，他咕噜着，有点不好意思。

王君的鼻子到第三天就复原了。他告诉我，他虽然被打伤了鼻子，却被打得很兴奋，听他那种说法，好像被打的不是他自家儿，而真的是一个汉奸，又好像他已借助了那大个子的拳头，在他自家儿脸上，发泄了一大拳的气似的。

被打的王君反而觉得兴奋和感谢，这道理，自然更容易明白了。

(四)

现在再说观的。

那是在一个筹赈话剧公演的会场里，时间是芦沟桥事变后半个月。

那晚演的是「械斗」「警号」「小英雄」，演出的成绩，好坏且别说，单只那会场空气的紧张，就够叫你整个心儿发烫。

每次幕落时，歌咏团的救亡歌立刻在群众中发出来，每个观众的感情在这时都起了泡，我看看周围，不管是大人先生，还是村夫俗子，都一起张开嘴唱。是的，到了这关头，救亡这一条心是大样的，谁不想在这时出出气？我自己觉得并没有比村夫俗子显得什么特别，我的喉咙自然也跟着大家在那里兴奋地离场后，一个关心戏剧的朋友在路上追上了我，「晩上的戏如何？」他探问我的意见。

我说「演的都是救亡剧，只就这一点,已经叫人够欢喜了。」「那么，演技呢？」那位朋友还不放松。那很难说，第一我对于演技这方面的智识很贫乏，第二我们没有一根标准的尺可以衡量演技的长短，也可以说我们不知道要用那一种水准去批评才算适当，好莱坞的尺拿到上海去量是太长，我们的尺拿到上海去量又太短。……你看，「铸情」里面扮做朱丽叶的璃玛丝拉的演技，可以说是优美到顶点了，可是她给我感动的力量，却不及今晚的戏所给我的兴奋。这原因很简单，因为我是一个国土被侵略了的人、不是一个金元帝国的阿美利坚！」

「这样说，你应该是满意了？」

「我是个不折不扣的中国观众，对于救亡戏剧，我还拿什么心情去说个不满？专家去说不满吧，我不是专家。……中国的民众正在焦渴着救亡，舞台上的一句口号或一段歌声，都容易得到他们的共鸣，你说他们的水准太低吗？我却要说你焦渴的程度不够，你看我这当儿正焦渴着救亡的热情，不管他们给我怎样廉价的荼水，我都喜欢，因为一个人在焦渴的时候，只有水份的东西才能够满足他的需要。我不是讲究吃的艺术的富人，所以跟瑙玛丝拉一样优美的大菜，在我只十分焦渴时，仍然是不大需要的「你说是不是？」

(五)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了一个故事。

故事很简单：一个中年的朋友死了他六岁的孩子，他伤心极了，抱着一根柱子大哭，一点也不害羞，像他往日的孩子跟他哭闹时那样天真。

第三天，他的眼睛还红肿的，漫吞吞地跟我说：

「昨晩，我睡在被窝里，听见隔壁的老四在拉着胡弦，拉得并不好，调不成调，拍不像拍，可是我想起我那死去的孩子，竟然听得很感动，眼泪都给掉下来了。」

我跟他打趣说：

「好在他的胡弦拉得不好」要不然，怕你今儿早上要起来晒被窝呐。」

朋友有点诗人气，不说话，却拉长了声音吟：「……凤笙偏向泪时吹，肠断更无疑。」

拉得不必怎样好的胡弦仍然会叫那死了孩子的父亲掉下泪，这道理，自从做了失去老家的中国人后的我，是更加明白了。

自然，拉得更好的胡弦会博得更多的眼泪，正如演得更好的救亡剧会发挥更有力的组织功能，获得更广大的宣传效果一样。可是到了客观情势迫得你不得不到乡村去，而且不得不在广大的场上演起街头剧来的时候，你再不会为着舞台装置和灯光的强弱而焦急，如果你能把农民生活的姿态，如果你能具体地发挥剧中主题的积极性，那么，你的演技将成为农民脑中最高的艺术典型，你在农村中所建立的号召力，不会比好莱坞的保尔茂尼或安娜斯坦差减的，也许你演出的成绩」比五十次的「沙乐美」和一百次的「罗密欧和朱丽叶」这些个大场面的演出，更容易叫他们接受，更容易获得他们欢迎的。

(载**「南洋周刊」第廿期**)

对于救亡戏剧的一点意见——致云览先生的一封公开信 高扬

云览先生：

拜读了你在「南洋周刊」第二十期中的对于救亡戏剧的大作，我除了感到兴奋之外，的确又还在那些个故事里面发现了许多道理。但在你那篇文章中，我也许只和瞎子摸象一漾，触到的仅仅是它的一小部份。因此，在我这封短简中，如果有些地方,我们的意见有某种程度上的不同的话，那就算是我的偏见，或者是不可原谅的偏见吧！不过，我要预先声明，我并不是想找你围一次棋，因为我自知更非你的敌手。

你所说的那些故事，我相信那是千真万确的，因为，我自己也曾经几次三番地经历过。在芦沟桥事变刚发生后的不久，我们演剧的时候，的确是那样的：「舞台上的一句口号或一段歌声，都容易得到他们的共鸣。」一直到现在，也还是差不多。关于这一点，我想不必到舞台上，你就在演说台上，呼一句口号或说一句痛快的话，台下的听众也会报你以长久的掌声。这理由很简单，那就是，我们大家的仇恨是一致的。不过，问题就在这里，我们最高的目的，是不是就在博得观众这样呼叫呢？在这里，我也吿诉你一个故事：我曾看过几次篮球化装筹赈赛，比赛的两队，有一队是化装做中国兵，另一队是化装东洋兵，比赛起来，东洋兵队败得一塌糊涂，全场观众都呼叫狂喜，掌声如雷。由这点,我们就知道观众的呼叫并不完全可靠，而得到观众呼叫的表演也未必一定令我们满意的吧！我们的观众，往往是只求「痛快」的。看见一个敌人被杀，或一个汉奸被抓，大家就会拍手称快。但如果剧中人行刺汉奸不遂反而殉难，观众就不大满意了！他们不满的理由是「汉奸没有死」，虽然明明知道中国有无数汉奸，杀了这个也还要去杀别一个，而汉奸没有被杀死的剧本也不见得就不好吧？那么我们要不要服从观众，去发挥「阿Q精神」呢？不过，这些都不是你那文章中的主要的地方，我们不再去谈了吧。

读你的文章，你似乎是很主张救亡戏剧就行了。目前我们不必谈到装置、化装、灯光，所以你说：「对于救亡戏剧，我还拿什么心情去说个不满。」我虽不是「专家」，但有时我还要「不满」；这不满，就是因为演员有时太过忽略「演技」了。因为演技的不讲求，有时会连很能引起观众共鸣的场面也弄得我们啼笑皆非的。我看过一出戏，在高潮时是演着敌兵惨杀我们的老百姓从这一个情形，总够每一个中国人「义愤填膺」了吧。然而，我的天！那一次非但引不到一个观众跑上去打抱不平，最可痛心的是全场观众都哈哈大笑，你能说那些观众都是幸灾乐祸或者是不可原谅的凉血动物吗？不！我要为他们辩护，因为那时候几个扮被杀的演员，在临死时自作聪明地作了许多「怪样」，于是乎观众明白了这原来是仿戏，就禁不住哈哈大笑了。云览兄——如果你是那个戏的导演人，你会怎样呢？

你所举的第一个例，当时所以能「演员刺激观众，观众也刺激演员，甚至敏感一点的观众已经忘记自己的存在，变成台下的临时演……」，这效果我相信是由于演员的演技的成功得来的。你不是说吗？「扮演这剧中的女主角是一拉曾女士，当剧情到高潮时，我的确看见她着魔了似的脸，和听见她发疟似的声音」这不就是说明了她的演技成功吗?「演技」，的确不能拿一个标准尺来量的，但我的鄙见是以为凡演员能够演到把自己变成了剧中人，把自己的性格完全扬弃了，恰好表扬了那剧本所要表扬的效果，那样的演技就是成功的。演员要达到这地步，有些是用理智去控制着自己的情感来适合剧中人。有些呢？却是因为恰好那剧情和她的情感偶合了，于是也演得很成功，这个，在观众到底还是「演技」刺激了他们。

你说，我们不大需要和脑玛希拉在「铸情」中那样的演技的「大菜」，我很同意，因为当我们焦渴万分时是不需要大菜的。但我以为我们讲究演技，却不是在焦渴时给观众以「大栾」，我也来打个比方吧。现在有一个焦渴得快要死的人，我们要救他，在我们五步前有一池泥污水，而在我们十步前却有一浊清泉,那么，我们应当就近捏一把不卫生的泥污水给他呢？还是多跑五步插一把清水来救他？焦渴要死的人，泥污水当然他也要喝下去，但给他一点更好的清泉，总不能认为是奢侈吧？所以，除非我们万不得已，不然，我们还是尽力去讲究一下装置、灯光，和化装。至于演技，那是无论如何要注意的，尤其是在没有灯光、装置的街头，这一点，不知你同意吗？

写了一大堆，回头一看，却毫无理论根据，你就称它瞎扯吧！末了，谨致挚爱的敬礼！

高扬上

(载**「南洋周刊」第二十一期**)

论救亡戏剧与提高艺术水准 叶尼

我们地方一直到现在还存在着不少「艺术管他娘，我们只要干救亡戏就好」，把艺术和救亡戏剧分开甚至对立起来的人。我这粗劣的论文便是特别求教于那些存有是种观念的救亡戏剧运动者的。

为了行文的方便，我把我的意见分成几方面写在下面，首先是艺术本质的问题，其次是戏剧本身的问题，最后是救亡戏剧的问题。我希望这种分法对于我们所探讨的理论的阐明，有点帮助。

(一)关于艺术

关于「艺术是什么」这一个问题，为了篇幅所限，这儿不想多讲。但是有一点是要在这里提出的，记得艺术被进步的理论家断定有阶级性时，曾经发生过一次强烈的论战。那时候，住在「象牙塔」里的艺术家非常惊咏，甚至恼怒得气急脸红，他们讲：你们也有艺术吗？你们干的也算是艺术吗？」

那些坚强的新兴艺术家回答他们说：「是的，我们有艺术，我们在创造艺术。」

但是在这时却有另一些极为左倾，左倾到否定一切艺术的人，他们莽撞地回答：「滚你的，我们不希罕你的艺术，我们不管艺术不艺术。」

由于后者的一说，我们的艺术曾经历了一个歪曲的时期，他们否定一切，盲目地冲动地干着，发生了「机械」的影响，直到「接受遗产」被大家公认为正确，奠定了现实主义理论的时候。

在戏剧上也并不能够例外。举个显明的例子来说，当苏联革命时，梅耶苛德从事于新兴戏剧，当时否定一切旧的戏剧而创立「构成派」的戏剧。他开始否定一切戏剧，甚至要和一切戏剧宣战，来一个「戏剧的十月」。他还说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理论（请参看前发表在星洲日报「现代戏剧」的拙译「被解散了的梅耶苛德剧场」一文)当时不少青年听信他，跟从他的主张，可是到现在却终于受到批判，甚至解散了他的剧场。这一段史实颇足以耐人寻味，并供给我们对真理的认识(自然，梅氏的功绩是很伟大的)。

在日本，当昭和六年，普罗运动兴盛时，「筑地小剧场」演了很多戏，可是都很粗糙，经过检讨才发展到后来更进一步的阶段。在中国也是这样，由最初的「不管艺术不艺术」走到上演「怒吼吧中国」、「娜拉」、「钦差大臣」的阶段。这都是戏剧运动进展的历程。

如此看来，是说明戏剧运动进步了呢？还是退步了呢？是说明戏剧运动投降了呢？还是战胜了呢？是不是「为艺术而艺术」呢？不是，一百个不是，谁都要加以否认。那么，为什么现在还有一些从事救亡戏剧运动的人否定了艺术水准的加强，否定了戏剧技术的提高呢？

(二)救亡戏剧是不是戏剧

也许有人要说，那是已往的事，现在时代已经不同，神圣抗战既已爆发，「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那么戏剧只要管救亡，不必管什么艺术，管什么戏剧，这句话初听来似乎很入耳，实际上颇值得考虑，这种意见是不仅在「理论」上不对，同时，在根本认识上也犯有错误。我所以敢大胆这样说是因为我认为救亡戏剧正是戏剧，并非戏剧以外的东西，更谈不到和戏剧对立，它既然不是戏剧以外的东西，那么为什么要和艺术对立呢？

这种把救亡戏剧和艺术对立的观念，在客观上不仅破坏了统一的戏剧运动，更削弱了救亡运动的力量。

我们且举一个例子来加以说明。中国抗战一爆发，大家为了参加抗战，马上大家叫出「不符一切，参加抗战」的口号。戏剧迚动者也如此，把那些「大戏主义」抛到九霄之外。这本来是非常好的，可是由于大家粗制滥造，不注意演出艺术，不能作广大的有力宣传，于是有人叫出提高艺术的问题来了。(我得在广州失陷前，广州的戏剧运动者还提出这个口号，而在华中，关于这个口号的提出，则更是以前的事)由此可见救亡戏剧不仅在量方面要进展，同时在质方面更要提高，而这二者是有机地配合，绝对没有什么矛盾的。

然而，有些救亡戏剧运动者为了热情的过高，没有能够想到戏剧的本质，不自觉地把救亡戏剧和戏剧对立起来，把救亡戏剧运动和戏剧运动对立起来，在自己的工作过程中不注意使其统一(如果有分裂倾向的话)，反而加强其分裂，结果自然是没有出路了。我们敢说：「救亡戏剧总离不开戏剧，救亡戏剧运动正是现阶段的戏剧运动，它自然不能离开艺术而存在。」

（三)现实主义的演剧

在另一方面，戏剧的感动人，被选做宣传救亡的武器，就在乎它的艺术本质。要不然，我们只要演讲、叫口号、散传单、贴标语就够了，何必要演剧呢？

戏剧的艺术本质，当然是在「演出」(其中最重要的是演技)。有些人在戏剧上一谈到艺术就要说到「油彩的光彩」、「舞台装置」等，那实在是天大的误会。其实这些东西只是一种技术而已(整个地讲只是艺术的一种工具，不是艺术的主体)。正好像我们通常有人把一些较为时新一点，别致一点的东西(如坊间的「美术摄影」等)称做艺术一样可笑。

最足以代表戏剧艺术本质的便是「现实主义」的演剧。所谓「现实主义的演剧」是一方面击破心理的象征的以及自然主义的戏剧他方面更批判了构成派形式主义的演剧。它整个的演出是从现实出发，而加以洗练，加以创造的。

现实主义演剧的演技是二元的统一。什么叫做「二元的统一呢？那就是说，一个演员演戏时，他的精神是分为两方面的，一方面是尽量地处身于自己所担任的角色之中，他可以哭、笑、发疯、装傻，可是另一方面，他应该有理智可以控制着这种情感，运用这种情感。结果使这两方面调和起来。因为只有这样，演技才能深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心灵化装」，泰洛夫的「老练的演技」都是这个意思。(请参看拙译泰洛夫「演剧论」)

我们平常总以为一个演员演得感情浓厚就好，其实这是要加工改正的。我们不但要使演员能够表演逼真，能哭能笑，更要演员演得确当、切合，能够自主，笔者曾亲眼看见许多缺乏训练的演员，因为要逼真，动真情，哭得不能休止，甚至昏倒在台上，这总不是优秀的演剧(至于演完剧后因感动而哭，更不是一个演员所需要的了)。

好比现实主义文学一样，表现的不是事实，而是真实，在演剧上也是如此。

演救亡戏剧时，一班演员似乎很难做到这一点，然而是不是因为难就不做呢？我想会得到一个「不」字的回答吧！

(四)马来亚救亡戏剧运动的特质

我们要再回到自己身边来淡，我们是在马来亚从事戏剧运动，并不是在中国。

中国的戏剧运动在救亡戏剧运动展开前，已经有了相当建树。可以说，已经有了良好的基础，但是在我们马来亚怎样呢？没有，一点也没有。

中国救亡运动初期因为强调深入民众，强调「大众化」，所以要叫出「不要太顾到艺术」的话。而我们马来亚如果也叫出同样的话来是不是对呢？试问我们有没有「艺术」可以「不要太顾」呢？没有，一点也没有！

相反地，在马来亚，为了救亡戏剧运动的展开，只有「加强艺术」。因为，我们这儿只有大腿歌舞剧、文明戏以及旧形式戏剧影响下的艺术(利用其他形式是另一问题)。如果像中国那样地如法泡制，那自然是「机械」，不能切合。

我们常常碰到不少把马来亚当做中国的人，他们中有一种人觉得此地话剧太落后，比起中国来差得太远，我记得有人把「业余话剧社」演的「春回来了」和上海演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拿来比较，大为不满；另一种人觉得马来亚剧运提出「加强艺术水准」根本不通，应该只要「救亡」，不管什么艺术不艺术。

这两种过左过右的理论ᅳ我们认为和马来亚的客观环境、文化历史，以及当前情势不大适合。每一个在马来亚干戏剧运动的人，都可以感觉到我们的戏剧运动是那样微弱，范围是那样狭窄，遭受到的阻力又是怎样复杂。而我们的戏剧运动者，认识及修养都不大充足，观众又是那样落后，要克服这些困难，有在集体的力量之外更加上「切合的艺术手法」的提高。因为我们相信马来亚救亡戏剧运动还带有启蒙运动的意义，只有把握着这一特质，我们的马华剧运才能走进一步，走上更高的阶段（请看此前发表在南洋周刊的拙作「论第三期马华戏剧运动」一文)。

(五)提高艺术水准与展开马拳教亡戏剧运动

但是有些人总以为提髙艺术水准和展开救亡戏剧运动是不相配合的。这个原因可以分为两方面：

第一、他们以为不提高艺术水准并不足以妨害救亡戏剧运动，而救亡戏剧运动的展开还在乎「救亡」这个意义。因为中国正在抗战，现在只在戏剧上加上「救亡」，不管好坏，都是好的，甚至有人更进一步说，就是坏的也不要紧，只要能引动观众。我们以为这种理论有几点可以商榷——

一、受观众欢迎的不一定是好的，游艺场的封建戏剧天天满座，我们是不是也要跟他学，而为了「争取」这一点？

二、好的演出是不是要比不好的演出力量大？

三、如果好坏都不管地去干，是不是有叫人放弃好的，向不好的阶段前进的危险？

如果救亡艺术的作用只是挑起对象的情绪，我们自然没有话说。可是救亡艺术不但要感动对象，更要发动主观的力量，宣传对象，教育对象，进而组织对象！举个例子来说，演奏哀乐ᅳ不但要使原来悲哀的人更加悲哀(或转向乐观)，更要能使快乐的人可以流泪。否则他将不是一个音乐家，只是一侗在棺材前面吹喇叭，对于送葬家属悲哀，并无多大关系的「自我欣赏」的人吧了！

第二、他们误会「提高艺术水准」就一定是「非大戏不演」，特别注意各种舞台技术，以及「否定街头剧」等等。这是一种误会。因为，在马来亚也许有不少人在那儿一心一意想着「为艺术而艺术」，而把马来亚做成一个世外的戏剧天国，可是他们的行动和我们站在「救亡戏剧运动」的立场上来「提高艺术水准」不同。他们所从事的不是「提高艺术水准」，而是「取消救亡内容」(「提高艺术水准」应和「加强救亡力量」，密切配合起来。)

所谓「艺术」是存在于各种演出中。那怕是最简单的街头剧也有艺术，甚至每一件用具，每一句说话、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表情，都有它们的艺术。而我们所指的就是这些(我们更希望那些从事救亡演剧的人，不要以为自己从事的不是艺术，这是一种错误的观念。)

因为在我们眼前所时常看见的救亡戏剧是太拙劣，太不「艺术」，太不足以负起救亡责任了。因此，我们展开马华救亡戏剧运动，要「提高艺术水准」。

(六)结论

实际上，救亡戏剧是最有「艺术」的戏剧，我们只要看看许多抗战以来的剧作和演出便可以知道，大量的街头剧、舞台剧，以及露天的观众打成一片的演出，不是最独创的，最有「艺术性」的东西吗？

综上所述，我们所得的结论是：

一、救亡戏剧是戏剧，而戏剧是艺术，所以救亡戏剧应该不断地加强它本质的艺术水准。

二、为了作为救亡的有力的武器，并且加强救亡运动，做成宣传、教育、组织民众的工具，就必须加强「艺术」水准。

三、为了展开马华戏剧运动，启蒙运动，救亡戏剧就必须加强「艺术水准」。

四、提高艺术水准与展开马华救亡剧运，非一没有冲突,并要有续地配合着进行。

五、救亡戏剧，最富有「艺术性」的东西，而所以如此，是由于不断「加强艺术水准」的原故，今后只有更进一步地努力。

六、在展开马华救亡戏剧运动中不要忘了「提高艺术水准」，同时更要用「提高艺术水准」去展开马华救亡戏剧运动。

读者们！在这儿我算是提供了我的意见。我希望能引起戏剧界同志热烈的讨论。至于我，因马时间所限，不想再多发言。我虽然欢喜看「独脚戏」或是「工WOplay」，可是在讨论问题时，却不愿有这样的现象。

——一个非常紧迫的夜。

(载「**南洋周刊」第廿一期)**

再论马华救亡戏剧运动 叶尼

题外的话

笔者曾在二十一期「南洋周刊」发表过一篇「论救亡戏剧与提高艺术水准」的文章，算是十九期「南洋周刊」「论第三期马华戏剧运动」一文的补充。本来不想再讲什么话，可是仍然有人误会，而误会的人是既懂得辩证法，又颇有舞台经验的人。因此，作为后学的我，就不得不饶舌一次，再解释一下。借此不妨再阐明一下目前救亡戏剧运动的路线。但是我得预先申明，理论论争是并不有碍于互相的努力以及马华戏剧界统一战线的。这是一。

再，笔者虽然有几年戏剧生活，参加过一些戏剧演出，可是南来只有二年多，这两年中虽曾参加参观过若干次、若干地方的戏剧演出，可是自觉对于马华戏剧运动还未能瞭解得深切。但是笔者一向所发表的文章都却是以此实践为根据，绝未把昔日在国内的戏剧经验搬来，一字不改地运用。因为我们所要讨论的是在马来亚从事戏剧运动的问题，不是在国内从事戏剧运动的问题，是现在在马来亚从事戏剧运动的问题，不是现在或从前在国内从事戏剧运动的问题，这是首先要弄清楚的地方。这是二。

最后，笔者要表明的是一向站在救亡运动的立场上讲，不是悬空的理论。也不是坐在家里来鼓吹打胜仗，或竟批评人家打得不够好，而自己本身又是一个不能打仗的那种入所发出的理论。这是三。

下面是正文。(我为了醒目起见，特别分为几段，而冠以问句，算是小标题)

(一)救亡戏剧运动者要不要足够的冷静的理智？

我很要交结一些热情的朋友，而我的朋友也可以说全是富有熟情的。可是ᅳ对于写文章，特别是探讨一种问题的文章，无论其所采取的形式是散文、论文，或是演说词，我却要求理智，足够的理智，足够的冷静的理智为什么呢？这个说来很简单，因为我们并不是感情用事地发表偏见，互相吵闹，或是互相标榜，而是对于真理的究明，如果我们想工感情的手段去把握真理，那大概是永远也得不到结果的吧！

有一次，几位朋友闲谈创作，其中有一位朋友是专讲青年问题的ᅳ他要求我们批评，当时我老实不客气地把我的意见告诉了他。我认为他那青年问题的文章，很不切实，甚至有些地方根本要不得，原因是他们把偶然的当成了整个的，不能冷静地处理一班事象，甚至用了异常刻毒的话语。于是他向我解述，当他写文章时充满了感情，甚至他愤怒得全身战慄起来，因为他在写文章前遇见一件令人愤慨的事。于是我恍然大悟，原来我们的作家是这样写文章的，难怪，难怪！可是这种写作态度，我们是不能同意的。

其实，不仅理论如此，文艺创作也不能例外。当一个小说家写他构思完毕的小说时，他有着丰富的情感，可是一定要有更高的理智控制着牠，否则恐怕他写到悲哀时便情不自禁会失声哭出来，阻碍了他的写作；写到愤怒到再不能压抑着，要冲出去和敌人拼命了。结果还能写出什么来呢？

对于戏剧，我也是抱着同样的主张，特别是在我读了一点苏联戏剧家的著述以后，更坚信这一主张。这种主张，便是我在「论救亡戏剧与提高艺术水准」文中「现实主义的演剧」一节中所说的话——

现实主义演剧的演技是二元的统一。什么叫做「二元的统一」呢？那就是说，一个演员在演戏时，他的精神是分为两方面的，一方面是尽量地处身于自己所担任的脚色之中，他可以哭、笑、发疯、装傻，可是另一方面，他应该有理智可以控制着这种感情，运用这种感情，结果使这两方面调和起来。因为只有这样，演技才能深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心灵化装」，泰洛夫的「老练的演技」都是这个意思。

不过把「二元的统一」改成「矛盾的统一」更好些。

最近翻读张庚的「戏剧概论」，其中也有如是的阐明——

现在，我们是在和敌人作战，我们的救亡戏剧是作战的武器，天下有没有单凭着感情就可以打胜敌人，或用感情就可以坚持持久战的？如果有人要说可以，那笔者当然是没有话说。否则，我们就有讨论的余地了。

我认为一个救亡戏剧运动者如果没有足够的冷静的理智来做为从事剧运的基本态度(那怕是写一篇杂感式的理论文章)，他不是走错了闯出乱子，便是中途退却。我且用一个事实来说明，记得抗战初期，星加坡筹赈会游艺会时有话剧参加，当时不少热情的青年从事救亡戏剧工作，但是因为是一时感情，等到以后没有戏剧参加时，于是他们便马上放手不干了。只有那些对戏剧有着冷静的理智的人，还不断地在出演街头剧、舞台剧。

因此，我们要求每一个救亡运动者要理智，特别是在他讨论问题时，更要平心静气。否则，这篇文章、这种讨论是浪费的。

（二）现在讲提高艺术水准对不对？

现在我们要把问题深入一步了。

我在「论第三期马华戏剧运动」一文中有二个中心，一个是建立马华戏剧界统一阵线、展开广大的救亡戏剧运动，另一个是加强救亡戏剧艺术水准，提高救亡戏剧援助抗战的效能。这一点意思，其实并不是我的独创，「怎样展开马华戏剧运动」座谈会上便得到这一结论，我不过根据客观情势和力量加以阐明而已。

因为，在我看来，目前救亡戏剧的致命伤是在于演救亡戏剧毫不足以号召，完全失掉宣传的作用，而巡回马来亚的「马华巡回剧团」团员也有这种感觉。所以我才特别在这时提出,请戏剧运动者加以注意，藉以展开第三期马华戏剧运动。这里当然有不同的情形，也许有些地方，即虽演员上大叫三声口号，台下就大声喝彩(其实星加坡救亡戏剧运动也曾有这个时期，可以说是前车可鉴)可是我们却不能就此满足，因为我们是救亡戏剧工作者，目的是在宣传组织华众，不是刺激一下就算完了。我们要尽可能地做得好(也就是我所认的「提高艺术水准」)、做得认真，把一好东西给群众吃，不要随随便便给他们吃些泥水(这一点，高扬先生的见解，我很同意)。同时这种不求深进的做法又是很危险的，不久，群众就会唾弃你。我们常常看见观众在看了不良的救亡剧时会发出这种话：「又老套，我们走吧！」这是非常痛心的事，只有那些不想看的人才看不到。就因此，不好的宣传剧、救亡剧，观众会逐渐看得头痛，甚至不要看起来，于是失去宣传敫，也失去筹赈作用。但是这不是说救亡戏剧本质上的不行，而是说那些从事救亡戏剧的人，太粗制滥造了、太不顾及艺术、太想取巧了、太把群众当做猪猡，尽把泥水给他吃了。

就因此，「提高艺术水准」的口号才是必要的。这是从许多血汗的经验中得来的。但为了怕惹起误会，我又特别把「艺术」两字加以解释：「所谓『艺术』是存在在各种演出中，那怕是最简单的街头剧也有艺术，甚至每一件用具、每一句说话、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表情，都有它们的艺术。而我们所指的就是这些。」我们所要提高的也正是这些，并不是说非大启不演。举个例子来说，「业余话剧社」演「口出」，同时又演了许多小戏，又经常出发演街头剧，参加社团的小规模演出，不过其他的工作没有「日出」那样明显(事实上也迫得不能明显)吧了。

可是,有人以为我们提高艺术水准便忽视了救亡戏剧，我恳请误会者细看我的文章，同时，我希望他来看看事实。

我们不仅要展开救亡戏剧运动，更要和压迫救亡戏剧的各种力量作各种各样的斗争。然而，聪明的读者一定会知道我们所处的是什么环境，而我们举行游击战当然是不会敲着锣鼓去干的。坐在家里的人当然会指长道短。即使他有过去的经验，然而这是与事实无补的。

所以我们又把「提高艺术水准」做为争取环境的手段，要尽可能地改去「标语口号」，用「深入」的办法，争取「环境」、争取「观众」。如像「业余」之演「日出」，我们便认为是这一口号的运用，因为它还只是初步，所以我才把它的演出叫做桥梁，因为它还得进一步走向一切救亡戏剧的运用上。

(三)戏剧与观众是怎样的一个关系？

我们不妨再谈一下为什么要提高艺术水准。谁都知道，戏剧是教育,所以在抗战中，被认为最有力的宣传武器。可是为什么最有力呢？这就不得不说到它的特性来了，戏剧的特性当然是综合艺术，包罗很广，集合了各种的力量，可是最重要的特性还在于它活生生地把事象表演给观众，把制作者和观赏者打成一片。一篇宣言、一篇小说，只是一面地个别地感动,可是演剧却不同，演员观众同时同样激动,而且是集合了广大的群众，变成一个「整体」,在这一意志下感动。就因此,演剧才做为，宣传、组织的工具也就因为要磨利这个工具，我们不得不提高艺术。

谁都知道演戏演得好才可以使观众感动，否则不容易感动观众，就是感动也没有什么力量。还有因为表演不好会得到相反的结果，例如一幕抗日剧演过之后使人热情高涨，误解意思，甚至马上去寻日本人打起来，这是对的吗？

所以我说演剧必须把握观众、教育观众，要能动员观众，不能顺着观众跑，高扬先生说不要发挥观众「阿Q的精神」，我以为正是这个意思，我们要能使观众顺着我们跑才对。我曾拿音乐为例子：

「演奏哀乐，不但要使原来悲哀的人更加悲哀(如果演奏快乐的音乐则要使其转向乐观（此句遗漏数字)，更要能使快乐的人可以流泪，否则他将不是一个音乐家，只是一个在棺材前面吹喇叭，对于送葬家属悲哀，并无多大关系的「自我欣赏」的人吧了！」

我以为这儿并不存在使人误会的意思。总之，一句话，观众是戏剧的基本要素。可是，他不能左右戏剧，而是戏剧左右观众（这只是一般地说，如果深刻地讲，当然不是这样简单)。举个例子说。广州失陷时群众中有不少对抗战最后胜利怀疑的、动摇的、悲观的，或是愤慨的，那么在这时候我们演剧是顺着观众悲观愤慨下去呢？还是把他们错误的意识纠正过来，叫他们坚定、乐观？我敢相信谁都会肯定为后者的，所以我才说奏哀乐的人要能使快乐的也悲哀才算本领，自信似乎没有什么不妥善的地方。

救亡戏剧运动者不但要使已经有爱国心的人爱国，还要使没有爱国心的人也爱国。如果只做到了一半，那么，救亡戏剧又有什么力量？又算得什么有力的武器呢？

如果有人要问，怎样才获得这种本领，那又得还原到戏剧运动者冷静地理解戏剧力量ᅳ而且加强它，也就是我所说的「提高艺术水准」了！

(四)怎样才算是一个优秀的演员？

「提高艺术水准」应该从演员着手。我们需要许多优秀的演员不是一个迫切的事实吗？

我们所要求的演员是有训练的，能演各种年龄的人物，老头子、中年人、少年人、小孩子•，能演各种职业的人，商人、工人、农民、学生、兵士……，能演各种阶级的人，资本家、工友、总司令小兵士；能演各种形式的人，瘦弱的、健康的'受伤的'残废的；能演各种民族的人，日本人、英国人、吉宁人、马来人 能演各种性格的人，强暴、英勇、懦怯、豪爽…；我们要求演员有正确的思想，我们要求演员有熟练的演技，可以左右观众、纠正观众、鼓励观众参加各种各样的号召，在戏完后马上便能把他们组织起来。如果我们有这种演员，我们会怕没有观众？会怕不感动观众吗？并且难道那些演了一两次戏得到台下喝彩的人，只能尾随于观众情绪之后的人；只能激动观众，而并不能教育观众、动员群众的人不该学习？难道不应该向着这一条路走去吗?

聪明的读者，我们绝不会抹煞那些具有熟情而并没有戏剧修养的救亡戏剧工作者的工作效果，相反地，我们还要鼓励他，还要鼓励那些还未从事救亡戏剧的人从事救亡戏剧。不过我们更希望每一个演员注意他的修养，加强他的能力，特别是在这话剧尚未获得主导地位、尚未在观众中建立信仰的时候。难道希望错了吗？

如果以音乐做例子，其实谁都知道：「拉得更好的胡弦鲁博得更多的眼泪，正如演得更好的救亡剧会发挥更有力的组织功能，获得更广大的宣传效果一样。」但是却又有人说：「胡弦拉得并不好，调不成调，拍不成拍」,也「竟然听得很感动！」你说是不是奇怪的事！

其实，优秀的演员是应该而且能根据剧本的意旨来左右观众的，那些在演出时可以灵活地运用他的演技(亦即是演员的艺术)，而使观众受宣传的演员是最好的例子。这样说来，能够使得已经要哭的人更多流泪又算得了什么呢？如果一个演员不能控制住自己的感情，结果会倒在台上也说不定。这是我们得注意的(欧洲便发生过演员死在台上的事)。

说到学习，老实说，别的明星不讲，如果保尔茂尼生在马来亚，而又从事救亡戏剧，我们不仅不要反对，而且还要拥护才对。为什么呃？因为，我敢相信，保尔茂尼如果演起救亡戏剧一定会比我们自命有号召力的人更能号召、更有宣传力量：(只要看他在「亡命者」中的力量便可知道)。那么，我们为什么不需要保尔茂尼，有什么理由要反对学习保尔茂尼的艺术技能呢？

我绝没有要救亡戏剧演员个个变成大明星的意思，像好来坞明星那样，做成资本主义的代言人，可是那种艺术技能，我们是应该不断地学习的，正如我们从一切戏剧名著中学习优秀的创作方法来创作我们的救亡剧本一样。谁能说这是不对的呢？

问题是在「学什么」、「如何学」，不应该根本的否定，否定是机械的看法；是为优秀的演员所不取的。

我们希望全马救亡戏剧的演员全能逐渐做成优秀的演员，特别是那些居于主导地位的演员。但我同时希望那些较有成就的演员，千万别骄傲起来，蔑视一切拙劣的演技，一口就加以否定，这同样地是要不得的。

(五)我们的路线是什么？

最后，我们要谈谈现阶段马华救亡戏剧的路线了。对于这，我还得向读者吿个罪，要将讲过的再讲一遍。我以为我们现在有二大路线：

(A)建立马华戏剧统一战线，展开广大的救亡戏剧运动。

(B)充实马华救亡戏剧运动内容，提高救亡戏剧的艺术水准，加强马华救亡戏剧援助抗战的效能。

在（A)条里，包括了话剧以及一切旧形式戏剧，即使他们目前尚未演救亡剧，我们也得把他,统一起来，在统一的过程中争取他，所谓在「抗日救亡」的目标下团结他们，并且在「抗日救亡戏剧」的目标下团结他们。另一方面又包括了推进救亡戏剧运动，并争取环境、争取演员演出的机会，以及争取大量观众等等。

在(B)条里，包括了一切有关救亡戏剧各部门的加强，举凡剧本的创作、演技的提高、舞台技术的注意等等。

实际上，这二条路线，是有机地关联着不能分开的。不过我第一文「论第三期马华戏剧运动」是二者都谈到，第二文「论救亡戏剧与提高艺术水准」则侧重于第二条路线。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在我看来，目下在马来亚并没有「斤斤雨两在艺术圈里打翻(？)斗」或是「爱好唯美剧」(如沙乐美的)那种艺术至上主义者。相反地，却有许多反对艺术，想把救亡戏剧从艺术中却出，企图使其卑俗化为文明戏，标语口号戏(？)的人。所以「提高艺术水准」的叫出正是时候。

我们相信那些误解「提高艺术水准」的人的出发点大概是善良的，可是我们不得不吿诉他：我们不能机械地认识或误解别人提出的口号，以为从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替资本家革命」以为从事「提髙艺术水准」便是向艺术至上主义者投降。

注意现阶段，不必杞人忧天。我们应该坚强地为实现马华救亡戏剧运动的这二条路线而奋斗！（关于路线提出，还算是第一次，请剧人发表意见)

(载**「南洋周刊」第廿五期**)

展开一九三九年的马华戏剧运动引论——「战士」般的戏剧工作者 黄莳

戏剧运动，在马来亚，虽然在客观环境上，遭受了重重压迫与摧残（最明显者ᅳ如演出机会的不易获得)，可是由于剧运者的努力，可能把这一运动,逐渐推进，使它配合着马华的抗敌救亡运动，为祖工的抗战建国事业而服务，事实昭示我们：不管马华文化水准的低落，不管戏剧运动的基础脆弱，但是近雨年来，马华戏剧运动正向新的、光明的道路迈进，在整个救亡运动上、整个文化运动上，它是最有力、最坚靭、最富于战斗性的一环！这迅速的进展，根由在那里呢？

还得感谢敌人的炮声！这炮声不但惊醒了国内的同胞，而且也惊醒了海外的侨众；尽管敌人企图用大炮与炸弹去毁灭祖国的文化，然而结果呢？新的文化——抗战的文化——却如巨人般仡存着、发展着。

间接地，马华文化也接受了这种影响，所以马华文化运动也向着一个新的阶段迈进。如上所述，戏剧运动是文化运动中最有力、最坚靭、最富战斗性的一环，因此作为「战士」般的马华戏剧「作者，应该坚决地站在自己的岗位上，在统一组织底下，为展开戏剧运动而作最高度的努力！

在凄风苦雨中，我们渡过了「紧张」的一九三八年，面迎着一九三九年，我们的戏剧战士们将如何努力呢？即是说，我们努力的目标将是些什么呢？关于此，在叶尼先生的「一九三九年马华救亡戏剧运动的具体计划」（见「南洋周刊」新年特辑)中，已有正确的指示，似乎不必再赘。不过，笔者觉得在叶尼先生的论文中，尚有未详尽之处，不揣冒昧，且把拙见写下来，算是一个补充，希望大家讨论。

第一讲——怎样统一姐织？

马华戏剧界需要一个统一的坚固的组织，已经不是一个理论上的问题，而是如何实践的严重问题了。

严格地说，马华戏剧界的统一组织，时至今日，依然还是一种号召，尚未成为事实。

要怎样才能使我们的理想成为事实呢？

在解答这问题之前，首先要估计目前的客观情势，当考察客观情势时，我们不禁要问：公开地号召全马戏剧界的统一组织，在目前，是否可能呢？

我们的答案是否定的。因此，我们认为不妨采用下列几个方式：

1.全马各地戏剧团体和各该地的筹赈会以及救亡团体密切地联系起来，进行推动全马剧团的联合公演，筹赈中国难民，这一「联合公演」的意义非常重大：

A大大的加强筹赈工作。

B集合各地剧运者，可能产生一健全的戏剧运动中心领导机关，并订定戏剧运动的共同工作纲领。

C交换宝贵的实践工作纯验，共同商讨戏剧运动的总路线。

D提高戏剧的艺术水准。

E产生宣传、教育和组织的强烈效果。

2.倡行马华戏剧节，或全马各民族的戏剧节。对于这一「戏剧节」的倡行，预计可能获得下面的效果：

A增进全马各民族的亲善的关系，或进一步，由这一关系而达到「和平阵线」的建立，共同保卫马来亚，粉粹法西斯强盗的「南进政策」。

B推进马来亚的文化。

C沟通欧亚各民族的文化，尤其是英、中及马来文化的沟通。

3.武汉合唱国的꾜切任务。据说武汉合唱团在星演唱之后，还要到全马各地去演唱,这一机会是十分难得的，当此全民抗战最严重的阶段中，我们希望该团这一次的出征，能完成下述几种任务：

A加强筹赈工作，援助抗战。

B沟通各地剧运，使各地剧团发生联系。

C发扬中国的戏剧艺术，藉此使各地剧团的艺术提高。

D巩固各地剧团的组织。

上述三个方式，倘能灵活地运用，则对于统一全马剧人的组织，当然有扠大的帮助。

第二讲如何提高艺术水准？

为要奠定戏剧运动的基础，为要争取大量的观众，「提高艺术水准」成为现阶段剧运工作者的共同目标之一。

提高戏剧的艺术水准，可分两方面讲：其一是演技的提高，其二是舞台技术的提高。

先谈演技。

演技是表达戏剧内容(思想)的主要工具，其他如布景、灯光、效果等，还不过是次要的工具，作用在帮助剧情的发展而已。

「炉火纯青」的演技，主要的不是靠「天才」，而是凭丰富的生活体验，以及勤奋学习。电影明星中，能演得深刻动人，「入木三分」的，其年纪总在三十以上，静如曾宁氏，约翰巴里摩，嘉宝，安娜丝妲等，都是三十上下，生活经验极丰结的艺人。

这样说来，那么一个年纪轻的，缺乏生活经验的马华青年，岂不是不能成为熟练的演员吗？

其实这是个相对的问题，不能看得太「绝对」、太「机械」。那么，有些什么补救的办法呢？我的答案还是这一套••请加强生活的体验，愈加勤奋的学习。

第一，怎样加强生活的体验呢？这是演员最根本的修养，也是一切艺术工作者的基本修养。

作为一个优秀的演员，他(或她)对人类(包括各阶层)底诸种生活方式、诸种情绪(包括喜、怒、哀、乐、爱、恶、欲)诸种动作，无不发生强烈的兴趣，无不加以深切地注意与体验，由于这许多体验的积累，他(或她)能体会剧中人的个性，创造舞台上的典型人物。

演员应该随时随地注意周围的人物：在马路上；在长途汽车上、火车上、轮船上、宴会中与会议中，都有着各种各色，年龄不同，阶层各异，意识形态各别的「人」，而这些「人」，正是剧中的人物、舞台的形象。从这些「人」的外貌而窥到他们(和她们)内心的情感，正是优秀演员的成就。因此，举凡「泼妇骂街」、「争风吃醋」、「车夫私斗」等等，对于演员，都是珍贵的材料，都值得下一番体验的工夫。如果对人生世事，漠不关心的人，最好还是不要当演员。生活经验是多方面的，包罗甚广，非本篇所能尽述。

第三讲——怎样「举习」呢？向谁(什么)孽习呢？

有人以为，最直接的莫如向电影学习，尤其是向欧美的「明星」学习。当然，我们不能否认这些明星的演技优美超卓，我们也没有理由反对向他们(和她们)学习演技。不过，要提醒自己，我们底学习是批判地学习，而不是机械地学习——要清楚说明这点，可引用一个有趣的事例。

记得在某部国片中，金焰(？)饰一中国农村工人，一般人都觉得他演得活泼，很不错，都予以好评；但某影评人却说：「活泼倒很活泼，不过这『活泼』倒很有点像美国工人底『活泼』，不是『道地』的，倘给一个来自中国农村的工人瞧见他的表情动作，也许会感到很生疏吧？」(大意如此)。

这段有趣的、中肯的批评，充分说明了应如何批判地向电影明星学习了。

也有人主张向伟大的文学作品学习，以补生活经验之不足。不错，伟大的文学作品是人生之表现，是真实的东西。由这些作品中间接地获得生活经验，是可能的；不过，对于这些作品的现实性，和时代的社会意义，也须要正确地了解，批判地接受。此外，一般演员还得克服下面的弱点和缺点：

1.排演时不严肃的态度；

2.不求全剧主题的详确了解；

3.对于台词随意增减，或竟至改换；

4.在舞台上，不能与所有的演员取得合作；

5.不肯进一步去揣摩和把握剧中人物的个性；

6.不十分注意把握戏剧的高潮和调子(Tempo)；

7.对于自己多次演出的剧本，缺乏了兴趣，因此演得没有劲。

要克眼上面的弱点,根本的办法还是要演员从基本训练做起。所谓「基本的训练」包括如下主要的几项：

甲戏剧理论的修养——有些演员（甚至演过好几年戏的也在内)以为演戏是一件事,戏剧理论的修养又是另外一件事，或者，明知演戏离不开戏剧理论的修养，可是却懒得去学习。——这是个最普遍的现象，须要从速纠正的。

基础的戏剧理论，除了叶尼先生所指出的「救亡戏剧概论」，和「演剧史」之外，如「戏剧概论」、「悲剧论」、「喜剧论」之类的东西，也要知道。此外如世界戏剧艺术的新趋向(如苏联的新剧场，美国剧人提倡废除布景，而以象征的手法代之等)，当演员的，也应该知道多少。

乙发音的训练——忽略了发音训练的演员，往往容易犯着这些毛病：一，声音不嘹亮；二，字眼咬得不正确；三，高声大喊，影响了脸部或身体的表情；四，太浊、太沉，或太晓……等。顾名思义，「话剧」主要的是靠「话」来传达思想情感的，「话」如果讲得不好，或不对劲，便丧失了一半以上的效果，诚如叶尼先生所说「演剧的人最好能像唱歌者一样地锻练」。至于应如何锻练，这里因限于篇幅，不赘述(关于演员的发音训练，有专书论及，可供参考)。

发音不但要嘹亮，要咬正字眼，主要的还要有「情感」，通常我们说某演员的台词是「背兰式」、「演讲式」等，意思就是说他的对话里面缺乏真正的「情感」，举个例来说吧，譬如某角色在盛怒之下，他的对话（台词)必然是疾速而雄亮，反之，当他抑郁之时，他的台词自然显得柔软无力。总之，演员应当仔细揣摩全部台词的情感，决不能放松半句。此外，有些个性复杂的人物，有时在他的台词里ᅳ含蓄着极其复杂的「情感」的，扮演这类角色的演员，尤须特别注意。

至于声音的优美，富于音乐性,能取悦于观众的耳朵，那当然是更高远的目标,我们只要努力学习，成功可期。

丙表情和动作——表情和动作自然是配合着台词的，但每每容易流于过火与不足。演员除了进一步去体验外，还要从事基本的训练，举凡体操、运动、舞蹈，都要学习，务使动作达于优美。

再谈舞台技术。

舞台技术包括了装置、灯光、化装、效果、舞台管理等。过去，马华剧人似乎很少注意到这些东西，其原因约为下列几点：（一)缺乏舞台技术的知识；(二)受经济条件所限；(三)对工作不严肃，取敷衍态度。

自从「日出」在星、槟各地演出之后，多少影响了各地的剧运工作者，使他们也尽可能地讲求舞台技术。

除了舞台技术工作人员应该了解舞台技术各部门的知识外，演员也应该知道个大概因为演技和舞台技术是互相联系的,相互影响的，相互合作而产生戏剧的艺术效果，自然这其间,演技是主导的，而舞台技术是附属。

为使舞台技术的提高ᅳ敢向各地马华戏剧团体建议：

1.置备最简单的舞台技术工具(灯光、软幕、效果用具等)。

2.开设舞台技术人员训练班，经常研究舞台技术各部门的知识。

3.集体试制单纯的舞台用具。

最后一句话：舞台技术仅是形式，随时有改变的可能，假如有更适应大众的新戏剧内容产生，作为形式的舞台技术，当然随着新的内容而演变。

抗战正陷于最苦斗的第二阶段中，一切从事剧运的同志，应该益加奋勉」为获取戏剧的新内容和新形式而斗争！

第四讲——剧本的内容，形式及来源

严格地说，所谓提高戏剧艺术水准，不光是演技和舞台技术的提高，而且还要注意剧本的选择。剧本的选择，得当与否，几乎决定了一半以上的宣传教育效果，演技和其他反降为次要的作用。

有一部分戏剧工作者，毫不注意剧本的演出效果？只求易于上演，结果造成可悲的现象：观众溜走了！

要抓紧观众，不使他们(她们)溜走，在选择剧本时，要注意以下各点：

第一，就内容说，当然是以「抗日救亡」为最高原则，描写战士的英勇、难民的受苦、敌人的凶残，不管是光明与严肃面也好，荒淫与无耻面也好——以这些为主题的剧本自然值得选择。但，倘能够找出富于「地方性」的剧本，能够找出针对着侨众的现实生活的剧本，把它搬上舞台ᅳ未尝不会引起强烈的效果。

况且马来亚是「特殊的后方」,自然有它底特殊的「地方性」、而这些「地方性」绝不是独立的东西，直接或间接，它与抗战建国事业是有着密切关系的。只要剧作者的世界观正确，他从侨众的现实生活中所提供的主题，都可能与「抗日救亡」发生关系的。

第二，由于侨众的文化水准低落，由于话剧基础尚未建立，选择剧本时应注意：（一)能产生直接的，强烈的效果；(二)结权严密繁凑，富于戏剧性；（三)有极明显的「冲突」；(四)台词简短有力，动作丰富；(五)主题明显。

其次谈到戏剧的形式，就目前看，我们所运用的形式都非常有限，除却「舞台剧」，「街头剧」之外，简直没有了。至于旧戏，至今依旧演唱些充满封建意识的剧本，没有受到话剧运动的影响。

然而，我们除力争「舞台剧」和「街头剧」演出之外，还要提倡较新的形式，如「报告剧」、「活报」，一方面还要从事改良各种旧剧——采取「旧瓶装新酒」的办法。

甚么是「活报」呢？且引伯韩先生的注释：

「活报——意义是『活的报纸』，就是比街头剧更容易上演的话剧」凡是最近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有值得向民众宣传的，就马上编成短剧，东拼西凑马上就演给民众看。剧的形式包括唱歌，对白、舞蹈、演说、并且酤有音乐。剧的内容ᅳ面尽可能合乎原来事情的情节，另方面不可忘记强调宣传的中心旨趣。这种剧不需要布景」不用特别的衣饰道具，处处可以因环境之需要而演出，用筷子敲饭盌ᅳ用锯子当提琴，用洋铁罐当作鼓，用木棍敲破缸，可以配合ᅳ组很齐全的音乐队。说起对白来用土话，唱起歌来用流行小调、山歌的腔……假如剧的内容能注意与当地的风俗习惯配合，必然更受欢迎了」。

关于「活报」，以上是一个明确的说明，在南洋，一般侨众的生活简单，知识贫乏，利用这单纯的、具体的、形象的、大众化的「活报」来作宣传教育，启发愚蒙的武器，不单轻而易举，而且收效极宏。

在这一讲中，最后要谈到剧本的来源了。

「剧本荒」早成为马华戏剧界的严重现象,如何发掘剧本的源泉，成为目前马华当务之急。

今后剧本的来源，应工自己的创作为主；改编的,或从中国直接搬来的副之。且分述如次：

集体创作各地戏剧团体应设立编剧委员会，专门从事剧本的编著；此外各地戏剧团体，须互相取得密切联络，利用诸种方式，交换已编好之剧本，或探讨戏剧的内容、形式、技巧、创作手法……等等——展开大规模的集体编剧连动。

改编剧本改编剧本可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改编中国的剧本，举凡历史的、社会的、救亡的，总之，富于积极的社会意义的剧本，在目前，都可以尽量的改编；另方面是外国剧本的改编。

不过，在改编中外剧本的时候，应注意下面几个原则：

(一)强调时代的意义；

(二)尽可能使与马华社会的风俗习惯相配合；

（三)尽可能的使与马华的现实生活发生联系；

(四)尽可能采用明快、简练、有力的表现手法。

一九三九年将是马华戏剧界的「剧本创作年」。我们相信马华的写作人能正视现实，产生许多有生命，有意义的剧作，彻底解决「剧本荒」这一严重的问题，把戏剧运动推到一个更髙的阶段去！

第五讲——改良旧剧的基本原则

目前，我们谈到戏剧大众化，主要的是如何使戏剧的诸种新形式新内容接近大众，使为大众所诨解、听爱好、所享受、次要的是如何利用为大众久已熟习的旧形式，把新的内容装进去，发挥宣传教育和组织的作用。

从事改良旧剧的同志，当然不否认这三点：建立话剧的稳固的基楚，使话剧站在主导的作用，这是一；要适当地，灵活地利用旧形式，并不受旧形式的束缚和限制，这是二；从事利用旧形式的工作者，应首先熟习旧形式的内容、技巧、特点等，这是三。

基于此三点，利用旧形式，在目前，并不是轻易的工作，而是需要下I番苦工夫去克服许多障碍与困难的。这些障碍与困难是什么呢？综上所述，归纳如次：

第一，戏剧界尚无统一的组织；

第二，话剧的基础尚未稳固；

第三，缺乏了解旧形式的戏剧工作者；

第四，环境的限制。

为要加紧教育成千成万的落后侨众，坚定他们底「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信念，改良旧戏，使它为抗战而服务，该是马华剧人迫切的工作。因为旧戏的形式深刻各阶层的侨众所熟习了解，拥有最大量的观众。所以，目前的工作是加强话剧的基础，同时树立诸种旧戏(如粤戏、潮州戏、闽戏、海南戏、京戏等)的建设的理论。下面所提供的几点，是笔者参考各方面的意见，归纳得来的：

一、改良旧戏是抗战剧运中戏剧大众化的重要工作之一，它是从利用旧形式入手，向着创造新的大众戏剧的统一形式迈进的。

二、改良旧戏的主要目的，一方面是要通过旧戏的形式与艺术手段，去争取广大的落后的侨众积极参加抗口民族统一战线；另一方面是通过实际工作去团结旧戏工作者到救亡剧运的阵线上来。

三、由于落后侨众随蔚沆战的深入而日渐觉醒，由于旧戏工作者在不妨害自己的利益之下，不会拒绝为抗战服务，改良旧剧不但必须，而且是可能的。

四、每ᅳ种艺术形式的存在，都有它的社会的根据，在落后的侨众层没有彻底转变之前，旧戏不能被消灭。所以目今的改良工作，是把新的内容(富于救亡的或社会的意义)注入旧的形式里，建立一种适应当前需要的崭新的旧戏。

五、改良旧戏工作，需要动员整个马华戏剧界的同志来共同讨论和布置，话剧工作者当然可以参加旧戏圈体，但必须经过集体的计划和统一的支配。这样，改良旧戏不但不会削弱话剧岗位上的力量，而且使整个剧运阵线千百倍地强固起来。

六、原有的一切旧戏工作者连老板在内——只要不是民族叛徒，都可以作为我们争取合作的对象。争取的方法，是从实际工作去帮助和教育他们，因势利导是我们的主要战略。

七、关于编剧方面，要接受原有旧戏的优点(如故事之浓烈的戏剧性，侨众所最熟习的题材等)，而扬弃其劣点-如不正确的意识、低级趣味、木合理的发展等)。开始第一步，只要做到现实的和积极的，不必提出过高的口号。

八、关于导演和表演方面，要建立一种艺术的统一性ᅳ就是使一切表演都服从于发展剧本的主题这一目的。尽量利用观众所熟悉而爱好的原有的通俗表演技术，而铲除其低级的恶劣的倾向。

九、关于各种舞台技术(灯光、装置、化装、效果等>,在经济条件容许之下，可以逐渐改良起来，使它不仅作为一种装饰，而且«助主题的发展。

卄、各部门话剧技术的优点，在争取观众接受的前提下，可以陆总地介绍到旧剧里来，但不是马上把旧戏都改成话剧。

结语！—光明的前途在以上五讲中，笔者所提供的拙见ᅳ不当与疏us之处，在所不免，深望剧运同志加以指正、补充、和讨论。最后，谨以至诚，愿与各地剧运者共勉：

一、把自己当作战士，把戏剧当作武器。

二、采取各种不同的战略，竭力争取演出的机会。

三、虚心、克苦、坚韧，以求马华戏剧界统一阵线的迅速完成。

四、不断烛学习、不断地努力ᅳ巩固话剧的基础，发挥话剧的主导作用。

马华戏剧运动，配合了中国的抗战与马华新启蒙运动，有着最光明的前途！

(载**「南洋周刊」第卅三期**)

南洋周刊」编后 编者

本刊出版至本期止恰好整整一年，在这一年中辱承各地文友及读者的爱护，使本刊能逐渐地发展，在马华文化上能微有贡献，这是本刊同人引为荣幸的。

当然，一个刊物的成长，正如一个小孩的成长一样，须要保姆的保护和营养品的继续不断的供给。而保护与供给的责任，本刊同人能力绵薄，须赖各地的读者和文友共同来负担。此一片公开园地，决非少数入所能培养成功的。

过去承爱护本刊之远近文友在百忙中，为本刊写稿，或加以指教，本刊同人非常感激，以后更望各就其所长，时赐佳作，并加以指示，实深冀望。

本刊出版以来，据甚多人意见，以为本刊版式太大，既不便阅看，又不便收藏，只因印刷等方面之关系，未能及早改革，现从下期起，将版式改为十六开本，形式方面比前当较美观，内容方面，亦当就能力所及，力求精彩。

本期出版适在「七七」抗战建国二周年前四日，特约请黎真先生、君路先生、卢心远先生、王仁德先生、罗颖先生为本刊撰作论文，分别从各方面对过去二年抗战建国的工作作一番分析与检讨，各先生挥汗握笔，为本刊增光，谨致谢意。

(载**「南洋周刊」第五十二期**)

时事演义(第一回) 编委会

马华文化界的当前任务 陈孕新

中英合作论 司徒裁

论「合作」 黄石

怎样做政治分析 耶鲁

舞台装置 悸兆

一幕戏的演出，绝对不能缺少的，第一当然是演员。然而要完成一幕戏的演出，舞台装置却也是不能忽略的。以前本坡——马来亚也是这样——一般的演出，好像都不注意到这件事。我们先不要说布景，就以大小道具来讲，每每事前一点儿准备都没有，临了演出时，方才忙乱地随意拉来代替。这样对于演出上不能说没有影响。所以近来逐渐有人注意到舞台装置，在完成一幕戗演出上的重要性了。

倘若我们不太严格的批评，在马来亚笔者所见过的，能够说够上水准的装置，在槟城演出的有「人之初」，在新嘉坡的有「日出」「雷雨」——「武汉合唱团」演出的「前夜」「凤凰城」及最近「工商校友会」公演的「秘密文件」。这几剧的装置，除了「秘密文件」应用软幕外，布景都是采用硬屏的。这里划分出两个不同的形式，软幕虽然过去也有人应用过(如「马巡」及此次琼侨公演，都用软幕)。但都马虎从事，随意挂上几块布幕，把前后台隔开就算了，能够好好的应用「秘密文件」的装置，笔者还是初次见到。所以笔者在这里特意推荐这种软幕的装置,适合马来亚一些小剧圃或流动剧团的采用，同时在小舞台演出也是非常合宜的。一来购置经济，二来换景快捷，搬动也便利。近来国内许多战时演剧队，也都采用。而且这种软幕的装置，不单是有如上诸种的便利，同时还有其另外一种装置的风格。远在中国话剧初兴的时代，提倡这种装置最力的-.是向培良、邵唯奇。不过那时他们的提倡，并没有想到适合令曰战时演剧的便利，他们纯粹是站在戏剧艺术立场来提倡的。我们知道戏剧艺术的发展上，明显地形成了两个流派，一是以积为主体的，以阶级、方体、圆柱等等构成舞台装置的全部；一是运用简洁的线条和色彩的配合。前者通常称之为机械的立体的构成主义，后者即所谓唯美的抽象的象征主义。而向培良等所提倡的，就是唯美的象征派。

现在，虽然不是「为艺术而艺术」的时候，唯美的象征主义，初看来似乎很不合适现今的演出，而且像「秘密文件」的装置也够不上称它是那种派别，但是类似象征而带有构成，软幕造成线条与柱、阶形成的「积」混合的装置」它含有立体的简洁的优点，在目前马来亚舞台技术初创时代，认为是最合宜的舞台装置，我想，并不为过分的事。

(载**「南洋周刊」第五十三期**)

骆世新「同善」发刊声明

本会——同善校友会——从前曾出版一种刊物「微光」，后来因跟着南洋时报停刋的缘故，经已做一个小结束了。这次时报复版，本会打算要继续出刊，因想「微光」是同善组织的，「微光」就是同善，同善就是「微光」，「微光」已经结束了，所以决计把它易名「同善」。

而且，一、「同善」的编权是责诸群众而非个人的。二、「同善」所负的使命是要使我们青年

同志同归于善的。换一句话认，即它「同善」就是我们消烦泄闷的正当娱乐场所，而非我们弄笔花和出风头的工具的。这末，文格自然不拘。凡诸种种，都有声明的必要，所以我们就在这里声明几句。

（载**南洋时报「同善」第一期**）

访员和大风主笔玉英女士

世界记者联合会就在这天开幕了。

绰号「暨访员」的K报馆代表，早已由K站的火车载向「城来了。他探首窗外，从人丛中的隙处瞥见「城N报馆的代表「大风主笔」，知道他也是为着要赴会而来的，便跑到月台上去抱着「大风主笔」的脑壳，在他额上吻了一吻，表示无上的亲热。不消说，他俩这样做法是怡然自适的，然而在我们「礼教之邦」的老百姓看来，却觉得非常之新鲜！

从「城到记者联合会的会场，还要坐两个钟头的火车。这，仿佛是特为他俩预备的促膝谈心的机会。他俩于是从火车开行的那一刻钟起，便眉飞色舞的谈谈时局、谈谈人生、谈谈学问、谈谈一切的问题，古今中外，话锋无所不到。谈话若偶然间断了，则轰轰的车声以继之，袅袅的菸烟以系之。

「暨访员」一时心血来潮，似乎有什么话急于要向「大风主笔」说说才好，然又停了一顿。但，后来他一想，这个机会是很难得的，所以终于把措辞放温雅些。

「老哥，你如其不嫌我唐突……我可以教你……？」

「什么话？尽管说，无妨」。大风主笔的态度是这样大方，是这样可爱的。

「既然无妨，那末，我要请教的是……我常常听人家唤你大风主笔，这究竟有什么意义？你可给我解释吗？」

「哦，解释这个么？——可以。」大风主笔接着一五一十的说：「我对于常人的『大方之家」的『方』字甚不以为然；因为这『方』字给小学家杜撰得太糟糕了。其实，这『方』字分拆起来，很像是拿一把刀子在地上划分地界一样，所以只能作四方解。那末，大方之家就只能解作大四方之家。这不是笑话？因此，我就把『大方』改做『大风』。但是世人为先见所蒙蔽，便讥我是写别字，而以『大风』的绰号加在我的头上了。」

「高见，高见！」暨访员称赞说，「听你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真的，世人为先见所蒙蔽了。如我初主K报笔政时，发行了一种副刊，名叫『月亮』；我在第一期的编余把我的话分做几条写了。不料这区区几条世人便弄不明白；其余的论文，更不消说了。……」

「怎样弄不明白？」大风主笔急于要知道究竟。

「我那几条话里的第二条写的是：『本刊除本刊同人以外之稿件，暨不编入。』第五条写的是：「本刊之稿件刊否，暨不付还……。』你看这两条有甚么不明白？而他们偏要说，这两条里的『暨』字均应作『概』字才对。这样的铅误是自己不识字的表现呀！总之，他们的头脑太简单了；我们报界的人既不是木厂里的伙计，对读者说话，又不是要和顾客商量买卖木料，怎可用木字边的「概」字呢？然而结果他们给了一个『暨访员」的绰号……」

「你并不是访员呀！」大风主笔现着不解的神情侧着头问。

「这是他们不理解我的文章，故意在口头上降低我的地位的。老实说，『暨』字我倒愿意承受，『访员』二字我则委实恨入骨髓」。暨访员说着右手屈指成拳向自己的大腿上击了一下，表示痛恨。

大风主笔听了很是替他人抱不平，这自不在话下。

转过一看，车已到联合会的那一站了，而又开向较远的一站去了。他俩虽然好像热锅中的蚂蚁一般着急，但也不得不共相设法。结果，只等火车在较远的那个车站一停了的时候，就背着检票员连忙与一些乘客跳下车去。

他俩打算就地雇一辆摩托车赶回会场去赴会，可是一时又雇不到。及等到第二趟的火车到来，该会已经闭幕了。

这天的世界记者联合会里不消说少却了这两位大名鼎鼎的记者。

（载**南洋时报「八月」第十五期**）

@铁亢《我们的话》，1939

由于客观环境的要求，我们，星洲的文艺工作者，最近建立了马来亚文艺通讯总站，企图引起全马文艺界同人的响应，从而广泛地展开全马的文艺通讯运动。

我们计划于总站正式建立之后，渐次发动马来亚各地文艺界同人组织分支站，因为最近纸料涨价，暂时不出独立刊物，只在报社副刊上附刊专页：第一、二期在「世纪风」，以后或者就要移到「晨星」或其他副刊上去，每月最少出版一次。北马及中马的分站建立之后，还打算向中北马的报馆要求附刊，想来都没有什么问题的。

现在，总站开始征求通讯员了，登记表就附在后面。我们深望本坡的写作朋友予以帮助，发动一班商店里的、工场里的、农村里的、矿区里的、渔区里的……初学写作者来登记。要是在上述那些地方有三个人在一起，便可设立一个支站，进行各项工作。

登记表不敷时，有志参加者请自己制作一张总表吧。外坡的写作朋友，请根据后附的格式覆印，填寄到这边来。

请各地文艺界同人自动发起组织支站，与总站取得联络；稿件等暂由星洲大坡大马路一百四十六号葛里纯转。

下面是马来亚文艺通讯员的组织大纲：

一、通讯员组织系统：

文艺通讯总站分站支站通讯员

二、总站设于星洲，支站散布于各农村、城市、学校、工厂、交通线等。

三、三个通讯员以上即可成立支站，遇必要时由星洲文艺通讯总站指定重要地区设立分站。

四、各级站内设组织、指导、编辑（支站暂无编辑）、服务四股。各股工作分配如下：（一）组织股——管理组织及发展新通讯员，召集会议及负对外代表之责。（二）指导股——管理问题解答，写作指导，集体创作的推动，大众化运动的推进，研究大纲，写作大纲的制发等。（三）编辑股——管理编辑及分配稿件。

（四）服务股——管理收发文件，保管文件，会计，联络，代各分支站或通讯员购书籍刊物等。

五、文艺通讯总站由六人至九人组成，分站由五人至八人组成，支站由三人至五人组成，每股推一人至三人负责。

目前总站暂时负责人都已推定，这一运动，我们是决意开展下去的。不久，并且将与香港、桂林、重庆的文艺通讯站取得联络。

请作者踊跃登记，并且即日起寄发通讯。我们除将通讯发表于专页上外，还打算分配到马来亚各杂志上发表以及转寄到国内去，使马来亚的现实充分地获得反映，呈献于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之前。

（原载**总汇报「世纪风」副刊**）

小说世界”编辑余谈（**新国民日报“小说世界”第一期**）

“小说”是文艺中一种，包含着经济政治、科学道德等常识，人们手持一卷，自然感染于无形；昔人说：“世界可无经传，不可无说部”，这些话是很对的。

本报为欲发展文艺起见，屡欲多刊“小说”，给大家研究，怎奈篇幅有限，志愿莫偿，固然是同人十分抱歉的，近来阅者诸君惠投“小说”稿件，淋漓尽致，美不胜收，因此本报利用这个机会，特创刊“小说世界”。

这“小说世界”有三个要点：（1）文体语体并用，（2）注意短篇，（3）无定期刊（或月出一次，或月出两次，总之，因稿件搜集多寡而定）。阅者诸君惠投稿件，除不背居留法律及依例书明住址姓名外，本报莫不欢迎。

此外如“戏曲”及其他社会应兴革诸问题，若稿件搜集丰富时，亦可仿“小说世界”办法，每星期分别发刊特号一次，尤其是望阅者和同人用脑力合作

死了朱梦非

登场人物..

范警魂（少年，约二十岁）

程慧文（魂妻，约十八岁）

范伯豪（魂父，约四十余岁）

谢氏（魂母，约四十岁）

何大愚（庸医，约五十余岁）

顽儿（魂仆，约十岁）

布景配睡室景，程慧文抱病卧床，警魂坐在侧边，作叹息状！

魂（作忧思状）昨晩我见你的形态很奇怪，你身体是很热的，不知道现在觉得怎样；

程（作病状）咳！我觉得眼儿昏花，（指头说）头部又是很痛的，没有什么紧要的，你的店务很忙，你去办事吧。

魂（作不舍状）你现在有病，我怎能离开你，且我双亲还没有到来，我的担子很重，我不去，我不去。

程（微笑）你真是一个多情种子，我本来也不想你去；因为你在老西的店做工，一天不到，定然老西辞去你的职务；你不是一个富家的孩子，失了业就没有钱来维持家用；你快去；

你快些去吧。

（范伯豪偕谢氏入，慧文想勉强起立迎他.，惟不能起，仍睡在床上。）

程（强笑）老爷安人呀！你们来这里作什么？

豪嫂！我闻得顽儿说你有病，所以我们来看你咧。

（谢氏窃视慧文别生感触）

谢嫂！你觉得怎样呢？

程（作笑）你们是很爱我的，费了你们心事，我精神比较昨天好些，不用挂心了。

豪（问警魂）警魂！医生有什么话讲？

（魂作呆状不应）

豪（作怒）警魂！警魂！

魂（作惊）爹爹！叫我做什么？.

豪医生讲什么？

魂我闻人说：这里来了一个名医，叫做何大愚，今早顽儿去请他来，谁料顽儿跑去很久，没有话回覆；咳！望眼将穿了。

程（向魂说）你返工时候到了，现在老爷安人在这里，你去吧。

魂我不去。

豪（向魂）现在我们在这里，嫂嫂又叫你去，你快去吧。

（警魂不欲去，伯豪迫他去）

豪（作笑）你丈夫去了，你休养精神吧。

（顽儿偕何大愚入）

顽（作喜）医生来了。

豪（作怒）小孩子!不用高声大叫；这位是何大愚先生么？

顽是的；我去请他，谁知他忙得很，我是等候有半天了。

豪（作怒）不用你胡闹，（转向大愚说）劳烦先生到来诊脉！

何（作疑）先生！你有病么？

豪（摆首）不是？……不是我有病……我的媳妇有病。

何（作愧）她在那里？

豪她睡在那床上。

（伯豪偕大愚行近床边）

何（作看脉状）她本来身子很软弱的，现在她又感了暑，好在请我来；不然，这还了得！好！待我开个方子，（开方）包你一剂全愈。

（开方毕交伯豪）

豪先生！写好么？顽儿快些来。

（顽儿跳入）

豪你快拿这张方子去药店配药。

（顽儿去，大愚作别）

豪何先生！这是小小的酬劳，（给酬资）

（大愚接酬资出门，拆开一看，十分欢喜，随入场）

<顽儿手拿药包跑入）

豪顽儿！你回来了么，你赶快跑入厨房泡好。

（顽儿入场）

程（作醒）你们出去抖抖精神，不用在此了。

豪嫂！不要淘气，我们精神觉得不倦。

（顽儿拿药出）

嫂！药泡好了，你快些吃吧。

（慧文吃药）

嫂！你吃完了，请你睡吧。

（慧文睡，豪谢坐候）

1. 星经云天钱十星在北落西北主财货所聚。 [↑](#footnote-ref-1)